中華大典

中華大典

政治典

人民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爲『十一五』、『十二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柳斌傑

　　金人慶

副主任：李　彦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　員：張小影　伍　傑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顯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李　維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吳文俊　柯　俊
傅熹年

編　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樸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楊寄林　穆祥桐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鄭國光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二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儘量采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采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〇年五月，國務院批准《中華

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彙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約七億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采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論説：有關理論部份的資料。

③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彙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采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采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衹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衹對缺筆字補足筆劃。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采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中華大典·政治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楊寄林

編　委：（按姓氏筆劃排列）

李炳泉　范紅霞　柏　樺　郝艷華

温玉春　喬鳳岐　楊永康　楊寄林

劉永海　譚景玉　顧乃武

《中華大典・政治典》編輯出版工作委員會

主　任：黃書元

副主任：陳有和　喬還田　于　青

委　員：王　萍　邵永忠　劉志江　黃煦明

沈　偉　詹　奪

《中華大典·政治典》序

政治是以國家、政府、權力爲基托、爲軸心而存在、運行和發展變化的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與活動。國家不同，政治亦異；時代不同，該國政治尤異。中國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一個地廣人衆、歷史悠久而又富有革命傳統和優秀遺產的國家，是一個經歷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滄桑巨變的國家。其政治進程之綿長曲折又前途光明，其政治結構之中心突出又複雜多端，其政治運作之弘遠雄深又具體而微，其政治思維之批隙導窾又求真務實，在人類歷史和國際舞臺上都是極具特色且罕有儔匹的。

《政治典》作爲《中華大典》所屬二十四典之一，旨在依照《〈中華大典〉編纂通則》，結合中國古代政治暨近代政治實際而詳定義例，彙輯史料，上起先秦，下至晚清，形成一部規模空前、分類準確、選材精當、編排得體的新型專科大類書，爲此遂凸顯下列主題和主綫：

一、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創建與發展的總歷程和大趨勢。從傳説時代的部落聯盟——炎黄族屬集團、東夷族屬集團、苗蠻族屬集團到夏商周奴隸制王朝先後崛起，復經春秋大國爭霸，戰國七雄兼併，標志着中國作爲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孕育，在肇興；逮至秦漢，則非僅宣告正式建立和形成，并且得到鞏固與壯大；其後隋、唐王朝相繼勃興，遂轉入强盛；歷經元、明、清迭次經營，到康乾時期更空前恢廓，愈益雄盛，穩固定型，巍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交替出現在其間的由諸侯列國尤其是對峙政權如南北朝、宋遼夏金造成的分裂局面，實質上都在爲最終實現或恢復、重建、再造大一統國家準備條件，積蓄力量，採取行動。儘管歷程艱難曲折，但統一始終構成了中國政治和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

蘊涵并貫注着各族人民長期所形成的强固的親和力、嚮心力與凝聚力，其勢不可逆轉，亦不可阻擋。

二、政區建制的基本輪廓和變動情形。聚焦在：歷代各王朝及對峙政權的國號由來、命名涵義和世界影響；國土在開闢而互有消長，疆域在拓展而迭有盈縮，最終歸於版圖雄闊定型的歷史結局與定勢；與之相隨的京師、國都的矗立地點，選定緣由，獨特風貌，重大作用及遷都事宜；由分封制到郡縣制、州郡制、道路制、行省制而在其鼎盛時期所分別劃定的封國格局、政區層級和單位數量、等第差別與沿革情況；以及恰與轄境、政區緊密相聯的峰值人口的增減情勢，田地總面積的疊加累積狀況。由此表明中國幅員遼闊、領土廣大、主權歸屬明確和自然資源豐富多樣、孳生人口衆多的歷史淵源。

三、國家元首制度的牢固確立和整體特徵。緊扣在：其一，先秦國王制度遞相推移并向皇帝制度轉變，皇帝制度自秦以降不斷强化而達到頂點、終被廢除的全過程。其二，王制、王權和帝制、皇權在極具排他性的外在標志及物化象徵上，徑從名號、輿服、典禮、器物一直輻射到宮殿、宗廟、社稷、陵墓而轉密加詳的情狀，其威懾力和滲透力所達到的令人望即生畏、動輒觸忌的程度。其三，王位、皇位的尊不可及和禁絶窺覘，終身制與世襲制的共立互持及變例施用，建儲制的輔之而行和愈趨完善。其四，王權、皇權的至高無上、不可分割與不容侵犯，徑直或最終對政事決斷權、軍事統領權、法律掌控權、財政支配權的獨攬、獨裁甚至濫用、妄用的具體表現。其五，由帝王專制而衍生的后妃制度、宦官制度的特定形態與變化軌迹，隨之而造成王權或皇權異化的女主干政亂政、宦官弄權專權等諸多形式和諸類現象。其六，專制主義在中國歷史上所產生的客觀積極作用與嚴重消極影響。

四、國家政權組織的漸趨完備和運行機制。大要凡三：一是歷代王朝從中央到地方所設置的各級各類行政機構、軍事機構、監察機構的初始形態和鼎立式格局、寶塔形序列，諸如命名取義、職能劃分、内部組成、官職設立、員額配備、職權限定、責任歸屬，相互間主從或平行關係的確定，以及前

後因革損益之迹、調整改造之處、權力制衡之局、蕃漢分治之由，特別是宰相職位和職權的演變鏈條與真諦所在。二是歷代王朝所制定的官吏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組成部分，包括選拔任用，考核獎懲，監察法辦，秩品俸禄，輿服印信，公文程式，休假與致仕，旌表與優恤，行政法規定立頒行，以及各朝迭加修正、釐訂之舉，完善、健全之方，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優越性、行政立法的悠久傳統等。三是歷代王朝環繞軍國大政形成中央決策的必要程序，付諸實施的步驟和方法，特別是國王、皇帝在其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得見：中央集權同地方分權互有消長而地方分權越往後越受嚴格控制的定勢，皇權同相權互有升降而相權越往後越被大幅削弱的趨向，在制度設計安排上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一姓家天下長治久安的明智措置、成熟經驗暨必不可免的流弊痼疾。

五、政治意識形態的掌控方針和灌輸手段。突出顯現在：夏商周學在王官而被春秋私學勃興所衝決，早期天命觀盛行而被後期人事論繼起所淡化，戰國時代允許甚至鼓勵、歡迎百家爭鳴或以法爲教、以吏爲師而遽被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取代，儒術遂屢經改造和變換理論形態而始終居於思想主宰地位。舉凡統一經學、御纂專書、敕編羣籍、設館修史、經義取士，又與之整合組配，爲其加重地位，加深影響，加大作用。面對道教、佛教，則基本實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但對異端學説則一直抱定力行排斥、多方遏制甚且封殺的態度，而從焚書坑儒到大興文字獄之類的高壓鉗制手段又輪番施用，一脈相承，進而構築起定於一尊的嚴密乃至嚴酷的思想統治網、思想調控鏈和思想禁錮圈。

六、政治變遷的關鍵環節和往復曲綫。重中尤重者爲：歷代圍繞國家統一與分裂而採取的因時而異的平叛、削藩、靖邊等重大舉措，圍繞國家利益和安全而組織的戰績可觀的收復國土、抗擊外侵的軍事行動，圍繞富國强兵、起衰救弊而從事的效果迥别的變法革新運動，圍繞國家最高權力或中樞權力而展開的包括政變在内的殊死較量和激烈角逐。以及開國守成時期的政迹與景觀，盛世大治階段的規模與氣象，中興復振之際的局面與圖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政治危機的窘境困局，末世敗政的危

情險態，亡國一幕的淒情慘狀；政治偉人的與時俱進和卓越建樹，政治敗類的倒行逆施和劣迹惡行。既於交織互動、循環往復之中，益明主流所在，愈顯人心所向；又於錯綜複雜、跌宕起伏之下，更見大勢所趨，頗有規律可尋。

七、近代中國以八大事件爲主綫而展開的『兩個過程』及其重大轉折點和蘊含其間的未來走向，在此過程中所啓動的與之密不可分、息息相關的後發晚生型近代化進程，特別是其中深受外來影響而出現的政治新要素、新形式、新徵象和新動態。諸如傳統官制向新式官制的初步轉型，正規化海軍的首次組建，新軍的編練，警政的創辦，地方自治的倡行，君主立憲制的提上日程，大清國旗和大清國歌的先後制定。尤須彰明的則是：社團政黨的相繼建立，婦女解放運動的持續高漲，收回利權運動的迅猛發展，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終被推翻，等等。

八、對外關係的構建模式和演進趨向。更多投注在：兩漢以來陸上和海上通道亦即絲綢之路的開闢與延伸，沿綫商港口岸的設置與拓展，各王朝務使朝貢體系得以確立并趨於完備化的主要措施，相繼奉行并一以貫之的以維繫和平爲宗旨的外交政策，遞次同亞洲、歐洲、非洲、美洲諸國結成的政治關係或政治聯繫，與之同步的重大通使活動，官方及民間經濟貿易往來所達到的頻度與强度，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所臻及的廣度與深度，以及閉關鎖國的弊害，晚清屈辱外交的惡果。從而昭示貫穿其間的由近而遠、由疏而密、由表而及裏的演變總趨向，彰顯中國在清中葉以前所長久贏得的崇高國際威望，佔據的領先地位，起到的主導作用，發揮出的巨大感召力和影響力，宣明中華民族所獨有的熱愛和平、珍視友誼、開放包容的民族特質、稟賦與風采。

九、深邃政治智慧的聚結和優秀政治理論遺產的積澱。歷久而彌珍者爲：駕馭全局的體系化、邏輯化的治國大道，卓見成效的綱目化、部門化的施政要術，對內憂外患確可緩解或化除的真知灼見與方略方策，對國家興衰存亡定律的多方究詰與深切剖判，富有民族思維特性的政治哲學觀點和政治認

知成果，頗具普適性、警策性的政治名言和政治格言，世代延續的强烈愛國精神和深沉憂患意識，前所未有的近代民主革命思潮等。

凡此種種，歸結到一點，便是對中國數千年政治實踐活動和政治思想精髓進行集中梳理、系統復原、重點展示和内在揭櫫，使之軒豁呈露在今人面前，形成政治楷式同政治炯鑑的結合體，闡揚中華政治文明獨樹一幟又别開生面的創獲性成就，以供各界精英進一步深究詳探。

基於上列主體内容，《政治典》構建了由六級『經目』同四個『緯目』交織互持的框架結構，用以顯示主題，突出類别，統括和承載起傳世古籍暨出土文獻中與之恰相對應的宏富資料。六級經目除『典』居首外，下設六個『分典』，即：先秦政治分典、秦漢政治分典、魏晉南北朝政治分典、隋唐五代政治分典、宋遼夏金政治分典、元明清政治分典（由古代卷、近代卷兩大部分組成）。每一分典（除元明清政治分典近代卷之外），再設六個總部，即：政區總部、皇帝制度總部（先秦政治分典内爲『國王暨國君制度總部』）、官制總部、政治嬗變總部、對外關係總部（先秦政治分典内爲『邦交總部』）、政治思想總部；元明清政治分典近代卷則爲：政區變更總部、新設官制總部、政治嬗變總部、對外關係總部、社團政黨總部、政治思想總部。在各總部之下，復設若干個『部』、『分部』及『專題』。通過『分典』的斷代厝置和自成單元，旨在凸現各個歷史階段和相應朝代所獨具的最突出、最鮮明的政治特點；藉助各『總部』以迄『專題』的多維涵蓋和層級布列，旨在標揭特定時代的諸多政治根本問題、關鍵問題、重大問題、緊切問題及其深層底蕴；進而通體聚合并前後銜接起來，即形成格局突兀而立且脈絡清楚、綫索明晰、要點俱在的相對完整的邏輯體系。

本典所設四個『緯目』爲：『綜述』、『論説』、『藝文』、『雜録』，適得其所地依次配置在『部』、『分部』或『專題』之下，組成每級『經目』所包納的具體内容和全部資料的展開區間和宣示點位。其中『綜述』集中收録切合於本經目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史實方面的資料，『論説』集中收録

切合於本經目的包括針鋒相對之論、孤偏奇特之論在內的各種評議性的精彩文字，『藝文』集中收録切合於本經目的詩、詞、曲、賦和諸體文章，『雜録』則集中收録切合於本經目的具有補充、延伸、拾遺、考證等作用的相關資料。四個『緯目』之間各有側重，彼此映照，互作支撐，融爲一體。

《政治典》依託於相得益彰的既定經緯目框架結構，在資料搜集選定和編排上，大力講求『六强三化』。『六强』謂：『廣博性』和『對應性』雙『强』；『原始性』和『典型性』雙『强』；『完整性』和『獨特性』雙『强』。『三化』指：系統化、條理化、嚴密化。但凡輯録在各級經目之『四緯目』下方的資料各歸其類，密合無間，有倫有脊，渾然一體，是爲系統化。但凡輯録在各級經目之每一『緯目』下方的資料，通常俱按資料產生年代（具體引用典籍的成書年代）依序排列，縱貫而下，紅綫穿珍珠，形成一條龍，是爲條理化。在例行操作和技術層面上符合各項規範要求，恰切進行技術性加工等，是爲嚴密化。

《中華大典·政治典》以四千七百萬字的篇幅，力圖達成政治學原理和中國政治史的有機統一，實現傳統大型類書同現代新型類書的恰切整合，熔鑄成信息密集化的中國古代和近代政治資料庫，發揮出『經世致用』的直接功能，特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社會各界研究者提供一九一一年以前豐富翔實、足資參取、利於統覽、便於查檢的政治專題素材與原始史料，并對總結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完善國家治理體系，鞏固民族大團結，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擴大中華政治文明的國際影響力，庶幾不失其借鑑意義、啓迪作用和輔助功效。

《中華大典·政治典》由河北師範大學、貴州師範大學、魯東大學、山東大學、山東理工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河北大學、河北工業大學、山西大學、河南科技大學、湖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雲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等全國二十餘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具專長的學術同仁精誠合作，共同編纂，六易寒暑，始得告竣。期間始終得到《中華大

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中華大典》辦公室和國家出版基金規劃管理辦公室高屋建瓴的宏觀指導和强有力支持；人民出版社領導與責任編輯更爲本典確保幷持續提升質量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付出了大量學術心血和升華性的審訂勞動。謹此深致謝忱。本典有待社會檢驗和時間考驗，倘蒙海内外方家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則如獲至寶，於此翹首以待。

《中華大典·政治典》編纂委員會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中華大典·政治典

宋遼夏金政治分典

主編：譚景玉

《宋遼夏金政治分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譚景玉

副主編：齊廉允　康兆慶

編　委：（按姓氏筆劃排列）

于龍飛　王其和　他維宏　肖淑輝　李真真

李毅婷　季　姣　胡迎迎　高　偉　高　森

夏季亭　馬淑晨　陳樹淑　張　琰　張艷麗

康兆慶　崔靖娟　董建霞　齊廉允　趙夢梅

劉　偉　劉亞楠　劉麗敏　聶立申　譚景玉

顧乃武

《宋遼夏金政治分典》編纂説明

《宋遼夏金政治分典》是《中華大典·政治典》下設六個分典之一。時間跨度起於十世紀初遼之興起，終於十三世紀後期南宋之滅亡，共三百六十餘年；空間範圍極爲廣大，東起大海，南至南海，東北抵庫頁島，西北及於中亞。在這一時空範圍内，既有兩宋與遼、西夏、金等政權之對峙互動，又有吐蕃、大理、西遼、蒙古等數個獨立性頗强的政權依違于其間。多個政權並存的政治格局催生了獨特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態。本分典的編纂，旨在通過廣輯資料，融會貫通，凸顯這一時空範圍内最顯著的政治演進軌迹與發展特點，亦即：

各民族間的碰撞融合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政治地理格局的變動和政區建制的沿革；皇帝制度的高度完善與君主專制的不斷强化；國家權力機構規模的膨脹與諸般措置的用心精緻或冗雜無效；政壇的風雲變幻和政治軍事領域的激烈衝突；對外交往的睿智性開展與外交格局的變化；政治理論的深入與各家學説的相互駁難；極具民族特色制度的紛繁複雜。凡此種種，一言以蔽之，便是：宋遼夏金時期既是各政權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時代，更是彼此交流、融合、進步的時代。分裂對峙中孕育着統一的趨勢，戰亂動蕩亦不能掩蓋此一時期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昌盛輝煌。

爲充分體現上列内容特點，《宋遼夏金政治分典》層級式設立『政區』、『皇帝制度』、『官制』、『政治嬗變』、『對外關係』、『政治思想』六個總部，七十二個部，三百四十六個分部，組成環環相扣

的經目序列，用以彰顯主題，突出類屬，宣明主綫，揭示重心，展現全域，昭示趨勢。與這一經目序列相匹配，相交織，依次設立『綜述』、『論説』、『藝文』、『雜録』等緯目，按部就班地置於各部、各分部經目之下，用以包納和羅列與之恰相切合的羣書資料，藉以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其所蘊含的具體内容和底蘊所在。如此經緯互持，達成整體結構的有機統一，冀使宋遼夏金時期的政治狀況、特點和影響得以多角度、全景式地展示。

本分典在資料搜集、選定和編排上，以《政治典》『六强三化』的總要求爲準則，但結合這一時段的時代特點略作變通，以便更有針對性與可操作性，主要體現在：

（一）反映宋遼夏金歷史的典籍極爲豐富，各書中涉及同一事類的歧異載述頗多，基於類書務須廣博之要求，故於相關載述悉數兼收並蓄，以備羣義諸説。

（二）反映宋遼夏金歷史的典籍雖然豐富，但分布嚴重不平衡，述宋代者最多；述遼、金者雖少，亦大致夠用；述西夏之漢文文獻卻極少，諸多經目幾乎無可採擇。現存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原用西夏文寫成，今已譯成漢文，譯文典雅古樸，讀來頗有唐宋律令條文之感，故本分典特將該書漢譯本納入採擇範圍，以俾西夏制度亦有所展現。為更好地展現中外交流之狀況，『對外關係總部』選録了少量外國人用漢文撰成的著述。

（三）所引典籍優先選擇善本和優秀整理本，并儘可能參校學界已有之成果，如宋人之文章多參校《全宋文》，《宋會要輯稿》適當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之點校本。同一作者之別集儘可能選擇一種版本，但於卷次、内容有差異者，亦少量選用兩種版本。所引民國地方志僅以其中的『藝文志』、『金石志』等部分所收民國以前所撰文章、所立碑刻爲限，對當時方志修撰者的敍述概不採擇。民國以後新發現之前代碑刻、文書等文獻亦在輯録之列。

（四）對隨同正文而以夾注形式出現的注文，凡一般性説明不予輯録，但凡正文中述及宋遼夏金典制等令人費解之處，即繫以注文，冀收輔讀、佐證之效。凡注文，皆用小字號以區别于正文。

（五）鑑於後世對宋遼夏金政治制度、政治事件、人物等問題的論説評析文字層出不窮，數量頗大，隨之務求精要，力戒冗濫。其中政論名家頗有見地之作必録，出自君主及宰輔重臣之手的論述，由於其獨特的政治地位與閱歷，其對政治的感悟與理解較一般文人學士之説每每别具隻眼，此類文字優先採録。

（六）在儘可能保持所輯原文完整性的前提下，遇有摘引之整段文字中夾帶其他記述或評説内容而與所屬經目無關者，或出於同一史源的多種典籍記載同一事件者，均徑行刪節，依《〈中華大典〉編纂通則》進行恰切的『【略】』處理。

（七）在各緯目之下所標示的資料出處，一般包含五個要素：時代、作者、著述名、卷數、篇目，以利速檢速得。基本上按資料的産生年代依次編排，但不排除特殊情況特殊處理。《宋會要輯稿》係清人所輯宋修數部會要之集合，是現存關於兩宋典章制度的最原始史料，故在編排時將此書置於宋代文獻的最後，以突出其地位。某些資料係從總集、金石合集、地方志等文獻中析出的獨立成篇之文章，編排時不以總集、金石合集、地方志等文獻之編集時間爲序，而是以文章産生時代為據。但凡資料排序略如上述者，俱屬特殊處理方式，莫以自亂其例視之。

（八）本分典之末附引用書目。每一書目均開列書名、作者或編者（含佚名在内）及其時代、版本，大致按成書時間排列。

《宋遼夏金政治分典》由山東大學、山東理工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山東師範大學、河北大學、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泰山學院等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學者集體完成，其中政區總部由張琰編纂，皇帝制

度總部由康兆慶、李真真、張艷麗、譚景玉編纂，官制總部由康兆慶、齊廉允、劉偉、高森、譚景玉編纂，對外關係總部由劉麗敏、齊廉允、夏季亭編纂，政治嬗變總部由齊廉允、董建霞、陳樹淑、崔靖娟、劉偉、張琰、顧乃武、李毅婷、譚景玉編纂，政治思想總部由李毅婷編纂，最後由譚景玉增刪修訂而成。

《中華大典·政治典·宋遼夏金政治分典》編纂委員會

二〇一七年八月

目録

一

政區總部……一

通紀概説部……三

國號與疆域部……二九

宋國號與疆域分部……二九

遼國號與疆域分部……五六

西夏國號與疆域分部……六五

金國號與疆域分部……七四

首都部……八三

北宋四京分部……八三

南宋臨安分部……一二七

遼五京分部……一四八

西夏都城分部……一五五

金六京分部……一五七

兩宋政區部……一七二

遼朝政區部……二七三

西夏政區部……二九〇

金朝政區部……二九五

户口田土部……三〇八

兩宋户口田土分部……三〇八

遼朝户口田土分部……三四九

西夏户口田土分部……三五六

金朝户口田土分部……三五七

皇帝制度總部……三六三

帝系部……三六五

宋帝系分部……三六五

遼帝系分部……三九〇

西夏帝系分部……三九五

金帝系分部……三九九

皇權標志部……四〇四

名號分部……四〇四

宫殿分部……四八二

輿服分部……五三五

器物分部……五九八

陵園分部……六一八

皇權行使部……六五三

通紀概説分部……六五三

行政決斷權分部……六七〇

軍事指揮權分部……六七八
立法司法權分部……六八二
財政支配權分部……六九〇
皇位繼承制部……六九五
嫡長子世襲制分部……六九五
兄終弟及制分部……七〇〇
宗室入繼制分部……七二四
內禪分部……七二九
大臣廢立分部……七五三
遼朝皇位繼承分部……七五七
西夏皇位繼承分部……七六三
金朝皇位繼承分部……七六七
太子制度部……七七四
册立太子儀分部……七七四
冠服璽綬分部……七八八
太子官屬分部……七九六
太子習政監國分部……八一二
遼朝太子制度分部……八一九
西夏太子制度分部……八二三
金朝太子制度分部……八二三
后妃制度部……八三九
位號等級分部……八三九
册立后妃儀分部……八五五
冠服璽綬分部……八八一
宮官分部……八八四
遼朝后妃制度分部……八九五
西夏后妃制度分部……八九八
金朝后妃制度分部……九〇〇
外戚制度部……九〇五
外戚加封分部……九〇五
外戚與政分部……九一九
外戚禁令分部……九二一
遼朝外戚制度分部……九二八
西夏外戚制度分部……九三〇
金朝外戚制度分部……九三四
宗室制度部……九三六
諸王分部……九三六
公主及駙馬分部……一〇〇二
宦官制度部……一〇四七
宦官機構分部……一〇四七
宦官選用分部……一〇六六
宦官遷除分部……一〇七二
宦官獎懲分部……一〇七七
宦官禁令分部……一〇八五

官制總部……一〇九三
通紀概説部……一〇九五
中樞決策機構部……一一二三
通紀概説分部……一一二三
核心決策機構分部……一一六九
臨時決策機構分部……一二八七
輔助決策機構分部……一三一二
遼朝中樞決策機構分部……一三七〇
西夏中樞決策機構分部……一三七四
金朝中樞決策機構分部……一三七九
中央政務機構部……一三八四
通紀概説分部……一三八四
元豐改制前宰輔機構分部……一三八九
六部及其二十八司分部……一四七二
遼朝中央政務機構分部……一六五五
西夏中央政務機構分部……一六六二
金朝中央政務機構分部……一六六三
中央事務機構部……一六七〇
通紀概説分部……一六七〇
元豐改制前三省六部體制分部……一六七六
寺監分部……一六九六
遼朝中央事務機構分部……一八一七
金朝中央事務機構分部……一八二四
宋朝皇室服務機構分部……一八二九
遼朝皇室服務機構分部……一八九六
西夏皇室服務機構分部……一九〇一
金朝皇室服務機構分部……一九〇二
顧問諮詢機構部……一九一〇
經筵官分部……一九一〇
殿閣學士分部……一九七八
總閣職分部……二〇一八
遼朝顧問諮詢機構分部……二〇二二
西夏顧問諮詢機構分部……二〇二五
金朝顧問諮詢機構分部……二〇二五
財政機構部……二〇二八
臨時理財機構分部……二〇二八
專項財政機構分部……二〇三三
經總制司分部……二二〇八
南宋總領所分部……二二二七
工程建設機構分部……二二六九

遼朝財政機構分部……二二八五
西夏財政機構分部……二二八八
金朝財政機構分部……二二九二
文化教育機構部……二二九六
文化事業機構分部……二二九六
教育機構分部……二四一五
遼朝文化教育機構分部……二五五五
西夏文化教育機構分部……二五五八
金朝文化教育機構分部……二五六〇

三

宗教事務管理機構部……二五六九
通紀概説分部……二五六九
宋朝宗教事務管理機構分部……二五七一
遼朝宗教事務管理機構分部……二六〇〇
西夏宗教事務管理機構分部……二六〇一
金朝宗教事務管理機構分部……二六〇二
民族及外事管理機構部……二六〇六
宋朝民族事務管理機構分部……二六〇六
宋朝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分部……二六二二

遼朝民族及外事管理機構分部……二六四一
西夏民族及外事管理機構分部……二六四二
金朝民族及外事管理機構分部……二六四四
司法機構部……二六四六
中央司法機構分部……二六四六
專門審判機構分部……二六九九
臨時審判制度與機構分部……二七〇二
遼朝司法機構分部……二七二〇
西夏司法機構分部……二七二三
金朝司法機構分部……二七二五
監察機構部……二七二七
通紀概説分部……二七二七
中央監察機構分部……二七四五
地方監察機構分部……二八二五
遼朝監察機構分部……二八三六
西夏監察機構分部……二八三八
金朝監察機構分部……二八三九
軍事機構部……二八四四
兩宋軍事領導機構分部……二八四四
兩宋軍事指揮機構分部……二八九五
遼朝軍事領導與指揮機構分部……三〇一五
西夏軍事領導與指揮機構分部……三〇二三
金朝軍事領導與指揮機構分部……三〇二五

兩宋武職分部……三〇二九
遼朝武職分部……三一一五
西夏武職分部……三一二三
金朝武職分部……三一二七
首都地區機構部……三一三八
兩宋京都機構分部……三一三八
遼朝五京機構分部……三一八七
西夏中興府機構分部……三一九五
金朝京都機構分部……三一九六
道路機構部……三二〇五
通紀概説分部……三二〇五
兩宋道路機構分部……三二四八
遼金道路機構分部……三三八六
府州軍部……三三九六
通紀概説分部……三三九六
知府州軍分部……三四〇一
通判分部……三四二四
幕職諸曹官分部……三四四一
遼朝州級機構分部……三四六〇
西夏府州軍機構分部……三四六三
金朝州級機構分部……三四六五
縣級機構部……三四七〇
兩宋縣級機構分部……三四七〇
遼朝縣級機構分部……三五四六
西夏縣級機構分部……三五四六
金朝縣級機構分部……三五四七
基層行政組織部……三五五一
宋朝基層行政組織分部……三五五一
遼朝基層行政組織分部……三五八五
西夏基層行政組織分部……三五八六
金朝基層行政組織分部……三五八七
人事制度部……三五九〇
通紀概説分部……三五九〇
選拔制度分部……三五九九
任用制度分部……三六九二
考核制度分部……三七八二
俸禄制度分部……三七九七
休致優恤制度分部……三八三〇
品階勳爵部……三八四四
官品與班位分部……三八四四
階官分部……三八六一
勳爵分部……三八八二
檢校兼官試衔分部……三八九〇
胥吏制度部……三八九三

輿服印信制度部……三九三二
輿服分部……三九三二
印信分部……三九七九

四

政治嬗變總部……四〇〇一
通紀概説部……四〇〇三
宋朝完成局部統一部……四〇四一
陳橋兵變分部……四〇四一
消滅割據分部……四〇五八
加强中央集權分部……四一五七
宋室南遷分部……四一七四
遼朝崛起部……四二二七
契丹建國分部……四二二七
經營燕雲分部……四二三三
西遼延續分部……四二三八
西夏建國部……四二五一
初具政權規模分部……四二五一
元昊稱帝立國分部……四二六三
金朝勃興部……四二七三
阿骨打建國分部……四二七三
滅遼分部……四二八三
滅北宋分部……四二九六
扶立傀儡政權分部……四三一三
宋遼和戰部……四三四五
宋太宗北伐與守内虚外分部……四三四五
遼聖宗南征與澶淵之盟分部……四三七九
重熙增幣之議分部……四四〇四
和平交往活動分部……四四二〇
宋金和戰部……四四四五
宋金海上之盟分部……四四四五
金掠中原與南宋軍民抗戰分部……四四六二
金侵江浙與宋軍阻擊分部……四四八六
金攻川陝與宋軍抗擊分部……四四九二
岳飛北伐與紹興和議分部……四五一二
海陵王南下與采石之戰分部……四五五四
宋孝宗北伐與隆興和議分部……四五六七
開禧北伐與嘉定和議分部……四五八八
宋夏和戰部……四六二八
夏州之戰分部……四六二八
第一次靈州之戰分部……四六三四

三川口之戰分部……四六五四
好水川之戰分部……四六六九
定川寨之戰分部……四六八五
綏州囉兀城之戰分部……四六九二
第二次靈州之戰分部……四七一三
永樂城之戰分部……四七三三
蘭州之戰分部……四七四五
平夏城之戰分部……四七五三
統安城之戰分部……四七六七
称臣歲賜分部……四七七〇
和平交往活動分部……四七八二
夏遼和戰部……四七九五
倚遼抗宋分部……四七九五
夏遼聯姻分部……四七九八
抗遼自立分部……四八〇〇
援遼抗金分部……四八〇五
和平交往活動分部……四八〇九
夏金和戰部……四八二〇
附金擴土分部……四八二〇
附蒙攻金分部……四八二四
聯宋抗金分部……四八三七
附金抗蒙分部……四八三八
和平交往活動分部……四八三九

五

政治改革部……四八五五
慶曆新政分部……四八五五
王安石變法分部……四八六七
元豐改制分部……四八八六
端淳更化分部……四八九〇
遼聖宗改革分部……四八九四
夏毅宗改革分部……四八九五
夏崇宗改革分部……四八九六
金熙宗改革分部……四八九七
海陵王改革分部……四八九八
國政論爭部……四九〇〇
太學生風潮分部……四九〇〇
濮議分部……四九二九
蕃法與漢法之爭分部……四九六二
思想文化政策調控部……四九七三
獨行新學分部……四九七三
推尊理學分部……四九九〇
提倡傳統儒學分部……五〇〇三

崇道奉佛分部……五〇二八
設館修史分部……五〇六一
文字獄分部……五〇九七
政治危機部……五一四八
王朝盛衰轉折點分部……五一四八
帝位爭奪分部……五二一三
后妃干政分部……五二三六
皇權旁落分部……五三〇六
朝權之爭分部……五四〇二
末世敗政部……五四七六
宋徽宗驕奢淫逸分部……五四七六
遼天祚帝崇信奸回分部……五五一六
金宣宗苛刻成風分部……五五三〇
政治家部……五五四六
宋太祖分部……五五四六
趙普分部……五五五七
楊業分部……五五七三
寇準分部……五五八一
范仲淹分部……五六〇三
包拯分部……五六三一
宋神宗分部……五六四一
司馬光分部……五六五二
王安石分部……五六七五
李綱分部……五六九一
岳飛分部……五七一九
宋孝宗分部……五七六七
文天祥分部……五七七五
遼太祖分部……五八〇五
元昊分部……五八〇八
金太祖分部……五八一二

六

對外關係總部……五八一五
通道闢設部……五八一七
陸上通道分部……五八一七
海上通道分部……五八二〇
館驛分部……五八三一
商港口岸部……五八三五
通紀概説分部……五八三五
廣州分部……五八三七
泉州分部……五八四三
福州分部……五八四六

明州分部……五八五〇
密州板橋鎮分部……五八五五
蕃坊分部……五八五七
外商外僑管理分部……五八五九
對外政策部……五八六〇
維護和平分部……五八六〇
義感德化分部……五八六三
保障國家安全與利益分部……五八六七
主持公平正義分部……五八七〇
朝貢封賜部……五八七一
通紀概説分部……五八七一
東亞諸國分部……五八八二
東南亞諸國分部……五九一三
南亞諸國分部……五九五一
西亞諸國分部……五九五四
外事禮法分部……五九五八
遣使通好部……五九六九
出使高麗分部……五九六九
出使東南亞諸國分部……六〇〇二
對外貿易部……六〇〇三
進出口貨物分部……六〇〇三
外貿法規分部……六〇一〇
吸納域外文明部……六〇一五
佛教中國化分部……六〇一五
吸收域外科技分部……六〇二一
外物内引分部……六〇二四
傳布中華文明部……六〇二四
傳布典章制度分部……六〇二四
録取賓貢進士分部……六〇二七
接受外國留學生分部……六〇二八
播揚儒学分部……六〇二九
播揚道教分部……六〇三〇
播揚漢傳佛教分部……六〇三一
播揚華夏典籍分部……六〇四〇
播揚華夏文學分部……六〇四一
播揚華夏藝術分部……六〇四三
播揚華夏科技分部……六〇四四
研判諸國國情部……六〇四六
通紀概説分部……六〇四六
研判東亞諸國國情分部……六〇五二
研判東南亞諸國國情分部……六〇六八
研判南亞諸國國情分部……六〇八四
研判中亞諸國國情分部……六〇八八
研判西亞諸國國情分部……六〇八九
研判歐洲諸國國情分部……六〇九三

研判非洲諸國國情分部……六〇九四
政治思想總部……六〇九七
通紀概説部……六〇九九
國家論部……六一四九
國家起源論分部……六一四九
君主權力論分部……六一五四
正閏觀與大一統論分部……六一六五
國家體制論分部……六一八七
國家利益論分部……六二〇一
國家安全觀分部……六二三五
治亂興衰論分部……六二六七
政治主體論部……六二八七
帝王國君論分部……六二八七
宰輔將相論分部……六三一一
文臣武官論分部……六三二六
知識階層論分部……六三四五
黎民百姓論分部……六三五三
聖賢論分部……六三六五
朋黨論分部……六三九二
政治關係論部……六四〇六
君民關係論分部……六四〇六
臣僚關係論分部……六四一三
君臣關係論分部……六四一九
君臣民關係論分部……六四五〇
政治道德論部……六四六四
君德論分部……六四六四
官德論分部……六四九〇
士操士風論分部……六五〇〇
民風民俗論分部……六五一二
治國指導思想論部……六五二〇
德治論分部……六五二〇
禮治論分部……六五四一
法治論分部……六五六一
道治論分部……六五六五
王霸道論分部……六五六七
德主刑輔論分部……六五八一
憂患意識論分部……六五九一
政治戰略與政治策略部……六五九五
通紀概説分部……六五九五
國是論分部……六六〇二
務得民心論分部……六六一〇
强國富民論分部……六六二〇
持樞理綱論分部……六六二八
變法創制論分部……六六三〇
恪守祖制祖法論分部……六六三五

寬猛賞罰之道論分部……六六三七
選人用人論部……六六四三
治在得人論分部……六六四三
人才標準論分部……六六五三
人才儲備論分部……六六六〇
人材識拔論分部……六六六八
人才使用論分部……六七一〇
澄清吏治部……六七四一
《宋遼夏金政治分典》引用書目……六七八五

政區總部

通紀概説部

綜述

宋・稅安禮《歷代地理指掌圖・太祖皇帝肇造之圖》 聖朝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姓趙氏，宣祖昭武皇帝第二子，母曰昭憲皇太后杜氏，以唐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丁酉生於洛陽。仕周爲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正月四日受周禪於崇元殿，卽皇帝位，國號大宋，改周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大赦天下，以誕聖日爲長春節。建隆四年二月，王師入荆南，南平高繼冲舉族歸朝，得州三、縣一十五。三月，克湖湘周保權，得州十四、縣五十八。六年正月，蜀孟昶降，兩川悉平，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開寶四年二月，拔廣州，擒劉鋹，嶺南悉平，得州四十一、縣六十五。八年十一月，拔昇州，擒李煜，江南悉平，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百八。

又《太宗皇帝統一之圖》 聖朝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宣祖第三子，母曰昭憲皇太后杜氏，以晉天福四年十月七日生，以其日爲乾明節。開寶六年，封晉王。癸丑，奉遺制卽位。乙卯，大赦天下，改元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上表，以所管漳、泉兩郡歸於有司。五月，吳越王錢俶上表，以所管十三州歸於有司。四年，上親征太原，東漢劉繼元上表納款，得州十、縣四十一。七年，得西夏李繼捧銀、夏二州。

又《聖朝元豐九域圖》 聖朝元豐頒行李德芻、曾肇、王存等撰《九域志》，總爲二十三路：京東東西路。熙寧七年，分東、西路。元豐元年，詔河北東西、永興、秦鳳、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淮南東西路轉運司通管兩路，遂以河北、陝西、京東、京西、淮南路易名，提刑、提舉司仍舊分臨。京西南北路。太平興國三年，分南、北兩路，後併爲一路。熙寧五年，復分爲二路。河北東西路。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南路。雍熙四年，分東、西路。端拱二年，併爲一路。熙寧六年，復分爲二路。陝西路。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河南路，又有陝府西路，後併爲一路。熙寧五年，分二路。河東路。淮南東西路。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併爲一路。熙寧五年，復分爲二路。兩浙路。江南東西路。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併爲一路。天禧四年分二路。荆湖南北路。咸平二年，分南北路。成都府路。乾德三年，兩川併爲西府路。開寶六年，分峽路。咸平四年，分益、利、梓、夔四路。嘉祐四年，以益州路爲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太平興國元年，爲兩浙西南路。雍熙二年，改福建路。廣南東西路。其他升改廢置具于別圖。陝西除永興一路外，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是爲五路，而序止稱陝西路，今姑別之，以俟觀者。契丹自唐末陷營、平二州，晉祖起幷州，藉其兵勢，割幽、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易十六州以報之。顯德六年，周世宗復瀛、莫二州，至今十六州爲虜所據。西夏自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討黄巢有功，賜姓李氏，有拓跋仁福者爲蕃部都指揮使，從其姓。梁開平中，將吏迎立仁福爲州帥，子彝超、彝興繼爲帥，世有夏、銀、綏、宥之地。彝興仕周爲定難軍節度、太傅、中書令，封西平王。其後光睿、繼筠、繼捧相次承襲，然自祖宗以來，服叛不常，朝廷易其小寇，不卽討除，彼盜有之地，故《元豐九域志》列之爲化外云。

又《本朝化外州郡圖》 宋朝化外州，蓋唐羈縻之類，雖貢賦，版籍不上户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帥府領焉。河北路，安東上都護府：幽、慎、易、涿、檀、營、平、燕、歸順、遼、師、順、瑞、薊。河東路，安北大都護府，單于大都護府，鎮北大都護府：雲、應、新、蔚、媯、朔、寰、儒、毅。陝西路，安西大都護府：庭、靈、夏、涼、沙、鄯、瓜、銀、鹽、勝、宥、西、廓、會、宕、疊、甘、肅、伊、洮陽、建康、鎮。利州路：松、扶、翼、當、悉、恭、柘、直、保、靜。夔州路：思、費、播、夷、牂、西高、業、充、莊、琰。廣南路：交、峰、瀼、嚴、田、愛、驩、陸、福、禄、長、越、温、演、林、景、環、平琴、山、武安、古、德化、郎莊州。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二 （慶曆三年秋七月）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略】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

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敵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

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完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勢，而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

又 卷一五〇 （慶曆四年六月）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略】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爲，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敵也？」

又 卷三二八 （元豐五年秋七月乙未）上謂輔臣曰：「【略】本朝無前世離宮別館、游豫奢侈之事，非特不爲，亦無餘力可爲也。蓋北有强敵，西有黠羌，朝廷汲汲枝梧不暇。然二敵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自古外裔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比之漢、唐尤强盛也。」

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一《〔宋〕黃裳〈地理圖〉》 中原土壤，北屬幽燕，以長城爲境舊矣。至五代時，石敬瑭棄十六州之地以賂契丹，而幽薊朔易之境不復爲吾有者三百餘年。國朝至藝祖皇帝，櫛風沐雨平定海內，取蜀、取江南、取吳越、取廣東，又取河北，獨河東數州之地與幽薊相接，堅壁不下。王師再駕，訖無成功。羣臣欲上一統尊號，藝祖曰：『河東未下，幽薊未復，何一統之有？』終謙遜不敢當也。蓋至太宗之世，王師三駕，河東始平，而幽薊之地卒爲契丹所有，不能復也。則祖宗之所以創造王業，混一區宇者，其難如此。乃今自關以東，河以南，綿亘萬里，盡爲賊區，追思祖宗開創之勞，可不爲之流涕太息哉！

《陳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于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于東南，往往倚以爲强，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壑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

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

又　卷二《中興論》　今東西彌亙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

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黄，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于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陴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黄、安、隨、襄、鄧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宫于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繇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説豪傑，陰爲内應，舟師繇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揕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于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于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帥，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誠布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三《[宋]賈昌朝〈上仁宗備邊六事〉》　今戎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以掎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雁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才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于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唃廝囉、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絶，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于諸國矣。憾則爲備，爲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　（建炎元年六月）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略】二曰議巡幸，大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積糗糧，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幸建康，臣以爲皆非計。夫汴梁，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

又　卷七　（建炎元年秋七月）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爲避狄之計，來春還闕，今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時執政黄潛善、汪伯彦皆欲奉上幸東南，故有是詔。李綱留之，因極論其不可，

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委而棄之，豈惟金人乘間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迎還二聖哉？夫江之險不如河，而南人輕脆，遇敵則潰，南方城壁，又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爲安，臣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當適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之地，西隣川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願爲今冬駐蹕之計。俟兩河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

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綱與執政議之。

又　卷六八　初，僞齊侍御史盧載楊上議，陳結南蠻，擾川、廣之策，大略謂：今宋朝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絶齊魯之徭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固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遝，有金銀茶馬之貢，香犀繒錦之利，資其雄富，未易殄越。爲今之計，莫若列其利害，表于大金，大具海舶，各遣一介之使，南通交阯，結連溪洞，講智高之舊策，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俾財賦不入于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必魚爛而亡矣。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四六《財用門・東南財賦》引吳衡《進圖》　天下地利，古盛於北者，今皆盛於南。國家撫有南夏，大江、劍閣以南泰然安堵，而又兼巴蜀江北以爲外屏。以元豐二十三路較之，户口登耗，墾田多寡，當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廣狹，財賦豐儉當四分之二。彼西北一隅之地，古當天下四分之三，方今僅當四分之一。儒學之盛，古稱鄒魯，今稱閩越；機巧之利，古稱青齊，今稱巴蜀；棗栗之利，古盛於北，而南夏古今無有；香茶之利，今盛於南，而北地古今無有；兔利盛於北，魚利盛於南，皆南北不相兼有者；然專於北者，其利鮮；專於南者，其利豐，故長江、劍閣以南，民户雖止當諸夏中分，而財賦所入當三分之二；漕運之利，今稱江淮，關河無聞；鹽池之利，今稱海鹽，天下仰給，而解鹽荒涼；陸海之利，今稱江浙甲於天下，關陝無聞；灌溉之利，今稱浙江、太湖甲於天下，河渭無聞。

又　《東南縣邑民財》引吳解《宇内辨》　自晉南渡之後，東南漸重，而西北漸輕；至於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自晉元南渡，東南文物漸盛，至於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亂，江淮獨全，歷五季紛争，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殺戮幾盡，而東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八年間，咸獲安業。逮宋龍興，伐罪弔民，五國咸歸，未嘗妄殺一人，自後數十百年間，西北時有少警，而東南晏然，斯民彌得休息，以至元豐中比往古極盛之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户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幾至數十百倍。至於庠序之興，人才之盛，地氣天靈，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極盛之時有所不逮。天下之勢，正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故自東南漸重，則西北漸輕，以至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

又　卷四七《輿地門・諸路》　東南十路淮南兩路、江南兩路、荆湖兩路、廣南兩路、兩浙路、福建路。【略】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黄帝南巡而登湘山，宋朝潭州益陽縣内。夏禹東巡而登會稽，宋朝越州。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阯，唐交州，宋朝棄之南蠻。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鴃舌，去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已前，邈爲蠻區，賢人君子不産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原視爲遐陬，不之齒也。【略】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宋朝風教滋美，端與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於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概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在乙丑，東南縣户僅當天下十之一；時天下縣千五百五十餘，東南纔百七十餘；天下户千二百餘萬，東南纔百餘萬。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户乃當天下十之二；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餘，東南當二百四十有餘；天下户九百七十萬，東南當二百四十萬餘。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户乃過天下十之三；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户二百四十五萬，東南八十餘萬。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户乃當天下十之四；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東南當六百有餘；天下户八百四十餘萬，東南二百七十餘萬。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縣户乃過天下十之五。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户千六百五十萬，東南九百萬。觀其縣邑之增，民户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殊絶。蓋自開闢以來，東

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於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寔關中，不贏二百餘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潤、饒、衢、信、州。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斡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緡，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貞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貞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萬餘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密爲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户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藹興，人材之挺出，與夫典禮之脩，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斬焉不相侔矣。雖往古中原之盛，尤有所不逮則知天運去來，地無常利，特因時而已。然自開闢以來，至于宋之興，王者之作，未有自於東南，故議者不能無惑，而不知壅久必行，蓄厚必發，天意所鍾，抑有待而然耳。且如并州之地，自陳隋以前，寥寥數千載未有一王興其間，何其微也。及唐太宗拔起晉陽，不踰時遂遷隋鼎，綿歷五代五十年間，河東三節度乃相繼爲帝，又何其盛也。閩中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袞唱其教，歐陽詹爲之師，於是庠序浸興，更五代至於宋朝，而英才輩出，傑然爲國用者不勝其紀。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袞，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仰觀俯察，酌以民情，國家之勢斷可識已。

中原七路。京東二路，京東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路。劉石之亂，東晉奄有東南垂百餘年，淮漢以南盡爲晉土，而當時有志之士常嘆中原之未復，豈不以古帝王之墟而重失之邪！然攷其地，不過《禹貢》青、徐、兗、豫、冀州之壤，而在唐爲河南、河北、河東三道，在宋朝爲四京七路，及淮南宿、亳、海、泗諸州，與陝西河中府、解州、陝、虢諸郡是已。以宋疆理校之，僅能得天下十三耳，何於古而甚重也？亦嘗考之載史，自開闢以來綿于三代，其間帝王之作莫不建國於三河之間，户口熙繁，田疇腴闢，城邑井里粲然聿脩，天下民物於此乎聚，四方風教於此乎美。更三皇五帝而益重，冠九有四夷而屹崇，故歷古以來端爲重地，號稱中原，捨此以外則蠻夷戎狄之所，居中原可坐而制之，以爲偏方指臂之地耳。逮夫宗周以降，陝服始爲王畿。春秋而下，南國滋爲霸土。秦漢以還，遠斥夷狄，包四海之内盡歸中國疆理，而偏方指臂之地浸與中原埒矣。然而西漢盛時，總天下民户千有二百二十餘萬，而中原垂九百萬；天下縣三百七十有餘，而中原當一千有餘，大率縣户過天下十之七。矧三代以前，抑又可知？東晉之時去西漢爲未遠，中原之地雖漸以陵替，而中原之名猶在也，當時有志之士深用慨嘆，蓋以宜矣。然自新室而下，更歷魏晉南北隋唐五季之亂，三河亂離，寔亟郡邑名物代不如昨，中原之名雖因於古，而中原之寔已非古矣。何則？當西漢元始五年，中原縣户過天下十之七；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元年，中原縣户乃過天下十之六；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中原當七百，天下户九百七十萬，中原當五百七十萬。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晉太康元年，中原縣户乃當天下十之五；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中原當五百有餘；天下户二百四十五萬，中原纔餘一百二十萬。又後四百六十有一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中原縣户乃當天下十之四；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中原當五百有餘；天下户八百四十餘萬，中原當三百九十萬。又後三百四十年，當宋朝元豐末元祐年，中原縣户乃當天下十之三；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有餘，中原當四百有餘；天下户垂千六百五十萬，中原四百十萬。夫以宋朝元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昔之民户、縣邑當天下十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絶也？蓋自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荒涼爲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荒涼，而中原蕃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暨于我宋朝，虚實推遷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諸城、安邱二縣屬宋朝密州，宋朝海州東海縣即漢贛榆縣也。漢會稽治縣一縣也，宋朝乃爲福建一路，凡四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户，宋朝爲許、潁二州，民户纔贏十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户，宋朝乃爲江東西十有三州軍，江西唯興國軍，餘皆豫章郡地。江東饒、信二州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增至一百七十萬户。夫瑯琊、潁川皆古中原地也，會稽、豫章皆古偏方地也。略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

東南偏方之域矣。狥名而責實，必輕重之當，議者可不深考云。

川陝六路。永興軍路、秦鳳路、益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梓州路。粤自蜀江東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黄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黄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黄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衿以荆湘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郊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衿以并汾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遞迤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戟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正此之謂。蓋自春秋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併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中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蓋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緣河抵關縱横數十城皆爲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場，無險可恃，一戰有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一二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鋭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代如棊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争，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唯力之不逮，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鎮節，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爲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

又 卷五〇《輿地門・歷代》 藝祖之興，十分天下有其七，而十有七年，宇内未爲一家，豈威力有所不足歟，恐傷斯民之命，必欲以柔道馴致之耳。文王之德何以尚兹？加之聖聖承承，盡循堯道，好生之德益洽於斯民，故范陽逆命，大駕弗亭，澶淵赫靈，神兵頓戢。夏人蠢動，類蚊蝱之嚙膚；遼國懷來，猶鳥獸之咸若。三代以還，未有中國實强如宋朝承平之久，而猶能釋四夷而弗誅也，故海宇之間，元元各安生業，民有餘力，地無遺利，政事舉而獄訟理，婚姻時而生齒繁，上天降康年，豐時和斯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咸遂其性而浸以休息，故承平百年，户口十倍良有以也。夫三代以還，涵養斯民，漢唐爲優，而考其極盛之時户口可知。西漢户口千二百二十三萬，東漢九百六十九萬，唐八百四十萬，皆其極盛之數也。宋朝元豐末，天下民户總客主一千六百五十萬户。宋朝疆理比漢百郡少四之一，益州之牂牁、越巂、永昌、涼之金城、北地、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并州之上郡、五原、雲中、定襄、朔方，幽州之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交州之交趾、日南，共二十六郡，自唐末五代以來浸没於四夷，即《九域志》所載化外之州也。而民户猶加十四。唐三百州少五之一，即漢二十六郡地，歷代釐建，至唐垂六十州，即九域化外之州也。而民户猶加十九，則知宋朝之興，種德斯民，過漢唐遠甚。方之文武、成康之治，了無愧色，則皇天所以輔佑宋朝其可量耶。

又 卷五一《南北》 宋朝南北輕重，江河淮漢經乎中國，皆自西而東注，是開闢以來南北之形勢已分矣。而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蓋普率之間，覆載長育，各有定限，旺於此則彼衰，盛於彼則此謝，雖先後不齊，其有興廢一也，是皆天地自然之數，有非人力所能爲者。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户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纔越淮漢以南，頓然陵替，故帝王之興舉在西北，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爲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冀、幽、并、營。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益。周公分天下爲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兗、豫、青、幽、并、雍、冀。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揚。漢武分天下爲十三郡，淮海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冀、幽、并司隸。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揚、益、交。元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户，而淮

漢以北當千有餘萬户，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户，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加之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争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籍其民户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初，反以三隅、兩淮、四川，蓋可知矣。按其道里，雖當宋朝十有五路之地，淮南、江南、荆南、湖南、廣南八路，兩浙路，福建路，蜀川四路，及京西南路。而户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民，加之利源匱竭，食貨蕭然，茶税未興，鹽利無幾，酒課既踈，商箅亦罕，其仰以給國家之用者，不過農桑之税而已。是數百年間，罄南夏財賦，所以曾不及宋朝江浙一路之半，而乃用以提挈天下大半之地，以與西北争衡，又豈可得哉？爰自李唐而下，南北一家，蠻荒萬里，悉爲郡縣，而民物自古凋零，山川英靈湮鬱而無所發泄，由是天地王氣盡鍾於北，海嶽之藏勃焉坌湧，動植含靈莫不昌盛，而又蠻夷軌順，盜賊浸息，更安史之變而無虞，歷五季之難而獲免，其間縱有禍亂，旋即削平。至於宋朝之興，罰罪弔民，拾取諸國，州縣晏然，不知有軍，而聖聖承承，深加涵養，民物康寧，益用豐泰，遂爲九圍重地，奪往古西北之美而盡有之，是以鄒魯多儒，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閩浙之間，而洙泗寂然矣；關輔饒穀，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江浙之間，而雍土荒涼矣；青齊冠蓋，衣履天下，亦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蜀漢之間，而海岱蕭然矣。古之賦於民者，惟桑麻所出，而桑麻之饒，關河爲盛，東南無足進焉，宋朝則異。然酒、茶、鹽、鐵、香藥、関津之利，歲入不貲，雖兩税所及殆不能加，國家利源莫重於此，而大半在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西北無足進焉。是以熙豐盛時，分天下爲二十三路，淮漢以北止居其八，京東西北路、京東兩路、陝西兩路、河北兩路、河東路，共八路。淮漢以南乃居其十有五；即東晉南朝十五路之地。總天下餘千有六百五十萬，而淮漢以北纔當五百餘萬户。四京餘七十九萬，京東兩路垂百三十萬，京西北路垂四十九萬，河西北路垂九十六萬，陝西兩路垂一百三十二萬，河東路垂五十九萬共五百二十六萬户。淮漢以南乃當千有百餘萬户，京西南路餘三十五萬，淮南兩路餘百三十一萬，兩浙路垂一百八十一萬，江南兩路餘二百三十八萬，荆湖兩路垂一百五十三萬，蜀川四路餘一百九十五萬，福建路餘一百五萬，廣南兩路餘八十一萬，共千有一百一十九萬户。大率當天下三之二，是不出東晉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以十五倍之人而增三十倍之利，舉天下之美，盡萃於南夏。其古今相反，若此之甚，是豈非天運回旋，物莫兩大，故輕重奪移一至此也。抑嘗譬之人之生世，有幼必有壯，有壯必有老，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之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之年方長；至於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人猶以其昔日之壯也而未敢輕其老，以其昔日之稚也而未知畏其壯，是又可以爲常乎？故曰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

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一《形勢》　自古立國於東南，其攻守之勢有三：曰淮甸，曰隴蜀，曰荆襄。然設險之地不同，而守險之術亦異。蓋難守莫如淮，易守莫如蜀，守蜀當以守爲守，守淮當以戰爲守，守襄陽如守淮，守荆湖如守蜀。此謀國者不可不熟究也。夫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以山陽、盱眙爲門户；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以鍾離、壽春爲捍蔽，兩淮之地大抵然也。然而道途平衍，山川廣莫，虜騎奔馳，衝突莫禦，故據淮而守，示以必戰，此上策也。因其始至，逆而擊之，此中策也。縱敵平原，以步當騎，是爲無策。謝玄破苻堅於肥水方至之初，楊行密敗朱全忠於清口未合之際，其效亦可見也。南唐初保淮南，劉仁贍力戰壽春，周師逡巡不敢進；迨夫陳景達失紫金之屯，宋齊丘遏出擊之師，再獻江北，而國因以危。知守淮而不知戰也，故曰守淮當以戰爲守。蜀之根本在成都，而漢中爲脣齒，漢中爲保蜀之藩籬，而以陝隴爲近援，守南鄭則長安爲可窺，守武興則隴西爲可取，隴蜀之勢大抵然也。然其地羊腸鳥跡，棧閣巉絶，一夫據險，千夫莫當，惟固守形勝，乘機俟時，則其效爲可全；捨險輕出，衆寡不敵，則其勢爲難必。是以劉備力守陽平而知曹操之無能爲，孔明列守祁山而知仲達之難勝，其事亦可知耳。此後姜維輕出以圖隴西，而蜀口之守不堅，故劉氏遂至于亡蜀；楊亮輕出以争仇池，而成都之守不固，司馬氏遂至於失蜀，皆不知以守爲守故也，故曰守蜀當以守爲守。若夫荆之與襄，雖曰密邇，而事勢則殊，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襄陽爲一要會；岷山導江，濫觴東注，江陵爲一機會。襄以漢爲險，荆以江爲險，江可恃也，漢不可恃也。苻堅取襄陽以馬渡漢，朱全忠取襄陽以浮橋渡漢，漢豈足爲襄陽之險耶，故曰守襄陽當如守淮。荆州以江陵爲要，而江陵上有夷陵，下有武昌，洞庭蟠其左，漢陽固其右，豈襄陽比耶，陸抗言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此知兵之言也，故曰守江陵當如守蜀。夫長江可以固吾國也，長淮可以窺河南也，川陝可以擣關中，而荆襄可以圖宛洛

也。昔者有蜀無荆，蜀卒不能舉魏；而今日荆蜀險隘，吾實有之。昔者有江無淮，陳卒不能以拒隋；而今日江淮表裏，吾實兼之，則天下之勢今日固得之矣。三險雖可恃，而形勢殊不侔，當得中興之所以守者守之，則退可以卧護吾境，進可以掃清朔庭爾。然以三者而熟究之，最難守者固莫如淮，而最急守者亦莫如淮，何者？蓋兩淮乃吾國之藩籬，依山爲險，則淮之西也；恃水爲險，則淮之東也。淮甸坦夷，如盱眙、安豐、鍾離、淮陰、天長、六合等處，我之拒敵，直一衣帶水之限爾，使藩籬不固，盜賊闖吾之門户，則堂奥且露立矣，徒以孤江與敵對壘，豈不岌岌乎？昔孫權老於兵間，堰瓦梁，塢壖須，今日攻合肥，明日攻六合，摇摇兵鋒，無日不在淮甸，非爲經略兩淮計，正所以爲保長江計也。此守淮又今日之所急也，故詳論之。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遷都論》　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万一蜂蠆有毒，窺吾閑隙，則關河之險爲不足恃，況大河爲限？則舉根本之地似爲棄之，可乎？故愚以謂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又利建漢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黄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爲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元好問全集》卷二〇《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至於論列上前，謂：『【略】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恃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强。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内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總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既强，國勢乃張。今不都關中，而又弃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　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江陵府，歸、峽。縣一十七，户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監一，潭、衡、邵、郴、道、永、全、岳、澧、朗、蔣、辰、錦、溪、敘、桂陽監，縣六十六，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益、彭、眉、嘉、邛、蜀、綿、漢、資、簡、梓、遂、黎、雅、陵、戎、瀘、維、茂、昌、榮、果、閬、渠、合、龍、普、利、興、文、巴、劍、蓬、壁、夔、忠、萬、集、開、渝、涪、黔、施、達、洋、興元府。縣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開寶四年，平廣南，得州六十，廣、韶、潮、循、封、端、英、連、雄、龔、惠、康、恩、春、瀧、勤、新、高、潘、雷、羅、辨、桂、賀、昭、梧、蒙、恭、象、富、融、宜、柳、嚴、思唐、邕、澄、貴、蠻、横、賓、欽、潯、容、牢、白、廉、黨、繡、鬱林、藤、竇、義、禺、順、瓊、崖、儋、萬安、振。縣二百一十四，户一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軍三，昇、宣、歙、池、洪、潤、常、鄂、筠、饒、信、虔、吉、袁、撫、江、汀、建、劍、江陰、雄遠、建昌軍。縣一百八，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計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户三百九萬五百四。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地，得州二，漳、泉。縣十四，户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錢俶入朝，得州十三，軍一，杭、蘇、越、湖、衢、婺、台、明、溫、秀、睦、福、處、衣錦。縣八十六，户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州十，軍一，並、汾、嵐、憲、忻、代、遼、沁、隆、石、寶興。縣四十，户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七年，李繼捧來朝，得州四，夏、銀、綏、宥。雍熙元年，復以四州授繼捧，自後不復領于職方。縣八。雍熙中，天下上閏年圖，州、府、軍、監幾於四百。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

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三：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並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天下主客户：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預焉。至嘉祐八年，主户一

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至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四百一十八萬一千四百八十六，口二千五十萬六千九百八十。熙寧十年，户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口三千八十萬七千二百十一。元祐元年，户一千七百九十五萬七千九十二，口四千七萬二千六百六。紹聖元年，户一千九百一十二萬九百二十一，口四千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元符三年，户一千九百九十六萬八百一十二，口四千四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崇寧元年，户二千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各府、州下户口與總數少異，姑兩存之，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理雖廣，而户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

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繇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種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圖、安疆等砦。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姑與之也。』迨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安西。軍二晉寧、綏德。關三，龍平、會寧、金城。城九，安西、平夏、威戎、興平、定邊、威羌、金湯、白豹、會川。砦二十八，平羌、平戎、殄羌、暖泉、米脂、克戎、安疆、橫山、綏遠、寧羌、靈平、高平、西平、新泉、蕩羌、通峽、天都、臨羌、定戎、龕谷、大和、通秦、寧河、彌川、寧遠、神泉、烏龍。堡十，開光、通塞、石門、通會、大和、通秦、寧河、彌川、寧川、三交。又取青唐。鄯。邈川，湟。寧塞，廓。龍支宗哥等城。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刑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騖於元符封域之表。訖於重和，既立靖夏、涇原。制戎、鄜延。制羌西寧三城，雖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釁旋起。蓋自崇寧以來，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然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

高宗蒼黄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盡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有户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此寧宗嘉定十一年數。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迨德祐丙子，遂併歸于我皇元版圖，而天下始復合爲一焉。

《遼史》卷三七《地理志序》 帝堯畫天下爲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並，營，爲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間，並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其地負山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爲用武之地。太祖以迭剌部之衆代遙輦氏，起臨潢，建皇都；東併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晉，有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於是割古幽，並，營之境而跨有之。東朝高麗，西臣夏國，南子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南唐航海輸貢。嘻，其盛矣！

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龍，北帶潢水，冷陘屏右，遼河塹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饒蒲葦。當元魏時，有地數百里。至唐，大賀氏蠶食扶餘、室韋、奚、靺鞨之區，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年，以其地置玄州。尋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爲州，各置刺史；達稽部曰峭落州，紇便部曰彈汗州，獨活部曰無逢州，芬阿部曰羽陵州，突便部曰日連州，芮奚部曰徒河州，墜斤部曰萬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賀氏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軍事。分州建官，蓋昉於此。

迨于五代，闢地東西三千里。遙輦氏更八部曰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尾部、頻沒部、內會雞部、集解部、奚嗢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設刺史，縣置令。太宗以皇都爲上京，升幽州爲南京，改南京爲東京，聖宗城中京，興宗升雲州爲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舊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金史》卷三七《地理志序》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

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而與宋爲表裏。

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

又　卷九六《梁襄傳》　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略】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略】

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難必矣。

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爲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爲業，穹廬爲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略】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略】

世宗納之，遂爲罷行。

明・吳國輔等《今古輿地圖》卷上　辨古今州郡區域，區域之興，古列九州，兩漢以十三州統治，晉分天下爲十九州，唐分爲十道，宋分爲二十三路。

古冀州，【略】唐末石敬瑭叛，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賂契丹，資其兵，伐唐爲晉。晉亡，漢繼之。漢亡爲周，劉（文）[旻]據河東。周世宗伐契丹，取瀛、莫二州。周亡，宋受命，太宗以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盡得河東之地。宋承唐制，冀州之境爲河北、河東兩路，其後又分河北爲東、西二路。宣和間，遣使約女真夾攻遼，取石晉所沒之地十六州。遼既亡，金人止以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來歸，遼將張覺又以平州來降，繼復爲金所取。

古兗州【略】晉、漢、周皆有其地，宋以魏、博、貝、澶、德、棣爲河北東路，濮、鄆、濟爲京東西路，滑爲京西北路。

古青州【略】宋爲東京路。

古徐州【略】爲楊行密所據，其後爲南唐，周世宗伐南唐，取二州。宋分爲京東路、沂。京西路、徐、兗。淮東路。海、泗。

古揚州【略】五代淮南、江東西爲南唐，兩浙爲吳越，閩爲王氏，其後南唐取閩。至宋開寶八年，取南唐。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納土，始盡有揚州之地，爲淮南東西路、江東西路、福建路。

古荊州【略】宋乾德元年，平荊湖，湖南北。三年平蜀，夔路。始盡得古荊州之地，後爲荊河北路、荊河南路及夔路之施、黔、思、播等州云。

古豫州【略】五代並都于汴，宋因之，其豫州之境俱爲京師，輔郡置京東路、開封、單、睢、應天、曹、廣濟。京西路，河南、汝州、鄭州、許州、鄧州、襄陽、均州、陳州、潁州、蔡州、唐縣、隋州、棗陽、光化。兼得陝西路、陝、

號。淮東路亳州。【略】

古雍州【略】天寶盜起中國，而河西、隴右不守，陷於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宋爲陝西路及河東路。內夏、銀、綏、宥、靜、靈、鹽諸郡爲西夏所據，甘、涼、瓜、沙、肅、西、伊、安北、安西、北庭，亦沒於西夏及諸蕃。慶（府）［曆］初，分陝西緣邊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熙寧間，又以熙河洮岷州、通遠軍爲一路，各置帥。五年，又以五路三十四州軍分爲兩路。永興、秦鳳。

古南越，【略】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廢置混雜，不能悉舉。唐分十五部，此爲嶺南道。五代時，爲劉氏所據。宋乾德四年，平南漢，始盡得嶺南之地，分爲廣南東路、西路。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四《遼金元》 三虜國勢，遼不如金，金不如元；三虜國俗，元不如金，金不如遼。何也？遼人所有于中國者，自遼左以內，幽、并二州，即今順永、遼東、宣、大，不足于兩省，北方之雄爾。金則包有兩河、關陝、江北、淮南之地，與三國、六朝北魏幅員相等，南北之形也。至于元人，則混一華夷，縱橫數萬餘里，自五帝、三王以來，上宇未有如是之廣也，漢、唐不足道矣。故曰：遼不如金，金不如元。契丹自唐盛時，附在北鄙，衣冠食用，漸有華風，故其建國以來，聲名政教，與宋不相遠也。女真起自海上，不通中土，風俗鄙樸矣。至于蒙古，又出達靼部落，在漠北絶遠之地，有國數十年，法度風俗，鴻濛未鑿，即楚材創造于先，世祖潤色于後，聲教紀綱，漸入中華，而風俗文物，依然北荒之樸，較之遼、金，有徑庭焉。故曰：元不如金，金不如遼。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歷代州域形勢七》 宋撫有中土，奄甸四方。先取荆湖，西滅蜀，南平廣，遂并江南。

史略：初，趙匡胤爲周宿衛將，從世宗征討，屢有功，威望甚著。顯德六年，幼主宗訓即位，匡胤以殿前都檢點領歸德節度使。歸德鎮宋州，匡胤既代周，遂以宋爲國號。會北漢及契丹謀南寇，命匡胤禦之，次陳橋驛，在今開封府東北二十里。軍亂，推匡胤爲主，遂入汴，即帝位。建隆三年，湖南張文表作亂。文表爲衡州刺史。時周行逢卒，遂作亂。據潭州，周保權請救，宋命慕容延釗等將兵南下，假道荆南，遂入荆州。高繼沖懼，因籍三州以獻。時湖南已平張文表，宋師長驅而進，克其潭州，還趨朗州，保權謀拒命，延釗襲執之以歸，荆楚悉定。乾德二年，王全斌等伐蜀，道出鳳州，別遣劉光義等出歸州。全斌進克興州，略定山南諸城砦，進至益光，今保寧府昭化縣。蜀人扼劍門以拒。全斌用降卒言，遣別將由來徑出劍門南，來蘇，村名，在今劍州東南九十里。出敵不意，遂克之。西至魏城，在今綿州東六十五里。蜀人駭懼，孟昶出降。時劉光義亦克夔州，盡平峽中地，萬、施、開、忠諸州是也。遂州迎降。於是引軍而西，會全斌於成都，略定兩川。開寶三年，遣潘美等將兵伐漢。先是美爲潭州防禦使，遣將攻南漢，克其郴州。至是自道州而進克富川，今平樂府屬縣。拔賀州，轉趨昭州，克之。又拔桂州及連州，大敗漢兵於蓮花峰下，今韶州府南五里蓮花山是也。拔韶州。韶，漢之門户也，漢人大懼。美進克英州，時又遣別將克其雄州。二州，見前嶺南北四十七州注。引兵屯馬逕，去廣州十里。時美進屯馬逕，砦於雙女山下。雙女山，在今府西十七里，馬逕又在其東。或以爲即今府北六里之馬鞍山。漢人出戰，復敗，劉鋹乃降，盡平廣南州鎮。七年，遣曹彬等伐南唐，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克其池州，進拔唐師於銅陵，今池州府屬縣。遂次采石，在今太平府北二十五里，見前。以浮梁渡江。明年彬又敗唐兵於白鷺洲及新林港，白鷺洲，在今應天府西南二十里大江中，又東里許即新林港。別將克溧水。今應天府屬縣。彬進次秦淮，秦淮水，在今應天府城南正陽門外，即彬屯兵處。唐兵陳於城下，涉水擊敗之。吳越亦發兵助宋，克其常州，潤州來降。又遣將敗其江西援兵於皖口，在今安慶府西十里，見前。金陵勢益孤。城陷，李煜降，江南悉定。

吳越入朝，閩海內附，乃兼北漢。

史略：建隆初，錢弘俶即遣使朝貢，及兵下江南，弘俶自帥兵助宋攻南唐。南唐亡，明年遂來朝，尋遣還。太平興國三年，復入朝，會陳洪進以漳、泉二州來歸，先是閩朱文進之亂，泉州將留從效舉兵復泉州，歸於王延政。延政敗亡，泉州降於南唐。晉開運二年，從效廢其刺史王繼勳，自領軍府事，南唐因授爲泉州刺史。明年，唐兵敗於福州，從效因遣唐戍兵歸國，遂據有漳、泉二州。漢乾祐二年，唐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效爲節度。宋建隆初入貢，稱藩。三年，從效卒，統軍使陳洪進廢其子紹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乾德初，洪進又廢漢思而代之。明年，宋改清源爲平海軍，以洪進爲節度使。三年入朝，遂籍二州十四縣以獻，弘俶

懼，亦籍境内州軍以獻。於是閩越悉爲王土。四年，伐北漢，先是太祖屢遣兵擊漢，開寶二年自將至太原，壅汾、晉二水灌之。其嵐、憲二州來降，晉陽久不下，乃引還。九年，復遣將分道攻太原，不克。汾水，在今太原縣東。晉水，在今縣城西。太原，故晉陽也。命潘美帥諸軍攻圍太原，復命郭進爲石嶺關都部署，石嶺關，在今太原府東北百二十里。斷燕、薊援師。契丹來救，進敗之於白馬嶺，今太原府孟縣東北三十里白馬山是也。遂引去。帝復自將至太原，攻圍益急，繼元危困，遂出降，并、代悉平。於是天下復歸於一。

因襲前轍，定都大梁。

《都邑攷》：宋建隆初，因周舊制，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真宗建宋州爲南京，景德三年，以宋州爲太祖舊藩，升州爲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遂建爲南京，其後高宗即位於此。仁宗又建大名府爲北京，慶曆二年，以大名府爲真宗駐蹕之所，建爲北京。時謂之「四京」。又皇祐四年以曹、陳、許、鄭、滑爲輔郡。崇寧四年，以右司諫姚佑言，於是以潁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滑州爲北輔，各置軍防。其後廢置不一。高宗南渡，以臨安府爲行都，後遂定都焉。建炎元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進幸江寧府，改爲建康府。四年幸溫州，復幸越州。紹興二年，以杭州爲臨安府，旋幸臨安。三年營建康行宮，四年幸平江府，五年還臨安。六年又幸平江，七年幸建康，八年復還臨安，自是定都焉。三十一年幸建康，明年復還臨安。

分天下爲十五路。先是淳化四年，法唐制，分天下爲十道：曰河南，曰河東，曰河北，曰關西，曰劍南，曰淮南，曰峽西，曰江南東西，曰浙東西，曰廣南。至道三年，始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各置轉運、經略、安撫等使統之。

京東路：東至海，西抵汴，南極淮、泗，北薄於河。統府一，州十六，軍四，監二。先是乾德初，命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節度使之權始輕。太平興國二年，復罷天下節鎮領支郡之制，於是軍、監與州府同列矣。【略】

京西路：東暨汝、潁，西距崤、函，南逾漢沔，北抵河津。統府一，州十六，軍二。【略】

河北路：東濱海，西薄太行，南臨河，北據三關。統府一，州二十四，軍十四。【略】

河東路：東際常山，西逾河，南距底柱，北塞雁門。統州十七，軍六，監二。【略】

陝西路：東盡殽、函，西包□汧、隴，南連商洛，北控蕭關。統府三，州二十四，軍二，監二。【略】

淮南路：東至海，西距漢，南瀕江，北據淮。統州十七，軍四，監二。【略】

江南路：東限閩海，西界夏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統州十四，軍六。【略】

湖南路：東據衡岳，西接蠻獠，南阻五嶺，北界洞庭。統州七，監一。【略】

湖北路：東盡鄂渚，西控巴峽，南抵洞庭，北限荆山。統府一，州九，軍二。【略】

兩浙路：東至海，南接嶺島，西控震澤，北枕大江。統州十四，軍二。【略】

福建路：東南際海，西北據嶺。統州六，軍二。【略】

成都府，唐西川節度治，太平興國六年仍曰益州，端拱初復爲成都府，亦曰劍南西川節度，領成都等縣九。【略】

峽西路：東接三峽，西抵陰平，南扼羣獠，北連大散。統府一，州二十，軍二，監二。【略】

廣東路：東南據大海，西北距五嶺。統州十六。【略】

廣西路：東北距嶺，南控交阯，西撫蠻獠。統州二十六。【略】

凡府、州、軍、監三百二十有一，縣一千一百六十二。羈縻州縣不在此列。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僰，今馬湖府，古僰國也。北極三關，見周世宗北奠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司馬光曰：『自周室東遷，王政不行，諸侯逐進，凡百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有。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三年董卓擅朝，州郡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羣夷乘釁，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以降，方鎮跋扈，陵遲至於五代，朝成夕敗，有如逆旅。太祖起而振之，東征西伐，大勳未集，太宗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跡，復混而爲一。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

然契丹未靖，夏孽方張。東北常以關南，高陽關南也，亦曰順安軍，見上

河北路。瀛州、亦曰河間。常山、鎮州郡名曰常山。棣州、亦見河北路。雁門代州郡名曰雁門。爲重鎮，西北常以鄜延、鄜、延二州。環慶、環、慶二州。原渭原、渭二州。爲重鎮。慶曆初以夏人爲患，分陝西爲四路：曰鄜延，治延州；曰環慶，治慶州；曰涇原，治渭州；曰秦鳳，治秦州，皆以重臣鎮守。八年又分河北爲四路，曰定州，曰高陽，曰大名，曰真定，以厚邊防。

史略：太平興國四年，平北漢，遂乘勝趨幽、薊，敗還。雍熙三年，復遣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彬等出雄州，田重進等出飛狐，潘美等出雁門。復敗卻。端拱二年，易州復爲契丹所陷，先是周世宗復易州，宋初易州仍爲契丹所取。太宗攻幽州，收易、涿及薊、順四州。軍還，惟易州爲宋守。及曹彬進軍復取涿州，而潘美亦取寰、朔、雲、應諸州。師還，涿、易二州猶屬於宋。端拱初契丹陷涿州，至是復陷易州，詔羣臣上備戎策。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吾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孤山，或曰卽涿州房山縣西十五里之大房山，易州趨涿州之道也。涉涿水，在今涿州城北。抵桑乾河，在順天府西南三十五里，今曰盧溝河。詳北直大川。出安禮寨，在順天府西南三十里。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八州，見石晉燕、雲十六州注。聞薊門不守，薊門，見唐河北道榆關薊門。勢必盡降矣。』時不能用。自是河北諸州屢被契丹寇陷，景德初澶淵議和，邊患始弭。澶淵，卽澶州也。又太平興國七年，夏州留後李繼捧始以銀、夏、綏、宥四州來獻，繼捧本党項別部，姓拓跋氏。唐廣明三年，拓跋思恭爲宥州刺史，起兵討黃巢，以功授定難節度。其弟思諫代之，賜姓李。思恭以後，世有夏州地，九傳至繼捧。其族弟繼遷復走地斤澤以叛，地斤澤，在今故夏州東北三百里。數寇邊。尋請降，賜姓名趙保吉。雍熙二年，繼遷陷銀州，破會州，四出侵擾。尋請降，詔授銀州觀察使，賜姓名。既而寇掠如故，環、綏、靈、夏諸境悉被殘毀。至道二年，遣李繼隆等分道討之，不克。至道二年，復授以定難節度使，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靜州，見五代漢所有州。既而復叛，咸平五年，陷靈州，遂略有朔方地。時保吉改靈州爲西平府，居之。明年宋圍靈州不克。保吉又攻西番取西涼府，爲六谷蕃帥潘羅支所敗，死。子德明嗣，乃復歸款。西涼府，卽故涼州也，時爲西蕃所據。天聖九年，趙元昊嗣立，益强，盡取河西地，先是天聖六年，德明使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景祐三年，元昊復攻取回鶻瓜、沙、肅諸州。據有夏、寧、綏、宥、靜、靈、鹽、勝、會、甘、涼、肅、瓜、沙等州，又增置洪、定、威、龍等州。洪州卽今鎮番衛西故蒼松城，唐置洪池府兵於此，元昊因改置洪州。定州，卽唐所置定遠城，見前朔方節度。威州，卽唐大中間所置威州。龍州，今榆林衛西二百五十里有龍州城。時又置韋州，亦曰靜塞軍，今爲寧夏衛之韋州所。及寶元初僭稱帝，國號夏，都興慶，今寧夏鎮城也。先是乾興二年趙德明築靈州懷遠鎮爲興州，自靈州徙居之，元昊改曰興慶府，亦曰中興府。阻河依賀蘭山爲固。黃河，在寧夏衛城東南四十里。賀蘭山，在寧夏衛城西六十里。詳見陝西名山。慶曆初復陷豐州。是時元昊之地，東據河，西至玉門，玉門，在今廢沙州衛西北。見前。南臨蕭關，在今鎮原縣北，見前。北控大漠，延袤萬里。分置一軍於河北以備契丹，於河南置鹽州路以備原、慶、環、渭，左廂曰宥州路以備鄜、延、麟、府，右廂曰甘州路以備吐蕃、回紇。關中歲被侵掠，官軍屢敗，朝廷旰食。先是張方平上平戎策，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時亦不能用。慶曆四年元昊復請和，許之，關中之困少蘇。

熙寧以後，外患漸弭，紛更內啓。定天下爲二十三路：先是天聖八年，改十五路爲十八路，自是分合不常，元豐六年定制爲二十三路。曰京東西路，先是京東路治開封，慶曆三年，始分京東爲東西兩路，西路治鄆州，政和四年移治南京。又皇祐五年以開封府及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鄭、許、滑諸州置京畿路，至和二年罷，崇寧四年復置。又以潁昌府及澶、鄭、拱三州爲四輔，並屬京畿。大觀以後改廢不一，惟開封府界自皇祐以後，皆謂之京畿路。曰京東東路，治青州。先是慶曆三年，分京東爲兩路，既而復合，熙寧七年，又分京東爲兩路。曰京西北路，治河南府。曰京西南路，治襄州。慶曆三年，分京西爲南北兩路，既而復合，熙寧五年，復分爲兩路。曰河北東路，治大名府。曰河北西路，治真定府。慶曆八年，分河北爲四路，熙寧六年定爲兩路，以高陽并入大名，以定州并入真定。曰河東路，治太原府。曰陝西永興路，治京兆府。曰陝西秦鳳路，

治秦州。慶曆初分陝西爲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熙寧五年開邊功，增置熙河路，統熙河、洮、岷、通遠諸州軍；又分置永興路。共爲六路。至是定爲兩路，以鄜延、環慶并入永興，涇原、熙河并入秦鳳。明年仍爲六路，惟轉運使則統於永興及秦鳳兩路云。曰淮南東路，治揚州。曰淮南西路，治廬州。熙寧五年，始分淮南爲兩路。曰江南東路，治昇州。曰江南西路，治洪州。天聖八年，分江南爲東西路，後不復改。曰兩浙路，治杭州。熙寧七年，分兩浙爲東西路，西路治杭州，東路治越州，尋合爲一。九年復分，十年復合。曰荆湖南路，治潭州。曰荆湖北路，治江陵府。曰西川成都路，治成都府。曰西川梓州路，治梓州。咸平四年，分西川爲兩路。曰峽西利州路，治興元府。曰峽西夔州路，治夔州。亦咸平四年所分置。曰福建路，治福州。曰廣南東路，治廣州。曰廣南西路，治桂州。大觀初，分置黔南路，治融州。三年，復并入廣西曰廣西黔南路，明年復故。

蓋自王安石柄用，喜言邊功，而种諤取綏州，治平四年青澗帥种諤襲夏，取綏州。時神宗初立，邊釁蓋始於諤也。青澗，今延安府屬縣。韓絳取銀州，熙寧四年絳爲陝西宣撫使，使种諤取横山，即故銀州地也。王韶取熙、河，熙寧五年以韶爲秦鳳路沿邊安撫使，明年韶擊敗西羌及吐蕃之衆，遂取熙、河諸州，既又進取洮、疊、岩等州地。章惇取懿、洽，懿州即沅州，洽州在沅州西，亦羈縻蠻州也。熙寧五年章惇爲湖北察訪使，因招降北江諸蠻，懿州蠻不服，惇擊平之，南江諸蠻州俱順命。謝景温取徽、誠，徽州，今靖州綏寧縣。誠州，即今靖州，唐時羈縻谿洞地。熙寧九年景温代章惇經理湖北，招兩川蠻酋歸附。熊本取南平，南平，即峽西路南平軍，熙寧八年本爲梓夔察訪使，擊平渝州諸蠻，因置南平軍，統溱、播諸蠻獠。郭逵取廣源，廣源州，在今安南境内。熙寧九年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逵敗交阯兵於富良江，取其廣源、思浪諸州而還。思浪州，在廣源之西。富良江，安南境内大川也。李憲取蘭州，元豐四年大舉陝西、河東五路兵伐夏，以熙河經制宦者李憲總其事，憲將兵入夏境，僅取蘭州而還。五路，熙河、涇原、鄜延、環慶、河東也。沈括取葭蘆四砦，四砦：一葭蘆，即今葭州；一米脂，今葭州屬縣；一細浮圖，在今綏德州西六十里，宋謂之克戎城；一安疆，在今慶陽府東北二百餘里。元豐四年括知延州，因取四砦。繼以王瞻取邈川，即湟州。青唐，即鄯州。寧塞，即廓州。龍支，亦曰宗哥城；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元符二年王瞻爲洮西安撫使，會吐蕃酋帥部曲離叛，因自河州引軍西出，收邈川，青唐諸城鎮。王厚復湟、鄯，元符三年王瞻所置湟、鄯諸州，復爲吐蕃所據。崇寧二年命王厚安撫洮西，因復收湟、鄯、廓諸州地。數十年中，建州、軍、關城、砦、堡，不可勝紀。逮建燕山、雲中兩路，宣和四年，詔以山前諸州置燕山府路，統府一，曰燕山；州九，曰涿、檀、薊、順、易、平、營、經、景。山後諸州置雲中府路統府一，曰雲中；州八，曰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燕山府，即唐幽州，契丹謂之燕京，宋改曰燕山府，亦曰永清軍。涿州，亦曰威行軍。檀州，亦曰鎮遠軍。平州，亦曰撫寧軍。景州，契丹所置州也，今爲薊州遵化縣。經州，亦契丹所置，今爲薊州玉田縣。雲中府，即唐雲州，契丹之南京也。奉聖州，即唐新州，契丹改曰奉聖。歸化州，即唐武州也，契丹改曰歸化。山後諸州宋未能得其地，蓋預置雲中路以領之。而禍變旋作矣。

史略：初，女真叛遼，宋遣馬政等自登、萊浮海，使女真約夾攻遼，取燕、雲舊地。宣和四年，宋師壓遼境，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師逾白溝，今保定府雄縣北三十里白溝河，宋師入遼處也。其河西自易州，東至霸州，爲宋、遼分界。亦曰巨馬河，亦曰界河。詳見後。屢爲遼人所敗。女真既得雲中，復取燕京，以宋師無功，止許割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明年，復以雲中路朔、武二州歸宋。時應、蔚二州已先爲宋有。七年，女真將粘没喝自雲中陷朔、代，先是雲中諸州多謀内附，粘没喝入雲中，悉奪宋所有蔚、應、武、朔諸州，遂南犯。圍太原；斡離不自平州入檀、薊，先是宋人議復石晉賂契丹地，而營、平、灤三州自劉守光時没於契丹，未議及也。及女真歸地，遂并求之，女真不許。會遼故將張毅以平州歸宋，女真復襲陷之，遂自平州趨檀、薊，降將郭藥師以燕山叛附焉。灤州，本契丹分平州置，即劉守光地也。今屬永平府。盡陷燕山州縣，犯中山、慶源，陷信德及相、濬二州，遂渡河陷滑州，於是東京危迫矣。

慨李綱之謀不用，致二帝之轅不返。

史略：靖康初，金人攻東京，宋遣使議和，斡離不邀求金幣及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宋皆許之，而兵不退。時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以孤軍入重地，譬猶虎豹自投陷阱中；若阨河津，絶饋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必勝之計也。』不聽。金人尋引去，種師道亦請乘半渡擊之，以杜後患，不從。又請合關、河卒屯澶、衛、孟、滑，關、河，謂關中及兩河。備金兵再至，亦不聽。又出李綱於外。既而粘沒喝陷太原，長驅而南，所至降破，前鋒渡孟津，今河南府孟津縣，故孟津渡也。河南、永安、鄭州悉陷。永安，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宋置縣，亦曰永安軍。粘沒喝入懷州，屯河陽。即孟州也。斡離不發保州，敗宋師於井陘，見唐李光弼出井陘。陷真定，遂取汴，屯劉家寺，劉家寺，或曰在開封府城東南一里。粘沒喝亦自河南來會，屯青城。青城，北青城也，在開封府封丘門外北郊壇側，宋祭天齋宮也。東京旋陷。金人立張邦昌爲帝，劫上皇、帝后北去。

又 卷八《歷代州域形勢八》 高宗以親王介弟，纂承遺統，帝初爲康王，再使金，至磁，守臣宗澤留之。旋至相州，金人復圍汴，詔拜兵馬大元帥，督河北兵入援。尋次大名，趨東平，進屯濟州。東京陷，二帝北狩，乃即位於南京。而崇信奸回，播棄元老，兩河淪陷，關輔彫殘，竄詘海濱，幾於傾覆。

史略：建炎初，兩河州郡多爲宋守。又召李綱爲相。綱首勸帝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又言河北、河東，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請置招撫司於河北，經制司於河東，全復州郡。時黄潛善、汪伯彦用事，勸帝幸東南，帝意遂決。綱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方今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若委中原而去，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内地，盜賊亦將蠭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以示不忘故都之意。夫南陽光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河、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三都開封、歸德、河南爲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若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既而李綱罷去，帝如揚州，綱所規畫，悉皆廢棄。金人分道入寇。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太行山，見前七國韓范雎北斷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兵攻漢上；訛里朵、兀朮等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兵趣淮南；婁宿、撒離喝等由河中渡河攻陝西，陷潼關，時婁宿至河中，宋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破潼關。韓城：今同州屬縣。入永興，京邑州郡，相繼殘破。三年，金人陷徐、泗諸州，遂逾淮而南，逼揚州，帝倉卒渡江至鎮江，復走杭州。時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曰：『今若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謂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河，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東諸路豪傑，許以得地戍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運漕，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其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及當此時，然後反悔，是爲無策。』不報。未幾，兀朮復分兵南寇：一自蘄、黄入江西，由江州而南西至潭州，悉見屠滅；一自滁、和入江東，陷太平、建康，自廣德趣臨安。即杭州，帝航海遠避，金人進陷越州、明州，又陷定海，昌國縣，定海，今寧波府屬縣。昌國廢縣在今定海縣東北海中瀛洲山上。以舟師追帝於章安，章安廢縣在台州府東一百十五里。不及。兀朮乃掠臨安，由秀州而北，陷平江、常州。至鎮江，韓世忠扼之於金山，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七里大江中。兀朮危窘，僅而得濟。其湖南之軍，亦由荆門而北，荆門軍，見湖北路，爲牛皋所敗，自是不敢復渡江矣。然中原羣盜，乘機剽掠，割據州郡，所在連結，而江、淮、湖、湘以及閩、越、嶺表，悉爲盜藪。強者或連數郡，李成據有襄漢，楊么據有洞庭，見前。皆結連北寇。么欲順流東下，成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么會。又曹成據道、賀，北連豫章；范汝爲據建州，逼近行在；皆爲肘腋患。岳飛、韓世忠等竭力討之，久而得平。

嗣後諸將戮力，恢復可待，而秦檜主和，班師喪地。

史略：初，汪若海言於張浚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趙鼎亦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

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時金人已入關，西至秦、隴，悉被侵陷，復退屯同、華，東連河東，西擾諸路。張浚恐金人據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置幕府於秦州，遣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謂鄂州。爲趨陝計，遂拜浚爲川陝荆湖宣撫處置使，治兵興元。建炎四年，浚遣兵復陝西軍州，既而以五路之師五路，熙河、秦鳳、涇原、環慶及浚所遣統制吴玠之兵也。敗於富平，富平，今西安府屬縣。關、隴六路盡没，六路，見前。惟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和尚原，在今鳳翔府寶雞縣西南三十五里，當大散關之東。方山原，在隴州西南二百里。浚退保興州，召吴玠聚兵扼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守岷州大潭，大潭廢縣，在今鞏昌府西和縣西南三百里。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以固蜀口。繼又分陝西地，自秦、鳳至洋州，吴玠主之，屯仙人關；關在今漢中府鳳縣南百二十里。金、房至巴、達，王彦主之，屯通川；達州亦曰通川郡。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綿州亦曰巴西郡。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即階州。於是全蜀安堵。朝廷議浚失律之罪，罷還。時金人已立劉豫於河南，兼有陝西地豫，景州人，仕宋知濟南府，金人來攻，遂以郡降。建炎三年金人陷京東諸郡，以豫知東平府兼統大河以南。明年立豫爲齊帝，據大名府。紹興二年徙汴，盡有京東、京西及陝西諸路之地。屢邀金人入寇。紹興四年，韓世忠大敗之於大儀，大儀鎮，在揚州府西七十里。金人引卻。六年，岳飛屯襄鄧，屢敗豫兵，上言：『金人立豫於河南，蓋欲以中國攻中國。願假臣歲月，提兵趨河、洛，據河陽、陝府、潼關、陝府，即陝州。號召五路叛將。五路，謂京東、京西、河東、河北及陝西諸軍叛附金者。叛將既還，王師趨汴，豫必北走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逆豫成擒，金人可滅也。』會劉豫寇淮西，楊沂中大敗之於藕塘。藕塘，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六十里。金人遂廢豫。七年，金人襲汴，執豫廢之，遣使議和。九年，以河南、陝西地歸宋，旋叛盟入寇，盡奪所歸地。於是許飛等進討。飛發鄂州，遣諸將略京西諸郡，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復兩河州郡。時劉錡亦敗金人於順昌，即潁州。而韓世忠、王德等復海州、宿州，吴璘自河池鳳州亦曰河池郡。敗金人於扶風，今鳳翔府屬縣。進克秦州，楊政自鞏州進拔隴州，破岐下諸屯，郭浩自延安復華州，時金以陝西來歸，宋因分遣諸將屯熙秦、鄜延諸路。既而金將撒離喝入同州永興，西據鳳翔，浩等諸軍皆隔在敵後，於是自延安南拔華州。入陝州。飛遂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自以其軍長驅闕中原，破金人於蔡州，復其城。諸將所至克捷，西京、汝鄭、潁昌、淮寧東至曹州皆下。潁昌即許州，淮寧，即陳州。飛大軍屯潁昌，以輕騎敗兀朮於郾城，今許州郾城縣。又敗之於臨潁，許州臨潁縣。兀朮遁去。梁興敗金人於垣曲，今平陽府絳州垣曲縣。又敗之於沁水，今澤州沁水縣。遂復懷、衛州，斷太行道，絶金人山北、河東之路，金人大懼。飛進軍朱仙鎮，在今開封府南四十五里。距汴京四十五里，兀朮來戰，復敗去。於是兩河響應，敵中將帥皆來降附。兀朮謀棄汴去，飛方指日渡河，期抵黄龍，黄龍府，見五代晉契丹南牧注。而秦檜主和，請盡淮以北棄之，詔飛班師。飛不得已還鎮，所得州郡，旋復陷没。璘亦奉詔班師，棄所得州郡而還。自是金人屯田治兵於中原，而王師不復問京、洛矣。

讐恥不復，湖山燕衍，良可嗤也。

史略：初，張浚言：『東南形勢，建康爲最，臨安僻在一隅，内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號召遠近，繫中原之望。請幸建康，以圖恢復。』李綱言：『自昔用兵成大業者，必據地利，而不肯先退。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俱見前。漢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在滎陽縣南，見前七國魏南有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見項羽走垓下。袁、曹戰於官渡，官渡，在開封府中牟縣東北十二里。舊志云：鴻溝之水，分爲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豈可望風怯敵，遽自退屈哉！』

是時，輿地登於職方者，東盡明、越，西抵岷、嶓，岷山在今成都府茂州西北，見前。嶓冢山，在漢中沔縣西北二十里。詳陝西名山。南斥瓊、崖，北至淮、漢，紹興十一年與金人分界，自散關及淮水中流以北盡割畀金，於是棄京西唐、鄧二州，又割陝西商、秦之半，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又和尚、方山二原亦歸於金。十六年復割豐陽、乾祐二縣畀金，自是遂爲定界。上津，今鄖陽府屬縣，見前。豐陽在今商州鎮安縣東南，乾祐亦在鎮安縣南二十里，俱廢縣也。餘並見前。補短截長，分路十六：曰浙西，統府三，臨安、平江、鎮江；州四，常、

嚴、湖、秀也。詳見前十五路，下倣此。曰浙東，統府一，紹興；州六，婺、衢、處、溫、台、明。《宋志》：『紹興三十二年復分兩浙爲東西路。』曰江東，統府一，建康；州六，宣、池、徽、饒、信、太平也；軍二，廣德、南康。曰江西，統州七，洪、贛、袁、江、撫、筠、吉；軍四，興國、建昌、臨江、南安也。曰淮東，統州六，揚、泰、真、滁、通、楚；軍二，高郵、招信。曰淮西，統府一，壽春；州七，舒、廬、和、濠、光、黄、蘄；軍二，六安、無爲。曰湖南，統州七，潭、衡、道、永、邵、郴、全；軍三，武岡、桂陽、茶陵。曰湖北，統府二，荆南、德安；州十，鄂、嶽、復、鼎、澧、歸、峽、辰、沅、靖；軍二，漢陽、荆門。《宋志》：紹興初，改鄂、岳、潭、衡、永、郴、道州、桂陽軍爲東路，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爲西路，明年復舊，惟北路改治鄂，尋還江陵。』曰京西，統府一，襄陽；州四，隨、房、均、郢；軍二，光化、棗陽。《宋史》：『京西南路舊有府一，州七，今所存止此，而京西北路則盡沒於金。』曰成都，統府一，成都；州十二，蜀、眉、嘉、漢、綿、邛、彭、黎、雅、簡、威、茂；軍二，永康、石泉；監一，僊井。曰潼川，統府二，潼川、遂寧；州九，瀘、資、普、叙、昌、合、渠、果、榮；軍三，懷安、廣安、長寧；監一，富順。曰利州，統府一，興元；州十四，利、金、洋、興、鳳、閬、蓬、巴、劍、階、文、龍、西和、成；軍二，天水、大安。《宋志》：『紹興十四年又分利州爲東西二路，東路治興元，兼領劍、利、閬、金、洋、巴、蓬州及大安軍；西路治興州，兼領階、成、和、鳳、文、龍等州。其後分合不一。開禧二年吴曦叛，以關外階、成、和、鳳四州附於金。明年曦誅，遂復故境。』曰夔州，統州十一，夔、恭、達、忠、開、萬、涪、黔、施、播、思；軍三，雲安、梁山、南平；監一，大寧。曰福建，統州六，福、建、泉、汀、漳、南劍；軍二，興化、邵武。曰廣東，統府二，肇慶、德慶；州十二，廣、韶、惠、潮、英、連、新、封、梅、循、南雄、南恩也。曰廣西，統府一，曰靜江；州二十一，昭、賀、梧、藤、容、鬱林、潯、貴、横、邕、賓、象、柳、融、宜、化、高、雷、廉、欽、瓊；軍三，萬安、朱崖、南寧也。凡府、州、軍、監一百九十，縣七百有三，而武都、河池、興元、襄陽、鄂州、廬州、楚州、揚州皆爲重鎮。

史略：初，李綱言：『漢高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而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以東南爲根本，當先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所以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荷堅、石勒之衆，拓跋、宇文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及淮南失而國以削弱矣。胡氏曰：『避寇而徙都，未有能復振者。周自豐鎬徙於東洛而不振，魏自安邑徙於大梁而不振，楚自渚宫徙於壽春而不振，劉嗣自咸陽徙於上邽而不振，赫連定自統萬徙於北地而不振，李景自秣陵徙於豫章而不振，故中夏定都，必與俱存而不動。』

金亮南侵，臨江不返，諸將乘之，漸闢舊疆，而史浩識短，張浚慮疏，棄地喪師，卒堅初約。

史略：初，完顔亮謀南侵，自會寧徙都燕，會寧在今遼東三萬衛東北塞外，金人之上京也。又徙都汴。紹興三十一年遂分道入寇，一自海道徑趨臨安，一自蔡州瞰荆襄，一自鳳翔趨大散，又遣别將趨淮陰。謂楚州也。亮帥大軍自渦口渡淮，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十五里，兩淮悉陷。亮軍和州，遣舟師渡采石，采石在太平府北。見前。虞允文督諸將擊敗之。亮因移軍揚州，屯瓜洲之龜山寺，瓜洲，今揚州府南四十里瓜洲鎮也。將攻京口。會烏祿自立於遼陽，遼陽，今遼東都司城，金之東京也。烏祿，阿骨打諸孫，時留守東京。金人苦亮殘虐，殺亮北還，宋復收兩淮地。先是魏勝聚義兵於山陽，北渡淮，取漣水軍，山陽、漣水，俱見前淮南路。進復海州，直入沂州，敗金兵，淮北諸邑，相率降附。金亮將渡淮，遣軍急攻勝，海道總管李寶引軍救勝，金兵敗卻。寶遂帥舟師禦敵於膠西，今萊州府膠州也。至石臼島，在今膠州南百里。大敗金人，其海道之師遂絶。會金軍退，寶遂與勝共攻泗州，拔之。襄陽帥吴拱亦復唐、鄧、陳、蔡、許、汝、嵩等州。嵩州，即今河南府嵩縣，金人置嵩州。四川宣撫使吴璘，卻金兵於青野原，青野原，在今漢中略陽縣北百四十里。進扼大散關，遣諸將分路下秦、隴、商、虢諸州軍。時興州府諸將復秦、隴、洮、環、鞏、熙、河、蘭、會及積石、鎮戎、德順等軍，金州路諸將復商、虢、陝、華四州，凡十三州三軍。史浩議以諸軍四出，恐敵在鳳翔者乘虚窺蜀。詔璘退軍保蜀口，於是所得之地復失。時虞允文

爲川陝宣諭使，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入被黜。隆興初，張浚督江、淮諸將李顯忠等北伐，潰於符離，符離，今宿州北二十五里有故城。先是顯忠等渡淮而北，取靈壁及虹縣，進拔宿州，金人來爭，顯忠與別帥邵宏淵相違異，乃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潰處當在宿州東南，史家紀載不詳，以在宿州境內，故仍曰符離。靈壁，今宿州屬縣。虹縣，今鳳陽府屬縣。於是和議復決，所得海、泗、唐、鄧及商、秦地，悉以畀金，仍守舊境。是時，陳亮上《中興論》，略云：『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奇變之道，常因地勢。今東西緜亘數千里，地形適中，無所參錯，似乎奇變難施，然必有批吭擣虛形格勢禁之道。夫齊、秦，天下之兩臂也，今西舉秦，東舉齊，則大河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奈敵人以爲天險而固守之。竊觀襄、漢者，敵之所緩，而今日所當有事也。其地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誠鎮撫得人，於安、隨、信陽、光、黄列城相援，養銳以伺，一旦狂寇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帥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潁、蔡之間，示必絶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房故城爲蔡州，吳房城，今汝寧府遂平縣。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桐柏山，在今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諸軍進屯光、黄、安、隨、襄、鄧之間，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敵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寇，有間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里。偏將由子午以向長安，子午谷，在西安府西南百里，見前。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震三輔，武關，在商州東，見前。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説豪傑，陰爲内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奔走支吾，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揕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更謀進取，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猨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吭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我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矣。』

蒙古憑陵，金人南徙，遣將北討，殲厥世讐。

史略：開禧二年，蒙古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河在漠北千餘里，元和寧路之東北。今名玄冥河。既并乃蠻諸部，乃蠻部在今甘肅塞外。遂侵西夏。嘉定二年入靈州，夏主安全請降。時西域諸國皆相率降附。蒙古乃引軍而東，侵擾金人雲中、九原諸城鎮，破白登城，城在今大同府東北百十里。遂陷西京，今大同府，金人之西京也。進取桓、撫諸州，桓州，在今開平廢衛西。撫州，今開平廢衛西南四百餘里興和故城也。盡收金人山北州郡，即山後諸州。東略至平、灤，南至清、滄。又由臨潢過遼河，臨潢府，遼上京也，在今朵顔衛北。遼水，在遼東都司西百六十里，遼東大川也。西南至忻、代，悉降於蒙古。尋入居庸關，在今北直昌平州西北三十里，見前。游奕至中都城下，中都，即燕京也。驅羣牧監馬而去。六年，蒙古復敗金兵於媯川，今宣府鎮懷來衛，金曰媯川縣，乘勝至古北口，古北口，在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金人保居庸以拒之。蒙古主乃留兵屯守，而自引衆趨紫荆關，關在易州西八十里，詳北直重險。破涿、易二州，由南口攻居庸，拔之，進圍中都，以精兵屯城北。分大軍爲三道，命其子术赤等將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黄河，掠平陽、太原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遼西地；蒙古主自將由中道破瀛、莫、清、滄、景、獻、濱、棣、濟南等郡，獻州，今河間府獻縣，金曰獻州。引軍復自大口逼中都。大口，今順天府良鄉縣北百十里天津關。凡破金九十餘郡，金人納賂請和，乃自居庸北還。金主珣議遷都於汴，徒單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聚兵積粟，固守京師，上也。南京四面受敵。金以汴京爲南京。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次也。』不從。蒙古聞之，復引而南，遂圍中都。分遣木華黎克其北京，今大寧廢衛，遼曰中京，金曰北京，遼西州鎮，望風款附，中都亦下。又取平州，乃引而西。時又克金潼關，屯兵嵩、汝間，既而北去。十年，蒙古建行省於燕雲，命木華黎經略太行以南，而自引兵圍夏興州，遂略定西域四十餘國，至忻都。今西域印度國也。木華黎自中都而南，略河北、山東以及河東諸州郡。十四年，木華黎分建行省於東平，時木華黎遣軍圍金東平，陷

之，使降將嚴實等權行省，以撫安山東。先是蒙古陷山東州郡，皆棄不守，於是羣盜蠭起，多據城邑附宋，至是遂相率歸於蒙古。又以別將石珪軍於曹州，與嚴實相犄角，以拒金師之侵軼。遂引兵由東勝渡河，東勝州，在今大同府西五百里，契丹所置州也。自葭州而南，轉入河中，東至孟州，時木華黎入葭州，攻綏德、延安、鄜坊諸州，轉入河中，東下孟州，又收晉陽、霍邑等寨。霍邑，即今霍州。時金人多連結山寨於晉陽、霍邑之境也。復趨長安，遣將斷潼關，拔同州。寶慶三年，蒙古滅夏，遂趨鳳翔，入京兆。時又以兵破宋關外諸隘及武、階諸州。關外，大散關外也。於是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隘，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三門，即底柱山，在今陝州東四十里。見前。析津，即析城山，在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皆大河襟要處也。東至邳州之源雀鎮，在邳州東北。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列兵守禦。會鐵木真歿於六盤山。將死，謂左右曰：『金精兵盡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下兵唐、鄧，直擣大梁，破之必矣。』其子窩闊台既襲位於和林，即和寧也，見上。遂引而南，取金鳳翔。使其弟拖雷趨寶鷄，寶鷄，今鳳翔府屬縣。遣使來假道，至沔州爲守將所殺。拖雷怒，遂入大散關，陷鳳州，大掠漢中、蜀口諸州鎮，破宋城寨凡百四十。攻饒風關。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北百六十里。關陷，遂由金州而東渡漢江，敗金兵於禹山，山在南陽府鄧州西南九十里。遂自唐州趨汴。窩闊台亦自同州趨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河清縣屬河南府，宋時縣治白坡鎮，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今移治河南岸，改曰孟津，此蓋據舊縣而言。入鄭州，遣將攻汴，而命拖雷引兵來會。金軍從鄧州赴援，至三峰山，在今開封府禹州西南二十里。蒙古南北兵悉合，大敗金人，遂取鈞州。鈞州，金所置，即今開封府禹州。汴中危急，召潼關兵入援，援兵方發，其守將即以潼關降蒙古。蒙古兵長驅入陝州，追援兵於鐵嶺，嶺在河南府陝州盧氏縣北四十里。復敗之。金人益困。蒙古主乃留速不臺攻汴，而與拖雷北還。速不臺力攻汴城，不克，乃許和，仍散屯河、洛之間。紹定六年，金主守緒以汴京糧援俱絶，乃東巡駐於歸德，金改宋應天府爲歸德府。是時金主自汴東行，復向河北，遣兵攻衛州，不克，敗還歸德。尋走蔡。速不臺復引軍向汴，汴京降，洛陽亦陷。宋復取申、唐、鄧諸州，申州即信陽軍也。遣孟珙帥師會蒙古兵，圍蔡。端平初，蔡州下，金亡。

僅得唐、鄧二州地。申州本宋信陽軍，時又兼得息州，本宋蔡州新息縣，故曰『唐、鄧二州』。而陳、蔡以北，悉屬蒙古。新息，即今光州息縣，及議復三京，三京，見前。而禍本成矣。

史略：宋因金亡，緣邊諸將間收取淮北地，趙范、趙葵，遂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謂大河、潼關也。收復三京之議。吳潛以爲：『今日事勢，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河南空城，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千里饋運，勢必難繼。方興之敵，氣盛鋒銳，開釁致兵，非長計也。』不聽。詔全子才自廬州趨汴，趙葵自滁州取泗州，由泗趨汴，與子才會，遂入汴時金故將李伯淵等以汴京降。葵復遣徐敏子等先入洛，蒙古引兵南下，洛軍潰還。又決黃河寸金淀在開封府北二十里，灌汴軍，葵等棄城南還。蒙古以敗盟責宋，邊釁日滋矣。

自是而後，蹂躪我川峽，搖盪我荆襄，芟夷我淮甸。

史略：端平二年，蒙古命闊端等侵蜀，忒木鬲等侵漢口，溫不花等侵江淮。自是蜀中四路，悉被殘破。孟珙、余玠相繼帥蜀，僅保夔州一路及潼川路之順慶、瀘、合，西有嘉定一府而已。玠又築大獲、釣魚諸城，大獲山，在保寧府蒼溪縣東三十里。余玠徙閬州治此，以固蜀口。釣魚山，在今合州東三十里。玠復城之，以徙合州，蜀始可守，以固根本，圖進取。而沔、利二州爲敵所守，蜀土遂不可復。又荆湖、淮西，時亦悉被侵陷，孟珙爲荆湖帥，杜杲爲淮西帥，悉力拒守，乃復舊疆。

繼以似道背盟，襄、樊失守。

史略：淳祐十一年，蒙古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在今宣府鎮雲州堡東北百里。忽必烈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清口，在今淮安府清河縣南。桃源，今淮安府屬縣，列障守之。明年，蒙古以中州封同姓，忽必烈盡得關中、河南地。尋與兀良合台從臨洮而南，臨洮，今府。自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濟，金沙江出雲南麗江軍民府西北，一名麗江，亦曰瀘水，流經四川叙州府東南合於大江。詳見雲南大川。降摩荻，麗江摩些蠻是也。取附都、鄯闡、烏爨

等部，附都，或曰卽今元江府東境諸蠻。鄯闡，今雲南府。烏爨，今楚雄軍民府南安州是也。轉入吐蕃，降其酋而還，仍留兀良合台攻諸蠻未服者。合台自吐蕃進克白蠻、烏蠻、鬼蠻、羅羅斯、阿伯、阿魯諸部國，俱在今四川南境及貴州、雲南境內。又克交阯今安南國，西南夷悉降附。寶祐五年，復分道南寇。其將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臨安；塔察兒攻荆山；今鳳陽府懷遠縣。而命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又命李璮自山東進攻海州。蒙古主乃帥大軍次六盤，見上六盤山。分軍三道，一自洋州趨米倉，米倉關，在今漢中府西南百四十里米倉山南。一自潼關趨沔州，而自以部兵由隴州趨大散，兩川望風降破。李璮等亦克海州漣水軍。忽必烈至光山卽光州也，宋曰光山軍。會軍渡淮，南入大勝關，在信陽州羅山縣南百四十里，與湖廣黃陂縣接界。使張柔出虎頭關，在黃州府麻城縣北百里。分道並進，拔陽邏堡，在黃州府西百二十里。渡江圍鄂州，又陷臨江、瑞州。兀良合台亦自交阯還，破橫山，橫山，在南寧府東八十里，宋橫山寨置於此。進陷賓州及象州，入靜江，進破辰、沅，直抵潭州圍之，中外震動。會蒙古主攻合州不克而殞，忽必烈恐北方有變，謀引還，賈似道時宣撫荆湖，亦遣使議和，請稱臣割地，忽必烈乃退。兀良合台亦解潭州圍，趨湖北，由新生磯渡江而去。新生磯，在今蘄州西二里。似道還朝，匿其謀。忽必烈既襲位，遣使征前議，皆拘執不遣。忽必烈怒，復謀南侵。會劉整以瀘州叛，獻計於蒙古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如得襄陽，浮漢入江，宋可平也。』忽必烈遂征諸路兵，命阿术等經略襄陽，據險築城，緜亘水陸，以斷宋人糧援之道。攻圍五年，樊城陷，襄陽遂降。

伯顏以偏師入臨安，大江以南，遂無立草。

史略：咸淳十年，元遣伯顏等寇宋。伯顏由襄陽入漢濟江，分遣博羅歡自棗陽帥騎兵由淮西趣揚州。伯顏越漢破新郢，新郢，在承天府城西南，漢江南岸，宋築城戍守於此。進攻復州及漢陽，潛師越漢口，攻陽邏堡，見上。由間道渡江，圍鄂州。漢陽降，鄂州亦下，乃留阿里海涯守鄂，使規取荆湖。伯顏遂引軍而東，濱江南北州軍，望風款附。德祐初，池州陷，賈似道敗績於丁家洲，洲在池州府銅陵縣東北二十里，元兵長驅入建康。博羅歡亦軍下邳，卽邳州也。取清河、漣水軍。清河，今淮安府屬縣，清口在焉。海涯陷岳州，悉收湖北州郡。元主命伯顏屯建康，經略臨安。阿术合博羅歡軍攻廬，揚諸州，斷淮南援師。又命李恒及海涯等略江西，湖南地。時文天祥奏：『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鄱陽；謂饒州也。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岳，隆興取蘄、黃，鄱陽取江東，江東謂建康、宣、潤也，時並沒於蒙古。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曰齊舉，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自當引却。』不報。既而伯顏發建康，分兵三道：阿剌罕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鎮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趨獨松關；在杭州府餘杭縣西北九十里。詳浙江重險。董文炳等帥左軍出江並海，由鎮江入江陰，趨澉浦、華亭；澉浦，在今嘉興府海鹽縣南三十里。華亭，今松江府附郭縣。伯顏帥中軍陷常州，自平江趨嘉興，所至奔潰。阿剌罕進克獨松關，朝廷大懼。時兩淮猶爲朝廷守，而李庭芝在揚州，與真州守苗再成等戰守尤力。文天祥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敵人未必智力全備，但乘勝長驅耳。若一戰以挫其鋒，則主客懸殊，敵必引退。因命淮師截其後，國猶可爲也。』陳宜中等不從，遂籍地出璽，奉表降元。伯顏自長安進至皋亭山，時伯顏自平江而南，嘉興降。又取安吉州，遂進至長安鎮。安吉州卽湖州也。長安鎮，在杭州府海寧縣西北二十五里。皋亭山，在杭州府東北二十里。三路之師皆會。旋自湖州市入臨安，湖州市，在杭州府北十里。少帝、太后北去，於是兩淮、江西、湖南及川峽諸州郡，次第悉陷。

張、陸兩公，艱難海上，迄無成功。天不祚宋，奈之何哉！

史略：德祐二年，張世傑、陸秀夫共立益王昺於福州，欲保閩、廣，以圖興復。元阿剌罕以舟師出明州，逼福州。塔出等以騎兵出江西，踰梅嶺卽大庾嶺也，見前。趨廣州，所至殘破。廣西州郡復爲阿里海涯等所陷。文天祥等竭蹶於閩、廣之間，卒不獲振。景炎二年，天祥復梅州及廣、潮、漳諸州，邵武、興化等軍，旋爲元所陷。三年，復克廣州。既而元兵取瓊州，廣州復陷。祥興二年，張世傑等奉帝昺以舟師保崖山，在今廣州府新會縣南八十里，兵散

國亡。

遼起自臨潢，臨潢，在大寧廢衛東北七百餘里，當朵顏衛北。其城南臨潢水，即阿保機所都。

史略：契丹本東胡種，《九國志》云：『匈奴種也。』世居遼澤中潢水南岸，分其種爲八部，唐貞觀末內屬，置松漠都督府，授其酋長兼統諸州。時八部各置州，授其別帥，而以大賀氏窟哥爲松漠都督，總諸州軍事。其後叛服不常，咸通以後，中原多故，契丹始益强，《唐紀》：『契丹八部，皆更代爲王，咸通中有習爾者，土宇始大，欽德繼之，因中原多故，時入盜邊。』阿保機遂以臨潢之衆，起於東陲，爲强國。

太祖阿保機，西兼突厥，東並勃海，有城邑之居百有三，會中華衰亂，始有營、平二州地。

史略：唐天復中，阿保機始代爲契丹王，益雄勇，侵滅旁部《九國志》：唐末契丹遙輦氏益强，闢地東西三千里。阿保機以迭剌部之衆，起臨潢，代遙輦氏，其後別部仍欲受代，阿保機不從，尋擊滅七部，並爲一國。北擊室韋，女真，室韋，在契丹之北，亦契丹類也。有二十餘部，其近契丹者凡七姓，謂之七姓室韋。唐末阿保機擊之，皆服屬焉。女真又在室韋之東，亦曰靺鞨。西取突厥地，先是回鶻據有突厥故地，至是世衰，阿保機因拓地至陰山之西，韃靼咸服屬焉。《遼志》：『阿保機攻突厥，吐谷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悉破降之。』自吐谷渾以下，皆西夷屬也，滅奚，奚凡五姓，阿保機擊滅之。後復立奚王，使契丹監其兵。今大寧廢衛即奚地。《遼志》：『阿保機悉平東西奚，盡有奚、霫之衆。』霫在今故營州東北塞外，亦奚類也，東並勃海。勃海，在高麗之北，亦靺鞨種也。武后時有大祚榮者，保東牟山，漸並扶餘、沃沮、牟韓、朝鮮諸國，地方五千里，稱振國王，先天初封爲勃海王。其後至大彝興，地益拓，尋僭號。境內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三州，爲海東盛國，阿保機滅之。東牟山，在今兀良哈東境。於是城邑日增。天祐四年，朱溫篡位，阿保機始寇雲州，與李克用約和而還。尋叛附於朱溫。會劉守光稱帝，契丹據有營州，復攻平州陷之。《五代史》：『朱梁乾化三年，晉兵滅劉守光，取其平州。』蓋乾化初契丹已陷平州，未據其地也。迨周德威爲幽州節度，契丹屢自平州入寇，遂竊取之。《遼史》：『劉守光稱燕帝，求援於契丹，遂割營、平二州畀之。』未爲實録。朱友璡貞明二年，阿保機始稱帝，都臨潢，國號契丹。石晉天福二年，始改國號曰遼。宋太平興國四年，仍稱契丹。治平四年復改曰遼。

太宗德光援立石晉，取燕、雲十六州。後復南侵至汴，滅晉而還。

史略：後唐清泰二年，石敬瑭以太原叛，求援於契丹。德光引兵南下，與敬瑭兵會，敗唐軍於晉陽，遂立敬瑭爲帝，取燕、雲十六州而還。及晉主重貴嗣位，契丹屢南寇。開運三年，直入大梁，執晉主，中原州鎮相繼降附。既而北去，所得之地，皆不能守。

穆宗述律時，周世宗復取關南地。其後宋師兩問燕雲，而不能有也。

史略：五代周顯德六年，伐契丹，取瀛、莫二州。時又兼取易州。宋太平興國四年，時遼主賢嗣立，太宗議復燕、雲之境，遂自太原東討，取易州及涿州，進攻幽州，薊、順二州降，既而敗還。雍熙二年，復遣曹彬等分道伐契丹，時遼主隆緒嗣位。進取涿州及寰、朔、雲、應諸州，尋又敗卻。端拱初，契丹陷宋涿州。明年，陷易州先是曹彬等敗還，二州尚爲宋守。自是數犯河北州郡。景德初，大舉南寇，真宗禦之於澶淵，即澶州，見前，議和而還。

於是與宋以白溝河爲界，白溝河亦曰巨馬河，亦曰界河。其上流合涞、易諸水，自易州而東，經保定府新城、雄縣間，至順天府霸州城北，又東至通州武清縣直沽口，合衛河以入海，西至金山金山，在今陝西甘肅徼外哈密衛北。迄於流沙，流沙，見前，北至臚朐河，在漠北千餘里，今名飲馬河。東至海，延袤萬里，建五京。

史略：契丹以臨潢爲皇都，亦曰上京，朱梁貞明四年，阿保機始城臨潢，謂之皇都。石晉天福初，德光稱爲上京，府曰臨潢。遼陽曰南京，亦曰東京。後唐天成三年，德光稱遼陽城爲南京，即今遼東都司城。石晉天福初，改曰東京，府曰遼陽，遼西曰中京，宋景德四年，隆緒城遼西爲中京，府曰大定，自上京徙都焉，即今廢大寧都司城也，幽州曰南京，亦曰燕京，石晉天福初，契丹升幽州爲南京，又謂之燕京，府曰析津，常爲行都，雲州曰西京，宋慶曆四年，契丹主宗真以雲州爲西京，府曰大同，所爲五京也。

有府六，曰定理府，故挹婁國地；曰率賓府，故率賓國地；曰鐵利府，故鐵利國地；皆在今瀋陽衛東北境。曰安定府，曰長嶺府，皆在今遼東都司北境；曰鎮海府，在都司南境。皆阿保機時所置。又有黃龍府，本

勃海扶餘府，契丹改曰黃龍。宋太平興國七年，契丹主賢以軍將燕頗叛，改曰龍州，在今遼東三萬衛塞外，見前。又有開封府，故濊貊地，勃海曰龍原府，阿保機時廢。宋太平興國七年，契丹主賢始置開封府，亦在今三萬衛東北。又興中府，即故營州，契丹改曰霸州。宋慶曆二年，契丹主宗真始升爲興中府，黃龍未廢。而開封、興中後置，故不及焉。又《金史》：張毅曰契丹八路，蓋契丹以五京爲五路，而興中府及龍州、平州共爲八路云，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即奚、室韋等諸族類也。屬國六十自吐谷渾以下諸夷，凡六十國，皆役屬於契丹。自阿保機至延禧，傳九世國亡。

金起自海濱，至烏古乃而始大。

史略：女真，本東夷種，《宋國史》：女真，古肅慎氏之裔，其後東漢曰挹婁，北魏曰勿吉，隋曰靺鞨，五代時始曰女真。宋天聖末，契丹主宗真嗣位，因諱『真』曰『直』。世居混同江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混同江，在今遼東三萬衛北千餘里。長白山，在三萬衛東北千里。鴨綠水，在今遼東都司東五百六十里，又東南流入海。其源出長白山。《金史》：『女真之地，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勃海、鐵甸，東瀕海，方千里。』唐開元中，嘗通於中國，《唐紀》：『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入貢，以其國爲黑水州。』《宋史》：『隋時，靺鞨分七部。唐初，有黑水、粟末二部。粟末盛强，爲勃海國，黑水役屬焉。勃海爲契丹所滅，黑水因附於契丹。契丹徙其民於遼陽南境，曰熟女真，其在北者曰生女真，即金之先也。』宋建隆中，復入貢。建隆三年，女真由登州泛海貢馬。淳化中來言，契丹置三柵於海岸，絶其朝貢之路。天聖以後，不復通於中國。其後烏古迺爲酋長，始益强烏古迺，姓拏氏，又號完顏氏。宋慶曆以後，烏古迺漸並旁部，始盛强。契丹授生女真節度使，始有官屬。熙寧七年，其子劾里鉢嗣，部族益盛。又五傳而至阿骨打。

太祖阿骨打乃謀叛遼。西陷黃龍，南取遼陽，進陷臨潢，取中京，又西得雲中，遂入居庸，並幽、薊。

史略：宋政和三年，阿骨打嗣位初，劾里鉢傳其弟頗剌淑，頗剌淑傳其弟盈哥。盈哥死，劾里鉢長子烏雅束嗣，其弟阿骨打繼之，後更名曰旻。四年，遂叛遼，陷寧江州，州在今三萬衛塞外，屢敗遼軍，阿骨打敗遼軍於混同江西，又取賓、延、祥等州。其地俱在今三萬衛塞外，遂稱帝，國號金。渡江即混同江，陷黃龍府，見前。遼主延禧自將討之，復敗還。時遼主渡混同江，會其下耶律章奴作亂，遂引還，金人追敗之。六年，遼將高永昌據遼陽以叛，阿骨打擊破之，遼東京路州縣，悉沒於金。明年，拔顯州，今爲廣寧衛，遼西諸州，次第降下。宣和二年，陷遼上京。四年，陷中京，盡略居庸以北地。進取遼西京路諸州縣，又取遼之東勝州在大同府西境，見前，乃還入居庸，遼人以燕京降。於是五京諸路，皆爲金有。

太宗吳乞買既斬遼祚，即議南侵，汴都傾覆，還陷兩河。繼又遣將取陝西、河南及山東地，乃立劉豫于河南，與宋相持。

史略：初，遼主延禧往來雲中，大同府以西北，古雲中地也，未及還，金人悉取燕雲地，宋政和五年，遼主畋於鴛鴦濼，爲金人所襲，遁走雲中，遼人立耶律淳於燕京。淳旋卒，金人攻燕、雲，悉取其地。鴛鴦濼，在今宣府鎮雲州堡西百餘里，屢敗遼主於天德、雲內之間。天德軍，在榆林鎮北千餘里。雲內州，在大同府西北五百餘里。宣和五年，阿骨打殂，弟吳乞買代立。後更名晟。七年，擊擒遼主于應州新城東六十里，新城，今大同府西南百里新平城也。時金將婁宿襲獲遼主于應州新城間，遼亡。遂遣將分道南寇，粘沒喝自雲州圍太原，斡離不自燕山寇河北，渡河攻汴，不克而去。時粘沒喝亦自太原分兵陷威勝軍。隆德府，復還雲中。既而粘沒喝陷太原，復南寇，斡離不亦自保州陷真定，引軍南下，合攻汴，汴京陷，改立張邦昌爲帝。建炎元年，金人盡取兩河州郡，復分道寇京東西及陝西諸路，所至摧陷。宗澤守東京，與金人相持。時北京亦爲宋守，西京屢爲敵所陷，河南統制翟進旋復取之。二年，金人略取陝西諸州鎮，又陷大名，略河、濟而南。三年，陷徐州，遂逾淮、泗，入揚州。時京東諸州多沒於金，金人以劉豫知東平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未幾，兀朮大舉入寇，陷磁、單諸州及興仁府，進陷南京，遂入淮南，乃分道：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東陷明、越，西陷潭、嶽乃還。自是中原四京及陝西六路，悉陷於金，金人盡以畀劉豫。紹興二年，豫自大名遷汴，屢引金人

南寇。

熙宗合剌廢劉豫，悉有中原地，屯田募兵，增設守備，與宋分疆。

史略：宋紹興五年，金阿骨打之孫合剌嗣位。合剌，改名亶。是時劉豫數引金人入寇，爲宋所敗。八年，金人遂襲汴，執劉豫，廢徙臨潢，臨潢，見前，因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十年，兀朮復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自河中趨陝西，盡奪所歸地，宋因詔諸將進討。岳飛等軍屢勝，中原州鎮，次第恢復，而秦檜專主割地請和，詔飛等班師，兀朮等旋復南寇。十一年，和議始定。西復大散，東限長、淮，皆爲金境。

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

史略：金人以會寧府爲上京金舊土也，初稱爲內地，金主亶天眷初，號曰上京，府曰會寧。金亮貞元初，自上京遷燕。明年，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金主雍大定十三年，復曰上京。今遼東三萬衛東北塞外有廢會寧城。臨潢府爲北京，即遼上京，金初因之，金主亶天眷初，改曰北京。金亮天德二年，廢北京，止稱臨潢府，遼陽府爲南京，即遼東京也。金主晟天會初，改曰南京。金亮改曰東京，府仍曰遼陽。又金主旻天輔七年，嘗以平州爲南京。天會七年，復曰平州，大定府爲中京仍遼舊也。金亮貞元初，改曰北京，後因之，大同府爲西京，仍遼舊也。又金主亮貞元初，定都故遼之燕京，改爲中都，府曰大興。又改故汴京爲南京，府仍曰開封。金主璟興定初，以宋故西京爲中京，府曰金昌。《金史》：天眷五年，宋和議既定，遂建五京，是爲五京。曰河北東路，治河間府，曰河北西路，治真定府。金主晟天會七年，分宋河北路爲東西兩路，曰河東南路，治平陽府，曰河東北路，治太原府。天會六年，分宋河東路爲南北兩路，曰山東東路，治益都府，即宋青州也。天會中，改宋京東東路置，曰京兆路治京兆府，曰鄜延路治延安府，曰慶原路，治慶陽府，曰熙秦路，治臨洮府。金主亶皇統四年，并陝西六路爲四路，曰汴京路治開封府。金亮貞元初，改曰南京路，曰大名路治大名府。初置統軍司，金亮天德二年罷。正隆二年，復置總管府，曰咸平路，治咸平府，初曰咸州路。金亮天德二年，升咸州爲府，路因改焉。今遼東鐵嶺衛東北有廢咸平府，後又分熙秦爲鳳翔、臨洮二路，金主雍大定二十七年，分置鳳翔路，治鳳翔府，臨洮路，治臨洮府，是爲十四總管府。而五京亦曰上京、北京、南京、中京、西京等路，金亮改南京路爲東京路，仍治遼陽。又改北京路爲臨潢府路，於河北東路析津府改建中都，因增置中都路。大定中，又廢臨潢府路，并入北京大定府路，共爲十九路。蓋北京廢而中都置，臨潢廢而熙秦分，始終爲十九路也。閒散府九，北京路府二：曰廣寧，今遼東廣寧衛；曰興中，遼所置府也，見前。汴京路府二：曰歸德，曰河南，俱見前。河北西路府二：曰彰德，故相州；曰中山，故定州也。山東東路府一，曰濟南。河東南路府一，曰河中。秦鳳路府一，曰平涼。此九府也。凡不繫五京、十四路所治，而稱府者，曰閒散。又有德興府，故新州也。金主允濟大安初升爲府；晉安府，故絳州也。金主璟興定二年，升爲府；蓋後所增置，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東京路軍一，曰來遠。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今遼東都司西南有廢來遠城。汴京路軍一，曰潁順。本劉豫置。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二十四年，改爲鈞州，即今開封府禹州。山東東路軍二：曰城陽，大定中升爲州，尋改曰莒州，即今青州府莒州；曰寧海，大定中升爲州，即今登州府屬州。山東西路軍二：曰滕陽，亦大定中升爲州，尋改曰滕州，今兗州府滕縣；曰泰安，大定中升爲州，今濟南府屬州。河東北路軍六：曰平安，大定中升爲州；曰晉寧，大定中升爲州，尋改爲葭州；曰火山，大定中升爲州，尋改爲隩州；曰寧化，曰岢嵐，曰保德，俱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見宋河東路。鄜延路軍二：曰保安，曰綏德。熙秦路軍二：曰鎮戎，曰積石，大定二十二年俱升爲州，見宋陝西路，縣六百三十二，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六。《金志》：大定以後，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其後京、府、州凡百七十有九，縣六百八十有三。東極海，西逾積石積石山，在西寧衛西南百餘里。見陝西名山，北過陰山見前。南抵淮、漢，地方一萬餘里。自阿骨打至守緒，傳九世國亡。【略】

史略：初，金人以鐵木真爲察兀禿魯，鐵木真侵并旁部，衆益强。會塔塔兒部叛金，乃會金師擊滅之。金人以其有功，拜爲察兀禿魯，猶中國招討司也。宋開禧二年，始稱帝，既而盡并附近諸部。嘉定四年，始侵擾金雲中、九原之境，進取西京，遂分兵四出，盡略山後諸州，東過遼河，南

至清、滄清、滄二州也，西南入雁門雁門關，見前。既又入居庸，逼中都，乃引而北。六年，復圍中都，又分軍爲三道，出遼西，殘河東，躪濟上詳見前。還至中都，與金平而還。七年，金遷汴。蒙古復圍中都，分軍取其北京，既而中都亦下。於是諸路州郡，相繼降附。十年，蒙古建行省于燕雲，經略大行以南，河北、山東、河東以及陝西諸路州郡，遂相次陷沒。寶慶三年，蒙古主入京兆，金人惟守河據關潼關也，以爲控禦云。【略】

史略：初，鐵木真敗乃蠻之兵，遂掠西夏之境。宋嘉定三年，引兵入靈州，夏主安全乞降。十年，又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奔西京。西京即靈州也。時夏人以興州爲東京，靈州爲西京。寶慶元年，取夏甘肅州西涼府，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即故鹽州也。夏境州郡，望風降下。三年，盡取夏城邑，夏主德旺出降。自元昊至德旺凡九世，國亡。

清・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卷一《總説》　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森濟國，有葛烏菟者，世雄朔陲，號東胡。西漢時爲匈奴冒頓可汗所襲滅，餘衆保鮮卑山，號鮮卑氏。葛烏菟之後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爲慕容晃所滅，鮮卑衆散爲宇文氏，或爲庫莫奚，或爲契丹。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族同類，東部鮮卑之別支也。契丹之號，在東晉元魏初始立，遂内附元魏，止於白狼水東。至唐初，契丹地漸廣，其君達呼爾氏阻冷陘山自固，有兵四萬，析爲八部，而臣於突厥。貞觀中大帥和卓原作紇主，《唐書》作屈紇主，下文有屈和卓，《世表》只云和卓，蓋漏一屈字也。珠奇原作據曲。率衆來歸，即其部爲元州，以珠奇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庫克原作窟哥。舉部内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翁牛特左翼北有唐松漠府故壘，後遼太祖完葺之，建饒州匡義軍。以庫克爲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氏，改八部爲十州，俱隸松漠府，以屈和卓爲刺史。後於則天后時，契丹叛，屢敗王師，卒爲張九節所勦，契丹餘衆不能立，乃附突厥，達呼爾氏遂微。有果珍原作過折。者，契丹别部長，歸唐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立之爲北平郡王，爲聶呼原作泥禮。所弒。聶哷係德哷原作迭剌。部長，《遼世表》謂是太祖始祖者也。聶呼立達年札里原作迪輦糺里，《世表》作俎里，亦作祖里。爲蘇爾威汗，原作阻午可汗。更號約尼原作遙輦。氏。天寶四年降唐，賜姓名李懷秀，尋叛唐，唐更封且羅。原作楷落。爲恭仁王，而聶呼輔之。聶呼生必塔，原作毗牒。必塔生海蘭，原作頦領。海蘭生努爾蘇，原作耨里思。國勢復振，是爲肅祖。肅祖生薩剌達，原作薩剌德。是爲懿祖。懿祖生伊實德，原作匀實德。是爲元祖。元祖生色勒達，原作撒剌的。是爲德祖，即太祖父也。世爲約尼原作遙輦。部之額爾奇木，原作夷离堇。案：《百官志》序太祖分德哷原作迭剌額爾奇木，爲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然則未分北南院之先，德哷舊制僅一額爾奇木以獨相執國柄矣。時契丹王欽德實埒原作習爾。之族也，號爲哈陶津汗原作痕德堇可汗。晚年政衰，將殂，遺命禪位於太祖。明年正月即皇帝位，約尼原作遙輦。氏遂亡。案：此依《本紀》，而《世表》則云：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德哷（原作迭剌）。部耶律安巴堅（原作阿保機）。建旗鼓，自爲一部，不肯受代，自號爲王，盡有契丹國，約尼氏遂亡，則是篡非禪。與《本紀》異。歐陽修《五代史》謂約尼次立，爲劉仁恭所攻，八部謂其不任事，選於衆，得安巴堅（原作阿保機）。代之，則是太祖之立以公舉而非篡非禪。歐史又謂。安巴堅既立，值中國多故，漢人歸者衆，告以中國之主無代立者，因立九年，更不求代，諸部責之，乃請自爲一部，帥所部居古漢城灤河上，築城種田，以計誘八部大人來會，盡殺之，並爲一部。與《唐書》及《契丹國志》所載皆同，而與公舉之説又互歧。考遼太祖所居之漢城，歐陽修《五代史》謂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其地可植五穀，漢人安之。炭山，《一統志》引宋白《續通典》曰：漢城在檀州（今順天府密雲縣）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考龍門山在今直隸宣化府赤城縣北，炭山又在於其北，則此城與山皆在今獨石口外。若宣化府萬全縣西南四十里别有炭山，遼西京道歸化州之炭山也，與此炭山無涉。後魏滑鹽縣今無考，當在宣化府北境。若《漢志》漁陽郡滑鹽縣，則今直隸承德府西南地，與後魏滑鹽亦無涉。又案：太祖稱帝九年，至第十年乃改元神册，《遼史拾遺・紀年表》謂歲在丙子，梁末帝貞明二年爲遼太祖神册元年。李兆洛《紀元編》則但自丙子建元神册起，不記前九年，疏也。太祖姓耶律氏，案：《世表》作錫里（原作世里）氏與達呼爾（原作大賀）約尼，（原作遥）輦號三耶律。錢大昕曰：「元許衡《遺書》謂遼主姓。劉，不知何據。」蘇逢吉《漢高祖實録》謂契丹姓大賀氏，則據唐時其主爲達呼爾氏，而言達呼爾，原作大賀也。爲遼德哷原作迭剌。部轄塔哩原作霞瀚益，亦作錫喇伊色哩。錫林原作石烈。鄉律穆嚕原作彌里，亦作密拉。人，諱億，字安巴堅，原作阿保機。小字多爾濟，原作啜里只。唐咸通十年生。

遼初起，居遼澤之中，其地去榆關即渝關，爲今直隸永平府臨渝縣之山海

關。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即今順天府。又七百一十四里。唐初，達呼爾原作大賀。氏有其地，蠶食扶餘、室韋、奚、靺鞨，拓地方二千里。唐太宗置松漠都督府，改八部爲十州，即以達呼爾原作大賀。氏庫克原作窟哥。使持節十州軍事，分州建官蓋昉於此。迨於五代，闢地東西三千里，約尼原作遙輦。氏更八部曰達爾扎、原作利皆。部伊斯琿、原作乙室活。部舍琿、原作實活。部諾爾威、原作納尾。部頗摩、原作頻沒。部訥古濟原作內會雞。部濟勒勤原作集解。部實袞原作奚嗢。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設刺史，縣置令。遼太祖興，北取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滅奚，東并渤海，疆土日大，乃建皇都於臨潢。太宗會同元年，受晉帝石敬瑭所獻幽薊十六州。太宗於天顯十一年立石敬瑭爲晉帝。十二年，晉兩遣使來獻鴈門以北幽薊地，詔皆未許。次年，即會同元年十一月，晉復遣使獻幽薊十六州地，乃受之。十六州者，幽、今順天府。薊、今順天府東之薊州。瀛、今直隸河間府之河間縣。莫、今河間府任邱縣。涿、今順天府涿州。檀、今順天府密雲縣。順、今順天府順義縣。新、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媯、今宣化府懷來縣。儒、今宣化府延慶州。武、今宣化府宣化縣。雲、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應、今大同府應州。寰、今山西朔平府馬邑縣。朔、今山西朔平府朔州。蔚、今直隸宣化府蔚州也。乃以皇都爲上京，升幽州爲南京，改南京爲東京，後聖宗城中京，興宗升雲州爲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以舊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投下亦作頭下。總京五，府六，州軍城一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此總説乃掇紀、志、表中語聯綴成篇，非地理志序原文。案：東至海者，今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江以東至海地也。西至金山暨流沙者，考金山之最著者，外蒙古四喀爾喀及烏梁海之西有阿爾泰山，一名阿勒坦山，即「阿爾泰」之轉音，譯言「金」也，此山更在元都和林之西，非遼疆所及；又有一阿勒坦山，在甘肅西甯府邊外青海境，遼疆亦不能及；又今內蒙古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二百里有金山，則遼之黃龍府，左右喀喇沁右翼東一百二十里有七金山，則遼之中京地方，絶非其極西境也。古言流沙者有二，其甘肅安西州之流沙，非遼疆所及，惟《禹貢》弱水餘波所入之流沙，即《漢書》所稱居延海。今舊土爾扈特蒙古額濟納部界內（《一統志》稱爲西套厄魯特）有二澤，在西北者曰索郭克鄂模，周九十里；在東北者曰索博鄂模，周六十里，即居延海，古流沙也。《一統志》謂額濟納地，在宋初屬遼，至宋真宗景德中，即遼聖宗統和年間，乃陷於西夏。《遼史》志序蓋據末入西夏時言也。元魏正光二年，柔然亂，其主阿那瓌、婆羅門相繼來降，安置婆羅門於西海郡，二主宜皆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居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在今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昌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古高昌國，今新疆之闢展也。宋初地屬於遼。闢展城西北有金嶺，係天山分支，緜亘四百里，爲闢展屏蔽，遼之西極金山或指此歟！然果此金山，則史當云「西至流沙暨於金山」，不當先言金山而後流沙也，姑存之以備考。北至臚朐河者，臚朐河即克魯倫河，今名飲馬河，源出外蒙古喀爾喀土謝圖汗之肯特山，在河套直北二千餘里，東流至索倫界，名額爾古納河，又東入黑龍江。南至白溝者，白溝今名巨馬河，即涞水，古桃水也。源出直隸易州廣昌縣，其上流合濼、易諸水，自易州而東，經保定府新城縣、雄縣間入大泊，復經順天府霸州城南；又東北經永清縣、東安縣南，桑乾河來會，東入玉帶河（玉帶河即清水河，亦即會同河，俗稱爲中亭河）；又東過三角淀，經武清縣南，子牙河來會；又東南至天津丁字沽，運河來會，經天津府城北；又東南百餘里至大沽口入海。又案：南至白溝，係遼南面之東，其南面之西，志無明文。今考直隸真定府阜平縣東北七十里有大茂山，係恒山之一嶺，一名神尖，與直隸定州直隸州、曲陽縣接界，爲石晉與遼分界處，則宋遼分界當亦在此。又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南，宋置鎮威城，與遼分界，此皆遼南面之西也。録之以補遼志之缺。

清・張運禮《新編中國歷史全書》卷五《宋代路府州軍之沿革》 宋太祖代周，平荆州、湖蜀、南漢、南唐。太宗受之，平北漢，吴越獻地，于是唐之舊域始歸于一。然唐中葉以後，遼東今盛京省。悉屬渤海，隴右大半今甘肅鞏昌府以西。陷于吐蕃，劍南之姚州今屬雲南楚雄府。没于南詔，安南亦拒唐命，至宋初，自立爲王國。燕雲之地今直隸、山西北境。自石晉獻于契丹，歷漢、周，迄宋，不能復取。及西夏叛去，陝西北境今陝西北境及甘肅寧夏府。又失，故宋之建國，雖文治軼于漢唐，而版圖之大則不及遠矣。

太宗置十五路，曰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陝西、西川。河東，今山西代州以南，荆湖北路，今湖北南境及湖南西北境。荆湖南路，今湖南長沙府以南，餘八路見下文分路之注。兩浙今浙江及江蘇鎮江府以東。福建今省、廣南東西。東路，今廣東大半。西路，今廣西及廣東高州府以南。真宗分陝西爲利州、夔州路，利州路，今陝西漢中、興安二府及四川保寧、龍安二府。夔州路，今四川夔州、綏定、重慶三府，忠、酉陽二州。分西川爲梓州、成都路，梓州路，今四川潼川、順慶、敘州三府，資、瀘二州。成都路，今四川成都、雅州、嘉定三府。綿、茂、邛、眉四州。分江南爲東、西二路。東路，今江蘇

江寧府，安徽大江以南及江西饒州、廣信二府。西路，今江西。仁宗分京東、置京畿路。今河南開封府。神宗分河北、京東、淮南各爲東、西路。河北東路，今直隸天津、河間、大名三府，冀州及山東東昌、武定二府，臨清州。河北西路，今直隸保定府以南及河南懷慶府以北。京東東路，今山東東境。京東西路，今山東西南境及河南歸德府、江蘇徐州府。淮南東路，今江蘇大江以北及安徽滁泗二州。淮南西路，今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光州、湖北黄州府。分京西爲南北路，北路，今河南中部及安徽潁州府。南路，今河南南陽府及湖北北境。分陝西爲永興、秦鳳路。永興路，今陝西太平及河南陝州、山西解州、蒲州府，甘肅慶陽府。秦鳳路，今陝西鳳翔府及甘肅東南境。凡二十四路，府、州、軍、監三百五十餘，縣千二百餘。

神宗務闢國，北復綏、銀，二州名屬永興，綏今陝西綏德州。銀今陝西榆林府。西取熙河，二州名屬秦鳳路，今甘肅蘭州府屬州，熙今名狄道洲。南剿苗猺，攘交趾，征役騷然。紹聖、崇寧，頻用兵西邊，雖夏人寢衰，而宋民力亦弊。是時，邊將邀功，梓、夔、廣西，荆湖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鮮有寧歲。徽宗與金約，夾攻遼，欲收塞内舊境，而宋兵不利，燕雲皆爲金有。宋人請於金，得燕京六州及雲中之朔、武二州。朔今山西朔平府屬州，武今山西寧武府。因建燕山雲中二路，甫閱二歲而禍釁起，京師失守，二帝爲虜，京東、河南、陝西皆沒，自是宋所有淮漢以南十六路淮南東西、江南東西、浙東西、福建、廣南東西、荆湖南北、京西、利州、夔州、潼川、城都。而已。【略】遼起臨潢，降奚霫、室韋、畧營平、渤海，援立石晉，得燕雲十六州，自是國力强大，動陵南夏，舉全宋之力，不能有以加焉。當其盛時，府州軍城一百六十餘，因五京之名。分爲五道。上京道，今内蒙古克什克騰以吏諸部之地。中京道，今直隸承德府及盛京錦州府。東京道，今盛京奉天府、吉林省及朝鮮北境。南京道，今直隸順天、承平二府，易遵化二州。西京道，今直隸寧化府，山西大同、朔平、寧武三府。五道内外，部族屬國甚衆，東至海，西至金山，阿爾泰山南支，在外蒙古科布多西南。北至臚朐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外蒙古車臣汗部。南與宋夏高麗相接。

金據渤海之舊壤，西向翦遼，數年之間悉平五道，繼取宋四京，東京開封、西京河南、南京應天、北京大名。割地至淮漢。遼之藩屬，自夏、高麗以下，前後降附，陞遼南京爲中都大興府，以府尹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改中京爲北京，宋東京爲南京，東京、西京仍遼之舊，號『金源』，舊都曰上京會寧府。海陵嘗削上京之號，世宗復之。五京皆置留守，帶府尹，兼本路都總管。京府之外，有諸府府尹，帶總管者，曰總管府，不帶總管者曰散府。州有節度使，曰節鎮，有防禦使，曰防禦郡；有刺史，曰刺史郡。總管府凡十五，曰曷懶，今吉林省南境。咸平、今盛京奉天府東北境。婆速、今奉天府東南境。山東東西、東路，今山東東境。西路，山東西境及江蘇徐州府。河北東西、東路，今直隸天津、河間二府，深冀二州。西路，直隸定州以南及河南彰德、衛輝二府。大名、今直隸大名府。河東南北、北路，今山西中部。南路，山西南境及河南懷慶府。京兆、今陝西西安、同州二府，乾商二州。鄜延、今陝西鄜州以北。慶原、今甘肅涇州、慶陽府及山西邠州。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及甘肅秦州。臨洮，今甘肅蘭州、鞏昌二府。與中都五京爲二十一路。速頻、今吉林省東南境。胡里改、今吉林省東境。蒲與今黑龍江南境。三路不置總管，以節度使統之。散府凡十一，廣寧、興中、臨潢、德興、中山、彰德、濟南、歸德、河中、平涼。州一百四十七。内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八十九。

又置轉運司十三，上京、大名及東邊諸路不置。合咸平、東京爲一路，曰遼東。京兆、鄜延曰陝西東路。慶原、鳳翔、臨洮，曰陝西西路。提刑司九，五京及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分掌各路刑獄財賦之政，與總管各自爲監司。女直舊制，管軍民者有謀克，百夫長也，有猛安一作明安，千夫長也，平時課其所屬耕牧，有事則率之出戰，及得中原後，慮漢民懷貳，移種人散處中原，給地屯種，以功臣爲猛安謀克總之，世襲其職，不隸州縣。

世宗又患種人爲民害，令其衆自爲保聚，土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各有界址。章宗時，主兵者爲種人田少，請括民田之冒占者給之，于是種人倚國威侵奪民田，民怨之徹骨，及宣宗南遷，亂民爭屠種人，雖赤子亦不免，故金之亡也，女直之民不留縱于漢地矣。

按：宋代版圖不如漢、唐，蓋因藝祖才畧未竟，太宗以下皆無駕馭之材也。嘗攷藝祖之將將，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崇之以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坐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此將所以用命也。厥後真宗任寇準而挫契丹之氣，仁宗任韓、范而寒西賊之胆，説者謂其祖風未墮焉。及乎神、哲而後，任將不專，加以副貳，參以監軍，事有嫌疑，動相牽制，所任之將又不得其人，所將之兵皆烏合之衆。宋代神、

哲以後兵皆賴召募，後又行推丁，馴至召募亦不可得。所以日蹙百里，一敗塗地，而終于不振也。其疑貳之政策，流于南渡，故高宗朝雖有李綱、宗澤、岳飛、韓世忠，而不專其任，卒至苟且臨安，大仇莫報，以視夏少康、漢光武，其優劣高下誠不可以道里計也。耶律、完顏雖于文化稍遜，獨于任將用兵則遠過之，此宋之所以終于劣敗，版圖之蹙不亦宜乎。

國號與疆域部

宋國號與疆域分部

綜述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二 帝嚳有四妃，一生帝摯，二生帝堯，一生商之先，一生周之先。商後封於宋，都商丘。今上於前朝作鎮睢陽，洎開國，號大宋，又建都在大火之下。宋爲火正。按，天文心星爲帝王，實宋分野。天、地、人之冥契，自古罕有。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二〇《廣南東路》 廣州南海郡，古百粵也，皆蠻蜑所居，自漢以後，入爲郡縣。唐爲清海軍節度，本朝平劉鋹，復建方鎮，爲一都會，提舉十六州兵甲盜賊，控海外諸國，有市舶之利，蕃漢雜處。命王師出戍，置巡海水師，營壘在海東西，二口闊二百八十丈，至屯門山二百里，治舟魚入海戰艦。其地東南至大海四十里，東至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東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門山，二十里皆水淺，日可行五十里，計二百里。從屯門山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勞山在環州國界，又南三日至陵山東有甜水。其西南至大食、佛、師子、天竺諸國，不可計程。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聖緒》 太祖皇帝以宋州節度使爲始封，故國號大宋。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五《穆宗天順皇帝》 （應曆十年）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與北漢連兵犯邊。時宋趙太祖事周爲殿前檢點使，周帝命領宿衛，諸將禦之，次陳橋驛，諸將擁立太祖爲帝，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

宋・李復《潏水集》卷五《與喬叔彥通判書》 某嘗見張丞相士遜知邵武縣日，編集《閩中異事》，云：泉州東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乘舟，無狂風巨浪，二日至高華嶼，嶼上之民作羹腊鮓鮭者千計。又二日至鼈鼊嶼，鼈鼊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國，其國別置館於海隅，以待中華之客。每秋天無雲，海波澄靜，登高極望，有三數點如覆釜。問耆老，云是海北諸夷國，不傳其名。流求國，隋史書之不詳，今近相傳所說如此，去泉州不甚遠，必有海商往來，可尋之，訪其國事與其風俗、禮樂、山川、草木、禽獸、耕織、器用等事，並其旁之國，亦可詳究之。

宋・王偁《東都事略》卷二《太祖皇帝紀二》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詔改元，大赦天下，國號大宋。

又 卷一一《徽宗皇帝紀二》 （宣和五年）四月庚子，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山。庚戌，赦河北、河東、燕山路，詔燕京改爲燕山府。趙良嗣等得金國誓書，以燕京六州來歸。至是撫定。五月庚申，王黼爲太傅楚國公，平州張覺以其地來降。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一九《陞降州縣二》 南平軍，熙寧八年，招收西南蕃部，以恭州南川縣銅佛壩地置軍。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

又 卷四 （乾德元年二月壬辰）繼沖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遣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户來歸。【略】

（乾德元年三月壬戌）李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南舊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又　卷六　（乾德三年春正月）丁酉，赦蜀管內。【略】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又　卷一二　（開寶四年二月）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略】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又　卷一六　（開寶八年）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

又　卷一九　（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略】

（五月乙酉）俶獨與仁冀決策，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略】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

又　卷二〇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甲申）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

又　卷二一　（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辛卯）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諫曰：『方今海內一家，朝廷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侵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

又　卷一三二　（慶曆元年五月）己未，代州言：『陽武寨有北界人侵耕禁地，蓋由前寨主彌文寶等失巡防所致。請自今緣邊諸寨有失巡防致北界侵耕者，準透漏賊盜條論罪。』從之。

又　卷一三三　（慶曆元年九月）辛亥，遣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任黃裳按視嵐石隰州、保德火山岢嵐軍地形平闊處，鑿爲溝塹，以限戎馬。

又　卷一三四　（慶曆元年十二月）庚辰，代州言，契丹舊封界，在蘇直等見耕之地，而近輒移文，欲以故買馬城爲界，慮寖有侵耕不便。詔本府牒諭之。

又　卷一五四　初，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之患，在盡禁緣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以爲邊儲，其大利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略】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緣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而敵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爲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地二三十里。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人又爭侵地二三十里，岢嵐軍亦爭掘界壕，賴米先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而誘北人歲以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三二歲間，可使不糴北界粟麥，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緣邊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則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仍下緣邊議，以爲岢嵐、火山軍其地可耕，而代州、寧化軍去敵近，不可使民盡耕也。於是（慶曆五年二月甲寅）詔并代經略司，聽民請佃岢嵐、火山軍閒田在邊壕十里外者。然所耕極寡，無益邊備，歲糴如故。

又　卷一六六　先是，户部副使包拯答詔所問禦邊之策曰：『三路素爲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真定，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雁門句注背長城而南，東西地里稍廣，宋與遼古今所由出入之路也，或有侵軼，此最可虞。』

又　卷一七四　寧化軍天池顯應廟在禁地中，久不葺，契丹冒有之。（皇祐五年春正月壬戌）琦遣鈐轄蘇安靜抵境上，召其酋豪諭曰：『爾嘗求我修池神廟，得爾國移文固在，今曷爲見侵也？』契丹無以對，遂歸我泠泉村。代州陽武寨地，舊用黃嵬山麓爲界，契丹侵耕不已。琦又遣安靜塹地立石限之，自此不敢耕山上。

又　卷一七八　（至和二年二月）丙午，徙知并州、武康軍節度使韓琦知相州，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爲己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爲明鎬沮撓，不克行。及琦至

【略】訂鎬議非是，遂奏代州、寧化軍宜如岢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卽詔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户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又 卷一八四 （嘉祐元年十二月）癸酉，契丹國母遣奉國節度使、驍衛上將軍蕭扈，起居郎、知制誥、史館修撰韓孚，契丹遺懷德節度使耶律煜、廣州防禦使韓惟良來賀正旦。扈等言陽武寨天池廟侵北界。中書、樞密院按舊籍，陽武寨地本以六蕃嶺爲界。康定中，北界耕户聶再友、蘇直等南侵嶺二十餘里，代州累移文朔州，而朝廷以和好存大體，命徙石槖。未幾，又過石槖之南，遂開塹以爲限，天池廟屬寧化軍橫嶺鋪。慶曆中，北界耕户杜思榮侵入冷泉村，近亦有石槖爲表。乃詔館伴使王洙以圖及本末論扈等。

又 卷二五一 （熙寧七年三月）丙辰，遼主遣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來致書，見于崇政殿。書曰：『爰自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於驩和；而義若一家，共思於悠永。事如聞於違越，理惟至於敷陳。其蔚、應、朔三州土田一帶疆里，祇自早歲曾遣使人止於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於定限，往來悉絶於姦徒。洎覽舉申，輒有侵擾，於全屬當朝地分，或營修戍壘，或存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功賞，深越封陲。今屬省巡，遂令案視，備究端實，諒難寢停。至於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合拆移，既未見從，故宜伸報。爰馳介馭，特致柔緘，遠亮周隆，幸希詳審。據侵入當界地里所起鋪形之處，合差官員同共檢照，早令毀撤，卻於久來元定界至再安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創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埸之內不見侵踰，兼於信誓之間且無違爽，兹實便穩，顒俟準依。』

先是，執政多以爲蕭禧來，必復求關南地。王安石曰：『敵情誠難知。然契丹果如此，非得計，恐不至此。此不過以我用兵於他夷，或漸見輕侮，故生事遣使，示存舊態而已。既示存舊態而已，則必不敢大段非理干求，亦慮激成我怒，別致釁隙也。』禧書未拆，上猶以爲疑，安石謂必無它，或是爭河東疆界耳。及拆書果然，上諭禧曰：『此細事，疆吏可了，何須遣使？待令一職官往彼計會，北朝一職官對定，如何？』禧曰：『聖旨如此卽不錯。』上問禧復有何事？禧言：『雄州展托關城，違誓書。』上曰：『誓書但云不得創築城池，未嘗禁展托，然此亦細事，要令拆去亦可。』禧曰：『北朝只欲南朝久遠不違誓書。』上曰：『若北朝能長保盟好，極爲美事。』又問禧復有何事？禧曰：『無他事也。』

又 卷二五二 （熙寧七年夏四月）甲午，河東路同商量地界祕書丞呂大忠言：『伏見北使蕭禧至闕，爭辨地界，聞遣韓縝報聘。乞下樞密院録前後照據文字，令縝齎至敵庭，庶令北朝稍知本末。』詔：『縝詳大忠所奏，及照驗文字地圖以往，俟至彼面言，自通好以來，本朝遵守舊規，未嘗先起爭端，誠以祖宗誓約，各欲傳之子孫，長無窮已。如白溝館驛，本待兩朝信使往來，隨宜增蓋屋宇，及安牆眼。此乃常事，北朝不欲存留，已令毀拆。雄州舊有關城，歲久頹圮，元檢工料六十餘萬，十餘年來，才役數萬人，又非創築，於誓書無妨，亦已住修。河東界至前後，已經分畫，北朝更欲辨正，不欲相違，已專遣人與北朝差來官商量。然恐北朝所差官不肯依理同議，對執爭占，失兩朝敦守歡好之禮。如蘇直等莊一帶地，前此南北各已遣官定奪標界分白。歲月未久，又欲變移，彼此大國，須存信約，如此展轉，何以準憑？雖委所遣官商量，恐北朝未悉知，須至略陳本末。大意如此，更委縝隨宜應答。』縝至敵庭，不果致，但與押燕蕃相李相熙略相酬對而還。

又 卷二五六 （熙寧七年九月戊申）詔劉忱、蕭士元會蕭素、梁穎于大黄平，以呂大忠丁父憂不至也。【略】

初，詔劉忱等與北人會議，天池廟、黄嵬山麓土斷有明據，可以理譬喻之。其餘地界如數議不諧，可以南北堡鋪中間爲兩不耕地；又不可，則許以中間畫界，其中間無空地，卽以堡鋪外爲界。是月戊申也。卽十三日。其後，李舜舉言：『近至遠探鋪，遥望大黄平會議處，盡見地形，問防拓人，云欲直以大黄平、横都谷爲界，蓋鋪屋。使者在境，又聲言再遣汎使，自知理屈，故作虚聲。臣料敵情會議有必得之望，不與相見，止於循舊址增移鋪屋，卽是議與不議等。若慮絶好起釁，必不在此。設欲屑就其議而與之，不若聽敵人無名自占，俟我兵儲有備，明曲在彼而復之。朝廷若以封疆爲意，特須主張，如大石等五寨禁地，並當理取，仍舊以關口守把交蹤，或且爲羈縻之策。』乃詔九月戊申指揮更不施行。然其後竟盡與

之。【略】《實録》：熙寧八年四月丙寅，遼使蕭禧等辭。初，朝廷既遣劉忱、蕭士元詣河東理辨疆界，而契丹亦令蕭素、梁穎會於境上，忱以疾不即至，又命呂大忠代士元。素、穎頗倔彊，未肯見忱等。一日，蕃人引兵萬衆入代州界，焚鋪屋，與官軍相射。既而素、穎徑入横都谷，施帳幕，邀忱等相見，忱等不往。又欲設次於西陘東谷，忱等以侵地愈深不許，竟會於大黄平，凡三四見，議地界不能決。初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忱等偕素、穎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蓋山皆有分水嶺，概言分水嶺爲界，則至時可以罔取，此黠敵之微意也。與忱等相持久之，復遣禧來。蕃人引萬衆入代州界，焚鋪屋，與官軍相射。既而素、穎徑入横都谷，施帳幕，邀忱等相見，忱等不往，又欲設次於西陘東谷，忱等以侵地愈深不許，竟會於大黄平。

又　卷二五八　（熙寧七年十一月）丙申，入内供奉官李舜舉言：『劉忱等與蕭素、梁穎商量地界，語不條暢，縱有開發，多失機會。已具奏乞移文理辨，望早裁處。』詔改差呂大忠替蕭士元。【略】

先是，素、穎頗倔强，未肯見忱及士元。一日，蕃人忽引兵萬衆入代州界，焚鋪屋，與官軍相射。既而素、穎徑入横都谷，施帳幕，邀忱等相見，忱等不往，又欲設次於西陘東谷，忱等以侵地愈深不許，竟會於大黄平，凡三四見。初議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忱等偕素、穎行視，無土壠，素、穎但云以分水嶺爲界。蓋山皆有分水嶺，槩言分水嶺爲界，則至時可以罔取，此其微意也。與忱等相持久之，議不能決。及大忠至，屢以理折素、穎，素、穎稍屈，然訖不肯從大忠等議也。【略】

壬戌，河東路商量地界劉忱等言：『北人盜侵横都谷，邊臣觀望，不即驅逐。七月中，又侵據大黄平，雖移書詰問，偃蹇自如。又欲僭禮正坐，不以賓主，賴朝廷不從，稍沮姦慝。今已設次於車場溝，頗有順從之意，似當稍以聲勢乘之。北人常以姑息期我，一旦見形如此，彼必動心，與之會議，庶有可合。欲乞朝廷暫令郭逵以巡邊爲名，權駐代州，協力應副疆事。』不報。

又　卷二六〇　（熙寧八年二月壬申）同商量河東地界呂大忠言：『臣與劉忱再會北人大黄平，蕭素、梁穎詞理俱屈，雖議論反覆，迷執不回，竊原其情，技亦止此。爲今之計，莫若因而困之。伏望就除劉忱一本路差遣，置地界局於代州，以蕭士元爲副，來則與之言，去則勿問，在我則逸，在彼則勞，歲月之間，庶可決議。久寓絶塞，人情皆非所堪，速希成功，實恐有害機事，而臣方在哀疚，棄几筵以將使事。今日素、穎言必顧惜歡好，決無倉卒起兵之端，臣之去留，似無所繫，乞聽臣罷歸，以終喪制。』又言：『北人窺伺邊疆，爲日已久，始則聖佛谷，次則冷泉村，以致牧羊峯、瓦窰塢，共侵築二十九鋪。今所求地，又西起雪山，東接雙泉，盡鉼形，梅回兩寨，繚繞五百餘里。蔚、應、朔三州侵地，已經理辨，更無可疑，惟瓦窰塢見與北界商量。蕭禧未過界時，臣先奏論，乞朝廷主此定議，禧至，又皆許之，今西陘以東皆有明據，此地不能固爭，它處亦恐難保。【略】今者彼使再入，必未肯先輸屈伏之言，俟其情意稍開，且以胡谷、義興冶、大石、茹越、麻谷五寨，治平二年侵築十五鋪，度山勢立界，或更增以瓦窰塢，如王僅、靳宗臣之議，則我無屑就之愧，彼有可去之名。蕭禧使還，不遂其意，萬一張大兵勢，測我淺深，乞指揮諸路帥臣，但爲備禦計，一切勿校。』大忠自去年十二月求反喪服，至是以起復官，與劉忱同入對，又固請逾月，乃許之。

又　卷二六一　（熙寧八年三月）庚子，遼主再遣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來致書，見於紫宸殿。書曰：『昨馳一介之輸傳，議復三州之舊封，事已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約，各守邊陲。至如創生事端，侵越境土，在彼則繼有，於此則曾微。乃者蕭禧才迴，韓縝續至，薦承函翰，備識誠悰，言有侵踰，理須改正。斯見和成之義，且無違拒之辭。尋命官僚同行檢照，於文驗則甚爲顯白，其鋪形則盡合拆移。近覽所司之奏陳，載詳兹事之縷細，謂劉忱等雖曾會議，未見準依，自夏及冬，以日逮月，或假他故，或飾虚言，殊無了絶之期，止有遷延之意。若非再憑緘幅，更遣使人，實虞詭曲以相蒙，罔罄端倪而具達。更希精鑒，遐亮至懷，早委邊臣，各加審視，别安戍壘，俾返舊常，一則庶靡爽於鄰歡，一則表永敦於世契。儻或未從擘割，仍示稽違，任往復以難停，保悠長而豈可，微陽戒候，善啬爲宜。』上批付韓縝等：『聞蕭禧今日見罷歸館，意甚不樂。來日會食次，卿等可且以歡和接之。早來垂拱殿已曾再三諭卿等，以自雁門寨新鋪以西直接古長城便是邊人指爲分水嶺，及蕭禧齎來劄子，内地理亦合。因何適來禧叩問南朝指分水嶺係近裏地分，要得的確所在？卿等可執定指示與禧，令曉然準信。』

辛丑，召輔臣對資政殿，命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韓縝、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乘驛往河東及遼人會識地界，速結絶以聞。【略】

（甲寅）上批：『令遣沈括等行，而事有當豫慮者：蕭禧未還，止之不令過界，一也；接伴久不至，二也；過界三五程，止之令俟蕭禧，三也；到敵帳，先問來意，直俟以分水嶺爲界，方得朝見，四也；雖得朝見，延之穹廬中，須令用分水嶺爲界，五也；使人既來，許以分水嶺爲界，即引兵拆移鋪屋，徐遣括等還，持慢書來報云「既商量不從，已令兵馬往彼拆移訖」，使朝廷知既未是絶好，如何爲處，六也；使人至輒苦辱之，或授以惡馬，使顛仆於山谷中，或詐爲賊潛來傷害，既不顯國中之意，如何爲處，七也。中書、樞密院，其議應之所宜。』中書、樞密院言：『分水嶺既不可許，蕭禧又未肯辭，欲通兩國之情，則泛使不可不遣。彼以禧未還而不納，或納而接伴未至，容或有之，然且遷延境上，以示我無絶好之意，於義無傷，則彼亦難怪禧之稽留，無由發怒。若必邀使人以分水爲界，則許與不許，豈使人所敢專？就令屈從，豈足爲信？若不候使還，彊移鋪屋，前已詳議，屈伸在我，且爲後圖。本朝與之通好，多歷歲年，使人之來，禮義甚厚，今雖未允所求，固無激怒之事，苦辱使人，恐無此理。』上然之。【略】

辛酉晦。召迴謝遼國使沈括、副使李評對資政殿。括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古長城爲分，今所爭乃黄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是日，百司皆出沐，上開天章閣門，召對資政殿，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使內侍李憲持詣中書、樞密院，切讓輔臣，使以其圖示敵使，議乃屈。上遣中貴人賜括銀千兩，曰：『微卿無以折邊訟。』《實録》繫召對沈括等於三月二十六日戊午，今移見二十九日辛酉晦，此據括《自志》，當考。又《王安石日録》：八年四月二日，上怒劉忱與契丹議地界不分明，余爲上明忱無罪，乃呂大忠作圖不分明有罪也。不知大忠所圖如何不分明，當考。按戊午二十六日，別無假，故不知百司何緣皆出沐，當考。二十八日庚申亦無假，故應是二十九日辛酉晦也，今移見月末。恐括先以二十六日奏此，二十九日乃入對也。韓宗武作《韓縝遺事》云：沈括罷三司使，余於城外敍別，括曰：『君臣間難知，素日前猶見許大用。』宗武歸具爲縝道此，縝曰：『安有此事？三日前上云沈括誤朝廷三事。』謂曆法、地界、役法也。此事當考。括使還，附六月二十二日壬子。沈括《乙卯入國奏請》并《別録》，今附注此。二月二十六日，奏乞宣諭館伴等俱曉分水嶺本末事云：『臣等竊聞昨夜蕭禧在驛，與館伴將元執到白劄子商量王吉地、義兒鋪、黄嵬大山、古長城、瓦窑塢等處已定，只是尚執分水嶺未肯了當。臣等今有所見，雖不知是否，或恐有助對答折難之意如後：一，蕭禧既承認黄嵬大山北面爲界，則明知元不以雪山、黄嵬山、牛頭山照望爲界之意。自黄嵬之南，界至已定，乞令館伴通曉，宜無稍及照望之語。一，蕭禧堅執以分水嶺爲界，臣等以謂若令館伴及定地界官依下項劈折，得事理分明，即除黄嵬大山一處已經定奪不可改移外，其餘雖悉許以分水嶺爲界，亦無所妨。今具逐段地分如後，王吉地及瓦窑塢見今標與北人處，已是分水嶺，別無可爭。鴈門寨，即今來移退義夷鋪及三小鋪處，已是分水嶺，別無可爭。西逕寨地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遠探、白草鋪一帶，便是分水嶺，當初本朝爲執定長連城爲界，則分水嶺是近裏地分，今來既自白草、遠探等鋪一帶照望古長城割與北人，即已是用分水嶺。竊慮館伴不見得此意，度尚惑牛頭、雪山照望爲分水嶺，多方迴避，卻致北人猜疑。據三次國信文字，北人之意元不至此，欲乞子細宣諭館伴及定地界官，令具曉本末，但指望定白草鋪一帶是分水嶺，卻明與此處，以分水嶺爲界不妨。』又三月二十八日，資政殿進呈《所爭界至地名白劄子》云：『一，蔚州地分，本朝元以秦王臺、古長城爲界，北人稱以分水嶺爲界，所爭地東西約七里以上。一，朔州地分，往前已經定奪，以黄嵬大山北腳爲界，今來北人稱以黄嵬大山分水嶺爲界，所爭地南北約三十里。一，武州地分，本朝以烽火鋪爲界，北人稱以瓦窑塢分水嶺爲界，所爭地南北十里以上。一，應州地分，本朝以長連城爲界，北人稱以水峪內分水嶺爲界，其分水嶺即無山名，元不指定的實去處，後來因劉忱等累行問難，須要指定分水嶺山名，後來梁穎等對答，稱自雪山照望黄嵬大山、牛頭山一帶分水嶺爲界，所爭地南北約十七八里。』貼黄：『治平二年，因北人侵越地分採木蓋鋪，代州累曾移牒北界，請嚴行戒約，卻準順義軍牒稱：「勘會圖經，元載西自雪山南邊嶺至黄嵬大山，東北照望牛頭山一帶分水嶺爲界。」又上項治平二年順義軍牒內，又稱：「貴州於當界地分赤泥泉、段家堡招誘户民，請射住佃，其長城自西陘口取黄嵬大山北面過赤泥泉、段家堡，並是當道近裏地方，請先拆去。上項村堡當道，即於西陘、雁門口內長城北久遠安立鋪形。」又日後凡係與北人言語文字，且乞都不令涉着蘆芽、雪山、牛頭山照望之意，卻恐緣此引惹詞説。又所爭處地里，只是略訪問得定地界使臣口説，別未有文字照證。又耶律槩執到文字，內有以古長城爲界，於地界第一册內簽出。又蕭禧執到文字，內有以古長城爲界，於地界內第一册內簽出。又梁穎稱雪山照望牛頭山文字，在河東路商量地界第五册內簽出。臣等早來於資政殿進呈白劄子一道，并續簽貼到事節，謹具繳連進呈。』三月二十八日，又奏云：『臣等伏見朝廷近以北人邀請地界，累有文字，據理折難，斷在不與。今來始聞聖慈爲民敦好，欲議俯從。所降指揮，若復具存折難之言，然後與之，萬一禧有難受之意，改之則愈損事體，不改又恐未即祇受，且契丹微弱，但當藐之，彼自不能窺測，使詔辭稍近平易，免致改易頻數，則朝廷之體自重。』

又　卷二六二　（熙寧八年夏四月）丙寅，遼國信使蕭禧等辭于紫宸殿，置酒垂拱殿。答遼主書曰：『兩朝繼好，六紀于兹，事率故常，誼存悠久。比承使指，諭及邊陲，已約官司，偕從辨正。當守封圻之舊，以需事實之分，而信介未通，師屯先集，侵焚堠戍，傷射巡兵。舉示力爭，殊非和議。至欲當中獨坐，位特改于臣工；設次横都，席又難于賓主。數從理屈，纔就晤言。且地接三州，勢非一概，輒舉西陲之偏説，要該諸寨之提封。屢索文憑，既無據驗；欲同案視，又不準從。職用乖違，滋成濡滯。竊慮有司之失指，曾非與國之本謀。兹枉軺車，再垂函問，重加聘幣，彌見歡悰。然論疆事之侵，盡置公移之顯證；述邊臣之議，獨尤病告之愆期。深認事端，多非聞達。重念合天地鬼神之聽，共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完生聚。不啻金繒之巨萬，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辨論，使無侵越，而行人留館，必於分水以要求。樞府授辭，期以興師而移拆，豈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變渝。已案輿圖，遙爲申畫，仍令職守，就改溝封。遐冀英聰，洞加照悉。』參知政事呂惠卿之辭也。初，蕭素、梁穎既與劉忱、呂大忠會議地界，久不能決，故遣禧復來，命韓縝、王師約館伴。禧既致國書，又出其國劄子一通以進，其大指如素、穎所言，且以忱等遷延爲言。縝等日與禧論難，禧但執以分水嶺爲界，然亦不别白何處爲分水嶺也。詔諭以兩朝和好年深，今既欲委邊臣各加審視，尚慮忱等所奏未得周悉，已改差縝同張誠一乘驛詣境上，和會商量。令禧以此歸報，禧不受命。又遣内侍李憲齎詔示之，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爲界，而徙並邊遠探鋪舍于近裏。長連城、六蕃嶺，治平二年契丹嘗於此置鋪矣，邊人以其見侵毁之，後不復來，至是許其即舊址置鋪，而禧猶不從，執議如初。上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于是樞密院言：『本朝邊臣見用照證長連城、六蕃嶺爲界，公牒六十道，多是北界聲説關口、把鋪等處捉賊或交蹤，並在長連城、六蕃嶺之北，内順義軍重熙二年重熙二年即明道二年。三月十八日牒稱，南界送到於山後長連城兩界分水嶺上收捉賊人張奉遠等，不合過界，準法斷訖。又順義軍清寧九年十月牒，捉到截奪南界代州崞縣赤堡膠主户白友牛賊人事，既指長連城分水嶺上爲兩界，并稱白友係代州崞縣主户，顯見不以古長城并近裏分水嶺爲界。治平二年起移北界鋪舍，即無侵越地界。今聖旨只爲兩朝通和歲久，所以令於長連城、六蕃嶺南依舊址修蓋，已是曲敦和好。今禧更指分水嶺爲界，緣所在山嶺水勢分流，皆謂之分水嶺。昨蕭素等所執照證文字三道，除大石、義興冶兩寨已爲北界侵越，不經治平年發遣，見不以長連城爲界外，其西陲寨執張慶文字爲據，言分水嶺上有土隴，據所指處即無土隴。兼張慶文字指雁門寨地至北界遮虜軍十一里，今雁門寨至長連城約八九里，長連城至遮虜軍約二里，又證得長連城爲界。兼忱等曾牒素等，令指定是何山名爲分水，素等牒回，但稱「沿邊山名、地里、界至，南界足可自知，豈可移文會問」？顯見原無指定去處。今禧所執，與素等同，全無照驗文字。欲令沈括等到北朝日，將見用照證文字，一一聞達北朝。』詔：『國家與契丹通和年深，終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大體。既許以治平年蓋鋪處依舊址修蓋，務從和會，即更不論有無照證，若不指定分水處，即恐檢視之時，難爲擘撥。一，李福蠻地，許以見開壕塹處分水嶺爲界。一，水峪内義兒馬鋪并三小鋪，即挪移近南，以見安新鋪山頭分水嶺爲界。一，自西陲寨地方，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遠探、白草鋪山頭分水嶺向西接古長城爲界。一，黄鬼山地，已經仁宗朝差官與北界官吏於聶再友等已侵耕地外，標立四至訖。及天池廟，順義軍牒稱地理係屬寧化軍，並無可商議。一，瓦窑塢地，前來兩界官司商量未了，今已指揮韓縝等一就檢視，擘撥處以分水嶺爲界。』上遣使者持報書示禧，禧乃辭去，括候禧去乃行。故事使者留京不過十日，禧至以三月庚子，既入辭，猶不行，與縝等爭論或至夜分，留京師幾一月。《實録》云：禧至以三月庚子。戊辰踰期，不肯行。庚子，三月八日也；戊辰，乃四月七日。戊辰上當有是月事，蓋禧以四月五日丙寅入辭，越一日戊辰，猶不肯行也，不知竟用何日。《神宗正史・契丹外傳》云：禧留京師幾一月乃行。按：三月八日禧入見，四月七日猶不行，恰二十九日，此即傳所云幾一月也。《傳》蓋因《實録》，其行竟不知何日，然則所云幾一月，亦未實，當考。《張方平墓誌》云：蕭禧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張方平謂吴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敵中可也。』充啟用其説，禧即日行。蓋墓銘節説，禧自爲疆事如志故去耳。《張升之傳》云：蕭禧議地界理屈，臥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日致饔，授館有常禮，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漸沮，乃行。禧得所欲而歸耳，所稱理屈及慚沮，蓋飾辭也。范育爲薛向行狀：朝廷遣劉忱、李舜舉使河東，與敵人議地界，而敵以重兵壓境，向密奏請令忱託疾緩行，以老其師。上密用向計，敵兵久戍食盡，乃引去，而大臣復有罪忱之緩行者，向謀可謂深遠矣。此事當考。韓宗武記其父縝遺事云：六年，北人遣

使蕭禧議地界事，以公館伴。公密伺知禧欲上殿奏事，面決可否，急令近璫奏知，神宗云：「但令來。」公又令奏：朝廷自來與北人議事，皆委自臣下，事有差誤，易以改易；兼恐禧不肯便已，煩瀆聖聽，至時難以止約。禧既上，果如公議。至驛，神宗又令御藥李舜舉御前以朱筆畫一圖子以示禧，依此分發。舜舉初不與公議，遽出圖，未及詳說，公急目舜舉，遣左右密諭令懷之。禧已索看，公云：「李御藥所言，乃與某商議事。」即已因自便門乞奏事，面陳疆界事，山川形勢纖悉皆係利害，不可輕許。神宗云：「卿言大是，朕思慮初不至此。」地界事久不決，神宗令近璫劉惟簡齎御筆責公，云：「疆界事，朕訪問文彥博，曾公亮，皆以爲南北通好百年，兩地生靈得以休息，有所求請，當且隨宜應副。朝廷已許，而卿猶固執不可，萬一北人生事，卿家族可保否？」公具晝：「北人無厭，累朝以來，嘗患應接太遽，致令得遂狡謀，臣不敢以家族爲慮，上誤國事。」上察公忠蓋，復令惟簡溫言撫諭，仍賜御服貂裘一。初，禧以不遂其請，固爲遷延，過期不歸，朝廷患之。公密奏：「今夏衣在近，乞自上旨令後苑依北人制度造夏衣賜之，示不催迫之意。」上大喜。既而頒衣，禧遂告辭。此事與他書不同，附見當考。《呂惠卿集》有回大遼國書二首，七年三月所回書『具達本國』下六句，與《實録》不同，今並附見此。回大遼國書二首：辱迂使指，來致函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鄰寶，深叶信符。獨論邊鄙之臣，嘗越封郵之守。欲令移徙，以復舊常。竊惟兩朝，撫有萬宇，豈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驩？況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州之內，圖籍具存？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倘事出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踰，何悋改正？而又每歲封吏，令遵誓言。其有創生之事端，乃是疆場之細故，已緣歸使具達本國。自今已還，凡此之類，只委守臣之移檄，免煩使節之交馳，庶邦好之不渝，亦民疑之交釋。暄和方季，保育是祈。忽迂貴使，來貺華緘，載觀將意之勤，深喻睦鄰之厚。恭聆寢膳，休有福祥，暄煦在辰，保頤爲請。集又有中書、樞密院擬定關報國信使牒本。此以下參知政事曰，作樞密院奏；館伴所申：『準樞密院劄子，開坐到回答大遼國信使蕭禧齎來理會地界文字內逐節事理，奉聖旨：「兩朝和好年深，今既北朝皇帝遣使致書，欲委邊臣各加審視。本朝前來雖據劉忱等所奏，尚慮未知周悉，見改差韓縝、張誠一乘遞馬前去計會北朝所差官司，詳來書云『各加審視』之意，躬親詣地頭，和會商量，疾速結絶去訖，仰館伴所備録與北朝國信所，候到北朝，具此聞達。」本所請蕭禧過位，分付上件聖旨，劄子，禧不肯收受，及未肯朝辭，申取指揮。』看詳北朝國書，云『早委邊臣，各加審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已奉聖旨差韓縝等計會北朝所差官，同詳來書「審視」之意，疾速結絶。朝廷爲蕭禧未曉所降指揮結絶之意，不肯收受，尋又差使臣持聖旨，劄子：『代州等處地土，雖然照據甚是分白，緣兩朝通好歲久，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大體，所有治平二年起移北朝鋪舍，已指揮邊臣聽北朝于長連城、六蕃嶺南依舊址修蓋。本朝見安置遠探鋪舍，已令挪移近裏。其合立烽開壕，分定南北界至處所，今差韓縝等就地頭計會北朝差來職官，同共指視擗撥去訖。」蕭禧依前不肯祇受聖旨文字，及不朝辭，申取指揮者。樞密院勘會本朝邊臣見憑用照證，以長連城、六蕃嶺爲界，公牒計六十道，其間多係北界聲説關口、把鋪等處捉賊或交蹤。緣上件關口、把鋪等處，並係在長連城、六蕃嶺之北，內順義軍重熙二年三月十八日牒稱，南界送到于山後長連城兩界分水嶺上收捉賊人張奉遠等，不合過界，已準法斷訖。及順義軍清寧九年十月中牒，當道捉到截奪到南界代州嶂縣赤堊膠主户白友牛賊人事。既是捉賊，交蹤處在長連城、六蕃嶺之北，又指長連城、六蕃嶺上爲界，并稱白友係代州嶂縣主户，以此顯是久來以長連城、六蕃嶺爲界，即不是古長城并近裏分水嶺爲界，事理明白。其治平二年起移卻北界鋪舍，即無侵越地界。今來聖旨只爲兩朝通好歲久，所以欲於長連城、六蕃嶺南依舊址修蓋，即于當時蕭括退移鋪舍，今已得依舊。及國書內『別安戍壘，俾返舊常』之意，別無未得準從，已是曲敦和好。今蕭禧又更指分水嶺爲界，緣所在山嶺上水勢分流處，即皆謂之分水。昨來蕭素等所執照據文字三道，除大石、義興冶兩寨已爲北界侵越，不經治平年發遣，見不以長連城爲界無可理會外，其西陘寨執張慶文字爲據所指去處，見今即無土壠，劉忱等欲與蕭素等同共檢視，又不肯前去。兼張慶帶去文字內指説雁門寨地分至北界遮虜軍約二里以來，又顯證得長連城爲界分白。兼劉忱等曾牒蕭素等，令指定是何山名爲分水，蕭素等回牒，稱説『沿邊一帶山名、地理、界至去處，南界邊上州界足可自知，其間若有所疑，應令就便詢訪，豈可卻移公文會問？』兼張奉遠文字該説長連城兩界分水嶺，元無指定去處，今蕭禧執以分水嶺爲界，即與蕭素等所執一般，全無照驗文字，顯是難以依從。欲令沈括等到北朝日，將本朝前後邊臣見憑用照證文字，一一聞達北朝，令知本末。尋進呈，奉聖旨：『檢會前後照證文字，雖是盡合以長連城、六蕃嶺爲界，甚是分白，其稱以分水嶺爲界都無照驗及無指定山名。緣兩朝通好年深，終是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大體，既許以治平年蓋鋪處依舊址修蓋，務從和會，即更不論有無照驗。若不以逐處地名指定分水去處，即恐檢視之時，難以擗撥。一，李福蠻地，許于見開壕塹處分水嶺爲界。一，水峪內義兒馬鋪并三小鋪，即挪移近南，以見安新鋪山頭分水嶺爲界。一，自西陘寨地分，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遠探，白草鋪山頭分水嶺向西接古長城上分水嶺爲界。一，黄鬼山地分，已經仁宗朝指揮，差官與北朝官吏於聶再友等已侵耕地外，標立四至訖。及天池廟，順義軍牒稱地理係屬寧化軍，並無可商議。一，瓦窑塢地分，前來兩界官司商量未了，今已指揮韓縝等一就檢視，合行擗撥處分水嶺爲界。右已指揮韓縝等前去計會北朝所差官，依逐項事理擗撥結絶。所有合行標撥地內有見住人户處，即指揮挪移近來居泊外，仰館伴所備録與北朝國信，聽候到北朝具此聞達。」集又有進呈授旨與館伴對答國信使言語：欲令館伴韓縝等因請蕭禧會食，説與朝廷以林牙再三不肯受館伴

所坐到聖旨、劄子、朝辭難以奉强。又恐稽留北朝信好，已差沈括、李評充信使，令齎書親見北朝皇帝，説今來改差官商量之意。林牙若要且住，亦請從便，因欵曲説與禧，今來朝廷爲改差官，爲劉忱等已自取到前後文字看詳，執守理道，與素、穎等如此抗議，教他亦難爲回轉，所以别差官，庶得通容商量。今來北界若論文字照證，案底盡在樞密，可以取覩。只如張慶文字内説北至遮虜軍及分水嶺有土隴之類，北朝更有甚顯據？只爲本朝皇帝顧惜兩朝歡好，不欲拒絶。若要擗撥些小田土，如不至妨本朝事，亦所不惜，所以須至差官就彼隨處商量。今來許大疆界，若教本朝直降指揮，一例從分水嶺爲界，裏面包多少堡寨、居住人户，教從甚處擗撥，則是此事斷定教本朝難爲依從。觀北朝皇帝書，意亦知本朝難爲便指揮，所以差邊臣審視，兼北朝皇帝亦是顧惜盟好，必不肯固要做不可依從底事，便輕易絶好，所以專差使人具説此意，看禧如何答。卻方便説與林牙今來特了此事，卻被别差人了卻，于林牙如何？今日須至説盡，并一行人莫非長策也，不惟如此下場，攪得兩朝爭鬧，恐于林牙亦不爲穩便，更請子細思量。禧若言只爲聖旨、劄子内無箇分明指揮，所以難爲受卻，明言要教朝廷如何分明指揮，則是朝廷要擗割些土地，也須是有名始得，所以且令地頭商量結絶。若于文字上便擗絶，將來至彼中，卻爲本朝事下場應副不得，事卻難成，所以難于文字上分明説。若是本朝堅執不與，只消教忱前去，何必改差官？此意亦可見。待禧肯近裏相就，即説與若如此，可待白與中書、樞密院，試于劄子内添入似治平中起移了鋪寨，許依舊修蓋，如此所貴林牙回去有箇確的憑據。雖是縝等如此商議，但未知朝廷肯如此否？其餘令韓縝等臨時更觀禧意對答。集又有再改與大遼國書：『兩朝繼好，六紀于兹，事率故常，誼存悠久。比承使指，諭及邊陲，已約官司，偕從辨正。當守封圻之舊，以需事實之分，而信介未通，師屯先集，侵焚堠戍，傷射巡兵。舉示力爭，殊非和議。至欲當中獨坐，位特改于臣工；設次横都，席尤難于賓主。數從理屈，纔就晤言。且地接三州，勢非一概，乃舉西陘之偏説，要該諸寨之提封。屢索文憑，既無據驗；欲同按視，又不準從。職用乖違，滋成濡滯。竊意有司之失指，曾非與國之本謀。兹枉軫車，再垂函問，重加聘幣，彌見歡悰。然論疆事之侵，盡置公移之顯證；述邊臣之議，獨尤病告之愆期。深認事端，多非聞達。重念合天地鬼神之聽，共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完生聚。不啻金繒之巨萬，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辨論，使無侵越，而行人留館，必于分水以要求。樞府授辭，每以興師而移拆，豈期欵約，遂爾渝歡！已按輿圖，遙爲申畫，仍令職守，就改溝封。遐冀英聰，洞加照悉。方臨炎燠，尚願保頤。』此書與《實録》所載同，只有『豈期欵約，遂爾渝歡』，改八字爲十四字耳。集又有付宰臣韓絳等詔：『據韓縝下指使王宣回，稱敵中任事蕃酋極欲生事，意外之變，實亦難保。契勘朝廷自景德與敵講和之後，逮今七十餘年。河北一方，人不知戰，兵備寡弱，財用空虚，加之今歲旱災，百姓流散，若因以師旅，作何枝梧？卿等均總國機，體同休戚，安危大計，所宜預圖，其處畫制勝之方，謂當此去朝夕講求，以固社稷。付韓絳等。』【略】

蕭禧之再來，上遣入内供奉官、勾當内東門司裴昱賜韓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手詔，曰：『朝廷通好北朝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横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敵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

琦言：【略】『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敵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創立隄防，鄣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略】自彼來辨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淘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朵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創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創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敵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略】』

彦博言：『敵人之情，貪利忘義，然自祖宗朝與之通好，息民幾八十年，未嘗犯順。惟慶曆初乘我西事未弭，故有邀求，當時再立誓書，亦古尋盟之義。自數年前，累來妄理白溝館地及要拆去鋪屋。況誓書之中，明載雄州所管白溝，兩朝遵守已久，且信誓之辭，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此而可渝，何以享國！今蕭禧重來，又決於雄州北亭交割禮物，其意欲以雄州北亭爲界。原其貪心，亦因慶曆初西事未平之際，來求黄嵬之地，朝廷容易棄與之耳。然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必以誓書爲證，彼雖詭辭，難奪正論。』

公亮言：『國家以通和之策羈縻强敵，雖歲委金帛，而休兵息民逾七十年。近者數起釁端，蓋欲自庇，不然，亦謀之舛謬。代北之地，詳詔旨所諭，以爲官吏按行圖籍甚明，則雖欲包含，亦恐無名，與之無名，則無厭之欲後不可足，且敵人之情，畏强侮弱，要在控制得術耳。嘉祐以前，

西夏頗守誓約。嘉祐元年，妄爭麟府封疆，遂擄郭恩武，戡黃道元，朝廷姑務含容，無一言問罪。至治平二年，又妄認同家堡以爲封境，殺掠屬户弓箭手數千、牛馬萬數而去。已而檢視同家堡地界，乃元昊時生蕃十九户所獻，遂降詔諭之。諸司副使王無忌齎詔至境，拒而不納，朝廷不欲深治，但命延州牒問，遂攻圍大順城，諒祚中流矢乃去。其後雖遣使奉貢，而屢入寇邊，乃詔權罷歲予，方復懇求，待之如初，因而帖服者八九年。臣思北敵之情，恐不異此。」

又　卷二六四　（熙寧八年五月癸酉）上批付韓縝等：「勘會昨朝辭日，曾面諭卿等，候卿到邊上，先約與北人於水峪地分相見分畫訖，將以次地分商量。今得卿等今月十九日奏，與蕭禧、穎相見，因何卻將東至團山鋪，西至瓦窯塢一起並與北人議定，遂致貪婪麻谷地分，不肯了當，可速分析奏聞。其水峪以次地分，不管更致促迫，須候一處開壕立堠，一切了當，方得躬親往彼按視分畫。」

又　卷二六五　（熙寧八年六月壬子）上謂王安石曰：「沈括奏契丹地界事，似已説得了當，不知實如此否？彼或更不遣泛使來。」安石曰：「契丹固宜無他，既見朝廷許再遣泛使無所憚，則必不再遣也。」

括初至雄州，敵遮境不納，責地不已，數火邊候，以示必舉。留雄州二十餘日，蕭禧還，乃納使人。括草遺奏，付其兄雄州安撫副使披，其大意言：「臣不還，敵必傾國爲寇。敵之器甲，材武皆不逮中國，所恃者惟衆而習勞苦，不持糧。制敵之術，惟聚兵定武，合西山之衆，以守磁、趙。黎陽河狹而岸近，折箠可濟，當分澶、魏之甲，以塞白馬之津。懷、衛堅壁，以塞洞道。敵不得而西，必出中路以趨河橋，則決齊賈以灌之，雖百萬可使之爲魚矣。唐河出於西山，以囊壅之，待其師還，決囊以斷其軍。鎮、定之師尾其後，可蓬卷而覆也。」

括至敵庭，敵遣南宰相楊益戒就括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於樞密院，使吏屬皆誦之，至是，益戒有所問，顧吏屬誦所得之籍，益戒不能對，退而講尋，他日復會，則又以籍對之。益戒曰：「數里之地不忍，終於絶好，孰利？」括應之曰：「國之賴者，義也。故師直爲壯，曲爲老。往歲北師薄我澶淵，河潰，我先君章聖皇帝不以師徇，而柔以大盟。慶曆之初，始有黃嵬之訟，慶曆元年十二月庚辰，侵耕蘇直等地，當考。我先皇帝仁宗於是有樓板之戍，樓板之戍，當考。《武經・邊防》，代州崞縣有樓板寨，西至忻州云内砦二十里，北至契丹界。以至於今。今皇帝君有四海，數里之瘠何足以介？國論所顧者，祖宗之命，二國之好也。今北朝利尺寸之土，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遺直於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敵人環而聽者千輩，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曰：「括受命黃嵬，不知其他。」得其成以還。【略】《入國別録》云：閏四月十九日，離新城縣。五月二十三日，至永安山遠亭子，館伴使琳雅、始平軍節度使耶律壽，副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梁穎二十五日入見。二十七日，入帳前赴燕。二十九日，就館賜燕，差樞密副使楊益戒押燕，酒二行，益戒令人傳語有聖旨，請立。臣括等尋離坐，於帳前與益戒、壽、穎等對立。益戒云：「奉聖旨，昨來蔚、應、朔三州地界公事，朝廷兩遣使人詣南朝理辨。今來蔚、應兩州已是了當，只有朔州一處未了，終是難停往復。未委卿等昨離南朝日，有何意旨了絶？」臣括答云：「河東地界並已了當，差括等來回謝。」益戒云：「只是蔚、應兩州已了，朔州地分俱未了絶。」臣括答云：「括等只是差來回謝，此等公事不敢預聞。」益戒云：「今來係是聖旨宣問，侍讀、館使須合應報。」臣括答曰：「此事雖不是本職，不敢預聞，既是承準宣命，有所知者，不敢不對。昨來理辨三州地界，但北朝稍有照證處，盡已擗撥與北朝，如黃嵬大山、天池子，各是照據分明，難議應副。」益戒及館伴梁穎皆言黃嵬大山自來係北朝地土。臣括答云：「不委北朝有何文字照證？」穎云：「南朝有何照證？」臣括答云：「南朝收得北朝照證甚多，亦有十年前照證，亦有今年照證，亦有州縣照證，亦有聖旨照證。且説最先北朝重熙十一年，北朝差教練使王守源、副巡檢張永、句印官曹文秀，南朝差陽武寨都監翟殿直、崞縣令教練使吴臣同行定奪，以黃嵬大山腳下爲界，自後順義軍累有公牒，皆稱黃嵬大山腳下爲界，豈不分白！」穎云：「此只是定奪蘇直、聶再友地界，即非兩朝地界。兩朝地界自在近南分水嶺爲界。」臣括答云：「當時先爲蘇直、聶再友侵耕過南朝地分，累經理辨。康定二年，南朝聖旨，豈可以瑣細民務輕聞朝廷？以兩朝和好事重，更不理會，只仰以蘇直、聶再友所耕地外卓立烽堆永遠爲界，北朝所以差上件官吏同行定奪。若是北朝腹内百姓地土，何煩南朝聖旨及兩朝差官？今若言所定黃嵬大山腳只是蘇直、聶再友地界，既不是南朝地界，不委以南鄰著何人田土？」穎等無語。臣評言：「昨來北朝國書并白劄子内理會事目，如瓦窯塢、李福蠻、水峪、義兒馬鋪及三小鋪、西陘一帶等處，南朝雖有文字照驗分白，但以交驗賊蹤，或捉送逃走軍人，各依長連城、六番嶺、關子口鋪，並非兩朝爲界去處，照據界限并雁門、胡谷寨以東數寨，下經治平年發遣鋪分，朝廷已不論有無照證，更不理會，並應副北朝事理已盡。其黃嵬大山自有原定界至腳下爲界文字，其天池又有順義軍開泰五年牒，稱係寧化軍地分，照驗分白。今來更有甚商量？」穎又云：「南朝照驗文字，在河東時見劉少卿等將出數

件照驗，亦是難爲案據，故爲拖延。」臣評答云：「學士們在河東時只爭閒事，幾時曾理會地界？」穎又云：「天池地分自屬北界顯然。若天池神堂不屬北界，因何卻是北界行牒修葺？」臣評答云：「既屬北界，因何卻是南朝修葺？」臣括又云：「南朝廟宇自是順義軍越界橫管，譬如代州若牒朔州，云鄯陽縣廨宇損漏，請疾速修葺，便也可以奪得鄯陽縣也？」穎云：「鄯陽縣廨宇損，干代州甚事？因何牒得朔州修葺？有何義理？」臣括答曰：「南朝天池廟損，干朔州甚事？因何牒得寧化軍修葺？自有順義軍橫管，豈可便爲憑據？」穎云：「今來蔚、應、朔三州地分內，蔚、應州地界已了，只是朔州地分界至未了，侍讀、館使因何便言回謝？」臣評答云：「北朝理會數事，理有可否，可者已從擗撥，否者難便商量，怎生不回謝！」臣括又云：「兩朝通和七八十年，使人一往一來，自是常禮。地界公事，括等豈敢預聞？適爲聖旨宣問使人，已據確實理道開陳，更有何商量？」穎又云：「康定二年未定界至已前，以何處爲界？」臣括答云：「以六番鎮爲界。」穎云：「本是黃嵬大山分水爲界，不委南朝卻以六番嶺爲界，有何文字照證？」臣括答云：「若要南朝照證文字，卻黤有。不委北朝以分水嶺爲界，以何文字照證？」穎云：「此中文字更不少，侍讀且將出南朝照證文字來！」臣括云：「但請將出北朝照證文字！」穎等無語。臣評云：「自來是長連城、六番嶺爲界。」穎云：「有甚照證？」臣評答云：「自來長連城、六番嶺一帶，關子口鋪便是南北分界去處。前後北朝州縣交驗賊蹤、送還逃走軍人，文牒黤多，便是界至去處。今來南朝雖有此等文牒照驗分白，爲只是因事該指鋪分界至，不是特指定屬南屬北文字。今本朝更不論有無照據，已依白劄子內處所擗撥應副北朝了當。黃嵬專有兩朝差官立定界至文字，及有順義軍累次公牒，並特指說黃嵬大山腳下爲界。天池又有開泰五年順義軍牒，特指說係屬寧化軍地分，並是北朝文字，理道分白，怎生改移？」穎又云：「西陲一帶地方亦有未了。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遠探，白草鋪分割，因甚自北以西便挑下分水嶺，卻向平川中指古長城爲界？」臣括答云：「此處便是分水嶺。不向此中爲界，更向何處爲界？」穎云：「此處豈是分水嶺？分水嶺自轉向南，下去白草鋪望古長城，只是平川，何處有嶺子？」臣括答曰：「莫是學士不曾見彼處地形鎮著分水嶺，因何卻喚作平川？兼此分水嶺以南，盡是南界鋪寨及弓箭手鋪子，止殺向南，更怎生去得？」穎曰：「雖有鋪子，總是南界侵過分水嶺北蓋卻，自合拆移，豈得卻將鋪子爲硬界？」臣括答云：「此許多鋪子自是在分水嶺南，北朝素知，兼有北朝聖旨照證，怎生不是硬界？」穎云：「聖旨道甚？」臣括云：「蕭琳雅賚來聖旨，劄子內稱，南朝侵過分水嶺以北，蓋卻小鋪子三坐，并義兒馬鋪，皆合拆移，近南於分水嶺南修蓋。因何不說道土磴、石跌地分侵過分水嶺，蓋卻鋪子并義兒馬鋪？」穎云：「土磴、石跌鋪子不少，劄子內不成便說得許多鋪子？」臣括答云：「若實是侵過分水嶺北，卽須著說，有甚說不得？自是不干著分水嶺，故不說著，更何煩理會？今且說黃嵬大山，北朝更有何照據？」括自注云：「北界涿州累牒並理會西陲地界未了，今穎如此爭辨，臣括以此言答之，穎知理屈，自此後更不曾言著黃嵬大山、天池子。」穎云：「東西一帶盡合以分水嶺爲界，因何黃嵬大山不以分水嶺爲界？」臣括答云：「東西一帶盡以分水嶺爲界有何文字照據？」穎云：「黤有南朝州軍行過來文字照據。」臣括云：「只是胡谷寨以東有文字，尚也憑不得，干黃嵬大山甚事？」穎云：「既是一處照得以分水嶺爲界，卽東西盡合以分水嶺爲界。」臣括答云：「若是一處以分水嶺爲據，盡要以分水嶺爲界，卽西至岢嵐軍，東至檀、順，盡合以分水嶺爲界也。如此怎去得？」穎云：「因何說得檀、順，有何道理？」臣括答云：「既云東西盡合以分水嶺爲界，卽須如此。學士元來也知去不得裏！」臣評隨云：「侍讀只是說喻。」穎又云：「天池子有何照證？」臣括答云：「有開泰五年順義軍牒，地里屬寧化軍，只此照證，最是分白，其餘黤有文字，更不須言。」穎云：「只是緊執定這箇文字！」臣括云：「這箇文字不執，更執甚文字！」穎云：「這箇只是州縣一時錯誤行遣，當時官吏若在，必不輕恕。」臣括答云：「但沒便宜底文字，便總道錯誤卽休，怎生使得！」穎云：「既是南朝地界，因何乙室王及北界一百部族，在彼住坐放馬半年有餘，無人發遣？」臣括云：「既是順義軍有公文認下是南朝地方，便住坐五百年，亦是北人不合來侵入南界地分住坐！」臣評曰：「邊上地界接連去處，平時無事，兩朝人往來樵采放牧，又有何不可？豈爲時暫住坐便來侵占爲自己田地？」臣括又云：「譬如民家，去別人地內居住一世、兩世，若執出契書，亦須奪卻。住坐半年豈足爲憑！南朝只是守執北朝文字，乃是實據。當時縱不發遣，自是北人不合侵越，後來又拆卻鋪，立卻十八箇烽堆、七箇鋪子，豈是不經發遣！」相次有一人裹拳腳幞頭，自近前助說，臣評認是昨來蕭禧隨行都管高思裕，臣評卻云：「且容侍讀，評與樞密給事、館伴琳雅、學士說話，不銷得你攙說，且退。」思裕卽退。後臣括又云：「如黃嵬大山、天池子不惟有向來所陳逐次照據，兼蕭扈、吳湛國信來時有北朝聖旨。爲今來已指立烽臺標樁，開撅壕塹，興功建立鋪寨，卽且依舊，北朝百姓也且教依舊，各更不侵占，豈不分白！」穎云：「此是蕭扈、吳湛傳聖旨，已行謫降了也。此文字怎生使得？」臣括云：「此是北朝聖旨，學士因何卻言使不得？」穎云：「此是蕭扈、吳湛錯認聖旨，已行遣了。」臣括云：「順義軍牒卽云州縣錯誤文字，不經朝廷處分，待不使，今來聖旨又言是錯，何故錯得許多？今後更有照證文字，只學士道錯了不成便休也？更理會箇甚？括等自是回謝，亦難爲與學士爭口舌。」臣括更無言，稍退立。穎又卻云：「昨來北朝理會五處地界，三處了當，若只有此二處，事體至小，因何卻不理會了當？不知此二處元是與不是理會數？」臣括答云：「天池子元不是理會數。」括自注云：「望穎回答，卽引耶律榮來時劄子內落下天池子一節答之，穎卻不問。兼蕭琳雅賚來劄子內，亦只指著黃嵬大山腳下爲界。」穎沈吟思慮次，臣括隨聲曰：「莫又待道錯？」穎又多說詞理，大率並無照

據。益戒數目穎令罷。臣括待其語定，曰：『學士更說千般道理，也不濟事，須是要的確文字。南朝並無許多言語，黃嵬大山只八箇字，曰「黃嵬大山腳下爲界」，天池子只六箇字，曰「地里屬寧化軍」，此外非某所知，更無可議論。』臣括又退後立，益戒云：『今來聖旨所問，如何回奏？』臣括答云：『但告樞密給事回奏，括等來時，只是回謝，別無聖旨。今來商議公事，若是地界擗撥因依，適來已具咨聞。本朝只是守得「黃嵬大山腳下爲界」及「地里屬寧化軍」兩句確的照據。』益戒遂顧壽、穎：『如此且休。』遂相揖就座再坐，酒三行，益戒又云：『兩朝和好事重，侍讀、館使早與了絶卻好。』臣括對云：『有何不了絶？南朝道理適來已曾咨聞，自餘非括敢預。』穎猶持昏賴之意，復申前說，臣括對云：『兩朝和好七八十年，曠古未有。昨來入界，見兩朝萬里農桑，人民富庶，此是兩朝祖宗盛德鴻美，豈可以邊界小事有傷和好大體？蓋是理難應副，非是占卻。』益戒云：『兩朝和好，生靈受賜，侍讀、館使須體朝廷意，早與了當，卻庶免往復。』臣評對云：『繼好息民，生靈受賜，誠如樞密給事之說。』臣括云：『只爲南朝照驗分白，難爲應副，兼事亦不由使人。』臣評云：『這些土地得失，不繫兩朝損益。』穎云：『北朝瞰有照驗文字，爲侍讀、館使堅言只是回謝，不肯商量，料得咨呈亦不濟事。』臣括云：『南朝只是守得「黃嵬大山腳下爲界」及「地里屬寧化軍」，餘外非括所知，亦不煩相示。』穎又云：『只如赤涅膠、段家堡也瞰有事未了，在重熙十二年，百姓石廷直理會疆界，赤涅膠近南瞰有地里在，只是侍讀、館使不肯商量，未卻咨聞。』益戒云：『且做黃嵬大山腳下爲界，未委東西石廷直等地土合如何？』臣括答云：『若是援引石廷直所爭地土文字，即是已定卻黃嵬大山腳下爲界，東西地土自有始證。』括自注云：『重熙十二年，順義軍曾牒代州理會石廷直地土一牒，內云：須指定黃嵬大山腳下爲界。其意欲先認殺黃嵬大山腳下爲界，卻要一直向東，包占古長城以南地土南北三十餘里，東西瞰長。臣括所以稱即是已定卻黃嵬大山腳下爲界，其東西土地自有買馬城及古長城止殺。臣括所以言自別有照據。』益戒等曉會，不再言。穎覺理屈，卻急言黃嵬大山須是分水嶺爲界，且論赤涅膠、段家堡。臣括更不答，酒六行，起謝恩畢，展狀，與益戒相別。六月一日，赴橫燕次，馬上壽等謂臣括曰：『侍讀備録見示南朝聖旨，已檄申樞密院也。』六月一日，橫燕酒二行，押宴耶律暈令高思裕傳語云：『皇帝差楊副樞傳宣。』臣括、臣評各起立帳前，良久，楊益戒來云：『皇帝傳宣：今日樞密院、中書同進呈卿等來南朝聖旨，除續有回文外，其閒節次行遣，並先已聞達，即無不聞達事。其蕭禧不肯朝辭，只爲公事未了，須至在彼商量了當。所有蕭禧倚柱立不肯下階一節，待與問當。此外有黃嵬大山、天池子未了當，卿等必須帶得南朝聖旨來商量。這起若不了當，必是不絶往復。』臣括、臣評答云：『謹審聖旨，南朝只卻聞達，恐臣括、臣評蒙蔽。所論蕭禧倚柱一節，待與問當。深見聖意敦重和好事體，候括等到南朝，一一聞達。』臣評對云：『上承聖諭，足見敦尚和好之體，然自見行問當蕭禧以上一節，宣諭評等，當一一歸奏南朝。其黃嵬大山、天池，北朝言未了公事，使人雖聞，即不敢歸奏。』益戒云：『到底來是不肯商量便是也。不知除此外，南朝皇帝更有何意旨？』臣評對曰：『若得本朝指揮來商議，豈敢不商議？』穎又云：『蔚、應、朔三州地土，兩州已了，惟有朔州地分黃嵬、天池未了，況的是當朝久來地分，今來須要了當。』臣評云：『奈何南朝所執照據，的確甚是分白。但恐北朝邊臣生事邀功，上惑朝廷未已，樞密給事、北朝執政大臣，請試思南北兩朝通好七八十年，兄弟叔姪情契如此，不知這件小事消與不消如此計較？』益戒云：『事小則固是也。』臣評又云：『乞樞密附奏皇帝，此北界議論，是兩朝皇帝家國事，或恐內外臣僚爲已興議論，卻不敢自罷止。更望皇帝自奮英斷，早指揮了絶則好。』益戒云：『此事並是出聖意。』穎云：『卻道是公事不出聖意便是也。』臣評對云：『評意道恐羣臣議論不決，更乞特出自聖斷也。幾時不出聖意來？方説話次當，便捉一兩字來評執使人，於理不可。』穎云：『莫館使錯？』臣評云：『評不錯，是學士錯。』穎云：『這些公事瞰小臣。』評又云：『既言事小，到這裏也好了當也。』益戒云：『地界未了，侍讀、館使必須別帶得南朝聖旨來。此起須要了當，今是聖旨宣問，不可隱藏。況前來文事，盡言差來審行商議，兼令將帶照證文字來北朝理辨，必須帶得照據文字來。』臣括答云：『南朝元差審行商議，後來改作回謝，累有公文關報。北朝照據文字，元曾承受得，後來改作回謝，朝廷卻盡取去也。今來只是回謝。』益戒又云：『侍讀、館使雖用回謝，離南朝後，北朝再有牒去，言黃嵬大山等處地界未了，且令使人審行商議，恐到關推故不肯商量。文字到後，南朝別有指揮。』臣括答云：『都不知北朝再有文字，到雄州後，續領得本朝聖旨，內坐卻據雄州奏到北朝涿州牒，卻欲令括等審行商議後，面奉聖旨，沈括等元只是回謝，已起發前去訖，難爲更令商議，并劄下雄州令牒涿州聞達，不知曾見此文字否？』益戒云：『也見。』括云：『此便是聖旨也，更有何隱藏？況兩朝通和，南朝臣僚到北朝，更與北朝臣僚一般，豈敢對聖旨不實？兼地界已是了公事，真不須如此理會。黃嵬大山、天池子照據是分白，又是已一一開陳訖，今來使人更豈敢預聞他事？』押宴耶律暈令高思裕云：『天池子自來乙室王在彼下帳，若是南朝地土，何故乙室王在彼住坐？』臣括答云：『南朝地界文字分白，自是乙室王不當過界住坐，兼有其照據，豈可不據文字，只據口也？』暈又曰：『文字是在前，乙室王下帳在後，今合用前來照證，不知合用後來照證？』臣答云：『若要在後照證，則本朝修蓋鋪屋又在後。若以在前爲據，則本朝所執文字在前。兩頭總是南朝有道理，更何須議論！』穎又云：『且容問天池神堂到了是北朝地土，是南朝地土？』臣括答曰：『是南朝地土，學士何故不知？』穎云：『既是南朝地土，因甚卻要北朝行牒修葺？』臣評答云：『昨日已曾咨聞，既是北朝地土，因甚卻牒南朝修葺？』穎又云：『如吴湛所傳聖旨，已是失錯。一行上下，皆已行遣了也。豈可便作憑據？』臣括答云：『北朝

自行遣了蕭扈、吴湛，括怎生得知？只是據得聖旨。況上項聖旨至今已是多少年歲？如今卻旋道是錯，莫行不得！」益戒云：「些小公事，北朝只是早要了當，只爲南朝未肯了當。」臣括答云：「南朝爲早要了當，所以擗撥許多地土，更有甚未了？」益戒又云：「侍讀，館使也合要早了。」臣括答云：「通和美事，普天率土皆要早了，何獨使人？事理分白，自是北朝稱是未了，繫在北朝。使人只陳説得道理，了與未了，括豈敢知？」益戒云：「誠是。侍讀怎與奪得他朝廷事！只恐别曾帶得聖旨來？」臣括答云：「實别無聖旨。」暈及穎只是重疊言前來曲説。臣括云：「此等言語累經示及，皆無憑據，本朝只據得文字，别無商量。」益戒、穎同言：「今來聖旨，只是恐侍讀、館使别帶得事來。侍讀、館使只是回謝，别無聖旨便是也。只如此回奏如何？」臣括答云：「只是如此。」梁穎猶紛紛未已，臣括遂退立，揖益戒，益戒亦揖而退，臣等遂各就座。此時酬答往來約一時辰，語言重疊，更不備載，大意止如此。酒三行，穎又云：「北朝甚有照證文字，但侍讀不肯商量，更不敢奉呈。」臣括已知穎别無文字，此乃迤邐之詞，答云：「學士如此言，必是别有文字，且請牢收取。」酒罷，馬上穎又言黄鬼大山事，詞語極多，臣初並不曾答，直候穎言語稍閒，乃謂之曰：「不須如此繁説，若有好文字，只消一句。學士凡説黄鬼大山，都不肯説著「腳」字，怎奈何文字上總有「腳」字。前來順義軍牒雖曾暗落下「腳」字，後來累經理會，今年蕭琳雅來時，劄子上已卻認了也，學士必應知之。假如除卻「腳」字也無妨，只如重熙十二年七月十八日，順義軍牒内稱：「六蕃嶺直南，至黄鬼大山四十里。」此處無「腳」字，試請六蕃嶺直南，打量四十里，看到得黄鬼大山甚處？又云「段家堡西南至黄鬼大山三十里」，亦無「腳」字，亦請打量看到甚處？假令去卻「腳」字只將地里打量，也只打量得山腳下，何況元更有「腳」字。括更記得似蕭琳雅持來劄子理會南側北側是如何，學士因何卻不説著？」穎云：「此是樓板、雲内兩寨接界處照證，這底且休，且未理會，此中更别有照據在。」遂别説道理，臣括急鞭止之曰：「且請休别説，且請理會了樓板、雲内寨界至，看劄子内言：「樓板寨西南至黄鬼大山南側爲界」。不知樓板寨西南甚處得黄鬼大山？莫卻在東北上無？學士更且子細勘會，這箇是北朝自攀引底照據文字。」劄子引張慶文字云：「樓板寨西南至雲内寨，以黄鬼大山南側爲界。」黄鬼大山乃在樓板寨東北，穎已知劄子内所引失證，故前後並不肯説著此一節，臣括提問穎，穎自知理屈，但多方迴避，不肯當。穎云：「此項待别有咨聞，這裏别有照證裏！」臣括遂笑之曰：「學士許多時在河東理辨地界，卻被蕭琳雅了當卻。學士須著且恁爭辨不成，惣無言也。學士河東時好與了卻，如今已被蕭琳雅了當卻，學士纔待去這兩段田地上做工夫，莫後時也。」穎云：「是何？穎卻是爭功也？」臣括又云：「學士北朝名臣，括在南朝久聞盛名，今日事正好裨贊朝廷，早了卻好。」穎惟稱謝，然言語重復不已。臣括答曰：「括醉也，不及一一奉言，且望不怪。」適值渡一小涧子，臣括與耶律壽先過，穎未過間，臣括策馬先行，穎更説話不得，穎卻笑顧臣評曰：「侍讀只是揀便宜處説，沒便宜處便推醉也。」直至帳前，馬上相揖，遂散。此時言語往還，馬上行約十餘里方散。初二日，射弓次，穎又顧臣評云：「昨日所説地界公事，蔚、應二州已了，只是朔州地分黄鬼、天池如何了絶？」臣評云：「此雖是小事，亦無可商議。但北朝皇帝指揮了絶，即便可以了絶也。」穎又云：「天池子既是南朝地土，自來口鋪在甚處？因甚直至蘇鈐轄時，方始移鋪子向北下安置？」臣括答云：「自家地内近北取便拆移，有何不可？」穎云：「自家地内蓋鋪子，因甚卻領許多軍兵何用？」臣括答云：「當時有無軍兵括不知。若實曾領軍兵前去，必是怕北界非理約攔。將官到極邊便將引軍兵，亦是常事。」臣評云：「自家地内掘壕塹有何不可？既是掘壕蓋鋪，須得人功，不知當時是引軍兵，差人夫來？緣當時是部領人夫，怎生今日便指作軍兵惡模樣？」穎又云云不已，臣括答云：「此來括等奉命回謝，本是傳達兩朝懽好，以禮會聚不成，卻與學士鬥頰舌也！但請詳取文字，不煩如此。」穎又云：「黄鬼大山元只是定奪蘇直地界，侍讀今卻要作兩朝地界，恁地怎生教憑文字？」臣括答云：「文字指定黄鬼大山腳下爲界，尚不憑用，更憑用甚文字？」穎云：「累曾奉聞元定奪蘇直、聶再友地土文字云「北至張家莊」，若當初是定奪兩朝地界，何故聲説北至如此？顯只是定奪聶再友田土，豈得指作兩朝地界？」臣括答云：「且得學士記得元文字分白，得子細説與學士。若説著北至字，卻是南朝暗有道理。且得學士自記，容括咨聞。元是定奪文字，稱「東至買馬城，南至黄鬼大山脚爲界，西至焦家寨，北至當界張家莊。」四至内因甚只北至獨有「當界」二字？既只是北面至卻「當界」，即東面、南面、西面不是南朝，更是何人地土？」穎云：「侍讀道是蘇直田土北面方是北朝地分，便是也，恁地有何文字照據？」臣括云：「括不恁道其四至地内是康定二年南朝剖與蘇直地土，北面是北界舊界，東面、南面、西面並是南朝見今界至。」穎云：「有何文字照據？」臣括云：「更要甚文字！」穎云：「本朝自有照據，未卻一一咨聞。」臣括云：「此是兩朝正行定奪底文字，只恐更有别文字，也只改移這箇不得！」四日，就館夜筵，酒數行，穎顧壽又説起黄鬼、天池，又顧臣評云：「館使、侍讀莫須與他商量了。」臣評云：「只爲不奉朝旨商量，怎生敢到此商量？學士累歷必亦曉得。」又云：「天池除開泰五年後，更有甚照據？」臣評云：「有。」臣評因顧臣括，臣括答云：「更暗有文字，只是此數箇文字分白的確，更不須别文字也。至如天池子，太平四年二月十二日牒，於天池子西北，過横嶺子批卻簽子木一株，其簽木南至南界約三里。如此文字暗多，但一件文字可用後，其餘更何必援引？」穎審聽之，便向座旁與高思裕番語數句，如有共記之意。臣評又云：「南朝照據暗有，今且略陳所記耳。」穎又顧臣評曰：「前來侍讀説道，黄鬼大山、天池子曾有北朝國信使帶過聖旨去定了界至，怎生道不知國信使是誰？穎忘了也，試言看。」臣括答曰：「是蕭扈、吴湛。累曾共學士理會，何故得

忘了？』穎云：『蕭扈、吴湛帶去聖旨，不知是有文字？爲復只是口説？蕭扈、吴湛來時，只是口説，卒無文字。』梁穎前來理會時，蓋是記不得，遂稱錯了聖旨，今必是旋去探尋案卷，見得只是口説，卻欲來賴此聖旨，具在下文。臣括答曰：『口傳聖旨。』穎云：『恁地有甚憑據？蕭扈、吴湛見在此，當初何曾有聖旨？』臣括答曰：『此是北朝聖旨，學士因甚卻道有甚憑據？學士前日賜燕日與横燕日，兩次對制使及一行人衆，稱是『蕭扈、吴湛錯了聖旨，上下一行，各已行遣了也。』括與學士理會言語，莫往復三二十轉，因何今日旋去檢本子來，卻道何曾有聖旨！』穎云：『上下一行惣行遣了，不是説蕭佶，幾時説道行遣著蕭扈、吴湛？』臣括答云：『是何蕭佶？是治平舊址撥與北朝多少時也？此回便有甚因依，説到蕭佶身上？此來從頭只是理會黄嵬大山、天池子，因甚説行遣蕭佶？有甚交涉？』穎云：『穎不曾道行遣了蕭扈、吴湛。』臣括曰：『學士對制使及一行人衆道了二三十度，言猶在耳，怎生便諱得？兼此事卻有憑據，當時蕭扈、吴湛雖是口傳聖旨來，緣南朝卻有聖旨、劄子，坐著蕭扈、吴湛言語，已指揮各守地界，亦請北朝依此指揮，邊臣不得更有侵越。此劄子是蕭扈、吴湛自賫回。兼北朝已有行遣文字到邊上，邊上各曾有公文照會，怎生諱得？』穎云：『這裏不見有文字。』臣括但笑而不答，穎亦不固爭，似有慙色，酒行至十四盞，臣括等共辭之。穎固留，堅言只十盞也。臣評笑謂穎曰：『不是侍讀面前以榛實記數甚分白，這酒巡莫不尚賒賴？』壽，穎共發笑。臣括顧臣評云：『前後學士所辨言語甚好，學士不錯，學士對南朝使人須著如此理辨方是也。必然與朝廷密論時，自須依理道前後咨聞事理，學士心豈不曉？言語且須著恁地不錯。』穎云：『不如此，須要理會歸實，豈是强詞！穎云北朝照證文字亦瞞多，只是侍讀，館使未見，見後須知得不錯也。』臣括答云：『蕭琳雅持來劄子内，天池子並無一件文字照據，黄嵬大山只引著兩件照據：一件樓板寨南側爲界底，前日已咨聞，全沒交涉；一件稱順義軍曾牒代州待於黄嵬山一帶巡邊，令代州告示人户知委。代州回牒只稱告示人户知委訖，不知此文字何用？莫是執道代州不曾理會。至如近日北朝文字稱今年在永安山受禮，今來館舍卻去永安山八九十里，不成便須在永安山尖上受禮也。順義軍人馬從黄嵬大山腳下巡過去，喚做「黄嵬大山一帶」，有何不可？又不曾去黄嵬大山尖上巡邊也，代州何須理會？既言北朝照證文字瞞多，因甚劄子内只説此兩件，必是此兩件是最親切底。最親切底尚且如此，其餘卽不言可知。』穎云：『不然，劄子内只是略舉二件，此中瞞有文字在，只是侍讀不理會，更不欲將出。南朝憑據文字如何？見得侍讀必將得來。若見得南朝的確文字，朝廷須有商量。』臣括答云：『文字盡在朝廷，括非本職，不曾將來。』臣括見穎言朝廷須有商量，言語稍似婉順，遂語穎曰：『兩朝通好七八十年，這些事道理如此分白，不如早了，卻是和好，各自守取道理莫好。』穎云：『南北和好固是好事，如今地界了後，更勝如舊日去也。舊日邊上時有小爭競，只爲河東地界理會來三十餘年也，至今未定疊，須至時有爭競。若此回了卻河東地界，今後邊上更無一事，和好更勝如前日也。』酒欲罷，穎云：『三兩日來，朝廷有一箇好商量。此小事，侍讀，館使早與了當著好。』臣括見其語似婉順，遂答云：『公事已了十分，但北朝道了便了也。』別録又載書表司、殿中丞、知雍邱縣事王純狀稱：五月二十九日，北朝皇帝與皇子各變服來帳前，稱太師及小太尉相次，皇帝至侍讀安下帳前，書表司王純、鮑忻、職員張履、御厨李回、指使王宣等同與皇帝相揖後，地上列坐，時皇子亦在。喫茶罷，王純謂皇帝曰：『今日天涼，太師可飲京酒一兩杯。』皇帝曰：『好。』遂具酒果相次，皇帝先發問曰：『地界還如何了當？』張履云：『地界事已了，蕭琳雅已受了辟撥文字，别無未了。』皇帝曰：『黄嵬、天池本是北朝地土，昨因蘇鈐轄等强來侵占，今來只要依舊。』張履云：『康定年中，兩朝已曾定奪蘇直所爭地土了當。』鮑忻云：『記得北朝曾差教練使王守源、副巡檢張永、句印官曹文秀計會，南朝陽武寨都監翟文秀、嶧縣令教練使吴忠指揮撥立定蘇直地土，已立定黄嵬大山脚爲界，此事甚是分白。』張履云：『天池，南朝自有順義軍開泰五年牒，稱地屬寧化軍，亦是照據的確。』皇帝又云：『天池既是南朝地土，因甚於天池廟左側旋蓋鋪形？』張履又云：『亦是自家地土上修蓋，有何不可！』鮑忻因舉手謂皇帝曰：『北朝來理會五處地土，南朝已應副了三處，此兩處爲已經定奪了當，及有文字照據的確，決難爲應副。北朝皇帝須是體認南朝皇帝意度，便是了當。』皇帝又云：『此處地土，某曾親到來。』遂指畫鋪形去處，鮑忻、張履同指李回謂皇帝曰：『李司徒久在河東，盡知子細。』皇帝問李回曰：『蕭糾格太保曾來否？』回曰：『今日不曾來。』蕭糾格太保便是蕭愛六宅。皇帝曰：『河東三州疆界，左藏甚知次第，黄嵬大山有些爭競事，爲甚未了？』回答云：『聞蕭琳雅昨來商量已了，更無爭競去處，已將過文字來，太師必曾見上面都了也。』皇帝云：『只爲未見道黄嵬山分水嶺。』回答云：『北屬代州陽武寨，自康定二年及嘉祐二年兩次兩朝遣使差官商量，定奪了當，必更難言。分水嶺其黄嵬大山北脚下爲界，更如何改得！』尋有皇子卻坐云：『黄嵬大山北脚與水峪、白草鋪相照否？』回答云：『全不忤事也。其水峪在雁門寨北，黄嵬大山北脚在陽武寨西，相去甚遠，全不相照望也。』皇子又云：『與天池可相照否？』回答云：『更絶疏遠也。』皇子又云：『其天池久屬當朝，自來以横嶺爲界，如今須要依舊。』回答云：『若北朝卻要横嶺爲界，奈緣横嶺在冷泉村北七里以來，上面有長城者是。昨爲北朝百姓杜再榮等偷侵過横嶺南，居占冷泉村，本朝爲北朝差國信使言『北朝人户也』，且教依舊，爲歡好年年，不曾起遣，只於天池立定界至。若要横嶺爲界，須起了冷泉村方得也。』皇子云：『不是也。其横嶺在天池西南上是也，被你南朝侵奪也。北朝天池豈是侵了冷泉村？』回答云：『西南無横嶺，除了舊長城横嶺。』闕答云：『若説西南上近者，只是於車道塢下有一小嶺子，高不及二丈，長不及七八十步，豈得指爲疆界？大不是也。』又書表司王純

狀：今月初三日午時後，有館中句當蕭太尉，名呼圖克臺，體問得北朝太后帳前人，又一裹頭巾，著駝毛衫人，稱姓劉，呼司徒；一被髮人，是昨日來者諢子太保，皆是北朝皇帝處人，將酒一注子來純帳中，請御廚李回，書表鮑忻、職員張履，云：『昨來祗候不易，今日無事，特來勸好酒盞。』良久，蕭太尉問云：『地界事如何？見說其餘總了也，只有黃嵬大山、天池兩處未了，如早了當甚好。』李回答曰：『黃嵬大山有康定二年因蘇直、聶再友侵耕南朝地土，其時南朝仁宗、北朝興宗已各差官定奪，別立封疆界石壕子。天池亦有南北兩朝往回文字，照驗分白，了當多年也，更有甚事理會未了？』北人意尚未曉，純尋就地畫形勢子細說與北人：『其黃嵬山下聖佛谷以北一帶，久年以六蕃嶺爲界，後因北界人聶再友、蘇直侵耕過南朝地土，南朝仁宗爲和好多年，不欲爭競。是時兩朝各差官同共重立定地界，東至買馬城，西至焦家寨，南至黃嵬大山北山脚爲界。天池地分，舊以近北大橫嶺爲界，因北界人杜再榮侵耕過冷泉河，後來定奪，只於天池廟近北別立界至，已了當多年，別無可理會，並有兩朝文字并北朝順義軍公文過來，稱天池廟地屬南朝寧化軍，照驗甚是分白，南朝皇帝必不肯更移改動也。』其被髮人又問云：『的實有文字照驗無？』純答：『是兩朝公事，若無文字照據，誰敢浪舌說話！』又低語謂曰：『昨日來者太師官，暨近上，朝廷最信憑他語言，交我問書表，若有文字，國信使副因甚不且將來看過便了也？』純答：『南朝應副北朝事已了當，別無可理會，今只差使副來回謝，更不帶文字隨行。北朝自有當年往回文字案檢可以照證，何須更要南朝文字？但交太師自去檢看，管不差錯。』飲罷起。又隨行李回狀：今月六日離新添館，路中有北界馬協司徒續後趕來，相祗揖云：『闕下久住不易，今來歸去，暨是喜慶甚好事。』回答云：『別有甚喜慶好事？只是且得一行人馬安樂回歸。』協又云：『且得兩朝再成歡好。爲這些兒疆界公事，暨是煩惱。昨來蕭相公、梁學士爲在代州界上住了許多時日，不曾商量得些子處了當，朝廷尋來句只三日走馬到駕前，暨受了煩惱不少。後來蕭琳雅再去南朝回，雖將得文字來，該說代州以東諸寨地界已了，更不爭理。只有黃嵬大山與天池兩處未了，又待再差蕭琳雅去南朝理會，卻爲南朝有泛使來到，只等候商量箇次第，便教過去。皇帝卻見侍讀、館使閒說得理道甚是分白後，暨是喜歡；太后亦更喜歡，道與皇帝：南朝暨是應副，本國也如有些小的公事，也且休恐惡模樣。便朝廷取問蕭相公、梁學士當時商量，教看南朝意度如何，肯與不肯確的逐旋奏聞？但只說南朝差來職官一向不肯商量，卻只爭了一場坐位閑公事，不曾了得些小疆界，因何蕭琳雅去了卻以東數寨。如今沈侍讀、李館使來說得事理分白，顯是你兩箇有隱底事節不聞達朝廷，如此三度令分析，更取問蕭琳雅一次，南界可暨不肯商量。其蕭琳雅尋復奏：南朝若不肯商量，怎卻將得回答文字來？即不知邊上職官相見，商量如何？』協又云：『與左藏代州往還甚熟，後不敢浪舌說脫空，實是如此。今來北朝皇帝亦甚思想，因見侍讀、館使累說南朝皇帝重惜歡好，大暨應副北朝也，遂亦深思昔年歡好，更不理索黃嵬大山分水嶺，只於天池中心爲界。此甚小事，必是侍讀、館使見後，甚是喜歡也！』回答：『蕭相公、梁學士在代州界逐次相見，實即只閑爭相織羅公事，何曾的當商量地界！北朝問當乃是也。其黃嵬大山及寧化軍天池是南朝照據分白，累經兩朝差官定奪了當，難以移改。如今北朝只於回牒內帶說天池一節，自繫朝廷不知如何，使副有何喜歡！』協又云：『莫相次走馬報平安，行時必先繳奏此事聞朝廷否？』回答：『只是循常例奏平安，更不去奏事。』協又云：『此回國信使副甚有好事。諸處點集下兵馬不少，未曾令取便句當及。又二年田苗薄熟，人户暨是艱難，今來皇帝喜歡，方始一齊告示放散。一國上下人民皆喜歡。初五日，使副進發後，次日羣臣一齊入賀疆界不爭，兩朝再結歡好，甚是堅固也。莫也知道否？』回答：『不知。』

又　卷二六六　（熙寧八年秋七月壬申）上批：『訪聞通遠軍三岔堡地，近累有西人叫呼，理索逃背人口及失去牛羊、地分，官多不與應報，或稱並無，致西人不絶辭説。久之恐生邊事，可令經略司選官一員體量根究，如有盜牛羊投來者，盡送本界還之。』【略】

（丙子）韓縝等圖上河東緣邊山川、地形、堡鋪分畫利害。詔：『雙井水峪、瓦窰塢分畫地開壕立堠，增置鋪屋控扼處，並依奏。石門子鋪如在三小鋪外，更不拆移。其見安新鋪以東，接胡谷寨地元非分畫處，若北人言及，即以此拒之。如固爭執，奏取朝旨。其白草鋪，西接古長城，先從北與之議，毋得過分畫地界。其古長城以北弓箭手地，聽割移。』上與王安石日論契丹地界曰：『度未能爭，雖更非理，亦未免應副。』安石曰：『誠以力未能爭，尤難每事應副，國不競亦陵故也。若長彼謀臣猛將之氣，則中國將有不可忍之事矣。』

又　卷二六九　（熙寧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命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曾孝寬往河東分畫地界所計議公事。時李評言義興冶、胡谷、茹越、大石四寨堡鋪分界，與韓縝所上畫圖不同，故遣孝寬往審問。孝寬請差官案視改正而歸，仍詔孝寬有申陳事具奏，從入內內侍省進入。及孝寬以圖籍案視，而並邊未嘗侵北境，乃奏曰：『國家所以待敵人者，恩與信也。恩不可縱，信不可失，苟細事不較，則將有大於此者矣。宜如故便。』

又　卷二七〇　（熙寧八年十一月）丙戌，上批：『中書、樞密院同議代北疆事，可來日就旬休於東府詳議進呈，不可更遲疑滅裂。』乃議定東水嶺一帶從雁門寨北過分畫，西陘地令接古長城處分畫，瓦窰塢地令案

視分水嶺所在分畫，麻谷寨水窩鋪當拆移，令韓縝等先勘會聞奏。【略】

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壩爲南平軍。熙寧四年，既討定李光吉、王兗，舊地置榮懿、扶歡兩寨。其外有銅佛壩，近南接西南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等蕃界，數十部族據有之。後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把拓。及才進死，部族無所統一，數出盜邊。命熊本往討平之。於是本言所開拓皆膏腴地，至林箐深密處，皆可募民開畬佃種，謂宜廢南川縣，於此置軍。又以使臣爲梓夔路都監、知軍兼沿邊都巡檢，稍置官屬，并領榮懿、扶歡二寨，增置開邊、通安、安穩三寨，以爲控扼。又言夷人居欄柵，婦人衣通裙，所獲首級多鑿齒者，卽古巴郡板盾七姓蠻、南平獠之故地，請以南平爲名。本又乞權撥大甯監每歲應副陝西及成都府監赴新建軍寨募人入中糧儲。並從之。

又　卷二七一　（熙寧八年十二月）癸巳，上批付韓縝等：『今月二日據雄州繳到北界來牒，坐到牙帳指揮，仰依韓縝等所立旗表去處，於麻谷以北界分畫。尋已令樞密院劄子付卿等去訖，可疾速細詳北界牒內事節，如見禧、穎，更切和會商量，勿致譴張，庶早見了絕。』韓縝等言：『北界理辨疆界蕭素、梁穎已歸牙帳，乞暫赴闕奏稟。』詔縝案視畫圖齎赴闕。【略】

（癸亥）詔河東經略司指揮緣邊州軍，候北界來增置鋪屋，卽對境臨邊亦安置鋪屋，招弓箭手。

又　卷二七三　（熙寧九年二月乙未）上批：『河北分畫地界，其天池一項，近韓縝等已嘗申明奏請，朝廷雖已回降指揮，恐亦未至明顯，縝等到彼，不免又須逐旋奏稟，必是復致稽緩，可檢會近降指揮再議與一處分，仍令縝往寧化軍按視聞奏。』

又　卷二七六　（熙寧九年六月壬寅）壬寅，上批：『北人見爭理瓦窰塢地分，可速降指揮下韓縝等令子細遍行檢視，詳悉畫一地圖聞奏。其堡鋪、山川、人户、壯丁及水流所向，並須一一貼黃聲說，不得小有鹵莽漏落。』

又　卷二七九　（熙寧九年十一月丁丑）韓縝等言與北人分畫瓦窰塢地界。詔依水流南北分水嶺分畫。

又　卷二八三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樞密院奏：『知忻州蕭士元、持服祕書丞呂大忠昨按視河東地界，內有不於圖子上貼畫出所指地名及分水嶺去處未當事理。』詔蕭士元、呂大忠累經赦恩，並特放罪。河東分畫地界所燕復等檢踏天池西南無橫嶺地名，後再檢視，有故寨嶺亦名橫嶺。詔復等所得減年磨勘內各除一年。

又　卷三〇三　（元豐三年四月甲寅）代州言，諜報契丹北樞密蕭堯昌等引步騎點檢緣邊鋪舍。上批：『敵若止是增飾鋪舍，必不遣如此重官，恐尚有理辨團山子以東地界之意，故假此爲名。宜下定州真定府安撫司、太原府經略司，速募人伺敵情，仍增邊界巡守，及權移異地分內不得力使臣。』後逐司奏言，惟點閱鋪舍而已，非有他故也。

又　卷三一一　（元豐四年二月）庚辰，河東經略司言：『準朝旨相度代州、寧化岢嵐火山軍當增置鋪屋數。河東緣邊安撫司元奏覘知北界欲增置鋪，候起修日，本界亦須增置。臣今看瓶形寨以東十鋪，若北人修蓋亦便增修，緣不係分畫地分，顯似自作事端，乞權罷修創。其寨西欲增二十八鋪，亦恐不須爲。北界增置，其檢計數內，若控扼，須至修創，乞候北人修畢增治。』詔河東經略司候有北人增置鋪屋，再奏取旨，其先降卽添置指揮，未得遽施行。

又　卷三一九　（元豐四年十一月丁亥）河東路提點刑獄黃廉言：『準朝旨往代州定驗有無人侵北界地採薪，臣親往瓶形等十二寨緣界壕按視，一一詳考。委是古道，卽不根究，內有道近鋪屋及密抵林木，委是人跡往還，本鋪守卒朝夕採薪，舍遠就近，不能無之；及有避遠取直過往，雖非採薪，亦不當直過。』詔：『逐寨不覺察採柴及取直過往寨官并本地守鋪人員，令河東路經略司劾之。』

又　卷三二二　（元豐五年正月甲午）上批：『代州諸寨踏成蹊徑二十有七處及瓶形寨地圖，令河東經略司指揮代州并準備提舉管勾開壕，立堠官，候北界來計會，卽自團山子鋪以西分水嶺脊，依畫圖商量取直，開立壕堠；其向西踏成蹊徑處，同行修治，俱令依舊，不得展縮。』

又　卷三四五　（元豐七年夏四月庚戌）詔：『北界牒理會寧化軍差人過天池地分捉拏人口事，可下經略司契勘緣故，詣實疾速依理施行，迴牒訖奏。』

又　卷三四九　（元豐七年冬十月）戊子，敕交趾郡王乾德省：【略】

卿保膺寵祿，世載忠純，欽奉詔旨，申飭官屬，分畫州峒，本末以明。勿惡、勿陽二峒已降指揮，以庚儉、邱矩、叫岳、通曠、庚巖、頓利、多仁、勾難八隘爲界，其界外保、樂、練、苗、丁、放近六縣、六縣下恐有脫字，《時政記》亦然。宿、桑二峒，並賜卿主領。卿其體此眷私，益懷恭順，謹遵封約，勿縱交侵。』

又　卷三六一　（元豐八年十一月甲辰）河東路經略司言：『北人於火山軍界豐石爲牆，慮蓄姦謀爲侵占之漸。』詔：『左藏庫副使趙宗本詣牆所體訪，畫圖以聞。如侵舊界，即移牒毀拆，仍當爲先備。』未幾，復言北人聲言欲爭據石牆，乞增兵防托。詔沿邊安撫司密共覘視，若侵占有實，奏拆去。

又　卷三六四　（元祐元年春正月丁巳）司馬光又遺書樞密院曰：『【略】若西人如往年興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邊，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敵侵火山地，不與，於初累石時，便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緊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今朝廷亦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敵狃於得志，以爲南朝易與，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者，國之本，若敵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置熙河，爲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高材英器，憂國忘家者耶！願早易之，勿致敗事。』

又　卷三六六　（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言：『火山軍今月九日，北界西京留守等大小官十有餘人，引馬來界壕上，相度壘起石城處地界，及朔州人馬見在東偏頭村存泊。本司已牒緣邊安撫司，依先降朝旨，候北人退散，審度問便前去毀拆。』詔河東路經略司：『依累降指揮，如合添差官員兵馬，亦仰相度選那差撥。』

又　卷三七一　（元祐元年三月戊辰）右司諫蘇轍言：『【略】敵人地界之謀，出于耶律用正，今以爲相，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喻也。臣聞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爲太原，欲置范家東堡、范家西堡及赤泥膠三指揮弓箭手，恐敵以爲言，乃召弓手節級高政使幹其事，政率其徒於薩爾台之南北，候伺敵人之樵采者輒毆傷之。敵以爲言，則曰此漢界也。移文爭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自薩爾台以南爲漢界，而三指揮弓箭手大獲其用。及韓縝定地界，皆割與之。主户約一千五百餘户，客户三四倍之，驅迫內徙，墳墓廬舍及所種田禾皆委之而南。老幼慟哭，所不忍聞，遂以天池嶺爲界。天池北距薩爾台尚二十五六里，異時敵欲祈福，修天池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入，以明廟之屬漢也。今亦爲敵有。高政者，土豪也，有威名於北方，蕃漢目之爲高天王。而天池廟神亦曰高天王廟。方割屬敵時，政撫膺大慟，謂其徒曰：「我兄嫂今日陷蕃。」百姓數千人皆大哭。縝爲侍從，仗節出使，而賣國黨寇，曾不如一弓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政數年前爲大皇平巡檢，年七十餘，每見人論縝與燕復之姦，即欲食其肉。燕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隆鎮一商人也，入粟得司户參軍。韓絳爲宣撫，始奏換武。邊人疑其細作，而縝與之交私，狎暱無所不至，至呼爲燕二，亦謂之二哥。割地之謀，皆出于復。敵使梁永、蕭禧，本以橫山下大川爲界，至七蕃嶺下，乃徙入漢地圍裹。此嶺凡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界。邊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三百餘人，毆擊北使，奪下梁永等柱斧交椅，敵人不敢復南。仍自七蕃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爲界。燕復至雁門寨亦爲弓箭手所毆，匍匐入寨，閉門僅免。

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服，而敵人亦知理曲無詞。使縝稍有臣子忠孝不負本朝之心，則七百里之地，必不至陷于寇讎之境也。

火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自荷葉平、蘆牙山、雪山一帶，直走瓦窰塢，南北百餘里，東西五十里，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兔，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廟，河東一路，牲幣所走，今亦爲夷鬼矣。人神共怒，皆縝之罪。中國從來控扼卓望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七蕃嶺、黄鬼山之類，今皆爲敵地。下視忻、代，人馬可數。異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策，誰能復議？以此知縝賣國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靈，必不赦縝。』

又　卷五一三　（元符二年秋七月己巳）河東路經略使林希言：『北界沿邊都巡檢，管勾朔州同知多造事端。自六月十三日驅擁人夫侵越取

水，除已爲巡檢何灌約回，經一月有餘不至；今月十八日，復來取水。其同知往來戎帳，節次已具奏聞，緣北人自前歲改移東偏頭稅場，去歲拆石牆，今歲不受牒，便於賈胡疃興建場屋，又過天澗取水及有分水爲界之語，蓄謀三年，發於今日。竊恐其勢未已，除已牒折克行選差使臣前來，依朝旨隨宜應接外，緣方當進築之際，正藉克行及其子可大帶領兵馬在北界防扼。深慮那移兵馬前來，其本地分巡檢兵數又少，如北人再領人馬數多，過來陵犯，何灌等便若行應接，深慮兵力不敵，兼恐別生事端。已密諭何灌等及折克行所差使臣，但嚴勒兵馬，把截取水道路，過作隄備，不得輕易便行鬥敵。其北人所創稅場，本爲私相買賣，既嚴禁互市，自足以破其謀。今若更來取水，亦不必與之力競，俟進築了日，軍馬各歸，沿邊有備，至時尚來取水不已，即別有措置，隨宜應接，亦未爲遲。』從之。

又　卷五一四　（元符二年八月戊寅）河東奏：『朔州同知爭賈胡疃事宜寧息。』北人自去歲欲遷東偏頭稅場於賈胡疃，徑入久良津買賣。朝廷以創改事端，令邊吏移文拒之云：『久例於東偏頭村往來買賣，難議創行改移。』後數移文至，不肯收受。又於賈胡疃創建稅場屋宇，及開石墻越漢界，於天澗及黃河取水。至以兵仗擁護取水人過界，射傷巡卒。林希日一奏，以爲北人恐因此生事；又云欲以黃河分水爲界；又云聚兵數千，欲據漢界取水。朝廷亦令折克行相度應接。曾布數論希，以爲探報皆虛聲，建稅場、破石墻、過界取水，皆同知者麓暴妄作，不足恤。希憂恐不已。既而果無事，仍奏云『更不發日奏』。上亦哂之。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一《地理門・三合流》　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洩，淪入九幽。昔嘗有舶舟，爲大西風所引，至於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

宋・周煇《清波別志》卷上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河之外邛部川蠻、青羌部落，皆唐八詔族帳。涉水不用舟楫，止東蒲葦以濟魋髻，冬夏披氈以蔽體，既通中國互市，獰獷良費羈縻。河下流舊接雅州，透嘉陵江石佛，下後天產山險橫截，遂不通漢境。《西南備邊録》載：藝祖既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嶲，上命取地圖視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濱舊有劃玉亭，今猶在。歲紹熙辛亥，昆陵張謂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劃之方，即金城可恃之險，』謂此也。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蠻》　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羅殿、自杞等，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峨州以西，別有酋長，無所統屬者：蘇綺、羅坐、夜面、計利、流求、萬壽、多嶺、阿悞等蠻，謂之生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羅殿等處，乃成聚落，亦有文書，公文稱守羅殿國王。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七《廣南西路・吉陽軍・風俗形勝》　吉陽地多高山，峰巒修拔，所以郡人間有能自立者。吉陽俗近夷，多陰陽拘忌，至有數十年不葬其親者。其外則烏里、蘇密、吉浪之洲，而與占城相對，西則真臘，交趾，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船往來，飛鳥附其顛頸而不驚。

宋・趙汝适《諸蕃志》卷上《志國・流求國》　流求國當泉州之東，舟行約五六日程。

又　卷下《志物・海南》　海南，漢朱崖、儋耳也。武帝平南粵，遣使自徐聞令雷州徐聞縣。渡海略地，置朱崖、儋耳二郡。昭帝省儋耳併爲朱崖郡。元帝從賈捐之議，罷朱崖。至梁、隋復置。唐貞觀元年，析爲崖、儋、振三州，隸嶺南道。五年分崖之瓊山置郡，陞萬安縣爲州，今萬安軍是也，儋、振則今之吉陽、昌化軍是也。貞元五年以瓊爲督府，今因之。徐聞有遞角場，與瓊對峙，相去約三百六十餘里，順風半日可濟，中流號三合溜，涉此無風濤，則舟人舉手相賀。至吉陽，迺海之極，亡復陸塗。外有洲曰烏里，曰蘇密，曰吉浪，南對占城，西望真臘，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床，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爲則，晝夜守視唯謹，毫釐之差，生死繫焉。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五《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三》　（天會五年）夏五月，宋康王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二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辛丑）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遣其行臺户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紹興講和録》：金元帥上第三書：『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致書：時寒，想惟安

善。近魏良臣至，伏孚惠書，語意慇懃，惟命是聽，良見高懷。昨離闕時，親奉聖訓，許以便宜從事，故可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陽，下至於海，以爲界。重念江南凋敝日久，如不得淮南相爲表裏之資，恐不能國。兼來使再三叩頭，哀求甚切，於情可憐，遂以淮水爲界。西有唐、鄧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水北，不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爲定。」又云：「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寓在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所乞。外有燕以北逋逃，及因兵火隔絶之人，並請早爲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行臺尚書户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蕭毅，中憲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定可否。其間有不盡言者，一一口授，惟詳之。既盟之後，即當聞於朝廷，其如封建大賜，又何疑焉。有少禮物，具啟別幅。隆冬，切冀順天，慎衛眠食，專持書奉答。不宣。先是，有舉大獻策於宗弼者，宗弼用之，盱眙、龜山造舟爲梁，引兵深入，東過臨淮，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絶。至是軍食不繼，士皆飢苦，又聞王師將涉江而北，宗弼大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焉。李大諒《征蒙記》云：「皇統元年，副元帥兀朮誅都元帥撻懶，以割河南還大宋，有逆謀，提師過江，復取河南。四年，回師，謂南北行府三帥曰：『吾近因國有叛臣結連南宋，自領兵東伐，問罪宋國。大軍至亳郡，由廬越淮，橋道阻遏車騎，吾心熒惑未決。忽淮陰二進士遠來，獻陳平宋國策。時吾急遣龍虎、阿魯保二帥探路先行，韓常、周榮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路。龍虎遣使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爲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水陸，兩處造橋。吾大喜，晝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步、騎徑濟淮源，上據運河，擺布斥堠，細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絶。吾因觀宋室新立龜山城寨，臨淮之勢，先行，韓常、周榮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路。龍虎遣使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爲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水陸，兩處造橋。吾大喜，晝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步、騎徑濟淮源，上據運河，擺布斥堠，細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絶。吾因觀宋室新立龜山城寨，臨淮之勢，就山爲隘，若此聚糧屯兵，此地據守，吾雖鐵心，未可輕舉。但見空壁，吾心自忖，宋室空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盱眙之楚州，行路窄隘，左有長淮，右臨河渠，糧道遥遠。有過邵伯至山陽人騎回，惟是獲到菱實雞頭蓮子。聞諸軍不避寒酷，踏泥打凍，決池涸港，掘藕拾菱，尋魚摸蚌，又宰殺騾驢，相兼爲食。諸軍飢苦之聲不忍聞，但虚心寬諭而已。又諸將士云，輜重俱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起盱眙，此乃據山臨水，大利之勢，尚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吾獨與蕭平章計議，大言檄書於宋，若從此約，請詣轅門計議，如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吾視諸軍飢心嗷嗷，忘失晝夜。龍虎、阿魯保言：若南宋受檄，猶得半軍回，若宋軍渡江，不擊自潰。吾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西望糧音，南聽蕭信，心神不寧。如此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來，議止淮爲界，誓約已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泗。集軍馬、輜重、騾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無六。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智，但一檄書下，遂取捷，乃萬世不傳之上策。」」按：大諒所云，可見金人勢窮力竭之實，今並附此，庶幾可考。

【略】

戊午，金國審議使蕭毅等辭行。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爲界。毅辭，上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虚設。』

是日，詔大金國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並稱『大金』，不得指斥。

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紹興講和録》：皇朝講和誓書節文：「竊以休兵息民，帝王之大德；體方述職，邦國之永圖。顧惟孤藐之蹤，猥荷矜存之賜，敢望自竭，仰答殊恩。事既繫於宗祧，理蓋昭於誓約。契勘：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二州，割屬上國。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南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軍。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絶。所有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淮北、京東西、陝西、河北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理，願歸鄉者，更不禁約。其自燕以北人，見行節次遣發。今後上國逋亡之人，無敢容隱，寸土匹夫，無敢侵掠。其或叛亡之人，入上國之境者，不得進兵襲逐，但移文收捕。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該置射糧軍數并巡尉等外，不得屯軍戍守。上國云云，敝邑亦乞並用此約。既盟之後，必務遵承，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和戰本末》

金亮之殞也，朝廷既復兩淮地，遂乘勝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郡。未幾，有詔班師，諸將乃棄潁、蔡諸郡而歸。淮寧土豪陳亨祖者，先挈地來降，及是死於難。【略】先是，虜帥答魏公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爲界。【略】（隆興元年）九月，仲賢辭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掠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持誓書來。史丞相之在位也，嘗與魏公議，欲以弟姪之禮事之。至是頗合其説。己丑進呈，執政皆賀，上猶欲止割泗、海，徐議唐、鄧。侍御史周操、右正言陳良翰聞之，相繼入見，

論其不可。十一月十一日戊戌，上命執政出虜書示之，執政不出。湯相遽奏以户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十三日庚子，大淵，上所厚也。是日，操、良翰始見虜書，翌日共奏：『乞勿與四州，待得陵寢而後與歲幣。』於是左僕射陳康伯、右僕射湯思退、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事洪遵同奏：『張浚宿望，實當倚寄，凡所持論，人無不從。侍從、臺諫之臣，亦當與聞國論。望召浚歸闕，特垂諮訪。』仍令侍從、臺諫集議，當與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禮數之後先，土貢之取予，仍令各薦所知，以備小使，凡五事於後省限一日集議。十一月十四日辛丑，翌日，吏部尚書凌景夏、户部尚書韓仲通、權吏部侍郎余時言、刑部侍郎路彬同一議。大略謂：既正名分，則和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州疆土當講與祖宗之陵寢及欽廟梓宫兩易之。禮部侍郎黄中、兵部侍郎金安節同一議。大略謂：如稱叔姪二字，未得允當，國號不加大字，不用再拜。歲如增幣，當還欽宗梓宫。四州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宫，首當迎奉。陵寢地，彼必不肯歸我，宜因每遣使入國，恭謁陵寢一次。侍御史周操、左正言陳良翰同一議。大略謂：名分既正，則姪國之類不須深較，惟土疆不可與，歸正人不可遣，邊備不可撤，及每歲展敬陵寢，皆須預約。又乞令張浚條具。給事中錢周材、起居舍人馬騏同一議。大略謂：我當稱大宋謹曰，如與大遼之禮，歲幣已有定議。泗州決不可割。又乞令張浚參決。工部尚書張闡自爲一議。大略謂：和不可不議，使不可不遣，歲幣不必校，四州不可割。令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起居郎胡銓自爲一議。大略謂：虜因符離之役，震慴求和，今欲與不共戴天之讎，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況萬萬無可信之理，何桌、黄潛善、秦檜前車之覆，不可不戒。監察御史尹穡自爲一議。大略謂：國家事力未備，當與虜和，惟增加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集。監察御史閻安中自爲一議。大略謂：四州我之門户，決不可棄，當以和好爲權宜，用兵爲實政。又翌日，上朝德壽宫，十五日壬寅。因奏知遣使通問事，上皇甚喜，諭上以欲自備一番禮物。【略】明年正月，復以書來，大略言：『四州係本朝内地，不當言於意外。其餘事理，非帥府所當可否。』三月丙戌朔，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

又《乙集》卷七《開禧去凶和戎日記》（嘉定元年）六月二日庚午，金人歸大散關。三日辛未，歸隔芽關，又歸濠州。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一二《泉州》泉之晉江，東出海間，舟行三日，抵彭湖嶼，在巨浸中，云云。施肩吾詩：『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略】海道：出東海，行二日乃至高華嶼。

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三《歷代州域總敘·宋二十三路》

太祖受周禪，凡州、府、軍、監一百三十九，縣六百六十一。軍、監始自置屬縣，與州府並列。建隆元年，始以知州易方鎮。乾德二年，詔階、成二州，直隸京師，始不以支郡盡隸節度使。荆南來朝，平湖南，蜀，廣，江南。開寶九年，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太平興國二年，盡罷節鎮所領支郡。三年，陳洪進、錢俶獻地。四年，平太原，李繼捧來朝，而後混一。至道三年，始定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西、廣東、廣西。咸平四年，分川、峽爲四路。益、梓、利、夔。天聖八年，分江南爲東、西。仁宗初，有路十八，總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夔，北際中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康定二年，分陝西爲四路。秦鳳，涇渠，環慶，鄜延。慶曆八年，分河北爲四路。定州，高陽，真定，大名。皇祐三年，分淮南爲東、西。揚，廬。熙寧五年，分京西爲南、北，陝西又分永興，建熙河，并前四路爲六路。元豐四年，建蘭會路。六年，分河北爲東、西。八年，删定《九域圖》，更名《九域志》，總二十三路，京東東、京東西、京西南、京西北、河北東、河北西、陝西永興，秦鳳，河東，淮南東，淮南西，兩浙，江南東，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成都，梓，利，夔，福建，廣南東，廣南西。京府四，開封，應天，河南，大名。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九年，兩浙分東、西路。自熙寧始務開拓，种諤取綏州，韓絳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厚取懿，洽，謝景温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元豐，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四寨。元符，王贍取青唐，邈川，龍支。崇寧，王厚復湟，鄯。迄于重和，建州，軍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云中兩路，而中夏板蕩矣。自建炎南守，輿地登于職方者，東薄明，粤，南斥瓊，崖，西盡岷，嶓，北極淮，漢，蓋僅當舜十二州之三，漢十三部之四，晉十九州之七。紹興十四年，分利州路爲東、西。司馬公曰：自周室東遷，王政不行，諸侯逐進，凡五百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

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三年，董卓擅朝，州郡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羣胡乘釁，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漁陽竊發，四海横流。肅、代以降，方鎮跋扈，陵夷至于五代，朝成夕敗，有如逆旅。太祖起而拯之，東征西伐，太勳未集，太宗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歐陽公《州名急就章》曰：『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賦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何、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潁，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湊、憲、兗、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閬、絳、獎、黨、宕、開、萊、台、懷、階、崖、雷、梅、澧、棣、冀、利、濟、薊、費、智、鄭、鄧、定、孟、慶、應、静、勝、廉、潭、儋、南、嵐、鹽、甘、嵓。至於許、汝、婺、處、楚、普、潞、叙、古、魏、惠、桂、貴、遂、貝、瑞、寓、會，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亳、薄、洛、莫、涿、朔、廓、拓、眉、黎、齊、池、蘄、施、伊、西、夷、溪、濠、曹、饒、昭、韶、潮、遼、交、洮、牢。句右皆十。邛、通、龍、洪、蓬、蒙、邕、同、戎、忠、松、籠。句右十二。連、綿、澶、安、延、丹、端、宣、檀、驩、蘭、潘、田、巒、湖、蘇、舒、滁、廬、渝、瀘、梧、蒲、徐、鄜、扶、儒、禺。句右皆十四。秦、邠、麟、汾、均、陳、温、春、筠、辰、文、循、銀、云、勤、岷、杭、揚、江、黄、常、漳、康、襄、房、坊、商、滄、洋、昌、瀼、長。句右皆十六。并青、瀛、登、成、明、衡、彭、英、瓊、邢、洺、涇、寧、昇、榮、横、藤、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鴈、龔、恭、汴、辨、凉、梁、祈、岐、鄯、單、宿、肅、磁、慈、濰、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撿《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偶遺不録，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晁氏曰：『秦、隋兩世而亡，晉兩世而亂，唯漢、唐、我宋歷年而久。』吕氏曰：『藝祖肇造區夏，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藩方强大，犬牙相錯，異姓封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十人。雖用趙普之謀，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斂威福之柄歸之公上，而舉是大柄付之縉紳、學士無所疑，間命廷臣爲知州、通判，以散節度使之權；命朝臣奚嶼等爲知縣，以勤恤民隱，此運量宇宙之大畧，出於獨見，而非普之所能及也。』曾氏曰：『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内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彦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如内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一二《江海船艦》　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是泉州便可出洋，迤逦過七洲洋，舟中測水，約有七十餘丈。若經崑崙、沙漠、蛇龍、烏豬等洋，神物多於此中行雨，上略起朵雲，便見龍現全身，目光如電，爪角宛然，獨不見尾耳。頃刻大雨如注，風浪掀天，可畏尤甚。但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南針，或有少差，即葬魚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崑崙。』亦深五十餘丈。又論舟師觀海洋中日出日入，則知陰陽，驗雲氣則知風色順逆，毫髮無差。遠見浪

花，則知風自彼來；見巨濤拍岸，則知次日當起南風；見電光則云夏風對閃。如此之類，略無少差。相水之清渾，便知山之近遠。大洋之水，碧黑如澱；有山之水，碧而綠；傍山之水，渾而白矣。有魚所聚，必多礁石，蓋石中多藻苔，則魚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謂之「大等日分」，此兩日若風雨不當，則知一旬之內，多有風雨。凡測水之時，必視其底，知是何等沙泥，所以知近山有港。若商賈止到台、溫、泉、福買賣，未嘗過七洲、崑崙等大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口至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

明・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志・泉州府》引《宋志》 彭湖嶼，在巨浸中，環島三十六，人多僑寓其上，苫茅爲舍，推年大者長之，不畜妻女，耕漁爲業，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間，各剺耳爲記。有爭訟者，取決於晉江縣。府外貿易歲數十艘，爲泉外府，其人入夜不敢舉火，以爲近琉球，恐其望煙而來作犯。王忠文爲守時，請添屯永寧寨水師守禦。

《宋史》卷一《太祖紀一》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號曰宋。【略】

（乾德元年）二月壬辰，周保權將楊師璠梟文表于朗陵市。甲午，慕容延釗入荊南，高繼沖請歸朝，得州三，縣十七。乙未，克潭州。【略】

（三月）壬申，高繼沖籍其錢帛芻粟來上。【略】戊寅，慕容延釗破三江口，下岳州，克復朗州，湖南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

又 卷二《太祖紀二》 （乾德）三年春正月癸酉朔，以出師不御殿。甲戌，王全斌克劍門【略】壬午，全斌取利州。乙酉，蜀主孟昶降。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略】癸巳，劉光義取萬、施、開、忠四州，遂州守臣陳愈降。乙未，詔撫西川將吏百姓。【略】

（開寶四年）二月丁亥，南漢劉鋹遣其左僕射蕭漼等以表來上。己丑，潘美克廣州，俘劉鋹，廣南平。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户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又 卷三《太祖紀三》 （開寶八年十一月）乙未，曹彬克昇州，俘其國主煜，江南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

又 卷四《太宗紀一》 （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陳洪進獻漳、泉二州，凡得縣十四、户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萬八千七百二十七。【略】五月乙酉，赦漳、泉，仍給復一年。錢俶獻其兩浙諸州，凡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户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丁亥，封錢俶爲淮海國王。【略】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甲申，繼元降，北漢平，凡得州十、縣四十、户三萬五千二百二十。【略】

（太平興國七年五月）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獻其銀、夏、綏、宥四州。

又 卷一五《神宗紀二》 （熙寧六年）冬十月辛未，章惇平懿、洽州蠻。辛巳，以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安石。

又 卷二〇《徽宗紀二》 （崇寧四年春正月）丁酉，秦鳳蕃落獻邦、潘、疊三州。以内侍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又 卷二二《徽宗紀四》 （宣和四年九月）己卯，遼將郭藥師等以涿、易二州來降。【略】（宣和五年）夏四月癸巳，金人遣楊璞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州來歸。

又 卷二九《高宗紀六》 （紹興九年三月）丙申，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兀朮還祁州。己亥，分河南爲三路，廢拱州。【略】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與金國和議成，立盟書，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界之，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

又 卷三〇《高宗紀七》 （紹興十二年八月），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國，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

又 卷四〇《寧宗紀四》 （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壬申，京東節制司言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

又 卷三三一《沈括傳》 遼蕭禧來理河東黄鬼地，留館不肯辭，

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絶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又 卷三〇九《王延德傳》（太平興國）六年，會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延德與殿前承旨白勳使焉。自夏州渡河，經沙磧，歷伊州，望北庭萬五千里。

又 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 建隆二年十二月【略】其使言：本國去京師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葱嶺與婆羅門接，相去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崐岡山，去國城西千三百里。

又 《高昌國》 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嶺，皆數千里。【略】所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衆。【略】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

又 《回鶻》 回鶻本匈奴之別裔【略】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使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峰無峰橐駝、賓鐵劍甲、琉璃器來貢。萬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以獻。【略】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

又 《龜茲》 龜茲本回鶻別種。【略】西至大食國行六十日，東至夏州九十日。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

又 《沙洲》 沙洲本漢燉煌故地。

又 卷四九一《外國傳七・流求國》 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烟火相望。

又 卷四九二《外國傳八・吐蕃》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略】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逋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世受朝命爲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河西軍即古涼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略】

唃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篾逋。【略】於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酋温逋奇略取廝囉如廓州，尊立之。部族寖彊，乃徙居宗哥城，立遵爲論逋佐之。【略】宗哥城東南至永寧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至龕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

又 卷四九五《蠻夷傳三》 廣源州蠻儂氏，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

又 卷四九六《蠻夷傳四》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略】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略】

黎州諸蠻，凡十二種：曰山後兩林蠻，在州南七日程；曰邛部川蠻，在州東南十二程；曰風琶蠻，在州西南一千一百里；曰保塞蠻，在州西南三百里；曰三王蠻，亦曰部落蠻，在州西百里；曰西箐蠻，有彌羌部落，在州西三百里；曰淨浪蠻，在州南一百五十里；曰白蠻，在州東南一百里；曰烏蒙蠻，在州東南千里；曰阿宗蠻，在州西南二日程。凡風琶、兩林、邛部皆謂之東蠻，其餘小蠻各分隸焉。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亡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云南蠻，曰小云南蠻，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自有傳。【略】山後兩林蠻，後唐天成間始來貢。開寶二年六月壬子，勿兒遣部落將軍離魚以狀白黎州，期十月内入貢，成都府以聞，詔嘉答之。至是來朝，賜以器幣。由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嶲州。嶲州今廢，空城中但有浮圖一。又二程，至建昌城。又十

七程，至雲南。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應曆十年）十年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廢周自立，建國號宋。

又 卷二九《興宗紀二》（保大四年）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

《金史》卷八三《張通古傳》（紹興八年）除中京副留守，爲詔諭江南使。【略】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

又 卷八七《僕散忠義傳》（大定二年）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書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略】（大定三年）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爲姪國。』

又 卷九三《僕散揆傳》（泰和六年）上遣使諭之曰：【略】『淮南既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

又 卷九三《完顏宗浩傳》（泰和七年）復張巖書曰：『況彼國嘗自言，叔父侄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依應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

又 卷九八《完顏匡傳》（泰和七年）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略】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略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爲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略】奉旨「朕以生靈爲念，已貰宋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略】

匡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所請，稱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綱至下蔡，畫日割賜。』

明·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卷一七（元豐六年）十二月，户部獻今歲民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蕝，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又 卷三四（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乙卯，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命何鑄往使。誓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爲禊邑。沿邊州城。【略】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禊邑永爲憑焉。』陛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至，則誓文爲虛設。』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兀，术尋遣人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遣使割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以界金。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詔定有天下之號曰宋，因所領節度州名也。

論說

明·賀詳《留餘堂史取》卷一《世詮》 世之説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惟漢、唐、宋而已。若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之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于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

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于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

清・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勢論》 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

清・王夫之《宋論》卷一〇《高宗一》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錡、二吳，可以復汴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右晉所割之地，驅女直于塞外，不得，亦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略】

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積怨於契丹而求洩，既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並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漠，南掩燕南，直數千里，斗絶而難於遙制，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矣。汴、雒、關、陝，宋不能守，勢可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驚，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土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僊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收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瓴之勢；岳侯從中而銳進，交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朮，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

清・瞿源洙《笠洲文集》卷三《定之方中説》 宋高優游吳越，宗澤、李綱連呼而不應。其後雖以韓、岳之忠勇，孝宗之英果，而不能恢寸壤於淮徐之外。蓋彼非擇而取之也。特以故都殘破，不敢言歸，其君臣息肩近地，偷旦夕之安焉。而勢處下流，遂不足以控制天下而乘其變。

《國風報》宣統元年第廿二號《[清]志毅〈行政綱目諍言〉》 宋撫中土，東南至海，西盡巴蜀，北極三關，南北萬千有餘里，東西六千里耳。疆土較唐稍狹隘矣，然亦分爲十五路。【略】唐宋郡府約近四百，縣則漢唐迄今均千數百有餘，此歷代疆域之小區，所以置治民之官者，故謂疆域之區劃，自今至於先秦無大差異也。

藝文

宋・洪适《盤洲文集》卷五《過保州》 藝祖枌榆社，唐人保塞軍。百年隣毳幕，今日聚妖氛。故老垂黄髮，姬豔妍綵裙。白溝才一舍，何計可中分。

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卷一二《白溝在安肅北十五里，闊纔丈餘，古亦名巨馬河，本朝與遼人分界處。》 高陵深谷變遷中，佛劫仙塵事事空。一水涓流獨如帶，天應留作漢提封。

《楊萬里集》卷二七《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二》 建隆家業大於天，慶曆春風一萬年。廊廟謀謨出童蔡，笑談京洛博幽燕。白溝舊在鴻溝外，易水今移淮水前。川后年來世情了，一波分護兩涯船。

宋・許綸《涉齋集》卷一七《白溝河》 藝祖懷柔不耀兵，白溝如帶作長城。太平自是難忘戰，休恨中間太太平。

宋・羅公升《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卷二《白溝河乃舊日南北分界之地》 萬里封疆到白溝，祖宗猶擬復幽州。他年海島無歸處，誰解捐軀爲國謀。

明・鄭真《滎陽外史集》卷九八《出使録》 洪武七年甲寅七月十六日，奉中京太守張公檄，命於泗州虹縣王莊驛盤量官貯米菽。予不得辭，次日渡淮河，歷虹縣境六十里，慨懷張魏公命李顯忠出師事，繼而成詠。

泗州跨長淮，屬邑名虹縣。在昔承平時，民物實豐羨。邇來二十年，適值兵革變。廣祖失耕耘，連天荒草遍。煙火茅屋低，林深隨隱現。居然十里間，突兀聳郵傳。憶昨宋金時，封疆界南北。民生百戰餘，髑髏深水窟。桓桓李將軍，提兵志恢復。廟堂議金幣，下策甘屈辱。奇功滋不成，於焉罹挫衄。謀謨紛異同，悲哉諸相國。往者戰争場，今實興王地。煌煌帝者居，廷闕瞻象魏。扶桑曉出日，丹青煥佳麗。父老對我言，白髮逢聖際。向來目所見，恍惚如夢寐。長淮古河山，銘功書帶礪。皇家基壯圖，千秋并萬歲。

明・陳棐《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九《白溝二首一》 春日乘軺過白溝，楊花飛岸夕陽愁。當時一道清清水，隔斷燕雲十六州。

明・王格《少泉詩集》卷五《白溝河》　遼宋分疆處，傳聞即此溝。熊羆時夾岸，烽火夜臨洲。禹服無燕地，山戎有漢州。祇今大一統，四海域金甌。

明・眭石《眭東蓀先生集》卷二《白溝河一》　斷岸層冰古白溝，寒雲渺渺至今愁。可憐五國城頭月，得似杭州與汴州。

清・蔣薰《留素堂詩刪》卷五《塞翁編・三陽川》　細路直如髮，春風習習吹。蕃城空燕壘，漢寨靡熊旗。蕃家城在川北，熊旗寨在川南，宋金分界處。峽小川原祕，村深花柳私。百年爭戰地，淳朴上皇時。

清・王猷定《四照堂詩集》卷一《白溝河感懷》　一趙氏三百祀，長城只白溝。人心恃險阻，天意絶優游。東鹿曾憂戰，盧龍今罷愁。深情惟古水，活活向誰流。

清・王昊《碩園詩稿》卷一五《白溝河二首一》　帶水分明界兩朝，其地爲宋遼分界處。土人指點白溝橋。只今一統皇輿在，卻話當年宋與遼。

清・顧景文《顧景行詩集》卷上《詠史八》　宋之得天下，三分有其二。契丹扼其項，西夏掣其臂。當時具位臣，無人策幽薊。即如仁宗朝，美蹟不勝紀。北朝無厭求，數請關南地。涇原方會師，敗問已相繼。嗟哉好水川，慘與長平類。女直一揚鞭，舉宗盡囚繫。閒披《夢華録》，繁艷一欷歔。

清・王摅《蘆中集》卷六《白溝河》　相傳遼宋此間分，衰草茫茫弔夕曛。後代試看唐土地，中原何止失燕雲。

清・邵長蘅《青門旅稿》卷一《白溝河懷古》　中分遼宋指河壖，劃斷燕雲朔漠邊。棄地至今羞石晉，許和當日誤澶淵。壕低野馬黄雲合，天入盧龍紫塞連。南北一家今已久，三關何處起寒烟。

清・王澤弘《鶴嶺山人詩集》卷七《白溝河》　此地車書合，當時遼宋分。三關空設險，一戰未全軍。白骨撐流水，青燐閃陣雲。薊門元咫尺，何事請和殷。

清・吴暻《西齋删稿》卷上《和宋范文穆公致能燕山道中絶句十首・白溝河》　清波黯黯入荒村，巨馬曾分遼宋門。堪笑防秋流一線，不知誰得限中原。

清・趙俞《紺寒亭詩集》卷七《白溝河自此以北即燕云十六州地，建文时靖难兵大战于此》　遼宋分疆衣帶斜，燕師戰鏃久沉沙。文皇社稷今何在，禹貢山川已一家。日落波心明似練，江縣雨脚細如麻。陰雲天際常舒卷，往事興衰漠漫嗟。

清・章永祚《南湖集鈔》卷一〇《白溝河懷古二首一》　午餐駐白溝，河聲兀滂湃。憶昔汴宋時，金繒交此界。兄事大遼國，北望封疆隘。燕雲十六州，長使石郎賣。三鎮復畀人，南渡益衰憊。冀州好風水，徒增紫陽喟。

清・崔冕《素吟集》卷六《白溝河》　宋遼一水百年分，兩國旌旗化綵雲。寸土寸金征戰恨，稱南稱北史書文。沙封舊壘餘殘雪，山遶寒流帶落曛。野渡喜無津吏問，如今四海已同君。

清・黄利通《懷亭集》卷七《白溝》　南北津梁古白溝，分疆舊處跡糊塗。承平世界非遼宋，戰壘平填賣酒罏。

清・顧嗣立《秀埜草堂詩集》卷六《白溝河》　黑霧漫漫四野愁，天分遼漢作鴻溝。曾連易水西風作，吹動燕雲十六州。

清・王鴻緒《横雲山人集》卷一六《抵白溝河》　路出雄州北，川原縱目多。寒林清苑驛，明月白溝河。過客油軒載，行裝細馬駝。憑高尋戰壘，遼宋幾横戈。白溝河爲遼宋分界。

清・張雲章《樸村詩集》卷七《白溝河鎮宋遼分疆處》　區區角上鬥蝸牛，南北分疆限九州。猶有行人指點説，白溝當日似鴻溝。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一〇《自雄縣至白溝河感遼宋舊事慨然作》　已割燕雲十六州，雄關形勢笑空留。兩河地與中原陷，三鎮兵誰一戰收。細草鳴駝非故壘，夕陽飲馬又中流。長江南北天難限，一綫何煩指白溝。

清・鄭江《筠谷詩鈔》卷四《白溝河次壁間倪孝廉紫珍厲孝廉泰鴻韻》　遼南宋北此分程，稍喜平波似鏡清。引起扁舟湖海夢，蹇驢齕草作濤聲。

清・趙昱《愛日堂吟稿》卷六《白溝河同樊榭次壁間韻》　荒溝憑弔客愁餘，風景燕南刺眼初。自昔有人常設險，於今何處問儲胥。分疆終爲

全遼守，割地先成石晉疎。舊跡低徊一吟罷，幾行斜墨壁間書。

清・鮑鉁《道腴堂詩編》卷一七《白溝河》 宋遼分界處，曾記白溝河。亭堠滄桑變，舊時官路低窪，盡被潦水淹沒，今別開新道。經過歲月多。眼明半篙水，心逐五湖波。夾道添新柳，皇仁永不磨。

清・湯斯祚《亦廬詩》卷一三《白溝河》 桑乾流並逸，一統戰塵銷。車馬通齊趙，河山混宋遼。綠楊津隱隱，芳草路迢迢。便假新城夢，南情慰寂寥。余郡有新城縣。

清・謝啓昆《樹經堂詩續集》卷二《白溝河》 拒馬河邊策馬過，瓦橋往事付空波。六州一割無全宋，奉幣年年館伴多。

清・趙文楷《石柏山房詩存》卷四《白溝河行寓題壁》 白溝河上草蕭蕭，野曠天低四望遥。關隘從來爭上谷，風雲猶自憶前朝。百年戰鬥分燕趙，兩界山河判宋遼。薄海車書今一統，戍樓春靜暮烟消。五代兵殘亦可吁，弢戈未暇計偏隅。邊關久失漁陽郡，天府忘收督亢圖。白溝河即督亢水下流宿將猶存兵力盛，江南已了蜀都無。如何祇禁人鼾睡，一任跳梁在要途。

清・趙翼《甌北集》卷三《白溝河爲遼宋分界處》 十六燕雲迴畫疆，高秋士馬各邊防。遂分中土方輿外，此亦前人臥榻旁。事去千年無壁壘，時清一水有橋梁。只餘史册交兵迹，剩比鴻溝記戰場。

又 卷一三《西湖詠古》 不負風光勝地多，六橋來正景暄和。人間作畫難爲藁，是處銷金別有窩。綺閣簾櫳紅杏雨，綵船簫鼓緑蘋波。山靈笑我家相近，何事今纔載酒過。【略】

鳳凰山下故宫基，重話南遷駐蹕時。宋嫂羹魚空舊感，崔君泥馬已新祠。宋高宗感泥馬渡，送事過杭即立崔府君廟，識者已知其定都。《夢華》碎録孤嫠緯，沉陸神州一錯棋。不是行都集冠蓋，此湖也只習家池。

清・樂鈞《青芝山館詩集》卷二《白溝河懷古三十韻》 一水分平野，單車碾大橋。日低沙氣白，雷怒石聲囂。鎮特雄瀛漠，疆曾畫宋遼。邦畿當孔道，邊事憶前朝。地自兒皇獻，兵惟耶律驍。牽羊隨太后，磔犬對羣僚。打草千郎哭，焚桑萬室焦。羈魂傷雪凍，豔骨逐風飄。漢主仍尊栝，燕王尚賜貂。三關雖返璧，八部自揚鑣。點檢袍初換，封椿庫未饒。偏方俱殄滅，窮塞獨矜驕。上將軍猶挫，中原幣屢要。鴻溝楚人割，銅柱漢家標。斥堠閑秋戍，疆場靜夜刁。相持看蚌鷸，議後怵螗蜩。釁乃師臣啓，功由媼相邀。頓忘脣齒懼，不悟虎狼招。海上盟何有，河東勢早搖。六州甘巨餌，七廟毁狂票。岸草民膏溼，河流戰血漂。快心賓鐵壞，轉瞋大金銷。閏位碁爭劫，雄圖博賽梟。强梁誠莫制，運數特難料。陵谷經三變，楸梧歎幾凋。烽煙今久熄，甲胄昔空獻。驛館容巢燕，遊人敢射鵬。深泥埋斷戟，古隴臥閒鎞。黯黯收梅雨，芃芃見黍苗。柳條無限緑，轅馬暮蕭蕭。

清・李鑾宣《堅白石齋詩集》卷三《白溝河》 易水東入徠，南與濡水合。白溝即拒馬，其名或相雜。宋遼此分界，天水版圖狹。媼相釁更搆，老種師屢訾。渡河誰復呼，歲賂血空赧。燕雲十六州，他人臥旁榻。勝國燕子飛，漁陽鼙鼓急。此地復戰場，鐵騎爭馳踏。景龍乳臭子，未戰氣先慴。倉卒自蹂躪，不待熟羊胛。遂開金川門，秦淮水嗚咽。我來頻吊古，驅車過原隰。旆旆青苗滋，湯湯白波涉。茭蘆隱舟楫，時露帆一葉。落日偪崦嵫，晚風吹鳥匝。

清・周鎬《犢山詩藁》卷三《古并州雜詠十一》 陘山全勢似人形，一脊居中兩地爭。界限只差三十里，到頭半著定輸贏。宋以白溝爲界，割地三十里，遂失地險。

清・趙良澍《肖巖詩鈔》卷六《過白溝河》 石晉兒皇愧後周，關南一戰版圖收。如何用盡封椿庫，尺寸無能踰白溝。

又 卷七《定州道中》 中山河朔險，武力天下強。魏趙肆吞并，戈鋋氣飛揚。下逮炎宋時，北鄙連遼疆。嘉山遺古砦，屯戍傳孟良。清時洽文德，嚴城罷兵防。我車行坦道，弔古臨斜陽。坡公昔出守，州民藉保障。飛石吟雪浪，松醪傾羽觴。詩酒暇不廢，軍律嚴且詳。奈何適嶺表，不得登巖廊。却歎韓子謫，能召衡山祥。征鞍送千里，了了見太行。

清・朱秉鑑《茹古堂詩集》卷二《白溝河詠古一》 竟割燕雲十六州，白溝從此即鴻溝。石郎懽笑須臾事，戰骨堆來水不流。

清・朱方增《求聞過齋詩集》卷二《渡白溝河》 巨馬河勢曲以紆，遼宋舊界今模糊。介甫曾賦白溝水，沈郎亦題漁陽圖。幽燕故地謂可復，塞垣萬里容耰鋤。後來京貫祖此意，盟金蹙遼誇良謨。牟駝岡下陣雲慘，坐使宗社嗟淪胥。始知德力貴量度，横挑邊隙何爲乎？方今聖朝大一統，

六合以內皆皇輿。神京控制數萬里，此水僅足環奧區。往來行人快利涉，深纔沒骭淺沒趺。波忽喧闐正渡馬，色太清泚難容魚。石梁一道鎖虹蜨，沙疆幾處眠鷗鳧。肩輿過此頷清聽，麥黃風急鳴菰蒲。

清・丁廷楹《蒹葭秋水樓詩集》卷五《白河》 遼宋分疆地，論兵此最多。戰場餘鬼哭，風雪滿交河。紅粉高樓怨，青袍大道歌。書生空有志，懷古恨如何。

清・張燮《味經書屋詩稿》卷二《白溝河》 老棘荒烟擁戍樓，瓦橋關北是鴻溝。莫輕一水同衣帶，曾割燕雲十六州。

清・沈學淵《桂留山房詩集》卷三《白溝河二首（一）》 楚漢分鴻溝，楚軍不西顧。宋遼分白溝，宋兵不北渡。且交冀壞歡，暫免金繒賂。勢已積弱成，事實貽謀誤。差幸寇平仲，一擲勝孤注。斷無郭藥師，一鎮果內附。汴河水方淺，白溝水方深。當日六州鐵，他年一寸金。

清・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六〇《白溝河》 疆分遼宋一河流，往蹟燕雲十六州。浸詡金戈通鴈塞，誰將玉斧畫鴻溝。江南臥榻嗔鼾睡，冀北家山失首邱。賴得蓼花何六宅，經營塘泊類詩囚。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選》卷一《白溝河懷古》 形勢燕雲據上游，白溝真似劃鴻溝。金錢枉積封椿庫，圖籍虛編化外州。戎馬南來蘆葉暗，宮車北去杏花愁。黃袍一著雄心盡，大半因循誤始謀。

清・周儀暐《夫椒山館詩》卷一九《白溝河》 莽蕩燕雲十六州，宋皇左計畫鴻溝。盧龍倚塞方巖徼，巨馬歸墟本上游。管鑰老臣謀盡瘁，金繒內帑費堪憂。盛朝無外規何遠，戈壁歐巴並置郵。

清・李廷棨《紉香草堂詩集》卷四《界河》 西連易水東滄海，遼宋分疆古戰場。猶有浮家老漁夫，蘆花淺水話興亡。

又《二忠祠》 督亢亭畔路，遺廟尚觚稜。忠義馨香接，山河感慨增。一溝邊地劃，兩宋舊聞徵。張仲能身致，文山豈氣矜。銅駝荒汴洛，泥馬竄吳興。漠北去已遠，江南哀不勝。中原紛斲喪，覆轍遂頻仍。南道氣會銳，平江兵可稱。國難醫蹤盩，天已醉瞢騰。笠竟從王去，樓應望帝登。絕吭空攬轡，歸骨孰緘縢。異世同肝膽，當年失股肱。蒙塵終泰厲，發塚慘妖僧。劫數紅羊換，謠聲白雁應。赤心留激烈，峻節並崚嶒。噩夢嵇中散，前身史道陵。孤城三里霧，邃宇一龕燈。祀事修官吏，良辰肅豆登。秋風花恤蕊，春雨草蘇芳。仿佛靈之至，雲旗赤豹乘。

清・朱琦《小萬卷齋詩稿》卷二《白溝河》 勝勢居然控上游，三關當日守貔貅。薊門木落天逾闊，碣石風寒水不流。北望山河橫雁塞，中分遼宋割鴻溝。西湖片土吾何恨，早棄燕雲十六州。

清・黃本騏《三十六灣草廬稿》卷九《出都至清河十四首・白溝河》 北狩徽欽舊恨多，荒溝橫劃咽寒波。忍饑死憤張嵇仲，不肯吞聲過界河。

清・阮文藻《聽松濤舘詩鈔》卷四《白溝河吊古遼宋分界處，在新城縣南三十五里。》 北門關鎖限中州，豈獨田郎割地羞。外視燕雲如雁户，甘心楚漢盡鴻溝。飛狐嶺孰防西出，拒馬河還控上游。底事太原諸將在，錯延機會缺金甌。

清・林壽圖《黃鵠山人詩初鈔》卷三《渡白溝河》 易水東來濡水注，涞水併之勢欝怒。界無南北盡中原，割宋天甄置遼戍。閹人謀國持太阿，种劉師敗敵渡河。建文扼險恃乳臭，白浪苦閱興亡多。鐵蹏踏碎瓊瑤色，倘值春流亦弄碧。黃鸝聲老坐高柳，樹根著船待行客。風檣沙鳥日如飛，豈是雄涿分州時。范陽戰氣銷沈久，廢壘前頭卓酒旗。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一八《〔清〕袁鈞〈岳氏銅爵詩柬金刑部少權〉》 銅爵斕斑倦翁製，武穆祠堂舊彝器。二柱三足兩翅橫，摩挲未漫精忠字。宋孱金蹶隨飄煙，此爵於今八百年。白日青天與終古，水侵土蝕猶流傳。辨誣録上將軍死，從此宋家限淮水。黃龍飲恨老荒墳，碧血沈冤照青史。

雜録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六《陝西五》 清風關在（洵陽）縣北，乾祐河之上，南宋時爲戍守之所；又有鶻嶺關，在縣東北，亦宋金分界處也。

清・萬斯同《明史》卷八二《地理志四》 上津。【略】北有鶻嶺關，與陝西洵陽縣接界，又有草馱坪，故宋金分界處也。

清・凌揚藻《蠡勺編》卷一四《元祐棄邊》 宋自熙寧以後，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屠、塞門六堡。元豐六年，夏人乞還，不

許。哲宗元祐五年，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議以西邊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還之。以游師雄練於邊事，召而問焉，對曰：『先帝棄之可也，主上棄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夏人與鬼章謀寇熙河，師雄説劉舜卿出師。种誼遂破洮州，擒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固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既不行，功復不賞，殆以專反熙豐失於偏滯，終成紹述之禍，亦有以也。

遼國號與疆域分部

綜述

《舊五代史》卷七五《晉書一・高祖紀一》 維天顯九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戲！【略】是日，帝言於戎王，願以鴈門已北及幽州之地爲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戎王許之。

又 卷九九《漢書一・高祖紀上》 （天顯十一年）二月丁巳朔，契丹主具漢法服，御崇元殿受朝，制改晉國爲大遼國，大赦天下，號會同十年。

又 卷一三七《外國傳一》 （天顯十一年）二月朔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偽制大赦天下，改晉國爲大遼國。

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二八《吐渾》 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鴈門已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渾部族皆隸於契丹。

又 卷二九《契丹》 天福元年十一月，高祖踐位，以德光有援助之力，歃血爲盟，結爲父子，仍約歲輸絹十三萬匹，割鴈門已北及幽州所屬縣並隸番界。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六下《邊防・北番地里》 契丹，其先與奚異種同類，俱爲慕容氏所破，竄于松漠之地，後居和龍之北遼澤間。遼澤去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去幽州七百里，其地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泠陘，北界松陘，山川東西三千里。唐置契丹王兼松漠府都督。光啟中，中原多故，北邊無備，其王欽德稍蠶食，韃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寖盛。天祐末，遂僭號。欽德政衰，別部酋長阿保機彊大，乃攻渤海扶餘城，下之，徙其人而盡有其地，又陷中國平、營二州。石晉有國，割幽、薊、瀛、漠、涿、檀、順、新、媯、儒、武、云、應、寰、朔、蔚十六州賂之。周世宗復收瀛、漠，本朝陷易州，後契丹盡有奚、韃靼、室韋，渤海扶餘及中國十八州而據其地。武、豐州，舊在朔中，朝廷置吏領之，今亦陷。其國東南界新羅，熟女真；東際生女真；東北控黑水靺鞨；西抵夏國；西南距河東岢嵐、火山、寧化軍，代、忻、并州；南濱真定州西山界，泊保、雄、滄州；東南泛海至京東登、萊州。

《新五代史》卷八《晉紀》 （天福三年）十一月丁酉，皇帝卽位，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於契丹。

又 卷七二《四夷附録一》 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略】（開運四年）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

又 卷七四《四夷附録三》 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夷狄》 契丹國境，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十里至古遼城，謂之東京。北六百里至烏惹國，東南接高麗，北至女（貞）［真］，東踰鴨緑江，卽新羅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雜誌一》 北岳常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 （太平興國七年）契丹主明記卒，謚景宗孝成皇帝。《十朝綱要》：在位十五年。有子三人，曰隆緒、隆裕、隆慶。隆緒封梁王，繼立，號天輔皇帝，尊母蕭氏爲承天太后，改大遼爲

大契丹。

又　卷七四　（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李允則言：『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才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之，凝爲堅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以待之。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今契丹趨遼陽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小，契丹必不能勝也。』仍畫圖以獻，又言：『契丹以西樓爲上京，遼陽爲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其習俗既葬畢守墳，或云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伐高麗駐遼陽城也。』上謂王旦等曰：『契丹伐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數歲不一至。』上曰：『然。可諭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以達於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不須以聞。』

初，高麗王誦卒，其弟詢權領國事，嘗築六城於境上，曰興州，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契丹以爲貳於己，遣使求六城，詢不許。契丹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詢徙居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爲辭，詢即調兵守六城。及是，契丹又大舉來伐，詢與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大敗，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大半。乃令幽薊選嘗干仕進及稍知書者以補其乏，歸取介胄萬副，隆慶以疑間不給，拔寨遁歸。高麗又於鴨綠江東築城，與來遠城相望，跨江爲橋，潛兵以固六城。

又　卷八五　（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癸酉，高麗進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與東女真首領何盧太來貢。高麗主表求賜曆日及尊號，且言契丹於其國西鴨綠江頭創浮橋，又於江東築寨，欲發兵焚毀，則慮衆寡不敵，邊民殊不安，乃西女真爲之鄉導也。郭元自言：『本國城無垣牆，府曰開成，管六縣，民不下三五千。有州軍百餘，置十路轉運司統之。每州管縣五六，小者亦三四，每縣户三四百。國境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二千里。

又　卷二〇七　（治平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改國號曰大遼。案：《續綱目》及《宋史》俱無「大」字。

又　卷三三九　（元豐六年九月）庚戌，詔：『高麗國王王徽卒，令明州就本州或定海縣擇廣大僧寺，以僧三十七人作道場一月，罷散前夕，作水陸一會。』

徽立凡三十六年。其境東南臨海，西北接契丹、女真、黑水。自王建並新羅、百濟之地，至此蓋百七十餘年。王居蜀莫郡，曰開州，號開城府。新羅曰東州，號樂浪府，爲東京。王居東北二十日行，百濟曰金州，號金馬郡；南十二日行，扶餘舊地曰公州，號扶餘郡；又南二十日行，平壤曰鎬州，爲西京。鴨綠江爲西北徼，東所臨海水絶清，下視十丈。大凡海至高麗界則清；入登州，經千里長沙即濁。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首《契丹國九主年譜》　太祖大聖皇帝，【略】梁均王貞明二年丙子稱帝，國號大契丹。【略】

太宗嗣聖皇帝，【略】丙戌歲即位，丁亥改元天顯，丁酉改元會同，國號改大遼。【略】

聖宗天輔皇帝，【略】癸丑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復改國號大契丹。【略】

道宗天福皇帝，【略】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

又　卷一《太祖大聖皇帝》　神册元年【略】阿保機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建元曰神册，國號契丹。【略】

（天贊六年七月）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長子突欲鎮之，號人皇王。一曰東丹王。

又　卷二《太宗嗣聖皇帝上》　（天顯十年十一月）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獻契丹。【略】

（會同元年）改元會同，國號大遼。【略】

初，晉割雁門之北賂遼，由是吐谷渾皆屬于遼，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會同四年）春正月，吐谷渾使其部落千餘帳奔晉。遼帝大怒，遣使讓晉高祖。遣兵逐之，使還故土。

又　卷三《太宗嗣聖皇帝下》　（會同九年）夏四月，晉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泰州，降之。取滿城，獲遼二千人。取遂城。

又　卷五《穆宗天順皇帝》　（應曆九年）遼失瀛、莫、易、涿、

雄、霸六州。

又 卷七《聖宗天輔皇帝》 統和元年，帝卽位，復號大契丹。【略】

統和四年春正月，宋曹彬等分三道攻契丹。曹彬克涿州；田重進克飛狐、靈邱二縣及蔚州；潘美克雲、寰、朔、應四州。宋尋命潘美、楊業遷雲、寰、朔、應四州之民于許、汝間。時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監軍馬頵、副將何萬通爲其所擒。曹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取涿州。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契丹兵大至，追及，宋師大敗。【略】

秋八月，蕭太后與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五押惕隱領衆十餘萬，復取寰州。【略】

十二月，契丹因獲楊業之勝，乃遣耶律遜甯號於越者，以數萬騎取瀛州。宋部署劉廷讓來禦，戰于君子館，會天大寒，宋師不能彀弓弩，契丹兵圍廷讓數重。無救，全軍敗沒，廷讓以身免。平州團練使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契丹勢益振，長驅深入深、祁，陷易州，魏、博之北，咸被其禍。【略】

統和五年春正月，契丹攻陷深、祁、德、易四州。

又 卷九《道宗天福皇帝》 （咸雍二年）契丹復改號大遼。

又 卷一〇《天祚皇帝上》 （天慶五年十一月）女真乘勝，遂併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略】

（天慶八年正月）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真焚掠而去。所經成、懿、濠、衛四州皆降，犒勞而過。女真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略】

秋，女真陷東京、黄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真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又 卷一一《天祚皇帝中》 （天慶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僊、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略】

保大二年春，金人陷中京。中京，奚國也。

又 卷一二《天祚皇帝下》 保大四年。二年。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州。

又 卷一四《東丹王傳》 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

又 卷一九《耶律大實傳》 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覩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遊騎數十，出入軍前。余覩遣使打話，遂退。

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絶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真以絶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又 卷二二《州縣載記》 契丹自太祖、太宗初興，戰爭四十餘年，吞併諸番，割據燕、云，南北開疆五千里，東西四千里，共二百餘州。

又 《四至鄰國地里遠近》 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淥江東八里黄土嶺爲界，至保州一十一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熟女真部族。共一萬餘户，皆雜處山林，尤精弋獵。有屋舍，居舍門皆於山牆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無出租賦，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户下差充兵馬，兵回，各逐便歸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並係契丹樞密院所管，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至熟女真國。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熟女真五節度同。然無君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有盜賊詞訟之事，任意遷徙，多者百家，少者三兩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賫以金、帛、布、黄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只於邊上買賣，訖，却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爲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北至生女真國。西南至熟女真國界，東至新羅國，東北不知其極。

居民屋宇、耕養、言語、衣裝與熟女真國並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爲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糧草，差撥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爲患耳。南界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户。西南至生女真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言語與女真人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之物，及與北番人任便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東北至鐵離國。南至阿里眉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耕養稍通阿里眉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不貢進，惟以大馬、蛤珠、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至靺羯國。東北與鐵離國爲界，無君長統押，微有耕種。春夏居屋室中，秋冬則穿地爲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細鷹鶻、鹿、細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里。

又次北至鐵離、喜失牽國。言語、衣裝、屋舍與靺羯稍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羊、馬、牛、駝、皮、毛之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並與蒙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衆入契丹國界爲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徒欲統兵，大破其國。邇後，更不復爲盜，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北西至鑿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内最富豪者爲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爲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爲國人所敗，契丹主命親近爲西北路兵馬都統，率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國已來，惟此二國爲害，無奈何，番兵困之。契丹常爲所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毳爲交易，不過半年，又卻爲盜。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又西至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爲契丹國害，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土渾、突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正西與吳賊以黄河爲界。

西南至麟州、府州界。

又次南近西定州北平山爲界。

又南至霸州城北界河。

又次南至遂城北鮑河爲界。

又南近東至滄州北海。

又南至安肅軍自澗河爲界。

又南近東至登州北海。

又南至雄州北拒馬河爲界。

又南至海。

又　卷二四《王沂公行程録》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

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黄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爲隘束。然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

灤州，因河爲名。又過墨斗嶺，亦名渡云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成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錘」。所居室，皆就山牆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惟有番户百餘，編荆爲籬，鍛鐵爲軍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庳小，方圓纔四里許。

又《富鄭公行程録》　富鄭公之使北朝也，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窑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于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内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略】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即堅冰云。

又　卷二五《胡嶠陷北記》　同州郃陽縣令胡嶠，居契丹七年，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黄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絶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泠，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略】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略】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異獸、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

又　卷二六《諸番記・古肅慎國》　古肅慎城，方五里，在渤海國三十里，遺堞尚在。

又　《室韋國》　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室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與奚、契丹同。

又　《嗢熱國》　嗢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太祖徙置黄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

又　《渤海國》　渤海國，去燕京東北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腳，東並海。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三《附録一》　諸部以耶律斡里少子阿保機代爲王。阿保機强併八部爲一部，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稱年曰神册龍德天贊云。唐天成元年，阿保機死，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陷營、平二州。晉高祖立，求援於德光，割幽、薊十六州與之。乃以德光所居爲上京臨潢府，幽州爲燕京幽都府，渤海國爲東京遼陽府。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開運四年，德光南牧度河，還至欒城，死。突欲之子兀欲立，名璟，改元曰天禄，自稱天授皇帝。立五年，以弒死。周廣順元年，德光子齊王述律立，名明，改元曰應歷，自稱天順皇帝。顯德六年，世宗復三關。述律喜睡，國人目曰睡王。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

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卽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略】

梁王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燕燕專國政，以三萬騎來寇，潘美擊敗之，日利、月利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附。降者又三千帳，獲羊馬萬計。八年，改元曰統和。【略】

既而燕燕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衆十餘萬陷寰州，楊業與戰於陳家谷，死之。是歲寇易州，又寇代州。四年，復寇三關，瀛州帥劉延讓戰於君子館，敗績。先鋒賀令圖、高陽將楊重進死之。遂陷易州，又寇定遠軍。端拱元年，寇滿城。治平二年，洪基改元曰咸寧。二年，改國號大遼。

又 卷一二四《附録二》 遼國自阿保機勃業，德光恢廓疆宇，其後併吞諸蕃，割據漢界，南北五千里，東西四千里，子孫相繼二百餘年，嘗與中國抗衡，會無一日秋毫之警，至延禧失道，金人稱兵，首尾攻戰，十有六年，卒以亡國云。

宋·程大昌《北邊備對》卷六六《契丹》 《五代史》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爲東胡者是也。及阿保機併小族稱帝，援立石晉，又得其所割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蓋其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界限。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爲虜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八 （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録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州軍。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丞王曾言：『是與之亢立，失孰甚焉，願如其國號契丹足矣。』上嘉納之，然事已行，不果改。按《兩朝誓書册》內有景德元年誓書本，不知《真宗實録》何故不載，今附於此：『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云「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諸述，不宣，謹白。』景祐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上石。

又 卷一四二 （慶曆三年秋七月）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略】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

又 卷一七二 （皇祐四年夏四月）丙戌，契丹國母遣順義節度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蕭昌、右諫議大夫劉嗣復，契丹遣彰信節度使蕭昱、益州防禦使劉士方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而稱南、北朝，且言書稱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義。帝召二府議之，參知政事梁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又下兩制、臺諫官議，皆以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其後契丹復有書，亦稱契丹如故。

又 卷三七七 （元祐元年五月壬戌）雄州言：『得涿州牒，今後若委所司於生餼之內，書寫北朝國信使、副并三節人從，經久爲便，本朝有司不空南朝字，亦議別行改更。』詔：『令雄州移牒北朝涿郡，今後所賜國信使生餼，客省目子並折支，目內並書北朝賀逐節名國信使，副并國信下三節人從。』

又 卷五〇九 （元符二年四月辛卯）館伴所又言，信使欲改大遼國信所爲北朝字，從之。以元祐中，因敵使授生餼劄子欲改大遼爲北朝，既降旨從其所請，又令今後卻提空南朝字，彼亦不敢違。館伴所亦難以北朝白劄子內有南宋字；信使云西人之語，非本朝所稱。遂已。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太祖武元皇帝紀年下》 （天輔五

年）冬十月，宋師再舉伐遼，高鳳、郭藥師以易、涿二州降。

又 卷三《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一》 天會三年時宋宣和七年，滅遼之歲也，先是遼主天祚竄入陰、夾山，國兵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其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爲國兵所敗。又畏中國不可仗，乃謀葬西夏。未至，國兵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逾年而卒，遼國遂亡。

又 卷一四《海陵煬王紀年中》 （正隆元年）二月，令婆隆敦爲左都監，帥（令）［兵］經畧；［屯］田于曷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

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絶無水源，人多渴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實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强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實之子。大金遣余覩至其地，不能平，令爲屯田之策以困之。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一・遼》 契丹，匈奴之種也。世居潢水之南，南距幽州千七百里，本鮮卑之地。君長姓大賀氏，有八部。唐光啟後，其王欽德乘中原多故，侵畧諸部，達靼、奚、室韋咸被驅役，由是放帳浸盛。欽德政衰，別部酋長邪律阿保機代其位。先是，八部互立爲主，三年而代，至阿保機，遂怙强不受代。後唐天成元年卒，僞謚大聖皇帝。次子元帥太子德光立，二年，始私建年號曰天顯，陷營、平二州。晉祖起并州，藉其兵勢，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報之。又改元會同。少帝末，南牧渡河，僞稱大遼。【略】治平二年十二月，改今國號。

又 《蕃夷二・遼》 （治平二年十二月）雄州言：得涿州牒報，契丹國改爲大遼國。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遼］趙衡〈張正嵩墓誌乾亨三年〉》 旋值我北朝大聖皇帝，初翊乾坤，才磨日月。變家爲國，授軒簉以稱尊；取地爲疆，執黄圖而作帝。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三《北使記》 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乱，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入回紇，攘其地而國焉。【略】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猶縣。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華。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四四《四裔考二十一・庫莫奚》 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别部西徙嫣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

元・耶律楚材《西遊録》卷上 既過瀚海軍千餘里，有不剌城，附庸之邑三五。不剌之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其山之頂有圓池，周圍七八十里許。既過圓池，南下皆林檎木，樹陰蓊翳，不露日色。既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囿，由此名焉。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

又西有大河曰亦列。河之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朶，即西遼之都也。附庸城邑數十。

又西數百里有塔剌思城。又西四百餘里有苦盞城、八普城、可傘城、芭欖城。【略】

又苦盞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附庸城十數。此城渠酋嘗殺大朝使命數人，賈人百數，盡有其財貨。西伐之意始由此耳。

訛打剌之西千里餘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名之。西遼名是城曰河中府，以瀕河故也。

尋思干之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者也。蒲華、苦盞、訛打剌城皆隸焉。

蒲華之西有大河，名曰阿謀，稍劣黄河，西入於大海。是河之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之母后所居者也。富庶又盛於蒲華。

又西瀕大河有斑城者，頗富盛。又西有搏城者，亦壯麗。城中多漆器，皆長安題識。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於是盡有奚、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又　卷二《太祖紀下》　東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絶大漠，信威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

又　卷四《太宗紀下》　（會同元年十一月）晉復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略】

（大同元年）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升鎮州爲中京。

又　卷六《穆宗紀上》　（應曆九年）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

又　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　（天慶四年）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及鐵驪、兀惹皆叛入女直。

又　卷二八《天祚皇帝紀二》　（天慶五年）九月丁卯朔，女直軍陷黄龍府。【略】

（天慶六年）五月，清暑散水原。女直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略】

（天慶）七年春正月甲寅，減廐馬粟，分給諸局。是月，女直軍攻春州，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復下泰州。【略】

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淳遇女直軍，戰於蒺藜山，敗績。女直復拔顯州旁近州郡。

（天慶八年春正月）庚寅，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户降金。【略】

六月丁卯，遣奴哥等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霍六哥陷海北州，趣義州，軍帥回離保等擊敗之。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户降于金。【略】

十二月甲申，議定册禮，遣奴哥使金。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户三千降金。

又　卷二九《天祚皇帝紀三》　（保大）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略】

（保大二年二月）己亥，金師敗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略】

（三月）蕭幹爲北樞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改怨軍爲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

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内、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疏爲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訛莎烈。時北部謨葛失驢馬、駝、食羊。【略】

冬十月，金兵攻蔚州，降。【略】

（保大三年春正月）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相繼皆降，上京盧彦倫叛，殺契丹人。

二月乙酉朔，興中府降金。來州歸德軍節度使田顒、權隰州刺史杜師回、權遷州刺史高永昌、權潤州刺史張成，皆籍所管户降金。【略】癸巳，興中、宜州復城守。【略】

（保大四年）九月，建州降金。

冬十月，納突呂不部人訛哥之妻諳葛，以訛哥爲本部節度使。昭古牙率衆降金。金攻興中府，降之。

又　卷三〇《天祚皇帝紀四》　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威武、崇德、會蕃、新、大林、紫河、駝等七州及大黄室韋、敵剌、王紀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達剌乖、達密里、密兒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畢十八部王衆。

又　卷三四《兵衛志上》　太祖即位五年，討西奚、東奚，悉平之，盡有奚、霫之衆。六年春，親征幽州，東西旌旗相望，亙數百里。所經郡縣，望風皆下，俘獲甚衆，振旅而還。秋，親征背陰國，俘獲數萬計。神

册元年，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俘户一萬五千六百；攻振武，乘勝而東，攻蔚、新、武、媯、儒五州，俘獲不可勝紀，斬不從命者萬四千七百級。盡有代北、河曲、陰山之衆，遂取山北八軍。四年，親征于骨里國，俘獲一萬四千二百口。五年，征党項，俘獲二千六百口；攻天德軍，拔十有二柵，徒其民。六年，出居庸關，分兵掠擅、順等州，安遠軍、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縣，俘其民徙内地；皇太子略定州，俘獲甚衆。天贊元年，以户口滋繁，糺轄疏遠，分北大濃兀爲二部，立兩節度以統之。三年，西征党項等國，俘獲不可勝紀。四年，又親征渤海。天顯元年，滅渤海國，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其衆，契丹益大。

會同初，太宗滅唐立晉，晉獻燕、代十六州，民衆兵强，莫之能禦矣。

又　卷三八《地理志二・東京道》　太祖建國，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諲譔，以爲東丹王國，立太子圖欲爲人皇王以主之。神册四年，葺遼陽故城，以渤海、漢户建東平郡，爲防禦州。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爲南京。

又　卷一〇三《文學傳上・蕭韓家奴》　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虚耗，其患有不勝言者。

又　卷一一五《二國外紀・高麗》　（統和）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國鴨淥江東數百里地賜之。【略】（二十八年）十一月，大軍渡鴨淥江，康肇拒戰于銅州，敗之。【略】（開泰元年）詔復取六州之地。二年，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地，未幾還。三年，資忠復使，如前索地。五月，詔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略】（太康）四年，王徽乞賜鴨淥江以東地，不許。

《宋史》卷一三《英宗紀》　（治平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改國號爲遼。

又　卷四九一《外國傳七・定安國》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于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卷四《顯宗世家一》　（顯宗四年五月）壬寅，女真引契丹兵將渡鴨綠江，大將軍金承渭等擊却之。【略】六年春正月，契丹作橋於鴨綠江，來橋築東西城，遣將攻破，不克。

又　卷九《文宗世家九》　（文宗二十七年六月）己卯，西京將軍柳涉防守鴨綠舩兵，有契丹人來投，其追捕者越入長城，逼静州，涉不能守禦。制令免官。

明・張雨《邊政考》卷六《北虜類》　契丹阻卜。本西羌别種，其國在禹貢折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

明・楊元裕《讀史關鍵》　遼耶律阿保機，其先國于鮮卑，號契丹。後梁丙子，立國建元，都上京，今三萬衛。僭稱帝，更名億傳。子德光，滅石晉，改號遼，至延禧，宋與金共滅之。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世紀二》　考《遼史・太宗紀》，會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是遼滅晉始更國號，而歐陽修《五代史》則書更國號於會同元年之下；至會同十年改元，薛史、歐史皆不書，而書改晉國曰大遼國。與《遼史》皆不符，蓋傳聞異詞耳。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遼金元・遼》　遼幅員最狹，自遼左以内，暨幽并二州，但能雄長北方耳。金則包有兩河，盡關陝江北淮南之地矣。迨元時混一華夷，土宇較漢唐爲更廣。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七《遼史疏漏處》　《遼史》又有太疏漏者。《東都事略》記遼太宗建國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爲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爲大遼。改號復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

清・淩揚藻《蠡勺編》卷一五《遼即契丹》　遼初，號契丹。太祖名阿保機，聞後唐莊宗爲亂兵所殺，謂左右曰：『彼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於是散遣伶人，解縱鷹犬，開拓之主英風烈氣，矯矯出人。五代諸君無能及者。』至耶律德光，當石晉時，始改號曰遼。迨宋太平興國七年，

隆緒初立，復國號曰大契丹，閱八十餘年。洪基復改稱遼，自後皆以遼書之。然幅員最狹，自遼左以內暨幽并二州，但能雄長北方耳。

清・丁謙《西遼疆域考》 西遼疆域，合中西各書攷之，其都城建於吹河南阿列三得山北，凡伊犂河及特穆爾圖泊迤西，如《唐書》所載碎葉城、在特穆爾圖泊西。千泉、在八府沙袞西。怛邏私城、即斡脫羅兒，一作訛答剌。白水城、在阿克蘇河上。笏赤建地即賽藍今車木堪。等，皆在畿輔中。北則有葉密里、哈押立等地，見上時哈剌魯爲其屬國。東則有和州、今土魯番屬哈剌和卓。別失八里、昌八剌、在今精河東。阿里馬等地，時畏吾兒爲其屬國。迤南爲浩罕各城地，可散八思哈均在其內。迤西爲撒格納、八兒真、氈的地。三城均近鹹海，撒格納圖作車力克，八兒真圖作巴思喀喇，氈的作占肯特，其地後入貨勒自彌，爲术赤攻取，見《西域史》。至其西南，則自塔什干、白納克特、霍占、三城在浩罕西。撒馬兒罕、布哈兒，在撒馬兒罕西北。直至起兒漫。東南則自喀叶噶爾，葉爾羌、和闐，以及庫車、阿克蘇，喀喇沙爾，縱橫各六七千里。西域大國，如波斯、貨勒自彌，皆納貢稱臣，悚息聽命，不可謂非一時之雄國也！

西夏國號與疆域分部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外國・夷狄》（寶元元年）僭帝號，國稱大夏，改元天授，明年遣使來告。【略】

自仁福至繼筠，世居夏州。及保吉變詐跋扈，外侵西羌種族，內竊靈、綏、銀、夏，至德明攻陷甘州，拔西涼府。其地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驛，自河以東，北十有二驛，而達契丹之境。至曩霄，破瓜、沙、肅州，遂盡得河西之地。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一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躞，奉表納旌節告敕，其表略曰：『臣本自祖宗出於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境七州，並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幸嗣先烏，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剖裂。』又曰：『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遑，羣情又迫，事不得已，順而行之。遂於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祖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命。』

宋・司馬光《稽古录》卷二〇（慶曆三年十月）癸巳【略】鄜延奏元昊遣其臣賀從勗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父南朝皇帝』，請通和。朝廷以其名分未正，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勗俱至其國，更議之。

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下 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真當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遂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界夾山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爲北邊。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慶曆三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賀從勗入貢，稱南邦面令國兀卒郎霄，珽案：《四庫全書攷證》云：原本男訛南。案《宋史・夏國傳》作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又案《龐籍傳》云：稱男不稱臣，籍不敢從。則南字當作男。今據改。至其文，彼此互異，則當時音繹之誤，今姑仍原文。珽案：畢沅《續資治通鑑》作男邦尼鼎定國，烏珠。烏珠卽兀卒，其名《宋史》作曩霄，《通鑑長編》則作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穎公覽之，謂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猶奉表稱臣，若主可獨言父子乎？』從勗請復歸議。朝廷從其策，元昊遂卒稱臣。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〇（景祐四年）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

定、威、懷、龍皆卽舊堡鎮僞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

又 卷一二二 （寶元元年十月）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册，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遣潘也布易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凉府祠神，仍遣使以僭號來告。

又 卷一三三 （慶曆元年八月）乙未，元昊陷豐州。

又 卷一三九 （慶曆三年春正月）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來納款。先是，龐籍因李文貴還，再答旺榮等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于朝。於是文貴與從勗持元昊書至保安軍。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事邵良佐視其書，元昊自稱『男邦泥涎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

又 卷一四二 （慶曆三年七月）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略】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内完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凉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

又 卷一二八 （慶曆四年十二月）甲寅，詔鄜延路經略司立定綏德城界至，又遣官往諸路緣邊封土掘壕，各認地分：知澄【略】夏國邊界東起麟府，西至秦鳳，繚繞幾二千里。

又 卷三三一 （元豐五年十一月）詔秉諭夏人依故事於鄜延自通。其遺秉書稱『夏國南都統、昴星嵬名濟』，書云：【略】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連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彊援。』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六《仁宗皇帝紀二》 慶曆元年【略】秋八月，元昊寇麟、府二州。戊子，元昊陷豐州。【略】

（慶曆三年春正月）癸巳，延州言：元昊稱夏國，遣賀從勗來納款。

又 卷八《神宗皇帝紀》 （治平四年冬十月）癸酉，种諤率兵取綏州。【略】

（元豐四年）九月乙酉，復蘭州。

又 卷一〇《徽宗皇帝紀一》 （崇寧四年三月）戊午，復銀州。

又 卷一二《欽宗皇帝紀》 （靖康元年）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

又 卷一二七《附録五・西夏一》 寶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册，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卽位，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除屬籍。【略】

（慶曆三年）遣其臣賀從勗與文貴俱來，稱『男邦兒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籍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令名體未正，未可許。遣邵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曩霄遣使來稱臣，禀正朔，遂册爲夏國王，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聽自置官屬。

又 卷一二八《附録六・西夏二》 （治平四年）种諤取綏州，城之。【略】諒祚死，子秉常立。神宗册爲夏國主。熙寧三年，來犯慶州，又犯大順，王師不利。命韓絳宣撫陝西。絳城囉兀，築撫寧堡。夏人乃陷撫寧，急攻囉兀。絳等命諸路牽制，慶兵再出而亂，乃棄囉兀、撫寧。【略】

（元豐四年）命涇原師毋得擅攻，而夏人得以爲計，城不可下，遂班師。中正入宥州，憲追襲過天都山，至囉逋山，乃還取蘭州，城之。【略】

崇寧三年，復寇涇原，我師取其銀州。【略】陝西經畧制準使。貫出討溪哥臧征僕哥城，復積石軍洮州。政和中，夏人又深入過定邊軍，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貫以种師道之師平之。夏人來救，又敗之，遂破臧底河成德軍。七年，夏人圍丁星原，築平陽瞎令、古仁多泉及靖夏、制戎、伏羌等城。重和元年，貫出師收割牛城，王師敗績，大將劉法戰沒。貫以种師道、劉仲武、劉延慶將兵至蕭關，取永和砦，割踏砦、鳴沙會，大敗夏人而還。初夏國恃横山諸族帳彊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种諤謀取横山，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舊常從李憲，得其彷彿，故獻議進築，遂領六路邊事，將諸路兵六七年，進築軍壘，建立堡砦，遂得横山之地。【略】靖康元年，夏人知我戍邊士卒入援，遂乘虚犯河外，寇震威城，朱昭死之。又取西安州，陷懷德軍，劉銓、杜翊世以城死。

宋・樓鑰《范文正公年譜》 寶元元年，【略】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静、宥、靈、鹽、會、勝、甘、涼、瓜、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册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

『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二　（慶曆三年）元昊遣僞官賀從勛與文貴俱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朗霄上書父大宋皇帝』。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五　（寶元元年十月）甲戌，元昊自稱『大夏皇帝』，改元『天受』，遣使奉表詣闕，納旌節敕告等。【略】癸未慶曆三年，契丹主宗真重熙十二年，正月【略】癸巳，鄜延路奏：元昊遣其臣賀從勉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郎霄上父南朝皇帝』，請通和。朝廷以其名分未正，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勉俱至其國，更議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西夏扣關》　仁宗寶元初，德明之子元昊既取西涼七州地，乃僭號稱帝。寶元元年冬。陝西沿邊屢覆大將，朝廷卒用韓魏公、范文正公計，册元昊爲夏國主，增歲賜茶絹銀爲二十五萬。慶曆四年冬。元昊死，子諒祚、孫秉常、秉常之子乾順繼立。蓋前後叛服不常，而神宗始用師於西方，歷哲宗、徽宗，遂漸奪其橫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西夏既衰，而關、陝亦困矣。比金人渝盟，乾順首與之合，裂取陝西沿邊諸城寨。靖康元年冬。及虜歸關、河地，而乾順遣招撫使王樞至寨上，李世輔執之以獻。紹興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李世輔至鳳翔，即顯忠也。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四《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二》　（天會四年三月）國兵克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内、河東八館及武州。于是武州爲西夏所陷。【略】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内、河東八館、武州，于是絶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

又　卷一〇《熙宗孝成皇帝紀年二》　天眷二年時宋紹興九年也。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彦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又　卷一九《章宗皇帝紀年上》　（明昌二年五月）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吴景山《西北民族碑文・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　大夏開國，奄有西土，凉为輔郡，亦已百載。

金・佚名《大金弔伐録・與楚計會陝西地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勘會承准朝延降到大楚皇帝册文，『自黄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並當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從長分畫施行』者。今議定：東自麟府路洛陽溝，東底黄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盧關川，杏子堡，鴉鴿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卧山臺，興平城，巢寨谷，曙雞嶺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堡，秋钁川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黄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所有界至，如或指定地名城堡處所，内有出入懸邈者，相度地勢，各容接連，兩相從便分畫。布此悃悾，冀爲孚察。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又　《楚回書》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遣使指，申諭夏疆。已附致於悃誠，復勤書于誨示。恭聞宣命，俾分畫之從長；兹奉令慈，指地名而開示。『東自麟府路洛陽溝，東底黄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開光堡，臨夏城，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盧關川，杏子堡，鴉鴿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卧山臺，興平城，巢寨谷，曙雞嶺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板井口，通關堡，古蕭關，秋山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堡，秋钁川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抵黄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其間懸邈，各許相度其宜，以至接連，兩相從便』。已具遵於定議，當即接於怦圖，其或未安，尚容再禀。仰祈英鑒，洞照微衷。謹奉書復，不宣。謹白。

《宋史》卷一一《仁宗紀三》　（慶曆三年春正月）癸巳，元昊自名曩霄，遣人來納款，稱夏國。

又　卷一二《仁宗紀四》（嘉祐六年）十二月丙戌，復豐州。

又　卷一四《神宗紀一》（治平四年冬十月）癸酉，知青澗城种諤復綏州。

又　卷一五《神宗紀二》（熙寧五年八月甲申）秦鳳路沿邊安撫王韶復武勝軍。

又　卷一六《神宗紀三》（元豐四年）十月丁巳，米脂砦降。【略】己巳，入銀州。庚午，環慶行營經略使高遵裕復清遠軍。种諤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斬獲甚衆。癸酉，復韋州。乙亥，李憲敗夏人于屈吳山。丁丑，曲珍與夏人戰于蒲桃山，敗之。戊寅，种諤入夏州。【略】辛巳【略】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州。

又　卷一八《哲宗紀》（紹聖四年八月）丙戌，鄜延將王愍復宥州。

又　卷二〇《徽宗紀》（崇寧四年三月）戊午，復銀州。

又　卷二三《欽宗紀》（靖康元年）春，夏人取天德、雲内、武州及河東八館。【略】（靖康元年）夏四月戊戌，夏人陷震威城。【略】（靖康元年九月）夏人陷西安州。【略】（靖康元年）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

又　卷二九《高宗紀六》（紹興九年）春，夏人陷府州。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咸平）五年三月，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爲西平府。六年春，遂都于靈州。詔遣張崇貴、王涉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略】六月【略】取西涼府。【略】天聖六年，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于夏。【略】（景祐二年）取瓜、沙、肅三州。【略】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略】（寶元二年）遣使上表曰：「【略】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略】

（慶曆三年）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與文貴俱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以爲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許。詔遣邵良佐、張士元、張子奭、王正倫更往議，且許封册爲夏國主，而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楊守素繼來。【略】（慶曆）四年，始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户，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内聽築城堡。【略】』詔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略】（元豐四年）八月，中正及諤言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復討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渡會興州。【略】（紹興）九年，夏人陷府州。【略】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

《遼史》卷一一五《二國外記・西夏》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追遼聖宗統和四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略】（八年）十二月，下宋麟、鄜等州，來告，遣使封繼遷爲夏國王。（九年）七月，復綏、銀二州，來告。十月，繼遷以宋所授敕命，遣使來上。是月，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十二月，繼遷潛附于宋，遣韓德威持詔諭之。【略】（十九年）六月，奏下宋恒、環、慶三州，賜詔褒美。【略】二十年六月，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略】二十三年，下宋青城，來告。

《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天會五年，元帥府宗翰、宗望奉詔伐宋，若克宋則割地以賜夏。及宋既克，乃分割楚、夏疆封，自麟府路洛陽溝距黄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踰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口，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距黄河，依見流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或指定地名有懸邈者，相地勢從便分畫。【略】

皇統六年，以德威城、西安州、定邊軍等沿邊地賜夏國，從所請也。

又　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祿濼之西，以賜之。【略】初，以山西九州與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後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黄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

寨，環慶路威邊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爲界。【略】（正大）三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略】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强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鬬。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强，地勢然也。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五《宋遼金夏交際儀》 西夏之於宋，初李繼遷、德明父子本臣屬於宋，自元昊自立爲帝，不復稱臣。後議和，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者，譯言吾祖也，宋以詞不順，未之許。後再定和議，宋册爲夏國主，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使至其國，用賓客禮。

清・周春《西夏書》卷九《地理考》 《遼史》曰：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然國雖仍赫連舊名，而地不止勃勃故壤矣。其先，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拓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阻河依賀蘭山城興州，徙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北界西河，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强梗，尚氣重然。

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緣境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宣、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以諸河爲溉；興、靈有古渠，曰唐梁，曰漢源，皆支引黃河，故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此西夏地形之大較也，今以二十二州爲斷，其隸屬無定，及今併不常者，疑則闕之。其餘爲軍、爲城、爲砦、爲堡亦附見焉。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二 （景祐四年）夏五月，升州郡，益邊防。元昊既據夏、銀、綏、宥、靜、靈、鹽、會，【略】宋初，亦曰會州；雍熙中，没於夏。今爲蘭州府靜遠縣。勝，【略】宋咸平中，没於夏。今在榆林府北界。甘，【略】宋天聖中，夏取之。今爲甘肅甘州府。涼，【略】宋初置西涼府。今爲涼州府。瓜，【略】宋天聖中，入於夏。今爲甘肅安西衛。沙，【略】宋初，爲回鶻所據；太宗時，曹元忠以州歸於宋，景祐中，入於夏。今甘肅沙州衛。肅，【略】宋初，回鶻據之；景祐中，入於夏。今爲甘肅肅州。諸州立國，而以石堡、洪門諸鎮升爲洪、威、龍，【略】至道中，入夏，號龍州。今在靈州平羅縣界。定【略】宋初，置定州；咸平中，入於夏。今在靈州東北新渠縣界。四州。又以肅州爲蕃和郡，甘州爲鎮夷郡，置宣化府。

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略】左廂宥州路，以五萬人備鄜、延、麟府；【略】右廂苜州路，以三萬人備西蕃、回紇；自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至羅洛、天都、惟精山等處，以五萬人備環、慶、鎮戎軍；自河北至乞臘葭山，以七萬人備契丹。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昊稱兀卒已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子，謂中國爲黃天子也。至是，與野利仁榮、楊守素等謀稱帝號，于是月十一日築臺興慶府南，徐乍《一統志表》：夏州自李元昊建國稱帝尋徙州，遂廢。是未明元昊建號在興州也。受册卽皇帝位，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又 卷一八 （慶曆七年四月）初，楊守素等畫界，既以橫陽河爲定議，而于麟州屈野河西地則云『吾馬足所踐，卽爲吾土』，不肯明立界至。仁宗命知麟州張繼勳勘之，繼勳言：『夏人日逼屈野河，耕墾畜牧，興置砦柵，若卽以河西爲禁地，實與城相距非便；若用咸平五年以前界至，則太遠難守；當以大中祥符中所定爲則。』遣臨塞堡監押馬寧，指使殿侍康均詣宥州，與監軍司言之。曩霄令把關太尉曹勉，管勾和市曹勍謂均等曰：『中國若肯通銀星和市，則河西疆界一切如約。』經畧司令入保安軍自陳，勉等至軍，朝議以疆界既肯如舊，許之。

又 卷二〇 （嘉祐六年）五月，始正屈野河地界。諒祚誅訛龐，始親國政，太原府代州鈐轄蘇安靜移牒來議疆事。吕誨奏議《論麟州地界狀》云：近罷鈐轄蘇安靜，實爲至當，專遣職方員外郎李思道往彼，朝廷授以成算，事無

不濟。與《仁宗實録》及《宋史・夏國傳》異。遣大酋呂寧拽浪撩禮議定：府州自青沒怒川、沙鬼牌、横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沙鬼旁順横陽河東岸，至鐵爐骨堆，築堠十二；自横陽河西以南直羅龐烽，築堠六；自羅龐烽西南直麟州界移濟砦，築堠三；自移濟砦南至大横水、竹枝谷、伺候峰、赤犍谷、臧愛塢至饒咩浪，築堠十二。其距榆平嶺、清水谷頭四里許立砦二；從北阿默真砦一，次南麻柞砦一。距大和谷五里許立砦四；從北訛龐禹星砦一，次南鬼藥砦一，次南馬默赫砦一，次南麻也娘砦一。距洪崖塢一里許立砦三；從北綱禹愛砦一、次南阿默逋砦二。其松本晉堆立砦三，並在阿默逋砦西。凡十二砦，有者修之，無者創之。砦東西四里，各有兩界卓望處，築堠十二。約自今兩界人户，毋得過所築堠耕種。其在豐州外漢砦及府州界蕃户舊砦，並復修完。府州沿邊舊砦三十三，更不創修。麟州界人户，更不耕屈野河西田。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兩界人户就近樵牧，不得插立梢圈，起造棚屋，違者並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兩界巡捉人員，毋得帶衣甲器械，過三十人騎。拽浪撩禮還，諒祚遂聽命。

又　卷二一　（治平四年）冬十月，左廂監軍鬼名山以綏州内降。

又　卷二五　（元豐四年八月）禹藏花麻走興慶府，部酋訛勃哆等以西使城降于熙河經制使李憲。

又　卷二八　（元祐四年）十一月，歸永樂俘，復米脂等四砦地。

又　卷二九　（元祐八年）冬十月，遣兵扼神流堆，與涇原將張蘊戰，敗還，遂失宥州。

又　卷三〇　（紹聖四年）二月，于闐國破瓜、沙、肅三州。【略】

（夏四月）監軍鬼名濟救洪州，兵敗，洪州失守。

又　卷三二　（崇寧四年二月）監軍駙馬兀移率師援銀川砦，戰于蒿平嶺，敗歿，遂失銀州。

又　卷三三　（宣和元年）夏四月，戰于蕭關，敗績，遂棄永和等三城。【略】

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夏元德六年春正月，奉表稱藩于金，金賜以遼西北地。

乾順既與遼異，遣御史中丞芭里公亮奉表金主，請以事遼之禮事金，因受賜地。金都統粘沒喝承制割下塞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涂灤西之地與之。灤西，本拓跋地，向爲遼侵取者也。

又　卷三四　（靖康元年）三月，攻天德、雲内、武州及河東八館地，取之。

先是，金將粘沒喝遣撒離毋許割天德、《金史・西夏傳》：初，以山西與宋，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故割以與夏。雲内、金肅、河清四軍，河東八館及宋武州之地，約攻麟府以牽制河東兵勢。于是，乾順遣兵萬人由金肅、河清渡河，盡取所約地。

（夏四月）金人襲取天德諸城，遣使請和，不許。【略】九月，取西安州。【略】

（靖康二年）三月，復受割地于金。改元。

先是，金奪天德諸城，乾順屢以書責其背盟。金主命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距黄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砦；環慶路威邊砦逾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砦畧古蕭關，北至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距黄河，依見流，盡熙河路西邊，以定封域。其地有懸邈者，亦相地勢從便分畫。復分陝西北鄙以償天德、雲内，抵河爲界。于是羣臣上表賀，乾順肆赦國中，改元德九年爲正德元年。

夏五月，取威戎軍。

乾順遣將軍李遇兵取威戎城，金將婆盧火先取之。軍于城東遇前鋒將，與戰不利。遇至，軍城北，遣書婁室，曰：「夏國以天德、雲内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婁室命婆盧火撤兵退。【略】

（建炎二年）秋九月，遣謝亮還，以兵取定邊軍。

乾順留亮數月，僞與約和，遣歸。亮既行，潛以兵躡其後，由多移嶺襲破定邊，悉取其諸堡砦。【略】

（建炎三年）秋七月，取德静砦。

鄜延戎馬倥傯，其東皆金兵，西北即夏境，屬中國者惟鎮安一軍、德静一砦。乾順攻德静，破之。【略】

（紹興六年）秋七月，取樂州，復取西寧州。

夏國乳酪河與二州相近。乾順遣兵襲取樂州，進攻西寧、保塞、綏邊諸砦俱潰，守將棄城遁。

又　卷三五　（紹興七年）秋九月，遣使乞地于金，金與以河外三

州地。

乾順既得西寧，與金積石等州鄰逼，遣使以厚幣如金，表乞河外諸州。金主以積石、樂、廓三州與之。時秦人在三州者數千，皆願歸金，金主請約之。權樞密院事劉筈曰：『三小州不足爲輕重，恐失兩國大信。』遂以其地來歸。【略】

（紹興九年）三月，攻府州，取之。

建炎中，府州守將折可求以城降金，撤離喝許廢劉豫立之。及豫廢，和議成，割河南、陝西歸中國，府州在陝西屬中。撤離喝恐可求失望生變，假會飲酖殺之。乾順知府州無主，遣兵乘間取其城。

又　卷三六　（紹興十六年正月）金以邊地賜。

夏國累世開拓，河之內外凡得州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南威；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涼，曰甘，曰肅，曰瓜；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餘有靜州、勝州、龍州、韋州、伊州。乾順又得遼西北諸州及陝西北鄙，其地益廣。時仁孝又使人至金乞地，金主以德威城、定邊軍等沿邊地賜之。

清・徐鄂《西夏紀事本末序》　西夏擁地方二萬里，緜祚垂四百祀，比之知祥在蜀而得國自正，具美在越而傳世彌遠，而記載闕如，來者何徵？【略】平夏我我，天之西極，河出蒲類，山鎮蔥嶺。方夏之盛，奄有二十二州。興、靈二渠，實沃饒之神皋；伊、涼一曲，亦形勝之天府。自淪荒朝，邈若異域，凡三受降城、五都護府，弦望侔離，矩步倫錯，其建置之沿革，開拓之廣陿，中土人士罕能識之。

清・張鑑《西夏紀事本末》卷首《歷代疆域節略》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李繼捧來朝，得州四縣八。夏、銀、宥、綏。雍熙元年，復以四州授繼捧，自後不領于職方。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五曰陝西路，府三、州二十五、軍四、監三。太平興國二年，分陝西轉運爲陝西河北、陝西河南兩路；又有陝府西北路，後併焉。咸平五年，靈州、清遠軍皆陷。熙寧始務闢國。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蘭、洮，謝景溫取徽城，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圖、安疆等寨。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當時王安石議曰：『吾將欲取之，寧姑予之。』逮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畫久弗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州安西、軍晉寧、綏德、關龍平、會寧、金地。城九，安西、平夏、威戎、興平、定邊、威羌，以及金湯、白豹、會川等處也。寨二十八，平羌、平戎、殄羌、暖泉、米脂、克戎、安疆、橫山、綏遠、寧羌、靈平、高平、與夫、新泉、蕩羌、通峽、天都、臨羌、定羌谷、大和、通泰、寧河、彌川、寧遠、神泉、烏龍。堡十，開光、通塞、石門、通會、大和、通泰以及寧河、彌川、寧川、三交也。又取青唐、鄯。邈川、湟。寧塞、廓。龍支宗哥。等城，武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舒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訖于重和，既立靖夏、溪原。制戎、鄜延。制羌西寧。三城。雖夏人寖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宣和五年十一月初，金人納夏羌之請，割拓拔故地雲中二千里遺之，止以朔、武二州歸與我。至是，夏人舉兵侵朔武地界，譚稹禦之不退。

藝文

明・帥機《陽秋館集》卷一九《贈周尚璽閱視寧夏》　寧夏殷殷形勢雄，保據河山限華戎。可憐自古朔方地，陵夷化作元昊宮。昔時元昊何猖獗，契丹縱橫那敢說。

清・揆敘《益戒堂自訂詩集》卷四《登寧夏多寶塔》　靈州城北塔崚嶒，扈蹕乘閒試一登。地險曾經元昊據，城堅猶記赫連烝。黃河水合奢延曲，紫塞山蒙駿馬稱。賀蘭山在寧夏西，蒙古呼「駿馬」爲「賀蘭」。此山似之故得斯名矣。北望受降遺蹟在，秋空遙想郅都鷹。

清・朱文治《繞竹山房詩稿》卷七《西夏書題辭爲松靄先生作五》　黃河東繞雪山西，暫撤宮門舊榜題，餞罷漢家天使出，赭袍重把玉鞭攜。

清・沈筠《守經堂詩集》卷四《西夏雜詩一》　李唐趙宋姓紛更，草竊河西霸業成。漫小兒邦泥定國，悔人兀卒自稱名。

清・錫縝《退復軒詩》卷一《西夏雜詩五首五》　賀蘭右臂引雄風，大漠長城左顧空。花馬池邊一相望，河西不重重河東。

清・俞樾《春在堂詩編》癸丁編《賀蘭山小獵圖爲張朗齋軍門曜題》

張朗齋軍門奉詔出關剿回部，駐師賀蘭山，繪《賀蘭山小獵圖》，萬里詒書，乞余題辭，余適在西湖詁經精舍，因作此詩。交同年蒯士香廉訪轉寄軍門。時乙亥三月也。

春晴正向湖樓坐，喜鵲隨函天外墮。開械瑤碧燦成行，尚有甘涼雲氣裏。書言轉戰西出關，旌旗遥指賀蘭山。元昊宫前沙漠漠，奢延水上流漫漫。是時寇蹤已無迹，屯軍待掃氈罽穴。健兒身手不能閒，日日雕弓飛霹靂。賀蘭山高嵯峨，上有千年萬年之積雪，下有一曲二曲之黄河。元戎小隊平明出，恰好草枯鷹眼疾。伐狐擊兔耀兵威，振鐸作鐃肄軍律。北平射虎飛將軍，若論遭際終輸君。君以壯歲成奇勳，隨陸能武絳灌文。承流宣化何足云，高牙大纛生風雲。君初官河南布政使，有言君不識字者，改總兵。無邊秋色葫蘆水，獵罷歸來暮烟紫。張鐙虎帳譜鐃歌，瀉酒駝囊酬戰士。我本烟波一釣徒，綠蓑青笠狎鷗鳧。願君百戰功成後，來共清游西子湖。

清・錫麟［宣統］《新修固原直隸州志》卷一〇《［清］歐陽震〈登固原鎮鼓樓〉》 好水川前路，當時盛寇氛。一韓能節制，已出鎮戎軍。蕭蕭邊馬嘶，何處笛横吹。河套今無患，羌戎不敢窺。一鼓竟論功，不愁有伏戎。崛强西夏主，宋室肯成終。度隴復征兵，回烽漸掃平。三邊銷隱患，終賴漢家營。自抱請纓願，誰同升斗謀。壁間詩句好，懷古一登樓。

清・喬煌《黄葉樓詩鈔》卷一《西夏二首》 西夏興亡蹟可觀，歷年二百史全刊。大黄豈若收圖籍，印度空勞辨角端。

世掌國史幹扎菁，同修實録焦景顔。千古難徵文獻事，天荒地老賀蘭山。

雜録

宋・程大昌《北邊備對》 賀蘭山，在靈州保静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馬爲賀蘭。

明・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卷二二八《［明］王邦瑞〈安夏录序〉》 東周王某曰：往余家食時，嘗攷諸邊，則聞西夏被山帶河，四塞環固，天之險也。漢唐以來，導河疏渠，分溉原野，稻粱蘩藻，嘉於南國，地之利也。負險憑城，芻糧丘積，謀臣勁卒。雲合霆發，戰無弗克，守無弗固，人之和也。固以爲西北之雄槩，而中原之鉅藩矣。比余從事關中，武備固原。原，古朔方之地，脣齒西夏。乃聞賀蘭山者，舊關十餘，廢爲竇道。如開門延虜，可突以入大河。冬時，虜履水長驅如平地；即夏秋時，又能冒革乘筏，繫馬浮渡，皆前代所未有。則天險不可恃矣。

又《［明］王邦瑞〈西夏圖略序〉》 西夏披山帶河，兼四塞之固，擅河渠之饒，故鮮虜患；多禾黍，稱富强焉。此蓋謂形勝可恃，水利可興者耳。自今觀之，豈其然乎。夫不可恃而恃之者，其患深；可興而弗興者，其利絶。方今虜部之强，河套爲最，而西夏兩面鄰之。在昔，河未棄。河全在我，既而退守河西，則河之險，我與虜共者也。歲冬水合，猶無河也。解凍之後，虜亦善涉洪濤，萬騎立濟，曷能爲限。賀蘭山者，雄恃西北，固謂藩籬，然山後虜穴，脣齒相連，層巒疊嶂之間，旁蹊罅道，在在有之。陸谷變遷，林莽毁伐，樵獵蹂踐，浸浸成路。虜人朝登暮躡，諳習險夷，有吾人所不及見者。因而出其不意，風飄雨疾。

又《［明］王邦瑞〈送征西將軍都督兩泉任公之任序〉》 若西夏則不然矣。孤懸河外，寇在門庭，勁虜擁衆，盤據河曲。

明・李應魁［萬曆］《肅鎮志》卷一《地理志・沿革》 河西州【略】宋初仍爲回鶻所據。太宗至道二年，始以丁惟清知西凉州，領姑臧、神烏、番和、昌松、嘉麟五縣。真宗咸平六年，李繼遷陷西凉，殺丁惟清。大中祥符三年，契丹伐回鶻，入甘州，復破肅州。仁宗天聖六年，李繼遷子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取甘州。景祐中，復取瓜、沙、肅州，於是盡有河西之地，僭國號夏，改鎮夷郡，立宣化府。理宗寶慶元年，蒙古取夏、甘、肅州、西凉府。三年，滅夏。【略】宋初，爲夏季元昊所有，置甘肅軍。

清・魏裔介《鑑语經世編》卷二二 元昊賜張，悉有夏、銀、綏、宥、甘、凉等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數千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雪州、豐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萬，其勢大矣！過於繼遷、德明之時遠甚，而宋室承平日久，欲以脆弱之兵，攻方張之敵，鮮有不敗者矣。

清・沈青崖［雍正］《陝西通志》卷八九《［明］文在中〈觀宇篇鉅賦畧〉》 由北地至於朔方五百里，黃河遶其前，賀蘭聳其背。靈武古界，西陲巨屏，西北以山爲固，東南以水爲險。於春秋爲羌人所居，於晉則赫連夏都會之地。唐末據於拓跋思恭，宋興城於厥孫德明。此又雍之一大鎮也。惟賀蘭之山，巃嵸而慎歷兮，丹崖翠峰，盤踞數百里以稱雄。草木葦而果園瞰兮，塞北江南讓其。雲烟之鬖鬆，石脊黑鷹偃蹇而不可路兮。虓入悍子，澗溪險惡，人蹤罕到，飛飛紛紛，獨逭獸蹄之倥傯；蒲草鴛鴦，洞水澈渜而澹泞兮。紅花秦梁，分河流之波，而溉我黍稷。賀蘭之上，有元昊之舊宮兮，人雖予賴，牆壁猶儼然而橫。古松築高臺而臨之，以極山川之偉觀兮。沙土萬里，清鹽焉所用其翻幢，黑山黃沙，征夫之所宿兮。閨人出閣，望北雁而曜容，斯詻而腸斷不足言之過兮。樹之丹棘，要不得消此離宗。由函谷至於酒泉，三千里襟河帶山。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歷代州域形勢七》 太平興國七年，夏州留後李繼捧始以銀、夏、綏、宥四州來獻，繼捧本党項別部，姓拓跋氏。唐廣明三年拓跋思恭爲宥州刺史，起兵討黃巢，以功授定難節度。其弟思諫代之，賜姓李。思恭以後，世有夏州地，九傳至繼捧。其族弟繼遷復走地斤澤以叛，地斤澤，在今故夏州東北三百里。數寇邊。尋請降，賜姓名趙保吉。雍熙二年繼遷陷銀州，破會州，四出侵擾。尋請降，詔授銀州觀察使，賜姓名。既而寇掠如故，環、綏、靈、夏諸境悉被殘毀。至道二年遣李繼隆等分道討之，不克。至道二年，復授以定難節度使，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靜州，見五代漢所有州。既而復叛。咸平五年陷靈州，遂略有朔方地。時保吉改靈州爲西平府，居之。明年宋圍靈州不克，保吉又攻西番取西凉府，爲六谷蕃帥潘羅支所敗，死。子德明嗣，乃復歸款。西凉府，即故凉州也，時爲西蕃所據。天聖九年趙元昊嗣立，益强，盡取河西地，先是天聖六年，德明使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景祐三年，元昊復攻取回鶻瓜、沙、肅諸州。據有夏、寧、綏、宥、靜、靈、鹽、勝、會、甘、凉、肅、瓜、沙等州，又增置洪、定、威、龍等州。洪州即今鎮番衛西故蒼松城，唐置洪池府兵於此，元昊因改置洪州。定州，即唐所置定遠城，見前朔方節度。威州，即唐大中間所置威州。龍州，今榆林衛西二百五十里有龍州城。時又置韋州，亦曰靜塞軍，今爲寧夏衛之韋州所。及寶元初僭稱帝，國號夏，都興慶，今寧夏鎮城也。先是乾興二年趙德明築靈州懷遠鎮爲興州，自靈州徙居之。元昊改曰興慶府，亦曰中興府。阻河依賀蘭山爲固。黃河，在寧夏衛城東南四十里。賀蘭山，在寧夏衛城西六十里，詳見陝西名山。慶曆初復陷豐州。是時元昊之地，東據河，西至玉門，玉門，在今廢沙州衛西北，見前。南臨蕭關，在今鎮原縣北，見前。北控大漠，延袤萬里。分置一軍於河北以備契丹。於河南置鹽州路以備原、慶、環、渭，左廂曰宥州路以備鄜、延、麟、府，右廂曰甘州路以備吐蕃、回紇。關中歲被侵掠，官軍屢敗，朝廷旰食。先是張方平上平戎策，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時亦不能用。慶曆四年元昊復請和，許之，關中之困少蘇。

清・佚名《秦邊紀略》卷五《寧夏近疆》 賀蘭山後在寧夏之西。漢爲保靖縣地，東連河套，西通西域，南障朔方，北引沙漠，延亘五百里。高山雲表，雪霜凝積，盛夏而後融。其林木青白，望之如駿馬，夷呼『馬』爲『賀蘭』，因以名山。山巔梵刹百許，元昊有避暑宮，化爲頹牆墮墉久矣。

清・李迪等［乾隆］《甘肅通志》卷四《疆域》 寶豐縣【略】按《舊志》：河自南來，入青銅峽與山相會，出峽口北流三百餘里，又與山會，而夏地包絡其中，可謂四塞險固矣。西夏據此二百餘年，雖經韓、范經營，不能恢復。雖曰繼遷、元昊梟雄難制，亦以所憑恃者險也。有明中葉，河套盡失，而黃河以西、賀蘭以東，屹然保障，此亦據險以守之明驗也。

清・陳履中［乾隆］《河套志》卷三《河套内外山川》 賀蘭山在寧夏府西六十里，陽屏西夏，陰阻北番，延亘五百餘里，邊境倚以爲固。上有廢寺百餘，多元昊故宮遺址。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爲『賀蘭』，故名。

清・鍾賡起［乾隆］《甘州府志》卷一《世紀上》 （天聖）六年，西夏李元昊援甘州，降回鶻。

清・曾誠［道光］《敦煌縣志》卷二《地理志・沿革》 宋初，爲回鶻所據。太宗時，曹元中以州歸宋。景祐二年，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盡有河西之地。

又 卷七《雜類・古蹟》 宋景祐二年，趙元昊取沙州。

清・許鴻磐《方輿考證》卷三 西夏。元昊僭號，都興慶。其地東據河，西至玉門，南臨蕭關，北控大漠，延袤萬里。興慶，今寧夏府城。蕭關，在甘肅固原州東南三十里。

清・張澍《涼州府志備考・西夏紀年序》 西夏之先拓拔思恭據夏州稱王，起唐中和元年辛丑至宋雍熙元年甲戌，九主，凡九十三年；自雍熙二年乙酉迄寶慶二年丁亥，稱帝僭號，凡十二主，一百九十年，共二百八十三年。元滅之。其建國都初在興州，後移涼州，凡銀、夏、瓜、沙、甘、涼、金城之地二萬餘里，皆爲所有。國雖蕞爾一隅，而能抗衡中國者，蓋財力雄富，士馬精彊故也。

又《西夏紀年》卷二 歷世二百五十八年。國遂亡。初有夏、綏等州，後取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地方二萬餘里。

金國號與疆域分部

綜述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〇《天祚皇帝上》 （天慶八年）秋，女真陷東京、黄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餘州【略】至是女真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説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册。』

又 卷二六《諸蕃記・女真國》 東瀕海，南鄰高麗，西接渤海，北近室韋。其地乃肅慎故區也。地方數千里。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四《附録二》 會女真已破雲中府，扣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

又 卷一二五《附録三》 女真乘勝遂併渤海遼陽，所管州郡五十四。【略】自是女真取其川、成、淳、懿、乾、顯六州，將趨中京，始有併吞遼國之意。遼東人有楊朴者，勸阿骨打稱皇帝，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國。建元爲天輔，是歲政和八年也。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有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秘書郎。説阿骨打曰：『【略】大王創興師旅，當變家爲國，圖霸天下，謀萬乘之國，非千乘所能比也。諸部兵衆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願大王册帝號，封諸蕃，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鎡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大王如何？』阿骨打大悦，吴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爲皇帝，國號大金，以水名『阿祿阻』爲國號，『阿祿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

又 卷一八引《金國太祖實録》 太祖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爲完顔部人，後因以爲氏。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鐵」爲國號，「鑌鐵」雖堅剛，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爲真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

又 卷二〇六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辛丑，金人元帥兀朮遣使來第三書。書曰：【略】本擬上自襄陽，下至於海以爲界，重念河南彫弊日久，得如不得，淮南唐、鄧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北，不在所割之數。』

宋・周煇《清波雜志》卷一二《虜改沃州》 建炎初，從臣連南夫奏劄言：『女真號國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見火即銷，終不能爲國家患。』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五《江東奏論邊事狀》 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庭危迫之狀，見於僞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横，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證具形。括馬敷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金國自完顏旻始建號稱帝，至今主珣，凡五世八君，其傳國九十有八年而始衰。其地在契丹之東北境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在漢代稱挹婁，【略】阿骨打叛之。政和四年八月。用兵連年，奪遼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稱帝，以其水生金，故號大金，改元天輔。

又　《韃靼款塞蒙古本末》　又有遼東宣撫使蕭萬奴者，本遼人，乘女真之亂，自立爲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引張匯《節要》　阿古達爲帝，以本土『愛新』爲國號。『愛新』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金太祖實録》云：太祖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鐵』爲國號，『鑌鐵』雖堅剛，終有銷壞，惟金一色，最爲真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一説不同，未知孰的也。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七引范成大《攬轡録》　北使時所見也。泗州三十里至臨淮縣，百六十里至汴虹縣。計自泗州河口，至此皆枯。轉而行道右三十里至靈壁，縣民始扃户闚觀。三十里至宿州，塗有數父老，見使車潸然。百五里至永城縣。三十里過酂陽鎮，有蕭相國廟。自此枯。汴中百十里至穀熟縣。十八里至南京，虜改名歸德府。過雷萬春墓，過雙廟。三十里過睢口，河已塞。八十里至拱州，虜改爲睢州。六十里至雍丘縣。二十里過空桑，有伊尹墓。三十里至陳留縣，有留侯廟。二十七里至東京，虜改爲南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二十五里至胙城縣，去河尚五六十里，而漸水已侵過胙城十里矣。自縣四十五里至黄河李固渡，渡浮橋，用舡百八十艘，半閣沙上，河最狹處也。四十五里至滑州。二十五里至濬州，舊治已淪水中，對城即黎陽山，古大伾也。三十里過屯子河，有山東販麥舟。四十五里至湯陰縣。自黄河西望，即見大行西北去，不知極，至燕始北轉。自湯陰三十里至相州，過湯河、羑河，有羑里城、文王廟。相州觀者甚盛，遺黎往往垂泣，指使人云：『我家好官。』又云：『此中華佛國人。』老嫗跪拜者尤多。過安陽河、漳河，凡六十里至磁州，州南滏陽河水急，西有崔府君廟。四十里至臺城，過趙故城，延袤數十里，旁有廉頗、藺相如墓。三十里至邯鄲縣，邯鄲人健武，逆亮死時，遮殺其歸卒以待王師。四十里至臨洛鎮。過洛河三十里至沙河縣。十八里過七里河。七里至信德府，邢州也。四十里過冷水河。二十五里至内丘縣，縣有鵝梨，云其樹尚聖宋太平時所接。過沙河、禮儀河、大寧河，凡六十里至柏鄉縣，其東有堯山，堯所葬。自柏鄉行十三里有光武廟，二十里有王郎城。凡六十三里而過洨河石橋，所謂趙州橋也。五里至趙州，虜改爲沃州。三十里至欒城縣。五十五里過滹沱河。五里至真定。三十里過磁河。四十里過沙河爲新樂縣，北嶽在其西北之曲陽縣界。四十五里至中山府，虜依舊名曰定州，有東坡祠。五十里山水河。七十里至保州。十里過徐河。十里過曹河，俗傳王祥卧冰處。二十里至安肅軍，故時塘濼，今悉淤塞。門外大道，古出塞路也。夾道古柳參天，至白溝始絶。十五里過白溝河。又過曹河、徐河、暴河。三十五里至大口河。二十里至馬村。五十里行灰洞至涿州。灰洞者，兩邊不通風，塵埃濛洪其間也。三十里過琉璃河，爲良鄉縣。三十里過盧溝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逆亮始營都於此。自泗州至東京七百七十里，自東京至黄河百十五里，自泗州至燕山總二千五十八里。燕山以南，石晉以來失之；安肅軍以南，我朝南渡失之。河湖之水，皆出太行。公所渡者二十五河，睢、漳與滹沱最大。滹沱闊不減黄河，俗稱小黄河。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八《徽宗皇帝》　（重合元年）女真阿骨打僭稱帝，國號金。女真，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其人，是時女真趨遼中京，天祚恐其襲己，□□□□□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皇帝，以王爲姓，以旻爲名，以其國産金，故稱大金，改元天輔，皆從之。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首《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以戊戌稱帝，國號大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六年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

又　卷一《太祖武元皇帝紀年上》　（阿骨打之十三年）始破遼國寧江州。【略】（阿骨打之十四年十一月）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略】（阿骨打之十五年）女真克遼渤海軍。【略】（天輔元年）于是金人大掠，經新、（城）［成］、懿、濠、衛五州，皆降之。【略】（天輔元年）冬，阿骨打用楊朴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國號大金。【略】（天輔二年）攻破遼上京。

又　卷二《太祖武元皇帝紀年下》　（天輔五年）三月，金兵攻破中京。【略】（天輔六年）夏四月，以燕京六州歸于宋。

又　卷三《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一》　（天會元年）十一月，國兵破平州。【略】（二年）七月，國兵破應、蔚等州。【略】（三年十二月）斡离之軍自燕山侵河北，粘罕之軍侵河東，克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略】（三年）十二月初，破檀、薊州。

又　卷四《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二》　天會四年春，斡离不克宋相、濬二州。【略】三月，【略】粘罕克隆德府。【略】九月，粘罕破太原。【略】冬十月，斡离不破真定府。【略】粘罕克汾、澤等州。【略】（十一月）粘罕克平陽府，又克西京及河陽府。【略】閏十一月，克鄭州，克懷州。

又　卷五《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三》　（天會六年）二月，破中山府。【略】

［二］月，宋翟興復西京。【略】宋李彥仙復陝州。【略】

夏四月，銀朱與其弟拔束兵二十萬下宋鄧州，【略】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爲金有。【略】

（天會六年五月）破相州，【略】破德州，【略】破濟南府，【略】破大名府，【略】破東平府，【略】破冀州，【略】破延安府。【略】十二月，破襲慶府。【略】天會七年春，破徐州，【略】破淮陽、泗、楚等州。破淮陽，【略】破泗州，【略】破楚州，【略】破泰州，【略】破高郵軍，【略】破揚州。（二月）破晉［寧］軍。【略】六月，破磁、單等州。【略】九月，婁室破長安。【略】

冬，兀朮率衆渡江，分路入攻。攻萊州，張成以城降。攻密州，李逵、吴順以城降。【略】

破滁州。破壽春府，官吏以城降。破廬州，【略】破和州，【略】破無爲軍，【略】破黄州。破臨江軍，【略】破吉州，【略】破撫州，【略】破袁州，【略】十二月，破杭、越等州。

又　卷六《太宗文烈皇帝紀年四》　天會八年春，【略】破明州。【略】［正］月，【略】破潭州。【略】破荆南府，【略】破（澧）［灃］州。【略】兀朮破秀州，【略】又下平江府常州。【略】七月，宋師復郢昌府，又復鄜州。【略】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又　卷八《太宗文烈皇帝紀年六》　天會十一年春，【略】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略】未幾，宋王彥復金州，【略】劉豫陷鄧、隨等州，【略】于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

又　卷一〇《熙宗孝成皇帝紀年二》　天眷二年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略】

宋王倫來使，充迎奉梓宫、奉還兩宫、交割地界使。鉤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于南宋。

又　卷一一《熙宗孝成皇帝紀年三》　天眷三年春，【略】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犇潰，克興仁、淮寧、拱州，又克南京。【略】皇統二年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充割地使，割唐、鄧等州于金，畫［河、淮］中流爲界。

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

又　卷一五《海陵煬王紀年下》　（正隆六年）十月，金師破安豐和、光等州。

又　卷一六《世宗聖明皇帝紀年上》　（大定二年二月）金師攻虢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於吴（拱）［珙］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略】吴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破河州，【略】又破懷寧府。【略】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略】（大定六年）七月，嗢熱國率户内附，以其地爲資、霖等州。

又　卷二一《章宗皇帝紀年下》　（泰和六年）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領陳孝（廣）［慶］取泗州，又取虹縣，統制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略】（六月）田（林）［琳］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略】（十一月）克信陽軍，【略】又克隨州，【略】于是濠、梁、安豐及竝邊（儲）［諸］戍皆爲國兵所破。又破西和州。【略】

（泰和七年六月）吴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爲宋人所取。【略】泰和八年春，【略】和議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

又　卷二五《宣宗皇帝紀年下》　（興定元年）金國東阻河，西阻潼

關，地勢日蹙。【略】（興定三年正月）克鳳州。【略】（二月）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攻洋州，克之。【略】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贇降之。【略】（興定四年九月）宋師取金海州。【略】（興定五年三月）國兵破宋黃州。【略】國兵破宋蘄州。【略】十月，宋取金滄州。十一月，宋安撫張林以京東諸郡來降。

又 卷二六《義宗皇帝紀年》（正大四年）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幾盡。

又 卷二八《文學翰苑上・韓玉》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

又 卷三三《地理》國初之時，族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名曾寧號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原）［京］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山爲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宋・宇文懋昭《金志・初興本末》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虙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愼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後拏氏，於此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深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者謂之『生女真』，亦臣服於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爲首領，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併吞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歹。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主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咸隸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抵淩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寧江州江之東，地方千餘里，人户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户，大者數千户，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其自此傳三人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爲大金。

金・張暐《大金集禮》卷一《帝號上・太祖皇帝即位儀》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路官民耆老畢會，議創新儀，奉上即皇帝位。【略】上命國號大金，建元收國。二年十二月庚申朔，皇弟諳版勃極烈、百官宗族奏言：自遼主失道，奉天伐皋，數摧大敵，克定諸路，功德之隆，亙古未有，敢上尊號爲大聖皇帝。上讓者再，羣臣固請，從之。

金・劉祁《歸潛志》卷七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

金・佚名《大金弔伐録》卷四《册大楚皇帝文》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略】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本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特進尚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二百户韓資政，副使榮禄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提點大理寺、護軍、譙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曹説，持節備禮，以璽紱册命爾爲皇帝，以理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

又《行府告諭亡宋諸路立楚文字》京畿路 京西路 南路 北路 京東路 東路 西路 陝西路 鄜延路 環慶路 秦鳳路 熙河路 京兆路 河北東路 淮南東路 西路

右下逐處，各可照驗。應宋之舊臣，或作藩鎮，並事新君；軍國之務，事無大小，一切聽其處分。敢有違誤，或妄稱恩舊，輒有動衆以擾軍民不獲安業者，即是叛命之人。

又《册大齊皇帝文》咨爾中奉大夫、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事、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

【略】是用遣使某官高慶裔、副官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册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錫爾封疆，並從楚舊。

金・佚名《大金德運圖説・右拾遺田庭芳議》 聞故老相傳：國初將舉義師也，曾遣人詣宋相約伐遼，仍請參定其國之本號，時則宋人自以其爲火德，意謂火當克金，遂因循推其國號爲金。

元・王惲《玉堂嘉話》卷三 契丹以其國産鎮鐵，遒爲國號。故女真稱金以勝之。或謂以水生金，非也。

元・戚輔之《遼東志略・女真》 本完顔氏，始居按出虎水，于是國號大金，至阿骨打始大。『按出虎』，華言『金』，地有金綫，河在今上京會寧府。女真種類不一，開原以南爲熟女真。宋以前曰女真，元祖名帖木真，改真爲直。

《遼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紀二》 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

《金史》卷二《太祖紀》 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顔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略】九月，克黄龍府。【略】（十二月）夾谷撒喝取開州。婆盧火下特鄰城。【略】（收國二年五月）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略】（天輔元年）十二月甲子，斡魯古等敗耶律捏里兵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略】（天輔五年）五月，遼都統耶律余覩等詣咸州降。【略】（天輔）六年正月癸酉，都統杲克高、恩、回紇三城。乙亥，取中京，遂下澤州。【略】（二月）己亥，宗翰等敗遼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降。奚部西節度使訛里剌以本部降。【略】（三月）壬申，西京降。【略】乙亥，西京復叛。【略】四月辛卯，復取西京。【略】闍母、婁室招降天德、雲内、寧邊、東勝等州。【略】（九月）乙丑，【略】歸化州降。【略】丁丑，奉聖州降。【略】（天輔七年正月）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皆降。【略】二月乙酉朔，命撒八詔諭興中府，降之。

又 卷三《太宗紀》 （天會二年五月）闍母克南京。【略】（十月）甲子，【略】興中府降。【略】十一月癸未，闍母下宜州，拔权柸山。【略】（天會三年）十二月庚子，宗翰下朔州。【略】丙午，郭藥師降，燕山州縣悉平。戊申，宗翰克代州。乙卯，中山降。【略】甲子，宗望克信德府。（天會四年春正月）戊辰，宗弼取湯陰，大臭攻下濬州，迪古補取黎陽。【略】庚午，取滑州。（二月）壬子，以滑、濬二州與宋。宗翰定威勝軍，攻下隆德府。【略】（八月）庚申，突撚取新樂。【略】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鶻沙虎取平遥、靈石、孝義、介休諸縣。【略】

辛未，宗望破宋种師閔軍於井陘，取天威軍，克真定。【略】十月，婁室克汾州，石州降。蒲察克平定軍，遼州降。【略】（十一月）戊辰，宗翰下威勝軍。【略】乙亥，宗翰克隆德府。活女渡盟津。西京、永安軍、鄭州皆降。庚辰，宗翰克澤州。

宗望諸軍渡河，臨河、大名二縣、德清軍、開德府皆下。丙戌，克懷州。【略】（閏十一月）丙辰，克汴城。【略】（天會五年）四月乙酉，克陝府，取虢州。【略】（五月）婁室降解、絳、慈、隰、石、河中、岢嵐、寧化、保德、火山諸城。撻懶徇地山東，下密州。迪虎下單州，廣信軍降。【略】（九月）闍母取河間，大敗宋兵于莫州，雄州降。撻懶克祁州，永寧軍、保州、順安軍皆降。（十二月）趙州降。阿里刮徇地濬州，敗敵兵，遂取滑州。【略】己卯，賽里下汝州。

（天會六年）銀术可取鄧州。薩謀魯入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癸巳，克青州。癸卯，闍母克濰州。【略】二月乙卯朔，拔离速取唐州。癸亥，取蔡州。【略】甲戌，拔离速取陳州。癸未，克潁昌府。鄭州叛入于宋，復取鄭州。【略】宗翰復遣婁室攻下同、華、京兆、鳳翔。【略】阿隣破河中。斡魯入馮翊。（三月）己酉，撻懶下恩州。五月戊戌，移沙土古思以本部來附。六月己未，【略】撻懶遣兵徇下磁州、信德府。【略】八月乙卯，【略】遂取下邽。（九月）乙丑，取丹州。【略】十一月庚寅，蒲察婁室取延安府。【略】乙未，取濮州。綏德軍降。【略】十二月丙辰，宗弼取開德府。丁卯，宗輔克大名府。【略】

（天會七年）二月戊辰，宋麟府路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己巳，婁室、塞里、鶻沙虎等破晉寧軍。【略】四月，蒲察婁室取鄜、坊二州。【略】（九月）庚午，宗弼敗宋兵于睢陽。辛未，降其城。是月，曹州降。十月丙子朔，京兆府降。丁丑，鞏州降。【略】丁酉，阿里、當海、大臭破敵于壽春。己亥，安撫使馬世元以城降。甲辰，廬州降。（十一月）

丙辰，宗弼取和州。壬戌，宗弼渡江，敗宋副元帥杜充軍于江寧。丁卯，守臣陳邦光以城降。十二月丙戌，宗弼取湖州。丁亥，克杭州。【略】越州降。【略】（天會八年正月）己未，阿里、蒲盧渾克明州，【略】阿魯補、斜里也下太平、順昌及濠州。【略】（二月）庚寅，取秀州。戊戌，取平江。【略】（四月）醴州降，遂克邠州。【略】（九月）耀州降。乙丑，鳳翔府降。【略】十一月甲辰，宗輔下涇州。丁未，渭州降。【略】戊申，原州降。【略】（十二月）壬辰，熙州降。【略】（天會九年正月）宗弼、阿盧補撫定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涇原、熙河兩路皆平。【略】（十月）撒离喝攻下慶陽。慕洧以環州降。【略】（天會十年）十二月庚子，撒离喝克金州。（天會十一年正月）戊辰，取洋州。甲戌，入興元府。【略】（十一月）宗弼克和尚原。

又 **卷四《熙宗紀》**（天眷元年八月）己卯，以河南地與宋。【略】是月（天眷三年五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略】（皇統元年）二月戊寅，【略】宗弼克廬州。

是秋，蝗。都元帥宗弼伐宋，渡淮。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爲界。

又 **卷五《海陵紀》**（正隆六年十月）丁未，【略】漢南道劉萼取通化軍、蔣州、信陽軍。

又 **卷六《世宗紀上》**（大定二年二月）丁巳，鄭州防禦使蒲察世傑取陝州。【略】七月丁酉，復取原州。【略】（九月）河南統軍使宗尹復取汝州。【略】（大定三年正月）癸丑，復取德順州。【略】是月，（大定三年四月）取商、虢、環州，宋所侵一十六州至是皆復。【略】（大定四年）十二月丁亥，尚書省奏都統高景山取商州。

又 **卷九《章宗紀二》**（明昌三年四月）戊午，詔集百官議北邊開壕事。【略】癸酉，罷北邊開壕之役。

又 **卷一二《章宗紀四》**（泰和六年四月）丁丑，宋人入新息、內鄉，又入泗州。戊寅，入褒信。己卯，入虹縣。庚辰，入潁上。【略】（十一月）壬午，完顏匡攻下棗陽。【略】丁亥，僕散揆克安豐軍，取霍丘縣。紇石烈執中克淮陰，【略】庚寅，完顏匡克光化軍及神馬坡。【略】紇石烈子仁克定遠縣。乙未，完顏匡取隨州。丙申，紇石烈子仁克滁州。【略】丙午，蒲察貞克西和州。【略】（十二月）壬子，【略】蒲察貞克成州。【略】己未，紇石烈子仁克真州。【略】（泰和七年春正月）辛丑，取穀城。【略】（二月）己未，【略】完顏匡克荆門軍。【略】（三月）壬辰，【略】宋復攻破階州。癸巳，復攻破西和州。

又 **卷一三《衛紹王紀》**（大安三年十一月）德興府、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大元。

又 **卷一四《宣宗紀上》**（貞祐二年夏四月）山東、河北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徐、邳、海數城僅存而已，河東州縣亦多殘燬。【略】（貞祐三年冬十月）丙午，夏人陷臨洮，【略】是月，（貞祐四年二月）復河間府滄、獻等州并屬縣十有三，【略】（三月）滄州經略副使張文破趙福，復恩州。【略】秋七月癸丑朔，昭義軍節度使必蘭阿魯帶復威州及獲鹿縣。【略】（閏二月）辛卯，復深州。

又 **卷一五《宣宗紀中》**（興定二年夏四月）壬子【略】行省侯摯督兵復密州。提控朱琛復高密縣。【略】丁巳，陝西行省兵破宋雞公山，取和州、成州。【略】（十二月）乙卯，以禮部侍郎抹撚胡魯剌爲汾陽軍節度使，權元帥右監軍，與嵐州元帥古里甲石倫完復河東。【略】（興定三年）三月丁卯朔，陝西兵破宋虎頭關，取興元、洋州。【略】（興定三年六月）戊子，遼州總領提控唐括狗兒帥師復太原府。

又 **卷一六《宣宗紀下》**（興定四年夏四月）提控魯德、王安復大名府。【略】（興定五年四月）丙寅，僕散安貞破宋黃、蘄等州。【略】（元光元年秋七月）丙辰，上黨公完顏開復澤州。【略】（冬十月）癸未，復曹州。【略】（元光二年五月）丙午，復河中府及榮州，【略】乙卯，權平陽公史詠復霍州及洪洞縣。

又 **卷一七《哀宗紀上》**（正大三年）八月，移剌蒲阿復曲沃及晉安。【略】（正大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略】（正大六年）八月，移剌蒲阿再復澤、潞。【略】（正大八年）河中府破。

又 **卷一八《哀宗紀下》**（天興三年正月）國靈應王。甲辰，以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上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固讓。【略】己酉，承麟卽皇帝位。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面已立宋幟。

俄頃，四面呼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大軍入，與城中軍巷戰，城中軍不能禦。帝自縊于幽蘭軒。末帝退保子城，聞帝崩，率羣臣入哭，謚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哀宗骨瘞之汝水上。末帝爲亂兵所害，金亡。

又　卷一九《世紀補》　睿宗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諱宗堯，【略】天會五年，【略】詔伐宋，帝發自河北，降滑州，取開德府，攻大名府，克之，河北平。【略】（天會五年）宋張浚兵取陝西，【略】耀州、鳳翔府皆來降。遂下涇、渭二州。敗宋經略使劉倪軍于瓦亭，原州降。撒離喝破德順軍靜邊寨，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知鎮戎軍李彦琦以城降。【略】帝進兵降甘泉等三堡，取保川城，【略】拔安西等二寨，熙州降。分遣左翼都統阿盧補，右翼都統宗弼招撫城邑之未下者，遂得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定遠、和政、甘峪、寧洮、安隴等城寨，及鎮堡蕃漢營部四十餘，於是涇原、熙河兩路皆平。撒離喝降慶陽府，慕洧以環州降。

又　卷二四《地理志上》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爲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

邊堡，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世宗以東北路招討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臨潢路舊設二十四堡障參差不齊，遣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等往視其處置。於是東北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分，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評事移剌敏言：「東北及臨潢所置，土堉樵絶，當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壯營畢，開壕塹以備邊。」上令無水草地官爲建屋，及臨潢路諸堡皆以放良人戍守。省議：「臨潢路二十四堡，堡置户三十，共爲七百二十，若營建畢，官給一歲之食。」上以年飢權寢，姑令開壕爲備。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經畫壕塹，旋爲沙雪堙塞，不足爲禦。乃言：「可築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計一月可畢，糧亦足備，可爲邊防久計，泰州九堡、臨潢五堡之地斥鹵，官可爲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舊戍軍舍少，可令大鹽濼官木三萬餘，與直東堡近嶺求木，每家官爲構室一椽以處之。」

又　卷二五《地理志中》　邊戍，皇統元年十月，都元帥宗弼與宋約，以淮水中流爲界，西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爲界。泰和八年設沿淮巡檢使，及朐山縣完瀆村創立巡路，置巡檢。

又　卷八六《李石傳》　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爲此無益。」議遂寢。是皆足稱云。

又　卷九三《獨吉思忠傳》　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牆隍，無女牆副堤。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

又　《僕散揆傳》　揆沿徼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

又　《完顏宗浩傳》　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

又　卷九四《完顏襄傳》　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兹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

又　卷九六《張萬公傳》　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民甚苦之。

又　卷一二九《張仲軻傳》　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

又　卷一三五《外國傳下・高麗》　收國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黄龍

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遼侵高麗置保州。至是，命撒喝取之，久不下，撒喝請濟師，且言高麗王將遣使來。太祖使納合烏蠢以百騎益之，詔撒喝曰：『汝領偏師，屢破重敵，多所俘獲，及聞胡沙數戰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邊戍。吾已克黃龍府，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所言高麗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則護送以來。邊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係遼女直麻懣太彎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取之，盡降保州諸部女直。太祖以撒喝爲保州路都統。

太祖已破走遼主軍，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斡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閏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撒喝、烏蠢等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益以胡剌古、習顯等軍備之，或欲合兵，無得輒往，但謹守邊戍。』及撒喝、阿實賚等攻保州，遼守將遁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既而，高麗國王使蒲馬請保州，詔諭高麗王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且蒲馬止是口陳，俟有表請，卽當別議。』【略】

（天輔）三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曰：『修補舊城。』曷懶甸孛堇胡剌古、習顯以聞，詔曰：『毋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

四年，咸州路都統司以兵分屯于保州、畢里圍二城，請益兵，詔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麗累世臣事于遼，或有交通，可常遣人偵伺。』

（天會）四年，國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上使高伯淑、烏至忠使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敕伯淑曰：『若一一聽從，卽以保州地賜之。』高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遼舊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户。是歲，高麗十人捕魚，大風飄其船抵海岸，曷蘇館人獲之，詔還其國。既而昷上表請不索保州亡入高麗户口，太宗從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略】

大定四年，鴨綠江堡戍頗被侵越焚毀。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辭，諭之曰：『邊境小小不虞，爾主使然邪，疆吏爲之邪？若果疆吏爲之，爾主亦當懲戒之也。』

元・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於山東，西至於關陝，不一二年，陷沒殆盡。金人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卷一五《仁宗世家一》　（仁宗四年九月）辛未，金宣諭使同僉書樞密院事高伯淑、鴻臚卿烏至忠等來。金主勑伯淑等曰：『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若一一聽從，卽以保州地賜之。』【略】（十二月）癸酉，遣衛尉卿金子鏐、刑部郎中柳德文如金謝宣諭，表曰：『高伯淑至，密傳聖旨：保州城地許屬高麗，更不收復。切以勾麗本地，主彼遼山；平壤舊墟，限於鴨綠。累經遷變，逮我祖宗，值北國之兼并，侵三韓之分野。雖講鄰好，未歸故疆。及乎天命惟新，聖王既作，見兵師之起義，致城堡之無人。當臣父先王時，有大遼邊臣沙乙何來傳皇帝勑旨曰：「保州本高麗地，高麗收之可也。」先王於是理其城池，實以民户。當此之時，雖小邦未嘗臣屬上國，而先帝特欲寵綏鄰藩，霑以訓辭，賜之舊土。及後嗣之繼序，遭聖德之承天，備認德音，恭修臣職。惟此東濱之寸土，本爲下國之邊陲。雖嘗見奪於契丹，謂已拜恩於先代。特推異渥，仍屬弊封。豈僥倖而致茲，蓋遭遇之異甚。深仁大義，不可名言。緜力薄材，若爲報效。惟當備春秋之事，守藝極之常，舉邦國而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愊無他。』【略】（六年十二月壬申）司古德等上語録云：『承樞密院劄子，準擧聖旨，候到國有合計議事件，須至定疊回日，却具申覆，以憑奏聞，開立下項：保州之地，初有詔諭，更不收復。意謂貴國必能祇率舊章，遵奉王室，故朝廷不愛其地，特行割賜。爾後數歲，貴國尚未進納誓表，故於回謝宣諭詔内云：「尚托言於户口，未別奏於誓封。但其事以訖成，忠於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伏覩詔書旨意，坦然明白。逮今貴國未嘗遵依，第據守上項州城，於理豈爲穩便？不識進退之間，終欲如何？及自脅從并逃移户口，其數頗多，皆稱物故，殆未可亮。今年八月十四日，安北都護府牒來遠城，爲人民越江到昌朔州地分耕種勘會公案：昨蒙先皇帝勑賜鴨江爲界，及承簽院高伯淑宣諭聖旨，更不收復保州一城境内。今來貴國人民有耕種事，理不便到，請懲戒寢罷。勘會昨來朝廷差降高伯淑宣諭時言議語録，但傳勑旨許

賜保州，並無「一城境内」語句，兼未畫定界至，自是見得係内地分，宜約束封吏，無令依前輒有更添，妄煩理會。天會五年二月九日，貴國謝恩使末減斷遣外，依國朝典憲，犯者合出徵償，入被死之家，此時送伴所具牛馬頭匹及銀兩數牒過到今，經久並未依應送納，於禮似爲未安。右上數事，貴國果能推誠享上，即納誓表，皎然自明。朝廷亦當回賜誓詔，兼別降指揮，申畫封疆，一切務從寬大，成長久之計。今年三月五日，來遠城收到無主馬二匹，多日無人識認，相度弓口左右收得，必是界外行到，尋已令交付訖。今年八月十四日，東京兵馬都部署司準東路軍司申：巡檢司申，於海岸收捉貴國金鐵衣等六人，狀稱浮海值風，漂流到此，情可憐憫，亦仰移文分付訖。今年八月十四日，東京兵馬都部署司準東路統軍司申：巡檢已申，因巡邊收捉到貴國崔頗喜，尋責得狀稱係天齊城所管，因盜本國牛馬，捉敗同賊，爲此避罪，將妻并馬一匹來到。據上項賊人并將到物件，亦令分付訖。右上三司邊境細故，朝廷亦不遺忽，一一指揮有司，即令移文送付，無少底滯。實恐邊吏壅遏，不達王所，故各具聞白，庶見朝廷待貴國之意。』又上語録云：『於謝保州表内云「舉邦國以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愊無他」之言，辭意輕汎，具如近代宋人、夏國與舊遼。洎朝廷所立誓書及表，皆有「若渝此盟，社稷傾危，子孫不紹，或「神明殛之，無克胙國」之語。相度既永敦誓好，果無食言，辭意雖重，於理無可避者。至如自古盟載之辭如此類者非一，兼貴國與遼時誓表必自有故事，朝廷所收圖書亦可考據。此事誠非創行要索，朝廷秖欲永通歡好，美意灼然。伏望裁酌，早賜端的垂諭，以憑回日申覆朝廷，具行聞奏。』王答曰：『昨蒙親授劄録，今逐所有事件一一論報，謹具如後：保州之境，本高麗地分，嘗爲舊遼所并，頃屬大朝統一中外，先皇帝眷顧小國，使邊臣沙河賜之。又簽院高伯淑奉使日宣諭，更不收復保州。小國不勝慶幸，奉表陳謝曰：「舉邦國以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愊無他。」以此誓心，更無章表。意謂盟誓多是敵國交相疑忌，故不得已而爲之，如《春秋》所記衰周列國之事。今則聖人受命，廓然一統，惟是下藩中心悦服，恭修職貢，一依高伯淑來諭條件，罔有愆忘。今兹諭以未進納誓表，於理不爲穩便，又言即納誓表，朝廷亦當回賜誓詔，爲長遠之計。聞命以還，不勝感懼。當候回謝報諭行李入朝，兼上表以聞。其人口逃移，是臣父先王生前不獲臣事上國時事。當時臣幼少，未嘗聞知。況高伯淑來日宣諭，許令小國取便，遂兼表上謝。今更以讓「殆未可亮」，實深驚恐，莫知所圖。天會五年，金子鏐入朝，不能檢下，致令崇吉刺傷人命，回來即令奪子鏐職田遠流，兼刑崇吉。自來小國舊法，犯罪人處斷流配外，更不徵贖，是以因循至于今日。遽沐來諭，亦多兢恐，切冀更受指揮。先皇帝時，邊臣沙河奉宣勑賜鴨江爲界，遂言「此後其境内寸草尺木，不令吾人採取」。況遇今皇帝謂小國必能祗率舊章，遵奉王室，不愛其地，特賜割賜，而只許保州一城，不許傍側小土，此豈朝廷以至仁大德撫字小邦之意乎？是以緣邊官吏見上國人民越江到昌朔州地耕種，遂移文請徵戒寢罷。今沐來言，係内地分，宜約束封吏，無令依前妄煩理會。此違自來受命慶賴之心，是以惶恐不知所爲。向者來遠城收到無生馬二匹，東路巡檢司於海岸收捉金鐵衣等六人浮海值風漂流到此，又因巡邊收捉崔頗喜避罪將妻并馬人，并令交付。當初聞之雖喜，然謂出上國邊官處分。今聞朝廷雖細事不以遺忽，一一指揮有司移文分付。乃知朝廷寵綏下國至深至厚，感荷之誠，萬萬於此，亦當俟來次行李兼附表以謝。』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三《宋高宗至帝昺》　高宗初立，河東、河北兩路未盡失也，其士民兵將，皆擁樹豪傑，以爲首領。宗澤留守東京，其大盜王進、王善等，衆至數十餘萬，澤皆招降之，使爲效死。李綱請置招撫司於河北，經制司於河東，使之宣諭威德，號召忠義，有能全復一州一郡者，即授以節鉞，如唐之方鎮，使之自守，以絶其從敵之心。此策若行，京畿兩河之地可復爲宋有，而金之土宇，不過與契丹等爾。乃爲汪、黄所沮，百方檳遏，綱既然罷逐，二司亦廢，澤既病死，群盜亦散。於是畫河不已，退而畫淮，畫淮不已，退而畫江，而宋之國分矣，可勝慨哉！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九《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略】金太祖始取義於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爲號，案《金志》太祖以國産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然猶未用文義也。金末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始有以文義爲號者。

清・張鑑《西夏紀事本末》卷首《歷代疆域節略》　金之壤地，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羅火所後界壕

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黄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相錯。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三　（宣和三年）阿骨打，政和中始叛遼，取寧江州，遂稱帝，建國號金，更名旻。

清・張穆《蒙古游牧記》卷七《外蒙古喀爾喀四部總敘》　舊説契丹建國號曰遼，譯言鑌鐵，蓋即《爾雅》『白金美者謂之鏐（之鏐）』。故女真抗遼，則名其國曰金。達達抗金，則名其國曰蒙古。蒙古，銀也。博明《西齋偶得》曰：『遼爲契丹，金爲女直，契丹本音乃契塔特。

清・史夢蘭《全史宫詞》卷一八《金補遺》　鑌鐵成金國勢堅，珊蠻草創共艱難。燕京已見歸新主，騎馬隨軍上五鑾。

首都部

北宋四京分部

綜　述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河南道一・東京上》　開封府，今理開封、浚儀兩縣。梁開平元年升爲東京，置開封府。後唐同光元年復爲汴州，以宣武軍爲額。晉天福三年又升爲東京，置開封府。漢、周至皇朝並因之。

府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三百五十里。

四至八到：西至西京四百二十里。西至長安一千二百五十里。東至宋州三百里。西至鄭州一百四十里。東南至蔡州五百里。北至滑州二百二十里。南至宋州三百一十八里。又東南至陳州三百一十里。西南至許州二百十五里。東北至曹州二百二十里。西北至孟州三百五十里。

風俗：《漢書》：『河南之氣，厥性安舒。』今汴地涉鄭、衛之境，梁魏之墟，人多髦俊，好儒術，雜以遊豫，有魏公子之遺風，難動以非，易感以義。

又　卷三《河南道三・西京一》　河南府，古洛州。今理河南、洛陽二縣。【略】天寶元年改東都爲東京。朱梁開平初都汴州，廢西京爲雍州，仍改東京爲西京。後唐同光元年復爲東都。晉高祖天福三年又都汴州，此爲西京。自漢、周至於皇朝皆因之。

府境：東西三百四十里。南北三百四十里。

四至八到：東至東京四百二十里。西至長安八百六十里。東至鄭州二百七十里。南至汝州一百八十里。西至陝州二百五十里。北至澤州二百八十里。東南至許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虢州四百六十五里。西北至絳州五百里。東北至懷州一百四十里。

風俗：《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豫者，逸也，言常安逸也。李巡曰：『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又《漢書・地理志》：『周人巧偽趨利，貴財賤氣，高富下貧，意爲商賈。』《九州記》云：『洛陽轉轂百數。』賈耽《郡國志》云：『無所不至。』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都城》　東京城，【略】太祖建隆三年，命有司廣皇城東北隅，按《洛陽宫殿圖》營繕。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重立京城内外門名二十有五。外城門南薰而次十七，内城門崇明而次八。

西京，古洛邑，今與南、北京並爲別都。

南京，景德三年升應天府建。

北京，慶曆二年升大名府建。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四京》　皇祐五年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爲京畿路，至和二年罷。

東京，開封府。治開封、祥符二縣。

地里。東至本京界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南京六十里。西至本京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鄭州二十五里。南至本京界二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陳州一百五里。北至本京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滑州一百里。東南至本京界二百五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本京界一百五里，自界首至潁昌府七十里。東北至本京界一百四

十五里，自界首至曹州一百三里。西北至本京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衛州七十五里。

縣一十七。建隆元年改匡城縣爲長垣，四年升東明鎮爲縣。咸平五年升通許鎮爲咸平縣。大中祥符二年改浚儀縣爲祥符。熙寧五年廢滑州，以白馬、韋城、胙城三縣隸府；又廢鄭州，以管城、新鄭二縣隸府；仍省原武縣爲鎮入陽武，滎陽、滎澤二縣爲鎮入管城。元豐四年復置滑州，白馬、韋城、胙城三縣復隸滑州；八年復置鄭州，以管城、新鄭二縣，原武、滎陽、滎澤三鎮復爲縣，並隸鄭州。

西京，河南府，河南郡。治河南縣。

地里。東京三百八十二里。東至本京界二百里，自界首至鄭州六十里。西至本京界一百八十六里，自界首至陝州一百里。南至本京界八十二里，自界首至汝州七十八里。北至本京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孟州五十五里。東南至本京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潁昌府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本京界三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虢州一百二十五里。東北至本京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孟州二十五里。西北至本京界二百三十六里，自界首至絳州二百里。

縣一十三。乾德元年省望陵縣入登封。景德四年升永安鎮爲永安縣。慶曆三年以王屋縣隸孟州，復以孟州汜水縣隸府，省入鞏縣爲行慶關，又省壽安、潁陽、偃師、緱氏、河清、王屋縣爲鎮，四年復舊。熙寧三年省洛陽縣入河南，潁陽縣爲鎮入登封，伊闕縣爲鎮入伊陽，福昌縣爲鎮入壽安，偃師縣爲鎮入緱氏，以王屋縣隸孟州；八年復置偃師縣，省緱氏縣爲鎮入焉。

南京，應天府，睢陽郡。唐宋州。梁宣武軍節度。後唐改歸德軍。皇朝景德三年升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升南京。治宋城縣。

地里。東京二百八十五里。東至本京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單州一百一十里。西至本京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東京二百里。南至本京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三十五里。北至本京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單州三十里。東南至本京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三十里。西南至本京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東京二百二十五里。東北至本京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單州四十五里。西北至本京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東京一百八十里。

縣七。景德三年升宋城縣爲次赤，寧陵、柘城、穀熟、下邑、虞城、楚丘六縣爲次畿；大中祥符七年升宋城縣爲正赤，餘縣爲正畿。

北京，大名府，魏郡。唐魏州，魏博節度，後爲天雄軍。皇朝慶曆二年升北京。治元城縣。

地里。東京四百里。東至本京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鄆州一百一十里。西至本京界一百五里，自界首至磁州五十五里。南至本京界六十一里，自界首至澶州六十九里。北至本京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貝州三十里。東南至本京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濮州六十里。西南至本京界一百一十八里，自界首至相州八十二里。東北至本京界九十八里，自界首至博州一百二里。西北至本京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洺州三十里。

縣一十三。熙寧五年省永濟縣爲鎮入館陶，尋改隸臨清；六年省大名縣爲鎮入元城，洹水縣爲鎮入成安，經城縣爲鎮入宗城。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四《郊赦一》　（開寶）九年，太祖將幸西京。正月十三日，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祇遹景靈，用伸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在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于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及赴齋宮。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五《四京》　東京開封府。今治開封、祥符二縣。【略】唐武德四年復立汴州，開元中爲河南採訪使治所。興元元年，自宋州徙宣武軍于此，以劉玄佐爲節度使。梁以州建國，升爲東京開封府。後唐復爲汴州宣武軍。晉復升爲東京開封府。漢、周及皇朝因之，今縣十四。

西京河南府。【略】唐平王世充，置洛州。顯慶二年升爲東都，開元元年改爲河南府，天寶元年曰東京。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梁開平元年改爲西京，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及皇朝皆因之。今縣十五。

南京應天府。【略】唐復爲宋州，天寶元年曰睢陽郡。梁號爲宣武軍節度。後唐改歸德軍。皇朝景德四年升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升南京。今縣四。

北京大名府。【略】唐武德四年平竇建德，改置魏州。龍朔二年更名冀州，咸亨三年復曰魏州，天寶元年曰魏郡。自代宗後，爲田承嗣、史憲誠、何進滔、羅洪信所據，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皇朝慶曆二年升爲北京。今縣十一。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一《東都外城》　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里。城壕曰護龍河，闊十餘丈，濠之內外，皆植楊柳，粉牆朱戶，禁人往來。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唯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

皆直門兩重，蓋此係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新城南壁，其門有三：正南門曰南薰門；城南一邊，東南則陳州門，傍有蔡河水門；西南則戴樓門，傍亦有蔡河水門。蔡河正名惠民河，爲通蔡州故也。東城一邊，其門有四：東南曰東水門，乃汴河下流水門也，其門跨河，有鐵裏窗門，遇夜如閘垂下水面，兩岸各有門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夾岸百餘丈；次則曰新宋門；次曰新曹門；又次曰東北水門，乃五丈河之水門也。西城一邊，其門有四：從南曰新鄭門；次曰西水門，汴河上水門也；次曰萬勝門；又次曰固子門；又次曰西北水門，乃金水河水門也。北城一邊，其門有四：從東曰陳橋門；乃大遼人使驛路。次曰封丘門；北郊御路。次曰新酸棗門；次曰衛州門。諸門名皆俗呼。其正名如西水門曰利澤，鄭門本順天門，固子門本金耀門。新城每百步設馬面、戰棚、密置女頭，旦暮修整，望之聳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蔭。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有廣因兵士二十，指揮每日修造泥飾，專有京城所提總其事。

又《舊京城》　舊京城方圓約二十里許，南壁其門有三：正南曰朱雀門，左曰保康門，右曰新門。東壁其門有三：從南汴河南岸角門子，河北岸曰舊宋門，次曰舊曹門。西壁其門有三：從南曰舊鄭門，次汴河北岸角門子，次曰梁門。北壁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丘門，次曰景龍門，乃大內城角實錄宮前也。次曰金水門。

又　卷五《民俗》　凡百所賣飲食之人，裝鮮淨盤合器皿，車檐動使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賣藥賣卦，皆具冠帶。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稍似懈怠，衆所不容。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户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裏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之人爲都人凌欺，衆必救護之。或見軍鋪收領到鬥爭公事，橫身勸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無憚也。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借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其正酒店户，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只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復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衆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不欲繁碎。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六《仁宗皇帝紀二》　（慶曆二年）五月丁巳，陞大名府爲北京。

又　卷一〇六《王黼傳》　蜀僧祖秀嘗親覩所謂華陽宮者，記其事云：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癭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斡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斷頂增高榭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斷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地爲谿澗，壘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疏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腳，曰『杏岫』。又增土壘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赬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坡，徙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之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繼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懈』。從艮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蓼緑華堂』。

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榱椽窗楹，皆以馬腦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亡隙地。又於舊

地作墊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峰，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華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

然華陽大氏衆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東石爲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陬。其餘石若羣臣入侍幃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趍，又若儳取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畫列於石之陽。

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棊列星布，並與賜名。唯神運峰前羣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峰，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鬥，靄門月窟，蹲螭坐師，堆青凝碧，金鼇玉龜，壘翠獨秀，棲煙殫雲，風門靄穴，玉秀玉寶，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鱗』，立津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曰『南峿小峰』，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狻』，『儀鳳烏龍』，立於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峿、積雪嶺，其間黃石僕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實於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實於萼緑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

善致萬鈞之石，徙百年之木者，朱勔父子也。善理百工之斷葉、辨九州之珍産者，閹人梁師成也。奉人君之嗜好，忽天下之安危者，宰執王黼輩也。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破，都人相與排牆避敵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諮嗟驚歎，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游華陽宮，而民廢之矣。元老大臣所爲圖、書、詩、頌、名、記，人厭之，悉斧其碑，委諸溝中。至於華木竹箭，宮室臺榭，尋爲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山艮嶽，以耳目之眩蔽堯舜之明，爲王者一尤物耳。

昔三代以璧色取禍，秦隋以奢靡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者爲先誡也。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孟昶，閱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平劉鋹，廢媚川都，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孽，創業之君所諱也。於虖，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身。雖土階三尺，茅茨不翦，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時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自是崇大苑囿，結怨敵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天下族之，彼敵國安得而內侮之邪？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艮嶽者，舊矣。孰親觀其興廢，復使後世憑何圖記以攷之與？因括其大畧，作『華陽宮記』云。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一五九《升應天府爲南京曲赦應天府及至京所過縣流以下制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丙辰》　門下：順動省方，所以尉儁來之誦；奉先繼志，所以恢孝治之風。矧復自靈域而還衡，屈名藩而駐軫。顧興王之地，既積於永懷；伸追遠之心，宜揚於令則。朕紹膺駿命，茂集純禧，祇受於圖書，交修於典禮。岱宗汾壤，接統於千齡；寶緒璇源，發祥於百世。將肇升於吉土，期大報于高旻。飭駕譙邦，先伸於順拜；回輿碭郡，載想於有開。懷藝祖之膺符，徇樂郊之望幸，仰昭前烈，肇建新都。時令是遵，屬發春之在序；王猷斯展，期慶賜之及人。式覃寬大之恩，用答延鴻之祐。可赦應天府管內及至京行幸所應縣分，正月二十九日昧爽已前，諸犯罪人，死罪奏取敕裁外，流罪已下咸赦除之。應天府升爲南京。正殿以歸德爲名。云云。於戲！禮成祈福，惠浹覲民。尊祖均禧，已隆於丕律；持盈守位，愈勵於小心。諮爾多方，體予深意。

又《建北京德音慶曆二年五月戊午》　相邑設都，所以因地形之勝；省方展義，所以考民風之宜。乃睠魏郊，實當河朔，席萬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隱然北門，壯我中夏。洪惟聖考，頃駐璁輿，宮館並存，威靈如在。緬懷凝烈，彌切於孝思；嘉慰儁來，敢忘於時邁？載恢舊制，崇建別京，茂昭善繼之猷，乃渙惟新之澤。大名府宜升爲北京。先朝駐蹕行宮正殿，以班瑞爲名。大名府管內及河北州軍。云云。於戲！奉先修舊，封域之制已申；肆眚緩刑，雨露之私載浹。諮爾遐邇，當體至懷。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　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

遷都之意。（開寶九年夏四月）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曰：『遷都未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　（開寶元年）春正月，修京城。修大內。初，上命增修大內。至是營繕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蔽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上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爲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當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爲臣者，或不終其名節，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又　卷九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大內成。先是，內出金銀器，與左藏緡錢二十萬，助修大內，至是成。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瑞明，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大寧門曰宣祐，宣和門曰迎陽，左、右勤政門曰左、右嘉福。後又改正陽門曰宣德，大安殿曰大慶，端明殿曰延和。

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四《歷代都邑考・宋朝四京》　東京開封府：舊城，即汴州城。唐建中初李勉築。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本朝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周顯德三年韓通築。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本朝曰國城，亦曰外城。大內據闕城之西北，宮城周回五里。即唐宣武節度治所，梁爲建昌宮，晉爲大寧宮。建隆三年，廣皇城之東北隅，按《洛陽宮殿圖》修之。乾德三年，導五丈河通皇城爲池。祥符九年，增築新城。熙寧八年，重修都城。太祖生於洛陽，有遷都之意。晉王言非便，太祖曰：『朕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固而去冗兵。』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范文正公曰：『太平則居東京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通志》曰：『汴，四戰之地，受敵最深。魏東徙治梁，王假被虜，一國爲魚。梁末帝之禍尤深。王假，靖康之難，幾於石晉。』

西京河南府：開寶八年，修洛陽宮室。九年，幸西京，四月，有事南郊。京城周回五十二里，大內據京城之西北，宮城周回九里三百步。

南京應天府：閼伯所居商丘，周爲宋國，漢爲梁國，隋、唐爲宋州。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景德四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正殿曰歸德高宗即位於此。

北京大名府：漢屬魏郡，後周置魏州，唐置天雄軍。後唐建鄴都，曰興唐府。晉建鄴都，曰廣晉府。後漢曰大名府。《輿地廣記》：『《左傳》晉賜畢萬魏，卜偃曰「魏，大名也。」其地於今爲河中之永樂，非元城之魏也。漢以大名名此，失矣。』今按《舊唐書》，田悅稱魏王，以魏州爲大名府，其失始此。慶曆二年，升爲北京。正殿曰班瑞。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一・東京大內》　東京，唐之汴州，梁建爲東都，後唐罷之，晉復爲東京，國朝因其名。

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唐汴州城，建中初，節度使李勉築。國朝以來，號曰闕城，亦曰裏城。南三門：中曰朱雀，梁曰高明，晉曰薰風，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東曰保康，大中祥符五年賜名；西曰崇明，周曰興禮，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東二門：南曰麗景，梁曰觀化，晉曰仁和，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北曰望春，梁曰建陽，晉曰迎初，國初曰和政，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西二門：南曰宣秋，梁曰開明，晉曰金義，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北曰閶闔，梁曰乾象，晉曰乾明，國初曰千秋，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北三門：中曰景龍，梁曰興和，晉曰元化，太平興國四年改；東曰安遠，梁曰含輝，晉曰宣陽，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西曰天波，梁曰大安，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顯德三年令彰信節度韓通董役興築。國朝以來，號曰國城，亦曰外城，又曰羅城。南五門：中曰南薰，周曰景風，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次東曰普濟，惠民河水門，太平興國四年九月賜名；次東曰宣化，周曰朱明，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次西曰廣利，惠民河水門，太平興國四年九月賜名；次西曰安上，周曰畏景，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東五門：南曰上善，汴河

東水門，太平興國四年九月賜名；次北曰通津，汴河東水門，太平興國四年九月賜名通津，天聖初改廣津，後復今名；次北曰朝陽，周曰延春，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次北曰含輝，周曰含煇，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寅賓，後復今名；次北曰善利，廣濟河水門，太平興國四年九月賜名咸通，天聖初改。西六門：南曰順天，周曰迎秋，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次北曰大通，汴河南水門，太平興國四年九月賜名大通，天聖初改順濟，後復今名；次北曰宣澤，汴河北［水］門，熙寧十年賜名；次北曰開遠，太平興國四年賜名通遠，天聖初改；次北曰金耀，周曰肅政，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次北曰咸豐，廣濟河西水門，太平興國四年九月賜名。北五門：中曰通天，周曰元德，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曰通天，天聖初改寧德，後復今名；次東曰景陽，周曰長景，太平興國四年九月賜名；次東曰永泰，周曰愛景，太平興國四年九月改；次西曰安肅，國初號衛州門，太平興國四年九月賜名；次西曰永順，廣濟河南水門，熙寧十年賜名。

大內據闕城之西北，宮城周回五里，即唐宣武軍節度使治所，梁以爲建昌宮，後唐復爲宣武軍治，晉爲大寧宮。國朝建隆三年五月詔廣城，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以修之。南三門：中曰宣德，梁初曰建國，後改咸安，晉初曰顯德，又改明德，太平興國三年七月改丹鳳，九年七月改乾元，大中祥符八年六月改正陽，景祐元年正月改今名；東曰左掖，西曰右掖，乾德六年正月賜名。東一門曰東華，梁曰寬仁，開寶四年改；西一門曰西華，梁曰神獸，開寶四年改。北一門曰拱宸，梁曰厚載，後改玄武，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改。宣德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梁曰元化，國朝常隨正殿名改。東西橫門曰左、右昇龍，乾德六年正月賜名。正殿曰大慶，梁曰崇元，乾德四年重修，改乾元。太平興國九年五月，殿災，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四月，殿災，六月改天安。景祐元年正月改今名。殿九間，挾各五間，東西廊各六十間，有龍墀、沙墀。正至朝會，册尊號御此殿，饗明堂、恭謝天地，即此殿行禮，郊祀齋宿殿之後閣。東西兩廊門曰左、右（大）［太］和，梁曰金烏、玉兔，國初改日華、月華，大中祥符八年六月改今名。右昇龍西北偏曰端禮門，凡三門，各列戟二十四枝，熙寧十年八月賜名。門內廟堂：次北文德殿門，次文德殿，後唐曰端明，國初改文明，太平興國九年五月殿災，改今名，即正衙殿。太祖時元、朔亦御此殿，其後常陳入閤儀如大慶殿，饗明堂、恭謝天地即齋於殿之後閣。熙寧以後，月朔視朝御此殿。殿東西兩廊門曰左、右嘉福，舊名左、右勤政，明道元年十月改。殿庭東南隅有鼓樓，其下漏室，西南隅鍾殿。兩挾有東上、西上閤門。左、右掖門內正南門曰左、右長慶，乾德六年正月賜名；次北門曰左、右嘉肅，熙寧十年八月賜名；次北門曰左、右銀臺。大慶殿後東西道，其北門曰宣祐，舊曰天光，大中祥符八年六月改大寧，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門西紫宸殿門，殿門皆兩重，名隨殿易，其中隔門，遇雨雪群臣朝其上。紫宸殿舊名崇德，明道元年十月改，即視朝之前殿。每誕節稱觴及朔望御此殿。次西垂拱殿門，門有柱廊接文德殿後，其東北角門子通紫宸殿。每日樞密使以下立班殿庭候傳宣，不座，即（遇）赴垂拱殿起居。每門內東西廊，設二府親王三司開封府學士，至待制正刺史以上候班幕次。垂拱殿舊曰長春，明道元年十月改勤政，十一月改今名，即常日視朝之所。節度使及契丹使辭、見，亦宴此殿。其後福寧殿，國初曰萬歲，大中祥符七年改誕慶，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殿即正寢。殿東西門曰左、右昭慶，大中祥符七年賜名。次後柔儀殿，國初但名萬歲後殿，章獻明肅皇太后居之，乃名崇徽，明道元年十月改寶慈，景祐二年改今名。次後欽明殿，舊曰天和，明道元年十月改觀文，後改清居，治平三年六月改今名。其西睿思殿。福寧殿東慶壽宮，慶壽、萃德二殿，太皇太后所居。福寧殿西寶慈宮，寶慈、姒徽二殿，皇太后所居。福寧殿後坤寧殿，皇后所居。凡禁中殿閣，有嘉慶殿，咸平初明德太后居此殿，後徙萬安宮。觀文殿，舊曰延恩，大中祥符元年以聖祖降此殿，因繕完，改曰真遊，奉道像。後改集聖，明道二年十一月，改葬爲內外命婦容殿，名肅儀。慶曆八年五月改今名。延真門，大中祥符七年賜真遊殿西門曰延真。積慶殿、感真閣，大中祥符七年賜真遊殿真君殿曰積慶，前又建感真閣。福聖殿，明道中奉真宗御容於此。壽寧堂，明道中奉太祖御容於此。慶云殿、玉京殿、清景殿、西涼殿，景祐二年重修，在天章閣東。慈德殿，章惠太后所居，初係嘉慶殿，景祐四年改今名。景寧殿，治平二年正月，誠內中神御殿，賜名景寧。垂拱殿門次西皇儀殿門，皇儀殿舊曰明德，亦曰滋德，開寶四〔年〕改滋福，咸平三年明德太后居之，號萬安宮，（萬安殿）大中祥符七年復爲殿，標舊額，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次西集英殿門，集英殿

舊曰玄德，亦曰廣政，開寶二年改大明，淳化元年正月改含光，大中祥符八年六月改會慶，明道元年十月改元和，尋改今名。每春秋、誕聖節，錫宴此殿。熙寧以後，親策進士於此殿。後有需雲殿，舊曰玉華，後改瓊英，熙寧初改今名。東有昇平樓，舊曰紫雲，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宮中觀宴之所。次西安樂門。門外西北景暉門，天禧五年三月賜名；其東含和門，熙寧十年八月賜名。門內有橫廊，廊北龍圖閣，大中祥符初建，以奉太宗御集、御書。閣東序資政、崇和二殿，西序宣德、述古二殿。又列六閣：曰經典，曰史傳，曰子書，曰文集，曰天文，曰圖畫。其北天章閣，天禧五年三月建，以奉真宗御書、閣東西序。群玉藻珠二殿。次北寶文閣，舊曰壽昌，慶曆初改今名，以奉仁宗御筆、御書。閣東、西序嘉德、延康二殿，殿間以桃花文石，爲流盃之所。東華門內，次西左承天祥符門，乾德六年正月賜名左承天，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其上，詔加其名而增葺之。次西北廊元符觀，大中祥符七年，以皇城司廨舍爲觀，奉天書道場，後罷之，復併入皇城司。直北東向有諟門，舊無榜，熙寧十年始標額。門內南廊慶寧宮，英宗爲皇子所居，治平二年賜名。西華門內次西右承天門，乾德六年正月賜名。南北夾道北延福宮，穆清、靈顧、性智三殿，靈顧以奉真宗聖容。宮中又有奉宸五庫。次北廣聖宮，天聖二年，建長寧宮，以奉三清、玉皇、道像。後安真宗御容於宮之降真閣，景祐二年改今名。宣祐門內東廊，次北資善堂，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建資善堂於元符觀南，爲仁宗就學之所，天禧四年徙於此。講筵所，舊曰說書所，寓資善堂，慶曆初改今名。次北引見門，次北通極門，熙寧十年八月賜名。次北臨華門，熙寧十年八月賜名。西廊次北內東門，有柱廊與御廚相直，門內有小殿，即召學士之所。次北崇政殿門，崇政殿舊曰簡賢講武，太平興國八年改，大中祥符七年始建額，即閱事之所。殿東西延義、邇英二閣，侍臣講讀之所。閣後隆儒殿，皇祐三年十月賜名。崇政殿後有柱廊倒座殿，次北景福殿，前有水閣，舊試貢舉人，考官設次於兩廊。殿南延和殿，大中祥符七年建，賜名承明，章獻太后垂簾參決朝政於此，明道元年十月改明良，尋改端明，景祐元年改今名。殿北向，俗呼倒座殿。殿西北迎陽門，大中祥符七年建，賜名宣和，明道元年十月改開曜，十一月改今名，俗號苑東門，召近臣入苑由此門。門內後苑，苑有（大）［太］清樓，樓貯四庫書。走馬樓延春閣舊曰萬春，寶元中改。鳳儀、翔鸞二閣，景祐中有瑞竹生閣首。宜聖殿，奉祖宗聖容。嘉瑞殿，舊曰崇聖，後改今名。宣明殿。安福殿。寶跋殿。化城殿，舊曰玉宸，明道元年改，四方貢珍果常貯此殿。金華殿，大中祥符中常宴輔臣。清心殿，真宗奉道之所。流杯殿，唐明皇書山水字於（右）［石］，天聖初自長安輦入苑中，構殿爲流杯，嘗令侍臣、館閣官賦詩。清輝殿。（親）［觀］稼殿，景祐二年建，賜名。華景亭、翠芳亭，景祐中橙實亭前命近臣觀。瑤津亭，象瀛山池。以上《國朝會要》。

西京，唐曰洛州，後爲東都，河南府，尋改爲京。梁爲西都，晉復爲西京，國朝因之。京城周回五十二里。南三門：中曰定鼎，東曰長夏，西曰厚載。東三門：中曰羅門，南曰建春，北曰上東。北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城內一百二十坊：明教、宜人、淳化、安業、修文、尚善、樂和、正平、修行、崇業、旌善、尚賢、敦行、崇政、宣範、恭安、勸善、惠訓、道術、歸德、康俗、敦化、道化、溫柔、擇善、道德、仁和、正俗、永豐、修善、思順、福善、惠和、安衆、興教、宣教、陶化、嘉善、通利、樂成、安遠、慈惠、上林、遊奕、集賢、尊賢、章善、賢相、永泰、臨闕、延福、富教、詢善、銅（馳）［駝］、崇讓、履道、履信、會節、綏福、從善、睦仁、嘉猷、里仁、永通、利仁、歸仁、懷仁、仁風、靜仁、延慶、寧人、寬政、淳風、宣風、觀德、積善、從政、大同、承義、明義、教義、廣利、通濟、懷義、淳和、南里、北里、承福、立德、清化、道光、道義、道政、永福、思恭、歸義、履順、進德、景行、溫落、北帝、鄰德、敦厚、修義、時泰、時邕、立行、殖業、豐財、教業、毓財、德懋、毓德、審教、積德、賜福、教善、興藝、通遠。大內，據京城之西北。宮城周回九里三百步。舊名紫微城。南面三門：正南曰五鳳樓，國初建名；東曰興教，西曰光政，隋、唐舊名。東面一門：曰蒼龍，隋、唐曰重光，後改。西面一門：曰金虎，隋曰寶城，唐曰嘉豫，後改。北面一門：曰拱宸，隋、唐曰玄武，大中祥符中改今名。五鳳樓內正南內太極殿門，隋曰永泰，唐曰通天，乾元，太平興國三年名太極門，景德四年改今名。門東西各有門，唐初曰萬春、千秋，今無榜。太極殿門外東西橫門曰左、右永泰門，隋曰東、西華，唐曰左、右延福，後改。正殿曰太

極殿，隋曰乾陽，唐初曰乾元、明堂，後改含元，梁曰朝元，後唐曰明堂，晉曰宣德，後復爲明堂，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殿前有左、右龍尾道，日樓、月樓，東西橫門曰日華、月華。殿後有柱廊，次天興殿，舊曰太極後殿，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後有殿閣，其地卽隋之大業，唐之天堂，後門北對建禮門。太極殿門之西面南曰應天門，唐曰敷政、光範，後改；次北曰乾元門，唐曰千福、乾化，後改；次北曰敷政門，唐曰武成、宣政，後改。次北曰文明殿，唐曰真觀，梁曰文明。殿東南隅有鼓樓，西南隅有鍾樓。東、西橫門曰左、右延福門。殿兩挾曰東上、西上閤門，殿後有柱廊。次曰垂拱殿，唐曰延英，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殿後通天門，復有柱郭。興教門內曰左、右安禮門，隋唐曰會昌門。西北曰鑾和，太平興國三年，以車輅院門改今名。左安禮門北曰左興善門，唐曰左銀臺，梁改其北左銀臺門，唐曰左章善，梁改光政。門內西偏右安禮門，隋、唐曰景運，後改。次西橫門曰永福門，後唐之名。右安禮門北曰右興善門，唐曰右銀臺，梁改蒼龍。門之正西有東隔門，次西曰膺福門，唐曰含章，後改。次西接通天門柱廊。金虎門之正東有西隔門，次東曰千秋門，唐曰金鑾，後改。次東接通天門柱廊。建禮門，在天興殿後，南對五鳳樓，有隔門。次北拱宸門。建禮門之西曰廣壽殿門，門內廣壽殿，唐曰嘉慶，後唐改。殿後隔舍卽內東門，道其北明德殿，太平興國三年改廣壽。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天和，第四殿曰崇徽。其次天和殿，其次崇徽。廣壽殿門之西曰明福門，其次北廊接通天門，南對文明殿。明福門內曰天福殿門，門內天福殿，唐曰崇勳，後唐曰中興，晉改今名。其次太清樓，後唐曰絳霄，太平興國三年改寢殿曰太清。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其次思政殿，其次延春殿。其次面北曰武德殿，後唐曰解御，又曰端明，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明福門之西曰金鑾殿，唐曰太極，又名思政，梁改今名。其次壽昌殿，梁曰雍和，太平興國三年改金鑾。第二殿曰壽昌，第三殿曰玉華，第四殿曰長壽，第五殿曰甘露，第六殿曰乾陽，第七殿曰嘉興。其次玉華殿，其次甘露殿，其次長壽殿，其次乾陽殿，其次嘉興殿。金鑾殿門之西曰含光殿門，門內含光殿，宴殿也。其南廊有裝戲院，殿東廓後有紫雲樓，宮中觀宴之所。樓前射弓小殿。含光殿後洗澤宮一位。建禮門北之東廊曰內東門，其北卽北隔門，門南之西廊曰保寧門，門西有隔門，門內面南有講武殿，唐曰文思毬場，梁以行從殿爲興安殿毬場，後改今名。殿後有柱廊，有後殿，隔門相對。西隔門門西淑景亭，又有隔門，以西入後苑，內有長春殿，後唐建石殿，有柱廊。後殿以西卽十字池亭，其南砌臺、水井。婆羅亭，貯奇石處。世傳是李德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狀，謂之婆娑羅石，故以名亭。前有九河池，一名九曲池。其南有內園門，左含光殿門之西。東宮在蒼龍門之西，（興）〔與〕左銀臺門相對，其門在東池門之內。宮後東池門內有飛龍院，西有散甲殿，梁改弓箭庫，殿爲宣威，後改今名。殿後柱廊有後殿，其北相對有夾道門，在拱宸門內。

皇城隋曰太微城，亦號南城，宮城之外夾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北對五鳳樓，南對定鼎門。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面二門：南曰賓耀，隋曰東太陽，唐曰東明，後改。北曰啟明，西對宮城之蒼龍門。西面三門：南曰金耀，隋曰西太陽，後改。北曰乾通，東對宮城之金虎門。西面外挾城又二門：南曰麗景，東對金耀門；北曰開化，東對乾通門。北面一門：曰應福，五代以來曰甲馬門，蓋諸班宿直其內。次北右軍一門，在光政門之西，門內皆班院及御園。東城，宮東之外城也，隋築。東面一門曰宣仁，東對上東門；南面一門曰承福，今爲洛陽監前門；北面一門曰含嘉，今不復有門構。以上《國朝會要》。

又《東京雜録》　太祖建隆三年正月十五日，發開封浚儀縣民數千，廣皇城之東北隅。五月，命有司案西京宮室圖修宮城，義成軍節度使韓重贇督役。四年五月十四日，詔重修大內，以鐵騎都將李懷義、內班都知趙仁遂護其役。二十四日，明德門成。【略】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募諸軍子弟導五夫河水通皇城爲池。四年二月七日，帝親視皇城版築之役。十一日，修崇元殿，帝召近臣及侍衛軍校觀上梁，各賜金錢酒食，役工錢帛有差。【略】六年正月十日，發近甸丁夫增治京城，命馬步副軍頭王廷乂護其役。開寶元年正月甲午，發近甸丁夫增修京城。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改京城門名。雍熙二年九月十七日，以楚王宮火，欲廣宮城，詔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經度之。畫圖來上，恐動民居，帝曰：『內城褊隘，誠合開展，拆動居人，朕又不忍。』令罷之，但遷出在內三數司而已。至道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張洎改撰京城內外坊名八十

餘，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舊城內左第一廂二十坊，曰太平、義和、安業、通利、寶積、宣平、興寧、觀德、明德、嘉善、崇德、景寧、惠政、興禮、龍華、信陵、昭德、福善、延和、通濟；第二廂十六坊，曰光德、宜春、樂、甘泉、崇仁、保和、靖安、昭慶、嘉德、廣福、嘉平。右第一廂八坊，曰興、宣化、新昌、常樂、光化、利仁、樂臺、郭義；第二廂二坊，曰金順、壽昌。新城內城東廂九坊，曰滋德、永濟、清和、顯仁、睿明、汴陽、崇善、宣陽、安仁；城西廂二十六坊，曰建隆、延秋、咸寧、惠寧、福昌、隆安、慶成、興化、徽安、延禧、永豐、豐安、義康、順成、善利、安遠、宣義、景福、保義、順政、崇節、通義、普寧、通化、歸德、敦化；城南廂二十坊，曰大寧、崇禮、廣濟、敦教、建寧、昭化、永通、景平、通惠、敦化、武成、景耀、永泰、建平、長慶、清平、光慶、永昌、敦信、永安；城北廂二十坊，曰夷門、昌樂、永寧、永平、豐義、崇慶、安興、延慶、玄英、咸宜、安定、崇化、保安、泰寧、嘉慶、保寧、永順、延昭、福善、安化。太宗以舊坊名多涉俚俗之言，至是命美名易之，唯寶積、安業、樂臺、利仁四坊仍舊名。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十四日，勾當八作司謝德權言：『京城女牆圮缺，水道壅塞，望籍兵完葺，修東京外城，計六十三萬五千六十二工。』從之。二年三月九日，開封府言：『准詔，以都城之外人户、軍營甚多，相度合置廂虞候管轄。』從之。仍詔勿多置人吏，所由，妄有搔擾。又增度置廂九：京東第一廂一坊，曰清明；第二廂一坊，曰含耀；第三廂一坊，曰務本；京南廂二坊，曰安節、明義；京西第一廂二坊，曰天苑、天泉；第二廂二坊，曰金城、開化；第三廂二坊，曰乾耀、皐門；京北第一廂二坊，曰建陽、嘉豫；第二廂一坊，曰福慶。七月八日，廢萬安宮復爲滋福殿。先是咸平初，以皇太后所居滋福殿爲萬安宮，至是復爲殿云。五年七月二日，詔曰：『重城陽位，通門肇開。特順民心，以壯京邑。仍加美號，式示方來，宜名新開門爲保康，仍名汴河舊廣濟橋爲延安，惠民河新橋爲安國。』

閏十月八日，翰林院學士晁迥等請改延恩殿名，重加興葺，及御製銘頌，以彰聖祖降格之慶。詔名真遊殿。六年五月七日，改夷門坊曰寧遠，玄英坊曰瑞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參知政事丁謂復請御書真遊殿額，從之。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大內火，命參知政事丁謂充大內修葺使，殿前都指揮使曹燦、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入內內侍都知秦翰，督護其役。九年七月五日，增築京新城。天禧三年三月，工畢，部役使臣軍校第進一資。仁宗天聖元年正月，發卒增築京城。七月二十四日，詔內殿崇班秦懷志、白仲達貼築新舊城牆。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內庭火，延燔長春、崇德、會慶、承明殿，命宰臣呂夷簡爲大內修葺使，樞密副使楊崇勳爲副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守贇都大管勾修葺事，入內內侍省押班江德明、內侍省右班副都知周文應同管勾。十月工畢。景祐元年五月十五日，入內內侍省言：『司天監集衆定奪開拱宸門外過道，稱無妨礙，選定十九日申時開門。』從之。

皇祐元年八月十二日，侍御史徐宗況言，在京舊城修築年深，乞行完葺。從之。嘉祐四年正月十一日，修築京新舊城。及興役，賜兵卒緡錢。八年四月十九日，詔於內香藥庫之西偏建皇子位。英宗治平元年十月十六日，命內侍供奉官王希古貼築在京新舊城牆。二年二月十一日，權發遣三司户部副使呂公著奏，乞候既郊歲豐，乃修慶寧宮。從之。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改清居殿曰欽明，命直龍圖閣王廣淵書《洪範》一篇於屏。時帝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爲。朕方屬多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景論七篇進。翌日，復召對延和，曰：『景所説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爲善論。朕接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座右，豈特無逸之戒也。』賜廣淵御紙筆墨黄金等。以上《國朝會要》。

神宗熙寧初，改集英殿後瓊英曰需雲。二年閏十一月，詔：『今後在內修造，係宮殿門內，委提舉內中修造所主領；其係皇城內宮殿門外者，卽令提舉在內修造所施行。』是年作慶壽、寶慈二宮。

四年，後苑作玉華殿。七年，玉華殿後作山亭一，祥鸞閣一，基春殿一。【略】（八年）九月七日，重修都城，詔內臣宋用臣董之。廢罷監牧司馬監兵士五千人，以二千人充在京新置廣國四指揮專隸修完京城所工役，於京城四壁置營；三千人添置府界保忠六指揮，於陳留、雍丘、襄邑置營。候修京城畢，其新置保忠指揮額數，卽行撥併，仍隸步軍司。非有宣命，不得差使。所有請受，並依保忠例支給。是年，造睿思殿。

九年二月，改正南南河門曰景風，南（博）［塼］曰亨嘉，鼓角曰阜昌。正北北河門曰安平，北（博）［塼］曰耀德。正東冠氏門曰華景，冠氏第二重曰春祺。子城東曰泰通。正西魏縣門曰寶城，魏縣第二重曰利和。子城西曰宣澤。東南朝城門曰安流，朝城第二重曰巽齊。西南觀音門曰安正，觀音第二重曰靜方。上水關曰善利，下水關曰永濟。內城創置北門，曰靖武。六月十六日，詔在京舊城諸門並汴河岸角門，並令三更一點閉，五更一點開。十年九月十八日，提轄修完京城所言：『准詔令御書院書寫外城諸門牌額，今汴河上流兩岸南、北水門並曰大通，有此相犯。』詔北門改曰宣澤。又汴河下流南水門，舊曰上善，改曰通津。十月四曰，提舉修完京城所言，五丈河上流咸豐門南水門未有名額，詔以永順爲額。是年，改文德殿南門曰端禮，左、右長慶隔門曰左、右嘉肅，安樂門曰含和，崇仁殿北橫門曰通極，拱宸門裏西橫門曰臨華，東華門曰北諫門。元豐元年十月六日，重修都城訖功，詔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譔記刻石南薰門上。洙卒，改命知制誥李清臣。城週五十里百六十五步，高四丈，廣五丈九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內空十步。自熙寧八年九月癸酉興工，以內侍宋用臣董其事，役羨卒萬人，創機輪以發土，財力皆不出於民。初度功五百七十九萬有奇，至是所省者十之三。十一月十四日，賜度僧牒千，爲修治都城諸門瓦木工直之費。十二月二日，提點修治京城所言，修治畢功，壕寨人等乞酬賞，詔隨功力輕重轉資、減年、支賜有差。八月，開封府請修治京城四壁，留十步，以牆爲衛，外容車馬往來。詔七步外築牆，留五步爲路。其官私屋有礙者免拆，止據見今地五步外築牆，留五步爲路。

二年，造承極殿並殿前亭二，及殿東小石池一。三年五月十三日，詔賜內東門裏進食門曰會通。

九月，廢舊城明殿坊入景靈宮。四年四月四日，承議郎胡宗炎言：『夷門山在大東內北，當少陽之位，爲都城形勝之所，國姓王氣所在。公私取土於此，岡阜漸成坑塹。伏望禁止及填塞掘鑿處司天監定如宗炎。』所言，從之。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詔在京新城外四壁城壕開闊五十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脈不及者至泉止。是年，延福宮造神御殿，曰燕寧，以奉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御容。六年正月八日，詔開新城四面壕，移毀公私舍屋土田，委楊景略估直給之，或還以官地。其官營房及民墳寺舍，責京城所管認撥移修蓋。二月三日，詔給度僧牒千作京城水門。五月十三日，尚書刑部言：『切聞京城諸門，或不以時啟閉，公私或以廢事。欲新城門並以日初出入時爲准，委開封府檢察。』從之。閏六月五日，權開封府推官祖無頗言：『準詔，提舉京城所度量京城裏壁四面離城三十步妨官地民屋，按圖摽撥內稅地及屋，參驗元契，並估計時價以聞。除官屋地不估，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計直二萬二千六百緡。』詔集禧等觀當拆修屋，令京城所管認；其餘官屋令將作監拆修，民屋價辦，令户部以撥馬錢給。九月十三日【略】詔開封界發夫五萬人，仍差權開封府推官祖無頗、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范峋、殿前都虞候苗授都大提舉編攔。十月十六日，上批：『來春開封府界起夫五萬開城壕，宜令二月朔入役，庶日景長，工力易辦，兼於農事，未致失時。』

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賜專一主管製造軍器所度牒千五百，買木修置京城四御門及諸甕城門，封築團敵馬面，並給役兵官吏食錢。

七月，廢善利、永濟關。【略】

紹聖元年正月八日，尚書省言，提舉京城所奏，增築京城訖工，詔官吏役兵比類賞之。閏四月十六日，中書侍郎李清臣言：『奉詔，命臣以元豐二年進撰《重修都城記》重行校正，緣已經神宗皇帝御覽，自是敘述一時之事，其後增修，自可別命詞臣撰述。』從之。仍令提舉京城所別具增築京城制度，旨差官撰文，相對立石。五月十八日，提舉京城所奉詔具修築京城制度以聞。詔翰林學士蔡卞撰詞并書。九月六日，三省言，有旨以李清臣先撰《都城記》於南薰門上立石，差翰林學士蔡卞書。詔仍令卞篆額。二年四月二日，宣和殿成。初，哲宗以睿思殿先帝所建，不敢燕處，乃卽睿思殿之後，有後苑隙地，僅百許步者，因取以爲宣和殿焉。宣和殿者，止三楹，兩側後有二小沼，臨之以山。殿廣袤纔數丈，制度極小。後太皇太后垂簾之際，爲臣僚論列，遂毀拆，獨餘其址存焉。及徽宗親政久之，宣和於是旋復。徽宗亦踵神宗、哲宗故事，晝日不居寢殿。又以睿思時爲講禮、進饌之所，乃皆就宣和燕息。大觀二年，既再繕葺之，徽宗乃親書爲之記，其詳，而刻諸石。及重和元年，議改號，因卽以爲宣和元年，乃改宣和殿爲保和殿者，宣和之後殿，重和元年所創也。三年六月十八日，詔及暑熱，在京工役可給假三日。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九日，詔顯謨閣爲熙明閣。三月十八日，詔管勾御藥院閻守懃，以見存材植製造防城之具。初，元豐中城京師樓櫓之類，咸極攻堅，所儲莫非良材。至元祐嘗罷之，以其材他用。上令守懃檢校，猶不乏，故俾終其功。【略】

政和二年五月十六日，詳定九域圖志所言：『今來興仁府輔郡，既以東字爲別，卽鄭州輔郡，亦合依此以西字爲別。（穎）［潁］昌、開德府合冠以南、北輔。兼延安等五府屬縣，已依本所申請，罷稱次赤畿。卽四輔所治縣，自合正名次赤，餘縣合爲次畿，所貴格法從一。』從之。四年八月三日，詔改端明殿爲延康殿。五年四月十日，詔秘書省殿以右文殿爲名。八月十二日，詔秘書省移於他所，以其地建明堂。八年十月六日，詔宣德門改爲太極之樓。重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詔復依舊名。

宣和二年二月一日，詔宣和已紀年號，殿名易爲保和殿。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承議郎樊瀛奏：『竊觀神宗皇帝熙寧間詔有司鑄都城諸門銅符契，依法勘同，復命樞密院約舊制更造銅契，中刻魚形識之，各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而啟閉之法嚴於舊矣。元豐初重修外城，僅五十里，增卑培薄，屹然崇墉，遺國家萬世之業，顧不偉哉！比年以來，內城頹缺弗備，行人躐其顛，流潦穿其下。屢閱歲時，未聞有修治之詔，則啟閉雖嚴，豈能周於內外，得不爲國軫憂？欲乞特降緡錢，付之有司，遴選能吏，鳩工董役，（役）俾郭郭宏麗，實帝居無窮之賴。』詔差都水使者孟揚提舉修治。六年十二月四日，中書省言：『專切提舉京城所狀，奉詔塝築京城，開撩壕河，修葺諸門等，可於宣和七年選日下手。今據本所選到，宜用來年二月二十四日巳正四刻後丙時，並先自京城西南角坤位下手，吉。』從之。

又《西京雜録》景德二年八月十三日，以將朝陵，詔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內及諸司廨舍。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家經制，動著於典常；殿闕規模，上符於天象。緬維列祖，嘗幸舊都，修宮闕以未成，正名稱而靡暇。今因巡省，周覽禁庭，縣示於人，題號非便，須從改作，用協彝章。其明堂殿前三門改爲太極門。其諸殿諸名號，宜令崇文院檢討詳定以聞。』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十四日，祀汾陰迴駐蹕，將賜酺，有司請改五鳳樓名以彰慶宴。詔以太祖建樓，因瑞應立名，不可更也。仁宗景祐元年九月十五日，宰臣王曾言：『西京水南地里闊遠，居民甚多，並無城池，望令漸次修築。』詔知河南府李若穀計度興築。神宗熙寧二年十月十六日，京西轉運司言：『西京大內損壞屋宇，比舊少四千餘間矣，乞於春首差中使一員，計會留守司通判檢定翻修，每二間折拆修之數一間。』詔令通判檢定，本京修葺，轉運司提舉。四年二月十一日，詔京西轉運司每年撥錢一萬貫，買材木修西京大內。元豐七年七月四日，尚書工部言：『知河南府韓絳乞修大內長春殿等，欲下轉運司支歲認買木錢萬緡。』從之。【略】

徽宗政和三年十二月三日，詔：『見修西京大內，竊慮亂有採伐窠木、損毀古跡去處，仰王鑄覺察以聞，違者以違御筆論。』四年二月十四日，詔：『西京大（京）［內］近降指揮補飾添修，或聞官有計度，甚失本意。如實頹圮朽腐，方許整葺，不得過侈。』以上《續國朝會要》。

又《方域二・南京》真宗景德三年二月，詔曰：『睢陽奧區，平臺舊壤。兩漢之盛，並建於戚藩；五代以還，薦升於節制。地望雄於征鎮，疆理接於神州。實都畿近輔之邦，乃帝業肇基之地。恭惟聖祖，誕慶鴻圖，爰於歷試之初，兼領元戎之寄。謳謠所集，符命荐臻。殆茲累朝，俯同列郡。式昭茂烈，宜錫崇名。用彰神武之功，且表興王之盛。宜升爲應天府，宋城縣爲次赤，寧陵、楚丘、柘城、下邑、穀熟、虞城等縣並爲次畿。』

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曰：『睢水名區，實一方之都會；商丘奧壤，爲三代之舊邦。形勢表於山河，忠烈存於風俗。惟文祖之歷試，蓋王命之初基。今者伸款謁於檜庭，既揚茂則；徇徯來於竹苑，方霈湛恩。期克壯帝猷，俾肇（所）［新］京邑，用志興王之地，允符追孝之心。應天府宜升爲南京，正殿以歸德爲名。咨爾都民，承予世德，慶靈所佑，感悅良多。』

二（曰）［月］一日，詔名南京門曰崇禮，雙門曰祥輝，外西門曰回鑾。三日，以主客郎中、知應天府馬元方兼南京留守司事，合置官屬名目，下審官院、流內銓，一如西京之式。三月十三日，詔名南京城大東門曰昭仁，小東門曰延和，小西門曰順成，北門曰靖安，新隔門曰承慶。仁宗慶曆五年九月十八日，置南京留司御史臺。

又《北京》仁宗慶曆二年五月，詔曰：『相邑設都，所以因地形

之勝；省方展義，所以考民風之宜。乃眷魏郊，實當河麓，席萬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隱然北門，壯我中夏。洪惟聖考，順駐璠輿，宮館並存，威靈如在。緬懷凝烈，有述於孝思；嘉慰徯來，敢忘於時邁？載恢舊制，崇建別京，茂昭善繼之猷，仍奐維新之澤。大名府宜居爲北京，先朝駐蹕行宮正殿以班瑞爲名。其修葺行宮屋宇並給官錢，毋得科率。』六月十七日，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爲修建北京使，翰林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爲修建北京副使。七月十二日，以北京行宮門爲順豫。八月十七日，出內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閏九月一日，詔：『比建北京，以備巡幸，其供億之物，宜令有司辦置，毋或擾民。』三年二月六日，北京行宮便。殿爲靖方。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九日，賜內外城門名：南河門曰景風，南塘門曰亨嘉，朝城縣門曰安流，朝城羅門曰巽齊，冠氏門曰華景，冠氏羅門曰春祺，上水關曰善利，北河門曰安平，北塘門曰耀德，魏縣門曰寶成，魏縣羅門曰利和，觀音門曰安正，觀音羅門曰靜方，下水關曰永濟。左、右四廂凡二十三坊：永寧、延福、靖安、惠安、宜春、敦信、安仁、善化、七賢、大安、德教、宜春、崇化、三市、普寧、廣利、長樂、景行、景明、鳳臺、延康、福善、保安。

《宋史》卷一一《仁宗紀三》　（慶曆二年五月）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

又　卷二八《高宗紀六》　（紹興八年）始定都于杭。

又　卷八五《地理志一》　東京，汴之開封也。梁爲東都，後唐罷，晉復爲東京，宋因周之舊爲都。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雍熙三年，欲廣宮城，詔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經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罷。宮城周廻五里。

南三門：中曰乾元，宋初，依梁、晉之舊，名曰明德。太平興國三年改丹鳳，大中祥符八年改正陽，明道二年改宣德。雍熙元年改今名，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舊名寬仁、神獸，開寶三年改今名。熙寧十年，又改東華門北曰諫門。北一門曰拱宸。舊名玄武，大中祥符五年改今名。熙寧十年，改門內西橫門曰臨華。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長慶，熙寧間，改左、右長慶隔門曰左、右嘉肅。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乾德六年賜名，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其上，詔加『祥符』二字而增葺之。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祐。舊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改大寧，明道元年改今名。

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宋初曰日華、月華，大中祥符八年改今名。正衙殿曰文德，宋初曰文明，雍熙元年改今名。熙寧間，改南門曰端禮。兩掖門曰東、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宋初曰左、右勤政，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大慶殿舊名崇元，乾德四年重修，改曰乾元，太平興國九年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改天安，明道二年改今名。北有紫宸殿，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舊名長春，明道元年改。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開寶四年，賜名滋福，明道元年十月改。又次西有集英殿，舊名廣政，開寶三年曰大明，淳化間曰含光，大中祥符八年名會慶，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舊名玉華，後改瓊華，熙寧初改今名。東有昇平樓，舊名紫雲，明道元年改。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舊名簡賢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今名。熙寧間，改北橫門曰通極。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後苑東門，泊北向便殿成，賜名宣和門，承明殿，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

舊城周廻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東二門：北曰望春，宋初名和政。南曰麗景。南面三門：中曰朱雀，東曰保康，大中祥符五年創建。西曰崇明。西二門：南曰宜秋，北曰閶闔。北三門：中曰景龍，東曰安遠，西曰天波。以上宋初仍梁、晉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

新城周廻五十里百六十五步。大中祥符九年增築，元豐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詔有司度國之南展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舊城週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顯德三年築。南三門：中曰南薰，東曰宣化，西曰安上。東二門：南曰朝陽，北曰含輝。太平興國四年改寅賓，後復。西二門：南曰順天，北曰金耀。北四門：中曰通天，天聖初改寧德，後復。東曰長景，次東曰永泰，西曰安肅。初號衛州門。以上皆因周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汴河上水門，南曰大通，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改順濟，後復今名。北曰宣澤。舊南北水門皆曰大通，熙寧十年改。汴河下，南曰上善，北曰通津。天聖初，改廣津，熙寧十年復。惠民河，上曰普濟，下曰廣利。廣濟河，上曰咸豐，下曰善利，舊名

咸通。上南門曰永順。熙寧十年賜名。其後又於金耀門南置開遠門。舊名通遠。以上皆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改今名。

西京。唐顯慶間爲東都，開元改河南府，宋爲西京，山陵在焉。宮城周廻九里三百步。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樓，東曰興教，西曰光政。因隋、唐舊名。東一門，曰蒼龍。西一門，曰金虎。北一門，曰拱宸。舊名玄武。大中祥符五年改。五鳳樓內，東西門曰左、右永泰，門外道北有鸞和門。太平興國三年，以車輅院門改。右永泰門西有永福門。興教、光政門內各三門，曰：左、右安禮，左、右興善，左、右銀臺。蒼龍、金虎門內第二隔門曰膺福，千秋。膺福門內道北門曰建禮。【略】

皇城周廻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門：中曰端門，東西曰左、右掖門。東一門，曰宣仁。西三門：南曰麗景，與金曜相直；中曰開化，與乾通相直；北曰應福。內皆諸司處之。

京城周五十二里九十六步。隋大業元年築，唐長壽二年增築。南三門：中曰定鼎，東曰長夏，西曰厚載。東三門：中曰羅門，南曰建春，北曰上東。西一門，曰關門。北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政和元年十一月，重修大內，至六年九月畢工。朱勝非言：『政和間，議朝謁諸陵，敕有司預爲西幸之備，以蔡攸妻兄宋昇爲京西都漕，修治西京大內，合屋數千間，盡以真漆爲飾，工役甚大，爲費不貲。而漆飾之法，須骨灰爲地，科買督迫，灰價日增，一斤至數千。於是四郊塚墓，悉被發掘，取人骨爲灰矣。』

南京。大中祥符七年，建應天府爲南京。宮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門曰重熙、頒慶。殿曰歸德。元豐六年，賜度僧牒修外城門及西橋等。京城周廻一十五里四十步。東二門：南曰延和，北曰昭仁。西二門：南曰順成，北曰回鑾。南一門，曰崇禮。北一門，曰靜安。中有隔城，又有門二：東曰承慶，西曰祥輝。其東又有關城，南北各一門。

北京。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爲北京。宮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駐蹕行宮。城南三門：中曰順豫，東曰省風，西曰展義。東一門，曰東安。西一門，曰西安。順豫門內東西各一門，曰左、右保成。次北班瑞殿，殿前東西門二：東曰凝祥，西曰麗澤。殿東南時巡殿門，次北時巡殿，次靖方殿，次慶寧殿。時巡殿前東西門二：東曰景清，西曰景和。京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門一十七。熙寧九年，改正南南河門曰景風，南墫曰亨嘉，鼓角曰阜昌；正北北河門曰安平，北磚曰耀德；正東冠氏門曰華景，冠氏第二重曰春祺，子城東曰泰通；正西魏縣門曰寶成，魏縣第二重曰利和，子城西曰宣澤；東南朝城門曰安流，朝城第二重曰巽齊；西南觀音門曰安正；觀音第二重曰靜方；上水關曰善利，下水關曰永濟。內城創置北門曰靖武。元豐七年，廢善利、永濟關。

又 卷三一一《呂夷簡傳》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

又 卷三一四《范仲淹傳》（天聖七年）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

論說

宋・夏竦《文莊集》卷一六《乞脩南京大內狀》 臣伏覩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一日赦敕節文，應天府升爲南京，正殿以『歸德』爲名。臣到職後，躬詣大內，謹視筵簷。其正南內門上，有先朝題其榜曰：『重熙頒慶之門』。樓皆損動，其下只是依舊雙門，未變列郡之制。雖有兩關雉堞，又無朶樓。內城之中並無『歸德』之殿，但是頹垣茂草。內有真宗皇帝御製御書《南京頒駐蹕詩》碑石一片，小屋遮蔽，未曾建立。其東北隅小亭子一座，內有先皇御製御書《駐蹕詩》四首，粉版門牖不嚴，塵埃所闇。臣職在居守，理合奏陳者。伏以商丘，仰當大火，實勢形勝，佳氣鬱葱。藝祖肇基之邦，聖朝根本之地。發祥薦社，應天順人。由七十里而興，天乙是資於景亳；累三十世之王，文昌始大於岐周。用建名都，實陪上國。與中天而對峙，企洛宅以相望。至官局廨居，咸從改革；而乃闕廷宮掖，悉未繕修。漢啟南陽之都，唐重北門之館，並資壯麗，以示威神。況茂陵之餘烈方宣，真廟之鳴鑾未遠。必欲仰模太紫，上憲觜陬，備九寢之儀，敞千門之式，慮煩力役，或費財征。臣今乞依先朝敕旨，只創歸德一殿，安駐蹕詩版。又以宮室之儀，門闈爲重，猶取諸侯之制，未成王者之都。欲乞於南端闢正門三闥，東西增朶樓二座。所貴庀工至鮮，不日可成。仍

乞選差八作司臣寮將帶工匠，到此計度。却於東京木場事造材植，繫栰浮汴，赴當京修蓋。伏望聖慈，特賜開可。所貴宮闕之度，稍合於彝章；祖始之基，益隆於景命。有光鴻祚，永賁皇圖。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九《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絶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脩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内惟脩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二五《奏請修南京内殿門闕事》 臣早年嘗預史官，竊見國書載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車駕幸亳，回次應天府，制曰：『辰火名區，梁臺舊址，洪惟藝祖，歷試是邦，同豳土之始基，應春陵之王氣。稽唐氏晉陽之制，肇建新都；追魏文譙邑之遊，爰申美澤。可升應天府爲南京，正殿以歸德爲名。』是日御重熙頒慶樓，即府署正門也，觀酺，慰賜父老。別修聖祖殿，號曰鴻慶宮，奉安太祖、太宗聖像。因以衙城爲大内，尋降圖本，修建宮殿，門闕及諸名號皆已頒下。天禧三年，知府王曾奏，南京内庭並未修建，檢到元降圖子，内有未銷修蓋位次，相度減省下舍屋，別具圖進呈。時以旱蝗，准朝旨，候豐熟日奏取指揮。自後守臣久不檢舉。景祐四年知府韓億，又相次奏乞先修大内正門，并内前正街祥輝門、崇禮門，並改作三門。時以陝西軍興，復准朝旨：候豐熟日奏取指揮。自後守臣至今不曾檢會申奏。臣近知本府，以祥輝、崇禮門頹敝已甚，奏乞重修，蒙朝旨聽許，即令修蓋，相次了畢。其重熙頒慶門，見是兩門，未改列郡之制，樓觀卑陋，仍復傾摧。内城中惟有真宗皇帝御詩碑亭兩座，外更無片瓦，盡是榛蕪。自先朝降制營都，逮今四十餘年，迄未興工。陛下純孝格天，丕承先制，祖宗巡幸之地，莫不存飾風迹，以光遺烈；矧興王舊壤，大業所基，久爾因循，事屬廢闕。欲乞朝廷檢會先朝所降指揮及王曾等擘畫事節，特令指揮改修重熙頒慶正門。依北京内門營造，并創建歸德一殿及殿門四面行廊，約不過百餘間，即正殿規摹，粗爲完備，比北京制度殊爲儉省。仍令三司就在京事材場事造材木地架了，因回脚空船，逐旋般載，付本府差八作司人匠蓋造。其餘合用椽箔塼瓦等物，並令南京預支係省錢，依實直市價收買應副，量留本處廂軍三二百人充役。如此則一不撓於民力，復何繫於豐凶？庶以尊藝祖受命之邦，而奉真皇崇建之意，比諸宮觀塔廟不急之役，所全國體重矣。

宋・秦觀《淮海集》卷一三《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中，車錯轂，蹄踵交道，舳艫銜尾，千里不絶，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皋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吴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略】漢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内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

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一九《奏乞增修南京大內》 臣伏以南京國之東門，當吳、楚、閩、越舟車走集之會，蓋周之寰內而周之北門也。自建都迄今六十餘年，人物風流，一時甚盛，而宮殿城闕都未修崇。惟大內正門以真宗皇帝車駕巡幸，曾駐蹕於此，肆赦觀酺，因賜名重熙頒慶樓。當時雖稍完飾，然猶是雙門，不改列郡之制。內中只有御製詩碑亭子二座外，更無屋宇。俱是榛蕪，非所以尊藝祖肇基之邦，慰都人徯望之志也。臣伏覩大中祥符七年建京制曰：可陞應天府爲南京。正殿以歸德爲名，卽以牙城爲大內。尋降圖修造，事雖頒下，卽未施行。天禧中，知府王曾相度減省舍屋，別具圖進呈，乞行營建。景祐中，知府夏竦、韓億相繼奏請，乞改內前正衛中隔城祥輝門及正南外城崇禮等門，皆作三門。適值歲時不稔，并以陝西事宜未暇及此，然亦逐次降朝旨，令候豐熟日奏取指揮。嘉祐中，知府張方平亦曾經畫得旨，只是修葺過祥輝、崇禮二門，餘尚仍舊。臣近叨守鑰，目覩其事。闕門摧側，棟宇墮頹。蓋由守臣失於檢舉。欲望聖慈頒命有司，令討尋王曾等所奏，再行相度，酌中制度。修蓋歸德一殿并前後門四面軒廊，仍改正門爲三門，大約不過一百餘間。度其所費，亦不甚多。若自京師事材場八作司般輦事造了材木，量差工匠役兵等逐旋修蓋，亦不至勞擾。若謂間架稍多，難爲遽辦，卽乞只降指揮應天府支破係省錢，赴京西木場收買材植。先且修蓋內門，令稍合闕廷制度。候工畢日，漸次經營崇建殿宇等。二三年間，便可就緒。庶幾興王舊都，稍爲壯麗。近圻別鑰，得以尊嚴。表式四方，事體誠重。

宋・劉安世《盡言集》卷六《奏乞罷修城壕一》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百之額，立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千封樁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輒進瞽言，以瀆天聽，惟陛下晉神省覽。臣伏覩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道路歌頌，謹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枹鼓之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廂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況修城與開壕之工幾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崇尚寬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太半，封樁錢物，尤宜謹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兼臣訪聞日近朝市之間，往往竊議，以謂朝廷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謂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搖動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非惟爲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姦人忘意陛下爲善不終之議。惟冀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又《奏乞罷修城壕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具數增倍，所散工值頗有掊斂，雖號爲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頭壕塞之類，陰有侵刻。既聚大衆，而不以公平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大濶，所出之土占壓民田，壅塞道路，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愁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國家建置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庸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板築方畢，旋致摧毀。蓋上下官吏肆爲延慢，無所統屬，以糾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惟用廣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土轄。所貴事有統領，不至乖戾。

又《奏乞罷修城壕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切總領，至今未奉旨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爲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爲國家畫久安之策，而區區增峻城隍，欲恃之以爲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正務裁損，

而舉百萬之貲，弃於無用之地，實爲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宋・宗澤《宗忠簡集》卷一《乞都長安疏》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康初年，金人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纘承大統，即位南京，顧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時金人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舊染未悛，包藏不測，固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切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無事而居之，實爲萬世之長利也。今仇方猖獗，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並進而深入，擣得金人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人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内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既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宋・晁説之《嵩山文集》卷一四《北京策問》 問：河北重於天下，魏重於河北，古今議皆然。唐杜牧言，魏於河南亦最重。是三晉皆出魏下，今魏南不及鄴，北不及邯鄲，桑麻沃野爲浸澤者十七八，商賈農甿之資十減八九，何所取重也哉？議者見漢資漁陽、上谷而中興，唐棄范陽節度而底亡，今强敵跨有幽薊，爲朝夕之憂，不知燕在六國最弱，無所能。唐平淮西後，承宗貢於鎮，田正朝於魏，而盧龍亦非劉總有也。故曰瀛、莫、易、定，實爲咽喉，今敵據燕，足以自拓巢穴，不足以厲我，明矣。我所恃者諸鎮也，今魏既弱，而瀛、鎮、定上無耆年之帥，下無土人之將，兵備且寡，倉廩不富，何以禦勍敵而奉京師哉？夫自北而制南，則中山爲重，故後燕都中山而不都鎮。自南而鎮北則鎮爲重，故王氏百年有鎮而不徙中山。今並建安撫使，不知有事之時，相統制不相統制乎？必合必分乎？唐卒不能有三鎮，而重横海軍以撓三鎮，建景州以闢横海，豈特一烏大夫之力哉？實朝廷計之得也。今滄不命帥，而景州廢矣，果何以援鎮、定耶？昭義餉道，所以資魏而通澤、潞、魏、齊，唐與李克用之迹俱存。今廢昭德爲鎮，其絶晉，不與河北通有無歟？古所謂白馬津者，王霸必爭之地也。唐雖以鄭、滑爲一道，而白馬津隸黎陽，爲河北之重。今以隸東郡，其外柄而不自操乎？昔漢高祖不恃天下之勢，而恃陳豨不阻漳水爲必可伐。今之水官漫不省漳之利害，以輸河水之溢，而增河之勢，何耶？國家之初，漕濼之制未備，而邊塞之民穀弓而耕，植戈而穡，勤勞甚矣。是漕濼適足以當飛狐之險。今歲久而淺深失舊制，且復有河水以盪之，當如何以復其故乎？凡此八者，悉願聞之。而欲還北道風俗之美厚質儉者何道？使民力足以給凶年，而無流離飢殍之虞者何術？常使不乏昔時之名將名相、碩學巨儒者又何道？鹽之利可摧不可摧？監之馬可復不可復？其皆著也。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三《上賀參政書》 汴京四通五達，本非定都之地，祖宗時，徒以東南之粟便于轉漕，歲運八百萬斛，然後汴京可得而都。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三 （慶曆三年九月丁丑）樞密副使富弼【略】又言：【略】今來不同漢、唐都關中、洛陽，關中、洛陽各有險固可恃，緩急有變，用兵守險，亦未能便至危窘。當日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賫旅者數矣。今來都城並無險固，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一戰場耳。若四方各有大盜，朝廷力不能制，漸逼都城，不知何以爲計，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戰。

臣又復思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惟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國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卷五〇《輿地門・京都》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矣。大抵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利，大梁便於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略】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訌，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於京師，强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於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略】宴安起於無虞，弊蠹生於悠久，故載戢載

橐，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獰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略】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於幷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脣亡齒寒者，此之謂矣。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二六《[宋]范仲淹〈上仁宗論修建北京〉》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于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絶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

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虚聲，未可爲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絶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于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宫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傍，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

唐明皇時，禄山爲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

昔煬帝盤游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奸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

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

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彦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完城隍爲失體，不猶愈于播遷之禍哉？

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賤，未甚爲過。至于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爲大備，天下幸甚。慶曆二年八月上，時爲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

又《[宋]余靖〈上仁宗乞罷修京城〉》 臣竊聞大臣建議内有修京

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爲本。臣請縷陳二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谷，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强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天下百萬農夫皆失其業，北敵慢書亦隨而至。乃是鄉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況今北胡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蒼蒼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譚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慶曆四年五月十，時知諫院。

又　《[宋]劉安世〈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臣伏見近降朝旨，于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百人之額，立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封樁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輒進瞽言，以黷天聽。惟陛下留神省覽。

臣伏睹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道路歌頌，歡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桴鼓之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于京東、河北再發廂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況修城與開壕之工，幾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崇尚寬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太半。封樁錢物，尤宜愛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兼臣訪聞近日朝市之間，往往切議，以謂朝廷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謂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搖動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非唯爲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小人妄意陛下爲惠不終之議，唯冀獨賜睿斷，早降指揮。元祐四年四月上，時爲左司諫。

又　《[宋]范祖禹〈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臣伏聞開修京城壕，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户部，然財出于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一丈五尺，闊二百五十一步，廣于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三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版築過當。小人之情，唯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奸臣之所利，本非先帝意也。

陛下始初聽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完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爲方城，偏門即爲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于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爲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爲此謀也！必以爲威北狄也。使北狄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略】

唐神龍中，張仁愿爲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并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甕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于京城爲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爲無戎而城，無寇而溝公宫，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上爲方城。其壕廣闊，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又　《[宋]梁燾〈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臣竊以都城之役，程工浩瀚，開廣池隍，最爲大事。全如受敵邊備，動摇人心；盡發封樁官錢，蠹耗國力。毁徹廬舍，生者不得安；掀剔墳隴，死者不得息。棄土山積，旁無曠地，稍已堙没園林，浸至壅閼道路。近城居民，深以爲勞，兼冒寒暑，怨通幽明，累德損政，莫甚于此。言者相繼，指摘明白。日聽蠲罷，邈未蒙省。弊病之迹横在十目，愁怨之聲達于四海，未諭朝廷何憚不革？且以糾殊異之情，久則難齊；任困苦之事，極則生變。群疑不解，理有可虞。今若但省工料，別期歲月，未免久勞，終是無益。臣愚欲乞聖慈特賜指揮，放散見雇人夫，只留廣固軍工。濠塹已開處，令結束了當；城壁據

未堅處，令漸次修築。除冗費之患，去安作之擾，使民情安悅而氣和，人力舒暇則功倍。韋轂之下，先見安靜，誠今日聖政之所宜爲也。伏望深留宸念。

貼黃：城圍既峻三面，自合周全。濠池已開兩隅，不須通鑿。況丈尺甚廣，費用艱難，未見一利，已集衆害。雖欲其成，勢亦不可，苟于就功，終恐生事。伏望聖慈，斷在不疑，罷此煩役。已行之後，乞賜采聽，當知遠近人情上下安悅。臣聞先帝朝知開封府王安禮，以修城發掘民間墳墓數多，群情愁怨，因此建言。先帝惻然，即日指揮裁罷，人用安寧，惠浹幽顯。以此見先帝聖意，愛民深切，但臣下蒙蔽不言，故有所不知，知則未嘗不曲軫念慮，亟爲措置也。若聞今日之事，當立有處分。如陛下納用忠言，憫恤民害。罷修城壕，以慰都人，是能承先帝之意，何嫌而不爲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廣固指揮自有三千餘人，每年更有差到廂軍一千人，自是日役四千餘人，已爲不少。可以責辦工料，次第修治，舊管使臣十員，可以分頭管勾。元祐四年七月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三《浚河渠　通漕運》　汴與洛俱河南地也，國家不都洛而都汴者，以四方輻湊，漕運之法，遠近俱便故也。東南之粟自汴河入，陝西之粟自黃河入，陳、蔡之粟自惠民河入，京師之粟自廣濟河入。論四河之所入，則東南爲多，此太祖所以有『不出百年，東南民力殫矣』之憂，而欲都西京。

又《都汴京》　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冀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爲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爲說，此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八五《治國平天下之要・備規制・都邑之建上》　成周之後，漢、唐、宋皆竝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

又　卷八六《治國平天下之要・備規制・都邑之建下》　宋都於汴，去邊地甚遠。范仲淹當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一時議者皆以爲失體。臣竊以爲古之大臣憂國之心，每先事而預爲之計，惟恐一旦禍機之發，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與契丹以白溝爲界，相去二千里，而爲國遠慮者猶建議速修京城，蓋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恐一旦無備，而蹈後唐、石晉之覆轍也。矧今京城與北敵爲鄰，疾馳之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烏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下而預憂之哉！

明・王鏊《震澤長語》卷上《國猷》　自古無有都汴者，張儀謂其地四通輻輳，固戰場也。魏本都安邑，爲秦侵蝕，不得已東徙大梁。其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一國爲魚。朱全忠篡唐居汴，不過五六年，唐莊宗伐之，其禍甚於王假。石敬塘因之，耶律長驅，少帝就執，視朱氏又酷焉。宋祖開基，不此之鑒，遂有靖康之禍。固謀之不善，亦地勢然也。宋之失計，未有甚於都汴者也。當時燕、薊淪于契丹不能取，是中國與豺虎雜此土以處也。猶不思峻谿山之防爲之限，一旦長驅而來，何以禦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倉皇，思爲避敵之計，寇準力主親征却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歷）[曆]中，又有無厭之求，富弼以彊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而泰然遂以爲無事矣。靖康復來，又欲祖故知而與之和。括京城內外金，猶未能滿其欲，遂爲席卷而去。二帝死於五國城，而中原淪於夷狄矣。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藝祖曰：『未也。』且欲都關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使當時從之，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名臣，亦皆狃於治安，未有爲無疆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宜以朝陵爲名，漸營兵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後又請修京城，謂：『天有九關，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其爲慮遠矣。』使當時從之，安有靖康之禍哉。或曰：國家興廢，天也，非人力所能爲，一汴、二杭、三閩、四廣，陳希夷預言之矣。希文之策奚爲。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國家不言天數，苟以天數爲言，則人事皆廢矣。況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附會爲之乎。

明・李濂《嵩渚文集》卷四一《宋都汴論》　余每見世之君子，喜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爲千古名言。竊謂起之言信美，固不可以人廢。但失內外交脩之意耳。何則？德與險，可相有，而不可偏廢也。是

故立國者，德爲本，而險次之。茂德而恃險，弗可也；徒德而無險，亦弗可也。【略】故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固常嚴乎內治之脩，而亦不少弛乎？外患之慮。若文王邑豐，武王遷鎬，成王宅洛，漢唐都關中，皆爲長治久安之畫者也。宋因五代之舊，而建都於汴，可謂失計之甚矣。夫汴平原曠野，無險阻可守【略】。朱全忠之篡唐也，居汴不過五六年耳，唐莊宗舉兵伐之，其禍烈於王假。石敬瑭因之，耶律長驅，少帝被執，視全忠之禍則尤烈焉。宋藝祖英武振世，蓋創業之賢君也。覆轍如此，乃弗之鑒，而襲周都汴，遂貽子孫北狩之恥，卒使中原淪於夷狄，終其世而不可復。推厥禍原，寔繇其忽遠圖而昧大計也。尚誰咎乎？末年西幸洛陽，顧瞻形勝頗有留都之意，而群臣弗從。太宗時爲晉王扈從，力言其非便。藝祖曰：『遷洛尚未也，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因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致諷，藝祖不答。繇是知藝祖之智，非不知汴之不可都也。特沮於衆論，而雄斷未施懋建大命，姑俟後世爲之耳。夫既安於都汴，當思慎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可也。矧燕薊腥羶，相去不遠，一旦胡馬南牧，何以禦之？乃曾不是慮，而君臣上下以爲宴然無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欲爲太王避狄之謀，寇萊公力主親征，卻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曆中，又肆無厭之求，富鄭公以彊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靖康復入寇，廟堂援故事請和，金人不許，於是括京城內外金賂之，弗滿其欲。青城之邀，倉卒無策以應，而國勢遂不可支矣。嗚呼！使當時蚤從藝祖之志，西遷於洛，夫豈有二帝蒙塵，中原陸沉之禍哉！憶在仁宗之朝，范文正公時爲陝西安撫使，上疏曰：『天有九關，君有九重，請脩京城以壯帝居，營洛陽以備巡幸。太平則居汴京水陸都會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洛陽山河表裏之宅，以保中原。且關中自古興王之地，百二天險，亦宜留意。』仁宗深以爲然，而沮於余靖之言，其議遂寢。范公之卓見遠識，蓋與藝祖合，誠非在廷諸臣可及。後雖思用其言，顧事機已失，噬臍無及矣。或曰：『國之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故天運苟在，何地非都；天運儻移，何險足恃；陽九遘厄，厥數否塞，人欲以區區智力，挽回於其間，抑難矣！』曰：天道遠，人事邇。何謂天道？運數是也；何謂人事？脩德恤民，用賢去奸，凡可以壯吾國勢，銷患於未萌者皆是也。苟不盡力於人事而一聽於天數，則將坐待危亡而莫之自彊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天下國家者，其尚懋於圖治，以祈天永命，慎勿惑於茫不可稽之天數哉！

明・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卷一　史稱太祖欲遷都關中，以光義諫而止，誠知民力當自此殫困，而不能奪也。遷都大事，不博謀於群臣，而聽光義之一言，揆帝之意，以傳位太宗議既定，其意不欲，已不能獨定，終將改卜爾。夫爲創業者，可以徇一時未定之見，而貽子孫百年之害哉！汴京，四戰之地，無高山大用之限，唐劉玄佐諸人作鎮常苦之，梁都不再世，其效已見。蓋不惟邊城無藩日，有長驅之患；而河流湍駛，終宋之世，其病爲劇，孱子弱孫，既不能折衝禦侮於千里之外，而謀臣猛將，又不能時時得其人。其後金人長驅若履平地，豈獨徽宗荒淫，亦地勢使之然哉！關中，天府之國，建領而下，如昔人所稱，據之足以雄天下。建炎之日，尚有請幸關中荊襄者，其後劉豫、金珣復居汴而亡，不旋踵利害可覩也。或者不察，以爲西夏猖獗，以宋不都關中爲幸。然不知元昊之所以能強者，以西兵弱而朝慮遠故爾。使其定都，必不使元昊肆其志，以至於此。故城大名以爲北都，誠吕夷簡謀國之至策，即日駕幸關中，此漢高祖乃所以爲英雄主也。

明・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〇《藝祖欲西都長安》　藝祖欲西都長安，而晉王光義謂在德不在險，此其述魏吳起之言，不亦誠有理哉！然唐虞及夏皆都冀方，殷都三亳，周都豐鎬，彼皆聖帝明王，夫豈無德而專籍於險邪？蓋建邦設都，以居重馭輕，自有不得不慎焉者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又豈不義而易言之邪？余嘗過汴，徘徊瞻顧，實四面受敵之地，縱使宋祚之修短，不係於此，而西北之窺伺，以貽繼世之多事者，未必非此爲之肇端也。藝祖知民力之殫不出百年，而猶因循於晉王之言，謂之何哉？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藝祖其不斷也夫。

明・陳山毓《陳靖質居士文集》卷四《宋都汴論》　藝祖欲都長安，而太宗托於在德不在險，遂定都汴。君子曰：宋之弱于夷狄，于此決矣。夫宋固襲禪讓之迹者也，不以武定天下，固已無赫然之勢足以懾夷狄矣；不都形勢以臨宇內，其不爲夷狄所輕者幾希，且堯舜以來未有都汴者也。汴，四平之地也。太宗固庸昧人，非若藝祖之神武也，故藝祖曰『不出百

年，民力其殫乎』，可謂有遠識矣。厥後徙臨安，逃閩逃廣，皆都汴之所致也。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一《宋藝祖至英宗》 藝祖初郊洛陽，欲留都之，太宗言其不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關中耳。』太宗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太祖不得已從之，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盡矣。』予於此而三歎。使如藝祖之志，則宋可無南遷，而一統之業可常保也。彼漢、唐之世，固亦不能久安長治，然國勢常尊，屢亂而不亡者，據山河之勝也。若汴則居四戰之地，無所憑倚，胡騎一臨，勢如卷席，豈其德薄於古，亦地形使然耳。在德之論，乃一畤獻替之規，豈所以定一統之模哉！

清・李繼白《望古齋集》卷九《都會論》 宋承五代之後，太祖亦欲都洛陽以復進關中，太宗以在德不在險之言難之，後乃四面受敵，大河不守，二帝蒙塵，自貽伊戚也。【略】石晉之亡，脇於叛兵也。靖康之變，逼於强隣也。豈非汴梁之不利哉！善哉！古人之言曰：『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有事，則居江之南此自狀之勢也。【略】高宗南渡，李綱亦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宜且適襄鄧，以繫天下之心。又言南陽乃光武所興，有高山峻嶺，足以控扼；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招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糧粟；南通荆湘、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疑駐蹕，乃近汴都，計無出於此。今乘舟順流而下，東南甚便，一失中原，東南不能無事，退保一隅，不可得矣。胡寅以荆湘天下門户，三國之所必争，當措置以爲根本之地，乃偷安臨安，封疆日隘，知其不克有爲也。

清・魯曾煜《秋塍文鈔》卷九《汴都考》 凡建都之地，天下爲進退。戰國魏王罃九年，乃汴建都之始。【略】自秦、漢至唐多都陝、洛，自唐至金多都汴、洛。梁太祖以宣武軍節度使篡唐都汴，開平二年遷洛。李嗣源、潞王從珂、石敬瑭更入爲帝，皆都洛。舊史謂五代都汴者，失考也。天福二年，復遷汴。漢與周皆都汴，即五代論汴、洛迭都。其都洛也，梁五年，唐十三年，晉一年，凡十九年，其餘則都汴也。宋都之，金亦兩都之。凡歷代都汴始末如此。汴、洛二都孰勝，曰洛爲勝。洛可守，汴可戰不守。

清・郭起元《介石堂集・古文》卷一〇《地勢南北不同》 昔人云：帝王之興于西北者，多能并吞東南；興于東南者，不能奄有西北。蓋以西北地形高亢，其人剛勇，耐勞苦，又健馬強兵之所出，可以馳逐爭利；東南多江湖，沮洳渙散，其人乃脆，氣習剽輕，又舟楫之便，難以登陸與車騎爭利。故取天下者，非西北不可。人言如此，而子謂不盡然。【略】宋都汴，先取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閩、浙，此得西北之勢者也。【略】宋高宗南渡，李綱、宗澤諸人建議，上策都關陝，中策都襄陽，下策都建業，至畏敵而都臨安，是謂無策，遂終宋之世奄然不振。

清・朱雲錦《豫乘識小録》卷上《汴洛二都説》 豫州之故都，曰洛，曰汴。汴則四面平衍，藉兵爲衛。昔宋藝祖欲遷都於洛，太宗以勞民力諫。太祖曰：『非惟都洛，終當向長安耳。』終以衆諫而止，歎曰：『百年之後，民力盡矣。』迄宋之代，環畿屯衛之軍凡四十萬人。靖康之禍，金人長驅直入，此無險可守之驗也。

清・唐才常《覺顛冥齋内言》卷一《唐宋禦夷得失論》 汴京四戰之國，又無幽、薊爲之屏蔽，故西北藩籬皆撤，備多力分，鞭長莫及，武功泯焉。即真宗承平之世，一聞遼警，猶朝野憂惶，不知所出，矧國家多故，而能力挫金、元方鋭之鋒耶？然則燕、雲等州之不復，太宗既失策於前，徽宗又張惶於後，無論屬遼、屬金、屬元，河南北終無安枕之日。視唐之專注力秦、隴之交者，利鈍懸殊，亦地勢然也。

藝文

宋・穆修《穆參軍集》卷上《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宫，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滿城紅樹正秋風。

《蘇舜欽集》卷六《遊洛中内》 洛陽宫殿鬱嵯峨，千古榮華逐逝波。別殿秋高風淅瀝，後園春老樹婆娑。露凝碧瓦寒光滿，日轉觚稜暖豔多。早晚金輿此遊幸，鳳樓前後看山河。

宋・黄庶《伐檀集》卷上《汴河》 汴都我我在平地，宋恃其德爲金湯。先帝始初有深意，不使子孫生怠荒。萬艘北來食京師，汴水遂作東南吭。甲兵百萬以爲命，千里天下之腑腸。人心愛惜此流水，不啻布帛與稻

梁。漢唐關中數百年，木牛可以腐太倉。舟楫利今百於古，奈何益見府庫瘡。天心正欲醫造化，人間豈無針石良。窟穴但去錢穀蠹，此水何必求桑羊。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詩歌賦詠・肯堂集》 內臣裴愈【略】後有《詠汴州》浪淘沙小詞，仁宗命録進，亦嘉之。其詞曰：「萬國仰神京，禮樂縱横。葱葱佳氣瑣龍城。日御明堂天子聖，朝會簪纓。九陌六街平，萬物充盈，青樓管酒如繩，別有隋堤煙柳暮，千古含情。」

宋・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九《金明池遊》 三月天池上，都人袨服多。水明搖碧玉，岸響集靈鼉。畫舸龍延尾，長橋霓飲波。苑花光粲粲，女齒笑瑳瑳。行袂相朋接，遊肩與賤摩。津樓金間采，幄殿錦文窠。挈榼車傍綴，歸郎馬上歌。川魚應望幸，幾日翠華過。

又 卷三五《汴渠》 我實山野人，不識經濟宜。聞歌汴渠勞，謾綴汴渠詩。汴水源本清，隨分黄河枝。濁流方已盛，清泜不可推。天王居大梁，龍舉雲必隨。設無通舟航，百貨當陸馳。人間牛驟驢，定應無完皮。苟欲東南蘇，要省聚斂爲。兵衛詎能削，乃須雄京師。今來雖太平，盡罷未是時。願循祖宗規，勿益羣息之。譬竭兩川賦，豈由此水施。縱有三峽下，率皆麤冗資。慎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

《歐陽修全集》卷一〇《徽安門曉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宋・邵雍《伊川擊壤集》卷五《秋日登崇德閣二首二》 一百年來號太平，當初仍患不丁寧。京都尚有漢唐氣，宫闕猶虚霸王形。煙外亂峰隱約，霜餘紅樹半凋零。樽中有酒難成醉，旋彼西風吹又醒。

宋・司馬光《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成詠》 宫城映出絲絲緑，頓覺皇州春意廻。從此不辭驅瘦馬，六街終日踏塵埃。

宋・劉攽《彭城集》卷三《送歐陽永叔留守南都》 白水帝舊里，大火天明堂。王都異豐鎬，原廟崇高光。畢命繼三后，商邑正四方。保釐自古貴，僉曰朝論昌。前旌鳥隼旗，左佩麒麟章。阨途亂鐃吹，先路交壺漿。風物盛山東，令人憶游梁。緬然嚴鄒徒，賦筆嘗慨慷。廢池掃清冷，舊苑開荒凉。終留相如坐，一伴鳧鴈翔。

又 卷六《西都大内作》 太紫異垂象，河洛殊出符。卜食綿往祀，宅中雄别都。旋宫千萬門，層城十二衢。佳麗帝王州，爽塏神明區。過位思自飭，簷闕在必趨。瑠璃映瓦翼，璫琅耀金鋪。白日互蔽虧，凉風倏來蘇。仰視制作雄，疑有神物扶。始知壯麗功，不使來世踰。擇材自千章，銜巧非一圖。儻無日新美，何以除規摹。西賓尚餘論，望幸猶踟躕。何當樹翠華，萬玉趨赤塗。

宋・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卷七《次韵留守相公以羅門新渠並成喜而成詠》 萬艘潭滙嘉猷里，分洛疏伊盡北馳。遠引駛風通越貨，肇營勝跡在唐時。通渠中梗年滋久，美利重興勢亦遲。漕口羅門今並復，相君一一授成規。

宋・韓維《南陽集》卷三《登上東門》 朝發上東門，回首望帝宅。宫城鎮大野，瀍洛去不息。是時雨新霽，云物有佳色。嵩峰如迎人，百里見晴碧。平川邈如畫，日照崖脚赤。道傍公卿墳，鼇背負脩石。蒼苔剥文字，十五尚可識。賢愚不復辨，零落同一跡。薄暮桑榆風，空悲懷古客。

又 卷六《送王二廣淵簽書洛中》 吾嘗登嵩丘下，視伊與洛。王都一何壯，氣象鬱回磅。又聞彼其下，地美民俗樂。朱宫待遊幸，窈窕飛觀閣。

宋・蘇轍《欒城集》卷三《次韵王君北都偶成三首三》 禁籞封金殿，清河貫石門。時平餘古木，兵散有空屯。形勝山圍闕，蕃宣海内尊。川原不論頃，雲夢可勝吞？

《張耒集》卷二二《戲同小兒作望南京内門》 别都制度擬王畿，雙闕岧嶢望太微。萬乘旂常難望幸，九天樓觀自相輝。百年龍虎興王氣，萬雉金湯却敵威。一夢江南尚淹泊，風塵似欲變征衣。

宋・王安中《初寮集》卷一《進和御製艮嶽曲宴詩》 柳暗宫城暈麴塵，行穿飛觀認敷春。天垂千尺銀河外，雲湧三山碧海濱。地勝煙霞開浩劫，花濃雨露近中宸。曲江弭權歸侵夜，爭看升平際遇人。

宋・劉子翬《屏山集》卷一八《汴京紀事》 玉璽相傳舜紹堯，壺春堂上獨逍遥。唐虞盛事今寥落，盡卷清風入聖朝。

朝廷植黨互相延，政事紛更屬紀年。曾讀上皇哀痛詔，責躬猶是禹湯賢。

聯翩漕舸入神州，梁主經營授宋休。一自胡兒來飲馬，春波惟見斷冰流。

內苑珍林蔚絳霄，園城不復禁芻蕘。舳艫歲歲銜清汴，纔足都人幾炬燒。

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銷。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

御路丹花映綠槐，曈曈日照五門開。五王欲與民同樂，不惜千金築露臺。

神霄宮殿五雲間，羽服黃冠綴曉班。詔許羣臣親受籙，步虛聲裏認龍顏。

宮娃控馬紫茸袍，笑撚金丸彈翠毛。鳳輦北遊今未返，蓬蓬艮嶽內中高。

篤樹清香步障遮，并桃冠子玉簪斜。一時風物堪魂斷，機女猶挑韻字紗。

萬炬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軟紅飛。凄凉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

云芝九幹麥雙岐，盍有嘉生瑞聖時。玉殿稱觴聞好語，時教張補撰宮詞。

橋上遊人度鏡光，五花殿裏奏笙簧。日曛未放龍舟泊，中使傳宣趣鄆王。

天厩龍媒十萬蹄，春池蹴踏浪花飛。路人爭看蕭衙內，月下親調御馬歸。

盤石曾聞受國封，承恩不與倖臣同。時危運作高城砲，猶解捐軀立戰功。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倉黃禁陌夜飛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沙埋皓齒，不堪重唱蓬蓬歌。

河漢如雲掃沉寥，登東寒鐵響清宵。竹窓驚破高人夢，門外騶騶萬馬朝。

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

宋・畢仲游《西臺集》卷二〇《和河南尹上清宮祈雪》 旌旄十里駐邙山，夜醮琳宮太古壇。寶殿降真方隱隱，大田彌望已漫漫。撫封和氣通爲潤，載路歡謠不避寒。瓊苑玉樓扃大內，惟瞻銀闕在雲端。

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卷一二《汴河》 指顧枯河五十年，龍舟早晚定疏川。還京却要東南運，酸棗棠梨莫蓊然。

又《京城》 倚天檜檜萬樓棚，聖代規模若化成。如許金湯尚資盜，古來李勣勝長城。

又《護龍河》 新郭門前見客舟，清漣淺淺抱城樓。六龍行在東南國，河若能神合斷流。

又《福勝閣》 翬飛五級半空翔，指點樓欄説太皇。劫火不能侵願力，巋然獨似漢靈光。

又《相國寺》 傾檐缺吻護奎文，金碧浮圖暗古塵。聞説今朝恰開寺，羊裘狼帽趁時新。

又《州橋》 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廻。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

又《宣德樓》 嶢闕叢霄舊玉京，御牀忽有犬羊鳴。他年若作清宮使，不挽天河洗不清。

又《市街》 梳行訛雜馬行殘，藥市蕭騷土市寒。惆悵軟紅佳麗地，黃沙如雨撲征鞍！

又《金水河》 菜市橋西一水環，宮牆依舊俯清灣。誰憐磊磊河中石，曾上君王萬歲山。

又《壺春堂》 松漠丹成去不歸，龍髯無復有攀時。芳園留得觚稜在，長與都人作淚垂。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北來人》 試説東都事，添人白髮多。寢園殘石馬，廢殿泣銅駝。胡運占難久，邊情聽易訛。凄凉舊京女，娄髻尚宣和。

十口同離仳今，成獨雁飛飢。鉏荒寺菜貧，著陷蕃衣甲。第歌鍾沸沙，塲探騎稀老。身闖地死，不見翠鑾歸。

宋・許綸《涉齋集》卷一七《過龍德宮》　龍德宮中舊御園，繚墻栽柳儼然存。秋光更向墻頭發，似與行人濺淚痕。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五《[宋]王直方〈上巳游金明池〉》　游絲墮絮惹行人，酒肆歌樓駐畫輪。鳳管遏回雲冉冉，龍舟衝破浪粼粼。日斜黃纁歸馳道，風約青帘認別津。朝野歡娛真有象，壺中要看四時春。

又《[宋]王安國〈金明池〉》　霓旌遠遠拂樓船，滿地春風錦繡筵。三島路深浮閬苑，九霞觴滿奏鈞天。仗歸金闕浮雲外，人望池臺落日邊。最引平生江海趣，波瀾一段草如煙。

明・陳耀文《花草粹編》卷二四《[宋]姚云文〈艮嶽〉》　渺人間，蓬瀛何許？一朝飛入梁苑。網川梯洞層瑰出，帶取鬼愁龍怨。窮遊宴，談笑裏，金風吹折桃花扇。翠華天遠，悵莎沼螢粘，錦屏烟合，草露泣蒼蘚。東華夢，好在牙檣琱輦。畫圖歷歷曾見。落紅萬點孤臣淚，斜日牛羊春晚。摩雙眼，看塵世，鰲宮又報鯨波淺。唫鞘拍斷，便乞與媧皇，化成精衛，填不盡遺恨。

金・元好問《中州集》卷五《[金]密璹〈書龍德宮八景亭〉》　刻桷朱楹墮紺紗，裙腰草色趁堦斜。誰知剥落亭中石，曾聽宣和玉樹花。

又　卷七《[金]雷琯〈龍德宮〉》　紫簫吹斷綵雲歸，十二樓空盡玉梯。綵仗竟無金母降，仙裾猶憶化人攜。千年洛苑銅駝怨，萬里坤維杜宇啼。莫倚危欄供極目，斜陽更在露盤西。

元・洪焱祖《杏庭摘藁・艮嶽》　龍檜金芝久鞠蔬，絳樓遺址野人居。空餘靈壁太湖石，好在玉京仙掌書。一片猶須萬牛力，層巔遑恤九州墟。玄門不救青城禍，千載排空志覆車。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一四《登熙春閣》　封丘門外故宮旁，天閣空餘内苑荒。瀛海夢空三島沒，帝城煙慘五雲蒼。石鯨照水鱗猶動，金鳳凌雲勢欲翔。奇貨梁園當日盡，爲誰留在閱興亡。

元・傅與礪《傅與礪詩文集》卷五《汴梁》　汴上荒城繞故宮，山頭危石墮秋風。夷門市起聞嘶馬，梁苑樵歸見斷鴻。鬬草尚餘殘後碧，進花無復盛時紅。欲登高處腸先斷，滿目閑愁賦未工。

明・李裕《元藝圃集》卷三《[元]雅勒呼〈汴梁懷古〉》　花石岡前麋鹿過，中原秋色動關河。欲詢故國傷心事，忍聽前朝皓齒歌。蔓草有風嘶石馬，荆榛無月泣銅駝。人間富貴皆如夢，不獨興亡感慨多。

又《[元]李準〈汴梁朝元宮留宿〉》　宋家天子朝元閣，南内宮中太乙壇。五夜星辰金榜動，九天風露玉堦寒。朱衣魚鼈迎笙鶴，絳節龍光引佩鸞。八駿不歸遼海駕，步虚空繞紫雲端。

又《[元]李準〈登汴梁城〉》　天上曾聞玉輦過，金城千里帶黃河。鳳凰一去蓬萊苑，鴈鶩羣飛太液波。燈火樓臺空市井，風雲冠蓋盡丘阿。惟餘畫角聲中調，猶是流沙磧裏歌。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卷二三《[元]元明善〈汴梁懷古〉》　天荒地老禁垣低，草滿丹墀徑路迷。金水河枯龍已去，蓬萊島圮馬空嘶。當時何處安青瑣？今日無門降紫泥。舉目山河增感慨，英雄何在日還西。

又《[元]李兩山〈汴京懷古〉》　滄海成田艮嶽荒，誰能行役不傍徨？青城北狩隔萬里，花石南來知幾綱？土暗塵昏天水碧，風輕雨過女真黃。無人可語宣和事，九些陳留酹一觴。

明・程本立《巽隱集》卷二《龍德宮故基懷古》　海子三山帶彩霞，上皇頻駐五雲車。豈知花石窮民力，只擬蓬瀛作帝家。中國一朝非宋土，北風萬里盡邊沙。只今遺跡令人感，剩水荒丘落日斜。

明・瞿佑《歸田詩話》卷中《金明池》　金明池爲宋東京遊賞之地，當時有詩云：『柳外雕鞍公子過，水邊紈扇麗人行。』風景可以想見。又有人送邊師赴任云：『前隊貔貅衝曉色，後車鶯燕雜春聲。』行色之盛，宛然在目，惜全篇不傳。

又《宋故宮》　先叔祖士衡和楊廉夫《宋故宮詩》云：『歌舞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玉枕雕簷靜，行酒青衣罽帳愁。卷土自應從寘父，滔天誰復放驩兜。臺空老樹寒鴉集，落日白波江上秋。』【略】元廢宋宮爲佛寺，西僧皆戴紅兜帽也。然結句更遒健。

又《汴梁風土》　汴梁爲宋東京，士人遊宦者少得清暇，以遂宴賞之樂。當時有『賣花擔上觀桃李，拍酒樓前聽管絃』之句。伴讀黃體方續之云：『雨後淤泥填紫陌，風前塵土障青天。』蓋街道無溝渠，又不用磚石甃，遇雨則行潦縱橫，而地迫黃河，風起則塵沙蔽日，不可開目。嘗集體仁門，體方戲語同列云：『此所謂東華軟紅塵也。』

明・李昌祺《運甓漫稿》卷一《青城懷古》　炎宋尚簡質，郊丘布爲

墻。九門謹闔闢，萬卒嚴周防。暫置弗勞杵，權施豈須隍。綿延逮宣政，驕盈更典章。版築易縷製，墉壕固金湯。衮龍狩沙磧，泥馬奔錢塘。奢侈諒宜戒，播辱尤所傷。陶匏薦明水，維馨仰前王。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詩稿》卷九九《題〈清明上河圖〉上有先提舉跋》 宋家汴都全盛時，四方玉帛梯航隨。清明上河俗所尚，傾城士女揭童兒。城中萬屋罳甍起，百貨千商集成蟻。花棚柳市園春風，霧閣雲窗粲朝綺。芳原細草飛輕塵，馳者若颸行若雲。虹橋影落浪花裏，捩舵撇蓬俱有神。笙歌在樓遊在野，亦有驅牛種田者。眼中苦樂各有情，縱使丹青未堪寫。翰林畫史張擇端，研硃吮墨鏤心肝。細窮毫髮夥千萬，直與造化爭雕鐫。圖成進入緝熙殿，御筆題籤標卷面。天津一夜杜鵑啼，倏忽春光幾回變。朔風捲地天雨沙，此圖此景復誰家。家藏私印屢易主，贏得風流後代誇。姓名不入宣和譜，翰墨流傳藉吾祖。獨從憂樂感興衰，空弔環州一抔土。豐亨豫大紛彼徒，當時誰進流民圖。乾坤頻仰意不極，世事榮枯無代無。

明・于謙《忠肅集》卷一一《宋宮》 龍樓高處彩云飛，艮嶽纔成事已非。寂寂長門金鎖合，中州無復二龍歸。

明・李夢陽《空同集》卷二三《觀燈行》 宋家累葉全盛帝，寬大實皆稱令主。百姓牛馬徧阡陌，太倉米粟憂紅腐。宣和以來遂多事，嗚呼爛費如沙土。海石江花湧國門，離宮別殿誰能數。群臣諛佞秖自計，天下騷然始怨苦。正月十四十五間，有敕大駕觀鰲山。萬金爲一燈，萬燈爲一山。用盡工匠力，不破君王顏。此時上御宣德門，樂動簾開見至尊。奔星忽經於御榻，明月初上堆金盆。傾城呼噪聲動地，可憐今夜鰲山戲。窈冥幻巧百怪聚，金蛾翠管堪垂淚。借問幸臣誰云是，李師師外有蔡京與蔡攸。夾樓錦幄羅公侯，丞相之幄當前頭。奚兒腰帶控紫騮，如花少女擎綵毬。但聞樓上喚樓下，黃帕籠盤賜玉羞。月高鳴鞭至尊起，幄中環珮如流水。爭道齊驅輦路窄，寺橋窈窕塵埃白。火樹龍燈又一時，千光萬焰天爲赤。常言宴安成禍基，從來樂極還生悲。君看二帝蒙塵日，數月東京荒蒺藜。

又 卷二九《艮嶽篇》 宋家行殿此山頭，千載來人水一丘。到眼黃蒿元玉砌，傷心錦纜有漁舟。金繒社稷和戎日，花石君臣棄國秋。漫倚南雲望南土，古今龍戰是中州。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卷二二《〔明〕李濂〈登汴故城有懷宋事〉》 無險難爲國，云何此帝州？圖燕真失策，徙洛是良謀。花石傾邦日，金繒啖虜秋。二龍生不返，故國黍離愁。

又《〔明〕顧祿〈汴京弔古〉》 北狩龍沙帝業空，詞人猶解弔遺蹤。野煙蔓草咸寧殿，秋雨荒臺艮嶽峰。一代已遷亡國鼎，六更誰報早朝鐘？我來正值開天運，真主曾經駐六龍。

又《〔明〕李濂〈汴京懷古二首〉》 渠花堤柳舊京都，九帝承平王氣徂。巢鳳闕空誰駐馬？臥牛城在自啼烏。金繒不博燕云地，顛頷猶傳鄭俠圖。最恨翠華南渡日，春風歌舞醉西湖！

謾指黃河説宋朝，繁華都向暮煙消。遷都自祖曾謀洛，問鼎何人只伐遼？忍見故宮皆碧草，愁聞新法是青苗。當時誰倡和戎策？鳳駕徒悲五國遙。

又《〔明〕李濂〈艮嶽懷古二首〉》 宋帝平川起碧山，綺甍瑤殿綵雲間。秖矜花石來江艦，詎料金兵入漢關。北狩竟隨雙鴈去，中原無復二龍還。傷心一掬青城淚，灑向遺宮草樹斑。

誰言此地協堪輿？詔築峰巒十里餘。宣和初，道士劉混康言：「汴城東北地協堪輿，宜增築高阜，當有多男之祥。」遂起艮嶽。朱勔自能移閶苑，道君何必夢華胥？千夫石至籠黃帕，萬歲山成切紫虛。謾向舊都尋舊蹟，絳霄樓觀總丘墟。

又 卷二四《〔明〕李濂〈汴州懷古四首〉》 黃河迴繞宋神州，聒耳濤聲日夜流。堤柳似知朝代改，半含煙雨半含愁。

宋室南遷王氣收，千秋遺恨大河流。可憐五國城頭月，一片清光照汴州。

保甲青苗淚滿衣，金陵相業竟全非。傷心不見蓬萊殿，寂寞春風燕子飛。

寒煙漠漠宜春苑，孤月朧朧萬歲峰。回首二龍沙塞遠，故宮無復六更鐘。

又 《賀新郎・汴京懷古》 四野平如掌，上荒城、憑高騁望，秋容蕭爽。廢殿遺宮何處是？極目風煙莽蒼。艮嶽下，牧兒來往。一代興亡

真大夢，恨當時，京、畚貪天賞，興土木，斥忠讜。宋都往事增悲慷。更愁聞青城邀駕，括金空帑。二帝蒙塵沙漠去，回首中原板蕩。聽滿路、胡笳哀響。汴水東流還似昔，問鑾輿何日還華壤？悲舊蹟，動遐想。

又《沁園春・艮嶽弔古》 十里青山，百道流泉，艮嶽巧哉！羨芙蓉城闕，飛亭灑雪，海棠臺榭，絶壑鳴雷，萬態奇峰，百花窈洞，一片平原錦作堆。真如畫，有巖巖紫翠，樹樹琪瑰。東京舊事堪哀，恨誤國姦臣釀禍胎。昔道君開苑，毒痛四海，蔡京入相，濁亂三台。巢鳳樓前，濯龍峽口，鉦鼓喧天金虜來。煙塵起，慨鑾輿不返，弔古徘徊。

明・陳邦瞻《荷華山房詩稿》卷八《汴都行》 我行朱仙道，遥問大梁城。掌上川原如繡錯，雲中樓觀忽虹明。車馳馬驟無今古，赤縣神州原此土。戰國雄豪重信陵，唐家藩鎮尊宣武。黄河如帶汴如環，平地俄成萬歲山。本連嵩洛多王氣，何必殽函作帝關。蜀麻吴稻舟銜尾，齊紈魯縞車班班。開寶祥符遞全盛，主臣無事長相慶。泰山后土盡增封，龍庭雁塞成交聘。萬國梯航日日來，兩河烽火年年静。紫蓋黄圖瑞氣縣，道山蓬閣集群賢。爭道夔龍堪接武，肯言楊馬解齊肩。天子賞花分玉笥，侍臣下直擁金蓮。斗拱星旋方未已，豈悟銅駝臥荆杞。野火燒連艮嶽雲，杜鵑血染御河水。河水瀰瀰遶故堤，楊州門外烏夜啼。滿堤楊花映芳草，游人只道東京好。

明・謝肇淛《小草齋集》卷一五《送鄭汝潤之汴》 政是黄梅雨，輕裝向洛中。黍離周故國，草色宋行宫。城繞黄河北，山圍汝水東。遲廻過鄭圃，彷彿御長風。

明・費元禄《甲秀園集》卷一二《汴故宫》 東京何處問梁園，大宋凄凉舊内存。金虜城邊埋戰骨，宫人斜畔哭游魂。平明中使誰除道，寒食鄰翁自鎖門。麥秀漸漸春草緑，隴畔多是古王孫。

清・施閏章《學餘堂詩集》卷一四《宋宫河南貢院即宋故宫舊地》 試院深且廣，締構一何雄。披圖視往蹟，在宋斯故宫。金元遞寢處，勝國侈藩封。踵沿數百載，偉麗無終窮。玉階非舊物，碧蘚餘崇墉。弱主耽近玩，趙氏何夢夢。干戈已接軫，花石爭天工。珍禽與異獸，百族羅其中。宸章銘雙檜，艮嶽上植雙檜，徽宗御題有『撑拏天半分，連卷虹南負』之句。亭榭交玲瓏。繁華一朝盡，萬事隨長風。到今詢艮嶽，曠然無遺蹤。千峰作平地，浩劫歸洪濛。自古更銷歇，永嘯看蒿蓬。

清・李霨《心遠堂詩集》卷一《大梁懷古》 渡河三十里，磽埆沙莽屯。返照翳餘暉，荒城出高原。云是宋都會，迄明爲雄藩。驅車試周覽，惻惻難具論。我聞昔全盛，宫觀如綺繁。百年幾飄覆，遺構仍間存。雕墻賸丹艧，慘淡顔色昏。草阜金明池，崩岸玉津園。黄巾擾明季，斯邦未易吞。墨守力已竭，歷年絶外援。盜怒遷於水，洪流入崇垣。貴賤百萬姓，爲魚死何冤。即今地形厚，歷歷淤漲痕。寂寞尋吹臺，突兀問彝門。詎辨審音處，何知俠士魂。天道固如此，已矣復何言。

清・潘耒《遂初堂集・詩集》卷一四《豫游草・大梁詠古》 漢郡唐藩舊奥區，川原濶達水環趨。朱梁建節潛移鼎，宋祖櫜弓就定都。物產殷饒儲陸海，漕艘便近引江湖。秦關洛邑終難竝，敵騎長驅一險無。

漫擬東京勝蹟繁，蕭條何處古梁園。陸沉昔見河平堞，桑海今看土沒垣。麥秀荒原迷宋殿，馬嘶空巷失明藩。中天艮嶽無拳石，圖志蒼涼不忍繙。

清・劉佑《學益堂詩稿初編》卷一《大梁懷古二》 辭家已傷別，況復入荒城。蔓草縈愁緒，懷古思正盈。憶昔當宋代，建國盛氣概。侯王甲第宅，相望都門内。堂上羅歌舞，階前列鐘鼓。行樂爭晝夜，誰不羨簪組。洪河日東瀉，汴水流如昔。轉眴成往事，涕下欲霑席。

清・馮廷櫆《馮舍人遺詩》卷二《汴梁懷古四首四》 遥瞰鳳凰山，突兀一簣土。華陽隨劫灰，零落遺柱礎。不見黄楊樹，但聞狐狸語。人間好花石，空歸道教主。試問五國城，行幄幾風雨。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二四《金明池》 西苑妝樓，南城獵騎，幾處笳吹蘆葉。孤鳥外，生煙夕照，對千里萬里積雪。更誰來、擊筑高陽，但滿眼、花豹明駝相接。剩野火樓桑，秋塵石鼓，陌上行人空説。戰鬬漁陽何曾歇？笑古往今來，浪傳豪傑。緑頭鴨悲吟乍了，白翎雀醉歌還闋。數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園陵，頹垣斷碣。正石馬嘶殘，金仙淚盡，古水荒溝寒月。

清・王士禛《漁洋山人精華録》卷九《朱浙〈清明上河圖〉二首》

金明池上柳吹綿，仕女紅粧照水鮮。學取鵝黄宫樣窄，一雙新畫孟家蟬。

夢華彷彿舊東京，瞥見丹青眼暫明。忽忽停盃緣底事，西風殘照近

青城。

清・愛新覺羅・玄燁《御製文集》卷三四《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詩》 天津橋下水粼粼，柳外盤舟夾畫輪。想見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

清・湯右曾《懷清堂集》卷二《汴京雜感四首》 清渠照出錦帆遲，千載煙楊尚作絲。一樣傷心莫回首，樊樓春酒最濃時。

烽火東門萬事非，打毬誰復御場衣。只應花鳥無拘管，尚自年年汴水飛。

休將羯鼓憶昇平，惆悵無人空月明。拍按師師筵上曲，馬行燈火夢東京。

連理芭蕉玉色芝，故宮無復舊堂基。憲王歿後風流絶，誰寫哀音樂府詞。

清・顧嗣立《秀埜草堂詩集》卷六二《嵩岱集・大梁懷古》 八方幅湊拱垣墉，水陸陳留實要衝。魏國山河斜照淡，宋家城郭野花濃。夷門寥落今無市，艮嶽叢殘絶少峰。獨葭繁臺數株樹，酒徒千載剩遺蹤。【略】

平原難設劍爲門，直入長驅萬騎屯。劫火祇留鐵塔寺，禁渠久涸玉津園。雙龍北去三宮散，一馬南浮半壁存。漫道汴城如蚓曲，碹甓徹響四隅崩。宋藝祖始修築汴城，其址曲而宛如蚓詘焉。政和間，蔡京欲廣其規，奏請撒而方之如矩。靖康之難，金人揚鞭城下，植駭四隅，隨方而擊之坡，既引直一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始信藝祖立法之善。

清・龐塏《叢碧山房詩二集》卷四《宋故宮》 宋代皇都此汴中，滄桑回首歎何窮。可憐花石繁華地，草屋河沙壓故宮。

又《金明池懷古池，周世宗開，宋太祖用習水戰，今廢。》 昔者會見金明卷，元人王振明有金明池畫卷。今朝親到金明池。金明水涸形勢在，極望不見東西涯。憶昔卷中多景色，瑤宮璇室光離離。北接長河爭澎湃，西影太室涵參差。龍舟天矯張鱗鬣，壯夫擊鼓揚旌旗。回首北向叫漢武，氣象欲壓昆明池。周祚忽移宋社屋，滄桑轉眼萬事非。神龍一去波濤靜，洲渚無光留空陂。涼蟬聲急草蟲苦，白沙如雨隨風吹。燕山孤客好感慨，白頭蕭颯來題詩。人生萬事圖久遠，繁華旨憶凋落時。天地無情會歸盡，太山東海同遷移。行年五十見事晚，獨乘駑馬將安之。

又《艮嶽在城外西北，宋道君皇帝建。》 峰壑頹殘汴水邊，斜陽秋草殢寒烟。淒涼樵牧聞歌日，想像鑾輿望幸年。花石八方歸御苑，夢魂五國阻冰天。縱饒化鶴來華表，城郭人民不似前。

清・張叔珽《郘嘯詩集》卷七《汴京懷古》 噫嘻！此古所稱控九州，域中夏龍翻虎伏，水陸都會之汴京也！鬱葱佳氣何冲融，夏秋鄭衛陳蔡地，戰國屬魏將無同。君不見，梁王城惠王招賢，孟子至自言盡心，移河東，仁義良言卒不用，空慕賢哲之高風。又不見博浪城，秦皇雖不中，一擊足稱雄！請看黄河水從天上來，透迤噴礴濤洶洶，晉丘生契頡造字。彝門監守師曠聰，覽茲汴京舊遺蹟。此時猝猝紛難窮。爲問宋太祖陳橋事可通，吁嗟乎，噫嘻，固天命與民從，但笑黄袍，一時那可得禪詔如何貯袖中。徽欽不返，武穆之血，徒洒蒼穹。海上之役，世傑一呼，舟覆永終，此亦天道，好還而不必哀怨。填胸獨怪養士四百載，忠肝無補嗟潰訌，故使我低徊憑弔，不覺淚落眼爲紅。

清・林蒲封《鰲洲詩草》卷三《大梁懷古》 春殘驅馬過夷門，指點風流舊兔園。昔日興衰那在眼，異時花草自銷魂。城低遠樹雲如蓋，堤擁長河浪欲吞。燈火樊樓何處問，獨留明月照黄昏。

荆榛數識帝王宮，落日荒城樹影重。猶有悲歌魏公子，至今指點宋徽宗。君臣想像前朝淚，臺榭荒蕪古寺鐘。慾訪夢華談往事，艮山亭畔半春農。

清・陳美訓《餘慶堂詩文集》卷五《洛陽宋時爲西京》 嵩山伊闕是天中，六服車書道里同。元魏衣冠仍漢晉，孝文改服色。宋京文物盛岐豐。幾人下馬龍逢墓，獨我傾心祇柱功。遥望故城荒艸路，澗廻合古稱雄。

清・顔懋僑《蕉園集・題宣和清明上河圖歌》 宣河天子侈金屋，延福宮麗艮嶽矗。侍宸夜語長生君，玉真軒裏安妃宿。一百五日清明來，上河遊冶連吹臺。城臨清汴人競渡，寒食家家上墳墓。前歲發丁鑾大伾，三山直下注洛伊。東流汴渠汴始大，上通西京下吴會。上河正盛宣和年，夷門士女如雲填。兩橋插漢樊樓前，師師家住勾欄水。綠楊千樹紅秋千，步輦暗渡龍德巷。青華帝君忽已降，珠星璧月天之符。太乙神霄鐘自撞，柳圈賜出宣徽院。緋桃花下開曲晏，道君秘戲即當衫。學士優俳五彩面，黄頭奴子權中河，呵殿聲高六貴過。下津青雀舫，上陵紫金駝。廣陽第中

舞，昭德坊裏歌。魚龍曼衍陳百伎，鈎楯弄兒迷藏裏。白打握槊兼角觝，擔幢走索風斜起。公相媪相誇園林，珊瑚之籠羅珍禽。東南花石互充入，上封一紙千黄金。誰家村巷散雞犬，何處牛羊壟麥淺。寺門水竹臨幽居，三徑新築少苔蘚。王孫白石青松荒，熱官重取作阜岡。岡前列肆排千行，碧眼賈胡西國裝。犀瓌象貝明月珰，沙漏風琴鬼工良。言從大秦朝扶桑，上河屠肉復沽酒。當十夾錫吾何有，早茶一槍陽羨來。僧尼環坐忘妍醜，内家裝束膚凝脂。紅裙濺水銀玻瓈，玉芝簾下待制妾。金幰車中蔡攸妻，一釵水衡錢十萬。驚起黄鸝指上喚，東京女兒白楊花。十五當壚大堤畔，看煞少年挾金彈。面欲發紅微有汗，禁中賜火梁楊朱。炙手可熱人僮奴，東郊聞雞態驕縱。長秋走馬群驚呼，黄楊萬本誅求盡。陳東一書安可無，徽調閣前鑄九鼎。八寶相射光（空）炯炯，方臘飈起六州殘。傾國兵權宦者領，虚白靈素丹難成。蘇村無人更賣錫，梨花半落朝元晚。解池一夜紅鹽生，荒唐度厄祠熒惑。熙河之役敝中國，契丹雖滅完顔強。妃主青城轅向北，上河風景常逍遙。後人取戒圖生綃，安知冰天泣馬角，黄袍不念來陳橋。

清・胡榮《容安詩草》卷四《汴城有感宋宮故址》 汴城嵯峩繞百雉，衢巷寬平猶鬧市。宋室繁華事已灰，至今遠識皇家旨。封樁一庫誌公私，曲宴赴詩飾文綺。南北奔馳花石綱，遼金割地釀腹髓。滿宮花草問誰栽，遍處平蕪傍宮址。千年百年瞬息間，昔時功業今已矣。馬跡車塵逼鬢絲，每從逆旅催年矢。個人盡嘆行役難，未知行役何時止。

清・吴樹珠《露香閣詩集》卷一〇《大梁懷古・艮嶽》 宣和天子躭雲壑，平地爲山似天作。萬方正要樂同民，不築靈臺築墾嶽。鳳池龍峽窮雕鎪，花石連綱尚未休。一自北轅終五國，也同麋鹿走長洲。

又《樊樓》 汴京格物豔嬋娟，樊樓最以佳麗傳。銀燭樹前人似月，玉簫聲裏酒如川。彩雲易散花易落，昔也繁華今寂寞。夜烏啼處棘成林，猶指遺墟説豐樂。一名豐樂樓。

又《相國寺中嘉善皆太湖石疊成宋時艮嶽物物也感而有作》 梁園何地足幽討，相國寺中巖壑好。蘊藏怪石太湖精，位置玲瓏征匠巧。給孤盡處呈陂陀，高下各各堆青螺。纓林簇沼衆峰列，中有突嶂尤嵯峩。攻石之工神變化，移山直欲追夸娥。崑崙一柱拔地起，巫峽十二森駢羅。探奇到此詫奇絶，目擊崚倍淒切。異物原從艮嶽遺，宣和舊事猶堪説。朱勔綱連疲東南，鎚幽鑿險山爲竭。鞭撻徒隸驅丁夫，輦致華林似天設。坐征賣兒貼婦錢，磊磊皆是民膏血。自從朔騎青城屯，艮嶽剷彝剩敗垣。紫筠花木遭劫火，獨留此石歸抵園。高岸爲谷谷爲陵，區區一物關廢興。昔日層巖邀睿賞，于今枯坐白頭僧。法雲忍草此爲伍，落日荒林竄蒼鼠。幾回問石石不言，手剜苔痕涕如雨。

清・林愈蕃《林青山先生文集》卷七《汴都》 四塞關中異此平，當年何意建都城。井田廢後溝塍斷，戎馬輿時劍戟横。楊柳茂明今若晝，寢陵荒冷舊存名。登樓試向郊原望，華表臥處有人耕。

清・彭啓豐《芝庭詩稿》卷六《錢塘懷古三》 汴京南渡事偏安，空有高峯屹嶪看。德壽宮中梅石古，太清樓上畫圖殘。駝埋廢棘冬青老，蛩語荒林秋壑寒。閒過掖門尋舊苑，鳳凰山色照雕闌。

清・趙良澍《肖巖詩鈔》卷三《經宋故宮》 宋家宮殿莽荆榛，萬歲山頭一劫塵。北去牛車燕地雪，南來花石汴京春。高情不合爲天子，邊釁無端啓寺臣。莫羨晚霞金世界，幽蘭堂畔倍愁人。

清・張九鉞《紫峴山人全集・詩餘》卷下《滿江紅・大梁弔古十三首・宋宮》 軟繡天街，尋不出、東京宮闕。傳艷事，夢華録裏，觀燈時節。媪相錦袍圍紫幄，妖姬翠管垂珠袂。捧當中、御榻對鼇山，飛星月。玉饌賜，樓交接。綵毬滾，簾齊揭。儘龍津、朱雀香輪闐塞。不記蓮花城削盡，咸陽一炬俄銷滅。問春風、吹落孟家蟬，何人拾。

又《玉津園》 説玉津園，接御苑、樓臺左右。花百里，天蒸地漲，日肥風瘦。放賞直連炊熟近，採春宜在收燈後。金水河、變做綠瓊酥，州橋繡。遼使宴，彫弓鬬。朝士集，香輪轂。更紅粧、按樂翠闌行酒。杜曲羞同韋曲盛，汴州先傲杭州有。而我來、東海久揚塵，休回首。

又《金明池》 畫苑流傳，宋御府、上河圖進。秋千外，打毬撲蝶，粉紅成陣。綵袖魚吹摇雀舫，朱樓人倚招蟬鬢。到如今、猶鬬紙鳶飛，城充牣。烏啄土，沙岡盡。雉雊麥，溝痕隱。只鄭州、古道青山猶認。南渡樂章休憶舊，當鑪女曲誰遺恨。又桃花、零落半斜陽，清明近。

清・舒位《瓶水齋詩集》卷六《汴梁尋宋故宮遺址一》 踏破宮牆萬瓦烟，夕陽紅似靖康年。欲聽簫鼓空流水，更指榛蕪作弄田。彼黍茫茫乾

淨土，此都渺渺別離天。金牀玉几無消息，一角靈光尚宛然。水潦中露殿兩楹，螭坳猶在。

當年燈火下樊樓，忍把杭州作汴州。橋上鵑啼新法變，江邊馬渡舊京收。石欹艮嶽天難補，簾颺離宮鬼自鈎。一事轆轤惆悵甚，宣和書畫不曾留。

洛陽貴紙寫《三都》，爭似千金買諫書。報國將軍歸北寺，移家天子占西湖。畫船晴雨花深淺，絶塞冰霜雁有無。此是橘山弓劍地，不堪飲器用頭顱。

叢殘史册小朝廷，彈入吳弦不耐聽。湖上春寒天水碧，帳中酒熱帝衣青。班師快快三軍雨，攬轡迢迢一使星。賸有搴簾黃袖子，相州樓上話飄零。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集》卷二《大梁懷古四首三》　汴雒東來憶宋家，六更愁聽打蝦蟇。同文黨錮中朝急，艮嶽征求內府奢。落日天津聞杜宇，秋風帝子泣龍沙。錢唐不是宣和舊，空有遺民記夢華。

又《艮嶽》　萬歲山頭天水碧，不愛河山愛花石。小者如霍大者宮，艮嶽俄成數千尺。穴孔窈窱穿雲煙，稜角玲瓏琢圭璧。三山海上六鼇戴，五岳雲中巨靈擘。宛有地肺相鈎連，髣髴天關忽崩剨。蓮華朶朶盡倒垂，玉筍森森半空坼。紫筠堂外懸廔牖，太清樓前獻姬嬙。侈窮民力號神運，巧極人工疑鬼役。吁嗟朱勔本亡賴，媚子紛紛供禁掖。千夫輦致汗已喘，萬室征求血都赤。飄檣水沸太湖船，鈴馱人喧大梁驛。宣和天子頗開顏，晝夜歌聲傳太液。李曹百絶呈新詞，御書小印親題册。誰知內苑悲風來，戰鼓牟駝喧肘腋。君王內禪幾何時，父子蒼黃赴沙磧。青城人去雪刁騷，玉津園壞花狼籍。汴宮佳石半歸燕，黑灰捲盡埋甎甋。細柳新蒲説夢華，月明惟照狐狸跡。

清・彭兆蓀《小謨觴館詩集》卷三《亳州懷古四首三》　隼墉兀立宋陪京，又見天興萬騎行。一戰旌旗招白撒，六宮人亦疑青城。堂疑照碧雲常慘，軒近幽蘭雨作聲。怕讀衛州傷事詠，西風沙草似殘兵。

又《亳州懷古四首四》　挑動黃河國便亡，兵來汝潁劇披猖。可能宋帝仍恢宋，畢竟王郎是假王。運去奸雄多虎視，時清軍府盡龍驤。帶刀果否安犂犢，渤海神君望正長。

清・紀邁宜《儉重堂詩》卷七《弔艮嶽遺址》　艮嶽連雲起，青城落日邊。已亡天水碧，爭畫孟家蟬。夜冷樊樓月，塵生虜帳烟。金明池畔柳，依舊又飛綿。

清・李燧《青墅詩稿》卷四《汴京懷古》　衰草平田一片秋，烟花何處認樊樓。祇餘河畔蕭蕭柳，和雨和風送客愁。【略】

玉殿紅雲護九天，春風花鳥筆生妍。南唐詞調宣和畫，一代才人絶可憐。【略】

燈火樓臺夜夜新，勾欄歌舞奉丹宸，傷心雪窖冰天外，猶有餘情傳美人。

清・曾燠《江西詩徵》卷七五《[清]賴晉〈宋史雜詠一〉》　山河百二勢團圞，偏説東京府第寬。馬到黃河憑晝渡，山臨少室折風竿。鴻基豫卜杭都兆，燕翼誰思藝祖難。若使當年違弟諫，金人何計到長安。

清・李辰垣《紫亭詩鈔》卷四《艮嶽奇峯宋徽宗鑿山運石，堆砌十餘里，亭臺花竹，魚鳥池沼，不可勝數》　宣和政事太迂疎，修築園林列畫圖。城闕偏饒山水趣，峰巒裝點帝王都。亭臺位置原奇巧，花石移來費輓輸。堪笑蒙塵難賞玩，宋家宮殿亦荒蕪。

又《明池夜雨周世宗欲伐南唐，鑿金明池習水戰》　金明池上演兵戈，准備江南水戰多。白下未收唐社稷，黃袍旋擁宋山河。世宗未收南唐，而宋太祖黃袍加身矣。漂搖畫艦經秋雨，飛蕩龍旗閃綠波。莫問滄桑談往事，芳塘湮沒鎖煙蘿。

又《汴水秋聲汴通淮泗，歷代輓運南糧皆由於此》　汴河碧漲水茫茫，從古糧艘運大梁。千里江湖帆影峭，三秋煙雨櫓聲忙。西風響振寒濤壯，南國輸來雪稻香。若問源流仍舊脈，至今舟楫尚通商。

又《鰲山燈市宣和以後，政事已不可問，開花石綱，築艮嶽，堆鰲山，預借元宵，樂極悲來，轉眼而金兵至矣》　鰲山何處莽蕭蕭，基址已無可指。曾説繁華著宋朝。萬盞光輝迷皎月，幾番簫鼓借元宵。卻忘金幣年年納，僅把銀燈夜夜燒。準備金兵抵城下，那時烽火恐難消。

又《鐵塔行雲》　梁苑浮屠久見稱，宋朝工建亦奇能。建於宋初。幾經兵火留千載，萬丈崔巍快一登。岳色河聲看渺渺，雲陰塔影共層層。殘碑讀罷頻懷古，閒立斜陽話老僧。

又《州橋夜月府城東南一里，隋唐名州橋，宋改天漢橋》百尺長虹倒影懸，大梁名勝想當年。河橋燈火隋堤柳，夜月笙歌汴水船。天漢光搖疑駕鵲，宋名天漢橋。赤欄人倚不聞鵑。借用邵子天津橋聞杜鵑事。二分休羨揚州好，橋建於隋煬帝。千載同看一樣圓。

清・陳廷桂《香草堂集》卷七《汴梁雜詩》梁園池館化爲田，修竹泠泠倚暮天。莫上吹臺更懷古，鄒枚李杜亦飛煙。

陳橋一夕快龍飛，八姓紛紜歷數歸。從古盛衰如轉轂，黃袍忽忽又青衣。

紅蓼黃蘆夾岸花，金明池涸漸飛沙。無情最是池邊柳，曾倚東風拂翠華。

清・蔡逸《茜雲樓詩集》卷一〇《汴梁懷古》艮嶽樊樓宋故都，難從舊址覓煙蕪。是誰高擁輜軒節，百廿年來邑乘無。

清・李杭《小芋香館遺集》卷二《宋故宮行》三十六宮銅瓦覆，土花蝕缺觚稜綠。南薰門前烏亂飛，花石岡頭走麋鹿。憶昔繁華説汴京，通衢十二宋皇城。鳩鵲波明金闕麗，鳳凰指壓玉繩平。蓬萊在左瀛洲右，紫殿紅樓排户牖。夾道惟看上苑花，禦園直接隋堤柳。金張甲第競聲華，奕葉承恩宰相家。魚鑰禁鐘聽曉漏，龍墀仙仗護雲車。君王日御熙春閣，歲歲年年自歡樂。朝臣讌飲坐梁園，宮女徵歌遊艮嶽。蒼黃烽火倡人來，畫棟凋殘宮井哀。玉樹無聲荒管吹，銅人有淚泣樓臺。茫茫今日重懷古，百代興衰一抔土。鐵塔朝朝默黮雲，金池夜夜淒涼雨。斷塹頹垣憾不窮，昆明劫後總成空。可憐宮闕千門裏，併如河流九曲中。

又《大梁雜詩三》鼙鼓南來王氣終，君王猶在管弦中。亭依碧水金池冷，石卧蒼苔艮嶽空。鐵塔祇今餘古月，銅駝何處泣秋風。移山泱水終無益，城闕蕭條問故宮。

清・戴絅孫《味雪齋詩鈔》卷五《汴中雜詩四首二》都間泰帝此遺風，殷土重尋宋故宮。艮嶽亭虛沙海北，陳橋驛廢圃田東。人如呂誨向敏中思清德，政有包拯蘇頌得至公。欲問金明池畔柳，黃雲黯澹夕陽紅。

清・黃治《今樵詩存》卷八《汴梁》自判金甌脱手休，千家痛苦望塵頭。干戈慘淡恒河劫，花石消沈故苑秋。地窖便同封馬鬣，天津誰復訴鵑愁。樓臺本是西湖好，難怪杭州作汴州。

清・沈道寬《話山草堂詩鈔》卷一《汴京覽古》終古成虧感逝波，荒原遺跡夕陽多。殷勤祇有隋堤柳，依舊青青向汴河。

馬鬣遺封賸幾家，淒煙衰草莽平沙。千年華表今無主，莫問墳前古押衙。

一點金鋒王氣終，銅駝有恨泣西風。頹垣廢井無人問，禾黍離離宋故宮。

清・楊豫成《享帚集》卷二《舟中草・汴城》煙樹鬱蒼蒼，雄都古大梁。麥苗鋪野綠，河氣上堤黃。雉堞重城屹，魚鱗萬户藏。金元兹百戰，幾度閱興亡。

清・范仕義《廉泉詩鈔》卷二《汴梁懷古》豈有才名入洛遊，黃河一曲抱中州。梁園詞賦浮雲散，艮嶽鶯花逝水流。欲向夷門尋往跡，偏憐板渚動高秋。時移物換成今古，明月依然照雍邱。

清・高繼珩《培根堂集》卷一〇《出都偶成・汴梁》戔戔艮嶽付東流，賸有浮屠鎮汴州。州盡六街誰共語，自沽濁酒醉樊樓。

清・楊慶琛《絳雪山房詩續鈔》卷五《艮嶽》奇花異石費搜求，錦繡江山換一邱。媼相功成民力盡，道君名著史書羞。頻年符瑞來三殿，何處神仙訪十洲。贏得玉真軒下拜，月容空曠主恩稠。

城上風雷閱六丁，陰山襲擊竟無靈。前星一旅留南服，斜日三宮向北庭。衣暈尚餘天水碧，煙痕誰問苑山青。傷心五國秋風夜，賸有悲笳暮角聽。

清・張香海《宦豫草》卷上《汴梁懷古・金明池》兩字金明開後代，當年顯德著英風。鯨鯢欲仗波臣掃，蛇鳥全驅水陣雄。轉惜圖維勤在始，究慚疑懼怠於終。官家夜宴燈龍絢，不見旌旗到眼中。

又《鐵塔》巍峨鐵塔十三層，士庶憑高望宋陵。黑繡多年磨似鏡，青宵有月照如燈。幾疑故蹟隨流水，猶賸宗門寄老僧。空際浮雲縈繞徧，九州鐵錯宋中興。

又《安上門》灾黎枕藉此城隅，河患頻年賑濟須。人是恬熙憂便伏，地無兵火水爭趨。縱教定數遭磨蝎，難禁悲啼聽夜烏。安上門前留軼事，流民鄭俠繪成圖。

又《艮嶽》法籙仙符説混康，鳳凰形勢仿餘杭。艮方壽嶽君多

嗣，異石奇花歲歲網。貢表入朝稱叔姪，優俳登殿唱興亡。金軍烈炬無遺物，五國城邊月色涼。

清・邊浴禮《健修堂詩集》卷四《汴梁懷古一》 汴州形勢古東京，千里黃沙一掌平。獨鳥帶煙報滾塔，春潮吹雪打空城。土風近接燕齊壤，街市獨沿趙宋名。我是遊梁倦司馬，手持杯酒酹侯生。

又 卷二〇《艮嶽懷古》 汴河東逝水茫茫，艮嶽遺墟草樹荒。一代承平歌舞地，百年戎馬戰爭場。犬羊偪處和奚益，讒佞盈朝國便亡。剩有堤邊楊柳色，雨飄風打助淒涼。

清・王文瑋《志隱齋詩鈔》卷五《北宋宮祇四首》 水草接亭空，人稱宋故宮。有金遺趙普，無傳贈韓通。郡縣更文治，王侯保令終。臨河疆界畫，偏欠廓清功。

風從溫樹起，夜半燭枝沈。相愛原兄弟，傳疑遂古今。大廷言歷歷，中禁誓深深。即位元先改，微窺欲速心。

孤注和親後，華夷是一家。修書尚根柢，談道已萌芽。漸啟清流釁，終貽黨錮嗟。開邊真喜事，民計失桑麻。

北狩青衣辱，臨安望中興。金牌班上將，玉匣棄諸陵。相自唬鵑誤，君應控鶴能。虛存花嶽想，過客踢寒冰。

清・吳兆麟《鐵花山館詩稿》卷二《汴梁雜詠四首三》 鳳凰山勢極嵯峩，艮嶽描摹景未訛。舉目已成南渡兆，驚心其奈北兵何。金繒自昔資謀國，矛戟伊誰遂渡河。望眼荊榛斜照裏，平沙無處覓銅駝。

清・周劼《瓶城山館詩抄》卷九《汴梁竹枝詞・龍亭》 帝基曾說五龍宮，宋代河山轉眼空。祇有龍亭高萬丈，尚留砥柱鎮天中。

清・況澄《西舍詩鈔》卷八《大梁懷古八首》 昔過梁苑不曾遊，持節今來駐汴州。仙島云霞輝艮嶽，酒家歌舞說樊樓。硯臺有墓分南北，鐵塔然燈照夏秋。冰署舊爲楊業宅，遺聞故老尚傳流。

敏求曾撰《東京記》，元老猶能述夢華。北望蓬池餘碧草，南臨蔡水盡黃沙。吹臺曠代詩人跡，門吏高風隱士家。柳色悲秋鴉送晚，玉溝何處問琵琶。

金明池接玉津園，自歷兵烽杳不存。天子陳橋先受策，奸雄官渡尚留屯。隋隄殘柳縈愁緒，陸縣甘棠話舊恩。莫上望京樓上望，故宮禾黍最消魂。

儒雅雖多土著稀，邊韶阮籍已風微。當年沙海無春水，終古夷門勝夕暉。相國寺中人似市，信陵亭下客如歸。前朝壯麗周王府，選士於今屬瑣闈。

芒芒禹跡感桑田，景物祇憑往籍傳。曾訪夷山成部墜，欲尋汴水絕源泉。鴻溝牧澤知何處，虎帳龍亭別有天。三載親看都邑改，推移況是百千年。

掘河河決汴城空，日記猶傳守汴功。魏地四平常受敵，陳留五姓昔稱雄。歐公寬政滋培遠，包老嚴威感激同。爲語開□賢太守，救時須有古人風。

魏邦從古屬三川，孟叟東來見禮賢。梁宋舊都天上曲，鄒枚詞客雪中筵。人過亥市思豪俠，地大莘墟歎變遷。二十四亭風景好，傷心南渡鎖荒煙。

星圖遠展控全荊，河勢高懸壓五城。花石摧殘瀾可障，渠溝湮塞路難平。風來塵漲迷人眼，雨後泥深阻客行。不識趙家營宅意，偏於此地建東京。

又 卷一三《汴梁竹枝詞十首》 隋隄楊柳最風流，不見紅妝倚翠樓。讀到西湖歌舞句，汴州從古勝杭州。

古祠遺址未全荒，西署時凝燕寢香。綱户偶然留故物，雕牆竟爾入彈章。

旗營校射綠楊中，城北蒼蒼地勢雄。百尺龍亭高倚日，行人指點宋時宮。【略】

梵宮誰問景雲年，四月清和浴佛天。相國寺中成列肆，藏經閣上獨參禪。

一曲求凰嫋嫋情，鶯花逸事說東京。春風依舊研製巷，惆悵當年王月瑛。

高情直擬廣寒遊，不數元龍百尺樓。鐵塔懸燈真不夜，況逢明月照中秋。

清・方玉潤《鴻濛室詩鈔》卷一九《汴梁尋宋故宮遺址》 遊人指點靖康秋，炎宋興亡斷瓦留。繚亂山花埋艮嶽，蕭條燈火弔樊樓。簾迷黃袖

宮娥老，酒濺青衣帝子愁。泥馬既騰江左去，不堪鼾睡在牀頭。

清・潘曾綬《陔蘭書屋詩二集》卷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一卷，作於宋之宣政前。翰林畫史張東武，幼學繪事老更專。山水樹木精界畫，郊野城市阡陌連。官士農賈及胥隸，醫卜僧道咸備焉。婦女藏獨供厥事，篙師纜夫工且妍。驢贏馬牛橐駝類，一一刻畫爭雕鐫。此是汴都全盛時，千商百貨歌豐年。經營布置各有態，神妙直到秋毫顛。心細如髮無遺憾，始信人力可奪天。西涯作記復作詩，卷首張著跋在先。何以畫譜無姓氏，斯人斯藝竟不傳。古來美才易埋沒，心肝嘔出亦可憐。覽圖我爲三歎息，凡事過眼如雲煙。

清・周壽昌《思益堂集・詩鈔》卷二《汴城過宋故宮》　荒涼宮殿鬱煙霞，一代興亡感暮笳。瓜裂江山歸漢祖，豆煎兄弟泣曹家。長看嶽色橫青嶂，終古河聲捲白沙。百尺廢垣千樹柳，秋來誰問故宮鴉。

又《汴梁懷古》　宋家城闕創雄基，誰信猜殘肇永熙。再祀不聞傳季札，九原遑計問與夷。劇慚論語誇治世，忽憶金縢剖誓詞。木主他年尚榛莽，藝皇陵廟獨勝悲。南渡時，太祖神主半道遺棄。一舉澶淵不再籌，倉皇戎馬帝城愁。空教北去悲懷愍，豈有東遷比漢周。割地生甘孱主辱，過河死痛老臣謀。卽今禾黍徒憑弔，誰向杭州問汴州。

清・葉坤厚《江上小蓬萊吟舫詩存》卷五《北宋宮祇四首》　中原從古戰場開，一瞬金元幾代催。嵩洛艮峰高處見，人民滄海劫中來。頹垣破瓦周王廟，廢塔殘碑夏禹臺。欲訪夷門棲隱者，平沙無際角聲哀。

風流梁苑不許談，昔日名王此駐驂。五代君臣存閏統，三賢詩酒勝仙龕。雲浮鐵塔知霄近，雨響金池憶戰酣。回首故隄空悵望，不堪煙柳晚銍銍。

清・陳宜振《石屋磨芟稿》卷三《汴上懷古四首二》　開天一統紀都城，何處重尋夾馬營。灶火斷煙犁壽嶽，野狐拜月挂長唐。雲飛自永和龍夢，日再空占汴水清。省議宗臣心爭苦，渡河風雨未能平。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六《宋補遺》　華燈寶炬結層樓，十二門開縱燕游。夜半駕迴人盡望，遙空綵索躍星毬。

龍津橋下碧盈盈，金水河流抱甕城。兩岸垂楊遮御路，粉牆朱户禁人行。

鱗鱗瓦肆玉勾欄，枝藝教成選蔫官。每到鈞容輪直罷，按歌常許外人看。

清・徐繼儒《曹南文獻録》卷五二《[清]張星吉〈汴梁三首〉》　五代興亡地，孤城枕大河。百年王氣盡，宋太祖曰：『百年后，天下民力盡矣。』四鄙戰場多。虜信驚風鶴，有洋人北犯之信。軍聲息鸛鵝。勤王師在汴者衆，斂兵待和。嗟哉景延廣，十萬劍橫磨。

平曠方千里，中原鎖鑰雄。鵲盤隋代塔，龍臥宋時宮。臥龍宮有宋太祖臥像。保障資河北，山川遜洛中。朱仙如再捷，誰繼岳王功。

花石東南貢，煙塵西北生。壯年無艮嶽，晚歲豈青城。邊禍開童貫，神奸鑄蔡京。空餘恢復恨，宗李苦經營。

清・陳夔龍《松壽堂詩鈔》卷四《大梁四詠・樊樓》　賢君六七作，趙家全盛年。朝野正歡娛，民物復殷闐。樊樓一都市，燈火夜澈天。瓊枝來維揚，花石聚朱仙。汴京盛景物，皤如三代前。安石變新法，世運慨流遷。民窮兵又驕，敵師臨河邊。嗟哉青城役，北狩不復旋。忽忽遂南渡，京闕化灰煙。曹婆柳五嫂，流落西湖船。回首樊樓下，笙歌空自憐。閱世又千載，補入夢華篇。

雜録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七　太祖生于西京夾馬營，至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爲戲，群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厮之，果得。然太祖愛其山川形勝，樂其風土，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爲雲騎指揮使，諫曰：『京師正得皇居之中，黄、汴環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國祚重兵，宗廟禁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也。』遂寢議。

宋・宋祁《宋景文集》卷五八《文正王公墓志銘》　築雒都城，周萬雉，雲陴言言，辰居以尊。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

與此處乎？』上乃還。右皆出石介《三朝聖政録》

宋・劉摯《忠肅集》卷九《答西京留守到任啟》　上眷東洛，地嚴別都，守橋寢之山川，謹漢宮之筦鑰，非夫勳德之重，曷稱居留之崇？方厚顧懷，行膺召拜，傾頌之懇，布敘難周。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　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備，且爲國朝一盛觀也。其龍舟甚大，上級一殿曰『時乘』。既歲久，紹聖末詔名匠楊談者新作焉。久之落成，華大於舊矣。獨鐵費十八萬斤，他物略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重物乃始可運。先是，池北創大屋深溝以貯龍舟，俗號『龍奥』者。既納新舟，而舊舟第棄之西岸而已。都城忽累夕大風，異常不止，衆懼爲災，雖哲廟頗亦愍。頃風息，方知新舊二舟即池中戰，且三日矣。新龍毀一目，舊龍所傷尤甚，後得上達，哲廟怒，降敕悉杖之，始得寧帖。

宋・張知甫《可書》　宣和間，於皇城之東北，累層巒以爲麋鹿之苑，浚汙池以爲魚鱉之澤，起樓觀以爲禽鳥之笼，而道君朝夕游幸，謂之艮嶽。又沿皇城之北，建大第，以居諸王，謂之蕃衍宅。

宋・趙令畤《侯鯖録》卷三　本朝東京宮城，周回五里，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汴州城。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元豐中，裕陵命内侍宋用臣重築之。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録》卷一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軍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太祖受天命之初，即遣使圖西京大内，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一　京師大内，梁氏建國，止以爲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爲宣武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爲之。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祖坐福寧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群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率不敢易其故處矣。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爲開寶皇后，移居東宮，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慶。後中書門下請爲皇太后建宮立名，於是，詔築宮曰萬安。明肅太后既臨朝，不築宮，止名所居殿曰會慶。明肅上仙，遺誥進太妃楊氏爲皇太后，乃名所居爲保慶，號保慶太后。訖治平，慈聖宮曰慈壽，元祐宣仁宮曰崇慶，建中欽聖宮曰慈德，皆遵用萬安故事也。崇寧初，元符太后宮稱崇恩，蓋進太后故禮，加於開寶云。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内東門相直，俗爲之諺門，而無牓。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諺門曲榭』者也。薛綜注：『諺，曲屈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諺字或作蔭』，以爲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墻而北轉，東面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墻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爲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爲富國倉，遂遷於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爲鬼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爲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又　卷二　應天府藝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爲南京，詔即衙城爲大内，正殿以歸德爲名。當時雖降圖營建，而實未嘗行。天禧中，王沂公爲守，始請減省舊制，別爲圖以進，亦但報聞。其後夏文莊、韓忠憲、張文定相繼而守，有請僅能脩祥輝、崇禮二門而已。元豐間，蘇子容自南京被召還朝，復以爲言，但請以沂公奏先修歸德一殿，約爲屋百間，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門以真宗東封回，嘗駐蹕、賜赦、觀酺，賜名重熙頒

慶樓。猶是雙門，未嘗改作，內中唯有御製詩碑亭二，余爲守時已將傾頹，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又　卷八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爲東都；本朝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爲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年，真宗謁太清宮於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爲南京。仁宗慶曆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爲北京。

宋・鄭剛中《西征道里記》　由殿後小竹徑，登景命殿，出前廊福寧殿。福寧是謂至尊寢所，簡古不華。殿上有白花石，闊一席地。聞祖宗以來，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東廡下曰洗面閣，曰司旆閣，餘不能記。由殿後稍北，至坤寧殿。殿屏止畫墨竹，蘆雁之類，然無全本矣。他殿畫此類。自福寧至孝思殿，前一殿，即欽先。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皆在。由欽先出肅雍門，至玉眷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後見陝西諸將，自言數對劉豫於此堂。堂左竹徑之上，曰迎曦軒，石爲圍爐，對迎曦曰月懈。懈有御書，銘曰『巍然屏石，秀色拔塵。仰止雲寶，乃與月鄰。安符厚德，靜樂深仁。俯鑒沼沚，永固玉春。』之下鏤石爲曲水。又至修內司，謂是寶繪堂。兩旁軒閣，不能悉記。復由延春閣下稍東，今太母之故居，不敢詳也。過小門，入錦莊，無雅飾，用羅木作假檀香堂。後有池，左曰挹翠軒，右曰觀瀾軒，上曰棲鸞閣，寢室之旁曰紫雲。閣中有小圍爐，可坐三人，爐四柱承以雕蓮。入睿思門，登殿。殿左曰玉螭，右曰清微，後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後左曰迎真軒，右曰玉虛軒。迎真之上曰妙有閣，玉虛之上曰宣道閣。又一殿，忘其名。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複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由玉華下入，抵後石屏，亦御書。左序有軒，曰稽古，宣和，東廡下五庫，以聖、德、超、千、古爲號，皆塗金抹綠小牌。庫上曰翰林司，曰寶閣，西廡下曰尚書內省，餘不能記。復由宣和西趨曲水，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字文》法帖之類。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殿相對，不能偏至。自瑤津趨出，過拱辰門，上馬出。後以閱視所置忠銳，將留二日。京師舊城外，不復有屋，自保康門外，西至太學，道無數家。太學止廊廡敗屋，中存敦化堂。堂榜猶在，兵卒雜處其上，而牧彘於堂下。國子監令以養太學生，具窗壁，略如學校。

宋・王栐《燕翼詒謀録》卷二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爲樓其上，甚雄，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三《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册。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爲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爲山，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峰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爲薪，斲石爲砲，伐竹爲笆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宋・張淏《雲谷雜記》卷三《艮嶽》　徽宗艮嶽，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坡，桃花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門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鑿池爲溪澗，疊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疏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于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艮嶽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坂。徙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艮嶽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

此最高于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石。巧怪嶄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有巢雲亭，高出峰岫之上。東則有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緑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緑華堂。西有停翠樓，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雝雝。北直絳霄樓，西則參术杞菊黄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

宋・張淏《雲谷雜記補編》卷一《太祖達生知命》 初，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爲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劚之，果然。上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爲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黄汴環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國祚重兵，宗廟禁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

宋・王明清《揮麈後録》卷二 元符末，掖庭訛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者，以法籙符水爲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聞，得出入禁中，頗有驗。崇恩尤敬事之，寵遇無比。至於卽其鄉里建置道宫，甲于宇内。祐陵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儻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宫占熊不絶。上甚以爲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是爲艮嶽。宣和壬寅歲始告成，御製爲記云：『京師天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畫畿疆，相方視址，考山川之所會，占陰陽之所和，據天下之上游，以會同六合，臨觀八極。故周人胥宇於岐山之陽，而又卜澗水之西。秦臨函谷、二殽之關，有百二之嶮。漢人因之，又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黄河、清渭之川，宰制四海。然周以龍興，卜年八百，秦以虎視，失於二世；漢德弗嗣，中分二京。何則？在德不在嶮也。昔我藝祖，撥亂造邦，削平五季，方是時，周京市邑，千門萬肆不改，棄之而弗顧。漢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屹然尚在也，捨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達大川，平臯千里，此維與宅。故今都邑廣野平陸，當八達之衝，無崇山峻嶺襟帶於左右，又無洪流巨浸，浩蕩洶湧，經緯於四疆。因舊貫之居，不以襲嶮爲屏。且使後世子孫，世世脩德，爲萬世不拔之基。垂二百年于兹，祖功宗德，民心固於泰、華，社稷流長，過於三江、五湖之遠。足以跨周軼漢，蓋所恃者德而非嶮也。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作靈臺，則庶民子來，其作靈沼，則於仞魚躍。高上金闕，則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遊廣愛。而海上有蓬萊三島，則帝王所都，仙聖所宅，非形勝不居也。傳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可爲，功不可書。於是太尉梁師成董其事。師成博雅忠藎，思精志巧，多才可屬，乃分官列職，曰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以圖材付之。按圖度地，庀徒僦工，累土積石，畚揷之役不勞，斧斤之聲不鳴。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取瓌奇特異瑶琨之石。卽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崗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後谿而旁隴，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緑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緑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外方内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嶝，攬秀之軒，龍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千里，而方廣無數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黄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秬、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崗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沚，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嶝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絶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

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嶄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明。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閑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滌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巖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郭囂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及夫時序之景物，朝昏之變態也，若夫土膏起脉，農祥晨正，萬類胥動，和風在條，宿凍分沾，泳渌水之新波，被石際之宿草。紅苞翠萼，爭笑並開於煙暝；新鶯歸燕，呢喃百轉於木末。攀柯弄蘂，藉石臨流，使人情舒體墮，而忘料峭之味。及雲峰四起，列日照耀，紅桃緑李，半垂間出於密葉；芙蕖菡萏，蕤蓼芳苓，搖莖弄芳，倚縻於川湄。蒲菰荇葉，茭菱葦蘆，沿岸而泝流青苔緑蘚，落英墜實，飄巖而鋪砌。披清風之廣莫，蔭繁木之餘陰，清虚爽塏，使人有物外之興，而忘扇箑之勞。及一葉初驚，蓐收調辛，燕翩翩而辭巢，蟬寂寞而無聲。白露既下，草木搖落，天高氣清，霞散雲薄，逍遥徜徉，坐堂伏檻，曠然自怡，無蕭瑟沉寥之悲。及朔風凛冽，寒雲闇幕，萬物調疎，禽鳥縮漂，層冰峨峨，飛雪飄舞，而青松獨秀於高巔，香梅含華於凍霧，離樹擁幕，體道復命，無歲律云暮之歎。此四時朝昏之景殊，而所樂之趣無窮也。朕萬機之餘，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貴富之榮，而騰山赴壑，窮深探嶮，緑葉朱苞，華閣飛陛，玩心愜志，與神合契，遂忘塵俗之繽紛，而飄然有凌雲之志，終可樂也。及陳清夜之醮，奏梵唄之音，而煙雲起於巖竇，火炬煥於半空。環珮雜遝，下臨於脩塗狹徑；迅雷掣電，震動於庭軒户牖。既而車輿冠冕，往來交錯，嘗甘味酸，覽香酌醴，而遺瀝墜核紛積床下。俄頃揮霍，騰飛乘雲，沉然無聲。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萬乘之尊，居九重之奥，而有山間林下之逸，澡溉肺腑，發明耳目，恍然如見玉京、廣愛之舊，而東南萬里，天台、鴈蕩、鳳凰、廬阜之奇偉，二川、三峽、雲夢之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羅列，又兼其絶勝，颯爽溟涬，參諸造化，若開闢之素有，雖人爲之山，顧豈小哉。山在國之艮，故名之曰艮嶽。則是山與泰、華、嵩、衡等同固，作配無極。壬寅歲正月朔日記。」又命睿思殿應制李質、曹組各爲賦以進。質云：『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嶽告成，命小臣質恭詣作古賦以進。臣俯伏惴慄，懼學術荒陋，不足以奉詔，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營終始，與其命名之意義，備載奎文。使執筆之臣，徒震汗縮伏，辭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時，敢不祗若休命。於是虚心滌慮，再拜稽首而獻賦焉。其詞曰：偉兹嶽之宏厚兮，固磐基於坤軸。跨穹隆之高標兮，俯萬象於林麓。一氣肇其吐吞兮，割陰陽於晦昱。信天造而地設兮，行聖心之神欲。相美利於艮維兮，膺億載之假福。允定命以匹休兮，同澗、瀘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固帝祚之無疆。繄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誠體國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岡聯與阜屬，翼慶瑞兮綿長。仰黄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卽崇山之奥區，翳蔚鬱其蒼蒼。紛川澤之沮洳，限江湖之渺茫。類曾城與丹丘，仍颺馭之求翔。鳴遼鶴於晝寂，嘯巴猿於夜央。靄煙霞之超絶，殆未邈乎康莊。時萬機之餘暇，頓六轡以高驤。逸天步之轍跡，怡聖情而弗忘。俾飛雲以川泳，均草木之有光。軒重闉之敞敞，植梅桃以時崗。挺八仙之桂檜，漲潤氣以疏香。屹舞手之奇石，導風泱以前鄣。仰奎文之聖述，如震慄乎春雷。兼虞、商之渾灝，類雲漢之昭回。蟣虱之臣不敢久以伏讀兮，一再誦而心開。燦八龍之神藻，覺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絢練，永作鎮於鈞臺。俄北行而少進，驚泛雪之虚闢。屏分翠緑以雙抗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於瑶席。飲甌面之瓊腴，貯風生於兩腋。登和容於射圃，懼弧矢之神威。流芳馨於素華，且舒笑而忘歸。撫跨雲之欄楯，驚倚翠之翬飛。陟半山而前矚，虚廡亘其繩直。聳凝觀而北列，視鑑湖之湜湜。忽崢嶸而環合，想圖山之嘉色。敞玉霄之閎洞，仙真過而寓息。翼煉丹以服餌，生身體之羽翼。闢瓊津與清斯，望龍江而西東。何茂脩之夾植，中演漾而溶溶。覩山莊之派別，引回溪而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躡雲之崇崇。虚蕭閑之邃宇，貯毫楮於厥中。延勝筠之宿潤，發五蓋之遊蒙。無雜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檜陰之修逕，出高陽之酒亭。奉千鍾之湛露，傾葵藿於堯齡。欲洗

練其神宅，耳漱瓊之泠泠。度金霞而矯首，介亭屹其上征。險年膓於九折，升雲棧而心驚。有排衙之巨石，間珍木之敷榮。爲巉妙之絶巘，類簫臺之玉京。宜帝真之下墮，後電掣而雷鳴。繼神光之燭壇，響環珮之琮琤。何天人之無間，本皇上之精誠。路逶迤而東轉，經極目之蕭森。下來禽之茂嶺，披合歡之華林。始祈真於磴杪，終欖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虚堂，面紫石之高壁。分竹齋於向背，沸不老之泉液。愛揮雲之翔鱗，若騰躍於天地。踰萬松之峻嶺，設兩關而嶔諂。垂濯龍之瀑布，與蟠秀而東馳。慈練光以容與，仰奇峰而登躋。矧梅、蘆之二渚，結雲浪與浮陽。俄就夷而絶巘，復淵澄而沼方。池名鳳以號硯，乃餘波之洋洋。既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翼張。嚴宏堂之三秀，奉九華之玉真。悵白雲之已遠，追音徽之尚存。壯阿閣以巢鳳，擁萬木之巖春。何漣漪之颯爽，仰拱霄之是鄰。覩書館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驚蛇而走虺，知草聖之縱横。臨清流而喜賦，鄙秋風之淫聲。揭崑雲兮承嵐，相岩嶢而抗衡。彼會真之高館，總羣玉之邃清。儼疎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煙。儷冰姿於蓼緑，非取媚而争妍。駭白龍之噴激，落銀漢於九天。方巢雲之入望，亘黄果之綿連。登絳霄以遊目，聳萬壽之南山。瀉烏龍之垂雷，注鴈池於石間。企嚨嚨之峻亭，諒絶塵而可攀。欣藥寮之西闢，蘊丹華之秀巖。羅玉芝與雲桂，産南燭之非凡。下丁香之密逕，有間植之松杉。嗟禾麻兮菽麥，藝黍稷兮惟艱。開西莊以務本，信農事之匪閑。俯明秀之傑閣，晞梅岩及春華。偃霜風之老檜，跂鳳翼之欹斜。蔭檀欒之芸館，豁凝思之雅堂。備上臺之珍文，若星燦而霞章。臣蓋聞赤縣神州之説，方壺、員嶠之言，既不周之具載，亦同紀於崑崙。定洪荒之無考，宜姑置而勿論。窮山川於疇昔，效子長之飛蹇。登岱宗而佇貽，嘗歷井於天門。瞻巍然之日觀，視鳧繹之駿奔。維祝融之巨鎮，鬱紫蓋之奇峰。摽赤城而霞起，滴九疑之翠濃。觀羅浮與鴈蕩，望廬阜之横空。陟嵩高之峻極，有二室之重巃。森戟戟之太華，若秀色之可餐。聳天平於林慮，睇王屋之仙壇。何諸山之環異，均賦美於一端。豈若兹嶽，神模聖作，總衆德而大備，富千巖兮萬壑。何小臣之榮觀，忽承詔而駭愕。捨輦門之圭竇，詣鈞天之廣樂。驚蓬心與蒿目，蕩胸次之煩濁。欲粗窮其勝槩，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櫛比，視閭閻也。垤蟻往來，觀市人也。縈紆如綫，貫汲流也。布箄縱横，俯阡陌也。累塊積蘇，羅層臺也。翾飛蚊聚，聽輪跡也。其體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變化也。塵翳以電掃兮，雲溶溶而承宇。既崛起以嵷崒兮，又盤互而深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睽，或附從而黨伍，或企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相旁午。迫而視之，則或如躍龍，或如虎虎，或若會同之冠冕，或若隱翳之環堵，或引援而維持，或參差而齟齬，或名三奇，或號太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瑕石詭暉，嶙峋巉巖。靈壁之秀，發於淮之北；太湖之異，來自江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峰；凌雲透月，瓊玉之巖。遂根拏而固結，成聳翠之煙嵐。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之黄柑。盈待鳳之椅梧，聳負霜之楩柟。篔簹簇篾，櫹槮以森萃；青綸紫茨，曄曄而髣髴。遂凌岑而跨谷，仰締構於其間。虹梁並互，旅楹有閑。嘉玉烏之輝潤，睇雲楣之爛班。臨飛陛之揭孽，森平波之汪灣。觴青翰，投文竿，却龍舟而弗御，規就橋而處安。得元珠於赤水，仰神聖之在宥。推無爲於象先，擴堯仁之天覆。且帝澤之旁流，復上昭而下漏。宜乎絶珠殊祥，駢至迭輳。潜生沼之丹魚，萃育藪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麟臻其囿。屈軼茂而蓂莢滋，紫脱華而朱英秀。何動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聞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積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理之自然，豈人力之所能？蓋嘗觀雲氣之靄靄，時出没而相仍。作寰區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霈爲霖而復歛，抱虚壁之層層。舉兹山之盡美，渠可得而誦稱？尔乃或遐矚以寄情，或周覽以託興。衆彩迭燿，臣目迷而不能得視；羣籟互鳴，臣耳惑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凡氣之無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樂其有德；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右褒斜，爲《長楊》之誇；南丹水而北紫淵，爲《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堯訪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周穆賓西王母於瑶池之上，是皆篤要妙而有輕天下之心，務逸舉而有和雲謡之唱。蓋翠華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擴廣愛之遐想，曾何遠於九重，邁蓬瀛之清賞，得忠嘉之信臣，協規制於明兩。罄丹款以爰謀，念賢勞之鞅掌。迄成功於九仞，説見知於天奬。凡經營於六載之間，而爲萬世無窮之休，豈不廣哉。』

曹組云：『臣伏蒙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艮嶽賦》，特命臣繼作。顧臣才短學踈，豈能仰副睿旨。進退皇懼，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辭

曰：客有遊輦轂之下，以問京師之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綿連，岡嶺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艮嶽。』客曰：『蓋聞五星在天，五嶽在地。東有泰山，甲於區宇，下臨滄溟，旁跨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爲址，九向九背。西有太華，三峰插天，枕瞰函谷，橫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天驕，太河朔漢，仰其岩巉。中則嵩高，與天峻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未識？且山嶽之大，天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爲？願聞其説。』主人曰：『清濁既分，爰其陰陽，播之大鈞，孰爲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成兆民，而道濟天下。夫惟不爲動心，侔於造化，則茲嶽之興，固其所也。而況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沓來，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嶽有五焉，今益其一，在於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天乃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越次。矧此有形，創於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然則五岳視三公之官，艮嶽爲多男之地，乃其宜也。夫何擬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岳之外矣，吾聞乎岳之説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蓋禁鑰十二，皇居九重，深嚴祕奥，内外莫通，願子陳其次弟，庶幾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槩舉，其細則莫能縷數。唯乘輿有時臨幸，雖山岳亦類於庭廡。請先陳其巖谷岡巒之體勢，後狀其樓觀池臺之處所。皆聖作而神述，盡宏規而傑矩。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衆山之總名。高爲峰則秀拔，拱爲岫則崢嶸。霽色晚静，風光曉凝。陟崔嵬而直上，俯蹬道以寬平。雜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陰，欣欣其榮。唯特立於諸峰之右者，乃主乎壽，照之以南極之星。所謂山者如此。淺若龍鱗，深若雲窻，鎖煙霞於杳冥，留風雨於昏晝。或秉炬而可入，或捫扃而可叩。石磊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秀。間則流潤雲蒸，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爲山之屏，爲洞之扃。承乎上則安若榱桷，茇於下則覆若簷楹。珍叢幽芳，古木長藤，蘢絡蔽虧，高低相層。鳥啼花發，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脱，則石角崚嶒。所謂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衆木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羅以瞑晝，或偃草而進風。襲長春之翠莖，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靄朝霧以空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殊萃岈之峰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如望千畝之銳，非巖之秀。橫石壁壘，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隔絶遐荒；落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限於炎涼。至若溶溶大波，瀦爲巨派，其流則小，其合則大。瑩上下之天光，溉淺深之湍瀨。有巨魚以潛波，扈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柔柯。飛花滿空，長條拂波。或趁景而移棹，或鳴根而笑歌。此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蕩谷，深以凝碧，潺湲不窮，流衍漱激。泛桃花之露紅，浮洞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錦舒張。或聚而爲曲沼，或漲而爲橫塘。煙梢露蓧，交翠欹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巖谷，岡嶺江溪，既略陳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雲之縹渺，挂瑞日之曈曨。綺疎凝霧，天香散風。覺星辰之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揖素娥於蟾宫。霓旌鶴馭，税駕其中。又不見閣有巢鳳，異乎高崗，豈丹穴之瑞應，無雄構以翱翔。即其軒楹，架以傑閣。茇五彩之鴛，雛下九霄之鸑鷟。因太平之象，會廊廟之人，置酒大嚼，歸美逢辰，續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山之上，衆木之杪，俯雲壑之沉沉，視煙霄之杳杳。西瞻太行於晴霽，東望海霞於清曉。山巃嵸，石嶙峋。挹長風之回玉宇，導明月之湧冰輪。齋心嘗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真。見飄飄之仙馭，隨裊裊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蒼碧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璧月之環坐，復晴曦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書之祕藏。徐遶砌而散步，間挾策而寓興。花雖芳而晝寂，鳥雖啼而人静。倘隱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逕。其榜曰書館，豈蓬户陳編之可並者也？亭有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禦之寶檻，迸藍田之叢玉。已交戛而近砌，復扶踈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聽風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清意自生。目蒼雲之翳翳，面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長青。宸襟對爽，固以睨名。且館曰蕭閑，深庭邃宇。來萬籟之清風，無九夏之劇暑。棲寓懷之寶玩，備宸章之毫楮。前橫江練，傍列山莊。或遣乘槎而上漢，或笑喝石而爲羊。超然燕處，真逍遥自適之鄉。雜花争妍，紅紫相鮮。或引繩而爲逕，或彌望而成川。錦綉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肅然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然艷粧，如宫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塵埃之桃李，雜

紛蹂以成蹊。斯號林華之苑，見鏤玉之珍題。至若山莊竹籬，蘿蔓蓊鬱。睨緑筠之共茂，夾脩逕而高出。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蔽日。軒亭欄檻，各相方而擯名。故扶晨散綺，洞煥秀瀾，隨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爲鴈池。望風中之飛練，接雲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湛若而漣漪。聽雝雝之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乎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葦之湄。唯恩波之可泳，豈墮陽之恨遲？練以幽芳，萼緑華堂。何玉顔之澹佇，見奇姿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黄。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而異禀，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闢珠户而敞文窗。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髣髴而已。」客曰：「子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皆得？」主人曰：「人間天下，飛潜動植，率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徒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虚》、《上林》之夸大，《兩京》、《三都》之緣飾。顧難狀於言辭，徒充塞于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不至，孰可以强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紛華之地，藏十洲、三岱之奇。」客又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今兹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宜，請得而論。」主人曰：「天子神聖，明堂頒制，視四海爲一家，通天下爲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其理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荄於易地，是豈資於人力，蓋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於百神。兹岳之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壯天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丁。自生民以來，蓋未之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是鼓舞歡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詔二臣共作《艮嶽百詠詩》以進。

宋・岳珂《桯史》卷一《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黏罕、斡离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卷一《假山》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嶽始興大役，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産花石，而卞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

又《艮嶽》　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黄及盧甘石。雄黄則辟蛇虺，盧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黄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又《別集》卷上《汴梁雜事》　羅壽可丙申再游汴梁，書所見梗概。汴學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蓮池，尚有璧水遺意。太學與首善閣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右爲孟，左爲顔，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名臣所爲贊，獨先聖太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古碑數種，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進士題名，其字類漢而不可識。司天臺太歲殿，徽宗草書「九曜之殿」。舊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潤，繼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爲人所指，指痕甚深。樓閣最高而見存者：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宫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宫閣即舊日上清儲祥宫移至，岩巇半空。登雲樓俗呼

爲八大王樓，又稱譚一作潭樓，蓋初爲燕王元儼所居，後爲巨璫譚積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製作高雅。聞熙春閣朝元宮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也。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龍鳳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温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璧玉，四畔刻龍鳳，雲霧環繞。内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内醮時，徽廟立於中，林靈素、王文則居兩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神宗又展拓，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基尚在。開封府衙後有蠟梅一株，以爲奇，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南門外有五嶽觀，太乙宮、岳帝殿，極雄壯華麗，宮連跨小樓殿，極天下之巧，俗呼爲暖障。聞汴有大殿九間一作間者五，相國、太乙、景德、五岳，盡雕鏤，窮極華侈，塑像皆大金時所作，絶妙。徽宗定鼎碑，瘦金書，舊皇城内民家因築牆掘地取土，忽見碑石穹甚，其上雙龍，龜趺昂首，甚精工，即瘦金碑也。四方聞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專其利。蔡京題額『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嘗遷，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資聖閣登雲樓覆壓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記佛書言，山河大地凡爲城邑、宮闕、樓觀、塔廟，亦是緣業深重所致。光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爲上方寺，琉璃塔十三層，鐵普賢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皆是漆胎，裝麗金碧，窮極精好。《普賢洞記》石碑甚雅，金皇統四年四月一日，奉議大夫行臺吏部郎中飛騎尉施宜生撰并書，所謂方人者也。後爲金相，字步驟東坡。寺入門先經藏殿，藏殿極工巧，四隅不動，其中運轉，經卷無倫次，皆唐人書也，極精妙。太廟街近城，有古觀音寺，北齊施主姓名碑，佛殿開寶皇后命孫德元畫西方净土，極奇古精妙，僅存半壁。僧崇化大師爲之讚書，亦有法。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哨遍》，石色皆如元玉。寶相寺俗呼爲大佛寺，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噴水石龍，鐫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又《燕用》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户，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窗户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即先兆也。

宋・袁褧《楓窗小牘》卷上 壽山艮嶽，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改壽山艮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緑華堂，家大夫嘗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瑚璧成車，裁瑛作塵。龍馭崑丘，鳥發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荷露添華，柳烟生嫵，九重歡眷，六宮遜處。乃搆椒房，用當金宇，碌碌宜堵，瑟瑟爲户。碧落深沉，青霞墉堵，小臣獻頌，庶叶萬舞。』書館、八仙館、紫石岩棲、真登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雁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沚、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西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兩雪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圜山三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漸閣。北岸有勝筠菴、躡雲亭、蕭閒閣、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横互二里，曰芙容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爲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瑶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西則是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名艮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毁堰折牐，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因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拏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

搆。』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于『半分』、『南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要皆天定也。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峰曰慶云萬態奇峰。又作絳霄樓，直山北，勢極高峻，聳出雲表，蓋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於斯。珍禽異獸無不畢集，命市人薛翁豢擾馴狎，駕至迎立鞭扇間，名萬歲山珍禽，命局曰來儀所。及金芝産于艮嶽萬壽峰，只改名壽嶽。

宋・佚名《宣和遺事・前集》 哲宗崩，徽宗卽位。【略】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竇籙諸宮，起壽山艮嶽，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栱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含。【略】（崇宣二年）除蔡京爲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略】（政和四年）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卽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後復爲玉清神霄宮。

金・劉祁《歸潛志》卷七 南京（司）[同]樂園，故宋龍德宮，徽宗所修。其間樓閣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雖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舊。

元・王士點《禁扁》卷五《門・宋》 南薰，南。普濟。宣化。廣利。安上。上善，東。通津。朝陽。寅賓，改含暉。善利。順天，西。大通。開遠。金耀。宣澤。通天，北。景陽。永泰。安肅。永順。已上二十門，並汴京新城門。朱雀，南。保康。崇明。麗景，東。望春。宜秋，西。閶闔。景龍。安遠。天波。已上二十門，並汴京裏城門。宣德，卽丹鳳。改明德，又改乾元，又改正陽，又改宣德。左右掖。東華，卽寬仁。西華，卽神獸。拱辰，卽厚載，改玄武，又改拱辰。已上六門並汴京宮城門。大慶，宣德內。左右昇龍，大慶門外兩廊，乾德六年。左右日精，大慶左右。左右大和，大慶殿前兩廊，舊金烏玉兔。乾德四年改日華月華。祥符八年改今名。端禮，右日精西。文德，端禮西。左右嘉福，文德殿前兩廊，舊勤政。明道元年改今名。左右長慶，左右掖內，樞密院西，左日精東。左右嘉肅，長慶內。左右銀臺，嘉肅北，其北出東西華之正街。應門，左長慶東。明堂，應門北。東陽，門東門。總章，西門。平朔，北。左右敷佑，東華內，平朔北。左右承天，東西華外。貽謨，右長慶西。崇孝，貽謨內。龍圖，崇孝左。圓象，崇孝右。含和，垂訓殿後，熙寧十年。宣祐，東西華街北，端拱殿後，舊天光。祥符八年改大寧，明道元年改宣和。通極，宣和北。通掖，通極北。自宣祐而北直抵宮城之拱辰門。紫宸，宣祐西。垂拱，紫宸西。皇儀，垂拱西。集英，皇儀西，其南抵學士北門。平秩，西華內，徽猷閣後。睿思，孝思殿北。左右雍肅，睿思兩廊。左右昭慶，福寧殿門。景輝，集英西。崇政，通極門東向。延真，真游西門。迎陽，延和殿西北，邇英殿南，舊宣南。明道元年改開曜，尋改今名。臨華，大易後拱辰內，西向。延春，睿思殿西。曼春，延春門西。壽春，曼春門西。崑華，壽春門西。化成，崑華門西。文明，化成門西。已上六十門。並見《汴京宮闕圖》。廣祐。正元。天興。景靈。已上四門，景靈東宮。燕昌。啓佑。世德，三門，並在景靈東宮。泰禋，正。端誠，內。承和。迎禧，右。寅明，東。肅誠。祥曦，東。星曜，西。左右嘉德。寶華，後園。拱極。已上青城。崇禮，南。清和，左。厚德，右。寅賓，東。西成，西。受禧，正。宣耀，東。延清，西。宣仁，左。章義，右。凝華，後園並，明道元年作。應天。敷政。左右延福。通天。左安禮，卽唐會昌。右安禮，卽唐景運。鑾和。興教。光政。蒼龍，卽唐重光。金虎，卽唐嘉豫。拱辰，卽唐玄武。太極，卽隋永泰。左右永泰，卽唐延福。日華。月華。左右興善，卽唐銀臺。永福。膺福，卽唐含章。千秋，卽唐金鑾。建禮，大興殿後。廣壽，建禮西。明福，廣壽西。大福，明福內。金鑾，明福西。含光，金鑾西。已上洛陽宮。保寧。端門。左右掖。金耀，卽唐宣耀。寶耀。啓明。乾虎。麗景。開化。膺福。已上皇城。宣仁。承福。含嘉。已上洛陽東城。日積。端拱。思成。泰禧。景福。開明。啓晨。會真。昭符。玉牒。乾通。福真。福臨。真應。崇真。金明。壽嶽，艮嶽。咸豐。已上在汴。重熙頒慶，正平。崇禮，南。延和，東。昭仁。順成，西。回鑾。靜安，北。承慶，隔城。祥輝。順豫，南。省風，左。展義，右。東安。西安。左右保成，順豫內橫門。凝祥。麗澤，二門在班瑞殿前東西門。景清。和寧，北。景和。二門時巡殿前東西門。已上北京諸門。麗正，南。嘉會。已杭上州城門。

元・佚名《河南志》卷四《宋城闕古蹟》 宋以河南爲別都，宮室皆因□□□，或增葺而非創造。今先序五代，而以宋統之。宮城：舊名紫微城。周九里三百步，疑西與北經損減。南面三門。正中曰五鳳樓，因唐天祐之名。東曰興教門，西曰光政門。二門因唐舊名。東面一門曰蒼龍門，

隋之重光門門，内道北即東宮。西面一門曰金虎門，隋之寶城門，唐之嘉豫門。北面一門曰拱宸門，隋唐之玄武門，大中祥符中改南，當五鳳樓。五鳳樓内，正内曰太極殿門，隋之永泰，唐之通天，乾元後，隋殿名改易。太平興國三年，名太極門。景德四年，改日太極殿門。門東西各有門，唐初曰萬春、千秋。今無榜。太極殿門外東、西横門曰左、右永泰門，隋之東、西華□□左、右延福□□□殿曰太極殿。隋之乾陽，唐之乾元。明堂□□□□□□□三年，改朔元殿。後唐同光□年，□□□□□福七年，避高祖諱，改宣德殿，後復爲明堂。宋太平興國三年，改太極。按殿中藻井，有盤木黄龍，勢如飛動。太祖嘗彈落其目睛。殿前有左、右龍尾道，日樓、月樓，東西横門曰日華、月華門，殿後有柱廊，次天興殿。大禮宿齋於此，舊曰太極後殿。太平興國三年改。後有殿閣，其地即隋之大業，唐之天堂。後門，北對建禮門。太極殿門之西面，南曰應天門，唐之敷政、光範，又改應天。次北曰乾元門，唐之千福、乾化，又改乾元。次北曰敷政門，唐之武成、宣政，又改敷政。次北文明殿，正衙殿也。唐之武成、宣政，又改貞觀。梁開平三年改文明。殿東南隅，有鼓樓，西南隅，有鐘樓。東西横門曰左、右延福門，殿兩挾曰東上、西上閤門。殿後有柱廊。次曰垂拱殿，按唐天祐□後□□□□□□傳是此殿。太平興國□□□垂拱。殿後通天門，後有柱廊。興教門内曰左安禮門，□□□門，東偏左藏庫，其西北鑾和門。太平興國三年，改車輅院門曰鑾和。其内車輅庫，今庫内貯唐及五代車輅甚多。太祖開寶九年，雩祀用之。左安禮門北曰左興善門，唐左銀臺門梁開平三年改。東偏雜納庫，今庫後盡空地，植花木甚盛。其北左銀臺門，唐曰左章善門，梁開平三年改。東偏斑院，在雜納庫北。□偏□坊□光政門内北中書，在應天門東。中書西，右安禮門，□庫之景運門，然稍在西，不對光政門。次西横門曰永福門，按後唐同光建左、右永福門，在□□□南，疑興善門是。門西北三司，次西斑院，右安禮門北，曰右興善門。唐右銀臺門，梁開平三年改。門内東偏樞密院，院北裝戲院，與宴殿相近。後唐莊宗好俳優，疑同光中置。西偏崇文院，其北右銀臺門。唐曰右章善門，梁開平三年改。右興善門内東，有横門過宣徽院，其南待漏院，北學士院，蒼龍門之正西，有東隔門□□□膺福門。唐曰含章門，天祐二年改。次西接通天門之柱□□□□□□東有西隔門，次東曰千秋門，唐曰金鑾門，天祐二年改。次東接通天門之柱廊，建禮門在天興殿後，南對五鳳殿。北有隔門，次北拱宸門，建禮門之西曰廣壽殿門，門内廣壽殿。本名嘉慶殿，後唐莊宗末，劉皇后焚其殿而遁往太原。明宗天成四年重修，殿成，有司請丹漆金碧以瑩之。明宗曰：此殿經焚，不可不修，但務宏壯，不勞華侈。乃改爲廣壽殿。殿後隔舍即内東門道，其北明德殿。太平興國三年，改廣壽，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天和，第四殿曰崇徽。其次天和殿，其次崇徽殿，廣壽殿門之西，曰明福門，其柱廊接通天門，南對文明殿。明福門内曰天福殿門，門内天福殿。唐天祐之崇勳殿，後唐同光二年，改中興□□□□□□寢殿，并門名。晉天福二年，又改今名。□□□□□□也，即後唐之絳霄殿。太平興國三年，改寢殿曰太清，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其次思政殿，其次延春殿，其次面北武德殿。後唐同光二年，以解卸殿爲端明殿，太平興國三年改。明福門之西，曰金鑾殿門，門内金鑾殿。唐天祐中，號太極殿，又名思政。梁開平三年，改曰金鑾，用敬翔爲金鑾殿大學士，即此殿也。後唐莊宗復改太極，長興中改二儀殿，後復改金鑾。今殿内有佛像、經藏、金籙、道場什器局之□。其次壽昌殿，□殿□梁之□□□。太平興國三年，改金鑾，第二殿曰壽昌，第三殿曰玉華，第四殿曰長壽，第五殿曰甘露，第六殿曰乾陽，第七殿曰嘉興。其次玉華殿，其次甘露殿，其次長壽殿，今宮内次第如此。其次乾陽殿，其次嘉興殿，已上洛人名爲七殿。金鑾殿門之西曰含光殿門，在千秋門之西，對右銀臺門。門内含光殿，宴殿也，其南廊有裝戲院。殿東廊後有紫雲樓，宮中觀宴之所。樓前射弓小院，含光殿後洗澤宮一位，建禮門北之東廊曰御廚，相對即内東門。門外有石師子二，製作精巧。太祖常以彈彈之，其迹見存。宗著《彈丸記》刻石。北賜食廳，其外即北隔門。北對拱宸門，已見上。門南□□□□□門，門西有隔門，門内面南有講武殿，與武□殿相對。按唐天祐中，□文思毬場。梁開平三年，以行從殿爲興安殿，毬場爲興安毬場，疑是此殿，後改名講武。殿後有柱廊，有後殿，無名。隔門相對西隔門，門西淑景亭位，又有隔門，以西入後院，内有長春殿，後唐同光二年建。殿有柱廊，後殿以西即十字池亭，其南砌臺冰井娑羅亭。貯奇石處，世傳是李德裕醒酒石。按《五代通録》：德裕孫敬義，本名延古，

居平泉舊墅。唐光化初，洛中監軍取其石，置之家園。敬義泣謂張全義，請石於監軍。監軍忿然曰：『黃巢賊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嘗被巢命以爲詬，已即奏斃之。得石徙置於此，其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狀。今謂之娑羅石，蓋以樹名之亭宇覆焉。前有九江池，一名九曲池。梁太祖沈殺九王之處。□□□□□傾側墮於池中，宮女、侍官持扶登岸□□□□□□也。其南有內園門，在含光殿門之西。東宮在蒼龍門，□□□□銀□□□門相對，後門在東池門之內。按後唐莊宗子繼岌，爲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及平定河南，而使名不改。明宗初，入大內居興聖宮，疑當時以東宮爲之。宮後東池門內有飛龍院，其西軍器庫，門內有散甲殿。梁開平三年，改弓箭庫，殿爲宣威殿，疑是此殿。殿後柱廊，有後殿，其北相對有夾道門，在拱宸殿內。皇城：隋曰太微城，亦號南城。宮城之外夾城也，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四面、中央共開九門，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北對五鳳樓，南對定鼎門。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東面二門，南曰賓耀門，隋之東太陽門，武德之東明門，太帝改賓耀。北曰啟明門，西對宮城之蒼龍門。□□□□□金耀門，東對賓耀門，疑卽隋之西太陽門。北曰乾通門，東對宮城之金虎門。西面外夾城，又二門。南曰麗景門，東對金耀門。《五代》、《實録》皆云上陽門，疑曾更易。北曰開化門，東對乾通門。北面一門曰應福門，門西向，其城至微缺一角。按其門五代以來曰甲馬，門蓋諸班直宿其內。城內東偏有太廟、尚書省，次北左軍二門，在興教門之東，門內皆班院。西偏郊社、御史臺，臺中有開元中御史刻石題名及五代文簿數庫。次西右軍一門，在光政門之西，門內皆班院及御園。西夾城內有內侍班。

明・李賢《明一統志》卷二六《河南布政司》 金明池。在府城西。周世宗時鑿，宋太祖幸此，觀習水戰。前賢題詠甚多，王安石詩：宜秋西冠碧參差，憶看鄉人禊飲時。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青天白日春長好，綠鬢朱顏老自悲。跋馬未堪塵滿目，夕陽偷理釣魚絲。

汴故宮。在府城內正北，本宋之大內，金人廣之。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門，丹鳳北曰文武樓，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雙闕前引，東西左右掖門。承天之北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正內曰隆德殿，隆德之次曰仁安殿，仁安之次曰純和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苑門東曰仙韶院，北曰湧翠峰，東連長生殿，又東曰湧金殿，曰蓬萊殿；西曰浮玉殿，曰瀛州殿；南曰閱武殿，又南曰安泰門，東則壽聖宮，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壽殿。徽音、壽聖東曰太后苑，苑有慶春殿，本朝洪武十一年卽其故址建周王府。

龍德宮。在府城內西北隅。本宋徽宗潛邸，及卽位，廣之易今名中。有壺春堂。

延福宮。在府城安遠門內，宋徽宗建。規制精巧，莫與爲比。二宮皆燬于金兵。

東景靈宮、西景靈宮。在府城內端禮街之東西，宋建置。藝祖以下御容于內。

昇平樓。在府城。宋大內需雲殿東，舊名紫雲，乃宮中觀宴之所，明道初改今名。

芳林園。在府城東北。宋太宗在潛邸時，太祖賜此地爲園，及卽位，號曰潛龍，後改曰奉真，又改曰芳林。

同樂園。在府城東北。宋徽宗置。金師拓詩：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時雖逝，還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征鼓散雲和。

玉津園。在府城南，宋人遊賞之所。劉敞詩：垂楊冉冉籠清籞，細草茸茸覆路沙。長閉園門人不見，禁渠流出雨殘花。

壽山艮嶽。在府城東北隅，宋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改壽山艮嶽，其上有華陽宮。山周回十餘里，峰巒嶂巇，洲渚池沼，怪石古木，珍禽奇獸，宮殿館閣，堂亭臺榭，名有名號，不可殫紀。悉爲金兵所毀，唯土山尚存。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八五《備規制・都邑之建上》 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卷一《宋京城》 《宋朝會要》：自朱梁建都，以汴州爲東京，皆因藩鎮舊制，但改名額。而周顯德初，始廣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略】宋敏求《東京記》：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京城四面別築羅城。三年正月，發京畿、滑、鄭、曹之民，命薛可言等督之，仍命韓通總其事，王朴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皆朴定其制，踰年而成。神宗熙寧中，始四面爲敵樓，作甕城，及濬治濠塹。【略】和維《愚見紀忘》：汴之外城門，名各有意義。如云鄭門，以其通往鄭州也；如云酸棗門，以其通往延津，卽舊酸棗縣也。其固子門，未知其義。近閱《宣和遺事》，內載上清寶籙宮成，浚濠，水深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來不覺。又《郡城沿革》云，西面門，從南曰順天門，俗名新門；次曰利澤水門，

汴河自此入城，次北曰開遠門，又名萬勝門；次北曰金輝門，俗名固子門。歐陽公《歸田録》亦云，飲于固子橋。然則以壘石爲固而名其橋，因以名其門也。周禮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樹渠之固，以爲固所依阻，故曰固，或曰固作顧，視也。汴城臥牛之形，北視黄河爲子，而子不敢來害其母，此臆度之説，無所據。

又 卷一〇《寺觀》 相國寺。在縣治東，本北齊建國寺，天保六年創建，後廢。唐爲鄭審宅園，睿宗景雲初，遊方僧慧雲睹審後園池中有梵宫影，遂募緣易宅，鑄彌勒佛像高一丈八尺。值睿宗以舊封相王，初即位，因賜額爲相國寺。玄宗天寶四載，建資聖閣東塔曰普滿，西塔曰廣願。宋寧宗咸平四年，增建翼廊、三門、前樓，迎取潁川郡銅羅漢五百尊，置于閣上。神宗元豐中，增建東西兩廂。又立八院，東曰寶嚴、寶梵、寶覺、慧林，西曰定慈、廣慈、普慈、智海。金、元兵燬。國朝洪武初重脩。改賜額爲崇法禪寺，置僧綱寺於内，而併南北大黄、景福三寺入焉。後累經黄河入城，廊廡僧舍多被湮塌，今所存者聖容殿，結構奇絶，蓋舊殿也。

又 卷一三《宋四京》 京，大也。天子所居謂之京師。宋四京者，謂東京開封府，汴。西京河南府，洛。南京應天府，歸德。北京大名府，魏。宋畿内十六縣：開封，赤。祥符，赤。【略】尉氏，畿。陳留，畿。雍丘，畿。封丘，畿。中牟，畿。陽武，畿。延津，畿。【略】長垣。【略】東明，畿。【略】扶溝，畿。鄢陵，畿。考城，畿。【略】太康，畿。【略】咸平。【略】大梁十蹟：夷門。古城。吹臺。隋堤。上源驛。愁臺。陳橋。艮嶽。青城。官渡。汴城八景：鐵塔行云。金池過雨。州橋明月。大河濤聲。繁臺春曉。汴水秋風。隋堤煙柳。相國霜鐘。又八景：艮嶽春雲。夷山夕照。金梁曉月。資聖薰風。百岡冬雪。吹臺秋雨。宴臺瑞靄。牧苑新晴。

明・茅元儀《三戍叢譚》卷三 宋汴之新城，即都城也，四十八里餘。一云周世宗顯德二年築，一曰宋太祖所築。見坊、巷、門、衢整一以筆乙之，爲交錯形。元豐時，命内侍宋用臣改築，處處方幅。金兵一擊皆破。二説未知孰是，無論世宗、太祖其築法必不謬，後之作者不識此意矣。

明・陳絳《金罍子》下篇卷四 宋都汴梁，仍五代之舊，是曰東京、開封府，而以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南京即今之歸德府，亦曰應天府，北京則大名府，吕夷簡請建，示將親征以伐虜謀者。此宋之四京也。

清・葛芝《卧龍山人集》卷一一《西京石穴記》 宋以唐之東都爲西京，即今之河南府。

清・孫承澤《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二《宋西京宫城》 西京，唐顯慶間爲東都，開元改河南府，宋爲西京，山陵在焉。宫城周廻九里三百步，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樓，東曰興教，西曰光政，東一門曰蒼龍，西一門曰金虎，北一門曰拱宸。五鳳樓内東西門曰左、右永泰門，外道北有鸞和門，右永泰門，西有永福門、興教、光政門。内名三門曰左、右安禮，左、右興善，左、右銀臺。蒼龍、金虎門内第二隔門曰膺福，千秋膺福門内道北門曰建禮。正殿曰太極殿，前有日月樓、日華、月華門；又有三門曰太極殿門，後有殿曰天興，次北殿曰武德，西有門三重曰應天、乾元、敷教，内有文明殿，旁有東上閤門、西上閤門，前有左、右延福門；後又有殿曰垂拱殿北，有通天門，柱廊北有明福門，門内有天福殿，殿北有寢殿曰太清，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東又有廣壽殿視朝之所也，北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天和，第四殿曰崇徽。天福殿西有金鸞殿，對殿西廊有彰善門，殿北第二殿曰壽昌，第三殿曰玉華，第四殿曰長壽，第五殿曰甘露，第六殿曰乾陽，第七殿曰善興。西有射宫殿，千秋門内有舍光殿，拱宸門内西偏有保寧門，門内有講武殿。北又有殿相對，内園有長春殿、淑景亭、十字亭、九江池、砌臺、婆羅亭。宫城東西有夾城，各三里餘。東二門，南曰賓暉，北曰啟明。西二門，南曰金曜，北曰乾通。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皇城周廻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門，中曰端門，東西曰左、右掖門，東一門曰宣仁；西三門，南曰麗景，與金曜相直，中曰開化，與乾通相直；北曰應福，内皆諸司處之。京城周五十二里九十六步，南三門，中曰定鼎，東曰長夏，西曰厚載；東三門，中曰羅門，南曰建春，北曰上東，西一門曰關門；北二門，東曰安善，西曰徽安。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歷代州域形勢七》 因襲前轍，定都大梁。《都邑攷》：宋建隆初，因周舊制，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真宗建宋州爲南京。景德三年，以宋州爲太祖舊藩，升州爲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遂建爲南京，其後高宗即位於此。仁宗又建大名府爲北京。慶曆二年，以大名府爲真宗駐蹕之所，建爲北京。時謂之四京。又皇祐四年，以曹、陳、許、鄭、滑爲輔郡。崇寧四年，以右司諫姚祐言，於是以潁昌府爲南輔；升襄邑

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滑州爲北輔，各置軍防，其後廢置不一。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四《新舊五代史二・梁有兩都》

《歐史梁紀》：開平元年四月，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薛史》同，但此下多一句，云：以爲佑國軍節度使。于愼行《穀山筆塵》第十二卷《形勢篇》云：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五代及宋以洛陽爲西京，汴梁爲東京。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一首列東京開封府即今府，河南省城；次列西京河南府即今府屬河南，古洛陽也。愚謂：自漢及唐，爲都之地甚多，著者莫如關中、次洛陽、其次金陵，即僭僞割據，從無都汴者。不意朱梁凶醜，忽創都於此。汴本非可都之地，而晉、漢、周皆因之不改。惟後唐都洛陽，至石晉仍還於汴。而趙宋且運臻二百，流俗口傳，動輒稱爲汴梁，猶是凶醜之遺。亦可異矣。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一八《汴京始末》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謂從古無都汴者，不意朱全忠凶醜，忽創都於此。按汴之爲京，雖自朱梁始，然朱全忠由此創業，其建都則仍在洛陽也。天祐元年趣昭宗遷洛以便傳禪，是歲遂弒昭宗。明年正月唐遣百官至汴，奉璽綬勸進，全忠乃升汴爲東都，洛陽爲西都。開平二年卜郊於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被友珪弒也，亦因全忠以傳國璽付友文妻王氏往東都召友文，故友珪弒之。時友貞爲東京留後，遣兵誅友珪，羣臣請入洛即位。友貞曰：夷門本太祖興王之地，於是遂即位於東都，自此汴始爲帝京。然唐莊宗入汴後仍都洛陽，及明宗兵變時，莊宗統兵至汴禦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爲郭從謙所弒。明宗之建國也，亦自汴至洛，即位於莊宗柩前。愍帝、廢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運，三年始升汴爲東京而定都焉。邪律德光亦嘗登位於此而去。漢、周、宋皆因之。靖康被遷後，金封劉豫爲齊帝，豫又徙都於汴。後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後，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廢爲州。此汴京始末也。

清・葉澐［康熙］《商丘縣志》卷三《古蹟》

鴻慶宮，舊在應天府城北，俗稱北宮，宋之原廟也。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以應天府爲南京，以聖祖殿爲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于聖祖之側，名神御殿，又名三聖殿。故址在城西南隅。歸德殿，在舊城內。宋南都行宮之正殿也。

南宋臨安分部

綜述

宋・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一《行在所・宮闕》

大內在鳳凰山之東，以臨安府舊治子城增築。南曰麗正門，門外建東西闕亭、百官待漏院。北曰和寧門，門外建百官待漏院。東曰東華門。建炎中，車駕南巡，駐蹕於此。紹興七年二月，降詔巡幸建康府。紹興八年三月，移蹕臨安府。

又 卷二《歷代沿革》

大都督，臨安府，餘杭郡，寧海軍節度。治錢塘、仁和二縣。【略】五代之亂，錢氏據有兩浙幾百年，號吳越國。宋興，錢俶始事貢獻。太平興國三年，朝于京師，遂納土焉。其年，改錢江爲仁和，復新登爲新城，陞安國衣錦軍爲順化軍，治臨安縣。四年，改吳昌爲昌化。五年，廢順化軍，以其縣復隸杭州。淳化五年，詔以鎮海軍爲寧海軍，詔曰：『浙右奧區，餘杭故壤，閭閻舊俗，有延陵廉遜之風，組練雄師，知孫武訓齊之令，控於滄海，實曰大藩，宜更節制之名，用洽底寧之化，杭州鎮海軍改爲寧海軍。』陞南新場爲紹德縣，六年改爲南新縣，領縣十。皇祐元年，管勾一路兵馬鈐轄司事。熙寧五年，廢南新爲鎮，隸新城縣。七年，分浙東西爲兩路。杭、蘇、湖、潤、常、秀、睦七州爲西路。宣和中。領浙西安撫使、建炎三年。翠華巡幸，是年十一月三日。陞杭州爲臨安府。復兼浙西兵馬鈐轄司事，統縣九，錢塘、仁和、餘杭、臨安、富陽、於潛、新城、鹽官、昌化。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臨安府，車駕駐蹕之地，宜增重事，權依舊兼浙西安撫使云。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八

（紹興十三年二月）乙酉，詔令臨安府建景靈宮。先是，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游，猶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倣靈宮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事

下禮官。至是，權禮部侍郎王賞等乞體倣温州見今安奉殿宇，令本府同修内司，隨宜修蓋。其後創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爲之。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渡江後郊廟宮省》

紹興四年，高宗在平江，將還臨安，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和議成，乃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三年，築圜丘、景靈宮、高禖壇、祕書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十六年，廣太廟，建武學。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萬壽觀。十八年，築九宮貴神壇。十九年，建太廟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庫南省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醫局。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大閱所。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始備焉。

又《今大内》　今大内，舊杭州州治也。紹興初，高宗自越復還臨安，命有司裁爲行宮，百楹而已。時内侍楊公弼董其事，欲增爲三百楹，上不可而止。蓋上日所御殿，茅屋才三楹。九年，秦丞相用事，始作慈寧宮。十二年，和議成，因作崇政殿、垂拱殿。十八年，乃名皇城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二十四年，建天章等六閣。二十八年，增築皇城東南之外城。於是時禁中已復營祥曦、福寧等殿，苑中有澄碧、觀堂、凌虚閣等，而上又自作復古殿、損齋，實所常御也。孝宗乾道初，作選德殿。淳熙中，作翠寒堂。今壽慈宮，舊秦檜宅也，故爲德壽宮。今太學，舊岳飛宅。今三省、樞密院，舊顯寧寺。今臨安府，舊祥符寺。

又　卷五《中興定都本末》　靖康末，高宗初建元帥府於河北，後聞京城破，汪廷俊等遂奉王如山東。久之，聞張邦昌僭立，廷俊等欲奉王走宿州，謀渡江左，先鋒至山口鎮，三軍籍籍，乃罷行。五月，王即位於南都。六月，李伯紀入相，將奉鑾輿狩襄、鄧。八月，伯紀去位。十月，上遂幸維揚。時黄懋和、汪廷俊爲政也。三年二月，粘罕遣五千騎犯揚州，上幸杭州駐蹕。三月，苗傅、劉正彦謀逆，以上爲睿聖仁孝皇帝，居别宮。四月，傅等敗，上進幸江寧。冬，兀朮入寇，上用呂元直議，自明州幸海。四年春，始還越州，時范覺民爲相也。覺民罷。紹興二年正月，以漕運不繼，復移臨安。冬，兀朮入寇。趙元鎮、張德遠供事，上幸平江。時朱藏一首建避狄之議，元鎮闢之，朱由此罷相。明年盧退，上復還臨安。六年秋，劉豫入寇，上進幸平江。七年春，元鎮罷，德遠獨相，乃有建康之幸。秋，鄜瓊叛，德遠罷，元鎮復相。八年二月，復奉上還臨安。其冬，元鎮罷，秦會之獨相，自此不復進都矣。

又　卷二〇《高宗建康東歸》　上之在建康也，吴明可芾爲殿中侍御史，建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詔侍從、臺諫議之。明可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朝論不欲進取，乃詔以淵聖皇帝祔廟將及，暫還臨安。上未行，邊吏言虜人來聘。明可又言：『虜使之來，蓋欲窺吾進退，視吾虚實，不如受禮建康，候其出疆，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上既定議東還，而軍務未有所付。

又　《乙集》卷三《南北内》　今南北内，本杭州治也。紹興初，創爲之。休兵後，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閣。龍圖以下諸閣，承平時，並建於大内之西，今此但爲一閣耳。而寢殿仍舊謂之福寧殿。淳熙初，壽皇始作射殿，謂之選德。八年秋，又改後殿擁舍爲别殿，取舊名，謂之延和。經歷兩朝，如是而已。至若苑中亭殿，則皆太上爲之，壽皇亦稍增焉。其名稱可見者，僅有復古殿、損齋、觀堂、芙蓉閣、翠寒堂、清華閣、羅木堂、隱岫、澄碧、倚桂、隱秀、碧琳堂之類，蓋得先王卑宮室之意矣。德壽宮乃秦丞相舊第也，在大内之北，氣象華勝，宮内鑿大池，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爲山，象飛來峰，有樓曰聚遠。凡禁籞周回分四地分：東則香遠、梅堂。清深、竹堂。月臺、梅坡、松菊三徑、菊、芙蓉、竹。清妍、酴醾。清新、木犀。芙蓉岡，南則載忻、大堂乃御宴處。忻欣、古柏、湖石。射廳、臨賦、荷花山子。燦錦、金林檎。至樂、池上。半丈紅、郁李。清曠、木犀。瀉碧、養金魚處。西則冷泉、古梅。文杏館、靜樂、牡丹。浣溪、大樓子海棠。北則絳華、羅木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盤松。松在西湖上，得之以歸。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五引《秀水閒居録》　（建炎三年二月四日）上曰：『適王淵奏來乞速幸餘杭。云：鎮江暫駐，止是照管得一處，若虜人自通州對岸過江，先據蘇州，奈何？不若錢塘有重江之險。適已議定，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

又　卷一七三　（紹興七年春正月丁丑）李參政邴對：『【略】何謂固

根本？建康，古之建國，山川盤絡，漕運便利。陛下欲圖中原，必駐蹕於建康，此不易之論也。則江信爲根本矣。』

又 卷一七四 （紹興七年春正月丁丑）張參政守奏對曰：『【略】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

又 卷一七五 （紹興七年春正月丁丑）王參政綯對曰：『【略】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臣竊嘗伏思：汴都京廟、洛邑陵寢，咸在中原。洛、汴之在天下，猶水木之有本源，網裘之有綱領。誠復中原而都之，則臨莅四方，舉而措之，無復難者。睿意所向，未嘗不在於此，可謂得其要矣。將復中原，蚤定駐蹕之地。稽之古昔，揆之時宜。駐蹕之地未有過於建康。何以言之？昔曹氏先有中原，孫仲謀遂據武昌，七八年間，山川地形，勢在江表者，觀覽規度，至詳熟矣。未幾，遷居建業，使曹氏父子必睥睨，逡巡而不敢進。後五胡濁亂，河洛元帝南渡，王導相之，雖叛臣劇賊陵犯之頻，終不肯捨此而他涉。由是觀之，將圖恢復中原，駐蹕之地信未有過於建康者，豈錢塘、蘇臺所可比擬！建炎己酉，行宮告成，無何金寇兵火殘毀，邇來亦既繕修，稍以就緒，增葺歲年必復全備。雖然淮甸未固，建康形勢雖勝，營繕兵甲雖多，亦未可以遽議駐蹕也。』

又 卷一二二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張邵卒。禮部尚書、奉使金國待制張公行實曰：『【略】殆天以資陛下，而贊之中興，舍此則無投足之地矣。可不力爭之乎？非保東南，無以爲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建康之地，龍盤虎踞，古稱帝都，卻倚大江，險實天設；荊湖、巴蜀，實居上流，無事則漕輓足以給費，有警則召兵足以戡難，順流而下不淹浹旬；吳越、閩嶺，實貨所出，摘山煮海，其利不貲。陛下何不據此以跨東南，分遣將帥以除盜賊，盡城江北諸州，擇人以守之，重兵以鎮之。列屯相望，綿地千里，亦禁革之術，爲聲援之助，以爲建康捍蔽，以壯東南形勢，乃退保錢塘示弱乎？錢塘僻在海隅，其地狹小。臣恐虜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矣。有如遣間諜誘盜賊，啖以高爵，連衡抗我，外恃金人之救，內據要害之地，堅城列守，未可疾攻，則是淮江之間又生一金賊也。失襄、漢、唐、鄧，則川陝之運不通；失武昌、蘄、黃，則荊湖之運不通；失九江、采石，則江淮之運不通；失淮西、廬、壽，則維揚、溧陽可以南渡，而江左震矣。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扼饒、信，北攻蘇、秀，絶我援兵，梗我糧道，無地自處，誠非持久之便也。』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二二 （紹興五年二月）己丑，詔臨安府建太廟，別廟奉安神主。

又 卷二四 （紹興十四年）十二月己卯，詔臨安府置漏澤園。

又 卷二五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乙亥，詔臨安府修築禁城。

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一《行在所録・駐蹕次第》 （紹興）八年二月戊寅，車駕自建康府幸臨安府。先是，七年閏十月，趙鼎議回蹕臨安。《趙鼎事實》曰：上議回鑾，諸公初無異議，鼎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興舉之意，豈知陛下聖算初不如此。今固不可户曉，唯是它日淮上有警，却須前進鼓作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司，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所。蓋自十二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帖然。以明年二月七日起發，上因諭趙鼎曰：『建康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他時復來幸，免更營造，以傷民力。』鼎等奏：『已令建康府拘收。』且言虜人遂以大河之南歸我，當且駐蹕建康，以俟經營。既至，遂下詔曰：『昔在光武之興，雖定都於洛，而車駕往返見於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英威，遞行天討，上繼隆漢，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邊圉，奬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

又 《宮闕一》 大內，在鳳凰山，即杭州州治。建炎三年二月，詔以爲行宮。時執政奏屋宇隘窄，上猶以百官六軍未得所居，不御正寢。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措置草創。有旨不得華飾，僅蔽風雨足矣，未暇丹臒亦無害。時修內司乞造三百間，詔減二百。二年九月，南門成，詔名曰『行宮之門』。三年，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內。以百官遇雨泥行非便。十八年，名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門外各有百官待漏院。東苑門曰『東華』。二十八年，增築皇城東南之外城。時禁中間有營建，大率因事立制，務在儉樸，列聖相承，罕所增益。內廷事秘，臣下不能詳知，今敬載大略如左。

文德殿，正衙，六參官起居，百官聽宣布。紹興十二年建。

紫宸殿，上壽。
大慶殿，朝賀。
明堂殿，宗祀。詳見後明堂門。
集英殿，策士。以上四殿皆即文德殿，隨事揭名。
垂拱殿，常朝，四參官起居。紹興十二年建。
後殿，淳熙六年間建。
延和殿，垂拱及後殿之後皆有此殿，遇聖節、冬至、正旦、寒食、大禮、齋宿，或避殿則御焉。
崇政殿，即祥曦殿。
福寧殿，御寢。
復古殿，高宗皇帝建，理宗皇帝重修。【略】
選德殿，孝宗皇帝建，以爲射殿。御坐後有大屏，分畫諸道，列監司、郡守爲兩行，各標職位、姓名，又圖華夷疆域於屏陰。詔學士臣周必大爲記并書。【略】
緝熙殿，理宗皇帝闢舊講殿爲之。【略】
熙明殿，今上皇帝即東宮新益堂改建，以爲講讀之所。【略】
勤政殿，今上皇帝咸淳二年即進食殿改建。
嘉明殿，今上皇帝咸淳二年即東宮繹已堂改建。
欽先思孝殿，紹興十五年建，循東都舊制，以奉祖宗神御。

又 卷一三《行在所録・苑囿》 聚景園，在清波門外。孝宗皇帝致養北宮，拓圃西湖之東，又斥浮圖之廬九，以附益之。清波門外爲南門，湧金門外爲北門，流福坊水口爲水門。亭宇皆孝宗皇帝御扁，嘗恭請兩宮臨幸。光宗皇帝奉三宮，寧宗皇帝奉成肅皇太后，亦皆同幸。歲久蕪圮，令老屋僅存者，堂曰『攬遠』，亭曰『花光』，又有亭植紅梅，有橋曰『柳浪』，曰『學士』，皆麤見大槩。惟夾逕老松益婆娑。每盛夏，芙蕖彌望，游人艤舫遶堤外。守者培桑蒔果，有力本之意焉。

玉津園，在嘉會門外。紹興十七年建。明年，金使蕭秉温來賀天申節，遂燕射其中。孝宗皇帝數臨幸，命皇太子、宰執、親王、使相、侍從及管軍官講燕射禮，上親御射。【略】魏王判寧國府，亦嘗命宰執於此燕餞。蓋皆以爲講禮之所。

富景園，在新門外之東。孝宗皇帝奉憲聖皇太后，嘗請游幸，又重於數戒有司，故營是園以邇北宮，規置略倣湖山。今亦湮廢，悉隸慈元殿，歲收花果之入焉。

翠芳園，在錢湖門外南新路口，面南屏山，故舊名『屏山園』。咸淳四年，盡徙材植以相宗陽宮之役，今惟門閎儼然。

右先朝苑囿，惟以奉親歡修國典故，久弗及繕治，雖垣頹棟壓，益以昭聖明恭儉，無於逸於游之好云。

玉壺園，在錢塘門外。本鄜王劉光世園。【略】景定間，更隸修内司，又爲堂曰『明秀』，今隸慈元殿。

又 卷一七《疆域二》引范子長《皇朝郡縣志》 府境：東西六百六十七里，南北九十九里。四至八到：東至嘉興府二百四十九里，西至徽州三百三十三里，南至紹興府一百二十六里，北至安吉州一百六十二里，東南至紹興府一百七十一里，西南至建德府二百七十四里，東北至嘉興府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寧國府四百八里。郡境：東西六百六十七里一百三十六步，南北九十九里三十三步。陸路：西至昱嶺二百四十三里，入徽州界；北至堆五十四里，入安吉州界；東北至七里店九十三里，入嘉興府界；西北至千秋嶺一百九十八里，入寧國府界；南至白峰鋪一百五十三里，入建德府界。水路：東至浙江沿海廓瀝巷一百二十九里，入嘉興府界；南至浙江中流三十六里，入紹興府界；《寰宇記》云：渡浙江一百二十里。北至下塘大港五十四里，入安吉州界；東北至上塘運河九十三里，入嘉興府界；東南至浙江中流三十六里，入紹興府界；西南自浙江入溪，至白峰一百五十三里，入建德府界。

又 卷一九《疆域四・廂界》 在城九廂：宮城廂，東至嘉會門、禁城角；西至中軍小寨門，接連右四廂界；南至八盤嶺，接連左一南廂界；北至便門鋪軍巡鋪城角。左一南廂，東自大隱坊玉仙堂，接左一北廂吳山新鋪；西自架子營至錢湖門以北沿城，接左一北廂祝大夫鋪；南自小紅門子至青平山鋪，接連右一廂州門上鋪；北自龍舌頭西塔兒頭，接左一北廂西一鋪。左一北廂，東至市西坊御街，係壩西鋪，接連左二廂界；西至豐豫門竹園新鋪，接連左三廂界；南至朝天門城基，係吳山新鋪，接連右一廂界；北至清波門沿城一帶，係祝大夫鋪，接連左一南廂界。左二廂，東

自市西坊以北及御街一帶，直至觀橋中心爲界；西自小新莊橋東岸，直至三橋子河中心爲界；南自三橋子中心，直至市西坊爲界；北自觀橋中心以北，直至三橋子爲界。左三廂，東自三橋西堍轉北沿河，直至結縛橋豆腐巷口，接連左二廂界；西至涌金門軍巡鋪以北沿城，直至餘杭門頭；南至三橋西堍以西，直至涌金門軍巡鋪前河中心，接連左一北廂界；北至弔橋中心，接連右二廂界。右一廂，東至薦橋，接連連右四廂；西至上生寺，接連左一南廂；南至和寧門；北至朝天門，城接連右二廂。右二廂，東至古城基，接連右三廂界；西至南御街中心，接連左一北廂、左二廂界；南至朝天門，接連右一廂界；北至弔橋堍下，接連右三廂界。右三廂，東至崇新門以北沿城一帶，直至艮山門；西至薦橋堍以北，直至葛家橋；南至薦橋中心，直至崇新門，接連右四廂界；北至艮山門以西，直至天宗水門，接連右二廂。右四廂，東至南禁城角，接連右一廂界；西至望仙橋中心，接連右一廂界；南至中軍小寨門，接連宮城廂界；北至薦橋中心，接連右三廂界。據《國朝會要》，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十七日，守臣榮薿言：『本府城內雖有兵官七員分廂領事，而兵官多昧文法，徇私容情。乞照城外亦置左、右廂，官兩員，以京朝官親民資序人充。所有兵官乞減罷三員，存留四員，止令分地巡警。』從之。明年六月，侍御史周方崇言其不便，請行廢罷。其城內詞訟，令本府自行理斷。自是，分廂置兵官如故，從吏部注大小使臣。城南、北左右廂：城南左廂公事所，在嘉會門外洋泮橋東。東至錢塘江；西至新禁城；南至鐵井欄；北至艮山門。城北右廂公事所，在餘杭門外江漲橋東。東至東新橋；西至餘杭西；南至慈雲嶺；北至北新橋。紹興十一年五月十日，守臣俞俟奏請：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煙繁盛，各比一邑。乞於江漲橋、浙江置城南、北左右廂，差親民資序京朝官主管本廂公事，杖六十以下罪聽決。旨依。此建置之始也。至於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十七日，用守臣榮薿之請，城內亦置左右廂，而城南北遂至闕官。未幾，又因侍御史周方崇之請，廢罷在城兩廂，其城南北如故。詳見在城廂。【略】城東西廂，城東廂都巡檢使司，在崇新門外馬婆舊鋪。東至螺螄橋；西至新禁城；南至候潮門；北至保德門。城西廂都巡檢使司，在錢糧司嶺上。東至慈雲嶺頂，接連城南廂界；西至惠因橋，接連錢塘尉司界；南至雙塔兒寨前，接連城南廂界；北至錢塘門真珠河水口，接連錢塘尉司界。右係乾道三年四月二十日臣僚奏請：城東、西戶口繁夥，警邏稀踈，時城西閔將仕家被劫，遂有此奏。乞置巡檢使二員，措置盜賊，仍各差軍兵。從之。其地分，東隸南廂，西隸北廂。

又《坊巷》府城：左一南廂：大隱坊，都酒務西，新房廊巷口相對。徽宗朝處士徐奭居此，因名。安榮坊，泰和坊相對。懷慶坊，祕書省相對。和豐坊。天井坊相對。已上並在清和坊內南首一帶。左一北廂：吳山坊，俗呼吳山井巷。清河坊，宗陽宮御路對。融和坊，俗呼灌肺嶺巷。新街，融和坊北。太平坊，通和坊相對。市南坊，太平坊北，俗呼巾子巷。市西坊，俗呼壩頭，又曰三橋街，今爲市曹。已上並在南御街西首一帶。南新街，清河坊里，御史臺對。康裕坊，御史臺西，俗呼八作司巷。後市街，吳山北坊相對。吳山北坊，後市街對。泰和坊，安榮坊相對，俗呼糯米倉巷。天井坊，天井巷舊名通浙坊，稍西爲龍舌頭。中和坊，樓店務巷，舊名淨因坊。仁美坊，俗呼石板巷，在通判北廳東。近民坊，府治東，由左司理院前出河下。流福坊，府治前西。豐豫坊，凌家橋西，府學在此坊內。美化坊，府學西入巷。左二廂：修義坊，市西坊北，俗呼菱椒巷。富樂坊，修義坊北，俗呼賣馬巷。衆樂坊，富樂坊北，俗呼虎跑泉巷。教睦坊，銀甕中酒庫南，俗呼狗兒山巷。積善坊，銀甕中酒庫北，俗呼上百戲巷。秀義坊，積善坊北，俗呼下百戲巷。壽安坊，義和坊對，俗呼官巷。修文坊，官巷北，即舊將作監巷。里仁坊，修文坊北，俗呼陶家巷。保信坊，里仁坊北，俗呼剪刀股巷。定民坊，戒民坊相對，俗呼中棚巷。睦親坊，定民坊相對，俗呼宗學巷。純禮坊，俗呼後洋街巷。保和坊，安國坊相對，俗呼磚街巷。報恩坊，保和坊北，俗呼觀巷。已上並在北御街西首一帶。福德坊，保和坊內。咸淳元年居民建。招賢坊，舊在仁和縣巷。登省坊。仁和縣前。咸淳五年，知縣郭應酉買民地立。左三廂：欽善坊，井亭橋南，俗呼聞扇子巷。甘泉坊，相國井巷口，與井亭橋對。清風坊，莊文府南，俗呼活水巷。清和坊，洪福橋西，楊和王府巷。興慶坊，結縛橋相對，俗呼前洋街。德化坊，舊係木子巷，今在對岸潘閬巷口。字民坊，錢塘縣前。平易坊。錢塘縣前。右一廂：孝仁坊，和寧門外西。登平坊，和寧門外東。壽域坊，太廟南，俗呼糧料院巷。天慶坊，天慶觀巷，在宰執府北。保民坊，天慶坊北，俗呼廟巷。長慶坊，朝天門裏，西入忠清廟路。已上並在南御街東西。新開坊，朝天門外，清平坊內轉東。常慶坊，都稅務南，俗呼柴垛橋巷。富樂坊，薦橋西。右二廂：清平坊，朝天門外，面南，俗呼沙皮巷。通和坊，太

平坊對，俗呼金波橋巷。賢福坊，市西坊對，俗呼壩東巷。蘭陵坊，賢福坊北，俗呼水巷。義和坊，壽安坊對，俗呼炭橋巷。武志坊，義和坊北，俗呼李博士橋巷。戒民坊，定民坊相對，俗呼棚橋巷，今爲市曹。新安坊，戒民坊北，俗呼新樓橋巷。延定坊，純禮坊對，俗呼鵝鴨橋巷。安國坊，保和坊相對，俗呼北橋巷。懷遠坊，安國坊北，俗呼軍頭司巷。普寧坊，觀橋北，俗呼清遠橋巷。已上並在北御街東首一帶。同德坊，祥符寺西，俗呼燈心巷，在南御街北。嘉新坊，北酒庫東，面北，俗呼七郎堂巷。教欽坊，北酒庫東，面南，俗呼竹竿巷。新開南巷，薦橋富樂坊對。新開北巷。日新橋東。右三廂：東巷坊，西巷坊，並在薦橋東，面南，俗呼上、中沙巷。豐禾坊，崇新門內，舊面西，咸淳三年建當今上皇后家廟宅第，遂移稍東，面南。善履坊，芳潤橋東。興德坊，鹽橋下西堍。昌樂坊。蒲橋東。右四廂：興禮坊，舊對清河坊。咸淳四年建今宗陽宮，闢爲御路，遂移入內宮牆之東，屬右四廂界。寧海坊。薦橋東，面北。故老云：城內舊有坊號，久廢未立，如羅漢洞巷口則曰美俗坊，金文橋下通金門路則曰會昌坊，洪橋楊府巷口則曰紫雲坊，鞔鼓橋癸辛街巷口則曰從訓坊，馬家橋西巷口則曰孝慈坊，洗麪橋下南岸口則曰通寶坊，洗麪橋下北岸口則曰豐財坊。通寶、豐財爲有左藏庫也。城南左廂：狀元坊，兒門鋪前。嘉定七年，爲武舉狀元劉必萬立。美政坊。本廂前。城北右廂：狀元坊，北新橋南。端平二年，爲武舉狀元朱熠立。轉運司試院路。江漲橋北。城西廂：狀元坊。赤山路口所立坊，與兒門同。城東廂：富安坊。新開門外。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四《觀潮》　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玩殆無虛日。西有湖光可愛，東有江潮堪觀，皆絶景也。每歲八月內，潮怒勝於常時，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觀者，至十六、十八日傾城而出，車馬紛紛，十八日最爲繁盛。二十日則稍稀矣。十八日蓋因帥座出郊，教習節制水軍，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爲貴戚內侍等雇賃作看位觀潮。【略】其杭人有一等無賴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涼繖、紅綠小繖兒，各繫繡色緞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爲群，執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戲，或有手腳執五小旗浮潮頭而戲弄。向於治平年間，郡守蔡端明內翰見其往往有沉沒者，作《戒約弄潮文》云：『斗、牛之外，吳、越之中，惟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謂矜誇，時或沉溺，精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盍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家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自後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向有前輩作《看弄潮詩》云：『弄罷江潮晚入城，紅旗白旗輕。不因會吃翻頭浪，爭得天街鼓樂迎。』且帥府節制水軍，教閱水陣，統制部押於潮未來時，下水打陣展旗，百端呈拽，又於水中動鼓吹，前面導引，後擡將官於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幟滿船，上等舞槍飛箭，分列交戰，試炮放煙，捷追敵舟，火箭羣下，燒毀成功，鳴鑼放教，賜犒等差。蓋因車駕幸禁中觀潮，殿庭下視江中，但見軍儀於江中整肅部伍，望闕奏喏，聲如雷震。余扣及內侍，方曉其尊君之禮也。其日帥司備牲禮、草履、沙木板，於潮來之際，俱祭於江中。士庶多以經文，投于江內。是時正當金風薦爽，丹桂飄香，尚復身安體健，如之何不對景行樂乎？

又　卷七《杭州》　杭城號武林，又曰錢塘，次稱胥山。隋朝特創立此郡城，僅三十六里九十步，後武肅錢王發民丁與十三寨軍卒增築羅城，周圍七十里許，有南城山，稱爲龍山；東城門號爲南土北土保德；北城門名北關，今在餘杭門外，人家門首有青石墩是也；西城門曰水西關，在雷峰塔前。城中有門者三：曰朝天門，曰啟化門，曰鹽橋門。宋太平興國年間，錢王納土，□□□□安有，號爲寧海軍。高廟于紹興歲南渡，駐蹕於此，遂稱爲『行在所』。其地襟江抱湖，川湊□□□□□衍，民物阜蕃，非殊方下郡比也。自歸宋□□□□□易名。旱門僅十有三，水門者五。城南門者一曰嘉會，城樓絢彩，爲諸門冠，蓋此門爲御道，遇南郊，五輅從此幸郊臺路。城東南門者七：曰北水門，曰南水門，蓋禁中水從此流出，注鐵沙河及橫河橋下，其門有鐵窗柵鎖閉，不曾輒開；曰便門，曰候潮門，曰保安水門，河通跨浦橋，與江相隔耳；曰保安門，俗呼小堰門是也；曰新開門。城東門者三：曰崇新門，俗呼薦橋門；曰東青門，俗呼『菜市』；曰艮山門。城北門者三：曰天宗水門，曰餘杭水門，曰餘杭門，舊名『北關』是也。蓋北門浙西、蘇、湖、常、秀，直到江、淮諸道，水陸俱通。城西門者曰：曰錢塘門，曰豐豫門，即湧金；曰清波，即俗呼『閣門』也；曰錢湖門。其諸門內便門東青、艮山，皆甕城。水門皆平屋。其餘旱門，皆造樓閣。諸城壁各高三丈餘，橫闊丈餘。禁約嚴切，人不敢

登，犯者准條治罪。城內元三門俱廢之，獨朝天門止存兩城壁，杭人猶以門稱之。

又《禁城九廂坊巷》　在城九廂界，各廂一員小使臣注授，任其煙火盜賊，收解所屬。其職至微，所統者軍巡火下地分，以警其夜分不測耳。曰宮、城、廂、廡、坊、巷，東至嘉會門禁城角，西至中軍壁小寨門，南至八盤嶺，北至便門巡鋪城角矣。左一南廂所管坊巷：曰大隱、安榮、懷慶、和豐。並在清河坊內南首一帶。左一北廂所管坊巷：曰吳山坊，卽吳山井巷。清河坊，與南瓦子相對。融和坊，卽灌肺嶺巷。新街融和之北太平坊，通和相對。市南坊，卽巾子巷。市西坊，俗呼壩頭，又名三橋街，並在禦街西首一帶。南新街，御史臺相對。康裕坊，俗呼八作司巷。後市街，吳山北坊西相對。泰和坊，俗呼糯米倉巷。天井坊，卽天井巷，舊名通坊。稍西龍舌頭路中和坊，元呼樓店務巷，舊名淨因坊。仁美坊俗呼石阪巷，在通判北廳之東。近民坊，府治東。流福坊，府治前西。豐裕坊，淩家橋西。美化坊，府學西。八巷並在清河坊北首一帶，直至州府沿河至府學前淩家橋西。左二廂所管坊巷：曰修義坊，俗呼菱椒巷，卽肉市。富樂坊，俗呼賣馬巷。衆樂坊，俗呼虎跑泉巷。教睦坊，俗呼狗兒山巷。積善坊，卽上百戲巷。秀義坊，卽下百戲巷。壽安坊，俗名官巷。修文坊，卽舊將作監巷。里仁坊，元名陶家巷。保信坊，俗呼剪刀股巷。定民坊，卽中棚巷。睦親坊，俗呼宗學巷。純禮坊，元名後洋街巷。保和坊，舊稱磚街巷。報恩坊，俗名觀巷。以上在御街西首一帶。福德坊，在保和坊巷內。招賢坊，仁和縣前對巷。登省坊，縣衙相對，係郭幸買民地創開此坊耳。左三廂所管坊巷：欽善坊，井亭橋南。聞扇子巷、甘泉坊、相國井巷口，與井亭橋對。清風坊，莊文府南。活水巷、清河坊，洪福橋西楊和王府前。興慶坊，結縛橋對前洋街。德化坊、舊木子巷，在潘閬巷口。字民、平易，俱在錢塘縣前。右二廂所管坊巷：孝仁、登平二坊，和寧門外西東。壽城坊，太廟南糧科院巷。天慶坊，卽天慶觀巷。保安坊，元呼廟巷。懷信坊，俗呼糍團巷。長慶坊，入忠清廟路。以上並在大街東西。新開坊，清平巷轉東上抱劍營路。常慶坊，都稅務南柴垛橋巷。富樂坊，薦橋西。右二廂所管坊巷：清平坊，卽舊沙皮巷。通和坊，金波橋路。寶佑坊，卽福王府看位一直路。賢福坊，卽壩東貓兒橋巷。蘭陵坊，水巷橋巷。義和坊，俗呼炭橋巷。武志坊，元名李博士橋巷。戒民坊，俗呼棚橋巷，爲市曹行刑之地。新安坊，名爲新橋樓巷。延安坊，鵝鴨橋巷。安國坊，卽北橋巷。懷遠坊，舊呼軍頭司營巷。普寧坊，在觀橋之北，卽清遠橋巷。皆在御街東首一帶。同德坊，舊呼燈心巷，在大街北。嘉新坊，北庫東西，北呼七朗堂巷。教欽坊，俗呼竹竿巷，北酒庫東，面南。新開南巷，薦橋。富樂坊，對新開北巷，曰新橋東。右三廂所管坊巷：東巷坊，卽上中沙巷。西巷坊，名下中沙巷。豐禾坊，全皇后府東。善履坊，卽芳潤橋東。興化坊，鹽橋下西北。昌樂坊，蒲橋東。右四廂所管坊巷名曰興禮，自宗陽宮牆之東，至傳法寺、佑聖觀、郭、謝太后宅、福田宮，出街直到寧海坊，俱屬所統也。蓋杭舊有坊巷，廢之者七，如羅漢洞舊有坊名美俗，三橋湧金路舊名會昌坊，洪橋楊府巷元作紫雲坊，癸辛街巷爲從訓坊，馬家橋西曾立孝慈坊，洗麩橋南北二岸謂之通寶、豐財二坊，皆後人不可不知，姑並述之。

又　卷八《大內》　大內正門曰麗正，其門有三，皆金釘朱户，畫棟雕甍，覆以銅瓦，鐫鏤龍鳳飛驤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左右列闕，待百官侍班閣子。登聞鼓院、檢院相對，悉皆紅杈子，排列森然，門禁嚴甚，守把鈐束，人無敢輒入仰視。至晡時，各門下青布幕護之。麗正門內正衙，卽大慶殿，遇明堂大禮、正朔大朝會，俱御之。如六參起居，百官聽麻，改殿牌爲文德殿；聖節上壽，改名紫宸；進士唱名，易牌集英；明爲明堂殿。次曰垂拱殿，常朝四參起居之地。內後門名和寧，在孝仁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門，金碧輝映，與麗正同，把守衛士嚴謹，如人出入，守闥人高唱頭帽號，門外列百僚侍班，閣子左右排紅杈子，左設閤門，右立待漏院、客省四方館，入登平坊。沿內城有內門，曰東華，守禁尤嚴。沿內城向南，皆殿司，中軍將卒立寨衛護，名之中軍聖下寨。寨門外左右俱置護龍水池。沿寨向南，有便門，謂之東便門。禁庭諸殿更有者十：曰延和，曰崇政，曰福寧，曰復右，曰緝熙，曰勤政，曰嘉明，曰射殿，曰選德，曰奉神。御殿名『欽先孝思之殿』。更有天章諸閣，奉藝祖至理廟神御御書圖制之籍。寶瑞之閣，建於六部山後，供進御膳，卽嘉明殿，在勤政殿之前。勤政卽木帷寢殿也。嘉明殿相對東廊門樓，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廚，祗應內侍人員，俱集於此。殿上常列禁衛兩重，時刻提警，出入甚

嚴，內皆近侍中貴。殿之廊廡，皆知省、御藥、御帶、門司、內轄等官幕次，聽候宣喚。小園子、快行、親從、辇官、黃院子、內諸司司屬人員等上番者，俱聚於廊廡，祗候服役。如宮禁買賣進貢，皆由此入。惟此處浩穰，每遇進膳，自殿中省對嘉明殿，禁衛成列，約欄不許過往。省門上有一人呼唱，謂之『撥食』。次有紫衣裹卷脚幞頭者，謂之『院子家』，托一合，用黃繡龍合衣籠罩，左手攜一條紅羅繡手巾進入，於此樣約十餘合，繼後又托金瓜各十餘合進入。若非時取喚，名曰『汎索』。皇太后殿名曰『坤寧』，皇后殿名曰『和寧』，兩殿各有大官及殿長、內侍，及黃院子、幕士、殿屬、親從、辇官等人祗候。諸宮妃嬪等位次，亦有內侍提舉，名閣分，官屬，掌箋，奏院子，小園子等人祗直。和寧門外紅杈子，早市買賣，市井最盛。蓋禁中諸閣分等位，宮娥早晚令黃院子收買食品下飯於此。凡飲食珍味，時新下飯，奇細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喚收買，即時供進。如府宅貴家，欲會賓朋數十位，品件不下二十件，隨索隨應，指揮辦集，片時俱備，不缺一味。夏初茄瓠新出，每對可直十餘貫，諸閣分、貴官爭進，增價酬之，不較其值，惟得享時新耳。

又《德壽宮》　德壽宮在望仙橋東，元係秦太師賜第，於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廟倦勤，不治國事，別創宮庭御之，遂命工建宮，殿扁『德壽』爲名。後生金芝于左棟，改殿扁曰『康壽』。其宮中有森然樓閣，扁曰『聚遠』，屏風大書蘇東坡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閒人』之句。其宮四面遊玩庭館，皆有名扁。東有梅堂，扁曰『香遠』。栽菊，間芙蕖，修竹處有樹，扁曰『梅坡』、『松菊三徑』。餘亭扁曰『新妍』。木香堂扁曰『清新』。芙蕖岡南御宴大堂，扁曰『載忻』。荷花亭扁曰『射廳』、『臨賦』。金林檎亭扁曰『燦錦』。池上扁曰『至樂』。郁李花亭扁曰『半綻紅』。木樨堂扁曰『清曠』。金魚池扁曰『瀉碧』。西有古梅，扁曰『冷香』。牡丹館扁曰『文杏』，又名『靜樂』。海棠大樓子，扁曰『浣溪』。北有欞木亭，扁曰『絳葉』。清香亭前，栽春桃，扁曰『倚翠』。又有一亭，扁曰『盤松』。高廟雅愛湖山之勝，于宮中鑿一池沼，引水注入，疊石爲山，以像飛來峰之景，有堂扁曰『冷泉』。孝廟觀其景，曾賦長篇詠曰：『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峰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彷像來宮囿，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絶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寒人不老。聖心仁智情幽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綠。』高廟覽之，欣然曰：『老眼爲之增明。』後孝廟受禪，議德壽宮改扁曰『重華』御之。次憲明太皇后欲禦，又改爲慈福宮。壽成皇太后亦改宮扁曰『壽慈』云之。繼後宮室空閒，因而遂廢。咸淳年間，度廟臨政，以地一半營建道宮，扁曰『宗陽』，以祀感生帝。其時重建，殿廡雄麗，聖真威嚴，宮囿花木，靡不榮茂，裝點景界，又一新耳目；一半改爲民居，圃地改路，自清河坊一直築橋，號爲宗陽宮橋，每遇孟享，車駕臨幸，行燒香典行，橋之左右，設帥漕二司，起居亭存焉。

又《景靈宮》　景靈宮在新莊橋，投北坐西，乃韓蘄王世忠元賜宅基，其子獻於朝，改爲宮。向中興初，高廟鑾輿幸此，四孟朝獻，俱於禁中行禮。紹興年間，臣僚奏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所，即漢享廟也，今就便殿設位以饗，未副廣孝之意，遂詔臨安府同修內司相度，以蘄王宅基，修蓋宮廟。殿門扁曰『思成』，前爲聖祖廟，宣祖至徽宗殿居中，東西廊俱圖配饗功臣像于壁，元天聖后與昭憲太后而下諸后，殿居於後。朝家欲再廣殿廡，劉氏餘地，其子孫復獻，遂增建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七楹，自是齋殿、進膳、更衣、寢殿，次第俱焉。咸淳年間，再命帥臣重修各殿，度廟親灑扁目，自聖祖、宣祖、太祖至理廟十六殿，曰天興、天元、宣武、大定、熙文、美成、治隆、大明、重光、承元、瑞慶、皇德、系隆、美明、垂光、章熙之扁。自元天聖后至楊太后十五殿，曰保寧、太始、儷極、輝德、衍慶、繼仁、徽音、坤元、柔儀、順承、纘德、順嗣、徽光、順天、體德之扁。宮後有堂，自東齋殿西循廡而右，爲大堂三，臨池上，左右爲明樓，旁有蟠桃亭，堂南爲西齋殿，遇郊恭謝，設宴賜花于此；西有流杯堂，跨水堂，梅亭；北爲四並堂，又有橘井修竹，四時花果亭宇，不能備載。宮南建崇禋館，命道流以奉洒掃，晨香夕燈之職。仍設內侍官，提舉宮事務，及宮司皇城兵侍衛之。按《朝野雜記》：『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饗，朔祭而月薦，新其五饗。命宗室諸王奉禮，朔祭乙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像，歲行四孟饗，主上親祀之。帝后大

忌。宰臣率文武官僚行香，僧道作法事，后妃六宮亦皆繼往。天章閣奉繪像，時節朔望，帝后生忌日，皆遍薦，內臣行禮。內庭欽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主上每日炷香，凡朔望帝后忌辰節序，皆親行酌獻之禮。』太廟之祭，以行俎豆禮。景靈宮祭，以奉牙盤禮。天章閣、欽先孝思殿，以奉常饌，行家人之禮。

又 卷一八《民俗》 杭城風俗，凡百貨賣飲食之人，多是裝飾車蓋擔兒，盤盒器皿新潔精巧，以炫耀人耳目，蓋效學汴京氣象，及因高宗南渡後，常宣喚買市，所以不敢苟簡，食味亦不敢草率也。且如士農工商諸行百户衣巾裝著，皆有等差。香鋪人頂帽披背子。質庫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帶。街市買賣人，各有服色頭巾，各可辨認是何名目人。自淳祐年來，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後生，不體舊規，裹奇巾異服，三五爲群，鬬美誇麗，殊令人厭見，非復舊時淳樸矣。但杭城人皆篤高誼，若見外方人爲人所欺，衆必爲之救解。或有新搬移來居止之人，則鄰人爭借動事，遺獻湯茶，指引買賣之類，則見睦鄰之義，又率錢物，安排酒食，以爲之賀，謂之『暖房』。朔望茶水往來，至於吉凶等事，不特慶弔之禮不廢，甚者出力與之扶持，亦睦鄰之道。不可不知。

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四《中興行都》 建炎元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進幸江寧，改江寧爲建康府。四年，幸温州，復幸越州。紹興二年，以杭州爲臨安府，幸臨安。三年，營建康行宮。卽舊府治，張浚謂：『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憤惕不敢暇逸。』四年，進幸平江府。五年，還臨安。六年，又幸平江。七年，進幸建康。八年，復還臨安。遂定都。三十一年，幸建康。三十二年，還臨安。真氏曰：『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之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士大夫豢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爲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朱文公曰：『建康形勢雄壯，然淮破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可都建康，欲自守則莫若都臨安。』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浚欲都建康，趙鼎入相，遂定都臨安。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五八《紹興臨安行宮》 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車駕至杭，以州治爲行宮。紹興元年十一月八日，命內臣楊公弼與徐康國刱行宮，務簡約，去華餙，裁爲百楹。初欲爲三百楹，上不可，所御殿才三楹。二年正月十四日，自越還臨安。九月二十九日，南門成，名曰行宮之門。九年，作慈寧宮。十二年，作垂拱、崇政殿。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名南北門曰麗正、和寧。二十四年九月，建六閣。二十八年六月八日，增築皇城東南之外城。五百四十一丈。九月二十二日，名新南門曰嘉會。時復營祥曦福寧等殿。乾道九年，重修後殿門。淳熙初，作選德殿。八年秋，改後殿擁舍爲延和殿。

又 卷一七四《紹興築皇城》 今大內，舊杭州州治也。紹興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名皇城南北門曰麗正、和寧。二十八年七月己未，增築皇城東南之外城。修築五百四十一丈，計工三十餘萬。九月二十二日，新城增置便門，詔新南門名嘉會。乾道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禁城。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乙集《高宗駐蹕》 高宗六龍未知所駐，嘗幸楚，幸吳，幸越，俱不契聖慮。暨觀錢塘表裏江湖之勝，則歎曰：『吾舍此何適？』時呂公頤浩提師於外，以書御帝曰：『敵人專以聖躬爲言，今駐蹕錢唐，足以避其鋒，伐其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溺於湖山歌舞之娛，皆秦檜之罪。檜之罪在於誅名將，竄善類，從臾貶號，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計，蓋決於帝而贊成於頤浩也。或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二・臨安府》 （紹興）五年正月十四日，詔：『建康府行宮繕（本）［治］未畢，兼城壁損壞，亦當修築，可委江東帥臣同轉運判官俞俟隨宜措置，須管日近了畢。及省部百司倉庫等，亦仰踏逐，具圖來上，務從減省，不得騷擾。』時車駕駐蹕（臨安）［平江］府。

十九日，參知政事孟庾上表，恭請車駕還臨安府。詔答曰：『朕夙嚴戎駕，底定邊虞，小次舍於吳門，往宅師於建鄴。載念江山之勝，屢經兵火之餘。雖有司板築以時，並繕官府城池之役；顧斯民繈負而至，尚無邑屋廬舍之依。復覽封章，力祈還幸。見官儀而思漢，諒南北之一心；從仁人而居邠，亦父老之誠意。勉徇來牘，暫議回轅。想遲警蹕之音，益尉羽旌之喜。可依所請，暫回臨安府駐蹕。』户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率本府父老、僧道、士庶上表迎回車駕。是日，賜臨安府官吏、軍民等詔書曰：『朕萬騎時巡，方圖遠略；九廟未復，其敢奠居！比臨江上之師，覩

殄目中之虜，遂頒前詔，暫議還轅。汝等並傾向日之心，咸起望云之意，有嘉愛戴，諒慰忠忱。』【略】

二十八年六月三日，詔：『皇城東南一帶未有外城，可令臨安府計度工料，候農隙日修築。具合用錢數申尚書省，於御前支降。今來所展地步不多，除官屋外，如有民間屋宇，令張撝措置優恤。』七月二日，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降下展城圖子，令臣相度。臣看詳所展城離隔牆五丈，街路止闊三丈，只是通得朝馬路。今乞更展八丈，通一十三丈，以五丈作街路，六丈令民居。將來聖駕親郊，由候潮門經從所展街路，直抵郊臺，極爲快便。展八丈地步，十之九是本司營寨、教場，其餘是居民零碎小屋，若築城畢工，即修蓋屋宇，依舊給還民户居住，委實利便。』詔依，差户部郎官楊倓同知臨安府張偁計料修築。

又《杭州府城》紹興二年正月二十七日，知臨安府宋輝言：『車駕駐蹕本府，城壁理宜嚴固。昨緣雨雪，推倒過州城三百七十九丈，工力稍大，本府闕人修築。據壕（塞）[寨]官申，元發到人兵二百九人，欲乞候修内司打併了當，退下湖、秀等五州役兵，盡數撥差，併工修築。』從之。【略】

紹興三年正月六日，權知臨安府梁汝嘉言：『被旨令措置朝大門一所，不用門樓，除置門外，有本門牆角至河亦合修築城牆，更置角門一所。』詔依所乞，即不得别有增添，卻致繁費。

紹興十二年十月三日，臣僚言：『大駕南巡，閱歲滋久，城壁剥蝕，日就摧毁。昨見開河之役，悉於旁近州軍量起官兵。臨安府昨被指揮置庫，因易收其贏餘，以備修城之舉，亦幾年矣。乞斷而行之，專委近臣爲之提綱，假以歲月，無不成者。（詔令）[乞令]臨安府措置，申尚書省，候農隙和買磚石，用壯（壯）築，即不礙官私舍屋，委是經久利便。』從之。

紹興十三年五月九日，知臨安府盧知原言：『本府周回城壁久不修治，頹損至多。今日錢湖門南沖天觀等並係相近禁衛去處，未敢擅便前去相視。』詔令計會中軍、皇城司、殿前司前去檢計修葺。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九日，知臨安府趙子瀟言：『駐蹕之地，所係甚重，比年以來，城壁摧倒。嘗委官檢視，凡一百四十一段，共一千八百餘丈，約用物料、工役錢二十七〔萬〕貫、米七千斛。本府財賦有限，今歲排辦明堂，别無寬餘，乞支降錢米，仍於三司各差三百人，分頭修築。』詔依奏，如所差三司人數役使不足，（計）[許]於附近州軍壯城、牢城人内貼差，合用錢米，令户部逐旋支給。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孝宗即位未改元。詔尚書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子瀟轉一官，以修臨安府城畢工推恩也。

隆興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權發遣臨安府陳輝言：『本府車駕駐蹕之地，其周回禁城因春雨連綿，舊城多圮，自德壽宮東及錢湖門北至景靈宮寺等，計三百三十五丈，自今年三月二十一日興役，至十月二十七日畢。』詔本府實具修城官上尚書省，第賞之。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行在所。建炎三年閏八月，高宗自建康如臨安，以州治爲行宫。宫室制度皆從簡省，不尚華飾。垂拱、大慶、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隨事易名，實一殿。重華、慈福、壽慈、壽康四宫，重壽、寧福二殿，隨時異額，實德壽一宫。延和、崇政、復古、選德四殿，本射殿也。慈寧殿，紹興九年，以太后有歸期建。欽先孝思殿，十五年建，在崇政殿東。翠寒堂，孝宗作。損齋，紹興末建，貯經史書，爲燕坐之所。東宫，在麗正門内，孝宗、莊文、景獻、光宗皆常居之。

講筵所，資善堂。在行宫門内，因書院而作。天章、龍圖、寶文、顯猷、徽猷、敷文、煥章、華文、寶謨九閣，實天章一閣。

又 卷三五八《李綱傳》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内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而黄潛善、汪伯彦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

又　卷三七八《衛膚敏傳》　（建炎）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

又　《劉鈺傳》　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爲衛。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爲用，並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玨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

論說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上二府論都邑札子》　然某聞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吳嘗都武昌，梁嘗都荆渚，南唐嘗都洪州，當時爲計。必以建康距江不遠，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復毀，居而復徙，甚者遂至於敗亡，相公以爲此何哉？天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也。車駕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本非定都，以形勢則不固，以餽餉則不便，海道逼近，凜然常有意外之憂。至於讖緯俗語，則固所不論也。今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雖欲營繕，勢將艱難。某竊謂及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閑暇之際建都立國，而彼既素聞，不自疑沮。點虜欲借以爲辭，亦有不可者矣。今不爲，後且噬臍。至於都邑措置，當有節目，若相公以爲然，某且有以繼進其説，不一二年，不拔之基立矣。某智術淺短，不足以議大計，然受知之深，不敢自以疏遠爲疑。干冒鈞聽，下情恐懼之至。

宋・呂中《宋中興大事記講義》卷九《定都》　議幸武昌，此浚欲以關、陝進圖中原也。請幸建康，此浚欲以東南進圖中原也。前後之議不同，而圖中原之志則一。然武昌之請，朝議不從，未足恨。建康之請，朝議又不從，則深可恨。蓋紹興以來之事勢，與建炎不同。向虜騎臨江，所至邊面，則建康不可都。今淮甸列屯，可爲藩籬矣。向邊警方傳，速於退避，則建康不可都。今襄、漢我有，且無自來矣，而況襟帶荆、揚，引輸送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真東南一都會也。建康之地，不惟形勢强壯，而中原在目，常懷感憤。若退而幸臨安，則不惟外不足以係中原之望，而士大夫酣豢於錢塘之地，至於忘父兄門户之耻矣。奈何浚用，則建康之計行；鼎用，則臨安之都立。故自八年以後，不復有建康之幸，則鼎實爲之，檜得以分其貴矣。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三《宋高宗至帝昺》　南渡諸賢，煞無識見。如李綱議建都，以荆襄爲上，而或主武昌，或主長沙，皆畫江之圖也。既不能恢復二京，保有中原，則惟建康形勝，差可自守。不然，雖據荆、楚，亦棄江、淮，與宴安武林何以相越？張浚、趙鼎皆欲由荆襄從陝以取中原，亦非算也。彼孔明一隅之國，非由漢出陝，則無由東窺。宋之輿圖何如西蜀，而欲棄堂奥之險，由徑竇之隙，必不幾矣。韓世忠言：『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此數語者，可以正諸賢之誤矣。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二《南宋建都》　南宋建都，首建康，次臨安。然嘗據當時事勢衡之，欲恢復中原，進取淮、潁，固宜坐建康以便經略。故李綱請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此，至欲建立宗廟社稷，稍圖安居，則在高宗時，建康不如臨安之爲鞏固矣。蓋建康既無淮、泗，與虜僅隔一江而居，烽煙之警，無日無之，六宮百官，何以安處？臨安則北有宣、歙爲之屏蔽，東南有閩、廣爲之苑囿，西有平江、金陵爲之捍衛，東有大海爲之嶮岨，而地號膏腴，財賦所輸，以建康校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終都建康也。説者必謂其偏安之非，恐爲目論。或謂孫吳、東晉何以都此而安？余曰：吳、晉都建康，其守在壽陽與徐、楚，與宋勢異。

藝文

宋・朱翌《灊山集》卷二《次韻劉美中早朝》　鳳凰山下鳳凰城，輦路淩霄遡紫清。秋入九天風露冷，雲藏五玉佩環聲。虞淵出日升黄道，織女斜河轉啟明。鬱鬱安能久居此，君王有意待還京。

宋・樓鑰《攻媿集》卷五《題太乙宮武林山贈易高士》 易居求賦武林山，日困塵勞無暫閒。我求掛冠欲歸去，念此詩債須當還。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天目兩乳到錢塘，一山環湖萬龍翔。扶輿磅礴擁王氣，皇居壯麗環宮牆。湖陰一峰如怒猊，勢臨城北尤瑰奇。吳越大作緇黃廬，爲穿百井以厭之。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千山餘。中興南渡爲行都，崇列原廟太乙廬。曾因祀事來登眺，闤闠塵中有闕嶠。薰風時來洗袢暑，綠樹陰陰隱殘照。我得暫來猶醒心，羨君清福住年深。長安信美非吾土，倦翼惟思歸故林。

宋・陸游《劍南詩稿》卷五二《武林》 皇輿久駐武林宮，汴雒當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起，長河無凍水常通。樓臺飛舞祥煙外，鼓笛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人誰解記衰翁？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珠簾白舫亂湖光，隔岸龍舟艤夕陽。今日權游復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塘。高孝璹公純父，開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宋・柴元彪等《柴氏四隱集》卷三《[宋]柴元彪〈錢塘懷古〉》 百年朝市舊，登覽若爲情。落日銅駝陌，東風夾馬營。路隨荆刺斷，城與黍離平。可惜西湖月，燒燈兩度晴。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四 高疏寮詩云：『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壓輕塵不敢浮。山北山南人喚酒，春前春後客憑眸。射熊館暗花扶廢，下鵠池深柳拂舟。白髮邦人能道舊，君王曾奉上皇游。』

宋・陳德武《白雪遺音・水龍吟・西湖懷古》 東南第一名州，西湖自古多佳麗。臨堤臺榭，畫船樓閣，遊人歌吹。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使百年南渡，一時豪傑，都忘卻、平生志。可惜天旋時異，藉何人、雪當年恥？登臨形勝，感傷今古，發揮英氣。力士推山，天吳移水，作農桑地。借錢塘潮汐，爲君洗盡，嶽將軍淚！

宋・謝翱《晞髮集》卷五《送袁太初歸剡原袁來杭宿傳法寺寺在德壽宮北今行路及園卽宮舊址》 大雷山下鄱江口，石濕落星海涵斗。莓苔瓚肉居鬼神，散髮天衣夜行酒。百年綺語墮凡塵，劉公不還謝公走。祇今零落三秋霜，猶說先朝人物藪。道逢袁家美年少，欲挽吳潮歸兩袖。自言學出戴君門，又說舒君忘年友。舒君白頭爪塵垢，戴君業成衣露肘。君來何處覓知音，弔古凄凉無老叟。出門擇語歸計餐，顧忌慚皇無不有。不如歸食空江槎，初生淡菜如珠母。風帆送客來夷洲，白帢青衫談不朽。君不見，君今宿寺多鄞僧，耆舊能言幾人在。隔墻食柏秋麝過，廢石坡陁舊南內。

宋・謝翱《晞髮遺集》卷上《過杭州故宮二首》 禾黍何人爲守閽，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鸚鵡言。

紫雲樓閣濕流霞，今日凄凉佛子家。殘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

又《重過二首》 複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樹著凌霄。野猿引子移來住，覆盡花枝翡翠巢。

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取泣，女冠猶有舊宮人。

宋・汪元量《增訂湖山類稿》卷一《兵後登大內芙蓉閣宮人梳洗處》 粲粲芙蓉閣，我登雙眼明。手拊沈香闌，美人已東征。美人未去時，朝理綠云鬢，暮吹紫鸞笙。美人既去時，閣下麋鹿走，閣上鴟梟鳴。江山咫尺生烟霧，萬年枝上悲風生。空有遺鈿碎珥狼藉堆玉案，空有金蓮寶炬錯落懸珠楹。楊柳兮青青，芙蓉兮冥冥。美人不見空淚零，錦梁雙燕來又去，夜夜蟾蜍窺玉屏。

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三九《[宋]王庭珪〈初至行在〉》 十里荷花開世界，幾年羈旅憶神京。老隨丹詔身猶健，夢入華胥眼尚生。行盡沙河塘上路，夜深燈火識昇平。

又 卷六五《[宋]林升〈題臨安邸〉》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又 卷七六《[宋]董師謙〈錢塘懷古〉》 衣帶一條水，靴尖三百州。市朝陳迹在，圖籍別人收。南渡衣冠盡，西湖歌舞休。久知事當爾，曾記五更頭。

行人指新寺，云此舊宮城。坐殿幾朝帝，開山何處僧。日邊行塔影，天外送鐘聲。王氣元無了，何消鑿秣陵。

元・趙景良《忠義集》卷六《[元]唐涇〈甲戌客臨安時賈似道當國〉》 金谷煙花醉未醒，鼾邊無夢到功名。十郎腹裏長函劍，六丈胸中

舊貯兵。天豕星沈狼有影，海鰌風緊鶴無聲。如聞浩浩愁相訊，何日衣冠樂太平。

又　卷七《[元]趙宜誠〈錢塘懷古題仙源雲仍家譜〉》　我宋南渡，駐蹕臨安，主闇臣奸，偷安姑息。始則檜賊陷忠良之將，而讐恥莫伸，失機恢復。終則賈賊絶樊襄之援，而藩屏既撤，遂至危亡。雖運祚之在天，亦奸邪之誤國，千載之後，有遺恨焉。此麥秀黍離之所以作也。予雖不敏，而傷感之情其理一也。因編家譜，遂成《錢塘懷古》律詩三章，以寄興耳。仙源嗣孫宜誠頓首。

重過西湖訪故宮，還思往事恨無窮。長城自壞封疆蹙，重鎮輕捐堡障空。目斷寒潮孤落日，愁看秀麥幾生風。時危英傑猶難濟，況任奸回托幻冲。似道專權擅國，貶逐忠良，信使羈留而不遣，襄樊孤危而不援，使之猶在神器必移況托以遺孤其能久乎？此不明之過也。

皇元兵勢克樊襄，南下臨安事可傷。玉牒無光隨建業，金閨遺址屬僧房。年深堤柳還春色，歲晚宮梅尚暗香。景物不殊人事改，六橋風月幾炎涼。

繁華勝景悞前朝，留戀湖山銳氣銷。七世衣冠還寂寞，百年宮苑總荒寥。屯營將士符天命，故國君臣恨海潮。天塹風濤猶莫恃，寒更夢覺雨瀟瀟。

元・陳孚《陳剛中詩集》卷一《鳳凰山》　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蔓青。故國盡銷熊虎氣，荒山空帶鳳凰形。金根輦路迎禪駕，玉樹歌臺語梵鈴。惟有錢塘江上月，年年隨雁過寒汀。

元・仇遠《山村遺集・鳳凰山懷古一作錢塘懷古》　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山寂寂，鴟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採官猶禁，故苑烟花客自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鞍。

元・仇遠《山村遺稿》卷三《朝天門城角》　颯颯秋風起白榆，山前吹徹小單于。行人便作邊城聽，忌却杭州是故都。

元・宋无《翠寒集・景靈宮》　孟月祠原廟，都人憶故宮。當年駕幸處，喬木鳥呼風。

又　《杭州》　山勢猶龍鳳，行宮已劫灰。北人偏悵望，曾見汴京來。

清・顧嗣立《元詩選初集》卷三六《[元]宋无〈嘐嘐集詩・西湖〉》　故都日日望回鑾，錦繡湖山醉裏看。戀著銷金鍋子暖，龍沙忘了兩宮寒。

元・張憲《玉笥集》卷六《李嵩宋宮觀潮圖》　磁州夜走泥馬駒，臥牛城中生綠蕪。炎精炯炯照吴會，大築錢塘作汴都。玉殿珠樓連翠閣，七寶簾櫳敞雲幙。生移艮嶽過江南，不數東京舊歡樂。茂樹盤盤迷綠云，龍飛鳳舞峰巒奔。玉床下壓大江小，海水正入東華門。木樨花開秋可數，紛紛靈鼉振天鼓。海門一綫截江來，雪壁銀城晝飛舞。吴商楚估千萬艘，黄龍戰船頭尾高。豈無海道走中上，長驅逐北乘風濤。煙霧蒼蒼繞城郭，屋瓦魚鱗互參錯。百萬驕民事醉醺，坐使中原厭羊酪。因循六帝不復讎，西風八月凭江樓。攢宮人飲白骨恨，洪波不洗青衣羞。邦基削盡師臣逐，軹道人降子嬰哭。繡胸文錦蹋浪兒，反首誰能報君辱。廟子沙頭卓大旗，天吴縮頸不敢馳。行人指塔話楊璉，三十六宮秋草飛。

元・黄溍《文獻集》卷二《鳳凰山》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淒涼。爲言故國游麋鹿，漫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贊道，雨多蒼蘚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元・鄭元祐《僑吴集》卷五《杭州卽事》　瓦礫堆堆塞路坳，勝游巷陌盡蓬蒿。祠宮地卧駝鳴圂，祕殿春扃馬矢臊。山色無如今度慘，潮頭可似昔時高？王師貴在能安集，豈必兵行血漬刀？

往來都是石尤風，身境俱忘逆順同。鏡裏轉增雙鬢白，花前仍是小桃紅。莫驚天地軍塵滿，尚喜江湖客棹通。楊柳吹綿春又暮，賦詩愁殺杜陵翁。

清・翟均廉《海塘録》卷二四《[元]楊維楨〈錢塘懷古率堵無傲同賦〉》　天山乳鳳飛來小，南渡衣冠又六朝。劫火自焚楊璉塔，箭鋒猶抵伍胥潮。燐光夜附山精出，龍氣秋隨海霧消。惟有宮人斜畔月，多情還自照吹簫。

又　《[元]張天英〈錢塘懷古次高則誠韻〉》　錢塘潮上海門深，千古靈胥恨未平。北斗文星長黯黯，内園官樹尚陰陰。承華殿冷西人語，太乙壇空上帝臨。月黑鄂王祠下路，風吹青火出山林。

清・顧嗣立《元詩選二集》卷二六《[元]石湖禪師宗衍〈錢塘懷古〉》　鐵馬悲鳴汴水黄，翠華南渡駐錢塘。至今父老稱行在，往昔君臣

認故鄉。銀海雁飛虛夜月，銅盤仙去只秋霜。乾坤離合寧非數，詩罷長吟意渺茫。

元・陳鎰《午溪集》卷七《鳳凰山懷古》 舞鳳山形無古今，百年王氣已銷沈。荒涼禁苑經樵采，寂寞歌臺貯梵音。草暗碧橋分野色，石寒白墖鎖云陰。傷懷往事空遺恨，落日山前蟬亂吟。

元・丁鶴年《鶴年詩集》卷二《錢塘懷古》 錢塘佳麗冠南州，故國繁華逐水流。龍虎已消王霸氣，江山空鎖古今愁。吳臣廟冷潮喧夜，宋主陵荒塔倚秋。最是西湖歌舞地，數聲漁笛散鳧鷗。

元・張翥《蛻菴集》卷三《游鳳凰山故宮至高禖臺鴻雁池》 衰草寒烟老木風，南朝佳氣落秋空。壁來山鬼遮秦使，盤泣仙人出漢宮。壞埒尚傳祠乙鳥，荒池曾見射飛鴻。騷人自古多離思，長在登臨感慨中。

清・沈季友《檇李詩繫》卷三〇《〔元〕釋智寬〈錢塘懷古〉》 鐵馬悲鳴汴水黃，翠華南渡駐錢塘。至今父老稱行在，往昔君臣認故鄉。銀海雁飛虛夜月，銅盤仙去只秋霜。乾坤離合寧非數，詩罷長吟意渺茫。

元・賴良《大雅集》卷六《〔元〕孫華〈鳳山懷古四首〉》 宋家事業如漢晉，遺史班班今尚存。南渡衣冠元帝紀，中山廟社靖王孫。海門龍去秋潮橫，宮樹烏啼夕磷繁。已恨無人似諸葛，生憎何物學桓溫。

王氣中流甲馬營，殘星還繞鳳凰城。斯文自可同三代，諸老猶能語二京。稚帝有車將白璧，太皇無艦載蒼生。只今薄海漸聲教，共戴堯天樂太平。

故汴人材軼漢唐，東南文物尚張皇。荊吳形勢傾丹鳳，伊洛源流到紫陽。宇宙自來關歷數，江山渾不管興亡。空餘車馬塵埃市，猶作鯤鵬變化鄉。

莫向登臨起叹吁，故宮今是梵王都。麒麟駁娑荒荆棘，鸚鵡頻伽長芯刍。輦道久無黃曲蓋，寢垣誰置白浮屠。望江亭子依然好，時有胡僧置酒壺。

明・高啟《高太史大全集》卷三《登鳳凰山尋故宮遺跡》 茲山勢將飛，宮殿壓其上。江潮正東來，朝夕似奔向。當時結搆意，欲敵汴都壯。我來百年後，紫氣愁不王。烏啼壁門空，落葉滿陰障。風悲度遺樂，樹古羅嚴仗。行人悼降王，故老怨奸相。蒼天何悠悠，未得問興喪。世運今復衰，凄凉一回望。

明・劉基《誠意伯文集》卷四《錢塘懷古得吳字》 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馮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但聞當寧奏，不見立庭呼。鬼蜮昭華衮，忠良賜屬鏤。何勞問社稷，且自作歡娛。杭稻來吳會，魚鼈出具區。至尊巍北闕，多士樂西湖。鷁首馳文舫，龍鱗舞繡襦。暖波搖襞積，凉月浸氍毹。紫桂秋風老，紅蓮曉露濡。巨鰲擎擁劍，香餌漉雕胡。蝸角乾坤大，鼇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嘆瞻烏。玉馬違京輦，銅駝擲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塗泥賦土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澥，歌詠已唐虞。鴟革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蓴鱸。

明・貝瓊《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三《鳳凰山歌》 大城周迴三百雉，紫微閣對吳山起。天目西來爲鳳凰，蒼然不過錢唐水。玉輦金輿北去賒，行人折盡上陽花。杜鵑夜叫葛洪井，燕子春歸蘇小家。燕歸不識更新主，王氣淒凉作風雨。城南楊柳鬱金黃，一束纖腰爲誰舞。

明・謝肅《密菴詩稿》丙集《南宋內》 何處前朝虎豹關，海鮮橋上雨斑斑。落花暮逐流觴水，芳草春迷疊石山。列帝玉魚孤塔底，梵王金構夾城間。空餘往事南翁説，汎海龍舟斷不還。

明・釋宗泐《全室外集》卷六《錢塘懷古》 欲識錢塘王氣徂，紫宸宮殿入青蕪。朔方鐵騎飛天塹，師相樓船宿裏湖。白鴈不知南國破，青山還傍海門孤。百年又見城池改，多少英雄屈壯圖。天地無情日月徂，鳳凰山下久榛蕪。獨憐内殿成荒寺，空見前山映後湖。塞北有誰留一老，海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圖。

明・黃仲昭《未軒文集》卷一一《錢塘懷古》 鳳凰山勢翠岧嶢，草樹荒凉王氣銷。二帝魂歸江月冷，六宮人去海天遥。英雄千古埋黃壤，臺榭三春長緑苗。惟有鐘聲應似舊，朝朝暮暮送寒潮。

清・胡文學《甬上耆舊詩》卷五《〔明〕倪光〈錢塘懷古〉》 運起錢塘駐紫薇，奉天文武直金扉。南來宮闕鳳初舞，北去山河龍不飛。殉骨孤臣埋宿草，前朝衰柳對斜暉。客行欲問葫蘆井，今日西陵故老稀。

明・沈周《石田詩選》卷五《和陳惟賓先生姑蘇錢塘懷古韻》　襄鄧固宜國，李相言莫行。偷安昧遠圖，彈丸荆棘生。北來勢受敵，大江顧南横。

海氣薄宮闕，燕幙傷故都。正如當道蛇，延頸待人屠。一枝難苟安，展轉南飛烏。

和計適召敵，風塵入松關。六龍一逋播，王氣去不還。惟餘岳墳樹，枝葉無人攀。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卷三〇一《〔明〕林枝〈錢塘懷古〉》　龍飛鳳舞下錢塘，冠蓋末輪散異方。王業偏安新典禮，山河無復舊封疆。銅駝雨冷依芳草，石獸云昏臥夕陽。今古廢興多少恨，一聲孤雁海天長。

明・姜埰《敬亭集》卷三《湖南寺》　聞道錢塘好，春棄一葉孤。蠶將眠壘繭，蟬已躁庭榆。睥睨山頭出，招提水外紆。中興營大内，得似宋高無。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二七《〔明〕陳完〈錢塘懷古〉》　邊塵卷地北風遥，泥馬南來駐六橋。汴水故宮猶有月，海門沙漵寂無潮。銅駝夜泣霜華冷，銀雁秋飛王氣銷。五國城頭魂不返，傷心誰賦楚辭招。

清・卓爾堪《明遺民詩》卷一二《〔明〕釋澹挺〈錢塘懷古〉》　白马南巡竟物华，金明池畔旧皇家。宫門寶輦承朝旭，江上流蘇被落霞。石鼓夜殘仙樂動，玉笙春倦舞衣斜。可憐五國城邊柳，望斷江淮天一涯。

東浦横連第一橋，御園煙鎖晚風飄。櫻桃露重浮金椀，楊柳春深度玉簫。波涌兩湖漁火亂，沙明十里馬蹄驕。傷心華月高樓近，郊外青旗久寂寥。

清・沈季友《檇李詩繫》卷九《〔明〕張孟顒〈錢塘懷古〉》　帝子南游竟不歸，六橋陳蹟草萋萋。月沈孤井銀鈚泣，木落空陵鐵馬嘶。王氣北隨吳地盡，越江東去海天低。可憐和靖祠邊路，疏影寒香鳥自啼。

清・薛敬孟《擊鐵集》卷五《臨安懷古》　南北峰高放眼啟，古今簫鼓咽湖流。宫花苑碧鳳凰夕，野草堂愁蟋蟀秋。舊國興亡燈火上，六陵風雨浙潮頭。行人但説吳山好，忘卻梯雲徐子樓。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三《西湖雜感》　建業餘杭古帝丘，六朝南渡盡風流。白公妓可如安石，蘇小湖應並莫愁。戎馬南來皆故國，江山北望總神州。行都宮闕荒煙裏，禾黍叢殘似石頭。有人問建業云：吳宮晉殿，亦是宋行都矣。感此而賦。

清・顧炎武《亭林詩集》卷三《杭州一》　宋世都臨安，江山已失據，猶誇天目山，龍翔而鳳翥。重江險足憑，百貨東南聚，於此號行都，六帝鑾輿駐。西輸楚蜀資，北擁淮海戍。湖光映眾巒，山色連宮樹。兩國罷干戈，君臣日遊豫。襄樊一陷沒，千里無完固。梵唄響殿庭，番僧拥陵墓。天運亦何常，以此思其懼。

清・蔣景祁《瑤華集》卷二〇《〔清〕沈謙〈六州歌頭鳳凰山弔南宋行宮〉》　煙消艮嶽，一馬卻浮江。南渡事，真草草，寓錢塘，正蒼黄。怎愛湖山秀，新歌競，離宮起。將二帝，冰天苦，竟相忘！慟哭朱仙，三字成疑獄，自棄封疆。有半湖燈火，蟋蟀當平章。播越堪傷，遂消亡。空餘五寺，山鐘歇。悲輦路，草荒荒。子規叫，精靈出，景淒涼，淚沾裳。回憶騎驢笑，厓山遠，斷歸航。西湖上，卻依舊奏笙簧。聞道鶴歸華表，城郭是，人去何方？恨東風一夜，吹變幾滄桑，滿地斜陽。

清・曹貞吉《珂雪詞》卷下《風流子・錢塘懷古》　英雄開草昧，山衣錦，萬弩射潮低。彼吳越一王，高車駟馬，威靈五季，玉册金泥。驚回首，西陵煙月淡，葛嶺斷霞飛。三竺六橋，老髯會醉，斜風細雨，和靖頻題。六飛南巡後，西湖比西子，綠拆紅欹。惟憶金明池水，禾黍離離。想德壽重華，兩宮遊幸，綺羅絃管，繚繞蘇堤。千載江山如故，還使人悲。

清・汪森《小方壺存稾》卷一三《錢塘懷古二首》　蒼崖環抱勢巍峨，東挾江潮擁巨波。南渡衣冠移廟社，西湖鐙火沸笙歌。豈無大將能恢復，爲有廷臣主議和。一晌偏安成低事，寢園牧馬早來過。

南宋行宮變古今，西泠臺榭尚登臨。煙生吳岫觚稜暗，日射江潮波浪深。白傅詩篇餘蘊藉，錢王霸業宗銷沈。淒涼艸綠帚腰路，斷鏃殘碑那可尋。

清・王德璘《錢塘懷古詩・宋故宮》　鳳凰宮闕毀何年，爲憶南朝事惘然。半壁定都猶號帝，兩江非壓枉稱天。樂傳方響呼鸚鵡，塚失冬青哭杜鵑。憑仗山僧指遺蹟，野花開徧寺門前。

清・吳鎮《錢塘懷古詩和作・鳳凰山》　宋家宮闕已消亡，徒勝空山號鳳凰。芳草滿原嘶牧馬，江城一帶冷斜陽。鏡懸明月妝臺廢，塔聳寒云

寢殿荒。悵望冬青在何處，杜鵑夜夜哭昏黃。

清・梁允植《藤塢詩集・鳳凰山懷古》 凤凰山下草莽莽，危岩石激溪流響。宋家宮殿此山限，薄暮秋風增俯仰。當日中原尚可圖，何事偏安傍海隅。李鋼建策終遷謫，宗澤渡河徒三呼。朱仙橋頭曾轉戰，風波亭前燐火現。矯詔班師白日昏，誰遺金牌十二面。區區江漢僅圖存，鳳凰上下敞金門。北闕樓臺開紫極，西湖歌吹起黃昏。屢見潛龍飛朱邸，國是紛紛難縷指。禁錮豈是真小人，秉鈞誰作偽君子。小康百有四十年，王侯春晝散輕煙。一夕江濤北風起，又見滄海變桑田。海上樓船憐世傑，矗矗孤忠懸皎月，正氣猶傳丞相歌，秀夫空自揮丹血。山頭麋鹿走宮墻，苑柳鴉啼下夕陽。我來披草尋遺跡，一片寒煙冷帝鄉。

清・沈季友《檇李詩繫》卷二九《[清]葉舒崇〈大梁懷古〉》 剩有離宮認舊畿，宋家艮嶽尚依稀。江南怪石堪停輦，塞北飛塵易染衣。獨對金門交羽客，共將玉液供安妃。空壇髣髴遺仙響，猶說君王夜醮歸。

清・王錫《嘯竹堂集》卷八《鳳凰山懷古二首（一）》 宋家南渡不思還，荒宴空教天步艱。帝子已沉鮫窟窟，行人猶指鳳凰山。笙歌盡變蛩聲急，羅綺惟餘草色斑。多少樓臺歸一炬，千秋想像五雲間。

又 卷一五《登鳳凰山覽宋宮遺址詩以悼之》 滄海龍舟不復還，趙家宮闕草萊間。惟餘一片西湖月，夜夜猶來照鳳山。

清・宋至《緯蕭草堂詩》卷三《讀史九首・高宗》 不復含羞憶靖康，臨安山水耐勾當。宮中小築西湖好，省卻先朝花石綱。

清・陳美訓《餘慶堂詩文集》卷五《鳳皇山懷古》 凰皇形勝旧称奇，控海環江宋故基。六代寢陵全義士，九重宮闕變招提。平章燈火明湖晚，襄鄧烽煙驛路遲。自古黍離皆有恨，蕭條豈必嘆今時。

清・郭起元《介石堂集・诗》卷二《過臨安有感》 臨安山水窟，豈是帝王都。難據重江險，空連百粵紆。錢祠碑石爛，宋室寢園蕪。留得西湖在，騷人日燕娛。

清・夏之蓉《半舫齋編年詩》卷六《過杭州城懷古》 臨安古名都，僻處東南隅。佳氣何葱葱，曾作宋時都。警鼓夜來急，塞上傳軍書。丞相面帶嗔，開城自游湖。半間就傾圮，寒風襲珠襦。假手木棉菴，國勢終難扶。我來暫停軌，簡鼓喧通衢。市里皆變遷，山川亦紆徐。獨憶龍川生，雄談壓羣儒。闔視發三歎，曲突真良圖。

清・鍾大源《東海半人詩鈔》卷七《鳳凰山懷古二首（一）》 山形展翅人吟眸，曾把杭州作汴州。南內幾聞歸鳳輦，西湖惟見幸龍舟。荷香濃送笙歌晚，桂子寒催蟋蟀秋。不分劫灰楊璉塔，六陵殘照隔江愁。

清・朱人鳳《祖硯堂集》卷一〇《臨安懷古十二首一》 湖山竟把帝王留，駐蹕杭州作汴州。半壁新開龍虎氣，中原無復鳳凰游。二都賦內空歸夢，五國城中有淚流。心裏三年防報復，豈知天子不懷讐。

清・陳登龍《秋坪詩存》卷九《故宋行宮》 端宗行殿泉山麓，廢瓦頹垣鎖古榕。遺跡僅聞留品石，中興曾此駐飛龍。銅駝埋沒沈雙闕，玉佩倉皇下九重。朱鳥不歸天漠漠，至今莫問舊提封。

高宗亦御江心寺，航海南來又不同。再造遺孤延社稷，欲收殘旅總沙蟲。魂沈精衛鯨波狀，淚灑冬青劍寢空。咫尺秋坪詩存。臨安容易到，可憐白雁在江東。

清・張湄《柳漁詩鈔》卷一《鳳凰山懷古》 石筍排衙杳靄重，城荒鳳隱歎遺蹤。怒潮捲盡三千弩，王氣銷歸一萬松。匹馬南來尋樂土，單車北去受私封。紫薇閣道無人識，日落空傳烟寺鐘。

清・商盤《質園詩集》卷二《臨安》 何處銷金第一鍋，小朝廷戀好山河。千層巴蜀機中錦，十斛毘盧髻上螺。痛飲黃龍遺恨遠，疾馳白馬暮潮多。絶憐御愛花無主，猶向春風鬬綺羅。

清・黃任《秋江集》卷二《西湖雜詩》 珍重遊人入畫圖，亭臺繡錯與茵鋪。宋家萬里中原土，博得錢塘十頃湖。

聖母湖山孝養多，旃　　車信誓竟如何。可憐太乙公王祝，早已無他望九哥。

魚羹宋嫂六橋無，原是樊樓舊酒壚。宣索可憐停玉食，官家帶泪話東都。

風松一闋覲天顏，殘酒重携已半酣。莫笑酸寒于上舍，酒旗歌板有終南。

荷花十里桂三秋，南渡衣冠足臥遊。爭唱柳屯田好句，汴州原不及杭州。

清・曹庭棟《產鶴亭詩》卷一《宋故宮二首》 南渡規模瞥電空，鳳

山佳麗久榛叢。藏春有塢迷風鴿，環秀無堂泣露蟲。楊柳自翻新樣白，海棠誰唱故枝紅。遊人不識行都感，騎馬悤悤過苑東。

麗正高門向午開，寶車無復宴酣回。紅衣夢裏悲涼思，碧幔尊前宛轉哀。幾載湖山滋粉澤，一番風雨暗樓臺。玉津花柳凋零盡，莫賦春從天上來。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四集》卷一三《題南宋都城紀勝録》

宋自南渡之後半壁僅支，而君若臣溺於宴安，不以恢爲念，西湖歌舞，日夕流連，豈知剩水殘山已無足恃顧？有若將終焉之志，其去燕巢危幕幾何矣！而耐得翁爲此編，惟盛稱臨安之明秀，謂民物康阜過京師十倍，又謂中興百年餘，太平日久，視前又過十數倍，其昧於安危盛衰之機亦甚矣哉！然彼或窺見廟堂之上不能振作，爲此以逢其所欲，抑亦知其書流傳必貽笑於後世，故隱其姓名而託於子虛烏有之倫乎。不然則既操子墨，寧未讀孟堅《兩都賦》，託諷諫以立言而爲是違道鋪張也，覽是編其時事可知，因題句並序如右。

一綫南遷已甚危，徽欽北去竟忘之。正當嘗膽卧薪日，却作觀山玩水時。後市前朝誇富庶，歌樓酒館鬬笙絲。咄哉耐得翁傳録，可似蘭臺兩賦奇。

又　卷七二《登鳳凰山澄觀臺作歌》　鳳凰山今杭城外，宋代卻在禁苑中。爾時偏安忘恢復，嬉游泛索多行宮。屢經兵燹率頹廢，斷垣破礎猶或逢。乙酉之春南巡浙，大吏綴景稍興工。成事不説因亦聽，究之總覺欲於衷。高臺澄觀我所額，江山勝攬豁心胸。訝到水晶宮觀表，昔年清興會以重。吴興真有子昂蹟，罷往恐妨桑與農。

清・黄景仁《兩當軒集》卷九《鳳山南宋故内》　廢苑年年長綠蕪，小朝廷此忍須臾。久將去路歸滄海，尚可勾人是聖湖。家法請成援《越絶》，心傳行樂擬《吴趨》。是會閲得興亡處，錯認江山作霸圖。

清・楊鳳苞《秋室集》卷八《後浴馬歌》　臨安舊是宋行都，炎興馬政非良國。

清・李燧《青墅詩稿》卷四《汴京懷古》　休把金環寄九哥，鳥頭馬角恨如何。銷金鍋子春如海，一寸山河值幾多。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集》卷一《錢塘懷古》　錢塘曾號帝王都，鳳翥鸞翔入畫圖。尺土代傳留鐵券，六陵春老葬金鳧。滄江風雨湖頭弩，故國繁華屋上烏。興廢幾經龍漢劫，殘山一角夕陽孤。

又　《西湖詠南宋遺事十四首一》　宋家行殿對金牛，竟把杭州作汴州。回首牟駝罔下路，芙蓉小苑入邊愁。

清・李彦章《榕園詩鈔・歸楂雜詠・錢塘懷古二》　形勢臨安半壁孤，夢華空與話東都。宋家氣運偏安局，聖母湖山孝養圖。大内樓臺非艮嶽，樊樓燈火又西湖。汴州不及杭州好，莫問宣和舊酒壚。

清・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卷一《鳳凰山弔南宋故宫》　萬樹長松鳳闕開，山靈曾識翠華來。晉朝南渡衣冠盛，周室東遷父老哀。清霽亭荒髡古柳，碧琳堂圮繡殘苔。登臨賸有游人屐，閒弔紅羊劫後灰。

德壽風流接奉華，青山更有石排衙。明妝春曉過千騎，翠輦香深擁萬花。繭紙蘭亭傳憲聖，宫梅紈扇記楊娃。可憐映壁菴前月，曾照嬋娟攬鬢鴉。

清・愛新覺羅・顒琰《御製詩二集》卷六三《南遷定都》　不思守汴京，南遷避勁敵。廟主載以行，建炎元年，詔幸楊州避敵，遷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倉皇冒鋒鏑。薦享委守臣，愆禮益疎逖。四年，航海，因留置廟主於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愆禮甚矣。臨安奉蒸嘗，交章轉指摘。五年，還臨安，就建太廟，迎奉神主。張致遠等以不復有意中原，交章論奏。不知廟主不容一日不安，建廟自所宜亟，使其有志恢復，又豈在廟之建與不建乎？康王庸儒苟安，中情惑亂，大率舉措乖方，惟此一端則不得謂之過舉也。得夫豈在茲，興復心淪寂。得位即偷安，一語實貫的。

清・孟繼垚《静遠堂詩存・錢塘懷古》　龍飛鳳舞帝王州，南渡匆匆駐翠旂。壯志何曾如祖逖，前身畢竟遜婆留。克家有憾傳家好，廟畧無聞將畧優。河有老鴉灘牡蠣，廿年豈易奠金甌。

清・毛國翰《麋園詩鈔》卷三《和人臨安懷古二首一》　南渡匆匆駐翠華，臨安好作帝王家。龍沙五國城頭雪，不壓西湖二月花。

清・鄭祖琛《小谷口詩鈔》卷一《錢唐懷古》　誰從石上證前身，過眼雲煙跡早陳。一樣孤忠雙少保，六橋千古兩詩人。黄金銷盡鍋難熱，丹竈尋來草易春。猶有南朝孤塔影，照人青髻欲成銀。

清・王培荀《寓蜀草》卷三《詠史六》　其喚杭州作帝京，兩堤花柳

管絃聲。西湖好景如天上，苦煞風霜五國城。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詩選・苔岑集・南宋西湖小樂府八首・銷金鍋》 子女與玉帛，北朝已有銷金窟。豔舞又穠歌，南朝別有銷金鍋。國日蹙，偏安局。鱠中魚，釜中肉。朝廷春鳳凰，丞相秋蟋。叶黄金買笑日不足，西子一笑諸陵哭。

清・江權《正頤堂詩集》卷八《臨安》 萬家城郭臨安郡，宋室偏安此地存。南渡衣冠忘北狩，西湖歌舞誤中原。寒烟古木迷宫殿，衰草斜陽上寢園。剩有崖山千古恨，海門如雪暮潮喧。

清・牟葵陽《涵虚堂詩草・西湖雜詠》 臨安舊是一窮陬，何事高宗珍重留。桃柳二堤湖十頃，特抛中土數神州。

清・嚴錫康《餐花室詩餘・大江東去・錢唐懷古》 杭州勝地，是當年，重鎮東南門户。衣錦城開遺蹟在，卻憶錢王曾駐。鐵券傳家，金錢買夜，豪氣堪千古。射潮江上，一時猛士如虎。可嘆宋室偏安，春花秋月，臺榭耽歌舞。轉眼繁華消逝水，燈火西冷何處。蟋蟀堂空，鳳凰山冷，憑弔斜陽暮。冬青零落，六陵風雨悽楚。

清・亢樹滋《隨安廬詩集》卷一《西湖雜詩十》 滿眼紅英與綠蕪，好山隨處可成圖。休嫌半壁朝廷小，景物原來勝汴都。

清・王汝金《味諫果齋集》卷一《鳳凰山懷古》 岩堯鳳嶺高如飛，盤旋聳峭環崔巍。康王南渡起宫殿，十里五里陳珠璣。當時結構難精妙，此日登臨一憑弔。可憐玉樹鎖春風，空有青嵐籠夕照，君不見秦相偏安誤國家，千秋之下尚咨嗟。山僧試話南朝事，靜對青山泣暮鴉。

又《錢塘懷古八首》 天然名勝古今無，泥馬南來壯帝都。一代事消風景改，六朝人去夕陽孤。樹高秋老悲猿鶴，花落春深泣鷓鴣。莫道荒涼零落甚，尚留金粉繪西湖。

故宫遺址鬱崔嵬，千載消沈劫後灰，風景全非餘草木，江山如此況樓臺。烟林黯淡悲啼鳥，輦路荒涼覆古苔。淒絶冬青枝上月，一番憑弔一徘徊。

吹簫猶憶舊時不，勝蹟吴山第一流。不見敵人甘抉目，尚期庸主早回頭。魂棲異地千年恨，潮打之江八月秋。文種亦居仇我列，如何白馬啃同游。【略】

地靈人傑紀錢塘，秀聚東南擅一方。春草有情常碧色，湖山何處不斜陽。騁游此日心俱愜，俯仰當時意轉傷。回首千年一憑弔，松楸滿路感蒼涼。

清・林昌彝《衣讔山房詩集》卷四《維揚懷古雜詩四十二章》 建炎宫闕宋行都，往日郊壇輦路無。戰守江淮形勝壯，翠美何意愛西湖。

清・陳景高《綠蕉館詩鈔》卷一《詠古・臨安》 無端還我舊山河，南渡倉皇事奈何。雪窖冰天空寂寞，六橋三竺自笙歌。金牌召將猶嫌晚，鐵案望親總不磨。回首昔時生長地，汴京宫闕黍禾多。

清・陳樹棠《小芝閣詩集》卷一《錢唐懷古》 錢唐門外湖水清，錢唐江上秋濤鳴。荒煙落日蒼茫裡，城郭千年幾變更。春秋霸業爭蠶食，吴疆越界交相逼。鴟夷一自載忠魂，鳥喙竟能沼敵國。偏隅割據憶殘黎，還卿三節傳歌謳。强弩射得潮頭退，英雄浩氣留千秋。鳳凰山下宋宫室，爲記南遷曾駐蹕。崔君泥馬煥新祠，小朝廷立偏安日。笙歌燈火清游樂，相公偏欲耽邱壑。金龍蟋蟀費平章，籌邊那計匡時畧。猖狂胡馬驕且怒，匆匆又促遷鸞輅。趙家瑰肉付飄零，行人但指冬青樹。遺跡等，滄桑更僕，難盡數。歷代興亡一瞬間，惟有湖山仍如故。

清・徐維城《天韻堂詩續存》卷二《續秋思四首仍用前韻二》 此邦南宋故都京，宫闕連天掃地并。鐵破殘軀數奸佞，石頹華表幾公卿。韓亭迴接淒迷意，岳廟如聞戰伐聲。還弔勝朝于少保，填胸塊磊總難平。

清・黄守平《黄氏詩鈔》卷四《〔清〕黄晟世〈臨安懷古〉》 西湖烟水蕩清沙，南渡君王駐翠華。江海雄圖稱帝業，笙歌小部出官家。傷心錦纜多漁火，到眼黄鶯亂暮鴉。寂寞金雞悲禾黍，兩峰落照映殘霞。

雜録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三 政和五年，命工部侍郎孟揆鳩工，内官梁師成董役，築土山於景龍門之側，以像餘杭之鳳凰山，最高一峰九十尺，山周十餘里，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石大者高四十尺，賜名『神運昭功』，封『磐固侯』始名鳳凰山，後神降，有『艮嶽排空霄』之語，以在都城之艮方，故曰艮嶽。南山成，易名曰壽嶽，都人且曰萬歲山。所謂

餘杭之鳳凰山，即今臨安府大內麗正門之正面；按山上有天柱宮及錢王郊壇，盡處即嘉會門。山勢自西北來，如龍翔鳳舞，掀騰而下，至鳳凰山止。山分左右翼，大內在山之左腋，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太廟，第四包即執政府，包盡處爲朝天門。端誠殿在山之右腋，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郊壇，第三包即易安齋，第四包即馬院。東南皆大江，西爲西湖，北臨平湖，地險且壯，實爲一都會。其兆先見於東都爲山之時。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則百司庶府爲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宮往江西，則亦分爲二：曰『行在某司』、『行宮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爲行在，臨安爲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司猶曰『一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宋・岳珂《桯史》卷二《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陘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峰，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顓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于位，嬉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禄丞，留涖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烜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甍，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寔生是間，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筲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序》 聖朝祖宗開國，就都於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爲師。自高宗皇帝駐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餘年，列聖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輻輳集矣，其與中興時，又過十數倍也。且《洛陽名園記》後論有云：『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況中興行都，東南之盛，爲今日四方之標準；車書混一，人物繁盛，風俗繩厚，市井駢集，豈昔日洛陽名園之比？

宋・陳世崇《隨隱漫録・佚文一一》 杭州治，舊錢塘宮也。紹興因以爲行宮。皇城九里，入寧和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朵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内侍省内東門司，大内都巡檢司，御厨，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班排列。又轉内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五。朵殿四，兩廡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内，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門。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内、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夫容環珠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後堂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窑子，入内宮門廊。右爲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内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慕堂，環以竺，左寢室，右齋，安位内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堂。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轉博雅樓，十二間。廊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霽亭。前夫容，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綉腻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崗亭，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濟，鍾離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静，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臒，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觀鼓

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興。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履舄下山。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淩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政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宫人直舍蟻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内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一《序》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爲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喪師誤主、納土賣國，可爲長嘆息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云。

又《天目山識》 臨安都城，其山肇自天目。《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山小，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説之著。更其末云異姓王以遷就之。高宗駐蹕，其説始驗。仰視吴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專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西則格天閣之故基。檜死，熇猶戀戀，請以爲第常州倅。烜爲光禄丞，留隸家廟。言者罷烜，并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室焉。高宗倦勤，即其地築宫，曰德壽。後又更曰重華，曰慈福，曰壽慈，凡四易名。至於咸淳甲戌，天目山崩，則百年王氣亦終於此矣。

又《金陵山水》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暫都金陵之意。末年因幸建康，此意未釋。召一術者決之，術者云：『建康山雖有餘，水則不足。』獻詩曰：『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得久興。秀氣盡隨流水去，空留烟岫鎖崚嶒。』

又《仁和門》 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又《高宗定都》 高宗自建炎元年五月即位於南京，岳飛解東京圍，宗澤留守東京，勸上還京。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岳飛縱未入關，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冬十一月，上如揚州，至三年金人犯揚州，高宗始離揚。凡在揚州一十六個月。三年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爲行宫。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個月。六月，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十月，金人犯杭上自明州航海。四年正月，上次台州章安鎮。四月，上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紹興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臨安。三年，上在臨安。四年，上在臨安。冬十月，詔親征，上如平江。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臨安。六年，上在臨安。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臨安，遂定都焉。

又 卷四《議遷都》 己未，北軍破江州、瑞州、衡州，進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都，謝皇后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

明・徐一夔《始豐稿》卷一〇《宋行宫考》 宋行宫在杭州鳳凰山下，即唐以來州治也。按《咸淳臨安志》，建炎三年二月，高宗詔以杭州爲行宫，時執政奏屋宇隘陋。高宗以百官六軍未得其所，不御正寢。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措置，且命不得華飾。二年，南門成，名曰行宫之門。三年，以百官遇雨，泥行非便，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内。十八年，名南門曰麗正，北曰和寧，東苑門曰東華。二十八年，始增築禁城。而其宫殿之制，六參官起居與百官聽宣布，則曰文德殿，謂之正衙。其四參官起居則曰垂拱殿，謂之常朝。曰紫宸殿，則上壽御焉。曰大慶殿，則朝賀御焉。曰明堂殿，則宗祀御焉。曰集英殿，則策士御焉。此四殿者，皆即文德殿隨事而揭名，未暇專建也。後殿有四，曰崇政，一名祥曦，曰福寧，曰復古，曰延和。福寧則寢息之所，復古則燕閒之所。而延和在垂拱之後，遇聖節，冬至正旦，寒食齋戒，或避正殿，則御焉。曰選德殿，則孝宗建以爲射殿。曰緝熙殿，則理宗闢以爲講殿。曰熙明殿，則度宗改東宫之，益堂爲之置經籍其中以肄習焉。而講筵延閣，則在禁中。高宗之將倦勤也，即秦檜舊第更築新居。其内禪也，則退居之。名曰德壽，孝宗之内禪也，改名曰重華，而居焉，不更作也。至於東宫，初無定制，蓋宋諸帝多由外邸入繼，正統不遑築宫。如孝宗之資善堂、度宗之益堂，皆在宫中，遂以爲就學之地。至於臣僚之署，獨學士院在和寧門内，蓋放唐北門之制也。郊社圜丘，則在嘉會門外、龍華寺西。太社、太稷，

則在觀橋東北，其地北有靈池。九宮貴神壇，則在東青門外一里。籍田，先農、高禖等壇皆在嘉會門外南四里。理宗以南渡後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爲大祀。又立海神壇於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宗廟、太廟，則在瑞石山之左。卽鳳凰山左翅也。景靈宮，則在新莊橋之西，蓋太廟乃宗祀之常。而景靈宮，則漢原廟之制也。又有欽先孝思殿，以奉神御，則仍東都之舊置在內中閣。則自真宗御龍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其名昉見。仁宗召輔臣於天章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則不獨藏書畫也。南渡後，遂令修內司復建諸閣。太宗閣曰龍圖，真宗閣曰天章，仁宗閣曰寶文，神宗閣曰顯謨，哲宗閣曰徽猷，徽宗閣曰敷文，不忘先也。而高宗閣則曰煥章，孝宗閣則曰華文，光宗閣則曰寶謨，寧宗閣則曰寶章。諸閣皆在禁中，閣置學士。直閣苑囿，凡五處，曰聚景園，曰玉津園，曰富景園，曰翠芳園，曰玉壺園。聚景在清波門外，玉津在嘉會門外，富景在崇新門外，翠芳在錢湖門外，玉壺在錢塘門外，集芳在葛嶺，其後，理宗以賜其相賈似道爲第宅云。南渡後，宮室不過如此。若夫苑囿之設，亦不過奉其親宴游，非荒嬉也。德祐二年宋亡，元有司封錡以幼主北行。明年爲至元十四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其宮室，焚燬殆盡。後十年西僧嘉木揚喇勒智言於朝，卽其基造佛寺五。曰興元、曰報國、曰白塔、曰般若、曰小仙林。塔。一曰尊勝。而壇廟亦皆夷爲民居、僧舍，元末之亂張氏毀塔造城，五寺亦就廢。今姑識之。

又《吳越國考》 高宗南渡，駐蹕杭州，徙州治於清波門內，今州治是也。但宋南渡卽其地爲行都，故後人但知有宋故都，而不知有錢氏耳。

明·鄭真《滎陽外史集》卷二七《贈趙兼善序》 越在宋南渡爲陪都。嘉定間，丞相史忠獻王奉穆陵於側，微嗣沂邸入繼大統，越遂爲潛藩。

明·俞思沖等《西湖志類鈔》卷中《山之類》 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滸，右掠江濱，形若飛鳳。一郡王氣皆藉此山。自唐以來，肇造州治，蓋鳳凰山之右翅也。錢氏因之，遽加拓飾。逮於南宋建都，而茲山東麓環入禁苑。張閎華麗，秀比蓬崐，佳氣扶輿，萃于一脉。開署布政，駐輦宅中。民吏之所憑依，帝王之所臨蒞。隱隱振振者六七百年，可謂盛矣。而卽開元宮建省治，而對吳山，蓋鳳凰山之左翅也。

又 卷下《宮之類》 宋行宮卽錢王舊宮也。唐宋以來，州治故在鳳凰山下，南渡駐蹕，因以爲行宮，此州治稍東至河干，皆禁籞也。

明·聶心湯［萬曆］《錢塘縣志》卷四《紀都》 城門十三，南宋建都在鳳凰山下，卽吳越國治故址。紹興中，增築內城及東南之外城，附于舊城，凡十三門。曰：候潮門、保安門、新門、崇新門、東青門、艮山門、錢湖門、清波門、豐豫門、錢塘門、嘉會門、餘杭門、便門。宮門十九：麗正門、和寧門、東華門、西華門、苑東門、苑西門、北宮門、南宮門、南水門、東水門、會通門、上閣門、宣德門、隔門、斜門、關門、玉華閣門、含和門、貽謨門。殿三十：垂拱殿、文德殿、大慶殿、紫宸殿、集英殿，以上正朝。延和殿、崇正殿、福寧殿、復古殿、選德殿、緝熙殿、熙明殿、明華殿、清燕殿、膺福殿、慶瑞殿、射殿、需雲殿、符寶殿、嘉明殿、明堂殿、坤甯殿、穠華殿、慈明殿、慈元殿、仁明殿、進食殿、欽先殿、孝思殿、清華殿，以上後殿。堂三十三：翠寒堂，高宗以日本羅木建，古松數千株。澄碧觀堂、芳春堂、凌寒堂、鍾美堂、璨錦堂、燕喜堂、靜華堂、清賞堂、稽古堂、清遠堂、清徹堂、澄碧堂、蓋淵堂、環秀堂、文囿堂、書林堂、華館堂、衍秀堂、披香堂、德勤堂、雲錦堂、清霽堂、萼綠華堂、碧琳堂、凝光堂、沈輝堂、繡香堂、呈芳堂、會景堂、正始堂、怡然堂、信美堂。齋四：損齋、彝齋、謹習齋、燕申齋。樓七：士博雅樓、觀德樓、萬景樓、清暑樓、清美樓、明遠樓、倚香樓。閣二十：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徽猷閣、敷文閣、煥章閣、華文閣、寶謨閣、寶章閣、顯章閣、雲章閣、清華閣、凌虛閣、清漏閣、倚桂閣、來鳳閣、觀音閣、英蓉閣、萬春閣。臺六：欽天臺、宴春臺、秋芳臺、天開圖、畫臺、舒嘯臺、瑤臺。軒一：晚清軒。閣六：清華閣、睿思閣、恰真閣、容膝閣、受釐閣、綠綺閣。觀一：云濤觀。亭十九：清泳亭、清趣亭、清暉亭、情願亭、情迴亭、清隱亭、清寒亭、清激亭、情玩亭、清興亭、靜香亭、靜華亭、春妍亭、春華亭、春陽亭、春信亭、融春亭、尋春亭、映春亭、留春亭、皆春亭、寒碧亭、寒香亭、香瓊帶、香玉亭、香界亭、

碧岑亭、灩碧亭、瓊英亭、瓊秀亭、明秀亭、深秀亭、衍秀亭、濯秀亭、錦烟亭、錦浪亭、繡錦亭、萬錦亭、麗錦亭、叢錦亭、照妝亭、浣荷亭、綴金亭、綴瓊亭、穠香亭、暗香亭、晚節香亭、巖香亭、云岫亭、映波亭、含暉亭、達觀亭、秀野亭、凌寒亭、涵虛亭、平津亭、真賞亭、芳遠亭、垂綸亭、魚樂亭、噴雪亭、流芳亭、芳嶼亭、玉質亭、此君亭、聚芳亭、延芳亭、蘭亭、激湍亭、崇峻亭、惠和亭、浮醴亭、泛羽亭、凌穹亭、迎薰亭、會英亭、正己亭、丹暉亭、凝光亭、雪遙亭、參月亭、共樂亭、迎祥亭、瑩妝亭、植杖亭、可樂亭、文杏亭、壺中天別是一家春。園六：小桃園、杏塢、梅岡、瑤圃、村莊、桐木園。庵二：寂然庵、怡真庵。坡二：玛瑙坡、洗馬坡。橋四：萬歲橋、清平橋、春波橋、玉虹橋。泉一：穗泉。御舟三：蘭橈、筌橈、旱船。教場一：南教場，禁中及德壽宮皆有大龍池，萬歲山，疑西湖冷泉飛來峰，春時競渡。御園十一：聚景園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富春園，新門外，孝宗奉太后臨幸。屏山園，錢湖門外，理宗改名翠芳園。玉壺園，錢塘門外。集芳園，葛嶺。瓊華園、小隱園、延祥園、瀛嶼、挹翠堂、慶樂園。北大內，高宗倦勤，移仗居焉。在望仙樓北，凡三十七處。德壽宮，孝宗奉親之所。重華宮、慈福宮、壽慈宮、東宮、聚遠樓、香遠堂、清深堂、松菊、三徑、梅坡、月榭、清妍堂、清新堂、芙蓉岡、射廳、載忻堂、臨賦、粲錦、至樂、清曠、半綻紅、瀉碧、冷泉堂、文杏館、靜樂、浣溪、絳華、旱船、俯翠，以上俱德壽宮內。資善堂、鳳山樓、榮觀堂、玉淵堂、清賞堂、新益堂、釋已堂、射圃，以上東宮內。

明・朱廷煥《增補武林舊事》卷首《增補武林舊事序》 武林爲東南都會，顯於唐，盛於宋。人文秀出，山水清麗，物産殷富，天下莫與埒也。翠華南遷，仁和駐蹕，延祚百五十餘年。雖偏安一隅乎，非若金陵六代旦暮易姓，使王氣常收者比。厥後獨松闌入，厓山胥淪，説者盡咎湖山，謂尤物惑人甚於西子。噫！亦太過矣。夫虎踞龍蟠，不爲芳樂臨春分謗，顧欲以鳳山鸜嶺代趙宋，府辜將置賊臣，闇主何地哉？矧茂陵在御，絶游幸，務節儉，遠邇安晏。櫂歌一曲，寄在康衢，則武林猶是盤庚之偃師、周武之鎬洛也。

明・張岱《西湖夢尋》卷五《西谿》 相傳宋南渡時，高宗初至武林，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後人遂以名。

又《宋大內》引《宋元拾遺記》 高宗好耽山水，於大內中更造別院，曰小西湖。

清・吳本泰《西谿梵隱志》卷一《西湖輦道》 宋建炎三年七月，升杭州爲臨安府，築行宮於鳳凰山，仍錢氏之舊也。初，欲都西谿，帝覽圖曰：『且留下。』故谿有『留下』之名，俗訛『樓下』。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歷代州域形勢七》 高宗南渡，以臨安府爲行都，後遂定都焉。建炎元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進幸江寧府，改爲建康府。四年，幸温州，復幸越州。紹興二年，以杭州爲臨安府，旋幸臨安。三年，營建康行宮。四年，幸平江府。五年，還臨安。六年，又幸平江。七年，幸建康。八年，復還臨安。自是定都焉。三十一年，幸建康。明年，復還臨安。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九《夢粱録跋丁酉》 宋南渡以臨安爲行在所，其後乃遂安於是也。朝廷之儀式與夫里巷之風俗日增月新，殆將跨汴京焉。

清・劉毓崧《通義堂文集》卷七《輿地紀勝校勘記序代先君子作》 風俗形勝之前，有載歷代宮苑殿閣制度者。建康府在南宋時爲陪都之地，置行都留守。故特設此一門，亦猶臨安府在當時爲行在所，其宫闕殿等門皆他卷所無也。

遼五京分部

綜述

宋・路振《乘軺録》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四日，過白溝河，即巨馬河也。【略】八日，自良鄉縣北行，至幽州，六十里。地平，無邱陵，十里，過百和河，三十里，過鹿孤河，五十里，過石子橋，六十里，過桑根河，河繞幽州城，桑乾河訛而曰根也。至幽州城南亭。是日，大風，里民言，朝廷使來，率多大風。時，燕京留守兵馬太原帥秦王隆慶，遣副留守

秘書大監張肅迎國信，置宴于亭中。城中漢兵凡八營，有南北兩衙兵、兩羽林兵、控鶴神武兵、雄捷兵、驍武兵，皆黥面，給粮如漢制。渤海兵別有營，即遼東之卒也，屯幽州者數千人，並隸元帥府。【略】二十四日，自通天館東北行，至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奚漢民雜居益衆，里民言，漢使歲至，虜必盡驅山中奚民就道而居，欲其人煙相接也。又曰，虜所止之處，官屬皆從，城中無館舍，但於城外就車帳而居焉。契丹國，外城高丈餘步，東西有廊，幅員三十里。南門曰朱夏門，凡三門，門有樓閣，自朱夏門入，街道闊百餘步，東西有廊舍，約三百間，居民列廛肆廡下，街東西各三坊，坊門相對，虜以卒守坊門，持梃擊民，不令出觀，徐視坊門，坊中閑地，民之觀者無多。又於坊聚車橐駝，蓋欲誇漢使以浩穰，三里，第二重城，城南門曰陽德門，凡三間，有樓閣，城高三丈，有睥睨，幅員約七里。自陽德門入一里，而至內門內閶闔門，凡三門，街道東西，並無居民，但有短牆，以障空地耳。閶闔門樓有五鳳，狀如京師，大約製度卑陋。東西掖門去閶闔門各三百餘步，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是夕，宿大同驛。驛在陽德門外，驛東西各三廳，盈仿京師上元驛也。【略】二十六日，持國信自東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武功門，見虜主于武功殿，設山棚，張樂，引漢使升。【略】二十七日，自西掖入，至第三門，名曰文化門，見國母於文化殿，設山棚，張樂，引漢使升【略】七日，又宴射于南園，園在朱夏門外，虜遣大內惕隱知政事令耶律英侑宴，贈漢中的者馬五疋，綵二十段，弓一，矢十，英又贈馬二疋。園中有臺，樹皆新植，射畢就坐，英舉大觴以屬漢使曰：『兩朝通讙千萬年，今日也願飲此酒記英姓名耳』。八日，辭國母于文化殿，漢使升，酒三行而出。九日，辭虜主于武功殿，遣漢使及從人鞍馬衣物綵段弓矢有差。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府，無屬縣，有留守府尹之官，官府寺丞皆草創未就，蓋與朝廷通使以來，方議建立都邑，內城中止有文化武功二殿，後有宮室，但穹廬毳幕，常欲遷幽薊八軍及沿靈河之民以實中京，民不堪命，虜知其不可，遽止。中京南至幽州九百里，至雄州白溝河界一千一百四十五里，東至靈河五百里，靈河有靈錦顯霸四州，地生桑麻。貝錦州民無田租，但供蠶織，名曰太后絲蠶户。東至黃龍府一千五百里，虜謂黃龍府爲東京，有府尹留守之屬。又東至高麗，女真四十里。東北至遼海二千里，遼海即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屬焉。遼海民勁樂戰，歲簡閱以爲渤海都。北至上國一千里，即林胡舊地，本名林荒，虜更其名曰臨潢府。國之南有潢水故也。皮室相公爲留守，西至炭山七百里，炭山即黑山也，地寒涼，雖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餘，有層冰，瑩潔如玉，至秋分則消釋。山北有涼殿，虜每夏往居之，西北至刑頭五百里，地苦寒，井泉經夏常凍，虜小暑則往涼殿，大熱則往刑頭，官屬部落咸輦妻子以從。

宋・王曾《上契丹事》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渡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啟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遊觀。城南門外有裕悅王廨，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略】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大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門曰陽德，閶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虜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爲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麋粥糌糒。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六下《邊防・燕京州軍十二》

中原舊地，幽州，古冀北之地，舜置幽州，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州。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理幽州。自石晉割賂戎主，建爲南京，又改燕京，東至符家口三百九十里，正東微北至松亭關四百五十里，西至牛山口百里，正西微北至居庸關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中京，出北門，過古長城，至望京，四十里。又過溫餘河大厦坡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七十里至檀州，自此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淀。入山屈曲，無復里堠。過朝鮮河九十里，至古北河口，兩傍峻崖，有路，僅容車軌。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四十里至臥如來

館，又七十里至柳河館，過松亭嶺七十里至打造部落。又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又九十里至鐵漿館。自北甎山七十里至富穀館，又八十里至通天館，又二十里至中京。南至雄州，出南門渡盧孤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又過琉璃河、范水、涿水至涿州，共十里，又七十里至新城縣，又四十里至白溝河，渡河至雄州。

又《西京州軍十一》 雲州雲中郡，平城、白登山、單于臺並在其境。唐置大同軍，雍熙中，王師北伐，潘美、楊業並出雲應路，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班師，遂不克守，遷四州民於內地。今契丹僞號西京。東取媯州路至幽州七百里，正西微北至單于都護府三百里，西北南至代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長城蕃界三百里，西南至並州七百里，西北至黑山七百里，東北至陽河曲蕃二百四十里。

又《戎狄舊地》 中京，舊鮮卑之地，在饒樂府西南，本奚王國牙帳之地。奚部落南距古北口，北距潢水，東即營州千餘里，皆其境土，後爲契丹所並。景德中，遼主築宮室城垣，建爲中京，僞造號大定府。東至營州界青山嶺一百七十里，西即山後儒州界，東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南至幽州九百里一路由松亭關，一路由古北口，北至上京六百九十里，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宮室館，又七十里至松亭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桃岩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渡漢石橋，傍有饒州，蓋唐常於契丹置饒樂州，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又七十里渡黑水河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秦館，西二十里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上京，東微北至木葉山五百一十里。

東京，即安東都護治所，州城即古之燕郡城是也。本遼之西地，漢魏間，烏桓鮮卑所據，在營州之東，契丹置崇儀軍節度。舊有江南水軍，號通吳軍，置營居之。東至醫巫閭山，西至霸州二百里，南至錦州九十里。

東京，遼東安市城也。城之東即大遼河，城之西即小遼河。秦屬遼東郡，漢屬幽州，唐太宗平高麗，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山在東北。後爲渤海國，契丹建爲遼州，得其地爲東京。嗢州在其東，即李勣所平白嗢州也。《皇華四達記》曰：自安東府東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約六百里，西北至建安城約三百里，正南微東至鴨綠江北泊約七百里。今以契丹地形圖參校，惟達安城不知處所，其他地形遠近率同也。東北至女真界約五百里，西至遼河百五十里，又八百八十里至中京，西六十里至鶴柱館，又九十里至遼水館，又七十里至閭山館，在醫巫閭山中，又九十里至獨山館，又六十里至唐葉館，又五十里至乾州；微北六十里至楊家砦，又五十里至遼州；北六十里至宜州，又百里至牛心山館，在牛心山北中，又六十里至霸州，又七十里至建安館，又五十里至富水、會安，至中京三驛程，各去七十里；南至平州五十里，自平州至幽州五百五十里；北至沈州百二十里；東南至鴨綠水九百里；西南至錦州四百里；東北至黃龍府九百里；西北至顯州三百里。

上京，潢水之北，東際遼河，西包冷陘，南與奚人部落相接，距幽州千七百里。本鮮卑之地，君長姓大賀氏，有八部，唐貞觀中，諸部咸請內屬，乃置松漠府以居之，賜姓李氏，兼松漠都督。至阿保機，始私立年號，稱大遼國，建所居部落爲西樓，有樓數間而已。後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邑屋門皆東向，如軍帳之法。至德光，建爲上京，置臨潢府。東至潢水二百一十里，西南至饒州三百里，西至鹽泊八百里。

宋・沈括《熙寧使契丹圖抄》 自邑東北三十里至中頓，濟桑乾水，水廣數百步，燕人謂之盧駒河。絶水而東，小北，三十里至幽州。幽州，西南距良鄉六十里，館曰永平。州西距山數十里，白順以南皆平陸，廣饒桑穀沃茂，而幽爲大府襟帶八州，提控中會，家將所保也。【略】

依北山之迤，循虎河透迤，正東至中京。中京西距長興館二十里。少南。城周十餘里，有厘閣宮室，其民皆燕、奚、渤海之人。由其東南曰中和門，循城以北至城之隅。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八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宋搏等使契丹還，言：『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牆垣。宮中有武功殿，國主居之，文化殿，國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

又 卷七四 （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李允【略】又言：『契丹以西樓爲上京，遼陽爲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其習俗既葬畢守墳，或云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伐高麗駐遼陽城也。』

又 卷七九 （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爲契丹國主生辰使，【略】曾使還，言：是歲契丹改統和三十一年爲開

泰元年，以幽州爲析津府。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啟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遊觀。城南門內有于越王廨，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

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庳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堵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闐、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門曰陽德、閶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

又 卷八八 （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爲契丹國主生辰使，【略】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穹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即堅冰云。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太宗嗣聖皇帝上》（會同元年秋七月）遼以幽州爲南京，大都爲上京，渤海夫餘成爲東京。

又 **卷二二《州縣載記·四京本末》** 上京，太宗建。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來州數十里即行海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有訥都烏河。番語山爲『胡都』，水爲『烏』。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處過冬。又至木葉山三十里許，有居人瓦屋及僧舍。

中京，承天太后建。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竄居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个，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餘人，爲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叱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採獵，其行如飛。《契丹圖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

南京，太宗建。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棄，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絶天下。膏腴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石晉未割棄已前，其中番漢雜鬬，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遠望數十里間，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

東京，太宗建。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爲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慎氏地也，與靺鞨相鄰，東夷中爲强國。所居多依山水，地卑隰，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

又 **卷二四《王沂公行程録》**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

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啟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士遊觀。城南門外有于越王廨，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略】

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庳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闐、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門曰陽德、閶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

又 **《富鄭公行程録》** 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

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氈廬亦皆東向。

又　卷二五《胡嶠陷北記》　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幷、汾、幽、薊之人尤多。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三《附録二》　以德光所居爲上京臨潢府，幽州爲燕京幽都府，渤海爲東京遼陽府。天福三年改元日會同，國號大遼。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天顯三年十二月）升東平郡爲南京。【略】（天顯五年）二月己亥，詔修南京。

又　卷四《太宗紀下》　（會同元年十一月）詔以皇都爲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爲南京，南京爲東京。

又　卷一四《聖宗紀五》　（統和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略】（統和二十七年）夏四月丙戌朔，駐蹕中京，建營宮室。

又　卷一六《聖宗紀七》　（開泰七年）冬十月，名中京新建二殿曰延慶，曰永安。

又　卷一八《興宗紀》　（重熙五年五月）壬戌，詔修南京宮闕府署。

又　卷三六《兵衛志下・五京鄉丁》　遼建五京：臨潢，契丹故壤；遼陽，漢之遼東，爲渤海故國；中京，漢遼西地，自唐以來契丹有之。【略】析津、大同，故漢地。太祖建皇都于臨潢府。太宗定晉，晉主石敬瑭來獻十六城，乃定四京，改皇都爲上京。東京，本渤海，以其地建南京遼陽府。【略】天顯十三年，太宗改爲東京。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號中京。

又　卷三七《地理志一》　上京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蒙國、別魯等三山之勢于葦甸，射金鋌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足以爲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鋌一箭，二百年之基，壯矣。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鸞。中有歷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並赴致祭。又於內城東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簡皇帝遺像。是歲太祖崩，應天皇后於義節寺斷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斷腕樓，樹碑焉。太宗援立晉，遣宰相馮道、劉昫等持節，具鹵簿、法服至此，册上太宗及應天皇后尊號。太宗詔蕃部並依漢制，御開皇殿，闢承天門受禮，因改皇都爲上京。

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幅員二十七里。門，東曰迎春，曰雁兒；南曰順陽，曰南福；西曰金鳳，曰西雁兒。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有樓櫓。門，東曰安東，南曰大順，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門曰東華，西曰西華。此通內出入之所。正南街東，留守司衙，次鹽鐵司，次南門，龍寺街。南曰臨潢府，其側臨潢縣。縣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長泰縣，又西天長觀。西南國子監，監北孔子廟，廟東節義寺。又西北安國寺，太宗所建。寺東齊天皇后故宅，宅東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貝聖尼寺，綾錦院、內省司、翰院，贍國、省司二倉，皆在大內西南，八作司與天雄寺對。南城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東門之北潞縣，又東南興仁縣。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西南同文驛，諸國信使居之。驛西南臨潢驛，以待夏國使。驛西福先寺。寺西宣化縣，西南定霸縣，縣西保和縣。西門之北易俗縣，縣東遷遼縣。

周廣順中，胡嶠《記》曰：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國人幷、汾、幽、薊爲多。

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館，七十里至崇信館，九十里至廣寧館，五十里至姚家寨館，五十里至咸寧館，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唐於契丹嘗置饒樂州，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館，度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館，五十里長泰館。館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臨潢府。自過崇信館乃契丹舊境，其南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氈廬，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饅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地丈餘即有堅冰。

又　卷三八《地理志二》　東京遼陽府，本朝鮮之地。【略】太祖建國，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諲譔，以爲東丹王國，立太子圖欲爲人皇王以主之。神册四年，葺遼陽故城，以渤海、漢户建東平郡，爲防禦州。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爲南京。

城名天福，高三丈，有樓櫓，幅員三十里。八門：東曰迎陽，東南曰韶陽，南曰龍原，西南曰顯德，西曰大順，西北曰大遼，北曰懷遠，東北曰安遠。宮城在東北隅，高三丈，具敵樓，南爲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相去各二里。宮牆北有讓國皇帝御容殿。大内建二殿，不置宮嬪，唯以内省使副、判官守之。《大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在宮門之南。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爲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駙馬寺，鐵幡竿在焉；趙頭陀寺；留守衙；户部司；軍巡院，歸化營軍千餘人，河、朔亡命，皆籍于此。東至北烏魯虎克四百里，南至海邊鐵山八百六十里，西至望平縣海口三百六十里，北至挹婁縣、范河二百七十里。東、西、南三面抱海。遼河出東北山口爲范河，西南流爲大口，入于海；東梁河自東山西流，與渾河合爲小口，會遼河入于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渾河在東梁、范河之間；沙河出東南山西北流，徑蓋州入于海。有蒲河、清河；浿水，亦曰泥河，又曰蒹芧濼，水多蒹芧之草；駐蹕山，唐太宗征高麗，駐蹕其巔數日，勒石紀功焉，俗稱手山，山巔平石之上有掌指之狀，泉出其中，取之不竭。又有明王山，白石山亦曰横山。天顯十三年，改南京爲東京，府曰遼陽。

又　卷三九《地理志三》　中京大定府，虞爲營州，夏屬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爲遼西。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險足以自固。魏武北征，縱兵大戰，降者二十餘萬，去之松漠。其後拓拔氏乘遼建牙於此，當饒樂河水之南，溫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衆内附，爲置饒樂都督府。咸通以後，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統和二十四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户，號曰中京，府曰大定。

皇城中有祖廟，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城池湫濕，多鑿井泄之，人以爲便。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有七金山、馬盂山、雙山、松山、土河。

又　卷四〇《地理志四》　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爲幽州。商併幽於冀。周分幷爲幽。《職方》，東北幽州，山鎮醫巫閭，澤藪貕養，川河、沛，浸菑，時。其利魚、鹽，其畜馬、牛、豕，其穀黍、稷、稻。武王封太保奭于燕。秦以其地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爲燕國，歷封臧荼、盧綰、劉建、劉澤、劉旦，嘗置涿郡廣陽國。後漢爲廣平國廣陽郡；或合于上谷，復置幽州。後周置燕及范陽郡，隋爲幽州總管。唐置大都督府，改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懷仙、朱滔、劉怦、劉濟相繼割據。劉總歸唐。至張仲武、張允仲，以正得民。劉仁恭父子僭爭，遂入五代。自唐而晉，高祖以遼有援立之勞，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爲南京，又曰燕京。

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東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門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萬春，右掖改千秋。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爲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巔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瑤嶼。府曰幽都，軍號盧龍，開泰元年落軍額。

又　卷四一《地理志五》　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虞分幷州。夏復屬冀州。周《職方》，正北曰幷州。戰國屬趙，武靈王始置云中郡。秦屬代王國，後爲平城縣。魏屬新興郡。晉仍屬雁門。劉琨表封猗盧爲代王，都平城。元魏道武於此遂建都邑。孝文帝改爲司州牧，置代尹，遷都洛邑，改萬年，又置恒州。高齊文宣帝廢州爲恒安鎮，今謂之東城，尋復恒州。周復恒安鎮，改朔州。隋仍爲鎮。唐武德四年置北恒州，七年廢。

貞觀十四年移雲中定襄縣於此。永淳元年默啜爲民患，移民朔州。開元十八年置雲州。天寶元年改雲中郡。乾元元年曰雲州。乾符三年，大同軍節度使李國昌子克用爲雲中守捉使，殺防禦使，據州以聞。僖宗赦克用，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不受命。廣明元年，李琢攻國昌，國昌兵敗，與克用奔北地。黄巢入京師，詔發代北軍，尋赦國昌，使討賊。克用率三萬五千騎而南，收京師，功第一，國昌封隴西郡王。國昌卒，克用取雲州。既而所向失利，乃卑詞厚禮，與太祖會于雲州之東城，謀大舉兵攻梁，不果。克用子存勗滅梁，是爲唐莊宗。同光三年，復以雲州爲大同軍節度使。晉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爲賂，大同來屬，因建西京。

敵樓、棚櫓具。廣袤二十里。門，東曰迎春，南曰朝陽，西曰定西，北曰拱極。元魏宮垣古城之北面，雙闕尚在。遼既建都，用爲重地，非親王不得主之。清寧八年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銅像。又有天王寺、留守司衙。南曰西省。北門之東曰大同府，北門之西曰大同驛。初爲大同軍節度，重熙十三年升爲西京，府曰大同。

又　卷七四《康默記傳》　拜左尚書。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記董役，人咸勸趨，百日而訖事。

又　卷九三《蕭惠傳》　朝議以遼東重地，非勳戚不能鎮撫，乃命惠知東京留守事。

藝文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八二《過白云觀》　紅塵飛盡白雲生，一徑深深草樹平。丹竈已空仙去遠，琳宫猶枕舊遼城。

清・張大壽《匠門書屋文集》卷三《讀〈遼史〉》　二百遼基金齪開，四樓分峙海東隈。柴皇力盡三開口，銀幣爭輸朔漠來。

清・凌廷堪《校禮堂詩集》卷八《秀峰書院》　灤河舊屬遼中京，金源亦置興州城。當時文治應已具，掃地廢壞由前明。

清・和瑛《易簡齋詩鈔》卷四《過大寧故城》　城在平泉州東北一百八十里，今喀喇沁札薩克公境老河之北，遼之中京大定府，金之北京，元改爲大寧路。

夕陽西下古城陰，八部名都跡可尋。豈有龍樓淹歲月，更無佛塔鎮園林。山如捲幕巢春燕，水似彎弓射□禽。四十九藩歸化宇，不須懷古問遼金。

清・陸長春《遼宮詞》　四樓粉雉列崇墉，千里榆關久息烽。聞説至尊喜遊獵，彎弓氈屋射黄龍。【略】

瓊華仙島隔塵凡，寫翠呈紅啟鏡函。掩映貂茸好黄額，洗妝樓外夕陽銜。【略】

八門迢遞接燕京，黼座垂裳仰聖明。鹿蠡雞林通治化，宫闈偏解頌昇平。

清・樊彬《問青閣詩集》卷五《晉陽懷古七》　遼金宫闕已榛荆，壁壘猶存太后城。白雁聲高來北路，銅駝蹟改嘆西京。巡游山後三關近，圍獵云中萬騎行。野史亭旁憑弔久，興亡一代著書成。

清・邊浴禮《健修堂詩集》卷一《遼后洗妝樓》　妝樓百尺蔚岧嶢，豔粉殘脂洗未消。惆悵累臣攜史筆，一編遺録紀焚椒。

清・張光藻《北戍草》卷下《龍江紀事七絶一百二十八首八》　潮汐東來注二池，屯軍地是海蘭兒。遼京泯没山河在，遺跡蒼茫不可知。呼倫貝爾在省西北八百四十里，統稱海蘭兒，其地有二池，一曰呼倫，一曰貝爾，故名。遼太祖定都兹土，所謂上京臨潢府。諸蹟今無存矣。三江皆無潮汐，二池皆有之。

雜録

陳述《全遼文》卷五《〔遼〕李度〈王説墓志銘〉》　公是供遙建彼皇都，營築勞神，板圖任重。加授户部使，掌户籍，轄□夫。大内既成，宏基已就，功名未顯。【略】建都構廈，竭力輸勤。基成事立，世泰時殷。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遼〕王網〈王澤墓誌重熙二十二年〉》　國朝念析津之壤，邇在浚之郊。兵戎冠天下之雄，與賦當域中之半。跨浩穰於三輔，據會要於萬邦。形勝之方，非親□處。乃命□儲兩，尹綰留權。脊棟全能，俾膺箎蒞。加給事中，知副留守事。

又　《〔遼〕楊□〈賈師訓墓誌壽昌三年〉》　高祖曰去疑，先仕後唐，我大聖天皇時，奉使來貢，因留之。俾督工役，營上都，事業（畢）遷將作大匠。

羅福頤《滿洲金石志》卷二《〔遼〕耶律興公〈靜安寺碑〉》　五都錯峙，帝宅尊乎中土，則大定之分甲天下焉。

明・程敏政《明文衡》卷三七《〔明〕劉定之〈游梁氏園記〉》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繞部屬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

明・張元芳〔萬曆〕《順天府志》卷一《地理志・沿革》　後晉天福元年，割幽薊十六郡以報契丹援立之功。契丹陞幽州爲南京幽都府，後改幽都爲析津府號燕京。宋宣和中，改析津府爲燕山府，尋復入金，稱燕京，又易燕京之名曰永安，以析津府爲大興府。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六四　趙良嗣與王環使女真，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

明・劉效祖〔萬曆〕《四鎮三關志》卷一《建置考・遼鎮建置》　神册四年，契丹主阿保機併渤海，盡有遼東，置東平郡，修復故城。鑄鐵鳳鎮之，因號鐵鳳城。天顯三年，陞爲南京，復立中臺省，號大遼，又改爲東京遼陽府。轄府州軍城八十七。又析遼西，置中京大定府，轄府州軍城六十七。上京臨潢府。轄府州軍城二十五。

清・傅恒《通鑑輯覽》卷七三《宋》　契丹城遼西，爲中京。今喀喇沁右翼南有故大寧城廢址。遼中京大定府也。【略】遼西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至是契丹主建都于此，倣臨潢。遼上京也，故城在今巴林東北，以臨潢水名。置宮掖、樓閣、府庫、城市，實以漢户，號中京。

清・姚鼐《惜抱軒筆記》卷六《史部三・遼金元史》　遼之上京，即西樓，當在今熱河之上流，多倫諾爾之西；遼東京，所取渤海國地也；遼中京，德光入中國，以鎮州爲中京，旋失。聖宗統和二十五年以七金山土河之南地建中京，今之遼陽州；遼北京、南京即燕京。

西夏都城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六　（天禧四年）趙德明始城懷遠鎮而居之，號興州。《德明正傳》載，城興州在李士彬斬臘兒後，不得其時。按士彬斬臘兒，見今年正月，因附年末。

宋・鄭剛中《西征道里記》　夏國主興州，謂之衙頭。衙頭至鱗府，路近處可九百里，秦鳳六百里，環慶三百里，會州界二百五十里，諸路今與西界接壤，惟鄜延最闊。熙河會川城至涇原甘泉堡，止百里，以北皆西界也。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至道）五年三月，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爲西平府。六年春，遂都于靈州。

《金史》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　贊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

明・何景明〔嘉靖〕《雍大記》卷五《攷易》　寧夏【略】宋初廢舊縣爲懷遠鎮。宋真宗咸平中，趙德明僭叛，又改中興府，遂爲西夏國都。疆域與宋延慶、熙河分界。

明・管律〔嘉靖〕《寧夏新志》卷一《寧夏總鎮・建置沿革》　宋（貞）〔真〕宗景德間，其五世孫德明款塞内附，假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今之鎮城是也。元昊陞州爲興慶府，又改爲中

興府，遂爲夏都，與宋延慶、涇原分界。【略】寔德明所遷之故址也。週迴一十八里，東西倍於南北，相傳以爲人形。元兵滅夏，攻廢之。

又 《五衛・寧夏衛・建制沿革》 唐爲懷遠鎮，僞夏德明自夏州徙居於此，爲興州，元昊陞爲興慶府，尋改中興府。

清・汪繹辰【乾隆】《銀川小志・疆域》 唐置夏州，唐末拓跋思泰鎮夏州，遂世有其地。宋景德間，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元昊陞興慶府，又改爲中興府。元置寧夏路。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〇 （天禧四年）冬十一月，城懷遠鎮爲興州，定都之。靈州懷遠縣，始於後周，宋初廢爲鎮。保吉取靈州時，盡逐居民城外，遂皆徙依懷遠。德明以龍見之祥，思都其地，謀之於衆，僉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不若懷遠，西北有賀蘭之固，黄河繞其東南，西平爲其障蔽，形勢利便，洵萬世之業也。況屢現休征，神人允協，急宜卜築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遣賀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構門闕、宫殿及宗社、籍田，號爲興州，遂定都焉。

又 卷一一 （明道二年）五月，昇興州爲興慶府，遂立官制。元昊自先世并吞西土三十餘年，聚中國所賜資財無算，外倚契丹爲援，昇謀日甚。昇興州爲府，改名『興慶』，廣宫城，營殿宇，其名號悉仿中國所稱故。

又 卷一八 （慶曆六年四月）夏俗皆土屋，或織犛牛尾及牯羸毛爲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國中鮮遊觀所。曩霄於城内作避暑宫，逶迤數里，亭榭臺池，並極其勝。【略】

（慶曆七年）二月，起高臺寺。

曩霄五月五日生，國中以是日相慶賀。舊俗止重冬至，曩霄更以四孟爲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國中鮮遊觀所。曩霄於城内作避暑宫，逶迤數里，亭榭臺池，並極其勝。【略】

又 卷一九 （至和二年）冬十月，起承天寺。

沒藏氏好佛，因中國賜《大藏經》，役兵民數萬，相興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

又 卷三九 （天禧元年六月）更興慶府爲中興府。純佑以蒙古兵退，修復被兵諸城堡，大赦境内，改興慶爲中興府。

藝文

明・管律【嘉靖】《寧夏新志》卷七《【明】李夢陽〈夏城坐雨〉》河外孤城枕草萊，絶邊風雨送愁來。一秋穿塹兵多死，十月燒荒將未回。往事空餘元昊骨，壯心思上李陵臺。朝廷遣使吾何補，白面慙非濟世才。

清・楊浣雨【乾隆】《寧夏府志》卷二一《【明】王瓊〈登廣武遠眺〉》鳴沙古渡急征笳，鐵騎雲屯曉濟河。廣武人稀非土著，棗園田少盡徵科。赫連故壘游麋鹿，元昊遺宫長薜蘿。試問守邊誰有策，老臣憂國鬢雙皤。

清・柏葰《薛祥吟館鈔存》卷一《尋元昊臺故址在賀蘭》 元昊侈王業，建臺於此山。峰巒留勝跡，我輩擬登攀。砌草不可見，林花空自閒。唯餘古時月，幾度照溪灣。

清・沈筠《守經堂詩集》卷四《西夏雜詩二》 空聞曳石市中歌，實用銀州金叵羅。絶倒張元吴昊語，姓忘理會況名何。

雜録

宋・趙善璙《自警編》卷七《事君類下》 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狄人雜坐，野利與焉。【略】又數日，召入一官寺，聽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緑衣小竪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宫室。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西夏陵區一〇八號墓發掘簡報・梁國王正獻王之神道碑》 崇宗踐位，雖總覽乾□，上卽命公城中興。

清・揆敘《隙光亭雜識》卷四《宋西夏所都》 趙元昊都興慶府。今寧夏衛城。

金六京分部

綜述

宋・范成大《攬轡録》 乾道六年閏五月戊子，成大被命以資政殿大學士，與崇信節度使康誾爲奉使大金國信使副。甲子至南京，虜改爲歸德府。

丁卯過東御園，即宜春苑也，頹垣荒草而已。二里，至東京，虜改爲南京。入新宋門，即朝陽門也，虜改曰宏二門。彌望悉荒墟。入新宋門，即麗景門也，虜改爲賓曜門。過大相國寺，傾簷缺吻，無復舊觀。橫入東御廊門，絶穿橋北馳道。出西御廊門，過交鈔處。【略】舊京自城破後，創痍不復。煬王亮徙居燕山，始以爲南都，獨崇飾宮闕，比舊加壯麗。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爲田處；舊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毁。東京虜改爲南京，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略】最甚者衣裝之類，其製盡爲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甚。惟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絶少，多綰髻。貴人家即用珠瓏璁冒之，謂之方髻。

庚午出驛。循東御廊百七十餘間，有面西欞星門。大街直東，出舊景靈，東宮也。過欞星門，側望端門，舊宣德樓也，虜改爲承天門。五門如畫，兩旁左右昇龍門，東至西角樓。轉東鑰匙頭街，御廊對皇城，俱東出廊可二百間許。過左掖門，至皇城，東角樓，廊亦如畫。出樊樓街，轉土市馬行街，出舊封丘門，即安遠門也，虜改爲元武門。門西金水河，舊夾城曲江之處，河中卧石碡磁，皆艮嶽所遺。過藥市橋街，蕃衍宅、龍德宮、擷芳、擷景二園，樓觀俱存；擷芳中喜春堂猶巋然，所謂八滴水閣者。使屬官吏望者，皆隕涕不自勝，虜令則以爲上林所。過清輝橋，出新封丘門，舊景陽門也，虜改爲柔遠館。

丙戌至燕山城外燕賓館。燕至畢，與館伴使副並馬行柳隄，緣城過新石橋，中以杈子隔絶。道左邊過橋，入豐宜門，即外城門也。過石玉橋，燕石，色如玉，橋上分三道，皆以欄楯隔之，雕刻極工。中爲御路，亦攔以杈子。兩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龍津橋』。入宣陽門，金書額，兩頭有小四角亭，即登門路也。樓下分三門。中門爲御路，常闔，皆畫龍。兩旁門通行，皆畫鳳。入門北望其闕，由西御廊下，轉西，至會同館。

戊子，早入見。上馬出館，復循西御廊至横道。至東御廊首，轉北，循簷行，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通街，第二門通球場，第三門太廟，廟中有樓。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有三間。出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之皆民居。東西廊之中，馳道甚闊。兩旁有溝，溝上植柳。兩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户，即純用之。馳道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舊嘗名『通天』，亦開。兩挾，有樓，如左右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每樓次第攢三簷，與挾樓接，極工巧。端門之内，有左右翔鳳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門，直北循大安殿東廊後壁行。入敷德門，自側門入。又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牆内亭觀甚多。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門外。又西則有右嘉會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左嘉會門相對，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内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襆頭，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門，門蓋隔門也。至仁政殿下，大花氈可半庭，中團雙鳳，兩旁各有朵殿。朵殿之上者兩高樓，曰東西上閤門。兩傍悉有簾幙，中有甲士。東西兩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桿槍，黄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桿槍，白旗畫青龍。直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皂袍，持弓矢。殿西階雜立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士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卻轉南，由露臺北行入殿閾，謂之欄子。虜主襆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背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帘幕，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檻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遥望前後殿屋，崛起處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極侈者。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模多出於孔彦舟，蹧中原

强慕華風，往往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

宋・樓鑰《北行日録》（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庚寅，晴。車行四十五里，道旁多陂塘，路頗迂回。古塚相望，發掘無遺。至東御園小亭少憩，使副以下具衣冠上馬，入東京城，改曰南京。新宋門舊曰『朝陽』，今曰『弘仁』。城樓雄偉，樓櫓壕塹壯且整，夾壕植柳，如引繩然。先入甕城，上設敵樓，次一甕城，有樓三間，次方入大城。下列三門，冠以大樓。由南門以入，内城相去尚遠。城外人物極稀，有粉壁曰『信陵坊』，蓋無忌之遺跡。城裏亦凋殘。街南有聖倉屋甚多，望見婆臺寺塔，云城破之所。街比望見景德開寶寺二塔並七寶閣。寺上清儲祥宫頽毁已甚，金榜猶在。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有望柱在路側，各挂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曰『靈應之觀』。又有欒將軍廟，頽垣滿目，皆大家遺址。入舊宋門，舊曰『麗景』，今曰『賓曜』，亦列三門，由北門入，尤壯麗華好。門外有廟曰『靈護』，兩門裏之，左右皆有闕亭。門之南即汴河也，故街南無巷，街北即甜水巷。過鄭太宰宅，西南角有小樓，都人列觀。間有耆婆，服飾甚異。戴白之老多歎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員也。』相國寺如故，每月亦以三八日開寺。兩塔相對，相輪上銅珠尖左暗右明，横過大内前。逆亮時，大内以遺火殆盡。新造一如舊製，而基址並州橋稍移向東。大約宣德樓下有五門，兩旁朶樓尤奇。御廊不知幾間，二樓特起，其中浮屋買賣者甚衆。過西御廊數十步，過交鈔所，入都亭驛，五代上元驛基。本朝以待遼使，猶是故屋，但西偏已廢爲瓦子矣。

宋・周煇《北轅録》　淳熙丙申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待制敷文閣張子正，假試户部尚書，充賀金國生辰使，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士褒，假明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兼客省四方館副之。明年正月七日，陛辭出國門。【略】九日至東京，虜改名南京。未到城，先過皇城寺宜春苑，使副易朝服，三節更衣，帶從者跨馬入新宋門，舊曰朝陽，虜名洪仁樓，櫓濠塹甚設。次入甕城，次入大城，人煙極凋殘。至會同館，舊貢院也。接伴所得私覿，盡貨于此。行户倍儥都窮。晚食，酒貯以黄缸，味差勝。有以柑子餉，承應人得之，甚喜，云謂之朝樂子。按東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古大梁城也。【略】二十九日辨色副使率三節入見，行司捧國書於馬上前行。初出館，横過馳道而行，御廊東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間，至掖門下馬。自專德門，由會通、承明二門入左嘉會門，趨而南，至幕次。少頃鳴鐘，鐘罷，衛士山呼，百官裹見，時方辰正。斯須，于幕間見曳玉帶者五人先出，後知爲東宫親王平章令公也。繼獨引副使捧國書，頃之閤門。綠衣吏來引都轄下。都轄三節之長。先入宣明門，次仁政門，于隔門上面北百官敘立。門之裏，即殿庭。隙間見副使舞蹈之節，俟禮物過，副使由右出，三節自東入，拜于大毯上，上有一品至七品黑漆黄字牌子，蓋其朝署也。一毯可容數百人，遍地製成鸞鳳。殿九楹，前設露臺，柱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兩，外垂金漆簾，額節以繡。廊之西，馬有鞴紅繡鞍者數疋，乃高麗所進。殿門外衛士二三百人，分西傍立，盡戴金花帽錦袍。宣明門外直至外廊皆甲士，青縚甲居左，旗執黄龍。紅縚甲居右，旗執紅龍。外廊皆銀鎗，左掖門入皆金鎗。人依一柱以立焉。仁政門左門用甲士，訖見無人跛倚者。凡門屋下皆青隊，執弓矢，人數各有差。若乃經從之處宫殿門名，兹不具載。北宫營繕之制，初雖取則東郡，而竭民膏血，終殫土木之費。瓦悉覆以琉璃，日色輝映，樓觀翬飛，圖畫莫克摹寫。佐佑之初，役民兵一百二十萬，數年方就，死者不計其數。三節即出，副使疾作，亦倚一柱以立，扶策至幕次。未畢餘禮，小底入報，小□二百人傳旨免禮數。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阿骨打建號曰『皇帝寨』，至亶改曰『會寧府』，稱上京。

又　卷二〇　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詔差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亢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者童貫副之，管押禮物官鍾邦直。《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録》：第四程，至燕山府。府乃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取其陰幽肅殺之義。杜牧言之略矣。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北虜，建爲南京析津府。壬寅年冬，金人之師過居庸關，契丹棄城而遁。金人以朝廷嘗遣使海上約許增歲幣，癸卯年歸我版圖，更名，府曰燕山，軍額曰永清。城周圍二十七里，樓壁共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暫三重，城開八門。已遷徙者尋皆歸業，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廣陌，皆有條理。州宅用契丹舊内，壯麗夐絶。城北有互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

僧居佛宇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絶天下。膏腴、蔬、瓜、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則力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未割棄已前，其中人與夷狄鬥勝負不相當。城後遠望數十里間，燕然一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四關、四鎮，皆不及也。【略】第三十九程，至館。【略】次日，館伴使副同行。馬可六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百家，星羅棊布，分蹂踏雜，不成倫次。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便於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撒傘，云近闕。復北行百餘步，有阜宿圍繞三四頃，北高丈餘，云皇城也。至宿圍門，就龍臺下馬，行入宿圍西。西設壇帳四座，各歸帳，歇定。客省使副相見就坐，酒三行。少頃，聞鞞鼓聲八，歌引三奏，樂作，閤門使祗班引入，即捧國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於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抃蹈訖，使副上殿，女真首領數十人班於西廂，以次拜訖，貴近者各百餘人上殿，以次就坐，餘並退。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以五色彩，間結山石及仙、佛、龍、象之形，雜以松柏枝，以數人能爲禽鳴者，吟叫山內。木建殿七間，甚壯，未結蓋以瓦仰鋪及泥，補之以木。傑鴟吻及屋脊，用墨下鋪帷幕，榜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許。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兩廂旋結架小葦屋，幕以青幕，以坐三節人。殿內，以女真兵數十人分兩壁立，各持長柄小骨朵，以爲儀衛。日役數千人興築，已架屋數千百間，未就規模，亦甚偉也。

又　卷二四二引張棣《正隆事迹》　完顏亮自己巳冬十二月殺兄亶而自立，守舊都於會寧。越明年，誅夷稍定，下求言詔，敕中外公卿大夫至於黎庶之賤，皆得以書進於闕庭。是時，上封事者多陳言，以會寧僻在一隅，官難於轉輸，民艱於赴訴，宜徙居燕山，以應天地中會。亮深然之，即日使官左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役天下夫匠百萬，肖京師之髣髴，營都於燕山，迄三年而成。至壬申夏，駕始幸之。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京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山爲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之赦告天下。

又　卷二四三引《煬王江上録》　岐王亮，殺主自立，改元天德，都會寧府。內侍梁漢臣，本宋內侍，陷虜。每思報仇，乃進曰：『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爲萬世之基。陛下可修燕京大內，時復巡幸，使中原之民望帝都近矣。』遂納其言，差梁漢臣充修燕京大內正使，孔彦舟爲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正隆三年畢工。改燕京爲中都，擇日遷都燕山府。以護駕軍三十萬，鐵浮圖一十萬，紫茸細軍一萬爲先鋒，木突總管留守會寧府。正隆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蕭王奏曰：『陛下移燕山，去白溝百里之餘皆南宋故土，孔彦舟、鄺瓊、靳賽、王喜、徐文、孟斌之徒頂背宋臣，皆握大軍，盡屯中原，萬一有變，非國之福。』亮曰：『卿無憂也。』梁漢臣奏曰：臣聞向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願陛下無坐樂之內，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聚糧，仍於諸路州軍置造軍器，兼修大梁，虎視江淮及造戰艦以備海道征伐。』並依。亮一日入皇后閣，見棹子上膽瓶內有木樨花數朵，問此花出於甚地。后曰：『汴京孔彦舟進來。』乃索筆硯爲詩曰：『緑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一生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諸王看柘黄。』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京大內，時復巡幸，卿爲朕謀，無得有辭。』漢臣曰：『被奉聖訓，豈敢辭免。願陛下頒詔諸路，發人夫工匠，以候使喚。』以梁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彦舟爲副使。謂漢臣曰：『賜金字牌子，以卿去處，如朕親行，賜金銀緞錢絹各一百，仍差都統阿使多术律寧統騎軍二十萬駐劄於汴京城外，防逃走工匠人夫。工匠日支米二升半，錢五十文，人夫亦如之。』貞元三年，梁漢臣、孔彦舟至汴城。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畢工。梁漢臣、孔彦舟奏：『京城大內修造了畢。』又令人修造通州戰船。

又　卷二四四引張棣《金虜圖經》　金虜有國之初，都上京，府曰會寧，地名金源。其城邑、宮室類中原之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還，皆自前朝門爲出入之路，署無禁限。每春正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無幼，皆觀看於殿之側。主之出朝也，威儀體貌止肖乎守令，民之訟未決者，多攔駕以訴之，其野如此。至亶始有內庭之禁，大率亦闊略。迨亮弒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繼下求言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庶，皆得以利害聞。時上書者多陳京師僻在一隅，官難于轉輸，民艱于赴訴，不若遷燕。天會三年而始成。貞元四年，亮率文武百官，駕始幸焉，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京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山爲中都，府曰大興。改元，

以赦告天下，京邑始定焉。都城之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一正兩偏焉。其正門四旁皆又設兩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餘悉由旁兩門焉。其門十二各有標名：東曰宣耀，曰施仁，曰陽春；西曰灝華，曰立澤，曰新益；南曰豐宜，曰景風，曰端禮；北曰通元，曰會城，曰崇知。內城門左掖、右掖，宣陽又在外焉。外門卽墨書粉地，內則金書朱地，皆故禮部尚書王競書。

一宮室。亮欲都燕，遣畫工寫京師宮室制度，至于闊狹修短，曲盡其數，授之左相張浩輩按圖以修之。城之四圍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如京師朱雀門。門分三，中繪一龍，兩偏繪一鳳，用金鍍銅寶釘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無貴賤皆得往焉。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二館皆爲本朝人使設也。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通天門今改爲應天府，觀高八丈，朱門五，金釘飾之，東西相去里餘，又爲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門。及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東內，西曰西內，各十六位，乃妃嬪所居之地也。西出玉華門，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林盡在於是。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六一 金主亮稍習經、史，慕中國朝署之尊，密有遷都意。是歲，因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艱于轉漕，民難於赴愬，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亮意合，乃遣尚書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千步，其東爲太廟，西爲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其制度一以汴京爲準，凡三年乃成。

又 卷一六二 （紹興二十一年）金主亮下詔議都燕京，詔曰：「昨因綏撫南服，分置行臺，時則邊防未寧，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遥，事有歲時之滯，凡申疑而待報，乃欲速而愈遲。今既庶政爲和，四方無侮，用併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粵在一隅，而方疆廣於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未可時巡於四表。莫如經營於兩都，眷惟金燕實爲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爾中外，體予至懷。」

又 卷一六四 （紹興二十三年）春，金主亮徙都燕京，下詔改元貞元，不肆赦內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析津府爲大興府，號中都；改中京會寧府爲北京；汴京開封府爲南京；而舊遼陽府爲東京，大同府爲西京。【略】以《兩國編年》金人誅蕭裕詔、張棣《金人誌》參考修入。熊克《小曆》，亮徙燕在二十二年冬。今從《編年》。張棣又云：「大赦僞境。」按：亮詔云：「除參酌不肆赦外，可改元貞元。」棣誤也。詔書具于后：門下：朕以天下爲家，固無遠邇之異；生民爲子，豈有親疎之殊？眷惟舊京，遂在東土，四方之政，不能周知，百姓之冤，艱于赴愬。況觀風俗之美惡，察官吏之惰勤，必宅所居，庶便于治。顧此析津之分，實惟輿地之中，參稽師言，肇建都邑，乃嚴宗廟之奉，乃相宮室之宜，遂正畿封，以作民極。雖衆務之畢舉，冀暫勞而久安，逮兹落成，涓日涖止。然念驟興于役力，豈無重擾于黎元？凡有科徭，皆其膏血，遂至有司之供具，亦聞享上以盡心。宜加撫存，各就休息。載詳前代赦宥之典，多循一時姑息之恩，長惡惠姦，朕所不取，若非罰罪而勸善，何以勵衆以示公？今來是都，寰宇同慶，因此斟酌，特有處分。除不肆赦外，可改天德五年爲貞元五年。燕本列國之名，今爲京師，不當以爲稱號。燕京可爲中都，仍改永安析津府爲大興府，上京、東京、西京依舊外，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又爵禄所以勵世而磨鈍也，前此官吏，每有覃轉資級，賢否不辨，何補治功？緣今定都之始，所冀上下協衆，恪恭乃事。若俾一夫不獲其所，則何以副朕遷都爲民之意？故特推恩，以示激勸。可應內外大小職官竝與覃遷一官。於戲！京師首善之地，既昭示于表儀，詔令責成之方，其勿怠于遵守。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宋・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一三 （完顏）亮亦旻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初年，改天德，元年己巳。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京，號曰中都。

又 卷一五 燕京宮室，雄麗爲天下之冠，亦爲亂兵所焚。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太祖武元皇帝紀年下》 天輔六年春，陞『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

又 卷九《熙宗孝成皇帝紀年一》 （天會十三年五月）陞所居曰會

寧府，建爲上京。

又 卷一三《海陵煬王紀年上》（天德二年）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爲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閒，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江南爲橘，江北爲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都地寒，唯燕京地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玉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況是根本，何可棄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郎主可遷都。北番上都，黃沙之地，非帝都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爲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

冬，發諸路民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宜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爲太廟，西爲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略】

天德四年冬，燕京新宮成，帝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於燕。【略】

上遷都於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爲中都，舊上京爲北京，雲中府爲西京，開封府爲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又 卷一五《海陵煬王紀年下》（正隆六年）七月，國主南遷汴京。

又 卷二四《宣宗皇帝紀年上》（貞祐二年三月）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于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宇、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爲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理）［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之爲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囑付於忠烈王，蓋以江南爲慮。及廢劉豫，以其地歸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爲江南計也。謀既不濟，仍復故土。當時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失，巍巍帝都鄰爲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興，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崇義葺理頗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絕，盧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爲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爲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令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勢稍定然後再爲遷都計。』議久之不決。【略】

（五月甲戌）會河南路統軍蒲撒七斤者亦奏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敕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運向琬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上蹙額可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使。有姪霍王從彝者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主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今暫住南京，二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督運，帝不從。【略】（十月）二十四日，駕入汴京。

又 卷三三《地理》其初居草地，名會寧號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京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山爲中都，號大興府，卽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於此矣。

又 《燕京制度》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還，自『前朝門』直抵『後朝門』，盡爲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於殿側。民有訟未決者，多邀駕以訴。

至熙宗始有内庭之禁。

煬王弒熙宗，築宮室于燕，逮三年而後成。城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中門繪龍，兩偏繪鳳，用金釘釘之。中門唯車駕出入乃開，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高八尺，朱門五，餘以金釘。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

内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内省』，西曰『十六位』，乃嬪妃居之。西出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瑶池、蓬瀛、柳莊、杏村盡在于是。

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其正門四旁又設兩門。正東曰宣曜、陽春、施仁，正西曰灝華、麗澤、彰義，正南曰豐宜、景風、端禮，正北曰通玄、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外有宣陽門，即内城之南門，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通天門即内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垛樓，瓦皆琉璃，金釘朱户，五門列焉。門常扃，惟大禮祫享則由之。宣華乃内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偏，右掖西偏門也。各有武夫守衛，士夫過者不敢瞬目。拱辰即内城正北門也，又曰『後朝門』。制度守衛，一與宣華、玉華等。金碧輝飛，規模壯麗矣。

又《汴京制度》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大概依宋之舊。鄒伸之奉使時，同官屬遊故宮：宮墻四角皆有樓，高五尺，每樓一所，兩傍各有屋以裹墻角。自左掖門向西三十步，横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俯瞰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樓即右昇龍門，此兩門外左、右掖門，横通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皆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殿前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傍垛殿各三間，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乃宣宗渡河後畫，中有御[屏]畫小龍，用拱斗鬬成一方井，如佛。正殿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正衙也。轉御屏，下峻堦數步，一殿曰德儀殿，有三門，中曰隆德，左曰左隆平，右曰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扉，望見隆德殿，即宋垂拱殿也。殿庭中東一鐘樓，西一鼓樓。殿屋五大間，傍各殿三間，堦上龍墀一級，東西兩閣門，並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又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兩門，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廊皆如隆德殿規模，即宋集英殿也。自此後兩殿，（有）[無]門皆有丹軒連接。兩邊廊屋止是黑漆窗户，意謂必宮人居於此，乃内殿，百官不到。前四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純和，一曰福寧。後又有一小殿，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即内宮墻門，有門兩重。出入後苑數十步，閒過一小溪橋，有仁智殿，溪中有龍舟。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敕賜昭慶神運萬歲峰』，西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填金。殿後有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山後挽水上山，水自上流下，至荆玉澗又流至湧翠峰。下有太山洞，水自洞門飛下。復由本路出純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横從右昇龍門出，即宋後朝門，榜曰啟慶之宮。入宮門後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制度宏麗，金碧輝映，不可勝言。出啟慶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即金國太后宮。入宮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榜曰光熙，望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德壽殿。復出此宮，即秘閣。在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古待漏院。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墻，向南一大門，即太廟門。内三門，門上並畫蟠龍。殿宇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傍修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位，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一室，盡傍金國祖宗謚號。每一室計三間，東邊一門，西邊一窗，嵌以小石室，上下有石廣三丈石門一合，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出太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即社稷壇，周圍皆墻。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

又 卷四〇《許奉使行程録》 第四程 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燕山乃古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北虜]，建爲南京，又爲

燕京析津府。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州宅用契丹舊天内，壯麗夐絶。城北有互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僧居佛宇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絶天下。蔬、瓜、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則力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略】第三十九程，自白蒲撻寨五十里至館。【略】次日，館伴使副同行。馬可六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百家，星羅棊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命撤傘，云近闕。北行百餘步，有阜宿圍繞三四頃，並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于宿門，就龍臺下馬，歇定。酒三行。少頃，聞鞞鼓聲八，歌引三奏，樂作，閤門使祇班引入，即捧國書及陳禮物於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抃蹈訖，使副上殿，以次就坐，餘並退。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堦高四尺許。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殿内，以兵數十人分兩壁立，四面興築架屋數千百間。

宋・張棣《金虜圖經・京邑》 金虜有國之初，都上京，府曰會寧，地名金源。其城邑、宫室類中原之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還，皆自前朝門爲出入之路，畧無禁限。每春正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無幼，皆觀看於殿之側。主之出朝也，威儀體貌止肖乎守令，民之訟未決者，多攔駕以訴之，其野如此。

至亶始有内庭之禁，大率亦闊略。迨亮弒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繼下求言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庶，皆得以利害聞。時上書者多陳京師僻在一隅，官難于轉輸，民艱于赴訴，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中會，與亮意合，率從之。即日遣左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左丞蔡松年，役天下軍民夫匠築室宫於燕。會三年而始成。貞元四年，亮率文武百官，駕始幸焉，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京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山爲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京邑始定焉。都城之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一正兩偏焉。其正門四傍皆又設兩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餘悉由旁兩門焉。其門十二各有標名：東曰宣耀，曰施仁，曰陽春；西曰灝華，曰立澤，曰新義；南曰豐宜，曰景風，曰端禮；北曰通元，曰會城，曰崇智。内城門左掖、右掖，宣陽又在外焉。外門即墨書粉地，内則金書朱地，皆故禮部尚書王競書。

又《宫室》 亮欲都燕，先遣畫工寫京師宫室制度，至于闊狹修短，曲盡其數，授之左相張浩輩按圖以修之。城之四圍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如京師朱雀門門分三，中繪一龍，兩偏繪一鳳，用金鍍銅寶釘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無貴賤皆得往焉。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二館皆爲本朝人使設也。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通天門今改爲應天府，觀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里餘，又爲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内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門。及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内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所居之地也。西出玉華門，同樂園、瑶池、蓬瀛、柳莊、杏林盡在於是。

金・張師顔《南遷録》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京，司天太監郝世才爲人明敏，精於天文、地理，忠獻王攻伐遼、宋每攜以行，前後所言皆驗。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但可以兵守，難以文治，若調遣兵戈南征北伐，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修飭禮文，禍亂必作。『又太和末年，有謠言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皆留』，及朝廷將遷，其言悉皆應驗。草澤王天復上書言：『帝坐不安，國家當有變更，宜思順動，庶可無虞。燕京土氣耗竭，物極而衰，惟變則通，願順天地之心，以延宗社之福。以此推之，遷都固皆前定耳。』

《宋史》卷三一《高宗紀八》 （紹興二十三年三月）春，金主亮徙都燕京。

又 卷三二《高宗紀九》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金主亮徙都汴京。

又 卷三九《寧宗紀三》 （嘉定七年秋七月）乙亥，金人來告遷于南京。

《遼史》卷二九《天祚皇帝紀三》 （保大三年春正月）金人遂改平

州爲南京。

《金史》卷四《熙宗紀》（天眷元年八月）以京師爲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爲北京。

又 卷五《海陵紀》（貞元元年三月）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

【略】至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又 卷七《世宗紀中》（大定十三年）七月庚子，復以會寧府爲上京。

又 卷一四《宣宗紀上》（貞祐二年五月乙亥）上決意南遷，詔告國内。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利害，以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諭而遣之。詣原廟奉辭。戊寅，將發，雨，不果行。以南京留守僕散端等嘗請臨幸，及行，先詔諭之。辛巳，詔遷衛紹、鎬厲王家屬于鄭州。壬午，車駕發中都。【略】秋七月，車駕至南京。

又 卷二四《地理志上》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爲内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元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爲國中者以違制論。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爲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府一，領節鎮四，防禦一，縣六，鎮一。舊有會平州，天會二年築，契丹之周特城也，後廢。其宮室有乾元殿，天會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極殿。慶元宮，天會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門曰景暉，天眷二年安太祖以下御容，爲原廟。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門曰延光，寢殿曰肇衣，書殿曰稽古。又有明德宮、明德殿，熙宗嘗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也。涼殿，皇統二年構，門曰延福，樓曰五雲，殿曰重明。東廡南殿曰東華，次曰廣仁。西廡南殿曰西清，次曰明義。重明後，東殿曰龍壽，西殿曰奎文。時令殿及其門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風殿。其行宮有天開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宮。太廟、社稷，皇統三年建，正隆二年毀。原廟，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嘗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廟，皇統七年改原廟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毀。大定五年復建太祖廟。興聖宮，德宗所居也，天德元年名之。興德宮，後更名永祚宮，睿宗所居也。光興宮，世宗所居也。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蕭彦良盡毀宮殿、宗廟、諸大族邸第及儲慶寺，夷其趾，耕墾之。大定二十一年復修宮殿，建城隍廟。二十三年以甓束其城。有皇武殿，擊毬校射之所也。有雲錦亭，有臨漪亭，爲籠鷹之所，在按出虎水側。會寧府，下。初爲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爲府。【略】

東京路，府一，領節鎮一，刺郡四，縣十七，鎮五。皇統四年二月，立東京新宮，寢殿曰保寧，宴殿曰嘉惠，前後正門曰天華、曰乾貞。七月，建宗廟，有孝寧宮。七年，建御容殿。

遼陽府，中，東京留守司。本渤海遼陽故城，遼完葺之，郡名東平。天顯三年，陞爲南京，府曰遼陽。十三年，更爲東京。【略】

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國初因稱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略】

臨潢府，下，總管府。地名西樓，遼爲上京，國初因稱之，天眷元年改爲北京。【略】

西京路，府二，領節鎮七，刺郡八，縣三十九，鎮九。大定五年建宮室，名其殿曰保安，其門南曰奉天，東曰宣仁，西曰阜成。天會三年建太祖原廟。

大同府，中，西京留守司。晉雲州大同軍節度，遼重熙十三年，升爲西京，府名大同，金因之。【略】

中都路，遼會同元年爲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爲中都。府一，領節鎮三，刺郡九，縣四十九。天德三年，始圖上燕城宮室制度，三月，命張浩等增廣燕城。城門十三，東曰施仁、曰宣曜、曰陽春、南曰景風、曰豐宜、曰端禮，西曰麗澤、曰顯華、曰彰義，北曰會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浩等取真定府潭園材木，營建宮室及涼位十六。應天門十一楹，左右有樓，門内有左、右翔龍門，及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左、右掖門，内殿東廊曰敷德門。大安殿之東北爲東宮，正北列三門，中曰粹英，爲壽康宮，母后所居也。西曰會通門，門北曰承明門，又北曰昭慶門。東曰集禧門，尚書省在其外，其東西門左、右嘉會門也，門有二樓，大安殿後門之後也。其北曰宣明門，則常朝後殿門也。北曰仁政門，傍爲朵殿，朵殿上爲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内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宮城之前廊，東西各二百餘間，分爲三節，節爲一門。將至宮城，東西轉各有廊百許間，馳道兩傍植柳，廊脊覆碧瓦，宮闕殿門則純用碧瓦。應天門舊名通天門，大定五年更。七年改福壽殿曰壽安宮。明昌五年復以隆慶宮爲東宮，慈訓殿爲承華殿，承華殿者皇太子所居之東宮也。泰和殿，泰和二年更名慶寧殿。又有崇慶殿。魚藻池、瑤池殿位，貞元元年建。有神龍殿，又有觀會亭。

又有安仁殿、隆德殿、臨芳殿。皇統元年有元和殿。有常武殿，有廣武殿，爲擊毬、習射之所。京城北離宮有太寧宮，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爲壽寧，又更爲壽安，明昌二年更爲萬寧宮。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華島，又有瑤光樓。皇統元年有宣和門，正隆三年有宣華門，又有撒合門。

大興府，上。晉幽州，遼會同元年陞爲南京，府曰幽都，仍號盧龍軍，開泰元年更爲永安析津府。【略】

平州，中，興平軍節度使。遼爲遼興軍。天輔七年以燕西地與宋，遂以平州爲南京。

又 卷二五《地理志中》 南京路，國初曰汴京，貞元元年更號南京。府三，領節鎮三，防禦八，刺史郡八，縣一百五。都城門十四，曰開陽，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遠，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廣澤，曰順義，曰迎朔，曰順常，曰廣智。宮城門，南外門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門曰丹鳳，其門三。丹鳳北曰舟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東曰左掖門，門南曰待漏院。鼓院西曰右掖門，門南曰都堂。直承天門北曰大慶門，門東曰日精門，又東曰左昇平門。大慶門西曰月華門，又西曰右昇平門。正殿曰大慶殿，前有龍墀，又南有丹墀，又南曰沙墀，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後曰德儀殿。殿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內有隆德殿，有蕭牆，有丹墀。隆德殿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向。鼓樓在東，鐘樓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又東曰近侍局，又東則嚴祗門，宮中則稱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則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則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福寧殿，殿後曰苑門，內曰仁智殿，有二太湖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其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儷韶院，院北曰翠峰，峰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又東曰湧金殿，又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又西曰瀛洲殿。長生殿南曰閱武殿，又南曰內藏庫。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又東曰宣徽院，院北曰御藥院，又北右藏庫，東則左藏庫。宣徽院東曰點檢司，司北曰祕書監，又北曰學士院，又北曰諫院，又北曰武器署。點檢司南曰儀鸞局，又南曰尚輦局。宣徽院南曰拱衛司，又南曰尚衣局。其南爲繁禧門，又南曰安泰門，門與左昇龍門相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也，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壽殿，殿垣後少西曰振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局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少東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東曰太后苑，苑殿曰慶春，與燕壽殿並。小東華與正東華門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廄局，其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其西北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又西則撒合門也。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西曰光興。德昌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相直，北門曰安貞。【略】

河南府，散，中。宋西京河南府雒陽郡。初置德昌軍，興定元年八月升爲中京，府曰金昌。

又 卷九〇《高德基傳》 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丞李簫、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營造提點。

又 卷一一一《完顏訛可傳》 正大八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議遂寢。

論說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遷都論》 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强大，勢力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因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万一蜂蠆有毒，窺吾閑隙，則關、河之險爲不足恃，況大河爲限？則舉根本之地以爲棄之，可乎？故愚以謂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又利建（漢）［侯］，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爲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明・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卷四六 金之亡也，其速於宣宗之南遷矣乎！夫元人之攻金也，是建瓴之勢也。遷汴之意，不過以潼關爲依阻爾。然不知自會河川而下居庸，則中都反在北，而懷孟、彰德皆失之矣，

此其效也。自金牛而出鄧、息，則潼關之戍必徹，而汴又反在北，蚕食既近，孤城自剥，適蔡之辱將焉逃乎？故徒單鎰曰：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都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持備禦一面，以爲後畺，策之次也。故從鎰之謀有三利焉，遠於敵而不逼得，徐爲之謀，一也；地險而無後顧，二也；以中都爲敝，而通於宋元人，進則難取而退有後慮，三也。亡國畺存，智不出此，而輕棄巢穴以底於亡，咎將誰尤乎？

明・姚希孟《松癭集》卷一《南遷録書後》　金著作郎張師顔所著《南遷録》，蓋紀金宣宗爲蒙古所迫，自燕京遷汴事也。自世宗耽于女謁，貽謀不臧，内亂外侮相繼而起，以至播遷，不足興悼。【略】比弒逆相仍，北兵入寇，賴燕都城乃忠獻王幹離不所築，於内城外築四城，城各三里，樓櫓、池塹如邊城，北兵百計攻之，至大城已破，太廟爲馬廐，而六輪車、硫黄、乾梯、沸油、熱糞，憑内城相持，北兵終無如之何。雖烏陵用章、完顔律明輩方略孔多，然層城之功大矣。葛安民言：『忠獻王佐太宗滅遼平宋，以龍朔上國爲根本，以遼陽、長春、會寧等路爲北畿，以河北爲東畿，故於大興稱中京，以會同爲北京，以黄龍爲上京，以中山府爲南路，應接根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何其慮之長，圖之審也。』金主追憶其功，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内外華盛，至是焚燬無遺，向非忠獻王有成規，國不立矣。』【略】又南遷議起，紛紜築舍。【略】丙寅十月十九日燈下書。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〇《金宣宗遷汴論》　宣宗貞祐二年四月，及蒙古和。五月，以中都難守，謀遷南京。徒單鎰諫，不從。命完顔承暉、抹撚盡忠奉太子留守中都，遂與六宫啓行，至良鄉，扈衛糺軍斫答作亂。蒙古主曰：『既和而遷，是疑我也。』乃遣明安援斫答，會其兵圍中都。宣宗聞變，使人召太子，七月至南京。太子去，中都益懼，明年蒙古攻破之，土地日蹙，不二十年，金遂以亡。論者或謂南遷之舉，適足爲蒙古用兵之口實。此兒童之見也。策敵者不問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而以和爲可恃，豈金不南遷而蒙古遂不再至乎？重門洞開，幸盜不來，反咎擊柝者召之，毋乃愚甚。吾則謂當問南遷之失不失，不當問蒙古之來不來。蘇子之論平王東遷，述蔿賈之言曰：『我能往，寇亦能往。』王導之言曰：『北寇方彊，不可示弱。』據此二者爲平王罪，非篤論也。何則？我能往，寇亦能往，則遷度可以逃死，不遷則坐而待死矣。徒知示弱於寇之爲可虞，而不知示弱于民之爲尤可虞也。吾論宣宗南遷之失，蓋别有説焉。夫兩軍之戰，其勝負也，不在衆，而在有所恃，不在力而在作其氣。有所恃則無恐，作其氣則敢鬬。無恐則人心不搖，敢鬬則人心思奮。今夫興廢之數，雖智者不能預燭其幾，而況蚩蚩之情亦安知國之將亡而先生張皇怯懦之心乎？顧在上者有以維繫之耳。田單之神師，陳涉之狐鳴，皆所以示之有所恃而作三軍之氣也。嗟夫！人君之爲人心所憑者，又豈特神師、狐鳴之微而已哉！國勢岌岌之時，百計扶持，尚恐人心之不固，矧在上者以退避率之而能有濟者乎？蓋蒙古之破中都也，非蒙古破之，宣宗自破之也。中都之不守也，非兵力之不能守，宣宗已去，人心無所恃而其氣不足以守之也。宣宗誠能於當時厲兵秣馬，繕城積粟，示民以必死；使之無恐，教之敢鬬，敵兵若來，背城借一，蒙古雖强，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此，播遷顛越，倉黄南走，以汴爲家，與讐敵鄰。僅以區區承暉，輔以僨事之盡忠，困坐孤城，而望其收拾渙散人心，效死固守，爲河南之屏蔽，蓋亦難矣。乘舟而遇風也，不思收帆定柁以待之，乃棄舟抱片板，汩没波濤之中，冀以達岸，有是理乎？彼宣宗者，抱板者之智也。

清・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卷一三《又與徐健庵書》　我國家之大勢與金同，金以燕京爲中都，而東京建於遼陽，上京建於寧古，是周之豐鎬，東漢之關中也。自衛紹王不納徒單鎰之議，昌、桓、撫三州不守，而遼西之右臂斷；契丹餘衆嘯聚於咸平，而高麗之貢疎；蒲鮮萬奴僭號，而中都之援絶，進無所據，退無所歸，失策南遷，遂成板蕩。

藝文

《元好問全集》卷六《梁園春五首車駕遷汴京後作》　軍從南去三回勝，雪自冬來二尺强。今歲長春多樂事，内家應舉萬年觴。長春，德陵誕節名。

暖入金溝細浪添，津橋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街遠，幾處春風揭繡簾。

上苑春濃晝景閑，綠雲紅雪擁三山。宫墻不隔東風斷，偷送天香到

世間。

樓觀沈沈細雨中，出牆花木亂青紅。朱門不解藏春色，燕宿鶯啼處處通。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麗澤門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龍德宮有玉谿館。麗澤，燕都西門名。

元・楊宏道《小亨集》卷四《中都二首》 龍盤虎踞古幽州，甲子推移僅兩周。佛寺尚爲天下最，皇居嘗記夢中游。清明穀雨香山道，脆管繁弦平樂樓。莫對遺民談往事，恐渠流淚不能收。

繁華消歇湛恩留，忍見珠宮作土丘。海日西沉燕市晚，塞鴻南度薊門秋。恭光父子三綱絶，安史君臣百代讎。善惡相形褒貶在，世宗更比孝文優。

清・吳兆騫《秋笳集・後集》卷七《上京》 城臨馬耳河，在寧古塔鎮城西南七十里，三殿基址皆在，殿前有大石臺。國學碑猶存數十字，有天會年號，禁城外有蓮花石塔，微向東欹。石佛高二丈許，在塔之北。

完顏昔日開基處，零落荒城對碧流。赭馬久迷征戰地，黃龍曾作帝王州。荒碑臺殿邊陰暮，殘碣河山海氣秋。寂寞霸圖誰更問，哀笳處處起人愁。金太祖破遼，乘赭白馬先行，徑渡混同江，水止及馬腹。既濟，使人測之，其深無底焉。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七《瓊華島》 艮嶽移花石，離宮枕玉河。年年御溝葉，相送禦塵波。島石相傳金人自汴移此。

清・厲鶚《樊榭山房集・續集集外詩・讀史十首九》 宣宗亦南渡，草草到中州。嗚咽青山轉，淒涼汴水流。監軍多掣肘，强敵得無憂。和議仍前轍，應添上國羞。《青山轉》、《汴水流》，當時二謠。

清・周天度《十誦齋集・詩》卷一《遼金元雜詩》 屈曲銀潢入海流，中京左地接東樓。蹲林松葉濃于染，一路青陰到慶州。

艮嶽瓊華氣象新，劫餘猶見石嶙峋。內家白髮偷垂淚，曾是宣和近御人。

清・英廉《夢堂詩稿》卷九《泰寧即事四首一》 巖疆天險勢逶迤，雄扼邊陲一騎過。水會東溟三島近，地蟠北紀亂山多。五雞二豕風斯在，火種刀耕語未訛。欲問東京舊城闕，烟波何處辨金河。

清・趙翼《甌北集》卷三一《偶閱查初白集中有汴梁雜詩八首但稱梁宋遺墟殊未詳考按汴州自朱梁以宣武軍得天下始建爲東都然温僭位猶在洛也末帝方卽汴爲京後唐仍遷於洛石晉至汴以其地便漕運乃定都焉漢周宋因之劉豫受封亦嘗遷於此金海陵謀南伐宣宗避北侵又皆來都此汴京沿革故事也爰補其缺而以明之周藩附焉五》 一樣南遷兩不同，轅車塵土繡旗風。勢强飲馬長江外，運去遊魚沸鼎中。喬木陰猶秋色碧，元遺山詩：『兩都喬木皆秋色。』幽蘭軒已火光紅，可憐一片青城月，又照蛾眉出故宮。

清・劉開《劉孟塗集・後集》卷一《重有懷四》 中都形勢扼金燕，遼苑妝樓已化煙。蕭后舊時曾對月，昭王晚節愛求仙。林中王母同游日，海外佳人鬬舞年。故事不須煩再問，盧溝曉色滿平川。

清・蔡逸《茜雲樓詩集》卷九《汴京詠古八首追和查初白趙雲松兩先生七》 女真末造亦南遷，一失燕山祚不延。割地儘如遼社覆，佳兵難望宋盟堅。徽文賴摭《中州集》，優諫長懷樂府篇。記否青城舊時月，淒涼大類靖康年。

清・張祥河《詩舲詩録》卷一《京畿雜詠》 瓊華仙島麗朝暉，太液芙蓉泛夕霏。猶勝妝臺舊時月，廣寒依約風笙歸。

金家兀朮有遺宮，翰苑春依御苑東。雙柏常懷柯學士，繞林百匝見清風。

清・徐繼畬《松龕先生詩集》卷下《過野史亭在忻州韓岩村。》 繄昔遺山遭國變，白衣行哭歸鄉縣。滄海橫流身不死，兵火餘生存筆硯。女真建國年近百，詩詞不乏金閨彦。中都已棄汴京焚，累朝無復存文獻。遺山乃構野史亭，河朔篇章蒐羅遍。中州一集存巨編，微寓褒譏留小傳。頓使金源生顏色，不與夏遼同鄙賤。

清・林昌彝《衣讔山房詩集》卷五《潼關行》 曉陟潼關城，始識潼關面。近距華陽尚二程，天險誰言一當萬。雨霽岳岫秋容清，風來關塞河聲健。坐覺蒼茫萬古哀，猶共風雲四時變。客言十二連環堞，古建禁溝之西北。連山灌木壽籐中，重門鎖斷飛鳥翼。秦軍既備東兵入，汴師又杜西騎出。自古守潼關者，皆拒東兵攻長安。獨金宣宗時，蒙古已得關中。金遷都汴京，固守潼關以拒元兵之出，古今一變格也。

清・陳宜振《石屋磨芟稿》卷三《汴上懷古四首三》 五京不守中都

盡，駐汴終難作首邱。坐使元凶翼哮虎，真成去國泛輕鷗。曾聞流水源寧海，何處家山指蔡州。秋柳自零春草綠，青城原上使人愁。

清・陸長春《金宮詞》 儉德曾聞卻異香，更裁珍膳罷鷹坊。如何營建窮奢靡，不惜黄金滿斗量。【略】

衍慶宮開殿宇高，打毬拈韻各分曹。金瀾酒熟芳筵啟，恰值寧江獻瑞桃。【略】

島號瓊華景色佳，薰風十里唱蓮娃。此間已是清涼境，逭暑休尋望國崖。【略】

瓊林小苑絶塵喧，朵殿千官散鳳鞾。傳語都監排法駕，宸妃今日幸西園。【略】

燕京八景從遊觀，飛雨空濛積雪寒。卻喜邊關無寇警，但憑毬鼓報平安。【略】

峰巒突兀拱皇城，同樂園林接帝京。消受人間好風月，五雲樓閣似蓬瀛。【略】

中都宮闕盡成灰，金甕銀槽捆載回。忙煞掖庭諸女伴，馬頭爭逐愛根來。

清・樊彬《燕京雜詠》 巧匠琢燕用，宮功勒姓名。誰知成讖兆，汴水運中京。宋巧匠燕用多鐫名闌楯，金入汴京，木石皆運往燕京，若預爲兆也。【略】

析津城已徙，誰記海陵王。燕角高樓圮，空傳白紙坊。遼海陵王始徙中都，在今外城西南隅白紙坊一帶。今地名燕角者，其東北角樓也。【略】

城址金源拓，中都氣象新。豐宜門不遠，柳色望龍津。金外城七十五里，今豐臺是其南面豐宜門址。龍津橋石欄琢嬰兒極工巧。【略】

禁軍熊虎壯，扈蹕盡南行。犀玉知多少，明駝送汴京。金禁旅名熊虎軍，宣宗南遷，以駝三千送犀玉欲汴京。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八《金》 九重寶殿極崢嶸，象簡羅袍列兩楹。筵上傾殘金甕酒，醉歌還作鷓鴣聲。【略】

瓊花仙島接蓬瀛，百尺牀臺壓禁城。天子恩深許並坐，月華偏向日邊明。

雜録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邊防二・女真南徙》 亮亦旻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也。初年改天德，元年乙巳，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京，號曰中都。

《元好問全集》卷三三《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永安錢》 海陵天德初，卜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爲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爲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汝陽，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寧。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錢也。

元・白珽《湛淵靜語》卷二 《使燕日録》載：紹定癸巳，北朝遣王樾來通好。朝廷劄京湖制司就著官鄒伸之等六員使北朝審實，於次年六月回。抵汴中途，崔丞相名立遣人下迎狀，以南京丞相繫銜。向者癸巳春，金主守緒親提兵自黄龍岡轉戰，敗走歸德。汴圍不解，崔立以城降，守緒一家盡沒。立自稱鄭王，又自稱丞相。是日，立出城迎酒數行，同入城，館人使於都堂。

入自酸棗門，又入封丘門，經東華門外，循宮墻轉東角樓直西行，過左掖門百餘步，即五門，門榜『承天』。東登聞鼓院，門兩傍置兩觀，東西各有朶樓，引出五門樓數丈，碧瓦朱甍，無一損動。又行百餘步，即右掖門，向南相對一門，兩傍皆居民，行數十步，折而向西，又行數十步，折而向北，一門，榜曰『尚書省』。入門，東偏學士院，西偏御史臺，行二十餘步，東偏一門，榜曰『吏禮户部』，西偏一門，榜曰『兵刑工部』。又數十步，兩碑亭夾門，一門頗壯，榜曰『都省』，門屋五楹，兩旁各五。入門，兩井亭對峙，東西兩序各二十楹，堂九間，繪以碾玉，甚宏麗，榜曰『都堂』。堂後一船齋，通過接一大堂，即宰執會食處，堂東面南一位左丞相位，堂西面南一位右丞相位。傍各屋五間，東西對峙，係五府位。

次日往相國寺，寺門成劫灰，止存佛殿一區，高廣異常，朱碧間錯，吴蜀精藍所未有。後一閣叅雲，凡三級，榜曰『資善之閣』，上有銅羅漢

五百尊。其寺舊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慈、廣慈、善慈律院三，智海禪院一；東偏寶梵、寶嚴、寶覺律院三，慧休禪院一。寺通闤闠，往時每月八次開寺，聽商賈貿易。出相國寺，往州橋，橋下水即汴河分流，往昔漕渠。過橋，出丹鳳門，即舊朱雀門，此門直對五門，相去數百步。出此門百步，即龍津橋，此水係蔡河分流，小舟往來，頗類臨安內河，但船少爾。過橋不百步，即城門，榜『會朝』。其城自金人南遷，促而小之。去舊南薰門有數里遠，復西入丹鳳門，過州橋，有文、武兩樓，夾橋皆瑠璨碧瓦，不知名樓果何謂也。此京城闤闠輦闠之最，今荒墟矣！過文武樓數步，東西兩門，以通往來，蓋一直五門禁路，遂用此兩門通行。自西偏一門出，係州橋以西，街衢窄狹屈，曲行不百步即上元驛，朱温火劫李克用處，止存其基。又行數十步，即開封府治，無麗譙，儀門亦湫隘。入門，庭院廣闊，庭下草深沒騎，設廳九間，甚雄壯，外郡所無。

又次日，同官屬看故宮室，宮墻四角皆有樓，高數十尺，其樓中一區高，兩旁各遞減三層，以裹墻角。入自左掖門，向西行一二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五門裏，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五門樓，俯瞰城寺，正望丹鳳樓，復下樓，望右昇龍門，此兩門蓋通左右掖門，五門非車駕出入不開。左、右掖門，百官有司往來橫通。左右昇龍以造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亦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兩旁有井亭，東西廊屋各數十間，殿庭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旁朶殿各三間，峻廊復與西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詢之宦者，稱金主詢渡河來後所畫。中間御屏亦畫龍，上用小斗闘成一方井，如佛宮寶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即正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由德儀殿出，有三門，中榜曰『隆德之門』，餘二門榜『左、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井亭，望見隆德殿，即舊垂拱殿，今更此名。西廊屋各數十間，殿亭中東一樓，鐘樓；西一樓，鼓樓。殿屋五大間，旁各朶殿三間。階止龍墀一級，左朶殿峻廊接東上閤門，右朶殿峻廊接西上閤門，並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峻階數步，有旱船過，又一庭院，又一門榜曰『仁安之門』。門外東西向兩門：東一門，橫截出東華門；西一門，橫截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殿宇龍墀，兩廊皆如隆德規模，止無東西閤門，在本朝爲集英殿，進士唱名在此，新進狀元以下並由東華門出，金人改爲『仁安』，榜顔所改蹤跡尚在。自此後兩殿，有殿無門，皆旱船連接，兩邊廊屋不丹臒，止是黑漆牕户，意必宮人位次，此係内殿。想百官不到，前殿皆琉璃筒瓦，此兩殿並瓦，止用琉璃楞屋脊，及用琉璃筒瓦圈屋簷。一殿曰『純和』，一殿曰『寧福』，後又一小殿，連寧福，如人家堂舍後龜頭，三面皆墻壁，此即正寢，兩旁有兩閣，亦設榻。此殿後即内宮墻，有門兩重，出後苑。入苑門，一直行數十步，有小溪橋，度橋過溪，一殿榜曰『仁智』，溪中尋常水滿，内有龍舟，今涸矣。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勑賜卿雲萬態奇峰』，西一石上刻『玉京獨秀太平巖』，徽宗皇帝親書，刻石填金。殿後用恠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最上刻石，榜曰『百泉』。山復挽水上，自此流下，至京玉澗，又流至湧翠峰，下有大滌洞，水自洞門飛下。山下有三池：左、右兩池白蓮，中一池紅蓮。山後乃厚載門也，夾仁智殿東偏一橋，度溪有亭，曰『臨漪』；西偏一橋，度溪有亭，榜曰『瓊杯』，即曲水流觴。兩亭並在溪南。自此東西兩邊，別有殿閣，循溪而東，皆垂楊。復渡橋過溪，一殿曰『長生』，殿基稍高，下瞰一園。殿後一亭，曰『廣寒』，時盛暑中，立少時，渾無暑氣。長生殿東曰『浮玉殿』，西曰『湧金殿』。廣寒亭東曰『蓬萊殿』，西曰『瀛洲』。又兩亭，一曰『綺香』，一無題顔。自此復渡溪橋，西向東係毬場，有閱武殿。自毬場復向西，望長生、仁智殿直西行，恠石壘成山，甚高且廣，石砌一逕，屈曲回旋，以至山頂。初過一石橋，榜『吕公洞』，旋折而上，一亭壘秀。山之正面一堂，榜『臨溪』，其徑皆夾以花竹，前後不相望。竹木斷處，忽然一亭，類臨溪堂。又橫截一亭『宜芳』，一亭『秀野』，一亭『環翠』，一亭『真樂』，皆結茅爲屋。了不知在城市中。大抵苑中多植檜與木樨，每逕於花木排列湖石，不可以數計。出苑門，入内宮墻門，由寧福殿復出純和殿，西廊一門，門復樓以修廊。行二三十步，北有一門甚小，榜『隆徽』，此金人皇后宮。入門，一假山如門屏，滿庭盡花木檻闌，一樓對花圃，樓上甚高敞，無榜額。過樓即瓊芳殿，樓屋殿屋隔塵畫雙蟠鳳，殿屋結頂金蟠鳳，大率如人君殿宇。上有鴟尾，下無丹楹，門牖户牖皆黑漆。自此復西，過長廊，一樓牓『豁然』，旁有玉清殿，此皆金主詢所造。規模制度，

豈敢望舊宮室萬一！復由來路出純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卽是本朝舊原廟，一門榜『啓度之宮』。入宮門，復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三殿中左右亦同。廟卽舊殿宇，不知榜顏是否？制度宏麗，金碧輝耀。出啓度宮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卽金人太后宮，或云本朝東宮。金人更爲太后宮。入宮門，直端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曰『光熙』。望見徽音殿及長樂殿。入光冀門、繁禧門，有燕壽殿。復出此宮，由左掖門出，所謂祕閣華舘，了無所見。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卽百官待漏所。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旁卽千步廊，但餘基址。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墻，綽楔門，入門三二十步，面南一大門，卽太廟門。內三門，門上並畫蟠龍，殿屋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旁脩廊，東、西各間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從，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二室，每室盡榜金人祖先爲號。每一室計二間，東偏一門，西偏一牕，有牕處，一間向西，壁上嵌以小石室，上下方廣二尺以上，石門一合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奉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皆羣小雜居，糞壤堆積庭下，草深數尺。大內諸殿亦然。元人乘馬於殿上，庭草沒龍墀，過者不勝故宮黍離之嘆。復出太廟向西行，一屏墻綽楔門，入門行二十步，西南一門，卽社壇。周圍皆墻，四角有樓，內有社稷二壇，東西南北四門遇祭祀則開，導迎四方之氣。

次日，又往城西隅看故瑤華宮，昔隆祐太后所居之宮，僅存一殿。相近瓊林苑、金明池，苑餘墻垣，池存廢沼。出新城西偏，卽龍德宮，與厚載門相近，徽宗皇帝所創，有殿二，有舘四，有亭二十有四。近北軍圍城時，拆毀殆盡，止存熙春一傑閣，高百餘尺，巍然插空，非人間所有。金人亦嘗毀之，竟不能登。是閣見四圍皆荷花，用小橋通諸亭舘。吁！故宮自南渡，迨今百餘年中，雖經金人營葺，猶有存者！

元・楊奐《汴故宮紀》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龍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龍德殿。龍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向。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龍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官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儀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武器署。點撿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向。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録。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户，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明・任洛等［嘉靖］《遼東志》卷一《地理志・宮室》　金宮，開原城內。金天眷初，以此爲上京，後止稱會寧府。其宮室有慶元、明德、興聖、永祚等宮，皇極、敷德、薰風等殿。今廢。

又《古蹟》　上京故址，開原城《舊志》：在臨潢府，金人阿骨打起跡之地，按出虎水。「出虎」華言「金」也，故號大金。

清・沈垚《落帆樓文集》卷四《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　至金正大初，改河南爲中京金昌府，但據故東城，而略展其東偏，於是府屏始移在東城中，而故宮城、皇城及京城，皆棄爲城外地。

清・姚鼐《惜抱軒筆記》卷六《史部三・遼金元史》　金之上都，今瀋陽也；中都，燕京也；東都，遼東也；西都，今大同也；北都，遼統和所建之，中京也；南都，宋之開封府也。

清・施國祁《金史詳校》卷三上　上京路。國朝張貴《白雲集・東京記》云：寧公臺西南六十里曰沙嶺，嶺東十餘里有古城焉。土人相傳曰東京，蓋金祖故都也。道中遠望其上，常有雲氣變幻，如樓臺宮闕狀，稍近之，鬱鬱葱葱，又如烟井廬舍，萬家屯聚，即而視之，無有也。故城甃石爲基，土墉高丈許，無復雉堞，頹然短垣也。圍環可三十里，城門石路，車轍宛然。南門内故址似宮殿三重，前一重規模宏敞，礎方廣三尺餘，計一十有六；後二重無存焉。殿南向，正中無馳道，東西二闕門階墀陛城層級可辨。前列五臺，今高二丈許，似京師鳳闕遺制。後別有小城，似宮禁，左右石井二，白石甃砌，八角形。明堂以外，九陌三衢依稀可識，旁石壘如部落軍伍所舍，或官署環列如拱故内。今宮室無存，敗瓦亂磧，在榛莽中時有丹碧琉璃錯出，間雜存漢字款識，土人取以爲玩，掘地得斷碑，有『下瞰臺城，儒生盛於東觀』十字，皆漢文，字畫莊楷，蓋國學碑也。想像當時建國荒漠，重學崇儒如是。城外大河繞城，而東有圮橋，亂石横亙水中。城南有古寺，鏤石爲大佛，高丈有六尺，風雨侵蝕，苔蘚斑然，而法相莊嚴，鏤鑿工巧，今墮其首，好事者裝而復之。前有石浮屠，八角形。郭外平曠數十里，其西七八里許有石磧數區，各周環三四里，似屯兵芻牧之所。旁有古墓，石方丈者數版，掘地得石獸，白如玉。西南十餘里有長溪，芰荷菱芡產焉。夏秋之交，芙蕖紅敷數十里，燦若雲錦，翠鳥野鳧迴翔上下，土人盪小舟採蓮，浮游如畫。緣溪而上三四十里瀑布，土人曰水海，水聲砰訇聞數里，不知源所自出也。

余考《金史》云：以遼陽爲東京。又云：五國城去遼東北千里，爲黄龍府。寧江州諸處，金祖所發迹，故址無存焉。此地或言朝鮮故都，或言金元分封處，無有辨者，而土人指爲東京。大率金祖起家在焉，因表爲京，其以遼陽爲東京之説，誤也。今其地往往獲古錢，皆徽、欽間製，其爲金人故跡無疑也。蓋松花江以東風土形勝之美，莫若東京云。

《柳邊紀略》：寧古塔西南六十里沙蘭南有舊城址，《天東小記》作火茸城，大與今京城等，内紫禁城石砌，女牆下猶完好，内外階道隱然，瓦礫徧地，多金碧色，土人呼爲東京。中原流寓者都指爲金之上京，故《盛京志》作金上京，恐未是。案：金之上京當在寧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以今道里計之，應在色出窩稽左右，而色出窩稽嶺上土城，今人指爲金之關門，安知非是？然則沙蘭之金碧猶存者，其殆熙宗天眷以後之北京矣。

案：金人以東沫江北爲上京，江南爲東京，其始稱南京者，在上京之南也；後稱東京者，在諸京之東也。歷元及明，上京之名漸泯，概指爲東京而已，不足辨也。《盛京志》以沙蘭爲上京，無可疑者。《紀略》疑沙蘭爲天眷後之北京，竟作臨潢府，非也。

清・曹廷杰《東三省輿地圖説・金會寧府考》　金之上京會寧府，據《金史》及《松漠紀聞》、《北盟會編》、許亢宗《奉使行程録》所載道里考之，本即今阿勒楚喀城南四里白城故址。《通志》謂在寧古塔城西南，其説實本於《明一統志》：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高士奇《扈從録》：沙林東南十五里曰火茸城，金之上京會寧府。此皆誤也。《志》又謂當在塞齊窩集左右，塞齊窩集嶺上有故城址，相傳爲金時闕門。今張廣才嶺即塞齊窩集，綿亙數百里，嶺城並無城阯，則其説尤不足據。案：《金史》：會寧府初爲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東至瑚爾喀路六百二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夫餘路七百里，東南至率賓路一千六百里，南至海蘭路一千八百里。《松漠紀聞》：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爾鋪，四十里至拉林河。《北盟會編》：出榆關以東第三十八程至拉林河，終日之内山無寸木，地不產泉。又五里至矩古貝勒寨，盡女真人。第三十九程至館，去上京尚十里。許亢宗《奉使行程

録》：過混同江四十里，宿呼勒希寨。三十六程自呼勒希寨東行五里，契丹南女真舊界也。八十里至拉林河，行終日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以行，渡河五里至矩古貝勒寨。第三十七程自矩古貝勒寨七十里至達河寨。第三十八程自布達寨行二十里至烏舍郎君宅，又三十里至館，北去北庭尚十里。查《金史》所謂瑚爾喀路，即今三姓南一百七十里小巴彦蘇蘇地方，牡丹江西沿古城。肇州，即今遜札堡站東北珠赫城。率賓路，即今綏芬河雙城子地方。海蘭路，即今圖們江北海蘭河海蘭城。自白城按之道里皆合。《松漠紀聞》：由白城西行，渡拉林河。《北盟會編行程録》：由拉林河東行至白城，所記道里皆百四十餘。今由白城西行十里有土城名點將臺，又三十里有土城名小城子，又三十餘里有雙城子，又十里單城子，又十里金錢屯，又三十里烏金屯，又十里花園地方有舊土圍，又五里拉林河，亦約百四十里，路皆平坦，猶見甬道形迹。知花園地方即矩古貝勒寨，金錢屯即阿薩爾鋪，雙城子即達河寨，亦即布達寨，小城子即會寧頭鋪，亦即烏舍郎君宅所在，點將臺即當日館客之所。再東行十里，至白城西門，門外偏北有大土阜，今呼斬將臺。查《北盟會編》，第三十九程至館，去京尚十餘里，翌日馬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又一二里，云近闕，去纔。蓋復北百餘步有阜，當指此斬將臺也。白城西面、南面各十里，東北隅縮進五里，作□形。由縮進之隅至西城適中之處，復有横城一道，横城南有子城，方約二里，南面有二土阜對峙，各高二丈餘，週二十餘丈。由阜間北行，有高阜七層，高各四五尺，長均二十餘丈，即宮殿基也。兩旁均有高阜，南北直向，即圍郎基也。外又各有横亙高阜數層，皆在子城内。《北盟會編》：宿圍繞，高丈餘，皇城也。至門，就龍臺下馬，行入宿圍，朝見，即捧國書自山棚東入，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尺，以五綵間結山石及仙佛龍象之形。殿七間，甚壯，額曰『乾元殿』，高四尺許，階前作壇，方數丈，名龍墀。據此，知子城即所謂宿圍，南面二阜即所謂桃源洞、紫極洞，中間即翠微宮，北行即乾元殿也。又《金史》：至獻祖徙居海古勒水，始有棟宇之制，遂定居於阿勒楚喀之側。今阿勒楚喀城東北二十餘里有海古水，即海古勒也，俗呼大海溝、小海溝，合流入阿勒楚喀河。至白城之稱，雖史無明文，然據《金太祖實録》云遼以鑌鐵爲號，取其堅也。鑌鐵雖堅，終有損壞，惟金一色，最爲真寶。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金。蓋因建號之初色尚白，故呼此城爲白城。其時本爲會寧州，至太宗始以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始號上京。《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勒之地，此皆可見矣。按：白城，國語呼珊延和屯。《通志》作翁鄂洛城，謂不知何代所築。張氏《蒙古游牧記》又謂即肇州遺阯，此與《明一統志》、高氏《扈從録》皆不足置辨者也。

兩宋政區部

綜　述

京畿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河南道一》　開封府，今理開封、浚儀兩縣。【略】晉天福三年又升爲東京，置開封府。漢、周至皇朝並因之。元領縣六。今十六：開封，浚儀，封丘，陳留，尉氏，雍丘，襄邑，宋州割到。考城，曹州割到。陽武，鄭州割到。中牟，鄭州割到。太康，陳州割到。長垣，滑州割到。酸棗，滑州割到。扶溝，許州割到。鄢陵，許州割到。東明。新置。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州縣陞降廢置》　皇祐五年，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爲京畿路。至和二年罷。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京畿路。皇祐五年，以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爲輔郡，隸畿内，并開封府，合四十二縣，置京畿路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總之。至和二年，罷京畿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其曹、陳、許、鄭、滑各隸本路，爲輔郡如故。崇寧四年，京畿路復置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先是，改開封府界爲京畿路，是年，又於京畿四面置四輔郡：潁昌府爲南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建拱州於開封襄邑縣爲東

輔，並屬京畿。大觀四年，罷四輔，許、鄭、澶州還隸京西及河北路，廢拱州，復以襄邑縣隸開封府。政和四年，襄邑縣復爲拱州，後與潁昌府、鄭州、開德府復爲東南西北輔。宣和二年，罷四輔，潁昌府、鄭州、開德府各還舊隸，拱州隸京東西路，舊開封府界依舊爲京畿。

開封府。【略】縣十六：開封，赤。祥符，赤。【略】尉氏，畿。陳留畿。雍丘，畿。封丘畿。中牟，畿。【略】陽武，畿。延津，畿。【略】長垣，【略】東明，畿。【略】扶溝，畿。鄢陵，畿。考城，畿。【略】太康，畿。【略】咸平。畿。

京東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十二》 宋州，睢陽郡。理宋城縣。【略】後唐同光元年改爲歸德軍。至皇朝因之。元領縣十。今七：宋城，楚丘，柘城，穀熟，下邑，虞城，寧陵。三縣割出：襄邑，入開封府。碭山，入單州。單父。入單州。

又 卷一三《河南道十三》 鄆州，東平郡。今理須城縣。【略】迨至皇朝爲天平軍節度。元領縣十。今七：須城，壽張，中都，平陰，東阿，盧縣，陽穀。二縣割出：鉅野，入濟州。鄆城。入濟州。一縣廢：東平。併入須城。【略】

曹州，濟陰郡。今理濟陰縣。【略】周廣順二年復升彰信軍。至皇朝因之。元領縣六。今四：濟陰，冤句，乘氏，南華。二縣割出：考城，入開封府。成武。入單州。【略】

廣濟軍。理定陶縣。【略】至皇朝乾德元年，東疏菏水，漕轉兵食，于鎮置發運務，開寶元年尋改爲轉運司，太平興國二年轉運使和峴奏請升定陶鎮爲廣濟軍，至四年轉運使張去華又奏請分曹、單、濮、濟四州之境民置定陶縣，以隸軍。領縣一：定陶。

又 卷一四《河南道十四》 濮州，濮陽郡。今理鄄城縣。【略】元領縣五。今四：鄄城，臨濮，雷澤，范縣。一縣割出：濮陽。入澶州。【略】

濟州，濟陽郡。今理鉅野縣。【略】今領縣四：鉅野，鄆州割到。鄆城，同。任城，兗州割到。金鄉。同。【略】

單州，今理單父縣。【略】元領縣四：單父，宋州割到。碭山，同。成武，曹州割到。魚臺。兗州割到。

又 卷一五《河南道十五》 徐州，彭城郡。今理彭城縣。【略】至皇朝爲武寧軍節度。元領縣七。今五：彭城，沛縣，滕縣，蕭縣，豐縣。二縣割出：下邳，置淮陽軍。宿遷。入淮陽軍。【略】

利國監，本徐州之狄丘冶務烹鐵之所，至皇朝升爲利國監，以董其事。

又 卷一七《河南道十七》 淮陽軍，理下邳縣。本泗州下邳縣也，皇朝太平興國七年于縣理置淮陽軍，仍割下邳、宿遷二縣屬焉。今領縣二：下邳，宿遷。

又 卷一八《河南道十八》 青州，北海郡。今理益都縣，古青州境。【略】天福十二年復舊爲平盧軍節度使。皇朝因之。元領縣七。今六：益都，臨淄，壽光，臨朐，音劬。博興，千乘。一縣割出：北海。入濰州。【略】

濰州，理北海縣。【略】至皇朝建隆三年建爲北海軍，至乾德三年改爲濰州，復舊名也。今領縣三：北海，昌色，昌樂。

又 卷一九《河南道十九》 淄州，淄川郡。今理淄川縣。【略】元領縣五。今四：淄川，長山，高苑，鄒平。一縣廢：濟陽。入高苑。【略】

齊州，濟南郡。今理歷城縣。亦兗州之域。【略】元領縣十。今六：歷城，禹城，臨邑，章丘，長清，臨濟。四縣廢：全節，併入歷城。山茌，併入長清。豐齊，同上。亭山。併入章丘。

又 卷二〇《河南道二十》 登州，東牟郡。今理蓬萊縣。【略】元領縣四：蓬萊，文登，黃縣，牟平。【略】

萊州，東萊郡。今理掖縣。【略】元領縣四：掖縣，萊陽，卽墨，膠水。

又 卷二一《河南道二十一》 兗州，魯郡。今理瑕丘縣。【略】周廣順二年降爲防禦州，以慕容彥超叛命仍平故也。今復爲泰寧軍節度使。元領縣十。今七：瑕丘，曲阜，鄒縣，萊蕪，龔丘，乾封，泗水。三縣割出：任城，入濟州。金鄉，入濟州。魚臺。入單州。

萊蕪監，在兗州萊蕪縣之界，古冶鐵之務也，管一十八冶，縣監不相統。

又 卷二三《河南道二十三》 沂州，琅邪郡。今理臨沂縣。【略】元領

縣五：臨沂，沂水，費縣，承縣，新泰。

又　卷二四《河南道二十四》　密州，高密郡。今理諸城縣。【略】皇朝爲安化軍節度。元領縣四：諸城，安丘，莒縣，高密。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　京東路。熙寧七年，分東西路。元豐元年，詔河北東西、永興秦鳳、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淮南東西路轉運司通管兩路，以河北、陝府、京東、京西、淮南路爲名，提刑、提舉司仍舊分路。

東路。州八，軍一，縣三十七。

望，青州，北海郡，鎮海軍節度。唐平盧軍節度。皇朝淳化五年改鎮海軍。治益都縣。【略】縣六。建隆三年以北海縣置北海軍。

望，益都。【略】望，壽光。【略】緊，臨朐。【略】上，博興。【略】上，千乘。【略】上，臨淄。【略】

上，密州，高密郡，安化軍節度。建隆元年爲防禦，開寶五年升安化軍節度，尋復降防禦，六年復升節度。治諸城縣。【略】縣四。開寶四年改輔唐縣爲安丘。

望，諸城。【略】望，安丘。【略】望，莒。【略】上，高密。上，齊州，濟南郡，德興軍節度。治歷城縣。【略】縣五。緊，歷城。緊，禹城。【略】中，章丘。中，長清。中，臨邑。

上，沂州，琅琊郡，防禦。治臨沂縣。【略】縣五。望，臨沂。【略】望，承。【略】望，沂水。【略】望，費。【略】中，新泰。【略】

上，登州，東牟郡，防禦。唐中都督府。皇朝乾德元年降上州。治蓬萊縣。【略】縣四。望，蓬萊。【略】望，黃。【略】緊，牟平。【略】中，文登。【略】

中，萊州，東萊郡，防禦。治掖縣。【略】縣四。望，掖。【略】望，萊陽。【略】望，膠水。【略】中，卽墨。【略】

上，濰州，團練。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縣置北海軍，乾德三年升爲州。治北海縣。【略】縣三。望，北海。【略】望，昌邑。【略】緊，昌樂。【略】

上，淄州，淄川郡，軍事。治淄川縣。【略】縣四。景德三年，以高苑縣置宣化軍，熙寧三年復廢軍爲縣，隸州，卽縣治置宣化軍使。望，淄川。【略】中，長山。【略】中下，鄒平。【略】下，高苑。【略】

同下州，淮陽軍。太平興國七年以徐州下邳縣置軍。治下邳縣。【略】縣二。太平興國七年以徐州宿遷縣隸軍。望，下邳。【略】中，宿遷。【略】

西路。南京見上。州七，縣三十五。

大都督府，兗州，魯郡，泰寧軍節度。唐泰寧軍節度。周降防禦。皇朝建隆元年復節度，大中祥符元年升大都督府。治瑕丘縣。【略】縣七。大中祥符元年改乾封縣爲奉符，五年改曲阜縣爲仙源。熙寧五年省鄒縣爲鎮入仙源，元豐七年復爲縣。

上，瑕丘。【略】上，奉符。【略】上，泗水。【略】上，龔丘。【略】中下，仙源。【略】中下，萊蕪。【略】下，鄒。【略】監一。萊蕪。【略】

大都督府，徐州，彭城郡，武寧軍節度。治彭城縣。【略】縣五。太平興國七年以下邳、宿遷二縣隸淮陽軍。望，彭城。【略】望，沛。【略】望，蕭。【略】緊，滕。【略】緊，豐。【略】監一。太平興國四年以徐州彭城縣狄丘冶務升爲監，仍隸州。利國。【略】

輔，曹州，濟陰郡，彰信軍節度。治濟陰縣。【略】縣五。太平興國二年以濟陰縣定陶鎮置廣濟軍，熙寧四年廢軍，以定陶縣隸州。望，濟陰。【略】望，宛句。【略】緊，乘氏。【略】上，南華。【略】上，定陶。【略】

緊，鄆州，東平郡，天平軍節度。治須城縣。【略】縣六。望，須城。【略】望，陽穀。【略】緊，中都。【略】緊，東阿。【略】上，壽張。【略】上，平陰。【略】

上，濟州，濟陽郡，防禦。治鉅野縣。【略】縣四。望，鉅野。【略】望，任城。【略】望，金鄉。【略】望，鄆城。【略】

上，單州，碭郡，團練。建隆二年升團練。治單父縣。【略】縣四。望，單父。【略】望，碭山。【略】緊，成武。【略】上，魚臺。【略】

上，濮州，濮陽郡，團練。建隆元年升防禦，雍熙四年降團練。治鄄城縣。【略】縣四。望，鄄城。【略】緊，雷澤。【略】上，臨濮。【略】上，范。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省廢州軍。京東路。廣濟軍。乾德元年以曹州定陶鎮置爲發運務，開寶九年置爲轉運司，太平興國二年建軍，四年割曹、澶、濟、濮四州地置定陶縣，領縣一。熙寧四年廢軍，以縣隸曹州。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京東東路：青，密，齊，沂，登，萊，濰，淄，淮陽。

京東西路：兗，徐，拱，興仁，鄆，濟，單，濮，廣濟。

又　卷六《京東東路》　望，青州。【略】皇朝淳化五年，改鎮海軍，

政和元年，曰齊郡。今縣六。望，益都縣。【略】望，壽光縣。【略】緊，臨朐縣。【略】上，博興縣。【略】上，千乘縣。【略】上，臨淄縣。【略】上，密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升安化軍節度。今縣五。望，諸城縣。【略】望，安丘縣。【略】望，莒縣。【略】上，高密縣。【略】膠西縣。【略】

上，齊州。【略】皇朝治平二年，升興德軍。今縣五。緊，歷城縣。【略】緊，禹城縣。【略】中，章丘縣。【略】中，長清縣。【略】中，臨邑縣。【略】

上，沂州。【略】今縣五。望臨沂縣。【略】望，承縣。【略】望，沂水縣。【略】望，費縣。【略】中，新泰縣。【略】

上，登州。【略】今縣四。望，蓬萊縣。【略】望，黃縣。【略】緊，牟平縣。【略】中，文登縣。【略】

中，萊州。【略】今縣四。望，掖縣。【略】望，萊陽縣。【略】望，膠水縣。【略】中，即墨縣。【略】

上，濰州。【略】皇朝以青州北海縣置軍，後升爲濰州。政和元年，曰北海郡。今縣三。望，北海縣。【略】望，昌邑縣。【略】緊，昌樂縣。【略】

上，淄州。【略】今縣四。望，淄川縣。【略】中，長山縣。【略】中下，鄒平縣。【略】下，高苑縣。【略】

同下州，淮陽軍。【略】皇朝置淮陽軍。今縣二。望，下邳縣。【略】中，宿遷縣。

又 卷七《京東西路》 襲慶府，大都督府，兗州。【略】皇朝建隆元年，復泰寧軍，大中祥符元年，外都督府。今縣七。上，瑕丘縣。【略】上，奉符縣。【略】上，泗水縣。【略】上，龔丘縣。【略】中下，仙源縣。【略】中下，萊蕪縣。【略】下，鄒縣。【略】

大都督府，徐州。【略】今縣五。望，彭城縣。【略】望，沛縣。【略】望，蕭縣。緊，滕縣。【略】緊，豐縣。【略】

東輔，拱州。【略】皇朝屬開封應天府，崇寧四年，建名輔州，以爲東輔，又改爲拱州，治襄邑縣。今縣六。畿，襄邑縣。【略】畿，考城縣。【略】畿，太康縣。本陽夏縣。【略】畿，寧陵縣。【略】畿，楚丘縣。【略】畿，柘城縣。【略】

都督，興仁府。【略】皇朝建中靖國元年，改爲興仁軍，後升興仁府。大觀三年，升都督。今縣四。望，濟陰縣。【略】望，寬亭縣。【略】緊，乘氏縣。【略】上，南華縣。【略】

東平大都督府，鄆州。【略】皇朝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今縣六。望，須城縣。【略】望，陽穀縣。【略】緊，中都縣。【略】緊，東阿縣。【略】上，壽張縣。【略】上，平陰縣。【略】

上，濟州。【略】周別置濟州於鄆州之鉅野，皇朝因之。今縣四。望，鉅野縣。【略】望，任城縣。【略】望，金鄉縣。【略】望，鄆城縣。

上，單州。【略】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魯臺四縣。望，單父縣。【略】望，碭山縣。【略】緊，成武縣。【略】上，魚臺縣。【略】

上，濮州。【略】今縣四。望，鄄城縣。【略】緊，雷澤縣。【略】上，臨濮縣。【略】上，范縣。【略】

同下州，廣濟軍。【略】皇朝置廣濟軍，今縣一。上，定陶縣。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京東路：青州，漢平盧軍節度，淳化五年改鎮海軍。拱州，舊開封府襄邑縣，崇寧四年陞爲州，尋又陞爲保慶軍節度，仍爲東輔。大觀四年廢爲縣，仍舊隸。政和四年復爲州，仍舊節度。宣和二年罷置輔郡。齊州，國朝初爲防禦州，治平二年陞興德軍節度，政和六年陞爲濟南府。密州，漢防禦州，周降軍事。建隆元年爲防禦，開寶五年陞爲安化軍節度，尋復降爲防禦。六年，復陞節度。元祐三年，改臨海軍。襲慶府，舊兗州，唐泰寧軍節度，周降防禦，建隆元年復節度，大中祥符元年陞爲大都督府，政和八年陞爲襲慶府。徐州，國朝陞爲大都督府。興仁府，舊曹州，督府，彰信軍。建中靖國元年，改興仁。崇寧三年，陞興仁軍爲興仁府，仍還彰信舊節。東平府，舊鄆州，宣和元年陞爲東平府。《金坡遺事》：青州，鎮海軍管內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番等使，即北海郡，古青州。海岱惟青州，周成王封太公，是爲齊國，所謂營丘。後徙臨淄，亦其地。南燕慕容德都此。密州，安化軍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即高密郡，古青州分，因密水爲名。後魏爲膠州，隋、唐爲密州。曹州，彰信軍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即濟陰郡，古荊河州分，在周爲曹國，後魏爲西兗州。鄆州，太平軍管內觀察處置河堤

等使，即東平郡，古兗州分，春秋爲魯之附庸須句也。州理古須句縣，又有鉅野澤，即《春秋》「西狩獲麟」之地。具州，永清軍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即清河郡，古兗州分，又曰兗冀二州之境。清河，漢歷縣也，後桓帝改爲甘陵，古曰貝丘。

又《州縣陞降廢置》　政和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尚書省言：「應《九域圖志》内有合陞降州縣删改修正，勘會興仁府爲東輔，青州爲齊郡，濰州爲北海郡。」從之。

密州：漢防禦州，周降軍事，建隆元年復爲防禦，開寶五年陞爲安化軍節度，尋復降爲防禦。六年，復陞節度。元祐三年改臨海軍。【略】

拱州：舊開封府襄邑縣，崇寧四年陞爲州，尋陞爲保慶軍節度，仍爲東輔，以南京寧陵縣、楚邱縣、柘城縣、開封府考城縣、太康縣隸焉。大觀四年，廢爲縣，依舊爲襄邑，隸開封府，以寧陵、楚邱、柘城三縣依舊隸南京，以考城、太康依舊隸開封府。政和四年，復爲州，五縣復來隸。宣和二年罷置輔郡。【略】

齊州：宋朝初爲防禦州。政和六年陞爲濟南府。【略】

登州：唐中都督府，乾德元年降爲上州。

濰州：本青州北海縣，建隆三年于縣置北海軍，乾德三年陞爲州。【略】高苑縣，景德三年以縣置宣化軍，熙寧三年軍廢，縣復來隸，即縣治置宣化軍使。宣化縣，舊宣化軍，熙寧三年廢軍爲縣，隸州，即縣治置宣化軍使。

淮陽軍：太平興國七年，以徐州下邳縣建爲軍。【略】

襲慶府：舊兗州，唐泰寧軍節度，周降防禦，建隆元年復節度，大中祥符元年陞爲大都督府，政和八年陞爲襲慶府。【略】

徐州：宋朝陞爲大都督府。

利國監，徐州彭城縣狄邱鐵冶務，太平興國四年陞爲監。

興仁府：舊曹州，督府，彰信軍，建中靖國元年改興仁。崇寧三年，陞興仁軍爲興仁府，仍還彭信舊節。劉豫改爲曹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略】

東平府：舊鄆州，宣和元年陞爲東平府。

濮州：建隆元年陞防禦，雍熙四年降團練。

單州：建隆二年陞爲團練。

廣濟軍：乾德元年以曹州定陶置爲發運務，開寶九年置爲轉運司。

宣化軍：景德三年以淄州高苑縣建軍，熙寧三年發隸淄州，即縣治置軍使。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京東路。至道三年，以應天、兗徐曹青鄆密齊濟沂登萊單濮濰淄、淮陽軍廣濟軍清平軍宣化軍、萊蕪監利國監爲京東路。熙寧七年，分爲東西兩路：以青淄濰萊登密沂徐州、淮陽軍爲東路；鄆兗齊濮曹濟單州、南京爲西路。元豐元年，割西路齊州屬東路，割東路徐州屬西路。元祐元年，諸提點刑獄不分路，京東西路、京東東路並爲京東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並爲京西路，秦鳳等路、永興軍等路並爲陝府西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並爲河北路，淮南西路、淮南東路並爲淮南路，其後仍分爲兩路。

東路。府一，濟南。州七：青，密，沂，登，萊，濰，淄。軍一，淮陽。縣三十八。

青州，望，北海郡，鎮海軍節度。建隆三年以北海縣置軍。淳化五年，改軍名。慶曆二年，初置京東東路安撫使。【略】縣六：益都，望。壽光，望。臨朐，緊。博興，上。千乘，上。臨淄。上。

密州，上。本防禦州。建隆元年，復爲防禦。開寶五年，升爲安化軍節度。後降防禦。六年，復爲節度。【略】縣五：諸城，望。安丘，望。【略】莒，望。高密。上。膠西。【略】

濟南府，上，濟南郡，興德軍節度。本齊州。先屬京東路。咸平四年，廢臨濟縣。元豐元年，割屬京東東路。政和六年，升爲府。【略】縣五：歷城，緊。禹城，緊。章丘，中。【略】長清，中。【略】臨邑。中。【略】

沂州，上，瑯琊郡，防禦。【略】縣五：臨沂，望。承，望。沂水，望。費，望。新泰。中。

登州，上，東牟郡，防禦。【略】縣四：蓬萊，望。文登，中。黄，望。牟平。緊。【略】

萊州，中，東萊郡，防禦。【略】縣四：掖，望。萊陽，望。膠水，望。即墨。中。

濰州，上，團練。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縣建爲北海軍，置昌邑縣隸

之。乾德三年，升爲州，又增昌樂縣。【略】縣三：北海，望。昌邑，望。【略】昌樂。緊。【略】

淄州，上，淄州郡，軍事。【略】縣四：淄川，望。長山，中。鄒平，中下。【略】高苑。下。【略】

淮陽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七年，以徐州下邳縣建爲軍，并以宿遷來屬。【略】縣二：下邳，望。宿遷。中。

西路。府四：應天，襲慶，興仁，東平。州五：徐，濟，單，濮，拱。軍一，廣濟。縣四十三。

應天府，河南郡，歸德軍節度。本唐宋州。至道中，爲京東路。景德三年，升爲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爲南京。熙寧七年，分屬西路。【略】縣六：寧陵，畿。【略】宋城，赤。穀熟，畿。下邑，畿。虞城，畿。楚丘。畿。

襲慶府，魯郡，泰寧軍節度。本兗州。大中祥符元年，升爲大都督。政和八年，升爲府。【略】縣七：瑕，上。【略】奉符，上。【略】泗水，上。龔，上。【略】仙源，中上。【略】萊蕪，中。鄒。下。【略】監一，萊蕪。主鐵冶。

徐州，大都督，彭城郡，武寧軍節度。本屬京東路。元豐元年，割屬京東西路。【略】縣五：彭城，望。沛，望。蕭，望。滕，緊。豐。緊。監二：寶豐，元豐六年置，鑄銅錢，八年廢。利國。主鐵冶。

興仁府，輔，濟陰郡，彰信軍節度。本曹州。建中靖國元年，改賜軍額曰興仁。崇寧元年，升曹州爲興仁府，復還舊節。大觀二年，以拱州爲東輔，升督府。政和元年，罷督府，復爲輔郡。【略】縣四：濟陰，望。宛亭，望。【略】乘氏，緊。南華。上。

東平府，東平郡，天平軍節度。本鄆州。慶曆二年，初置京東西路安撫使。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政和四年，移安撫使於應天府。宣和元年，改爲東平府。【略】縣六：須城，望。陽穀，望。【略】中都，緊。壽張，上。東阿，緊。平陰。上。監一，東平。【略】

濟州，上，濟陽郡，防禦。【略】縣四：鉅野，望。任城，望。金鄉，望。鄆城。望。

單州，上，碭郡，建隆元年，升爲團練。【略】縣四：單父，望。碭山，望。成武，緊。魚臺。上。

濮州，上，濮陽郡，團練。【略】縣四：鄄城，望。雷澤，緊。臨濮，上。范。上。

拱州，保慶軍節度。本開封府襄邑縣。崇寧四年，建爲州，賜軍額，爲東輔。以開封之考城、太康，南京之寧陵、楚丘、柘城來隸。大觀四年，廢拱州，復爲襄邑縣，還隸開封。政和四年，復爲州，又復爲輔郡。宣和二年，罷輔郡，仍隸京東西路，以襄邑、太康、寧陵爲屬縣，餘歸舊隸。六年，又以寧歸南京，太康歸開封，復割柘城來隸。縣二：襄邑。畿。柘城。畿。

廣濟軍。乾德元年，置發運務。開寶九年，改轉運司。太平興國二年，建爲軍，四年，割曹、澶、濮、濟四州地，復置縣以隸焉。熙寧四年，廢軍，以定陶縣隸曹州。元祐元年，復爲軍。縣一，定陶。上。

開封府，京東路，分爲東西兩路，得兗、豫、青、徐之域，當虛、危、房、心、奎、婁之分，西抵大梁，南極淮、泗，東北至于海，有鹽鐵絲石之饒。其俗重禮義，勤耕紝，浚郊處四達之會，故建爲都。政教所出，五方雜居。睢陽當漕舟之路，定陶乃東運之衝，其後河截清水，頗涉艱阻。兗、濟山澤險迥，盜或隱聚。營丘東道之雄，號稱富衍，物產尤盛。登、萊、高密負海之北，楚商兼湊，民性愎戾而好訟門。大率東人皆朴魯純直，甚者失之滯固，然專經之士爲多。下邳俗尚頗類淮楚焉。

京西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河南道三》 河南府，古洛州。今理河南、洛陽二縣。【略】晉高祖天福三年又都汴州，此爲西京。自漢、周至于皇朝皆因之。元領縣二十六。今十八：河南，洛陽，登封，缺。壽安，缺。伊闕，缺。永寧，缺。長水，缺。新安，缺。福昌，缺。伊陽，鞏縣，密縣，滻池，緱氏，潁陽，王屋，河清，偃師。六縣割出：陽翟，入許州。河陰，已下五縣入孟州。河陽，温縣，濟源，氾水。二縣廢：陸渾，併入伊陽。告成。併入登封。

又 卷七《河南道七》 許州，潁川郡。今理長社縣。【略】本忠武軍節度，梁開平二年改爲匡國軍。唐同光元年復舊。至皇朝因之。元領縣八。

今七：長社，長葛，臨潁，許昌，陽翟，郾城，舞陽。一縣割出：鄢陵。入開封府。

又 卷八《河南道八》 汝州，臨汝郡。今理梁縣。【略】元領縣七。今六：梁縣，葉縣，郟城，魯山，龍興，襄城。一縣廢：臨汝。併入梁縣。

又 卷九《河南道九》 滑州，靈昌郡。今理白馬縣。【略】後唐同光元年復爲義成軍。至皇朝避御名，改爲武成軍。元領縣八。今四：白馬，韋城，胙城，靈河。四縣割出：酸棗，入開封府。匡城，入開封府。衛南，入澶州。黎陽。建通利軍。

鄭州，榮陽郡。今理管城縣。【略】元領縣七。今五：管城，滎澤，原武，新鄭，滎陽。二縣割出：陽武，入開封府。中牟。入開封府。

又 卷一〇《河南道十》 陳州，淮陽郡。今理宛丘縣。【略】周廣順元年又升爲防禦州，二年復爲鎮安軍節度使。皇朝因之。元領縣六。今五：宛丘，項城，商水，南頓，西華。一縣割出：太康。入開封府。

又 卷一一《河南道十一》 蔡州，汝南郡。今理汝陽縣。【略】寶應元年避代宗廟諱，改爲蔡州。漢初升爲防禦州。至皇朝因之。【略】元領縣十：汝陽，上蔡，平輿，西平，遂平，朗山，真陽，新息，褒信，新蔡。【略】

潁州，汝陰郡。今理汝陰縣。【略】元領縣五。今四：汝陰，沈丘，潁上，萬壽。新置。一縣割出：下蔡。置壽州。

又 卷五二《河北道一》 孟州，河陽郡。今理河陽縣。【略】皇朝爲河陽軍節度使。領縣五：河陽，溫縣，汜水，河陰，濟源。

又 卷一三二《淮南道十》 信陽軍，今理信陽縣。本申州也。【略】皇朝開寶九年以户少，降爲信陽軍，仍併羅山、鍾山二縣入信陽爲一縣。元領縣三。今一：信陽。二縣廢：羅山，鍾山。已上併入信陽。

又 卷一四二《山南東道一》 鄧州，南陽郡。今理穰縣。【略】周廣順二年改爲武勝軍。皇朝因之。元領縣九。今五：穰縣，南陽，内鄉，淅川，順陽。四縣廢：菊潭，向城，以上二縣併入穰縣。新野，臨瀨。以上二縣併入穰縣。【略】

唐州，淮安郡。今理泌陽縣。【略】元領縣六。今五：泌陽，桐柏，湖陽，方城，比陽。一縣廢：慈丘。併入比陽。

又 卷一四三《山南東道二》 均州，武當郡。今理武當縣。【略】元領縣三。今二：武當，鄖鄉。一縣廢：豐利。入鄖鄉。

房州，房陵郡。今理房陵縣。土地所屬與金州同，此即古麇、庸二國之地。【略】皇朝爲保康軍節度。元領縣四。今二：房陵，竹山。二縣廢：上庸，入竹山。永清。入房陵。

又 卷一四四《山南東道三》 隨州，漢東郡。今理隨縣。【略】皇朝乾德四年，升爲崇義軍節度，尋改崇信軍。領縣四：隨縣，棗陽，唐城，光化。

鄧州，富水郡。今理長壽縣。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略】元領縣三。今二：長壽，京山。一縣廢：富水。併入京山。

又 卷一四五《山南東道四》 襄州，襄陽郡。今理襄陽縣。【略】元領縣七。今六：襄陽，鄧城，穀城，中盧，宜城，南漳。一縣割出：樂鄉。入荆門軍。【略】

光化軍，理乾德縣。本襄州之陰城縣地，後廢爲鎮，故城在今穀城縣北。皇朝乾德二年四月改鎮爲光化軍，仍割穀城縣遵教、翔鸞、漢均等三鄉置乾德縣，以年號爲名。領縣一：乾德。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 京西路，太平興國三年分南、北路，後併一路，熙寧五年復分二路。南路。州八，縣三十。

望，襄州，襄陽郡，山南東道節度。治襄陽縣。【略】縣七。乾德二年以穀城縣陰城鎮建光化軍。太平興國元年改義清縣爲中盧。熙寧五年廢光化軍爲縣，隸州。緊，襄陽。【略】望，光化。【略】望，鄧城。【略】緊，穀城。【略】中下，宜城。【略】中下，中盧。【略】中下，南漳。【略】

上，鄧州，南陽郡，武勝軍節度。治穰縣。【略】縣五。建隆初廢臨瀨縣入穰。太平興國六年升内鄉縣順陽鎮爲縣。慶曆四年以唐州方城縣爲鎮，隸州，元豐元年還隸唐州。上，穰。【略】中下，南陽。【略】中下，内鄉。【略】中下，淅川。【略】中下，順陽。

上，隨州，漢東郡，崇信軍節度。乾德五年升崇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崇信軍。治隨縣。【略】縣三，熙寧元年廢光化縣爲鎮入隨。上，隨。【略】中下，唐城。【略】中下，棗陽。

上，金州，安康郡，昭化軍節度。晉懷德軍節度，後降防禦。皇朝乾德五

年升昭化軍節度。治西城縣。【略】縣四。乾德四年省清陽縣入洵陽。熙寧六年省平利縣爲鎮入西城。下，西城。【略】中，洵陽。【略】

中下，漢陰。【略】下，石泉。

下，房州，房陵郡，保康軍節度。雍熙三年升保康軍節度。治房陵縣。【略】縣二。開寶中省永清縣入房陵，上庸縣入竹山。上，房陵。【略】下，竹山。

上，均州，武當郡，防禦。治武當縣。【略】縣一。乾德六年廢豐利縣入鄖鄉。上，武當。【略】上，鄖鄉。上，鄧州，富水郡，防禦。治長壽縣。【略】縣二。上，長壽。【略】下，京山。【略】

上，唐州，淮安郡，團練。建隆元年升團練。治泌陽縣。【略】縣五。開寶五年省平氏縣爲鎮入泌陽。慶曆四年省方城縣爲鎮入鄧州南陽縣，元豐元年復爲縣，隸州。中下，泌陽。【略】中下，湖陽。【略】中下，比陽。【略】下，桐柏。【略】下，方城。

北路。西京見上。府一，州七，軍一，縣四十五。

次府，潁昌府，許昌郡，忠武軍節度。唐許州。皇朝元豐三年升潁昌府。治長社縣。【略】縣六。熙寧四年省許田縣爲鎮入長社。次赤，長社。【略】次畿，鄢城。【略】次畿，陽翟。【略】次畿，長葛。【略】次畿，臨潁。【略】次畿，舞陽。【略】

輔，鄭州，滎陽郡，奉寧軍節度。景祐元年升奉寧軍節度，熙寧五年廢，隸開封府，元豐八年復置。治管城縣。【略】縣五。熙寧五年廢州，以管城、新鄭二縣隸開封府；省原武縣爲鎮入陽武，滎陽、滎澤二縣爲鎮入管城。元豐八年復置州，管城、新鄭縣來隸。元祐元年滎陽、滎澤、原武三鎮復爲縣。

望，管城。【略】緊，滎陽。【略】上，新鄭。【略】上，原武。【略】中，滎澤。【略】

輔，滑州，靈河郡，武成軍節度。唐義成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武成軍，熙寧五年廢，隸開封府，元豐四年復置。治白馬縣。縣三。雍熙四年以黎陽縣隸澶州。治平三年省靈河縣爲鎮入白馬。熙寧五年廢州，白馬、韋城、胙城三縣隸開封府，元豐四年復置州，縣復來隸。中，白馬。【略】

望，韋城。【略】緊，胙城。

望，孟州，河陽三城節度。治河陽縣。【略】縣六。慶曆三年以河南府王屋縣隸州，復以汜水縣隸河南府，四年復舊。熙寧五年省汜水縣爲鎮入河陰，復以河南府王屋縣隸州。元豐三年復置汜水縣。望，河陽。【略】望，温。【略】望，濟源。【略】上，汜水。【略】中，河陰。【略】中，王屋。

緊，蔡州，汝南郡，淮康軍節度。景祐二年升淮康軍節度。治汝陽縣。【略】縣一十。大中祥符五年改朗山縣爲確山。上，汝陽。【略】上，上蔡。【略】中，新蔡。【略】中，褒信。【略】中，平輿。【略】中，遂平。【略】中，新息。【略】中，確山。【略】中，真陽。【略】中，西平。

上，陳州，淮陽郡，鎮安軍節度。治宛丘縣。【略】縣四。建隆元年改潩水縣爲商水。熙寧六年省南頓縣爲鎮入商水。緊，宛丘。【略】上，項城。【略】中，商水。【略】中，西華。

上，潁州，汝陰郡，順昌軍節度。漢爲防禦。周降團練。皇朝開寶六年復防禦，元豐二年升順昌軍節度。治汝陰縣。【略】縣四。開寶六年以汝陰縣百尺鎮置萬壽縣。望，汝陰。【略】望，萬壽。【略】緊，潁上。【略】緊，沈丘。

輔，汝州，臨汝郡防禦。治梁縣。【略】縣五。熙寧四年省龍興縣爲鎮入魯山。中，梁。【略】緊，襄城。【略】上，葉。【略】中，郟城。【略】中，魯山。

同下州，信陽軍。唐申州。皇朝開寶九年降義陽軍，太平興國元年改信陽軍。治信陽縣。【略】縣二。開寶九年省羅山，鍾山縣入義陽。太平興國元年改義陽縣爲信陽。雍熙三年復置羅山縣。中下，信陽。【略】中下，羅山。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省廢州軍。京西路。光化軍。乾德二年以襄州穀城縣陰城鎮建軍，仍析穀城三鄉置乾德縣，領縣一。熙寧五年廢軍爲光化縣，省乾德縣爲鎮隸襄州。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京西南路：襄、鄧、隨、金、房、均、郢、唐、光化。

京西北路：潁昌、鄭、滑、孟、蔡、陳、潁、汝、信陽。

又 卷八《京西南路》 望，襄州。【略】今縣六。緊，襄陽縣。【略】望，鄧城縣。【略】緊，穀城縣。【略】中下，宜城縣。【略】中下，中廬縣。【略】中下，南漳縣。【略】

上鄧州。【略】今縣五。上，穰縣。【略】中下，南陽縣。【略】中下，內鄉縣。【略】中下，淅川縣。【略】中下，順陽縣。【略】

上隨州。【略】皇朝乾德五年，升崇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崇信軍。今縣三。上，隨縣。【略】中下，唐城縣。【略】中下，棗陽縣。【略】

上，金州。【略】皇朝乾德五年，升昭化軍。今縣五。下，西城縣。【略】下，平利縣。【略】中，洵陽縣。【略】中下，漢陰縣。【略】下，石泉縣。【略】

下，房州。【略】皇朝雍熙三年，升保康軍節度。今縣二。上，房陵縣。【略】下，竹山縣。【略】

上，均州。【略】今縣二。上，武當縣。【略】上，鄖鄉縣。

上鄧州。【略】今縣二。上，長壽縣。【略】下，京山縣。【略】

上，唐州。【略】今縣五。中下，泌陽縣。【略】中下，湖陽縣。【略】中下，比陽縣。【略】下，桐柏縣。【略】下，方城縣。【略】

同下州，光化軍。【略】皇朝置光化軍。今縣一。乾德縣。

又 卷九《京西北路》 南輔潁昌府【略】皇朝元豐三年，升潁昌府。崇寧四年，建爲南輔。今縣七。次赤，長社縣。【略】次畿郾城縣。【略】次畿，陽翟縣。【略】次畿，長葛縣。【略】次畿，臨潁縣。【略】次畿，舞陽縣。【略】中，郟縣。【略】

西輔，鄭州。【略】皇朝景祐元年，號奉寧軍節度。崇寧四年，建爲西輔。今縣六。望，管城縣。【略】緊，滎陽縣。【略】上，新鄭縣。【略】中，原武縣。【略】中，滎澤縣。【略】畿密縣。【略】

輔，滑州。【略】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改武成軍。今縣三。中，白馬縣。【略】望，韋城縣。【略】緊，胙城縣。【略】

望，孟州。【略】今縣六。望，河陽縣。【略】望，溫縣。【略】望，濟源縣。【略】上，汜水縣。【略】中，河陰縣。【略】中，王屋縣。【略】

緊，蔡州。【略】皇朝景祐二年升淮康軍節度。今縣十。上，汝陽縣。【略】上，上蔡縣。【略】中，新蔡縣。【略】中，褒信縣。【略】中，平輿縣。【略】中，遂平縣。【略】中，新息縣。【略】中，確山縣。【略】中，真陽縣。【略】中，西平縣。【略】

上，陳州。【略】今縣五。緊，宛丘縣。【略】上，項城縣。【略】中，商水縣。【略】中，南頓縣。【略】中，西華縣。【略】

上，潁州。【略】皇朝元豐二年升順昌軍節度。今縣四。望，汝陰縣。【略】緊，萬壽縣。【略】緊，潁上縣。【略】緊，沈丘縣。【略】

輔，汝州。【略】今縣五。中，梁縣。【略】緊，襄城縣。【略】上，葉縣。【略】中，魯山縣【略】中，龍興縣。

同下州，信陽軍。【略】皇朝開寶九年，降爲義陽軍。太平興國元年，改爲信陽。今縣二。中下，信陽縣。【略】中下，羅山縣。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京西路：隨州，國朝初爲防禦州，乾德五年陞崇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崇信軍。金州、晉懷軍節度，後爲防禦，乾德五年陞爲昭化軍節度。房州，國朝初爲防禦州，雍熙三年陞爲保康軍節度。襄陽府，舊襄州，宣和元年陞爲襄陽府。鄧州，政和二年依舊爲上州。均州，舊爲防禦州，宣和元年陞爲武當軍節度。蔡州，國朝初爲防禦州，景祐二年陞爲淮康軍節度。潁昌府崇寧四年爲南輔，隸京畿，宣和二年罷置輔郡。

鄭州，建隆元年陞爲防禦，景祐元年陞奉寧軍節度。熙寧五年，廢隸開封府。元豐八年復，治管城縣。元祐元年爲奉寧軍節度，政和四年爲輔郡。

滑州，後唐義城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武成軍，熙寧五年廢隸開封府。

孟州，政和二年陞爲濟源郡。淮寧府，舊陳州，上州，宣和元年陞爲淮寧府。潁州元豐二年陞爲順昌軍節度。陸海軍，舊汝州，政和五年以歲比豐登，珎祥屢發，可陞爲陸海軍節度。劉豫改爲防禦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金坡遺事》：隨州、崇信軍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即漢東郡，古荆州分。春秋隋侯之國，傳曰「漢東之國，隋爲大」。又棗陽，即漢蔡陽，有光武舊宅及白水在焉。後魏置南荆州，隋置春陵郡。金州、昭化軍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即安康郡，古梁州分，舜嘗居之，謂之嫗墟，《世紀》謂之姚墟。西漢置東梁州，其地出金，因改爲金州。房州、保康軍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即房陵郡。春秋庸國，後改爲房陵，以縣有房山，故名之。襄州、山東東道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水陸發運橋道等使，即襄陽郡。《禹貢》荆河之南境。漢、魏置郡，爲重鎮，與江陵爲脣齒，又爲鄀、鄖北門，有襄漢二水及峴山。鄧州、武勝軍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即南陽郡，古

荆河分。春秋時，申伯、鄧侯二國之地。穰縣，秦封爲穰侯國。許州、忠武軍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即潁川郡，古荆河州分，春秋許國，七國時韓、魏二國之境。滑州、武成軍管内觀察處置河堤等使，即靈昌郡，古兗州，分豕韋氏之國。漢置東郡，有滑臺古城，又有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孟州、河陽三城管内觀察處置河堤等使，即古孟津，亦曰富平津、中潬城，本東魏所築，仍置河陽關。唐會昌三年置孟津，初以懷州爲理所，四年移理孟州。東州、鎮安軍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即淮陽郡，古荆河州分，今理宛丘。昔庖犧都曰太昊之墟，周初封舜後嬀滿於此，以備三恪，爲陳國，後魏爲北揚州。

又《州縣陞降廢置》　京西，（大）〔太〕平興國三年分南北路，後併一路，熙寧五年復分二路。南路，紹興四年改爲襄陽府路，以襄陽府、隨、郢、唐、鄧州、信陽軍六郡隸。六年，廢襄陽府路，復置京西南路，以襄陽府、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九郡隸。十三年，割金州隸利州路。十九年，撥信陽軍隸淮南西路。熙寧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詔以京西路分南北兩路，襄、鄧、隨、金、房、均、郢、唐八州爲京西南路，許、孟、陳、蔡、汝、潁七州、信陽軍爲北路。【略】

鄧州：政和二年依舊爲上州，又陞爲望郡。【略】

襄陽縣：紹興四年陞爲帥府。光化縣，乾德三年以穀城縣陰城鎮置光化軍。熙寧五年軍廢爲縣，來隸。【略】

襄州、光化軍，乾德元年以襄州穀城縣置軍，仍置乾德縣。熙寧五年軍廢爲光化縣，省乾德縣，隸襄州。紹興二十八年，改爲通化軍，三十一年依舊。【略】

襄陽府，舊襄州，宣和元年陞爲襄陽府。

均州：舊爲防禦州，宣和元年陞爲武當軍節度。【略】

唐州：建隆元年陞爲團練。【略】

隋州：宋朝初爲防禦州。

棗陽軍，舊隨州棗陽縣，紹興十二年陞爲軍，是年降軍使，隸隨州。【略】

金州：晉懷德軍節度，後爲防禦。【略】

房州：宋朝初爲防禦州，雍熙三年陞爲保康軍節度。建炎四年改隸利州路，紹興六年依舊。

虢州，舊隸陝西永興軍，紹興九年來隸。【略】

劉豫改爲許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

鄭州：建隆元年陞爲防禦州，景祐元年陞奉寧軍節度，熙寧五年廢隸開封府。元豐八年復治管城縣。

元祐元年爲奉寧軍節度，政和四年爲輔郡。【略】

滑州：後唐義成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武成軍，熙寧五年廢隸開封府。劉豫改爲平凉府，紹興九年收復，依舊。【略】孟州：政和二年陞爲濟源郡。【略】

蔡州：宋朝初爲防禦州。

淮寧府，舊陳州，上州，宣和元年陞爲淮寧府。劉豫改爲陳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

順昌府：【略】舊潁州，開寶六年陞爲防禦。劉豫改爲潁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

汝州：【略】汝州係防禦，爲上。從之。【略】

唐申州，開寶九年降爲義陽軍。【略】

陸海軍，舊汝州，政和五年，以歲比豐登，珍祥屢發，可陞爲陸海軍節度。劉豫改爲防禦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京西路。舊分南北兩路，後併爲一路。熙寧五年，復分南北兩路。

南路。府一，襄陽。州七：鄧，隨，金，房，均，郢，唐。軍一，光化。縣三十一。

襄陽府，望，襄陽郡，山南東道節度。本襄州。宣和元年，升爲府。【略】縣六：襄陽，緊。鄧城，望。谷城，緊。宜城，中下。中盧，中下。【略】南漳。中下。

鄧州，望，南陽郡，武勝軍節度。舊爲上郡。政和二年，升爲望郡。建隆初，廢臨瀨縣。【略】縣五：穰，上。南陽，中下。【略】内鄉，中下。順陽。中下。【略】淅川。中下。

隨州，上，漢東郡，崇信軍節度。乾德五年，升爲崇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今名。【略】縣三：隨，上。【略】唐城，中下。棗陽。中下。

金州，上，安康郡，乾德五年，改昭化軍節度。【略】縣五：西城，下。洵陽，中。【略】漢陰，中。石泉，下。平利，下。【略】

房州，下，房陵郡，保康軍節度。開寶中，廢上庸、永清二縣。雍熙三年并爲軍。【略】縣二：房陵，上。竹山，下。均州，上，武當郡，武當軍節度。本防禦。乾德六年，移入上州防禦。宣和元年，賜軍額。【略】縣二：武當，上。鄖鄉，上。

郢州，上，富水郡，防禦。【略】縣二：長壽，上。京山，下。

唐州，上，淮安郡，建隆元年，升爲團練。開寶五年，廢平氏縣。【略】縣五：泌陽，中下。湖陽，中下。【略】比陽，中下。桐柏，下。【略】方城下。

光化軍，同下州。乾德二年，以襄州陰城鎮建爲軍，析穀城縣二鄉，置乾德縣隸焉。熙寧五年，廢軍，改乾德爲光化縣，隸襄州。元祐初，復爲軍。縣一，乾德。望。

北路。府四：河南，潁昌，淮寧，順昌。州五：鄭，滑，孟，蔡，汝。軍一，信陽。縣六十三。

河南府，洛陽郡，因梁、晉之舊爲西京。熙寧五年，分隸京西北路。【略】縣十六：河南，赤。洛陽，赤。【略】永安，赤。【略】偃師，畿。【略】潁陽，畿。【略】鞏，畿。密，畿。【略】新安，畿。福昌，畿。【略】伊陽，畿。【略】澠池，畿。【略】永寧，畿。長水，畿。壽安，畿。【略】河清，畿。【略】登封。畿。監一，阜財。

潁昌府，次府，許昌郡，忠武軍節度。本許州。元豐三年，升爲府。崇寧四年，爲南輔，隸京畿。大觀四年，罷輔郡。政和四年，復爲輔郡，隸京畿。宣和二年，復罷輔郡，依舊隸京西北路。【略】縣七：長社，次赤。【略】郾城，次畿。陽翟，次畿。長葛，次畿。臨潁，次畿。舞陽，次畿。郟。中。【略】

鄭州，輔，滎陽郡，奉寧軍節度。熙寧五年，廢州，以管城、新鄭隸開封府；省滎陽、滎澤縣爲鎮入管城，原武縣爲鎮入陽武。元豐八年，復州。元祐元年，還舊節；復以滎陽、滎澤、原武爲縣。與滑州並隸京西路。崇寧四年，建爲西輔。大觀四年，罷輔郡。政和四年，又復。宣和二年，又罷。【略】縣五：管城，望。滎澤，中。原武。上。新鄭，上。滎陽。緊。

滑州，輔，靈河郡，太平興國初，改武成軍節度。熙寧五年，廢州，縣並隸開封府。元豐四年，復舊，縣復來隸。元祐元年，還舊節度。【略】縣三：白馬，中。【略】韋城，望。胙城。緊。

孟州，望，河陽三城節度。政和二年，改濟源郡。【略】縣六：河陽，望。濟源，望。溫，望。汜水，上。【略】河陰，中。王屋。中。

蔡州，緊，汝南郡，淮康軍節度。【略】縣十：汝陽，上。上蔡，上。新蔡，中。褒信，中。遂平，中。新息，中。確山，中。【略】真陽，中。西平，中。平輿。中。

淮寧府，輔，淮陽郡，鎮安軍節度。本陳州。政和二年，改輔爲上。宣和元年，升爲府。【略】縣五：宛丘，緊。項城，上。商水，中。西華，中。南頓。中。【略】順昌府，上，汝陰郡，舊防禦，後爲團練。開寶六年，復爲防禦。元豐二年，升順昌軍節度。舊潁州，政和六年，改爲府。【略】縣四：汝陰，望。【略】泰和，望。潁上，緊。沈丘。緊。汝州，輔，臨汝郡，陸海軍節度。本防禦州。政和四年，賜軍額。【略】縣五：梁，中。襄城，緊，葉，上。魯山，中。寶豐。中。

信陽軍，同下州。開寶九年，降爲義陽軍，廢鍾山縣。太平興國元年，改爲信陽軍。【略】縣二：信陽，中下。羅山。中下。

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蓋《禹貢》冀、豫、荆、兗、梁五州之域，而豫州之壤爲多，當井、柳、星、張、角、亢、氏之分。東暨汝、潁，西被陝服，南略鄂、郢，北抵河津。絲、枲、漆、纊之所出。而洛邑爲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舊族。然土地褊薄，迫於營養。盟津、滎陽、滑臺、宛丘、汝陰、潁川、臨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頗同。唐、鄧、汝、蔡率多曠田，蓋自唐季之亂，土著者寡。太宗遷晉、雲、朔之民於京、洛、鄭、汝之地，墾田頗廣，民多致富，亦由儉嗇而然乎！襄陽爲汴南巨鎮，淮安、隨、棗陽、西城、武當、上庸、東梁、信陽，其習俗近荆楚。

河北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三《河北道二》　懷州，河内郡。今理河

內縣。【略】領縣五：河內，武德，修武，武陟，獲嘉。

又 卷五四《河北道三》 魏州，魏郡。今理大名、元城二縣。【略】周顯德元年依舊爲天雄軍節度使，其大名府額仍列在京兆府之下。皇朝因之。元領縣十。今十七：大名，元城，南樂，魏縣，館陶，冠氏，莘縣，朝城，夏津，臨清，永濟，宗城，經城，已上五縣，貝州割到。清平，博州割到。內黃，成安，洹水。已上三縣，相州割到。二縣割出：頓丘，臨黃。並入澶州。【略】

博州，博平郡。今理聊城縣。【略】元領縣六。今四：聊城，堂邑，高唐，博平。一縣割出：清平。入魏州。一縣廢：武水。併入聊城縣。

又 卷五五《河北道四》 相州，鄴郡。今理安陽縣。【略】

晉天福三年復升爲彰德軍節度。皇朝因之。元領縣十一。今六：安陽，鄴縣，湯陰，永定，臨漳，林慮。五縣割出：滏陽，入磁州。內黃，成安，洹水，已上三縣入魏州。臨河。入澶州。

又 卷五六《河北道五》 衛州，汲郡。今理汲縣。【略】領縣四：汲縣，新鄉，衛縣，共城。

磁州，滏陽郡。今理滏陽縣。【略】元領縣四：滏陽，武安，邯鄲，昭義。

又 卷五七《河北道六》 澶州，今理頓丘縣。【略】至周世宗又移於今理。皇朝因之。元領縣四。今六：頓丘，觀城，清豐，臨河，相州割到。濮陽，濮州割到。衛南。滑州割到。一縣廢：臨黃。入觀城。【略】

德清軍，理陸家店地。本舊澶州，晉天福三年移澶州于德勝寨，乃于舊澶州置頓丘鎮，取縣爲名；至四年，晉幸天雄軍，改鎮爲德清軍。開運二年十一月又移德清軍於陸家店置，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略】

通利軍，理黎陽縣。本黎陽縣，唐屬衛州。晉天福中割隸滑州。皇朝雍熙四年割屬澶州，端拱元年建爲通利軍，縣仍屬焉。

又 卷五八《河北道七》 洺州，廣平郡。今理永年縣。【略】元領縣八。今六：永年，平恩，雞澤，曲周，臨洺，肥鄉。二縣割出：洺水，入曲周。清漳，入肥鄉。【略】

貝州，清河郡。今理清河縣。【略】周顯德元年降爲防禦州。皇朝復爲永清軍節度。元領縣十。今五：清河，清陽，武城，漳南，歷亭。五縣割出：夏津，臨清，永濟，宗城，經城。以上五縣入魏府。

又 卷五九《河北道八》 邢州，鉅鹿郡。今理龍岡縣。【略】

後唐同光元年改爲安國軍。皇朝因之。元領縣九。今八：龍岡，沙河，南和，任縣，平鄉，鉅鹿，堯山，內丘。一縣廢：青山。併入內丘。

又 卷六〇《河北道九》 趙州，趙郡。今理平棘縣。【略】元領縣九。今七：平棘，寧晉，高邑，柏鄉，臨城，贊皇，昭慶。二縣割出：樂城，元氏。已上二縣入鎮州。【略】

祁州，理無極縣。本無極縣地，唐景福二年二月于此置祁州，從定州節度使王處存之請也，仍割無極、深澤二縣以屬焉。領縣二：無極，深澤。

又 卷六一《河北道十》 鎮州，常山郡。今理真定縣。【略】漢天福十二年復爲成德軍。皇朝因之。元領縣十。今十三：真定，藁城，石邑，獲鹿，井陘，平山，靈壽，行唐，九門，元氏，趙州割出。樂城趙州割出。束鹿，深州割出。鼓城。

又 卷六二《河北道十一》 定州，博陵郡。今理安喜縣。【略】皇朝爲定武軍節度使。元領縣十一。今八：安喜，蒲陰，唐縣，陘邑，北平，望都，新樂，曲陽。三縣割出：無極，入祁州。深澤，入祁州。博野。建寧邊軍。

又 卷六三《河北道十二》 冀州，信都郡。今理信都縣。【略】元領縣十。今八：信都，南宮，阜城，武邑，堂陽，棗強，衡水，蒲縣。德州割到。二縣割出：武強，下博。已上入深州。

深州，饒陽郡。今理陸澤縣。【略】元領縣五。今六：陸澤，饒陽，安平，武強，冀州割到。下博，冀州割到。樂壽。瀛州割到。二縣割出：鹿城，入鎮州。博野。入定州。

又 卷六四《河北道十三》 德州，平原郡。今理安德縣。【略】元領縣八。今五：安德，平原，德平，將陵，安陵。一縣割出：蒲縣。入冀州。二縣廢：長河，併入將陵。歸化。爲鎮。

棣州，樂安郡。今理厭次縣。【略】元領縣五。今三：厭次，滴河，陽信。二縣割出：蒲臺，滸海。已上二縣入濱州。【略】

濱州，今理渤海縣。本贍國軍，周顯德三年三月升爲州，仍割棣州之

渤海、蒲臺兩縣屬焉。領縣二：渤海，蒲臺。

又 卷六五《河北道十四》 滄州，景城郡。今理清池縣。【略】

後唐復爲橫海軍。皇朝因之。元領縣九。今七：清池，樂陵，南皮，景州割到。無棣，饒安，鹽山，臨津。景州割到。二縣廢：長蘆，併入清池。乾符。併入清池。

又 卷六六《河北道十五》 瀛州，河間郡。今理河間縣。【略】元領縣六。今四：河間，束城，高陽，景城。景州割到。三縣割出：樂壽，入深州。博野，入深州。平舒。入霸州。【略】

莫州，文安郡。今理鄭縣。其地歷代所屬，與瀛州同。【略】元領縣六。今三：鄭縣，任丘，長豐。二縣割出：文安，割入霸州。清苑。割入保州。一縣廢：唐興。併入鄭縣。

又 卷六七《河北道十六》 雄州，今理歸義縣。

本涿州歸義縣之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舊置瓦橋關，周顯德六年收復三關，以其地控扼幽、薊，建爲雄州，仍移歸義并易州之容城二縣于城中。領縣二：歸義，容城。【略】

霸州，今理永清縣。本上谷郡地，星分箕尾。幽州之古益津關，晉天福初陷虜庭。周顯德六年收復，因置霸州并永清縣，仍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二縣隸焉。領縣三：永清，文安，大城。

又 卷六八《河北道十七》 保州，今理清苑縣。【略】皇朝初卻於清苑縣置保塞軍。太平興國六年升爲保州，仍割清苑縣屬焉。領縣一：清苑。【略】

乾寧軍，理馮橋鎮。本古慮臺軍地，後爲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州、霸州之界。幽州割據，僞命升爲寧州。周世宗顯德六年收復關南，卻爲乾寧軍，仍置乾寧縣。領縣一：乾寧。【略】

破虜軍，古淤口關，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於此置塞，至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割霸州永清、文安縣三百一十七戶屬焉。【略】

威虜軍，本遂城縣，皇朝太平興國六年置。從縣西南至滿城縣內浮圖峯，合陵山峯爲一路，仍領遂城縣。是時修營，掘得石棺一具，上有唐貞觀年記，棺有五重，石鐵銅銀金次第冶貯之，中有琉璃瓶，盛舍利，本軍以聞。「治」，原作「野」。領縣一：遂城。【略】

平塞軍，理平塞縣。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六月改爲易州南三十五里太保村塞爲平塞軍，仍割易縣候臺、凌雲兩鄉白溝河已南入戶及滿城縣玉山鄉人戶以屬焉；至七年，軍城又置平塞縣。領縣一：平塞。【略】

静戎軍，本易州宥戎鎮，周爲梁門口塞，在州東南九十里。皇朝太平興國六年二月升爲静戎軍，尋割遂城三鄉人戶屬焉。【略】

寧邊軍，本定州博野縣，皇朝雍熙四年於此建寧邊軍，以縣屬焉。領縣一：博野。【略】

保順軍，本滄州無棣縣之保順鎮，周顯德六年建爲軍，以舊鎮爲名。【略】

平戎軍，本莫州新鎮之地，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升爲平戎軍，以扼邊陲之喉。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 河北路。

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南路，雍熙四年分東、西路。端拱二年併一路。熙寧六年，復分二路。

東路。北京見上。州一十二，軍四，縣四十。

上，澶州，澶淵郡，鎮寧軍節度。治濮陽縣。【略】縣五。雍熙四年以滑州衛南、黎陽二縣隸州。端拱元年以黎陽縣隸通利軍，省臨黄縣入觀城。慶曆四年徙清豐縣治德清軍，即縣治置軍使，隸州。皇祐元年省觀城縣入濮陽、頓丘，四年復置觀城縣。熙寧六年省頓丘縣入清豐。

中，濮陽。【略】望，觀城。【略】緊，臨河。【略】中，清豐。【略】中，衛南。【略】

上，滄州，景城郡，橫海軍節度。治清池縣。【略】縣五。治平元年徙無棣縣保順軍，即縣治置軍使，隸州。熙寧二年徙樂陵縣治咸平鎮，五年省饒安縣爲鎮入清池，六年省臨津縣爲鎮入南皮。望，清池。【略】望，無棣。【略】望，鹽山。【略】緊，樂陵。【略】中，南皮。【略】

上，冀州，信都郡，安武軍節度。慶曆八年升安武軍節度。治信都縣。【略】縣六。淳化元年以阜城縣隸永静軍。皇祐四年省堂陽縣爲鎮入南宮，升新河鎮爲縣。嘉祐八年省武邑縣爲鎮入蒲。熙寧元年省棗强縣爲鎮入信都，六年省新河縣爲鎮入南宮，十年復置棗强、武邑縣。望，信都。【略】上，蒲。【略】上，南宮。【略】上，棗强。【略】上，武邑。【略】中，衡水。【略】

上，瀛州，河間郡，防禦。治河間縣。【略】縣二。太平興國七年改關南爲高陽關。至道三年以高陽縣隸順安軍，以深州樂壽縣隸州。熙寧六年省束城縣爲鎮入河間，景城縣爲鎮入樂壽。望，河間。【略】望，樂壽。【略】

上，博州，博平郡，防禦。治聊城縣。【略】縣四。望，聊城。【略】望，高唐。【略】望，堂邑。【略】緊，博平。【略】

上，棣州，樂安郡，防禦。建隆二年升團練，乾德三年升防禦。治厭次縣。【略】縣三。大中祥符八年徙州城及厭次縣於陽信縣地，復徙陽信縣於舊厭次縣。上，厭次。【略】中，商河。【略】下，陽信。【略】

上，莫州，文安郡，防禦。治任丘縣。【略】縣一。太平興國六年以清苑縣隸保州。熙寧六年省長豐縣爲鎮，并省莫縣入任丘。上，任丘。

中，雄州，防禦。治歸信、容城二縣。【略】縣二。建隆四年以唐省全忠縣地置容城縣。太平興國元年改歸義縣爲歸信。中，歸信。【略】中，容城。【略】

中，霸州，防禦。治文安縣。【略】縣二。景祐元年省永清縣入文安，徙文安縣爲州治，皇祐元年復徙舊地。上，文安。【略】上，大城。【略】

上，德州，平原郡，軍事。治安德縣。【略】縣二。乾德六年省歸化縣入德平。景祐二年省安陵縣爲鎮入將陵。慶曆七年以將陵縣隸永靜軍。熙寧六年省德平縣爲鎮入安德。望，安德。【略】望，平原。【略】

上，濱州，軍事。治渤海縣。【略】縣二。大中祥符五年省蒲臺縣爲鎮入渤海。慶曆三年析地置招安縣，熙寧六年省爲鎮，元豐二年復爲縣。望，渤海。【略】望，招安。【略】

下，恩州，清河郡，軍事。唐貝州。晉永清軍節度。周降防禦。皇朝建隆元年復爲永清軍節度，慶曆八年改恩州，降軍事。治清河縣。縣三。至和元年省漳南縣爲鎮入歷亭。熙寧四年省清陽縣入清河。望，清河。【略】望，武城。【略】緊，歷亭。

同下州，永靜軍。唐景州。周降爲定遠軍，隸滄州。皇朝太平興國六年以軍直隸京師，景德元年改永靜。治東光縣。【略】縣三。太平興國六年以滄州東光縣，淳化元年以冀州阜城縣隸軍。慶曆七年以德州將陵縣隸軍。嘉祐八年省阜城爲鎮入東光，熙寧十年復爲縣。緊，東光。【略】望，將陵。【略】中，阜城。【略】

同下州，乾寧軍。太平興國七年以滄州永安縣置軍。【略】同下州，信安軍。太平興國六年以霸州淤口寨爲破虜軍，景德三年改信安。【略】

同下州，保定軍。太平興國六年以涿州歸信縣新鎮建平戎軍，景德元年改保定。

西路。府一，州一十一，軍四，縣五十三。

次府，真定府，常山郡，成德軍節度。治真定縣。【略】縣八。建隆元年以孃子關地建承天軍，隸府，後廢。開寶六年省石邑縣爲鎮入獲鹿，九門縣入藁城。端供二年以鼓城縣隸祁州。淳化元年以束鹿縣隸深州。熙寧六年省井陘縣入獲鹿、平山，八年復置井陘縣，徙天威軍，即縣治置軍使，隸府，八年省靈壽縣爲鎮入行唐。次赤，真定。【略】次畿，藁城。【略】次畿，樂城。【略】次畿，元氏。【略】次畿，井陘。【略】次畿，獲鹿。【略】次畿，平山。【略】次畿，行唐。【略】

望，相州，鄴郡，彰德軍節度，治安陽縣。【略】縣四。天聖七年改永定縣爲永和。熙寧六年省永和縣爲鎮入安陽，鄴縣爲鎮入臨漳。緊，安陽。【略】緊，湯陰。【略】緊，臨漳。【略】中，林慮。【略】

上，定州，博陵郡，定武軍節度。唐義武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定武軍。治安喜縣。【略】縣七。建隆元年以易州北平縣隸州。太平興國元年改義豐縣爲蒲陰。雍熙四年以博野縣隸永定軍。景德元年以蒲陰縣隸祁州，以祁州無極縣隸州。康定元年廢陘邑縣入安喜。慶曆二年以北平寨建軍，四年復隸州，即北平縣治置軍使，隸州。緊，安喜。【略】緊，無極。【略】上，曲陽。【略】中，唐。【略】中，望都。【略】中，新樂。【略】中下，北平。【略】

上，邢州，鉅鹿郡，安國軍節度。治龍岡縣。【略】縣五。熙寧五年省任縣爲鎮入南和，六年省堯山縣爲鎮入內丘，平鄉縣爲鎮入鉅鹿。上，龍岡。【略】上，沙河。【略】上，鉅鹿。【略】上，內丘。【略】中，南和。

雄，懷州，河內郡，防禦。建隆元年升團練，四年升防禦。治河內縣。【略】縣二。天聖四年以獲嘉縣隸衛州。熙寧六年省武德縣爲鎮入河內，修武縣爲鎮入武陟。緊，河內。【略】中，武陟。【略】

望，衛州，汲郡，防禦。至道三年升防禦。治汲縣。【略】縣四。天聖四年以懷州獲嘉縣隸州，以衛縣隸通利軍。熙寧三年廢通利軍，以衛縣、黎陽縣隸州；六年省衛縣爲鎮入黎陽縣，新鄉縣爲鎮入汲。中，汲。【略】上，獲嘉。【略】中，共城。【略】中，黎陽。【略】監一。熙寧七年置，鑄銅錢。黎陽。【略】

望，洺州，廣平郡，防禦。建隆元年升防禦。治永年縣。【略】縣四。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爲鎮入雞澤，六年省臨洺縣爲鎮入永年。上，永年。【略】望，肥

鄉。【略】緊，平恩。【略】中，雞澤。【略】

望，深州，饒陽郡，防禦。治静安縣。【略】縣五。太平興國八年以下博縣隸静安軍；雍熙二年軍廢，還隸。三年省下博縣，四年復置，改静安，仍省陸澤縣入焉。淳化元年以真定府束鹿縣隸州。至道三年以樂壽縣隸瀛州。望，静安。【略】望，束鹿。【略】望，安平。【略】望，饒陽。【略】望，武彊。【略】

上，磁州，滏陽郡，團練。治滏陽縣。【略】縣三。太平興國元年改昭義縣爲昭德。熙寧六年省昭德縣爲鎮入滏陽。上，滏陽。【略】上，邯鄲。【略】上，武安。【略】

中，祁州，蒲陰郡，團練。景德二年升團練。治蒲陰縣。【略】縣二。端拱元年以真定府鼓城縣隸州。景德元年以無極縣隸定州，以定州蒲陰縣隸州。熙寧六年省深澤縣爲鎮入鼓城縣。望，蒲陰。【略】緊，鼓城。【略】

望，趙州，趙郡，軍事。治平棘縣。【略】縣四。開寶五年改昭慶縣爲隆平縣。熙寧五年省柏鄉、贊皇二縣爲鎮入高邑，六年省隆平縣爲鎮入臨城。望，平棘。【略】望，寧晉。【略】上，臨城。【略】中，高邑。【略】

下，保州，軍事。建隆元年以莫州清苑縣地置保塞軍，太平興國六年升爲州。治保塞縣。【略】縣一。太平興國六年改清苑縣爲保塞。望，保塞。

同下州，安肅軍。太平興國六年以易州宥戎鎮地置静戎軍，景德元年改安肅。治安肅縣。【略】縣一。太平興國六年析易州遂城縣地置静戎縣，景德元年改安肅。中，安肅。【略】

同下州，永寧軍。雍熙四年以定州博野縣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天聖七年改永寧。治博野縣。【略】縣一。望，博野。【略】

同下州，廣信軍。太平興國六年以易州遂城縣地置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廣信。治遂城縣。【略】縣一。中，遂城。【略】

同下州，順安軍。太平興國七年以瀛州廢唐興縣地置唐興寨，淳化三年升爲順安軍。治高陽縣。【略】縣一。至道三年以瀛州高陽縣隸軍，熙寧六年省爲鎮，十年復爲縣。中，高陽。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河北路。

通利軍。端拱元年以澶州黎陽縣建軍，天聖元年改安利，四年以衛州衛縣隸軍，領縣二。明道二年復爲通利，熙寧三年廢入衛州。

承天軍。建隆元年以真定府孃子關建爲軍，仍隸真定府。後廢。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河北東路：開德、河間、滄、冀、博、棣、莫、雄、霸、德、濱、恩、清、永静、信安、保定。

河北西路：真定、相、中山、邢、懷、衛、洺、深、磁、祁、趙、保、安肅、永寧、廣信、順安。

又 卷一〇《河北東路》 北輔，開德府。【略】皇朝大觀元年升開德府。崇寧四年建爲北輔。今縣七。中，濮陽縣。【略】望，觀城縣。【略】緊，臨河縣。【略】中，清豐縣。【略】中，衛南縣。【略】畿，朝城縣。【略】畿，南樂縣。【略】

次府，河間府。【略】皇朝大觀二年升河間府、瀛海軍節度。今縣二。望，河間縣。【略】望，樂壽縣。【略】

上，滄州。【略】今縣五。望，清池縣。【略】望，無棣縣。【略】緊，鹽山縣。【略】緊，樂陵縣。【略】中，南皮縣。【略】

上，冀州。【略】皇朝慶曆八年，升武安軍節度。今縣六。望，信都縣。【略】上，蒲縣。【略】上，南宮縣。【略】上，棗彊縣。【略】上，武邑縣。【略】中，衡水縣。【略】

上，博州。【略】今縣四。望，聊城縣。【略】望，高唐縣。【略】望，堂邑縣。【略】緊，博平縣。【略】

上，棣州。【略】今縣三。望，厭次縣。【略】中，滴河縣。【略】下，陽信縣。【略】

上，莫州。【略】今縣一。上，任丘縣。【略】

中，雄州。【略】皇朝政和三年，爲易陽郡。今縣二。中，歸信縣。【略】中，容城縣。【略】

中，霸州。【略】皇朝政和三年，爲永清郡。今縣二。上，文安縣。【略】上，大城縣。【略】

上，德州。【略】今縣二。望，安德縣。【略】緊，平原縣。【略】

上，濱州。【略】今領縣二。望，渤海縣。【略】緊，招安縣。【略】

下，恩州。【略】皇朝慶曆八年，改恩州。今縣三。望，清河縣。【略】望，武城縣。【略】緊，歷亭縣。

清州。【略】皇朝太平興國七年，以滄州永安縣復置。大觀二年，河

清七晝夜，因改爲清州。政和三年，爲乾寧郡。今縣一。乾寧縣。【略】

同下州，永静軍。【略】皇朝太平興國六年，以軍直隸京師。景德元年，改爲永静。今縣三。緊，東光縣。【略】望，將陵縣。【略】中，阜城縣。【略】

同下州，信安軍。【略】皇朝太平興國六年，以淤口寨爲破虜軍。景德二年，改爲信安軍。

同下州，保定軍。【略】皇朝太平興國六年，以涿州歸信縣新鎮置平戎軍。景德元年，改爲保定軍。

又 卷一一《河北西路上》 次府真定府。【略】周及皇朝因之。今縣九。次赤，真定縣。【略】次畿，藁城縣。【略】次畿，欒城縣。【略】次畿，元氏縣。【略】次畿，井陘縣。【略】次畿，獲鹿縣。【略】次畿，平山縣。【略】次畿，行唐縣。【略】次畿，靈壽縣。【略】

望，相州。【略】今縣四。緊，安陽縣。【略】緊，湯陰縣。【略】緊，臨漳縣。【略】中，林慮縣。【略】

次府，中山府。【略】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定武軍。政和三年，改中山府，中山郡。今縣七。緊，安喜縣。【略】緊，無極縣。【略】上，曲陽縣。【略】中，唐縣。【略】中，望都縣。【略】中，新樂縣。【略】中下，北平縣。【略】

上，邢州。【略】今縣八。上，龍岡縣。【略】上，沙河縣。【略】上，鉅鹿縣。【略】上，平鄉縣。【略】上，内丘縣。【略】中，堯山縣。【略】中，南和縣。【略】中，任縣。【略】

雄，懷州。【略】今縣三。緊，河内縣。【略】中，武陟縣。【略】上，修武縣。望，衛州。【略】今縣四。中，汲縣。【略】上，獲嘉縣。【略】緊，新鄉縣。【略】中，共城縣。【略】

望，洺州。【略】今縣五。上，永年縣。【略】望，肥鄉縣。【略】緊，平恩縣。【略】中，雞澤縣。【略】上，曲周縣。【略】

望，深州。【略】今縣五。望，静安縣。【略】望，東鹿縣。【略】望，安平縣。【略】望，饒陽縣。【略】望，武彊縣。【略】

又 卷一二《河北西路下》 中，深澤縣。【略】

望，趙州。【略】皇朝崇寧四年，升慶源軍節度。今縣五。望，平棘縣。【略】望，寧晉縣。【略】上，臨城縣。【略】中，隆平縣。【略】中，高邑縣。【略】

下，保州。【略】皇朝置保塞軍，後升爲保州。政和三年，爲清苑郡。縣一。望，保塞縣。【略】

同下州，安肅軍。【略】皇朝置静戎軍，後改爲安肅軍。今縣一。中，安肅縣。【略】

同下州，永寧軍。【略】皇朝置寧邊軍，後改爲永寧軍。今縣一。望，博野縣。【略】

同下州，廣信軍。【略】皇朝置威虜軍，後改爲廣信軍。今縣一。中，遂城縣。【略】

同下州，順安軍。【略】皇朝太平興國七年，以廢唐興縣地置唐興寨。淳化三年，升爲順安軍。今縣一。中，高陽縣。【略】

河北路化外州：

安東上都護府，【略】領羈縻州十四：新城州都督府、遼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蘇州、木底州、蓋牟州、代那州、倉巖州、磨米州、積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河北路：舊分東、西，後併爲一路。熙寧六年，復分二路。冀州，慶曆八年陞武安軍節度。開德府，舊澶州，崇寧四年建爲北輔，五年陞爲開德府節度，宣和二年罷置輔郡。河間府，舊瀛州，爲防禦州，大觀二年陞爲河間府、瀛海軍節度。真定府，宣和二年以成德軍稱。信德府，舊邢州，安國軍，宣和元年陞爲信德府。慶源府，舊趙州，崇寧四年陞爲慶源府，仍以慶源軍節度。中山府，舊定州，唐義武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定（軍）［武］軍，政和三年改中山府，中山郡。濬州，舊通利軍，政和五年八月陞爲州，濬州軍節度，九月又改爲平川軍。

又 《州縣陞降廢置》 河北路，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南路，雍熙四年分東、西路，端拱二年併一路，熙寧二年復分二路。熙寧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詔以河北路分東西兩路。北京、澶、滄、冀、瀛、博［棣］、雄、霸、恩、德、濱、莫十二州，永静、乾寧、信安、保定四軍，爲東路；真定府，定、相、（形）［邢］、懷、衛、洺、磁、深、祁、趙、保十一州，

安肅、永寧、廣信、順安四軍，爲西路。【略】

舊澶州：崇寧五年陞爲開德府節度，宣和二年罷置輔郡。【略】

舊瀛州：爲防禦州，大觀二年陞爲河間府、瀛海軍節度。【略】

滄州、保順軍：開寶三年以滄、棣州界保順、吳橋兩鎮置軍。【略】

棣州：建隆二年陞爲團練州，乾德三年陞防禦。【略】

恩州：唐貝州，晉永清軍節度使，慶曆八年改恩州，降軍事。【略】

乾寧軍：太平興國七年以滄州永安縣陞爲軍，大觀二年陞爲清州，政和五年廢爲縣。【略】

永静軍：唐景州，周降定遠軍，隸滄州。太平興國六年，以軍隸京師，景德元年改今名，嘉祐八年廢，熙寧十年復。【略】

信安軍：太平興國六年，以霸州淤口寨破虜軍，仍以霸州永清、文安二縣隸焉。後二縣廢歸霸州，景德三年改今名。【略】

北平軍：慶曆二年以定州北平寨置軍，四年卽北平縣治置軍使，隸定州。【略】

懷州：建隆元年爲團練，後陞防禦。【略】

洺州：建隆元年陞爲防禦。【略】

深州：雍熙四年自州西北舊城徙今治。【略】

祁州：端拱二年徙置於真定府鼓城，景德二年陞團練州，自鼓城徙治定州蒲陰縣，舊名義豐，太平興國元年改，景祐二年自定州來隸。【略】

保州：建隆初以莫州清苑縣置保塞軍，太平興國六年陞爲州。【略】

慶源府：舊趙州，崇寧四年陞爲慶源府，仍以慶源軍節度。【略】

舊邢州、安國軍：宣和元年陞爲信德府。【略】

濬州：舊通利軍，熙寧三年廢爲黎陽縣，隸衛州，元祐元年復爲軍。政和五年八月陞爲州，濬川軍節度，九月又改爲平川軍。【略】

安肅軍：太平興國六年以易州宥戎鎮地置静戎軍，景德元年改，宣和七年陞爲軍，隸保州。【略】

廣信軍：太平興國六年以易州遂城縣地置威虜軍，景德二（名）［年］改今名。【略】

順安軍：太平興國六年，以瀛州廢唐興縣置唐興寨，淳化三年陞爲軍。【略】

承天軍，建隆元年以鎮州孃子開建軍，仍隸鎮州，後廢。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河北路。舊分東西兩路，後併爲一路。熙寧六年，再分爲兩路。

東路。府三：大名，開德，河間。州十一：滄，冀，博，棣，莫，雄，霸，德，濱，恩，清。軍五：德清，保順，永静，信安，保定。縣五十七。

大名府，魏郡。慶曆二年，建爲北京。八年，始置大名府路安撫使，統北京、澶懷衛德博濱棣、通利保順軍。熙寧以來並因之，六年，分屬河北東路。【略】縣十二：元城，赤。【略】莘，畿。大名，次赤。【略】內黃，畿。成安，畿。【略】魏，次畿。館陶，畿。【略】臨清，次畿。夏津，畿。清平，畿。【略】冠氏，畿。宗城。畿。【略】

開德府，上，澶淵郡，鎮寧軍節度。本澶州。崇寧四年，建爲北輔。五年，升爲府。宣和二年，罷輔郡，仍隸河北東路。【略】縣七：濮陽，中。觀城，望。【略】臨河，緊。清豐，中。【略】衛南，中。朝城，畿。【略】南樂。畿。德清軍。見上。

滄州，上，景城郡，橫海軍節度。【略】縣五：清池，望。【略】無棣，望。【略】鹽山，緊。樂陵，緊。【略】南皮。

保順軍。周置軍於滄州無棣縣南二十里。開寶三年，又以滄、棣二州界保順、吳橋二鎮之地益焉，仍隸滄州。

冀州，上，信都郡，舊團練。慶曆八年，升安武軍節度。【略】縣六：信都，望。蒲，上。南宮，上。【略】棗強，上。【略】武邑，上。衡水。中。

河間府，上，河間郡，瀛海軍節度。至道三年，以高陽隸順安軍。舊名關南，太平興國七年，改名高陽關。慶曆八年，始置高陽關路安撫使，統瀛莫雄貝冀滄、永静保定乾寧信安一十州軍。本瀛州，防禦。大觀二年升爲府，賜軍額。【略】縣三：河間，望。【略】樂壽，望。【略】束城。上。

博州，上，博平郡，防禦。淳化三年，河決，移治於孝武渡西。【略】縣四：聊城，望。高唐，望。堂邑，望。博平。緊。

棣州，上，樂安郡，防禦。建隆二年，升爲團練，俄爲防禦。大中祥符八年，移治陽信縣界八方寺。【略】縣三：厭次，上。商河，中。陽

信，下。

莫州，上，文安郡，防禦。熙寧六年，省長豐縣爲鎮，又省莫縣入任丘。元祐二年，復莫縣，尋又罷爲鎮。【略】縣一：任丘。上。【略】

雄州，中，防禦。本唐涿州瓦橋關。政和三年，賜郡名曰易陽。【略】縣二：歸信，中。【略】容城。中。

霸州，中，防禦。本唐幽州永清縣地，後置益津關。周置霸州，以莫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來屬。政和三年，賜郡名曰永清。【略】縣二：文安，上。【略】大城。上。

德州，上，平原郡，軍事。宋初，省歸化縣。景祐二年，廢安陵縣入將陵，後割屬永靜軍。熙寧六年，省德平縣爲鎮，入安德。【略】縣二：安德，望。平原。緊。

濱州，上，軍事。大觀二年，賜渤海郡名。大中祥符五年，廢蒲臺縣。【略】縣二：渤海，望。招安。上。

恩州，下，清河郡，軍事。唐貝州，晉永清軍節度，周爲防禦。宋初，復爲節度。慶曆八年，改州名，罷節度。【略】縣三：清河，望。【略】武城，望。歷亭。緊。【略】

永靜軍，同下州。唐景州。太平興國六年，以軍直屬京。淳化元年，以冀州阜城來屬。景德元年，改軍名。【略】縣三：東光，緊。將陵。望。【略】阜城。中。【略】

清州，下，本乾寧軍。幽州盧臺軍之地，晉陷契丹。周平三關，置永安縣，屬滄州。太平興國七年置軍，改縣曰乾寧，隸焉。大觀二年，升爲州。政和三年，賜郡名曰乾寧。【略】縣一：乾寧。【略】砦六。釣臺、獨流北、獨流東、當城、沙渦，百萬。

信安軍，同下州。太平興國六年，以霸州淤口砦建破虜軍。景德二年，改爲信安。【略】砦七。周河、刁魚、田家、狼城、佛聖渦、鹿角、李詳。

保定軍，同下州。太平興國六年，以涿州新鎮建平戎軍。景德元年，改爲保定軍。景祐元年，析霸州文安、大城二縣五百户隸軍。宣和七年，廢保定軍爲保定縣，隸莫州。知縣事仍兼軍使，尋依舊。【略】砦二。桃花、父母。政和三年，改父母砦曰安寧。

西路。府四：真定，中山，信德，慶源。州九：相，濬，懷，衛，洺，深，磁，祁，保。軍六：天威，北平，安肅，永寧，廣信，順安。縣六十五。

真定府，次府，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本鎮州，漢以趙州之元氏、欒城二縣來屬。開寶六年，廢九門、石邑二縣。端拱初，以鼓城隸祁州。淳化元年，以束鹿隸深州。慶曆八年，初置真定府路安撫使，統真定府、磁相邢趙洺六州。【略】縣九：真定，次赤。藁城，次畿。欒城，次畿。元氏，次畿。井陘，次畿。【略】獲鹿，次畿。平山，次畿。【略】行唐，次畿。靈壽。次畿。【略】砦一：北砦。【略】天威軍。見上。

相州，望，鄴郡，彰德軍節度。【略】縣四：安陽，緊。【略】湯陰，緊。【略】臨漳，緊。【略】林慮。中。

中山府，次府，博陵郡。建隆元年，以易北平並來屬。太平興國初，改定武軍節度。本定州。慶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政和三年，升爲府，改賜郡名曰中山。【略】縣七：安喜，緊。無極，緊。曲陽，上。唐，上。望都，中。新樂，中。北平。中下。砦一：軍城。【略】北平軍。【略】

信德府，次府，鉅鹿郡。後唐安國軍節度。本邢州。宣和元年，升爲府。【略】縣八：邢臺，上。【略】沙河，上。任，中。堯山，中。平鄉，上。【略】內丘，上。【略】鉅鹿。上。

濬州，平川軍節度。本通利軍。端拱元年，以滑州黎陽縣爲軍。天聖元年，改通利爲安利。四年，以衛州衛縣隸軍。熙寧三年廢爲縣。隸衛州。元祐元年復爲軍。政和五年升爲州，號濬川軍節度，改今額。【略】縣二：衛，上。【略】黎陽。中。

懷州，雄，河內郡，防禦。建隆元年，升爲團練，俄爲防禦。【略】縣三：河內，緊。【略】修武，上。【略】武陟。中。

衛州，望，汲郡，防禦。【略】縣四：汲，中。新鄉，緊。【略】獲嘉，上。【略】共城。中。【略】監一：黎陽。【略】

洺州，望，廣平郡，建隆元年，升爲防禦。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爲鎮，入雞澤。六年，省臨洺縣爲鎮，入永年。元祐二年，曲周、臨洺復爲縣。尋復爲鎮。四年，曲周、雞澤依舊別爲兩縣。【略】縣五：永年，上。肥鄉，望。平恩，緊。雞澤，中。曲周。中。

深州，望，饒陽郡，防禦。雍熙四年，廢陸澤縣。【略】縣五：靜安，望。【略】束鹿，望。【略】安平，望。饒陽，望。【略】武強。望。

磁州，上，滏陽郡，團練。舊名慈，政和三年改作磁。【略】縣三：滏陽，上。【略】邯鄲，上。武安。上。【略】

祁州，中，浦陰郡，團練。端拱初，以鎮州鼓城來屬。景德元年，移治於定州蒲陰，以無極隸定。熙寧六年，省深澤縣爲鎮，入鼓城。元祐元年復。【略】縣三：蒲陰，望。鼓城，緊。深澤。中。

慶源府，望，趙郡，慶源軍節度。本趙州，軍事。大觀三年，升爲大藩。崇寧四年，賜軍額。宣和元年，升爲府。【略】縣七：平棘，望。寧晉，望。臨城，上。【略】高邑，中。【略】隆平，中。柏鄉，中。贊皇。下。

保州，下，軍事。本莫州清苑縣。建隆初，置保塞軍。太平興國六年，建爲州。政和三年，賜郡名曰清苑。【略】縣一：保塞。望。【略】

安肅軍，同下州。本易州遂城縣。太平興國六年，建爲靜戎軍，析易州遂城三鄉置靜戎縣隸焉。景德元年併縣，改安肅軍。宣和七年，廢軍爲安肅縣。知縣事仍兼軍使，尋依舊。【略】縣一：安肅。中。

永寧軍，同下州。雍熙四年，以定州博野縣建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寧軍。宣和七年，廢爲博野縣。知縣事仍兼軍使，尋依舊。縣一：博野。望。

廣信軍，同下州。太平興國六年，改易州遂城縣爲威勇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略】縣一：遂城。中。

順安軍，同下州。本瀛州高陽關砦。太平興國七年，置唐興砦。淳化三年，建爲順安軍。至道三年，以瀛州高陽來屬。熙寧六年，省高陽縣爲鎮。十年，復爲縣。【略】縣一：高陽。中。

河北路，蓋禹貢兗、冀、青三州之域，而冀、兗爲多。當畢、昴、室、東壁、尾、箕之分。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西壓上黨。繭絲、織紝之所出。人性質厚少文，多專經術，大率氣勇尚義，號爲強忮。土平而近邊。習尚戰鬬。有河漕以寶邊用，商賈貿遷，芻粟峙積。

宋初募置鄉義，大修戰備，爲三關，置方田以資軍廩。契丹數來侵擾，人多去本，及荐修戎好，益開互市，而流庸復來歸矣。大名、澶淵、安陽、臨洺、汲郡之地，頗雜斥鹵，宜於畜牧。浮陽際海，多鬻鹽之利。其控帶北地，鎮、魏、中山皆爲雄鎮云。

河東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八《關西道十四》 麟州，新秦郡。今理新秦縣。【略】元領縣三：新秦，連谷，銀城。【略】

府州，今理府谷縣。【略】周顯德元年升府州爲節鎮，復以永安軍爲軍額，就拜折德扆爲節度使。【略】至皇朝因之。領縣一：府谷。

又 卷四〇《河東道一》 并州，太原郡。舊理太原、晉陽二縣，今理陽曲縣。【略】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平晉，移州于三交寨陽曲縣界，太原舊城並從毀廢，仍改晉陽縣爲平晉縣。元領縣十三。今九：陽曲，平晉，新置。文水，祁縣，榆次，太谷，清源，壽陽，盂縣。二縣廢：太原，入平晉。晉陽。同。三縣割出：交城，入大通監。廣陽，建軍。樂平。入廣陽軍。

又 卷四一《河東道二》 汾州，西河郡。今理西河縣。【略】元領縣五：西河，孝義，平遙，介休，靈石。【略】

嵐州，樓煩郡。今理宜芳縣。【略】元領縣四。今三：宜芳，靜樂，合河。一縣割出：嵐谷。入岢嵐軍。

又 卷四二《河東道三》 石州，昌化郡。今理離石縣。【略】元領縣五：離石，臨泉，平夷，方山，定胡。【略】

忻州，定襄郡。今理秀容縣。古并州之域。【略】元領縣二：秀容，定襄。【略】

憲州，今理樓煩縣。舊樓煩監牧也。【略】元領縣三：樓煩，玄池，天池。

又 卷四三《河東道四》 晉州，平陽郡。今理臨汾縣。【略】後唐同光元年爲建雄軍。皇朝因之。元領縣九。今十：臨汾，洪洞，襄陵，神山，霍邑，趙城，汾西，冀氏，岳陽，和川。

又 卷四四《河東道五》 澤州，高平郡。今理晉城縣。【略】會昌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河陽近雖制置，土字猶褊，澤州全有太行之險固，實爲東洛之藩垣，將務遠圖，所宜從便，望以澤州隸河陽府。』詔從之。皇朝不隸。領縣六：晉城，高平，陽城，端氏，陵川，沁水。【略】

遼州，樂平郡。今理遼山縣。【略】領縣四：遼山，和順，榆社，平城。

又　卷四五《河東道六》　潞州，上黨郡。今理上黨縣。【略】後唐同光元年改爲安義軍，長興元年依舊名昭義軍。皇朝改爲昭德軍。元領縣十。今八：上黨，長子，潞城，屯留，壺關，襄垣，黎城，涉縣。二縣割出：武鄉，建威勝軍。銅鞮。入威勝軍。

又　卷四七《河東道八》　絳州，絳郡。今理正平縣。【略】元領縣九。今七：正平，曲沃，太平，翼城，稷山，絳縣，垣縣。陝州割到。三縣割出：萬泉，入蒲州。聞喜，入解州。龍門。入蒲州。

又　卷四八《河東道九》　慈州，文城郡。今理吉鄉縣。【略】元領縣五。今三：吉鄉，文城，鄉寧。二縣廢：仵城，併入吉鄉。吕香。併入鄉寧。【略】

隰州，大寧郡。今理隰川縣。【略】領縣六：隰川，蒲縣，温泉，永和，石樓，大寧。

又　卷四九《河東道十》　代州，鴈門郡。今理鴈門縣。古唐國之地。【略】元領縣五：鴈門，五臺，崞縣，繁畤，唐林。

寶興軍者，本代州烹煉之冶務，劉繼元割據之時，建爲寶興軍，地屬五臺山寺。皇朝平河東，因之不改。

又　卷五〇《河東道十一》　威勝軍，理銅鞮縣。本潞州銅鞮縣地，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四月于此建軍，仍割銅鞮、武鄉二縣來屬；至太平興國六年又割廢沁州之沁源縣以隸焉。領縣三：銅鞮，武鄉，沁源。沁州割到。

大通監，治交城縣。本漢晉陽古交城之地，管東西二冶烹鐵之務也，東冶在綿上縣，西冶在交城縣北山。唐天授二年隨縣移于卻波村，即今理是也。先天二年又置盧川縣，開元二年廢。領縣二：交城，綿上。【略】

平定軍，治平定縣。本井州慶陽縣，皇朝平晉陽，以此縣先歸，乃立平定軍，仍改廣陽縣爲平定縣，并樂平縣以屬焉。領縣二：平定，樂平。【略】

岢嵐軍，理嵐谷縣。在樓煩郡北百里。【略】今復爲軍。舊取東北岢嵐山爲軍名。岢音賀。領縣一：嵐谷。【略】

火山軍，在于嵐州火山之下，皇朝平晉後置，控臨邊境，仍以火山爲名。【略】

寧化軍，本嵐州之故軍，東北接蕃界，皇朝太平興國六年改爲寧化軍。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四《河東路》　河東路。府一，州十五，軍六，縣七十五。

次府，太原府，太原郡，河東節度。唐河東節度。周初劉崇竊據。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克復，降緊州，軍事；嘉祐四年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治陽曲縣。【略】縣九。建隆四年以晉陽縣爲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廢軍爲縣，省太原縣入榆次，改廣陽縣爲平定，并樂平縣隸平定軍，以交城縣隸大通監。寶元二年交城縣復隸府。熙寧三年省平晉縣入陽曲。次赤，陽曲。【略】次畿，太谷。【略】次畿，榆次。【略】次畿，壽陽。【略】次畿，孟。【略】次畿，交城。【略】次畿，文水。【略】次畿，祁。【略】次畿，清源。【略】

監二。太平興國四年以交城縣置大通監，六年以沁州縣上縣隸焉；九年於平晉縣置監務，咸平四年升爲永利監。天聖元年改大通爲交城，明道二年復舊。寶元二年以大通監隸府，俾知交城縣兼領監事。大通。【略】永利。

大都督府，潞州，上黨郡，昭德軍節度。唐昭義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昭德軍。治上黨縣。【略】縣七。太平興國二年以武鄉、銅鞮二縣隸威勝軍。熙寧五年省黎城縣入潞城。望，上黨。【略】上，屯留。【略】上，襄垣。【略】上，潞城。【略】中，壺關。【略】中，長子。【略】中下，涉。【略】

望，晉州，平陽郡，建雄軍節度。治臨汾縣。【略】縣九。太平興國六年廢沁州，以和川縣隸州。熙寧五年省趙城縣爲鎮入洪洞，和川縣爲鎮入冀氏。元豐二年趙城復爲縣。望，臨汾。【略】緊，洪洞。【略】緊，襄陵。【略】上，神山。【略】上，趙城。【略】中，汾西。【略】中，霍邑。【略】中，冀氏。【略】中下，岳陽。【略】

中，府州，永安軍節度。治府谷縣。【略】縣一。下，府谷。【略】

下，麟州，新秦郡，鎮西軍節度。乾德五年升建寧軍節度，端拱元年改鎮西軍。治新秦縣。【略】縣三。上，新秦。【略】中，銀城。【略】下，連谷。

雄，絳州，絳郡，防禦。治正平縣。【略】縣七。望，正平。【略】望，曲沃。【略】望，太平。【略】上，翼城。【略】中，稷山。【略】中，絳。【略】下，垣曲。

上，代州，雁門郡，防禦。唐都督府。皇朝乾德元年爲上州。治雁門縣。

【略】縣四。景德二年省唐林縣入嶧。中下，雁門。【略】中，嶧。【略】中下，五臺。【略】下，繁畤。【略】

下，隰州，大寧郡，團練。治隰川縣。【略】縣七。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隸州，即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城縣爲鎮隸焉。上，隰川。【略】上，温泉。【略】中，蒲。【略】中，大寧。【略】中，石樓。【略】中，永和。【略】中，吉鄉。【略】

下，忻州，定襄郡，團練。治秀容縣。【略】縣一。熙寧五年省定襄縣入秀容。緊，秀容。【略】

望，汾州，西河郡，軍事。治西河縣。【略】縣四。太平興國元年改孝義縣爲中陽，後復爲孝義，熙寧五年省爲鎮入介休。望，西河。【略】望，平遥。【略】上，介休。【略】中，靈石。【略】

上，澤州，高平郡，軍事。治晉城縣。【略】縣六。緊，晉城。【略】上，高平。【略】上，陽城。【略】中，端氏。【略】中，陵川。【略】中下，沁水。【略】

中，憲州，軍事。熙寧三年廢，隸嵐州，十年復置。治静樂縣。【略】縣一。咸平五年廢静樂軍，以静樂縣隸州，省天池、玄池二縣入静樂、樓煩，以樓煩縣隸嵐州。熙寧三年州廢，以静樂隸嵐州，十年復隸州。

中，静樂。

下，嵐州，樓煩郡，軍事。治宜芳縣。【略】縣三。太平興國五年以嵐谷縣隸岢嵐軍。咸平二年以静樂縣隸静樂軍，五年軍廢，縣隸憲州，以憲州樓煩縣隸州。熙寧三年憲州廢，以静樂縣隸州，十年復隸憲州。

中，宜芳。【略】中下，合河。【略】下，樓煩。【略】

下，石州，昌化郡，軍事。治離石縣。【略】縣五。中，離石。【略】中，平夷。【略】中，定胡。【略】中下，臨泉。【略】下，方山。【略】

下，遼州，樂平郡，軍事。熙寧七年廢，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治遼山縣。【略】縣一。熙寧七年廢遼州，省平城、和順二縣爲鎮入遼山縣，隸平定軍，省榆社縣爲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遼州，縣、鎮並復來隸。下，遼山。【略】

下，豐州，軍事。嘉祐七年以府州蘿泊川掌地置州。【略】

同下州，威勝軍。太平興國二年以潞州銅鞮縣置軍。治銅鞮縣。【略】縣四。太平興國二年以潞州武鄉縣，六年以沁州沁源縣，寶元二年以大通監縣上縣，並隸軍。熙寧七年廢遼州，以榆社縣爲鎮入武鄉。元豐八年榆社鎮還隸遼州。中，銅鞮。【略】上，武鄉。【略】中下，沁源。【略】中下，縣上。

同下州，平定軍。太平興國四年以并州平定縣置軍。治平定縣。【略】縣二。太平興國四年以并州樂平縣隸軍。熙寧七年廢遼州，以遼山縣隸軍，仍省平城、和順二縣爲鎮以隸。元豐八年復隸遼州。中，平定。【略】中，樂平。

同下州，岢嵐軍。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軍。治嵐谷縣。【略】縣一。熙寧三年廢嵐谷縣，元豐六年復置。下，嵐谷。

同下州，寧化軍。太平興國四年以嵐州之固軍爲寧化縣，五年於縣置軍。【略】

同下州，火山軍。太平興國七年以嵐州雄勇鎮置軍。【略】

同下州，保德軍。淳化四年析嵐州地置定羌軍，景德二年改保德。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河東路。

沁州。中下，陽城郡，領縣三。太平興國六年廢州，以和川縣隸晉州，沁源縣隸威勝軍，緜上縣隸大通監。慈州。下，團練，文城郡，領縣三。熙寧五年廢州，省文城縣爲鎮入吉鄉縣，隸隰州，省鄉寧，析其地入晉、絳二州。

平晉軍。建隆二年以太原府晉陽縣建軍，太平興國四年廢爲平晉縣。

静樂軍。咸平二年升憲州静樂縣爲軍，領縣一。五年廢軍，以静樂縣還舊隸。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河東路：

太原、潞、晉、府、麟、絳、代、隰、慈、忻、汾、澤、憲、嵐、石、遼、豐、威勝、平定、岢嵐、寧化、火山、保德、晉寧。

又 卷一八《河東路上》 大都督府，太原府。【略】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克復降爲幷州。嘉祐四年，升爲太原府，河東節度。今縣九。次赤，陽曲縣。【略】次畿，太谷縣。【略】次畿，榆次縣。【略】次畿，壽陽縣。【略】次畿，孟縣。【略】次畿，交城縣。【略】次畿，文水縣。【略】次畿，祁縣。【略】次畿，清源縣。【略】

大都督府，潞州。【略】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昭德軍。建中靖國元年，改隆德軍。今縣七。望，上黨縣。【略】上，屯留縣。【略】上，襄垣縣。【略】上，潞城縣。【略】中，黎城縣。【略】中，壺關縣。【略】中，

長子縣。【略】中，下涉縣。【略】

望，晉州。【略】後唐同光元年，改曰建雄軍。皇朝因之，今縣十。望，臨汾縣。【略】緊，洪洞縣。【略】緊，襄陵縣。【略】上，神山縣。【略】趙城縣。【略】上，汾西縣。【略】中，霍邑縣。【略】中，冀氏縣。【略】中下，和川縣。【略】中下，岳陽縣。【略】

中，府州。【略】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置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入朝拜從阮子德扆爲本州團練使，自此折氏世守府州。皇朝因之，今縣一。下，府谷縣。【略】

下，麟州。【略】皇朝乾德五年，升建寧軍節度。端拱元年，改鎮西軍。今縣三。上，新秦縣。【略】中，銀城縣。【略】下，連谷縣。【略】雄絳州。【略】

唐武德元年，復曰絳州。天寶元年，曰絳郡。皇朝因之。今縣七。望，正平縣。【略】望，曲沃縣。【略】望，太平縣。【略】上，翼城縣。【略】中，稷山縣。【略】中，絳縣。【略】下，垣曲縣。【略】

上，代州。【略】隋開皇五年，改曰代州。唐因之，天寶元年曰鴈門郡。皇朝因之，今縣四。中，鴈門縣。【略】中，崞縣。【略】中下，五臺縣。【略】中下，繁畤縣。

下，隰州。【略】今縣六。上，隰川縣。【略】上，温泉縣。【略】中，蒲縣。【略】中，大寧縣。【略】中，石樓縣。【略】中，永和縣。【略】

下，慈州。【略】皇朝熙寧五年州廢，屬隰州。元祐元年復置。今縣一。中，吉鄉縣。【略】

下，忻州。【略】唐武德元年，復爲忻州。天寶元年曰定襄郡，皇朝因之。今縣二。緊，秀容縣。【略】上，定襄縣。

又 卷一九《河東路下》 望，汾州。【略】唐武德元年，改曰浩州。三年，改曰汾州。皇朝因之。今縣五。望，西河縣。【略】望，平遙縣。【略】上，介休縣。【略】上，孝義縣。【略】中，靈石縣。【略】

上，澤州。【略】隋開皇初郡廢，改州爲澤州。大業初州廢置長平郡，置澤州天寶元年曰高平郡，皇朝因之。統縣六。緊，晉城縣。【略】上，高平縣。【略】上，陽城縣。【略】中，端氏縣。【略】中，陵川縣。【略】中下，沁水縣。【略】

中，憲州。自唐以前地理與嵐州同。本樓煩監牧，以嵐州刺史兼領。正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龍紀元年，節度使李克用表置憲州及樓煩縣。皇朝因之。咸平五年以樓煩屬嵐州，以嵐州之静樂來屬。熙寧三年州廢，十年復置。統縣一。中，静樂縣。【略】

下，嵐州。【略】唐武德四年置東會州，六年更名嵐州，皇朝因之。統縣三。中，宜芳縣。【略】中下，合河縣。【略】下，樓煩縣。【略】

下，石州。【略】唐武德元年復爲石州。天寶元年曰昌化郡，皇朝因之。統縣三。中，離石縣。【略】中，平夷縣。【略】中，方山縣。【略】

下，遼州。【略】唐武德三年復屬遼州，六年州徙來，治此。八年曰箕州。先天元年，改曰儀州。天寶元年，曰樂平郡。中和三年，復曰遼州。皇朝因之。熙寧七年，州廢屬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今縣四。下，遼山縣。【略】

中下，榆社縣。【略】下，平城縣。【略】下，和順縣。

下，豐州。【略】皇朝嘉祐七年，以府州蘿泊川掌地置，東南接府州，西接麟州，不統縣。

同下州，威勝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潞州同。皇朝太平興國二年置威勝軍，併沁州入焉。今縣四。中，銅鞮縣。【略】上，武鄉縣。【略】中下，沁源縣。【略】中下，綿上縣。【略】

同下州，平定軍。【略】皇朝太平興國二年，置平定軍。今縣二。中，平定縣。【略】中，樂平縣。【略】

同下州，岢嵐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嵐州同。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析置岢嵐軍。今縣一。下嵐谷縣。【略】

同下州，寧化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嵐州同。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析嵐州地置寧化縣。五年，於縣置軍，領寧化一縣。熙寧三年縣廢，後復置。崇寧三年又廢，有雪山、汾水。

同下州，火山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嵐州同。皇朝太平興國七年，以嵐州雄勇鎮置軍。治平七年，置火山縣。四年縣廢，有火山、黄河。

同下州，保德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嵐州同。皇朝淳化四年，析嵐州地置定羌軍。景德二年改曰保德，不領縣，有黄河。

同下州，晉寧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石州同。中下，臨泉縣。【略】

中，定胡縣。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河東路：太原府，唐大都督、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爲軍事州。嘉祐四年，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大觀元年，陞爲大都督府。隆德府，舊潞州，唐昭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昭德軍，建中靖國元年改爲隆德軍，崇寧三年陞隆德軍爲隆德府，仍還昭德舊節。麟州，唐建寧軍節度，端拱元年改鎮西軍。府州，崇寧元年改爲靖康軍，建炎元年改府州、清康軍額爲保成軍。平陽府，舊晉州，政和六年陞爲平陽府。

又《化外節鎮》　豐州，天德軍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即九原郡，因鎮爲名。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府州北，其西河之側也。

又《兩鎮降爲防禦州》　幷州，太原郡，舜分冀州爲幷，置于二牧，即其一也。秦并天下，爲太原郡，唐爲幷州，又爲北都，又爲北京，改爲太原府。

又《方域六・州縣陞降廢置》　太原府：唐大都督、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爲軍事州。嘉祐四年，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大觀元年陞爲大都督府。【略】

舊潞州，唐昭義軍節度。崇寧三年陞隆德軍爲隆德府，仍遠昭德舊節。【略】

平陽府，舊晉州，陞爲平陽府。【略】

府州：崇寧元年改爲靖康軍，建炎元年改府州靖康軍額爲保成軍。政和五年八月二十日，詔以府州爲榮河郡。【略】

絳州：宋朝陞防禦。

代州：乾德元年陞防禦。【略】

隰州吉鄉縣，熙寧五年廢慈州，來隸，即縣治置吉鄉軍使。【略】

憲州：熙寧三年廢嵐州，十年復置。【略】政和五年八月二十日，憲州爲汾源郡。

慈州：文城郡，團練，領三縣。熙寧五年，廢州爲吉鄉軍。【略】

遼州：樂平郡，軍事，領四縣。熙寧七年州廢，【略】唐岢嵐軍，後廢爲嵐谷縣，太平興國五年復爲軍。

寧化軍：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寧化縣置軍。【略】

威勝軍：太平興國二年以潞州銅鞮縣亂柳石圍中建爲軍。【略】

平定軍：太平興國四年，以幷州廣陽縣建軍。【略】

沁州：陽城郡，軍事，領三縣。太平興國六年廢州。【略】

晉寧軍：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樞密院言：「河東路經畧使林希奏，元豐中進築未脂、葭蘆、吳堡三寨。以嵐、石之人始戍河西，然密睥麟府，猶迂十舍。自前年復葭蘆後，築神泉、爲龍，通接麟延，稍相屏蔽，嵐石遂爲次邊，麟府不爲孤絶，實自先帝經始葭蘆，爲今日通道之根本。望建葭蘆爲軍，以章先烈。」詔特建爲晉寧軍。【略】靜樂軍：咸平二年，以憲州靜樂縣爲軍，五年廢入憲州。【略】

大通監：太平興國四年，以幷州交城縣置監，以沁州綿上縣隸焉。寶元二年，以交城縣還隸幷州，俾知縣兼領監事，以綿上縣隸威勝軍。

永利監：咸平四年建河東推鹽院爲監。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河東路。府三：太原，隆德，平陽。州十四：絳，澤，代，忻，汾，遼，憲，嵐，石，隰，慈，麟，府，豐。軍八：慶祚，威勝，平定，岢嵐，寧化，火山，保德，晉寧。縣八十一。

太原府，太原郡，河東節度。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爲緊州，軍事；毀其城，移治於榆次縣。又廢太原縣，以平定、樂平二縣屬平定軍，交城屬大通監。七年，移治唐明監。舊領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元豐爲次府，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略】縣十：陽曲，次赤。【略】太谷，次畿。榆次，次畿。壽陽，次畿。盂，次畿。交城，次畿。【略】文水，次畿。祁，次畿。清源，次畿。平晉。中。【略】監二：大通，永利。

隆德府，大都督府，上黨郡，昭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初，改昭德。舊領河東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澤晉絳州、威勝軍屯駐泊本城兵馬巡檢事。本潞州。建中靖國元年，改爲軍。崇寧三年，升爲府，仍還昭德舊節。【略】縣八：上黨，望。屯留，上。襄垣，上。潞城，上。壺關，中。長子，中。涉，中。黎城。中。【略】

平陽府，望，平陽郡，建雄軍節度。本晉州，政和六年，升爲府。【略】縣十：臨汾，望。洪洞，緊。襄陵，緊。【略】神山，上。【略】趙城，上。【略】汾西，中。【略】霍邑，中。冀氏，中。【略】岳陽，中下。和川。中下。【略】務二：煉礬，礬山。

慶祚軍。政和三年，以趙城造父始封之地升爲軍，以軍事領之。

絳州，雄，絳郡，防禦。【略】縣七：正平，望。曲沃，望。太平，望。【略】翼城，上。稷山，中。絳，中。【略】垣曲。下。【略】

澤州，上，高平郡。【略】縣六：晉城，緊。高平，上。陽城，上。端氏，中。陵川，中。沁水。中下。關一：雄定。【略】

代州，上，雁門郡，防禦。景德二年，廢唐林縣。舊置沿邊安撫司。【略】縣四：雁門，中下。【略】崞，中下。【略】五臺，中下。繁時。下。

忻州，下，定襄郡，團練。【略】縣二：秀容，緊。【略】定襄。中下。

汾州，望，西河郡，軍事。【略】縣五：西河，望。【略】平遙，望。介休，上。靈石，中。【略】孝義。上。【略】

遼州，下，樂平郡。熙寧七年州廢，省平城、和順二縣爲鎮，入遼山縣，隸平定軍；省榆社縣爲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州，縣鎮並復來隸。元祐元年，復置和順、榆社、平城縣。【略】縣四：遼山，下。【略】和順，下。榆社，中下。平城。中。

憲州，中，汾源郡，軍事。初治樓煩，咸平五年，移治靜樂軍，縣，遂廢軍，又廢樓煩改隸嵐州。熙寧三年，廢憲州，以靜樂縣隸嵐州。十年，復憲州，仍領靜樂縣。政和五年，賜郡名。【略】縣一：靜樂。中。【略】

嵐州，下，樓煩郡，軍事。太平興國五年，以嵐谷隸岢嵐軍。【略】縣三：宜芳，中。【略】合河，中下。【略】樓煩。下。【略】

石州，下，昌化郡，軍事。舊帶嵐、石、隰三州都巡檢使。元豐五年，置葭蘆、吳堡二砦，隸州，因置二砦沿邊都巡檢使，遂令三州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初領縣五，元符二年，升葭蘆砦爲晉寧軍，以州之臨泉縣隸焉。大觀三年，復以定胡縣隸晉寧軍。【略】縣三：離石，中。平夷，中。【略】方山。下。

隰州，下，大寧郡，團練。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隸州，即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城縣爲鎮，隸焉。元祐元年，復慈州。七年，以州之上平、永寧兩關俯逼西界，以州爲次邊。【略】縣六：隰川，上。溫泉，上。【略】蒲，中。大寧，中。石樓，中。【略】永和。中。

慈州，下，團練。舊領吉鄉、文城、鄉寧三縣。熙寧五年廢州，以吉鄉隸隰州，即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城縣爲鎮，隸焉。又以鄉寧隸晉州襄陵縣。元祐元年，復吉鄉軍爲慈州。【略】縣一：吉鄉。中。

麟州，下，新秦郡。乾德初，移治吳兒堡。五年，升建寧軍節度。端拱初，改鎮西軍節度。【略】縣一：新秦。上。大和砦，【略】大和堡。

府州，中，靖康軍節度。本永安軍。崇寧元年，改軍額。政和五年，賜郡名曰榮河。舊置麟府路軍馬司，以太原府代州路鈐轄領之。【略】縣一：府谷。下。【略】寧川堡，【略】寧邊砦，【略】寧疆堡，【略】震威城。【略】

豐州，下。慶曆元年，元昊攻陷州地。嘉祐七年，以府州蘿泊川掌地復建爲州。今軍事。政和五年，賜郡名寧豐。【略】砦二：永安，保寧。

威勝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三年，於潞州銅鞮縣亂柳石圍建爲軍。【略】縣四：銅鞮，中。【略】武鄉，上。【略】沁源，中下。【略】綿上。中下。

平定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砦建爲軍。四年，以幷州平定、樂平二縣來屬。【略】縣二：平定，中。【略】樂平。中。【略】

岢嵐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爲軍。【略】縣一：嵐谷。下。寧化軍，同下州。【略】縣一：寧化。

火山軍，同下州。本嵐州之地。太平興國七年，建爲軍。治平四年，置火山縣，熙寧四年，廢之。【略】砦一：下鎮。

保德軍，同下州。淳化四年，析嵐州地置定羌軍。景德元年改。【略】津二。大堡、沙谷。

晉寧軍，本西界葭蘆砦。元豐五年收復，六月，并吳堡砦並隸石州。元祐四年，以葭蘆砦給賜西人。紹聖四年收復。元符二年，以葭蘆砦爲晉寧軍，割石州之臨泉隸焉。知軍領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大觀三年，復以石州定胡縣來隸。東至剋胡砦隔河五里，南至吳堡砦一百七十里，西至神泉砦二十五里，北至通秦砦二十里。領縣二：定胡，中。【略】臨泉。中下。【略】神泉砦，【略】三交堡，【略】烏龍砦，【略】通秦砦，【略】寧河砦，【略】彌川砦，【略】通秦堡，【略】寧河堡，【略】彌川堡，【略】靖川堡。【略】

河東路，蓋《禹貢》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爲多。當觜、參之分。其地東際常山，西控党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太行之險地，有

鹽、鐵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嗇尤甚。朔方、樓煩，馬之所出，歲增貿市以充監牧之用。太宗平太原，慮其恃險，徙州治焉。然猶爲重鎮，屯精兵以控邊部云。

陝西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河南道六》 陝州，陝郡。今理陝縣。【略】至皇朝爲保平軍節度。元領縣六。今八：陝縣，芮城，平陸，靈寶，硤石，夏縣，閿鄉，虢州割到。湖城。虢州割到。

虢州，弘農郡。今理弘農縣。【略】元領縣六。今四：恒農，朱陽，盧氏，玉城。二縣割出：閿鄉，湖城。並入陝州。

又 卷二五《關西道一》 雍州，京兆郡。今理長安、萬年二縣。【略】元領縣二十四。今十三：萬年，長安，鄠縣，藍田，咸陽，醴泉，涇陽，櫟陽，高陵，興平，昭應，武功，乾祐。十一縣割出：華原，富平，三原，雲陽，同官，美原，已上六縣屬耀州。奉天，好時，已上二縣屬乾州。奉先，入同州。渭南，入華州。盩厔。入鳳翔。

又 卷二八《關西道四》 同州，馮翊郡。今理馮翊縣。【略】皇朝改爲定國軍節度。元領縣七。今八：馮翊，郃陽，澄城，白水，夏陽，韓城，朝邑，蒲城。雍州割到。

沙苑監者，在同州馮翊、朝邑兩縣界。皇朝顯德二年于苑内牧馬。在州南一十五里。

又 卷二九《關西道五》 華州，華陰郡。今理鄭縣。【略】皇朝升爲鎮國軍節度。元領縣三。今四：鄭縣，下邽，華陰，渭南。京兆府割到。

又 卷三〇《關西道六》 鳳翔府，扶風郡。理天興縣。【略】元領縣九。今十：天興，扶風，郿縣，岐山，寶雞，麟遊，普潤，虢縣，盩厔，京兆府割到。

崇信。新置。一縣舊廢：岐陽。入岐山、扶風。

司竹監，按《唐六典》：『掌植養園竹之事，其管内及百司所須簾、籠、筐、篚之屬，擇其材幹以供之。其筍，以時供上食。歲終，以竹功之多寡爲考課。』又按漢官有司竹長、丞，魏、晉河内淇園竹各置司守之官，江左省。後魏有司竹都尉，北齊、後周俱闕。隋有司竹監及丞，唐因之，在京兆鄠、盩厔，懷州河内。今皇朝惟有盩厔、鄠一監，屬鳳翔。

又 卷三一《關西道七》 耀州，華原郡。今理華原縣。【略】至皇朝陞爲感德軍節度。領縣六：華原，富平，三原，雲陽，同官，美原。

乾州，今理奉天縣。本京兆奉天縣，唐末李茂貞建爲乾州。【略】至皇朝乾德二年割好時、永壽二縣屬焉。領縣三：奉天，好時，永壽。

又 卷三二《關西道八》 隴州，汧陽郡。今理汧源縣。【略】今爲防禦州。元領縣五。今四：汧源，汧陽，吳山，隴安。新置。二縣廢：華亭，入汧源。南由。入吳山。【略】

涇州，安定郡。今理保定縣。【略】皇朝爲彰化軍節度。元領縣五。今三：保定，靈臺，良原。二縣割出：潘原，唐末割置行渭州。臨涇。唐末割置行原州。

又 卷三三《關西道九》 原州，平涼郡。今理臨涇縣。【略】元領縣四。今一：臨涇。唐末自涇州置原州。三縣落蕃：平高，百泉，平涼。一縣割出：蕭關。置武州，後廢入潘原縣。【略】

慶州，安化郡。今理安化縣。【略】今郡城亦名尉李城，在白馬兩川交口，亦曰不窟城。元領縣十一。今三：安化，華池，樂蟠。三縣新併合：同川，入安化。延慶，入安化。合水。入樂蟠。五縣舊廢：馬嶺，洛源，方渠，懷安，蟠交。

又 卷三四《關西道十》 邠州，新平郡。理新平縣。【略】至皇朝爲靜難軍節度。元領縣五。今四：新平，三水，宜禄，定平。寧州割到。一縣割出：永壽。入乾州。

寧州，彭原郡。今理定安縣。【略】元領縣六。今五：定安，彭原，貞寧，襄樂，彭陽。一縣割出：定平。入邠州。【略】

又 卷三五《關西道十一》 鄜州，洛交郡。今理洛交縣。【略】皇朝爲保大軍節度使。元領縣六。今五：洛交，洛川，三川，直羅，麟城。坊州割到。一縣割出：甘泉。入延州。【略】

坊州，中部郡。今理中部縣。【略】元領縣四。今三：中部，宜君，昇平。一縣割出：鄜城。入鄜州。【略】

丹州，咸寧郡。今理宜川縣。【略】元領縣五。今三：宜川，雲嚴，汾

川。一縣割出：門山。入延州。一縣廢：咸寧。併入宜川。

又 卷三六《關西道十二》 延州，延安郡。今理膚施縣。【略】

至皇朝爲彰武軍節度。元領縣十：膚施，延長，延水，門山，臨真，敷政，豐林，甘泉，鄜州割到。金明，延川。

靈州，靈武郡。今理迴樂縣。【略】皇朝爲朔方軍節度。元領縣六。今一：迴樂。五縣廢：懷遠，靈武，保靜，温池，鳴沙。今領鎮七管蕃户：清遠，昌化，保安，保靜，臨河，懷遠，定遠。

又 卷三七《關西道十三》 會州，會寧郡。今理會寧縣。【略】元領縣二：會寧，烏蘭。

鹽州，五原郡。今理五原縣。【略】元領縣二：五原，白池。【略】

夏州，朔方郡。今理朔方縣。【略】皇朝太平興國八年歸順，今爲定難軍節度。元領縣四。今三：朔方，寧朔，德靜。一縣割出：長澤。入宥州。【略】

通遠軍，本西蕃邊界靈州方渠鎮，晉天福四年建爲威州，仍割寧州木波、馬嶺二鎮隸之。至周廣順二年避御名改爲環州。顯德四年，以地理不廣，人户至簡，降爲通遠軍，管通遠一縣，并木波、石昌、馬嶺等三鎮，徵科人户。領縣一：通遠。

保安軍，本延州之古栲栳城，唐咸亨中曾駐泊禁軍於此。【略】至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升爲保安軍，管二鎮一十九寨。

又 卷三八《關西道十四》 綏州，上郡。今理龍泉縣。【略】自唐末蕃寇侵擾，所管五縣並廢，或陷在蕃界，亦無鄉里，其民皆蕃族，州差軍將徵科。元領縣五並廢：龍泉，城平，綏德，延福，大斌。【略】

銀州，銀川郡。理儒林縣。【略】元領縣四：儒林，真鄉，開光，撫寧。

振武軍，今理金河縣。【略】領羈縻州八：金徽州，幽陵州，龜林州，雞田州，雞鹿州，赤野州，居延州，燕然州。【略】

右件州名，皆武德已後降蕃部落所居。元領縣一：金河。【略】

勝州，榆林郡。今理榆林縣。【略】元領縣二：榆林，河濱。

又 卷三九《關西道十五》 宥州，寧朔郡。理長澤縣。即漢三封縣之地，自後河曲靈、夏、原等州有蕃胡部落。【略】領縣一：長澤。舊領三縣俱廢：延恩，懷德，歸仁。

豐州，九原郡。今理九原縣。【略】元領縣二：九原，永豐。【略】

天德軍，今理在中受降城，權置軍于永清柵。

又 卷四六《河東道七》 蒲州，河東郡。今理河東縣。【略】皇朝爲護國軍節度。元領縣十一。今九：河東，河西，虞鄉，臨晉，寶鼎，猗氏，永樂，龍門，萬泉。龍門、萬泉自絳州割到。【略】二縣割出：解縣，安邑。二縣入解州。【略】

解州，解郡。今理解縣。【略】領縣三：解縣，安邑，聞喜。

又 卷六八《河北道十七》 定遠軍，今理東光縣。【略】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割東光縣屬軍。元領縣五。今一：東光。三縣割出：南皮，入滄州。臨津，入滄州。景城。入瀛州。一縣廢：弓高。併入東光。

又 卷一四〇《山南西道九》 商州，上洛郡。今理上洛縣。古商於之地，【略】元領縣六。今五：上洛，上津，豐陽，商洛，洛南。一縣割出：乾元。入雍州。

又 卷一四七《山南東道六》 峽州，夷陵郡。今理夷陵縣。【略】元領縣五。今四：夷陵，宜都，長陽，遠安。一縣舊廢：巴山。

又 卷一五〇《隴右道一》 秦州，天水郡。舊理上邽縣。今理成紀縣。【略】今理于成紀縣，成紀元在舊州南一百里。皇朝爲雄武軍節度使。元領縣五。今六，并四寨。成紀，隴城，清水，天水，新置。長道，成州割出。大潭。本良恭、大潭二鎮，合爲一縣。二縣廢：上邽，廢爲鎮。伏羌。爲寨。

成州，同谷郡。今理同谷縣。【略】後唐同光初復舊，仍于栗亭鎮置栗亭縣。今理同谷縣。元領縣三。今二：同谷，栗亭。新置。一縣割出：長道。入秦州。一縣舊廢：上禄。【略】

儀州，理華亭縣。本西戎之界，秦、隴之地，鳳翔之邊鎮，後魏普泰二年築城置鎮，以扼蕃戎之路。唐爲神策軍。後唐同光元年改爲義州。周顯德六年置華亭縣于州郭。皇朝乾德二年割秦、隴三鎮之地置安化縣。太平興國二年改爲儀州，避御名。領縣二：華亭，安化。【略】

太平監，秦州之境内，原有銀冶八務，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升爲太平監，治大賈務。門外並不轄鄉里，無四至八到。分三務爲監臨官之治所。

又 卷一五一《隴右道二》 渭州，隴西郡。舊理襄武縣，今理平涼縣。【略】元領縣四。今二：平涼，原州割到。潘原。涇州割到。舊四縣廢：襄武，隴

西，鄯縣，渭源。【略】

鄯州，西平郡。今理湟水縣。【略】元領縣三：湟水，龍支，鄯城。【略】

蘭州，金城郡。今理五泉縣。【略】元領縣三：五泉，廣武，狄道。

又　卷一五二《隴右道三》　涼州，武威郡。今理姑臧縣。古雍州之域。即西戎之地。【略】元領縣六：姑臧，神烏，昌松，番和，武威，嘉麟。【略】

甘州，張掖郡。今理張掖縣。【略】元領縣二：張掖，刪丹。【略】

肅州，酒泉郡。今理酒泉縣。【略】元領縣三：酒泉，福禄，玉門。

又　卷一五三《隴右道四》　沙州，燉煌郡。今理燉煌縣。【略】元領縣二：燉煌，壽昌。

瓜州，晉昌郡。今理晉昌縣。【略】元領縣二：晉昌，常樂。【略】

伊州，伊吾郡。今理伊吾縣。【略】元領縣三：伊吾，納職，柔遠。

又　卷一五四《隴右道五》　河州，安鄉郡。今理枹罕縣。亦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略】元領縣三：枹罕，大夏，鳳林。

階州，武都郡。舊理將利縣，今理福津縣。土地所屬與成州同，亦白馬氐之地。【略】元領縣三。今二：福津，將利。一縣廢：盤堤。陷吐蕃。

洮州，臨洮郡。今理臨潭縣。【略】元領縣二：臨潭，美相。

又　卷一五五《隴右道六》　岷州，和政郡。今理溢樂縣。【略】元領縣四：溢樂，祐川，和政，當夷。【略】

廓州，寧塞郡。今理廣威縣。【略】元領縣三：廣威，達化，米川。【略】

疊州，合川郡。今理合川縣。【略】元領縣二：合川，常芬。【略】

宕州，懷道郡。今理懷道縣。【略】元領縣二：懷道，良恭。

又　卷一五六《隴右道七》　西州，交河郡。今理高昌縣。【略】元領縣四：高昌，柳中，交河，蒲昌。

庭州，北庭府。今理後庭縣。按其地雍州之窮邊，在流沙之西北。【略】元領縣三：後庭，蒲類，輪臺。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陝西路》　陝西路。

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河南路，又有陝府西路，後併一路。熙寧五年分永興軍、秦鳳二路。

永興軍路。府二，州一十五，軍一，縣八十三。

次府，京兆府，京兆郡永興軍節度。治長安、萬年二縣。【略】縣一十四。乾德二年以奉先縣隸同州，好時縣隸乾州。大中祥符八年改昭應縣爲臨潼。熙寧五年乾州廢，以奉天縣隸府。次赤，長安。【略】次赤，萬年。【略】次畿，鄠。【略】次畿，藍田。【略】次畿，咸陽。【略】次畿，醴泉。【略】次畿，涇陽。【略】次畿，櫟陽。【略】次畿，高陵。【略】次畿，興平。【略】次畿，臨潼。【略】次畿，武功。【略】次畿，乾祐。【略】次畿，奉天。【略】監二。熙寧四年置，鑄銅錢。八年置，鑄鐵錢。銅錢。【略】鐵錢。【略】

次府，河中府，河東郡，護國軍節度。唐河中節度。皇朝太平興國七年改護國軍。治河東縣。【略】縣七。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縣爲榮河，隸慶成軍。熙寧元年廢軍，以榮河縣隸府，即縣治置軍使；三年省河西縣，六年省永樂縣並入河東。次赤，河東。【略】次畿，臨晉。【略】次畿，猗氏。【略】次畿，虞鄉。【略】次畿，萬泉。【略】次畿，龍門。【略】次畿，榮河。

大都督府，陝州，陝郡，保平軍節度。唐保義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保平軍。治陝縣。【略】縣七。太平興國三年以虢州閿鄉、湖城二縣隸州。熙寧四年省湖城縣爲鎮入靈寶，六年省硤石縣爲鎮入陝。元豐六年復置湖城縣。上，陝。【略】上，平陸。【略】上，夏。【略】上，靈寶。【略】中下，芮城。【略】中下，湖城。【略】中下，閿鄉。【略】監二。熙寧四年置，鑄銅錢，八年置，鑄鐵錢。銅錢。【略】鐵錢。【略】

中都督府，延州，延安郡，彰武軍節度。治膚施縣。【略】縣七。熙寧五年省豐林縣爲鎮，金明縣爲寨並入膚施，八年省延水縣爲鎮入延川。中，膚施。【略】中，延川。【略】中，延長。【略】中，門山。【略】中，臨真。【略】中，敷政。【略】中下，甘泉。【略】監一。熙寧八年置。鐵錢。

望，同州，馮翊郡，定國軍節度。唐匡國軍節度。周降軍事。皇朝太平興國七年爲定國軍節度。治馮翊縣。【略】縣六。乾德二年以京兆府奉先縣隸州，開寶四年改爲蒲城，天禧四年析隸華州。熙寧三年省夏陽縣爲鎮入郃陽。緊，馮翊。【略】緊，澄城。【略】緊，朝邑。【略】上，郃陽。【略】中，白水。【略】中，韓城。【略】

監一。乾德三年于馮翊、朝邑二縣境置牧馬監，隸州。沙苑【略】。

望，華州，華陰郡，鎮潼軍節度。唐鎮國軍節度。皇朝皇祐五年改鎮潼軍。治鄭縣。【略】縣五。天禧四年以同州蒲城縣隸州。熙寧六年省渭南縣爲鎮入鄭，元

豐元年復爲縣。【略】上，鄭。【略】望，下邽。【略】望，蒲城。【略】緊，華陰。【略】上，渭南。【略】監二。熙寧四年置，鑄銅錢，八年置，鑄鐵錢。銅錢。【略】鐵錢【略】。緊，耀州，華原郡，感德軍節度。唐義勝軍節度。周降刺史。皇朝開寶五年爲感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感德軍。治華原縣。【略】縣七。淳化四年以雲陽縣黎園鎮爲淳化縣。上，華原。【略】望，富平。【略】望，三原。【略】上，雲陽。【略】上，同官。【略】中，美原。【略】中，淳化。【略】監一。熙寧八年置。鐵錢。【略】

緊，邠州，新平郡，靜難軍節度。治新平縣。【略】縣四。乾德二年以永壽縣隸乾州，熙寧五年廢乾州，復隸州以定平縣隸寧州。望，新平。【略】望，宜禄。【略】上，三水。【略】下，永壽。【略】

上，鄜州，洛交郡，保大軍節度。治洛交縣。【略】縣四。康定二年即鄜城縣治置康定軍使，仍隸州。熙寧七年省三川縣爲鎮入洛交。緊，洛交。【略】上，洛川。【略】上，鄜城。【略】中下，直羅。

中，解州，防禦。治解縣。【略】縣三。中，解。【略】望，聞喜。【略】緊，安邑。【略】

中府，慶州，安化郡，軍事。唐定安軍節度。後唐降軍事。皇朝建隆元年升團練，四年復降軍事。治安化縣。【略】縣三。乾德二年改順化縣爲安化，省同川縣入焉。熙寧三年以寧州彭原縣隸州，四年省華池、樂蟠二縣置合水縣。中，安化。【略】望，合水。【略】緊，彭原。

雄，虢州，虢郡，軍事。唐弘農郡。皇朝建隆元年改常農，至道三年改弘農，尋改虢郡。治虢略縣。【略】縣三。建隆元年改弘農縣爲常農。乾德六年省朱陽縣入常農。太平興國三年以閿鄉、湖城二縣隸陝州，七年復置朱陽縣。至道三年改常農縣爲虢略。熙寧二年以西京伊陽縣欒川冶鎮隸盧氏，四年省玉城縣爲鎮入虢略。

中，虢略。【略】中，盧氏。【略】中，朱陽。

望，商州，上洛郡，軍事。治上洛縣。【略】縣五。中，上洛。【略】中下，商洛。【略】中下，洛南。【略】中下，豐陽。【略】中下，上津。【略】

望，寧州，彭原郡，軍事。治定安縣。【略】縣四。太平興國元年改豐義縣爲彭陽。至道三年以彭陽縣隸原州。熙寧三年以彭原縣隸慶州，五年以邠州定平縣隸州。

緊，定安。【略】緊，定平。【略】上，襄樂。【略】上，真寧。【略】

上，坊州，中部郡，軍事。治中部縣。【略】縣二。熙寧元年省昇平縣爲鎮入宜君。緊，中部。【略】中，宜君。【略】上，丹州，咸寧郡，軍事。治宜川縣。【略】縣一。太平興國元年改義川縣爲宜川，三年省咸寧縣。熙寧三年省汾川縣，七年省雲巖縣爲鎮，八年析同州韓城縣新封鄉並入宜川。

上，宜川。【略】下，環州，軍事。唐靈州方渠鎮。晉置威州。周改環州，後降通遠軍。皇朝淳化五年復爲環州。治通遠縣。【略】縣一。天聖元年改通遠縣爲方渠，景祐元年復爲通遠。上，通遠。【略】

同下州，保安軍。太平興國二年以延州永安鎮置軍。

秦鳳路。府一，州一十二，軍三，縣三十八。

次府，鳳翔府，扶風郡，鳳翔節度。治天興縣。【略】縣一十。乾德元年以舊崇信軍地置崇信縣。淳化中以崇信縣隸儀州。熙寧五年廢乾州，以好時縣隸府。次赤，天興。【略】次畿，岐山。【略】次畿，扶風。【略】次畿，盩厔。【略】次畿，郿。【略】次畿，寶雞。【略】次畿，虢。【略】次畿，麟游。【略】次畿，普潤。【略】次畿，好時。【略】監一。司竹。【略】

下府，秦州，天水郡，雄武軍節度。治成紀縣。【略】縣四。建隆三年以良恭、大潭二鎮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長道、大潭二縣隸岷州。上，成紀。【略】上，天水。【略】中，隴城。【略】中，清水。【略】監一。開寶初於清水縣置銀冶，太平興國三年升爲監，隸州。太平。【略】

上，涇州，安定郡，彰化軍節度。唐彰義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彰化軍。治保定縣。【略】縣三。咸平四年升長武鎮爲縣，五年省爲寨。望，保定。【略】上，靈臺。【略】上，良原。【略】

上，熙州，臨洮郡，鎮洮軍節度。唐臨州之地，後陷吐蕃，號武勝軍。皇朝熙寧五年收復置。治狄道縣。【略】縣一。熙寧五年收復置縣，九年省。元豐二年復置。中下，狄道。【略】

上，隴州，汧陽郡，防禦。治汧源縣。【略】縣四。開寶元年析汧陽地置隴安縣。熙寧八年廢隴西寨爲鎮。

望，汧源。【略】緊，汧陽。【略】中，吳山。【略】中，隴安。【略】中下，成州，同谷郡，團練。開寶六年升團練。治同谷縣。【略】縣二。上，同谷。【略】中，栗亭。【略】

下，鳳州，河池郡，團練。偽蜀武興軍節度。後唐降防禦。皇朝建隆四年降

團練。治梁泉縣。【略】縣三。建隆三年於兩當縣置銀冶，開寶五年升爲監。治平元年罷置官署，以監隸兩當縣。上，梁泉。【略】緊，河池。【略】上，兩當。【略】

下，岷州，和政郡，團練。唐岷州，後廢。皇朝熙寧六年收復，仍舊置。【略】縣二。熙寧六年以秦州大潭、長道二縣隸州。中，大潭。【略】緊，長道。【略】監一。熙寧九年置，鑄鐵錢。滔山。【略】

下府，渭州，隴西郡軍事。治平涼縣。【略】縣五。熙寧五年廢儀州，以安化、崇信、華亭三縣隸州。中，平涼。【略】中，潘原。【略】中，安化。【略】中，崇信。【略】中下，華亭。【略】

望，原州，平涼郡，軍事。治臨涇縣。【略】縣二。至道三年以寧州彭陽隸州。中，臨涇。【略】中，彭陽。【略】

中下，階州，武都郡，軍事。治福津縣。【略】縣二。中下，福津。【略】中下，將利。

上，河州，安鄉郡，軍事。唐河州，後廢。皇朝熙寧六年收復，仍舊置。【略】

下，蘭州，金城郡，軍事。唐蘭州，後廢。皇朝元豐四年收復，仍舊置。【略】

同下州，鎮戎軍。至道元年以原州故平高縣地置軍。【略】

同下州，德順軍。慶曆三年以渭州隴竿城置軍。【略】

同下州，通遠軍。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五年建軍。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陝西路。

乾州。中，軍事，舊領縣一。乾德二年析京兆府好畤、邠州永壽二縣隸州，領縣三。熙寧五年廢州，以奉天縣隸京兆府，永壽縣還舊隸，好畤縣鳳翔府。

儀州。下，軍事，後唐義州，領縣一。皇朝乾德二年析華亭縣地增置安化縣。太平興國二年改儀州。淳化中以鳳翔府崇信縣隸州，領縣三。熙寧五年廢州，以華亭、安化、崇信三縣隸渭州。

綏州。下，上郡，舊領龍泉、城平、綏德、延福、大斌五縣。唐末陷吐蕃。皇朝熙寧二年收復，廢爲綏德城。

又 《化外州》 陝西路。

安西大都護府。領龜兹、毗沙、疏勒、焉耆、月支、條支、脩鮮、波斯八部落。

庭州。北庭大都護府，領金滿、輪臺、蒲類、西海四縣。

靈州。大都督，靈武郡，朔方軍節度，領回樂一縣，清遠、昌化、保安、保静、臨河、懷遠、定遠七鎮。

夏州。中都督，朔方郡，定難軍節度，領朔方、寧朔、德静三縣。

涼州。中都督，武威郡，河西節度，領姑臧、神烏、昌松、嘉麟、番和五縣。

沙州。中都督，燉煌郡，歸義軍節度，領燉煌、壽昌二縣。

鄯州。下都督，西平郡，熙寧十年升西平軍節度，領湟水、龍支、鄯城三縣。

瓜州。下都督，晉昌郡，領晉昌、常樂二縣。

銀州。下州，銀川郡，領儒林、撫寧、真鄉、開光四縣。

鹽州。下都督，五原郡，領五原、白池二縣。

勝州。中府，榆林郡，領榆林、河濱二縣。

宥州。下都督，寧朔郡，領長澤、歸仁、懷德、延恩四縣。

西州。下都督，交河郡，領高昌、柳中、交河、天山、蒲昌五縣。

廓州。上，寧塞郡，領廣威、米川、達化三縣。

會州。下，會寧郡，領會寧、烏蘭二縣。

宕州。下，懷道郡，領懷道、良恭二縣。

疊州。下，合川郡，領合川、常芬二縣。

甘州。下，張掖郡，領張掖、删丹二縣。

肅州。下，酒泉郡，領酒泉、玉門、福禄三縣。

伊州。下，伊吾郡，領伊吾、納職、柔遠三縣。

洮陽州。下，洮化郡，領洮陽、倚川二縣。

建康州。下，建康郡，領祁連、合黎二縣。

鎮州。下鎮川郡，領達化、連雲二縣。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陝西永興軍路：京兆、河中、陝、延安、同、華、耀、邠、鄜、解、慶、號、商、寧、坊、丹、環、銀、綏德、保安。

陝西秦鳳路：鳳翔、秦、涇、熙、隴、成、鳳、岷、渭、原、階、河、蘭、鞏、會、西安、西寧、湟、廓、洮、鎮戎、德順、懷德、積石。

陝西路化外州：安西大都護、北庭大都護、靈、夏、涼、沙、瓜、

鹽、勝、西伊、甘、肅、疊、宕、豐、宥。

又 卷一三《陝西永興軍路上》 次府，京兆府。【略】今縣十五。次赤，長安縣。【略】次赤，萬年縣。【略】次畿，鄠縣。【略】次畿，藍田縣。【略】次畿，咸陽縣。【略】次畿，醴泉縣。【略】次畿，涇陽縣。【略】次畿，櫟陽縣。【略】次畿，高陵縣。【略】次畿，興平縣。【略】次畿，臨潼縣。【略】次畿，武功縣。【略】次畿，乾祐縣。【略】次畿，奉天縣。【略】次畿，終南縣。【略】

次府，河中府。【略】皇朝太平興國七年，改爲護國軍。今縣八。次赤，河東縣。【略】次畿，臨晉縣。【略】次畿，猗氏縣。【略】次畿，虞鄉縣。【略】次畿，萬泉縣。【略】次畿，龍門縣。【略】次畿，榮河縣。【略】永樂縣。【略】

大都督府，陝州。【略】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保平軍。今縣八。上，陝縣。【略】上，平陸縣。【略】上，夏縣。【略】上，靈寶縣。【略】中下，芮城縣。【略】中下，湖城縣。【略】中下，閿鄉縣。

中都督府，延安府。【略】皇朝升延安府。今縣七。中，膚施縣。【略】中，延川縣。【略】中，延長縣。【略】中，門山縣。【略】中，臨真縣。【略】中，敷政縣。【略】中下，甘泉縣。【略】

望，同州。【略】皇朝太平興國七年，升定國軍。今縣六。緊，馮翊縣。【略】緊，澄城縣。【略】緊，朝邑縣。【略】上，郃陽縣。【略】中，白水縣。【略】中，韓城縣。【略】

望，華州。【略】皇朝皇祐五年，改鎮漳軍。今縣五。上，鄭縣。【略】望，下邽縣。【略】望，蒲城縣。【略】緊，華陰縣。【略】上，渭南縣。【略】

又 卷一四《陝西永興軍路下》 緊，耀州。【略】皇朝開寶五年，爲感義軍。太平興國元年，改感德軍。今縣七。上，華原縣。【略】望，富平縣。【略】望，三原縣。【略】上，雲陽縣。【略】上，同官縣。【略】中，美原縣。【略】中，淳化縣。【略】

緊，邠州。【略】今縣四。望，新平縣。【略】望，宜禄縣。【略】上，三水縣。【略】下，永壽縣。【略】

上，鄜州。【略】今縣四。緊，洛交縣。【略】上，洛川縣。【略】上，鄜城縣。【略】中下，直羅縣。【略】

中，解州。【略】漢乾祐元年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置解州。皇朝因之。今縣三。中，解縣。【略】望，聞喜縣。【略】緊，安邑縣。

中，府慶州。【略】皇朝乾德二年，復爲安化郡。今縣三。中，安化縣。【略】望，合水縣。【略】緊，彭原縣。【略】

雄，虢州。【略】今縣三。中，虢略縣。【略】中，盧氏縣。【略】中，朱陽縣。【略】

望，商州。【略】今縣五。中，上洛縣。【略】中下，商洛縣。【略】中下，洛南縣。【略】中下，豐陽縣。【略】中下，上津縣。望，寧州。【略】今縣四。緊，定安縣。【略】緊，定平縣。【略】上，襄樂縣。【略】下，真寧縣。【略】

上，坊州。【略】今縣二。緊，中部縣。【略】中，宜君縣。【略】

上，丹州。【略】今縣一。中，宜川縣。【略】

下，環州。【略】皇朝淳化五年，復爲環州。今縣一。上，通遠縣。【略】

下府，銀州。【略】皇朝崇寧四年，收復舊。領縣四。中，儒林縣。【略】中下，真鄉縣。【略】中，開光縣。【略】中下，撫寧縣。【略】

同下州，綏德軍。【略】皇朝熙寧二年收復，廢爲綏德城，屬延州，後升爲軍。唐治龍泉縣。統縣五。中，龍泉縣。【略】中下，延福縣。【略】中下，綏德縣。【略】中下，城平縣。【略】中下，大斌縣。【略】

同下州，保安軍。【略】皇朝太平興國二年，以延州永安鎮置保安軍。統寨二。

又 卷一五《陝西秦鳳路上》 次府，鳳翔府。【略】今縣十。次赤，天興縣。【略】次畿，岐山縣。【略】次畿，扶風縣。【略】次畿，麙屋縣。【略】次畿，鄜縣。【略】次畿，寶雞縣。【略】次畿，虢縣。【略】次畿，麟遊縣。【略】次畿，普潤縣。【略】次畿，好時縣。【略】

下府，秦州。【略】今縣四。上，成紀縣。【略】上，天水縣。【略】中，隴城縣。【略】中，清水縣。【略】

上，涇州。【略】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彰化軍。今縣四。望，保定縣。【略】上，靈臺縣。上，良原縣。【略】長武縣。【略】

上，熙州。【略】皇朝熙寧五年收復，置熙州、臨洮郡，升鎮洮軍節度。今縣一。中下，狄道縣。【略】

上，隴州。【略】今縣四。望，汧源縣。【略】緊，汧陽縣。【略】中，吳山縣。【略】中，隴安縣。【略】

中下，成州。【略】今縣二。中，同谷縣。【略】中，栗亭縣。

下，鳳州。【略】今縣三。上，梁泉縣。【略】緊，河池縣。【略】上，兩當縣。【略】

下，岷州。【略】皇朝熙寧六年收復。今縣三。祐川縣。【略】中，大潭縣。【略】緊，長道縣。

又　卷一六《陝西秦鳳路下》　下，府渭州。【略】今縣五。中，平涼府。【略】中，潘原縣。【略】中，安化縣。【略】中，崇信縣。【略】中下，華亭縣。【略】

望，原州。【略】今縣二。中，臨涇縣。【略】中，彭陽縣。【略】

中下，階州。【略】今縣二。中下，福津縣。【略】中下，將利縣。【略】

上，河州。【略】領縣三。中下，枹罕縣。【略】中下，大夏縣。【略】中下，鳳林縣。【略】

下，蘭州。【略】領縣二。下，五泉縣。【略】下，金城縣。【略】皇朝元豐四年收復。今縣一。蘭泉縣。

鞏州。【略】皇朝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五年改通遠軍。崇寧三年改爲鞏州。今縣三。隴西縣。【略】永寧縣。【略】寧遠縣。【略】

會州。【略】領縣二。上，會寧縣。【略】上，烏蘭縣。【略】今縣一。敷川縣。

西安州。秦漢屬北地郡，唐屬靈州，皇朝置西安州。

西寧州。【略】領縣三。中，湟水縣。【略】中，龍支縣。【略】中，鄯城縣。【略】

湟州，古雍州地。漢晉後屬西平郡，唐屬鄯州，皇朝置湟州，有湟水東入河。

廓州。【略】領縣三。下，廣威縣。【略】下，達化縣。【略】下，米川縣。【略】

下，洮州。【略】領縣一。中，臨潭縣。【略】

同下州，鎮戎軍。【略】皇朝至道元年，以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

同下州，德順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渭州同。皇朝慶曆三年，以渭州隴干城置德順軍。今縣一。隴干縣。

同下州，懷德軍。本平夏城。皇朝大觀二年升爲懷德軍，以蕭関等寨隸之，與西安鎮戎互爲聲援，應接蕭関爲邊面之壯焉。蓋唐之武州、蕭関縣地也。

同下州，積石軍。【略】皇朝復置。

又　卷一七《陝西路化外州》　安西大都護府。【略】領四鎮。

龜兹都督府都護府所治本龜兹國。

毗沙都督府本於闐國。

疎勒都督府本疎勒國。

焉耆都督府本焉耆國。

北庭大都護府【略】領縣四。下，金滿縣。下，輪臺縣。【略】下，後庭縣。【略】下，西海縣。【略】

大都督府，靈州。【略】領縣四。望，回樂縣。【略】上，靈武縣。緊，懷遠縣。【略】上，保静縣。【略】

中都督，夏州。【略】領縣三。上，朔方縣。【略】中下，德静縣。【略】中下，寧朔縣。【略】

中都督，凉州。【略】領縣五。中下，姑臧縣。【略】下，神烏縣。【略】中，昌松縣。【略】中下，天寶縣。【略】中，嘉麟縣。【略】

中都督，沙州。【略】領縣二。下，敦煌縣。【略】下，壽昌縣。【略】

下都督，瓜州。【略】領縣二。中下，晉昌縣。【略】中下，常樂縣。

下都督，鹽州。【略】領縣二。上，五原縣。【略】上，白池縣。【略】

中府，勝州。【略】領縣二。中下，榆林縣。【略】中下，河濱縣。

下都督，西州。【略】領縣五。下，前庭縣。下，柳中縣。【略】

中下，交河縣。【略】中，蒲昌縣。【略】下，天山縣。【略】

下，伊州。【略】領縣三。【略】下，伊吾縣。【略】下，納職縣。【略】

下，柔遠縣。【略】

下，甘州。【略】領縣二。【略】上，張掖縣。【略】中下，删丹縣。

【略】

下，肅州。【略】領縣三。【略】中下，酒泉縣。【略】下，福禄縣。【略】中下，玉門縣。【略】

下，疊州。【略】領縣二。下，合川縣。【略】下，常芬縣。【略】

下，宕州。【略】領縣二。下，懷道縣。【略】下，良恭縣。【略】

下都督府，豐州。【略】領縣二。中下，九原縣。【略】中下，永豐縣。【略】

上，宥州。【略】領縣二。中，延恩縣。【略】中下，長澤縣。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陝西：熙寧五年分爲永興軍、秦鳳二路。今按《元豐九域圖》，除永興一路外，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分爲五路。永興軍路：陝（陝）州，唐保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保平軍。河中府，唐河中府、河中節度，國朝改爲護國軍節度。華州，唐鎮國軍節度，周降爲軍事，國朝改定國軍節度。同州，唐正德軍節度，梁爲忠武軍，後唐復舊，周降爲軍事，國朝改定國軍節度。華州，唐鎮國軍節度，周降爲軍事，國朝初爲鎮國軍節度，皇祐五年改鎮潼軍。

京兆府，宣和二年以永興軍稱。鄜延路：耀州，後唐順義軍節度，後爲團練，開寶五年復爲感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感德軍。環慶路：慶陽府，舊慶州，政和七年陞爲慶陽軍，宣和元年陞爲興寧軍節度。涇原路：涇州，唐彰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彰化軍。

渭州，政和七年陞爲平涼軍。熙河路：熙州，熙寧五年八月，以唐臨州地。羌入號武勝軍地，置鎮洮軍。十月，改熙州、臨洮郡、鎮洮（郡）[軍]節度。蘭州，元豐四年九月，建州爲帥府，以熙州爲列郡。西寧州，舊鄯州，崇寧二年陞爲隴西節度，仍置都護，大觀二年改爲西平郡，作中都督府，尋爲隴西節度，仍置都護。大觀二年改爲西平郡，作中都督府，尋爲隴西節度，加賓德軍。樂州，舊邈川城，元符二年建爲湟州，崇寧二年爲副都護，大觀二年賜名鄯德軍節度，宣和元年改今名。【略】

又《州縣陞降廢置》 陝西路。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河南路，又有陝西府路，後併一路。熙寧五年，分永興、秦鳳二路。今按《元豐九域圖》，除永興一路外，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分爲五路。

熙寧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詔以陝西路分爲永興軍、秦鳳兩路。京兆府、河中府、陝、延、同、華、耀、邠、鄜、解、慶、虢、商、寧、坊、丹、環十五州，保安軍，爲永興軍路；鳳翔府，秦、涇、熙、隴、成、鳳、渭、原、階、河、岷十一州，鎮戎、德順、通遠三軍，爲秦鳳路。【略】

京兆府：宣和二年以永興軍稱。【略】宣和二年三月六日，詔：『永興軍守臣等銜位並不用軍額，永興軍稱京兆府，成德軍稱真定府。』【略】

醴州：政和七年以京兆府奉天縣陞爲州，劉豫改爲永興軍路，紹興九年收復，依舊。【略】

延安府：劉豫改爲延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略】

同州：唐正德軍節度，梁爲忠武軍，後唐復舊，周降爲軍事，宋朝改定國軍節度。【略】

華州：唐鎮國軍節度，周降爲軍事，宋朝初爲鎮國軍節度，皇祐五年改鎮潼軍。蒲城縣，京兆府奉先縣，乾德二年隸同州，開寶四年改爲蒲城，天禧四年自同州來隸。【略】

清平軍：大觀元年陞鳳翔府清平鎮爲軍，隸永興。

乾州：軍事，領三縣，乾德二年以京兆府好時、邠州永壽二縣來隸。熙寧五年廢州，以奉天縣隸京兆府，永壽縣還舊隸，好時縣隸鳳翔府。

商州：紹興九年聽金州節制。【略】

耀州：後唐順義軍節度，後爲團練。

虢州，唐弘農郡，至道三年弘農，尋改虢郡。【略】

銀州：崇寧四年改復，五年廢爲城。

綏德軍：治平四年收復，廢爲綏德城，元符二年以綏德城爲綏德軍。【略】

環州：唐靈州方渠鎮，晉置威州，周爲環州，後降通遠軍。【略】

慶陽府：舊慶州，政和七年陞爲慶陽軍，宣和元年陞爲府。唐安化節度，後降軍事，建隆元年陞團練，四年降軍事，劉豫改爲慶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略】

寧州：宣和元年陞爲興寧軍節度。【略】

涇州：長武縣，咸平四年陞長武鎮爲縣，五年廢爲寨，政和七年陞爲平涼軍。【略】

儀州：唐義州，軍事，領三縣，乾德二年置安化縣，太平興國元年改，淳化中以鳳翔府崇信縣來隸。熙寧五年廢州，以華亭、安化、崇信三縣隸渭州。【略】

西安州：元符二年以南牟會新城建。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涇原路進築天都、南牟會，諸路築據要害，而各徑直相通。畢工，詔以南牟會新城爲西安州。

［懷德軍］元平夏城。大觀二年陞爲威德軍，續改今名。

鎮戎軍：至道元年以原州故高平縣地置軍。

德順軍：慶曆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以渭州平涼縣地籠竿城爲德順軍。【略】

司竹監，宋朝因唐制，於鳳翔府盩厔縣置監，隸鳳翔府。【略】

開寶監，建隆三年於鳳州兩當縣七房鎮置銀冶，開寶五年陞爲監，隸鳳州。

鳳州：後唐防禦，建隆四年降團練。五年二月七日，以雄勝軍爲雄勝鎮，依舊隸鳳州。【略】

太平監，秦州清水縣地，開寶五年于秦州清水縣置銀冶，太平興國三年陞爲監，隸秦州。

鞏州：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五年建爲通遠軍，崇寧三年陞爲州。

又《方域六・州縣陞降廢置》 熙河路。元豐五年二月十三日，熙河路加「蘭會」二字。元祐四年八月二日，改爲熙河蘭岷路。元符元年八月一日，仍舊爲熙河蘭會路。崇寧四年正月一日，改爲熙河蘭湟路。宣和二年三月十五日，改爲熙河蘭廓路。紹興九年，改爲熙河蘭鞏路。【略】

熙寧五年八月，以唐臨州地、羌人號武勝軍地置鎮洮軍，十月改熙州、臨洮郡、鎮洮軍節度。

蘭州：元豐四年九月建州爲帥府，以熙州爲列郡。【略】

西寧州：舊鄯州，崇寧二年陞爲隴西節度，仍置都護。大觀二年改爲西平郡，作中都督府，尋爲隴右節度，加賓德軍。【略】

廓州，元符二年廢爲城，崇寧三年復爲州，防禦。【略】

洮州，大觀二年以臨洮城陞爲州，團練。

樂州，舊邈川城，元符二年建爲湟州，崇寧二年爲副都護，大觀二年賜名鄯德軍節度，宣和元年改今名。

綏州，上郡，舊領隴泉、城平、綏德、延福、大斌五縣，唐末陷吐蕃，熙寧二年收復，廢爲綏德城。

震武軍，政和六年建。

至道元年五月二十日，詔靈州界定遠鎮宜建爲軍，仍以威遠軍爲額。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 陝西路。慶曆元年，分陝西沿邊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熙寧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遠軍爲一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又以熙、河等五州軍爲一路，通舊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軍，後分永興保安軍、河中、陝府、商解同華耀虢鄜延丹坊環慶邠寧州爲永興軍等路，轉運使於永興軍、提點刑獄於河中府置司；鳳翔府、秦階隴鳳成涇原渭熙河洮岷州、鎮戎德順通遠軍爲秦鳳等路，轉運使於秦州，提點刑獄於鳳翔府置司；仍以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分六路，各置經略、安撫司。

永興軍路。府二：京兆，河中。州十五：陝，延，同，華，耀，邠，鄜，解，慶，虢，商，寧，坊，丹，環。軍一：保安。縣八十三。其後延州、慶州改爲府，又增銀州、醴州及定邊、綏德、清平、慶成四軍。凡府四，州十五，軍五，縣九十。

京兆府，京兆郡，永興軍節度。本次府，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舊領永興軍路安撫使。宣和二年，詔永興軍守臣等銜不用軍額，稱京兆府。【略】縣十三：長安，次赤。樊川，次赤。【略】鄠，次畿。藍田，次畿。咸陽，次畿。涇陽，次畿。櫟陽，次畿。高陽，次畿。興平，次畿。臨潼，次畿。【略】醴泉，次畿。武功，次畿。【略】乾祐。次畿。監二。【略】

河中府，次府，河東郡，護國軍節度。舊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事。大中祥符中，以榮河爲慶成軍。【略】縣七：河東，次赤。【略】臨晉，次畿。猗氏，次畿。虞鄉，次畿。萬泉，次畿。龍門，次畿。【略】榮河。次畿。【略】慶成軍。見上。

解州，中，防禦。【略】縣三：解，中。聞喜，望。安邑。緊。

陝州，大都督府，陝郡。太平興國初，改保平軍，舊兼提舉商、虢州兵馬巡檢事。【略】縣七：陝，中。【略】平陸，上。夏，上。靈寶，上。【略】芮城，中下。湖城，中下。【略】監二。【略】

商州，望，上洛郡，軍事。【略】縣五：上洛，中。商洛，中下。洛南，中下。豐陽，中。上津。中下。

虢州，雄，虢郡，軍事。【略】縣四：盧氏，中。【略】虢略，中。【略】朱陽，中。【略】欒川。

同州，望，馮翊郡，定國軍節度。【略】縣六：馮翊，緊。澄城，緊。朝邑，緊。郃陽，上。【略】白水，中。韓域。中。【略】監一：沙苑。

華州，望，華陰郡。建隆初，爲鎮國軍節度。皇祐五年，改鎮潼軍節度。【略】縣五：鄭，上。下邽，望。蒲城，望。【略】華陰，緊。渭南。上。【略】監二。【略】

耀州，緊，華原郡。開寶五年，爲感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初，改感德軍。【略】縣六：華原，上。富平，望。三原，望。雲陽，上。同官，上。美原。中。

清平軍。本鳳翔府盩厔縣清平鎮。大觀元年，升爲軍，復置終南縣，隸京兆府。清平軍使兼知終南縣，專管勾上清太平宮。縣一，終南。

延安府，中，都督府，延安郡，彰武軍節度。本延州。元祐四年，升爲府。舊置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統延州鄜州丹州坊州、保安軍，四州一軍；其後增置綏德軍，又置銀州，凡五州二軍。銀州尋廢。【略】縣七：膚施，中。【略】延川，中。【略】延長，中。門山，中。臨真，中。敷政，中。【略】甘泉。中下。【略】

鄜州，上，洛交郡，保大軍節度。【略】縣一：宜川。【略】

坊州，上，中部郡，軍事。【略】縣二：中部，緊。宜君。中。

保安軍，同下州。【略】威德軍。【略】

綏德軍。唐綏州。熙寧二年，收復廢爲城，隸延州，在州東北三十里。元豐七年，以延州米脂、義合、浮圖、懷寧、順安、綏平六城砦隸綏德城。元符二年，改爲軍，并將暖泉米脂開光義合懷寧克戎臨夏綏平砦、青澗城、永寧關、白草順安砦並隸軍。【略】

銀州，銀川郡。領儒林、撫寧、真鄉、開光四縣。五代以來爲西夏所有，熙寧三年收復，尋棄不守。元豐四年收復。五年，卽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前據銀州大川，賜名銀川砦，旋被西人陷没。崇寧四年收復，仍爲銀州。五年，廢爲銀川城。

慶陽府，中，安化郡，慶陽軍節度。本慶州。建隆元年，升團練。乾德元年，復爲軍事。政和七年，升爲節度，軍額曰慶陽。宣和七年，改慶州爲府。舊置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統慶州、環州、邠州、寧州、乾州，凡五州。其後廢乾州，置定邊軍，已而復置醴州，凡統三州一軍。【略】縣三：安化，中。【略】合水，望。【略】彭原。【略】

環州，下，軍事。舊降爲通遠軍，淳化五年復爲州。【略】縣一：通遠。上。【略】

邠州，緊，新平郡，靜難軍節度。【略】縣五：新平，望。宜祿，望。三水，上。定平，緊。【略】淳化。【略】

寧州，望，彭原郡，興寧軍節度。本軍事州，宣和元年賜軍額。【略】縣三：定安，緊。襄樂，上。真寧。下。

醴州。本京兆府奉天縣。舊置乾州，熙寧五年廢，以奉天還隸府。政和七年，復以縣爲州，更名醴。八年，割屬環慶路。縣五：奉天，次畿。永壽，下。【略】武功，醴泉。【略】好時。【略】

定邊軍。元符二年，環慶路進築定邊城，後改爲軍。【略】縣一：定邊。【略】

秦鳳路。府一：鳳翔。州十二：秦，涇，熙，隴，成，鳳，岷，渭，原，階，河，蘭。軍三：鎮戎，德順，通遠。縣三十八。其後增積石、震武、懷德三軍，西寧、樂、廓、西安、洮、會六州，又改通遠軍爲鞏州。凡府一，州十九，軍五，縣四十八。

秦州，下府，天水郡，雄武軍節度。舊置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統秦州、隴州、階州、成州、鳳州、通遠軍，凡五州一軍，其後割通遠軍屬熙河，凡統州五。【略】縣四：成紀，上。【略】隴城，中。【略】清水，中。【略】天水。上。監一：太平。【略】

鳳翔府，次府，扶風郡，鳳翔軍節度。乾德初，置崇信縣。淳化中，割崇信屬儀州。熙寧五年，廢乾州，以好時縣來隸。政和八年，又以好時隸醴州。【略】縣九：天興，次赤。岐山，次畿。扶風，次畿。盩厔，次畿。

鄙，次畿。【略】寶難，次畿。號，次畿。麟遊，次畿。普潤。次畿。監一：司竹。

隴州，上，汧陽郡，防禦。【略】縣四：汧源，望。【略】汧陽，緊。吳山，中。隴安。中。【略】成州，中下，同谷郡。開寶六年，升爲團練。【略】縣二：同谷，上。【略】栗亭。中。

鳳州，下，河池郡，團練。本防禦，乾德元年，降爲團練。【略】縣三：梁泉，上。河池，緊。【略】兩當。上。【略】監一：開寶。【略】

階州，中下，武都郡，軍事。本唐武州。陷西戎，後復其地改置焉。【略】縣二：福津，中下。【略】將利。中下。【略】

渭州，下，隴西郡，平涼軍節度。本軍事，政和七年，升爲節度。舊置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涇州原州渭州儀州、德順軍鎮戎軍皆屬。熙寧五年，廢儀州。元符二年，增置西安州。崇寧三年，又以熙河路會州來屬。大觀二年，又增置懷德軍。凡統五州三軍。【略】縣五：平涼，中。【略】潘原，中。安化，中。【略】崇信，中。華亭。中下。【略】

涇州，上，安定郡。太平興國元年，改彰化軍節度。【略】縣四：保定，望。【略】靈臺，上。良原，上。長武。望。【略】

原州，望，平涼郡，軍事。【略】縣二：臨涇，中。彭陽。中。【略】

德順軍，同下州。慶曆三年，即渭州隴干城建爲軍。【略】縣一：隴干。【略】

鎮戎軍，同下州。本原州平高縣之地。至道三年，建爲軍。【略】

會州。元豐五年，熙河路加『蘭會』二字，時未得會州。元符二年，始進築，割安西城以北六砦隸州。崇寧三年，置倚郭縣曰數文，又以會州隸涇原路。縣一：敷文。【略】懷德軍。本平夏城。紹聖四年建築。大觀二年，展城作軍，名曰懷德，以盪羌、靈平、通峽、鎮羌、九羊、通遠、勝羌、蕭關隸之，增置將兵，與西安、鎮戎互爲聲援應接。【略】西安州。元符二年，以南牟會新城建爲西安州。東至天都砦二十六里，西至通會堡五十五里，南至寧安砦一百里，北至囉沒寧堡三十五里。【略】

熙州，上，臨洮郡，鎮洮軍節度。本武勝軍。熙寧五年收復，始改焉。尋爲州。初置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熙州、河州、洮州、岷州、通遠軍五州屬焉。後得蘭州，因加『蘭會』字。元祐改熙河蘭會路爲熙河蘭岷路，元符復故。會州既割屬涇原，又改爲熙河蘭廓路，宣和又改爲熙河湟廓路，又改湟州爲樂州，又改爲熙河蘭樂路，尋復改爲熙河蘭廓路。舊統五州軍，蘭廓西寧、震武積石六州軍相繼來屬，又改通遠軍爲鞏州，凡統九州、三軍。【略】縣一：狄道。中下。【略】

河州，上，安鄉郡，軍事。熙寧六年收復。【略】縣一：寧河。【略】

鞏州，下。本通遠軍。熙寧五年，以秦州古渭砦爲軍。崇寧三年，升爲州。【略】縣三：隴西，【略】永寧，寧遠。【略】

岷州，下，和政郡，團練。熙寧六年收復。【略】縣三：祐川，唐縣。【略】大潭，中。【略】長道。緊。【略】

蘭州，下，金城郡，軍事。元豐四年收復。【略】縣一：蘭泉。【略】

洮州。唐末陷於吐蕃，號臨洮城。熙寧五年，詔以熙河洮岷，通遠軍爲一路，時未得洮州。元符二年得之，尋棄不守。大觀二年收復，改臨洮城仍舊爲洮州。三年，升團練。東至岷州界一百一十三里，西至喬家族生界二百里，南至魯黎族生界一百五里，北至河州界一百二十里。通岷砦。東至鐸龍橋六十七里，西到洮州四十里，南至洮河二十里，北至熙州界五十五里。

廓州，元符二年，以廓州爲寧塞城。崇寧三年棄之，是年收復，仍爲廓州。城下置一縣，五年罷。大觀三年，爲防禦。東至寧塞砦一十七里，西至同波北堡不及里，南至黃河不及里，北至膚公城界十五里。膚公城，舊名結囉城，崇寧三年收復，後改今名。【略】

樂州。舊邈川城，元符二年收復，建爲湟州，建中靖國元年棄之。崇寧二年又復。三年，置倚郭縣。五年罷。大觀三年，加鄯德軍節度。宣和元年，改爲樂州。東至把摎宗六十里，西至龍支城界六十里，南至來羌城界一百四十里，北至界首賒吼嶺一百一十里。【略】西寧州。舊青唐城。元符二年，隴摎降，建爲鄯州，仍爲隴右節度，三年棄之。崇寧三年收復，建隴右都護府，改鄯州爲西寧州，又置倚郭縣。賜郡名曰西平，升中都督府。三年，加賓德軍節度。五年，罷倚郭縣。東至保塞砦五十七里，西至寧西城四十里，南至清平砦五十里，北至宣威城五十里。龍支城，舊宗哥城，元符二年改今名，尋棄之。崇寧三年收復。【略】

震武軍。政和六年，進築古骨龍城，賜名震武城。未幾，改爲震武軍。不見四至，據童貫奏，古骨龍元屬湟州。【略】

積石軍。本溪哥城。元符間，爲吐蕃溪巴温所據。大觀二年，藏征撲哥以城降，即其地建軍。東至廓州界八十里，西至青海一百餘里，南至蓋龍峪八十里，北至西寧州界八十里。【略】

陝西路蓋《禹貢》雍、梁、冀、豫四州之域，而雍州全得焉。當東井、輿鬼之分，西接羌戎，東界潼、陝，南抵蜀、漢，北際朔方。有銅、鹽、金鐵之產，絲、枲、林木之饒，其民慕農桑，好稼穡。鄜、杜、南山，土地膏沃，二渠灌溉，兼有其利。大抵夸尚氣勢，多游俠輕薄之風，甚者好鬥輕死。蒲、解本隸河東，故其俗頗純厚。被邊之地，以鞍馬、射獵爲事，其人勁悍而質木。梁泉少桑麻之利，布泉、鹽酪資於他郡。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故其俗稍變。秦、隴、儀、渭、涇、原、邠、寧、鄜、延、環、慶等皆分兵屯守，以備不虞云。

兩浙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九《江南東道一》 潤州，丹陽郡。今理丹徒縣。【略】皇朝爲鎮江軍節度。元領縣六。今四：丹徒，延陵，丹陽，金壇。二縣割出：上元，入昇州。句容。入昇州。

又 卷九一《江南東道三》 蘇州，吳郡。今理吳、長洲二縣。【略】皇朝爲平江軍節度使。元領縣八。今五：吳縣，長洲，崑山，常熟，吳江。新置。三縣割出：嘉興，海鹽，華亭。已上縣建秀州。

又 卷九二《江南東道四》 常州，毘陵郡。今理晉陵、武進二縣。【略】元領縣五。今四：晉陵，武進，無錫，宜興。一縣割出：江陰。建軍。【略】

江陰軍，理江陰縣。本江陰縣，僞唐昇元年中建爲軍，以江陰縣屬焉。皇朝因之。領縣一：江陰。

又 卷九三《江南東道五》 杭州，餘杭郡。今理錢塘縣。【略】皇朝爲鎮海軍節度。元領縣八。今十：錢塘，仁和，新置。於潛，餘杭，富陽，鹽官，臨安，昌化，新城，南新。新置。

又 卷九四《江南東道六》 湖州，吳興郡。今理烏程縣。【略】皇朝爲宣德軍節度。元領縣五。今六：烏程，歸安，新置。武康，安吉，長興，德清。

又 卷九五《江南東道七》 睦州，新定郡。今理建德縣。【略】乾元元年復爲睦州。皇朝因之。元領縣六：建德，桐廬，壽昌，遂安，分水，清溪。【略】

秀州，理嘉興縣。太蘇州嘉興縣地，晉天福四年於此置秀州，從兩浙錢元瓘之所請也，仍割嘉興、海鹽、華亭三縣，并置崇德縣以屬焉。領縣四：嘉興，海鹽，華亭，崇德。【略】

嘉興監，本秀州嘉興縣煎鹽之所，至今升爲監。

又 卷九六《江南東道八》 越州，會稽郡。今理會稽、山陰兩縣。【略】皇朝爲鎮東軍節度。元領縣七。今八：山陰，會稽，剡縣，諸暨，餘姚，上虞，蕭山，新昌。新置。

又 卷九七《江南東道九》 衢州，信安郡。今理西安縣。【略】元領縣六。今五：西安，江山，龍游，常山，開化。新置。一縣舊廢：盈川。【略】

婺州，東陽郡。今理金華縣。【略】晉天福四年昇爲武勝軍節度使。皇朝因之。領縣七：金華，東陽，義烏，蘭溪，永康，武義，浦陽。

又 卷九八《江南東道十》 明州，餘姚郡。今理鄞縣。【略】皇朝爲奉國軍節度。元領縣六。今五：鄞縣，奉化，慈溪，象山，定海。新置。一縣舊廢：翁山。【略】

台州，臨海郡。今理臨海縣。【略】領縣五：臨海，黄巖，天台，永安，寧海。

又 卷九九《江南東道十一》 温州，永嘉郡。今理永嘉縣。【略】皇朝爲刺史州。元領縣四：永嘉，瑞安，樂清，平陽。【略】

處州，緒雲郡。今理麗水縣。古緒雲之墟。【略】元領縣六：麗水，白龍，緒雲，遂昌，青田，龍泉。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 兩浙路。州一十四，縣七十九。

大都督府，杭州，餘杭郡，寧海軍節度。唐鎮海軍節度。皇朝淳化五年改寧海軍。治錢塘、仁和兩縣。【略】縣九。太平興國三年改安國縣爲臨安，以桐廬縣隸睦州；四年改錢江縣爲仁和，横山縣爲昌化，新登縣爲新城，以武康縣隸湖州；五年廢順化軍，以臨安縣隸州。淳化五年以南新場爲昭德縣，六年改昭德縣爲南新。熙德清。

寧五年省南新縣爲鎮入新城。

望，錢塘。【略】望，仁和。【略】望，餘杭。【略】望，臨安。【略】緊，富陽。【略】緊，於潛。【略】上，新城。【略】上，鹽官。【略】中，昌化。【略】

大都督府，越州，會稽郡，鎮東軍節度。治會稽、山陰二縣。【略】縣八。望，會稽。【略】望，山陰。【略】望，剡。【略】望，諸暨。【略】望，餘姚。【略】望，上虞。【略】緊，蕭山。【略】緊，新昌。望，蘇州，吳郡，平江軍節度。後唐中吳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江軍。治吳、長洲二縣。【略】縣五。望，吳。【略】望，長洲。【略】望，崑山。【略】望，常熟。【略】緊，吳江。【略】

望，潤州，丹陽郡，鎮江軍節度。唐鎮海軍節度。皇朝開寶八年改鎮江軍。治丹徒縣。【略】縣三。熙寧五年省延陵縣爲鎮入丹陽。緊，凡徒。【略】緊，丹陽。【略】緊，金壇。【略】

上，湖州，吳興郡，昭慶軍節度。周宜德軍節度。皇朝景祐元年改昭慶軍。治烏程、歸安二縣。【略】縣六。太平興國四年以杭州武康縣隸州，七年析烏程縣置賜歸安縣。望，烏程。【略】望，歸安。【略】望，安吉。【略】望，長興。【略】緊，德清。【略】上，武康。【略】

上，婺州，東陽郡，保寧軍節度。晉武勝軍節度。皇朝淳化元年改保寧軍。治金華縣。【略】縣七。望，金華。望，東陽。【略】望，義烏。【略】望，蘭溪。【略】緊，永康。【略】上，武義。【略】上，浦江。上，明州，奉化郡，奉國軍節度。唐浙東觀察使。梁置望海軍。皇朝建隆二年改奉國軍節度。治鄞縣。【略】縣六。熙寧六年析鄞縣地置昌國縣。望，鄞。【略】望，奉化。【略】上，慈溪。【略】上，定海。【略】下，象山。【略】下，昌國。

望，常州，毗陵郡，軍事。治晉陵、武進二縣。【略】縣五。太平興國元年改義興縣爲宜興。淳化元年廢江陰軍，以江陰縣隸州，三年復置軍，仍以縣隸；熙寧四年復廢軍，隸州。望，晉陵。【略】望，武進。【略】望，無錫。【略】望，宜興。【略】望，江陰。【略】

上，温州，永嘉郡，軍事。晉靜海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三年降軍事。治永嘉縣。【略】縣四。緊，永嘉。【略】望，平陽。【略】緊，瑞安。【略】上，樂清。【略】

上，台州，臨海郡，軍事。治臨海縣。【略】縣五。建隆元年改台興縣爲天台。景德四年改永安縣爲仙居。望，臨海，【略】望，黄巖。【略】緊，寧海。【略】上，天台。【略】上，仙居。【略】

上，處州，縉雲郡，軍事。治麗水縣。【略】縣六。咸平二年改白龍縣爲松陽。望，麗水。【略】望，龍泉。【略】上，松陽。【略】上，遂昌。【略】上，縉雲。【略】中，青田。【略】

上，衢州，信安郡，軍事。治西安縣。【略】縣五。乾德四年分常山縣置開化場，太平興國六年升爲縣。望，西安。【略】緊，江山。【略】上，龍游。【略】中，常山。【略】中，開化。【略】

上，睦州，新定郡，軍事。治建德縣。【略】縣六。太平興國三年以杭州桐廬縣隸州。望，建德。【略】望，青溪。【略】上，桐廬。【略】中，分水。【略】中，遂安。【略】中，壽昌。【略】監一。熙寧七年置，鑄銅錢。神泉。【略】

上，秀州，軍事。治嘉興縣。【略】縣四。望，嘉興。【略】緊，華亭。【略】上，海鹽。【略】中，崇德。【略】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兩浙路。

順化軍。偽唐以杭州安國縣建衣錦軍，領縣一。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順化軍，仍改安國縣爲臨安；五年廢軍，以縣還舊隸。

江陰軍。偽唐以常州江陰縣建軍，領縣一。皇朝淳化元年廢，三年復；熙寧四年又廢，縣還舊隸。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兩浙路：杭、越、平江、潤、湖、婺、明、常、温、台、處、衢、睦、秀。

又　卷二二《兩浙路上》　大都督府，杭州。【略】五代爲吳越王錢氏所有，皇朝太平興國四年來歸。淳化五年，改曰寧海軍。今縣九。望，錢塘縣。【略】望，仁和縣。【略】望，餘杭縣。【略】望，臨安縣。【略】緊，富陽縣。【略】緊，於潛縣。【略】上，新城縣。【略】上，鹽官縣。【略】中，昌化縣。【略】

大都督，越州。【略】唐復爲越州，天寶元年曰會稽郡，升爲鎮東軍。皇朝因之。統縣八。望，會稽縣【略】望，陰山縣【略】望，剡縣【略】望，諸暨縣。【略】望，餘姚縣。【略】緊，蕭山縣。【略】緊，新昌縣。

【略】

望，平江府。【略】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曰平江軍。政和三年升爲平江府。今縣五。望，吳縣。【略】望，長洲縣。【略】望，崑山縣。【略】望，常熟縣。【略】緊，吳江縣。【略】

望，潤州。【略】唐武德三年復置潤州，天寶元年改爲丹陽郡，後升鎮海軍節度。皇朝改鎮江軍。今縣三。緊，丹徒縣。【略】緊，丹陽縣。【略】緊，金壇縣。【略】

上，湖州。【略】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天寶元年復曰吳興郡，周升爲宣德軍節度。皇朝景祐元年改昭慶軍。今縣六。望，烏程縣。【略】望，歸安縣。【略】望，安吉縣。【略】望，長興縣。【略】緊，德清縣。【略】上，武康縣。【略】

上，婺州。【略】唐武德四年置婺州，天寶元年曰東陽郡，石晉升武勝軍節度。皇朝淳化元年，改寶寧軍。今縣七。望，金華縣。【略】望，東陽縣。【略】望，義烏縣。【略】望，蘭溪縣。【略】緊，永康縣。【略】上，武義縣。【略】上，浦江縣。

又　卷二三《兩浙路下》　上，明州。秦屬會稽郡，漢已降因之。唐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以越州之鄞縣置，以境有四明山爲名。天寶元年曰餘姚郡，朱梁升爲望海軍節度。皇朝建隆二年改奉國軍。今縣六。望，鄞縣。【略】望，奉化縣。【略】上，慈溪縣。【略】上，定海縣。【略】下，象山縣。【略】下，昌國縣。【略】

望，常州。【略】唐武德三年復置，屬常州。天寶元年曰晉陵郡，後復曰毗陵，皇朝因之。今縣五。望，晉陵縣。【略】望，武進縣。【略】望，無錫縣。【略】望，宜興縣。【略】望，江陰縣。【略】

上，温州。【略】唐武德五年置東嘉州，正觀元年州廢，屬括州。上元二年置温州，天寶元年曰永嘉郡，石晉升静海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二年，降軍事。今縣四。緊，永嘉縣。【略】望，平陽縣。【略】緊，瑞安縣。【略】上，樂清縣。【略】

上，台州。【略】唐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爲台州。天寶元年曰臨海郡，皇朝因之。今縣五。望，臨海縣。【略】望，黄巖縣。【略】緊，寧海縣。【略】上，天台縣。【略】上，仙居縣。【略】

上，處州。【略】唐武德四年復置括州。天寶元年改曰縉雲郡。大曆四年，避德宗名改爲處州，皇朝因之。今縣五。望，麗水縣。【略】望，龍泉縣。【略】上，松陽縣。【略】上，遂昌縣。【略】上，縉雲縣。【略】中，青田縣。【略】

上，衢州。自隋以前地理與婺州同。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析婺州之信安置衢州，以州西三衢山爲名，七年陷輔公祐乃廢。垂拱二年復置，天寶元年曰信安郡。皇朝因之。今縣五。望，西安縣。【略】緊，江山縣。【略】上，龍遊縣。【略】中，常山縣。【略】中，開化縣。【略】

上，睦州。【略】唐武德四年改爲睦州，天寶元年曰新定郡，皇朝因之。今縣六。望，建德縣。【略】望，青溪縣。【略】上，桐廬縣。【略】中，分水縣。【略】中，遂安縣。【略】中，壽昌縣。【略】

上，秀州。【略】隋唐屬蘇州，後屬杭州，石晉時吳越錢氏奏置秀州，皇朝因之。今縣四。望，嘉興縣。【略】緊，華亭縣。【略】上，海鹽縣。【略】中，崇德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一《浙西路》　臨安府。錢塘、仁和、餘杭、臨安、富陽、於潜、新城、鹽官、昌化。

又　卷二　平江府。吳縣、長洲、崑山、常熟、吳江、嘉定。

又　卷三　鎮江府。丹徒、丹陽、金壇。【略】

嘉興府。嘉興、華亭、海鹽、崇德。

又　卷四　安吉州。烏程、歸安、安吉、長興、德清、武康。【略】

常州。晉陵、武進、無錫、宜興。

又　卷五　建德府。建德、淳安、桐廬、分水、遂安、壽昌。【略】

江陰軍。江陰。

又　卷六《浙東路》　紹興府。會稽、山陰、嵊、諸暨、蕭山、餘姚、上虞、新昌。

又　卷七　慶元府。鄞縣、奉化、定海、慈溪、象山、昌國。【略】

衢州。西安、江山、龍遊、常山、開化。【略】

婺州。金華、東陽、義烏、蘭溪、水康、武義、浦江。

又　卷八　台州。臨海、黄巖、天台、寧海、仙居。

又　卷九　瑞安府。永嘉、瑞安、平陽、樂清。【略】

處州。麗水、龍泉、松陽、遂昌、縉雲、青田、慶元。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浙東西路：杭州，唐鎮海軍節度，淳化五年改寧海軍，大觀元年陞爲帥府，建炎三年陞爲臨安府。蘇州，後唐中吳軍節度，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江軍節度。潤州，唐爲浙江西道團練觀察，亦爲鎮海軍節度，開寶八年爲鎮江軍節度。湖州，唐宣德軍節度，景祐元年改昭慶軍。婺州，晉武勝軍節度，淳化元年改保寧軍。明州，唐浙東觀察使，錢鏐置望海軍，建隆二年改奉國軍節度。越州，大觀元年陞爲帥府，紹興元年改紹興府。平江府，政和三年陞爲平江府、平江軍節度。鎮江府，政和三年陞爲鎮江府、鎮江軍節度。應道軍，舊温州、晉静海軍節度，太平興國三年陞爲軍事，政和七年陞爲應道軍，建炎三年罷軍額。嚴州，舊睦州，宣和元年爲建德軍節度，三年改今名，仍爲遂安軍。

嘉興府，舊秀州，慶元元年改爲嘉興府。嘉定元年十二月三日，詔嘉興府陞爲嘉興軍，以守臣趙希道言，嘉興係孝宗皇帝儲祥毓聖之郡故也。

又《方域六・州縣陞降廢置》　臨安府：淳化五年十月十四日，詔曰：『浙右奥區，餘杭故壤。閭闔舊俗，有延陵廉讓之風；組練雄師，知孫武訓齊之令。控於滄海，實曰大藩。宜［更］節制之名，用洽底寧之化。杭州、鎮海軍改爲寧海軍。』大觀元年陞爲帥府。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敕：『杭州兩浙都會，今以邊面移帥司在鎮江府，於控扼未便。其守臣可令帶浙西同安撫使，領杭、湖、嚴、秀四州，仍杭州爲臨安府。』【略】

蘇州：平江府互見。後唐中吳軍節度，政和三年陞爲平江府，平江軍節度。【略】

潤州：鎮江府互見。唐爲浙江西道團練、觀察，亦爲鎮海軍節度。開寶八年十月二十日，詔曰：『鎮海之號，丹徒舊軍，自浙西之未平，命餘杭而移置。爰兹尅復，方披化條，宜别賜於軍名，用永光於戎閫。其潤州舊號鎮海軍，宜改爲鎮江軍。』大觀元年陞爲望郡，政和三年升爲鎮江府、鎮江軍節度。

湖州：唐宣德軍節度。

越州：大觀元年陞爲帥府。紹興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詔越州陞爲紹興府。【略】

［明州］：唐浙東觀察使，錢鏐置望海軍，大觀元年陞爲望郡。【略】

應道軍，舊温州，晉静海軍節度。太平興國三年降爲軍事，政和七年陞爲應道軍。建炎二年正月十日，詔應道軍額依舊爲温州。又詔温州既非節鎮，即不合置天寧觀，其開元寺依舊給還寺額。建炎三年罷軍額。【略】

嚴州：舊睦州，宣和九年爲建德軍節度，三年改今名，仍爲遂安軍。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兩浙路。熙寧七年，分爲兩路，尋合爲一；九年，復分；十年，復合。府二：平江，鎮江。州十二：杭，越，湖，婺，明，常，温，台，處，衢，嚴，秀。縣七十九。南渡後，復分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安吉常嚴三州、江陰一軍，爲西路；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四州，爲東路。【略】

臨安府，大都督府，本杭州，餘杭郡。淳化五年，改寧海軍節度。大觀元年，升爲帥府。舊領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建炎元年，帶本路安撫使，領杭、湖、嚴、秀四州。三年，升爲府，帶兵馬鈐轄。紹興五年，兼浙西安撫使。【略】縣九：錢塘，望。【略】仁和，望。【略】餘杭，望。臨安，望。【略】富陽，緊。於潛，緊。新城，上。【略】鹽官，上。昌化。中。【略】紹興中，七縣並升畿。

紹興府，本越州，大都督府，會稽郡，鎮東軍節度。大觀元年，升爲帥府。舊領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元年，升爲府。【略】縣八：會稽，望。山陰，望。嵊，望。【略】諸暨，望。【略】餘姚，望。上虞，望。蕭山，緊。新昌。緊。【略】

平江府，望，吳郡。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江軍節度。本蘇州，政和三年，升爲府。紹興初，節制許浦軍。【略】縣六：吳，望。長洲，望。崑山，望。常熟，望。吳江，緊。嘉定。上。【略】

鎮江府，望，丹陽郡，鎮江軍節度，開寶八年改。本潤州，政和三年，升爲府。建炎三年，置帥。四年，加大使兼沿江安撫，以浙西安撫復還監安。【略】縣三：丹徒，緊。【略】丹陽，緊。【略】金壇。緊。

湖州，上，吳興郡，景祐元年，升昭慶軍節度。寶慶元年，改安吉州。【略】縣六：烏程，望。歸安，望。【略】安吉，望。長興，望。德清，緊。武康。上。【略】

婺州，上，東陽郡，淳化元年，改保寧軍節度。【略】縣七：金華，望。義烏，望。永康，緊。武義，上。浦江，上。【略】蘭溪，望。東陽。望。

慶元府，本明州，奉化郡，建隆元年，升奉國軍節度。本上州，大觀元年，升爲望。紹興初，置沿海制置使。八年，以浙東安撫使兼制司；十一年，罷；隆興元年，復置。淳熙元年，魏惠憲王自宣州移鎮，置長史、司馬。紹熙五年，以寧宗潛邸，升爲府。【略】縣六：鄞，望。奉化，望。慈溪，上。定海，上。象山，下。昌國。下。【略】

常州，望，毗陵郡，軍事。【略】縣四：晉陵，望。武進，望。宜興，望。【略】無錫。望。

江陰軍，同下州。熙寧四年，廢江陰軍爲縣，隸常州。建炎初，以江陰縣復置軍；紹興二十七年廢，三十一年，復置。縣一：江陰。下。

瑞安府，本温州，永嘉郡，太平興國三年，降爲軍事。政和七年，升應道軍節度。建炎三年，罷軍額。咸淳元年，以度宗潛邸，升府。【略】縣四：永嘉，緊。【略】平陽，望。【略】瑞安，緊。【略】樂清。上。【略】

台州，上，臨海郡，軍事。【略】縣五：臨海，望。黄巖，望。【略】寧海，緊。天台，上。仙居。上。

處州，上，縉雲郡，軍事。【略】縣六：麗水，望。龍泉，望。【略】松陽，上。【略】遂昌，上。【略】縉雲，上。青田。中。南渡後，增縣一：慶元。中。【略】

衢州，上，信安郡，軍事。【略】縣五：西安，望。禮賢，緊。【略】龍遊，上。【略】信安，中。【略】開化。中。【略】

建德府，本嚴州，新定郡，遂安軍節度。本睦州，軍事。宣和元年，升建德軍節度；三年，改州名、軍額。咸淳元年，升府。【略】縣六：建德，望。淳安，望。【略】桐廬，上。【略】分水，中。遂安，中。壽昌。中。

監一：神泉。【略】

嘉興府，本秀州，軍事。政和七年，賜郡名曰嘉禾。慶元元年，以孝宗所生之地，升府。嘉定元年，升嘉興軍節度。【略】縣四：嘉興，望。華亭，緊。海鹽，上。【略】崇德。中。

兩浙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南斗、須女之分。東南際海，西控震澤，北又濱于海。有魚鹽、布帛、杭稻之產。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無積聚，厚於滋味。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餘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貝外國之物，頗充於中藏云。

淮南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十二》 亳州，譙郡。今理譙縣。【略】元領縣八。今七：譙縣，城父，蒙城，鄲縣，鹿邑，永城，真源。一縣割出：臨渙。入宿州。

又 卷一六《河南道十六》 泗州，臨淮郡。今理臨淮縣。【略】元領縣七。今三：臨淮，盱眙，楚州割到。招信。濠州割到。三縣割出：漣水，爲漣水軍。宿遷，入淮陽軍。下邳。同。一縣廢：徐城。併入臨淮。

又 卷一七《河南道十七》 宿州，符離郡。今理符離縣。徐州之域，爲沛地。【略】皇朝開寶元年升爲保静軍節度。元領縣四：符離，虹縣，蘄縣，臨渙。

漣水軍，理漣水縣。本楚州漣水縣也，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十二月建爲漣水軍。領縣一：漣水。

又 卷二二《河南道二十二》 海州，東海郡。今理朐山縣。【略】元領縣四：朐山，東海，懷仁，沭陽。

又 卷一二三《淮南道一》 揚州，廣陵郡。今理江都，廣陵二縣。【略】乾元元年復爲揚州。自後置淮南節度使，親王爲都督，領使；長史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恒以此爲治所。與成都府號爲天下繁侈，故稱揚、益焉。皇朝因之。元領縣七。今三：江都，廣陵，六合。四縣割出：高郵，建軍。天長，建軍。海陵，入泰州。永貞。入建安軍。

又 卷一二四《淮南道二》 和州，歷陽郡。今理歷陽縣。【略】領縣三：歷陽，烏江，含山。【略】

楚州，淮陰郡。今理山陽縣。【略】周顯德五年平淮南，降爲防禦州。皇朝爲團練州。元領縣五。今四：山陽，淮陰，寶應，鹽城。一縣割出：盱眙。入泗州。【略】

鹽城監，古之鹽亭也，歷代海岸煎鹽之所。元管九場。僞唐以爲鹽監。周顯德三年平江淮之後，因之不改焉。

又 卷一二五《淮南道三》 舒州，同安郡。今理懷寧縣。【略】元領縣

五：懷寧，桐城，望江，宿松，太湖。

又 卷一二六《淮南道四》 廬州，廬江郡。今理合肥縣。【略】

周顯德五年改爲保信軍。皇朝因之。【略】

無爲軍，本廬州巢縣之無爲鎮，即曹操征孫權，築城于此，攻吳無功，因號爲無爲，城臨濡須水上壖也。尋爲無爲監，爲江淮之要津。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爲無爲軍。在巢縣南六十里。

又 卷一二七《淮南道五》 蘄州，蘄春郡。今理蘄春縣。【略】領縣四：蘄春，黄梅，廣濟，蘄水。【略】

光州，弋陽郡。理光山縣，今理定城縣。【略】元領縣五。今四：定城，光山，仙居，固始。一縣廢：殷城。併入固始。

又 卷一二八《淮南道六》 滁州，永陽郡。今理清流縣。【略】領縣三：清流，全椒，永陽。【略】

濠州，鍾離郡。今理鍾離縣。【略】元領縣三。今二：鍾離，定遠。一縣割出：招義。入泗州。

又 卷一二九《淮南道七》 壽州，壽春郡。舊理壽春縣，今理下蔡縣。【略】周顯德三年平淮南，降爲防禦州，舊理壽春縣，仍移州于潁州之下蔡縣爲理所。皇朝因之，升爲忠正軍節度。元領縣六。今五：下蔡，潁州割出。壽春，安豐，霍丘，六安。一縣廢：霍山。併入六安。

又 卷一三〇《淮南道八》 泰州，理海陵縣。本揚州海陵縣，偽吳乾貞年中立爲制置院。偽唐昇元元年升爲泰州，仍析海陵南五鄉爲泰興縣，割楚州之鹽城縣，改招遠場爲縣，至保大十年又改如皋場爲縣，並隸泰州。元領縣五。今四：海陵，興化，泰興，如皋。一縣割出：鹽城。還楚州。【略】

通州，今理靜海縣。自唐以前，地理與泰州同。南唐李氏于海陵縣之東境置靜海制置院。周顯德中，世宗克淮南，升爲軍，後以爲通州。皇朝天聖元年改曰崇州。明道二年復故。領縣二：靜海，海門。【略】

海陵監，煮鹽之務也。唐開元元年置海陵縣爲監，于海陵縣置泰州，以轄其監。皇朝開寶七年移監于如皋縣置，從鹽場之近便也。【略】

利豐監，古之煎鹽之所也，國朝升爲監。在通州城南三里。管八場。【略】

高郵軍，理高郵縣。本揚州高郵縣，皇朝開寶四年建爲軍，仍以縣隸焉，直屬京師。【略】

天長軍，理天長縣。本古之千秋縣，唐玄宗開元中以誕辰爲千秋節，遂改縣爲天長縣。

晉天福年中，江南偽命改爲建武軍。周顯德四年平定江淮，改爲雄州。國朝既克江南，降雄州爲天長軍，兼領縣事。【略】

建安軍，本揚州白沙鎮地，偽吳順義二年改爲迎鑾鎮，是揚州大江入京口之岸。皇朝建隆三年升爲建安軍。雍熙三年仍割揚州之永貞縣以屬焉。

又 卷一三一《淮南道九》 黄州，齊安郡。今理黄岡縣。【略】領縣三：黄岡，麻城，黄陂。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 淮南路。

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併一路。熙寧五年復分二路。

東路。州一十，縣三十七。

大都督府，揚州，廣陵郡，淮南節度。治江都縣。【略】縣三。開寶四年以高郵縣建軍。雍熙二年以永貞縣，至道二年以六合縣，並隸建安軍，仍廢天長軍爲縣。熙寧五年廢高郵軍，並以縣隸州，省廣陵縣入江都。緊，江都。【略】望，天長。【略】望，高郵。

望，亳州，譙郡，集慶軍節度。大中祥符七年升集慶軍節度。治譙縣。【略】縣七。大中祥符七年改真源縣爲衛真，以宿州臨渙縣隸州，天禧元年還隸宿州。望，譙。【略】望，城父。【略】望，蒙城。【略】望，鄭。【略】望，永城。【略】望，衛真。【略】緊，鹿邑。【略】

上，宿州，符離郡，保静軍節度。建隆元年升防禦，開寶五年升保静軍節度。治符離縣。【略】縣四。大中祥符七年以臨渙縣隸亳州，天禧元年還隸。望，符離。【略】望，蘄。【略】緊，臨渙。【略】中，虹。【略】

緊，楚州，山陽郡，團練。後唐順化軍節度。周降防禦。皇朝太平興國四年降團練。治山陽縣。【略】縣五。乾德元年以盱眙縣隸泗州。開寶九年以泰州鹽城縣隸州。熙寧五年廢漣水軍，以漣水縣隸州。望，山陽。【略】望，漣水。【略】緊，寶應。【略】上，鹽城。【略】中，淮陰。【略】

上，海州，東海郡，團練。治朐山縣。【略】縣四。開寶三年升朐山縣東海

監爲縣。緊，朐山。【略】中，懷仁。【略】中，沭陽。【略】中，東海。【略】上，泰州，海陵郡，軍事。周團練。皇朝乾德五年降軍事。治海陵縣。【略】縣四。開寶九年以鹽城縣隸楚州。望，海陵。【略】緊，興化。【略】中，泰興。【略】中下，如皐。【略】上，泗州，臨淮郡，軍事。治盱眙縣。【略】縣三。建隆二年省徐城縣爲鎮入臨淮。乾德元年以楚州盱眙、濠州招義二縣隸州。太平興國元年改招義縣爲招信，三年以漣水縣隸漣水軍，七年以下邳、宿遷二縣隸淮陽軍。緊，盱眙。【略】上，臨淮。【略】上，招信。【略】上，滁州，永陽郡，軍事。治清流縣。【略】縣三。望，清流。【略】望，來安。【略】緊，全椒。上，真州，軍事。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迎鑾鎮爲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爲州。治揚子縣。【略】縣二。雍熙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至道二年以六合縣並隸州。後改永貞縣爲揚子。中，揚子。【略】望，六合。【略】中，通州，軍事。天聖元年改崇州，明道二年復舊。治靜海縣。【略】縣二。望，靜海。【略】望，海門。【略】西路。州八，軍一，縣三十二。緊，壽州，壽春郡，忠正軍節度。治下蔡縣。【略】縣五。開寶元年省霍山縣爲鎮入盛唐，四年改盛唐爲六安。緊，下蔡。【略】望，安豐。【略】望，霍丘。【略】緊，壽春。【略】中，六安。【略】上，廬州，廬江郡，保信軍節度。治合肥縣。【略】縣三。太平興國三年以巢、廬江二縣隸無爲軍。上，合肥。【略】中，慎。【略】下，舒城。【略】望，蘄州，蘄春郡，防禦。治蘄春縣。【略】縣四。望，蘄春。【略】望，蘄水。【略】望，廣濟。【略】上，黄梅。【略】上，和州，歷陽郡，防禦。治歷陽縣。【略】縣三。緊，歷陽。【略】中，含山。【略】中，烏江。【略】上，舒州，同安郡，團練。治懷寧縣。【略】縣五。上，懷寧。【略】上，桐城。【略】上，宿松。【略】上，望江。【略】上，太湖。【略】監一。熙寧八年置，鑄銅錢。同安。【略】上，濠州，鍾離郡，團練。治鍾離縣。【略】縣二。乾德元年以招義縣隸泗州。望，鍾離。【略】望，定遠。【略】上，光州，弋陽郡，軍事。治定城縣。【略】縣四。建隆元年改殷城縣爲商城，後省爲鎮入固始。上，定城。【略】望，固始。【略】中下，光山。【略】中下，仙居。【略】下，黄州，齊安郡，軍事。治黄岡縣。【略】縣三。望，黄岡。【略】上，黄陂。【略】中，麻城。同下州，無爲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廬州巢縣無爲鎮建軍。治無爲縣。【略】縣三。太平興國三年以廬州巢、廬江二縣隸軍，熙寧三年析二縣地置無爲縣。望，無爲。【略】望，巢。【略】望，廬江。【略】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淮南路。

天長軍。周以揚州天長縣建軍，領縣一。皇朝至道三年廢軍，以天長縣還舊隸。

漣水軍。太平興國三年以泗州漣水縣建軍，領縣一。熙寧五年廢軍，以漣水縣隸楚州。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淮南東路：楊、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高郵。

淮南西路：壽、廬、蘄、和、舒、濠、光、黄、無爲。

又　卷二〇《淮南東路》　大都督府，揚州。【略】今縣三。緊，江都縣。【略】緊，廣陵縣。【略】望，天長縣。望，亳州。【略】唐初曰譙州，貞觀八年更名亳州，天寶元年復曰譙郡。皇朝大中祥符七年，升集慶軍節度。今縣七。望，譙縣。【略】望，城父縣。【略】望，蒙城縣。【略】望，鄲縣。【略】望，永城縣。【略】望，衛真縣。【略】緊，鹿邑縣。【略】上，宿州。【略】今縣五。望，苻離縣。【略】望，蘄縣。【略】緊，臨渙縣。【略】中，虹縣。【略】靈壁縣。【略】緊，楚州。【略】今縣四。望，山陽縣。【略】緊，寶應縣。【略】上，鹽城縣。中，淮陰縣。【略】上，海州。【略】今縣四。緊，朐山縣。【略】中，懷仁縣。【略】中，沭陽縣。【略】中，東海縣。【略】上，泰州。【略】南唐李氏升爲泰州，皇朝因之，後曰海陵郡。今縣四。望，海陵縣。【略】緊，興化縣。【略】中，泰興縣。【略】中下，如皐縣。【略】上，泗州。【略】今縣三。緊，盱眙縣。【略】上，臨淮縣。【略】上，招信縣。【略】上，滁州。【略】今縣三。望，清流縣。【略】望，來安縣。【略】緊，全椒縣。【略】

上，真州。【略】皇朝乾德二年，置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以聖像成功，升爲真州。統縣二。中，楊子縣。【略】望，六合縣。【略】中，通州。【略】皇朝天聖元年，改曰崇州。明道二年，復故。今縣二。望，静海縣。【略】望，海門縣。【略】

同下州，高郵軍。歷代地理與揚州同。皇朝開寶四年，置高郵軍。熙寧五年廢，元祐元年復置。今縣一。望，高郵縣。

又　卷二一《淮南西路》　緊，壽州。【略】唐屬穎、壽二州，後唐天成三年升爲忠正軍節度。周顯德中自壽春徙治穎州之下蔡。皇朝因之。今縣五。緊，下蔡縣。【略】望，安豐縣。【略】望，霍丘縣。【略】緊，壽春縣。【略】中，六安縣。【略】

上，廬州。【略】周顯德五年改爲保信軍，皇朝因之。今縣三。

上，合肥縣。【略】中，慎縣。【略】下，舒城縣。【略】

望，蘄州。【略】唐武德四年曰蘄州，天寶元年曰蘄春郡，皇朝因之。今縣五。望，蘄春縣。【略】望，蘄水縣。【略】羅田縣。望，廣濟縣。【略】望，黄梅縣。【略】

上，和州。【略】唐武德三年改爲和州，天寶元年曰歷陽郡，皇朝因之。今縣三。緊，歷陽縣。【略】中，含山縣。【略】中，烏江縣。【略】

上，舒州。【略】唐武德四年改爲舒州，天寶元年復爲同安郡，皇朝因之。今縣五。上，懷寧縣。【略】上，桐城縣。【略】上，宿松縣。【略】上，望江縣。【略】上，太湖縣。【略】

上，濠州。【略】字初作豪，唐元和三年改從濠。天寶元年復曰鍾離郡，皇朝因之。今縣二。望，鍾離縣。【略】望，定遠縣。【略】

上，光州。【略】唐曰光州，天寶元年曰弋陽郡，皇朝因之。今縣四。上，定城縣。【略】望，固始縣。【略】中下，光山縣。【略】中下，仙居縣。【略】

下，黄州。【略】唐武德三年復爲黄州，天寶元年復曰齊安郡，皇朝因之。今縣三。望，黄岡縣。【略】上，黄陂縣。【略】中，麻城縣。

同下州，無爲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廬州同。皇朝太平興國三年，以巢縣之無爲鎮置無爲軍。今縣三。望，無爲縣。【略】望，巢縣。【略】望，廬江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四四《淮東路》　揚州。江都、泰興。

又　卷四五　真州。揚子、六合。【略】

通州。静海、海門。【略】

泰州。海陵、如皋。

又　卷四六　淮安軍。山陽、鹽城、淮陰。【略】

寶應州。寶應。【略】

高郵軍。高郵、興化。

又　卷四七　滁州。清流、來安、全椒。【略】

招信軍。盱眙、天長、招信。

又　卷四八《淮西路》　廬州。合肥、梁縣、舒城。【略】

無爲軍。無爲、巢縣、廬江。【略】

安豐軍。壽春、安豐、霍丘、六安。【略】

濠州。鍾離、定遠。

又　卷四九　和州。歷陽、含山、烏江。【略】

安慶府。懷寧、桐城、宿松、望江、太湖。【略】

蘄州。蘄春、蘄水、黄梅、廣濟、羅田。

又　卷五〇　黄州。黄岡、黄陂、麻城。【略】

光州。定城、固始、光山。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淮南東路：揚州，唐淮南節度，建炎元年陞爲帥府。亳州，晋爲防禦，大中祥符七年陞爲集慶軍節度。保静軍，舊宿州，建隆元年陞爲防禦，開寶五年陞爲保静軍節度，劉豫改爲防禦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淮南西路：壽春府，舊壽州，政和六年陞爲壽春府。廬州，大觀二年爲望（裕）［郡］。安慶軍，舊舒州，政和五年改德慶軍，紹興十七年改安慶軍。光州，宣和元年爲光山軍節度。【略】

又　《方域六・州縣陞降廢置》　淮南路，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併一路，熙寧五年復分二路。【略】揚州：唐淮南節度，建炎元年陞爲帥府。【略】

保静軍，舊宿州，建隆元年陞爲防禦，開寶五年陞爲保静軍節度。劉豫改爲防禦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略】

海州：東海縣，開寶三年以朐山縣東海監爲縣。

泰州：周爲團練，乾德五年降軍事。【略】

[真州]：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迎鑾鎮爲建安軍。大觀元年陞爲望郡，政和七年爲儀真郡。楊子縣，舊名永貞，雍熙二年自揚州來隸。政和七年爲静海郡。

通州：政和七年以通州爲静海郡。

高郵軍：開寶四年以揚州高郵縣建軍，熙寧五年廢軍，並以縣隸揚州，元祐元年復置。紹興五年廢爲縣，隸揚州，是年十月爲軍使。三十一年復陞爲軍。【略】

漣水軍：太平興國三年以泗州漣水縣置軍，熙寧五年廢軍，以縣隸楚州。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海州漣水縣建軍。【略】

盱眙軍：舊泗州盱眙縣，建炎三年陞爲軍，四年廢爲縣，紹興十一年隸天長軍，十二年復陞爲軍，割天長、招信兩縣來隸。【略】

壽春府：舊壽州，政和六年陞爲壽春府，劉豫改爲壽州，紹興九年收復，依舊，寄治安豐縣。十二年置安豐軍，遂廢。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壽春縣爲壽春府，淮北壽春府爲下蔡縣。乾道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壽春府改爲安豐軍。蒙城縣，舊隸亳州，紹興九年來隸。【略】

六安軍：政和八年以壽春府六安縣陞爲軍。【略】

天長軍，周以揚州天長縣建軍，至道三年廢，縣還舊隸。【略】

光州：宣和元年爲光山軍節度。【略】

安豐軍，舊壽春府安豐縣，紹興十二年陞爲軍，割壽春府六安、霍丘、壽春三縣來隸。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縣爲軍使，兼壽春府安豐縣事。乾道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安豐縣使依舊爲縣，隸本軍。【略】

廬州：天觀二年陞爲望郡。梁縣，舊縣與孝宗御名同音，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三日改。【略】

安慶軍：舊舒州，政和五年改德慶軍，紹興十七年改爲安慶軍。

利豐監，偽唐鬻鹽之所，在通州城南，太平興國八年移治州西南琅山，後廢。

海陵監，偽唐於泰州海陵縣置鬻鹽監，開寶七年移治于如皐，後廢。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淮南路。舊爲一路，熙寧五年，分爲東西兩路。

東路。州十：揚，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軍二：高郵，漣水。縣三十八。南渡後，州九：揚，楚，海，泰，泗，滁，淮安，真，通，軍四：高郵，招信，淮安，清河，爲淮東路，宿，亳不與焉。【略】

揚州，大都督府，廣陵郡，淮南節度。熙寧五年，廢高郵軍，並以縣隸州。元祐元年，復高郵軍。舊領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建炎元年，升帥府。二年，高宗駐蹕。四年，爲真、揚鎮撫使，尋罷。嘉定中，淮東制置開幕府於楚州，仍兼安撫。【略】縣一：江都。緊。【略】南渡後，增縣二：廣陵，緊。泰興。中。【略】

亳州，望，譙郡，本防禦。大中祥符七年，建爲集慶軍節度。南渡後，没于金。【略】縣七：譙，望。城父，望。鄲，望。永城，望。衛真，望。【略】鹿邑，緊。蒙城。望。

宿州，上，符離郡，建隆元年，升防禦。開寶五年，建爲保静軍節度。元領五縣，紹興中，割虹縣隸楚州，後没于金。【略】縣四：符離，望。蘄，望。臨涣，緊。【略】靈壁。【略】楚州，緊，山陽郡，團練。乾德初，以盱眙屬泗州。開寶七年，以鹽城還隸。太平興國二年，又以鹽城監來隸。熙寧五年，廢漣水軍，以漣水縣隸州；元祐二年，復爲漣水軍。建炎四年，置楚泗承州漣水軍鎮撫使、淮東安撫制置使、京東河北鎮撫大使。紹興五年，權廢承州兩縣，和，廬，濠，黄，滁，楚州各一縣，置鎮官。三十二年，漣水復來屬。嘉定初，節制本路沿邊軍馬。十年，制置安撫司公事。寶慶三年，升寶應縣爲州。紹定元年，升山陽縣爲淮安軍。端平元年，改軍爲淮安州。【略】縣四：山陽，望。【略】鹽城，上。【略】淮陰，中。【略】寶應。緊。【略】

海州，上，東海郡，團練。建炎間，入于金，紹興七年復。隆興初，割以畀金，隸山東路，以漣水縣來屬。嘉定十二年復，寶慶末，李全據之。紹定四年，全死，又復。端平二年，徙治東海縣。淳祐十二年，全子璮又據之，治朐山。景定二年，璮降，置西海州。【略】縣四：朐山，緊。懷仁，中。沭陽，中。東海。中。

泰州，上，海陵郡。本團練，乾德五年，降爲軍事。建炎三年，入于

金，尋復。四年，置通、泰鎮撫使。紹興十年，移治泰興沙上，時泰興隸海陵，復舊治。元領四縣，紹興十二年，割泰興隸揚州。建炎四年，又以興化隸高郵軍。【略】縣二：海陵，望。如皋。中下。【略】

泗州，上，臨淮郡。建隆二年，廢徐城縣。乾德元年，以楚州之盱眙、濠州之招信來屬；建炎四年，復屬濠州。紹興十二年入金，後復。【略】縣三：臨淮，上。虹，中。【略】淮平，上。【略】

滁州，上，永陽郡，軍事。建炎間，置滁、濠鎮撫使，尋廢。嘉熙中，移治王家沙。景定五年，復舊治。【略】縣三：清流，望。全椒，緊。來安。望。【略】

真州，望，軍事。本上州。乾德三年，升爲建安軍。至道二年，以揚州之六合來屬。大中祥符六年，爲真州。大觀元年，升爲望。政和七年，賜郡名曰儀真。建炎三年，入于金，尋復。【略】縣二：揚子，中。【略】六合。望。

通州，中，軍事。政和七年，賜郡名曰靜海。建炎四年，入于金，尋復。【略】縣二：靜海，望。【略】海門。望。監一：利豐。【略】

高郵軍，同下州，高沙郡，軍事。開寶四年，以揚州高郵縣爲軍。熙寧五年，廢爲縣，隸揚州。元祐元年，復爲軍。建炎四年，升承州，割泰州興化縣來屬；置鎮撫使。紹興五年，廢爲縣，復隸揚州，以知縣兼軍使。三十一年，復爲軍，仍以興化來屬。【略】縣一；今縣二：高郵，望。興化。緊。【略】

安東州，本漣水軍。太平興國三年，以泗州漣水縣置軍。熙寧五年，廢爲縣，隸楚州。元祐二年，復爲軍。紹興五年，廢爲縣；三十二年，復爲軍。紹定元年，屬寶應州。端平元年，復爲軍。景定初，升安東州。【略】縣一：漣水。望。

招信軍，本泗州盱眙縣，建炎三年，升軍，四年爲縣，隸濠州。紹興二年，復隸泗州。七年，仍舊隸京東。十一年，隸天長軍。十二年，復升軍，以天長來屬。寶慶三年。入于金。紹定四年復，仍爲招信軍。縣二：天長，望。【略】招信。【略】

淮安軍，本泗州五河口。端平二年，金亡，遺民來歸，置隘使屯田。咸淳七年六月，置軍。縣一：五河。【略】

清河軍，咸淳九年置。縣一：清河。

西路。府：壽春。州七：廬，蘄，和，舒，濠，光，黄。軍二：六安，無爲。縣三十三。南渡後，府二：安慶，壽春，州六：廬，蘄，和，濠，光，黄，軍四：安豐，鎮巢，懷遠，六安，爲淮西路。

壽春府，壽春郡，緊，忠正軍節度。本壽州。開寶中，廢霍山，盛唐二縣。政和六年，升爲府。八年，以府之六安縣爲六安軍。紹興十二年，升安豐爲軍，以六安、霍丘、壽春三縣來隸。三十二年，升壽春爲府，以安豐軍隸焉。隆興二年，軍使兼知安豐縣事。乾道三年，罷壽春，復爲安豐軍。【略】縣四：下蔡，緊。安豐，望。霍丘，望。壽春。緊。【略】

六安軍，政和八年，升縣爲軍。紹興十三年，廢爲縣。景定五年，復爲軍。端平元年，又爲縣，後復爲軍。縣一：六安。中。

廬州，望，保信軍節度。大觀二年，升爲望。舊領淮南西路兵馬鈐轄。建炎二年，兼本路安撫使。紹興初，寄治巢縣。乾道二年，置司于和州。五年，復舊。【略】縣三：合肥，上。舒城，下。梁。中。

蘄州，望，蘄春郡，防禦。建炎初，爲盜所據，紹興五年收復。景定元年，移治龍磯。【略】縣五：蘄春，望。【略】蘄水，望。廣濟，望。黄梅，上。羅田。【略】

和州，上，歷陽郡，防禦。南渡後，爲姑熟、金陵藩蔽也。淳熙二年，兼管内安撫。【略】縣三：歷陽，緊。【略】含山，中。【略】烏江。中。【略】

安慶府，本舒州，同安郡，德慶軍節度。本團練州。建隆元年，升爲防禦。政和五年，賜軍額。建炎間，置舒、蘄鎮撫使。紹興三年，舒、黄、蘄三州仍聽江南西路安撫司節制。十七年，改安慶軍。慶元元年，以寧宗潛邸，升爲府。端平三年，移治羅刹洲，又移楊槎州。景定元年，改築宜城。舊屬沿江制置使司。【略】縣五：懷寧，上。桐城，上。宿松，上。望江，上。太湖。上。監一：同安。【略】

濠州，上，鍾離郡，團練。乾道初，移戍藕塘，嘉定四年，始城定遠縣，復舊。【略】縣二：鍾離，望。定遠。望。

光州，上，弋陽郡，光山軍節度。本軍事州。宣和元年，賜軍額。紹興二十八年，避金太子光瑛諱，改蔣州。嘉熙元年，兵亂，徙治金剛臺，

尋復故。【略】縣四：定城，上。固始，望。光山，中下。【略】仙居。中下。【略】

黄州，下，齊安郡，軍事。建炎隸沿江制置副使司。【略】縣三：黄冈，望。黄陂，上。【略】麻城。中。【略】

無爲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三年，以廬州巢縣無爲鎮建爲軍，以巢、廬江二縣來屬。建炎二年，入于金，尋復。景定三年，升巢縣爲鎮巢軍。【略】縣三：無爲，望。【略】巢，望。【略】廬江。望。【略】

懷遠軍，寶祐五年五月置。縣一：荆山。

淮南東、西路，本淮南路，蓋《禹貢》荆、徐、揚、豫四州之域，而揚州爲多。當南斗，須女之分。東至于海，西抵濉、渙，南濱大江，北界清、淮。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人性輕揚，善商賈，鄽里饒富，多高貲之家。揚、壽皆爲巨鎮，而真州當運路之要，符離、譙、亳、臨淮、朐山皆便水運，而隸淮服。其俗與京東、西略同。

江南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 昇州，今理江寧、上元二縣。古揚州之域。【略】皇朝開寶八年十一月削平江表，復爲昇州。元領縣八。今五：江寧，上元，溧水，溧陽，句容。三縣割出：當塗，置太平州。蕪湖，入太平州。繁昌。入太平州。

又 卷一〇三《江南西道一》 宣州，宣城郡。今理宣城縣。【略】永泰元年割秋浦、青陽、至德三縣置池州。宣州自後爲寧國軍節度。皇朝因之。元領縣十。今六：宣城，涇縣，南陵，寧國，旌德，太平。四縣割出：當塗，建太平州。廣德，置軍。溧水，入昇州。溧陽。入昇州。【略】

廣德軍，今理廣德縣。本宣州廣德縣，偽唐保大八年改爲廣德制置。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建爲軍，管廣德一縣。

又 卷一〇四《江南西道二》 歙州，新安郡。今理歙縣。【略】領縣六：歙，休寧，績溪，黟，祁門，婺源。

又 卷一〇五《江南西道三》 太平州，理當塗縣。本宣州當塗縣，周世宗畫江爲界之後，偽唐于縣立新和州，又爲雄遠軍。皇朝開寶八年平江南，改爲平南軍。太平興國二年升爲太平州，割當塗、蕪湖、繁昌三縣以隸焉。今領縣三：當塗，蕪湖，繁昌。

池州，池陽郡。今理貴池縣。【略】皇朝割銅陵、東流二縣來屬。元領縣四。今六：貴池，青陽，建德，石埭，銅陵，宣州割到。東流。同上。

又 卷一〇六《江南西道四》 洪州，豫章郡。今理南昌縣。【略】元領縣四。今七：南昌，新建，新置。豐城，分寧，靖安，奉新，武寧。二縣割出：高安，爲筠州。建昌。入南康軍。【略】

筠州，理高安縣。【略】元領縣五。今四：高安，清江，上高，新昌。一縣割出：萬載。萬載。入袁州。

又 卷一〇七《江南西道五》 饒州，鄱陽郡。今理鄱陽縣。【略】元領縣五：鄱陽，餘干，浮梁，樂平，德興。【略】

永平監者，本饒州鑄錢之所，偽唐立爲監。皇朝平江南，因之不改。信州，上饒郡。今理上饒縣。【略】元領縣五。今四：上饒，弋陽，玉山，貴溪。一縣直屬朝廷：鉛山。

又 卷一〇八《江南西道六》 虔州，南康郡。理贛縣。【略】後唐長興二年升爲昭信軍節度。皇朝因之。元領縣九。今十三：贛縣，安遠，雩都，虔化，南康，大庾，信豐，瑞金，石城，上游，新置。龍南，新置。興國，新置。會昌。新昌。

又 卷一〇九《江南西道七》 袁州，宜春郡。今理宜春縣。【略】元領縣三。今五：宜春，分宜，新置。萍鄉，新喻，萬載。筠州割到。【略】

吉州，廬陵郡。今理廬陵縣。【略】元領縣五。今七：廬陵，新淦，沽濫反。太和，安福，永新，吉水，新置。龍泉。新置。

又 卷一一〇《江南西道八》 撫州，臨川郡。今理臨川縣。【略】

偽吳順義九年升爲昭武軍節度使。皇朝因之。元領縣四。今縣四場一。臨川，崇仁，南豐，宜黄，金谿場。新置。一縣割出：南城。爲建昌軍。【略】

建昌軍，理南城縣。本撫州南城縣，開寶二年，偽唐置建武軍。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改爲建昌軍。領縣一：南城。

又 卷一一一《江南西道九》 江州，潯陽郡。今理德化縣。【略】元領縣七。今五：德化，彭澤，德安，瑞昌，湖口。二縣割出：東流，入池州。都昌。入南康軍。【略】

南康軍，理星子縣。本江州星子鎮，以落星石爲名。皇朝太平興國三年以地當要津，改鎮爲星子縣；至七年於縣置南康軍，領星子縣，仍割江州之都昌、洪州之建昌等縣以屬焉。領縣三：星子，都昌，建昌。

又 卷一一三《江南西道十一》 興國軍，理永興縣。本鄂州永興縣，開寶七年，僞唐國建爲制置院。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四月昇爲軍，仍割鄂州通山、大冶并永興三縣屬焉。領縣三：永興，通山，大冶。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 江南路。

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并一路。天禧二年復分二路。

東路。府一，州七，軍二，縣四十八。

次府，江寧府，建康軍節度。唐昇州。僞唐改江寧府。皇朝開寶八年爲昇州，天禧二年，爲江寧府，建康軍節度。治上元、江寧二縣。【略】縣五。開寶八年以蕪湖、繁昌、廣德三縣隸宣州，以青陽、銅陵二縣隸池州。次赤，上元。【略】次赤，江寧。【略】次畿，句容。【略】次畿，溧水。【略】次畿，溧陽。

望，宣州，宣城郡，寧國軍節度。治宣城縣。【略】縣六。開寶八年以昇州廣德、蕪湖、繁昌三縣隸州。太平興國二年以蕪湖、繁昌二縣隸太平州，四年以廣德縣隸廣德軍。望，宣城。【略】望，南陵。【略】緊，涇。【略】緊，寧國。【略】緊，旌德。【略】中，太平。【略】

上，歙州，新安郡，軍事。治歙縣。【略】縣六。望，歙。【略】望，休寧。【略】望，祁門。【略】望，婺源。【略】望，績溪。【略】緊，黟。【略】

上，江州，尋陽郡，軍事。僞唐奉化軍節度。皇朝開寶八年降軍事。治德化縣。【略】縣五。太平興國三年以星子鎮置縣，以東流縣隸池州，七年以星子、都昌二縣隸南康軍。望，德化。【略】緊，德安。【略】中，瑞昌。【略】中，湖口。【略】中，彭澤。【略】監一。咸平三年置，鑄銅錢。廣寧。【略】

上，池州，池陽郡，軍事。治貴池縣。【略】縣六。開寶八年以昇州青陽、銅陵二縣，太平興國三年以江州東流縣，並隸州。望，貴池。【略】上，青陽。【略】上，銅陵。【略】上，建德。【略】上，石埭。【略】中下，東流。【略】監一。至道二年置，鑄銅錢。永豐。【略】

上，饒州，鄱陽郡，軍事。治鄱陽縣。【略】縣六。開寶八年以餘干縣地置安仁場，端拱元年升爲縣。望，鄱陽。【略】望，餘干。【略】望，浮梁。【略】望，樂平。【略】緊，德興。【略】中，安仁。【略】監一。僞唐置，鑄銅錢。皇朝因之。永平。【略】

上，信州，上饒郡，軍事。治上饒縣。【略】縣六。開寶八年以鉛山縣直隸京，後復隸州。淳化五年以弋陽縣貴豐鎮置縣，景祐二年省，康定元年復置，慶曆三年復爲鎮。熙寧七年以上饒縣永豐鎮置縣。

望，上饒。【略】望，玉山。【略】望，弋陽。【略】望，貴溪。【略】中，鉛山。【略】中，永豐。【略】

上，太平州，軍事。僞唐雄遠軍。皇朝開寶八年改平南軍，太平興國二年升爲州。治當塗縣。【略】縣三。太平興國二年以宣州蕪湖、繁昌二縣隸州。上，當塗。【略】中，蕪湖。【略】中，繁昌。【略】

同下州，南康軍。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置軍。治星子縣。【略】縣三。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都昌、洪州建昌二縣隸州。上，星子。【略】望，建昌。【略】上，都昌。【略】

同下州，廣德軍。太平興國四年以宣州廣德縣置軍。治廣德縣。【略】縣二。端拱元年以廣德縣郎步鎮置建平縣。望，廣德。【略】望，建平。

西路。州六，軍四，縣四十七。

都督，洪州，豫章郡，鎮南軍節度。治南昌、新建二縣。【略】縣七。太平興國六年析南昌縣地置新建縣，七年以建昌縣隸南康軍。望，南昌。【略】望，新建。【略】望，奉新。【略】望，豐城。【略】望，分寧。【略】緊，武寧。【略】中，靖安。【略】

上，虔州，南康郡，昭信軍節度。治贛縣。【略】縣一十。太平興國八年以贛縣險江鎮置興國縣，雩都縣九洲鎮置會昌縣。淳化元年以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隸南安軍。

望，贛。【略】望，虔化。【略】望，興國。【略】望，信豐。【略】望，雩都。【略】望，會昌。【略】望，瑞金。【略】緊，石城。【略】上，安遠。【略】中，龍南。

上，吉州，廬陵郡，軍事。治廬陵縣。【略】縣八。太平興國九年以古吉陽縣地置吉水縣。淳化三年以新淦縣隸臨江軍。至和元年以吉水縣報恩鎮置永豐縣。熙寧四年以龍泉縣萬安鎮置萬安縣。

望，廬陵。【略】望，吉水。【略】望，安福。【略】望，太和。【略】望，龍泉。【略】望，永新。【略】望，永豐。【略】望，萬安。

上，袁州，宜春郡，軍事。治宜春縣。【略】縣四。開寶八年以筠州萬載縣

隸州。雍熙元年析宜春縣地置分宜縣。淳化三年以新喻縣隸臨江軍。望，宜春。【略】望，分宜。【略】望，萍鄉。【略】緊，萬載。【略】

上，撫州，臨川郡，軍事。偽吳昭武軍節度。皇朝開寶四年降軍事。治臨川縣。【略】縣四。開寶三年以宜黃場升爲縣。淳化二年以南豐縣隸建昌軍，五年以金谿場升爲縣。望，臨川。【略】望，崇仁。【略】望，宜黃。【略】緊，金谿。

上，筠州，軍事。治高安縣。【略】縣三。開寶八年以萬載縣隸袁州。太平興國三年以高安縣鹽步鎮置新昌縣。淳化三年以清江縣隸臨江軍。望，高安。【略】望，上高。【略】望，新昌。【略】

同下州，興國軍。太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縣置永興軍，三年改興國。治永興縣。【略】縣三。太平興國二年以鄂州通山、大冶二縣隸軍。望，永興。【略】緊，大冶。【略】中，通山。【略】

同下州，南安軍。淳化元年以虔州大庾縣置軍。治大庾縣。【略】縣三。淳化元年以虔州南康、上猶二縣隸軍。中，大庾。【略】望，南康。【略】上，上猶。【略】

同下州，臨江軍。淳化三年析筠州清江縣置軍。治清江縣。【略】縣三。淳化三年以吉州新淦、袁州新喻二縣隸軍。望，清江。【略】望，新淦。【略】望，新喻。【略】

同下州，建昌軍。偽唐建武軍。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昌。治南城縣。【略】縣二。淳化二年以撫州南豐縣隸軍。望，南城。【略】望，南豐。【略】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江南東路：江寧、宣、歙、江、池、饒、信、太平、南康、廣德。

江南西路：洪、虔、吉、袁、撫、筠、興國、南安、臨江、建昌。

又 卷二四《江南東路》 次府，江寧府。【略】五代時，南唐李氏竊據，升爲江寧府。皇朝開寶八年克，復降爲昇州。天禧二年復，升爲江寧府，建康軍節度。今縣五。次赤，上元縣。【略】次赤，江寧縣。【略】次畿，句容縣。【略】次畿，溧水縣。【略】次畿，溧陽縣。【略】

望，宣州。【略】唐武德三年曰宣州，天寶元年曰宣城郡，吳升爲寧國軍節度。皇朝因之。今縣六。望，宣城縣。【略】望，南陵縣。【略】緊，涇縣。【略】緊，寧國縣。【略】緊，旌德縣。【略】中，太平縣。【略】

上，歙州。【略】唐武德四年復置歙州，天寶元年曰新安郡，皇朝因之。統縣六。望，歙縣。【略】望，休寧縣。【略】望，祈門縣。【略】望，婺源縣。【略】望，績溪縣。【略】望，黟縣。【略】

上，江州。【略】唐武德四年復置江州，天寶元年曰尋陽郡，皇朝因之。今縣五。望，德化縣。【略】緊，德安縣。【略】中，瑞昌縣。【略】中，湖口縣。【略】中，彭澤縣。【略】

上，池州。【略】唐武德四年，析宣州置池州。正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置，後曰池陽郡。皇朝因之。今縣六。望，貴池縣。【略】上，青陽縣。【略】上，銅陵縣。【略】上，建德縣。【略】上，石埭縣。中下，東流縣。【略】

上，饒州。【略】唐武德四年曰饒州，天寶元年曰鄱陽郡，皇朝因之。今縣六。望，鄱陽縣。【略】望，餘干縣。【略】望，浮梁縣。【略】望，樂平縣。【略】望，德興縣。【略】中，安仁縣。【略】

上，信州。【略】唐乾元元年，析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撫二州之地置信州，後曰上饒郡，皇朝因之。統縣六。望，上饒縣。【略】望，玉山縣。【略】望，弋陽縣。【略】望，貴溪縣。【略】中，鉛山縣。【略】中，永豐縣。【略】

上，太平州。自唐以前地理與宣州同。南唐置雄遠軍。皇朝開寶八年，改平南軍。太平興國三年，升爲太平州。今縣三。上，當塗縣。【略】中，蕪湖縣。【略】中，繁昌縣。【略】

同下州，南康軍。【略】皇朝太平興國七年置南康軍。今縣三。望，星子縣。【略】望，建昌縣。【略】上，都昌縣。【略】

同下州，廣德軍。【略】皇朝開寶八年屬宣州，太平興國四年置廣德軍。今縣二。望，廣德縣。【略】望，建平縣。

又 卷二五《江南西路》 都督，洪州。【略】唐武德五年復曰洪州，天寶元年曰豫章郡，後升鎮南軍節度。皇朝因之。今縣八。望，南昌縣。【略】望，新建縣。【略】望，奉新縣。【略】望，豐城縣。【略】望，分寧縣。【略】緊，武寧縣。【略】中，靖安縣。【略】進賢縣。【略】

上，虔州。【略】唐武德五年曰虔州，天寶九年曰南康郡，後唐長興二年升爲昭信軍節度。皇朝因之。今縣十。望，贛縣。【略】望，虔化縣。【略】望，興國縣。【略】望，信豐縣。【略】望，雩都縣。【略】望，會昌

縣。【略】望，瑞金縣。【略】緊，石城縣。【略】上，安遠縣。【略】中，龍南縣。【略】

上，吉州。【略】唐武德五年曰吉州，天寶元年曰廬陵郡，皇朝因之。今縣八。望，廬陵縣。【略】望，吉水縣。【略】望，安福縣。【略】望，太和縣。【略】望，龍泉縣。【略】望，永新縣。【略】望，永豐縣。【略】望，萬安縣。【略】

上，袁州。【略】唐武德四年曰袁州，天寶元年曰宜春郡，皇朝因之。今縣四。望，宜春縣。【略】望，分宜縣。【略】望，萍鄉縣。【略】緊，萬載縣。【略】

上，撫州。【略】唐武德五年曰撫州，天寶元年曰臨川郡，皇朝因之。今縣四。望，臨川縣。【略】望，崇仁縣。【略】望，宜黃縣。【略】望，金谿縣。【略】

上，筠州。自唐以前地理與洪州同。南唐李景置筠州。皇朝因之。今縣三。望，高安縣。【略】望，上高縣。【略】望，新昌縣。【略】

同下州，興國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鄂州同。皇朝太平興國二年，置興國軍。今縣三。望，永興縣。【略】緊，大冶縣。【略】中，通山縣。【略】

同下州，南安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虔州同。皇朝淳化元年置。今縣三。中，大庾縣。【略】望，南康縣。【略】上，上猶縣。【略】

同下州，臨江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筠、袁、吉三州同。皇朝淳化三年置。今縣三。望，清口縣。【略】望，新淦縣。【略】望，新喻縣。【略】

同下州，建昌軍。自唐以前地理與撫州同。南唐析置建武軍，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改名。今縣二。望，南城縣。【略】望，南豐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一四《江東路》 建康府。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

又 卷一五 太平州。當塗、蕪湖、繁昌。【略】

寧國府。宣城、南陵、涇縣、寧國、旌德、太平。

又 卷一六 徽州。歙、休寧、祈門、黟、婺源、績溪。【略】

池州。貴池、青陽、建德、銅陵、石埭、東流。

又 卷一七 南康軍。星子、建昌、都昌。

又 卷一八 信州。上饒、玉山、弋陽、貴溪、鉛山、永豐。【略】

饒州。鄱陽、餘干、浮梁、樂平、德興、安仁。【略】

廣德軍。廣德、建平。

又 卷一九《江西路》 隆興府。南昌、新建、奉新、分寧、武寧、豐城、進賢、靖安。【略】

袁州。宜春、分宜、萍鄉、萬載。

又 卷二〇 贛州。贛縣、寧都、雩都、興國、信豐、會昌、瑞金、石城、安遠、龍南。【略】

吉州。廬陵、吉水、安福、太和、龍泉、永新、永豐、萬安。【略】

瑞州。高安、上高、新昌。

又 卷二一 撫州。臨川、崇仁、宜黃、金谿、樂安。【略】

建昌軍。南城、南豐、新城、廣昌。【略】

臨江軍。清江、新淦、新喻。

又 卷二二 江州。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澤。【略】

興國軍。永興、大冶、通山。

南安軍。大庾、南康、上猶。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江南路：江寧府，偽唐江寧府，開寶八年爲昇州，天禧二年復爲江寧府，建康軍節度。建炎元年陞爲帥府，三年改建康府。江州，偽唐奉化軍節度，開寶八年降軍事州。寧國府，舊宣州，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孝宗潛藩陞。撫州，偽吳昭武軍節度，開寶八年降軍州事。隆興府，舊洪州，鎮南州節度。先是軍言係孝宗潛藩，乞依靜江府例陞爲府額，隆興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陞爲興隆。

又 《方域六・州縣陞降廢置》 江南路，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併一路。真宗天禧四年，復分二路。紹興元年正月十日，尚書省言：「今措置：建康府、池、饒、宣、徽、信、撫、太平州、廣德、建昌軍爲江南東路，江、洪、筠、袁、虔、吉州、興國、南康、臨江、南安軍爲江南西路。其江南東西路提刑并提舉茶鹽官，並依今來分定州軍管幹職事。鄂、岳、潭、衡、永、郴、道州、桂陽監爲荆湖東路，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爲荆湖西路。其湖南提刑并提舉茶鹽官，並改

充荆湖東路，其荆湖西路合創置提刑并提舉茶鹽官。」從之。東路。紹興元年，以建康府、池、饒、宣、徽、信、撫、太平州、廣德、建昌軍爲江南東路。四年，撥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南西路。

建康府【略】「昇州宣陞曰江寧府，軍額曰建康軍節度。」建炎元年陞爲帥府。建炎三年五月九日，詔江寧府改爲建康府。【略】

徽州：宣和三年以歙州改。

江州：僞唐奉化軍節度，開寶八年降軍事州，大觀元年陞爲望郡。

南康軍：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置軍。【略】

廣德軍：太平興國四年以宣州廣德縣置軍。【略】

隆興府：舊洪州，鎮南軍節度。先是，本軍言係孝宗潛藩，乞依静江府例陞爲府額，隆興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陞爲隆興府。【略】

贛州：舊虔州，（太）［大］觀元年陞爲望郡，紹興二十三年改。【略】

撫州：僞吴昭武軍節度，開寶八年降軍（州）［事州］事。【略】

永興縣，太平興國二年，以鄂州永興縣建永興軍，以縣爲治所，三年改興國軍。【略】

南安軍：大庾縣，淳化元年以虔州大庾縣建軍，以縣爲治所。

清江縣，淳化三年以筠州清江縣置軍，以縣爲治所。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江南東、西路。建炎元年，以江寧府、洪州並升帥府，四年，合江東、西爲江南路，以鄂、岳來屬。又置三帥：鄂州路，統鄂岳筠袁虔吉州、南安軍；江西路，統江洪撫信州、興國南康臨江建昌軍；建康府路，統建康府、池饒宣徽太平州、廣德軍。紹興初，復分東西，以建康府、池饒徽宣信撫太平州、廣德建昌軍爲江南東路，以江洪筠袁虔吉州、興國南康臨江南安軍爲江南西路。尋以撫州、建昌軍還隸西路，南康軍還隸東路。置帥于池、江二州。未幾，以二州地僻隘，復還建康府、洪州。

東路。府一：江寧。州七：宣，徽，江，池，饒，信，太平。軍二：南康，廣德。縣四十三。南渡後，府二：建康，寧國。州五：徽，池，饒，信，太平。軍二：南康，廣德，爲東路。【略】江寧府，上，開寶八年，平江南，復爲昇州節度。【略】天禧二年，升爲建康軍節度。舊領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建炎元年，爲帥府。三年，復爲建康府，統太平宣徽廣德。五月，高宗即府治建行宫。紹興八年，置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三十一年，爲行宫留守。乾道三年，兼沿江軍，尋省。【略】縣五：上元，次赤。江寧，次赤。句容，次畿。【略】溧水，次畿。溧陽。次畿。

寧國府，本宣州，宣城郡，寧國軍節度。乾道二年，以孝宗潛邸，升爲府。七年，魏惠憲王山鎮，置長史、司馬。【略】縣六：宣城，望。南陵，望。寧國，緊。旌德，緊。太平，中。涇。緊。

徽州，上，新安郡，軍事。宣和三年，改歙州爲徽州。【略】縣六：歙，望。休寧，望。祁門，望。婺源，望。績溪，望。黟。緊。

池州，上，池陽郡，軍事。建炎四年，分江東、西置安撫使，領建康、太平宣徽饒、廣德。後以建康路安撫使兼知池州。【略】縣六：貴池，望。青陽，上。【略】銅陵，上。建德，上。【略】石埭，上。東流。中下。【略】監一：永豐。【略】

饒州，上，鄱陽郡，軍事。【略】縣六：鄱陽，望。餘干，望。浮梁，望。樂平，望。德興，緊。安仁。中。【略】監一：永平。【略】

信州，上，上饒郡，軍事。【略】縣六：上饒，望。玉山，望。弋陽，望。【略】貴溪，望。鉛山，中。【略】永豐。中。【略】

太平州，上，軍事。開寶八年，改南平軍。太平興國二年，升爲州。【略】縣三：當塗，上。蕪湖，中。【略】繁昌。中。【略】

南康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建爲軍。本隸西路，紹興初，來屬。【略】縣三：星子，上。【略】建昌，望。【略】都昌。上。【略】

廣德軍，同下州。太平興國四年，以宣州廣德縣爲軍。【略】縣二：廣德，望。【略】建平。望。【略】

西路。州六：洪，虔，吉，袁，撫，筠。軍四：興國，南安，臨江，建昌。縣四十九。南渡後，府一：隆興。州六：江，贛，吉，袁，撫，筠。軍四：興國，建昌，臨江，南安，爲西路。【略】隆興府，本洪州，都督府，豫章郡，鎮南軍節度。舊領江南西路兵馬鈐轄。紹興三年，以淮西屯兵聽江西節制，兼宣撫舒、蘄、光、黄、安、復州，尋罷。四年，止稱安撫，制置使。八年，復兼安撫、制置大使。隆興三年，以孝宗潛藩，升爲府。【略】縣八：南昌，望。新建，望。【略】奉新，望。【略】豐城，

望。分寧，望。【略】武寧，緊。靖安，中。【略】進賢。【略】

江州，上，潯陽郡，開寶八年，降爲軍事。大觀元年，升爲望郡。舊隸江南東路。建炎元年，升定江軍節度。二年，置安撫、制置使，以江、池、饒、信爲江州路。紹興元年，復爲二路，本路置安撫大使。嘉熙四年，爲制置副使司治所。咸淳四年，移制置司黄州，十年，還舊治。【略】縣五：德化，望。【略】德安，緊。瑞昌，中。湖口，中。彭澤。中。監一：廣寧。【略】

贛州，上。本虔州，南康郡，昭信軍節度。大觀元年，升爲望郡。建炎間，置管内安撫使；紹興十五年罷，復置江西兵馬鈐轄，兼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二十三年，改今名。【略】縣十：贛，望。【略】虔化，望。【略】興國，望。【略】信豐，望。雩都，望。會昌，望。【略】瑞金，望。【略】石城，緊。安遠，上。龍南。中。【略】

吉州，上，廬陵郡，軍事。【略】縣八：廬陵，望。吉水，望。【略】安福，望。太和，望。龍泉，望。【略】永新，望。【略】永豐，望。萬安。望。【略】

袁州，上，宜春郡，軍事。【略】縣四：宜春，望。分宜，望。【略】萍鄉，望。萬載。緊。【略】

撫州，上，臨川郡，軍事。建炎四年，隸江南東路。紹興四年，復來隸。【略】縣五：臨川，望。【略】崇仁，望。宜黄，望。【略】金谿，緊。【略】樂安。【略】

瑞州，上，本筠州，軍事。紹興十三年，改高安郡。寶慶元年，避理宗瑋，改今名。【略】縣三：高安，望。上高，望。新昌。望。【略】

興國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二年，以鄂州永興縣置永興軍。三年，改興國。【略】縣三：永興，望。大冶，緊。【略】通山。中。【略】

南安軍，同下州。淳化元年，以虔州大庾縣建爲軍。【略】縣三：南康，望。【略】大庾，中。【略】上猶。上。【略】

臨江軍，同下州。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江建軍。【略】縣三：清江，望。新淦，望。【略】新喻。望。【略】

建昌軍，同下州。舊建武軍，太平興國四年改。【略】縣二：南城，望。【略】南豐。望。南渡後，增縣二：新城，【略】廣昌。【略】

江南東、西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牽牛、須女之分。東限七閩，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川澤沃衍，有水物之饒。永嘉東遷，衣冠多所萃止，其後文物頗盛。而茗荈、冶鑄、金帛、杭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急，喪葬或不中禮，尤好爭訟，其氣尚使然也。

荆湖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 鄂州，江夏郡。今理江夏縣。【略】皇朝爲武清軍節度。元領縣九。今六：江夏，武昌，蒲圻，嘉魚，崇陽，永安。三縣割出：永興，置興國軍。通山，入興國軍。大冶。入興國軍。

又 卷一一三《江南西道十一》 岳州，巴陵郡。今理巴陵縣。南鄰蒼梧之野。【略】元領場縣六。今縣四場一：巴陵，華容，平江，橋江。舊名沅江。王朝場。一縣割出：湘陰。入潭州。

又 卷一一四《江南西道十二》 潭州，長沙郡。今理長沙縣。【略】皇朝爲武安軍節度。元領縣六。今十：長沙，湘潭，益陽，湘鄉，醴陵，瀏陽，攸縣，衡州割到。衡山，衡州割到。湘陰，岳州割到。寧鄉。新置。

又 卷一一五《江南西道十三》 衡州，衡陽郡。今理衡陽縣。【略】元領縣六。今五：衡陽，茶陵，耒陽，常寧，安仁。潭州割到。二縣割出：衡山，攸縣。已上二縣入潭州。【略】

邵州，邵陽郡。今理邵陽縣。【略】元領縣二：邵陽，武岡。

又 卷一一六《江南西道十四》 道州，江華郡。今理營道縣。【略】

今郡界有都龐嶺，亦謂之永明嶺。又有甜渚嶺，今謂之白芒嶺是也。元領縣五。今四：營道，寧遠，永明，江華。一縣廢：大曆。併入寧遠。【略】

永州，零陵郡。今理零陵縣。【略】南去湘水八里，西去瀟水三十步。元領縣五。今三：零陵，祁陽，東安。二縣割出：湘源，灌陽。二縣爲全州。【略】

全州，今理清湘縣。本漢洮陽縣地，在湘江之西岸。【略】今領縣二：清湘，灌陽。

又　卷一一七《江南西道十五》　郴州，桂陽郡。今理郴縣。【略】元領縣八：郴縣，臨武，藍山，高亭，資興，平陽，義昌，義章。【略】桂陽監，在桂陽洞之南。歷代已來，或爲監出銀之務也。晉天福四年割出郴州平陽、臨武兩縣人户屬監。

又　卷一一八《江南西道十六》　澧州，澧陽郡。今理澧陽縣。【略】今屬江南西道。元領縣四：澧陽，安鄉，石門，慈利。【略】朗州，武陵郡。今理武陵縣。【略】元領縣二。今三：武陵，龍陽，桃源。新置。

又　卷一二二《江南西道二十》　沅州，潭陽郡。今理龍標縣。【略】領縣二：龍標，沅溪。

又　卷一三一《淮南道九》　漢陽軍，理漢陽縣。故沔州也。【略】領縣二：漢陽，漢川。

又　卷一三二《淮南道十》　安州，安陸郡。今理安陸縣。【略】周顯德元年又降爲防禦州。皇朝因之，爲安遠軍節度。元領縣七。今六：安陸，孝感，雲夢，應城，應山，汉川。鄂州割到。一縣廢：吉陽。

又　卷一四四《山南東道三》　復州，竟陵郡。今理景陵縣。【略】元領縣三。今二：景陵，沔陽。一縣割出：監利。入荆州。

又　卷一四六《山南東道五》　荆州，江陵郡。今理江陵縣。【略】元領縣八。今九：江陵，枝江，公安，松滋，石首，建寧，潛江，玉沙，以上三縣新置。監利。復州割到。三縣割出：荆門，別爲軍。當陽，入荆門。武安。並入荆門軍。【略】

荆門軍，本漢舊縣，隋時廢，即荆襄之要津。唐貞元二十一復置。唐末，荆州高氏割據，建爲軍，領荆州當陽縣。皇朝開寶五年割荆州之長林縣、襄州之故樂鄉縣合爲一縣，置于郭下。領縣二：長林，當陽。

又　卷一四八《山南東道七》　歸州，巴東郡。今理秭歸縣。土地所屬與雲安郡同。【略】元領縣三：秭歸，巴東，興山。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　荆湖路。咸平二年分南、北路。

南路。州七，監一，縣三十四。

上，潭州，長沙郡，武安軍節度。唐武安軍節度。皇朝乾德元年降防禦，端拱元年復節度。治長沙縣。【略】縣一十一。乾德三年升常豐場爲縣，開寶中省入長沙縣。太平興國二年析長沙縣地置寧鄉縣。淳化四年以衡州衡山縣、岳州湘陰縣隸州。熙寧六年置安化縣。

望，長沙。【略】望，衡山。【略】望，安化。【略】緊，醴陵。【略】上，攸。【略】中，湘鄉。【略】中，湘潭。【略】中，益陽。【略】中，瀏陽。【略】中，湘陰。【略】中，寧鄉。【略】

上，衡州，衡陽郡，軍事。治衡陽縣。【略】縣五。乾德三年以安仁場置縣，咸平五年析衡陽、衡山二縣地入焉。淳化四年以衡山縣隸潭州。緊，衡陽。【略】中，茶陵。【略】中，耒陽。【略】中下，常寧。【略】下，安仁。【略】

中，道州，江華郡，軍事。治營道縣。【略】縣三。建隆三年改宏道縣爲營道。乾德三年改延喜縣爲寧遠，仍省大歷縣入焉。熙寧五年省永明縣爲鎮入營道。緊，營道。【略】緊，江華。【略】緊，寧遠。【略】

中，永州，零陵郡，軍事。治零陵縣。【略】縣三。雍熙元年以零陵縣東安場置縣。望，零陵。【略】中，祁陽。【略】中，東安。【略】

中，郴州，桂陽郡，軍事。治郴縣。【略】縣四。太平興國元年改郴義縣爲桂陽，義章縣爲宜章。景德元年以藍山縣隸桂陽監。熙寧六年改高亭縣爲永興。緊，郴。【略】中，桂陽。【略】中，宜章。【略】中，永興。【略】

中，邵州，邵陽郡，軍事。治邵陽縣。【略】縣四。熙寧五年收復梅山，以其地置新化縣。元豐四年以溪洞徽州爲蒔竹縣，隸州。望，邵陽。【略】望，新化。【略】中，武岡。【略】下，蒔竹。【略】

下，全州，軍事。治清湘縣。【略】縣二。望，清湘。【略】中，灌陽。【略】

同下州，桂陽監。治平陽縣。【略】縣二。景德元年以郴州藍山縣隸監。天禧元年置平陽縣。上，平陽。【略】中，藍山。【略】

北路。府一，州一十，縣四十七。

次府，江陵府，江陵郡，荆南節度。治江陵縣。【略】縣八。乾德三年以漢江陵縣地置潛江縣，漢華容縣地置建寧縣，以白沙院置玉沙縣；又升萬庚巡爲縣，尋省。開寶五年以長林、當陽二縣隸荆門軍。至道三年以玉沙縣隸復州。熙寧六年省枝江縣爲鎮入松滋，建寧縣爲鎮入石首，廢復州，以玉沙縣爲鎮入監利；廢荆門軍，以長林、當陽二縣隸府。

次赤，江陵。【略】次畿，公安。【略】次畿，潛江。【略】次畿，監利。【略】次畿，松滋。【略】次畿，石首。【略】次畿，長林。【略】次畿，當陽。【略】

緊，鄂州，江夏郡，武昌軍節度。唐武昌軍節度。後唐改武清軍。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復舊。治江夏縣。【略】縣八。乾德五年以大治場置縣。開寶八年改臨江縣爲崇陽。太平興國二年以永興、通山、大冶三縣隸興國軍。景德四年改永安縣爲咸寧。熙寧四年廢漢陽軍爲縣，漢川縣爲鎮，並隸州；五年升崇陽縣通城鎮爲縣；六年廢復州，析地益嘉魚。

緊，江夏。【略】望，崇陽。【略】緊，漢陽。【略】上，武昌。【略】中，蒲圻。【略】中，咸寧。【略】中，通城。【略】下，嘉魚。【略】監一。熙寧八年置，鑄銅錢。寶泉。【略】

中，安州，安陸郡，安遠軍節度。後唐安遠軍節度。周降防禦。皇朝建隆元年復舊。天聖元年隸京西路，慶曆元年還隸湖北。治安陸縣。【略】縣五。開寶二年省吉陽縣入孝感。太平興國二年改汉川縣爲漢川，隸漢陽軍。熙寧二年省雲夢縣爲鎮入安陸，六年廢復州，以景陵縣隸州。

中，安陸。【略】緊，景陵。【略】中，應城。【略】中，孝感。【略】中下，應山。【略】

上，鼎州，武陵郡，團練。唐朗州。周爲武平軍節度。皇朝建隆四年降團練。大中祥符五年改鼎州。治武陵縣。【略】縣三。乾德元年改橋江縣爲沅江，以湘陰、沅江二縣隸岳州，析武陵縣地置桃源縣。望，武陵。【略】望，桃源。【略】中，龍陽。【略】

上，澧州，澧陽郡，軍事。治澧陽縣。【略】縣四。望，澧陽。【略】中下，安鄉。【略】中下，石門【略】下，慈利。【略】

中，峽州，夷陵郡，軍事。治夷陵縣。【略】縣四。開寶八年省巴山縣爲寨，隸夷陵。中，夷陵。【略】中，宜都。【略】中下，長陽。【略】中下，遠安。【略】

下，岳州，巴陵郡，軍事。治巴陵縣。【略】縣五。乾德元年以鼎州湘陰、沅江二縣隸州。淳化四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五年升王朝場爲縣。至道二年改王朝縣爲臨湘。上，巴陵。【略】望，華容。【略】上，平江。【略】中，臨湘。【略】中下，沅江。【略】

上，歸州，巴東郡，軍事。治秭歸縣。【略】縣二。熙寧五年省興山縣爲鎮入秭歸。下，秭歸。【略】下，巴東。【略】

下，辰州，盧溪郡，軍事。治沅陵縣。【略】縣四。太平興國七年析麻陽縣地置招諭縣。熙寧七年以麻陽、招諭二縣隸沅州。中，沅陵。【略】中下，敍浦。【略】下，辰溪。【略】下，盧溪。【略】

下，沅州，潭陽郡，軍事。熙寧七年收復溪峒黔、衡、古、顯、敍、峽、中勝、富、贏、繡、允、雲、洽、俄、獎、晃、波、宜十七州，即唐敍、錦、獎州地置州。治盧陽縣。【略】縣三。熙寧七年以唐敍州潭陽縣地置盧陽縣，以辰州麻陽、招諭二縣隸州，八年廢錦州寨及招諭縣入麻陽。元豐三年以黔江城爲黔陽縣。

下，盧陽。【略】下，麻陽。【略】下，黔陽。【略】

下，誠州，軍事。唐溪峒誠州。皇朝熙寧九年收復，元豐四年仍舊置。治渠陽縣。【略】縣一。元豐六年以沅州貫保寨，析邵州蒔竹縣户隸州，以貫保寨地建渠陽縣爲州治。復徙貫保寨。渠陽縣地置軍。下，渠陽。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荆湖路。

復州。上，防禦，景陵郡，領縣二。建隆三年改竟陵縣爲景陵，至道三年以江陵府玉沙縣隸州，寶元二年省沔陽縣入玉沙；熙寧六年廢州，以景陵縣隸安州，省玉沙縣爲鎮入江陵府監利縣。

漢陽軍。周以鄂州漢陽地建軍，領縣一。皇朝太平興國二年以安州漢川縣隸軍，領縣二。熙寧四年廢軍，省漢川縣爲鎮，并漢陽縣隸鄂州。

荆門軍。開寶五年即江陵府荆門鎮建軍，以長林、當陽二縣隸軍；熙寧六年廢軍，以二縣隸江陵府。【略】羈縻州。【略】荆湖路【略】

上溪州。

下溪州。

忠彭州。

來化州。

南州。

謂州。

永順州。

溪寧州。

感化州。

溶州。
狪州。
溪藍州。
新府州。
順州。
保静州。
古州。
萬州。
費州。
遠州。
奉州。
襄州。
許賜州。
越州。
寧化州。
向化州。
歸明州。
新定州。
歸信州。
保安州。
順現州。
保富州。
安永州。
永州。
新化州。
遠富州。
新賜州。
已上北江。
懿州。本洽州，乾德三年改。
緜州。

已上南江。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荆湖南路：潭、衡、道、永、郴、邵、全、武岡、桂陽。

荆湖北路：江陵、鄂、安、復、鼎、澧、峽、岳、歸、辰、沅、靖、漢陽、荆門。

荆湖北路化外州：錦、獎、溪。

又 卷二六《荆湖南路》 上，潭州。【略】唐武德四年曰潭州，天寶元年曰長沙郡，升爲武安軍節度，皇朝因之。今縣十一。望，長沙縣。【略】望，衡山縣。【略】望，安化縣。【略】緊，醴陵縣。【略】上，攸縣。【略】中，湘鄉縣。【略】中，湘潭縣。【略】中，益陽縣。中，瀏陽縣。【略】中，湘陰縣。【略】中，寧鄉縣。【略】

上，衡州。【略】唐武德四年曰衡州，天寶元年曰衡陽郡，皇朝因之。今縣五。望，衡陽縣。【略】中，茶陵縣。【略】中，耒陽縣。【略】中下，常寧縣。【略】下，安仁縣。

中，道州。【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營州，五年改爲南營州，正觀八年改爲道州，天寶元年曰江華郡，皇朝因之。今縣四。緊，營道縣。【略】緊，永明縣。【略】緊，江華縣。【略】緊，寧遠縣。【略】

中，永州。【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永州，天寶元年曰零陵郡，皇朝因之。今縣三。望，零陵縣。【略】中，祁陽縣。【略】中，東安縣。【略】

中，郴州。【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郴州，天寶元年曰桂陽郡，皇朝因之。今縣四。緊，郴縣。【略】中，桂陽縣。【略】中，宜章縣。【略】中，永興縣。【略】

中，邵州。【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南梁州，正觀十年改爲邵州，天寶元年曰邵陽郡，皇朝因之。今縣三。望，邵陽縣。【略】望，新化縣。【略】下，蒔竹縣。

下，全州。自後唐以前地理與永州同。石晉天福三年，楚王馬希範奏置全州，皇朝因之。今縣二。望，清湘縣。【略】中，灌陽縣。同下州，武國軍。自五代以前地理與邵州同。皇朝因之。

中，武岡縣。

同下州，桂陽監。自五代以前地理與郴州同。後置桂陽監，皇朝因之。今縣二。上，平陽縣。【略】中，藍山縣。

又 卷二七《荆湖北路上》 次府，江陵府。【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荆州，天寶元年曰江陵郡，後升荆南節度，上元元年置南都及江陵府，尋罷都。五代爲南平王高氏所據，皇朝復之。今縣八。次赤，江陵縣。【略】次畿，公安縣。【略】次畿，潛江縣。【略】次畿，監利縣。【略】次畿，松滋縣。【略】次畿，枝江縣。【略】次畿，石首縣。【略】次畿，建寧縣。【略】

緊，鄂州。【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復爲鄂州，天寶元年復爲江夏郡，後升武昌軍節度，皇朝因之。今縣七。緊，江夏縣。【略】望，崇陽縣。【略】上，武昌縣。【略】中，蒲圻縣。【略】中，咸寧縣。【略】中，通城縣。【略】下，嘉魚縣。【略】

中，安州。【略】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爲安州，天寶元年復曰安陸郡，後唐升安遠軍節度，皇朝因之。今縣五。中，安陸縣。【略】中，雲夢縣。【略】中，應城縣。【略】中，孝感縣。【略】中下，應山縣。【略】

上，復州。【略】唐武德五年改爲復州，天寶元年又曰竟陵郡，石晉天福初改曰景陵郡，皇朝因之，熙寧六年州廢後復置。今縣三。緊，景陵縣。【略】下，沔陽縣。【略】下，王沙縣。【略】

上，鼎州。【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朗州，天寶元年復曰武陵郡，皇朝因之。大中祥符五年改曰鼎州。今縣三。望，武陵縣。【略】望，桃源縣。【略】中，龍陽縣。【略】

上，澧州。【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澧州，天寶元年曰澧陽郡，皇朝因之。今縣四。望，澧陽縣。【略】中下，安鄉縣。【略】中下，石門縣。【略】下，慈利縣。【略】

中，峽州。【略】唐武德二年復爲硤州，天寶元年曰夷陵郡，皇朝因之。今縣四。中，夷陵縣。【略】中，宜都縣。【略】中下，長陽縣。【略】中下，遠安縣。【略】

又 卷二八《荆湖北路下》 下，岳州。【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巴州，六年改爲岳州，天寶元年曰巴陵郡，皇朝因之。今縣五。上，巴陵縣。【略】望，華容縣。【略】上，平江縣。【略】中，臨湘縣。【略】中，沅江縣。【略】

下，歸州。【略】唐武德二年分夔州置歸州，天寶九年曰巴東郡，皇朝因之。今縣三。下，秭歸縣。【略】下，巴東縣。【略】下，興山縣。【略】

下，辰州。【略】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辰州，天寶元年曰盧溪郡，皇朝因之。今縣四。中，沅陵縣。【略】中下，溆浦縣。【略】下，辰溪縣。【略】下，盧溪縣。【略】

下，沅州。【略】皇朝熙寧七年收復，置沅州，兼得錦、獎二州之地。今縣三。下，盧陽縣。【略】下，麻陽縣。【略】下，黔陽縣。【略】

下，靖州。古蠻夷地，唐爲溪洞誠州，皇朝熙寧九年收復，仍置。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三年廢爲寨，屬沅州，紹聖中復置誠州，崇寧二年改爲靖州。今縣三。下，永平縣。【略】會同縣。【略】通道縣。

同下州，漢陽軍。【略】周置漢陽軍，皇朝因之。熙寧四年軍廢，屬鄂州。元祐元年復置。今縣二。望，漢陽縣。【略】下，漢川縣。【略】

同下州，荆門軍。五代以前地理與江陵府同。皇朝開寶五年置荆門軍，熙寧六年廢，元祐元年復置。今縣二。中，長林縣。【略】下，當陽縣。【略】

荆湖北路化外州：

下，錦州。【略】統縣五。中下，盧陽縣。中下，渭陽縣。中下，招諭縣。【略】中下，常豐縣。【略】中下，洛浦縣。【略】

下，獎州。【略】統縣三。中下，義山縣。【略】中下，渭溪縣。【略】中下，梓薑縣。

下，溪州。【略】統縣二。上，大鄉縣。【略】中下，三亭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二三《湖南路》 潭州。長沙、善化、衡山、安化、醴陵、攸縣、湘鄉、湘潭、益陽、瀏陽、湘陰、寧鄉。

又 卷二四 衡州。衡陽、耒陽、安仁、常寧、茶陵。

道州。營道、江華、寧遠、永明。

又 卷二五 郴州。郴縣、桂陽、宜章、永興、資興、桂東。【略】

永州。零陵、祁陽、東安。

又 卷二六 寶慶府。邵陽、新化。【略】

全州。清湘、灌陽。【略】

桂陽軍。平陽、臨武、藍山。【略】

武岡軍。武岡、綏寧、新寧。【略】

茶陵軍。茶陵。

又 卷二七《湖北路》 江陵府。江陵、公安、潛江、監利、松滋、石首、枝江。【略】

漢陽軍。漢陽、漢川。

又 卷二八 鄂州。江夏、蒲圻、崇陽、咸寧、通城、嘉魚。【略】

壽昌軍。武昌。

又 卷二九 岳州。巴陵、平江、臨湘、華容。【略】

峽州。夷陵、宜都、長陽、遠安。【略】

荆門軍。長林、當陽。

又 卷三〇 常德府。武陵、桃源、龍陽、沅江。【略】

澧州。澧陽、安鄉、石門、慈利。【略】

辰州。沅陵、盧溪、辰溪、溆浦。【略】

又 卷三一 沅州。盧陽、麻陽、黔陽。【略】

靖州。永平、會同、通道。【略】

德安府。安陸、應城、孝感、雲夢。【略】

復州。景陵、玉沙。

又 卷五八《夔州路》 歸州。秭歸、巴東、興山。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荆湖路：

潭州，唐武安軍節度，乾德元年降防禦州，端拱九年復武安軍節度，大觀元年陞爲帥府。鄂州，唐武昌軍節度，後唐改武清軍，太平興國三年復爲武昌軍。德安府，舊安州，唐安遠軍節度，晉降爲防禦州，後復爲安遠軍，周又降爲防禦。建隆元年復爲安遠軍節度，宣和元年陞爲德安府。常德府，唐朗州，周武平軍節度，建隆四年降爲團練州，大中祥符五年改鼎州，後爲永安軍額。以犯陵名，崇寧元年改爲靖康軍，政和七年陞爲常德軍節度。乾道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以孝宗潛藩陞常德府。岳陽軍，舊岳州

辰、沅、靖。軍二：荆門、漢陽。縣五十六。南渡後，府三：江陵，常德，德安。州九：鄂，岳，歸，峽，復，澧，辰，沅，靖。軍三：漢陽，荆門，壽昌。【略】

江陵府，次府，江陵郡，荆南節度。舊領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及施、夔州兵馬巡檢事。建炎二年，升帥府。四年，置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紹興五年罷。始制，安撫使兼營田使；六年，爲經略、安撫使；七年罷經略，止除安撫使。淳熙元年，還爲荆南府。未幾，復爲江陵府制置使。景定元年，移治于鄂。咸淳十年，荆湖、四川宣撫使兼江陵府事。【略】縣八：江陵，次赤。公安，次畿。潛江，次畿。【略】監利，次畿。【略】松滋，次畿。石首，次畿。枝江，次畿。【略】建寧。次畿。【略】

鄂州，緊，江夏郡，武昌軍節度。初爲武清軍，至道二年，始改。建炎二年，兼鄂、岳制置使。四年，兼江南鄂州路安撫，尋改鄂州路安撫。紹興二年，改兼荆湖北路安撫。六年，管内安撫；十一年，罷。嘉定十一年，置沿江制置副使。淳祐五年，兼荆湖北路安撫使；九年，罷。景定元年，改荆湖制置使；咸淳七年，罷。【略】縣七：江夏，緊。崇陽，望。【略】武昌，上。蒲圻，中。咸寧，中。通城，中。【略】嘉魚。下。【略】監一：寶泉。【略】南渡後，升武昌縣爲壽昌軍。

德安府，中，安陸郡，安遠軍節度。本安州。天聖元年，隸京西路，慶曆元年還本路。宣和元年，升爲府。開寶中，廢吉陽縣。建炎四年，爲安陸、漢陽鎮撫使。紹興三年，復來屬。咸淳中，徙治漢陽城頭山。【略】縣五：安陸，中。【略】應城，中。孝感，中。【略】應山，中下。雲夢。中。【略】南渡後，無應山。

復州，上，景陵郡，防禦。建炎四年，置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紹興三年，置荆湖北路安撫使。端平三年，移治沔陽鎮。【略】縣二：景陵，緊。【略】玉沙。下。【略】

常德府，本鼎州，武陵郡，常德軍節度。乾德二年，降爲團練。本朗州。大中祥符五年，改今名。熙寧七年，廢桃源、湯口、白崖三砦。元豐三年，廢白磚、黄石二砦。政和七年，升爲軍。建炎四年，升鼎、澧州鎮撫使。紹興元年，置荆湖北路安撫使，治鼎州，領鼎、澧、辰、沅、靖州；三十二年，罷。乾道元年，以孝宗潛藩，升府。八年，依舊提舉五州。【略】縣三：武陵，望。桃源，望。【略】龍陽。中。【略】南渡後，增縣一：沅江。中下。【略】

澧州，上，澧陽郡，軍事。建炎四年，寓治陶家市山砦，隨復舊。【略】縣四：澧陽，望。安鄉，中下。石門，中下。【略】慈利。下。【略】

峽州，中，夷陵郡，軍事。建炎中，移治石鼻山；紹興五年，復舊。端平元年，徙治于江南縣。【略】縣四：夷陵，中。【略】宜都，中。長楊，中下。【略】遠安。中下。岳州，下，巴陵郡，岳陽軍節度。本軍事州。宣和元年賜軍額。建炎間，岳、鄂二州各帶沿江管内安撫司公事。紹興二十五年，改州曰純，改軍曰華容；三十一年，復舊。【略】縣四：巴陵，上。華容。望。【略】平江，上。臨湘。【略】

歸州，下，巴東郡，軍事。建炎四年，隸夔路；紹興五年，復。三十一年，又隸夔；淳熙十四年，復。明年，又隸夔。端平三年，徙郡治于南浦。【略】縣三：秭歸，下。【略】巴東，下。【略】興山。下。【略】

辰州，下，盧溪郡，軍事。太平興國七年，置招諭縣。熙寧七年，以麻陽、招諭二縣隸沅州；廢慢水砦、龍門、水浦、銅安、龔溪木砦。九年，廢明溪、豐溪、佘溪、新興、鳳伊、鐵爐、竹平、木樓、烏速、驟子、西溪砦堡。【略】縣四：沅陵，中。溆浦，中下。【略】辰溪，下。【略】盧溪。下。【略】

沅州，下，潭陽郡，軍事。本懿州。熙寧七年收復，以潭陽縣地置盧陽縣，以辰州麻陽、招諭二縣隸州。八年，併錦州砦人户及廢招諭縣入麻陽，爲一縣。元豐三年，併鎮江砦人户入黔江城，爲黔陽縣，尋廢鎮江砦爲鋪。五年，升舊渠陽砦爲縣，元祐六年，省爲砦，崇寧二年，復爲縣。【略】縣四：盧陽，下。【略】麻陽，下。【略】黔陽，下。【略】渠陽。【略】

靖州，下，軍事。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誠州。元豐四年，仍建爲誠州。五年，沅州貫保砦改爲縣，總治本砦并托口、小由、豐山四堡砦户口，以渠陽縣爲名，隸州。六年，移托口、小由兩砦卻屬沅州，析邵州蒔竹縣隸州，移渠陽縣爲州治。七年，沅州小由砦復隸州，尋廢小由砦、豐山堡。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三年，廢軍爲砦，屬沅州。元祐五年，復

以渠陽砦爲誠州。崇寧二年，改爲靖州。大觀元年爲望郡。【略】縣三：永平，下。【略】會同，下。【略】通道。下。【略】

荆門軍，開寶五年，長林、當陽二縣自江陵來隸。熙寧六年，廢軍，縣復隸江陵府。元祐三年，復爲軍。端平三年，移治當陽縣。縣二：長林，次畿。當陽。次畿。【略】

漢陽軍，同下州。熙寧四年，廢爲縣，以漢川縣爲鎮，屬鄂州。元祐元年，復置。紹興五年，又廢爲縣；七年，復爲軍。縣二：漢陽，緊。漢川。下。【略】

壽昌軍，下，本鄂州武昌縣。嘉定十五年，升壽昌軍使，續升軍。端平元年，以武昌縣還隸鄂州。縣一：武昌。上。【略】

南路。州七：潭，衡，道，永，邵，郴，全。軍一：武岡。監一：桂陽。縣三十九。南渡後，增茶陵軍。【略】

潭州，上，長沙郡，武安軍節度。乾德元年，平湖南，降爲防禦。端拱元年，復爲軍。舊領荆湖南路安撫使。大觀元年，升爲帥府。建炎元年，復爲總管安撫司。紹興元年，兼東路兵馬鈐轄；二年，復爲安撫司。【略】縣十二：長沙，望。【略】衡山，望。【略】安化，望。【略】醴陵，緊。攸，上。湘鄉，中。湘潭，中。益陽，中。瀏陽，中。【略】湘陰，中。【略】寧鄉，中。善化。【略】

衡州，上，衡陽郡，軍事。【略】縣五：衡陽，緊。【略】耒陽，中。常寧，中下。【略】安仁。中下。【略】南渡後，升茶陵爲軍。

道州，中，江華郡，軍事。乾德三年，廢大歷縣。熙寧六年，廢揚梅、勝岡、綿田三砦。紹興元年，隸荆湖東路；二年，復舊。【略】縣四：營道，緊。【略】江華，緊。【略】寧遠，緊。【略】永明。上。

永州，中，零陵郡，軍事。熙寧六年，廢福田、樂山二砦。八年，廢零陵砦。【略】縣三：零陵，望。祁陽，中。東安。中。【略】

郴州，中，桂陽郡，軍事。紹興初，改隸荆湖東路，二年，仍來屬。【略】縣四：郴，緊。【略】桂陽，中。【略】宜章，中。【略】永興。中。【略】南渡後，增縣二：興寧，【略】桂東。

寶慶府，本邵州，邵陽郡，軍事。大觀九年，升爲望郡，寶慶元年，以理宗潛藩，升府。淳祐六年，升寶慶軍節度。【略】縣二：邵陽，望。新化。望。

全州，下，軍事。紹興元年，聽廣西路經略安撫司節制。【略】縣二：清湘，望。【略】灌陽。中。【略】

茶陵軍，紹興九年，升縣爲軍，仍隸衡州。嘉定四年，析康樂、雲陽、常平三鄉置酃縣，亦嘗隸衡州。縣一：酃。下。因酃湖爲名。

桂陽軍，本桂陽監，同下州，紹興元年，隸荆湖東路，二年，復故。【略】縣二：平陽，上。【略】藍山。中。【略】南渡後，增縣一：臨武。中。【略】

武岡軍，崇寧五年，以邵州武岡縣升爲軍。縣三：武岡，中。【略】綏寧，中。【略】臨岡。【略】南渡後，廢臨岡，增新寧。下。【略】

荆湖南、北路，蓋禹貢荆州之域。當張、翼、軫之分。東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嶺，北連襄漢。唐末藩臣分據，宋初下之。鄂、岳本屬河南，安、復中土舊地，今以壤制而分隸焉。江陵國南巨鎮，當荆江上游，西控巴蜀。澧、鼎、辰三州，皆旁通溪洞，置兵戍守。潭州爲湘、嶺要劇，鄂、岳處江、湖之都會，全、邵屯兵，以扼蠻獠。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饒，金鐵、羽毛之利。其土宜穀稻，賦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遷徙自占，深耕穊種，率致富饒，自是好訟者亦多矣。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俗薄而質。歸、峽信巫鬼，重淫祀，故嘗下令禁之。

福建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〇《江南東道十二》 福州，長樂郡。今理閩縣。古閩越之地，亦揚州之域。【略】皇朝爲威武軍節度。元領縣十。今十二：閩，侯官，福清，連江，古田，永泰，長溪，長樂，永貞，閩清，寧德，懷安。自永貞以下四縣新置。二縣割出：尤溪，入南劍州。德化。入泉州。【略】

南劍州，劍浦郡。今理劍浦縣。【略】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割將樂縣以隸焉。以西有劍州，此故名爲南劍州。今領縣五：劍浦，順昌，沙縣，尤溪，將樂。

又 卷一〇一《江南東道十三》 建州，建安郡。今理建安縣。古閩越之地。【略】皇朝爲建寧軍節度。元領縣八。今縣四場一：建安，浦城，

建陽，松溪，新置。崇安場。新置。三縣割出：邵武，建軍。將樂，入劍州。沙縣。入劍州。【略】

邵武軍，理邵武縣。本建州邵武縣地，皇朝太平興國五年以户口繁會，路當要衝，于縣置邵武軍，從轉運司之奏請也，仍析邵武之二鄉爲光澤縣，并割建州之歸化、建寧二縣來屬。【略】

龍焙監，建州建安縣南鄉秦溪里地，以本州地出銀鑛，皇朝開寶八年置場，收銅銀。至太平興國三年昇爲龍焙監，凡管七場。

又　卷一〇二《江南東道十四》　泉州，清源郡。今理晉江縣。【略】皇朝爲平海軍節度。元領縣四。今七：晉江，南安，同安，自同安以下皆新置。永春，清溪，德化，惠安。【略】

漳州，漳浦郡。今理漳浦縣。歷代與長樂郡同。【略】元領縣三。今四：龍溪，漳浦，龍巖，長泰。泉州割至。【略】

汀州，臨汀郡。今理長汀縣。【略】元領縣三。今二：長汀，寧化。一縣割出：沙縣。入劍州。【略】

興化軍，本泉州莆田縣地也，皇朝太平興國四年于泉州游洋鎮置興化軍，以游洋、百丈鎮共六里人户，仍析莆田二里人户置興化縣，并割莆田、仙游等縣以屬焉；至八年以游洋鎮地不當要衝，移于莆田縣爲軍理，從轉運使楊克讓之所請也。今領縣三：莆田，仙遊，興化。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福建路》　福建路。太平興國元年爲兩浙西南路，雍熙二年改福建路。州六，軍二，縣四十五。大都督府，福州，長樂郡，威武軍節度。唐威武軍節度。周改彰武軍。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復舊。治閩、候官二縣。【略】縣一十二。太平興國五年析閩縣地置懷安縣。天禧五年改永貞縣爲永昌，乾興元年改羅源。望，閩。【略】望，候官。【略】望，福清。【略】望，懷安。【略】望，長溪。【略】望，連江。【略】望，古田。【略】緊，長樂。【略】緊，永泰。【略】中，閩清。【略】中，羅源。【略】中，寧德。【略】

上，建州，建安郡，建寧軍節度。偽閩鎮武軍節度。偽唐改永安軍，又改忠義軍，後降軍事。皇朝端拱元年升建寧軍節度。治建安縣。【略】縣六。太平興國四年以將樂縣隸南劍州，五年以邵武、歸化、建寧三縣隸邵武軍。淳化五年升崇安場爲縣。咸平三年升關隸鎮爲縣。治平三年析建安、建陽、浦城三縣地置甌寧縣，熙寧三年罷。

望，建安。【略】望，建陽。【略】望，浦城。【略】望，崇安。【略】緊，關隸。【略】上，松溪。【略】監一。咸平三年置，鑄銅錢。豐國。

上，泉州，清源郡，平海軍節度。偽唐清源軍節度。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海軍。治晉江縣。【略】縣七。太平興國四年以莆田、仙遊二縣隸興化軍，五年以長泰縣隸漳州，六年析晉江縣地置惠安縣。上，晉江。【略】中，南安。【略】中，同安。【略】中，惠安。【略】中，永春。【略】下，清溪。【略】下，德化。【略】

上，南劍州，劍浦郡，軍事。偽唐劍州。皇朝太平興國四年以利州路有劍州，加「南」字。治劍浦縣。【略】縣五。太平興國四年以建州將樂縣隸州。緊，劍浦。【略】上，將樂。【略】上，尤溪。【略】中，沙。【略】下，順昌。【略】

下，汀州，臨汀郡，軍事。治長汀縣。【略】縣四。淳化五年升上杭、武平二場並爲縣。望，長汀。【略】望，寧化。【略】上，上杭。【略】上，武平。【略】

下，漳州，漳浦郡，軍事。唐漳州，後改南州。皇朝乾德四年復舊。治龍溪縣。【略】縣四。太平興國五年以泉州長泰縣隸州。望，龍溪。【略】望，漳浦。【略】望，龍巖。【略】望，長泰。【略】

同下州，邵武軍。太平興國五年以建州邵武縣置軍。治邵武縣。【略】縣四。太平興國五年以建州歸化、建寧二縣隸軍，六年析邵武縣西置光澤縣。望，邵武。【略】望，光澤。【略】望，歸化。【略】望，建寧。

同下州，興化軍。太平興國四年析泉州莆田縣游洋、百丈二鎮地置太平軍，尋改興化。治莆田縣。【略】縣三。太平興國四年以泉州莆田、仙遊二縣隸軍，又析莆田縣地置興化縣。望，莆田。【略】望，仙遊。【略】中，興化。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福建路：福、建、泉、南劍、汀、漳、邵武、興化。

又　卷三四《福建路》　大都督府，福州。【略】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復曰威武軍。今縣十二。望，閩縣。【略】望，候官縣。【略】望，福清縣。【略】望，懷安縣。【略】望，長溪縣。【略】望，連江縣。【略】望，古田縣。【略】緊，長樂縣。【略】緊，永福縣。【略】中，閩清縣。【略】中，

羅源縣。【略】中，寧德縣。【略】

上，建州。【略】皇朝端拱元年升建寧軍，今縣七。望，建安縣。【略】望，甌寧縣。【略】望，建陽縣。【略】望，浦城縣。【略】望，崇安縣。【略】緊，關隸縣。【略】上，松溪縣。【略】

上，泉州。【略】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海軍。今縣七。上，晉江縣。【略】中，南安縣。【略】中，同安縣。【略】中，惠安縣。【略】中，永春縣。【略】下，清溪縣。【略】下，德化縣。【略】

上，南劍州。【略】皇朝太平興國四年，爲南劍州。今縣五。緊，劍浦縣。【略】上，將樂縣。【略】上，尤溪縣。【略】中，沙縣。【略】下，順昌縣。【略】

下，汀州。【略】皇朝乾德四年復故名。今縣五。望，長汀縣。【略】望，寧化縣。【略】上，上杭縣。【略】上，武平縣。【略】清流縣。

下，漳州。【略】今縣四。望，龍溪縣。【略】望，漳浦縣。【略】望，龍巖縣。【略】望，長泰縣。【略】

同下州，邵武軍。歷代地理與建州同。皇朝太平興國五年，立邵武軍。今縣四。望，邵武縣。【略】望，光澤縣。【略】望，泰寧縣。【略】望，建寧縣。【略】

同下州，興化軍。歷代地理與泉州同。皇朝太平興國四年，立興化軍。今縣三。望，莆田縣。【略】望，仙遊縣。【略】中，興化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一〇《福建路》 福州。閩縣、候官、連江、懷安、閩清、古田、長樂、福清、永福、（長溪、福安）寧德、羅源。

邵武軍。邵武、光澤、泰寧、建寧。

又 卷一一 建寧府。建安、甌寧、嘉禾、浦城、崇安、政和、松溪。

又 卷一二 南劍州。劍浦、順昌、沙縣、將樂、尤溪。

泉州 晉江、南安、同安、惠安、永春、安溪、德化。

又 卷一三 興化軍。莆田、仙遊、興化。

漳州。龍溪、漳浦、龍巖、長泰。

汀州。長汀、寧化、上杭、武平、清流、蓮城。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福建路：福州，唐威武軍節度，周改彰武軍，太平興[國]二年復爲威武軍，建炎三年陞爲帥府。建寧府，舊建州，僞閩鎮武軍，僞唐改永安軍，又爲忠義軍，後爲軍事。端拱元年陞爲建寧軍節度，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孝宗潛藩陞建寧府。泉州，僞唐清源軍節度，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海軍。

又 《方域七・州縣陞降廢置》 福建路，太平興國元年爲兩浙西南路，雍熙二年改福建路。

福州：建炎三年陞爲帥府。【略】

泉州：大觀三年陞爲望郡。【略】

[漳州]：唐漳州，僞閩南州，乾德四年復舊。

邵武軍：太平興國五年以建州邵武縣建軍。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福建路。州六：福，建，泉，南劍，漳，汀。軍二：邵武，興化。縣四十七。南渡後，升建州爲府。【略】

福州，大都督府，長樂郡，威武軍節度。舊領福建路鈐轄，建炎三年升帥府。【略】縣十二：閩，望。侯官，望。福清，望。古田，望。【略】永福，望。【略】長溪，望。【略】長樂，緊。【略】羅源，中。【略】閩清，中。寧德，中。【略】懷安，望。【略】連江。望。

建寧府，上，本建州，建安郡。舊軍事，端拱元年，升爲建寧軍節度；紹興三十二年，以孝宗舊邸，升府。【略】縣七：建安，望。【略】浦城，望。【略】嘉禾，望。【略】松溪，緊。崇安，望。【略】政和，緊。【略】甌寧。望。【略】監一：豐國。【略】

泉州，望，清源郡。太平興國初，改平海軍節度。本上郡，大觀元年，升爲望郡。【略】縣七：晉江，望。【略】南安，中。同安，中。【略】惠安，望。【略】永春，中。【略】安溪，下。【略】德化，下。【略】

南劍州，上，劍浦郡，軍事。太平興國四年，加「南」字。【略】縣五：劍浦，緊。【略】將樂，上。【略】順昌，上。【略】沙，中。【略】尤溪。上。【略】

漳州，下，漳浦郡，軍事。【略】縣四：龍溪，望。【略】漳浦，望。【略】龍巖，望。【略】長泰。望。

汀州，下，臨汀郡，軍事。淳化五年，以上杭、武平二場並爲縣，元符元年，析長汀、寧化置清流縣。【略】縣五：長汀，望。【略】寧化，望。【略】上杭，上。【略】武平，上。清流。南渡後，增縣一：蓮城。【略】

邵武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五年，以建州邵武縣建爲軍，仍以歸化、建寧二縣來屬。【略】縣四：邵武，望。【略】光澤，望。【略】泰寧，望。【略】建寧。望。

興化軍，同下州。太平興國四年，以泉州游洋、百丈二鎮地置太平軍，尋改。【略】縣三：莆田，望。【略】仙遊，望。興化。中。【略】

福建路，蓋古閩越之地。其地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抵江。王氏竊據垂五十年，三分其地。宋初，盡復之。有銀、銅、葛越之產，茶、鹽、海物之饒。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地迫陿，生籍繁夥，雖磽确之地，耕耨殆盡，畝直寖貴，故多田訟。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與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嚮學，喜講誦，好爲文辭，登科第者尤多。

成都府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 益州。蜀郡。今理成都、華陽二縣。【略】自崔寧鎮蜀後，分爲西川，自後不改。皇朝因之，爲成都府。元領縣十：成都，華陽，郫縣，新都，温江，新繁，雙流，犀浦，廣都，靈池。

又 卷七三《劍南西道二》 彭州，濛陽郡。今理九隴縣。【略】元領縣四。今三：九隴，永昌，濛陽。一縣割出：導江。入永康軍。

漢州，德陽郡。今理雒縣。土地同益州。【略】元領縣五。今四：雒縣，什邡，綿竹，德陽。一縣割出：金堂。入懷安軍。【略】永康軍，今理灌口鎮。本彭州導江縣灌口鎮地，唐貞觀十年立爲鎮靜軍，管四鄉。皇朝乾德三年平蜀，四年改爲永安軍，仍割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二縣隸焉。太平興國三年改爲永康軍。領縣二：導江，青城。

又 卷七四《劍南西道三》 眉州，通義郡。今理通義縣。【略】領縣五：通義，彭山，洪雅，丹稜，青神。【略】

嘉州，犍爲郡。今理龍遊縣。【略】領縣七：龍遊，夾江，犍爲，平羌，峨眉，玉津，羅目。

又 卷七五《劍南西道四》 邛州，臨邛郡。今理臨邛縣。【略】領縣七：臨邛，大邑，火井，蒲江，依政，安仁，臨溪。【略】

蜀州，唐安郡。今理晉原縣。其地與益州同。【略】領縣四：晉原，江原，新津，永康。

又 卷七六《劍南西道五》 簡州，陽安郡。今理陽安縣。【略】元領縣三。今二：陽安，平泉。一縣割出：金水。建懷安軍。

又 卷七七《劍南西道六》 雅州，盧山郡。今理嚴道縣。【略】領縣五：嚴道，盧山，名山，百丈，榮經。【略】

管和川夏陽等羈縻州四十六：

一和川三十七州：

羅巖州，去當道四百八十里。

當馬州，去羅巖州二百里，去州四百七十八里。

三井州，去羅巖州五里，去州四百七十五里。

東鋒州，去羅巖州二里，去州四百七十八里。

名配州，去羅巖州二里，去州四百七十八里。

鉗恭州，去羅巖州二里，去州四百七十八里。

斜恭州，去羅巖州五里，去州四百七十五里。

畫重州，去羅巖州二里，去州四百七十八里。

羅林州，去羅巖州三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籠羊州，去羅巖州一里，至州四百七十九里。

林波州，去羅巖州六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林燒州，去羅巖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龍蓬州，去羅巖州四十里，去州四百四十里。

索古州，去羅巖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敢川州，去羅巖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驚川州，去羅巖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禍眉州，去羅巖州七十里，至州四百一十里。

木燭州，去羅巖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百坡州，去羅巖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當品州，去百坡州五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巖城州，去百坡州二十里，至州二百六十里。

中川州，去百坡州五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鉗矣州，去百坡州二十五里，至州三百五十五里。
昌磊州，去百坡州二十里，至州三百六十里。
鉗并州，去百坡州二十五里，至州三百五十五里。
百頗州，去百坡州三里，至州三百七十七里。
會野州，去百坡州六十里，去州六百三十里。
當仁州，去會野州三里，去州六百二十五里。
推梅州，去會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作重州，去會野州二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禍林州，去會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諾祚州，去會野州四十里，至州五百九十里。
金林州，去會野州四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三恭州，去會野州五十里，至州五百八十里。
布嵐州，去會野州六十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欠馬州，去會野州五里，至州六百二十五里。
羅蓬州，去欠馬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略】

一夏陽路九州：

論川州，去當道五百八十里。
讓川州，去論川州五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遠南州，去讓川州二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卑盧州，去夔龍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夔龍州，去卑盧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耀川州，去金川州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金川州，去耀川州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五里。
東嘉梁州，去金川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西嘉梁州，去東嘉梁州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五里。
黎州，漢源郡。今理漢源縣。【略】領羈縻五十五州。元領縣三。今二：漢源，通望。一縣廢。飛越。併入漢源。【略】舊統制五十五州，皆徼外生獠，無州縣，羈縻而已。
羅巖州。　索古州。　秦上州。　輒榮州。　劇川州。　合欽州。
下蓬州。　柏坡州。　博盧州。　明川州。　旄牂州。
蓬矢州。　大渡州。　米川州。　木屬州。　河東州。　諾莽州。
甫嵐州。　昌明州。　歸化州。　象川州。　叢夏州。　和良州。
和都州。　附樹州。　東川州。　上貴州。　滑川州。　北川州。
吉川州。　甫萼州。　北地州。　蒼榮州。　野川州。　邛陳州。
貴林州。　護川州。　牒琮州。　浪彌州。　郎郭州。　上欽州。
時蓬州。　儼馬州。　概查州。　邛川州。　護邛州。　脚川州。
開望州。　上蓬州。　比蓬州。　剥重州。　久護州。　瑤劍州。
明昌州。

又　卷七八《劍南西道七》　茂州，通化郡。今理汶山縣。【略】今領三縣。自古至今，並無兩稅。元領縣四。今三：汶山，汶川，石泉。一縣舊廢：通化。【略】

翼州，臨翼郡。今理衛山縣。【略】領縣四：衛山，翼水，雞川，昭德。【略】

維州，維川郡。今理薛城縣。【略】元領縣三。今二：保寧，舊名薛城。通化。舊名小封。一縣割出：定廉。割屬保州。【略】

塗州，【略】領縣三：端源，臨塗，悉鄰。三縣與州同置。【略】
炎州，【略】領縣三：大封，慕仙，義川。【略】
徹州，【略】領縣三：文徹，俄耳，文進。【略】
向州，【略】領縣二：貝左，向二。【略】
冉州，【略】領縣四：冉山，磨山，玉溪，金水。【略】
穹州，【略】領縣五：小川，徹當，璧川，當博，恭耳。【略】
笮州。【略】領縣三：遂都，亭勸，北思。

又　卷八三《劍南東道二》　綿州，巴西郡。今理巴西縣。【略】此州爲成都東北之要衝。元領縣九。今八：巴西，彰明，魏城，羅江，神泉，龍安，鹽泉，西昌。一縣割出：涪城，入梓州。

又　卷八五《劍南東道四》　陵州，仁壽郡。今理仁壽縣。【略】領縣五：仁壽，貴平，井研，始建，籍縣。【略】陵井監，按《圖經》：『漢時有山神，號十二玉女，爲道人張道陵指陵上開鹽井，因此陵上有井名陵井。今井上有玉女廟甚靈，監司奏之，若以火墜井中，即雷吼沸湧，烟氣上沖，濺泥漂石，甚可畏也。或云井泉傍通江海，微有敗船木浮出。其井

煎水爲鹽，歷代因之。唐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函半，百姓貪利失業。長安二年停賣水，依舊稅鹽。先天二年加課利，歲稅有三千六百二貫。僞蜀井塞。國朝乾德三年平蜀，陵州通判賈逵重開舊井。一晝一夜汲水七十五函，每函煎鹽四十斤，日獲三千斤。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源之有長短也。』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　成都府路。

乾德三年平兩川，併爲西川路。開寶六年分峽路。咸平四年分益、梓、利、夔四路。嘉祐四年以益州路爲成都府路。府一，州一十二，監一，縣五十八。

次府，成都府，蜀郡，劍南西川節度。唐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皇朝太平興國六年降爲益州，罷節度。端拱元年復爲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淳化五年復爲益州。嘉祐四年復升爲府。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節度。治成都、華陽二縣。【略】縣九。天聖四年改靈池縣爲靈泉。熙寧五年省犀浦縣爲鎮入郫，廢陵州，以貴平、籍縣爲鎮入廣都。次赤，成都。【略】次赤，華陽。【略】次畿，新都。【略】次畿，郫。【略】次畿，雙流。【略】次畿，温江。【略】次畿，新繁。【略】次畿，廣都。【略】次畿，靈泉。

上，眉州，通義郡，防禦。至道二年升防禦。治眉山縣。【略】縣四。太平興國元年改通義縣爲眉山。淳化四年以洪雅縣隸嘉州。望，眉山。【略】望，彭山。【略】望，丹稜。【略】緊，青神。【略】

緊，蜀州，唐安郡，軍事。治晉原縣。【略】縣五。乾德四年以青城縣隸永康軍。開寶四年改唐興縣爲江源。熙寧五年廢水康軍，以永康、青城二縣復隸州。【略】望，晉原。【略】望，新津。【略】望，江源。【略】望，永康。【略】望，青城。【略】

緊，彭州，濛陽郡，軍事。治九隴縣。【略】縣四。乾德四年以導江縣隸永康軍。開寶四年改唐昌縣爲永昌縣。熙寧二年置堋口縣，四年省爲鎮入九隴，五年廢永康軍爲寨，以導江縣還隸，七年廢永康寨，九年復即導江縣治置永康軍使。

望，九隴。【略】望，永昌。【略】望，濛陽。【略】望，導江。【略】

上，綿州，巴西郡，軍事。治巴西縣。【略】縣八。熙寧五年省西昌縣爲鎮入龍安，九年以茂州石泉縣隸州。望，巴西。【略】望，彰明。【略】緊，魏城。【略】緊，羅江。【略】上，神泉。【略】上，龍安。【略】中，鹽泉。【略】下，石泉。【略】

上，漢州，德陽郡，軍事。治雒縣。【略】縣四。乾德五年以金堂縣隸懷安軍。望，雒。【略】望，什邡。【略】望，綿竹。【略】望，德陽。【略】

上，嘉州，犍爲郡，軍事。唐中都督。皇朝乾德元年爲上州。治龍游縣。【略】縣五。乾德四年省綏山、羅目二縣爲鎮入峨眉，玉津縣爲鎮入犍爲。淳化四年以眉州洪雅縣隸州。熙寧五年省平羌縣爲鎮入龍游。【略】上，龍游。【略】上，洪雅。【略】中，夾江。【略】中，峨眉。【略】下，犍爲。【略】監一。景德二年置，鑄鐵錢。豐遠。【略】

上，邛州，臨邛郡，軍事。治臨邛縣。【略】縣六。熙寧五年省臨溪縣爲鎮入臨邛。望，臨邛。【略】望，依政。【略】望，安仁。【略】望，大邑。【略】上，蒲江。【略】中，火井。【略】監一。咸平四年置，鑄鐵錢。惠民。【略】

上，黎州，漢源郡，軍事。唐下都督。皇朝乾德元年爲上州。治漢源縣。【略】縣一。慶曆七年省通望縣爲鎮入漢源。下，漢源。【略】

上，雅州，盧山郡，軍事。唐下都督。皇朝乾德元年爲上州。治嚴道縣。【略】縣四。熙寧五年省百丈縣爲鎮入名山。中，嚴道。【略】上，盧山。【略】中，名山。【略】中下，榮經。【略】

上，茂州，通化郡，軍事。唐下都督。皇朝乾德元年爲上州。治汶山縣。【略】縣二。熙寧九年即汶川縣治置威戎軍使，以石泉縣隸綿州。下，汶山。【略】下，汶川。【略】

下，簡州，陽安郡，軍事。治陽安縣。【略】縣二。乾德五年以金水縣隸懷安軍。上，陽安。【略】中，平泉。【略】

下，威州，維川郡，軍事。唐維州。皇朝景祐三年改威州。治保寧縣。【略】縣二。天聖元年改通化縣爲金川，景祐四年復舊。治平三年即縣治置通化軍使。下，保寧。【略】下，通化。【略】

同下州，陵井監。唐陵州。皇朝淳化三年升團練州。熙寧五年廢爲監。治仁壽縣。【略】縣二。咸平四年省始建縣爲鎮入井研。熙寧五年省貴平、籍二縣入成都府廣都縣。中，仁壽。【略】中下，井研。

又　卷一〇《羈縻州》　成都府路。

羅嚴州。
索古州。
奉上州。
合欽州。
劇川州。
輒榮州。
蓬州。
柏坡州。
博盧州。
明川州。
施陂州。
蓬矢州。
大渡州。
米川州。
大屬州。
河東州。
諸筰州。
甫嵐州。
昌明州。
歸化州。
象川州。
叢夏州。
和良州。
和都州。
附木州。
東川州。
上貴州。
滑川州。
北川州。
吉川州。

甫萼州。
比地州。
蒼榮州。
野川州。
邛陳州。
貴林州。
護川州。
牒綜州。
浪彌州。
郎郭州。
上欽州。
時蓬州。
儼馬州。
橛查州。
邛川州。
護邛州。
腳川州。
開望州。
上蓬州。
比蓬州。
剥重州。
久護州。
瑤劍州。
明昌州。
右五十四州隸黎州。
當馬州。
三井州。
來鋒州。
名配州。
鉗苯州。

斜恭州。
盡重州。
羅林州。
籠羊州。
林波州。
林燒州。
龍蓬州。
敢川州。
驚川州。
禍眉州。
木燭州。
百坡州。
當品州。
嚴城州。
中川州。
鉗矣州。
昌磊州。
鉗并州。
百頗州。
會野州。
當仁州。
推梅州。
作重州。
禍林州。
金林州。
諾柞州。
三恭州。
布嵐州。
欠馬州。
羅蓬州。
論川州。
讓川州。
遠南州。
卑廬州。
夔龍州。
耀川州。
金川州。
東嘉梁州。
西嘉梁州。
右四十四州隸雅州。
瑞州。
直州。
時州。
塗州。
達州。
飛州。
乾州。
可州。
向州。
居州。
右十州隸茂州。
保州。
霸州。
右二州隸威州。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成都府路：成都、眉、蜀、彭、緜、漢、嘉、邛、黎、雅、茂、簡、威、祺、亨、永康、仙井。成都府路化外州：松、當、悉、静、恭、柘、翼、真、乾、姚、嶲。

又 卷二九《成都府路上》 次府，成都府。【略】皇朝乾德三年，王師克蜀。太平興國六年，降爲益州。端拱元年復升成都府、劍南西川。淳化五年復爲益州，嘉祐四年復升爲府，六年復爲劍南西川。今縣九。次

赤，成都縣。【略】次赤，華陽縣。【略】次畿，新都縣。【略】次畿，郫縣。【略】次畿，雙流縣。【略】次畿，温江縣。【略】次畿，新繁縣。【略】次畿，廣都縣。【略】次畿，靈泉縣。【略】

上，眉州。【略】唐武德二年析嘉州置眉州，天寶元年改爲通義郡，後復爲眉州，皇朝因之。統縣四。望，眉山縣。【略】望，彭山縣。【略】望，丹稜縣。【略】望，青神縣。【略】

緊，蜀州。【略】唐垂拱二年析置蜀州，天寶元年曰唐安郡，皇朝因之。今縣四。望，晉原縣。【略】望，新津縣。【略】望，江原縣。【略】望，永康縣。【略】

緊，彭州。【略】唐武德三年復置濛州，正觀三年又廢，垂拱二年置彭州。【略】天寶元年曰濛陽郡，皇朝因之。今縣三。望，九隴縣。【略】望，崇寧縣。【略】望，濛陽縣。【略】

上，綿州。【略】唐武德元年復爲綿州，天寶元年曰巴西郡，皇朝因之。今縣八。望，巴西縣。【略】望，彰明縣。【略】緊，魏城縣。【略】緊，羅江縣。【略】上，神泉縣。【略】上，龍安縣。【略】中，塩泉縣。【略】下，石泉縣。【略】

上，漢州。【略】唐垂拱二年分置漢州，天寶元年爲德陽郡，皇朝因之。今縣四。上，雒縣。【略】望，什邡縣。【略】望，綿竹縣。【略】望，德陽縣。【略】

上，嘉州。【略】唐武德元年復曰嘉州，天寶元年曰犍爲郡，皇朝因之。今縣五。上，龍遊縣。【略】上，洪雅縣。【略】中，夾江縣。【略】中，峨眉縣。【略】下，犍爲縣。【略】

上，邛州。【略】今縣六。望，臨邛縣。【略】望，依政縣。【略】望，安仁縣。【略】望，大邑縣。【略】上，蒲江縣。【略】中，火井縣。

又　卷三〇《成都府路下》　上，黎州。【略】今縣一。下，漢源縣。【略】

上，雅州。【略】今縣五。中，嚴道縣。【略】上，盧江縣。【略】中，名山縣。【略】中，百丈縣。【略】中下，榮經縣。【略】

上，茂州。【略】今縣二。下，汶山縣。【略】下，汶川縣。【略】

下，簡州。【略】今縣二，上，陽安縣。【略】中，平泉縣。【略】

下，威州。【略】皇朝景祐三年，以京通發灘州，斷獄文書誤至維州，因改曰威州，謂唐置此州以威制羌戎故也。今縣二。下，保寧縣。【略】下，通化縣。【略】

祺州【略】皇朝政和四年，剌史董氏入朝以其地置祺州。今縣一。春，祺縣。【略】

亨州。【略】皇朝政和四年，剌史董氏入朝以其地置亨州。今縣一。嘉會縣。【略】

同下州，永康軍。【略】皇朝乾德四年置永康軍，治導江之灌口鎮。熙寧五年軍廢，元祐初復置。今縣二。望，導江縣。【略】望，青城縣。【略】

同下州，仙井監。【略】皇朝熙寧五年廢爲陵井監，政和三年改爲仙井。今縣二。望，仁壽縣。【略】中下，井研縣。

成都府路化外州：

下都督府，松州。【略】領縣四。下，嘉誠縣。【略】下，交川縣。【略】下，平唐縣。【略】下，鹽泉縣。

下，當州。【略】領縣三。中下，通軌縣。【略】下，利和縣。【略】下，谷和縣。【略】

下，悉州。【略】領縣二。中，左封縣。【略】下，歸誠縣。【略】

下，静州。【略】領縣三。中，悉唐縣。【略】中，静居縣。【略】下，清道縣。

下，恭州。【略】領縣三。下，和集縣。【略】下，博恭縣。【略】下，烈山縣。【略】

下，柘州。【略】領縣二。下，柘縣。下，喬珠縣。

下，翼州。【略】領縣三。下，衛山縣。【略】下，翼水縣。【略】下，峨和縣。

下，真州。【略】領縣四。中下，真符縣。【略】中下，雞川縣。【略】下，昭德縣。【略】中下，昭遠縣。【略】

下，乾州。【略】領縣二。下，招武縣。下，寧遠縣。

下，姚州。【略】領縣三。下，姚城縣。【略】下，瀘南縣。【略】下，長明縣。

中都督府，嶲州。【略】領縣九。中，臺登縣。【略】中，越嶲縣。【略】

中，邛部縣。【略】中，蘇祈縣。【略】中，西瀘縣。【略】中，昆明縣。【略】中，和集縣。【略】中，昌明縣。【略】中，會川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五一《成都府路》　成都府。成都、華陽、郫縣、新都、新繁、温江、雙流、廣都、靈泉。

又　卷五二　崇慶府。晉原、新津、江源、永康。【略】

簡州。陽安、平泉。

嘉定府。龍遊、夾江、犍爲、峨眉、洪雅。

又　卷五三　眉州。眉山、彭山、丹稜、青神。【略】

隆州。仁壽、井研、貴平、籍。【略】

又　卷五四　彭州。九隴、崇寧、濛陽。【略】

漢州。雒縣、什邡、綿竹、德陽。【略】

綿州。巴西、彰明、魏城、羅江、鹽泉。【略】

又　卷五五　雅州。嚴道、名山、盧山、百丈、榮經。【略】

茂州。汶山、汶川。【略】

永康軍。導江、青城。【略】

又　卷五六　威州。保寧、通化。【略】

邛州。臨邛、依政、安仁、大邑、蒲江、火井。【略】

黎州。漢源。【略】

石泉軍。石泉、龍安、神泉。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成都府路：成都府，唐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太平興國六年降爲益州，端拱元年復成都府、劍南西州節度，淳化五年降爲益州，嘉祐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節度。崇慶府，舊蜀州，紹興十四年以太上皇帝潛藩陞爲崇慶軍節度，淳熙四年陞爲府。嘉定府，舊嘉州，慶元二年改爲嘉定州。開禧元年十月十三日，嘉定府言：『本府舊係嘉州，昨以今上皇帝自嘉王陞正大位，蒙陞爲嘉定府。竊覩祖宗典故，應係潛藩皆陞節鎮，本府即係今上皇帝潛藩，乞降賜軍額。』詔陞嘉慶軍。

又　《方域七・州縣陞降廢置》　成都府路，乾德三年平兩川，併爲西川路，開寶四年分峽路，咸平四年分益、梓、利、夔四路，嘉祐四年以益州路爲成都府路。

［成都府］：唐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太平興國六年降爲益州。【略】端拱元年，復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淳化五年降爲益州，嘉祐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節度。【略】

眉州：至道二年陞防禦。【略】

雅州：【略】［茂州］：唐下都督，乾德二年爲上州。【略】

祺州，舊（元）保州，政和四年董舜咨納土建，宣和三年廢爲城。【略】

亨州，舊霸州，政和四年招納，改今名。【略】

［隆州］：唐陵州，至道二年陞團練，宣和四年改仙井監。貴平、籍二縣，熙寧五年廢爲鎮，以籍隸成都府廣都縣。【略】

［永康軍］：唐於彭州導江縣灌口鎮建鎮静軍，開寶四年改永安軍，以蜀州青城、彭州導江二縣來隸。太平興國三年，改永康軍。熙寧五年，廢軍爲寨，以蜀州青城縣、彭州導江縣還舊隸。七年廢寨，九年復即導江縣置永康軍使。

石泉軍：政和七年以縣陞爲軍，宣和二年以知軍爲軍使，宣和七年復爲軍。安昌縣、神泉縣，政和七年自綿州來隸，宣和三年以知軍爲軍使，依舊還隸焉。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成都府路。府一：成都。州十二：眉，蜀，彭，綿，漢，嘉，邛，簡，黎，雅，茂，威。軍二：永康，石泉。監一：仙井。縣五十八。南渡後，府三：成都，崇慶，嘉定。州十一：眉，彭，綿，漢，邛，黎，雅，茂，簡，威，隆。軍二：永康，石泉。【略】

成都府，次府，本益州，蜀郡，劍南西川節度。太平興國六年，降爲州。端拱元年，復爲劍南西川成都府。淳化五年，降爲益州，罷節度。嘉祐五年，復爲府。六年，復節度。舊領成都府路兵馬鈐轄。建炎三年，罷兼利州路。紹興元年，領成都路安撫使。五年，兼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十年置宣撫，罷制置司，知府帶本路安撫使。十八年，罷宣撫，復制置司；乾道六年，又罷，併歸安撫司，知府仍帶本路安撫使。淳熙二年，復制置司，罷宣撫司。開禧元年，置宣撫，罷制置司。未幾，兩司並置；後

罷宣撫，仍置制置大使。嘉定七年，去「大」字。【略】縣九：成都，次赤。華陽，次赤。新都，次畿。郫，次畿。【略】雙流，次畿。温江，次畿。新繁。次畿。【略】廣都，次畿。【略】靈泉。次畿。【略】

眉州，上，通義郡，至道二年，升爲防禦。【略】縣四：眉山，望。【略】彭山，望。丹稜，望。青神。緊。

崇慶府，緊，本蜀州，唐安郡，軍事。紹興十四年，以高宗潛藩，升崇慶軍節度。淳熙四年，升府。【略】縣四：晉源，望。新津，望。江原。望。【略】永康。望。

彭州，緊，濛陽郡，軍事。【略】縣三：九隴，望。【略】崇寧，望。【略】濛陽。望。

綿州，上，巴西郡，軍事。紹興三年，以知州事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節制屯戍軍馬。五年，川、陝宣撫副使移司綿州。六年罷。二十一年，罷沿邊安撫使。嘉熙元年，爲四川制置副使治所。【略】縣五：巴西，望。彰明，望。魏城，緊。羅江，緊。鹽泉。中。漢州，上，德陽郡，軍事。【略】縣四：雒，望。什邡，望。綿竹，望。德陽。望。

嘉定府，上，本嘉州，犍爲郡，軍事。乾德四年，廢綏山、羅目、玉津三縣。慶元二年，以寧宗潛邸，升府。開禧元年，升嘉慶軍節度。【略】縣五：龍遊，上。【略】洪雅，上。【略】夾江，中。峨眉，中。犍爲。下。【略】監一：豐遠。【略】

邛州，上，臨邛郡，軍事。【略】縣六：臨邛，望。【略】依政，望。安仁，望。【略】大邑，望。【略】蒲江，上。火井。中。【略】監一：惠民。

簡州，下，陽安郡，軍事。【略】縣二：陽安，上。平泉。中。

黎州，上，漢源郡，軍事。【略】縣一：漢源。下。【略】領羈縻州五十四。羅巖州、索古州、秦上州、合欽州、劇川州、輒榮州、蓬口州、柏坡州、博盧州、明川州、旄胺州、蓬矢州、大渡州、米川州、木屬州、河東州、諾笮州、甫嵐州、昌化州、歸化州、粟川州、叢夏州、和良州、和都州、附木州、東川州、上貴州、滑川州、北川州、吉川州、甫萼州、北地州、蒼榮州、野川州、邛陳州、貴林州、護川州、牒琮州、浪彌州、郎郭州、上欽州、時蓬州、儼馬州、概查州、邛川州、護邛州、脚川州、開望州、上蓬州、比蓬州、剥重州、久護州、瑤劍州、明昌州。

雅州，上，盧山郡，軍事。【略】縣五：嚴道，中。【略】盧山，上。【略】名山，中。【略】榮經，中下。百丈。中下。【略】領羈縻州四十四。當馬州、三井州、來鋒州、名配州、鉗泰州、隸恭州、晝重州、羅林州、籠羊州、林波州、林燒州、龍蓬州、敢川州、驚川州、禍眉州、木燭州、百坡州、當品州、嚴城州、中川州、鉗矣州、昌磊州、鉗并州、百頗州、會野州、當仁州、推梅州、作重州、禍林州、金林州、諾祚州、三恭州、布嵐州、欠馬州、羅蓬州、論川州、讓川州、遠南州、卑盧州、夔龍州、輝川州、金川州、東嘉梁州、西嘉梁州。

茂州，上，通化郡，軍事。熙寧九年，即汶川縣置威戎軍使，以石泉縣隸綿州。【略】縣一：汶山。下。【略】增縣一：汶川。下。【略】領羈縻州十。璘州、直州、時州、塗州、遠州、飛州、乾州、可州、向州、居州。【略】

威州，下，維川都，軍事。本維州。景祐三年，以與濰州聲相亂，改今名。【略】縣二：保寧，下。【略】通化。下。【略】通化軍，熙寧間所建，在保、霸二州之間。政和三年，董舜咨納土，因舊名重築軍城，宣和三年，省軍使爲監押，隸威州。

永康軍，同下州。本彭州導江縣灌口鎮。唐置鎮靜軍。乾德四年，改爲永安軍，以蜀州之青城及導江縣來隸。太平興國三年，改爲永康軍。熙寧五年，廢爲砦；九年，復即導江縣治置永康軍使，隸彭州。元祐初，復故。縣二：導江，望。【略】青城。望。【略】

仙井監，同下州。本陵州。至道三年，升爲團練。咸平四年，廢始建縣。熙寧五年，廢爲陵井監。宣和四年，改爲仙井監。隆興元年，改爲隆州。【略】縣二：仁壽，中。井研。中下。【略】南渡後，增縣二：貴平，中下。【略】籍。中下。【略】

石泉軍，本綿州石泉縣。政和七年，建爲軍，割蜀之永康、綿之龍安神泉來隸。宣和三年，降爲軍使，縣皆還舊隸。宣和七年，復爲軍額。縣三：石泉，下。神泉，上。有石關砦。龍安。

潼川府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六《劍南西道五》 資州，資陽郡。今理盤石縣。【略】元領縣八。今四：盤石，資陽，内江，龍水。四縣廢：銀山，月山，丹山，三縣併入盤石。清溪。併入内江。

懷安軍，治金水縣。本簡州金水縣，皇朝乾德六年二月於金水縣置懷

安軍，從西川轉運使曹翰奏請也，仍以漢州金堂縣屬焉。領縣二：金水，金堂。

又 卷七九《劍南西道八》 戎州，南溪郡。今理南溪縣。【略】元領縣五。今三：僰道，宜賓，南溪。二縣廢：開邊，歸順。以上二縣併入僰道。【略】

又 卷八二《劍南東道一》 梓州，梓潼郡。今理鄰縣。【略】皇朝改爲安靜軍節度。領縣十：鄰縣，玄武，涪城，綿州割到。射洪，通泉，鹽亭，銅山，飛烏，永泰，東關。僞蜀置。

富國監者，本梓州鄰縣富國鎮新井煎鹽之場也，皇朝置監，以董其事，兼領通泉、飛烏等鹽井地，去梓州九十里。

又 卷八五《劍南東道四》 榮州，和義郡。今理旭川縣。【略】元領縣六，今五：旭川，威遠，應靈，資官，公井。一縣廢：和義。并入威遠。

又 卷八六《劍南東道五》 果州，南充郡。今理南充縣。【略】至皇朝乾德六年割岳池縣屬廣安軍。元領縣五。今四：南充，西充，相如，流溪。一縣割出：岳池。入廣安軍。

又 卷八七《劍南東道六》 遂州，遂寧郡。今理小溪縣。【略】皇朝爲武信軍節度。領縣五：小溪，長江，蓬溪，青石，遂寧。【略】

普州，安岳郡。今理安岳縣。【略】元領縣六。今四：安岳，安居，普康，本隆康改。樂至。二縣廢：崇龕，舊隆龕，今改併入安居。普慈。併入樂至。

又 卷八八《劍南東道七》 瀘州，瀘川郡。今理瀘川縣。【略】皇朝乾德五年併綿水入江安縣，割富義縣爲富順監。元領縣六。今三：瀘川，合江，江安。一縣割出：富順。爲監。二縣廢：綿水，併入江安。涇南。舊廢入瀘川。【略】

富順監，晉富世縣以縣下有鹽井，人獲厚利，故曰富世。皇朝乾德四年割爲富順監，其縣廢。【略】

昌州，昌元郡。今理大足縣。【略】元領縣四。今三：大足，昌元，永川。一縣廢：靜南。分入三縣。

又 卷一三六《山南西道四》 合州，巴川郡。今理石鏡縣。按郡地即巴國別都。【略】城臨峽江之上，實控束之地。元領縣六。今五：石鏡，漢初，赤水，銅梁，巴川。一縣廢：新明。入廣安軍。

又 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 渠州，鄰山郡。今理流江縣。【略】皇朝乾德六年割渠江縣屬廣安軍。元領縣五。今四：流江，鄰水，鄰山，大竹。一縣割出：渠江。入廣安軍。【略】

廣安軍，理渠江縣。本合州濃洄鎮、渠州新明鎮地，國朝乾德六年以合、果渠三州相去路遠，山川險僻，多聚寇攘，遂合二鎮置廣安軍，仍割渠州之渠江、合州之新明、果州之岳池三縣以成之，從西川轉運使劉仁燧之所請也。領縣三：渠江，新明，岳池。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 梓州路。州一十一，軍二，監一，縣四十九。

緊，梓州，梓潼郡，劍南東川節度。唐劍南東川節度。皇朝乾德四年改靜戎軍。太平興國三年改安靜軍。端拱二年復劍南東川節度。治鄰縣。【略】縣九。乾德四年以舊招葺院置東關縣。大中祥符五年改玄武縣爲中江。望，鄰。【略】望，中江。【略】望，涪城。【略】緊，射洪。【略】緊，鹽亭。【略】上，通泉。【略】中，飛鳥。【略】中，銅山。【略】中下，東關。【略】尉司一。熙寧五年省梓州永泰縣爲鎮入鹽亭縣，十年復置尉司。永泰。【略】

都督府，遂州，遂寧郡，武信軍節度。治小溪縣。【略】縣五。太平興國元年改方義縣爲小溪。熙寧六年省青石縣入遂寧，七年復置。望，小溪。【略】望，蓬溪。【略】緊，長江。【略】緊，青石。【略】中，遂寧。【略】

中，果州，南充郡，團練。僞蜀永寧軍節度。皇朝乾德四年降團練。治南充縣。【略】縣三。開寶二年以岳池縣隸廣安軍。熙寧六年省流溪縣爲鎮入南充。望。南充。【略】望，西充。【略】上，相如。【略】

上，資州，資陽郡，軍事。治盤石縣。【略】縣四。乾德五年省月山、丹山、銀山三縣爲鎮入磐石，清溪縣入內江。熙寧六年以磐石縣趙市鎮隸內江。緊，磐石。【略】緊，資陽。【略】中下，龍水。【略】下，內江。【略】

上，普州，安岳郡，軍事。治安岳縣。【略】縣三。乾德五年省普康縣爲鎮入安岳，崇龕縣爲鎮入安居，普慈縣爲鎮入樂至。中下，安岳。【略】下，安居。【略】下，樂至。【略】

上，昌州，昌元郡，軍事。唐中都督。皇朝乾德元年爲上州。治大足縣。【略】縣三。上，大足。【略】上，昌元。【略】上，永川。【略】

上，戎州，南溪郡，軍事。唐中都督。皇朝乾德元年爲上州。治僤道縣。【略】縣二。乾德五年省開邊、歸順二縣入僤道。太平興國元年改義賓縣爲宜賓。熙寧四年省宜賓縣入僤道。中，僤道。【略】中，南溪。

上，瀘州，瀘川郡。軍事。唐下都督。皇朝乾德元年爲上州。治瀘川縣。【略】縣三。乾德五年省綿水縣爲鎮入江安，以富義縣隸富順監。中，瀘川。【略】中，江安。【略】中，合江。【略】監二。監寧八年夷人獻納、長寧等十州土地，隸清井。清井。【略】南井。【略】

上，合州，巴川郡，軍事。治石照縣。【略】縣五。乾德三年改石鏡縣爲石照。開寶二年以新明縣隸廣安軍。熙寧四年省赤水縣入銅梁，七年復置。中，石照。【略】中，漢初。【略】中，巴川。【略】中下，赤水。【略】中下，銅梁。【略】

下，榮州，和義郡，軍事。治榮德縣。【略】縣四。乾德五年省和義縣入威遠。治平四年改旭川縣爲榮德。熙寧四年省公井縣爲鎮入榮德。中下，榮德。【略】中，威遠。【略】中下，資官。【略】中下，應靈。【略】

下，渠州，鄰山郡，軍事。治流江縣。【略】縣三。開寶二年以渠江縣隸廣安軍。景祐二年省大竹縣爲鎮入流江。緊，流江。【略】下，鄰水。【略】下，鄰山。【略】

同下州，懷安軍。乾德五年以簡州金水縣置軍。治金水縣。【略】縣二。乾德五年以漢州金堂縣隸軍。望，金水。【略】望，金堂。【略】

同下州，廣安軍。開寶二年以合州濃洄、渠州新明二鎮置軍，治渠江縣。【略】縣三。開寶二年以合州新明、渠州渠江、果州岳池三縣隸軍。中，渠江。【略】緊，岳池。【略】中，新明。【略】

同下州，富順監。乾德四年以瀘州富義縣地置富義監。太平興國元年改富順。

又 卷一〇《羈縻州》 梓州路。

連州。

照州。

獻州。

南州。

洛州。

盈州。

德州。

爲州。

扶德州。

移州。

播朗州。

筠州。

武昌州。

志州。

已上在南廣溪洞。

商州。

馴州。

浪川州。

騁州。

已上在馬湖江。

協州。

切騎州。

靖州。

曲州。

哥靈州。

品州。

軻違州。

碾衛州。

滴州。

從州。

播陵州。

鉗州。

已上在石門路。

右三十州隸戎州。

納州。

薛州。
晏州。
鞏州。
奉州。
悦州。
思義州。
長寧州。
能州。
淯州。
浙州。
定州。
宋州。
順州。
藍州。
溱州。
高州。
姚州。
右十八州隸瀘州。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梓州路：梓、遂、果、資、普、昌、敘、瀘、合、榮、渠、懷安、廣安、長寧、富順。

又 卷三一《梓州路》 緊，梓州。【略】皇朝乾德四年改静戎軍，太平興國三年改安静軍，端拱二年復故。今縣九。望，郪縣。【略】望，中江縣。【略】望，涪城縣。【略】緊，射洪縣。【略】緊，鹽亭縣。【略】中，通泉縣。【略】中，飛烏縣。【略】中，銅山縣。【略】中下，東關縣。【略】安泰尉司。【略】

都督府，遂州。【略】唐武德元年曰遂州，天寶初曰遂寧郡，皇朝因之。今縣五。望，小溪縣。【略】望，蓬溪縣。【略】緊，長江縣。【略】緊，青石縣。【略】中，遂寧縣。【略】

中，果州。【略】唐武德四年置果州，天寶元年曰南充郡，皇朝因之。今縣三。望，南充縣。【略】望，西充縣。【略】上，相如縣。【略】

上，資州。【略】唐武德元年改爲資州，天寶元年曰資陽郡，皇朝因之。今縣四。緊，盤石縣。【略】緊，資陽縣。【略】中下，龍水縣。【略】下，内江縣。【略】

上，普州。【略】唐武德三年置普州，天寶元年曰安岳郡，皇朝因之。今縣三。中下，安岳縣。【略】下，安居縣。【略】下，樂至縣。【略】

上，昌州。【略】唐屬資、普、瀘、合四州，乾元二年析置昌州，大歷六年州縣廢，其地各還，故屬。十年復置，後曰昌元郡，皇朝因之。今縣三。上，大足縣。【略】上，昌元縣。【略】上，永川縣。【略】

上，叙州。【略】唐武德元年復曰戎州，天寶元年曰南溪郡，皇朝政和四年改名。今縣二，上，宜賓縣。【略】中，南溪縣。【略】

上，瀘州。【略】唐武德元年曰瀘州，天寶元年曰瀘川郡，皇朝因之。今縣三。中，瀘川縣。【略】中，江安縣。【略】中，合江縣。【略】

中，合州。【略】唐武德元年曰合州，天寶元年曰巴川郡，皇朝因之。今縣五。中，石照縣。【略】中，漢初縣。【略】中，巴川縣。【略】中下，赤水縣。【略】中下，銅梁縣。【略】

下，榮州。【略】唐武德元年立榮州，天寶元年曰和義郡，皇朝因之。今縣四。中下，榮德縣。【略】中，威遠縣。【略】中下，資官縣。【略】中下，應寧縣。【略】

下，渠州。【略】唐武德元年曰渠州，天寶元年曰流江郡，皇朝因之。今縣三。緊，流江縣。【略】下，隣水縣。【略】下，濮山縣。【略】

同下州，懷安軍。【略】皇朝乾德五年立懷安軍。今縣二。望，金水縣。【略】望，金堂縣。【略】

同下州，廣安軍。【略】皇朝開寶二年置廣安軍。今縣三。中，渠江縣。【略】緊，岳池縣。【略】中，新明縣。【略】

長寧軍。【略】皇朝置淯井監，屬瀘州。熙寧八年，夷人獻納十州地以屬焉。政和四年改置長寧軍。

富順監。【略】皇朝乾德四年，以其地置富義監。太平興國元年改曰富順，治平元年置富順縣，熙寧元年省。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六二《潼川府路》 瀘州。瀘川、江安、合江。【略】潼州府。郪縣、中江、涪城、通泉、射洪、鹽亭、飛烏、銅山、東關、

永泰。

又　卷六三　遂寧府。小溪、蓬溪、長江、青石、遂寧。【略】

順慶府。南充、西充、相如、流溪。【略】

資州。盤石、資陽、内江、龍水。【略】

普州。安岳、安居、樂至。【略】

又　卷六四　合州。石照、巴川、銅梁、漢初、赤水。【略】

紹熙府。榮德、威遠、資官、應靈。【略】

昌州。大足、昌元、永川。【略】

渠州。流江、鄰山、鄰水、大竹。

又　卷六五　敘州。宜賓、南溪、宣化、慶符。【略】

懷安軍。金水、金堂。【略】

廣安軍。渠江、岳池、新明、和溪。【略】

長寧軍。安寧。【略】

富順監。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潼川府路：舊梓州路，重和元年改。

潼川府，舊梓州，唐劍南東川節度，偽蜀改天正軍，乾德三年改安靜軍，端拱二年復劍南東川節度，元豐三年閏九月復詔稱劍南東川，重和元年十一月賜名潼川府。果州，偽蜀永寧軍節度，乾德三年降爲團練。遂寧府，舊遂州，遂寧郡，武信軍節度，政和五年陞爲遂寧府，武信軍節度依舊。

瀘州，宣和元年陞爲瀘川軍節度。

又　《方域七・州縣陞降廢置》　潼川府路，舊梓州路，重和元年陞爲潼川府路。【略】

潼川府：舊梓州，唐劍南東川節度，偽蜀改天正軍，乾德三年改靜戎軍，端拱二年復劍南東川節度，元豐三年閏九月［詔復］稱劍南東川。【略】

［遂寧府］：舊遂州、遂寧郡、武信軍節度，政和五年陞爲遂寧府，武信軍節度依舊。

昌州：唐中都督，乾德三年爲上州。【略】

瀘州：唐下都督，乾德元年爲上州。宣和元年陞爲瀘州軍節度。【略】

果州：偽蜀永寧軍節度，乾德三年降爲團練。【略】

叙州：舊戎州，唐中都督，乾德元年爲上州。【略】

滋州：大觀三年建，宣和三年廢爲城。【略】

純州：大觀三年建，宣和三年廢爲城。【略】

祥州：大觀三年建，宣和三年廢。【略】

廣安軍：開寶二年以合州濃洄、渠州新明二鎮建軍。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潼川府路。府二：潼川，遂寧。州九：果，資，普，昌，叙，瀘，合，榮，渠。軍三：長寧，懷安，廣安。監一：富順。【略】

潼川府，緊，梓潼郡，劍南東川節度。本梓州。乾德四年，改靜戎軍，置東關縣。太平興國中，改安靜軍。端拱二年，爲東川；元豐三年，復加『劍南』二字。重和元年，升爲府。舊兼提舉梓州果渠、懷安廣安軍兵馬巡檢盜賊公事。乾道六年，升瀘南爲潼川府路安撫使。【略】縣十：郪，望。【略】中江，望。【略】涪城，望。【略】射洪，緊。【略】鹽亭，緊。【略】通泉，上。【略】飛烏，中。【略】銅山，中。【略】東關，中下。【略】永泰。中下。【略】

遂寧府，都督府，遂寧郡，武信軍節度。本遂州。政和五年，升爲府。宣和五年，升大藩。端平三年，兵亂，權治蓬溪砦。【略】縣五：小溪，望。【略】蓬溪，望。長江，緊。【略】青石，緊。遂寧。中。【略】

順慶府，中，本果州，南充郡，團練。寶慶三年，以理宗初潛之地，升府，隸劍南東路。端平三年，兵亂，淳祐九年，徙治青居山。【略】縣三：南充，望。【略】西充，望。流溪。望。

資州，上，資陽郡，軍事。乾德五年，廢月山、丹山、銀山、清溪四縣。宣和二年，改龍水爲資川，後復故。淳祐三年，廢。【略】縣四：盤石，緊。【略】資陽，緊。龍水，中下。内江。下。【略】

普州，上，安岳郡，軍事。乾德五年，廢崇龕、普慈二縣。端平三年，兵亂。淳祐三年，據險置治。寶祐以後廢。【略】縣三：安岳，中下。【略】安居，中。樂至。下。

昌州，上，昌元郡，軍事。【略】縣三：大足，上。昌元，上。【略】永

川。上。

敍州，上，南溪郡，軍事。乾德中，廢開邊、歸順二縣。本戎州，政和四年改。咸淳三年，徙治登高山。【略】縣四：宜賓，中。【略】南溪，中。【略】宣化，【略】慶符。【略】羈縻州三十。建州、照州、獻州、南州、洛州、盈州、德州、爲州、移州、扶德州、播浪州、筠州、武昌州、志州，已上皆在南廣溪洞；商州、馴州、浪川州、騁州，已上皆在馬湖江；協州、切騎州、靖州、曲江州、哥陵州、品州、軻違州、碾衛州、滴州、從州、播陵州、鉗州，已上皆在石門路。

瀘州，上，瀘川郡。瀘川軍節度。本軍事州。宣和元年，賜軍額。乾道六年，升本路安撫使。嘉熙三年，築合江之榕山，再築江安之三江磧，四年，又築合江之安樂山爲城，淳祐三年，又城神臂崖以守。景定二年，劉整以城歸大元，後復取之。改江安州。【略】縣三：【略】瀘川，中。江安，中。【略】合江。中。【略】南渡後，增縣一：納溪。【略】監一：南井。【略】領羈縻州十八。納州、薛州、晏州、鞏州、奉州、悅州、思義州、長寧州、能州、淯州、浙州、定州、宋州、順州、藍州、溱州、高州、姚州。

長寧軍，本羈縻州。熙寧八年，夷人得箇祥獻長寧、晏、奉、高、薛、鞏、淯、思義等十州，因置淯井監隸瀘州。政和四年，建爲長寧軍。【略】南渡後，縣一：安寧。【略】

合州，中，巴川郡，軍事。淳祐三年，移州治于釣魚山。【略】縣五：石照，中。【略】漢初，中。巴川，中。赤水，中下。銅梁。中下。【略】

榮州，下，和義郡，軍事。乾德五年，廢和義縣。端平三年，擇地僑治。寶祐後廢。【略】縣四：榮德，中下。【略】威遠，中。資官，中。【略】應靈。中下。【略】

渠州，下，隣山郡，軍事。寶祐三年，徙治禮義山。【略】縣三：流江，緊。【略】隣水，下。【略】隣山。下。【略】南渡後，增縣一：大竹。

懷安軍，同下州。乾德五年，以簡州金水縣建爲軍。【略】縣二：金水，望。金堂。望。【略】

寧西軍，本廣安軍，同下州。開寶二年，以合州儂洄、渠州新明二鎮建爲軍。淳祐三年，城大良平爲治所。寶祐末，歸大元。景定初，復取之。咸淳二年，改軍名。【略】縣三：渠江，中。【略】岳池，緊。【略】新明。中。【略】南渡後，增縣一：和溪。【略】

富順監，同下州。本瀘州之富義縣。掌煎鹽。乾德四年，升爲富義監。太平興國元年改。治平元年，置富順縣；熙寧元年，省。嘉熙元年，蜀亂監廢。咸淳元年，徙治虎頭山。

利州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四《劍南東道三》 劍州，普安郡。今理普安縣。【略】領縣七：普安，武連，陰平，劍門，梓潼，臨津，普成。【略】

龍州，江油郡。今理江油縣。【略】領縣二：江油，清川。

又 卷八六《劍南東道五》 閬州，閬中郡。今理閬中縣。【略】

皇朝改爲安德軍。領縣九：閬中，新井，晉安，新政，蒼溪，西水，奉國，南部，岐坪。

又 卷一三三《山南西道一》 興元府，漢中郡。今理南鄭縣。【略】興元元年升爲興元府。皇朝因之。元領縣六。今三：南鄭，城固。褒城。二縣割出直屬京師：西縣，三泉。一縣廢：金牛。入褒城。西縣，舊十四鄉，今九鄉。【略】本屬興元府，皇朝平蜀後，以此縣當要衝，申奏公事，直屬朝廷。【略】三泉縣，舊三鄉，今□鄉。【略】皇朝平蜀後，以此縣路當津要，申奏公事，直屬朝廷。

又 卷一三四《山南西道二》 鳳州，河池郡。今理梁泉縣。【略】

後唐三年降爲防禦州。今爲團練州。元嶺縣四。今三：梁泉，兩當，河池。一縣廢：黃花。併入梁泉。【略】

開寶監，本鳳州兩當縣亂山之中出銀鑛之所也，皇朝建隆三年置銀冶，遂名爲開寶監，都管鳳州諸縣出銀之務。

文州，陰平郡。今理曲水縣。【略】唐末暨五代僞蜀孟氏相繼竊據其地。今治曲水縣。元領縣二。今一：曲水。一縣廢：長松。併入曲水。

又 卷一三五《山南西道三》 興州，順政郡。今理順政縣。【略】僞蜀領順政、長舉二縣。皇朝因之。元領縣三：今二：順政，長舉。一縣廢：鳴水。併入長舉。【略】

利州，益州郡。今理綿谷縣。土地所屬與金州同。【略】僞蜀改爲昭武節

度。唐平蜀因而不改。皇朝因之。元領縣六。今四：綿谷，葭萌，平蜀，昭化。一縣廢：景谷。入平蜀縣。一縣割出：嘉川。入集州。

又 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 洋州，洋川郡。今理興道縣。土地所屬與梁州同。【略】皇朝爲武定軍節度。元領縣五。今三：興道，西鄉，真符。二縣廢：洋源，散入鄰近縣。黃金。入真符縣。

又 卷一三九《山南西道七》 巴州，清化郡。今理化城縣。古巴國地，所屬與達州同。【略】元領縣九。今六：化城，恩陽，曾口，其章，清化，七盤。三縣廢：歸仁，併入曾口。始寧，同上。盤道。併入清化。【略】

蓬州，咸安郡。今理蓬池縣。【略】元領縣七。今六：蓬池，良山，儀隴，伏虞，蓬山，朗池。一縣廢：宕渠。入良山。

又 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 集州，符陽郡。今理難江縣。土地所屬與達州同。今州即漢巴郡宕渠縣地。【略】元領縣四。今二：難江，嘉川。二縣廢：大牟，併入難江。通平。併入嘉川。【略】

壁州，始寧郡。今理通江縣。【略】元領縣五。今三：通江，白石，符陽。二縣廢：廣納，東巴。并併入通江。

又 卷一四一《山南西道九》 金州，安康郡。今理西城縣。【略】至皇朝乾德四年改爲昭化軍節度使。元領縣六。今五：西城，平利，洵陽，漢陰，即安康。石泉。一縣廢：淯陽。入洵陽。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利州路》 利州路。府一，州九，縣三十九，關一。

次府，興元府，漢中郡，山南西道節度。治南鄭縣。【略】縣四。乾德五年以三泉縣直隸京師。至道二年以西縣隸大安軍，三年軍廢隸府。次赤，南鄭。【略】次畿，城固。【略】次畿，褒城。【略】次畿，西。【略】

都督府，利州，益川郡，寧武軍節度。偽蜀昭武軍節度。皇朝景祐四年改寧武軍。治綿谷縣。【略】縣四。乾德三年改胤山縣爲平蜀。開寶五年改益昌縣爲昭化。咸平五年以集州嘉川縣隸州。熙寧三年省平蜀縣入嘉川。

中，綿谷。【略】中，葭萌。【略】中下，嘉川。【略】下，昭化。【略】

望，洋州，洋川郡，武康軍節度。偽蜀武定軍節度。皇朝景祐四年改武康軍。治興道縣。【略】縣三。乾德四年省黃金縣入真符。望，興道。【略】上，西鄉。【略】中，真符。

上，閬州，閬中郡，安德軍節度。後唐保寧軍節度。皇朝乾德四年改安德軍。治閬中縣。【略】縣七。熙寧三年省岐平縣爲鎮入奉國晉安縣爲鎮入西水。望，閬中。【略】緊，蒼溪。【略】緊，南部。【略】緊，新井。【略】中，奉國。【略】中，新政。【略】中下。西水。【略】

上，劍州，普安郡，軍事。治普安縣。【略】縣六。乾德五年省永歸縣入劍門。景德三年以劍門縣隸劍門關。熙寧五年省臨津縣爲鎮入普安，以劍門縣復隸州。

中下，普安。【略】上，梓潼。【略】中，陰平。【略】中，武連。【略】中下，普成。【略】中下，劍門。【略】

中，巴州，清化郡，軍事。治化城縣。【略】縣五。乾德四年省盤道縣入清化，歸仁縣入曾口，始寧縣入其章咸平二年以清化縣隸集州。熙寧二年省七盤縣爲鎮入恩陽，五年省其章縣爲鎮入曾口，廢集州，以難江縣隸州，仍省清化縣爲鎮入化城，又廢壁州省白石，符陽二縣入通江縣隸州。

中下，化城。【略】上，難江。【略】中下，恩陽。【略】下，曾口。【略】下，通江。

中下，文州，陰平郡，軍事。治曲水縣。【略】縣一。中下，曲水。【略】

下，興州，順政郡，軍事。治順政縣。【略】縣二。中，順政。【略】中下，長舉。【略】監一。景德三年置，鑄鐵錢。濟衆。【略】

下，蓬州，咸安郡，軍事。治蓬池縣。【略】縣四。乾德三年省宕渠縣入良山。大中祥符五年改朗池縣爲營山。熙寧三年省蓬山縣爲鎮入營山，五年省良山縣爲鎮入伏虞。

中，蓬池。【略】中，儀隴。【略】中，營山。【略】中下，伏虞。【略】下，龍州，江油郡，軍事。唐都督。皇朝乾德元年降下州。治江油縣。【略】縣二。中，江油。【略】下，清川。【略】

中，三泉縣。唐隸興元府。皇朝乾德五年以縣直隸京師。至道二年建爲大安軍，仍以興元府西縣隸焉，三年廢軍爲縣，以西縣還舊隸。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利州路。

集州。下，軍事，符陽郡，舊領縣四。乾德五年省通平、大牟二縣入難江縣，咸平五年以嘉川縣隸利州，以巴州清化縣隸州，熙寧三年廢州，以難江縣隸巴州，省清化縣爲鎮隸巴州化城縣。

壁州。下，軍事，始寧郡，領縣五。乾德四年省廣納、東巴二縣入通江，開寶五

年廢州，尋復置；熙寧五年廢州，省符陽、白石縣入通江縣，隸巴州。大安軍。至道二年以三泉縣建爲軍，仍以興元府西縣隸軍；三年廢軍，復爲三泉縣，以西縣還舊隸。

化外州。利州路。【略】

扶州。下，同昌郡，領同昌、帖夷、萬全、鉗川四縣。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利州路：

興元、利、洋、閬、劍、巴、文、興、蓬、龍、三泉。

利州路化外州：

扶。

又 卷三二《利州路》 次府，興元府。【略】

唐武德元年曰梁州，開元十三年改曰褒州，二十年復故名。天寶元年曰漢中郡，後升山南西道節度。興元元年，德宗巡幸，升爲興元府。皇朝因之。今縣四。次赤，南鄭縣。【略】次畿，城固縣。【略】次畿，褒城縣。【略】次畿，西縣。【略】

都督府，利州。【略】唐武德元年曰利州，天寶元年曰益昌郡。王蜀知昭武軍節度，後唐改郡曰益州。皇朝因之，景祐四年改寧武軍。今縣四。中，綿谷縣。【略】中，葭萌縣。【略】中下，嘉川縣。【略】下，昭化縣。【略】

望，洋州。【略】皇朝景祐四年改武康軍。今縣三。望，興道縣。【略】上，西鄉縣。【略】中，真符縣。【略】

上，閬州。【略】皇朝乾德四年改安德軍。今縣七。望，閬中縣。【略】緊，蒼溪縣。【略】緊，南部縣。【略】緊，新井縣。【略】中，奉國縣。【略】中，新政縣。【略】中下，西水縣。【略】

上，劍州。【略】今縣六。中下，普安縣。【略】上，梓潼縣。【略】中，陰平縣。【略】中，武連縣。【略】中下，普城縣。【略】中下，劍門縣。【略】

中，巴州。【略】今縣五。中下，化城縣。【略】上，難江縣。【略】中下，恩陽縣。【略】下，曾口縣。【略】下，通江縣。【略】

中下，文州。【略】今縣一。中下，曲水縣。【略】

下，興州。【略】今縣二。中，順政縣。【略】中下，長舉縣。【略】

下，蓬州。【略】今縣四。中，蓬池縣。【略】中，儀隴縣。【略】中，營山縣。中下，伏虞縣。【略】

下，龍州。【略】今縣三。中，江油縣。【略】中，清川縣。【略】中，三泉縣。【略】皇朝乾德五年，以縣直隸京師。至道二年升大安軍，以興元府西縣屬焉。三年軍廢，復爲縣，而西縣還故屬。

利州路化外州：

下，扶州。【略】統縣四。中下，同昌縣。【略】中下，帖夷縣。【略】中下，萬全縣。【略】中下，鉗川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六六《利州東路》 興元府。南鄭、廉水、城固、褒城、西縣。【略】

利州。綿谷、葭萌、昭化、嘉川。

又 卷六七 隆慶府。普安、陰平、梓潼、武連、普成。【略】

劍門關。劍門。【略】

閬州。閬中、南部、新井、蒼溪、奉國、新政、西水。

又 卷六八 蓬州。蓬池、儀隴、營山、良山、伏虞。【略】

巴州。化城、難江、恩陽、曾口、通江。【略】

金州。西城、漢陰、洵陽、石泉、平利、上津。【略】

洋州。興道、西鄉、真符。【略】

大安軍三泉。

又 卷六九《利州西路》 沔州。略陽、長舉。

天水軍。天水。【略】

鳳州。梁泉、兩當、河池。【略】

又 卷七〇 西和州長道、大潭、祐川。【略】

同慶府 同谷、栗亭。【略】

文州 曲水。【略】

龍州 江油、清川。【略】

階州 福津、將利。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利州路：紹興十四年分爲東、西路，後併爲一。乾道三年六月，復分爲二路。利州，僞蜀昭武軍節度，景祐四年改寧武軍。閬州，後唐保寧軍節度，乾德四年改安德

軍。洋州，僞蜀武定軍節度，景祐四年改武康軍。晉安軍，舊劍州。隆興二年十月，以本州言孝宗潛藩，下給舍議，陞爲普安軍節度。［紹熙元年］陞隆慶府。

又《方域七・州縣陞降廢置》　利州路，紹興十四年分爲東西路，後併爲一，乾道三年六月復分爲二路。【略】

［利州］：僞蜀昭武軍節度，景祐四年改寧武軍。【略】

洋州：僞蜀武定軍節度，景祐四年改武康軍。【略】

普安軍，舊劍州，隆興二年十月，以本州言孝宗潛藩，下給舍議，陞爲普安軍節度，陞隆慶府。【略】

三泉縣，唐隸梁州。

西和州：舊岷州，隸西和路，紹興十四年改爲西和州，來隸。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利州路。府一：興元。州九：利，洋，閬，劍，文，興，蓬，政，巴。縣三十八。關一：劍門。南渡後，府三：興元，隆慶，同慶。州十二：利，金，洋，閬，巴，沔，文，蓬，龍，階，西和，鳳。軍二：大安，天水。【略】

興元府，次府，梁州，漢中郡，山南西道節度。舊兼提舉利州路兵馬巡檢事。建炎二年，升本路鈐轄。四年，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後分利州路爲東、西路：興元、劍利閬金洋巴蓬、大安爲東路，治興元；階、成、西和、鳳、文、龍、興爲西路，治興州。又置利州路階、成、西和、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乾道四年，合爲一路，興元帥兼領之；淳熙二年，復分；三年，又合；五年，復分；紹熙五年，再合；慶元二年，又分；嘉定三年，復合。【略】縣四：南鄭，次赤。城固，次畿。褒城，次畿。西。次畿。【略】南渡後，增縣一：廉水。次畿。【略】

利州，都督府，益川郡，寧武軍節度。舊昭武軍，景祐四年改。紹興十四年，分東、西兩路；紹熙五年，復合爲一；慶元二年，復分；嘉定三年，復合；十一年，又分。端平三年，兵亂廢。【略】縣四：綿穀，中。葭萌，中。嘉川，中下。【略】昭化。下。【略】

洋州，望，洋川郡，武康軍節度。舊武定軍，景祐四年改。建炎以後，嘗置蓬、巴、洋州安撫使，尋罷。【略】縣三：興道，望。西鄉，上。真符。中。

閬州，上，閬中郡。乾德四年，改安德軍節度。紹興十四年，隸東路。端平三年，兵亂。淳祐三年，移治大獲山。【略】縣七：閬中，望。【略】蒼溪，緊。南部，緊。新井，緊。奉國，中。【略】新政，中。西水。中下。【略】

隆慶府，本劍州，上，普安郡，軍事。乾德五年，廢永歸縣。隆興二年，以孝宗潛邸，升普安軍節度。紹熙元年，升府。端平三年，兵亂。【略】縣六：普安，中。【略】梓潼，上。陰平，中。武連，中。普成，中下。劍門。中下。【略】

巴州，中，清化郡，軍事。乾德四年，廢盤道、歸仁、始寧三縣。咸平五年，以清化屬集州。熙寧五年，廢集州，又廢壁州，以其縣來隸。建炎三年，兼管內安撫。嘉熙四年，兵亂民散。【略】縣五：化城，中下。【略】難江，上。【略】恩陽，中下。【略】曾口，下。【略】通江。下。【略】

文州，中下，陰平郡，軍事。建炎後，帶沿邊管內安撫，尋罷，隸利西路。紹定末，置司成都。端平後，兵亂州廢。【略】縣一：曲水。中下。【略】

沔州，下，順政郡，軍事。本興州。紹興十四年，爲利西路治所。開禧三年，吳曦僭改開德府。曦誅，改沔州。【略】縣二：順政，中。【略】長舉。中下。監一：濟衆。【略】

蓬州，下，咸安郡，軍事。乾德三年，廢宕渠縣。淳祐三年，置司古渝縣。【略】縣四：蓬池，中。儀隴，中。營山，中。【略】伏虞。中下。【略】南渡後，增縣二：良山，中下。【略】相如。望。【略】

政州，下，江油郡，軍事。本龍州。政和五年，改爲政州。紹興元年，復爲龍州。端平三年，兵亂。寶祐六年，徙治雍村。【略】縣二：江油，中。【略】清川。下。【略】

大安軍，中，本三泉縣。舊屬興元府。乾德三年，平蜀，以縣直屬京。至道二年，建爲大安軍。三年，軍廢，縣仍舊屬京。紹興三年，復升軍。【略】南渡後，復置三泉縣，隸軍。

金州，上，安康郡，昭化軍節度。前宋隸京西南路，惟此一州未没于金。建炎四年，屬利州。紹興元年，置金、均、房州鎮撫使。六年，復隸京西南路。九年，隸西川宣撫司。十年，置金、房、開、達安撫使。十三

年，隸利州路，又以商州上津、豐陽兩縣來屬。乾道四年，兼管內安撫。縣五：西城，下。漢陰，中下。【略】洵陽，中。石泉，下。平利。下。南渡後，增縣一：上津。中下。【略】

階州，中下，武都郡，軍事。本隸秦鳳路。紹興初，陝西地盡入于金，惟階成岷鳳洮五郡、鳳翔府和尚原、隴州方山原存。紹興初，以楊家崖爲家計砦。縣二：福津，中下。將利。中下。

同慶府，中下，同谷郡，軍事。本成州，隸秦鳳路。紹興十四年，來屬。寶慶元年，以理宗潛邸，升同慶府。縣二：同谷，中。栗亭。中。

西和州，下，和政郡，團練。本隸秦鳳路。紹興元年，入于金，改祐州。舊名岷州。十二年，與金人和。以岷犯金太祖嫌名，改西和州，因郡名和政云。以淮西有和州，故加『西字』。開禧二年，又入于金。縣三：長道，緊。大潭，中。祐川。

鳳州，下，河池郡，團練。舊屬秦鳳路。紹興十四年，來隸。縣三：梁泉，上。兩當，上。河池。緊。

天水軍，同下州。紹興初，秦州入于金，分置南、北天水縣。十三年，隸成州。後以成紀之太平社、隴城之東阿社來屬。嘉定元年，升軍。九年，移于天水縣舊治。仍置縣一：天水。紹興十五年，廢成紀、隴城二縣來入。

夔州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〇《劍南西道九》 霸州，靜戎郡。今理安信縣。【略】領縣四：安信：牙利，保寧，歸化。【略】

拓州，蓬山郡。今理拓縣。【略】領縣二：拓縣，喬珠。

恭州，恭化郡。今理和集縣。【略】領縣三：和集，博恭，烈山。【略】

嶲州，越嶲郡。今理越嶲縣。【略】領縣九：越嶲，臺登，蘇祁，昆明，邛部，陽山，會川，蜻蛉，弄棟。【略】

保州，雲山郡。今理定廉縣。【略】領縣三：定廉，歸順，雲山。

真州，昭德郡，今理真符縣。【略】領縣三：真符，難川，昭德。

又 卷八一《劍南西道十》 松州，交川郡。今理嘉誠縣。【略】領縣三：嘉誠，交川，平康。【略】

松州都督府督羈縻二十五州：舊督百餘州，無縣户口，惟二十五州有名額，皆招撫生羌置。崌州，【略】領縣二：與州同置。江源，洛稽。【略】懿州，【略】領縣二：與州同置。吉當，唐位。闊源，落吳。【略】

麟州，【略】領縣七：與州同置。硤川，和善，斂具，硤源，三交，利恭，東陵。【略】雅州，【略】領縣三：與州同置。新城，三泉，石隴。【略】葉州，【略】領縣三：與州同置。都流厥調湊般匐器邇率鍾。並諸羌部落，遥立，無縣。寧遠，臨泉，臨河。【略】可州，【略】領縣三：與州同置。義誠，清化，靜方。【略】遠州，【略】領縣二：與州同置。羅水，小部川。【略】

奉州，【略】領縣三：與州同置。奉德，思安，永慈。【略】巖州，【略】領縣三：金池，甘松，丹巖。【略】

諾州。【略】領縣三：諾川，歸德，籬渭。【略】蛾州，【略】領縣二：與州同置。常平，那川。【略】

彭州，【略】領縣四：與州同置。洪川，歸遠，臨津，歸正。【略】軌州都督府，【略】領縣四：與州同置。通川，玉城，金原，俄徹。【略】盍州，【略】領縣四：與州同置。湘水，河唐，曲嶺，祐川。【略】直州，【略】領縣二：與州同置。集川，新川。【略】

肆州，【略】領縣四：與州同置。歸唐，芳蕤，鹽水，磨山。【略】位州，【略】領縣二：與州同置。位豐，西使。【略】玉州，【略】領縣二：與州同置。玉山，帶河。【略】嶂州，【略】領縣四：與州同置。洛平，顯川，桂川，顯平。【略】祐州，【略】領縣二：與州同置。廓川，歸定。【略】

當州，江源郡。今理通軌縣。【略】領縣三：通軌，和利，谷利。【略】

悉州，歸誠郡。今理左封縣。【略】領縣二：左封，歸誠。【略】

静州，靜川郡。今理悉唐縣。本當州之悉唐縣也。唐顯慶元年於縣置悉州。【略】領縣二：悉唐，靜居。

又 卷一二〇《江南西道十八》 涪州，涪陵郡。今理涪陵縣。【略】領縣四：涪陵，賓化，武龍，樂温。

黔州，黔中郡。今理彭水縣。歷古蠻夷之地。【略】自大順元年改爲武泰軍節度。天復三年之後，僞蜀割據，移黔南就涪州爲行府，以道路僻遠就便近也。皇朝因之不改。至太平興國三年因延火燒熱公署；五年卻歸黔州置理所，仍轄黔内思、南、費、溱、夷、播六州，只從黔州差衙前職員權

知。【略】領縣六：彭水，黔江，洪杜，洋水，信寧，都濡。【略】

管番州五十三：

九州每年朝貢：

南寧州，本清溪鎮，唐末置，在黔州西南，二十九日行，從南寧州至羅殿王部落，八日行，與雲南接界。

充州。琰州。犍州。莊州。明州。牂州。矩州。

清州。

四十四州洞內羈縻州：

柯州。襲州。峨州。蠻州。邦州。鶴州。勞州。義州。福州。鼓州。儒州。鸞州。令州。郝州。普寧州。總州。郎州。勳州。功州。敦州。候州。晃州。茂龍州。整州。懸州。樂善州。契州。添州。延州。雙城州。訓州。卿州。撫水州。思源州。逸州。殷州。南平州。盧州。姜州。稜州。鴻州。和武州。暉州。亮州。

又 卷一二一《江南西道十九》 夷州，義泉郡。今理綏陽縣。【略】領縣五：綏陽，都上，義泉，洋川，寧夷。

播州，播川郡。今理遵義縣。按郡地即秦夜郎、且蘭二郡西南隅之地。【略】領縣三：遵義，帶水，芙蓉。

費州，涪川郡。今理涪川縣。【略】領縣四：涪川，城樂，多田，扶陽。

又 卷一二二《江南西道二十》 思州，寧夷郡。今理務川縣。【略】領縣三：務川，思王，思邛。

又 卷一三六《山南西道四》 渝州，南平郡。今理巴縣。土地所屬與萬州同。【略】元領縣五。今四：巴縣，江津，南平，壁山。一縣廢：萬壽，併入江津。

又 卷一三七《山南西道五》 開州，盛山郡。今理開江縣。【略】元領縣三：開江，萬歲，新浦。【略】

達州，通川郡。今理通川縣。土地與金州同。【略】皇朝乾德二年改爲達州。其州枕江，古有土居十萬，水居三千户。

元領縣九。今七：通川，永穆，石鼓，新寧，巴渠，三岡，東鄉。二縣廢：閬英，入石鼓。宣漢。入東鄉。場一：宣漢井場。

又 卷一四七《山南東道六》 雲安軍，理雲安縣。皇朝乾德二年以夔州雲安縣上水去州二百里，人户輸納不便，于本縣建一軍，從本州之所奏請也，仍領雲安縣。

又 卷一四八《山南東道七》 夔州，雲安郡。今理奉節縣。【略】

按郡城臨江而險，蓋據三峽之上。元領縣四。今三：奉節，巫山，大昌。一縣割出：雲安。置軍。【略】

大寧監，本夔州大昌縣前鎮煎鹽之所也，在縣西六十九里溪南山嶺峭壁之中，有鹽泉湧出，土人以竹引泉，置鑊煮鹽。皇朝開寶六年置監，以收課利。

又 卷一四九《山南東道八》 萬州，南浦郡。今理南浦縣。【略】元領縣三。今二：南浦，武寧。一縣割出：梁山。置軍。【略】

忠州，南賓郡。今理臨江縣。【略】元領縣五：臨江，豐都，墊江，南賓，桂溪。【略】

梁山軍，理梁山縣。本萬州梁山縣，皇朝開寶三年置屯田務，因建爲梁山軍，管梁山一縣。領縣一：梁山。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夔州路》 夔州路。州九，軍三，監一，縣三十。

都督府，夔州，雲安郡，寧江軍節度。治奉節縣。【略】縣二。開寶六年以雲安縣置雲安軍。端拱二年以大昌縣隸大寧監。中，奉節。【略】中下，巫山。

下，黔州，黔中郡，武泰軍節度。治彭水縣。【略】縣二。嘉祐八年省洪杜、洋水二縣爲寨，信寧、都濡二縣爲鎮，熙寧二年改洋水寨爲鎮，並隸彭水。【略】

中，彭水。【略】下，黔江。【略】

上，達州，通川郡，軍事。唐通州。皇朝乾德三年改達州治通川縣。【略】縣五。乾德五年省閬英縣入石鼓，宜漢縣入東鄉。熙寧六年省三岡縣，七年省石鼓縣，分隸通川、新寧、永睦三縣。

中，通川。【略】中，巴渠。【略】下，永睦。【略】下，新寧。【略】下，東鄉。【略】

中下，施州，清江郡，軍事。治清江縣。【略】縣二。中下，清江。【略】中下，建始。【略】

下，忠州，南賓郡，軍事。治臨江縣。【略】縣四。熙寧五年省桂溪縣入墊

江。中下，臨江。【略】中下，墊江。【略】下，豐都。【略】下，南賓。【略】尉司一。乾德六年以夔州龍渠鎮隸州。開寶二年置尉司。南賓。【略】下，萬州，南浦郡，軍事。治南浦縣。【略】縣二。開寶三年以梁山縣隸梁山軍。中下，南浦。【略】下，武寧。【略】下，開州，盛山郡，軍事。治開江鄉。【略】縣二。慶曆四年省新浦縣入開江。上，開江。【略】中，萬歲。【略】下，涪州，涪陵郡，軍事。治涪陵縣。【略】縣三。嘉祐八年省賓化縣入隆化。熙寧三年省温山縣爲鎮入涪陵，七年以隆化縣隸南平軍。下，涪陵。【略】下，樂温。【略】下，武龍。【略】下，渝州，南平郡，軍事。治巴縣。【略】縣三。乾德五年省萬壽縣，雍熙五年省南平縣，並入江津。皇祐五年置南川縣。熙寧七年以南川縣隸南平軍。中，巴。【略】中下，江津。【略】下，璧山。【略】同下州，雲安軍。開寶六年以夔州雲安縣置軍。治雲安縣。【略】縣一。開寶六年以夔州雲安縣隸軍。望，雲安。【略】監一。熙寧四年以雲安監户口析置安義縣，八年户口還隸雲安縣，復爲監。雲安。【略】同下州，梁山軍。開寶三年以萬州石氏屯田務置軍。治梁山縣。【略】縣一。開寶三年以萬州梁山縣隸軍。熙寧五年又析忠州桂溪縣地益焉。中下，梁山。【略】同下州，南平軍。熙寧七年詔收西南蕃部，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坝地置軍。治南川縣。【略】縣二。熙寧七年以涪州隆化縣隸軍，仍省渝州南川縣爲鎮入焉。元豐元年復置南川縣。中下，南川。【略】下，隆化。【略】同下州，大寧監。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泉所置監。治大昌縣。【略】縣一。端拱元年以夔州大昌縣隸監。中下，大昌。

又 卷一〇《化外州》 利州路。

松州。下，都督，交川郡，領嘉誠、交川、平康、鹽泉四縣，羈縻州二十五。【略】

翼州。下，監翼郡，領衛山、翼水、義和三縣。

當州。下，江源郡，領通軌、和利、谷利三縣。

悉州。下，歸誠郡，領左封、歸誠、識臼三縣。

恭州。下，恭化郡，領和集、博恭、烈山三縣。

柘州。下，蓬山郡，領柘、喬珠二縣。

真州。下，昭德郡，領真符、雞川、昭德、昭遠四縣。

保州。下，保順郡，領定廉、歸順、雲山、安居四縣。

静州。下，静川郡，領悉唐、静居二縣。

夔州路。

思州。下，寧夷郡，領務川、思王、思邛三縣。

費州。下，涪川郡，領涪川、城樂、多田、扶陽四縣。

播州。下，播川郡，領遵義、帶水、芙蓉三縣。

夷州。下，義泉郡，領綏陽、都上、義泉、洋川、寧夷五縣。

牂州。下，牂柯都，領建安、賓化、新興三縣。

西高州。下，夜郎郡，領夜郎、麗高、榮德、樂源四縣。

業州。下，龍溪郡，領我山、渭溪、梓橦三縣。

充州。領梓潼、底水、思王、思渝四縣。

莊州。領石牛、南陽、輕水、多樂、樂安、石城、新安、賓化八縣。

琰州。領武侯、望仁、應江、始安、東南五縣。

羈縻州。夔州路。

南寧州。

琬州。

犍州。

清州。

蔣州。

矩州。

蠻州。

龔州。

戎州。

邦州。

鶴州。

勞州。

義州。

福州。

儒州。

令州。
郝州。
普寧州。
緣州。
那州。
鸞州。
絲州。
功州。
敷州。
晃州。
侯州。
焚州。
添州。
琈州。
雙城州。
訓州。
卿州。
茂龍州。
整州。
懸州。
樂善州。
撫水州。
思元州。
逸州。
恩州。
南平州。
勳州。
姜州。
稜州。
鴻州。
和武州。
暉州。
亮州。
鼓州。
右四十九州隸黔州。
溱州。下，溱溪郡，領榮懿、扶歡二縣。
右一州隸渝州。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夔州路：夔、黔、達、施、忠、萬、開、涪、恭、珍、承、溱、梁山、南平、遵義、大寧。

夔州路化外州：
費、西高。

又 卷三三《夔州路》 都督府，夔州。【略】今縣二。中，奉節縣。【略】中下，巫山縣。【略】
下，黔州。【略】今縣二。中，彭水縣。【略】中，黔江縣。
上，達州。【略】唐武德元年曰通州，天寶元年曰通川郡，蜀王氏孟氏因之。皇朝乾德三年更名。今縣五。中，通川縣。【略】中，巴渠縣。【略】下，永睦縣。【略】下，新寧縣。【略】下，東鄉縣。【略】
中下，施州。【略】今縣二。中下，清江縣。【略】中下，建始縣。
下，忠州。【略】今縣四。中下，臨江縣。【略】中下，墊江縣。【略】下，豐都縣。【略】下，南賓縣。【略】
下，萬州。【略】今縣二。中下，南浦縣。【略】下，武寧縣。
下，開州。【略】今縣二。上，開江縣。【略】中，清水縣。【略】下，涪州。【略】今縣三。下，涪陵縣。【略】下，樂温縣。【略】下，武龍縣。【略】
下，恭州。【略】皇朝崇寧元年更名。今縣三。中，巴縣。【略】中下，江津縣。【略】下，璧山縣。【略】
珍州。【略】皇朝大觀二年，大駱解上下族帥駱世華、駱文貴等獻地，東西四百五里，南北三百五十一里，以立珍州，亦曰樂源郡。今縣一。中，樂源縣。
承州。【略】皇朝大觀三年，蕨平帥任漢崇等獻地，東西三百五十九

里，南北六百六十五里，改爲承州。今縣五。綏陽縣。【略】都上縣。【略】洋川縣。【略】寧夷縣。【略】

溱州。【略】皇朝熙寧七年招收置榮懿寨，屬南平軍。崇寧中復立溱州。舊縣二。中，榮懿縣。【略】中下，扶歡縣。【略】

梁山軍。皇朝開寶三年，以石氏屯田務立軍。今縣一。中下，梁山縣。【略】

同下州，南平軍。【略】皇朝熙寧七年，招收西南蕃部立南平軍。今縣二。中下，南川縣。【略】中，隆化縣。【略】

同下州，遵義軍。歷代地理與播州同。皇朝大觀二年，蕃帥楊文貴獻地，東西二百二十二里，南北六百一十二里，置遵義軍。今縣一。遵義縣。【略】

同下州，大寧監。自五代以前地理與夔州同。皇朝開寶六年立監，今縣一。中下，大昌縣。【略】

下，費州。【略】領縣四。中下，涪川縣。【略】中下，扶陽縣。【略】中下，多田縣。【略】中下，城樂縣。【略】

下，西高州。【略】領縣四。内樂源已先歸附，別立珍州。中下，夜郎縣。【略】中下，麗高縣。【略】中下，榮德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五七《夔州路》 夔州　奉節、巫山。

又　卷五八　雲安軍　雲安。【略】

大寧監　大昌。

又　卷五九　開州　開江、清水。【略】

達州　通川、巴渠、永睦、新寧、東鄉、明通。【略】

萬州　南浦、武寧。

又　卷六〇　梁山軍　梁山。【略】

施州　清江、建始。【略】

紹慶府　彭水、黔江。【略】

重慶府　巴縣、江津、璧山。【略】

南平軍　南川、隆化。

又　卷六一　涪州　涪陵、樂温、武龍。【略】

咸淳府　臨江、墊江、豐都、南賓、龍渠。【略】

珍州　樂源、綏陽。【略】

思州　務川、邛水、安夷。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夔州路：夔州，唐乾元二年陞爲都督府，尋罷，天成二年陞爲江寧軍節度。重慶府，舊恭州，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以聖安壽仁太上皇帝潛藩陞。紹熙五年三月二日，詔利州西路安撫司依舊併歸東路，興元府置司。

又　《方域七・州縣陞降廢置》 夔州路，唐乾元二年陞爲都督府，尋罷。天成二年陞爲寧江軍節度。

夔州：景德三年自白帝城徙城東今治。【略】

珍州：大觀二年建。【略】

播州：大觀二年以楊文貴獻地建，宣和三年廢爲城。【略】

承州：大觀三年以任漢崇獻地建，宣和三年廢爲縣。【略】

思州：政和八年建，宣和四年廢爲城，今復。【略】

溱州：熙寧七年招收置，宣和三年廢爲寨。【略】

遵義軍：大觀二年以楊文貴獻地建，宣和三年廢爲寨。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夔州路。州十：夔，黔，施，忠，萬，開，達，涪，恭，珍。軍三：雲安，梁山，南平。監一：大寧。縣三十二。南渡後，府三：重慶，咸淳，紹慶。州八：夔，達，涪，萬，開，施，播，思。軍三：雲安，梁山，南平。監一：大寧。【略】

夔州，都督府，雲安郡，寧江軍節度。州初置在白帝城，景德三年，徙城東。建炎三年，升夔、利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帥臣帶歸、峽州兵馬司。【略】縣二：奉節，中。巫山。中下。

紹慶府，下，本黔州，黔中郡，軍事，武泰軍節度。紹定元年，升府。紹熙三年，移巡檢治增潭。【略】縣二：彭水，中。【略】黔江。下。【略】羈縻州四十九。南寧州、遠州、犍州、清州、蔣州、知州、蠻州、襲州、巂州、邦州、鶴州、勞州、義州、福州、儒州、今州、郝州、普寧州、緣州、那州、鸞州、絲州、邛州、敷州、晃州、侯州、焚州、添州、瑤州、雙城州、訓州、鄉州、茂龍州、整州、樂善州、撫水州、思元州、逸州、思州、南平州、勳州、姜州、稜州、鴻州、和武州、暉州、亳州、鼓州、懸州。南渡後，羈縻州五十六。

施州，下，清江郡，軍事。【略】縣二：清江，中下。【略】建始。中

下。【略】監一：廣積。【略】

咸淳府，下，本忠州，南賓郡，軍事。咸淳元年，以度宗潛邸，升府。【略】縣三：臨江，中下。墊江，中下。【略】南賓。下。南渡後，增縣二：豐都，下。龍渠。下。

萬州，下，南浦郡，軍事。開寶三年，以梁山爲軍。【略】縣二：南浦，下。【略】武寧。下。

開州，下，盛山郡，軍事。【略】縣二：開江，上。【略】清水。中。【略】

達州，上，通川郡，軍事。本通州。乾德三年改。乾德五年，廢閬英、宜漢二縣。熙寧六年，省三岡縣；七年，省石鼓縣，分隸通川、新寧、永睦三縣。【略】縣五：通川，中。巴渠，中。永睦，下。【略】新寧，下。東鄉。下。南渡後，增縣一：通明。下。【略】

涪州，下，涪陵郡，軍事。熙寧三年，廢温山縣爲鎮。大觀四年，廢白馬砦。咸淳二年，移治三台山。【略】縣三：涪陵，下。【略】樂温，下。武龍。下。【略】

重慶府，下，本恭州，巴郡，軍事。舊爲渝州。崇寧元年，改恭州，後以高宗潛藩，升爲府。舊領萬壽縣，乾德五年，廢。雍熙中，又廢南平縣。慶曆八年，以黔州羈縻南、溱二州來隸。皇祐五年，以南州置南川縣。熙寧七年，以南川縣隸南平軍。【略】縣三：巴，中。【略】江津，中下。【略】壁山。下。羈縻州一。溱州，領榮懿、扶歡二縣。以酋首領之，後隸南平軍。

雲安軍，同下州。開寶六年，以夔州雲安縣建爲軍。建炎三年爲軍使。【略】縣一：雲安。望。【略】監一：雲安。【略】

梁山軍，同下州，高梁郡。開寶三年，以萬州石氏屯田務置軍，撥梁山縣來隸。熙寧五年，又析忠州桂溪地益軍。元祐元年，還隸萬州，尋復故。【略】縣一：梁山。中下。

南平軍，同下州。熙寧八年，收西番部，以恭州南川縣銅佛埧地置軍。領縣二：南川，中下。【略】隆化。下。【略】溱溪砦，本羈縻溱州，領榮懿、扶歡二縣；熙寧七年，招納，置榮懿等砦，隸恭州，後隸南平軍。大觀二年，別置溱州及溱溪、夜郎兩縣；宣和二年，廢州及縣，以溱溪砦爲名，隸南平軍。

大寧監，同下州。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泉所建爲監。【略】縣一：大昌。中下。【略】

珍州，唐貞觀中開山洞置，唐末没於夷。大觀二年，大駱解上下族帥獻其地，復建爲珍州。宣和三年，承州廢，以綏陽縣來隸。縣二：樂源、綏陽，本羈縻夷州，大觀三年，酋長獻其地，建爲承州，領綏陽、都上、義泉、寧夷、洋川五縣；宣和三年，廢州及都上等縣，以綏陽隸珍州。遵義砦，大觀二年，播州楊文貴獻其地，建遵義軍及遵義縣；宣和三年，廢軍及縣，以遵義砦爲名，隸珍州。

思州，政和八年建，領務川、邛水、安夷三縣。宣和四年，廢州爲城及務川縣，以務川城爲名；邛水、安夷二縣皆作堡，並隸黔州。紹興元年，復爲思州。縣三：務川，安夷，邛水。【略】

播州，樂源郡。大觀二年，南平夷人楊文貴等獻其地，建爲州，領播川、琅川、帶水三縣。宣和三年，廢爲城，隸南平軍。端平三年，復以白綿堡爲播州，三縣仍廢。嘉熙三年，復設播州，充安撫使。咸淳末，以珍州來屬。縣一，樂源。中。【略】

川峽四路，蓋《禹貢》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爲多。天文與秦同分。南至荆、峽，北控劍棧，西南接蠻夷。

廣南東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七《江南西道十五》 連州，連山郡。今理桂陽縣。【略】此州當郴州西南二百一十里，臨武縣西南古都龐嶺南涯水西二十步。其涯水東流，南經陽山、含洭二縣南，東至湟陽縣界合洭水，據嶺及洭水言之，合屬嶺南道。元領縣三：桂陽，陽山，連山。

又 卷一五七《嶺南道一》 廣州，南海郡。今理南海縣。古南越之分。【略】皇朝開寶四年平之，復爲清海軍節度。元領縣十三。今八：南海，增城，懷集，清遠，東莞，四會，新會，信安。三縣廢：番禺，入南海。洊水，入懷集。化蒙。入四會。二縣割出：洭浧，入湟州。湟陽。入湟州。

又 卷一五八《嶺南道二》 潮州，潮陽郡。今理海陽縣。亦古閩越地。【略】元領縣三。今二：海陽，潮陽。一縣割出：程鄉。爲梅州。

恩州，恩平郡。今理陽江縣。【略】後唐清泰元年昇爲防禦州。皇朝爲刺史州。元領縣三。今一：陽江。二縣廢：恩平，杜陵。以上併入陽江。春州，南陵郡。今理陽春縣。古越地。【略】皇朝平廣南，開寶五年廢州，以其地隸恩州；至六年復置，仍併流南、羅水二縣入陽春一縣，又廢勤州之富林縣入銅陵一縣來屬，從本道轉運使潘美之請也。元領縣四。今一：陽春。三縣廢：流南，新併入陽春。羅水，新併入陽春。西城。舊廢。

又　卷一五九《嶺南道三》　韶州，始興郡。今理曲江縣。【略】元領縣六。今三：曲江，樂昌，翁源。一縣廢：仁化。入樂昌。二縣割出：浈昌，始興。入南雄州。【略】

端州，高要郡。今理高要縣。【略】元領縣二。今一：高要。一縣廢：平興。入高要。【略】

循州，海豐郡。今理龍川縣。【略】今只領龍川、興寧二縣。元領縣六。今二：龍川，興寧。四縣割出：歸善，博羅，海豐，河源。以上四縣入浈州。

又　卷一六〇《嶺南道四》　惠州，理歸善縣。本循州之舊理也，廣南僞漢劉龔乾亨元年移循州於雷鄉縣，于此置浈州，仍割循州之歸善、博羅、海豐、河源四縣以屬之。今領縣四：歸善，海豐，博羅，河源。【略】

梅州，理程鄉縣。本潮州程鄉縣，廣南僞漢乾和三年昇爲敬州，仍領程鄉縣。皇朝開寶四年平廣南，以名犯國諱，改爲梅州。元領縣一：程鄉。【略】

英州，理浈陽縣。【略】本廣州浈陽縣。有浈陽之水，注于浈陽峽。漢舊縣。梁改爲東衡州。隋開皇十五年廢州爲浈陽縣，屬湟州，廣南僞漢乾和五年于此置英州。皇朝開寶六年割浛光縣來屬。今領縣二：浈陽，浛光。【略】

南雄州，理浈昌縣。本始興郡浈昌縣地，廣南僞漢乾和四年于此置雄州，仍割浈昌、始興二縣以屬焉。皇朝以北有雄州，此加「南」字。領縣二：浈昌，始興。

又　卷一六一《嶺南道五》　賀州，臨賀郡。今理臨賀縣。【略】元領縣六。今三：臨賀，富川，桂嶺。三縣廢：蕩山，入臨賀。封陽，入臨賀。馮乘。入富川。

又　卷一六三《嶺南道七》　新州，新興郡。今理新興縣。古越地。【略】元領縣三。今一：新興。二縣廢：索盧，舊廢。永順。今并入新興。

又　卷一六四《嶺南道八》　康州，晉康郡。今理端溪縣。【略】皇朝開寶五年平廣南，仍廢康州，諸縣入端溪縣，隸端州；尋復舊，從部民之告請也；至六年又廢瀧州，開陽、建水、鎮南等縣入瀧水一縣來屬康州。元領縣四。今一：端溪。三縣廢：晉康，悦城，都城。已上三縣廢入端溪。

廢瀧州元領縣四，今一：瀧水。三縣廢：開陽，建水，鎮南。已上三縣併入瀧水。

封州，臨封郡。今理封川縣。【略】領縣二：封川，開建。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　廣南路。東路。州一十五，縣四十。

中，都督府，廣州，南海郡，清海軍節度。梁清海軍節度，後入僞漢。皇朝開寶四年以後仍舊節度。治南海、番禺二縣。【略】縣七。開寶四年改浛洭縣爲浛光，以隸連州；五年省咸寧、常康、番禺、四會四縣並入南海，東莞縣入增城，義寧縣入新會，游水縣入懷集；六年復置四會、東莞、義寧三縣，省化蒙縣入四會。太平興國元年改義寧縣爲信安。皇祐三年復置番禺縣。熙寧五年以信安縣隸新州，六年以四會縣隸端州。

望，南海。【略】上，番禺。【略】中，清遠。【略】中，增城。【略】中，懷集。【略】中下，東莞。【略】下，新會。【略】

中，韶州，始興郡，軍事。治曲江縣。【略】縣四。開寶四年以始興縣隸南雄州，五年省仁化縣入樂昌，咸平三年復置。望，曲江。【略】望，翁源。【略】中，樂昌。【略】中，仁化。【略】

下，循州，海豐郡，軍事。治龍川縣。【略】縣三。熙寧四年析興寧縣地置長樂縣。望，龍川。【略】望，興寧。【略】上，長樂。【略】

下，潮州，潮陽郡，軍事。治海陽縣。【略】縣二。熙寧六年廢梅州，以程鄉縣隸州。元豐五年程鄉縣復隸梅州。望，海陽。【略】緊，潮陽。【略】

下，連州，連山郡，軍事。治桂陽縣。【略】縣三。開寶四年以廣州浛光縣隸州，六年以浛光縣隸英州。望，桂陽。【略】中，陽山。【略】中，連山。【略】

下，賀州，臨賀郡，軍事。治臨賀縣。【略】縣三。開寶四年省蕩山封陽二縣、賓城場入臨賀，馮乘縣入富川。緊，臨賀【略】上，富川。【略】中，桂

嶺。【略】

下，封州，臨封郡，軍事。治封川縣。【略】縣二。開寶五年省開建入封川，六年復置。下，封川。【略】下，開建。【略】

下，端州，高要郡，軍事。治高要縣。【略】縣二。開寶五年省平興縣入高要。熙寧六年以廣州四會縣隸州。中，高要。【略】下，四會。【略】

下，新州，新興郡，軍事。治新興縣。【略】縣一。開寶五年省永順縣，熙寧五年省廣州信安縣，並入新興。中，新興。【略】

下，康州，晉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入端州，尋復置。治端溪縣。【略】縣二。開寶五年省悅城、晉康、都城三縣入端溪，以端溪縣隸端州，尋還隸；六年廢瀧州，以瀧水縣隸州。下，端溪。【略】下，瀧水。【略】下，南恩州，恩平郡，軍事。慶曆八年以改河北路貝州爲恩州，加「南」字。治陽江縣。【略】縣二。開寶五年廢春州，以陽春縣隸州，廢恩平、杜陵二縣入陽江；六年復置春州，陽春縣復隸焉。熙寧六年廢春州，縣復隸州，仍廢銅陵縣入焉。

中，陽江。【略】下，陽春。【略】

下，梅州，軍事。僞漢敬州。皇朝開寶四年平廣南，改梅州。熙寧六年廢州，元豐五年復置。治程鄉縣。【略】縣一。熙寧六年廢州，以縣隸潮州。元豐五年復置州，縣復來隸。中，程鄉。【略】

下，南雄州，軍事。僞漢雄州。皇朝開寶四年以河北路有雄州，加「南」字。治保昌縣。【略】縣二。開寶四年以韶州始興縣隸州。望，保昌。【略】下，始興。【略】

下，英州，軍事。治真陽縣。【略】縣二。開寶六年以連州洭光縣隸州。乾興元年改滇陽縣爲真陽。望，真陽。【略】上，洭光。【略】

下，惠州，軍事。僞漢州，名同仁宗廟諱，天禧五年改惠州。治歸善縣。【略】縣四。中，歸善。【略】緊，河源。【略】中，博羅。【略】下，海豐。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廣南路。

瀧州。下，開陽郡，領縣四。開寶六年廢州，省鎮南開陽、建水三縣入瀧水縣，隸康州。【略】

春州。下，南陵郡，領縣三。開寶五年廢入南恩州，六年復置，省流南、羅水二縣入陽春縣，以廢勤州銅陵縣隸州。大中祥符九年又廢入新州，爲新春縣。天禧四年復置。熙寧六年又廢，省銅陵縣入陽春縣，隸南恩州。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廣南東路：

廣、韶、循、潮、連、封、端、新、康、南恩、梅、南雄、英、惠。

又 卷三五《廣南東路》

中都督府，廣州。【略】皇朝開寶四年收復。今縣七。望，南海縣。【略】上，番禺縣。【略】中，清遠縣。【略】中，增城縣。【略】中，懷集縣。【略】中下，東莞縣。【略】下，新會縣。【略】

中，韶州。【略】今縣五。望，曲江縣。【略】望，翁源縣。【略】中，樂昌縣。【略】中，仁化縣。【略】建福縣。【略】

下，循州。【略】南漢改循州爲貞州，而析州之北境又立循州於此，皇朝因之。今縣三。望，龍川縣。【略】望，興寧縣。【略】上，長樂縣。【略】

下，潮州。【略】今縣二。望，海陽縣。【略】緊，潮陽縣。【略】

下，連州。【略】今縣三。望，桂陽縣。【略】中，陽山縣。【略】中，連山縣。【略】

下，封州。【略】今縣二。下，封川縣。【略】下，開建縣。【略】

下，端州。【略】皇朝建中靖國元年，升興慶軍節度。今縣二。中，高要縣。【略】下，四會縣。【略】

下，新州。【略】今縣一。中，新興縣。【略】

望，康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廢康州入端州，尋復立。六年廢瀧州入晉康州。今縣二。下，端溪縣。【略】下，瀧水縣。【略】下，南恩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廢春州入恩州，六年復立，熙寧六年又廢入焉，慶曆八年加南字。今縣二。中，陽江縣。【略】下，陽春縣。【略】

下，梅州。【略】皇朝開寶四年改曰梅州，熙寧六年州廢入潮州，元豐五年復立。今縣一。中，程鄉縣。【略】

下，南雄州。【略】五代時南漢立雄州，皇朝加「南」字。今縣二。望，保昌縣。【略】下，始興縣。【略】

下，英州。【略】今縣二。望，真陽縣。【略】上，洭光縣。【略】

下，惠州。【略】皇朝天禧五年，改曰惠州。今縣四。中，歸善縣。【略】緊，河源縣。【略】中，博羅縣。【略】下，海豐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四《廣東路》 廣州 南海、番禺、清遠、

懷集、東莞、增城、新會、香山。【略】

肇慶府　高要、四會。

又　卷三五　德慶府　端溪、瀧水。【略】

封州　封川、開建。【略】

英德府　真陽、洸光。【略】

韶州　曲江、翁源、樂昌、仁化、乳源。

又　卷三六　潮州　海陽、潮陽、揭陽。【略】

梅州　程鄉。【略】

惠州　歸善、博羅、海豐、河源。

又　卷三七　循州　龍川、興寧、長樂。【略】

連州　桂陽、陽山、連山。【略】

南雄州　保昌、始興。【略】

南恩州　陽江、陽春。【略】

新州　新興。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廣南路：廣州，梁青海軍節度，後入偽漢，開寶四年收復，仍舊節度，大觀元年陞爲帥府。肇慶府，舊端州，元符三年陞爲興慶軍，政和八年改爲肇慶府，仍爲肇慶軍節度。永慶軍，紹興元年陞德慶府，十四年置永慶軍節度。

又　《方域七・州縣陞降廢置》　循州：宣和二年爲博羅郡。【略】

封州：大觀元年陞爲望郡。【略】

舊端州，重和元年陞肇府。【略】

紹興元年升爲德慶府，十四年置永慶軍節度。【略】

慶曆八年，改河北路貝州爲恩州，故加「南」字。【略】

梅州：紹興六年廢爲程鄉縣，十四年復。【略】

南雄州：宣和三年八月七日，詔南雄州爲保昌郡。南雄州，偽漢以韶州保昌縣置雄州，開寶四年，以河北路有雄州，加「南」字。【略】

英州：宣和二年爲真陽郡。真陽縣，舊縣名音同仁宗廟諱，乾興元年改。【略】

惠州：舊州名同仁宗廟諱，天禧五年改。

《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　廣南東路。府一：肇慶。州十四：廣，韶，循，潮，連，梅，南雄，英，賀，封，新，康，南恩，惠。縣四十三。南渡後，府三：肇慶，德慶，英德。州十一：廣，韶，循，潮，連，封，新，南恩，梅，雄，惠。【略】

廣州，中，都督府，南海郡，清海軍節度。開寶五年，廢咸寧、番禺、蒙化、游水四縣。大觀元年，升爲帥府。舊領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略】縣八：南海，望。【略】番禺，上。【略】增城，中。清遠，中。【略】懷集，中。【略】東莞，中下。【略】新會，下。【略】信安。下。【略】南渡後，無信安，增縣一：香山。【略】

韶州，中，始興郡，軍事。【略】縣五：曲江，望。【略】翁源，望。【略】樂昌，中。【略】仁化，中。【略】建福。【略】南渡後，無建福，增縣一：乳源。【略】監一：永通。

循州，下，海豐郡，軍事。【略】縣三：龍川，望。【略】興寧，望。【略】長樂。上。

潮州，下，潮陽郡，軍事。【略】縣三：海陽，望。【略】潮陽，中下。【略】揭陽。【略】

連州，下，連山郡，軍事。【略】縣三：桂陽，望。【略】陽山，中。【略】連山。中。【略】

梅州，下，軍事。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熙寧六年廢，元豐五年復。宣和二年，賜郡名義安。紹興六年，廢州爲程鄉縣，仍帶程鄉軍事。十四年，復爲州。【略】縣一：程鄉。中。【略】

南雄州，下，本雄州，軍事。開寶四年，加「南」字。宣和二年，賜郡名保昌。【略】縣二：保昌，望。始興。中。【略】

英德府，下，本英州，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曰真陽。慶元元年，以寧宗潛邸，升府。【略】縣二：真陽，望。【略】洸光。上。【略】

賀州，下，臨賀郡，軍事。開寶四年，廢蕩山、封陽、馮乘三縣。本屬東路，大觀二年五月，割屬西路。【略】縣三：臨賀，緊。【略】富川，上。桂嶺。中。南渡後，屬廣西路。

封州，望，臨封郡，軍事。本下郡，大觀元年，升爲望郡。紹興七年，省州，以二縣隸德慶府。十年，復舊。【略】縣二：封川，下。開建。下。

肇慶府，望，高要郡，肇慶軍節度。本端州，軍事。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大觀元年，升下爲望。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略】縣二：高要，中。【略】四會。中。【略】

新州，下，新興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平興縣。【略】縣一：新興。中。【略】

德慶府，望。本康州，晉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及悅城、晉康、都城並入端溪，以隸端州，尋復爲州。大觀四年，升爲望郡。紹興元年，以高宗潛邸，升爲府。十四年，置永慶軍節度。【略】縣二：端溪，下。【略】瀧水。下。【略】

南恩州，下，恩平郡，軍事。舊恩州。開寶五年，廢恩平、杜陵二縣。慶曆八年，以河北路有恩州，迺加「南」字。【略】縣二：陽江，中。【略】陽春。下。【略】

惠州，下，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博羅。【略】縣四：歸善，中。【略】海豐，下。【略】河源，緊。【略】博羅。中。

廣南西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八《嶺南道二》 藤州，感義郡。今理鐔津縣。鐔音談。【略】皇朝開寶六年移州于大江西岸爲理。元領縣四。今一：鐔津。三縣廢：寧風、感義，義昌。以上併入鐔津。

龔州，臨江郡。今理平南縣。【略】皇朝開寶六年廢陽川、武林、隋建、大同四縣入平南一縣，又省思明州之平原縣入武郎縣，隸龔州，其思明州廢。元領縣五。今一：平南。四縣廢：陽川，武林，隋建，大同。以上入平南。

又 卷一六一《嶺南道五》 高州，高涼郡。今理電白縣。秦已前土地與晉康郡同。【略】皇朝開寶五年，并良德、保定二縣入電白縣，仍廢潘州，以潘州南巴、潘水二縣并入茂名縣來屬。元領縣三。今一：電白。二縣廢：良德，保定。已上併入電白。

廢潘州元領縣三，今一：茂名。二縣廢，南巴，潘水。已上併入茂名。

又 卷一六二《嶺南道六》 桂州，始安郡。今理臨桂縣。【略】北界有越城嶺，今謂之臨源嶺，即五嶺之一也。元領縣十。今縣十一場一：臨桂，靈川，興安，陽朔，永福，修仁，理定，慕化，荔浦，豐水，義寧。新置。古縣場。新置。

又 卷一六三《嶺南道七》 南儀州，連城郡。今理岑溪縣。土地所屬，自秦以前與潘州同。【略】

皇朝開寶四年平南越，廢入賓州；至六年復置，從民之便，其三縣仍併爲一縣。太平興國初改爲南儀州。元領縣三。今一：岑溪。二縣廢：連城，永業。【略】

賓州，懷德郡。今理信宜縣。古越地。【略】元領縣四。今一：信宜。三縣廢：懷德，潭峩，特亮。併入信宜。【略】

昭州，平樂郡。今理平樂縣。【略】皇朝開寶五年併永平縣入平樂，仍廢富州之思勤、馬江二縣入龍平一縣來屬。元領縣三。今二：平樂，恭城。一縣廢：永平。併入平樂。【略】

蒙州，蒙山郡。今理立山縣。土地所屬與桂州同。【略】州東蒙山下有泉源流爲蒙水，山下人多姓蒙。領縣三：立山，正義，東區。【略】

潯州，潯江郡。今理桂平縣。【略】元領縣三。今一：桂平。二縣廢：皇化，大賓。已上二縣併入桂平。

又 卷一六四《嶺南道八》 梧州，蒼梧郡。今理蒼梧縣。【略】元領縣三。今二：蒼梧，戎城。一縣廢：孟陵。併入蒼梧。

又 卷一六五《嶺南道九》 鬱林州，鬱林郡。今理興業縣。【略】皇朝開寶五年併鬱平、興德兩縣入興業縣，爲州治，七年又併牢州之定川宕川二縣入南流縣，又併黨州之容山、懷義、撫康、善勞四縣入南流縣，來屬鬱林州。元領縣六。今二：興業，南流。二縣舊廢：石南，潭栗。二縣新廢：鬱平，興德。廢牢州元領縣二：定川，宕川，並併入南流。

廢黨州元領縣四：平琴州廢入。容山，舊平琴州管。懷義，舊平琴州管。撫康，善勞。已上併入南流。【略】

賓州，安城郡。今理嶺方縣。古越地。【略】皇朝開寶六年州廢，省瑯琊、保城二縣入嶺方一縣，隸邕州；當年復置賓州，從本部民之所請也。元領縣三。今一：嶺方。二縣廢：瑯琊，保城。【略】

澄州，賀水郡。今理上林縣。【略】皇朝開寶六年併爲上林一縣，屬邕州；當年復置，從本部民之請也。元領縣四。今一：上林。三縣廢：止

戈，無虞，賀水。以上併入上林。【略】

象州，象郡。今理陽壽縣。【略】皇朝開寶七年廢嚴州，併歸化入來賓縣，屬象州。元領縣三：陽壽，武化，武仙。

又　卷一六六《嶺南道十》　融州，融水郡。今理融水縣。元領縣二。今三：融水，武陽，羅城。新割到。場一：沛溪場。【略】

邕州，朗寧郡。今理宣化縣。古南越地。【略】皇朝平廣南後，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思籠三縣入宣化、武緣、如和三縣。至太平興國二年，邕州上言管内左江谿洞七源州狀稱廣源、武勒、南源、西農、萬涯、覆和、温弄等州，古拂、八牴二洞，計十處首領。乞依七源州例歸屬當州，輸納租稅，朝廷因授首領官。今爲建武軍節度。元領縣八。今五：宣化，樂昌，武緣，如和，上林。三縣廢：朗寧，入宣化。思籠，入如和。封陵。入武緣。【略】

管羈縻州：

瀼州，在邕府南。陸路二百八十二里。管縣四，鄉九。

左州，在西。水路三百里。管縣五，鄉十。

思誠州，在西。陸路四百五十里。管縣三，鄉十。

田州，在西北。水路五百五十里。管縣三，鄉五。

歸樂州，在西北。水路七百二十三里。管縣七，鄉九。

龍州，在西北。水路八百三十二里。管縣七，鄉二。

右六州，舊羈縻州，先屬桂府，景雲元年八月割入邕州。

譚州，在西。水路三百五里。管縣四。

石西州，在西。水路一千二百里。管縣七。

七源州，在西。水路二千六十五里。管縣五。

思恩州，在西。陸路四百九十里。管縣四。

右四州陷漏，不屬都督府，檢校户口既多，景龍二年十月勅邕州置都督府，管上件州卓牌。

鵶州，在西北。陸路一千二里。管縣七。

右件州屬桂管，内近邕州，西北遠屬桂州，不便，司馬吕仁高奏，景雲二年勅屬邕州。

左州。思誠州。譚州。渡州。籠州。七源州。思明州。石西州。上思州。思琅州。思同州。波州。員州。以上左江道。

思恩州。鵶州。歸樂州。思剛州。武峨州。倫州。萬德州。蕃州。昆明州。婪鳳州。侯唐州。歸恩州。田州。萬承州。功饒州。歸誠州。武龍州。

以上右江道。【略】

貴州，懷澤郡，今理鬱林縣。【略】元領縣四。今一：鬱林。三縣廢：懷澤，潮水，義山。【略】

横州，寧浦郡。今理寧浦縣。古越地。【略】皇朝開寶五年併淳風、樂山、嶺山三縣入寧浦縣，又廢巒州武羅、靈竹二縣入永定一縣，隸當州。横州領縣四。今一：寧浦。三縣廢：從化，樂山，嶺山。以上三縣併入寧浦。

廢巒州元領縣三，今一：永定。二縣廢：武羅，靈竹。以上二縣併入永定。【略】

田州，横山郡。今理都救縣。土地與邕州同。【略】元領縣五：都救，惠佳，一鄉。武籠，一鄉。横山，一鄉。如賴。【略】

山州，龍池郡。今理龍池縣。土地與嚴州同。【略】領縣二：龍池，盆山。

又　卷一六七《嶺南道十一》　容州，普寧郡。今理北流縣。古越地。【略】皇朝開寶五年併欣道、渭龍二縣入普寧，陵城入北流縣，仍廢繡、禺、順三州地入容州，仍改爲寧遠軍節度。元領縣六。今三：北流，普寧，陸川。三縣廢：欣道，入普寧。渭龍，入普寧。陵城。入北流。【略】化州，陵水郡。今理石龍縣。古越地。【略】州在陵、羅二水之間。皇朝太平興國五年改爲化州，廢陵羅、龍化、羅辯三縣，但領石龍一縣，并割到廢羅州之石城、廉江、幹水、零緑四縣爲吴川一縣，入當州，與石龍共二縣。煎鹽納本州，其廢縣三廉江、幹水、零緑人户煎鹽輸廉州。化州元領縣四。今一：石龍。三縣廢：陵羅，龍化，羅辯。以上併入石龍。

廢羅州元領縣五。今一：吴川。四縣廢：石城，廉江，幹水，零緑。已上併入吴川。【略】

白州，南昌郡。今理博白縣。古越地。【略】元領縣四。今一：博白。三

縣廢入博白：建寧，周羅，南昌。舊自潘州割到。【略】

欽州，寧越郡。今理靈山縣。本合浦縣地，隋寧越郡。【略】皇朝開寶六年廢遵化、欽江、内亭三縣入靈山縣。元領縣七。今二：靈山，保京。三縣新廢：遵化，欽江，内亭。二縣舊廢：安海，南賓。【略】

瀼州，臨澤郡。今理臨江縣。【略】領縣四：臨江，波零，鵠山，弘遠。以上與州同置。【略】

古州，樂古郡。今理樂古縣。土地與瀼州同置。【略】領縣三：樂古，古書，樂興。

又 卷一六八《嶺南道十二》 柳州，龍城郡。今理馬平縣。【略】領縣五：馬平，龍城，象縣，洛曹，洛容。【略】

宣州，龍水郡。今理龍水縣。按郡同環州之地，招降所置。【略】其文、蘭等四州，最居偏僻，有州縣，且無廨宇。所有賦租，宜州差人徵催。皇朝因之。元領縣四場一：龍水，崖山，東璽，天河，都感場。【略】

管羈縻温泉等十二州：温泉州，理温泉縣，在宜州東六十里。領縣二：温泉，無鄉。管四里。洛富。【略】

思順州，理安寧縣，在宜州東一百四十里。領縣三：安寧，二鄉。欽化，西八里。管二鄉。嚴栖。【略】

歸化州，治歸朝縣，在宜州東一百六十五里。領縣四：歸朝，東三十步。三鄉。洛迴，南四十步。三鄉。洛都，東三十里。管一村。洛巍。【略】

歸恩州，理履博縣，在宜州南一百三十里。領縣五：履博，南一百八十步。二鄉。羅遵，西十五里。二鄉。都恩，北十五里。二鄉。吉南，【略】許水。【略】

紆州，理東區縣，在宜州南一百三十五里。領縣六：東區，西一百二十步。一鄉。吉陵，東一百二十里。二鄉。賓安，東三十里。管二鄉。南山，西北十里。管一鄉。都邦，南七十里。管二鄉。紆質。【略】

芝忻州，理忻城縣，在宜州南八十五里。土地與交州同。領縣五：忻城，管三里。平西，南二十里。管二鄉。富録，北三十里。管二鄉。思龍，【略】多靈。【略】述昆州，理夷蒙縣，在宜州西八十里。領縣五：夷蒙，管二里。夷水，南四十里。一鄉。古桂，西九十里。二村。臨山，【略】都隴。【略】

蕃州，理蕃水縣，在宜州南四十五里。領縣三：蕃水，管一鄉。都伊，西五十步。五鄉。思寮。【略】

琳州，治多梅縣，在宜州西六十里。領縣四：多梅，一鄉。古陽，西十五里。二鄉。歌良，北十五里。二鄉。多奉。【略】

環州，治思恩縣，在宜州西一百里。本正平郡理正平縣，唐貞觀十二年，太史清平公李弘節遣融州、柳州首領慰安，由是歸附。環落洞是諸洞要衝，故以環名州。在遊盧水南，整水西。元領縣八。今二：思恩，無鄉。管三里。都亮。東二十二里。管四鄉。二縣割出：福零，入鎮寧州。歌良。入琳州。四縣廢：正平，龍源，武石，饒勉。【略】

金城州，治金城縣，在宜州西一百十五里。領縣二：金城，二鄉。元無廨署。寶安。【略】

智州，治英羅縣，在宜州西一百三十五里。領縣五：英羅，管二里。無廨署。富力，西五十二里。三鄉。智本，東三十里。二鄉。蘭江，【略】平林。【略】管文、蘭、鎮寧、撫水等四州最僻遠者，所入賦租，宜州差人去催徵：文州，在宜州西，山路七百二十里。州縣並無廨署。領縣三：思陽，州南百二十里。芝山，北二百二十里。都黎。【略】

蘭州，在宜州西，山路六百五十里。州縣並無廨署，不曾供通户口。領縣三：都夷，南一百八十里。阮平，南六十里。如江。【略】鎮寧州，在宜州西北，山路三百里。領縣二：福零，東六十里。禮丹。【略】

撫水州，在宜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元無州縣廨署，亦不供通户口。領縣四場一：撫水，南一百二十步。古勞，東南二十里。多蓬，西北三十里。京水，【略】固屑場。【略】管監二：富安砂監，在宜州西一百三十里。並是桂州差人主轄。管人户一百六十八丁，採朱砂一千八十斤。富仁銀監，在宜州西二百一十里。屬文州，並是桂州差人主轄。管人户元無定數。

又 卷一六九《嶺南道十三》 太平軍，理海門。本廉州，皇朝開寶五年自舊州理移西南四十里地名長沙置州，併封山、蔡龍、大廉三縣爲合浦一縣，仍廢常樂州，以博電、零緑、鹽場三縣併爲石康一縣來屬。至太平興國八年廢廉州，移就海門三十里建太平軍，其廉州併入石廉一縣。

廢常樂州元領縣四。今一：石廉。三縣廢：博電，零緑，鹽場。

廢廉州元領縣四：合浦，封山，蔡龍，大廉。以上四縣並廢入石康。【略】

雷州，海康郡。今理海康縣。【略】元領縣三。今一：海康。二縣廢：遂溪，徐聞。【略】

儋州，昌化郡。今理宜倫縣。州居南海之中。【略】元領縣五。今四：宜倫，昌化，感恩，洛場。一縣舊廢：富羅。【略】

瓊州，瓊山郡。今理瓊山縣。【略】皇朝開寶四年平南越，割崖州之地屬瓊州。瓊州元領縣五。今三：瓊山，臨高，樂會。二縣廢：顏羅，容瓊。

舊崖州元領縣三：舍城，澄邁，文昌。三縣並屬瓊州。【略】

崖州，本振州也，即今隋臨振郡，又曰延德郡。唐武德五年置振州。天寶元年改爲臨振郡。乾元元年復爲振州。理寧遠縣。土地與珠崖郡同。皇朝開寶六年割舊崖州之地隸瓊州，卻改振州爲崖州。領縣五：寧遠，延德，吉陽，臨川，落屯。【略】

萬安州，萬安郡。今理萬寧縣。土地與珠崖郡同。【略】元領縣四。今二：萬寧，陵水。二縣廢：富云，博遼。

又　卷一七〇《嶺南道十四》　交州，今理宋平縣。古越地。【略】元領縣七：宋平，朱鳶，龍編，交趾，武平，平道，南定。

峯州，承化郡。今理嘉寧縣。古文狼國，有文狼水，亦陸梁地。【略】領縣五：嘉寧，新昌，承化，嵩山，珠緑。

又　卷一七一《嶺南道十五》　愛州，九真郡。今理九真縣。【略】南與日南接界，西接牂柯界，北與巴蜀接。東北與鬱林州接，皆山險溪洞所居。元領縣六：九真，安順，崇平，日南，無編，軍寧。【略】

驩州，日南郡。今理九德縣。古越裳氏國，九譯所通。【略】「放驩兜于崇山」，即此也。元領縣四：九德，浦陽，越裳，懷驩。【略】

陸州，玉山郡。今理鳥雷縣。【略】元領縣三：鳥雷，華清，寧海。【略】

福禄州，福禄郡。今理柔遠縣。土俗同九真郡之地，後爲生獠所據。【略】領縣三：柔遠，唐林，福禄。長州，文陽郡。今理文陽縣。土地與九真郡同。【略】領縣四，各一鄉。文陽，銅蔡，長山，其常。

武峩州，武峩郡。今理武峩縣。土地與安南府同。【略】領縣四：武峩，武勞，武緣，梁山。【略】

粤州，龍水郡。今理龍水縣。土地與安南府同。【略】領縣四：龍水，崖山，東璽，天河。【略】

芝州，忻城郡。今理忻城縣。土地與交州同。【略】元領縣一：忻城。【略】

湯州，温泉郡。今理湯泉縣。【略】領縣三，各一鄉。湯泉，緑水，羅韶。【略】

演州，演水郡。今理忠義縣。【略】元領縣三：忠義，一鄉。懷驩，西二十五里。三鄉。龍池。【略】

林州，隋爲林邑郡。唐貞觀九年，綏懷林邑，置林州，寄治驩州南界。今廢，無州名。領縣三，【略】林邑，金龍，海界。【略】

景州，北景郡。隋北景郡。唐貞觀二年置南景州，寄治驩州南界，八年改爲景州，亦廢，無其名。元領縣三，【略】北景，由文，朱吾。【略】

籠州，扶南郡。今理武勒縣。【略】元領縣七：武勒，武禮，羅龍，扶南，龍額，武觀，武江。【略】

環州，正平郡。今理正平縣。【略】領縣八：正平，一鄉。福零，一鄉。龍源，思恩，二鄉。歌良，武石，二鄉。饒勉，二鄉。蒙都。【略】

德化州，唐永泰二年于安南府西界、牂柯南界置。元領縣二：德化，歸義。

郎茫州，唐永泰二年于安南府西界置。元領縣二：郎茫，古勇。

龍武州，唐永泰二年于安南西界置。元領縣二：龍丘，福宇。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　廣南路。西路。州二十三，軍三，縣六十四。

下，都督府，桂州，始安郡，靜江軍節度。治臨桂縣。【略】縣一十。乾德元年廢溥州爲全義縣隸州。開寶五年省義寧縣入廣州新會縣，六年復置。太平興國元年改全義縣爲興安。嘉祐六年省慕化縣爲鎮入臨桂。熙寧四年省永寧、脩仁二縣爲鎮入荔浦。元豐元年復置修仁縣。緊，臨桂。【略】望，興安。【略】望，靈川。【略】望，陽朔。【略】望，荔浦。【略】上，永福。【略】中，義寧。【略】中，脩仁。【略】下，理定。【略】下，古。

下，都督府，容州，普寧郡，寧遠軍節度。唐防禦、經略。皇朝開寶四年升寧遠軍節度。治普寧縣。【略】縣三。開寶五年省欣道、渭龍二縣并繡州入普寧，省陵城縣并禺州入北流，廢順州入陸川。上，普寧。【略】中，北流。【略】中，陸川。

下，都督府，邕州，永寧郡，建武軍節度。治宣化縣。【略】縣二。開寶五年省朗寧縣入宣化、封陵縣入武緣、思龍縣入如和，改晉興縣爲樂昌，又廢澄、賓二州，以上林、嶺方二縣隸州；六年復置賓州，嶺方復隸焉。端拱三年以上林縣隸賓州。景祐三年省如和縣入宣化，樂昌縣入武緣。

下，宣化。【略】下，武緣。

下，象州，象郡，防禦。景德四年升防禦。治陽壽縣。【略】縣三。開寶七年廢嚴州，以來賓縣隸州。中下，陽壽。【略】中下，來賓。【略】下，武仙。

中，融州，融水郡，軍事。治融水縣。【略】縣一。開寶五年以桂州之珠川洞地置羅城縣。熙寧七年省武陽、羅城二縣爲鎮入融水。中，融水。【略】

下，昭州，平樂郡，軍事。治平樂郡。【略】縣四。開寶五年廢永平縣入平樂，又廢富州，以龍平縣隸州。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州；八年以龍平縣隸梧州，元豐三年復來隸。

中，平樂。【略】中，立山。【略】中，龍平。【略】下，恭城。

下，梧州，蒼梧郡，軍事。治蒼梧縣。【略】縣一。開寶五年省孟陵、戎城二縣爲鎮入蒼梧，六年復置戎城縣。熙寧四年復省戎城縣爲鎮入蒼梧，八年以昭州龍平縣隸州，元豐三年復隸昭州。下，蒼梧。【略】

下，藤州，感義郡，軍事。治鐔津縣。【略】縣二。開寶五年省寧風、感義、義昌三縣入鐔津。熙寧四年廢南儀州，以岑溪縣隸州。中，鐔津。【略】下，岑溪。【略】

下，龔州，臨江郡，軍事。治平南縣。【略】縣一。開寶六年省陽川、武林、隨建、大同四縣入平南，又廢思明州，以武郎縣隸州。嘉祐二年省武郎縣隸入平南。中下，平南。

下，潯州，潯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隸貴州，六年復置。治桂平縣。【略】縣一。開寶五年省皇化縣入桂平。下，桂平。【略】

下，貴州，懷澤郡，軍事。治鬱林縣。【略】縣一。開寶四年改鬱平縣爲鬱林，五年省懷澤、義山、潮水三縣入鬱林。下，鬱林。

下，柳州，龍城郡，軍事。治馬平縣。【略】縣三。淳化元年以洛曹縣隸宜州。景德三年改龍城縣爲柳城。嘉祐四年省象縣入洛容。中，馬平。【略】中，洛容。【略】中，柳城。

下，宜州，龍水郡，軍事。治龍水縣。【略】縣五。淳化元年以柳州洛曹縣隸州。慶曆三年以羈縻芝忻、歸思、紆三州地爲忻城縣。嘉祐七年省洛曹縣入龍水。治平二年以羈縻智州河池縣隸州，省富力縣入焉。熙寧八年廢懷遠軍古陽縣爲懷遠寨，述昆縣爲鎮，并思立寨並入龍水；以環州思恩縣隸州，徙治帶溪寨，省鎮寧州禮丹縣入焉。元豐六年復徙舊治。上，龍水。【略】中下，忻城。【略】下，天河。【略】下，思恩。【略】下，河池。【略】監二。乾德二年置富仁。淳化二年置富安。富仁。【略】富安。

下，賓州，安城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隸邕州，六年復置。治嶺方縣。【略】縣三。開寶五年以嶺方縣隸邕州，六年還隸，省瑯琊、保城二縣入焉。端拱三年以邕州上林縣隸州。天禧四年改思剛州爲遷江縣隸州。下，嶺方。【略】中，遷江。【略】中下，上林。【略】

下，橫州，寧浦郡，軍事。治寧浦縣。【略】縣一。開寶五年省樂山、從化二縣入寧浦，廢巒州，以永定縣隸州。熙寧四年省永定縣入寧浦。下，寧浦。【略】

下，化州，陵水郡，軍事。唐辯州。皇朝太平興國五年改化州。治石龍縣。【略】縣二。開寶五年省陵羅、龍化二縣入石龍，廢羅州，以吳川縣隸州。下，石龍。【略】中，吳川。【略】

下，高州，高涼郡，軍事。景德元年廢隸竇州，三年復置。治電白縣。【略】縣三。開寶五年省良德、保寧二縣入電白，又廢潘州，以茂名縣隸州。熙寧四年廢竇州，以信宜縣隸州。下，電白。【略】中下，信宜。【略】下，茂名。【略】

下，雷州，海康郡，軍事。治海康縣。【略】縣一。開寶四年省遂溪、徐聞二縣入海康。下，海康。【略】

下，白州，南昌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隸廉州，七年復置。治博白縣。【略】縣一。開寶五年省周羅、建寧、南昌三縣入博白，隸廉州，七年復隸州。中，博白。【略】

下，欽州，寧越郡，軍事。治靈山縣。【略】縣二。開寶五年省遵化、內亭、欽江三縣入靈山。景德三年改安京縣爲安遠。望，靈山。【略】下，安遠。【略】

下，鬱林州，鬱林郡，軍事。治南流縣。【略】縣二。開寶五年省鬱平、興德二縣入興業，七年廢黨、牢二州，以其地入南流縣，隸州。中下，南流。【略】下，興業。【略】

下，廉州，合浦郡，軍事。太平興國八年廢爲太平軍，咸平元年復爲州。治合浦縣。【略】縣二。開寶五年省封山、蔡龍、大廉三縣入合浦，以舊常樂州博電、零渌、鹽場三縣地置石康縣，又廢白州，以博白縣隸州，七年復置白州。太平興國八年省合浦縣入石康，咸平元年復置。上，合浦。【略】下，石康。【略】

下，瓊州，瓊山郡，軍事。治瓊山縣。【略】縣五。開寶五年廢舊崖州，以舍城、文昌、澄邁三縣隸州。熙寧四年省舍城縣入瓊山。中，瓊山。【略】下，澄邁。【略】下，文昌。【略】下，臨高。【略】下，樂會。【略】

同下州，昌化軍。唐儋州昌化郡。皇朝熙寧六年廢爲昌化軍。治宜倫縣。【略】縣三。太平興國元年改義倫縣爲宜倫。熙寧六年省昌化、感恩二縣爲鎮入宜倫。元豐三年復置昌化縣，四年復置感恩縣。下，宜倫。【略】下，昌化。【略】下，感恩。【略】

同下州，萬安軍。唐萬安州萬安郡。皇朝熙寧七年廢爲軍。治萬寧縣。【略】縣二。熙寧七年省陵水縣爲鎮入萬寧，元豐三年復爲縣。下，萬寧。【略】下，陵水。【略】

同下州，朱崖軍。唐振州延德郡。皇朝開寶五年改崖州。熙寧六年廢爲軍。

又 卷一〇《省廢州軍》 廣南路。

富州。下，開江郡，領縣三。開寶五年廢州，省馬江、思勤二縣入龍平縣，隸昭州。

巒州。下，永定郡，領縣三。開寶五年廢州，省武羅、靈竹二縣入永定縣，隸橫州。

潘州。下，南潘郡，領縣三。開寶五年廢州，省南巴、潘水二縣入茂名縣，隸高州。

澄州。下，賀水郡，領縣四。開寶五年省止戈、無虞、賀水三縣入上林縣，隸邕州。

勤州。下，雲浮郡，領縣二。開寶五年廢州，省富林縣入銅陵縣，隸春州。

常樂州。領博電、零渌、鹽場三縣，開寶五年廢州，省三縣地置石康縣，隸廉州。

繡州。下，常林郡，領縣三。開寶五年廢州，省常林、阿林、羅繡三縣入容州普寧縣。

禺州。下，温水郡，領縣四。開寶五年廢州，省羗石、扶來、羅辨三縣入容州北流縣。

順州。下，順義郡，領縣四。開寶五年廢州，省龍化、龍豪、温水、南河四縣入容州陸川縣。

思明州。下，武郎郡，唐思唐州，領縣二。皇朝開寶五年改思明，六年廢州，省平原縣入武郎縣，隸龔州。【略】溥州。領縣一。乾德元年廢州，以全義縣隸桂州。

嚴州。下，脩德郡，領縣二。開寶七年廢州，省歸化縣入來賓縣，隸象州。

黨州。下，寧仁郡，領縣四。開寶五年廢州，省容山、懷義、撫康、善牢四縣入鬱林州南流縣。

牢州。下，定川郡，領縣三。開寶五年廢州，省定川、宕川二縣入南流縣，隸鬱林州。

羅州。下，招義郡，領縣四。開寶五年廢州，省廉江、幹水、零渌三縣入吳川縣，隸化州。

太平軍。初爲廉州，太平興國八年廢爲軍，咸平元年復爲州。

思剛州。領還江縣。天禧四年廢州爲還江縣，隸賓州。

歸恩州。唐宜州羈縻，領邏遵，覆博、都恩、吉南、許水五縣。皇朝慶曆三年廢州，入宜州。

芝忻州。下，忻城郡，領忻城一縣。慶曆三年廢州，以縣隸宜州。

紆州。唐宜州羈縻，領東區、吉陵、賓安、都邦、紆質、南山六縣。皇朝慶曆三年廢州，以地入宜州。

賓州。下，懷德郡，領縣四。開寶六年省懷德、潭栽、特亮三縣入信義縣；太平興國元年改信義爲信宜，四年廢州，以信宜隸高州。

南儀州。下，連城郡，唐義州，領縣三。皇朝開寶四年加『南』字，五年廢入賓州，六年復置，省連城、永業二縣入岑溪縣。太平興國初改南儀州；熙寧四年廢州，以岑溪縣隸藤州。

蒙州。下，蒙山郡，領縣三。太平興國初改正義縣爲蒙山；熙寧五年廢州，省蒙山、東區二縣入立山縣，隸昭州。【略】

崖州。下，珠崖郡，領縣三。開寶五年廢州，以澄邁、舍城、文昌三縣隸瓊州。

化外州。廣南路。

交州。安南大都護府，經略，領宋平、朱鳶、龍編、交阯、平道、武平、南定七縣。

峯州。下都督，承化郡，領嘉寧、承化、新昌、高山、珠緑五縣。
瀼州。望，臨潭郡，領瀼江、波零、鵲山、宏遠四縣。
嚴州。下，安樂郡，領常樂、恩封、高城、石嚴四縣。
田州。下，橫山郡，領都救、惠佳、武龍、橫山、如賴五縣。
愛州。下，九真郡，領九真、安順、崇平、日南、無編、軍寧六縣。
驩州。下，日南郡，領九德、浦陽、越裳、懷驩四縣。
陸州。下，玉山郡，領華清、鳥雷、寧海三縣。
福禄州。下，福禄郡，領柔遠、唐林、福禄三縣。
長州。下，文陽郡，領文陽、銅蔡、長山、其常四縣。
粤州。下，龍水郡，領龍水、崖山、東嚴、天河四縣。
湯州。下，温泉郡，領湯泉、緑水、羅韶三縣。
林州。下，林邑郡，領林邑、金龍、海界三縣。
景州。北景郡，領北景，由文、朱吾三縣。
環州。下，正平郡，領正平、福零、饒勉、思恩、龍源、武石、歌良、都蒙八縣。
平琴州。下，平琴郡，領容山、福陽、古符、懷義四縣。
演州。下，演水郡，領忠義、懷驩、龍池三縣。
山州。下，龍池郡，領龍池、盆山二縣。
武安州。下，武曲郡，領武安一縣。
古州。下，樂興郡，領樂山、古書、樂興三縣。
德化州。領德化、歸義二縣。
郎茫州。領郎茫、古勇二縣。
琳州。下，懷遠軍，領多梅、古陽、歌良、多奉四縣；後建爲懷遠軍，隸宜州。
熙寧八年省入龍水縣。
羈縻州。廣南路。羈縻縣附。
籠州。扶南郡，領武勤、武禮、羅龍、扶南、龍賴、武江六縣。
忠州。
凍州。
江州。

萬承州。
思陵州。
左州。
思誠州。
譚州。
渡州。
七源州。
西平州。
上思州。
禄州。
石西州。
思浪州。
思同州。
安平州。本波州，皇祐元年改。
員州。
廣原州。
勒州。
南源州。
西農州。
萬厓州。
覆利州。
温弄州。
武黎縣。
羅陽縣。
陁陵縣。
永康縣。
已上左江。
武羨州。武羨郡，領武羨、武勞、武緣、梁縣四縣。
籠武州。郡□領龍然、福宇二縣。

思恩州。
鵝州。本監州，太平興國三年改。
思城州。
勘州。
歸樂州。
倫州。
萬德州。
蕃州。
婪鳳州。
侯唐州。
歸恩州。
田州。
功饒州。
歸誠州。
龍川縣。
已上右江。
右四十三州五縣隸邕州。
樂善州。
右一州隸融州。
温泉州。領温泉、洛富二縣。
環州。領思恩、都亮二縣。
鎮寧州。領福零、禮丹二縣。
思順州。領安寧、欽化、嚴栖三縣。
蕃州。領蕃水、都伊、思寮三縣。
文州。領思陽、芝山、都黎三縣。
金城州。領金城、河池、寶安三縣。
蘭州。領都夷、阮平、如江三縣。
歸化州。領歸朝、洛回、洛都、洛巍四縣。

述昆州。領夷蒙、夷水、古桂、臨山、都隴五縣。
智州。領英羅、富力、智本、蘭江、平林五縣。
安化州。領撫水、景水、多逢、古勞四縣。本撫水州，天禧元年改。
南丹州。
右一十三州隸宜州。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廣南西路：

桂、容、邕、融、象、賀、昭、梧、藤、龔、潯、貴、柳、宜、賓、横、化、高、雷、欽、鬱林、廉、瓊、昌化、萬安、朱崖。

廣南路化外州：

安南大都護、峯、瀼、巖、田、愛、驩、陸、福禄、長、湯、演、林、景、山、環、籠、古。

又 卷三六《廣南西路上》 下都督府，桂州。【略】今縣十。緊，臨桂縣。【略】望，興安縣。【略】望，靈川縣。【略】望，陽朔縣。【略】望，荔浦縣。【略】上，永福縣。【略】中，修仁縣。【略】中，義寧縣。【略】下，理定縣。【略】下，古縣。【略】

下都督府，容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廢繡、禺，順三州入焉。今縣三。上，普寧縣。【略】中，北流縣。【略】中，陸川縣。【略】

下都督府，邕州。【略】皇朝曰永寧郡。今縣二。下，宣化縣。【略】下，武緣縣。【略】

中，融州。【略】皇朝政和三年，升爲清遠軍節度。今縣一。中，融水縣。【略】

下，象州。【略】皇朝開寶七年，廢嚴州入焉。今縣三。中下，陽壽縣。【略】中下，來賓縣。【略】下，武仙縣。【略】

下，賀州。【略】今縣三。緊，臨賀縣。【略】上，富川縣。【略】中，桂嶺縣。【略】

下，昭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廢富州，熙寧五年，廢蒙州。皆入焉。今縣四。中，平樂縣。【略】中，立山縣。【略】中，龍平縣。【略】下，梧州。【略】今縣一。下，蒼梧縣。【略】

下，藤州。【略】皇朝熙寧四年，廢南儀州入焉。今縣二。中，鐔津

縣。【略】上下，岑溪縣。【略】

下，龔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廢思明州入焉。今縣一。中下，平南縣。【略】

下，潯州。【略】今縣一。下，桂平縣。【略】

下，貴州。【略】今縣一。下，鬱林縣。【略】

下，柳州。【略】今縣三。中，馬平縣。【略】中，洛容縣。【略】中，柳城縣。

又 卷三七《廣南西路下》 下，宜州。【略】皇朝慶曆三年，廢芝州入焉。今縣五。上，龍水縣。【略】中下，忻城縣。【略】下，天河縣。【略】下，思恩縣。【略】下，河池縣。【略】

下，賓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州廢入邕州。六年復立。端拱三年以澄州入焉。今縣三。下，嶺方縣。【略】中，遷江縣。【略】中下，上林縣。【略】

下，橫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廢蠻州入焉。今縣二。下，寧浦縣。【略】下，永定縣。【略】

下，化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廢羅州入焉。太平興國五年，改曰化州。今縣二。下，石龍縣。【略】中，吳川縣。【略】

下，高州。【略】皇朝開寶五年，廢潘州。熙寧四年，廢竇州。皆入焉。今縣三。下，電白縣。【略】中下，信宜縣。【略】下，茂名縣。【略】

下，雷州。【略】今縣一。下，海康縣。【略】

下，欽州。【略】今縣二。望，靈山縣。【略】下，安遠縣。【略】

下，鬱林州。【略】皇朝開寶七年，廢黨、牢二州。政和元年廢白州，皆入焉。今縣三。中下，南流縣。【略】下，興業縣。【略】中，博白縣。【略】

下，廉州。【略】皇朝太平興國八年廢爲太平軍，咸平元年復立。今縣二。上，合浦縣。【略】下，石康縣。

下，瓊州。【略】今縣五。中，瓊山縣。【略】中，澄邁縣。【略】下，文昌縣。【略】下，臨高縣。【略】下，樂會縣。

同下州，昌化軍。【略】唐武德五年立儋州，天寶元年曰昌化郡，五代爲南漢所有。皇朝熙寧六年廢州爲昌化軍。今縣三。下，宜倫縣。【略】下，昌化縣。【略】下，感恩縣。【略】

同下州，萬安軍。隋珠崖郡地。唐正觀五年屬瓊州，十三年屬崖州，龍朔二年立萬安州，天寶元年曰萬安郡，至德二年更名萬全郡，後復故名。五代爲南漢所有。皇朝熙寧七年，廢州爲萬安軍。今縣二。下，萬寧縣。【略】下，陵水縣。

同下州，朱崖軍。【略】皇朝開寶五年改爲崖州，熙寧六年廢州爲朱崖軍。今鎮二。

又 卷三八《廣南路化外州》 安南大都督護府【略】領縣七。上，宋平縣。【略】中下，太平縣。【略】中下，交趾縣。【略】上，朱鳶縣。【略】中下，龍編縣。【略】中下，平道縣。【略】中下，武平縣。

下都督，峯州。【略】領縣五。下，嘉寧縣。【略】下，承化縣。下，新昌縣。【略】下，嵩山縣。【略】下，朱緑縣。【略】

望，瀼州。【略】領縣四。下，瀼江縣。下，波零縣。下，鵠山縣。下，弘遠縣。【略】

下，巖州。【略】領縣四。下，常樂縣。【略】下，恩封縣。【略】下，高城縣。【略】下石巖縣。

下，田州。【略】領縣五。下，都救縣。下，惠佳縣。下，武龍縣。下，橫山縣。下，如賴縣。【略】

下，愛州。【略】領縣六。下，九真縣。【略】下，安順縣。【略】下，崇平縣。【略】下，日南縣。【略】下，長林縣。【略】

下，驩州。【略】領縣三。中下，九德縣。【略】下，浦陽縣。【略】下，越裳縣。【略】下，懷驩縣。

下，陸州。【略】領縣三。下，鳥雷縣。【略】下，華清縣。【略】下，寧海縣。【略】

下，福祿州。【略】柔遠縣。【略】唐林縣。【略】

下，銅蔡縣。下，長山縣。下，其常縣。【略】

下，湯州。【略】下，湯泉縣。下，緑水縣。下，羅韶縣。【略】

下，演州。【略】領縣二。下，忠義縣。下，龍池縣。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八《廣西路》　靜江府　臨桂、興安、靈川、陽朔、永福、修仁、理定、古縣、荔浦、義寧。【略】

柳州　馬平、洛容、柳城。

又　卷三九　鬱林州　南流、興業、博白。【略】

橫州　寧浦、永定。【略】

邕州　宣化、武緣。

廉州　合浦、石康。

又　卷四〇　象州　陽壽、來賓、武仙。【略】

潯州　桂平、平南。【略】

藤州　鐔津、岑溪。【略】

梧州　蒼梧。【略】

貴州　鬱林。【略】

昭州　平樂、恭城、龍平、立山。

又　卷四一　融州　融水、懷遠。【略】

賓州　嶺方、遷江、上林。【略】

慶遠府　宜山、忻城、天河、思恩、河池。【略】

賀州　臨賀、富川、桂嶺。【略】

化州　石龍、吳川、石城。

又　卷四二　高州　電白、信宜、茂名。【略】

容州　普寧、北流、陸川。【略】

欽州　安遠、靈山。【略】

雷州　海康、遂溪、徐聞。

又　卷四三《海外四州》　瓊州　瓊山、澄邁、文昌、臨高、樂會。【略】

吉陽軍　寧遠。【略】

昌化軍　宜倫、感恩、昌化。【略】

萬安軍　萬寧、陵水。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廣南路：容州，唐防禦、經畧，開寶四年陞寧遠軍節度。桂州，大觀元年陞爲帥府，爲大督府，紹興三年陞靜江府。宜州。宣和元年陞爲遠慶軍節度。融州，大觀三年陞爲清遠軍節度。瓊州，政和元年陞爲靖海軍。鎮州，大觀元年建，仍爲龍門郡，下都督府，陞爲靖海軍，尋廢。

又　《方域七・州縣陞降廢置》　西路。大觀三年六月十八日，詔黔南路依熙河蘭湟路體例，併入廣西爲一路，以廣西黔南路爲名，依舊桂州爲帥府，轉運等司並罷。大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詔廣西黔南路仍舊稱廣南西路。

桂州：大觀元年陞爲帥府，爲大都督府。紹興三年二月初一日，桂州靜江軍士官武功大夫秦再言：「今上皇帝自靜江軍節度使、桂州牧加封康王，嗣登寶位，今康州已陞爲府，本州未賜府額。」詔陞爲靜江府。紹興三年，陞爲靜江府。【略】容州：唐防禦、經畧，開寶四年陞寧遠軍節度。【略】

邕州：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改邕州洞、懷化洞爲州。【略】

融州：大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詔曰：「融州融水與區，漳中巨屏。山居谷聚，控並海之蠻夷，地大物荒，據列城之襟帶。封陲益斥，壖壑肇新。宜錫節旄，用壯藩翰。爰綏有衆，永孚于休。可陞爲清遠軍節度。」【略】

象州：景祐四年陞防禦州。【略】

龔州：政和元年廢隸潯州，三年復。【略】

潯州：開寶五年廢隸貴州鬱林縣，六年復爲潯州。【略】

宜州：宣和元年升爲慶遠軍節度。【略】

化州，唐辨州，太平興國五年改。【略】

高州：景德元年廢隸竇州，三年復置。【略】

白州：開寶五年廢隸廉州，七年復置，政和元年廢隸鬱林州，三年復。【略】

廉州：開寶五年移治長沙場，太平興國八年州廢，于海内鎮置太平軍，咸平元年四月復爲廉州。

瓊州：政和元年陞爲靖海軍。開寶四年平僞漢，以崖州三縣來隸，兼提舉儋、崖、萬安等州水陸轉運事。【略】

鎮州：大觀元年建，仍爲龍門郡，下都督府，陞爲靖海軍，尋廢。唐

安州，熙寧六年廢爲軍，十年復。【略】

瀧州：開陽郡，領四縣。開寶四年廢州，省開陽、建水、鎮南三縣入瀧水縣。六年州廢，以縣隸康州。

勤州：富林郡，領二縣。開寶五年廢州，省富林縣入桐陵縣隸春州。

潘州：南潘郡，領三縣。開寶五年廢州，省南巴、潘水二縣入茂名縣，隸高州。

羅州：陵水郡，領五縣。開寶五年廢州，省廉江、零祿、幹水、南河四縣入吳川縣，隸化州。

富州：開江郡，領三縣。開寶五年廢州，省思勤、馬江二縣入龍平縣，隸昭州。元豐七年，以邕州延衆寨建。

澄州：賀州郡，領四縣。開寶五年廢州，省止戈、賀水、無虞三縣入上林縣，隸邕州。

蠻州：永定郡，領三縣。開寶五年廢州，省武靈、羅竹二縣入永定縣，隸橫州。

牢州：定州郡，領三縣。開寶五年廢州，省定州、宕川三縣入南流縣，隸欝林州。

黨州：寧仁郡，領四縣。開寶五年廢州，省容山、懷義、撫康、善牢四縣入欝林州南流縣。

繡州：常林郡，領三縣。開寶五年廢州，省常林、河林、羅綉三縣入容州普寧縣。

禺州：温水郡，領三縣。開寶五年廢州，省我石、扶萊、羅辨三縣入容州北流縣。

順州：順義郡，領四縣。開寶五年廢州，省龍豪、温水、龍化、南河四縣入容州陸川縣。

巖州：修德郡，領二縣。開寶七年廢州，省歸化縣入來賓縣，隸象州。

春州：南陵郡，領三縣。開寶五年廢入恩州，復置，仍省羅水、流南二縣入陽春縣。廢勤州，以銅陵縣來隸。大中祥符九年廢入省新州，天禧四年復置。熙寧六年廢州，省銅陵入陽春縣，隸恩州。

蒙州，蒙山郡，領三縣。太平興國二年，改正義縣爲蒙山縣，熙寧六年廢州，以立山縣隸昭州，省東區、蒙山二縣入焉。

南儀州，唐義州郡，領三縣。開寶四年，加「南」字，五年廢入賓州，六年復置，省連城、永業二縣入岑溪縣。太平興國二年改儀州熙寧四年廢入藤州。【略】

賓州：懷德郡，領四縣。開寶五年省潭栽、懷德，特亮三縣入信義縣。太平興國元年，改信義縣爲信宜，熙寧四年廢入高州。

振州：開寶五年改崖州，熙寧六年廢爲朱崖軍。

平州：崇寧四年以懷遠軍陞爲州，紹興四年廢。【略】

允州：舊安口隘，崇寧四年建。

從州：舊中古州，崇寧四年建爲格州，五年改。

庭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河池縣建。

孚州：大觀元年以池州建隆縣建，富和三年廢爲寨。【略】

觀州：大觀元年建，紹興四年廢。

隆州：政和三年建，宣和三年廢爲寨。【略】

允州：政和三年建，宣和三年廢爲寨。【略】

懷化州：元祐三年以邕州溪洞建。

吉陽軍：紹興六年廢爲寧遠縣，十三年復。

《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　廣南西路。大觀元年，割融、柳、宜及平、允、從、庭、孚、觀九州爲黔南路，融州爲帥府，宜州爲望郡。三年，以黔南路併入廣西，以廣西黔南路爲名。四年，依舊稱廣南西路。州二十五：桂，容，邕，融，象，昭，梧，藤，龔，潯，柳，貴，宜，賓，横，化，高，雷，欽，白，鬱林，廉，瓊，平，觀。軍三：昌化，萬安，朱崖。縣六十五。南渡後，府二：靜江，慶遠。州二十：容，邕，象，融，昭，梧，藤，潯，貴，柳，賓，横，化，高，雷，欽，廉，賀，瓊，鬱林。軍三：南寧，萬安，吉陽。【略】

靜江府。本桂州，始安郡，靜江軍節度。大觀元年，爲大都督府，又升爲帥府。舊領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紹興三年，以高宗潛邸，升府。寶祐六年，改廣西制置大使，後四年廢，復爲廣西路經

略、安撫使。【略】縣十一：臨桂，緊。【略】興安，望。【略】靈川，望。荔浦，望。永福，下。脩仁，中。【略】義寧，中下。【略】理定，下。古，下。永寧。中。【略】南渡後，無永寧縣。

容州，下，都督府，普寧郡，寧遠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欣道、渭龍、陵城三縣。【略】縣三：普寧，上。【略】陸川，中。【略】北流。中。

邕州，下，都督府，永寧郡，建武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思龍三縣。大觀元年，升爲望郡。紹興三年，置司市馬于橫山砦，以本路經略、安撫總州事，同提點買馬，專任武臣；隆興後文武通差。寶祐元年，兼邕、宜、欽、融鎮撫使。【略】縣二：宣化，下。【略】武緣。下。【略】羈縻州四十四，縣五，洞十一。忠州、凍州、江州、萬丞州、思陵州、左州、思誠州、譚州、渡州、龍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上思州、祿州、石西州、思浪州、思同州、安平州、員州、廣源州、勤州、南源州、西農州、萬崖州、覆利州、溫弄州及武黎縣、羅陽、陀陵縣、永康縣，【略】並屬左江道。

思恩州、鸊州、思城州、勘州、歸樂州、武救州、倫州、萬德州、蕃州、昆明州、婪鳳州、侯唐州、歸恩州、田州。功饒州、歸城州、武籠州及龍川縣：並屬右江道。初，安平州曰波州，皇祐元年改。元祐三年，又改懷化洞爲州。

融州，融水郡，清遠軍節度。本軍事州，大觀二年，升爲帥府。三年，罷帥府，賜軍額，又升爲下都督府。崇寧元年，置武陽砦、羅城堡。二年，置樂善砦，廢羅城堡。四年，即融水縣王口砦置平州。政和元年，廢平州，仍爲王口砦，與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來隸，尋復故。紹興四年，復廢平州爲王口砦，觀州爲高峯砦。【略】縣一：融水。中。【略】南渡後，增縣一：懷遠。下。【略】羈縻州一：樂善州。

象州，下，象郡，景德四年，升防禦。景定三年，徙治來賓縣之蓬萊。【略】縣四：陽壽，中下。來賓，中下。【略】武化，下。【略】武仙。下。南渡後，無武化縣。

昭州，下，平樂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永平縣。【略】縣四：平樂，中。【略】立山，中。【略】龍平，中。【略】恭城。下。【略】

梧州，下，蒼梧郡，軍事。【略】縣一：蒼梧。下。

藤州，下，感義郡，軍事。開寶三年，廢寧風、感義、義昌三縣。【略】縣二：鐔津，中。岑溪。下。【略】

龔州，下，臨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陽川、武林、隨建、大同四縣。政和元年，州廢，隸潯州；三年，復。紹興六年，復廢，仍隸潯州。【略】縣一：平南。中。【略】

潯州，下，潯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皇化縣，俄又廢州，以桂平隸貴州。六年，復置。【略】縣一：桂平。下。

柳州，下，龍城郡，軍事。咸淳元年，徙治柳城縣之龍江。【略】縣三：馬平，中。洛容，中。【略】柳城。中。

貴州，下，懷澤郡，軍事。【略】縣一：鬱林。中下。【略】

慶遠府，下。本宜州，龍水郡，慶遠軍節度。舊軍事州。景祐三年，廢崖山縣。宣和元年，賜軍額。河池縣，不詳何年併省。咸淳元年，以度宗潛邸，升慶遠府。【略】縣四：龍水，上。【略】天河，下。【略】忻城，中下。【略】思恩。下。【略】南渡後，增縣一：河池。下。【略】羈縻州十，軍一，監二。溫泉州、環州、鎮寧州、領縣二。蕃州、金城州、文州、蘭州，領縣三。安化州，領縣四。迷昆州、智州，領縣五。懷遠軍，領縣一。又有富仁、富安二監。舊領思順、歸化二州，慶曆四年，併入柳州馬平縣。

賓州，下，安城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瑯琊保城二縣，以嶺方隸邕州。六年，以嶺方復置州。【略】縣三：嶺方，下。遷江，中。【略】上林。中下。【略】

橫州，下，寧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樂山、從化二縣，又以廢巒州永定來屬。【略】縣二：寧浦，下。永定。下。【略】

化州，下，陵水郡，軍事。本辯州，太平興國五年改。開寶中，廢陵羅縣。【略】縣二：石龍，下。吳川。下。【略】南渡後，增縣一：石城。【略】

高州，下，高涼郡，軍事。開寶五年，廢良德縣。景德元年，併入寶州，移治茂名。三年，復置。以二縣還隸。【略】縣三：電白，下。信宜，中下。【略】茂名。下。【略】

雷州，下，海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徐聞、遂溪二縣。【略】縣一：海康。下。【略】南渡後，復二縣：遂溪，【略】徐聞。【略】

欽州，下，寧越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遵化、欽江、內亭三縣。天

聖元年，徙州治南賓砦。【略】縣二：靈山，望。【略】安遠。下。【略】

白州，下，南昌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南昌、建寧、周羅三縣。政和元年廢州，以其地隸鬱林，三年復。南渡後，復廢入鬱林。【略】縣一：博白。中。【略】

鬱林州，下，鬱林郡，軍事州。開寶中，廢鬱平、興德二縣。州初治興業，至道二年，徙今治。政和元年，廢白州，博白來隸。三年，復置白州，以博白還舊隸。南渡後，廢白州，以博白來隸。【略】縣二：南流，中下。【略】興業。下。【略】

廉州，下，合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封山、蔡龍、大廉三縣，移州治於長沙場，置石康縣。太平興國八年，改太平軍，移治海門鎮。咸平元年復。【略】縣二：合浦，上。【略】石康。下。【略】

瓊州，下，瓊山郡，靖海軍節度。本軍事州。大觀元年，以黎母山夷峒建鎮州，賜軍額爲靖海。政和元年，鎮州廢，以其地及軍額來歸。【略】縣五：瓊山，中。【略】澄邁，下。【略】文昌，下。臨高，下。【略】樂會。下。【略】

南寧軍，舊昌化軍，同下州。本儋州，熙寧六年，廢州爲軍。紹興六年，廢昌化、萬安、吉陽三軍爲縣，隸瓊州。十三年，爲軍使；十四年復爲軍，以屬縣還隸本軍。後改今名。【略】縣三：宜倫，下。【略】昌化，下。【略】感恩。下。【略】

萬安軍，同下州。舊萬安州，萬安郡。熙寧七年，廢爲軍。紹興六年，廢軍爲萬寧縣，以軍使兼知縣事，隸瓊州。十三年，復爲軍。【略】縣二：萬寧，下。【略】陵水。下。【略】

吉陽軍，同下州。本朱崖軍，即崖州。熙寧六年，廢爲軍。紹興六年，廢軍爲寧遠縣。十三年復。後改名吉陽軍。【略】南渡後，縣二：寧遠，下。【略】吉陽。下。【略】

平州。崇寧四年三月，王江古州蠻户納土，於王口砦建軍，以懷遠爲名，割融州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並隸軍。尋改懷遠軍爲平州，仍置倚郭懷遠縣。又置百萬砦及萬安砦，又於安口隘置允州及安口縣，又於中古州置格州及樂古縣。五年，改格州爲從州。政和元年，廢平州，依舊爲王口砦；并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並依舊隸融州，廢懷遠縣。又廢從州爲樂古砦，并通靖、鎮安、百萬砦並撥隸允州。又廢允州，權留平州，又權置百萬砦。宣和二年，賜平州郡名曰懷遠。紹興四年，廢平州仍爲王口砦，隸融州。十四年，復以王口砦爲懷遠縣。

從州。廢置具平州。

允州。廢置同上。

庭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河池縣置庭州，倚郭縣曰懷德。又於南丹州中平縣置砦曰靖南，尋撥隸庭州。大觀二年，置安遠砦。大觀四年，廢庭州，移靖南砦於廢孚州。宣和五年，移安遠砦於平安山置。

孚州。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孚州，倚郭縣曰歸仁。四年，廢孚州及歸仁縣爲靖南砦。先於南丹州中平縣置靖南砦，今移置此。政和七年，復置孚州及歸仁縣，仍移靖南砦歸舊處。宣和三年，復廢孚州及歸仁縣，置靖南砦。大觀四年，隸觀州。紹興四年，廢靖南砦。

溪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思恩縣帶溪砦置溪州。四年，廢。

鎮州。大觀元年，置鎮州於黎母山心，倚郭縣以鎮寧爲名，升鎮州爲都督府，賜靜海軍額。政和元年，廢鎮州，以靜海軍額爲瓊州。延德軍。崇寧五年，初置延德縣於朱崖軍黄流、白沙、側浪之間。大觀元年，改爲軍，又置倚郭縣曰通遠。政和元年，廢延德軍爲感恩縣，昌化軍通遠縣爲通遠鎮，隸朱崖軍。

政和六年，置延德砦，又以通遠鎮爲砦。

地州。崇寧五年，納土。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孚州。

文州。崇寧五年，納土。

蘭州。崇寧五年，納土。

那州。崇寧五年，納土。

觀州。大觀元年，克南丹州，以南丹州爲觀州，置倚郭縣。大觀四年，以南丹州還莫公晟，復於高峯砦置觀州。【略】

兌州。政和四年，置隆州，兌州并興隆縣、萬松縣。宣和三年，廢隆州及興隆縣爲威遠砦，兌州及萬松縣爲靖遠砦。二州先置思忠、安江、鳳憐、金斗、朝天等五砦並廢，各隸新砦，仍並隸邕州。

廣南東、西路，蓋禹貢荆、揚二州之域，當牽牛、婺女之分。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有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產。民性輕悍。宋初，以人稀土曠，併省州縣。然歲有海舶貿易，商賈交湊。桂林邕，宜接夷獠，置守戍。大率民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今秋冬赴治，使職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人病不呼醫服藥。儋、崖、萬安三州，地狹户少，常以瓊州牙校典治。安南數郡，土壤遐僻，但羈縻不絶而已。

燕山府路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九《河東道十》 雲州，雲中郡。今理雲中縣。【略】元領縣一：雲中。

又 卷五一《河東道十二》 蔚州，安邊郡。今理興唐縣。【略】領縣三：興唐，靈丘，飛狐。【略】

朔州，馬邑郡。今理鄯陽縣。【略】領縣二：鄯陽，馬邑。

又 卷六七《河北道十六》 易州，上谷郡。今理易縣。【略】元領縣八。今二：易縣，滿城。二縣割出：容城，入雄州。遂城。建威虜軍。四縣廢：淶水，入易縣。五迴，同上。樓亭，舊廢。板城。舊廢。

又 卷六九《河北道十八》 幽州，范陽郡。今理薊、幽都二縣。【略】領縣八：薊，幽都，良鄉，永清，安次，武清，潞，昌平。

又 卷七〇《河北道十九》 涿州，涿郡。今理范陽縣。古涿鹿之地。【略】領縣五：范陽，固安，歸義，新昌，新城。【略】

薊州，漁陽郡。今理漁陽縣。【略】領縣三：漁陽，三河，玉田。【略】

平州，北平郡。今理盧龍縣。【略】領縣三：盧龍，石城，馬城。

又 卷七一《河北道二十》 媯州，媯川郡。今理懷戎縣。【略】元領縣二。今一：懷戎。一縣廢：媯川。【略】

營州，柳城郡。今理柳城縣。【略】領縣一：柳城。【略】

檀州，密雲郡。今理密雲縣。【略】領縣二：密雲，燕樂。【略】

燕州，歸德郡。今理遼西縣。【略】領縣一：遼西。【略】

威州，今理威化縣。【略】領縣一：威化。【略】

慎州，今理逢龍縣。【略】領縣一：逢龍。【略】

思順州，順義郡。今理賓義縣。【略】領縣一：賓義。【略】

歸順州，今理懷柔縣。其地乃燕之北境，燕太子丹使荆軻獻地圖，蓋謂此地，即元順州之北境。【略】自禄山之亂，此地因陷入胡。領縣一：懷柔。【略】

玄州，今理靜蕃縣。【略】今隸幽州。今縣一：靜蕃。【略】

崇州，今理昌黎縣。【略】領縣一：昌黎。【略】

夷賓州，今理來蘇縣。【略】領縣一：來蘇。【略】

師州，今理陽師縣。【略】領縣一：陽師。【略】

鮮州，今理賓從縣。【略】領縣一：賓從。【略】

帶州，今理孤竹縣。【略】領縣一：孤竹。【略】

黎州，今理新黎縣。【略】領縣一：新黎。【略】

沃州，今理濱海縣。【略】領縣一：濱海。【略】

昌州，今理龍山縣。【略】領縣一：龍山。【略】

歸義州，今理歸義縣。【略】領縣一：歸義。【略】

瑞州，今理來遠縣。【略】領縣一：來遠。【略】

信州，今理黄龍縣。【略】領縣一：黄龍。【略】

青山州，今理青山縣。【略】領縣一：青山。【略】

凛州，唐天寶初置于范陽縣界，處降胡。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〇《省廢州軍》 化外州。河北路。安東上都護府。領羈縻十四州。

幽州。大都督，范陽郡，范陽、盧龍兩城節度，領羈縻六州，薊、幽都、良鄉、安次、武清、永清、潞、昌平八縣。

慎州。下，昭化軍節度，領逢龍一縣。

易州。上，上谷郡，領易、滿城二縣。

涿州。上，涿郡，領范陽、歸義、固安、新城、新昌五縣。

檀州。下，密雲郡，領密雲、燕樂二縣。

平州。下，北平郡，領盧龍、馬城、石城三縣。

薊州。下，漁陽郡，領漁陽、三河、玉田三縣。
營州。下都督，柳城郡，領羈縻十四州，柳城一縣。
燕州。歸德郡，領遼西一縣。
歸順州。下，領懷柔一縣。
遼州。下，領來遠一縣。
師州。下，領陽師一縣。
順州。下，領賓義一縣。
瑞州。下，領來遠一縣。【略】
河東路。
安北大都護府。天德軍節度，領陰山、通濟二縣。
單于大都護府。振武軍節度，領金河一縣。
鎮北大都護府。領大同、長寧二縣。
雲州。下都督，雲中郡，大同軍節度，領雲中一縣。
應州。望，彰國軍節度，領金城、混源二縣。
新州。上，威塞軍節度，領永興一縣。
蔚州。下，安邊郡，領靈丘、興唐、飛狐三縣。
媯州。下，媯川郡，領懷戎一縣。
朔州。下，馬邑郡，領善陽、馬邑二縣。
寰州。下，領寰清一縣。
儒州。下，領晉山一縣。
毅州。下，領文德一縣。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四《皇朝郡國》 河北路化外州：安東上都護，幽、涿、易、檀、薊、媯、平、營。【略】

河東路化外州：單于大都護、安化大都護、鎮北大都護、云、應、新、蔚、朔、寰、儒、毅。

又 卷一二《河北路化外州》 大都督，幽州。【略】領縣九。望，薊縣。【略】望，幽都縣。【略】上，廣平縣。【略】上，潞縣。【略】上，武清縣。【略】緊，永清縣。【略】上，安次縣。【略】望，良鄉縣。【略】望，昌平縣。【略】

上，涿州。【略】領縣四。上，范陽縣。【略】上，固安縣。【略】上，新昌縣。上，新城縣。【略】

上，易州。【略】領縣四。上，易縣。【略】上，淶水縣。【略】中，滿城縣。【略】中下，五回縣。

下，檀州。【略】領縣二。中，密雲縣。【略】中，燕樂縣。

下，薊州。【略】領縣三。中，漁陽縣。【略】中，三河縣。【略】中，玉田縣。【略】

上，媯州。【略】領縣一。上，懷戎縣。【略】

下，平州。【略】領縣三。中，盧龍縣。【略】中，石城縣。【略】中，馬城縣。上，都督府營州。【略】領縣一。中，柳城縣。

又 卷一九《河東路下》 河東路化外州：

單于大都護府。【略】領縣一。中，金河縣。

安北大都護府。【略】領縣二。中，陰山縣。【略】上，通濟縣。

鎮北大都護府。唐立，領縣二。上，大同縣。上，長寧縣。

下，都督，雲州，【略】領縣一，上，雲中縣。

望，應州。【略】領縣二。望，金城縣。【略】上，混源縣。

上，新州。【略】領縣四。中，永興縣。礬石縣。龍門縣。懷安縣。

下，蔚州。【略】統縣三。中下，靈丘縣。【略】中，興唐縣。【略】下，飛狐縣。【略】

下，朔州。【略】統縣二。中，善陽縣。【略】中，馬邑縣。【略】

下，寰州。唐末置。領縣一。下，寰清縣。

下，儒州。唐末置。領縣一。下，縉山縣。

下，毅州。【略】領縣一。下，文德縣。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方域五・節鎮陞降》 燕山府路：

燕山府，古幽州，漢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爲燕州，天寶元年復爲幽州，號廣陽郡，永清軍節度，宣和四年十月改爲府。涿州，漢涿郡地，唐置州，宣和四年十月賜名涿州郡，威行軍節度。檀州漢漁陽郡地，隋置州宣和四年十月賜名横山郡安遠軍節度。平州，漢遼西郡地，隋置州，宣和四年十月賜名海陽郡，撫寧軍節度。

又 **《州縣陞降廢置》** 燕山府。古幽州，漢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爲燕州，天寶元年復爲幽州，號廣陽郡，永清軍節度，宣和四年十月改爲

府。【略】

涿州：漢涿郡地，唐置州，宣和四年十月賜名涿水郡、威行軍節度。【略】

檀州：漢漁陽郡地，隋置州，宣和四年十月賜名横山郡、鎮遠軍節度。【略】

平州：漢遼西郡地，隋置州，宣和四年十月賜名海陽郡、撫寧軍節度。【略】

易州：漢涿鹿郡地，隋置州，宋朝宣和四年十月賜名遂武郡，防禦。【略】

營州：漢遼西郡地，隋置州，宋朝宣和四年十月賜名平盧郡，防禦。【略】

順州：漢涿郡地，唐置州，宋朝宣和四年十月賜名順興郡，團練。【略】

薊州，漢漁陽郡地，唐置州，宋朝宣和四年十月賜名廣川郡，團練。【略】

景州：北盧置，宋朝宣和四年十月賜名灤川郡，軍事。

《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　燕山府路。府一：燕山。州九：涿，檀，平，易，營，順，薊，景，經。縣二十。宣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爲名，山後別名雲中府路。

燕山府。唐幽州，范陽郡，盧龍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建爲南京，又改號燕京。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來歸。宣和四年，改燕京爲燕山府，又改郡曰廣陽，節度曰永清軍，領十二縣。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金人復取之。析津，宛平，都市，賜名廣寧。昌平，良鄉，潞，武清，安次，永清，玉河，香河，賜名清化。漷陰。

涿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將郭藥師以州降，賜郡名曰涿水，升威行軍節度。縣四：范陽，歸義，固安，新城。賜名威城。

檀州。隋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横山，升鎮遠軍節度。七年，金人復破之。縣二：密雲，行唐。賜名威塞。

平州：隋置，後唐時爲契丹所陷，改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宣和四年，賜郡名漁陽，升撫寧軍節度。五年，遼將張覺據州來降，尋爲金所破。縣三：盧龍，賜名盧城。石城，賜名臨關。馬城。賜名安城。

易州。唐置，雍熙四年，陷于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遂武，防禦。縣三：易水。涞水，容城。

營州。隋置，後唐時爲契丹所陷。宣和四年，賜郡名曰平盧，防禦。縣一：柳城。賜名鎮山。

順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順興，團練。縣一：懷柔。

薊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廣川，團練。七年，金人破之。縣三：漁陽，賜名平盧。三河，玉田。

景州。契丹置。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灤川，軍事。縣一：遵化。

經州。本薊州玉田縣。宣和六年，建爲州。七年，陷于金。

雲中府路。

雲中府，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號爲西京。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

武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金人以州來歸。六年，築固疆堡。尋復爲金人所取。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後唐置彰國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契丹將蘇京以州來降。金人尋逐京，復取之。

朔州。唐置，後唐爲振武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韓正以州來降。金人尋逐正，復取之。

蔚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翊爲金人所殺，復取之。

奉聖州。唐新州，後唐置威塞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在雲中府之東，契丹改爲奉聖州。

歸化州。舊毅州，後唐改爲武州，石晉以賂契丹，契丹改爲歸化州。

儒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

嬀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契丹改爲可汗州。

遼朝政區部

綜述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六下《邊防・幽州四面州軍》

涿州，古涿鹿之野，軒轅皇帝戰蚩尤之地。漢高祖置涿州郡，隋煬帝伐遼，開永濟渠二千里，泛龍舟，通涿州，是也。新城即古督郵亭之地。州之北有涿水、范水、琉璃河入幽州界，南到漠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水一百二十里。【略】

薊州，漁陽郡，隋置總管府，唐開元中分漁陽玉田縣置州。東至平州三百里，西至幽州二百一十里，南至海口百八十里，北至廢長城寨二百三十五里，東南至平州一百八十里，東北至盧龍戍一百里，西北至檀州二百七十里。

檀州，治密雲縣，漢李廣弭節白檀是也。隋置州，爲燕之邊陲障塞。唐置威武軍。東至薊州二百一十里，西至幽州界，北長城四十五里，南至幽州五十五里，東北至長城障塞百里，西北至媯州二百五十五里。

順州，治懷柔縣，唐開元中置。東至薊州一百三十里，南至幽州九十里，東北至檀州八十里。

平塞軍，在涿州西南，北至易州四十里，南至廣信軍四十里。

易州，漢涿郡固安縣地，隋爲上谷郡，唐武德中平竇建德，改爲易州。石晉割賂北主，尋爲定武軍節度孫行友襲取之，雍熙中再陷。有駁牛山、五迴嶺、易水、徐水，東牛欄二砦，南北莫州百八十里，廣信軍七十里；東北至幽州二百一十里；西北至紫荊嶺一百里，趨飛狐口，至蔚州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定州一百四十七里。

灤州，治義豐縣。唐末，劉守光據州叛，暴虐尤甚，營平之地於中國爲南海隔，其民不得已歸於北虜。會石晉割賂燕、薊、易、定，帥王都盡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灤河爲名以居之，縣邑猶不改望都、安喜之名。東北灤河按賈耽所說，自薊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至鹽城把守，又至渡灤河至盧龍鎮。西至石城九十里，南至海一百二十里，北至平州四十里。

遼州，古遼西北之地，臨榆關在州東北五里。先是，平渤海，遷其民置州以居之，仍名其邑曰遷民。東至萊州七十里，西至潤州四十里，南至海州三十里，北至利州四百五十里。

潤州，盧龍塞，東北至遼東澤。唐光啓中，契丹有營平之叛，既討平，遷其部落，置州以居之，取潤水爲名。東至遼州四十里，西至榆關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

平州，盧龍郡，漢屬遼西郡，《三國志》曹公北伐烏桓，田疇從盧龍道引軍，塹山堙谷五百里，登白狼山，即此路。隋置北平郡，有長城、臨渝宮、碣石，有玄水、盧水、沮水、潤水、龍泉水、灤河，又有黃洛水，今有羊洛城。語訛也。西至冀州三百里，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上谷口八十里，東北至榆關守捉百九十里，西北至盧龍塞二百里。

北安州，後魏置安州，築城在幽州之北，正當松漠之地。契丹今建爲北安州，墨斗嶺、牛山、會仙石、灤河、柳河皆在其境。東北至中京二百五十里，西南至北口二百八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北至柳河五十里。

招賢州，置州以渤海部落居之。東小陵河，西南至幽州四百五十里，南至潤州界，北至澤州。以上並幽州四面州軍。

又《雲州四面諸州》 媯州，媯川郡，唐初置北燕州，貞觀中改媯州，取城中媯水爲名，涿鹿山、磨笄山、版泉在焉。石晉割賂契丹，周世宗時，戎主避歸周之名，改爲克汗州。東北至儒州二百里，西南至蔚州二百九十里，東南至幽州二百里，西南至代州四百二十里，東北至美女關百里，北至張說築長城九十里。禦夷鎮，後魏築長城，今契丹改爲望雲縣。按《皇華四達記》：媯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廣邊鎮，一名白城，又東北五十里至赤城，又百七十里至鎮城。陘山在鎮城，西北即奚契丹避暑之處，今曰炭山。

蔚州，安邊郡，有胡盧河，即《周禮》幷州溫夷川也。漢塞飛狐之口，言其隘也。有松子口，即古之松徑嶺也。本朝田重進將兵北征，牙將

李存璋與契丹酋帥率夷民空壁來降，重兵無一兵一矢之損，會幽陵不守，棄之。東至易州三百二十里，西至蔚州三百八十里，西至代州四百六十里，賈耽曰：西行一百九十里至靈丘縣，又二百里至代州。南至真定府五百里，北至天池軍百八十里，東南至幽州五百里，西南至亂柳關九十里。

朔州，漢馬邑城，唐初置州。西北二百四十里即單于臺，東北四十里至白登山，桑乾河、三合坡並在其境。本朝雍熙中，王師北伐圍城，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會曹彬班師，尋棄之。東至蔚州四百里，西南至黃河，南至南界茂城川口四十里，川口至岢嵐軍三十里，北至應州二百里，東南至大山軍界六十里，西南至神武縣，自縣至南界寧化軍二十五里，西北至雪山百六十里，興岢嵐軍分界。

新州，治永興縣，後唐同光中升爲威塞軍節度，以媯、儒、武三州隸之，契丹改爲奉聖州。東即桑乾河源所出，東至媯州九十里，東南至幽州三百里，西南至蔚州百里，南至雲州四百里。

儒州，治縉山縣，唐隸河北道，不知創州之由。東至望雲縣九十里，東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至蔚州百二十里，西南至雲州九十里，西北至九十九泉。

武州，治文德縣，舊曰毅州，長興中改爲武州，地有武川。石晉割賂胡中，改爲歸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

應州，治金城縣，後唐天成中建爲彰德軍節度，以寰州隸焉。本朝雍熙中，潘美乘雲朔之捷，兵至城下，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東至雲州二百里，西至黃河南至朔州二百里，北至崑源縣八十里。

寰州，治寰清縣。本朝雍熙中，大將潘美北伐，出鴈門西徑路，與虜遇，力戰至城下，州將趙彦辛以城降，會幽陵不守，棄之。

振武軍，單于府，陰山之陽，黃河之北，漢遣固捍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唐爲振武節度使，治東受降城。善陽嶺、燕然山、李陵臺、竇憲銘在焉。東南至幽州一千二百里，南至朔州三百五十里，北至黑沙磧石口七百里。

安北都護府，唐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岸有佛雲祠，突厥將入寇，先詣祠祭酹，牧馬料兵而後渡河。張仁願乘虛取之，河北築城三所，以佛雲祠爲中受降城，與東西兩城相應，皆據津濟。開元中，豐、勝二州界至都護府。東南至東受降城二百里，西南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陰山八十里，西北至磧石口三百里。

故豐州，九原郡，隋開皇中置豐州。又云：唐貞觀中，平突厥置州。天寶中，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尋改爲天德軍，郭子儀爲之使，仍兼九泉太守，以歸附之衆置都護府，惟領蕃兵。西受降城在州北河外九十里。

又《中京四面諸州》 澤州，松亭關北，遼澤之地。東至利州百里，北至中京百里，西至北安州二百里，南至平州二百五十里，西至松亭關二百里。

渝州，隋臨渝宮之地，北控營平，歷代置關戍守，今陷胡中，置州。

東北海州，西北至中京百七十里，西至招遙州四十里。

黔州，遼主耶律德光初置，東北至望海峰五十里，東至顯州五十里，東南至梁家務六十里，北至閭山縣六十里。

來州，號歸德軍，女真國五部落相率來降，胡中因建州以居之。東至隰州七十里，西至遼州七十里，南至大海四十里，北至建州三百五十里。

利州，遼承天后所建，東至建州百二十里，東北至建州百一十里，西南至蘭州六十里，南小陵河路至平州五十五里，西北中京百五十里。

建州，胡中地，今號保靜軍節度，本遼西之地，德光立爲州。嗣王即位，契丹號穆宗。三關之地復爲周世宗所取，時江南諸國欲牽制中原，遣使齎金幣泛海至契丹國，乞出師南牧，卒不能用其謀。入蕃人使、舟棹、水師悉留之，建州、雙州、霸州並置營居之，號通吳軍。東南至器仗山三十里，東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南至小陵河十里。

興中府，營州地，漢末烏桓、鮮卑所居，唐平盧軍節度使治所，今號興中府。東至遼河三百里，西至中京三百里，西南至建州六十里，北至湟水四百里，舊契丹界。西北至松徑嶺百里，舊奚界。東南至安東都護府二百七十里，號平壤城，東北至白川州七十里。

新州，本契丹國之地，東至微州二百里，西至惠州一百三十里，南至霸州三百里。北至永州三百七十里。

白川州，築城在遼澤之中，東距醫巫閭山，西至營州地。桑柘，民知織紝之利，歲奉中國幣帛，多書白川州稅户所輸云。東至黔州七十里，西至中京四百三十里，東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

宜州，按《皇華四達記》：營州東百八十里，凡九遞至燕郡城，自燕郡東經波羅寺抵，渡遼州七十里驛，至安東都護府，約五百里。今以契丹地圖校，至東京五百二十里。【略】

北白川州，遼州遼縣故地，本朝天禧中，契丹建爲州，仍曰始平軍。東至乾州百二十里，西北至宜州四十里，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北至醫巫閭山八十里。

海北州，古城也，在遼河之西，滄海之北，阿保機建爲州。東至錦州八十里，南至海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中京五百三十里。

暉州，胡中呼爲暉州、禄州、穆州，並曰于越王城。耶律遜寧者，遼中大將也，蕃語謂之『于越王』，不知創立之因。東至宗中，西紫濛川，南酒糟河，北潢水。禄州，東曼頭山，西南暉州，北夢送河。穆州，東醫巫閭山，西中京四百里，南醫巫閭山岩，北酒糟河。

恩州，德光所建，本烏桓舊地。南至中京六十里，西至馬孟山六十里，西北曼頭山三十里，山地至宜坤州五十里，西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北至高州百二十里。

惠州，阿保機所建，在鮮卑之地。本朝景德初，契丹入寇河北，德清軍失守，俘虜人民，於此置城居之。城方二里，之至低小，城内瓦舍倉廩，人多漢服。東至新州百三十里，西南至中京百二十里，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北至漢水石橋，至高州百五十里。

高州，契丹收新羅諸國俘虜人民，置州以居之，仍置倚郭一縣，以三韓爲名。南至中京北四十里，東南至恩州五十里，西北至饒州六十里。

又《東京四面諸州》 瀋州，德光所建，仍曰昭德軍，契丹舊地也。東至大遼水，水東即女真界，西南至東京一百三十里，北至雙州八十里。

韓州，在三韓之地，本渤海西北邊之邑，舊有三州，契丹併爲韓州。東北至女真界，西至德州九十里，西北至遼河六十里，南至通州八十里。

同州，阿保機所建，仍曰鎮安軍，契丹舊地。東至生女真界，西南至東京二百里，西北至雙州七十里，東北至集州七十里。

耀州，地控新羅界，胡中要害之地。東鴨緑江女真界，西大遼，南石城，北至東京百五十里。

信州，唐天后時置州，以處契丹失活部落，隸營州都督，明年遷于青山州安置。今契丹建爲彰勝軍。東、南、北三面至生女真界，各三十里，西至逆流河七十里，東南至長春州百二十里，北至黑水河三十里，地有黄龍縣。古渤海之地，今虜中號黄龍府，自云高祖射黄龍之所，誇詞也。

銀州，阿保機所建，女真國舊地。東至逆流河五里，入生女真界，西至雙州七十里，南至東京三百里，北至渤海州六十里。

雙州，契丹號保安軍，有通吴軍營壘。東至逆流河二里，入生女真界，西至遼州七十里，南至瀋州七十里，北至渝州百二十里。

貴州，古城，方二十里，曹魏時公孫康所據城也，漢樂浪等地。東、南、北皆生女真界，西至瀋州八十里。

顯州，渤海國，按《皇華四達記》：唐天寶以前，渤海國所都顯州，後爲契丹所併。又有集、唐二州，並撥屬本州。東至遼州九十里，又三百九十里至東京，西至宜州百二十里，南至乾州七里，北至醫巫閭山。

乾州，在醫巫閭山之南，古遼澤之地，遼主景宗陵寢在焉，今置廣德軍節度兼山陵都署。東至顯州八里，西南至銀野砦二十五里，西至遼州六十里，北至兔兒橋四十里。

宗州，石熊山之陽，管熊山一縣，古遼東之地。東遼水，南至顯州一百里，北潢水。

嚴州，本高麗所據之地，唐太宗伐遼，師次白嚴城下，因之建爲嚴州。今契丹置兵屯守，州名不改。東至女真界百九十里，東南至東京五十里，南集州白雲山縣。

開州，渤海古城也，遼主東討新羅國，都其城要害，建爲州，仍曰開遠軍。西至來遠城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吉州七十里，東南至石城六十里。遼中庚戌年討新羅國，得要害地，築城以守之，即中國大中祥符三年也。東至新羅興化鎮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西至保州四十里。

保州，渤海古城，東控鴨緑江新羅國界，仍置榷場，通互市之利。東南至宣化軍四十里，南至海五十里，北至大陵河二十里。

吉州，三韓古城也，契丹置兵防控新羅諸國。東石城，西南鴨緑江，東至大鹽州百里，西至海。

鹽州，三韓之地，舊有城邑，置兵防置新羅諸國，又有小鹽州，相去

八十里。東保州，西至海，南即海，北小鹽州。

綿州，遼西之地，南至大海，北距柳城，阿保機建爲州，今號臨海軍。東至顯州二百里，西南至嚴州百七十里，南至大海二十里，北至宜州百二十里。

嚴州，柳城之南，古遼西之地，阿保機建爲州。東至錦州北七十里，南至南四十里，北至霸州二十里。

隰州，遼主隆緒建爲州。東至海二百里，西至來州八十里，南至海五里，北至建州三百三十里。

又《上京四面諸州》 長春州，契丹國舊地，仍曰昭陽軍，亦爲罪譴者配隸之所。北至黄龍府百里，東北至龍化州四百里，南至徽州三百五十里，西至新州四百里，西北至上京二百里。

永州，在木葉山之陽，潢之北，契丹國舊地也。一路西北至鞨淀二百里，一路西北至上京三百里。

鳥州，本契丹國舊地，爲鳥素部畜牧之所，今建爲州。東南至羣鹿二十里，東北至遂州地七十里，北至鴨子河三十里。

龍化州，州在木葉山東千里，阿保機始置四樓，此即是東樓也。會病卒葬于西南山，即今祖州也。以所卒之地置州，曰龍化，門化州也。東至泉州二十里，西至降聖州五十里，西南至蔚州四十里，南至遂州二百里，北至夢送河五十里。

降聖州，契丹國舊地，東遼河，西野狐山，東南至暉州三十里，南平頂山，北至龍化州五十里。

宜坤州，契丹爲啓聖軍節度，即應天太后所生地也。東至長泊十五里，西南至上京二百里，北至踏弩河二千里，河北至大水泊五十里。

祖州，阿保機既創西樓，又西南築一城以貯漢人，今名祖州，在唐置饒樂府西北祖山之陽，因爲州名，阿保機葬所也，今號天成軍。南至饒州百八十里，北至上京四十里。

懷州，契丹號奉陵軍，州將兼山陵都部署，即遼主德光葬所也。東南至中京三百五十里，西至平地松林四十里，北至潢河十里，河北至上京百五十里，西北門至韃靼國三百里。

慶州，契丹舊邑，號黑河州，置州在黑山之陽，北至黑山三十里，即遼主隆緒葬所也，近年改爲慶州。東自金河館至曼頭山，西韃靼國界，南至潢水二十里，北至室韋國七百里，東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

饒州，唐建饒樂府都督，以處奚人部落。契丹建爲饒州，在潢水之北石橋傍，以渤海人居之。西南至平地松林百里，南至中京五百里，北至沱河十里，東至上京三十里，西北至祖州七十里。

通州，夫餘國，在高勾麗北，本濊貊之地，其國長城之北，西與鮮卑接，地方二千里，後爲渤海國阿保機平之，爲東丹王國，今改爲通州，仍名曰夫餘國。【略】

女真者，渤海之別，因辟契丹諱，曰「女直」。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後有首領三十，分領其種，地多良馬。本朝來貢方物。建隆中，詔登州沙門島人户，置舟楫濟渡女真馬往來。淳化中，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置三城，以兵三千絶其貢獻之路。今附契丹者，爲熟女真。置一十八州：

耀州、蟹州、海州、銅州、教州、崇州、盧州、興州、荆州、荷州、朝州、麓州、廣州、郢州、鐵州、定理州、懷北州。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太祖大聖皇帝》（天贊六年）九月，葬太祖於木葉山。置州墳側，名曰祖州。今有廟，其靴尚在，長四五尺許。謚曰大聖皇帝，廟號太祖。

又 卷七《聖宗天輔皇帝》（開泰元年）契丹以幽州爲析津府。

又 卷二二《州縣載記》 建五京五處：燕京三司、西京轉運、中京度支、上京鹽鐵、東京户部錢鐵司。大藩府六處：南大王府、北大王府、乙室王府、黄龍府、興中府、奚王府。

錢帛司三處：長春路、遼西路、平州。

節鎮三十三處：奉聖州、雲内州、長春州、龍化州、海北州、貴德府、蔚州、應州、朔州、錦州、乾州、顯州、霍州、遼州、咸州、瀋州、蘇州、復州、慶州、祖州、川州、成州、萊州、懿州、宜州、坤州、平州、辰州、興州、同州、信州、饒州、建州。

建觀察防禦團練使八處：武安州、永州、泰州、高州、利州、寧江州、歸州、廣州。

刺史州七十餘處：德州、黔州、潭州、惠州、榆州、營州、灤州、勝

州、溫州、巖州、歸化州、榆州、松州、恩州、山州、武德州、通州、韓州、鳥州、靖州、寧邊州、賓州、祥州、新州、衛州、降聖州、燕州、海州、渌州、銀州、遼西州、鐵州、開州、保州、蘋州、北安州、嶓州、嘉州、集州、連州、弘東州、演州、肅州、威州、古州、仙潤州、文州、蘭州、慎州、拱州、安州、渝州、河州、雙州、宋州、涿州、易州、檀州、順州、薊州、雍州、東州、海州、東勝州、景州、許州、招州、康州、錦州、來州、儒州、雲州、平州。

遼東邊遠不記州十餘縣二百餘外見記五處：金肅、河清、曷董、五花、振武。

諸藩臣投下州二十三處：微州、濠州、驩州、衛州、荆州、閬州、隨州、和州、澄州、全州、義州、遂昌州、豫州、員州、福州、榮州、唐州、粟州、黑州、河州、茂州、麓州、宗州。

控制諸國：沙漠府控制沙漠之北。

置西北路都招討府、奥隗部族衙、驢駒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撫韃靼、蒙骨、廸烈諸軍。

雲中路控制夏國。

置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清軍、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

燕山路備禦南宋。

置燕京都總管府、節制馬步軍控鶴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監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剌司，並隸總管府。

中、上京路控制奚境。

置諸軍都虞候司、奚王府大詳穩司、大國舅司、大常袞司、五院司、六院司、沓温司。

遼東路控扼高麗。

置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統軍司、湯河詳穩司、金吾營、杓窋司。

長春路鎮撫女真、室韋。

置黄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二〇《經略幽燕》 契丹有五京：上京、中京、東京、燕京、西京也。上鎮十二：奉聖州、雲州、平州、祖州、懷州、顯州、乾州、興中府、建州、宜州、慶州、黄龍府是也。

中鎮六：應州、饒州、白川州、錦州、番州、蔚州也。下鎮七：湖州、連州、同州、宣州、可汗州、寧州、河州也。觀察州十三：永利州、利州、高州、耀州、德州、宜州、坤思州、遂州、信州、三河州、咸州、朝州、營州也。刺史上州九：涿州、易州、歸州、化州、保州、昌州、義州、吉州、昭延州也。中州十一：瀛州、順州、儒州、海州、原州、惠州、濠州、新州、鳳州、京州、長安州也。下州三十四：睦州、集州、衛州、泉州、宗州、銀州、嚴州、慈州、陳州、通州、化州、麓州、朝州、長春州、鈐州、澤州、葉州、巖州、【略】溫州、潤州、般州、蘭州、番州、閬州、雙州、鐵州、暉州、渭州、還州、元州、福州、鳥州、金州、懿州是也。此所載州名，與《遼史》多不相合，如衛、陳、泉、鈐、葉、溫、般、番、暉、還、元等州，皆不見《遼史》。《遼史》有儀坤州，此作坤思州。《遼史》有檀、薊、瀋、涤等州，此又無之。蓋以宋人記遼地，所聞岐異。而傳寫復不免脱誤也。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引《亡遼録》 大藩府八：黄龍，興中，奚王，南北王府，乙室王府。節鎮州四十三：平、奉聖、蔚、應、朔、豐、雲中、内、宜、錦、乾、顯、雙、遼、咸、瀋、蘇、復、辰、興、同、信、長春、慶、饒、驤、祖、川、成、業、懿、龍化、宜坤、建、秦、高、利、歸、允、吉、安武、甯江。刺史州七十，觀察、團練、防禦使州八：涿、易、檀、順、景、薊、營、灤、可汗、歸化、武、德、慎、陳、勝、寧邊、遷、潤、温、嚴、降聖、北安、松山、恩、通、韓、鳥、靖、寅、祥、雍、新、衛、招、燕、海、涤、遼西、海北、安德、點、澤、榆、銀、鐵、保、瀕、山石、嘉、集、連、演、康、蕭、賦、吉、文、蘭、桓、拱、安遠、榆河、金肅、河清、馬董、五花、振武。下州二十三：徽、濠、驩、衡、閬、隨、澄、金、義、遂昌、豫、圓、福、榮、康、蕭、里、河、茂、麓、宗。縣二百餘。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天贊二年）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

又 卷四《太宗紀下》 （會同元年十一月）詔以皇都爲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爲南京，南京爲東京。改新州爲奉聖州，武州爲歸化州。

又 卷一〇《聖宗紀一》 （乾亨四年）十一月甲午，置乾州。

又 卷一三《聖宗紀四》 （統和八年三月）辛丑，置宜州。

又　卷一四《聖宗紀五》（統和二十二年）六月戊午，以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

又　卷一九《興宗紀二》（重熙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改雲州爲西京。

又　卷二四《道宗紀四》（大康十年）冬十二月乙未，改慶州大安軍曰興平。

又　卷二九《天祚皇帝紀三》（保大四年）十二月，置二總管府。

又　卷三一《營衛志上・宮衛》遼國之法：天子踐位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户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事，老弱居守。

太祖曰弘義宮，應天皇后曰長寧宮，太宗曰永興宮，世宗曰積慶宮，穆宗曰延昌宮，景宗曰彰愍宮，承天太后曰崇德宮，聖宗曰興聖宮，興宗曰延慶宮，道宗曰太和宮，天祚曰永昌宮。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宮，丞相耶律隆運有文忠王府。凡州三十八，縣十，提轄司四十一，石烈二十三，瓦里七十四，抹里九十八，得里二，鬧撒十九。【略】

算斡魯朵，太祖置。國語心腹曰『算』，宮曰『斡魯朵』。是爲弘義宮。以心腹之衛置，益以渤海俘，錦州户。其斡魯朵在臨潢府，陵寢在祖州東南二十里。【略】

州五：錦、祖、嚴、祺、銀。縣一：富義。【略】

國阿輦斡魯朵，太宗置。收國曰『國阿輦』。是爲永興宮，初名孤穩斡魯朵。以太祖平渤海俘户，東京、懷州提轄司及雲州懷仁縣、澤州濼河縣等户置。其斡魯朵在游古河側，陵寢在懷州南三十里。【略】

州四：懷、黔、開、來。縣二：保和、濼河。【略】

耶魯盌斡魯朵，世宗置。興盛曰『耶魯盌』。是爲積慶宮。以文獻皇帝衛從及太祖俘户，及雲州提轄司，并高、宜等州户置。其斡魯朵在土河東，陵寢在長寧宮北。【略】

州三：康、顯、宜。縣一：山東。【略】

蒲速盌斡魯朵，應天皇太后置。興隆曰『蒲速盌』。是爲長寧宮。以遼州及海濱縣等户置。其斡魯朵在高州，陵寢在龍化州東一百里。世宗分屬讓國皇帝宮院。【略】

州四：遼、儀坤、遼西、顯。縣三：奉先、歸義、定霸。【略】

奪里本斡魯朵，穆宗置。是爲延昌宮。討平曰『奪里本』。以國阿輦斡魯朵户及阻卜俘户，中京提轄司、南京制置司、咸、信、韓等州户置。其斡魯朵在糺雅里山南，陵寢在京南。【略】

州二：遂、韓。【略】

監母斡魯朵，景宗置。是爲彰愍宮。遺留曰『監母』。以章肅皇帝侍衛及武安州户置。其斡魯朵在合魯河，陵寢在祖州南。【略】州四：永、龍化、降聖、同。縣二：行唐、阜俗。【略】

孤穩斡魯朵，承天太后置。是爲崇德宮。玉曰『孤穩』。以乾、顯、雙三州户置。其斡魯朵在土河東，陵祔景宗皇帝。【略】州四：乾、川、雙、貴德。縣一：潞上京。【略】

女古斡魯朵，聖宗置。是爲興聖宮。金曰『女古』。以國阿輦、耶魯盌、蒲速盌三斡魯朵户置。其斡魯朵在女混活直，陵寢在慶州南安。【略】

州五：慶、隰、鳥上京、鳥東京、霸。【略】

窩篤盌斡魯朵，興宗置。是爲延慶宮。孳息曰『窩篤盌』。以諸斡魯朵及饒州户置。其斡魯朵在高州西，陵寢在上京慶州。【略】州三：饒、長春、泰。【略】

阿思斡魯朵，道宗置。是爲太和宮。寬大曰『阿思』。以諸斡魯朵御前承應人及興中府户置。其斡魯朵在好水濼，陵寢在上京慶州。【略】

阿魯盌斡魯朵，天祚皇帝置。是爲永昌宮。輔祐曰『阿魯盌』。以諸斡魯朵御前承應人，春、宣州户置。【略】

孝文皇太弟敦睦宮，謂之赤寔得本斡魯朵。孝曰『赤寔得本』。文獻皇帝承應人及渤海俘，建、潘、巖三州户置。陵寢在祖州西南三十里。【略】

州三：建、潘、巖。

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本韓氏，名德讓。以功賜國姓，出宮籍，隸橫帳季父房。贈尚書令，謚文忠。無子，以皇族魏王貼不子耶魯爲嗣，早卒；天祚皇帝又以皇子敖魯斡繼之。官給葬具，建廟乾陵側。擬諸宮例，建文忠王府。【略】

州一。

又　卷三三《營衛志下》　遼內四部族：

遙輦九帳族。

橫帳三父房族。

國舅帳拔里、乙室已族。

國舅別部。

太祖二十部，二國舅升帳分，止十八部。

五院部。其先曰益古，凡六營。阻午可汗時，與弟撒里本領之，曰迭剌部。傳至太祖，以夷離堇即位。天贊元年，以强大難制，析五石烈爲五院，六爪爲六院，各置夷離堇。會同元年，更夷離堇爲大王。部隸北府，以鎮南境。大王及都監春夏居五院部之側，秋冬居羊門甸。石烈四：

大蔑孤石烈。

小蔑孤石烈。

甌昆石烈。太宗會同二年，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居之。三年，益以海勒水之地爲農田。

乙習本石烈。會同二年，命以烏古之地。

六院部。隸北府，以鎮南境。其大王及都監春夏居泰德泉之北，秋冬居獨盧金。石烈四：

轄懶石烈。

阿速石烈。

斡納撥石烈。

斡納阿剌石烈。會同二年，命居烏古。三年，益以海勒水地。

乙室部。其先曰撒里本，阻午可汗之世，與其兄益古分營而領之，曰乙室部。會同二年，更夷離堇爲大王。隸南府，其大王及都監鎮駐西南之境，司徒居鴛鴦泊，鬧撒狻居車軸山。石烈二：

阿里答石烈。

欲主石烈。

品部。其先曰拏女，阻午可汗以其營爲部。太祖更諸部夷離堇爲令穩。統和中，又改節度使。隸北府，屬西北路招討司，司徒居太子墳。凡戍軍隸節度使，留後户隸司徒。石烈二：

北哲里只石烈。

南轄懶石烈。

楮特部。其先曰洼，阻午可汗以其營爲部。隸南府，節度使屬西北路招討司，司徒居柏坡山及鐸山之側。石烈二：

北石烈。

南石烈。

鳥隗部。其先曰撒里卜，與其兄涅勒同營，阻午可汗析爲二：撒里卜爲鳥隗部，涅勒爲涅剌部。俱隸北府，鳥隗部節度使屬東北路招討司，司徒居徐母山、郝里河之側。石烈二：

北石烈。

南石烈。

涅剌部。其先曰涅勒，阻午可汗分其營爲部。節度使屬西南路招討司，居黑山北，司徒居郝里河側。石烈二：

北塌里石烈。

南察里石烈。

突呂不部。其先曰塔古里，領三營。阻午可汗命分其一與弟航斡爲突舉部，塔古里得其二，更爲突呂不部。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北路招討司，司徒居長春州西。石烈二：

北托不石烈。

南須石烈。

突舉部。其先曰航斡，阻午可汗分營置部。隸南府，戍於隗烏古部，司徒居冗泉側。石烈二：

北石烈。

南石烈。

奚王府六部五帳分。其先曰時瑟，事東遙里十帳部主哲里。後逐哲里，自立爲奚王。卒，弟吐勒斯立。遙輦鮮質可汗討之，俘其拒敵者七百户，摭其降者。以時瑟鄰睦之故，止俘部曲之半，餘悉留焉。奚勢由是衰矣。初爲五部：曰遙里，曰伯德，曰奧里，曰梅只，曰楚里。太祖盡降之，號五部奚。天贊二年，有東扒里斯胡損者，恃險堅壁於箭笴山以拒命，揶揄曰：『大軍何能爲，我當飲墮瑰門下矣！』太祖滅之，以奚府給役户，併括諸部隱丁，收合流散，置墮瑰部，因墮瑰門之語爲名，遂號六

部奚。命勃魯恩主之，仍號奚王。太宗即位，置宰相、常袞各二員。聖宗合奧里、梅只墮瑰三部爲一；特置二剋部以足六部之數。奚王和朔奴討兀惹，敗績，籍六部隸北府。

突呂不室韋部。本名大、小二黃室韋户。太祖爲達馬狘沙里，以計降之，乃置爲二部。

隸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戍泰州東北。

涅剌拏古部。與突呂不室韋部同。節度使戍泰州東。

迭剌迭達部。本鮮質可汗所俘奚七百户，太祖即位，以爲十四石烈，置爲部。隸南府，節度使屬西南路招討司，戍黑山北，部民居慶州南。

乙室奧隗部。神册六年，太祖以所俘奚户置。隸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兵馬司。楮特奧隗部。太祖以奚户置。隸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兵馬司。

楮特奧隗部。太祖以奚户置。隸南府，節度使屬東京都部署司。

品達魯虢部。太祖以所俘達魯虢部置。隸南府，節度使屬西南路招討司，戍黑山北。

鳥古涅剌部。亦曰涅離部。太祖取于骨里户六千，神册六年，析爲鳥古涅剌及圖魯二部。俱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路招討司。

圖魯部。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

已上太祖以遙輦氏舊部族分置者凡十部，增置者八。

聖宗三十四部：

撒里葛部。奚有三營：曰撒里葛，曰窈爪，曰耨盌爪。太祖伐奚。乞降，願爲著帳子弟，籍于宮分，皆設夷離堇。聖宗各置爲部，改設節度使，皆隸南府，以備畋獵之役。

居澤州東。

窈爪部。與撒里葛部同。居潭州南。

耨盌爪部。節度使屬東京都部署司。

訛僕括部。與撒里葛三部同。居望雲縣東。

特里特勉部。初於八部各析二十户以戍奚，偵候落馬河及速魯河側，置二十詳穩。聖宗以户口蕃息，置爲部，設節度使。隸南府，戍倒塌嶺，居橐駝岡。

稍瓦部。初，取諸宮及橫帳大族奴隸置稍瓦石烈，『稍瓦』，鷹坊也，居遼水東，掌羅捕飛鳥。聖宗以户口蕃息置部。節度使屬東京都部署司。

曷术部。初，取諸宮及橫帳大族奴隸置曷术石烈，『曷术』，鐵也，以冶于海濱柳濕河、三黜古斯、手山。聖宗以户口蕃息置部。屬東京都部署司。

遙里部。居潭、利二州間。石烈三：

撒里必石烈。

北石烈。

帖魯石烈。

伯德部。松山、平州之間，太師、太保居中京西。石烈六：

啜勒石烈。

速古石烈。

腆你石烈。

迭里石烈。

旭特石烈。

悦里石烈。

楚里部。居潭州北。

奧里部。統和十二年，以與梅只、墮瑰三部民籍數寡，合爲一部。并上三部，本屬奚王府，聖宗分置。

南剋部。

北剋部。統和十二年，以奚府二剋分置二部。

隗衍突厥部。聖宗析四闢沙、四頗憊户置，以鎮東北女直之境。開泰九年，節度使奏請置石烈。隸北府，屬黃龍府都部署司。

奧衍突厥部。與隗衍突厥同。

涅剌越兀部。以涅剌室韋户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戍黑山北。

奧衍女直部。聖宗以女直户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北路招討司，戍鎮州境。自此至河西部，皆俘獲諸國之民。初隸諸宮，户口蕃息置部。訖於五國，皆有節度使。乙典女直部。聖宗以女直户置。隸南府，居高州北。

斡突盌烏古部。聖宗以烏古户置。隸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戍黑山北。

迭魯敵烈部。聖宗以敵烈户置。隸北府，節度使屬烏古敵烈統軍司。

室韋部。聖宗以室韋户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北路招討司。

术哲達魯虢部。聖宗以達魯虢户置。隸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戍境内，居境外。

梅古悉部。聖宗以唐古户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

頡的部。聖宗以唐古户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

北敵烈部。聖宗以敵烈户置。戍隗烏古部。

匿訖唐古部。聖宗置。隸北府，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

北唐古部。聖宗以唐古户置。隸北府，節度使屬黄龍府都部署司，戍府南。

南唐古部。聖宗置。隸北府。

鶴剌唐古部。與南唐古同。節度使屬西南面招討司。

河西部。聖宗置。隸北府，節慶使屬東北路統軍司。

薛特部。開泰四年，以回鶻户置。隸北府，居慈仁縣北。

伯斯鼻骨德部。本鼻骨德户。初隸諸宫，聖宗以户口蕃息置部。隸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戍境内，居境外。

達馬鼻骨德部。聖宗以鼻骨德户置。隸南府，節度使屬東北路統軍司。

五國部。剖阿里國、盆奴里國、奥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鎮東北境，屬黄龍府都部署司。重熙六年，以越里吉國人尚海等訴酋帥渾敞貪污，罷五國酋帥，設節度使以領之。

已上聖宗以舊部族置者十六，增置十八。

遼國外十部：

烏古部。

敵烈八部。

隗古部。

回跋部。

嵓母部。

吾禿婉部。

迭剌葛部。

回鶻部。

長白山部。

蒲盧毛朵部。

右十部不能成國，附庸於遼，時叛時服，各有職貢，猶唐人之有羈縻州也。

又 **卷三七《地理志一》** 上京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略】轄軍、府、州、城二十五，統縣十：臨潢縣。【略】長泰縣。【略】定霸縣。【略】保和縣。【略】潞縣。【略】易俗縣。【略】遷遼縣。【略】渤海縣。【略】興仁縣。【略】宣化縣。【略】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本遼右八部世没里地。太祖秋獵多於此，始置西樓。後因建城，號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莊敬皇帝、祖考簡獻皇帝、皇考宣簡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無敵棚，幅員九里。門，東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興國。西北隅有内城。殿曰兩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儀，以白金鑄太祖像；曰黑龍，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時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類，存之以示後嗣，使勿忘本。内南門曰興聖，凡三門，上有樓閣，東西有角樓。東爲州廨及諸官廨舍，綾錦院，班院祗候蕃、漢、渤海三百人，供給内府取索。東南横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東長霸縣，西咸寧縣。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廟，御靴尚存。又有龍門、黎谷、液山、液泉、白馬、獨石、天梯之山。水則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鑿山爲殿，曰明殿。殿南嶺有膳堂，以備時祭。門曰黑龍。東偏有聖蹤殿，立碑述太祖遊獵之事。殿東有樓，立碑以紀太祖創業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天顯中太宗建，隸弘義宫。統縣二、城一：

長霸縣。【略】咸寧縣。【略】越王城。【略】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本唐歸誠州。太宗行帳放牧於此。天贊中，從太祖破扶餘城，下龍泉府，俘其人，築寨居之。會同中，掠燕、薊所俘亦置此。太宗崩，葬西山，曰懷陵。大同元年，世宗置州以奉焉。是年，有騎十餘，獵于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見太宗乘白馬，獨追白狐，射之，一發而斃；忽不見，但獲狐與矢。是日，太宗崩于欒城。後於其地建

廟，又於州之鳳凰門繪太宗馳騎貫狐之像。穆宗被害，葬懷陵側，建鳳凰殿以奉焉。有清涼殿，爲行幸避暑之所。皆在州西二十里。隸永興宮。統縣二：

扶餘縣。【略】顯理縣。【略】

慶州，玄寧軍，上，節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巖谷險峻。穆宗建城，號黑河州，每歲來幸，射虎障鷹，軍國之事多委大臣，後遇弒於此。以地苦寒，統和八年，州廢。聖宗秋畋，愛其奇秀，建號慶州。遼國五代祖勃突，貌異常，有武略，力敵百人，衆推爲王。生于勃突山，因以名；没，葬山下。在州二百里。慶雲山，本黑嶺也。聖宗駐蹕，愛羨曰：『吾萬歲後，當葬此。』興宗遵遺命，建永慶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漢守陵三千户，並隸大内都總管司。在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嶺、饅頭山、興國湖、轄失灤、黑河。景福元年復置，更隸興聖宮。統縣三：

玄德縣。【略】孝安縣。富義縣。【略】

泰州，德昌軍，節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禦，遂移東南六百里來，建城居之，以近本族。黑鼠穴居，膚黑，吻銳，類鼠，故以名。州隸延慶宮，兵事屬東北統軍司。統縣二：

樂康縣。【略】興國縣。【略】

長春州，韶陽軍，下，節度。本鴨子河春獵之地。興宗重熙八年置。隸延慶宮，兵事隸東北統軍司。統縣一：

長春縣。【略】

烏州，靜安軍，刺史，本烏丸之地，東胡之種也。遼北大王撥剌占爲牧，建城，後官收。隸興聖宮。有遼河、夜河、烏丸川、烏丸山。統縣一：

愛民縣。【略】

永州，永昌軍，觀察。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於此置南樓。乾亨三年，置州于皇子韓八墓側。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冬月牙帳多駐此，謂之冬捺鉢。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云。興王寺，有白衣觀音像。太宗援石晉主中國，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閣，指此像曰：『我夢神人令送石郎爲中國帝，即此也。』因移木葉山，建廟，春秋告賽，尊爲家神。興軍必告之，乃合符傳箭於諸部。又有高淀山、柳林淀，亦曰白馬淀。隸彰愍宮。統縣三：

長寧縣。【略】義豐縣。【略】慈仁縣。【略】

儀坤州，啓聖軍，節度。本契丹右大部地。應天皇后建州。回鶻糯思居之，至四世孫容我梅里，生應天皇后述律氏，適太祖。太祖開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伎藝者多歸帳下，謂之屬珊。以所生之地置州。州建啓聖院，中爲儀寧殿，太祖天皇帝、應天地皇后銀像在焉。隸長寧宮。統縣一：

廣義縣。【略】

龍化州，興國軍，下，節度。本漢化安平縣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稱龍庭。太祖於此建東樓。唐天復二年，太祖爲迭烈部夷離堇，破代北，遷其民，建城居之。明年，伐女直，俘數百户實焉。天祐元年，增修東城，制度頗壯麗。十三年，太祖於城東金鈐岡受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天顯元年，崩于東樓。太宗升節度。隸彰愍宮，兵事屬北路女直兵馬司。刺史州一，未詳。統縣一：

龍化縣。【略】

降聖州，開國軍，下，刺史。本大部落東樓之地。太祖春月行帳多駐此。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豐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后懷，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時黑雲覆帳，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穆宗建州。四面各三十里，禁樵採放牧。先屬延昌宮，後隸彰愍宮。統縣一：

永安縣。【略】

饒州，匡義軍，中，節度。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壘。有潢河、長水濼、没打河、青山、大福山、松山。隸延慶宮。統縣三：

長樂縣。【略】臨河縣。【略】安民縣。【略】

頭下軍州

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創立州城，自餘不得建城郭。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賈之家，征稅各歸頭下；唯酒稅課納上京鹽鐵司。

徽州，宣德軍，節度。景宗女秦晉大長公主所建。媵臣萬户，在宜州之北二百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里。節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略】

成州，長慶軍，節度。聖宗女晉國長公主以上賜媵臣户置。在宜州北一百六十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四十里。【略】

懿州，廣順軍，節度。聖宗女燕國長公主以上賜媵臣户置。在顯州東北二百里，因建州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略】

渭州，高陽軍，節度。駙馬都尉蕭昌裔建。尚秦國王隆慶女韓國長公主，以所賜媵臣建州城。顯州東北二百五十里。遼制，皇子嫡生者，其女與帝女同。【略】

壕州。國舅宰相南征，俘掠漢民，居遼東西安平縣故地。在顯州東北二百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二十里。【略】

原州。本遼東北安平縣地。顯州東北三百里。國舅金德俘掠漢民建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略】

福州。國舅蕭寧建。南征俘掠漢民，居北安平縣故地。在原州北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八十里。【略】

橫州。國舅蕭克忠建。部下牧人居漢故遼陽縣地，因置州城。在遼州西北九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二十里。有橫山。【略】

鳳州。稟離國故地，渤海之安寧郡境，南王府五帳分地。在韓州北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略】

遂州。本高州地，南王府五帳放牧於此。在檀州西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一千里。【略】

豐州。本遼澤大部落，遙輦氏僧隱牧地。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略】

順州。本遼隊縣地。橫帳南王府俘掠燕、薊、順州之民，建城居之。在顯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略】

閭州。羅古王牧地，近醫巫閭山。在遼州西一百三十里，西北至上京九百五十里。【略】

松山州。本遼澤大部落，橫帳普古王牧地。有松山。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略】

豫州。橫帳陳王牧地。南至上京三百里。【略】

寧州。本大賀氏勒得山，橫帳管寧王放牧地。在豫州東八十里，西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略】

邊防城

遼國西北界防邊城，因屯戍而立，務據形勝，不資丁賦。具列如左：

靜州，觀察。本泰州之金山。天慶六年升。

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統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選諸部族二萬餘騎充屯軍，專捍禦室韋、羽厥等國，凡有征討，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漢人配流之家七百餘户，分居鎮、防、維三州。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

維州，刺史。

防州，刺史。

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訛爲河董城。久廢，遼人完之以防邊患。

高州界女直常爲盜，劫掠行旅，遷其族於此。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

靜邊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鄰羽厥，每入爲盜，建城，置兵千餘騎防之。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皮被河城。地控北邊，置兵五百於此防托。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朐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沱漉河，入于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招州，綏遠軍，刺史。開泰三年以女直户置。隸西北路招討司。

塔懶主城。大康九年置。在臚朐河。

又 卷三八《地理志二》 東京遼陽府，本朝鮮之地。【略】轄州、府、軍、城八十七。統縣九：遼陽縣。【略】仙鄉縣。【略】鶴野縣。【略】析木縣。【略】紫蒙縣。【略】興遼縣。【略】肅慎縣。【略】歸仁縣。順化縣。

開州，鎮國軍，節度。本濊貊地，高麗爲慶州，渤海爲東京龍原府。

有宮殿。都督慶、鹽、穆、賀四州事。故縣六：日龍原、永安、烏山、壁谷、熊山、白楊，皆廢。疊石爲城，周圍二十里。唐薛仁貴征高麗，興其大將溫沙門戰熊山，擒善射者於石城，即此。太祖平渤海，徙其民于大部落，城遂廢。聖宗伐高麗還，周覽城基，復加完葺。開泰三年，遷雙、韓二州千餘户實之，號開封府開遠軍，節度，更名鎮國軍。隸東京留守，兵事屬東京統軍司。統州三、縣一。

開遠縣。【略】

鹽州。本渤海龍河郡，故縣四：海陽、接海、格川、龍河，皆廢。【略】隸開州。相去一百四十里。

穆州，保和軍，刺史。本渤海會農郡，故縣四：會農、水歧、順化、美縣，皆廢。【略】隸開州。東北至開州一百二十里。統縣一：

會農縣。

賀州，刺史。本渤海吉理郡，故縣四：洪賀、送誠、吉理、石山，皆廢。【略】隸開州。

定州，保寧軍。高麗置州，故縣一，曰定東。聖宗統和十三年升軍，遷遼西民實之。隸東京留守司。統縣一：

定東縣。【略】

保州，宣義軍，節度。高麗置州，故縣一，曰來遠。聖宗以高麗王詢擅立，問罪不服，統和末，高麗降，開泰三年取其保、定二州，於此置榷場。隸東京統軍司。統州、軍二，縣一：

來遠縣。【略】

宣州，定遠軍，刺史。開泰三年徙漢户置。隸保州。懷化軍，下，刺史。開泰三年置。隸保州。

辰州，奉國軍，節度。本高麗蓋牟城。唐太宗會李世勣攻破蓋牟城，即此。渤海改爲蓋州，又改辰州，以辰韓得名。井邑駢列，最爲衝會。遼徙其民於祖州。初曰長平軍。【略】隸東京留守司。統縣一：

建安縣。

盧州，玄德軍，刺史。本渤海杉盧郡，故縣五：山陽、杉盧、漢陽、白巖、霜巖，皆廢。【略】在京東一百三十里。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熊岳縣。【略】

來遠城。本熟女直地。統和中伐高麗，以燕軍驍猛，置兩指揮，建城防戍。兵事屬東京統軍司。

鐵州，建武軍，刺史。本漢安市縣，高麗爲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貴白衣登城，即此，渤海置州，故縣四：位城、河端、蒼山、龍珍，皆廢。【略】在京西南六十里【略】統縣一：湯池縣。

興州，中興軍，節度。本漢海冥縣地。渤海置州，故縣三：盛吉、蒜山、鐵山，皆廢。【略】在京西南三百里。

湯州。本漢襄平縣地。渤海置州，故縣五：靈峯、常豐、白石、均谷、嘉利，皆廢。【略】在京西北三百里。

崇州，隆安軍，刺史。本漢長岑縣地。渤海置州，故縣三：崇山、潙水、綠城，皆廢。【略】在京東北一百五十里。統縣一：崇信縣。

海州，南海軍，節度。本沃沮國地。高麗爲沙卑城，唐李世勣嘗攻焉。渤海號南京南海府。疊石爲城，幅員九里，都督沃、晴、椒三州。故縣六：沃沮、鷲巖、龍山、濱海、昇平、靈泉，皆廢。太平中，大延琳叛，南海城堅守，經歲不下，別部酋長皆被擒，乃降。因盡徙其人於上京，置遷遼縣，移澤州民來實之。【略】統州二，縣一：臨溟縣。

耀州，刺史。本渤海椒州，故縣五，椒山，貂嶺、澌泉、尖山、巖淵，皆廢。【略】隸海州。東北至海州二百里。統縣一：嚴淵縣。東界新羅，故平壤城在縣西南。東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

嬪州，柔遠軍，刺史。本渤海晴州，故縣五：天晴、神陽、蓮池、狼山、仙巖，皆廢。【略】隸海州。東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

淥州，鴨淥軍，節度。本高麗故國，渤海號西京鴨淥府。城高三丈，廣輪二十里，都督神、桓、豐、正四州事。故縣三：神鹿、神化、劍門，皆廢。大延琳叛，遷餘黨於上京，置易俗縣居之。【略】隸東京留守司。統州四、縣二：弘聞縣。神鄉縣。

桓州。高麗中都城，故縣三：桓都、神鄉、淇水，皆廢。高麗王於此創立宮闕，國人謂之新國。五世孫釗，晉康帝建元初爲慕容皝所敗，宮室焚蕩。【略】隸淥州。在西南二百里。

豐州。渤海置盤安郡，故縣四：安豐、渤恪、隰壤、硃石，皆廢。【略】隸淥州。在東北二百一十里。

正州。本沸流王故地，國爲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略】隸涤州。在西北三百八十里。統縣一：東那縣。本漢東耐縣地。在州西七十里。

慕州。本渤海安遠府地，故縣二：慕化、崇平，久廢。【略】隸涤州。在西北二百里。

顯州，奉先軍，上，節度。本渤海顯德府地。世宗置，以奉顯陵。顯陵者，東丹人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山絶頂，築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世宗親護人皇王靈駕歸自汴京。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於其中作影殿，制度宏麗。州在山東南，遷東京三百餘户以實之。應曆元年，穆宗葬世宗於顯陵西山，仍禁樵採。有十三山，有沙河。隸長寧、積慶二宮，兵事屬東京都部署司。統州三、縣三：奉先縣。【略】山東縣。【略】歸義縣。【略】

嘉州，嘉平軍，下，刺史。隸顯州。

遼西州，阜成軍，中，刺史。本漢遼西郡地，世宗置州，隸長寧宮，屬顯州。統縣一：長慶縣。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人户置。

康州，下，刺史。世宗遷渤海率賓府人户置，屬顯州。初隸長寧宮，後屬積慶宮。統縣一：率賓縣。【略】

宗州，下，刺史，在遼東石熊山，耶律隆運以所俘漢民置。聖宗立爲州，隸文忠王府。王薨，屬提轄司。統縣一：熊山縣。【略】

乾州，廣德軍，上，節度。本漢無慮縣地。聖宗統和三年置，以奉景宗乾陵。有凝神殿。隸崇德宮，兵事屬東京都部署司。統州一、縣四：奉陵縣。【略】延昌縣。【略】靈山縣。【略】司農縣。【略】

海北州，廣化軍，中，刺史。世宗以所俘漢户置。地在閭山之西，南海之北。初隸宣州，後屬乾州。統縣一：開義縣。

貴德州，寧遠軍，下，節度。本漢襄平縣地，漢公孫度所據。太宗時察割以所俘漢民置。後以弒逆誅，没入焉。聖宗建貴德軍，後更名。有陀河、大寶山。隸崇德宮，兵事屬東京都部署司。統縣二：貴德縣。【略】奉德縣。【略】

瀋州，昭德軍，中，節度。本挹婁國地。渤海建瀋州，故縣九，皆廢。太宗置興遼軍，後更名。初隸永興宮，後屬敦睦宮，兵事隸東京都部署司。統州一、縣二：樂郊縣。【略】靈源縣。【略】

巖州，白巖軍，下，刺史。本渤海白巖城，太宗撥屬瀋州。初隸長寧宮，後屬敦睦宮。統縣一：白巖縣。【略】

集州，懷衆軍，下，刺史。古陴離郡地，漢屬險瀆縣，高麗爲霜巖縣，渤海置州。統縣一：奉集縣。【略】

廣州，防禦。漢屬襄平縣，高麗爲當山縣，渤海爲鐵利郡。太祖遷渤海人居之，建鐵利州。統和八年省。開泰七年以漢户置。統縣一：昌義縣。

遼州，始平軍，下，節度。本拂涅國城，渤海爲東平府。唐太宗親征高麗，李世勣拔遼城；高宗詔程振、蘇定方討高麗，至新城，大破之；皆此地也。太祖伐渤海，先破東平府，遷民實之。故東平府都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共領縣十八，皆廢。太祖改爲州，軍曰東平，太宗更爲始平軍。有遼河、羊腸河、錐子河、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隸長寧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州一、縣二：遼濱縣。安定縣。

祺州，祐聖軍，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於此建檀州，後更名。隸弘義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慶雲縣。【略】

遂州，刺史。本渤海美州地，採訪使耶律頗德以部下漢民置。穆宗時，頗德嗣絶，没入焉。隸延昌宮。統縣一：山河縣。【略】

通州，安遠軍，節度。本扶餘國王城，渤海號扶餘城。太祖改龍州，聖宗更今名。保寧七年，以黄龍府叛人燕頗餘黨千餘户置，升節度。統縣四：通遠縣。【略】安遠縣。【略】歸仁縣。【略】漁谷縣。【略】

韓州，東平軍，下，刺史。本藁離國舊治柳河縣。高麗置鄚頡府，都督鄚、頡二州。渤海因之。今廢。太宗置三河、榆河二州。聖宗併二州置。隸延昌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柳河縣。【略】

雙州，保安軍，下，節度。本挹婁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廢。滙里僧王從太宗南征，以俘鎮、定二州之民建城置州。察割弒逆誅，没入焉。故隸延昌宮，後屬崇德宮，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雙城縣。【略】

銀州，富國軍，下，刺史。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銀冶更名。隸弘義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三：延津縣。【略】新興縣。【略】永平

縣。【略】

同州，鎮安軍，下，節度，本漢襄平縣地，渤海爲東平寨。太祖置州，軍曰鎮東，後更名。隸彰愍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州一，未詳；縣二：東平縣。【略】永昌縣。【略】

咸州，安東軍，下，節度。本高麗銅山縣地，渤海置銅山郡。地在漢候城縣北，渤海龍泉府南。地多山險，寇盜以爲淵藪，乃招平、營等州客户數百，建城居之。初號郝里太保城，開泰八年置州，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咸平縣。【略】

信州，彰聖軍，下，節度。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懷遠府，今廢。聖宗以地鄰高麗，開泰初置州，以所俘漢民實之。兵事屬黄龍府都部署司。統州三，未詳；縣二：武昌縣。【略】定武縣。【略】

賓州，懷化軍，節度。本渤海城。統和十七年，遷兀惹户，置刺史于鴨子、混同二水之間，後升。兵事隸黄龍府都部署司。

龍州，黄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平渤海還，至此崩，有黄龍見，更名。保寧七年，軍將燕頗叛，府廢。開泰九年，遷城于東北，以宗州、檀州漢户一千復置。統州五、縣三：黄龍縣。【略】遷民縣。【略】永平縣。【略】

益州，觀察。屬黄龍府。統縣一：靜遠縣。

安遠州，懷義軍，刺史。屬黄龍府。

威州，武寧軍，刺史。屬黄龍府。

清州，建寧軍，刺史。屬黄龍府。

雍州，刺史。屬黄龍府。

湖州，興利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統縣一：長慶縣。

渤州，清化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統縣一：貢珍縣。【略】

郢州，彰聖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延慶縣。

銅州，廣利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北兵馬司。統縣一：析木縣。【略】

涑州，刺史。渤海置。兵事隸南兵馬司。

率賓府，刺史。故率賓國地。

定理府，刺史。故挹婁國地。

鐵利府，刺史。故鐵利國地。

安定府。

長嶺府。

鎮海府，防禦。兵事隸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平南縣。

冀州，防禦。聖宗建，升永安軍。

東州。以渤海户置。

尚州。以渤海户置。

吉州，福昌軍，刺史。

麓州，下，刺史。渤海置。

荆州，刺史。

懿州，寧昌軍，節度。太平三年越國公主以媵臣户置。初曰慶懿軍，更曰廣順軍，隸上京。清寧七年宣懿皇后進入，改今名。統縣二：寧昌縣。【略】順安縣。

媵州，昌永軍，刺史。

順化城，嚮義軍，下，刺史。開泰三年以漢户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

寧州，觀察。統和二十九年伐高麗，以渤海降户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統縣一：新安縣。

衍州，安廣軍，防禦。以漢户置。初刺史，後升軍。兵事屬東京統軍司。統縣一：宜豐縣。

連州，德昌軍，刺史。以漢户置。兵事屬東京統軍司。統縣一：安民縣。

歸州，觀察。太祖平渤海，以降户置，後廢。統和二十九年伐高麗，以所俘渤海户復置。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歸勝縣。

蘇州，安復軍，節度。本高麗南蘇，興宗置州。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二：來蘇縣。懷化縣。

復州，懷德軍，節度。興宗置。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二：永寧

縣。德勝縣。

肅州，信陵軍，刺史。重熙十年州民亡入女直，取之復置。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清安縣。

安州，刺史。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

榮州。

率州。

荷州。

源州。

渤海州。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清寧中置。初防禦，後升。兵事屬東北統軍司。統縣一：混同縣。

河州，德化軍。置軍器坊。

祥州，瑞聖軍，節度。興宗以鐵驪户置。兵事隸黄龍府都部署司。統縣一：懷德縣。

又 卷三九《地理志三》 中京大定府，虞爲營州，夏屬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略】統州十、縣九：大定縣。【略】長興縣。【略】富庶縣。【略】勸農縣。【略】交定縣。【略】升平縣。【略】歸化縣。【略】神水縣。【略】金源縣。【略】

恩州，懷德軍，下，刺史。本漢新安平縣地。太宗建州。開泰中，以渤海户實之。初隸永興宮，後屬中京。統縣一：恩化縣。【略】

惠州，惠和軍，中，刺史。本唐歸義州地。太祖俘漢民數百户兔麛山下，創城居之，置州。屬中京。統縣一：惠和縣。【略】

高州，觀察。唐信州之地。萬歲通天元年，以契丹室活部置。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以俘户置高州。有平項山、灤河。屬中京。統縣一：三韓縣。【略】

武安州，觀察。唐沃州地。太祖俘漢民居木葉山下，因建城以還之，號杏堝新城。復以遼西户益之，更曰新州。統和八年改今名。初刺史，後升。有黄柏嶺、襄羅水、箇没里水。屬中京。統縣一：沃野縣。

利州，中，觀察，本中京阜俗縣。統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開泰元年升。屬中京。統縣一：阜俗縣。【略】

榆州，高平軍，下，刺史。本漢臨渝縣地，後隸右北平驪城縣。唐載初二年，析慎州置黎州，處靺鞨部落，後爲奚人所據。太宗南征，横帳解里以所俘鎮州民置州。開泰中没入。屬中京。統縣二：和衆縣。【略】永和縣。【略】

澤州，廣濟軍，下，刺史。本漢土垠縣地。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採煉陷河銀冶。隸中京留守司。開泰中置澤州。有松亭關、神山、九宮嶺、石子嶺、灤河、撒河。屬中京。統縣二：神山縣。【略】灤河縣。【略】

北安州，興化軍，上，刺史。本漢女祁縣地，屬上谷郡。晉爲馮跋所據。唐爲奚王府西省地。聖宗以漢户置北安州。屬中京。統縣一：興化縣。【略】

潭州，廣潤軍，下，刺史。本中京之龍山縣，開泰中置州，仍屬中京。統縣一：龍山縣。【略】

松山州，勝安軍，下，刺史。開泰中置。統和八年省，復置。屬中京。統縣一：松山縣。【略】

成州，興府軍，節度。晉國長公主以媵户置，軍曰長慶，隸上京。復改軍名。統縣一：同昌縣。

興中府。本霸州彰武軍，節度。古孤竹國。【略】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葦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統和中，制置建、霸、宜、錦、白川等五州。尋落制置，隸積慶宮。後屬興聖宮。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大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水靈河。統州二、縣四：興中縣。【略】營丘縣。【略】象雷縣。【略】閭山縣。【略】

安德州，化平軍，下，刺史。以霸州安德縣置，來屬。統縣一：安德縣，統和八年析霸城東南龍山徒河境户置。初隸乾州，更屬霸州，置州來屬。

黔州，阜昌軍，下，刺史。本漢遼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隸黑水河提轄司。安帝置州，析宜、霸二州漢户益之。初隸永興宮，更隸中京，後置府，來屬。統縣一：盛吉縣。【略】

宜州，崇義軍，上，節度。本遼西纍縣地。東丹王每秋畋于此。興宗

以定州俘户建州。有墳山、松柏連互百餘里，禁樵採；淩河，累石爲堤。隸積慶宮。統縣二：弘政縣。【略】聞義縣。【略】

錦州，臨海軍，中，節度。本漢遼東無慮縣。慕容皝置西樂縣。太祖以漢俘建州。有大胡僧山、小胡僧山、大查牙山、小查牙山、淘河島。隸弘義宮。統州一、縣二：永樂縣。【略】安昌縣。

巖州，保肅軍，下，刺史。本漢海陽縣地。太祖平渤海，遷漢户雜居興州境，聖宗於此建城焉。隸弘義宮，來屬。統縣一：

興城縣。

川州，長寧軍，中，節度。本唐青山州地。太祖弟明王安端置。會同三年，詔爲白川州。安端子察割以大逆誅，没入，省曰川州。初隸崇德宮，統和中屬文忠王府。統縣三：弘理縣。【略】咸康縣。宜民縣。【略】

建州，保静軍，上，節度。唐武德中，置昌樂縣。太祖完葬故壘，置州。漢乾祐元年，故石晉太后詣世宗，求於漢城側耕墾自贍。許於建州南四十里給地五十頃，營構房室，創立宗廟。州在靈河之南，屢遭水害，聖宗遷於河北唐崇州故城。初名武寧軍，隸永興宮，後屬敦睦宮。統縣二：

永霸縣。【略】永康縣。【略】

來州，歸德軍，下，節度。聖宗以女直五部歲饑來歸，置州居之。初刺史，後升。隸永興宮。有三州山、六州山、五脂山。統州二、縣一：來賓縣。【略】

隰州，平海軍，下，刺史。慕容皝置集寧縣。聖宗括帳户遷信州，大雪不能進，建城於此，置焉。隸興聖宮，來屬。統縣一：海濱縣。【略】

遷州，興善軍，下，刺史。本漢陽樂縣地。聖宗平大延琳，遷歸州民置，來屬。有箭笴山。統縣一：遷民縣。

潤州，海陽軍，下，刺史。聖宗平大延琳，遷寧州之民居此，置州。統縣一：海陽縣。

又　卷四〇《地理志四》　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略】統州六、縣十一：析津縣。【略】宛平縣。【略】昌平縣。【略】良鄉縣。【略】潞縣。【略】安次縣。【略】永清縣。【略】武清縣。【略】香河縣。【略】玉河縣。【略】潞陰縣。【略】

順州，歸化軍，中，刺史。秦上谷，漢范陽，北齊歸德郡境。隋開皇中，粟末靺鞨與高麗戰不勝，厥稽部長突地稽率八部勝兵數千人，自扶餘城西北舉落内附，置順州以處之。唐武德初改燕州，會昌中改歸順州，唐末仍爲順州。有溫渝河；白遂河；曹王山，曹操嘗駐軍于此；黍谷山，鄒衍吹律之地，南有齊長城。城東北有華林、天柱二莊，遼建涼殿，春賞花，夏納涼。初軍曰歸寧，後更名。統縣一：懷柔縣。【略】

檀州，武威軍，下，刺史。本燕漁陽郡地，漢爲白檀縣。《魏書》，曹公歷白檀，破烏丸於柳城。《續漢書》，白檀在右北平。元魏創密雲郡，兼置安州。後周改爲元州。隋開皇十八年割燕樂、密雲二縣置檀州。唐天寶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元年復爲檀州。遼加今軍號。有桑溪、鮑丘山、桃花山、螺山。統縣二：密雲縣。【略】行唐縣。【略】

涿州，永泰軍，上，刺史。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晉爲范陽國，元魏復爲郡。隋開皇二年罷郡，屬幽州，大業三年以幽州爲涿郡。唐武德元年郡廢，爲涿縣，七年改范陽縣，大曆四年置涿州。右晉以歸太宗。有大房山、六聘山、涿水、樓桑河、横溝河、禮遜河、祁溝河。統縣四：

范陽縣。【略】固安縣。【略】新城縣。【略】歸義縣。【略】

易州，高陽軍，上，刺史。漢爲易、故安二縣地。隋置易州，隋末爲上谷郡。唐武德四年復易州。天寶元年仍上谷郡。乾元元年又改易州。五代隸定州節度使。會同九年孫方簡以其地來附。應曆九年爲周世宗所取，後屬宋。統和七年攻克之，升高陽軍。有易水、涞水、狼山、太寧山、白馬山。統縣三：易縣。【略】涞水縣。【略】容城縣。【略】

薊州，尚武軍，上，刺史。秦漁陽、右北平二郡地。隋開皇中徙治玄州總管府。煬帝改漁陽郡。唐武德元年廢入幽州，開元十八年分立薊州。統縣三：漁陽縣。【略】三河縣。【略】玉田縣。【略】

景州，清安軍，下，刺史。本薊州遵化縣，重熙中置。【略】遵化縣，本唐平州買馬監，爲縣來屬。

平州，遼興軍，上，節度。商爲孤竹國，春秋山戎國。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漢因之。漢末，公孫度據有，傳子康、孫淵，入魏。隋開皇中改平州，大業初復爲郡。唐武德初改州，天寶元年仍北平郡。後唐復爲平州。太祖天贊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户錯置其地。統州二、縣三：盧龍

縣。【略】安喜縣。【略】望都縣。【略】

灤州，永安軍，中，刺史。本古黃洛城。灤河環繞，在盧龍山南。齊桓公伐山戎，見山神俞鬼，即此。秦爲右北平。漢爲石城縣，後名海陽縣。漢末爲公孫度所有。晉以後屬遼西。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太祖以俘户置。灤州負山帶河，爲朔漢形勝之地。有扶蘇泉，甚甘美，秦太子扶蘇北築長城嘗駐此；臨榆山，峰巒崛起，高千餘仞，下臨渝河。統縣三：義豐縣。【略】馬城縣。【略】石城縣。【略】

營州，鄰海軍，下，刺史。本商孤竹國。秦屬遼西郡。漢爲昌黎郡。前燕慕容皝徙都于此。元魏立營州，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冀陽、營丘六郡。後周爲高寶寧所據。隋開皇置州，大業改遼西郡。唐武德元年改營州，萬歲通天元年始入契丹。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還治柳城。天寶元年改曰柳城郡。後唐復爲營州。太祖以居定州俘户。統縣一：廣寧縣。

又 卷四一《地理志五》 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略】統州二、縣七：大同縣。【略】雲中縣。【略】天成縣。【略】長青縣。【略】奉義縣。【略】懷仁縣。【略】懷安縣。【略】

弘州，博寧軍，下，刺史。東魏靜帝置北靈丘縣。唐初地陷突厥，開元中置橫野軍安邊縣，天寶亂廢，後爲襄陰村。統和中，以寰州近邊，爲宋將潘美所破，廢之，乃於此置弘州，初軍曰永寧。有桑乾河、白道泉、白登山，亦曰火燒山，有火井。統縣二：永寧縣。【略】順聖縣。【略】

德州，下，刺史。唐會昌中以西德店置德州。開泰八年以漢户復置。有步落泉、金河山、野狐嶺、白道坂。縣一：宣德縣。【略】

豐州，天德軍，節度使。秦爲上郡北境，漢屬五原郡。地磧鹵，少田疇，自晉永嘉之亂，屬赫連勃勃。後周置永豐鎮。隋開皇中升永豐縣，改豐州。大業七年爲五原郡。義寧元年太守張遜奏改歸順郡。唐武德元年爲豐州總管府。六年省，遷民於白馬縣，遂廢。貞觀四年分靈州境，置豐州都督府，領蕃户。天寶初改九原郡。乾元元年復豐州，後入回鶻。會昌中克之，後唐改天德軍。太祖神册五年攻下，更名應天軍，復爲州。有大鹽濼、九十九泉、没越濼、古磧口、青塚——即王昭君墓。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統縣二：富民縣。【略】振武縣。【略】

雲内州，關遠軍，下，節度。本中受降城地。遼初置代北雲朔招討司，改雲内州。清寧初升。有威塞軍、古可敦城、大同川、天安軍、永濟柵、安樂戍、拂雲堆。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統縣二：柔服縣。【略】寧人縣。

天德軍，本中受降城。唐開元中廢橫塞軍，置天安軍於大同川。乾元中改天德軍，移永濟柵，今治是也。太祖平党項，遂破天德，盡掠吏民以東。後置招討司，漸成井邑，乃以國族爲天德軍節度使。有黄河、黑山峪、盧城、威塞軍、秦長城、唐長城；又有牟那山，鉗耳觜城在其北。

寧邊州，鎮西軍，下，刺史。本唐隆鎮，遼置。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

奉聖州，武定軍，上，節度。本唐新州。後唐置團練使，總山後八軍，莊宗以弟存矩爲之。軍亂，殺存矩于祁州，擁大將盧文進亡歸。太祖克新州，莊宗遣李嗣源復取之。同光二年升威塞軍。石晉高祖割獻，太宗改升。有兩河會、溫泉、龍門山、涿鹿山。東南至南京三百里，西北至西京四百四十里。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州三、縣四：

永興縣。【略】礬山縣。【略】龍門縣。【略】望雲縣。【略】

歸化州，雄武軍，上，刺史。本漢下洛縣。元魏改文德縣。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後唐太祖復武州，明宗又爲毅州，潞王仍爲武州。晉高祖割獻于遼。改今名。有桑乾河；會河川；雲陽川；炭山，又謂之陘頭，有涼殿，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山東北三十里有新涼殿，景宗納涼於此，唯松棚數陘而已；斷雲嶺，極高峻，故名。州西北至西京四百五十里。統縣一：文德縣。【略】

可汗州，清平軍，下，刺史。本漢潘縣，元魏廢。北齊置北燕郡，改懷戎縣。隋廢郡，屬涿郡。唐武德中復置北燕州，縣仍舊。貞觀八年改嫣州。五代時，奚王去諸以數千帳徙嫣州，自別爲西奚，號可汗州；太祖因之。有嫣泉在城中，相傳舜嬪二女於此。又有溫泉、版泉、磨笄山、雞鳴山、喬山、歷山。統縣一：懷來縣。【略】

儒州，縉陽軍，中，刺史。唐置。後唐同光二年隸新州。太宗改奉聖州，仍屬。有南溪河、沽河、宋王峪、桃峪口。統縣一：縉山縣。【略】

蔚州，忠順軍，上，節度。周《職方》，并州川曰漚夷，在州境飛狐

縣。趙襄子滅代，武靈王置代郡；項羽徙趙歇爲代王；歇還趙，立陳餘王代；漢韓信斬餘，復置代郡；文帝初封代，皆此地。周宣帝始置蔚州，隋開皇中廢。唐武德四年復置。至德二年改興唐縣。乾元元年仍舊。大中後，朱邪執宜爲刺史，有功，賜姓名李國昌。子克用乞爲留後，僖宗不許。廣明初，攻敗國昌，代北無備，太祖來攻，克之，俘掠居民而去。石晉獻地，升忠順軍，後更武安軍。統和四年入宋，尋復之，降刺史，隸奉聖州，升觀察，復忠順軍節度。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縣五：靈仙縣。【略】定安縣。【略】飛狐縣。【略】靈丘縣。【略】廣陵縣。【略】

應州，彰國軍，上，節度。唐武德中置金城縣，後改應州。後唐明宗，州人也。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度，興唐軍、寰州隸焉。遼因之。北龍首山，南雁門。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縣三：金城縣。【略】渾源縣。【略】河陰縣。【略】

朔州，順義軍，下，節度。本漢馬邑縣地。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葛榮亂，廢。高齊天保六年復置，在今州南四十七里新城。八年徙馬邑，即今城。武成帝置北道行臺。周武帝置朔州總管府。隋大業三年改馬邑郡。唐武德四年復朔州。遼升順義軍節度。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州一、縣三：鄯陽縣。【略】寧遠縣。【略】馬邑縣。【略】

武州，宣威軍，下，刺史。趙惠王置武川塞。魏置神武縣。唐末置武州。後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復武州，號宣威軍。統縣一：神武縣。【略】

東勝州，武興軍，下，刺史。隋開皇七年置勝州。大業五年改榆林郡。唐貞觀五年於南河地置決勝州，故謂此爲東勝州。天寶七年又爲榆林郡。乾元元年復爲勝州。太祖神册元年破振武軍，勝州之民皆趨河東，州廢。晉割代北來獻，復置。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統縣二：榆林縣。河濱縣。

金肅州。重熙十二年伐西夏置。割燕民三百户，防秋軍一千實之。屬西南面招討司。

河清軍。西夏歸遼，開直路以趨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號河清軍。徙民五百户，防秋兵一千人實之。屬西南面招討司。

西夏政區部

綜述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七《邊防》 廢壘。

豐州，九原郡，春秋戎狄之地，接勝州界，有藏牙三族，并在河北。東隣契丹，北接韃靼，南即麟府，東火山軍界。開寶初，契丹僞立藏牙酋長，王承美歸順，因建州，就治郡事。累陞爲防禦州，今陷于賊。其地控子河汶一帶蕃部，東至火山軍，西至橫陽川，南至故寧遠砦，北至隔河藏牙族，東南至府州。砦鎮二。

濁輪砦，控合河路。至道中，以重兵戍守，置濁輪砦，部署蕃户三挨次一千五百帳，徙于嵐、石州，給田居之。今陷于賊。

唐龍鎮，舊遙隸幷州。景祐以前，西北蕃部互市良馬之所。酋帥來氏世其職，亦受契丹及夏國封爵。東南至火山軍久良津，北至故勝州，西北至柳川，東北至子河汶混波川。今陷于賊。

又 卷一八上《邊防》 靈鹽路，自洪德砦西北入青崗峽，上至美利砦入清遠軍，軍城則太宗朝轉運使鄭文寶建議築之，在靈州南界積石嶺上，瀚海中，至靈環各三百里餘。地不毛，無水泉。浦洛河、耀德、鹽井、静邊鎮入靈州，約五百里，本靈環州大路。咸平中陷清遠軍，明年陷靈州，棄美利砦。路經瀚海中，無水泉。一路至洪德砦，東北入歸德川，上過西界蝦蟇砦、駝馳會，取雙堆峯至鹽州，約至三百餘里。洪德砦至駝馳會，係歸德川漿水谷，甚爲險狹，多泥濘。自駝馳會至鹽州路，路平，人馬易行。建隆以來，蕃族並爲熟户。

又 卷一八下《邊防》 夏州，【略】本朝太平興國中，繼捧來，朝願納土疆，得州酋豪二百七十八，部族五萬帳，復爲王土。其弟繼遷時十七歲，不樂内徙，嘯聚亡命，侵擾邊境。淳化中，詔廢毀舊城，其州兵徙

相州置營，仍曰夏州；遷居民於綏、銀州，分官地給之。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子德明款塞内附，朝廷假本道節制。德明死，子元昊康定初復叛，遂封夏國王以綏懷之。今有夏、銀、綏、宥、靈、會、鹽、蘭、勝、涼、甘、肅十二州地。東銀州三百餘里，西鹽州三百里，南鹽州三百八十里，北蕃界，東南綏州四百里，西南慶州五百九十里，西北豐州九百里，東北勝州九百里。

鎮砦二。

洪門鎮，本夏州地，唐邠寧節度張獻甫築洪門鎮城，置兵以防蕃寇。本朝雍熙中廢夏州，其地今爲洪州。【略】

瓦川會，東至鎮戎軍易藏山界，西入蘭州界，皆山路。

天麻川，東北控龍谷路，入静邊砦。西至馬啣山，南至合龍谷路。北至瓦川會，皆川路。

銀州，銀川郡。【略】今陷于夏。東石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夏州界二百里，南綏州界六十里，北麟州界三百里。

綏州，【略】本朝太平興國中，李繼遷叛，河右俶擾，以高文岳知州事，繼遷攻擊不已，因徙，文岳洎居民于石州，廢毁其城。咸平初，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遏黨項。言利害者相半。遣工部侍郎錢若水馳往規度，既而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内地，民富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人户凋殘。今若城之，須廣屯戍兵倍於往日，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地隔黄河大小鐵碣二山，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兵，輸運艱阻。即罷其役。德明既款附，上言乞綏州土田隸當道，詔以誓表令邊臣詳定附之。其地東至石州一百三十里，一説自石州孟門渡河一百五里至綏州西，夏州四百里，南延州三百五十里，北銀州一百六十里。

宥州，寧朔郡，【略】本朝太平興國中，李繼捧納國，復爲王土。自夏州廢毁，因陷于賊。東夏州界六十里，西鹽州界二百里，南保安軍界約百里，北夏州界約百五十里。

靈州，靈武郡，【略】本朝至道初，陽瓊爲部署，道黄河，溉民田數千頃，户四千餘，課利四十五萬貫。咸平中，陷于賊。河外舊有五鎮，今夏國偽升爲州。【略】東鹽州三百里，西涼州九百里，南原州五百六十里，東北豐州九百里。

鎮砦九。

保静鎮，本河外鎮，咸平中陷，今爲偽静州，本鎮舊管蕃部六族。

臨河鎮，城鎮，舊管蕃部三族，置巡檢使，以酋長爲之。懷遠鎮，本河外縣城，西至賀蘭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爲偽興州。舊管鹽池三，管蕃部七族，置巡檢使。【略】

定遠鎮，唐削朔方節度下定遠一軍七千餘人，在北城，南至懷遠鎮一百里，西賀蘭山六里，西南至二百里。本朝至道中，建爲威遠軍，咸平中陷，今爲偽定州。【略】國初管蕃部四族，以酋長爲巡檢使。

靈武鎮，外河鎮也。南渡河，至靈武州五十里，東保静鎮四十里，西賀蘭山六十里，北懷遠鎮七十里。咸平中陷，今爲偽順州。以上五鎮，自咸平中以前，以靈州都監兼五原鎮都巡檢使主之。【略】

鹽州，原部，唐都督府。中元中，城爲吐蕃所毁，塞外無堡障，犬戎入寇，復加板築。既成之後，邊患息然，迄德宗，匈奴不敢犯塞，今陷。東綏州六百里，西會州八百里，南慶州二百五十里，北宥州一百四十里，東延州五百三十里，東北夏州三百里，西南原州七百里，西北靈州三百里。其地有曰池，南北九十里。【略】

清遠軍，東南七十里至環州美泥砦，西北五十里至浦洛河，又七十里至聖泉，七十里至定邊鎮，又五十里至靈州，西甜水堡五里，南至水波鎮四十里。本席城地，太宗以靈武道路難阻，欲城古威州，以通澧輊。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北城，以清遠軍爲名。深在瀚海不毛之地，素無泉井，陝西之民甚苦其役。咸平中，都監段義踰城叛，尋陷于賊。

勝州，榆林郡。【略】唐龍鎮，在勝州之境，地居險峻。東至黄河二十里，河之東曰東鹽，西曰西鹽，騎所不能及。

西夏·佚名《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卷一〇《司序行文門》　次等司：【略】中興府【略】大都督府【略】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略】邊中監軍司【略】鳴沙軍【略】華陽縣、治源縣、五原縣【略】虎控軍、威地軍、大通軍、宣威軍。【略】

下等司：【略】定遠縣、懷遠縣、臨河縣、保静縣、靈武郡、甘州城司、永昌城、開邊城。

種工院：【略】肅州。

邊中轉運司：沙州、黑水、官黑山、卓囉【略】肅州、瓜州、大都督府。【略】

地邊城司：【略】貞武縣、西寧、孤山、魅拒、末監、勝全、邊淨、信同、應建、爭止、龍州、遠攝、銀州、合樂、年晉城、定功城、衛邊城、富清縣、河西縣、安持寨。

末等司：【略】綏遠寨、西明寨、常威寨、鎮國寨、定國寨、凉州、宣德堡、安遠堡、訛泥寨、夏州、綏州。【略】

二十種一律刺史一人：【略】五原郡、韋州、大都督府、鳴沙郡、西壽、卓囉。【略】肅州、瓜州、沙州、黑水、囉龐嶺。【略】石州。【略】

十二種監軍司當全部派二正、一副、二同判、四習判等九人：石州、東院、西壽、韋州、卓囉、南院、西院、沙州、囉龐嶺、官黑山、北院、年斜。

五種監軍司均一正、一副、二同判、三習判等遣七人：肅州、瓜州、黑水、北地中、南地中。

四種軍一安撫、一同判、二習判、一行主：虎控軍、威地軍、大通軍、宣威軍。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景祐二年）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葡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横山羌，平夏兵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牌召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于興州，以總庶務。【略】

（嘉祐七年），又改西壽監軍司爲保泰軍，石州監軍司爲靜塞軍，韋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遣人獻方物，稱宣徽南院使，詔諭非陪臣所宜稱，戒其僭擬，使遵誓詔。表求太宗御製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册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

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凉、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凉之間，則以諸河爲溉，興、靈則有古渠曰唐來、曰漢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略】

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曰韋州靜塞、曰西壽保泰、曰卓囉和南、曰右廂朝順、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别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

《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 會州，【略】宋置敷川縣。金置（寶）[保]川縣，陷于河西，僑治州西南百里會川城，名新會州。【略】

甘州路，【略】宋初爲西夏所據，改鎮夷郡，又立宣化府。【略】

永昌路，【略】宋初爲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略】

肅州路，【略】宋初爲西夏所據。【略】

沙州路，【略】宋仍爲沙州，景祐初，西夏陷瓜、沙、肅三州，盡得河西故地。【略】

瓜州，【略】宋初陷於西夏。夏亡，州廢。【略】

亦集乃路，【略】夏國嘗立威福軍。【略】

寧夏府路，【略】宋初廢爲鎮，領蕃部。自唐末有拓拔思恭者鎮夏州，世有銀、夏、綏、宥、静五州之地。宋天禧間，傳至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後升興慶府，又改中興府。【略】

靈州，【略】宋初陷於夏國，改爲翔慶軍。

鳴沙州，【略】宋没於夏國，仍舊名。【略】

山丹州，【略】宋初爲夏國所有，置甘肅軍。

明・管律［嘉靖］《寧夏新志》卷二《古蹟》 定遠鎮，【略】宋爲威遠軍，偽夏改爲定州。【略】保静鎮，今城南七十里，唐故鎮名。宋初，舊管蕃部六族，偽夏爲静州。遺址尚存。臨河鎮，宋鎮名，管蕃部三族，置巡檢使，偽夏所據。靈武鎮，今城南六十里，漢故靈武縣，唐鎮名。南渡黄河至古靈州五十里，北至懷遠鎮六十里。宋初，靈州都巡檢主之，偽夏爲順州。遺址尚存。【略】

夏州，【略】宋太宗朝，李繼捧獻爲王土。其族弟繼遷不樂内徙，復叛爲患。淳

化中，詔墮其城，即赫連氏所築堅城也，徙其民於銀、綏，其州兵不徙，相聚爲營，仍曰夏州。繼遷死，其子德明據之。又自夏州遷居河外懷遠鎮，爲興州以居。【略】

洪門鎮，本夏州地，唐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所築。宋陷于偽夏，號爲洪州。石堡鎮，本延州西邊鎮塞也，宋陷于偽夏，號爲龍州。

又 卷三《靈州守禦千户所》 宋咸平中，陷於西夏，仍爲靈州，號翔慶軍，又爲西平府。

又 《韋州·建置沿革》 宋趙元昊爲韋州，屬左廂，曰静塞軍。諒祚改祥祐軍。

又 卷六《拓跋夏考證》 興州，地方萬里，皆即堡、鎮號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凉、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西：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略】有左右廂，立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曰韋州静塞、曰西壽保泰、曰卓囉和南、曰右廂朝歌、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

清·李迪等[乾隆]《甘肅通志》卷三上《建置沿革》 鞏昌府，靖遠縣，古雍州，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安定二郡地【略】宋初，亦曰會州，天聖後屬西夏。元符二年收復，仍置會州。崇寧三年置倚郭，曰敷川縣。建炎四年没于金，仍會州。大定十二年改爲保川縣，尋陷於河西，僑治會川城，名新會州。【略】

甘州府。宋天聖六年，元昊襲回鶻，取甘州，僭國號夏，改鎮夷郡，立宣化府。【略】

張掖縣，附郭。

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唐仍爲張掖郡，又改甘州，尋陷於吐蕃。宋爲西夏所據。【略】

山丹縣。漢武帝始置删丹縣【略】唐屬甘州，宋爲西夏所據，置甘肅軍。

又 卷三下《建置沿革》 凉州府。宋初，置西凉府，屬陝西路。景德中，爲西夏元昊所據。【略】

武威縣，附郭。

漢武帝開置武威郡【略】廣德初，陷於吐蕃，宋爲西凉府地，後陷西夏。

永昌縣【略】唐初曰番和，開元十六年改置大斗軍，屬凉州，後陷吐蕃。宋爲西凉府，景德中爲元昊所據。

鎮番縣【略】唐郭元振爲凉州都督，置白亭軍，後陷於吐蕃，宋爲西夏所據。

古浪縣【略】唐嗣聖十八年，郭元振爲凉州都督，始於武威東南境石峽築和戎城，五代相沿，宋爲西夏所據。

平番縣【略】唐武德三年，復爲廣武，屬蘭州，後陷於吐蕃，宋爲西夏所據。

寧夏府。唐末，拓拔思恭鎮夏州，其弟思謙代之，遂世有其地。歷五代迄宋，其孫繼捧入朝獻地。景德間，復據靈州，傳子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居之，即今鎮城。其子元昊僭號，陞興州爲興慶府，又改中興府，遂爲西夏國都，疆域與宋延慶熙河分昇。【略】

寧夏縣，附郭。唐屬靈州。宋初廢爲鎮，乾興二年，西夏德明城之。【略】

夏縣附郭

寧朔縣，附郭。【略】

靈州，秦北地郡地【略】五代仍爲朔方軍治，宋咸平時，李繼遷叛，據改爲西平府。

中衛縣，秦北地郡地，【略】唐靈州鳴沙縣地，宋没于西夏。

新渠縣，漢北地郡北境，唐定遠城【略】宋初置定州，西夏因之。

寶豐縣，漢北地郡方渠縣地，宋定州地，西夏築省鬼城於此，後廢。【略】

西寧府。宋初屬西夏，後爲吐蕃所據，號青唐城。元符二年收復，復置鄯州，隴右節度，三年棄之。崇寧三年收復，建隴右都護府，改鄯州爲西寧州，後復屬西夏。【略】

直隸肅州。宋爲回鶻所據，景祐中屬西夏。【略】

高臺縣【略】唐初，於故樂涫地置福禄縣，屬肅州，後入於吐蕃，宋

爲西夏所據。

安西廳。宋初，仍爲回鶻所據。景祐中，元昊襲回鶻，取瓜、沙，盡有河西之地。【略】

安西衛。漢敦煌郡冥安縣地，晉曰宜安，即冥安。屬敦煌郡，又分置晉昌郡，周併入涼興縣。唐置瓜州，尋没于吐蕃。五代時，瓜州與吐蕃雜處，曹義金遣使入貢于後唐，以義金爲歸義節度使，宋入于西夏。【略】

沙州衛。宋初，爲回鶻所據。太宗時，曹元忠以州歸于宋。景祐中，爲元昊所據。【略】

柳溝衛。漢敦煌郡淵泉縣地，晉曰深泉，即淵泉。屬敦煌郡，又分置晉昌郡，周併入涼興縣，唐屬沙州地，隨陷於吐蕃，宋入西夏。【略】

靖逆廳。宋初，仍爲回鶻所據。景祐中，元昊襲回鶻，取之。【略】

靖逆衛。晉敦煌郡地，又分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陷吐蕃，宋入於西夏。

齊勤所【略】開元中没於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天寶十四載，廢軍爲縣，貞元後隨州陷廢，宋入于西夏。

又　卷四《疆域》　賀蘭山。在府西六十里。陽屏西夏，陰阻北番，延亘五百餘里，邊境倚以爲固。上有廢寺百餘多，元昊故宮遺址，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爲「賀蘭」，故名。從首至尾像月形，山出鉛礬。

又　卷二二《古蹟》　臨洮府。蘭州，西市新城，《蘭州舊志》：在州東南七十里，又大定城在州北。元豐中與夏人分界處也。

瓦川會城。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馬啣山。宋時李元昊所築。【略】

元昊臺。在州西十五里，有級數十重。元昊攻阿干，駐兵於此。【略】

河州。廢積石州，在州西。《元和志》：積石軍，在廓州西南一百五十里，儀鳳二年置。西臨大澗，北枕黄河，即隋澆河郡所理。宋慶曆後屬西夏，其後入吐蕃，名溪哥城，金升爲州。【略】

鞏昌府。靖遠縣。會川城，在縣西南百里。元符二年建築。《元一統志》：金會州，陷於河西，僑治西南一百里會川城，名新會州。【略】

平涼府。固原州。西安故城，在州西北二百十里。《宋志》：元符二年，以南侔會新城建。《金志》：皇統六年，以西安州沿邊地賜夏國。【略】

豫望城，在州北二百二十里。宋時與西夏分界處，即今平虜所。【略】

慶陽府，安化縣，定邊故城，在縣北三百里。宋元符初築，後改爲軍，又置定邊縣爲附郭。金爲定邊寨，屬環州。皇統六年，以定邊軍地賜夏人。【略】

白豹城，在縣東七十里。宋初，屬西夏地界，范仲淹建議取之，築此城。東接安疆寨，西接東谷寨，南接柔遠寨，北接勝羌堡，後屬定邊軍。《金志》：慶陽府，有白豹城。【略】

安疆砦。在縣西北。《宋志》：本西人疆詐砦，元豐五年收復，賜名。元祐四年，給賜夏人。紹聖四年修復，後屬定邊軍。

甘州府。張掖縣。居延故城，夏國嘗立威福軍。

又　卷二三《古蹟》　涼州府。平番縣。古城，在縣北六十五里，岔口之東偏。夏趙元昊所築，以拒兵。【略】

寧夏府。寧夏縣、寧朔縣。懷遠故城，即今府城。本漢富平縣地，後周置懷遠縣。唐儀鳳二年，爲河水泛損。三年，乃更築新城於故城西。宋乾興二年，李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元昊升爲興慶府，元伐夏，改中興府。【略】

元昊故宮，在賀蘭山之東，有遺址。又振武門内有元昊避暑宮。【略】

洪門鎮，唐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所築，夏號洪州。【略】

靈州。韋州廢城，在州東南，西夏置。《宋史》：嘉祐六年，夏人改韋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後又改静塞軍。【略】

鹽州廢城。《舊志》：東南至靈州三百里，今定邊營是。《隋志》：鹽川郡，西魏置西安州，後改鹽川，治五原縣。《元和志》：貞觀二年平梁師都，復置鹽川。《新唐志》：貞元三年没於吐蕃，九年復城之。有鹽川府，又有保塞軍。宋咸平以後入西夏，仍曰鹽州。【略】

寶豐縣，省鬼城，在縣省鬼山下西南，去府一百四十里。西夏所築。

石堡鎮，本延州西邊鎮塞。宋至道中，陷於元昊，號龍川。

直隸肅州。安西廳。敦煌廢郡，在肅州西，今沙州衛西，古瓜州，亦月支戎地【略】神龍元年置，在州城内。宋景祐二年，趙元昊取沙州。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二一　夏拱化四年春二月，升西使城爲保

泰軍，以駙馬禹藏花麻守之。

又　卷三五　（紹興八年）夏五月，更積石州爲祈安城。積石蕃族强悍，乾順以兵威脇之，諸部皆服，因更其城名『祈安』。

清・黄璟［道光］《山丹縣續志》卷一《世紀》　宋景祐二年，西夏以甘州爲鎮夷軍，立宣化府，以删丹爲甘肅軍。

又　卷三《古蹟・居延塞古城》　城西北大口子北當磧口，土人云有古城，有遮虜障遺址【略】、寧寇軍、夏國嘗立威福軍。

清・陳廷珍［光緒］《海城縣志》卷一《建置志・沿革》　宋爲夏人所據。元符二年，總管王憲遣大將折可適伐夏，置西安州，復陷於夏，更名南牟會，以海城爲東牟會。

金朝政區部

綜　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四引《金虜圖經》　京、府、節鎮、防禦州軍。京都五處：上，中都，大興府。南京，開封府。中，北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總管府十五處：平陽府，建雄軍。真定府，成德軍。益都府，鎮海軍。東平府，天平軍。京兆府，永興軍。太原府，武勇軍。大名府，天雄軍。河閒府，瀛海軍。慶陽府，安國軍。臨洮府，鎮洮軍。鳳翔府，鳳翔軍。延安府，彰武軍。咸平府，安東軍。臨潢府，地名西樓。會寧府。地名金源。舊校雲：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作總管府十四處，會寧不在其內。散府八處：河中府，護國軍。濟南府，德興軍。歸德府，宣武軍。河南府，德昌軍。平涼府，平涼軍。廣甯府，興中府，彰德府。節鎮三十八處：絳州，絳陽軍。定州，定武軍。邢州，安國軍。懷州，沁南軍。萊州，定海軍。密州，安化軍。滄州，橫海軍。潞州，昭義軍。汾州，汾陽軍。冀州，安武軍。代州，振武軍。同州，定國軍。雄州，永定軍。保州，順天軍。平州，興平軍。兗州，泰定軍。邠州，靜南軍。涇州，彰化軍。朔州，順義軍。奉聖州，武定軍。衛州，河平軍。蔚州，忠順軍。義州，崇義軍。許州，昌平軍。徐州，武甯軍。豐州，天德軍。云内州，開遠軍。嵐州，鎮西軍。鄧州，武勝軍。鄜州，保大軍。鞏州，通遠軍。隆州，利涉軍。錦州，臨海軍。應州，彰國軍。潘州，昭德軍。宗州，歸德軍。懿州，甯昌軍。泰州。德昌軍。防禦二十一處：舊校云：防禦闕一處，別本蔡州下有華州二字。博州、德州、洺州、棣州、孟州、亳州、沂州、清州、蔡州、鄭州、濬州、宿州、泗州、陝州、陳州、隴州、秦州、肇州、穎州、河州。刺史七十四處：解州、景州、沃州、澤州、石州、耀州、蘭州、會州、環州、原州、汝州、隰州、德潤州、涿州、薊州、灤州、辰州、曹州、淄州、登州、濱州、濰州、嵩州、單州、唐州、祁州、遼州、沁州、海州、恩州、濟州、邳州、開州、乾州、磁州、丹州、坊州、甯州、易州、通州、順州、霸州、遂州、立州、安肅州、信州、韓州、安州、慶州、澄州、復州、貴德州、弘州、宣德州、武州、滑州、睢州、壽州、建州、莫州、蠡州、威州、獻州、吉州、忻州、營州、濮州、商州、虢州、洮州、甯邊州、東勝州、靜州。軍十六並改作州：泰安州，泰安軍改。滕州，滕陽軍改。甯海州，甯海軍改。平定州，平定軍改。鈞州，穎州軍改。莒州，城陽軍改。岢嵐州，岢嵐軍改。甯化州，甯化軍改。保德州，保德軍改。隩州，大山軍改。綏德州，綏德軍改。保安州，保安軍改。葭州，晉甯軍改。鎮戎州，鎮戎軍改。積石州，積石軍改。來遠州，來遠軍改。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五《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三》　（天會七年九月）國主行下樞密院，分河閒府爲河北東路，真定府爲河北西路，平陽府爲河東南路，太原府爲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

又　卷一七《世宗聖明皇帝紀年中》　（大定九年）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又　卷三八《京府州軍》　二十路：中都路、南京路、西京路、東京路、北京路、臨（洮）［潢］府路、會甯府路、咸平府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南路、河東北路、山東東路、山東西路、大名府路、京兆府

路、鄜延路、慶原路、熙河路、秦鳳路。

又《京府都鎮防禦州軍等級・京都六留守司五處》　上等二處：中都大興府、南京開封府。

中等三處：北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上京會寧府地名金源。

又《總管府十四處》　上等七處：平陽府建雄軍、真定府成德軍、益都府鎮海軍、東平府天平軍、京兆府永興軍、太原府（勇）武［勇］軍、大名府天雄軍。

中等四處：河間府（瀛）［瀛］海軍、慶陽府安國軍、臨洮府鎮洮軍、鳳翔府鳳翔軍。

下等三處：延安府彰武軍、咸平府安東軍、臨潢府地名西樓。

又《散府八處》　上等二處：河中府護國軍、濟南府興德軍。

中等三處：歸德府宣武軍、河南府德昌軍、平涼府平涼軍。

下等三處：廣寧府、興（平）［中］府、彰德府。

又《節鎮三十九處》　上等十處：絳州絳陽軍、定州定武軍、懷州沁南軍、萊州定海軍、密州安化軍、滄州橫海軍、潞州昭義軍、汾州汾陽軍、冀州安武軍、邢州安國軍。

中等十處：代州（振）［震］武軍、同州定國軍、雄州永定軍、保州順天軍、兗州泰定軍、邠州靜難軍、涇州彰化軍、朔州順義軍、奉聖州武定軍、平州興平軍。

下等十九處：蔚州忠順軍、義州崇義軍、許州昌武軍、徐州武寧軍、豐州天德軍、嵐州鎮西軍、鄧州（利汝）［武勝］軍、鄜州保大軍、鞏州通遠軍、隆州利（汝）［涉］軍、應州彰國軍、雲內州開遠軍、（益）［蓋］州（遼海）［奉國］軍、宗州歸（化）［德］軍、懿州寧昌軍、錦州臨海軍、泰州德昌軍、衛州河平軍、桓州威遠軍。

又《防禦二十一處》　上等七處：博州、德州、洺州、棣州、孟州、亳州、沂州。

中等七處：清州、（茶）［蔡］州、華州、濬州、鄭州、泗州、宿州。

下等七處：陝州　肇州　（隸）［潁］州　河州　秦州　陳州　隴州

又《刺史七十五處》　上等十四處：解州、景州、沃州、深州、澤州、石州、耀州、環州、原州、汝州、隰州、蘭州、會州、德順州。

中等二十五處：涿州、薊州、灤州、瀋州、曹州、淄州、登州、嵩州、單州、唐州、（初）［祁］州、遼州、沁州、海州、濱州、濰州、恩州、濟州、邛州、開州、乾州、丹州、坊州、寧州、（通）［磁］州。

下等三十六處：易州、通州、順州、霸州、遂州、利州、信州、安州、慶州、安肅州、澄州、復州、弘州、韓州、睢州、貴德州、壽州、建州、莫州、蠡州、威州、武州、滑州、管州、宣德州、濮州、商州、虢州、獻州、吉州、忻州、洮州、淨州、撫州、寧邊州、東勝州。

又《十六軍並改作州》　上等三州：泰安州、滕州、寧海州。

中等三州：平定州、鈞州、莒州。

下等十州：岢嵐州、寧化州、保德州、隩州、綏德州、保安州、（蔚）［葭］州、鎮戎州、積石州、來遠州。

總計：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

《金史》卷二《太祖紀》　熙宗天眷二年，以黃龍府爲濟州，軍曰利涉，蓋以太祖涉濟故也。

又卷四《熙宗紀》　（天眷元年九月）己酉，省燕中西三京、平州東、西等路州縣。

又卷九《章宗紀一》　（明昌三年十一月）戊寅，升相州爲彰德府。

又卷一〇《章宗紀二》　（承安二年五月）庚辰，升撫州爲鎮寧軍。

又卷一二《章宗紀四》　（泰和四年六月）戊申，罷惠、川、高三州。

又卷一四《宣宗紀上》　（至寧三年八月）庚子，【略】置山東西路總管府于歸德府及徐、亳二州。【略】戊申，東平、益都、太原、潞州置元帥府。【略】壬子，置行省于陝西。【略】

（九月）辛未，置河北東路行總管府於原武、陽武、封丘、陳留、延津、通許、杞諸縣，以治所徙軍户。【略】壬申，以蘇門縣爲輝州。乙酉，置大名府行總管府於柘城縣，以治所徙軍户。

又　卷一五《宣宗紀中》（興定二年）十二月己亥朔，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河中府尚書省元帥府，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升絳州爲晉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降平陽爲散府。置元帥府。

又　卷一六《宣宗紀下》（元光二年六月）甲午，詔罷河中行省，

又　卷一七《哀宗紀上》（正大八年五月）詔改八里莊爲鎮淮府。

又　卷二四《地理志上》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爲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元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爲國中者以違制論。大定十三七月，復爲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府一，領節鎮四，防禦一，縣六，鎮一。舊有會平州，天會二年築，契丹之周特城也，後廢。【略】

會寧府，下。初爲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後置上京曷懶等路提刑司。【略】會寧【略】曲江【略】宜春。【略】

肇州，下，防禦使。舊出河店也。天會八年，以太祖兵勝遼，肇基王績於此，遂建爲州。天眷元年十月，置防禦使，隸會寧府。海陵時，嘗爲濟州支郡。承安三年，復以爲太祖神武隆興之地，陞爲節鎮，軍名武興。五年，置漕運司，以提舉兼州事。後廢軍。【略】縣一：始興。【略】

隆州，下，利涉軍節度使。古扶餘之地，遼太祖時，有黃龍見，遂名黃龍府。天眷三年，改爲濟州，以太祖來攻城時大軍徑涉，不假舟楫之祥也，置利涉軍。天德三年置上京路都轉運司，四年，改爲濟州路轉運司。大定二十九年嫌與山東路濟州同，更今名。【略】縣一：利涉。【略】

信州，下，彰信軍刺史。本渤海懷遠軍，遼開泰七年建，取諸路漢民置。【略】縣一：武昌。【略】

蒲與路，國初置萬户，海陵例罷萬户，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略】

合懶路，置總管府。貞元元年，改總管爲尹，仍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承安三年，設兵馬副總管。

恤品路，節度使。遼時，爲率賓府，置刺史。本率賓故地，太宗天會二年，以耶懶路都孛堇所居地瘠，遂遷于此。以海陵例罷萬户，置節度使，因名速頻路節度使。世宗大定十一年，以耶懶、速頻相去千里，既居速頻，然不可忘本，遂命名石土門親管猛安曰押懶猛安。承安三年，設節度副使。【略】

曷蘇館路，置節度使。天會七年，徙治寧州，嘗置都統司，明昌四年廢。【略】

胡里改路，國初置萬户，海陵例罷萬户，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置節度副使。【略】

鳥古迪烈統軍司，後升爲招討司，與蒲與路近。

咸平路，府一，領刺郡一，縣十。

咸平府，下，總管府，安東軍節度使。本高麗銅山縣地，遼爲咸州，國初爲咸州路，置都統司。天德二年八月，陞爲咸平府，後爲總管府。置遼東路轉運司、東京咸平路提刑司。【略】縣八：平郭【略】銅山【略】新興【略】慶雲【略】清安【略】榮安【略】歸仁【略】玉山。【略】

韓州，下，刺史。遼置東平軍，本渤海鄭頡府。【略】縣二：臨津【略】柳河。【略】

東京路，府一，領節鎮一，刺郡四，縣十七，鎮五。【略】

遼陽府，中，東京留守司。本渤海遼陽故城，遼完葺之，郡名東平。天顯三年，陞爲南京，府曰遼陽。十三年，更爲東京。太宗天會十年，改南京路平州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之時，嘗治於此，以鎮高麗。【略】縣四、鎮一：遼陽【略】鶴野【略】宜豐【略】石城。【略】

澄州，南海軍刺史，下。本遼海州，天德三年改州名。【略】縣二、鎮一：臨溟【略】析木。【略】

瀋州，昭德軍刺史，中。本遼定理府地，遼太宗時置軍曰興遼，後爲昭德軍，置節度。明昌四年改爲刺史，與通、貴德、澄三州皆隸東京。【略】縣五：樂郊【略】章義【略】遼濱【略】堇樓【略】雙城。【略】

貴德州，刺史，下，遼貴德州寧遠軍，國初廢軍，降爲刺郡。【略】縣二：貴德【略】奉集。【略】

蓋州，奉國軍節度使，下。本高麗蓋葛牟城，遼辰州。明昌四年，罷曷蘇館，建辰州遼海軍節度使。六年，以與「陳」同音，更取蓋葛牟爲名。【略】縣四、鎮二：湯池【略】建安【略】秀巖【略】熊岳。【略】

復州，下，刺史。遼懷遠軍節度，明昌四年降爲刺史。【略】縣二、鎮一：永康【略】化成。【略】

來遠州，下。舊來遠城，本遼熟女直地，大定二十二年升爲軍，後升爲州。

婆速府路，國初置統軍司，天德二年置總管府，貞元元年與曷懶路總管並爲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此路皆猛安户。

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刺郡三，縣四十二，鎮七，寨一。

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國初因稱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置留守司、都轉運司、警巡院。【略】縣十一、鎮二：大定【略】長興【略】富庶【略】松山【略】神山【略】惠和【略】金源【略】和衆【略】武平【略】靜封【略】三韓。【略】

利州，下，刺史。遼統和十六年置。【略】縣二、鎮一、寨一：阜俗【略】龍山。【略】

義州，下，崇義軍節度使。遼宜州，天德三年更州名。【略】縣三、鎮一：弘政【略】開義【略】同昌。【略】

錦州，下，臨海軍節度使。舊隸興中府，後來屬。【略】縣三：永樂【略】安昌、神水。【略】

瑞州，下，歸德軍節度使。本來州，天德三年更爲宗州，泰和六年以避睿宗諱，謂本唐瑞州地，故更今名。【略】縣三、鎮一：瑞安【略】海陽【略】海濱。【略】

廣寧府，散，下，鎮寧軍節度使。本遼顯州奉先軍，漢望平縣地，天輔七年升爲府，因軍名置節度。天會八年改軍名鎮寧。天德二年隸咸平，後廢軍隸東京。泰和元年七月來屬。【略】縣三、舊有奉玄縣，天會八年改爲鐘秀縣。鎮六、寨四、鎮二歡城、遼西。廣寧【略】望平【略】閭陽。【略】

懿州，下，寧昌軍節度使。遼嘗更軍名慶懿，又爲廣順，復更今名。金因之，先隸咸平府，泰和末來屬。【略】縣二：【略】順安、靈山。【略】

興中府，散，下。本唐營州城，遼太祖遷漢民以實之，曰霸州彰武軍，重熙十一年升爲府，更今名，金因之。【略】縣四、鎮三：興中【略】永德【略】興城【略】宜民【略】

建州，下，保靖軍刺史。遼初名軍曰武寧，後更，金因之。【略】縣一：永霸。【略】

全州，下，盤安軍節度使。承安二年置，改胡設務爲靜封縣，黑河鋪爲盧川縣，撥北京三韓縣烈虎等五猛安以隸焉。貞祐二年四月嘗僑置于平州。【略】縣一：安豐。【略】

臨潢府，下，總管府。地名西樓，遼爲上京，國初因稱之，天眷元年改爲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爲臨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轉運司爲臨潢府路轉運司，天德三年罷。貞元元年以大定府爲北京後，但置北京臨潢路提刑司。大定後罷路，併入大定府路。貞祐二年四月嘗僑置于平州。【略】縣五、堡三十七：【略】臨潢【略】長泰【略】盧川【略】寧塞【略】長寧。【略】

慶州，下，玄寧軍刺史。境内有遼祖州，天會八年改爲奉州，皇統三年廢，遼太祖祖陵在焉。境内有遼懷州，舊置奉陵軍，天會八年更爲奉德軍，皇統三年廢，遼太宗、穆宗懷陵在焉。北山有遼聖宗、興宗、道宗慶陵。城中有遼行宮，比他州爲富庶，遼時刺此郡者非耶律、蕭氏不與，遼國寶貨多聚藏於此。北至界二十里，南至盧川二百二十，西至桓州九百。【略】縣一：【略】朔平。【略】

興州，寧朔軍節度使。本遼北安州興化軍，皇統三年降軍置興化縣，承安五年升爲興州，置節度，軍名寧朔，改利民寨爲利民縣，撥梅堅河徒

門必罕、寧江、速馬剌三猛安隸焉。貞祐二年四月僑置于密雲縣。【略】縣二：【略】興化【略】宜興。【略】

泰州，德昌軍節度使。遼時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間，置德昌軍，隸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罷之。承安三年復置于長春縣，以舊泰州爲金安縣，隸焉。【略】縣一，舊有金安縣，承安三年置，尋廢。堡十九：長春。【略】

西京路，府二，領節鎮七，刺郡八，縣三十九，鎮九。【略】

大同府，中，西京留守司。晉雲州大同軍節度，遼重熙十三年，升爲西京，府名大同，金因之。皇統元年，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舊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置本路都總管府，後更置留守司。置轉運司及中都西京路提刑司。【略】縣七、鎮三：大同【略】雲中【略】宣寧【略】懷安【略】天成【略】白登【略】懷仁。

豐州，下，天德軍節度使。遼嘗更軍名應天，尋復，金因之。皇統九年升爲天德總管府，置西南路招討司，以天德尹兼領之。大定元年降爲天德軍節度使，兼豐州管內觀察使，以元管部族直撒、軍馬公事，並隸西南路招討司。【略】縣一、鎮一：富民。【略】

弘州，下，刺史。遼名軍曰博寧，本襄陰村，統和中建。國初置保寧軍，後廢軍。【略】縣二、鎮二：襄陰【略】順聖。【略】

淨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縣升，爲豐州支郡，刺史兼權譏察。【略】縣一：天山。【略】

桓州，下，威遠軍節度使。軍兵隸西北路招討司。明昌七年改置刺史。【略】縣一：清塞。【略】

撫州，下，鎮寧軍節度使。遼秦國大長公主建爲州，章宗明昌三年復置刺史，爲桓州支郡，治柔遠。明昌四年置司候司。承安二年陞爲節鎮，軍名鎮寧，撥西北路招討司所管梅堅必剌、王敦必剌、拿憐术花速、宋葛斜忒渾四猛安以隸之。【略】縣四：【略】柔遠【略】集寧【略】豐利【略】威寧。【略】

德興府，晉新州，遼奉聖州武定軍節度，國初因之。大安元年陞爲府，名德興。【略】縣六、【略】鎮一：德興【略】嬀川【略】縉山【略】望雲【略】礬山【略】龍門。【略】

昌州，天輔七年降爲建昌縣，隸桓州。明昌七年以狗濼復置，隸撫州，後來屬。【略】縣一：寶山。【略】

宣德州，下，刺史。遼改晉武州爲歸化州雄武軍，大定七年更爲宣化州，八年復更爲宣德。【略】縣二：宣德【略】宣平。【略】

朔州，中，順義軍節度使。貞祐三年七月，嘗割朔州廣武縣隸代州。【略】縣二：鄯陽【略】馬邑。【略】

武州，邊，下，刺史。大定前仍置宣威軍。【略】縣一：寧遠。【略】

應州，下，彰國軍節度使。【略】縣三：金城【略】山陰【略】渾源。【略】

蔚州，下，忠順軍節度使。遼嘗更爲武安軍，尋復。【略】縣五：靈仙【略】廣靈【略】靈丘【略】定安【略】飛狐。【略】

雲內州，下，開遠軍節度使。天會七年徙奚第一、第三部來戍。【略】縣二，鎮一：柔服【略】雲川。【略】

寧邊州，下，刺史。國初置鎮西軍，貞祐三年隸嵐州，四年二月陞爲防禦。【略】縣一：寧邊。【略】

東勝州，下，邊，刺史。國初置武興軍，有古東勝城。【略】縣一、鎮一：東勝。【略】

部族節度使：

鳥昆神魯部族節度使，軍兵事屬西北路招討司，明昌三年罷節度使，以招討司兼領。

烏古里部族節度使。

石壘部族節度使。

助魯部族節度使。

孛特本部族節度使。

計魯部族節度使。

唐古部族，承安三年改爲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

迪烈又作迭剌女古部族，承安三年改爲土魯渾扎石合節度使。

詳穩九處：

咩幺詳穩，貞祐四年六月改爲葛也阿隣猛安。
木典幺詳穩，貞祐四年改爲抗葛阿隣謀克。
骨典幺詳穩，貞祐四年改爲撒合輦必剌謀克。
唐古幺詳穩。
耶剌都幺詳穩。
移典幺詳穩。
蘇木典幺詳穩，近北京。
胡都幺詳穩。
霞馬幺詳穩。
羣牧十二處：
斡獨椀羣牧，大定四年改爲斡覩只羣牧。
蒲速斡羣牧。本斡覩只地，大定七年分置。
耶魯椀羣牧。
訛里都羣牧。
幺斡羣牧。
歐里本羣牧。
鳥展羣牧。
特滿羣牧。
駝駝都羣牧。
訛魯都羣牧。
忒恩羣牧。承安四年創置。
蒲鮮羣牧。承安四年創置。
中都路，遼會同元年爲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爲中都。府一，領節鎮三，剌郡九，縣四十九。【略】

大興府，上。晉幽州，遼會同元年陞爲南京，府曰幽都，仍號盧龍軍，開泰元年更爲永安析津府。天會七年析河北爲東、西路時屬河北東路，貞元元年更今名。【略】縣十、鎮一：大興【略】宛平【略】安次【略】潞陰【略】永清【略】寶坻【略】香河【略】昌平【略】武清【略】良鄉。【略】

通州，下，刺史。天德三年陞潞縣置，以三河隸焉。興定二年五月陞爲防禦。【略】縣二：潞【略】三河。【略】

薊州，中，刺史。遼置上武軍。【略】縣五、【略】鎮二：漁陽【略】遵化【略】豐潤【略】玉田【略】平峪。【略】

易州，下，刺史。遼置高陽軍。【略】縣二：易【略】淶水。【略】

涿州，中，刺史。遼爲永泰軍。【略】縣五、鎮一：范陽【略】固安【略】新城、定興【略】奉先。【略】

順州，下，刺史。遼置歸化軍。【略】縣二：溫陽【略】密雲。【略】

平州，中，興平軍節度使。遼爲遼興軍。天輔七年以燕西地與宋，遂以平州爲南京，以錢帛司爲三司。天會四年復爲平州，嘗置軍帥司。天會十年徙軍帥司治遼陽府，後置轉運司。貞元元年以轉運司併隸中都路。貞祐二年四月置東面經略司，八月罷。【略】縣五、鎮一：盧龍【略】撫寧【略】海山【略】遷安【略】昌黎。【略】

灤州，中，刺史。本黃落故城，遼爲永安軍，天輔七年因置節度使。【略】縣四、【略】鎮二：義豐【略】石城【略】馬城、樂亭。【略】

雄州，中。宋名易陽郡。天會七年置永定軍節度使。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略】縣三：歸信【略】容城【略】保定。【略】

霸州，下，刺史。遼益津郡。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略】縣四：益津【略】文安、大城、信安。【略】

保州，中，順天軍節度使。宋舊軍事，天會七年置順天軍節度使，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海陵賜名清苑郡。【略】縣二：清苑【略】滿城。【略】

安州，下，刺史。宋順安軍治高陽，天會七年陞爲安州，隸河北東路，後置高陽軍。大定二十八年徙治葛城，因陞葛城爲縣，作倚郭。泰和四年改混泥城爲渥城縣，來屬，八年移州治於渥城，以葛城爲屬縣。【略】縣三：渥城【略】葛城【略】高陽。【略】

遂州，下，刺史。宋廣信軍，天會七年改爲遂州，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隸，號龍山郡。泰和四年廢爲遂城縣，隸保州，貞祐二年復置州。

【略】縣一：遂城。

安肅州，下，刺史。宋安肅軍，天會七年陞爲徐州，軍如舊，隸河北東路，貞元二年來屬。天德三年改爲安肅州，軍名徐郡軍。大定後降爲刺郡，廢軍。【略】縣一：安肅。

又 卷二五《地理志中》 南京路，國初曰汴京，貞元元年更號南京。府三，領節鎮三，防禦八，刺史郡八，縣一百五。【略】

開封府，上。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二年罷行臺尚書省，置轉運司、提刑司。天德二年置統軍司。【略】縣十五、鎮十五：開封【略】祥符【略】陽武【略】通許【略】泰康【略】中牟【略】杞【略】鄢陵【略】尉氏【略】扶溝【略】陳留【略】延津【略】洧川【略】長垣、封丘。

睢州，下，刺史。宋拱州保慶軍，國初猶稱拱州，天德三年更。【略】縣三、鎮一：襄邑【略】考城【略】柘城。【略】歸德府，散，中，宣武軍。故宋州，宋南京應天府河南郡歸德軍，國初置宣武軍。【略】縣六、鎮四：睢陽【略】寧陵【略】下邑【略】虞城【略】穀熟【略】楚丘。【略】

單州，中，刺史。宋碭郡，貞祐四年二月升爲防禦，興定五年二月置招撫司，以安集河北遺黎。【略】縣四：單父【略】成武【略】魚臺【略】碭山。【略】

壽州，下，刺史。宋隸壽春府，貞元元年來屬，泰和六年六月升爲防禦。【略】縣二，鎮一：下蔡【略】蒙城。【略】

陝州，下，防禦。宋陝郡保平軍節度，皇統二年降爲防禦，貞祐二年七月陞爲節鎮。【略】縣四、鎮七：陝【略】靈寶【略】湖城【略】閿鄉。

鄧州，武勝軍節度使。宋南陽郡，嘗置榷場。【略】縣三、鎮六：穰城【略】南陽【略】內鄉。【略】

唐州，中，刺史。宋淮安郡，嘗置榷場。【略】縣四、鎮四：泌陽【略】比陽【略】湖陽【略】桐柏。【略】

裕州，本方城縣，泰和八年正月陞置，以方城縣爲倚郭，割汝州葉縣、許州舞陽隸焉。【略】縣三、鎮四：方城【略】葉【略】舞陽。【略】

河南府，散，中。宋西京河南府雒陽郡。初置德昌軍，興定元年八月升爲中京，府曰金昌。縣九、【略】鎮四：洛陽【略】澠池【略】登封【略】孟津【略】芝田【略】新安【略】偃師【略】宜陽【略】鞏。【略】

嵩州，中，刺史。舊名順州，天德三年更。【略】縣四、鎮四：伊陽【略】永寧【略】福昌【略】長水。【略】

汝州，上，刺史。宋臨汝郡陸海軍節度，國初爲刺郡，貞祐三年八月升爲防禦。【略】縣四、鎮二：梁【略】郟城【略】魯山【略】寶豐。【略】

許州，下，昌武軍節度使。宋潁昌府許昌郡忠武軍。【略】縣五、鎮七：長社【略】鄢城【略】長葛【略】臨潁【略】襄城。【略】

鈞州，中，刺史。舊陽翟縣，僞齊升爲潁順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仍名潁順，二十四年更今名。【略】縣二、鎮一：陽翟【略】新鄭。【略】

亳州，上，防禦使。宋譙郡集慶軍，隸揚州。貞祐三年升爲節鎮，軍名集慶。【略】縣六、鎮五【略】譙【略】鹿邑【略】衛真【略】城父【略】鄲【略】永城。【略】

陳州，下，防禦使。宋淮寧府淮陽郡鎮安軍。【略】縣五、鎮二：宛丘【略】項城【略】南頓【略】商水【略】西華。

蔡州，中，防禦使。宋汝南郡淮康軍，泰和八年升爲節度，軍曰鎮南，嘗置榷場。【略】縣六、鎮二：汝陽【略】遂平【略】上蔡、西平【略】確山【略】平輿。

息州，本新息縣，泰和八年陞爲息州，以新息爲倚郭，割真陽、褒信、新蔡隸焉，爲蔡州支郡。縣四、鎮一：新息【略】真陽【略】褒信【略】新蔡。【略】

鄭州，中，防禦。宋榮陽郡奉寧軍節度。【略】縣七、鎮三：管城【略】滎陽【略】密【略】河陰、原武【略】氾水【略】滎澤。【略】

潁州，下，防禦。宋順昌府汝陰郡。嘗置榷場，正隆四年罷榷場。【略】縣四、鎮十一：【略】汝陰【略】潁上【略】泰和【略】沈丘。【略】

宿州，中，防禦。宋符離郡保靜軍節度，隸揚州。國初隸山東西路，大定六年來屬。貞祐三年陞爲節鎮，軍曰保靜。【略】縣四、鎮八【略】

符離【略】臨渙【略】靈璧【略】蘄。【略】

泗州，中，防禦使。宋臨淮郡。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等州并膠西縣諸榷場，但置榷場於泗州。先隸山東西路，大定六年來屬。【略】縣四、鎮六：淮平【略】虹【略】臨淮【略】睢寧。【略】

河北東路。天會七年析河北爲東、西路，各置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一，領節鎮二，防禦一，刺郡五，縣三十，鎮三十五。

河間府，中，總管府，瀛海軍。宋河間郡瀛海軍。天會七年置總管府。正隆間升爲次府，置瀛州瀛海軍節度使兼總管，置轉運司。後復置總管府，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提刑司。【略】縣二、鎮三：河間【略】肅寧。

蠡州，下，刺史。宋永寧軍，國初因之。天會七年陞爲寧州博野郡軍，天德三年更爲蠡州。【略】縣一、鎮一：博野。【略】

莫州，下，刺史。宋文安郡軍防禦，治任丘。貞祐二年五月降爲鄚亭縣。【略】縣一、鎮一：任丘。【略】

獻州，下，刺史。本樂壽縣，天會七年升爲壽州，天德三年更今名。【略】縣二、鎮十：樂壽【略】交河。【略】

冀州，上。宋信都郡，天會七年仍舊置安武軍節度。【略】縣五、鎮三：信都【略】南宮【略】衡水【略】武邑【略】棗強。【略】

深州，上，刺史。宋饒陽郡防禦，國初爲刺郡。【略】縣五、鎮一：靜安【略】束鹿【略】武强【略】饒陽【略】安平。【略】

清州，中。宋乾寧郡軍，國初因置軍，天會七年以守邊置防禦。【略】縣三、鎮一：會川【略】興濟【略】靖海。【略】滄州，上，橫海軍節度。宋景城郡。貞元二年來屬。【略】縣五、鎮十一：清池【略】無棣【略】鹽山【略】南皮【略】樂陵。【略】

景州，上，刺史。宋永靜軍同下州，治東光。國初陞爲景州，貞元二年來屬。大安間更爲觀州，避章廟諱也。【略】縣六、鎮四：東光【略】阜城【略】將陵【略】吳橋【略】蓨【略】寧津。【略】

河北西路。天會七年析爲西路。府三，領節鎮二，防禦二，刺郡五，縣六十一。

真定府，上，總管府，成德軍。宋常山郡鎮州成德軍節度，正隆間依舊次府，置本路兵馬都總管府、轉運司。【略】縣九、鎮三：真定【略】藁城【略】平山【略】欒城【略】獲鹿【略】行唐【略】阜平【略】靈壽【略】元氏。【略】

威州，下，刺史。天會七年以井陘縣升，置陘山郡軍，後爲刺郡。【略】縣一：井陘。

沃州，上，刺史。安徽宗升爲慶源府趙郡慶源軍，治平棘。天會七年改爲趙州，天德三年更爲沃州，蓋取水沃火之義，軍曰趙郡軍。後廢軍。【略】縣七、鎮一：平棘【略】臨城【略】高邑【略】贊皇、寧晉【略】栢鄉、隆平。

邢州，上，安國軍節度。宋信德府鉅鹿郡安國軍節度，天會七年降爲邢州，仍置安國軍節度。【略】縣八、鎮四：邢臺【略】唐山【略】內丘【略】平鄉【略】任【略】沙河【略】南和【略】鉅鹿。【略】

洺州，上，防禦，廣平郡。治永年。天會七年以守邊置防禦使。【略】縣九、鎮四：永年【略】廣平【略】宗城、新安、成安、肥鄉【略】雞澤【略】曲周【略】洺水。

彰德府，散，下。宋相州鄴郡彰德軍節度，治安陽。天會七年仍置彰德軍節度，明昌三年陞爲府，以軍爲名。【略】縣五、鎮五：安陽【略】林慮【略】湯陰【略】臨漳【略】輔巖。

磁州，中，刺史。宋滏陽郡，國初置滏陽郡軍。【略】縣三、鎮八：滏陽【略】武安【略】邯鄲。【略】

中山府。宋府，天會七年降爲定州博陵郡定武軍節度使，後復爲府。【略】縣七、鎮二：安喜【略】新樂【略】無極【略】永平【略】慶都【略】曲陽【略】唐。【略】

濬州，中，防禦。宋大邳郡通利軍，又改平川軍。天會七年以邊境置防禦使。皇統八年，嫌與宗峻音同，更爲通州，天德三年復。【略】縣二、鎮二：黎陽【略】衛。【略】

衛州，下，河平軍節度。宋汲郡，天會七年因宋置防禦使，明昌三年升爲河平軍節度，治汲縣，以滑州爲支郡。大定二十六年八月以避河患，

徙於共城。二十八年復舊治。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于宜村新城，以胙城爲倚郭。正大八年以石甃其城。【略】縣四、鎮二：汲【略】新鄉、蘇門【略】獲嘉【略】胙城。【略】

滑州，下，刺史。宋靈河郡武成軍。本南京屬郡，大定六年割隸大名府。【略】縣二、鎮二：白馬【略】內黃。

山東東路，宋爲京東東路，治益都。府二，領節鎮二，防禦二，刺郡七，縣五十三，鎮八十三。

益都府，上，總管府。宋鎮海軍，國初仍舊置軍，置南青州節度使，後升爲總管府，置轉運司。大定八年置山東東西路統軍司。【略】縣七、鎮七：益都、臨朐【略】穆陵【略】壽光【略】博興【略】臨淄【略】樂安【略】

濰州，中，刺史。【略】縣三、鎮一：北海【略】昌邑【略】昌樂。【略】

濱州，中，刺史。宋軍事。【略】縣四、鎮十：渤海【略】利津【略】蒲臺【略】霑化。【略】

沂州，上，防禦。宋瑯邪郡。【略】縣二、鎮三：臨沂【略】費。

密州，宋爲密州高密郡安化軍節度。【略】縣四、鎮七：諸城【略】安丘【略】高密【略】膠西。【略】

海州，中，刺史。【略】縣五、鎮四：朐山。贛榆【略】東海、漣水。【略】

莒州，中，刺史。本城陽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城陽州，二十四年更今名。【略】縣三、鎮三：莒、日照【略】沂水。【略】

棣州，上，防禦。宋安樂郡。【略】縣三、鎮九：猷次【略】陽信【略】商河。【略】

濟南府，散，上。宋齊州濟南郡。初置興德軍節度使，後置尹，置山東東西路提刑司。【略】縣七、鎮二十九：歷城【略】臨邑【略】齊河【略】章丘【略】禹城【略】長清【略】濟陽。【略】

淄州，中，刺史。宋淄川郡軍。【略】縣四、鎮六：淄川【略】長山【略】鄒平【略】高苑。【略】

萊州，上，定海軍節度。宋東萊郡。【略】縣五、鎮一：掖【略】萊陽【略】卽墨【略】膠水、招遠。

登州，中，刺史。宋東牟郡。【略】縣四、鎮二：蓬萊【略】福山【略】黃【略】棲霞。

寧海州，上，刺史。本寧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略】縣二、鎮二：牟平【略】文登。【略】

山東西路，府一，領節鎮二，防禦二，刺郡五。

東平府，上，天平軍節度。宋東平郡，舊鄆州，後以府尹兼總管，置轉運司。【略】縣六、鎮十九：須城【略】東阿【略】陽穀【略】汶上【略】壽張【略】平陰。【略】

濟州，中，刺史。宋濟陽郡，舊治鉅野，天德二年徙治任城縣，分鉅野之民隸嘉祥、鄆城、金鄉三縣。【略】縣四、鎮二：任城【略】金鄉【略】嘉祥【略】鄆城。【略】

徐州，下，武寧軍節度使。宋彭城郡，貞祐三年九月改隸河南路。【略】縣三、鎮五：彭城【略】蕭【略】豐。【略】

邳州，中，刺史。宋淮陽軍，貞祐三年九月改隸河南路。【略】縣三：下邳【略】蘭陵【略】宿遷。【略】

滕州，上，刺史。本宋滕陽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滕陽州，二十四年更今名。貞祐三年九月爲兗州支郡。【略】縣三、鎮一：滕【略】沛【略】鄒。【略】

博州，上，防禦。宋博平郡。【略】縣五、鎮十一：聊城【略】堂邑【略】博平【略】茌平【略】高唐。【略】

兗州，中，泰定軍節度使。宋龍慶府魯郡。舊名泰寧軍，大定十九年更。【略】縣四：嵫陽【略】曲阜【略】泗水【略】寧陽。【略】

泰安州，上，刺史。本泰安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略】縣三、鎮二：奉符【略】萊蕪【略】新泰。

德州，上，防禦。宋平原郡軍。【略】縣三、鎮七：安德【略】平原【略】德平。【略】

曹州，中，刺史。宋興仁府濟陰郡彰信軍。本隸南京，泰和八年來

屬。大定八年城爲河所没，遷州治于古乘氏縣。【略】縣三、鎮一：濟陰【略】定陶【略】東明。

又 卷二六《地理志下》 大名府路，宋北京魏郡。府一，領刺郡三，縣二十，鎮二十二。貞祐二年十月置行尚書省。

大名府，上，天雄軍。舊爲散府，先置統軍司，天德二年罷，以其所轄民户分隸旁近總管府。正隆二年陞爲總管府，附近十二猛安皆隸焉，兼漕河事。【略】縣十、鎮十三：元城【略】大名【略】魏縣、冠氏【略】南樂【略】館陶【略】夏津【略】朝城【略】清平【略】莘。【略】

恩州，中，刺史。宋清河郡軍事，治清河，今治歷亭。【略】縣四、鎮六：歷亭【略】武城【略】清河【略】臨清。【略】

濮州，下，刺史。宋濮陽郡。【略】縣二、鎮三：鄄城【略】范。【略】

開州，中，刺史。宋開德府澶淵郡鎮寧軍節度，降爲澶州，皇統四年復更今名。【略】縣四、鎮一：濮陽【略】清豐【略】觀城【略】長垣。【略】

河東北路。宋河東路，天會六年析河東爲南、北路，各置兵馬都總管。府一，領節鎮三，刺郡九，縣三十九，鎮四十，堡十，寨八。

太原府，上，武勇軍。宋太原郡河東軍節度，國初依舊爲次府，復名并州太原郡河東軍總管府，置轉運司。【略】縣十一、鎮八：陽曲【略】太谷【略】平晉【略】清源【略】徐溝【略】榆次【略】祁【略】文水【略】交城【略】孟【略】壽陽。【略】晉州。興定四年正月以壽陽縣西張寨置。

忻州，下，刺史。舊定襄郡軍。【略】縣二、鎮四：秀容【略】定襄。平定州，中，刺史。本宋平定軍，大定二年升爲州。興定二年爲防禦，十一月復降爲刺郡。【略】縣二、鎮三：平定【略】樂平。【略】

汾州，上。宋西河郡軍事，天會六年置汾陽軍節度使，後又置河東南、北路提刑司。【略】縣五、鎮二：西河【略】孝義【略】介休【略】平遥【略】靈石。【略】

石州，上，刺史。舊昌化軍，興定五年復隸晉陽，從郭文振之請也。【略】縣六、鎮四：離石【略】方山【略】孟門【略】溫泉【略】臨泉【略】寧鄉。【略】

葭州，下，刺史。本晉寧軍，貞元元年隸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爲晉寧州，二十四年更今名。在黄河西，興定二年五月以河東殘破，改隸延安府。【略】

代州，中。宋雁門郡防禦，天會六年置震武軍節度使。貞祐二年四月僑置西面經略司，八月罷。【略】縣五、鎮十三：雁門【略】崞【略】五臺【略】廣武【略】繁時。【略】

隩州，下。本宋舊火山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火山州，後更今名。興定二年九月改隸嵐州，四年以殘破徙治于黄河灘許父寨。【略】縣一、鎮一：河曲。【略】

寧化州，下，刺史。本寧化軍，大定二十二年陞爲州。【略】縣一、鎮一：寧化。【略】

嵐州，下。宋舊樓煩郡軍事，天會六年置鎮西節度使。【略】縣三、鎮四：宜芳【略】合河【略】樓煩。

岢嵐州，下，刺史。本宋岢嵐軍，大定二十二年爲州，貞祐三年九月升爲防禦，四年正月升爲節鎮，五月復爲防禦。【略】縣一、堡一：嵐谷。【略】

保德州，下，刺史。本宋保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元光元年六月升爲防禦。【略】縣一：保德。【略】

管州，下，刺史。本宋憲州靜樂郡，天德三年更。興定三年升爲防禦。【略】縣一：靜樂。

河東南路，府二，領節鎮三，防禦一，刺郡六，縣六十八，鎮二十九，關六。

平陽府，上。宋平陽郡建雄軍節度。本晉州，初爲次府，置建雄軍節度使。天會六年升總管府，置轉運司。興定二年十二月以殘破降爲散府。【略】縣十、鎮一：臨汾【略】襄陵【略】洪洞【略】趙城【略】霍邑【略】汾西【略】岳陽【略】浮山【略】和川、冀氏。

隰州，上，刺史。宋大寧郡，團練。舊大寧郡軍刺史，天會六年改爲南隰州，【略】隰川【略】仵城【略】蒲【略】大寧【略】永和【略】石樓。【略】

吉州，下，刺史。宋置團練。舊名慈州，天德三年改爲耿州，置交成郡軍，明昌元年更名吉。【略】縣二：吉鄉【略】鄉寧。

河中府，散，上。宋河東郡。舊置護國軍節度使，天會六年降爲蒲州，置防禦使。天德元年升爲河中府，仍舊護國軍節度使。大定五年置陝西元帥府。【略】縣七、鎮四：河東【略】榮河【略】虞鄉【略】萬泉【略】臨晉【略】河津、猗氏。【略】

絳州，上。宋置絳郡防禦。天會六年置絳陽軍節度使。興定二年十二月升爲晉安府。【略】縣七、鎮五、關一：正平【略】曲沃【略】稷山【略】翼城【略】太平【略】垣曲【略】絳【略】平水。【略】

解州，上，刺史。宋慶成軍防禦，國初置解梁郡軍，後廢爲刺郡。貞祐三年復升爲節鎮，軍名寶昌。興定四年徙治平陸縣。【略】縣六、鎮四：解【略】平陸【略】芮城【略】夏【略】安邑【略】聞喜。【略】

澤州，上，刺史。宋高平郡。天會六年以與北京澤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復去「南」字。貞祐四年隸潞州昭義軍，後又改隸孟州。元光二年升爲節鎮，軍曰忠昌。縣六、鎮二：晉城【略】端氏【略】陵川【略】陽城【略】高平【略】沁水。【略】潞州，上。宋隆德府上黨郡昭德軍節度使。天會六年，節度使兼潞南遼沁觀察處置使。【略】縣八、鎮四：上黨【略】壺關【略】屯留【略】長子【略】潞城【略】襄垣【略】黎城【略】涉。【略】

遼州，中，刺史。宋本樂平郡刺史，天會六年以與東京遼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復去「南」字。【略】縣四、鎮一、關一：遼山【略】榆社【略】和順【略】儀城。【略】

沁州，中，刺史。錦山郡。宋威勝軍，天會六年升爲州。元光二年升爲節鎮，軍曰義勝【略】縣四、鎮一：銅鞮【略】武鄉【略】沁源【略】綿上。【略】

懷州，上。宋河內郡防禦，天會六年以與臨潢府懷州同，加「南」字，仍舊置沁南軍節度使，天德三年去「南」字。皇統三年閏四月置黃沁河堤都大管勾司。大定五年置行元帥府。興定五年置招撫司。【略】縣四、鎮六：河內【略】修武【略】山陽【略】武陟。【略】

孟州，上。宋濟源郡節度，天會六年降河陽府爲孟州，置防禦，守盟津。宣宗朝置經略司。【略】縣四、鎮二：河陽【略】王屋【略】濟源【略】溫。【略】

京兆府路，宋爲永興軍路。皇統二年省併陝西六路爲四，曰京兆，曰慶原，曰熙秦，曰鄜延。府一，領節鎮一，防禦一，刺郡四，縣三十六，鎮三十七。

京兆府，上。宋京兆郡永興軍節度使。皇統二年置總管府，天德二年置陝西路統軍司，陝西東路轉運司。【略】縣十二，鎮十：長安【略】咸寧【略】興平【略】涇陽【略】臨潼【略】藍田【略】雲陽【略】高陵【略】終南【略】櫟陽【略】鄠【略】咸陽。

商州，下，刺史。宋上洛郡軍事。貞祐四年升爲防禦，尋隸陝州，興定二年正月復來屬，元光二年五月改隸河南路。【略】縣二，鎮二：【略】上洛【略】洛南。【略】

虢州，下，刺史。宋虢郡軍事。貞祐二年割爲陝州支郡，以備潼關。【略】縣三，鎮五：虢略【略】盧氏【略】朱陽。【略】

乾州，中，刺史。宋嘗改爲醴州，天德三年復。【略】縣四，鎮三：奉天【略】醴泉【略】武亭【略】好時。【略】

同州，中。宋馮翊郡定國軍節度，治馮翊。後改安國軍節度使。【略】縣六，鎮九：馮翊【略】朝邑【略】白水【略】郃陽【略】澄城【略】韓城。【略】

耀州，上，刺史。宋華原郡感德軍節度，皇統二年降爲軍事，後爲刺史州。【略】縣四，鎮二：華原【略】同官【略】美原【略】三原。【略】

華州，中。宋華陰郡鎮潼軍節度，治鄭，國初因之，後置節度使，皇統二年降爲防禦使。貞祐三年八月升爲節鎮，軍曰金安，以商州爲支郡。【略】縣五，鎮六：鄭【略】華陰【略】下邽【略】浦城【略】渭南。【略】

鳳翔路，宋秦鳳路，治秦州。府二，領防禦二，刺郡二，縣三十三，城一，堡四，寨十四，鎮十五。

鳳翔府，中。宋扶風郡鳳翔軍節度。皇統二年升爲府，軍名天興，大

定十九年更軍名爲鳳翔。大定二十七年升總管府。【略】鳳翔【略】寶雞【略】號【略】郿【略】盩屋【略】扶風【略】岐山【略】普潤【略】麟遊。【略】

德順州，上，刺史。宋德順軍，國初隸熙秦路，皇統二年升爲州，大定二十七年來屬。貞祐四年四月升爲防禦，十月升爲節鎮，軍曰隴安。【略】縣六、寨四、堡一：【略】隴干【略】水洛【略】威戎【略】隆德【略】通邊【略】治平。【略】

平涼府，散，中。宋渭州隴西郡平涼軍節度。舊爲軍，後置陝西西路轉運司、陝西東、西路提刑司。大定二十六年來屬。【略】縣五、鎮五、寨一：平涼【略】潘原【略】崇信【略】華亭【略】化平。【略】

鎮戎州，下，刺史。本鎮戎軍，大定二十二年爲州，二十七年來屬。【略】縣二、堡三、寨八：東山【略】三川。【略】秦州，下。宋天水郡雄武軍節度，後置秦鳳路。國初置節度，皇統二年置防禦使，隸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來屬。元光二年四月升爲節鎮，軍曰鎮遠，後罷，貞祐三年復置。【略】縣八、城一、寨三、鎮二：【略】成紀【略】冶坊、甘谷、清水【略】雞川、隴城【略】西寧【略】秦安。【略】

隴州，下。宋汧陽郡，防禦。海陵時隸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來屬。【略】縣三、鎮五：汧陽【略】汧源【略】隴安。【略】

鄜延路，府一，領節鎮一，刺郡四，縣十六，鎮五，城二，堡四，寨十八，關二。

延安府，下。宋延安郡彰武軍節度使，皇統二年置彰武軍總管府。【略】縣七、寨四、堡二、鎮一：膚施【略】延川【略】延長【略】臨真【略】甘泉【略】敷政【略】門山。【略】

丹州，中，刺史。宋咸寧郡軍事，國初因之。【略】縣一、鎮一、關一：宜川。【略】

保安州，下，刺史。宋保安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略】縣一、寨三、鎮二、堡一、城一：保安。【略】

綏德州，下，刺史。唐綏州，宋綏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略】縣一、寨十、城一、堡一、關一：清澗。【略】

鄜州，下。宋洛交郡康定軍節度，國初因之，置保大軍節度使。【略】縣四、鎮一：洛交【略】直羅【略】鄜城【略】洛川。【略】

坊州，中，刺史。宋中部郡軍事。【略】縣二、鎮一：中部【略】宜君。【略】

慶原路，舊作陝西西路。府一，領節鎮二，刺郡三，縣十八，鎮二十三，城二，堡四，寨二十二，邊將營八。

慶陽府，中。宋安化郡慶陽軍節度。本慶州軍事，國初改安國軍，後置定安軍節度使兼總管，皇統二年置總管府。【略】縣三、城二、堡一、寨三、鎮七：安化【略】彭原【略】合水。【略】

環州，上，刺史。宋軍事，國初因之，大定間升爲刺郡。【略】縣一、堡三、寨六、鎮三：通遠。【略】

寧州，中，刺史。宋彭原郡興寧軍節度，國初因之，皇統二年降爲軍，仍加「西」字，天德二年去「西」字，爲刺郡。【略】縣四、鎮五：安定【略】定平【略】真寧【略】襄樂。【略】

邠州，中。宋新平郡靜難軍節度使，國初因之。【略】縣五、鎮三、寨一：新平【略】淳化【略】宜祿。【略】永壽【略】三水【略】

原州，上，刺史。宋平涼郡軍事，大定二十七年爲涇州支郡，後復軍事。【略】縣二、鎮三、寨五：臨涇【略】彭陽。【略】

涇州，中，彰化軍節度使。本治涇川，元光二年徙治長武。【略】涇川【略】長武、良原、靈臺。【略】

臨洮路，皇統二年改熙州爲臨洮府，置熙秦路總管府，大定二十七年更今名。府一，領節鎮一，防禦一，刺郡四，縣一十三，鎮六，城六，堡十二，寨九，關二。

臨洮府，中。宋舊熙州臨洮郡鎮洮軍節度，後更爲德順軍，皇統二年置總管府。【略】縣三、鎮一、城一、堡四：狄道【略】當川【略】康樂。【略】

積石州，下，刺史。本宋積石軍溪哥城，大定二十二年爲州。【略】縣一、城三、堡三：懷羌。【略】

洮州，下。宋嘗置團練。刺史。舊軍事。臨宋界，至西生羌界八十

里。【略】

蘭州，上，刺史。宋金城郡軍事。【略】縣三、鎮三、城二、堡三、關一：定遠【略】龕谷【略】阿干。【略】

鞏州，下，節度。宋通遠軍，皇統二年升軍事爲通遠軍節度使。【略】縣五、寨四、鎮一：隴西【略】通渭、定西【略】通西、安西。【略】

會州，上，刺史。宋前舊名汝遮。【略】縣一、寨二、關一：保川。【略】

河州，下，防禦。宋安鄉郡軍事。至都四千七百一十里。皇統二年升軍事爲防禦，貞祐四年十月升爲節鎮，軍曰平西。【略】縣二、城一、寨三、鎮一：枹罕【略】寧河。

劉師培《左盦集》卷五《金史地理志書後》　《金史·地理志》謂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六百八十三。六百三十二增五十一。今考陳元靚《羣書類要事林廣記·乙集》載江南北郡縣各一卷，卷三、卷四。一襲祝穆《方輿勝覽》，一與《金志》略同。惟首列中都路，末附上都路，稱濟南爲總府，均據元初之制。於興、定朝建九公，分注所治府州下，惟遺高陽、平陽。則爲金末之制。若東京路改稱遼陽府路，北京路改稱大定府路，鳳翔路改稱陝西西路，山東東路改稱益都路，《元志》云金爲益都路，則此名係金改。河北東路改稱山東東路，疑誤。慶源、臨洮二路，總稱熙河路，與金、元二地志所載不盡相符，亦非元初十道之制，蓋元初一時之權制也。

元初行省未建，區畫多沿金舊，亦間有改易。陳書以金代舊疆爲準，復附以元初新制，故於縣名多復出。如懷州、孟州互有王屋縣。衛州、懷州互有獲嘉縣。又豐利，集寧二縣，既爲撫州屬縣，而上都路隆興府所屬亦有斯名。即淨州、昌州之名，亦互見於西京路、上都路。然京州府軍總計凡二百零七，縣名計六百九十五。有《金志》所載而此書缺者，如平晉、徐溝、清源、清塞、仵城、宣平、威寧、渥城、平陸、平水、高平、長子、儀城、廣武、蔣縣、隴安、臨潼、禹城、石城、玉山、寧塞、三水、甘泉、敷政、門山諸縣是也。州則僅缺興州。若中都路漏鈞州，則係刊書時之挩，注言中京路十四州，書僅十三，則有鈞州甚明。惟所缺各縣，或至元代猶存，蓋均金所省併，而《金志》缺書者也。

其足補金、元二志之缺者，如河東北路有成州，刺史州。所屬有云丘一縣，又有臯州，以樂平爲屬邑，今志樂平屬平定。來遠州所屬有來遠、永康二縣，平定州有平定城縣，真定有山公縣，封府有分用縣，大同府有永固縣，蘭州有質孤縣，朔州有窟谷縣，崇州有宗下縣，疑誤。建州有建平縣，利州有惠利縣。雖建置之年莫可考，然足證金元之際路有增置之州，州有增置之縣。又宿州有厥固疑城固。縣，靈壁別屬泗州，《金志》屬宿州，《元志》言至元四年前，靈壁亦屬宿州。孟州有原鄉縣，濟源別屬懷州，《金志》、《元志》均言屬孟州。惠州有付郭縣，欒陽仍屬大定，《金志》屬惠州，《元志》無。蕩陰隸於林州，《金志》屬彰德，《元志》同。臨晉隸於榮州，金、元志屬河中。藁城隸於中山，《金志》屬真定，《元志》惟言太宗二年爲永安州。芮城隸於河中，金、元志屬解州。綏德無清澗而有暖泉，金、元志均有清澗無暖泉。《金志》暖泉爲寨。義州無同昌《金志》有。而有堯慶，金、元志均無。全州無安豐《金志》有。而有靜封，金、元志均無。臨洮無康樂《金志》有。而有循化，金、元志均無。亦均金、元二志所缺。

若夫莒州有新泰縣，《元志》云蒙陰，元初因舊名爲新泰。耀州有富平縣，《元志》有。葭州有通太，《元志》作「通秦」。「秦」疑「泰」訛。神川、烏龍、吳堡、大禾、卽太和。彌川、寧河、神木八縣，《金志》均爲堡名，《元志》所載均不同。太谷祁縣均隸晉州，《金志》屬太原府，《元志》言祁縣舊隸晉州，則此爲金制。延津、陽武、原武均隸延州，《金志》前二縣屬開封，原武屬鄭州。《元志》於此三縣下均言舊隸延州，至元九年州廢，隸開封，則此爲金制。與《元志》相合，然按之《元志》，或爲金制之舊，此亦《金志》所缺書者也。

且陳書於各府州下，兼記所屬各鎮之數，校之《金志》，有志有而此缺者，如《金史·地理志》所載鎮數，歸德府四，裕州四，陳州二，息州一，宿州八，泗州六，德興府一，云內州一，東勝州一，渥州一，彰德府五，衛州一，曹州一，勝州一，孟州二，石州四，陳州一，寧化州一，嵐州四，商州二，乾州三，桐州九，棣州九，濮州二，開州一，遼陽府一，義州一，臨洮府一，環州一，綏德州一，陳書均缺載。有志詳而此略者，如地志所載，濼州二鎮，此僅一鎮；許州七，此僅二；亳州五，此僅三；鄭州三，此僅一；潁州十一，此僅二；大同三，此僅一；真定府三，此僅一；邢州四，此僅三；磁州八，此僅五；東平十九，此僅十六；徐州五，此僅二；泰安州三，此僅一；德州七，此僅六；晉安府五，此僅一；解州四，此僅三；懷

州六，此僅二；澤州二，此僅一；潞州四，此僅二；太原八，此合晉州僅四；祈州四，此僅二；平定州三，此僅二；代州十三，此合堅州、臺州僅八；冀州六，此僅三；滄州十一，此僅七；鳳翔府四，此僅二；隴州五，此僅四；益都府七，此僅五；密州七，此僅五；登州二，此僅一；淄州六，此僅四；濟南府二十九，此僅十九；濱州十，此僅八；恩州六，此僅三；興州府三，此僅二；邠州三，此僅二；保安州二，此僅一；原州三，此僅二；均不及《金志》之詳。亦有較《金志》爲詳者。如懿州一鎮，寧州一鎮，交州一鎮，《金志》均缺。又《金志》載金昌府四鎮，此作五；汝州二，此作四；蔡州二，此作三；中山一，此作二；洛州四，此作五；傳州十一，此作十二；莒州二，此作三；耀州二，此作三；沂州三，此作四；寧州五，此作六；寧海二，此作三；蓋州二，此作三；廣寧六，此作七；洮州堡二，此作三；均足補《金志》。欲考訂金、元地志，不得不資於陳書。若書多訛字，論字雖多，然《金志》順天軍，此作順太；云川縣，此作鸞川；完州，此作定州；和川縣，此作和州；祈州，此作忻州；將陵縣，此作漿陵；宜豐縣，此作宜風；盤安軍，此作全安；阿干縣，此作河中；宜州縣，此作宜川；或不必盡出於誤，存以俟考。則校勘之疏耳。

户口田土部

兩宋户口田土分部

兩宋户口

綜　述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河南道一・東京上》　開封府【略】皇朝【略】户主九萬二百三十二，客八萬八千三百九十九。

又　卷三《河南道三・西京一》　河南府【略】皇朝【略】户主四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客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九。

又　卷六《河南道六》　陝州【略】皇朝户主萬二千五百四十四，客四千八百九十九。【略】虢州【略】皇朝管户主四千四百七十三，客四千六百七十九。

又　卷七《河南道七》　許州【略】皇朝户主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客二萬一千九百九十。

又　卷八《河南道八》　汝州【略】皇朝管户主九千五百三十五，客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五。

又　卷九《河南道九》　滑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客一千五百九十六。【略】鄭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七百三十七，客六千五百三十八。

又　卷一〇《河南道十》　陳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三，客一萬一千四十八。

又　卷一一《河南道十一》　蔡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七，客二萬九千五百六十。【略】潁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五，客一萬七千三百。

又　卷一二《河南道十二》　宋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客二萬四千二百。【略】亳州【略】皇朝户主三萬八百一十三，客二萬六千二百九十七。

又　卷一三《河南道十三》　鄆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五千一百八，客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四。【略】曹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九千三十六，客七千五百九十八。【略】廣濟軍【略】户：皇朝新割户主五千四十八，客八百八。

又　卷一四《河南道十四》　濮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七百二十六，客四千二百八十三。【略】濟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四千一百九十一，客二千八百四十三，孤老女户六千二百一十七。【略】單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客四千三百三十九。

又　卷一五《河南道十五》　徐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客一萬七千五百八十。

又 卷一六《河南道十六》 泗州【略】皇朝管户主七千三百三十，客一萬四千五百九十六。

又 卷一七《河南道十七》 宿州【略】皇朝管户主一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二，客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略】淮陽軍【略】皇朝户主六千一百六十七，客一萬二百二十二。【略】漣水軍【略】皇朝管户主一千一百八十三，客七千三百四十一。

又 卷一八《河南道十八》 青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二千五百四十九，客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五。【略】濰州【略】户：皇朝管户主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八，客一萬三百一十五。

又 卷一九《河南道十九》 淄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客一萬八千七百七十。【略】齊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二千八百三，客一萬九千三百一十五。

又 卷二〇《河南道二十》 登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六，客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略】萊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五千五百二十三，客一萬六千五百八。

又 卷二一《河南道二十一》 兖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二百一十一，客八千四十八。【略】萊蕪監【略】户：今管户主五百六十二，客一千八百八十九。

又 卷二二《河南道二十二》 海州【略】皇朝管户主六千八十八，客七千二百四十六。

又 卷二三《河南道二十三》 沂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五千九百二，客二萬六百九十七。

又 卷二四《河南道二十四》 密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四千五十二，客二萬二千二百一十六。

又 卷二五《關西道一》 雍州【略】皇朝【略】户主三萬四千四百五十，客二萬六千二百七十六。

又 卷二八《關西道四》 同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二千六百七十六，客四千八百一十九。河東户一百九十五。

又 卷二九《關西道五》 華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一百六十九，客六千九百四十六。

又 卷三〇《關西道六》 鳳翔府【略】皇朝管户主二萬六千七百九十，客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

又 卷三一《關西道七》 耀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九千八百，客六千一百八。【略】乾州【略】皇朝管户主七千三百六十九，客一千七百五十六。

又 卷三二《關西道八》 隴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九百七十一，客八千六百六。【略】涇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客五千二百九十八。

又 卷三三《關西道九》 原州【略】皇朝【略】管户主三千四百三十六，客三千五百四十九。【略】慶州【略】皇朝管户主四千三百九十四，客七千五百八十七。

又 卷三四《關西道十》 邠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客五千七百八十五。【略】寧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客六千八百三十三。

又 卷三五《關西道十一》 鄜州【略】皇朝管户主八千九百一，客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略】坊州【略】皇朝管户主四千七十五，客八千八十。【略】丹州【略】皇朝管户主四千一百四十六，客二千六百三十八。

又 卷三六《關西道十二》 延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九，客四千二百七十二。【略】靈州【略】皇朝户二千六百六十一，蕃漢相雜。

又 卷三七《關西道十三》 夏州【略】皇朝管漢户二千九十六，蕃户一萬九千二百九十。【略】通遠軍【略】户：皇朝管户主二千七百二十二，客二千二百三十五。【略】保安軍【略】户：皇朝管户主七百一十四，客二百七十五。

又 卷三八《關西道十四》 綏州【略】皇朝管主客户二千八百八十五。【略】麟州【略】皇朝管主客户二千三百五十。【略】府州【略】户：皇朝管主客漢户五百七十。

又 卷三九《關西道十五》 宥州【略】皇朝管漢户二百。

又 卷四〇《河東道一》 幷州【略】皇朝管户主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客二千五百二。

又　卷四一《河東道二》　汾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九，客二千三十九。【略】嵐州【略】皇朝户主二千七百三十，客一千四百七十二。

又　卷四二《河東道三》　石州【略】皇朝户主三千九百一十二，客二千四百一十七。【略】忻州【略】皇朝户主四千一百六十八，客三千二百四十。【略】憲州【略】户：皇朝管户主一千二百六十，客五百六十九。

又　卷四三《河東道四》　晉州【略】皇朝户主二萬八百八十九，客四千七百六十六。

又　卷四四《河東道五》　澤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三千一百八，客一萬一百三十一。【略】遼州【略】皇朝户主二千七百一十七，客四千七百五十四。

又　卷四五《河東道六》　潞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一，客六千九百六十一。

又　卷四六《河東道七》　蒲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客三千五百九十三。【略】解州【略】户：皇朝户主七千二百五十，客一千四百七十七。

又　卷四七《河東道八》　絳州【略】皇朝户主三萬九千九百三十二，客六千六百三十八。

又　卷四八《河東道九》　慈州【略】皇朝管户主五千三百一十一，客六百三十。【略】隰州【略】皇朝户主八千七百五十八，客七百七十三。

又　卷四九《河東道十》　代州【略】皇朝户主三千五百六十七，客二千四百一十五。

又　卷五〇《河東道十一》　威勝軍【略】皇朝户主四千一百七十二，客三百二十七。【略】大通監【略】户：皇朝户主二千七百九，客五百二十一。【略】平定軍【略】皇朝管户主一千七百五十六，客二百三十六。【略】岢嵐軍【略】户：皇朝管户主一千三十二，客三百一十八。【略】火山軍【略】户：皇朝户主二百五十五。【略】寧化軍【略】户：皇朝管主户四百一十四，客二百八十一。

又　卷五二《河北道一》　孟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客七千五百五十七。

又　卷五三《河北道二》　懷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六，客三千五百六十八。

又　卷五四《河北道三》　魏州【略】皇朝户主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客二萬九百八十五。【略】博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六千二百七，客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一。

又　卷五五《河北道四》　相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九，客一萬一百二十六。

又　卷五六《河北道五》　衛州【略】皇朝户主八千五百一十四，客一千九百六十八。【略】磁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三百，客八千三百二。

又　卷五七《河北道六》　澶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九千三百一十七，客四千二百二十三。【略】德清軍【略】户：皇朝管户主八十八，客三百三十八。【略】通利軍【略】户：皇朝管主客户一千三百六十。

又　卷五八《河北道七》　洺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五千一十三，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三。【略】貝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客三千四百七十三。

又　卷五九《河北道八》　邢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五千四百八，客一萬四千四百一十。

又　卷六〇《河北道九》　祁州【略】皇朝户主四千四百一十二，客一千二十三。

又　卷六一《河北道十》　鎮州【略】皇朝户主三萬八千四百七，客一萬五百七十。

又　卷六二《河北道十一》　定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客一千八百九十四。

又　卷六三《河北道十二》　冀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五，客三千七百一十二。【略】深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八，客五千八百七十三。

又　卷六四《河北道十三》　德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六，客三千五百六十八。【略】棣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五，客四萬四百九十三。【略】濱州【略】皇朝户主九千一百八十五。

又　卷六五《河北道十四》　滄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二千三百七十

五，客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又 卷六六《河北道十五》 瀛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四，客四千一百。【略】莫州【略】皇朝户主四千五百三十，客六百五十。

又 卷六七《河北道十六》 易州【略】皇朝管主客户二千六百四十三。【略】雄州【略】户：皇朝管主客户四千四十。【略】霸州【略】户：皇朝户主三千六百六十三，客一千二百四十四。

又 卷六八《河北道十七》 保州【略】皇朝户主二千七百七十五，客一千。【略】定遠軍【略】皇朝管户主二千九百八十四，客一千二百三十九。【略】乾寧軍【略】户：皇朝户主一千七百八，客二百九十九。【略】破虜軍【略】至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割霸州永清、文安縣三百一十七户屬焉。【略】户：皇朝户主三百一十，客八十二。【略】威虜軍【略】户：皇朝户主客一千三百一十。【略】平塞軍【略】户：皇朝户主八百一十，客二十。【略】靜戎軍【略】户：管軍城周迴三鄉户五百一十九。【略】寧邊軍【略】户：皇朝户主五千八百八十三，客三百六。【略】保順軍【略】户：皇朝户主三千九十三，客六百七十七。

又 卷七二《劍南西道一》 益州【略】皇朝户主八萬九千四百三十八，客四萬二千四百四。

又 卷七三《劍南西道二》 彭州【略】皇朝户主二萬六千三百，客七千六百八十。【略】漢州【略】皇朝户主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八，客一萬二百六。【略】永康軍【略】皇朝户主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客五千八百五十七。

又 卷七四《劍南西道三》 眉州【略】皇朝户主三萬一千六百六十五，客三萬一千二百五十八。【略】嘉州【略】皇朝户主五千六百九十一，客二萬三千二百七。

又 卷七五《劍南西道四》 邛州【略】皇朝户主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七。【略】蜀州【略】皇朝户主三萬六千二百五十四，客一萬三百二十二。

又 卷七六《劍南西道五》 簡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四百五十九，客六千一十。【略】資州【略】皇朝管户主客二萬八百二十九。【略】懷安軍【略】皇朝户主一萬七百二十二，客二千八百三十七。

又 卷七七《劍南西道六》 雅州【略】皇朝户主八萬七百三十五，客三千八百二十六。【略】黎州【略】皇朝户主三百三十二，客一百八十六。

又 卷七八《劍南西道七》 茂州【略】皇朝户主二百七十三，客五十三，部落户八百二十九。【略】維州【略】皇朝管漢税户五十四，蕃户税户九百，蕃客户五千六百九十四。【略】塗州【略】領户三千三百三十四，口四千二百六十二。炎州【略】領户五千七百。徹州【略】領户三千三百。向州【略】領户一千六百二，口三千八百九十八。冉州【略】領户一千三百七十。穹州【略】領户三千四百三十六。

又 卷七九《劍南西道八》 戎州【略】皇朝管户夷漢主客都五千二百六十三。【略】協州【略】領户三百二十九。【略】昆州【略】領户一千二百六十七。盤州【略】領户一千九百六十。黎州【略】領户一千。匡州【略】領户四千八十。鬱州【略】領户一千三百九十。尹州【略】領户一千七百。曾州【略】領户一千。鉤州【略】領户一千二百七。靡州【略】領户一千二百。哀州【略】領户一千四百七十。宗州【略】領户一千九百三十。微州【略】領户一千一百五十。

又 卷八〇《劍南西道九》 霸州【略】皇朝户漢一百七十餘外，並蕃户。

又 卷八一《劍南西道十》 崲州【略】户一百五十五。【略】盞州【略】領户二百二十。直州【略】户一百。【略】位州【略】户一百，口無。玉州【略】户二百一十五，口無。嶂州【略】户一百，口無。

又 卷八二《劍南東道一》 梓州【略】皇朝户主三萬七千六百五十四，客二萬六千二百六十一。

又 卷八三《劍南東道二》 綿州【略】皇朝户主二萬八千四百三十六，客九千二百八十。

又 卷八四《劍南東道三》 劍州【略】皇朝户主七千五百三十六，客八千三百四。【略】龍州【略】皇朝户主八百九十，客六百四十二。

又 卷八五《劍南東道四》 陵州【略】皇朝户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客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略】榮州【略】皇朝户主五萬一十一，客一萬六千七百四。

又　卷八六《劍南東道五》　果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三千二百四十九，客六千六百三十七。【略】閬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客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四。

又　卷八七《劍南東道六》　遂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二千四十七，客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四。【略】普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三百六十六，客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四。

又　卷八八《劍南東道七》　瀘州【略】皇朝管漢户主二千四十七，獠户二千四百一十五。【略】能州【略】户十二。【略】浙州【略】户二十四。【略】納州【略】户一百六十八。【略】藍州【略】户五十一。【略】順州【略】户五十九。【略】宋州【略】户六十九。【略】高州【略】户二十一。【略】奉州【略】户三十九。【略】思峨州【略】户三十七。【略】晏州【略】户七十七。【略】長寧州【略】户三十八。【略】鞏州【略】户十五。【略】清州【略】户十五。【略】定州【略】户一十六。【略】富順監【略】皇朝户主二千二百九十八，客三千一百二。【略】昌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一百八十，客一萬二千七百。

又　卷八九《江南東道一》　潤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六百四十七，客一萬五千九百。

又　卷九〇《江南東道二》　昇州【略】皇朝户主四萬四千一百九，客一萬七千五百七十。

又　卷九一《江南東道三》　蘇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客七千三百六。

又　卷九二《江南東道四》　常州【略】皇朝户主二萬八千七十一，客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一。【略】江陰軍【略】皇朝户主七千六百四十五，客六千九百六。

又　卷九三《江南東道五》　杭州【略】皇朝户主六萬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

又　卷九四《江南東道六》　湖州【略】皇朝户主客共三萬八千七百四十八。

又　卷九五《江南東道七》　睦州【略】皇朝管主客户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一。【略】秀州【略】皇朝户主客二萬三千五十二。

又　卷九六《江南東道八》　越州【略】皇朝户主客五萬六千四百九十一。

又　卷九七《江南東道九》　衢州【略】皇朝户主客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九。【略】婺州【略】皇朝户主二千九百八十二，客六十四。

又　卷九八《江南東道十》　明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八百七十八，客一萬六千八百三。【略】台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客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二。

又　卷九九《江南東道十一》　温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六千八十二，客二萬四千六百五十八。【略】處州【略】皇朝户主客二萬五百八十六。

又　卷一〇〇《江南東道十二》　福州【略】皇朝户主四萬八千八百五，客四萬五千六百七十。【略】南劍州【略】皇朝户主三萬三千八百三十，客二萬二千八百四十。

又　卷一〇一《江南東道十三》　建州【略】皇朝户主四萬六千六百三十七，客四萬三千八百五十五。【略】邵武軍【略】皇朝户主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一，客一萬三千四百九十。

又　卷一〇二《江南東道十四》　泉州【略】皇朝户主五萬二千五十六，客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五。【略】漳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客四千二百七十七。【略】汀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客四千二百七十七。【略】興化軍【略】皇朝户主一萬三千一百七，客二萬六百。

又　卷一〇三《江南西道一》　宣州【略】皇朝户主三萬四千九百二十七，客一萬二千二十五。【略】廣德軍【略】户：皇朝户主九千七百六，客一千二十七。

又　卷一〇四《江南西道二》　歙州【略】皇朝户主四萬八千五百六十，客三千二百三。

又　卷一〇五《江南西道三》　太平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九，客二千八百四十一。【略】池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一，客一萬五千四十三。

又　卷一〇六《江南西道四》　洪州【略】皇朝户主七萬二千三百五

十，客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八。【略】筠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九千三百九十六，客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

又 卷一〇七《江南西道五》 饒州【略】皇朝户主二萬二千八百五，客二萬三千一百一十二。【略】信州【略】皇朝户主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九，客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六。

又 卷一〇八《江南西道六》 虔州【略】皇朝户主六萬七千八百一十，客一萬七千三百三十六。

又 卷一〇九《江南西道七》 袁州【略】皇朝户主四萬四千八百，客三萬四千九百三。【略】吉州【略】皇朝户主五萬八千六百七十三，客六萬七千七百八十。

又 卷一一〇《江南西道八》 撫州【略】皇朝户主客共六萬一千二百七十九。【略】建昌軍【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二，客七千八百四十五。

又 卷一一一《江南西道九》 江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九，客一萬二千四十五。【略】南康軍【略】皇朝户主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二，客一萬二千三百六。

又 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 鄂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四百七十，客一萬五千一十四。

又 卷一一三《江南西道十一》 岳州【略】皇朝户主六千二百九十八，客八千二百九十七。【略】興國軍【略】皇朝户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四，客一萬九百九十六。

又 卷一一四《江南西道十二》 潭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三，客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三。

又 卷一一五《江南西道十三》 衡州【略】皇朝户主六千九百七十二，客七千五百二十二。【略】邵州【略】皇朝主六千三百七十六，客三千六百九十六。

又 卷一一六《江南西道十四》 道州【略】皇朝户主九千七百二十五，客七千五十。【略】永州【略】皇朝户主八千一百四十八，客六千二百三十。【略】全州【略】皇朝户主五千一百一十七，客二千四百六十二。

又 卷一一七《江南西道十五》 郴州【略】皇朝户主六千三百三十八，客一千一百六十二。【略】連州【略】皇朝户主六千二百六，客七千五十四。【略】桂陽監【略】户：今管主客户四千四十七，丁九千二百六十，口只納銀，無秋夏稅。主一千五，計丁三千三百四十二，每月係銀九百二兩零。客二千七百八十，計丁五千四百八十八，每月係銀一千四十二兩有零。又有山河户二百六十二，計丁四百三十，每月銀五十四兩有零。

又 卷一一八《江南西道十六》 澧州【略】皇朝户主六千一百三十六，客五千八百一十。【略】朗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客三千四百五十一。

又 卷一二〇《江南西道十八》 涪州【略】皇朝户主三千五百一，客八千五百四十七。【略】黔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二百七十九，客二千五百四。

又 卷一二三《淮南道一》 揚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四，客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

又 卷一二四《淮南道二》 和州【略】皇朝户主四千七百八十九，客四千九百六十一。【略】楚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五百七十八，客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九。

又 卷一二五《淮南道三》 舒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二，客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八。

又 卷一二六《淮南道四》 廬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七，客二萬六千四百一十一。

又 卷一二七《淮南道五》 蘄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客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七。【略】光州【略】皇朝户主五千二百五十一，客一萬三千三百三十。

又 卷一二八《淮南道六》 滁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八百三十九，客九千八百三十四。【略】濠州【略】皇朝户主七千四百四十七，客一萬八百六十四。

又 卷一二九《淮南道七》 壽州【略】皇朝户主六千九百九十七，客二萬六千五百六。

又 卷一三〇《淮南道八》 泰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八，客二萬二百八十三。【略】通州【略】户：皇朝户主八千八十七，客二千七百。【略】海陵監【略】户：皇朝管煎鹽亭户七百一十八，丁一千

二百二十。【略】利豐監【略】户：管亭户一千三百四十二，計一千六百九十四丁。【略】高郵軍【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客九千一百三十七。【略】天長軍【略】皇朝户主七千一百四十八，客七千六百三十二。【略】建安軍【略】户：皇朝户主二千五十五，客七千八百。

又　卷一三一《淮南道九》　黄州【略】皇朝户主七千三百四十二，客三千六百九。【略】漢陽軍【略】皇朝户主一千四百三十九，客二千二百八十。

又　卷一三二《淮南道十》　安州【略】皇朝户主四千二百七十六，客八千三百一十二。【略】信陽軍【略】皇朝户主一千二十，客四百四十六。

又　卷一三三《山南西道一》　興元府【略】皇朝管户主萬一千三百六十四，客六千一百七十。【略】西縣【略】皇朝管【略】户主一千七百四十三，客一千七百一十四。【略】三泉縣【略】皇朝户主一千一百二，客一千七十。

又　卷一三四《山南西道二》　鳳州【略】皇朝户主八千四百八十九，客四千六百八十。【略】文州【略】皇朝户主五千三百五十七，客一千九十四，部落户五百二十三。

又　卷一三五《山南西道三》　興州【略】皇朝户主二千二百二十二，客二千五百三十七。【略】利州【略】皇朝户主四千三百一，客五千三百九十九。

又　卷一三六《山南西道四》　合州【略】皇朝户主九千六十一，客一萬七千一百五十。【略】渝州【略】皇朝户主三千六百九十二，客一萬六千二百五十。

又　卷一三七《山南西道五》　開州【略】皇朝户主三千六百八十六，客七千八百五十九。【略】達州【略】皇朝户主二千六百六十，客一萬三百三十一。

又　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　洋州【略】皇朝户主七千四百四十一，客三千六百五十九。【略】渠州【略】皇朝户主四千三十六，客一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略】廣安軍【略】皇朝户主六千二百五十三，客一萬五千四百六十三。

又　卷一三九《山南西道七》　巴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九十三，客七千六百五十九。【略】蓬州【略】皇朝户主六千一百四十四，客一萬六千五十六。

又　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　集州【略】皇朝户主二千七百一十三，客三千二百三十五。【略】壁州【略】皇朝户主七百一十九，客二千一百三十七。

又　卷一四一《山南西道九》　金州【略】皇朝户主三千六百一十七，客八千四百一十五。【略】商州【略】皇朝户主三千七百六十三，客一千三百五。

又　卷一四二《山南東道一》　鄧州【略】皇朝户主六千一十，客一萬四千三百六十六。【略】唐州【略】皇朝户主二千三百八十七，客五千四十一。

又　卷一四三《山南東道二》　均州【略】皇朝户主三千七百九十二，客三千八百二十七。【略】房州【略】皇朝户主四千八百八十二，客六百九十。

又　卷一四四《山南東道三》　隨州【略】皇朝户主三千一百六十四，客三千四十九。【略】郢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三百八，客二千六百五十八。【略】復州【略】皇朝户主三千一百一十七，客四千三百一十一。

又　卷一四五《山南東道四》　襄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三，客一萬五千五百二十九。【略】光化軍【略】户：皇朝户主三千六百八十五，客三千三百四十五。

又　卷一四六《山南東道五》　荆州【略】皇朝户主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客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三。【略】荆門軍【略】皇朝户主一千七百三十四，客二千三百三十六。

又　卷一四七《山南東道六》　峽州【略】皇朝户主二千九百八十三，客一千四百一十八。【略】雲安軍【略】皇朝户主四千三百一十，客三千四百八十九。

又　卷一四八《山南東道七》　夔州【略】皇朝户主三千八百五十七，客三千二百三。【略】歸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一百二十七，客一千四百三十五。

又　卷一四九《山南東道八》　萬州【略】皇朝户主六百一十九，客一千二百八十五。【略】忠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九百七十，客一萬六千七百二十。【略】梁山軍【略】皇朝户主六百八十二，客四千六百七十二。

又　卷一五〇《隴右道一》　秦州【略】皇朝户主一萬九千一百四十四，客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七。【略】成州【略】皇朝户主三千七百六十，客五千八百八十。【略】太平監【略】户：皇朝管諸務郭内主客一千三百九十七。

又　卷一五一《隴右道二》　渭州【略】皇朝管户主一千二百三十一，客一千二百九十二。

又　卷一五四《隴右道五》　階州【略】皇朝户主一千六十九，客四千六百二十。

又　卷一五七《嶺南道一》　廣州【略】皇朝户主一萬六千五十九，客未有數。

又　卷一五八《嶺南道二》　潮州【略】皇朝户主、客都共五千八百三十一。【略】恩州【略】皇朝户主六百三十四，客一百四十六。【略】春州【略】皇朝都共户主三百九十二，客一十三。【略】藤州【略】皇朝户主、客共一千一百四十七。【略】龔州【略】皇朝户主六百一十五，客二百五十二。

又　卷一五九《嶺南道三》　韶州【略】皇朝户主九千八百二，客九百五十四。【略】端州【略】皇朝管户主二百二十三，客六百二十。【略】循州【略】皇朝户主六千一百一十五，客二千二百二十四。

又　卷一六〇《嶺南道四》　梅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略】英州【略】皇朝户主四千三百八十七，客五百九十二。【略】南雄州【略】皇朝户主七千七百三十八，客六百二十五。

又　卷一六一《嶺南道五》　賀州【略】皇朝户主四千六百九十七，客一千七百六十二。【略】高州【略】皇朝兩州合爲兩縣管户主二千四百九十四。

又　卷一六二《嶺南道六》　桂州【略】皇朝管户主一萬六千七百一十九，客七千七百五十九。

又　卷一六三《嶺南道七》　南儀州【略】皇朝户主、客六百三十八丁。【略】新州【略】皇朝户主六千八十七，客一百二十一。【略】賓州【略】皇朝管户六百二十八，只言主户。【略】昭州【略】皇朝都管户主三千七百八十五，客一千三百三十四。【略】蒙州【略】皇朝户主二千五百七十七，客八百一十二。【略】潯州【略】皇朝户主三百三十二，客八百八十一。

又　卷一六四《嶺南道八》　康州【略】皇朝管二州户主、客一千四十九。封州【略】皇朝户主、客共一千一百三十二。【略】梧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一百八十八，客四百九十九。

又　卷一六五《嶺南道九》　賓州【略】皇朝户主、客五百四十七。【略】象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一百三十四，客一千三百六十。

又　卷一六六《嶺南道十》　融州【略】皇朝户主一千八百，客七百一十八。【略】邕州【略】皇朝户主、客五千九百五十。【略】貴州【略】皇朝户主、客共五百一十四。【略】横州【略】皇朝管二縣户一百五十九。【略】

又　卷一六七《嶺南道十一》　容州【略】皇朝户主都管二千九百二十二丁。【略】化州【略】皇朝都管户六百四十四。【略】白州【略】皇朝户主、客一千四百九十一。【略】欽州【略】皇朝户主、客共二千八百四十二。【略】

又　卷一六八《嶺南道十二》　柳州【略】皇朝户主八百四十八，客二千八百六十二。【略】宜州【略】皇朝户主一千七百八十六，客五百九十六。【略】溫泉州【略】户：今管主、客户一百七十四。思順州【略】户：今管主、客户三百五。歸化州【略】户：今管户一百一十六。歸恩州【略】户：今管主、客户二百一。紆州【略】户：今管户二百九十一。芝忻州【略】户：今管户六百五十二。述昆州【略】户：今管户三百七十一。蕃州【略】户：今管户三十七。琳州【略】户：今管户二百四十。環州【略】户：今管户二百四十。金城州【略】户：管一百三十一。智州【略】户：管三十七。【略】文州【略】户：管主户五十二。【略】鎮寧州【略】户：管五十一。【略】富安砂監【略】管人户一百六十八丁，採朱砂一千八十斤。

又　卷一六九《嶺南道十三》　太平軍【略】皇朝丁四千七百六十

二。本州供丁，不供户。【略】雷州【略】皇朝户主一百一，客五，蜑户二。【略】儋州【略】皇朝管丁六百八十五，不言户。【略】瓊州【略】皇朝兩州共管户三千五百一十五丁。【略】新崖州【略】皇朝户主三百四十，客一十一。【略】萬安州【略】皇朝管户二百八十九。

又　卷一七一《嶺南道十五》　籠州【略】户：都管户三千六百六十七。

宋・錢若水《太宗皇帝實録》卷七九　（至道二年）天下户四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四京》　東京，開封府。户：主一十八萬三千七百七十，客五萬一千八百二十九。【略】西京，河南府【略】户：主七萬八千五百五十，客三萬七千一百二十五。【略】南京，應天府【略】户：主六萬五千四百九十，客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四。【略】北京，大名府【略】户：主一十萬二千三百二十一，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八。

又　《京東路》　東路【略】青州【略】户：主六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客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六。【略】密州【略】户：主七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客七萬六千五百五。【略】沂州【略】户：主三萬五千一百二十，客二萬四千九百六十九。【略】登州【略】户：主四萬九千五百六十，客二萬八千六百七十。【略】萊州【略】户：主七萬五千二百八十一，客四萬七千七百。【略】濰州【略】户：主三萬六千八百六，客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略】淄州【略】户：主三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客二萬四千八。【略】淮陽軍。【略】户：主二萬三千九百四十八，客五萬一千五百四十一。

西路【略】兖州【略】户：主五萬六千一百七十八，客三萬九千五百二十四。【略】徐州【略】户：主八萬四千八百七十，客一萬九千四十六。【略】曹州【略】户：主四萬二千三百五十，客二萬二百五十二。【略】鄆州【略】户：主六萬七千二百六十，客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七。【略】濟州【略】户：主四萬一千四十五，客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三。【略】單州【略】户：主四萬八千四百七十，客一萬一千八百七。【略】濮州【略】户：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七，客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九。

又　《京西路》　南路【略】襄州【略】户：主四萬七百七十二，客五萬二千二百五十五。【略】鄧州【略】户：主一萬七千三百七十，客一萬七千一百五。【略】隨州【略】户：主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五，客二萬五千九百七十七。【略】金州【略】户：主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二，客二萬三千四十九。【略】房州【略】户：主一萬四千一百一十八，客七千一百一十三。【略】均州【略】户：主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客五千三十二。【略】鄖州【略】户：主六千六百四十，客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五。【略】唐州【略】户：主二萬一千七百五十八，客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三。

北路【略】潁昌府【略】户：主三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客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七。【略】鄭州【略】户：主一萬四千七百四十四，客一萬六千二百三十二。【略】滑州【略】户：主二萬九百五十九，客二千四百二十三。【略】孟州【略】户：主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客七千三百三十三。【略】蔡州【略】户：主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六，客七萬五千九百三十。【略】陳州【略】户：主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九，客一萬八千五百八十四。【略】潁州【略】户：主四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客四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略】汝州【略】户：主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客二萬八千二百三十六。【略】信陽軍。【略】户：主五千六百六十六，客一萬二千七百三十一。

又　卷二《河北路》　東路【略】澶州【略】户：主三萬六千六百三十七，客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二。【略】滄州【略】户：主五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客四千五百三十五。【略】冀州【略】户：主四萬二千，客九千一百三十六。【略】瀛洲【略】户：主三萬一千六百一，客一千七百二十六。【略】博州【略】户：主四萬九千八百五十四。客二萬三千三十八。【略】棣州【略】户：主三萬五百八十，客八千三百六十三。【略】莫州【略】户：主一萬三千，客四百三十六。【略】雄州【略】户：主八千七百七，客二百六十二。【略】霸州【略】户：主一萬四千一百二，客九百五十七。【略】德州【略】户：主二萬八千八百一十一，客一萬八千二十七。【略】濱州【略】户：主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二，客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一。【略】恩州【略】户：主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五，客二萬二千四十九。【略】永靜軍。【略】户：主二萬二百七十三，客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二。【略】乾寧軍。【略】户：主五千二百六十三，客一千一百九十三。【略】信安軍。【略】户：主三百一十八，客三百九十一。【略】保定軍。【略】户：主八

百二十八，客二百三十三。

西路【略】真定府【略】户：主六萬九千七百五十三，客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四。【略】相州【略】户：主二萬六千七百五十三，客二萬一千九十三。【略】定州【略】户：主四萬四千五百三十，客一萬四千七百三十。【略】邢州【略】户：主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客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七。【略】懷州【略】户：主一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二。【略】衛州【略】户：主三萬三千八百四十三，客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略】洺州【略】户：主二萬五千一百七，客一萬六百五十二。【略】深州【略】户：主三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客五千二百五十。【略】磁州【略】户：主二萬二十四，客九千一百一。【略】祁州【略】户：主二萬一千二百六十八，客二百二十四。【略】趙州【略】户：主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一，客六千二百五十六。【略】保州【略】户：主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三，客三千四百二十。【略】安肅軍。【略】户：主五千九十七，客一千四。【略】永寧軍。【略】户：主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二，客九千五十七。【略】廣信軍。【略】户：主三千一百七十三，客一百八十。【略】順安軍。【略】户：主六千一百六，客三千八百三十一。

又 卷三《陝西路》 永興軍路【略】京兆府【略】户：主一十五萬八千七十二，客六萬五千二百四十。【略】河中府【略】户：主四萬九千三百五十一，客五千五百一十六。【略】陝州【略】户：主三萬二千八百四十，客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略】延州【略】户：主三萬四千九百一十八，客一千八百四十九。【略】同州【略】户：主六萬九千四十四，客一萬五百五十六。【略】華州【略】户：主六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客一萬一千八百三十六。【略】耀州【略】户：主一萬九千八百二，客六千一百八。【略】邠州【略】户：主五萬三千六百五十二，客六千一百八十五。【略】鄜州【略】户：主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二，客七千六百七十四。【略】解州【略】户：主二萬五千四，客三千九百三十一。【略】慶州【略】户：主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客六千三百八十三。【略】虢州【略】户：主一萬六百六，客六千九百六十五。【略】商州【略】户：主一萬八千八十九，客六萬二千三百三十六。【略】寧州【略】户：主三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客四千一百六。【略】坊州【略】户：主八千二百三十六，客五千四百三。【略】丹州【略】户：主七千九百八十八，客一千八百四十七。【略】環州【略】户：主四千一百九十九，客二千三百八十四。【略】保安軍。【略】户：主九百一十九，客一百二十二。

秦鳳路【略】鳳翔府【略】户：主一十二萬七千一十八，客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一。【略】秦州【略】户：主四萬三千二百三十六，客二萬三千八百八。【略】涇州【略】户：主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八，客七千七百七十二。【略】熙州【略】户主一百九十九，客一千一百五十七。【略】隴州【略】户：主一萬五千七百二，客九千九十二。【略】成州【略】户：主一萬二千，客二千六百五十九。【略】鳳州【略】户：主二萬二百九十四，客一萬七千九百。【略】岷州【略】户：主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客七千七百六十一。【略】渭州【略】户：主二萬六千六百四十，客一萬九百九十六。【略】原州【略】户：主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客五千五百六十一。【略】階州【略】户：主二萬三千九百三十六，客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五。【略】河州【略】户：主二百九十五，客二百九十六。【略】蘭州【略】户：主四百一十九，客二百二十四。【略】鎮戎軍。【略】户：主一千四百三十四，客二千六百九十六。【略】德順軍。【略】户：主七千五百八十九，客九千一百五十二。【略】通遠軍。【略】户：主一千三百九十二，客三千三百三十七。

又 卷四《河東路》 太原府【略】户：主七萬八千五百六十六，客二萬七千五百七十二。【略】潞州【略】户：主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八，客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七。【略】晉州【略】户：主七萬七千四百八十六，客四千五百九十八。【略】府州【略】户：主一千二百六十二，客七十八。【略】麟州【略】户：主三千七百九十，客一百九十六。【略】絳州【略】户：主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二，客六千五百三十五。【略】代州【略】户：主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九，客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略】隰州【略】户：主三萬七千八百三十六，客一千一百二十一。【略】忻州【略】户：主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一，客四千七百五十一。【略】汾州【略】户：主四萬一千六百五十五，客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二。【略】澤州【略】户：主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一，客一萬二千七百八。【略】憲州【略】户：主二千七百四十一，客八百一十一。【略】嵐州【略】户：主一萬一百四十六，客一千

三百一十三。【略】石州【略】户：主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四，客二千一百七十九。【略】遼州【略】户：主五千五百七十八，客一千七百二十五。【略】豐州【略】户：主二十二，客一百三十六。【略】威勝軍。【略】户：主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客七千九百一十六。【略】平定軍。【略】户：主七千一百七十六，客二百五十七。【略】岢嵐軍。【略】户：主八百一十四，客一千六百九十二。【略】寧化軍。【略】户：主四百七十六，客六百四十。【略】火山軍。【略】户：主一千三百四，客五百七十一。【略】保德軍。【略】户：主六百一十二，客二百一十七。

又　卷五《淮南路》　東路【略】揚州【略】户：主二萬九千七十七，客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五。【略】亳州【略】户：主八萬六千八百一十一，客三萬四千六十八。【略】宿州【略】户：主五萬七千八百一十八，客四萬八千六十。【略】楚州【略】户：主五萬九千七百二十七，客二萬一十八。【略】海州【略】户：主二萬六千九百八十三，客二萬六百六十。【略】泰州【略】户：主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客七千一百二。【略】泗州【略】户：主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客一萬七千二百四十。【略】滁州【略】户：主二萬九千九百二十二，客一萬三百六十三。【略】真州【略】户：主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客一萬七千六十八。【略】通州【略】户：主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二，客三千二百四十七。【略】西路【略】壽州【略】户：主五萬六十三，客七萬二千七百五。【略】廬州【略】户：主六萬一百三十六，客三萬三百五十二。【略】蘄州【略】户：主七萬四千一十七，客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六。【略】和州【略】户：主二萬六千一百六十三，客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六。【略】舒州【略】户：主七萬九千五十，客四萬七千四百三十四。【略】濠州【略】户：主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七，客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七。【略】光州【略】户：主二萬五千二百九十六，客四萬六百六十二。【略】黄州【略】户：主三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客四萬九千五。【略】無爲軍。【略】户：主四萬二百五十八，客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九。

又　《兩浙路》　杭州【略】户：主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略】越州【略】户：主一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五，客三百三十七。【略】蘇州【略】户：主一十五萬八千七百六十七，客一萬五千二百二。【略】潤州【略】户：主三萬三千三百一十八，客二萬一千四百八十。【略】湖州【略】户：主一十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二，客一萬五百九。【略】婺州【略】户：主一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一，客八千三百四十六。【略】明州【略】户：主五萬七千八百七十四，客五萬七千三百三十四。【略】常州【略】户：主九萬八百五十二，客四萬五千五百八。【略】溫州【略】户：主八千四百八十九，客四萬一千四百二十七。【略】台州【略】户：主一十二萬四百八十一，客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二。【略】處州【略】户：主二萬三百六十三，客六萬八千九百九十五。【略】衢州【略】户：主六萬九千二百四十五，客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二。【略】睦州【略】户：主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客九千八百三十六。【略】秀州【略】户：主一十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七，客無。

又　卷六《江南路》　東路【略】江寧府【略】户：主一十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七，客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五。【略】宣州【略】户：主一十二萬九百五十九，客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三。【略】歙州【略】户：主一十萬三千七百一十六，客二千八百六十八。【略】江州【略】户：主七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客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六。【略】池州【略】户：主一十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客二萬四千七百八。【略】饒州【略】户：主一十五萬三千六百五，客三萬四千五百九十。【略】信州【略】户：主一十萬九千四百一十，客二萬三千二百七。【略】太平州【略】户：主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客九千二百七十七。【略】南康軍。【略】户：主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七，客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九。【略】廣德軍。【略】户：主四萬一百四十六，客二百五十三。

西路【略】洪州【略】户：主一十八萬七百六十，客七萬五千四百七十四。【略】虔州【略】户：主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客一萬六千五百九。【略】吉州【略】户：主一十三萬七百六十七，客十四萬二千六百三十。【略】袁州【略】户：主七萬九千二百七，客五萬四百七十七。【略】撫州【略】户：主九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客六萬一千九百二十一。【略】筠州【略】户：主三萬六千一百三十四，客四萬三千四百五十七。【略】興國軍。【略】户：主四萬九百七十，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略】南安軍。【略】户：主三萬四千二十四，客一千七百七十五。【略】臨江軍。【略】

户：主六萬八千二百八十六，客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一。【略】建昌軍。【略】户：主八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客二萬五千六百二十六。

又《荆湖路》　南路【略】潭州【略】户：主一十七萬五千六百六十，客一十八萬二千一百六十四。【略】衡州【略】户：主七萬四千八十七，客一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三。【略】道州【略】户：主二萬三千三十八，客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略】永州【略】户：主五萬八千六百二十五，客二萬八千五百七十六。【略】郴州【略】户：主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二，客一萬五千七十六。【略】邵州【略】户：主六萬一千八百四十一，客三萬五千三百九十三。【略】全州【略】户：主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八，客四千七百三十七。【略】桂陽監。【略】户：主三萬八百六十六，客九千九百八十二。

北路【略】江陵府【略】户：主五萬六千三百一十四，客一十三萬三千六百八。【略】鄂州【略】户：主五萬三千一百五十，客七萬二千一百七。【略】安州【略】户：主二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客三萬五千二百二十。【略】鼎州【略】户：主三萬三千六十四，客八千九十六。【略】澧州【略】户：主一萬九千四百三，客三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略】峽州【略】户：主一萬二千六百九，客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七。【略】岳州【略】户：主五萬六百五，客四萬六千七十九。【略】歸州【略】户：主六千八百七十七，客二千七百六十一。【略】辰州【略】户：主五千六百六十九，客三千二百四十四。【略】沅州【略】户：主七千五十一，客三千五百一十四。【略】誠州【略】户：主九千七百三十四，客七百四十一。

又　卷七《成都府路》　成都府【略】户：主一十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客四萬九千七百一十。【略】眉州【略】户：主四萬八千一百七十九，客二萬七千九百五十。【略】蜀州【略】户：主六萬五千五百九十九，客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八。【略】彭州【略】户：主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八，客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略】綿州【略】户：主一十萬六千六十四，客一萬七千八十五。【略】漢州【略】户：主六萬一千六百九十七，客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略】嘉州【略】户：主一萬七千七百二十，客五萬二千八百二十六。【略】邛州【略】户：主六萬三千四十九，客一萬七千八十一。【略】黎州【略】户：主一千七百九十七，客九百一十五。【略】雅州【略】户：主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一，客九千五百二十六。【略】茂州【略】户：主三百一十八，客二百三十九。【略】簡州【略】户：主三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客七千五百七十六。【略】威州【略】户：主一千二百八十六，客三百八十三。【略】陵井監。【略】户：主三萬一千九百九，客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九。

又《梓州路》　梓州【略】户：主五萬八千七百七，客二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略】遂州【略】户：主三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客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六。【略】果州【略】户：主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三，客一萬四千八十五。【略】資州【略】户：主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九，客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六。【略】普州【略】户：主九千一百二十二，客二萬三百七十八。【略】昌州【略】户：主五千八百二十二，客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一。【略】戎州【略】户：主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三，客四千一百八十六。【略】瀘州【略】户：主二千六百四十七，客三萬二千四百一十七。【略】合州【略】户：主一萬八千一十三，客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一。【略】榮州【略】户：主四千九百一十一，客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略】渠州【略】户：主一萬九百一十，客九千八百九十四。【略】懷安軍。【略】户：主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一，客三千一百八十四。【略】廣安軍。【略】户：主一萬五百二十一，客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略】富順監。【略】户：主二千九百九十一，客八千一百九十三。

又　卷八《利州路》　興元府【略】户：主四萬八千五百六十七，客九千一百六十一。【略】利州【略】户：主五千五百三十五，客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四。【略】洋州【略】户：主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九，客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八。【略】閬州【略】户：主三萬六千五百三十六，客一萬七千七百一。【略】劍州【略】户：主二萬六百五十九，客七千五百八十六。【略】巴州【略】户：主八千六百五，客二萬三千二百六十一。【略】文州【略】户：主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五，客五百七十三。【略】興州【略】户：主三千一百九十二，客一萬五十二。【略】蓬州【略】户：主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二，客二萬五百九十六。【略】龍州【略】户：主三千七百九十六，客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六。【略】三泉縣。【略】户：主三千三百三十七，客二千九百七十七。

又《夔州路》　夔州【略】户：主七千四百九十七，客三千七百一十六。【略】黔州【略】户：主七百九十，客二千五十八。【略】達州【略】户：主六千四百七十六，客四萬一百六十五。【略】施州【略】户：主九千三百二十三，客九千七百八十一。【略】忠州【略】户：主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七，客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三。【略】萬州【略】户：主六千四百五十七，客一萬四千九十八。【略】開州【略】户：主八千七百四，客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六。【略】涪州【略】户：主二千五百七十，客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八。【略】渝州【略】户：主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三，客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七。【略】雲安軍。【略】户：主四千五百三十五，客六千五百四十三。【略】梁山軍。【略】户：主三千六百二十三，客八千六百五十四。【略】南平軍。【略】户：主六百一十七，客三千二十。【略】大寧監。【略】户：主一千三百一，客五千三百二十九。

又　卷九《福建路》　福州【略】户：主一十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六，客九萬六千九百一十六。【略】建州【略】户：主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六，客一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略】泉州【略】户：主一十四萬一千一百九十九，客六萬二百七。【略】南劍州【略】户：主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五，客六萬二百六。【略】汀州【略】户：主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客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七。【略】漳州【略】户：主三萬五千九百二十，客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九。【略】邵武軍。【略】户：主五萬八千五百九十，客二萬九千四。【略】興化軍。【略】户：主三萬五千一百五十三，客二萬八十四。

又《廣南路》　東路【略】廣州【略】户：主六萬四千七百九十六，客七萬八千四百六十五。【略】韶州【略】户：主五萬三千五百一，客三千九百三十七。【略】循州【略】户：主二萬五千六百三十四，客二萬一千五百五十八。【略】潮州【略】户：主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客一萬七千七百七十。【略】連州【略】户：主三萬四百三十八，客六千五百四。【略】賀州【略】户：主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八，客六千二百六十七。【略】封州【略】户：主一千七百二十六，客一千一十三。【略】端州【略】户：主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客一萬三千八百三十四。【略】新州【略】户：主八千四百八十，客五千一百六十七。【略】康州【略】户：主八千九百七十九，客無。【略】南恩州【略】户：主五千七百四十八，客二萬一千四百六十六。【略】梅州【略】户：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略】南雄州【略】户：主一萬八千六百八十六，客一千六百五十三。【略】英州【略】户：主六千六百九十，客一千三百二十九。【略】惠州【略】户：主二萬三千三百六十五，客三萬七千七百五十六。

西路【略】桂州【略】户：主五萬六千七百九十一，客九千五百五十三。【略】容州【略】户：主一萬二百二十九，客三千五百四十七。【略】邕州【略】户：主四千八百七十，客四百一十八。【略】象州【略】户：主五千四百三十五，客三千二百八十三。【略】融州【略】户：主二千八百一十三，客二千八百四十五。【略】昭州【略】户：主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客九十。【略】梧州【略】户：主三千九百一十四，客一千八百二十一。【略】藤州【略】户：主五千七十，客一千三百一十二。【略】龔州【略】户：主四千五百五十三，客三千四百八十六。【略】潯州【略】户：主二千二百二十九，客三千九百一十二。【略】貴州【略】户：主四千二十二，客三千四百三十八。【略】柳州【略】户：主七千二百九十四，客一千四百三十六。【略】宜州【略】户：主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客四千二百七十三。【略】賓州【略】户：主四千六百一十二，客三千八。【略】橫州【略】户：主三千一百七十二，客二百七十九。【略】化州【略】户：主六千一十八，客三千二百五十五。【略】高州【略】户：主八千七百三十七，客三千二十九。【略】雷州【略】户：主四千二百七十二，客九千五百一十二。【略】白州【略】户：主三千七百二十七，客八百六十二。【略】欽州【略】户：主一萬二百九十五，客二百五十七。【略】鬱林州【略】户：主三千五百四十二，客二千三。【略】廉州【略】户：主六千六百一，客八百九十九。【略】瓊州【略】户：主八千四百三十三，客五百三十。【略】昌化軍【略】户：主七百四十五，客九十。【略】萬安軍【略】户：主一百二十，客九十七。【略】朱崖軍【略】户：主三百四十，客一十一。

宋・曾鞏《隆平集》卷三《户口》　建隆元年，版籍之數，【略】户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略】户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至道三年，户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大中祥符八年，户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萬一千九百三十。【略】寶元元年，

户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建隆元年十月壬申）有司請據諸道所具版籍之數，升降天下縣望，【略】凡望縣五十，户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十；緊縣六十七，户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上縣八十九，户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中縣一百一十五，户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中下縣一百一十，户五萬九千七百七十。總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按總數不符，應作九十六萬七千四百四十三户。

又　卷四〇　（至道二年）大有年，天下户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又　卷六六　（景德四年七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收户三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總舊實管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户，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口，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户，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略】欲望特降詔旨，自今以咸平六年户口賦入爲額，歲較其數，具上史館。』從之。

又　卷七〇　（大中祥符元年）天下户七百九十萬八千五百五十五，口一千七百八十萬三千四百一。

又　卷七二　（大中祥符二年）天下户八百四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又　卷七六　（大中祥符四年）天下户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十四萬一千四百一十九。

又　卷八三　（大中祥符七年）天下户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又　卷八六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辛酉）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户口財賦，凡户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三十

又　卷九四　（天禧三年）天下户八百五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六，口一千九百四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六。

又　卷九六　（天禧四年）天下户九百七十一萬六千七百一十二，口二千二百七十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二。

又　卷九七　（天禧五年）天下户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三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

又　卷一〇一　（天聖元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一十四萬四千九百八十三，口一千九百五十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四；客户三百七十五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五百九十四萬四千一十五。

又　卷一〇八　（天聖七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萬九千八百九十六，口二千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客户四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口六百二萬二千三百一十二。

又　卷一一〇　（天聖九年）天下上户部主户五百九十七萬八千六十五，口一千三百二十一萬九百二十四；客户三百四十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口五百七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又　卷一一五　（景祐元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六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口二千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一十四；客户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口六百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七。

又　卷一一八　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

又　卷一二〇　（景祐四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五十三，口一千五百二十九萬五千五百二十七，客户四百四十三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口七百一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九。

又　卷一二三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户數：【略】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寶元元年一千一十萬四千二百九十。

又　卷一二五　（寶元二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四十七萬九百九十五，口千四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客户三百七十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口六百一十九萬五千四百二。

又　卷一三八　（慶曆二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六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一千四百八十三萬一千九百二；客户三百七十六萬四千六百二十六，口六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三十三。

又　卷一五七　（慶曆五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八十六萬二千八百八十九，口一千五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客户三百八十二萬五十八，口六百三十九萬二百六十四。

又　卷一六五　（慶曆八年）天下上户部户口，主户六百八十九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口一千五百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客户三百八十二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口六百四十八萬八千三百四十一。

又　卷一六九　（皇祐二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六百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口一千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一；客户三百八十三萬四千九百五十七，口六百五十六萬四千一百二十一。

又　卷一七五　（皇祐五年）天下上户部户口，主户六百九十三萬七千三百八十，口一千五百五十九萬七千四百五十；客户三百八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口六百六十九萬五千四百一十一。

又　卷一八八　（嘉祐三年）天下主户六百九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口一千五百七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客户三百八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口六百七十二萬六千三百三。

又　卷一九五　（嘉祐六年）天下上户部主户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口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客户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口六百八十萬七千五百三十二。

又　卷一九九　（嘉祐八年）天下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丁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又　卷二〇三　（治平元年）户一千二百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一，丁二千八百八十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二。

又　卷二〇六　（治平二年）户一千二百九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丁二千九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三。

又　卷二〇八　（治平三年）户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丁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又　卷二四一　（熙寧五年）天下上户部主户一千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六十九，丁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一百九十七；客户四百五十九萬二千六百九十一，丁六百一十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五。

又　卷二七一　（熙寧八年）天下上户部主户一千六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五，丁一千五百八十九萬六千三百四；客户五百萬一千七百五十四，丁七百九十一萬八百六十一。

又　卷二八六　（熙寧十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口三千八十萬七千二百一十一。

又　卷二九五　（元豐元年）天下上户部主户一千九十九萬五千一百三十三，丁一千六百五十一萬一千六十一；客户五百四十九萬七千四百九十八，丁七百八十一萬五千四十一。

又　卷三一〇　（元豐三年）天下上户部主户一千一百二十四萬四千六百一，丁一千六百二十三萬六千四百三十；客户五百四十八萬五千九百三，丁七百五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一。

又　卷三四一　（元豐六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千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四、丁千六百九十五萬四千二百六，客户五百八十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九、丁八百一萬五千九十四。

又　卷三九三　（元祐元年）天下上户部主户一千一百九十萬三千六百六十八，丁二千七百七十四萬一千六百；客户六百五萬三千四百二十四，丁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一千六。

又　卷四二〇　（元祐三年）天下上户部：主户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户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

又　卷四六八　（元祐六年）天下上户部，主户千二百四十二萬七千一百一十一，丁二千八百七十五萬四百五十五。客户六百二十二萬七千九百八十二，丁一千二百七十四萬一千八百五十六。

又　卷四九三　（紹聖四年）天下户部主户一千三百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一，丁三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七十四；客户六百三十六萬六千八百二十九，丁三百六萬七千三百三十二。

又　卷五一九　（元符二年）天下上户千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一，丁三千一百六萬一千四十五；客户六百四十三萬九千一百一十四，丁千三百三十萬三千九百四。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〇　（建炎三年）户部言兩浙路户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十二，口三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萬九千三十六。

又　卷六一　（紹興二年）户部奏兩浙路主户一百八十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口三百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客户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口五

十三萬三千六。成都府路主户八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一，口二百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客户三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口九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九。

又　卷七一　（紹興三年）户部奏兩浙路主客户二百一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六萬餘。廣東路税客户六十一萬餘，口一百七萬餘。湖北路主客户十四萬餘，口十四萬餘。

又　卷八三　（紹興四年）福建、廣西、兩浙、夔州路上户部户口陞降數。廣南東路見管税客户一百三萬餘，丁口二百一十三萬餘。成都府路見管税客户一百一十三萬餘，口二百三十四萬餘。

又　卷九六　（紹興五年）兩浙路見管户二百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三萬餘。廣南東路税客户六十一萬餘。西路税户三十一萬餘，客户十一萬餘。陝府西路户四萬餘。荆湖南路户九十五萬餘。成都府路税户七十八萬餘，口二百十六萬餘；客户三十七萬餘，口九十萬餘。夔州路税客户三十四萬餘，口八十六萬餘。福建路户一百三十三萬餘，口二百五十九萬餘。

又　卷一八三　（紹興二十九年）兩浙等十六路上户部主户七百六十四萬，口一千二百八十萬。客户三百四十四萬，口三百九十五萬。皆有奇。都計户一千一百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五，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一。

又　卷一九五　（紹興三十一年）諸路上户部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口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三。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八《地理・郡國下・開寶較州縣數》　開寶九年十二月，史官較州縣數，元年有【略】户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至是【略】户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

又　卷二〇《地理・户口・寶元歷代户數》　（寶元二年）天下主户六百四十七萬九百九十五，口千四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客户三百七十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口六百十九萬五千四百二。英宗治平三年，天下户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神宗元豐六年，户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哲宗元祐六年，户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徽宗大觀二年，户增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三，口十九萬二千四十六。高宗紹興三十二年，户一千一百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四，口三千三百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孝宗乾道元年，户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六十二，口二千五百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光宗紹熙元年，户一千二百三十五萬五千八百，口二千八百五十萬二百五十八。

又　《嘉祐户口》　《國史志》：天禧末，天下户六百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一，而客户不預焉。嘉祐八年，合主客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十一，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治平三年，户增四十五萬四千九百一十，口增二百六十七萬五百三十四。開寶末，天下户三百九萬五百四。至道末，户四百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末，户六百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預。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户口雜録》　太祖開寶九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萬五百四。

太宗至道三年，天下主、客户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真宗天禧五年，天下主、客户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三十八。慶曆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口二千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一百一。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千四。嘉祐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十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口二千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一。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四百四十一萬四千四十三，口二千三百六萬八千二百三十。五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五百九萬一千五百六十，口二千一百八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二。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十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口三千八十萬七千二百一十一。元豐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六百四十萬二千六百三十一，口二千四百三十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三。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六百七十三萬五百

四，口二千三百八十三萬七百八十一。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哲宗元祐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九十五萬七千九十二，口四千七萬二千六百六。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口三千二百一十六萬三千一十二。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紹聖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一十二萬九百二十一，口四千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四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略】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共陞户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二年，天下陞户二十五萬九千七百五十八，口六十五萬七千六百九十一。大觀二年，天下所陞户增一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三，口一十九萬二千四十六。三年，天下所陞户二十三萬四千二百，口五十六萬八百九十三。

光堯皇帝紹興二十九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五，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一。三十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三十一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七，口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一。三十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一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四，口二千三百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

紹興三十二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八萬四千三百三十四，口二千四百九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五。壽皇帝隆興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口二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六百八十六。乾道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六十二，口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七。二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八。三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萬三百六十六，口二千六百八萬六千一百四十六。四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八萬三千五百一十一，口二千五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二。五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二千四百七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六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九千三百。

哲宗元祐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九十五萬七千九十二，口四千七萬二千六百六。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口三千二百一十六萬三千一十二。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紹聖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一十二萬九百二十一，口四千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四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略】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共陞户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二年，天下陞户二十五萬九千七百五十八，口六十五萬七千六百九十一。大觀二年，天下所陞户增一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三，口一十九萬二千四十六。三年，天下所陞户二十三萬四千二百，口五十六萬八百九十三。

光堯皇帝紹興二十九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五，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一。三十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三十一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七，口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一。三十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一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四，口二千三百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

紹興三十二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八萬四千三百三十四，口二千四百九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五。壽皇帝隆興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口二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六百八十六。乾道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六十二，口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七。二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八。三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萬三百六十六，口二千六百八萬六千一百四十六。四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八萬三千五百一十一，口二千五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二。五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二千四百七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六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九千三百。

哲宗元祐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九十五萬七千九十二，口四千七萬二千六百六。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口三千二百一十六萬三千一十二。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紹聖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一十二萬九百二十一，口四千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四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略】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共陞户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二年，天下陞户二十五萬九千七百五十八，口六十五萬七千六百九十一。大觀二年，天下所陞户增一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三，口一十九萬二千四十六。三年，天下所陞户二十三萬四千二百，口五十六萬八百九十三。

光堯皇帝紹興二十九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五，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一。三十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三十一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七，口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一。三十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一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四，口二千三百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

紹興三十二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八萬四千三百三十四，口二千四百九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五。壽皇帝隆興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口二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六百八十六。乾道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六十二，口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七。二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八。三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萬三百六十六，口二千六百八萬六千一百四十六。四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八萬三千五百一十一，口二千五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二。五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二千四百七十七萬二千八百三十一。六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九千三百。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六十二，口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八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萬三百六十六，口二千六百八萬六千一百四十六。九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四百七萬二千八百三十三。六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九千三百。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六十二，口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八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萬三百六十六，口二千六百八萬六千一百四十六。九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四百七萬二千八百三十三。

又《食貨一二・户口雜録》藝祖取天下之後，户三百九萬。【略】

真宗咸平五年四月，詔三司取天下户口數置籍較定以聞。景德四年七月，權三司使丁謂言：『户部景德三年新收户二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總舊實管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户，一千六百二十

八萬二百五十四口，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户，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略】今以景德三年民賦户口之籍較咸平六年，具上史館。欲望特降詔旨，令自今以咸平六年户口賦入爲額，歲較其數以聞。庶使國典有憑，方來可仰。」從之。【略】

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詳定《九域圖志》，蔡攸、何志同言：『伏見本所取會到天下户口數類多不實，且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户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九，而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户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七，而口纔三萬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數，率三户四口，則户版刻隱，不待較而知之。乞詔有司申嚴法令，仍選委逐路監司別作審覈，務在得實，保明供報。』詔令逐路提刑審括實數奏聞。八月九日，淮南路轉運副使徐閎中言：『《九域志》在元豐間，主、客户共一千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九）［百］一萬。乞詔諸路，應奏户口，歲終再令提刑、提舉常平司參攷同保奏。』從之。

又《食貨六九・户口》　太祖開寶九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萬五百四。【略】（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二年，【略】十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口三千八百萬七千二百一十一。【略】

哲宗元祐元年，【略】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三年，天下所陞户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五十七，口五十五萬四十二。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共陞户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二年，天下陞户二十五萬九千七百五十八，口六十五萬七千六百九十一。大觀二年，天下所陞户（增）一（千）［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三，口一十九萬二千四十六。三年，天下所陞户二十三萬四千二十，口五十六萬八百九十三。

高宗皇帝紹興二十九年，【略】紹興三十二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五十八萬四千三百三十四，口二千四百九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五。兩浙路：户二百二十四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口四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二十二。福建路：户一百三十九萬五百六十六，口二百八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一。京西路：户四萬二千七百七，口七萬二千九百五十六。荆湖北路：户二十五萬四千一百一，口四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廣南西路：户四十八萬八千六百五十五，口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二。利州路：户三十七萬一千九十七，口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五十三。江南東路：户九十六萬六千四百二十八，口一百七十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七。江南西路：户一百八十九萬一千三百九十一，口三百二十二萬一千五百三十八。荆湖南路：户九十六萬八千九百三十一，口二百一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七。成都府路：户一百九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口三百一十五萬五千三十九。潼川府路：户八十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口二百六十三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夔州路：户三十八萬六千九百七十八，口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八。淮南東路：户一十一萬八百九十七，口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五十四。廣南東路：户五十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七十八萬四千七十四。淮南西路舒、蘄、黄三州，户五萬二千一百七十四，口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一。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口二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六百八十六。兩浙路：户二百一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一，口二百七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五。江南東路：户九十六萬五千三十五，口一百五萬七千六百九。江南西路：户一百九十萬二百九十，口三百二十八萬二千二百七十三。淮南東路：户一（千）［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二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八。淮南西路：户九萬六千一百六十五，口二十四萬四千六百一十一。荆湖南路：户九十七萬五千八百九十八，口二百一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十二。荆湖北路：户二十七萬六十三，口五十萬三百七十四。廣南東路：户一十八萬一千七百六，口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一。廣南西路：户四十九萬七百六十二，口一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福建路：户一百四十萬七千二百七十六，口二百八十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八。京西路：户四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口八萬一百三十四。潼川府路：户八十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口二百六十五萬五百一十六。利州路：户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一，口七十六萬一千五百五。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萬二千九百四，口三百一十六萬九百六十一。夔州路：户三十九萬二千五

百八十一，口一百一十三萬七千四百七。二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二十四萬三千九百七十七，口二千二百九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四。兩浙路：户二百一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口二百七十七萬二千八十八。荆湖南路：户九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四，口二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七。荆湖北路：户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八，口四十八萬三千七百五十。江南東路：户九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四，口一百七十五萬一千五百一十三。廣南西路：户四十八萬八千七十三，口一百二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五。京西路：户四萬二千二百五十二，口六萬九千四百五十八。成都府路：户一百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八，口二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八。利州路：户三十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七，口七十七萬六千二百六十四。夔州路：户三十九萬七百六十六，口一百一十三萬六百四十六。江南西路：户一百九十萬四千六百（百）五十，口三百二十九萬一千五百九。淮南東路：户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口二十七萬二百一十四。淮南西路：户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口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四。廣南東路：户一十八萬二千九十二，口二十六萬八千四百三十。福建路：户一百四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三，口二百八十七萬八千九百四十二。潼川府路：户八十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口［二百］六十五萬五百一十六。

乾道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六十二，口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兩浙路：户二（一）百十三萬一千七百六十三，口四百三萬四千八百一十七。江南東路：户九十四萬七千四百一十二，口一百八十六萬一千八百五十一。江南西路：户一百八十六萬二千，口三百七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四。福建路：户一百四十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四，口二百九十萬六千四百六（千）［十］。荆湖南路：户九十三萬九千六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七。荆湖北路：户二百六萬八千二百六十八，口四十六萬九千四百三十九。淮南西路：户一十萬六千六百三十八，口二十萬三千四百六十八。京西路：户四萬六千五十二，口八萬八百九十八。廣南西路：户四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九，口一百三十三萬六千九十八。潼川府路：户七十五萬九千九百三十七，口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六百二十。夔州路：户三十七萬九千九百五十一，口一百一十萬五千五百九十三。廣南東路：户五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口七十九萬九千八百一十一。淮南東路：户一十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口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九。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三萬五千三百五十五，口三百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一。利州路：户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一十九，口一百一十四萬六百一十一。夔州路：户三十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九，口一百一十四萬六百一十一。京西路：户四萬六千一百一十三，口八萬一千一百二十二。荆湖南路：户九十七萬八千四百二十四，口二百一十四萬四千五百四十四。荆湖北路：户九十七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口二百一十四萬四千五百四十四。【略】廣南東路：户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七，口八十萬四千九十七。廣南西路：户四十九萬四百九十三，口一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十三。淮南東路：户九萬七千二百一十五，口二十四萬九千二十九。成都府路：户一百四萬九千六百八十七，口二百九十萬二千一百三。福建路：户一百四十二萬四千二百九十六，口二百九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二。江南西路：户一百九十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六，口三百八十六萬六千三百五十七。淮南西路：户一十萬八千一百六十七，口二十一萬一千九百二。三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萬三百六十六，口二千六百八萬六千一百四十六。兩浙路：户二百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三，口四百五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八。江南東路：户九十六萬八千七十八，口一百七十九萬八千二百八。江南西路：户一百九十二萬二千三百五，口三百八十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四。荆湖南路：户九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三，口二百一十五萬四千八百六十一。荆湖北路：户二十七萬六千三，口五十萬五千九百四十八。淮南東路：户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二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八。淮南西路：户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五，口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九。京西路：户四萬六千五百七千八，口八萬二千一百六十七。廣南東路：户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七，口八十萬四千九十七。廣南西路：户四十九萬九百五（千）［十］四，口一百三十二萬二千九百六十二。福建路：户一百四十二萬四千二百九十六，口二百九十一

萬六千七百九十二。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一萬一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一。潼川府路：户八十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八，口二百六十六萬四千六百七十九。利州路：户三十八萬二十，口七十九萬四千八百三十一。夔州路：户三十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九，口一百一十四萬六百一十一。四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八萬三千五百一十一，口二千五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二。兩浙路：户二百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三十五，口四百一十九萬七千七百一十五。湖南路：户一百一萬五千三十二，口二百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二。湖北路：户二十六萬七千，口四十九萬八千九百三。廣南東路：户五十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三，口一百三十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四。廣南西路：户四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口一百二十九萬八千四百七十四。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口二百三十二萬六千七百二十二。潼川府路：户八十一萬九千三百一十六，口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二。利州路：户三十八萬四千九，口八十三萬三千六百四十九。夔州路：户三十八萬二千一百一十五，口一百一十五萬二千六百六十八。京西路：户四萬六千五十二，口八萬八百九十七。福建路：户一百四十二萬四千二百九十六，口二百九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二。淮南東路：户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七，口二十七萬二百七。淮南西路：户一十萬六千六百三十八，口二十萬三千四百六十八。江南東路：户九十六萬八千三百一十五，口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九百一十五。江南西路：户一百八十六萬二千，口三百七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四。五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二千四百七十七萬二千八百三十三。兩浙路：户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一十六。荆湖南路：户九（千）[十]六萬二千六百一十六，口二百一十八萬七百二十四。成都府路：户九十七萬六千三百五十八，口三百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夔州路：户三十九萬五（十）[千]一十一，口一百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二十八。江南東路：户九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口一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六十四。江南西路：户一百八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口三百八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二。廣南東路：户五十四萬四千八百八十四，口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二。廣南西路：户五十一萬七百二十九，口一百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九。淮南東路：户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九，口二十七萬一千八百二十二。淮南西路：户一十二萬六千二百七十四，口三十三萬六千四百（百）九。荆湖北路：户二十六萬七千二百三十八，口五十萬七千四百八十五。福建路：户一百四十萬九千六百四十七，口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七。潼川府路：户九十二萬九百九十三，口一百四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六。京西路：户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六，口八萬二千六百三十二。利州路：户三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三，口八十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一。六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口二千五百九十七萬一千八百七十。兩浙路：户二百二十九萬七千一百七，口四百五十二萬八千八十九。淮南東路：户一十萬九百五十三，口二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五。淮南西路：户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三十八，口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九。荆湖南路：户九十九萬七千二百七十九，口二百一十九萬五百六十六。荆湖北路：户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九十，口五十一萬八千八十三。江南西路：户一百九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四，口三百七十七萬四千八百一十七。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萬八千四百七十八，口三百四萬七千四百八十四。潼川府路：户七十八萬三千八十五，口［二百］二十九萬五千七百六十一。夔州路：户三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三十）五，口一百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八。江南東路：户九十三萬四千八百一十，口一百八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九。京西路：户四萬七千六百七，口八萬三千二百九十一。廣南東路：户五（千）[十]四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口八十五萬九千一十三。利州路：户三十八萬八十二，口八十一萬三百八十。廣南西路：户四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一，口一百三十二萬二千六百一十一。福建路：户一百四十四萬七千八百一十二，口二百九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四。七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口二千五百四十二萬八千二百五十五。兩浙路：户二百二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五，口四百五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江南東路：户九十七萬六千三百五十六，口一百八十一萬一千六十四。荆湖南路：户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八。荆湖北路：户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八，口五十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二。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一萬九百七十三，口三百六萬一千二百四十八。潼川府路：户七十八萬六千四百六十九，口二百三十萬二千八百七十。夔州路：户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九十三，口一百一十四萬七千七百一十二。京西路：户四萬七千

百四十二，口八萬三千九百七十一。淮南西路：户一十二萬六千二百六十九，口三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九。淮南東路：户一十萬七十五，口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三十八。江南西路：户一百九十一萬八千一十三，口三百三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七。廣南東路：户五十四萬六千七百一十六，口八十六萬三百九十。廣南西路：户四十九萬八千一百三十九，口一百三十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三。福建路：户一百三十九萬九千一百八十四，口二百八十六萬四千一百九十九。八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七十三萬六百九十九，口二千五百九十五萬五千三百五十九。兩浙路：户二百一十八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口四（千）［百］二十三萬一千六百一十九。夔州路：户三十七萬一千二百七十三，口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三百三十四。利州路：户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七，口七十九萬七千二十二。江南西路：户一百九十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口三百八十七萬九千二十。荆湖北路：户二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三，口四十九萬七千九百七。京西路：户四萬七千六百四十二，口八萬四千六百七十一。淮南西路：户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口三十二萬六千三百六。成都府路：户一百三萬三千一百一十八，口二百九十萬一千一百四。淮南東路：户一十萬二千八百二十，口二十八萬一千五百二十七。江南東路：户九十六萬七千七百三十，口一百七十九萬四千二百五十四。廣南東路：户五十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三，口九十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廣南西路：户五十萬五千八百八十三，口一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四。荆湖南路：户一百一萬八百七十二，口二百二十四萬八千一百九十六。福建路：户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二，口二百八十四萬四千一百七十五。潼川府路：户八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九，口二百六十九萬五千四十九。九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九千三百二十八，口二千六百七十二萬七百二十四。兩浙路：户二百二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三，口四百五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八。江南東路：户九十三萬六十六，口一百八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一。江南西路：户一百八十六萬二（十）［千］六百一十四，口三百九十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六。荆湖南路：户一百萬五千一百三十四，口二百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荆湖北路：户二十六萬七千，口四十九萬八千九百三。淮南東路：户一十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口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八十九。淮南西路：户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一，口三十三萬二千三百一十一。京西路：户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九，口八萬五千三百六十九。潼川府路：户八十三萬七百八十九，口二百七十萬四百六。利州路：户三十七萬三千六百五十二，口七十六萬二千五百二十二。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三萬五千三百五十五，口二百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一。夔州路：户三十八萬二千一百十五，口一百一十五萬二千六百六十八。福建路：户一百四十二萬四千二百九十六，口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廣南東路：户五十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口九十一萬一千四十二。廣南西路：户五十萬五千八百八十三，口一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四。

又《食貨六九・雜録》 凡望縣五（千）［十］，口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緊縣六十七，户二十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三；上縣八十九，户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中縣一百一十五，户一十七萬九千三；中下縣一百一十，户五萬九千七百七十，總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此國初版籍之數也。其後平（京）［荆］南，得【略】户四十萬二千三百；平湖南，得【略】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平兩川，得【略】户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克嶺南，得【略】户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克江南，得【略】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陳洪進獻漳、泉二州，得【略】户十二萬二十一；錢俶獻（西）［兩］浙，得【略】户三十二萬九百二十三；平河東，得【略】户三萬五千二百二十。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歷代户口丁中賦役》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户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乾德元年，平荆南，得户十四萬二千三百。湖南平，得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三年，蜀平，得户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户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八年，江南平，得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九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萬五百四。【略】至道三年，天下主、客户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略】天禧五年，天下主、客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略】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三十八。慶曆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十四。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略】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略】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户，主客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四。主一千一十萬九千五百四十二。內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二户，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觀、山澥山團、傜典佃裔佃、船居黎户，不分主客、女户，今並附入主户數。客四百七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內一萬五百二十二户，元供交界浮居散户，蕃部無名目户，今並附入客户數。口，主客三千三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九。主二千三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內六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口，元供弓箭手、山傜童、行僧道婬、船居黎户，今入主口數。客九百八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五。內一萬一百二十八口，元供浮居散户，今入客户數。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主一千二百二十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內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五口，不分主客。客五百五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八。東京，開封府，【略】户，主一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口，主二十九萬五千九百一十二，客八萬五千一百八十。丁，主二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三。京東路，【略】户，主八十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客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七。口，主一百六十六萬九百三，客八十八萬五千七百七十四。丁，主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客五十六萬五千六百九十三。京西路，【略】户，主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萬八千五百一十六。口，主六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丁，主四十萬七百四十，客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三。河北路，【略】户，主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客二十一萬九千六十五。口，主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客四十萬七千五百一。丁，主七十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七。陝府西路，【略】户，主六十九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客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五十一。口，主二百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客七十四萬六千三百六十八。丁，主一百六萬七千九百三十六，客四十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一。河東路，【略】户，主三十八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客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一。口，主七十七萬一千四百一十八，客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八。丁，主三十七萬二千三百一，客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八。丁，主三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客七萬七千四百六十二。淮南路，【略】户，主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客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口，主一百三十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五，客六十三萬七千三百二十六。丁，主一百三十二萬三百六，客十五萬二千三百。兩浙路，【略】户，主一百四十四萬六千四百六，客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九十。口，主二百六十萬五千四百八十四，客六十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五。丁，主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五百一十五。丁，主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二，客二十九萬八千二十七。江南東路，【略】户，主九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一，客一十七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口，主一百六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二，客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三。丁，主一百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客一十八萬六千二十七。江南西路，【略】户，主八十七萬一千七百二十，客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一十三。口，主二百一萬六百四十六，客一百六萬五千二百一。丁，主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九，客三十八萬七百九十八。荆湖南路，【略】户，主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一，客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二十六。口，主一百一十五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客六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八。丁，主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六。荆湖北路，【略】户，主三十五萬五百九十三，客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九。口，主七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客五十萬九千六百四十四。丁，主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客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四。福建路，【略】户，主六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客三十四萬六千八百二十。口，主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四，客六十七萬四千四百三十八。丁，主七十九萬七百一十九，客五十六萬二百三十。成都府路，【略】户，主五十七萬四千六百三十，客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口，主二百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客八十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三。丁，主六十八萬五千二十，客二十七萬七百二十四。梓州路，【略】户，主二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口，主八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客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一十四。丁，主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客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九。利州路，【略】户，主一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五，客一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六。口，主四十萬二千八百七十四，客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九十二。丁，主一十九萬五千三百八十七，客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一。夔州路，【略】户，主六萬八千三百七十五。口，主二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五，客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丁，主一十四萬九千七十，客一十七萬一千一十七。廣南

東路，【略】户，主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九，客二十一萬八千七十五。口，主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丁，主七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七，客二十六萬二千五十九。廣南西路，【略】户，主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客七萬八千六百九十一。口，主五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客四十七萬九百四十六。丁，主二十七萬三千六百七十四，客四十一萬九千三百一十六。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户共陞户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數，計户二千合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略】

高宗紹興三十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略】孝宗乾道二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四。【略】光宗紹熙四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三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三，口二千七百八十四萬五千八十五。

寧宗嘉定十六年，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十五。兩浙路，户二百二十二萬三百二十一，口四百二萬九千九百八十九。江南東路，户一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口二百四十萬二千三十八。江南西路，户二百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口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一。淮南東路，户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口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一。淮南西路，户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口七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二。廣南東路，户四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口七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八。廣南西路，户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口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七。荆湖南路，户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口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六。荆湖北路，户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二十，口九十萬八千九百三十四。福建路，户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四，口三百二十三萬五百七十八。京西路，户六千二百五十二，口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口三百一十七萬一千三。利州路，户四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口一百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一。潼川府路，户八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四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夔州路，户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二十七萬九千九百八十九。

《宋史》卷二《太祖紀二》（乾德三年正月）乙酉，蜀主孟昶降。得【略】户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略】

（開寶四年二月己丑）廣南平，得【略】户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又 卷三《太祖紀三》（開寶八年十一月乙未）江南平，凡得【略】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

又 卷四《太宗紀一》（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己卯，陳洪進獻漳、泉二州，凡得【略】户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萬八千七百二十七。五月乙酉，【略】錢俶獻其兩浙諸州，凡得【略】户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略】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甲申）北漢平，凡得【略】户三萬五千二百二十。

又 卷八《真宗紀三》（大中祥符七年）天下户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又 卷一七《哲宗紀一》（元祐三年）天下上户部，主户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户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

又 卷一八《哲宗紀二》（紹聖四年）户部主户一千三百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一，丁三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七十四，客户六百三十六萬六千八百二十九，丁三百六萬七千三百三十二。

又 卷四一《理宗紀一》（寶慶元年）兩浙路户一百九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六，口二百八十二萬二千三十二。福建路户一百七十萬四千一百八十六，口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七十九。

又 卷四六《度宗紀》（景定五年）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廣東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户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

又 卷八五《地理志一》 宋太祖受周禪，初有【略】户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取荆南，得【略】户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平湖南，得【略】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平蜀，得【略】户五十

三萬四千三十九。開寶四年，平廣南，得【略】户一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八年，平江南，得【略】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計其末年，凡有【略】户三百九萬五百四。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地，得【略】户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錢俶入朝，得【略】户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略】户三萬五千二百二十。【略】

當是時（大觀四年），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天下主、客户：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預焉。至嘉祐八年，主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至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四百一十八萬一千四百八十六，口二千五十萬六千九百八十。熙寧十年，户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口三千八十萬七千二百十一。元祐元年，户一千七百九十五萬七千九十二，口四千七萬二千六百六。紹聖元年，户一千九百一十二萬九百二十一，口四千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元符三年，户一千九百九十六萬八百一十二，口四千四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崇寧元年，户二千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各府、州下户口與總數少異，姑兩存之。【略】

高宗倉黄渡江，【略】有户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此寧宗嘉定十一年數。【略】

京畿路。【略】開封府。【略】崇寧户二十六萬一千一百二十七，口四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略】

京東路。【略】東路。【略】青州【略】崇寧户九萬五千一百五十八，口一十六萬二千八百三十七。【略】密州【略】崇寧户一十四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口三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十。【略】濟南府【略】崇寧户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一，口二十一萬四千六十七。【略】沂州【略】崇寧户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三，口一十六萬五千二百三十。【略】登州【略】崇寧户八萬一千二百七十三，口一十七萬三千四百八十四。【略】萊州【略】崇寧户九萬七千四百二十七，口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八。【略】濰州【略】崇寧户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十萬九千五百四十九。【略】淄州【略】崇寧户六萬一千一百五十二，口九萬八千六百一十。【略】淮陽軍【略】崇寧户七萬六千八百八十七，口一十五萬四千一百三十。【略】

西路。【略】應天府【略】崇寧户七萬九千七百四十一，口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四。【略】襲慶府【略】崇寧户七萬一千七百七十七，口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略】徐州【略】崇寧户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口一十五萬二千二百三十七。【略】興仁府【略】崇寧户三萬五千九百八十，口六萬六千九百三十一。【略】東平府【略】崇寧户一十三萬三百五，口三十九萬六千六十三。【略】濟州【略】户五萬七百一十八，口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三十七。【略】單州【略】崇寧户六萬一千四百九，口一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九。【略】濮州【略】崇寧户三萬一千七百四十七，口五萬二千六百八十一。

京西路。【略】南路。【略】襄陽府【略】崇寧户八萬七千三百七，口一十九萬二千六百五。【略】鄧州【略】崇寧户一十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七，口二十九萬七千五百五十。【略】隨州【略】崇寧户三萬八百四，口六萬七千二十一。【略】金州【略】崇寧户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六，口六萬五千六百七十四。【略】房州【略】崇寧户三萬三千一百五十一，口四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略】均州【略】崇寧户三萬一百七，口四萬四千七百九十六。【略】鄖州【略】崇寧户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一，口七萬八千七百二十七。【略】唐州【略】崇寧户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五，口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略】

北路。【略】河南府【略】崇寧户一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七，口二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略】潁昌府【略】崇寧户六萬六千四十一，口一十六萬一百九十三。【略】鄭州【略】崇寧户三萬九百七十六，口四萬一千八百四十八。【略】滑州【略】崇寧户二萬六千五百二十二，口八萬一千九百八十八。【略】孟州【略】崇寧户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口七萬一百六十九。【略】蔡州【略】崇寧户九萬八千五百二，口十八萬五千一十三。【略】淮寧府【略】崇寧户三萬二千九十四，口一十五萬九千六百一十七。【略】順昌府【略】崇寧户七萬八千一百七十四，口一十六萬六百二十八。【略】汝州【略】崇寧户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一十七萬一千四百九十五。【略】信陽軍【略】崇寧户九千九百五十四，口二萬五十。

又 卷八六《地理志二》 河北路。【略】東路。【略】大名府【略】崇寧户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口五十六萬八千九百七十六。【略】開德府【略】崇寧户三萬一千八百七十八，口八萬二千八百二十六。【略】

滄州【略】崇寧户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二，口一十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八。【略】冀州【略】崇寧户六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口一十萬一千三十。【略】河間府【略】崇寧户三萬一千九百三十，口六萬二百六。【略】博州【略】崇寧户四萬六千四百九十二，口九萬一千三百二十三。【略】棣州【略】崇寧户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七，口五萬七千二百三十四。【略】莫州【略】崇寧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口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二。【略】雄州【略】崇寧户一萬三千一十三，口五萬二千九百六十七。【略】霸州【略】崇寧户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略】德州【略】崇寧户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一，口八萬二千二十五。【略】濱州【略】崇寧户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一，口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八十四。【略】恩州【略】崇寧户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二，口八萬五千九百八十六。【略】永静軍【略】崇寧户三萬四千一百九十三，口三萬九千二十二。【略】清州【略】崇寧户六千六百一十九，口一萬二千七十八。【略】信安軍【略】崇寧户七百一十五，口一千四百三十七。【略】保定軍【略】崇寧户一千二十九，口二千四百八十四。【略】

西路。【略】真定府【略】崇寧户九萬二千三百五十三，口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九十七。【略】相州【略】崇寧户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口七萬一千六百三十五。【略】中山府【略】崇寧户六萬五千九百三十五，口一十八萬六千三百五。【略】信德府【略】崇寧户五萬三千六百一十三，口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二。【略】濬州【略】崇寧户三千一百七十六，口三千二百二。【略】懷州【略】崇寧户三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口八萬八千一百八十五。【略】衛州【略】崇寧户二萬三千二百四，口四萬六千三百六十五。【略】洺州【略】崇寧户三萬八千八百一十七，口七萬三千六百。【略】深州【略】崇寧户三萬八千三十六，口八萬三千七百一十。【略】磁州【略】崇寧户三萬六千四百九十一，口九萬六千九百二十二。【略】祁州【略】崇寧户二萬四千四百八十四，口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五。【略】慶源府【略】崇寧户三萬四千一百四十一，口六萬一百三十七。【略】保州【略】崇寧户二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口二十三萬二百三十四。【略】安肅軍【略】崇寧户七千一百九十七，口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略】廣信軍【略】崇寧户四千四百四十五，口八千七百三十八。【略】順安軍【略】崇寧户八千六百五，口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八。【略】

河東路。【略】太原府【略】崇寧户一十五萬五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二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八。【略】隆德府【略】崇寧户五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口一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六。【略】平陽府【略】崇寧户七萬五千九百八，口一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略】絳州【略】崇寧户五萬九千九百三，口九萬四千二百三十七。【略】澤州【略】崇寧户四萬四千一百三十三，口九萬一千八百五十二。【略】代州【略】崇寧户三萬三千二百五十八，口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五十七。【略】忻州【略】崇寧户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六，口四萬二千二百三十二。【略】汾州【略】崇寧户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七，口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九十八。【略】遼州【略】崇寧户七千三百一十五。【略】憲州【略】崇寧户二千七百二十二，口七千四百四十四。【略】嵐州【略】崇寧户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口六萬六千二百二十四。【略】石州【略】崇寧户一萬五千八百九，口七萬二千九百二十九。【略】隰州【略】崇寧户三萬八千二百八十四，口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三十九。【略】麟州【略】崇寧户三千四百八十二，口八千六百八十四。【略】府州【略】崇寧户一千二百四十二，口三千一百八十五。【略】豐州【略】崇寧户一百五十三，口四百一十一。【略】威勝軍【略】崇寧户一萬九千九百六十二，口三萬七千七百二十六。【略】平定軍【略】崇寧户九千三百六，口二萬八千六百七。【略】岢嵐軍【略】崇寧户二千九百一十七，口六千七百二十。【略】寧化軍，崇寧户一千七百一十八，口三千八百二十一。【略】火山軍【略】崇寧户五千四十五，口九千四百八十。【略】保德軍【略】崇寧户九百六十三，口四千五十。

又　卷八七《地理志三》　陝西路。【略】永興軍路。【略】京兆府【略】崇寧户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口五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八。【略】河中府【略】崇寧户七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略】解州【略】崇寧户三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口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二十一。【略】陝州【略】崇寧户四萬七千八百六，口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一。【略】商州【略】崇寧户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口一十六萬二千五百三十四。【略】虢州【略】崇寧户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口四萬七千五百六十三。【略】同州【略】崇寧户八萬一千一十一，口二十三萬三千九百六十五。

【略】華州【略】崇寧户九萬四千七百五十，口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八十。【略】耀州【略】崇寧户一十萬二千六百六十七，口三十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五。【略】延安府【略】崇寧户五萬九百二十六，口一十六萬九千二百一十六。【略】鄜州【略】崇寧户三萬五千四百一，口九萬二千四百一十五。【略】坊州【略】崇寧户一萬三千四百八，口四萬一百九十一。【略】保安軍，同下州。崇寧户二千四十二，口六千九百三十一。【略】慶陽府【略】崇寧户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三，口九萬六千四百三十三。【略】環州【略】崇寧户七千一百八十三，口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二。【略】邠州【略】崇寧户五萬八千二百五十五，口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六十一。【略】寧州【略】崇寧户三萬七千五百五十八，口一十二萬二千四十一。【略】

秦鳳路。【略】秦州【略】崇寧户四萬八千六百四十八，口一十二萬三千二十二。【略】鳳翔府【略】崇寧户一十四萬三千三百七十四，口三十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八。【略】隴州【略】崇寧户二萬八千三百七十，口八萬九千七百五十。【略】成州【略】崇寧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口三萬三千九百九十五。【略】鳳州【略】崇寧户三萬七千七百九十六，口六萬一千一百四十五。【略】階州【略】崇寧户二萬六百七十四，口四萬九千五百二十。【略】渭州【略】崇寧户二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口六萬三千五百一十二。【略】涇州【略】崇寧户二萬八千四百一十一，口八萬八千六百九十九。【略】原州【略】崇寧户二萬三千三十六，口六萬三千四百九十九。【略】德順軍【略】崇寧户二萬九千二百六十九，口一十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一。【略】鎮戎軍【略】崇寧户一千九百六十一，口八千五十七。【略】熙州【略】崇寧户一千八百九十三，口五千二百五十四。【略】河州【略】崇寧户一千六十一，口三千八百九十五。【略】鞏州【略】崇寧户四千八百七十八，口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七。【略】岷州【略】崇寧户四萬五百七十，口六萬七千七百三十一。【略】蘭州【略】崇寧户三百九十五，口九百八十一。

又　卷八八《地理志四》　兩浙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二百二十四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口四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二十二。臨安府【略】崇寧户二十萬三千五百七十四，口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略】紹興府【略】崇寧户二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口三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略】平江府【略】崇寧户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一，口四十四萬八千三百一十二。【略】鎮江府【略】崇寧户六萬三千六百五十七，口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六。【略】湖州【略】崇寧户一十六萬二千三百三十五，口三十六萬一千六百九十八。【略】婺州【略】崇寧户一十三萬四千八十，口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七十八。【略】慶元府【略】崇寧户一十一萬六千一百四十，口二十二萬一十七。【略】常州【略】崇寧户一十六萬五千一百一十六，口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九。【略】瑞安府【略】崇寧户一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口二十六萬二千七百一十。【略】台州【略】崇寧户一十五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口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五十五。【略】處州【略】崇寧户一十萬八千五百二十三，口一十六萬五百三十六。【略】衢州【略】崇寧户一十萬七千九百三，口二十八萬八千八百五十八。【略】建德府【略】崇寧户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一，口一十萬七千五百二十一。【略】嘉興府【略】崇寧户一十二萬二千八百一十三，口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七十六。【略】

淮南路。【略】東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一十一萬八百九十七，口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五十四。揚州【略】崇寧户五萬六千四百八十五，口一十萬七千五百七十九。【略】亳州【略】崇寧户一十三萬一百一十九，口一十八萬三千五百八十一。【略】宿州【略】崇寧户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三，口一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九。【略】楚州【略】崇寧户七萬八千五百四十九，口二十萬七千二百二。【略】海州【略】崇寧户五萬四千八百三十，口九萬九千七百五十。【略】泰州【略】崇寧户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二，口一十一萬七千二百七十四。【略】泗州【略】崇寧户六萬三千六百三十二，口一十五萬七千三百五十一。【略】滁州【略】崇寧户四萬二十六，口九萬七千八十九。【略】真州【略】崇寧户二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口八萬二千四十三。【略】通州【略】崇寧户二萬七千五百二十七，口四萬三千一百八十九。【略】高郵軍【略】崇寧户二萬八百一十三，口三萬八千七百五十一。【略】安東州【略】崇寧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九，口四萬七百八十五。【略】

西路。【略】壽春府【略】崇寧户一十二萬六千三百八十三，口二十四萬六千三百八十二。【略】廬州【略】崇寧户八萬三千五十六，口一十七萬八千三百五十九。【略】蘄州【略】崇寧户一十一萬四千九十七，口

一十九萬三千一百一十六。【略】和州【略】崇寧户三萬四千一百四，口六萬六千三百七十一。【略】安慶府【略】崇寧户一十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口三十四萬一千八百六十六。【略】濠州【略】崇寧户六萬四千五百七十，口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七。【略】光州【略】崇寧户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八，口一十五萬六千四百六十。【略】黄州【略】崇寧户八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口一十三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略】無爲軍【略】崇寧户六萬一百三十八，口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九。

江南東、西路。【略】東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九十六萬六千四百二十八，口一百七十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七。江寧府【略】崇寧户一十二萬七百一十三，口二十萬二百七十六。【略】寧國府【略】崇寧户十四萬七千四十，口四十七萬七百四十九。【略】徽州【略】崇寧户一十萬八千三百一十六，口一十六萬七千八百九十六。【略】池州【略】崇寧户一十三萬五千五十九，口二十萬六千九百三十二。【略】饒州【略】崇寧户一十八萬一千三百，口三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五。【略】信州【略】崇寧户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四，口三十三萬四千九十七。【略】太平州【略】崇寧户五萬三千二百六十一，口八萬一百三十七。【略】南康軍【略】崇寧户七萬六百一十五，口一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略】廣德軍【略】崇寧户四萬一千五百，口一十萬七百二十二。

西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一百八十九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三百二十二萬一千五百三十八。隆興府【略】崇寧户二十六萬一千一百五，口五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六。【略】江州【略】崇寧户八萬四千五百六十九，口一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略】贛州【略】崇寧户二十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口七十萬二千一百二十七。【略】吉州【略】崇寧户三十三萬五千七百一十，口九十五萬七千二百五十六。【略】袁州【略】崇寧户一十三萬二千二百九十九，口三十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三。【略】撫州【略】崇寧户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口三十七萬三千六百五十二。【略】瑞州【略】崇寧户一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一，口二十萬四千五百六十四。【略】興國軍【略】崇寧户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二，口一十萬五千三百五十六。【略】南安軍【略】崇寧户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一，口五萬五千五百八十二。【略】臨江軍【略】崇寧户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九，口二十萬二千六百五十六。【略】建昌軍【略】崇寧户一十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七，口一十八萬五千三十六。【略】

荆湖南、北路。【略】北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二十五萬四千一百一，口四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江陵府【略】崇寧户八萬五千八百一，口二十二萬三千二百八十四。【略】鄂州【略】崇寧户九萬六千七百六十九，口二十四萬七百六十七。【略】德安府【略】崇寧户五萬九千一百八十六，口一十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二。【略】常德府【略】崇寧户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七，口一十三萬八百六十五。【略】澧州【略】崇寧户八萬一千六百七十三，口二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一。【略】峽州【略】崇寧户四萬九百八十，口一十一萬六千四百。【略】岳州【略】崇寧户九萬七千七百九十一，口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五十。【略】歸州【略】崇寧户二萬一千五十八，口五萬二千一百四十七。【略】辰州【略】崇寧户一萬七百三十，口二萬三千三百五十。【略】沅州【略】崇寧户九千六百五十九，口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七。【略】靖州【略】崇寧户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二，口闕。【略】

南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九十六萬八千九百三十，口二百一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七。潭州【略】崇寧户四十三萬九千九百八十八，口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五十三。【略】衡州【略】崇寧户一十六萬八千九十五，口三十萬八千二百五十三。【略】道州【略】崇寧户四萬一千五百三十五，口八萬六千五百五十三。【略】永州【略】崇寧户八萬九千三百八十七，口二十四萬三千三百二十二。【略】郴州【略】崇寧户三萬九千三百九十三，口一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九。【略】賓慶府【略】崇寧户九萬八千八百六十一，口二十一萬八千一百六十。【略】全州【略】崇寧户三萬四千六百六十三，口一十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略】桂陽軍【略】崇寧户四萬四百七十六，口一十一萬五千九百。

又　卷八九《地理志五》　福建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一百三十九萬五百六十五，口二百八十三萬八千八百五十二。福州【略】崇寧户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略】建寧府【略】崇寧户一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六。【略】泉州【略】崇寧户二十萬一千四百六。【略】南劍州【略】崇寧户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一。【略】漳州【略】崇寧户一十萬四百六

十九。【略】汀州【略】崇寧户八萬一千四百五十四。【略】邵武軍【略】崇寧户八萬七千五百九十四。【略】興化軍【略】户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七。

成都府路。【略】淳熙二年，户二百五十八萬，口七百四十二萬。成都府【略】崇寧户一十八萬二千九十，口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三十。【略】眉州【略】崇寧户七萬二千八百九，口一十九萬二千三百八十四。【略】崇慶府【略】崇寧户六萬七千八百三十五，口二十七萬三千五十。【略】彭州【略】崇寧户五萬七千五百二十四。【略】綿州【略】崇寧户一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五，口二十三萬四百九。【略】漢州【略】户一十二萬九百，口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二。【略】嘉定府【略】崇寧户七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口二十一萬四百七十二。【略】邛州【略】崇寧户七萬九千二百七十九，口一十九萬三千三十二。【略】簡州【略】崇寧户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口九萬五千六百一十九。【略】黎州【略】崇寧户二千七百二十二，口九千八十。【略】雅州【略】崇寧户二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口六萬二千三百七十八。【略】茂州【略】崇寧户五百六十八，口一千三百七十七。【略】威州【略】崇寧户二千二十，口三千一十三。【略】仙井監【略】崇寧户三萬二千八百五十三，口一十萬四千五百四十五。【略】

潼川府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八十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口二百六十三萬六千四百七十六。潼川府【略】崇寧户一十萬九千六百九，口四十四萬七千五百六十五。【略】遂寧府【略】崇寧户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二，口一十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略】順慶府【略】崇寧户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一十三萬三百一十三。【略】資州【略】崇寧户三萬二千二百八十七，口四萬七千二百一十九。【略】普州【略】崇寧户三萬二千一百一十八，口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一。【略】昌州【略】崇寧户三萬六千四百五十六，口九萬三千五十五。【略】敍州【略】崇寧户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口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八。【略】瀘州【略】崇寧户四萬四千六百一十一，口九萬五千四百一十。【略】合州【略】崇寧户四萬八千二百七十七，口八萬四千四百八十四。【略】榮州【略】崇寧户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七，口五萬二千八十七。【略】渠州【略】崇寧户三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口六萬三千八百三十。【略】懷安軍【略】崇寧户二萬九千六百二十五，口一十七萬四千九百八十五。【略】寧西軍【略】崇寧户四萬七千五十七，口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略】富順監【略】崇寧户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口二萬三千七百一十六。

利州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三十七萬一千九十七，口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五十二。興元府【略】崇寧户六萬二百八十四，口一十二萬三千五百四十。【略】利州【略】崇寧户二萬五千三百七十三，口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九。【略】洋州【略】崇寧户四萬五千四百九十，口九萬八千五百六十七。【略】閬州【略】崇寧户四萬三千九百三十六，口一十萬九百七。【略】隆慶府【略】崇寧户三萬五千二十三，口一十萬七千五百七十三。【略】巴州【略】崇寧户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口四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略】文州【略】崇寧户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一，口二萬二千七十八。【略】沔州【略】崇寧户一萬二千四百三十，口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三。【略】蓬州【略】崇寧户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七，口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略】政州【略】崇寧户三千五百二十三，口九千二百九十四。【略】大安軍【略】崇寧户六千七十五，口一萬八百九十一。【略】

夔州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三十八萬六千九百七十八，口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八。夔州【略】元豐户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略】紹慶府【略】元豐户二千八百四十八。【略】施州【略】元豐户一萬九千八百四。【略】咸淳府【略】元豐户三萬五千九百五十。【略】萬州【略】元豐户二萬五百五十五。【略】開州【略】崇寧户二萬五千。【略】達州【略】元豐户四萬六百四十。【略】涪州【略】元豐户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略】重慶府【略】元豐户四萬二千八十。【略】雲安軍【略】元豐户一萬一千七十五。【略】梁山軍【略】元豐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七。【略】大寧監【略】元豐户六千六百三十一。

又　卷九〇《地理志六》　廣南東路。【略】紹興三十二年，户五十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七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四。廣州【略】元豐户一十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一。【略】韶州【略】元豐户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八。【略】循州【略】元豐户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二。【略】潮州【略】元豐户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略】連州【略】元豐户三萬六千九百四十三。【略】梅州【略】元豐户一萬二千三百七十。【略】南雄州【略】元豐户二萬三百三十九。【略】英德府【略】元豐户三千一十九。【略】賀州【略】户四

萬二百五。【略】封州【略】元豐户二千七百七十九。【略】肇慶府【略】元豐户二萬五千一百三。【略】新州【略】元豐户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一。【略】德慶府【略】元豐户八千九百七十九。【略】南恩州【略】元豐户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四。【略】惠州【略】元豐户六萬一千一百二十一。

廣南西路。【略】紹興二十二年，户四十八萬八千六百五十五，口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二。靜江府。【略】元豐户四萬六千三百四十三。【略】容州【略】元豐户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六。【略】邕州【略】元豐户五千二百八十八。【略】融州【略】元豐户五千六百五十八。【略】象州【略】元豐户八千七百一十七。【略】昭州【略】元豐户一萬五千八百八十。【略】梧州【略】元豐户五千七百二十。【略】藤州【略】元豐户六千四百二十二。【略】龔州【略】元豐户八千三十九。【略】潯州【略】元豐户六千一百四十一。【略】柳州【略】元豐户八千七百三十。【略】貴州【略】元豐户七千四百六十。【略】慶遠府【略】元豐户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三。【略】賓州【略】元豐户七千六百二十。【略】橫州【略】元豐户三千四百五十一。【略】化州【略】元豐户九千三百七十三。【略】高州【略】元豐户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六。【略】雷州【略】元豐户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四。【略】欽州【略】元豐户一萬五百五十二。【略】白州【略】元豐户四千五百八十九。【略】鬱林州【略】元豐户三千五百六十四。【略】廉州【略】元豐户七千五百。【略】瓊州【略】元豐户八千九百六十三。【略】南寧軍【略】元豐户八百三十三。【略】萬安軍【略】元豐户二百七十。【略】吉陽軍【略】元豐户二百五十一。

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卷一二《宋户口總數》 太祖建隆元年，户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

乾德元年，荆南平，得户十四萬二千三百。

湖南平，得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户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户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八年，江南平，得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九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萬五百四。

詔：諸州歲奏，男夫以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預。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荆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并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户口版籍。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户口賦税莫能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焉。

三年，天下主、客户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真宗天禧五年，天下主、客户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二十八。

慶曆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十四。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户共陞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而古今户口之繁，無踰于是矣。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四《田賦考》 寧宗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安西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一十四萬一千餘石。』

清・嵇璜等《續文獻通考》卷一二《户口考》 《理宗本紀》：寶慶元年止載兩浙路户一百九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六，口二百八十二萬二千三

十三；福建路户一百七十萬四千一百八十六，口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十九，餘俱闕漏，不盡以兵戰之故也。

論説

《包拯集》卷二《論歷代并本朝户口》 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德音，詢及本朝并唐編户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概，不足以上對清問；退而徧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略】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劍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户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户；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户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户；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户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蚩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曾鞏集》卷一〇《進太祖皇帝總敘并狀》 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户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户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户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户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又 卷三〇《議經費劄子》 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前集》卷六三《户口類》 開寶九年，户三百九萬五百四；太宗至道三年，户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真宗天禧五年，户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仁宗天聖七年，户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嘉祐八年，户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一；英宗治平三年，户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神宗熙寧十年，户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並《會要》。《寶訓》所載不同。又景德四年，丁謂言：「今户七百四十一萬餘，比咸平六年增五十五萬餘。」寶元初，仁宗御邇英閣，讀《正説養民篇》，見歷代户口登耗之數。帝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梅詢曰：「真宗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户口充羨。賦斂无藝，則版圖衰減。【略】南豐曾鞏嘗考藝祖之事，以爲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户口八百九十一萬，藝祖元年户九十六萬，天下既定，户三百九萬，元豐二年户一千三百九十一萬。皇朝户口之數，其遠過於唐者，蓋未嘗興一暴役，加一横賦。聖人之於民，必有休養生息之恩，而後能致民俗蕃阜之盛。天地之氣與時運遷，而日盛於東南，故東南民籍以今準昔，乃爲特盛。漢元始間，天下户口千一百萬，而東南户口當十之一；至東漢建康中，乃當天下十之二；又後而至西晉之太康，當天下十之三；又後而至唐之開元，當天下十之四；又後而至國朝之元豐，乃當天下十之五。

宋·佚名《羣書會元截江網》卷二六《户口·時政》 東南户口日增，愚嘗聞之天地之氣與時轉遷，而日盛於東南，校東南民籍，以今准昔，乃爲特盛，何以言之？昔者户口之盛無如西北，由漢以降則有不然者，且漢元始間天下户千二百萬，而東南户口止當天下十之一，至東漢建康中乃當天下十之二，又後而至唐之開元當天下十之四，又後而至元豐間乃當天下十之五。自南渡以來，西北流離歸附之民勞來安集於鴻雁之餘，而生齒之繁又非昔日比矣。

户口盛於東南，熙豐盛時，分天下二十三路，而淮漢以北止居其八，淮漢以南乃居十有五。總天下餘千有六百萬户，而淮漢以北乃當五百餘萬户，漢淮以南乃當千有餘萬户，大率當天下三之二。是不出東晉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以十五倍之人而增三十倍之利，舉天下之美盡萃東南，考其古今，相反若此之甚，是豈非天運回旋，物不両大，故輕重移，一至此也。

地狹而户口多，户版登耗時有不同。漢元始一千二百二十三萬户，唐開元八百四十一萬户，我朝元豐一千四百八十萬户，皆其極盛之時然也。然唐疆域加西漢十二而户口減十之三，國初疆域視西漢減三之一而户口加

十之四，視李唐減十之四而户口倍之。唐疆域最廣而户口少，本朝最狹而户口多。蓋自藩鎮連衡，諸道不申户版，而列聖撫養元元，德澤有加，則盛衰之異，固其宜也。説者乃謂西北東南之户口，以三國六朝之上下而分。愚觀《禹貢》，荆揚之州，賦高而田下，釋者以爲人功之脩。漢世江南之地，土狹而人稠，論者以爲風俗之變。則古今生聚，南多而北寡，乃天運之自然，有不待三國六朝而後見，於是可以知消長之數矣。

明・賀詳《留餘堂史取》卷一《世詮》 宋分天下爲二十三路，南居其七，北居十三，熙豐盛時總天下千六百五十萬户。北五百餘萬户，亦僅天下四之一，鄒魯多儒，移于濂、閩，青齊冠蓋，乃在吴越，視燕雲、河湟。豈直過之耶？

清・談遷《國榷》卷二〇（宣德三年八月）辛巳，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户口盛衰。對曰：『【略】唐貞觀以至永徽，户口日增，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耗之。宋太祖至神宗始盛，迨南渡僅一隅之民，此歷代户口之概也。』

清・嵇璜等《續通典》卷一〇《食貨志・户口丁中》 馬氏《通考》云：古今户口之盛，無如崇寧、大觀之間，然觀當時諸人所言，則版籍殊欠覈實，所載似難憑據。

清・崔述《考信録・豐鎬考信别録》卷二《周職官附考》 至唐開元、天寶之際，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寧、元豐以後，户口之盛尤遠過於前代。

雜録

《歐陽修全集》卷一一六《相度併縣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户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户，地里、人户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内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户，其餘遼山縣主客五百六十九户，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户，和順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户，各不及一鎮人煙。及潞州管内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絶近、人户全少處，虚立縣名，枉占官吏。

《曾鞏集》卷四九《户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户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户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

宋・范祖禹《帝學》卷四《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上》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户數，【略】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二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寶元元年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

宋・宋敏求《長安志》卷一《管縣户口》 京兆府【略】户五萬二千七百二十。【略】耀州【略】户一萬七千八百二十。【略】乾州【略】户九千三百七十一。【略】華州渭南，户五千六十三，口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七，蒲城，户二萬九百八，口三萬二千五十五。鳳翔府盩厔，户五千四百五十三，口二萬一千四百一十二。

宋・朱長文《吴郡圖經續記》卷上《户口》 大中祥符四年，有户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九。【略】元豐三年，有户一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二，有丁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七。

宋・劉安世《盡言集》卷一一《論役法之弊》 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萬七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千之額，謂之輪差不足，亦已過矣。

宋・趙令畤《侯鯖録》卷一《天下生齒之數》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户千二百二十三萬，舉其成數。後漢千六十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十五萬，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九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國朝藝祖二百五十六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真宗八百六十七萬，仁宗一千九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一萬。

宋・袁褧《楓窗小牘》 國初，杭、粤、蜀、漢未入版圖，總户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三。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十五户。太宗拓定南北，户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噫！可謂盛矣。及乘輿南渡，江淮以北悉入敵庭。今

上主户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視宣和已前僅減七百萬耳。

宋・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二《户口》　《太平寰宇記》載皇朝初户主六萬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九域志》：户主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兩朝國史》：户二十萬五千五百六十九。今户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萬二千六百七。

宋・羅願等《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户口》　國朝天禧中，主户十二萬一千一百五，口十八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客户六千九十八，口八千七百六十四。其每縣主客之數各附其縣中。元豐中，主户十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客户二千八百六十八。未經界户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七，此經界時所具祖額，不的知何年。經界户九萬七千二百四十八。乾道八年，諸縣主户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客户七千四百八十八，合以城内外户一千九百三十一，總爲十二萬二千一十四。然自元豐以後不言口數，要以郡境土較之，狹於曾宋五之二，以户口率之，多於前代不可勝計，有以見國家世世仁厚，涵養生齒之効。其在郡城中者，乾道户千二百八十一，口六千八百五十八；城外户六百五十，口三千二百八十一，麤爲可考。

又　卷三《歙縣・户口》　天禧主户萬六千四百二十八，口二萬八千二十五；客户四十六，口四百六十六。未經界户四萬四千五百三十；經界户二萬二千七百有十六。乾道八年，主户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四，客户四百有九，而無其口數。

又　卷四《休寧・户口》　天禧中，主户萬三千八百二十五，口二萬四千六百三十九；客户四十六，口四百六十六。未經界户三萬二千八十；經界户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乾道八年，主户萬九千五百七十九，客户無。

又《祁門・户口》　天禧中，主户五千六百一十七，口七千八百六十三；客户三百有四，口四百二十六。未經界户二萬五千九百有七；經界萬二千二百三十三。乾道主户萬一千五百七十五，客户三千九百六十一。

又　卷五《婺源・户口》　天禧中，主户萬三千五百二十三，口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七；客户千九十一，口千六百六十四。未經界前户三萬五千一百五；經界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乾道主户四萬一千九百五十五，客户九百有九。

又《績溪・户口》　天禧主户七千七百八十七，口萬五千四百七十九；客主四百四十八，口五百二十五。未經界户萬一千一百六十；經界九千一百六十。乾道主户八千五十，客户三百四十一。

又《黟縣・户口》　天禧中，主户六千二百一十六，口萬七千九百七十四；客户四百三十三，口五百三十七。未經界户萬二千三百六十五；經界九千四十一。乾道主户五千九百有一，客户一千八百六十八。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類一・户口》　祖額：主客户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九十，主户一十七萬一百三十七，客户八萬九千一百五十一。主客丁三十八萬六千五百六十二，主丁二十五萬八千五百九十一，客丁一十二萬八千五百七十一。今額：主客户三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四，主户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客户一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二。主客丁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七。【略】國初，主客户凡九萬四千五百一十。景德一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二。《九域圖》。治平一十九萬七千一百七十六。《治平圖志》。元豐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六。《九域志》。建炎以來，户至二十七萬二百有一，口四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建炎圖志》。【略】大中祥符二年升降數目：閩縣，八千三百五十二户。候官，七千五百二十九户。懷安，七千七百九十三户。福清，八千四百七十六户。古田，六千八百五十户。連江，五千二百二十户。【略】長溪，三千八百四十户。永福，三千六十七户。長樂，三千六百三十五户。以上係緊縣。閩清，一千八百三十一户。羅源，一千四百七十一户。寧德，一千四百六十户。【略】景祐四年重行升降等第地望：閩縣，八千三百五十二户。候官，七千六百四十六户。候安，七千七百九十三户。古田，六千九百二十二户。連江，五千二百二十二户。福清，八千四百七十六户。【略】永福，三千六十七户。長樂，三千六百三十户。長溪，三千八百四十户。【略】閩清，一千八百二十一户。羅源，一千四百七十一户。寧德，一千四百六十户。【略】而官户二千四百四十三。閩縣，六百三十户。候官，六百八十四户。懷安，三百四十七户。福清，一百四十四户。長溪，三十八户。古田，三十二户。連江，八十一户。長樂，一百四十户。永福，一百三十六户。閩清，一百十二户。羅源，五十三户。寧德，三十六户。寺觀户一千四百七十四。閩縣，一百七十八户，【略】候官，二百二户，【略】懷安，一百六十九户，

【略】福清，一百九十四户，【略】長溪，一百三十四户，【略】古田，一百六十一户，【略】連江，九十五户，【略】長樂，七十三户，【略】永福，七十户，【略】閩清，八十八户，【略】羅源，六十一户，【略】寧德，四十九户，【略】可謂盛也已。

宋・羅泌《路史》卷三七　我宋寶元之元，户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編年》：一千三百一十萬。《寶訓》：一千一十萬四千二百九十。慶曆二年乃至千三百三十萬七千六百有四十，嘉祐三年，一千八十二萬五千五百八十，見《長編》。六年增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九，主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客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八年乃至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十，丁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熙寧十年至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吕祖謙數。元豐二年千三百九十萬，見曾鞏《太祖皇帝總序》。何獨不之見哉！仁宗皇帝嘗讀《真宗正説養民篇》，見歷代户口登耗之數，顧問侍臣天下民籍，徧詢不能對，乃詔三司編修院檢閱前漢以來户口上之。國家首繼五季衰殘，太祖皇帝初年，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户才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户三百九萬五百有四；洎章聖天禧間，户已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安養之效若此。建隆元年，吏部恪取諸道見在官户口增耗爲州升降，未幾罷。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一《户口税租》　本朝户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元豐三年，户十九萬九千，口三十七萬九千，皆有奇。號爲甚盛。【略】今攷孫覿《普明寺記》，載宣和間户至四十三萬，中更狄難掃蕩流離，城中幾於十室九空。中興爲輔郡，涵養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户十七萬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萬八千四百有五。

宋・施宿等《嘉泰會稽志》卷五《户口》　國朝大中祥符四年，户一十八萬七千一百八十，丁三十二萬九千三百四十八。会稽，户三萬四千七十六，丁三萬五千五百八十五。山陰，户二千一百七十一，丁三千八百。剡，户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八，丁五萬五千六諸。諸暨，户四萬九千六十二，丁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七。蕭山，户二萬三千八十六，丁三萬九千四百五十三。餘姚，户二萬一千六十三，丁四萬一千九百一十三。上虞，户五千一百四十一，丁二萬八千二百五十七。新昌，户二萬三，丁四萬七千七百六十七。《元豐九域志》：主户一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五，客户三百三十七。嘉泰元年，主客户二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三，丁三十三萬四千二十，中小老幼殘疾不成丁一十萬七千七十二。会稽，户三萬五千四百六，丁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一，不成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八。山陰，户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二，丁四萬六千二百二十七，不成丁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七。嵊縣，户三萬九千七百九十二，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七，不成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八。諸暨，户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四，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一，不成丁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七。蕭山，户二萬九千六十三，丁三萬五千一百六十八，不成丁九千四百七十五。餘姚，户三萬八百八十三，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五，不成丁一萬二百三十四。上虞，户三萬三百三，丁三萬二千三百一十九，不成丁九千四百五十八。新昌，户二萬八千八百二十，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二，不成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五。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五《版籍門三・户口》　獨斷自大觀之己丑迄於嘉定之壬午。昔之爲户者，二十四萬三千，而今則二十六萬六千矣。昔之爲口者，四十八萬九千，而今則五十四萬八千矣。【略】大觀三年以來，五縣總數：主客户二十四萬三千五百六户，人丁，主客户二十四萬三千二百四丁，幼丁、廢、疾，主客户二十四萬六千六百四十人。臨海縣：主户五萬一千六百四十户，客户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六户，人丁，主户五萬八千七百六十七丁，客户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三丁，幼丁、廢、疾，主户五萬七千五十一人，客户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二人。黄巖縣：主户四萬六千四百七十六户，客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二户，人丁，主户五萬二千六百八十五丁，客户一萬五百四十六丁，幼丁、廢、疾，主户五萬一千一百四十九人，客户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人。天台縣：主户三萬三百五十八户，客户一萬一千一十三户，人丁，主户三萬四千四百四十九丁，客户六千八百九十五丁，幼丁、廢、疾，主户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四人，客户八千三百三十六人。僊居縣：主户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户，客户九千七百一十七户，人丁，主户三萬三百九十六丁，客户六千八十四丁，幼丁、廢、疾，主户二萬九千五百九人，客户七千三百五十五人。寧海縣：主户二萬三千二百三十九户，客户八千四百二十一户，人丁，主户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六丁，客户五千二百七十三丁，幼丁、廢、疾，主户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三人，客户六千三百七十四人。【略】嘉定十五年，五縣總數：主客户二十六萬六千一十四户，人丁，主客户三十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九丁，幼丁、廢、疾，主客户二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人。臨海縣：主户五萬四千一百六

十七户，客户一萬九千八百三十户；人丁，主户六萬九千四百八十六丁，客户二萬一百六十四丁；幼丁、廢、疾，主户五萬一千九百一十七人，客户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七人。黄巖縣：主户四萬九千二百一十三户，客户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五户；人丁，主户六萬八千三百一十五丁，客户九千九百八十五丁；幼丁、廢、疾，主户四萬八千八百六十一人，客户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二人。天台縣：主户三萬一千五百九十户，客户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一户；人丁，主户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丁，客户六千三百五十七丁；幼丁、廢、疾，主户三萬四百三十六人，客户八千三百一十四人。僊居縣：主户二萬七千九百一十户，客户一萬八百五十户；人丁，主户三萬五百一十丁，客户五千七百一十一丁；幼丁、廢、疾，主户二萬七千二百五十四人，客户七千四百二十人。寧海縣：主户二萬一千八百四十户，客户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八户；人丁，主户四萬二千八百六十七丁，客户二萬五百八十四丁；幼丁、廢、疾，主户一萬九千二人，客户九千一百二十七人。

宋・羅濬等《寶慶四明志》卷五《郡志》 太宗皇帝朝，主一萬八百七十八户，客一萬六千八百三户。天禧中，主總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五户，計二十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口；客總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七户，計七萬四千四百一十三口。元豐中，主五萬七千八百七十四户，客五萬七千三百三十四户。政和六年，主總九萬四千五百七十四户，計二十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一口；客總二萬九千一百一十八户，計五萬一千七百五十四口。乾道四年，主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五户，計二十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口；客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七户，計七萬四千四百一十三口。

又 卷一三《鄞縣志》 户四萬一千六百一十七，口六萬五千六百九十四。坊郭兩鄉户五千三百二十一，口九千二百八十三；外一十一鄉户三萬六千二百九十六，口五萬六千四百一十一。

又 卷一五《奉化縣志》 主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七户，計五萬三千八百二十一口；客二千六百九十五户，計六千七百口。

又 卷一七《慈溪縣志》 主客户通計大小口一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

又 卷一九《定海縣志》 主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一户，計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一口；客一千六百四十八户，計六千五百四十一口。

又 卷二〇《昌國縣志》 主七千六百六十五户，計二萬三千一十四口；客五千八百七十六户，計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口。

又 卷二一《象山縣志》 主户九千七百五十六，口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客户三千六百二十四，口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二。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建炎紹興户口數》 建炎三年，兩浙路主、客户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十二，口二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每十月率爲十五口有奇。成都府路户一百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萬九千三十六。每十户率爲三十口弱。紹興二十九年，諸路户一千一百九萬餘，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餘。每十户率爲十六口有奇。三十年，户一千一百五十七萬餘，口一千九百二十三萬餘。每十户率爲十六口有奇。三十一年，户一千一百三十六萬餘，口二千四百二十萬餘。每十户率爲二十一口有奇。三十二年，户一千一百十三萬餘，口二千三百一十一萬餘。每十户率爲二十一口弱。

又 《四川元豐紹興淳熙户口數》 四川六十州，一百九十九縣，元豐二年，户二百一十萬餘。紹興三十二年，户二百六十四萬餘，口七百五十一萬餘。每十户率爲三十口弱。淳熙二年，户二百五十八萬餘，口七百四十三萬餘。

又 卷一七《本朝視漢唐户多丁少之弊》 西漢户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户口率以十户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爲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户口，率以十户爲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户漏口者衆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爲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爲三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故漏口少爾。昔陸宣公稱租庸調之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決不可令輸二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於其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宋・凌萬頃《淳祐玉峰志》卷上《户口》 古經載：祥符間，主户一萬三千七十八，客户三千二百七十二；主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客丁三千三百零三。慶元間，主户三萬五千三百四十二，客户三千七百。視昔已多。今主客共四萬五千三百六十八户，一十三萬四千五百口。較之古經，

蓋將數倍，生齒日繁，則邑之壯盛可見云。

宋・黃巖孫《寶祐仙溪志》卷一《户口》　宋興三百餘年，【略】郡志載：本縣主客户二萬七千九百八十七，口六萬二千四百六十四。時紹熙三年也。寶祐四年，主户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七，口四萬七千五百五十七；客户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三，口二萬五千八十。視紹興多加也。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二《民數》　主户一十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口二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五；客户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口二萬六千四百四十一。隸上元縣者：主户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口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五；客户七千四百六十六，口八千七百五十七。隸江寧縣者：主户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四，口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五；客户二千二百五十七，口二千四十七。隸句容縣者：主户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口五萬一百三十；客户三千九百九十六，口七千二百一十三。按乾道舊志：句容主户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七，主丁口六萬七千五十；客户二千四百九十六，客丁口五千七百六十六。較之今數，主户減二千五百二十七，客户增一千五百。隸溧水縣者：主户二萬二千五百二，口四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客户二千二百五十九，口八千二百五十九。隸溧陽縣者：户六萬三千九百八十三，口一十三萬七百五，皆主户也。按乾道舊志：溧陽主户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二，口六萬八千九百三十一；客户無。較之今數，主户增三萬二千七百七十一，口增六萬一千七百七十四。

宋・鄭瑤等《景定嚴州續志》卷一《户口》　前志載：紹興己未，户七萬二千二百五十六，丁一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四。淳熙丙午，户八萬八千八百六十七，丁一十七萬五千九百有三。蓋昔者丁錢未蠲，民苦重賦，故生子有不舉。自乾道五年，張宣公知州，抗疏祈免，奉旨減放有差。至淳熙，丁口之數比紹興增，凡六萬四千五百有九。【略】今爲户凡一十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七，口凡三十二萬九千二百有六。

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一三《户口》　皇朝景德中，户六萬四千七百六十九，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三。祥符中，主户九萬三百六十九，客户五萬五千四百四十四。熙寧中，主户九萬八百五十三，客户四萬五千五百有八。

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五八《户口》　皇朝《太平寰宇記》：錢塘户數，主六萬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九域志》：主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中興兩朝國史》：户二十萬五千三百六十九。《乾道志》：户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萬二千六百七。《淳祐志》：主客户三十八萬一千三百三十五，口七十六萬七千七百三十九。今主客户三十九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萬七百六十。錢塘縣。《乾道志》：主客户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一，口六萬八千九百五十一。《淳祐志》：主客户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一，口九萬八千三百六十八。今主客户八萬七千七百一十五，口二十萬三千五百五十一。仁和縣。《乾道志》：主客户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口七萬六千八百五十七。《淳祐志》：主客户六萬四千一百五，口二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一。今主客户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五，口二十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五。餘杭縣。《乾道志》：主客户一萬九千八百一十七，口二萬九千九百一十一。《淳祐志》：主客户二萬六千五百五十，口一十四萬二百八十二。今主客户二萬六千五百八十一，口一十四萬一千四百。臨安縣。《乾道志》：主客户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口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三。《淳祐志》：主客户二萬五十六百五十一，口一十二萬七千八百九十九。今主客户二萬五千九百七，口一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六。於潛縣。《乾道志》：主客户二萬二百九十五，口四萬六千二百九十二。《淳祐志》：主客户二萬七百五十一，口一十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一。今主客户二萬八百三，口一十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富陽縣。《乾道志》：主客户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三，口三萬六千一十七。《淳祐志》：主客户三萬六十三，口一十五萬五千三百六十九。今主客户二萬九千九百八十五，口一十四萬九千八百九十八。新城縣。《乾道志》：主客户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口三萬六百五十一。《淳祐志》：主客户一萬七千九百八，口八萬七千五百二十八。今主客户一萬八千七十一，口七萬九千八百一十六。鹽官縣。《乾道志》：主客户五萬八百三十一，口五萬九千三百四十四。《淳祐志》：主客户五萬七千三百三，口一十四萬五百二十七。今主客户五萬六千九百四，口一十三萬九千八百七十。昌化縣。《乾道志》：主客户一萬一十三，口一萬四千三十三。《淳祐志》：主客户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四，口二萬八千四百八十一。今主客户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八，口五萬九千一百六十。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三《寧宗皇帝》　（嘉定十二年）兩浙路户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口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建路户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一八《户口》　杭城今爲都會之地，人煙稠密，户口繁浩，與他州外郡不同，始以自隋唐朝考之。【略】《中興兩朝國史》：該户二十萬五千三百六十九。《乾道志》：户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萬二千六百七十。《淳祐志》：主客户三十八萬一千三十五，口七十六萬七千七百三十九。《咸淳志》：九縣共主客户三十九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萬七百六十。錢塘仁和、兩赤縣。《乾道志》：主客户該十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口該一十四萬五千八百八。《淳祐志》：户該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六，口三十二萬四百八十九。《咸淳志》：兩赤縣城主客户一十八萬六千三百三十，口四十三萬二千四十六，自今而往，則歲潤月長，殆未易以算數也。

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三《歷代州域總敘下・歷代户口》　宋太祖元年，户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户三百九萬五百四，真宗景德四年，户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神宗元豐六年，户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元・單慶等《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　按《三朝國史》，户凡五萬一千八百六十三。按《九域志》，主户凡一十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七，客户無。舊經則云，主户四萬九千八百五十九，主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五。舊圖則云，户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五，口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今民數已蕃息矣，兹非生聚涵育之明效歟。

元・郭薦《大德昌國州圖志》卷三《敘賦・户口》　往宋紹熙舊志：主户七千六百六十五，口二萬三千一十四。客户五千八百七十六，口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紹熙至德祐丙子又八十餘年，生聚日繁，蓋亦倍蓰矣。

元・陳大震《大德南海志》卷六《户口》　宋主户六萬四千七百九十六，客户七萬八千四百六十三。淳熙，主户八萬二千九十，客户一十萬三千六百二十三，口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七。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八《户口》　宋《景定志》所載户口實數：主户壹拾萬叁仟伍伯肆拾伍，口貳拾貳萬壹仟柒伯伍拾伍；客户壹萬肆仟貳伯肆拾貳，口貳萬陸仟肆伯肆拾壹。上元縣，主户壹萬壹仟貳伯捌拾，口壹萬伍仟柒伯捌拾伍；客户柒仟肆伯陸拾陸，口捌仟柒伯伍拾柒。江寧縣，主户壹萬壹仟叁伯伍拾肆，口壹萬陸仟肆伯捌拾伍；客户貳仟貳伯伍拾柒，口貳仟肆拾柒。句容縣，主户貳萬貳仟叁伯柒拾，口伍萬壹伯叁拾；客户叁仟玖伯玖拾陸，口柒仟貳伯壹拾叁。《乾道志》：句容主户貳萬伍仟捌伯玖拾柒，主丁口陸萬柒仟伍拾；客户貳仟肆伯玖拾陸，客丁口伍仟柒伯陸拾陸。較之景定，主户減貳仟伍伯貳拾柒，客户增壹仟伍伯。溧水縣，主户貳萬貳仟伍伯貳，口肆萬肆仟捌伯陸拾陸；客户貳仟貳伯伍拾玖，口捌仟貳伯伍拾玖。溧陽縣，户陸萬叁仟玖伯捌拾叁，口壹拾叁萬柒伯伍。皆主户。乾道舊志：溧陽主户叁萬壹仟貳伯壹拾貳，口陸萬捌仟玖伯叁拾壹；客户無。較之景定，主户增叁萬貳仟柒伯柒拾壹，口增陸萬壹仟柒伯柒拾肆。

元・佚名《無錫志》卷一《户口》　紹興初，無錫之户口始以縣計，可考實二萬三千三百一十四户，一十萬五千六百二十一口。南渡後，復加以三分之一，爲户三萬四千三百一十，合口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有七。淳祐間，詔計天下民數，無錫得三萬七千九百一十六户，二十三萬五百六十八口。

明・張才等［弘治］《重修保定郡志》卷六《貢貨一・户口》　宋太平興國中，河北道置保州，户五千八百一十，口二萬一千九百二十。太和中，户三千九百二十一，口三萬一百八十五。紹定中，户二千九百八十七，口二萬九千七百四十。

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二《貢貨一・户口》　宋歙州，【略】天禧中，主户十二萬一千一百五，口十八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客户六千九十八，口八千七百六十四。其每縣主客之數各附其縣中。慶曆中，户一十二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口二十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四。元豐中，主户十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客户二千八百六十八。宣和中，改徽州。紹興中，未經界前，户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七；經界後，户九萬七千二百四十八。乾道八年，諸縣主户一十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客户四萬七千四百八十八，

合以城内外户一千九百三十一，總爲十二萬二千一十四。【略】其在郡城中者，乾道户一千二百八十一，口六千八百五十八；城外户六百五十，口三千二百八十一，粗爲可考。【略】嘉定十年，户二千三百三十七，口九千八百四十八。寶慶三年，見管户一十二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口二十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四。主户，坊郭三千九十八，口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五，鄉村户一十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九，口一十九萬二千九百七十五；客户，坊郭七百八十九，口三千五百二十七，鄉村户九千四百六，口二萬一千八十七。歙縣：天禧中，主户萬六千四百二十八，口二萬八千二十；客户四十六，口四百六十六。紹興中，未經界前，户四萬四千五百三十；經界後，户二萬二千七百十有六。乾道八年，主户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四，客户四百有九，而無口數。嘉定間，户二萬二千六十三，口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三。休寧縣：天禧中，主户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五，口二萬四千六百三十九；客户四十六，口四百六十六。紹興中，未經界前，户三萬二千八十；經界後，户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乾道八年，主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九，客户無。寶慶三年，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六，口四萬六千三十八。婺源縣：天禧中，主户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三，口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七；客户一千九十一，口一千六百六十。紹興中，未經界前，户三萬五千一百五；經界後，户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乾道中，主户四萬一千九百五十五，客户九百有九。嘉定中，户四萬四千四百三十二，口五萬五千九百三十二。端平中，户四萬四千四百三十二，口五萬五千九百三十二。祁門縣：天禧中，主户五千六百一十七，口七千八百六十三；客户三百有四，口四百二十六。紹興中，未經界前，户二萬五千九百有七；經界後，户萬二千二百三十三。乾道中，主户萬一千五百七十五，客户三千九百六十一。嘉定中，主户萬一千五百四十九，客户四千四十四。端平中，主户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客户三千五百一十三。黟縣：天禧中，主户六千二百一十六，口萬七千九百七十四；客户四百三十三，口五百三十七。紹興中，未經界前，户萬二千三百六十五；經界後，户九千四十一。乾道中，主户五千九百有一，客户一千八百六十八。端平間，户八千三百三十六，口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績溪縣：天禧中，主户七千七百八十七，口萬五千四百七十九；客户四百四十八，口五百二十五。紹興中，未經界前，户萬一千一百六十；經界後，户九千一百六十。乾道中，主户八千五十，客户三百四十。寶慶中，户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萬六千二百九十七。

明・嚴嵩［正德］《袁州府志》卷二《户口》　宋大中祥符間，户通八萬五千零三，口通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三。崇寧户一十三萬二千二百九十九，口三十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五。【略】宜春縣：宋大中祥符間，户三萬二千七百五十六，口五萬七千五百九十四。【略】分宜縣：宋大中祥符間，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八，口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略】萍鄉縣：宋大中祥符間，户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口三萬九千一百三十四。【略】萬載縣：宋大中祥符間，户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口三萬三千四百一十三。

明・夏良勝［正德］《建昌府志》卷三《圖籍》　宋元豐中額：主户八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客户二萬五千六百二十六，口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二。慶元中額：主客户一十一萬四百四十九。南城縣：主客户四萬四千二百七十九。南豐縣：主客户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四。新城縣：主客户二萬四千四百七。廣昌縣：主客户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九。開慶元年額：主客户一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九。南城縣：主客户四萬八千三百二。南豐縣：主客户四萬九千三百九。新城縣：主客户三萬六千八百五十。廣昌縣：主客户三萬三千七百三十七。

明・鄭慶雲等［嘉靖］《延平府志》卷五《食貨一・户口》　宋户一十五萬七千八十有九，主户六萬二千四十有二，客户五萬五千四十有七。口二十九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五，主一十三萬六千九百十有七，客一十六萬二百二十有八。

明・董天錫［嘉靖］《贛州府志》卷四《食貨・户口》　宋太平興國中，户主六萬七千八百一十，客一萬七千三百三十八，見舊圖經；口闕。淳化中，户九萬八千一百三十二，口九萬七千二百有四，見舊圖經。元豐中，户主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客一萬六千五百有九，見《九域志》；口闕。熙寧中，户主八萬六千一百，客一萬六千五百有九；口闕。紹興中，户主七萬一千二百七十，客四萬九千七百一十五，見舊圖經；口闕。淳熙中，户主二十五萬八千四百二十五，客三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口主四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六，客八萬二千四百八十四。寶慶中，户主二十八萬七千

八百八十，客三萬三千四百七十六；口主五十四萬二十四，客九萬九千三百七十。【略】贛縣：宋淳熙中，户主五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客六千四百六十九；口主九萬九千九十一，客一萬四百八十三。寶慶中，户主六萬一千二百有九，客六千九百九十有一；口主九萬九千七百二十六，客一萬九十七。【略】雩都：宋淳熙中，户主三萬二千八百六十八，客五千六百三十二；口主四萬三千八十五，客五千八百五十九。寶慶中，户三萬七千一百有五，口五萬八千七百八十二。【略】信豐：宋淳熙中，户主三萬九千九百八十八，客九千六百八十九；口主七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客四萬二千四百有二。寶慶中，户主四萬三千六百七十三，客一萬七百五十；口主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客四萬八千二百一十五。【略】興國：宋淳熙中，户主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五，客一千七十八；口主三萬九千七百四，客二千七百二十四。寶慶中，户主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客一千四百有五；口主五萬四千四百六十五，客五千一十五。【略】會昌：宋淳熙中，户主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三，客一千六百九十三；口主三萬四百二十七，客二千八百七十五。寶慶中，户主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八，客二千九百九十八；口主三萬八千七百九十四，客八千三百七十六。【略】安遠：宋紹興中，户主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三，客二千六百六十五；口主四萬四千六百三十三，客五千一十四。淳熙中，户主三千七百七十二，客一千六百五十；口主二萬七千三百一十六，客二千八百有四。寶慶中，户主八千一百四十，客一千一十六；口主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一，客二千二百一十。【略】寧都：宋淳熙中，户主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客五千八百三十六；口主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客五千四百八十三。寶慶中，户主四萬五千一百四十五，客四千八百三十五；口主九萬九千七百二十六，客五千一十三。【略】瑞金：宋淳熙中，户主二萬三千四百一十三，客四百八十八；口主二萬五千一十，客六百一十。寶慶中，户主二萬六千一百四十八，客二千一百有三；口主三萬三百九十三，客七千七百二十五。【略】龍南：宋淳熙中，户主八千三百九十三，客八百四十一；口主七千九百九十三，客一千一百九十九。寶慶中，户主一萬四百八十九，客八百四十一；口主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七，客一千一百九十九。【略】石城：宋淳熙中，户主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一，客一千五百三十三；口主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一，客二千五百四十五。寶慶中，户主一萬三千一百七十六，客一千五百三十八；口主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客一千七百一十七。

明・樊深［嘉靖］《河間府志》卷八《財賦・户口》 宋河間府，【略】崇寧户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口六萬二百六十。【略】瀛洲高陽關，【略】户八千六百五，口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八。

明・汪佃等［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二《户口》 建寧府總數：宋户一十九萬七千一百三十七，口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七。【略】建安縣：宋主客户三萬三千八百，口七萬六千五百。【略】甌寧縣：宋主客户三萬二千八百六十一，口七萬五千二百三十六。【略】浦城縣：宋户三萬四千三百一十六，口七萬七千五十九。【略】建陽縣：宋户四萬一千二百二十，口一十萬六百四十八。【略】松溪縣：宋户一萬一千二百七，口二萬七千六百二十。【略】崇安縣：宋户二萬八千七百四十五，口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七。【略】政和縣：宋户一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口三萬八千七百一十七。

明・盛儀等［嘉靖］《惟揚志》卷八《户口》 宋太平興國時，揚州，【略】主户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四，客户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丁口竝缺。元豐時，淮南路【略】揚州【略】主户二萬九千七十七，客户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五，丁口竝缺。嘉定時，淮南東路户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九，丁口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大觀時，揚州【略】户三萬一千二百二，丁口六萬二千九百七十一。紹熙時，揚州【略】户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一，丁口一十四萬四百四十，在城户四千二百二十六，丁口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八。嘉泰時，州縣共管户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丁口二十萬一千八百四十九，在城户三千六百三十七，丁口二萬一百一十七。寶祐四年，州縣共管户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二，丁口一十三萬五千七十二，在城户七千九百七十五，丁口三萬五千九百六十七。

明・陳讓［嘉靖］《邵武府志》卷五《版籍》 崇寧中，本軍户八萬七千五百九十四。咸淳七年，户二十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三，口五十五萬八千八百四十六。建寧縣：户二萬五千三百一十八，口一十二萬八千一百四十二。

明・劉松［隆庆］《臨江府志》卷八《賦役志・户口》 宋元豐三年，

臨江軍户九萬三千九十八。隆興元年，户九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口十七萬二千五百四十六。咸淳五年，户十萬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五十一。

兩宋田土

宋・莊綽《雞肋編》卷下　皇祐中，右司諫錢彦遠乞置勸農司云：「唐開元年有户口八百九十餘萬，定墾田二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國家有户九百五十餘萬，定墾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不及開元三分之一，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類一・墾田》　墾田四萬二千六百三十三頃一十八畝二角三十三步。

民户三萬五千三百八頃七十二畝一十三步。

寺觀户五千三百二十四頃四十六畝二角二十步。

園林山地池塘陂堰等六萬二千五百八十八頃五十一畝二角四十五步。

民户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頃九十二畝二角二十步。

寺觀户一萬五千八百頃五十九畝一角二十五步。

又　卷一一《版籍類二・官莊田》　官莊田一頃九十畝三角四十六步。【略】

官莊園林山地池塘陂堰等一千五百七十頃八十四畝二角二十四步。

又　卷一二《版籍類三・職田》　職田二十一頃九十畝一步園九百四頃九十四畝一角五十三步。

又　《沙洲田》　沙洲田二百七十一頃九十八畝二角三十步。閩縣一百三十一頃二十畝。候官縣二頃六十一畝三十四步。懷安縣一百三十八頃一十七畝一角三十八步。

又　《海田》　海田一千二百三十頃有奇，外長五千六百二十丈。西禪寺蘇溪田一百五頃并園塘三十餘頃。法海綿村田百餘頃，歲入五千斛。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四八《曾鞏傳》　鞏上疏議經費曰：「【略】景德【略】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略】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略】墾田四百三十萬頃。」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六《財賦三・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者，紹興六年，吳玠爲宣撫副使兼營田使，治廢堰於梁、洋，率軍民營田凡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耕之，量收租利。李子公爲大漕，奏言：『漢中之地，古稱沃野，每畝除出糧種外，止收三石爲率，約收二十五萬石，乞付本司贍軍，可省内郡水運。』朝廷難之，但賜班詔書獎諭，時七年秋。吳玠死，胡承公、鄭亨仲代爲宣撫使。休兵後，亨仲又行之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所營田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細色十四萬一千四十九石，得旨撥十二萬石赴成都路對糴米，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百餘石不與焉。時十五年春也。乾道再和後，強將、豪民利於承佃，故爲欠輸，得不償費。虞丞相允文代吳璘爲宣撫使，乃與利路安撫使晁侍郎公武、總領財賦查少卿籥共議，以爲軍民雜處，侵漁百端。又於數百里外差科保甲，指教耕佃，間有二、三年不得替者。水旱則令保甲均認租數，民甚苦之。兼所收之租，不償請給之數，如興元府歲收租九千六百七十三石，而種田官兵請給乃爲一萬一千四百四十石，他皆類此。於是宣撫司始以便宜召人承佃，抽兵歸營，時四年秋也。明年春，宣撫司奏其事於朝，詔可。至淳熙初，墾田增至七千五百五十七頃，而租入止有五萬八千石有奇。慶元後，又止爲六萬六千石，而金州田租亦止二千二百三十一石焉。六年冬，王少卿寧總計增其課，朝廷以邊民不便，罷之。語在時事中。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墾田雜録》　先是，淮東安撫司具到係官荒田：真州三百七十四頃五十畝，揚州五十二頃九十一畝，通州一百一頃八十一畝，泰州二萬一千二百四十八頃四十五畝。楚州四千四百二十三頃八十六畝，滁州一百五十九頃四十五畝，高郵軍一千一百六十九頃一十三畝，盱眙軍一百四十一頃三十四畝。人户請佃在户未耕荒田：直州一百三十五頃七十一畝，揚州九十三頃，通州六十九頃一十八畝，泰州三百三十九頃一十五畝，楚州三千六百九十七頃三十三畝，滁州二百三十七頃七十七畝，高郵軍七百六十三頃三十八畝，盱眙軍二千一百二十一頃一十三畝。故有是命。

又　《食貨六一・水利田》　《中書備對》司農寺自熙寧三年至九年終府界諸路水利田一萬七百九十三處，共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八十

八畝。官地一千九百一十五頃三十畝。開封府界田二十五處，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九頃二十九畝。河北西路田三十四處，四萬二百九頃四畝。河北東路田一十一處，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一頃五十六畝。内官地二十七畝。京東東路田七十一處，八千八百四十九頃三十八畝。内官地二百八十五頃五十畝。京東西路田一百六處，一萬七千九十一頃七十六畝。京西南路田七百二十七處，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八頃七十九畝。京西北路田二百八十三處，二萬一千八百二頃六十六畝。河東路田一百一十四處，四千七百一十九頃八十一畝。永興等軍路田一十九處，一千三百五十三頃九十一畝。秦鳳等路田一百一十三處，三千六百二十七頃七十九畝。内官地一千六百二十九頃五十三畝。梓州路田一十一處，九百一頃七十七畝。利州路田一處，三十一頃三十畝。夔州路田二百七十四處，八百五十四頃六十六畝。成都府路田二十九處，二千八百八十三頃八十七畝。淮南西路田一千七百六十一處，四萬三千六百五十一頃一十畝。淮南東路田五百三十三處，三萬一千一百六十頃五十一畝。福建路田二百一十二處，三千二十四頃七十一畝。兩浙路田一千九百八十處，一十萬四千八百四十八頃四十二畝。江南東路田五百一十處，一萬七百二頃六十六畝。江南西路田九百九十七處，四千六百七十四頃八十一畝。荆湖北路田二百三十三處，八千七百三十三頃三十畝。荆湖南路田一千四百七十三處，一千一百五十一頃一十四畝。廣南西路田八百七十九處，二千七百三十八頃八十九畝。廣南東路田四百七處，五百九十七頃七十三畝。

又 引《中書備對》 諸路職田計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六頃九十五畝。

開封府界五百九十二頃九十八畝。

京西路二千五頃七十五畝。

京東路二千一百三十二頃九十三畝。

陝西路三千二百五十二頃四十四畝。

河東路一千五百九十五頃二十八畝。

河北路三千三百五十三頃九十六畝。

淮南路二千二十三頃四十五畝。

梓州路五百四十六頃六十四畝。

利州路四百六十六頃八十八畝。

夔州路四百七十二頃七十畝。

成都府路七百九十頃九十二畝。

福建路五百三十八頃五十六畝。

兩浙路一千七百一十三頃七十六畝。

荆湖南路五百四十五畝九十八畝。

荆湖北路八百十六頃一十七畝。

江西路六百六十頃八十七畝。

江東路八百八十八頃五十畝。

廣東路五百五十頃七十畝。

廣西路五百三十八頃五十畝。

又 《檢田雜録》 先是淮東安撫司具到係官荒田：真州三百七十四頃五十畝。揚州五十二頃九十一畝。通州一百一頃八十一畝。泰州二萬一千二百四十八頃四十五畝。楚州四千四百二十三頃八十六畝。滁州一百五十九頃四十五畝。高郵軍一千一百六十九頃一十三畝。盱眙軍一百四十一頃三十四畝。人户請佃在户未耕荒田：真州一百三十五頃七十一畝。揚州九十三頃。通州六十九頃一十八畝。泰州三百三十九頃一十五畝。楚州三十六百九十七頃三十三畝。滁州二百三十七頃七十七畝。高郵軍七百六十三頃三十八畝。盱眙軍二千一百二（百）[十]一頃一十三畝。故有是命。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田賦考四·歷代田賦之制》 開寶末，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

至道二年，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

天禧五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略】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田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内民田四百五十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三頃六十一畝，官田六萬三千三百九十三頃。

右此元豐間天下墾田之數，比治平時所增者二十餘萬頃。按：前代混一之時，漢元始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時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其數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或四倍有餘。雖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圖，亦半爲邊障屯戍之地，墾田未必多，未應倍蓰於中州之地。然則其故何也？按：《治平會計録》謂田數特計其

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蓋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又按：《食貨志》言天下荒田未墾者多，京西唐、鄧尤甚，至治平、熙寧間，相繼開墾，然凡百畝之田，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爲民間苦賦重，再至轉徙，遂不增。以是觀之，則田之無賦稅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蓋田數之在官者，雖劣於前代，而遺利之在民多矣，此仁厚之澤所以度漢唐歟！【略】

開封府界田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一頃六十七畝，官田五百一十六頃六十四畝。【略】京東路田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八十四頃六十畝，官田八千九百九頃一畝。【略】京西路田二十萬五千六百二十六頃三十八畝，官田七千二百八頃八十八畝。【略】河北路田二十六萬九千五百六十頃八畝，官田九千五百六頃四十八畝。【略】陝府西路田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九十八頃三十八畝，官田一千八百五頃二十二畝。【略】河東路田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三十畝，官田九千四百三十九頃三十畝。【略】淮南路田九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四頃二十畝，官田四千八百八十七頃一十三畝。【略】兩浙路田三十六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五十六畝，官田九百六十四頃四十二畝。【略】江南東路田四十二萬一千六百四頃四十七畝，官田七千八百四十四頃三十一畝。【略】江南西路田四十五萬四百六十六頃八十九畝，官田一千七百六十四頃五十七畝。【略】荆湖南路田三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九十六畝，官田七十七百七十二頃五十九畝。【略】荆湖北路田二十五萬八千九百八十一頃二十九畝，官田九百三頃七十八畝。【略】福建路田一十一萬九百一十四頃五十三畝，官田五頃三十七畝。【略】成都路田二十一萬六千六十二頃五十八畝，官田六十五頃一十九畝。【略】梓州路田爲山崖，難計頃畝。【略】利州路田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一頃五畝，官田一千九十九頃八十四畝。【略】夔州路田二千二百四十四頃九十七畝，官田二百二十三畝。【略】廣南東路田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五頃一十八畝，官田二百七十頃七十二畝。【略】廣南西路田一百二十四頃五十二畝，官田四百二十七頃二十八畝。

又　卷六《田賦考六・水利田》　（熙寧九年）興修水利田：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

又　卷七《田賦考七・屯田》　襄州襄陽縣有屯田三百餘頃，【略】唐州赭陽陂亦有營田務，歲種七十餘頃。【略】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略】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頃。

（熙寧九年）樞密使吳充言：『實邊之策，惟屯田爲利。近聞鮮于師中建請，朝廷以計置弓箭手重於改作，故裁令試治百頃而已。然屯田之法，行之於今誠未易，惟有因今弓箭手以爲助法，公田似有可爲。且以熙河四州較之，無慮一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歲收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水旱、肥瘠，三分除一，亦可得十萬。官無營屯、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損，省轉輸，平糴價，凡六便。』【略】

（紹興八年）【略】詔獎諭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

又　《官田》　（天禧四年）【略】福州王氏時有官莊千二百一十五頃。

（熙寧七年）【略】開封府界、諸路係省莊屯田、營田，稻田務及司農寺户絶、水利田，並都水監、淤田司官莊四十四萬七千四百四十八頃一十六畝，内三司官田莊四千五百九十三頃四十畝零，總收租餘斛斗疋帛六萬一千四百九貫、石、疋；都水監、淤田司官莊五百五十四頃一十九畝零，總收租斛斗五萬二百一十石、斤，黠稈等五十萬一千六十六束斤。【略】

（紹興二十九年）【略】兩浙轉運司言：『申括到平江府省田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八畝。』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農田》　天下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録》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户計之，是四户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又川峽、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史則云：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開寶之數乃倍於景德，則謂之所録，固未得其實。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録》，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敍《治平録》者以謂此特計其賦租以知。

興修水利田，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廢田，興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

又 **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方田》** （元豐五年）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

又 **《賦稅》** 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

又 **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屯田》** 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

又 **卷一九八《兵志十二・牧地》** 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擇水草善地而標占之。淳化、景德間，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不預焉。歲久官失其籍，界堠不明，廢置不常，而淪於侵冒者多矣。

（熙寧）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遼朝户口田土分部

綜述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一三《和仲巽奚山部落》 千里封疆薊、霤間，時平忘戰馬牛閑。居人處處營耕牧，盡室穹車往復還。

又 **《和過打造部落》** 奚夷居落瞰重林，背倚蒼崖面曲潯。澗水逢春猶積凍，山雲無雨亦常陰。田塍開墾隨高下，樵路攀緣極險深。漢節經過入競看，忻忻如有慕華心。

又 **《牛山道中耕種甚廣，牛羊遍谷。問之皆漢人佃奚土，甚苦輸役之重》** 農夫耕鑿遍奚疆，部落連山復枕岡。種粟一收饒地力，開門東向雜夷方。田疇高下如棋布，牛馬縱橫似谷量。賦役百端閑日少，可憐生事甚茫茫。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 （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乙丑，岢嵐軍言，近界戎人二百六十餘户老幼二千三百餘口歸附。【略】

壬申，岢嵐軍又言戎人八十九户老幼六百三十二口歸附。

（閏三月）三交口言戎人二百三十四户老幼五千三十七口歸附。【略】

己丑，代州言戎人二百三十五户二千四百二十四口歸附。

又 **卷二二** （太平興國六年秋七月）乙卯，嵐州言戎人五十三户三百六十三口内附，遣戍卒迎之，爲敵騎所邀，因擊破其衆，斬首十七級。

又 **卷二七** （雍熙三年秋七月）壬午，遣樞密都承旨楊首一等詣幷、代等州，部所徙山後諸州降民至河南府、許汝等州，徙者凡八千二百三十六户，七萬八千二百六十二口，及牛羊駝馬四十餘萬頭。

《遼史》卷一五《聖宗紀六》 （開泰二年）夏四月甲子，拜日。詔從上京請，以韓斌所括贍國、撻魯河、奉、豪等州户二萬五千四百有奇，置長霸、興仁、保和等十縣。

又 **卷三一《營衛志上》** 太祖曰弘義宮，應天皇后曰長寧宮，太宗曰永興宮，世宗曰積慶宮，穆宗曰延昌宮，景宗曰彰愍宮，承天太后曰崇德宮，聖宗曰興聖宮，興宗曰延慶宮，道宗曰太和宮，天祚曰永昌宮。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宮，丞相耶律隆運有文忠王府。【略】爲正户八萬，蕃漢轉户十二萬三千，共二十萬三千户。

算斡魯朵，太祖置。【略】正户八千，蕃漢轉户七千，出騎軍六千。【略】

國阿輦斡魯朵，太宗置。【略】正户三千，蕃漢轉户七千，出騎軍五千。【略】

耶魯盌斡魯朵，世宗置。【略】正户五千，審漢轉户八千，出騎軍八千。【略】

蒲速盌斡魯朵，應天皇太后置。【略】正户七千，蕃漢轉户六千，出騎軍五千。【略】

奪里本斡魯朵，穆宗置。【略】正户一千，蕃漢轉户三千，出騎軍二千。【略】

監母斡魯朵，景宗置。【略】正户八千，蕃漢轉户一萬，出騎軍一萬。【略】

孤穩斡魯朵，承天太后置。【略】正户六千，蕃漢轉户一萬，出騎軍

一萬。【略】

女古斡魯朵，聖宗置。【略】正户一萬，蕃漢轉户二萬，出騎軍五千。【略】

窩篤盌斡魯朵，興宗置。【略】正户七千，蕃漢轉户一萬，出騎軍一萬。【略】

阿思斡魯朵，道宗置。【略】正户一萬，蕃漢轉户二萬，出騎軍一萬五千。【略】

阿魯盌斡魯朵，天祚皇帝置。【略】正户八千，蕃漢轉户一萬，出騎軍一萬。【略】

孝文皇太弟敦睦宮，謂之赤寔得本斡魯朵。【略】正户三千，蕃漢轉户五千，出騎軍五千。【略】

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本韓氏，名德讓。【略】擬諸宮例，建文忠王府。正户五千，蕃漢轉户八千，出騎軍一萬。【略】

凡諸宮衛人丁四十萬八千，騎軍十萬一千。著帳釋宥、沒入，隨時增損，無常額。

又 卷三五《兵衛志中・豫章親軍》 大帳皮室軍，太宗置，凡三十萬騎。

屬珊軍，地皇后置，二十萬騎。

又 《宮衛騎軍》 太祖以迭剌部受禪，分本部爲五院、六院，統以皇族，而親衛缺然。乃立斡魯朵法，裂州縣，割户丁，以强幹弱支。詒謀嗣續，世建宮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軍已立具矣。恩意親洽，兵甲犀利，教練完習。簡天下精銳，聚之腹心之中。懷舊者歲深，增新者世盛。此軍制之良者也。

弘義宮：

正丁一萬六千，

蕃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六千。

長寧宮：

正丁一萬四千，

蕃漢轉丁一萬二千，

騎軍五千。

永興宮：

正丁六千，

蕃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五千。

積慶宮：

正丁一萬，

蕃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軍八千。

延昌宮：

正丁二千，

蕃漢轉丁六千，

騎軍二千。

彰愍宮：

正丁一萬六千，

蕃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崇德宮：

正丁一萬二千，

蕃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興聖宮：

正丁二萬，

蕃漢轉丁四萬，

騎軍五千。

延慶宮：

正丁一萬四千，

蕃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太和宮：

正丁二萬，

蕃漢轉丁四萬，
騎軍一萬五千。
永昌宮：
正丁一萬四千，
蕃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敦睦宮：
正丁六千，
蕃漢轉丁一萬，
騎軍五千。
文忠王府：
正丁一萬，
蕃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兵一萬。【略】
凡諸宮衛，丁四十萬八千，出騎軍十萬一千。

又　卷三六《兵衛志下・五京鄉丁》　遼建五京：臨潢，契丹故壤；遼陽，漢之遼東，爲渤海故國；中京，漢遼西地，自唐以來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紀者二十二萬六千一百，蕃漢轉户爲多。析津、大同，故漢地，藉丁八十萬六千七百。契丹本户多隸宮帳、部族，其餘蕃漢户丁分隸者，皆不與焉。

太祖建皇都于臨潢府。太宗定晉，晉主石敬瑭來獻十六城，乃定四京，改皇都爲上京。有丁一十六萬七千二百。

臨潢府：
臨潢縣丁七千。
長泰縣丁八千。
保和縣丁六千。
定霸縣丁六千。
宣化縣丁四千。
潞縣丁六千。
易俗縣丁一千五百。
遷遼縣丁一千五百。

祖州：
長霸縣丁四千。
咸寧縣丁二千。
越王城丁二千。
懷州：
扶餘縣丁三千。
顯理縣丁二千。
慶州玄寧縣丁一萬二千。
泰州興國縣丁一千四百。
長春州長春縣丁四千。
烏州愛民縣丁二千。
永州：
長寧縣丁九千。
義豐縣丁三千。
慈仁縣丁八百。
儀坤州廣義縣丁五千。
龍化州龍化縣丁二千。
降聖州永安縣丁一千五百。
饒州：
長樂縣丁八千。
臨河縣丁二千。
安民縣丁二千。
頭下：
徽州丁二萬。
成州丁八千。
懿州丁八千。
渭州丁二千。
原州丁一千。
壕州丁一萬二千。
福州丁五百。
橫州丁四百。

鳳州丁一千。
遂州丁一千。
豐州丁一千。
順州丁二千。
閭州丁二千。
松山州丁一千。
豫州丁一千。
寧州丁六百。

東京，本渤海，以其地建南京遼陽府。統縣六，轄軍、府、州、城二十六，有丁四萬一千四百。天顯十三年，太宗改爲東京。

遼陽府：

遼陽縣丁三千。
仙鄉縣丁二千。
鶴野縣丁二千四百。
析木縣丁二千。
紫蒙縣丁二千。
興遼縣丁二千。
開州開遠縣丁二千。
鹽州丁五百。
穆州丁五百。
賀州丁五百。
定州定東縣丁一千六百。
保州來遠縣丁二千。
辰州丁四千。
盧州丁五百。
鐵州丁二千。
興州丁三百。
湯州丁七百。
崇州丁一千。
海州丁三千。
耀州丁一千二百。
嬪州丁七百。
渌州丁四千。
桓州丁一千。
豐州丁五百。
正州丁七百。
慕州丁三百。

南京析津府，統縣十一，轄軍、府、州、城九，有丁五十六萬六千。

析津府：

析津縣丁四萬。
宛平縣丁四萬四千。
昌平縣丁一萬四千。
良鄉縣丁一萬四千。
潞縣丁一萬一千。
安次縣丁二萬四千。
武清縣丁二萬。
永清縣丁一萬。
香河縣丁一萬四千。
玉河縣丁二千。
潞陰縣丁一萬。
順州懷柔縣丁一萬。

檀州：

密雲縣丁一萬。
行唐縣丁六千。

涿州：

范陽縣丁二萬。
固安縣丁二萬。
新城縣丁二萬。
歸義縣丁八萬。

易州：

易縣丁五萬。
淶水縣丁五萬四千。

容城縣丁一萬。

薊州：

漁陽縣丁八千。

三河縣丁六千。

玉田縣丁六千。

平州：

盧龍縣丁一萬四千。

安喜縣丁一萬。

望都縣丁六千。

灤州：

義豐縣丁八千。

馬城縣丁六千。

石城縣丁六千。

營州廣寧縣丁六千。

景州遵化縣丁六千。

西京大同府，統縣七，轄軍、府、州、城十七，有丁三十二萬二千七百。

大同府：

大同縣丁二萬。

雲中縣丁二萬。

天成縣丁一萬。

長青縣丁八千。

奉義縣丁六千。

懷仁縣丁六千。

懷安縣丁六千。

弘州：

永寧縣丁二萬。

順聖縣丁六千

德州宣德縣丁六千。

豐州：

富民縣丁二千四百。

振武縣鄉兵三百。

奉聖州：

永興縣丁一萬六千。

礬山縣丁六千。

龍門縣丁八千。

望雲縣丁二千。

歸化州文德縣丁二萬。

可汗州懷來縣丁六千。

儒州縉山縣丁一萬。

蔚州：

靈仙縣丁四萬。

定安縣丁二萬。

飛狐縣丁一萬。

靈丘縣丁六千。

廣陵縣丁六千。

應州：

金城縣丁一萬六千。

渾源縣丁一萬。

河陰縣丁六千。

朔州：

鄯陽縣丁八千。

寧遠縣丁四千。

馬邑縣丁六千。

金肅軍防秋兵一千。

武州神武縣丁一萬。

河清軍防秋兵一千。

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號中京。統縣九，轄軍、府、州、城二十三。草創未定，丁籍莫考，可見者一縣：

高州三韓縣丁一萬。

大約五京民丁可見者，一百一十萬七千三百爲鄉兵。

又 **卷三七《地理志一》** 上京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

【略】户三萬六千五百。【略】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略】長霸縣。【略】户二千。咸寧縣。【略】户一千。【略】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略】扶餘縣。【略】户一千五百。顯理縣。【略】户一千。

慶州，玄寧軍，上，節度。【略】玄德縣。【略】户六千。

泰州，德昌軍，節度。【略】興國縣。【略】户七百。

長春州，韶陽軍，下，節度。【略】長春縣。【略】户二千。

烏州，静安軍，刺史。【略】愛民縣。【略】户一千。

永州，永昌軍，觀察。【略】長寧縣。【略】户四千五百。義豐縣。【略】户一千五百。慈仁縣。【略】户四百。

儀坤州，啓聖軍，節度。【略】廣義縣。【略】户二千五百。

龍化州，興國軍，下，節度。【略】龍化縣。【略】户一千。

隆聖州，開國軍，下，刺史。【略】永安縣【略】户八百。

饒州，匡義軍，中，節度。【略】長樂縣。【略】户四千，内一千户納鐵。臨河縣。【略】户一千。安民縣【略】户一千。

又《頭下軍州》 徽州，宣德軍，節度。【略】户一萬。

成州，長慶軍，節度。【略】户四千。

懿州，廣順軍，節度。【略】户四千。

渭州，高陽軍，節度。【略】户一千。

壕州。【略】户六千。

原州。【略】户五百。

福州。【略】户三百。

横州。【略】户二百。

鳳州。【略】户四千。

遂州。【略】户五百。

豐州。【略】户五百。

順州。【略】户一千。

閬州。【略】户一千。

松山州。【略】户五百。

豫州。【略】户五百。

寧州。【略】户三百。

又 卷三八《地理志二・東京道》 東京遼陽府，本朝鮮之地。【略】户四萬六百四。【略】

開州，鎮國軍，【略】開遠縣。【略】民户一千。鹽州。【略】户三百。【略】穆州，保和軍，刺史。【略】户三百。【略】賀州，刺史。【略】户三百。【略】

定州，保寧軍。【略】定東縣。【略】户八百。

保州，宣義軍，節度。【略】來遠縣。【略】户一千。【略】

辰州，奉國軍，節度。【略】户二千。【略】

廬州，玄德軍，刺史。【略】户三百。【略】

鐵州，建武軍，刺史。【略】户一千。【略】

興州，中興軍，節度。【略】户二百。【略】

湯州。【略】户五百。【略】

崇州，隆安軍，刺史。【略】户五百。【略】

海州，南海軍，節度。【略】户一千五百。【略】

淥州，鴨淥軍，節度。【略】在者户二千。【略】

顯州，奉先軍，上，節度。

又 卷三九《地理志三・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略】高州，觀察。【略】三韓縣。【略】户五千。

又 卷四〇《地理志四・南京道》 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略】析津縣。【略】户二萬。宛平縣。【略】户二萬二千。昌平縣。【略】户七千。良鄉縣。【略】户七千。潞縣。【略】户六千。安次縣。【略】户一萬二千。永清縣。【略】户五千。武清縣。【略】户一萬。香河縣。【略】户七千。玉河縣。【略】户一千。潞陰縣。【略】户五千。【略】順州，歸化軍，中，刺史。【略】懷柔縣。【略】户五千。

檀州，武威軍，下刺史。【略】密雲縣。【略】户五千。行唐縣。【略】户三千。

涿州，永泰軍，上，刺史。【略】范陽縣。【略】户一萬。固安縣。【略】户一萬。新城縣。【略】户一萬。【略】歸義縣。【略】户四千。易州，高陽軍，上，刺史。【略】易縣。【略】户二萬五千。淶水縣。【略】户二萬七千。容城縣。【略】户五千。

薊州，尚武軍，上，刺史。【略】漁陽縣。【略】户四千。三河縣。【略】户三千。玉田縣。【略】户三千。景州，清安軍，下，刺史。【略】户三千。【略】

平州，遼興軍，上，節度。【略】盧龍縣。【略】户七千。安喜縣。【略】户五千。望都縣。【略】户三千。灤州，永安軍，中，刺史。【略】義豐縣。【略】户四千。馬城縣。【略】户三千。石城縣。【略】户三千。營州，鄰海縣，下，刺史。【略】廣寧縣。【略】户三千。

又 **卷四一《地理志五・西京道》** 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略】大同縣。【略】户一萬。雲中縣。【略】户一萬。天成縣。【略】户五千。長青縣。【略】户四千。奉義縣。【略】户三千。懷仁縣。【略】户三千。懷安縣。【略】户三千。弘州，博寧軍，下，刺史。【略】永寧縣。【略】户一萬。順聖縣。【略】户三千。

德州，下，刺史。【略】宣德縣。【略】户三千。

豐州，天德軍，節度使。【略】富民縣。【略】户一千二百。振武縣。【略】唯存鄉兵三百人防戍。【略】

奉聖州，武定軍，上，節度。【略】永興縣。【略】户八千。礬山縣。【略】户三千。龍門縣。【略】户四千。望雲縣。【略】户一千。歸化州，雄武軍，上，刺史。【略】文德縣。【略】户一萬。

可汗州，清平軍，下，刺史。【略】懷來縣。【略】户三千。

儒州，縉陽軍，中，刺史。【略】縉山縣。【略】户五千。

蔚州，忠順軍，上，節度。【略】金城縣。【略】户八千。渾源縣。【略】户五千。河陰縣。【略】户三千。

朔州，順義軍，下，節度。【略】鄯陽縣。【略】户四千。寧遠縣。【略】户二千。馬邑縣。【略】户三千。武州，宣威軍，下，刺史。【略】神武縣。【略】户五千。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九《户口考》 遼民户之數不甚可考，據《地里志》所載，上京道户八萬七千一百，中京道户一萬九千，外不可計者尚多。南京道户二十五萬七千，西京道户十五萬九千。太祖初年，以兵四十萬攻下河東北九郡，獲其生口九萬五千；伐女直，獲其户三百。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户，徙饒樂之清河，至是創奚剌部，分十三縣。五年正月，討東西奚，盡有奚霫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九年六月，幽州軍校齊行本舉其族及部曲男女三千人請降，詔授檢校尚書、左僕射，給其廩食。七月，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番沙陀，皆下之，俘其酋長及其户萬五千六百。神册四年六月，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户實之。十月，破烏古部俘獲生口萬二千五百。五年十月，擒天德節度使朱瑤，徙其民於陰山。十一月，分兵掠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路、滿城，遂城，俘其民，徙内地。【略】

太宗天顯三年，詔遣耶律羽之徙東丹民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因詔困乏不能還者，許上國富民給贍而屬隸之。【略】會同九年正月，吐谷渾獻生口千户。大同元年四月，俘晋主重貴，歸順七十六處，得户一百九萬百一十八。【略】

聖宗統和元年二月，南京統軍使耶律善補招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五月，耶律善補招亡入宋者，得千餘户歸國，詔令慰撫。【略】四年正月，耶律斜軫上討女直，所獲生口十餘萬，七年正月，詔遣涿州守護送易州降人八百還隸本貫。二月，詔鷄壁砦民二百户徙居檀、順、薊三州。【略】開泰二年五年，詔從上京請，以韓斌所括贍國、撻魯河、奉、豪等州户二萬五千四百有奇，置長霸、興仁、保和等十縣。【略】（天慶）八年六月，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户降於金。是時，蕭賨訛里等十五人各率户降於金，劉宏亦以懿州户三千降金，而遼不能國矣。

清・嵇璜等《續文獻通考》卷一二《户口考》 遼時户口，史無明文，《地理志》雖載有户，然各郡縣户總計之不過五十五萬有奇，而或詳或闕，或云分隸於宫府而無其數。今以《營衛志》户數，參校《兵衛志》，丁數大率以兩丁爲一户，正户八萬者，其丁即爲十六萬；蕃漢轉户十二萬四千者，其丁即爲二十四萬八千。至五京民丁，有隸宫府者，有不隸於宫府者，然每户亦不過兩丁，因五京民丁之可見者，止一百一十萬七千三百，故五京之户亦止五十五萬有奇也。蓋有丁數見於《兵志》者，《地理志》始載其户，無丁者舉闕之耳。如《兵志》云上京臨潢縣丁七千，《地志》即云户三千五百；長泰縣丁八千，《地志》即云户四千；渤海、興仁二縣無丁，《地志》即不言户數。其餘四京類然。不然，中京道統縣九，轄軍府州城二十三，豈有獨載三韓一縣户丁之理？葉隆禮《契丹國志》謂東京户口三十萬，其説似爲近之，餘俱不可考矣。

西夏户口田土分部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外國・夷狄》 在德明時，兵十餘萬而已。曩宵之兵踰十五萬。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四 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二十萬人。

宋・鄭剛中《北山集》卷一三《西征道里記並序》 夏國左廂監軍司接麟府沿邊地分，管户二萬餘；宥州監軍司接慶州、保安軍、延安府地分，管户四萬餘；靈州監軍司接涇原、環慶地分，沿邊管户一萬餘。兹其大略也。

宋・王偁《東都事略》卷一二七《附録五・西夏一》 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〇（景祐四年）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卧囉娘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洛、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五萬人，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三十餘萬。

又 卷一四六（慶曆四年二月丙辰）崇政殿説書趙師民上疏曰：【略】臣請粗舉強弱以言之，羌賊所盜陝右數州，於本路十二分之二，校其人衆，七八分之一，雖兼戎狄，亦不過五六分之一；窮塞之地土至薄，校其財力，二十分之一。

又 卷二三二（熙寧五年四月）安石又曰：『今陝西一路卽户口可敵一夏國。』

又 卷三二九 先是，西夏調民爲兵，十丁取九，得三十萬人，齎百日糧。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阿保機乘唐衰亂，開國北方，并吞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阿保機慮女真爲患，乃誘其强宗大姓數千户，移置遼陽之南以分其勢，使不得相通。遷入遼陽著籍者，名曰『哈蘇款』，所謂熟女真者是也。自咸州之東北分界入山谷，至於粟沫江中間所居，隸屬咸州兵馬司者，許與本國往來，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居粟沫之北寧江之東北者，地方千餘里，户口十餘萬，散居山谷間，依舊界外野處，自推雄豪爲酋長，小者千户，大者數千户，則謂之生女真。又有極邊遠而近東海者，則謂之東海女真。

又 卷二四二引張棣《正隆事跡》（正隆六年）冬十月【略】卽遣都統斜也將兵萬人攻大名，多與少盡洗之，大名之衆聞風而自潰焉。斜也殺居民三十萬，口滅族者一千七百餘家。

《宋史》卷二五七《李繼和傳》 咸平中【略】繼和上言：「【略】況今繼遷強盛，有踰曩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鐵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内及平夏，次并黄河以東以南，隴山内外接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鬥敵，賊遷未盛，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黄河以東族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

又 卷二五九《郭守文傳》 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户。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景祐二年）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葭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略】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別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爲資贍，號御圍内六班，分三番以宿衛。

又 卷四九二《外國傳八・吐蕃》 河西軍卽古涼州，舊領姑臧、神烏、蕃禾、昌松、嘉麟五縣，户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萬八千一百

九十三。

元・蘇天爵《元文類》卷五〇《[元]齊履謙〈知太史院郭公行狀〉》　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

明・管律[嘉靖]《寧夏新志》卷六《拓跋夏考證》　自河北至午臘翁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鹽州、天都、韋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別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選豪族善弓馬者五千人。

金朝户口田土分部

綜　述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六《諸蕃記・女真國》　户口十餘萬。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上京路【略】會寧府【略】户三萬一千二百七十。【略】肇州【略】户五千三百七十五。【略】隆州【略】户一萬一百八十。【略】信州【略】户七千三百五十九。

咸平路【略】咸平府【略】户五萬六千四百四。【略】韓州【略】户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二。【略】

東京路【略】遼陽府【略】户四萬六百四。【略】澄州【略】户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略】瀋州【略】户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二。【略】貴德府【略】户二萬八百九十六。【略】蓋州【略】户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略】復州【略】户一萬三千九百五十。【略】

北京路【略】大定府【略】户六萬四千四十七。【略】利州【略】户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略】義州【略】户三萬二百三十三。【略】錦州【略】户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三。【略】瑞州【略】户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三。【略】廣寧府【略】户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一。【略】懿州【略】户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一。【略】興中府【略】户四萬九百二十七。【略】建州【略】户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略】全州【略】户九千三百一十九。【略】臨潢府【略】户六萬七千九百七。【略】慶州【略】户二千七。【略】興州【略】户一萬五千九百七十。【略】泰州【略】户三千五百四。【略】

西京路【略】大同府【略】户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四。【略】豐州【略】户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三。【略】弘州【略】户二萬二千二。【略】淨州【略】户五千九百三十八。【略】桓州【略】户五百七十八。【略】撫州【略】户一萬一千三百八十。【略】德興府【略】户八萬八百六十八。【略】昌州【略】户一千二百四十一。【略】宣德州【略】户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七。【略】朔州【略】户四萬四千八百九十。【略】武州【略】户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略】應州【略】户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七。【略】蔚州【略】户五萬六千六百七十四。【略】雲內州【略】户二萬四千八百六十八。【略】寧邊州【略】户六千七十二。【略】

中都路【略】大興府【略】户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略】通州【略】户三萬五千九十九。【略】薊州【略】户六萬九千一十五。【略】易州【略】户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七。【略】涿州【略】户一十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二。【略】順州【略】户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三。【略】平州【略】户四萬一千七百四十八。【略】灤州【略】户六萬九千八百六。【略】雄州【略】户二萬四百一十一。【略】霸州【略】户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六。【略】保州【略】户九萬三千二十一。【略】安州【略】户三萬五百三十二。【略】遂州【略】户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四。【略】安肅州【略】户一萬二千九百八十。

又　卷二五《地理志中》　南京路【略】開封府【略】天德四年，户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泰和末，户百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略】睢州【略】户四萬六千三百六十。【略】歸德府【略】户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九。【略】單州【略】户六萬五千五百四十五。【略】壽州【略】户八千六百七十七。【略】陝州【略】户四萬一千一十。【略】鄧州【略】户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九。【略】唐州【略】户一萬一千三十一。【略】裕州【略】户八千三百。【略】河南府【略】户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略】嵩州【略】

户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九。【略】汝州【略】户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略】許州【略】户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七。【略】鈞州【略】户一萬八千五百一十。【略】亳州【略】户六萬五百三十五。【略】陳州【略】户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五。【略】蔡州【略】户三萬六千九十三。【略】息州【略】户九千六百八十五。【略】鄭州【略】户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七。【略】潁州【略】户一萬六千七百一十四。【略】宿州【略】户五萬五千五十八。【略】泗州【略】户八千九十二。【略】

河北東路。【略】河間府【略】户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一。【略】蠡州【略】户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七。【略】莫州【略】户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略】獻州【略】户五萬六百三十二。【略】冀州【略】户三千六百七十。【略】深州【略】户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略】清州【略】户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略】滄州【略】户一十萬四千七百七十四。【略】景州【略】户六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略】

河北西路。【略】真定府【略】户一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七。【略】威州【略】户八千三百一十。【略】沃州【略】户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五。【略】邢州【略】户八萬二百九十二。【略】洺州【略】户七萬三千七十。【略】彰德府【略】户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略】磁州【略】户六萬三千四百一十七。【略】中山府【略】户八萬三千四百九十。【略】祁州【略】户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二。【略】濬州【略】户二萬九千三百一十九。【略】衛州【略】户九萬一百一十二。【略】滑州【略】户二萬二千五百七十。【略】

山東東路【略】益都府【略】户一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八。【略】濰州【略】户三萬九百八十九。【略】濱州【略】户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九。【略】沂州【略】户二萬四千三十五。【略】密州【略】户一萬一千八十二。【略】海州【略】户三萬六百九十一。【略】莒州【略】户四萬三千二百四十。【略】棣州【略】户八萬二千三百三。【略】濟南府【略】户三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九。【略】淄州【略】户一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二。【略】萊州【略】户八萬六千六百七十五。【略】登州【略】户五萬五千九百一十三。【略】寧海州【略】户六萬一千九百三十三。【略】

山東西路【略】東平府【略】户一十一萬八千四十六。【略】濟州【略】户四萬四百八十四。【略】徐州【略】户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九。【略】邳州【略】户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二。【略】滕州【略】户四萬九千九。【略】博州【略】户八萬八千四十六。【略】兗州【略】户五萬九十九。【略】泰安州【略】户三萬一千四百三十五。【略】德州【略】户一萬五千五十三。【略】曹州【略】户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

又　卷二六《地理志下》　大名府路【略】大名府【略】户三十萬八千五百一十一。【略】恩州【略】户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九。【略】濮州【略】户五萬二千九百四十八。【略】開州【略】户三萬三千八百三十六。【略】

河東北路。【略】太原府【略】户一十六萬五千八百六十二。【略】忻州【略】户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一。【略】平定州【略】户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略】汾州【略】户八萬七千一百二十七。【略】石州【略】户三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略】葭州【略】户八千八百六十四。【略】代州【略】户五萬七千六百九十。【略】隰州【略】户七千五百九十二。【略】寧化府【略】户六千□百。【略】嵐州【略】户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略】岢嵐州【略】户五千八百五十一。【略】保德州【略】户三千一百九十一。【略】管州【略】户五千八百八十一。【略】

河東南路【略】平陽府【略】户一十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六。【略】隰州【略】户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五。【略】吉州【略】户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四。【略】河中府【略】户十萬六千五百三十九。【略】絳州【略】户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略】解州【略】户七萬一千二百三十二。【略】澤州【略】户五萬九千四百一十六。【略】潞州【略】户七萬九千二百三十二。【略】遼州【略】户一萬五千八百五十。【略】沁州【略】户一萬八千五十九。【略】懷州【略】户八萬六千七百五十六。【略】孟州【略】户四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略】

京兆府路【略】京兆府【略】户九萬八千一百七十七。【略】商州【略】户三千九百九十九。【略】虢州【略】户一萬二十二。【略】乾州【略】户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六。【略】同州【略】户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一。【略】耀州【略】户五萬二百一十一。【略】華州【略】户五萬三千八百。【略】

鳳翔路【略】鳳翔府【略】户六萬二千三百三。【略】德順州【略】户三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略】平涼府【略】户三萬一千三十三。【略】鎮

戎府【略】户一萬四百四十七。【略】秦州【略】户四萬四百四十八。【略】隴州【略】户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二。【略】

鄜延路【略】延安府【略】户八萬八千九百九十四。【略】丹州【略】户一萬三千七十八。【略】保安州【略】户七千三百四十。【略】綏德州【略】户一萬二千七百二十。【略】鄜州【略】户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一。【略】坊州【略】户二萬七百四十六。【略】

慶原路【略】慶陽府【略】户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一。【略】環州【略】户九千五百四。【略】寧州【略】户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七。【略】邠州【略】户四萬七千二百九十一。【略】原州【略】户一萬七千八百。【略】涇州【略】户二萬六千二百九十。【略】

邊將：第二將營【略】户三千七百一十六。

次西第四將營，户一千二百三十二。

次西第三將營，户二千一百五。

次西第八將營，户一千二百二十二。

次西第七將營，户八百五十。

次西第九將營，户七百二十七。

次西第六將營，户九百八十九。

次西第五將營，户三百六十四。

臨洮路【略】臨洮府【略】户一萬九千七百二十一。【略】積石州【略】户五千一百八十五。【略】洮州【略】户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略】蘭州【略】户一萬一千三百六十。【略】鞏州【略】户三萬六千三百一。【略】會州【略】户八千九百一十八。【略】河州【略】户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

又 **卷四六《食貨志一》** （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八月【略】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略】在都宗室將軍司，户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略】迭剌、唐古二部五糺，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

大定初，天下户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略】

（明昌元年）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略】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户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略】（泰和七年）十二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户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又 **卷四七《食貨志二》** （大定二十七年）八月，尚書省奏：「河東地狹，稍凶荒則流亡相繼。竊謂河南地廣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飢民減少，河南且無曠地矣。」【略】

（明昌）三年六月，尚書省奏：「【略】兩路牧地，南京路六萬三千五百二十餘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頃。」【略】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高汝礪言：「【略】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略】興定三年正月，尚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略】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略】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内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略】

（大定二十三年）八月，尚書省奏，推排定猛安謀克户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户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糺，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

又 **卷五〇《食貨志五》** （明昌）四年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户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略】」遂止。

又 **卷九二《曹望之傳》** （金世宗時）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

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

又　卷一〇八《侯摯傳》　（興定二年）九月，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於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户僅及八百，軍以萬計。

又　卷一〇九《陳規傳》　正大元年，召爲右司諫，數上章言事，尋權吏部郎中。時詔群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九《户口考》　太祖收國元年六月，遼通、祺、雙、遼等州八百餘户來歸，命分置諸部，擇膏腴之地處之。【略】

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徙遷、潤來、隰四州之民於瀋州。時海陵志欲南侵，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

世宗太定時，屢遣使推排物力，大抵驗各户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務使貧富適均，至章宗承安二年遂定制。【略】

二十三年七月，奏猛安謀克户口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在都宗室將軍司户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一，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迭剌、唐古二部五糺，户五千五百八十八，口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大定初，舉國户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户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奏舉國户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時户口數如此，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爲四十五日之食。【略】

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户凡一千七百餘户，萬三千九百餘口。六年十二月，奏舉國内女直、契丹、漢户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略】

太和元年十二月，定人户物力隨時推收法。七年十二月，奏舉國内户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户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極盛也。【略】

哀宗天興元年正月，起近京諸色家屬五十萬口，入京以避元兵也。金初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貧民多依權右爲苟安，多隱蔽爲奴婢者。累朝通檢推排，至泰和而極盛。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爲虜戾，户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煩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已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饑而賦役不息，所亡户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諭如律。時河壖爲患，烽堠屢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舊六萬，自南遷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論　説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一《梁公墓銘》　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萊滿野，則物力少，稅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稅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

清・嵇璜等《續文獻通考》卷一二《户口考》　臣等謹按：馬端臨作《户口考》，備叙户口、丁中、賦役，而附以奴婢。自夏周以迄於宋，國運之强弱徵於民數之繁減，自古勤民之主未有不以休養民生爲亟者也。馬氏所載宋時户口，南渡以後莫盛於寧宗嘉定時，乃至景定間而所損過半，豈非歲有敵兵敗降相繼之故耶？遼時户口大率以兩丁爲一户，有隸於五京者，有隸於宫府者，史志或詳或闕。金制户有數等，泰和年間版籍稱極盛，其後不勝調發，相繼逃亡。【略】

臣等謹按：以上《金史・地理志》所載十九路户數，約共九百九十三萬九千有奇，較前《食貨志》泰和極盛時數尚多二百二十五萬五千餘户，

兩志互異，故並存之。

藝文

金・元好問《中州集》卷三《[金]劉迎〈上谷〉》 磨笄聳然來，隰水洶而去。山川俯城郭，藩翰重畿輔。桑麻數百里，煙火幾萬户。長橋龍偃蹇，飛閣鳳騰翥。傳聞山西地，出入此其路。源源百貨積，井井三壤賦。葡萄秋倒架，芍藥春滿樹。盤蹯多布韋，嬋娟半娥素。永懷小靖節，厚德皆忠恕。至今受一廛，如昔歌五袴。傷心隔生死，知己今有數。歸日當驅車，生芻奠其墓。

又 卷九《[金]〈婆速道中書事〉》 此地先經戰，人生苦未聊。泉源疏地脉，田壠上山腰。敗石平危徑，枯柴補短橋。曉煙明遠翳，暮雪暗歸樵。

雜録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六《屯田》 今屯田（出）[之]處，大名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户百户雖設官府，亦在其内。

又 附録二引《金虜圖經》 今日屯田之處，大名府路、山東東西兩路、河北東西路、南京路、河南路、關西路四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過五百。

皇帝制度總部

帝系部

宋帝系分部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聖緒》 聖宋趙姓，帝高陽氏之後，自漢京兆尹廣漢而下，世居涿郡。爰及唐季，僖祖生焉。燕薊之俗尚武，時有僖祖以儒學顯，終於縣令，歷永清、文安、幽都三邑。順祖卽其子也。少博學有時譽，終於御史中丞。翼祖卽其子也，少年慷慨有大志，歷營、薊、涿三郡。宣祖卽其子也，雅尚儒素，又勇智過人，仕周爲將帥，終贈太尉。

太祖皇帝以宋州節度使爲始封，故國號大宋。以火德王，色尚赤。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宣祖皇帝之第二子，母曰昭憲皇太后杜氏。初，後唐明宗卽位，每夕焚香禱天曰：『臣出戎狄，世亂爲衆所推，願上天早生聖人，與中國爲主。』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太祖生。周顯德七年正月三日，統師北征劉鈐，次陳橋，軍士推戴，勢不可避。四日，周帝遜位，太祖登極。以生辰爲長春節，改元建隆。追尊皇高祖府君謚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曰欽陵；皇曾祖府君謚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曰康陵；皇祖府君謚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曰定陵；皇考府君謚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開寶九年十月癸丑，宮車晏駕，在位十七年，聖壽五十，葬永昌陵。孝明皇后王氏、孝章皇后宋氏、繼孝明立。孝惠皇后賀氏。卽位後追册。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宣祖皇帝之第三子，太祖同母弟，晉天福四年十月七日生。顯德七年，從太祖北征。太祖既爲諸軍擁戴，師還，太宗叩馬首告曰：『諸軍將校若恃功肆行剽略，使民肝腦塗地，非順天應人之意，願誓而後進。』太祖遂誓於衆，諸將而下翕然稟命。太祖嘉帝英略，友愛益至，傳位之意始於此。開寶九年十月癸丑卽皇帝位。是年改元太平興國，以生辰爲乾明節，淳化元年改曰壽寧節。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宮車晏駕，在位二十三年，聖壽五十九，葬永熙陵。明德皇后李氏、卽位後立。淑德皇后尹氏、懿德皇后符氏、並卽位後追册。元德皇后李氏。真宗皇帝追尊。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太宗皇帝之第三子，母曰元德皇后李氏，生帝於開寶元年十二月二日。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卽皇帝位，次年改元咸平，以生辰爲承天節。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宮車晏駕，在位二十六年，聖壽五十有五，葬永定陵。章穆皇后郭氏、卽位後册。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繼章穆立。章懷皇后潘氏、卽位後追册。章懿皇后李氏、章惠皇后楊氏。並仁宗皇帝追尊。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真宗皇帝之第六子，母曰章懿皇后李氏，生帝於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卽皇帝位，次年改元天聖，以生辰爲乾元節。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宮車晏駕，在位四十二年，聖壽五十有四，葬永昭陵。皇后曹氏、卽位後立。廢后郭氏、温成皇后張氏。貴妃追册。

英宗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太宗皇帝之曾孫，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生帝於天聖十年正月三日。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卽皇帝位，次年改元治平，以生辰爲聖壽節。治平四年正月丁巳，宮車晏駕，在位五年，聖壽三十有六，葬永厚陵。皇后高氏。卽位後受册。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高宗誕聖》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韋太后。大觀元年五月二十夜，生於宮中。以其日爲天申節。八月，封蜀國公。二年正月，進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封康王。靖康元年十一月，被旨使河北金人軍前議和。閏月，至相州，除河北兵馬大元帥。二年五月朔，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十月，幸揚州。三年二月，渡江幸

杭州。四月，進幸江寧。閏八月，復幸臨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進幸越州。紹興二年正月，又幸臨安。四年十月，又進幸平江。五年二月，還臨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三月，進幸建康。八年二月，復還臨安。在位三十六年，建炎四，紹興三十二。遜位二十五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崩於德壽宮，壽八十一。十五年三月，權殯永思陵。初年二十一，遜位五十六。

又《孝宗誕聖》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諱昚，字元永，高宗第二子。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生於嘉興府。以其日爲會慶節。初名伯琮，紹興二年五月，鞫於宮中。三年二月，除和州防禦使，賜名瑗。五年五月，封建國公。十二年正月，進封普安郡王。三十年二月，立爲皇子，封建王，更名瑋。四月，賜字元瓌。三十一年十二月，扈從幸建康。三十二年二月，還臨安。五月，立爲皇太子，更今諱。六月十一日，受内禪，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七年，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遜位五年。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崩於重華宮，壽六十八，權殯永阜陵。初年三十六，遜位六十三。

又《光宗誕聖》 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母曰郭皇后。紹興十七年九月四日，生於藩邸。以其日爲重明節。二十年二月，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三十年五月，轉榮州刺史。三十二年九月，封恭王。乾道七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四月，領臨安尹。九年四月，解尹事。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參決機務。十五年正月，赴議事堂與宰執議事。又詔：『每遇朝殿，令侍立。』十六年二月二日，受内禪，即皇帝位。在位五年，紹熙。遜位六年。慶元六年八月八日，崩於壽康宮，壽五十四。其年十二月，權殯永崇陵。初年四十三，遜位四十八。

又《寧宗誕聖》 寧宗皇帝名擴，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恭王府。以其日爲瑞慶節。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衛大將軍。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十二年三月，進平陽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聖旨，就重華宮即皇帝位。初年二十七。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一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諱匡胤，宣祖第二子，母曰昭憲皇后杜氏。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二月十六日，生于西京夾馬營。仕周爲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顯德七年正月四日，受周禪，年三十四。乾德元年十一月，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開寶元年十一月，加號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九年十月二十日，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太平興國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葬于永昌陵，在河南府永安縣。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五年閏十月，加今謚。

年號三：建隆四，乾德五，開寶九。

又 卷二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諱炅，宣祖第三子，母曰昭憲皇后杜氏。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十月七日，生於開封府浚儀縣崇德坊護聖營官舍。初名匡義，建隆元年改名光義。爲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八月，遷泰寧軍節度使。二年七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德二年六月，加兼中書令。開寶六年七月，封晉王。九年十月二十日，即位，改今諱，年三十八。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明文武。六年十一月，加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端拱二年十二月，詔省去尊號。淳化元年正月，羣臣復上尊號曰法天崇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崩於萬歲殿，年五十九。十月十八日，葬於永熙陵，在河南府永安縣。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太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五年閏十月，加今謚。

年號五：太平興國九，雍熙五，端拱三，淳化六，至道四。

又 卷三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諱恆，太宗第三子，母曰元德皇后李氏。開寶元年戊辰歲十二月二日，生于開封府第。初名德昌，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授特進、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二月，加兼侍中、江陵尹、荆南湖南節度使，進封襄王，改名元侃。淳化五年九月，加檢校太傅、開封尹，進封壽王。至道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子，改今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即位，年三十。咸平二年十一月，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加號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天禧元年正月，加號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三年十一月，加號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乾興元年二月一日，詔省去尊號。四

日，羣臣復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是月十九日崩于延慶殿，年五十五。十月十三日，葬永定陵，在河南府永安縣，謚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真宗。天聖二年十一月，加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慶曆七年十一月，加今謚。

年號五：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

又 卷四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諱禎，真宗第六子，母曰章懿皇后李氏。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四月十四日生，初名受益。七年三月，授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八年十二月，遷特進、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二月，加兼中書令。二年二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行江寧尹、建康節度使，進封昇王。八月，立爲皇太子，改今諱。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三。天聖二年十一月，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明道二年二月，加號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七月，詔省『睿聖文武』字。景祐二年十一月，加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寶元元年十一月庚戌，加號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康定元年三月，詔省『寶元』字。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崩于福寧殿，年五十四。十月二十七日，葬永昭陵，在河南府永安縣。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

年號九：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寶元二，康定一，慶曆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

又 卷七 英宗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諱曙，濮安懿王第十一子，母曰王夫人任氏。天聖十年壬申歲正月三日，生於宣平坊宅。景祐二年，養於禁中。三年，授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賜名宗實，累遷右千牛衛大將軍。寶元二年，出居睦親宅。皇祐二年，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嘉祐六年十月辛卯，起復遷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固辭不拜。七年八月戊寅，立爲皇子。癸未，改今諱。九月，遷齊州防禦使，封鉅鹿郡公，入居皇子位。八年四月壬申即位，年三十二。治平四年，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是月八日，崩於福寧殿，年三十六。八月二十七日，葬永厚陵。謚曰憲文肅武宣孝，廟號英宗。元豐六年十一月，加今謚。

年號一：治平四。

又 卷八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諱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慶曆八年戊子歲四月十日，生於睦親宅。是年八月，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賜名仲鍼，累遷右千牛衛將軍。嘉祐八年四月，遷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九月，遷特進、檢校太傅、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諱。治平元年六月，進封潁王。三年十二月，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八日即位，年二十。元豐八年三月五日，崩於福寧殿，年三十八。十月六日，葬永裕陵，在河南府永安縣。謚曰英文烈武聖孝，廟號神宗。紹聖二年九月，加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崇寧三年十一月，改謚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十一月，加上今謚。

年號二：熙寧十，元豐八。

又 卷一一 哲宗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成皇后朱氏。熙寧九年丙辰歲十二月八日生，初名傭。十年十二月十一日，授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均國公。元豐五年八月三日，改彰武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八年三月一日，立爲皇太子，改今諱。是月五日即位，年十歲。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崩于福寧殿，年二十五。八月八日，葬永泰陵，在河南府永安縣。謚曰欽文睿武昭孝，廟號哲宗。崇寧三年十一月，加上謚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政和三年十一月，改今謚。

年號三：元祐八，紹聖四，元符三。

又 卷一五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佶，神宗第十一子，母曰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壬戌歲十月十日生，六年正月賜名。十月，授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寧國公。八年三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三月，改平江、鎮江等軍節度使，進封端王。五年三月，加守司空，改昭德、彰信等軍節度使。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即位，年十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內禪，在位二十五年，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靖康二年二月北狩。紹興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崩于五國城，年五十四。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崩諱始至臨安。六月，上尊謚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十二年八月，梓宮還臨安。十月七日，權殯永祐陵，在紹興府。十一月，加上今謚。

年號六：建中靖國一，崇寧五，大觀四，政和七，重和一，宣和七。

又 卷一九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桓，徽宗長子，毋曰顯恭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庚辰歲四月十三日，生於坤寧殿。是年七月，賜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興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二月，改賜名烜。十一月，改今諱。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度使，進封定王。政和三年正月，加太保。五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宣和七年十二月，除開封牧。是月二十三日即位，年二十六。靖康二年四月北狩。建炎元年五月，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崩諱始至臨安，以其日爲忌日，年六十一。七月，上尊謚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

年號一：靖康。

又 卷二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徽宗皇帝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大觀元年丁亥歲五月二十一日，生於宫中。是年八月，賜名，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蜀。二年正月，加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廣平郡王。政和三年正月，進檢校太保。宣和四年三月，進拜太保，改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封康王。靖康元年二月，進封太傅，改静江奉寧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三月，改集慶建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十一月，改安國安武軍節度使、信德牧兼冀州牧。是月，爲兵馬大元帥，行事並從便宜。二年五月一日，即位於南京，年二十一。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内禪，退處德壽宫，稱太上皇帝，在位三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七年正月，加上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加上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又加上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崩，年八十一。十六年三月九日，上尊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　月　日權攢永思陵，在紹興府。紹熙二年十月五日，加上今謚。

年號二：建炎四，紹興三十二。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〇《帝系考一・帝號歷年》　宋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其先涿郡人，皇考始遷洛陽，姓趙氏，名匡胤。父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弘殷，追謚宣祖，母昭憲杜太后。庚申，以殿前都點檢受周禪，即皇帝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十七年。丙子崩，壽五十。

改元三。建隆三，乾德五，開寶九。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名炅，初名匡義，母昭憲杜太后。以丙子嗣立，時年三十七，在位二十二年。丁酉崩，壽五十九。

改元五。太平興國八，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三。

真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名恒，初名元侃，太宗第三子，母元德李太后。立爲皇太子。以丁酉嗣立，年二十九，在位二十六年。壬戌崩，壽五十五。

改元五。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元。

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名禎，初名受益，真宗太子，母莊懿李太后。以壬戌嗣立，時年十二，在位四十二年。癸卯崩，壽五十四。

改元九。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寶元二，康定元，慶曆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

英宗獻文肅武宣孝皇帝，名曙，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詔立爲皇子。以癸卯嗣立，時年三十三，在位五年。丁未崩，壽三十八。

改元一。治平四。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名頊，英宗太子，母宣仁高皇后。以丁未嗣立，時年十九，在位十九年。乙丑崩，壽三十八。

改元二。熙寧十，元豐八。

哲宗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名煦，初名傭，神宗太子，母欽成朱太妃。以乙丑嗣立，時年十歲，在位十五年。庚辰崩，壽二十五。

改元三。元祐八，紹聖四，元符三。

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母欽慈陳太后。初封端王，哲宗崩，以庚辰嗣立，年十九歲，在位二十五年。乙巳，禪位於太子。丁未，金虜陷中原，北遷。後九年乙卯，崩於五國城，壽五十四。

改元六。建中靖國元，崇寧五，大觀四，政和七，重和元，宣和七。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名桓，徽宗太子，母顯恭王皇后。以乙巳受内禪即位，時年二十六。二年，金人陷中原。丁未，北遷。後三十四年庚辰崩，壽六十一。

改元一。靖康二。

高宗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母顯仁韋太后。初封康王，金人陷中原，二帝北狩，以丁未嗣立於南京，時年二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壬午，内禪於太子。又二十五年丁未崩，壽八十一。

改元二。建炎四，紹興三十二。

孝宗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名昚，初名瑗，太祖之裔，高宗以為太子。壬午，受内禪即位，時年三十六，在位二十七年。己酉，内禪於太子。又五年癸丑崩，壽六十八。

改元三。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

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名惇，孝宗第三子，母成穆郭皇后。立為太子，己酉，受内禪，時年四十三，在位五年。甲寅内禪。又六年庚申崩，壽五十四。

改元一。紹熙五。

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名擴，光宗第二子，母慈懿李皇后。立為太子，甲寅即位，時年二十六，在位三十一年。甲申崩，壽五十七。

改元四。慶元六，嘉泰四，開禧三，嘉定十七。

理宗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名昀，初名貴誠，沂靖惠王之子，寧宗以為皇子。甲申嗣立，時年二十一，在位四十一年。甲子崩，壽六十一。

改元八。寶慶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淳祐十二，寶祐六，開慶元，景定五。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名禥，福王之子，理宗立為太子。甲子嗣立，時年二十五，在位十一年。甲戌崩，壽三十五。

改元一。咸淳十。

明・李贄《藏書・世紀》卷八《聖主推戴・宋太祖皇帝》 太祖趙匡胤。【略】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又《繼統人主・宋太宗皇帝真宗附》 太宗沈謀英斷，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惟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大可恨焉。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真宗，太宗第三子也。初爲太子，兼判開封府。開封政務填委，太子留心裁決，靡不稱愜。京獄屢空，故太宗屢詔嘉美之。及踐位，寬仁慈愛，有李沆、寇準、王旦相繼爲相。在位二十五年，講和契丹，東封西祀，天下稱太平矣。壽五十五。

又《守成賢主・宋仁宗皇帝英宗附》 仁宗，真宗第六子也。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略】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聖主矣。壽五十四。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宮中。初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仁宗崩，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其議濮王等禮，蓋諸臣泥古不通，各執己見，非帝失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又《求治真主・宋神宗皇帝哲、徽、欽附》 神宗，英宗長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

哲宗，神宗第六子也。即位之初，太后垂簾，翕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既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以圖報復。黨籍禍興，元祐諸君子安能辭其責也！不曾幼學，而能壯行，難矣！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也。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擄。紹興五年，殂於五國城。

欽宗，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乃受禪。靖康二年，金人復入，京師陷，欽宗及后、太子皆降金。紹興三十一年，殂于金。

一祖八宗，在位共一百六十七年。

李生曰：『徽欽蒙塵，不被戮辱如晉懷愍者，祖宗仁厚所遺也。』

又《偏安一隅・宋高宗孝宗等附》 高宗，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後即位應天，改元建炎，又移杭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於皇子旉，賴張浚等討賊，乃復位，旉尋卒。九月，女真入建康，帝走明州。女真陷臨安，帝航於海，賴韓世忠等敗金人於江，女真乃北還。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

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孝宗，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初，高宗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於禁中。三十二年，受高宗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德壽宮二十六年，孝養純篤，銳志恢復。值金世宗賢明，南北講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矣。金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也。』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云。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年四十，乃受禪。初即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而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不孝明矣。

寧宗，光宗第二子也。在位三十年。初即位，汝愚爲相，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燁然可觀。及侂胄用事，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於金。既而彌遠擅權，鬐荒益甚。

理宗，燕王德昭之後也。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終始，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徒資口頰云耳。

度宗父，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爲太子。即位，賈似道專權。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

瀛國公，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㬎降，封瀛國公。初，文天祥請以二王昰、昺鎮閩廣。及元兵迫臨安，乃徙封昰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泉州。至是，立昰以爲宋主。元兵至建寧，昰欲入泉州，以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昰幾溺死，遂成疾。殂。衆又立昺爲主，徙居廣州厓山。元兵攻厓山急，陸秀夫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於海至十餘萬。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南渡共一百五十二年。

明・吳繼安《歷代帝王曆祚考》卷八《宋》　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靖康元年丙午，都汴京，是爲北宋，凡九帝，一百六十七年；高宗南渡，自建炎元年丁未，迄少帝德祐元年乙亥，都臨安，是爲南宋。凡七帝，一百四十九年；共三百一十六年，并端宗、衛王凡三百二十年。胡元滅之。

太祖皇帝姓趙名匡胤，涿郡人。其先，黃帝孫高陽之後，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氏焉。至漢，京兆尹趙廣漢居涿郡，世爲涿郡人。祖敬歷營、薊、涿三州刺史。父弘殷事後唐、漢、周三朝，累官檢校司徒，贈太尉。生子五：長曹王光濟，蚤薨；次太祖，太宗，魏悼王廷美，岐王光贊。初，太祖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長事周世宗，累立戰功，拜殿前都檢點。顯德七年庚申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兵變，逼立太祖爲天子，遂回軍，受恭帝禪，即皇帝位。改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承周木德，以火德王。都汴，今開封府。追尊皇考爲宣祖武昭皇帝，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封妹爲秦國大長公主。改元三：建隆三，乾德五，開寶八。在位一十六年，謚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葬永昌陵。子四：滕王德秀，燕懿王德昭，舒王德林，秦康惠王德芳。林、芳皆蚤夭。女六：申國、成國、三公主皆蚤薨；餘封衛國、魯國、陳國，皆大長公主。

太宗皇帝名炅，初名匡義，後賜改光義，宣祖第三子。初，仕周至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爲開封尹，封晉王。開寶九年丙子，太祖崩，遂即皇帝位。改是年爲太平興國，凡八年；又改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三，改元者五。在位二十二年，謚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葬永熙陵。子九：楚王元佐，昭成太子元僖，真宗商恭，靖王元份，越文惠王元傑，鎮恭懿王元偓，楚恭惠王元俁，周恭肅王元儼，崇王元億。女七：長滕國公主蚤薨，次封徐國、邠國、楊國、雍國、衛國、荊國，皆大長公主。

真宗皇帝名恒，初名德昌，太宗第三子。姿表特異，左足指有文成天字。比就學受經，一覽成誦。始封韓王，改名元休，徙封襄王，改名元侃，又進封壽王，立爲皇太子。至道三年即位，明年戊戌改元。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又天禧五，乾興一，改元者五。在位二十五年，謚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葬永定陵。子六：溫王禔，悼

獻太子祐，昌王祇，信王祉，欽王祈，仁宗禔。祇、祈皆蚤夭。女二：長惠國公主蚤薨，次封昇國大長公主。

仁宗皇帝名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李宸妃所生，劉太后養以爲己子，初封壽春郡王。天禧二年，立爲皇太子，癸亥即位。太后同御承明殿，垂簾聽政。改元者九：天聖九，明道二，又景祐四，寶元二，康定一，慶曆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在位四十一年，謚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葬永昭陵。子三：楊王昉，雍王昕，荆王曦，皆蚤夭。女十三：長周陳國大長公主，徐國、鄧國、鎮國、楚國、商國、魯國、唐國、陳國、豫國九公主皆蚤薨，餘封秦魯國、兗國、燕舒國，皆大長公主。

英宗皇帝名曙。太宗曾孫商王元份子允讓封濮安懿王，生二十八子，帝第十三。年方四歲，仁宗養於宮中，賜名宗實，立爲皇太子。嘉祐八年即位，明年甲辰改元治平。在位四年，謚體乾應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葬永厚陵。子四：神宗，吳榮王顥，潤王顏，益端獻王頵。顏蚤夭。女四：封魏楚國、魏國、韓魏國，皆大長公主；幼舒國公主，蚤夭。

神宗皇帝名頊，英宗長子，生於濮王宮。祥光滿室，羣鼠吐五色氣成雲。賜名仲鍼，立爲皇太子，治平四年即位。明年戊申改元，熙寧十，又元豐八，改元者二。在位一十八年，謚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葬永裕陵。子十四：成王佾，惠王僅，唐哀獻王俊，褒王伸，冀王僩，哲宗，豫悼惠王佖，徐沖惠王偁，儀王偉，八王皆蚤薨；吳榮穆王佖，徽宗，燕王俣，楚榮憲王似，越王偲。女十：周國長公主，唐國長公主，潭國賢孝長公主，餘楚國、鄆國、潞國、邢國、邠國、兗國六公主蚤薨，幼女封徐國長公主。

哲宗皇帝名煦，初名傭，神宗第六子。元豐八年立爲皇太子。初，太子宮中常有赤光，至是即位，光益熾如火。明年丙寅改元元祐，宣仁高太后同聽政，凡八年。太后崩，改元紹聖，四年，元符三，改元者三。在位一十五年，謚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葬永泰陵。子一：獻愍太子茂，三月而夭。女四：陳國公主，秦國康懿長公主，鄧國、楊國二公主蚤薨。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子，元符三年，皇太后稱遺制迎之即位。明年辛巳改元。建中靖國一，崇寧五，大觀四，又政和七，重和一，宣和七，改元者六。在位二十五年，金兵犯闕，禪位於皇太子，自稱道君太上皇帝。靖康元年，出幸鎮江府，四月還京師，金人脅以北行。紹興五年，崩於五國城，謚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子三十一：欽宗，兗王樫，鄆王楷，荆王楫，肅王樞，荆王杞，濟王栩，益王棫，高宗，邠王材，祁王模，莘王植，儀王朴，徐王棣，沂王楞，鄆王栱，和王栻，信王榛，漢王椿，安康郡王榎，廣平郡王槤，陳國公機，相國公梴，瀛國公樞，建安郡王模，嘉國公椅，温國公棟，英國公橚，儀國公桐，昌國公柄，潤國公樅。樫、楫、材、栱、椿、機六王蚤薨。女三十四，改公主號爲帝姬，國號易以美名。長嘉德帝姬，次榮德、順淑、安德、茂德、壽淑、惠淑、安淑、崇德、康淑、榮淑、保淑、成德、洵德、悼穆、顯德、熙淑、敦淑、順德、柔福、申福、寧福、保福、賢福、仁福、和福、永福、惠福、令福、華福、慶福、儀福、純福、恭福，皆稱帝姬。十四公主蚤薨，餘皆北遷，獨恭福生纔周歲未行，封隋國公主。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長子，政和七年十二月，受内禪即皇帝位，明年丙午改元靖康。春二月，金兵圍京師，議和退兵。八月復來，遂陷京師。金人脅帝與上皇、太子及后妃、諸王、公主以北行，府庫、圖籍、寶器一空，更立異姓張邦昌爲楚帝。明年五月，康王即位於南京，遥尊爲孝慈淵聖皇帝。紹興三十一年崩，問至，謚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子二：長皇太子諶，後在五國城又生次子訓。

高宗皇帝名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少朗悟，讀書日千餘言，力能挽一石五斗弓。初封康王，出質金軍請和，金人異之，疑帝爲將家子，遣還。後奉詔使金，為磁州人擁，留居相州，受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靖康元年，二帝北行，諸王、宗室盡從帝。乃渡江，趨於應天府，尊元祐孟太后爲皇太后，稱制。明年丁未五月，遂即皇帝位，升杭州爲臨安府，都之。改元建炎，播遷航海，危而復安，三年還都杭州。苗傅、劉正彦作亂，尊帝爲太上皇，而立皇太子，遂改元明受，凡一年。尋討平之，復改元紹興，凡三十二年，共改元者二。在位三十六年，謚受命中興全功至德

聖神武文昭仁宣孝皇帝，葬於會稽之永思陵。子一：元懿太子夷，蚤薨。養子信王璩，孝宗。

孝宗皇帝名昚，字元永，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譚，令譚生僑，是爲秀王。秀王生帝。會元懿太子薨，高宗無嗣，欲選立太祖之後，乃育帝於宮中，封建王，後立爲皇太子。紹興三十二年，受內禪，即皇帝位。明年癸未改元。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改元者三。在位二十七年。淳熙十六年二月，詔傳位於太子，退處重華宮，號至尊壽皇聖帝。紹熙五年崩，謚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權攢於會稽之永阜陵。子三：莊文太子愭，蚤薨；魏惠憲王愷，光宗。女二：長嘉國公主，次夭，未封。

光宗皇帝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莊文太子薨，立之。淳熙十六年二月，受內禪即位。明年庚戌，改元紹熙。在位五年，謚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葬會稽之永崇陵。子兗王埈，蚤薨；寧宗。女三：文安公主，和政公主，齊安公主，皆蚤薨。

寧宗皇帝名擴，光宗第二子。初封嘉王。紹熙五年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趙汝愚等承御批內禪，請太皇太后奉帝即位於素幄，改明年乙卯爲慶元元年。改元者四，慶元六，又嘉泰四，開禧三，嘉定十七。在位三十年，謚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葬會稽之永茂陵。養子三：景獻太子詢，蚤薨；鎮王竑，理宗。女祁國公主，生六月而薨。

理宗皇帝名昀，初名貴誠，太祖十世孫。父希瓘，燕懿王德昭之後，生帝於紹興府山陰縣。是時，寧宗從弟沂靖惠王薨，無嗣，以宗室希瞿賜名貴和，爲沂王後。嘉定十三年，寧宗景獻太子薨，乃立貴和爲皇太子，賜名竑，而以帝嗣沂王後。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寧宗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太子，封竑爲濟王。寧宗崩，遂嗣皇帝位，改明年乙酉爲寶慶元年。改元者八：寶慶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淳祐十二，寶祐六，開慶一，景定五。在位四十年，謚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葬會稽之永穆陵。無子。女一，封周漢國公主。

度宗皇帝名禥，賜字長源，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同母弟也。度宗生而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屬意焉，賜名孟啓，更名孜。寶祐元年，立爲皇太子。景定五年即位，明年乙丑改元咸淳。在位十年，謚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葬會稽之永紹陵。子三：吉王昰，少帝，信王昺。

少帝名㬎，度宗嫡子。咸淳十年即位，年四歲，謝太后臨朝。明年乙亥，改元德祐。在位一年，大元兵逼臨安，率百官奉表出降，時德祐二年二月也。大元軍次錢塘江沙上，潮水三日不至，遂挾帝北行，朝於上都，封爲瀛國公，其後無攷。初，元兵未至臨安，文天祥請以二王出鎮，乃徙封昰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泉州。至是帝降，陳宜中等乃立昰於福州，丁丑即位，改德祐三年爲景炎元年，凡二年。兵敗，奔於碙洲，尋殂，謚曰端宗。張世傑、陸秀夫等又立衛王昺，己卯即位，改元祥興，凡一年。敗於崖山，陸秀夫抱帝赴海死，二王共立四年。宋亡。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首五《宋》 趙姓，其先出自黃帝孫高陽之後，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氏焉。其後與韓、魏分晉為諸侯，至漢京兆尹趙廣漢居涿郡，遂為涿州人。其後趙弘殷事後唐、漢、周三朝，累遷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生子匡胤，事後周累立戰功，遷殿前都點檢，奉恭帝命，北拒契丹。至陳橋自立，受恭帝禪即帝位，國號宋。水周木德，以火德王。都汴，即今開封府是也。南渡都臨安，今杭州；遷閩，今福州；遁崖州，今海南崖山。始太祖庚申受周恭帝禪即帝位，至欽宗丙午金人入寇，犯汴京，徽、欽二帝北狩。丁未高宗即帝位于南京，後遷都臨安，終幼主丙子。十六帝並端宗、衛王共三百一十七年，至元滅之。都汴，前九朝一百六十七年，都臨安，後七朝一百五十年。

太祖。姓趙，名匡胤。在位十六年，壽五十。改元者三：建隆三，乾德五，開寶八。宣祖弘殷子五人：曹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岐王光瓚。太祖子四人：德秀，吳王德昭，德林，秦王德芳。

太宗。名炅，太祖弟。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改元者五：太平興國八，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三年，真宗即位。

漢王元佐。昭成太子元僖。真宗恆。商王元份。越王元傑。鎮王元偓。楚王元偁。周王元儼。崇王元億。

真宗。名恆，太宗第三子。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五。改元者五：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是年，仁宗即位。

温王禔。周王祐。仁宗禎。昌王祗。信王祉。欽王祚。

仁宗。名禎，真宗第六子，十三歲即位，劉太后臨朝。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改元者九：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寶元二，康定一，慶曆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

褒王昉。豫王昕。鄂王曦。英宗。

英宗。名曙，仁宗從兄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曾孫。在位四年，壽三十六。改元者一：治平。

神宗。吳王顥。潤王顏。荆王顧。改封益王。

神宗。名頊，英宗長子。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改元者（一）[二]：熙寧十，元豐八。八年，哲宗即位。

成王脩。惠王僅。唐王俊。褒王伸。冀王僩。哲宗煦。豫王价。徐王偶。陳王佖。徽宗佶。儀王偉。燕王俱。楚王似。越王偲。

哲宗。名煦，神宗第六子，十歲即位，太皇太后向氏臨朝聽政，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五。改元者三：元祐八，紹聖四，元符五。

獻愍太子茂。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四。改元者六：建中靖國一，崇寧五，大觀四，政和七，重和一，宣和七。七年末，欽宗即位。

欽宗。七王從木。高宗。二十二王。

欽宗。名桓，徽宗太子。在位二年，壽六十一。改元者一：靖康一。金人入寇犯闕，二帝北狩沙漠，如晉之懷、愍。

太子諶。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始封康王。二帝北狩，渡江即位建康，今應天府。定都於杭，今杭州，駕至改臨安府。在位三十六年，傳位太子，號太上皇，壽八十一。改元者二：建炎四，紹興三十二。

元懿太子旉。

孝宗。名昚，太祖七世孫。高宗無子，立為太子。受內禪，在位二十七年，傳位太子，號壽皇，壽六十八。改元者三：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是年，光宗即位。

文太子儔。魏王愷。光宗。邵王恪。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受內禪，在位六年，壽五十四。改元者一：紹熙五。

寧宗。

寧宗。名擴，光宗子。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改元者四：慶元六，嘉泰四，開禧三，嘉定十七。是年，理宗即位。

理宗。度宗。

理宗。名昀，太祖九世孫，希壚之子，寧宗立為太子。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改元者八：寶慶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淳祐十二，寶祐六，開慶一，景定五。

度宗。名禥，福王與芮之子，理宗立為太子。在位十年，壽三十五。改元者一：咸淳。

幼主。帝昰。衛王。

幼主。名㬎，度宗子。即位之明年，前元兵入臨安，舉國降前元，同太皇太后、皇后、皇族北遷燕，封瀛國公。在位二年。改元者一：德祐二。庶兄二人。海上改元。

益王。名昰，度宗子，立於福州。改元景炎，謚端宗，號景炎帝。

衛王。名昺，度宗子，立於廣州。改元祥興，號祥興帝。崖山敗，赴海死。宋祀遂亡。

清・鍾淵映《歷代建元考》卷七《宋趙氏》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匡胤，其先涿郡人，皇考弘殷始遷洛陽。周顯德庚申，以殿前都（檢）點[檢]自陳橋驛還兵受禪。在位十七年，丙子崩。改元三：

建隆三，乾德五，開寶九。【略】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炅，初名光義，太祖弟。丙子，以晉王嗣立。在位二十二年，丁酉崩。改元五：

太平興國八，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二。【略】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恆，初名元侃，太宗第三子。丁酉，以皇太子嗣立。在位二十五年，壬戌崩。改元五：

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元。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禎，初名受益，真宗太子。以壬戌嗣立，在位四十二年，癸卯崩。改元九：

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寶元二，康定一，慶曆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略】

英宗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曙，本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子。仁宗立為皇子，以癸卯嗣立。在位四年，丁未崩。改元一：

治平四。

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頊，英宗太子，以丁未嗣立。在位十九年，乙丑崩。改元二：

熙寧十，元豐八。【略】

哲宗體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煦，初名傭，神宗太子，以乙丑嗣立。在位十四年，庚辰崩。改元三：

元祐八，紹聖四，元符三。

徽宗體仁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佶，神宗第十一子，封端王，以庚辰嗣立。在位二十五年，傳位太子。丁未，金人執以北去。高宗立，遙尊為太上皇。復九年乙卯，崩于五國城。改元六：

建中靖國元，崇寧五，大觀四，政和七，重和一，宣和七。【略】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桓，徽宗太子，以乙巳受禪立。在位二年。金人入中原，丁未北遷。高宗立，遙尊為淵聖皇帝。後二十四年庚辰，崩于金。改元一：

靖康二。【略】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構，徽宗第九子，封康王。丁未，二帝北狩，嗣位于南京。後南渡，建都臨安。在位三十六年。壬子，傳位太子，又二十六年丁未崩。改元二：

建炎四，紹興三十二。

元懿太子諱旻，高宗子。以建炎三年為統制官苗傅、劉正彥所立，尊高宗為太上皇，尋復位，旻後卒。改元一：

明受。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仁孝皇帝昚，初名瑗，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高宗以為子。初封建安郡王，立為太子，以壬午受禪立。在位二十七年，己酉傳位太子，後五年崩。改元三：

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略】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惇，孝宗第三子，立為太子，以己酉受禪立。在位五年。甲寅，皇太后命嘉王擴即位，尊帝為上皇，後六年崩。改元一：

紹熙。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擴，光宗第二子。甲寅，以太皇太后吳氏命嗣立。在位三十一年，甲申崩。改元四：

慶元六，嘉泰四，開禧三，嘉定十七。

理宗建道修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安孝皇帝昀，初名貴誠，太祖子魏王德昭後沂靖惠王子。甲申，史彌遠廢皇子濟王竑，奉帝嗣立。在位四十年，甲子崩。改元八：

寶慶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淳祐十二，寶祐六，開慶二，景定五。【略】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禥，福王子，理宗立為太子，以甲子嗣立。在位十年，甲戌崩。改元一：

咸淳十。

少帝㬎，度宗子，封建國公，以甲戌嗣立。二年丙子，元人入臨安，帝北遷，降封瀛國公。端宗立，遙尊為恭孝懿皇帝，後殂于元。改元一：

德祐。

端宗裕文昭武愍孝皇帝昰，少帝兄，封益王，以德祐二年丙子奔閩，即位于福州。三年戊寅，浮海至碙州，崩。改元一：

景炎。

衛王昺，少帝弟。戊寅，羣臣立之于碙州，遷居崖山。三年己卯，張弘範兵逼，丞相陸秀夫負帝赴海，崩。國亡。改元一：

祥興。

右宋自太祖至欽宗九帝一百六十六年，南渡九帝一百五十二年，共三百十八年。

清・陳景雲《紀元要略》卷二《宋》　太祖初領歸德節度使，歸德在宋州，故受禪後以宋為國號，都開封，升宋州為應天府。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功聖德至明大孝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事周世宗，屢立戰功，以殿前都點檢領歸德軍節度使。恭帝顯德七年庚申正月，引軍北征，兵變還都，遂受周禪，改元建隆。在位十七年。丙子十月崩，年五十，葬永昌陵。改元三：建隆四，乾德六，開寶九。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文武廣孝皇帝，名炅，太祖母弟。初封晉王，開寶九年丙子十月即位，改元太平興國。在位二十二年。丁酉三

月崩，年五十九，葬永熙陵。改元五：太平興國九，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二。

真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名恒，太宗太子。至道二年丁酉三月嗣位，明年改元咸平。在位二十五年。壬戌二月崩，年五十五，葬永定陵。改元五：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名禎，真宗太子。乾興元年壬戌二月嗣位，明年改元天聖。在位四十一年。癸卯三月崩，年五十四，葬永昭陵。改元九：天聖十，明道二，景祐五，寶元三，康定二，慶曆八，皇祐六，至和三，嘉祐八。

英宗體乾應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名曙，太宗曾孫濮王允讓子。仁（子無）宗［無子］，立為皇子。嘉祐八年癸卯三月卽位，明年改元治平。在位四年。丁未正月崩，年三十六，葬永厚陵。改元一：治平。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名頊，英宗太子。治平四年丁未正月嗣位，明年改元熙寧。在位十八年。乙丑三月崩，年三十八，葬永裕陵。改元二：熙寧十，元豐八。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名煦，神宗太子。元豐八年乙丑三月嗣位，明年改元元祐。在位十五年。庚辰正月崩，年二十五，葬永泰陵。改元三：元祐九，紹聖五，元符三。

徽宗體仁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元符三年庚辰三月，哲宗崩，無子，帝奉向太后命卽位，明年改元建中靖國。在位二十五年。乙巳十二月，金兵深入，帝傳位太子。丙午十一月，京城陷。丁未四月，金人執之以歸，封昏德公，後封天水郡王。至高宗紹興五年乙卯殂於五國城，年五十四。十二年壬戌，梓宮還臨安，葬永固陵，改元六：建中靖國一，崇寧五，大觀四，政和八，重和二，宣和七。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名桓，徽宗太子。宣和七年乙巳十二月受內禪，明年改元靖康。十一月，金兵陷京師，帝出降。丁未四月北遷，封重昏侯。至紹興三十年庚辰遇害，年六十一。改元一：靖康。

右北宋九主，凡一百六十七年，起庚申，盡丙午。

高宗初立於南京，建炎三年己酉二月南渡，紹興八年定都臨安。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名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為河北兵馬大元帥。明年五月卽位，改元建炎。後稱臣於金。在位三十六年。壬午六月傳位太子，丁未十月崩，年八十一，葬永思陵。改元二：建炎四，紹興三十二。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名昚，字元永，太祖秦王德芳六世孫。高宗無子，立為皇嗣，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六月受內禪，明年改元隆興。二年甲申，復與金和，始正敵國禮。在位二十七年。己酉二月，傳位太子。甲寅六月崩，年六十八，葬永阜陵。改元三：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名惇，孝宗太子。淳熙十六年己酉二月受內禪，明年改元紹熙。在位五年。甲寅六月，孝宗崩，帝以疾不能執喪，大臣趙汝愚請吳太后命傳位皇子擴。至慶元六年庚申八月崩，年五十四，葬永崇陵。改元一：紹熙。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名擴，光宗子，初封嘉王。紹熙五年甲寅十月受內禪，明年改元慶元。在位三十年。甲申八月崩，年五十七，葬永茂陵。改元四：慶元六，嘉泰四，開禧三，嘉定十七。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名昀，太祖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先以宗室子立為孝宗孫沂王後。寧宗無子，先選立太祖後竑為嗣。嘉定十七年甲申八月，寧宗崩，大臣史彌遠矯詔廢竑立帝，明年改元寶慶。在位四十年。甲子十月崩，年六十，葬永穆陵。改元八：寶慶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淳祐十二，寶祐六，開慶一，景定五。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名禥，理宗弟沂王與芮子。理宗無子，立為皇嗣。景定五年甲子十月嗣位，明年改元咸淳。在位十年。甲戌六月崩，年三十五，葬永紹陵。改元一：咸淳。

少帝名㬎，度宗子，咸淳十年甲戌七月嗣位，明年改元德祐。在位二年。丙子三月，元兵至臨安，帝出降，尋北遷，封瀛國公，居燕八年。命入西域為僧，號木波講師。後居甘州，元英宗時遇害。改元一：德祐。

端宗裕文昭武愍孝皇帝，名昰，少帝庶兄，初封益王。德祐二年丙子五月立於福州，改元景炎。戊寅四月崩於碙洲，年十歲，葬永福陵。改元一：景炎。

後少帝名昺，端宗弟，初封衛王。景炎三年戊寅四月即位於碙洲，改元祥興。明年正月，帝駐厓山，元兵繫破之。諸軍潰散，大臣陸秀夫負帝沉於海，年九歲。改元一：祥興。

右南宋九主，凡一百五十四年，起丁未，盡己卯。

論說

元・胡一桂《雙湖先生文集》卷一〇《宋紀・太祖》　太祖聰明仁厚，豁達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時僭國十餘，盡削平之。信任儒臣，分理郡國，抑奪權豪，愛養民力，英仁之主也。趙氏之先本微，太祖生夾馬營，非世有功閥閱，而點檢爲天子，木書見其兆。當受命之始，五星聚奎，故曰天也。諸將石守信、王審琦等以黄袍加帝之身，豈誠爲趙氏之純臣哉。固天命之，亦由太祖智識之明，而法制之善也，致治之盛，亦云美矣。

雙湖曰：『太祖即位之初，長慮卻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已知所以爲處藩鎮、收兵權之道，以晉居潤權知鎮州，此以知州易藩鎮也。既命文臣知州，又各置通判以貳之，所以分節度使之權也。又命朝臣强幹者出爲知縣，所以革藩鎮驕縱之弊也。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以收藩鎮之兵也。又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彦超等五人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衛不可除之錮疾一朝而解矣。其於削平僭亂也，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於是平荆南、平湖南、平蜀、平南漢、平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出師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曰「切勿暴掠生民」。及捷書來，奏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真天地父母之爲量者矣，豈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已哉。其重儒術也，數幸國子監，親贊孔顔，謂須用讀書人爲宰相，而武臣亦欲令讀書。其取士也，復拔萃之科，嚴覆試之法。其制兵也，置剩員以處退兵，親臨講武殿以閱習。其理財也，置封（椿）[樁]庫，收市舶利，禁羨餘之獻。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饑民粥，曹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其勸農桑也，詔長吏勸課。其恤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以暑氣命諸州獄吏洒掃洗滌。至於抑奢侈，廢州班直，碎七寶器，戒公主勿餙繡翠，嘗出麻縷布裳賜左右，曰：「此吾舊所服用也。」即此而觀君人之道，真偉然矣。究其所以然者，豈無所本哉。帝嘗聞道理最大，一言既足，以爲植國之根本，而其正心修身之學，實有非人所能企及者。至於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又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朱文公稱太祖不爲言語文章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至於遵母后遺教，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弟，孝友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帝吾無問然矣。』

又《太宗》　太宗仁恕恭儉，好文守成，而滅北漢，天下復爲一統，可謂有帝王畧矣。然致一弟二姪俱不得其死，後世不能無憾焉。

雙湖曰：『帝即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雖宰臣、侍從、節帥亦許彈劾，使三百年無藩鎮之禍由於此。命相則盧多遜與趙普更迭相除罷，不免啓大臣相傾之風。然盧邪趙正，未嘗使邪得以勝正。他如李昉、吕蒙正、張齊賢、吕端，皆以賢稱。寇準、李沆、向敏中亦已參大政，竟爲他日之賢相。田錫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李覺在經筵而得遠近習之道。命詞臣，必訪才實兼美者而授之。重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貢舉則罷勢家，不令與孤寒並進，奪吏人之及第受敕牒者。愛民則戒詞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崇儒術則褒先聖之後，幸學以謁先聖，又幸學以講書，似兹善政，史不絶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謂可惜者，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趙普，逮太祖、宋皇后崩，羣臣不爲成服，其於人倫之道亦未爲無歉焉。』

又《真宗》　真宗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然好奉道教，信惑異流，於是天書屢降，東封西祀，制作紛紛。景德間，契丹入寇，佞臣獻幸蜀，幸江南之策，而微寇準之忠，高瓊之勇，勸帝親征，講和澶淵，幾於亡國矣。

雙湖曰：『嘗反覆真宗首末論之，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祥符

以後，不過爲矯誣上天之主。吕氏云：「景德以前之相，吕端、張齊賢、李沆、吕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爲最。惟有向敏中、李迪之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夫。」

又《仁宗》　仁宗初年，母后臨朝，政非己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以後，君子滿朝，恭儉仁恕，終始如一。然仁柔有餘而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外侮之患，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雙湖曰：『仁宗可謂至仁之主。大辟疑者皆令讞上，而所活歲以千計。夜饑思食燒羊，寧忍不索，恐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疏，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太醫進方，内出犀角二，一通天犀，或謂留供服御。帝曰：「朕豈重異物而輕百姓哉！」蘇轍對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尤爲盛美。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定太學生員，以孫復、石介、胡瑗爲國子直講。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吕臻及第，賜《大學》篇。于《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以開《四書》之端矣。噫！若帝者存心致治，粹乎無以議矣。白（璧）［璧］微瑕，其郭后之事乎。君子愛人以德，寧不於焉三歎。』

又《英宗》　英宗繼立，以曹太后同聽政。宦官讒閒兩宮不和，帝憂疑致疾，幸賴宰相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然。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爲良主。第於濮王崇奉之非，皆琦等傅會之誤也。

雙湖曰：『崇奉之舉，歐陽修倡議以誤韓琦，韓琦主議以誤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惜哉！善乎？吕氏中曰：「以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修稱親之義，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皆別立殊稱，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嗚呼！當時無有能明此義者，遂使歐陽修、韓琦之執見不可復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次亦不得爲孝於濮王，可勝惜哉！』

又《神宗》　神宗勵精求治，不御畋遊，不治宫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爲也。熙寧、元豐之閒，誤於王安石之黨，變亂法政，紛紜制作，用兵西北，卒無成功，蓋由志大才小，宰臣非其人故也。

雙湖曰：『神宗之朝，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通書》傳於世，而授諸其徒河南程氏兩夫子，道學之盛益大以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秘，下有以開來學於億萬斯年之久，實光前而耀後也。況同時而康節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庖羲氏之心教天下，以知來藏往之學。而橫渠張子之《正蒙》，司馬温公之《通鑑》，又爲理學之淵藪，史學之泰山，皆卓卓乎其不可及者，不其盛歟。使天不生安石於其間，使諸子以斯道相天子，成就其大有爲之志，吾知其躋世道於唐虞之盛矣，奈之何其不然也。噫！』

又《哲宗》　哲宗幼沖嗣位，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内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熙豐黨人得志横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虚日，以致禍變内作，外敵乘釁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陳櫟曰：『哲宗以幼沖踐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吕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奸屏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至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又《徽宗》　徽宗性機巧，多技藝，不修國政，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蜂起。後雖討平，反復不省。屏棄忠正，信任奸邪。與金人盟約滅遼，尋爲金人所欺。靖康二年，大舉入寇，擄帝北行。至紹興五年，殂於五國城，哀哉！

雙湖曰：『徽宗之時，程氏兄弟舊德老成，一代偉人。龜山顧德重望，英才正學，爲世所仰。無何徽宗昧於知人，有賢而不能用，用矣而不當其

才，徒使蔡、童之流得以肆行。至於顛沛流離而没身於異域也，不亦可哀乎。』

又《欽宗》欽宗在東宮，幼無失德。是時强胡逆發，國事已去。立二年，金人入寇，逼之北行。紹興三十年，殂於五國城。悲夫！

劉永新曰：『前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尚能西奔至蜀，不爲人所魚肉，子尚能北奔靈武，卒返旆於舊都。而徽、欽不能焉，非特其才愧於玄、肅，亦以宋都汴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也。故昔太祖欲西都於洛，以漸謀都關中，時爲太宗力止之。慶曆中，范仲淹亦勸仁宗修洛而爲余靖所沮。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余靖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靖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圖目前。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故漢力强大，然猶以都洛爲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德、力、險舉無焉，將焉攸賴。』

又《高宗》帝南渡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於奸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爲之相，張、韓、劉、岳爲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讐而不恥，由柔弱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雙湖曰：『李綱爲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爲汪伯彦、黄潛善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黄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又曰：『建儲之議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爲嗣，則出於帝心之獨斷，而助以選人婁寅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異時揖遜之舉，會無繫戀，所以爲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競，至建、紹百戰而後，名將出焉。劉錡、韓世忠、岳飛、吴玠争奮之時，苟善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已。賊檜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又《孝宗》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至其待張浚，未嘗斥其名，必令視飲食多少，肥瘠何如，亦無非倚之爲恢復也。值金主賢明仁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和，俱得休息矣。

雙湖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孝宗復讐之志何如哉。』

又曰：『孝宗復讐一念上通於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脱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於史浩，再三撓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等無非襲檜之爲，一浚豈能勝百檜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者，嚴飭贓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無毫髮可指者。其宋室之賢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末年陳、賈請禁僞學，使正邪混淆，移禍滋蔓，深可惜也。』

又《光宗》帝年四十而受禪，遭后悍妬，欲亟立其子而逆於其父。及父之崩，喪而不能執禮，一旦仆地，不久而死，宜哉！

雙湖曰：『光宗新政，用賢屏奸，然有一晦庵先生而不能用。至金人有問，而始授以郡寄。後又侍經筵，而權倖媢嫉。立朝不過四十六日而去，侂胄輩益無所忌憚矣。當此之時，姦何嘗屏，而賢又何嘗用哉。』

又《寧宗》帝謙恭仁儉，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玩兵致寇，屏斥忠良，正學廢黜，姦邪得志。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被其擾。元太祖起於北方，江南震懼，國勢漸危，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雙湖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末，楊后、彌遠之惡，濟邸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撐柱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幸也。』

又《理宗》理宗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爲消長，治亂將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内。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决成敗，況中才之主，其能保邦於没身亦幸也。然始終崇尚周、程、朱、張義理之學，故得廟號理宗，亦賢矣哉。

雙湖曰：『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於世，固可尚矣。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者諸儒理學竟莫救於其亡，嗟夫！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況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畧得君而行。致小人嘗接迹，久於柄用，諸儒或早謝，終以阨窮，鳥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

又《度宗、恭宗、端宗》　度宗卽位，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强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虛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論賞，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至於亡。恭宗初立，權臣專政，主少國危。外有强敵如山壓卵，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使周公、伊尹輔之，尚或不克濟，況嫉賢妬能奸佞之賈似道乎！其亡國也，宜哉！端宗初封益王，元將伯顏入臨安府，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昺如温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卽位，三年崩於碙州。帝昺遂卽位於碙州，又遷新會厓山。元人來攻，張世傑等戰敗，陸秀夫抱帝沉於厓山之海，其忠義之士皆盡溺焉。

明・周琦《東溪日談録》卷一四《史系談下・北宋》　後周都點檢趙匡胤為宋太祖者，涿郡人。先為後周殿前點檢，世宗殂，恭帝幼，以禦契丹擁黄袍而還。恭帝禪之，遂卽帝位，其事固可議矣，但其囑將士曰：『少帝、太后不得驚犯，公卿不得侵陵。』厚亦至焉。其弟太宗繼之，雖不能無燭影之疑，而開拓境土，削平海内，任用人才，百度修舉，蓋亦賢主。太宗次子真宗，相寇準，而為北門鎖鑰，征契丹而致南北講和，美甚矣！奈何惑於王欽若，為封禪、祠祀、天書、土木之事，一時並起，未盡善焉。真宗之子仁宗，西鄙多事，慶曆間，君子滿朝，天下承平。懿王之子英宗，有韓琦、歐陽修者，調護兩宫之讒。道州周敦頤生焉。英宗之子神宗，初年勵精為治，熙寧以後，王安石以青苗之法誤之。洛陽程顥生焉。神宗之子哲宗，相司馬光，有改青苗之志，故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顥之弟頤生焉。神宗次子徽宗，貶斥善良，進用奸諛，極土木之工，修道衍之教。金兵南来，禪位於子，是為欽宗。已而金兵陷汴，徽宗、欽宗皆執而北。太后迎立康王南渡，遂都杭焉。

北宋都汴，傳九主，共一百六十七年。

又《南宋》　宋高宗構者，神宗第九子也。先為康王，太后因金兵陷汴，執徽、欽二主，迎構於應天府卽位。以主和誤國，召李綱為相，磁州守臣宗澤知開封留守。時綱治軍，政畧有緒。開封知府黄潛善、相州守汪伯彦復主和，綱相數十日，遂罷。又以潛善、伯彦為相國，因誅上書人，決策幸東南，無復經理兩河，駕至揚州。金兵分三道南来至汴，宗澤募義兵百萬，大敗之，累表請上還汴。潛善忌功，沮之。澤死，金兵至揚州，駕行至瓜州，渡江如杭州，罷潛善、伯彦。又以朱勝非為相，亦罷，又以吕頤浩為相。上如建康，太后為金兵所逼，如南昌。上如杭州，如浙東，金兵又分兩道，一從蘄、黄，渡江趨堯昌，各處追太后不及，陷潭、澧，自石首而回。一從滁、和，自太平渡江陷建康，又陷杭州，追上不及，乃退。岳飛敗之於六合。上歸越州，頤浩亦罷，又以范宗尹為相。時秦檜北依達蘭，始南歸，言曰：『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以達蘭意，上書求和。』宗尹亦罷。檜又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又以檜為右相，吕頤浩為左相，檜自此專主和議，矯奏金牌令班師。岳飛泣下，東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檜搆岳飛等赴獄，何鑄鞫之，飛裂衣示背，有『盡忠報國』四字。改鞫亦知無罪，曲順檜意誅飛，自是無復敢言兵者。胡銓上疏斬檜，上不聽，卒至誤國。萬世之下固知岳飛之忠，秦檜之奸矣。又安知宗澤之忠，黄潛善之奸誤於前邪？高宗不悟，卒至自誤，悲夫！

孝宗繼高宗而立，鋭意恢復。以史浩為相，張浚為樞密使，督師江淮，許國之心，不下岳飛，惜乎早卒。乃復與金講和，南北安静，中原之土竟不能復，國家之恥竟不能雪。有恢復之主，無恢復之臣，孝宗其亦賢君者歟！

光宗之世，周必大用事，從容廟堂，引進善類，惜乎早罷不用。及排斥善類，誣朱熹輩為偽學。理宗之世，真德秀、魏了翁者出，君子滿朝。奈何丁大全、賈似道相繼用事，邪正互進，惟程朱之學復崇。值元之興，與之同滅金焉。度宗之世，賈似道秉政，端人斥盡。恭宗之世，元兵入寇，執之北降。端宗名昰，尚幼，當元兵復寇之時，楊妃與弟楊亮節負昰與昺如温州，航海至福州，羣臣從之。陳宜中、張世傑奉昰卽位，以文天祥為丞相，遷碙州而崩。陸秀夫又立昺焉。時方八歲，楊太后聽政，羣臣欲散，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遷厓山。元兵薄世傑之舟，張洪範等交戰。世傑、秀夫知事去，先驅妻子入海，卽負帝同溺，忠義之士同溺者數萬，宋亡。説者謂：宋以忠厚得天下，士以忠厚報之，信夫！

南宋都杭，如閩、廣，故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傳九主，共一百五十五年。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二《宋太祖》　仁厚開基異，崇儒聖道尊。

至誠寓杯酒，心事洞諸門。慎獄欽民命，懲奢塞敗源。身先端化本，彷彿見王言。

臣惟太祖以仁厚立國。崇儒重道，親贊孔顏，數詣國學。以杯酒釋兵權而人感其誠，洞開諸門，曰：『似其心之無邪曲。』慎獄而定大辟覆奏之法，懲奢而碎七寶之器。至於自謂『夙夜畏懼，以德化人』，所謂『大哉王言』者，庶幾近之矣。

又《太宗》　罪已消天變，仁民隱至情。厚倫施義粟，勤學購遺經。節為山林重，功於宦寺輕。不慚稱令主，恭儉更仁明。

臣惟太宗之為君，其敬天也，因旱蝗欲自焚而致霖雨，因彗星肆赦而彗滅。其仁民也，廣醫方之賜，立常平之倉，貸粟義門，以勸風化。購求遺書，酬以官賞。徵處士不至，顧嘆其高節。恐宦官與政，寧略其有功。恭儉仁明，可謂有帝王之畧矣。

又《真宗》　章聖幾賢主，咸中亦治時。愛民釋逋繫，聽諫納危辭。重道頒經籍，憂蝗罷宴嬉。惜哉祥瑞事，白（璧）[璧]見瑕疵。

臣惟真宗在位，屢除天下逋稅，放釋繫囚。田錫居言職，凡上五十二疏，言率剴切，無不容納。錫死，嘆其直。賜九經於學校，因旱蝗而罷宴禁樂，亦賢君也。然而崇奉道教天書之詐，則迷謬甚矣！豈能免後世之譏乎？

又《仁宗》　仁儉承先業，遐荒仰治平。饑因惜費減，物為愛民輕。講學忘炎暑，陳圖列御屏。黎民懷惠澤，翼世痛昭陵。

臣惟仁宗以恭儉仁恕。其節費也，或中夜思食，恐遂為例而止，或以其太費而媿不堪，出通天之犀以合藥療民而不靳惜。經筵語侍臣，以甚暑未嘗倦。命圖《無逸》篇於屏風，朝夕玩視，可謂盛德之主矣。宜其惠澤感人之深也。

又《英宗》　讓德終喪日，其如歷數歸。仁心放宮女，孝道協慈闈。臨政參今古，求言裨缺違。史書經統一，千載仰前徽。

臣惟英宗以賢明繼統，其在位也，放釋宮女，克盡孝道，臨政必求朝廷故事與古昔所宜，詔中外言時政闕失，命史官編歷代事迹，司馬光《資治通鑑》所由作焉。統一諸史，博綜羣言，垂惠後世多矣。

又《神宗》　一代有為君，齊家更守文。游畋元不事，土木總無聞。法制熙豐盛，兵戈遼夏勤。傾心相安石，國是日紛紛。

臣惟神宗以奮發大有為之志。恭儉守文，無有逸德，可謂賢主。而志意太銳，聽信太陋，務更張而開邊釁，蓋自王安石大用而天下始紛擾矣。

又《哲宗》　元祐更新法，拳拳復祖謨。宣仁元聖哲，馬吕亦匡扶。幸免調停誤，終為紹述誣。惜哉全盛業，坐見日西徂。

臣惟哲宗以沖年卽位，上有宣仁后之聖，下有司馬光、吕公著之賢，改熙豐之法，復祖宗之舊，亦賢君也。至晚年，小人假紹述之言，於是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大弊矣。

又《徽宗》　帝聰多技藝，土木漫然荒。既作神霄會，仍開花石綱。勞民崇艮嶽，違好伐遼陽。為墮豐亨説，終當出幸亡。

臣惟徽宗天性機敏而不善用。留心技藝，崇奉道教，惑方士林靈素之言，而作神霄之會。惑蔡京豐亨豫大之説，興土木，事游觀，置花石綱，造萬壽山。違好敗盟，開邊召釁，而卒為金人所乘，顛沛北狩。悲夫！

又《高宗》　五馬傳初渡，皇圖喜再開。守文堪令主，撥亂欠雄才。和議誰教信，精忠漫作猜。偏安方自足，恢復見悠哉。

臣惟高宗崎嶇南渡，再立邦家，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可為守文之主，而非撥亂之才也。且帝既悟秦檜之奸，榜之朝廷矣，而終墮和議之計。既知岳飛之精忠，而復使檜得以誣其罪而殺之，所謂明斷何在也？其不能恢復也宜哉！

又《孝宗》　恢復當年志，英明自爾殊。仁行社倉法，勤寓敬天圖。武烈心徒競，謀謨意總疏。紛紛多論議，畢竟墮模糊。

臣惟孝宗以英明之資，有志恢復，為南渡諸帝之首，是以敬天勤民之意見於政事者如此。然有其志而不得其道，故雖躬親騎射，閱武治兵，而不能總攬羣策，動違事幾，紛紛之議，卒成空言而已。

又《理宗》　帝也中才主，恭儉亦守成。用人雜忠佞，行政半昏明。不有遵行實，空存理學名。只餘表章意，正論息爭衡。

臣惟理宗在位，崇尚道學，表章儒先之言，可謂賢矣。然所貴乎崇尚者，不徒向慕誦説，而要在舉而措之。身心、政事，則儒者之效白矣。理宗無遵行之實，而徒慕其名，故用人則邪正並進，政事則治亂相半，斯皆務名無實，是以無補於國事也。然其意向之美，使理學大明於世，則其功

亦豈可少哉！

又《度宗、恭帝》　戎馬憑陵日，宮闈恣樂辰。非因天有惡，自是國無人。忠憤嗟多士，安危倚大臣。慇勤德祐詔，哀誦不堪論。

臣惟宋至度宗之世，元兵日迫，喪師失地，殆無寧歲，天下事十去八九矣。而帝方溺意於酒色，若罔聞知，則國之亡也，果天耶？人耶！又是後三學之士屢疏宰臣悞國，忠憤激切，而一切置之不理，其有避難遁去者往往相繼，雖有詔戒禁者而不能止也。為國至此，亦可悲也。

明・張時徹《芝園定集》卷五一《史論四・宋太祖一》　宋承五代之亂，晉、漢、周皆以篡逆得國，盖奸傭賊販見利而攫，君子所不道也。以宋祖之英武長者而踵其故轍，掩取神器，據迹誅心，殆有甚焉。何則？周世宗有為之君也，任遇宋祖，托以心膂，見『檢點作天子』之題而遽以之代張永德，固謂其能盡忠所事可以無虞也，而孰知防其篡者，乃所以成其篡哉！恭帝幼沖，未章過舉，方是時，世宗之遺澤尚新也，相之而無忝厥辟，終身北面可也，如不可輔，方順人心以安天下可也。夫何托孤未幾，駕言遼漢之師，而率空國之兵以出，及陳橋事定，迄不聞遼漢匹馬隻輪之一闖其境乎？且始與苗訓之謀者，親吏楚昭輔也，繼而入白杜太后者，亦楚昭輔也。倉卒之際，晉王光義起之於卧内，承旨陶穀出禪文於袖中，謂非陰謀先定而為之乎？觀杜太后素有大志之言，及趙普云『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益可徵矣。論者謂：宋祖得國非正，太宗與有力焉。及其寢疾，遂動于欲，以行大事，其身與子皆不得其死，蓋天之所以降割宋祖也。徽、欽之北，太宗子孫盡驅以行，而孝、理以宗藩入繼，乃皆宋祖之子孫，此又天之所以降割太宗也。

又《宋太祖二》　余觀李漢超、郭進傳而知，宋祖之善於將將也。漢超守關，南人有訟其强取己女為妾及貸錢不償者，宋祖詰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宋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汝勿復為也。』郭進鎮西山，人有詣闕誣進者，宋祖詰知其情狀，謂左右曰：『彼有過畏罰，故誣進求免耳。』遣使送進，令殺之。進令其人立功，薦之遷職。二人感激，皆能屏翰邊陲，為時名將。盖人君能以赤心御其臣，而其臣不以死報者，未之有也。史稱宋祖命將鎮守方隅，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臣貲富，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如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命將出師，廓平宇内，所向遂志，用此道也。後世不知此義，專賦斂則有誅，擅生殺則有誅，通關市則有誅，收支不明則有誅，切切焉以文法束縛，曾不得展其尺寸，是猶縶右臂而使之鬬也，庸將勝乎？嗚呼！有國家者不以宋祖之所以御將者御封疆之臣，吾未見其有濟也。

又《真宗一》　真宗英明之主也。其始也，相呂端、李沆輩，數奏灾異，以杜其侈心。于時覈吏治，恤民隱，孜孜如不及。貢白兔則卻之，獻白鷹則卻之，是至道以前一真宗也。及澶淵既盟，僥倖無事，而參用王欽若、丁謂諸人，醴泉、芝草、河清、白鹿、重輪之日、重輪之月、五色之雲、同色之五星無歲不至。五嶽、祥源之觀，玉清、昭應之宫無歲不作。而天書之降，内外奔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景德以後又一真宗也。説者謂：契丹以天自況，每事稱天賜以威衆。而宋之君臣，遂假神道設教之言以制敵人，審如是也。迄不聞契丹之悔禍，而歲輸金帛有加無已，至徽宗效尤，崇奉林靈素，抑又甚焉，而乘輿北狩，幾亡其國。語云：『國將亡，聽於神不修政治，而矯誣上帝以為安平之術，未有不喪其社稷者也。』

又《真宗二》　真宗以契丹修好，時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每致書則稱南北朝，欲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夫盟戎于唐，春秋所恥，彼於侯國猶爾，而況堂堂中國之天子乎！帝承太祖、太宗之餘烈，正宜力修内治，奮揚威武以鞭撻四夷，而乃委靡不振，甘於屈辱，此其削弱之勢，不待靖康之禍，南渡之偏安而已，肇於此矣。夫中國之治，德屈遐遠，而四夷來王，上也安内攘外，無勤遠略，次也歲修使幣，以僥倖旦夕之安。如真宗者，斯謂無策矣。顧乃自謂：太平東封西禪，何其繆迷若此哉？

又《神宗一》　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亡國之事非一，而好戰者必亡。余盖於神宗而有徵焉。宋以仁厚立國，武功不競，而神宗以

英武之資，狹小祖宗所為，銳意攘邊，欲繫單于之頸而鞭笞之。于時在廷諸臣無一足以當意者，而得好大喜功之安石，一見語合，遂以為君臣魚水之遇，排羣議而任之。紛紛變法，騷動海內，而開邊啓釁，輒至靖康之禍，豈非好戰之為害耶？嘗言醫師之治病也，用王道縱不能愈疾，而亦不至於傷生。用霸道，雖或取快於俄頃，乃其人則死矣。神宗之用安石，是以烏附治疾也，欲無危亡，得乎？

又《神宗二》　神宗傾信安石，大變祖宗之法。聞善如探湯，信讒若飲醴，于時人心不安，中外洶洶，帝曾不省德，而乃行厲王監謗之令，師商鞅誹謗之誅。今年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明年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詆諫飾非，騷動天下，皆安石為之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何神宗之不悟乎？然則宋之所以不為秦者，亦幸焉耳矣。

又《徽宗一》　余於徽宗，而知自作之孽不可逭也。道君皇帝，昏德公之招也。艮嶽之營，花石綱之進，五國城之招也。蔡京、童貫、斡離不、粘罕之招也。孟軻氏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其徽宗之謂矣。官眚榻狐，又何足以惕其心乎？』

又《徽宗二》　汴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成於徽宗、蔡京。京起於逐臣，假紹述之說，箝制天子，乃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而以其黨吳居厚等為之僚屬，討求熙寧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各以其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未幾，司官例得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既而京恐因之議己也，又從而罷之，是置此司者京也，罷此司者亦京也。凡以為京而不以為國，徽宗徒□虛位如木偶人，而曾不能為之可否，又何以君天下乎？

又《高宗一》　昔夏后氏之中衰也，少康起而復舊物，遂祀夏以配天成。周之中衰也，宣王起而中興，遂靖難以定鼎，何高宗之獨不然乎？且其地非小蹙也，奔走禦侮之臣亦非乏也，中原之民惡腥膻而樂冠帶未變也。當是時，苟能用鷹揚之將，率勤王之師，乘雪恥之憤，為恢復之圖，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夫何始惑於汪、黃，終制於賊檜？張所以忠謀逐，李綱以備禦竄，陳東、歐陽澈以獻策誅，宗澤以有功罷，趙鼎以恢復罷，胡安國以直諫罷，張九成等以不主和議罷，胡銓以請斬秦檜編管，韓紲以排和議編管，洪皓以忤秦檜貶，李顯忠以獻策恢復貶，岳飛以北伐功多則併其家族誅之，蓋自翦其羽翼，孜孜如不克，又何以能自振乎？夫恢復可為而不為，懦也；和議不可為而為之，昏也。史稱帝朗悟博學，挽強善射，使金被留不懾，豈其昏懦一至此乎？而所為若此，其殆私心蔽之耳，貪九重之富貴，而忘君父之大讎，一則恐蹈靖康之覆轍，一則恐欽宗返而無以處之，惴惴自保，惟恐或失。此帝之隱衷，他人不知，而檜獨知之。觀欽宗寄語九哥之言，則亦先有以識此矣。乃以堂堂中國而驅迫於犬羊，稱臣結盟，奔播蹈海，曾不以為辱，又何言中興乎？余嘗反覆宋事，使李綱、宗澤得用，則汴京不失；使岳飛得用，則中原不失；使韓世忠、劉錡、吳玠、吳璘諸人得用，則江淮不失；蹙國喪師，皆高宗自為之也，於秦檜乎何尤？

又《高宗二》　宋之興廢，在於高宗南渡之初，而不在於航海之日。方張所之按視陵寢也，上言還京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兵之彊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都之遷與不遷。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宗澤之留守京師也，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陵寢為賊所占，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校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李綱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駐蹕南陽圖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甚為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夫三臣之論，利害亦甚明矣，其所施為動有成績，非不能讎其言者。使帝有志恢復，內用李綱為相，外任所、澤以驅馳，則乘輿可以無南，而中原不至淪陷。顧乃偏聽黃、汪之繆計，決意南幸，鼠竄一方，是猶借寇堂奧而自托於樊垣之外，授人泰阿而欲假其威靈以鎮物，欲求安存，得乎？是宋祚之不昌，蓋不待航海而後知也。

又《孝宗一》　帝王之孝與士庶異，非問安侍膳之謂也。能幹蠱之謂孝，能安社稷之謂孝，能光復舊物之謂孝，能雪不共戴天之讎之謂孝，聰明剛毅如孝宗，豈其昧於此哉！即臥薪嘗膽尤恐不克，而乃逡巡猶豫

以圖之，猶之以徐行拯溺，以鼎食療枵也，其將及乎？方其卽位之初，信任史浩矣，信任湯思退矣。以二人之言，召還吳璘而失地於關陝，召還虞允文而失地於唐鄧，罷貶張浚而失計於江淮。及符離師潰，闔馬沮喪，安攘之略不振，而徒遣使乞哀於金，祈歸地矣，祈還陵寢矣，祈減歲幣矣，祈正敵國禮矣。數往數來，覬幸於豺狼齒頰之間，而終偏安一隅，莫雪祖宗之恥。昔宣王中興而淮夷來同，光武中興而四夷賓服，不能修政以自強，而卑詞厚禮以為殿邦啓土之術，庸有濟乎？若孝宗者，恭儉仁孝，可以為守成之令主，而非長駕遠馭之才也。

又《孝宗二》 孝宗嗣位之初，國勢强弱，人材進退，衆心向背，胥斯之判。當是時，身任恢復繫國家安危者，張浚也。力主和議懷奸窺利者，史浩、湯思退也。復宿州者，李顯忠也。沮之者，邵宏淵也。力戰以卻金兵者，亦顯忠也。倡言當搖扇取涼之時，何宜被甲苦戰以致士卒之奔潰者，亦宏淵也。方符離喪師，帝能赫然震怒，誅宏淵而賞顯忠，留張浚而逐湯、史，則威令所加，人百其競，而金人亦且破膽矣。夫何於張浚則貶之，於史浩、湯思退則寵任之，於李顯忠則安置之，而邵宏淵則仍為建康都統制。視「朕倚魏公如長城」之言若出二人之口，以殉國為仇讎，而以誤國為腹心；以折衝禦侮為生事，而以喪師失律為首功，猶之妖憑其身而反惡驅逐之人，盜闖其室而怒家衆之捍之也。國勢土崩，而犬戎得肆其毒又何怪哉？

藝文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一《太宗皇帝挽歌三首》 卜世知無極，上僊安可尋。祝堯違衆望，傳啓合天心，陵栢蕭騷韵，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舜化無偏黨，堯年欠耄期。世間人自哭，天上事難知。終讓東封禮，遂成南狩悲。金鑾舊學士，頭白涕漣洏。

日到虞泉落，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歐陽修全集》卷一三《永昭陵挽詞三首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汍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鼓愁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晝晏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又《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輴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曾鞏集》卷六《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已應南陽氣，猶遲代邸來。範鎔歸獨化，綱理付羣材。禹會方無外，虞巡遂不回。空驚柏城仗，簫鼓送餘哀。

繼文猶旦暮，歸啓已謳吟。畫手傳英氣，書筠見德音。鑄銅餘故鼎，啄草付春禽。試望橋山路，蕭蕭翠柏深。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五《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馮几徵言絶，羣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闈。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幘，饗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同軌羣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卷，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軔，西去不更回。

又《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御氣方尊極，乘雲已泬寥。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朝。夏鼎傳歸啓，虞羹想見堯。誰當授椽筆，論德在瓊瑤。

玉册上鴻名，猶殘警蹕聲。忽辭千歲祝，虚卜五年征。羽衛悲哀送，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孝在持盈。

又《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宋・劉弇《龍雲集》卷一〇《哲宗皇帝挽詞二首》　帝所鈞天樂，人間敝屣輕。夢移黄屋貴，丹從紫霄行。雲絶依堯望，山餘祝漢聲。夜長堅絮漆，川急愴牆羹。鴈鶩黄金閣，樓臺白玉城。陋儒孤識擢，清血九秋横。臣元符元年進《南郊大禮賦》，上稱善，擢秘書省正字。

禹迹從容陟，虞華烏奕重。辰韓頒秘籍，高麗遣使求《太平御覽》書，詔秘書省録本以賜之。湟鄯撫新封，洮頗方憑玉，髯胡忽挽龍。鳳岡盤王氣，柏殿邃真容。洛照當陽水，嵩回入抱峰。傷心守陵女，猶認上陽鐘。

宋・黄庭堅《宋黄文節公全集・正集》卷六《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聖，末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釣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迹，空望白雲乘。

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丘陵忽爲谷，天地不藏舟。河洛功無憾，幽燕策未收。嗣皇朝萬國，任似正興周。

宋・蘇籀《雙溪集》卷四《徽宗皇帝挽詞二首》　朔駕虞巡陟，南沿禹會幽。詒謀開上聖，多事酌鴻猷。道妙仙心廓，文昭帝作優。秋風舊汾水，海岱忽藏舟。

大器提擎力，懷生渥澤滂。本枝繁盛衍，禮樂懋容光。脱屣吁勤倦，置郵辭慨慷。申胥不爲己，定勝泣穹蒼。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辭。熹恭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攄竭鄙思，以效萬一。冥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閔勞之詔，罷遣東歸，遂不敢成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略叙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亡胡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厠周行？但憶彤墀引，頻趨黼坐旁。衮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攄丹悃，衡程發皂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脱躧忙。此生知永已，没世恨空長。内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愴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九《擬進御製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九廟威靈遠，三宗德業尊。謳歌思藝祖，曆數在神孫。欲返皇圖正，先推帝繫恩。諸儒議東嚮，此意定初元。

但謹鷄鳴問，何知鶴髮侵。石經方典學，盟載更關心。四海堯喪畢，三年舜慕深。匆匆付神器，長樂尚沾襟。

神機規禹迹，鬼膽破胡兒。大號初歸我，成功少待時。鞬橐懷不滿，簞食問何遲。河洛空遺恨，年年上玉巵。

好學元無斁，忘疲晚有加。明謨宗六藝，妙用合三家。照映天經緯，流傳士齒牙。奎文尊閣處，更合榜重華。

羣才何輻輳，聖度似天寬。清蹕留儒館，黄金散將壇。風雲一語合，日月萬人看。攀附今無路，哀摧壯士肝。

又《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藝祖開皇極，何心畀後昆。天將翊堯運，世復見湯孫。武接規模在，仁追典則存。煌煌宋宗社，永永配乾坤。

深衷何自見，寬詔不勝書。當宁延方岳，逢人問里閭。歲爲周委積，家被漢蠲除。巷哭彌天遠，長江淚不如。

豈以崇高極，能忘凜凜憂。衣更三澣舊，費爲十金休。熊館無秋獵，期門絶夜遊。恭惟懷顯德，真可締孫謀。

正觀真英主，三王合庶幾。此時生後聖，端欲踵前徽。濟世功何異，

除凶志偶違。辛勤三十載，十漸更無譏。

不作脩齡夢，天乎詎可諶。白雲新厭世，黃屋舊非心。德業成千古，閭閻寢八音。烏號在何許，霜重越山岑。

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八《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社稷興中否，干戈靜四溟。生年同藝祖，丁亥。慶壽似慈寧。皆慶八十八。人憶庚庚兆，天垂九九齡。向來懷夏禹，今衲越山青。建炎登稽山閣，有御詩云：「懷哉夏禹勤。」

太極乾元父，清都大帝宮。宴酣忘御駿，仙去任遺弓。音遏思堯顙，旻號泣舜瞳。孤臣臺閣舊，淚血灑春風。

宋・陸游《劍南詩稿》卷三一《孝宗皇帝挽詞》 大道本生知，崇高志不移。凝神超事物，觀妙極希夷。訪藥三山遠，遺弓萬國悲。神孫昔鍾愛，天作太平基。

代邸膺圖日，臨朝涕泗橫。誠心非外飾，至孝化羣生。高廟聯龍衮，思陵接柏城。平生奉親意，一理貫幽明。

便殿諮詢早，深宮宴樂稀。欲頒傳位詔，猶索未明衣。壽損名方永，身癯國愈肥。孤臣泣陵柏，心折九虞歸。

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一《聖宋鐃歌鼓吹曲》 上帝命，惟皇皇。俶作宋祚，五王不綱。陳橋之夕，帝服自黃。惟帝念民，惟民念靖。八紘一春，不曰予聖。璇題玉除，龍路孔蓋。得之非心，遜亦云易。有弟聖賢，我祚萬年。十世之後，乃復其天。

宋・葉適《水心文集》卷七《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黃屋堯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纘戎由子聖，永命獨天知。鶴唳空虛警，雲生仗自移。上哀何以稱，卒代繼周時。

又《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儉德加文、景，雄才自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已盡三年。暫乞狂胡命，常持復漢權。全將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深！帝王猶遇合，南北限升沈。尚有登遐日，諸軍特賜金。

宋・楊簡《慈湖先生遺書》卷六《歷代詩・宋》 太祖太宗兄授弟，兩派天源稱善繼。真宗嗣位及仁宗，以子傳孫皆聖裔。英宗有詔嗣濮王，次及神宗哲宗世。徽宗行道付欽宗，高宗南渡中興帝。孝宗之末嗣秀王，揖遜兩朝誠鮮儷。

宋・曹彦約《昌谷集》卷一《挽寧宗皇帝詞二首》 百六消氛霧，東南立際蟠。統傳三聖後，枕奠百年安。不識遊畋樂，深知稼穡難。何人青史上，敢作漢唐看。

混一開羣策，憂勤損萬年。衣冠藏禹穴，曆數襲堯天。密定詒謀議，難留厭世仙。烏號攀莫及，有淚徹淵泉。

宋・程珌《洛水集》卷二四《光宗皇帝輓詩》 厭聽人間樂，催成海上丹。雲車分白象，天仗下紅鸞。梧野朝烟淡，咸陽莫日寒。龍舟宵濟處，清血漲江干。

又《寧宗皇帝輓詩》 聖德同天運，神功並日昇。邊庭懷慄慄，齊魯格烝烝。復古周圖盛，中宗漢業升。未饒元結輩，磨筆誦中興。

宋・王芮《歷代蒙求》 宋受周禪，是為太祖。割據悉平，混其區宇。文物禮樂，沿襲九主。徽欽入金，復分疆土。高宗南渡，錢塘是國。七世再傳，壞以姦慝。合數汴京，歷歲三百。天命靡常，歸于有德。

宋・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卷二二《恭進理宗皇帝挽詞》 仁孝初聞代，謳歌早戴虞。多能天與聖，大度祖同符。惻怛飲刑詔，嚴恭事帝圖。初終兩甲子，經遠有宏模。

典學懷終始，熙明四十年。立心天地厚，接統帝王前。烏奕臨雍禮，昭回贊道篇。古今惟理大，尊號冠瑤編。

天保惟勤政，春秋有復讎。園陵初謁漢，境土合歸周。連海滄波靜，長江兵浸收。庚申重立極，功與建隆侔。

神册方增授，龍髯遽莫攀。千秋思沛邑，七月葬稽山。春暗觚稜影，星回羽衛班。寢門如昨日，無復侍威顏。

盡拜宸奎賜，新編《聖訓》成。孫謀方燕翼，龍馭忽遐征。四海堯音密，三年舜慕情。因山圖固在，合應若神明。

又《恭進度宗皇帝挽詞》 四閨臨朝淺，羣生被澤深。儉勤成禹

聖，仁孝本虞心。漢殿觴稱玉，軒湖鼎鑄金。龍髯攀不得，清血但盈襟。

道遠年何駛，民肥身獨癯。寶龜傳聖子，玉几導宸謨。百世尊王度，千秋拱帝圖。孤臣慙舜輔，愁絶望蒼梧。

宋・陳傑《自堂存藁》卷二《理考挽詞》 藝祖的孫傳，仁皇享國年。思文重揭日，皇武再中天。多難扶三正，彌留痛八埏。乾坤理最大，高益帝王前。

宋・陳普《石堂先生遺集》卷一五《歷代傳授歌》 宋受周禪握乾符，掃除僭僞皆風靡。太祖姓趙都汴京，雪夜常幸趙普第。太宗真仁英神哲，歷代承平善繼嗣。至于徽欽金虜來，誤國奸臣京與檜。高宗南渡宋復興，建都錢塘歌舞地。孝及光寧守偏方，侂胄既誅由諸史。在位歷年四十餘，前有仁宗後有理。至于度宗宋祚微，皆由平章似道棄。

元・王義山《稼村類藁》卷一《挽度宗》 道隆兼德厚，民庶樂難名。宮合府中一，身修天下平。有條皆快活，無事不清明。長樂天將晚，如聞問寢聲。

建隆成帝業，肇造宋乾坤。永穆昔傳子，慈元今抱孫。羹牆有堯在，謨訓即湯存。血染攀髯淚，哀纏徹九閽。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四一《古像贊・宋太祖》 宋祖龍興，仁厚建國。篤尊聖道，式著君德。慎獄恤民，懲奢塞源。身端化本，大哉王言。

又《宋太宗》 顯允太宗，重光御世。修德弭灾，仁民圖治。節重山林，功略宦寺。太平之政，蔚然可紀。

又《宋仁宗》 穆穆仁宗，實惟盛德。奉身清約，議論懇惻。學勤講筵，治法無逸。昭陵之思，百世一日。

又《宋高宗》 宋祚中否，高宗再興。五馬兆祥，七廟委靈。志虧勾踐，才謝光武。恢復成虛，遺恨千古。

又《宋孝宗》 性資英明，治行勤勵。恢復拳拳，可質天地。治民振武，敬天仁民。事機屢乖，志卒弗伸。

又《宋寧宗》 始政清明，登用儒碩。繼體守文，兢業靡失。內斥正學，外挑强隣。權奸何誅，彼哉曷君。

又《宋理宗》 允矣賢德，儼然儒紳。表章正學，崇重閫閾。虛名獨存，實踐未有。儒效不白，匪道之咎。

又《宋度宗》 度宗紹圖，國事日去。奸邪肆行，忠義屏氣。忘情軍國，恣樂宮闈。天亡由人，已矣曷悲。

明・馮夢龍《綱鑑統一》前卷一《歷代帝王歌決・兩宋帝總歌》 太祖太宗真仁英，仁哲徽欽都汴京。南渡高孝傳光寧，理度恭端帝昺傾。南北二宋各九主，三百一十七年存。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二集》卷三三《宋仁宗》 北宋凡九帝，仁宗誠首出。繼統忌更張，惟帝守以一。怵惕凜天變，恭儉以身率。吏治若媮惰，亦不任法律。嬖倖或間用，善類氣不窒。史贊乃最當，論世知其實。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四集》卷四九《宋太祖》 陳橋兵變，應篆建號，雖非以暴而易暴。乘危廢立，五季轍蹈，亦曰施逆行倒。四方僭竊，次第除掃，居然一統成丕冒。自緣大度，人歸天保，宋家三百年基兆。杯酒釋兵，謂因權妙，冷觀實不值一笑。傳弟誠誤，其言出趙，南渡依然得顯報。

又《宋太宗》 即位急改元，已失厚道大。德昭及庭美，恩去不留箇。慙德莫斯甚，趙普時猶佐。英斷承藝祖，遂削平天下。勤儉與納諫，善政故可課。集儒輯三書，深意別有那。永樂乃效之，大典遍搜邏。彼各有所圖，難欺後人譌。四海今無事，史右而圖左。因命校全書，欲以文風播。原弗同彼二，遊辭更誰作。

又《宋真宗》 契丹大舉至澶州，聽寇準言興師禡。無何欽若中讒言，孤注危盟恥城下。乃知初意原內怯，不足有為功假借。時平事定見天書，樽酒封珠共為詐。人可欺耳天可欺，王旦正人責難謝。

又《宋仁宗》 宋仁宗似漢文帝，守成之君賢最尚。恭儉仁恕出天性，大辟上讞矜罪當。不廣苑囿同罷臺，玉清池館辭溶漾。夏人犯邊禦出境，契丹渝盟增幣量。視若優柔失國體，垂撻伐能寧此讓。小人弗勝善類氣，嬖倖不累治世樣。史官二語固紀實，安石之禍實因釀。郭后批頰事可罪，廢則宜也何疑訪。既而自悔要册立，帝心終是無定向。一之為甚復疑曹，宮闈處置總無狀。

又《宋英宗》 入繼非嫡正，驚不敢為，踰月而疾病。羣小悉奔

競，兩宮釁成，賴大臣調停。及其自聽政，每問故事，裁決多善令。四知頗慎儆，又四不能，温公言果應。濮禮議求勝，遂出蔡襄，究屬申私敬。司馬韓歐諍，豈不皆賢，聚訟原難竟。積善有餘慶，斯事莫遭，然總由天命。

又《宋神宗》熙寧即位頗勵精，一用安石亂機定。公亮進邪誠罪魁，吴奎識早惜弗聽。青苗保甲及均輸，言利弘羊猶未罄。拒諫黜正為弗恤，終無覺悟墮昏愣。求治太速尚寬言，直是不知為治徑。

又《宋哲宗》宣仁臨朝持憲章，罷新法守仁宗舊。遠戒守臣勿犯邊，黎庶恬安宏在宥。社飯之言屢丁寧，何不官家躬訓授。勸諸賢退類私愛，輯覽曾評義宜究。及帝親政眾顧望，首召劉瑗拒范奏。小人乘之為報復，紹聖改元計已售。紹聖非聖紹王蔡，羣奸則應帝誠陋。馴致黨禍終北宋，帝肇亂夫誰能救。

又《宋徽宗》多能無不精，君道失之深。親邪如弗勝，去正曾莫諗。黨禍過漢唐，賢臣都在禁。銳意文太平，天神欺已甚。艮獄綱花石，紅薰依碧沁。是皆足亂國，那更開邊衅。童貫明攻遼，馬政暗通金。既復背金盟，南侵流血浸。北宋匪亡欽，致亡徽合任。

又《宋高宗》忘不共戴天之讐，安苟且一隅之暫。有其志尚恐不能成，忍於恥那復知有憾。奸如秦檜，旌一德之應求，忠若岳飛，致三木之審勘。如斯人也，而得優游德壽以善終，盡幸叨天恩之濫。

又《宋孝宗》初銳意厭復，弗恃長江塹。任張浚有意，間史浩無驗。終於一莫成，稱姪奉幣兼。居憂未二年，内禪遽政厭。君孝豈在兹，在繼祖宗念。惜哉藝祖業，開創何光艷。

又《宋理宗》勤始怠終，濫觴江泛。鮮弗如斯，可不大監。穆陵中年，嗜欲深陷。閻馬丁當，見乎謡讖。貪地棄盟，釁起輕儳。徒因尊朱，謚理有玷。即以學論，私多誠欠。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太祖》告天香在禁宮燒，夾馬營中啓宋朝。從此將兵勞檢點，誰知王業肇陳橋。一杯酒奪英雄氣，同姓臣教鼎鼐調。敷奏更番書劄子，武功文德自宣昭。

又《太宗》龍行虎步竟垂旒，文武人材一例收。開卷更番勞史館，窮兵失計戰幽州。宮中疑似搖紅燭，道左歡迎歎白頭。不記當年曾炙艾，君臣骨肉有誰儔。

又《真宗》少年天子壯皇居，審視垂簾聽政餘。僥幸澶淵綿國脈，何曾楓陛有天書。朝綱幸賴賢才輔，海宇須教蔓草除。一自拂鬚人在位，許多宮觀屋渠渠。

又《仁宗》惕勵憂勤四十年，修文講武賴羣賢。宮中愛踏紅心草，天上曾為赤腳仙。母后垂簾多預政，大臣謀國在籌邊。移花接木安儲位，堯舜公心萬古傳。

又《英宗》兩相精誠感兩宮，韓公定策會歐公。為承大統凡三讓，尚有生身繫五巾。傳子黄麻和淚寫，編年青史大儒充。若教祚久平天下，四海歸仁帝德隆。

又《神宗》法堯效舜選皋夔，富國强兵大有為。不御遊畋親庶政，欲卑宮室重敷施。可憐新法傷元氣，其奈《周官》售面欺。最好崇封太祖後，如天帝德少偏私。

又《哲宗》女中堯舜坐深宮，天子垂旒尚幼沖。初政先能疏蔡確，求賢取次相温公。後來黨禍成元祐，卒至兵端啓北戎。十五年間殊舉錯，三千世上判汙隆。

又《徽宗》朝謨失算復燕雲，引虎驅狼玉石焚。耳目但知依六賊，干戈何以策三軍。臣哉到處尋花石，帝者今番號道君。最惜醫從高麗返，籌邊至計寂無聞。

又《欽宗》遽極藩籬啓敵兵，君王兩度入青城。輸金但把民財括，割地偏教大業傾。沙漠淒風傷板蕩，汴河逝水逐郵程。自愚到底歸和議，北宋規模一旦更。

又《高宗》一任中原草木腥，偷安權坐小朝廷。汪黄勢大賢人隱，蘇白隄高蹕輦停。獄起金牌渾不覺，淚傾絹詔果誰聽。可憐宋室中興主，絶少豐功著汗青。

又《孝宗》乾德絲綸孰繼承，天教藝祖有孫曾。克諧以孝敦倫紀，光復為心示勸懲。偏值金人逢令主，空將王業盼中興。各安境土民休息，省職嘉禾是瑞徵。

又《光宗》何來將種貌如花，桃灼未聞宜室家。舉動無非由悍后，晨昏鄙復意重華。龍墀扣額賢臣血，獅狐稷心内禪麻。嗣父克諧親父

逆，上皇含淚不勝嗟。

又《寧宗》　忽傳內禪立嘉王，外戚專權亂舊章。定策不聞酬碩輔，御批但見逐賢良。謙恭馴至姦人肆，柔懦終教國體傷。樞相玩兵戎事迫，有誰議政到都堂。

又《理宗》　經筵講幄大儒崇，養士尊賢有聖功。蒙古日強金日弱，異端逾殺道逾隆。御屏鄭重書《無逸》，道統流傳允執中。最是蔡州能雪恥，册年享國德符充。

又《度宗》　不堪負荷老臣知，想見當年諫阻時。衰世難期庸主理，大權全被巨姦移。六宮粉黛花千朵，十載珠旒酒一巵。以去要君萌故智，襄樊既陷孰能支。

又《恭宗》　亡國君王廟號恭，臣多尸位主多庸。孤兒寡婦循周轍，權相强鄰困宋宗。其奈海潮違宿信，可憐瀛國受元封。文山若早參樞政，樽俎猶能事折衝。

又《端宗》　碉洲播越又經春，水殿棲遲浪湧銀。海上垂簾楊太后，漳州伏莽許夫人。颶風飄泊留殘局，蜃雨淒涼潑侍臣。禦敵惟資張世傑，祇餘一板隔龍鱗。

雜録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一《太祖即位赦天下制》　朕起自側微，備嘗艱險。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屬以北敵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往殄烽塵。旗鼓纔出於國門，將校共推於天命。迫回京闕，欣戴眇躬。幼主以曆數有歸，尋行禪讓，兆庶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曠時。勉徇羣心，已登大寶。昔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漢唐開基，因始封而建國。宜國號大宋，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乘時撫運，既協於謳謡。及物推恩，宜周於華夏，可大赦天下。於戲，革故鼎新。皇祚初膺於景命，變家為國，鴻恩宜被於寰區。更賴將相王公，同心協力，共裨寡昧，以致昇平。凡百軍民，深體朕意。

又《太宗即位赦天下制》　門下：王者繼統承祧，所以嗣神器；節哀順變，所以寧萬邦。顧歷代之通規，諒舊章而可法。先皇帝勤勞啓國，宵旰臨朝，萬幾靡倦於躬親，四海方成於開泰。念農民之疾苦，知戰士之辛勤。多壘盡平，生靈永逸。而寒暄遘厲，寢疾彌留。方臻偃革之期，遽起遺弓之歎。猥以神器，付予沖人。遵理命而莫獲固辭，涉大川而罔知攸濟。負荷斯重，攀號莫任。宜覃在宥之恩，俾洽惟新之澤，可大赦天下。恭惟先皇帝推誠損己，焦思勞神。念將士之忠勤，知戰伐之辛苦。衣糧祿賜，無非經手經心。土地官封，不惜酬功酬效。生靈是念，稼穡為憂。罷非理之差徭，去無名之侵耗。不貪□□，盡去奢華。減後宮冗食之人，停諸司不急之務。方岳止甘鮮之貢，殿庭碎珠玉之珍。獄訟無冤，刑戮不濫。凡開物務，盡立規繩。予小子纘紹丕基，恭稟遺訓，仰承法度，不敢踰違。更賴將相公卿，左右前後。恭遵先旨，同守成規。庶俾沖人，不墜鴻業。宣布遐邇，咸使聞知。

又《真宗即位赦天下制》　門下：創業垂統，于以貽後昆。嗣位承祧，于以紹前烈。為股肱之元首，俾億兆之宅心。洪惟永圖，屬在明辟。夫何涼德，享是至休。先皇帝膺籙上元，受遺太祖。臨馭迨踰於二紀，憂勤遂冠於百王。無一日不舉皇綱，無一事不親聖覽。宵衣旰食，焦思勞神。禹迹混同，方致太平之運。堯心不倦，俄興弗豫之災。棄大寶以上仙，付沖人之神器。仰遵顧命，下迫推崇。若涉大川，罔知涯涘。黽勉負荷，兢畏交並。宜覃作解之恩，聊展奉先之意，可大赦天下。恭念先朝庶政，盡有成規，謹守奉行，不敢失墜。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鰥寡無告之民，悉令安泰。動植有生之類，冀獲昭蘇。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更賴中外百執，左右羣臣，各罄乃誠，輔茲不逮。布告遐遐，咸使聞知。

又《仁宗即位赦天下制》　門下：惟天輔德，所以司牧黔黎；惟后守邦，所以奉承緒業。稽三代傳歸之典，寔百王善繼之規。洪惟先皇帝紹二聖之丕圖，膺三靈之眷命。仁臨區宇，澤浸昆蟲。誕揚清靜之風，聿致和平之治。焦勞虔鞏，二紀于茲。遽興憑几之言，遂起遺弓之恨。肆予眇質，俾荷慶基。顧殞越以無容，且哀荒而在疚。適屬承祧之始，宜覃在宥之恩，可大赦天下。恭念夙侍聖顔，備承寶訓。凡百機務，盡有成規。謹當奉行，不敢失墜。更賴宗工良佐，中外具僚，咸竭乃誠，以輔不逮。布

告遐邇，咸使聞知。

又《英宗卽位赦文》　門下：烝民之生，置君為之司牧；神器之重，有子所以傳歸。先皇帝天資慈仁，聖德深厚。臨御歲踰於三紀，憂勤日攬於萬幾。常旰昃以忘勞，因晦明而遘厲。寢違沖豫，遂至彌留。遽興憑几之言，念及承祧之寄。猥以大業，屬于沖人。永惟負荷之艱，矧在哀迷之次。罔知攸濟，祇率舊章。宜覃在宥之恩，式表奉先之志，可大赦天下。恭念夙奉慈顏，備聞聖訓。在于庶政，悉有成規。惟謹奉行，罔敢廢失。更賴中外多士，左右忠賢。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又《神宗卽位赦》　門下：夫民之戴君，尊如元首之奉。天之與子，傳有神器之歸。先皇帝紹履至尊，欽篤先烈。圖治百王之上，垂精五載之間。玉几留章，每及夜分之覽。紫闈訪道，多踰日旰之咨。既瘖寐之積厲，因寒暄之遘厲。神機未饜，遽至彌留之憂。邦禍何勝，已聞遺訓之託。屬哀荒之靡次，顧負荷之惟艱。矜然自思，浩莫能濟。宜本承祧之始，用覃澤物之私，可大赦天下。恭念先朝之摹，具循四聖之業。雖寡德之未類，敢舊章之或隳。尚覬宗社隕靈，忠賢合慮。以固鴻圖之守，以安寶命之承。咨爾萬方，其體朕意。

又《哲宗卽位赦》　門下：生黎民而立之君，所以出四方之令。有天下而傳於子，所以維萬世之安。先皇帝道極聖神，德兼文武。圖治三王之上，儲精七閏之間。緝熙事功，董正法度。積勤勞於日昃，違沖豫于春元。植璧以歸，方致金縢之禱。綴衣遽設，忍聞玉几之言。眷予沖人，屬以重器。永荷艱難之託，曷勝哀疚之懷。宜謹始于承祧，用渙恩而及物，可大赦天下。恭念先朝之治，必循五聖之謀。思祇率於舊章，用答揚於先訓。尚賴中外列辟，左右忠賢。交修厥官，以輔予治。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又《徽宗卽位赦》　門下：朕承先帝之末命，嗣紹聖之丕圖。若履淵水，未知攸濟。先皇帝睿明聰哲，克勤于邦。遵志揚功，篤紹先烈。十有六載，海內蒙休。憂勞爽和，遂至大漸。乃以神器，屬于沖人。負荷惟艱，怵惕以懼。用謹承祧之始，肆頒在宥之恩，可大赦天下。恭念元豐詒謀，紹聖遺訓，具在天下，可舉而行。惟既厥心，罔敢廢失。其率循于天下，用奉若予先王。更賴忠良盡規，文武合慮。永弼乃后，共圖康功。咨爾萬邦，體予至意。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七　藝祖以神器傳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於千萬年，斯爲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五《后妃命數》　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復大業。

明・薛瑄《讀書録》卷一　宋太祖若能大居正，以天下傳子可也。必若重違母氏之命，為宗社之計，亦宜早斷。當斷不斷，致晉邸生疑，而有燈影離席遜避之變。昔魯隱公欲傳位桓公而不卽授，乃使營菟表曰：『吾將老焉。』『將』之一詞，卒致鍾巫之及。其事正與宋祖相類。當時秉史筆者皆其臣子，義所當諱，故為微詞。而其事迹晦昧，不彰於後世。竊謂晉邸之罪固不可勝誅矣，而宋祖乃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乎！』

明・程敏政《明文衡》卷三二《[明]王景〈復宗忠簡公墓田記〉》　國家之淩遲，至靖康之時極矣。宋太祖有天下，太宗、真、仁繼之百五十年，涵養生息，措國勢如太山盤石。自神宗用王安石，國脈潛耗，至於徽宗以侈靡促之。童貫喪師，以啓邊釁，四郊多壘，徽欽蒙塵。邦昌僭位，天理民彝，斲喪無幾。

明・夏良勝《中庸衍義》卷六　宋之基業本於藝祖，若太宗，有慙德者也。北狩舉族，南渡乏嗣，而太宗血屬澌燼矣。於是藝祖一子德芳之後為孝宗，傳三帝；一子德昭之後為理宗，傳五帝，續宋帝系於再絶之餘。

明・李紹文《明世説新語》卷六　袁廷玉善相，太宗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二《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楊維楨曰：『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陰篡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

遼帝系分部

綜述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首《契丹國九主年譜》 太祖大聖皇帝，諱億，番名阿保機。梁均王貞明二年丙子稱帝，國號大契丹，改元神册，辛巳改元天贊，至丙戌天贊六年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崩，在位十一年。

太宗嗣聖皇帝，諱德光，元名耀屈之，太祖第二子。丙戌歲即位，丁亥改元天顯，丁酉改元會同，國號改大遼，丁未會同十一年北漢高祖天福元年。夏四月崩，在位二十二年。

世宗天授皇帝，諱阮，番名兀欲，太祖之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丁未歲即位，戊申改元天祿，北漢隱帝乾祐元年。辛亥天祿四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乾祐四年。秋九月為燕王述軋等弒於新州火神淀，在位五年。

穆宗天順皇帝，諱璟，番名述律，太宗長子。辛亥歲即位，改元應曆，至戊辰應曆十八年宋太祖開寶元年。秋九月為庖人弒于黑山下，在位一十八年。

景宗孝成皇帝，諱明記，更名賢，世宗之子。戊辰歲即位，改元保寧，甲戌改元乾亨，至壬午乾亨九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崩，在位十五年。

聖宗天輔皇帝，諱隆緒，景宗之長子。癸未歲即位，改元統和，宋太平興國八年。癸丑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復改國號大契丹，壬戌改元太平，辛未太平十年宋仁宗天聖九年。六月崩於上京，在位四十九年。

興宗文成皇帝，諱宗真，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辛未歲即位，壬申改元景福，宋仁宗明道改元。癸酉改元重熙，至乙未重熙二十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崩，在位二十五年。

道宗天福皇帝，諱洪基，興宗之子。乙未改元清寧，乙巳改元咸雍，丙午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乙亥改元壽昌，至庚辰壽昌六年宋哲宗元符三年。崩，在位四十六年。

天祚皇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之子。辛巳歲即位，改元乾統，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卯改元天慶，戊辰天慶八年宋徽宗政和八年，金太祖天輔元年。辛丑改元保大，至甲辰保大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金太宗舉兵攻遼，天祚逃竄夾山，金國擒之，削封爲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乙巳而卒，遼國遂亡，在位二十四年。

契丹自太祖神册丙子稱帝，至天祚保大甲辰，計九主，在位首末二百一十五年，實歷二百丹九年。

明・周琦《東溪日談録》卷一四《史系談下・遼》 契丹南侵，國號遼者，自其道宗始也。道宗姓耶律，名洪基，其國先在横山之南，元魏時號契丹，後梁均王時太祖始稱帝，道宗始號遼。歷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七主，皆與宋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惟興宗申南北之好，以息征戰，而道宗則以國號遼，連歲用兵，故傳海濱王為金所滅而亡。

遼都燕，傳九主，共一百五十年。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首五《遼》 契丹國耶律斡里之子多爾濟，名億，字安巴堅，為太祖，居朔方。始後梁太祖丁卯耶律安巴堅稱帝，至丙子改元，終末帝延禧乙巳。九主共二百一十九年，金滅之。

太祖。姓耶律，名安巴堅，自稱天皇王，壽五十六。在位十九年，九年無年號。改元者二：神册六，天贊四。

欽義皇帝托雲。 太宗德光。

恭順皇帝阮。即自在太子。

太宗。名德光，太祖子，改國號遼。寇晉，死於欒城。凡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六。改元者二：會同八，大同一。

穆宗。 蒙古。

世宗。名阮，太祖孫托雲之子，為察克所弒。在位五年，壽三十四。改元者一：天禄五。五年即穆宗應曆元年。

景宗明記。更名賢。 平王。 荆王。 吳王。 寧王。 河間王。

穆宗。名璟，太宗子，為庖人所弒。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九。改元者一：應曆十九。十九年即景宗保寧元年。

景宗。名賢，世宗長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五。改元者二：保寧十，乾亨四。

聖宗。 秦晉國王隆慶。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鄭格。

聖宗。名隆緒，景宗長子。十二歲即位，蕭太后臨朝，與宋議和，南北休息。在位四十九年，壽六十一。改元者三：統和二十九，開泰九，太平十一。十一年興帝即位。

塔塔喇。　長沙王宗哲。　齊王宗熙。　晉國王宗元。　興宗。　魯王宗正。　豳王宗德。宗教。

興宗。名宗真，聖宗長子。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改元者二：景福一，崇熙，又云重熙二十二。

道宗。　燕王洪道。　晉王洪德。

道宗。名洪基，興宗長子。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改元者五：清寧十，咸熙十，太康十，大安十，壽隆七。七年即末帝乾統元年。

秦王元吉。　天祥延禧。

末帝。名延禧，道宗孫，自號天祚皇帝。敗於金兵，走夾山。秦王淳守燕，壬寅自立，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立三年，卒。蕭幹達實林牙，立淳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金兵破燕，達實林牙與蕭氏奔夾山。延禧殺蕭氏，謀奔西夏。未至，為金人所擒，降封海濱侯，射殺之，以萬馬踐其屍。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四。改元者三：乾統，天慶，保大。

趙王。　晉王。　秦王淳。　魯王。

明・吳繼安《歷代帝王曆祚考》卷八《遼》　始太祖元年丁卯，終天祚保大四年乙巳，九主凡二百一十七年，金滅之。

太祖皇帝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生即能匍匐，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初爲本部夷離堇，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遂即位，自稱天皇帝，居朔方幽都，以扶餘城爲黃龍府，追尊皇考爲德祖皇帝。立九年，明年丙子始建元。神册六，天贊四，又改天顯，改元者三。在位一十九年。謚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葬祖陵。子四：長義宗讓國皇帝名倍，小字圖欲，初爲東丹國人皇王，改元甘露，後讓國於弟太宗，浮海降唐，明宗賜姓名李贊華，有五子：世宗、宋王婁國、平王隆先、吳王稍、晉王道隱；次太宗；三章肅皇帝李胡，四牙里杲，蚤卒。女一，名質古，幼未封。

太宗皇帝名德光，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天顯元年丙戌即位，不改元，始建國號曰遼，十二年始改元會同，凡九年；又改大同，凡十二年。改元者二。在位二十一年。伐晉，崩於欒城，謚孝武惠文皇帝，葬懷陵。子五：長穆宗；次齊欽靖王罨撒葛；三天德，叛誅；四冀王敵烈；五越王必攝。女二：燕國大長公主；次皇女朝瑰，未封。

世宗皇帝名阮，小字兀欲，讓國皇帝長子，太宗愛之如子。大同元年丁未，從伐晉，封永康王。太宗崩，即位於柩前，改大同元年爲天禄元年。在位四年，九月爲察割所弒，謚孝和莊獻皇帝，葬顯陵。子三：長莊聖太子吼阿不；次景宗；三寧王只，歿。女三：秦國長公主，晉國長公主；皇女撒剌，未封。

穆宗皇帝名璟，小字述律，太宗長子。天禄五年辛亥，世宗遇害，逆臣察割伏誅。九月即位，改元應曆。酗酒怠政，造大酒器，刻爲鹿文，名曰『鹿甒』，貯酒以祭天。在位一十八年。因醉爲近侍所弒，謚孝安敬正皇帝，祔葬懷陵。

景宗皇帝名賢，小字明扆，世宗第二子。應曆十九年己巳二月，穆宗遇害，遂即位。改元保寧十，乾亨四，改元者二。在位一十四年。謚孝成康靖皇帝，葬乾陵。子四：長聖宗；次秦晉國王隆慶；三齊孝靖王隆裕；四藥師奴，未封。女四：燕國大長公主；魏國長公主；趙國公主；皇女淑哥，未封。

聖宗皇帝名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長子。十歲能詩，好書翰繪畫，精騎射，曉音律。初封梁王，乾亨四年即位。明年癸未改元統和二十九，開泰九，太平十一，改元者三。在位四十九年。謚文武大孝宣皇帝，葬慶陵。子六：長興宗；次秦國王重元；三柳城郡王別古特；四燕王吳哥；五狗兒爲南府宰相；六混同郡王侯古。女十四：宋國長公主，秦晉國大長公主，晉蜀國大長公主，南陽公主，長寧公主，荆國公主，潯陽公主，臨海公主，同昌公主，三河公主，仁壽公主，金鄉公主，皇女秦哥、興哥，未封。

興宗皇帝名宗真，小字只骨，聖宗長子。初封梁王，太平十一年六月即位。改元景福，明年壬申又改重熙。在位二十三年。謚神聖孝章皇帝，葬慶陵。子三：長道宗；次宋魏王和魯斡；三秦魏國欽正王阿連。女二：晉國長公主，鄭國大長公主。

道宗皇帝名洪基，小字查剌，興宗長子。初封梁王，重熙二十四年乙未八月即位。改元清寧十，咸雍十，大康十，大安十，壽隆六，改元者

五。在位四十六年，謚仁聖大孝文皇帝。子一：昭懷太子濬，以讒廢，遇害。女一：秦晉國長公主。

天祚皇帝名延禧，小字阿果，道宗孫，昭懷太子之子。初封梁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壽隆七年辛巳，受遺詔即位，追尊父爲順宗大孝順聖皇帝。改元者三：乾統十，天慶十，保大五。在位二十五年。子六：長晉王敖魯幹，次梁王雅里，三燕國王撻魯，四趙王習泥烈，五秦王定，六許王寧。女六：蜀國公主，餘未封，爲金所虜。初女直兵起渤海，高永昌僭號稱建隆元年，立四月，尋討平之。及保大五年乙巳，宋徽宗宣和七年也，金兵長驅伐遼，帝不支，遂走夾山，取天德軍，謀奔西夏，爲金人所擒，降封海濱王。遼亡。

北遼耶律淳，小字涅里，興宗孫，宋魏王和魯幹之子。初封魏王，後嗣父位，守南京。保大二年，天祚敗於金，入夾山。衆將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奉之即位，稱『天錫皇帝』，改元爲建福，謂之『北遼』。淳卒，僞謚宣宗孝章皇帝，遺詔立秦王定，使德妃稱制，改元德興。凡三年，敗於金，德妃奔天德軍，天祚殺之，降淳爲庶人。

耶律雅里，天祚第二子，初封梁王。保大三年，金師圍青塚寨，太保特母哥挾之走陰山。天祚失利奔夏，乃竊而北走，遂奉以即位，改元神曆。後諸部多來附，日漸荒怠，因出射獵致疾而卒，年數未詳。

西遼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孫，通遼漢字。登進士，擢翰林承旨，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乃立淳爲帝。淳卒，輔德妃稱制。德妃敗死，遂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北行，過黑水，西至大食國，得精兵萬餘，威振西域，遂即位，自稱『天祐皇帝』，改元延慶，凡三年。班師東歸，得善地，遂建都城，改元康國。出師東征，行萬餘里無所得，馬牛多死，乃班師還。在位二十年歿，廟號德宗，謂之西遼。

感天皇后，名塔不煙，太子夷列年幼，遺命權國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

耶律夷列，德宗子，即位改元紹興，十三年歿，廟號仁宗。

承天太后，名普速完，仁宗之妹。仁宗子幼，遺詔妹權國稱制，改元崇福，在位十四年。與駙馬弟通，殺駙馬。駙馬父圍其宮，射殺之。

耶律直魯古，仁宗次子，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始德宗，迄直魯古，共八十八年而遼絶。

清・陳景雲《紀元要略》卷二《遼》 先號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始改國號曰遼，都臨潢。即上京，明初大寧地，後爲塞外。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名億，本名阿保機。契丹部人。丙子二月即位，改元神册。梁貞明二年。在位十一年，丙戌七月殂，年五十五，葬祖陵。改元三：神册七，七年二月改元。天贊五，五年二月改元。天顯一。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名德光，本名耀屈之。字德謹，太祖次子。天顯元年丙戌七月，太祖殂，述律太后黜長子突欲而立帝，十一月即位，不改元，仍稱天顯，至戊戌十一月始改元會同。晉天福三年。在位二十二年，丁未正月滅晉入汴，四月引還，殂於欒城。今直隸正定府欒城縣。年四十六，葬懷陵。改元二：會同十，十年二月改元。大同一。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名阮，一名兀欲。太宗兄東丹王突欲子。初封永康王，大同元年丁未四月從太宗北歸，太宗道殂，諸大臣奉帝即位，九月改元天祿。漢天福十二年。在位五年。辛亥九月遇弒，年三十四，葬顯陵。改元一：天禄。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名璟，一名述律。太宗子。天祿五年辛亥九月即位，改元應曆。周廣順元年。在位十九年。己巳三月遇弒，年三十九，祔葬懷陵。改元一：應曆。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名賢，字賢寧，世宗子。應曆十九年己巳三月即位，改元保寧。宋開寶二年。在位十四年，壬午九月殂，年三十五，葬乾陵。改元二：保寧十一，十一年十一月改元。乾亨四。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名隆緒，景宗子。乾亨四年壬午九月嗣位，明年改元統和。宋太平興國八年。在位四十九年，辛未六月殂，年六十一，葬慶陵。改元三：統和三十，三十年十一月改元。開泰十，十年十一月改元。太平十一。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名宗真，字夷不堇，聖宗子。太平十一年辛未六月嗣位，改元景福。宋天聖九年。在位二十五年，乙未八月殂，年四十，

葬慶陵。改元二：景福二，二年十一月改元。重熙二十四。

道宗仁聖大孝文皇帝，名洪基，字涅鄰，興宗子。重熙二十四年乙未八月嗣位，改元清寧。宋至和二年。在位四十七年，辛巳正月殂，年七十，葬慶陵。改元五：清寧十，咸雍十，大康十，大安十，壽隆七。

天祚帝名延禧，字延寧，道宗太孫，昭懷太子濬之子。壽隆七年辛巳正月嗣位，改元乾統。宋建中靖國元年。在位二十五年。壬寅正月，金兵陷中京。明初大寧地，後為塞外。天祚西走，乙巳二月金人執之於應州，即今州。封海濱王。戊申殂，年五十四。改元三：統乾十，天慶十，保大五。

右遼九主，凡二百十年，起丙子，盡乙巳。甲辰二月，太祖八世孫大石稱帝於起兒湯，是為西遼。傳三世，共八十八年，為乃蠻所滅。

清・嵇璜等《續文獻通考》卷一九九《帝系考》 遼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諱億，字安巴堅，小字多爾濟，契丹德呼勒部實喇伊色哩鄉耶律密拉人。德祖皇帝長子，唐咸通十三年生。天復元年歲辛酉，哈陶津汗立以為本部額爾奇木，專征伐。歲癸亥，拜裕悅，總知軍國事。歲丙寅十二月，哈陶津汗殂，羣臣奉遺命勸進。明年丁卯正月即皇帝位，上尊號曰『天皇帝』，是為元年，時年三十八。至十年丙子建元神册，加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顯元年丙戌七月崩。在位二十年，年五十五。

帝即位九年以前未有年號，十年始建元神册。

改元三。神册六，天贊四，天顯一。【略】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耀庫濟。太祖第二子，唐天復二年生。天贊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事。明年丁亥冬十月，人皇王倍率羣臣請於后，乃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嗣聖皇帝』。天顯十三年十月，晉使劉煦、盧重上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乃改元。至大同元年丁未二月，改國號大遼。是年四月崩。在位二十一年，年四十六。

帝初即位，羣臣請改元，不許，仍以天顯紀年至十三年，始改元。

改元二。會同九，大同一。【略】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烏雲，太祖之孫，讓國皇帝長子。太宗愛之如子，大同元年封永康王。太宗崩，即位，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天禄五年辛亥九月，自將南伐，祭讓國皇帝於行宮，羣臣皆醉，察克反，帝遇弒。在位五年，年三十四。

改元一。天禄五。【略】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舒嚕，太宗長子。會同二年封壽安王，世宗遇害，察克等伏誅，乃即位，羣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應曆十九年己巳三月，近侍霄格、盌人華格、庖人錫衮等反，遇弒。在位十九年，年三十九。

改元一。應曆十九。【略】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世宗第二子。穆宗遇害，羣臣勸進，遂即位，上尊號曰『天贊皇帝』。乾亨四年壬午九月崩。在位十四年，年三十五。

改元二。保寧十，乾亨四。【略】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珠努，景宗長子。乾亨二年封梁王。四年景宗崩，即位，時年十二，初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繼上尊號曰『天輔皇帝』，開泰元年加上尊號曰『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太平元年又加尊號曰『睿文英武（遵）[尊]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太平十一年辛未崩，在位四十九年，年六十一。

改元三。統和二十九，開泰九，太平十一。【略】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諱宗真，字雅布濟，小字濟古爾，聖宗長子。三歲封梁王，太平元年册為皇太子，十一年聖宗崩，即位，時年十六。重熙元年，羣臣上尊號曰『文武仁聖昭孝皇帝』，重熙十一年加上尊號曰『聰文聖武英畧神功睿哲仁孝皇帝』，二十三年加上尊號曰『欽天奉道祐世興曆武定文成聖神仁孝皇帝』。二十四年乙未崩。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

改元二。景福一，重熙二十四。

道宗孝文皇帝，諱洪基，字納琳，小字扎拉，興宗長子。六歲封梁王，進封燕趙國王。重熙二十一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預朝政。二十四年，興宗崩，即位。清寧二年，羣臣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咸雍元年加上尊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畧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壽隆七年辛巳崩。在位四十七年，年七十。

改元五。清寧十，咸雍十，太康十，大安十，壽隆七。【略】

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古，道宗之孫，順宗之子，太康元年生。六歲封梁王，後進封燕王，大安七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道宗崩，奉遺詔即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乾統三年加上尊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保大五年乙巳，為金人完顏羅索等所獲，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在位二十五年，年五十四。

改元三。乾統十，大慶十，保大五。

右遼帝九人，太祖神册以前未建元，太宗會同以前仍天顯。年號自世宗以下諸帝，惟聖宗即位踰年，始改統和，餘皆未踰年而即改元者也。起太祖元年丁卯，止天祚保大五年乙巳，共二百十九年。《契丹國志》作起神册元年丙子，止保大四年甲辰，共二百十五年，誤。王圻《續通考》以保大五年為甲辰，亦誤。《契丹國志》曰：『太祖稱帝，國號大契丹，太宗改元會同，國號改遼。聖宗開泰改元，復改國號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

附録：《本紀》曰：耶律淳者，世號為北遼，小字聶呼，興宗第四孫。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和勒博、林牙耶律達實等立淳為帝，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淳未幾病死，年六十，偽謚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遺命遥立秦王定，以存社稷。淳妻德妃為皇太后稱制，改元德興。金兵大至，德妃奔天德軍，見天祚。天祚怒誅德妃，降淳庶人。耶律雅里者，天祚第二子也，字薩蘭。保大三年，天祚渡河奔夏，隊帥耶律迪里等劫雅里北走，共立為主，遂即位，改元神曆，後以疾卒，年三十。耶律達實者，世號為西遼，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保大二年，天祚播越，達實與諸臣立淳為帝，及天祚誅德妃，達實不自安，遂自立為王，宵遁北行，得精兵萬餘，整旅而西，假道回鶻，西至大食，兵行萬里，歸者數國，以甲辰歲二月即帝位，年三十八，號『格呼汗』，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後三年，班師東歸，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和斯鄂爾多』，改元康國，在位二十年歿，廟號『德宗』。子伊蘭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后名塔布延，號『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伊蘭即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歿，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富僧額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在位十四年，為愛實拉所殺。仁宗次子珠勒呼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為蠻王庫楚類所擒，而襲其位。珠勒呼死，遼絶。自達實自立，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

臣等謹按：淳與雅里，史贊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達寔擅立，苟延自雄絶域，然皆遼之支屬，未嘗不履帝位，建鴻號，故節録紀文，附載於此。

清・鍾淵映《歷代建元考》卷八《遼耶律氏》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億，小字安巴堅，其先契丹部酋長，以唐天祐四年辛卯稱帝，九年建元。在位十九年，丙戌殂于扶餘府。改元三：

神册六，天贊四，天顯一。【略】

義宗文獻欽義皇帝倍，小字托雲，太祖太子。天顯元年，太祖命守東丹國，號人皇王，稱制行事。明年，太宗即位，庚寅浮海適唐，後為唐所殺。世宗立，追上謚號。在東丹時改元一：

甘露。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德光，太祖次子。以天顯二年丁亥嗣立。丙申立石敬瑭為晉帝。丁未滅晉，入大梁，改國號曰『大遼』，還，殂于欒城。在位二十二年，仍稱天顯十二。自二年至十三年。改元二：

會同八，大同一。【略】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阮，小字烏裕，義宗長子。以大同元年丁未即位恆州，引兵還國。五年辛亥，為泰寧王察克所殺。改元一：

天禄。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璟，小字舒嚕，太宗子。以天禄五年辛亥嗣位，十九年己巳為庖人實庫等所弒。改元一：

應曆。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賢，世宗第二子。以應曆十九年己巳嗣。在位十四年，壬午殂。改元二：

保寧十，乾亨四。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隆緒，景宗長子。封梁王，以乾亨四年壬午嗣立，復國號曰『大契丹』。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三：

統和二十，開泰九，太平十一。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宗真，聖宗子。以太平十一年辛未嗣立。在位二十

四年，乙未殂。改元一：

重熙。

道宗仁聖大孝文皇帝洪基，興宗子。以重熙二十四年乙未嗣立，辛巳殂。在位四十七年，復國號『遼』。改元五：

清寧十，元年即重熙二十四年。咸雍十，太康十，太安十，壽隆。【略】

天祚皇帝延禧，道宗太子順宗濬之子。以壽隆七年辛巳嗣立，在位二十四年。乙巳為金人所執，降封海濱王，進豫王，殂。改元三：

乾統十，元年即壽隆七年。天慶九，保大五。

宣宗孝章皇帝淳，興宗孫，累封秦晉國王。保大二年壬寅，天祚入夾山，耶律達實立之于燕京，尋卒。改元一：

建福。

蕭德妃，宣宗淳之后。淳卒，稱制。金兵至，奔于天祚，被殺。改元一：

德興。即建福元年。

梁王雅里，天祚第二子。以保大三年癸卯耶律迪里等劫之北奔，立以為帝。後獵察喇山，一日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致疾，卒。耶律珠拉繼之，為其下所殺。改元一：

神曆。

右遼九世共二百十年。

西夏帝系分部

綜　述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七《附録五》　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為『顯道』，稱於國中。【略】（景祐三年）又改元曰『大慶』。寶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册，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略】（慶曆八年）曩霄遂因鼎創卒，年四十六。方没藏氏出為尼也，既娠而曩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寧令。訛厖以夏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寧令非子，而没藏尼有娠，幸而有子，足以為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没藏氏為太后，於是政在没藏矣。

又　卷一二八《附録六》　（治平四年）諒祚死，子秉常立，神宗册為夏國主。【略】（元豐七年）神宗崩，哲宗即位，遣使謝罪，來賀登寶位。又以地界遣泛使至京師。秉常卒，子乾順立。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繼遷）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祥符五年，德明追上繼遷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謚曰神武，廟號太祖，墓號裕陵。【略】（天聖）九年十月，德明卒，時年五十一，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上醞、羊、米、麪。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成服于苑中。子曩霄立。【略】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父諱，稱顯道於國中。【略】

景祐元年【略】改元開運，踰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改廣運。【略】

（景祐三年）復改元大慶。【略】

（寶元二年，繼遷）遣使上表曰：【略】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略】

元昊五月五日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又以四孟朔爲節。凡五娶，一曰大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没啄氏，五曰索氏。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改元開運一年，廣運二年，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宋遣開封府判官、尚書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爲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鄧保信爲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羊百口、麪米各百石、酒百瓶。及葬，仍賜絹一千五百匹，餘如初

賻。子諒祚立。【略】

（治平四年）十二月，諒祚殂，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改元延嗣寧國一年，天祐垂聖三年，福聖承道四年，䄅都六年，拱化五年。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子秉常立。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秉常殂，時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一年。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立。【略】

（靖康元年三月）歲丁未，乾順改元正德，時建炎元年也。【略】

（紹興）五年，乾順改元大德。【略】

（紹興九年）六月四日，乾順殂，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天儀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子仁孝嗣。【略】

（紹興十年）夏改元大慶。【略】

（紹興十一年六月）仁孝上尊號曰制義去邪。【略】

（紹興）十七年，改元天盛。【略】

（乾道）四年，夏改元乾祐。【略】

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年。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子純佑嗣。

純佑，仁宗長子也，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仁宗殂，卽位，時年十七。明年改元天慶。

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廢，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謚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陵號莊陵。鎮夷郡王安全立。

安全，崇宗之孫，越王仁友之子。開禧二年正月，廢其主純佑自立，明年改元應天。

嘉定四年八月五日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改元應天四年，皇建二年。謚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陵號康陵。有子曰承禎。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大都督府主遵頊立。

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三日立，時年四十九，改元光定。金衛紹王崇慶元年三月遣使册爲夏國王。【略】

（嘉定）十六年，遵頊殂，年六十四。改元光定十三年。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丙戌七月，德旺殂，年四十六。改元乾定四年。廟號獻宗。

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睍立，二年丁亥秋，爲大元所取，國遂亡。

《遼史》卷一一五《二國外紀・西夏》　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迨遼聖宗統和四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略】（統和）二十一年，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略】二十八年，遣使册德昭爲夏國王。【略】興宗卽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爲駙馬都尉。【略】

（重熙元年）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國公元昊爲王。【略】

十七年，元昊薨，其子諒祚遣使來告，上其父遺留物。【略】

（咸雍三年）十二月，諒祚薨。四年二月，諒祚子秉常遣使報哀，既遣使弔祭。【略】十月，册秉常爲夏國王。【略】（大安）二年十月，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略】（大安）四年七月，册乾順爲夏國王。【略】（保大二年）六月，遣使册乾順爲夏國皇帝，而天祚被執歸金矣。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首五《西夏》　拓跋思恭之後，唐賜姓李，世為夏州節度使，歷五代、宋、金、元始滅。

李彝昌。唐為夏州節度使，州人亂，殺之，以其族父仁福代之。

仁福。彝昌族父，梁以為定難節度使。

彝超。仁福子，嗣為定難節度使。

彝興。彝超兄，嗣為定難節度使，宋封夏王。

光叡。彝興子，嗣為定難節度使。

繼筠。光叡子，嗣為定難節度使。

繼（棒）［捧］。繼筠弟，嗣為靖難節度使，宋賜名趙保忠。

繼遷。繼（棒）[捧]弟，賜名趙保吉，叛宋，自立為節度使。屢寇邊為患，官軍擊之，中流矢而死。

德明。繼（棒）[捧]子，嗣為定難節度使，請降，封西平王。

元昊。德明子，嗣位封西平王，後僭號大夏，稱帝叛宋，屢寇西邊。後納款稱臣，策命夏國主名曩宵，不復寇邊。僭號改元者四：顯道、開運、廣運、天授。

諒祚。元昊子，嗣位稱節度使。

秉常。諒祚子，嗣位叛宋，大入寇邊。

乾順。秉常子，嗣位國亂，主幼，强臣用事，屢為邊境之患。元太祖滅之。

明・吳繼安《歷代帝王曆祚考》卷八《夏》 始拓跋思恭據夏州稱王，起唐中和元年辛丑，至宋雍熙元年甲戌，九主凡十三年。自雍熙二年乙酉迄寶慶二年丁亥稱帝僭號，凡十二主，一百九十年，共二百八十三年，元滅之。

拓跋思恭，夏州人。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以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在位一十五年。

李思諫，思恭之弟。唐乾寧三年丙辰自立為留後。在位一十二年。

李彝昌，思恭之子。梁開平二年戊辰立。在位二年，其將高宗益作亂被殺。

李仁福，彝昌族父，為蕃部指揮。開平四年庚午，彝昌卒，衆推立之，後封朔方王。在位二十四年。

李彝超，仁福子。後唐清泰元年甲午立。在位二年。

李彝興，超之弟，本名彝殷。清泰三年丙申立，封西平王，宋初加太尉。在位三十二年。

李克睿，初名光睿，彝興之子。宋開寶元年戊辰立。在位一十一年。

李繼筠，克睿子。太平興國四年己卯立。在位二年。

李繼（棒）[捧]，筠之弟。太平興國六年辛巳立。在位四年。率族人入朝，太宗甚嘉寵之，因願留京師，後以弟繼遷屢為邊患，委以邊事，賜姓名趙保忠，反為繼遷所圖。宋邊將執送京師，景德元年卒。

太祖名繼遷，繼（棒）[捧]族弟。始祖思忠從思恭討黃巢，嘗射鐵鶴没羽，恃勇陣亡，未受封。四世生遷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年二十，值繼（棒）[捧]入朝，召李氏皆赴闕，乃詐遁，招聚豪族漸以彊大。宋雍熙二年乙酉，遂攻夏州，據之。遼册立為夏國王，復歸款於宋，賜姓名趙保吉。在位二十年，屢寇宋邊，後以攻麟州中流矢卒。追謚神武皇帝，墓號裕陵。

太宗名德明，小字阿移，太祖之子。宋景德二年乙巳立，奉表歸宋，封西平王，遼册為大夏國王。在位二十六年。追謚光聖皇帝，墓號嘉陵。

景宗皇帝名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太宗之子。宋天聖九年辛未立，自制番書以紀國事。建元開運一，廣運二，大慶二，遂即皇帝位。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屢寇宋邊，後自歸款，彼此休息。在位一十七年。謚武烈，墓號泰陵。

毅宗皇帝名諒祚，景宗長子，小字寧令哥。宋慶曆八年戊子即位，年方四歲。改元延嗣寧國一，天祐垂聖三，福聖二，承道二，奲都六，拱化五。在位二十二年。謚昭英，墓號安陵。

惠宗皇帝名秉常，毅宗長子。宋熙寧三年庚戌即位，年七歲，梁太后攝政，復叛宋入寇。改元乾道二，天賜禮盛國慶五，大安十一。在位二十年，謚康靖，墓號獻陵。

崇宗皇帝名乾順，惠宗長子。宋元祐五年庚午即位，年方三歲。改元天儀治平四，又改天祐民安八，永安三，貞觀十三，雍寧五，又元德八，正德八，大德五。在位五十四年。謚聖文，墓號顯陵。

仁宗皇帝名仁孝，崇宗長子。宋紹興十四年甲子即位。改元大慶四，人慶五，天盛二十一，乾祐二十四。在位五十四年。謚聖德，墓號壽陵。

桓宗皇帝名純祐，仁宗長子。宋慶元四年戊午即位。改元天慶。在位八年。為弟安全所廢，尋殂。謚昭簡，墓號莊陵。

襄宗皇帝名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之子。宋開禧二年丙寅廢兄自立，明年改元應天四，皇建二。在位六年。謚敬穆，墓號康陵。

神宗皇帝名遵頊，初名承禎，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為大都督府主。宋嘉定五年壬申即位，改元光定。在位十二年。傳位太子，自號上皇，寶慶二年卒，謚英文。

獻宗皇帝名德旺，神宗子。宋嘉定十七年甲申即位，改元乾定。在位二年。

南平王名睨，清平郡王之子。宋寶慶二年丙戌卽位，二年丁亥爲元太祖所滅。夏亡。

清・鍾淵映《歷代建元考》卷八《夏》 景宗武烈皇帝曩霄，本名元昊。其先拓跋思恭，唐末賜國姓，鎮夏州。傳思諫、思恭、彝昌、仁福、彝興、克睿、繼筠七世至繼捧，入朝于宋，族弟繼遷遂有銀、夏，稱夏國王，是為太祖神武帝，傳于太宗光聖帝德明，薨，元昊立，以宋景祐元年甲戌改元，戊寅稱帝。在位十七年。戊子殂。改元四：

開運一，廣運二，天慶二，天授禮法延祚十一。

先是元昊初立，尚奉宋明道年號，諱其父德明之名，乃改曰『顯道』，稱于中國。《甲子會紀》作『改元顯道』，非也。

宋景祐元年元昊改元『開運』，或告以石晉敗亡之號，乃改『廣運』。毅宗昭英皇帝諒祚，景宗長子，以戊子嗣立，時方期歲。在位二十年。丁未殂。改元五：延嗣寧國一，天祐垂聖二，福聖承道四，奲都六，拱化五。

惠宗匡靖皇帝秉常，毅宗長子，以丁未嗣立。在位二十年。丙寅殂。改元四：乾道二，天賜禮盛國慶五，大安十一，天安禮定一。

崇宗聖文皇帝乾順，惠宗長子，以丙寅嗣立。在位五十四年。己未殂。改元八：天儀治平四，天祐民安八，永安三，貞觀十三，雍寧五，元德，正德八，大德。

仁宗聖德皇帝仁孝，崇宗長子，以己未嗣立。在位五十五年。癸丑殂。改元四：大慶四，人慶五，天盛二十，乾祐二十四。

桓宗昭簡皇帝純祐，仁宗長子，癸丑嗣立。在位十四年。丙寅為鎮夷郡王安全所廢。改元一：天慶十四。

襄宗敬穆皇帝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以丙寅嗣立。在位六年。辛未殂。改元二：慶天四，皇建二。

神宗英文皇帝遵頊，齊國忠武王彥宗子，以宗室試進士及第，為大都督府主。襄宗殂，以辛未嗣立。在位十三年。癸未自稱太上皇，傳位太子。丙戌殂。改元一：光定。

獻宗皇帝德旺，神宗子，以癸未嗣立。在位四年。丙戌，元兵累逼，以憂殂。改元一：乾定。

南平王睨，宗室清平郡王子，以丙戌嗣立。明年降于元。

右夏李氏九主一百九十五年。

清・周春《西夏書・載記一》 （慶曆八年 夏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夏主殂，其子諒祚遣使告于遼，上其父留遺物。鐵不得國乞以本部兵助伐夏國，不許。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

又《載記三》 惠宗秉常，毅帝之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宋治平四年冬卽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略】天安禮定二年，夏主秉常殂，子乾順立。【略】會秉常死，遣使告哀。【略】遂遣穆衍往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王。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

又《載記四》 崇宗乾順，惠宗之長子也，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卽位。時宋元祐元年也。【略】

（元祐）五年六月，夏主殂，年五十七，子仁孝立。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

又《載記五》 仁宗仁孝，崇宗長子也。宋紹興九年卽位，時十六。改元為大慶元年。【略】

（乾祐）二十三年，夏主殂，子純佑立。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墓號壽陵。【略】

（天慶）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夏主為安全所廢，尋殂，年三十。謚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號莊陵。【略】

襄宗安全，初封鎮夷郡王，崇宗之庶孫，越王仁友之子。廢其主純祐而自立。【略】

（皇建）二年八月，夏主殂，年四十二。有子曰承禎，族子遵頊立。謚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號康陵。【略】

神宗遵頊，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始以宗室策試進士，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以宋嘉定四年七月三日立，時年四十九。【略】

（光定）十三年，夏主號上皇，傳位於德旺，殂，年六十四，謚於曰『英文皇帝』。【略】

末主睍，初封南平王，獻宗弟之子清平郡王子也。元年丁亥六月為蒙

古所滅，國亡，蒙古以夏主峴歸。

金帝系分部

綜述

宋・洪皓《松漠紀聞》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為熟女真酋長，號萬户，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為子。其後楊哥生子闍幹，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爺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闊，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孛堇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桓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剌束，追謚穆憲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剌束，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滅契丹，謚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更名晟，謚文烈皇帝，號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孫，繩果之子。繩果追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姑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為兗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倫，側室所生，為太師、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曰三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為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自固倫以下，皆為奴婢。繩果死，其妻為固倫所收，故今主養於固倫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王與固倫粘罕爭立，以今主為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為宋王、太傅、領尚書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為悟室所誅。次曰賢，為沂王、燕京留守。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掊板孛極烈，吳乞買時為儲君，嘗謀盡誅南人。

闍幹封魯王，為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勖，字勉道，今為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本曰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罕，為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孛極烈都元帥。孛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陳王，為左相，誅宋、兗、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為兀朮族誅。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元名阿古打，改名旻，遼楊割太師子。以戊戌宋徽宗重和元年、遼海濱王天慶八年稱帝，國號大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六年宋徽宗宣和五年、遼海濱王保大三年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元名昊乞買，改名晟，太祖之弟。癸卯改元天會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即位，至甲寅天會十二年宋高宗紹興四年。冬崩，在位一十二年。

熙宗孝成皇帝元名曷剌馬，改名亶，太祖嫡孫，（定）［宗］浚之子。甲寅天會十二年冬即位，至戊午改元天眷，辛酉改元皇統，至己巳皇統九年宋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為從弟岐王亮所弒，在位一十六年。

海陵煬王元名孛烈，改名亮，太祖孫，遼王宗（翰）［幹］之子。己巳改元天德宋紹興十九年。即位，癸酉改元貞元，丙子改元正隆，至辛巳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為諸將弒于揚州瓜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世宗聖明皇帝元名袁，改名雍，太祖孫，冀王宗輔之子。辛巳改元大定，宋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丁未自立于會寧府，至己酉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宋光宗庚戌紹熙元年正月，淳熙十六年。癸巳崩，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皇帝諱璟，世宗之孫，太祖允恭之子。己酉正月癸巳即位，庚戌改元明昌，宋光宗紹（興）[熙]元年。（正月甲午即位）丙辰改元承安，辛酉改元泰和，[至]戊辰泰和八年宋寧宗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崩，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諱允濟，世宗第七子。己巳改元大安宋嘉定二年即位，壬申改元重慶，癸酉改元至寧，宋嘉定六年。八月甲午，為紇石烈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弒于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諱詢，世宗之孫，顯宗允恭長子。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宋嘉定六年。丁丑改元興定，（癸未）[壬午]改元元光，至（甲申）[癸未]元光二年宋嘉定十（七）[六]年。十月崩，在位一十二年。

義宗皇帝諱守緒，宣宗第三子。（甲申）[癸未]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甲申]改元正大，壬辰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宋理宗紹定（六）[五]年。癸巳歸德府絕糧，六月犇蔡州，八月，大兵與宋兵攻蔡，甲（申）[午]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正月己酉，禪位于後主總帥丞麟，即閉閣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亡。

金主自宋徽宗（重）[政]和（戊戌）[乙未]稱帝，至理宗端平甲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九]年。

元・曾先之《歷代十八史略》卷一《歷代世年歌》 繼周者誰趙匡胤，匡胤開基宋太祖，削平僭偽一區宇。太宗真仁英神哲，徽佶欽桓金所虜，天下自此又南北，北為女真大金國。金武元帝完顏旻，弟晟承之謚文烈，閔宗煬王及世宗，章宗魏王至宣宗，義宗守緒第九主，一百一十七歲終。南為後宋遷江表，徽子欽弟高宗構，孝光寧宗至理宗，此時函來守緒首，度宗以後天命改，瀛國公㬎年德祐。宋家三百十七年，九世居前七世後，福州立昰廣立昺，立國泮水皆不久。

明・周琦《東溪日談録》卷一四《史系談下・金》 女直南侵，國號金者，自其太祖始也。太祖姓完顏氏，名阿固達，初臣契丹，宋徽宗時稱帝，國號大金。舉兵滅遼，體漢制度，傳太宗，滅遼攻宋，執徽、欽二帝，遂有中原、陝西之地。自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東海郡侯、宣宗、哀宗，凡九主，而宣宗以前連歲敗兵，至哀宗始走蔡州，元兵與宋兵夾攻克之，金亡。

金都上都，即洛陽。傳九主，共一百十九年。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首五《金》 女真國完顏氏居上朔，遷燕，又遷汴。始太祖完顏阿固達戊戌稱帝，終哀宗甲午，九主共一百七十年，宋元共滅之。

太祖。阿固達，更名旻，滅遼稱帝。在位六年，壽五十六。改元者一：天輔六。六年即太宗天會元年。

涼王阿穆，改宗秀。

景宣皇帝實卜克，改宗浚。

遼王摩囉歡，改宗翰。

許王斡里雅布，改宗傑。冀王諤爾昆，改宗輔。梁王烏珠，改宗弼。曹王諤爾昆，改宗敏。彬王阿固達，改宗孟。

太宗。名烏奇邁，更名晟，太祖弟。入破汴京，執辱二帝。在位十二年，壽六十一。改元者一：天會十二。

宋王宗盤。兗王富魯，改宗雋。

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沂王宗賢。

衛王宗儀。代王宗懿。晉王宗本。

熙宗。名呼爾滿，更名亶，太祖長孫，為完顏亮所弒。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改元者三：天會三，天眷三，皇統八。

海陵王。名亮，謚曰煬，太祖孫。弒熙宗篡位自立。遷都燕京，復遷汴梁，南伐宋至揚州，為將士所弒。在位十二年，壽四十。改元者三：天德四，貞元三，正隆五。

光英。

世宗。名雍，太祖孫。南北講和，疆場安靜。在位二十九年，壽六十七。改元者一：太定二十九。

齊王允升。晉王允猷。越王允迪。昇王允中。太子允恭。鄭王允蹈。東海郡侯。

章宗。名璟，世宗之孫。在位十九年，壽四十一。改元者三：明昌五，承安六，

泰和八。八年卽太安元年。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卽位後，國內無歲不被兵，為赫舍哩所弒。在位五年，改元者三：太安三，崇慶一，至寧一。

蔣王。

宣宗。名珣，世宗之孫，章宗之兄。在位十二年，壽六十一。改元者三：貞祐四，興定六，元光二。

荊王，霍王，哀帝。

哀帝。名守緒，宣宗子。連歲被兵，元、宋夾攻之，自殺，宋將割其首，埋骨於大理寺獄，以報伐宋之恨。在位十年。改元者三：正天七，開興，改天興三。

明・吳繼安《歷代帝王曆祚考》卷八《金》

始太祖收國元年乙未，終哀帝天興三年甲午，九主凡一百二十年，宋元共滅之。

太祖皇帝名旻，本名阿骨打，世祖第二子。其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有七部。唐時附高麗。五代時在南者臣屬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有白山、黑水，號生女直，不籍於契丹。始祖名函普，居完顏部，七世而生世祖劾里鉢。世祖生十一子：長康宗烏雅束，次太祖；三魏王幹帶；四太宗；五遼王杲本，名斜也，諳班勃極烈；六鄭王幹賚；七魯王幹者；八漢王烏故乃；九魯王闍母；十沂王查剌；十一鄆王昂，本名烏特，初生女直，世爲遼節度使。太祖立，乃不受命，因索叛人阿疎，起兵伐遼，自將攻黃龍府。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遂卽皇帝位，謂：『遼以寘鐵爲號，取其堅也。然有時變壞，惟金堅剛不變壞，完顏部尚白，而金色白，故國號金。』建元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六，改元者二。在位八年。謚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葬和陵，改睿陵，追尊父爲世祖神武聖肅皇帝。子十六：長遼王宗翰，本名粘罕；次嫡徽宗宗峻，本名繩果；三宋王宗望，本名幹離不；四梁王宗弼，本名兀朮；五睿宗宗堯，初名宗輔，本名訛里朵；六曹王烏烈；七趙王宗傑，本名木里也；八陳王宗雋，本名訛魯觀；九潘王訛魯，十豳王訛魯朵；十一衛王宗強，本名阿魯；十二曹王宗敏，本名阿魯補；十三紀王習泥烈；十四息王寧吉；十五莒王燕孫；十六鄴王幹忽。女畢國公主。

太宗皇帝名晟，本名吳乞買，世祖第四子。初爲諳班勃極烈，天輔七年癸卯九月卽位，改為天會元年。滅遼入汴，執辱二帝。在位一十二年。謚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葬恭陵。子十四：長宋王宗磐，本名蒲盧虎；次豳王宗固，本名胡魯；三代王宗雅；四虞王阿魯補；五滕王斛沙虎；六薛王宗懿；七陳王宗本，本名阿魯；八翼王骨懶；九豐王宗美；十鄆王神土門；十一霍王斛勃束；十二蔡王幹烈；十三畢王宗哲；十四徐王宗順。

熙宗皇帝名亶，本名合剌，太祖孫，景宣皇帝長子；次弟胙王元，本名常勝；三弟查剌。初，熙宗以嫡孫為諳班勃極烈，天會十三年乙卯卽位，追尊皇考豐王爲徽宗景宣皇帝。卽位三年，始改元，天眷三，皇統八，改元者二。在位一十四年，爲完顏亮所弒。謚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葬思陵。子二：長皇太子濟安，次魏王道濟。女七：梁國大長公主，鄂國公主，瀋國公主，代國公主，魯國公主，鄭國公主，唐國公主。

海陵王名亮，本名迪古，太祖孫，遼王宗翰第二子。爲人僄急，多猜忌，殘忍任數。皇統九年己巳弒熙宗卽位，改元天德，凡四年；又改貞元三，正隆五，改元者三。在位一十二年。淫虐無道，大舉伐宋，至揚州，將士聞世宗立，皆叛歸。亮爲完顏元宜所弒，世宗追廢爲海陵郡王，謚曰煬。子四：長太子光英，次崇王元壽，三宿王矧思阿補，四滕王廣陽。女榮國公主。

世宗皇帝名雍，本名烏祿，太祖孫，睿宗長子。次弟齊王吾里補。初，世宗生而胸前有七黑子如北斗，封葛王，爲東京留守。正隆六年辛巳十一月，海陵南征，遂卽皇帝位於東京，改爲大定元年，追尊皇考豳王爲睿宗簡肅皇帝。在位二十九年。和議既成，南北休息。謚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葬興陵。子十：長鎬王允中，次顯宗允恭，本名胡土瓦，蚤卒；三趙王孰輦，四越王斜魯，五越王允功，六豫王允成，七豫紹王允濟，八夔王允升，九鄭王允蹈，十曹王允德。女七：魯國大長公主，吳國公主，息國公主，道國公主，景國公主，定國公主，宛國公主。

章宗皇帝名璟，小字麻達葛，世宗孫，太子允恭之嫡子，世宗立爲皇太孫。太定二十九年卽位，追尊皇考爲顯宗皇帝，封兄珣爲豐王，卽宣宗。弟鄆王琮，本名承慶；瀛王璦，本名歡親；霍王瓚，本名阿鄰；瀛王琦，本名吾里補；溫王玠，本名謀良虎。明年庚戌改元，明昌六，承安

五，泰和八，改元者三。在位一十九年。謚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葬道陵。子六：長絳王洪祐，次荆王洪靖，本名阿虎懶；三榮王洪熙，本名幹魯不；四英王洪衍，本名撒改；五壽王洪輝，本名訛論；六葛王忒鄰。女郜國公主。

衛紹王名允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初封衛王，判平陽府。泰和八年入朝，奉遺詔即皇帝位，明年己巳改元，大安三，崇慶一，又至寧一，改元者三。在位五年。大元兵逼，元帥胡沙虎以兵入宮，自稱監國，逼帝出於故邸弒之，降封東海郡侯。貞祐四年追復衛王，謚曰紹。子六：長太子從恪；次任王琚，本名猛安；三鞏王瑄，本名按出；四鄭王按陳；五失名。女一，未封。

宣宗皇帝名珣，本名吾睹補，顯宗長子。初封豐王，至寧元年衛王被弒，徒單銘等迎帝於彰德府，入即皇帝位。明年甲戌改元爲貞祐，凡四年，又改興定五，天光二，改元者三。在位一十一年。元兵日逼，遷都南京以避之。謚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葬德陵。子四：長莊獻太子守忠，蚤卒；次荆王守純；三哀宗；四霍王玄齡。女温國公主。

哀宗名守緒，初名守禮，小字寧甲速，宣宗第三子。初封遂王，乙酉即位，改元正大，凡七年。連歲被兵，改開興，又改天興，凡三年，改元者三。在位一十年。宋元夾攻圍急，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是爲末帝。未幾城陷，哀宗自縊，諸禁近舉火焚之。謚曰哀宗，時宋理宗端平元年也。宋將割其首，骨埋於大理寺獄，以報伐宋之恨。金亡。

清・鍾淵映《歷代建元考》卷八《金完顏氏》 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章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旻，本名阿固達，女真部人。以遼天慶五年乙未稱帝。癸卯入燕京，還，殂于布圖濼。在位九年。改元二：

收國，天輔。

太宗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倍哲惠仁聖文烈皇帝晟，本名烏奇邁，太祖弟。以天輔七年癸卯嗣立。在位十三年。乙卯殂。改元一：

天會十三。元年即天福七年。

熙宗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亶，太祖孫。以天會十三年乙卯嗣立。在位十四年。己巳為平章政事完顏亮所弒，仍稱天會二。十四年、十五年。改元二：

天眷三，皇統九。

海陵煬王亮，太祖孫。以皇統九年己巳弒主自立，辛巳伐宋，為其下所殺，世宗追廢之。在位十三年。改元三：

天德四，元年即皇統九年。貞元四，正隆六。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雍，本名烏禄，太祖孫。以正隆六年辛巳即位於東京，海陵被弒，入燕。在位二十九年。己酉殂。改元一：

大定二十九。元年即正隆六年。【略】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璟，世宗嫡孫。以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嗣立。在位二十年。戊辰殂。改元三：

明昌六，承安五，泰和八。

衛紹王允濟，世宗子。以戊辰嗣立。在位五年。癸酉值元兵入寇，為呼沙呼所弒。改元三：

大安三，崇慶元，至寧元。【略】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珣，章宗庶兄。以至寧元年癸酉嗣立，二年遷汴。在位十一年。癸未殂。改元三：貞祐四，元年即至寧元年。興定五，元光。【略】

哀宗皇帝守緒，宣宗太子。以元光二年癸未嗣位。癸巳自汴奔蔡，至明年正月為宋元兵所圍，傳位于宗室承麟，自縊而殂，末帝亦為亂兵所殺。凡在位十年。改元三：

大興八，開興，天興。

右金完顏氏九世一百十八年。

清・陳景雲《紀元要略》卷二《金》 太祖定國號曰「金」，取金堅不壞義。先都會寧，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海陵遷燕京，又遷開封。世宗先立於遼陽，尋入都燕，至宣宗復南遷開封。

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姓完顏氏，名旻，本名阿骨打。女真部人。乙未正月即位，改元收國。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在位九年。癸卯八月殂，年五十六，葬睿陵。改元二：收國二，天輔七。

太宗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名晟，本名昊乞買。太祖母弟。天輔七年九月即位，改元天會。宋宣和五年，遼保大四年。在位十三年。乙卯正月殂，年六十一，葬泰陵。改元一：天會。

熙宗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名亶，本名合剌。太祖孫。天會十三年乙卯正月即位，宋紹興四年。不改元，仍稱天會，至戊午始改元天眷。宋紹興七年。乙巳十二月為迪古乃所弒，年三十一，追廢為東昏王，世宗時追加尊謚，葬思陵。改元二：天眷三，皇統九。

海陵王名亮，本名迪古乃。字元功，太祖孫。初封岐王，為左丞相。皇統九年己巳十二月篡立，改元天德。宋紹興十九年。在位十三年。辛巳十一月引兵伐宋，遇弒於揚州。年四十，世宗追廢為海陵王，謚曰煬，改元三：天德五，五年三月改元。貞元四，四年二月改元。正隆六。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名雍，本名烏祿。太祖孫。初封葛王，正隆六年辛巳八月海陵南伐，十月國人奉帝即位，改元大定。宋紹興三十五年。在位二十九年。己酉正月殂，年六十七，葬興陵。改元一：大定。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名璟，世宗太孫，宣孝太子允恭子。大定二十九年己酉正月即位，明年改元明昌。宋紹熙元年。在位十九年。戊辰十一月殂，年四十一，葬道陵。改元三：明昌七，七年十一月改元。承安五，泰和八。

衛王名允濟，世宗子。初封衛王。泰和八年戊辰八月章宗殂，無子，李元妃與大臣共立之，明年改元大安。宋嘉定二年。在位五年，癸酉八月為胡沙虎所弒，年［六十一］。

改元三：大安三，崇慶二，二年五月改元。至寧一。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名珣，本名吾睹補。世宗孫。初封豐王，至寧元年癸酉九月為胡沙虎所立，改元貞祐。宋嘉定六年。在位十一年。癸未十二月殂，年六十一，葬德陵。改元三：貞祐四，興定五，元光二。

哀宗名守緒，本名寧甲速。宣宗太子。元光二年癸未十二月嗣位，明年改元正大。宋嘉定十七年。在位十五年。天興二年癸巳六月駐蔡州，今河南汝寧府，甲午正月以蒙古合宋兵圍急，傳位族子承麟，自縊，年三十七。城破，承麟亦見殺。改元三：正大八，開興一，四月改元。天興三。

右金九主凡一百二十年，起乙未，盡甲午。

清・嵇璜等《續文獻通考》卷一九九《帝系考》 金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諱旻，本諱阿古達。其先為靺鞨氏，附屬於遼，號女真，後號女直。始祖居完顏部，遂以為氏，帝為世祖第二子。遼咸雍四年生，歲癸巳，帝兄康宗即世。甲午，遼使帝襲節度使，是年舉兵伐遼，大勝之。收國元年乙未正月朔即皇帝位，建國號曰『金』。二年十二月，羣臣上尊號曰『大聖皇帝』。天輔七年癸卯八月崩，在位九年，年五十六，初謚武元皇帝，皇統五年增謚。

改元二。收國二，天輔七。【略】

太宗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諱晟，本諱烏奇邁，世祖第四子，太祖母弟。遼太康元年生，太祖收國元年命為安班貝勒，天輔五年詔貳國政。七年太祖崩，即皇帝位。天會十三年乙卯崩。在位十三年，年六十一。初謚文烈皇帝，皇統五年增謚。

改元一。天會十三。

熙宗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諱亶，本諱哈喇，太祖之孫景宣皇帝之子。天輔三年生，天會十年命為安班貝勒。十三年太宗崩，即皇帝位，皇統元年羣臣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九年己巳十二月為平章政事亮等所弒。在位十五年，年三十一。降為東昏王。世宗大定初追謚武靈皇帝，廟號閔宗，十九年增謚，二十七年改號熙宗。

帝初即位，仍稱天會年號，至十五年十二月始詔改明年為天眷。

改元二。天眷三，皇統九。【略】

廢帝海陵庶人諱亮，字元功，本諱都尔古訥，遼王宗幹第二子。天輔六年生，皇統八年拜平章政事、右丞相。九年弒熙宗而自立，天德二年上尊號曰『法天膺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尋詔去之。正隆元年上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六年辛巳自將兵伐宋，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反，遇弒。在位十三年，年四十。世宗大定二年降封海陵王，謚曰『煬』，二十年降為海陵庶人。

改元三。天德四，貞元三，正隆六。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諱雍，本諱烏嚕，太祖之孫，睿宗之子。天輔七年生，皇統間封葛王，正隆三年封曹國公，留守東京。六年，官屬諸軍勸進，卽皇帝位。大定初，羣臣上尊號曰『仁明聖孝皇帝』；五年，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十一年，又加曰『欽文廣武』。二十九年己酉崩。在位二十九年，年六十七。

改元一。大定二十九。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諱璟，小字瑪達格，世宗之孫，顯宗之子。大定八年生，十八年封金源郡王，二十五年進封原王，二十六年詔立為皇太孫，二十八年攝政。世宗崩，卽皇帝位。泰和八年戊辰十一月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一。

改元三。明昌六，永安五，太和八。

衛紹王，諱永濟，更諱允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大定十一年封滕王，章宗時進封衛王。章宗崩，無繼嗣，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傳遺詔，立為帝。至寧元年癸酉為呼沙呼所弒。在位五年。宣宗卽位降封東海郡王。貞祐四年，詔追復衛王，謚曰『紹』。

改元三。大安三，崇寧元，至寧元。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諱珣，又賜名從嘉，本名烏達布，顯宗長子。大定三年生，初封溫國公，泰和八年進封邢王、昇王。衛紹王被弒，圖克坦銘等迎立之，乃卽皇帝位。元光二年癸未十二月崩。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一。

改元三。貞祐四，興定五，元光二。

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嘉蘇，宣宗第三子。承安三年生，宣宗卽位，封遂王，貞祐四年以皇太子守忠、皇孫鏗相繼薨，乃立守禮為皇太子。宣宗崩，卽皇帝位。天興三年甲午，宋元兵入，傳位於宗室子承麟，帝自縊於幽蘭軒，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七。

改元三。正大九，開興元，天興三。【略】

又按：哀宗傳位於東面元帥宗室子承麟，世祖和里布之後也。卽皇帝位，是為末帝。稱賀方畢，而城已潰，遂為亂兵所害，此不成乎君者也，故不書。

右金帝九人，起太祖收國元年乙未，終哀宗天興三年甲午，共一百二十年。

皇權標志部

名號分部

宋帝名號

綜述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二《紀元・太祖朝》 建隆元年。原註：庚申，周顯德七年正月四日受禪改元。建隆二年。原註：辛酉。建隆三年。原註：壬戌。建隆四年。原註：癸亥。十一月十六日南郊，改乾德元年。案：建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改元乾德。《東都事畧》李燾《長編》、《宋史》以是年爲乾德元年，其未改元以前之事俱係之乾德元年之下，故建隆有三年，無四年，其後凡改元不在正月朔日，卽以所改之元紀年。如乾德六年十一月改元開寶，卽書開寶元年。惟於九年十月太宗卽位改元太平興國，仍書爲開寶九年，特爲變例，而《事實》所載統以所改之元年分註，是年之下至次年直書爲二年，其體例與各書互異。乾德二年。原註：甲子。乾德三年。原註：乙丑。乾德四年。原註：丙寅。乾德五年。原註：丁卯。乾德六年。原註：戊辰。十一月二十四日南郊，改開寶元年。案：十一月，原本誤作『十二月』，今據《宋史》改正。開寶二年。原註：己巳。開寶三年。原註：庚午。開寶四年。原註：辛未。開寶五年。原註：壬申。開寶六年。原註：癸酉。開寶七年。原註：甲戌。開寶八年。原註：乙亥。開寶九年。原註：丙子。十二月二

十二日，太宗改元爲太平興國元年。案：《宋史》：太宗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卽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原本誤作「十月二十日」，今改正。

建隆四年，始議改元。太祖謂宰相曰：「勿用前代舊號。」於是改乾德。他日，帝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翰林學士陶穀。穀對曰：「僞蜀時年號也。」宮人果故蜀王時人。帝於是益重儒者，而歎宰相寡聞也。按：僞蜀王衍以正明五年十二月改明年爲乾德，盡六年。

又《太宗朝》　太平興國二年。原註：丁丑。太平興國三年。原註：戊寅。太平興國四年。原註：己卯。太平興國五年。原註：庚辰。太平興國六年。原註：辛巳。太平興國七年。原註：壬午。太平興國八年。原註：癸未。太平興國九年。原註：甲申，十一月二十一日南郊，改雍熙元年。案：二十一日，原本誤作「二十四日」，今據雍熙元年《郊社文》改正。雍熙二年。原註：乙酉。雍熙三年。原註：丙戌。雍熙四年。原註：丁亥。雍熙五年。原註：戊子，正月十七日耤田畢，肆赦，改端拱元年。端拱二年。原註：己丑。淳化元年。原註：庚寅。正月一日改元。淳化二年。原註：辛卯。淳化三年。原註：壬辰。淳化四年。原註：癸巳。淳化五年。原註：甲午。至道元年。原註：乙未。正月一日改元。至道二年。原註：丙申。至道三年。原註：丁酉。

帝卽位，改元太平興國。議者竊謂「太平」字，一人六十也。至道三年，帝升遐，壽五十九，歲亦叶其數。舒州民有獻《瑞石誌公記》，其文曰：「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趙號太平，二十一帝王。國家啟運在五代後」。太宗丙子歲卽位，四五百年之前天命在國家久矣。案《宋史》：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丁丑，出舒州所獲《瑞石文》，曰「誌公記」，而不載其文，此書不載年月日，彼此可以參考。

又《真宗朝》　咸平元年。原註：戊戌。上卽位初改元。咸平二年。原註：己亥。咸平三年。原註：庚子。咸平四年。原註：辛丑。咸平五年。原註：壬寅。咸平六年。原註：癸卯。景德元年。原註：甲辰。正月一日改元。景德二年。原註：乙巳。景德三年。原註：丙午。景德四年。原註：丁未。大中祥符元年。原註：戊申。正月五日以天書降改元。大中祥符二年。原註：己酉。大中祥符三年。原註：庚戌。大中祥符四年。原註：辛亥。大中祥符五年。原註：壬子。大中祥符六年。原註：癸丑。大中祥符七年。原註：甲寅。大中祥符八年。原註：乙卯。大中祥符九年。原註：丙辰。天禧元年。原註：丁巳。正月一日改元。天禧二年。原註：戊午。天禧三年。原註：己未。天禧四年。原註：庚申。天禧五年。原註：辛酉。乾興元年。原註：壬戌。正月一日改元。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乙丑，天書降。丙寅，上謂宰相王旦等議降德音，改年號。丁卯，王旦以德音條目上進，上曰：「朕再思之。奉承天意，當大赦天下。」馮拯進曰：「適中書樞密院共議改元，莫若取神人所告大中祥符之言，以爲年號。」上悅曰：「美名也。」先是，景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上方就寢，夢神人星冠絳袍，告上曰：「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結壇齋戒，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至是以紀元。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乙卯，詔曰：「朕以獻歲肇春，元辛叶吉。請真君而致潔，奉寶册以陳儀，將伸薦信之辭，式舉建元之典。其改來年爲天禧元年。」乾興元年正月一日，御劄內外文武臣僚等：「朕祇荷慶靈，嗣守洪業，顧涉道之猶淺，念守文之惟難。曷嘗不未明求衣，既昃忘食，兢兢業業，罔敢怠荒。而天地儲休，宗社垂祐，嘉祥屢降，庶政允釐，民俗阜康，邊垂靖謐。臻於至治，益用愧懷。屬歲律之肇新，慶春祺之紛委。式改紀年之號，併伸及物之恩。宜自正月一日改天禧六年爲乾興元年，重念類帝薦誠，尚賒於亞歲；先庚施令，俾告於門庭。其今年冬合行南郊，諸般恩澤並特移就正月一日。庶茲惠渥，亟洽羣倫。所有覃慶及賞賚等，一依自來南郊體例施行。至日，朕親御正陽門宣制，仍令有司草具儀注以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又《仁宗朝》　天聖元年。原註：癸亥。上卽位初改元。天聖二年。原註：甲子。天聖三年。原註：乙丑。天聖四年。原註：丙寅。天聖五年。原註：丁卯。天聖六年。原註：戊辰。天聖七年。原註：己巳。天聖八年。原註：庚午。天聖九年。原註：辛未。天聖十年。原註：壬申。十一月六日改明道元年。案：十一月原本誤作「十二月」，今據《東都事畧》改正。明道二年。原註：癸酉。十二月降詔改明年爲景祐。景祐元年。原註：甲戌。景祐二年。原註：乙亥。景祐三年。原註：丙子。景祐四年。原註：丁丑。景祐五年。原註：戊寅。十一月十八日南郊，改寶元元年。寶元二年。原註：己卯。寶元三年。原註：庚辰。二月二十一日改康定元年。康定二年。原註：辛巳。十一月二十日南郊，改慶曆元年。慶曆二年。原註：壬午。慶曆三年。原註：癸未。慶曆四年。原註：甲申。慶曆五年。原註：乙酉。慶曆六年。原註：丙戌。慶曆七年。原註：丁亥。慶曆

八年。原註：戊子。皇祐元年。原註：己丑。正月一日改元。皇祐二年。原註：庚寅。皇祐三年。原註：辛卯。皇祐四年。原註：壬辰。皇祐五年。原註：癸巳。皇祐六年。原註：甲午。三月十七日改至和元年。至和二年。原註：乙未。至和三年。原註：丙申。九月十二日改嘉祐元年。嘉祐二年。原註：丁酉。嘉祐三年。原註：戊戌。嘉祐四年。原註：己亥。嘉祐五年。原註：庚子。嘉祐六年。原註：辛丑。嘉祐七年。原註：壬寅。嘉祐八年。原註：癸卯。

上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以尊太后也。至十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之意同。後以犯契丹主耶律明記諱，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大旱，改元詔：『意冀以導迎和氣也。』案：《遼史・景宗本紀》：諱寧，字賢寧，小字明扆，與此及李燾《長編》作『明記』者有異。又《長編》謂：改元因歲旱蝗，宜有變改。而以歐陽修《歸田録》所云犯契丹諱爲誤。此書則犯諱、歲旱兩説並見，正與《歸田録》原文相符，附注備考。五年，因郊又改曰『寶元』。自景祐初，慕明皇以『開元』加尊號，遂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以爲康定乃謚號也。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四月朔，日食，以爲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曰『至和』。三年，上不豫久之，康復，又改曰『嘉祐』。蓋自天聖至此凡改元者九，皆有謂也。

又《英宗朝》　治平元年。原註：甲辰。治平二年。原註：乙巳。治平三年。原註：丙午。治平四年。原註：丁未。

又《神宗朝》　熙寧元年。原註：戊申。上即位初改元。熙寧二年。原註：己酉。熙寧三年。原註：庚戌。熙寧四年。原註：辛亥。熙寧五年。原註：壬子。熙寧六年。原註：癸丑。熙寧七年。原註：甲寅。熙寧八年。原註：乙卯。熙寧九年。原註：丙辰。熙寧十年。原註：丁巳。元豐元年。原註：戊午。正月一日改元。元豐二年。原註：己未。元豐三年。原註：庚申。元豐四年。原註：辛酉。元豐五年。原註：壬戌。元豐六年。原註：癸亥。元豐七年。原註：甲子。元豐八年。原註：乙丑。

又《哲宗朝》　元祐元年。原註：丙寅。上即位初改元。元祐二年。原註：丁卯。元祐三年。原註：戊辰。元祐四年。原註：己巳。元祐五年。原註：庚午。元祐六年。原註：辛未。元祐七年。原註：壬申。元祐八年。原註：癸酉。元祐九年。原註：甲戌。四月十二日改紹聖元年。紹聖二年。原註：乙亥。紹聖三年。原註：丙子。紹聖四年。原註：丁丑。紹聖五年。原註：戊寅。六月朔改元元符元年。案：元符元年四字，原本誤作大字，今改正。元符二年。原註：己卯。元符三年。原註：庚辰。

又《徽宗朝》　建中靖國元年。原註：辛巳。上即位初改元，其年南郊又改明年元。崇寧元年。原註：壬午。正月一日改元。崇寧二年。原註：癸未。崇寧三年。原註：甲申。崇寧四年。原註：乙酉。崇寧五年。原註：丙戌。大觀元年。原註：丁亥。正月一日改元。大觀二年。原註：戊子。大觀三年。原註：己丑。大觀四年。原註：庚寅。政和元年。原註：辛卯。正月一日改元。政和二年。原註：壬辰。政和三年。原註：癸巳。政和四年。原註：甲午。政和五年。原註：乙未。政和六年。原註：丙申。政和七年。原註：丁酉。政和八年。原註：戊戌。十一月一日改重和元年。重和二年。原註：己亥。二月三日改宣和元年。案：《宋史》：重和二年二月庚辰改元。考是年正月戊申朔，則庚辰爲二月三日。原本誤作『三月一日』，今改正。宣和二年。原註：庚子。宣和三年。原註：辛丑。宣和四年。原註：壬寅。宣和五年。原註：癸卯。宣和六年。原註：甲辰。宣和七年。原註：乙巳。

又《欽宗朝》　靖康元年原註：丙午。上即位初改元。

又《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朝》　建炎元年。原註：丁未。五月朔即位，改靖康二年爲建炎元年。案：此書紀元非正月朔日改元者，皆作分註，至次年直書爲二年。高宗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即位改元，此特書建炎元年者，蓋以建炎中興故變例書此。建炎二年。原註：戊申。建炎三年。原註：己酉。建炎四年。原註：庚戌。紹興元年。原註：辛亥。案：《宋史》：紹興元年正月一日改元，此處原註有闕文。紹興二年。原註：壬子。紹興三年。原註：癸丑。紹興四年。原註：甲寅。紹興五年。原註：乙卯。紹興六年。原註：丙辰。紹興七年。原註：丁巳。紹興八年。原註：戊午。紹興九年。原註：己未。紹興十年。原註：庚申。紹興十一年。原註：辛酉。紹興十二年。原註：壬戌。紹興十三年。原註：癸亥。紹興十四年。原註：甲子。紹興十五年。原註：乙丑。紹興十六年。原註：丙寅。紹興十七年。原註：丁卯。紹興十八年。原註：戊辰。紹興十九年。原註：己巳。紹興二十年。原註：庚午。紹興二十一年。原註：辛未。紹興二十二年。

原註：壬申。紹興二十三年。原註：癸酉。紹興二十四年。原註：甲戌。紹興二十五年。原註：乙亥。紹興二十六年。原註：丙子。紹興二十七年。原註：丁丑。紹興二十八年。原註：戊寅。紹興二十九年。原註：己卯。紹興三十年。原註：庚辰。紹興三十一年。原註：辛巳。紹興三十二年。原註：壬午。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赦：『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攷光武紀元之制，紹建隆開國之基，用赫丕圖，益光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爲建炎元年。』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改太平興國元年赦天下見禁例開寶九年十二月》 門下：朕猥以眇躬，嗣守鴻業，託於人上，奄宅域中。繼先朝不拔之基，副率土樂推之意。神器大寶，既負荷以維艱；薄冰深淵，寔怵惕而爲懼。自登宸極，再易朔辰。躬親雖覽於萬幾，德澤未周於四海。而中外胥悅，遐邇謐寧。顧寡昧以何堪，賴宗社而垂祐。今者千官在列，萬國來庭，被衮冕以臨朝，順乾坤而布政。改元更號，舉前古之舊章；盪穢滌瑕，洽普天之大慶。可大赦天下，改開寶九年爲太平興國元年。於戲！爲君之道，無先於克儉克勤；致理之由，必賴於同心同德。矧惟眇質，初嗣寶圖。敢忘馭朽之懷，庶致垂衣之化。允資卿士，共竭謀猷。沃心造膝者，無悾讜言；求瘼班條者，勉揚善政。百職各思於振舉，兆民俾樂於和平。同施翊贊之勞，永保延鴻之祚。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又《改淳化元年降京畿流罪以下德音端拱三年正月》 門下：朕受天明命，司牧黎元。荷上帝之丕休，奉祖宗之洪緒。顧惟涼德，弗敢遑寧。寰區幸致於和平，稼穡屢觀於豐稔。誕膺神眷，敷佈邦家，爰念去秋，頗聞愆亢。慮將成於災沴，固深軫於憂勞。名山大川，亟令精禱，撤懸減膳，勉自勵修，精誠上通，靈應猶響。雨如膏而潤物，雪盈尺以呈祥。慰三農望歲之心，見百穀用成之象。慶茲元感，思舉舊章。是用列羽衛於彤庭，儼衣冠於著位。因斯獻歲，取象陽春。御正殿以受朝，出綸言而示衆。宜改紀元之號，仍覃及物之恩。可改端拱三年爲淳化元年。於戲！聖人立言，既以慈儉爲寶；王者之道，必先兢慎爲心。永爲稽古之文，爰布順時之令。凡爾中外，當體朕懷。

又《改至道元年在京降流罪以下德音正月戊申朔》 朕以眇躬，纘承丕構。託於兆民之上，二十載於茲矣。夙興夜寐，罔敢荒寧，未嘗發一念不先於黎元，舉一事不先於政教。庶修人紀，用答天工。近歲以來，荐逢災厲。蜀主暴興於狂孽，齊民頗匱於倉箱。予心浩然，罔知攸濟。是用側身思道，期洽隆平；彌增宵旰之憂，果獲昊穹之祐。妖氛漸弭，禾稼咸登。對越上元，載深祇惕。當惟新於大政，冀永保於鴻猷。發號改元，與民更始，宜改淳化六年爲至道元年。於戲！欽若昊天，誕革紀年之號；霈茲德澤，爰敷作解之恩。曲赦上京，式遵舊典，凡爾黎庶，當體朕懷。

又《改咸平元年詔》 朕誕受皇圖，纘承茂烈，深惟抑畏，豈敢遑寧，歲阜民康，邇安遠肅。承上穹之眷命，宅大寶以踰年。四序履端，萬物資始，式遵古義，俾易新元。可改至道四年爲咸平元年。

又《改景德元年赦天下制》 門下：我國家皇天眷命，四海歸仁。太祖以神武定寰中，肇基王業；太宗以睿文化天下，光闡鴻圖。朕以眇躬，肆承丕構，荷二聖之餘慶，爲萬邦之所尊。夙夜憂勤，不遑寧處，四時遷易，七載於茲。何嘗不寤寐賢良，焦勞疲瘵，親臨庶政，期及小康，志在日新，願從人欲。時惟獻歲，氣正陽春，諸方之貢物充庭，蕃國之酋豪在列。仗衛森肅，金石成音。是宜景慕前修，昭宣令典，稽於古訓，順彼發生。覃作解之寬恩，建紀元之新號。與民更始，保國隆平。可大赦天下，改咸平七年爲景德元年。於戲！君人者不患無才，患於蔽固；事君者不患無位，患於詭隨。朕清滌化源，勵精君體。庶令圜首方足，漸革於澆風；四夷八蠻，永通於和氣。更賴左右輔弼，中外勳臣，同堅赤心，助成深德。誕告遐邇，明知朕懷。

又《改大中祥符元年赦正月戊辰》 朕欽承命歷，思惠黎元，撫御萬邦，憂勤一紀。何嘗不順考古道，欽懷永圖。嚴祀事以奉神祇，潔至誠而享宗廟。政刑是恤，茂育於羣生；恩信所加，同躋於壽域。罔敢自逸，期臻太和。荷上帝之眷懷，啓靈心而降鑒。燭祥輝於寢殿，神告先期；肅清醮於齋壇，天垂寶籙。祇膺景貺，躬受丹書。所期純嘏以及人，豈止殊禧而在已。載窺秘檢，誕錫元符。清淨爲宗，濬發愛民之旨；延洪儲祉，遠踰卜世之期。嘉應非常，惕然增懼。且詳觀載籍，眇覩前聞。聖若羲黃，八卦演連山之象；功齊舜禹，九疇浮出洛之文。何涼德之感通，偕昔王之盛美。是用時均慶賜，仰答高明。虔增錫瑞之名，用易紀年之號。式均大賚，普洽洪休。可大赦天下，改景德五年爲大中祥符元年。於戲！

龐鴻之慶，荷天意以彌彰；寅畏之心，豈予衷之敢怠。更賴文武列辟，中外蓋臣，益竭乃誠，以輔台德。同底於道，不其韙歟。

又《改天禧元年詔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乙卯》 朕奄受元符，克紹駿命。示以延洪之旨，誨其清淨之方。爰建號以紀年，用垂鴻而流慶。登封喬嶽，禋瘞隆脽，荐錫蕃禧，彌思昭報。是用率寰區之臣庶，崇霄極之尊稱。屬獻歲方初，涓日惟吉，詣真居而欽潔，奉恭册以陳儀。將刊薦信之辭，式舉建元之典。歸尊之禮，庶協於惟新；誕告之文，特申於先甲。來年正月一日宜改元爲天禧布告遐邇，當體朕意。

又《改乾興元年制正月辛未》 朕祇荷慶靈，嗣守鴻業，懼涉道之多昧，念守文之惟艱。未明求衣，既昃忘食，兢兢業業，靡敢怠荒。而天地儲休，宗社垂祐，嘉生屢降，庶政斯和，民俗阜康，邊陲清謐，興言致此，益用媿懷。屬歲律之肇新，慶春祺之紛委。式建紀年之號，佇申及物之恩。宜自正月一日改天禧六年爲乾興元年，重念類甲薦誠，尚賒於亞歲。先庚施令，俾告於明庭。其今年冬南郊恩澤並移就二月一日，庶茲惠渥，亟洽羣倫，其覃慶賞賚，悉用南郊例。至日御正陽門宣制，有司具儀注以聞。

又《改天聖元年詔正月丙寅朔》 王者繼聖子民，握圖御宇，必因歲始，以正天端，肆予沖人，獲嗣丕構，兢兢業業，罔敢怠荒。而穹昊眷懷，宗社垂祐，四氣調豫，百穀順蕃，政刑交修，夷夏胥悅，顧慙涼德，享是洪休。屬萬彙發春，三朝協序；思與民而更始，宜建號以紀元。其改乾興二年爲天聖元年。

又《災傷改景祐元年御劄明道二年十二月丁巳》 朕欽膺駿命，臨御中區，守三代之成基，爲羣黎之司牧，四隅底定，一紀於茲。乃至圖任忠良，博詢讜直，罔敢暇逸，務致隆平，自明道之建元，逮作噩之居歲，浸災荐起，曠潦相仍，人多癘疫之傷，稼有蟲螟之害。亦嘗去溢美之號，損兼膳之珍。宵旰不遑，但虞於闕政；牲幣靡愛，徧禱於羣神。然而豐澤尚愆，和氣猶鬱，物價騰湧，編氓阻飢，常賦既蠲，廩粟皆振，豈惻隱之心弗至。致休若之應未臻，側身內思，其咎安在，且夫陰陽之道難測，變則能通，天地之戒甚明，順則成福，消救之言斯在，嚮應之報可期。惟上春首祚之辰，及萬物向榮之始，用舉授時之典，載更紀歲之名，祇若靈心，庶迎丕貺，式報惟新之令，先申誕告之文。宜改明道三年爲景祐元年，咨爾庶邦，當體予意。

又《改康定元年及尊號去寶元二字詔二月甲辰》 朕紹膺駿命，統御庶邦，祇迪先猷，甫浹九閏，何嘗不稽探前載，詢納邇言，克念永圖之安，聿求小毖之助，靡敢暇逸，汔臻治康。而近歲以來，眚異間作，霄躔示象，星舍舛期，天戒靡私，史占攸著。企湯乙在予之誥，慕周王側身之思。屢省寔勤，厥咎非遠。雖徹盛食之品，躬懷旰朝之憂。恐未足導迎至和消伏衆變；是用推策正本，協紀求中。庶回靈鑒之孚，式新瑞曆之授。宜改寶元三年爲康定元年。重念嚮徇羣請，加薦徽名，因以建年之元，冠於丕稱之上。特從損挹，益務兢修，自今上表尊號，勿復稱寶元二字。尚慮政體或疵，言路猶壅，嘉與內外臣庶，參圖闕遺，其悉上封，以輔不逮。

又《雨災赦天下改皇祐元年制》 朕執象御民，稽古布度，顧幅員之至廣，常臨履以自持，莫不順人之心，奉天之道。慮一物之失所，期庶政之惟和。稼穡雖登，或未臻於豐稔；兵戈載戢，尚靡格於偃銷。惕惕居懷，兢兢在念，惟茲黔庶，僅底樂康。而自春夏之交，霖雨作沴，傷暴禾麥，漂溢隄防，河朔之民，尤罹弊苦，粒食罄闕，廬室蕩空。流離鄉邦，攜挈老幼，十室而九。自秋徂冬，嗷嗷道塗，溝壑爲慮，愍其失業，彌甚納隍。當原究其由來，冀消弭於災變，宜均霈澤，以召善祥。仍更紀歲之元，用冀自天之祐。宜改慶曆九年爲皇祐元年。於戲！側身修德，於政治以爲先，作善降祥，庶凶災之可伏。

又《日食正陽改皇祐六年爲至和元年德音三月庚辰》 門下：朕以寡闇，守茲盈成，緬念爲君之難，深惟置器之重，罔敢怠忽，思致治平。而王澤未孚，治道多闕，皇天降譴，太史上言。豫陳薄蝕之災，近在正陽之朔，經典所忌，陰慝是嫌。尋災異之攸興，緣政教之所起。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德不能綏，理有未燭，賞罰失序，聽納不明。庶政未協於中，衆冤或壅於下。有違萬物之性，以累三光之明。上穹動感，陽精示變，此皆彰朕過失，警予省修。畏天之威，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谷，茲用惕於夙宵，庶幾減損之誠，或蒙降監之眷。是用改避正寢，卻去常珍，俾更元歷之名，冀召太和之氣。仍敷惠澤，益霈眚恩，庶達眇沖之心，更回億兆

之祐。宜改皇祐六年爲至和元年，以四月一日爲始，應天下罪人。於戲！恐懼乎未覩，抑畏於未然，庶竭夤恭，或致消復，咨爾有衆，咸體朕懷。

又《改治平元年制》　朕以勘躬，獲承鴻緒，涉道猶淺，燭理弗明，大懼菲沖，罔克負荷，深惟抑畏，曷敢荒寧。然而仰憑社稷之靈，俯賴股肱之助。先帝至德遺惠，結於人心；列聖重光流澤，長於世祚。所以自親庶政，甫涉逾年，中外乂寧，風雨時若。惟春秋之正始，蓋歷代之通規。獻歲發春，方臨於吉旦，開元易紀，祇率於舊章。宜改嘉祐九年爲治平元年。

又《改熙寧元年詔》　朕膺憑几之遺音，遵覆盂之定業，默思至道，祇述先猷。白雲未遠於遺弓，駒景俄遷於過隙，屬窮陰之畢歲，肇蒼德以建正，乃睠時雍，是更歲紀。混齊六合，敢期盡入於甄陶。鼓舞萬民，將以一新其耳目。正月一日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

又《改元豐元年詔熙寧十年十二月壬午》　朕奉承聖緒，一紀於兹，兢兢業業，罔敢暇逸，賴天之祐，年穀順成。其因來歲之正，以新元統之號，式循典舊，對越神休。宜自明年正月朔旦改爲元豐元年。

又《改元祐元年御劄元祐元年正月庚寅朔》　朕紹承大統，遹駿燕謀，於乎皇王，永世克孝，維予小子，未堪多難，業業兢兢，夙夜欽止，尚賴親慈擁佑，神保貺臨，百穀順成，方内安乂。永惟春秋正始之義，深見天人相與之符，即位逾年，改元布政，以僕屬景命，以作新斯民，顧惟守成，敢忘繼序。宜自正月一日改元豐九年爲元祐元年。

又《改紹聖元年御劄元祐九年四月癸丑》　朕荷皇穹之眷命，守列聖之丕基，十年於兹，四海用乂。日聽外朝之治，躬勤萬務之幾。眇若涉淵，未知所濟。顧念祇承上帝，誕保受命。惟駿惠於先猷，以纘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憲，思大文考之烈光。其因盛夏之辰，載新元統之號，庶導迎於景貺，用敷錫於羣黎。宜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

又《改元符元年詔紹聖五年五月丙寅》　朕統承聖緒，紹述先猷，克享天心，屢蒙嘉貺，甘露荐降，靈光屬天，申賜無疆，神璽自出。顧德菲薄，荷帝博臨，敕命之幾，惟聖時憲。嚴恭寅畏，懼不克勝，思答神休，以協瑞應。其易統年之號，用昭受命之符。宜自紹聖五年六月朔改爲元符元年。

又《改建中靖國元年御劄元符三年十一月甲子》　朕丕承祖宗，奉若天命，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日慎一日，期月於兹。稽歷數在躬之文，念春秋謹始之義。肇新元統，國有典常，是遵踰歲之期，以易紀年之號。豈惟昭示朕志，永綏斯民；庶幾仰協靈心，導迎景福。宜自來年正月一日改爲建中靖國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故兹札示，想宜知悉。

又《改大觀元年赦崇寧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門下：朕膺盈成之基，式顧諟之訓。奉承大業，撫寧四方，若涉淵水，罔敢豫怠。永惟繼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艱。總攬萬微，緝熙百度。勤於政，庶以圖天下之佚；儉於家，庶以資天下之豐。昭恩信以懷戎，敦廉耻以勵俗，迺正律度，迺賓賢能，八年於兹，海内綏靖，兵革不試，囹圄屢空，邊陲妥安，年穀豐稔。乾端垂象，日當交而不虧；坤厚薦珍，禾與芝而並秀。顧豈眇躬之克享，寔賴昊穹之博臨。嘉與羣黎，導迎景貺。是用因三朝之慶會，順一氣之發生，易冠元之名，覃作解之澤。既革而當，惟新是圖，可大赦天下。於戲！發政施仁，任德以承於天意；赦過宥罪，好生迺洽於民心。誕敷純被之恩，益廣布新之令，更賴百官修職，三事協恭，時若熙豐之大猷，共濟唐虞之極治。咨爾多士，咸體朕懷。

又《己酉朔旦冬至改重和元年赦》　門下：得天之統，上帝所以申景命之休；以道爲門，聖人所以對高真之睠。朕紹承丕緒，祇遹先猷，荷穹昊之降康，罄寰區而作乂。法全令具，禮備樂成。迺追古道之淳，迺發内經之隱，順斗布合宫之政，分方調文鼎之神。修德錫符，維新九寶，迎日推策，載列三雍。固已祉福咸蒙，天人無間，雲物龍翔而抱月，檜芝蘂伏而如丹。金篆浮波，河伯順流而聽命；瓊科宣籙，青華正晝以臨壇。兹者氣應中冬，日極南至，當甲子之月朔旦，逢己酉之會復元，遂契夷區之言，上同黄帝之世。於時太一，適次乾維。基迹潜宫，仰憲紫微之象；妥神煖幄，下娱黄秘之庭。叢祥並臻於邦圖，冠號肇更於年統。與四時而合序，以莫不增；參萬歲以成統，終而復始。肆颺大號，溥宥多方，可大赦天下。於戲！萬邦協和，式鑒太清之治；五福敷錫，誕昭丕冒之仁。尚緊弼亮之聯，更勵寅恭之助。共崇妙道，永佑羣元。

又《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御劄宣和元年二月四日》　農□天下之本，朕躬執耒耜，以勸天下，賴天降康，禮成涓日。用協惟新之政，誕揚率土之休，可於布政之初，用冠紀元之號。宜以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又《改名詔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庚子》　王者對越上元，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署名稱。稽歷代之舊章，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炅，凡州縣散官，職事官號及人名外，其舊名二字今後不須廻避。仍令中書門下差官擇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

又《太宗藩邸諱不避詔大中祥符二年六月戊申》　太宗皇帝藩邸舊諱，溥率咸知，雖先訓之具存，俾臨文而不避。

又卷三《建隆四年上尊號第三表允批答百寮三上表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　朕奄有萬國，於今四年。寅畏上元，憂勤庶政，匪敢逸豫，期於底寧。而德教未孚，干戈未戢，賦調無減，刑罰尚繁，永言生民，詎臻富壽，一念至此，予心惕然。至於二叛誅夷，三湘款附，皆宗廟垂慶，公侯協謀。集是大勳，顧予何有。□思損抑，以答天休。而中外同辭，猥加徽號，手詔避讓，至於再三。所請益堅，情不可抑。噫！尊我以應天廣運之號，加我以仁聖文武之名。復兼至德之稱，深惟溢美之懼，羣公卿士其將何道以弼予，無使名過於實也。勉從衆議，良愧朕心。

又《宰相等上尊號第口表不允批答開寶四年九月丙申》　朕自臨御萬邦，躬親庶政，惟小心而自勵，慮大化之未凝。至於邊境無虞，寰區甫定，復土疆於西蜀，被聲教於南荒。風雨應時，歲年屢稔，此皆乾坤垂祐。文武協謀，顧惟沖人，何力之有，將伸報謝，用展虔恭，大慶殊休，未洽於庶彙，鴻名懿號。先加於眇躬，三拜封章，過陳虛美，夙夜是念，豈能當之。徒嘉奉上之誠，難徇推尊之請，宜體朕意，即斷來章。

又《晉王等上尊號第一表不允批答開寶九年》　今汾晉未平，燕薊未復，謂之一統，無乃過談。仍曰太平，寔多慙德，固難俞允。

又《省尊號詔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　朕聞在昔哲王，統臨大寶，精求治道，茂育黎元。固無尚於虛名，惟在敷於至化。矧惟眇質，獲奉丕基。上夤畏於昊穹，下憂勞於兆庶。萬幾之重，兢兢敢怠於宵衣；四海之尊，慄慄寧忘於馭朽。而涉道猶淺，燭理未明，四時罕保於太和，庶政詎臻於無事。寡昧之愧，諒交積於予懷；龐鴻之稱，徒有加於人上。名浮於寔，甚非所宜。朕嘗覽羣書，備觀前古，居尊之號，近代方行。固非軒昊之令猷，且異唐虞之舊典。載惟涼德，尤愧前王。嚮者羣后同辭，封章見請，虔懇斯至，避讓無由。勉從將順之心，遂極尊崇之稱。每一自念，深用憮然。豈敢以謙德自私，必將以古道自法。其自前所加尊號，宜從省去，今後四方所上表，只稱皇帝，庶協至公，凡百臣僚，當體朕意。

又《羣臣上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號不允批答至道元年十二月甲戌》　昔者陶唐以茅茨采椽，聿脩儉德，伯陽謂狐寡不穀，用示謙稱，周室以還，時風寖薄。秦稱三五之號，唐極尊大之名。朕纂紹已來，褒崇太過，中心愧惕，啓處不遑。亟諭宰衡，盡令省去，勉徇羣臣之請，尚加四字之文。法天者，蓋遵讓德之心；崇道者，庶取還淳之旨。辭避不獲，愧畏良深。今者以郊祀有期，禮容咸備，爰伸報本之義，何事溢美之名。唯聖與仁，則吾豈敢，欲益反損，其理甚明。勉體素懷，勿至勤請。

又《宰相上尊號不允批答咸平二年七月乙巳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　古先哲王，尊道貴德，務宣至化，靡尚虛名。矧惟眇躬，初嗣洪業，憂勤雖極，聲教未孚，遽覽上封，過陳徽號，顧惟涼薄，但益兢慙，所請宜不允。

又《第五表上尊號允批答咸平二年八月乙卯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　朕每念爲君之難，且思繼志之重，兢兢業業，罔敢怠荒。而百職交修，萬邦咸乂，歲有豐穰之慶，人無薦軸之嗟。仰賴降衷，議伸昭報，而羣公百辟，猥致徽名。申諭再三，懇請彌確，且陳舊制，靡獲固辭，勉徇衆心，良增多愧。宜俟郊禮畢日受册。

又《羣臣三上表乞加尊號不允批答咸平五年八月崇文廣武應道章德聖明仁孝皇帝》　朕以歲時登稔，告謝上元，非敢貪天之功，志在爲民祈福，而中外臣庶，再三上言，咸以虛稱，加於菲薄。且思徽號，肇自唐宗，王者有功，受之無愧。五代而下，二聖膺乾，德皆龐鴻，禮猶遜抑。惟太祖威加四海，辭立極居尊之名；惟太宗功庇生人，止法天崇道之號。肆朕沖眇，叨荷慶靈，前所推崇，已慚溢美。雖諒藏君之意，有違賓寔之言。當悉至懷，速斷來表，所請宜不允。

又《宰相等表上尊號不允批答大中祥符元年六月辛亥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彰盛聖明仁孝皇帝》位號之稱，賓實斯在，苟預虛美，人其謂何。朕荷天地之眷懷，紹宗之丕構，罔敢自逸，汔此小康。邇者百穀阜昌，五兵不試，祕符荐降，嘉應屢臻。顧仰鑒之斯臨，豈眇躬之能享。慶靈所集，寅畏彌深，爰以孟冬，式遵茂典，昭答殊貺，有事大封。蓋以勉徇輿情，奉承先志。遽觀來表，願益徽名。且夫儀象圓穹，尊崇妙道。惟鴻休之敷錫，垂世祚於無疆。方切欽承，更思惕厲，用爲顯號，非所克當。雖諒爾之勤誠，無重予之不德，所請宜不允。

又《第五表允批答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丙辰》朕將陟介邱，躬陳大祀。報上穹貺施之德，崇二聖配侑之儀。祇薦精衷，奉成先志。而卿等率和有衆，悃愊上言，奉我嘉稱，成茲溢美。亦敦諭之期至，尚列請以彌勤，在於朕懷，非敢自大。念羣心之逾確，述天命之孔昭，與其封執於素心，曷若曲從於人欲。嘉乃稱君之善，奉茲建顯之文，勉徇傾輸，良多愧惕，仍俟封禪還京日受册。

又《宰相等表上尊號不允批答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丁卯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彰感欽明上聖至德仁孝皇帝》朕致享坤元，式昭毋事。秩茲久廢之典，以介無疆之休。蓋祈福以祐民，非求名而爲己。羣情忻戴，封疏咸集，罄歸美之情，極推高之説。夫以堯典攸述，寔首於欽明；洛書是陳，聿崇於睿聖。加以至哉之德，蓋表巍乎之功，茲謂鴻徽，非可輕議。顧朕涼薄，寧所克堪，方且講泰畤之遺儀，報后祇之博施。稽明察之教，姑務致恭於神，念持盈之言，安敢自大其意。但增抑畏，曷以遵從，所請宜不允。

又《第五表不允批答□月甲戌》夫褒贊成功，將順其美者，臣子之志也。允恭克讓，謙尊而光者，後辟之心也。故天之廣覆，以不宰而爲先；人之持盈，惟若沖而能久。顧朕寡德，獲總多方，祇荷慶靈，豈嘗滿假。近者將祠厚德，誕告先期，俄輿誦之僉同，以徽名而來上，亟頒詔諭，未悉予懷。夫以謁款后祇，大庇黎獻，答圜丘之垂貺，冀普率之蒙休。務陳信以格神，非圖榮而爲己。確乎之懇，言罄於茲。深諒由衷，即斷來表，所請宜不允。

又《宰相等上尊號不允批答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乙亥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夫號以表功爲先，名以副寔爲重。苟或溢美，即爽至公。矧乃帝皇之尊，已兼三五之極，摯徽懿之尊，稱著典籍之明聞。欽惟祖宗，垂厥憲度，肆予寡德，敢怠丕承。曩以郊見之初，逮夫垂慶之際，再遵羣議，祇受鴻名，在予眇沖，曷嘗滿假。今者至真降格，洪應殊尤，仰基命之開先，本宗祊之積累，發祥霄極，浹慶家邦，豈於予躬，敢自崇大。遽披列奏，願益徽稱，方厲欽翼之誠，難副衆多之請。體茲勤諭，無或再三，所請宜不允。

又《第五表允批答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壬午》朕胥遘真期，躬延颺御，備聞大誨，洞曉仙宗。顧基緒之有開，識源流之自遠，邦家大慶，中外攸同。卿等繼率羣倫，五陳封奏，加予稱謂，顧極褒揚。以爲宗稷之蒙休，所宜典册之備物，懇請彌篤，確辭靡遑。考賓實之過差，雖慚溢美；拒傾輸之盡禮，亦阻歡心。勉徇勤誠，良增愧悳，所請宜允，候奉册畢日施行。

又《宰相等上尊號第□表不允批答天禧三年七月己卯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寔運文德武聖欽明仁孝皇帝》朕聞太古之時，稱謂以象德，三王之代，名號以顯美。所以紹天闡繹，昭世焜煌，顧惟菲薄，獲承丕構，寅畏元命，緩懷兆民。雖馴致於大寧，尚有慚於前烈。若夫靈章荐錫，縟禮交修，景瑞協符，羣臣受職。此乂穹厚垂監，祖宗降祥，豈惟眇沖，專所感召。今以就國陽之顯位，諏天正之吉辰，大備禋燔，蓋伸欽翼，遽陳衆志，願益徽稱。溢美茲多，靦顏增極，所請宜不允。

又《第五表允批答天禧三年八月辛丑》朕獲奉牲璫，昭事天地，慶靈俯及，寰宇大同，將修嚴禋，用答嘉貺。卿等遽以徽稱，加乎眇躬，還詔屢宣，輿情益固。覩臣民之克一，誠驗歡心；念名寔之未賓，愈增涼德。勉從羣懇，彌用愧懷，所請宜允。

又《省尊號詔乾興元年二月庚子》朕憂勤二紀，臨制萬邦，刑法蠲苛，教條敦本，吏謹於職，民懷其生。邊烽無橫草之虞，疆隴厚如茨之蓄。矧我元子，參於政經，夙夜惟寅，權綱畢舉，粤予眇質，席此重熙。思億兆之永圖，奉盤盂之法誡。詳求簡易，庶保隆平。乃者迫以羣情，屢增顯號，重違率籲，勉徇昌言。今以剛辰，肇乎元歷，爰及布和之令，獲伸口克之懷。自今中外所上表章，宜令省去尊號，用合持盈之訓，益敦進道之風，布告羣倫，咸知此意。

又《宰相等上表請復尊號不允詔二月辛丑》　徽號之文，肇於近古，夫惟至德，乃可誕膺。朕緬慕前規，深思抑損，冀蠲虛稱，式叶憂勤。卿等遽列封章，過陳衆議，眷言誠恪，徒切歎嘉。所請宜不允。

又《三上表請復尊號允詔二月癸卯》　夫以涼薄之質，荷於詒燕之厚，遂臻嘉靖，用庇蒼黔，敢冒天功，過爲寶實。是用及建元之慶，協肆眚之辰，昭示素懷，咸蠲虛美。所冀同德，叶贊茂規，而中外一辭，疏封三上，仍詢舊典，旅述羣情，裁以質文，就爲損益，加於弗類，誠亦未遑，然念眇躬。重煩勤懇，勉循嘉請，增用恧焉，所請宜依。

又《宰相等表上尊號不允批答天聖二年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　眷言菲德，獲紹鴻圖。念興王之艱，罔敢自暇；賴累聖之業，聿致小康。至若封宇乂寧，陰陽調豫，官修其次，民樂其生，豈伊眇躬，能底茲道，肇申郊報，式展時思。而公卿搢紳，封號旋上，稽於舊式，加我美名，詳覽之餘，難應所請。

又《南郊毋得上尊號詔天聖五年七月己未》　朕荷三靈之眷祐，席累聖之基圖，業業兢兢，日慎一日。而九功未序，常緯或差，時澤不滋，濟流匪順。雖並禱羣望，精忠屢申，而顧思永圖，焦心是咎。屬歲當郊祀，已告先期，尚慮臣寮，輒沿舊典，再加徽稱，良匪予懷，將來南郊，文武百僚毋得上加尊號。

又《宰相等再上表請加尊號不允批答天聖八年》　朕自宅丕后，肇禋泰壇，羣心叶恭，猥加大號。每念浮寔，今猶惕然，昨之再郊，前詔拒止，習歲惟吉，拜貺有常。而囊封遽來，復形推美，已嘗敷諭，未寢溢言，顧循菲沖，獲紹基構，無忘兢業，庶保盈成。祖宗舊規，多所謙挹，矧茲不德，安敢荐膺。至於體洪覆之日生，欽妙樸之惟靜，固當勉於行己，豈須飾以爲名。徒諒祇勤，尤增愧悚。

又　卷四《去尊號中睿聖文武字求言詔明道二年七月戊子》　朕膺昊天之眷命，嗣烈聖之鴻圖，懼帝監之下臨，荷神器之至重，何嘗不夙宵兢畏，旰昃憂勤。務專稽古之欽明，靡敢暫時而暇佚，自文考在宥之旦，洎冲人儲兩之初。問膳寢門，已日承於謨訓；游心講肄，固動法於典墳。比纂宏基，式丁昌運。竊復詳披金匱，遡覽油緹，以謂古者因積久之承平，受自然之富貴；靡不忘大寶之慎，忽守文之難。或畋獵以肆其狂，或宴游以耽其樂，窮兵極武，震威而暴民，高臺深池，縱情而興役。朕自嚮明正寧，馭朽居懷，非大嚮羣臣，未嘗陳於羽葆；非防秋四鄙，未嘗動於干戈。放鷹犬而絶禽荒，屏珠玉而崇儉寶，惟天地神祇之是奉，惟宗廟社稷之是依。采納忠讜之言，倚成輔相之績，周公無逸，文王小心，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而比年之內，旱爍相仍，方春以來，蝗螣爲沴，民或闕食，田用不收，州郡之間，奏報相繼。豈朕德之不逮，將天時之使然？須自戒災，敢忘罪己，申旦不寐，畏上之威。曩者大禮越成，羣公列奏，增予以睿聖之號，重予以文武之稱。雖迫於衆心，□難於克讓，而內思闕政，將溢美是名。矧乎惟睿之猷，箕疇之所演；若聖之美，漢光之靡當。文在乎化成，武由乎定亂。內惟菲薄，難以具膺。宜令天下，於朕尊號內，其表奏並不得稱『睿聖文武』四字。寰海之中，治化攸廣，百揆之內，事敘實煩，眷乃多方，豈無讜議，所宜采聽，以致平康。應天下賦調橫加，於民間而爲患。刑獄罹枉，阻官司而莫伸；草萊之人，負材而不能自達；里閭之下，積弊而無由可除。並許文武衆官直言極諫，朕將親覽，以裨政綱，冀表至誠。用召和氣，應天下名山大川，聖賢祠廟，能捍大災禦大患者。並令中書門下差官，精加祈禱，以救萬民。朕所減尊號字，亦仰擇日告於天地宗廟，庶申朕志，以達神靈。更賴三事大臣百司庶尹，共竭忠藎，以洽嘉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宰相等上表加上尊號第五表允批答寶元元年》　朕奉承先猷，日儆端命，獲事上帝，於茲五郊，官師率和，奏牘連委。冀緣瑞福之集，增列榮號之崇。若乃寶用善元，易冠丕稱，是惟勉德，匪曰名功，襲用舊章，差或無愧。至於英睿之烈，后辟罕兼，未寔而居，省已胡益，矧於近歲，變□屢臻，霄舍舛期，坤載愆靜，遽加徽顯，是黷齊明。宜損溢言之華，姑循備物之典。其所上尊號內『英睿』二字宜不允，餘依所請。

又《不許上尊號詔慶歷五年》　朕以寡薄，紹膺駿命，夙夜兢業，□□□□□□□□□□歲一舉，朕不敢稽。間者公卿百僚，率籲有衆，大事之始，乃欲增顯徽懿，以歸美於眇質。朕惟皇帝之號，稱謂已極，浮文溢美，抑文何加。況今百度缺然，五紀或沴，履謙畏滿，或覬有終，三事大夫，秉誼叶心，交修不逮，同底於道，顧不美歟。華言過寔之名非朕志也，將來中外文武臣僚不得乞上尊號，咨爾多士，體朕至懷。

又　《南郊不得乞上尊號詔皇祐五年七月癸巳》　朕以嚴配總章，於茲三歲。今恭祀泰畤，奉若丕典，期答天貺，用對神休。且慮左右近臣，中外百執，共循故事，將益徽名。既存讓德之誠，更增溢美之媿。載惟寡昧，嗣守宗祊，靡敢怠荒，固常抑畏。而念民力尚困，農望屢愆，顧稼穡之方滋，間螟螣之爲暴，方圖大報，以佇善應，自取崇美，且異口懷，無假虛稱，以重不德。其將來南郊，文武臣寮不得乞上尊號，咨爾列位，當體朕意。

又　《宰相等表上尊號曰體天法道欽文聰武大仁至治聖神孝德皇帝不允批答嘉祐四年五月乙巳》　朕嗣守丕業，遠監前代得失之效，蓋本沖淹者每多遐福，徇矜夸者鮮不後艱。且宗廟之祭，朕所盡志者，列尊卑，敘昭穆，致孝思以化天下也，其敢自尊顯乎。雖將順之意，有副於羣情，然溢美之辭，未安於眇質。凡五上表，不許。

又　《明堂毋得上尊號詔嘉祐七年七月壬子》　朕在位四十一載，惟上天眷祐之命，先帝燕翼之謀，遺大投艱，懼不克勝。故於禮文之事，嘗盡誠意之格，季秋今月，其日辛亥，事天事親，用卜惟吉，牲玉幣帛，所宜蠲潔，鐘鼓管磬，比於和樂。凡明祀之所舉，當致力而無懈。至於徇虛名以溢朕之美，既非交神之道，又非求己之實，徒自崇大，無益祇畏。其將來大享明堂，百寮毋得上尊號。

又　《宰臣韓琦等上尊號不允批答治平二年七月庚寅》　省表具之：朕獲承大統，三載於茲，蒙天之休，海内清静。方將飭齊輅，潔純犧，以祇見天地宗廟之靈，乃敢昭發丕册，揚徽垂鴻，以自施虔尊榮者哉。不圖執事之臣，列上表功之號，且臨政之日淺，未有盛烈之章。況事神之意恭，豈在彌文之飾，適增予媿，難徇所陳，所請宜不允。

又　《第三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守神器之重，思王業之艱，歷日未長，涉道猶淺。而三事庶尹，搢紳之倫，殊隣異俗，霜露所墜。咸裴回闕廷，願得鏤寶文章鴻鑠，以薦無窮之休，茲甚盛德顧何足以堪之。竊嘗覽前世之載近事之寔，惟至聖爲能兼天下之懿，惟至功爲能饗天下之報。慎微端始，莫或敢承，所請宜不允。

又　《第四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昔夏禹不自矜能，而閎三代之聲；漢光戒諸言聖，而振東京之烈。朕顧循菲德，膺守聖圖，亦嘗遠覽其所末形，積思其所不及。蓋謙恭抑畏者靡不受多福，夸浮侈大者靡不蹈後虞。今就陽初郊，假廟始禘，大懼無以薦四時之和氣，來萬國之歡心。乃欲仰慕祖宗之烈光，過跡金石之絶記，祇登寶册，駿騰徽稱，豈朕所以答三神之休，法後王之意哉！雖情見忠者之謂報，然文溢美者未易承也，所請宜不允。

又　《第五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接神明之統，享平富之圖。且三歲親郊，始嚴盡物之報，而百辟進旅，率籲在廷之言。考前世之遺聞，慕本朝之故事，將合羣靈之祉，薦敷丕册之名。封章五陳，勤懇一志，然自躬庶政，降異相仍，永惟前王，跂德不及。載視瑣涼之質，難居尊美之稱。雖欲勉從，良不可得，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又　《宰相等上尊號不允批答熙寧元年七月己卯奉天憲道文武仁孝皇帝》　朕以薄德，嗣膺基緒，繼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修，以熙衆治，羣公卿士，外暨庶黎。欲舉鴻名，階之眇質，臣民歸美，爲義則多，揣寔揆時，朕猶不敢。

又　《宰相等上尊號第三表諭翰林學士司馬光善爲答詞詔》　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被此鴻名，有慚面目。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爲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寔乃内顧慚懼，非是欺衆，以邀虛名。

又　《宰相等表上尊號不允批答熙寧二年四月丁酉》　朕攬政以來，於茲三祀，圖治不明，災變屢出，日星凌食，大河決溢，地裂朔陲，生民流徙。今復時雨愆亢，蟊賊食麥，愁嘆之聲，盈於廬井，夙夜震悼，未究消復之理。二三股肱，内外列辟，不能傾盡忠赤，共爲啓沃，弭去災咎，召來嘉祥，反務諛悦，妄稱功德之隆，甚非忠且直也。可亟罷此議，勿以虛名浼予，所請宜不允。

又　《宰相等上尊號表不允批答熙寧四年六月庚申》　夫道以常無名爲尊，乾以不言所利爲大。朕所憲焉，至於崇飾徽號，以臨四方，非朕之所先務也。方命有司議合宫之配，以昭嚴父之孝矣，乃當前受寶册自爲光榮哉。無使大禹之不矜不伐，漢光武之禁人言聖，獨見稱於前史也。

又　《宰臣韓絳等表上尊號不允批答熙寧七年七月癸卯紹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　敕：朕獲紹祖宗之基，已當帝皇之號。内惟菲薄，竊慕往初，惕

然憂勤，無以負荷。而公卿多士，夷夏衆民，且欲崇上徽名，昭發丕册，況夙戒於齋輅，將親饗於泰壇。惟時肅恭，敢自尊顯。念報上之義，庶言則同；然溢美之稱，朕德罔克。適增多愧，難徇所陳。

又《第二表不允批答》　敕：朕以謂上則天明，遠稽古道。文武大備，以底成功之隆；仁孝顯聞，以躋絶德之盛。兹惟二典之懿，寔冠百王之賢，朕仰止潜心，曾未跂及。而羣公卿士，過見褒崇，集是光華，作爲稱號，咸造路屏，再陳囊封。雖歸美盡恭，莫非至懇，而循名揣寔，未易克承。維爾臣民，當體予意。

又《第三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敕：朕聞唐虞之世，君臣籲俞，相與敕戒，以康庶事，未聞有自耀其功德，大爲名稱，以動天下之聽。朕以涼菲，獲承皇緒。固以極崇高之位號矣。嶓者奉郊宗之祀，三事大夫亦屢以徽册來上，而愧不敢從。方且嘉與衆賢，夙寤晨興，以營極治之業，要之萬世，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不猶愈於虚名歟。臣之尊君，義則勤至，朕守弗集，毋煩數陳。

又《第四表不允批答熙寧七年》　省表具之：朕聞皇帝之號，并包三五，高明光大，豈復可加，末流增華，務極徽稱。蓋有以極治，而徇羣下之所請，亦或以否德，而崇浮侈以爲榮。朕惟菲躬，嗣守丕烈。上既無祖宗致治之實以配鴻名，下不爲後世溢美之文以事虚飾。方與黎獻，共圖康功，遠邇華夷，宜思所以調一鎮撫，教化號令，宜思所以總緝補完。至於習俗末爲，若皆可略，當體至意，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又《第五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夫臣之愛君，惟義理是悦，下之報上，以誠寔爲先。今法度方開更化之端，事物既振積習之弊，功有緒而未就，俗於變而未純，卿等與其崇溢美之華辭，欲加我虚名之飾。孰若致弼違之一德，以成予願治之心，乃足以垂裕無窮。此蹤前古，尊榮之極，何以尚兹。如其不然，自侈奚益，勉體朕志，毋或屢言。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又《宰相等表上尊號不允批答熙寧十年七月辛酉奉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五表終不允》　朕帝有天下，於兹十年。夙興夜寐，以圖乂民，然猶懼無以奉天之元，憲古之道，而文武仁孝之烈，未足以紹休前人，勉然於中，庶幾及此。而羣公多士，諸夏衆民，乃欲合是數端，崇上徽號，愛君之誠，義則至矣。浮實之稱，朕無取焉。

又《大禮罷上尊號詔元豐三年七月甲戌》　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何爲加崇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宅士民之上，凡虚文繁禮，悉已革去。而近司羣辟，猶或時以稱號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稽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

又《服除不上尊號詔元祐元年十二月己丑》　進中書者檢會故事，將來服除，百官等合拜表上尊號。朕惟先帝臨御天下，十有九年，威加四夷，澤被萬物，功德可謂博矣。然羣公卿士每上徽號，則拒而不受，其謙厚不伐至矣。以眇眇之身，紹承統緒，夙興夜寐，不敢遑寧。今近司稽用典故，以爲喪禮之除，百官當崇上徽稱，此豈朕所以銜訓嗣事，紹休前人之意哉。將來服除，依元豐三年詔書，更不上尊號，咨爾中外，體朕意焉。

又　卷五《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册文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　維乾德元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攝太尉守司徒兼侍中蕭國公臣范質，守司空平章事臣王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臣魏仁浦及内外文武臣寮、馬步諸軍將校、藩郡守臣、四夷君長、緇黄耆乂等七千五百人，謹再拜稽首上言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舜有天下，無爲而理，是以古之言道德者，莫先於二帝。一則曰聰明文思，一則曰温恭濬哲。英聲茂實，意無欲而自彰；景德洪休，心無求而自至。巍巍蕩蕩，可得而言。伏惟皇帝陛下高明博厚，宣慈惠和，純粹之德全，孝友之行著。惟精惟一，知微知章。向者龍尚處於潜淵，日未離於暘谷，歷試之際，志在扶危，險阻艱難，何往不濟。躍馬陷高平之陣，麾戈佐淮甸之征。喋血鏖兵，一月三捷。勞旋飲至，論功莫二。洎乎天鑒厥德，用集大命；人祇叶應，風雨咸若。鼎運初建，國步猶梗，始則李筠犯順，長戟指闕，并人連禍，寇我北鄙。於是有大行之行，重進怙亂，棄德崇姦，幅員千里，生民被毒。於是有廣陵之役，千乘萬騎，如霆如雷，詢彼仇方，震疊區宇，翠華宵至，堅城旦下，連平二孽，有同符契，累朝以來，出師誅暴，未有若兹之奇速也。頃者華風不競，中國政微，五嶺三江，置諸度外，殊文異軌，六紀於兹，肇啓聖謀，驅攘寇亂，荆湖底定，南土晏然，燕薊之戎，

汾晉之孽也。燕巢幕上，朝不謀夕，邊事少間，理道無壅。嚴恭寅畏，一日萬幾，勤於己而泰於人，儉於躬而豐於物。明四目而高視，達四聰而遠聽。不侮鰥寡，恤天窮也；信及豚魚，遂物性也。惜力念耕耘之苦，推食閔介胄之勞，法家者流，既峻且密，乃詔大理，毋重刑名，俾盡哀矜，務從寬簡，減盜竊之罪，緩鹽麴之禁，好生之德，通於神明。若乃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商湯之戒慎也。側身損己，長轡遠馭，漢文之化導也。循名責寔，信賞必罰，建武之法制也。果敢決斷，從善如流，貞觀之風烈也。帝王之道於茲備矣，太平之業於茲成矣。由是祇見清廟，致其孝享，圜丘展禮，對越上元。一獻而天帝降止，再獻而神人以和，三獻而萬祿攸報，祥風拂袂，休氣繞壇，熙熙怡怡，羣心胥悅，國家大慶，衆庶共之。肆赦覃恩，俾民更始，與天合道，謂之應天。大無不覆謂之廣，遠無不至謂之運，博施濟衆謂之仁，智周萬物謂之聖。化成天下謂之文，保大定功謂之武，其德無際謂之至德，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伏惟垂日月之明，監億兆之情。凝旒端冕，昭受鴻名，如山岳之固，若松柏之貞。乾健不息，品物咸亨，承天之祐，萬壽千齡。

又《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册文開寶元年》 維開寶元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庚辰朔，二十四日癸卯，攝太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趙普，與内外文武臣寮，馬步諸軍將校，四夷酋長，耆艾緇黄八千三百人上言曰：『臣聞天生黎民，樹之司牧，非至仁無以守其位，非大號不能書其功。書契以來，簡編斯在，是以放勛光宅，居二帝之先，文命錫圭，冠三王之首。伏惟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陛下膺乾御宇，括地開基，威加海内，道涖天下。偏師南出而荆湘定，靈旗西指而邛蜀降。嘉穀屢登，休祥荐至，幾至刑措，汔用小康。爰考舊章，再陳嚴祀，六龍在御，百神受職，金石合奏，天地同和，明德惟馨，無文咸秩。昭事上帝而三靈允懷，陰隲下民則萬户胥悦，巍巍蕩蕩，煥乎成功。由是含生之倫，有位之士，同辭抗表，願增鴻名。陛下謙尊而光，固拒其請，羣心懇至，始曰俞哉。若乃其智如神，唐堯之美也；克諧以孝，虞舜之志也。生長萬物之謂道，照臨四方之謂明，播文武之英聲，廣仁聖之至德，合茲具美，用闡鴻休，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伏惟陛下盛德大業，治定功成，不矜於己，不有其名，坤厚載物，乾元利貞，温恭允塞，永協隆平。』

又《應運統天聖明文武皇帝册文太平興國三年》 維太平興國三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攝太尉皇弟廷美等頓首言曰：『陛下挺生奇表，誕膺元貺，鍾五行之秀氣，受三靈之眷命。肇自晉邸，入纂皇圖，恭勤日躋，孝友天縱。對越穹昊，秉兹小心，駕御英雄，恢以大度，言未出口，化馳若神，心之所之，威重千里。奄有萬國，逮兹三年。勾吴盡室以來朝，閩越稽顙而獻地，海隅倔强之長，浙右狡獪之俗，不勞折簡之召，悉歸輿地之圖。百年污俗，一夕丕變。至於遠夷之國，漠北之人，奉琛外府，述職有司者，蓋無虚月矣。羣臣等沐浴元澤，瞻望清光，如戴天焉，不知其高，如飲海焉，徒極其量。且夫太上立德，非名言之所及，三五建號，有皇帝之尊稱。相與測寸管以窺，設寸表以度。詠天地之大德，睇日月之末光。僉以爲陛下應運以居中，統天而垂教。總萬幾以聖，燭萬寓以明，裁成以文，底之以武。天工帝力，羣臣豈得而知，屈己狥人，上聖之所不免，至干天請，始曰俞哉。臣等因肆類之克終，屬在宥之方始，仰巍巍之德，罄拳拳之心。謹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蕃夷酋長，緇黄耆艾等凡七千四百五十四人，不勝大願，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明文武皇帝。伏惟陛下順考古道，對揚鴻休，克綏萬邦，永錫純嘏。臣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

又《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册文》 維咸平二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庚辰朔，七日丙戌攝太尉、兵部尚書、平章事張齊賢與内外文武百寮，諸軍將校，蕃夷君長等，再拜稽首上言曰：『臣等聞承天序以臨民，播神功而育物。符命昭晰，道德敷聞。非鴻名無以表其尊，非顯號無以明乎大，蓋王者法輿蓋於天地，聖人運舒慘於生成，上以答宗廟之靈，□以副人神之望。伏惟皇帝陛下握圖御極，觀妙宅中，纘二聖之丕休，兼列辟之通術，制事以簡，御衆以寬，天成歲□，人述日用。奉宗祐盡尊尊之禮，敘昭穆示親親之慈。至於蠲庸調之逋懸，削條章之靡密，窮神設教，便俗立防，内□公卿，外咨岳牧，嗇夫相慶，畝有餘粮，廷尉上言，府無積□。逮□乘秋講武，築臺觀兵，視學崇儒，右文宣化，非煙熏野，協氣凝霄。

昭格之功與時俱茂，耀臨之德與天比隆，此所謂神明胥悅，天人交應者也。繇是夷夏臣庶，不謀而集。咸以爲嘉運累洽，鴻猷允塞，宜受尊稱，以符至公，羣懇翕然，疏封五上，輿情難奪，帝命乃俞。夫昭德塞違，柔遠綏近，成均講道，宣室禮賢，七萃訓戎，五營練卒，邊城弛柝，絶域銷烽。大聖以叶三靈，大明以熙百度。以仁克己復禮，以孝奉先承統。該總徽美，煥盈宇宙。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伏惟陛下膺寶命於中夏，答祺祥於上元，跨越文景，焜煌羲軒，百祉斯永，九齡克延，無疆之慶，億萬斯年。臣等誠歡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又《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册文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卯》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二月丁亥朔，五日辛卯。攝太尉、工部尚書、平章事臣王旦與内外文武百官，馬步諸軍將校，及藩夷酋長，緇黄耆艾等再拜稽首上言：『臣等聞陟圜丘而禪方澤，所以勒崇垂鴻；鏤金板而書玉牒，所以飛聲騰寔。非蒼靈交感，無以兆丕應；非函夏宅心，無以建顯號。故齊聖合德，必有發揮，天意人欲，不可推拒。至於踐八九之遐迹，兼三五之徽稱，擁百神之休，爲列辟之首者，何莫由斯道也。伏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德寓天覆，英威霆斷，宅中黄而握祕紀，席蘿圖而操絶瑞。撫臨寰海，十有二載。清心而思道，正身而率下。茂陶唐欽明之姿，敦有虞忠利之教，體禹之勤儉，而未嘗滿假。法湯之寬仁，而濟之勇智；周武慈和，而人神胥悦；漢高豁達，而小大畢力。矧復講求令典，咨度善言，建大中於民極，刑敦敘於内治。物色遺彦，體貌宗工。重慎一成之文，辨明三至之謗。仁風溥暢，王度清夷。乃者邊候弗寧，疆吏致告，戎衣徂征，武節焱厲。揚威以靖亂，修明而繼好。包束干戈，示不復用，撫和荒遠，如樂之諧，此漢宣之功光祖宗也。先園俯邇，時思罔極，按歷修謁，奠獻悲涕。覽松檟而勤止，閱脂澤而儼然，此顯宗之孝通神明也。故得淵監儲祉，祺祥昭答。齋居乙夜，示朕蠟之期；靈門旭旦，垂圖書之錫。況施殊尤，眷命深厚，爰徇臣民之請，乃修曠絶之禮，協吉日，歷岱宗，親至上封，謁款太一，陳信辭於金策，銘休功於翠崖，彰帝王之盛節，爲天下之壯觀，誠千載之一時也。於是羣卿庶尹，虎臣爪士，閭里耆艾，夷邸酋渠，咸伏闕而言曰，陛下膺圖纂服，紹休聖緒，昭姓考瑞，繼誠先志，誠宜述宣鴻德，著於徽册。端委法坐，祇受尊名，兹事體大，不可闕也。陛下猶以撝挹冲讓，至於五請，始曰俞哉。夫體元則大之謂儀天，抱一守柔之謂遵道，寶命元應之謂輔德，明章通感之謂合符。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伏惟陛下總清明之妙用，蹟希夷之至言，生成而不宰，勞謙而益尊，永錫難老，垂裕後昆，增重九鼎，比隆黄軒。臣旦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又《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册文天禧元年正月辛亥》　維天禧元年歲次丁巳，正月辛丑朔，十一日辛亥。攝太尉天書儀衛使恭上寶册南郊恭謝大禮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旦與内外文武百寮，諸軍將校、藩衛牧伯、郡縣官吏、蕃夷酋長、僧道耆壽等再拜稽首上言曰：『臣等聞太上元始，道之宗也。應物而强名，穹昊清明，天之體也。因時而表德，惟重熙之嘉會，集三靈之休應，廣大悠久，法象昭著，增簡册之徽烈，繫天人之合符。伏惟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陛下睿知淵凝，聖謨天遠，恭睦而敦敏，文明而柔克。恢太平大定之業，慎持盈守成之戒。孝德本乎善繼，時雍始於惇敘，典禮樂以布王澤，則異俗咸懷，輯典章以恢邦教，則時文載郁，萬方在宥，百志惟熙。海外暢清淑之風，寰中歸仁壽之域。向以乾符紛委，坤珍紹至，故升中於天，而禮岱社，報本乎地，而享汾脽。廣虞巡之咸秩，舉漢祠之合祛，馨德格於上下，介福浹於遐邇。既而作靈宫以模太紫，爲至神之攸處，推尊名以周羣嶽，寔前載之未有。是以穹靈乃顧，高真荐降，協夢雲紀，覩神汾水。啓仙源於太古，諭寶歷於無疆，而復景亳鳴鸞，祈褫而濟物。睢陽按蹕，尊祖而建都，寅奉明威，昭報繁錫。稽得一善成之道，崇生□大之名，徽章極於範圍，盛則踰於載籍。溥天率土，鼓舞稱慶，由是圓首方足，不謀而同，以爲神貺益章，清寧之所輔。帝緒日遠，商周之莫京，賞善是圖，邦國之大業，盛美純備，兆庶之欣戴。竊惟稱謂，未昭懿鑠，敢稽古訓，式導羣心，詔旨下臨，深形謙拒，至於五請，始奉帝俞。夫克世丕基，惟新受命，感天也；膺録協期，躋俗歸厚，應真也；燕翼有初，蕃衍惟永，佑德也；高視繩契，爲之稱首，上聖也；齊明虚受，克念則哲，欽明也。矧以獻歲初吉，奉册於殊庭，次辛協辰，升禋於吉土。方交舉於盛節，宜誕

膺於茂典，率籲衆懇，俯伏丹闕，復露章五上，冀行前詔。陛下不獲已而從之。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伏惟陛下總列辟之令猷，紹九皇之至德，保佑黎獻，錫羡千億，與天比崇，萬壽無極。臣旦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

又　卷六《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册文天禧三年十一月丁丑》　維天禧三年歲次己未，十一月癸丑朔，二十五日丁丑。攝太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臣寇準與内外文武羣臣、諸軍將校、蕃夷酋長、僧道耆壽等上言：『臣聞陟泰壇，肆禋享，邦國之大事也；崇丕稱，表茂功，帝皇之盛節也。惟天祐聖，故珍符休命，必務乎昭答；惟人戴君，故鴻徽鉅典，必從其欣贊。我國家奮淳耀之烈，襲神靈之系，於皇聖祖，紹天闡繹，首中古之號，詒萬世之法，藝祖文考，創業垂統。爰舉盛禮，乃受丕名。肆重熙之在歷，本善述以昭孝。奉若成憲，斯惟至心。伏惟崇文廣武儀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濬明在躬，剛健成德，垂策以司契，順斗而布度，具用平之大智，講長世之善經，慎罰寶慈，勑農抑末。卑服彰乎克儉，旰食勤於屢省。五兵載戢，而殊方即敘；至神廣運，而洪化浮流。保合太和，妥綏有截，二十三載於兹矣。曩者霄極儲祉，真瑞應期，登封告成，刻號昭姓，寖尋汾畤，大報於坤元。推尊嶽靈，並躋於帝籙，聲明燀耀，福瑞紛沓，既而祕感冥應，飛朝旁戾。悟鴻源之濬邈，承淵宗之右序。乃復嚴師曲里，欽衆妙之本；設都睢水，表興王之壤。卜郊吉土，以謝貺穹厚；薦册泰館，以歸美真聖。禮樂之文著矣。天人之際交矣，方且凝神子蝯濩。繹照乎靚淵，遠猷是經；小心弗匱，崇建上嗣，億寧大本，萬邦斯正，重暉克明，繇是三泰之奥區，終南之靈阜，荐受符書之貺。』

又　《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册文天聖二年二月丁酉文前半闕》　禮恢儒也，矧乃永懷先訓。明發時思，雖遵易月之文，終守通喪之制。戚見七廟，而愾然如有聞；恩加九族，而歡然以相睦。人情大順，天道丕應，三邊絶警，五稼屢豐。屬至景之臨冬，因圜丘而肆類。中外臣庶，藩衛夷酋，咸以爲承休襲熙，重烈敷耀，宜享尊稱，用昭衆聞。而陛下虔鞏抑畏，載執謙慤，抗封五上，始降俞音。夫惟睿作聖，所以膺景命也；懿文經武，所以紹鴻業也；顯仁爲明，所以運羣物也；純孝爲德，所以刑萬方也。臣等不勝大願，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伏惟陛下徇黔首之戴，荷上靈之祥，躡九皇之遐蹟，保四海之永康，恢一祖二宗之聖緒，與天地而無疆。

又　《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册文明道二年》　維明道二年歲次癸酉，二月丁酉朔，十一日丁未。攝太尉具官吕夷簡等上言曰：『臣聞穹旻之垂景命，必資神睿之略；以庇於方夏，臣庶之沐利澤，必薦崇高之號，以歸於尊極。炎德初基，藝祖興運，造邦戡難，不憚濡足，神宗纂治，以聖繼聖，功德宏偉，充格天地，洎乎文考，内平外成，重明累洽，禮樂大備，莫不勉膺徽册，俯循羣請，度越乎前載，烜赫於無窮。洪惟尊號皇帝本神靈之系，憑積累之厚，享天下之富，而守以約；乘天下之安，而慮以危。以慈者，道之寶，乃恤孤而賑窮；以儉者，德之基，故澣衣而菲食。以天戒之可畏，間形責躬罪己之言；以人命之至重，每下欽刑慎罰之詔。乾乾翼翼，一紀於兹。故桀驁之俗，陶至化而面内。肖翹之類，被善氣以樂生，歲時大順，禾稼屢稔，乃詢輿議，刺舊聞，講希世之儀，舉盛德之事。仲春令序，土膏脉起，闢千畝之田。展三推之制，於是彤庭文武之烈，藁街夷裔之長。班白之老，緇黄之衆，屬陳盛禮，願進鴻名，中外一辭，封章五上。陛下矜其懇慤，始賜允俞。夫智迎事解，意發天合，不曰睿聖乎；興學招士，包戈遠服，不曰文武乎；居上凝命，御氣生物，不曰體天乎；執象觀妙，抱一無爲，不曰法道乎；靡惠不孚，靡幽不燭，不曰仁明乎；竭恭致養，率禮範俗，不曰孝德乎。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伏惟陛下因率籲之志，順歸報之隆，繄自天之祐極，用十世之延鴻，既壽而康，申錫無窮。』

又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册文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　維景祐二年歲次乙亥，十一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攝太尉、南郊大禮使、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千户、食實封四千五百户吕夷簡率内外文武百官、諸軍將校、藩衛牧伯、蕃夷酋長、僧道耆壽等再拜稽首上言曰：『臣等聞以至公御衆者，必有至公之議歸之；以盛德居上者，必有盛德之事尊之。歸之不可卻其誠，尊之無能辭其美，亦猶雲蒸雨施，天地之相合也；宫動商應，律吕之

相召也。推於至治，本乎自然。是以燔赫之儀，不戒而備，鴻懿之號，不謀而同。眇觀茫昧之初，逮乎繩契之際，司牧所暨，稱謂必昭。窺美大之迹，稽審諦之美，功由號顯，號以德隆，族勛重華，敷命甚美，其來尚矣。粵自炎德肇興，真人協應，傳繼之盛，夐出百王，莫不憲古御今。詒謀垂後，乘熙洽之會，順愛戴之心。典册備物，爲萬世法。恭惟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陛下紹累聖之緒，膺千齡之期，天贊慶靈，日躋濬哲，聲身律度，蹈伯禹之法，慴怛忠利，廣有虞之愛。若乃振舉廢墜，講求希闊，則躬執黛耜，修耕籍之儀，屏絶玩好，虔鞏祭祀，則精擇美璞，爲祼瓚之器。肇新鐘律，恭薦郊廟，鄙申韓之法，務蠲煩苛，宗黄老之言，尊高清浄，納忠堅讒，而辨邪正之分，念功忘過，而無喜愠之色。虚心應物，屈己從人，前疑後承。以熙夫庶績，左嘉右肺，以達於下情。間以螽螟爲災，衆庶艱食，寅畏靈譴，抑損徽名。惟德動天，其應如答。尚執撝沖之旨，夙申敦諭之言，而中外震悚，官師怫鬱。今懿綱載肅，治具畢張，綿宇安寧，含生茂遂，諏升陽之穀旦，展肆類之上儀，懷柔百神，崇侑三后。繇是大庭紳冕之列，荒服韋譯之人，麟趾茂親，虎賁雄帥。鮐背鯢齒之老，黄冠緇服之侶。咸謂美報方畢，繁祉具應，懇陳難奪之言，願復至尊之號。傾葵向日，雖極於輿情，鏤玉填金，未昭於丕矩。旅庭剡奏，五上一辭。陛下勉迪前尋，俯從衆欲。夫祇遹天命，修明憲度，皇猷無外，光被四表，欽文之謂也。講修鄰好，戡濟暴亂，睿知獨運，爚見萬里，聰武之謂也；知萬物之幾，妙天下之用，周流不測，變化無窮，聖神之謂也。歲歷更號，天符薦休，事沿盛唐，以冠元首。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伏惟膺穹厚之眷，荷祖宗之祥，置神器於安静，納天民於阜康，惟億萬斯載，保邦祚之無疆。』

又《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册文寶元元年十一月庚戌》

維寶元元年歲在戊寅，十一月癸巳朔，十八日庚戌。攝太尉、南郊大禮使、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萬一千九百户、食實封四千六百户臣張士遜率内外文武官僚、諸軍將校、藩衛牧伯、番夷酋長、僧道耆壽等再拜稽首上言曰：『臣等聞王者受命，上繫歲端，故謹五始之元以立極；天子至尊，孚令臣下，故總萬國之號以歸美。蓋夫據圖籙之正，握樞衡之寶，必有典册備物，表功於無窮，既以本顧諟之旨。又以納輸戴之誠，奉時若古，允繇斯準，神宋肇運，祖宗重熙，統一增鴻，克煇淳耀，善襲詒法，兹謂至公。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乾健離文，雷動淵默，清明禹昂，天光見乎表，濬哲幾敏，德音應乎遠。紹服嘉靖，勵精持循，偃兵講和，垂裳思治，乃質故載。酌先規，覽權綱，核名寔，詮墜緒之舊，靡不緝求，□謨之助，罔有攸伏。隆儒視學，探書受道，奮辭摛藻，星漢昭回，題毫拂素，龍鸞點絢。匪徒作者之壺，寔有化成之益。四見郊畤，中履農甸，祈報之誠達；陟配三后，並假二廟，尊親之孝展。考禮均樂，聲容以諧，備政詳刑，威賞自出，定著科令，辨章憲度。論材懋官，則髦士進；推恩卹後，則世禄蕃；惡比周之蠹，則斥險譖。近端良，遴左右之選，則圖宿艾，延讜直，敦族紏愛，合小宗於朱邸；練師選將，制新書於金匱。裕民絶横賦之暴，馭吏得善使之方。舜孳禹勤，敢或逸豫，仍歲康稔，庾庾饒衍，邊亭晏如，物無疵癘，懷生蚩蚩，不識烽燧之警。誦弦舞戚，比屋知教，獻琛摯玉，裔夷面内。屬陽升日至，帝饗習吉，靈歡交，瑞策舉。繇是卿尹羣辟，藩嶽師帥，洎千夫百夫之長，要荒之酋，都鄙之耆，緇黄之侶。率籲言而窺景鑠，咸願采春秋之二元。樂經之英華，洪範之思睿。擬議徽懿，褒合尊稱。陛下高居怵然，推而弗有，羣臣叫閽五請，始遷思報可，猶以祇眚徽貶，略褒節而揭初歷。至哉聖人，紓己徇下，損滿敦辭之旨。固已比皇勛，鋪帝猷，不矜不怠，自我折中，□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伏惟陛下儆置器之安，思守文之難，翕對丕名，懋恢令聲，畏天保民，通觀厥成，於皇萬年，如日之升，本支綿繇，福祚莫京。』

又《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册文治平四年》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庚戌朔。攝太尉具官韓琦與内外文武百寮、諸軍將校、藩衛牧伯、郡縣長吏、暨藩夷酋長、緇黄耆艾等再拜稽首上言：『臣聞天地育萬物而不責其報，然飛走之微，必時而有薦者，以知其本也。君德被萬寓而不有其名，然百辟之衆，必崇而有號者，以獻其誠也。故報雖不責薦，而知其本者天必享，名雖不有號，而獻其誠者君不違。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古今不能以易也。恭惟皇帝陛下自然之性，得堯之仁，不聞而式，紹文之聖。總

百行而無不備，探六藝而無不達。粵在宗邸，德充而晦，令聞莫遏，四海系心。譬夫大明將升，光氣前發，萬目瞻望，不可韜戢。及乎膺受聖託，纂隆皇緒，信默三祀，動謹先法，奉養長樂，孝惟克諧。內嚴宮闈而細大必修，外正紀綱而頹墜皆舉，攬威權以歸己，斡神化而獨運。下暨鰥寡，悉安其生，至於昆蟲，莫不被澤，其九族之睦也。俾先乎知道，其百揆之序也，本精乎任人，若夫延見邇臣，咨訪不倦，有虞之好問也；抑損浮費，用度日約，大禹之克儉也；緝熙光明，而德行以顯，周成之保邦也；綜核名寔，而賞罰必信，漢宣之圖治也。并會衆美，嗣興太平，故自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皆奉順聲教，無敢弗虔。固足以恢四聖之閎休，極百王之盛節者矣。廼者肇禋吉土，始見清廟，祭而受福，慶將逮下，下之報上，安可無述。臣等所以合中外之志，叩閽屢瀆，請上不稱，以形容於萬一。而陛下持易之謙，執道之契，德貫二儀而不自滿，功偕八世而無所矜，冲然弗居，可詔不下。自是輿情欝邑，更相責誚，以爲睿聖之烈，赫赫如此，而不能發揚而增大之，是不若飛走知本之著也。今三朝之吉，萬玉來會，重譯有貢，八音在廷。臣等幸於此時，冀畢前懇，封奏五上，莫匪傾竭。陛下猶敦諭數四，不得已而俞之。夫道濟羣生，而不言所利，體乾也；躬膺大命，而若固有之，膺歷也；化成天下，輝光而日新，文也；守在四夷，而兵革不試，武也；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也；親寧而萬國以歡，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伏惟陛下無前之績，本忘其名，徇衆之欲，勉而是誠。斯亦踵祖宗之舊，而慰夷夏之情，惟持其盈，以守其成，壽考萬年，以安以榮。臣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又《上尊號訖四京畿内德音治平四年正月》 門下：朕光膺眷命，祇紹蘿圖。遡惟守位之艱，浩若涉川之廣。恭勤矜慎，四載於兹。所幸方隅敉寧，歲時和順，比屋咸臻於富庶，懷生率底於緝熙。近者王公邇臣，百辟多士，咸扣閽而陳請，屢囊奏以露衷，共以徽名，加於菲質，龐鴻紀號，誠愧於祇承。愛戴傾心，重違於勤請，會兹元朔，圖上寶文，闡丕慶於皇家，劭先猷於祖烈。宜推渙澤，俯逮都畿，用伸曠蕩之休，以慰丕平之化。四京畿内見禁罪人，限德音到日。於戲！宅心御極，日慎於政經；覃下均恩，大孚於慶典。咨爾有衆，宜體朕懷。

朕嗣守大業，十有六年。永惟付託之重，夙夜祇懼，靡敢遑寧，賴天之休，方内乂安，蠻夷率服。乃自故冬以來，數冒大寒，浸以成疾，藥石弗效，遂至彌留，恐不獲嗣言，以詔列位。皇弟端王某，先帝之子，而朕之愛弟也。仁孝恭儉，聞於天下，宜授神器，以昭前人之光，可於柩前即皇帝位。皇太后、皇太妃、保佑朕躬，恩德至厚。凡在禮數，其議所以增崇，以稱朕欲報無已之意。方嗣君踐祚之初，應軍國事，請皇太后權同處分，應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期，理有必至，宗社之奉，其永無疆。尚賴股肱近臣，中外百辟，協輔王室，底綏萬邦，咨爾臣民，咸體朕意。

又 卷七《太祖謚議》 朕以易名之典，抑惟舊章，所以昭著聖猷，傳示來世，流芳垂裕，永永無窮，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惟大行皇帝稟上聖之姿，君至尊之位，契三靈之睠命，開萬世之洪基，應乎天而順乎人，聲爲律而身爲度，奄宅區宇十有七年。以乃聖乃神之功，守克勤克儉之德，躬決庶務，則日旰忘疲。廣覽羣書，則宵分輟寐，外誡畋遊之樂，内無耳目之娛，揭進善之旌，懸敢諫之鼓。解衣推食，憫戰士之勤勞；薄賦輕徭，念農人之疾苦。萬古皇王之道，平窺於掌握之中，三方僭偽之君，生致於闕廷之下，威加四海，德合二儀。三辰順而天道無差，兆民康而年穀屢稔，功已成矣，理已定矣。而猶小心恭己，詰旦視朝，既勤倦以勞神，致寒暄而遘厲，馬歸華嶽，方臻偃武之期，龍去鼎湖，遽促上僊之駕。今虔遵舊典，上易尊稱，謹案謚法，道德應物曰英，除亂靜難曰武，窮神知化曰聖，經緯天地曰文，陰陽不測曰神，功成民用曰德。若乃坐籌決勝，訓卒練兵，復吳蜀之土疆，弔交廣之生聚。畏天威者不召而至，慕皇風者重譯而來，豈不謂之英武乎？又若興起學校，搜訪隱淪，廣延儒雅之徒，樂聞俎豆之事，明王聖帝，靡不葺其祠宇，名山大川，靡不奉其禋祀，豈不謂之聖文乎？又若宸謀不測，睿略遐敷，先天而天不違，作事而事無愆，素功侔造化，智識洞元微。萬靈歸指顧之中，六合入牢籠之内，豈不謂之神德乎？太者表極尊之稱，祖者彰開基之德，洪惟清廟，永配昊天。伏請上大行皇帝尊謚爲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

又《太宗謚議》臣聞明一合道曰皇，德象天地曰帝。聰明文思，行也；堯舜禹湯，謚也。王者膺圖受歷，應天順人，美盛德而試諸難，騰英聲而節一惠。生有尊號，終受大名，垂諸簡編，如揭日月。伏惟大行皇帝允恭克讓，豁達神武。千年誕聖，彤雲紫氣之祥；五行鍾秀，日角龍顏之表。純孝因心，奉宣祖而尊嚴父；雍睦悌弟，翊太祖而肇興王。始者姬室下衰，梁王在位，謳歌獄訟，去周歸宋。至於出征，帝亦言邁，三靈改卜，百姓與能。陳橋有切諫之言，京邑無敢攘之患。市不易肆，遂登皇極，佐聖之功大也。乃荒魯邦，乃建元侯，內總熊羆，肅清禁衛。龍潛邸第，晦九五之迹；鳳德尹京，洽億兆之心。洎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大寶曰位，其命惟新，改元太平。符守文之代，於鑠軍政；協下武之時，應運之期至也。蕞爾汾晉，結援林胡，逆節亂常，兩朝三紀，勞人動衆，堅不可拔。帝赫斯怒，定議親征，矢石齊攻，金湯不守。折鐵易於摧枯，渠魁倏已銜璧。與民更始，惠如春陽。本封晉王，終定厥土，受天之命光也。漳泉入覲，混同文軌，杭越獻地，一統寰區。無思不服，無遠弗届。占城于闐之封，大食賓同之國，獻琛奉贄，歲無虛月。白鸚紫鵲之異，神麟丹鳳之靈，嘉禾連理，史不絶書，中孚之信及也。經緯天地，克定禍亂，政之大者必躬親之。高臺講武，臨軒選士，英儒贍文之鴻博，骨騰肉飛之傑俊。天下英雄，落吾彀中，升之峻級，待以清華，不數十年有登廊廟而定疆埸者，知臣之鑒精也。幽有鬼神，明有禮樂，墜典聿脩，無文咸秩，五展南郊之儀，一議東封之禮。籍田勸農，御樓肆赦，釋老之教，崇奉爲先，名山大川，靈跡勝境，仁祠仙宇，經之營之，致恭之誠廣也。求賢審官，化民成俗，爲政以德，惟刑恤哉。置詳刑之曹，下考課之令。菅蒯不棄，涇渭分流，時無遺才，吏皆守法，興廢繼絶，矜孤賑寡，視民如子，使無蹈乎水旱，思艱食爲憂，遐幽在念，籲天無所，增加使額，勤卹人隱。納隍之言遠也。俯仰山谷，詳延隱淪，修史氏之職，改班秩之稱，著治化之書，貞觀之風也。紀仙山之石，開元之事也。弧矢以威天下，善射通神，藥石以救齊人，仙方填委，樂正雅頌，無相奪倫，幸太學以談經，召儒臣而侍讀。卑宮室，則斲雕爲樸；減尊稱，則法天崇道。開理檢以登聞，升便殿而崇政，立儲定社稷之本，清心希夫庭之妙，治世之規備也。在宥天下，二十有二年，王澤深矣，機務詳矣。臣下之歸尊至矣，黎甿之受賜多矣。越書契以無倫，盡帝王之能事。還淳反古，如指諸掌，泥金檢玉，方卜近期。而鼎成龍至，聖駕上仙，萬方縞素，九成遏密。下臣奉詔，擬議徽烈，丕揚耿光，追惟古始，巢燧之際，載籍未備，炎黄已還，聲明有章。若乃兼商周之質文，總唐漢之雄盛，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敘全功與令德，實映後而輝前也。旁稽禮文，恭案謚典，應變無方，不疾而速，得不謂之神乎！施爲於民，裁成萬物，得不謂之聖乎！萬邦爲憲，帝德廣運，得不謂之文乎！保大定功，奄有九域，得不謂之武乎！夫法太初前志，謂太上立德，以宗禮經，有宗祀配天。惟千齡應運之君，爲百代不遷之主，請上尊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

又卷八《真宗謚議》伏以古之王者，申節惠之文，舉易名之典，取法於天地，陳禮於郊廟，蓋所以褒勸成德，彰示方來，著爲令猷，歷代不易者也。伏惟大行皇帝誕膺基命，祇嗣寶圖。席二后之慶暉，接五精之正統。業隆富有，德茂□乎，端繡扆以嚮明，偃琱戈而下武。四鄙清定，九區率順，面內之夷欵嚮，充庭之貢狎至。豐澤流麗，載謡洋溢，孰遠而弗達，胡微而弗浸。仍歲大熟，方內大寧。協百志以咸熙，總萬機而惟允；勵精以思道，廣聽而博納。刑罰止息，品彙阜滋，形忠利以宣猷，渙文明而施化。家興禮讓，俗躋仁壽，無爽物性，勤恤民隱；祇遹成憲，克務在寬。居無自我之規，動叶用中之道，乃至慎選列辟，體貌皇僚，疇咨蹇諤之臣，以箴主闕；濬發丁寧之札，以重農本。下民之言好問，聲色之娛不邇。九功灼敘，百吏肅謹，講求禮式，修明憲度政體以之畢舉，時俗以之於變。絜誠而致祀，欽容以事天，舉必率於齊蠲，奉必資於崇寵。精專祇戒，翕習示祥，天人之際已交，帝王之制兼盡。旋荷昭回之鑒，荐膺奥祕之錫，示先期於路寢，接珍御於紫闈。丕昭濯濯之靈，悦悟綿綿之緒。博觀品列，誕告方國，均同於純貺，載嚴於崇報。隆神麗之靖宇，範端邛之睟豫。紀節物於令甲，總使職於台宰，闡繹集虛之道，奉延御辨之游。茂講景儀，專致精意，聿詢夏諺，載事虞巡。祇建天家之封，親款后皇之祀。金庭順拜，緬尊於道蔭；旻壇薦類，式報於春禖。震耀采章之容，紛綸符瑞之富。且夫修明典則，祇祓燔貍，必歸美於祖宗，祈禠於兆庶。然後發渙汗之號，建尊顯之稱，昭祼盛之威容，騰英茂之聲烈。繇是振章天之藻翰，紀鏤石之信辭。鐘律均和，黼黻交麗。逮星灰之屢改，積

緹緗而彌廣。矧乃中禁之地，侔於上帝之府。金楹叢倚，鈿軸相鮮。邁炎漢之好文，盛開元之致治。朝廷無事，皇家多懽，處帝所之祕深，叶真風之冲漠。希微致用，睟穆居尊，體廣運於乾元，保久視於教父。齊皇極以敷訓，示太素以御民，固以守丕業於盈成，致懷生於茂遂，豈圖時有浸淫，疾生腠理。欻憑玉以大漸，遽脱屣而上仙，冢宰導乎遺音，天下瞻乎晏出，所以三靈憤慘，萬國號慕，穆卜惟吉，同軌赴辰。列哀仗以綺城，引龍輴於御道。虔遵禮典，上易徽稱，謹按謚法，經緯天地曰文，無幽不察曰明，法度明大曰章，通達先知曰聖，生善行德曰元，慈惠愛親曰孝。文以化成，明以臨照，章以垂憲，聖以廣運，元以法天，孝以述志。惟治也本乎至道，惟德也所以稱宗。則法舊史之明文，爲來葉之懿範者，蓋天之所命矣。請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

又《仁宗謚議》　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迹者，薦名曰天；至道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定議於帝。伏思自古帝王，膺大名，號大行，使金聲而玉振之，以紹乎無窮之聞者，帝莫盛於堯舜，王莫盛於禹湯也。蓋易名之典，下不得誄上，古者將爲至尊之謚，必質於郊，然后定之，所以推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自專也。洪惟大行皇帝躬上聖之質，承累聖之緒，流大漢之豈弟，承放勛之欽明也。包富有之業，而能守以約。攬泰定之基而弗恃以安，固嘗邈然馳視其未刑，俛然積思所不及，謂天命之匪易。乃嚴心戒懼，以答靈心之顧，謂民懷之靡常。乃函容照物，以陶善類之歸，知括萬慮而不可賾，恩隆四垠而不可形。如兩儀之無不燾載，如三辰之無不臨照。於時修廢官，繼絶世，禮高年，勤力穡，減常賦，卻末游，虚己以遇豪俊之材，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立賞罰而權衡之，章明典禮而黼黻之，宥恕刑獄而滌蕩之，惠安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逸，愛人力而不勞；人情莫不欲壽，輔其生而不傷。羣公庶尹，罔不交孚，相與謀王之朝；殊隣絶區，罔弗億寧，相與慕王之境；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罔弗祗順，相與立王之途。仁政之施，沛然其若是莫之能御也。矧復耕籍於千畝之田，祫祭乎先王之廟，報天之誠篤，則八奠於圜丘，嚴父之志盡。則再侑於明堂，宗室既蕃，則廣諸分玉之愛；邦統未昭，則豫有主鬯之屬。下議樂之詔，以考鐘石之和；置寫書之官，以綴經壎之學。邇英敷席，圖講藝也；凝機被宇，資味道也；藻思粹發，窮聖作也；飛毫洒落，肆天縱也。知聲色之靡伐於德義，於是乎屏燕飲之娛，知雉兔之獲殫於精神，於是乎絶盤游之欲。念織組之勤，則却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宫室之麗。西羌阻命，不欲久戍勞師，而遂納玉關之誓；南蜑肆姦，不欲深入薄寇，而自致蔀街之戮。時則有踰沙軼漠卓犖之貢委，應圖合課泓滈之瑞叢，四十二年於兹，可謂海内大治矣。竊迹羲皇之前，夐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揆厥所元，暨乎攸卒，未有如兹之盛者也。方將勒鴻休，受永佑，豈圖神機忽厭，邦釁上延。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雖在，空陳渭水之遊。嘉原既新，同軌畢至，下華蓋於北極，引龍輴之西巡，此萬國之所以摧心，三靈爲之變色。有司由是飭舊典，□丕稱，皇哉鑠乎！幾有以綏王靈而炳帝烈也。謹按謚法，一民無爲曰神，經天緯地曰文，通達先知曰聖，保大定功曰武，照臨四方曰明，慈德愛親曰孝。若乃羣生堪堪，鼓之舞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至神乎；制禮作樂，際天接地，煥乎而大備，非至文乎。惟宗廟之奉，實發先識，以建大本，非至聖乎；戴白之老，不知兵革之警，非至武乎；遐方荒昧之情，格於聰明而無所遺，非至明乎；敦敘九族，以述奉祖先之志，非至孝乎，粤自廟號之建尚矣。惟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其所以尊明盛德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鉅學，乃略於稽求，將天下之啓，期以克配大行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矣。惟功以創業爲祖，德以守成爲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曰仁宗。

又《英宗謚議》　臣聞惟天爲大，在形器而已分；惟君爲尊，抑德名而後顯。皇墳帝典，玉板金函，勒鴻垂休，略見方策。我宋受命，以作神主，乃武乃文，克明克類。故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靈之心，懷於有仁。保定之眷，永錫景祚，淳耀之烈，爰集治平。恭惟大行皇帝濬哲應期，泰清撫運，體乾元之剛健，涵陽精之光鑠。粤初清明在躬，隱而未見。則惟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極淵微。儲思養正，而聖功内充；處謙自牧，而物情已服。仁宗皇帝深燭天意，知人神之依，曰惟汝賢，授之宗器，乃懷抑畏，堅避歷年，不易乎世，無然歆羨，至誠達節，天下莫際其量。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歷數謳謡，諒非人事，遂膺圖

錄，正位凝命。景至而冬夏應，氣動而風雲從，震聲而離明，巽齊而兑説。既已保富有之業，席嘉靖之治，敕天之命，嚴恭勵翼。率時昭考之道，祇奉慈儀之尊，肇禋圜丘，誠志内盡，登祼清廟，孝思惟則，君道王體，大本舉矣。若乃勵精庶政，收采羣策，朝以聽決，至於中昃，夕而訪覽，迨於乙夜。稽考典刑，綜核名實，謹憲度，振綱律，中庸所謂審問慎思，篤行固守，其自致也悉矣。惟其體貌丞弼，優遇耆老，辨章才品，慎重名器。虚懷以待俊德，前席以盡嘉言，納用不專於親近，眷接無間於疏逖。推擇髦秀，以充册府，增置學官，以訓宗胄，惟日孜孜，每懷靡及。喜老氏之清净，則樂行其道；貴大易之簡易，而嘗以爲言。故無有作好，用敦乎儉，器服纔具，玩好不設，未嘗致意於觀於逸，於遊於田。宫室苑囿無所增飾，左右嬪御無一名號，爵罔及於私昵，恩無假於近習。夙戒戚里，微濯龍車馬之盛；裁省主第，無堂邑山林之侈。身先處厚，以示四方，此皆治古之盛事。哲主之懿繇，得其一二，足以垂光載籍，宣昭義問。矧翕受敷施，廣大悉備，兹士民之所目見，天下之所共聞者矣。至於寬仁温厚，煦然若春陽之布和；莊毅明察，凛然若秋霜之肅物。其稽古也，多識前言往行；其御今也，有以極深研幾。而猶罷朝則敷經於外閣，退食則開帙於内殿。惇序宗屬，撫懷戎狄，欽恤刑辟，蠲薄賦繇，惠養鰥獨，賑卹乏絶，凡曰仁政，不忘寤寐。儻若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更化而能久成，於萬斯年，永綏壽愷。則雄才大略足以彌綸於高厚，豐功遠烈足以輝掩於往初，以此積德，則三代不必企也；以此立威，則四夷不足攘也。上儀壯觀，遺風茂實，奇偉倜儻，竹帛不可殫紀，爰厭世之已早，遽乘雲而上賓。植璧於壇，顧金縢之靡兆；遺弓在地，悵龍馭之莫攀。因山已穹，同軌斯會，爰飭舊典，申詔近臣。參考歷代之法，崇薦對天之號。謹按議法，聖能法天曰憲，經天緯地曰文，剛德克就曰肅，保大定功曰武，重光奠麗曰宣，尊仁安義曰孝。若夫惟天聰明，惟聖攸法，惟臣欽率，惟民從乂，兹所以爲憲。典常是師，俊民用章，乂用明，以化成天下，兹所以爲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王道正直，罔失法度，兹所以爲肅。董正治官，威懷並設，六服八表，靡不承德，兹所以爲武。丕顯哉皇祖之謨，丕承哉三宗之烈。緝熙景訓，垂裕後昆，兹所以爲宣。持盈保成，夤恭戒懼，顧諟明命，克昌統業，兹所以爲孝。孔子曰：『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蓋禹湯文武，三代之英者，惟德有以當之，不在乎禹湯文武專其美也。是故繼韶夏，建鴻名，必本諸事業，質諸公論。考諸先聖而不謬，垂之萬世而不疑。則可以昭告於郊，錫命於帝，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言而可爲天下信，著而可爲後王法。蓋詩書所存，斷自唐虞以下，所以發揚盛德，詔於無窮者用此。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廟曰英宗。

又《神宗謚議》　伏以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澹然無極，而不可强名者，天也；感而後通，迫而後應，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者，帝也。夫人君之德□天，如此則可以配神明，享天地，小大精粗，無乎不在，尚何俟於外之文哉。然爲之臣子者，必列大功，紀大行，繼韶夏，崇號謚，刻之玉册，藏之金匱，歷之春秋，垂之後世，豈特貽觀者之耳目也。蓋所以揚祖宗對天之閎休，成萬世無疆之大業，其事豈小補哉。然下不得以誄上，古之道也。惟天子制謚於南郊，以明受之於天，不敢專也。故周官太史，漢官大行，寔掌其事，其歷世莫之敢已。恭惟大行皇帝天啓上聖，人與成能，其英偉之識，高明之學，微妙之德，雋傑之功，卓乎不可名象也。然非建顯號，施尊名，則何以加施於萬物之上，充塞於天地之間。以與堯舜文武比隆，而傳示無極哉！惟王者之迹熄久矣，綿綿延延，至於五代。四方遂分裂不合，聖人之道，浸以微滅。至宋受命，真人出，乃能合天下於一。聖子神孫，繼繼承承，緝禮典，協音樂，定制度，一軌量，正刑辟，招儒學之士，闡仁義之塗，然後先王之道，弛而復張，鬱而復發，而天下之治，幾於三代。及大行踐阼，超然遠覽，垂意當世，旻天之所以付予有宋者，既全安盛大如彼，而祖宗之積累德業，□豐融顯懿如此。苟不能繼志述事，以底□極治，則何以稱神靈之心哉？雖然，天下之治，必以三王五帝爲法，若秦漢以下，局促狹隘，紛糾鉤裂，蓋不足論也。□是咨諏諸儒，若稽古昔，協禮文，正法度，以庠序造士，以經術取人，以法理覈吏，以水土理財，以舍役息民，以考試任子，以六典正官，以品式馭用，以清議馭俗，罷兼并，抑末作，以一民之業；絀浮淫，務功寔，以致民之治；爲之師表，以教其不及；爲之醫藥，以救其夭死。爲之政以糾其偷墮，爲之刑以禁其暴傲。同度量以一之，正歷紀以齊之，昭文章比象以示之，爲等級度數以穆之。夫合祖宗，立原廟，隆至孝也；定郊

祀，□一天，緝上儀也；祀明堂，脩定配，正大典也；考金石，協聲律，復雅樂也；刺六經，紬百家，扶道術也；決萬機之務也，逾□日□，掌四方之奏也。至於夜艾，其拔士也。用其所長而棄其所短，其推賞也。紀人之功而忘人之過，尊寵儒術，駕馭豪英，所以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政，以成大功者，豈止數十而已哉。故十九年間，表裏晏然，德澤洋溢，蠭湧泉源，雲布霧散，符瑞應期，間見層出，俶儻窮變。若夫守謙抑，郤徽號，尚敦樸，去侈靡，內則繇安車蒲道，以致天下之養；外則合同宗遠屬，以章天下之睦。念英考之烈也，則抱終身之憂戚而致其慕；念光獻之慈也，則謹四時之祭而極其哀。罷徹畋游之樂，慎節燕私之娛。其道問學也，足以并包經術，綿絡天地；其縱神藻也，足以黼黻雲漢，陶鎔典謨。荀卿曰：『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矧復審計策，奮威武，飭邊備，正馬法，實府庫，利器械，廣倉庾，謹平糴，以兵法授諸將，以什伍教人民，誅奔軍叛師以作士氣，推高爵厚禄以勸有功。其所規恢萬世之策，可謂雄深而博厚矣。然而睿聖之心，乃在於安强中國，制勝無形，而不以觀武事。夸遠略爲務，故遣使旁午，婉辭飭幣，以固北敵之好。而息邊甿之勞，出師征誅，正名問罪，以拯夏人之患，而無過時之役。是以三垂晏然，兵寢不用，大化神明，恩施浹洽。與夫勞師遠攻，快心於□望之北，傾國殫貨，以鱗介易我衣裳者，豈可同日而論哉！惜乎大業未究，荆山鼎成，遽憑玉几，道揚末命，此四海所以殞心，羣臣所以泣血。乃相與稽舊章，圖徽稱，以表裏詩書，而與天地相終始也。謹按謚法，道德應物曰英，經緯天地曰文，乘德尊業曰烈，保大定功曰武，窮神知化曰聖，繼志述事曰孝。夫乂用三德，以應萬邦，非至英乎；綴禮緝樂，陶冶羣生，非至文乎；藏用以爲神，顯設以爲業，非至烈乎，不怒而威，不殺而服，非至武乎；嗣天制作，民莫得名，非至聖乎；繼述前烈，慈惠愛親，非至孝乎。皇皇乎真丕天之大律，王者之絶業，惟備道全美者，乃能與於此，粤廟號之建久矣。其間聖賢之君作，而應天下之治者多矣，然未有以神爲號者，抑神也者。妙萬物以爲言，而難其稱歟，抑天之所啓，以配大行之廟乎。書載益稱堯德，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蓋聖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大行皇帝尊謚，自天錫之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曰神宗。

又《哲宗謚議》　臣聞道有常道，名有常名，道無乎不在，而名未始有極，此道與名之常也。古之聖人，得道之常，以入於有，即其應物之迹，而名隨焉，雖所稱異號，而道之所謂常名者，固存乎其中矣。恭惟大行皇帝以天縱之聖，承百年積纍之業，越在幼冲，履帝之位，若固有之。體道以爲德，故寂然不動，有以見天下之賾，明而用晦，蓋不言者九年。及南面而聽天下，疏觀萬物，泛應曲當，其闔也開而天，其闔也淵而深。雖左右之人，莫察其喜怒之色，臨下以簡，制物以靜，可謂盛德之至，無得而名言矣。然臣考之前載，質諸先王，柔內直外謂之欽，經天緯地謂之文，思以作聖謂之睿，戡定禍亂謂之武。無小不見謂之昭，繼志述事謂之孝，於是竊盛寧德大業，著於事爲，而可以形容者，條列而擬象之。蓋外温恭而內允塞，敬天之威，遇災而懼，順帝之則，小心翼翼，動容周旋，必中於禮，望之如天之高不可度，就之如日之温而可愛，可謂欽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錯綜日躋其用，尊敬儒學，以緝熙於光明，罷黜章句之小道，發六藝之科指，可謂文矣。致虚以爲明，致一以爲思，思而後言，言簡而切，迫而後動，動而不捨，擴而充之，至於大而能化之聖，可謂睿矣。不令而威，不嚴而肅，偏師裨將，授以成筭，乘邊出塞，不頓一戟，開疆闢地，列障置守，羌人扶服而請罪，隴右稽顙而乞降，可謂武矣。吉之先見，獨觀乎昭曠之原，允聽萬事，而不惑於是非，取舍之際。富善人，敦有德，或自一言而知；難任人，聖讒説，或由一見而察。光被四表，不遺微小，可謂昭矣。遹駿其聲，丕承其烈，悼法度之板蕩，則當寧太息；憤姦罔之誣訐，則斂容出涕。政無小大，追復之，不奪於浮言，不移於異議。熙寧元豐之政，復行於今日，可謂孝矣。十有六年，海內乂安，百姓蒙福，天地協應，姦宄不作，神寶自至，祥光燭天，時和歲豐，物無疵癘，遐荒幽遠。氈裘毳服左衽之俗，莫不面內來臣，方慨然以有爲，以追迹三代之隆。志未就而上賓，此萬國所以摧心，三靈爲之變色，雖殫天下之美，固不足以名。而百辟卿士，齋心滌慮，合天下之心，即南郊之陽，以請命於上帝，乃按謚法。威儀悉備曰欽，道德博聞曰文，家方蓋平曰睿，闢境斥土曰武，聖敬日躋曰昭，繼志述事曰孝，□是衆德，以爲之名，垂示後世，於是爲稱。然古之王天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德之可宗者，莫大乎哲。昔之稱堯曰知人則哲，稱舜曰濬哲文明，稱成湯至於

帝乙，曰經德秉哲，稱文王至於武王，曰世有哲王。竊考大行皇帝運量酬酢，萬世可得而宗者，哲也。蓋帝之所難而王之所由興，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大行皇帝尊謚，宜自天錫之曰欽明睿武昭孝皇帝，廟曰哲宗。

又　卷九《太祖謚册》　維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三月壬戌朔，十八日己卯。哀弟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上言曰：『伏以膺圖受命，千年肇啓於洪基；表行稱功，萬世永揚於茂實。□哲王之懿號，乃歷代之通規，敢憑稽古之文，虔舉易名之典。伏惟大行皇帝量包四海，道冠百王，頃事周朝，實當大任。貔虎内權於萬旅，干戈外奉於四征，專戰伐而立功勳，歷艱難而紹皇業。三靈眷命，兆庶樂推。既應天以順人，乃變家而爲國。自臨大寶，光宅中區，端拱九重，留心萬務。鰥明而治，惟道是求。公車徵草澤之賢，束帛聘邱園之秀，勤恤民隱，澄清化源，秣馬厲兵，陳師鞠旅。偏將南征而湘中定，靈旗西指而劍外降。嶺表金陵，相繼而縛，削平區宇，混一車書。萬物於是由庚，二儀以之貞觀，然乃無爲而治。讓德於天，四登圜壇，告類上帝，神功聖德，冠絶古今，方修檢玉之儀，遽趣上仙之駕，訴穹旻而靡及，痛弓劍以俄遺，因山之陵寢既成，陟岡之孺慕何已。臣虔遵顧命，俾奉宗祧，徒知懷翼翼之心，何以繼安安之化。爰徵舊典，奉上尊稱，謹遣攝太尉、皇弟、協謀同德守正保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開封尹、兼歸德管内河隄等使、上柱國、食邑五千五百户、食實封一千七百户、齊王廷美，奉寶册，上尊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伏惟俯鑒至誠，允膺盛禮，陵遷谷變，長垂不朽之名，地久天長，永福無疆之祚。』

又　《太宗謚册》　惟至道三年歲次丁酉，八月癸巳朔，二十八日庚申。哀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臣聞天地之大莫能形容，聖神之功無所擬議，然而圓方之象，必取於強名，堯舜之稱，蓋從乎節惠。伏惟大行皇帝承天位極，執象臨人，其生也感大電之精，其出也應真人之運。聲身爲律度，道德作藩籬，若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如江海之量，無大不容。爰自歷數在躬，大横叶繇，舊疆來復，盡有江吳，戎輅親征，旅平汾晉，皆出於睿斷，運以聖謀。繫象不能賾其微，鬼神不能窺其奥，視宇宙於掌握，得英雄於彀中。宅諸夏以制四維，坐明堂而覲羣后，髽首貫胸之類，接武於藁街；景星甘露之祥，疊書於册府。在宥天下，二十二年。當是時也，靈臺偃伯，象闕懸書，甌脱弛禁，縣道率化，物無疵癘，歲有順成。積粟腐於太倉，豐財溢乎内帑，材官劍客，皆六郡之豪，分閫登壇，盡萬人之敵。自歷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於是賜民酺飲，展禮藉田，被衮冕於泰壇，躬俎豆於清廟，幸成均而視學。屢覩横經，紀延閣以垂文；嘗緬睿思，若乃生知多藝。天縱聰明，灑草隸之華，得琴棋之絶，擅弧矢之妙，洞元釋之微，皆作世模楷，出人意表，豈力學之攸及，寔振古之未聞。大哉邈乎，不可得而論也。然猶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温顔以盡下情，虚己以延讜議。一夫不獲，納隍之慮每深；萬邦有罪，在予之責尤切。至若省去徽號，漢后之不言聖也。杜絶田獵，元元之慮發狂也；屏藻丹之飾，夏禹之卑宫也；念黄沙之枉，成湯之祝網也。有一於此，猶謂之聖，況兼是數者乎。方將鳴鸞東夏，檢玉介邱，而天禍忽臨，仙駕長往，羣臣咽絶，願贖以身，百姓哀窮，如畏厥考，顧惟寡昧，虔奉丕圖，荒疚哀迷，懼不克荷。今因山甫畢，同軌咸臻，敢薦大名，爰稽載籍。詢博士禮官之公議，叶宰衡庶尹之輿情，定謚於南郊，得請於上帝。謹遣攝太尉、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臣吕端，奉寶册，上尊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恭惟聖靈，誕膺茂典，錫兹純嘏，俾盛業之無疆，播厥鴻休，垂永代而不朽，嗚呼哀哉。』

又　《真宗謚册》　維乾興元年歲次壬戌，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哀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上言曰：『夫謚以行成，號以功顯，法日而明者，蓋德之甚盛，稱天以誄者，惟名之至公，三五以還，何莫由斯道也。伏惟大行皇帝稟上聖之資，襲累仁之祚，緝熙嘉靖，丕冒統一，□成覆露，踰於二紀。昔者以維城之固，膺主器之重，班政□室，始基風化，纘戎在宥，昭前善繼，清明獨運，禹邛博臨。□幾而衆志熙，定心而萬物服。奉養長樂，極純至之性；協比九宗，隆敦睦之教。有陶唐之恭讓，同姬王之抑畏，慘怛忠利本於好生，焦勞敏給未嘗自滿。豁大度以含垢，詢善言而墜讒。勤軫幽隱，寶行儉樸，重糾刑之任，謹劭農之制，罰不濫而人趨本矣。廣薦能之路，嚴較材之式，官無邪而朝多士矣。述教條以勗郡國之吏，褒簡策以緝君臣之訓，倬天章以成憲，炳人文而化下，繹治古之閎論，敍彝倫於大中。物則昭明，政俗純固。曩以疆事猶警，武節方耀，

親巡河右，啓和戎之利，懷柔西鄙，納保塞之款，二邊寧晏，五刃銷戢，民用休息，物皆茂遂。職貢填於夷邸，歡謠溢於農畔。祇謁園陵，孝達乎神明；罷去羽獵，仁及乎飛走。誠和交感，休嘉震動，寶圖申錫，誕恢於景命；飂游胥接，逖知於遐胄。講崇報之則，振希闊之儀。勒成岱宗，答禮脽上，帝羣岳，祠仙李，築宮於神隩，薦册乎霄極。馨香齋栗，百神以修，欽翼靜慤，萬祥見表，休烈浹洽，德澤鴻邕。然猶處謙而歸勛不有，禔福而俾人大賚。絜元樞之至妙，穆道風於無外。巍巍端拱，稱首百王，遽厭黃屋之勤，奄從白雲之舉。函夏摧隕，攀號靡及，顧茲眇質，獲嗣丕構，哀窮迷憒，懼忝貽法，方中既啓，同軌赴期。考尊名節惠之文，合羣公庶尹之議。虔遵古訓，敢揚懿鑠。謹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户、食實封三千六百户臣馮拯，奉玉寶玉册，上尊謚曰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廟曰真宗。恭惟在天降鑒，昭膺茂典，錫祉流慶，與運無極，嗚呼哀哉。』

又《仁宗謚册》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九月戊戌朔，二十日丁巳。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名以賓實，謚以表行，先王之通憲也。伏羲氏躬法象，正五行，故首太皞之稱，有熊氏建中和，存萬世，故冠黃軒之號，彰大聖烈，義莫此先。恭惟大行皇帝粹天之武，純地之文，纘祖之道，繼昭之德。慘怛忠利，有唐堯之至仁；沉深寬博，有漢高之大度；身先敦樸，有夏王之克儉；己自抑畏，有高宗之無逸。昔在潛隱，早彰於睿聞；載登元良，益儲於羣望。天禧之年，永定倦勤，是資監輔，乃總機務。九域奠枕而晏謐，四表覆盂而安乂，人君之量，已表於沖年矣。及嗣宅大統，紹宣聖職，以大功馭羣品，以大定域羣生，以四海食宗廟，以天下養文母。於時遐邇砥礪，風化景開，賓廼老臣，斥去凶黨。賞不失勞而忠義勸，罰不遺近而權倖讐。若乃旌用讜直，開納諫諍，增言職之選，廣所未聞。復制策之舉，詢及在下，士得盡忠矣。播刑之迪，所尚在寬，閑臨便坐，親慮繫囚，申警攸司，增設科法，人以不冤矣。封先代之后，録功臣之世，民化而歸厚矣。察貢士之行，裁入流之冗，官修而無邪矣。矧復逮親邸以合族，幸學宮而尊教，杜斜封之啓寵，禁私謁之敗公。放后宫之御，以遂物情；發少府之藏，以廣平糴。致田廩以活艱食，賜爵幣以禮高年，採山抵禁，論者日報。故弛之以惠下，鑄錢亂幣，刑者歲積；故平之以利俗，加以戢兵而時動，得武之善經，當夏戎之不恭也。謀臣獻濯征之議，猶念暴師於外，卒勤款塞之請，儻寇之背叛也。上將建蕩平之策，猶慮勤人於遠，遂止深入之伐。自是二方之寇，冠帶而入朝；百越之長，梯航而請命。其禦戎懷遠之術，保邦息民之利長矣。至於明號令，信言動，遠聲色，屏佞任，邇英歲啓，惟講學之接，觀文燕居，必墳史之究，窮禮樂書射之蘊，洞陰陽圖緯之奥，斯又天縱神悟，上聖之兼得也。故能統一海内，四十有二年。熙緝光明，達於上下，三辰順軌，羣瑞昭錫，九薦陽祉，皆上帝之顯臨，再類合宫，極聖人之能事矣。方當歸勛祖考，謝德穹厚，大庭特室，垂拱無爲，不圖邦禍，奄弃宸極，三靈變景，萬類摧心。顧惟菲質，獲承丕緒，窮哀荒迷，懼弗克嗣。今考筮迪吉，因山有日。爰稽節惠之法，虔講至郊之文。丕承監觀，以易稱謂，謹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繹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韓琦，奉寶册，上尊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伏惟睿靈昭格，允膺大典，錫祚流慶，與運無極，嗚呼哀哉。』

又《英宗謚册》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七月丁丑朔，十六日壬辰。哀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王者則天以爲大，非號無以立隆；法日以爲明，非謚無以垂遠。故要之於終，擬而後言，以詔乎無窮之間者，易名之謂也。眇覩前聖，率循茲範，則我昭考之光烈，其不可闕也。恭惟大行皇帝濬哲自天，紹熙有宋。得一而清明奮，用九而剛健至，粤自毓德藩房，齒學庠序，不釋卷以究先王之道，不窺牖而知天下之事，此高宗之宅河朔也。仁宗皇帝雅知興世之量，遂定主器之託，謙鞏弗嗣，控慤歷年，終迫人神之望，勉徇社稷之計，此漢文之遜代邸也。及夫紹天纂歷，正位凝命，不遍覽六合而視已明，不遍視八荒而聽已達。綜覽萬務，而指諸其掌；役用衆智，而斷之以獨，歲未再閏，表裏禔福，洋洋乎聖謨神化，不可度已。若乃荷仁廟付畀之重，盡志乎三年之喪，思慈壽鞠育之深，竭誠乎四海之養。肇禋乎郊，而萬靈秩；始祼在廟，而八室顧，孝格於人祇矣。立嚴以救政寬，故道克

無弊；循名以核吏理，故下皆儆職。發廩贍歲，而流冗悉沾；除籍蠲負，而繫縲一空，澤深於黔細矣。至於好問不倦，納諫無壅，日臨經幃，以御講訓，間開別殿，延訪侍從。其用人也，拔於未顯；其求賢也，常若不及。廣宗子之學，親同姓也；增策府之員，羅遺俊也；籍兵於畎畝，復古教也；取才於跅弛，明馭術也。矧復敦樸以率儉，勤瑟以訓恭，後宮無職御之授，外家無封爵之過。輿馬之迹，不涉於苑囿；鐘鼓之音，不流於俎席。然猶□□抑畏，退託不逮，日昃而聽理，夜分而程奏。五上徽稱，□抑而未命；再詔庶位，直言而箴闕。於斯之時，憲度清曠，品式明備，文武各致其用，農工不奪其力。北有悍敵，款附而□□；西有黠羌，文告而伏辠，何其德之隆、治之盛歟！夫惟創業之□固勞，守成之功易怠。今乘大□，而慮益深；御丕平，而精益勉。雖商言武丁，周云成康，亦未有純風之可擬也。宜夫天錫永命，以閎闡我祖宗之統業，而夏后勤德，忘於勞身。文王憂民，訖至損壽，遽弃天人之寶，上從颺歎之駕。三辰霧慘，兆姓血泣，肆及涼菲，獲奉寶訓，哀窮荒感，懼弗克承，因山戒期，同軌畢至，一二鄉老，洎百工庶尹，相與節大惠。稽舊章，謁款於郊，得請於帝，仰謀稱謂，以對光鑠，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奉寶册，上尊謚曰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廟曰英宗。伏惟睿靈在天，昭鑒逮下，膺是典禮，永祚來，嗚呼哀哉。』

又《神宗謚册九月己亥》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九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哀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大象無形，孰窺於奥妙；至人無己，理絶於稱謂。然而萬物並作，道亦强爲之名。兆姓樂推，號焉以表其德，自書契所載，帝皇相因，有見於今，率由斯義。嗚呼！曾未若我聖考，道濟天下，而未始有其善；功冠帝者，而不自有其成。歸美祖宗，屏郤徽稱，雖欲頌次，無得而名。至於誄行飭終，勒崇垂後，以詔於萬世者，義不敢已。恭惟大行皇帝挺生知之資，席勃興之運，尊德性以服仁義，道問學以熙光明。爰自妙齡，克廣德業，迨膺寶命，垂福黎元。言動以爲法則，聲身以爲律度，文參乎象象，音中乎磬夏。於以考訓詩書，更正禮樂，美教化，勵風俗，修舉廢墜，剗除弊蠹，綱紀文章，粲然可述，品程條式，按之可行。至於務農訓兵，理財均力，急於所先務，行之以不倦者，要以正心誠意爲本。且承顔兩宫，篤温凊之養；昭事十世，增悽怵之感。厚天倫之愛，禮同於家人；屈帝妹之貴，首執於婦道。閱新史則泪落簡册，享原廟則哀動左右，罷郡國之獻，節苑囿之幸。無歌鐘燕游之娱，無田獵馳騁之好，宫室以弗廣，池臺以弗繕。府寺是嚴，溝郭是固，此自家以刑國也。爵諸王之後，續功臣之世，任宗子以職事，課郡吏以法令。蠲減賦租，寬省徭役，抑兼并，禁游末，修水土之政，增農田之官。聯比閭以寓兵，按什伍以司盜，出使者以問疾苦，舉逸民以振滯淹。延對草茅，褒表嵓穴，蕃夷之長，日齒内朝，遐徼窮陬，如附畿甸，此自近以及遠也。籍天田，粟盛於是乎潔；弛禁籞，芻蕘於是乎往。哀矜庶獄，闊略小過，發常平以賑乏絶，儲義倉以救饑踣。仁無施而不偏，物無微而不格。至於除戎器，班馬政，親程材官，指授將略，兵習其帥，士萃所屯，隱雷霆於軍聲，伏龍蛇於陣勢，其静也淵默，其動也天行。左顧而楚越潰，右睨而河隍闢。殊絶之域，狙獷之渠，覆其巢穴，携厥種落。相與列毳裳，弁髦首，頓顙屈膝，四面而至。請事於鴻臚者，接屬不絶，陰陽調和，符瑞沕潏，靈芝産於宫楹，慶雲覆於洛水。麒麟至，龍鳳擾，抑而弗奏者，詎可殫紀。若夫郊以一天，配以一帝，丘澤有辨，寢廟有制，旂常車服，以昭文采，鍾鑰度量，以正聲律。審渾儀，定曆象，立五學以造士，咸奉於經術，復三省以正官，率循於古訓，蓋十有九年，覃精於此。樸皇質，雕唐文，補帝典，張王綱，照臨若日月，變化如神明。善政至於累百，大功逾於數千，辯者莫能悉談，智者不可勝計，爲之而不有，視之以餘事，洋洋乎旋乾闥而闢坤户，三代以來，未之有也。祖功宗德，自我光之，文昭武穆，自我長之，辟癰明堂，自我章之，朱崖幽垠，自我荒之，巍巍皇皇，何以尚之。當時斯也，天下安於泰山，神器重於九鼎，積勤宵旰，遽爽晦明，生民無禄，昊天不弔，弃我黄屋，歊乘白雲，望車轍者，猶徯乎東巡，思軒臺者，不敢以西向，末予小子，煢煢在疚，獲嗣丕訓，罔知攸濟，王公卿士，稽合典禮，以謂移御上宫，升祔清廟，於兹有日矣。宜刺六經之文，以聯八室之號，夫聖而不可知者，道之妙，物無以稱者，名之尊，堯勛舜華，禹文湯武，并包衆美，庶幾萬一，是用滌蠲牲幣，有請於郊，人謀天同，錫兹定命，鏤以玉册，藏之金匱，薦於几筵，告於宗社，於以示至公而彰大信，施罔極而垂無窮，謹遣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清源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

百户、食實封二千二百户蔡確，奉玉寶玉册，上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曰神宗，伏惟威靈在天，對越於下，於皇受之，式時昭鑒，維萬斯年，永裕於後，嗚呼哀哉。」

又《哲宗謚册》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哀弟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曰：「臣聞神妙萬物，故民莫得名；尊無二上，故下不得誄。然有其迹者，因名之所歸；命於天者，固誄之所從出。是以《詩》、《書》以來，曰帝與王，生有丕稱，沒存顯號，擬議形容，蓋有不可廢者已。恭惟大行皇帝聰明剛健，出於天縱，深智遠識，洞照幾微。神考早弃萬邦，屬以宗社，踐阼之日，寔在幼冲，委政簾幃，恭默淵靜。年甫及冠，而猶沉潛用晦，十年不言，廟堂宗工，左右携僕，朝夕陪侍，莫能窺其彷彿。一旦親政，獨運神斷，指顧號令，聳動中外，延登勳舊，屏斥姦回，威聲所加，雷迅電擊。於是祖述先業，詢圖治道。熙寧元豐之際，美政良法，切於世務，便於人情。可施於今，可傳於後者，莫不斟酌增損，舉而行之，申嚴制度，□□典刑，振肅媮惰，扶傾起廢，填苴補闕，品式防範，粲然一新。西戎亂常，侵侮邊吏，狃於姑息，日益驕熾。赫然一怒，收擊羣策，聽任裁決，終始不疑，選將練兵，指授方略，寬其銜勒，責以成效。故王師所向，囊括席卷，執俘斬馘，動以千計，横山天都，耕牧要地，建麾列戈，十據八九，遺醜窮蹙，寖以孤弱，情見力屈，扣關請吏。而俯徇其志，亟下詔書，與之休息，隴右舊帥，接踵款塞，殊鄰遠俗，莫不震慴。若夫祀一天於圜丘，以克享上帝之心，作新宫於方澤，以終成昭考之志；三講嚴配希闊之典，以親饗明堂；載收館御圖像之容，以祕藏内閣。孟祀於原廟，則致恭進退，不憚陟降之勤，祼將於太室，則輝泪歔欷。有動人之色，内則躬率子職，尊事兩宫，容典儀物，多所崇益。至於仁心所加，惻隱善類，嘗謂一言之失，不可以廢人，羣小伺隙，巧詆忠良，而委曲保全，卒不使陷於横議，邇英講讀，至樂賢之詩，則咨嗟稱頌，擢講官於不次，而寘之侍從之列。彗星見象，則側躬寅畏，深飭輔弼，以進賢退不肖。答天之戒，邇臣進對，間有異論，則締聽熟察，灼見是非，可否之間，必處其當。詳延多士，燕見紬繹，寸長片善，靡不褒旌，從官褻御，作爲姦欺。雖素所優假，行法不貸，訪問疾苦，勤恤民隱。釋逋□以惠疲瘵，損帑藏，發倉廩，以振貧窮，凶年荒歲，經營拯救，惟恐不及。凡所以事神治人，曲盡誠敬，孝愛之風，昭格幽顯，嘉言德意，聞於在位。文明武烈，見於有爲，天受神寶，不求自至。珍符瑞牒，洋溢外府，謂宜翕受純嘏，永錫難老。而視朝聽政，不避凝冰，積勤遘厲，奄至彌留。率土崩心，如失怙恃，顧惟眇質，嗣服大統。無窮追慕，哀莫能勝，因山告成，先遠卜吉，清廟九室，升祔有期，節惠易名，實惟舊典，率籲衆志，稽謀於天，闡揚休聲，昭示來世。以章可大之業，以永無窮之傳。謹遣攝太尉、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申國公、食邑八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六百户臣章惇，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曰哲宗。伏惟靈德在天，昭鑒不遠，誕膺典册，比隆唐虞，錫羡邦家，萬世無斁，嗚呼哀哉。」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二《太祖皇帝紀二》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詔改元，大赦天下，國號大宋。【略】三月壬戌，有司上皇高祖文安府君謚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高祖妣崔氏謚曰文懿皇后，陵曰欽陵。皇曾祖中丞府君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曾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后，陵曰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謚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祖妣京兆郡夫人劉氏謚曰簡穆皇后陵，曰定陵。皇考武清府君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略】（開寶九年）二月癸卯，羣臣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以燕晉未平，不許，羣臣復以立極居尊爲號，乃許。【略】冬十月癸丑，皇帝崩於萬歲殿。聖壽五十，殯於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明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五年，再加上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又 卷三《太宗皇帝紀》 太平興國元年冬十二月甲寅，大赦天下，改元。【略】（太平興國三年八月）甲戌，羣臣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神文武皇帝【略】（太平興國六年）冬十月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德廣孝皇帝。【略】（端拱二年）冬十二月庚申，詔曰：「古先哲王託居人上，蓋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虚名？矧乃皇帝之稱已極崇大，爰自唐室始加美號，徇臣子之愛戴，著方策之典常。踵事增華，積習無改。朕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五之舊制，深懼賓實之有踰。憮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祇稱皇帝。」上又謂宰相曰：「『皇帝』

二字，亦不可兼。蓋起於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比欲止稱王，但以諸子封王爲不便耳。」羣臣上表請復尊號，上不許。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詔去「文武」二字，乃許。【略】至道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略】（至道三年二月）辛丑，皇帝不豫。三月癸巳，皇帝崩於萬歲殿。聖壽五十九，殯於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己酉，葬永熙陵。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至仁應運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五年，再加上尊謚曰至仁應運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又　卷四《真宗皇帝紀》　（咸平二年秋八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略】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赦天下，改元。【略】（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戊辰，大赦天下，改元。【略】（大中祥符元年六月）辛亥，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秋八月己丑，上太祖太宗尊謚。【略】（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乙亥）又加上太廟六室尊謚。丙子，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帝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略】（大中祥符九年）冬十一月乙卯，詔改元。【略】（天禧三年）秋七月壬申，羣臣上尊號曰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立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略】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改元。二月庚子朔，大赦天下。詔：自今中外所上表，咸去稱號。羣臣請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皇帝，從之。庚戌，皇帝不豫。戊午，皇帝崩於延慶殿。聖壽五十五，殯於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天聖二年，加上尊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慶曆七年，再加上尊謚曰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又　卷五《仁宗皇帝紀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略】（天聖二年）冬十一月甲午，加上真宗尊謚。丁酉，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略】（明道元年冬十一月甲戌）改元。【略】（明道二年春二月丁未）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略】（明道二年）秋七月戊子，詔曰：『比年以來蝗旱作沴，郡國交奏，日月相仍，豈朕德之不明，將天時之適爾？夙夜循省，咎實在予。自今尊號去「睿聖文武」四字，仍令中外各直言極諫，朕將親覽焉。』【略】（景祐二年）秋七月戊戌，羣臣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略】（寶元元年）秋七月丙辰，大臣以將郊上尊號。上曰：『唐穆宗謂：「彊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居我於無過之地。」朕常愛斯言。』羣臣請不已，上刊『英睿』二字而受之。於是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

又　卷六《仁宗皇帝紀二》　（慶曆元年冬十一月丙寅）大赦天下，改元。【略】（景祐元年九月辛卯）大赦天下，改元。【略】（嘉祐八年）三月辛未，皇帝崩於福寧殿，聖壽五十四。甲午，殯於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冬十月甲午，葬永昭陵。元豐六年加上尊謚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又　卷七《英宗皇帝紀》　治平元年春正月，改元。【略】四年春正月丁巳，皇帝崩於福寧殿。聖壽三十八，殯於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英宗。秋八月癸酉，葬永厚陵。元豐六年加上尊謚曰體元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又　卷八《神宗皇帝紀》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改元。【略】己卯【略】羣臣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皇帝。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非先王令典，願陛下推而不居。』上用光言，不許，遂終身不受尊號。【略】（熙寧十年）十二月壬午，詔改元。【略】（元豐三年）七月甲戌，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何必加崇稱號以自飭哉？秦漢以來，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宅士民之上，凡虛文繁禮，悉已革去，而近司羣辟，猶或時以稱號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稽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略】（元豐八年三月）戊戌，皇帝崩於福寧殿，聖壽三十八，殯於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冬十月乙酉，葬永裕陵。紹聖二年，加上尊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崇寧三年，再加上尊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政和三年，改上尊謚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又　卷九《哲宗皇帝紀》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略】（紹聖元年）夏四月癸丑，改元。【略】（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略】三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己卯，皇帝崩於福寧殿，聖壽二十五，殯於

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七月壬寅，葬永泰陵。崇寧三年加上尊謚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政和三年改上尊謚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又　卷一〇《徽宗皇帝紀一》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申）詔改元。

又　卷一一《徽宗皇帝紀二》　（政和七年春正月）癸丑，皇帝崇尚道教號教主道君皇帝。【略】（重和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朔，大赦天下，改元。【略】（宣和五年秋七月）庚午，羣臣上尊號曰繼天興道駿文神武睿聖皇帝，上不許。【略】紹興五年四月乙未，道君皇帝崩。聖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十二年八月乙丑，歸殯於龍德宮。十月丙寅，葬永祐陵。丙午加上尊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又　卷一二《欽宗皇帝紀》　（宣和七年十二月）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母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詔改元。【略】（靖康二年）五月庚寅朔，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紹興三十一年，金國使來，言皇帝去冬崩，聖壽六十一。七月癸未，謚曰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建隆元年二月）壬戌，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幽都縣令朓謚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祖妣崔氏謚曰文懿。曾祖兼御史中丞珽謚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祖涿州刺史敬謚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祖妣劉氏謚曰簡穆。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弘殷謚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陵名號謚皆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兼判太常寺事漁陽竇儼所撰定。

又　卷四　（乾德元年九月）甲寅，羣臣三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從之。

又　卷七　上初命宰相譔前世所無年號，以改今元。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閱其奩具，得舊鑑，鑑背有「乾德四年鑄」，上大驚，出鑑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皆不能答。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僞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上乃悟，因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上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

又　卷九　（開寶元年九月癸未）羣臣三表上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丁亥，詔從之。

又　卷一二　（開寶四年）八月甲申，羣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詔答曰：「余雖以興化爲心，未能力致，儻便以成功自大，是所難安。」羣臣再奉表，訖不允。

又　卷一七　（開寶九年）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易以「立極居尊」，上不得已，許之。【略】

十二月癸巳朔，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

又　卷一九　（太平興國三年八月）甲戌，羣臣奉表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明文武，凡三上，許之。

又　卷二二　（太平興國六年）冬十月癸酉，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

又　卷二九　（端拱元年春正月）御乾元門，大赦，改元。

又　卷三〇　（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詔曰：「古先哲王，託居人上，蓋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虚名。矧乃帝王之稱，已極崇大，爰自唐室，始加美號，狥臣子之愛戴，著方策之典常，踵事增華，積習無改。朕亦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五之舊制，深懼賓實之有踰，憮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辛酉，呂蒙正等奏曰：「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省去，羣情莫不震駭。」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蓋起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比欲止稱王，屬以諸子封王，爲不便耳。朕志已定，卿等毋勞再奏。」甲子，趙普率百官上表，請復尊號，表凡再上，皆不許。戊辰，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

又　卷三一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御朝元殿受册尊號，曲赦京城繫囚，改元。【略】

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五月乙未，又改鑄「淳化元寶」錢，上

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又　卷三三　（淳化三年九月）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上曰：『但時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願也。溢美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

又　卷三七　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德音改元。

又　卷四一　（至道三年六月）己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上大行皇帝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太宗。

又　卷四三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又　卷四五　（咸平二年七月）乙巳，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詔不允，自是五上表，乃從之。

又　卷五二　（咸平五年）八月甲子朔，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應道章德聖明仁孝，不許。自是凡三上，繼以面請，卒不許。

又　卷五六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御朝元殿受朝。大赦，改元。

又　卷六一　（景德二年九月）癸酉，羣臣三上表，請加尊號曰崇文廣武應乾尊道聖明仁孝，不允。【略】

（十二月丁酉）京畿父老百三十人對於長春殿，賜帛有差。先與羣臣同上徽號，雖不允其請，特有是賜。

又　卷六八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

又　卷六九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丁巳，羣臣五上表加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從之。

又　卷七〇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卯，御朝元殿受册尊號。

又　卷七四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丁卯，羣臣詣閤，奉表加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欽明上聖至德仁孝，不允。五表，卒不允。

又　卷七九　（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略】

（丙子）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不允。表三上，從之。詔俟尊册聖祖畢，受册。

又　卷八〇　（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辛亥）詔仙官、仙經之號有犯聖祖名者，咸改之。

又　卷八七　（大中祥符九年）壬辰，羣臣上表請以來歲受尊號册寶，不許，自是五上表，乃許之。

又　卷九四　（天禧三年秋七月）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不允，凡五上，從之。

又　卷九八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詔改元，移今年南郊恩賞就二月朔頒行。【略】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朔）又詔自今中外所上表章，省去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之號。羣臣再表請復稱之，不允。乃別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癸卯，詔從之，然亦不果受册。【略】

六月己亥朔，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上大行皇帝謚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真宗。

又　卷一〇〇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太后詔改元。上讀詔，號泣者久之，謂左右曰：『朕不忍遽更先帝之號也。』

又　卷一〇二　（天聖二年秋七月）甲辰，羣臣表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又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皆不允，表至三上，乃從之。

又　卷一〇五　（天聖五年秋七月）己未，上以災異數見，詔羣臣毋得因郊祀請加尊號。時太后欲獨加尊號，遣内侍諭輔臣，輔臣力言不可，太后從之。乃別下書諭中外。

又　卷一〇九　（天聖八年秋七月）戊辰，羣臣請上皇帝尊號曰聖文睿武體天欽道仁明孝德，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顯功隆運仁壽慈聖，皆不許。表三上，卒不許。

又　卷一一一　（明道元年）十一月甲戌，上以修内成，恭謝天地於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略】

（十二月丙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凡五上，乃許之。

又　卷一一二　（明道二年六月）戊子，詔以旱蝗作沴，去尊號中『睿聖文武』四字，告於天地宗廟，令中外直言闕政。

又　卷一一三　（明道二年十二月）上初改元曰天聖，議者謂『天』字於文爲二人，二聖人者，執政以悦莊獻太后也。後改『明道』字，於文

爲日月並，猶與『天聖』義同。時仍歲旱蝗，執政謂宜有變更，以導迎和氣。丁巳，詔明年改元曰景祐。

又 卷一一七 （景祐二年秋七月）戊戌，羣臣請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表五上，從之。

又 卷一二〇 （景祐四年三月）庚午，奉國留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爲武定節度使，禮部侍郎、同知樞密院章得象，並爲户部侍郎，尋改德用爲安德節度使。仍更武定軍曰武康軍，時言者以武定犯真宗諡號故也。【略】

（閏四月）己卯，改昭武軍爲寧武軍以犯宣祖諡號也。

又 卷一二二 （寶元元年秋七月）丙辰，羣臣表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德，上不許。羣臣五上表，上謂宰相張士遜曰：『唐穆宗云：「彊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虚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意。』士遜懇請不已，上不得已，乃詔『英睿』二字不稱，餘從所請。【略】

（十一月）庚戌，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

又 卷一二三 （寶元二年三月）丁巳，鑄『皇宋通寶』錢。國朝錢文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院議，因請改曰『豐濟元寶』，上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

又 卷一二六 （康定元年二月丙午）改元，仍於尊號去『寶元』二字，悉許中外臣庶上封議朝政得失。

又 卷一三二 （慶曆元年秋七月）甲子，詔將來南郊，羣臣無得請加上尊號。

又 卷一三四 （慶曆元年十一月）大赦，改元。

又 卷一五一 慶曆四年秋七月癸亥，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羣臣毋得上表請加尊號。

又 卷一六〇 （慶曆七年三月）丙申，詔羣臣無得以郊祀請加尊號。

又 卷一六八 （皇祐二年三月）戊戌，詔羣臣毋得上尊號。上謂輔臣曰：『比遇大禮，輒加徽號，豈稱朕所以奉神昭孝之意？』文彦博等曰：『陛下嚴父以配上帝，則臣子亦有愛戴君父之心。』伏奏至於三四，上不從。彦博又以請，上固拒之，乃奉詔。

又 卷一七五 （皇祐五年秋七月）癸丑，詔羣臣毋得因郊祀請加尊號。

又 卷一七六 （至和元年三月）庚辰，德音改元，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又 卷一八四 （嘉祐元年九月）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

又 卷一八九 （嘉祐四年六月）己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羣臣所加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虚文，非所以答天戒。』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既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且今天下未可謂至治也。陛下不受徽號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虚名而損實德。』上曰：『朕意亦謂如此。』故弼等表五上，卒不許。敞時兼領禮部名表，當撰表辭，先勸弼以不宜爾，弼憮然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敞不得已爲撰五表，仍密奏三疏罷之。

又 卷一九七 （嘉祐七年）秋七月壬子，詔秋季有事於明堂，羣臣毋請加尊號。

又 卷一九八 （嘉祐八年四月）戊戌，司馬光上疏曰：『【略】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

又 卷一九九 （嘉祐八年）八月庚辰，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

又 卷二〇〇 治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

又 卷二〇五 （治平二年秋七月）辛卯，羣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睿孝皇帝，詔答不允。

又 卷二〇六 （英宗治平二年九月壬戌）司馬光言：『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悦順。竊見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叡智聰明，徽柔懿恭，享兹鴻名，云何不可？正以邇者暴雨爲災，五稼漂没，編户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

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心。況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補萬分之一也。』

呂誨亦言：『羣臣四表請上尊號，未蒙俞允，有以見宸衷謙抑之至也。然自霖雨以來，責躬引咎，詔求讜言，祇若天戒，顯揚英聲茂實，亦恐非今日之宜。羣臣抗章，蓋迫人情，亦拘常禮。臣伏望陛下因時災譴，思所以應變之實，鴻名盛美，抑而弗居。俟郊廟成禮，天人協和，然後俯順羣情，增崇徽號，於體爲順。如允臣所請，望宣諭輔弼，所上第五表，批答宜丁寧訓告，以斷封章，謙德彌冲，式孚於外，天下幸甚。』

光既上言，復面有開陳，上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終不允。

又　卷二〇八　（治平三年十月）丙午，羣臣以來歲元會，表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皇帝，詔不許，五表乃許之。

又　卷二〇九　（治平四年）春正月庚戌朔，羣臣上尊號册於大慶殿，太尉奉册授閤門使轉授内常侍，由垂拱殿以進。

又　卷二二四　（熙寧四年六月）庚申，羣臣上尊號曰紹天法古文武仁孝，詔曰：『夫道以常無常名爲尊，乾以不言所利爲大，朕所憲焉，至於崇飾徽號以臨四方，非朕所先務也。方命有司議合宫之配，以昭嚴父之孝矣。乃當前受寶册，自爲光榮哉！無使大禹之不矜不伐，漢光武之禁人言聖，獨見稱於前世也。』自是三上表，終不允。

又　卷二五四　（熙寧七年七月）癸卯，羣臣請加尊號曰紹天憲古文武，詔不許，自是五上表，終弗許。

又　卷二八三　（熙寧十年秋七月）辛酉，羣臣拜表上尊號曰奉元憲古文武仁孝，詔答不允。表五上，終不允。

又　卷二八六　（熙寧十年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旦改元爲元豐。

又　卷三三六　（元豐六年閏六月）庚子，王珪等請上仁宗徽號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英宗曰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

又　卷三三七　（元豐六年秋七月）戊辰，百官赴太廟，奏告上徽號於仁宗、英宗室。

又　卷三四一　（元豐六年冬十一月）癸卯，奉仁宗、英宗徽號册寶於太廟。

又　卷三五八　（元豐八年秋七月）丁酉，宰臣、執政、中散大夫、卿監、宗室正任團練使已上，赴南郊壇立班，請大行皇帝尊謚於天。翰林學士鄧温伯言：『奉詔告天請謚，天賜之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曰神宗。詔恭依。

丁巳，詔頒大行皇帝尊謚廟號，羣臣奉慰如儀。

又　卷三六四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

又　卷三九三　（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寅）詔：『内進中書省檢會故事，將來服除，百官等合拜表上尊號。朕惟先帝臨御天下十有九年，威加四方，澤被萬物，功德可謂博矣。然羣公卿士每上徽號，則拒而不受，其謙厚不伐，至矣！眇眇之身，紹承統緒，夙興夜寐，不敢遑寧。今近司稽用典故，以爲喪禮之除，百官當崇尚徽稱，此豈朕所以銜訓嗣事，紹休前人之意哉？將來服除，依元豐三年詔書，更不上尊號。咨爾中外，體朕意焉。』

又　卷四二四　（元祐四年三月）己丑，詔今後每遇大禮，更不上尊號。

又　卷四九八　（元符元年五月）丙寅，詔以六月朔，改元爲元符。初議改元，上謂輔臣曰：『前代元鼎之類，皆明白如何？』章惇曰：『元符最好，其次有真符，寶符，皆不及。兼寶字皆先世末歲所稱，如天寶皆是。』上曰：『如此即且作元符。』曾布以爲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裏作元符觀，後以火廢，則元符之號，亦不甚佳。自云已嘗論奏，更不欲紛紛，故默而止。

又　卷四九九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

宋・晁公邁《歷代紀年》卷七《正統六・皇宋火德》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姓趙氏，諱匡胤，宣祖昭武皇帝第二子，母昭憲太后杜氏，世居涿州，以後唐天成二年丁亥二月十六日丁酉生。周祖征李守貞，召寘帳下。世宗朝爲嚴州刺史、永州防禦使、定國、義成、忠武節度使，自殿前都指揮使充殿前都點檢。恭帝嗣位，改歸德軍

節度使，加檢校太尉。顯德七年正月，鎮、定言戎人入寇，恭帝命太祖出征，次陳橋驛。諸軍推擁南歸，自仁和門入，內降制禪位，卽皇帝位於崇元殿，年三十四。國號大宋，都汴京，以誕日爲長春節。乾德元年，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開寶元年，上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四年，加上『興化成功』四字，三上表，不允。九年，上尊號曰應天廣運立極居尊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在位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崩於萬歲殿，年五十，葬永昌陵。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曰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天禧元年加今謚。

紀年：建隆三年。起庚申，正月改元。止壬戌。乾德五年。起癸亥，十一月改元。止丁卯。開寶九年。起戊辰，十一月改元。止丙子。【略】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諱炅，宣祖第三子，太祖母弟也，晉天福四年己亥十月七日甲辰生，初名匡義。太祖卽位，領睦州防禦、殿前都虞候，賜名光義，授泰寧節度，加平章事，行開封尹兼中書令，封晉王，班宰相上。太祖崩，奉遺詔卽皇帝位於柩前，年三十八，以誕日爲乾明節，改曰壽寧。太平興國三年，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明文武。六年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九年，加上『至仁明德』四字，三上表，不允。端拱二年，詔省去尊號，百僚固請復尊號，終不允。淳化元年，別上曰法天崇道文武，詔除『文武』二字。三年，上尊號曰明聖仁孝立武，五上表，不允。至道元年，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止聖至仁，五上表，不允。在位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崩於萬歲殿，年五十九，葬永熙陵。初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天禧元年加今謚。

紀年：太平興國八年。起丙子，十二月改元。止癸未。雍熙四年。起甲申，十一月改元。止丁亥。端拱二年。起戊子，正月改元。止己丑。淳化五年。起庚寅，正月改元。止甲午。至道三年。起乙未，正月改元。止丁酉。【略】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諱恒，太宗第三子，母元德皇后李氏，懿德皇后苻氏母養之。開寶元年戊辰十二月二日，庚戌生。初名德昌，太宗卽位，封韓王，改名元休；進封襄王，改名元侃；行開封尹，進封壽王，立爲皇太子，改今名。太宗崩，卽皇帝位於柩前，年三十，以誕日爲承天節。咸平二年，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五年，加上『應道章德』四字，五上表，不允。景德二年，加上『應乾尊道』四字，三上表，不允。大中祥符元年，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三年，加上『上聖至德』四字，不聽。天禧元年，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三年，上尊號曰體玄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乾興元年，詔省去尊號，別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在位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崩於延慶殿，年五十五，葬永定陵。初謚曰文明章聖元孝，天聖二年加謚文明武定章聖元孝，慶曆七年加今謚。

紀年：咸平六年。起戊戌，正月改元。止癸卯。景德四年。起甲辰，正月改元。止丁未。大中祥符九年。起戊申，正月改元。止丙辰。天禧五年。起丁巳，正月改元。止辛酉。乾興一年。壬戌。正月改元。【略】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諱禎，真宗第六子，母章懿皇后李氏。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四月十四日生，初名受益，封慶國公，拜忠正節度，進封壽春郡王，加中書令，改建康節度守太保，進封昇王，立爲皇太子。真宗崩，卽皇帝位於柩前，年十三。真宗遺制：軍國事權聽皇太后處分。以誕日爲乾元節。天聖二年，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八年，加上『體天欽道』四字，詔不允。明道二年，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七月，詔去睿聖文武。是年三年，皇太后崩，景祐二年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寶元元年，加上『寶元英睿』四字，詔去『英睿』二字，以景祐字冠於舊號。康定元年，省去寶元字。嘉祐四年，加上『大仁至治』四字，五上表，不允。在位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葬永昭陵。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元豐六年加今謚。

紀年：天聖九年。起癸亥，正月改元。止辛未。明道二年。起壬申，十一月改元。止癸酉。景祐四年。起甲戌，正月改元。止丁丑。寶元二年。起戊寅，十一月改元。止己卯。康定一年。庚辰。二月改元。慶曆八年。起辛巳，十一月改元。止戊子。皇祐五年。起己丑，正月改元。止癸巳。至和二年。起甲午，四月改元。止乙未。嘉祐八年。起丙申，九月改元。止癸卯。【略】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諱曙，太祖曾孫，濮安懿王第十一子，母仙遊縣君任氏。天聖十年壬申正月三日生。景祐二

年，仁宗養於禁中，授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賜名宗實。寶元二年，還邸，遷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固辭不拜。七年，爲皇子，改今名，遷齊州防禦使、鉅鹿郡公。仁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年三十三，請皇太后權同處分。以誕日爲壽聖節。治平元年，皇太后還政。治平四年，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在位四年，正月八日崩於福寧殿，年三十六，葬永厚陵。初謚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元豐六年加今謚。

紀年：治平四年。起甲辰，正月改元。止丁未。【略】

帝諱頊，英宗長子，母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慶曆八年戊子四月十日生。初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賜名仲鍼。英宗即位，遷安州觀察使，封兗國公，授忠武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進封潁王，立爲皇太子。英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年二十。以誕日爲同天節。熙寧元年，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三上表，不允。二年，再上，復不允。四年，加上紹天法古。七年，上紹天憲古。十年，上奉元憲古，並不允。在位十八年，三月五日崩於福寧殿，年三十八，葬永裕陵。初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紹聖，二年加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崇寧三年更定今謚。

紀年：熙寧十年。起戊申，正月改元。止丁巳。元豐八年。起戊午，十一月改元。止乙丑。【略】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母欽成皇后朱氏，熙寧九年丙辰十二月七日己丑生。初名傭，授天平節度，封均國公，改彰武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立爲皇太子。神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年十歲。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誕日爲興龍節。元祐八年，太皇太后崩。在位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崩於福寧殿，年二十五，葬永泰陵。初謚曰欽文睿武昭孝，崇寧三年加今謚。

紀年：元祐八年。起丙寅，正月改元。止癸酉。紹聖四年。起甲戌，四月改元。止丁丑。元符三年。起戊寅，六月改元。止庚辰。

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諱佶，神宗第十子，母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壬戌十月十日□辰生。授鎮寧軍節度，封寧國公，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遂寧郡王，改平江、鎮江兩鎮節度，進封端王，又改昭德、彰信兩鎮。哲宗崩，皇太后定册，即皇帝位於柩前，年十九，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未幾還政。以誕日爲天寧節。在位二十五年，禪位皇太子，居龍德宮。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北狩，紹興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崩於大金五國頭城，年五十四。七年，凶問至行在所。十二年八月，梓宮至自金國，以紹興府會稽縣上皇山爲殯宮，陵曰永佑。

紀年：建中靖國一年。辛巳，正月改元。崇寧五年。起壬午，正月改元。止丙戌。大觀四年。起丁亥，正月改元。止庚寅。政和七年。起辛卯，正月改元。止丁酉。重和一年。戊戌。十一月改元。宣和七年。起己亥，二月改元。止乙巳。【略】

孝慈淵聖皇帝諱桓，徽宗長子也，母顯恭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庚辰四月十三日己酉生，賜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封韓國公，拜興德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京兆郡王，改名烜，又改今名，拜司空、武昌節度，進封定王，立爲皇太子。受徽宗內禪即皇帝位，年二十六。以誕日爲乾龍節。在位一年，金人再內犯，攻陷京師，明年北狩。今上嗣位，上尊號曰孝慈淵聖。

紀年：靖康二年。起丙午，止丁未。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帝系一・帝號》　僖祖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諱朓，漢京兆尹廣漢之後。生於燕薊，仕唐，歷永清，文安，幽都三縣令。建隆元年三月，追尊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略】陵曰欽陵。在幽州。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加謚曰文獻睿和。【略】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諱珽，僖祖子。歷藩鎮從事，兼御事中丞。建隆元年三月，追尊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曰康陵。在幽州。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加今謚。【略】翼祖簡恭睿德皇帝，諱敬，順祖子。歷營、薊、涿三州刺史，周顯德中，贈左衛上將軍。建隆元年三月，追尊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曰靖陵。在幽州。本曰定陵，乾興元年七月改。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加今謚。【略】宣祖昭武睿聖皇帝，諱弘殷，翼祖子，母曰簡穆皇后劉氏。仕周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顯德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崩，贈武清軍節度使。建隆元年三月，追尊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在開封府開封縣，今奉先資福禪院即其地。乾德二年，改卜於河南府鞏縣。景德四年，析鞏、偃師、緱氏、登封縣地，置縣曰永安，以奉陵寢。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加今謚。【略】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諱匡胤，

宣祖第二子，母曰昭憲皇后杜氏。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二月十六日，生於西京夾馬營。仕周爲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顯德七年正月四日，受周禪於崇元殿。年三十四。乾德元年十一月，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開寶元年十一月，加號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九年十月二十日，崩於萬歲殿。年五十。太平興國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葬於永昌陵。在河南府永安縣。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元功大孝。五年閏十月，再加今謚。年號三：建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改乾德，乾德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改開寶。太祖開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宰臣趙普等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興化成功聖文神武明孝至德仁孝，表三上，詔答不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皇弟晉王率羣臣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以汾晉未平，燕薊未復，不欲稱『一統太平』，詔答不允。二月五日，晉王等復上表，請上尊號曰應天廣運立極居尊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表三上，詔允所請，候郊禋畢受册。及禮成，有司將奉寶册行禮，復詔止之。

《十朝綱要》：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諱炅，宣祖第三子，母曰昭憲皇后杜氏。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十月七日，生於開封府浚儀縣崇德坊護聖營官舍。初名匡乂，建隆元年改名光義，爲殿前都虞侯、睦州防禦使。八月，遷太寧軍節度使。二年七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德二年六月，加兼中書令。開寶六年七月，封晉王。九年十月二十日即位，改今諱，年三十八。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明文武。六年十一月，加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端拱二年十二月，詔省去尊號。淳化元年正月，羣臣復上尊號曰法天崇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崩於萬歲殿，年五十九。十月十八日，葬於永熙陵，在河南府永安縣，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太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五年閏十月，加今謚。年號五：太平興國九，雍熙五，端拱三，淳化六，至道四。【略】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諱禎，真宗第六子，母曰章懿皇后李氏。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四月十四日生。初名受益，七年三月授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八年十二月，遷特進、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二月，加中書令。二年二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行江寧尹、建康節度使，進封昇王。八月，立爲皇太子，改今諱。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三。天聖二年十一月，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明道二年二月，加尊號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七月詔省『睿聖文武』字。景祐二年十一月，加尊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寶元元年十一月庚戌，加號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康定元年三月，詔省『寶元』字。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十月二十七日，葬永昭陵。在河南府永安縣。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年號九，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寶元二，康定一，慶曆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宋朝會要》：乾興二年正月一日，改天聖。天聖十年十一月六日，改明道。明道三年正月一日，改景祐。景祐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改寶元。寶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改康定。康定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慶曆。慶曆九年正月一日，改皇祐。皇祐六年四月一日，改至和。至和三年九月十三日，改嘉祐。

孝宗，高宗皇帝之子也。初，藝祖皇帝六世孫秀王娶夫人張氏，以建文元年丁未歲十月二十二日生上於秀州嘉興縣。是夜赤光滿室，如日正中，高宗皇帝知其生有聖瑞，詔鞠於宮中。紹興三年二月，授和州防禦使，賜名瑗。授貴州防禦使。五年五月，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十二年二月，授檢校少保，進封善安郡王。十七年六月，授常德軍節度使。三十年二月，立爲皇子，改賜名瑋。授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三十一年十月，授鎮南軍節度使。三十二年五月，立爲皇太子，改今名。六月十一日，受內禪，即皇帝位。年三十六。淳熙十六年二月，遜位於光宗皇帝，退處重華宮，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紹興五年六月九日，崩於重華殿。年六十八。謚曰哲文神武成孝，廟號孝宗。慶元三年六月，加謚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

又《帝謚》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能官賢才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後加上『紹統同道冠德昭功明聖』十字。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初謚憲仁聖哲慈孝。聖能法天曰憲，施仁服義曰仁，通達先知曰聖，能官賢才曰哲，視民如子曰慈，繼先述事曰孝。後加上十字。華協於帝，恭已無爲，循道也；恢洪

祖業，潤色增光，明功也；汲汲爲學，業業致孝，茂德也；小心翼翼，光被四表，温文之謂也；保大定功，遵養時晦，順武之謂也。合『憲仁聖哲慈孝』之號。

又《廟號追尊》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五日，有司言：『追尊四廟，合撰帝后謚號、陵名。』詔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撰進。三月二十四日，竇儼請上皇高祖文安府君謚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曰欽陵。皇祖中憲府君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曰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謚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曰定陵。皇考太尉府君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詔恭依。

九月九日，太常禮院言：『將來皇帝御崇元殿，備禮册四親廟。按禮文，天地、宗廟之饗及出征、巡狩、大射、養老皆博士引卿，卿引皇帝。惟追崇祖宗不載太常博士贊引之事。唐大中初，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皇帝於宣政殿授玉册，遣宰臣以下持節奉册赴太廟。授册日，帝既御殿，百僚拜訖，乃降階，跪授册於太尉。拜授訖，禮官俟太尉奉册出宣政門，然後升殿。伏請自今凡皇帝親行禮，皆太常卿贊導禮奉引。』奏可。二十七日，帝御崇元殿，備禮，遣使奉册上四廟謚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五日，詔曰：『朕以寡昧，獲奉宗祧。恭膺累洽之祥，汔致小康之理。乾文詔錫，瑞命荐臻。仰承孚佑之仁，上賴眙謀之慶。迫於輿誦，將議升中。蓋以答三靈之眷懷，奉二聖之登配。戒期有素，講禮惟夤。且念建號施名，蓋率遵於典故；奉先尊祖，宜罄盡於追崇。考於舊史之文，仍存加謚之制。即當講求茂實，蹈咏鴻徽。備物典章，祇薦於寢廟；侑神宗祀，對越於高明。庶盡冲人之心，以報昊天之德。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宜令所司，定加尊謚。俟封禪禮畢，擇日恭上寶册。』七月八日，詔宰臣王旦撰謚議，參知政事馮拯撰太祖謚册文并書，趙安仁撰太宗謚册文并書，拯又書謚寶文。

八月一日，王旦上議，請加謚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詔恭依，遣官告天地、廟、社，仍命配座玉册并書廟文并載新號。

十一月二十七日，帝於朝元殿備禮，奉祖宗尊謚册、寶，再拜授攝太尉王旦，奉之以出，安太祖册、寶於玉輅，太室册、寶於金輅，詣太廟奉上。

五年閏十月十一日，詔曰：『猥以眇質，獲紹寶圖。緬念聿修，居懷若厲。此者躬延真馭，啓迪帝先。孚祐黎元，積豐功於上古；保綏宗社，垂鴻慶於後昆。錫羨聿昭，感慰交集。是敢揚祖禰之丕烈，增典册之徽稱。茂展孝思，用□燕翼。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擇日備禮奉册。』

十八日，中書門下與禮官等參議，請加上僖祖曰文獻睿和，順祖曰惠元睿明，翼祖曰簡恭睿德，宣祖曰昭武睿聖，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詔恭依，仍俟上聖祖册禮畢奉上。命樞密使王欽若撰僖祖册文，陳堯叟撰順祖册文，參知政事丁謂撰翼祖册文，宰臣王旦撰宣祖册文，向敏中撰太祖册文，王欽若撰太宗册文，並并書。

六年十月三日，宰臣、攝太尉王旦奉册、寶詣元德皇太后廟，改上徽號曰元德皇后，升祔太宗廟室。

天禧元年正月九日，帝詣文德殿備禮奉寶、册，拜授攝太尉向敏中，持節奉册升輅以赴太廟。翌日，敏中奉上六室。

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曰：『先皇帝臨御八紘，憂勞萬務，兩巡河朔，親統戎師，以樽風沐雨之勤，成展義省方之事。繇是殊鄰修好，中夏偃戈，西裔稱藩，三邊絶警。牛馬休於林麓，疆畝遂其耕耘。路罕拾遺，家無轉餉。丞民老幼，得全其生。二十年間，最爲隆盛。而謚號之内略其威武之稱，中外之人咸有吁嗟之論。斯豈朕奉揚先烈、褒顯世功之意也。始於前歲，嘗議增加，屬奉山陵，因而稽緩。今者數禋俯及，孝饗方伸。瞻二聖之舊規，有追崇之茂典。用昭美稱，式播無窮。宜於先帝謚號内用此意重詳定，加二字爲八字。仍令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以聞。』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請加上真宗謚號曰文明定武章聖元孝皇帝。詔恭依。【略】

（慶曆）七年七月八日，詔曰：『先皇帝繼聖御圖，右文敷化，睦鄰講好，封代告成。二紀之間，三代可復。載惟謚號之册，未殫善美之文，夙夜靡遑，人神觖望。屬肇修於元祀，宜加上於徽名，傳之無窮，庶申永慕。將來南郊，宜增真宗皇帝謚，如先朝再上祖宗謚號之儀。其令兩制、太常禮院詳定以聞。』八月十一日，命宰臣陳執中撰加謚册文，樞密使夏

竦書。二十五日，翰林學士張方平請加上真宗謚號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詔恭依。

二十六日，召近臣觀册，書真宗加謚位版於崇政殿。初，帝跪設位版，書畢，再拜，涕泣久之。十一月十五日，詔學士院撰加上真宗謚號樂章。二十五日，帝詣大慶殿，備禮奉真宗加謚册、寶，拜授攝太尉陳執中，持節奉册升輅，赴太廟奉上。

神宗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詔：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尊謚宜上至十六年，有司詳具典禮聞奏，仍於大禮前擇日奉上册、寶。五月二日，詔加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尊謚改作奉上徽號，仍令三省官、雜學士以上與太常寺官同詳定，以禮部尚書撰議文。閏六月四日，詔改差翰林學士鄧潤甫撰仁宗、英宗徽號議文。二十五日，宰臣王珪等請上仁宗皇帝徽號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是日，又上英宗皇帝徽號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七月二十七日，詔仁宗皇帝徽號册文命宰臣王撰撰，門下侍郎章惇書；英宗皇帝徽號册文命宰臣蔡確撰，中書侍郎張璪書；兩朝徽號寶文命尚書右丞王安書書。十一月二日，帝詣大慶殿，備禮奉徽號二寶授左僕射王珪，赴太廟奉上仁宗室。又授徽號寶、册於右僕射蔡確，赴太廟奉上英宗室。

哲宗紹聖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帝謂輔臣曰：『祖宗謚號各加至十六字，神宗皇帝今止初謚，尚未增加，宜考求典故以聞。』宰臣章惇等對曰：『祖宗加謚，歲月不定。真廟初加八字是天聖二年，今神宗祔廟已十年，故事加徽號必在南郊前，謹如聖旨討閱以聞。』三月四日，詔曰：『朕恭惟先皇帝經德秉哲，君臨萬邦，十九年。若古之道，考其政事，功烈之茂，匹休三王，而謚號所紀，曾未之以究宣萬一。朕嗣有大業，懼德不類，無以光於前人。蓋聖人之在天下也，神化獨運，民無能名，而盛德形容，言可擬象。矧是追崇之禮，固存列聖之規。其率舊章，申加徽號，用揚顯烈，垂之無窮。先帝謚號具今，宜增上徽號十字，如祖宗故事。令三省、樞密院官、御史中丞、雜學士已上，同太常寺集議聞奏，仍令禮官詳具禮以聞。』【略】四月二十七日，詔加上神宗皇帝徽號，於大禮前三日行禮如故事。五月十一日，尚書禮部言：『增上神宗皇帝徽號係大禮前三日皇帝初齋日，大慶殿爲明堂，欲乞文德殿行發册、寶之禮。』從之。【略】十八日，宰臣章惇等請上神宗皇帝徽號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略】

徽宗崇寧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詔曰：『哲宗皇帝聰明睿知，天性夙成。嗣服之初，遵養淵默，洎總威柄，發揮疆剛，黜除奸回，修復法度，熙豐之政，燦然再新。十有六年，底於至治。而謚號所紀，未能究宣。朕自纘承，因心則友，凡在典禮，必極其隆。仰稽追崇之文，具存祖考之訓。雖體道之妙莫顯於言聲，而御世之經可求於擬象。載揚丕烈，昭示無窮。宜加上哲宗皇帝謚號共爲一十六字。令三省、樞密院官、御史中丞、雜學士、太中大夫以上，與太常寺同共集議合增徽號，仍令禮官詳具典禮以聞。』二十八日，詔曰：『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在天下，而以政事治之。若稽唐虞三代之隆，垂裕萬世，無疆之統，與天地造化相爲終始。其功德之盛，豈言之一二所能該徧！而奉上徽號，循用舊章，必假丕楊，著之典册，紹聖之詔，竭意追崇，當時議臣講求弗盡。夫帝德廣運，非「運德」也；巍巍乎其有成功，非「建功」也。言既未安，理亦隨失，殆未足以仰慰在天之神，而昭示於後。哲宗皇帝屢欲更定，未及脩行。肆予纘承，安敢輒止？宜令三省、樞密院官、御史中丞、雜學士、太（宗）［中］大夫以上，與太常寺同共集議，禮官詳具典禮以聞。』五月六日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撰更定神宗皇帝、增上哲宗皇帝徽號議文。六月六日，命宰臣蔡京撰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號册文并書。七月二十三日，宰臣蔡京等上更定神宗皇帝徽號曰體仁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是日，又增上哲宗皇帝徽號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八月十一日，命中書侍郎趙挺之書神宗皇帝徽號寶文，尚書右丞吳居厚書哲宗皇帝徽號寶文。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詣文德殿，備禮奉更定神宗皇帝徽號册授宰臣蔡京，上於太廟室。是日，又奉哲宗皇帝徽號册、寶授知樞密院蔡卞，上於太廟室。【略】

（政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太師、魯國公蔡京等上加上神宗皇帝徽號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是日，又上更定哲宗皇帝徽號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略】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宰臣秦檜等請加工徽宗皇帝徽號曰體

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同日，禮部太常寺言：文思院修製奉上徽宗皇帝徽號册、寶，所有修製玉寶，合以『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之寶』爲文。詔依。同日，禮部太常寺言：『集議徽宗皇帝徽號訖，依禮例，奉上册寶使率行事官并百僚，詣徽宗皇帝本室奏請徽號，行禮。候降下議文，從本寺關太史局，選定日辰，取旨排辦。行禮日，皇帝前後殿不視朝，百司作休務假。合差讀奏請徽號議文官一員，係差史官充；奏告，光祿卿、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差本寺官充。奉上册寶使并行事官宿齋於太廟齋坊，陪位官止至日趁赴。其行事奉册寶使、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並乞服祭服；讀徽號議文官并應陪位百僚，並服常服立班。』詔讀奏請徽號議文官以起居舍人程敦厚充，餘并依。二十日，詔命宰臣秦檜撰上徽宗皇帝加上徽號册文。同日，禮部太常寺言：『奉上徽宗皇帝徽號用來年正月九日，皇帝御殿，命使發册、寶，行禮。俟修製册、寶畢，有司前一日進呈，請御書訖，降出，於所御殿設幄安奉。令入内侍省依例差内侍三員，專一掌管進呈及請御書，并在幄宿衛主管。所有發册、寶日，依文武百僚陪立班，不視事，作休務假。』從之。【略】

淳熙二年七月六日，右丞相葉衡等恭請加上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詔恭依。【略】

淳熙二年十二月一日，皇帝詣大慶殿行發册、寶禮畢，皇帝帥文武百僚詣德壽宫行奉上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册、寶。

《宋史》卷一《太祖紀一》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也。高祖朓，是爲僖祖，仕唐歷永清、文安、幽都令。朓生珽，是爲順祖，歷藩鎮從事，累官兼御史中丞。珽生敬，是爲翼祖，歷營、蔚、涿三州刺史。敬生弘殷，是爲宣祖。周顯德中，宣祖貴，贈敬左驍騎衛上將軍。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號曰宋。【略】

（建隆元年九月）丙午，奉玉册謚高祖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高祖妣崔氏曰文懿皇后；曾祖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曾祖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祖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祖妣劉氏曰簡穆皇后；皇考曰武昭皇帝，廟號宣祖。【略】（乾德元年八月）癸卯，宰相賈率百官上尊號，不允。【略】

（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改元乾德。百官奉玉册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

又　卷二《太祖紀二》　（開寶元年）十一月癸卯【略】改元開寶【略】宰相普等奉玉册、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大聖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略】（開寶四年）八月壬申，文武百官上尊號，不允。

又　卷三《太祖紀三》　（開寶九年春正月）癸巳，晉王率文武上尊號，不允。【略】（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年五十。殯於殿西階，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太平興國二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宫人入内，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由是大重儒者。

又　卷四《太宗紀一》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諱炅，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即位之二年，改今諱。【略】（開寶九年十二月）甲寅，御乾元殿受朝，樂縣而不作。大赦，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略】（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甲戌，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略】（太平興國六年）冬十月癸酉，羣臣三奉表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許之。【略】（十一月辛亥）御乾元殿受尊號，内外文武加恩。【略】（雍熙元年）九月壬戌，羣臣表三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仁明德廣孝皇帝，不許；宰相叩頭固請，終不許。【略】（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巳，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

又　卷五《太宗紀二》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大赦，改元。【略】（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羣臣請復尊號，不許。辛酉，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略】受尊號。【略】（淳化三年九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

武皇帝，凡五表，終不許。【略】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改元。【略】十二月甲戌，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凡五上，不許。【略】（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崩，年五十九，在位二十二年，殯於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

又 卷六《真宗紀一》 真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諱恆，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略】（至道三年六月）己亥，上大行皇帝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略】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詔改元。【略】（咸平二年八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略】（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御朝元殿受尊號册。【略】（咸平五年）八月，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

又 卷七《真宗紀二》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赦，改元。【略】（景德二年九月癸亥）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略】（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戊辰，大赦，改元。【略】（大中祥符元年六月）辛亥，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略】（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己丑，上太祖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略】十二月辛卯，御乾元殿受尊號。

又 卷八《真宗紀三》 （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閏月己巳，上聖祖尊號。辛未，謝太廟。壬申，立先天、降聖節，五日休沐、輟刑。乙亥，詔上聖祖母懿號，加太廟六室尊謚。丙子，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略】（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略】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略】（天禧三年）秋七月壬申，曹璨卒。羣臣表上尊號曰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略】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改元。【略】（乾興元年二月）癸卯，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皇帝。【略】天聖二年十一月，上尊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慶曆七年，加謚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又 卷九《仁宗紀一》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略】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略】（天禧二年）十一月甲午，加上真宗謚。【略】（丁酉），百官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

又 卷一〇《仁宗紀二》 （明道元年）十一月甲戌，以修內成，恭謝天地於天安殿，謁太廟，大赦，改元。【略】（明道二年二月丁未），百官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略】（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百官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略】（寶元元年十一月）庚戌，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百官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略】（寶元二年春正月）癸丑，趙元昊表請稱帝改元。【略】（康定元年二月丙午）改元，去尊號『寶元』字。

又 卷一一《仁宗紀三》 （慶曆元年十一月）丙寅，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略】（慶曆七年）十一月乙未，加上真宗謚。

又 卷一二《仁宗紀四》 （皇祐五年秋七月）戊午，詔太常定謚，毋爲溢美。【略】（至和元年三月）庚辰，下德音，改元。【略】（嘉祐元年九月）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略】（嘉祐四年）六月己巳，羣臣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表五上，不許。【略】（嘉祐八年）辛未，帝崩於福寧殿，遺制皇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十月甲午，葬永昭陵。

又 卷一三《英宗紀》 英宗體乾應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略】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略】（治平二年秋七月）己卯，羣臣五上尊號，不允。【略】（治平）四年春正月庚戌朔，羣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皇帝。丁巳，帝崩於福寧殿，壽三十六。謚曰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英宗。

又 卷一四《神宗紀一》 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諱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略】（治平四年）辛卯，告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謚於天地、宗廟、社稷。【略】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由食之。詔改元。【略】（熙寧元年秋七月）己卯，羣臣三表請上奉元憲道文武仁孝之號，不許。

又 卷一五《神宗紀二》 （熙寧四年六月）庚申，羣臣三上尊號曰紹天法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略】（熙寧七年）秋七月癸卯，羣臣五上

尊號曰紹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略】（熙寧十年秋七月）辛酉，羣臣五上尊號曰奉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

又 卷一六《神宗紀三》（元豐六年）十一月癸卯，加上仁宗謚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英宗曰體乾應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略】（元豐八年）九月己亥，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

又 卷一七《哲宗紀一》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也，母曰欽聖皇后朱氏。【略】（元豐八年）九月戊戌，以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之謚告於天地、宗廟、社稷。【略】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略】（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寅，詔：將來服除，依元豐三年故事，羣臣勿上尊號。【略】（元祐四年三月）己丑，詔自今大禮毋上尊號。

又 卷一八《哲宗紀二》（紹聖元年夏四月）癸丑，改元。【略】（紹聖二年九月）戊申，加上神宗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略】（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略】（元符三年）四月己未，上謚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曰哲宗。七月丁卯，以謚號册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八月壬寅，葬於永泰陵。癸亥，祔太廟。崇寧三年七月，加謚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政和三年，改謚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又 卷一九《徽宗紀一》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母曰欽慈皇后陳氏。【略】（元符三年秋七月）丁卯，告哲宗欽文睿武昭孝皇帝謚於天地、宗廟、社稷。【略】（建中靖國十一月庚辰），改明年元。【略】（崇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更上神宗謚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加上哲宗謚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又 卷二〇《徽宗紀二》（大觀元年九月）己酉，加上僖祖謚曰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朝獻景靈宮。【略】（大觀四年）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下，改明年元。

又 卷二一《徽宗紀三》（政和三年）冬十一月壬午，饗太廟，加上神宗謚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改上哲宗謚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略】（重和元年）十一月己酉朔，改元，大赦天下。

又 卷二二《徽宗紀四》（宣和元年）二月庚辰，改元。【略】（宣和五年秋七月）庚午，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上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不允。【略】（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脅帝北行。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崩於五國城，年五十有四。七年九月甲子，凶問至江南，遥上尊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十二年八月乙酉，梓宮還臨安。十月丙寅，權攢於永祐陵。十三年正月己亥，加上尊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又 卷二三《欽宗紀》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桓，徽宗皇帝長子，母曰恭顯皇后王氏。【略】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除開封牧。庚申，徽宗詔皇太子嗣位，自稱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泣涕固辭，因得疾。又固辭，不許。辛酉，即皇帝位，御垂拱殿見羣臣。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詔改元。【略】（靖康二年）五月庚寅朔，康王即位於南京，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紹興三十一年五月辛卯，帝崩問至。七月己丑，上尊謚曰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

又 卷二四《高宗紀一》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略】（靖康元年）十一月，詔帝使河北，奉衮冕、玉輅，尊金主爲伯，上尊號十八字。【略】（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改元建炎。

又 卷二六《高宗紀三》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賀，下詔改元。

又 卷二八《高宗紀五》（紹興七年）九月甲子，上太上皇帝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皇后曰顯肅皇后。

又 卷三〇《高宗紀七》（紹興）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加上徽宗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略】（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壬戌，遣巫伋等爲金國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增加帝號等事。

又 卷三二《高宗紀九》（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甲午，册謚大行皇帝曰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略】（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

位，累上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略】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崩於德壽殿，年八十一。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十六年三月丙寅，攢於會稽之永思陵。光宗紹熙二年，加謚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又 卷三三《孝宗紀一》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諱昚，字元永，太祖七世孫也。【略】（紹興二年六月甲午）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太上皇后。【略】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

又 卷三四《孝宗紀二》 （乾道六年十一月）丁酉，加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略】（乾道九年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明年爲淳熙元年。【略】（淳熙二年冬十月）壬午，詣德壽宮，加上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又 卷三五《孝宗紀三》 （淳熙十二年）冬十月辛亥，加上太上皇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聖壽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略】（淳熙十五年）三月庚子，王淮等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乙巳，上高宗謚册寶於德壽殿，又上懿節皇后改謚憲節册寶於別廟本室。【略】（淳熙十六年春二月）辛未，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略】紹熙五年五月壬戌，壽皇聖帝不豫。六月戊戌，崩於重華殿，年六十有八。十月丙辰，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十一月乙卯，權攢於永阜陵。十二月甲戌，祔於太廟。慶元三年十一月辛丑，加謚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又 卷三六《光宗紀》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略】（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帝還內，即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略】（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率羣臣詣重華宮，奉上壽聖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册、寶。【略】（紹熙二年十一月）己巳，册加高宗徽號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略】慶元元年十一月戊戌，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六年八月庚寅，太上皇帝不豫。辛卯，崩於壽康宮，年五十有四。十一月丙寅，謚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嘉泰三年十一月壬申，加謚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又 卷三七《寧宗紀一》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諱擴，光宗第二子也。【略】（紹熙元年冬十月）乙巳，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略】（慶元元年十一月）戊戌，加上壽聖隆慈備福太皇太后尊號曰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太后，壽成皇太后曰壽成惠慈皇太后，太上皇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太上皇后曰壽仁太上皇后。【略】（慶元二年）冬十月戊申，率羣臣奉上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太后、壽成惠慈皇太后、聖安壽仁太上皇、壽仁太上皇后册寶於慈福、壽康宮。【略】（慶元三年）十一月辛丑，加孝宗皇帝謚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略】（慶元六年十一月）上大行太上皇謚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略】（慶元六年十二月癸卯）詔改明年爲嘉泰元年。

又 卷三八《寧宗紀二》 （嘉泰二年）十二月甲戌，率羣臣奉上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册、寶於壽慈宮。【略】

（嘉泰三年秋七月）乙未，加光宗皇帝謚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略】

（開禧三年十二月）丁卯，詔改明年爲嘉定元年。

又 卷四〇《寧宗紀四》 寶慶元年正月己丑，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月癸酉，葬於會稽之永茂陵。三年九月，加謚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又 卷四一《理宗紀一》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諱昀，太祖十世孫。【略】（嘉定十七年十一月）丁亥，詔改明年爲寶慶元年。【略】（嘉定十七年十二月）辛酉，請大行皇帝謚號於南郊，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曰寧宗。【略】（寶慶三年九月）丙午，追上寧宗徽號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略】（寶慶三年）十一月戊寅，奉上寧宗徽號册、寶於太廟。辛巳，日南至，郊，大赦。改明年爲紹定元年。【略】（紹定六年十一月）丙午，詔改明年爲端平元年。

又　卷四二《理宗紀二》　（嘉熙四年）冬十月癸巳，詔改明年爲淳祐元年。

又　卷四五《理宗紀五》　（咸淳二年）十二月丙戌，謚曰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又　卷四六《度宗紀》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諱禥，太祖十一世孫。【略】（景定五年）十二月辛丑，詔改明年爲咸淳元年。【略】（咸淳二年十二月丙戌）上謚曰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略】（咸淳十年）八月己酉，上大行皇帝謚曰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廟號度宗。

又　卷四七《瀛國公紀》　（至元二年）四月戊辰，昰殂於碉洲，其臣號之曰端宗。【略】五月癸未朔，改元祥興。

又　卷一〇八《禮志十一》　加上祖宗謚號。太祖建隆元年九月，太常禮院言：『謹按唐大中初，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皇帝於宣政殿授玉册，遣宰臣以下持節奉册赴太廟。授册日，帝既御殿，百僚拜訖，降階跪授册於太尉，候太尉奉册出宣政門，然後升殿。凡皇帝行禮，皆太常卿贊導奉引。』奏可。是月二十七日，帝御崇元殿，備禮遣使奉册上四廟謚號。皇帝高祖府君册曰：『孝曾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昊天有命，皇宋勃興，括厚載以開階，宅中區而撫運，夷夏蠻貊，罔不獻誠，山川鬼神，罔不受職。非臣否德，肇此丕圖，實賴先正儲休，上玄降鑒，既虔膺於大寶，乃眇覿於遐源，敢遵歷代之規，式薦配天之號。謹遣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溥、副使兵部尚書李濤奉寶册，上尊謚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帝高祖母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府君册曰：『伏以天命匪忱，惟歸於有德，人文設教，必始於貽謀。乘時既肇於興王，報本敢稽於尊祖。非隆徽稱，則大享何以配神，非鏤良珉，則洪烈何由垂世。方作猗那之頌，永嚴昭穆之容。謹遣使王溥、副使李濤奉册寶，上尊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曾祖母桑氏曰惠明皇后。』皇祖驍衛府君册曰：『伏以人瞻鳥止，運叶龍飛。非發源之長，析派不能通上漢；非積基之厚，嗣孫不能有中區。今人紀肇脩，孝思罔極，酌百王之損益，薦四廟之蒸嘗。謹遣使王溥、副使李濤奉寶册，上尊謚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祖母京兆郡太夫人劉氏曰簡穆皇后。』聖考太尉府君册曰：『昔者流火開祥，周發薦文王之號，黃星應運，曹丕揚魏祖之功。咸因致孝之誠，式展尊親之義，爰遵大典，亟上尊稱。謹遣使王溥、副使李濤奉册寶，上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禮畢，羣臣進表奉慰。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甲戌，上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帝於朝元殿備禮，奉祖宗尊謚册寶，再拜授攝太尉王旦奉之以出，安太祖册寶於玉輅，太宗册寶於金輅，詣太廟，奉上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禮畢，親行朝享之禮。天禧元年正月九日，加上六室尊謚二字：僖祖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禮畢，羣臣拜表稱賀，十一日，帝行朝享之禮。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慶曆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謚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神宗元豐六年五月，改加上尊謚作奉上徽號。十一月二日，奉上仁宗徽號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又上英宗徽號曰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

哲宗紹聖二年正月，帝謂輔臣曰：『祖宗謚號，各加至十六字。神宗皇帝今止初謚，尚未增加，宜考求典故以聞。』宰臣章惇等對曰：『祖宗加謚，歲月不定。真廟初加八字，是天聖二年。今神宗附廟已十年，故事加徽號必在南郊前，謹如聖旨討閱以聞。』四月二十七日，詔加上神宗皇帝徽號，於大禮前三日行禮。九月十六日，奉上册寶曰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徽宗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更定神宗徽號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又奉哲宗徽號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大觀元年九月，加上僖祖徽號爲十六字，曰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加上神宗、哲宗徽號。前二日，皇帝御大慶殿，奉神宗册寶授太師、魯國公蔡京，載以玉輅，奉哲宗册寶授少師、太宰何執中，載以金輅，並詣太廟幄殿，奉安以俟。四日，

皇帝詣景靈宮行禮，赴太廟宿齋。五日，服衮冕，恭上神宗册寶於本室，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又上哲宗册寶於本室，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次行朝享，禮畢，赴南郊青城宮。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詔議加上徽宗徽號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十三年正月九日，皇帝御文德殿，命宰臣秦檜奏請太廟。十日，内殿宿齋，文武百僚集於發册寶殿門幕次，次禮儀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御幄前，次分引百僚入就殿下，東西相向立定，禮直官引奉册寶使、侍中、中書令、舉寶舉册官詣殿下西階之西東向立。俟齋室簾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當幄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奉上徽宗皇帝發册寶之禮。』奏訖，俛伏，興。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執大圭，詣册寶幄東褥位西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上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還褥位西向立，侍中、中書令、舉册舉寶官升殿，入册寶幄。舉册寶官俱搢笏跪，舉册寶與侍中、中書令奉册寶進行，皇帝後從，降自西階，至殿下褥位南向立。禮儀使奏皇帝再拜，舉册官奉册，舉寶官奉寶，皇帝搢大圭，跪奉受册寶使，皇帝執大圭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持節者持節導册寶進行，出殿正門。禮儀使奏禮畢。皇帝釋大圭，升自東階，入齋室。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册寶出北宫門，奉册寶使以下騎從，至太廟靈星門外下馬，步從至太廟南神門外。次日，文武百僚集於太廟幕次，分引詣殿下再拜，册寶使詣各室行奠獻禮。次贊者引舉册官舉册，舉寶官舉寶，禮直官引侍中、中書令前導册寶入自南正門，至殿西階下權置定，各再拜。次詣徽宗室，册寶使俛伏跪奏稱：『嗣皇帝臣某，謹遣臣等奉徽號册寶。』奏訖，俛伏，興。舉册官舉册進，中書令跪讀册文，舉寶官舉寶進，侍中跪讀寶文，册寶使以下各再拜，至册寶幄安奉。禮畢，以次退。次文武百僚奉表稱賀。

紹熙二年八月，詔上高宗徽號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慶元三年，上孝宗徽號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嘉泰三年，上光宗徽號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寶慶三年，上寧宗徽號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咸淳二年，上理宗徽號曰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並如紹興十三年儀注。

廟諱。紹興二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義訓者，或以威武爲義，或以回旋爲義，又爲植立之象，又爲亭郵表名，又爲圭名，又爲姓氏，又爲木名，當各以其義類求之。以威武爲義者，今欲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爲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爲「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來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即不當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推求義類，别無未盡。』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告遷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於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

紹熙元年四月，詔：『今後臣庶命名，並不許犯祧廟正諱。如名字見有犯祧廟正諱者，並合改易。』

嘉定十三年十月，司農寺丞岳珂言：『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攷國朝之制，祖宗舊諱二字者，皆著令不許並用。』又言『欽宗舊諱二字，其一從「面」從「旦」，其一從「火」從「亘」，皆合回避。乞併下禮、寺討論，頒降施行。』既而禮、寺討論：『所有欽宗、孝宗舊諱，若二字連用，並合回避，宜從本官所請，刊入施行。』從之。

又 卷一一〇《禮志十三》 尊號之典，唐始載於禮官。宋每大祀，羣臣詣東上閤門，拜表請上尊號，或三上，或五上，多謙抑弗許；如允所請，即奏命大臣撰册文及書册寶。其受册多用祀禮畢日，御正殿行禮，禮畢，有司以册寶詣閤門奉進入内。建隆四年，羣臣三上表上尊號，詔俟郊畢受册。前三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遂爲定制。

其儀：有司宿設崇元殿仗衛，文武百官並集朝堂之次，攝太尉奉册於案，吏部侍郎一員押，司徒奉寶於案，禮部侍郎一員押，以五品、六品清資官充舉册、舉寶官，皆承之以匣，覆之以帕，俱詣殿門外之東，太尉之前。大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官及宰執、兩制、供奉官等立於殿階下

香案前左右，如常入閤儀。侍中奏中嚴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衮冕，御輿出自西房，樂作，即御坐，扇開，樂止。符寶郎奉寶如常儀，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太尉以下文武羣官應北面位者，各就横行位，太常卿於册案前導至丹墀西階上少東，北向置訖。太尉、司徒、吏部、禮部侍郎各入本班立定，典儀贊百官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起居訖，又再拜，分班序立。禮直官引太常卿隨行，吏部侍郎押册案以次序行，太尉從之，禮部侍郎次押寶案行，司徒從之，詣西階，至解劍褥位。其讀册中書令、讀寶侍中，候册案將至，先升於前楹間第一柱北對立。太尉解劍、脱舄訖，吏部侍郎押册案先升，太尉從升，當御坐前。太尉搢笏，北面奉册案稍前跪置訖，俛伏，興，少退，東向立；中書令進當册案前，讀册訖，俛伏，興，又搢笏，奉册於褥，東迴册函，北向進跪置御坐前，與舉册官降還侍立位，太尉亦降，納舄、帶劍。禮部侍郎押寶案升，司徒隨升，北面跪置，侍中讀寶訖，置册之南，俱復位，其納舄、帶劍、俛伏，一如上儀。典儀贊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太尉至西階下，解劍，舄升，當御坐前跪賀。賀訖復位，皆再拜，如讀册寶儀。侍中升至御坐前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制」，典儀贊再拜訖，宣曰：「朕以鴻儀昭舉，保命會昌，迫於羣情，祇膺顯號。退循寡昧，惕懼增深。所賀知。」宣訖復位，典儀贊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侍中升階奏禮畢，降復位，扇上，樂作，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扇開，樂止。侍中版奏解嚴，中書侍郎帥奉案官升殿，跪奉册置於案，次門下侍郎奉寶如奉册禮，通事舍人贊引詣東上閤門狀進，所司承旨放仗，百官再拜訖，退如常儀。自後受册皆如之。禮畢，賜百官食於朝堂。

熙寧元年，宰臣曾公亮等上表請加尊號，詔不允。先是，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尊號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其後佞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爲朝廷惜之。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知，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仍令更不得上表請，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矣。」詔賜光曰：「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被此鴻名，有慚面目，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爲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慚懼，非欺眾邀名。」其後，宰臣數上表請，終不允。

徽宗内禪，欽宗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靖康元年正月朔，朝賀畢，車駕詣龍德宮賀，百官班門外，宰執進見如儀。

又 卷三四四《王覿傳》 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

明・王圻《謚法通考》卷一〇《宋帝后太子謚》 熙祖姓趙氏，諱朓，涿郡人。建隆元年，立四親廟，追謚文獻皇帝。崔皇后謚文懿。順祖諱珽，建隆元年追謚惠元皇帝。桑皇后謚惠明。翼祖諱敬，建隆元年追謚恭簡皇帝。劉皇后謚簡穆。宣祖諱弘殷，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始遷居洛陽。建隆元年追謚武昭皇帝。杜皇后，安喜人，謚昭憲。

太祖名匡胤，宣祖長子，謚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賀皇后，開封人，謚孝惠。王皇后，新平人，謚孝明。宋皇后，洛陽人，謚孝章。

太宗名炅，初名光義，太祖弟，謚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尹皇后，鄴人，謚淑德。符皇后，宛丘人，謚懿德。李皇后，上黨人，謚明德。李皇后，真定人，謚元德。

真宗名恒，太宗第三子，謚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潘皇后，大名人，謚章懷。郭皇后，太原人，謚章穆。劉皇后，華陽人，謚章獻明肅。李宸妃，杭州人，謚章懿。楊淑妃，郫人，謚章惠。沈貴妃，倫之孫，謚昭靜。

舊制，皇后二謚，惟劉后以稱制加爲四謚。

初，真宗謚號稱「文」，翰林學士錢惟演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

盟而服之，宜兼謚「武」。下有司議，乃加謚『武定』。又初，真宗后妃謚皆用『莊』字，禮官吕公綽言：「『孝』字連太祖謚，『德』字連太宗謚，婦人從夫之謚，真宗謚章聖，而曰『莊』，非禮也」。遂改『莊』爲章，以連真宗謚云。

《路史》曰：國朝四祖暨太祖、太宗、六后俱同廟謚，獨章聖三后曰『節』、曰『惠』、曰『莊』。吕公綽以爲非，謂：『古者，婦人無謚。漢晉以來，后謚多因於帝。今與謚典不合，乞追正前失。』從之。此非也。魯惠繼室號聲子，聲子，謚也，豈惟後世哉！

仁宗名禎，真宗子，謚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武聖文睿哲明孝皇帝。曹皇后，彬之孫女，謚慈聖光獻。張貴妃，永安人，謚温成。苗貴妃，開封人，謚昭節。周貴妃，開封人，謚昭淑。

初，帝崩。翰林學士王珪議曰：『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説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惟詞臣撰議，即降詔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議。臣今議上先帝尊謚，欲望明詔有司，詳稽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

英宗名曙，初名宗實，本濮安懿王允讓之子。仁宗立，以爲後，謚體乾應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高皇后，濠州蒙城人，瓊之女孫，謚宣仁聖烈。

時禮部侍郎范祖禹請易『聖烈』曰『聖獻』，不從。

神宗名頊，英宗子，謚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向皇后，敏中孫女，河内人，謚欽聖憲肅。朱皇后，開封人，謚欽成。陳皇后，開封人，謚欽慈。武賢妃，不知何所人，謚惠穆。

哲宗名煦，神宗子，謚體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孟皇后，洛州人，謚昭慈聖獻。劉皇后，以御侍進，不知何所人，謚昭懷。孟后始謚昭慈獻烈，以翰林學士綦宗禮言，改謚昭慈聖獻。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謚體仁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王皇后，開封人，始謚静和，紹興中改謚恭顯。鄭皇后，開封人，崩於五國城，紹興七年始聞其喪，追謚顯肅。王貴妃，不知何所人，謚肅懿。韋賢妃，開封人，高宗母，後尊爲太后，謚顯仁。劉貴妃，不知何所人，謚明達。貴妃薨，徽宗甚悲惋，特加四字，謚曰明達懿文，後贈爲皇后，止謚明達。劉貴妃，本酒保家女，謚明節。貴妃尤徽宗所寵，特謚明節懿文，後用明達例。贈爲皇后，止謚明節。

欽宗名桓，徽宗子，謚恭文順德仁孝皇帝。朱皇后，開封人，后北遷，不知崩問。慶元三年追上尊號，謚仁懷，祔於太廟。

諸帝謚惟太祖初謚十六字，太宗、真宗皆止六字，慶曆七年加十六字。仁宗至哲宗亦止六字，崇寧四年加十六字，徽宗謚乃其生時尊號，因而謚之欽宗，謚則止仍六字，無加也。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謚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邢皇后，開封人，崩於沙漠，始謚懿節，淳熙末改謚憲節。吴皇后，開封人，謚憲聖慈烈。

孝宗名昚，初名瑗，太祖之裔。高宗立爲後，受内禪即位。謚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仁孝皇帝。

郭皇后，開封人，初謚恭懷，尋改安穆，又改成穆。夏皇后，袁州人，初謚恭安，寧宗時改謚成恭。謝皇后，丹陽人，謚成肅。

高宗初謚聖神武文憲孝，紹熙二年加十六字，孝宗初謚哲文神武成孝，慶元三年加十六字，孝宗之謚孝，從詹體仁議也。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謚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李皇后，安陽人，謚慈懿。

初，帝謚憲仁聖哲慈孝，嘉泰三年加十六字。

寧宗名擴，光宗第二子，謚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韓皇后，相州人，琦之曾孫女，謚恭淑。楊皇后，或云會稽人，謚恭聖仁烈。

初，帝謚仁文哲武恭孝，寶慶三年加十六字。

理宗名昀。初名貴誠，太祖之裔沂靖惠王繼子。史彌遠立爲寧宗，後謚建道修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皇帝。謝皇后，天台人，深甫孫女，崩於北地，無謚。

度宗名禥，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侄。理宗無子，立爲後。在位十年，

崩，謚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全皇后，會稽人，崩於北地，無謚。

恭帝名㬎，度宗次子，降於元，封瀛國公。益王立於閩，遥上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故稱恭帝。后全氏，爲尼於元，無謚。

端宗名昰，度宗長子，母楊淑妃。恭帝立，封爲吉王，元俘恭帝以去，陸秀夫、蘇劉義等立帝於福州，建元景炎。二年而崩，時年十歲。謚裕文昭武愍孝皇帝。

帝昺，度宗少子，母俞修容。始封信王，又封衛王。端宗崩，羣臣立帝於廣州，建元祥興，二年溺於海，死，國亡，無謚。

太子祐，真宗子，明道二年追謚悼獻。

太子㬎，高宗子，謚元懿。

太子愭，孝宗子，謚莊文。

太子珣，藝祖十一世孫，德昭之後，寧宗立爲太子，謚景獻。

清・顧炎武《菰中隨筆》 宋太祖建隆庚申。乾德癸亥。開寶戊辰。太宗太平興國丙子。雍熙甲申。端拱戊子。淳化庚寅。至道乙未。真宗咸平戊戌。景德甲辰。大中祥符戊申。天禧丁巳。乾興壬戌。仁宗天聖癸亥。明道壬申。景祐甲戌。寶元戊寅。康定庚辰。慶曆辛巳。皇祐己丑。至和甲午。嘉祐丙申。英宗治平甲辰。神宗熙寧戊申。元豐戊午。哲宗元祐丙寅。紹聖甲戌。元符戊寅。徽宗建中靖國辛巳。崇寧壬午。大觀丁亥。政和辛卯。重和戊戌。宣和己亥。欽宗靖康丙午。高宗建炎丁未。紹興辛亥。孝宗隆興癸未。乾道乙酉。淳熙甲午。光宗紹熙庚戌。寧宗慶元乙卯。嘉泰辛酉。開禧乙丑。嘉定戊辰。理宗寶慶乙酉。紹定戊子。端平甲午。嘉熙丁酉。淳祐辛丑。寶祐癸丑。開慶己未。景定庚申。度宗咸淳乙丑。帝㬎德祐乙亥。端宗景炎丙子。帝昺祥興己卯。

清・劉宗魏《歷代帝系年號考》卷一六《宋・太祖神德皇帝》 姓趙氏，諱匡胤，涿郡人。高祖朓，仕唐，歷永清、文安、幽都令。曾祖珽，累官御史中丞。祖敬，歷營、薊、涿三州刺史。考弘殷，事趙王鎔爲將，有功，唐莊宗愛其勇，留典禁軍，累官檢校司徒，天水縣男。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二月，生帝於洛陽夾馬營。周廣順初，拜滑州副指揮，尋領嚴州刺史，以援揚功，領定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世宗閱文書，於韋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心異之。時張永德爲點檢，乃命太祖代之。恭帝元年庚申，出師討劉鈞，次陳橋驛，爲軍士擁戴，稱皇帝，國號宋，以火德王，色尚赤，都汴梁。建元建隆。廢周帝宗訓爲鄭王，遷於房州，追尊高祖朓爲僖祖文獻皇帝，妣崔氏曰文懿皇后；曾祖珽爲順祖惠元皇帝，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劉氏曰簡穆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武昭皇帝，尊母杜氏爲皇太后。立夫人王氏爲皇后。四年癸亥，改元乾德，六年戊辰，改元開寶。元年，立皇后宋氏。九年丙子冬十月，帝崩。在位十六年，年五十，葬永昌陵。謚曰神德皇帝，廟號太祖。弟晉王光義立，是爲太宗。太祖子四人：滕王德秀；舒王德林；魏懿王德昭，賀后生；岐王德芳，王后生。

又《太宗皇帝》 初諱匡義，改賜光義，復改名炅。母杜太后，以晉天福四年，生帝於浚儀官舍。初仕周爲供奉官，陳橋之變，帝與其謀。開寶六年，封晉王。九年丙子，太祖崩，即位。十二月，改元太平興國，封弟廷美爲秦王。兄子德昭爲武功郡王。九年甲申，改元雍熙。元年冬十二月，立德妃李氏爲皇后。五年戊子，改元端拱。三年庚寅，改元淳化。六年乙未，改元至道。元年八月，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三年丁酉二月，帝崩。在位二十一年，年五十九，葬永熙陵。謚曰文武皇帝，廟號太宗。子元侃立，是爲真宗。太宗子九人：楚王元佐，陳王元僖，真宗元侃，商王元份，代王元億，益王元傑，寧王元偓，荆王元儼，舒王元俁。

又《真宗皇帝》 初諱元侃，改名恒，太宗第三子。母李妃，以開寶元年十二月，生於開封府第。初名德昌，封韓王，改名元休，封襄王，復改元侃，封壽王，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即位，尊李后爲皇太后，追尊所生母李賢妃爲元德太后，立夫人郭氏爲皇后，追謚夫人潘氏爲莊懷皇后。戊戌，改元咸平。七年甲辰，改元景德。五年戊申，以天書降，改元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十年丁巳，改元天禧。三年秋八月，立昇王受益爲皇太子，更名禎。六年壬戌，改元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在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五，葬永定陵。謚曰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太子禎立，是爲仁宗。真宗六子：溫王禔，悼獻太子祐，昌王祇，信王祉，欽王祈，仁宗禎。

又《仁宗皇帝》 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宸妃李氏，以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生帝。劉皇后養爲己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

年，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天禧二年，立爲皇太子。真宗崩，卽位，年十三。尊皇后爲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楊淑妃爲皇太妃。癸亥，改元天聖。二年，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十年壬申，改元明道。二年夏四月，追尊所生母李宸妃爲莊懿皇太后。十二月，廢郭后爲淨妃。三年甲戌，改元景祐。元年九月，立曹氏爲皇后。五年戊寅，改元寶元。三年庚辰，改元康定。明年辛巳，改元慶曆。八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爲貴妃。九年己丑，改元皇祐。六年甲午，改元至和。三年丙申，改元嘉祐。八年癸卯春三月，帝崩，在位四十一年，年五十四，葬永昭陵。謚曰明孝皇帝，廟號仁宗。皇子鉅鹿公曙立，是爲英宗。仁宗子三人：長褒王昉，俞才人生，未踰月薨；豫王昕，苗昭儀生，三歲薨；鄂王曦，朱才人生，一月薨。養宗室汝南王允讓子宗實爲嗣。

又《英宗皇帝》諱曙，太宗曾孫，祖商王元份，父濮王允讓。母任氏，以明道元年正月，生帝於宣平坊。四歲，仁宗取入，養於內廷。寶元二年，皇子昕生，復歸邸第。皇祐三年，賜名宗實，嘉祐二年，立爲皇子，改今名。封鉅鹿郡公。仁宗崩，奉遺詔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夫人高氏爲皇后。甲辰，改元治平。三年正月，追尊所生考允讓爲濮安懿皇，妣王氏、韓氏、仁氏爲后，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主其祀。十二月，立穎王頊爲皇太子。四年丁未春正月，帝崩。在位四年，年三十六，葬永厚陵。謚曰宣孝皇帝。廟號英宗。太子頊立，是爲神宗。英宗子四人：神宗頊，潤王顏，岐王顥，嘉王頵，高皇后生。

又《神宗皇帝》諱頊，英宗長子。母爲高皇后，以慶曆八年四月，生帝於濮王邸，賜名仲鍼。初封光國公，進封淮陽郡王，改今名。治平四年，英宗崩，卽位。戊申，改元熙寧。尊皇太后曹氏爲太皇太后，皇后高氏爲皇太后，立皇后向氏。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八年乙丑春三月，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改名煦。帝崩。在位十八年，年三十八，葬永裕陵。謚曰聖孝皇帝，廟號神宗。太子煦立，是爲哲宗。神宗子十四人：成王佾，宋夫人生；惠王僅，冀沖孝王僩，徐沖惠王倜，邢妃所生；唐哀獻王俊，宋婕妤生；褒王伸，向夫人生；哲宗傭，楚榮憲王似，朱后生；豫悼惠王仵，邢婉儀生；吳榮穆王佖，武賢妃生；儀王偉，郭夫人生；徽宗佶，陳后生；燕王俁，越王偲，俱林賢妃生。

又《哲宗皇帝》諱煦，初名傭，神宗第六子。母德妃朱氏，以熙寧九年十二月生帝。初封均國公，進封延安郡王，元豐八年，立爲皇太子。神宗崩，卽位，時年十歲，太皇太后權同聽政，尊皇太后高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向氏爲皇太后，所生母朱德妃爲皇太妃。丙寅，改元元祐。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九年甲戌，改元紹聖。三年九月，廢皇后孟氏。四年，封婉儀劉氏爲賢妃。五年戊寅，改元元符。二年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三年庚辰春正月，帝崩，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五，葬永泰陵。謚曰昭孝皇帝，廟號哲宗。弟端王佶立，是爲徽宗。哲宗一子。愍獻太子茂，夭。

又《徽宗皇帝》諱佶，神宗第十一子。母貴儀陳氏，以元豐五年十月生帝。初封遂寧郡王，進封端王。哲宗崩，無子，向太后諭帝卽位，改劉后爲元符皇后，又尊爲太后，追尊所生陳太妃爲欽慈皇后，立皇后王氏，復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辛巳，改元建中靖國。二年壬午，改元崇寧。六年丁亥，改元大觀。四年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五年辛卯，改元政和。五年二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七年，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八年戊戌，改元重和。明年己亥，改元宣和。七年乙巳九月，傳位於皇太子，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在位二十五年。太子桓立，是爲欽宗。後金人廢上皇爲昏德公。紹興五年夏四月，崩於金，年五十四。謚曰顯孝皇帝，廟號徽宗。紹興十一年，金追封爲天水郡王，歸葬永固陵，尋改永祐。徽宗子三十一人：欽宗桓，恭顯王后生；高宗構，韋賢妃生；兗沖僖王樫，肅王樞，鄆王楷，荊悼敏王楫，濟王栩，益王棫，信王榛，沂王楒，景王杞，徐王棣，和王栻，安康王楺，廣平王楗，建安王模，相國公梃，瀛國公樾，嘉國公椅，儀國公桐，潤國公樅，昌國公柄，邠沖穆王材，祁王模，莘王植，儀王樸，鄆沖懿王栱，漢沖昭王椿，陳悼惠王機，英國公橚，溫國公棟。

又《欽宗皇帝》諱桓，徽宗長子。母恭顯王皇后，以元符三年四月生帝。初名亶，封韓國公，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更名烜，復改今名，進封定王。政和五年，立爲皇太子。宣和七年，卽位。丙午，改元靖康。立皇后朱氏，立子大寧王諶爲皇太子。十一月，金人入京師。二年丁未二月，金人劫帝入其軍。四月，以帝及太上皇、后妃、太子、諸王、宗

戚北去。立張邦昌爲楚帝，高宗卽位，遙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在位一年，金人廢爲重昏侯。紹興十一年，金封爲天水郡公。紹興二十六年，崩於金，年五十七。謚曰仁孝皇帝，廟號欽宗，孝宗乾道七年，金人葬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北宋九帝，一百六十七年。

欽宗子：太子諶；訓。按：北京保定府有宋欽陵、慶陵、安陵三陵，想爲欽宗等葬處。

又 卷一七《南宋・高宗皇帝》 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韋賢妃，以大觀元年五月生帝。初封廣平郡王，進封康王。靖康元年，金人寇京師，以帝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丁未，二帝北去。五月，卽皇帝位於南京。改靖康二年爲建炎元年。尊靖康帝爲孝慈淵聖皇帝。復孟后爲元祐太后，尋改隆祐。追尊母韋氏爲宣和太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三年，徙都揚州。三月，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於皇子魏國公旉，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改元明受。隆祐太后臨朝。四月，呂頤浩、張浚起兵討賊，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誅之，奉帝復立，仍稱建炎年號，立旉爲皇太子。十二月，金兀术陷臨安，追帝於明州，帝以樓船航海，次昌國縣。四年，金人破昌國，帝走溫州。四月，還越州。五年辛亥，改元紹興。二年正月，如臨安。五年，育秦王德芳六世孫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改名瑗，張婕妤養之，育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於宮中，改名璩，吳才人養之。十三年癸亥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爲皇后。三十年，詔皇子瑗爲建王，改名瑋。三十二年壬午，立爲皇太子，改名昚。六月，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在位三十六年。至淳熙十四年冬十月崩，年八十一，葬永思陵。謚曰寧孝皇帝，廟號高宗，太子昚立，是爲孝宗。

又 《孝宗皇帝》 諱昚，字元永，太祖七世孫。岐王德芳子從郁，封新興侯；從郁子世將，封華陰侯；世將子令儉，封慶國公；令儉子秀王子偁，卽帝本生父也。母張夫人，以建炎元年十月，生帝於秀州青杉閘之官舍。初名伯琮，元懿太子薨，納入禁中，賜名瑗。封普安郡王，復更名瑋，字元瓌，進封建王。紹興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賜今名，禪位。追册故妃郭氏爲恭懷皇后，改元隆興。元年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爲皇后。三年乙酉，改元乾道。元年秋八月，立鄧王愭爲皇太子。七年二月，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十年甲午，改元淳熙。四年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爲皇后。十六年己酉，二月，傳位於太子。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太后爲壽聖皇太后。太子惇立，是爲光宗。帝在位二十七年，至紹熙五年六月崩，年六十八，葬永阜陵。謚曰成孝皇帝，廟號孝宗。孝宗子四人：莊文太子愭，魏悼王愷，光宗惇，邵悼肅王恪，郭皇后生。

又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母郭皇后，以紹興十七年九月生帝於藩邸。初封恭王，乾道七年，立爲皇太子。淳熙十六年己酉，二月，卽位。庚戌，改元紹熙。立李氏爲皇后，黃氏爲貴妃。二年十一月，后殺貴妃。五年六月，壽皇崩，尊壽聖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帝有疾，不能成喪。太皇太后令皇子嘉王擴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在位五年，至慶元六年八月崩，年五十四，葬永崇陵。謚曰慈孝皇帝，廟號光宗。光宗二子：寧宗擴，節使挺，皆李皇后生。

又 《寧宗皇帝》 諱擴，光宗第二子，母李皇后，以乾道四年十月，生帝於恭邸。初封平陽郡王，進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宰臣請於太皇太后，傳位太子。紹熙五年六月卽位，立皇后韓氏。乙卯，改元慶元。四年，育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於宮中，賜名曮，年六歲。七年辛酉，改元嘉泰。二年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五年乙丑，改元開禧。三年十一月，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愷，尋更名詢。四年戊辰，改元嘉定。十三年八月，太子詢薨。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太子，更名竑。十七年甲申秋閏八月，帝崩，在位三十年。年五十四，葬永茂陵。謚曰恭孝皇帝，廟號寧宗。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廢皇太子竑爲濟王，出居湖州，尋爲史彌遠所殺，追貶巴陵郡公，德祐初，追封鎮王，謚昭肅。

又 《理宗皇帝》 諱昀，初名與莒，太祖十世孫，懿王德昭之後。高祖吳國公子奭，曾祖益國公伯圩，祖越國公師意，父榮王希瓘，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生帝於紹興山陰之虹橋里。與弟與芮養於舅全保長家，因史彌遠容余天錫，通於彌遠。年十七，入爲沂王後，改名貴誠。寧宗崩，丞相史彌遠矯皇太后旨，廢太子竑，命帝卽位，改今名。尊父希瓘爲榮王，母全氏爲榮國夫人，弟與芮襲封封祀，皇太后同聽政。乙酉，改元寶慶。四年戊子，改元紹定。三年，立皇后謝氏。七年甲午，改元端

平。四年丁酉，改元嘉熙。五年辛丑，改元淳祐。十三年癸丑，改元寶祐。元年正月，以弟榮王與芮子孜爲皇子，改名禥，封忠王。七年己未，改元開慶。明年庚申，改元景定。元年六月，立忠王禥爲皇太子。五年甲子冬，帝崩，在位四十年，年六十一，葬永穆陵。謚曰安孝皇帝，廟號理宗。太子禥卽位，是爲度宗。理宗三字：緝、繹、維，俱夭。

又《度宗皇帝》 諱禥，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同母弟也。母黃夫人，以嘉熙四年四月生帝於紹興邸。初名孟啟，封建安郡王，賜名孜。寶祐元年，立爲皇子，改今名，字長源，進封忠王。景定元年，立爲皇太子。理宗崩，卽位，尊皇后謝氏爲皇太后，本生父與芮爲福王。乙丑，改元咸淳。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十年甲戌秋七月，帝崩。在位十年，年三十五，葬永紹陵。謚曰景孝皇帝，廟號度宗。子㬎立，是爲恭帝。度宗子六人：焯，益國公憲、鍠，俱夭；吉王昱，楊淑妃生；恭帝㬎，全后生；信王昺，俞修容生。

又《恭孝皇帝》 諱㬎，度宗次子。母全皇后，以咸淳六年九月生帝，封嘉國公。度宗崩，卽位，時年五歲。尊太后謝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全氏爲皇太后。乙亥，改元德祐。二年丙子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㲪、太皇太后謝氏北去。夏五月，益王昰立於福州，元廢恭帝爲瀛國公。在位一年，尋爲僧，號合尊大師。

又《端宗皇帝》 諱昰，度宗庶子。母楊淑妃，以咸淳五年八月生帝。初封吉王，進封益王。元兵入臨安，恭帝北去，陳宜中等奉帝卽位於福州，改德祐二年丙子爲景炎元年，遙上帝㬎號曰孝恭懿聖皇帝，尊所生母楊淑妃爲皇太后。十一月，元兵逼福州，張世傑奉帝及衛王、楊太后航海。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尋駐惠州之甲子門。二年丁丑九月，遷潮州之淺灣。十一月，元劉深袭淺灣，帝走秀山，至井澳，遇颶風驚成疾。劉深袭井澳，帝走謝女峽，至七里洋。景炎二年三月，遷碙洲。四月崩，在位二年，年十一，葬厓山，號永福陵，廟號端宗。

又《末帝》 諱昺，度宗庶子。母俞修容，以咸淳八年正月生帝。初封信王，進封衛王，隨端宗奔潮州。景炎二年夏四月，端宗崩，羣臣欲散，丞相陸秀夫奉帝卽位，時年八歲。戊寅，改元祥興。六月，遷新會之厓山。二年己卯二月癸巳，元張弘範攻厓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楊太后亦死於海，世傑葬之海濱，遂自溺死。帝在位二年，年十歲，宋亡。

南宋計九帝，一百五十二年，共十八帝，三百一十九年。

清・李兆洛《紀元編》卷上《宋》 太祖趙匡胤。建隆庚申四。乾德癸亥十一月改○六。開寶戊辰十一月改○九。

太宗炅。太平興國丙子十二月改○九雍熙甲申十一月改○四。端拱戊子二。淳化庚寅○五至道乙未三。

真宗恒。咸平戊戌六。景德甲辰四。大中祥符錢文但作祥符○戊申九。天禧丁巳五。乾興壬戌○一。

仁宗禎。天聖癸亥十。明道壬申十一月改○二。景祐甲戌五寶元戊寅十一月改○三。康定庚辰三月改○二。慶曆辛巳十一月改○八。皇祐己丑六至和甲午三月改○三。至和甲午三月改○三。嘉祐丙申九月改○八。

英宗曙。治平甲辰四。

神宗頊。熙寧戊申十。元豐戊午八。

哲宗煦。元祐丙寅九。紹聖甲戌九月改○五。元符戊寅六月改○三。

徽宗佶。建中靖國辛巳一。崇寧壬午五。大觀丁亥四。政和辛卯八。重和戊戌十一月改○二。宣和己亥二月改○七。

欽宗桓。靖康丙午二。

高宗構。建炎丁未四月改○四。紹興辛亥○三十二。

孝宗昚。隆興癸未二。乾道乙酉九。淳熙甲午十六。

光宗惇。紹熙庚戌五。

寧宗擴。慶元乙卯六。嘉泰辛酉四。開禧乙丑三。嘉定戊辰○十七。

理宗昀。寶慶乙酉三。紹定戊子六。端平甲午三。嘉熙丁酉四。淳祐辛丑○十二。寶祐癸丑六。開慶己未一。景定庚申五。

度宗禥。咸淳乙丑十。

恭宗㬎。德祐乙亥二。

端宗昰。景炎丙子五月改○三。

帝昺。祥興戊寅五月改○二。

清・黃以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上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改元。【略】（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原憲道文武

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云：臣今月十七日準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榜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太祖開寶九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卻而不受。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易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爾。」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書往來，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爲可恥也。』

詔賜光曰：『朕方以陰雨、地震，日虞傾禍，被此鴻名，有慚面目。誠如卿言，可善爲答詔，非是欺眾以邀虛名。』遂終不許。

又　卷四　（熙寧二年）四月丁酉朔，羣臣拜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答不允，曰：『今災變屢出，可亟罷此議，雖加虛名，實以涜余。』先是，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無益加損，縱有百字亦何益，然受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願陛下受之。』富弼曰：『陛贊勸德宗不受尊號，顧其時與今異。』上曰：『其時在播遷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號，人固以爲宜，即緣變異多，謙屈而不受，亦自爲美，然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察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在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無加損也。』遂降此詔。

又　卷一七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改元。

又　卷五一　（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地之靈，方內乂安二十有六年矣。恭惟累聖付託之重，夙夜祗懼，靡遑康寧，乃憂勤感疾，慮壅萬幾，斷自朕心，託以大計。皇太子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於天下。主鬯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爲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實所欣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同底予治。』詔文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所草也。即以敏爲門下侍郎。初，有詔集從官赴都堂問計，敏即指閤門請對。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班，方晨，遂留立庭中請對，因言車駕當守宗廟，不當出幸。敏既候對，班退，少宰李邦彥爲奏，敏宜召見。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詔曰：『朕聞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茲古今之通誼，實帝王之大文，興自睯躬，嗣稱闕典。道君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殫二紀之憂勤，倦萬幾之聽斷，乃以神器，屬予沖人。顧蹈天以牢辭，終籲天而莫獲。雖極天下之稱頌，難名揖遜之風；雖盡海宇之貢珍，莫報生成之德用。仰遵於聖訓，仍參考於前猷，祇奉徽稱，式光大養。道君皇帝宜恭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應自今龍德宮奉，所需以至金帛緡錢之屬，務極隆厚；事干禮儀者，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稱朕圖報天恩之意。』又詔：『朕應道君皇帝付託之重，饋玉食於殊庭，懷母儀顧復之恩，飾椒塗於別苑，方均孝養，仰奉慈顏，宜加儷於徽名，用式遵於聖訓。仍飭庶府，祇事中闈，凡下教之所時需，敢一物之不備，以稱朕躬問安之志，以隆天下孝愛之風。道君皇帝皇后已奉道君太上皇聖旨，居於擷景西園；其恭上尊號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一切供奉用度、禮儀之屬，務極隆厚，有司議定，討論以聞。』

詔改來年元曰靖康。

又　卷六〇　（靖康二年）五月己丑朔，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遙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論說

宋・韓維《南陽集》卷二五《乞不受尊號劄子》　臣昨日伏覩中書劄子下禮院，以四月一日拜表上尊號。夫尊號者，非起於治古，而生於後世人君之侈心。平居爲之，已累謙德，施於寅畏消復之日，實於義理有害。何則？比年以來，地震幾遍天下，而河北尤爲已甚。自前史故老所傳，罕有若此之異。加以冬無宿雪，春無嘉雨，寒暑晦明，反理失節。今

茲河北地震尚未止，流民尚未復，畿甸諸道尚未有得雨處，而都下風霾，日夕發作。乃欲以此時褒頌功德，崇上尊號，臣竊以爲非其時矣。且陛下憂憫旱暵，遍禱於天地廟社之司，計其祝文，必須引咎謝譴。嘉應未答而遽舉推崇之禮，雖陛下冲挹，未必當之；然而事理相反，有異誠一，恐不足以動天消變。假使此事是聖意切所欲得，猶當痛自損抑以答天戒；況陛下兼帝皇而稱之，尚何顧此數字之美乎？伏望聖慈深思災變之大務，以至誠爲本，亟出手詔，推而勿受。臣愚戇，但知有益人君則爲之，不識忌諱。惟陛下寬其言而取其意，則天下幸甚。

宋・劉敞《公是集》卷三二《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乞加上尊號。今月十一日準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讓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沖遜之德，上通於天，下信於民。此上天所以保佑聖躬受福無疆，萬民所以愛戴，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讓勿受，足以益見積年沖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祐。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否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以固辭徽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又《再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讓尊號。今已兩奉批答不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冲之德，超絶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夫以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於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讓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於心者也；而羣臣之請，遜於志者也。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

又《三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沮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謂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讓；徇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已五上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於嚴恭寅畏持盈克讓之義，亦令四方無窺聖德之淺深。臣雖狂暗，竊重慎此舉，不敢不再三陳聞。

宋・司馬光《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三四《尊號劄子》 臣聞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悦順。竊見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叡智聰明，徽柔懿恭，享兹鴻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爲災，田稼漂没，編户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心。況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裨益萬分之一也。

又 卷三五《請不受尊號劄子》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靖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知而簡忽不顧哉！

臣伏見陛下踐阼已來，太陽侵色，中有黑子，大風晝晦，冬温無冰，連年大水，漂没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恟惶，流離滿路。西戎内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羣臣宜勸導陛下以祇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罔誣海内，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羣臣所上表章，却尊號

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怒，福禄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羣生百姓，莫不幸甚。況陛下曩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虚名而得實名，捨虚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爲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進狂瞽，惟聖明采察。

又　卷三九《請不受尊號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内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牓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寶九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爲可恥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嘆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後其身而身先，可以捨虚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二五《〔宋〕宋白〈上太宗論省去尊號只稱帝字〉》　臣等奉宰臣傳聖旨，以近降御劄，省去尊號，今欲只稱帝字，令臣等商量者。乍聆睿旨，仰測天心，見陛下謙尊之誠，善下之意，寅畏天命，超越古先，固無得而稱也。然則皇帝二字，典策昭然，數千百年沿襲不改，蓋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二儀成象，兩曜齊明，不可斯須而去之也。聖意以爲非從上古，起自嬴秦，鄙其兼名，欲歸一字。然肇於前漢，爰至近朝，唯此尊名不能去者何哉？蓋天下行之已久，人臣呼之已熟。方今萬方一統，四海爲家，士馬精研，蠻夷率服，民物豐阜，前代無雙。至於徽號之稱，增加即可；唯此至尊之字，減損實難。況夫今古異宜，質文互變，一定之制，千載不刊。與其改作而謀新，曷若因俗而仍舊！臣等職塵内禁，上事明庭，凡在討論，未嘗請免。如此大事，不敢輕言；誓竭微軀，各以死請。泰山可轉，此志不移。冒犯冕旒，甘當鼎鑊。

又　《〔宋〕韓琦〈上仁宗論頻有災異乞直降御劄不受徽號〉》　臣竊以陛下至德合天地，至仁越堯、舜，雖徽號累百，亦無得而稱焉。蓋以三載一郊，陛下報本之際，臣子之心，無以歸美君上，故恭薦盛名，以達惓惓之意。緣近年以來，天地之變比比而發，陛下亦嘗虚懷以來讜言，平刑以降罪戾。今者圜丘展祀，所宜責躬引咎，仰答天戒。其所加尊號，欲望不賜恩可。如陛下已有聖意，謙遜不從，莫若直降御劄，申諭宰庭，具述宸衷，便斷來表。若候章表五上，方示推拒，此乃從來俞允之例，似未協宜。此事動干典策，望聖明熟慮之。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六《禮樂門》　徽號，人臣上人主尊號，亦猶人主上天地尊號也。然三朝禮書，以是爲嘉禮之冠，其事重矣。熙寧中，羣臣有請至於三四，上終不允，且曰：『尊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此皆基於司馬温公一言，而神祖終身行之，至今以爲法者，禮也。愚敢以是爲達禮之冠。夫自漢以來，時君雖時有加號，未爲常典。唐高宗稱天皇，中宗、玄宗始有上尊號之禮。宋朝因之，凡上尊號，皆因郊祀、明堂、封禪也。夫熙豐大臣盡變祖宗法度，獨於此無所論列者，出於神考之獨斷也。又大臣志在變法而已，使不允尊號之請，祖宗已嘗行之，則將求異於前人矣。神考嘗悔改官制矣，又嘗言役法宜均，所謂均無貧也。

雜録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録》卷中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

帝，後明皇稱開元神武皇帝，自後率如之。陸贄嘗以諫德宗。宗衮著《尊號録》一篇，繫以贊曰：『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蓋託諷焉。上卽位，羣臣凡再上尊號，率不許。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一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内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内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

仁宗卽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悦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略】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卽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略】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奬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又　卷二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爲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爲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爲天禧，慶曆九年改爲皇祐，嘉祐九年改爲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爲明道。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太上卽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爲黨，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爲繼，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彗出，迺改明年爲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爲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爲得天之紀，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迺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爲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禪云。大抵名年既不應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爲難合，而古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爲『二人聖』，明道爲『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於宦官女子之常談爾。

又　卷五　堯稱陶唐氏，舜稱有虞氏，禹稱有夏氏，唐、虞、夏或其封國，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爲氏，後因以爲國，則堯、舜、禹者，疑其爲謚號也。然《易》稱『堯舜氏作』，則堯、舜亦氏，豈復追稱或之以謚耶？其通稱則皆謂之帝。秦本欲稱泰皇，既去泰號稱皇帝，固

已過矣，漢以後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中宗神龍加尊號曰應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稱開元皇帝。其後更相衍，多至十餘字，此乃生而爲謚，果何禮哉？本朝初廢不講。仁宗景祐初，羣臣用開元故事，請以景祐爲號。自是每遇南郊大禮畢，則百官拜表，加上尊號，以示歸美之意。神宗即位，諸臣累上尊號，皆辭不受，元豐三年遂下詔罷之。帝王之盛舉也。

又　卷七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識！』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自是隙益深。

宋・袁褧《楓窗小牘》卷上　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蕭鸞離合後周宣政爲『宇文亡日』同。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一　熙寧末年旱，詔議改元。執政初擬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於文，一人負戈。』繼又擬豐亨，復曰：『不可！亨字爲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豐。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三《尊號》　人主尊號，自漢哀帝用方士之説始有之。本朝沿唐故事，每遇大禮，羣臣必奉册寶，加上尊號。神宗皇帝聖學高遠，以謂虚名無益，遂罷之。紹興十八年，士民曹溥等千餘人，請上尊號。高宗不許。及遜位，孝宗始奉册加號曰光堯聖壽。乾道六年，上皇將加號，時周益公在翰苑，請用唐故事，皇帝率百官詣德壽宮再表以請。太上乃下詔許之。禮文燦然，近古所未有。其後，每因慶典加之，至淳熙末年，累加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凡二十四字。孝宗既内禪，乃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自後不復加。光宗在壽康宮，亦加聖安壽仁四字，遂爲奉親之典焉。

又　《年號》　高宗初即位，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劉之亂，以爲炎字乃兩火，故多盜。明年還自海上，改五年爲紹興。久之，既與虜議和，遂不復改。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踰年改隆興，其説以爲務隆紹興之政，及學士草制，則合建隆、紹興之義，非初意矣。二年，王瞻叔爲參知政事，言趙諗謀逆，嘗欲以隆興紀元，令太常丞曾逮檢事實以進，上愕然。明年正月，郊，改元乾道，乾道盡九年。時以爲乾元用九之數已極，乃改爲純熙。尋又易純爲淳，言欲致淳化、雍熙之美也。十六年，光宗即位，將紹淳熙之政，遂以紹熙紀元，猶隆興意爾。而學士草制，則又合紹興、淳熙爲義，亦非初意也。五年，上繼統，趙子直爲相，銳意慶曆、元祐故事，乃改慶元。慶元盡六年，而上皇及太后繼崩，中宫去世，二皇子不育，朝廷嫌之，因改明年爲嘉泰云。

又　《乙集》卷二《加上光宗尊謚》　嘉泰三年七月癸未，詔加上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尊謚爲十六字。自商、周以來，人主始有謚，大抵節以一字而已。間亦有用二字者，如商之成湯、周之真定是也。嗣後歷漢、魏迄唐初皆然。至高宗改謚太宗爲文武聖皇帝，始用三字。天寶末，又例加至七字，逮元宗、肅宗之殁，遂皆以九字易名，而益非古矣。代宗、德宗初謚皆四字，順宗增爲六字，憲宗又損爲五字。自是終唐之世，皆因之。惟宣宗以復河、湟功，增順宗、憲宗爲九字，其餘則否。五代朱梁初謚亦五字，唐明宗六字，晉、漢、周皆七字，周世宗四字。本朝初謚亦六字，大中祥符元年始增祖宗謚爲十四字，五年又增二字，十六字之謚自此始矣。真宗初加爲八字，再加乃十六字。仁宗以後，初加即十六字，惟神宗累加至二十字，而欽宗之謚無加焉，此其所以異也。詔下之九日，壬辰，宰執、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於尚書省，請加謚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詔恭依。其年十一月日至，上祀南郊，前一日，親帥羣臣奉上玉册於太廟本室，如故事。

又　卷七《淳熙改元本用純字》　乾道癸巳歲冬至日，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爲純熙。既宣制矣，後六日甲辰，中書門下省言：『若合淳化、雍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主上取法祖宗之意。』從之。是時，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敕制初下，衆未有言，先人語雍公曰：『以《周頌》考之，「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豈今日所當用，宜密以奏。』雍公從之。奏未達聞，而朝廷已更之矣。

宋・王明清《揮麈前録》卷一　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外祖曾公亮卷以江東漕兼攝二浙應辦，用元符末京西漕陳向故事也。朝論欲建山陵，外祖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宫爲名。』僉以爲當，遂用之。陳向權漕事，見汪彦章所撰《徐丞相

夫人陳氏墓誌》。夫人，向之女也。

紹興戊午，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寔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當避」。秦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創於漢武，後世遵用之。我宋年號，無過九年者。惟天聖盡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道，熙寧亦盡十年，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後揖遜。高廟居德壽者二十六年，孝廟居重華六年，光廟居壽安宮七年，寧宗嘉定十七年。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中 本朝年號，或者皆曰有讖緯於其間。「太平」，有「一人六十卒」字，太宗五十九而止。仁宗、劉后並政，「天聖」曰「二聖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一筆下，「寧」字去心，當時有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靖康」曰「十二月立康王」。「嘉泰」曰「士大夫皆小人，有力者喜」。

宋・岳珂《愧郯録》卷五《熙寧崇寧年號》 神宗初卽位，踰年改元熙寧，盡十年而改。徽宗初改元，踰年又改崇寧，盡五年而改。珂按二號皆劉宋陵名，高祖武帝之婕妤、太祖文帝之母曰章胡太后，實號熙寧。太祖文帝之美人、太宗明帝之母曰宣沈太后，實號崇寧。藝祖考鑑背而易乾德，蓋以稱謂之重復耳。復猶不可，此名可乎哉？一時當國者，其不審亦甚矣。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五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爲「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録》。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元圻案：周益公《思陵録》上：「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爲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留）〔劉〕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寧考之「寧」，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大爲義，則高宗亦可。」乃就初義。」又：「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點永思。」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六《理度議謚》 理宗未祔，議謚，朝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允，最後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僞謚同，且古有婦人號禮宗者，遂擬曰理。蓋以聖性崇尚理學，而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而不知理字析文取義，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謂謚於天矣。

度宗初議謚，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擬實字，則宗實乃英宗舊名；或擬正字，則有一止之嫌，後遂定爲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周漢國長公主在先朝已謚端孝，今與廟號上下字暗合，豈偶然哉。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〇《物異考・訛言》 晉高祖天福中，兩浙兒童聚戲，率以「趙」字爲語助，如言「得」曰「趙得」，「可」曰「趙可」。自是一國之人語言，無不以「趙」字兼之者。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讖。後延壽爲北虜所繫，而謠言益盛，洎太祖受禪，始悟焉。天福末，宣州太平縣掘地得石，記云：「天子冀州人。」時李景據江表，名子曰冀，欲當之。及太祖開統，方悟冀州趙地也。出帝開末運，宋州宋城縣有異僧，常挾彈持銅丸走榛莽中如飛，指其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此建號。」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三二《改元・爰舉舊章》 宋太宗開寶九年《改太平興國元年制》：「自登宸極，再易朔辰。改元更號，爰舉前代之舊章，蕩穢滌邪用，洽普天之大慶。」

又《式遵古義》 宋真宗至道四年《改元咸平元年詔》：「承上穹之眷命，宅大寶以踰年。四序履端，萬物資始。式遵古義，俾易新元。」

又《取象陽春》 宋太宗端拱三年《改淳化元年制》：「朕受天明命，司牧黎元。寰宇幸致於和平，稼穡屢登於豐稔。慶茲玄感，思舉舊章。因斯獻歲，取象陽春。宜改紀元之號，仍覃生物之恩。」

又《式新端曆》 宋仁宗《寶元改爲康定詔》：「導迎至和，消伏衆變。推榮正本，協紀求中。庶回靈鑒之孚，式新端曆之授。」

又《改淳化爲至道》 宋太宗《改元德音》：「當惟新於大政，冀永保於鴻猷。發號改元，與民更始。」

又《改嘉祐爲治平》 宋英宗《改元制》：「自親庶政，甫涉踰年。中外乂寧，風雨時若。惟春秋之正始，蓋歷代之通規。獻歲發春，方臨吉旦，紀年更號，祇率舊章。」

又《冀自天之祐》 仁宗慶曆九年《改爲皇祐制》：「春夏之交，霖雨作沴。傷暴禾麥，漂溢隄防。粒食罄闕，廬舍蕩空。流離鄉邦，十室而

九。當原究其由來，祈弭消於災變。仍更紀歲之名，用冀自天之佑。』

又《昭受命之符》　宋哲宗《改紹聖五年六月朔爲元符詔》：『統承聖緒，紹述先猷。克享天心，屢蒙嘉貺。甘露薦降，靈光燭天。思答神休，以協瑞應。其易統年之號，用詔受命之符。』

又《皇祐改爲至和》　仁宗因日食正陽，改皇祐六年爲至和。德音：『皇天降譴，太史上言。豫陳薄蝕之災，近在正陽之朔。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改避正，寢却去常珍。俾更元曆之名，冀召太和之福。』

又《崇寧改爲大觀》　徽宗《改崇寧爲大觀制》：『兵革不試，囹圄屢空。邊陲晏安，年穀豐稔。乾高垂象，日當交而不虧；坤厚薦珍，禾與芝而並秀。是用因三朝之慶會，順二氣之發生。易冠元之名，覃作解之澤。既革而當，惟新是圖。』

又《作新斯民》　哲宗《改元豐九年爲元祐御劄》：『永惟春秋正始之義，深見天人相與之符。卽位逾年，改元布政，以昭宣令典，以作新斯民。顧惟守成，敢忘繼序。

又《肇新元統》　徽宗《改建中靖國御劄》：『思建皇極，嘉靖庶邦。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垂政。稽歷數在躬之文，念春秋謹始之義。肇新元統，國有典常。宜遵踰歲之期，以易紀年之號。』

清・閻若璩《潛邱劄記》卷四下　藝祖第二則云：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治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宋太祖為烈祖，太宗為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按：吾《太原縣志》載元豐八年韓絳《崇聖寺碑銘序》，亦屢稱藝祖、神宗，神宗卽太宗。

清・王鳴盛《蛾術編》卷一〇《各帝謚法本紀所書不同》　自昔廟號有一定，而謚法則無定。唐諸帝謚，字數多寡不齊，載《舊唐書》，可考也。《宋史・太祖本紀》起云：『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末云：『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啓運』云云，則知前所書者，乃加謚也。自此相沿，似爲定例者，上謚初以六字，加謚以十六字爲率。但《宋史》所書，亦有參差不一。如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所書或詳或略，要不害其爲同也。惟是太宗，但起云『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末亦但云上謚『神功云云』，不載其加謚；真宗起用十六字謚，而末卻用『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然後繼以加謚，於初謚獨多二字；理宗起末并同，獨不見其初上六字之謚。今於太宗末，據王偁書以補之，曰：『羣臣上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大中祥符五年，加上尊謚曰至仁廣運神功聖德文武睿照大明廣孝皇帝。』真宗末，據王偁書以正之，曰：『羣臣上謚曰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慶曆七年，加上尊謚曰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其初謚內『武定』二字衍。若理宗，只有咸淳二年所上之加謚，無初謚；度宗惟初謚六字，蓋國已將亡，無暇加謚。其餘若欽宗，亦止謚六字，而帝昺等則不必論。鶴壽案《舊唐書》高祖、太宗本紀，皆冠加謚於首，備載初謚於末。《高祖紀》起云『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此天寶十三年二月所上加謚也，末云『羣臣上謚曰大武皇帝』，此初謚也。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神堯皇帝』，此亦加謚也。《太宗紀》起云『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字數與太祖同，末云『百寮上謚曰文皇帝。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字數與太祖不同。至《中宗紀》，則末云『百官上謚曰孝和皇帝，天寶十三載二月，改謚曰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而起云『大和聖昭孝皇帝』，豈省文邪？《宋史》太祖諸帝紀亦皆加謚在前，初謚在後，獨太宗、仁宗、英宗、神宗四帝《紀》，不載加謚。柯維騏《新編》依大祀紀例增入。《新編・太宗紀》起云『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末云『上尊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天禧元年加今謚』；《真宗紀》起云『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末云『上尊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慶曆七年加今謚。』今案真宗初謚，或者本有『武定』二字，加謚蓋因其舊。而《東都事略》偶遺之，亦未可知。安見初謚內『武定』二字爲衍文？若太宗之加謚失載於宋史者，柯維騏已補之，何待先生引《東都事略》以補之乎？《新編》加謚與《東都事略》不同者，一據大中祥符五年，一據天禧元年。如《舊唐書・高祖紀》不冠以上元元年所加之謚，而冠以天寶十三年所加之謚也。倘謂未見《新編》，故引王偁書以補《太宗紀》，則先生於後條明云各紀《新編》或刪或存，今以真宗咸平六年見例，則《太宗紀》豈獨未見乎？

《宋史・神宗紀》首云『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其末則但書當時所上『英文烈武聖孝』六字之謚，不載其後來加謚十六字。按之《宋史・徽宗紀》，政和三年，加上神宗作『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凡二十字。洪邁《容齋續筆》云：『國朝祖宗謚十六字，惟神宗二十字「體元」云云，蓋蔡京所定也。』神宗信用姦相王安石之邪說，變亂祖宗之法度，以禍天下。自是羣姦相繼，皆祖安石，而京爲之渠魁。故於神宗標出『帝德王功』，且特加四字，以爲表

異。作史者惡京所爲，削而不書，然則十六字謚起於何時？意必哲宗紹聖年間所上。鶴壽案：據宋史，神宗之謚凡四改，一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元豐八年所上也；一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紹聖二年所加也；一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崇寧三年所更上也；一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政和三年所復加也。《宋史》據紹聖二年，《東都事略》、晁公邁《歷代紀年》皆據崇寧三年，而無「法古立憲」四字。《歷代紀年》并不載政和加謚，蓋宋諸帝謚皆止十六字，神宗不應多四字。然則《徽宗紀》所載二十字，雖見《容齋續筆》、岳珂《愧郯録》，恐未可信。

清・劉錫信《歷代諱名考・星神》 宋避始祖諱，以真代之，玄武七宿改爲真武，玄冥改爲真冥，玄枵改爲真枵。迄今閭里間廟祀猶曰真武廟。

又《歲時》 宋仁宗諱禎并諱貞。《唐書》貞觀、貞元年號作正觀、正元。

又《謚號》 宋避始祖諱，以真代之，真宗廟號當與唐明皇帝同，因避諱稱真宗耳。宋翼祖諱敬，宋人以恭字、欽字代之，欽宗廟號當是敬宗，避諱稱欽宗耳。案：別代廟號無稱代宗、真宗、欽宗者，故知由於避諱。宋欽宗諱桓，宋人於前代謚桓者皆稱曰威，如齊桓公作威公之類。《漢隸》字、源諸書於漢桓帝時碑皆作威帝。

又《禮樂》 宋仁宗諱禎，《宋史・禮志》納后六禮，納徵作納成。《樂志》五音徵作祉。宋諱桓，改桓圭爲植圭。

又《宮室》 宋政和間立明堂，詔以玄堂犯聖祖之諱，改爲平朔，門亦改平朔門。太宗時蘇易簡爲學士，上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以避英廟諱，止曰「玉堂」云，見《石林燕語》。

又《官制》 宋英宗諱曙，改簽署爲簽書。

又《地理》 宋始祖下一字諱朗，改朗州爲鼎州，朗山爲確山，見《宋志》。宋宣祖下一字諱殷，改殷城爲商城，澴水爲商水，見《宋志》。宋太祖諱匡胤，改匡城爲鶴邱，尋復曰長垣；匡廬山爲康廬。宋太宗初諱光義，改義武軍爲定武，昭義軍爲昭德，義州爲儀州，歸義爲歸信，義豐爲蒲陰，義興爲宜興，義川爲宜川，義陽爲信陽，見《宋志》。宋真宗諱恆，改《千字頌》恆岱爲泰岱。宋英宗，濮王允讓子，改讓水爲遜水。

又《姓氏》 宋宣祖諱下一字爲殷，改諸州殷氏爲商氏、湯氏。宋欽宗諱桓，改桓氏爲常氏。勾姓本避高祖諱，勾濤則仍字更音，鉤光祖則加金，絢紡則加絲，苟諶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勾龍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勾也。見戴埴《鼠璞》宋孝宗諱昚，改慎氏爲真氏。

又《人名》 宋僖祖諱朓，改謝朓名從目。

宋太祖更諱炅并諱熲。隋高熲作高穎。

宋英宗初諱宗實，周惇實改惇頤，後避光宗諱，又改敦頤。

宋仁宗諱禎并諱熲，后魏徵作魏證。《周易口訣義》史徵撰，陳振孫《書録解題》作史證。

宋神宗諱頊并諱勖。《文獻通考》魏荀勖作孫勉。

宋哲宗諱煦，石晉劉煦名作昫。

宋光宗諱惇，《石刻鋪敘》，建昌曾宏父撰。宏父，本名惇，紹興中知台州，因避諱以字行。

又《書籍》 揚子《太玄經》，宋《崇文總目》作《太真經》，避祖諱也。《殷芸小説》宋人避諱，改爲《商芸小説》迄今沿之。

顏師古《匡謬正俗》，宋時雕本作《刊謬正俗》，避太祖諱也。鄭樵作跋，仍稱刊謬，今《雅雨叢書》刻本始復舊名。

《古韻二十一殷》，宋重修《廣韻》作《二十一欣》，避宣祖諱也。

《古韻三十六桓》，宋《禮部韻略》作《三十六歡》，則南宋重刊本，避欽宗諱改也。

宋崇仁吳沆上《易璇璣》三卷，以書犯廟諱，賞獨不及，蓋犯始祖嫌名也。

又《姓氏》 匡衡，蘭陵人。其後裔居嶧縣者，避趙宋太祖諱，改王氏。見《嶧縣志》。《容齋四筆》、《五筆》：匡衡俱作康衡，則宋時匡氏或有改康氏者歟。

又《人名》 宋人書中盧懷慎作懷謹，烏重允作重嗣，李匡威作康威，皆避太祖、孝宗諱也。

又《地理》 宋避太宗諱，郴州郴義改桂陽，義章改宜章，眉州通義改眉山，遂州方義改小溪，敘州義賓改宜賓，富義監改富順，桂州全義

改興安，高州信義改信宜，儋州義倫改宜倫。瀘州慎縣，宋避孝宗諱改梁縣。

清・梁章鉅《浪跡三談》卷二《乾德》　宋太祖改元乾德，而前此蜀王衍立，於梁貞明五年，亦改元乾德。又輔公祐於唐武德六年稱帝於丹陽，即陳故宮居之，國號宋，亦改元乾德。《宋史・太祖本紀》云：「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蜀平，宮人入內，見其鏡背志『乾德四年鑄』，召竇儀詰之，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乃大喜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按宋小說，竇儀或作陶穀，或作盧多遜，當時尚未記有輔公祐也。楊文公《談苑》、陳鵠《耆舊續聞》並記江南保大中得石，有『大宋乾德四年』，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宋小說又載，乾德初元丹陽人掘地，獲古錢，文曰『乾德通寶』，則並國號年號而同之矣。

又《太平興國》　宋太宗改元太平興國，《貴耳集》云，當時有「一人六十卒」之讖，太宗五十九而止。

又《天聖》　宋仁宗年號天聖，《歸田録》云：「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議者謂撰號取「二人聖」，悦太后耳。」張端義《貴耳集》亦云，於文取「二聖人」，故當時有「二人口耳」之讖。

又《明道》　宋仁宗改元明道，議者以爲「明」字於文爲「日月」，並時母后臨朝也，見歐陽公《歸田録》。《貴耳集》亦云，仁宗、劉后並政，「明道」曰日月同道。《宋史・夏國傳》：元昊避父德明諱，稱宋明道爲「顯道」。顧亭林《日知録》：范文正《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

又《康定》　宋仁宗有康定年號，歐陽公《歸田録》及《玉海》謂好事者以爲康定如謚法。

又《崇寧》　岳珂《愧郯録》及《玉海》並云，神宗改元熙寧，徽宗改元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沈作喆《寓簡》、袁文《甕牖閒評》並謂，年號最忌與前代謚號、陵名相犯，熙寧、崇寧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按《宋書》，武帝胡婕妤生文帝，追尊爲章太后，陵曰熙寧；文帝沈美人生明帝，追尊爲宣太后，陵曰崇寧。又《貴耳集》：「『崇寧』錢上字，蔡京所書，「崇」字自山字一筆書，「寧」字去心，當時諺云：「有意破崇，無心甯國。」」

又《重和》　宋徽宗初改元重和，二年正月即改宣和。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改宣和。然「重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實重熙，後避天祚嫌名，乃追謂重和耳。」

又《宣和》　《玉海》：「宋徽宗宣和之讖爲「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又《説鈴・談往》云：「宣和，契丹宮門名，徽、欽至彼，見額而始悔。」

又《靖康》　宋欽宗年號。按《宋史》，高宗初封康王，二帝北遷，康王在濟州，耿南仲、汪伯彦等皆勸進，且謂靖康紀元，謂「十二月立康」之兆，《容齋續筆》：「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中興。」《玉海》云：「靖康或謂如謚法。」

又《建炎》　李心傳《朝野雜記》云：「高宗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劉之亂，以爲炎字乃兩火還自海上。改五年爲紹興。」

又《隆興改乾道》　宋孝宗之二年也。《玉海》云：「隆興近正隆，而孝宗更之。」又云：「隆興，偽號也，因曾布《日録》而後見。」《容齋續筆》云：「隆興，嫌與完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樓鑰《攻媿集・錢端禮行狀》：「上問改元事。隆興，故叛臣趙諗嘗用，虞公以爲載籍所不載，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事也。」簽書王剛中奏此事具見曾布《日録》，不當復用。」李心傳《朝野雜記》云：「王瞻叔爲參知政事，言趙諗謀逆，以隆興紀元，會太常檢故實以進，上愕然遂改乾道。」

又《重熙》　《宋史・汪應辰傳》：「孝宗内禪，議改元重熙，應辰謂遼興宗嘗以紀年，遂改隆興。」

又《乾統》　宋孝宗曾擬用之，後因契丹已用而更議。案樓鑰《攻媿集・錢端禮行狀》：上問改元事，御筆欲用『乾統』，而北朝曾用之，遼天祚。別擬四號以進，遂改乾道。

又《執中靖國》　宋徽宗改年建中靖國，曾肇以唐建中爲疑，欲改建爲執，宋帝不從。案《宋史・王覿傳》：『改元詔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帝曰：「梁末禪位，年號太平，太宗不忌也。」』

遼帝名號

綜述

宋・晁公邁《歷代紀年》卷一〇《大遼》 太祖大聖皇帝，姓耶律，名億，初名阿保機，國名契丹。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改國號大遼，建元神策。改元天贊。在位十二年。

太宗嗣聖皇帝，名德光，初名耀屈之，阿保機次子也。阿保機死，母述律立之。改元天顯。又改會同。十年丁未入京師，北歸死於殺胡林。在位二十一年。

世宗皇帝名阮，初名兀欲，阿保機長子，人皇王突欲之子，號永康王。德光死，兀欲矯德光遺制即皇帝位於中京，號天授皇帝。改元天祿。爲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殺之於火神淀。在位五年。

穆宗皇帝名璟，初名述律，德光之子也。嘔里僧篡位一日，國人殺之，迎立璟，號天順皇帝。改元應曆。後爲庖者弒之於黑山之下。在位十九年。

景宗孝成皇帝，名賢，初名明記，兀欲長子。璟被弒，無子，國人立賢，號天贊皇帝。改元保寧。又改乾亨。在位十五年。

聖宗昭聖皇帝，名隆緒，賢之長子，母承天皇太后蕭氏。賢死，襲位，號天輔皇帝。改元統和。又改開泰。又改太平。在位四十八年。

興宗文成皇帝，名宗真，小名普古，隆緒第八子。隆緒死，襲位，號天□皇帝。改元景福。又改重熙。在位二十五年。

道宗皇帝名洪基，□之子。宗真死，襲位，號天佑皇帝。改元清寧。又改咸雍。又改太康。又改大安。又改壽昌。在位四十六年。

海濱王名延禧，洪基之孫。洪基死，襲位，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又改天慶。又改保大。淳即位，降爲湘陰王，爲大金所滅，封海濱王。在位二十四年。

宣宗皇帝名淳，延禧之從叔父也，封燕王。天祚爲女真所敗，奔夾山，國人立之，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在位一年，死。國人又立其妻蕭氏稱制，改元德興。後歸天祚，天祚殺之。

右大遼自梁末帝貞明二年丙子阿保機建國，至本朝宣和六年甲辰滅，九世，凡二百九年。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太祖大聖皇帝》 太祖皇帝諱億，番名阿保機，乃斡里小子也。【略】神册元年，阿保機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建元曰神册，國號契丹。【略】（天輔七年）九月，葬太祖於木葉山。置州墳側，名曰祖州。今有廟，其韓尚在，長四五尺許。謚曰大聖皇帝，廟號太祖。

又 卷二《太宗嗣聖皇帝上》 太宗諱德光，太祖第二子也。母曰述律氏。【略】遂立爲天皇王，稱帝，即位。明年，改元天顯。天贊六年。九月，帝即位，猶稱天贊六年。【略】（會同元年）是年，改元會同，國號大遼。

又 卷三《太祖嗣聖皇帝下》 遼帝在位凡二十餘年，謚曰嗣聖皇帝，廟號太宗。

又 卷四《世宗天授皇帝》 世宗諱阮，番名兀欲，太祖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也。【略】（大同元年）明年，遼國改元天祿。【略】世宗在位凡五年崩，廟號世宗，葬醫巫閭山。

又 卷五《穆宗天順皇帝》 穆宗諱璟，番名述律，後更名明，太宗之長子也。【略】帝在位凡十九年，謚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

又 卷六《景宗孝成皇帝》 景宗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兀欲子也。【略】（乾亨四年）帝崩，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又 卷七《聖宗天輔皇帝》 聖宗諱隆緒，景宗之長子。年十二即位，改元統和。【略】統和元年，帝即位，復號大契丹。【略】（太平十一年）六月三日，崩於上京東北三百里大斧河之行帳，年六十一，在位通太后臨朝凡四十九年。葬上京西北二百里赤山。謚曰天輔皇帝，廟號聖宗。

又 卷八《興宗文成皇帝》 興宗皇帝諱宗真，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順聖元妃所生。帝生於顯州東錐子河，始封梁王，後立爲皇太子。聖宗崩，帝即位，明年改元景福。【略】（重熙二十三年）八月，國主崩，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一，廟號興宗，謚曰文成皇帝。子洪基立，改元

清寧。

又　卷九《道宗天福皇帝》　道宗諱洪基，興宗之子也。興宗於重熙二十三年八月崩，洪基即位，改重熙二十三年爲清寧元年。【略】（壽昌六年）帝崩，在位四十七年，廟號道宗，謚天福皇帝。

又　卷一〇《天祚皇帝上》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氏，初封齊王，後爲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即位，自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皇帝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略】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龍化州，迭烈部夷離堇耶律曷魯等率百僚請上尊號，三表乃允。丙申，羣臣及諸屬國築壇州東，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后曰應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

又　卷二《太祖紀下》　（天贊元年春正月）癸酉，詔改元。【略】（天顯元年二月壬辰）大赦，改元天顯。【略】（天顯）二年八月丁酉，葬太祖皇帝於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度使以奉陵寢。統和二十六年七月，進謚大聖大明天皇帝。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謚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太祖所崩行宫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後建昇天殿於此，而以扶餘爲黄龍府云。

又　卷三《太宗紀上》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略】（天顯二年冬十一月）壬申，御宣政殿，羣臣上尊號曰嗣聖皇帝，大赦，有司請改元，不許。

又　卷四《太宗紀下》　（會同元年十一月）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劉昫、盧重册上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會同。【略】（大同元年夏四月）丁丑，崩於欒城，年四十六。是歲九月壬子朔，葬於鳳山，陵曰懷陵，廟號太宗。統和二十六年七月，上尊謚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增謚孝武惠文皇帝。

又　卷五《世宗紀》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略】（大同元年九月）丁卯，行柴册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爲天禄元年。【略】應曆元年，葬於顯州西山，陵曰顯陵。二年，謚孝和皇帝，廟號世宗。統和二十六年七月，加謚孝和莊憲皇帝。

又　卷六《穆宗紀上》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略】（天禄五年秋九月）丁卯，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改元應曆。

又　卷七《穆宗紀下》　（應曆十九年二月己巳）帝遇弑，年三十九。廟號穆宗。後附葬懷陵。重熙二十一年，謚曰孝安敬正皇帝。

又　卷八《景宗紀上》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略】（應曆十九年春二月）百官上尊號曰天贊皇帝，大赦，改元保寧。

又　卷九《景宗紀下》　（乾亨元年十一月）辛丑，冬至，赦，改元乾亨。【略】統和元年正月壬戌，上尊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重熙二十一年，加謚孝成康靖皇帝。

又　卷一〇《聖宗紀一》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略】（乾亨四年）冬十月己未朔，帝始臨朝。辛酉，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略】（統和元年六月）甲午，上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和。

又　卷一二《聖宗紀三》　（統和五年夏四月丁酉）羣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

又　卷一四《聖宗紀五》　（統和二十四年）冬十月庚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羣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大赦。

又　卷一五《聖宗紀六》　（開泰元年）十一月甲午朔，文武百官加上尊號曰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開泰。

又　卷一六《聖宗紀七》　（太平元年）十一月癸未，上御昭慶殿，文武百僚奉册上尊號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太平，中外官進級有差。

又　卷一七《聖宗紀八》　景福元年閏十月壬申，上尊謚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

又　卷一八《興宗紀一》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諱宗真，字夷不堇，

小字只骨。【略】（景福十一年夏六月）辛卯，大赦，改元景福。【略】（重熙元年）十一月己卯，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曰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大赦，改元重熙。

又 卷一九《興宗紀二》（重熙十一年）冬十一月丁亥，羣臣加上尊號曰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册皇后蕭氏曰貞懿宣慈崇聖皇后。

又 卷二〇《興宗紀三》（重熙二十三年冬十一月）甲申，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欽天奉道祐世興曆武定文成聖神仁孝皇帝。清寧元年十月庚子，上尊謚爲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又 卷二一《道宗紀一》 道宗孝文皇帝，諱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略】（重熙二十四年秋八月）辛丑，改元清寧，大赦。

又 卷二二《道宗紀二》 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總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大赦。

又 卷二三《道宗紀三》（咸雍十年）十二月辛巳，改明年爲大康，大赦。

又 卷二四《道宗紀四》（大康元年冬十月）是月，改明年爲大安。

又 卷二六《道宗紀六》（壽隆七年）六月庚子，上尊謚仁聖大孝文皇帝，廟號道宗。

又 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 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略】

壽隆七年正月甲戌，道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於柩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略】（壽隆七年）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統，大赦。【略】（乾統三年）十一月丙申，文武百官加上尊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略】（乾統十年）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

又 卷二九《天祚皇帝紀三》 保大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肆赦。

明・王圻《謚法通考》卷一二《遼帝后謚》 肅宗姓耶律氏，謚昭烈皇帝。后蕭氏謚昭烈皇后。

懿祖謚莊敬皇帝。后蕭氏謚莊敬皇后。二祖二后俱乾統三年追謚。

玄祖謚簡獻皇帝。后蕭氏謚簡獻皇后。

德祖謚宣簡皇帝。后蕭氏謚宣簡皇后。二祖二后俱重熙二十一年追謚。

太祖名億，字阿保機，德祖長子，謚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后述律氏初謚貞烈，重熙二十一年改謚淳欽。

太宗名德光，太祖次子，謚孝武惠文皇帝。后蕭氏初謚彰德，重熙二十一年改謚靖安。

世宗名阮，讓國皇帝長子，謚孝和莊獻皇帝。后蕭氏初謚孝烈，重熙二十一年改謚懷節。

穆宗名璟，太宗長子，爲近侍所弒。謚孝安敬正皇帝。后蕭氏無謚。

景宗名賢，世宗第二子，謚孝成康靖皇帝。后蕭氏初謚仁聖宣獻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改謚睿智。

聖宗名隆緒，景宗長子，謚文武大孝宣皇帝。后蕭氏謚仁德。又蕭氏謚欽哀。

興宗名宗真，聖宗子，謚仁聖孝章皇帝。后蕭氏謚仁懿。

道宗名隆基，興宗長子，謚仁聖大孝文皇帝。后蕭氏謚宣懿。

天祚帝諱延禧，道宗之孫。國亡，并二后、二妃俱無謚。

道宗太子濬，謚昭懷，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妃蕭氏謚貞順皇后。按：天祚時有興宗第四孫耶律淳自立，僞謚孝章皇帝，廟號宣宗。有耶律大石太祖之孫亦自立，世號爲西遼，尊號天祐皇帝，追謚祖父爲嗣元皇帝，祖母爲宣義皇后，册元妃蕭氏爲昭德皇后，没後，廟號德宗。子夷列嗣，母后攝國政，號感天皇后，没後，號仁宗。子幼，以妹普速完權國，號承天太后。普速完傳仁宗次子直魯古，爲乃蠻王屈出律所擒而遼絶。

清・顧炎武《菰中隨筆》 遼太祖丁卯即位，稱元年。神册丙子。天贊壬午。天顯丙戌。太宗丁亥即位，仍稱天顯二年。會同戊戌。大同丁未。世宗丁未即位。改元天禄。穆宗應曆辛亥。十年爲宋太祖之元。景宗保寧己巳。乾亨己卯。聖宗統和癸未。開泰壬子。太平辛酉。興宗景福辛未。重熙壬申。道宗清寧乙未。咸雍乙巳。大康乙卯。大安乙丑。壽隆乙亥。天祚帝乾統辛巳。天慶辛卯。保大辛丑。五年亡。

清・劉宗魏《歷代帝系年號考》卷一八《遼・太祖皇帝》　諱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後改名億。【略】當唐之世，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迨開元間，大賀氏微，遼始祖涅里立迪輦祖里爲阻午可汗而相之。唐賜名李懷秀，於是始立制度，置官屬，即故有族衆分爲遥輦八部：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内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而涅里所統迭剌部自爲别部，不與其列。涅里生毗牒，毗牒生頦欽，頦欽生槫里思，世爲迭剌部夷離堇，是爲肅祖，配蕭氏，生四子：長洽育，字牙新，分五石烈爲七，六乣爲十一；次蔭剌德，是爲懿祖；次葛剌，字古昆；次洽禮，字敵輦，皆任舍利。懿祖配蕭氏，生四子：長叔剌舍利，早卒；次帖剌，字痕德，卒年七十；次匀德實，始教民稼穡，善畜牧，國以殷富，是爲元祖；次裏古直，字巖母根，善射，任舍利，卒。元祖配蕭氏，四子。元祖爲狼德所害，后嫠居，恐不免，命子往依鄰部臺押，乃獲安。長麻魯，早卒；次巖木，字敵輦，年四十五卒；次撒剌的，是爲德祖，即太祖父也；次釋魯，字述瀾，任爲于越。【略】德祖配蕭氏。生男女六人：太祖居長，其始興之地名世里，譯曰耶律，故以耶律爲姓。太祖以唐咸通十三年生，長爲撻馬狘沙里，攻降小黄室韋等部，國人號阿主沙里。唐天復元年辛酉，契丹王欽德立，是爲痕德堇可汗，仍授本部夷離堇，轉大迭烈府夷離堇。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户，徙樂之清河，至是創爲奚迭剌部，分十三縣。拜太祖爲于越。唐天佑二年丙寅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太祖即皇帝位，稱元年，尊母爲皇太后，立皇后蕭氏，號述律。自稱天皇帝，后曰地皇后，以其族承遥輦氏九帳爲十帳。【略】太祖之元年，即梁主晃之開平元年丁卯也。十年丙子，建元神册。元年三月，立子倍爲皇太子。七年壬午改元天贊，五年丙戌改元天顯。元年二月，册皇太子倍爲人皇王。七月帝崩，在位二十年，年五十五。葬木葉山，號祖陵。謚曰昇天皇帝，廟號太祖。子德光立，是爲太宗。【略】太祖子四人：東丹王倍，太宗德光，李胡，牙里果；養子朔古。

又《太宗皇帝》　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一名耀屈之，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唐天復二年生。天顯二年丁亥，即位，太后攝政不改元，仍稱天顯。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應天皇太后。立妃蕭氏爲皇后。十三年戊戌，改元會同。十年丁未，改元大同。建國號曰大遼，時漢之元年也。四月，帝崩於欒城之殺胡林，破腹，去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在位二十一年，年四十六，葬於鳳山，號曰懷陵。謚曰孝武惠文皇帝，廟號太宗，兄子兀欲立，是爲世宗。太宗子五人：穆宗述律，提离古，齊王罨撒葛，冀王敵烈，越王必攝。

又《世宗皇帝》　諱阮，小字兀欲，太祖嫡孫。父倍，小字突欲，母蕭氏。初倍立，爲太子，居東丹城，稱人皇王。建元甘露。太祖崩，王當立，諸部希太后意，立德光，突欲不得立。自扶餘泛海奔於唐，明宗賜姓名李贊華，授懷化軍節度使，鎮滑州。後遇從珂弑立，密報太宗請討之。遼兵入洛，從珂遣宦者秦繼旻害之，年三十八。洛陽僧爲收瘞，後改葬醫巫閭山，謚元皇王，更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墓曰顯陵。初突欲奔唐，兀欲不從，大同元年，封永康王。太宗崩，梓宮次鎮陽，兀欲即位，遣人報其祖母述律后。后以太宗有子不得立，怒率兵將廢兀欲，爲所敗，幽述律后於祖州，後崩於木葉山。兀欲葬德光於木葉山，自稱天授皇帝。改大同元年丁未爲天禄元年，尊父爲讓國皇帝。四年，册皇后蕭氏。五年辛亥九月，燕王述軋、大寧王嘔里、僧察割等弑帝於大神淀。在位四年，年三十四，葬於顯州西山，曰顯陵。謚曰孝和皇帝。廟號世宗，太宗子述律立，是爲穆宗。世宗子三人：景宗賢，吼阿不，寧王尺没，甄妃生。

又《穆宗皇帝》　諱璟，小字述律，太宗長子，母靖安皇后蕭氏。初封壽安王。天禄五年九月即位，誅述軋等，自號天順皇帝。改天禄五年辛亥爲應曆元年。立皇后蕭氏。十九年己巳三月，近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弑帝。在位十八年，年三十九。附葬懷陵，謚曰孝安敬正皇帝，廟號穆宗。帝即位后，有疾，不能近婦人。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無子，世宗子賢立，是爲景宗。

又《景宗皇帝》　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世宗第二子，母懷節皇后蕭氏。甫四歲，遇察割之亂，穆宗養之宫中。穆宗遇弑，即位，號曰天贊皇帝。改應曆十九年己巳爲保寧元年。立妃蕭氏爲皇后。十一年己卯，改元乾亨。四年壬午九月，帝崩於焦山。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五。葬

乾陵，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景宗。子隆緒立，是爲聖宗。景宗子四人：聖宗隆緒，恒王隆慶，鄭王隆佑，長沙郡王藥師奴。

又《聖宗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長子。初封梁王，景宗崩，卽位，時年十二，母睿智皇后攝政。癸未，改元統和。四年九月，納皇后蕭氏。三十年壬子，改元開泰。十年辛酉，改元太平。元年十一月，立子宗真爲太子。十一年辛未六月，帝崩於大福河之北。在位四十九年，年六十一。葬慶陵，謚曰宣皇帝，廟號聖宗。太子宗真立，是爲興宗。聖宗子五人：興宗宗真，柳城郡王宗簡，燕王宗愿，僕隗氏生；混同郡王宗偉，秦王重元狗兒。

又《興宗皇帝》諱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聖宗長子，母欽哀皇后。初封梁王，太平元年立爲皇太子。十一年六月，聖宗崩，卽位，改太平十一年辛未爲景福元年，尊所生蕭氏爲皇太后。初齊天蕭后無子，養帝爲己子，及卽位，耨斤治國事，遷齊天后於上京，誣以罪弒之。明年壬申，改元重熙。三年，立皇后蕭氏。二十四年乙未八月，崩於南崖之北峪。在位二十四年，年四十，葬慶陵，謚曰孝章皇帝，廟號興宗。子洪基立，是爲道宗。興宗子六人：道宗洪基，宋王和魯斡，秦王阿璉，天賜帝淳，寶信奴，胡盧斡里。

又《道宗皇帝》諱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興宗長子。初封梁王，進封燕趙國王。重熙二十四年乙未八月，興宗崩，卽位，卽改是年爲清寧元年，尊皇太后耨斤爲太皇太后，皇后撻里爲皇太后，立妃蕭氏爲皇后。十一年乙巳，改元咸雍。元年正月，立梁王濬爲皇太子。十一年乙卯，改元太康。元年，十一月，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誣弒皇后蕭氏，二年六月，立皇后蕭氏。二年十一月乙辛，誣太子濬，廢爲庶人，使蕭魯達古殺之，及其妃蕭氏。十一年乙丑，改元大安。十一年乙亥，改元壽隆。七年辛巳正月，帝崩於混同江。在位四十六年，年七十。葬慶陵，謚曰文皇帝，廟號道宗。孫延禧立，是爲天祚帝。道宗一子：太子濬。

又《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嫡孫，父太子濬，母蕭氏，以太康元年閏四月生。三年，太子被誣，事既白，道宗悔。六年，封梁王，進封燕國王。道宗崩，遺詔卽位，改壽隆七年辛巳爲乾統元年。謚皇考昭懷太子曰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貞順皇后，立皇后蕭氏。十一年辛卯，改元天慶。十一年辛丑，改元保大。二年，帝出居庸關，至鴈門濼，金人逼行宮，遂趨白水濼，至女古底倉。金取西京，帝遁於訛莎烈北部。十月，東還居突呂不部。五年乙巳正月，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徒步乘張仁貴馬得脫，夜宿民家數日，遂趨黨項，爲金將娄室所獲，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在位二十四年，年五十四，後改封豫章王，葬於廣寧府閭陽縣乾陵旁。天祚六子：趙王習泥烈，趙昭容生；晉王敖盧斡，文妃生；秦王定，許王寧，元妃生；梁王雅里，撻魯。

又《梁王》諱雅里，字撒鷺，天祚第二子。初封梁王，金師圍青塚，太保特毋哥挾雅里出走。間行至陰山，聞天祚爲金人所獲，中軍都統蕭特烈以雅里稱帝，改元神歷，未踰年崩，年三十。特烈爲亂兵所殺。

遼九帝，二百二十年。

高永昌，渤海人，爲遼東京裨將。於天慶六年，因戍卒殺留守蕭保先之亂，自稱皇帝。建元隆基。六月，金將斡魯執而殺之。

保大三年正月，知北院樞密事，奚王离回，卽箭笴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

蕭幹，遼都統。金人既陷燕京，幹卽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已而郭藥師破其衆，幹遁去，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

又《北遼・宣宗皇帝》名淳，小字涅里，興宗子。初封北平郡王，進封鄭王，加越國王。天慶五年，耶律章奴謀廢天祚立淳，淳不從，章奴敗，淳單騎詣廣平淀待罪，天祚待之如初。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章奴回离保，大石等議立淳，辭不獲。三月卽位，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二年壬寅爲建福元年，遙廢天祚爲湘陰王，以燕、雲、平、上京、中京、遼西六路號爲北遼，淳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部蕃族仍隸天祚，分而爲二。封其妻普賢奴爲德妃，攝政。八月卒，年六十，偽謚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遺命立秦王定，尊德妃爲皇太后，權主國事。改建福爲德興元年。金兵入居庸關，德妃出古北口，奔天德軍見天祚。天祚怒，誅德妃，降淳爲庶人。

又《西遼・德宗皇帝》諱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登天慶五年進士，擢翰林承旨。金兵入居庸關，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襲奉聖州，爲娄室所獲，既而亡去。立秦晉王淳，淳死，自立爲王。西走可敦城，駐

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及回鶻西城諸國，至起兒漫，自立，號天祐皇帝，國曰西遼，年三十八。改元延慶。追謚祖父爲嗣元皇帝，祖母爲宣義皇后，册妃蕭氏爲昭德皇后。三年，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三年爲康國元年。康國十年殂，在位十二年，廟號德宗。子夸列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后名塔不煙，號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夸列即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殂，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蕭朶魯不弟樸古只沙里通，殺駙馬。其父幹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直魯古死，遼絶。

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卷二二《帝王・遼》　遼耶律氏本審吉國，有奇首者居潢河南，鮮卑故地也。數傳至肅祖，又三傳爲德祖，世爲契丹遥輦氏之夷離堇。生太祖，稱帝，始號契丹，都上京。太宗改國號曰遼，聖宗復號大契丹，道宗仍號遼。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諱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葬祖陵。在祖州木葉山，遼以州名陵，太宗懷陵在懷州，世宗顯陵在顯州，餘並同。歐《史》云：「阿保機死，德光更其名曰億。」蓋用中夏法也。太宗、世宗、義宗、穆宗並然。又《歸田録》云：「世傳梁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皆爲阿保機，雖今契丹人自謂阿保機，亦不應有失。趙志忠云：彼人實謂之阿保謹。未知孰是。」廣業案：啜里只是本名，史諱爲小字。諸帝同。

肅祖昭烈皇帝諱撾里思。

懿祖莊烈皇帝諱薩剌德。

元祖簡獻皇帝諱匀德實。

德祖宣簡皇帝諱的魯，字撒剌的，一曰斡里。趙志忠《北廷雜録》案：《遼史》帝紀不書德祖諱，亦不載追尊之典，惟《蕭韓家奴傳》重熙十三年上疏曰：「太祖代遥輦即位，乃製文字，脩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厥後累聖相承，自夷離堇湖烈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夷離堇的魯猶以名呼，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爲皇帝。」始行追册元德二祖之禮。是追尊始興宗也。夷離堇者，統軍馬大官。會同初改爲大王，葉隆禮《遼志》作「夷堇畢」，謂參知政事也。的魯爲德祖名，時未知諱，故《太宗紀》別有「夷離堇的魯，與後唐將張敬達戰，死，太宗以的魯子徒離骨嗣爲夷離堇，仍以父字爲名，以旌其忠，是父子皆與德祖同名也。」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本名耀屈之。葬懷陵。《遼史・百官志》：「崇禄寺本光禄寺，太宗諱改。」廣業案：《史》言諱者止此一事。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爲述札所弒。葬顯陵。

義宗讓國皇帝追尊。世宗父。諱倍，小字圖欲，歸唐明宗，賜姓東丹。更名慕華，又更姓李，名贊華，自署黄居難，字樂地，葬顯陵。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時號睡王，爲近侍小哥等所弒，祔葬懷陵。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葬乾陵。《歸田録》、《翰苑新書》後集並載：「仁宗天聖九年改元明道，無何，以犯契丹主諱，明年遽改景祐。」廣業案：《石林燕語》謂：「隆緒於仁宗爲伯」，則穆、景皆屬尊行，自應避其諱。但此「明」字歐公不明言避何主之諱。《通鑑》、《事畧》並云周廣順元年述律立，更名明。歐《史》及陳鉅《綱目述遺》云：述律立，更名璟，後更名明，則明爲穆宗諱。然《遼史》並無之，惟景宗小字明扆。《遼志》、《通考》諸書俱作「明記」考宋遣薛貽廓至遼告仁宗嗣位在聖宗太平二年，則明道改元當在太平十一年，明年爲興宗重熙元年，時穆宗升遐久矣。又《遼史・西夏傳》：「聖宗統和十八年，授李德明朔方軍節度使。」二十一年，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德昭即德明也。以下皆稱德昭，蓋亦至此方避「明」字。如果穆宗之諱，鄰邦應早聞之，不得屢有所犯，然則「明」之避端在景宗，蓋「賢」名後出，生時止曰明扆，故卒哭而諱之。歐陽、司馬遂誤以爲述律名也。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葬慶陵。案：道宗嘗改年壽隆，本紀、志、傳屢見，「隆」爲聖宗諱，則不應犯，《曆象志・閏考》却作「壽昌」，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正朔篇》敘遼年號亦曰壽昌，范成大《攬轡録》亦然。董逌《錢譜》云：「壽昌元寶，遼道宗壽昌年鑄。」而《遼史・食貨志》又稱道宗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二字必有一誤。考聖宗弟隆慶、隆祐皆不改避。統和二十八年，以丞相耶律德昌隸横帳季父房，賜名隆運。是上一字當時本未嘗避，但以廟諱爲年號，恐無是理，且《曆象》何以忽出「壽昌」也？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諱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又名木不孤。葬慶陵。洪皓《松漠紀聞》：「女真本古肅慎國，五代時始稱女真，避契丹諱更爲女直，俗訛女質。」又：「黄頭生女真，因避諱稱黄頭女直。」宇文懋昭《金志》：「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虙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遼史》北女直，南京女直，《金史》熟女直，生女直，皆作「直」字由此。

道宗孝文皇帝諱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葬慶陵。

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又字阿适。爲金人所俘，封海濱王，葬乾陵旁。《遼史》：「姚景行始名景禧。」道宗時改。廣業案：天祚時蓋爲皇儲。《通考·四裔考·高麗國》：「宋哲宗時，懷王堯卒，其叔父鷄林公熙嗣位，熙後避遼主諱，改名從禹從貢。」又《契丹傳》：「宋仁宗熙寧七年，洪基遣蕭禧屢致書，以河東地界爲言，以分水嶺爲界。」廣業考《遼史·道宗紀》及列傳無名禧者，疑後避天祚改也。

蔡絛《鐵圍山叢談》：「北朝先有重熙年號，興宗。時後主名禧，國中避之，稱重熙爲重和。」《老學菴筆記》：「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范至虚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契丹宫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實曰重熙，後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不必避也。」

《遼史·遊幸表》：聖宗統和六年三月，「幸延壽、延洪二寺」；十五年四月，「幸延壽寺」；十一、三、四等年，「幸延芳淀」；興宗重熙十一年十二月，「幸延壽寺」。《日下舊聞》曰：「延洪、開泰二寺元混一。《方輿勝覽》猶載之。至《明修一統志》及《寰宇通志》無有，寺未必廢也，大約易其名，故跡遂不可考矣。」廣業案：延洪犯孝文、天祚諱，則改名當在遼末，宜明世之無考也。

順宗大孝聖順皇帝，諱濬，小字耶魯斡，葬玉峰山。

附：北遼天錫皇帝，名淳，小字涅里，都燕，號燕王，又曰湘覃大王。天祚降爲庶人，葬永安陵。

西遼天祐皇帝，名大石，字重德，號葛里罕。案《金史·粘割韓奴傳》云：「大石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則亦無所謂諱矣。

仁宗夷烈，其子直魯古爲蠻王屈出律所擒，遼絶。案：遼主名諱傳聞異辭，今依據正史，參考傳記定之。《遼史·禮志》有所謂再生儀者，率十二歲一行，有三過岐木及太巫奉褓襁綵結等儀，此追念劬勞之意。又云：「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於綵，皆跪進皇帝，選嘉名授之，賜物而退。」夫三月命名，事體至重，已孤不更，君子所慎，豈得令七叟重立？果爾，則歲一周，星又別出一御名矣，此不典之甚者，而史謂其足以起孝，蓋阻罕可汗之垂訓，亦迂論矣。

清·李兆洛《紀元編》卷上《遼》 太祖阿保機。神册後梁末帝貞明二年丙子十二月改〇六。天贊壬午四。天顯丙戌。

太宗德光。天顯丁亥仍天顯二年〇十一。會同丁酉十。大同丁未。

世宗兀欲。天禄丁未四。

穆宗述律。應曆辛亥〇十八。

景宗賢。保寧己巳十。乾亨己卯四。

聖宗隆緒。統和癸未〇二十九。開泰壬子九。太平辛酉〇十一。

興宗宗真。景福壬申一。重熙一作重和，一作崇熙〇癸酉改〇二十三〇甲子會紀以興宗改元，宗興而無景福，重熙等號。

道宗洪基。清寧乙未十。咸雍乙巳十。大康乙卯十。大安乙丑十。壽隆一作壽昌，一作盛昌，一作昌壽〇乙亥六。

天祚延禧。乾統一作乾通〇辛巳〇十。天慶辛卯十。保大辛丑五。

西遼附

德宗大石。延慶乙巳二。康國丁未九。

感天后蕭氏。咸清丙辰六。

仁宗夷列。紹興壬戌十二。

承天后耶律氏。崇福甲戌〇十四。皇德重德俱見正閏考。

末主直魯古。天禧戊子〇三十三。

雜録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二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爲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脱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知孰是。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〇《正朔》　唐劉仁軌爲方州刺史，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曰：『當削平遼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戰勝，以兵經畧高麗，帥其酋長，赴登封之會。』卒如初言，史臣壯之。然仁軌特服其力耳，未必其本心也。何以言之？臣觀麗人之事中國，其請降尊號，班正朔，勤勤懇懇，不絶於口，及爲契丹所迫，革面從之，而乃心朝廷，葵傾蟻慕，終不解於胸次，豈用兵之與用德，固自有次第哉！雖然，近則易服，遠則難懷。若麗境之望帝封，邈在大海之外。當其來也，泛巨航，駕便風，晝夜兼行，十數日始達四明。風或稍戾，驚濤山涌，竈釜傾蕩，涓滴之水不留，且不可爨，舟人往往絶粒，甚則柁折檣摧，傾覆之變生於瞬息，亦已危矣。然自建隆、開寶間，願效臣節，不敢少懈，以迄於今。至與北敵，則封境之相距纔一水耳，敵人朝發馬，夕已飲水於鴨綠矣。嘗大敗虓，始臣事之，用其年號，終統和、開泰，凡二十一年。至王詢大破北敵，復通中國，乃於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遣使請班正朔，朝廷從之，後遂用大中祥符之號，易去北虜開泰之名。至天禧中，北敵復破高麗，殺戮其民幾盡，王詢至棄國而逃於蛤窟，敵留城中八月。會西北山萬松皆作人聲，始駭懼引去。仍强班正朔於詢，詢以力屈，不得已而用之。自太平二年終十七年至重熙，終二十二年清寧，終十年咸雍，終十年太康，終十年太安，終十年壽昌，終六年乾統，終十年天慶，至八年，凡一百年。而耶律爲大金所困，高麗遂去北敵之號，又以未請命於朝，不敢輒用正朔，故但以歲次紀年，而將有請焉耳。本朝之於高麗，如彼之遠，北敵之於高麗如此其近。然而附北敵者，常以困於兵力，伺其稍弛，則輒拒之。至於尊事聖宋，則終始如一，拳拳傾戴，雖或時有牽制，不能如願，而誠意所向，堅如金石。有以見累聖綏之以仁，懷之以德，內有以得其心，固異乎北敵之强暴，徒以力制其外也。書曰：『協時月正日。』今北敵已滅，佇是高麗之使以正朔爲請，而萬邦之時日月可協而正矣。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建中靖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五《四夷考・高句麗》　運立四年卒，子懷王堯嗣，未幾卒。叔父雞林公熙嗣位，凡數歲使不至。元祐四年，其王子義天使僧壽介至杭州祭亡僧，言國母使持二金塔爲兩宮壽，知州蘇軾奏却之。熙後避遼主諱，改名顒。

《遼史》卷四七《百官志三》　崇祿寺。本光祿寺，避太宗諱改。

又　卷六〇《食貨志下》　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

清・劉錫信《歷代諱名考・歲時》　天祚帝嫌名，追稱興宗重熙年號爲重和。

又　《官制》　《遼史・百官志》：崇祿寺本光祿寺，太宗諱改。太宗諱德光。

清・梁章鉅《浪跡三談》卷二《壽昌》　遼道宗年號，按《遼史》作『壽隆』，《玉海》無『壽隆』，有壽昌。錢大昕《遼史考異》云：『洪遵《泉志》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卽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予家藏易州興國寺碑、安德州靈巖寺碑、興中府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皆署壽昌年號，《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皆宋人書，亦稱壽昌，無有稱『壽隆』者，可證『壽隆』乃壽昌之譌。』案《愧郯録》引范成大『攬轡録』，稱『壽昌六年』，又朱彝尊『日下舊聞』云，阜成門內白塔寺，建自遼壽昌三年，並可爲證。

西夏君主名號

綜　述

宋・晁公邁《歷代紀年》卷一〇　夏拓跋氏唐及本朝皆賜以國姓，元昊□爲逆謀，因朝廷改元明道，犯其父名，乃於國稱顯道，遂僭帝位，慶曆四年甲申納款。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趙元昊，顯道仁宗明道元年壬申。開運景祐元年甲戌。廣運卽甲戌歲。大慶景祐三年丙子。天授理法延祚寶元元年戊寅。諒祚拱化。廣禧嘉祐六年辛丑。清平治平三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一　（明道元年十一月癸巳）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雖亦貢奉，然僭已萌矣。

又　卷一一九　（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趙元昊【略】私改廣慶三年曰大慶元年。【略】沈存中云：元昊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字，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國。史載用蕃書，即改元大慶。按大慶二字，元昊叛，遂改天授理法延祚元年，今從國史，以用蕃書附改元大慶時。

又　卷一二二　（寶元元年冬十月）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册，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遣潘也布易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凉府祠神，仍遣使以僭號來告。

明・王圻《謚法通考》卷一二《西夏偽謚》　李繼遷，德明時追上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光德孝光皇帝，廟號武宗；元昊時追謚神武，廟號太祖。配野利氏，謚順成懿孝皇后。

李德明，繼遷子，追謚光聖皇帝，廟號太宗。配衛慕氏，謚惠慈敦愛皇后。

李元昊，德明子，謚武烈皇帝，廟號景宗。配没藏氏，謚宣穆惠文皇后；野力氏謚憲成皇后。

李諒祚，元昊子，謚昭英皇帝，廟號毅宗。配梁氏，謚恭肅章憲皇后。

李秉常，諒祚子，謚康靖皇帝，廟號惠宗。配梁氏，謚昭簡文穆皇后。

李乾順，秉常子，謚聖文皇帝，廟號崇宗。配曹氏。

李仁孝，乾順子，謚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配羅氏，謚章憲欽慈皇后。

李純祐，仁孝子，謚昭簡皇帝，廟號桓宗。

李安全，乾順孫，越王仁友子。廢純祐自立，謚敬穆皇帝，廟號襄宗。

李遵頊，宗室子，謚英文皇帝，廟號神宗。

李德旺，遵頊孫，無謚，廟號獻宗。

清・劉宗魏《歷代帝系年號考》卷一七《西夏》　西夏本魏拓跋氏。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附，太宗賜姓李，置静邊等州以處之。其後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僖宗朝，以拓跋思恭爲靈夏節度使。思恭卒，弟思諫代。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梁開平中，偏將高宗益作亂，被殺，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使仁福爲定難軍節度使，北通契丹，始爲邊患。梁封爲朔方郡王，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卒。弟彝殷嗣，改名彝興。周初，封西平郡王。乾德五年卒，追封夏王，子克睿自權州事。初名光睿，開寶九年卒。子繼筠自權州事，卒，子繼捧襲。初附於遼。太平興國七年，率其族入朝，太宗嘉之，授彰德軍節度使。時族弟繼遷數爲邊患，朝廷疑繼捧漏洩機事，端拱初，出之崇信軍，屢討繼遷不克，因令繼捧圖之，委以邊事，賜姓名趙保忠，坐與繼遷通，削所賜名，封宥罪侯。景德元年卒，子永哥不肖，授永州别駕。天禧四年，録孫從吉爲三班奉職。繼遷高祖名思忠，黄巢亂，戰歿，贈宥州刺史。曾祖仁顔，爲銀州防禦使。祖彝景，父光儼，以建隆四年生繼遷於銀州無定河。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内都知蕃落使，繼捧歸宋時，年二十，奔入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知夏州尹憲興襲破之，繼遷遁走，轉遷無常，漸以強大。西人多往歸附，誘殺曹光寶，襲銀州，據之。遼聖宗統和中，册爲夏國王，端拱初歸款，授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真宗時，授亳州防禦使，未幾卒，年四十二。子德明嗣，追上尊號神武皇帝，廟號太祖，墓曰裕陵。妻野利氏，號懿孝皇后。德明小字阿移，《遼史》名德昭。母罔氏，稱章穆皇后，聖宗時封夏國王，宋封爲西平王，尋册爲大夏國王。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嵬。大聖九年卒，年五十一。追謚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曰嘉陵。子元昊立。元昊小字嵬理，後改曩霄，初妻遼興平公主，封王。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裹，前後垂幅，結綬穿鞾，自號嵬，名吾祖。以宋明道年號犯其父諱，稱顯道。仁宗景祐元年，建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更曰廣運。寶元元年戊寅，年三十，自立爲世祖仁孝皇帝，國號大夏。改元大慶，復改天授禮法延祚。慶曆三年上書，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元昊凡五娶：初遼公主，次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生諒祚；三憲成皇后野力氏；四妃没啰氏，五索氏。宋仁宗慶曆八年殂，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長子諒祚，方期歲立，小字甯令哥，英宗治平四年丁未殂。在位十九年，改元：延嗣寧國一年，天祐垂聖三年，福

聖承道四年，韓都六年，拱化五年。年二十一，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曰安陵。長子秉常即位，年七歲。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尊爲太后，攝政。神宗熙寧二年，册爲夏國王，元祐元年丙寅七月殂，年三十六，在位十九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一年。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曰獻陵。長子乾順立，年三歲，高宗紹興九年六月殂，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天儀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曰顯陵。長子仁孝立，尊母曹氏爲國母，納后罔氏。紹興二十八年，其相任得敬分西南路地自爲國，稱楚王。紹興四年，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年。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墓曰壽陵。長子純祐立，改元天慶，母曰章憲欽慈皇后羅氏。開祐二年，鎮商郡王安全廢之自立。在位十四年殂，年三十，謚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曰莊陵。安全，崇宗乾順之孫，越王仁友之子。改元應天，又改皇建。宋嘉定四年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謚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曰康陵。有子承禎，乃立齊國忠武王彦宗子遵頊。頊始以策試狀元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立，時年四十九。改元光定。宋嘉定十六年，蒙古攻夏，遵頊自號太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改元乾定。寶慶二年丙戌殂，年六十四，在位十三年，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七月，德旺以憂卒。年四十六，在位四年，廟號獻宗。清平郡王子南平王睨立，二年秋，爲元所滅。

自元昊僭號起，至睨，計十主，二百零六年。按：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甯令哥，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甯令哥納没啄氏爲妻，見其美，自娶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爲訛龐所殺。元昊因鼻創死。及考《宋史》載記：元昊死，長子諒祚立。方期歲，小字甯令哥，而元昊次妃野力氏，四妃没啄氏，豈有期歲之子，即能弑父哉，訛龐者，諒祚母族也。諒祚幼養於訛龐家，龐因專政恣横，諒祚長，乃討殺之，又豈有訛龐殺甯令哥之事？或甯令哥別爲一人，爲元昊長子，諒祚乃其次乎。而《宋史》何又云諒祚爲元昊長子也？姑存之，以俟博覽者。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二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昊稱兀卒已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子，謂中國爲黄天子也。至是與野利仁榮、楊守素等謀稱帝號，於是月十一日築臺興慶府南，徐午《一統志・表》夏州自李元昊建國稱帝，尋徙州，遂廢。是未明元昊建號在興州也。受册即皇帝位，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略】上謚號。元昊令羣臣奉册謚祖保吉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妣野利氏曰順成懿孝皇后，父德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妣衛慕氏曰惠慈敦愛皇后。已，立妃野利氏爲憲成皇后，子甯明爲皇太子。

又　卷一八　（慶曆八年春正月）國主曩霄爲子甯令哥所弑。【略】年四十六，僭號十七年。改元五，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

又　卷二一　（治平四年十二月）國主諒祚卒，子秉常立。【略】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改元五。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長子秉常立。

又　卷二二　宋神宗熙寧元年，夏乾道元年春正月，梁氏治國事。秉常時年八歲，母恭肅章憲皇太后梁氏垂簾攝政。

又　卷二七　（元祐元年秋七月）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略】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四，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長子乾順立，方三歲。尊母梁氏爲昭簡文穆皇太后，遣吕則罔聿謨等八人告哀。【略】

八月，改元天儀治平。

乾順幼稚，梁乙逋專政，勸梁氏即月改元，於是以天安禮定元年八月爲天儀治平元年。按：不逾年改元，乙逋之罪也。

又　卷三五　（紹興九年六月）國主乾順卒，子仁孝立。月之四日也，年五十六。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八，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長子仁孝立，時年十六。中國以其屬於金，遂廢册命，夏亦不使告哀。【略】

紹興十一年、夏大慶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請上尊號。

使者隨金羣臣請上尊號，凡三請，始允。金主賜二品以上官宴，夏使與高麗使與焉。【略】

八月，受尊號。

羣臣上仁孝尊號曰：『制義去邪。』按：尊號之上，事本非古。仁孝立甫逾年，未有功德斯民，而靦顏受之。不二年而饑饉，薦臻泉湧地裂，豈非天示之警耶！【略】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彗星見，改元。星見坤宮，五十餘日而滅，占其分野在夏國。羣臣上言：『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宜改元應之。』遂以大慶五年爲人慶元年。

又 卷三八 （紹熙四年秋九月）國主仁孝卒，子純佑立。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四，謚曰聖祖皇帝，廟號仁宗，墓號壽陵。純佑時年十七，章獻欽慈皇后羅氏生。

又 卷三九 （開禧二年春正月）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佑自立，改元應天。安全久專國政，是月二十日，與純佑母羅氏廢純佑自立，改天慶十三年爲應天元年。按：純佑之廢，羅氏有力焉。獨書『安全』，誅主謀也。安全素操國政，久蓄異謀，即無羅氏，其能免篡逆之事乎？故專罪之。

三月，故主純佑暴卒於廢所。年三十，在位十四年，改元一，謚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號莊陵。

又 卷四〇 （嘉定四年秋七月）齊王遵頊立，改元光定。遵頊於是月三日立，時年四十九，改皇建二年爲光定元年。【略】

八月，安全死。年四十二，於是月五日卒。在位六年，改元二，謚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號康陵。【略】

又 卷四一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國主傳位於子德旺。蒙古數遣使譙讓。遵頊懼，遜位於次子德旺，自號上皇。【略】

又 卷四二 （寶慶二年五月、夏乾定三年五月），故主遵頊卒。年六十四，在位十三年，改元一，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略】

（秋七月）國主德旺卒，弟子睍立。蒙古兵深入，城邑盡潰，德旺憂悸，不知所爲，發病卒，年四十六，在位四年，改元一，廟號獻宗。國人立其弟清平郡王子南平王睍，遣使報哀於金。金遣中奉大夫完顏履信、昭毅將軍太府監徒單居正弔奠。【略】

（寶慶三年夏六月）國主睍出降，蒙古執以歸。夏兵堅壁半載，城中食盡，兵民皆病，睍率文官李仲諤、武臣嵬名令公等奉圖籍出降。蒙古主繫以歸。

秋七月，至薩里川殺之。睍舉族隨蒙古軍次薩里川。蒙古主卒，諸將恐爲變，執睍殺之。睍立凡二年，國亡。夏自思恭節度夏、綏至德明封夏王，凡十一世，合一百五十四年；自元昊稱帝至睍亡，凡十主，合一百九十六年。

清・李兆洛《紀元編》卷上《夏》 景宗趙元昊。顯道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改○二。開運甲戌。廣運甲戌二。大慶丙子○二。天授禮法延祚一作天授，一作天授理法延祚○戊寅十一。廣熙。廣民。

毅宗諒祚。寧國一作延嗣寧國○己丑○一。天祐垂聖一作垂聖○庚寅三。福聖承道癸巳○四○《讀史津逮》作福聖二年、承道二年。顯都丁酉六。拱化癸卯六。

惠宗秉常。乾道己酉。天賜禮盛國慶一作天賜國慶○辛亥五。大安丙辰十。天安禮定丙寅一。西安《年號韻編》以爲秉常時投南界牒文如此。

崇宗乾順。天儀治平丁卯四。天祐民安辛未八。永安己卯三。貞觀壬午○十三。雍寧乙未五。元德庚子七。正德丁未八。大德乙卯四。

仁宗仁孝。大慶己未五。人慶甲子五。天盛己巳○二十二。乾祐辛卯○二十三。

桓宗純祐。天慶甲寅○十二。

襄宗安全。應天丙寅四。皇建庚午一。

神宗遵頊。光定辛未○十二。

獻宗德旺。乾定癸未四。○廣僖、清平俱見《玉海》不知夏何主。

金帝名號

綜述

宋・晁公邁《歷代紀年》卷一〇《大金》 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姓完顏，名旻，初名阿骨打，國名女真。滅契丹，僭稱皇帝，以其國產金，改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又改天輔。在位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名晟，初名吳乞買，又改烏克烈，阿骨打之弟也。阿骨打死，國人立之。改元天會。在位十三年。

廢主東昏王名亶，初名納喝囉，阿骨打之孫，吳乞買立爲皇太子。吳乞買死，襲位。改元天眷。又改皇統。在位十五年，僞秦王廢而殺之。

《金史》卷二《太祖紀》　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諱旻，本諱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略】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略】（收國二年）十二月庚申朔，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及羣臣上尊號曰大聖皇帝，改明年爲天輔元年。【略】（天輔七年）九月癸丑，梓宮至上京。乙卯，葬宮城西南，建寧神殿。丙辰，諳班勃極烈即皇帝位。天會三年三月，上尊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立原廟於西京。天會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開天啓祚睿德神功之碑於燕京城南嘗所駐蹕之地。皇統四年，改和陵曰睿陵。五年十月，增謚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於大房山，仍號睿陵。

又　卷三《太宗紀》　太宗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諱晟，本諱吳乞買，世祖第四子。【略】（天輔七年九月丙寅）改天輔七年爲天會元年。【略】（天會）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己巳，上崩於明德宮，年六十一。庚午，諳班勃極烈即皇帝位於柩前。三月庚辰，上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乙酉，葬和陵。皇統四年，改號恭陵。五年，增上尊謚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於大房山，仍號恭陵。

又　卷四《熙宗紀》　熙宗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諱亶，本諱合剌，太祖孫，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輔三年己亥歲生。【略】（天會十三年）三月己卯，齊、高麗使來弔祭。庚辰，謚大行皇帝曰文烈，廟號太宗。【略】（天會十五年十二月）癸未，詔改明年爲天眷元年。【略】（皇統元年正月）庚戌，羣臣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略】（皇統元年正月癸丑）改元。【略】（皇統九年十二月）帝崩，時年三十一。【略】大定初，追謚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陵曰思陵。別立廟。十九年，升祔於太廟，增謚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二十七年，改廟號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狹小，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詔中外。

又　卷五《海陵紀》　廢帝海陵庶人亮，字元功，本諱迪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也。母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略】（皇統九年十二月己未），改元皇統九年爲天德元年。【略】（天德二年二月）戊辰，羣臣上尊號曰法天膺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昭中外。【略】（貞元元年三月乙卯），改元貞元。【略】（正隆元年正月）己酉，羣臣奉上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略】（正隆元年）二月癸酉朔，改元正隆，大赦。【略】（正隆六年十月丙午）改元大定，大赦。【略】十一月庚午，左司郎中兀不喝等聞赦，入白東京即位改元事，上拊髀歎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其書示之，即預志改元事也。

又　卷六《世宗紀上》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略】（大定元年十一月甲申）羣臣上尊號曰仁明聖孝皇帝。【略】（大定五年）三月壬申，羣臣奉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昭中外。【略】（大定十一年十一月）癸巳，羣臣奉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乙未，昭中外。

又　卷八《世宗紀下》　（大定二十七年二月）己卯，改閔宗廟號曰熙宗【略】（大定二十九年）上崩於福安殿，壽六十七。皇太孫即皇帝位。己亥，殯於大安殿。三月辛卯朔，上尊謚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四月乙酉，葬興陵。

又　卷九《章宗紀一》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諱璟，小字麻達葛，顯宗嫡子也。【略】明昌元年正月丙辰朔，改元。

又　卷一一《章宗紀三》　（承安五年）十二月癸未朔，詔改明年爲泰和元年。

又　卷一二《章宗紀四》　（泰和八年十一月）乙卯，上不豫。丙辰，崩於福安殿，年四十一。大安元年春正月，謚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二月甲申，葬道陵。

又　卷一三《衛紹王紀》　（大安元年正月）壬戌，改元，大赦。【略】崇慶元年正月己酉朔，【略】改元，赦。【略】（至寧元年正月）五月，改元。貞祐四年，詔追復衛王謚曰紹。

又　卷一四《宣宗紀上》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諱珣，本名吾睹補，顯宗長子，母曰昭華劉氏。

又　卷一六《宣宗紀下》　（元光二年）正月戊戌朔，改元正大，謚大行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三月庚申，葬德陵。

又　卷一七《哀宗紀上》　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宣宗第三子。【略】正大元年春正月戊戌朔，詔改元正大。【略】（天興三年正月）末帝退保子城，聞帝崩，率羣臣入哭，謚曰哀宗。

又　卷三一《禮志四》　大定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詔更御名，命左丞相良弼告天地，平章守道告太廟，左丞石琚告昭德皇后廟，禮部尚書張景仁告社稷，及遣官祭告五嶽。

又　卷三二《禮志五》　天會三年六月，諸班勃極烈杲等表請追册先大聖皇帝。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玉册、玉寶，恭上尊謚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

天會十三年三月七日，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昱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九月，追謚皇考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

十四年八月庚戌，文武百僚、太師宗磐等上議曰：『國家肇造區夏，四征弗庭，太祖武元皇帝受命撥亂，光啟大業。太宗文烈皇帝繼志卒伐，奮張皇威。原其積德累功，所由來者遠矣。且禮多爲貴，固前籍之美談；德厚流光，實本朝之先務。伏惟皇九代祖，廓君人之量，挺御世之姿，虞舜生馮，遷於負夏，太王避狄，邑此岐山，聖姥來歸，天原肇發。皇八代祖、皇七代祖，承家襲慶，裕後垂芳，不求赫赫之名，終大振振之族。皇六代祖，徙居得吉，播種是勤，去暴露獲棟宇之安，釋負載興車輿之利。皇五代祖孛堇，雄姿邁世，美略濟時，成百里日闢之功，戎車既飾；著五教在寬之訓，人紀肇修。皇高祖太師，質自天成，德爲民望，兼精騎射，往無不摧，始置官師，歸者蓋衆。皇曾祖太師，威稜震遠，機警絶人，雅善運籌，未嘗衿甲，臨敵愈奮，應變若神。皇曾叔祖太師，機獨運心，公無私物，四方聳動，諸部歸懷，德威兩隆，風俗大定。皇伯祖太師，友於盡愛，國爾惟忠，謀必罔愆，舉無不濟。累代祖妣，婦道警戒，王業艱難，俱殫內助之勞，實著始基之漸。是宜采羣臣之僉議，酌故事以遵行，款帝於郊，稱天以誄。謹按謚法，布義行剛曰「景」，主義行德曰「元」，保民耆艾曰「明」，溫柔聖善曰「懿」，請上皇九代祖尊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妣曰明懿皇后。中和純備曰「德」，道德純一曰「思」，請上皇八代祖尊謚曰德皇帝，妣曰思皇后。好和不爭曰「安」，好廉自克曰「節」，請上皇七代祖尊謚曰安皇帝，妣曰節皇后。安民治古曰「定」，明德有勞曰「昭」，尊賢讓善曰「恭」，柔德好衆曰「靖」，請上皇六代祖尊謚曰定昭皇帝，廟號獻祖，妣曰恭靖皇后。愛民立政曰「成」，辟土有德曰「襄」，強毅執正曰「威」，慈仁和民曰「順」，請上皇五代祖孛堇尊謚曰成襄皇帝，廟號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愛民好與曰「惠」，辟土兼國曰「桓」，明德有勞曰「昭」，執心決斷曰「肅」，請上皇高祖太師尊謚曰惠桓皇帝，廟號景祖，妣曰昭肅皇后。大而化之曰「聖」，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一德不懈曰「簡」，請上皇曾祖太師尊謚曰聖肅皇帝，廟號世祖，妣曰翼簡皇后。申情見貌曰「穆」，博聞多能曰「憲」，柔德好衆曰「靜」，聖善周聞曰「宣」，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謚曰穆憲皇帝，廟號肅宗，妣曰靜宣皇后。慈愛忘勞曰「孝」，執事有制曰「平」，清白守節曰「貞」，愛民好與曰「惠」，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謚曰孝平皇帝，廟號穆宗，妣曰貞惠皇后。愛民長悌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夙夜共事曰「敬」，小心畏忌曰「僖」，請上皇伯祖太師尊謚曰恭簡皇帝，廟號康宗，妣曰敬僖皇后。仍請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爲永永不祧之廟。須廟室告成，涓日備物，奉上寶册，藏於天府，施之罔極。』

丙辰，奉上九代祖妣尊謚廟號，是日百僚上表稱賀。

皇統五年，增上太祖尊謚，禮官議：『自古辨祀，以南北郊、太社、太稷、太廟爲序。若太廟神主造畢，卽合題尊謚，擇日奉安，恐在郊社之前於禮未倫。候築郊兆畢，擇日奏告昊天上帝、皇地祇，次奉安社稷神主及奏告，其次恭造太廟神主，題號奉安入室，以此爲序。元奉敕旨，候到上京行禮，不見元奏目內，有無指定候修建太廟奉安神主以後行禮，或只於慶元宮奉上謚號。若候奉安太廟神主禮畢，方奉上謚號册寶，卽百官並合法服，兼於皇帝所御殿合立黃麾仗及殿中省細仗，太廟殿前亦合立黃麾仗，其册寶在路亦合量設儀仗。若太廟未奉安，只於慶元宮上册寶，卽行事及立班官並用常服，及依例量用大小旗、甲騎、門仗官，供奉官引從册

寶綵服。若奉安後發册，卽御服通天冠、絳紗袍。若只就慶元宮，卽襆頭紅袍。并慶元宮上册寶，卽將來題太廟本室神主，便可用新謚。若於太廟先奉安神主，卽先題舊謚，及至就本室上册寶，又須改題新謚。有兩節不同。五月九日擬奏告於太廟，上册寶，竊慮法物樂舞難辦，只於慶元宮上册寶。」從之。

十月三日，奉上尊謚册寶儀：

前期，有司供張辰居殿神御牀案。少府監、鉤盾署設燎薪於殿庭西南，掘坎於其側。儀鸞司設小次於辰居殿下東廂，又設册寶幄殿於景輝門外東仗舍。殿前司、宣徽院量差甲騎、大小旗鼓、門仗官、香輿，自製造册寶所迎奉册寶，奉安於幄殿，行事官、製造官皆騎馬引從，門下中書侍郎在前，侍中中書令在後，大禮使又在其後，舉舁奉册寶官、製造官分左右夾侍，以北爲上，皆給人從錦帽衫帶。

是日未明，翰林使、大官令丞鋪設香案酒果、供具牲體膳羞於神御前。儀鸞司設皇帝拜褥四，一在阼階上，面西，一在香案南，面北，一在殿上東欄子內，面西，一在燎薪之東，面西。設黃道，自小次至阼階褥位。

質明，有司備常行儀仗、駕頭扇筵，常朝官常服騎馬執鞭前導，以北爲上，造册寶官、排辦管勾官常服，於慶元宮門外立班，迎駕再拜。皇帝自宮中服衮袍、御馬，至景暉門外下馬，步入小次。少頃，御史臺催班，大禮使、行事官自幄殿奉册寶入正門，置於辰居殿西階下。大禮使歸押班位，閤門使奏『請齊』。太常卿奏『請皇帝行奉上册寶之禮』。宣徽使奏，太常卿分引前導，皇帝由黃道升阼階上面西褥位立，贊『請再拜』，閤門使臚傳，在位官皆再拜。乃引皇帝由殿上正門入殿，於香案前褥位再拜，上香，又再拜，退稍東於欄子內面西褥位立定。儀鸞司徹香案前拜褥，設册寶褥位於香案南，舉册、舁册官取册匣於牀，對捧由西階升，中書侍郎分左右前導。奉册中書令、讀册中書令並後從，候於褥位。置定，奉册中書令於褥位南再拜，退就殿階上西南柱外，面東立。讀册官、中書令稍前，再拜。舁册官取匣蓋下，置於西階下册牀。舉册官對舉册，讀册官中書令一拜起，跪，搢笏，讀册文曰：『孝孫嗣皇帝臣某，謹拜手稽首奉玉册玉寶，恭上尊謚曰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讀册畢，就拜，興，又再拜，退立於奉册中書令之次。奉册官進，與中書侍郎率舉册、舁册官奉册匣由西階下，引從如上儀，復置於册牀。置定，舉寶官以寶盝進，至侍中讀畢，由西階下，復置於牀，皆如册匣之儀。有司徹册寶褥位，復設香案南拜褥。宣徽使、太常卿導皇帝進就褥位，再拜，上香、茶、酒，樂作，三酳酒，樂止。太祝讀祝文，訖，皇帝再拜，復歸阼階褥位，立定。大禮使升殿，於香案南宣徽使處授福酒臺盞，行至皇帝阼階褥位前，宣徽使贊『皇帝再拜飲福』，閤門臚傳『賜胙，再拜』，應在位官皆再拜。大禮使跪，以酒盞進授皇帝，樂作，飲訖，又再拜。大禮使受酒盞，復以授宣徽使，訖，由西階下，歸押班位。太祝奉祝版，翰林使酌酒，太官令丞量取牲羞，自西階下，置於燎薪之上。文武班皆回班向燎所立，禮官贊『請皇帝就望燎位』。宣徽使取酒盞於翰林使，以進授皇帝。皇帝酹酒於燎薪之上，執事者舉燎，半燎，瘞於坎。宣徽使贊『皇帝再拜』，閤門喝『百官皆再拜』。太常卿、宣徽使前導，皇帝歸小次，卽御座，簾降。太常卿俛伏，興，跪奏『太常卿臣某言，禮畢』。百官皆卷班西出。大禮使以下奉册寶牀，納於慶元宮收掌去處。皇帝進膳於別殿，侍食官取旨，有司轉仗由來路，皇帝便服還內，教坊作樂前導。

次日，大禮使率百官稱賀。

是歲閏十一月，增上祖宗尊謚，始祖景元皇帝曰懿憲景元皇帝，德皇帝曰淵穆玄德皇帝，安皇帝曰和靖慶安皇帝，獻祖定昭皇帝曰純烈定昭皇帝，昭祖成襄皇帝曰武惠成襄皇帝，景祖惠桓皇帝曰英烈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曰神武聖肅皇帝，肅宗穆憲皇帝曰明睿穆憲皇帝，穆宗孝平皇帝曰章順孝平皇帝，康宗恭簡皇帝曰獻敏恭簡皇帝，太宗文烈皇帝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徽宗景宣皇帝曰允恭克讓孝德玄功佑聖景宣皇帝，已上廟號如故。十二月一日，奏告如儀。

大定三年，增上睿宗尊謚。先是，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追册皇考曰簡肅皇帝，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欽慈皇后，皇妣李氏貞懿皇后。二年八月一日，有司奏『祖宗謚號或十六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卽今睿宗皇帝更合增上尊謚，於升祔前奉册寶』。制可。十七日，左平章元宜等奏請增上尊謚曰睿宗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有司奏『睿宗皇帝未經升祔，合無於衍慶宮聖武殿設神御牀案』？奉旨崇聖閣借設正位。又奏『皇

帝親授册寶，太尉行事』。制可。

九月二十二日，奏告太廟。二十八日，大安殿置大樂，閱習。前一日，自衍慶宮奉迎册寶，於大安殿安置。

授册日未明三刻，有司各勒所部，整肅儀衛，羣臣集於殿門，行事官各法服，陪位官公服。皇帝自宮中常服乘輿，侍衛如儀，赴大安殿後更衣幄次。御史臺催班，通事舍人引太尉及羣臣就位。侍中跪奏『中嚴』，少頃，又跪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太常卿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奉上册寶之禮』。奏訖，俛伏，興。宣徽使分左右前導，皇帝步詣册寶幄次。將至幄次，登歌樂作，至幄次前北向，宣徽使贊『請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再拜』。拜訖，奏『請皇帝搢圭』，三上香，訖，執圭。奏『請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再拜』，訖，各分班東西序立。奏『請皇帝詣稍東褥位』，樂止。中書令、中書侍郎奉引册，侍中、門下侍郎奉引寶，行，登歌樂作。宣徽使贊導皇帝隨册寶降自西階，登歌樂止，宮縣樂作，至大安殿下當中褥位。中書令、侍中奉册寶於皇帝褥位之西，樂止。宣徽使奏『請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皆再拜』，拜訖，中書令搢笏，奉册匣，宮縣樂作，至皇帝褥位前，俛伏，跪，奉置訖，執笏，俛伏，興，退稍西立，東向。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北向立。宣徽使奏『請皇帝搢圭』，跪捧册匣授太尉，太尉搢笏，跪受訖，執笏，少東立。宣徽使奏『請執圭』，俛伏，興。舁册官捧册匣，中書侍郎奉册匣置於册牀，樂止。侍中搢笏，奉寶盝，宮縣樂作，至皇帝褥位前，俛伏，跪，奉置訖，執笏，俛伏，興，退稍西立，東向。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北向立。宣徽使奉『皇帝搢圭』，跪捧寶盝授太尉，太尉搢笏，跪，受訖，執笏，少東立。宣徽使奏『請執圭』，俛伏，興。舁寶官捧寶盝，門下侍郎奉置於寶，樂止。宣徽使奏『皇帝再拜』，典儀贊『在位官再拜』。皇帝南向立，宮縣樂作。太常博士引太尉奉册寶出，主節者持節前導，册牀在前，寶牀次之，樂止。中書門下侍郎各導於册寶之前，太尉居其後，至大安門外，太尉以次跪奉册寶於玉輅中，中書侍郎於輅旁夾侍，所司迎衛如式。太尉奉册寶訖，步出通天門外，革車用本品鹵簿，導從如儀，鼓吹不振作。俟册寶出大安門，太常卿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俛伏，興，前導皇帝升自東階，登歌樂作，還大安殿後幄次，樂止。侍中跪奏『解嚴』。乘輿還內，侍衛如來儀。

十月一日，攝太尉特進平章政事兼太子太師定國公臣完顏宗憲率百官赴衍慶宮行禮。

前一日，設册寶幄次於聖武殿門外，西向。

其日質明，太常寺官率所屬，於聖武殿設神御牀案，宣徽院排備茶酒果、時饌、茶食、香花等，並如太祖皇帝忌辰供備之數。大樂署設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迎衛册寶至衍慶宮門外，中書門下侍郎各奉册寶降輅，各置於牀。太尉至門外降車，率中書令以下導從，赴聖武殿門外幄次，奉安如式。其儀仗兵士並退。

次引文武百官各服其服，以次就位。大樂令率工人就位，禮直官亦先就位。應執事者並先入殿庭北向立，禮直官贊『再拜』，訖，升殿。次引太尉就東階下褥位西向立，禮直官贊『拜』，在位官俱再拜。禮直官曰：『有司謹具，請行事。』禮直官贊『拜』，在位官俱再拜，訖，引太尉詣罍洗盥手，升殿，詣神座前，搢笏，跪，三上香，樂作，奠茶、奠酒，訖，執笏，俛伏，興，樂止。太尉再拜，訖，還位少立。次引太尉出，率中書門下侍郎等，奉册寶牀入自殿門，中書令侍中等並導從，登歌樂作，册寶牀至殿庭，列於西階之下，承以席褥，樂止。太尉以下各就面北褥位立定，禮直官贊『拜』，在位官俱再拜，訖，太尉率中書令侍郎奉册匣升殿，登歌樂作，至殿上，册匣置於食案之前，仍設褥位，樂止。次引太尉詣神位前，俛伏，跪，稱『攝太尉臣某言，謹上加尊謚册，寶』。奏訖，俛伏，興，稍西立。次引中書令立於册匣南，舉册官舉册，中書令俛伏，跪讀册，訖，俛伏，興。中書令奉册匣降自西階，置於牀，登歌樂作，置訖，樂止。

次引侍中門下侍郎奉寶盝升殿，樂作，置於食案之前，仍設褥位，樂止。舉寶官舉寶盝，侍中俛伏，跪讀寶，訖，俛伏，興。侍中奉寶盝降自西階，置於牀，登歌樂作，置訖，樂止。太尉詣殿門外褥位，再拜，訖，太尉而下俱降階，以次就位。禮直官贊『拜』，在位官皆再拜，訖，以次出。寺官、署官率拱衛直，舁册寶牀置於册寶殿，各退。

次日，百官稱賀如常儀。

大定十九年，奉上孝成皇帝謚號。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詔曰『前君乃

太祖之長孫，受太宗之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垂拱仰成，委任勳戚，廢齊國以省徭賦，柔宋人而息兵戈，世格泰和，俗躋仁壽，混車書於南北，一尉候於東西。晚雖淫刑，幾於恣意，冤施弟后，戮及良工，虐不及民，事猶可諫，過之至此，古或有焉。右丞相岐國王亮不務弼諧，反行篡弒，妄加黜廢，抑損徽稱。遠近傷嗟，神人憤怒，天方悔禍，朕乃繼興，受天下之樂推，居域中之有大。將撥亂而反正，務在革非。期事亡以如存，聿思盡禮。宜上謚號曰閔宗武靈皇帝。』十八年，有司言：『本朝祖宗尊謚或十八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或四字。今擬增上閔宗尊謚曰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仍加謚悼皇后曰悼平皇后。』又言：『大定三年追尊睿宗皇帝禮儀，大安殿前立黃麾仗一千人，應天門外行仗二千人，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隨册寶降自西階，搢圭，跪，捧册寶授太尉。今擬大安殿行禮，及依唐、周典故，降階捧册寶授太尉。所有冠冕儀仗擬依已行禮例。』上命儀仗人數約量減之，餘略同前儀。明年四月十日，奉上册寶，升祔太廟。二十六年，敕再議閔宗廟號，禮官擬上『襄、威、敬、定、桓、烈、熙』七字，奉旨用『熙』字，乃以明年四月一日，遣官奏告太廟及閔宗本室，易新廟號。

大定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謚大行皇帝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五月丙午，以祔廟禮成，大赦。

大定二十九年五月甲午，上皇考尊謚曰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廟號顯宗。

大安元年二月丁卯，謚大行皇帝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

正大元年正月戊戌，謚大行皇帝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

又　卷三九《樂志上》　初，太宗取汴，得宋之儀章鐘磬樂虡，挈之以歸。皇統元年，熙宗加尊號，始就用宋樂，有司以鐘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諱，皆以黃紙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議『歷代之樂各自爲名，今郊廟社稷所用宋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爲製名』。於是，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又　卷五三《選舉志三》　筆硯承奉，舊名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更爲筆硯供奉，後以避顯宗諱，復更今名。

又　卷五五《百官志一》　大宗正府。泰和六年避睿宗諱，改爲大睦親府。

又　卷九九《孫卽康傳》　上問卽康、參知政事賈鉉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畫。睿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不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顯宗廟諱「允」，「充」字合缺點畫，如「統」傍之「充」，似不合缺。』卽康奏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荣」字，「泯」字作「泯」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垚」。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書斜畫，「洗」字「銑」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傳。』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進左丞。宋人請和，進官一階。

又　卷一二五《王競傳》　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

又　《党懷英傳》　（明昌）七年，有事於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册，上曰：『讀册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

又　卷一三〇《列女傳・白氏》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略】

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明・王圻《謚法通考》卷一二《金帝后謚》　始祖姓完顏氏，諱普函，天會十三年追謚景元，皇統五年增謚獻景元皇帝。后不知何氏，謚明懿。

德祖名烏魯，始祖子。天會時追謚德，皇統時增謚淵默玄德皇帝。后不知何氏，謚思。

安祖名跋海，德祖子。天會時追謚安，皇統時增謚和靖慶安皇帝。后不知何氏，謚節。

獻祖名綏可，安帝子。天會時追謚定昭，皇統時增謚純烈定昭皇帝。后不知何氏，謚恭靖。

昭祖名石魯，獻祖子。天會時追謚成襄，皇統時增謚武惠成襄皇帝。后徒單氏，謚威順。

景祖名烏古，昭祖子。天會時追謚惠桓，皇統時增謚英烈惠桓皇帝。后唐括氏，謚昭肅。

世祖名劾里鉢，景祖子。謚神武聖肅皇帝。后拏懶氏，謚翼簡。

肅祖名頗次淑，景祖第四子。謚明睿穆憲皇帝。后不知何氏，謚宣靜。

穆宗名盈哥，景祖第五子。謚章順孝平皇帝。后不知何氏，謚貞惠。

康宗名烏雅束，世祖長子。謚獻敏恭簡皇帝。后不知何氏，謚敬僖。

太祖名旻，世祖第二子。謚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章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后唐括氏謚聖穆，裴滿氏謚光懿，統石烈氏謚欽憲，烏古論氏謚宣獻。

太宗名晟，世祖第四子。謚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后唐括氏謚欽仁。

熙宗名亶，太祖孫。謚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后裴滿氏謚悼平。

初海陵廢帝爲東昏，世宗即位，追復帝號，謚武靈，廟號閔宗，後改熙宗。

海陵名亮，遼王宗幹第二子。後廢爲庶人，謚煬。后徒單氏無謚。

世宗名烏祿，太祖孫，睿宗子。謚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后烏林荅氏謚昭德，章宗時改明德。妃李氏衛紹王時追謚光獻皇后。

章宗名璟，顯宗子。謚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后蒲察氏謚欽懷。

衛王名永濟，世宗第七子。謚紹。后徒單氏無謚。

宣宗名珣，顯宗長子。謚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后王氏謚明惠。

哀宗名守緒，又名寧申速，宣宗第三子。自縊於蔡州城。末帝謚爲哀。

熙宗太子濟安，謚英悼。

寧宗太子守忠，謚莊獻。

又《金宗室尊帝后謚》 徽宗名宗峻，太祖第二子，熙宗之父。熙宗即位，追謚景宣。后蒲察氏謚惠昭。

睿宗名宗堯，太祖第八子，世宗之父。謚立德顯仁啓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后蒲察氏謚欽慈，李氏謚貞懿。

顯宗名允恭，世宗第二子，章宗之父。初謚宣孝太子，章宗即位，追謚體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后徒單氏謚孝懿，劉氏謚昭聖。

海陵父宗幹，太祖長子遼王也。海陵即位，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後海陵貶黜爲庶人，猶稱明肅皇帝。大定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言宗幹不宜稱帝，乃復降遼王，謚忠烈。其母大氏謚慈憲皇后，後亦降。

清・顧炎武《菰中隨筆》 金太祖收國乙未。天輔丁酉。太宗天會癸卯。熙宗乙卯即位，仍稱天會十三年。天眷戊午。皇統辛酉。海陵天德己巳。貞元癸酉。正隆丙子。世宗大定辛巳。章宗明昌庚戌。承安丙辰。泰和辛酉。衛紹王大安己巳。崇慶壬申。至寧癸酉。宣宗癸酉即位，改元貞祐。興定丁丑。元光壬午。哀宗正大甲申。天興壬辰三年亡。

清・劉宗魏《歷代帝系年號考》卷一八《金・太祖皇帝》 姓完顏，漢姓曰王，諱阿骨打，改諱旻，世祖第二子，母拏懶氏，遼咸雍四年戊申七月生。其先號女直，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后粟末強盛，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於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不籍於契丹，號生女直。因地有黑龍江，長白山，號白山黑水。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兄阿古廼好佛，不肯從，仍留高麗，獨與弟保活里俱。函普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懶，久之，完顏人殺他部人，交惡，函普爲之解散。因妻以女，生男二，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注思板，遂爲完顏部人。後追謚始祖景元皇帝，烏魯追謚德皇帝。烏魯子，長曰跋海，季曰輦魯，跋海追謚安皇帝。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跋海子綏可，與輦魯俱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爲納葛里，漢言居室也。自此遂定居於安出虎水之側。弟四，信德、謝庫德、謝夷保、謝里忽。綏可後追謚獻祖定昭皇帝，生七子：長石魯，次樸都，次阿保塞，次敵酷，次敵古廼，次撒里輦，次撒葛周。石魯始以條教爲治。部落寖強，遼以惕隱官之，卒於逼剌紀村。後追謚昭祖成襄皇帝，子烏古廼嗣。時遼之太平元年，宋真宗天祐五年辛酉，自函普至此，已六世

矣。烏古廼服屬諸部，國以益強，遼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奉命伐五國沒撚部，卒於軍，年五十四，追謚景祖惠桓皇帝。原配唐括氏，生三子，劾里鉢襲爲節度使，次頗剌淑，次盈歌。兄弟以次相傳。劾里鉢在位十九年，年五十四卒，追謚世祖聖肅皇帝。弟頗剌淑嗣，遼太安八年卒。在位三年，追謚肅宗穆憲皇帝。弟盈歌嗣。盈歌字烏魯完，生遼重熙二十一年，以擒麻產功，命爲詳穩。太安十年甲戌襲位，年四十二，卒年五十一。追謚穆宗章順孝平皇帝。兄子烏雅束嗣。烏雅束，劾里鉢長子，字毛路完，生遼清寧七年辛丑。乾統五年癸未襲位，年四十三，癸酉卒，年五十三。追謚康宗獻敏恭簡皇帝。弟阿骨打立，是爲太祖。以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稱皇帝，曰『遼以賓鐵爲號，義取其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都燕京。改元收國，三年丁酉，改元天輔，七年癸卯八月，崩於部堵濼西行宮。在位九年，年五十六，葬睿陵。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弟吳乞買立，是爲太宗。

又《太宗皇帝》 諱吳乞買，改諱晟，世祖第四子。遼太康元年乙卯生，初爲穆宗養子，爲諳班勃極烈。太祖崩，卽位，改天輔七年癸卯爲天會元年。十三年乙卯正月，帝崩。在位十二年，年六十一。葬恭陵，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祖孫合剌立，是爲熙宗。太宗后唐括氏。太宗子九人：宋王宗磐，魯王宗固，潞王宗本，宗義，曹王宗雅，隋王宗順，鄭王宗懿，衛王宗美，韓王宗哲。

又《熙宗皇帝》 諱合剌，改名亶，太祖孫，豐王宗峻子。母蒲察氏，天輔三年生。天會十年，定位儲副。太宗崩，卽位，追尊考宗峻爲徽宗景宣皇帝，妣惠昭皇后，改葬興陵，不改元。十六年戊午，改元天眷，改京師爲會寧府。元年十二月，立貴妃裴滿氏爲皇后。四年辛酉，改元皇統。二年三月，立子濟安爲皇太子。九年己巳十一月，殺皇后裴滿氏及諸妃，十二月平章亮弒帝，降爲東昏王，葬后裴滿氏墓中，明年改葬峨眉谷，號曰思陵。帝在位十四年，年三十一。謚曰莊靖孝成皇帝。初號閔宗，改號熙宗，亮自立，是爲廢帝。熙宗子二人：哀悼太子濟安，悼平皇后裴滿氏生；魏王道濟，賢妃生。

又《廢帝》 諱廸古乃，改名亮，字元功，太祖庶孫。父宗幹，母大氏，以天輔六年壬寅生。皇統八年，拜平章政事。九年，弒熙宗自立，改是年己巳爲天德元年。追謚考宗幹爲德宗明肅皇帝，母徒單氏、所生母大氏皆爲皇太后。二年，立惠妃徒單氏爲皇后。四年，立子光英爲皇太子。五年癸酉，改元貞元。四年丙子，改元正隆。六年辛巳八月，帝自將伐宋，發南京。十月，世宗雍卽位於遼陽，數帝弒逆大罪，凡數十事。十一月，與宋兵戰於江上，不勝，還次瓜洲，完顏元宜等弒帝。在位十二年，年四十，降爲海陵郡王，謚曰煬，葬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後降爲庶人，遷之西南四十里。海陵五子：太子光英，訛里也，徒單后生；崇王元壽，元妃大氏生；宿王矧思阿補，柔妃唐括氏生；滕王廣陽，才人南氏生。

又《世宗皇帝》 本名烏祿，改諱雍，太祖孫。父宗輔，母李氏，以天輔七年癸卯三月生帝於上京。初封葛王，進封趙王，留守東京。正隆六年辛巳，因海陵殺母及兄子，徵兵南伐，總管完顏謀衍等奉帝卽位，改是年爲大定元年。追尊考宗輔爲睿宗簡肅皇帝，改葬景陵，妣蒲察氏爲欽慈皇后，所生母李氏曰貞懿皇后。二年五月，立楚王允廸爲皇太子。二十六年十一月，立原王璟爲皇太孫。二十九年己酉，帝崩。在位二十八年，年六十七，葬興陵。謚曰仁孝皇帝，廟號世宗。孫璟立，是爲章宗。世宗子八人：故太子允恭，明德皇后烏林荅氏生；鄭王永蹈，衛紹王永濟，潞王永德，元妃李氏生；豫王永成，梁昭儀生；漢王永中，元妃張氏生；郢王永功，曹王永升，才人石抹氏生。

又《章宗皇帝》 諱璟，初名麻達葛，世宗嫡孫，太子允恭長子，母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七月，次水井而生。初封金源郡王，進封原王。太子薨，立爲皇太孫，改今名。世宗崩，卽位，尊考允恭爲顯宗光孝皇帝，墓曰裕陵。尊母徒單氏爲皇太后。庚戌，改元明昌。五年正月，進昭容李氏爲淑妃。七年丙辰，改元承安。六年辛酉，改元泰和。八年戊辰十一月，帝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一。葬道陵，謚曰英孝皇帝。廟號章宗。衛王永濟立。

章宗弟六人：鄆莊惠王琮，瀛文敬王璟，田允華生；霍王瓚，田氏生；英敦懿王琦，茂儀劉氏生；溫悼敏王玠，婉儀王氏生；宣宗吾睹補，昭華劉氏生。

章宗子六人：絳王洪裕，早卒，欽懷皇后蒲察氏生；葛王忒隣，二歲

卒，李元妃生；荊王弘靖，資明夫人林氏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俱早夭。

又《衛紹王》 諱允濟，小字興勝，避顯宗諱，改爲永，世宗第七子，母元妃李氏。初封薛王，進滕王；章宗初，進封潞王，改封衛王。章宗崩，無嗣，帝卽位。己巳，改元大安，立元妃徒單氏爲皇后。二年八月，立胙王從恪爲皇太子。四年壬申，改元崇慶，明年癸酉，改元至寧。元年八月，胡沙虎作亂，幽帝於故邸，爲宦者李思中所弒，降爲東海郡侯，後追謚衛王，謚曰紹。尚宮左夫人鄭氏，懷璽不與，後封爲資明夫人。章宗兄吾睹補立，是爲宣宗。衛紹王六子：胙王從恪、任王、鞏王、珦、瑄、璪。

又《宣宗皇帝》 諱珣，初名吾睹補，顯宗庶長子。母昭華劉氏，大定三年癸未生帝。初封豐王，賜名珣，承安元年，進封翼王，改名從嘉，尋改封昇王。衛紹王遇弒，卽位，改至寧元年癸酉爲貞祐元年，復名珣。追尊妣劉氏爲皇太后，立子守忠爲皇太子。二年五月，幸南京，立元妃溫敦氏爲皇后。三年正月，太子守忠薨，立其子鋹爲皇太孫。元兵入燕京，四年正月，立遂王守禮爲皇太子。五年丁丑，改元興定，六年壬午，改元元光。二年癸未十二月，帝崩。在位十年，年六十一。葬德陵，謚曰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太子守禮立，是爲哀宗。

宣宗子四人：哀宗守禮，明惠皇后溫敦氏生；太子守忠，濮王守純，太妃龐氏生；元齡。

又《哀宗皇帝》 諱守緒，本名寧甲速，宣宗第三子。母王皇后，以承安三年八月生於翼邸。賜名守禮，封遂王，立爲皇太子，改今名。宣宗病喉痺危篤，托資明夫人鄭氏速召太子，言訖而崩。時英王守純年長，母龐貴妃欲乘變立其子。鄭紿龐入他室，鎖之，迎太子卽位。甲申，改元正大。元年六月，立妃徒單氏爲皇后。九年壬辰正月，改元開興，四月，改元天興。元年十二月，元兵益逼，帝親出師，以途間無井竈，復東行，由陳留歷杞縣黃陵岡，遂幸河朔。二年正月，帝棄六軍，潛渡河，走歸德。崔立作亂，迎衛紹王太子梁王承格監國，中京尋破，梁王、荊王北遷。二月帝謀幸蔡州，蒲察官奴以忠孝軍爲亂，幽帝於照碧堂，禁諸臣奏對。六月，官奴伏誅，帝至蔡州。十二月，元圍蔡州，堕西城，帝謀遁不果。三年甲午正月，傳位於宗室承麟，元宋兵入城，帝自縊於幽蘭軒。在位十年，年三十六。謚曰哀宗。末帝承麟，系出世祖，白撒之弟。天興三年癸巳正月，元兵圍蔡州急，受哀宗禪卽位。城旋陷，帝退保子城，爲亂兵所殺。金亡。

金自太祖以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起，至宋理宗紹定七年甲午止，計九帝。一百二十年。

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卷二二《帝王・金》 金完顏氏，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唐爲靺鞨，附高麗。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賜姓名李獻誠。五代屬契丹，號女直，始祖函普從高麗來居完顏部，至獻祖始定居出虎水之側，是謂金源。再傳景祖，遼命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又四傳太祖，滅遼，國號金。

《金史・世宗紀》：「大定九年，禁民間稱「銷金」，條理内舊有者改作「明金」字。」《章宗紀》：「明昌二年，禁稱本朝人及本朝言語爲「蕃」，違者杖之。」

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諱旻，本諱阿骨打，葬睿陵。

名義：太祖改名，《金史》不詳其年，《通考》云：「延禧天慶八年，始用降人楊朴策稱帝，建元天輔，以旻爲名，改國號大金。」廣業案：太祖初建元收國，當遼主天慶之五年，後三年又改天輔，當天慶之八年。《遼史・天祚紀》：「天慶五年正月，遣僧家奴持書約和，斥阿骨打名。三月，遣耶律張家奴等齎書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六月，張家奴等還，阿骨打復書，亦斥名論之使降。」《金史・太祖紀》：「收國元年正月，遼使僧家奴來議和，國書斥上名，使爲屬國。」「六月，遼耶律張家奴復以書來，猶斥上名，上亦斥遼主名，復之。」二史參証，則天輔以前並無旻名，《通考》爲有據也。

今式：史例惟最後一名書諱，初名、本名、別名皆不書諱。《遼》、《金》二史俱阿魯圖修，脱脱總裁，而《遼》書小字，《金》書本諱，蓋循舊史之文，今亦仍之。【略】辛棄疾《南燼紀聞》：「靖康二年五月，金鎖閉帝后於小屋中，朱后有疾，卧地少，帝謂左右曰：「汝等可憫吾國破家亡，取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吾國禁衛諱言，犯者過於殺人，汝呼憫字，已該大罪，尚欲索湯水耶？」不顧而去。」廣業案：旻音民，閔音愍，音絶不同，故世宗大定元年，上熙宗廟號曰閔宗，至二十六年，始改熙宗。知「閔」字初尚不避，洪皓之歸在熙宗皇統二年八月，故《紀聞》稱爲「今主」而未及此事。二帝見執於太宗天會五年，又在其前。其以呼「閔」爲罪，蓋左右宜避嫌名，猶唐宣之不敢言「諭」及「機」也。

地理：《宋史・志》劍南道西和州「紹興元年入於金，舊名岷州，十二年本紀在十四年與金人和，以『珉』犯金太祖嫌名改。」廣業案：《遼史・地理志・南京道》載宋王曾上契丹事曰燕京有憫忠寺。又遼釋行均《龍龕手鑑》有統和十九年憫忠寺僧智光序，字作「憫」元卞思義有愍忠閣詩，字又作「愍」，蓋避金主諱而改。

附識：《金史》世宗昭德后烏林荅氏避太祖諱，改明德。

太宗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諱晟，本諱吳乞買，《事畧》作馬。葬恭陵。【略】

始祖景元皇帝，諱函普，葬光陵。

德皇帝諱烏魯，葬昭陵。

《始祖以下諸子傳》：「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季曰斡魯，女曰注思版，皆福壽之語。以六十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

安皇帝諱跋海，葬建陵。

獻祖定昭皇帝諱綏可，葬輝陵。

昭祖成襄皇帝諱石魯，葬安陵。

《金史》外傳：「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土人呼昭祖爲勇石魯，呼石魯爲賢石魯。」蓋金至景祖始大，前此尚未有君臣之分也。

景祖惠桓皇帝諱烏古廼，時人名之活羅，葬定陵。

《始祖以下諸子傳》：「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禱焉。巫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廼。』遂以巫所命名名之。」

世祖聖肅皇帝諱劾里鉢，葬永陵。

肅宗穆憲皇帝諱頗剌淑，葬泰陵。

穆宗孝平皇帝諱盈歌，字烏魯完，葬獻陵。

康宗恭簡皇帝追尊。世祖長子。諱烏雅束，字毛路完，葬喬陵。【略】

案：以上十帝皆太宗天會間追謚，熙宗皇統初復加尊謚兼上陵名，至章宗申嚴諱禁，《日知録》所謂倣宋制也。史稱景祖以前尚無文字，天輔以後漸啓文明，至泰和始定律，避諱之法密可知矣。然如烏魯爲德帝名，穆宗又以爲字，且熙宗追尊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太宗廟皆不祧，而列傳中人名犯魯字、烏古等字者極多。諱法史無明文，不能詳考也。

熙宗宏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諱亶，本諱合剌，爲亮所弒，降東昏王，葬思陵。

徽宗景宣皇帝追尊。熙宗父。諱宗峻，本諱繩果，葬興陵。

煬帝海陵王諱亮，字元功，本諱廸吉，遷都燕，名中都。又遷汴，率兵至揚州，爲帳中酋所殺。大定初降爲王，後降庶人，葬山陵南四十里。【略】

德宗明肅皇帝諱宗幹，本名幹本，葬大紅谷。

《本宗諸子傳》：「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諱雍，初名褒，本諱烏禄，葬興陵。【略】

睿宗簡肅皇帝諱宗堯，初諱宗輔，本諱訛里朵，葬景陵。

名義：睿宗之諱，《史》言大定上尊謚始追上今諱，在元年。此殆石晉之遺風也。世宗嘗詔諭宰執曰：「諸王小字向嘗以女直語命之，今皆當更易，卿等擇名以上。」然則廟諱之更亦有司所撰矣，初不甚諱，泰和間始厲禁之。

令式：《孫卽康傳》：承安六年，擬上字從未，下字從世。

人事：名字：《宗端脩傳》：「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子皆加『山』爲『崇』。廣業案：太宗子宋王宗盤、豳王宗因、代王宗雅、薛王宗懿、涼王宗本、豐王宗美、畢王宗哲、徐王宗順。【略】

氏族：宗端修字平叔，汝州人，大定進士，避睿宗諱，改宗氏爲姬氏。廣業案：《中州集》謂「宗御史避諱改氏姬，而天下止以宗平叔目之」。但其姪孫姬汝作字欽之，元兵入，死難，《金史》入之《忠義傳》，則「宗」不復姓明矣。宗室改內族。《宗族表序》云：「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

官制：《百官志》：「大宗正府，泰和六年，避睿宗諱改爲大睦親府，判大宗正事改判大睦親事，同判大宗正事改同判大睦親事，同簽大宗正事改同簽大睦親事，大宗正丞改大睦親丞。」

地理：郡縣：《百官志》王國號，其一曰萊，注：「舊爲『宗』，避諱改。」《地理志》北京路：「瑞州，本來州，天德三年更宗州，泰和六年避睿宗諱，更今名。瑞安縣，明昌六年更宗安，泰和六年更今名。」

案：宗係連名之字，諸王所同，且係廟號，豈能悉避？但海陵父名宗幹，則天德不應有宗州之改。至宗安改於明昌，而避諱嚴於泰和，卽一人而先後致異矣。【略】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諱璟，小字麻達葛，葬道陵。

名義：本紀：「大定八年生，世宗謂司徒李石等曰：『朕子雖多，皇后止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於麻達葛山，朕嘗喜其地衍而氣清，其以山名之。』二十六年四月，詔賜

今名。」《小史》：「麻達葛者，女直之望山也，初生在此，雍喜，遂以名之。」

令式：《選舉志》：「恩例明昌元年，定制，省元就御試者，所試文卷惟犯御名廟諱，不成文理者黜之，餘並以文之優劣爲次。」廣業案：【略】《方伎傳》：「易州張元素字潔古，嘗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則世宗大定間人也。【略】廣業案：廟諱小字之避始於泰和元年，意御名之避亦至是始嚴。《日知録》謂洪忠宣留金十五年，已諱「閔」字，爲不始於章宗固然，但法制之詳，度武元時必未嘗有此。犯諱有律，同音有禁，又以禮部尚書掌凡國忌廟諱，乃至明昌三年，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合回避。又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犯者以不應爲事重法科。夫古帝之名尚不得犯，焉有御名而敢褻者？懷英之下聲讀册以此也。故討論金諱，當以明昌泰和爲準。

人事：名字：列傳：張煒本名煇，侯摯初名師尹，俱避嫌諱改。

氏族：列傳：師安石本姓尹氏，避諱改。

地理：郡縣：《百官志》王國號，其一曰景，注：「後改曰鄒。」又一曰蔣，注：「《士民須知》云：舊爲葛。」《地理志》：「河北東路景州，大安間更爲觀州，避章宗諱也。」【略】

顯宗光孝皇帝諱允恭，本諱胡土瓦，又名允廸，葬裕陵。

名義：《金史》世宗：「大定二年，賜名允廸，立爲皇太子，八年改賜名允恭。」【略】

人事：名字：衛紹王諱允濟，改「允」爲「永」，宗室思敬本名思恭，又白彦敬初名彦恭，皆避諱改。【略】

地理：郡縣：《史・志》：「河北西路衛州蘇門縣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河平，避顯宗諱也。明昌二年改今名。」又山東西路兗州寧陽縣舊名龔城。京兆府路乾州武亭縣本名武功，俱大定二十九年改。廣業案：供、共、龔、功皆同音字也。朱子謂「外國法偏旁字皆諱」是也。觀大安昶、詠之詔則知之矣。【略】

衛紹王諱永濟，本名允濟，小字興勝，爲紇石烈執中所弒。

令式：本紀：「章宗時避顯宗諱，詔改「允」爲「永」。大安元年三月甲辰，詔曰：「自今於朕名不連讀及昶、詠等字，皆不須別改。」」

人事：名字：《元史》：「張特立字文舉，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中州集》：「閻長言字子秀，少慕張忠定之爲人，故名詠，避衛紹王諱改。」廣業案：據此，則「詠」字亦改，與大安之詔異矣。

地理：郡縣：《齊乘》：「濟南路濟陽縣，金初劉豫割章邱之標竿鎮及臨邑封圻之半置。大安六年，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清陽。允濟遇殺，復舊名。」廣業案：《金史・地志》有濟州，亦以被弒復舊名，故不諱也。曹鼎望《豐潤縣志》：「金大定六年，改薊州縣爲永濟縣。大安元年，避主諱，改永濟縣爲豐潤縣，號曰漁陽。」廣業案：《金史・地志》：「薊州，縣五。」注云：「舊又有永濟，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濟務置，未詳何年廢。」又：「豐潤」注云：「泰和間置。」然則永濟之置不當在六年，曹《志》，誤也。《畿輔通志・古蹟》云：「永濟廢縣，今豐潤縣治，金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濟務置。」得其實矣。《金史》謂豐潤「泰和間置」者，以未知永濟之廢年，而泰和與大安年本相接也。《日下舊聞》：元豐閏縣令碑記跋云：豐閏縣本玉田之永濟務，《金史》稱泰和間置，明《寰宇通志》、《一統志》因之，今觀至元七年縣令孫慶瑜碑記，則改務爲縣，乃世宗大定年事。碑云，大安初避東海郡侯諱，更名豐閏，東海郡侯即衛紹王。然則縣始置時仍名永濟可見。《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洪武元年，改閏爲潤。」今國子監《金》、《元史》雕本皆閏旁着水，非也。其言甚核。《畿輔通志》於豐潤縣乃云：「泰和中置，大安初改潤，曰閏元省入玉田，尋復。明洪武後改閏曰潤。」此又誤也。再考洪邁《續松漠紀聞》記上京路程云：榛子店至永濟務四十里，又八十里至玉田縣。則務之置自太宗時已然。《金史・衛紹王紀》：「大安三年四月，元太祖來征。」至十一月書是時豐潤皆歸大元，則改名未久，即爲元有矣。而《元史・世祖紀》又稱至元十三年十二月「薊州復置豐閏縣」，則元初又嘗廢矣。廢置不常，故史不能詳也。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諱珣，本諱吾睹補，又諱從嘉，遷都汴，號南京。葬德陵。

令式：本紀：「大定二十六年賜今名，泰和五年賜名從嘉，貞祐元年閏月庚午，上復舊名珣，詔所司，告天地廟社。前所更名二字，自今不須回避。」

人事：名字：《中州集》：梁持勝「本名詢義，避宣宗嫌名改。」

地理：郡縣：本紀：「興定元年十月，改郇國號爲管，避上嫌名。」

附年號：《地理志》：中都路灤州古城縣長春淀舊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名。」又《陝西通志》鳳翔府：鳳翔縣舊名天興，大定中以與慶衍殿字音同，改鳳翔。」

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爲元兵所逼，徒歸德，旋奔蔡州，禪位末帝。城破，自經於幽蘭軒，葬汝水上。

名義：《宣宗紀》天泰四年：「改賜皇太子名守緒。」本紀：「用太子少保張行信言，更賜名。」

人事：名字：《中州集》：「李節字正臣，扶風令，初名守節，哀宗即位，去「守」字哀宗聞之，謂侍臣曰：「吾不欲人避上一字，李守節何故避之？」良久，曰：「臣子敬君，避之亦可。」《金史》：「賈益謙字彦亨，本名守謙，避哀宗改。」

末帝承麟爲亂兵所害，金亡。

清・李兆洛《紀元編》卷上《金》 太祖完顏旻。收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改〇二天輔。丁酉七。

太宗晟天會。癸卯八月改〇十二。

熙宗亶。天會。乙卯稱天會十三年〇十五。天眷。戊午三。皇統辛酉九。

海陵王亮。天德。己巳十二月改〇四。貞元。癸酉三。正隆。丙子六。

世宗雍。大定。辛巳〇二十九。

章宗璟。明昌。庚戌六。承安。丙辰五。泰和。辛酉八。

衛紹王允濟。大安。己巳三。崇慶。壬申一。至寧。癸酉。

宣宗珣。貞祐。癸酉九月改〇四。興定。丁丑五。元光。壬午二。

哀宗守緒。正大。甲申八。天興。壬辰三。開興。

末帝承麟。盛昌。

論説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〇《上章宗尊號表》 率籲眾願，祇薦鴻名，奉綸命以未俞，慮精誠之未至，輒申前懇，仰瀆宸嚴。伏冀矜從，以期得請。臣聞乾坤之量，無得而形容，日月之光，不勞於繪畫，其有功參化育，理謝名言，應帝王之迹，蓋出强名，殫臣子之誠，又烏可已。欽惟皇帝陛下，天資英粹，聖學緝熙，宜列聖之重光，席太平之休運，文物煥乎三代，聲教浹乎八荒。爰自即位以來，專以愛民爲務，置常平以備水旱，遣信使以勸農桑，三讞之外，而尚慮囚徒，萬機之餘，則親覽章奏，減樂府、出宮女、定律令、正禮儀。闢儒館以崇文，繪功臣而厲武，恢土德以大中原之統，繚塞垣以杜外夷之虞。所爲經略萬方，彌綸百度，大功非止於數十，聖德未究其毫釐，是以德澤之流，霧靄雲蒸，瑞應之至，山湧水出。神鳳翔於磁郡，寶鼎出於汾陰，年穀屢登，邊鄙不聳，時雨赴感，瑞雪應期。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望咸塞，由是勳戚庶政，文武具僚，緇素之流，耆艾之屬，其願薦鴻稱者以億計，而久曠大典者踰十年，尚虞庶政之闕遺，復慮榮名之侈及。夫稽政道，不若察眾望，守謙德，不若建大中。況此皇王之上儀，祖宗之故事，闕上儀而不舉，皇上將有愧於前，遵定制之已行，祖宗亦有望於後，使典禮而未備，豈臣鄰之敢安。若夫淵懿冠倫，宥密基命，發育萬物，載成兩間，所以繼於天，儲思穆清，游心昭曠，宣爾神略，巍乎帝功，所以法於道，澤昭天泉，恩及麛卵，博施濟眾，視民如傷，兹不曰仁乎。雲漢天章，金玉王度，藻飾萬物，輝輪三光，兹不曰文乎。賞不間於賤疏，罰不阿於貴近，其理財也，取之有制；其御戎也，動而有經，兹不曰義乎。不怒而威，不殺而服，天戈所指，則凶渠授首，皇威所震，則夷裔請臣，兹不曰武乎。窮理盡性，無方可測，謂之神，極深研幾，無所不通，謂之聖。至明以照乎萬里之外，大孝以甯乎七廟之神。臣謹上稽天心，下察眾志。謹與文武百僚，懃懃懇懇，不勝大願，固請上尊號。云云。伏望陛下曲回淵聽，俯察輿情，爰及陽春，昭受顯號。命禮官而諏日，詔儒者以刺經，參二帝以爲三，襲六經而爲七，編金刻玉，坐膺備物之儀，拊石鳴鐘，大講中天之禮，四方來賀，萬壽無疆，臣無任云云。

又 卷一八《宣宗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汩行，斷鼇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羣下之所測知。雖然，亭毒之功藏於密，而其功見於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体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蠖濩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掩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爲揚宏休，揭偉績，以摛耀於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是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歊南郊，請之於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皇以來，率由兹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留之際，奸臣干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不畀矜，圖闕政，不蠲烝，自啓兵端，職爲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弗用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於是定和親之約，曰余寧忍恥，不忍人戰死，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蹕於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

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録死事之孤，表死節之墓，拔將帥於亡命，擢豪傑於行陣。至於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藩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赦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爲懷攘之道甚備，躬親政事，總攬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採公望，聘名士，虚己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修羣祀以永民福。慮囚徒，省冤獄，恤孤獨，振貧窮，宫室苑囿，無所增益，豫遊燕賞，一切停罷。所爲内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爲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嚮應，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復園陵，獻祼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於我家，氛祲紫微，禍纏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海臣民所爲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髯而莫及，於是稽合禮經，參定謚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僉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兹非繼天乎。運鍾六百，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兹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紹庭上下，重光奠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機，日慎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備物，孝之全也。謹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謚顯，匪謚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謚，宜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雜録

宋・洪皓《松漠紀聞・補遺》 虜中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也。遂併『閔』諱之。

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卷一二《唐山卽堯山，金主之父名宗堯，改山名，山下有放勳廟》 勳唐遺德照清灣，百聖聞風不敢班。底事遺名遭變易，何人知道是堯山。

宋・曹士冕《法帖譜系》卷上《大觀太清樓帖》 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後，有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又 卷下《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絶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金主諱也。

宋・岳珂《愧郯録》卷九《金年號》 范參預成大《攬轡録》曰：『金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曆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金無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寧、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天輔。』珂按，此年號皆遼故名，女真世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以其紀年爲曆，固其所也，豈范未之見耶？

金・元好問《中州集》卷八《趙太常之傑》 之傑字伯英，大定人，本名宗傑，避諱改。

金・劉祁《歸潛志》卷八 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方於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於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爲有司則又如舊矣。

又 卷一〇 衛王初卽位，改元大安，歷四年，改元崇慶，歷二年，又改元至寧，人謂『三元大崇』至矣，俄有胡沙虎之變。【略】

宣宗興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長丈餘，朝廷下詔改元元光，據漢武帝故事以厭之。其年十一月宣宗崩，已而宋帝亦崩，天道竟誰應耶？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西和州，下，和政郡，團練。本隸秦鳳路。紹興元年，入於金，改祐州。舊名岷州。十二年，與金人和。以岷犯金太祖嫌名，改西和州，因郡名和政云。以淮西有和州，故加『西』字。開禧二年，又入於金。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一五《淳化閣帖》 東庫本【略】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庾亮帖内『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

清・梁章鉅《浪跡三談》卷二《大定》 金世宗年號也。《金史》載，海陵在揚州，聞帝改元大定，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其書示羣臣，卽預志改元事也。

又《崇慶》《金史・五行志》：衛王卽位，改元大安，四年，改崇慶，既又改至寧：有人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變。案：俗謂虎爲大蟲，『大崇至』者，讖言大蟲至也。

宮殿分部

理政宮殿

綜述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一《大内》 大内正門宣德樓列五門，門皆金釘朱漆，壁皆磚石間甃，鐫鏤龍鳳飛雲之狀，莫非雕甍畫棟，峻桷層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下列兩闕亭相對，悉用朱紅杈子。入宣德樓正門，乃大慶殿，庭設兩樓，如寺院鐘樓，上有太史局，保章正測驗刻漏，逐時刻執牙牌奏。每遇大禮車駕齋宿及正朔朝會於此殿。殿外左右横門曰左右長慶門。内城南壁有門三座，係大朝會趨朝路。宣德樓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左掖門裏乃明堂，右掖門裏西去乃天章、寶文等閣。宮城至北廊約百餘丈。入門東去街北廊乃樞密院，次中書省，次都堂，次門下省，次大慶殿。外廊横門北去百餘步，又一横門，每日宰執趨朝，此處下馬，餘侍從臺諫於第一横門下馬，行至文德殿，入第二横門。東廊大慶殿東偏門，西廊中書、門下後省，次修國史院，次南向小角門，正對文德殿。殿前東西大街，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近裏又兩門相對，左右嘉肅門也。南去左右銀臺門。自東華門裏皇太子宮入嘉肅門，街南大慶殿後門，東西上閣門，街北宣祐門。南北大街西廊，面東曰凝暉殿，乃通會通門，入禁中矣。殿相對東廊門樓，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廚。殿上常列禁衛兩重，時刻提警，出入甚嚴。近裏皆近侍中貴。殿之外皆知省、御藥、幕次、快行、親從官、輦官、車子院、黄院子、内諸司兵士，祇候宣喚，及宮禁買賣進貢，皆由此入。唯此浩穰諸司，人自賣飲食珍奇之物，市井之間未有也。每遇早晚進膳，自殿中省對凝暉殿，禁衛成列，約欄不得過往。省門上有一人呼喝，謂之『撥食家』。次有紫衣、裹脚子向後曲折幞頭者，謂之『院子家』，托一合，用黄繡龍合衣籠罩，左手携一紅羅繡手巾，進入於此，約十餘合，繼托金瓜合二十餘面進入，非時取喚，謂之『泛索』。宣祐門外，西去紫宸殿。次曰文德殿，次曰垂拱殿，次曰皇儀殿，次曰集英殿。後殿曰崇政殿、保和殿。内書閣曰睿思殿。後門曰拱辰門。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在此，凡飲食、時新花果、魚鰕鱉蟹、鶉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無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數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隨索目下便有之。其歲時果瓜，蔬茹新上市，並茄瓠之類，新出每對可直三五十千，諸閤分爭以貴價取之。

宋・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一《行在所・宫闕》 德壽宮在望仙橋之東，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四日，奉聖旨以德壽宮爲名。是月十一日，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降詔退處是宮，其日今上皇帝登寶位。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乾德二年冬十月）改廣德殿爲崇政殿。【略】

（太平興國八年春四月）改講武殿爲崇政殿。【略】

（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實録》又云：恭敬宗始於紫宸殿展入閤之禮，而五代以來，諸事草創，禮容多闕。國朝久廢其禮，至是始復舊制。謹按太祖卽位之年八月朔，御崇元殿，文武入閤，仗衛如儀，既罷，賜百官廊食。至乾德四年四月朔，猶講其禮，非久廢也。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閤，會雨而止。淳化二年十二月一日乃復行之。若水倘指太宗朝，則可耳。

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卽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内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閤，卽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

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宇內洽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爲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隻日常時聽政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

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司，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准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

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緐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卽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倘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准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

宋・袁褧《楓窗小牘》卷上 汴京故宮，躡雲蔽日，常在夢寐，稍能記憶，條載於此。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周圍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北一門曰拱宸。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一門曰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祐。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延春閤。福寧殿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積慶前建感真閤，又有龍圖閤，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羣玉、藻珠二殿，有寶文閣，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陽，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閤，華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盃殿於後苑，又有慈德殿、觀稼殿、延曦閤、邇英殿、隆儒閤、慈壽殿、慶壽宮、保慈宮、玉華殿、基春殿、睿思殿、承極殿、崇慶、隆祐二宮、睿成宮、宣和殿、聖瑞宮、顯謨閤、玉虛殿、玉華閣、親蠶宮、燕寧殿、延福宮。政和三年春作新宮，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曰蓬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其東閤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閤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蕚、穠華、緑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疊石爲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巒，曰層巘。凝和之次閤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閤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岡，覆茅爲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爲佐二：閤曰晏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畸，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豪，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

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此特大概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七（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命内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宫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爲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爲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爲選德，策士則以爲集英，垂拱以故内諸司地爲之，在皇城司北。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今大内》　今大内，舊杭州州治也。紹興初，高宗自越復還臨安，命有司裁爲行宫，百楹而已。時内侍楊公弼董其事，欲增爲三百楹，上不可而止。蓋上日所御殿，茅屋纔三楹。九年，秦丞相用事，始作慈寧宫。十二年，和議成，因作崇政殿、垂拱殿。十八年，乃名皇城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二十四年，建天章等六閣。二十八年，增築皇城東南之外城。於是時禁中已復營祥曦、福寧等殿，苑中有澄碧、觀堂、淩虚閣等，而上又自作復古殿、損齋，實所常御也。孝宗乾道初，作選德殿。淳熙中，作翠寒堂。今壽慈宫，舊秦檜宅也，故爲德壽宫。今太學，舊岳飛宅。今三省、樞密院，舊顯寧寺。今臨安府，舊祥符寺。

又《乙集》卷三《南北内》　今南内，本杭州治也。紹興初，創爲之。休兵後，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閣。龍圖以下諸閣，承平時，並建於大内之西，今此但爲一閣耳。而寢殿仍舊謂之福寧殿。淳熙初，壽皇始作射殿，謂之選德。八年秋，又改後殿擁舍爲別殿，取舊名，謂之延和。經歷兩朝，如是而已。至若苑中亭殿，則皆太上爲之，壽皇亦稍增焉。其名稱可見者，僅有復古殿、捐齋、觀堂、芙蓉閣、翠寒堂、清華閣、羅木堂、隱岫、澄碧、倚桂、隱秀、碧琳堂之類，蓋得先王卑宫室之意矣。德壽宫乃秦丞相舊第也，在大内之北，氣象華勝，宫内鑿大池，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爲山，象飛來峰，有樓曰聚遠。凡禁籞周回分四地分：東則香遠、梅堂。清深、竹堂。月臺、梅坡、松菊三徑、菊、芙蓉、竹。清妍、酴釄。清新、木犀。芙蓉岡，南則載忻、大堂乃御宴處。忻欣、古柏、湖石。射廳、臨賦、荷花仙子。燦錦、金林檎。至樂、池上。半丈紅、郁李。清曠、木犀。瀉碧、養金魚處。西則冷泉、古梅。文杏館、靜樂、牡丹。浣溪，大樓子海棠。北則絳華、羅木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盤松。松在西湖上，得之以歸。

又《垂拱崇政殿》　臨安府治，舊錢王宫也。規制宏大，金人焚蕩之餘，無復存者。紹興南巡，因以爲行宫，其制甚樸。休兵後，始作垂拱、崇政二殿，其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淳熙再修，亦循其舊，每殿爲屋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間，修一丈五尺，廣亦如之。兩朵殿各二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爲殿門，三間六架，修三丈，廣四丈六尺。殿後擁舍七間。壽皇因以爲延和殿，至今因之。蓋聖人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之意。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一《浙西路・臨安府》　宮殿大内、在鳳凰山東，以臨安舊子城增築。南曰麗正門，門外建東西闕庭，東西待漏院。北曰和寧門，門外亦建百官待漏院。東曰東華門。《朝野雜記》：「大内即杭之州治。」慈寧宫、《朝野雜記》：「紹興九年，和議成，太后有歸耗，命有司作慈寧宫。」德壽宫、《中興小曆》：「紹興三十二年，望仙橋新葺宫成，詔以德壽宫爲名。」重華宫、壽皇遜位處。此即德壽宫。慈福宫、即德壽宫。壽慈宫、即德壽宫。壽康宫、《朝野雜記》：「寧宗受禪，丞相趙汝愚議以秘書省爲泰寧宫。已而不果行，以慈懿皇后外第爲之。光宗不欲遷，因以舊寧福殿爲崇政殿，而更建寧福殿焉。」崇政殿、紹興十二年始作，行大朝會之禮。又有壽康宫説書之職。垂拱殿、紹興十二年始作。紫宸殿、紹興十二年，以射殿作崇政殿，遇朔權作紫宸殿。寧福殿、紹興二十八年始作。祥曦殿、同上。文德殿、降赦則御焉。集英殿、策士御焉。大慶殿、講武殿、復古殿、端平元年重修。選德殿；孝宗新創。於御座後作金漆大屏風，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於兩行，以黄僉標識居官者職位、姓名。其背爲《華夷圖》。東宫：《朝野雜記》：「東宫舊無有，但聽讀於資善堂。孝宗爲皇太子，始居東宫，在麗正門内。其地甚隘。光宗之爲太子，孝宗謂輔臣曰：『朕宫中空閑不用宫殿甚多，可撥移修立。』」皇城。《會要》：「紹興三十八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乞通展十三丈，以五丈作御路，六丈令民居。將來聖駕親郊，由候潮門徑從所展御路直抵郊臺。」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八《大内》　大内正門曰麗正，其門有三，皆金釘朱户，畫棟雕甍，覆以銅瓦，鐫鏤龍鳳飛驤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左右列闕待，百官侍班閣子。登聞鼓院、檢院相對，悉皆紅杈子，排列森然，門禁嚴甚，守把鈐束，人無敢輒入仰視。至晡時，各門下青布幕護之。麗正門内正衙，即大慶殿，遇明堂大禮、正朔大朝會，俱御之。

如六參起居，百官聽麻，改殿牌爲文德殿；聖節上壽，改名紫宸；進士唱名，易牌集英；明禋爲明堂殿。次曰垂拱殿，常朝四參起居之地。內後門名和寧，在孝仁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門，金碧輝映，與麗正同。把守衛士嚴謹，如人出入，守門人高唱頭帽號，門外列百僚待班閣子，左右排紅杈子，左設閣門，右立待漏院。客省四方館，入登平坊。沿內城有內門，曰東華，守禁尤嚴。沿內城向南皆殿司中軍，將卒立寨衛護，名之中軍聖下寨。寨門外左右俱置護龍水池，沿寨向南有便門，謂之東便門。禁庭諸殿更有者十：曰延和，曰崇政，曰福寧，曰復古，曰緝熙，曰勤政，曰嘉明，曰射殿，曰選德，曰奉神。御殿名『欽先孝思之殿』。更有天章諸閣，奉藝祖至理廟神御書圖製之籍。寶瑞之閣，建於六部山後。供進御膳，即嘉明殿，在勤政殿之前。勤政即木帷寢殿也。嘉明殿相對東廊門樓，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廚、祗應、內侍人員，俱集於此。殿上常列禁衛兩重，時刻提警，出入甚嚴，內皆近侍中貴。殿之廊廡，皆知省、御藥、御帶、門司、內轄等官，幕次聽候宣喚。小園子、快行、親從、輦官、黃院子、內諸司司屬人員等上番者，俱聚於廊廡祗候服役。如宮禁買賣進貢，皆由此入；惟此處浩穰。每遇進膳，自殿中省對嘉明殿，禁衛成列，約欄不許過往。省門上有一人呼唱，謂之『撥食』。次有紫衣裹捲脚幞頭者，謂之『院子家』，托一合，用黃綉龍合衣籠罩，左手攜一條紅羅綉手巾進入，於此樣約十餘合，繼後又托金瓜各十餘合進入。若非時取，喚名曰『汎索』。皇太后殿名曰坤寧，皇后殿名曰和寧，兩殿各有大官，及殿長、內侍，及黃院子、幕士、殿屬、親從、輦官等人祗候。諸宮妃嬪等位次，亦有內侍提舉，各閣分、官屬、掌牋、奏院子、小園子等人祗直。和寧門外紅杈子，早市買賣，市井最盛。蓋禁中諸閣分等位宮娥，早晚令黃院子收買食品下飯於此。凡飲食珍味，時新下飯，奇細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喚，收買即時供進。如府宅貴家，欲會賓朋數十位，品件不下一二十件，隨索隨應，指揮辦集，片時俱備，不缺一味。夏初茄瓠新出，每對可直十餘貫，諸閣分、貴官爭進，增價酬之，不較其值，惟得享時新耳。

又《德壽宮》　德壽宮在望仙橋東，元係秦太師賜第，於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廟倦勤，不治國事，別創宮庭御之，遂命工建宮殿，扁德壽爲名。後生金芝於左棟，改殿扁曰康壽。其宮中有森然樓閣，扁曰聚遠，屏風大書蘇東坡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閒人』之句。其宮籬四面遊翫庭館，皆有名扁。東有梅堂，扁曰香遠。栽菊間芙蕖修竹處，有樹扁曰梅坡松菊三徑；酴醾亭扁曰新妍；木香堂扁曰清新；芙蕖岡南御宴大堂扁曰載忻；荷花亭扁曰射廳、臨賦；金林檎亭扁曰燦錦；池上扁曰至樂；郁李花亭扁曰半綻紅；木犀堂扁曰清曠；金魚池扁曰瀉碧；西有古梅，扁曰冷香；牡丹館扁曰文杏，又名靜樂；海棠大樓子，扁曰浣溪；北有櫂木亭，扁曰絳葉；清香亭前，栽春桃，扁曰倚翠；又有一亭，扁曰盤松。高廟雅愛湖山之勝，於宮中鑿一池沼，引水注入，疊石爲山，以像飛來峰之景，有堂扁曰冷泉。孝廟觀其景，曾賦長篇咏曰：『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峰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彷像來宮囿，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絶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崴寒人不老。聖心仁智情幽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盃中綠。』高廟覽之，欣然曰：『老眼爲之增明。』後孝廟受禪，議德壽宮改扁曰重華御之。次憲明太皇后欲御，又改爲慈福宮。壽成皇太后亦改宮扁曰壽慈御之。繼後宮室空閒，因此而廢。咸淳年閒，度廟臨政，以地一半營建道宮，扁曰宗陽，以祀感生帝。其時重建，殿廡雄麗，聖真威嚴，宮囿花木，靡不榮茂，裝點景界，又一新耳目。一半改爲民居，圃地改路，自清河坊一直築橋，號爲宗陽宮橋，每遇孟享，車駕臨幸，行燒香典禮。橋之左右，設帥漕二司，起居亭存焉。

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一《宮闕一》　大內在鳳凰山，即杭州州治。建炎三年二月，詔以爲行宮。時執政奏屋宇隘窄，上猶以百官六軍未得所居，不御。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措置草創。有旨：不得華飾，僅蔽風雨足矣。未暇丹臒，亦無害。時修內司乞造三百間，詔減二百。二年九月，南門成，詔名曰行宮之門。三年，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內。以百官遇雨泥行非便。十八年，名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門外各有百官待漏院。東苑門曰東華。二十八年，增築皇城東南之外城，時禁中間有營建，大率因事立制，務在儉樸，列聖相承，罕所增益。內廷事秘，臣下不能詳知，今載大

署如左。

文德殿：正衙，六參官起居，百官聽宣布，紹興十二年建。紫宸殿，上壽。大慶殿，朝賀。明堂殿，宗祀。集英殿，策士。以上四殿皆卽文德殿隨事揭名。

垂拱殿：常朝，四參官起居，紹興十二年建。

後殿，淳熙六年重建。

延和殿，垂拱及後殿之後皆有此殿，遇聖節、冬至、正旦、寒食、大禮齋宿或避殿則御焉。

崇政殿，卽祥曦殿。

福寧殿，御寢。

復古殿，高宗皇帝建，理宗皇帝重修，御製記曰：復古殿者，高宗皇帝燕閒之所御也。惟帝以聖神文武之資，履中天艱難之運，颺回霧塞，民莫底寧，先物沈幾，皇威耆定，遂能削平羣寇，攘却外夷，炎德重輝，系隆帝統，皇皇乎中興之功，視周宣王、漢世祖蓋有光焉。內殿禁嚴，名曰復古，以爲省覽延訪之所，厥既躋時乂安，王度鼎飭，謨烈闕。垂祐無窮，如豐水有芑，數世之仁，而茲實源委之所發也。如日月照臨，顯於西土，而茲實光躔之所捨也。固宜億萬斯年，昭揭敬仰，歲久弗葺，寖成陊圮，其可緩歟？臣以寡昧，紹休聖緒，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敢興創？竊嘗肅瞻斯殿，有慨慕風烈之心，庶幾萬一之願，因宿儲餘材，益以禁帑，命工繕修，舊規是仍，堅實是務，無有逾侈。落成協吉，忱念保邦致治，莫不有本。我高宗皇帝儲精蝯濩，明見萬里，聖心所運，與天同大，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上聖之道也。臣之菲冲，奚可言此！惟當堅持誠心，祗率憲度，周旋遵守，如親面命，聽言接下，則惟忠直是尚，安邊厚民，則惟惠信是先，兼咨訪之長，戒清明之汩，日積月纍，可測知祖道之淵源，以養天下，而愧未能也。謹登載梗概，併庸自警，且以來忠告之善，又御製詩曰：烈祖謀詒燕，冲人命紹龜。禁嚴瞻復古，締創想當時。鳳紀因多歷，翬飛欲寖隳。端居常念此，涼德恐羞之。勉輯炎興業，新還舜禹規。棟隳非玉瑱，樸斲僅塗茨。咫尺羹墻見，延洪典則貽。緬懷光宅舊，儼若煥章垂。聖志惟先定，鴻名寓有爲。風烟沈廟算，天日俯疇咨。屏翰環方召，言謨富尚夔。權綱歸總攬，制度永維持。養士翔鴛鷺，蒐兵振虎貔。宣王脩政日，光武中興時。文治綏函夏，英威懾遠夷。萬年丕顯績，三紀太平基。繼述慙非稱，規恢動慨思。肯堂心翼翼，景行日孜孜。載繹車攻雅，宜賡考室詩。告成書梗概，拜手緝蕪辭。

損齋。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內出御製親札《損齋記》石本賜羣臣，諭宰執曰：朕宮中嘗闢一室，名爲損齋，屏去聲色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朝夕燕坐，亦嘗作記以自警。記曰：嘗謂當天下之正位，撫域中之萬微，苟日徇異物而無以立其獨，則多見弊精神，疲志意而不知止。廣宴遊，事不急而牽於愛，膠膠擾擾，莫收其放心。顧能回光抑損之道，豈不較然有感於斯！且漢唐之君，樂道爲切而未燭元覽者。武帝以雄心，內慕神仙，外攘夷狄，窮兵黷武，天下騷然矣，非用損以持盈也。明皇以侈心，委信逆臣，彌縫斯文，耽惑內嬖，烟塵四溟矣，非知損以守位也。推原本指，俱失滿戒，茲鑒往事，夕惕以思。凡追逐時好，一切長物率屏去，不復經意，常恐昧於省已，積習易溺，日叢脞於悔吝。凡案間但有書史，以商畧古今，盡撤無益，示不貴之化。其於蕩心侈目，惑志害性者，罔不掃除，清心寡欲，省緣薄費者，奉以周旋焉。不則染毫弄翰，真草自如，濃淡斜行，茂密惟意，第於筆硯間有未能忘情似賢乎已。夫乾坤之道易簡也，易簡則天地之理得矣。傳曰：『器用不作，車服從紿。』信斯言哉！宵旰餘暇，乃闢殿廬之側明户爲遊息之所，欣然摭前說，榜曰損齋。朝夕清燕，視以自警。庶幾損德之修，自奉養有節。式稽於訓。

選德殿，孝宗皇帝建以爲射殿，御坐後有大屏，分畫諸道，列監司、郡守爲兩行，各標職位姓名，又圖華夷疆域於屏陰，詔學士臣周必大爲記并書。【略】

緝熙殿，理宗皇帝闢舊講殿爲之。御製記曰：《大學》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朕服膺所言，知脩身必昉乎學，學之有益於人也信矣。在昔盛時，創爲學制，由辟雍宮至於黨庠術序，皆此物此志也，故八歲入小學，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王公以下與庶人之子弟皆預焉。十五則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窮理盡性修已治人之道。夫人不可一日不學也如是，況以一身任社稷生靈之寄者，可不汲汲於此哉。丕惟我國家列聖創述，以稽古右文立治道，以正身脩身爲家法，講學之懿，超漢軼唐，朕以

凉薄，紹休令緒，遹遵成模，祇廸懿訓，罔敢暇逸師式於前聞，眡朝之隙，臨經幄，日再欵對儒臣，商略經史，迺即講殿闢舊廬，採成王日就月將之意，扁以緝熙，屏去長物，裒置編簡，燕閒怡愉，藏修移日，習熟滋久，若常程然，至於繙閱古今，尚友賢哲，得片言以紬繹有味其旨，則不知萬幾之勞，因一理以融會充廣於心，則足窺宇宙之大。意之所欣，時寄翰墨，無他嗜也。於是天趣深而物交淺，泰宇怡而外誘息，名教之樂，信有餘地。視古帝王問學，雖未臻閫奥，亦將闖其門庭者，庶幾增緝廣大，進退於光明之境，於以修身，於以治國平天下，期有合於《大學》之旨，而無負家法之傳，顧不韙歟！端平三年，給事中兼侍讀臣洪咨夔進《緝熙箴》。【略】

熙明殿，今上皇帝即東宮新益堂改建，以爲講讀之所，御製記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天地民物之理，聖賢言行之則，與凡古今立政立事，國家大經大法，其本末源委，精微曲折，具在典籍。博觀而約取之，以措諸天下，莫不由學，學之用大矣！《中庸》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至於盡性贊化育。《大學》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用此道也，我朝烈聖相承，汲汲然於是加之意，闢書帷禮，經士朝日二講，寒暑靡倦，用能明於理道，追蹤帝王，以成長治久安之業，遺我後人，式克至於今日，猗歟盛哉！朕奉先帝宮室，無所改作，惟兹廣厦，所與士大夫坐而論唐虞之際，今我曷敢後？此殿之所以作也。殿實東宮講堂，先皇帝名以新益，詔於冲子，彝訓諄諄，言猶在耳。乃咸淳三年春三月落成，揭『熙明』以襲『緝熙』，壹是皆以敬之之意爲本，夫人之一心，虚靈洞徹，以該衆理，而應萬事，天高地下，日升月恒，與此心實相爲流通，渾然之中，而燦然無所不具，夫是之謂本體之明，自古在昔盛帝明王所爲，念念乎學其精一執中，日新又新，純亦不已之妙，無非於其本然之明，充而廣之大之而已。故自其本諸精神心術之微，而達之事事物物之間，自其謹諸宮庭隱奥之地，而推諸四方萬里之遠，以之窮理，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酬酢，則無所處而不當，於是其明益熙以廣矣。《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蓋惟敬則有以涵養氣質之粹，克去物欲之累，洞見義理之實，而熙明之功，常如一日焉。先皇帝以是傳之予一人以是學之，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惟師傅大臣，暨厥儒碩，益交修予，俾予克邁乃訓，亦克昭於有乂。咸淳三年，太傅平章軍國事、魏國公臣賈似道，以赴經筵進十箴。【略】有詔褒嘉曰：朕惟古者師道之教訓，傅傳之德義，是以薰陶涵養，日進日新。顧惟冲菲，夙夜兢兢，常恐羞先帝之休德，實賴師傅切劘規正，陳善格非，庶幾日聞儆戒之言，輔其不逮，師相以元勳碩德，粹學鴻文，表儀廟堂，領袖旂厦，忠言嘉猷，沃於朕心。若《無逸》、《立政》之書，周公所以誨成王者，惟日望之。十箴來上，肅容披誦，正大淵奥，表裏六經，凡正心修身，閑邪存誠，克己復禮，端本澄源，所以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存畏懼之心者，至矣盡矣。仰惟先帝求哲輔後之意，師相忠忱，對越在天，而淵源綱領，根極理要，豈六箴、五規所能及？先儒程頤，謂輔養君德，莫備於周公，可謂萬世法。今於師相見之，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朕曷敢不勉？謹當書紳佩服，列爲屏障，以代韋弦，猶恐寡昧，未足以進於帝王之盛，更冀師相特惠藥石之言，終始扶翼，俾萬年其永觀，是爲冲人至望，睠言忠藎，載用褒嘉。

勤政殿，今上皇帝咸淳二年即進食殿改建。

嘉明殿，今上皇帝咸淳二年即東宮繹己堂改建。

欽先思孝殿，紹興十五年建，循東都舊制，以奉祖宗神御。

又　卷二《宮闕二》　北宮：德壽宮在望儀橋，高宗皇帝將倦勤，即秦檜舊第築新宮。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戊辰，詔以德壽爲名。乙亥，内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之靈，宗廟之福，邊事敉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不克任，憂勤萬機，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事，並聽皇帝處分。朕以淡泊爲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於治。丙子，行内禪禮畢，遂移仗居焉。德壽宮、德壽殿二扁，皆孝宗皇帝恭書，康壽殿嘗産金芝，太上皇帝御製贊并序曰：康壽殿産金芝，一本，發於左棟，煥然榮茂，若彰懷冲履正之德，因圖而贊之，律身以道，既濟則亨，冲和鍾芝，十有二莖，煌煌競秀，結液蟠英，益茂德本，天開地成。太上雅好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鑿大池宮

內，引水注之，叠石爲山，象飛來峰，有堂名冷泉。孝宗皇帝嘗賦詩曰：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峰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彷像來宮囿，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絶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虚敞臨清沼，枝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閲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優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濶，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遥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緑。太上御跋曰：吾兒自幼岐嶷，進德修業，如雲陞川增，一日千里，豈特義方之訓，師保之功，蓋生知夙成，有不由言傳而自得者，吾比就寬閒之地，叠石爲山，引湖爲泉，作小亭於其旁，用爲娱老之具，且俾吾兒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天竺之間，其樂可勝既哉！吾兒乃肆筆成章，形容盡美，雖吟咏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語用意，高出百世之上，非巨儒積力可窺其粗，亦有以見天縱之多能，覽之欣然，老眼爲之增明矣。有樓名聚遠，太上親題其額，仍大書蘇軾『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閑人』之句於屏間。禁籞四面，東則香遠梅堂，清深竹堂，月臺，梅坡，松菊三徑，菊、芙蓉、竹。清妍、醲、醳，清新木犀，芙蓉岡，南則載忻，大堂乃御宴處。射廳，臨賦荷花，燦錦，金林禽。至樂池上，半綻紅郁李，清曠木犀，瀉碧金魚池，西則泠香古梅，文杏館，静樂牡丹，浣溪大樓子海棠，北則絳華欐木亭，俯翠茅香，春桃。又有亭曰盤松。嘗御製贊曰：天錫瑞木，得自嶔岑，枝蟠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龍勢，静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灑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

重華宮，即德壽宮，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正月，詔改名重華。二月壬戌，内降詔曰：朕以菲質，循堯之道，兢業萬幾，歷歲彌長，賴兩儀九廟之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底於小康，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固已慊然於懷，況乎春秋寖高，思釋重負，皇太子惇仁孝聰哲，久司匕鬯，軍國之務，歷試參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不其美歟？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移御重華宮，遂内禪如紹興三十二年之禮，重華宮、重華殿二扁，皆光宗皇帝用隆興故事恭書。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六〇《宮室・建隆講武殿》 即崇政殿也。建隆元年七月戊午，宴韓令坤等於講武殿。乾德三年九月己巳，御殿閲諸道兵。四年四月，宴近臣。八月乙卯録囚。開寶五年閏二月壬辰，召進士安守亮等對，於是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六年三月庚午，十九日。復試進士宋準等於是殿。八年二月戊辰，試進士王嗣宗等於是殿。三月二十九日，召契丹使觀射於此。十月己亥朔，召瀘州守臣見於此。興國二年正月戊辰、三年九月甲申、五年閏三月甲寅、八年三月丙子，皆試進士於此。雍熙二年三月，始試進士於崇政殿。乾德鑿池習戰，太宗築臺大閲，皆名講武，西京亦有此殿。景德四年二月己巳，次西京，壬申，宴從臣於講武殿。

又《建隆萬春殿》 建隆元年九月辛丑，宴近臣於萬春殿。後九日，又宴廣德殿，皆曲宴也。二年閏三月丙戌，宴令坤、延釗於廣德殿。節度使赴鎮錫宴自此始。

又《乾德乾元殿崇元殿、朝元殿、天安殿　景祐大慶殿》 梁曰崇元。梁開平元年四月改正衙殿爲崇元，建隆元年八月朔入閤，二年正月五月朔受朝於崇元。乾德四年四月庚戌重修，改乾元。太平興國九年五月殿災，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四月殿災，六月己酉改天安，景祐元年正月改大慶。殿九間，挾各五間，東西廊各六十間，有龍墀、沙墀。正至朝會，册尊號御此殿。饗明堂恭謝天地即此殿。行禮郊祀，齋宿殿之後閣，蓋正殿也。

受册。乾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崇元受册。開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興國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並乾元受册。淳化元年正月一日，乾元受朝賀，受册。咸平二年十一月七日，祥符元年十二月四日，朝元受册。天禧元年正月正一日，恭謝禮畢。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天聖二年十一月、明道二年二月，並天安受册。景祐二年十一月大慶受册，寶元元年十一月同。

受朝。興國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三年五月朔、淳化三年正月朔，皆於朝元。

册皇太子。至道元年九月丁卯於朝元設黄麾大仗及宫垂樂於庭，天禧、天安、乾道大慶。

明道元年十一月甲戌，恭謝天地於天安殿，改元。皇祐二年以大慶殿

爲明堂，御篆二字行禮揭之。嘉祐元年九月辛卯，恭謝大慶。

又《開寶滋福殿》　舊曰明德、滋德，在垂拱殿西，開寶四年三月丙申改滋福。咸平三年明德太后居之，號萬安宮，萬安殿。祥符七年復爲殿，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皇儀。至道三年九月，楊允恭以邊郡地圖來上，御滋福殿，召輔臣以圖示之。祥符二年十二月，劉承珪上《天書儀仗圖》，列於滋福殿。天禧元年七月甲寅，對王旦滋福殿。十一月，龍圖陽編成《御集》百二十卷，召輔臣對於滋福殿示之。

又《太平興國西京太極殿　垂拱殿　明德殿　武德殿　開寶廣壽殿大宴》　西京大内正殿，隋曰乾陽，唐曰乾元明堂，後改含元。梁曰朝元，後唐曰明堂，晉曰宣德，後復爲明堂。太平興國三年，改太極殿，又改太極後殿爲天興殿，通天乾元門爲太極門，車輅院門爲鑾和門，絳霄樓爲太清樓。垂拱殿唐曰延英，太平興國三年改，又改廣壽，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在和，第四殿曰崇徽。改寢殿曰太清，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改端明殿爲武德殿，改金鑾第二殿曰壽昌，第三殿曰玉華，第四殿曰長壽，第五殿曰甘露，第六殿曰乾陽，第七殿曰嘉興。

開寶九年四月六日，西京南郊禮成，大宴廣壽殿。景德四年二月己巳，次西京。壬申，宴從臣於講武殿。戊子，詔大内明堂殿前三門改爲太極殿門。祥符四年三月丁亥，召輔臣於講武殿，後閱名花至金鑾殿，召坐，出《再幸西京記》示之。

太宗神御殿曰帝華，西京宮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

又《太平興國崇政殿　景福殿》　内東門之北崇政殿，舊曰簡賢講武，興國八年四月乙卯改。殿東西邇英、延義二閣，閣後隆儒殿、崇政殿，有柱廊。次北景福殿，試貢舉人，考官設次於兩廡。大中祥符七年始建，額即閱事之所也。

對羣臣。咸平元年二月丙辰，對户部尚書張齊賢於崇政殿之西閣。天禧元年六月己丑，召王旦對崇政殿凡數刻。嘉祐七年八月丙子，手札立皇子。丁丑，召學士王珪草詔。戊寅，珪對於崇政殿。己卯，下詔宴羣臣。咸平五年正月，宴侍讀、侍講於崇政殿。景德三年四月五日，幸崇文院觀書，宴從臣於崇政殿。四年三月七日，觀書太清樓，又至景福殿，臨放生池。八月壬寅，宴從官於崇政殿。祥符三年九月丙子朔，宴崇政殿，帝作五言詩。七年十月宴輔臣、宗室於崇政殿。天聖六年曲宴百官。寶元二年十月，以《春秋正説》講讀畢。辛巳，宴近臣。慶曆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以説書徹章宴近臣。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講詩徹宴近臣，賜花作樂。皇祐元年，觀三聖、御客、賜宴皆於崇政殿。説書置於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丁亥。

對藩夷。開寶八年三月己亥，契丹使對於崇政殿。太平興國二年，勃泥國王遣使來貢，對於崇政殿。八年，吐蕃戎人以名馬來貢，召見其酋長於崇政殿。淳化五年五月，河西兵馬總管李繼隆擒夏州節度趙保忠至闕下，見保忠於崇政殿，帝詰責之。咸平四年，丹流眉遣使者來貢師子方物，召見崇政殿。景德元年，交趾郡王黎亘遣其子明提來貢，對於崇政殿。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于闐國王遣使貢良玉，見於崇政殿。四年召近臣館閣官於崇政殿，觀占城貢師子。九年大食蕃客入貢，引對崇政殿。天禧元年十一月，高麗遣使與女真首領來貢，對於崇政殿。熙寧八年三月，對大遼使於崇政殿。

録囚。端拱二年五月，以旱御崇政殿録囚。淳化三年六月，御崇政殿録囚。七月又録囚。五年正月、四月又録囚。至道元年二月、四月又録囚。咸平元年二月乙未、四年二月、六年十一月、景德三年四月、大中祥符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七年、天禧元年、五年、乾興元年並御崇政殿録囚。天聖元年、二年、七年、明道二年、景祐三年、四年、康定二年、皇祐元年三月丁巳、五年、嘉祐二年八月庚申、六年二月丙寅、七年並於崇政殿録囚。治平元年四月、熙寧九年並於崇政殿録囚，觀樂。景德三年八月甲戌，作新樂於崇政殿。景祐二年，觀新樂干崇政殿。皇祐二年九月丁亥，閱雅樂於崇政殿。五年九月，觀新樂於崇政殿。

觀陣圖。咸平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戊辰，對輔臣於崇政殿觀陣圖，時備北虜。景德元年八月乙卯，於崇政殿觀陣圖。慶曆元年六月，試楊偕所陳《麓虎八陣圖》於崇政殿。四年五月壬戌朔，帝以西方用兵無功，選用大臣講求利害，御崇政殿，召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對，琦等上四策。熙寧三年五月，詔以涇原路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乞頒行諸路，依此教閱。先是，涇原路經略使蔡挺於牙中建勤武堂肆諸將軍馬，上以其點閱周悉，常有出戰之備，比他法爲詳，故令行之。

試進士。太宗六、真宗十二、仁宗十二，並試崇政殿。熙寧以後並集英殿試。

試制科。真宗四、仁宗十、英宗一、神宗一並試崇政殿。元祐三年試於集英殿。咸平元年二月己亥，召崔頤正講尚書於景福殿。志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

又《太平興國文德殿文明殿》　後唐曰端明，國初改文明。太平興國九年五月丁丑，殿災，七月壬子改今名，即正衙殿。太祖時元朔亦御此殿，其後常陳入閤儀，如大慶殿饗明堂、恭謝天地，即齋於殿之後閤。熙寧以後月朔視朝御此殿，殿庭東南隅有鼓樓，其下漏室，西南隅鐘鼓殿，兩挾有東上西上閤門，東西兩廊門曰左右嘉福，南門曰長慶，北門曰嘉肅。淳化中，張洎奏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大册、拜對四夷君長、試制舉人皆在此。

乾德三年冬至、四年正旦，皆受朝賀於文德殿。天聖二年十一月，文德殿上皇太后尊號。治平二年、熙寧二年、元祐二年、崇寧二年，發皇太后册寶於文德殿。熙寧三年，宋敏求言：本朝惟入閤乃御文德殿視朝，今既不用入閤儀，欲約唐制宣政殿定朔望御文德殿儀，以備正衙視朝之制。詔定儀注。元豐四年五月十九日，御文德殿視朝。本平興國五年正月庚寅，改端明殿學士爲文明殿學士，以程羽爲之，自李昉後不復除。文明學士位樞副之下。明道二年，置端明殿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存，而班差降。

又《太宗清心殿　宣明殿》　太宗於禁中建清心殿，藏圖籍以資游覽。視朝之暇日讀《太平御覽》三卷，有蒼鸛飛止殿之鴟尾，逮掩卷而去，翌日語侍臣，宰相宋琪曰：『好學所感也。』太宗又創宣明射殿。真宗清心殿奉道之所。

又《雍熙玉華殿》　雍熙三年十二月一日乙未，雨雪，帝御玉華殿，召宰臣謂曰。云云。又出御製雪詩，令侍臣屬和。熙寧四年，後苑作玉華殿。

又《咸平嘉慶殿　嘉瑞殿》　咸平初，明德太后居嘉慶殿，後徙萬安宮。明肅皇后所居殿曰會慶。【略】真宗時，以瑁蓮生龍翔池，於其側立嘉瑞殿。

又《景德資政殿　崇和殿》　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四月癸卯，以參政王欽若爲資政殿學士。五月庚戌，欽若赴職，宴近臣於秘閣，賜七言詩，自是令寓直於秘閣。十二月辛巳，以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咸平五年十月十七日，觀書龍圖閣，幸崇和殿，殿之後閣悉藏本朝名臣文集，次御資政殿，殿壁有楊相如《政要論》，帝作七言詩，侍臣皆賦。景德二年五月，宴近臣於資政殿，餞种放。祥符三年八月八日甲寅，觀書龍圖閣，觀瑞物於崇和殿，遂宴資政殿，帝作七言詩，從臣皆賦。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閱書龍圖閣，幸資政殿，帝作七言詩。天禧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御龍圖閣，詔近臣觀書，宴於資政殿。

崇和殿亦在龍圖閣東序。咸平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丁亥，御龍圖閣曲宴，移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國田圖》。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宴於崇和殿。帝作五言詩。四年九月七日，宴近臣於龍圖閣之崇和殿，餞侍講那昺，賜詩以寵行，命羣臣咸賦。祥符三年觀瑞物。十一月壬辰，召向敏中等對是殿，陳從易等賦詩。

又《景德玉宸殿　明道化成殿》　景德四年三月乙巳，召近臣觀書太清樓，因至於玉宸殿，殿在樓之東，即上偃息之所。茵幃皆黃絹爲之，無文采之飾，聚書八千餘卷，上曰：『此唯正經、正史累校定者，小說他書不置於此。蓋附近禁中最便，觀覽國家搜訪圖書，其數漸廣。臣僚家有聚書，朕先借其目參校，所少併令鈔補，所得漸多。今秘閣後即新衣庫，若遷此庫以廣其地，尤爲佳事，當喻劉承珪增葺之。』大中祥符四年十月甲辰，召宰臣於山亭觀玉宸殿《御製書籍記》石，上作詩，王旦等皆賦。七年三月乙未，召近臣觀太宗聖文神筆於玉宸殿，作《觀書流杯詩》，羣臣皆賦。六月，晁迥等請以《玉宸集》五卷副本藏秘閣，從之。八年四月癸丑，召輔臣觀書於玉宸殿，吏部尚書王欽若、陳堯叟等四人預焉，始觀太宗御書，移御別院，觀御製皇帝王霸及良臣、忠臣、姦臣、權臣等論，遂臨軒賦詩。九年二月癸卯，召近臣於後苑翔鸞閣觀太宗御書及御製《聖文神筆頌》、《玉宸殿記》等，遂宴於玉宸殿。殿在苑中密邇宮禁，帝優寵輔臣，每大禮慶成，從容一召，至兩制皆預，蓋特恩也。三月四日，召宗室觀書於玉宸殿。天禧二年十月十一日庚子，召近臣於玉宸殿，觀刈占城稻。三年三月十三日，曲宴後苑，登翔鸞閣，觀太宗聖製，又御儀鳳閣、玉宸、安福殿，遂射於太清樓下，作《賞花釣魚詩》。四年七月，觀內苑

穀，遂宴於玉宸殿。十月，詔皇太子、宗室近臣赴玉宸殿、翠芳亭觀稻，賜宴。明道元年十月，改玉宸殿曰化成殿，四方貢珍果常貯此殿。景祐四年五月，御化成殿觀芝草，帝作詩。嘉祐三年三月丙子，御化成殿觀角解。

又《祥符穆清殿　崇聖殿　嘉瑞殿》　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封禪禮畢，宴百官卿監以上於穆清殿。又祥符元年封禪。十月戊申，上齋於穆清殿，又寶鼎縣行宮，名曰奉祇，前殿亦曰穆清。祥符二年正月七日癸亥，對宗室、輔臣於後苑便殿，賜衣帶、器幣，遂宴於崇聖殿，以封禪慶成故也。崇聖殿後改爲嘉瑞殿，以後苑產雙蓮故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殿前池内復生雙蓮。延福宮、穆清、靈顧、性智三殿，靈顧奉真宗聖容。

又《祥符金華殿》　祥符中常宴輔臣於金華殿。三年閏二月二十七日，御水心殿垂釣，遂宴於金華殿。五年五月戊子，以金華殿所種麥以示輔臣。

又《祥符宜聖殿》　祥符三年閏二月二十七日，詔輔臣至宜聖殿，拜太宗聖容，上作《賞景觀花五言詩》。天禧三年四月二日，宴宜聖殿。真宗御集有《宜聖殿四園歌詩》三卷。

又《祥符宣德述古殿　先猷繼文殿》　祥符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詔近臣至龍圖閣觀新修宣德、述古二殿，帝作七言詩。八年四月丁卯，詔玉清昭應宮太宗御書殿名先猷，御製御書殿名繼文。天禧二年正月壬寅，奉安太宗文集於先猷。翌日，奉安御集於繼文。政和四年八月，改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直學士。《地理志》：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

又《祥符南京歸德殿》　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九日丙辰，詔升應天府爲南京，即衙城爲大内，正殿以歸德爲名，雖降圖謄建而實未嘗行。

又《祥符承明殿　景祐延和殿端明殿》　延和殿在景福殿南，祥符七年建。十月戊午賜名承明，章獻垂簾參決朝政於此。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明良，尋改端明。景祐元年改延和殿。西北迎陽門，門内後苑有太清樓。祥符八年注輦國來貢，見承明殿。天禧元年六月辛巳，召章頻對承明殿，翌日爲監察御史。二年二月壬午，對右正言劉曄，魯宗道於承明殿。五年正月癸巳，對輔臣於承明殿。己亥，宴近臣於承明殿。二月丙辰，詔近臣觀羣玉、藻珠殿上梁，宴承明殿。三月庚辰，對輔臣於承明殿。丙戌，又對。天聖九年四月乙巳，承明殿閱大樂。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承明殿爲端明。二年八月丁巳，置端明殿學士在資政殿學士之下，以宋綬爲之。慶曆三年三月，御延和殿閱武騎。皇祐五年，延和殿觀指南車。嘉祐三年三月戊寅，延和殿觀習軍陣。治平四年十二月，延和殿試武藝。元祐三年，延和殿觀新樂。真宗以盛度兼端明殿學士，召對承明殿西廡，問以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仁宗於延和殿試宗室子弟書，令宗正第高下，宗望爲第一。《志》：崇政殿西南有殿北向，曰承明，便坐殿也。

又《祥符流杯殿》　祥符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近臣觀翔鸞閣御書，移幸流杯殿泛觴。《志》云建流杯殿於後苑。

又《天禧安福殿》　天禧二年十月十一日庚子，賜宴安福殿。三年三月十三日，曲宴後苑，御安福殿。《志》：宮中有延慶、安福、集聖、清景、慶雲、玉京等殿，清淨堂、萬春閣。

又《天禧清景殿》　天禧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詔宗室、輔臣、學士以下對於清景殿，出賜太子御製及國史、實録、太宗御集四部書示從臣，遂宴於殿内。

又《天禧羣玉藻珠殿》　天章閣，天禧五年三月建，以奉真宗御集、御書。閣東西序羣玉、藻珠二殿。天聖八年八月六日丁亥，天章閣觀御書，元真殿觀瑞穀，賜宴藻珠殿。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觀三聖御書、御製詩，遂宴羣玉殿。二十七日，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宴羣玉殿。治平二年正月甲申，邵亢爲翊善，嘗召對羣玉殿，訪世務。三年九月丙辰夜，召學士王珪至藻珠殿賜坐，翊日賜盤龍金盆一。

又《天聖清輝殿　元真殿》　天聖八年三月十九日，後苑賞花釣魚，觀唐明皇山水字石於清輝殿，因命從官皆賦歌，遂宴太清樓。是日，從臣應制，令中書第所賦優劣。八月丁亥，元真殿觀瑞穀。嘉祐七年八月甲辰，皇子入對於清居殿。

又《明道紫宸殿　崇德殿》　舊名崇德殿，在宣祐門西。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紫宸，即視朝之前殿，每誕節稱觴及朔望御此殿。開寶八年三月，契丹遣使來聘，召見崇德殿，晉王及百官以契丹通好，詣崇德殿

賀。太平興國二年，對契丹使於崇德殿。是年五月十二月，又宴契丹使於崇德殿。景德二年十一月，契丹使來賀，對於崇德殿。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宴契丹使於崇德殿。五年，交趾郡王李公蘊遣使來貢，對於崇德殿。六年，西南藩進都奉部領龍光進以下來貢方物、名馬，入見崇德殿。七年，交趾李公蘊敗鶴拓鸞，遣使貢馬獻捷，召見崇德殿。十二月，高麗國王詢遣使尹證及女真將軍太子機已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來貢，見於崇德殿。慶曆二年，契丹使劉六符來議關南事，見於紫宸殿。十月，見契丹使於紫宸殿。五年二月，契丹遣使來獻征西夏所獲，見於紫宸殿。十月丁巳，宴契丹使於紫宸殿。皇祐元年二月、四月、至和二年九月、十二月、嘉祐元年二月，並宴契丹使於紫宸殿。開寶四年五月，宴近臣於崇德殿。咸平二年八月，宴羣臣於崇德殿，始作樂。景德元年十月二年正月，宴羣臣。四年三月，大宴。十月，宴羣臣並於崇德殿。祥符五年九月七日，宴崇德殿西苑門。天聖二年八月丙辰朔，以初聽樂，燕百官於崇德殿。明道二年十一月，宴近臣於紫宸殿。慶曆五年十一月丁亥，宴宗室於紫宸殿。皇祐五年六月七日，御紫宸殿，奏大安樂。熙寧二年五月六日，宴宰臣、百官、宗室於紫宸殿。雍熙二年十月，御崇德殿，引問御史臺，開封禁囚疏決之，謂宰臣曰：『朕録囚徒，殊不覺勞，古人治郡邑，或致飛蝗避境虎渡江，況人君能惠養黎庶，伸治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宋琪等對曰：『陛下勤政治，蒼生之幸也。』開寶八年，平李煜；淳化五年，平李順；至道元年，敗契丹；二年，敗李繼遷；咸平二年，敗契丹，並宰相率百官詣紫宸殿賀。乾德四年二月長春節，羣臣上壽於崇德殿。太宗興國二年十月乾明節，崇德殿上壽。天聖元年長寧節，崇德殿上壽。景祐元年四月乾元節，羣臣上壽紫宸殿。慶曆七年八月戊午，改文明殿學士爲紫宸殿學士。八年九月乙巳，改紫宸殿學士爲觀文殿學士。《紀》：乾德二年九月辛丑，改廣德殿爲崇德殿。《志》：大安殿北有崇德殿，視朝之前殿也。

又《明道垂拱殿　長春殿　勤政殿》　紫宸殿西，垂拱殿門，其東北角門通紫宸殿，每日樞密使以下立班殿庭候傳宣，不坐即赴垂拱殿起居。垂拱殿舊曰長春，明道元年十月改勤政，十一月改垂拱，即常日視朝之所，節度使、契丹使辭見亦宴此殿。乾德三年九月，宴近臣於長春殿。開寶二年，宴錢惟濬，宴曹彬；八年，宴契丹使；九年，宴錢俶；太平興國三年，宴錢俶；四年正月乙未，宴潘美，親授方略；六年，宴親王、宰相；雍熙三年，餞曹彬；四年，餞潘美；淳化四年十一月丁卯，宴曹彬；至道二年，餞李繼隆；咸平二年，宴傅潛、周瑩；三年，餞向敏中；五年，餞王超、周瑩；景德二年，宴契丹使；四年五月戊戌，宴吳元扆；丙午，對占城使，皆於長春殿。祥符元年至天禧三年，宴長春殿，凡十有七。慶曆四年四月，契丹使見於垂拱殿；皇祐二年，宴契丹使；四年，宴狄青；熙寧二年，宴公亮；九年，宴郭逵；元豐五年，以國史成，宴；七年，宴文彦博，皆於垂拱殿。

又《明道集英殿　廣政殿　開寶大明殿　淳化含光殿　祥符會慶殿　元和殿　霄雲殿》　集英殿舊曰元德，亦曰廣政。開寶三年改大明。淳化元年二月己酉，改含光。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甲子，改會慶。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元和，尋改今名。春秋誕聖節錫宴此殿。熙寧以後，親策進士於此殿，殿後有霄雲殿，東有紫雲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太祖大宴廣政殿者七，宴大明殿者九。建隆元年，長春節上壽廣政殿。長春節宴廣政殿者七，宴大明殿者十。太宗大宴大明殿者十三，宴含光殿者七，乾明節宴大明殿者十七，真宗大宴含光殿者二十七，大宴會慶殿者一。承天節宴含光殿者十七，仁宗大宴便慶殿者十七，宴集英殿者三十八。乾德四年冬至，御大明殿，羣臣上壽始用雅樂。天聖五年正月壬寅朔，九年正月丙辰，上率百官赴會慶殿上皇太后壽。熙寧三年三月八日，上御集英殿試進士。建隆三年，三佛齊遣使來貢，對廣政殿。祥符二年八月，西南夷來貢，令赴含光殿宴。《志》：崇政殿西有長春殿，又次西有滋福，又次西有會慶，宴殿也。

又《明道福寧殿　萬歲殿　寶慈殿　景祐柔儀殿　崇徽殿》　福寧殿在垂拱殿後，國初曰萬歲。祥符七年十月戊午，改延慶。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福寧殿，即正寢。後柔儀殿。國初但名萬歲，後殿章獻后居之，名崇徽。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寶慈。景祐二年，改柔儀。

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庚申，以聖祖降臨，宴宗室於萬歲殿。七年九月庚寅，詔輔臣、宗室觀萬歲殿上梁。天禧二年正月，出崇徽殿芝草圖。明道二年八月辛丑，以慈孝寺莊獻后神御爲彰德殿，景靈宮莊懿后神御爲廣孝殿。《志》：初，延慶殿北有殿無名，章獻太后居之，乃曰崇徽。

又《明道肅儀殿》明道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集聖殿爲肅儀殿。十二月甲寅，改正陽門曰宣德門，天安殿曰大慶，端明殿曰延和。

又《慶曆北京班瑞殿　靖方殿》慶曆二年五月十六日戊午，詔升大名府爲北京。先朝駐蹕行宮正殿爲班瑞殿。七月以行宮中門爲順豫。三年二月六日甲辰，以行宮便殿爲靖方殿，又有時巡慶寧殿。

又《慶曆觀文殿　延恩殿　真遊殿》觀文殿舊曰延恩，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聖祖降此殿。閏十月壬申，改真遊，又改集聖。明道二年十一月丁丑，改爲内外命婦客舍，名肅儀。慶曆八年五月乙巳，以紫宸不可爲官稱，詔以舊延恩殿爲觀文殿，改紫宸殿學士爲觀文殿學士。戊申以命丁度。皇祐元年六月十六日甲戌，詔置觀文殿大學士，以賈昌朝爲之，又建臧真閣。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聖祖降延恩殿。閏十月八日，晁迥等請改殿名。十二月，作《真遊殿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壬子，參政丁謂請御書真游殿額。十一月乙酉奉安殿額。天禧二年正月，内出真遊、崇徽二殿芝草圖上作歌詩。祥符七年十月戊午，名真游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曰積慶，萬歲殿曰延慶，東西門曰左右昭慶，後殿曰崇政，北向殿曰承明，後苑東門曰宣和。

又《皇祐隆儒殿》皇祐三年十月，作隆儒殿。初，詔丁度等撰邇英閣後小殿名，乙酉，度等請名隆儒、詢猷、清燕，詔以隆儒爲名。治平元年十月辛丑，直秘閣周孟陽引對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時事，最後至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未嘗至也。

又《嘉祐疑機殿》嘉祐七年三月乙亥，作疑機殿於禁中。六年二月辛酉，奉安明德章穆后御容於普安院之重徽殿，壬戌酌獻。太宗立宣明殿，真宗立嘉瑞殿，仁宗有化成殿，神宗立睿思殿，又即其右建延春閣，哲宗即睿思之後爲宣和殿。

又《治平欽明殿　天和殿　清居殿　洪範屏》舊曰天和，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觀文，後改曰清居。治平三年六月改今名，其西睿思殿。治平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命直龍圖閣王廣淵書《洪範》一篇於屏。時帝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天下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爲，朕方賜多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略】嘉祐七年，英宗爲皇子。八月丙辰，見於清居殿。治平三年五月，王師約召見清居殿，諭以無廢學。

又《熙寧睿思殿延春殿　宣和殿》熙寧八年，造睿思殿。哲宗以睿思殿先帝所建，不敢燕處，乃即睿思殿之後爲宣和殿。紹聖二年四月二日丁卯，宣和殿成。徽宗晝日不居寢殿，以睿思爲講禮、進膳之所，就宣和燕息。大觀二年，再葺，徽宗爲記，書之石。重和元年改元宣和，乃更爲保和殿。宣和之後殿，重和元年所拆也。又元豐元年造承極殿并亭二，小石池一。七年，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思殿，誦十經通。十月十四日，賜五經出身。

又《政和右文殿》政和五年四月十日，詔秘書省殿以右文殿爲名，改集賢殿修撰爲右文殿修撰。

又《紹興慈寧殿》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二日，修太后殿。十一月八日，上親書『慈寧之殿』。十二年五月丙午增築。慶元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御書『壽康宮壽康之殿』七字。

又《紹興崇政垂拱殿》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命内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爲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爲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爲選德，策士則以爲集英。垂拱以故内諸司地爲之，在皇城司北。二十八年九月甲子重修朝射、垂拱三殿成。崇政、垂拱二殿其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淳熙再修亦循其舊，每殿爲屋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殿南簷屋三間，修一丈五尺，廣亦如之。兩朵殿各二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爲殿門，三間六架，修三丈，廣四丈六尺。殿後擁舍七間，孝宗因以爲延和殿，蓋卑宮室之意，寢殿仍舊，謂之福寧苑，中亭殿名稱可見者僅有復古殿、損齋、觀堂、芙蓉閣、翠寒堂、清華閣、羅水堂、隱岫、澄碧、倚桂、隱秀、碧琳堂之類。紹興四年八月壬寅，知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九月辛酉祀明堂。

又《淳熙選德殿》孝宗皇帝賜使殿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規摹樸壯，爲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棲之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隱，至於中外奏報，若軍國幾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因命周必大爲之記，略云：『勝負之爭，而揖遜之寓；勇力之尚，而仁義之貴。

閑邪安於真積，習慣同於自然，可以興賢能，可以詢眾庶，合兵民於已判，同文武之異轍，將於是乎在。殿不主乎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觀武也，而尚德焉。治有先後，功在不捨，沈潛剛克，時乃天道。』淳熙戊戌五年閏六月十四日，進呈於倚佳殿。九月五日，令寫進，欲刻之石，蓋留禁中八十日往往黏置屏閒。十一月二十五日，召必大至選德殿訓論，欲以御書寵示，尋遣中使賜白居易七德舞、七德歌一軸。

乾道元年五月三日，詔執政每日暮召入東華門詣選德殿奏事，上欲從容論治故也。三年正月丙寅，洪邁對是殿，論古今治亂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後世有以持循者。【略】五年十一月五日，選德殿出《用人論》示宰相俊卿等。七年二月七日，御選德殿宣示立皇太子御劄，宰臣允文再拜賀。淳熙四年九月，選德殿觀擊毬。

又《淳熙延和殿》　淳熙八年秋，改後殿擁舍爲別殿，取舊名讀之延和，至今因之。孝宗作敬天之圖，闢延和之殿，躬講讀之勤，設遺補之官。淳熙六年六月，後殿上梁文云：『聽朝決事，兼汴都延和、崇政之名；論道談經，殆炎漢虎觀、金華之比。』紹興中禁中營祥曦、福寧等殿，苑中有澄碧觀堂，凌虛閣等。

又《澄碧殿》　淳熙四年九月丙辰，宣召侍讀史浩錫宴澄碧殿，抵莫，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上命作詩敘此，會浩進古詩三十韻，上御製俯同其韻。二年五月辛卯，宴輔臣澄碧。

又《紹定緝熙殿》　紹定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御製敬天命、法祖宗、事親、齊家而下凡四十八條。詔講讀説書官撰箴辭。明年六月甲午，緝熙殿成，御書『緝熙』二字牓之，親爲記文，以所製箴辭親洒宸翰列殿上備覽觀。便殿名膺福。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四《故都宮殿》　殿：垂拱、常朝四參。文德、六參宣布。大慶、明堂朝賀。紫宸、生壽。集英、策士。以上謂之「正朝」，亦有隨事更名者。

後殿：延和、宿齋避殿。崇政、即祥曦。福寧、寢殿。復古、高宗建。選德、孝宗建。御屏有監司郡守姓名。緝熙、理宗建。熙明、即修政。度宗建。明華、清燕、膺福、慶瑞即順慶。理宗建。射殿、靈雲大燕。符寶、貯恭膺天命之寶。嘉明、度宗以繹已堂改。明堂、即文德合祭改。坤寧、皇后。穠華、皇后。慈明、楊太后。累朝母后皆旋更名。慈元、謝太后。仁明、全太后。進食、即勤政。欽先、神御。孝思、神御。清華。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一・垂拱殿視朝》　真宗咸平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崇政殿視事，方午而罷。真宗自即位勤勞庶政，或閱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己午焉。六年十二月，詔：『崇德、長春殿門板障上縱節眼，并令嚴密修補，不得疏漏，容人窺看。其崇政殿逐日差祗候指揮使員僚二人，押親從官十人，各執骨朵，遇崇政殿坐朝及長春殿再座，并於門外排立約欄。候公事退，即依舊崇政殿内祗候。候崇德、長春殿坐，輪差把行門指揮使、殿直等人分殿門裏外祗候。仍内侍省内侍班院差使臣四人，更番於崇德、長春殿板障門外覷步，有輒窺覷及便坐起，密具姓名聞奏。其長春殿門更添差親從官二人。其殿門裏指揮使、殿直候軍員起居退，辭見班絶，即出門外排立。直候長春殿起居，歸逐處依舊祗候，只仰本門親從官四人常在門祗候守把。仰殿前司鈐轄，依此排立。』

又《方域三・壽康宮》　乾道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正、至，皇帝率百僚詣壽康宮行朝賀禮，設黄麾角仗。』從之。四年八月丙戌，詔將帥、羣臣詣宮上壽，既而不克行。

又《慈福宮》　淳熙十五年八月二日，詔修蓋皇太后宮。五日，詔學士院、給舍同禮官依典禮擬撰進宮殿名。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李巘、權禮部侍郎尤袤、起居舍人鄭僑、户部員外郎權太常少卿羅點、太常丞張體仁、秘書省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倪思、太常博士葉適奏，恭擬殿名曰慈福。詔恭依。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丙午，皇太后遷慈福宮。

又《講武殿》　《京都雜録》：西京大内保寧門西有隔門，門内面南有講武，唐曰文思毬場，梁以行從殿爲興安殿毬場，後改今名。

又《廣政殿》　建隆三年三月，佛齊遣使來貢，對廣政殿。

又《含光殿》　祥符二年八月，西南夷來貢，令赴含光殿宴。

又《集英殿》　集英殿舊曰元德，亦曰廣政，晉天福二年改元德爲廣政。開寶二年改大明，淳化元年二月己酉改含光，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甲子改會慶，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元和，尋改今名。春秋、誕聖節錫宴此殿。熙寧以後親策進士於此殿。殿後有需雲殿，舊曰玉華，後改瓊英，熙寧初改今名。東有紫雲樓，宫中觀宴之所也。熙寧三年三月八日，上御集

英殿試進士，仁宗大宴集英殿者三十八。

又《太極殿》　太平興國三年二月，詔改新修諸殿名，今太極、天興等名是也。

又《武德殿》　《京都雜録》：西京大内延春殿，其次面北曰武德殿，後唐曰解御，又曰端明，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

又《散甲殿》　《京都雜録》：西京大内東宫後東池門内有飛龍院，西有散甲殿，梁弓箭庫殿爲宣威，後改今名。

又《景福殿》　《京都雜録》：東京大内崇政殿後有柱廊、側座殿，次北景福殿，前有水閣，舊試貢舉人，考官設次於兩廊。

又《垂拱殿》　《京都雜録》：西京大内次曰垂拱殿，唐曰延英，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

又《長春殿》　《京都雜録》：西京大内後苑南有長春殿，後唐建名。

又《明福殿》　《京都雜録》：唐曰崇勳，後唐曰中興，晉改今名。

又《太清殿》　《京都雜録》：西京大内寢殿曰太清，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

又《廣壽殿》　《京都雜録》：西京大内建禮門之西曰廣壽殿，唐曰嘉慶，後唐改今名。

又《明德殿》　《京都雜録》：西京大内内東門道，其北明德殿，太平興國三年改廣壽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天和，第四殿曰崇徽。

又《天興殿》　西京大内太極殿前有右、左龍尾道，日樓、月樓，東西横門曰日華、月華，殿後有柱廊。次天興殿，舊曰太極後殿，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

又《嘉慶殿》　《京都雜録》：東京大内禁中殿閣有嘉慶殿，平初明德太后居此殿，後徙居萬安宫。

又《延和殿》　《京都雜録》：東京大内延和殿北向，俗鳴倒座殿。仁宗於延殿試宗室子弟書，令宗正第其高下，宗望爲第一。

又《親稼殿》　《京都雜録》：東京有清華殿、親稼殿。

又《萬歲殿》　萬歲殿在垂拱殿後，祥符七年十月戊午改名延慶殿。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庚申，以（祖）祖降臨，宴宗室於萬歲殿。七年九月庚寅，詔輔臣、宗室觀萬歲殿上梁。

又《延慶殿》　即萬歲殿，祥符七年改今名，明道元年十月甲辰改名延福殿。

又《寶慈殿》　《京都雜録》：京都大内福寧殿西寶慈宫寶慈、姒徽二殿，皇太后所居。

又《柔儀殿》　東京大内福寧殿次後柔儀殿，國初但名萬歲後殿，章獻明肅皇太后居之，乃名崇徽。明道元年十月改寶慈，景祐二年改今名。

又《坤寧殿》　《京都雜録》：東京大内福寧殿，後坤寧殿，皇后所居。

又《慶雲殿》　《京都雜録》：東京大内雲慶殿、玉京殿、清景殿。

又《西凉殿》　景祐二年重，在天章閣東。

又《慈德殿》　《京都雜録》：東京大内慈德殿，章惠太后居，初名寶慶殿，景祐四年改今名。慈德後苑又有觀稼殿。

又《班瑞殿》　《北京雜録》：仁宗慶曆二年五月，升大名府爲北，先朝駐蹕行宫正殿以『班瑞』爲名，其修葺行宫屋宇并給官錢，毋得科率。

又《籪麥殿》　元豐四年八月，籍田司言，奉詔種水陸田於籪麥殿前。

又《打麥殿》　紹興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上謂輔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也。』

又《天章閣》　紹熙五年閏十月九日，天章等閣狀：『將來安奉今上皇帝藩邸旌節，兩浙轉運司合行雅飾，修換物件。并合用朱漆青地金字牌二面，一製上題寫『太上皇帝藩邸旌節』，一面上題寫『今上皇帝藩邸旌節』。所有牌製數大小，乞令兩浙轉運司委官赴閣計會，合行換造物件，候畢日同時安掛。』從之。十日，天章等閣狀：『勘會已降指揮，安穆皇后謚號改成穆皇后，安恭皇后謚號改成恭皇后，所有内中見崇奉安穆皇后、安恭皇后位牌各一座，并朱紅漆卓子二隻，乞行下兩浙轉運司依樣制造。』

又《降真閣》　東都大内次北廣聖宫，天聖二年建長寧宫以奉三清

玉皇道像，後安真宗御容於宮之降真閣。景祐二年改廣聖宮。

又《延春閣》《京都雜録》：延春閣在東京大内走馬樓。

又《邇英閣　延義閣》　二閣在崇政殿東、西，侍臣講讀之所。景祐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癸丑置，寫《無逸》篇於屏。三年正月乙巳，賈昌朝請輯經筵事爲一書，詔以《邇英、延義二閣記注》爲名。九月辛卯，詔輔臣至邇英閣觀講書。慶曆四年，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

又《敕閣》　熙寧元年二月十六日，大理寺言：『敕閣以詳斷法官兼監，欲專差檢法官二員監之。』

又《煥章閣》　淳熙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李巘等言：『已降指揮，編修高宗皇帝御集，依典故合建立閣名，令議定中尚書省取旨。巘等恭議，以「煥章」爲名。』詔恭依，令學士院降詔。詔曰：『朕仰惟高宗皇帝恢廣運之德，懋中興之功。耆定羣方，鼎新百度。制禮作樂，治具畢張；寢兵措刑，仁風大播。蓋自緝熙之學，見乎經緯之文，擴斯道於精微之傳，觀衆妙於尊明之養。凡敷言之是訓，暨肆筆之成書，炯有洪輝，卓爲丕憲。方始裒輯，將謹寶藏。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因揭名於層宇，仍列職於清廂。庶克奉承，用貽永久。其閣恭以「煥章」爲名，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式循故實，以待賢才，其俾攸司，具著於令。』

又《華文閣》　慶元二年八月十三日，中書門下省言：『孝宗皇帝閣以「華文」爲名，乞於見今閣牌「煥章」字下添入二字，以「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煥章華文之閣」一十八字爲文。本閣應行移文字，并合添入。』詔依。

又《寶謨閣》　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三日，詔曰：『朕惟昔在光宗，日新聖學。發於號令，雷風彰鼓舞之神；煥乎文章，雲漢麗昭回之飾。鈎畫凜鸞龍之飛動，光芒燦珠璧以陸離。宜有襲藏，式嚴安奉。黽書闡瑞，交輝東壁之珍；虹彩凝祥，寅上西清之御。寶列義圖之秘，謨新禹命之承。冠以美名，揭於層宇。肅萬靈之擁護，揜羣玉之菁華。其閣恭以「寶謨」爲名，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待鴻儒，以昭燕翼。著於甲令，副在有司。』

熙寧元年二月十六日，大理寺言：『敕閣以詳斷法官兼監，欲專差檢法官一員監之。』

又《儀鳳閣》　《京都雜録》：東京大内儀鳳、翔鸞二閣，景祐中有瑞竹生閣首。

《宋史》卷一《太祖紀一》　（周世宗顯德七年）翰林承旨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於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遷恭帝及符后於西宮，易其帝號曰鄭王，而尊符后爲周太后。【略】（建隆元年）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行入閣儀。【略】（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崩於滋德殿。【略】（乾德元年九月）丙寅，宴廣政殿，始用樂。【略】（乾德二年十一月）乙亥，宴西川行營將校於崇德殿。

又《卷二《太祖紀二》》　（建隆三年五月）丙戌，見孟昶於崇政殿，宴昶等於大明殿。【略】壬辰，宴孟昶及其子弟於大明殿。【略】（開寶二年二月乙卯）宴長春殿。

又《卷三《太祖紀三》》　（開寶五年）閏月壬辰，禮部試進士安守亮等諸科宮三十八人，召對講武殿，始放榜。【略】（開寶六年三月）庚申，復試進士於講武殿。【略】（開寶八年二月）戊辰，覆試進士於講武殿，賜王嗣宗等三十一人、諸科紀自成等三十四人及第。【略】（開寶八年三月）辛丑，召契丹使於講武殿觀習射。【略】（開寶九年二月）己未，吳越國王錢俶偕子惟濬等朝於崇德殿，進銀絹以萬計。賜俶衣帶鞍馬，遂以禮賢宅居之，宴於長安殿。【略】（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年五十。

又《卷四《太宗紀一》》　（開寶九年冬十月）丙辰，羣臣表請聽政，不許；丁巳，宰相薛居正等固請，乃許，即日移御長春殿。（開寶九年十二月）甲寅，御乾元殿受朝，樂懸而不作。（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甲寅，御乾元殿受朝，樂懸而不作。【略】（太平興國三年十二月乙丑）御乾元殿受尊號。【略】（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賜以襲衣、金帶、鞍馬。【略】（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戊子，會親王、宰相、淮海國王及從臣蹴鞠大明殿。（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辛亥）御乾元殿受尊號，内外文武加恩。【略】（雍熙元年）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爲朝元殿，文明

殿爲文德殿。

又 卷五《太宗紀二》 （淳化元年二月）己酉，改大明殿爲含光殿。（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閤。（至道元年九月）丁卯，御朝元殿册皇太子。（至道三年）癸巳，追班於萬歲殿，宣詔令皇太子柩前卽位。

又 卷六《真宗紀一》 （至道三年）十二月癸巳，承天節，羣臣上壽於崇德殿。

（咸平二年）八月辛亥，御文德殿，文武百官入閤。【略】（十一月丙戌）御朝元殿受尊號册。【略】（至道三年）二月庚申，宴含光殿。【略】（至道三年三月）甲午，御崇政殿試禮部貢舉人。【略】（至道四年）五月壬申朔，御乾元殿受朝。

又 卷七《真宗紀二》 （至道六年十一月）己亥，閱捧日軍士教三軍於崇政殿。（景德元年三月）己酉，帝始於崇政殿西廡衰服慟哭見羣臣。（景德二年五月）丁卯，宴近臣於資政殿。【略】（景德二年十一月）庚申，大宴含光殿。【略】（景德二年十二月癸未）對京畿父老於長春殿，賜帛有差。（景德）四年春正月己亥朔，御朝元殿受朝。【略】（景德四年二月）癸酉，詔西京建太祖神御殿。【略】（景德四年三月）甲辰，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略】（景德四年）十一月戊辰，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略】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略】上召羣臣拜迎於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略】（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乙酉，親習封禪禮儀於崇德殿。【略】（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癸丑，御朝覲壇之壽昌殿，受羣臣朝賀。【略】大宴穆清殿。【略】（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卯，御乾元殿受尊號。【略】（大中祥符二年秋七月）辛酉，復以萬安宮爲滋福殿。【略】（大中祥符三年）閏月辛亥，帝御文德殿，羣臣入閤。【略】丁丑，召宰臣於宜聖殿，謁太宗聖容、玉皇像。

又 卷八《真宗紀三》 （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壬戌）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幣。【略】（大中祥符四年三月）丙戌，大宴大明殿。（大中祥符四年夏四月）丙辰，大宴含光殿。【略】（大中祥符四年）冬十月戊申，御朝元殿發五嶽册。【略】（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場，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略】（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丙申，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略】（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御朝元殿受朝。【略】（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壬申，獻天書於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略】（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丙辰，建南京歸德殿，赦境內及京畿車駕所過流以下罪。【略】（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表告尊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及已殺人者咸除之。文物官滿三歲者有司【略】（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丙子，幸瑞聖園觀稼，宴射於水心殿。【略】（大中祥符九年）六月戊寅，幸會靈觀，宴祝禧殿。【略】（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亥）御天安殿受册號。乙卯，宰相讀天書於天安殿，【略】（天禧元年六月）己丑，王旦對於崇政殿。【略】（天禧元年十一月壬戌）高麗使徐訥率女真首領入對崇政殿，獻方物。（天禧二年）冬十月庚子，御玉宸殿，召近臣觀刈占城稻，遂宴安福殿。（天禧）三年春正月癸亥，貢舉人郭楨等見崇政殿。【略】（冬十一月）丁丑，御天安殿受尊號册。【略】（天禧四年九月）丙辰，始御崇政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略】（天禧四年冬十月）丙午，召皇子、宗室、近臣玉宸殿觀稻，賜宴。【略】（天禧四年十一月）辛未，詔自今羣臣五日於長春殿起居，餘隻日視朝於承明殿。（天禧四年十二月閏月）乙亥，帝不豫，力疾御承明殿，賜手書宰相，諭以輔臣導儲貳之意。【略】（天禧五年正月）己亥，宴近臣承明殿。【略】（天禧四年秋七月）戊寅，新作景靈宮萬壽殿。【略】（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是日崩於延慶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

又 卷九《仁宗紀一》 （乾興元年二月）甲子，聽政於崇政殿西廡。【略】（乾興元年三月）庚寅，初御崇政殿，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略】（乾興元年八月）乙巳，皇太后同御承明殿垂簾決事。【略】（乾興元年九月）癸酉，上謚册於延慶殿。【略】（乾興元年十一月）辛巳，初御崇政殿西閣講筵，命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略】（天聖元年夏四月）丁未，乾元節，百官及契丹使初上壽於崇德殿。【略】（天聖二年）三月丁酉，奉安真宗御容於景靈宮奉真殿。【略】（天聖二年）秋七月癸丑，奉安真宗御容於玉清昭應宮安聖殿。八月丙辰朔，宴崇政殿，初用樂之半。【略】（天禧）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初上皇太后壽於崇政殿。【略】（天禧四年）秋七月戊申，御長春殿復常膳。【略】

（天禧）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略】（天禧五年冬十月）癸酉，奉安真宗御容於慈孝寺崇真殿。【略】（天禧五年十一月癸丑）賀皇太后於會慶殿。【略】（天禧七年五月）庚辰，御承明殿，臣僚請對者十九人，日昃乃罷。【略】（天禧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略】（天禧八年）丁亥，詔近臣宗室觀祖宗御書於龍圖、天章閣，又觀瑞穀於元真殿，遂宴蕊珠殿。【略】（天禧八年）冬十月壬辰，奉安太祖御容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略】（天禧八年十一月戊辰）賀皇太后於會慶殿。【略】（天禧九年春正月）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治平三年）十一月戊午，帝不豫，禱於大慶殿。【略】（治平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於福寧殿，壽三十六。

又　卷一〇《仁宗紀二》　（明道元年）十一月甲戌，以修內成，恭謝天地於天安殿，謁太廟，大赦，改元，百官進秩，優賞諸軍。是日還宮。己卯，冬至，率百官賀皇太后於文德殿，御天安殿受朝。壬辰，延州言夏王【略】（明道元年夏四月）戊申，聽政於崇政殿西廂。【略】（明道元年夏四月）壬戌，御紫宸殿，以張士遜爲山陵使兼園陵使。【略】（景祐元年八月）辛未，以星變大赦，避正殿，減常膳，輔臣奏事延和殿閣。【略】（景祐二年八月）甲寅，宴紫宸殿，初用樂。【略】（康定元年）六月丙戌，詔假日御崇政殿視事如前殿。

又　卷一一《仁宗紀三》　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略】（慶曆五年）十一月丁亥，冬至，宴宗室於崇政殿。【略】（慶曆）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御大慶殿受朝。

又　卷一二《仁宗紀四》　（皇祐二年三月）己丑，以大慶殿爲明堂。【略】（皇祐）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受朝。【略】（皇祐五年）六月乙亥，御紫宸殿按《大安樂》，觀宗廟祭器。【略】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御大慶殿受朝。【略】（嘉祐元年）二月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略】（嘉祐元年九月）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略】（嘉祐三年夏四月）乙丑，罷睦親宅祖宗神御殿。【略】（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作《觀書詩》，命韓琦等屬和，遂宴羣玉殿。庚子，再召從臣於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略】（嘉祐八年二月）丙戌，中書、樞密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略】（嘉祐八年）三月戊申，龐籍薨。癸亥，御內東門幄殿，優賜諸軍緡錢。甲子，御延和殿，賜進士、諸科及第同出身三百四十一人。辛未，帝崩於福寧殿，遺制皇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

又　卷一三《英宗紀》　（嘉祐八年）秋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略】（九月）戊午，上仁宗謚册於福寧殿。【略】（治平元年春正月）己亥，壽聖節，百官及契丹使初上壽於紫宸殿。

又　卷一四《神宗紀一》　（治平四年）二月乙酉，初御紫宸殿。【略】（治平四年秋七月）壬辰，上寶册於福寧殿。【略】（熙寧元年夏四月）辛亥，同天節，羣臣及遼使初上壽紫宸殿。【略】（熙寧）二年春正月甲午，奉安英宗神御於景靈宮英德殿。【略】（熙寧）五月辛未，宴紫宸殿，初用樂。

又　卷一五《神宗紀二》　（熙寧四月春正月）丁酉，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略】甲寅，定文德殿朔望視朝儀。【略】（熙寧六年冬十月）辛巳，以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羣臣賀。【略】（熙寧九年三月）辛酉，御集英殿策進士。【略】（元豐元年三月）乙未，御崇政殿閱諸軍。【略】（元豐二年九月）丁亥，大宴集英。【略】（元豐二年）十一月癸未，始御崇政殿。

又　卷一六《神宗紀三》　（元豐三年二月）丙辰，始御崇政殿視朝。【略】（元豐四年夏四月癸亥）御延和殿閱試保甲。【略】（元豐四年九月）壬寅，閱河北保甲於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略】（元豐五年秋七月）丁未，垂拱殿宴修史官。【略】（元豐五年十一月）庚寅，紫宸殿宴侍祠官。【略】（元豐五年十二月）丙寅，休日於延和殿，引進對官十人。【略】（元豐）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始用新樂。【略】乙巳，御崇政殿閱武士。【略】（元豐六年三月）乙未，休日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八人。【略】（元豐七年二月）庚申，御崇政殿大閱。【略】（元豐七月冬十月）庚辰，饒州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略】（元豐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略】（元豐八年三月）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年三十有八。

又　卷一七《哲宗紀一》　（元豐八年）夏四月丙寅，初御紫宸殿。【略】（元豐八年九月）己亥，上寶册於福寧殿。【略】（元祐二年）三月壬戌，太皇太后手詔，止就崇政殿受册。【略】癸酉，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宮宣光殿。【略】（元祐二年秋七月）戊午，以遼蕭德宗等賀坤成節，曲宴垂拱殿，使用樂。【略】（元祐二年）九月乙卯，發太皇太后册寶於大慶殿。丙辰，發皇太后、皇太妃册寶於文德殿。【略】（元祐二年十一月）庚寅，獻鬼神章於崇政殿，以罪當死，聽招其子及部屬歸以自贖。【略】（元祐二年十二月）丙戌，興龍節，初上壽於紫宸殿。己丑，大寒，罷集英殿宴。【略】（元祐三年九月）丁卯，御集英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略】（元祐四年春正月）丙子，宴遼使於紫宸殿。【略】（元祐四年秋七月）丁丑，遼國使蕭寅等來賀坤成節，曲宴垂拱殿。【略】（元祐四年）九月戊寅，致齋垂拱殿。【略】（元祐四年冬十月）癸丑，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略】（元祐四年）十二月庚子，遼使耶律常等賀興隆節，曲宴垂拱殿。【略】（元祐）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略】（元祐五年）五月朔日文德殿視朝。【略】（元祐六年三月）己巳，御集英殿策進士。【略】（元祐六年）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罷文德殿視朝。【略】（元祐七年）五月戊戌，御文德殿册皇后。【略】（元祐七年十一月）庚寅，帝齋大慶殿。【略】（元祐八年）十一月丙子，始御垂拱殿。

又　卷一八《哲宗紀二》　（紹聖元年三月）乙酉，御集英殿策進士。【略】（紹聖元年九月）丙午，御集英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略】（紹聖三年三月）壬辰，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略】（紹聖三年）冬十月丁巳朔，以楚王薨，罷文德殿視朝。【略】（紹聖四年閏二月）己酉，御集英殿策進士。【略】（紹聖四年十二月）甲申，曲宴遼使於垂拱殿。【略】（元符元年）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略】戊午，宴紫宸殿。【略】（元符）二年春正月甲辰朔，御大慶殿，以雪罷朝，羣臣及遼使詣東上閤門拜表賀。【略】（元符二年五月）癸亥，奉遷真宗神御於萬壽觀延聖殿。【略】（元符二年九月）丙寅，御文德殿册皇后。【略】（元符三年春正月）丁丑，奉安太宗皇帝御容於景靈宮大定殿。

又　卷一九《徽宗紀一》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甲子，始御紫宸殿。【略】（建中靖國元年冬十月）丁酉，天寧節，羣臣及遼使初上壽於垂拱殿。【略】（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丙午，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西宮大明殿。【略】（崇寧元年）三月丁巳，奉安哲宗神御於景靈西宮寶慶殿。

又　卷二〇《徽宗紀二》　（崇寧五年三月）癸卯，於集英殿策進士。【略】（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於大慶殿，赦天下，文武進位一等。【略】（大觀三年三月）庚戌，御集英殿策進士。

又　卷二一《徽宗紀三》　（政和二年三月）己巳，御集英殿策進士。【略】（政和二年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受元圭於大慶殿，赦天下。【略】（政和三年）夏四月戊子，作保和殿。【略】（政和三年）冬十月乙丑，閱新樂器於崇政殿。出古器以示百官。【略】（政和五年三月）己卯，御集英殿策進士。【略】（政和五年夏四月）庚戌，改集賢殿爲右文殿。【略】（政和七年二月）丁卯，御集英殿策高麗進士。【略】（政和七年九月）丁酉，西番王子益麻黨征降，見於紫宸殿。【略】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受定命寶於大慶殿。【略】（重和元年三年）戊戌，御集英殿策進士。

又　卷二二《徽宗紀四》　（宣和元年）二月庚辰，改元。易宣和殿爲保和殿。【略】（宣和三年）三月丁未，御集英殿策進士。【略】（宣和四年）夏四月丙午，詔置補完校正文籍局，録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略】（宣和六年閏三月）庚子，御集英殿策進士。

又　卷二三《欽宗紀》　（宣和七年十二月）辛酉，即皇帝位，御垂拱殿見羣臣。【略】（靖康元年夏四月）己酉，乾龍節，羣臣上壽於紫宸殿。【略】（靖康元年）六月丙申朔，以道君皇帝還朝，御紫宸殿，受羣臣朝賀。

又　卷二五《高宗紀二》　（建炎二年八月）甲戌，御集英殿策禮部進士。

又　卷二九《高宗紀六》　（建炎十年）十二月壬午，上皇太后册寶於慈寧殿。

又　卷三〇《高宗紀七》　（建炎十二年十一月）庚子，作崇政、垂拱二殿。【略】（建炎）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御大慶殿，初行大朝會禮。【略】（建炎）十九年春正月甲申朔，以皇太后年七十，帝詣慈寧殿行慶

壽禮。

又 卷三一《高宗紀八》（建炎）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禮。

又 卷三二《高宗紀九》 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崩於德壽殿，年八十一。

又 卷三三《孝宗紀一》 龍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羣臣朝於文德殿。【略】（隆興二年春正月）壬辰，御文德殿，册皇后。【略】（乾道元年冬十月）壬辰，御大慶殿，册皇太子。

又 卷三四《孝宗紀二》（乾道七年三月）丙申，御大慶殿册皇太子。【略】己亥，皇太子謝於紫宸殿，宰相率百官赴東宮賀。【略】（乾道七年）十一月甲戌，御集英殿策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垕。【略】（淳熙三年冬十月）丙子，御文德殿，册皇后。【略】（淳熙四年九月）戊午，閱蹴鞠於選德殿。

又 卷三五《孝宗紀三》（淳熙八年八月）丙辰，更後殿幄次爲延和殿。【略】（淳熙十四年冬十月）乙亥，詣德壽宮侍疾，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己亥，大行太上皇帝大祥，自是帝以白布巾袍御延和殿；【略】（十二月）癸巳，金遣完顏崇安等來賀。明年正旦，見於垂拱殿之東楹素幄，詔禮物毋入殿，付之有司。【略】（淳熙十五年）二月丁亥，金遣蒲察克忠等來弔祭，行禮於德壽殿，次見帝於東楹之素幄。【略】（淳熙十五年三月）乙巳，上高宗謚册寶於德壽殿，又上懿節皇后改謚憲節册寶於別廟本室。【略】（紹熙五年）六月戊戌，崩於重華殿，年六十有八。

又 卷三六《光宗紀》（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應奉官以次稱賀。【略】（紹熙三年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略】（紹熙）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御大慶殿，受羣臣朝，遂朝重華宮，次詣慈福宮，行慶壽禮。

又 卷三七《寧宗紀一》（紹熙五年冬十月）丙辰，上孝宗皇帝册寶於重華殿，成穆皇后，成恭皇后册寶於本室。是月，建福寧殿。

又 卷三八《寧宗紀二》（嘉泰三年）二月乙巳，御文德殿册皇后。

又 卷四〇《寧宗紀四》（嘉定）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恭膺天命之寶。【略】（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皇帝崩於福寧殿，年五十七。

又 卷四一《理宗紀一》（寶慶二年十一月）丙辰，始御紫宸殿。【略】（寶慶）三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壽命皇太后尊號册、寶於慈明殿。【略】紹定元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册、寶於慈明殿。【略】（紹定三年十二月）己卯，慈明殿出緡錢百五十萬犒諸軍，振贍在京細民。【略】（紹定）四年春正月戊子，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大赦，史彌遠以下進秩有差。

又 卷四三《理宗紀三》（淳祐七年）乙亥，御集英殿策士，詔求直言弭旱。

又 卷四六《度宗紀》（景定五年十月）庚午，宰執、文武百官詣祥曦殿表請聽政，不允。【略】（咸淳四年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羣臣稱賀。【略】（咸淳十年秋七月）癸未，帝崩於福寧殿，遺詔太子昰即皇帝位。

又 卷八五《地理志一》 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宋初曰日華、月華，大中祥符八年改今名。正衙殿曰文德，宋初曰文明，雍熙元年改今名。熙寧間，改南門曰端禮。兩掖門曰東、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宋初曰左、右勤政，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大慶殿舊名崇元，乾德四年重修，改曰乾元，太平興國九年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改天安，明道三年改今名。北有紫宸殿，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舊名長春，明道元年改。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開寶四年，賜名滋福，明道元年十月改。又次西有集英殿，舊名廣政，開寶三年曰大明，淳化間曰含光，大中祥符八年名會慶，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舊名玉華，後改瓊華，熙寧初改今名。東有昇平樓，舊名紫雲，明道元年改。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舊名簡賢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今名。熙寧間，改北橫門曰通極。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後苑東門，洎北向便殿成，賜名宣和門、承明殿，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

宮中又有延慶、舊名萬歲，大中祥符七年改。安福、觀文、舊名集聖，明道

二年改肅儀，慶曆八年改今名。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舊名清淨，明道元年改。延春閣。舊名萬春，寶元元年改。福寧殿即延慶，明道元年改。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曰積慶，前建感真閣。又有籠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羣玉、藻珠二殿，後有寶文閣。即壽昌閣，慶曆元年改。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陽，即宣和門。明道元年改。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宜聖、化成，即玉宸殿，明道元年改。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初有殿無名，章獻太后名曰崇徽，明道元年改寶慈，景祐二年改今名。崇徽殿北有欽明殿。舊名天和，明道元年改觀文，又改清居，治平三年改今名。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天聖二年建，名長寧，景祐二年改。內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盃殿於後苑。明道元年八月，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延慶、崇徽、天和、承明八殿，命宰相吕夷簡爲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發京東西、河北、淮南、江東西路工匠給役，內出乘輿物，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其費，以故改諸殿名。

又有慈德殿，楊太后所居，景祐元年賜名。觀稼殿，在後苑，觀種稻，景祐二年創建。延羲閣，在崇政殿西。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蓋侍臣講讀之所也，與延羲同，景祐三年賜名。隆儒殿，邇英閣後小殿，皇祐三年始賜名。慈壽殿，皇太后所居，治平元年賜名。慶壽宮，保慈宮，熙寧二年建。玉華殿，在後苑。基春殿，熙寧七年建，在玉華殿後。睿思殿，八年建。承極殿，元豐三年建。崇慶、隆祐二宮，元祐元年建。睿成宮，神宗所居東宮，紹聖二年賜名。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聖二年四月殿成，其東側別有小殿曰凝芳，其西曰瓊芳，前曰重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廢，崇寧初復作。大觀三年，徽宗製記刻石，實蔡京爲之。聖瑞宮，皇太妃所居，因以名宮。顯謨閣，元符元年建，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國元年，改曰熙明，尋復舊。玉虛殿，元符初建。玉華閣，大觀初建，在宣和殿後。親蠶宮，政和元年建。燕寧殿，在延福北，奉安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御容。延福宮，政和三年春，新作於大內北拱辰門外。舊宮在後苑之西南，今其地乃百司供應之所，凡內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庫，悉移它處，又遷兩僧寺，兩軍營，而作新宮焉。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疊石爲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巒，曰曆嶼。凝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澗。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岡，覆茅爲亭，脩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爲佐二閣，曰宴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二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奇，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疏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初，蔡京命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等分任宮役，五人者因各爲制度，不務沿襲，故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景龍江北有龍德宮。初，元符三年，以懿親宅潛邸爲之，及作景龍江，江夾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中塗曰壺春堂，絶岸至龍德宮。其地歲時次第展拓，後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撷芳園。山水美秀，林麓暢茂，樓觀參差，猶艮岳、延福也。宮在舊城，因附見此。保和殿，政和三年四月作，九月殿成，總爲屋七十五間。玉清神霄宮，政和三年建，舊名玉清和陽，在福寧殿東，七年改今名。上清寶籙宮，政和五年作，在景龍門東，對景暉門。既又作仁濟，輔正二亭於宮前，命道士施民符藥，徽宗時登皇城下視之。又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徽宗數從複道上往來。是年十二月，始張燈於景龍門上下，名曰『預賞』。其明年乃有期門之事。萬歲山艮嶽。政和七年，始於上清寶籙宮之東作萬歲山。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有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雁池、噰噰亭，北直絳霄樓。山之西有藥寮，有西莊，有巢雲亭，有白龍沚，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雪浪。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亭曰極目，曰蕭森，右復有亭曰麗雲，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漸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亙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

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宣和四年，徽宗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故名艮嶽；蔡絛謂初名鳳凰山，後神降，其詩有「艮嶽排空霄」，因改名艮嶽。宣和六年，詔以金芝產於艮嶽之萬壽峰，又改名壽嶽；蔡絛謂南山成，又改名壽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自政和訖靖康，積纍十餘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於斯，樓臺亭館，雖略如前所記，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數計。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大抵羣閹興築不肯已。徽宗晚歲，患苑囿之眾，國力不能支，數有厭惡語，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圍城日久，欽宗命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之；拆屋爲薪，鑿石爲砲，代竹爲笆籬，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之，以啗衛士云。

正殿曰太極，舊名明堂，太平興國三年改。殿前有日、月樓，日華、月華門，又有三門，曰太極殿門。後有殿曰天興，次北殿曰武德，西有門三重，曰：應天、乾元、敷教。內有文明殿，旁有東上閤門、西上閤門，前有左、右延福門。後又有殿曰垂拱，殿北有通天門，柱廊北有明福門，門內有天福殿，殿北有寢殿曰太清，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東又有廣壽殿，視朝之所也。北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天和，第四殿曰崇徽。天福殿西有金鸞殿，對殿南廊有彰善門。殿北第二殿曰壽昌，第三殿曰玉華，第四殿曰長壽，第五殿曰甘露，第六殿曰乾陽，第七殿曰善興。西有射弓殿。千秋門內有含光殿。拱宸門內西偏有保寧門，門內有講武殿，北又有殿相對。內園有長春殿、淑景亭、十字亭、九江池、砌臺、娑羅亭。宮城東西有夾城，各三里餘。東二門：南曰賓曜，北曰啓明。西二門：南曰金曜，北曰乾通。宮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夾城內及內城北，皆左右禁軍所處。

南京。【略】殿曰歸德。【略】

北京。【略】次北班瑞殿，【略】次北時巡殿，次靖方殿，次慶寧殿。【略】

行在所。建炎三年閏八月，高宗自建康如臨安，以州治爲行宮。宮室制度皆從簡省，不尚華飾。垂拱、大慶、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隨事易名，實一殿。重華、慈福、壽慈、壽康四宮，重壽、寧福二殿，隨時異額，實德壽一宮。延和、崇政、復古、選德四殿，本射殿也。慈寧殿，紹興九年，以太后有歸期建。欽先孝思殿，十五年建，在崇政殿東。翠寒堂，孝宗作。損齋，紹興末建，貯經史書，爲燕坐之所。東宮，在麗正門內，孝宗、莊文、景獻、光宗皆常居之。講筵所，資善堂。在行宮門內，因書院而作。天章、龍圖、寶文、顯猷、徽猷、敷文、煥章、華文、寶謨九閣，實天章一閣。

又　卷一五四《輿服志六》　宮室。汴宋之制，侈而不可以訓。中興，服御惟務簡省，宮殿尤樸。皇帝之居曰殿，總曰大內，又曰南內，本杭州治也。紹興初，創爲之。休兵後，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閣。寢殿曰福寧殿。淳熙初，孝宗始作射殿，謂之選德殿。八年秋，又改後殿擁舍爲別殿，取舊名，謂之延和殿，便坐視事則御之。他如紫宸、文德、集英、大慶、講武，惟隨時所御，則易其名。紫宸殿，遇朔受朝則御焉；文德殿，降赦則御焉；集英殿，臨軒策士則御焉；大慶殿，行册禮則御焉；講武殿，閱武則御焉。其實垂拱、崇政二殿，權更其號而已。二殿雖曰大殿，其脩廣僅如大郡之設廳。淳熙再修，止循其舊。每殿爲屋五間，十二架，脩六丈，廣八丈四尺。殿南簷屋三間，脩一丈五尺，廣亦如之。兩朵殿各二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爲殿門，三間六架，脩三丈，廣四丈六尺。殿後擁舍七間，即爲延和，其制尤卑，陛階一級，小如常人所居而已。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三《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民户，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册，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遼史》卷三《太宗紀上》　（天顯二年冬一月）壬申，御宣政殿，羣臣上尊號曰祀聖皇帝。【略】（天顯三年）甲子，天授節，上御五鸞殿受羣臣及諸國使賀。【略】（天顯四年）五月癸酉，謁二儀殿，宴羣臣。

又　卷四《太宗紀下》　（會同元年十一月）丙午，上御開皇殿，召見晉使。壬子，皇太后御開皇殿，馮道、韋勳册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

簡應天皇天后。【略】（會同二年春正月）丁未，御開皇殿，宴晉使以下，賜物有差。【略】（會同三年）夏四月庚子，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略】（會同八年夏四月）庚寅，宴將士於元和殿。【略】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備法駕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賀。

又 卷一一《聖宗紀二》 （統和四年五月）丙戌，御元和殿，大宴從軍將校，封休哥爲宋國王，加蒲領、簫寧、蒲奴寧及諸有功將校爵賞有差。

又 卷一二《聖宗紀三》 （統和五年春正月）己卯，御元和殿，大賚將士。【略】（統和七年）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賀。【略】秋七月乙酉，御含涼殿視朝。

又 卷一六《聖宗紀七》 （開泰七年）冬十月，名中京新建二殿曰延慶，曰永安。【略】（太平元年）十一月癸未，上御昭慶殿，文武百僚奉册上尊號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廣孝攻成治定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太平，中外官進級有差。宋遣使來聘，夏、高麗遣使來貢。

又 卷一八《興宗紀一》 （開泰十一年）御宣政殿放進士劉貞等五十七人。【略】（重熙五年冬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略】（重熙七年）六月乙亥，御清涼店試進士，賜邢彭年以下五十五人第。

又 卷一九《興宗紀二》 （重熙十一年六月）壬午，御含涼殿，放進士王寔等六十四人。【略】（重熙十一年閏九月）癸未，耶耶律仁先遣人來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送至白溝，帝喜，宴羣臣於昭慶殿。【略】（重熙十五年六月）戊辰，御清涼店，放進士王棠等六十八人。

又 卷二〇《興宗紀三》 （重熙十九年六月）辛巳，御金鑾殿勢進士。

又 卷二一《道宗紀一》 （清寧元年）御清涼殿放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略】（清寧四年十一月）庚辰，御清風殿受大册禮。【略】（清寧五年）上御百福殿，放進士梁援等百一十五人。

又 卷二二《道宗紀二》 （清寧八年六月）御清涼殿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略】（咸雍六年六月）御永安殿放進士趙廷睦等百三十八人。

又 卷二三《道宗紀三》 （咸雍十年六月）丙子，御永定殿，策賢良。

又 卷二四《道宗紀四》 （大康七年）六月甲子，詔月祭觀德殿，歲寒食，諸帝在時生辰及祭日，詣景宗御容殿致奠。

又 卷二六《道宗紀六》 （壽隆）七年春正月壬戌朔，力疾御清風殿受百官及諸國使賀。

又 卷三七《地理志一》 上京，太祖創業之地。【略】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鸞。中有歷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並赴致祭。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八 （慶曆六年夏四月）作避暑宮。夏俗皆土屋，或織氂牛尾及羖羺毛爲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國中鮮游觀所。曩霄於城内作避暑宮，逶迤數里，亭榭臺池，並極其勝。【略】（慶曆七年）秋七月，築離宮於賀蘭山。賀蘭陽屏西夏，陰阻北蕃，延亘五百餘里，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爲『賀蘭』，故名。曩霄自奪没氏，廢野利后，陰聞令哥有怨言，大役丁夫數萬，於山之東營離宮數十里，臺閣高十餘丈，日與諸妃游宴其中，悉以國事委之訛龐。

宋・范成大《攬轡録》 （乾道六年八月）戊子，早入見。上馬出館，復循西御廊，至横道，至東御廊首，轉北，循簷行，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通街，第二門通毬場，第三門通太廟。廟中有樓，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有三間，出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之皆民居。東西廊之中，馳道甚闊，兩傍有溝，溝上植柳，兩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户即純用之。馳道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舊嘗名通天。亦開兩挾，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每樓次第攢三簷，與挾樓接，極工巧。端門之内，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門，直北，循大安殿東廊後壁行，入敷德門，自側門入，又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牆内亭觀甚多。直北面南列三行門。中曰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門外。又西則有右嘉會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左嘉

會門相對，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扶廬，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幞頭，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門，門蓋隔門也。至仁政殿下，大花氈可半庭，中團雙鳳。兩旁各有朵殿。朵殿之上，有兩高樓，曰東、西上閤門，兩傍悉有簾幙，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桿鎗，黃旂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桿鎗，白旂畫黃龍。直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立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士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由露臺北行入殿閾，謂之欄子，虞主幙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背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帘幕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師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遥望前後大殿屋，崛起處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極侈者也。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模多出於孔彦舟。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五 金主亶以上京宮室太狹，是月（紹興十六年三月）始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一二而已。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〇《熙宗孝成皇帝紀年二》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晨嘗浴於河，牧於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圍而已。其殿宇遶壁盡置大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雜坐於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携手握臂，齩頸扭耳，至於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意。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又 卷三三《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遝，自『前朝門』直抵『後朝門』，盡爲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於殿側。民有訟未決者，多邀駕以訴。至熙宗始有內庭之禁。

煬王弒熙宗，築宮室於燕，逮三年而有成。

又 《汴京制度》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大概依宋之舊。鄒伸之奉使時，同官屬遊故宮：宮墻四角皆有樓，高五尺，每樓一所，兩旁各有屋以裹墻角。自左掖門向西三十步，横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俯闚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樓即右昇龍門，此兩門外左、右掖門，横通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皆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殿前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傍垜殿各三間，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乃宣宗渡河後畫，中有御［屏］畫小龍，用拱斗門成一方井，如佛。正殿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正衙也。轉御屏，下峻堦數步，一殿曰德儀殿，有三門：中曰隆（平）［德］，左曰左隆平，右曰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扉，望見隆德殿，即宋垂拱殿也。殿庭中東一鐘樓，西一鼓樓。殿屋五大間，旁各殿三間。堦上龍墀一級，東西兩閣門，並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又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兩門，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廊皆如隆德殿規模，即宋集英殿也。自此後兩殿，（有）［無］門，皆有船軒連接。兩邊廊屋止用黑漆窗户，意謂必宮人居於此，乃内殿，百官不到。前四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德）［純］和，一殿曰福寧。後又有一小殿，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即内宮墻門，有門兩重。出入後苑十數步，閒國一小溪橋，有仁智殿，溪中有龍舟。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勅賜昭慶神運萬歲峰』，西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填金。殿後有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山後挽水上山，水自上流下，至荆玉澗又流至湧翠峰。下有太山洞，水自洞門飛下。復由本路出（德）［純］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横從右昇龍門出，即宋後朝門，榜曰啟慶之宮。入宮門後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制度宏麗，金碧輝映，不可勝言。出啟慶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即金國太后宮。入宮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榜曰光熙，望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繁

禧門，有德壽殿。復出此宮，即秘閣。在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古待漏院。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墻，向南一大門，即太廟門。內三門，門上並畫蟠龍。殿宇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旁修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位，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一室，盡傍金國祖宗謚號。每一室計三間，東邊一門，西邊一窗，嵌一小石室，上下有石廣三丈石門一合，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出太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即社［稷］壇，周圍皆墻。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

宮室制度金國時有更改，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又　卷四〇《許奉使行程録》　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堦高四尺［許］，堦前土壇，方濶數丈，名曰龍墀。殿內，有兵數（千）［十］人分兩壁立。四面興築，架屋數千百間。

《金史》卷二《太祖紀》　（天輔六年十二月）壬辰，上御德勝殿，羣臣稱賀。

又　卷三《太宗紀》　（天會三年三月）辛巳，建乾元殿。

又　卷六《世宗紀上》　（大定元年十月）丙午，慶雲見，官屬諸軍勸進，固讓良久，於是親告於太祖廟，還御宣政殿，即皇帝位。【略】（十二月）己未，御貞元殿，受羣臣朝。【略】（大定二年正月）辛未，御太和殿，宴百官，宗戚命婦賜賚有差。【略】（大定二年四月）辛巳，宴夏使貞元殿。【略】（大定七年正月）壬子，上服衮冕，御大安殿，受尊號册寶禮。

又　卷八《世宗紀下》　（大定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宴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於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略】（四月）丁丑，宴宗室，命婦於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緦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略】（大定二十八年三月丁酉朔）御慶和殿受羣臣朝，復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略】（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謂宰臣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它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爲姦，侵剋工物，上則户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即欹漏者，姦弊苟且，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重抵以罪。』【略】（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上崩於福安殿，壽六十七。黄太孫即皇帝位。己亥，殯於大安殿。

又　卷一〇《章宗紀二》　（明昌四年八月）辛亥，國史院進世宗實録，上服袍帶，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略】（明昌五年七月）丙戌，以天壽節，宴樞光殿，凡從官及承應人遇覃恩遷秩者，並受宣勅於殿前。【略】（明昌五年九月）乙丑，上御睿思殿，諸路提刑使入見。【略】（明昌六年）冬十月丙辰，至自秋山。丁巳，以歲幸春水、秋山，五日一進起居表，自今可十日一進。【略】（承安元年）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略】（承安二年秋七月）戊辰，天壽節，御紫宸殿受朝。【略】（八月）議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對睿思殿，論難久之。

又　卷一一《章宗紀三》　（承安四年）五月壬辰朔，以旱，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正殿，減膳，審理冤獄，命奏事於泰和殿。【略】（泰和元年）五月甲寅，擊毬於臨武殿，令都民縱觀。【略】（泰和二年五月）壬戌，論有司曰：『金井捺缽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屋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幕可也。』【略】（泰和三年五月壬申）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

又　卷一二《章宗紀四》　（泰和七年春正月）議南征事。辛巳，詔御史大夫崇肅、同判大睦親府事徒單懷忠、吏部尚書范楫、户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知大興府事温迪罕思齊等十有四人同對於慶和殿。壬午，詔百官。

又　卷一四《宣宗紀上》　（至寧元年）九月甲辰，即皇帝位於大安殿。【略】戊申，御仁政殿視朝。【略】（閏九月）戊辰朔，拜日於仁政殿，自是每月吉爲常。

又　卷一六《宣宗紀下》　（興定四年五月）甲午，上擊鞠於臨武殿。【略】（興定五年）三月丙戌朔，上御仁安殿，祈雨，仍望祭於北郊。

又　卷一七《哀宗紀上》　（天興元年夏四月）庚午，見使臣於龍德

殿。【略】（五月）丙戌，拜天地於大慶殿。

又　卷一八《哀宗紀下》　（天興元年十二月）乙酉，再議於大慶殿，上欲以官奴、高顯、劉益爲元帥，不果。

又　卷一九《世紀補》　（大定二年）專心學問，與諸儒臣講議於承華殿。【略】十一月庚子，生辰，百官賀於承華殿。世宗賜襲衣良馬，賜宴於仁政殿，皇族百官皆與。【略】（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及諸王侍側。【略】（大定二十四年）每三日一次於集賢殿受尚書省啟事。

又　卷二四《地理志上》　上京路。【略】宮室有乾元殿，天會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極殿。慶元宮，天會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門曰景暉，天眷二年安太祖以下御容，爲原廟。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門曰延光，寢殿曰宵衣，書殿曰稽古。又有明德宮、明德殿，熙宗嘗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也。涼殿，皇統二年構，門曰延福，樓曰五雲，殿曰重明。東廡南殿曰東華，次曰廣仁。西廡南殿曰西清，次曰明義。重明後，東殿曰龍壽，西殿曰奎文。時令殿及其門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風殿。其行宮有天開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宮。太廟、社稷，皇統三年建，正隆二年毀。原廟，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嘗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廟，皇統七年改原廟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毀。【略】中都路，遼會同元年爲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略】天德三年，始圖上燕城宮室制度，三月，命張浩等增廣燕城。城門十三，東曰施仁，曰宣曜，曰陽春，南曰景風，曰豐宜，曰端禮，西曰麗澤，曰顯華，曰彰義，北曰會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浩等取真定府潭園材木，營建宮室及涼位十六。應天門十一楹，左右有樓，門內有左、右翔龍門，及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左、右掖門，內殿東廊曰敷德門。大安殿之東北爲東宮，正北列三門，中曰粹英，爲壽康宮，母后所居也。西曰會通門，門北曰承明門，又北曰昭慶門。東曰集禧門，尚書省在其外，其東西門左、右嘉會門也，門有二樓，大安殿後門之後也。其北曰宣明門，則常朝後殿門也。北曰仁政門，傍爲朵殿，朵殿上爲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內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宮城之前廊，東西各二百餘間，分爲三節，節爲一門。將至宮城，東西轉各有廊百許間，馳道兩傍植柳，廊脊覆碧瓦，宮闕殿門則純用碧瓦。應天門舊名通天門，大定五年更。七年改福壽殿曰壽安宮。明昌五年復以隆慶宮爲東宮，慈訓殿爲承華殿，承華殿者皇太子所居之東宮也。泰和殿，泰和二年更名慶寧殿。又有崇慶殿。魚藻池、瑤池殿位，貞元元年建。有神龍殿，又有觀會亭。又有安仁殿、隆德殿、臨芳殿。皇統元年有元和殿。有常武殿，有廣武殿，爲擊毬、習射之所。京城北離宮有太寧宮，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爲壽寧，又更爲壽安，明昌二年更爲萬寧宮。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華島，又有瑤光樓。皇統元年有宣和門，正隆三年有宣華門，又有撒閣門。

又　卷二五《地理志中》　南京路。【略】正殿曰大慶殿，前有龍墀，又南有丹墀，又南曰沙墀，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後曰德儀殿。殿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內有隆德殿，有蕭牆，有丹墀。隆德殿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向。鼓樓在東，鐘樓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又東曰近侍局，又東則嚴祗門，宮中則稱曰撒閣門，少南曰東樓，則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則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福寧殿，殿後曰苑門，內曰仁智殿，有二太湖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其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翠峰，峰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又東曰湧金殿，又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又西曰瀛洲殿，長生殿南曰閱武殿，又南曰內藏庫。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又東曰宣徽院，院北曰御藥院，又北右藏庫，東則左藏庫。宣徽院東曰點檢司，司北曰秘書監，又北曰學士院，又北曰諫院，又北曰武器署。點檢司南曰儀鸞局，又南曰尚輦局。宣徽院南曰拱衛司，又南曰尚衣局。其南爲繁禧門，又南曰安泰門，門與左昇龍門相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也，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壽殿，殿垣後少西曰振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局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少東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東曰太后苑，苑殿曰慶春，與燕壽殿並。小東華與正東華門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廄局，其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其西北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又西則撒閣門也。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西曰光興。德昌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相直。北門曰安貞。

又　卷三三《禮志六》　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慶元宮爲太祖皇帝原廟。皇統七年，有司奏『慶元宮門舊曰景暉，殿曰辰居，似非廟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歲，東京御容殿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詔以『會寧府國家興王之地，宜就慶元宮址建正殿九間，仍其舊號，以時薦享』。

藝文

宋・鄭虎臣《吳都文粹》卷三《[宋]丁謂〈次韻和進真宗〉》　白麻

初降紫宸中，簪組相驚帝澤豐。驟陟將壇知運偶，久塵台席愧材庸。桑榆便覺人間別，旌戟猶疑夢裏逢。已是都城聳榮觀，更頒天唱耀戎容。

宋・宋庠《宋元憲集》卷七《季冬立春日侍宴垂拱殿契丹使預會》 臘破寒猶在，春融氣已回。千祥隨寶勝，萬壽入天杯。燕駿戎輪貴，虞韶律應灰。樓前風著柳，殿裏雪裝梅。妙戲魚龍出，歡心鳧藻催。欲知邦好永，奕世會鈞臺。

宋・沈遘《西溪集》卷一《七言次韵和次道十一月朔早朝》 紫宸陛戟百重深，拜朔官儀列弁簪。旭日未全開宿霧，清風先已斂羣陰。邇臣自識宵衣志，下士徒懷夙退心。虞氏致平猶有戒，願聞歌載誦餘音。

《歐陽修全集》卷一三《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青苔點點無人迹，緑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静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顔鬢易蒼蒼。

又《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凄凉。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宋・强至《祠部集》卷七《待次陛對已再見春感懷成篇》 旅食一朝還一朝，紫宸前對轉迢迢。青雲事業應全誤，緑髮光陰已半銷。始愛古人輕祿仕，擬將生理付漁樵。春風又入長安陌，依舊閑愁絆柳條。

又 卷一〇《孫公素中允將往相臺謁韓魏公貽詩爲别因以酬送》 紫宸班退聽宣麻，鎮鄴司徒換將牙。到日玳筵公定喜，當年珠履客尤嘉。自注：公頃鎮北門，公素實從辟。賦驚閤座爭觀禰，樂重當時合姓車。入夏後園聞更好，繞池十丈看荷花。

宋・文同《丹淵集》卷一四《送李堅甫中舍奉使還》 曾歌出塞愁，又遣使西州。去國星辰動，還家歲月流。褒斜新路晚，鄠杜故園秋。歸對延和殿，從容問講求。

宋・趙抃《趙清獻公集》卷四《送運判韓宗道赴闕》 去歲間關到蜀時，聞君早作促裝期。初疑傾蓋無多日，今幸分携已及暮。曉棧直登雲裏路，臘梅還見雪中枝。紫宸入覲從容對，劍外民霑荷帝慈。

宋・司馬光《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和次道大慶殿上元迎駕》 鳳律年華到尚新，九重氣象已成春。曉雲佐拂羽林仗，宿雨先清紫陌塵。王殿鳴鞘傳警蹕，彤庭委珮集簪紳。闕庭無復魚龍戲，自有驩謡億萬人。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三《秋夜禁直》 朝著紫宸殿，直廬金馬門。楞伽百八句，柱下五千言。何處求花藏，忘機即漆園。凉宵萬籟寂，明月在前軒。

宋・王安禮《王魏公集》卷一《次韻僕射相公侍燕集英長句二》 御沼環流瑞景長，集英宮殿紫宸旁。香隨銀漏留春色，花壓瓊筵鬬日光。仙樂緩調瞻鳳扆，天人高拱對龍章。皇家多慶千官喜，萬歲聲中獻一觴。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送陳元輿侍御赴廬江》 憶昔仁皇憑玉几，延和春晝神龍起。赭袍黄傘放諸生，却下紅簾半天裏。君爲第二驚衆人，愧我非才居後塵。題名桂籍皆年少，有似鶴鴻毛羽新。爾來四朝三十載，相逢何怪容顔改。昭陵拱木鬱參天，麟閣名臣幾人在。侍從同登白玉除，每思夙昔夢華胥。君今出作八州牧，千里旌旗引舳艫。淮陽卧治豈當久，宣室夜召終非踈。下車先表崔節婦，助我汗簡成新書。

宋・劉摯《忠肅集》卷一六《輓右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孫公二首一》 岑令神情竭，裴公柱石衰。國貪黄髮舊，身負赤松期。人也將安仰，天乎不慭遺。延和聽詔語，深見兩宫悲。

清・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一〇《〔宋〕沈紳〈送程給事知越州一〉》 天街雨歇槐飛花，鎮東新府腰青緺。曉排閶闔辭玉皇，肅齋先過文德衙。赤墀再拜升東塗，赭袍前對明朱霞。公行早爲上所器，恩言褒寵何光華。翰林紫微文章公，歡然惜去宴頭加。東堂西府爭落筆，詩艷萬丈靈星槎。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一四《宣仁聖烈皇后挽辭五首二》 及物深仁遠，流光内德昭。徽音繼任姒，至治協黄堯。崇慶纔虧膳，延和遽罷朝。千官號慕處，聲動九重霄。

宋・韋驤《錢塘韋先生文集》卷二《宣赦回馬上口占》 黄紙恩書下紫宸，豈惟羣罪許從新。其間多少寬民意，四海承宣有幾人。

宋・謝逸《溪堂集》卷三《送董元達》 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歸來面皺鬚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顔。謗書盈篋不復辯，脱身來看江南山。長江滾滾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

宋・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内前行》 内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薇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旌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宅家喚作調元手。右相視事明日，始得雨，上喜甚，書「商霖」一尺字賜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

宋・吕祖謙《宋文鑑》卷二五《〔宋〕任伯雨〈元日〉》 憶昔東班賀紫宸，和風佳氣浄無塵。龍墀初下觚稜日，雉扇齊開玉座春。接武九霄曾近侍，投荒三載作流人。窮通忤合雖天理，俯仰尋思不爲身。

宋・周彦質《周彦質宮詞一》 正朝排仗謹天元，常服無令入禁閽。十樣冠裳五千襲，紫宸前殿對諸蕃。

明・毛晉《二家宮詞》卷上《宋徽宗宮詞》 崇政西清闢講筵，簪裾雜遝盡英賢。守成當謹持盈戒，紬繹鳧鷖大雅篇。【略】

三省居常有進呈，早臨崇政接羣英。太官賜食移清漏，門外將交五馬聲。【略】

集英親殿策才豪，盈廡紛紛盡雪袍。禮樂問題人罕記，就紆繡座繼蘭膏。【略】

宴殿匀將蜀錦鋪，花明金赫麗簪裾。舞茵全似朝霞散，十二金鸞面玉除。

又 卷下《宋楊太后宮詞一》 瑞日曈曨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纔退，百辟同趨德壽宮。

明・李蓘《宋藝圃集》卷一五《宋徽宗〈宮詞六〉》 霽雲高敞九城關，簪佩衣裾一望間。昨日閤門新入奏，降王初級紫宸班。

宋・李綱《梁谿集》卷五《述懷》 早遊文翰圃，誤齒縉紳塗。蘭省爲郎久，霜臺奮舌孤。荷知誠特達，勵志敢躊躇。屢賜楓宸對，親蒙御筆除。月卿論鉅禮，柱史進寒儒。黼座當陽日，螭坳載筆初。明堂頒政事，路寢集簪裾。繡案橫雕檻，天香夾御鑪。翠華來寶輦，清蹕警嵩呼。法駕臨真館，芳塵從屬車。重瞳瞻日月，粹色仰瓊瑜。侍立親龍袞，書言粲帝謨。視朝崇政罷，勸講邇英餘。麗日明金殿，輕風響珮琚。漏聲寒淅瀝，槐影綠扶疏。紫橐陪時彦，黃扉寓直廬。仙遊疑閬苑，清夢豈華胥。遇事肯懷祿，銜恩寧惜軀。惟慚涉道淺，豈恨與時迂。犬馬知愛主，龜蛇思報珠。未終青史志，一奏皂囊書。誰謂爰絲直，端同汲黯愚。謫官來劍浦，襆被出神都。感激心獨苦，飄零歲已徂。悽悽念終養，冉冉歎征途。四海盡蒙澤，孤臣方向隅。願迴天上照，一起轍中枯。

宋・趙鼎《忠正德文集》卷六《次明仲韻一》 曾謁祥曦羽蓋黃，天衣紛擾御爐香。蒙塵草莽干戈隔，坐看邊氛蔽日光。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一二《次韻韋深道哭陳諫議》 自是羣姦誤聖君，初心豈願作忠臣。平生勁氣埋黃壤，當日嘉言在紫宸。諫議裂麻方伏閤，諸公鳴玉自垂紳。向來六子俱誅滅，此道於誰較屈伸。

清・錢玫《歷朝上虞詩集》卷三《〔宋〕趙子瀟〈早朝十絶二〉》 文德輝煌寶炬然，侍臣身染御爐煙。丹心一點惟懷報，願祝皇圖億萬年。

宋・朱翌《灊山集》卷一《寄張子公》 政和聖人拜賢書，陛臚春曉傳天衢。集英殿下八百衆，一時如公此策無。萬口一詞期第一，擢之第三衆不懌。諸公貴人願相識，戒閽走馬要君入。君言不媚有藥石，國子先生乃例得。

《王十朋全集・詩集》卷一一《次韵陳大監赴天申節宴》 聖主仁心等南北，燧息邊庭兵不宿。兩階干羽來遠人，大度端能包濮祝。萬歲三呼誕彌月，四海千秋太平曲。宴開文德賜羣臣，喜溢天顔明四目。向來獻壽人誰在，元凱重登共鯀逐。武夷戎監老風騷，去國十年官始復。捧觴首賦天保章，遥指南山祝君福。更獻曲江金鑑録，不但能歌連理木。賤臣逢時最僥倖，歸美寧辭管城禿。願同韓愈頌元和，兼美武公歌緑竹。

宋・張栻《南軒集》卷七《壽定叟弟一》 聞説清朝對紫宸，君王側席屢咨詢。惟應民瘼開陳切，故遣分符驗撫循。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三《故贈太師丞相文恭陳公挽詞三首二》 扶疾祇嚴詔，邦基整屢危。紫宸朝奏事，黃閣暮興悲。德望儀千載，恩榮冠一時。石龜山下路，誰爲記豐碑。

宋・史浩《鄮峰真隱漫録》卷三《紹興守俞閣學生日正月一日俟居易一》 扶輿光氣擁清荂，竦記真儒載誕朝。天令聿新青帝律，王正初御紫宸朝。已開師幕居東陝，行握臺符侍九霄。春醑如澠介眉壽，亦應兼喜頌陳椒。

《楊萬里集》卷二〇《早朝垂拱殿曉出東省》 請外天難達，留中日

不遑。烏啼金殿月，鷺集玉堦霜。出晚緣堂白，歸時報録黃。來年六十一，六十鬢蒼蒼。

又 卷二一《紫宸殿拜表賀雪一》 怪來臘日起春風，一夜瓊花發禁中。大地山河銀色界，九重樓觀水精宮。紫宸廊迴寒無價，文石庭乾掃不融。又喜來年書大有，誰知聖主是天公。

又 卷二三《赴文德殿聽麻仍拜表》 蒼龍觀闕啟槐宸，白玉堦除振鷺羣。仗外諸峰獻松雪，霜前一鴈度宮雲。舍人就日宣麻制，丞相瞻天進表文。夙退自欣還自笑，素餐便當策殊勳。

又 《丁未元日大慶殿拜表賀正》 獻歲朝未央，新霽快明發。晨曦耿五色，宿靄斂四徹。洗清萬溝瓦，銷盡一月雪。素光從何來，晶熒落寒笏，回膽背陰處。猶藏半簷白，夜來有微霜。雪上辨不得，時於翠幕頂。拂掠見瓊屑，還將黃金日。正射白銀闕，忽然捲班出。紅緑亂眼纈，歸來飲屠酥，笑向兒女説。

又 卷二八《秀州嘉興館拜賜春幡勝》 中使傳宣下紫宸，鏃頭濃染御香雲。綵幡耐夏宜春字，寶勝連環曲水紋。癡似土牛鞭不動，老登金馬媿無聞。强簪華髮知難稱，只有新詩頌萬分。

宋·許綸《涉齋集》卷一五《皇帝閣春帖子一》 紫宸殿下迎春仗，德壽宮中家慶圖。帝有雙親齊萬壽，天教五嶽總三呼。

又 《皇帝致齋二》 一夜飛花滿帝城，曉看玉殿月籠明。紫宸拜舞山呼了，都道郊天管定晴。

宋·陸游《劍南詩稿》卷一七《延和殿退朝口號》 雨餘未肯放朝暾。穿仗恭承聖主恩。清蹕傳聲徐御殿。立庭中頃之。奏姓名。上乃自東廂出御座。紫衣引拜許龍門。徘徊漫結堯階戀。零落難招楚澤魂。歸去猶堪誇里巷。桐江新賜兩朱幡。

十年短櫂樂滄波。强著朝衫棄釣蓑。才薄何堪試馮翊。恩深猶許對延和。空牆煙柳遥迎馬。輦路春泥欲濺韝。莫恨此身衰病去。同時朝士久無多。

宋·樓鑰《攻媿集》卷八《客省聽燕樂》 曉入金門拜紫宸，門前錯立士如雲。未容密侍君王宴，祇許鈞天隔殿聞。

宋·岳珂《棠湖詩稿·宮詞一百首六》 内省催班立御廊，紫宸朝退侍君王。尚宮直筆呈章奏，一縷金猊繞殿香。

宋·劉燾《雲莊集》卷一六《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 榆關玉塞静無塵，嘉定如今第四春。兩國交馳通好使，八方同作太平人。翠罍鼓奏娱嘉客，白獸樽浮賞諫臣。聖歷從兹天共遠，年年玉帛會楓宸。

宋·曾丰《緣督集》卷四《改秩注縣西歸過上饒見太守同年莫郎中》 集英殿前始相識，公已策名上通籍。銀章朱紱爛映身，鑠我青衫黯無色。上饒城裏重相望，公已厭直辭周行。皂蓋朱幡炯當眼，鑠我墨綬昏無光。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日紫宸殿御筵卽事七首》 珂繖搖心夢不成，忽聽吏皂放衙聲。吹燈撥火供晨粥，趁到皇城恰五更。

嚴妝列衛啓宸居，百辟滔滔若貫魚。後幄宰臣先奏事，猶隨郎從立前除。

有次鞭鞘陸續鳴，赭袍當殿萬簪纓。羣臣拜舞分行坐，十味肴羞酒五行。

蹴鞠尋橦列廣庭，吹絲按竹布前榮。卿郎朶殿渾無見，只聽時時萬歲聲。

再坐猶餘四屈巵，筯鴛肉瘅股生胝，侍臣醉飽皇歡洽，更看終場角抵嬉。

蛾眉班捲戴花回，遥望君王玉色開。畫楯諸班謝茶酒，尻高首下一聲雷。

十七年間作外臣，重來三日齒嘉賓。天顔不減當年澤，點檢同朝共五人。

宋·劉宰《漫塘文集》卷三六《代梁總挽鄭舜舉侍郎四首一》 幾度除書下紫宸，從容千騎擁朱輪。聖朝若第循良課，公是當時第一人。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卷六《曾雲巢同相勉李玉澗不赴召》 詔書催赴紫宸班，九奏君王乞掛冠。日暮倒行非我事，急流勇退有何難。地靈不隱金砂勝，秋水長流玉澗寒。好把山林寄圖畫，試教天下故人看。

宋·吴泳《鶴林集》卷四七《和杜樞密雪一》 紫宸朝動雞人唱，一片天光接絳河。花樣繡鞾衝曉去，霎鋪毬路帶春多。邊無疋馬比寧地，土有遺蝗奈凍何。檠重玉龍猶未老，莫將圖畫寫披蓑。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挽方德潤寶學三首三》 晚

賜延和對，言公去國深。遂良垂白髮，臣甫抱丹心。馳驛無銀信，移麾有玉音。遥知遺奏上，未免動宸襟。

又　卷三七《喜洪君疇除工侍内制二》　但持荷班法從，兼聞視草屬鴻儒。邇英兩講煩箴砭，文德三麻待播敷。即日載賡虞帝作，幾時重入洛英圖。諸公若問樗庵叟，歲晚偏宜又夾扶。

宋・陳起《江湖後集》卷七《［宋］趙汝回〈送盧五方春分教端州〉》　柳南矯矯蛟龍騫，古詩古文高入天。奉試詞場三十年，柳度夜夜魁星躔。集英殿下聽臚傳，唱在第十衆所冤。天豈恨汝月蝕篇，罰使獨吟瘴海邊。中州近年栽木綿，春寒秋熱氣已偏。我心憂國身甚便，編排失手安足言。敵窺淮漢蹂兩川，君相不得高枕眠。古人度嶺悲南遷，今人度嶺如登仙。端溪溪闊山無烟，長腰米白鯽鮓鮮。山媼采蕉蜑采蠙，羽檄不警徭賦蠲。黨碑諸賢昔往還，人士盡識洛水源。廣文下馬春風前，升堂講書鼓鼘鼘。遠方朋來笈在肩，再拜願預弟子賢。中庸大學玄又玄，商盤周誥非雕鐫。燈花兩簷陳俎籩，一一口説手註篇。霜毫之筆雲濤牋，墨香瓦滑不受研。下巖古坑石柿填，千夫秉炬入庠泉。鑱出一片紫玉磚，色如馬肝鴿眼圓。得之酬直不論錢，乍是對客寒無氈。

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一五《行在所録・賦詠・［宋］任希夷〈請御明堂齋殿〉》　肇舉明禋預戒期，請臨齋殿御簾帷。廊頭萬旅皆花帽，殿下千官盡絳衣。玉輅時嚴三歲禮，慶霄遥望五雲飛。小臣頭白供籩豆，親見虞廷覽德輝。

明・沈周《石田詩選》卷四《經宋故宮》　松嶺行宫倚夕曛，繁華丞相太平君。江南喜有文侯命，河北愁無靈武軍。翠閣迴臨千澗月，珠簾齊捲萬山雲。笙歌如海春風裏，五國城頭可得聞。

清・薛紹徽《黛韻樓詩集》卷三《北京懷古四首・遼宮》　割得燕雲十六州，南都歲歲奉宸遊。乘春車服九龍輅，不夜燈光五鳳樓。回鶻舞應憐雁使，射熊賦且策鰲頭。大安洪武皆零落，白塔梳粧剩贅旒。

明・管律［嘉靖］《寧夏新志》卷七《［明］朱樗齋〈古塚謡〉》　賀蘭山下古塚稠，高下有如浮水漚。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時王與侯。當年拓地廣千里，舞榭歌樓競華侈。强兵健卒長養成，眇視中原謀不軌。豈知瞑目都成夢，百萬衣冠爲祖送。珠襦玉匣相後先，簫鼓聲中雜悲慟。世更年遠迹已陳，苗裔縱存猶路人。麥飯疇爲作寒食，悲風空自吹黄塵。怪鴟薄暮喧孤樹，四顧茫然使人懼。天地黯愁雲浮，遥想精靈此時聚。君不聞，人生得意須高歌，芳罇莫惜朱顔酡。百年空作守錢虜，以古視今還若何。

又　《［明］王逊〈夏宫秋草〉》　壞宫秋草滿，猶説李王朝。鴛瓦埋兵碎，龍墀没火焦。霜摧晨慘慘，雨腐夜迢迢。知有英雄在，爲營弔寂寥。

又　《［明］徐鏈〈望賀蘭山〉》　華夷天限有斯峰，萬仞巍巍障碧空。芳草緑楊新塞堡，野花黄蝶舊離宫。裔裾地古千年鎮，唐漢渠分一水通。幾度政餘閑眺處，翠屏高照夕陽紅。

清・黄恩錫［乾隆］《中衛縣志》卷一〇《［清］黄恩錫〈廣武元昊避暑宫故址〉》　徒聞驕虜有遺宫，避暑何年倚翠蔥。廣武山川侵宋弱，朔方烽火燭天雄。圖形夕已知邊患，清澗空遺間敵功。千古河流聲激壯，當年應與怨南風。

清・楊芳燦《芙蓉山館詩鈔》卷五《分賦朔方古蹟得元昊宫》　賀蘭山勢何巃嵸，白草颯颯吹邊風。居民尚記曩霄事，荒宫彷彿留遺蹤。曩霄剽悍古無比，緋衣青蓋腰弓矢。合圍壯士慣禽生，突陣傖奴偏敢死。英雄自許不受恩，區區錦綺安足珍。旋風礮石鐵鉤騎，萬里攻戰真如神。道傍錯置銀泥合，放出摩空懸哨鴿。金鼓鏦錚漢將驚，伏兵四面如雲集。陣中忽卓鮑老旗，左盤右旋任指麾。蕃書百道收鋭卒，英謀六出摧雄師。朔方形勝連河隴，二十二州南面擁。張吴狂士竟横行，韓范孤軍但陰拱。頻年黷武國空虚，比户歌謡十不如。末路雄心猶倔强，未甘俯首草降書。土木當時誇壯麗，雲房霧殿森虧蔽。差勝顆頤陳涉王，居然尊大公孫帝。回首繁華總劫灰，蒼茫無復舊池臺。行人駐馬斜陽外，指點河山説霸才。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七《扈蹕萬寧宫》　一聲清蹕九天開，白日雷霆引仗來。花萼夾城通禁禦，曲江兩岸盡樓臺。柳陰罅日迎雕輦，荷氣分香入酒杯。遥想薰風臨水殿，五絃聲裏阜民財。

又　《甲子元日大安早朝》　闕角蒼龍建斗杓，衣冠萬國大安朝。使臣未入分班立，殿陛將升按笏招。彩殿中間瞻北極，丹墀側畔聽簫韶。太初甲子天元朔，萬歲常瞻玉燭調。

又　卷八《北苑寓直》　柳外宮墻粉一圍，飛塵障面倦斜暉。瀟瀟幾點蓮塘雨，曾上詩人下直衣。

金・元好問《中州集》卷四《[金]師拓〈陪人遊北苑〉》　繫馬溪邊酌，啼鶯柳外聞。望長魂欲斷，愁豁酒微醺。草色明殘照，江聲入暮雲。故園春已到，歸思日繽紛。

又　《游同樂園》　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緑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時雖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鉦鼓散雲和。

又　卷八《[金]張翰〈萬寧宮朝回〉》　宿雨初收變曉凉，宮槐恰得幾花黄。鵲傳喜語留鞘尾，泉打空山輥鞠場。已覺雲林非俗境，更從衣袖得天香。太平朝野驩娛在，不到蓮塘有底忙。

又　卷九《[金]趙摅〈早赴北宮〉》　蒼龍雙闕鬱層雲，湖水鱗鱗柳色新。絶似江行看清曉，不知身是趍朝人。

又　《[金]張行簡〈六月二十九日北宮朝回〉》　踈柳衰荷又一時，清波飛葉夢靈芝。年年踏盡溪邊路，不覺吳霜點鬢丝。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燕城書事二首》　都會盤盤控北垂，當年宮闕五雲飛。崢嶸寶氣沉箕尾，慘淡陰風貯朔威。審勢有人觀督亢，封章無地論王畿。荒寒照破龍山月，依舊中原半落暉。

又　卷一七《西苑懷古和劉懷州景融韻》　彩鳳簫聲徹曉聞，宮墻烟柳接龍津。月邊横吹非清夜，鏡裏瓊華總好春。行殿基存焦作土，踏錐舞歇草留茵。野花豈解興亡恨，猶學宮妝一色匀。踏錐舞名見景无所録金人遺事。

又　《同劉景融過西園懷古》　錦摛西苑正隆脩，大定明昌事讌遊。海露恩波鼇扑首，花翻瑶艷雪迷樓。三千歌舞繁華地，一片風烟慘淡愁。興廢筭來無五紀，至今靈沼詠西周。

明・李裒《元藝圃集》卷三《[元]杜瑛〈弔故宮〉》　月上觚稜椒壁濕，飢烏啄碎琅玕石。劫火飛盡海揚塵，廢殿荒臺土花碧。洛陽書生汴梁客，一夜秋風頭欲白。尊中賴有酒如泉，醉倚寒窗破愁寂。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八《金》　洞啟朝門約束寬，土牛擊許萬人看。春風昨到乾元殿，掠地千條柳線攢。

清・薛紹徽《黛韻樓詩集》卷三《北京懷古四首・金宮》　燕用規模倣汴宮，恢閎金碧奏神工。山移艮嶽嗤童貫，殿闢薰風召李通。搜索褻衣殘篋裏，玲瓏問字碧紗中，紫村建寨當時事，誰識艱難創業功。

雜録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録》卷上　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略】明道中，改承明殿爲端明殿。

宋・范鎮《東齋記事》卷一　崇政殿之西有延羲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也。仁宗皇帝即位，多御延羲。每初講讀或講讀終篇，則宣兩府大臣同聽，賜御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御延羲，專御邇英。凡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講讀官移門上賜食，俟後殿公事退，繫鞾以入。宣坐賜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復以次起講讀。又宣坐賜湯，其禮數優渥，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

宋・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中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爲樂。』左右列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宋・王鞏《甲申雜記》　先公自太原罷歸朝，既引對，神宗喻來日前殿引。既對，上曰：『昨日以後殿，卿，仁宗舊臣，不欲裹帽子見卿。』嗚呼！上之禮遇臣下也如此。

宋・王鞏《聞見近録》　張文定自陳徙宋，召入覲，既見，神宗御崇政殿將引，詔明日前殿引。及見，即召對，賜坐，啜茶。上諭曰：『卿宿德，前殿始御鞾袍，所以昨日輟崇政引見，退而諭閤門，今後前執政官見日，不以班次引前殿。』著於令。

宋・吕希哲《吕氏雜記》卷上　明道元年冬十月，改崇政殿曰紫宸殿，長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二年十二月，改天安殿曰大慶，端明殿曰延和。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命内使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移諸司屋宇共一百四十七間。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宫，晉改曰大寧宫，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即遣使圖西京大内，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一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宫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都尉都尉，《續通鑒長編》四作「都將」。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宫成，太祖坐福寧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羣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率不敢易其故處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爲開寶皇后，移居東宫，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慶。後中書門下請爲皇太后建宫立名，於是，詔築宫曰萬安。明肅太后既臨朝，不築宫，止名所居殿曰會慶。明肅上仙，遺誥進太妃楊氏爲皇太后，乃名所居爲保慶，號保慶太后。訖治平，慈聖宫曰慈壽，元祐宣仁宫曰崇慶，建中欽聖宫曰慈德，皆遵用萬安故事也。崇寧初，元符太后宫稱崇恩，蓋進太后故禮，加於開寶云。

崇政殿即舊講武殿，惟國忌前一日，及軍頭司引見，呈試武藝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頃，以衫帽再坐。忌前則服澹黄衫皁帶，自延和殿出，降階由庭中步至，不乘輦，遇雨，然後行西廊。皆祖宗之舊也。從官獨二史入侍。舊制不甚大。崇寧初，始徙向後數十步。因增舊制，發舊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兩旁碾波濤戲龍，文如屈髮，制作極工妙。余爲左史時，每見之。蓋古殿其下必有寶器爲之鎮。今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所獨玉斧是也。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内東門相直，俗爲之諶門，而無牓。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諶門曲榭』者也。薛綜注：『諶，曲屈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諶字或作簪』，以爲宫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墻而北轉，東面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墻矣。凡宫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啓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爲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爲是。復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其間，而難於建太宗，因以殿後齋宫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爲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爲富國倉，遂遷於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爲鬼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爲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又　卷六　太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爲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龍墀，沙墀。凡正至大朝會，策尊號，則御焉。郊祀大禮，則駕宿於殿之後閣，百官爲次，宿於前之兩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爲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舊曰端明，後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爲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間，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朔，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閤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閤』也。月朔與誕節郊廟禮成受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册發册，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於東上閤門，國忌未赴景靈宫，先進名奉慰，則於西上閤門，亦就庭下拜而授閤門使，蓋以閤不以殿也。惟垂拱爲日御朝之所。

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爲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宫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初，太宗明德皇后居之，

以爲萬安宮。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今名，故常廢而不用，以爲治后喪之所。

宋・王得臣《麈史》卷一　文德殿門外爲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氈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追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宋・汪藻《靖康要録》卷一　（大觀五年二月）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於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於庭，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遊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册於庭。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七　國朝例，崇政殿試舉人，景福殿考復。自熙寧後，以逐殿增置內帑庫屋，難以就置幕次，遂移於集英殿。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六《仁宗紀》　（嘉祐元年）九月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天下，改元。【略】

（大觀元年十一月壬戌）詔：『可以來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恭受八寶。』

又　卷一一《徽宗紀》　（政和二年）十一月戊寅，皇帝受元圭於大慶殿，大赦天下。

宋・周煇《北轅録》　（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至掖門下馬，自專德門由會通、承明二門入左嘉會門。【略】先入宣明門，次仁政門，於隔門上面北百官敘立。門之裏即殿庭。【略】殿九楹，前設露臺，柱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六《禮樂門》　常朝、常參，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未有無職事者，有日參，有一月六參、九參者。《類苑》載，宋朝凡不釐務者，謂之常參。何不同也？蓋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常朝猶常參也。垂拱殿曰内朝，宰臣、樞密以下要近職事於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

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一《御殿》　本朝殿名最多。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次起居，則垂拱殿。遇忌前假及祠祀日分，則御後殿。正旦、冬至及聖節稱賀、大禮奏請、致齋，則皆大慶殿。賀祥瑞、勝捷、上壽賜宴，則紫宸殿。宴對蕃使則崇德、長春殿。試進士，則崇政殿。若賜宴，則集英殿。郊祀稱賀，則端誠殿。諸班直推壕子，則射殿之類。又有内殿，如萬歲、復古、邇英、藻珠、凝華、福寧、睿思殿、今上皇帝建緝熙殿之類。北宫、後宫之殿，又不一也。

宋・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一六　（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己酉）詔曰：『以來年元日受寶於大慶殿。』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〇《楚國張邦昌録》　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前至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於御牀西側别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一八《記宋宫殿》　廉訪使楊文憲公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宫記》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吏宴於廢宫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内侍局，内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宫中則曰撒閤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岩，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内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

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閤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天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録。觀其制度蔄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户、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録《汴梁宮人語》五言絶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於此。詩曰：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右一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三

翠翹珠掘背，小殿夜藏鉤。騶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右四

内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右五

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右六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巵。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右七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内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右八

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右九

聖躬香閣内，尺道下朝遲。扶仗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十

今日天顏喜，東朝内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十一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銮輿去，經年更不來。右十二

陡覺文書静，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右十三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情。右十四

爲道圍城久，妝奩鬬犒軍。入春渾斷絶，飢苦不堪聞。右十五

監國推梁邸，初頭静不知。但疑墻外笑，人有看宮時。右十六

別殿弓刀響，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强添妝。右十七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窗間。右十八

北去還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右十九

陳隨應《南渡行宮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爲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朵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内侍省、内東門司、大内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班排列。又轉内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五。朵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内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内，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蓉，環朱蘭。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窑子，入内宮門廊。右爲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嶸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箓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齊安，位内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己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轉，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霽亭，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己堂過錦臙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崗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濟，鐘吕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静，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臒，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吴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觀鐘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興。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履舄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淩虚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政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

等殿。木圈卽福寧殿，射殿。曰選得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蝟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法詳贍，宋之宮闕，概可見矣。

清・顧炎武《歷代宅京記》卷一六 大慶殿舊名崇元，乾德四年重修，改曰乾元，太平興國九年，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改天安，明道三年改今名。北有紫宸殿，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舊名長春，明道元年改。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極殿，開寶四年賜名滋福，明道元年十月改。又次西曰集英殿，舊名廣政，開寶三年曰大明，淳化間曰含光，大中祥符八年名會慶，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舊名玉華，後改瓊華，熙寧初改今名。東有昇平樓，舊名紫雲，明道元年改。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舊名簡賢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今名，熙寧間，改北橫門曰通極。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後苑東門，洎北向便殿成，賜名宣和門，承明殿，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又有延慶，舊名萬歲，大中祥符七年改。安福、觀文、舊名集聖，明道二年改肅儀，慶曆八年改今名。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舊名清景，明道元年改。延春閣，舊名萬春，寶元元年改。福寧殿。卽延慶，明道元年改。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曰積慶。前建感真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羣玉、藻珠二殿，後有寶文閣，卽壽昌閣，慶曆元年改。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陽，卽宣和門，明道元年改。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卽玉宸殿，明道元年改。金華、西凉、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翠若、瑤津三亭。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初有殿無名，章獻太后名曰崇徽，明道元年改寶慈，景祐二年改今名。崇徽殿北有欽明殿。舊名天和，明道元年改觀文，又改清居，治平三年改今名。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天聖二年建，名長寧，景祐二年改。內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盃殿於後苑。明道元年八月，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延慶、崇徽、天和、承明八殿，命宰相吕夷簡爲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發京東西、河北、淮南、江東西路工匠給役，內出乘輿物，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其費，以故改諸殿名。又有慈德殿，楊太后所居，景祐元年賜名。觀稼殿，在後苑，觀種稻，景祐二年創建。延義閣，在崇政殿內。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蓋侍臣講讀之所也，與延義同，景祐三年賜名。隆儒殿，邇英閣後小殿，皇祐三年始賜名。慈壽殿，皇太后所居，治平元年賜名。慶壽宮、保慈宮，熙寧二年建。玉華殿，在後苑。基春殿，熙寧元年建，在玉華殿後。睿思殿，八年建。承極殿，元豐三年建。崇慶，隆祐二宮，元祐元年建。睿成宮，神宗所居東宮，紹聖二年賜名。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聖二年建，四年殿成，其東側別有小殿曰凝芳，其西曰瓊芳，前曰重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廢，崇寧初復作，大觀三年，徽宗製記刻石，實蔡京爲之。聖瑞宮，皇太妃所居，因以名宮。顯謨閣，元符元年建，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國元年改曰熙明，尋復舊。玉虛殿，元符初建，玉華閣，大觀初建，在宣和殿後。親蠶宮，政和元年建。燕寧殿。在延福北，奉安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御容。【略】保和殿，政和三年四月作，九月殿成，總爲屋七十五間。玉清神霄宮。政和三年建，舊名玉清和陽，在福寧殿東，七年改今名。上清寶籙宮。政和五年作，在景龍門東，對景輝門，既又作仁濟、輔正二亭於宮前，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內列亭臺館舍不可勝計。命道士施民符藥，徽宗時登皇城下視之。又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徽宗數從複道上往來。是年十二月始張燈於景龍門上下，名曰預賞元宵。其明年，乃有期門之事。萬歲山、艮嶽。政和七年，始於上清寶籙宮之東作萬歲山。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蓼緑華堂，有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磴、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雁池、雍雍亭，北直絳霄樓。山之西有藥寮，有西莊，有巢雲亭，有白龍沂，躍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雪浪。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亭曰極目，曰蕭森，右復有亭曰罷雲，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潤。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真觀，圜山亭，小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漸閣。北岸有勝筠菴，蹥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曲，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宣和四年，徽宗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故曰艮嶽。蔡絛謂初名鳳凰山，後神降，其詩有「艮嶽排空霄」，因改名艮嶽。宣和六年，詔以金芝產於艮嶽之萬壽峰，又改名壽嶽。蔡絛謂南山成，又改名壽嶽。嶽之正門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自政和迄

靖康，積纍十餘年，四方花木奇石，悉聚於斯，樓臺亭館，雖畧如前所記，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數計。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折牐，數月乃至，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大抵羣閹興築不肯已，徽宗晚歲，患苑囿之衆，國力不能支，數有厭惡語，由是得稍止。又金人再至，圍城日久，欽宗命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之。拆屋爲薪，鑿石爲砲，伐竹爲笧籬，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之，以啗戰士云。

清・朱彭《南宋古蹟考》卷上《宮殿考》　《宋史・地理志》：建炎三年閏八月，高宗如臨安，以州治爲行宮。《揮麈餘話》云：「車駕初至臨安，霖雨不止。葉夢得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宮居必隘窄。』上曰亦不覺窄，但卑濕耳。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獨求安。《行在所録》：『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措置，修内司乞造三百間，詔減二百。余考藝祖宮中止用赤白爲飾，仁宗命欄楯撤去朱緑之采。建炎間，高宗至杭，命内臣楊公弼、徐康國粉行宮，務使簡約，去華飾，遵祖制也。』《乾道臨安志》云：『紹興七年二月，降詔巡幸建康府。紹興八年三月，移蹕臨安，下詔曰：「昔在光武之興，雖定都於洛，而車駕往返見於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英威，遍行天討，上繼隆漢，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邊圉，獎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内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故兹詔諭，想宜知悉。」』按徐一夔《行宮考》云：『今以地度之，南自勝果入路，北則入城環，至德侔天地牌坊，東沿河西至山岡，自平陸至山岡，隨其上下以爲宮殿。』《雲麓漫鈔》：『政和五年，東都築土山於景龍門之側，以象餘杭之鳳凰山，最高一峰，賜名神運昭功，封磐固侯，亦名鳳凰山，後神降有艮嶽排空霄』之語，以在都城之艮方，故曰艮嶽。南山成，易名曰壽嶽，都人且曰萬歲山。所謂餘杭鳳凰山，即今臨安府麗正門之正面案山，山之盡處，即嘉會門。山勢自西北來，如龍翔鳳舞，掀騰而下，至鳳凰山止，分左右翼。大内在山之左掖，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太廟，第四包即執政府，包盡處爲朝天門。端誠殿在山之右掖，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郊壇，第三包即易安齋，第四包即馬院。東南即大江，西爲西湖，北爲平湖，地險且壯，實一都會，其兆先見於東都爲山之時。

外朝正殿考：文德殿紹興十二年建，《行在所録》謂之正衙，六參起居，百官聽宣布於此。《宋史》：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七日，册貴妃吴氏爲皇后，前期於文德殿内設東西房，東西閣。《夢粱録》：元旦禁中景陽鐘罷，百官皆冠冕朝服，諸州進奏吏各執方物之貢，諸外國正副賀正使隨班入賀，上御正衙，禁衛人高聲嵩呼，聲甚震，爲繞殿雷，百僚俱鞠躬聽宣，制曰：『履兹新慶，與卿等同。』考《行在所録》，凡上壽則曰紫宸殿，朝賀則曰大慶殿，宗祀則曰明堂殿，策士則曰集英殿，四殿皆即文德殿，隨事揭名。【略】

紫宸殿　上壽之所。《夢粱録》：宰執、親王、百官過皇太后殿，上壽起居，舞蹈嵩呼，回詣紫宸殿宴。《梹史》：端慶節，上壽紫宸殿，百官皆賜食，余侍班南廊，老兵持二緑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廚，流三千里。《周必大傳》，上始以内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翌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又考金國賀正旦使人，亦宴於此。【略】

大慶殿　朝賀之所。郊前三日，百官奏請，皇帝致齋於大慶殿。《南渡典儀》云：『淳熙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舉慶典，其日文武百僚集大慶殿。』《夢粱録》云：『麗正門内正衙，即大慶殿，遇明堂大禮，正朔大朝會俱御之。』又云：『元旦朝會，駕坐大慶殿，有介胄長大武士四人，立於殿陛之角，謂之鎮殿將軍，殿西廡皆列法駕、鹵簿、儀仗、龍墀，立青涼繖十把，效太宗朝，列諸國王班次，如錢武肅、孟蜀王等也。』《宋史》：乾道元年立皇太子，十月十六日，皇帝御大慶殿行册禮，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前期習儀。

明堂殿　宗祀之所。紹興四年八月壬寅，知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九月辛酉祀明堂。《行宮記》作端誠殿。【略】

集英殿　策士之所。上御集英殿，拆號唱進士名。《武林舊事》：『上御集英殿，唱進士名，狀元賜酒五盞，餘人各賜泡飯。』《夢粱録》云：『四月初九日，度宗生日，平章宰執親王南班百官入大内起居稱賀，隨班從駕過皇太后起居畢，回集英殿賜宴。』又云：『士人殿試前三日，宣押知制誥詳定考試等官，赴學士院鎖院，命御策題，然後宣約赴殿，士人詣集英殿起居，就殿廡賜坐，引試依圖分廡坐定，各賜印刊策題。』【略】

垂拱殿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命内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觀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夢粱録》云：『垂

拱殿，常朝四參起居之地，聖節上坐垂拱殿，上壽禮畢，再坐紫宸殿。」《宋史》：淳祐五年二十二日，進孝宗、光宗兩朝御集、寧宗實録及理宗玉牒日曆。其日皇帝御垂拱殿，提舉等官奉迎諸書至和寧門，步導至垂拱殿，各取合進呈書匣升殿。陳隨應《行宮記》：垂拱殿五，門十二，架長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門長廣各丈五，朵殿四，兩廊各十二間，殿門三間，内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按殿址在鳳凰山麓，即報國寺。又按《考古録》云：「南自苕箒灣，北至柳翠橋，皆報國寺界，則垂拱殿址，可想見矣。」【略】

崇政殿　即祥曦殿，淳熙六年與後殿同建。陳隨應記云：「自北宮門循廊而左，巨鐍幕次列如魚貫轉，南爲祥曦殿，朵殿西接修廊爲後殿。」《武林舊事》：「后出宮至祥曦殿，上升龍檐出和寧門，至皇后家賜筵。」《宋史》：崇政殿説書故左史兼。紹興二年，万俟卨、羅汝楫並兼講讀《綱目》。紹興七年閏二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説書。乾道二年十一月幸教場，從駕臣僚自祥曦殿並戎服起居。《元史》：世祖遣伯顏入臨安，宋主㬎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闕上表，乞爲藩輔。【略】

延和殿　《宋史·宮室志》：淳熙八年秋，改後殿擁舍爲別殿，取舊名謂之延和殿，便坐視事則御之。《宋史·宗室子瀟傳》：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瀟練兵，習爲鵝鸛魚麗陣，上觀於便殿，嘉之。時臣撰後殿上梁文云：「聽朝決事，兼汴都延和崇正之名，論道談經，殆炎漢虎觀金華之比。」史云：「孝宗作敬天之圖，開延和之殿，躬講讀之勤，設補遺之官。」指此。遇聖節、長至、正旦、寒食、大禮齋，或避正殿則御焉。考垂拱及後殿之後，皆有此殿。凡大禮齋宿於此，亦稱東齋殿、西齋殿。大禮後，擇日詣景靈宮等處，行恭謝禮畢，宣賜百官簪花於西齋殿。《七修類稿》：小仙林寺即後殿，在山岡。《遊覽志》亦云即延和殿也。以舊紀殿址推之，當在報國寺後。【略】

選德殿　《夢粱録》：射殿曰選德。《玉海》曰：孝宗皇帝辟便殿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續資治通鑑》：淳熙四年九月，閱蹴毬於選德殿。又考《玉海》，淳熙四年，命閤門稽太宗朝擊毬典故，仍先習儀，詔擊毬御棚，是日三少使相執政已下，各分棚侍立，上擊過毬門，回馬御殿，皇太子以下稱賀。六年十一月五日，選德殿出用人論示宰相俊卿等。七年二月七日御選德殿，宣示立皇太子御劄，宰相允文再拜賀。《宋史·周必大傳》：孝宗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輔對選德殿，袖出手詔，命必大極陳當否，後又被旨撰《選德殿記》。又《玉堂雜記》云：「必大爲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宣入選德殿，御前小案，用牙尺壓蠲紙一幅，傍有漆匣小歙硯，置筆墨於玉格，必大鞠躬書除目。」《行在所録》云：「御座後有大屏分畫諸道，列監司、郡守爲兩行，各標職位姓名。又圖疆域於碑陰。」楊太后宮詞云：「天下監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蓋紀實也。【略】

緝熙殿　紹定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御制敬天地、法祖宗、事親、齊家而下，凡四十八條，御劄十二軸，詔講讀苑書官撰箴辭。明年六月甲午，緝熙殿成，御書緝熙二字榜之，親爲記文，以所製箴詞，親洒宸翰列殿上，以備觀覽。理宗辟舊講殿，爲之御製記。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録》卷六《宮闕》　燕中宮闕，古不可考，當自遼始。遼史載其略云：【略】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

宋王曾《奉使録》略曰：【略】渡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啟夏門，内有元和殿、洪武殿。【略】

按：遼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是後之國號、年號已見於此，誰謂非定數也。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二九《宮室》　遼以幽州爲南京，宮之扁曰永興，曰積慶，曰延昌，曰彰愍，曰長寧，曰崇德，曰興聖，曰敦睦，曰永昌，曰延慶，曰長春，曰太和，曰延和。殿之扁曰清涼，曰元和，曰嘉寧。堂之扁曰天膳。樓之扁曰五花，曰五鳳，曰迎月。閣之扁曰乾文。門之扁曰元和，曰南端，曰萬春，曰千秋，曰鳳凰，園曰柳園。《禁扁》

朱彝尊原按：遼以天顯三年升東平郡爲南京，本治遼陽。至會同元年，始以幽州爲南京。

臣等謹按：《金史·地理志》：中都有仁政殿。又《世宗紀》：仁政殿，遼時所建。則仁政實遼南京之殿也。王士點《禁扁》於遼宮室缺載仁政殿，附識以備考。

南京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聖宗御容殿，殿東曰宣和，南曰

大内，内門曰宣教，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爲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巔有凉殿，東北隅有燕角樓。《遼史・地理志》

南京宫衛曰弘義宫，曰長寧宫，曰永興宫，曰積慶宫，曰延昌宫，曰彰愍宫，曰崇德宫，曰興聖宫，曰延慶宫，曰敦睦宫，曰文忠王府，各置提轄司。《遼史》

臣等謹按：據《遼史・兵衛志》，南京尚有太和、永昌二宫，與興聖、延慶等宫同置提轄司，舊史失載。

太宗會同元年十一月，詔升幽州爲南京。三年四月庚子，至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閣禮。十二月，詔燕京皇城西南墀建凉殿。統和七年二月，幸長春宫。十三年正月，如長春宫。十五年二月朔，如長春宫。《遼史》

臣等謹按：據《遼史・太宗本紀》，會同三年四月壬戌，御昭慶殿，宴南京羣臣。昭慶殿原書未見，今謹附識。

又按：《遼史》本紀：聖宗統和十三年正月壬子幸延芳淀，庚午如長春宫，又十五年正月庚午，幸延芳淀，二月丙申朔，如長春宫。按：延芳淀在東京，其地與上京之長春宫較近。此二條似是指上京之長春宫而言，非南京也。原書以宫名本同，牽連誤引耳。遼有二長春宫，一在南京，一在長春州。若五年三月朔幸長春宫賞花釣魚，十二年三月如長春宫觀牡丹，十七年正月朔如長春宫，則非南京之長春宫也。《北平古今記》

臣等謹按：《遼史》本紀：聖宗統和十二年三月戊午，幸南京；壬申，如長春宫。按：戊午距壬申僅十五日，不應即至上京之長春宫，似應仍指南京而言。【略】

金以幽州爲中都，汴爲南京。宫之扁曰啟慶，曰衍慶，曰聖壽，曰翠微，曰慶寧，曰景明，曰坤寧，曰光春，曰萬寧，曰磐寧，曰壽康，曰仁壽，曰隆慶，曰壽安，曰長春，曰建春，曰興德，曰慶元，曰光興，曰孝寧，曰壽聖，曰集慶，曰坤儀，曰會聖。苑之扁曰瓊林。園之扁曰慶樂，曰熙春，曰同樂，曰東明，曰東翠。院之扁曰蓬萊，曰宣徽。殿之扁曰長樂，曰長生，曰浮玉，曰仁安，曰仁智，曰仁政，曰保安，曰保成，曰洪政，曰大安，曰大慶，曰崇慶，曰廣寒，曰廣德，曰廣仁，曰瓊光，曰隆德，曰瀛洲，曰重光，曰厚德，曰天興，曰樞光，曰光德，曰光興，曰集英，曰明俊，曰熙春，曰集賢，曰明揚，曰慶春，曰泰和，曰純和，曰慶和，曰太和，曰德和，曰元和，曰魚藻，曰德昌，曰福寧，曰燕壽，曰德壽，曰福壽，曰端儀，曰德儀，曰徽音，曰常武，曰揚武，曰閱武，曰臨武，曰聖武，曰皇武，曰文明，曰芳明，曰承明，曰文昭，曰乾元，曰承華，曰臨芳，曰貞元，曰宣華，曰慈訓，曰絳霄，曰蓬萊，曰睿思，曰翠霄，曰寧福，曰紫宸，曰奉慈，曰湧金，曰儀宸，曰孝慈，曰玉清，曰神龍，曰丕承，曰景祥，曰清暉，曰辰居。亭之扁曰雪香，曰瓊香，曰臨漪。樓之扁曰嘉福，曰嘉瑞，曰丹鳳，曰瑞雲，曰瑞光。閣之扁曰芳華，曰景福，曰燕昌，曰光昭，曰清徽，曰翠微，曰蓬萊，曰瓊華。館之扁曰會同，曰歸仁，曰同文，曰思華，曰粲文，曰來寧，曰來同，曰懷德，曰肅儀。司之扁曰侍儀。嶼曰瀛嶼。島曰瓊花。池曰龍游，曰浮碧。門之扁曰宣和，曰啟夏，曰豐宜，曰丹鳳，曰大慶，曰承天，曰日精，曰月華，曰左右昇平，曰左右昇龍，曰隆德，曰嚴祇，曰繁禧，曰安泰，曰祇肅，曰安貞，曰南薰，曰大興，曰大安，曰南順，曰順陽，曰四會，曰仁安，曰德和，曰德昌，曰文明，曰光興，曰啟慶，曰明昌，曰徽音，曰光翼，曰宣陽，曰光牒，曰宣華，曰玉華，曰應天，曰嘉會，曰宣曜，曰陽春，曰施仁，曰灝華，曰麗澤，曰彰義，曰景風，曰端禮，曰通元，曰會城，曰崇智。觀之扁曰西凉，曰黄興。《禁扁》

臣等謹按：王士點《禁扁》所載金代幽州、汴京宫殿園亭池館門觀各名，據《金史》本紀及地理志，間有與上京、東京、西京等處名目相同者。如皇武、光德、乾元、辰居等殿，興德、慶元、光興等宫，史係之上京，保安殿系之西京，孝寧宫系之東京，景明宫、揚武殿在桓州，樞光殿在撫州之柔遠縣，長春行宫在灤州之石城縣，光泰宫在遂州之遂城縣。凡此之類，或當時建置異地同名，皆未可定，不妨並存以俟考。

亮欲都燕，遣畫工寫京師宫室制度，濶狹修短，盡以授之左相張浩輩，按圖修之。【略】

自天津橋之門北曰宣陽門。門分三，中繪一龍，兩偏繪一鳳，用金鍍銅實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兩邊分雙隻日開。兩樓曰文曰武。自文轉東曰來寧館，自武轉西曰會同館，二館皆爲本朝使設也。正北曰千步

廊，東西對，兩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通天門觀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里餘，又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南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門。內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門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所居之地也。西出玉華門爲同樂園，瑤池、蓬瀛、杏林盡在是。《金圖經》【略】

世宗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移。拉里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曰：朕日夜思之，舍正殿而奠於別宮，情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大安殿。《金史》本傳。按：拉里，滿洲語「爽利」也，舊作「剌履」。今譯改。

明昌四年九月朔，天壽節，御大安殿受朝賀。《金史·章宗紀》

凡受尊號，百官習儀於大安殿庭。皇太子册立，設御座於大安殿。《金史·禮志》

大安殿基今爲酒家壽安樓。《金臺集》

臣等謹按：壽安樓在燕京金皇城內東華門之西街，見《析津志》。原果噩洛納延詩：夢斷朝元閣，來尋賣酒樓。野花迷輦路，落葉滿宮清。風雨青城暮，河山紫塞愁。老人頭雪白，扶杖話幽州。《金臺集》。按：果噩洛舊作「葛邏禄」，今從《八旗姓譜》改正。納延，蒙古語「八十數」也，舊作「廼賢」。今譯改。【略】

明昌五年，復以隆慶宮爲東宮，慈訓殿爲承華殿。承華殿者，皇太子所居之東宮也。《金史注》

臣等謹按：《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名太后宮曰仁壽，二月更名隆慶。至章宗明昌五年，禮官言宜易隆慶宮爲東宮，慈訓殿爲承華殿，從之。【略】

貞元三年十月，皇太后至中都，居壽康宮。十一月，上朝太后於壽康宮。《金史·海陵紀》

西曰會通門，門北曰承明門，又北曰昭慶門，東曰集禧門，尚書省在其外。其東西門，左右嘉會門也。門有二樓，大安殿後門之後也。其北曰宣明門，則常朝後殿門也。北曰仁政門，內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金史》志【略】

天會四年正月，始朝日於乾元殿。【略】

大定十八年，帝拜日於仁政殿，始行東向之禮。《金史·禮志》

世宗謂宰臣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金史·世宗紀》

貞祐元年閏月，拜日於仁政殿。《金史·宣宗紀》

臣等謹按：明昌四年八月，國史院進《世宗實録》，上服袍帶御仁政殿降座受之。見《金史·章宗紀》。【略】

承安四年五月朔，奏事於泰和殿。《金史·章宗紀》

泰和殿，泰和二年，更名慶寧殿。《金史》

泰和四年四月，張行信召見於泰和殿。《金史》本傳

臣等謹按：金章宗有《泰和殿五月牡丹》詩，見《中州集》。

魚藻池瑶池殿位，貞元元年建。有神龍殿，又有觀會亭，又有安仁殿、隆德殿、臨芳殿。皇統元年有元和殿。《金史》志【略】

《金史·禮志》：受尊號儀，帝服衮冕御元和殿。按：此當即遼之元和殿，非魚藻池之元和殿也。《北平古今記》【略】

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禮。重五於鞠場，中元於內殿，重九於都城外。其制刳木爲盤，如舟狀，赤爲質，畫雲鶴文，爲架高五六尺，置盤其上，薦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則於常武殿築臺爲拜天所。《金史·禮志》【略】泰和元年【略】八年十一月，御臨武殿試護衛。《金史·章宗紀》【略】

京城北離宮有大寧宮，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爲壽寧，又更爲壽安。明昌二年，更爲萬寧宮。《金史》志

大定十九年五月，幸大寧宮。二十年四月，大寧宮火。《金史·世宗紀》

張僅言護作大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穫稻萬斛。《金史》本傳

明昌六年五月，命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泰和四年四月，萬寧宮端門災。《金史·章宗紀》【略】

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瑶光臺，又有瓊華島，又有瑶光樓。皇統元年有宣和門。正隆二年有宣華門，又有薩哈門。《金史》志

壽寧宮有瓊華島，絶頂廣寒殿，近爲黄冠輩所毁。《遺山集》

大定元年十二月，至中都，御貞元殿受羣臣朝。二年四月，宴夏使貞元殿。《金史・世宗紀》

燕京城内地大半入宫禁，百姓絶少。其宫闕壯麗，延亘阡陌，上切霄漢，雖秦阿房、漢建章不過如是。予奉使至燕山，朝見之日，見金主儀衛華整，過於中國。其御榻以七寶爲飾。夾坐有狻猊二，高丈餘。金主亮面黧黑，目下視，長鬚，於貞元殿見其狀。《海陵集》

自此以後即無貞元殿之稱，或以海陵年號爲嫌而改之也。《北平古今記》

大定十六年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於天既受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同上

承安元年七月，天壽節，御紫宸殿受賀。《金史・章宗紀》【略】

二十五年十月朔，宰相以下朝見世宗於慶和殿。《金史・顯宗紀》【略】

七月正月，詔御史大夫崇肅等十有四人同對於慶和殿。《金史・章宗紀》【略】

泰和七年正月，詔百官同對於廣仁殿。《金史・章宗紀》

大定十四年四月，上御垂拱殿。《金史・世宗紀》

路鐸召對於崇政殿。《金史》本傳

承安二年六月，詔罷瑶光殿工作。《金史・章宗紀》

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宰相入見於香閣，既退，圖克坦克寧請屏左右，奏立皇太孫。《金史》本傳

承安四年三月，户部尚書孫鐸、郎中李仲略、國子祭酒趙枎始轉對香閣。《金史・章宗紀》

泰和三年十月，右丞布薩揆至自北邊。丙辰，召至香閣慰勞之。同上

八年，以吏部尚書賈益謙等十三員，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員，推排民户物力，上召至香閣親諭之。《金史・食貨志》【略】

大定十三年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金史・世宗紀》【略】

大定十四年十月，詔圖畫功臣二十人於衍慶宫聖武殿左右廡。十七年正月，詔於衍慶宫聖武殿西建世祖神御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金史・禮志》

禮官率太廟署官等詣崇聖閣奉世祖御容，導太宗御容於聖武殿行禮畢，以次奉安於丕承殿，睿宗御容奉安於天慶殿。同上

聖宗統和二十四年八月，改南京宫宣教門爲元和，外三門爲南端，左掖門爲萬春，右掖門爲千秋。【略】興宗重熙五年，詔修南京宫闕府署。冬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道宗清寧五年十月朔，幸南京，祭興宗於嘉寧殿【略】《遼史》

（乾道四年）十一月乙亥，御迎月樓，賜貧民錢。同上

清・繆荃孫等［光緒］《順天府志》卷三《宫禁下・遼故宫考》　遼會同初，受石晉獻幽州，始至自南京，備法駕，入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閣禮，又御昭慶殿，宴南京羣臣。《遼史・太宗紀》。按：石晉纔以地獻，太宗駕至，即有元和、昭慶等名，則猶非遼所建之宫殿也。蓋幽州自安史叛亂，已稱大燕，唐末劉仁恭復僭大號，當時創建，必久有宫殿名，遼特仍其舊耳。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聖宗御容殿，殿東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門曰宣教，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爲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巔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遼地理志》。會同三年十二月丁巳，詔：燕京皇城西南堞建涼殿。《遼史・太宗紀》。統和二十四年八月丙戌，改南京宫宣教門爲元和，左掖門爲萬春，右掖門爲千秋。《遼史・聖宗紀》。按《紀》云：外三門爲南端，亦似改名。檢《地理志》，惟云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改左掖曰萬春，右掖爲千秋，是左掖、右掖與元和同改，惟南端仍舊耳。重熙五年壬戌，詔修南京宫闕府署。《遼興宗紀》。大内極其壯麗，《遼史拾遺》十四。累代各有增飾。宫凡十，各有門户出兵馬，阿保機曰洪案：《兵衛志》作「宏」。義宫，德光曰永興宫，兀欲曰積慶宫，述律曰延昌宫，明記曰章敏宫，案：《禁扁》作「彰愍」。突欲曰長寧宫，燕燕曰崇德宫，隆緒曰興聖宫，隆慶曰敦睦宫，隆運曰文忠王府。《契丹國志》二十三。又有嘉寧殿，《遼道宗紀》：清寧五年十月朔，幸南京，祭興宗於嘉寧殿。仁政殿，《金世宗紀》：世宗嘗謂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務華飾，不必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洪武殿，《日下舊聞考》二十九：孫承澤云：遼之正殿曰洪武，後之年號，先見於此。大安殿，《日下舊聞考》

二十九：朱昆田曰：遼以大安名殿，而金以之紀年，亦兆之先見者。清涼殿，王士點《禁扁》。長春宮，《遼聖宗紀》：統和十二年三月戊午幸南京，壬申如長春宮。按北平古今記》云：遼有二長春宮，一在京，一在長春州。十二年三月入長春宮，非南京之長春宮。考史，戊午幸南京，壬申如長春宮，戊午距壬申僅十五日，不應即至上京之長春宮，似應仍指南京而言。永昌宮，太和宮，《遼兵衛志》。延慶宮，延和宮，《禁扁》。五鳳樓，按：《遼景宗紀》：保寧五年春正月，御五鳳樓觀燈。迎月樓，按《遼天祚帝紀》：乾統四年冬十月御迎月樓，賜貧民錢。五花樓，《禁扁》。天膳堂，乾文閣，鳳凰門，《禁扁》。果園。《遼景宗紀》：開泰五年，駐蹕南京，幸內果園。若夫梳妝一臺，世艷稱之，至指白塔寺爲其故址，按《野獲編》云：大內北苑中有廣寒殿者，舊聞爲耶律后梳妝樓。成祖命留之，爲後世鑒戒。宣宗曾爲之記。《西河詩話》云：遼后梳妝臺址，在太液池東小山上，一名瓊華島，即今白塔址是也。皆世俗傳聞，未可爲據。

明・李賢《明一統志》卷三七《寧夏衛》 元昊宮。在賀蘭山之東。昔趙元昊據有夏地，居興州，阻河依山爲固，建宮於此，宮墻尚存。

明・管律［嘉靖］《寧夏新志》卷二《古蹟》 元昊宮。新城內。洪武初，尚存遺址，今爲清寧觀矣。避暑宮。賀蘭山拜寺口南山之顛。僞夏元昊建此避暑，遺址尚存。人於朽木中嘗有拾鐵釘長一二尺者。

清・楊浣雨［乾隆］《寧夏府志》卷四《古蹟》 元昊故宮，在賀蘭山之東，有遺址。又振武門內有元昊避暑宮。明洪武初，遺址尚存，後改爲清寧觀。廣武西大佛寺口，亦有元昊避暑宮。

元・王士點《禁扁》卷甲《扁一・宮・金》 啟慶。衍慶。聖壽。翠微。慶寧。景明。坤寧。光春。萬寧。磐寧。壽康。仁壽。隆慶。壽安。長春。建春。興德。慶元。光與。孝寧。

又 《扁二・園・金》 慶樂。熙□。同樂。東明。東翠。

又 卷乙《扁五・殿・金》 長樂。長生。浮生。仁安。仁智。仁政。保安。保成。洪政。大安。大慶。崇慶。廣寒。廣德。廣仁。瓊光。隆德。瀛洲。重光。厚德。天興。樞光。光德。光興。集英。明俊。熙春。集賢。明揚。慶春。泰和。純和。慶和。大和。德和。元和。魚藻。德昌。福寧。燕壽。德壽。福壽。端儀。德儀。徽音。常武。揚武。閱武。臨武。聖武。皇武。文明。芳明。承明。文昭。乾元。承華。臨芳。貞元。宣華。慈訓。絳霄。蓬萊。睿思。翠霄。寧福。紫宸。奉慈。湧金。儀宸。孝慈。玉清。神龍。丕承。景祥。清暉。宸居。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録》卷六《宮闕・金宮城》 史載海煬王遺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中門繪龍，兩偏繪鳳，用金釘釘之。中門唯車駕出入乃開，兩偏分雙單日開一門。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及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居之。西出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其正門四［兩］旁又設兩門。正東曰宣曜、陽春、施仁，正西曰顯華、麗澤、彰義，正南曰豐宜、景風、端禮，正北曰通玄、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外有宣陽門，即內城之南門也，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通天門即內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垛樓，瓦皆琉璃，金釘朱户，五門列焉，常扃，惟大禮祫享則由之。宣華乃內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偏門，右掖西偏門各有武夫守衛。拱辰即內城正北門也，又曰後朝門，制度守衛與玉華、宣華等，金碧輝飛，規模宏麗矣。【略】金朝北京營制宮殿，其屏扆窓牖皆破汴都輦致於此。汴中工匠有名燕用者，製作精巧，凡所造下刻其名，及用之於燕，而名已爲先兆。

清・施鴻［康熙］《遼陽州志》卷二〇《古蹟》 金宮殿。按《金志》：皇統四年，立東京新宮寢殿曰『保寧』，宴殿曰『嘉惠』，前後正門曰『天華』、『乾貞』。十月，建宗廟，有孝寧宮。七年，建御容殿。末年，兵亂皆廢。按其地在今州城之北。

清・繆荃孫等［光緒］《順天府志》卷三《京師志三・金故宮考》 金太祖至燕京，入內，見大殿動搖，出，於城東紫村建寨，《遼史拾遺》十二。未嘗營立宮室也。熙宗時，始詔盧彦倫營造燕京宮室。《金史・盧彦倫傳》。海陵欲遷都於燕，廼先遣畫工寫汴京宮室制度，至於闊狹脩短，曲

盡其數。《北盟會編》二百四十四引張棣《金虜圖經》。有司以圖上。爰以梁漢臣充脩燕京大内正使，孔彦舟爲副使，按圖營之，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續通鑑綱目》。自天德四年起，至貞元元年畢工，凡役民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宫殿皆飾以黄金五采，其屏扆牖牖，亦皆由破汴都輦致於此，《攬轡録》：初，汴中宫匠有名燕用者，制作精巧，凡所造下刻其名，及用之於燕，而名已先兆。恢麗閎侈，勞費以億萬計。貞元四年，金主亮率文武百官駕始幸焉。《續資治通鑑》一百三十一。金皇城周九里三十步，自龍津橋之北，《攬轡録》：過石玉橋，燕石色如玉，上分三道，皆以欄楯隔之，雕刻極工，中爲御路，亦闌以杈子，兩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龍津橋」。曰宣陽門，按：《大金國志》三十三云：宣陽門，内城之南門也。門上金書額，兩頭有小四角亭，即登門路也。門分爲三：中門爲御路，常闔，皆畫龍；兩旁門通行，皆畫鳳，用金釘釘之。《大金國志》三十三：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惟車駕出入乃開，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過門有樓二：一曰文樓，一曰武樓。文樓轉而東，曰來寧館；武樓轉而西，曰會同館。《北盟會編》二百四十四：二館皆爲本朝使人設也。正北曰千步廊，廊東、西相對，各二百餘間，分爲三節，節爲一門，第一門通街市，第二門通毬場，第三門通太廟。詳見下。將至宫城，東、西轉，亦各有廊百許間。馳道兩傍植柳，廊脊覆碧瓦。宫闕殿門，皆覆以碧瓦。《金地理志》。端門十一楹，曰應天之門，《攬轡録》。《金地理志》：應天門舊名通天門，大定五年更。内城之正南門也，開兩夾，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每樓次第攢三簷，與夾樓接，極工巧。《北盟會編》二百四十五。樓高八丈，四角皆垛樓，瓦皆琉璃，金釘朱户，五門列焉，常扃，惟大禮祫享則由之。東、西相去一里許，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各有武夫守衛。《大金國志》。門内有左右翔龍門及日華、月華門，前曰大安殿。《金地理志》。按：大安殿，金受朝賀於此。趙秉文《甲子元日大安早朝》詩云：闕角蒼龍建斗杓，衣冠萬國大安朝。使臣未入分班立，殿陛先陞按笏招。彩仗中門瞻北極，丹墀側畔聽簫韶。太初甲子天元朔，萬歲常瞻玉燭調。《金臺集》：大安殿基今爲酒家壽安樓。《舊聞考》引《析津志》：壽安樓在燕京皇城内，東華門之西，街東。左、右掖門内，殿東廊曰敷德門。《金地理志》。《北盟會編》二百四十四：使人入左掖門，直北循大安殿東廊後壁行，入敷德門。正北列三門，中曰粹英，爲壽康宫，母后所居也；《金地理志》。《金海陵紀》：貞元三年十月丙子，皇太后至中都，居壽康宫。西曰會通門，門北曰承明門。又北昭慶門，東曰集禧門，尚書省在其外。其東、西門，左、右嘉會門也，門有二樓，大安殿後門之後也。其北曰宣明門，則常朝後殿門也。《金地理志》。《北轅録》：由會同門、承明門入左嘉會門，趨而南至幕次。少頃，鳴鐘，鐘罷，衛士山呼，百官裹見，有曳玉帶者五人先出，後知爲東宫、親王、平章、令公也。頃之，入宣明門，次仁政門，於隔門上面序立三節，自東入，拜於大毬上，上有一品至七品黑漆黄字牌子，蓋其朝序也。一毬可容數百人，遍地制成龍鳳。殿九楹，前設露臺，柱以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廊外垂金漆簾，額飾以繡，廊之西，馬有鞘紅繡鞍者數匹，乃高麗所進。殿門外衛士二三百人分兩旁立，盡戴金花帽，錦袍。宣明門外，直至外廊外，甲士青縐甲居左，旗執黄龍，紅縐甲居右，旗執紅龍；外廊皆銀槍，左掖門入皆金槍，人依一柱以立，凡門屋下，皆青隊，執弓矢，人數各有差。北曰仁政門，旁爲朵殿。朵殿上爲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内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金地理志》。按：仁政殿遼時所建，見《遼故宫考》。《金章宗紀》：明昌四年八月，國史進《世宗實録》，上朝服袍帶，御仁政殿，降座受之。《宣宗紀》：至寧元年九月，御仁政殿視朝。内城之正東門曰宣華，《大金國志》。《金海陵紀》：正隆元年二月，御宣華門觀迎佛。正西門曰玉華，拱城乃内城之正北門也。《大金國志》。《金衛紹王紀》：崇慶元年七月，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墜於拱辰門。後朝門制度：守衛一與宣華、玉華等，金碧翬飛，規模閎麗。《大金國志》。殿九重，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内省，西曰十六位，妃嬪居之。《大金國志》。《金圖經》：天德三年，張養浩等取真定府潭園材木建宫室及涼位十六。又有常武殿，《金熙宗紀》：貞元九月己未，常武殿擊鞠。貞元殿，《世宗紀》：大定元年十二月己未，御貞元殿，受羣臣朝。《北平古今記》云：自此以後，即無貞元之稱，或以海陵年號爲嫌而改之也。泰和殿，《世宗紀》：大定二年正月辛未，御泰和殿，宴百官、宗戚、命婦。泰和二年，更名慶寧殿。紫極殿，《大金國志》十六：大定六年正月己酉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垂拱殿，《世宗紀》：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亥，上御垂拱殿。神龍殿，《世宗紀》：大定二十八年三月丁酉，受羣臣朝，復宴於神龍殿。福安殿，《世宗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癸未，上崩於福安殿。慶和殿，《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冬十月庚戌朔，宰相以下朝見於慶和殿。《章宗紀》云：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詔立皇太孫，稱謝於慶和殿。楓光殿，《章宗紀》：明昌五年六月丙戌，以天壽節宴楓光殿。紫宸殿，《章宗紀》：承安二年秋七月戊辰，天壽節，御紫宸殿受朝。睿思殿，

《章宗紀》：承安二年八月，詔對睿思殿。臨武殿，《章宗紀》：泰和元年五月甲寅，擊毬於臨武殿。泰和八年十一月癸卯朔，御臨武殿，試護衛。魚藻殿，《章宗紀》：泰和三年五月壬申，以重五拜天射柳，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廣仁殿，《章宗紀》：泰和七年正月壬午，詔百官同對於廣仁殿。薰風殿，《大金國志》：正隆三年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集賢殿，《顯宗紀》：每三日一次，於集賢殿受尚書省啟事。清輝殿，《金太祖諸子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於清輝殿。慶春殿，《金史・完顏守道傳》：守道懇求致仕，特賜宴於慶春殿。天香殿，《金史・完顏匡傳》：完顏匡朝京師，賜宴於天香殿。絳霄殿，翠霄殿，《大金國志》二十五：崇慶元年十一月，大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柴薪乏，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正隆殿，《北平古今記》：大定十六年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略】瑤光殿，《章宗紀》：承安二年六月，詔罷瑤光殿工作。廣武殿，《金地理志》：有廣武殿，爲擊毬、習射之所。崇慶殿，《金地理志》：又有崇慶殿。厚德殿，《金五行志》：大定二年閏月，神龍殿十六位焚，延及泰和、厚德殿。元和殿，《金禮志》：受尊號儀：帝服衮冕，御元和殿。按：此即遼之元和殿，非魚藻池之元和殿也。熙春殿，《金顯宗紀》：顯宗殯於春殿。臨芳殿，安仁殿，隆德殿，《金地理志》。景明宮，《金章宗紀》：明昌五年四月乙卯，幸景明宮。永安宮，《金世宗紀》：大定二十六年四月己未，幸永安宮。按：永安宮名，《禁扁》諸書未載。芳華閣。《大金國志》：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如白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蘇山輦至，築巖洞於芳華閣。原廟建於天德四年，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金禮志》。《日下舊聞考》引《金圖經》注：金本無宗廟，不修祭祀，自平遼後，所用執政大臣多漢人，往往説天子之孝在尊祖，尊祖在建宗廟。金主方開悟，遂築室於內之東南隅，廟貌雖具，制極簡略。迨亮徙燕乃築巨闕於南城之南，千步廊之東，曰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東、西神御殿，《金禮志》。《志》又云：大定十七年正月，詔於衍慶宮聖武殿西建世祖神御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丕承殿，天慶殿，《金禮志》。《志》又云：大定十七年，尊太宗御容於聖武殿，行禮畢，以次奉安於丕承殿，睿宗御容奉安於天慶殿。崇聖閣，燕昌閣。《金禮志》。《志》又云：大定二十一年閏月，昭祖、景祖奉安燕昌閣上，肅宗、穆宗、康宗奉安閣下，明肅皇帝奉安崇聖閣下。大安殿之北爲東宮，宮有承華殿，《金世宗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名太后宮曰仁壽，二月更名隆慶，至章宗明昌五年，禮官言，宜易隆慶宮爲東宮，慈訓殿爲承華殿，從之。西至玉華門，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盡在於是。《大金國志》。師柘《同樂園》詩：晴日明華構，繁英漾緑波。蓬邱滄海近，春色上林多。流水時雖逝，還鶯暖自歌。可憐歡樂地，鉦鼓散雲和。瓊林苑有横翠殿，寧德宮，《金地理志》。有瑤光臺，瑤光樓。城北離宮有大寧宮，按：大寧宮，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爲壽寧宮，又更爲壽安宮，明昌二年更爲萬寧宮。宮有瓊華島，《金地理志》。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六：瓊華島或本宋艮嶽之石，金人載此石自汴至燕，每石一，準糧若干，俗呼爲折糧石。上爲廣寒殿，按《元遺山集》云：瓊島在太液池中，皆疊石爲之，其巔古殿，結構翔起，周迴綺牖玉檻，重階而上，榜曰廣寒之殿，相傳遼太后梳妝臺。《金鰲退食筆記》云：今殘石壞礎，猶刻雲物及廣寒殿字。妝臺在焉。按：葛邏禄廼賢《金臺集》有《妝臺》詩云：廢苑鶯花盡，荒臺燕麥生。韶華如逝水，粉黛憶傾城。野菊金鈿小，秋潭玉鏡清。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自注云：妝臺，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悦。《堯山堂外紀》云：章宗爲李宸妃建梳妝臺於都城東北隅，今禁中瓊華島妝臺，本金故物也，目爲遼蕭后梳妝樓，誤。《析津志》云：妝臺在金故宮之西，壽安酒樓之北。蓬萊院，《大金國志》：承安三年，國主幸蓬萊院，陳玉器及諸玩好，視其款識多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進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宣和作此，以爲陛下用耳。香閣，《金章宗紀》：承安四年三月，户部尚書孫鐸、郎中李仲略、國子祭酒趙帆，始轉對香閣。瑞雲樓，《金史》本傳：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楊伯雄賦詩。瑞光樓，按《中州集》：道陵中秋賞月瑞光樓，召趙渢文孺對御賦詩，以清字爲韻，渢詩云：秋氣平分月正明，蕊珠宮闕對蓬瀛。已驅急雨銷殘暑，不遣微雲點太清。簾外輕風飄桂子，夜深涼露滴金莖。聖朝不奏霓裳曲，四海歌謳即樂聲。道陵讀至落句，大加賞異，手酌金鐘以賜，且字之曰：文孺，以此鐘賜汝作酒直。士林榮之。宣和門，《金禮志》：受尊號儀，恭謝祖廟，還，御宣和門。寶昌門，《金海陵紀》：貞元三年，登寶昌門，觀角觝。廣陽門，《金衛紹王紀》：至寧元年八月，呼沙呼殺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刑部侍郎圖克坦穆延於廣陽門西。西横門，《金章宗紀》：承安二年閏月，出西横門觀稼。後園，《金章宗紀》：明昌六年十二月，幸後園，閱軍器。東園，按《金章宗紀》云：泰和七年正月，幸東園，射柳。南園，《金章宗紀》：顯宗殯於南園春殿。世宗至自上京，未入國門，先至春殿致奠。西園，《金章宗紀》：承安二年三月，幸西園，閱軍器。熙春園，《金章宗紀》：明昌三年，幸熙春園。廣樂園，《金世宗紀》：大定三年五月，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東明園，《大金國志》：承安三年，賞菊於東明園，見屏間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余琬對曰：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其國，先帝圖之以爲戒。宸妃怒曰：宣和

之亡，不緣此石，乃用童貫、梁師成故爾。蓋譏琬也。宸妃鄭氏，南宋華原郡王居中之曾孫。南苑，《金史・劉頡傳》：南苑有舊唐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以劉頡家本怦後，詔賜頡錢三百貫改葬之。西苑，《金章宗紀》：明昌元年三月，擊毬於西苑；五月，拜天於西苑，射柳，擊毬。北苑，《金章宗紀》：明昌五年四月朔，幸北苑。芳苑，《金章宗紀》：泰和二年正月，幸芳苑觀燈。環秀亭。《金章宗紀》：承安元年六月，幸環秀亭觀稼。城南行宮有建春宮。《金地理志》。《金章宗紀》：承安元年二月，幸南都行宮春水。三年正月，如城南春水，名行宮曰建春。《日下舊聞考》云：明昌五年正月，幸城南別宮，所謂別宮者，即承安時之建春宮也。明昌在承安改元之前，是時尚未有建春之名，故或稱別宮，或稱行宮，無定名焉。燕京宮闕雄麗，爲古今冠。《大金國志》二十五。貞祐初，爲亂兵所焚，月餘不絕。《使蒙日録》。以地理揆之，金大内當在今廣寧、右安門外云。《日下舊聞考》。按：王士點《禁扁》所載名目，與汴京並稱，無所分別，故不備録。

遼金捺鉢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九　（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爲契丹國主生辰使，宮苑使、榮州刺史高繼勳副之；曾使還，言：『【略】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後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温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黄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

又　卷八一　（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乙卯）迴等使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遼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繞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遼人皆佩金玉錐，號殺鵝殺鴨錐。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最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鎚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穹帳，藉草圍棋雙陸，或深澗張鷹。

又　卷九七　宋綬詹使還，上契丹風俗，云：『綬等始至木葉山，山浦中京東微北。【略】又云祭天之地。東向設穹屋，署曰省方殿，無階，以穹藉輕，員有二大帳。次北，又設穹屋，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住帳浦穹屋西北，望之南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喜罩魚，設穹廬於河冰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爲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失者。廻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土河上罩魚，以魚來饋。』

又　卷一一〇　契丹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雁。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略】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太祖大聖皇帝》　（天贊六年七月）於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大部落東一千里，謂之東樓；大部落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建四樓於木葉山。後立唐州，今廢爲村；大部落之内置樓，謂之西樓，今上京是。其城與官殿之正門，皆向東闢之。四季遊獵，往來四樓之間。

又　卷五《穆宗天順皇帝》　性好遊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涖之，帝不以屑意。如京東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絶，麋鹿成羣，四時遊獵，不離此山。

又　卷一〇《天祚皇帝上》　（天慶四年九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鹿，聞攻陷寧江州，中輟不行。

又　卷二三《宮室制度》　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

又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陘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宋真宗時，晁迥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遶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佩金玉錐，號殺鵝殺鴨錐。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最以此爲

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氈帳，籍草圍棋、雙陸，或深澗張鷹。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遼主歲入秋山，女真嘗從呼鹿。

又　卷一四引馬擴《茆齋自敘》　（宣和五年正月十一日）就營拜辭。是日已立契丹拔納行帳，前列契丹舊閤門官吏，皆具朝服，引唱舞蹈，大作朝見禮儀。每入長門，謂之上殿。

又　卷一五引馬擴《茆齋自敘》　（宣和五年三月）十一日辭朝，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跋行帳，前列契丹舊教坊樂工，作花宴。

又　卷二四引許採《陷燕録》　士大夫爲買珠玉、錦罽等物，相高低至十數倍。一日金字牌來，令置玫瑰一百斤，歲以爲例。此唯一僧善造，僧曰：往日天祚於春山秋山外，以此擾民。

又　卷一七六引《呂頤浩十論劄子》　臣在河北，使陝西沿邊。備見虜人風俗，每於逐年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澱。澱乃不耕之地，美水草之處，其地虛曠宜馬。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取馬出澱，飼以粟豆，準備戰鬬。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三三　（紹興九年）冬，金主亶論其政省，自今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剌鉢，並循遼人故事。剌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也。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一《熙宗孝成皇帝紀年三》　（皇統三年七月）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剌鉢。剌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爲事，每歲春，放鵝於春水，鈎魚於混同江；夏避暑於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於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於顯州。四時無定，荒於遊獵，内耗郡邑，外擾鄰封。由是内外騷然，禍亂斯至，所以亡也。

又　卷三六《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逾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於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世宗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二・遼下》　（嘉祐）六年三月，以北人武珪爲下班殿侍，以上所畫《契丹廣平淀受禮圖》。武珪本鎮州，陷虜多年，頗知虜中之事，爲沿邊安撫使指使。至是，因獻圖特録之。

遼・王鼎《焚椒録》　（清寧）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略】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既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屋，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届，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絶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

《遼史》卷一六《聖宗紀七》　（開泰）七年春正月甲辰，如達離山。二月乙丑朔，拜日，如渾河。【略】（九月）駐蹕土河川。【略】（八年）夏四月戊子朔，如緬山。【略】（九月）壬午，駐蹕土河川。【略】（九年）二月，如鴛鴦濼。【略】（九月）駐蹕金鉼濼。【略】（太平元年正月）如渾河。二月乙卯，幸鈸河。壬戌，獵高柳林。【略】（四月）清暑緬山。【略】（七月）辛巳，如沙嶺。是月，獵潢河。【略】二年春正月，如納水鈎魚。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略】夏四月，如緬山清暑。【略】（九月）駐蹕胡魯古思淀。【略】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如納水鈎魚。【略】五月，清暑緬山。【略】（七月）丁亥，賜緬山名曰永安。是月，獵赤山。【略】（十月）駐蹕遼河。【略】（四年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己未朔，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略】五月，清暑永安山。【略】秋七月，如秋山。【略】冬十月，駐蹕遼河。

又　卷一七《聖宗紀八》　（太平）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略】（二月）如魚兒濼。【略】（三月）如長春河魚兒濼。【略】夏五月，清暑永安山。【略】秋七月，獵平地松林。【略】（六年正月）庚辰，如鴛鴦濼。【略】（四月）丙寅，如永安山。【略】秋七月戊申，獵黑嶺。【略】九月，駐蹕遼河澁。【略】（十二月）庚子，駐蹕遼河。【略】（七年正月）

如混同江。【略】夏四月乙未，獵黑嶺。五月，清暑永安山。【略】九月，駐蹕遼河。【略】八年春正月己亥，如混同江。【略】三月，駐蹕長春河。夏五月，清暑永安山。【略】（秋七月）戊戌，獵平地松林。【略】（九月）壬子，幸中京。【略】九年春正月，至自中京。【略】（二月）如斡凜河。【略】夏五月，清暑永安山。【略】秋七月戊午朔，如黑嶺。【略】（十年）五月戊申，清暑柏坡。【略】冬十月，駐蹕長寧淀。【略】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如混同江。二月，如長春河。【略】六月丁丑朔，駐蹕大福河之北。

又　卷一八《興宗紀一》　（重熙元年正月）丁丑，如雪林。【略】夏四月乙巳，清暑別輦斗。秋七月，獵平地松林。【略】八月丙午，駐蹕剌河源。【略】冬十月己酉，幸中京。【略】（三年正月）辛卯，如春水。【略】五月庚申朔，清暑沿柳湖。【略】（七月）壬辰，如秋山。冬十月己未，駐蹕中會川。【略】四年春正月庚寅，如耶迷只里。【略】夏四月甲寅朔，如涼陘。五月庚子，清暑散水源。【略】秋七月壬午朔，獵於黑嶺。九月己酉，駐蹕長寧淀。【略】五年春正月甲申，如魚兒濼。【略】（五月）丁未，如胡土白山清暑。【略】九月癸巳，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賞獵人有差。【略】六年春正月丁丑，西幸。【略】夏四月，獵野狐嶺。閏月，獵龍門縣西山。五月己酉，清暑炭山。【略】（七月）癸卯，如秋山。【略】冬十月癸酉，駐蹕石竇岡。【略】（七年春正月）辛丑，如混同江。二月庚午，如春州。乙亥，駐蹕東川。【略】（三月）壬寅，如蒲河淀。【略】（夏四月）己卯，獵白馬堝。甲申，射兔新淀井。乙未，獵金山，遣楊家進鹿尾茸於大安宮。【略】（七月）戊申，如黑嶺。九月丁未，駐蹕平淀。冬十月甲子朔，渡遼河。丙寅，駐蹕白馬淀。【略】（八年春正月）丙申，如混同江觀魚。【略】庚戌，叉魚於率没里河。【略】二月丙子，駐蹕長春河。【略】（九年正月）庚申，如鴨子河。二月，駐蹕魚兒濼。【略】五月乙卯朔，清暑永安山。【略】冬十月癸未朔，駐蹕中會川。

又　卷一九《興宗紀二》　（重熙十一年）二月壬寅，如鴛鴦濼。【略】（十二年正月）甲戌，如武清寨苇淀。【略】三月辛卯，幸南京。【略】冬十月丁酉，駐蹕中會川。【略】（十三年正月）戊辰，如混同江。辛未，獵兀魯館岡。二月庚戌，如魚兒濼。【略】十二月己丑，幸西京。【略】（十四年正月）庚午，如鴛鴦濼。【略】（二月）駐蹕撒剌濼。【略】閏五月癸丑，清暑永安山。【略】秋七月，駐蹕中會川。【略】十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略】二月乙卯，如長春河。【略】（四月）甲子，清暑永安山。【略】（七月）丁酉，如秋山。【略】冬十月己酉，駐蹕中會川。

又　卷二〇《興宗紀三》　（重熙）十六年春正月己卯，如混同江。二月庚申，如魚兒濼。【略】三月丁亥，如黑水濼。【略】夏四月丙午，皇太后愈，復如黑水濼。【略】六月戊申，清暑永安山。【略】秋七月辛卯，幸慶州。自是月至於九月，日射獵於楚不溝、霞列、繫輪、石塔諸山。冬十月辛亥，幸中京，謁祖廟。【略】十一月戊寅，祠木葉山。己丑，幸中京。【略】十七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閏月癸丑，射虎於候里吉。【略】（十八年正月）丙午，如鴛鴦濼。丙辰，獵霸特山。【略】（十九年正月壬寅）如魚兒濼。【略】（三月）己酉，駐蹕息雞淀。【略】夏四月丙寅，如魚兒濼。【略】五月己丑，如涼陘。【略】秋七月壬辰，駐蹕括里蒲盌。【略】壬子，獵候里吉。【略】冬十月庚午，還上京。【略】甲戌，如中會川。【略】二十年春正月戊戌，駐蹕混同江。【略】（二月）己丑，如蒼耳濼。【略】三月壬子朔，幸黑水。【略】秋七月，如秋山。（九月）駐蹕中會川。【略】二十一年春正月辛亥，如混同江。二月，如魚兒濼。【略】六月丙子，駐蹕永安山。【略】（七月）甲子，如秋山。【略】冬十月戊寅，駐蹕中會川。【略】戊戌，射虎於南撒葛柏。【略】二十二年春正月乙巳，如混同江。【略】（二月）庚辰，如春水。【略】（三月）丙寅，如黑水濼。夏四月戊子，獵鶴淀。【略】六月壬申，駐蹕胡呂山。【略】（秋七月）庚申，如黑嶺。【略】二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如混同江。癸酉，獵雙子淀。【略】壬辰，如春水。甲午，獵盤直坡。【略】（四月）癸丑，獵合只忽里。【略】（五月）庚寅，駐蹕永安山。【略】六月丙申，如慶州。【略】（七月）甲戌，如秋山。【略】冬十月丁酉，駐蹕中京。【略】十二月丙申，如中會川。【略】二十四年春正月癸亥，如混同江。【略】（二月）癸巳，如長春河。【略】夏五月，駐蹕南崖。秋七月壬午，如秋山。

又　卷二二《道宗紀二》　（清寧）八年春正月癸丑，如鴨子河。二月，駐蹕納葛濼。【略】六月丙子朔，駐蹕拖古烈。【略】秋七月甲子，射熊於外室剌。【略】冬十月甲戌朔，駐蹕獨盧金。【略】九年春正月辛亥，幸鴛鴦濼。【略】（夏五月）清暑曷里狻。秋七月丙辰，如太子山。【略】

（十月）駐蹕藕絲淀。【略】十年春正月己亥，北幸。【略】九月壬寅，幸懷州，謁太宗、穆宗廟。冬十月壬辰朔，駐蹕中京。【略】（咸雍元年正月）甲子，如魚兒濼。【略】（四月）庚子，清暑拖古烈。【略】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略】二年春正月丁巳，如鴨子河。【略】癸未，幸山榆淀。【略】五月乙亥，駐蹕拖古烈。【略】（七月）丁卯，如藕絲淀。【略】三年春正月辛亥，如鴨子河。甲子，御安流殿鈎魚。【略】（閏三月）辛卯，駐蹕春州北淀。【略】夏五月壬辰，駐蹕納葛濼。【略】（四年正月）丙子，如鴛鴦濼。【略】丁亥，獵炭山。【略】五月丙辰，駐蹕拖古烈。【略】九月己亥，駐蹕藕絲淀。【略】（五年）夏六月己亥，駐蹕拖古烈。【略】冬十月己亥，駐蹕藕絲淀。【略】六年春正月甲午，如千鵝濼。【略】五月甲辰，清暑拖古烈。【略】秋七月辛亥，獵於合魯聶特。【略】九月庚戌，幸藕絲淀。【略】七年春正月戊子，如鴨子河。【略】（三月）幸黑水。【略】夏四月癸酉，如納葛濼。【略】（七月）庚子，如藕絲淀。【略】冬十月己卯，如醫巫閭山。

又　卷二三《道宗紀三》　（咸雍八年正月）甲申，如魚兒濼。【略】（四月）丁巳，駐蹕塔里捨。己卯，清暑拖古烈。【略】（秋七月）丁酉，幸黑嶺。【略】閏月辛未，射熊於殺羊山。【略】九月甲子，駐蹕藕絲淀。【略】九年春正月丁未，如雙濼。夏四月壬辰，如旺國崖。秋七月甲辰，獵大熊山。【略】九月癸卯，駐蹕獨盧金。冬十月，幸陰山，遂如西京。【略】十年春正月乙卯，如鴛鴦濼。【略】三月甲子，如拖古烈。【略】秋七月丙辰，如秋山。【略】九月庚戌，幸東京，謁二儀、五鸞殿。癸亥，祠木葉山。【略】冬十月丁卯，駐蹕藕絲淀。【略】大康元年春正月乙未，如混同江。【略】（二月）乙酉，駐蹕大魚濼。丁亥，以獲鵝，加鷹坊使耶律楊六爲工部尚書。【略】（夏四月）乙酉，如犢山。【略】秋七月辛酉朔，獵平地松林。【略】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略】二年春正月己未，如春水。庚辰，駐蹕雙濼。【略】（六月）己亥，駐蹕拖古烈。【略】秋七月戊辰，如秋山。【略】（九月）己卯，駐蹕藕絲淀。【略】三年春正月癸丑，如混同江。【略】（二月）己丑，如魚兒濼。【略】夏四月乙酉，泛舟黑龍江。【略】（五月）己巳，駐蹕犢山。【略】（七月）乙丑，如秋山。【略】冬十月辛丑，駐蹕藕絲淀。【略】四年春正月庚辰，如春水。【略】二月乙丑，駐蹕掃獲野。【略】五月丙戌，駐蹕散水原。【略】九月乙未，駐蹕藕絲淀。

又　卷二四《道宗紀四》　（大康）五年春正月壬申，如混同江。【略】乙亥，如山榆淀。【略】三月辛未，以宰相仁傑獲頭鵝，加侍中。【略】夏四月己未，如納葛濼。【略】秋七月己卯，獵夾山。【略】（十月）己亥，駐蹕獨盧金。【略】（十二月）乙卯，幸西京。【略】六年春正月癸酉，如鴛鴦濼。【略】夏四月乙卯，獵炭山。【略】六月戊戌，駐蹕納葛濼。【略】（七月）甲申，獵沙嶺。【略】閏九月壬寅，祠木葉山。己酉，駐蹕藕絲淀。【略】（十二月）戊子，如混同江。【略】（七年）二月甲子，如魚兒濼。夏五月壬子，駐蹕嶺西。【略】秋七月戊子，如秋山。丙申，謁慶陵。八月丁卯，射鹿赤山，加圍場使涅葛爲靜江軍節度使。【略】（九月）乙巳，駐蹕藕絲淀。【略】八年春正月甲申，如混同江。【略】二月戊午，如山榆淀。【略】六月辛亥朔，駐蹕納葛濼。【略】秋七月甲午，如秋山。【略】（九月）丁未，駐蹕藕絲淀。【略】九年春正月辛巳，如春水。【略】五月，如黑嶺。六月己未，駐蹕散水原。【略】秋七月乙巳，獵馬尾山。【略】（九月）己酉，射熊於白石山。【略】十年春正月辛丑朔，如春水。【略】戊辰，如山榆淀。【略】五月壬戌，駐蹕散水原。【略】秋七月甲辰，如黑嶺。九月癸亥，駐蹕藕絲淀。【略】大安元年春正月丁酉，如混同江。【略】二月辛未，如山榆淀。【略】六月戊辰，駐蹕拖古烈。【略】（七月）戊午，獵於赤山。【略】八月丁卯，幸慶州。【略】冬十月癸亥，駐蹕好草淀。【略】二年春正月辛卯，如混同江。【略】二月癸酉，駐蹕山榆淀。【略】（五月）乙亥，駐蹕納葛濼。【略】（七月）戊午，獵沙嶺。

又　卷二五《道宗紀五》　（大安）三年春正月乙卯，如魚兒濼。【略】（夏四月）庚子，如涼陘。【略】秋七月丙辰，獵黑嶺。【略】九月乙亥，駐蹕匣魯金。【略】四年春正月庚戌，如混同江。【略】二月己丑，如魚兒濼。【略】己亥，如春州。【略】六月庚辰，駐蹕散水原。【略】（七月）庚申，如秋山。【略】冬十月丁丑，獵遼水之濱。己卯，駐蹕藕絲淀。【略】（閏十二月）丙午，如混同江。五年春正月癸未，如魚兒濼。【略】（四月）壬子，獵北山。【略】五月丁亥，駐蹕赤勒嶺。【略】秋七月庚午，獵沙嶺。【略】（九月）壬辰，駐蹕藕絲淀。【略】六年春正月，如混同江。

二月辛丑，駐蹕雙山。【略】五月壬辰，駐蹕散水原。【略】秋七月丙子，如黑嶺。冬十月丁酉，駐蹕藕絲淀。【略】七年春正月壬戌，如混同江。二月己亥，駐蹕魚兒濼。【略】三月丙戌，駐蹕黑龍江。【略】六月甲午，駐蹕赤勒嶺。【略】十一月庚子，如藕絲淀。甲子，望祀木葉山。八年春正月乙酉，如山榆淀。【略】三月己亥，駐蹕撻里捨淀。【略】（四月）丁丑，獵西山。【略】五月甲辰，駐蹕赤勒嶺。【略】秋七月丁亥，獵沙嶺。【略】九月乙巳，駐蹕藕絲淀。【略】九年春正月庚辰，如混同江。【略】（四月）癸酉，獵西山。六月丁未朔，駐蹕散水原。【略】秋七月辛卯，如黑嶺。【略】（十月）甲寅，駐蹕藕絲淀。【略】十年春正月，如春水。【略】（夏四月）甲辰，駐蹕春州北平淀。【略】五月甲辰，駐蹕赤勒嶺。【略】秋七月庚子朔，獵赤山。【略】冬十月丙子，駐蹕藕絲淀。

又 卷二六《道宗紀六》 壽隆元年春正月己亥，如混同江。【略】（二月）乙亥，駐蹕魚兒濼。【略】（五月）丁巳，駐蹕特禮嶺。【略】（七月）癸卯，獵沙嶺。【略】冬十月甲子，駐蹕藕絲淀。【略】二年春正月甲午，如春水。乙卯，駐蹕瑟尼思。【略】六月辛酉，駐蹕撒里乃。【略】（七月）丙午，獵赤山。【略】冬十月戊辰，駐蹕藕絲淀。【略】三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略】癸卯，駐蹕雙山。【略】（五月）己巳，駐蹕撒里乃。【略】（六月）丙戌，詔每冬駐蹕之所，宰相以下構宅，毋役其民。【略】秋七月壬子朔，獵黑嶺。【略】九月壬申，駐蹕藕絲淀。【略】四年春正月壬子，如魚兒濼。【略】三月庚午，幸春州。【略】（五月）甲戌，駐蹕撒里乃。【略】秋七月戊午，如黑嶺。冬十月乙亥朔，駐蹕藕絲淀。【略】五年春正月乙巳，如魚兒濼。【略】（五月）己巳，駐蹕沿柳湖。【略】（七月）辛亥，如大牢古山。閏九月丙子，駐蹕獨盧金。【略】（六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略】（四月）癸卯，如炭山。【略】秋七月庚午，如沙嶺。【略】九月癸未，望祠木葉山。戊子，駐蹕藕絲淀。【略】（七年正月）癸亥，如混同江。

又 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 （乾統元年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略】二年春正月，如鴨子河。二月辛卯，如春州。【略】六月壬辰，以雨罷獵，駐蹕散水原。【略】秋七月，獵黑嶺，以霖雨，給獵人馬。【略】三年春正月辛巳朔，如混同江。【略】戊申，如春州。【略】（五月）乙巳，清暑赤勒嶺。【略】十二月戊申，如藕絲淀。【略】四年春正月戊子，幸魚兒濼。壬寅，獵木嶺。【略】夏六月甲辰，駐蹕旺國崖。【略】（七月）庚辰，獵南山。【略】（五年二月）丙午，幸鴛鴦濼。【略】夏四月甲申，射虎炭山。五月癸卯，清暑南崖。【略】九月辛亥，駐蹕藕絲淀。【略】（六年）夏五月，清暑散水原。【略】（七月）甲午，如黑嶺。庚子，獵鹿角山。【略】七年春正月，鈎魚於鴨子河。二月駐蹕大魚濼。夏六月，次散水原。秋七月，如黑嶺。冬十月，謁乾陵，獵醫巫閭山。【略】八年春正月，如春州。【略】五月，清暑散水原。【略】（六月）丁未，如黑嶺。秋七月戊辰，以雨罷獵。【略】九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鴨子河。二月，如春州。【略】六月乙亥，清暑特禮嶺。【略】（七月）甲寅，獵於候里吉。【略】（十年春正月辛丑）如鴨子河。二月庚午朔，駐蹕大魚濼。【略】（夏四月）癸巳，獵於北山。六月甲戌，清暑玉丘。【略】累十月，駐蹕藕絲淀。【略】天慶元年春正月，鈎魚於鴨子河。二月，如春州。【略】夏五月，清暑散水原。秋七月，獵。冬十月，駐蹕藕絲淀。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鴨子河。【略】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鈎魚。【略】夏六月庚寅，清暑南崖。【略】秋七月乙丑，獵南山。【略】（三年正月）丁卯，如大魚濼。【略】秋七月，幸秋山。九月，駐蹕藕絲淀。【略】四年春正月，如春州。【略】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又 卷二八《天祚皇帝紀二》 （天慶五年）六月己亥朔，清暑特禮嶺。【略】（七月）丙子，獵於嶺東。【略】（九月）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小底乙信持書馳報魏國王。時章奴先遣王妃親弟蕭諦里以所謀說魏國王。【略】魏國王立斬蕭諦里等首以獻，單騎問道詣廣平淀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國王不聽，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羣盜，衆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略】（六年）五月，清暑散水原。【略】秋七月，獵秋山。【略】（七年）秋七月癸卯，獵秋山。八月丙寅，獵狘斯納里山。【略】（九月）丁酉，獵輞子山。冬十月乙卯朔，至中京。【略】八年春正月，幸鴛鴦濼。【略】（五月）至納葛濼。【略】秋七月，獵秋山。【略】（九年）秋七月，獵南山。【略】九月，至西京。【略】十年春二月，幸鴛鴦濼。【略】夏四月，獵胡土白山。【略】秋，獵沙嶺。冬，復至西京。

又　卷三一《營衛志上》　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於此。作《營衛志》。

又　卷三二《營衛志中》　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春捺鉢：

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鵝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於濼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鶻。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於首以爲樂。賜從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網鉤，春盡乃還。

夏捺鉢：

無常所，多在吐兒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蓮，乃幸子河避暑。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

秋捺鉢：

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鹹鹿』，又名『呼鹿』。

冬捺鉢：

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庇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椽，以氈爲蓋，彩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牕、楅皆以氈爲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户。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祗直。禁圍外卓槍爲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鈐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皇帝四時巡守，契丹大小內外臣僚幷應役次人，及漢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從。漢人樞密院、中書省唯摘宰相一員，樞密院都副承旨二員，令史十人，中書令史一人，御史臺、大理寺選摘一人扈從。每歲正月上旬，車駕啓行。宰相以下，還於中京居守，行遣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敕。文官縣令、録事以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武官須奏聞。

五月，納涼行在所，南、北臣僚會議。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又　卷四一《地理志五》　歸化州，雄武軍【略】有桑乾河；會河川；愛陽川；炭山，又謂之陘頭，有涼殿，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山東北三十里有新涼殿，景宗納涼於此，唯松棚數陘而已；斷雲嶺，極高峻，故名。

《金史》卷四《熙宗紀》　（天眷元年）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開殿。【略】（六月）戊午，上至自天開殿。【略】（二年二月）乙未，上如天開殿。【略】（皇統二年正月）己亥，上獵於來流河。【略】（皇統四年二月）丙申，次百泊河春水。【略】九月乙酉，上如東京。壬子，畋於沙河，射虎獲之。【略】（五年）二月乙未，次濟州春水。三月戊辰，次天開殿。【略】（六年正月）壬辰，如春水。帝從禽，導騎誤入大澤

中，帝馬陷，因步出，亦不罪導者。【略】四月庚子朔，上至自春水。

又 卷六《世宗紀上》（大定四年正月）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略】辛亥，獲頭鵝，遣使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

又 卷七《世宗紀中》（大定十二年二月）庚戌，上如順州春水。癸丑，還都。【略】（十八年正月）壬戌，如春水。【略】（十九年正月）丁卯，如春水。二月己酉，還宮。【略】（二十年正月）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縣行宮。丁丑，以玉田縣行宮之地偏林爲御林，大淀濼爲長春淀。

又 卷九《章宗紀一》（明昌元年正月）辛未，如近畿春水。己卯，如春水。【略】冬十月丁亥，至自秋山。【略】（二年九月）庚申，如秋山。冬十月己丑，至自秋山。【略】（三年正月）壬戌，如春水。【略】（二月）壬辰，至自春水。丁酉，獵於近郊。【略】冬十月壬寅，至自秋山。

又 卷一〇《章宗紀二》二月戊戌朔，如春水。【略】（九月）壬申，致奠諸陵。癸酉，如秋山。【略】（五年）七月戊辰，獵於豁赤火，一發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二十二，賜扈從官有差。辛巳，次魯溫合失不。是日，上親射，獲黃羊四百七十一。【略】（六年正月）壬辰，如春水。【略】冬十月丙辰，至自秋山。【略】（承安元年二月）幸都南行宮春水。【略】八月己酉，獵於近郊。【略】（二年正月丁亥）如安州春水。丁酉，至自春水。

又 卷一一《章宗紀三》（承安四年）二月乙丑，如建春宮春水。【略】（九月）己亥，如薊州秋山。【略】冬十月丙寅，至自秋山。【略】（五年九月）癸亥，如薊州秋山。【略】（泰和元年正月）庚午，如長春宮春水。【略】（九月）甲寅，如秋山。丙子，至自秋山。

又 卷二四《地理志上》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略】其行宮有天開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宮。【略】臨潢府【略】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宮地也。德興府【略】龍門【略】有慶寧宮，行宮也。灤州【略】石城有長春行宮。長春淀舊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略】遂州【略】縣一，遂城倚。有光春宮，行宮。

又 卷四三《輿服志下》金人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鞾，【略】其胸臆肩袖，或飾以金繡，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鶻捕鵝，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爲文，其長中骭，取便於騎也。

又 卷四七《食貨志二》泰和七年，募民種佃清河等處地，以其租分爲諸春水處餌鵝鴨之食。

又 卷九一《石抹卜傳》石抹卜本名阿魯古列。【略】父五斤爲羣牧使，從睿宗秋山，卜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睿宗奇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

又 卷九六《趙興祥傳》（大定）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

又 《梁襄傳》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嶺，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臧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

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纔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弊，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

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橛之變，猛摯之虞，姑置勿論。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

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爲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己於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纔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斂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遊畋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覇陵，袁盎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諭也。

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難必矣。

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爲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爲業，穹廬爲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大而壯者才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

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鴆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

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爲身計豈不愚謬。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爲心，俯垂聽納，則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

又　卷九七《焦旭傳》　世宗幸春水，見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謂宰臣曰：『縣令最親民，當得賢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

又　卷一二〇《徒單公弼傳》　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

藝文

宋・彭汝礪《鄱陽集》卷八《廣平甸》　廣平甸謂北地險，至此廣大而平易云。初至單于行在，其門以蘆泊爲藩垣，上不去其花以爲飾，其上謂之羊箔門。作山門，以木爲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總謂之蓬萊。宮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數百人，問之，多酋豪；其右青紫而立者數十人。山棚之前作花檻，有桃杏楊柳之類。前謂丹墀，自丹墀

十步謂之龍墀殿，皆設青花氈。其堦高二三尺，濶三尋，縱殺其半。由堦而登，謂之御座。

四更起趍廣平朝，上下沙陁道路遙。洞入桃源花點綴，門橫葦箔草蕭條。時平主客文何縟，地大君臣氣已驕。莫善吾皇能尚德，將軍不用霍嫖姚。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一三《後使遼詩・廣平宴會禮意極厚，雖名用漢儀，其實多參遼俗》　胡中宮室本穹廬，暫對皇華闢廣除。編曲垣牆都草創，張旃帷幄類鶉居。朝儀强效鵝行列，享禮猶存體薦餘。玉帛係心真上策，方知三表術非疏。

宋・蘇轍《欒城集》卷一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虜帳》　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葦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阜，穹廬窟室欺霜風。春粱煮雪安得飽，擊兎射鹿夸强雄。朝廷經畧窮海宇，歲遺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禮成即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胸。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馬游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曾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光和戎！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集》卷上《契丹歌》　契丹家住雲沙中，耆車如水馬若龍。春來草色一萬里，芍藥牡丹相間紅。大胡牽車小胡舞，彈胡琵琶調胡女。一春浪蕩不歸家，自有穹廬障風雨。平沙軟草天鵝肥，胡兒千騎曉打圍。皂旗低昂圍漸急，驚作羊角凌空飛。海東健鶻健如許，韝上風生看一舉。萬里追奔未可知，劃見紛紛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無，年年海上驅羣胡。一鵝先得金百兩，天使走送賢王廬。天鵝之飛鐵爲翼，射生小兒空看得。腹中驚怪有新薑，元是江南經宿食。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三《春水行》　光春宮外春水生，鴛鴦飛下寒猶輕。緑衣探使一鞭信，春風寫入鳴鞘聲。龍旂曉日迎天仗，小隊長圍圓月樣。忽聞叠鼓一聲飛，輕紋觸破桃花浪。内家最愛海東青，錦韝掣臂翻青冥。晴空一擊雪花墮，逕延十里風毛腥。初得頭鶖誇得雋，一騎星馳薦陵寢。歡聲沸入萬年觴，瓊毛散上千官鬢。不才無力答陽春，羞作長楊侍從臣。閑與老農歌帝力，歡呼一曲太平人。

又《扈從行》　馬翻翻，車轆轆，塵土難分真面目。年年扈從春水行，裁染春山波漾緑。緑韉珠勒大羽箭，少年將軍面如玉。車中小嫗聽鳴鞭，遥認飛塵郎馬足。朝隨鼓聲遲，暮逐旗尾宿，樂事從今相繼躅。聖皇歲歲萬機暇，春水圍鵝秋射鹿。

又　卷九《呼羣鳴鹿圖二首》　麑班剥落錯古錦，麚角輪囷生肉芝。呦呦誰見羣呼態，憶在秋山扈從時。

霜林楓葉動秋山，誰道呦呦物性閑。同類呼羣更媒禍，世間何處不黄間。

金・劉祁《歸潜志》卷八　章宗春水放海青，時黄山在翰苑，扈從，既得鵝，索詩，黄山立進之，其詩云：『鴛鴦得暖下陂塘，探騎星馳入建章。黄繖輕陰隨鳳輦，緑衣小隊出鷹坊。搏風玉爪凌霄漢，瞥日風毛墮雪霜。共喜園（林）［陵］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宿搆不能至此。』

明・袁華《耕學齋詩集》卷五《完顔巾歌》　完顔巾，金粟道人所製，寄鋭崖先生。先生賦長歌以謝，率予同作。

混同江流長白東，完顔虎踞金源雄。身如長松馬如阜，蹴踢黄龍城闕空。鴛鴦濼上鴛鴦雪，春水秋山事游獵。黄河清後聖人生，一代衣冠烟霧滅。瑞玉龍環四帝巾，柘袍吐鶻裝麒麟。錦房芍藥大於斗，驊騮坐擁真天人。傳自中原文獻家，全勝白氈小烏紗。金粟道人髯已禿，挾以雙環歸鋭崖。鋭崖先生面如玉，繡縷盤花簇朱櫐。鷓鴣小管沸笋琶，春流銀罍蒲萄緑。日日倒載高陽池，落花漂摇風滿衣。九峰女兒拍手笑，月中蹋歌歌大隄。先生醉筆蛟龍走，報以長歌意殊厚。脱巾花底一掀髯，笑倩柳枝來漉酒。

清・王士禄等《濤音集》卷四《［明］趙士喆〈擬遼宮詞四〉》　頭魚燕罷醉顔酡，那辨夷歌與漢歌。怪道賽神仍撲馬，洛陽天子卽沙陀。

又《擬遼宮詞十一》　鴛鴦濼上雲初消，駿馬紅粧萬點飄。笑殺漢兒稱將相，渾如金屋貯阿嬌。

又《擬遼宮詞二十六》　風旗雪帳野張燈，獵後行厨肉似陵。寄語妖狐休作態，君王臂上有神鷹。

清・張大受《匠門書屋文集》卷三《讀遼史四》　捺鉢寬閑設毳廬，四時旌騎從畋漁。十旬莫道無人諫，嘉賞猶傳郭襲書。

清・厲鶚《樊榭山房集・續集集外詩・讀史十首一》　金源一勺水，時事百年過。飲馬鴛鴦濼，揮戈鴨子河。運移賓鐵壞，國附活羅多。可惜平陰路，西樓計轉訛。

清・金志章《江聲草堂詩集》卷六《塞北詠古六首二》　森森羽衛硬，雒多，萬乘遙傳捺鉢過。獵罷秋山銘射虎，帳開春水宴頭鵝。觀魚剩有清泉堡，藉柳曾無《蹋地歌》。此日臨風空弔古，埜煙荒草奈愁何。

又《塞北詠古六首三》　長川迢遞號雲龍，避暑金源舊有宮。玉輦草荒冰井路，金蓮花謝炭山風。盤遊祇撤藩雒固，直諫真思掾史忠。盛德至今思大定，轉圜千古頌虛衷。

清・吳龍光《過庭集・讀金史四首二》　川擅金蓮號，林居橫翠閒。千旗發春水，萬騎散秋山。興極籠鷹去，歡呼射柳還。西風故鄉曲，憑杖好開顏。

清・桑調元《恒山集》卷五《恒山雜詩五十二首四十二》　鴛鴦濼上水橫波，捺鉢年年獵騎過。雲裏海東青忽下，萬人齊賀得頭鵝。

清・周天度《十誦齋集》卷一《遼金元雜詩》　金鈴高閣與雲齊，射柳歸來漢月低。橫帳夜分傳木箭，鸞輿初駐炭山西。

淀裏荷花露色新，傍厓細雒白於銀。前頭一隊纖離過，知是秋山喚鹿人。【略】

屈曲銀潢入海流，中京左地接東樓。蹄林松葉濃於染，一路青陰到慶州。【略】

延芳淀暖水禽多，春水年年二月過。連日東青演飛放，朝來傳旨宴頭鵝。

清・彭啓豐《芝庭詩稿》卷一〇《渡灤河訪倫涼汀作》　鴨河種榆柳，捺鉢幾春秋。結網供鮮鯽，廻汀遲到白鷗。飢鷹呼欲下，衰草踐生愁。古廟瞻清聖，襟情洗濁流。

清・謝啓昆《樹經堂詩初集》卷一四《書周松靄〈遼詩話〉後二十四首十》　四時捺鉢振天威，殪虎秋山漫賦詩。五个翁翁都瞌睡，林牙憂國淚空垂。

清・彭元瑞《恩餘堂輯稿》卷四《鱘魚》　龐然大也可呼牛，宴啟頭叉捺鉢秋。出海鯨鱷還當餌，溯江鰍鱔好同游。難分口腹胸無鯁，但長脂膏骨亦柔。記得故鄉潯九派，打棚椎豕賽開鈎。

清・張九鉞《紫峴山人詩集》卷九《遼后岡歌岡在良鄉城北》　遼家后妃皆好武，木葉山頭親射虎。自得燕雲十六州，捺鉢畋漁無定所。良鄉南京之畿縣，渺瀰咫尺延芳淀。遼君曾放海東青，搏落頭鵞開大宴。此岡積翠平逶迤，下臨大野春草肥。遼后爲名起何時，得非擊室韋塞門。西入揚餘威，又豈澶淵役。親提勁旅受盟歸，應天承天崇徽號。雄略迺出由宮闈，二十餘萬屬珊軍，牙旗皂纛蟠寒雲。杓窊鷹紐檄飛下，如林刀戟前後屯。長鳴中鳴橫吹集，桃皮觱篥交相喧。戎衣簇擁皆綠黑，黃蓋居中眾遙識。幅巾覆髻貂抹額，紅錦鸞袍袖雙窄。捍腰鵝項挂鞬轂，寶劒一揮天閃白。烏韃黏鐙疾如飛，騎出龍駒高八尺。鼓聲椎破桃花水，水嬉頃刻空鱣鮪。廣場追騖獸積山，燕日爲愁風不洗。鴛鴦濼與鴨子河，暄光那得都如此。重開帳殿歡聲迭，計獲不論論賜鎰。金錐宰鴨進雕盤，犀刀膾鯉霏香雪。黃頭奚兒渴欲死，生提銀麛吸其血。斜陽倒射房山青，一聲畫角誰敢停。仙游芳輦魚魚行，敲鐃鏘管簫兼笙。都人夾道起埃坋，內家結束驚婠妁。宮娥兩鬢杏垂紅，不插臙脂長十八。我稽舊史每嗟吁，岡前岡後徐驅車。瑤輦國俗重游獵，當時亦自誇雄謨。明晨再過妝樓看，一想東丹千鹿圖。

清・薩玉衡《白華樓詩鈔》卷四《金源絕句一》　游田刺鉢草風腥，羽衛弓刀集會寧。今日圍場先告廟，大遼不索海東青。

清・馮雲鵬《掃紅亭吟稿》卷九《題許雲嶠刺史鴻磐〈西遼記〉四首三》　四時捺鉢不同科，鴨子河還蓮子河。不謂竹樓氊蓋地，也堪鼓吹入鐃歌。《遼史》稱四時各有行在地，曰捺鉢。春在鴨子河，夏在金蓮子河，秋在伏虎林，冬在廣平淀。

清・斌良《抱冲齋詩集》卷一三《開平考牧集一・商都雜興》　明昌捺鉢似坻平，水草豐時駱橐生。一抹微雲山翠外，春鋤依舊勸春耕。有水草當頓馬處曰捺鉢，四時遷徙，春鴨子河濼，夏吐兒山，秋伏虎林，冬廣平淀，見《遼史・志行營序》。

又　卷二一《轄車振遠集二・呼拉噶齊感懷》　短後征衫毳屨裁，秋晴風捲塞雲開。草枯那得容狐兔，捺鉢名王射獵來。

又　卷二五《瀚海綏藩集一・夜宿土木驛》　風力毘藍猛乍收，星軺

統漠歷荒郵。憤師何處狼山戰，捺鉢空傳鴨濼秋。古道能諳憐老馬，祈寒足禦驗珍裘。近來史學多疏略，窩帳黃龍記不周。

清・葉名澧《敦夙好齋詩初編》卷九《薇省集一・東丹王故宮歌和富察敏西侍郎》 潢河八部奇首始，木葉山頭作天子。突欲亦是遼家雄，揮戈直度扶餘東。頭魚宴罷頭鵝宴，營門禰祭傳珍膳。攢隊俄看奏凱歸，東樓西樓拓畿甸。柳林當日人皇居，車服雍容閑且都。戢戢宮闕矗雲起，不數奚首誇穹廬。龍錫金佩左右進，鵠軍大小神纛趨。有時皇顏示溫霽，撒剌歡騰神速姑。建元稱制登天貢，海風沸岸歌聲慟。升中太乙祠龍眉，金鼎雕箭知何用。望海堂開巘業閒，百城坐擁威如山。雉尾交輝羅髻列，琵琶拉雜歌音闌。蹊田奪牛鑒不早，圖書聲色堪娛老。小山突起大山危，汴水無情歎蒼昊。捺鉢畋漁遊蹟荒，家山入夢憂心擣。尺絹寸縑不可收，飄零白骨殘僧保。空青洞府疑神仙，興廢休悲艮嶽年。閭山昨夜大風雪，想見千林射鹿天。

清・張維屏《聽松廬詩鈔》卷三《頭魚宴》 迺揖咿呢神纛出，混同江外羣酋人。頭魚宴樂正臨軒，諸酋歌舞一酋立。蕞爾跋扈安能爲，一言縱敵悔莫追。藕絲狗牙恣遊獵，白馬已向黃龍馳。賓鐵微女古熾，鷸蚌相持應得利。誤國翻爲夾攻計。功成僅獲七空城，寇至還悲兩河棄。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八《遼宮詞》 暑氣將殘出上陘，氈裘騎馬獵荒坰。秋風長泊飛鶖鴨，扁鼓聲中放海青。

行宮飲宴過中元，番樂聲殘漢樂喧。佳節迎來還送去，一天月色正黃昏。【略】

混同江上櫂梭舟，更逐雕窠獵犬游。捺鉢一年無定所，東西南北四高樓。

清・史夢蘭《爾爾書屋詩草》卷四《平濼詠古十首九》 春水依然繞御林，長春宮殿久銷沉。斜陽野淀花初落，暮雨妝樓鳥自吟。雲樹常迷鵝鴨泊，江山猶識鷓鴣音。當年捺鉢今何處，白草黃榆思不禁。

雜録

宋・路振《乘軺録》 中京【略】西至炭山七百里。炭山，即黑山也。地寒涼，雖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餘，有層冰，瑩潔如玉，至秋分則消釋。山北有涼殿，虜每夏往居之。西北至刑頭五百里，虜小暑即往涼殿，大熱即往刑頭。官屬、部落咸輦妻子以從。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六下《邊防》 龍化州，州在木葉山東千里，阿保機始置四樓，此即是東樓也。【略】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之所，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將至山三十里，始有居人、瓦舍、僧居，又歷荆榛枯草，復渡土河，始至焉。初，阿保機强盛於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山北置樓謂之北樓，大部落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今上京置樓謂之西樓，四時遊獵於四樓之間，西至上京三百里，南至中京五百一十里。

宋・沈括《熙寧使契丹圖抄》 單于庭依犢兒山之麓，廣薦之中，氈廬數十，無垣牆溝表。至暮，則使人坐草，褒廬擊柝。大率其俗簡易，樂深山茂草，與馬牛雜居，居無常處。

清・厲鶚《遼史拾遺》卷一三《營衛志中》引王易《燕北録》 春巴納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濼甸住坐，夏巴納多於永安山住坐，秋巴納無定止，冬巴納多在邊甸住坐。所謂巴納者，國主所至游幸處。

又 引張舜民《使遼録》 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正月釣魚海上，於冰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畊種也。

宋・龐元英《文昌雜録》卷六 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尊，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宋・洪皓《松漠紀聞・補遺》 虜中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山秋水，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處。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至國則歸其家。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契丹於達魯河鈎魚》 《燕北雜録》載契丹興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衛、打圍、射鹿、鈎魚等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其所從聞曰：『思鄉人武珪，在北十餘年，以善歌隸帳下，故能習北事詳悉。凡其所録，皆珪語也。』達魯河鈎牛魚，

虜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鉤也。此之所記，於虜爲道宗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正月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鉤是魚也，虜主與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冰帳。其牀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鉤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睨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虜主即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鉤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即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又　卷一三《牛魚》　契丹主達魯河鉤牛魚，以其得否爲歲占好惡，蓋倣中國賞花鉤魚而因以卜歲也。近世周茂振使金，酋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即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録》云：「牛魚觜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鱣魚也。」鱣、鱘同。《本草》既有鱘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自一種，非鱘也。若鱣魚，正如鮎鱮，通身無鱗，既有鱗而硬，即非鱣也。憑道《使虜詩》曰：「曾叨臘月牛頭賜。」史謂虜真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鉤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牛頭也。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三《本朝七・夷狄》　金虜舊巢在會寧府，四時遷徙無常。春則往鴨緑江獵；夏則往一山，忘其名。極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今都燕山矣。

明・徐昌祚《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卷一七《禽獸類》　滦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芰，水鳥羣集其中。遼時，每季春虜酋必來此弋獵，打鼓驚天鵝飛起，縱海東青禽之，得一頭，左右皆呼萬歲。海東青，其最黠者大僅如鵲，既縱，直上青冥，幾不可見。俟天鵝至半空，斂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鵝驚鳴，相持殞地。

清・查慎行《人海記》卷下《哨鹿》　哨鹿之説，《遼史》已有之，但未詳其法，今特志之。每歲於白露後三日，獵者衣鹿衣，戴鹿頭，天未明潛伏草中，吹木筒作聲。牡鹿聞之，以爲求其偶也，遂踴躍而至，至則利鏃加焉，無得脱者。

清・黄可潤［乾隆］《口北三廳志》卷一六《雜志》　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卷三四《五代史》　陘，虜地，尤高凉，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按：此陘當在上京之西北。又按《遼營衛志》：秋高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地，謂之捺鉢。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懷州西山。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七《遼燕京》　蓋遼以巡幸爲主，有東、西、南、北四樓曰捺鉢，又有春水、秋山，歲時游獵，從未有久駐燕京者，是年偶度歲於此，故以爲僅事也。今其基址亦有可約畧者。

輿服分部

綜述

宋・鄭居中《政和五禮新儀》卷一二《皇帝冕服》　衮冕，冕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青表朱裏，前後各十有二旒，五采藻十有二就，就間相去一寸。青碧錦織成天河帶，長一丈二尺，廣二寸。朱絲組帶爲纓，鼏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長一尺二寸。衮服，青衣八章，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纁裳四章，繡藻、粉米、黼、黻。蔽膝隨裳色，繡升龍二。白羅中單，皂襈、襈，紅羅勒帛，青羅抹帶。緋白羅大帶，革帶，白玉雙佩。大綬六采，赤、黄、黑、白、縹、緑。小綬三色，如大綬，間施玉環三。朱襪，赤舄，緣以黄羅。親祠服之。大裘，青表纁裏，黑羔皮爲領褾、襈，朱裳，被以衮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立冬祀黑帝，立冬後祀神州地祇亦如之。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高一尺。廣一尺，犀簪導，朱絲組帶爲纓，絳紗袍織成雲龍，皂羅褾、襈，紅羅爲裏，絳紗裙，蔽膝如袍飾，並皂褾、襈，繡雲龍，白羅方心曲領，革帶，餘同冕服。大祭祀致齋，詣景靈宮、太

廟、行宮，禮畢還宮。元正、冬至大朝會，臨軒册命皇后、皇太子、諸王、大臣，親耕耤田服之。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二　玉輅始作自唐高宗，繇高宗、武后、明皇及聖朝真宗皇帝，凡三至岱宗，一至崧高，然行道搖頓，仁廟晚患之，詔創爲一輅。及告成，因幸開寶寺，垂簾於寺門，命有司按行於通衢，親視之焉。新輅既先，次引舊輅，而舊輅輒有聲如牛鳴，不肯前，衆力挽之，堅不動而止。仁廟未幾登遐，終不克御前新輅也。其後，神祖苦風眩，每郊祀，益惡舊輅之不安。又詔別創之，乃更考古制，加以嚴飭甚美。新輅既就，天子未及御。元豐八年之元日，適大朝會，有司宿供張，設輿輅、儀物於大慶殿下，新輅在焉。遲明撤去幔，屋壞，遂毀，玉輅爲之碎，因殺傷儀鸞司士數十人。未幾，神祖復登遐。是後有司乃不敢易，但進舊輅，以奉至尊。靖康中，議者將持玉輅以遺金人，然地遠不得聞厥詳，舊輅之能神否也，獨書共所聞者。

玉輅者，乃商人之大輅，古所謂『黄屋左纛』是也。色本尚黄，蓋自隋暨唐譌而爲青，疑以謂玉色爲青蒼，此因循繆爾。政和間，禮制局議改尚黄，而上曰：『朕乘此輅郊，而天真爲之見時青色也，不可易以黄。』乃仍舊貫，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輅尚青，至今譌也。【略】

吾與若谷讀《禮記》，見《王制》言『王執鎮圭』，釋謂旁刻十二山。吾卽謂若谷：『元圭者，旁有山，政若古器所謂山尊同，盍驗之乎？』若谷笑去，就櫝取圭出，如吾語，共數之，果十有二刻，始相與駭，因試以義推之，則罔不合。若谷又白伯氏，丐取太常歷代尺度石刻來，則又合矣。吾與若谷大喜，以白魯公，因以具奏，昔《元圭議》中魯公第一劄子是也。但有一竅，初忽之，且謂豈非後人不知而穿之作響板耶？及付外庭議，禮官又引天子圭中必繹，謂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者。若谷與吾甚愧弗思，獨是不滿也。上得此喜，乃命宣示百官，則禮臣錦薦，色組、繅藉十襲，備極於崇奉，遂以是歲冬至御大慶殿受圭。因又降詔，歸美神考哲宗，用告成功。上親加上兩朝徽號，令廟焉。時詔議元圭官竝加秩，而若谷每笑謂吾曰：『我二人其介之推乎？』【略】政和初，内中降出大白玉璧一，赤玉璧一，俾魯公考驗。白璧大盈尺，鏤文甚美，而璧羨外復起飛雲行龍焉。赤玉璧則長幾二尺，兩首如棹刀頭，中間爲古文，殊極精巧，玉色則異甚，誠雞冠之不足擬也。當時，諸儒謂璧羨雲龍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則《顧命》所謂陳寶赤刀之寶也。吾竊笑諸儒之傅會，且龍雲在上，若植之，寧不倒置矣，豈非秦漢璧瑞之屬乎？至於赤刀寶，制作非常，三代之器無疑，玉色又如此，爲希世之珍，謂之赤刀，若得之焉。其後於延福宫又得見一赤刀，同禹所錫元圭，漢軹道所得傳國璽，唐太宗之受命璽暨諸器列於殿中，爲盛世之美瑞。唐太宗璽乃虞世南真書字，玉色不大佳，璽不方而長。其文曰：『受天景命，有德者昌。』

崇寧甲申議作九鼎，有司卽南郊爲冶，用中夜時上爲致肅不寐，至是於寢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寢，已仿四鼓矣。忽有神光達禁中，政燭福寧殿，紅赤異常，宫殿於是盡明如晝，殆曉始熄。鼎一鑄而成，乃取佑神觀旁地立九成宫，隨其方爲室，成九室以奠鼎，命魯公爲奉安禮儀使。又方其講事也，輒有羣鶴幾數千萬飛其上，蔽空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羣鶴以千餘又來，雲爲變色，五彩光豔。上亦隨方入其室，焚香爲再拜，從臣皆陪祀於下。先是，方士魏漢津議，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内鼎中。及上行禮至北方之寶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數寸，水又素貯鼎中，未始有罅隙，不當及上焚香時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訝焉，魯公爲不樂。於是劉炳進曰：『鼎之水土，皆取於九州之地中，獨寶鼎者取其水土於雄州白溝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豈此乎？』故當時尤以爲神，然厥後終以北方而致亂矣。又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於大内，作一閣而藏之。時魯公爲定鼎使。及帝臨者行，亦有飛鶴之祥，雲氣如畫卦之象。帝臨後改曰『隆鼎』。既甚大，以萬衆曳之，然行覺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時人皆異之。

政和初，中國勢隆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蘄黄間至有論一鋪在二十五里，徧野而出。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　（乾德元年閏十二月）乙亥，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

又　卷一一七　（景祐二年八月）丙子，詔入內內侍省同禮院裁定袞冕制度，仍先繪圖以聞。以舊所服袞冕華飾太甚，欲從簡質故也。

又　卷二〇六　（治平二年八月）乙卯，詔減定袞冕制度。

初，秘閣校理、同知禮院李育奏曰：『皇朝之制，天子之服有袞冕，前後十有二旒、二纊，並貫珠璣。又有十二碧鳳銜翠旒，在珠旒外。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綴金絲網，鈿以珠璣、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袞服間以雲朵，飾以金級花鈿窠，裝以珠璣、琥珀、雜寶玉。祭天地宗廟，饗太清、玉清昭應、景靈宮等服之。

臣竊以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袞冕之飾，皆有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則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龍錦、犀寶、七星、雲鶴之飾。何則？鷸羽蚌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袞戴璪，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制廢，顓用袞冕，古樸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太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際，豈足爲聖朝道哉！

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進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進《三禮圖》，嘗詔尹拙、竇儀參校，皆倣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命少府製於禁中，不聞改作。及章聖封泰山，禮官請服袞冕，帝曰：「前王服羔裘，尚質也。今則無羔裘而有袞冕，可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推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嘗詔禮官章得象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輕者尚存，不能盡如詔書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進，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

又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會要》所載寶錦之飾。況天地之德，無物以稱，宗廟之薦，美亦多品，惟純質之器，法制之服，僅可享之者。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富有四海，豈乏寶玩哉？顧不可施之於郊廟也。臣竊謂陛下肇祭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願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其袞冕之服及韠蔥、綬、佩、舄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

詔禮院及少府監參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興，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尚存。顯慶初，長孫無忌等采《郊特牲》之說，獻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袞冕，然旒章之數止以十二爲節，亦未聞有餘飾也。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制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爲宜如有言，其冕之有翠旒，碧鳳、琥珀犀瓶、金絲網、金絲龍、紫雲白鶴龍鱗錦、翠玉鈿窠、玉七星、七寶花墜，袞之有雲朵，金級花鈿窠，雜寶及四神帶、青羅抹帶、紅羅勒帛之類，願皆除去。參酌《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三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純者絲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爲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表尺，前圓後方，黝上朱下，金飾版側。以白玉珠爲旒，貫之以五采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爲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深青衣纁裳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龍標、領，織成爲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爲一行，重以爲等，行十二。別製大帶，素表朱裏，朱綠終辟。韠，綈，爲，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璃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劍，玉佩，朱襪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爲，則法服有稽，祭禮增重。』

復詔禮院再詳以聞。而內侍省奏，謂景祐中已裁定，可因也。乃詔如景祐三年制，而悉去繪畫龍鱗，紫雲白鶴，蹙金絲龍，下裳除繡，袞服并繪而不繡。

又　卷二九四　（元豐元年十一月壬申）詳定禮文所【略】又言：『郊祀天地，席當以藁秸，配帝以蒲越，徹去黃褥、緋褥。』又言：『享宗廟當用制幣及依儀注輟蕭。』又言：『遇雨望祀，當服祭服，仍設樂。』又言：『分獻官不當先期升壇，當依儀注。』又言：『南郊式監祭、監禮俱立於壇南，非是。請分監祭立於壇之西北，東向；監禮立於東北，西向。』此二事據禮文皆十一月五日依奏。實録不取，今增入。又言：『景祐中裁

定袞冕制度，已與古合，今少府監進樣不應禮，請改用朱組爲紘，玉笄、玉瑱，以元純垂瑱，以五采玉貫於五采藻爲旒，以青、赤、白、黃、黑五色備爲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眉，其表裏皆用繒。』又言：『服裳皆前三幅後四幅，今以八幅爲之，不殊前後。又佩玉及綬并服章皆不如古制，當改正。』又言：『百官雖不執事，以朝服侍祠非是，當並服祭服，如所考制度修製五冕及爵弁服，各正冕弁之名。』又言：『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今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當依周禮從王所祭之服。』又言：『六冕並用赤舄。』又言：『景靈宮、太廟、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黃道褥設於郊廟非是。』詔黃道褥不設，餘皆從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　（靖康元年十一月乙亥）復用王雲計，亟遣王使河北上師，奉袞冕、玉輅以行，尊金主爲皇伯，上尊號十八字。

又　卷一四六　（紹興十二年七月）己酉，命有司制常行儀仗。自上南巡，儀物草創，時以皇太后且至，上將躬迎於郊，諸王宫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衛未講爲請，乃命工部尚書莫將、户部侍郎張澄與内侍邵諤董治。將等乞先造玉輅，及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

又　卷一五〇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己未，朝饗太廟。禮畢，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齋於青城。

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太祖、太宗並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應有用文綉者，皆以繒代之。初備五輅，惟玉輅並建旗、常，餘各建所載之旗。青城用蘆蓆絞屋爲之，飾以青布，不設齋宫，以黑繒爲大裘，蓋元祐禮也。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宫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禮畢，上不御樓内，降制書赦天下。

又　卷一六五　（紹興二十三年十月）金主亮祫享太廟。前一夕，宿齋正殿。祭之日，亮被袞執圭，乘玉輅，備仗衛，出通天門，詣太廟行禮。禮畢，易遠遊冠、絳紗袍，乘金輅，奏樂還宫。其後禘祭亦如之。祫以三年，禘以五年，用禮官議也。

宋・王應麟《玉海》卷七九《車服・明道天安殿閱車輅　元豐五輅》　明道二年二月己亥，御天安殿門，即大慶殿。閱太僕寺新製車輅。景祐五年七月丙午，詔太常禮院詳定鹵簿，儀物未合典制者，釐正之。玉、金、輅重加修飾，唯二輅旂旜有金塗銀龍頭，餘則否。既成，八月庚辰，親閱於大慶殿門。慶曆七年，將郊祀。正月辛卯，御大慶殿門，閱新作金、玉輅。皇祐二年，大享明堂，詔試二輅云云。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禮文所依《周禮》增製五輅。

又　《皇祐小輦》　二年五月八日，禮院言：『明堂往回宫禁地近止乘常御小輦。九月二十七日未明三刻，服鞾袍，乘小輦，殿中繖扇侍衛至大次，服袞冕，執圭入，自明堂中門至版位，解嚴，改服乘輦，御紫宸殿，百寮稱賀。』

又　《元豐充庭車　政和大路大旂》　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詳定儀注所言：『正旦朝會用黃麾仗，以車輅與輦充庭，具圖以進。』詔：『車輅未設，餘依所請。』政和六年七月五日，造大輅如玉輅之制，唯不飾以玉，樊纓一就以尚質。又製大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建於大輅之上以象天。四年十一月詔：『增修五輅正副十乘，制度始備。舊自齋宫乘大輦越大次，今改用大輅。』

又　《紹興玉輅　五輅》　十二年七月己酉，十八日詔太常詳定車輅儀仗制度。太常請先造玉輅，命工部尚書莫將等同内侍邵諤製造。八月三日，將等言，以《天禧》、《宣和鹵簿圖》參攷制度，酌文質之中。九月戊申，十八日新玉輅成，上御射殿臨軒，令百官觀之。十月癸未，詔車輅院復置官吏。十三年正月己亥，親享太廟。平旦，上自宫乘玉輅，祕書少監秦熺執綏。是年春，遂作金、象、革、木四輅及大安輦。閏四月十六日，太常請依《周禮》各建所載之旗，唯玉輅並建旂、常。玉輅，青飾，左建太常十二旂，右龍旂；金輅，黃飾，建大旂九旂；象輅，朱飾，建大赤七旂；革輅，銀褐飾，建大白六旂；木輅，黑飾，建大麾四旂；玉輅，高一丈九尺，四輅各減五寸。十一月己未，朝饗太廟，禮畢，上服通天絳紗，乘玉輅，齋於青城。庚申，祀圜丘，鹵簿萬二千二百二十人，應用文繡者皆以繒代之。初備五輅，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宫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戊午，服袍履，乘輦詣景靈宫朝獻。邵諤識舊制姓名刻於玉輅上。紹熙二年八月，修玉輅，更造四輅。

又《隆興平輦　七寶輦》　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製平輦及絛衣褥，郊祀禮畢用之。二年正月五日，詔御輦院製七寶輦，進德壽宮。有司言東都舊制，輦飾以玉裙網，用七寶，上皇不肯重費，遂止。先是，紹興七年八月，製逍遥輦，詔文思院務令樸素。九月二日，臣僚請申飭攸司，以崇儉之意。二年二月八日，禮官言郊祀止用玉輅，四輅特一時觀美，請權不以從。詔四輅及大安輦並省，自齋殿服履袍，乘平輦還宮。乾道六年，九月一日詔。復用五輅、大安輦如舊儀。玉輅有執綏官，備顧問，有牌篆「玉輅」二字，以玉爲之。文德殿發册尚輦，陳大輦於西階下，東向。隆興元年，權不陳設。

又　卷八二《車服・建隆衮龍服制度　乾德新造冠冕》　建隆元年二月九日，禮院言：『崇元殿行四廟册禮，衮龍服。五月朔受朝，通天冠、絳紗袍，請中尚、少府修製。』十九日，禮院具制度令式：衮冕前後十二旒，二纊，玉簪導，組帶。衮服玄衣纁裳，十二章。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黼膝，革帶，玉鉤鰈，大帶，玉具劍，玉佩，元組綬。朱韈，赤舄，加金飾。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翠綏，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朱領，褾裾。絳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白韈，黑舄。』從之。二年，聶崇義上《三禮圖》，倣虞、周、漢、唐之舊。詹事尹拙言：『衮冕而下，合畫充耳。』尚書竇儀議從之。四年冬服之，合祭圜丘。乾德元年閏十二月乙亥，二十七日。少府監楊格、少監王處訥等上新造皇帝冠冕。先是，郊祀冠冕多飾珠玉，太祖以華而且重，故命改製。

《三朝志》：衮冕，祭天地、宗廟，朝饗太清、昭應、景靈宮，受册尊號，元日受朝，册太子則服之。通天絳紗，大祭祀致齋，出乘玉輅，入乘金輅，正至大會，五月朔受朝則服之。赭黄淡袍衫，大宴服之。黄褾袍衫、紅袍，常朝服之。窄袍，便坐視事服之。皆皂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咸平五年，理丞李坦言助祭官六冕衣裳畫繡不依古制，詔禮院詳定制度改正。

乾德元年閏十二月乙亥，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

又　《景祐衮冕制度圖　治平參定冕服》　本朝冠服多沿唐舊，循用之久，有司寖爲繁文，漸以失法度。景祐二年八月丙子，始詔内侍省與太常禮院詳典故，造冠冕，《會要》云：裁定衮冕制度。蠲減珍華，務從簡約，俾繪圖以進。由是改製衮冕服冕。版裁令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所謂翠旒碧鳳、二十四犀瓶、二十四琥珀瓶，四神帶，二分旒玉鈎，悉罷之。而冕頂以青羅表繪龍麟以代錦，用紅羅裏繪紫雲白鶴錦，上以金絲爲網，而舊以金絲璧八龍止存其四。又以青羅繪龍麟飾笴及柱，以易錦補空，地以雲龍細窠。以易玉金輪等七寶，其所施花、素墜、天河帶，組帶，欹幔帶，六綵綬，冕之金釦玉鐶，皆裁損輕於舊。而以青羅繪龍麟錦爲納言以代玉，加衽纊、玉簪。上衣用青羅，以紅羅繡八章，間以雲。去細窠珠璣飾，下裳用紅羅，繡藻、粉米、黼、黻，蔽膝，繡升龍二，除帶首黄金葉，以銷金代之。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輿服一・皇帝儀衛》　高宗紹興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言：『今後遇車駕行幸，乞輪本司官二員於駕前禁圍内行馬，提轄等子祇應，準備聽旨宣問。如遇職事相妨，並報所屬免。』從之。

十五年十月十七日，詔：『自今後遇後殿坐日并駕出，御馬權免入殿，至於殿門外排立；如遇射殿引公事，依舊。』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十五日，有旨：『今後詣德壽宮起居，可於見窠差隨（後）從、禁衛班直、親從内減一千人隨行。』

乾道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詔：『今後詣德壽宮，其隨駕禁衛諸班直、天武親從及齪巷官兵等合支折食錢，並依前後已得指揮體例，等第支散，特免審奏。』

四年五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省奏：『契勘每遇車駕詣德壽宮起居，逐處差撥祇應人，殿前司六百二十九人皇城在内巡檢司三百九十一人，崇政殿四百四十九人，共計一千四百六十九人。每遇四孟，車駕詣景靈宮行禮，逐處差撥祇應人，殿前司八百七十五人，皇城在内巡檢司五百二十八人，崇政殿五百二十一人，共計一千九百二十四人。』有旨於左藏南庫支絹二千匹，令文思院製造從駕人衣服，發赴所屬樁管，遇駕出，關請服著。

十月五日，閤門狀：『契勘近來每遇駕出，（駕出）路上諸色人公然服便袜及乘馬、坐轎，並無色號人往來喧鬧。欲乞今後遇駕出，令臨安府差人於駕（上）上編欄止約，及齪巷軍兵依舊例約欄，不得放行。如有不伏

止約諸色人，並擡輪及馬下人，卽得收捉，赴臨安府依條斷遣。有官人止根問姓名，具申朝廷，取旨施行。』有旨依。

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旨令閤門自今後每遇駕出，御後殿坐，宰執百官並儀衛等並赴後殿起居，殿上登輦，出後殿門。駕回入祥曦殿門。

神宗元豐元年十一月（一）十三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正旦朝會，用黃麾仗及以車輅、輿輦充庭，乞先頒降，以本所祇應職掌及諸司排儀仗班次等人赴大慶殿，豫審度容布儀仗、輦輅等地，具圖以聞。』詔車輅未設，餘依所請。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按周制，天子太常垂旒曳地，諸候入（廟）［朝］，亦載龍旂弧韣。故《考工記》曰『弧旌枉矢，以象孤也。』鄭氏注：『旌旗之屬皆有弧，以張縿之幅。』覲禮天子，祀方明，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漢諸侯、羣臣朝，十月，設兵張旗職。若旒縿纛竿，則彩章不著。今正旦御殿旗幟不展，恐失禮意。伏請張旗幟，以昭文物。又按《開元禮》及《開寶通禮》，朝日依時刻，將士填街，諸衛勤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今元會既設黃麾大仗於庭殿，門外亦陳儀物，而不闢殿門，甚無謂也。臣等謂闢大慶殿門，爲得禮意。』從之。

徽宗崇寧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三省言：『諸殿儀衛無總率之人，雖管軍臣僚侍立兩朵殿，然親從、親事官屬、皇城司馬軍不隸步軍，既非管轄，則或有違犯，難於按舉。』詔遇御殿，應左右儀衛人令侍立管軍臣僚兼提轄。非御殿，各隨所隸。

高宗紹興九年六月十八日，詔：『今後後殿坐及射殿引呈公事，日景已高，令文思院依舊制製造衛士青涼繖十柄，差儀鸞司指説，劄付閤門施行。』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大朝會於常御殿權設，垂拱殿權免駐輦、設簾，止設椅子，稱賀班絶，過大慶殿後幄。』

閤門言：『舊例：正朝會，垂拱殿設簾，殿上駐輦，候起居稱賀班絶，乘輦，樞密知閤門官、樞密都副承旨、諸房副都承旨前導，管軍引駕至大慶後幄，皇帝降輦，入次更衣。今來垂拱殿過大慶殿，經由道路與在京不同。』故降是詔。

十二月二十六日，閤門言：『正旦朝會大慶殿上壽，皇帝出東閤，殿上合鳴鞭。今來殿上以設臣僚坐次，委是窄隘，乞權免鳴鞭。』詔可。

孝宗乾道元年九月四日，禮部太常寺狀：『已降御筆手詔，皇子立爲皇太子。今具合行申請事件。將來大慶殿行册禮，依儀，其日尚輦陳輿輦於龍墀，繖扇於沙墀。其輿輦欲乞依降興二年發册體例，權不張設。所有繖扇，乞於大慶殿下隨宜張設。』有旨依。三十日，兵部言：『已降指揮，皇太子受册畢，十月十八日，紫宸殿特坐，引皇太子稱謝，望參官令赴起居，依儀制設仗。本部契勘紹興十三年六月六日紫宸殿望參，排設黃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今欲乞依前項指揮施行。緣見排辦使人到闕朝見黃麾角仗一千五（日）［十］六人，欲乞就用排設。』從之。

七年二月十五日，詔：『皇太子受册日，有司備黃麾仗列於大慶殿，並設宮架樂，令兵部及太常寺各行條具，申請施行。』

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兵、禮部狀：『准都省批下白劄子，爲大朝會設仗，送逐部同共討論，申尚書省。一、兵部契勘所承批下前項儀仗一節，本部照得紹興十四年大朝會已降指揮節文，契勘自來合排設黃麾大仗五千二十七人。緣大慶殿比之在京地步窄狹，權減三分之一，用三千三百五十人隨宜擺列外，紹興十三年已降指揮，視朝於文德殿，排設黃麾半仗二千四百一十五人。所有今來正旦朝賀節次，本部今討論指定，欲乞依紹興十三年指揮，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一十五人排設。有旨依。

十七日，禮部、太常寺狀：『勘會將來正旦朝賀，今欲比附《（正）［政］和五禮新儀》月朔視朝儀，皇帝御大慶殿，服衮袍，卽御座；皇太子、文武百僚並服常服稱賀。所有合設黃麾半仗，乞令兵部排辦施行。』有旨依。

二十五日，兵部狀：『左右金吾衛仗六軍儀仗司申：今來正旦朝賀節次，已降指揮依紹興十三年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一十五人。本司勘會昨紹興十三年已降指揮，視朝合於文德殿排設黃麾半仗二千四百一十五人。本司開具合行事件：一、合用部轄統制將官各二員，請納儀仗旁頭一十人，并執擎儀仗人兵二千三百六十四人，合於殿前司差撥。一、契勘儀仗並合於殿前隨宜排設，所有大旗三十四口，合於殿門外排設，前一日卓立，依例量留人兵三十四人，部轄將官二員，守宿看管。其餘儀仗，至日守麗正

門入殿排立。一、合差庫部金吾司人吏共五人充職掌祇應，所有法服係於祇候庫關（謂）。一、應合用儀仗、法服等，係請納儀仗旁頭於祇候庫關請。一、執仗人兵，職掌旁頭係入殿應奉之人，合用敕入殿門號，具數於皇城司關請。一、應奉依例於前二日報皇城司，前一日關職掌旁頭，入殿標認地分。一、金吾司合差本司官二員充攝上將軍。一、金吾司合差引駕排列四色官碧襴共三十人，緣逐司無空閑人共差撥，乞依例於本司閑慢廳分摘那差撥，前來應奉，候畢日依舊發還。』有旨並依。

淳熙元年十一月九日，兵部言：『將來冬至朝賀，其儀乞黃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排設。』從之。

十五年十月十六日，閤門言：『生辰人使到闕見辭日，行門禁衛，諸班直親從等令殿門外分兩壁排立，迎駕起居；朝見日，儀仗排設。』從之。

元豐二年五月二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正旦御殿，合用黃麾仗。按唐《開元禮》，冬至朝會，及皇太子受冊、加元服、冊命諸王大臣、朝宴蕃國，皆用黃麾仗。本朝故事：皇帝受羣臣上尊號，諸衛各帥其屬，勒所部屯門、殿庭列仗衛。今獨修正旦儀注，而餘皆未及。欲乞冬會等儀注悉加詳定。』從之。

十月八日，詳定朝會御殿儀注所請制大黃麾一，當元會陳仗衛建於御廂之前，以爲表識。其當御廂之後，則建黃麾幡二。上批：『黃麾制度，考詳前誌，終是可疑，宜且闕之，更俟討求。』黃麾幡仍舊。詳見旗物制度。

又《常行儀衛》 仁宗康定元年九月七日，參知政事宋庠上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纛扇而已，殊無典禮，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司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導）［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檛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了無忌憚，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闕，玩習以爲常，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行之慎也。且自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爲營衛，則防微御變，古今一體。按漢魏以降，有大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承五姓蕪殘之弊，事從簡略，每鳴鑾遊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寡簿，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於改作之咎。謂宜專委一二博學近臣，討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其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諸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嚴其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宜在今日。』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會奏諸班直禁兵、步騎爲禁衛，仍舊數，復增清道馬百匹，弓矢爲五重。騎而執（罕畢）［羅］者一，騎而執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緋繡鳳氅二十四，雉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親從兵增其數爲三百，殿前指揮使增爲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間容二丈，以禮《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後爲衙門旗。前爲禁衛，輒入者論以法。禁乘高下瞰，垂簾外蔽，夾道喧呼馳走者，頗著於令。其後廢弛。

凡街巷寬闊處，儀衛並依新圖排列，如遇窄狹街巷，禁衛只用親從官二重，御龍直（上）［二］重，雉扇隨輦。其（後）［殿］前指揮使、天武官，並權分於駕前後隨行。候至寬闊處，乘輿徐行，儀仗却依舊排列。或駕幸園苑、宮現、寺院并臣僚宅，即清道馬、儀仗、殿前指揮使、天武官更不入，却於外排立。其隨駕臣僚及諸司人，自依常例隨從，候駕行，依次排列。或臣僚宅在巷內，前去不通人行處，其儀仗、殿前指揮使等各於巷口排立，絶行人，餘並如故。

又《鹵簿雜律儀仗》 太祖建隆四年八月六日，南郊儀仗使劉溫叟言：『兵部取到唐明宗朝儀仗字圖，導駕用三引，諸司法物人數極多。周太祖用六引，其數差少。今請用六引，其鹵簿准近例不給。』又定兵部儀仗五千一百人，太常寺鼓吹儀仗八百五十人，太僕寺車輅四百八十人，殿中省儀仗二百六十人，司天監法物二十一人，左右金吾衛鞏鞏鼓及喝探二百五十人，左右金吾伏執皂纛稍等六百七十六人，六軍執旗槍等五百五十二人，宮苑司六人，從之。

十八日，南郊禮儀使陶穀言：『按禮令，大駕車輅三十六乘。今太僕寺見管只二十八乘，內（王）［玉］輅等二十五乘，本寺見修飾。餘安車、四（乘）望車、辟惡車三乘，望亦令修飾。所闕白鷺車一、革車一、屬車六。又令文舊有副車，近代停廢，望並下有司脩製。又金吾將軍、左右十二衛將軍引駕押仗，自來只著紫衣，今請依《開元禮》，各服本色繡袍。金吾以辟邪，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彫威，虎威衛以赤豹，武衛以瑞鷹，領軍衛以白澤，監門衛以獅子，千牛衛以犀牛，六軍以孔雀爲文，並下所

司修製。又儀仗內所著五色畫衣既法五行，合依其序。望以五行相生之色爲次，黑爲先，青、赤、黃、白次之。又仗中有具裝人馬甲，自來止以常鎧甲給之，今請依式別造，用補墜典。』從之。

九月二十八日，南郊大禮使范質言：『大駕儀仗，除執持法物，馬步兵隊計百八十五隊，用騎軍大將軍六人，郎將、都尉九十人，騎士四千四百四十六人，步軍將軍二十人，郎將、都尉八十二人，校尉四人，主帥二百九十八人，並騎、步人六千二百七十六人。白澤旗二隊，九十騎；夾道飲飛、鐵甲飲飛二隊，七十二騎，左青龍旗一隊，四十騎；右白虎旗一隊，四十騎；朱雀旗一隊，四十七騎；玄武旗一隊，五十七騎；散手翊衛二隊，六十騎；親勳翊衛二隊，四十八騎；翊衛二隊，五十六騎；鳳旗、飛黃旗、吉利旗六隊，二百四十騎；斑劍二十四隊，千五百三十六騎，諸衛馬四十八隊，千九百二十騎；級戟六隊，二百四十人；夾穀二十隊，三百六十人；步甲四十八隊，千四百四十四人；黃麾仗二十四隊，二千二百九十二人；殳叉仗二隊，千人掩後。』詔：『馬步兵隊以上軍充，其大將軍、將軍以軍主、都虞候充，如不足，即通用指揮使。其中郎將、都尉以指揮使、副指揮使充，如不足，即通用軍使、都頭。其校尉及主帥以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十將已下充。』

乾德四年五月九日，帝親閱諸州法物，舊用彩繪者皆令易以文繡。【略】

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十四日，詔南郊儀仗，遣宮苑使康仁寶、內園使李神佑於御路分左右編排，引駕官不得多帶從人，止以見任官爲例。俟至青城，於御營四面巡警，仍給弓劍器械。

十一月，詔南郊引駕官、中書、樞密院一行在東，親王一行在西，餘依官次。

景德二年九月二日，[上]封者言：『國家郊祀有期，仗衛，司天監十二神輿、行漏，殿中省芳亭、鳳輦等，舊制太重，望減制稍輕。』詔下簿使王欽若與內侍同詳閱修飾。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詳定所言：『按唐明皇封禪備法駕，請准故事，告饗太廟及乘輿出京、封泰山、禪社首、御朝覲壇，並用法駕。其所過州縣，即不排儀仗。』從之。

五月九日，詳定所言：『皇帝出京日，欲具小駕儀仗。太常寺言三百二十五人，兵部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九十一人，太僕寺二百九十九人，六軍諸衛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各百七十六人，司天監三十七人。』從之。初，有司定告廟、出（言）[京]、泰山、社首山並用法駕。帝以前詔惟祀事豐潔，餘從簡約，乃再命詳定，而有此制。

二十三日，詳定所言：『天書出京至泰山日，合用儀衛。今參詳自出京日，創新几褥置玉輅中，備儀仗導從七百五十人，前後部鼓吹，中使二員夾侍，仍遣官充使。』從之。

九月十一日，詔定儀仗內導駕官從人之數，親王、輔臣、宣徽、三司使四人，學士、尚書丞郎、節度使三人，給諫、知制誥、大卿監、三司副使、樞密（丞）[承]旨、客省、閤門使、金吾大將軍、押仗、鳴珂、內殿崇班已上二人，餘皆一人。仍命通事舍人焦守節、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左右巡察之。鹵簿使上言：『鸞駕儀仗合使人馬，兵部員僚三人，步卒五百五十六人，職掌五人，騎；太僕寺牽駕步卒百九十四人，職掌五人，騎，駕輅馬二十六匹；殿中省員僚二人，步騎卒八十九人，職掌十人，騎；六軍司員僚六人，騎，步卒四百二十五人，排列官六人，左右金吾仗員僚二人，騎，步卒九十七人；帶金駕天武官一人，職掌二十九，騎；司天監員僚一人，騎，步卒三十二人，職掌四人，騎；太常寺馬軍樂官三百人，職掌二十五人，騎。』

詔並以殿前司天武神勇將軍充之。

三年八月十七日，詳定所言：『告太廟、祀后土，並用法駕。車駕出京、還京、初至及離祀所行宮、半程往還西京，並同鸞駕。又車駕經西京，合用儀仗。其留司太僕寺見管車輅法物，望令留司、留臺先行修飾。又朝覲壇仗衛，請令諸司比御殿（列），於法駕內，量取戟、稍、旗等陳設。又二引內寶鼎令河中尹，望令太僕別造車上題牓。』並從之。

二十一日，詔定天書儀仗爲一千六百人。初止千人，東封塗中，分當駕儀仗以申崇奉。還至含芳園，以仗衛簡省，遂益人數。至是始爲定式。【略】

八年正月一日，玉清昭應宮奏告上聖號用鸞駕儀仗。舊制用二千一百二十三人，詔添及三十人。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三日，御天安殿閱太僕寺新製車輅。

景祐五年七月十一日，詔太常禮院詳定鹵簿儀物，有未合典制者釐整正之。仍令內侍張永和等領工修飾。既成，帝親閱於大慶門外。

九月，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南郊鹵簿，車駕出宮詣郊廟日，令執毬供奉官於導駕官前分列迎引，至於齋宮。切以毬（仗）［杖］非古，蓋唐世尚之，以資翫樂。其執者皆褻衣，錦繡珠玉，競爲侈麗，既不足以昭文物，又不可以備軍容。常時豫遊，或宜施用。方今夙夜齋戒，親奉大祀，端冕顒昂，鼓吹不作，而乃陳戲賞之具，參搢紳之列，導迎法駕，入於祠宮，稽諸典儀，未爲允稱。況導引官自有兩省員數悉備，不煩更有此色供奉官在前迎引。欲乞今後乘輿出詣郊廟日，權令撤去毬（仗）［杖］，候禮畢還宮，鼓吹振作，即依常式排列。又大駕鹵簿有羊車前列。按羊車本漢、晉之代乘於後宮，隋大業中增金寶之飾，駕以小駟，御以卯中僮，自是以來，遂爲法從。唐制兼有輦車、副車之名。國朝因循，尚未改革。伏以郊祭天地，廟見祖宗，車服所陳，動必由禮。至於四望、耕根之類，兼包曆代，皆或有因，豈容後宮所乘，三倍玉輅。欲望今後大駕鹵簿內不用羊車，儻施禁中，自有前制。又大駕鹵簿儀衛甚眾，有司雖依典禮，名物次第，兵仗數目預先分布，及五使量行按閱，其如（彼）［被］差職掌吏員兵伍素不閑習，行列先後多失次序，所持名物，亦或差互。押當官但以行事爲名，從便趨進，失其處守。切謂三載親郊，國之大事，旁陳象物，仰法乾行。四方之人，觀禮於是，宜詳制度，以顯光華。欲乞今後大駕鹵簿前後仗衛次第，於致齋前命儀仗、鹵簿使令有司執簿籍，率押當官員人吏暨諸衛、諸省執仗兵士爲將領者，自殿門至郊廟分定行列之處，詳視先後次序及器仗名品，無令差忒。嚴戒押當官、職掌人吏等不得絶離位處。所冀闡朝家稽古之法，示聖人饗帝之誠。』詔送禮儀使宋綬與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綬等言：『鹵簿內有諸司供奉，蓋資備物以奉乘輿。今昌朝所奏，以齋宿之時，不可陳翫樂之，欲望祀前一日應供俸官等令宿於幕次，候皇帝行禮畢，降壇導引至青城；由青城前引歸大內。又按後漢劉熙《釋名》曰『羸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隋書·禮儀志》曰：『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此乃漢代已有，晉武偶取乘於後宮，非特爲掖庭制也。況曆代載於《輿服志》，自唐至今，著之禮令。欲望且依陳列。其鹵簿、儀仗，每遇南郊前，五預行點閱素隊，各認地方。欲望下儀仗、鹵簿使至時更切照檢，務令整肅。』從之。

皇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二十四日，太常禮院言：『《唐六典》，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將來南郊儀仗內，請以鎮國神寶在受命寶之前。』從之。

嘉祐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大慶殿恭謝，請如明堂故事，用法駕儀仗。』從之。

神宗熙寧七年八月十二日，太常寺言：『准詔看詳兵部大駕鹵簿字圖。切聞制器尚象，故有其數者必有其義。後世所用車駕儀仗，多雜秦漢以下制度，蓋取一時之華現，而傳襲已久，未易釐改。今但擇尤非禮制者欲請減罷，及排列次序略行更易。五輅各有副，陳列於後，相去隔遠，理有未順。按《周禮·車僕》：『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鄭氏以謂萃各從其元，則諸輅之副，宜亦如此。請副輅各移在正輅之後。羊車本宮中游幸行乘，請減罷。』並從。

元豐中，大駕鹵簿仗下官一百四十六員，執仗、押引從軍員、職掌諸軍諸司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一人。法駕比大駕減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白鷺車、崇德車、大駕車輅五副、進賢車、明遠車，餘並三分減一。鸞駕本名小駕，大中祥符元年改此名。又減縣令、州牧、御史大夫、指南車、記里鼓車、鸞旗車、象輅、耕根車、黃鉞車、豹尾車、小輦、小輿，餘並減半。舊用二千，祥符五年告太廟，至七千人。黃麾仗用大橫鼓吹部、太僕寺金玉輅、殿中省大輦，其制無定，然減於鸞駕。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太常寺狀，具到南郊一行儀仗人，兵部計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從之。

政和七年四月十八日，禮制局言：『皇祐已來，明堂當一郊，故詣太廟、景靈宮行禮，陳法駕、鹵簿，回宿文德殿，即轉仗，自宣德門陳列，南至天漢橋。今明堂郊饗後次年行禮，故不詣太廟、景靈宮。即車駕不出皇城，惟列仗於宣德門外。所有鹵簿儀仗，更不排設。』從之。

高宗紹興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寺言：『準詔詳定製造儀仗車輅等制度。檢會國朝典故，五輅之制，惟玉輅以玉飾之。玉輅以禮，金輅以賓。今依次序，當先造玉輅。所有儀仗，按本朝文德殿視朝及大慶殿冊命

所有黃麾仗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制度之數，最爲酌中。今詳定，欲依此製造。』從之。

先是，臣僚言：『國朝考定制度，郊廟之禮，具陳鹵簿，則有三駕諸仗之盛。恭聞皇太后鑾輿還闕，陛下方將奉迎於郊，而儀衛弗講，誠爲缺文。乞詔大臣集禮官，博士蒐舉往憲，舉行舊章。』有詔：『車輅儀仗委工部尚書莫將、户部尚書張澄同內侍邵諤製造。既而將等語：『按《周禮》：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金輅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鄭氏注曰：『以賓，謂以會賓。』又按《晉輿服志》曰：『金輅，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本朝文德殿視朝，及大慶殿册命，用黃麾仗二千三百六十五人，陳腰輿於東西朵殿。今檢照降到圖册內同黃麾仗，又有紫宸殿黃麾角仗，排設儀仗、法物等，用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又照孫授所進册內，黃麾仗係用一千二百四十五人，並有御輦院左右金吾仗等處三百一十八人。』事下太常寺，至是詳定上焉。

又《中興鹵簿》 高宗紹興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寺言：『准詔詳定製造儀仗車輅等制度。檢會國朝典故，五輅之制惟玉輅以玉飾之。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今依次序，當先造玉輅。所有儀仗，按本朝文德殿視朝及大慶册命所有黃麾仗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制度之數，最爲酌中。今詳定，欲依此製造。』從之。先是，臣僚言：『國朝考定制度，郊處三百一十八人。』事下太常寺，至是詳定上焉。【略】

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詔製造大安輦了畢，官屬轉官、減磨勘年有差，選人比類施行，餘並犒設一次。

二月十八日，兵部侍郎程瑀等言：『將來郊祀大禮，用國初大駕儀仗，總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除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腰輿、小輿、大輦、平輦、逍遥子下一千九人，共三千四百九十二人法物儀仗外，見闕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等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隊等六千四百五十七人，共七千七百三十人法物儀仗。望下所屬取會應奉官司合用數目製造。』詔依，合用文繡，並以繒充代。

廟大禮其陳鹵簿，則有三駕諸仗之盛。恭聞皇太后鑾輿還闕，陛下方將奉迎於郊，而儀衛弗講，誠爲缺文。乞詔大臣集禮官、博士蒐舉往憲，舉行舊章。』有詔：車輅儀仗委工部尚［書］莫將、户部尚書張澄同內侍邵諤製造。既而將等言：『按周（輅）［禮］：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金輅鈎樊纓九就，建太旂以賓。鄭氏注曰：以賓，謂以會賓客。又按《晉輿服志》曰：金輅，建大旗九旒，以會萬國之賓。本朝文德殿視朝及大慶殿册命，用黃麾仗二千三百六十五人，陳腰輿、小輿於東西朵殿。今檢照降到圖册內，又有紫宸殿黃麾角仗，排設儀仗法物等，用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又照孫綬所進圖册內，黃麾仗係用一千二百四十五人，並有御輦院左右金吾仗等。』既而差兵部郎官錢時敏、軍器監劉才邵、主簿宋貺專一點檢催促，參訂樣制造製，令本部長貳提舉。是年十月畢工，造車輅官屬第一等轉一官，第二等減三年磨勘，第三等減二年；造儀仗官屬第一等減三年磨勘，第（三）等減二年磨勘，第三等減一年。內選人並比類施行，餘各犒設一次。

八月二十三日，太常寺言：『將來郊祀大禮，車駕前後部並六引合用鼓吹令丞已下至執色人共八百十四人，並指教使臣一名，前後擺拽，導引作樂，在京並合騎導。切恐今來經由道路窄狹，相度欲乞止令步導。』從［之］。【略】

孝宗隆興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兵部侍郎黃中言：『伏觀聖旨指揮，今歲冬日至郊見上帝，用遵太祖皇帝典故，除事神儀物外，乘輿服御並從省約。本部已逐一條具外，獨有五輅未敢輕議。竊詳自來大禮，雖五輅並設，然考之《禮經》，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象輅以朝，革輅以即戎，木輅以田，而祭祀所用者，一玉輅而已。典輅之職雖曰凡會同軍旅以輅從，而後鄭釋曰『王乘一輅，以其餘輅行，亦以華國。』然則金、象、革、木四輅，不過爲一時觀美，非其所乘也。方承平時，五者並設，固不爲過。今聖主方欲隆儉德而戒勞民，其乘輿服御之費，又無大於此四者，有司敢不欽承！所有今來郊禮，欲乞因時之宜，止用玉輅。其餘四輅，權不以從，庶幾有以仰副明詔，且於《禮經》無所背戾。』詔依，將來郊禮，除玉輅、逍遥、平輦外，其餘車輦並從省約。

九日，兵部言：『契勘昨紹興十三年郊祀大禮，依《政和五禮新儀》排設，國初大駕鹵簿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人；及紹興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郊祀大禮，增添（俸）［捧］月、奉宸隊共一萬五千五十人，並三十一年

明堂大禮，依二十八年例三分減一，用一萬一千五人。今承指揮，郊祀大禮乘輿服御、中外支費宜從省約。續承指揮，將來郊祀大禮，除玉輅、道遙、平輦外，其餘車輦並從省約。本部今條具將來郊祀大禮，除玉輅、平輦、道遙乞令依舊人數外，所有大駕鹵簿儀仗內六引前大象，欲依昨紹興十三年例，止用象一頭。其餘一行儀仗數內八寶下人數，本部已牒門下後省裁損施行外，（除）[餘]儀仗人數依今來指揮合從省約，並乞依昨紹興二十八年郊祀大禮人數內乞權行減半，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隨宜排設。』詔從之。

五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已降指揮，大駕鹵簿儀仗依紹興二十八年郊祀大禮人數權行減半，隨宜排設施行。今條具申請事件：一、將來郊祀大禮，奏嚴更警場並大駕鹵簿六引、駕前後部鼓吹振作，比之儀仗人數稀少。今從省約，乞將鼓吹八百八十餘人內三分減一，止用（八）[五]百八十八人；警場二百七十五人內三分減一，止用一百八十三人，隨宜排設。一、合用鼓吹導引六州十二時奉禮歌降僊臺詞，從本寺具申學士院修潤，降下教習。一、合借差軍兵依今來三分減一，依例下所屬借差。一、教習日分支破官錢，依今來減定人數開具名色，依例下量審院於本寺曆內批放。一、合差般擡奏嚴鼓軍兵及合破緋方號並提點一行事務所、大禮五使，於貢院按習幕次及就殿前司教場擺拽，至期逐處排設。鼓吹警場、宿頓排辦等，乞（於）[依]例關報所屬排辦。一、教習去處，乞依例於懷遠驛下臨安府擗截。其鼓吹警場服著、奏嚴鼓角、執色樂器、宣赦鼓籌等，經今六年，不曾修飾，脫落不堪。乞依今來人數開具，報所屬斟酌抽換修飾施行。』詔並從之。

十月三日，太常少卿兼權禮部侍郎洪邁等言：『伏覩國朝典故，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以祀天。禮畢，乘輦，合進金輅於端誠殿門外。而舊制：皇帝降輿，並乘大安輦還宮。近因臣僚奏請，不設四輅；而二月八日指揮，除玉輅、道遙、平輦外，其餘車輦並從省約。今歲郊壇禮畢，羣臣以朝服前導，皇帝以朝服而乘平輦，切恐禮容不相稱。若合用大安輦，即乞早降指揮，令有司從實修飾。』詔郊祀回，止乘平輦，冠服令禮官討論。』適等竊考國朝典故，自建隆四年陶穀創建大輦，祀禮畢，皇帝朝服，乘大輦還內，曆朝並無更改。政和四年北郊畢，乘大輦還齋宮，解嚴放仗，易常服，乘輦還內。按《唐會要》：明皇廢輦不用，開元十一年祀南郊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又見行儀制，車駕朝獻日，閤門並諸司官並常服乘馬在駕前。適等參考古今沿革，唐制郊祀畢，尚是乘馬；本朝北郊回，曾用常服，即郊祀駕回，亦可以不用朝服。兼唐制乘騎亦可用儀仗，見今朝獻亦有臣僚乘馬在駕前。今來郊祀回，止乘平輦，所用冠服，乞比附景靈宮、太廟。郊祀畢，皇帝自齋殿服履袍、乘平輦還內。今導駕官以常服前導，其奉迎及侍中奉請升輦，參知政事奏請進發，並傳敕侍臣上馬等，並乞於見行儀注同修改，關報施行。』詔從之。同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逐次郊祀大禮，皇帝自青城至大次並禮畢，自大次還青城，並係服通[天]冠、絳紗袍，乘大輦。今來欲乞並服通天冠、絳紗袍，乘平輦。』詔從之。

乾道三年四月十一日，兵部侍郎陳巖肖言：『近者恭覩三月十七日聖旨，今歲冬日至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仍疾速條具以聞。竊見紹興二十八年以前郊祀，輿衛、儀仗共用一萬五千五十人。至乾道元年初行郊祀，比舊數十分減去其六，止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今參稽已減合用之數。今歲郊祀，輿衛、儀仗宜遵用乾道元年已減之數，今來更不增減，庶幾有合中制。』從之。

六年九月一日，詔：『將來郊祀，並用五輅、大安輦，一如舊儀。』

九年六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乾道元年並乾道三年郊祀大禮。淳熙六年四月七日，禮部太常寺言：『今歲明堂大禮，檢照《皇祐明堂記》並《政和五禮新儀》，明堂大禮用法駕鹵簿，祀前一日，皇帝於太廟朝饗畢，乘玉輅至宣德門，入門降輅，乘輿歸文德殿。鹵簿中玉輅、次大輦，次金輅，次象輅，次革輅，次木輅。今明堂大禮所用鹵簿，大輦、車輅欲依上件典禮施行。』從之。

十八日，太常寺言：『今次明堂大禮，並排設大輦五輅，祀前一日，皇帝朝饗太廟畢，乘玉輅入麗正門，降輅乘輿，用平輦歸文德殿宿齋。所有大輦並其餘四輅，止合從後。』詔除大輦免行排設，餘依已降指揮。

五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歲明堂大禮，前一日，皇帝於太廟朝饗畢，乘玉輅詣麗正門。所由道路，乞是日朝饗太廟禮畢，皇帝於太廟

櫺星門外乘玉輅，經由皇城東新路入麗正門，至南宮門外降輿，乘輿至文德殿上，降輿歸齋殿。其儀仗、法物合在車輅前排列。』從之。

光宗紹（興）［熙］二年四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淳熙十二年郊祀大禮，皇帝自太廟櫺星門外乘玉輅詣青城，禮畢還內，上乘大輦。今年郊祀大禮，乞依體例施行。』從之。

七月十三日，提點添修五輅大輦黃邁言：『得旨：玉輅軸依例修換外，其餘金、象、革、木四輅亦不堪應奉，乞行換造。』從之。

又《輿服四・天子服》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九日，太常禮院言：『準敕追尊四廟，皇帝御崇元殿，命使行册禮袞龍服，五月一日御殿受朝通天冠、絳紗袍。伏請下內中尚司與少府監計會修製。』詔可。

十九日，太常禮院言：『准少府監（准少府監）牒，請具袞龍衣、絳紗袍、通天冠制度令式。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在裳，藻、粉米、黼、黻。衣標領如上，爲升龍，皆織就爲之。山、龍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爲等，每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襈裾。蔽膝加龍、山、火三章，革帶，玉鉤角觿。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朱］下綠，鈕約用組。鹿盧玉具劍，大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天二杖四尺五寸，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襪赤舄，加金飾。』詔可。

又《輿服五・袞冕》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二十五日，詳定所言：『按《六典》，天子之服冕，一曰大裘冕，無旒，裘以黑羔皮爲之，祀天神、地祇則服。二曰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黝衣纁裳，十有二章，饗廟、謁廟、告廟則服。今參詳封禪祭天地，準典禮，皇帝服大裘。又緣南郊合祭天地，止服袞冕。欲封禪日，依南郊例。』從之。

神宗元豐元年十一月二日，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氏注謂合五采絲爲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賈公彥曰：以青、赤、黃、白、黑五貫於藻繩，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並。此據袞冕前後二十四旒。孔穎達曰：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眉）［肩］也。至後漢明帝用曹褒之說，乘輿服冕係白玉珠爲十二旒，前垂三寸，遂失古制。今之《衣服令》，乘輿服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蓋白珠爲旒，用東漢之制，而其冕廣長之度，乃自唐以來率意爲之，無所稽考。景祐中已經裁定，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爲法，凡冕板廣八寸，長尺六寸，與古制相合，更不復議。令取少府監進樣，如以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則非《弁師》所謂玄冕朱裏者也。上用金稜天板，四周用金絲結網，兩旁用真珠、花素墜之類，皆不應禮。伏請改用朱組爲紘，玉笄，玉瑱，以玄紞垂瑱，以五采玉貫於五色藻爲旒，以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爲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眉）［肩］。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釋者曰，純絲易成，故從儉。今不必績麻，宜表裏用繒，庶協孔子所謂純儉從眾之義。』從之。

又《冕冠》　治平二年，詔裁定袞冕制度。禮院奏曰：『皇朝之制，天子之服有袞冕，前後十有二旒，二纊並貫珠璣。又十有二碧鳳銜翠旒，在珠旒外。板以龍（鮮）［鱗］錦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綴金絲網，鈾以珠璣雜寶玉，如紫雲，白鶴錦衣。四柱飾以七寶，袞服間以雲朵，飾以金鈒花鈿窠，裝以珠璣，琥珀、雜寶玉。祭天地，宗廟，朝享太清、玉清昭應、景靈宮等服之。

元豐四年，臣僚言：『古者冕弁則用紘，冠則用纓。今《衣服令》乘輿服大裘冕，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袞冕朱絲組帶爲纓。冕而用纓，不與禮合。請改用朱組紘，仍改平冕爲玄冕，用纓不赤而微黑者。』又別圖上載制，從之。

又《通天冠》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十九日，太常禮院言：『請具通天冠制度令式：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高廣各一尺。青表朱裏，首施朱翠，黑介幘，組纓，翠綏，玉犀，簪導。』

仁宗天聖二年，南郊禮儀使李維言：『皇帝郊祀，服通天冠，綠上一字準敕迴避。』詔改爲承天冠。中興之制，冠高九寸，服用並同。

神宗元豐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詳定郊廟禮文所言：『通天冠二十四梁，爲乘輿服。蓋二十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至於綬，則乘輿及皇太子以織成，諸臣用錦爲之。』詔依。

又《平天冠》　景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續詔：『通天冠更不修製外，平天冠天板元闊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今製造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減翠旒並鳳子，前後，（使）二十四珠旒並合典制。天板頂上元是織成龍麟錦爲表，紫雲白鶴錦爲裏。今製造使青羅爲表，彩畫出龍麟；紅羅爲裏，綵畫出紫雲白鶴。所有上面犀瓶子、琥珀瓶子各二十四箇，今減不用。金絲結網子上舊別有金絲結龍八條，今減四條，亦減金絲令細。天板四面花墜子、素墜子依舊減輕製造。冠身並天柱元是織成龍麟錦，今用青羅，彩畫出龍麟。金輪等七寶，元造真玉碾成，今更不用。如補空（卻）［郤］，以雲龍細窠。分旒玉鉤二枚，今減不用。天河帶、組帶，欵慢帶依舊，只減輕織造。納言元使玉製造，今來使青羅，綵畫出龍麟，錦依舊。金稜上面稜道依舊使金，即舊減輕製造。韝纊，玉簪。』

又《諸色袍・黃袍》　高宗紹興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得旨，五月二日車駕詣［太］廟別廟行欵謁禮。緣其日章懷皇后忌前一日，皇帝合服黃袍。參酌禮例，是日皇帝自內中先服紅袍，詣太廟別廟行禮畢，還內，俟至宮中易忌前之服。』從之。

又《絳紗袍》　乘輿服制。天子絳紗袍，以織成雲龍紅金條爲之，紅裏，皂標、襈、裾，白羅中單；蔽膝以紅紗紅羅裏，飾與袍同。紅羅裙、紅紗裏，白羅方心曲領。餘同冕服。大祭祀致齋，出乘玉輅，入乘金輅，正冬大會，五月朔受朝則服之。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九日，太常禮院言：『準敕追尊四廟，皇帝御崇元殿，命使行册禮，衮龍服；五月一日御殿受朝，通天冠、絳紗袍。伏請下內中尚司與少府監計會修製。』詔可。

十九日，太常禮院言：『準少府監牒請，具衮龍衣、絳紗袍、通天冠制度令式。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朱翠，黑介幘，髮纓翠綏，玉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朱領、標、襈、裾，白裾襦，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帶劍珮綬與上同，白韈、黑舄。』詔可。

神宗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乞元日受朝賀服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今儀注，車駕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之日，乃服韨袍至大次，服衮冕臨祭，非尚質之義。』

哲宗紹聖三年十月七日，工部侍郎高遵惠言：『准朝旨，祀北郊通天冠、絳紗袍。慮當暑月，合行裁制。（接）［按］天聖衣服令，衮冕大綬六綬：黑、黃、白、縹、綠、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所有減去摺回，大綬一重，只長二尺五寸，即於禮典別無制度。伏乞量宜製造。』

徽宗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議禮局上皇帝冕服之制：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高一尺，廣一尺，犀簪導，朱絲組帶爲纓。絳紗袍，織成雲龍，皂羅縹、纁，紅羅爲裏。絳紗裙，蔽膝如袍飾，並皂縹、纁，繡雲龍。白羅方心曲領，革帶，餘同冕服。大祭祀致齋，詣景靈宮、太廟、行宮，禮畢還宮，元正、冬至大朝會，臨軒册命皇后、皇太后、諸王、大臣，親耕籍田服之。詔頒行。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册寶，行禮日，太上皇帝合服通天冠、絳紗袍，皇帝亦服通天冠、絳紗袍。』續御藥院狀：『竊慮行禮日近，製辦不及。』有旨，將來（上）［太］上皇帝受册寶禮日，恭請服履袍。

乾道七年二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續討論到禮例，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大慶殿册皇太子及謁太廟別廟行禮，合服衮冕。』從之。晨祼，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

隆興二年十月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逐次郊祀大禮，皇帝自青城至大次，並禮畢自大次還青城，並係服通天冠、絳紗袍，乘大輅。今來欲乞並服通天冠、絳紗袍，乘平輦。』詔從之。

籍田。太宗端拱元年正月十五日，帝齋於乾元殿。翌日鑾駕出宮，備大駕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玉輅，赴東郊行宮齋宿。十七日，親耕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大輦，服通天冠、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肆赦，改元，文武遞進官有差。

徽宗政和元年八月，議禮所條具者八事：『一、乞躬耕之服，止用通天冠、絳紗袍，百官並服朝服。』【略】

六年閏正月二十七日，詔親耕籍，以玉輅載耒耜，乘大輦，用法駕、黃麾仗，（道）［導］駕官朝服，結佩，耕籍使以儀仗二千人護衛耒耜。質明，先詣壇所。詣籍田，服韨，御平輦耕籍，服通天冠、絳紗袍。至思文

殿進食後，行禮畢，放仗，常服還內。令修定儀注。高宗［紹興］十五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言：『將來親耕籍田，是日車駕服履袍，乘平輦，詣思文殿進膳畢，服通天冠、絳紗袍，行親耕之禮。』從之。

又《履袍》　朝饗太廟行禮儀注。車駕詣太廟：『前享一日，皇帝於景靈宮朝獻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訖，皇帝入齋殿。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非從駕者。宗室先詣太廟祠所。其日，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履袍，自齋殿詣大次。出行，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迎駕，奏聖躬萬福。車駕自齋殿詣太廟。

其日，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官、宗室先詣太廟祠所，其從駕臣僚並服常服就次。有司進輦於齋殿，其從駕臣僚並俟從駕次。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自內服履袍詣齋殿，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

又《韡袍》　孝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狀：『勘會將來正旦朝賀，今欲比附《政和五禮新儀》月朔視朝儀，皇帝御大慶殿，服韡袍，即御座，皇太子、文武百僚並服常服稱賀，所有合設黃麾半仗，伏乞令兵部排辦施行。』有旨依宮中導從。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一三《王禮考八・君臣冠冕服章》　宋朝之制：天子之服有衮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二纊，並貫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真珠、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裡。金飾玉簪導，紅絲絛組帶。亦謂之平天冠。衮服青色，日、月、星、山、龍、雉、虎蜼七章。紅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紅蔽膝，升龍二，並織成，間以雲朵，飾以金級花鈿窠，裝以真珠、琥珀、雜寶玉。紅羅襦裙，繡五章，青標、襈、裾。六綵綬一，小綬三，結玉環三。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綬帶飾並同衮服。白羅中單，青羅襪帶，紅羅勒帛。鹿盧玉具劍，玉鏢首，鏤白玉雙珮，金飾貫真珠。金龍鳳革帶，紅襪赤舄，金級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廟、謁太清宮、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受冊尊號、元日受朝、冊皇太子則服之。大中祥符初，將東封，有司言封禪當服大裘，冕無旒，以羔皮爲之。而唐制用衮冕之服，詔依南郊服衮冕。六年五月，朝拜聖像，時屬盛暑，而皆褻服，有司請別制單衣以順時令，從之。通天冠：二十四梁，犀簪導，紅絲組帶，金級花鈿，以珠寶施博山附蟬，絳紗袍，以織成龍紅金條紗爲之，紅裏，皂褾、襈、裾，白羅中單，蔽膝以紅紗紅羅裏，飾與袍同。紅羅裙紅紗裏，白羅方心曲領。餘同冕服。大祭祀致齋，出乘玉輅，人乘金輅。正冬大會，五月朔受朝則服之。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帶，皂紋落地式韡，大宴則服之。赭黃、淡黃襖袍，紅衫袍，常朝則服之。窄袍，便坐視事則服之。窄黃袍衫而下，比皂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略】

仁宗景祐二年八月，詔：『本朝帝后及羣臣冠服，多沿唐舊而循用之，久則有司寖爲繁文，以失法度。其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與太常禮院詳典故，造冠冕，蠲減珍華，務從簡約，俾圖以進。』由是改製衮冕。服冕。版截令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所謂翠旒碧鳳、二十四犀瓶、二十四琥珀瓶，四神帶，分旒玉鉤二。悉罷之，而冕頂以青羅表繪龍鱗以代龍鱗錦，用紅羅裏繪紫雲白鶴以代紫雲白鶴錦，上以金絲爲網，而舊以金絲蹙八龍，止存其四，又以青羅繪龍鱗飾冕筒及柱，以易龍鱗錦補空，地以雲龍細窠。以易玉金輪等七寶，其所施花墜、素墜、天河帶、組帶、款慢帶、六綵綬、冕之金鈿玉環，皆裁損輕於舊。而以青羅繪龍鱗錦爲納言以代玉，加衹纊，玉簪。上衣用青羅，以紅羅襈，繡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間以雲。疏密視所宜，去所謂細窠及珠璣飾。下裳用紅羅，繡藻及粉米、黼、黻，蔽膝，繡升龍二，以雲補空。地去細窠，除帶首黃金葉，以銷金代之。【略】

至和三年，王洙奏：『天子法服，冕旒形制重而華飾繁，願集禮官參定。』詔禮院詳定典禮上聞，禮院繪圖以進。敕御藥院更造，其後，冕服稍增侈如故。【略】

英宗治平二年，詔：『衮服如景祐二年制，悉去繪畫龍鱗、紫雲白鶴，蹙金絲龍除，下裳繡外，衮服並繪而不繡。』

知太常禮院李育奏言：『竊以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衮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

玉，加之以紘、綖、笄、瑱之飾。袞則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龍錦、犀寶、七星、雲鶴之飾。何則？鷸羽蜂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袞戴璪、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之廢，顓用袞冕，古僕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餘，豈足爲聖朝道哉！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所進《三禮圖》，嘗詔尹拙、竇義參校之，皆仿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命少府製於禁中，不聞改作。及章聖封泰山，禮官請服袞冕，帝曰：「前王服羔裘，尚質也。今則無羔裘而有袞冕，可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確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嘗詔禮官章得象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輕者尚存，不能盡如詔書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獻，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又案《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會要》所載寶錦之飾。況天地之德，無物以稱，宗廟之薦，美亦多品，惟純質之器，法度之服，僅可饗之，其袞冕之服及韠、綬、佩、舄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太常禮院、少府監參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興，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尚存。顯慶初，長孫無忌等采《郊特牲》之說，獻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袞冕，然旒章之數，止以十二爲節，亦未聞有餘飾也。國朝冕服，雖仿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爲宜如育言，參酌《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二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純者，絲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爲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表尺，前圓後方，黝上朱下，以金飾版側，以白玉珠爲旒，貫之以五采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爲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深青衣纁裳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龍襈、領、織爲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爲一行，重以爲等，行十二。別製大帶，素表朱裏，朱緑終辟。韠，綬，舄，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璃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劍，玉佩，朱襪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爲，則法服有稽，祭禮增重。」復詔禮院再詳明以聞。而內侍省奏謂：「景祐中已裁定，可因而用也。」乃詔如景祐二年之制。

神宗元豐元年，詳定官言：「《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袞冕。』唐《開元禮》、《開寶通禮》：皇帝詣行宮及大次，並服袞冕；出次則改服大裘冕；臨燔柴，則脫袞服裘。今赴行宮，則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則服韡袍；臨祭，則以袞冕，有戾於古，請從唐制。」

詔下參議。禮官咸謂：「大裘之制，本以尚質，而後世寖文。今參考舊說，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尺有六寸，前圓低寸二分而後方。玄表朱裏，以繒爲之。而以黑羔皮爲裘，以黑繒爲領袖。當暑則請從梁陸璋議，以黑繒爲裘，及《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爲緣。」帝以去古遠不經見，使之審定。而詳定官陸佃以爲：「冕服有六，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衮同冕。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蓋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謂服裘而以袞襲之，此冬祀之服也。夏祀亦將衣裘乎？《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神地祇，並服袞去裘。」其後禮部亦言：「經有大裘而無其制，隋、唐猶可考。隋制以黑羔皮爲裘，黑繒爲領袖及裏、緣，袂廣可運肘，長可蔽膝，請令有司改制。」

詳定所又言：「國朝以白珠爲旒，蓋沿漢舊，而其冕廣長之度，自唐以來，率意爲之。景祐中，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爲法，凡冕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今以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則非《弁師》所謂玄冕朱裏者也。周回用金棱天版，四面用金絲結網，旁用真珠、花素墜之類，皆不應禮，請改用朱組爲紘，玉笄、玉瑱，以玄純垂瑱，以五采玉貫於五色藻爲旒，以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爲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宜表裏用繒，庶協孔子麻冕純儉之義。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三幅、

後四幅，殊其前後，不相連屬。前爲陽，故三以象奇；後爲陰，故四以象偶。今裳乃以八幅爲之，不殊前後，考古不合。請改用七幅，幅廣二尺二寸，兩旁各縫殺一寸，謂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純，謂之裨；裳下有純，謂之裼。裨、裼之廣各寸半，表裏合用三寸。羣臣祭服之裳，倣此。』

又言：『古者皆以冕爲祭服，未有朝服。而助祭者、百官不執事者，皆服常袍，衿玄以從，此禮之失也。宋、齊王公平冕九旒，卿七旒；梁、隋則五等諸侯平冕九旒，卿大夫五旒；唐開元略具五旒，而百官各以品服之。今文：祀儀冕有九旒、七旒、五旒，今乃有四旒冕。又服者不以官秩上下，故分獻四品官皆服四旒冕，博士、御史則冕五旒而衣紫檀，太祝、奉禮則服平冕而無珮玉，此因循不講之失也。古者朝、祭異服，所以別事神、事君之禮。今皇帝冬至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當朝服。乃禮之稱。至親祠郊、廟，皇帝既嚴裘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亦朝服，豈禮之稱哉。古者齋、祭猶異冠，況人神異禮，朝、祭異事乎？百官雖不執事，不當朝服侍祠。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駕、贊引、扶侍宿衛官外，侍祠及分獻並服祭服，當如制度；修製五冕及爵弁，以正冕弁之名。又《禮》曰，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當從王所祭之服，請依《周禮》。』從之。【略】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帝冕服之制：衮冕，冕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青表朱裏，前後各十有二旒，五采藻十有二就就間相去一寸，青碧錦織天河帶，長一丈二尺，廣二寸。朱絲組帶爲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長一尺二寸。衮服，青衣八章，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纁裳四章，繡藻、粉米、黼、黻。蔽膝隨裳色，繡升龍二。白羅中單，皂褾、襈，紅羅勒，帛青羅襪帶。緋白羅大帶，革帶，白玉雙佩。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如大綬，間施玉環三。朱襪，赤舄，黃羅緣。親祠服之。大裘，青表纁裏，黑羔皮爲領褾、襈，朱裳，被以衮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高一尺，廣一尺。犀簪導，朱絲組帶爲纓，絳紗袍織成雲龍，皂羅褾、襈，紅羅爲裡，絳紗裙，蔽膝如袍飾，並皂褾、襈，繡雲龍，白羅方心曲領，革帶，餘同冕服。大祭致齋，詣景靈宮，太廟、行宮，禮畢還宮，元正、冬至大朝會，臨軒册命皇后、皇太子、諸王大臣，親耕籍田服之。詔通行。【略】

七年，初作明堂禮。制局言：『《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祀昊天上帝則郊祀是也。享先王則宗祀在其中，蓋於大裘舉正位以見配位，於衮冕舉配位以見正位。以天道事之，則舉尊明卑；以人道事之，則舉卑明尊。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與郊祀異，請從衮冕。』從之。【略】

（紹興）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言：『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元豐中，何洵直議以黑繒作大裘如衮，惟領袖用黑羔，議者謂純用羔恐太重難服，今請如洵直議。』從之。【略】

高宗初踐阼於南都，隆祐太后命內臣上乘輿服御，有小冠。太后曰：『祖宗間燕之所服也。退朝，帽而不巾，否則小冠。自神宗始易以巾。願即位後退朝間燕。止戴此冠，庶幾如祖宗時氣象也。』履袍亦曰鞾袍。乾道七年，改履爲鞾，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帛紋鞾，大宴則服之。赭黃、淡黃襖袍衫，紅袍，常朝服之。窄袍便坐視事服之。赭黃袍衫而下，皆皂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黃袍，忌前一日服之。紹興五年五月，車駕款謁太廟，別廟，其日乃忌前，禮官請禁中先服紅袍，謁廟，行禮畢，還內，至宮中易忌前之服。後殿早講，皇帝服帽子，紅袍玉束帶。講讀說書官公服繫鞋。晚講，皇帝服頭巾，背子，講官易便服。此嘉定四年講筵之制也。

又　卷一一七《王禮考十二・乘輿車旗鹵簿》　宋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將郊祀，大禮使范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同詳定大駕鹵簿之制。禮儀使陶穀建議：『金吾及諸衛將軍導駕及押仗，舊服紫衣，請依《開元禮》各服本色繡袍。舊，執仗軍士悉衣五色畫衣，隨人數給之，無有準式，請以五行相生之色爲次，黑衣先之，青衣次之，赤、黃、白又次之。又大駕五輅，各有副車，近代寖廢，請依令文增造。又按明宗舊圖，導駕三引而儀仗法物人數多，周太祖鹵簿六引而人數少，請準令文用六引，其鹵簿各依本品以給。』從之。舊清遊隊有甲騎具裝，亡其制度，穀以其所記造之。又作大輦，皆率意定其制規。穀又取天文大角、攝提列星

之象，作攝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時有貢黃鸚鵡、白兔，及馴象自來，又作金鸚鵡、玉兔、馴象旗。太祖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獅子旗二，金鸞旗一，金鳳旗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於明德門前，餘悉立於宿頓宮前，遇朝會册禮，亦皆陳於殿庭。凡馬步儀仗，悉用禁軍。大將軍、將軍以軍主、都虞候攝事，中郎將、都尉以指揮使、副指揮使攝事，校尉、主帥以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十將攝事。

乾德三年，蜀平，命右拾遺孫逢吉收僞法物，之不中度者悉毀之。始令改畫衣爲繡衣，至開寶三年而成，謂之『繡衣鹵簿』。其後郊祀皆用之。軍衛羽儀，自是寖盛。其後令有司以絹畫爲圖凡三幅，中幅車輅、六引及導駕官，外兩幅儀衛，其警場青城，又別爲圖，圖成，以藏秘閣。凡仗內自行事官、排列職掌，並捧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騎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八人，此盛極也。

玉輅之制，箱上置平盤，黃屋，四柱皆油畫刻鏤。左青龍，右白虎，龜文，金鳳翅，雜花，龍鳳，金塗銀裝，間以玉飾。頂輪三層，外銀耀葉，輪衣、小帶、絡帶並青羅繡雲龍，周綴繯帶，羅文珮、銀穗毬、小鈴。平盤上布黃褥，四角句闌設圓鑒，翟羽。虛櫃內貼銀鏤香罽，軾匱銀龍二，銜香囊，銀香爐，香寶，錦帶，下有障塵。青畫輪轅，銀轂乘葉，三轅，銀龍頭，橫木上有銀鳳十二，左建青旂，十有二旒，皆繡升龍；右載闔戟，繡斧文，並青繡綢杠。又設青繡門簾，銀飾梯一，托叉二，推竿一，銀錔頭，銀裝行馬，青繒裹挽索。駕六青馬，馬有金面，插雕羽，鞶纓，攀胸鈴拂，青繡屜，錦結尾。又誕馬二，在輅前，飾同駕馬餘輅及副輅皆有之。駕士六十四人。

太僕所藏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至宋，號『顯慶輅』，親郊則乘之。其制度精巧，其行止安重，後載太常與闔戟，分左右以均輕重，世之良工，莫能爲之者。

沈氏《筆談》曰：『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祖宗時，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嶽，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搖。慶曆中，常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之，乘之動搖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輅，尤極工巧。既成，以正旦大朝會宿陳於大慶殿庭，車人先以幕屋覆之，將旦，徹屋，忽其上一木墜，盡壓而碎，人以爲異。自後，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紹興十二年，命工部尚書莫將等製造玉輅，以《天禧》、《宣和鹵簿圖》及工匠省記制度參酌，取文質適中之制。玉輅，青飾。輅頂天輪三層，塗以綠，青羅爲衣，繡雲龍於上。上層一重，下層三重，每重綴鍍金小鈴三層，飾以工耀葉八十一，用青玉爲之，以金鍍銀鏤龍文置於中。兩旁有金花插天輪之周回，形如蕉葉。輪旁有鐵圓筒。耀葉之下，皆有二鐵簪入筒中，繫以青帶，圍以輪。又青羅兩長幅表裏繡雲龍，自輅頂交於四角，分垂至輅臺下，謂之『絡帶』。或遇雨，覆以黃絹油衣。輅之中，其頂中虛，繡寶蓋，闕以八頂，飾以八金龍，用香檀木爲之。御座居中，純用香檀，不飾他物，取黃中正色也。座之左右金龍，首銜珠穗毬一，中兩龍，間一大火珠，乘以金蓮花臺。座之引手，亦飾金龍倚背，及座皆以金銀絲織成紋錦。曲几憑以爲軾者，用香檀，覆以錦褥。御座後垂錦簾，駕登輅則捲之，有梯級以登，飾以金細綵雲龍，每級皆覆以錦褥。東偏小梯級執綏官由此先登，以紅繩維其前，立於東柱，以備顧問。輅身四柱，皆飾以金，前兩柱各有大金龍纏於上，旁有珠穗毬二。輅臺中外皆設錦褥。臺之外，前有橫案，謂之『香檀』，設金爐一、金香合二、立金鳳十二於前。案外有金纏龍燭臺二，以金覆蓮葉足。案前裙板有四金龍，間玉，方勝以明青表而出之。前有牌，篆書『玉輅』二字，以玉爲之，有結子，繫金鳳之足，旁有二金絲線結八，垂牌垂之兩傍，中有玉連環結子，正垂牌上，玉環碾二。龍輅之四面，周以欄而闕其中，以備登降。每面於兩欄之角，用玉蹲龍一，各有金圓照二，分置左右，玉羽臺一、居中，羽臺插孔雀羽五枝，以辟塵，四面，其數凡八，圓照倍之。圓照名曰照焰，插以鐵簪，繫以繡帶，如耀葉之飾。輪衣下垂繯帶，間以玉珮，繯帶，染犛牛尾爲之，五色間焉，覆綴以鍍金鈸鈴，每垂各六，與玉珮間設，周圍數各十二。輅下有蹲龍十六，以金鍍銀爲之。在虛盤四圍之兩旁，有托角雲龍四，金彩爲飾，前後左右各二。又有一字小欄，飾以金，伏於輅下，有朱圓木橫陳於前，在托角雲龍之內。輅前有轅木，固以筋膠，飾以金碧，昂首鱗

體，如龍之狀，皆飾以金，龍首之上，有兩橫竿，青絲繫之。前曰鳳轅，飾以青，列立鳳十二，六馬載以行。次曰推轅，綠色黑文，衛士推之以助馬力。其橫設轅後曰壓轅，亦青飾，衛士壓其後，欲取其平。左右冒以金龍，其輪三歲一易，心用榆木，束以鐵圈，掩以金鍍銀。輅下橫貫圓木爲軸，冒以金筒，梗以金蹲龍轡，夾兩輪，輪文皆彩繪，其輻飾以金花葉。衛士左右各六十人，以青絹裹大索鈎於軸首，而手入軸旁金鐶引之而前，各以青索，置扇上。外有副輪二以爲備。輅後飾亦如之。立鳳轅下六，青馬四在轅內，二在轅外。又有六馬以備番用。馬首被銅面，其額以畫獸，銜以鐵牛，革裹青絹，表鍍金銅飾之。其背屜表以綠錦，裏以絹，絹裹氈，六鈐七鈸，置之兩旁。其領下青纓曰綽頷，覆以金鈸每馬各一。未閱試兩月，以青車肄習，使馬習而不懾。新輪既成，載鐵車上，自三千斤積至萬斤，畢無蠅聲，試可乃用。輅之所止，有行馬二，飾以彩綠。淳熙十二年，修玉輅及大輦四柱，紹熙二年，修五輅易車軸。

左建太常，十二斿，繡日月五星；右龍旂，職掌駕士二百三十八人，服平巾幘，絹抹額，羅繡對鳳袍，皆以青緋羅繡對鳳襖，又羅抹帶、絹袴襪、麻鞋，皆青色。青驄馬三十匹，執綏官一員，捧輪將軍四人，呵唱二人，前後攔馬各九人，踏道二十二人，轅馬十二人，誕馬十二人，抱轅墜轅各六人，正副托叉各四人，把棒四人，小梯二人，香匙前二人，紅軸頭二人，推杆四人，刮輪四人，龍頭二人，燭臺二人，靜席二人，左右索各六十一人，職掌五員，教馬二人，車子官健八人，蓋覆儀鑾司五人，千牛衛上將軍二員，抱龍旂太常六員，進馬四員，牧馬三十人，香蹬睥睨一，香案三十人，排列官一員。凡玉輅丈尺飾視承平所用顯慶輅，輅多不同，蓋出省記增減也。

金輅，色以赤，駕六赤馬，駕士六十四人。象輅，色以淺黃，駕六赭白馬，駕士四十人。革輅，色以黃，駕六騮馬，駕士四十人。木輅，色以黑，駕六黑騮馬，駕士四十人。自金輅而下，其制皆同玉輅，惟無玉飾。副玉輅、副金輅、副象輅、副革輅、副木輅，並駕六馬，駕士四十人，當用銀飾者皆以銅，餘制如正輅。元豐初，禮文所言：『近制，金輅不以金飾諸末，象輅不以象飾諸末，革輅不鞔，木輅不漆，請改飾四輅。又古者，五輅皆載旗，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車戟崇於殳，酋矛崇於戟，各四赤，戟矛皆插車騎，謂之「兵車」。戰國尚武，故增插四戟，謂之「闌戟」。則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漢鹵簿，前驅有鳳凰闌戟，猶未施於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黼繡之衣。後周司輅，左建旗，右建闌戟，闌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黼，皆戾於古。請去五輅闌戟，以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又按《周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則祀乘玉輅也。齋僕掌馭金輅，齋右充金輅之右，則齋乘金輅也。齋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國朝親祠太廟，致齋文德殿畢，翌日卽進玉輅，非是。請進金輅，俟太廟祀畢，翌日，御玉輅詣郊。』

又言：『法駕之行，必有共輿者，蓋以承清問。袁盎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俊。」此漢用古制也。《周官》有太僕、齋僕、道僕，所以御車，至駸其乘，則其禮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齋右、道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爲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駸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其後，詔增制五輅及駸乘，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太旗，象輅建太赤，革路建太白，木輅建太麾。諸輅之副，各次正輅，仍有闌戟焉。

中興後，金輅之制，黃飾，建大旆九斿，繡升龍，輅牌一，金鍍銀耀葉八十一，輪衣一，繡絡帶二，頂雲龍，緄帶十有二，玉珮十有二，金絲結穗毬二，金絲結綬一，長轅金鍍銀龍頭二，上有金鍍銅立鳳十有二，車枙上金鍍銅座一，金鍍銅套筒十，金鍍銀鈸面四，金鍍爐一，金鍍銀香寶二並匙。金鍍銀立羽臺八，御座褥子一，有黃絹帕三，箱周迴葉段正輪輻一，副輪軸罨頭鈸面各二，轂輻葉各二百四十，建竿二，流蘇結二並鐸，軟簾一，並鈸遮環踏道一，並褥行馬二，並罨頭小托叉二，車箱行道褥一，馬飾十有二。馬面纓頭，攀胸腹帶，包鬃尾，錦屜綽頷。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黃，黃馬三十匹。四輅，下駕輅馬，共一百二十匹，蓋覆儀鑾共六人。前後攔馬各五人，踏道六人，轅馬六人，誕馬六人，抱轅墜轅各四人，正托叉四人，把棒四人，椎杵二人，靜席二人，左右索各五十一人。職掌呵唱二人，教馬二人，車子官健二人象、革、木三輅，人數並同。四輅，無千牛衛上將軍、抱龍旂、進馬官、香蹬、睥睨排列官、職掌等。

象輅，朱飾，建大赤七斿，繡烏隼。儀物同金輅。職掌駕士一百五十

六人，服色以赤，駢馬三十匹。

革輅，銀褐飾，建太白，六旂，繡熊虎。儀物同上。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銀褐，白馬三十匹。

木輅，黑飾，建大麾，四旂，繡龜蛇。儀物同上。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黑，驪馬三十匹。

大輅，徽宗政和六年，徐秉哲言：『南北郊，皇帝乘玉輅以赴齋宮。自齋宮赴壇，正當祀天祭地，乃乘大輅，疑非禮意。』下禮制局討論，於是議造大路如玉輅之制，唯不飾以玉，樊纓一就以尚質。又制大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建於大路之上以象天。大路大輿陳列於門輦、逍遙平輦之前，禮畢還宮，則御大輅。【略】

大輦，歷代之制已見前。宋制：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行龍雲朵。火珠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華座龍，紅綾裹，碧牙壓帖。內設圓鑑，銀絲香囊，銀飾勾闌，臺座，紅絲絛網，帊鞜。中施黃褥上，置御座。扶几，香爐，錦結綬。凡衣、輪衣、絡帶並緋繡壓金銀綫。長竿四，銀裹鐵鍋龍頭，魚鈎，錦膊褥，銀裝畫梯，托叉，黃羅緣席、褥、帊，梯杖褥，朱索，緋繒油帊。主輦六十四人。親祀南郊、謁太廟還及其鑾駕黃麾仗、省方還都，則乘之。

大中祥符初，東封，以舊輦太重，遂命別造，凡減去七百餘斤，後常用焉。紹興十三年，更製大安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龍鳳裝，朱漆大輪一，金塗銀頂龍一，四面施行龍一十六，火珠四。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四，真珠結穗毬一十二，頂輪施塗金銀耀葉。銀盤，紅羅輪衣一，綴銀鈴，紅羅絡帶二，中設御座，檀香雕木龍椅，靠背上水晶珠梅，紅絲裙網，象牙滴子，典几，錦褥，絹畫，裏外龍水屏風，香爐，結綬。長竿四，飾以金塗銀龍頭。奉輦四百六十人爲五番，每番九十二人。祀畢，車駕還內，不用金輅，則乘之。淳熙十二年，新製踏道，增其尺寸。舊例，五番四十人，今添三十人，及副都大人員一人。服五色武弁冠，黃羅繡對鳳袍，黃羅勒帛紫羅生色袒帶，紫絹行縢。文德殿發册，尚輦陳於西階下，東嚮。隆興元年，禮官請大輦權不陳設。

芳亭輦，黑質，頂如幕屋，緋羅衣，裙襴、絡帶皆繡雲鳳。兩面朱綠葱花鈑，外施紅絲網綢，金銅帊鞜，前後垂簾，下設牙牀，勾闌。長竿四，銀龍頭，銀飾梯，行馬。主輦一百二十人。

鳳輦，赤質，頂輪有二柱，緋羅輪衣，絡帶，門簾皆繡雲鳳。頂有金鳳一，兩壁刻畫龜文，金鳳翅。前有軾匱，香爐，香寶，結帶，下有勾闌二重，內設紅錦褥。長竿三，銀飾梯，行馬。主輦八十人。法駕鹵簿，不設。

逍遙輦，以棬櫪爲屋，赤質，金裝，朱漆竿版各一，金螭頭，金裹魚鉤各四，朱漆柄，托叉二，金絲坐褥，扶版，踏牀褥，飾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襯褥十六，金鍍銀裝行馬二，朱漆踏牀二，促塵版，軟屏風，紅花羅錦，金屏風，護泥屏各一。舊雲逍遙子，後改名輦。高宗紹興七年重製，詔務令樸素。乾道九年，以後殿門卑小，逍遙輦出入有礙，令工部照輦院丈尺，重修殿門。御輦院官，舊制二千六百三十人。紹興十二年，詔以一千人爲額，供御營三百人，次供御營一百五十人，下都營六百五十人，後減爲九百人。乾道六年，詔以七百人爲額，供御二百二十人，次供御一百三十人，下都三百五十人。

平頭輦，制如逍遙輦而無屋。真宗造登封輦，今平頭輦制因此。金螭頭四，金裝，朱漆扶版竿各二，雲版座各一，金裹魚鉤四，褥飾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檀香促塵版一，護泥屏一。舊制，輦官十二人，服同逍遙輦。紹興十六年親耕，服履袍乘之。隆興初，詔制平輦及絛衣褥，郊祀禮畢用之。

小輦，赤質，頂輪下施曲柄如蓋，緋繡輪衣，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下有勾闌，牙牀，繡瀝水。中設方牀，緋羅衣，錦褥。上有小案，坐牀，皆繡衣。踏牀緋衣。前後長竿二，銀飾梯，行馬。奉輿二十四人。

七寶輦，隆興二年正月，詔御輦院令京師舊輦官省記昨進道君皇帝七寶輦之制，下有司製造，更爲美名以進德壽宮。禮官言：『七寶輦高五尺一寸，廣二尺七寸，深三尺六寸。竿長二丈一寸，扶版二，朱紅漆。絲織紅百花，行龍，藍瀝水，升龍，朱漆踏牀一，紅百花團龍覆之，百花大團龍褥一，紅羅銷金百花團龍座一，朱漆踏牀一，鍍金銀火踏一，純金裝釘。行馬一對，托叉一，以朱漆之，比大輦制度。內耀葉、並角龍、蓮盤、頂龍，並塗金，真珠、結穗毬、龍水屏風。御座用香檀木，龍椅靠背，金焰水晶珠梅。紅絲裙網，牙象滴，今欲比大輦。平輦用珠，靠背龍

頭，引手，玉龍頭，並玉轉身捧珠龍，其角龍、鐸等並純金。』詔如其式，內裙網用七寶裝綴。太上皇帝曰：『儀衛已隨時增益，輿輦不須別造，況多事之時，國用方殷，不宜虛費。』遂止。自是上皇每至大內，多乘馬，間至湖上，則用肩輿，蓋不欲煩民也。

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襴，上施錦褥。別設小牀，緋繡花龍衣。奉輿十六人。

香蹬，唐制也。朱漆案，緋繡花龍衣，上設金塗香爐、燭臺。長竿二，輿士八人。金塗銀火鐐、香匙副之。

象，漢鹵簿，最在前。晉平吳後，南粵獻馴象，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以試橋樑。宋朝鹵簿，以象居先，設木蓮花座，金蕉盤，紫羅繡襜絡腦，當胸，後鞦並設銅鈴杏葉，紅犛牛尾拂，跋塵。每象，南越軍一人跨其上，四人引，並花腳幞頭，緋繡窄衣，銀帶。五牛旗，依方色，皆小輿上刻木爲牛，背插旗。錯采爲牛，旗竿上有小盤，衣及輿衣，亦並繡牛形。輿士各四人。

相風烏輿，上載長竿，杪刻木爲烏，垂鵝毛筩，紅綬帶，下承以小盤，周以緋裙，繡烏形。輿士四人。

交龍鉦，鼓輿各一，皆刻木爲二青龍相交，下有木臺，長竿，一掛畫鼓，一掛金鉦，上皆有緋蓋，亦繡交龍。輿士各二人。

鐘，鼓樓各一，本隋大駕鐘車、鼓車也。皆刻木爲屋，中置鐘、鼓，下施木臺，長竿，如鉦、鼓輿。輿士各二十四人。

行漏輿，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稱衡。首垂銅缽，末有缽象，漆槽貯水，渴烏注水入缽中，長竿四。輿士六十人。

十二神輿，赤質，四門旁刻十二辰神，緋繡輪衣。絡帶。輿士十二人。

自鉦鼓以下，舊禮令無文，皆開寶定禮所增。

旂常之制，自漢以來，制度殘缺。唐禮五輅，皆左建龍旂，右載闔戟，訛謬滋甚。元豐改定郊廟禮文，五輅所載，悉如巾車之職。又以闔戟非古，政和間，禮官請玉輅以太常大旂建於左右而去闔戟，厥後郊廟五輅及副車，皆建太常。一日並出，觀者駭焉。至是造五輅，悉倣周禮之制。玉輅後，左太常，繡日月星辰，右龍旂，繡交龍，皆用青羅，表裏文繡，下有網纓，謂之弗頭，用青飾。建竿，插於輅後兩柱傍金環之內。竿首飾以鍍金螭頭，垂以金鈸青縷各六，謂之旒繻。竿以桐木，剖竹外護，固以筋膠，布以漆，飾以青藻。旗勢稍重，六人各執叉托之，以助旗力。旗，皆錯采爲之，漆竿、鏡首、纛頭、錦腰、火焰腳。白澤、攝提、金鸞、獅子、天下太平、君王萬歲，及在步甲前後隊，後馬隊三隊，六軍儀仗內，並以赤。日、月及合璧、連珠、風、雨、雷、電、五星、二十八宿、祥雲並以青。北斗以黑。五嶽、四瀆、五方、四神、十二辰、五龍、五鳳、龍虎君，並以方色。天王以赤、黃二色。排攔以黃、紫、赤三色。大黃龍負圖旗，舊畫八卦，政和禮局改畫爲河圖、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五之數。中興後，增制華旗，各以瑞物繢形其上。

皂纛，本後魏纛頭之制，蓋旄頭之遺象。制同旗，無文采，去鏡首六腳。

犦矟。犦擊聲也。一云象犦牛，善鬬。唐金吾將軍執之。宋朝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馬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衛可犦矟四。

牙門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宋朝制，赤質，錯采爲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蓋取周制『樹旗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中興後，中道，前後門旗各二，左右道，五門各四。

纛，古者張帛以避雨之制。今有方纛、大纛，皆赤質，紫表朱裏，四角銅螭首。六引內，制差小。紹興九年，詔後殿射殿引呈公事，日景已高，作衛清涼傘十，從舊制也。

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爲花蔕之象而作。金花蓋，導蓋，皆赤質，如纛而圓。瀝水繡花龍。又有曲蓋，差小，繡瑞草。

睥睨，漢乘輿所用，如花蓋而小。

扇，有朱團及雉尾四等。朱團，繡雲鳳，黑漆柄，金銅飾。雉尾皆方，其上繡雉尾。紹興十三年，詔郊禮纛、扇，並遵舊制，拂扇等毋以珠爲飾。

金節，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八層，黃繡龍袋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制同金節，韜以碧油。

罕罼，象『畢、昴爲天階』，故爲前引，皆赤質，金銅飾，朱藤結網，

金獸面。罕方，上有二螭首銜紅絲拂；罼圓，如扇。

幢，制如節而五層，韜以袋，繡四神，各隨其方色，朱漆柄。王公所給幢，黑漆柄，紫綾袋。

黃麾，古有黃、朱、纁三色，所以指麾也。漢大駕有前黃麾。宋朝之制，絳帛爲之，如幡，錯采成『黃麾』字，下繡交龍；朱漆竿，金龍首，上乘朱絲小蓋。元豐中，命禮官定朝會儀，請制大麾一；注旄於竿首，其旗十有二幅，其色黃，一旒，元會設仗，建大黃麾於當御廂之前，麾幡二於後。神宗疑其制鑿命，且闕之，而黃麾幡仍舊。

幡，本幟也，貌幡幡然。有告止、傳教、信幡，皆絳帛，錯采爲字，上有朱絲小蓋，四角垂羅紋佩，繫龍頭竿上。其錯采字下，告止爲雙鳳，傳教爲雙白虎，信幡爲雙龍。又有絳引幡，制頗同此，作五色間暈，無字，兩角垂佩。

御刀，自晉、宋以來有之。黑鞘，金花銀飾，靶鞚，紫絲絛帨鞢。又儀刀，制同，悉以銀飾，王公亦給之。

班劍，本漢朝服帶劍。晉易以木，謂之『象劍』，取裝飾斑斕之義，鞘以黃質，素紫班文，金銅飾，紫絲絛帨鞢。

戟，有枝兵也。木爲刃，赤質，畫雲氣，上垂交龍掌、五色帶，末綴銅鈐。級戟，無掌，而有小橫木；又有小戟，與級戟同制。

矟，長矛也。木刃，黑質，畫雲氣。又有細矟，制同而差小。

儀鍠，劍戟之類，秦、漢有之。唐用爲儀仗，刻木如斧，塗以青，柄以黃，上綴小錦幡、五色帶。

殳、叉，亦戟類。殳，無刃而短，黑飾兩末。叉，青飾兩末，皆青，中白，畫雲氣，綴朱絲拂。

弩，本緝鳥毛爲之。今爲四角小蓋。每角垂珠佩，間以朱絲，周綴五色帶，繡雲龍、孔雀、白鵝。其別有三，繫龍頭竿，竿制如戟。

櫜弩，漢京尹、司隸前驅，持弓以射窺者。今制，每弩加箭二，有鞬，畫雲氣。仗內弩同。

弓箭，每弓加箭二，有鞬，同櫜弩。

刀盾。刀，容刀也；盾，旁排也。一人分持。刀以木爲之，無鞘，有環，紫絲絛帨鞢。盾，赤質，畫異獸。又朱藤絡盾，制悉同，惟綠藤綠質。皆持執之。

甲騎具裝。甲，人鎧也；具裝，馬鎧也。甲以布爲裏，黃絁爲表，青綠畫爲甲文，紅錦襈，青絁爲下裙，絳韋爲絡，金銅鉠，長短至膝。前膺爲人面二，自背連膺，纏以錦牘蛇。具裝，如常馬甲，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

車輻，棒也，形如車輪輻。今制，朱漆八稜。

白柯，搶，矟也。唐羽林所執，制同矟而鐵刃，上綴朱絲拂。

柯舒，黑漆棒也，制同車輻，以金銅釘飾。

鐙杖，黑漆弩柄也。以金銅爲鐙及飾，其末紫絲絛繫之。

七寶牀一，覆以緋羅繡帕。國初，內臣馬上捧之，謂之『駕頭』。

扇筩，緋羅繡扇二，緋羅繡曲蓋一，並內臣馬上執之。謂之『扇筩』。

駕頭在細仗前，扇筩在乘輿後，三駕及常出並用之。嘉祐六年，以閤門祗候及內臣各二人分駕頭左右，扇筩後編攔，仍以皇城司親從官二十人隨之。

鳴鞭，《周官》條狼氏執鞭趨辟之遺制也。鞭稍用紅絲而漬以蠟。行幸，則前警，祀畢還宮，亦用之；視朝、宴會，則用於殿庭。紹興十三年親饗太廟，命去神位百步之內，毋得鳴鞭。十五年，正旦朝會，帝出東閤，御大慶殿，殿上合鳴鞭，以殿小非在京比，乃免焉。

毬仗，塗金銀裹，以供奉官騎執之，分左右前導。大禮，用百人，常行，三十。

褥，大禮舊儀，御座，金裹裝釘，施珠坐褥。是年八月，上謂輔臣曰：『事天以誠爲主，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苟尚侈麗，則失精禋之意矣。』乃詔有司製褥，毋以珠爲飾。

駕馬，鞍勒有金、玉、水晶、金塗四等鬧裝，靿鞢結爲座龍，碾鈒鏤塵沙面，平面，窪面，方團，寸節，卷荷校具，皆垂六鞘，金裹銀鞍橋，銜鐙，朱黃絲絛轡鞦，緋黃織繡或素圜韉，襜襫用金銀線織，或緋黃絁。太宗至道中，以黃絹代之。鞭用紫竹，紅、黃絲鞘，纓以紅、黃犛牛尾，金爲鈒。每日，馬五匹供奉，鞍用玉及金塗銀，襜襫用絁絹。行幸則十四匹，加真金、水晶之飾。紹興十五年，詔：『自今御後殿及駕出，御馬權免入殿。止，例於殿門外。射殿則仍舊制。』淳熙十四年，詔引呈射事，

御馬依後殿儀立於殿門外。

右五輅及諸車輿輦、旂常、鹵簿，多歷代所用。然有其説而不詳其制，惟宋九朝及中興史志，所載制造設飾之制頗詳，然亦必承襲歷代相因之制而微有增損者也。故具載於此。至於逍遙子、平頭輦、駕頭、扇箑之屬，雖歷代所無，然宋三百年相承，乘輿出入，所必用也。故亦具載其制云。

又　卷一一八《王禮考十三・乘輿車旗鹵簿》　凡鹵簿有四：曰大駕，曰法駕，曰鑾駕，曰黄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迎奉聖像亦曰大駕，惟不設象及六引導駕官。法駕，減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白鷺、崇德車，大輦、五副輅、進賢、明遠車，又減屬車四，餘並三分減一。泰山下，汾陰行禮用之。鑾駕，又減縣令、州牧、御史大夫，指南、記里、鸞旗、皮軒車，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羊車、黄鉞車，豹尾車，屬車、小車、小輦，餘並減半。朝陵，迎泰山天書，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奏告玉清昭應宮，奉迎刻玉天書，躬謝太廟，皆用之。鑾駕舊用二千人，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告太廟，增至七千人。兵部黄麾仗，用太常鼓吹，太僕寺金玉輅，殿中省大輦，其制無定，然皆減於小駕。御樓、車駕親征或省方還京，迎禁中天書，五嶽上册，建安軍迎奉聖像，六廟上册皆用之。

凡大駕，總二萬六十一人，大率乙太僕寺主車輅，殿中省主輿輦、繖扇、御馬，金吾主纛、稍、十六騎，引駕細仗、牙門，六軍主搶仗，尚書兵部主六引諸隊，大角、五牛旗，門下省主寶案，司天臺主鐘漏，太常主鼓吹，朝服法物庫出旗器、名物、衣冠、幰蓋，軍器庫出簇、弩、弓、矢，内弓箭庫出戎裝、雜仗。

程氏《演繁露》曰：『《宋景文筆記》曰：「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犦矟不能得其義。」予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説曰：江左有瓟矟，爲其首大如瓟，是其義也。按《字書》，瓟，小瓜也。蒲卓反，字或爲瓟，同一音也。予按《爾雅》，犦牛，幫牛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犦牛於矟首，以碧油囊籠之。荆楚歲時記所説亦與《爾雅》同。今金吾仗以犦矟爲第一隊，則是犦矟云者刻幫牛於矟首也，他説皆非也。』

仁宗康定元年，宋庠上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繖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爲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闕，玩習爲常。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行之説也。且自黄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爲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按漢、魏以降，有大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黄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姓荒殘之敝，事從簡略，每鳴鑾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寡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於改作之咎。謂宜委一二博學近臣，討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禁兵步騎爲禁衛，仍舊數，復增清道馬百，佩弓矢爲五重騎，而執罕罼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緋繡鳳氅二十四、雉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親從兵增其數爲三百，殿前指揮使增爲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間容二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後爲牙門旗前，爲禁衛，輒入者論以法。禁乘高下瞰、乘簾外蔽，夾道喧呼馳走者。頗著於令，其後寖弛。』

神宗熙寧以來，天子銳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延羣英，折衷異同，盡屏漢、唐沿襲之陋，與先儒訛舛之説。元豐有詳定禮文所，大觀有議禮局，政和有禮制局。元豐雖置局造輅，然玉輅竟仍唐舊；大觀中内侍吴德仁上指南車、記里鼓車之制，天子宗祀大禮用之。廢天聖中燕肅、盧道隆所製。政和修飾玉輅，又增造大輅，而車輅益盛。其制度。各見車輅條下。

政和大駕鹵簿。象六，分左右，次六引：開封令、開封牧、大司樂、少傅、御史大夫、兵部尚書。各用本品鹵簿。次金吾纛、稍。左右皂纛各六執，托各一人，紲四人，押衙四人，並騎，犦矟八執各一人，本衛上將軍、將軍各四人，本衛大將軍二人，並騎，犦矟四，夾大將軍。執各一人，夾二人，並騎。法駕，犦矟減二，本衛上將軍、各減二人。

次朱雀旗隊。並騎。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引隊，犦矟二，夾都尉執旗一人，引、夾各二人。凡仗内引、夾、執人數准此；弩四，弓矢十六，矟二十，

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押隊。法駕，弩減二，弓矢減六，稍減八。宣和，引隊改天武都指揮使，押隊改天武指揮使。

次龍旗隊。大將軍一員檢校，騎，引旗十二人，並騎。風伯、雨師、雷公、電母旗各一，五星旗五，左、右攝提旗二，北斗旗一，護旗十二人，副竿二。執人並騎。法駕，引旗、護旗人各減四。宣和，檢校改左右衛大將軍，雷公、電母旗去『父』、『母』二字。

次指南，記里鼓車各一，駕馬各四，駕士各三十人；白鷺、鸞旗、崇德、皮軒車各一，駕士各十八人。法駕，無白鷺、崇德車。宣和，有青雀、青旌、鳴鳶、飛鴻、虎皮、貔貅六車，在記里鼓之下、崇德之前；減白鷺、鸞旗、皮軒三車，駕士之數如前。

次金吾引駕，騎；本衛果毅都尉二人，儀刀、弩、弓矢、稍各八，法駕，儀刀、弩、弓矢、稍各減二。宣和，都尉爲神勇騎指揮使。

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史四人，管押指揮使一人，搁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八人領，大鼓一百二十，帥兵官二十人領，長鳴一百二十，帥兵官六人領，鐃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辰管、簫、笳各二十四，大橫吹一百二十帥兵官十人領，節鼓二，笛、簫、觱篥、茄、桃皮觱篥各二十四；搁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四人領，小鼓、中鳴各一百二十，帥兵官八人領，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辰管、簫、笳各二十四。法駕，前後搁鼓、金鉦各減四，大鼓減四十，長鳴減四十，鐃鼓減四，拱辰管後簫、笳各減八，大橫吹減四十，節鼓後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減八，小鼓、中鳴各減四十，羽葆鼓減四，最後簫、笳各減八，帥兵共減十八人。

次太史相風、行漏等輿。太史令及令史各一人，並騎，相風烏輿一，輿士四人，交龍鉦、鼓各一，輿士各六人，司辰、典士各一人，並騎，漏刻生四人，鼓樓、鐘樓、行漏輿各一，輿士各一百人，太史正一人，清道二人，十二神輿一。輿士十四人。法駕，行漏輿一輿士減四十人，神輿一，輿士多大駕二人，宣和，鼓、鐘樓並改爲輿，太史正前有捧日副指揮使二人，捧日節級十人，神輿輿士增十。

次持級前隊。左右武衛果毅都尉二人引隊，左右武衛校尉二人。絳引幡一，執二人，左右有金節十二，執人並騎，罕、罼各一，朱雀幢、叉、導蓋、青龍、白虎幢各一，叉三。執人並騎。稱長一人，級戟三百八十人，左右武衛將軍二人檢校，左右武衛校尉四人押隊。法駕，金節減四，級戟減七十二。宣和，引隊改驍騎都指揮使，武衛校尉改驍騎軍使，增朱雀旗後之叉一，去龍虎旗後之叉三，檢校改用左右驍騎將軍。

次黃麾幡一。執一人，紲二人。法駕，前有殿中侍御史二員。次六軍儀仗。左右神武軍、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各有統軍二員，都頭二人。羽林又有節級二人，押仗，本軍旗各一，排闥旗各二十合有，吏兵、力士旗各五，掩尾天馬旗二，羽林有赤豹、黃熊旗，龍武有龍君、虎君旗各一，白柯槍五十，哥舒棒十，鐙杖八。法駕，神武軍減排闥旗十，羽林、龍武軍各減四，吏兵、力士旗減一。宣和，統軍改軍將，神武軍旗改熊虎，排闥旗改平列，哥舒棒改戈戟，鐙杖改矛戟，羽林隊無節級，黃熊旗改黃羆，龍武旗改熊虎。

次引駕旗。天王旗二，排仗通直官二人押旗，十二辰旗各一。法駕，同。次龍墀旗。天下太平旗二，排仗大將二人夾旗，五方龍旗各一，金鸞、金鳳旗各一，獅子旗二，君王萬歲旗一，日、月旗各一。法駕，減鸞、鳳、獅子旗。

次御馬二十四。控馬每匹天武二人，御馬直二人，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宣和，御馬直改爲習馭。次中道隊。大將軍一員檢校。法駕，同。宣和，大將軍改爲左右驍衛大將軍。次日月合璧旗一，苣文旗二，五星連珠旗一，祥雲旗二，長壽幢二。宣和，苣文改慶雲，祥雲改祥光。次金吾細仗。青龍、白虎旗各二，五嶽神旗、五方神旗、五方龍旗、五方鳳旗各五。以上執各一人，紲各三人。法駕，五方龍、鳳旗各減二。宣和，改校尉爲使臣，五嶽神旗去『神』字。

次八寶。鎮國神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在左，受命寶、天子之寶、天子符寶、天子信寶在右，爲四重。香案八，各以二列於寶輿之前。碧欄三十四人，符寶郎行於碧欄之間。法駕，減碧欄八人。宣和，增引寶職掌二人，香案職掌六人，援衛傳喝親從一百人。奉寶輦官每寶二十八人，節級一人，奉寶一十二人，抬香案、行馬、執燭籠各四人，持席褥、油衣共三人，香案、寶輿各九，燭籠三十六，碧欄之數同前。

次方繖二，大雉尾扇四夾。執繖、扇各一人，以下准此。法駕，同。次

金吾四色官六人，押仗二人。法駕，減押仗。次金甲二人。宣和，改爲銅甲。次太僕寺進馬四人，並騎。次引駕千牛衛上將軍一員，千牛八人，中郎將二人，並乘珂馬，千牛二人。並騎。宣和，引駕改爲千牛衛大將軍，中郎將改爲捧日都虞候。次長史二人，並騎。宣和，無。

次金吾引駕官四人。並騎。次導駕官。執政以上人從六人，待制、諫議、防禦使以上五人，監察御史、刺史、諸衛將軍以上四人。次繖扇、輿輦。大繖二，中雉尾扇四夾，腰輿一，小雉尾扇四夾，應奉人員一人，十將、將、虞候、節級二人，長行十六人。排列官二人，中雉尾扇十二，華蓋二，執各一人，香鎊一。執擎八人。小輿一，應奉人，道遙、平輦下人，長行二十四人，道遙子一，應奉人，十將、將、虞候、節級共九人，長行二十六人，平輦一，應奉人員七人，餘並同上，法駕，排列官後中雉尾扇減四。宣和，去小雉尾扇四，腰輿一，添管押人員二人，都將四人，僉押小輿排列官二人，小輿一，奉輿二十四人，都將九人，道遙子改爲道遙輦，奉輦一十六人，平輦一，奉輦人同上，後有尚輦奉御二人，騎，小輿前又有大輅一。駕馬六，太僕卿御，駕士一百二十人。

次駕前東第五班。開道旗一，皂纛旗十二。引駕六十二人，鈞容直三百人。引駕回作樂。五方色龍旗五，門旗四十，御龍四直步執門旗六十。天武駕頭下一十二人，荼酒班執從物一十一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天武把行門八人。麾旗一，殿前班擊鞭一十人，簇輦龍旗八，日、月、麟、鳳旗四，赤、青、白、黑龍旗各一。御龍直四十人，踏路馬二，夾輅大將軍二人，進輅職掌二員，部押二人，教馬官二員。法駕，同。宣和，無鈞容直，開道旗內增押班一人，殿侍二人。皂纛旗十二，殿侍十二人執。引駕人員二人，長行六十人。五方色吉字旗，殿侍三人，管押十人。門旗，殿侍二人，管押四十人，叉八，門旗六十，御龍直一十二人，骨朵直十二人，御龍弓箭直，弩直各十八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執麾旗殿侍二人，管押龍旗人員二人，都知、副都知各一人，執骨朵殿侍十六人，內大將軍改爲千牛衛大將軍，朝服步從。將軍二人，朝服陪乘。掌輦四人。

皇帝乘玉輅，駕青馬六，駕士一百二十八人，扶鑾八人，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行門三十五人，分左右，陪乘將軍二員。法駕，同。宣和，駕士增爲二百三十四人。

次奉宸隊。御龍直，左廂骨朵直、右廂弓箭直，弩直，御龍四直，並以逐班直所管人數列爲五重。天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次駕後東第五班。大黃龍旗一，鈞容直三十一人。扇筵下天武二十人，荼酒班簇輦三十一人，招箭班三十三人。法駕，同。宣和，止用黃龍旗，餘並無。

次副玉輅一，駕青馬六，駕士四十人。法駕，無。宣和，駕士一百人，內人員二人。次大輦一，掌輦四人，應奉人員十二人，十將、將、虞候、節級共一十人，長行三百五十五人。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供奉職官二員，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法駕，同。宣和增奉輦爲九十人。次太僕御馬二十四，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宣和，無太僕。

次持級後隊。左右武衛旅師二人。法駕，同。宣和，改爲神勇都指揮使。次重輪旗二，大繖二，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朱團扇各十二，華蓋二，叉二，睥睨十二，御刀六，真武幢一，絳麾二，叉一，細稍十二。法駕，小雉尾扇，朱團扇，睥睨，稍各減四，華蓋減一，御刀減二。宣和，真武幢改爲玄武。次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並騎，總領大角一百二十。法駕，減四十。宣和，改都尉爲驍騎都指揮使。

次大晟府後部鼓吹。丞二人，典事四人，管轄指揮使一人，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辰管、簫、笳各二十四，帥兵官二人領，鐃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簫、笳各二十四，小橫吹一百二十，帥兵官八人領，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法駕，羽葆鼓減四，簫、笳、觱篥、桃皮觱篥各減八。鐃鼓減四，小橫吹減四十帥兵官並減二人。宣和，帥兵官改爲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四都頭。

次黃麾一，執、紝人數同前部，法駕亦同，有殿中侍臣史二員在黃麾前，芳亭輦一，奉輦六十人。鳳輦一，奉輦五十人。法駕，去鳳輦。宣和，芳亭奉輦六十二人。

次金、象、革、木四輅，各有副輅。金輅踏路赤馬二，正副各駕赤馬六，駕士六十人。餘輅正副駕馬數同而色異，象輅以赭白，革輅以騮，木輅以黑，駕士各四十人。法駕，前副輅。宣和，駕馬之色又異，金以騮，象以赤，革以赭白，木以烏。駕士正一百五十人，副一百人，管押人員各二人。耕根車一，駕青馬六，駕士四十人。法駕，同。宣和，無。進賢車一，駕士二十四人；明遠車一，駕士四人。法駕，無。宣和，各增駕馬

四。次屬車十二乘，每乘駕牛三，駕士十人。法駕，減四乘。宣和，增衙官二人，管押節級一人。次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四省局官員各二員。法駕，同。次黃鉞車、豹尾車各一，各駕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法駕，除進賢、明遠車外，並同。宣和，有黃鉞天武副都頭及神勇副都頭各一。

次掩後隊。左右威衛折衝都尉二人領隊，大戟、刀盾、弓矢、稍各五十。法駕，各減十六。宣和，押隊改用宣武都指揮使二人。次金武隊。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犦稍二，仙童旗一，真武旗一，騰蛇、神龜旗各一，稍二十五，弓矢二十，弩五。法駕，稍減六，弓矢減五，弩減一。宣和，改爲玄武隊。改真武旗爲玄武，又去仙童、龜、蛇旗，改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

政和大駕外仗。清游隊。次第六引外仗，白澤旗二，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二人，弩八，弓矢三十二，稍四十。法駕，次第三引外仗，弩減二，弓矢減八，稍減十。宣和，改都尉爲捧日都指揮使。左右金吾各十六騎，帥兵官二人，弩八，弓矢、稍各十二。法駕，金吾騎及弓矢、稍各減四。宣和，改金吾爲天武都頭。

次欽飛隊。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分領，並騎，虞候欽飛四十八人，並騎，鐵甲欽飛二十四人。並甲騎。法駕，前減十八人，後減八人。宣和，改金吾衛爲拱聖都指揮使，改都尉爲都指揮使。

次前隊殳仗。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並騎。犦稍四。殳叉分五隊：第一，一百六十人；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第五各八十人。逐隊有帥兵官左右領軍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衛各四人。法駕，殳叉第一隊減六十，第二、第三各減三十，第四、第五各減二十。宣和，改檢校爲左右衛將軍，領軍衛爲天武都頭，威衛爲神勇都頭，武衛爲宣武都頭，驍衛爲虎翼都頭；殳叉第一隊減六十，增第二隊至第五隊爲一百。

次後隊殳仗。殳叉分五隊：第一、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八十人；第五，一百六十人。帥兵官，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凡前後隊殳仗，前接中道北斗旗，後盡鹵簿後隊。法駕，殳叉第一，第二隊各減二十四，第三第四各減三十，第五減六十。宣和，殳叉各一百，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都頭。

次前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前左右金吾衛折衝領，角、亢、斗、牛宿旗四，弩十，弓矢二十，稍四十。第二，氐、房、女、虛宿旗四；第三，心、危宿旗，第四，尾、室宿旗各二。以上四隊，各以左右領軍衛果毅領。第五，箕、壁宿旗，第六，奎、井宿旗各二，各以左右威衛折衝領。第七，婁、鬼宿旗，第八，胃、柳宿旗，第九，昴、星宿旗各二，各以左右武衛果毅領。第十，畢、張宿旗，第十一，觜、翼宿旗，第十二，參、軫宿旗各二，各以左右驍衛折衝領。弩、弓矢、稍人數，同第一隊。法駕，分二十八宿旗爲十隊，逐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稍減二十。宣和，捧日、拱聖、神勇、驍衛、宣武五都指揮使，分領上十隊，以虎翼、廣勇都指揮使，分領下二隊。

次步甲前隊。凡十二，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並騎，犦稍四，逐隊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三各以左右領軍衛，第五以左右領軍衛，第七以左右武衛，第九以左右驍衛，第十一以左右衛，並折衝；第二、第四各以左右領軍衛，第六以左右威衛，第八以左右武衛，第十以左右驍衛，第十二以左右衛，並果毅。內有鵾、貔、玉馬、三角獸、黃鹿、飛麟、駃騠、鸞、麟、馴象、玉兔、辟邪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法駕，止十隊，每隊弓矢各減二十。宣和，檢校改用左右衛將軍，又去犦稍，分領並改爲都指揮使：第一、第二並捧日，第三、第四並天武，第五、第六並拱聖，第七、第八並神勇，第九驍騎，第十宣武，第十一虎翼，第十二廣勇。

次前部黃鉞麾仗。絳引幡二十，下分六部：第一，左右威衛；第二，左右領軍衛；第三，左右威衛；第四，左右武衛；第五，左右驍衛；第六，左右衛。諸部各有殿中侍御史兩員，本衛大將軍二人檢校，本衛折衝都尉二人分領。又各有帥兵官二十人。龍頭竿六重，重各二十；揭鼓三重，重各二；儀鍠五色幡、小戟，稍各一重，重各二十；弓矢二重，重各二十；朱綠縢絡盾並刀二重，重各二十。法駕，止五部，絳引幡、帥兵官、龍頭竿、幡、戟、弓矢、盾刀，稍並減六。宣和，六部：驍衛、武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皆左右上將軍；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皆都指揮、都頭；逐部上將軍、都頭各一人。

次青龍、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都尉二人，分押二旗及領後七十

騎，弩八，弓矢二十二，稍四十。法駕，減後騎三十，弩減二，弓矢減八，稍減二十。宣和，改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

次班劍、儀刀隊。並騎。左右衛將軍二人分領，郎將二十四人，左右親衛、勳衛各四人，每衛班劍二百二十人；諸翊衛左右衛六人，領儀刀四百八人；左右驍衛二人，領儀刀一百三十六人。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各二人。法駕，親、勳衛班劍減八十四人，翊衛儀刀減一百三十二人，增左右驍衛四人，班劍、儀刀九十二人。宣和，分領改左右武衛將軍及捧日、天武指揮四人，拱聖六人，神勇、驍騎、驍勝、宣武、虎翼指揮使各二人。

次親勳、散手、驍衛翊衛隊。並騎。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四人，分領親勳翊衛四十八人；左右衛郎將二人，分領散手、翊衛六十人；左右驍衛郎將二人，分領驍衛翊衛五十六人。法駕，親勳減十六人，散手、驍衛各減二十人。宣和，改爲中衛、翊衛、親衛隊，中衛郎四人，分領衛兵四十八人；翊衛郎二人，分領衛兵六十人；親衛郎二人，分領衛兵五十六人。

次左右驍衛翊衛三隊。並騎。各有二人分領，第一本衛大將軍，第二本衛將軍，第三本衛郎將；花鳳、飛黃、吉利旗各二，分爲三隊；逐隊弩十，弓矢三十，稍四十。法駕，弩減四，弓矢、稍各減半。宣和，分領第一、第二隊，左右驍衛大將軍、將軍。第三，廣勇指揮使。改花鳳旗爲雙蓮旗。

次夾轂隊。凡六，逐隊都尉二人檢校，第一、第四左右衛折衝，第二、第三、第五、第六並左右衛果毅。逐隊刀盾各六十人，內第一、第四有寶符旗二。法駕，各減刀盾二十。宣和，檢校改爲捧日、天武、拱聖三指揮使。

次捧日隊。逐隊引一人，押二人，長行殿侍二十八人，旗頭三人，槍手五人，弓箭手二十人，左右廂天武約欄各一百五十五人。法駕，同。

次後部黃麾仗。分六部：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武衛。部內殿中侍御史、大將軍、都尉、帥兵官、絳引幡、龍頭竿等，並同前部。法駕，減第六部，絳引幡減六。宣和，六部：改第一爲左右驍衛大將軍，自二至六改爲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五指揮。

次步甲後隊。凡十二，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一以左右衛，第三以左右驍衛，第五以左右武衛，第七以左右威衛，第九、第十一各以左右領軍衛，以上並果毅；第二以左右衛，第四以左右驍衛，第六以左右武衛，第八以左右威衛，第十、第十二各以左右領軍衛，以上並折衝。內有貔、鶡雞、仙鹿、金鸚鵡、瑞麥、孔雀、野馬、犛牛、甘露、網子、祥光、翔鶴等旗各二，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法駕，止十隊。宣和，自第七隊以下，分領改用都指揮使，七、八並神勇，九驍騎，十宣武，十一虎翼，十二廣勇。旗亦改其半，七天正堯瑞，八日月戴承，十翔鶴，十一紅光，十二文石。

次後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二各以左右衛，第五、第六、第七各以左右武衛，第十至十一、十二各以左右領軍衛，並折衝；第三、第四各以左右驍衛，第八、第九各以左右威衛，並果毅。內有角鱟、赤熊、兕、天下太平、馴犀、鵸鵌、驍蠲、騶牙、蒼烏、白狼、龍、虎、金牛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每隊弩十，弓矢二十，稍四十。法駕，止二十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稍減十二。宣和，改都尉爲指揮使，一、二並以捧日，三、四並以天武，五、六並以拱聖，七、八並以神勇，九以驍騎，十以宣武，十一以虎翼，十二以廣勇。內六有芝禾並秀旗，七有萬年連理木旗。

以上鹵簿，凡門有六，中道之門二：第一門，居日月合璧等旗之後，法駕，居龍墀旗之後；第二門，居掩後隊之後，法駕，同。各有金吾牙門旗四，監門校尉六人。左右道之門四：第一，居步甲前隊第六隊之後；第二，居第十二隊之後；第三，居夾轂隊之後；第四，居步甲後隊第六隊之後。法駕，同。各有監門校尉四人。宣和，改校尉爲使臣。

政和小駕，減大駕六引及象、木、革輅、五副輅、小輿、小輦，又減指南、記里、白鷺、鸞旗、崇德、皮軒、耕根、進賢、明遠、黃鉞、豹尾、屬車等十一車，餘並減大駕之半。

宣和初，蔡攸等改修《鹵簿圖》，凡人物器服，盡從古制，飾以丹采，三十有三卷。今列政和所上而附以宣和沿革之制。

詳定官蔡攸等又言：『六引，開封令乘軺車，開封牧、大司樂、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乘革車次之。開封牧建繡皂旗，太常卿繡鳳旗，司徒

建繡瑞馬旗，御史大夫繡以獬豸，兵部尚書繡以虎，皆副之以闔戟。其先後之序，所乘之車，所建之旗，揆古則不合，驗今則有戾。且大駕之出，自漢光武時始有三引：先河南尹，次執金吾，次洛陽令。先尊後卑也。後魏亦三引：先平城令，次司隸校尉，次丞相。先卑後尊也。唐兼用六引，五代減爲三，後周復增爲六。皇朝因之，開封令居前，終以兵部尚書。然以前爲尊，則大司樂不當次令，牧；以後爲尊，則兵部尚書不當繼御史大夫，此先後之序未正也。軺車非縣令宜駕，革車非公卿宜用，是所乘之車未稱也。鳳馬之繡，無所經見，闔戟之設，尤爲訛謬，是所建之旗未宜也。司徒，三公論道之官，車徒非其所任，户部主之可也。奉常掌禮，司樂典樂，皆專於一事，禮樂之容，非其所兼，禮部總之宜也。請改司徒用户部尚書，改大司樂用禮部尚書，其僚佐儀制視兵部尚書。御史大夫，位亞三少，秩從二品，又尊於六尚書。其行，宜以兵部次令，牧，禮部，户部又次之，終以御史大夫，則先後之序正矣。』

程氏《演繁露》曰：『《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毯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非意創矣。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辯釋，終不協當。按《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書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並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按《西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首，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按：《宋史》所載，鹵簿凡三：至道、政和、紹興皆有之。至道，則國初草創之規，而又參以前代相承之制。紹興，偏安杭都，未遑禮文蒐輯，舊典多已失墜，其可見者比承平時不能以半。獨政和所定，則自元豐以來置立詳定禮文所，議禮局，考訂精審，其儀不舛，而其文最詳，故具載之。

高宗中興後，唯設大駕、法駕及黄麾仗。大駕，鹵簿、郊祀用之；法駕，明堂用之；黄麾大仗三千三百五人，大朝會用之；視政和舊儀減三之一；黄麾半仗二千四百五十人，正旦朝會，上尊號，册寶，親享用之；親享太廟，兵部設黄麾仗，自和寧門至太廟櫺星門外，鼓吹二百三十六人；又黄麾半仗一千四百九十九人，册皇后，皇太子用之；黄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冬至朝賀，紫宸殿望參，金國使賀正旦，生辰，受玉寶，皇帝御正殿，皇太子稱謝起居用之；黄麾細仗五百人，迎奉册寶，《玉牒》，《國史》，《聖政會要》，《日曆》，《御集寶訓》用之；細仗一百人，進呈《聖德事蹟》，《經武要略》及獨進《玉牒》用之。

凡郊祀鹵簿，用六千四百九十六人。騎立大旗十一，並執儀仗官兵三千三百五十六人，馬一千九十八匹，攝殿中侍御史、諸衛將軍等五十一人，御輦院繖扇、輿輦二百三十八人，控御馬天武等四十四人，太常寺鼓吹樂工五百八十八人，左右金吾司碧欄等三十五人，總轄檢察儀仗兵部郎中各一人，職掌十二人，轄下駕士等二百六十一人，車輅院般法物十人，諸班直等一千八百四十六人，馬執龍旗五十四人，步執龍旗三十三人，擊鞭六人，駕後大黄龍旗三人，捧日甲馬隊三百人，天武二百人，奉宸隊一千二百五十人，翰林司兵士二人。淳熙十二年八月，樞密院言：『大輦於前九十日，八寶於前六十日，繖扇於前四十日閱習，並差殿前同步軍司兵及輦官。』從之。

明堂鹵簿，用四千一百四十八人。卓立大旗十一，步執儀仗官兵二千二百五十八人，攝殿中侍御史、諸衛將軍及繖扇、輿輦等，並同郊祀之數。唯道遥輦下減十人。諸班直六百六人，馬執龍旗五十四人，步執龍旗三十三人，擊鞭十四人，奉宸隊五百人，駕後大黄龍旗五人。不設金、象、革、木四輅及大安輦。大駕，鹵簿儀仗及六引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内鼓吹令、丞二人，府史、典史各四人，指揮使二人，帥兵官四十六人，歌色四十八人，金鉦十七人，棡鼓十七人，大鼓一百一十人，小鼓六十人，中鳴六十人，鐃鼓十七人，拱辰官三十六人，羽葆鼓十二人，觱篥二十九人，小横吹六十人，簫八十七人，笛二十九人，節鼓一人，此紹興十三年之制。法駕三分減一，鼓吹用五百八十八人。内令、丞四人，府典史，指揮使，帥兵官，歌，簫，觱篥，笳，笛，拱辰官，大小横吹，節鼓四百三十八人，金鉦，棡鼓，羽葆鼓，大小鼓，中長鳴一百四十六人，此乃紹興十三年之制也。

嚴更警場。舊制，嚴鼓一百二十四，金鉦二十四，鳴角一百二十。紹

興十三年，以地狹移於櫺星門外，止用鼓、角各六十，金鉦二十。

六引服飾。幰稍，左右金吾將軍，金銅甲冑，披膊，解結錐；左右金吾街仗司，花腳襆頭，碧羅襖，紫綠羅袍，金銅帶，儀刀，烏皮履；執儀仗者，襆頭，武弁平巾幘，錦帽，鸞衫，抹額繡騰蛇銅革帶，紫緋羅繡袍，紫紬寬衫，緋紬袍，青羅黃紬、銀褐緋皂紬、寶相花衫；駕前殿前指揮使，細甲，方勝練鵲繡衫，綠羅甲，弓箭，銀劍，蒜瓣朵紅紫羅帽帶；殿前左右班，粉青、緋、紫三色大搭繡羅衫，長入祇候五十二人，合色頭須鍍金帽，環青、紅二色，茶酒班殿侍，紫羅印皂斜搭衫；茶酒班十人，內紅拂扇二人；御龍直執從物八十三人，珠巾方勝鵲衫；行門二十四人，金銀甲，方勝鵲衫，金束帶珠瑁，銀骨朵，內押行門纏枝袍，行門花袍；御龍直二百五十人員，黃獅子繡衫，長行方勝鵲衫，內殿直已下二百五十人員亦如之。長行白獅子繡衫；殿前指揮使編排禁衛，紫羅皂花衫；駕頭扇簟下各天武三十一人，白獅子衫；東西班樂三十六人，紫帽帶；招箭班三十六人，幞頭束帶；親從圍子、行宮殿門、中道左右壁帽，鍍金束帶，其衫皆以白獅子繡，餘並方勝練鵲；遙郡刺史，衫以羅雲雁；都指揮使，以御仙花；都虞候，以簇四金雕；御前忠佐，以宜男方勝；正副使，以黃獅子；正副都頭，以方勝練鵲；控馬親從，以青蓮；執燭籠親從二百人，以寶照；餘從駕並以白獅子，執燭二十二人，衫亦如之，鍍金帶。軍頭引見司人員四人，帽子，方勝練鵲衫；等子八十三人，帽子，團花寶照緋繡羅衫，鍍金帶；左右騏驥院御馬六，特勒，雕拳，毛騧，佛耳，赤騮，黃青騅，滴露紫。控馬執七寶百節鞭杌子，御馬五十人，繡衫，皂紗帽，金鍍銀獅帶；禁衛班直等，緋綠羅，紅盤雕背子。紹興三年正月，造緋二千領，綠一千領，以絹代羅。十三年，又以縑代繡。乾道四年五月，文思院製從駕人衣服。慶元二年，皇后受冊寶，排設道遙、平輦人員各一人，輦官二十七人。人員帽子、宜男繡羅衫，鍍金銀柘枝帶；輦官幞頭，白獅子繡羅衫，鍍金海捷帶。

紹興十二年，皇太后回鑾，上將躬迎於郊，命有司製常行儀仗，先是，石延慶請詔禮官參考康定中常行儀衛，酌取中制，以正萬乘尊嚴之分。工部尚書莫將等請先造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

十三年二月，詔郊祀設大駕鹵簿，仗內六引，令禮部、兵部、太常等討論名數。兵部侍郎程瑀等言：『國初大駕仗儀，總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二人。今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二人，玉輅、腰輿、小輿、大輦、平輦、逍遙輦下一千九人，共三千四百九十二人。法物儀仗外，猶闕金、象、革、木四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等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隊等六千四百五十七人，共七千七百三十人。法物儀仗，請下有司製造。』乃命兵部郎官錢時敏等參訂規式，凡舊用文繡者，以縑代之。前後部及六引鼓吹八百八十四人。舊制，並騎導，以道途狹隘，止令步從，其六引前大象，止用一頭。舊制：郊祀詣景靈宮，亦乘玉輅。時以衢巷狹隘，慮毀民居，詔權宜乘輦。若宗祀、明堂、享廟禮畢，則乘玉輅至文德殿。

三十一年四月，臣僚言：『天子之出，清道而後行，千乘萬騎，稱警言蹕，旄頭前驅，豹尾後殿，其往來馳道，與闌出入者，皆有厲禁。自六飛南渡，務爲簡便，唯四孟享獻，乘輿躬行，前爲駕頭，後止曲蓋，而爪牙拱扈之士，或步或趨，錯出離立，無復行列，至有酌獻未畢，已捨而歸。士民觀者，駢肩接袂，雜遝虎士之中，而不聞有誰何之者。望詔有司講求其當，凡車駕行幸，從駕禁旅，以若干人爲一列，相去各若干步；其乘馬前導者，皆預上其數，命有司繪爲圖，先一日以聞，別具副本，報於御史臺；有不如令及不在圖中而輒冒至者，許有司舉之；蔽而不言，令御史臺覺察。』詔可。

孝宗隆興二年，將行郊祀，詔遵藝祖典故，省約儀衛，除玉輅、逍遙、平輦外，八寶下人數及車輦儀仗，皆令減損，視紹興二十八年之數，權減其半，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鼓吹警場，舊用一千一百五十九人，亦三分減一。

乾道四年，中書門下奏：『車駕詣德壽宮，用殿前司六百二十九人；皇城在內，巡檢司三百九十一人；崇政殿四百四十九人，凡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四孟詣景靈宮，用殿前司八百七十五人；皇城在內，巡檢司五百二十八人，崇政殿五百二十一人，凡一千九百二十四人。以左藏南庫絹二千疋，下文思院製其衣服。』

六年，郊祀，詔復設五輅及大安輦。

《宋史》卷一四五《儀衛志三》　國初鹵簿。太祖建隆四年，將郊祀，大禮使范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同詳定大駕鹵簿之制，惟得唐長興《南郊鹵簿字圖》，校以令文，頗有闊略違戾者。禮儀使陶穀建議：

『金吾及諸衛將軍導駕及押仗，舊服紫衣，請依《開元禮》各服本色繡袍。金吾以辟邪，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雕虎，威衛以赤豹，武衛以瑞鷹，領軍衛以白澤，監門衛以師子，千牛衛以犀牛，六軍以孔雀爲文。舊，執仗軍士悉衣五色畫衣，隨人數給之，無有準式，請以五行相生之色爲次，黑衣先之，青衣次之，赤、黃、白又次之。大駕五輅，各有副車，近代寖廢，請依令文增造。又案明宗舊圖，導駕三引而儀仗法物人數多，周太祖鹵簿六引而人數少，請準令文用六引，其鹵簿各依本品以給。』從之。舊清游隊有甲騎具裝，亡其制度，穀以其所記造之。又作大輦，皆率意定其制。穀又取天文大角，攝提列星之象，作攝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時有貢黃鸚鵡、白兔，及馴象自來，又作金鸚鵡、玉兔、馴象旗。太祖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師子旗二，金鸞旗一，金鳳旗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於明德門前，餘二十旗悉立於宿頓宮前，遇朝會册禮，亦皆陳於殿庭。凡馬步儀仗，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悉用禁軍。大將軍、將軍以軍主、都虞候攝事，中郎將、都尉以指揮使、副指揮使攝事，校尉、主帥以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十將攝事。

乾德三年，蜀平，命左拾遺孫逢吉收蜀法物，其不中度者悉毀之。是歲，太祖親閱鹵簿。四年，始令改畫衣爲繡衣，至開寶三年而成，謂之『繡衣鹵簿』。其後郊祀皆用之。軍衛羽儀，自是寖甚。每大祀，命大禮、禮儀、儀仗、鹵簿、橋道頓遞五使，鹵簿使專掌定字圖排列，儀仗使糾督之，大禮及餘使同按閱，致齋日巡仗。又命殿前大校管勾捧日、奉宸隊，侍衛大校勾當儀仗兵隊，捧日、天武廂主四人，編排捧日、奉宸隊及執仗人，內諸司使、副使三員同押儀仗，別二員編排導引官。六年，詔節度使已下，除在京巡檢及押儀仗外，並令服袴褶衣導引。

太宗至道中，令有司以絹畫爲圖，圖凡三幅，中幅車輅、六引及導駕官，外兩幅儀衛，其警場青城，又別爲圖，圖成，以藏祕閣。凡仗內自行事官、排列職掌并捧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騎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八人，此極盛也。

真宗咸平五年，詔南郊儀仗引駕官，不得多帶從人。宰臣，親王，樞密、宣徽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三司使，各四人。尚書，節度使，翰林學士，侍讀，侍講學士，各三人。給事，諫議，知制誥，大卿監，金吾大將軍，樞密都承旨，副承旨，客省閤門使，副使，諸司使，副使至內殿崇班，各二人。少卿監，諸行郎中已下，閤門祗候已下，各一人。又詔南郊引駕官，中書、樞密院一行在東，親王一行在西，餘依官次。大中祥符元年，改小駕爲鸞駕。

自太祖易繡衣鹵簿後，太宗、真宗皆增益之。仁宗即位，儀典多襲前世，宋綬定鹵簿，爲《圖記》十卷上之，詔以付祕閣。凡大駕，用二萬六十一人，大率以太僕寺主車輅，殿中省主輿輦、繖扇、御馬，金吾主纛、矟、十六騎，引駕細仗，牙門，六軍主槍仗，尚書兵部主六引諸隊，大角，五牛旗，門下省主寶案，司天臺主鐘漏，太常主鼓吹，朝服法物庫出旗器，名物，衣冠，幰蓋，軍器庫出簇、弩、矢，內弓箭庫出戎裝，雜仗。凡六引導駕，太僕卿，千牛將軍，殿中侍御史，司天監少府監僚佐局官，乘黃令，大將軍，金吾上將軍，將軍，六統軍，皆以京朝官內諸司使，副使以下攝事。仗內用禁軍諸班直：捧日、天武、拱聖、神勇、宣武、驍騎、武勝、寧朔、虎翼兵。大將軍，將軍以軍主，都虞候攝。中郎將，郎將，都尉以指揮使，副指揮使攝。校尉，主帥，旅帥，隊正以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十將攝。餘法駕，鸞駕，黃麾仗，則遞減其數。

景祐五年，賈昌朝言儀衛三事：

一曰南郊鹵簿，車駕出宮詣郊廟日，執毬杖供奉官，於導駕官前分列迎引，至於齋宮。夫毬杖非古，蓋唐世尚之，以資玩樂。其執之者皆褻服，錦繡珠玉，過於侈麗，既不足以昭文物，又不可以備軍容。常時豫游，或宜施用。方今夙夜齋戒，親奉大祀，端冕顒昂，鼓吹不作，而乃陳戲賞之具，參簪紳之列，導迎法駕，入於祠宮。稽諸典儀，未爲允稱。況導駕官兩省員數悉備，何煩更有此色供奉官，謂宜徹去毬杖，俟禮畢還宮，鼓吹振作，即復使就列。

二曰大駕鹵簿，有羊車前列。臣案羊車本漢、晉之代，乘於後宮。隋大業中，增金寶之飾，駕以小駟，馭以卯童，自是以來，遂爲法從。唐制兼有輦車、副車之名，國朝因循，尚未改革。竊以郊祭天地，廟見祖宗，

車服所陳，動必由禮。至於四望、耕根之屬，兼包歷代，皆或有因，豈容後宮所乘，參陪五輅。欲望大駕不用羊車，所冀肅恭，稽合典禮。

三曰南郊大駕鹵簿，儀衛甚衆，有司雖依典禮，名物次第，兵杖數目，預先分布，及五使量行案閱。其如被差執掌吏員兵伍，素不閑習，行列先後，多失次序；所持名物，亦或差互。押當官但以行事爲名，從便趨進，失其處守。竊謂三載親郊，國之大事，旁陳象物，仰法乾行，四方之人，觀禮於是，宜詳制度，以示光華。請大駕鹵簿前後仗衛次第，於致齋前命儀仗、鹵簿使令有司執簿籍率押當官暨諸衛、諸省執仗士卒將領者，自殿門至郊廟分列之處，詳視先後及器仗名品，無令差忒。

詔禮儀使宋綬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以奏。綬奏：『鹵簿內有諸司供奉，蓋資備物，以奉乘輿。今昌朝言宿齋之時，不可陳玩樂之具。請郊祀前一日，應供奉官等令宿幕次，俟皇帝行禮畢降壇，導至青城，由青城前導歸大內。後漢劉熙《釋名》曰：「羸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隋《禮儀志》曰：「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此乃漢代已有，晉武偶取乘於後宮，非特爲掖庭制也。況歷代載於《輿服志》，自唐至今，著之禮令，宜且仍舊。其鹵簿儀仗，遇南郊前，五使預閱素備，願依昌朝所奏，下儀仗、鹵簿使加點閱，使之齊肅。』

皇祐二年，將享明堂，鹵簿使奏：『法駕減大駕三分之一，而兵部亡字圖故本，且文牘散逸，雖粗有名數，較之禮令，未有以裁其中。』詔禮官與兵部加考正，爲圖以奏。及上圖，法駕鹵簿用萬有一千八十八人。嘉祐二年祫享，用禮儀使奏：『南郊仗，金吾上將軍、六統軍、左右千牛，皆服紫繡戎服，珂珮，騎而前；節度使亦衣袴褶導駕，如舊例。』是月，禮官奏：『南郊還，在禮當乘金輅，而或詔乘大輦，宜著於令，常以大輦從。』六年，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奏請嚴儀衛，事下閤門、太常禮院議。遂合奏：『車駕出，請以閤門祇候及內侍各二員，扶駕頭左右，次扇筩，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神宗熙寧七年，詔太常看詳兵部大駕鹵簿字圖，遂奏言：『制器尚象，有其數者，必有其義。後世車駕儀仗，多雜秦、漢制度，當革其尤者。《周禮車僕》：「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萃，副車也。諸輅之副，宜次正輅。羊車，前代宮中所乘；五牛旗，蓋古之五時副車也，以木牛載旗，用人輿之，失其本制：宜除去。』從之。

元豐元年，詳定所言：『大駕輿輦、仗衛儀物，兼取歷代所用，其間情文訛舛甚衆。或規摹苟簡而因循已久；或事出一時而不足爲法。』詔令更定。於是請去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所繪人形，及龍、虎、仙童、大神、金鷄鵡、黃鷄鵡、網子、螣蛇、神龜等旗。舊制，親祠南郊，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侍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拂翟不出禮典，乃漢乾祐中宮中導從之物，不宜用諸郊廟。詔可。

又禮文所言：

近制，金輅不以金飾諸末，象輅不以象飾諸末，革輅不鞔，木輅不漆，請改飾四輅。太常則繪三辰，加升龍、降龍，大旂則繪交龍、大赤鳥隼、大白熊虎、大麾龜蛇而去其雲龍，使之應禮。又古者，五輅皆載旗，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車戟崇於殳，酋矛崇於戟，各四赤，戟矛皆插車騎，謂之『兵車』。戰國尚武，故增插四戟，謂之『闌戟』。則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漢鹵簿，前驅有鳳凰闌戟，猶未施於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黼繡之衣。後周司輅，左建旗，右建闌戟，闌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黼，皆戾於古。請去五輅闌戟，以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

又按《周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則祀乘玉輅也。齋僕掌馭金輅，齋右充金輅之右，則齋乘金輅也。齋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國朝親祠太廟，致齋文德殿，翌日卽進玉輅，非制。請進金輅，俟太廟祠畢，翌日，御玉輅詣郊。

又《周禮》戎右職曰：『會同，充革車。』《儀禮》曰：『貳車畢乘。』《禮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蓋古者後車餘輅，不敢曠空，必使人乘之，所以別曠左之嫌也。自秦兼九國車服，西漢因之，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後漢志》云：『尚書、御史所載。』揚雄曰：『鴟夷國器，託於屬車。』則是漢之屬車，非獨載人，又以載物，亦《儀禮》所謂『畢乘』之義也。國朝鹵簿，車十二乘，虛設於法駕之後，實近曠左之嫌。請令尚書、御史乘之，或以載乘輿服御。

又言：『法駕之行，必有共輿者，蓋以承清問。《周官》有太僕，齋僕、道僕，所以御車，至參乘，則其禮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齋右，道

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爲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

其後，詔增製五輅及參乘，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旂，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諸輅之副，各次正輅，仍存闕戟焉。時大駕鹵簿，仗下官一百四十六員，執仗、押引從軍員，職掌諸軍諸司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一人。初，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號『顯慶輅』。神宗更製新玉輅，六年正月，御大慶殿受朝，先夕陳諸庭，夜半徹幕屋，壓焉。自是竟乘舊輅。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太常寺狀具南郊儀仗，人兵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政和四年，禮制局言：『鹵簿六引儀仗，信幡承以雙龍，大角黑漆畫龍，紫繡龍袋，長鳴、次鳴、大小橫吹、五色衣旛、緋掌畫交龍。按《樂令》，三品以上緋掌畫蹲豹。蓋唯乘輿器用，並飾以龍。今六引內係羣臣鹵簿，而旗物通畫交龍，非便，合釐正。』七年，兵部尚書蔣猷請令有司取《天聖鹵簿圖記》，更加考正可否而因革之。詔如其請。宣和元年，蔡攸被旨改修，凡人物器服，盡從古制，飾以丹采，三十有三卷。

高宗初至南京，孟太后以乘輿服御及御輦儀仗來進。建炎初，詔東京所屬起發祭器、法服、儀仗赴行在所。十一月，帝郊於揚州，儀仗用一千三百五十五人。倉卒渡江，皆爲金兵所焚。紹興十二年，有司言：『天子起居，當備法駕，況太母回鑾，將奉郊迎。』遂令工部尚書莫將等檢會本朝文德、大慶殿舊儀，下太常定，用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於是始備黃麾仗，慶、册、親饗皆用焉。是年冬，玉輅成。

明年，郊，準國初大駕之數，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內舊用錦襖子者以繡繒代，用銅革帶者以勒帛代。而指揮使、都頭仍舊用錦帽子、錦臂袖者，以方勝練鵲羅代；用紬者以紬代。禁衛班直服色，用錦繡、金銀、真珠、北珠者七百八十人，以頭帽、銀帶、繒羅衫代。旗物用繡者，以錯采代；車路院香鐙案、衣褥、睥睨，御輦院華蓋、曲蓋及仗內幢角等袋用繡者，以生色代。殿前司仗內金槍、銀槍、旗幹，易以漆飾；而拂扇、坐褥以珠飾者去之。帝曰：『事天貴質，若惟事華麗，非初意矣。』十月，鹵簿器物及金象革木四輅、大安輦皆成。太常又奏，前後六引鼓吹八百八十四人，舊制騎今路狹擁遏，欲止令步導。從之。十六年，始增捧日、奉宸隊，合一萬五千五十人。鹵簿之制備矣。三十一年九月，行明堂禮，儀物視郊祀省三之一，用一萬一千五人。

孝宗隆興二年正月，以鹵簿勞民，乃令有司條具其可省者。次年郊祀，止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蓋減紹興二十八年人數之半也。乾道六年之郊，雖仍備五輅、大安輦、六象，而人數則如舊焉。自後，終宋之世，雖微有因革，大抵皆如乾道六年之制。若明堂，則四輅、大安輦皆省，止用三千三百十九人。故事，祀前二日詣景靈宮，皆備大駕儀仗、乘輅。中興後，以行都與東都不同，前二日止乘輦。次日，自太廟詣青城，始登輅，設鹵簿。自紹興十三年始也。車駕遇雨，玉輅施障，從駕臣僚賜雨具，中道遇晴則撤。郊壇遇雨，則就青城放御仗，逍遙子還宮，導駕官免步導。

大駕鹵簿。象六，中道，分左右。次六引，中道。第一，開封令；第二，開封牧；駕從餘州縣出者，所在刺史、縣令導駕，準此。第三，太常卿；第四，司徒；第五，御史大夫；第六，兵部尚書。以上各用本品鹵簿。次纛十二。每纛一人持，一人托，四人擡，騎二人押。次犦稍騎八，押衙四人騎引。左右金吾上將軍四人，將軍四人，大將軍各一人，折衝都尉一人。大將軍、都尉並夾以犦稍二，每稍一人執，二人夾，纛稍皆中道。

次清游隊。左右道。白澤旗二，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左右金吾折衝都尉各一人領。弩八，弓箭三十二，稍四十。次左右金吾十六騎，左右道，主帥各一人分領。弩八，弓箭十二，稍十二。次夾道飲飛，騎。左右金吾果毅都尉各二人分領。虞候飲飛四十八人，鐵甲飲飛二十四人。

次前隊殳仗。左右道。左右領軍衛將軍各一人，犦稍四人，主帥四人，殳八十，叉八十；相間。左右武衛屯衛主帥各四人，殳各五十人，叉各五十人；左右驍衛主帥四人，殳四十，叉四十。次朱雀旗一，中道，一人持，二人引，二人夾。弩四，弓箭十六。次龍旗十二。中道，並一人執，二人引，二人護後；副竿二，皆騎，左右金吾果毅都尉各一人領。風伯、雨師旗各一，雷公、電母旗各一，木、火、土、金、水星旗各一，左、右攝提旗各一，北斗旗一。次指南、記里鼓、白鷺、鸞旗、崇德、皮軒車。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來往檢校。次引駕十二里，中道，並騎。弩八，弓箭八，稍八。

次太常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史四人從。搠鼓十二在左，主帥四人騎領。金鉦十二在右，主帥四人騎領。大鼓百二十，主帥二十人騎領。長鳴百二十，

主帥六人騎領。鐃鼓十二，主帥四人騎領。歌二十四，拱宸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大橫吹百二十，主帥十人騎領。節鼓二，笛二十四，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搁鼓十二在左，主帥二人騎領。金鉦十二在右，主帥二人騎領。小鼓百二十，主帥十人騎領。中鳴百二十，主帥六人騎領。羽葆鼓十二，主帥四人騎領。歌二十四，拱宸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

次司天監一人，騎，引相風、刻漏，中道。令史一人，排列官二人，騎從。相風烏輿一，匠人一。交龍鉦、鼓各一，司晨、典事各一人騎從。鐘樓、鼓樓各一，行漏輿一，漏刻生四人從。清道二人，十二神輿一。司天官一人押。

次持級前隊。中道。左右武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校尉二人。絳引幡一，金節十二，罕一在左，罼一在右，朱雀幢一，叉一。青龍、白虎幢各一，分左右，叉各一。導蓋一。叉一。稱長一人，級戟二百八十人，分左右；左右武衛將軍各一人，校尉四人，分左右。次殿中侍御史二人，黃麾一。騎二夾。

次前部馬隊。左右隊。第一隊，角宿、亢宿、斗宿、牛宿旗各一，執次同龍墀旗，角、亢在左，斗、牛在右，餘隊同此。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弩十，弓箭二十，矟四十；並分左右，餘隊皆同。第二隊，氐宿、房宿、女宿、虛宿旗各一，左右領軍衛果毅都尉各三人分領；兼第三、第四隊。第三隊，心宿、危宿旗各一；第四隊尾宿、室宿旗各一；第五隊箕宿、壁宿旗各一，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第六隊奎宿、井宿旗各一，左右屯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第七隊婁宿、鬼宿旗各一，左右武衛果毅都尉各三人分領；兼第八、第九隊。第八隊胃宿、柳宿旗各一；第九隊昴宿、星宿旗各一；第十隊畢宿、張宿旗各一，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三人分領；兼第十一、十二隊。第十一隊觜宿、翼宿旗各一；第十二隊參宿、軫宿旗各一。

次步甲前隊。左右道。犦矟四，左右領軍衛將軍各一人檢校。第一隊，鶡鷄旗二，引、執同馬隊。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赤鏊甲、弓箭六十；第二隊，貔旗二，左右領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赤鏊甲、刀盾六十；第三隊，玉馬旗二，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青鏊甲、弓箭六十；第四隊，三角獸旗二，左右領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青鏊甲、刀盾六十；第五隊，黃鹿旗二，左右屯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黑鏊甲、弓箭六十；第六隊，飛麟旗二，左右屯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黑鏊甲、刀盾六十；第七隊，駃騠旗二，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白鏊甲、弓箭六十；第八隊，鸞旗二，左右武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白鏊甲、刀盾六十；第九隊，麟旗二，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黃鏊甲、弓箭六十；第十隊，馴象旗二，左右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黃鏊甲、刀盾六十；第十一隊，玉兔旗二，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黃鏊甲、弓箭六十；第十二隊，辟邪旗二，左右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黃鏊甲、刀盾六十。

次前部黃麾仗。左右道。絳引幡二十；第一部，左右領軍衛大將軍各一人檢校，兼檢校第二部。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主帥二人。龍頭竿赤氅二十，揭鼓二，儀鍠五色幢二十，龍頭竿小孔雀氅二十，小戟二十，揭鼓二，龍頭竿五色鵝毛氅二十，龍頭雞毛氅二十，朱縢盾二十，龍頭竿繡氅二十，弓箭二十，龍頭雞毛氅二十，朱縢盾二十，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主帥及氅鍠等並同第一部，餘準此。第三部，左右屯衛大將軍各一人檢校，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第四部，左右武衛大將軍各一人檢校，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第五部，左右驍衛大將軍各一人檢校；兼檢校第六部，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第六部，左右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

次六軍儀仗。中道，在殿中黃麾後。左右神武軍統軍各一人，本軍旗二，一人執，一人引，二人夾，都頭各一人騎押。吏兵、力士旗各五，白幹槍五十，柯舒十，鐙仗八，相間。排闥旗二十，掩尾天馬旗二。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並同神武軍。惟羽林用赤豹、黃熊旗各五，龍武用龍君、虎君旗各五。

次引駕旗十六，中道，執人同六軍旗。十二辰旗各一，天王旗四。排仗通直官二人騎領。次龍墀旗十三，中道，各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排仗將二人騎領。天下太平旗一，青龍、赤龍、黃龍、白龍、黑龍旗各一，金鸞、金鳳旗各一，獅子旗二，日旗、月旗各一，君王萬歲旗一。

次御馬二十四匹，中道，並以天武官二人執轡。尚乘奉御二人從。次日月合璧旗一，次芭文旗二，次五星連珠旗一，次祥雲旗二。以上並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佩橫刀，執弓箭。次長壽幢一。次青龍、白虎旗各一。左右道。

左右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七十騎，弩八，弓箭二十二，稍四十。

次班劍儀刀隊。左右道。左右衛將軍各一人，親衛郎將各二人，班劍二百二十，爲第一、第二行；勳衛郎將各二人，班劍二百二十，爲第三、第四行；翊衛郎將各三人，儀刀三百七十八，爲第五、第六、第七行；左右驍衛翊衛郎將各一人，儀刀一百三十四，爲第八行；左右武衛翊衛郎將各一人，儀刀一百三十八，爲第九行；左右屯衛翊衛郎將各一人，儀刀一百四十二，爲第十行；左右領軍衛翊衛郎將各一人，儀刀一百四十六，爲第十一行；左右金吾衛翊衛郎將各一人，儀刀一百五十，爲第十二行。

次五仗。左右道。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各二人，親勳翊衛各二十四人，左右衛郎將各一人，散手翊衛各三十人，左右驍衛郎將各一人，翊衛各二十八人。

次左右驍衛、翊衛三隊。第一隊，花鳳旗二，大將軍各一人，弩十，弓箭二十，稍四十；第二隊，飛黃旗二，將軍各一人，弩、弓箭、稍同第一隊，下準此。第三隊，吉利旗二，郎將各一人。

次金吾細仗。殿中繖扇，千牛。中道。青龍、白虎旗各一，二人執，三人引，騎二人押當。五嶽神旗各一，五方神旗各一，五方龍旗二十五，五方鳳旗二十五，四瀆神旗各一。各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四旗屬兵部，每行次五方鳳旗。援寶三十二人，香案一，符寶郎一人，寶案一，寶輿一。輿士十二人。碧襴二十四人，騎，內十四人，執儀刀。方繖二，雉扇四，四色官六人，押仗二人，金甲天武官二人，進馬四人，千牛將軍一人，千牛八人，中郎將二人，長史二人，引駕官四人，天武官三百人。次毬仗供奉官一百人。

次左右衛夾轂隊。左右道。第一、第四隊，朱鎏甲、刀盾各六十，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第二、第五隊，白鎏甲、刀盾各六十、果毅都尉各一人檢校；第三、第六隊黑鎏甲、刀盾各六十，果毅都尉各一人檢校。

次捧日、奉宸隊。左右道。捧日三十五隊，隊四十人，騎；奉宸二十五隊，隊四十人。並五重相間。

次導駕官。中道。通事舍人八人，分左右；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御史中丞二人，分左右；正言二人，分左右；司諫二人，分左右；起居郎二人在左，起居舍人二人在右；諫議大夫四人，分左右；給事中四人在左，中書舍人六人在右；散騎四人，分左右；門下侍郎二人在左，中書侍郎二人在右；侍中二人在左，中書令二人在右。次鳴鞭二。中道。次宮苑馬二。中道。

次殿中省仗。大繖二，方雉尾扇四，腰輿一，排列官一人騎領。小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華蓋二，香鐙一。

次誕馬二，玉輅。皇帝升輅，則太僕卿御，千牛大將軍二人夾輅，將軍二人陪乘。前有誕馬二，教馬官二人。次諸司隨駕供奉。次大輦，掌輦四人導，尚輦奉御二人騎從。殿中少監二人，騎。本省供奉二人騎從。次御馬二十四。並以天武官二人執轡，尚輦直長二人騎從。

次持級後隊。中道。左右武衛旅帥各一人，大繖二，大雉尾扇二夾。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十二，朱團扇十二，華蓋二，叉二。睥睨十二，御刀六，玄武幢一，叉一。絳麾二，細稍十二。次大角百二十。左右金吾果毅都尉各一人騎從。

次後部鼓吹。中道。鼓吹丞二人，騎。典事四人騎從。羽葆鼓十二，主帥四人騎從。歌二十四，拱宸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主帥二人騎領。鐃鼓十二，主帥四人騎領。歌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橫吹百二十，主帥八人騎領。笛二十四，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

次黃麾幡二，騎二夾。殿中侍御史二人，騎。令史四人騎從。次芳亭輦一，鳳輦一，小輿一，尚輦直長二人，騎，檢校。書令史四人騎從。次五牛旗輿各一，左右屯衛隊正各一人，騎，檢校。並執銀裝長刀。次乘黃令、丞二人。府史四人騎從。次金、象、革、木輅。次五副輅。次耕根車。次進賢、明遠、羊車。次屬車十二。次中書、門下、秘書、殿中省局官各一，騎。次黃鉞、豹尾車。

次後部黃麾仗。左右道。與殿中黃麾相並。第一部，左右驍衛將軍各一人檢校，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主帥擊鍠等並同前部，下皆準此。第二部，左右武衛將軍各一人檢校，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第三部，左右屯衛將軍各一人檢校，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第四部，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第五部，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第六部，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絳引幡二十，護後主帥二十人。

次步甲後隊。左右道。第一隊，貔旗二，執、引並同前。左右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弓盾同前隊第十二。第二隊，鶡雞旗二，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弓箭同前隊第十一。第三隊，仙鹿旗二，左右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刀盾同前隊第十。第四隊，金鸚鵡旗二，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弓箭同前隊第九。第五隊，瑞麥旗二，左右武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刀盾同前隊第八。第六隊，孔雀旗二，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弓箭同前隊第七。第七隊，野馬旗二，左右屯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刀盾同前隊第六。第八隊，犛牛旗二，左右屯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弓箭同前隊第五。第九隊，甘露旗二，左右領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刀盾同前隊第四。第十隊，網子旗二，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弓箭同前隊第三。第十一隊，鶡雞旗二，左右領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刀盾同前隊第二。第十二隊，貔旗二，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分領。鎧甲、弓箭同前隊第一。

次後部馬隊。左右道。第一隊，角端旗二，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三人分領，兼第二、第三隊。每隊弩、弓箭、稍並同前隊。第二隊，赤熊旗二；第三隊，兕旗二，左右驍衛果毅都尉各三人分領，兼第四隊。第四隊，太常旗二；第五隊，馴象旗二，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三人分領，兼第六、第七隊。第六隊，鵕鸃旗二；第七隊，驌驦旗二；第八隊，騶牙旗二，左右屯衛果毅都尉各二人分領；第九隊，蒼烏旗二；第十隊，白狼旗二；第十一隊，龍馬旗二，左右領軍折衝都尉各二人分領；第十二隊，金牛旗二。

次後隊殳仗。左右道。左右領軍衛主帥四人，殳八十，叉八十；左右武衛主帥四人，殳五十，叉五十；左右屯衛驍衛主帥各四人，殳四十，叉四十。次掩後隊。中道。左右屯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大戟五十，刀盾五十，弓箭五十，稍五十。

次真武隊。中道。金吾折衝都尉一人，仙童、騰蛇、真武、神龜旗各一，十人執，二人引，二人夾。稍二十五，弓箭二十，弩五。

車駕至青城，則周衛行宮及壇內外。其青城坐甲布列三百三十六鋪：殿前指揮使二十四鋪，四百七十七人；內殿直一十鋪，一百四十一人；散員一十鋪，一百四十二人；散指揮一十鋪，一百四十一人；散都頭一十鋪，一百四十三人；散祇候一十鋪，一百四十人；金槍一十鋪，一百五十人；銀槍一十鋪，一百五十人；東第一班三鋪，五十二人；東第二班三鋪，五十三人；東第三班六鋪，九十一人；東第四班五鋪，八十四人；東第五班二鋪，二十二人；下茶酒班一鋪，三十一人，散直一十鋪，一百四十九人；鈞容直一十鋪，二百人；御龍直二十二鋪，三百八十五人；御龍骨朵子直一十二鋪，二百一十二人；御龍弓箭直一十八鋪，二百九十六人；御龍弩直二十二鋪，三百五十六人；把天門天武一鋪，八人；駕頭扇箑天武一鋪，三十二人；禁衛天武六鋪，三百一十人；約攔天武三十鋪，三百一十人；方圍子親從三十四鋪，三百六十人；禁衛崇政殿親從四十鋪，并提舉人員共四百六十三人；行宮司親從一十二鋪，一百八十人；快行親從四鋪，八十六人。行宮殿門崇政殿親從四十六人，行宮殿門親從并提舉人員二百四十人，把街約攔親事官貼諸處齪門一十隊及提舉人員一百三人，殿前指揮使已下看守馬火甲隊一千一百七十一人，右禁衛諸班共六千七百二十有四人。

圜壇東門外中道夾立諸班直主首引駕人員九人，御龍四直門旗六十人，御龍仗劍六人，天武把門長行八人。

大次前外圍親從四隊三十八人，執燭親從八十六人，行宮殿門一十二人，御龍直四十人。大次後把街約攔執事官五十一人。大次兩壁快行六十九人，於禁衛外排立壇周圍，守踏道。裏圍親從十將、節級二十二人，壇從裏第二重方圍親從三百二十四人。大次及外壝外諸門行宮司共一百六十人，宮架及壇東幄幕、宰臣百官幕次共六十人。右自大次前外圍至百官幕次，共八百六十二人。凡詣小次行禮，不須隨從。大次前裏圍并攔前一百七十一人，執燭一百二十九人，外圍一百八十人，行宮門及快行二十四人。右自裏圍至行宮快行共五百四人。凡詣小次行禮，隨從祇應。

圜壇從外壝下分作九重：從中第一重，殿前指揮使等七百四十四人；第二重，御龍直等六百九十五人；第三重，散員等六百四十二人；第四重，散都頭等七百一十人；第五重，天武骨朵大劍約攔五百八十一人；第六重，御營四面巡檢下步軍八百六十七人；第七重，御營四面并青城圜壇巡檢下步軍八百六十七人；第八重，御營四面巡檢下馬軍四百三十三人；第九重，御營四面巡檢及青城圜壇巡檢下馬軍四百三十四人。壇四門殿前指揮使行門三十五人，內人員一十五人，壇東門夾立擎鞭長行一十人。右

自青城赴壇諸班親從文武及御營圜壇巡檢下，總七千四百六十七人。

駕至太廟，環衛如郊壇，坐甲布列二百六十三鋪。殿前指揮使二十四鋪，四百七十七人；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祗候、散直各一十鋪，一百二十人，共六十鋪七百二十人；金槍一十鋪，一百五十人；銀槍一十鋪，一百五十人；東第一、第二班各二鋪，三十人，共四鋪，六十人；東第三、第四班各四鋪，六十人，共八鋪，一百二十人；東第五班二鋪，二十二人；下茶酒班一鋪，三十一人；御龍直八鋪，三百八十五人，御龍骨朵子直四鋪，二百一十二人，御龍弓箭直六鋪，二百九十六人；御龍弩直八鋪，三百五十六人，把行門天武一鋪，八人；駕頭扇筦天武一鋪，三十二人；禁衛天武六鋪，三百一十人；禁衛崇政殿親從四十鋪，并提舉人員共四百六十三人；行宮司親從一十二鋪，一百八十人；快行親從四鋪，八十六人；方圍親從二十四鋪，三百六十人；約攔天武三十鋪，三百一十人。

行宮殿門崇政殿親從及提舉人員二百八十六人，把街約攔親事官貼諸處齪門一十二隊，并提舉人員一百三人，御營四面巡檢六員下步軍九百一十八人，親從四十人。青城內至圜壇巡檢下親從四十人。右禁衛諸班直等御營四面巡檢軍兵，及青城至圜壇巡檢下親從，總六千一百四十五人。左山商氏家藏宋人《青城》、《圜壇》、《太廟》三圖，其布置行列，極爲詳備，因附鹵簿之後，庶覽之者，可以考一代之制云。

凡鹵簿內牙門旗，中道四，分二門；左右道各十，分五門。中道一門在金吾細仗前，一門在掩後隊後。左右廂第一門在步甲前隊第六後，第二門在前部黃麾仗前，第三門在後部黃麾仗前，第四門在黃麾仗後，第五門在步甲後隊第六後。每旗二人執，四人夾，並騎，分左右。每門監門校尉六人領。

又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迎奉聖像亦用大駕，惟不設象及六引導駕官。法駕，減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白鷺、崇德車、大輦、五副輅、進賢、明遠車，又減屬車四，餘並三分減一。泰山下、汾陰行禮，明堂、大慶殿恭謝用之，凡一萬一千八十八人。鸞駕，又減縣令、州牧、御史大夫，指南、記里、鸞旗、皮軒車、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屬車、小輦、小輿，餘並減半。朝陵，迎泰山天書，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奏告玉清昭應宮，奉迎刻玉天書，躬謝太廟，皆用之。鸞駕舊用二千人，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告太廟，增至七千人。兵部黃麾仗，用太常鼓吹，太僕寺金玉輅，殿中省大輦，其制無定，然皆減於小駕。御樓，車駕親征或省方還京，迎禁中天書，五嶽上冊，建安軍迎奉聖像，太廟上冊皆用之。

又 卷一四六《儀衛志四》 政和大駕鹵簿。象六，分左右。次六引：開封令、開封牧、大司樂、少傅、御史大夫、兵部尚書。各用本品鹵簿。次金吾纛、稍。左右皂纛各六，執、托各一人，紈四人。押衙四人，並騎。犦稍八，執各一人。本衛上將軍、將軍各四人，本衛大將軍二人，並騎。犦稍四，夾大將軍。執各一人，夾二人，並騎。法駕，犦稍減二，本衛上將軍、將軍各減二人。

次朱雀旗隊。並騎。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引隊，犦稍二，夾都尉；執旗一人，引、夾各二人。凡仗內引、夾、執人數準此。弩四，弓矢十六，稍二十，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押隊。法駕，弩減二，弓矢減六，稍減八。宣和，引隊改天武都指揮使，押隊改天武指揮使。

次龍旗隊。大將軍一員檢校，騎，引旗十二人，並騎。風伯、雨師、雷公、電母旗各一，五星旗五，左、右攝提旗二，北斗旗一，護旗十二人，副竿二。執人並騎。法駕，引旗、護旗人各減四。宣和，檢校改左右衛大將軍，雷公、電母旗去『公』、『母』二字。

次指南、記里鼓車各一，駕馬各四，駕士各三十人；白鷺、鸞旗、崇德、皮軒車各一，駕士各十八人。法駕，無白鷺、崇德車。宣和，有青旌、青雀、鳴鳶、飛鴻、虎皮、貔貅六車，在記里鼓之下，崇德之前；減白鷺、鸞旗、皮軒三車，駕士之數如前。

次金吾引駕，騎；本衛果毅都尉二人，儀刀、弩、弓矢、稍各八。法駕』十字。儀刀、弩、弓矢、稍各減二。宣和，改都尉爲神勇都指揮使。

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史四人，管押指揮使一人，搁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八人領。大鼓一百二十，帥兵官二十人領。長鳴一百二十，帥兵官六人領。鐃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宸管、簫、笳各二十四，大橫吹一百二十，帥兵官十人領。節鼓二，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搁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四人領。小鼓、中鳴各一百二十，帥兵

官八人領。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宸管、簫、笳各二十四。法駕，前後摐鼓、金鉦各減四，大鼓減四十，長鳴減四十，鐃鼓減四，拱宸管後簫、笳各減八，大橫吹減四十，節鼓後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減八，小鼓、中鳴各減四十，羽葆鼓減四，最後簫、笳各減八，帥兵共減十八人。

次太史相風、行漏等輿。太史令及令史各一人，並騎。相風烏輿一，輿士四人。交龍鉦、鼓各一，輿士各六人。司辰、典士各一人，並騎。漏刻生四人，鼓樓、鐘樓、行漏輿各一，輿士各一百人。太史正一人，清道二人，十二神輿一。輿士十四人。法駕，行漏輿一，行漏輿一，神輿一，輿士多大駕二人。宣和，鼓、鐘樓並改爲輿，太史正前有捧日副指揮使二人，捧日節級十人，神輿輿士增十。

次持級前隊。左右武衛果毅都尉二人引隊，左右武衛校尉二人。絳引幡一，紈二人。左右有金節十二，執人並騎。罕、罼各一，朱雀幢、叉、導蓋，青龍、白虎幢各一，叉三。執人並騎。稱長一人，級戟二百八十八，左右武衛將軍二人檢校，左右武衛校尉四人押隊。法駕，金節減四，級戟減七十二。宣和，引隊改驍騎都指揮使，武衛校尉改驍騎軍使，增朱雀旗後之叉一，去龍虎旗後之叉三，檢校改用左右驍騎將軍。

次黃麾幡一。執一人，騎；紈二人。法駕，前有殿中侍御史二員。次六軍儀仗。左右神武軍、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各有統軍二員，都頭二人羽林又有節級二人。押仗，本軍旗各一，排闥旗各二十合有，吏兵、力士旗各五，掩尾天馬旗二，羽林有赤豹、黃熊旗，龍武有龍君、虎君旗各一。白柯槍五十，哥舒棒十，鐙仗八。法駕，神武軍減排闥旗十，羽林、龍武軍各減四，吏兵、力士旗各減一，宣和，統軍改軍將，神武軍旗改熊虎，排闥旗改平列，哥舒棒改戈戟，鐙杖改矛戟，羽林隊無節級節級，黃熊旗改黃羆，龍武旗改熊虎。

次引駕旗。天王旗二，排仗通直官二人押旗，十二辰旗各一。法駕，同。次龍墀旗。天下太平旗一，排仗大將二人夾旗，五方龍旗各一，金鸞、金鳳旗各一，師子旗二，君王萬歲旗一，日、月旗各一。法駕，減鸞、鳳、師子旗。次御馬二十四。控馬每匹天武二人，御馬直二人，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宣和，御馬直改爲習馭。次中道隊。大將軍一員檢校。法駕，同。宣和，大將軍改爲左右驍衛大將軍。次日月合璧旗一，苣文旗二，五星連珠旗一，祥雲旗二，長壽幢二。宣和，苣文改慶雲，祥雲改祥光。

次金吾細仗。青龍、白虎旗各一，五嶽神旗、五方神旗、五方龍旗、五方鳳旗各五。已上執各一人，紈各三人。法駕，五方龍、鳳旗各減二。宣和，改校尉爲使臣，五嶽神旗去『神』字。

次八寶。鎮國神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在左，受命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在右，爲四重。香案八，各以二列於寶輿之前。碧襴二十四人，符寶郎行於碧襴之間。法駕，減碧襴八人。宣和，增引寶職掌二人，香案職掌六人，援衛傳喝親從一百人。奉寶輦官每寶二十八人，節級一人，奉寶一十二人，舁香案、行馬、執燭籠各四人，持席褥、油衣共三人，香案、寶輿各九，燭籠三十六，碧襴之數同前。

次方繖二，大雉尾扇四夾。執繖、扇各一人，以下準此。法駕，同。次金吾四色官六人，押仗二人。法駕，減押仗。次金甲二人。宣和，改爲銅甲。次太僕寺進馬四人。並騎。次引駕千牛衛上將軍一員，千牛八人，中郎將二人，並乘珂馬。千牛二人。並騎。宣和，引駕改爲千牛衛大將軍，中郎將改爲捧日都虞候。次長史二人。並騎。宣和，無。

次金吾引駕官四人。並騎。次導駕官。執政以上人從六人，待制、諫議、防禦使以上五人，監察御史、刺史、諸衛將軍以上四人。次繖扇、輿輦。大繖二，中雉尾扇四夾，腰輿一，小雉尾扇四夾，應奉人員一人，十將、將、虞候、節級二人，長行十六人。排列官二人，中雉尾扇十二，華蓋二，執各二人。香鐙一。執擎八人。小輿一，應奉人，逍遙、平輦下人，長行二十四人。逍遙子一，應奉人，十將、將、虞候、節級共九人，長行二十六人。平輦一。應奉人員七人，餘同上。法駕，排列官後中雉尾扇減四。宣和，去小雉尾扇四，腰輿一，添管押人員二人，都將四人，僉押小輿排列官二人。小輿一，奉輿二十四人，都將九人。逍遙子改爲逍遙輦，奉輦一十六人。平輦一，奉輦人同上，後有上輦奉御二人，騎。小輿前又有大輅一。駕馬六，太僕卿御，駕士一百二十人。

次駕前東第五班。開道旗一，皂纛旗十二。引駕六十二人，鈞容直三百人。引駕回作樂。五方色龍旗五，門旗四十，御龍四直步執門旗六十。

天武駕頭下一十二人，茶酒班執從物一十一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天武把行門八人。麾旗一，殿前班擊鞭一十人，簇輦龍旗八，日、月、麟、鳳旗四，青、白、赤、黑龍旗各一。御龍直四十人，踏路馬二，夾轄大將軍二員，進輅職掌二員，部押二人，教馬官二員。法駕，同。宣和，無鈞容直，開道旗內增押班一人，殿侍二人。皂纛旗十二，殿侍十二人執。引駕人員二人，長行六十人。五方色吉字旗，殿侍三人，管押十人。門旗，殿侍二人，管押四十人，叉八，門旗六十，御龍直一十二人，骨朵直十二人，御龍弓箭直、弩直各十八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執麾旗殿侍二人，管押龍旗人員二人，都知、副都知各一人，執骨朵殿侍十六人，內大將軍改爲千牛衛大將軍，朝服步從。將軍二人，朝服陪乘。掌輦四人。

皇帝乘玉輅，駕青馬六，駕士一百二十八人，扶駕八人，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行門三十五人，分左右，陪乘將軍二員。法駕，同。宣和，駕士增爲二百三十四人。

次奉宸隊。御龍直，左廂骨朵子直、右廂弓箭直，弩直，御龍四直，並以逐班直所管人數列爲五重。天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並以逐班直所管人數列爲五重天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次駕後東第五班。大黃龍旗一，鈞容直三十一人。扇筩下天武二十人，茶酒班簇輦三十一人，招箭班三十三人。法駕，同。宣和，止用黃龍旗，餘並無。

次副玉輅一，駕青馬六，駕士四十人。法駕，無。宣和，駕士一百人，內人員二人。次大輦一，掌輦四人，應奉人員十二人，十將、將、虞候、節級共十人，長行三百五十五人。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供奉職官二員，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法駕，同。宣和增奉輦爲九十人。次太僕御馬二十四，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宣和，無太僕。

次持級後隊。左右武衛旅帥二人。法駕，同。宣和，改爲神勇都指揮使。次重輪旗二，大纛二，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朱團扇各十二，華蓋二，叉二，睥睨十二，御刀六，真武幢一，絳麾二，叉一，細稍十二。法駕，小雉尾扇、朱團扇、睥睨、稍各減四，華蓋減一，御刀減二。宣和，真武幢改爲玄武。次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並騎。總領大角一百二十。法駕，減四十。宣和，改都尉爲驍騎都指揮使。

次大晟府後部鼓吹。丞二人，典事四人，管轄指揮使一人，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宸管、簫、笳各二十四，帥兵官二人領。鐃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簫、笳各二十四，小橫吹一百二十，帥兵官八人領。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法駕，羽葆鼓減四，簫、笳、笛、觱篥、桃皮觱篥各減八，鐃鼓減四，小橫吹減四十。帥兵官並減二人。宣和，帥兵官改爲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四都頭。

次黃麾一，執、紿人數同前部，法駕亦同，有殿中侍御史二員在黃麾前。芳亭輦一，奉輦六十人。鳳輦一，奉輦五十人。法駕，去鳳輦。宣和，芳亭奉輦六十二人。

次金、象、革、木四輅，並有副輅。金輅踏路赤馬二，正副各駕赤馬六，駕士六十人。餘輅正副駕馬數同而色異，象輅以赭白，革輅以騮，木輅以黑，駕士各四十人。法駕，前副輅。宣和，駕馬之色又異，金以騮，象以赤，革以赭白，木以烏；駕士正百五十人，副一百人，管押人員各二人。畢根車一，駕青馬六，駕士四十人。法駕，同。宣和，無。進賢車一，駕士二十四人；明遠車一，駕士四人。法駕，無。宣和，各增駕馬四。次屬車十二乘，每乘駕牛三，駕士十人。法駕，減四乘。宣和，增衙官二人，管押節級一人。次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四省局官各二員。法駕，同。次黃鉞車，豹尾車各一，各駕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法駕，除進賢、明遠車外，並同。宣和，有黃鉞天武副都頭及神勇副都頭各一。

次掩後隊。左右威衛折衝都尉二人領隊，大戟、刀盾、弓矢、稍各五十。法駕，各減十六。宣和，押隊改用宣武都指揮使二人。次真武隊。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犦稍二，仙童旗一，真武旗一，螣蛇、神龜旗各一，稍二十五，弓矢二十，弩五。法駕，稍減六，弓矢減五，弩減一。宣和，改爲玄武隊。改真武爲玄武，又去仙童、龜、蛇旗，改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

政和大駕外仗。清游隊。次第六引外仗，白澤旗二，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二人，弩八，弓矢三十二，稍四十。法駕，次第三引外仗，弩減二，弓矢減八，稍減十。宣和，改都尉爲捧日都指揮使。左右金吾各十六騎，帥兵官二人，弩八，弓矢、稍各十二。法駕，金吾騎及弓矢、稍各減四。宣和，改金吾爲天武都頭。

次欽飛隊。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分領，並騎。虞候欽飛四十八

人，並騎。鐵甲伙飛二十四人。並甲騎。法駕，前減十八人，後減八人。宣和，改金吾衛爲拱聖都指揮使，改都尉爲都指揮使。

次前隊殳仗。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並騎。犦稍四。殳叉分五隊：第一，一百六十人；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第五各八十人。逐隊有帥兵官左右領軍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衛各四人。法駕，殳叉第一隊減六十，第二、第三各減三十，第四、第五各減二十。宣和，改檢校爲左右衛將軍，領軍衛爲天武都頭，威衛爲神勇都頭，武衛爲宣武都頭，驍衛爲虎翼都頭；殳叉第一隊減六十，增第二隊至第五隊爲一百。

次後隊殳仗。殳叉分五隊：第一、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八十人；第五，一百六十人。帥兵官，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凡前後隊殳仗，前接中道北斗旗，後盡鹵簿後隊。法駕，殳叉第一、第二隊各減三十四，第三、第四各減三十，第五減六十。宣和，殳叉各一百，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都頭。

次前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前左右金吾衛折衝領，角、亢、斗、牛宿旗四，弩十，弓矢二十，矟四十。第二，氐、房、女、虛宿旗四；第三，心、危宿旗，第四，尾、室宿旗各二。以上四隊，各以左右領軍衛果毅領。第五，箕、壁宿旗，第六，奎、井宿旗各二，各以左右威衛折衝領。第七，婁、鬼宿旗，第八，胃、柳宿旗，第九，昴、星宿旗各二，各以左右武衛果毅領。第十，畢、張宿旗，第十一，觜、翼宿旗，第十二，參、軫宿旗各二，各以左右驍衛折衝領。弩、弓矢、矟人數，同第一隊。法駕，分二十八宿旗爲十隊，逐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矟減二十。宣和，捧日、拱聖、神勇、驍衛、宣武五都指揮使，分領上十隊，以虎翼、廣勇都指揮使，分領下二隊。

次步甲前隊。凡十二，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並騎。犦稍四，逐隊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三各以左右領軍衛，第五以左右威衛，第七以左右武衛，第九以左右驍衛，第十一以左右衛，並折衝；第二、第四各以左右領軍衛，第六以左右威衛，第八以左右武衛，第十以左右驍衛，第十二以左右衛，並果毅。內有鶡、貔、玉馬、三角獸、黃鹿、飛麟、駃騠、鸞、麟、馴象、玉兔，辟邪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法駕，止十隊，每隊弓矢各減二十。宣和，檢校改用左右衛將軍，又去犦稍，分領並改爲都指揮使：第一、第二並捧日，第三、第四並天武，第五、第六並拱聖，第七、第八並神勇，第九驍騎，第十宣武，第十一虎翼，第十二廣勇。

次前部黃麾仗。絳引幡二十，下分六部：第一，左右威衛；第二，左右領軍衛；第三，左右威衛；第四，左右武衛；第五，左右驍衛；第六，左右衛。諸部各有殿中侍御史兩員，本衛大將軍二人檢校，本衛折衝都尉二人分領。又各有帥兵官二十人。龍頭竿六重，重各二十；揭鼓三重，重各二；儀鍠五色幡，小戟，矟各一重，重各二十；弓矢二重，重各二十；朱綠縢絡盾并刀二重，重各二十。法駕，止五部，絳引幡、帥兵官、龍頭竿、幡、戟、弓矢、盾刀、矟並減六。宣和，六部：驍衛、武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皆左右上將軍；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皆都指揮、都頭；逐部上將軍、都頭各一人。

次青龍、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都尉二人，分押旗及領後七十騎，弩八，弓矢二十二，矟四十。法駕，減後騎三十，弩減二，弓矢減八，矟減二十。宣和，改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

次班劍、儀刀隊。並騎。左右衛將軍二人分領，郎將二十四人，左右親衛，勳衛各四人，每衛班劍二百二十人；諸翊衛左右衛六人，領儀刀四百八人；左右驍衛二人，領儀刀一百三十六人。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各二人。法駕，親、勳衛班劍減八十四人，翊衛儀刀減一百三十二人，增左右驍衛四人，班劍、儀刀九十二人。宣和，分領改左右武衛將軍及捧日、天武指揮四人，拱聖六人，神勇、驍騎、驍勝、宣武、虎翼指揮使各二人。

次親勳、散手、驍衛翊衛隊。並騎。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四人，分領親勳翊衛四十八人；左右衛郎將二人，分領散手翊衛六十人；左右驍衛郎將二人，分領驍衛翊衛五十六人。法駕，親勳減十六人，散手、驍衛各減二十人。宣和，改爲中衛、翊衛、親衛隊，中衛郎四人，分領衛兵四十八人；翊衛郎二人，分領衛兵六十人；親衛郎二人，分領衛兵五十六人。

次左右驍衛翊衛三隊。並騎。各有二人分領，第一本衛大將軍，第二本衛將軍，第三本衛郎將；花鳳、飛黃、吉利旗各二，分爲三隊；逐隊弩

十，弓矢二十，稍四十。法駕，弩減四，弓矢、稍各減半。宣和，分領第一、第二隊，左右驍衛大將軍、將軍；第三，廣勇指揮使。改花鳳旗爲雙蓮旗。

次夾轂隊。凡六，逐隊都尉二人檢校，第一、第四左右衛折衝，第二、第三、第五、第六並左右衛果毅。逐隊刀盾各六十人，內第一、第四有寶符旗二。法駕，各減刀盾二十。宣和，檢校改爲捧日、天武、拱聖三指揮使。

次捧日隊。逐隊引一人，押二人，長行殿侍二十八人，旗頭三人，槍手五人，弓箭手二十人，左右廂天武約攔各一百五十五人。法駕，同。

次後部黃麾仗。分六部：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武衛。部內殿中侍御史、大將軍、都尉、帥兵官、絳引幡、龍頭竿等，並同前部。法駕，減第六部，絳引幡減六。宣和，六部：第一改爲左右驍衛大將軍，自二至六改爲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五指揮。

次步甲後隊。凡十二，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一以左右衛，第三以左右驍衛，第五以左右武衛，第七以左右威衛，第九、第十一各以左右領軍衛，以上並果毅；第二以左右衛，第四以左右驍衛，第六以左右武衛，第八以左右威衛，第十、第十二各以左右領軍衛，以上並折衝。內有貔、鶡、鶏、仙鹿、金鸚鵡、瑞麥、孔雀、野馬、犛牛、甘露、網子、祥光、翔鶴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法駕，止十隊。宣和，自第七隊以下，分領改用都指揮使，七、八並神勇，九驍騎，十宣武，十一虎翼，十二廣勇。旗亦改其半，七天正堯瑞，八日有戴承，十翔鶴，十一紅光，十二文石。

次後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二各以左右衛，第五、第六、第七各以左右武衛，第十至十一、十二各以左右領軍衛，並折衝；第三、第四各以左右驍衛，第八、第九各以左右威衛，並果毅。內有角觝、赤熊、兕、天下太平、馴犀、鵸鵌、驩騶、騶牙、蒼烏、白狼、龍、虎、金牛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每隊弩十，弓矢二十，稍四十。法駕，止十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稍減十二。宣和，改都尉爲指揮使，一、二並以捧日，三、四並以天武，五、六並以拱聖，七、八並以神勇，九以驍騎，十以宣武，十一以虎翼，十二以廣勇。內六有芝禾並秀旗，七有萬年連理木旗。

以上鹵簿，凡門有六，中道之門二：第一門居日月合璧等旗之後，法駕，居龍墀旗之後；第二門居掩後隊之後，法駕，同。各有金吾衙門旗四，監門校尉六人。左右道之門四：第一，居步甲前隊第六隊之後；第二，居第十二隊之後；第三，居夾轂隊之後；第四，居步甲後隊第六隊之後。法駕，同。各有監門校尉四人。宣和，改校尉爲使臣。

政和小駕，減大駕六引及象、木、革輅，五副輅，小輿，小輦，又減指南、記里、白鷺、鸞旗、崇德、皮軒、畢根、進賢、明遠、黃鉞、豹尾、屬車等十一，餘並減大駕之半。

又 卷一四七《儀衛志五·紹興鹵簿》 宋初，大駕用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宣和，增用二萬六十一人。建炎初，裁定一千三百三十五人。紹興初，用宋初之數，十六年以後，遂用一萬五千五十人；明堂三分省一，用一萬一十五人。孝宗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明堂用三千三百十九人。以後，並用孝宗之數。紹興用象六、副象一。乾道用象一，淳熙用象六而不設副，紹熙如乾道，慶元後不設。

六引。第一引，清道二人；孝宗省之。幰弩一人，騎；方纚一，雜花扇二，曲蓋一；外仗青衣二人，車輻棒二，告止、傳教、信幡各二，戟十。第二引，清道二人；孝宗省之。幰弩一人，騎；鼓一，鉦一，大鼓十；節一，稍二，皆騎；方纚一，雜花扇四，孝宗省爲二。曲蓋一，幢一，麾一，皆騎；大角四，鐃一，簫二，笳二，橫吹二，笛一，簫一，觱栗一，笳一；外仗青衣四人，孝宗省爲二。車輻棒四，孝宗省爲二。告止、傳教、信幡各二，儀刀十，戟二十，弓矢二十，孝宗皆省爲十六。刀盾二十，稍二十。孝宗並省。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引，並同第二引。內花扇、大角各二，青衣二人。孝宗朝，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引內大角省爲二，餘並同第二引已省之數。

金吾纛稍隊。纛十二，孝宗省爲六。押纛二人，孝宗省爲一。押衙四人，孝宗省爲二。上將軍四人，將軍四人，孝宗省之。大將軍二人，孝宗省爲一。爆稍十二，並騎。孝宗省爲八。朱雀隊。朱雀旗一，爆稍二，弩四，隊前後引，押各天武都指揮使一人，騎。龍旗隊。引旗一，風師、雨師、雷

旗、電旗各一，五星旗五，攝提旗二，北斗旗一，護旗一，左右衛大將軍一人。金吾引駕騎，神勇都指揮使，次弩、弓、矢、矟各四，並騎。

太常前部鼓吹。鼓吹令二，府史四人，管轄指揮使一人，帥兵官三十六人，孝宗省作十四人。搁鼓十二，金鉦十二，孝宗鼓、鉦並省爲十。大鼓六十，孝宗省作二十四。小鼓六十，孝宗省作三十。節鼓一，鐃鼓六，羽葆鼓六，歌工二十四，拱宸管二十四，孝宗歌工、管並省爲十八。簫、笳各三十六，孝宗朝，簫十八、笳二十四。長鳴六十，中鳴六十，孝宗朝，並省爲十八。大橫吹六十，孝宗省爲二十四。笛十二，孝宗增爲十八。觱篥十二，桃皮觱篥十二。

持級前隊。驍騎都指揮使一人，將軍二人，軍使四人，並騎。稱長一人，靈芝旗二，瑞瓜旗二，雙蓮花旗二，太平瑞木旗二，朱雀旗一，甘露旗二，嘉禾旗二，芝草旗二。絳引幡一，孝宗省之。黃麾幡一，青龍、白虎幢各一，金節十二，罕、罼各一，叉一，級戟五十。孝宗省爲四十八。

六軍儀仗。第一隊，軍將二，卒長二，騎。熊虎旗二，赤豹旗二，吏兵旗、力士旗二，戈六，矛四，戟四，鉞四，白柯槍五十。平列旗二十，在仗外分夾旗槍。第二隊，軍將二，卒長二，騎。龍君旗、虎君旗各三，黃熊旗四，赤豹旗二，吏兵旗、力士旗各一，戈六，矛四，戟四，鉞四，白柯槍四十。平列旗二十，分夾仗外。第三隊，軍將二，卒長二，騎。通直官二，吏兵旗、力士旗各一，熊虎旗二，龍君旗、虎君旗各一，天王旗四，十二辰旗各一，戈六，矛、戟、鉞各四，白柯槍三十。平列旗二十，分夾仗外。孝宗朝，第一隊，軍將、卒長各一，龍虎旗、赤豹旗、吏兵旗、力士旗各二，矛四、戈四、戟二、鉞二、白柯槍三十，平列旗十四，餘同。第二隊軍將、卒長各一，龍君、虎君、黃熊、赤豹旗同。戟六、鉞六、戈四、矛四、白柯槍二十。第三隊，軍將、卒長各一，吏兵、力士、熊虎、龍君、虎君、天王旗並同，十二辰旗十二，通直官二，白柯槍十，平列旗十二。

龍墀旗隊。天下太平旗一，排仗大將二人夾之；五方龍旗各一，爲三重。赤在前，黃在中，黑在後，青左，白右。次金鸞旗一，左，金鳳旗一，右；獅子旗二；君王萬歲旗一；日旗一，左，月旗一，右。御馬十匹，分左右，爲五重。中道隊。左右衛大將軍一人檢校，騎。日月合璧旗一，慶雲旗二，五星連珠旗一，祥光旗、長壽幢各一。

金吾牙門第一門。牙門旗四，次監門使臣六，分左右，騎。孝宗省旗爲二，監門爲三。金吾細仗。青龍旗一，左，白虎旗一，右；五嶽神旗五，分前、中、後、左、右，爲三列；五方神旗五，陳列亦如之。五方龍旗二十五，相間爲五隊，每隊赤前、黃中、黑後、青左、白右。五方鳳旗二十五，相間爲五隊，陳列亦如之。五嶽旗在左，五方旗在右；五龍旗在左，五鳳旗在右，四瀆旗，江、淮在左，河、濟在右；押二人，分左右，騎。孝宗五龍、五鳳旗止各一隊，共省四十旗，餘同。

八寶輿。鎮國神寶左，受命之寶右；皇帝之寶左，天子之寶右；皇帝信寶左，天子信寶右；皇帝行寶左，天子行寶右，爲四列。每寶一輿，每輿一香案，輿、案前燭罩三十二。引寶職掌八人，侍寶官一人，內外符寶郎各二人，扈衛一百人。碧襴二十人，夾扈衛之外。孝宗省碧襴爲十二，餘同。

殿中繖扇、輿輦。方繖二，孝宗省一。朱團扇四，孝宗省二。金吾四色官六人，孝宗省爲二。押仗二人，騎，金甲二人，執鉞，進馬官四人，騎，千牛衛大將軍一人，孝宗省之。千牛衛將軍八人，孝宗省爲二。金吾引駕官二人，導駕官四人，並騎導。大繖二，孝宗省一。鳳扇四，孝宗省二。夾繖而行。前同。腰輿一，鳳扇十六，夾輿。孝宗省爲四。華蓋二，排列官一人，香凳一，火燎一，小輿一，逍遙子，平輦。

駕前諸班直。駕頭、鳴鞭、誕馬、燭罩三百三十人。孝宗省爲二百一十人。前驅都下親從官一百五十人，孝宗省爲四十五人。東西班六人，孝宗省爲二十二人約攔。殿前指揮使四十人，東第三班長入祇候五十二人，班直主首九人，孝宗省爲三人。茶酒新舊班一百六人，孝宗省爲四十四人。開道旗一，纛一十二，鈞容直二百七十人，駕回則作樂。孝宗乾道元年省之，乾道六年以後再用。吉利旗五，五方龍旗五，龍旗二十，孝宗省之。門旗六十，孝宗省爲三十。殿前指揮使、引駕骨朵子直四十人。分左右，夾門旗外。駕頭，駕頭下天武官二十二人，孝宗省爲十七人。都下親從一十六人，孝宗省爲八人。茶酒班執從物殿侍二十二人，又都下親從二十二人，孝宗省爲十七人。劍六人，孝宗省爲三人。麾旗一，人員一，孝宗省之。殿前指揮使、行門二十二人，鳴鞭十二人。孝宗增爲一十四人。次御龍直百二十人，孝宗省爲八十六人。快行五十人，日、月、麟、鳳旗各一，青龍、白龍、赤龍、黑龍旗

四，人員二，引駕千牛上將軍一人。

玉輅奉宸隊。分左右，充禁衛，圍子八重：崇政殿親從圍子二百人，爲第一重；從裏數出。御龍直二百五十人，爲第二重；崇政殿親從外圍子二百五十人，爲第三重；御龍直、骨朵子直二百五十人，爲第四重；御龍弓箭直二百五十人，爲第五重；御龍弩直二百五十人，爲第六重；禁衛天武二百五十人，爲第七重；都下親從圍子三百人，爲第八重。孝宗以上並同。天武約攔二百人，孝宗省作百八十八人。在禁衛圍子外，編排禁衛行子二十一人，快行五十九人，孝宗省爲四十二。管押相視御龍四直八人，孝宗省爲四人。照管行子御龍四直二十四人，孝宗省爲八人。天武六人，孝宗省之。禁衛內攔前崇政殿親從三十二人，孝宗省作二十五人。

駕後部。扇筰，大黃龍旗一。駕後樂：東西班三十六人，鈞容直三十一人，並騎。孝宗此下增招箭班三十四人。扇筰，扇筰下天武二十二人，孝宗省作一十七人。都下親從十六人，孝宗省作八人。茶酒班執從物五十人，騎。孝宗省爲三十人。

大輦。輦下應奉并人員合六百一十四人，分五番；孝宗乾道元年省之，六年以後復設。御馬十疋，爲五重。

持級後隊。神勇都指揮使二人，騎，重輪旗二人，大纛二，孝宗省爲一。朱團扇八，孝宗省爲四。鳳扇二，小雉扇二十二，孝宗省鳳扇，而減雉扇爲六。華蓋二，孝宗省爲一。俾倪十二，孝宗省爲六。御刀六，玄武幢一，絳麾二，叉，細稍十二，孝宗省爲六。驍騎都指揮使一人，騎，總領大角。大角四十。孝宗省爲二十。

太常後部鼓吹。鼓吹丞二人，典吏四人，孝宗省爲三人。管轄指揮使一人，羽葆鼓六，歌工二十四，拱宸管十二，簫三十六，笳二十四，鐃鼓六，小橫吹六十，笛十二，觱栗十二，帥兵官十人。孝宗歌工十八，拱宸管十二，簫十八，笳二十四，鐃鼓六，笛十八，節鼓一，小橫吹三十，觱栗十八，桃皮觱栗十二，羽葆鼓吹六，帥兵官八人。

黃麾幡一，中道。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各一，每輅誕馬各六在輅前，駕士各百五十四人。乾道元年省之，六年以後復用。掩後隊。中道。宣武都指揮使二人，大戟，刀盾，弓矢，稍各十五。

金吾牙門第二門。中道。牙門旗四，分左右，孝宗省之。監門使臣六，分左右，騎。孝宗省爲三。玄武隊。並騎。中道。虎翼都指揮使一人，犦稍二，玄武旗一，稍，弓矢各十，孝宗並省爲五。弩五。外仗。分左右道，以夾中道儀仗。清游隊。並騎。白澤旗二，捧日指揮使二，弩四，弓矢十，稍十六，左、右金吾十六，騎。天武都頭二人，弩八，弓矢十二，稍十二。孝宗弩、弓矢、稍並省爲六。飲飛隊。並騎。拱聖指揮使二，虞候飲飛二十，鐵甲飲飛十二。前隊殳仗。都頭六人，騎，殳、叉六十。後隊殳仗。都頭四人，騎，殳、叉四十。

前部馬隊。第一隊，捧日都指揮使二人，角、斗、亢、牛旗各一，弩四，弓矢十，稍八；第二隊，捧日都指揮使二人，氐、女、房、虛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一隊；第三隊，天武都指揮使二人，心、危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二隊；第四隊，天武都指揮使二人，尾、室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三隊；第五隊，拱聖指揮使二人，箕、畢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五隊；第七隊，神勇都指揮使二人，婁、鬼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六隊；第八隊，神勇都指揮使二人，胃、柳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七隊；第九隊，驍騎都指揮使二人，昴、星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八隊；第十隊，宣武都指揮使二人，畢、張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九隊；第十一隊，虎翼都指揮使二人，觜、翼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十隊；第十二隊，廣勇都指揮使二人，參、軫旗各一，弩、弓矢、稍如第十一隊。孝宗省爲七隊，二十八宿旗每隊四，弓矢、稍每隊六，餘同。

步甲前隊。第一隊，捧日指揮使、都頭各二人，騎，下同。鶡鷄旗二，青鎏甲、刀盾二十；孝宗刀盾省爲十二，下並同。第二隊，捧日指揮使、都頭，貔旗，朱鎏甲、刀盾；第三隊，天武指揮使、都頭，萬年連理木旗，黃鎏甲、刀盾；第四隊，天武指揮使、都頭，芝禾並秀旗，白鎏甲、刀盾；第五隊，拱聖指揮使、都頭，祥鶴旗，黑鎏甲、刀盾；第六隊，拱聖指揮使、都頭，犀旗，黃鎏甲、刀盾。孝宗改黃鎏甲爲青鎏甲，餘並同。

金吾左右道牙門第一門。牙門旗四，分左右，監門使臣八人，並騎。孝宗旗省爲二，使臣省爲四人。步甲前隊第七隊，神武指揮使、都頭，鶡鷄旗，青鎏甲、刀盾；第八隊，神武指揮使、都頭，麟旗，朱鎏甲、刀盾；第九隊，驍騎指揮使、都頭，白狼旗，黃鎏甲、刀盾；第十隊，驍騎指揮

使、都頭，蒼烏旗，次白鋜甲、刀盾；第十一隊，虎翼指揮使、都頭，鸚鵡旗，黑鋜甲、刀盾；第十二隊，廣勇指揮使、都頭，太平旗，黃鋜甲、刀盾。自二至十二隊，人、旗、刀盾，數列如第一隊。孝宗內去鸚鵡旗、麟旗而用慶雲旗、瑞麥旗。

金吾左右道牙門第二門。牙門旗四，分左右，監門使臣八人，並騎。孝宗旗省爲二，監門省爲四人。

前部黃麾仗。第一部，殿中侍御史二員，騎，下同。絳引幡二十，孝宗省爲十。犦矟二，捧日指揮使二，都頭五，並騎，下同。黃鞬五十，孝宗省爲二十。鼓四，斧十，戟、弓矢二十，矟三十，孝宗省爲二十。弩十；第二部，殿中侍御史，天武指揮使、都頭，青鞬，鼓，斧，戟，弓矢，矟，弩；第三部，殿中御史，拱聖指揮使、都頭，緋鞬，鼓，斧，戟，弓矢，矟，弩；孝宗省作三部。第四部，殿中御史，神勇指揮使、都頭，黃鞬，鼓，斧，戟，弓矢，矟，弩；第五部，殿中御史，驍騎指揮使、都頭，白鞬，鼓，斧，戟，弓矢，矟，弩；第六部，殿中御史，廣勇指揮使、都頭，黑鞬，鼓，斧，戟，弓矢，矟，弩。自二至六部，數列並如初部。

青龍白虎隊。並騎。青龍旗一，白虎旗一，虎翼都指揮使二，弩四，弓矢十，矟八。

班劍、儀刀隊。並騎。武衛將軍二人，捧日、天武、拱聖、神勇指揮使各二人，班劍六十，儀刀六十。次驍騎、驍勝、宣武、虎翼指揮使各二人，班劍六十，儀刀六十。

親勳、散手、驍衛翊衛隊。並騎。中衛郎四人，翊衛郎二人，親衛郎二人，衛兵四十，甲騎四十在衛兵外。左右驍衛、翊衛三隊。並騎。第一隊，左右驍衛大將軍二人，雙蓮花旗二，弩四，弓矢十，孝宗減弓矢爲六，下同。矟十六；孝宗減矟爲八，下同。第二隊，廣勇指揮使二人，吉利旗，弩，弓矢，矟數如初隊。

金吾左右道牙門第三門。牙門旗四，分左右，監門八人，並騎。孝宗旗減爲二，監門減爲四人。捧日隊三十四隊，左右各十七隊，孝宗減爲十隊，左右各五隊。每隊引一人，押一人，旗三人，槍五人，弓箭二十人。

後部黃麾仗。凡六部，第一部至六部，並同前部黃麾仗，惟無絳引幡、犦矟。孝宗減爲三部，仗數亦同前部黃麾已減之數，併去犦矟、絳引幡。絳引幡二十。孝宗減爲十。

金吾左右道牙門第四門。牙門旗四，監門八人，騎。孝宗旗減爲二，監門減爲四人。

步甲後隊。第一隊，捧日指揮使、都頭各二人，騎，鵾旗、鸑鷟旗各二，青鋜甲、刀盾二十；孝宗減刀盾爲十六，逐隊並同。第二隊，天武指揮使、都頭，芝禾並秀旗、萬年連理木旗，朱鋜甲、刀盾；第三隊，拱聖指揮使、都頭，犀旗、鶴旗，黃鋜甲、刀盾；第四隊，神武指揮使、都頭，蒼烏旗、白狼旗，白鋜甲、刀盾；第五隊，驍騎指揮使、都頭，天下太平旗、鸚鵡旗，黑鋜甲、刀盾；第六隊，虎翼指揮使、都頭，鸑鷟旗、鵾旗，黃鋜甲、刀盾。自二至六隊，數列並如初隊。

金吾左右道牙門第五門。牙門旗四，監門八人，騎。孝宗減旗爲二，減監門爲四。

後部馬隊。第一隊，捧日都指揮使二，角端旗二，弩四，弓矢十，矟十六；孝宗弓矢減爲六，矟減爲八。第二隊，捧日都指揮使，孝宗更用天武。赤熊旗，弩，弓矢，矟；第三隊，天武都指揮使，孝宗更用拱聖。兕旗，弩，弓矢，矟；第四隊，天武指揮使，孝宗時更神勇。天下太平旗，弩，弓矢，矟；第五隊，拱聖都指揮使，犀旗，孝宗用龍馬旗。弩，弓矢，矟；第六隊，拱聖都指揮使，芝禾並秀旗，孝宗用金牛旗。弩，弓矢，矟；第七隊，神勇都指揮使，萬年連理旗，弩，弓矢，矟；第八隊，神勇都指揮使，騶牙旗，弩，弓矢，矟；第九隊，驍騎都指揮使，蒼烏旗，弩，弓矢，矟；第十隊，宣武都指揮使，白狼旗，弩，弓矢，矟；第十一隊，虎翼都指揮使，龍馬旗，弩，弓矢，矟；第十二隊，廣勇都指揮使，金牛旗，弩，弓矢，矟。自二至十二隊，數列並如初隊。

又 卷一四九《輿服志一》 宋之君臣，於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講之甚明。至其規模制度，飾爲聲明，已足粲然，雖不能盡合古制，而於後代庶無愧焉。宋初，袞冕綴飾不用珠玉，蓋存簡儉之風。及爲鹵簿，又熾以旗幟，華以繡衣，襲以毬杖，豈非循襲唐、五季之習，猶未能盡去其陋邪？詒之子孫，殆有甚焉者矣。迄於徽宗，奉身之欲，奢蕩靡極，雖欲不亡得乎？靖康之末，累朝法物，淪沒於金。中興，掇拾散逸，參酌時宜，務從省約。凡服用錦繡，皆易以縑，以羅；旗仗用金銀飾

者，皆易以繪，以髹。建炎初，有事郊報，仗內拂扇當用珠飾。高宗曰：『事天貴質，若尚華麗，非禋祀本意也。』是以子孫世守其訓，雖江介一隅，而華質適時，尚足爲一代之法。其儒臣名物度數之學，見諸論議，又有可觀者焉。今取舊史所載，著於篇，作《輿服志》。

五輅。宋自神宗以降，銳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延儒士，折衷同異。元豐有詳定禮文所，徽宗大觀間有議禮局，政和又有禮制局。先是，元豐雖置局造輅，而五輅及副輅，多仍唐舊。

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至宋曰顯慶輅，親郊則乘之。製作精巧，行止安重，後載太常輿圖戟，分左右以均輕重，世之良工，莫能爲之。其制：箱上置平盤，黃屋，四柱皆油畫刻鏤。左青龍，右白虎，龜文，金鳳翅，雜花，龍鳳，金塗銀裝，間以玉飾。頂輪三層，外施銀耀葉，輪衣、小帶、絡帶並青羅繡雲龍，周綴緹帶，羅文佩，銀穗毬，小鈴。平盤上布黃褥，四角勾闌設圓鑑，翟羽。虛匱內貼銀鏤香毬，軾匱銀龍二，銜香囊，銀香爐，香寶，錦帶，下有障塵。青畫輪轅，銀轂乘葉，三轅，銀龍頭，橫木上有銀鳳十二。左建青旗，十有二旒，皆繡升龍；右載闟戟，繡鷁文，並青繡紬杠。又設青繡門簾，銀飾梯一，拓叉二，推竿一，銀鍚頭，銀裝行馬，青繒裹輓索。駕六青馬，馬有金面，插雕羽，鞶纓，攀胸，鈴拂，青繡屜，錦包尾。又誕馬二，在輅前，飾同駕馬。餘輅及副輅皆有之。駕士六十四人。金輅色以赤，駕六赤馬，建大旂，駕士六十四人。象輅色以淺黃，駕六赭白馬，建大赤，駕士四十人。革輅色以黃，駕六騮馬，建大白，駕士四十人。木輅色以黑，駕六黑騜馬，建大麾，駕士四十人。自金輅而下，其制皆同玉輅，惟無玉飾。五副輅並駕六馬，駕士四十人，當用銀飾者，皆以銅，餘制如正輅。

政和三年，議禮局更上皇帝車輅之制，詔頒行。玉輅，箱上平盤、黃屋以下皆如舊。頂輪三層，內一層素，輪頂上施金塗銀山花葉及翟羽，青絲繡雲龍絡帶二，周綴雜色縹帶八，銅佩八、銀穗毬二。平盤上布紅羅繡雲龍褥，曲几、扶几，上下設銀螭首二十四。四角勾闌設圓鑑一十六，青羅繡寶相花帶，火珠二十八。香匱設香爐，紅羅繡寶相花帶香囊，香寶，銀結綬二，紅羅繡雲龍結綬一，紅錦幟龍鳳門簾一。青畫輪轅，銀轂乘葉。軾匱、橫轅、前轅並飾以金塗銀螭首，橫轅上施銀立鳳一十二。左建太常，十有二旒；右載闟戟，繡鷁文。杠袴一，以青繡，杠首飾以銀螭首。金塗銅鈸，青犛牛尾拂，青繒裹索。駕青馬六，馬有銅面，插雕羽，鞶纓，攀胸鈴拂，青線織屜，紅錦包尾。又踏路馬二，在輅前，飾同駕馬。凡大祭祀乘之。

金輅以下，並以次列其後。若大朝會，冊命皇太子諸王大臣，則設五輅於大慶殿庭，爲充庭之儀。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建大旂，餘同玉輅，駕赤馬六；凡玉輅之飾以青者，金輅以緋。象輅淺黃質，金塗銅裝，以象飾諸末，建大赤，餘同玉輅，駕赭白馬六；凡玉輅之飾以青者，象輅以銀褐。革輅黃質，鞔之以革，建大白，餘同玉輅，駕騮馬六；凡玉輅之飾以青者，革輅以黃。木輅黑質漆之，建大麾，餘同玉輅，駕黑騜六；凡玉輅之飾以青者，木輅以皂。凡玉輅用金塗銀裝者，象輅、革輅、木輅及五副輅，並金塗銅裝。

又禮制局言：『玉輅馬纓十二而無采，不應古制，欲以五采罽飾樊纓十有二就。輅衡、軾並無鸞和，乞添置。蓋弓二十有二，不應古制，乞增爲二十八，以象星。又《巾車》言「玉輅建太常」而不言色，《司常》注云：「九旗之帛皆用絳，以周尚赤故也。」《禮記月令》中央「天子乘大輅，載黃旂」，以金、象、木、革四輅及所建之旂，與四時所乘所載皆合。今玉輅所建之旂，以青帛十二幅連屬爲之，有升龍而非交龍，又無三辰，皆非古制。如依成周以所尚之色則用赤，依《月令》兼四代之制則當用黃，仍分縿、旂之制及繡畫三辰於其上。今改制，太常其旂曳地，當依《周官》以六人維之。又《左傳》言：「錫鸞、和鈴，昭其聲也。」註：「錫在馬額，鈴在旂首。」今旂首無鈴，乞增置。又車蓋周以流蘇及佩各八，無所法象，欲各增爲十二，以應天數。又輅之諸末，盡飾以玉，爲稱其實，而羅紋雜佩乃用塗金，乞改爲玉。又車箱兩輻有金塗龜文及鵲翅，左龍右虎，乃後代之制，欲改用蟠龍，加玉爲飾。』又言：『既建太常當車之後，則自後登車有妨。《曲禮》言：「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君升車亦當自右，由前而入。今玉輅前有式匱，不應古制，恐當更易，以便登車及改式之制。又《禮記》言「車得其式」，《周官·輿人》：「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

崇。三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三分軓圍，去一以爲轐圍。」註：「立者爲轐，橫者爲軓。」今玉輅無式。』

詔：『玉輅用青質，輪輞絡帶，其色如之。四柱、平盤、虛匱則用赤，增蓋弓之數爲二十八，左右建旂，常，並青。太常繡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旂上則繡以雲龍。朱杠，青縚，鈴垂十有二就，流蘇及佩各增十二之數。樊纓飾以五采之罽，衡式之上又加鸞和。輅之諸末，耀葉，螭頭，雲龍，垂牙，鎚腳，花版，結綬，羅紋雜佩，羽臺，蔥臺，麻爐，香寶，壓貼牌字，皆飾以玉。自後而升，式匱不去。既成，高二丈七寸五分，闊一丈五尺。副玉輅，亦用青色，舊駕馬四，增爲六，色亦以青。』

政和四年，詔改修正副輅，討論製造金、象、革、木四輅，並依新修玉輅制度。旂，常並建，各與輅一色。除去闔戟，改車箱兩幡龜文、鵾翅、左龍、右虎之飾，並用蟉龍。增蓋弓，博山，流蘇等數，軾衡加和鸞，以合於古。金輅朱質，飾以金塗銀；左右建太常、大旂及輪衣、絡帶等，色皆以黃；龍旂九斿，如《周官》金輅建大旂之制；駕馬以騮，飾樊纓五采九就。象輅朱質，凡制度、裝綴、名物並同金輅，飾以象及金塗銀銅鍮石；左右建太常、大赤，輪衣、絡帶等，色皆以紅；大赤繡鳥隼七斿，如《周官》象輅建大赤之制；駕馬以赤，飾樊纓七就。革輅朱質，凡制度、裝綴、名物並同金輅，飾以金塗銅鍮石；左右建太常、大白及輪衣、絡帶等，色皆以淺黃；大白繡熊虎六斿，如《周官》革輅建大白之制；駕馬以赭白，飾樊纓五就。木輅朱質，凡制度、裝綴、名物皆同金輅，飾以金塗鍮石；左右建太常、大麾及輪衣、絡帶等，色皆以皂；大麾繡龜蛇四斿，如《周官》木輅建大麾之制；駕馬以烏，飾樊纓三就。四輅駕馬各六。玉輅駕士六十四人，餘皆四十人。

又禮制局增改雅飾諸輅：舊副玉輅色青，飾以金，改用黃而飾以玉；樊纓如正輅之制；建太常，色黃，飾以組，象日月於緌，星辰於斿，其長曳地。舊金輅改用青，飾以金；樊纓以五采罽而九就；建大旂，色青，飾以組，象交龍於緌，升龍於斿，其長齊軫。象輅改用赤，飾以象；樊纓以五采罽而七就；建大赤，色赤，飾以組，象鳥隼於緌，斿，其長齊較。革輅改用白，飾以革；龍勒條纓，建大白，色白，飾以組，象熊虎於緌，斿，其長齊肩。三輅皆維以纓，削幅爲之。木輅依舊色，而飾以漆，其色黑；前樊鵾纓，建大麾，色黑，飾以組，象龜蛇於緌，斿，其長齊首；維以纓，充幅爲之。又詔玉輅身仍用紅，太常、旂、絡帶等用黃，餘常、旂、絡帶，亦隨其輅色。

高宗渡江，鹵簿、儀仗悉毀於兵。紹興十二年，始命工部尚書莫將、户部侍郎張澄等以《天禧、宣和鹵簿圖》考究制度，及故内侍工匠省記指説，參酌制度。是年九月，玉輅成；明年，遂作金、象、革、木四輅，副輅不設。玉輅之制，青色，飾以玉，通高十九尺，輪高六十三寸，輻徑三十九寸，軸長十五尺三寸。頂上剡爲輪三層，象天圜也。外施青玉博山八十一，一名耀葉。鏤以金塗龍文，覆以青羅，曰輪衣。綴垂玉佩，間以五色垂氅尾，曰流蘇。一名繯帶。頂四角分垂青羅曰絡帶，表裏繡雲龍。遇雨，則油黃繒覆之。

輅之中四柱，象地方也，前柱卷龍。平盤上布錦褥，前有橫軾，後垂錦軟簾。登車則自後捲簾梯級以登。四面周以闌而闕其中，以備登降。執綏官先自右升，立於右柱下，以備顧問。闌柱頭有玉蹲龍。軾前有牌，鏤曰『玉輅』，以玉篆之，上有玉龍二。中設御坐，純以黃香木爲之，取其黃中之正色也。下有塗金蹲龍十六。在平盤四圍下，又有拓角雲龍，金彩飾之，前後左右各二。前有轅木三，鱗體昂首龍形。轅木上束兩橫竿，在前者名曰鳳轅，馬負之以行；次曰推轅，班直推之以助馬力。橫於轅後者名曰壓轅，以人壓於後，欲取其平。車輪三歲一易，心用榆，圜數尺，圈以鐵，以防折裂。橫貫大木以爲軸，夾以兩輪，輪皆彩畫，此輅下飾也。每新輪成，載鐵萬斤試之。

左建太常，右建龍旂，插於輅後兩柱之金環前。駕青馬六，馬有鏤錫，鞶纓，金鈴，紅旄繡屬，金包鞅，錦包尾，青繒裹索引之。駕士二百三十二人。誕馬十二人，左右索百二十八人，入轅馬十二人，龍頭子二人，前後抱轅各六人，推竿四人，捧輪四人，拓叉四人，淨席四人，前攔人員一人，後攔人員一人，前攔馬八人，後攔馬八人，踏道人員二人，踏道二十人，小拓叉四人，小梯子二人，燭臺二人，香匙剪子二人，左右索人員二人，鵾又有呵喝人員二人，教馬官二人，捧輪將軍四人，千牛衛將軍二人，推輪軸官健八人，抱太常龍旗官六人，職掌五人，專知官一人，手分一人，庫子八人，裝掛工匠二人，諸作工匠十五人，蓋覆儀鸞司十一人，監官三員。

金輅黃色，飾以金塗銀，制如玉輅，而高減五寸；博山、輪衣、絡

帶、轅輻、軸並以黃，建大旂九旂；駕黃馬六，駕士一百五十四人。象輅朱色，飾以象及金塗銅，制如金輅；博山、輪衣、絡帶並以朱，建大赤七旂；駕赤馬六，駕士一百五十四人。革輅淺黃白色，飾以金塗銅，制如象輅；博山、輪衣、絡帶並以淺黃白，建大白六旂；駕黃白馬六，駕士百五十四人。木輅黑色，飾以金塗銀，制如革輅；博山、輪衣、絡帶並以黑，建大麾四旂；駕黑馬六，駕士一百五十四人。五輅駕士服色：平巾幘、青絹抹額、繢絹對花鳳袍、緋繢絹對花寬袖襖、羅抹絹袴、襪、麻鞋，其色各從其輅。

大輅。政和六年，徐秉哲言：『南北郊，皇帝乘玉輅以赴齋宮。自齋宮赴壇，正當祀天祭地，乃乘大輦，疑非禮意。』下禮制局討論。禮制局請：『造大輅如玉輅之制，唯不飾以玉。所駕之馬，其數如之，唯樊纓一就，以稱尚質之義。仍建大旂十有二旒，龍章日月，以協象天之義。至禮畢還齋宮，則御大輦，於禮無嫌。』從之。

大輦。《周官》巾車氏有輦車，以人組挽之，宮中從容所乘。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

太祖建隆四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禮儀使，創意造爲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行龍雲氣，火珠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裹，碧牙壓帖。內設圓鑑，銀絲香囊，銀飾勾闌、臺坐，紅絲條網，帊鍮。中施黃褥，上置御坐，扶几，香爐，錦結綬。几衣、輪衣、絡帶並緋繡壓金銀綫。長竿四，銀裹鐵鋦龍頭，魚鉤，錦膊褥，銀裝畫梯，拓叉，黃羅緣席、褥、帊，梯杖褥，朱索，緋繒油帊。主輦六十四人。親祀南郊，謁太廟還及具鸞駕黃麾仗、省方還都，則乘之。

真宗東封，以舊輦太重，遂命別造，凡減七百餘斤，後常用焉。神宗已後，其制：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龍鳳裝，朱漆天輪一，金塗銀頂龍一。四面施行龍一十六，火珠四。四角龍頭四，穗毬一十二。頂輪施耀葉，紅羅輪衣一，綴銀鈴，紅羅絡帶二。中設御坐、曲几、錦褥等，施屏風，香爐，結綬。長竿四，飾以金塗銀龍頭。祀畢，車駕還內，若不進輅，則乘大輦。

政和之制：黃質，冒以黃衣，紘以黃帶。車箱四圍，於桯之外，高二尺二寸。設軾於前楹，軾高三尺二寸。建大旂於後楹，旂十二旒，其長曳地，其色黃，繪以交龍；素帛爲緣，繪以日月，以弧張幅，以羲韜弧；杠以青錦綢之，注旄於竿首，繫以鈴。

國朝之輦有七，中興後，唯存大輦、平輦、逍遙三輦而已。大輦又曰大安輦，其制：赤質，正方，高十五尺三寸，方十一尺六寸。四柱，平盤，上覆青綠錦。上有天輪三層，外施金塗銀博山八十一。內有圓鏡，金塗銀頂龍一，四面行龍十六，火珠四。輪衣以青，墜以金鈴，頂有青羅十字分垂四角，曰絡帶。四角出龍首，銜氂牛五色尾，曰旒綏。四面拱斗，外施方鏡，九柱圍以朱闌，中設御坐、曲几、屏風、錦褥。下舉以長竿四，攢竹筋膠丹漆之，竿爲龍首。平盤下，四圍結紅絲網。輦官服色：武弁，黃繢對鳳袍，黃絹勒帛，紫生色袒帶，紫絹行縢。

芳亭輦，黑質，頂如幕屋，緋羅衣，裙襴，絡帶皆繡雲鳳。兩面朱綠窗花版，外施紅絲網綢，金銅帊鍮，前後垂簾，下設牙牀、勾闌。長竿四，銀龍頭，銀飾梯，行馬。主輦一百二十人。政和之制，簾以紅羅繡鵝爲額，內設御坐。長竿飾以金塗銅螭首，橫竿二。

鳳輦，赤質，頂輪下有二柱，緋羅輪衣，絡帶、門簾皆繡雲鳳。頂有金鳳一，兩壁刻畫龜文、金鳳翅。前有軾匱、香爐、香寶、結帶，下有勾闌二重，內設紅錦褥。長竿二，銀飾梯，行馬。主輦八十人。法駕鹵簿，不設鳳輦。

逍遙輦，以棕櫚爲屋，赤質，金塗銀裝，朱漆扶版二，雲版一，長竿二，飾以金塗銀龍頭。常行幸所御。又魚鉤，帊鍮，梅紅絛。輦官十二人，春夏服緋羅衫，秋冬服白師子錦襖。東封，別造辟塵逍遙輦，加窗隔，黃繒爲裏，賜名省方逍遙輦。中興之制，赤質，金塗四柱，棕屋上有走脊金龍四，中起火珠凸頂，四面不設牖障，中有御踏子，制甚簡素。祇應人員服帽子、宜男方勝繢衫。

平輦，又名平頭輦，亦曰太平輦，飾如逍遙輦而無屋。輦官十二人，服同逍遙輦。常行幸所御。東封，別造升山天平輦，施機關，賜名曰登封輦。中興之制，赤質，正方，形如一朱龍椅而加長竿二，飾如逍遙輦而不施棕屋，制尤簡素，止施畫雲版而已。

又有七寶輦，隆興二年，爲德壽宮所製也。高五十一寸，闊二十七寸，深三十六寸。比附大輦，平輦制度爲之。上施頂輪、耀葉、角龍、頂龍、滴子、鐸子、結穗毬。下施梅紅絲裙網，加綴七寶，中設香木御坐，引手爲轉身龍，靠背爲龍首，告枰子織以紅黃籐。舁以長竿二，竿爲螭首，金塗銀飾焉。初，有司言：『東都舊制，輦飾以玉，裙網用七寶，而滴子用真珠。』帝曰：『上皇意不然，止欲簡素。』遂以塗金易玉，梅紅絲結裙網，間綴七寶，而角牙易真珠。既而上皇卻不受，每至大內，多乘馬，而間有行幸，則用肩輿。自是，重華、壽康兩宮並不別造。

小輿，赤質，頂輪下施曲柄如蓋，緋繡輪衣、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下有勾闌，牙牀，繡瀝水。中設方牀，緋繡羅衣，錦褥。上有小案、坐牀，皆繡衣。踏牀緋衣。前後長竿二，銀飾梯，行馬。奉輿二十四人。中輿後，去其輪蓋，方四十九寸，高三十一寸。輿上周以勾闌，施翟羽，玉照子，中爲方牀三級。上設御坐、曲几、踏子，曲柄緋羅繡蓋，輿下紅絲結五色花裙網。舁以長竿二，竿爲螭首。宮殿從容所乘，設鹵簿則陳之。

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襴，上施錦褥，別設小牀，緋繡花龍衣。奉輿十六人。中輿制，赤質，方形，四面曲闌，下結繡裙網。制如小輿，惟無翟尾、玉照子、三級牀、曲柄蓋，而上設方御牀、曲几，舁竿無螭首，用亦同小輿。

耕根車制，青質，蓋三層，餘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親祠具大駕、法駕鹵簿，並列於仗內；若耕籍則乘之。國朝之車，自耕根而下，凡十有五。南渡所存，惟耕根車一而已，其制度並同，惟駕士七十五人。

進賢車，古安車也。太祖乾德元年改赤質，兩壁紗窗，擎耳，虛匱，一轅，緋幰衣，絡帶，門簾皆繡鳳，紅絲網。中設朱漆牀，香案，紫綾案衣，緋繒裹輓索，朱漆行馬。凡車皆有輓索、行馬。駕四馬，駕士二十四人。

明遠車，古四望車也，駕以牛。太祖乾德元年改，仍舊四馬。赤質，制如屋，重櫚勾闌，上有金龍，四角垂銅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版，三轅。駕士四十人，服繡對鳳。

羊車，古輦車也，亦爲畫輪車，駕以牛。隋駕以果下馬，今亦駕以二小馬。赤質，兩壁畫龜文、金鳳翅，緋幰衣、絡帶、門簾皆繡瑞羊。童子十八人。

指南車，一曰司南車。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勾闌，鏤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太宗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仁宗天聖五年，工部郎中燕肅始造指南車，肅上奏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軍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車。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惑失道，周公賜輀車以指南。其後，法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之，屬世亂離，其器不存。宋武帝平長安，嘗爲此車，而制不精。祖沖之亦復造之。後魏太武帝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命扶風馬岳造，垂成而爲善明鴆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閱於麟德殿，以備法駕，歷五代至國朝，不聞得其制者，今創意成之。

其法：用獨轅車，車箱外籠上有重構，立木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合齒一百二十。足輪二，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輪二，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間相去三寸。轅端橫木下立小輪二，其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其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高八尺，徑三寸。

上刻木爲仙人，其車行，木人指南。若折而東，推轅右旋，附右足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左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轅左旋，附左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右轉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東，或西，轉亦如之。

詔以其法下有司製之。

大觀元年，內侍省吳德仁又獻指南車，記里鼓車之制，二車成，其年宗祀大禮始用之。其指南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闊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車轅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爲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仗，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上設關戾。卧輪一十三，各徑一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

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墜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一十七，齒間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間相去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車腳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轅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簟並索在左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轅小輪觸落右輪，若左轉使左轅小輪觸落左輪。行則仙童交而指南。車駕赤馬二，銅面，插羽，鞶纓，攀胸鈴拂，緋絹屜，錦包尾。

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勾闌，鏤拱。行一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鐲。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太宗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

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隆上記里鼓車之制：『獨轅雙輪，箱上爲兩重，各刻木爲人，執木槌。足輪各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足輪一周，而行地三步。以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用較今法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立輪一，附於左足，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間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其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間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其上設銅旋風輪一，出齒三，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其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旋風等。次安小平輪一，其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一寸半。上平輪一，其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鐲。凡用大小輪八，合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犬牙相制，周而復始。』詔以其法下有司製之。

大觀之制，車箱上下爲兩層，上安木人二身，各手執木槌。輪軸共四。內左壁車腳上立輪一，安在車箱內，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齒，齒間相去三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二寸四分。上大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間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輪軸上有鐵撥子二。又木橫軸上關戾、撥子各一。其車腳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擊鉦、鼓。

白鷺車，隋所制也，一名鼓吹車。赤質，周施花版，上有朱柱，貫五輪相重，輪衣以緋，皂頂及緋絡帶，並繡飛鷺。柱杪刻木爲鷺，銜鵝毛筩，紅綬帶。一轅。駕四馬，駕士十八人。

鸞旗車，漢制，爲前驅。赤質，曲壁，一轅。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

崇德車，本秦辟惡車也。上有桃弧棘矢，所以禳卻不祥。太祖乾德元年，改赤質，周施花版，四角刻辟惡獸，中載黃旗，亦繡此獸。太卜署令一人，在車中執旗。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政和之制，建黃羅繡崇德旗一，彩畫刻木獬豸四。宣和元年，禮制局言：『崇德車載太卜令一員，畫辟惡獸於旗。《記》曰「前巫而後史」，《傳》曰「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請以巫易太卜，弧矢易辟惡獸。』從之。

皮軒車，漢前驅車也。冒以虎皮爲軒，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政和之制，用漆柱，貫朱漆皮軒五。

黃鉞車，漢制，乘輿建之，在大駕後。晉鹵簿有黃鉞車。唐初無之，貞觀後始加。赤質，曲壁，中設金鉞一，錦囊綢杠。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駕兩馬，駕士十五人。

豹尾車。古者軍正建豹尾。漢制，最後車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即同禁中。唐貞觀後，始加此車於鹵簿內，制同黃鉞車。上戴朱漆竿，首綴豹尾，右武衛隊正一人執之。駕兩馬，駕士十五人。

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漢法駕用三十一乘，小駕用十二乘。隋制，大駕三十六，法駕十二，小駕不用。唐大駕唯用十二乘，宋因之。黑質，兩箱夆裝，前有曲闌，金銅飾，上施紫通幰，絡帶、門簾皆繡雲鶴，紫絲網帊鞚。每乘駕三牛，駕士十人。

五車。徽宗宣和元年，禮制局言：『舊鹵簿記有白鷺、鸞旗、皮軒三車，其制非古。按《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鷙獸則載貔貅。」萬乘一出，五車必載，所以警衆也。青旌、鳴鳶、飛鴻、貔貅乃以白鷺、鸞旗雜陳其間，未爲合禮。今欲改五車相次於中道，繼之以崇德車，於是爲備。』青旌車，赤質，曲壁，中載青旌，以絳帛爲之，書青鳥於其上。鳴鳶車，赤質，曲壁，中載鳴鳶旌，以絳帛爲之，畫鳴鳶於其上。飛鴻車，赤質，曲壁，中載飛鴻旌，以絳帛爲之，畫飛鴻於其上。虎皮車，赤質，曲壁，中載虎皮旌，以絳帛爲之，緣以赤，畫虎皮於上。貔貅車，赤質，曲壁，旌以絳帛爲之，緣以赤，畫貔貅於上。其轅皆一。

涼車，赤質，金塗銀裝，龍鳳五采明金，織以紅黃籐，油壁，緋絲絛龍頭，梅紅羅褥，銀螭頭，穗毬，雲朵踏頭，蓮花坐，鴈鈎，火珠，門沓，鋸鉞，頻伽，大小鐶，駕以橐駝。省方在道及校獵迴則乘之。

相風烏輿，上載長竿，竿杪刻木爲烏，垂鵝毛箑，紅綬帶，下承以小盤，周以緋裙，繡烏形。輿士四人。

行漏輿，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稱衡。首垂銅鉢，末有銅像，漆匱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長竿四，輿士六十人。

十二神輿，赤質，四門旁刻十二辰神，緋繡輪衣，絡帶。輿士十二人。

交龍鉦、鼓輿各一，皆刻木爲二青龍相交，下有木臺、長竿，一挂畫鼓，一掛金鉦，上皆有緋蓋，亦綉交龍。輿士各二人。中興後，相風、行漏、十二神、鉦鼓四輿，悉省去。

鐘、鼓樓輿各一，本隋大駕鐘車、鼓車也。皆刻木爲屋，中置鐘、鼓，下施木臺、長竿，如鉦、鼓輿。輿士各二十四人。

行漏輿、十二神輿、交龍鉦鼓輿、鐘鼓樓，舊禮無文，皆太祖開寶定禮所增。

又　卷一五一《輿服志三》　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會、親耕及親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天子之戎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大裘之制。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而《禮記》云：「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王肅據《家語》，以爲臨燔柴，脱袞冕，著大裘。則是《禮記》被袞，與《周禮》大裘，郊祀並用二服，事不相戾，但服之有先後耳。是以開寶通禮：皇帝服袞冕出赴行宮，祀日，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而冕出次。蓋袞冕盛服而文之備者，故於郊之前期被之，以至大次。既臨燔柴，則脱袞冕服裘，以明天道至質，故被裘以體之。今儀注，車駕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之日，乃服韨袍至大次，服袞冕臨祭，非尚質之義。乞並依《開寶通禮》。』詔詳定所參議。

又言：『臣等詳大裘之制，本以尚質，而後世反以尚文，故冕之飾大爲不經。而禮書所載，上有垂旒加飾，又異『大裘不裼』之説。今參考諸説，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圜後方，前低寸二分，玄表朱裏，以繒爲之。玉笄以朱組爲紘，玉瑱以玄紞垂之。爲裘以黑羔皮，領袖以黑繒，纁裳朱紘而無章飾。佩白玉，玄組綬。革帶，博二寸，玉鉤，以佩紱屬之。素帶，朱裏，絳純其外，上朱下綠。白紗中單，皂領，青褾、襈、裾。朱襪，赤舄，黑絇，繶，純。乞下所屬製造。其當暑奉祠之服，乞降梁陸璋議以黑繒爲裘，及《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爲緣。』詔重詳定。

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陸佃言：『臣詳冕服有六。《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故《禮記》云「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袞衣襲之也。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蓋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袞，則夏祀赤帝與至日祭地祇，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袞，明矣。至於夏祀天神地祇，則去裘服袞，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不必衣裘也。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被袞則非尚質。臣以爲尚質者，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及祀地祇，並請服袞去裘，各以其宜服之。』

於是詳定所言：『裘不可徒服。《禮記》曰「大裘不裼」，則襲可知，所謂大裘之襲者，袞也，與袞同冕。伏請冬祀昊天與黑帝，皆服大裘，被以袞。其餘非冬祀天及夏至祭地，則皆服袞。』

六年，尚書禮部言：『經有大裘而無其制，近世所爲，惟梁、隋、唐爲可考。請緣隋制，以黑羔皮爲裘，黑繒爲領袖及裏、緣，袂廣可運肘，長可蔽膝。按皇侃說，祭服之下有袍繭，袍繭之下有中衣。朝服，裼衣之下有裘，裘之下有中衣。然則今之親郊，中單當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廣狹，衣之長短，皆當如裘。伏乞改製。』於是神宗始服大裘，而加袞冕焉。

哲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雖用黑羔皮，乃作短袍樣，襲於袞衣之下，仍與袞服同冕，未合典禮。』下禮部、太常寺共議。上官均、吳安詩、常安民、劉唐老、龔原、姚勉請依元豐新禮，丁騭請循祖宗故事，王愈請仿唐制，朱光庭、周秩請以玄衣襲裘。獨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在元豐中嘗預詳定，以陸佃所議有可疑者八：

按《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惟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袞冕，又云裘冕，是袞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與袞同冕，當以袞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袞，中裘而表袞，何以示裘袞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若謂裘上被袞，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裘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袞」，蓋裘袞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

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襮，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衣以藩飾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重二衣也。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沓，非一衣也。

古者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袞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袞冕。』是袞冕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始以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兼與張融『臨燔柴脫袞服裘』之義合。請從唐制，兼改製大裘，以黑繒爲之。

佃復破其說曰：

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袞冕。則裘冕必服袞，袞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以同色繒爲之，尤不經見。兼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袞而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雖不知覆裘以袞，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袞，豈借袞以爲飾哉？

今謂祭天用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袞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於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服也，與袍同。袍褻矣，而欲禪以祭天，以明示質，是欲衵衣以見上帝也。洵直復欲爲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所志。

其後詔如洵直議，去黑羔皮而以黑繒製焉。

政和議禮局上：大裘，青表纁裏，黑羔皮爲領、褾、襈，朱裳，被以袞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立冬祀黑帝，立冬後祭神州地祇亦如之。中興之後，無有存者。

紹興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等言：『郊祀大禮，合依《禮經》，皇帝服大裘被袞行禮。據元豐詳定郊廟禮文，何洵直議以黑繒創作大裘如袞，惟領袖用黑羔。乞如洵直議。』詔有司如祖宗舊制，以羔製之。禮部又言：『關西羊羔，係天生黑色。今有司涅白羔爲之，不中禮制，不如權以繒代。又元祐中，有司欲爲大裘，度用百羔。哲宗以爲害物，遂用黑繒。請依太常所言。』從之。遂以袞襲裘，冕亦十二旒焉。

袞冕之制。宋初因五代之舊，天子之服有袞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二纊，並貫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御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餅、犀餅各二十四，周綴

金絲網，鈿以真珠、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裏。金飾玉簪導，紅絲絛組帶。亦謂之平天冠。袞服青色，日、月、星、山、龍、雉、虎蜼七章。紅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紅蔽膝，升龍二並織成，間以雲朵，飾以金級花鈿窠，裝以真珠、琥珀、雜寶玉。紅羅襯裙，繡五章，青標、襽、裾。六采綬一，小綬三，結玉環三。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綬帶飾並同袞服。白羅中單，青羅抹帶，紅羅勒帛。鹿盧玉具劍，玉鏢首，鏤白玉雙佩，金飾貫真珠。金龍鳳革帶，紅韈赤舄，金級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廟，朝太清宮、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受册尊號、元日受朝、册皇太子則服之。

太祖建隆元年，太常禮院言：『準少府監牒，請具袞龍衣、絳紗袍、通天冠制度令式。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標領如上，爲升龍，皆織就爲之。山、龍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爲等，每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襽、裾。蔽膝加龍、山、火三章。革帶，玉鉤。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朱下綠，鈕約用組。鹿盧玉具劍，大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襪赤舄，加金飾。』詔可。

二年，太子詹事尹拙、工部尚書竇儀議：『謹按《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疏云：「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相見爲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詳此經、疏之文，則是本有充耳。今請令君臣袞冕以下並畫充耳，以合正文。』從之。

乾德元年閏十二月，少府監楊格、少監王處訥等上新造皇帝冠冕。先是，郊祀冠冕，多飾以珠玉，帝以華而且重，故命改製之。

仁宗景祐二年，又以帝后及羣臣冠服，多沿唐舊而循用之，久則有司寖爲繁文，以失法度。詔入內內侍省、御藥院與太常禮院詳典故，造冠冕，蠲減珍華，務從簡約，俾圖以進。續詔通天冠、絳紗袍更不修製。由是改製袞冕。天版元闊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今制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減翠旒並鳳子，前後二十四珠旒並合典制。天板頂上，元織成龍鱗錦爲表，紫雲白鶴錦爲裏，今製青羅爲表，采畫出龍鱗，紅羅爲裏，采畫出紫雲白鶴。所有犀鈒，琥珀瓶各二十四，今減不用。金絲結網子上，舊有金絲結龍八，今減四，亦減絲令細。天板四面花墜子，素墜子依舊，減輕造。冠身并天柱，元織成龍鱗錦，今用青羅，采畫出龍鱗；金輪等七寶，元真玉碾成，今更不用，如補空郤，以雲龍細窠。分旒玉鈎二，今減去之。天河帶、組帶、款慢帶依舊，減輕造。納言，元用玉製，今用青羅，采畫出龍鱗錦。金稜上稜道，依舊用金，即減輕製。韈繶，玉簪。袞服八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青羅身，紅羅襯，繡造。所有雲子，相度稀稠補空，更不用細窠，亦不使真珠裝綴。中單，依舊皂白製造。裙用紅羅，繡出藻、粉米、黼、黻，周回花樣仍舊，減稀製之。蔽膝用紅羅，繡升龍二，雲子補空，減稀製之，周回依舊，細窠不用。六采綬依舊，減絲織造。所有玉環亦減輕。帶頭金葉減去，用銷金。四神帶不用。劍、佩、梁、帶、鞾、舄並依舊。

嘉祐元年，王洙奏：『天子法服，冕旒形度重大，華飾稍繁，願集禮官參定。』詔禮院詳典禮上聞，而禮院繪圖以進。因敕御藥院更造，其後，冕服稍增侈如故。

英宗治平二年，知太常禮院李育奏曰：

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袞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則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何則？鷸羽蚌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鈒，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袞戴璪，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之廢，顓用袞冕，古樸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右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餘，豈足爲聖朝道哉！

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所進《三禮

圖》，嘗詔尹拙、竇儀參校之，皆倣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命少府製於禁中，不聞改作。及真宗封泰山，禮官請服袞冕。帝曰：『前王服羔裘，尚質也。今則無羔裘而有袞冕，可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確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嘗詔禮官章得像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輕者尚存，不能盡如詔書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獻，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

又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竊謂，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願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其袞冕之服，及韠、綬、佩、舄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

詔太常禮院、少府參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興，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尚存。顯慶初，長孫無忌等采《郊特牲》之說，獻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袞冕，然旒章之數，止以十二爲節，亦未聞有餘飾也。國朝冕服，雖仿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以肅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謂宜如育言，參酌《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三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之。』

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純者，絲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爲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表尺，前圓後方，黝上朱下，以金飾版側，以白玉珠爲旒，貫之以五采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爲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青衣纁裳，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龍標、領，織爲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爲一行，重以爲等，行十二。別製大帶，素表朱裏，朱綠終辟。韠，綈，舄，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瓈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劍、玉珮、朱韍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爲，則法服有稽，祭禮增重。』

復詔禮院再詳以聞。而內侍省奏謂：『景祐中已裁定，可因而用也。』從之。

神宗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凡冕版廣八寸，長尺六寸，與古制相合，更不復議。今取少府監進樣，如以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則非《弁師》所謂『玄冕朱裏』者也。上用金稜天板，四周金絲結網，兩旁用真珠、花素墜之類，皆不應禮。伏請改用朱組爲紘，玉笄、玉瑱，以玄紞垂瑱，以五采玉貫於五色藻爲旒，以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爲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以合孔子所謂純儉之義。

又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前爲陽以象奇，後爲陰以象偶。惟深衣、中禪之屬連衣裳，而裳復不殊前後，然以六幅交解爲十二幅，像十二月。其制作莫不有法，故謂之法服。今少府監袞服，其裳乃以八幅爲之，不殊前後，有違古義。伏請改正祭服之裳，以七幅爲之，殊其前後。以今太常周尺度之，幅廣二尺二寸，每幅兩旁各縫殺一寸，謂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純，謂之緆；裳下有純，謂之裼。緆、綈之廣各寸半，表裏合爲三寸。羣臣祭服之裳，仿此。』從之。

政和議禮局更上皇帝冕服之制：冕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青表朱裏，前後各十有二旒，五采藻十有二就，就間相去一寸。青碧錦織成天河帶，長一丈二尺，廣二寸。朱絲組帶爲纓，韍繡充耳，金飾玉簪導，長一尺二寸。袞服，青衣八章，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纁裳四章，繡藻、粉米、黼、黻。蔽膝隨裳色，繡升龍二。白羅中單，皂褾、襈，紅羅勒帛，青羅襪帶。緋白羅大帶，革帶，白玉雙佩。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如大綬，間施玉環三。朱韍，赤舄，緣以黃羅。

中興仍舊制，延，以羅衣木，玄表朱裏，長尺有六寸，前低一寸二分，四旁緣以金，覆於卷武之上，繅以五色絲貫五色玉，前後各十二，凡用二百八十有八。玉笄，充耳用黃綿，紘以朱組，以其一屬於左笄上垂下，又屈而屬於右笄，繫之而垂其餘。玄衣，八章，升龍於山，繪。裳纁，四章，繡。幅前三後四，斷而不屬，兩旁殺縫，腰辟積，緆緆之廣皆如舊。大帶以緋白羅合而紩之，以朱綠飾其側，上朱下綠，其束處以組爲鈕約，下垂三尺。通天冠，絳紗袍亦如之。白羅中單，領、褾、襈以黼，服裘則以皂。絳紗袍則衣用白紗，領、褾、襈以朱。綬大小各一，大綬織

以六采，青、黃、黑、白、縹、綠，下垂青絲網，上有結，垂玉環三；小綬制如大綬，惟三色。大裘，絳紗袍皆用之。革帶，博二寸，革爲裏，緋羅爲表，飾以玉銙，鈕以下鈎鰈。通天冠，絳紗袍亦用之。韎從裳色，上有紕，下有純，去上五寸，繪以山、龍、火，上接革帶繫之。佩有衡，有琚瑀，有衝牙，繫於革帶，左右各一。上設衡，衡下垂三帶，貫以蠙珠。次則中有金獸面，兩旁夾以雙璜，又次設琚瑀。下則衝牙居中央，兩旁有玉滴子，行則擊牙而有聲。舄有絢，有純，有繶，有綦，以緋羅爲之，首加金飾。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用黑舄，以烏皮爲之。常服則用白舄，以絲爲之。韈，羅表繒裏，施鞦著綦以繫之，赤舄以朱，黑舄以白，白舄同。

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高廣各一尺。青表朱裏，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翠綏，玉犀簪導。絳紗袍，以織成雲龍紅金條紗爲之，紅裏，皂褾、襈、裾，絳紗裙，蔽膝如袍飾，並皂褾、襈。白紗中單，朱領，褾、襈、裾。白羅方心曲領。白韈，黑舄，佩綬如袞。大祭祀致齋，正旦冬至五月朔大朝會，大册命，親耕籍田皆服之。

仁宗天聖二年，南郊，禮儀使李維言：『通天冠上一字，準敕迴避。』詔改承天冠。中興之制，冠高九寸，服用並同。

乾道九年，又用履袍。袍以絳羅爲之，折上巾，通犀金玉帶。繫履，則曰履袍；服韎，則曰韎袍。履、韎皆用黑革。四孟朝獻景靈宮、郊祀、明堂，詣宮、宿廟、進胙，上壽兩宮及端門肆赦，並服之。大禮畢還宮，乘平輦，服亦如之。若大輦，則服通天、絳紗如常儀。

衫袍。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黃、淺黃袍衫，折上巾，九環帶，六合鞾。宋因之，有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帶，皂文鞾，大宴則服之。又有赭黃、淡黃襟袍，紅衫袍，常朝則服之。又有窄袍，便坐視事則服之。皆皂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中興仍之。初，高宗踐祚於南都，隆祐太后命內臣上乘輿服御，有小冠。太后曰：『祖宗閒居之所服也，自神宗始易以巾。願即位後，退朝止戴此冠，庶幾如祖宗時氣象。』後殿早講，皇帝服帽子，紅袍，玉束帶，講讀官公服繫鞓。晚講，皇帝服頭巾，背子，講官易便服。此嘉定四年講筵之制也

御閱服。以金裝甲，乘馬大閱則服之。

圭。宋初，凡大祭祀、大朝會，天子皆執圭。元豐二年，詳定儀注所言：『《周禮》：「王執鎮圭。」《釋者》曰：「祭天地宗廟及朝日、夕月，則執之。若朝覲，諸侯授玉於王，王受玉，撫玉而已。」《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天子以冒圭邪刻之處，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也。未有臨臣子而執鎮圭者。《唐六典》殿中監掌服御之事，凡大祭祀，則搢大圭，執鎮圭；若大朝會，止進爵。《開寶通禮》始著元會執圭，出自西房。淳化中，上壽進酒，又令內侍奉圭，於周制、唐禮皆不合。其元會受朝賀，請不執鎮圭上壽。』詔可。

三年，詔議大圭尺度，詳定所言：『《考工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後魏以降，以白玉爲之，長尺有二寸，西魏以來皆然。方而不折，雖非古制，蓋後世以所得之玉，隨宜爲之。今請揆玉之有無制之。』

又言：『唐禮，親祀天地神祇，皆搢大圭，執鎮圭。有事宗廟，則執鎮圭而已。王涇《郊祀録》曰：「大圭，質也，事天地之禮質，故執而搢之。鎮圭，文也，宗廟之禮亦文，故無兼執之義。」不知大圭，天子之笏也，通用於郊廟。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鎮圭。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爲摯，大圭爲笏。』

又言：『《開元》及《開寶通禮》，皇帝升輅，不言執圭。祀日，質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以進。於是始搢大圭，執鎮圭。今皇帝乘玉輅，執鎮圭，赴景靈宮及太廟、青城，皆乘輅執圭，殊不應禮。請自今乘輅不執圭，還內御大輦亦如之。』

詳定所又言大圭中必之制，請製薦玉繅藉，以木爲幹，廣袤如玉，以韋衣之，韋上畫五采文，前後垂之。又製約圭繅藉長尺，上玄下絳，爲地五采五就，因以爲飾。每奠圭，則以薦玉之繅陳於地，執圭，則以約圭之繅備失墜，因垂之爲飾。況大圭搢之紳帶之間，不可無中必，明矣。俟明堂服大圭，宜依鎮圭所約之組，令可繫之。

哲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圓首前詘，於禮未合。今欲仿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以鎮圭爲約。』從之。政和二年，宣者譚稹獻玄圭。其制，兩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銳下方。上有雷雨之文，下無璪飾，外黑內赤，中一小好，可容指，其長尺有二寸。詔付廷議。議官以爲周王

執鎮圭，緣飾以四鎮之山，其中有好，爲受組之地，其長尺有二寸，周人倣古爲之，而王執以鎮四方也。徽宗乃以是歲冬御大慶殿受圭焉。

三年，又詔曰：『先王以類而求祀，圜丘以象形，蒼玉以象色，冬日以至取其時，大裘而冕法其幽，而未有以體其道，天玄而地黃，今大圭內赤外黑，於以體之，冬祀可搢大圭，執玄圭，永爲定制。』中興仍舊制，大祭祀則執大圭以爲笏，上太上皇、皇太后册寶亦如之。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三《衣服制度》 國母與蕃官皆胡服，國主與漢官卽漢服。

《遼史》卷五五《儀衛志一·輿服》 遼國自太宗入晉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卽五代晉之遺制也。

國輿：

契丹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氈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貴富者加之華飾。禁制疏闊，貴適用而已。帝后加隆，勢固然也。輯其可知著於篇。

大輿，《柴册再生儀》載神主見之。

輿，《臘儀》見皇帝、皇后升輿、降輿。

總纛車，駕以御駝。《祭山儀》見皇太后升總纛車。

車，《納后儀》見皇后就車。

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用駝，公主下嫁以賜之。古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此其遺意歟？

送終車，車樓純飾以錦，螭頭以銀，下縣鐸，後垂大氈，駕以牛。上載羊一，謂之祭羊，以擬送終之用。亦賜公主。

椅，《册皇太后儀》，皇帝乘椅，自便殿畢至西便門。

鞍馬，《祭山儀》，皇帝乘馬，侍皇太后行。《臘儀》，皇帝降輿，祭東畢，乘馬入臘圍。《瑟瑟儀》，俱乘馬東行，羣臣在南，命婦在北。

漢輿：

太宗皇帝會同元年，晉使馮道、劉昫等備車輅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號册禮。自此天子車服昉見於遼。太平中行漢册禮，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盛唐輦輅，盡在遼廷矣。

五輅：《周官》典輅有五輅。秦亡之後，漢創制。

玉輅，祀天、祭地、享宗廟、朝賀、納後用之。青質，玉飾，黃屋，左纛。十二鑾在衡，二鈴在軾。龍輈左建旂，十二遊，皆畫升龍，長曳地。駕蒼龍，金叵，鏤錫，鑾纓十二就。遼國《勘箭儀》，皇帝乘玉輅至內門。聖宗開泰十年，上升玉輅自內三門入萬壽殿，進七廟御容酒。

金輅，饗射、祀還、飲至用之。赤質，金飾，餘如玉輅，色從其質。駕赤騮。

象輅，行道用之。黃質，象飾，餘如金輅。駕黃騮。

革輅，巡狩、武事用之。白質，革鞔。駕白翰。

木輅，田獵用之。黑質，漆飾。駕黑駱。

車：制小於輅，小事乘之。

耕根車，耕籍用之。青質，蓋三重，餘如玉輅。

安車，一名進賢車，臨幸用之。金飾重輿，曲壁，八鑾在衡，紫油纁，朱裏幰，朱絲絡網。駕赤騮，朱鞶纓。

四望車，一名明遠車，拜陵、臨弔則用之。金飾，青油纁，朱裏通幰。駕牛，余同安車。

涼車，省力，罷獵用之。赤質，金塗，銀裝。五彩龍風織，藤油壁，緋條，蓮座。駕以橐駝。

輦：用人挽，本宮中所乘。唐高宗始制七輦。《周官》巾車有輦，以人組挽之。太平册禮，皇帝御輦。

大鳳輦，赤質，頂有金鳳，壁畫雲氣金翅。前有軾，下有構欄。絡帶皆繡雲鳳，銀梯。主輦八十人。

大芳輦。

仙遊輦。

小輦，《永壽節儀》，皇太后乘小輦。

芳亭輦，黑質，幕屋緋欄，皆繡雲鳳。朱綠夾窗，花板紅網，兩簾四竿，銀飾梯。主輦百廿人。

大玉輦。

小玉輦。

逍遙輦，常行用之。樓屋，赤質，金塗，銀裝，紅條。輦官十二人，

春夏緋衫，秋冬素錦服。

平頭輦，常行用之。制如逍遙，無屋。册承天皇太后儀，皇太后乘平頭輦。

步輦，聖宗統和三年，駐蹕土河，乘步輦聽政。

羊車，古輦車。赤質，兩壁龜文、鳳翅，緋幰、絡帶、門簾皆繡瑞羊，畫輪。駕以牛，隋易果下馬。童子十八人，服繡，瑞羊輓之。

輿：以人肩之，天子用轎絡臂綰。

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銀螭頭，緋繡鳳襴，上施錦褥，別設小牀。奉輿十六人。

小輿，赤質，青頂，曲柄，緋繡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上有御座。奉輿二十四人。

又 卷五六《儀衛志二・國服》 契丹轉居薦草之間，去邃古之風猶未遠也。太祖仲父述瀾，以遙輦氏於越之官，占居潢河沃壤，始置城邑，爲樹藝、桑麻、組織之教，有遼王業之隆，其亦肇迹於此乎！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國，紫銀之鼠，羅綺之筐，麇載而至。織麗奠毳，被土綢木。於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各從其便焉。詳國服以著厥始云。

祭服：遼國以祭山爲大禮，服飾尤盛。

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鞾。

小祀，皇帝硬帽，紅克絲龜文袍。皇后戴紅帕，服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鞾。【略】

朝服：太祖丙寅歲即皇帝位，朝服衷甲，以備非常。其後行瑟瑟禮、大射柳，即此服。聖宗統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給三品以上用漢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

皇帝服實里薛袞冠，絡縫紅袍，垂飾犀玉帶錯，絡縫鞾，謂之國服袞冕。太宗更以錦袍、金帶。【略】

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帶，或衣紅襖；臣僚亦幅巾，紫衣。【略】

田獵服：

皇帝幅巾，擐甲戎裝，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爲扞腰。蕃漢諸司使以上並戎裝，衣皆左衽，黑綠色。

弔服：太祖叛弟剌哥等降，素服受之。

素服，乘赭白馬。

又《漢服》 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冔、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別尊卑、辨儀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爲祭服，通天、絳袍爲朝服，平巾幘、袍襴爲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晉，備法駕，受文武百官賀於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爲常。是年北歸，唐、晉文物，遼則用之。左右采訂，摭其常用者存諸篇。

祭服：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書。

袞冕，祭祀宗廟、遣上將出征、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若元日受朝則服之。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龍、華蟲、火、山、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標領，爲升龍織成文，各爲六等。龍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襈裾，黼革帶、大帶，劍佩綬，舄加金飾。《元日朝會儀》，皇帝服袞冕。

朝服：乾亨五年，聖宗册承天太后，給三品以上法服。《雜禮》，册承天太后儀，侍中就席解劍脱履。重熙五年尊號册禮，皇帝服龍袞，北南臣僚並朝服，蓋遼制。會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國服；皇帝、南面臣僚漢服。乾亨以後，大禮雖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後，大禮並漢服矣。常朝仍遵會同之制。

皇帝通天冠，諸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臨軒拜王公、元會、冬會服之。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綏，玉若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標領，朱襈裾，白裙襦，絳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佩劍綬，韈舄。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元日上壽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略】

皇帝翼善冠，朔視朝用之。柘黄袍，九環帶，白練裙襦，六合鞾。【略】

皇帝柘黄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鞾，起自宇文氏。唐太宗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

又　卷五八《儀衛志四・儀仗》　國仗：

王通氏言，舜歲遍四嶽，民不告勞，營衛省，徵求寡耳。遼太祖匹馬一麾，斥地萬里，經營四方，未嘗寧居，所至樂從，用此道也。太宗兼制中國，秦皇、漢武之儀文日至，後嗣因之。旄頭豹尾，馳驅五京之間，終歲勤動，轍迹相尋。民勞財匱，此之故歟！

遼自大賀氏摩會受唐鼓纛之賜，是爲國仗。其制甚簡，太宗伐唐、晉以前，所用皆是物也。著於篇首以見艱難創業之主，豈必厚衛其身云。

十二神纛，

十二旗，

十二鼓，

曲柄華蓋，

直柄華蓋。

遙輦末主遺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帳前。諸弟剌哥等叛，匀德實縱火焚行宮，皇后命曷古魯救之，止得天子旗鼓。太宗卽位，置旗鼓、神纛於殿前。聖宗以輕車儀衛拜帝山。

渤海仗：

天顯四年，太宗幸遼陽府，人皇王備乘輿羽衛以迎。乾亨五年，聖宗東巡，東京留守具儀衛迎車駕。此故渤海儀衛也。

漢仗：

大賀失活入朝於唐，娑固兄弟繼之，尚主封王，飫觀上國。開元東封，邵固扈從，又覽太平之盛。自是朝貢歲至於唐。遼始祖涅里立遙輦氏，世爲國相，目見耳聞，歆企帝王之容輝有年矣。遙輦致鼓纛於太祖帳前，曾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氣之所睥睨哉！

厥後交梁聘唐，不憚勞瑏。至於太宗，立晉以要册禮，入汴而收法物，然後累世之所願欲者，一舉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敵，席捲法物，先致中京，蹤棄山河，不少顧慮，志可知矣。於是秦、漢以來帝王文物盡入於遼；周、宋按圖更製，乃非故物。遼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

太宗會同元年，晉使馮道備車輅法物，上皇太后册禮；劉昫、盧重備禮，上皇帝尊號。

三年，上在薊州觀《導駕儀衛圖》，遂備法駕幸燕，御元和殿，行入閣禮。

六年，備法駕幸燕，迎導御元和殿。

大同元年正月朔，備法駕至汴，上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僚朝賀。自是日以爲常。二月朔，上御崇元殿，備禮受朝賀。三月，將幸中京鎮陽，詔收鹵簿法物，委所司押領先往。未幾鎮陽入漢，鹵簿法物隨世宗歸於上京。四月，皇太弟李胡遣使問軍事，上報曰，朝會起居如禮。是月，太宗崩，世宗卽位，鹵簿法物備而不御。

穆宗應曆元年，詔朝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禮。

景宗乾亨五年二月，神柩升輴輬車，具鹵簿儀衛。六月，聖宗至上京，留守具法駕迎導。

聖宗統和元年，車駕還上京，迎導儀衛如式。

三年，駕幸上京，留守具儀衛奉迎。

四年，燕京留守具儀衛導駕入京，上御元和殿，百僚朝賀。是後，儀衛常事，史不復書。

鹵簿儀仗人數馬匹

步行擎執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坐馬擎執二百七十五人，坐馬樂人二百七十三人，步行教坊人七十一人，御馬牽攏官五十二人，御馬二十六匹，官僚馬牽攏官六十六人，坐馬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人百六十人，金甲二人，神輿十二人，長壽仙一人，諸職官等三百五人，內侍一人，引稍押衙二人，赤縣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尹一人，司録一人，功曹一人，太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太常博士一人，司徒一人，太僕卿一人，鴻臚卿一人，大理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一人，兵部尚書一人，兵部侍郎一人，兵部郎中一人，兵部員外郎一人，符寶郎一人，左右諸衛將軍三十五人，左右諸折衝二十一人，左右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御二人，排仗承直二人，左右夾騎二人，都頭六人，主帥一十四人教坊司差押纛二人，左右金吾四人，虞候伬飛一十六人，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當官一人，司天監一人，令史一人，司辰一人，統軍六人，千牛備身二人，左右親勳二人，左右郎將四人，左右拾遺二人，左右補闕二人，起居舍人一人，左右

諫議大夫二人，給事中書舍人二人，左右散騎常侍二人，門下侍郎二人，中書侍郎二人，鳴鞭二人內侍內差，侍中一人，中書令一人，監門校尉二人，排列官二人，武衛隊正一人，隨駕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事舍人四人，御史中丞二人，乘黃丞二人，都尉一人，太僕卿一人，步行太卜令一人。職官乘馬三百四匹，進馬四匹，駕車馬二十八匹。人之數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馬之數凡千五百二十。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九　大中祥符六年春二月，德明如鐵子山。德明雖臣宋與契丹，而僭擬日甚。是時，由夏州如鐵子山，大輦方輿、鹵簿儀衛，一如中國帝制。

清・張鑑《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六《曩霄受款》（慶曆元年）十一月，右正言吳育言：『元昊名爲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且已僭輿服，誇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

又　卷一七《寧令殺逆》（慶曆八年春正月）惟昌、懷正皆中國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爲訛唬所族。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三《儀衛》　建國之初，儀衛護從止類中州守令。在內庭，間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韈履，跣足而行。至熙宗立，始設儀衛將軍、寢殿小底、弩手纛子、迨幸燕，始乘玉輅，服衮冕，儀從方整肅。時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沉煙和，舞蹈六龍閒，歌謳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護從悉具。若尋常出獵、觀田，多無定制。或數百騎，或數千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繪以日，至一大繡日旗曰御座馬纛。或紅，或黃。如或排，緋駕而出，一與南朝同。導前者皆弩手、纛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以上衣以真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蛾拳脚幞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之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幞頭，腰懸弓矢，並馬而行，約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紅羅曲柄，飾以文彩。一護軍執之，以爲儀式。蓋之後曰御座馬，左右二副點檢領之。馬之後曰寢殿小底，衣帶乘騎，一與護衛等，止無弓矢，而腰以深紅包袱，又約數百。及駕，或乘逍遥，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其上張蓋，表裏皆紅羅，獨[柄]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栲栳隊數千隨焉。

又　《陵廟制度》　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迨御座衣玄纁、服衮冕，執圭，乘玉輅九龍至廟。禮畢，易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逮世宗立因而行之，至今不廢。

又　卷三四《服色》　國主視朝服：純紗幞頭，窄袖赭袍，玉（遍）[扁]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册封、告廟，則加衮冕、法服。平居閒暇，皂巾雜服，與士庶無別。

《金史》卷四二《儀衛志下》　大駕鹵簿。世宗大定三年，祫享，用黃麾仗三千人，分四節。第一節，無縣令、府牧，即用黃麾前三部，次前部鼓吹，次金吾牙門旗，次駕頭，次引駕龍墀隊，次天王、十二辰等旗。第二節，黃麾第四、第五部，次君王萬歲日月旗，次御馬，內增控馬司圉、挾馬司圉各一十六人，次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等旗，次八寶，內增執黑杖傳喝一十八人在香案前，次七寶輦。第三節，黃麾後第一、第二部，次玉輅，次栲栳隊，次導駕門仗官。第四節，黃麾後第三、第四、第五部，次金輅，次牙門旗，次後部鼓吹。

大定六年九月，西京還都，用黃麾仗二千五百四十二人，騎七百六十二匹，分四節。第一節，攝官五十四人，執擎三百二人，樂工一百七十人。第二節，攝官三十二人，執擎三百七十六人。第三節，仗內攝官四十四人，導駕官四十二人，門仗官一百人，玉輅青馬八，駕士一百四十人，護駕栲栳隊五百人，執擎二百四十二人。第四節，攝官五十人，金輅赤馬八，駕士九十四人，控鶴二十二人，樂工八十四人，執擎二百九十人。

是歲，上還自西京，有司備儀仗，皇太子乘綴輅，上疑其非禮，以問禮官，無能知者，上怒，皆責降之。明年，將册皇太子，宰臣奏當備儀仗告廟，上曰：『前朕受尊號謁謝，但令朕用宋真宗故事，朝服乘馬，於禮甚輕，今皇太子乃用備禮何耶？』丞相良弼謝，上徐曰：『此文臣因循，不加意爾。』先是，凡行幸皆役民執仗，是後詔以軍士易之。

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朝享太廟，右丞石琚奏其禮，上曰：『前朝漢人祭天，惟務整肅儀仗，此自奉耳，非敬天也。朕謂祭天在誠，

不在儀仗之盛也，其減半用之。』於是，遂增損黃麾仗爲大駕鹵簿，凡用七千人，攝官在內。分八節。

第一節，第一引，七十人，縣令。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府牧。第三引，二百二十九人，御史大夫，名色與府牧同，頗損其數，而增行止旗一。

第二節，金吾皂纛旗一十二人，朱雀隊三十四人，指南、記里鼓車皆五十二人，鸞旗車一十八人。前部鼓吹一百二十九人。清游隊七十二人：內白澤旗二，旗五人，綠具裝冠、綠皮甲勒皮、錦臂韝、橫刀，引夾加弓矢，綠皮馬甲，包尾全。折衝都尉二人，黑平巾幘、紫繡辟邪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臆蛇、橫刀、弓矢。弩六，弓矢二十四，矟三十。並錦帽、青繡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欽飛隊四十八人：內果毅都尉二，黑平巾幘、紫繡飛麟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臆蛇，佩橫刀、弓矢。虞候欽飛三十人，鐵甲、兜牟、橫刀、弓矢、黑馬甲全。鐵甲欽飛一十六人。服、執如上。前部馬隊，第一隊六十四人，第二、第三隊皆六十人，第四、第五隊皆五十八人。殳叉仗五十四人：內帥兵官二人，黑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殳二十六，叉二十六。五色寶相花衫、抹帶、抹帶、行縢、鞋襪。行止旗一。緋繡寶相花衫、抹額、銀褐抹帶、大口袴。

第三節，前部鼓吹第二，三百六十九人。前步甲隊，第一至第五隊皆四十二人。衙門旗二十人。黃麾前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八人。行止旗一。

第四旗，黃麾幡三人，六軍儀仗二百二十六人，御馬三十三人，黃麾前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青龍白虎隊五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五節，八寶二百三十二人，平頭輦三十人，七寶輦四十二人。班劍、儀刀隊二百人：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平巾幘、緋辟邪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臆蛇，執儀刀。班劍、儀刀各九十八。並平巾幘、緋繡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臆蛇，執儀刀。驍衛翊衛隊六十人：內供奉郎將二員，黑平巾幘、緋繡瑞馬袍、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鳳旗二，旗五人，服、執如前。弩、弓矢、矟皆一十六。服如班劍，橫刀。夾轂隊，第一隊九十二人：內折衝都尉二人，平巾幘、緋繡飛麟袍、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寶符旗二，旗五人，朱鍪甲刀盾八十。朱甲、錦臂韝、行縢、鞋襪。第二隊八十二人：內果毅都尉二人，白澤袍。飛黃旗二，旗五人，銀褐鍪甲刀盾七十。第三隊八十二人：內果毅都尉二人，赤豹袍。吉利旗二，旗五人，皂鍪甲刀盾七十。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六節，馬步門旗隊一百人，駕頭一十五人，廣武官、茶酒班執從物者二十三人。御龍直四十人。紅錦團襖、鍍金束帶，內人員二皂帽，三十八人真珠頭巾。玉輅一百五十一人。栲栳隊五百人：內金槍隊一百二十六人，分左右，人員十八，並鐵甲、皂帽，紅錦背子，執小旗，馬甲，紅錦包尾。長行一百八人，鐵甲、兜牟、紅錦背子、錦臂韝，甲馬，紅錦包尾，執金槍。銀槍隊一百二十六人，人員十八，長行一百八人，服並如上，銀槍。弓箭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人員四，鐵甲、皂帽，紅錦團花戰袍，弓矢，執銀骨朵，馬甲全。長行一百二十人，鐵笠，紅錦團花戰袍，鐵甲，弓矢，骨朵。骨朵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人員四，長行一百二十人。服甲同上，無弓矢。金吾牙門旗二十人，黃麾後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二人，行止旗一。

第七節，扇筥二十五人，金輅九十四人。大安輦一百八十一人：內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二人，奉職官二人，並公服。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七人烏介幘，緋四襆素衫，銀褐抹帶，大口袴，皂鞾，一人長腳襆頭，紫羅公服，角帶皂鞾。掌輦四人，武弁，黃繡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袴。人員十二，皂帽，紅錦團襖，銅束帶，內指揮使一人執銀骨朵。舁士一百五十一人。服同掌輦。御馬三十三人。持級隊三十九人。後部鼓吹一百六十人。黃麾後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後步甲隊第一至第二隊皆四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八節，後部鼓吹第二，一百四十人。象輅、革車、木輅皆五十人，進賢車二十六人，豹尾車一十八人，屬車八十人。玄武隊六十一人。後步甲隊第三至第五隊皆四十二人。金吾牙門旗二十人。後部馬隊第一隊七十六人，第二隊六十四人，第三隊六十人。殳叉仗六十人。行止旗一。後分行旗、止旗爲二。以上名數與黃麾同者不重述。

章宗明昌五年六月，尚書省奏：『大定六年，世宗自西京還都，採宋省方還京之儀，用黃麾仗二千人，及金玉輅、栲栳隊甲騎五百人、導駕官四十二員，自後遂不復用。今車駕幸景明宮，還都之日宜依用之。』制可。

承安元年，省臣奏：『南郊大禮，大駕鹵簿當用人二萬一千二百一十八、馬八千一百九十八。世宗親行郊祀，仗用七千人。今擬大定制外量添甲卒三百，栲栳隊、執檛人二百四十八，通七千五百四十八人，仍分八節。』從之。

泰和六年，上欲親行祫享，命有司計其役費，尚書省奏：『當用仗三千五百人，錢一萬餘貫，馬八百六十五匹。舊例，馬皆借取於民，親軍、班祇皆自備從事。今軍旅方興，官馬以備緩急，不可借用，民亦不可重擾，宜令有司攝事。』上詔再議之。

八年四月，禘於太廟，依元年例，用黃麾仗三千人，屯門仗五百人。

又　卷四三《輿服志上》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蓋寡，惟於郊廟祀享法駕導引，爲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寥乎闊哉。

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代之制度云。

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命太常寺檢宋南郊禮，鹵簿當用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明遠車、指南車、記里鼓車、崇德車、皮軒車、進賢車、黃鉞車、白鷺車、鸞旗車、豹尾車、軺車、羊車各一，革車五，屬車十二。除見有車輅外，闕象、木、革輅，耕根、明遠、皮軒、進賢、白鷺、羊車、大輦各一，革車三，屬車四。

按《五禮新儀》，玉輅以青，金輅以緋，象輅以銀褐，革輅以黃，木輅以皂，蓋其物有合隨輅之色者，有當用別色者，如玉輅用青絲繡雲龍絡帶，青羅繡寶相花帶，青畫輪轅，青氂牛尾，此隨輅之色者也。若象、木、革輅則當用緋、用銀褐、用黃及皂。若至尊乘御步武所及，非若餘物但爲美觀，其踏牀、倚背、踏道之褥皆用紅錦，座褥、及行馬褥、透壁輾簾三，用銀褐、黃、青羅錦三色。又大輦，宋陶穀創意爲之，至祥符中以其太重，減七百餘斤，可見當時亦無定制，各以意從長斟酌造之。其制，金玉輅闕，可見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皮軒、進賢、明遠、白鷺、羊車，革車，大輦，凡十有一。

象輅，黃質，金塗銅裝，以象飾諸末。輪衣以銀褐。建大赤。餘同玉輅。

革輅，黃質，鞔之以革，金塗銅裝，輪衣以黃，建大白。餘同玉輅。

木輅，黑質，漆之，輪衣以皂，建大麾。餘同玉輅。

耕根車，青質，蓋三重，制如玉輅而無玉飾。

皮軒車，赤質，上有漆柱，貫五輪相重，畫虎紋，一轅。

進賢車，赤質，如革車，緋輪衣、絡帶、門簾並繡鳳。上設朱漆牀、香案，紫綾衣。一轅。

明遠車，制如屋，銳頂，重簷，勾欄。頂上有金龍，四角垂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板。三轅。

白鷺車，赤質，周施花板，上有漆柱，柱杪刻爲鷺鷥，銜鵝毛筩。紅綬帶。柱貫五輪相重。輪衣、皂頂、緋裙，緋絡帶，並繡飛鷺。一轅。

羊車，赤質，兩壁油畫龜紋，金鳳翅。幰衣、結帶並繡瑞羊。二轅。

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施行龍、雲朵、火珠，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裏，碧牙壓帖。內設圓鑑、香囊，銀飾勾欄臺坐，紫絲絛網帊鞔。中施黃褥，上置御座，曲几，香鑪，錦結綬。几衣、輪衣，絡帶並緋繡雲龍寶相花，金線壓。長竿四，飾以金塗銀龍頭。畫梯，托叉，行馬。

七寶輦，制如大輦，飾以玉裙網，七寶，滴子用真珠。宋欽宗爲上皇製，海陵自汴取而用之。

論說

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九〇　《宋志》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

享、朝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天子之戎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臣按：此宋朝一代冕服之制，其間所謂大裘冕者，用以郊祀。當時有司及陸佃、何洵直等議論不一，其所製造或以黑羔皮，或以黑繪代之，或謂其冕無旒，或謂以袞襲之，或者又謂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兩不相戾，訖無定論。夫祀天之器物，一切以素質，故其服亦以質焉。今既不掃地用陶匏，則其服獨欲尚質可乎？先王制禮本乎誠，惟專一其內心之誠，在乎外者隨時制宜，惟其稱而已矣。

英宗治平二年，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願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詔禮官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國家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宜如育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之。』

臣按：冕服之制，雖曰華而不爲靡，費而不及奢，然必有中制，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若魏明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藝文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一《恭謝慶成詩十韻嘉祐元年九月，代劉相作。時二府皆有詩，議者云皆不逮劉公者。公聞之，曰：『某久不事筆硯，此親情蘇校勘所作也。』人嘉其不掩善。》

聖孝當天世繼明，兩全能饗禮交行。路朝躬欵三年報，齋寢先端七日誠。穹厚博臨通胖蠁，祖宗嚴祀極專精。冕章從質更新製，鐘虡鏗純復舊聲。舞佾前陳徽烈茂，燎煙升達上儀成。不祈厚福歸諸己，務達龐恩及庶氓。還御端闈乎大號，載頒元曆慶鴻名。歡謠沸渭盈都鄽，協氣旁流浹海瀛。百辟旅庭紛嶽扑，四方延首效葵傾。帝心虔肇常無怠，億萬斯年享治平。

元・吳萊《淵穎集》卷三《樓光遠家觀宋綬景德鹵簿圖》

東朝盛文物，四海極豐富。粉飾郊祀間，馳驅漢唐舊。奉常夙有掌，鹵簿列前後。車軨麾飛黃，戟盾服錯繡。啟胅龍虎動，扈衛鴛鷺逗。嵯峨屹丘岳，灼爚羅星宿。陳兵金吾隊，擇馬騶駿廄。嚴須呵八神，喜欲扑百獸。祖宗所繼承，宇宙徧包覆。上公敬執籩，天子親獻酎。靈光旂旗林，縉典禮樂囿。威儀一以整，瑣碎無不究。時惟正垂拱，國幸息戰鬬。玉策恐人聞，帛書疑鬼授。紛紜務欺阿，制作窮刻鏤。老幼咸駿奔，穹示揔歆臭。中誠迺根本，外貌特膚腠。封寧重磕繩，饗或貴型餿。居安昧危機，致治啟亂竇。文華終耗財，武弱益招寇。雖然喧一朝，孰得燕末胄。五輅忽已沒，三京杳難救。惜其初討論，盍不返樸陋。臨風披此圖，歎息我臣綬。

清・厲鶚等《南宋雜事詩》卷四《符曾詩一百一首》

龍衮宮衣拜玉階，安樂奏紫雲開。潮沙築得平如席，五輅新從大禮來。

雜録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物、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種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并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石、彩色帽幞、書籍之屬。人擔車載，徑往供納，急如星火。【略】

金人自陷城後，徵求不一，罄府庫，竭帑藏，至取乘輿、服御、宮嬪等物。上在軍中，未嘗動色。惟索及三館書籍，上喟然嗟嘆久之。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一〇《大禮預教車象》

遇大禮年，預於兩月前教車象。自宣德門至南薰門外，往來一遭。車五乘，以代五輅。輕重每車上置旗二口，鼓一面，駕以四馬。挾車衛士，皆紫衫帽子。

車前數人擊鞭。象七頭。前列朱旗數十面，銅鑼鼕鼓十數面。先擊鑼二下，鼓急應三下。執旗人紫衫、帽子。每一象則一人裹交脚幞頭紫衫人跨其頸，手執短柄銅鑼，尖其刃，象有不馴，擊之。象至宣德樓前，團轉

行步數遭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喏。諸戚里、宗室、貴族之家，勾呼就私第觀看，贈之銀彩無虛日。御街遊人嬉集，觀者如織。賣撲土木粉捏小象兒，並紙畫，看人攜歸，以爲獻遺。

又《駕行儀衛》　次日五更，攝大宗伯執牌奏中嚴外辦，鐵騎前導番衮。自三更時相續而行，象七頭，各以文錦被其身，金蓮花座安其背，金轡籠絡其腦，錦衣人跨其頸，次第高旗大扇，畫戟長矛，五色介冑。跨馬之士，或小帽錦繡抹額者，或黑漆圓頂幞頭者，或以皮如兜鍪者，或漆皮如戽而籠巾者，或衣紅黃罽畫錦繡之服者，或衣純青純皂以至鞋袴皆青黑者，或裹交腳幞頭者，或以錦爲繩如蛇而繞系其身者，或數十人唱引持大旗而過者，或執大斧者，胯劍者，執銳牌者，持鐙棒者，或持竿上懸豹尾者，或持短杵者。其矛戟皆綴五色結帶銅鐸，其旗扇皆畫以龍、或虎、或雲彩、或山河。又有旗高五丈，謂之『次黃龍』。駕詣太廟青城，並先到立。齋官前叉竿舍索旗坐約百餘人，或有交腳幞頭，胯劍，足鞾如四直使者千百數，不可名狀。餘諸司祗應人，皆錦襖。諸班直、親從、親事官，皆帽子、結帶、紅錦，或紅羅上紫團答戲獅子、短後打甲背子，執御從物。御龍直皆真珠結絡、短頂頭巾、紫上雜色小花繡衫、金束帶、看帶、絲鞋。天武官皆頂朱漆金裝笠子、紅上團花背子三衙並帶。御器械官皆小帽、背子或紫繡戰袍，跨馬前導。千乘萬騎，出宣德門，由景靈宮太廟。

又《駕宿太廟奉神主出室》　駕乘玉輅，冠服如圖畫問星官之服，頭冠皆北珠裝結，頂通天冠，又謂之卷雲冠，服絳袍，執元圭，其玉輅頂皆縷金大蓮葉攢簇，四柱欄檻縷玉盤花龍鳳，駕以四馬，後出旗。常輅上御座，惟近侍二人，一從官傍立，謂之『執綏』，以備顧問。挾輅衛士，皆裹黑漆團頂無腳襆頭，著黃生色寬衫，青窄襯衫，青袴，繫以錦繩。輅後四人，擎行馬前。有朝服二人，執笏面輅倒行。是夜宿太廟，喝探警嚴如宿殿儀。至三更，車駕行事。執事皆宗室。宮架樂作，主上在殿上東南隅西南立，有一朱漆金字牌曰『皇帝位』。然後奉神主出室，亦奏中嚴外辦，逐室行禮畢，甲馬儀仗車輅，番衮出南薰門。

宋・張邦基《墨莊漫録》卷四《本朝玉輅》　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宋・王之望《漢濱集》卷一五《故左朝請郎石君墓誌銘》　歲在癸亥，始建郊丘。臨安君因面對，乞備五輅以嚴禋祀。從之。自翠華南巡，儀物草創，大駕鹵簿，至是赫然。君平時脱略細謹，咸以爲不羈之才。

宋・王明清《揮麈前録》卷一　《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還宮，謂内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上曰：「當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爲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

宋・吴泳《鶴林集》卷三六《送王昌巽序》　國朝上自虞周，下及漢、唐，崇禮考文，訂訛刊誤，於夫子冕服之制，尤爲加詳。但大中祥符間，則欲用上公之制；熙寧、崇、觀間，則欲用天子之服。《衣服令》所載與議禮局所定章數，又各不同焉。聖遠言湮，禮文殘缺，寓諸記載者，皆不可得而詳，不但冕服然也。

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一《習儀》　凡有大典禮，習儀。如郊祀大禮習五輅、肆赦，聖節習上壽儀及臨安府教樂之類。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郊丘明堂之費》　隆興二年，孝宗初行大禮，時湯慶公思退爲左相，上問郊與明堂之費如何？户部尚書韓仲通曰：『郊之費倍於明堂。』侍郎錢端禮言：『不過增二十萬。若從祖宗故事，一切從儉，自宜大有減省。』上以爲然。乃詔：除事神、賞軍外，並從省約。會其秋金人入寇，遂用明年正月辛亥朔旦行之。上自宮徂郊，乘玉輅，用鹵簿之半，禮畢，乘平輦而歸。乾道三年再郊，始復備五輅，歸用大安輦焉。

又　卷三《總論南巡後禮樂》　自南巡後，庶事草創，上祀天維揚，始命卽京師取祭器、法服、鹵簿之屬。己酉南渡，悉爲金人所焚。紹興元年，始作蒼璧、黄琮。十年，明堂始備大樂，飲福用金爵。十二年，將逆大母於臨平，始制常行儀衛。十三年，始復朔日視朝之禮，又行孟饗，備五輅，及建金雞肆赦，祠祭始用牲。十四年，復教坊，建宗學，作渾天儀。十五年，初藉千畝，及行太廟會禮，作新祭器。十六年，始備八寶，鑄景鐘，建御書院，太廟祏室，又賜講畢御筵。十七年，始命太常行園陵，御史監視，及賜進士聞喜宴。十八年，始繪配饗功臣像於景靈宮庭之

兩壁。十九年，始復蜡祭，及諸陵薦新。二十七年，始復太廟功臣七祀之祭，及諸大祀。蓋自息兵後，將二十年，而禮樂始備焉。

又 卷四《五輅》 五輅，靖康中已遺狄。紹興十二年始爲玉輅，九月輅成，上御射殿觀之。明年春，遂作金、象、革、木四輅及大安輦。舊鹵簿悉用之以文繡，中興皆以繡。

又 《七寶輦》 七寶輦，上皇所御也。紹興二年始爲之。有司言：『東都舊制，輦飾以玉，裙網用七寶，而滴子用真珠。』及進呈，上曰：『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如此，上欲節省，兼物料未易辦。』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録》 大禮斗，合用五輅，差五使提舉一行事務。大禮使、儀仗使、禮儀使、鹵薄使、橋道頓遞使。差帶御器械並環衛官，權門外都巡檢，便全裝衣甲，内外巡警，待駕宿太廟内，六班戴帽子，帽子上戴五指潤乾紅羅頭帨，騎馬帶甲，著錦繡衫，上著打甲包，或緋，或綠，馬亦帶甲，次班亦戴帽，帽上有闊五指紫羅頭帨，著錦衫，或有帽子，有真珠姜芽帶者，御龍直裹真珠頭，中巾瓜角兒，尋常從駕裹乾天角幞頭，捧渾金紗羅、金洗嗽、金提量、玉柱斧、黄羅扇之類。行門擊，静鞭，騎御馬，教駿，籠御應馬。御厨使，進御膳，後苑供進泣縈。五輅：玉輅、金輅、木輅、革輅、象輅。前一月濂車，車上一人鳴鼓，始初以一千斤鐵壓車，添至一萬斤方住，纔出玉輅，閃試輅下拽索，班直戴耳不聞帽子，著青羅衫青絹襪頭袴，著青鞋，裹紫羅頭巾，内著緋錦繡衫，全似大神，手扶青綿，索拽玉輅。四輅不進呈，惟有玉輅進呈内試。至日絶早，輅下一行職事官，率住車輅，院頭玉輅，直至大廟前。諸職事官登輅，少立下輅，四人御樂於玉輅上，御座側左右侍立，玉輅復回入麗正門，進呈立殿門外。聖上垂簾殿門上，看畢，駕興，玉輅回車輅院。行禮日，隔日，日有輅於太廟前輅屋下，許萬民觀看。來日駕幸景靈宫，回宿太廟。是夜，自太廟前燒糝盆，直至郊臺。沿路一件法物間，糝盆一箇，兩件一般。幕次不容針，職事官往來盡著方心曲領法服，都戴貂蟬冠。次日，主上乘玉輅至郊臺青城殿，候三更上壇行禮，事畢，駕復回内。至曉，主上登門放赦，近侍邀聖駕，禁衛簇擁，樂官前引，一派樂聲，逓至麗正門，上登御座，龍直捲簾，抬起黄羅纗，五府立内待，圍遶看十將搶金雞。大理寺、臨安府獄子押戴花枷罪人，至内門下，待閤門讀赦書畢，獄子奏聖躬萬福，山呼謝恩了，開枷放罪人。罪人叫快活，赦天下。駕興，宰執退，百官出，一派樂聲，前引禁衛，駕回鑾。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五《駕出宿齋殿》 明禋行禮前三日，平章、宰執率百官恭請主上宿大慶殿致齋寄班，『舍人殿上親警蹕，要知不是御常朝。』上御駕出，繡錦包兀子安於殿中御榻上。蓋太祖受位之初，累帝明禋郊祀俱坐之，三年一次增錦包一層耳。法駕儀仗鹵簿，俱列龍墀之左右。禁廷鐘鼓樓上，有太史局生員官，測驗刻漏，每刻作雞鳴，擊鼓一下，則服綠者一人，執牙牌至殿下奏曰：『某時幾刻。』或曰『某時正也。』宰執百僚，皆服法服，環佩、法履、頭冠。其頭冠各有品從：宰執親王九梁，加貂蟬籠巾；侍從官七梁；余官六梁至二梁有差；臺諫官增豸角耳。所謂梁者，則冠前額梁上排金銅葉是也。俱服絳袍，皂綠方心曲領，中單環珮。雲頭履鞋。隨執簡笏。餘執事人皆介幘緋袍，亦有等差。惟閤門、御史臺諸吏，加方心曲領。後堂官俱依品位服入殿。祇應人服色，依法定色服，各給黄方號，余黄長號，緋方長號，各有入殿宫壇門去處，如無號妄入者，准違制論也。奏請致齋日，殿門内外及麗正門外，皆禁衛羽林兵，俱全裝鐵騎，數萬圍繞大内。是夜殿前儀衛之外，左右六軍、儀仗鹵簿，分列於麗正、和寧。更有裹綠小帽、服錦絡縫寬衫兵士，十餘人作一隊，各執銀裹頭黑漆杖子，謂之『喝探兵士』，聚首而立，凡十數隊。各隊一名，喝曰：『是與不是？』衆聲答曰：『是。』又曰：『是甚人？』衆聲應曰：『殿前都指揮使某人。』及喝五使姓名，更互喝叫不停聲。或作雞鳴，是衆人一同喝道。自初更至四更一點方止，此謂之『禁更』。前人詩詠之曰：『將軍五使欲來時，停著更籌問「是誰？」審得姓名端的了，齊聲喝道不容遲。』又置警場於麗正門外，名爲『武嚴兵士』，以畫鼓畫角二百，其角皆以彩帛如小旗腳結其上。兵士皆小帽、黄繡抹額、黄繡寬衫、青窄襯衫，日晡及三更時，各奏嚴也。每奏先鳴角二聲罷，一軍校執一長軟藤條，上繫朱拂子擂鼓，時衆鼓手觀其拂子，隨其高低，以拂子應其鼓聲高下。宿太廟，宿郊壇青城行宫，俱用嚴更警場也。

又 《五輅儀式》 明止用玉輅，郊祀用五輅，俱頓於太廟側輅屋下。玉輅。按《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玉輅，錫鑾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康成注曰：『玉輅，以玉飾諸末。』今玉輅頂耀葉三

層，凡八十一葉，皆鏤金間真玉龍，大蓮葉攢簇，四柱欄檻，鏤玉盤花龍鳳，懸掛照山河社稷大鏡，及懸纓旂珮。御座後真錦繡圍之，後出青繡山河龍鳳旗二面。有詩詠曰：『鏤瓊雲朵貼瑤箱，珠網雕檀七寶牀。首建太常鳴大珮，玉龍耀葉發祥光。』餘金、象、木、革四輅，俱鍍金耀葉簇之。俱按《周禮》巾車職篇曰：『金輅，鉤繁纓九就。』康成注曰：『金輅，以金飾輅。』製以『五鳳升龍間火珠，黃衣黃弁駕黃車，畫輪金輅裳裹，鈴響螭頭震九衢。』『象輅，朱繁纓七就。』康成注曰：『象輅，以象飾輅。』制以『銅葉金塗燦有光，貼牙櫬軾坐龍牀，赤號六駕繁纓七，旗繡紅羅鳥集翔。』『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康成注曰：『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製以『赤白飛銅六駕馳，聯翩龍虎淺黃，革鞔漆製條纓五，戎弁寬裁對鳳衣。』『木輅，前繁鵠纓建大麾。』康成注云：『木輅，不鞔，以革漆之。前讀爲錙剪之剪。淺黑。』製以『鳳銜鈴珮響交加，御座華裀織百花，十六金龍齊夾轂，皂羅麾上繡龜蛇。』

又《駕詣景靈宮儀仗》　主上宿大慶殿致齋，次早五更，攝大宗伯詣殿前執牙牌奏中嚴外辦，護衛鐵騎，自四更時接續番裹導行諸司局分內侍人員司屬，前往宮闕排班。百官各法服冠珮，入朝起居畢，各出殿門轡馭，在學士院伺候。快行、衛士各執蓮炬，在檻下伺駕登逍遙輦，從駕詣景靈宮行奏告禮。次第朱旗數十面，鑼鼓隊引，驅象二頭，各以宮錦爲衾披之，以金裝蓮花寶座安於背中，金轡籠絡其首體。寶座前，一衣錦袍人執銀槌，跨頸驅行。按，《晉書・輿服志》及《漢鹵簿》，在前宋朝開寶初，廣南來貢，吳越王以廣南交趾獻於朝，以備大駕。南渡以後，入貢南帑，給錦衾覆之。理廟朝，安南貢至，令備大駕先驅之儀仗。鹵簿有幡幟者，謂之『告止、傳教、信幡』，各以緋帛雜錯采。告止者，以爲行之節；傳教者，有教令所不及，置幡以傳；信幡者，題表官號以爲符信也。蓋謂『教信幡傳告止幡，淩風朱珮錦衣間。一停一舉皆如節，直自圜丘至九闕。』鹵簿儀仗，有高旂大扇，畫戟長矛，以五色。介胄跨馬之士，或小帽錦繡抹額者，或頂黑漆圓頂幞頭者，或以皮爲兜鍪者，或漆皮如戽斗而籠巾者，或衣紅黃罨畫錦繡服者，或衣純青純皂以至鞋襪皆純青純皂者，或裹交腳幞頭，或錦爲繩如蛇繞系身者，或數人唱引大旗行過，或執大斧胯劍銳牌持鐙棒者，或持竿上懸豹尾者，持短竿者，於戟上綴五色結帶銅鐸者，又有儀仗內名獾狨者。按《開元禮志》：『金吾將軍，執獾狨以察隊伍，去其非違。形如劍而三刃，以虎豹皮爲袋盛之。其制始於秦漢。《爾雅》云：『獾狨牛抵觸，百獸不敢當。故制牛首於上。』正謂『虎劍囊封似劍形，刻成牛首獸皆驚。後先鹵簿彰威德，糾察非違孰敢攖。』或持朱藤結方圓網者。按，徐妥《釋疑》曰：『乘輿黃麾內，左罳右罘，以朱藤結網二，螭首，紅絲拂。蓋主方罕圓，取畢昴二星象。』又云：『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以前導也。』建物旗者，其制有黃龍負圖，君王萬歲，天文彩繡，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重輪慶雲，五嶽四瀆，四方祥物，祥光瑞氣，雙蓮秀芝，嘉禾瑞瓜，金牛赤豹，鸞鳳龍麟，白狼鸚鵡，鵾雞番錦，幟犀祥，鶴扈君王。執方幟、曲蓋、朱圓扇者。按，張帛避雨謂之繖，赤質紫表，正方四角，有銅螭頭，其曲蓋者，武王時大風折柄，太公用之而制曲繡團朱扇。按，漢制，乘輿用也。法駕鹵簿儀仗隊引者，如『節幢殳戟帶祥烟，角弩弓刀列後先。五十隊中分六引，設官領袖盡華韉。』有大旗，名蓋天旗，立於罷正門外御路中心。又有旗高三四丈，謂之『次黃龍旗』，往太廟前立；若郊祀，移於青城行宮門外立之，亦名『蓋天旗』也。更有含索旗座，以百餘人立之，有天武、金吾、親勳諸班，號『奉神隊』。『密匝九重環寶輦，繡衣飛采卷香塵。』又有交腳幞頭、胯劍足鞬，如四直使者一二百人，不可名狀。諸殿直親從官皆帽衣結帶紅錦，或紅羅上紫團搭戲獅子，短後打甲背子。御龍直裹真珠結絡花兒，短巾，衣紫上雜色小繡花衫，鍍金束帶，腰懸花看帶，綵鞋。天武官皆頂朱漆金裝笠兒，衣紅上團花背子。其國朝九寶，如大朝會，置於殿陛前；郊明大祀，迎於儀仗中。符寶官二員，左右奉寶以從駕，謂之『迎寶輿』也。三衙太尉並御帶環衛官，皆小帽背子，或紫繡戰袍，跨馬前導。內侍亦小帽紫繡袍從駕導行。千乘萬騎，駕到景靈宮入次少歇，奏請詣聖祖殿行禮，以醪茗蔬果數酪饗之，樂奏《乾安》、《大安》、《靈安》、《興安》、《祖安》、《正安》、《沖安》、《報安》之章，樂舞《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曲。奏告畢，駕回太廟宿齋。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一《慶壽册寶》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恭行册寶之禮。【略】

《大禮》是日上服通天冠，絳紗袍，綉結珮，陞高座，侍中奏請降座，就齋室。【略】

《恭謝》上服幞頭，紅上蓋，玉束帶，不簪花。【略】

《大禮》儀仗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自太廟排列至青城。

玉輅下祇應人共三百二十一人。

呵喝人員二人。

教馬官二人。

挾捧輪將軍四人。

推輪車子官健八人。

駕士班直二百三十二人。

千牛衛將軍二員。

抱太常龍旗官六員。

職掌五人。

專知官一名。

手分一名。

庫子八人。

裝掛匠二人。

諸作工匠十五人。

蓋覆儀鸞司十一人。

監官三員。

金、象、革、木輅，每輅下一百五十六人。

玉輅青飾。

金輅黃飾。

象輅紅飾。

革輅淺色飾。

木輅黑飾。輅下人冠服並依輅色。

玉輅前儀仗騎導。

騎導官 左壁文臣 右壁武臣

六軍儀仗官兵二千二百三十二人。

左右諸衛將軍 十三員。中道五員，左右八員。

金吾街仗司。

執撾稍八十人。

攝將軍八員。

仗下監門二十六員。

鼓吹五百八十三人。

導駕樂人三百三十人。

登門肆赦。

元・貢師泰《玩齋集》卷八《跋五輅圖》 右《五輅圖》，蓋宣和舊本，而柯君九思所藏也。五輅者，玉、金、象、革、木。玉輅以祀，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而鹵簿實兼之。其樊纓、采就、旗摩等衰之數，各不同焉，然或以多爲貴，或以少爲貴，或尚其質，或取其文，其序不同，其色亦異，曰先、曰次、曰綴，議禮者之說，往往不一。此圖所載以象輅居玉輅之後、金輅之前，未知何所據也？然其運意精密，設色工緻，毫分縷析，悉中軌度，非妙奪天巧者能造是耶？熙陽得此，他日上之太常，獻之禮官，庶將備一代制作之盛典，豈徒爲好事者珍玩已哉！熙陽其尚寶之。

清・嵇璜等《續通典》卷六五《禮》 臣等謹按《宋史》，至道、政和、紹興皆有鹵簿之制。至道初得《唐長興南郊鹵簿字圖》，規模草創，制多濶畧。南渡後禮儀失墜，務爲簡省，其見於《國史》、《會要》諸書者，較承平時未及其半，獨政和所定，則自元豐以來置立詳定禮文所，議禮局，考訂精審，其文最詳，故具載之，其法駕鹵簿與宣和沿革之制及小駕屬車並附見焉。

清・阮元《石渠隨筆》卷三 南宋《鹵簿玉輅圖》一卷。舊題『晉顧愷之殷輅圖』，懋勤殿翰林校改今名。其畫以《宋史・輿服》、《儀衛志》紹興改訂制度考之，惟玉輅制度悉合，而鹵簿人數太少，則畫者從簡，且幅前絹斷，似有割截也。其畫首繡衣持纛二人，次肩香案四人。《宋志》：香案一。香案後朱衣執笏二人，《宋志》：符寶郎一人。次乘馬背弓劍四人，《宋史》都尉之屬。次御馬六，馬有二人執轡，《宋志》：御馬二十四疋，以天武官二人執轡。次繡衣行者八人，次平幘繡衣青裲襠二人，有所背持，自此後執牽者，朱衣中道者，皆面向輅退行。次朱衣執笏中道者四人，左右道者二人，

近輅前綠袍者二人，繡衣執仗者二人。玉輅《宋志》通高十九尺。輪十六輻，《宋志》：輪六十三寸，輻徑三十九寸，軸長十五尺三寸。前有三轅，《宋史》：前有轅木三。馬有六飾，《宋志》：青馬有鏤錫、紅旄之屬。又云：轅在前橫竿曰鳳轅，馬負之以行今畫內爲馬首，爲人所掩，不可見。六馬各間一人，左右皆有，共六人，軾前有橫轅，六人助推以行，《宋志》：次曰推轅，班直推之以助馬力。又曰：八轅馬十三人，蓋合馬間七人，推轅六人計之。轅左右各一人。《宋志》：夾左右龍頭子二人。輿四方有粉畫，即《宋志》所云『飾以玉』者，四面周八闌，而闕其中，《宋志》：四面周以闌，而闕其中，以備登降。四隅四柱。《宋史》：四柱，象地方也。蓋三層，有玉飾周圍如葉，《宋志》：頂刻三層，外施青玉博山八十一，一名耀葉。蓋周垂羅，《宋志》：覆以青羅曰輪衣。外重佩，《宋志》：綴垂玉佩，間以流蘇。四角垂大帶，長至軸下。《宋志》：頂四角分垂青羅，曰絡帶。輿中有御坐，全黃色。《宋志》：御坐純以黃香木爲之。坐後有簾，《宋志》：後垂錦軟簾，登車則自後捲簾，梯級以登。前有軾，《宋志》：有玉蹲龍軾。軾下有若立額者，無字。《宋志》：軾前有牌鏤曰玉輅。後二柱斜建太常於左，龍旂於右，《宋志》：左建太常，右建龍旂。旂後有四青裲襠人，持竿柱旂。當即《宋志》所言拓叉四人。左右軸各有大索，左右各三十六人，皆退行，《宋志》：左右索百二十八人，此畫省之。右輪外繡衣二人，朱衣執笏者五人，左輪不可見，想亦如之，輅後負梯者十人。《宋志》：小梯子二人。此當是輿中之梯，此梯似大，而負者十人，《宋志》不載。又行馬二，狀如編磬架子，四人負一，共八人。《宋志》：無此物，《通考》言：『輅之所止，有行馬二，飾以綵綠。』當即此物。此卷因其與史志有補，故詳録之。

器物分部

綜　述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天子之制六璽。元豐間得玉矣，行製而未就，至大觀時始成之，然但繆篆也。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是二者，祐陵又自倣爲之，悉魚蟲篆也。號傳國璽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合天子之制六璽，是爲八寶。別篆也。號傳國璽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合天子之制六璽，是爲八寶。乃於大觀戊子正月元會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禮樂，於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備。及後，政和末，又新作一璽。上曰：『八寶者，國家之神器。今再創璽，迺我受命者也。』因詔于闐國上美玉焉。久而得之，爲璽九寸，而魚蟲篆。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詔號『定命寶』。是歲戊戌元會，於大慶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乃詔于闐國上美玉。一日倏赴朝請，在殿合侍班，王內相安中因言，近于闐國上表，命譯者釋之，將爲答詔，其表大有懽也。同班諸公喜，皆迫詢曰：『甚願聞之。』王內相因誦曰：『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倏、貫主，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倏、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難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尋討，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於是一坐爲哈。吾因曰：『裕陵實録已載于闐國表文，大略同此。特文勝者，疑經史官手潤色故爾。』衆乃默然。其後，遂以玉來上，長徑二尺，色踰截肪，誠昔未有也，遂制定命寶。歲餘，玉人始告成，精巧視古無別矣。寶與檢皆大九寸，盤螭爲紐，魚蟲篆文，凡十有六字。於是定命寶合八寶，通號九寶，下詔以爲乾元用九之義云。

元圭者，古鎮圭也。温潤異常，又其色內赤外黑，非世所有，固無足疑。圭上銳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後世禮圖爲圭之太銳也。兩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繪鎮圭，乃於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妙，又非若秦漢器玉所能及。上則皆雲雷之文，下平無文，而中一竅，大足容指。其長尺有二寸，正合周尺，彷同晉尺。蓋晉得舜廟玉尺，是以知同古尺也。有《制古元圭議》行於世，誠不誣已。元圭傳乃丁晉公家物，流落出常賣檐上，士人王提舉敏文者，以千七百金售得之，與宦者譚稹。稹得而上之，時政和二年也。上以付魯公曰：『或謂此物古元圭，試爲朕驗之。』魯公機務繁，又付之外兄徐若谷，謂吾曰：『元圭之制何可考，得非雷楔耶？然玉誠異常矣。』因置諸櫝中，略不省。

宋・袁褧《楓窗小牘》卷上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於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

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一《册寶》　奉上尊號册寶，亦有奉上册寶使，用太常儀仗鼓吹也。凡玉册則金寶。所謂册者，條玉爲之，紅線相聯，可以卷舒。字皆金填之，或謂玉以階石代之。所謂寶者，印章也。並文思院供造。

又《八寶》　郭周重造八寶，而以天下傳本朝，謂『受命之寶』、『鎮國神寶』、『天子之寶』、『皇帝之寶』、『天子行寶』、『皇帝御寶』、『天子信寶』、『皇帝信寶』，且各有所用。如『受命之寶』惟封禪用之。其他各朝增置殿寶，不在此數。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五　周廣順中始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皇帝神寶』，太祖受命，傳其二寶。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紐，系以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三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飾以金環，以紅錦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以金裝，内設金牀暈錦褥，飾以雜色玻璃、碧鈿石、珊瑚、金精石、碼碯。又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帕，載以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朝會陳於御坐前，大禮則列於仗。真宗又改『皇帝受命』爲『皇帝恭承天命之寶』。元符元年春正月甲寅，永興軍咸陽縣民段義剔地得古玉印，詔尚書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祕書省、太常寺官定驗以聞。三月丙辰，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奏：『奉敕講議定驗咸陽民段義所獻玉璽。義稱：「紹聖三年十二月，内河南鄉劉銀村掘土得之。」臣等按，所獻璽，色綠如藍，温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皆螭紐五盤，紐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檢文，與璽相合，大小不差毫髮，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爲。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唯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其蟲書鳥跡之法，於今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能作明矣。今陛下嗣守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晉漢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眚上壽，況傳國之器乎？其緣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詳定以聞。有司討論故實來上，擇日祗受，改元曰元符，大赦天下，百僚稱賀。《國史補》：『國初創業艱難，諸寶多階石爲之。元豐中詔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璽，而玉時未成。大觀初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但疊篆而已，亦不大良。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實秦璽，乃藍田玉，李斯之魚篆也。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然獨得璽而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自有璽傳，考驗甚詳，傳於世上。獨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因自刊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時又得古小玉印，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者，上又以其文倣李斯魚蟲篆作寶，大將五寸，爲螭紐，蓋魯公命季子修以意敷之。《受寶記》言「有以古篆進」者，謂是也。名爲鎮國寶，與受命寶爲二寶，合天子皇帝六璽，是爲八寶，乃於大觀二年元日受之，上自爲之記焉。』魚蟲篆者，始於李斯，以古帝之瑞，若所謂黄帝之大螾，有虞氏之鳳凰，周之赤烏白魚，雜肖其形，而爲之篆爾。其後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學士院召譯者出表語，而後爲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火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火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久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上又制一寶，亦螭紐，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實命魯公賦其文，篆亦魚蟲，然韻頗不古，乃梁師成所主，命睿思殿文字外庫人爲之，不知爲何人書也。至於製作之工，則幾於秦璽矣。其寶大九寸，有檢亦九寸，古人所無，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下詔以乾元用九焉。又於政和八年元日受之，凡兩受寶，皆赦天下。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至於「定命寶」，乃我受命所自製者也。』居常赦文前後皆翰林學士主之，其間事目與行文，乃中書門下諸房排定進呈，獨大觀八寶赦乃魯公多自草，故異於常赦。靖康之變，悉不存。隆祐太后遣孟忠厚以『大宋之寶』奉迎高宗。本朝故事，雖存前代之制，常所用曰『書詔之寶』；書詔則用之；『御

書之寶』，宸翰則用之；『御前之寶』，宣命緘封則用之；奏鈔則用『天下合同之寶』；祭祀則用『皇帝恭承天命之寶』，六。謹按《漢宮儀》，天子不佩璽，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爲方寸璽。衛宏亦云：『秦以前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徐繆傳》：『獻帝遷許，繆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劫。術死軍破，繆得其盜國璽還許，上之。司徒趙温謂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用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吴書》亦云『方圍四寸』。則知秦璽方寸耳。後之璽大若此，其爲偽無疑。後世轉相倣效，不勝其繁。善乎，昌黎子之言曰：『若傳國璽，狂嬴賊斯，童心侈意而爲。』又曰：『卞玉之璽，何代而不傳，何偽而不得？』旨哉！噫！聖人大寶曰位，苟能畏天修己，不以富貴無敵爲樂，而以勤儉保邦爲務，皇天眷佑，神器永歸，奚用泥於得秦璽哉！享國之久，莫過三代，初未聞憑藉於無情之金石也。偶得元符璽，又並石刻諸璽，文模於前，以證譜家之謬，祛後來之惑，以貽博識者云。

宋・曹彦約《昌谷集》卷二二《玉璽本末》　言傳國璽者多矣，訖無定説。原其所由，則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見，道聽塗説，未免差誤，傳記雜録，易以湮没。士大夫所傳已無依據，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説參於其間，尤更牴牾。正史所載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紹聖間此璽再出，士大夫以紙出之，當職官手自摹之，則其著見於天下者寡矣。然其璽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盡考也。今且序秦漢魏晉所得之寶，與白色、綠色、玄色並出之異，然後辨史氏之差誤，衆説之不根，使後之君子有攷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略】

本朝紹聖四年，歲在丁丑，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陽縣民段義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興軍以聞，詔尚書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官講求定驗以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獻玉璽，其色綠如藍，温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螭紐五盤，紐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潤。其背亦螭紐五盤，紐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相合。大小方圓無毫髮差殊。今考璽文，爲秦璽可知。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其文則刻而非隱起，其字則飾以龍鳳鳥魚，乃蟲魚鳥跡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華，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而工作篆書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非以後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詔旨，得與討論，黜諸家偽説，而斷以正史，所有玉璽，委是漢以前傳國之寶。原註：蔡京等黜諸家偽説，而斷以正史，其説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遷就欺罔，無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晉得此璽，如今得秦璽也，豈可謂之晉璽？至於『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斯乃秦璽而後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於天』爲後魏之璽，以『既壽永昌』爲秦璽，其爲面謾也甚矣。邵武《後録》：紹聖元年，咸陽縣民段吉夏日雨後村中立門足陷，得玉璽一，方四寸，篆文如鳳鳥之狀，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按《璽記》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爲璽，元后取璽投之地，故一角缺。驗之皆合，唯記云色黄，此青蒼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無之。有司奏上，廷議以爲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詔令禮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聞。四月丙戌禮部太常寺言：按《國朝會要》，元日、五月朔、冬至，並行大朝會儀，乞以禮祇受，羣臣稱賀。從之。命宰臣章惇書寫玉檢，詔詞臣撰樂章，付太常寺，應奉朝會之用。丁酉，詔傳國寶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爲文。五月戊申朔，行朝會禮。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謝景靈宫。戊午，宴於紫宸殿。丙寅，詔以紹聖五年六月朔爲元符元年。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寶，爲八寶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爲文。大觀元年十一月，詔八寶初成，可於正月二十三日後用之。尚書省言：受命寶非常用之器，唯封禪則用之。則大觀以後，本朝有緑白二璽矣。原註：出《會要》。謹按《御製八寶記》云：受命寶，其玉藍田，其制秦也。不可以傳示將來，貽訓後世。方參稽憲度，自我作古，有以寶玉獻者，色如截肪，氣如吐虹，温潤而澤，其聲清越。有以古篆進者，龍蟠鳳翥，魚躍鳥飛，奇耦相生，縱横得所。有以善工進者，雕琢衆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縷，不見其迹。四者畢備，於是揭而璽之，乃以『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之文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蔡絛云：得秦璽而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自有璽後，考驗甚詳，上猶獨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舊説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檢者，此又絛之鑿也。但古今所見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蓋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璽者，不知其何時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秦璽不同。【略】

五代亂離後，其璽不復存矣。原註：蔡絛《國史後補》云：國初創業艱難。

諸寶多階石爲之，元豐中。始詔依古作六璽。有玉而未成也。《會要》云：唐末六璽亡失，國朝鑄以金鈐，太宗雍熙三年，詔以天下合同之印爲天下合同之寶，御前之印爲御前之寶，書詔之印爲書詔之寶，鑄以金，是玉璽不傳於本朝也。

受命寶者，其初當出於傳國二璽，其一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禪，遂有東、西二魏之寶，其名不一，而所謂傳國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乃永和璽也，其傳最遠。開皇三年，始表異而出之，名曰受命璽，而受命之名立矣。隋傳之唐，而太宗不以爲受命璽也。貞觀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璽，以白玉爲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際，各有是璽，而其文則異。本朝繼五代之後，二璽皆不復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詔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註：《會要》誤以膺字爲應字，而《長編》不載，旁見於《宋詞類編》者，乃作膺字。雖不足據，然累聖皆作『恭膺天命之寶』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詳定封禪儀，請以玉牒、玉册並刻字填金，聯以金塗銀繩，緘以玉匱，置石磕中。封匱以金泥和粉乳香爲之，印以受命寶，寶方二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則是真宗朝嘗兩作之矣。原註：《會要》云：請依舊制，別造玉寶，文同受命寶，則是八字皆同，而《長編》止載『恭膺天命之寶』六字，蓋節文也。是時又作『天下同文之寶』，鑄以金，以封石磕。《會要》雖云封匱封磕之寶，而不言別作，則又略也。乾興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禮儀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寶，并緣寶法物，請下文思院少府監。從之。天聖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詔以宮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寶，則是仁宗初年亦兩作之也。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學士范鎮言：『伏聞大行皇帝受命寶，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先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詔檢討檢尋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寶。』其後別造受命寶，而所議弗用。元豐八年，哲宗即位，門下侍郎章惇言：『奉詔纂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從之。原註：以上並出《會要》。即是以觀，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寶，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矣。但前乎真宗，則有太祖、太宗之世，後乎真宗，則神宗居英、哲之間，而受命寶亦不作，豈作輟亦隨時耶？將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璽，紹聖五年四月詔作傳國璽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爲文，是哲宗有兩受命寶，而秦璽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寶，因秦璽之舊，以『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爲文，則徽宗之受命寶，不復用『恭膺天命』之舊矣。既作受命寶，又作鎮國寶，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寶。大觀元年，八寶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詔以來年正月二十三日後用之。原註：鎮國、受命本是二寶，而《會要》乃載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詔受命寶字之上添鎮國二字，則當與鎮國寶相亂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詔八寶之名，一曰鎮國神寶，二曰受命之寶，則是受命之寶未嘗加鎮國字也。《會要》何爲並載耶？今皆不存矣。原註：朱丞相《秀水閒居録》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寶悉爲金人劫取矣。但八寶既失，而鎮國寶獨存，其文所謂『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者，則又朱丞相誤也。鎮國寶文九字，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而『範圍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謂之定命寶，乃朱丞相維揚所見者也。合定命寶言之，謂之九寶。靖康八寶皆失，而定命寶獨在。蔡絛《國史後補》載九寶甚詳，與《御制八寶記》及《會要》諸書皆相表裏，當以絛説爲正。予討論玉璽本末，有所謂《雲麓漫鈔》者，乃趙原註：彦衛。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見，疑猶有遺論也。討論粗定，乃於親戚間見之，顧其説微有差誤，不足取信。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八寶》 御寶備於政和，自太祖開基，始有『大宋受命之寶』。後諸聖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元符間，既得漢傳國璽，因以爲『受命寶』。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大觀初，又得良工，倣古作天子、皇帝六璽。已而，徽宗又作『鎮國璽』，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通號八寶焉。久之作『定命寶』，其文有『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實蔡京所賦。號九寶。京城破，自『定命寶』外，悉爲虜所得。而『大宋受命之寶』，邵澤民侍郎給之隨葬，乃得全。張邦昌將復辟，遣謝任伯參政奉寶歸於高宗。建炎二年秋，始鑄三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詞表。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下省文字。三曰『書詔之寶』，印詔書。皆以金爲之。逮紹興十六年郊，始備八寶。八寶者，入內內侍省掌之。紹熙末，上卽位於重華宮，時寶藏於大內，太皇太后旨取之。今八寶未知何人所書，其文如政和之制。

又《乙集》卷四《太廟點寶事始》 自休兵後，太廟創册寶殿，凡帝后寶册洎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文

曆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曆，點檢足備，用印封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月己丑降旨。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言，坐獄死。蓋故事册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由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察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瑶爵、玉瓚二事絶佳，人間所未見，其他圭璧，大抵多水漿色。册寶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册以象牙爲之，餘皆珉玉。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温粹。

又　卷五《制作》　國朝南渡之後，御府所藏玉寶凡十有一，金寶三。玉寶：一曰『鎮國神寶』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二寶封禪則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册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此所謂八寶也。皆高宗作。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金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詞表。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下省文字。三曰『詔書之寶』印詔書。自秦以前，上下通稱璽。《春秋傳》：季武子取卞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是也。秦有天下，始制天子、皇帝六璽。自是惟諸侯王得稱之。唐武后長壽二年，改璽爲寶。以璽音近死，故易之。天寶十載，又合受命、傳國爲八寶。八寶之稱，自此始矣。唐末喪亂，八寶或亡或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皇帝神寶』。太祖革命，傳其二寶。至太宗別製『承受天命之寶』。寶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紐。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自是遂爲定制。鎮國神寶者，仁宗皇祐五年七月所作也。篆如其名。宰相龐籍書。受命寶者，哲宗元符元年五月所受也。其文相傳以爲秦璽，是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衛宏曰：秦以前，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用玉。按玉璽圖，以此璽爲趙氏之璧刻者，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藺相如詭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爲璽，此說謬矣。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宮井中，後爲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魏氏何不寶用而又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没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自刻其璽，其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爲漢所傳秦璽，實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氏死，其臣蔣幹求授於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辨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求救於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方，濶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誤指爲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是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之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而上之，大四寸，文與秦璽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爲真璽，遂以字文周所傳神璽爲非是。識者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此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没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石敬瑭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紹聖三年冬，咸陽民段義者，斲地得璽以獻，學士承旨蔡京言於朝，曰此秦璽也。遂以元年五月朔大朝會受之，受寶之禮，昉乎此矣。

徽宗崇寧五年，有獻玉印者，只有方寸，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大觀元年，既得美玉，良工，遂黜皇祐鎮國、元符受命二寶不用，命工更刻，而以九字爲神寶之文，合天子、皇帝六寶爲八寶，以二年正月元日受之。政和七年，復得美玉，大將九寸，乃作定命寶，命蔡京鐫十六字爲文，謂之九寶，以八年正月元日受之。又有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參知政事王曾書。天聖元年，爲火所燔，又制焉。參知政事陳堯佐書。後從葬昭陵。學士范鎮、禮官王珪言：『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而弗聽也。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參知政事歐陽修書。神宗、哲宗皆循此制。哲宗寶，門下侍郎章惇書。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徽宗元符三年所制也，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逮紹興十六年再郊，始備八寶，而恭膺天命之寶不復作矣。大宋受命之寶者，建隆開基所創

也，史册不載，圍城中副留守邵博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迎大元帥於山東，因以爲獻。定命寶者，宣和内禪，藏龍德宮，虜人不知之，故弗取。受命中興寶者，高宗紹興元年所作也。玉甚美，視定命寶猶大半分。金寶三，皆建炎二年秋所作也。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二《金國取去大宋寶印》 皇帝殿寶十四

承天休，延王億，永無極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

御書之寶　御書之印

無字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宣和御（書）［筆］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印

青玉二

傳國寶　受命於天，既壽且康

金九

御前之寶　宣和殿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同文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下省文字　御前之寶御宣［劄］

御前錫賜之寶印賜月茶藥合　書詔之寶印詔書

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詞表

銀一

尚書内省出納之印印破除

宋・王應麟《玉海》卷八三《車服・旌旗・建隆攝提旗》 建隆四年，將郊祀，禮儀使陶穀建議取天文大角、攝提之象，作攝提及北斗、二十八宿、十二辰、龍墀十三旗，五方神、五方鳳、四瀆等旗。元豐三年改製，各著其象，以則天文。

攝提旗舊圖色赤，繪爲人形，元豐三年七月十三日更定鹵簿，去所繪人形，有司循舊未改。元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太常始請改造。政和四年，改著其象旗，色用青，從天之色，以放天文。《宣和鹵簿記》：左右攝提旗二。

又　《紹興華旗》 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九日，周麟之言：『太廟生靈芝，九莖蓮葉，宜製華旗，繪靈芝之形，以章偉績。』奏可。十一日，禮部侍郎王珉等言：『贛州太平瑞木、黎州甘露、道州連理木、遂寧嘉禾、鎮江瑞瓜、南安雙蓮嚴、信州芝草，皆太平盛事。請命有司圖狀製爲華旗。』從之。

又　卷八四《祥符天下同文寶　封禪玉寶金寶》 祥符元年五月五日甲子，別制天下同文寶，以金鑄，用於封禪，以封石磵。朝謁大清宮、祀汾陰，封册匱亦用之。祥符元年五月甲子，詳定所言：『唐開元中，玉匱、金匱封訖，以受命寶印之。又貞觀中議更造玉璽一方，一寸二分，同受命寶。今請別造玉寶，方寸二分，同受命寶，以封金玉匱。又開元中，石磵以天下同文印封之，舊史無制度，今請以金鑄，大小同御前寶，以「天下同文之寶」爲文，二寶封畢，進内，其玉寶分寸以今尺爲準。』從之。甲申，命參知政事馮拯書封禪玉寶、金寶。

又《天禧昭受乾符寶　慶曆欽崇國祀寶》 天禧元年十二月壬闕，召輔臣於滋福殿觀新刻皇帝昭受乾符之寶。初，祭醮祠表皆用御前之寶，上以未盡恭恪，故改製焉。用以印密詞。後大内火，寶焚，止用御前之寶。慶曆八年，下學士院定其文，而別刻之。十一月己亥，三日。詔刻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宰臣陳執中書。以代昭受乾符之寶，醮祠表章用之。天禧四年閏十二月己巳，編御集。朱允中等言：『御製書印三，請用金鑄。』從之。

又　《明道改作寶册》 明道元年，禁中火，寶册悉焚。九月庚寅，改作寶及册命，參政陳堯佐書受命寶，薛奎書尊號册寶，宰臣張士遜書仁宗爲皇太子册，參政晏殊書皇太后册寶。二年正月成。泌寶法物易以銀而塗黄金。

又　《皇祐鎮國神寶》 皇祐五年七月十四日辛亥，作鎮國神寶。先是帝謂大臣曰：『奉宸庫有良玉，廣尺而厚半之，希代之珍也。且天子八璽，其一曰神寶。』遂命參政梁適撰寶名，宰臣龐籍瑑文，參政劉沆書牌而刻之。八月丁丑，更命宰臣陳執中篆文。十月壬子，寶成，召近臣、宗室觀於延和殿。癸亥，禮院言：『《唐六典》次序：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冬至郊祀，大駕儀仗，請以鎮國神寶先受命寶爲前導。』著爲式。嘉

祐八年四月乙酉，英宗製恭膺天命之寶，命參政歐陽修篆文。元符二年八月四日，製寶符旗二。

又《至和玉寶》　至和二年七月五日辛酉，皇姪從式上其祖德芳所藏玉寶二，篆文曰『皇帝信璽』，蓋太宗所賜。

又《元符玉璽　治平玉檢》　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得古玉印，四年十二月上之。五年即元符元年。三月，講議官十三人奏：『按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又得玉螭首一，其玉乃藍田之色，青玉色如藍。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行受寶禮，羣臣上壽稱賀。先期又詔龍圖天章閣齋。治平元年，閏五月二日。耀州所獻受命寶、玉檢赴都堂參驗，命宰臣書『玉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爲文。徽宗黜其璽不用，自作受命寶，方四寸有奇，自爲之記。

又《大觀八寶　九寶》　神宗是正典禮，詔侍臣作天子皇帝六璽，追琢未就。崇寧五年，有獻玉印方寸者，以龜爲紐。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遂以九字爲文，命工更刻螭紐方盤，上圓下方，名爲鎮國寶。又作受命寶，皆方四寸有奇，篆以蟲魚，帝自爲記，并元豐六璽，通爲八寶。鎮國、受命二寶，實而不用，藏之內府，詔曰『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大觀元年，遂黜皇祐鎮國、元符受命二寶不用。二年正月壬子朔，御大慶殿，受八寶。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掌寶於禁中，內外各二員。親製《八寶九鼎記》。後又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又制定命寶，赤螭紐，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其寶九寸，檢亦如之，合前八寶爲九，以九寶爲稱。乾元用九之義。政和八年正月甲申朔，受定命寶，皆赦天下。宣和四年十一月丙辰朔，修飾舊寶璽用之。郊禋則輦官奉寶輿導駕，九寶爲五重，前列香案定命。受命及天子寶在左，鎮國及皇帝寶在右，行禮則陳於宮架之前。

又《紹興受命中興寶　八寶　十一寶　三御寶》　靖康二年四月丁卯，謝克家奉玉璽至天元帥府，文曰『大宋受命之寶』。紹興元年五月八日癸卯，內殿宣示：大宋受命中興之寶，視定命寶猶大半分。玉甚明潤，追琢精巧。是歲，宗祀不陳八寶。十六年，始陳於郊祀如舊儀。二十八年，宗祀亦設之。乾道初，郊復詔省約，及皇太子受册，符寶郎陳八寶於御坐之左右。紹熙二年，禮官以八寶非奉神之物，請遵乾道省約之制。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鎮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册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隣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隣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所謂八寶也。皆高宗作，紹興十六年再郊始備八寶。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紹興元年作。金寶三，皆建炎二年秋所作：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祠表。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下省文字。三曰書詔之寶，印詔書。建炎二年八月甲寅新鑄欽崇國祀天下合同書詔之寶，自是月乙卯行用。

又《嘉定大慶殿受寶》　嘉定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制使賈涉繳進北方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册，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玉璽。七月丁亥，太常奏受寶之禮，製寶輿法物。【略】十五年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設黃麾半仗，受玉寶，奉安天章閣。己未，大赦。十六年七月，置奉安符寶所，建殿，以內臣掌之。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輿服六・寶・尊號寶》　每上尊號，有司製玉寶，以尊號爲文。

真宗大中祥符初，登封太山，別製寶匣、寶盝，皆差小其制。

仁宗天聖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詔：以宮城火，重製皇帝受命寶、尊號册寶，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書。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七月一日，孝宗已即位，未改元。禮部、太常寺言：『六月二十九日詔書節文，太上皇帝宜恭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恭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今先次討論，條具禮儀。一、依禮例，合差撰册文官二員。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册文係差宰臣撰，乞差尚書左僕射；壽聖太上皇后册文係差執政官撰，乞差知樞密院事。一、依禮例，合差書册官二員，係差執政官充。乞差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一、依禮例，合差篆寶官一員，係差執政官充，乞差參知政事兼。並乞朝廷降敕，差官施行。一、合修製册寶二副，依禮例，並係用珉玉造。寶二鈕，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寶（係）［依］禮例，係用玉造，壽聖太上皇后係用金造。並沿册寶法物等，並乞令工部下文思院修製施行。一、寶二鈕，乞以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之寶』十字爲文、『壽聖太上皇后之寶』八字爲文。一、今來修製册寶，及將來奉上之禮，事體至重。依禮例，合差禮儀使一員，係差宰臣充。並合差都大主管官一員，係差近上内侍官充。朝廷取旨降敕，差官施行。』詔並從之。

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奉聖旨，令文思院修製恭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册寶，並沿册寶法物等。本院契勘自來即不曾經修製過尊號玉寶，乞下禮官討論合修製玉寶範樣大小尺寸制度、沿册寶法物下院，以憑遵守，修製施行。奉旨，令禮部、太常寺疾速討論，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今討論下項：修製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尊號册寶。今檢准《國朝會要》奉上尊號册寶制度禮例，册用珉玉，簡長一尺二寸，闊一寸二分，（檢）[簡]數從字之多少。聯以金繩，首尾結帶。前後四枚，二枚刻龍鏤金，若捧護之狀。藉以錦褥，覆以紅羅泥金夾帕。册匣長廣取容册，塗以朱漆，金裝隱起突龍鳳，金鎖、分鐍。匣上又以紅羅繡盤龍蹙金帕覆之，承以金裝長竿牀，金龍首，金魚鉤。藉匣以錦緣蓆褥，鈕紅絲爲絛以縈匣。册案塗朱漆，覆之紅羅銷金衣。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二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係以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皆飾以金，裹以紅錦，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盝以金裝，内設金牀，暈錦褥，飾以雜色玻璃、碧鈿石、珊瑚、金精石、瑪瑙。又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帕，載以腰輿、行馬，並飾以金。又有香爐、寶子、香匙、灰匙、火筋、燭臺、燭刀，皆以金爲之。以上册寶並沿册寶法物制度，乞令工部下文思院參照修製施行。一、修製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册寶。乞令工部下文思院，參照昨紹興十三年奉上慈寧殿册寶修製過册寶並沿册寶法物制度，修製施行。』詔依。乾道七年正月，加上尊號册寶制度，亦如此制。

十一日，工部言：『將作監文思院申，會（道）[到]太常寺檢照《國朝會要》奉上尊號玉寶例，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係用皇祐中黍尺。今蒙降下玉二塊，以黍尺打量，其大塊可以修製。』有旨令文思院依樣疾速製造。

孝宗乾道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有旨，玉寶、玉環、玉牌各一件，令工部下文思院修製施行。

二十四日，工部據右朝奉大夫、提轄（文）[行]在文思院朱周卿等申：『契勘本院（修）修製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册寶等法物，照得紹興三十二年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玉寶一鈕，其寶用篆丈，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盤龍鈕，並用皇祐中法尺量度修製。本院今將降下玉寶材璞一件用黍尺量度，得度分寸應得禮文，可以修製。其寶厚八分半，比禮文少厚三分五厘。所有鈕合依盤龍，今來降下玉寶材璞，其鈕係（璃）[螭]龍。鈕高二寸四分五釐，厚一寸一分五釐，窾透闊一寸，難以依昨來禮文修製盤龍，止堪改作蹲坐龍鈕，是致未敢興工修製。乞下太常寺參詳指定，以憑遵守修製施行。所有今來修製上件册寶并沿寶法物，其應合用工物，亦乞參照紹興三十二年已修製過册寶並沿寶法物體例，支破施行。』並從之。續太（常）寺申：『今先次將降下玉材鈕範樣徑寸，就行改造蹲坐龍鈕草樣，伏乞詳酌降下，以憑修製施行。』及玉寶樣，有旨依樣製造，仍限半月畢工。

二十九日，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梁克家進呈篆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尊號寶樣，詔依。

十二月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已降指揮，大禮慶成，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加上尊號。今先次討論，條具到申請事件：一、寶二鈕，一鈕欲以「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之寶」一十四字爲文，一鈕欲以「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之寶」十字爲文。依禮例，候書篆册寶文官書篆寶文畢，令文思院修製訖，本院計會入内内侍省所差内侍進請御書（乞）[訖]，卻降付本院修製。候修製畢，自文思院援衛册寶赴大慶殿安設，係發册寶前一日，所有殿上合設幄次，乞令都大主管所行下儀鸞司排辦施行。仍乞將射殿作大慶殿。一、加上尊號册寶行禮日辰，欲乞令工部責限文思院約度修製册寶畢工期日，申太常寺，關太史局選定，報禮部、太常寺，申取朝廷指揮施行。』詔並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正月一日恭上壽聖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聖）[壽]成皇后尊號寶文。壽聖皇太后金寶一鈕，乞以「壽聖皇太后寶」六字爲文；至尊壽皇聖帝金寶一鈕，乞以「至尊壽皇聖帝之寶」八字爲文，壽成皇后金寶一鈕，乞以「壽成皇后之寶」六字爲文。』從之。篆寶文知樞密院事王蘭、同知樞密院事葛邲。寶廣四寸九分，

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

光宗紹熙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詔：『高宗皇帝徽號寶文，以「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之寶」二十二字爲文。』篆寶文參知政事胡晉臣。寶用玉，廣四寸二分，厚一寸三分，坐龍鈕。係以暈錦大綬，連象牙環。金鍍銀稜牌，裏以紅羅夾帊，納於小盝。以金鍍銀裝，內設朱漆牀，暈錦褥。又盝二重，皆以朱漆，覆以紅羅夾帊，並以腰舁。

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壽聖皇太后加上尊號金寶一鈕，乞以「壽聖隆祐備福皇太后［之］寶」十一字爲文。』從之。篆寶文參知政事陳騤。

紹興七年二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今來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升遐，依故事合修製玉寶，合用玉二塊，各方二寸五分，並鈕通約高三寸三分。』詳『册』字。

（高宗）［孝宗］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禮部言：『太常寺申，勘會今來追册皇后謚號，已降敕下本寺，除已申請修製謚號册寶外，內寶文乞以「安穆皇后之寶」六字爲文。』詔從之。

寧宗嘉定十三年九月六日，中奉大夫、試户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兼權吏部尚書薛極言：『奉旨差篆景獻太子謚寶文官，臣今恭依聖旨，篆到寶樣，連粘在前。』詔令所屬依樣製造。

徽宗大觀元年十一月二日，詔：『自昔有尚符璽官，今雖隸門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寶既備，宜重典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

八（月）［日］，詔：『永惟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金）［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夐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十一日，詔：『八寶初成，可於來年正月二十三日後用之。』尚書省言：『請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充，掌寶於禁中。按唐八寶，車駕臨幸，而符寶郎奉寶以從；大朝會，則捧寶以進。今鎮國寶、受命寶非常用之器，欲臨幸則從六寶，朝會則陳八寶，皆夕納。內符寶郎捧寶出以授外符寶郎，外符寶郎從寶行於禁衛之內，朝則分進於御座之前。』

又《傳國寶》　元符元年四月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奉詔詳定沿寶法物禮儀。今五月朔，於故事當大朝會，乞就大朝會日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册儀，有司豫製沿寶法物寶進入，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上齋於內殿，翌日上服通天冠，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從之。

十五日，詔：『龍圖、天章閣齋治平元年耀州所獻受命寶玉檢，赴都堂參驗。』

十八日，詔：『五月朔受傳國寶，命章惇書玉檢。』

十九日，詔：『國寶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爲文。』《九朝長編紀事本末》：五月戊申朔，上御大慶殿受傳國寶，行朝會禮。己酉，德音，降天下死罪囚，徒以下釋之。詔：受寶畢，可就今月十一日宴於紫宸殿。丙寅，詔：以六月朔改元爲元符。初議改元，上謂輔臣曰：『前代元鼎之類，皆明白，如何？』章惇曰：『元符最好。其次有真符、寶符，皆不及。兼寶字皆先世末歲所稱，如天寶皆是。』上曰：『如此，即且作元符。』曾布以爲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裏作元符觀，後以大廢，則元符之號亦不甚佳。白云以嘗論奏，更不欲紛紛，故默而止。

先是，正月十七日，禮部言：『永興軍咸陽縣民段義斲地得古玉印，望委官講求典故。』詔尚書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官講求定驗以聞。

三月十六日，翰林院學［士］蔡（言）［京］等奏：『段義稱紹聖三年十二月內於河南鄉劉銀村修造家舍，掘土得之，曾有光照滿室。《邵氏後録》：段義夏日雨後村中立門，足陷，得玉璽一，方四寸，篆文如鳳鳥之狀。臣等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温潤如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相合，大小不差毫髮。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爲。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説）［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縣，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能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眚上壽，況傳國之

器乎！其沿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詳定以聞。至是行受寶之禮。

七月十九日，禮部言：『講議玉璽官翰林學士蔣之奇與秘書省、御史臺、少府、將作監官凡十三員。』詔之奇賜銀絹一百匹兩，餘官各二十疋兩。

又《承天受命之寶》　太祖受命，傳周二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繫以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二寸四分。皆飾以紅錦，金裝，裹以紅錦，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牀，暈錦褥，飾以雜色玻黎、碧鈿石、珊瑚、金精石、瑪瑙。又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帕，載以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香爐、寶子、香匙、灰匙、大筯、燭刀，皆以金爲之，朝會陳於御座前，大禮卽列於仗衛中。

又《天下合同之寶》　太宗雍熙三年十月十一日，詔以天下合同之印爲天下合同之寶，御前之印爲御前之寶，書詔之印爲書詔之寶。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天下合（用）［同］之寶；樞密院宣命、諸司奏狀用御前之寶；翰林詔敕、別錄敕榜用書詔之寶。初，三寶皆爲印，鑄以金，又以毛鍮石各鑄其一。至是並改爲寶，別鑄以金，舊六印皆毀之。

又《御前之寶書詔之寶》　徽宗政和六年十一月六日，詔：『御寶自祖宗朝行用至今，垂百五十餘年，四角刓缺，文篆暗訛，幾不可驗，恐無足以示信天下。舊有祖宗所藏御前金寶，可自冬祀大禮畢行用。今降新舊二寶印文付外，可照會，仍連新舊二寶印文。』

高宗建炎二年八月一日，詔：『新鑄天下合同之寶、書詔之寶，自今八月三日行使。』

又《恭膺天命之寶》　太宗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時真宗卽位未改元。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詔可。

真宗乾興元年三月十六日，仁宗已卽位，未改元。禮儀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寶、綬並緣寶法物，請下文思院、少府監修製。』從之。參知政事王曾書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

仁宗嘉祐八年六月十三日，英宗卽位未改元。翰林學士范鎮言：『伏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法）［沿］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先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所傳者。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檢尋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其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於方中，亦不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其後帝別作受命寶，而所議弗用。《宋史·輿服志》：英宗制『恭膺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歐陽修篆文八字，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神宗元豐八年五月十二日，時哲宗卽位未改元。門下侍郎章惇言：『奉詔篆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從之。

又《天下同文之寶》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五日，詳定所言：『按玉牒、玉册用皇帝受命寶印之，納玉匱於石碱，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今封禪泰山，請依舊制，別造玉寶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寶。其封石碱用天下同文之印，舊史元無制度。今請用金鑄，大小同御前之寶，以「天下同文之寶」爲文。所有緣寶法物，亦請依式製造。其寶二枚，候封玉匱、金匱、石碱，畢日，並進內。』從之。

又《昭受乾符之寶》　天禧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詔輔臣於滋福殿觀新刻五嶽聖帝玉寶及皇帝昭受乾符之寶，命擇日迎導赴會靈觀奉安。仍令禮儀院詳定儀注以聞。寶並金柙、玉鈕，製作精妙。帝以奏章上帝，承前皆用御前之寶，理亦非便，故改用乾符之寶。

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三日，入內供奉官朱允中言：『御製御書印三面，請用金鑄。』從之。《玉海》：昭受乾符之寶，以印密詞。

又《欽崇國祀之寶》　仁宗慶曆八年十一月三日，詔刻『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宰臣陳執中書。天禧中，真宗刻『昭受乾符之寶』，而於醮祠表章用之。後經大內火，寶焚，止用御前之寶。至是，下學士院定其文，命執中書而刻之。

又《定命寶》　又詔差官奏告宗廟、社稷。

又《大宋受命中興之寶》　紹興元年五月八日，內殿宣示『大宋受

命中興之寶』，並道君皇帝所獲元圭寶玉，明潤無纖瑕，追琢精巧。上曰：『此玉今不復得，此道君皇帝定命寶猶大半分。元圭映日，則色紅且白。偶今日陰晦，卿等不見。』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一五《王禮考十》 宋太祖皇帝受禪，傳周廣順中所造二寶。

太宗制『承天受命之寶』。

真宗制『恭膺天命之寶』。大中祥符中，又別制『恭膺天命之寶』、『天下同文之寶』，用於封禪。『昭受乾符之寶』，以印密祠。

宋制，天子之寶，皆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係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飾以金裝，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牀，暈錦褥，飾以襯色玻璃、碧鈿石、珊瑚、金精石、瑪瑙。大中祥符初，登封泰山，別制寶盝，皆差小其制。又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帕，載以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香爐、寶子、香匙、灰匙、火箸、燭臺、燭刀，皆以金爲之。朝會陳於御前，大禮則列於仗衛中。

累朝每上尊號，有司制玉寶，以尊號爲文。

禁中所用，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書敕別録敕榜用之。皆鑄以金，又以鍮石各鑄其一。雍熙三年，並改爲寶，別鑄以金，舊者六印皆毀之。【略】

乾興元年三年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王曾書之，遣內侍、諸少府監，文思院視工作。

仁宗明道元年，禁中火，寶冊悉焚。其年九月，改作寶及冊，命參知政事陳堯佐書受命寶，薛奎書尊號冊寶，宰臣張士遜書仁宗爲皇太子冊，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冊寶。二年，冊寶成。三司言，用黃金二千七百兩爲法寶法物。詔易以銀而塗黃金。初，真宗嘗爲『昭受乾符之寶』，前此亦焚，遂詔宰相陳執中書『欽崇國祀之寶』刻之，以代『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章用焉。【略】

皇祐五年秋九月，作鎮國神寶。

時閱奉宸庫得良玉，廣尺，厚半之。上以其希世之寶，不欲以爲服玩，因作鎮國神寶，命宰相龐籍篆文，參知政事劉沆書其上。寶成以進，召近臣、宗室觀於延和殿。是歲，太常禮院引《唐六典》次序曰：『一神寶，二受命寶。冬至祠南郊，大駕儀仗，請以鎮國神寶先受命寶爲前導。』自是遂爲定式。初，太宗以玉寶二鈕賜太祖之子德芳，其文曰『皇帝信寶』，至孫從式上之。

英宗即位，別製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嘉祐八年，將葬仁宗於永昭陵，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竊聞先朝受命寶及法寶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也。其受命寶，望陛下寶而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宜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披繹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納於方中，亦不悉陳於陵寢。謂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已而別製受命寶，珪等議格不用，命參知政事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治平三年，命知誥邵必、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尋復廢罷，亦無所釐改焉。【略】

元豐二年，詳定儀注所言：『《周禮》：「王執鎮圭。」釋者曰：「祭天地宗廟及朝日、夕月，則執之。若朝覲，諸侯授玉於王，王受玉，撫玉而已。」《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諸侯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圭邪刻之處，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如後世之合符。未有臨臣子而執鎮圭者。《唐六典》殿中監掌服御之事，凡大祭祀，則進大圭，執鎮圭。若大朝會，止進爵。《開寶通禮》始著元會執圭，出自西房。淳化中，上壽進酒，又令內侍捧圭，於周制、唐禮皆不合。其元會受朝賀，請不執鎮圭上壽。』詔可。

三年五月，詳定所言：『郊廟之禮，有鎮圭而無大圭，於禮爲闕，詔議大圭尺度。《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說者曰：「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後魏以降，又改爲笏。珽以白玉爲之，長尺有二寸，西魏以來皆然。方而

不折，雖非古制，蓋後世所得之玉，隨宜爲之。考之《周禮》，大圭長三尺，西魏、隋、唐長尺有二寸。請自朝廷撰玉之有無制之。又按孔穎達言，天子執鎮圭以朝日，夕月及祭天地宗廟，蓋奉祭祀執鎮圭者，摯也；搢大圭者，笏也。唐禮，親祀天地神祇，皆搢大圭，執鎮圭。有事宗廟，則執鎮圭而已。王涇《郊祀録》曰：「大圭，質也，事天地之禮質，故執而搢之。鎮圭，文也，宗廟之禮亦文，故無兼執之義。」不知大圭、天子之笏，通用於郊廟。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鎮圭。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爲摯，執大圭爲笏。當事搢笏，君尊則不搢笏，別於臣下也。《儀注》云「皇帝搢鎮圭」，蓋沿襲之誤，宜改爲奠鎮圭，盥手飲福，則授之人。』詔俟制大圭畢施行。

詳定所又言：『古者執玉以行事，前事則不執。《開元禮》、《開寶通禮》皇帝升輅，不言執圭。祀日，質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以進。於是始搢大圭，執鎮圭。今皇帝乘玉輅，執鎮圭，赴景靈宮及太廟、青城，皆乘輅執圭，殊不應禮。請自今乘輅不執圭，還內御大輦亦如之。』詔可。

詳定所又言：『大圭中必之制，按《考工記》：「天子圭中必。」《聘禮記》：「玄纁，繫長尺絢組。」中必與絢組，一也。絢以薦玉，組以約圭，二者皆謂之繅藉。今之鎮圭無此二物，請製薦玉繅藉，以木板爲中幹，廣袤如其玉，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五采文，前後垂之。又製約圭繅藉長尺，上以玄下以絳，爲地五采五就，因以爲飾，每奠圭，則以薦玉之繅陳於地，執圭，則以約圭之繅備失墜，因之爲飾。況大圭搢之紳帶之間，不可無中必，明矣。俟明堂服大圭，宜依鎮圭所約之組，令可繫。』從之。【略】

八年五月，作受命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略】

元符元年五月，得傳國寶，御殿受之。

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斸地得古玉印，光照滿室。四年十二月，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五年三月，翰林承旨蔡京及講義玉璽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温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爲。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寶自出，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眚上壽，況傳國之器乎？其受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詳定以聞。至四月，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册儀，有司豫制受寶法物，並寶進入。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帝齊於內殿。翼日，帝服通天冠，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

徽宗崇寧五年，作鎮國寶。

時有以玉印獻者。印方寸，以龜爲鈕，工作精巧，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受寶記言『有以古篆進者』謂是也。帝因次其文，倣李斯蟲魚篆作寶文。其方四寸有奇，螭鈕，方盤，上圓下方，名爲鎮國寶。

大觀元年，制八寶。

時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璽，疊篆。紹聖間。得漢傳國璽，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有《檢傳》，考驗甚詳，傳於世。帝於是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因作自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文皆琢以白玉，篆以蟲魚，帝自爲之記。鎮國、受命二寶，合天子、皇帝六璽，是爲八寶。於是下詔曰：『自昔皆有尚符璽官。今雖隸門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寶既備，宜重典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又詔：『永惟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夐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尚書省言：『請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充，掌寶於禁中。按唐八寶，車駕臨幸，則符寶郎奉寶以從，大朝會，則捧寶以進。今鎮國寶、受命寶非常用之器，欲臨幸則從六寶，朝會則陳八寶，皆夕納。內符寶郎捧寶出以授外符寶郎，外符寶郎從寶行

於禁衛之內，朝則分進於御座之前。鎮國寶、受命寶不常用，唯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劄則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答外夷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册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應合用寶，外符寶郎具奏，請內符寶郎御前請寶，印訖，付外符寶郎承受。」從之。二年，詔受命寶字之上，添「鎮國」二字。三年八月，名八寶：一，鎮國神寶；二，受命之寶。詔：「古爲六璽，至唐始名曰寶，增數至八。今天下承平百五十年，其制尚闕，紹聖中，得秦李斯所作制度，雖工，乃藍田青玉。又鎮國寶未有所稽，今寶成祇受，典禮始克大備，實邦家之慶。鎮國、受命二寶，寶而不用，藏置內府，人未知制作之因，可宣付有司。

政和二年，得玄圭，御大慶殿受圭。

宦者譚稹獻玄圭。其制，兩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銳下方。上有雷雨之文，下無琢飾，外黑內赤，中一小好，可容指，其長尺有二寸。詔付廷議。議官以爲周王執鎮圭，緣以四鎮之山，其中有好，爲受組之地，其長尺有二寸，周人倣古爲之，而王執以鎮四方也。帝乃以是歲冬御大慶殿受圭焉。

六年，詔：「御寶自祖宗朝行用今百五十餘年，角刓篆暗，幾不可驗，恐無以示信天下。舊有祖宗所藏御前金寶，宜自冬祀大禮畢行用，而降新舊二寶印文，付外照驗，且以佈告中外。」

七年，制定命寶。

時從於闐得大玉跋二尺，色如截肪。帝又制一寶，赤螭鈕，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篆以蟲魚。製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其後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應行導排設去處。定命與受命，天子寶在左，鎮國與皇帝寶在右。又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於神霄，合乾元用九之數，以明年元日受之。凡兩受寶，皆赦天下。帝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至定命寶，乃我所自制云。」【略】

高宗開大元帥府，謝克家以玉璽來上，文曰「大宋受命之寶。」

建炎三年，鑄三省、樞密院銀印舊制，中書門下省印方二寸一分，樞密院印方二寸。元豐中，詔三省印銀鑄金塗。五月，改鑄虎符頒降，令刑部遍下諸處見行虎符，並不得施行康定所鑄銅符，仍繳納尚書省。又製金字牌，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自內侍省遣焉，日行五百里。

四年，改造宮殿諸門號，皇城司掌之，舊號不復用。

行宮禁衛所言：「應官司自給號記，不許用黃色，他色不許入皇城門。又嚴代名借帶之禁，論其罪如律。」

紹興元年，製「大宋受命中興寶」，宣示輔臣比定命寶大半分。是歲，祀明堂八寶，猶未備也。

二年正月，更定行宮殿諸門號，敕入禁衛號，黃綾八角三千道；入殿門，黃絹以方，一千道。入宮門，黃絹以圓，八千道。入皇城門，黃絹以長，八千道。其後，更殿門號以黃絹圓，宮門以緋黃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又詔官司輒以黃緋色爲號者，罪賞依僞造大禮敕號法。

四年，鑄行宮留守司印。

權户部侍郎王俁言：「文書以印記防姦僞，錢穀尤爲要切，不可借用他印。今車駕巡幸，凡常程文書，皆留守司裁決，以印記權行立用，如行在所度支用侍郎印，金倉部通用金部印，留守司權本部侍郎用尚書印，太府司農寺並用寺丞印，不惟日下交互，異時必生姦弊，請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各鑄印，以行在所或巡幸某印爲文，事已發，赴禮部置櫃封鑰掌之，遇巡幸關出行用，庶無窒礙。其他部要切印記，都省依此施行。」詔印文添「行在所」字。【略】

十六年，郊祀，始陳寶如承平之儀。凡中興御府所藏玉寶十有一，金寶三，八寶，皆高宗皇帝作。入內，內侍省掌之。一曰鎮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疆」，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於天，既受永昌。」，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册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大宋受命之寶，太祖皇帝作。定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徽宗皇帝作，並八寶謂之九寶，大宋受命中興之寶。紹興元年作，五月，宣示於內殿，寶玉明潤，追琢精巧。金寶三：皆建炎二年秋所作，八月三日始用之。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祠表。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下省文字。三曰書詔之寶，印詔書。紹興元年，湖南副總管孔彥舟於潭州得玉，請宣取以刻御寶，詔御寶已備。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今其

不須投進。

三十二年，時孝宗以受禪。詔恭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禮官討論册寶之制，册用珉玉，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數視文之多寡。聯以金繩，首尾結帶，刻龍鏤金。藉以錦褥，覆以紅羅泥金夾帕。册匣塗以朱漆，金飾龍鳳，金鎖，帕鍮，上以紅羅繡盤龍帕覆之，承以金裝長竿牀，金龍首、魚鉤。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二寸二分，以皇祐黍尺爲度，填以金盤龍鈕，係以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皆飾以金，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盝以金飾之，內設金牀，承以玻璃、碧鈿石之屬。又盝二重，皆飾以金，覆以紅羅繡帕，戴以腰輿行馬，並金飾。香爐、寶子、香匙、灰匙、火箸、燭臺、燭刀，亦以金爲之。命文思院製造。乾道七年，淳熙二年、十二年加上尊號，及紹熙元年上至尊壽皇帝聖尊號，慶元二年上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尊號册寶，悉同此制。

《宋史》卷一五四《輿服志六》　寶。秦制，天子有六璽，又有傳國璽，歷代因之。唐改爲寶，其制有八。五代亂離，或多亡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一曰『皇帝神寶』。太祖受禪，傳此二寶，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上尊號，有司製玉寶，則以所上尊號爲文。

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係以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飾以紅錦，金裝，裹以紅緜，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牀，暈錦褥，飾以雜色玻黎、碧石、珊瑚、金精石、瑪瑙。又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帕，載以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香爐、寶子、香匙、灰匙、火箸、燭臺、燭刀，皆以金爲之，是所謂緣寶法物也。

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敕用之。皆鑄以金，又以鍮石各鑄其一。雍熙三年，並改爲寶，別鑄以金，舊六印皆毀之。

真宗卽位，作皇帝受命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詳定所言：『按玉牒、玉册，用皇帝受命寶印之，納玉匱於石碱，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今封禪泰山，請依舊制，別造玉寶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寶。其封石碱，用天下同文之印，舊史元無制度，今請用金鑄，大小同御前之寶，以『天下同文之寶』爲文。所有緣寶法物，亦請依式製造。』從之。天禧元年十二月，召輔臣於滋福殿，觀新刻『五嶽聖帝玉寶』及『皇帝昭受乾符之寶』，命擇日迎導赴會靈觀奉安。其寶並金柙玉鈕，製作精妙。真宗以奏章上帝，承前皆用御前之寶，以理未順，故改用昭受乾符之寶。

乾興元年，仁宗卽位，作受命寶，文同真宗。天聖元年，詔以宮城火，重製受命寶及尊號册寶。慶曆八年十一月，詔刻『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先是，天禧中，真宗刻昭受乾符之寶，而於醮祠表章用之。後經大內火，寶焚，乃用御前之寶。至是，下學士院定其文，命宰臣陳執中書之。皇祐五年七月，詔作『鎮國神寶』。先是，奉宸庫有良玉，廣尺，厚半之。仁宗以爲希代之珍，不欲爲服玩，因作是寶，命宰臣龐籍篆文。寶成，太常禮院引《唐六典》次序曰：『一神寶，二受命寶，冬至祀南郊，大駕儀仗，請以鎮國神寶先受命寶爲前導。』自是爲定式。至和二年，初，太宗以玉寶二鈕賜太祖之子德芳，其文曰『皇帝信寶』，至是，德芳孫左屯衛大將軍從式上之。

嘉祐八年，仁宗崩，英宗立，翰林學士范鎮言：『伏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緣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先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考索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於方中，亦不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寶。』帝不用其議，乃別造受命寶，命參知政事歐陽脩篆文八字。至哲宗立，亦作焉，其文並同。

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得古玉印，自言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掘地得之，有光照室。

四年，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及講議官十三員奏：

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温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爲。

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

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眚上壽，況傳國之器乎？其緣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

詔禮部、太常寺按故事詳定以聞。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册儀，有司豫製緣寶法物，并寶進入。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帝齋於内殿。翌日，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先期，又詔龍圖、天章閣齋治平元年耀州所獻受命寶玉檢，赴都堂參議。詔以五月朔受傳國寶，命章惇書玉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爲文。

徽宗崇寧五年，有以玉印獻者。印方寸，以龜爲鈕，工作精巧，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徽宗因次其文，倣李斯蟲魚篆作寶文。其方四寸有奇，螭鈕，方盤，上圓下方，名爲鎮國寶。大觀元年，又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璽，疊篆。初，紹聖間，得漢傳國璽，無檢，螭又不闕。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有《檢傳》，攷驗甚詳，傳於世。帝於是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自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琢以白玉，篆以蟲魚。鎮國、受命二寶，合天子、皇帝六璽，是爲八寶。

詔曰：『自昔皆有尚符璽官。今雖隸門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寶既備，宜重典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又詔曰：『永惟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製，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夐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尚書省言：

請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充，掌寶於禁中。按唐八寶，車駕臨幸，則符寶郎奉寶以從；大朝會，則奉寶以進。今鎮國寶、受命寶非常用之器，欲臨幸則從六寶，朝會則陳八寶，皆夕納。内符寶郎奉寶出以授外符寶郎，外符寶郎從寶行於禁衛之内，朝則分進於御坐之前。鎮國寶、受命寶不常用，唯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札則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答外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册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應合用寶，外符寶郎具奏，請内符寶郎御前請寶，印訖，付外符寶郎承受。

從之。二年，詔受命寶之上，加『鎮國』二字。

政和七年，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徽宗又制一寶，赤螭鈕，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寶，乃我所自制也。』於是，應行導排設，定命與受命、天子寶在左，鎮國與皇帝寶在右。又詔：『鎮國、受命寶與天子、皇帝之寶，其數有八，蓋非乾元用九之數。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之符於神霄，乃以『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爲文。卜云其吉，篆以蟲魚，縱廣之制，其寸亦九，號曰定命寶。來年元日祇受。』又詔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八年正月一日，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僚稱賀。其後京城之難，諸寶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寶與定命寶獨存，蓋天意也。

建炎初，始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祭祀詞表用之；二曰『天下合同之寶』，降付中書門下省用之；三曰『書詔之寶』，發號施令用之。紹興元年，又作玉寶一，文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又得舊寶二，歷世寶之，凡上太上皇尊號、册后太子皆用焉。十六年，又作八寶：一曰護國神寶，以『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爲文；二曰受命寶，以『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爲文；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寶；五曰天子

行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曰皇帝行寶。藏之御府，大朝會則陳之；上册寶尊號、册后太子、大禮設鹵簿，亦如之。寶之制，用玉尺度，鈕鼻，大小綬，玉環。檢制，舊制如牌，上刻曰某寶。皆裹以朱縷，加緋羅泥金帕，納於小盝。盝三重，皆飾以金，內設金牀、金寶斗，龍鑰金鑰，覆以緋羅繡帕，載以腰輿、行馬。

孝宗即位，議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寶用皇祐中法、黍尺量度。乾道六年，再加十四字尊號，以寶材元係螭龍鈕，止堪改作蹲龍，其鈕高二寸四分五釐，厚一寸一分五釐，窠徑一寸。理宗寶慶三年，加上寧宗皇帝徽號，寶面廣四寸二分，厚一寸二分，蹲龍鈕，通高四寸一分，寶四面鈎碾行龍。

宋・孔平仲《孔氏雜説》卷四 神宗朝有使北者，見北主《傳國璽》詩，云：一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中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稱壽，徽考在御，嘗聞人使往來，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恥中國反無此器，遂遣人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玉人爲中節，往遼覘其小大短長，如其制度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在庭得見此注，目睨之久，歸遼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女真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興師，亦索此注，與遼注爲對，今又不知歸蒙古否？高宗南渡，有將水晶注碗在榷場交易，高宗得之，泣下云：「此哲廟陵寢中物也。」

《遼史》卷五七《儀衛志三・符印》 遙輦氏之世，受印於回鶻。至耶瀾可汗請印於唐，武宗始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册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詔賜印綬。是時，太祖受位遙輦十年矣。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天子符瑞於是歸遼。

傳國寶，秦始皇作，用藍玉，螭紐，六面，其正面文「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魚鳥篆，子嬰以上漢高祖。王莽簒漢，平皇后投璽殿階，螭角微玷。獻帝失之，孫堅得於井中，傳至孫權，以歸於魏。魏文帝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唐更名「受命寶」。晉亡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偽諸國往往模擬私制，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偽。聖宗開泰十年，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賦》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遺傳國璽於桑乾河。

玉印，太宗破晉北歸，得於汴宮，藏隨駕庫。穆宗應曆二年，詔用太宗舊寶。御前寶，金鑄，文曰「御前之寶」，以印臣僚宣命。詔書寶，文曰「書詔之寶」，凡書詔批答用之。契丹寶，受契丹册儀，符寶郎捧寶置御坐東。金印三，晉帝所上，其文未詳。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二七《王禮考》 遼自遥輦氏之世受印於回鶻，至耶瀾可汗請印於唐武宗，始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册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詔賜印綬，是時太祖受位遥輦十年矣！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天子符瑞於是歸遼。按：傳國寶，秦始皇作，用藍田玉，螭紐六面。其正面文「受命於天，既受永昌」魚鳥篆。子嬰上漢高祖。王莽簒漢，元皇后投璽殿階，螭角微玷。獻帝失之，孫堅得於井中，傳至孫權，以歸於魏。魏文帝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唐更名受命寶，晉亡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僞諸國，模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僞。聖宗開泰十年，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賦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遺傳國璽於桑乾河。

玉印，太宗破晉北歸，得於汴宮，藏隨駕庫。穆宗應曆二年，詔用太宗舊寶。御前寶，金鑄文曰「御前之寶」，以印臣僚宣命。詔書寶，文曰「書詔之寶」，凡書詔批答用之。契丹寶，受契丹册儀，符寶郎奉寶置御座東。金印三，晉帝所上，其文未詳。【略】

太宗天會三年三月，斡魯獻傳國寶，時獲於遼者，玉寶四、金寶二。玉寶者，「通天萬歲之璽」一，「受天明命，惟德乃昌之寶」一，皆方二寸；「嗣聖寶」一；御封不辨印文寶一。金寶：御前之寶一，「書詔之寶」一。二寶金初用之。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天禧）五年，遼復遣金吾衛上將軍蕭孝誠賫玉册金印，册爲尚書令、大夏國王。【略】

（慶曆四年）十二月，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册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副之。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

二萬匹、茶三萬斤。册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緣册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七　（慶曆四年）十二月，受册爲夏國主。初，梁適至契丹，契丹主當適面遣使夏國，自言指呼之間，便令曩霄依舊稱臣，及其出兵伐夏，又遣使告宋，以曩霄名體未正，請爲中國討之，乞止封册。至是，朝廷聞契丹已與夏平，乃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等賜册命曰：『咨爾曩霄，撫爰有衆，保於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啟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宜，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眚，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緣道，忠悃内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册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册命爾爲夏國主，永爲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仍賜御衣、黄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觔。册以漆書竹簡，凡二十四，長尺一，藉以《天下樂》暈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龜紐錦綬。金塗銀牌，長七寸五分，濶一寸九分。緣册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買，宴坐朵殿。朝使至國相見，用賓主禮。然後宋使止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曩霄帝其國中自若也。

又　卷一八　（慶曆八年）夏四月，諒祚受册爲夏國主。中國議者因諒祚幼弱，母族專權，請以節鉞啖其諸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屈也。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或請乘喪舉兵，知慶州孫亦言：『伐喪非中國體。』仁宗乃遣尚書刑部員外郎任顓充册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册諒祚爲夏國主。初，曩霄受封，朝廷頒以印綬，至是但有封册，不更賜印，後遂爲例。

又　卷二二　（熙寧二年閏十二月）遣使如遼求印綬。遼自聖宗封李氏王爵，雖有西平、夏國之號，並未賜以印綬。梁氏用罔萌訛言，遣使求之，遼主不與。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四《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凡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車駕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綃爲日，刺於黄旗上；月旗即以素帛爲月，刺於紅旗上。近駕則又有日月大繡旗二。如大禮、祫享、册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

金・張暐《大金集禮》卷三〇《輿服下・寶》　天眷元年九月，編類到寶、印、圭璧、下項。玉寶十五面，並獲於宋：受命寶一，咸陽，三寸六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係藍田秦璽，并白玉蓋，螭虎紐。傳國寶一，螭虎紐。鎮國寶一，大觀，二面，並碧色，文曰『承天依延萬億永無極。』受命寶一，大觀，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天子之寶、天子信寶一，天子行寶一，皇帝之寶一，皇帝信寶一，皇帝行寶一，係八寶。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二，四寸八分，内一面螭紐，白玉伴環并綬，白玉蓋，金玉檢牌及玉座子，沈香雲盆一，玉童子二。御書之寶二，龍紐一，螭紐一。宣和御筆之寶，螭紐。并八寶，共一十三面。並白玉四面獲於遼：通天萬歲之璽一，受天明命惟德乃昌一，玉方三寸。嗣聖寶一，御封不辨印文一。金寶并印八面，獲於宋：天下同文之寶一，龍紐，金檢環綬全。御前之寶二，御書之寶一，宣和殿寶一，皇后之寶一，金檢牌座全。皇太子寶一，龜紐，玉環綬全。皇太子妃印一。龜紐。二面獲於遼：御前之寶一，見用。書詔之寶一。見用。金塗銀寶五面，並獲於宋：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一，降香詞表用之。天下合同之寶一，中書門下奏報畫可等用之。御前之寶一，宣劄用之。御前錫賜之寶一，賜答藥合等用之。書詔之寶一。圖書印三十八面，並獲於宋：内府圖書之印一，御書三，御筆一，御畫一，御書玉寶一，天子萬年一，天子萬壽一，龜龍上珍一，河洛元瑞二，雲漢之章一，奎壁之文一，華國之瑞一，大觀中祕一，大觀寶篆一，政和一，宣和三，宣和御覽一，宣和中祕一，宣和殿制一，宣和大寶一，宣和書寶二，宣和畫寶一，常樂未央一，古文二。封四，共三十五面。並玉封字一，御畫一二面，並瑪瑙政和御筆一，係水晶玄圭一，白玉圭一十九。

皇統五年二月二日，施用新寶，詔曰：『惟帝王傳信之章，取天地合

符之義。倣羲圖而制範，疊軒篆以成文，所以施命四方，作孚萬世，古今所尚，損益可知。我國家一統光臨，四征耆定，疆理所至，咸纘於禹功。印璽之傳，尚循於遼舊，襲用既久，漫漶靡鮮，乃命有司爲之更制。縱廣契三才之妙，高厚法五行之成。鳩工雖假於人爲，創意乃由於帝錫。涓日祇受，與天匹休。其新造御前之寶、書詔之寶，已於今月二日施用。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施用新寶儀注係降御札，尚書省謄作勅牒誕告天下，選擇進呈施用及宣御札受賀日辰。其日，百官公服，於常朝殿門外祇候立班，宰臣、執政官、管勾鑄造官恭奉新鑄御前之寶、書詔之寶於內殿進呈，取旨付點檢司、符寶局；次尚書省以宣命一二道，請用新鑄御前之寶；次學士院以御札進呈，請用新鑄書詔之寶，訖，其宣命付左右司，御札付宣徽院，閤門使引百官就班，宰執自內出，立班定，閤門使奉御札出殿門，仍以舍人二員用箱復對捧於東階，面西立定，閤門使唱曰『御札』，百官再拜，閤門使搢笏，就箱中取御札以授宣讀官，宣讀官搢笏，讀畢，百官皆再拜，恭俟皇帝韡袍出御殿。百官班入側，宣贊唱引轉當殿，並如常儀五拜，舞蹈。班首出班，問聖體訖，又再拜。班首引升殿，當御座前致賀詞訖，復引下殿，歸班。宣徽使承旨臨殿階，稱『有勅旨』，百官再拜，宣徽使宣曰：『寶印肇新，示信天下，與卿等同慶。』百官又五拜，舞蹈，卷班西出，皇帝還內。若於內中進酒、賜酒，並取旨。大定十八年十月，緣奉聖旨造寶及降到寶文『大金受命萬世之寶』，下太常寺檢討到《唐車服志》：初太宗刻受命，玄璽皆爲寶，中宗即位復爲璽，開元六年復爲寶，天寶十載改傳國寶爲承天大寶，史臣所書者止如此，別無膺受典禮并本部檢到宋《禮閣新編》：紹聖四年，永興軍咸陽縣民段義於本家地內掘出青、白玉二塊，有古體篆文，禮部、學士院、太常寺考驗到委是漢以前傳國寶，又檢到《宋哲宗實録》：禮部、太常寺言：『奉詔詳定沿寶法物禮儀，擬就五月朔大朝會日以禮祇受。前期有司預行製造沿寶法物，并寶進納入內，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上齋於內殿，其日服通天冠，御大慶殿，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從之。詔命宰臣章惇書寫玉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爲文。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傳國寶，行朝會禮，布告天下。癸丑，以受寶畢恭謝景靈宮。及本朝皇統五年造訖御前之寶、書詔之寶，降詔中外。本部契勘今創造受命寶與前例不同，緣地不愛寶，適得美玉，稽古創制，出自聖意，永爲本朝受命萬世之寶。其事至重，有司不敢輕議。十一月二十三日，奏劄：『檢得別無受寶典，故參酌大定七年并十一年進上册寶禮儀，擬於受寶前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至日設黃麾仗一千人於大安殿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大安殿，奉寶太尉、讀寶侍中以次行事官并文武百僚各法服行禮；俟進寶訖，皇太子與百官稱賀，進酒上壽。』從之，并選用。十二月二十三日，及定到儀注下項：受寶前三日，合遣使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依大定十一年受册奏告儀。前二日所司停奏刑罰文字，百官習儀；前一日各就所居清齋，非上寶事皆不治。攝官員數：奉寶太尉一，讀寶侍中一，行禮侍中二，奏中嚴、外辦及宣答，并奏制可、上壽與解嚴、禮畢等禮數。舉寶給事中二，捧寶官四，以三品、四品官充。押寶禮部侍郎一，太常卿二，一員贊道行禮，一員押樂。以上省擬奏差；舁寶盞官，依例量輕重差省令史。大樂令一，掌寶官二，引寶入進，以宮闈使副充。協律郎二，一員殿上，一員殿庭。典儀贊者各一，閤門官充。引皇太子典贊儀二，閤使充。太常博士二，引寶，俟奉寶訖，即引太尉，閤門使充。通事舍人五，二員引寶，同太常博士；二員分引左右班；一員引攝侍中，閤門官充。舁寶案六員，六部令史內充。以上並部擬省差。兵部帥其屬設黃麾仗於大安殿前，立仗一千人宣徽院帥儀鑾司於前一日設御座於大安殿中間，南向；又設東西房於御榻之次左右及殿上下陳設，并前楹施簾，又設香爐、香案於殿下龍墀上，又設爐四於御榻之左右；又設皇太子侍立褥位於殿之東間，西向；又設寶幄於大安殿門外稍東，西向；又設藉寶褥位一，於沙墀上香爐案南；又設皇太子致賀褥位於百官班褥位之前；又設皇太子致賀褥位於殿階上；又設皇太子褥位於横階之北稍東，西向；係百官分班時立位。又設藉寶牀褥位一，於殿西階下道西；又設藉寶褥位一，於御榻前稍南；奉寶訖，便充皇太子致賀褥位。又設奉寶太尉、讀寶侍中共褥位一，於欄子北藉寶褥位之南；又設藉寶盞案褥位一，於殿上之東間；又設羣官次於大安殿門外西廊下；又設侍中奏請上壽褥位於横階南，置於皇太子、百僚班前。宣徽院勒所司排辦御茶，牀并合差官提點捲簾外執扇五十人，開合如儀；執扇差供奉官。及勒閤門司省會，但於行禮節次委分管施行；及準備舁寶牀弩手、繖子等共三十二人，前一

日自制造所分番擡寶牀赴尚書省置定，次日行禮。大樂令與協律郎前一日展設樂懸於殿庭，又設協律郎舉麾位二，一於殿西階，東向；一於樂懸西北，亦東向；又設登歌樂架於殿上。閤門司提點有司設百官位於殿庭，如常朝會儀；又設贊者位於班前東北；又設典儀位於殿階上；又設行事官位牌如儀。太常寺其日帥舁寶案官先入，置案於殿之東間藉寶褥位上，置訖，舁案官各退。學士院定撰賀詞及上壽賀詞，并宣答制詞，大樂曲名并登歌詞，奏告祝文，及書寫訖，進請御署。尚醞局備酒并殿下酳酒，如常儀。尚衣局準備進通天冠、絳紗袍。侍儀司準備警蹕、纛扇、儀物如常。拱衛司委纛子執擎曲直華蓋。符寶郎其日俟文武羣官入，奉八寶置於御座左右，東西相向，舁八寶入控鶴門仗官。符寶郎四員分立於寶後，纔候上寶訖，復帥舁寶還所司。宮苑司前期洒掃大安殿及殿門之內外。少府監官合造位牌二十面，準備預先書寫行事官。各長一尺二寸，濶一尺，厚八分黑油。

進寶儀。其日質明，奉寶太尉、讀寶侍中以次應行事官，並集於尚書省，各朝服，今法服。乘馬人從依導駕人從服飾。奉迎受命寶至應天門，下馬，由正門步導入內，至大安殿門外，置寶於幄次。舁寶牀弩手人等立於左右，文武羣臣等並朝服入次。攝太常卿與大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各就舉麾位。舁寶案官由西偏門先入，置案於殿東間褥位，置訖，各退於西階寶牀褥位後。捧寶官、舁寶盞官由偏門先入，至殿西階下寶褥位之西，東向立俟，等探閤門報。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中嚴』訖，典儀、贊者各就位，退。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分左右入，於殿階下塼道東西相向立。符寶郎奉八寶由東西偏門分入，升殿，置於御座之左右，東西相向，訖，分左右立於寶後。元舁八寶人下殿，退立於殿東西階下稍南。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外辦』，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殿上鳴鞭訖，殿下亦鳴。凡鳴鞭皆准此。初索扇，協律郎跪，俯伏，興。工鼓柷，宮懸樂作，皇帝出自東房，即御座，南向。儀鑾使副添香，殿下第一墀香爐別差閤門一員添香。爐香升，扇開，簾捲。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下皆准此。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各二員，自寶幄分引寶，太常卿前導，禮部侍郎押寶而行，奉寶太尉、讀寶侍中、舉寶官於寶後以次從之。由正門入，宮懸樂作。太常卿於寶牀前導，至第一墀香案前，藉寶褥位上少置，太常卿與舉寶官於寶褥稍西，東向立以俟，博士、舍人皆立其後，舁寶牀弩手等又於其後，皆東向。太尉、侍中於寶後，面北以次立，禮部侍郎、行禮侍中次立於其後。立定，樂止。通事舍人分引殿下東西兩班羣官合班，轉北向立，東班以西爲上，西班以東爲上。中間少留班路。俟立定，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分引太尉、侍中、禮部侍郎、太常卿、舉寶官等以次各復本班訖，博士、舍人退以俟。初引時，宮懸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以下應在位羣官皆舞蹈，五拜，班首出班起居訖，又再拜。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再拜。太尉、侍中以次官復進，至寶所依位立定，舁寶牀弩手並進前，舉寶床，興。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員分引寶，太常卿前導，禮部侍郎押寶而行，奉寶太尉、讀寶侍中、舉寶官於寶後以次從之。詣殿西階下，至寶褥位少置，太尉以下以次東向立，舁寶牀弩手等退於後稍西，東向立。捧寶官與舁寶盞官並前進，去寶盞蓋置於牀。取寶盞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寶盞，太常卿導寶先升，奉寶太尉、讀寶侍中、舉寶官捧寶官、於寶後以次從升。禮部侍郎不升，立於寶牀之西。寶初行，宮懸樂作，進至殿上，博士、舍人立於前楹稍東，立以俟；讀寶侍中於前楹間稍西，立俟；舉寶官、捧寶官立於其後，奉寶太尉從寶升，進至御座前褥位，奉寶太尉搢笏，少進，跪，置訖，執笏，俯伏，興，樂止。太尉退於前楹稍東，立以俟，太常卿少退，東向立，舁寶盞官分立於其後，皆東向。捧寶官先入，舉寶官次入，讀寶侍中又次入，捧寶官四員皆搢笏，雙跪，捧，兩員於寶北，一員稍東，一員稍西；兩員於寶南，一員稍東，一員稍西。舉寶官二員亦搢笏，兩邊單跪，對舉，侍中執笏進，跪稱『侍中臣某讀寶』，讀訖，俯伏，興。侍中俟舉寶官興，先退，博士、舍人引太尉、侍中降自東階，復本班。舁寶盞官進前，與捧寶舉寶官等取寶盞，興，置於殿之東間褥位案上，西向。捧寶舉寶官等與太常卿俱降自東階，及禮部侍郎皆復本班。舁寶官等亦降自東階，退入百官班。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

賀儀。受寶日，皇太子於殿東廊幕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先於大安殿後陪侍皇帝升殿，於殿上御榻東稍南，面西侍立。俟侍中讀寶訖，

殿下官皆再拜，典贊儀引皇太子出殿，降自東階，宮懸奏曲，至褥位立定，侍中前俯伏，跪，奏稱『羣臣稱賀上壽』，侍中俯伏，興，退，復位，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并在位羣官皆再拜訖，典贊儀引皇太子升殿東階，宮懸樂作，至殿陛褥位立定，樂止。所司以盞盤授皇太子，皇太子搢圭，執盤盞進酒，皇帝受盞，置茶牀，皇太子執盤，退，復階上褥位，以盤授執事者。執圭二閤使齊引至欄子內褥位，俯伏，跪，致詞訖，俯伏，興，退，復褥位，同殿下臣僚皆再拜。侍中承旨，退，臨階西向立，稱『有制』，典儀曰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及在位羣官皆再拜訖，躬身宣詞畢，上下舞蹈，五拜，平立。皇太子搢圭，執盤，登歌樂作，皇帝舉酒飲訖，皇太子以盤受虛盞，退，復褥位，樂止。轉盤訖，執圭，降殿，至丹墀，在位羣官皆再拜，分班序立。侍中奏『禮畢』，內侍索扇，扇合，簾降，鳴鞭，協律郎俯伏，跪，舉麾興，工鼓柷，宮懸樂作，皇帝降座，入自西房，還幕次，樂止。掌寶帥舁寶牀弩手、繳子升殿，取盞降殿，蓋訖，置於牀，引進官前導，通事舍人贊引，詣東上閤門上進。通事舍人引侍中版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羣官以次出。

大定二十二年九月，奏稟：近奉勅旨，如使玉寶印宣詔，有無典故；如無，若成造亦有無典故。太常寺檢討到《通典》秦以印稱璽，天子之信故曰璽，今曰寶。《六典》《漢舊儀》曰天子有六璽，皆白玉，唐八寶並用玉，神寶，承百王，鎮萬國；受命寶，修封禪，禮神祇；皇帝行寶，答疏王公則用之；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之；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通典》北齊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並用玉；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並用金；後周六璽皆白玉爲之，隋因舊制；南齊、梁、陳以金爲之，并藏內庫，即今所收八寶：皇帝神寶、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皇帝行寶、皇帝之寶、皇帝信寶、天子行寶、天子之寶、天子信寶，及皇統五年造御前之寶、印宋國書并常例奏目等。書詔之寶。印高麗、夏國詔并頒詔則用之。

大定十八年，造大金受命萬世之寶，奉勅旨再商量，尋擬定作宣命之寶，從之。二十三年五月三日，工畢，寶樣，面直徑四寸二厘，厚一寸四分，手把高一寸九分，通高三寸三分，字深二分。擇定五月七日、九日係進呈吉日，奏奉勅旨，遇朝日進呈。太常寺具到皇統五年已行禮數，并參酌定到儀注下項：皇統五年禮數見前。今參酌擬定舁寶盞官八員，以供奉班充；窄紫擡腰輿一十六人，以弩手充，仍用本服。是日，製造官公服，自製造所用腰輿行馬恭奉新造宣命之寶於東上閤門安置定，擡舁弩手並退，舁寶盞官、奉寶盞官於寶案後俟駕至，百官班退，宰執升殿，製造官帥舁寶盞官、奉寶盞官，製造官前導，於露階上安置。宣徽使取旨付點檢司，製造官以下皆退。符寶郎一員於寶盞內取寶，用金斗奉寶進呈，取旨封收，如何行用臨時奏稟。禮畢付所司。裹寶大紅綿五兩，裹寶表裏大紅夾羅複一茶二幅。寶上檢牌一，用金於上鐫『宣命之寶』字。寶紐上用大紅絨絛一條。金斗一个，臺級纏龍金鍍銀印色盒子二个，寶案一，寶上合用護御書封鹿皮一，寶盞二，重朱漆背，裝以金，以紅羅明金帕以載。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

大定二十三年，恭奉勅旨用金鑄造宣命之寶，以三月十一日進呈爲始，一品及王公妃用玉寶，二品已下用金宣寶，其進呈儀注如前。

《宋史》卷一五四《輿服志六》　亡金國寶。理宗端平元年，命孟珙等以兵從大元兵夾攻金人於蔡州，滅之。其年四月丙戌，大理寺言：

京湖制置司以所獲亡金寶物來上，令金臣參知政事張天綱辨識。其玉寶一，文曰『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尊謚寶』，乃金人上其祖阿骨打謚寶也。其法物有銷金盤龍紅紵絲袍一，透碾雲龍玉帶一，內方八胯結頭一，塌尾一，並玉塗金結頭一，塗金小結攀一，連珠環玉束帶一，垂頭裹拓，上有金龍，帶上玉事件大小一十八；又玉靶鐵剉一，銷金玉事件二，皮茄袋一，玉事件三。

天綱稱：上項帶，國言謂之『兔鶻』，皆其故主完顏守緒常服之物也。碾玉巾環一，樺皮龍飾角弓一，金龍環刀一，紅紵絲靠枕一，佩玉大環一，皆非臣庶服用之物。制旨册一本，舊作聖旨，近侍局平日掌此，以承受內降指揮。壬辰四月，故主援東漢光武故事，令上書者不得言『聖』，故避『聖』字不敢當，因改作『制旨』。

外有臣下虎頭金牌三，銀牌八十四，塗金印三，及諸官署銅印三百一十二顆。法司以守緒函骨及俘囚故寶、法物等，庭引天綱衛護尉都尉完顏好海及天綱妻完顏氏烏古論栲栳、小女瓊瓊一一審實，件列以聞。

有旨：『完顏守緒遺骸并故寶、法物等，藏大理寺獄庫。天綱、好海、

完顏氏烏古論、瓊瓊拘諸殿前司，候朝旨』云。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二七《王禮考》 熙宗皇統五年，始鑄金御前之寶一，書詔之寶一。

世宗大定十八年，御史大夫完顏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秦璽文進上，命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其制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盤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領工事，詔康光慶篆之。

二十三年三月，鑄宜命之寶，金、玉各一，徑四寸二釐，厚一寸四分，紐高一寸九分，字深二分，敕有司議所當用，奏：『今所收八寶及皇統五年造御前之寶，賜宋國書及常例目則用之。書詔之寶，賜高麗、夏國詔并頒詔則用之。』大定十八年，造大金受命萬世之寶，奉敕再議：『今所鑄金寶，宜以進呈爲始，一品及王、公、妃用玉寶，二品以下用今宣命之寶。』

二十五年十二月，命範銅爲禮信之寶，凡賜方外禮物、給信袋則用。

章宗明昌四年七月，命以銀改鑄禮信之寶，仍塗以金。又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妃寶皆用金。至寧末，胡沙虎既弒主，時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御璽，使黄門取之。鄭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之何爲？』黄門曰：『今天下大亂，天子尚不自保，況璽乎？侍御當思自脱計。』鄭大罵曰：『爾天子近侍，被恩尤厚，君難不以死報之，反助逆臣奪璽，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黄門乃退後，竟取宣命之寶授逆黨官職。

陵園分部

宋陵

綜述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一《祖宗世次》 宣祖諱弘殷【略】顯德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崩，葬安陵。【略】

太祖諱匡胤【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崩，太平興國二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鞏縣永昌陵。【略】

太宗諱炅【略】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崩，葬河南府永安縣永熙陵。【略】

仁宗諱禎【略】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崩，十月二十九日葬永昭陵。

又 卷一三《儀注三》 英宗葬永厚陵【略】陵北有枯河，河北原合抱三陵，在青龍山下，其西白虎澗，青龍山西即太室也。少室西，俗謂之冠子山。陵前闕角，謂之鵲臺門，側臺曰乳臺，陵臺三層，高五十三尺。上宮方百五十步，卷四重，共高八尺。厮木者二重，石榔高一丈，其鑿長一丈二尺，深闊七尺。蓋條石各長一丈，闊二尺十四板。皇堂方三丈，深二丈三尺，蘢巷長八十三尺，深闊一丈八尺，自平地至深六十三尺，隧道長四百七十尺，石人物六十事。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一〇《太祖哀册》 維開寶九年歲次丙子，十月甲午朔，二十日癸丑，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崩於萬歲殿，旋殯於殿之西階。粤以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遷座於永昌陵，禮也。

又 《太宗哀册》 維至道三年歲次丁酉，三月乙丑朔，二十九日癸巳，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崩於萬歲殿，旋殯於殿之西階。粤以十月壬辰朔，十八日己酉遷座於永熙陵，禮也。

又 《真宗哀册》 維乾興元年歲次壬戌，二月庚子朔，十九日戊午，真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崩於延慶殿。三月庚午朔，四日癸酉旋殯於殿之西階。粤十月丁酉朔，十三日己酉遷座於永定陵，禮也。

又 《仁宗哀册》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三月癸卯朔，二十九日辛未，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崩於福寧殿，旋殯於殿之西階。粤十月戊辰朔，六日癸酉遷座於永昭陵，禮也。

又 《英宗哀册》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亥，正月庚戌朔，八日丁巳，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崩於福寧殿，旋殯於殿之西階。粤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遷座於永厚陵，禮也。

又 《神宗哀册》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三月甲午朔，五日戊戌，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崩於福寧殿，旋殯於殿之西階。粤十月壬戌朔，六日丁卯遷座於永裕陵，禮也。

又《哲宗哀册》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戊辰朔，十二日己卯，哲宗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崩於福寧殿，旋殯於殿之西階。粤七月丙寅朔，廿日乙酉遷座於永泰陵，禮也。

又 卷一二《太皇太后稱山陵詔》　元豐二年十月戊午，大行太皇太后輔佐仁宗皇帝，援立先皇帝，保翊朕躬，獲安宗廟社稷，功德隆盛，聞於四海，垂及後世，光輝無窮而天畀聖質。今昔絶擬，遊心道域，退託不居，淵默宸闈，福茀天下，方圖崇報，未知攸爲。今遺命陵號，於本朝舊制，乃重有貶抑，曷以茂對顯烈，慰塞中外之望乎！可詔有司，易園陵曰山陵，餘恭依遺誥施行。

又《易太后園陵作山陵詔》　元祐八年九月己卯，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後臨御之常儀，逮此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誥。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建隆元年三月）壬戌，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幽都縣令朓謚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祖妣崔氏謚曰文懿。曾祖兼御史中丞珽謚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祖涿州刺史敬謚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祖妣劉氏謚曰簡穆。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弘殷謚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

又 卷一八　（太平興國二年四月）乙卯，葬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於永昌陵。

又 卷一二〇　（景祐四年二月）秋七月癸卯，詔河南府省諸陵柏子户，永安陵、永昌陵各留四十，永定陵五十。

又 卷四二　（至道三年冬十月）己酉，葬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於永熙陵。

又 卷九九　（乾興元年冬十月）己酉，葬真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

又 卷一〇六　（天聖六年）八月己巳，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請改築，以厭不詳。詔度按視。度奏神道貴靜，陵廟事大，不可用術者言輕議增損，乃止。

又 卷二四二　（熙寧六年二月）丙申，西京永昌陵上宮火，焚東神門。

又 卷一九九　（嘉祐八年冬十月）甲午，葬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於永昭陵。

又 卷三六〇　（元豐八年冬十月）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於永裕陵。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禮三七・太祖永昌陵》　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於萬歲殿。是日，詔：『大行皇帝山陵有期，准遺詔不勞擾百姓。宜令所司奉承先旨，應緣山陵支費，一取官物供給；工人、役夫並先用官傭顧。』二十五日，命翰林使、饒州團練使杜彥圭爲山陵按行使，武德使王繼恩副之。

二十七日，命宰臣薛居正撰陵名。

十一月五日，命開封府尹、齊王廷美爲山陵使兼橋道使，翰林學士李昉爲禮儀使，知制誥李穆爲鹵簿使，侍御史知雜事雷德驤勾當儀仗使事。既而又命齊王兼充頓遞使。宰臣薛居正上陵名曰永昌，詔恭依。

十四日，鹵簿使言：『諸司吉凶仗，周世宗慶陵及改卜安陵人數有異，未審何從。』（照）［詔］並依安陵例，用三千五百三十人。

二十日，少府監言：『山陵輼輬車並諸色擎舁共五千九百五十六人，請下步軍司差。』從之。

四月五日，以武德使王繼恩兼永昌陵使。

五月一日，賜永昌陵執事官器幣有差。乙卯，葬永昌陵，在河南鞏縣。附宣祖永安陵。己未，神主將至，羣臣出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啟攢前三日至奉安神主，皆廢朝。五月己卯，祔廟，亦廢朝，仍禁京城音樂。十月死，次年四月葬。

又《太宗永熙陵》　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崩於萬歲殿，遺制曰：『山陵制度，務遵儉約。』

四月五日，以越王元份爲山陵使，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爲禮儀使，工部

侍郎郭贄爲鹵簿使，侍御史知雜事牛冕爲儀仗使，權知開封府畢士安爲橋道使，邕州觀察使劉知信爲修奉山陵都護，入內副都知衛紹欽爲都監。

二十六日，宰臣呂端上陵名曰永熙。

二十八日，禮儀使言：『永昌陵儀仗用三千五百三十三人，考之《禮令》，全不及大駕鹵簿之半。今若全依《禮令》，則用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必慮道塗往復爲難。今請除太僕車輅仍舊止用玉輅一、革車五外，凡用九千四百六十八人，合大駕鹵簿半數。』詔依。

二十五日，太常寺言：『將來山陵合排鼓吹、儀仗，及教習挽歌，代哭諸色人等，欲於開寶寺大殿前教習。』從之。命入內副都知衛紹欽爲永熙陵使，內殿崇班楊繼銓副之，仍置衛兵五百人守奉。

十月六日，帝啟奠於梓宮，羣臣入臨，升梓宮於龍輴。祖奠徹，帝徒步慟哭，與親王、宗室從至乾元門外幄次。梓宮升輦，設遣奠。

十五日，不視朝，以未掩皇堂。

十八日，永熙陵掩皇堂。

十一月五日，德音：『兩京畿內減死刑，釋杖罪；應沿山陵科率，蠲復賦役；營奉行事官量與恩澤。』

又《真宗永定陵》 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於延慶殿。遺制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略】七月六日，詔陵名曰永定。初，丁謂奉詔撰陵名曰鎮陵。及謂貶，馮拯以三陵名上皆有『永』字，謂不遵先制，故改焉。按宣祖陵止名安陵，永安乃縣名也。又翼祖陵已名定陵，至是追改爲靖陵。十七日，禮儀院言：『山陵儀仗依永熙陵例。』【略】（十月）十三日，葬永定陵。

又《仁宗永昭陵》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崩於福寧殿，遺制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四月二日，詔：『大行皇帝山陵有期，所司宜奉承先旨，應沿山陵工役，先給錢物顧召，諸費一取官物，不得差科人户。』提舉製造梓宮石全彬進梓宮畫樣，詔令務在堅完，不得過有華飾。三司言，乞內藏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十萬兩，助山陵及賞賚。從之。【略】

（四月）十九日，權三司使蔡襄言：『山陵一用永定陵制度。』詔可。於是右司諫王陶上言：『民力方困，山陵不當以永定陵爲准。』其後京西轉運使吳充、楚建中、知濟州田棐繼上疏，請遵先帝遺制，山陵務從儉約，皇堂上宮除明器之外，金玉珍寶一切屏去。乃詔禮儀院與少府監議，唯省乾興中所增明器而已，其他猶一用永定陵制度。太常禮儀院請三京、諸路軍民至卒哭，東京至祔廟，靈駕所過州縣舉山陵，文武官至三年，乃聽用樂。皆從之。

又《英宗永厚陵》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崩於福寧殿，遺制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九日，詔：『大行皇帝山陵有期，准遺命，不得勞擾百姓。應緣山陵一行合役工人、役夫，並須先給錢物顧召，諸雜費用，一切官物供給，不得差遣人户，科配州縣。』【略】二十四日，宰臣韓琦上陵名曰永厚，詔恭依。【略】

十月二十六日，賜《英宗皇帝石記》文於昭孝禪院：『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生於壬申，蓋天聖十年之正月三日；崩於丁未，蓋治平四年之正月八日；葬於永厚陵，蓋其年之八月二十七日。永厚陵南至永定陵七里一百三十一步，東至永昭陵九十步。其令永定昭孝禪院爲二陵追福，仍賜良田十頃，房錢日一千，歲度童行二名、僧一人紫衣於院。』

又《神宗永裕陵》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於福寧殿，遺制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略】

五月六日，宰臣王珪上陵名曰永裕陵，詔恭依。【略】

（十月）二十四日，葬於永裕陵。

（十一月）十日，德音：『應兩京、河陽減死刑，釋杖罪；緣山陵科率，蠲復賦役；應奉行事官量與恩澤。』

又《哲宗永泰陵》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於福寧殿，遺制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略】四月一日，宰臣章惇上陵名曰永泰。

又《徽宗永祐陵》 紹興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道君太上皇帝崩於金。【略】

（紹興九年）五月六日，宗正少卿、三京淮北宣諭官方庭實言：『比緣使事至西洛，因得瞻覲祖宗陵寢。竊見宣祖皇帝永安陵、太祖皇帝永昌陵、孝明、孝惠、孝章皇后陵，制度極爲簡古。臣以此知太祖、太宗皇帝親曆民間疾苦，念創業之艱難。奉先之孝，所當自竭；而愛惜民力，猶務

儉約。是以深仁厚澤，被於四海，使斯民至今不忘宋德。欲將來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山陵，只乞依永安、永昌並孝明、孝惠皇后諸陵制度，並從簡儉。」詔依。

六月七日，宰執進呈禮部、太常寺討論徽宗山陵故事。上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物斷不以一毫置其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爲鑑。」臣檜等曰：「此非陛下博覽今古，灼見利害之實，孰敢輕議？聖諭所及，足爲後世法。」

二十三日，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言：「伏見宣諭官方廷實有請，乞將來先帝山陵一依永安陵等制度。臣區區愚忠，願明詔有司，異時永固陵，凡金玉珍寶盡斥不用，播告天下，咸使聞知。如是，自然可保無虞，與天無極。惟陛下精思遠慮，斷而行之。」上嘉納之。【略】

十三年二月一日，詔：徽宗皇帝攢宮了畢，委後省官看詳陵名，令侍從官同共擬定聞奏。既而權户部尚書張澄等言，欲擬「永祐」二字，不犯曆代陵名。詔恭依。先是，有詔於西京修奉陵寢，有司擬陵名永固，既而梓宮權攢紹興府會稽，故改今名。

又《欽宗永獻陵》紹興三十一年，淵聖皇帝凶問至，以六月舉哀成服。七月，宰相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郊請謚，廟號欽宗。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又《高宗永思陵》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大行太上皇帝崩於德壽宮，遺誥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又《孝宗永阜陵》紹熙五年六月九日，至尊壽皇聖帝崩於重華宮重華殿，遺誥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又《光宗永崇陵》慶元六年八月八日，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崩於壽康宮壽康殿，遺誥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又《寧宗永茂陵》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三日，寧宗皇帝崩於福寧殿，遺詔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六《王禮考二十一》（開寶九年）

十月太祖崩，卜葬，以翰林學士杜彥圭爲山陵按行使，齊王廷美爲山陵使兼橋道頓遞使，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侍官爲之。次年三月，奉册寶，告於南郊，讀於靈座前。四月，啟攢宮，上與羣臣皆服如初喪。羣臣朝晡臨殿中，退易常服出宮城，發引，上親啟奠、祖奠，出，詣明德門外，行遣奠之禮，讀哀册。又詣大升輿前，哭盡哀，再拜，奉辭，釋縗還宮。靈駕發至都城外，百官奉辭訖，凶仗如安陵，進增轀輬車，及神帛肩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乙卯，葬永昌陵，在河南鞏縣。己未，神主將至，羣臣出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啟攢前三日至奉安神主，皆廢朝。五月己卯，祔廟，亦廢朝，仍禁京城音樂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以雍王元份爲山陵使，餘四使及按行使、副如前制。有司言：「大駕鹵簿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全用其數。慮山塗近隘，車騎填委，望加裁定。」詔：「用其半。」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台方二百五十尺，置守陵户五百人。作殿以設聖容。朝暮上食，四時祭享。

十月丁酉，靈駕發引，乙太宗玩好弓劍、筆硯、琴棋之屬，列於仗内。僧道威儀奉引。繪聖容，二冠服，一常服。設輦殿置仗中。有司言：「發引畢，皇帝當改御吉服。」上不忍，止以縗服還宮。乙酉，葬永熙陵。甲寅，神主至，奉安於含光殿。上服韡袍，步出殿門，迎拜，嗚咽流涕，前導神主至殿。階下羣臣就列。安神畢，拜奠而退。十一月，祔廟。上服韡袍前導神主，由西上閤門出乾元門外，奉辭，餘如永昌陵之儀。【略】

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春朝拜諸陵。凡百費用以官物充，增修館驛以備行宮，從臣百司儲擬供御，並從省約，諸司需索非有敕命，州縣不得供給，道路不得廣役夫丁修治，鄰近州府長吏不得擅離本任赴行在，諸道不得以進奉爲名科配。起居表章附厩置以聞。」

宰臣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此亦勞民所至，但飭州縣廨舍處之。百司非有司事祇應，不令扈從。」【略】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以宰相爲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參知政事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定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宰相等請以前後所降天書置陵中。十月己酉，葬永定陵，自啟攢至祔廟如舊禮。【略】

（景祐）四年，減桓子户，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户，永定五十户，會聖宮十户。

嘉祐八年三月晦，仁宗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

學士王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天子稱天以誄之」。近制，惟詞臣撰議，卽降詔命，頗違稱天之義，欲稽典禮，集中書門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庶僚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詔從之。遂爲定制。

十月甲辰，葬永昭陵。庚子，虞。丙午，祔。初，永安縣官月朔朝定陵，望朝三陵。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郡縣，無科率煩民。八月癸酉，葬永厚陵，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十月乙酉，葬永裕陵。

紹聖元年四月，太史請徙去永裕陵，禁山民墳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徙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勿令徙，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八月壬寅，葬永泰陵。

諸陵儀制：治平四年，永厚陵置使、副使二，增募奉先軍一指揮。昭陵東南禁地占民田者，優買償之。熙寧五年，建昭孝院，奉永昭、永厚陵，以官田給。始詔文臣兩省武臣閤門使以上，道陵下聽朝謁。故事，歲遣朝陵官自宣祖至真宗、章惠皇后總以太常、宗正卿二人，其餘九陵，則通遣郎中或清望官二人分詣。太常、宗正卿闕，以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充。又闕，遣以次官。獨永定陵輪宗寺及太常禮院官一人春秋朝享，因之檢察陵事，以陵台令陪位。若非時祭，則遣升朝官。其永厚陵準永定陵故事，應諸陵奉祀。牙牀什器，各以東闕庭藏之。元豐二年，詔增陵園地爲七十有五步，以應生火中五十之數。禁昭陵東北山口路勿耕鑿，中有民田則給其直，或易以官地。舊以兆域南地十頃有畸資官費，而監護官循習以爲圭田。帝詔曰：『陵寢重事，今守吏不法如此，不可不深加懲治。其選強毅官劾治以聞。』

初，永熙陵之艮巽，方築隄以鎮土，至是因日官有請，乃命爲隄，於永厚陵及濮園之東，行鎮土法，各於其方以珍寶玉爲獸瘞之。

詔：『朝陵官非嘗任執政事，止奠獻、薦新，其勿進湯、特拜。應諸陵官物，皆籍。二年一遣官檢察。陵台令通治陵事，隸太常寺，仍專按視陵域，或內外林木，歲以數申寺。其典領官月一出所藏衣冠及應供奉之物，以時展閱暴涼。』【略】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詔：『應永安軍祖宗陵寢，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墳，可差西京留守及台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汝州守臣依此。』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略】

紹興七年正月，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舉哀成服，命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六月，宰臣張浚等詣南郊請謚，廟號徽宗。閏十月，户部尚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謚册之禮。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廟，仍於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宮之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略】

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大祥，雖未置皇堂，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命宰臣上陵名。』宰臣秦檜等請上陵名曰永固，詔恭依。【略】

《朝野雜記》：『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虜人乃以梓宮還行在。梓宮將至，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縗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寓於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爲之，行在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煒獻書於執政李光，以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大臣取神襯之最下者斫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櫬。有司預製衰冕、輦衣以往，至則納櫬中，不改斂。』

又曰：『徽宗梓宮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台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亡存本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攢。」許之。議狀遠引明德而近捨昭慈，似有所避也。其後高宗遺誥，亦稱攢，迄今遂循故事。』

又曰：『永祐之權攢也，宰相秦檜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爲之。及營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攢宮，從所請也。時左

相王季海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罷逐。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爲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道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慶元末，永崇陵將復土，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韓侂胄焉。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爲故事。』

十三年十月，禮部太常等言：『將來郊祀禮畢，合奏謝諸陵。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攢宮已差官行禮，內諸陵權於臨安府法惠寺設位望祭，差南班宗室二員行禮。』從之。【略】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欽宗之喪，舉哀於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爲几筵殿，遙上陵名曰永獻陵，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許以還奉，且並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虜人乃以禮陪葬於鞏縣云。』【略】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攢宮之地，舊占百步。去冬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宮，今皆爲禁地，而士庶邱墓錯雜其中，陰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陵域，且有內將外從天柱門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暫爲攢宮，不必挑去。是故上貽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定。臣遵奉睿訓，周視四隅，見得士庶墳塚，元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以攢宮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內，乃雲盡合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其說，皆虛誕浮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死，葬於渭南章台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近，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已挑去而築實之，無可奈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累累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專委守臣出榜，備坐宮陵制內所載，曉諭民間，如對界內舊墳有願遷出，仰召保聞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從之。【略】

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宰相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詔：『攢宮遵遺誥，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內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攢宮爲名，有所貢獻。』【略】

紹熙五年，孝宗崩，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詔於永思陵下宮之西修蓋攢宮。【略】

開禧三年，成肅太后崩，於永阜陵正北祔殯。

《宋史》卷一二二《禮志二十五》　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略】太宗卽位，號哭見羣臣。【略】

（太平興國元年）明年三月十七日，羣臣奉謚號册寶告於南郊，明日讀於靈坐前。四月十日，啟攢宮，帝與羣臣皆服如初喪。羣臣朝晡臨殿中，退易常服出宮城。十三日，發引，帝衰服，啟奠哭，羣臣入臨，升梓宮於龍輴。祖奠徹，設次明德門外，行遣奠禮，讀哀册，帝哭盡哀，再拜辭，釋衰還宮，百官辭於都城外。二十五日，掩皇堂。二十九日，虞主至，奉安於大明殿。五月十九日，祔廟之第五室，以孝明皇后王氏升配。禮畢，羣臣奉慰。其吉凶仗如安陵，惟增轀輬車、神帛肩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陵在鞏縣，祔宣祖，曰永昌。【略】

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崩於萬歲殿。真宗散髮號擗，奉遺詔卽位於殿之東楹。制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略】

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仁宗卽位。【略】（三月）十四日，司天監言：『山陵斬草，用四月一日丙時吉。』十六日，山陵按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臥龍岡，堪充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聞。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九月十一日，召輔臣赴會慶殿，觀入皇堂物，皆生平服御玩好之具。帝與輔臣議及天書，皆先帝尊道膺受靈貺，殊尤之瑞屬於元聖，不可留於人間，宜於永定陵奉安。二十三日，奉導天書至長春殿，帝上香再拜奉辭。二十四日，天書先發，帝啟奠梓宮，讀哀册，禮畢，具吉凶儀仗。百官素服赴順天門外，至板橋立班奉辭。還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十月十三日，掩皇堂。十八日，虞主至京。十九日，羣臣詣會慶殿行九虞祭。二十三日，祔太廟第七室。【略】

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崩，英宗立。喪服制度及修奉永昭陵，並用定陵故事，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人治之。【略】

五月，翰林學士王珪言：『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擬上先帝尊謚，望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七月，宰臣以下宿尚書省，宗室團練使以上宿都亭驛，請謚於南郊。八月，告於福寧殿、天地、宗社、宮觀。【略】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十一日，大斂。二月三日，殯。四月三日，請謚。十八日，奏告及讀謚册於福寧殿。七月二十五日，啟菆。八月八日，靈駕發引。二十七日，葬永厚陵。【略】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十三日，大斂，帝成服。十七日，小祥。四月一日，禫除。七月五日，請謚於南郊。九月八日，讀謚寶册於福寧殿。二十三日，啟菆。十月一日，靈駕發引。二十一日，葬永裕陵。【略】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七月十一日，啟菆。二十日，靈駕發引。八月八日，葬永泰陵。九月一日，以升祔畢，羣臣吉服如故事。【略】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於五國城。【略】

（紹興七年）六月，張浚請謚於南郊。户部尚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謚册之禮。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廟，仍於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宮之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九月甲子，上廟號曰徽宗。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大祥，雖皇堂未置，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上陵名。』宰臣秦檜等請上陵名曰永固。

徽宗與顯肅初葬五國城，十二年，金人以梓宮來還。將至，帝服黄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縗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安奉於龍德别宮，帝后異殿。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有司預備兖冕、鞾衣以往，至則納之槨中，不復改斂。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亡存本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虚名，當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攢。』從之。以八月奉迎，九月發引，十月掩攢，在昭慈攢宮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畝。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略】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使至，以欽宗訃聞。詔：『朕當持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黑帶，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詣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請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所有衰服，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從之。七月，宰臣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郊請謚，廟號欽宗，遥上陵名曰永獻。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略】上陵名曰永思。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内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略】上陵名曰永阜。

慶元六年，光宗崩，上陵名曰永崇。

嘉定十七年，寧宗崩，上陵名曰永茂。

景定五年，理宗崩，上陵名曰永穆。

咸淳十年，度宗崩，上陵名曰永紹。

論説

宋・蘇洵《嘉祐集》卷一三《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宫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

篚，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内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没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虚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

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説，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

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

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大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宋・王珪《華陽集》卷四五《陵寢議》　范鎮奏：『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生衣服、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詔檢討官尋典故，及兩制禮官詳議。學士王珪等奏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不皆納於方中，亦不盡陳於陵寢。今宜省約以稱先王恭儉之實。』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遠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内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又《代富弼上神宗論永昭陵疏》　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

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

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説上惑聖聽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説，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

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

宋・鄒浩《道鄉集・補遺・言永裕陵買土利便疏》 伏聞補治永裕陵溝井所見今買土已見利便，但以河南、河陽、潁昌、汝、鄭五州府二十九縣顧到人夫入役，已有定數，故於買土不能無限。竊緣民間既知賣土實有厚利，莫不相率，紛然而集，勢亦難遏。兼訪聞河南等州人夫雖名和顧，頗有科配及去役處有至數程以上者，比之情願賣土之人，顯是利害不同。欲乞應係願賣土之人不限人數，盡令收買，仍將買價增添錢數應幾，不日益加紛集。其河南等州縣人夫即乞自遠至近以次減放。不惟官中省得顧錢，民間不妨農事，實於元料功役極有減助，可以速見成效，此又國家無窮莫大之利。伏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施行。

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一五《鄭翰林獬傳》 （鄭獬）上疏曰：『仁宗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爲過侈，以今較昔，蓋有不同。乾興帑庫充積，財力有餘，故可以溢祖宗之舊制。今國用空闕，財賦不支，近以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雖三路州郡頗能支梧，此蓋將累歲邊備一日費之，不知何年復能充補，萬一歲凶民飢，少有風塵之警，則將何策以？禦豈可以乾興爲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臣不復言。竊唯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異之好，無犬馬遊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玩極於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先帝平日節儉之德乎？』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〇 （元符二年五月）甲辰，朝奉大夫魯君貺爲司農少卿，通直郎王峴爲軍器少監，太常博士、崇政殿説書周常爲著作佐郎。常言：『伏見厚裕以上諸陵寢中器物，止以純銀鍍金，而衣裳服用，又無珠玉之飾，蓋是先帝時常有訓誡，務在質素。惟裕陵泊宣仁聖烈皇后寢中所藏珠玉服用、純金寶器尚多，欲收其器服，納諸景靈殿寢中，以遵先帝遺誡。』詔令逐陵遺官管押赴奉宸庫送納。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八 （紹興九年五月）乙酉，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庭實言：『永安、永昌陵制度極爲簡古，將來徽宗山陵，乞明詔有司，務從簡儉。』上納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逸文・永阜殯陵議》 紹興初，六飛駐越，昭慈聖獻皇后上賓，因卜地權殯於會稽上皇村，蓋便於修奉也。及卜佑陵，遂就其側，併舉顯肅、憲節二后祔焉。顯仁皇后繼從其兆則迫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疏論會稽殯宮淺薄，可爲深憂，宜復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孝宗將殯子直爲樞密使，建議以殯宮本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克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豈宜徒徇虚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爲然。時日官荆大聲已卜地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近例神穴深九尺。按行使趙德老以爲土肉淺薄，不可用。子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爲之。而宰相留仲至以爲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説，乃命大聲

改卜於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近之爲覆按使還，言當少寬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庭左右以久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進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況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德修所草也。朱晦翁時在經筵，復上議奏論臺史、國音之說不可信。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卽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竊見近年地理出於江西，福建爲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或謂晦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必當用離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論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永阜贇陵於會稽。子直請如故事建陵，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永崇亦因之。若成穆、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山，慈懿皇后則殯於南山淨慈寺。

藝文

宋・宋祁《宋景文集》卷一三《謁四陵下宮》　四陵煙栢蔽團暉，曉束朝紳拜廟闈。臺下俗無西向射，寢中人護月游衣。垂髯上漢龍難見，耘野連天鳥自飛。酹畢驅車循故道，經時回望悵依依。

又　卷二二《太祖永昌陵》　石馬開陵道，陰虬結廟阿。飛雲似不去，疑誤大風歌。

又　《太宗永熙陵》　白虎晨湍迴，青龍夕霧和。漢陵人易識，流水記岐坨。

故老今多喪，嚴祠日愈新。青青陵上杏，神護五株春。

又　《真宗永定陵》　金石凝虛筍，旌旗落暗塵。唐堯遂不見，空有進羹人。

洛水縈祠外，崧雲泊棟端。橋山何必問，只是葬衣冠。

《歐陽修全集》卷一三《永昭陵挽詞三首》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汍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鼓愁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晝晏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栢自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又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兇儀。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輴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唐莊，西送靈車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二六《題永昭陵》　神闕澹朝暉，蒼蒼露未晞。龍車不可望，投老涕霑衣。

宋・曾慥《類説》卷五七《西清詩話・宋徽宗〈御制泰陵挽詞五章〉》　武帳初籌夜，雲駢忽帝鄉。百神陪禹葬，三載服堯喪。北極聯龍衮，西風拆雁行。空餘千古事，纘述愧重光。

姑射仙期早，華胥夢已陳。朝廷繫聖母，基業付冲人。日轉銅壺影，天移玉座春。九門笳鼓發，悲動屬車塵。

眷哲天攸縱，神機智獨謀。塵流藏寶閣，鎖鑰受降樓。風急鴒原晚，霜寒雁宿秋。遺衣今在寢，猶想未明求。

再御中天坐，猶思玉色温。瑤階花自落，寶扇影空存。重感天倫戚，欽承世及恩。欲諧追述志，永紹裕陵尊。

憶開王邸日，曾駐六龍飛。玉宇春初永，金盤露未晞。荆根方並秀，棣萼更交輝。今日承基緒，追懷往事非。

宋・喻良能《香山集》卷一六《永祐陵》　乘騎導從朝陵日，漫山桃李花如織。好風吹散半空雲，麗日放將新霽色。森然一徑趨高爽，鬱葱佳氣遥相望。松聲萬壑奏笙竽，山形千疊開屏障。

小臣生長宣和初，深仁浹髓淪肌膚。只今白首馮唐似，何幸清齋拜鼎湖。

宋・陸游《劍南詩稿》卷三五《望永阜陵》　聖主乘乾臨斧扆，小臣承詔上丹墀。寧知齒豁頭童後，更遇天崩地陷時！泣至眼枯無血續，夢隨魂斷獨心知。白頭才盡空濡筆，寧繼《生民》、《下武》詩。

又　卷四七《望永阜陵》　龍飛回首尚如新，忽閱人間四十春。聖主已嚴天上駕，孤臣歸作道傍民。傾河尚恨難供泪，衛社何由得致身？獨立秋風吹白髮，感恩肝膽漫輪囷。

又　卷六五《望永思陵》　高帝中興萬物春，青衫曾忝綴廷紳。仕爲將相却常事，年及耄期能幾人？早幸執殳觀北伐，晚叨秉筆記東巡。歸耕況復蒼梧近，鬱鬱葱葱佳氣新。

宋・曾豐《緣督集》卷三《江下望永思陵》　臣生差晚十餘年，八彩堯眉僅一瞻。鳳出未能前附翼，龍歸不及上攀髯。山頭鑄鼎爐長冷，湖上號弓淚滿霑。漠漠穀林無認處，城陽烟與草相黏。

宋・陳杰《自堂存稿》卷三《永穆陵復土隨龍除官甚盛》　故王沉憤九重泉，先帝焦勞四十年。已有含桃薦新廟，獨無麥飯灑荒阡。挽回天怒當初政，扶植人倫在衆賢。此邸最關宗社計，加恩莫放代來先。

元・周伯琦《近光集》卷三《宋陵》　杏花堆白菜花黄，蔓草平沙四野荒。洛水無聲山日暮，石麟兩兩守空岡。

奉先橘畔政和碑，穉麥人家護棘籬。絶勝望潮亭下路，浮圖積雪浙江湄。

隔岸青山拱墓門，鵑啼狐舞欲消魂。鄰人時見長蛇護，千載山靈念舊恩。

元・趙景良《忠義集》卷七《思敬聶先生琚》　北兵發會稽七陵，取其寶貝上，以遺骸建塔於陵側。

畫守東南鼎祚過，翠華冉冉渡黄河。宫基雨過饒蒼蘚，御苑春回長碧莎。閭井至今崇綺麗，湖山依舊事謳歌。玉魚金椀無從問，塔影山陰夕照多。

天目峰摧王氣終，長江戰艦順流東。翠華搖落三宫遠，紫禁荒凉六鼓空。和靖湖邊虚夜月，岳王墳上老秋風。興亡自昔關天運，莫遣哀吟兩鬢蓬。

元・陳基《夷白齋稿・外集》卷上《永昌陵》　洛水南來近，嵩高北望遥。墓無羣木拱，山罷百靈朝。玉碗人間出，金鐙地下銷。夕陽移越路，煙草更蕭蕭。

清・沈季友《檇李詩繫》卷七《[明]貝瓊〈穆陵行并序〉》　西僧嘉木揚喇勒智利宋陵寶玉，因倡妖言惑主，盡發攢宫之在會稽者，斷理宗頂骨爲飲器，僧敗，歸内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詔宣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所，乃命葬金陵聚寶山，立石以表之。余感而賦詩一首。

六陵草沒迷東西，冬青花落陵上泥。黑龍斷首作飲器，風雨空山魂夜啼。當時直恐金棺腐，鑿石通泉下深錮。一聲白雁渡江來，寶氣竟逐妖僧去。金屋猶思宫女侍，玉衣無復祠官護。可憐持比月支王，寧飼烏鳶及狐兔。真人欻見起江東，鐵馬九月踰崆峒。百年朽骨却南返，雨花臺下開幽宫。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人間萬事安可知，杜宇聲中淚如霰。

明・高啓《高太史大全集》卷九《穆陵行》　永穆陵，宋理宗陵也，在會稽。元至元初，西僧楊發輩真住請發宋諸陵，許之。既取其殉寶，復以理宗頂骨爲飲器，後籍入官以賜帝師。天兵克元，詔求得之，命有司歸葬焉。

樓船載骨沉海水，金槌晝入三泉裏。空中玉馬不聞嘶，日落寢園秋色起。魚燈夜滅隧户開，弓劍已出宫幽臺。毡胡暗識寶氣盡，六陵松柏悲風

來。玉顱深注酡酥酒，誤比戎王月支首。百年帝魄泣穹廬，醉骨飲冤愁不朽。幸逢中國真龍飛，一函雨露江南歸。環珮重遊故山月，冬青樹死遺民非。千秋誰解錮南山，世運興亡覆掌間。起輦谷前馬蹄散，白草無人澆麥飯。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二《冬青行》 高家陵，孝家陵，鱗骨盡蛻龍無靈。唐義士，林義士，野史傳疑定誰是。玉魚金粟俱塵沙，何須更問冬青花。徽欽不歸梓宮復，二百年來空朽木。穆陵遺骼君莫悲，得葬江南一抔足。

明・儲巏《柴墟文集》卷五《新昌何中丞榮山菴卷》 冬青樹老杜鵑啼，高蓋西來接會稽。莫問宋陵何處是，故宮今已作招提。

明・顧璘《息園存稿詩》卷一二《宋陵》 玉輦橫江一葦通，青山聊此鑿玄宮。兵戈不救長河外，劍履終沉瀚海東。末路強胡休自得，中興諸將果誰雄。當年定鼎虛籌策，千古愁雲泣梓桐。

明・蔣山卿《蔣南泠集》卷六《望六陵》 霽雪千山曉，陵園氣色殊。紫雲開寢殿，白日麗沙途。神烈思羣后，雄圖激萬夫。六龍瞻不極，翠柏暗僊都。

明・王崇古《公餘漫稿》卷四《聞鞏縣守臣秋祀宋陵有感》 康王龍舸下揚州，鞏洛山川王氣收。宗李空餘千古恨，汪黃無復七陵謀。荒臺斷碣留中土，玉盌金魚出故丘。雪恥讎兇瞻聖世，歲時禋祀戴皇猷。

明・胡安《趨庭集》卷六《宋陵》 鞏洛諸陵荒草陂，冬青遺跡復何時。遙知南渡憂天隕，渾似東遷賦黍離。蟋蟀鬬殘秋嶺冷，海潮望斷野雲悲。中華正統百王恥，洒淚重經武穆祠。

明・孫鑛《端峯先生松菊堂集》卷一〇《謁宋陵》 携酒山行一探奇，古臺荒草可勝悲。花開三月惟啼鳥，蘚剥千年有斷碑。陵寢幾更新宇宙，宮墻猶壯舊威儀。丈夫不洒傷春淚，回首那堪見黍離。

明・周敘《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三《登祭宋陵感懷之作二首》 蕭蕭風雨老楸梧，龍去空餘舊鼎湖。四后德輝希舜禹，百年文運紹唐虞。邙山北枕環陵邑，汴水東流有故都。祇服皇仁嚴秩祀，先輿尚想降雲衢。

疎星涼月寢園春，午後恭將俎豆陳。仙樂遠疑來鳳吹，翠華曾此葬龍輴。雲埋玉匣黃泉永，塵沒銅駝碧草新。掊土當年狼藉處，不勝切齒到金人。

明・何東序《九愚山房詩集》卷一二《過宋陵在鞏縣》 鐵馬金魚掩夜泉，斷鰲何日可回天。洛南紫陌行人少，石獸參差落照前。

明・鄭汝璧《由庚堂集》卷一三《宋陵陵陷虜中被發掘，不得祭，我朝始祀》 抔土難將玉匣藏，七陵望祀隔錢唐。驅除不是逢明主，雪恥誰堪報百王。

明・陶望齡《陶文簡公集》卷一《六陵懷古》 宋陵風露入新秋，松柏蕭蕭萬壑愁。憶昔普天悲鑄鼎，只今何地問藏舟。百年戎馬驅南國，盡日狐狸嘯古丘。二帝寢園尤寂寞，黃沙白草不堪求。

前朝遺恨荒村裏，今古傷心越嶠青。亂後乾坤銷王氣，夜深風雨泣山靈。三泉白日衣冠冷，八月寒蟬草木零。當代有誰憐國士，布衣林下老傳經。

傳經閉户沈宴久，忽漫悲時意氣淡。廢隴憑誰收白骨，傾家結客散黃金。松楸盡濕孤臣淚，日月長懸異代心。節俠似君能有幾，冬青花老一沾襟。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六《宋帝六陵》 冬青樹，在何許？人不知，鬼當語。杜鵑花，那忍折，魂雖去，終啼血。神靈死，天地殫，傷心事，犬兒年。錢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終南去。縱使理到厓山厓，白骨也知無避處。

明・陶允宜《鏡心堂草》卷六《謁六陵》 一自金城破北門，六宮掩淚盡南奔。天狼不飲胡兒血，越鳥空啼蜀地魂。遙望松杉凄白冢，重來風雨暗黃昏。翠華隱隱歸何處，猶避當年盧騎屯。

又《攢宮》 聖朝典注重祠壇，異代園陵載禮官。奕葉龍飛周玉帛，每遇改元遣官祭告。歲時虎拜漢衣冠。西來禹廟同爲狩，東望虞山獨是攢。卻恨康王歸國後，飄零二帝玉關寒。

又《唐義士廟》 龍湖遺蛻委荊榛，況復妖僧虐燄新。幾夜蒼茫收斷骨，百年忠懇見孤臣。金鳧氣散空山翠，玉盌光殘照野燐。一樹冬青今不在，年年寒食欲沾巾。

明・文翔鳳《皇極篇》卷二《伊川草二・宋陵》 青苗真化冬青樹，莫問中原宋氏陵。佳士北方如晚得，東南應不棄朱滕。

《陳子龍詩集》卷七《宋孝宗陵下作》　修椒帶平原，悲風何蕭瑟！曠野斷行人，白日照荊棘。藤蘿蔓神房，鴟梟鳴古域。方中不知處，十里寒煙色。昔日鼎湖宮，遂同驪山室。玉碗思人間，金虎生羽翼。精靈眷中土，丘墟復南國。撫運來百憂，懷古長太息！百年逢聖朝，始無樵蘇入。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卷三六二《〔明〕瞿佑〈過宋陵〉》　陳橋驛畔勢倉皇，點檢歸來作帝王。玉斧不揮螳後雀，朱牌只寫火中羊。早知金幣無誠約，何必珠襦有慢藏。泥馬南來成底事？江邊白塔更淒涼。

清・張沐〔康熙〕《河南通志》卷三八《藝文四・〔明〕王直〈送周編修代祭宋陵〉》　函香分祀宋諸陵，使節皇華寵渥承。河水遠通平野外，嵩山高出亂雲層。馬遷勝覽憐予病，李白豪吟羨子能。君到徽垣謝知己，山陰短棹興艱乘。

清・童鈺等〔乾隆〕《河南府志》首卷二《聖製・祭告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陵文康熙元年》　自古歷代帝王，繼天立極，功德並隆；治統道統，昭乘奕世。朕受天眷命，紹纘丕基。廉政方親，前徽是景。明禋大典，亟宜肇修。敬遣專官，代將牲帛，爰昭殷薦之忱，聿備欽崇之禮。伏惟格歆，尚其鑒饗。

清・薛敬孟《擊鐵集》卷六《冬青陵弔古》　羣峰壑裏夜藏舟，杜宇聲聲未散憂。朽木公然歸帝蛻，徽宗梓宮煥還，惟一朽木段。冬青猶得識山頭。黃沙頂骨魂千里，玉匣衣冠恨一丘。草莽辛勤雙國士，散金尚作寢園謀。

清・顧炎武《亭林詩集》卷三《宋六陵》　六陵饒荊榛，白日愁春雨。山原互起伏，井邑猶成聚。偃折冬青枝，哀哀叫杜宇。海水再桑田，江頭動金鼓。躡屩一遷逡，淚灑攢宮土。

清・杜漼《湄湖吟》卷六《吼山宋六陵在吼山南十餘里，俗名爲攢宮》　寒颸吹海下秋鷹，斷壁崚嶒試一登。神斧幾年開混沌，短笻此日忽騫騰。松杉有路窺三蕚，風雨無情隔六陵。相對兩塘秋水碧，每將山徑問山僧。

清・毛師柱《端峰詩選・南宋六陵高、孝、光、寧、理、度六陵也，以尅復中原當卽歸祔伊洛，因名攢宮》　扶笻遠入攢宮路，弔古傷心宋南渡。六陵龍蜕總拋殘，不及民家三尺墓。二帝魂歸五國城，汴京陵闕久成塵。偏安忍把中原棄，只解金牌促解兵。羊馬空勞紀年月，板蕩凄凉那可説。天章寺外起荒煙，茫茫何處冬青穴。唐、林二義士埋宋六陵骸骨於天章寺前，各於穴上植冬青樹。

清・嚴熊《嚴白雲詩集》卷一六《詠古三首二・冬青行》　冬青樹，何爲樹，下有趙家骨幾具。朽木段，壞燈檠，五國較量誰重輕。惡僧義士非一族，獨向西臺時慟哭，惡僧波叱償地獄。

清・黃宗羲《南雷詩曆》卷四《宋六陵》　一片荒烟地，云是昔攢宮。秋墳已罷唱，隧火不吹紅。古蹟今何處，落落幾株松。歷代祭告文，頑石堆西東。千年龍穴移，此地原荒叢。鬚髮縈香烟，枯木齧寒蛩。唯有頂骨碑，哀怨訴蒼穹。唐林義士祠，久矣委蒿蓬。亡國何代無，此恨真無窮。青天白日淡，幽谷多悲風。更無雜鳥來，杜宇哭朦朧。

清・王士禛《帶經堂集》卷五八《宋陵鞏縣》　洛水邙山飽廢興，宋家幽寢閟魚燈。奉香不見臨安使，白日茫茫下七陵。

清・劉青藜《高陽山人詩集》卷四《宋陵行》　前有崧高後北邙，伊洛縱橫盤中央。青龍掉尾紫金接，天水遺冢紛低昂。殿宇灰飛松楸盡，殘碑斷碣橫夕陽。伊昔東都全盛日，朝陵儀制何煒煌。金吾百里罷傳呼，黃麾仗絡鼎湖傍。素衣步入司馬門，百官麟次鳴繆琅。歲時二仲尊宗正，冬衣捧獻來嬪嬙。七世相沿成故事，青城禍起殊淒涼。懷愍蒙塵琅琊南，翠微不守熊羆亡。驪山銀海九嵕匣，摸金何代無中郎。神台璽裂特諱辭，南山雖鋼得無戕。十二金牌棄兩河，護陵劉湛空相償。潤水盈涸亦偶然，可憐父老誇禎祥。五國遊魂置腦後，含桃那問金粟岡。轉眼厓山颶風起，蘭亭真帖尤堪傷。冬青樹上靈禽飛，法惠遙祀復何望。雪晴日暖西京道，昨朝夾馬今隋倉。歷歷興亡在眼底，臨風三歎獨傍徨。回頭卻憶陳橋驛，黃袍擁戴日無光。

清・易宏《五湖新詠・宋陵》　趙氏園陵盡可悲，一抔盜遍已無遺。誰憐更有燈檠恨，南渡君臣總未知。

清・王葉滋《賜錦堂集》卷六《武林懷古三・宋諸陵》　諸陵星列繞西湖，有客思探明月珠。不分松楸經劫火，平教弓劍出黃壚。亭埋禊帖知真贋，花表冬青事有無，爲問金陵王氣壯，龍顏豈是趙家孤。

清・王霖《弇山詩鈔》卷一〇《六陵懷古二首》　一望平蕪一泫然，荒壚翁仲草芊芊。霸陵遺令纔流水，□火餘精化冷煙。大海龍歸終不返，

遼東鶴語是何年。橋山弓劍壘壘塚，莫怪秦皇欲學仙。

回首中原盡黍離，墮髻遺蛻復何之。摸金誰啓妖髡禍，函石深慚義士知。社飯淒涼一抔土，靈禽鳴咽萬年枝。刑鵝醽酒荒山道，香火朝朝郭尉祠。

清・全祖望《續耆舊》卷一二〇《[清]萬承勳〈蘭亭尋冬青樹〉》

蘭亭後天章寺前有冬青穴，六陵各爲穴上植冬青，今爲寺僧淹没。

昔日楊撝統，叢陵收珠玉，今日天章僧，犁平竟爲屋。屋旁何處，尋諸陵，斬盡冬青俱栽竹。霅山不再來，皋羽不復哭，生時諸帝愛偏安，死後一（坏）[抔]頻見辱。五國城边遺植寒，不封不樹欽宗獨。二帝梓宫止欽宗南還。已焉哉！從此到蘭亭。冬青冬不青。

清・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卷三《過蕃釐觀坐冬青樹下得一律》 宋人真不道，拜杖到瓊花。詎敢懟君父，居然殉國家。李姜同血淚，章蔡已蟲沙。只有冬青樹，長榮度歲華。今觀中植冬青一本於花之故址。

清・蔣學鏞《椶菴存稿》卷一《訪泰寧寺寺址故宋永茂陵也》 六陵遺蹟嗟久荒，古寺突兀稽山旁。周垣封樹舊龍穴，法鼓齋魚今道場。山南七度拾殘骼，義士莫辨林與唐。冬青不花冤鬼泣，髑髏注酒凝血光。前朝陵户置何所，梵宇金碧方煌煌。明初修復六陵兼置守陵户，其時永茂陵已改為寺，未嘗一清覈也。我來摩挲舊碑下，一抔雙匣杳莫詳。若嫌桑田太變幻，何許法界猶嚴莊。入門孤劍忽吟吼，擬尋僧塔攖怒铓。泰寧寺僧預於楊髡之役。旁觀大笑書生氣，丁零盜案誰追償。

清・桑調元《嵩山集》卷上《望宋陵作》 洛水春蕩漾，邙山高崔嵬。山水映終古，人事多興衰。陳橋黃袍擁，鼎業東京開。羣姦不破碎，靖康釀奇災。宋社既南遷，艮嶽生蒿萊。盤回七陵氣，蕭瑟蒼山隈。皋亭飛白燕，舟覆無遺骸。江東燐火冷，鬼哭冬青哀。升高睇珠邱，滭泱隔風埃。其誰腸木石，不識昆明灰。

清・宋錫蘭《素庵詩草・宋陵》 萋萋芳草臥龍孫，山鳥無聲下壙門。月隱悲笳銷古骨，風驕殘角泣孤魂。經年寒食梨花白，此日離宫禾黍昏。趙氏傷心無限事，江流猶咽舊乾坤。

清・余崢《清風草堂詩鈔》卷一《六陵》 南遷陳跡問蓁荒，高孝光寧理度藏。豈有黃衣歸月夜，但留青樹競秋霜。石泉嗚咽龍難蟄，雲嶺週遭鳥不翔。身後一抔何足歎，趙家氣脉早亡陽。

清・吳樹珠《露香閣詩集》卷三《冬青行》 陶南村《輟耕録》載至元間總統楊璉真伽發掘宋諸陵，山陰唐珏激於義憤，聚諸少年易服潛行，竊取六陵骸骨，各封土一函，移植殿前冬青樹一株以識之，其所作《冬青行》及夢中諸詩纏綿惻愴，余讀而悲之，爲作《冬青行》一章表其忠義，於以見宋室遺民足與三忠並傳也。

錢塘江畔潮無信，風雨厓山熄餘燼。六陵無主鬼空號，百年松柏如朝蕘。妖髡貪惡真如狼，望氣偏能識厚藏。黃腸深錮一朝啟，玉匣珠襦出便房。珍寶已盡取骸骨，地下枯髏咸飲血。此時義士悲填膺，搶地呼天心欲裂。一腔忠憤何由宣，醽酒椎牛聚少年。幽草拾得寒瓊出，不隨牛馬同委填。唐珏詩：拾得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又《唐珏傳》：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集一塔壓之。杭民悲感，不忍仰視，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封以黃絹囊，貯以文木櫃。斲文木爲櫃，復以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一抔仍復築珠邱，移植冬青作標識。君不見漢朝陵墓南山前，赤眉流毒可勝言。又不見唐室諸陵盡剽虜，温韜耀髮罪難數。摸金校尉代相仍，暴骸何曾復歸土。唐君忠義真罕儔，芳名常與冬青留。至今杜宇林間哭，猶似遺民血淚流。

清・周長發《賜書堂詩鈔》卷一《六陵懷古》 園陵寂寂半荒苔，一樹冬青慘不開。羊月犬年空下泪，金燈玉匣總成灰。厓山風雨翻滄海，雪窖精魂哭夜臺。獨藉林唐諸義士，高原拾骼鬱崔嵬。

清・祝德麟《悦親樓詩集》卷九《宋陵》 華表麒麟望，寂寥七陵那復鬱岧嶢。早經讐敵戎車躪，豈但樵蘇野火燒。石馬無靈王氣改，玉魚有恨夜光銷。傷心不及攢宫草，猶得清明麥飯澆。

清・張九鉞《紫峴山人詩集》卷二四《志餘吟下・宋陵詩》 宿煙浩微曦，白露方散團。悲風草蕭蕭，銀海生陰寒。宋室諸陵寢，峩峩在永安。坎窗纖逕通，披榛得遥觀。神牆久圮剝，崇闕彌凋殘。鵲臺壓乳蠱，氣勢猶桓桓。當年彩仗女，如花隔雲端。至今化爲石，夾道鐫釵鬟。獅象與馬羊，各各嬉神姦。隆然五丈餘，呀嚇怒欲搏。其餘猛獸怪，山海窮且殫。或口四塞吞，或目三塗矕。或舌吐舔舐，或髮垂長鬣。駭人非一狀，盡將逞其頑。疑使麟辟邪，驅之列兩班。山川大開闢，幽宅茲鬱蟠。卻畧

羅自宜，面向易則難。胡爲形家譏，嘵嘵吳景鸞。我讀鄭獬疏，至論懸不刊。發掘兔西髡，飄棄白玉棺。請看輪囷柏，竿瑟鳴珊珊。何如杜鵑啼，冬青恨漫漫。皇朝隆祭告，典禮下便番。重臣賓册擎，雝雝鳴和鑾。光騰闕宮燈，香滋隧道蘭。長肇太平年，享此明禋歡。昨聞守户人，藩籬皆繕完。安用絮斮漆，錮彼青龍山。

清・沈珠《删餘吟》卷一《宋陵懷古》 懷古秋山日又曛，冬青遺事不堪聞。宋家萬里中原土，只剩荒陵對暮雲。

汴京功業沉沙漠，南渡江山委草萊。惟有岳王墳上月，夜深還上故陵來。

清・張誠《嬰山小園詩集》卷七《南宋帝會稽冬青六陵》 我行蘭渚山，遂造天章寺。寺門寂寂洞壑幽，冬青何處盤蒼翠。往昔妖僧譟江南，暴風苦雨石人淚。金粟遺堆白骨殘，甚者頭顱爲飲器。二三耆舊其顙泚，絹囊文櫃相與瘞。常朝殿樹移六株，某陵某陵楚楚識。宋室南遷計已非，六帝生前誤和議。五國城中魂不歸，麥飯凄凉邊遠地。鄂王藁葬九曲祠，壯士咸懷不平氣。祖宗園寢陷西京，年年望祭空垂涕。可惜臥薪嘗膽時，但營厚葬夫何意。珠襦玉匣出人間，令人卻憶漢文帝。帝王功德在生民，歷劫山陵自弗替。桐棺葦槨憶萬年，請向茅山觀禹志。

清・鍾大源《東海半人詩鈔》卷一九《讀宋史有感於六陵事》 高孝光寧理度宗，六陵時並會稽峰。魚膏忽爲妖髡燼，馬鬣空餘義士封。并少燈檠藏玉匣，可憐顱骨當金鐘。冬青一樹悲風雨，不及棲霞嶺上松。

清・王衍梅《綠雪堂遺集》卷三《燈下命酒作詩曉閱得十六首十五》 蕭瑟宋攢宮，陰風四面喧。帝王失勢者，無如此代冤。茫茫昌泰陵，一騎香煙送。可憐冬青樹，哀纏朱鳥弄。至元重番僧，顛倒竊太阿。開國掘鬼寶，亡國舞天魔。我聞楊真伽，欲改雷神院。黑夜見銀豪，噬犬猛於豻。又欲彫己像，靈鷲熏香塵。雷乃碎其首，胡不粉其身。天鼓何隆隆，殊不甚了了。展氏有隱慝，特震夷伯廟。若彼慙惡者，何以多善終。生祠與穢冢，不問殛元兇。雷部用博錐，副車乃誤中。天陰聲啾啾，儉葬骨尚痛。

清・張井《二竹齋詩鈔》卷六《宋陵》 夾馬營中紅光起，陳橋驛上黃被體。倉卒何自得此物，返旆居然作帝矣。兒孫轉眼失燕雲，青蓋俄看入北軍。渡江泥馬與新國，墮淚金人冷故墳。松風謖謖多悲怨，寒食何人供麥飯。也如慌落世宗陵，鬼哭猿啼足腸斷。

清・岑振祖《延緑齋詩存》卷二《六陵》 雅慕探春會，六陵多古梅。月翎孤鶴立，雪背一驢來。舊樹冬青折，空山杜宇哀。不關興廢事，世外笑顔開。

清・陳光緒《拜石山巢詩鈔》卷一《宋六陵》 鎮南築墉妖僧謀，荷鍤曉渡西陵舟。發掘攢宮利金玉，陵鬼夜哭山靈愁。一百一所成灰土，龍蛻難飛鶴罷舞。風雨崖山共愴神，魂魄何年還隧户。傑哉林唐兩義士，憤淚填膺怒嚼齒。不惜揮金召市徒，終教收骨埋山趾。自是趙家流澤深，遺民畎畝抱孤心。犬年羊月不復識，鳳巢龍窟難重尋。落日荒原竄雉兔，天章寺古冬青樹。杜宇聲聲啼血枯，我來麥飯澆何處。

清・童槐《今白華堂詩録》卷五《六陵懷古》 永茂攢宮廢，荒基問泰甯。六陵留故迹，九廟託英靈。年月追羊犬，山河訖丙丁。煙消炎宋業，燐感白衣星。金盌初逢市，銅駝不守坰。臺餘朱鳥慟，地散黑龍形。望祭魂難返，淘沙血尚腥。兩朝終北漠，一塔更西泠。孽界番僧肆，塵函義士扃。神傷先帝后，劫賸小朝廷。蹤迹尋蕭寺，倉皇瘞淺汀。妖躔迴太白，遺魄戀冬青。杜宇悲春去，蒲牢喚夢醒。連岡依禹穴，流水咽蘭亭。蓋海今抔土，厓山此典型。滄桑五百載，剔蘚到碑銘。

清・張維屏《松心詩録》卷一《冬青樹》 世間憤事那有此生，妖人欺死天子。楊璉真伽發宋陵，夜半山頭哭聲起。義士來，君莫哀，拾得諸帝之遺骸。元兵來，士不懼。兩士姓名千古著。欲識宋陵在何處，蘭亭山上冬青樹。

清・陳宜振《石屋磨芟稿》卷一《望宋諸陵》 邙山何崔嵬，回環走伊洛。蕭瑟萬象冥，風色漱寒玉。客行歷落馳，憑弔紛遐矚。山川終右映，人事多反覆。流連七陵氣，婉轉懷艮嶽。煙寒草掌平，村謳遲榷牧。風細臥明馳，日夕下黃犢。并無冬青花，色淨結寒緣。年年杜主啼，回首曲江曲。

清・王振綱《天香別墅詩稿・重陽往攢宮謁宋六陵》 風雨重陽上寶山，筍輿得得路彎環。遥看叢樹雲疑鎖，近謁豐碑草待刪。南北帝陵分兩隴，高、孝、寧、光葬南陵，理宗、度宗葬北陵。岡原饗宇葺三間。南陵葬平原，北陵葬山岡，惟孝宗、理宗二處有享殿。劇憐酒榼頭顱是，長使遺民淚欲潸。

宋陵爲西僧楊璉真珈發掘，唐義士珏、林義士景曦換其骸骨，惟理宗頭骨較大，不能更換。西僧取之作爲酒器。後洪武三年仍將理宗頂骨入陵。

唐林二士忒倉皇，一片忠心費酌量。但説青林栽古壙，空聞白骨葬天章。義士以宋陵骨澤還之天章寺埋葬，上種冬青，今不能認。千年草長無形跡，六代魂飛痛渺茫。若使埋碑佛龕下，後人猶可細推詳。

清・陳樹棠《小芝閣詩集》卷二《六陵懷古》 往事南遷話未經，劇憐總統失調停。唐林二士心誠苦，巖壑千盤地最靈。玉匣珠函收白璧，細風斜雨泣冬青。年來嗚咽蘭亭水，猶繞空山俎豆馨。

清・汪曰楨《玉鑑堂詩集》卷六《九月十三同沈丹卿、陸葦笙、孫震惠家楣、孫藹言世芬放舟至婁公村登岸，行五千六百步至蘭亭一游，又入天章寺小憩，歸舟成詠，計五百字》 聞昔宋六陵，劫遘番僧暴。義士收殘骸，抔土於茲窖。冬青樹不存，故址孰憑弔。回首攢宮，村相隔遠難到。遺跡此久湮，虛稱彼猶冒，信否無可徵，流傳徒耳剽。

清・趙彦修《三硯齋詩賸・聚寶山訪宋遺陵》 落月枝頭聞杜宇，寒煙草際見蒿燈。行人夜出長干道，誰識江南有穆陵？明洪武二年，詔葬宋理宗顱骨於聚寶山，貝助教瓊作《穆陵行》，以記其事，見《清江集》。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七《南宋》 莫道錢唐勝汴梁，南屏望祭故陵荒。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向承塵喚卜娘。《宋會要》：南渡後，諸陵在西洛，設「望祭殿」於南屏絶頂。《楓窗小牘》：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比上膳，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宗爲罷膳，泣下。

雜録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一《〔宋〕樂輔國〈永定陵修奉采石記〉》 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朝請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護軍□□瑾篆額。文林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主簿、管勾採取般運山陵石段樂輔國撰。

若乃土圭定國，卜洛處二宅之雄；地鎮秉靈，維嵩冠五岳之首。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天地之心，綽爾是皇王之宅。□□□□實曰名都。我國家運契隆興，創業垂統，削平多壘，奄宅中區。京邑□□□之師，城闕有□□之衆，□水陸五□之□，□□□萬□之饒。所以□淮、汴之□游，爲都畿之勝地。比之全盛，又絶擬倫。伏自太祖、太宗應順天人，追尊祖禰，欽崇懿號，□奉寢□，乃於定鼎之□，以□藏金之地，爰從吉兆，實建宏□。□舉□□□□□□□□□道廕，聿鐘萬世之基。大行皇帝祇□璿圖，恢融寶命，啓廸精妙，逢□粹和。□□□□二聖之令猷，超九皇之懿範。睿文冠古，最經天緯地之源；神武膺期，□□□反正之業。仁以守□，孝以奉先。四時固絶於畋遊，七廟弥敦於恪謹。爰自君臨兆庶，德服華夷，運神策於邊荒，執利器於掌握。四夷□敘，不施烽燧之輝；百姓又安，不識軍旅之事。綿□怙泰，盛節交修。翠巘泥金，聿舉增高之典；神雕奠璧，復施益厚之功。以至延欵馭於寰清，授珎符於秘殿。奉希夷之誨，昭示仙源；瞻睟穆之容，延昌寶祚。顯道宗之積慶，則幸景亳以朝真；答紫□之貽□，則欵陽郊而薦號。顧能事之畢舉，仍宸念以增虔。旰吳萬機，□勞庶務。六一丹就，□□無舐鼎之緣；二十功成，□后有攀髯之歎。莫不哀纏聖嗣，痛結宮闈。六龍未達於杳冥，四海□聞於遏密。倏臨遠日，爰土廣阡。指澠澗之濱，□蒼梧之野。庀徒集事，豈易其人。□命威塞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夏公守恩充修奉部署，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藍公繼宗充修奉鈐轄。二公先朝拔擢之恩，副當寧選掄之寄，同心戮力，夙夜在公。仗鉞而來，□以便宜從事。募諸道□士、工匠，來赴力役，表請文武官□、使命，分掌其事。雖欽承治命，以儉約而處先；而遵法古儀，在堅固以爲事。計用數砌皇堂石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七□，門石一十四，侍從人物、象馬之狀六十二，□□名山，□比尋訪。緱氏縣南有粟子嶺者，蓋少室之西山，萬安之東嶺也，多産巨石。巖稜温潤，罕與爲比。輔國□居麾下，仍屬隄封，首□□□□計置。還□□□□，乃命中貴內殿崇班李知常、左侍禁李丕遠與輔國同辦其事。部領工匠四千六百，□山并般運共□二萬七千。茲山也，□入煙蘿，□□峭□□行□，杳絶居民。固無甘泉，以充日用。汲引甚遠，飲歠或愆。士民之心，方增勞止，忽有石泉一眼湧出，并巖谷□

有清泉一派□□山址。其源深而流長，其味甘而且美。挈瓶而至，□□雲屯，熬熬之心，不勝其樂。儻匪一人之孝感，二公之至誠，不能致也。拜井水湧，詎止於耿恭，剌山泉飛，靡專於李廣。挺生傑出，何代無人。此山舊□神祠，綿曆□歲，棟宇摧壞，且基址具存。□□□議其完葺。揆諸材瓦，假力餘工，曾未浹旬，儼然新廟。冀其降福以庇茲民，復有靈虵出爲瑞應。其色皎絜，其狀蜿□。爰有飛章，達於天聽。特詔中使頒睿旨，賚名香，率道流二七人，建靈塲三晝夜，并設清醮，以答神貺。而又屢宣宸慈，撫恤士伍，餌以醫藥，賚以物帛。羣情感激，罔不盡心。每梯霞躡雲，泝崖抱棧，若履半地，咸欲先登。鐫琢之聲，聞數百里。凡所攻採，應手而得。號令所出，□同影響。般輦相繼，有若風雷。而未及前期，厥數大備。自暮春之令序，逮獻裘之届辰，以日繫時，其功就畢。洎乎充用，抑有羨餘。輔國獲處下風，叨預陳力，備觀事實，仍仰徽猷，秉筆直書，詞亦無媿。至於崇奉陵域，種植松楸，嚴肅威儀，秘邃宮闕，規模宏壯，制度久長，亦二帥之輸忠，諸君之協贊，固不可得而備言也。聊書採石一時之事，乃萬分之一二矣。時乾興元年八月十日記。左侍禁、提舉山陵逐程排頓及馬遞鋪，管勾採取般運石段李丕遠書□刻字。內殿崇班、提舉山陵逐程排頓及馬遞鋪，管勾採取般運石段李知常，山陵修奉鈐轄，左麒麟使、忠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勾當皇城□□整肅隨駕□□藍糸宗，山陵修奉部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夏守恩。

又　卷一四二《[宋]　曾孝序〈二陵採石記〉》　建中靖國，歲在辛巳正月乙亥，欽聖憲肅皇太后上仙，遺誥追尊故皇太妃爲皇太后，是爲欽慈皇太后。於是山陵、園陵二役並作，太史請以五月丙寅復土，而採山之役，自昔爲重，祇奉二陵，其用實倍。事嚴期迫，上下憂懼，朝廷始更用郎官往護其役。乃詔遣尚書都官郎中曾孝序都督之，而以如京使帶御器械麥文昞、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孳生馬監高偉爲之副。辟置其屬，分督庶務，二十有九人。集七路匠師與夫陪役之兵，以指計者九萬六千三百三十。石之拔類者，其修至二十有二尺，其廣踰尋；其以枚計者，二萬七千一百有奇。役實始於正月癸未，而終於三月壬午，蓋六十日而奏畢。若匠若兵，或死或亡，纔二十有九人，論者以爲敏而赴功，燕及其衆。仰惟憲肅皇太后有大功於朝，主上誠孝，充塞天地。當此之時，百神莫不效職，事之所以獲濟，豈小臣之力哉！故例皆立碑以紀歲月，僚佐有請，顧安得以獨無？於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朝散郎、守尚書都官郎中、都大提舉採石、護軍、賜緋魚袋曾孝序謹記。

前河中府河東縣尉、都提舉採石所、管勾文字史恂仲題額。朝奉郎、監西京偃師縣緱氏鎮、管句城內煙火事、兼稅場、驍騎尉、賜緋魚袋孫廱書。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孳生馬監、同都大提舉采石高偉，如京使、帶御器械、勾當翰林司、提點萬壽觀公事、同都大提舉采石麥文昞立石。彭臯刻字。

又　卷一四六《[宋]　趙霆〈崇恩園陵採石記〉》　崇恩太后寢疾崩於宮，政和三年三月丙申，朝散郎、權發遣京畿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霆，入內內侍省、武功大夫、計置賈□山採石兼提舉鄭州窑務張懷寶，奉詔旨提舉園陵採石。太史預定丁未爲吉，祭山興役於緱氏鎮碾子泉之東西谷。段石□工，視大觀二年地宮數例。會日力之役九旬以時□，朝廷促工期□有□非嚴，匠氏逾旬稍備。霖雨零霰，迭因間作，官吏惴慄，惟稽遲之□□，而巨石艱致之材，越七日而數以登，又十有五日而夫役告畢。蓋官屬奮職，夙夜暴露，協力盡瘁，用濟厥事也。官屬爲誰？管勾文字兼理辦公事、朝散郎曾誼，都□寨中亮郎任緯，通直郎韓瑜□□武經郎□傑，武翼郎□之才，□武郎蘭中立，修武郎李從古，秉義郎趙士□，宋良□，成忠郎周延慶、許紳，承節郎張延慶、張世昌、周儀、從事郎宋黌、李選，將仕郎李處仁、張遠、王充、李周儒，進武校尉張慤，進義校尉王思永，假承務郎陳充，兼管勾鐵爐東井匠人□郎傳□，管勾公使、進議副尉張守忠。季春癸酉趙霆記并書。

劉蓮青等[民國]《鞏縣志》卷一八《[宋]　孫昂〈修奉園陵之記〉》　粤若封樹所興，革乎材也；陵域爰設，存厥制焉。矧復河洛導川，昔□□建都之壤；澗瀍流潤，本宗周卜邑之疆。陰陽萃乎淳和，天地挺乎中正。有測景之故事，存定鼎之宏基。岌嵩嶺於轘轅，□長郊於郟鄏。嘉以坤□含瑞，天鎮聳奇，標神岳崇高之形，奠中土峻極之勢，所以安三聖之園寢，爲萬世之邦基。皇上□□衣□□維洪業，□千齡之景，□□□□法。禹度而凝誕，堯仁而當寧。叶推方以敷育，體得一以布獻。□政暢乎古

今，神休裕乎上下。恭□禮典，恪奉孝儀。保慶皇太后神德丕宣，陰教鴻被，早蘊承天之道，夙敦與月之方。□□□而咸熙，光揚淑哲；務四教而克備，懿洽宮闈。爰自先帝，垂法中區。皇上承統大寶，外則靡親於國柄，內則密潛於□□。謨光簡册於永年，出□智識於前古。近鍾疾疹，遽奄遐算，景祐三年十一月四日上仙，謚曰莊惠。乃命起復雲麾將軍、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鄭守忠充修奉園陵部署，內藏庫使，嘉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劉從原充修奉陵都監，入內供奉官於德原、郝仲康充修奉園陵走馬承受，西京左藏副使李知常充監修皇堂。就茲洛土，營乃園陵，掘地揆乎吉辰，壙□按乎舊制。兵人工匠，計一萬一千。虔膺宸旨，寅奉葬儀，人無告勞之聲，工有勿亟之制。奉孔氏之要道，力匪同科；洞周詩之格言，民從悅使。居然辦集，究矣經營。十二月十二日，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錫御宴以賞勳；是月二十六日，入用供奉官趙用頒中金而褒績，入內殿頭朱文用錫挾纊而布乎帝澤，當糅雪而軫乎皇情。判河南府、太師張丞相士遜奉竹木磚□之材，錢帛芻粟之給，動逾萬計，不擾一物。吏部侍郎王上樞隨職此虔護，志在憂恤，彌務儉禮，勿使勞眾。入內都王惟忠恭副簽轄，克持公正，謀畫悉周，忖度必中。孟津户部侍郎范雍輸車五百輛，奉寧户部侍堯佐運甎五萬計，皆鎮股肱之郡，率展經綸之力。租庸吏部侍郎程琳坐籌而事無愆素，備物而□有餘資。計度支郎中楊日華、主客郎中林維，始則提振而辦材，終則漕輓而集事。洛苑副使王從均備埏埴之器，左藏庫副使麦允言舉巡警之職。入內供奉官楊□□□務之局，督應用之具。入內殿頭王繼隆，入內高品朱若水、劉□躬掌善局，日犒庶士。入內殿頭李允恭得買穀之匠，采粟嶺之石，繼轍而至，□時而來。故使□□乳台之崔嵬，雙峙而中矩；神門山門之卓犖，四闢而有□。闕廷端以並陳，獻殿敞以獨□，煥□□而□級，植松柏之歲寒，閱皇堂於中□，繪皇宸之躔次。隧道亘乎百步，石門確乎一重。樞圈鐵而載堅，開磨珉而益□。王座虛其四丈，梓宮周以七楹。木則或梁或棟而掄材，運斤倏就；石則乃人乃獸而有器，琢璞備陳。聿起盛儀，逮侔舊體，昭乎輸奐之狀，得乎□儉之猷。自十一月十六日興役，至今年正月十六日畢事，□計五十餘萬，皆修奉二臣之英幹也。是月二十日，□□頒金帛有□，遽飛章而告成，俟靈輿而終禮。昂猋膺分職，夙昧摛文，辱嚴命而若驚，揚休績而弗罄。時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記。玉册官邵□、王文炳鐫，翰林書藝、御書院祗候高士安篆額，□□□□□監內□□使、入內內侍省□□□□□行□□公事、□□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嘉州諸軍事、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劉從原立石。修奉園陵□□□護衛忠軍□□□□□□□□□□軍副都指揮使、建寧軍節度觀察□□□□光祿大夫、檢校户部尚書、使持節建州諸軍事、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户、食實封八百户鄭守忠。

宋・宋庠《宋元憲集》卷一八《十月一日奏告永定陵真宗皇帝表》

伏以就盈紀月，司閉成冬。惕悽愴於非寒，悼劬勞於罔極。恭惟尊謚皇帝道勳冠古，德澤涵幽。磬圖牒以輸祥，擁慶靈而祚世。眇沖攸賴，摧感何云。

宋・鄭獬《鄖溪集》卷一〇《年節上永安陵等處諸皇帝表》 維帝出震，以王次春。屬雲陛以朝元，瞻神軒而阻謁。恭惟尊謚皇帝功包太極，治洽鬼方，越靈德以在天，震休光而奕世。逖懷丕烈，彌劇時思。

又《永昭陵二月旦表》 氣冒於卯，日躔在奎。驚濡露以變辰，感堅冰而入薦。恭惟仁宗皇帝休功奕世，大業格天，皇威不泯於軒臺，盛德空傳於舜樂。阻趨晨闕，增極孝思。

宋・韓琦《安陽集》卷三三《上永昭陵名狀》 兆域之圖，按禮經而伊始；因山之故，奉大訓以惟嚴。宜立嘉名，上符至德。大行皇帝仁無不浹，道極莫稱。開壽域以躋民，咸歸聖治；建善經而長世，坐致時雍。豈徒超越於百王，固以光輝於萬世。大行皇帝陵，謹請以『永昭』爲名。

又《上永厚陵名狀》 因山而葬，將循堯帝之宏規；就水爲名，復舉漢文之故事。詢於鄙陋，曷足形容。伏以大行皇帝以上主之資，繼景炎之祚。聖心欲治，方圖庶事之康；天意難忱，不降萬年之福。此方中之始竈，宜復土而有稱。夫惟盛德之無前，固與方輿而同厚。大行皇帝陵，謹請以『永厚』爲名。

宋・王珪《華陽集》卷一〇《奏告永定陵表》 伏以盛德錫符，夙啓休平之運；皇圖接統，長垂燕翼之謨。恭惟尊謚皇帝功格乾祇，道包繩契。恩留二紀，永深遺御之思；氣易中春，還及上賓之旦。申懷罔極，致

薦如存。

又《英宗永厚陵表》　伏以歲華易晚，冬律又中，馳愛景於曾城，結重冰於太液。恭惟尊謚皇帝早膺靈命，欽厭神機。漢寢朝寒，疑玉衣之自舉；驪宮夜永，想金鴈之空飛。載感流陰，益深遥慕。

又《正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表》　伏以窮陰謝節，端月應辰，破新蓂於上林，動輕漸於太液。恭惟尊謚皇帝睿謨經世，靈德對天。萬國貢珍，不見涵元之會；六龍奉駕，莫攀閶苑之遊。感嘉歲之載新，望仙園而增慕。

又《年節起居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表》　伏以日躔虚次，斗建寅初，起歲事於東郊，動春華於上苑。恭惟尊謚皇帝隆名蓋古，厚澤加民萬國來庭，猶想獻珍之會；五陵連陌，空成拱木之陰。夙荷遺謀，内深馳惻。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四五《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伏以日星隨旋，歲月從邁，物更收攡之候，人積悽愴之懷。恭惟尊謚皇帝躬睿廣之材，撫休明之運，協九皇而高世，追三后之在天。方以眇躬，嗣膺神器，想威靈之如在，感氣序以增欷。

又《寒食節起居永定陵宣祖諸陵等處表》　伏以榆火戒時，柏城在望。薦豆籩之新物，弗獲躬親；象几席之平居，實存館御。蠲烝有舊，紓慕無窮。

又《八月一日永昭陵旦表》　伏以暑往御時，宵中應律，載班秋朔，申薦廟嘗。伏惟尊謚皇帝體道成乾，施仁應物。率土方涵於聖化，賓天遽愴於神遊。追龍駕於空衢，莫知所稅；瞻鳥耘之新隴，但有至懷。

《蘇軾文集》卷四三《皇帝爲冬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曆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測景，增怵惕於履霜。恭惟謚號皇帝，德邁堯仁，功恢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神，望松柏於橋山，永懷悲慕。

又《皇帝爲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始餞餘寒，復興嗣歲。望寢園而增慕，悼日月之不留。恭惟謚號皇帝，道貫百王，澤涵萬宇。永瞻帝所之樂，坐起堯牆之悲。饋奠莫由，馳誠罔極。

又《永安永昌永熙永裕陵忌辰奏告宣祖太祖太宗神宗皇帝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卜年之永，恩浹於華夷；諱日之臨，感深於臣子。恭惟謚號皇帝，文武經世，威靈在天。每更不樂之辰，尚有遺弓之慕。山陵永望，雨露增懷。

又《永安永昌永熙陵忌辰奏告昭憲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懿章惠章獻明肅皇后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伏以周南之化，刑恭儉於多方；渭北之游，極望思於原廟。恭惟謚號皇后，道應圖史，德參聖神。顧明發之永懷，仰徽音之如在。載瞻園寢，想見衣冠。

又《皇太后殿内人爲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百年之思，化被於無疆。終身之憂，感深於不樂。恭惟謚號皇帝，德齊堯禹，功陋漢唐。道蓋始於正家，謀方貽於燕翼。追攀罔極，慨慕徒深。

又《永裕陵正月旦表本》　伏以賓出日於暘谷，堯曆方頒；朝計吏於原陵，漢儀具舉。恭惟謚號皇帝，功恢禹迹，德邁湯仁。雖歲月之屢遷，想威神而如在。載瞻園寢，空極望思。

又《永裕陵二月旦表本》　伏以時方啟蟄，禮及獻羔。感清衍之協風，怵懷思於濡露。恭惟謚號皇帝，文武緯世，聖靈在天。岱嶽泥金，永講升中之禮；荆山鑄鼎，遽成脱屣之游。永望寢園，徒增感慕。

又《永裕陵四月旦表本》　伏以日躔昴、畢，卦直乾、離。物蒙長養之仁，世載文明之化。恭惟謚號皇帝，功成不宰，德範無窮。執炎帝之衡，莫追往躅；秩南郊之政，空守成規。祇望寢園，惟增感慕。

又《永裕陵十月旦表本》　伏以戒寒墐户，倏及於秦正。前晦行陵，祇循於漢禮。恭惟謚號皇帝，懿文緯世，厚德載時。休老勞農，追述養民之政；厲兵講武，敢忘經國之謀。永望寢園，益增感慕。

又《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紀曆，大吕旋宫。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獻民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謚號皇帝，至仁無外，全德難名。文物聲明，但覩乘時之迹；昆蟲草木，孰知成歲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清・武億《偃師金石遺文補録》卷一〇《[宋]曾孝廣〈永泰陵采石記〉》　大行哲宗皇帝以今年正月十二日己卯奄棄萬國，朝廷循故事，遣官採石，修奉陵寢。孝廣被詔，同文思使羅允和、宫苑副使帶御器械麥文昞，實董其事。凡辟文武官朝請郎孫熙以次及部役等二十有六員。以二月

十日丁未開山，至五月十一日丁丑畢功。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焉。凡役兵匠九千七百四十有四。取石既夥，懼役兵疲困，而兵不時集，復請募近縣夫五百，俾悉挽巨石以訖其事。然屬運寒氣癘，自京都逮於四方，人多疾疫。而況大山深谷之間，嵐霧蒸鬱，朝暮衝冒，病者宜甚。於是時，其藥食至覆藉之具，無一不備。仍分處太醫，各俾診治，日且躬行巡視。由是病者千七百餘人，而不可治而死者，蓋亦百釐之二，逃者纔五十人耳。聚者既衆，不患食不足，常患水不給。山之東南，舊有碾子一泉。方春，日用且乏，乃並西於桃花谷、天井泉至谷口凡四里，續大竹二百二十有四，引水日二千餘缶，於是水給而無渴飲之患。前此興作而死者，皆留瘞山中，及功畢，往往不復完掩。今廼奉制，悉給錢焚收，置斂具以歸其家。居山土人皆云，每至久積陰晦，常聞山中有若聲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橫夭者，沉魂未得解脫逍遥而然乎？於是大集浮屠衆，恭作佛事，卽重五晝夜，爲設冥陽水陸金籙寶符無礙道場，以薦拔其苦。於其生者，既足飲食，具醫藥，所以撫恤之無不至；於其死者，又置斂具，設佛事，所以度脫之無不盡。此無它，蓋以謂興大役，舉大事，使人人忘勞而赴功，是亦臣子遵奉之志耳，故不敢不勉云。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採石曾孝廣謹記。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提舉採石醫藥韓思永書并篆，宫苑副使、帶御器械、同都大提舉採石麥文昞立石。緱山霍希範、霍亮、霍奕刻。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一　紹興己未春，金人初許歸徽宗梓宫，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銍者言：『犯後魏明帝、後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祕書省參考，如銍言。然前漢平帝、後漢殤帝、十國劉龔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九　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雖有岡阜，不甚高，互爲形勢。自永安縣西坡上觀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栢林如織，萬安山來朝，遥揖嵩少三陵，栢林相接，地平如掌，計一百一十三頃，方二十里云。今紹興攢宫朝向，正與永安諸陵相似，蓋取其協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尖，隆祐攢宫正在其下。

宋・王明清《揮麈前録》卷一　紹興戊午，徽宗梓宫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寔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當避。』秦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

宋・袁文《甕牖閒評》卷三　本朝宣祖號安陵，自太祖後更加永字者，蓋太祖在西京日嘗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陵。』故其後不敢改，皆連永字者，此也。

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卷一《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鈎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棟乃不損。

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一七三《思陵録》　上宫者，爲獻殿三間，六椽，中間濶十丈六尺，兩間各一丈二尺，其深三丈。後爲龜頭三間，中間亦濶一丈六尺，兩間各五尺，其深二丈四尺，皇堂在焉。初，開穴南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西濶三丈二尺，深九尺。四壁用白石，膠上五層，以石周砌爲石藏，足長一丈六尺二寸，濶一丈六寸。所用椁長一丈二尺三寸，高七尺一寸，濶五尺五寸，納梓宫於中，覆以天盤、曩綱，巧用青石爲壓欄，次舖承重柏，訖上用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後以方磚砌地，其實土不及尺耳。下宫之制，殿門，三間，四椽，每間濶一丈四尺，深二丈；前後殿各三間，六椽，其深三丈，每間濶一丈四尺；東西兩廊一十八間，四椽，其深一丈六尺，每間濶一丈一尺；殿門東西皆有挾屋一間，六椽，各濶一丈六尺，其深三丈，又有櫺星門，神遊亭、換衣廳。

宋・韓淲《澗泉日記》卷上　紹興戊辰，太常少卿方庭碩使金，展陵寢。先是，諸陵皆遭發，哲宗至暴骨，庭碩解衣裹之，惟昭陵如故。庭碩歸奏，上涕下沾襟，悲動左右。

宋・岳珂《愧郯録》卷五《永固更號》　永固陵之易，《中興會要》不載所以，惟張澄奏不犯歷代陵名一語，粗見微意，而王明清《揮麈録》迺自以爲其父所建明。【略】珂按，叱奴后本非北齊，乃宇文周也，其謚

曰『文宣明清』，當是見北齊有文宣帝，謚號偶合而誤記耳。遡是而上，又有元魏文明馮后，亦葬永固，蓋在叱奴之前，而明清不知援證其誤。又可見《中興會要》之注曰：先是，有詔於西京脩奉陵寢，有司撰陵名永固，既而梓宮權攢紹興府會稽縣，故改今名，則秦檜當時蓋不肯自以爲誤，姑以攢宮非久固之地，而易之味澄之奏，則檜密諭之旨不言而知矣。今中都吴山城隍廟額亦曰『永固』，雖陵名已更要似不可因仍，而尚未有議之者焉。

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徽宗梓宮》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縗服，寓於龍德别宫，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者幾人，費於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執政李光，以真僞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大臣取神襯之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衮冕韋衣於槨中，不改斂。遂從之。近者楊髡盜諸陵，於二陵梓宫内略無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真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

又《續集》卷上《楊髡發陵》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録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争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説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吴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毁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説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又《别集》卷上《楊髡發陵》　乙酉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衣寺僧福聞，號西山者，成於剡僧演福寺允澤，號雲夢者。初，天衣乃魏憲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繼又發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遽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遂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領人夫發掘。時有宋陵使中官羅銑者猶守陵不去，與之極力争執，爲澤率凶徒痛箠，脅之以刃，令人擁而逐之。銑力敵不能，猶拒地大哭。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獨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啓棺之初，有白氣竟天，蓋寶氣也。帝王之陵，乃天人也，豈無神靈守之。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則承以竹絲細簟，一小斲攫取，擲地有聲，視之，乃金絲所成也。或謂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巨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銑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絶，鄉里皆爲之感泣。是夕聞四山皆有哭聲，凡旬日不絶。至十一月復發掘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吴、謝四后陵。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高宗之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止有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爲澤所得。孝宗陵亦蜕化無餘，止有頂骨小片，内有玉瓶爐一副及古銅鬲一隻。亦爲澤取。嘗聞有道之士能蜕骨而仙，未聞併骨而蜕化者，蓋天人也。若光、寧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惜未知其名，當與唐張承業同傳否？後之作宋史者當覽此以入忠臣之傳。金錢以萬計，爲尸氣所蝕，如銅鐵，以故諸凶棄而不取；往往爲村民所得，間有得猫睛金剛石異寶者。獨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爲帝后之遺物，庋置聖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漸豐。其後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遂送之龍洞中。聞此翁今爲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時，允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死。天衣聞僧者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之勢，豪奪鄉人之産，後爲鄉夫二十餘輩俱俟道間，屠而臠之。當時刑法不明，以罪不加衆而決之，各受杖而已。

元・鄭元祐《遂昌雜録》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時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籃，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籃

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絶曰：『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七首猶悽，然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四《發宋陵寢》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録之。

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叟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叟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滁隨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穿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骸，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匱，復黄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蔪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籍籍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勢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若將絶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黄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宫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黄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升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矣。」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欵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頎頎。」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

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雁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靈鄉既具聞始末，謂端叟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黄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勢一，木火運移，衣冠道盡，卧榻側難容它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獯狻，煦育亡國遺胤，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爲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勢

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介行通神明，捷於景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弥厚，其澤當弥長，又可以概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强育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　趙太祖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瞼等發掘，取其寶器。又欲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秤起之，帶始可解。爲曰中物噴於瞼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瞼」。後貨帶於汴，識者知爲陵寢中物，敗露，皆杖死。《田君集説》

明・陸深《儼山外集》卷九《金臺紀聞下》　楊髡發宋諸陵，有哀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録》所載，以爲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以爲林義士墊；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爲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宦云。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二《宋陵遺骼考》　宋陵遺骼事，《輟耕録》載唐玉潛、林景曦爲收諸陵之骨而葬之，其事績必實。蓋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發陵，則庶事草創而妖髡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也。惟辨其詩之相同或傳訛爲二及冬青樹之不可移於東嘉也。又引《癸辛雜志》云至元乙酉楊髡發宋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日而失之，陶則辯其丙子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雜誌》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爲名，因發諸陵取寶。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真，而羅陵使所收必多也。蓋羅卽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又嘗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沒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據此，則又決有斯事，意其發則發，葬自葬，葬於東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焉，理宗之首亦必然矣。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誌》不同，疑以爲無。近《墨談》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年月，辯以周草窗正當宋末元初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爲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録於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況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相同，此則必不疑矣。葬骨、化骨事，予之所見，或者決然。

明・顧起元《説略》卷二〇　宋朝紹興中，王銍上言徽宗陵名永固，犯後魏明、後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秘書省參改。因言祖宗以來不避也。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四《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内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璉真伽所發矣。至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真，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上乃戍豪民於遼東邊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與林德陽各收遺骨，歲月已自不合，況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當時所紀，欽宗陵柩無屍，止有木燈檠一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爲汝瘞之。』因以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宮來歸，有王之道者請斲神櫬之下者視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預製衮冕納之於槨。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一辨真僞，則事體便難收拾矣。況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后柩中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臆説耳。

明・王在晉《歷代山陵考》卷上　宋永安陵宋太祖父昭武皇帝。太祖永昌陵　太宗永熙陵　真宗永定陵　仁宗永昭陵　英宗永厚陵　神宗永裕陵　哲宗永泰陵八陵俱鞏縣西南。【略】宋徽宗陵　高宗陵　孝宗陵　光宗陵　陵名永阜。寧宗陵陵名永茂。理宗陵　度宗陵諸陵俱在會稽縣東南寶山，紹興初，隆祐太后崩，朝議以爲今陵寢在河南太后山陵，宜名（殯）[攢]宮。

又　卷下　恭宗帝昺之墓俱無載。【略】南宋攢宮諸陵俱在寶山，今

名攢宮山。紹興元年四月，哲宗昭慈皇后孟氏崩，遺詔斂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殯殰，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朝廷欲建山陵，是時，曾紆以江東漕兼攝二浙應辦，議曰：『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遂從之。攢宮之名，實始於紆之請也。是年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五年徽宗亦崩，七年何蘧還，始聞帝后訃音，先上陵名曰『永固』。九年高宗憲節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十二年八月金人以三梓宮來還，十月徽宗鄭后合攢於昭慈太后攢宮西北，改陵名永祐，而邢后攢昭慈攢宮西。二十九年九月，高宗母顯仁皇后韋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一年，金人以欽宗訃聞，遥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乃以禮陪葬於鞏縣，欽宗皇后朱氏從北去，不知崩所歲月。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崩，攢會稽，上陵名曰『永思』。慶元三年十一月，高宗慈烈皇后吳氏崩，祔永思陵。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攢永思陵西，上陵名曰『永阜』。開禧三年五月，孝宗成肅皇后謝氏崩，祔永阜陵。慶元六年八月，光宗崩，攢會稽，上陵名曰『永崇』。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寧宗崩，其冬，命吏部侍郎楊燁爲按行使。燁歸，奏云：『獨泰寧寺之山山岡偉特，五峰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層巒朝拱，氣象尊崇，有端門旌旗簇仗之勢，加以左右環抱，顧視有情，吉氣豐盈，林木榮盛，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蓋在於此。尋令太史局卜格，一起一伏，至壬而後融結，宜於此矣。』詔遷寺而以其基定卜，上陵名曰『永茂』。紹定五年十二月，寧宗仁烈皇后楊氏崩，祔永茂陵，其孝宗成穆皇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淑皇后韓氏攢在山陵之前，並不遷祔，攢所亦無考。景定五年十月，理宗崩，攢會稽，上陵名曰『永穆』。咸淳十二年七月，度宗崩，上陵名曰『永紹』。【略】

光宗紹熙五年，趙彦逾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朱熹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砂礫之中。』不報。【略】

元世祖至正十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以取寶器，從西僧嗣占妙高之請也。宋遺民山陰唐珏易以僞骨，取真者瘞之山陰天章寺。前六陵各爲一函，獨理宗顱巨，恐易之事泄，不敢易。楊璉真珈遂築白塔於錢塘，藉以骨，而以理宗顱爲飲器。

宋太學生林德旸，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按：《輟耕録》所載唐珏、林景曦收宋諸陵骨事，年月事實前後不同，有紀事四絶句，唐之傳、林之集中各有載，其詞則大同而小異。陶九成謂唐所收者諸陵骨，林所收者但高、孝兩朝。詩中有『雙匣』字，得非林之詩而傳者誤入於唐傳中者乎？

冬青穴在府城西南三十里天章寺前，宋唐、林二義士埋宋陵骸骨處。六陵各爲穴，上植冬青樹六株。洪武元年正月戊午，皇帝御札相臣宣國公李善長索宋理宗頂骨，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西僧汝訥、監藏深惠以頂骨來獻，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復命禮部尚書臣崔亮奉勅以理宗頂骨復諸舊穴。嗚呼！穆陵之發，距今八十有六年，遺骸餘蜕，始克復歸於土，豈非天耶？惟我國家德邁前王，澤被幽壤，是宜刻詞穹碑，昭示永世，臣士敏適守是邦，承命惟謹，敬述歲月，俾後有考焉。宋濂集有《書穆陵遺骸事》，與此同。

洪武三年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陵廟，并圖以進。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唯孝、理二陵獻殿三間，繚以周垣，餘僅存封樹。九年，令五百步之内禁人樵採，設陵户二人，有司督近陵之人看守，三年一傅，制遣道士齋香帛致祭於孝宗、理宗二陵，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陵有頂骨碑亭，其右爲義士祠。内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畝，田三十八畝九分，歲久爲居民所侵。正統間，趙伯泰奏復。弘治元年復帖縣典史張弘檢勘其册以復。其後或以山無守者，雖有厲禁，侵盜無已，時乃割禁山之半佃爲民業，其半亦令居民守之而入其租，然樵採之禁，守衛之夫亦寖以踈矣。

洪武六年，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每歲春秋祭之。』

清・談遷《國榷》卷四　（洪武三年五月庚辰）遣葬宋理宗顱骨於紹興永穆陵。初，侍講學士危素言：『元世祖毀宋陵，截理宗顱骨爲西僧飲

器，上購得之，瘞城南，至是閱永穆陵圖。敕葬焉。』

清・談遷《北遊録・南宋六陵》　會稽縣寶山去城二十五里，高、孝、光、寧、理、度六陵在焉。明初，遣祭孝、理二陵，立享殿，以孝宗志恢復，理宗重道學也。

清・張岱《夜航船》卷二《地理部・寶山》　寶山，一名攢宮，在會稽縣東南，宋高、孝、光、寧、理、度六陵在焉。元妖僧楊璉真伽發諸陵，唐珏潛收陵骨，瘞於蘭亭山之冬青樹下，陵骨得以無恙，獨理宗頭大如斗，不敢更換。元人取作溺器，我太祖得之沙漠，復歸本陵，有石碑記其事。

清・徐乾學《讀禮通考》卷九二《高宗永思陵》　《思陵録》：王相淮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點用永思。

又《端宗永福陵》　《廣州鄉賢録》：帝舟次於化州之界，病大作。四月，帝崩於碙州。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殯於香山馬南寶家，偽爲梓宮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崖山也。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三《答史雪汀問六陵遺事書》　會稽縣攢宮山舊名寶山，紹興元年，哲宗昭慈皇后崩，遺詔『殮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具，權宜就近吉地殯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朝議欲加陵寢名號，曾紆奏曰：『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歸中原，即祔合矣。宜以「攢宮」爲名。』從之。『攢宮』之名自此始。

是年，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於漠北。五年，徽宗亦崩。七年，何蘇還，始聞訃音，先上陵名曰永固。九年，高宗懿節皇后邢氏崩於漠北，十二年，金人以三梓宮來還，其時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櫬，仍納衮冕韋衣於櫬中，不改殮，詔可。是年，合攢徽宗、鄭后於昭慈太后攢宮西北，改陵名曰永祐；攢邢后於昭慈之西。二十九年，高宗母顯仁皇后韋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一年，淵聖皇帝訃聞，遙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而不言及欽宗梓宮，金人自葬之鞏縣，欽宗后朱氏從北狩，不知崩所及歲月。高宗陵名永思，慈烈皇后吳氏祔。孝宗攢永思陵西，成肅皇后謝氏祔，名永阜。光宗陵名永崇。寧宗陵名永茂，仁烈皇后楊氏祔。其孝宗成穆皇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樅皇后韓氏，以攢宮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祔。理宗陵名永穆，度宗陵名永紹。此六陵大畧也。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爲江南總統，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會稽有天長寺，故宋魏憲靖王墳院也，有閩僧聞號西山者，媚髡，遂獻其寺，因發魏王冢得金玉甚多，以此啓發陵之意。剡僧澤號雲夢者贊之。而前此永茂陵本泰寧寺故基，楊髡先令寺僧宗愷、宗允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呈告於官。旋嗾妖僧嗣占，妙高上言南宋諸陵當毀，桑哥從中可之。十五年，大興人夫並番僧及諸凶隸發掘。時有中使羅訖者，守陵不去，與之竭力爭執，爲僧澤痛箠之，且脅之以刃，訖大哭而去。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嗣啓高宗、孝宗、光宗暨孟、韋、吳、謝諸后攢宮，所取寶玩無算。徽宗陵得玉走馬，烏玉筆箱，銅掠撥，繡管；高宗陵得真珠戲馬鞍；光宗陵得交加白齒梳，香骨案；理宗陵得伏虎枕，穿雲琴，金貓睛爲徽，龍肝石爲軫，又緑玉磬一枚，係楊太真物，度宗陵得五色籐絲盤，映魚黄瓊扇柄；其餘金珠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然，或有棄之不收者。理宗藏中尤多，開棺之際，有白氣亘天，蓋寶燄也。惟徽宗棺中無尸，僅朽木一段而已。蓋和議成時，金人祇以空櫬給宋，而道君梓宮在五國城者自若。

其時有故宋將作監主（監）王英孫者，字才翁，別號修竹，會稽人也，富而好客。諸遺民，如吏部架閣平陽林德暘，國子學正平陽鄭樸翁，布衣山陰唐珏，並集其家，相與合謀。乃具酒醴，市羊豕，邀里中少年享之，酒酣告之以事，皆曰『諾』。一少年曰：『事發奈何？』珏曰：『今四野多暴骨，可窴而易也。』乃造爲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之。德暘作丐者裝，背竹籠，手竹夾，遇物即投籠中。先鑄小銀牌百十，在腰間，遇番僧之隸，即賄之，遂得高、孝兩陵骨。樸翁等或謬爲采藥者，負草囊入陵上，見有棄草莽間者，輒拾焉，或乘夜潛入山，取野間骨相易，既恐事覺，至有踰垣折足者，遂盡得諸陵骨。時或傳理宗顱骨爲北兵投湖水中，購漁人網之，竟不能得。踰七日，諸僧下令哀陵骨雜諸牛馬骼，築鎮南塔於臨安舊内，以爲厭勝，杭人悲戚不能仰視。

時羅訖方懼害，亡匿民間，聞諸陵盡發，乃具衣冠求遺蛻無所得，得

孝宗頂骨小片，及諸后骨之未收者，大（火）化之。諸遺民則潛瘞所拾於蘭亭山南天章寺前，每一陵爲一穴，上植冬青樹六本以識。

至元二十八年，諸僧事覺，詔遣脱脱、塔喇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南總統楊璉真珈盜用官物。尋宣諭江淮民恃總統力不輸田租者，依例征輸。臺省諸臣請治楊璉真珈擅發陵寢之罪，明正典刑。有旨貸死，僅給還人口田地之爲僧踞者。

明太祖洪武二年，上與學士危素論史，素因具道發陵顛末，暨楊璉真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後事敗入官，以賜西番僧之爲帝師者。上悽然曰：『南宋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讐，既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此！』即日御札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彝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訪飲器所在。西僧汝訥、監藏深惠奉詔獻至，詔付應天府官夏守忠，是年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次年，浙江行省以宋諸陵圖進，命禮部尚書崔亮復瘞諸舊穴。九年，詔浙江守臣，令諸陵五百步之內，禁人樵采，置守陵户二人，每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齎香帛致祭，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頂骨有碑亭，亭側有義士祠。

方諸僧發掘時，澤以足蹴理宗首，以示無懼，隨得足疾，不數年潰爛死。聞既得志，復倚楊髡勢，豪奪人田産，爲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臠立盡。愷亦以他事受杖。凡得金玉之家，非死即病，鮮幸免者。

而唐珏無子，於己卯上元夜夢黄袍人引一兒與之，後生子珙，卒爲名儒。

嗚呼！北宋諸陵，始爲金人所啓，而其後劉豫遂置河南淘沙官，遍取山陵中物。南渡後足以監矣，猶且窮奢極巧，以貽身後之禍，可謂不智。雖然，豫本草竊之徒，即前代如漢之赤眉，唐之温韜，並係盜賊，元世祖以混一天下之主，其臣如廉希憲、伯顔等布列滿朝，而使妖僧得以恣所欲爲，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晦蝕，固宜其國祚之不永也。

謹備述其事，以復座右，外有考異數條，附呈不既。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三《冬青義士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六陵之事，尚有所商，蓋唐、林故祠在攢宫旁，季彭山以爲尚應有王修竹，乃本之張孟兼，則多其一。黄梨洲以爲尚應有鄭樸翁、謝皋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續考之，以爲尚應有《癸辛雜志》之陵使羅銑，則又多其一。羅事雖似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謂非一體也。況公謹言羅殮孟后時，一老翁得后釵，皋羽明有《古釵歎》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固前人所未及之證佐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祠』。若章祖程引《崖山志》以爲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言。余則亮者，政和人余應也，明洪武中曾官留守司知事，即賦《皇宋第十六飛龍》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人在政和，蓋稱宿儒，圖經中有傳可考，而相去八十餘年，隔絶三朝，其時不與唐林接，則於六陵事，定無豫。且祖程引《崖山志》以爲據，是書予家有之，然並無此語，故益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修竹以下三人，而未及陵使，愚尚以爲闕也。當時同事自尚多人，以趙東山之語，可想見也。今其幸傳於世者，不當失之。

若其祠址既不復在攢宫，愚以爲可移之天章，蓋天章冬青之跡，亦久湮没，寺僧甚陋，幾莫知爲鳳巢龍穴之所在矣。故宜立穹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於寺中，以存其地，不當在城内也。聞執事欲移六陵祀典於天章，而大吏格之，是在黄耒史固嘗早有此言，然大吏亦未爲非也，蓋國家命祀，祇據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改移，是乃定例。況穆陵遺顧，明祖返之攢宫，則固未可改置矣。故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

其中又有宜論定者，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可據也。今之蘭亭亦在天章，然而宋蘭亭非今蘭亭，相去幾二里，則今之天章亦非宋之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爲火燬，明永樂六年，浮屠智謙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前此唐、林之舉，其在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寄於今之天章，若碑則當立於舊址。姚江黄耒史物色冬青於今之天章不得，而痛心於浮屠之剗其踪跡，甬上萬西郭亦主其説，所謂刻舟而求劍者矣。

又《冬青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之役，王修竹、鄭樸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使亦必不可遺者也。獨謂皋羽有陰移冥運之功，此出自楊廉夫之臆説，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知其妄。

夫欲審皋羽之同功與否，先當定發陵之年。羅雲卿作《唐雷門傳》，以爲戊寅，周公謹志以爲乙酉，宋景濂從公謹，乃於其《元史》，又先一年，以爲甲申，則已自相矛盾，故《續綱目》從雲卿。若以皋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在尾』，則雲卿之言是也。近人邵廷采疑以爲戊寅乃少帝元年，蒙古不應竟無顧忌若此，因以爲乙酉，而《冬青引》不可解，則姑

闕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況崖山彈丸，豈爲敵之所懼，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也。發陵既在戊寅，則其時文丞相未死，皐羽甫從前一年辭而東歸，《西臺慟哭記》所云『別公章水湄』者是也。祥興初元，皐羽蓋尚徘徊嶺嶠，亦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豫於冬青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據韶父所言，則皐羽避地甌、括間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越，即《記》中所云『哭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是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亦自是局外記事，又屬追溯之語，『知君種年星在尾』，則已之不豫可知矣，其爲追溯之又可知矣。是時霽山已歸東嘉，故皐羽頻有詩寄之，是則就皐羽之言以考皐羽，而可以了然者也。楊廉夫之言妄也。況皐羽以其子粗達世務，始棄家出游，終身不返。癸未，皐羽年三十五，計其子可冠，始出遊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且爲其所惑。野公爲皐羽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此。

然則皐羽之配享當去乎？曰是又不然。皐羽之大節，宋末爲最，即白衣而拜靈禽之下，亦足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爲不可，但不當以爲共事者，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

天章古跡，既已澌没，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是亦雷門諸君之所深望也。

清・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三　武林沈嘉轍等七人作《南宋襍事詩》各百首，甬東萬授一先生序之曰：『遺事之最鉅者，莫如六陵。蘭亭後有天章寺舊有冬青穴，今寺僧滅其蹟爲寺，罪不減楊髡。姚江黄耒史嘗作《蘭亭尋冬青穴記》，七子以闡微發幽爲己任，其東渡錢江一問之乎思深哉，是言也。余嘗考楊元楊髡發宋諸攢宫事，衆説互異，有稱『歲戊寅十二月十二日，楊璉真伽發蕭山諸陵山陰，義士唐珏，字玉潛，貨家具行貸得金，斲文木爲櫃，表曰某陵某陵，邀里中少年收遺骸，葸地以藏，爲文而告，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者，倪端叟、羅雲溪名有聞之説也。有稱『太學生東嘉林隱陽，字景曦號霽山，宋遺民録作景熙，名德暘，字霽山貌爲杭丐者，背竹籠，手持竹夾，以銀賄西番僧，收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歸葬東嘉，後移植冬青一株』者，鄭明德之説也。有稱『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天成寺僧聞欲媚楊髡，獻寺發塚，演福寺僧澤贊成之。先啟寧宗、度宗、理宗、楊后四陵，倒理宗屍於樹，三日失其首，或云：番僧取去。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徽、欽、高三陵遺骸無存者，孝宗止頂骨一小片，俱中官陵使羅銑先後買棺收斂』者，周草窗之説也。陶宗儀《輟耕録》皆詳載之，畧爲致辨，而卒未能定。彭瑋跋其後云：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爲相，與楊髡等謀毁宋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發陵，哀諸帝遺骼，建白塔於杭故宫，曰『鎮南』，截理宗頂爲飲器。未幾，髡敗，飲器亦籍於官。發陵時，唐、林二先生陰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以識。至洪武元年，遣工部主事谷秉彝索飲器於西僧汝訥，詔應天府尹應天府志云夏思忠。瘞諸鳳臺門高座寺西北。明年六月庚辰，上覽浙省進呈宋陵圖，遂命改瘞南歸，藏之舊陵。徐沁《金華游録》注云：楊璉發陵事，諸書紀歲月不同。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初十，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獻《書穆陵遺骼事》及邱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陵江南總統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蓋其謀始於甲申，而成於乙酉，與周草窗《癸未雜識》年月正同。時會稽唐玉潛、永嘉林景熙、平陽鄭宗仁、樸翁與皐羽咸主王監簿家，協謀收掩陵骨，故皐羽別玉潛作冬青引，以紀其事，而景熙答皐羽詩亦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徵乎？彭山季本以皐羽引中有『白衣種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歲在戊寅之説相合，彭瑋解之曰：『星在尾者，寅月也，此即乙酉正月耳。』合此數説觀之，則知當時謀收骨者正自多人，後人各紀所聞，遂專屬之唐及林，或又以爲羅耳，乃其年月，彭、徐皆從公謹。姚靖《西湖志餘》亦云：『周，宋末人，言爲紀寔。考《元史》既云，二十一年九月，以宋陵金寶修天衣寺，則發陵在其前可知。又云：二十二年，毁宋郊天臺，桑哥言楊璉真伽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毁之以建寧宗等攢宫，錢唐有龍華寺，宋毁之以爲郊天臺，皆勝地也，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宫祈壽。時寧宗等攢宫已毁建寺，敕毁郊天臺亦建寺爲。然則乙酉之歲宋陵久變爲寺，豈至八月始議發掘了。故商輅《續通鑑綱目》據倪、羅之説，書宋端炎二年丁丑二月，元以西僧楊璉真伽總攝江南釋教。三年戊寅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伽發紹興諸陵。而明初，浦江張學録、孟

兼丁注謝翱《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句曰星在尾，歲在寅也。最爲確鑿，使如彭瑋寅月則當言種時不當言種年矣。以爲乙酉者，亦非無因，《元史》董文用於至元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傲，【略】考是時，行省長官爲平章也。速答兒其人蓋即桑哥、真伽之黨。大寺謂相國、興元等五寺，即毀郊天臺所爲者。佛塔即白塔也，然則建塔確在乙酉，公謹因誤爲發陵之年，其曰先啟寧宗諸陵，殆亦微聞建寺之說，而莫得其詳，姑連記之耳。竊計發陵之始，必藉宋陵舊本寺基爲辭，奏允之後，內府亦利其金寶，而奸僧遂大暢所欲，故《元史》數真伽之罪云：重賂桑哥，擅發宋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見世祖紀及釋老志。可知未築塔以前，無日不以發邱摸金爲事。掘墳既盡，然後遞及毀郊天，建佛塔焉，哀骨之說，史不之及，即有之，一百一所不勝其多，奚待遠取紹興乎？林有感白塔雷震詩云：『羊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當是築後十年乙未，彭瑋以爲癸未，則塔尚未有。胡粹中《元史續編》以發陵繫二十一年九月，建塔繫二十二年九月，亦非也。楊髡之敗與桑哥同在二十八年，貝廷琚《穆陵行》序：至元中，璉斷理宗首爲飲器，璉敗，飲器歸內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詔徐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所，命葬金陵聚寶山。元世祖二十八年辛卯至洪武二年應八十年，不當有九十，自乙酉起則當爲八十六年。此後人約畧之詞，益不足據矣。章祖程云：『投理宗體骨於湖，林景熙購漁者往取之，葬越山後厓山。』志又云：『元人以骨投水，政和人余則亮網得理宗體骨以葬。』夫理宗頂骨已爲僧所截，安得復有投水及網取之事，其傳之不寔尤明。唐林共事《堯山堂外紀》王阮《亭池北偶談》皆嘗言之。但林所收寔止有二，故其詩有『雙匣親傳竺國經』之句，鄭元祐之言不謬，雲溪誤竄入唐傳也。歸葬永嘉昔人辨之甚詳，今觀任士林贈唐玉潛詩云：『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日録好詩多』，見《松卿集》而景熙酬謝皐羽詩亦云：『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更爲確證也。他如杜青碧、谷音、趙秉善《忠義集》並載括蒼鮑駬字以行，《忠義集》作幀重到錢唐詩曰：『無賴山光叠叠青，玉魚金盌早飄零。因思禹穴真奇事，千古衣冠託杳冥。』又聶琚詩題云：『北兵發會稽七陵，取其寶貢，上以遺骸建塔於陵側』，詩云：『玉魚金椀無從問，塔影山陰夕照多。』皆明言在會稽。而據聶詩，則當時山陰又自有塔也。《楊鐵崖集・冬青塚》篇：『老羝夜射錢唐潮，天目兩乳王氣消。禿奴尚壓龍虎怪，浮圖千尺高苕嶢。文山老客智且勇，夜舟拔山山不動。江南石馬久不嘶，塚上冬青今已拱。』所謂文山老客，蓋指皐羽。又張憲《玉笥集》有《玉帶生歌》序曰：『生與謝先生翱友善，文山丞相訃聞，與翱哭於西山之下，復憫宋諸陵暴露，私相蓋覆，識以冬青木而去。』玉帶生本文山硯名，皐羽嘗携之，故序云爾。則皐羽亦嘗與其事。《晞髮集》有《山陰道中呈鄭樸翁詩》云：『楊柳遠天色，野風來水涯。異鄉同夢客，今雨故人家。越樹夜啼鳥，禹陵冬青花。悠悠江海意，爲爾鬢先華。』則謝鄭同事又可知矣。王監薄名英孫，字才翁，或云字子才，號修竹，會稽人。少保、端明殿學士克謙之子，仕將作監主簿，家饒於貲。宋亡後，延致四方名士。林霽山嘗序其詩。徐沁云『協謀掩骨』是也。《霽山集》更有《送松存弟序》云：『白首愴道《武林舊事》』，是松存亦在其中矣。嗟乎！澤骨懷恩，掩骼著令。古人於無主之骨尚然，況帝王陵寢乎，四水潛夫《武林舊事》載伯顏下臨安日，禁人不得侵壞陵寢。《元史》：趙與薰爲翰林侍講，『疏稱：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邱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爲之。』則知此事固不盡由朝議，特以崇奉釋教之甚，諸髡遂敢於矯詔耳。使其時不有義士，遺骸又安可問耶？觀唐菊山黄衣兆夢，見《輟耕録》僧澤蹴屍墮股，見《癸辛雜識》報應誠昭昭不爽，所恨興元白塔既已早廢，白塔即鎮南塔，俗稱一瓶塔，在興元寺，元末已廢。貝清江《穆陵行》：『江頭白塔今不見』是也。明正統間孝、理兩陵址又爲豪民所奪，《明史》：軒輗字惟行，鹿邑人，正統五年擢浙江按察使。會稽趙伯泰，宋苗裔也，奏孝宗、理宗及福王陵墓供爲豪民侵奪。御史王琳謂福王降於元，北去山陰，安得墓？伯泰不平，復訴。帝命輗及巡按御史歐陽澄覆按，輗言福王蓋衣冠之藏，伯泰言非誣，詔戍豪民於邊，停琳等俸。何喬遠《典謨紀事》在正統十二年六月，伯泰奏孝宗、理宗攢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墳在山陰者，豪民田宅樵牧之，臺基垣墉，盡見毀斥云云。幸而清釐至冬青之穴，昔人曾以此當杜宇之拜，而今復爲奸髡所掩，此萬先生所以欷歔古跡而以爲遺事之最鉅者也。今去萬先生作序時復若干年，又未得見黄未史記，未知爲僧所滅者，亦曾有上之當事一爲清理與否，而古懷耿耿，不能自已。姑摭拾所聞，備著於篇，以補諸君子《南宋雜事詩》所未逮，抑更有厚望焉者。廣嘗讀《文獻通考》，見《祀先

代帝王陵墓門》詳載宋太祖以下諸帝詔，自太昊迄後唐末帝，或給守陵户，或禁樵采内，如漢之景、武、唐之元、肅，及魏文帝等皆各給二户，三年一祭，其州縣脩葺祠廟，尤無歲不有。南宋高、孝二朝皆中興令辟，故《浙江通志》載：國朝雍正七年三月欽奉，上諭飭令該地方官欽遵，於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護。仰見聖朝恩澤遍及幽遐，誠使當道大人，守土名賢，慨然以修舉廢墜爲念，搜訪遺蹟，取天章故字，頓復舊觀中設諸陵之主以時致享，更以唐、林、謝、鄭、王、羅諸有功於陵者列之配殿。《西湖志餘》余則亮，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是余不得配食也。豈非一甚盛事乎？此雖書生迂踈之見，然天下事有待而成，能無跂予望之？古會稽六陵考。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九《宋六陵》　宋六陵者，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也，俱在會稽縣寶山，今名爲攢宫山。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余隨紹興太守李公往拜之。按六陵，元順帝至元中有西僧楊璉真伽者，恃恩横肆，爲江南總統，與會稽天衣寺僧福開及剡之演福寺僧允澤，帶同西僧及部領無賴人等，詐稱朝廷有旨，以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羣擁陵上。時有陵使中官羅銑者拒之，兩相爭執，羣夫擁而毆之，羅大哭而逃逸。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而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啓棺之初有白光竟天，蓋寶氣也。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及孟、韋、吴、謝四后之陵，浙東之民莫敢言者。時有唐林兩義士於暗中醵金以收真骨，一一表識葬於天章寺旁，以冬青樹識之。後真伽事敗，其資皆籍没入官，理宗頭顱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偶燕見，備言始末，帝太息者久之。至明太祖洪武二年，詔下北平，返理宗頭顱葬舊陵，而天章寺之真骨亦得歸葬，仍名六陵。其明年，即有旨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陵廟，并圖以進。於是浙江行省繪圖奏上，始行建復。終明之世，禁人樵採。本朝雍正七年三月，欽奉上諭，飭令該地方官於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護，故春秋祭祀，至今猶不廢云。

清・凌揚藻《蠡勺編》卷一五《金葬欽宗》　《陔餘叢考》云：周密《癸辛雜識》、陶宗儀《輟耕録》記楊髡發宋會稽諸陵事。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韋太后歸於宋，并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爲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爲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殁於金。而世所傳《竊憤録》并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於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北宋山陵皆在鞏洛。及欽宗梓宫爲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爲請，然和議既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至金，《趙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萬衆遷諸陵梓宫歸宋，上命雄止之。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爲汝國葬之。』則宋并不以欽宗之柩爲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於金而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説家記載多不可信也！又孫氏暘曰：『徽、欽二帝陵在高麗地方，二陵大如山，高麗人皆知爲宋二帝陵也。蓋金時幅員甚廣，高麗北境皆其地，彼時葬二帝於此，以空柩歸中國耳！』觀此事之異同，則諸説之傳聞不無失實者矣！

又　卷三四《宋永福陵》　《行朝録》：祥興元年九月，葬端宗皇帝於厓山，陵曰永福。

遼陵

綜述

《遼史》卷二《太祖紀下》　（天顯元年秋七月辛巳）上崩，年五十五，天贊三年上所謂『丙戌秋初，必有歸處』，至是乃驗。【略】

（天顯）二年八月丁酉，葬太祖皇帝於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度使以奉陵寢。

又 卷四《太宗紀下》（大同元年夏四月）丁丑，崩於欒城，年四十六。是歲九月壬子朔，葬於鳳山，陵曰懷陵，廟號太宗。

又 卷五《世宗紀》 應曆元年，葬於顯州西山，陵曰顯陵。

又 卷七《穆宗紀下》（應曆十九年二月己巳）夜，近侍小哥、盤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年三十九。廟號穆宗。後附葬懷陵。

又 卷一〇《聖宗紀一》（統和元年二月）甲午，葬景宗皇帝於乾陵，以近幸朗、掌飲伶人撻魯爲殉。

又 卷一一《道宗紀一》（清寧元年）十一月甲子，葬興宗皇帝於慶陵。

又 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乾統元年六月）辛亥，葬仁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於慶陵。

藝文

清・顧汧《鳳池園詩集》卷四《送沈詹事繹堂前輩祭告遼陵》 遠將祝版出京華，馬首遼陽數杏花。憑眺僅存原廟樹，升歆仿佛合歡瓜。巖城鐵嶺橫雲斷，故府黃龍落日斜。祀典正資端尹重，山霧休擬是林牙。

清・金文淳《垕進齋詩集》卷八《錦州效竹枝詞一百首五十七》 宮車晚出葬雲根，亂石難尋享殿門。木葉有山猶望祭，醫閭陵樹已無存。遼人皇王顯陵、景宗乾陵暨豫王墓皆在醫巫閭山，今湮沒不可考矣。豫王即遼天祚，入金降封豫王。又有人皇王子平王墓，今俱無考。遼太祖葬木葉山，在邊外，今於廣寧望祭。

雜録

明・畢恭等［嘉靖］《遼東志》卷一《地理志》 遼太祖陵，在木葉山。顯陵，在醫巫閭山，葬遼東丹人皇王突欲并蕭太后。世宗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於其中，作影殿制度宏麗。乾陵，在醫巫閭山，葬遼景宗，舊有凝神殿。

明・王在晉《歷代山陵考》卷上 遼章宗陵，三河縣北五十五里。【略】遼太祖陵，本葉山。顯陵，醫巫閭山，葬遼東丹人皇王突欲并蕭太后。世宗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捲抱六重於其中，作殿宏麗。乾陵，醫巫閭山上，葬遼景宗，舊有凝神殿。

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三一《大明一統志》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北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一二 遼太祖陵，木葉山。

西夏陵

綜述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李繼遷）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略】墓號裕陵。【略】

（天聖）九年十月，德明卒，時年五十一，墓號嘉陵。【略】

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年四十六【略】墓號泰陵。【略】

（治平元年）十二月，諒祚殂，年二十一【略】墓號安陵。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秉常殂，時年二十六【略】墓號獻陵。【略】

（紹興九年）六月四日，乾順殂，年五十七【略】墓號顯陵。【略】

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略】陵號壽陵。【略】

純佑【略】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廢，遂殂，年三十【略】陵號莊陵。【略】

安全，崇宗之孫，越王仁友之子【略】嘉定四年八月五日安全殂，年四十二【略】陵號康陵。

清・張鑑《西夏紀事本末》卷一七《寧令弒逆》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殂【略】曩霄既死，墓曰泰陵。

又 卷一九《蕭惠再敗》（治平四年）十二月，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葬安陵。

又 卷二六《四砦之還》（元豐八年）秋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

殂。是年改元天安禮定，墓號獻陵。

又　卷三五《安全廢立》　（紹熙四年九月）癸未，夏國主仁孝殂。【略】陵號壽陵。【略】（開禧二年正月）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純佑殂於廢所，年三十，墓曰壯陵。【略】（嘉定四年）秋八月，夏國主安全殂，年四十二【略】墓曰康陵。

金陵

綜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三《陵廟制度》　金初不設宗廟，祭祀不修。自平遼後，所用宰執大臣多漢人，往往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祖）［廟］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開悟，遂立太廟。迨海陵王徙燕，再起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奉安太祖、太宗、德宗。又其東曰（元）［原］廟，奉安玄祖、太聖皇帝楊割。追尊遠祖，起自七代龕福，以下各加尊謚，立廟祭祀。

國初，祖宗止葬於護國林之東，逮海陵徙燕，始令司天臺卜地於燕山之四圍，歲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寺，峰巒秀出，林木隱映，真築陵之處。遂遷祖宗於此，唯熙宗葬於山陰，蓋以其刑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郊祀之禮，至海陵徙燕，築陵於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原］廟告成，始有尊祖之議。時奏議多陳郊祀配天之事，海陵恥效南朝舊制，令更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禘當取夏四月，祫當取冬十月，海陵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樂，其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於正殿。次日凌晨，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幢、斧鉞、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近）迨御座衣元纁，服衮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畢，易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逮世宗立，因而行之，至今不廢。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八《宣宗哀册》　維元光二年，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於寧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於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於德陵，禮也。律琯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尚金盤之承露。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官血出以如失，萬姓風號而靡訴，嗟何辜兮考喪，差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痛聖駕之長違，哀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扆而成非。上宰庶司，羣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册，其詞曰：

大金受命，傳休累聖，薄海内外，罔不禀令，大安失御，不蠲厥政，胡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真人，裕陵元子，世宗神孫，睿謀经遠，深略緯文，聰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駿惠先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尊禮百神，升秩元祀，體貌大臣，賓禮名士，鰥寡惠鮮。冤滯申理，從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罰從末減，賞惟慶延，屯利建侯，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封關徼。至於赦赤子之弄兵，誅師干之失律，恩不間於踈遠，罰不阿於親戚。降虜效順以革心，島夷畏服而獻馘。堂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吁嗟昊天，不弔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兮既如彼，恩結人心兮又如此。胡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於金縢，命忽宣於玉几。嗚呼哀哉！杞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綃幕寒兮凝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雷兮九泉咽。嗚呼哀哉！龍輴徐動，霓旌前引，柳霎漸遥，薤歌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即神皋之平衍，烏號斷兮鼎湖成，白雲悠兮帝鄉遠，遡馳道而皆迴，獨宫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盤，千秋兮萬代，永閟兮宸顔，藏衣冠於天下，遺聲烈於人間，去復去兮九疑黯，來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電斷，蠻夷震驚。繩祖武兮孝之大興，聖統兮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漸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陽鴻休於罔極。嗚呼哀哉！

《金史》卷一《世紀》　金之始祖諱函普。【略】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光陵。【略】

子德帝，諱烏魯。【略】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熙陵。【略】

子安帝，諱跋海。【略】皇統四年，號其藏建陵。【略】

子獻祖，諱綏可。【略】皇統四年，號其藏曰輝陵。【略】

子昭祖，諱石魯。【略】皇統四年，藏號安陵。

子景祖，諱烏古廼。【略】皇統四年，藏號定陵。

第二子襲節度使，諱劾里鉢。【略】皇統四年，號其藏曰永陵。【略】

母弟頗剌淑襲節度使。景祖第四子也，是爲肅宗。【略】皇統四年，藏號泰陵。

母弟穆宗，諱盈歌，字烏魯完，景祖第五子也。【略】皇統四年，號其藏曰獻陵。【略】

兄子康宗，諱烏雅束，字毛路完，世祖長子也。【略】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喬陵。

又　卷二《太祖紀》　（天輔七年八月戊申）上崩於部堵濼西行宮，年五十六。九月癸丑，梓宮至上京。乙卯，葬宮城西南，建寧神殿。丙辰，諡班勃極烈卽皇帝位。【略】天會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開天啓祚睿德神功之碑》於燕京城南嘗所駐蹕之地。皇統四年，改和陵曰睿陵。【略】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於大房山，仍號睿陵。

又　卷三《太宗紀》　（天會十三年正月）己巳，上崩於明德宮，年六十一。【略】（三月）乙酉，葬和陵。皇統四年，改號恭陵。【略】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於大房山，仍號恭陵。

又　卷四《熙宗紀》　（皇統九年十二月）帝崩，時年三十一。左丞相秉德等遂奉亮坐，羅拜呼萬歲，立以爲帝。降帝爲東昏王，葬於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謚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陵曰思陵。【略】二十八年，以思陵狹小，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詔中外。

又　卷五《海陵紀》　（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略】

（正隆六年十一月）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帝遇弒，崩，年四十。【略】

都督府以其柩置之南京班荆館。大定二年，降封爲海陵郡王，謚曰煬。二月，世宗使小底婁室與南京官遷其柩於寧德宮。四月，葬於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二十年，熙宗既祔廟，有司奏曰：『煬王之罪未正。準晉趙王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反正，誅倫，廢爲庶人。煬帝罪惡過於倫，不當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塋域。』乃詔降爲海陵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

又　卷八《世宗紀下》　（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漸，不能視朝。【略】癸巳，上崩於福安殿，壽六十七。皇太孫卽皇帝位。己亥，殯於大安殿。【略】四月乙酉，葬興陵。

又　卷一二《章宗紀四》　（泰和八年十一月）乙卯，上不豫。丙辰，崩於福安殿，年四十一。【略】（大安元年）二月甲申，葬道陵。

又　卷一六《宣宗紀下》　（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上崩於寧德殿，壽六十有一。【略】

明年正月戊戌朔，改元正大【略】三月庚申，葬德陵。

又　卷一八《哀宗紀下》　（天興三年正月）帝自縊於幽蘭軒，末帝退保子城，聞帝崩，率羣臣入哭，謚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哀宗骨瘞之汝水上。末帝爲亂兵所害，金亡。

又　卷三五《禮志八》　大定二十一年，勅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爲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册、香、幣，使副持節行禮，並如册長白山之儀。其册文云：『皇帝若曰：古之建邦設都，必有名山大川以爲形勝。我國既定鼎於燕，西顧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混厚，雲雨之所出，萬民之所瞻，祖宗陵寢於是焉依。仰惟嶽鎮古有秩序，皆載祀典，矧茲大房，禮可闕歟？其爵號服章俾列於侯伯之上，庶足以稱。今遣某官某，備物册命神爲保陵公。申勅有司，歲時奉祀，其封域之內，禁無得樵採弋獵。著爲令。』是後遣使山陵行禮畢，山陵官以一獻禮致奠。

藝文

清・勞之辨《靜觀堂詩集》卷二三《祭金太祖金世宗二陵二首》 金六陵俱在房山，離城三十里，今致祭者二陵。世祖章皇帝、今上並有御製碑文敘修陵始末，中及明熹宗朝惑於形家言，剷斷金陵地脉。興亡自在人事，於前代何尤？大哉！王言忠厚開基，度越百王遠矣。

六陵風雨莽蕭蕭，祖德宗功獨建標。浮海屢盟常困宋，渡江一戰遂吞遼。當年王氣藏弓劍，此日春風斷牧樵。天意已教成割據，不須惆悵説南朝。

前代園陵半草萊，冬青麥飯劇堪哀。誰能萬仞山中路，認却千年劫後灰。天藻數行輝日月，穹碑兩道象雲雷。形家不與興亡事，枉伐來龍冀挽回。

清・陳兆崙《紫竹山房詩文集・詩集》卷五《謁金太祖睿陵元韻》

黑水飛龍奮海東，爲尋遺蛻想雄風。諳班舉國推真主，摩頂當年歎乃公。一戰便聞師入濼，四征何止嶺過葱。思量創守都非易，只有興陵氣象同。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二集》卷三九《謁金太祖睿陵》 開國金源肇自東，一時攀附會雲風。丕承肆伐追遼帝，善任知人類沛公。史策鴻猷傳赫弈，睿陵佳氣鬱龍葱。建康前歲猶親奠，況復龍興渤海同。

又《過金世宗陵留句》 牧擾樵侵不忍言，重瞻宰樹鬱陵園。金世宗陵在房山，近始命有司修建享殿，重加修葺。事般不襲三分跡，稱姪何殊一統尊。君德已臻小堯舜，國風每溯舊根源。愛民勤政心無斁，敬仰高山志所存。

又《過金世宗陵留句元韻》 卅載銷兵好善言，枉勞馬射習芳園。宋孝宗銳意恢復，嘗於宮中習射，弦斷傷目，而内無韓、岳，北有世宗，故卒不振。或者乃因此追論和議，未必非謬矣。小堯小舜人同歎，無禹無皋德自尊。故國幾番觴玉牒，中興一倍衍金源。昇平禋典扶公道，樹碣順治中立留詩萬古存。

雜録

明・王在晉《歷代山陵考》卷上 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峰山下。金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

清・陳儀等「雍正」《畿輔通志》卷四八《陵》 太宗陵，在房山縣雲峰山下，名曰恭陵。

熙宗陵，在房山縣裁眉谷，名曰思陵。

世宗陵，在房山縣大房山東北，名曰興陵。

章宗陵，在房山縣大房山東北，名曰道陵。

宣宗陵，在房山縣大房山東北，名曰德陵。本朝順治初，特設守陵五十户，每歲春秋致祭。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一三二《京畿・房山縣三》 原金諸帝陵在縣西北二十里雲峰山下。《涿州志》臣等謹按：雲峰山金帝陵，本朝順治初，特設守陵五十户，每歲春秋致祭享，殿前碑亭恭勒世祖章皇帝御製碑文、聖祖仁皇御製碑文。乾隆十六年皇上命葺金太祖、世宗二陵享殿及繚垣，工竣，親詣展謁，並御製謁金太祖、世宗二陵詩，恭載卷内。

金海陵煬王，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山，營山陵。六月乙未，命左丞相布薩思恭、大宗正丞哈布爾如上京，奉遷山陵。七月辛酉，如大房山。八月壬午，如大房山。甲申啟土，賜役夫人絹一匹。九月己未，如大房山。丁卯，上親迎梓宫於沙流河，親射麋以薦。十月戊寅，奠梓宫於東郊。己卯，梓宫至中都。丁酉，大房山行宫成，名曰磐寧。十一月乙巳朔，梓宫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

正隆元年二月庚子，謁山陵。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宫。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略】

大定二十九年，置萬寧縣以奉山陵。明昌二年，更奉先縣。《金史》

太祖葬睿陵。太宗葬恭陵。熙宗被弒，葬於皇后費摩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殿。大定初，追上謚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海陵煬王葬於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大定二十年，降爲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睿宗於大定二年改葬於大房山，曰景陵。顯宗於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葬大房山。章宗即位，號曰裕陵。世宗葬興陵。章宗葬道陵。

金太祖葬地，號曰泰陵。太宗所葬之墳山，號曰豫陵。《神麓記》

金太祖陵曰睿陵，太宗陵曰恭陵，後改葬大房山，名仍其舊。苗氏所紀，特與史不同，或者其初擬名也。《讀禮通考》

金之先世卜葬於護國林之南。迨亮徙燕，始置陵寢。令司天臺於良鄉縣西五十餘里大紅山西大紅谷，曰龍銜寺，峰巒秀拔，林木森密。亮尋毀其寺，遂遷祖父改葬於寺基之上，又將正殿元位之像鑿穴，以奉安太祖、太宗、德宗，其餘各隨昭穆序焉。《金圖經》

臣等謹按：大紅谷，《大金國志》作大洪谷。【略】

金主亮離燕京，詣諸陵祭享，其俗相傳謂之燒飯天。《海陵集》補：淳熙十五年十二月癸酉，諜報，金人制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安乂。而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陰煽姦黨，遂成篡逆。而又厚加誣詆，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凶殘。不道之極，至於弒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佑於我家，肆予一人，纘成先緒，暴其罪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號位宜正，是以問者稽合禮文，升祔太室，復加美謚，尊而崇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嘗憮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遷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葬於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也。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日。熙宗即亶也。《思陵録》

朱昆田原按：此制，《金史》失載。

瑞雲宫在金太祖陵側，遺址僅存。《涿州志》

臣等謹按：《金史·地理志》又稱奉先縣有磐寧宫，今亦無可考。

《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朕惟自古膺圖受籙，咸有大功德於天下。其没也，弓劍之藏，後世重焉。匪特陰陽之所景貺，實亦遐邇之所繹思。故世代雖遥，崇禮不替。若聲教被於當年，園寢湮於異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九有，於前代陵墓未嘗不惓惓於心，申勅所在，守護惟謹。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故明惑於形家之説，疑與本朝王氣相關，遂翦斷其地脉。又己巳歲，我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念金朝先德，遣王貝勒大臣詣陵致祭。明復加摧毀，且建立關廟，爲厭勝之術。夫不達天命之有歸，而謬委靈於風水，移災於林木，何其誕也！金朝垂祚百有餘年，英主哲辟，實光史册。乃異代之後，兆域荒圮，祀典缺廢。撫今追昔，慨焉興嘆。金太祖、世宗已經享祀帝王廟，其陵寢命地方官虔供春秋外，兹特諭禮臣尚官省視，修其頽毀，俾規制如初。并令有司時祭無斁。嗚呼！廟貌既崇，特景仰於往哲；封壤重煥，用昭示於來兹。爰勒貞珉，以垂不朽云爾。

《聖祖仁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朕惟圣王制祀，昭德報功。禮官陳儀，修廢舉墜。所以挖揚曩烈，光表前王。訪弓劍於遺墟，葺園陵於豐草。垂諸簡册，茂典彰焉。我國家纂受鴻圖，誕膺景命。下車伊始，爰命修祀前代陵墓。朕御寓以來，益深厪念。申敕有司，歲時展敬，於凡鞏護之道，無不備至。惟金朝房山二陵，當我師克取遼陽，故明惑形家之説，謂我朝發祥渤海，氣脈相關。天啟元年，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翦斷地脉，三年，又建關廟於其地，爲厭勝之術。從來國運之興衰，關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鑒，惟德是與。有德者昌，無德者亡。於山陵風水原無關涉。有明末造，政亂國危，天命已去。其時之君臣，昏庸迷謬，罔知改圖，不思修德勤民，挽回天意，乃輕信虚誕之言，移咎於異代陵寢，肆行摧毀。迨其後，流寇猖獗，人心離叛，國祚以傾。既與風水無與，而前此之厭勝摧毀又何救於亂亡乎？古之聖王掩骼埋胔，澤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毀及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謬實足貽譏千古矣。夫金朝垂祚百有餘年，英君哲辟，實光史册。天聰三年，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知金太祖、世宗二帝陵寢在兹，追念鴻烈，特遣王貝勒大臣詣陵致祭。蓋我太宗文皇帝訏謨偉略，度越前王，乘輿所至，威德布昭，表遺徽而欽往哲，誠非常之盛事也。洎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隨享金太祖、世宗於歷代帝王廟，復命地方官春秋致祭陵寢，又諭禮臣尚官省視，修其頽毀，俾規制如

初。朕纘承丕緒，緬溯前徽，特命所司，虔申禋祀，以昭繼述闡揚之意。嗚呼！梡嶡依然，景命源於往代；榛楛宛在，溯蓼殿於當年。誌此遺風，勒諸貞石云爾。

《乾隆十八年御製謁金太祖睿陵詩》：開國金源肇自東，一時攀附會雲風。丕承肆伐追遼帝，善任知人類沛公。史策鴻猷傳赫奕，睿陵佳氣鬱蔥蘢。建康前歲猶親奠，況復龍興渤海同。

又《御製過金世宗陵留句》：牧擾樵侵不忍言，重瞻宰樹鬱陵園。金世宗陵在房山，近始命有司修建享殿，重加修葺。事殷不襲三分跡，稱姪何殊一統尊？君德已臻小堯舜，國風每溯舊根源。愛民勤政心無斁，景仰高山志所存。

臣等謹按：金世宗陵修建享殿，並重加修葺，詳見御製詩注，謹編載卷內。金太祖陵同時修葺，詳前按內。

清・嵇璜等《續文獻通考》卷一〇〇《山陵》 臣等謹按：《金史・帝紀》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又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採。熙宗皇統四年十月，遣使祭遼聖陵。附記於此。【略】

臣等謹按：《帝紀》：太祖、太宗俱始葬和陵。至皇統四年，改太祖陵曰睿陵，太宗陵曰恭陵。海陵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大房山，陵名仍舊。今於天會十四年即稱睿陵，皇統三年即稱恭陵，此史氏之訛也。又《熙宗紀》：皇統九年十二月，海陵亮等謀爲亂，帝遇害，降爲東昏王，葬於皇后費摩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世宗大定初，追謚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陵曰思陵，別立廟。十九年升附於太廟。二十七年，改廟號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狹小，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后妃傳》：皇后費摩氏，海陵謚之曰悼大定間，加謚平，祔葬思陵。【略】

臣等謹按：《海陵紀》：六年十一月，南伐遇弒，都督府以其柩置之南京班荊館。大定二年，降封爲海陵郡王，謚曰煬。二月，世宗使實達爾羅索與南京官遷其柩於寧德宮。四月葬於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二十年，熙宗既祔廟，有司奏煬王之罪未正，準晉趙王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反正，誅倫，廢爲庶人。煬王罪過於倫，不當封王，亦不當在諸王營域。詔降爲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

清・穆彰阿等《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卷九《順天府四》 （金）太祖陵。在房山縣西北二十里雲峰山下，名曰睿陵，相近有太宗恭陵。世宗陵。在房山縣西北大房山東北，名曰興陵，相近有章帝道陵、宣帝德陵。本朝順治初，於金諸帝陵特設守陵五十户，每歲春秋致祭二陵，修葺享殿，繚垣工竣，高宗純皇帝親詣展奠，并有御製詩。

清・黃汝成、顧炎武《日知録》卷三一《大明一統志》 《一統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按《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弒，葬於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謚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於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於大房山，號曰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於大房山。章宗即位，號曰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於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弒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謚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弒而降爲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即位之二年遷於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又躋於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一二 金太祖陵，世宗陵，明宣宗陵，孝宗陵，世宗陵，俱天壽山塞外起輦谷。

皇權行使部

通紀概説分部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七《宣和傳位詔宣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皇太子桓可卽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開寶六年八月）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

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

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於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於大宴何損，不過沾溼供帳樂衣耳。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

又 卷三四（淳化四年二月丙戌）上孜孜庶務，或親為裁處。

又 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甲寅）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來，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亢直。

它日，上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手奏於地曰：『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撚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上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

又 卷三六（淳化五年五月戊寅）上語近臣曰：『朕雖德愧前王，然於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馹，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者。而況唐末帝王，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嘗得知！每一思之，誠可警畏。』呂蒙正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難處之地。唐末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幾，臣下止於奉行聖旨，臣嘗與同列等言，實知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

上又曰：『唐末帝王，臣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有中人在側，何嘗君臣言得一事！』趙昌言曰：『當日延英，苟踰數刻，史臣書之，以爲美談。今天下苟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能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上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迂儒因循之人，並與諸州副使、分司西京，或且給俸祿，不與差遣，然此輩又如何消國家祿食也！』

又 卷三八（至道元年）十二月癸酉，上以時和年豐，寇盜翦滅，顧謂宰相曰：『國家自近歲以來，鍾茲艱運，水旱作沴，連年不稔。河西、蜀川，相繼叛亂，飛芻輓粟，千里騷然。而又京邑之中，霖雨彌月，百物涌貴，道殣相望。於茲時也，百姓嗷嗷然。朕爲其父母，居億兆之上，位

尊責重，莫遑寧處。每日與卿等相見，雖不形於顏色，然而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由是内修政紀，救萬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邊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職，米鹽細事，朕亦不憚勞苦，並躬親裁斷。遂致上天悔禍，否極斯泰。巴蜀餘妖，竄伏黔水，繼遷醜類窮蹙沙漠。而又普天之下，九穀咸登，塞北江南，紅粟流衍。朕豈望纔經災歉之後，便覩茲開泰，深自慶慰也！』吕端等相率稱賀。【略】

丙申，上顧侍臣曰：『自晉、漢以來，朝廷削弱，主暗臣强，紀綱大壞，僅成邦國。朕承喪亂之後，君臨大寶。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覩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於是遠近騰口，咸以爲非，至於二三大臣，皆舊德耆年，亦不能無異。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摇，晝夜孜孜，勤行不怠，於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爲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於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絶奸幸，固亦無慚於前代矣。』上又曰：『近代誠爲亂世，豈有中書布政之地，天下除授，皆出堂後官之手？賣官鬻爵，習以爲常，中外官吏，賢愚善惡，無所分别，時政如此，安得不亂也。』上又曰：『當此之時，諸侯各據方面，威福由己。世宗自淮甸回，有許州百姓於駕前訟節度使向訓，世宗遽械此人付向訓，令自鞫問。訓得之，即活沈於水。其輕蔑憲章，恣横不法也如此。今日天下，即昔時天下也，今日人民，即昔時人民也。朕自君臨，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於百司庶務，雖微細者，朕亦常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故無壅蔽陵替之事。』吕端等對曰：『臣等待罪廟堂，曾無裨益。』拜謝而退。

又　卷四〇　（至道二年秋七月）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爲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序進焉。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故準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惟節於拯上。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閱萬機，寧察見此細事？蓋寇準弄權爾。』因上疏極言，並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而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具奏，且言：『吕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皆準所爲也。』上大怒，準適祀太廟攝行事，召端等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爲也。準性剛强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争，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上又曰：『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帖勢重於敕命，尋亦令削去，今何爲卻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爾。』張洎對曰：『劄子蓋中書行遣小事，亦猶京百司有符帖、關刺，若廢之，則别無公式文字可以指揮。』上曰：『自今大事，須降敕命。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施行也。』既而準入對前殿，上語及馮拯所訴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上曰：『若廷辯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矣。』準猶力争不已，上先已厭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悦，遂罷之，尋出知鄧州。

又　卷四一　先是，上以漢、唐封乳母爲夫人、邑君故事付中書，因問吕端等曰：『斯禮可行否？如不可行則止，朕不敢以私恩紊政法也。』端等奏曰：『前代舊規，斯可行矣。或加以大國，或益之美名，事出宸衷，禮無定制。』（至道三年八月）己酉，詔封乳母齊國夫人劉氏爲秦國延壽保聖夫人。

又　卷四九　（咸平四年六月）庚申，上謂輔臣曰：『軍國之事，無鉅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專斷，卿等各宜無隱，以副朕意也。』

又　卷六三　舊制，樞密院吏皆以年勞敍遷，未嘗校其才藝，有至主事而懵其職守者。是日（景德三年六月壬辰），内出公事三條，令主事以下詳決之，命樞密副都承旨張質與禮房副承旨尹德潤宿御書院考第。翌日，上親閱視。是日，由主事遷諸房副承旨者四人，補東頭供奉官者八人，補左班殿直者三人，書令史爲守闕主事者三十一人，遷令史者十一人，餘贈衣賜補三班奉職有差。所試不中程，由主事授内殿崇班者一人，令史補西頭供奉官者一人，仍日給見錢，與住程差使，人賜馬一匹。以質爲左屯衛大將軍，加俸，依前充職；德潤爲左領軍衛將軍、諸房副承旨。

又　卷七六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戊申，太常博士江嗣宗言：『陛下躬臨庶政，十有五年，殿廷間事，一取聖斷，有勞宸慮。今請禮樂征伐大事出於一人，自餘細務委任大臣百司。』上曰：『此頗識大體。』乃

詔褒嗣宗，從其所請。

又 卷一〇七 （天聖七年春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保平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鄧州。

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居，不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或屢卻而復下，則有黽勉從之者。久之，人測知其然，或給白太后曰：『蒙恩得內降，雖屢卻於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媪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

又 卷一四四 （慶曆三年冬十月甲辰）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協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臣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張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憂國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絶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協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又 卷一五二 （慶曆四年九月）甲申，樞密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對見，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又 卷一九一 （嘉祐五年二月）戊辰，太常丞、監察御史裏行王陶爲右正言，諫院供職。

親事官夜入延福宮爲盜，有司用疏決以常盜論。陶言：『宮掖之嚴，而以民間會降爲比，非所以尊天子也。』於是配海島，皇城司皆論罪。上自服藥以來，寡於語言，羣臣奏事，頷之而已。陶言：『王者之言，羣臣所稟受以施於天下者也。今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一無所可否，豈爲人主之道哉！』又言：『皇嗣未立，宜擇宗子昭穆同者育之。』以同列志趣不合，數請監靈仙觀，不許。

又 卷二〇四 （治平二年二月辛丑）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爲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

初，上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無間言，既卽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常謂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宮妾，爭相熒惑，而近臣中亦有異議，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於燒錢爐內焚之矣。』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襄常有異議，然莫知虛實。上疾既愈，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闕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趁起居爾，日高後卽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上未嘗不變色。及諒祚攻劫涇原，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韓琦等初尚救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

又 卷三七二 （元祐元年三月癸酉）右司諫蘇轍言：『【略】臣竊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年，海內乂安，近世少比。當時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進退，皆取天下公議，未嘗輒出私意。公議所發，常自臺諫，凡臺諫所言，卽時行下。其言是則黜宰相，其言妄則黜臺諫。忘己而用人，故賞罰之行如春生秋殺，人不以爲怨。終仁宗之世，臺諫不敢矯誣，而宰相不敢恣橫，由此術也。』

又　卷四四〇　（元祐五年三月）侍御史孫升、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升與易同奏，據十二月十八日，升劾杜常，還常少常。『臣聞威福專出於人主，則賞罰公於天下。執政大臣，秉國之鈞，惟德是與。推平一之德，則無偏黨重輕之私；以至公爲心，則有進賢退不肖之別。當垂簾聽政之日，是輔臣一德之時，苟違平一至公之心，則致作福作威之漸，此陛下不可不察也。伏見中書省後省修六曹、寺、監祿額文字了畢，置局累年，費用不少，所減止及十萬。尚書省吏額房又止是看詳重輕，而本房人吏申請，以爲自來未有似此體大者。瞞欺大臣，聾瞽中外，各徇私意，僥倖恩典，內蘇安靜乞先補正都事，任永壽乞換本等班行，時惲乞先次補守當官，皆不候聖旨，便行擬熟。況特旨乃法令之外，出於人主之意，惟君上得專，非人臣所擬。今來三人既徇私意陳乞違條例恩賞，不候聖旨，更行擬熟，則是爵祿名器，胥吏自專，而賞罰威福，人臣可作，安有仁聖在上，忠賢協謀，乃容此曹自擅爵賞，肆己所欲，紊亂紀綱？且官弱吏強，豈宜見於今日？而廢法亂紀，將必由於此曹。臣誠孤微，職在繩糾，臣爲耳目，苟懷畏避，以自取容，則上負陛下委任之誠，下失微臣平生所守，發於忠憤，不避怨仇，有補聖明，誅死無恨。伏望聖慈察臣所奏，少賜省覽，宣示執政大臣：自祖宗以來，有司看詳文字，有無大於六曹、寺、監祿額者？本省人吏陳乞違條例恩典，有無不候聖旨便行擬熟者？出自聖斷，早賜施行，天下幸甚！』貼黃：『先朝創立官制，爲一代之典，可謂體大矣，豈與今來看詳六曹、寺、監祿額文字爲比？然官吏止是等第支賜，即無法令之外特擬違條例恩賞事。』

又　卷四八〇　（元祐八年春正月）丁亥，御邇英閣召宰臣執政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皇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斥，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上甚然之。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七　（乾道五年）三月戊午，明州州學教授鄭耕道進對奏：『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對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屢稱善。夫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上曰：『固不當任私意。』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親與故者。若不顧道理，則曰：予無樂乎？為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壽皇聖帝因臣下論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當任私意。嗚呼！盡之矣。』

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五《仁宗皇帝下》　皇祐三年，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獻，以與僖祖同謚，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為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略】（王）堯臣自樞密副使除參知政事，戡自參知政事除樞密副使，以戡與宰臣文彥博為姻家故也。堯臣自至和元年七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嘉祐元年）閏三月除參知政事，在政府凡七年。八月卒。仁宗嘗欲以堯臣為樞密使，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未幾卒，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安。

又　卷一二《徽宗皇帝下》　祠部員外郎葉夢得久不遷，蔡京既復相，京向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用。趙挺之、劉逵相繼得罪，士論紛

然。夢得召對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及其罷之，又從而復之，亦出陛下乎？出於大臣乎？夫事不過可作與不可作二者而已。審以爲可作出於陛下，則前不應廢。以爲不可作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惟察之於心者審，然後斷於事者當。今徒見一大臣進以爲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退以爲不可作，則法度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己者乎？陛下但虛其心，參考異同，而斷之以理，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無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則天下治矣。』上喜夢得言獨無所觀望，遂除起居郎。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二 紹興十有一年冬十月丙寅朔，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金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於烏珠，今年之戰，出於達賚，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於人主，無斷若此，何以立國，知不足畏矣。』

又 卷一五八 （紹興十八年秋七月）戊申，左中奉大夫、知潁州趙叔汴代還，乞令諸路總領官及都統制增闢營田。庚戌詔：户工部立法賞罰。叔汴又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間或持兩可，或專征戰，政出多門，競持異議，故投鼠弭亂，畧無寧歲，賴上獨斷，登用耆德，專任一相，坐致丕平，望以今日得人專任之效，宣付史館。』

又 卷一七〇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敷文閣待制沈該參知政事。該自蜀歸，召還入見，上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始用檜薦，及登從列，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笑曰：『然。』遂有是命。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詔該及万俟卨還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天下望云。

又 卷一七二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丙寅，詔曰：『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遂以爲盡出於檜，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造詔命，召用舊臣，獻章公車，妄議邊事，朕實駭之。仰惟章聖皇帝子育黎元，兼愛南北，肇修隣好。二百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謨，守信睦之長策，自講好以來，聘使往來，邊陲綏靜，嘉與宇内，共底和寧。内外小大之臣，其咸體朕意，恪遵成績，以永治安。如敢妄議，當重寘典刑。』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間有妄傳召張浚者，敵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向者講和息民，悉出宸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復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時參知政事万俟卨、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皆與該同，乃下是詔。呂中《大事記》：秦檜以十八年之久，呼儔引類，盤據中外，一檜雖死，百檜尚存。安石雖居鍾山，而所任王珪、蔡確皆安石之黨，章惇雖去位，而所任曾布、李清臣之徒，即惇之黨也。上雖親政，而所任沈該、万俟卨、湯思退、魏良臣，即檜之黨也。沈該、万俟卨本檜之鷹犬也；思退本檜之客，以文衡私取檜之子孫者也；良臣即檜往來於金定和議者也。檜之身雖死，而檜之心未嘗不存。張、趙所引之君子日少，而檜所教之小人日多。故自檜死後，金頗疑前盟之不堅，爲之禁妄議好以信金，爲之重寘張浚以悦金，無以異於檜之爲也。

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二《金盟上》 （宣和）二年二月乙亥四日，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環，使金國。先是，呼慶以正月至自登州，具道金主所言，并其國書，達於朝廷。王師中亦遣子瓌同呼慶詣童貫白事。貫時受密旨圖契丹，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及瓌持御筆往，仍以買馬為名，其實約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面約不齎國書。夾攻之約，蓋始乎此。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帝系十一・守法》 （乾道）九年，宰臣梁克家奏：『龍雲、陳師亮添差，於指揮有礙。』上曰：『卿等如此守法，甚善。』又又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講畫一之法，貴在能守。』

又 《職官一・中書門下省》 （淳化二年）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須降敕處分，其合用箚子，亦當取旨後行。』

又 《職官二・給事中》 （建炎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和安大夫、開州防禦使致仕王繼先特與換武功大夫，餘人不得援例。給事中富直柔封駁，校會伎術官，法不許換前班。宰執進呈，上曰：『繼先醫藥，於朕有奇效，理宜褒異，指揮既下，直柔論駁，以為法所不可，朕於言無不從，但朕頃冒海氛，繼先診視之功，實非他人比，可特令書讀行下，仍諭以朕意。』至是直柔再封還録黄。

又 《職官八・吏部》（乾道元年）七月十四日詔：『自今後應呈試出官，大小使臣未經呈試，不許堂除。雖係御筆內批特差，亦許執奏不行。』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一一（熙寧元年九月）甲申詔：『自今內批指揮，並作奉聖旨施行。』

又 卷二二上（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沈該參知政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召該及万俟卨還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天下望云。

又 卷二五上（乾道五年）三月戊午，明州州學教授鄭耕道進對，奏：『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對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屢稱善。夫「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上曰：『固不當任私意。』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親與故者。若不順道理，則曰：「予無樂乎？為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壽皇聖帝因臣下論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當任私意。」嗚呼！盡之矣！』

又 卷三二（端平二年）閏七月壬戌朔，秘書省正字王邁進對：『至並命二相，責任惟均。』上曰：『朕常戒諭二相，使之同心協力，共濟國事。』讀至互為比周，交信讒說。上曰：『外面真如此？』邁奏：『若不戒飭，恐成朋黨之風。』上曰：『朕任清之甚專，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行簡輔之，行簡之用，斷自朕心。』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九六《經籍考二十三》《建隆遺事》一卷。【略】陳氏曰：其記陳橋驛前戒誓諸將事，元出熙陵。而序文云：『近取實録，入禁中親自筆削。』然則此書之作，誠有謂也。《邵氏聞見録》亦嘗表而出之，而或者亦辯此書之偽，當考。

《宋史》卷一三《英宗紀》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

又 卷二五六《趙普傳》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為言，上曰：『卿但進敕，朕為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

【略】

普性深沈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又 卷二八二《李沆傳》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

又 卷三一四《范仲淹傳》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又 卷三一八《張方平傳》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幾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

又 卷三五二《吳敏傳》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為祕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

又 卷三八六《金安節傳》龍大淵、曾覿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都承旨，覿帶御器械，諫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覿並

除知閤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録黄。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為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脩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紿事真金石人也。』

又　卷三八九《尤袤傳》　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袤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黄。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内批，特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袤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

又　《袁樞傳》　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内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毁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鋭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鋭，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

又　卷三九一《留正傳》　《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内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説，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説，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

又　卷三九二《趙汝愚傳》　右正言黄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内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内批，除熹宫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内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

又　卷三九四《林栗傳》　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涖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為馬、以鶏為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為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

又　卷三九五《樓鑰傳》　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為姦，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迴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

又　卷四〇一《柴中行傳》　又論内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

又　卷四〇五《劉黻傳》　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内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報之間，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

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韙歟。

又　卷四〇六《崔與之傳》　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

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畀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

又　《洪咨夔傳》　（嘉定七年）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

又　卷四三四《儒林傳四・呂祖謙》　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録》。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遺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

又　卷四七二《姦臣傳二・蔡京》　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説，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誇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略】

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緜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

止矣。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一　（淳熙十六年二月辛酉）蔡戡除尚書左司員外郎。帝勤庶政，遜位前一日，猶自除吏也。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二七　（大安十一年）二月，梁乙埋死，子乙逋自爲國相。自乙埋專權，數擾邊，鄜延經畧使趙卨遣以書言：『何苦與漢爲仇，恐所得不能償所失也。能改之，中國必以禮待。』餽以錦袍、銀綵。乙埋亦因酋渠鬼名阿吳輩多反側顧望，懷內顧憂，不復自將窺塞，至是死。初諒祚立梁后時，許乙埋世襲，子乙逋遂自立爲相，獨秉國政。

又　卷二九　（天祐民安五年）冬十月，梁乙逋伏誅。梁氏一門二后，乙逋恃其威勢，獨專國政，日與中國抗衡，緣邊悉被荼毒。中間得歲賜金帛，輒令於衆曰：『鬼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國曾如此畏否？』每舉兵，必曰：『吾之所以連年點集，欲使南朝懼，吾爲國人求罷兵耳。』國人畏之，不敢言。既又潛謀簒奪，刑賞自專，梁氏亦爲所制。自麟府還，族子阿革戰死，勢稍殺。環慶之役，梁氏自將，不使與兵政，乙逋不悅，叛狀益露。大首領鬼名阿吳、仁多保忠、撒辰等知其謀，集部衆討殺之，滅其家。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三引苗耀《神麓記》　（紹興三十一年，東京留守完顏袞）即帝位，遷之中都，改元大宅，大赦天下：『門下：朕惟前帝乃太祖高皇帝之長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內撫外寧，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及民。前岐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匡救，輒敢行簒弒。自僭竊以來，昏虐茲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一、前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纂位之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君，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簒位初懷疑懼，將太宗親子太保潞國王阿魯、中京留守胡里不阿里、留守判宗朝胡里加、宰相胡沙霍王胡東、鄆王神徒馬、蔡王烏也八人子嗣等七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開國功臣晉國王孫領行省楚國王阿辛，止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將阿辛并兄子嗣三十餘口，及駙馬丞相幹古剌並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左副元帥國王撒海累建功勳，止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計搆遙沒以白礬書，假言宮外拾得，令其誣告，並其子御史大夫沙只，並子孫三十餘口及太祖親弟遼越國王男平章孛急弟兄子孫一百餘口，兵部尚書毛里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并子任王喂阿，並以無罪盡行殺戮。一、前來太祖長女公主兀魯哥係曹國王親姨，因簒位之初無故殺害。一、故西京留守蒲馬甲為是親弟，自懷疑懼，無故殺害。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長子韓王臨民親正，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爵，無故盡行追奪。一、會寧府係太祖興王之地，所建宮殿無故折毀。一、中都大內營造累年，殫竭民財，力不可勝計，民力未足，仍折毀南京大內，再行修蓋，并皆窮奢極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一、因伊小兒病死，却將乳母併二醫人等盡行誅戮。一、宋國講和之後，聘禮不闕，頓違信誓，欲行吞併，動衆興兵，遠近嗟怨，醫人祁翰副陳諫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誅戮，并舊有軍器盡行燒毀，却令改造，遂致公私困竭，生靈飛走，無不彫弊。一、昨來皇叔曹國王被殺之後，嬸母國妃納在宮中，及親族姨妹姑姪并命婦有容色者，恣行烝淫。一、亡遼豫王子嗣三十餘口，天水郡王嗣一百餘口，并以無罪橫遭殺戮。一、嫡母太后曾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戕殺，其大逆無道，古今未聞。一、德宗嫡孫節度使母妻子弟并太師梁王兒孫婦，曹國王次夫人并子，及韓國夫人并兒婦孫婦等，並以無罪盡行誅戮。一、樞密使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并加族誅，宰執亦被鞭撻。其餘過惡，不可備舉。』

又　卷二四四引張棣《金虜圖經》　上下情通，無閡塞之患，每有事未決者，會集而議之，自下而上各陳其策，如有可采者，不擇人而用之。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八《太宗文烈皇帝紀年六》　（天會十二年）[冬]，國主崩，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點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

《金史》卷六三《熙宗悼平皇后傳》　熙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臨朝端默默。

又　卷九〇《高德基傳》　（大定）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

論說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時務書》　大爲迂説，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機。萬機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究其宜。

又　卷一六《讓觀察使第一表》　孝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内朝近臣經略邊事，節制諸將，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

《歐陽修全集》卷二二《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

又　卷三一《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公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内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

宋・韓琦《安陽集》卷三四《甲辰冬乞罷相第四劄子》　臣以陛下尚猶服藥，未敢援例求去。此者聖躬康復，親總萬務，此臣之一宜去也。況自陛下獨斷以來，裁決庶政，動中規矩，天下翕然欣戴，中外和肅。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二《轉對條上四事狀十一月三十日》　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

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一〇《刑部斷絶獄案劄子七首》　臣等伏覩本部自九月九日擬斷天下奏案盡絶，已具表稱賀，仍乞宣付史官訖。恭惟皇帝陛下，配天立極，執古御今，凡法度禮樂所以嘉惠天下者，出自獨斷，煥然一新。由中及外，無有遠邇，風移俗易，民日遷善遠罪。以故刑章幾措，秋官論報，屢以罄絶聞。太平之隆，高越前古。臣等親逢千載之，期不勝歡欣鼓舞之至。

宋・晁説之《嵩山文集》一七《韓文忠富公奏議集序》　陛下好用人伺察内外事，臣恐賞及姦憸，罰及善良矣，此大繫天下休戚，不可不令上御名。公又曰：『内外事多陛下親批，雖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必至請屬交，走貨賄公行，此致亂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宋・楊時《龜山先生全集》卷一二《語録三・餘杭所聞》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據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仁宗是也。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宋・羅從彦《豫章文集》卷四《遵堯録三》　祥符四年，太常博士王嗣宗又上言：『陛下躬親庶政，十有五年，小大之事，一取宸斷。自今望陛下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右。』或者曰：『嗣宗不知朝廷事務。』帝曰：『此頗識大體，當降詔奬之，仍出《勤政論》以示羣臣，宰相等請出示朝堂。』從之。

宋・馬永卿《元城語録》卷上　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

宋・范浚《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一一《任相》　天子以萬機之得失，百官之進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號令之臧否，遠而蠻夷之叛服。大而陰陽之愆和，小而錢穀之衍耗，凡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責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無所不統，不以一職名官。

宋・洪适《盤洲文集》卷五〇《繳進太祖皇帝御書奏狀》　臣仰惟陛

下天縱聖德，同符藝祖，留意軍政，信賞必罰，沉幾獨斷，與天爲謀。

《陳亮集》卷二《中興論・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為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

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為陛下願之也。

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二三《[宋]任伯雨〈上徽宗乞今後內降所屬無得輒受〉》 臣聞外議皆言近日內降頗多，下至僧人恩澤。開封府、大理寺所勘公事，往往指揮釋放。此言虛實雖未可必，萬一果有而陛下不知，則九重深遠，詐傳敕命，俯仰之間，所繫不輕。若止因左右懇求，陛下寬仁，不得已重違其意，則干亂政刑，此風不可滋長。且鴻都賣爵，墨敕斜封，皆出漢、唐季世，不可不戒。昔仁宗慶曆亦嘗有之，宰相杜衍不肯奉行，每積至數十，即面繳納。仁宗嘗謂侍臣曰：『外人只知杜衍封還內降，不知朕以「衍不肯」而拒之者，過於封還也。』又嘗內降開封府吏扈玉遷職一等，尚美人遣內侍韓從禮傳教旨免工人市籍。府判龐籍奏其事，仁宗立命杖韓從禮，詔今後內降無得輒受。以此觀之，所司守法，自當執奏。臣伏願陛下降臣劄子付三省、密院旨揮所屬去處，今後內降無得輒受。此亦仁宗皇帝故事。如此，則僥倖干求庶幾息矣。

又 卷四七《[宋]司馬光等〈上哲宗乞合兩省為一〉》 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敕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

又 卷一四九《[宋]邢恕〈上哲宗五事〉》 仁宗末年，大抵淵默，罕復親事，委政大臣。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一《庚子應詔封事》 夫所謂綱者，猶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謟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

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搗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

又　卷一四《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儹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待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略】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

宋・彭龜年《止堂集》卷三《論剛斷得失疏》　臣恭惟陛下自即大阼，五年於今，廣覽兼聽，隆寬盡下。自古願治之主，克己自勵，勉强欲為而不能者，陛下為之無難焉，真所謂有能致治之資者也。然縉紳之間，竊議聖德，猶以剛斷不足為恨。羣臣進對，必有以是告陛下者，臣不知其說為如何，但見陛下期年以來，施為稍異，若示人以不可測者。政事舉措，稍不循節奏，進退臣下，頗不事禮貌。意所欲用，雖給舍屢繳而不可回；意所不欲，雖臺諫彈擊而不可動。宦寺任職於中禁，而不用誥命；內廷取財於總司，而特免録黄。如此之類，未易悉數。其始羣臣争之而不能得，其終陛下行之而不復疑。一時操縱自我，予奪自我，仰窺聖意，必自以為能駕御臣下，而權綱在我矣。然而紀綱隳廢，廉耻刓滅，陛下雖快一時之意，而不知實為異日之憂。蓋紀綱隳廢則國制亡，廉耻刓滅則士氣奪。國制亡則禍亂所由作，士氣奪則緩急不足恃，此臣所甚懼也。夫人君而無剛斷，誠不足以宰制萬物，統御萬方，然所謂剛斷者，豈以事自己出、人不我違之謂哉！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去是而舍非，去邪而用正，故謂之剛；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斷。』然則剛斷者，蓋謂於是非邪正之中有所辨別而能執持者是也，寧有是非不問，邪正不分，而獨任己見以為剛斷者乎？不知誰為此説，臣深恐其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陛下所為，不過以勢屈羣下，使之從己而已。夫人主，其威雷霆也，其重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夫誰敢不從？然陛下無徒喜其從也，從者未必非禍，違者未必非福。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勿謂今日恬嬉無事，可以肆意，臣仰觀天象，則變異屢作，俯察人情，則輕浮易動，官府無嚴重之勢，小人有凌慢之心，無異駕腐舟泛滄海，所幸風濤未作爾。正紀綱以立國制，勵廉耻以作士氣，臣謂陛下朝夕在念，猶恐不及，而況可敗之耶！乃若陛下剛斷不足，臣亦憂之，然此不可以强作也。臣願陛下講學以明理，循理以考事。理既明於胸中而不可惑，則斷自明於事外而不可移，此三代盛王所謂勇智，而後世賢后所謂明斷也。惟陛下察焉。

又　卷五《應詔論雷雨為災奏》　陛下自即位以來，好出御筆，陞黜之間，多為不測。若示人以聰明威斷，其慰人心者固時有之，而動人心者亦不少矣。陛下抑思人君據天下之利勢，一喜一怒，擊萬物休戚，而使人不可得而測，則人其能自安乎？當人情求安之時，而反使之有不自安之意，殆非初政之美也。

又　卷六《論正始之道疏》　臣恭聞本朝仁宗皇帝英識偉度，三代而下，一君而已，事出獨斷，何所不可？而權要請託，每以大臣為辭，實以此門一開，姦徒百出，深謀遠計，近世所無，此陛下家法也。崇寧奉行御筆，乃小人盜權之術，此陛下近鑑也。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所施行事，間出中旨，雖睿知所及，多中事情，然憂國之臣，未免過慮。近日此塗漸塞，朝綱寖清，臣願陛下長守此意。使朝廷政事常出於一，得則功歸於上，而陛下受從善之名，失則責在於下，而陛下免徇私之謗。體正事順，莫便於斯。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〇《本朝四》　論王荊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荊公初起，便挾術數？爲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爲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荊公《日録》，無以知其本末。它直是强辯，邈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荊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荊公。」曰：「神宗盡得荊公許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横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荊公説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説徐子宜上殿極蒙褒奬，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横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爲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爲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爲，亦不可。」又云：「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宋・王應麟《玉海》卷三二《聖文・御製論・祥符勤政論》　祥符五年八月丙午，真宗作《勤政論》、《俗吏辨》示近臣，曰：「近聞中外議論，以朝廷當總覽大事，斥去小務，以玄默爲上德，以簡易爲聖治，故能恢至静之化，逃苛酷之議。且王者心稍自逸，人即受弊。若宴居中禁，爲樂終日，忽在予之責，之難，外有機務，雖可屬於攸司；内有心志，其何檢於放逸。且邦家之事，刑政而已。政令一出，爲安危之基；刑辟一施，有死生之法。人以爲小，吾以爲大，小務不親，必倦於大政，大政一倦，孰思於永圖？又當謹之於始，制之於後。向所謂玄默者，謂無嗜好簡易者，謂無滋苛，卓異乎不事其事，獨樂其樂者也。又古人受命於帝庭，制治於官次，夙夜匪懈，不得啓處。及乎晉室始尚清談，放逸有高士之名，勤勞得俗吏之目，居官蒞職，當晝而忘食，宵而忘寢，功名有所立，富貴不爲泰，則小人以爲俗吏，國家以爲蠹臣也。宰相等咸請聖製出示朝堂，從之。

宋・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二《君權》　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臺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夫，則人主之權重矣！夫權出於人主，則臣下稟國家之命而不敢欺。【略】人主之所謂總權者，豈必屑屑。然親事務之細哉！【略】故始則委夷簡；終則委文富，宰相之任重矣！然范諫官得論夷簡之非，唐御史得糾文潞之失，此仁宗公於攬權也。愚故曰：「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臺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夫，則人主之權重者！

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四《國勢》　夫聖朝之所以服四方，威强暴戾近習，豈其力必可以制生死之命哉！君上有大權，朝廷有公論，天下有君子而已。今日欲重國勢，當以祖宗之已行者而為法云。

元・方回《桐江集》卷七《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三》　（淳祐十六年）回聞之三衢張道洽，寧宗在位三十年，前以侘胄十三年，後以彌遠十七年，未嘗自處分一事，恭儉有餘，明察不足。

明・黄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四《用人》　（乾道三年，虞）允文又上言曰：「臣聞論相繫之人主，而擇相當以天下。故宰相者，天下之選也。選不以天下而用於一人之私意，所相非所任，所任非所相，而天下之心必有所不服矣。舜之舉皋陶，湯之舉伊尹，所以必選於衆，而不仁者自遠也。陛下登大位今七年，勤於論相，數置而亟免者已七八輩，豈陛

下所樂為哉？意者論相之初，擇之不審也。以陛下之聖則天縱，以陛下之智勇則天錫，以陛下之所立規模則天授，羣臣何敢望清光萬分之一，而敢冒當輔相之位？故泯默就職，奉行文書，尚皇皇然鰓鰓然，有不勝任之憂，其欲求免於譴訶亦難矣。舜之相皐陶，湯之相伊尹，方册所載，一君一相之間，道與氣合，禮與情備，上下相須，驩欣交通，無形迹疑忌之嫌，治功之成，高出千古。豈有他哉？以聖賢明良之會相侔而不相遠也。荀卿論人主之道，有曰「身能相能者王」，其相須蓋如此。昔魏武侯與羣臣謀事，羣臣不能及，罷朝有喜色。吳起諫以楚莊王之言曰：「世不絶聖，國不乏賢，今寡人與羣臣謀事，而羣臣不及，」有「楚國殆矣」之歎。至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退而憂之。景德之間，真宗與陳堯叟更論前代求治之君，蓋嘗舉其事以相為戒也。如臣不才，視近歲數輩相有不能企而及者多矣。學不足以自信，明不足以自防，一身之孤不足以自保，而欲使臣輔陛下天之所縱、所錫、所授者，求其能審國是、斷國論、强國勢、立功立事，以副陛下簡拔之意，臣雖甚愚，自知其不可也。臣願陛下舉舜、湯所以選者，思楚莊王、唐太宗之所憂者，法真宗皇帝君臣所以相戒者，旁求非常之才，以應非常之運，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既用之後，使之議論天下之事，陛下虚心而察納之；使之負荷天下之責，陛下端已而責成之論。議負荷不岐為二，而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之勢不分，毁譽亂真之禍不作，則治功必進，治效必成，四海之大惟陛下意所欲為，而實非臣之所能也。改命更擇，以幸天下，臣敢以死請，伏惟財幸。」

又 卷一五〇《用人》 端平中，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宰相不當指臺臣為朋比，上奏曰：「臣聞世之盛也，人主暢皇極之道以公天下；世之變也，人臣借朋比之説以空善人。遠而漢、唐之禍，近則元祐之籍，皆因朋黨，遂至阽危，厥鑑昭昭，甚可畏也。臣來自遠方，濫班朝列，簿正容臺，蓋踰一年，無左右以為之先容，無臣鄰以為之延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乃去夏孟饗，竊聞陛下宣諭宰執問臣姓名，越三日除王府官。又諭宰相，謂臣可充此選。臣一介疵賤，不知何以誤蒙陛下簡記耶！臣於去冬傳聞蜀邊孔棘，三上祠請，竟閣俞音。忽蒙御筆，除臣監察御史，不知陛下又何所取臣而有此除擢耶！臣感激恩遇，欲報無所。竊謂數十年來，臺諫言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攻及上身者，猶能曠度有容；議及宰相者，往往罪在不測。所以朝廷闕政，不敢盡言。臣於入臺之次日，首言國朝臺諫之彈擊大臣。次月輪事，又言二相之私用親故。以宰執之非才備位如陳卓者，則劾而退之；以宰士之庸人利口如余鑄、顔耆仲等則擊而去之。是皆采之公論，一毫無所容心，惟知忠於陛下之職分而已。近者竊見左丞相鄭清之卧家不起，從駕不出，免牘屢陳，有曰激成朋比，又曰稔成朋比，殆似指及臣等，不知所謂朋比者，比何人耶？夫朋比二字，乃善人之厲階，非治世之美事也。所貴乎宰臣者，正欲堅融善意以渙其羣，翕受人言以平其施。今乃自為朋比之説，以猜疑言事之臣。蓋緣清之始也。輕於用兵而國威喪，終也。折於從和，而虜難滋，根本盡摇，智勇俱竭，朝夕凛凛，懷不自安，惟恐人之議己。又緣臣範首論何炳而其親朋懼，臣清叟連抨朋人而其鄉黨懼，臣繼論劉克莊等而其賓客懼，故其徒倡為此説以動清之，清之亦復持此説以惑陛下。始於羣小之自謀，成於累疏之自辨，故為形迹，激作擠排，不盡逐臺諫不止也。夫宰相雖尊，人臣也；臺諫雖卑，法官也。今除吏盡由宰相，惟有臺諫出於陛下親擢，若宰相有闕失而禁臺諫使不言，以一夫之私情廢天下之公法，臣恐自此威權倒植，耳目壅塞，陛下雖有八枋之專，而徒擁虚權於上矣，是豈總覽之初意哉！臣不避誅譴，輒敢傚歐陽脩辨雪琦、弼、仲淹朋黨之論，懇懇為陛下言之。陛下若愛惜紀綱，以臣等之言為是，則乞將全臺論列速賜施行，以消朋比之風。若猶存體貌，以臣等之言為僭，亦乞將言事諸臣速賜處分，以全進退之節。毋使廟堂之上與公論為敵，兆縉紳之禍而開危亂之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拳拳。」

雜録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 梁丞相適始任刑詳，一日隨判院盧南金上殿進劄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案《宋史》云：「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仁宗忽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黄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案《宋史》云：「適進曰：『蓋寬饒、黄霸皆字次公。』」上遂問曰：「卿是何人？」對曰：「臣秘書丞、

審刑詳議官梁適。』又問：『卿是那個梁家？』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獨臣不肖，於張唐卿榜行間及第。』上曰：『怪卿面貌酷肖梁固。』他日上殿進劄子，進罷，適抱笏俯躬奏曰：『向蒙陛下金口親諭，臣面貌類先臣。伏念先臣祖父頃事太宗、真宗，皆祥符之前，不知陛下以何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因下殿泣謝，音儀堂堂，上頗愛之，有用之之意。一旦，中書進熟，除一臣僚為益漕，凡進之例，更無改批，但紙尾畫『可』而已，忽特批云：『差梁適。』未幾，又除修記注，以合格臣僚進之，復批梁適。自後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凡上，皆批於公，由秘丞至臺輔不十年。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　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邪？』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宋・沈括《夢溪續筆談》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二《名臣》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復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絶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

宋・蘇轍《龍川別志》卷上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由此入直中書，見同列，召堂吏喻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

宋・王鞏《聞見近録》　國朝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蓋鮮。康定間，張文定知諫院，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張文定請對，論其不可。富文忠曰：『真諫臣也。』未幾，中旨還其國封。富文忠當制，遂封還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僉是富文忠矣。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歐陽文忠援富文忠例，封還詞頭。後遂為例。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哲宗即位甫十歲，於是宣仁高后垂簾而聽斷焉。及寢長，未嘗有一言。宣仁在宮中，每語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謂何，奈無一語耶？』上但曰：『娘娘已處分，俾臣道何語？』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時又久已納后，至是上年十有九矣，猶未復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尚時時出御小殿，及將大漸，謂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懼不能自還，為之奈何？』大臣同辭而奏：『願供張大慶殿。』宣仁未及答，上於簾內忽出聖語曰：『自有故事。』大臣語塞，既趨下，退相視曰：『我輩其獲罪乎？』翌日，自上命軸簾，出御前殿，召宰輔，諭太皇太后服藥，宜赦天下。不數日，宣仁登仙，上始親政焉。上所以銜諸大臣者，匪獨坐變更，後數數與臣僚論昔垂簾事曰：『朕只見臀肉。』魯公頃為愚道之，亦深歎哲廟之英睿也。

宋・徐度《卻掃編》卷中　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一七《忠言讜論・唐質肅》　嘉祐中，仁宗自內閣降密敕，『近以女謁縱橫，無由禁止。今後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奏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門一竇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敗荷覆之。門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綴巨蚌，燦然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攔，更不申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鞫劾次，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尹魏公瓘不用執奏法，遂放之。唐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臨御已來，所降敕旨，未有若執奏內批之敕，為治世之大公也。臣風聞禁門近日有搜攔之獄，傳旨令放，主司殊不顧執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報。公又疏曰：『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今執奏之敕既為無用，乞下詔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報。公不免又疏曰：『臣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司也。魏某為尹，承君父詔旨，輒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

敢輒爾，況九州之遠乎？欲乞重貶魏某，以答不遵君命之惡。臣以言職，不能早寤清衷，亦乞罷黜。』魏由此降越州。時有感事詩，有『鐵冠持白簡，藩棘聚青蠅。』上謝表略云：『狂風動地，孤蓬所以易飄。衆斧登山，直木終須先伐。』才者愛之。

又《唐質肅二》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册爲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吴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

又 卷二七《官職儀制・宰相上殿命坐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鉅細，並熟狀擬進，入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宫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相，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某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於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也。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一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脱御袍，去幞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内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為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宫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閽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宫，臥房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内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又 卷二《裕陵晚欲用司馬溫公與東坡》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温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宫車晏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名正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禍不獨縉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八 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尚書方得奉行。猶恐未愜輿議，則又許侍從論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官無所舉職，但摘紙尾書姓名而已。大觀中，吴執中子權為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憲，不許直牒差官，及論輕賜予以蠹邦用，捐爵禄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給事昌言封駁麻制，乞以罪狀宣布四方。時人以為盛事。

宋・費袞《梁谿漫志》卷二《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間，東坡在翰林，當草文潞公、呂申公免拜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辭還官、宗晟辭起復詔，皆以爲未當，不即撰進，具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言，視外制爲重，命令有所未韙，舍人猶得繳還，豈親爲内相者，顧乃不可。固應執奏，以示守官之義，理則然爾。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八《真宗末年》 （天禧四年）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

只為密院却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疑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却令拯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並不妨事。』上云：『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

案，此際大除拜，本真宗啓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覺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 孝宗萬機餘暇，留神棊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懇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久之，云：『卿與後省官員有相識否？』趙云：『葛中書，臣之恩家，試與他說看。』趙往見葛，具陳上言。答曰：『爾是我家裏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礙祖宗格法，技術官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後供奉間從容奏曰：『向蒙聖旨，今臣去見葛中書具說，堅執不從。』壽皇曰：『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引他。』趙之請乃止。壽皇聖明，非特處君子有道，雖處小人亦有道也。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卷三《張史和戰異議》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瘡痍日甚。會天子新立，謂：『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讐，朕不及身圖之，將誰任其責？』乃奮志於恢復。由是天下之鋭於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時之宜，審天下之勢，以爲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園陵未肅。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耻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内乏謀臣，外無名將，士卒既少而練習不精，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胡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惑於幕下輕易之謀，眩於北人詿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欲嘗試爲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竊以爲未便。上皇親睹禍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地。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鋭志，以爲後圖，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事力既備，苟有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已而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請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都督安用？且上一誤作『陛下』。遠征，而上皇獨留，敵以一騎犯淮，則此城之人騷然奔遁，上皇何以安處乎？』浚又請以所部二十萬人進取山東，史公問：『留屯江淮幾何人也？』曰：『半之。』復與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曰：『然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爲是懼耶？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於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詰難於天子，凡五日。史公復勸浚曰：『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審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當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史公曰：『晉滅吴，杜鎮南之力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矣。其年五月，師渡淮。史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將焉用相？』遂力請罷歸。歸未及□，師敗於符離，卒十有三萬，一夕而潰死者不可勝數，資糧甲兵，捐棄殆盡。天子哀痛，下詔罪己。左相以議論詭隨待罪，而都督以師徒橈敗自劾矣。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八《應詔封事》 凡所謂奉聖旨依，奉聖旨不允，有未嘗將上，先出省劄者矣；有豫取空頭省劄，執政皆先僉押，納之相府，而臨期書填者矣。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四《元城語》 太祖卽位，造薰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旨，復依方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條貫？』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爲陛下設，爲陛下子孫設，後代若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籠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

為例。

又　卷五〇《李文靖沆》　真宗初，公首勸抑浮薄喜事之人，涵養成就，以至仁宗，久享太平者，諸臣重厚力也。公之為國家計顧不久，大深長矣乎。真宗欲以某氏為貴妃，手焚其詔；仁宗欲以駙馬石保吉為使相，三問不從。國有社稷臣行法，自貴近始，天下事尚何不可為者，劉元城有言：本朝名相惟李沆最得大臣體，以不行利害，文字專奏水旱盜賊為證。愚亦妄謂：本朝名相度量無如王公旦；膽畧無如寇公準。公預憂禱祠土木之事作，則王公旦所不及；預知丁謂不可在人上，則寇公準所不及。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五《考史》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説，《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説，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黜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行政決斷權分部

綜　述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二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建隆元年十二月壬辰）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屬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

又　卷二四　（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戊申，以進士王世則等十八人送中書門下，特授大理評事、知令録事，餘送流内銓，並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諸州，爲簿、尉者改試大理評事、知令録，明年郊禮畢，還守大理評事。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材，拔而用之，庶使巖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爲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爲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

上又謂宰相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虚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羣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若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採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慎也。』上然之。

又　卷五九　（景德二年夏四月乙未）上御便殿引對諸寺院主首，詢其行業優長者，以補左右街僧官。先是，所署或非其人，多致謗議，故上親閱試焉。

又　卷一六五　（慶曆八年十一月乙卯）殿中侍御史何郯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臺闕知雜，執政欲進其黨，上特用郯，且諭郯曰：『卿不阿權勢，故越次用卿。』

又　卷一九七　（嘉祐七年八月）丁丑，琦召翰林學士王珪令草詔，珪疑焉。戊寅，請對，言：『此大事也，後不可悔。外議皆云執政大臣强陛下為此，若不出自陛下，則禍亂之萌未可知。』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衆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殿上曰：『陛下能獨斷爲宗廟社稷計，此天下之福也。』退而草詔以進。

又　卷二〇一　（治平元年閏五月）己丑，御史中丞王疇爲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又　卷二〇三　（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王疇爲樞密副使。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修曰：『其人亦勁直，但不爲赫赫之名耳。』一日晚，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敢拜，上遣内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昳，須疇入，

乃歸。

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責公輔，且不卽草詔。上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罰銅三十斤。

知諫院事吕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宦不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朝廷選任賢才，未爲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紜，臣竊爲陛下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僻小州軍，俾令思過，以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吕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因奏審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爲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重，訖不從。明年十二月乃以刑部員外郎知廣德軍。

又　卷二六一　（熙寧八年三月）庚子，遼主再遣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來致書，見於紫宸殿。書曰：『昨馳一介之輸傳，議復三州之舊封，事已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約，各守邊陲。至如創生事端，侵越境土，在彼則繼有，於此則曾微。乃者蕭禧才迴，韓縝續至，薦承函翰，備識誠悰，言有侵踰，理須改正。斯見和成之義，且無違拒之辭。尋命官僚同行檢照，於文驗則甚爲顯白，其鋪形則盡合拆移。近覽所司之奏陳，載詳茲事之縷細，謂劉忱等雖曾會議，未見準依，自夏及冬，以日逮月，或假他故，或飾虛言，殊無了絶之期，止有遷延之意。若非再憑緘幅，更遣使人，實虞詭曲以相蒙，罔罄端倪而具達。更希精鑑，遐亮至懷，早委邊臣，各加審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一則庶靡爽於鄰歡，一則表永敦於世契。儻或未從擘劃，仍示稽違，任往復以難停，保悠長而豈可，微陽戒候，善啻爲宜。』三月八日庚子禧初入見，四月五日丙寅禧辭，留二十七日。七月戊辰猶不行，留二十九日，行日未見。閏四月三日甲午，上云：『蕭禧才去，便無人論此事。』更須詳考。上批付韓縝等：『聞蕭禧今日見罷歸館，意甚不樂。來日會食次，卿等可且以歡和接之。早來垂拱殿已曾再三諭卿等，以自雁門寨新鋪以西直接古長城便是邊人指爲分水嶺，及蕭禧齎來劄子，內地理亦合。因何適來禧叩問南朝指分水嶺係近裏地分，要得的確所在？卿等可執定指示與禧，令曉然準信。』

又　卷二七〇　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自朝至暮十七反，醫官脈狀，皆使駛行親事齎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安，又給三日。又命輔臣卽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黨爲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皆聽，由是安石權益重。

又　卷三五九　（元豐八年九月）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曰：『【略】臣昨在外方，聞皇帝陛下卽政之始，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初，內批廢罷京師民情不便十餘事，及屏黜宋用臣等數人，中外喧呼，交相慶快！又協天下之望，登用忠賢以輔大政，人皆謂積年之弊，指日可除。而七月於今，未聞勇決，猶鬱天下之望，何也？蓋忠賢少而姦邪衆，陰爲朋黨，沮隔於其中耳！臣誠惜陛下有哀矜庶物之心，有愛育羣生之意，四方疾苦又盡知之，而未得曠然以發於天下也。』

又　卷三六八　（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司馬光言：『臣聞《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歷事之多也。夫老成之人，輔相累世，如周之太公、周公、召公、畢公，唐之郭子儀、裴度，皆難得之賢臣也。臣竊見文彦博沈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之所共知也。年踰八十，精力尚强。臣初除門下侍郎日，已曾奏，乞召彦博置之百僚之首，以鎮安四海。尋蒙陛下遣梁惟簡宣諭，以彦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沖，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起。臣當時新入朝，恭承詔旨，更不敢復言。今蔡確出知陳州，以臣代之，臣方敢再有敘陳。竊惟彦博，一書生耳，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爲相，陛下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匹夫耳，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竊恐防慮太過也。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亦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彦博咨稟，在陛下臨時優禮耳。自古國家藉其才謀，致仕復起者，蓋非一人，何爲不可。彦博今年八

十一，朝廷不過得其數年之力耳，願急用之。臣但乞爲門下侍郎，彦博爲政，庶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彦博爲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舍騏驥而策駑駘，棄輿璠而收碱砆，臣竊爲朝廷惜之。臣今自書此劄子，不令人見，陛下若允臣所奏，乞自以聖意行之。若以已除臣左僕射，難以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彦博自代，乞御批依臣所奏，以臣表付學士院草麻施行。」不聽。

又 卷四一七 （元祐三年十一月）壬子，中書舍人彭汝礪言：「臣準禮部牒，奉旨令兩制、兩省同共看詳修立到考校詩賦並格式聞奏。臣伏念自井田之法壞，學校之教廢弛，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朝廷取士非古，其陋至於用詩賦，極矣。先皇帝受天明命，悼道之鬱滯，奮於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千年之弊，士知本且向方。」

又 卷四九六 （元符元年三月戊辰）三省言：取到朝奉郎、國子監丞蘇駒狀，內語言不同。詔差安惇同大理寺右治獄長官根治，詣實奏聞。駒，頌子也。

先是，同知樞密院林希面奏，「蘇駒嘗過臣，言見中丞邢恕，云待教臣過三省」等語。既而又具劄子言：「恕謂駒，欲令希過三省。蔡京於三省有嫌，唯西樞可處。駒謂恕中丞眷遇方隆，他人必未可先。恕曰：『恕與京熟，當且先之。恕於此遲速無所較。』上曰：『此語可怪。』章惇曰：『當召駒至都堂問狀。』上令便召希再對，又言：『臣不敢不以恕語聞者，恐人疑臣有欲三省之意。臣與恕本無他，只緣臣爲中書舍人，曾撰吕公著貶詞，深斥其惡。恕本公著門客，素出其門，希純兄弟責望恕以報恩，恕無可爲者，故自在言路，力欲攻臣，爲吕氏報怨爾。』上默然。希又曰：『恕日夜聲言欲排斥臣，昨李諒公然對人言，曾見諫官有文字攻臣。更倡此語，欲相傾搖。』曾布言曰：『諒之誕妄可罪無疑。豈有安惇欲擊執政，肯於殿廬中以文字先示諒？臣亦聞人言，恕云不擊希，只令希自圖去就。』上曰：『此等語非所問，但如駒所言，則非恕所當預爾。』布又曰：『蔡京與章惇相失，亦首因此。京有兄弟並進之典，而惇昌言於人云：「自三代以來，無此故事。故京深怨之。」上曰：『朝廷欲用蔡京，則章惇亦管不得。進退執政，豈得由人！』布曰：『非獨進退執政非大臣所可自任，至於侍從近臣，亦當自人主進退，豈大臣所得專！若議論人物及論說事理，亦恐無不可。』上曰：『論人物即不妨。』布曰：『若論議人物，則疏遠小臣言之亦無罪』。然章惇所說義理則然，惇但口快，不當於人前昌言爾。以臣度之，惇未必敢於陛下前及此。但京疑其沮已，故怨之深。邢恕亦嘗語人云：『人以恕爲附二蔡，恕實不附他，但涉世牢籠，人情所不免爾。』恕榻前之語，乃是公論，意謂於陛下前所陳至公也。然外人但見恕與蔡京及蹇序辰輩甚密，故不能無疑。恕大抵多言多用數，人人欲得其歡心，凡聚會處，必人人挽之，與之附耳私語，然人亦罕以爲信也。」上曰：『章惇言，人謂之「邢訓」，云好教訓人。』布曰：『自元豐時已有此名，只如須欲調和不同之人，人各有所守，何可調一也？恕元祐初行之已無效，然爲之不已。』上曰：『每來此論事，重疊反復，未嘗不移數刻，所言者只是居常所論。但每事須更從頭說一遍，極可厭。』布曰：『外間亦常疑其奏對太久。』上曰：『甚久！』希曰：『須半時辰以上。』【略】上面諭恕曰：『得非以希奏卿與蘇駒言，待教希過三省及蔡京爲西樞等語乎？』恕謝不知。上又以駒所供狀諭之，恕言：『偶與駒談命夤緣及此，非有他也。』上曰：『如此乃閑話耳，已差官根治。』恕退，又入劄子言：『臣早來已曾面奏，臣乃陛下所擢，以爲御史中丞，寄之耳目。而林希乃宰相章惇所薦，階緣以至執政，倚爲腹心。希與蘇駒係正親家，駒之兄詒乃希之親壻，駒又因希薦於章惇，用爲國子監丞。希方引駒，閑時與臣兩人相對，旁無證佐，又無文字，照據口語，欲以誣臣有意移易大臣。移易大臣乃出陛下獨斷，雖宰臣所不敢與，必待詢訪而後敢言，豈臣力能及！有理甚明。然恐希與駒相結，欲以此誣臣，既已付之吏議，而章惇身爲上相，與林希爲黨，羣臣畏之如虎，竊恐所差官觀望，或憑無證不實之辭，抑臣依從，其爲利害不細。今臣爲陛下耳目，希爲章惇腹心，天下無不知者。臣不爲希所誣，臣留而希去，則權歸人主；希能誣臣，希留而臣去，則權歸宰相。安危禍福之機，在此一舉，欲望陛下深察近臣中非章惇等黨者，令考實其事。臣與駒言，各無證佐文據，所可憑者，有理與無理爾。臣將來若蒙取問，逐次應報訖，須具實封奏知，欲望聖慈詳酌。若臣言無理，不逃聖鑑，臣即甘俟誅貶；若臣言有理，惟望睿慈主張，則臣庶免爲文吏之所鍛鍊，用事大臣之所傾擠。此事乃直上繫國體，非止臣蔑爾一身而已，伏望明主留神幸察！」

宋・王明清《揮麈後録》卷二　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本朝因之，未暇革也。章聖時，左司諫孫何與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上嘉納之，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

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章獻一見，以爲妖艷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宫。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媚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崇、觀姦佞用事，賄賂關節，干祈恩澤，多以御筆行下，朱書其旁云：『稽留時刻者，以大不恭論，流三千里。』三省無所干預，大啓倖門，爲宦途之捷徑。宣和五年，有黄冠丁希元者，得幸爲侍晨道録，自云晉公之孫。忽降御筆：『丁謂輔相真宗，逮仁宗即位，有定策之功，未經褒贈，可特贈少保。官其後五人。』時盧襄贊元爲吏部尚書，袖其牘請對，啓於上云：『使謂過可湔洗，則累朝叙邺久矣，獨至今乎？倘罪惡顯然，一旦褒録，豈不駭四方之聽？』於是命格不下，自是御筆遂有執奏不行者矣。二者皆甚盛之舉也。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一　（紹興七年六月）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實録》尚有詳略失中，去取未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説進入，以竢親覽。先是，著作郎何掄乞刊正《親録》紕繆，至是批出。

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七《神宗皇帝上》　（吴）奎自治平四年正月復為樞密副使，三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四月。初，中丞王陶劾宰臣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押班，琦即連表家居待罪。詔起視事，而王陶以言不行辭職，遂歸。上乃除陶翰林學士，而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是時，韓琦猶在告，曾公亮侍祠，獨吴奎同參政趙槩具定王陶為密直、羣牧使。翌日進呈已得旨，退續奉手詔，除陶翰林學士，與光對易。奎乃歸，上疏論陶，上封奎疏以示陶，陶復疏奎數千言，言奎阿附宰相。於是，上批付中書，除王陶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吴奎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青州。上又面語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辭以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方平既退，上尋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復論如初。司馬光亦上奏言：『奎名重，不宜為陶罷。』奏入，上不悦。及曾公亮祠事已，入言於上，亦以吴奎不可出。上乃詔奎對延和殿，慰勞使復位。曰：『成王豈不疑周公耶？』及韓琦山陵使事已，因稱疾數求去，更不入中書。於是，上夜召張方平議韓琦判相州制，復召知制誥鄭獬草吴奎知青州及張方平參知政事制。時夜，二府無有知者。明旦，獬進草，遂降付中書。其日司馬光適對延和殿，上問曰：『奎附宰相乎？』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乎？』光曰：『奎言王陶過實，安得無罪？但士論與奎不與陶。』上曰：『今出，外議何如？』光曰：『不聞也。但陛下以張方平代之，恐不厭物論耳。』及奎卒後，陶始入為三司使。【略】

先是，治平中（富）弼以病足，以使相判河陽。上即位歲餘，請移汝海，霪變。許之。俄召入覲，且詔肩輿至殿門。賜坐，從容博訪當世之務。弼以誠對，上甚鄉納之。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且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又問為治所先，弼曰：『皇安宇内為先。』上留弼為集禧觀使，弼力辭赴郡。至是，復以觀使召。既對，上宣諭曰：『君臣須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因言：『陛下好用人伺察中外之事，人君御下猶當明白賞善罰惡，令人心服。』又言：『内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恐喜怒任情，善惡無準，此乃致亂之道。』又言：『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人獻説於陛下。願深賜省察，無致後悔。』上改容聽納，又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遂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加賜第一區。弼固辭，上不許。至章十一上，始貼麻命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國公。

又　卷一〇《哲宗皇帝下》　（蘇）頌，字子容，學士紳之子也，神考時知制誥。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敏求罷，詞復下，頌當制，奏定本原御史薦，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大臨亦封還。頌、大臨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御史中丞梁燾言：『伏見近除韓忠彦同知樞密院，蘇

頌尚書左丞，續有指揮，令忠彦立班在頌之下，臣竊惑之。以官制言，則同知樞密院在左右丞之下；近例言之，則同知樞密院先入者在左右丞之上。忠彦自合在左右丞上。今既不依官制，又不循近例，仰惟聖意，必以頌為耆舊，故特示此優禮。忠彦雖是晚輩，然進之在前。頌雖是舊人，然用之在後。竊以朝廷尚爵，宜正先後之次。今既不以先後次之，則是陛下特形輕重之意。乞依近例，以先後為序。況聞頌已曾辭遜，亦足以成頌之美。』

又　卷一五《高宗皇帝中》　（趙）鼎罷爲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金人有許和之議，上與宰相議之，趙鼎堅執不可講和之說。秦檜意欲講和，一日，朝殿宰執奏事退，檜獨留身，奏講和之說，且曰：『臣以爲講和便。』上曰：『然。』檜曰：『臣僚之說，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與，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具奏稟。』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堅確不移，方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羣臣干與。上欲納，鼎之議不協，遂罷相，出知紹興府。首途之日，檜奏乞備禮餞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別筵，率執政俟於津亭，鼎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意。

又　卷一七《高宗皇帝中》　（隆興元年正月）張浚樞密使。【略】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動中原之心。』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是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權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屯駐兵馬，依前少傅魏國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略】

（隆興二年四月）張浚罷右僕射。【略】初，上命按視江淮，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及之望等還，思退等因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其黨盛毀守備，一無可恃。而穡專主其議，百計毀公。督府參議官馮方徧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為勞勩。思退等以其効力尤多，尤惡之。使穡論方不當築城費財，方遂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皆為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用。上出公奏，思退、穡議屈。於是，始謀更造他事機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官張深等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西訪問知狀，奏留深。而穡指公為拒命跋扈。思退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公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穡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徧諭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疏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政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隆興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公力辭恩命，上不許。五月，除醴泉觀使。前雖議四月幸建康，至是而公已去國矣。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爾。八月二十八日，疾病，晡時，命子栻等坐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夜分而薨。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太傅。公歿五年，上追思公忠烈，慨然感動。詔有司加贈太師，賜謚忠獻。【略】

（乾道）時，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某官張方者，以某事發覺。（陳）俊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詐傳聖旨，增築州城事，復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後兩日，又有旨收還前命。俊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為之耳。』即具奏云云。翌日面奏，上色甚愠，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劉珙進對，語切，忤上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即藏去，密具奏，明日復申前請，上色悔久之。又

奏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為江西帥。俊卿退又自劾章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手札留之，俊卿請益堅，上不許。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又　卷一九　（紹熙元年七月）留正左丞相。【略】四年，有李端友者，以椒房之親內批除郎，公以御筆繳還。上不納，公執奏不奉詔，遂納之御榻而退。三月，以葛郯為右丞相。四月，有旨召姜特立。公言：『唐憲宗時，李絳不與吐突承璀共立於朝。特立向知閤門事日，臣為右相，嘗列其招權之狀，特立奉祠而去，已經四年。今既召還，臣合罷相，與李絳一同。』遂居家待罪，越七日，不報。遂出國門，乞解機政。奏言陛下近年不知誰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臣居家八日，出門三日，並皆不報，此把定之說誤陛下也。復不報。乃次范村僧舍。自是徂冬，凡五閱月。上寤，遂寢特立之召。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三　（元祐八年）十二月，復章惇、呂惠卿、王中正官。惇除資政殿學士、惠卿復中大夫、中正復遥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録黄，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

宋・袁甫《蒙齋集》卷五《右史直前奏事第二劄子》　臣竊伏思念，先臣某事寧考朝，嘗進精神之說，大要以為人主運動天下，其妙在精神。寧宗欣然嘉納。臣今復掇拾遺論，為陛下詳言之。陛下新更大化，日與大臣論道經邦，精神之運，宜可以光宅風動矣。而中外多事，蠹弊滋長，因循歲月，未臻厥成，其故何哉？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之意常少，而事物之來，敝精勞神之患常多，此正今日之大病也。陛下每旦辨色視朝，大臣奏事之後，或間以臺諫之論奏，或繼以百官之輪對，而經筵早講已迫矣。進膳之餘，陛下復於宮中省閱章奏，而晚講又且迫矣。則是一日之中，焦焉疲其精神，不亦甚乎！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敝，此必然之理也。況天下之事，有緩急，有輕重。於其緩且輕者，徐徐焉應之，則可以併其精神於其急且重者，而無失事之患。今陛下既以聽政勸講，窘於日力之不給，而中書之務，不問巨細，內而庶政，外而邊防，叢委轇轕，盡歸廟堂，無一事之區處不關於念慮，無一紙之申明不經於裁決，雖曰機務總括之地，勢則宜然，亦恐執要御詳之道，未必如是。陛下與二三大臣有限之精神，既已奪於泛泛之常程，則夫急政大務，所當靜觀默察者，安得復有精神以為之運用耶？夫所為急政大務者何也？上而畏天，下而愛民。舉至大至重之責萃於陛下之一身，陛下亦嘗思之乎？【略】光陰迅速，歲不我與，陛下勿恃春秋之鼎盛，而遂輕用其精神也。臣忠愛之心出於懇惻，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日夜聚精會神，勿以薄物細故耗有限之力，必使志慮專於大政，規模急於遠圖。天下之事綱舉目張，而太平不難致矣，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九《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行狀》　自後御劄日盛，公復上疏，畧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一宰相；明日出一帖，去一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劄畀之祠禄，中外相顧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善類攸歸，清議所出，陛下毋謂天下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為是輕易快意之舉。』疏上，權倖側目。

宋・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一　（乾道七年）正月一日丙子，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受册、寶、禮畢。五日庚辰，允文奏事紫宸殿後幄，乞留班，奏云：『去年郊天前一日，臣賜對郊宮寢殿，蒙陛下宣諭：少俟兩宮尊號禮畢，便降立太子指揮。今兩宮册、寶慶成，乞早賜處分。』孝宗曰：『丞相留意此事如此，朕欲以中春上旬擇日行禮，非久於內殿，更與卿議之。又有少說：朕欲立太子後，餘一親王便欲令出鎮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允文奏曰：『陛下止有兩大王，若立一王為太子，一王自留王邸侍陛下左右，本朝亦無似此典故。』孝宗云：『朕之慮甚遠，卿可於唐以前子細密加討論，別一日進呈。』允文奉旨而退，十四日戊子進呈。二十四日戊戌，允文擬進立太子御劄。二月七日壬子晚朝，孝宗御選德殿，始以立皇太子御劄宣示大臣。允文等奏：『元良天下大本，陛下獨出睿斷，為天下得人。』各再拜賀。孝宗曰：『前世人主多以此為諱，朕甚不取。國有儲副，自古以然，何諱之有？』允文曰：『唐太宗號英主，至此乃不能決，猶引佩刀以自向。』孝宗曰：『朕常笑之。雉奴仁懦，太宗既知之矣，卒不能奪，以基禍亂。皇太子朕觀之熟矣，他日親馭戎輅，以撫六

師，監國之任不及今早定，何以繫天下心？」允文奏：『臣等受詔未敢行出，恭俟來日集百官宣布。』孝宗曰：『善。』是夕，鎖學士院，命直院鄭聞草皇太子及慶王加封兩制。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詔曰：『朕紹承大統，於今十年，深惟太上皇帝付托之重，而元良虛位，惕然於懷。』《傳》曰：「儲副，天下公器。」朕其敢有所私哉！第三子御名仁孝嚴重，積有常德，學必以正，譽日以休，蔽自朕心，俾膺主鬯，以永宗社之慶，可立爲皇太子。其官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宣詔畢，內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御名立爲皇太子，皇子、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慶王愷特授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〇三（紹興六年七月甲午）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爲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能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宋・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〇（淳熙十六年）吕中曰：『相位之所以屢易者，蓋懲秦檜專權之弊也。然二十八年，命相十有七人。』

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逐元祐黨下》紹聖四年正月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類定姓名責降人宮觀居住，及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鄰州內。子孫仍並與次遠路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在任人並罷。』

又　卷一三一《蔡京事迹》（宣和）七年四月壬子，御筆：『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議蔡絛，僻學邪見，兩被降責，今除邇英，非所宜得，可罷侍讀，提舉明道宮，在京居住。』尋又降御筆：『蔡絛賜出身勅，可拘取毀抹。』

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一五《唐參政介傳》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十常八九，不若止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為相，堂帖重敕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劄子乃中書行遣小事，若廢之，則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不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為人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國。』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七・御史臺》英宗治平二年六月三日，命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權發遣三司鹽鐵判官太常博士吕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皆英宗親選也。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二人，御筆點其一。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又　《職官四五・諸路監司》（紹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御史中丞何澹言：『竊見壽皇在御，每因監司有闕，於少監而下親自拔擢，人人感勵，號為稱職。』

《宋史》卷三三《孝宗紀一》（隆興二年十二月）丙申，制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穉有蕩析之哀，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彫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遣洪适等賀金主生辰。

又　卷一六四《職官志四》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監察御史自唐至本朝，皆論政事，擊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崇寧大臣欲其便己，遂更成憲。乞令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詔依祖宗法。又詔宰執不得薦舉臺諫官。

又　卷三一四《范仲淹傳》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又　卷三一六《唐介傳》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

又　卷三六〇《趙鼎傳》　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疏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

又　卷四〇一《柴中行傳》　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

又　卷四六五《外戚傳下・楊次山》　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皇子竑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

又　卷四七〇《佞倖傳・曾覿》　先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闕政。著作郎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覿、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僥倖，當自宮掖近侍始。』茂良時為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陰，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蓋專指左右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不預外事，宜退而訪問。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姦邪，此其所以姦邪也。大淵、覿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特陛下未之覺耳。』疏入不報。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出知建寧府。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　宋官制載：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勅，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為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為詔勅。』或有只請御筆進官者，上取綵箋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官，衆忻謝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於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遼史》卷八《景宗紀下》　（保寧元年）夏四月戊申朔，進封太平王罨撒葛為齊王，改封趙王喜隱為宋王，封隆先為平王，稍為吳王，道隱為蜀王，必攝為越王，敵烈為冀王，宛為衛王。

又　卷二三《道宗紀三》　（太康二年六月）丁未，册皇后蕭氏，封其父祇候郎君噜里剌為趙王，叔西北路招討使余里也遼西郡王，兄漢人行宮都部署、駙馬都尉霞抹柳城郡王。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一　（明道二年）三月，下禿髮令。元昊欲革銀、夏舊俗，先自禿其髮，然後下令國中，使屬蕃遵此。三日不從，許衆共殺之。於是民爭禿其髮，耳垂重環以異之。【略】

五月升興州為興慶府，遂立官制。

又　卷一六　（天授禮法延祚五年）立寧令哥為太子。元昊素愛寧令哥，因野利氏請立之。時白氣如繩貫日中者再，羣臣以為言，不聽。

又　卷二〇　（韓都六年）五月，更州軍。諒祚以威州監軍司為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為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為神猛軍，更於西平府設監軍司為翔慶軍總領之。

備官制。

漢設各部尚書、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書學士等官，蕃增昂聶、昂星、謨箇、阿泥、芭良、鼎利、春約、映吳、祝能、廣樂、丁努諸號。

又　卷二四　大安六年春正月，復行漢禮。

秉常連次犯邊，每得漢人輒訪以中國制度，心竊好之，乃下令國中悉去蕃儀，復行漢禮。諸臣阿梁氏者皆言不便，梁乙埋與其叔母亦相繼勸秉常，不聽。

又　卷三二　貞觀十二年春二月，命選人以資格進。

凡宗族世家，議功議親，俱加蕃漢一等。工文學者，尤以不次擢。

《金史》卷三《太宗紀》　（天會七年三月）壬寅，詔軍興以來，良人被略為驅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

又　卷四《熙宗紀》　（天會十四年）三月壬午，以太保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並領三省事。【略】

（皇統二年二月）辛卯，宋使曹勛來許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畫淮為界，世世子孫，永守誓言。改封蜀王劉豫為曹王。【略】

（三月）丙辰，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册册宋康王為帝。歸宋帝母韋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鄭氏喪於江南。

又　卷五《海陵紀》　（天德二年）四月戊午，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尚書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府事宗美。遣使殺領行臺尚書省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周宋國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略】（十月）辛未，殺太皇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偲喝。使使殺行臺左丞相、左副元帥撒离喝於汴，并殺平章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族。以魏王斡帶之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略】（正隆元年五月）頒行正隆官制。【略】（正隆四年二月）照諭宰臣，以伐宋事。【略】（正隆六年）四月丁未，詔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正府、勸農司、太府、少府皆從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館、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

又　卷七八《韓企先傳》　（天輔六年）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

又　卷九〇《高德基傳》　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事。

軍事指揮權分部

綜述

宋・柳開《河東集》卷八《與鄭景宗書》　方今中外兵百萬，提强黜弱，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者。

宋・胡宿《文恭集》卷八《論除授宿衛帥臣》　臣竊以殿前馬步軍等帥臣，統陛下爪牙之兵，為陛下心腹之佐，宿衛宮省，拱扈宸極，凡所進任，固先出於聖意，然後參訪大臣，公議既同，方可除授。近來内外臣僚多舉武臣管軍，此非臣下輕可論薦。漢宣帝時，丞相黄霸薦侍中樂陵侯史高為太尉，帝使尚書召霸曰：『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丞相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霸為丞相，薦高為太尉，以職事言之，未為過舉，猶見詰責如此，豈非以太尉掌武之官耶？陸賈有言：『將相相和則權不分，權不分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國家安。』以此而言，宿衛帥臣當選謹厚樸忠之人，以總禁旅，不宜輕用論薦，以收私恩，或任非其才，則開隙生事，國之利器所宜慎重。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四　戴恩為御龍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進青龍城道觀《長壽仙人圖》，其本吳道元之迹。太宗閱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見有殊，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内臣徧示之，曰：『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羣口合奏曰：『似戴恩。』上笑而異之，因是進用。後建寧遠軍節，舉朝止呼戴長壽。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　上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及議致討，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我太祖皆親征太原，以當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彬對曰：『世宗時，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可近也。』上曰：『我今舉兵，卿以為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鋭，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決。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起兵，太原倚北戎之援，堅壁不戰，以致師老而歸。及太祖破敵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上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彊。昔先帝破此敵，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等勿復言。』乃先遣常參官分督諸州軍儲赴太原。

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為北路都招討制置使。河陽節度使崔彦進攻其城東面，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城南面，桂州觀察使曹翰城西面，彰信節度使劉遇城北面。遇以次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宫城，尤險惡。翰欲與遇易地，自言我觀察使班宜在節度使下，遇弗可，翰必欲易之，議久不決。上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

又　卷二五　（雍熙元年）二月壬午朔，上御崇政殿，親閲諸軍將校，自都指揮使已下至百夫長，皆按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凡踰月而畢。自是，率循其制。謂近臣曰：『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謹飭，則士卒不畏服，雖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

又　卷二七　（雍熙三年五月丙子）上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竢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俾契丹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鬬，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燕民陷於邊夷，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邊防之事，已大為之備，將來敢肆侵撓，必當盡殲族類，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

又　卷三〇　（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知制誥田錫奏疏曰：『【略】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昔漢時西羌犯塞，趙充國年七十矣，上使丙吉問曰：「誰可爲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令宰臣以下各舉堪爲將帥者，宿舊武臣素有聞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趙充國老將，尚云「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

又　卷三二　上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之獷狡，羣衆變詐，與古不同。朕每計之，自有成算。至於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如韓、彭雖古名將，若以彼時之見，便欲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縱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時，委之能成功業。此乃機事，卿所未悉。』

又　卷四〇　（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獲其酋未慕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匹，兵器鎧甲萬數，賊首李繼遷遁去。』

先是，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潁川丁罕自慶州，西京作坊使、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鄜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銀夏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番夷之俗，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他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固圍之策。』上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三萬為繼隆前鋒。

斌謂繼隆：『由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抵賊巢，才十日程爾。』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糧路回遠乏水，請自青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上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命引進使周瑩賫詣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不俟報。

既而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敵，引軍還。張守恩見敵不擊，率兵歸本部。獨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敵焉。

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産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敵銳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既卻，德用曰：『歸師過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絶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敵躡其後，左右望其師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

超等初抵無定河，水源涸絶，軍士病渴，河東轉運使索湘亟輦大鍬千枚至，即令鑿井，衆賴以濟。

上初以方略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爲攻擊之狀，刺射之節，且令多設强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才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悉焚蕩之。賊中老弱不能走者，繼遷悉埋於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皆曰：『人馬死者過半，不能化矣。』夷謂活爲化，言不能自活也。

上因顧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等曰：『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越逸。朕自即位以來，未嘗如此殺戮，蓋事不容已爾。師興以來，夏秋之際，炎熱尤甚，朕躬自謀度，未嘗寧息。大抵行軍布陣，當務持重，雖有勇者率數千人以先犯賊，亦無能損益，適足撓亂行伍。朕每深戒之，違令者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爲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圖觀之。』潛等拜謝而退。

又　卷四九　（咸平四年）冬十月己亥朔，上謂呂蒙正等曰：『選眾求材，誠非易事，朕常孜孜詢訪，冀有所得。向來於軍校中超擢八九人，

委以方面，其間王能、魏能頗甚宣力，陳興、張禹珪亦稱有聞。』蒙正等曰：『才難求備，今拔十得五，有以見陛下知臣之明也。』

又 卷六七 （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上謂王欽若等曰：『近有西北使還者，言順安軍西至定州，曠土盡懇闢，苗稼豐茂，民無差擾，物價甚賤。惟當慎擇守臣，使不生邊隙也。』馬知節曰：『西北二方，久爲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如唐室貞觀、開元，稱為治世，然措置兵甲，樹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患。當今兵柄盡出陛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旨授。』上曰：『前代求治之君亦多，如德宗思欲威加天下，知書自任，羣臣雖復上言，多所不愜，以是人頗循默，此亦可深戒。』陳堯叟曰：『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退有憂色。蓋以天下至廣，深居九重，不能周悉，而羣臣之見，亦未及遠，此唐太宗所以憂也。今陛下聽斷如流，尚以為戒，茲實天下幸甚。』

又 卷九〇 （天禧元年冬十月戊辰）上御承明殿，引對諸軍班直諸校凡三千八百一十人，以功過黜陟之，三日而畢。

又 卷二〇三 （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内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爲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管勾鄜延路蕃部公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李若愚爲涇原路權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權管勾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駐劄。令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團結强人，壯馬，預爲經畫，寇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實領秦鳳，内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若愚專領本路。前世以宦人預邊事，將帥不得盡其用，及有是命，人不以爲便也。

諫官吕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由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今鈐轄重寄，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原朝廷意，必爲昨來熟户背叛，弓箭手逃亡，使之以時犒設，專行姑息，何其疏也！臣嘗見熟户耕佃官田，並無征徭，遇戰鬬方出一人一騎，茲外更無侵擾，熙熙安業。界外生户無背漢之心明矣，但爲諒祚誘之以厚利，劫之以重兵，邊臣坐觀殺戮，不爲救護，彼將逃死，豈得已也？若威加邊外，夏人不敢内侵，熟户自然安堵。不然，雖豐牛酒，日爲犒設，徒有損費，何益於事

哉！至如士卒久失訓練，蓋官兵不務協同，借若武將中有一員内臣，則不喜教閱，動爲姑息，唯恐生事。上下因循苟簡，則軍旅無繇精鋭，斯中官姑息之效也。疆埸之事果只如此處置，未知其利而但見其害，藩籬不日隳壞將盡，藩離隳壞，則邊臣危矣。臣前奏乞於無事整緝熟户、弓箭手，大臣合議，終不以爲然。臣觀今日處置，誠未爲便，喑默不言，則負任使。所謂鈐轄四人者，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凡事一切委付，庶幾闖外之權專制，則於體重矣。』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瞻又因入對，力請追還昭明等，否則願受顯逐。訖不從，瞻，盩厔人也。

王昭明等至，召蕃部酋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籍城寨兵馬，計族望大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各繕堡壘，人置器甲，以備調發，仍約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秦鳳路寨十三，彊人四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壯馬七千九百九十一；鄜延路軍城堡寨十，蕃兵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馬二千三百八十二，彊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壯馬八百一十；涇原路鎮寨城堡二十一，彊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六，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爲一百十甲，總五百五隊；環慶路鎮寨二十八，彊人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壯馬三千四百九十五，總一千一百八十二隊。

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慰恤以言，犒賜以酒肴茶帛，亦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改用昭明等爲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

又 卷四五〇 （元祐五年十一月壬申）侍御史孫升言：『臣近同中丞蘇轍面奏執政大臣專恣，不務協心，廢國紀綱，其事寖多，不可滋長。内差除管軍一事，中外傳播日久，實傷國體。臣等職在風憲，官爲耳目，上負國恩。方二聖高拱仰成之時，是輔相一德同心之日，而尚書右丞許將預議廟堂，明見可否，既知除命未允，固當執議不回，而乃陽則聽從，陰有窺伺，迎合上意，變異前言，自謂獨持至公，欲使過歸同列，反覆二心，何異市井？傳聞對衆宣言，意在收恩掠美。臣竊以管軍之臣，乃人主爪牙，所以自衛，雖推擇之議，當參詳於執政，然除授之恩，必使歸之人主。今許將上乃迎合主意，中則傾覆同列，下欲收恩爪牙，大臣懷姦如此，朝廷何所賴焉！伏望二聖詳察，早賜處分。』

又　卷四五七　先是，樞密院進擬雄州團練使王崇拯神龍衛四廂都虞候，知代州曹誦知雄州，知保州李諒知代州，新大名府路副總管邢佐臣知保州。既得旨，於都堂聚議兩御封，一追崇拯，一追佐臣，未得施行，須再進呈。及對，詔以崇拯在雄未久，今詔涇原經畧使劉舜卿入領環衛，仍以知河陽范子奇代舜卿。衆皆不敢承，吕大防請別進呈。詔又諭樞密院曰：『佐臣但會陪奉説閑話，無他長，可從其請，令致仕。』對以因辭免令致仕，無此理，候別進呈。既退，王巖叟謂韓忠彦曰：『此事須力諍。』大防曰：『若再進呈，不得已，遂令子奇直帥平涼，亦無害。』巖叟曰：『姓名來處不正，不可遂與，須少抑之。』大防遽曰：『亦未見得。』忠彦私語巖叟曰：『諸人不如此説話，公猶有言路體覺，微仲不承當否？』巖叟與忠彦定議，平涼邊面闊，決不可以輕付人，子奇未嘗試帥，恐誤國事，非悔可追。是日（元祐六年四月丁酉）將朝，巖叟又謂大防曰：『公須重惜平涼。』大防曰：『固也。』既而進呈延安奏報，西賊數入境，掠人馬，因請且留舜卿當涇原，俟疆事定徐議。太皇太后曰：『環衛不甚闕人，則宜令在渭。』大防又曰：『子奇俟將來帥闕則差。』又進呈佐臣文字，欲不許其辭免。從之。

又　卷四九四　（元符元年春正月戊寅）詔皇城使、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張整為威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先是，涇原乞差近上兵官。曾布為上言：『無人可差。涇原、熙河皆欲得王恩為總管，恩少壯，可驅策，兼頗得邊人情，置之於此可惜。張整軍政嚴明，可以管軍，但恐以衰病。若召之一見，陛下自視其人才，可進則進，不可則卻令歸本任，似無所害。』上然之，遂召整。既對，論軍政及職事，極有條理，上甚悦。翌日，諭二府曰：『整殊不類武人，語言皆有條理。當時豐稷、韓忠彦皆拒而不受，何也？』整先除鎮、定鈐轄，二帥皆以為嚴酷失軍情，不納。布曰：『臣不敢過稱道之，然其軍政嚴明，實有過人者。奏對果稱旨，然管軍須三省同除。』上曰：『不須，待裹面指揮。』即日批付二府除四廂。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卷八《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　公爲人剛烈有大志，善得士心，平生論議長於兵，而不學《孫吴兵法》。遇事慷慨，言亡所避，在樞府時，會契丹閱馬雲朔，朝廷意其南牧，議者以通好日久，不宜生此。公曰：『戎狄虎狼也，其可信哉？願飭邊備，常若寇至，猶恐其不及也。』慶曆中，契丹果背約，遣使欲求關南故地，朝廷患之。公方出帥真定，詔公會議二府，公以謂契丹必欲内寇，不宜遣使示情，此殆過貪漢餌爾。公遂入奏言：『臣愚無狀願，陛下假臣二十萬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不勝大願。』上不許，公曰：『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啗之，以全舊好。』後卒如公言。上又嘗遣使問公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捄要害之處，致虜兵軼境遽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六　（宣和四年五月十三日）童貫次雄州議進兵。

貫次雄州，諸軍既集，以种師道為中軍且議進兵。師道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發蹤之初，宜有所失。』貫曰：『今日之軍事上既有成算，第藉公威名以鎮服耳。第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罪也。』因出御筆，俾不得辭。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中　蕭鷓巴恭奉孝廟擊毬，每聖語許除步帥，久不降旨，孝廟亦以北人不欲處三衙。忽鷓巴醉中語侵孝廟云：『官家會亂説，許臣除步帥數次，久不降旨。』孝廟怒，送福州居住。居數月，德壽忽語孝廟云：『蕭鷓巴如何不見？』孝廟舉前説奏知。德壽云：『北人性直，官家不當戲之。』喚取歸來，德壽賜錢五千緡，仰福帥津遣赴闕，仍舊還職。及德壽發引日，鷓巴號哭於路，欲絶。北人歸順本朝，真終始而不變者也。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三・環衛》　嘉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臣僚言：『環衛仰法將躔，密儲才望，故隆興討論十員之制，謂非才任將帥，久勤軍事者，不在此選。近年以來，闔茸無聞之人，皆得厠跡其間，至於緩急選將，傍徨四顧，鮮克勝任，徒有乏才之歎。乞降旨，自今環衛官專以他處曾為兵將而有功績，及名將子孫之有才略者。儻更有躁進之徒，僥倖於請，雖已頒成命，亦許輔臣執奏，給舍繳駁，臺諫論列，不容冒濫，務在必行。』從之。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三三　（淳祐二年十二月）丁卯，詔：余玠任責全蜀，應軍行調度，權許便宜施行。

又　卷三五　（寶祐五年九月）庚辰上曰：『王福得歷陽鄉郡，聞以為榮。』元鳳奏：『陛下念其服勞殿陛十有餘年，以此優之，深得御將之道。』上曰：『吉文瑶、郭濬之除如何。』元鳳奏：『甚愜公論。』

《宋史》卷三八三《陳俊卿傳》　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

明・黃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〇《任將》　（乾道四年，虞）允文又上言曰：『臣准御筆，以東西二帥皆非其才，事不可緩，速具奏來。照得臣於七月十三日并二十五日因回金字牌遞，具二人惡惡貪鄙之狀聞奏，乞陛下別選宿將。臣之冒昧，方切戰競，不謂愚慮偶合聖意，必蒙睿斷已賜施行。伏念臣自去年入蜀之初，即以親所聞見縷縷具奏，欲乞朝廷一振威令，大洗堅久之惡習，亟蒙睿明察納其説。但以去一大將必先得一將材，然後一軍有所分付。臣嘗乞之於東南，度未可以輒遣，日夜汲汲然，詢之西帥，於衆短中以吳拱、李獲等五人姓名於正月初二日聞奏，乞賜號召。曲蒙聖恩，令臣一面選用。臣於二月二十四日具奏，以謂擢用將帥非人臣所當專，因又論二三大將未厭人望，他日恐誤陛下使令，若東南諸將未有可遣，乞以次召吳拱、李獲等，又蒙御批封還臣章。帝眷加厚，臣既不敢當，又慮所奏姓名未當聖意，日益皇皇，徒積憂憤，實不能少安其職。』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會同六年）十二月丁未，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趙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

又　卷五《世宗紀》　（天祿三年）秋九月辛丑朔，召羣臣議南伐。冬十月，遣諸將率兵攻下貝州高老鎮，徇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深州刺史史萬山，俘獲甚衆。

又　卷七《穆宗紀下》　（應曆）十五年春正月己卯，以樞密使雅里斯為行軍都統，虎軍詳穩楚思為行軍都監，益以突呂不部軍三百，合諸部兵討之。

又　卷九《景宗紀》　（乾亨元年）二月丁卯，漢以宋兵壓境，遣使乞援。詔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軫以所部從，樞密副使抹只督之。

又　卷一〇《聖宗紀一》　（統合元年四月）詔賜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劍，不用命者得專殺。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二四　大安二年春正月，國王始親政，以兵犯麟府。

秉常時年十六，懼中國兵入界，用梁乙埋言，點集人騎出入麟府二州間，以示兵威。

又　卷二六　（大安九年）閏六月，國王復位，遣使表請修貢。

又　卷三三　元德四年春三月，遣兵援遼西京不及。【略】五月，遣大將李良輔救遼，破金兵於天德軍。

《金史》卷二《太祖紀》　（收國二年）四月乙丑，以斡魯統內外諸軍，與蒲察、迪古乃會咸州路都統斡魯古討高永昌。

又　卷三《太宗紀》　（天會三年）十月甲辰，詔諸將伐宋。以諳班勃極烈杲兼領都元帥，移賚勃極烈宗翰兼左副元帥先鋒，經略使完顏希尹為元帥右監軍，左金吾上將軍耶律余睹為元帥右都監。【略】

（天會十一年八月）戊戌，詔曰：『比以軍旅未定，嘗命帥府自擇人授官，今並從朝廷選注。』

立法司法權分部

綜述

《蘇軾文集》卷一七《趙清獻公神道碑》　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

宋・侯延慶《退齋筆録》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典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

也好。』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　（太平興國六年夏四月辛未）上躬親聽斷，京城諸司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是歲，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獄訟有冤濫。會歸德軍節度推官李承信市葱有爛者，笞園户，病創數日死。己卯，承信坐棄市。

又　卷二九　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亟聞於上，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寵澤莫二，遂恣横，無復畏憚，至於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宫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於是趙普使人廉得其專殺人及它不法事，力於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端拱元年三月）乙亥，詔除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有殿中丞竇諗者，儀子也，嘗監鄭州榷酤，於是與班列言：『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黄羅袋。澶州黄河清，鄭州將用為詩題試解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遜。』普聞之，召至中書，詰得其實，復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使宋沆，初籍利用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上曰：『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存之何益！』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略】

閏五月丙申，御史中丞嘗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於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

又　卷四六　（咸平三年二月）戊辰，以京畿旱，御崇政殿，親決繫囚，多所原宥。

又　卷五五　（咸平六年十一月）癸巳，以萬安太后寢疾，御崇政殿親決擊囚，徒以上遞減一等，杖以下釋之。

又　卷六六　（景德四年秋七月）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上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勸邨民隱，遴揀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嘗選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具名進内。』上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須得人，取性度和平有執守者。』故親選授太常博士陳綱、李權、李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對於長春殿遣之。

又　卷八二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辛丑，上御崇政殿，親決擊囚，多所原減，以車駕將行故也。

又　卷一二七　（康定元年五月庚辰）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林瑀，殿中丞、史館檢討、國子監直講王洙並為天章閣侍講。

景祐末，災異數起，上憂之，深自貶損。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為書上之。上素喜方術，觀瑀書異之，欲遷其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為不可，止賜章服。時瑀兼諸王宫教授，琳因言瑀所挾書，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游。罷其官職。上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由御藥院益得關説於上，大抵皆諂諛之詞，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闕，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内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呂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耳，不若并進二人，惟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夷簡請並用二人，上許之。既而右正言梁適劾瑀於内降除官，請治其罪。上令以適章示之，卒不罪瑀。

又　卷二八四　（熙寧十年八月己丑）上批：『英州編管人鄭俠元犯無上不道，情至悖逆，貸與之生，已為大惠。可永不量移。』以刑部用赦請量移，中書奏移俠鄂州故也。於是檢正中書刑房公事劉奉世展三年磨勘，檢正提點五房公事及刑房堂後官，點檢房並等第上簿，罰銅，展年，降名。仍詔中書自今入奏敕劄批狀，並候印畫出方得書押。判刑部、司封員外郎胡援，前權同判刑部、太常丞王子韶并降一官，援并法直官成珣衝替。坐俠敘理，援等定俠所犯為『稍重』，當量移鄂州，中書不俟畫可輒行，故皆責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〇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禮部奏郊祀行禮聖孝等事，乞宣付史館。上曰：『霜露之感，人子常禮，所不必書。』上又謂輔臣曰：『頃委官看詳監司、郡守所條裕民之事

已數年，而未嘗進呈，必是取宰相意旨，不欲令朕見也。又所條止於民事，自今有已見利害，並許敷奏。』於是降旨行下。手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振舉紀綱，糾逖姦邪，密贊治道。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黨，而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惟結主知，無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訓，毋自貽咎。』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 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頒行之。介甫時居金陵，見之大驚。曰：『上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蓋神宗因見《唐六典》，遂斷自宸衷，銳意改之，不日而定，却不曾與臣下商量也。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刑法一・格令》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六月，詔有司取國朝以來勅條纂為《編敕》頒行，凡十五卷，曰《太平興國編敕》。

端拱二年十月，詔翰林學士宋白等詳定端拱以前詔敕，至淳化二年三月，白等上《淳化編敕》二十五卷、《赦書德音》、《目録》五卷。帝閱之，謂宰相曰：『其間賞罰條目頗有重者，難於久行，宜命重加裁定。』即詔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右諫議大夫知審刑院許驤、職方員外郎李範同別詳定。至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驤、范上《重删定淳化編敕》三十卷。

至道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權大理寺陳彭年言：『法寺於刑部，寫到令式，皆題偽蜀廣政中校勘，兼列偽國官名銜云「奉敕付刑部」。其帝號、國諱、假日、府縣陵廟名悉是當時事。伏望重加校定改正，削去偽制。』詔直昭文館勾中正、直集賢院胡昭、賜直史館張復、祕閣校理吳淑、舒雅、崇文院檢討杜鎬於史館校勘，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禮部侍郎兼祕書監賈黄中、史館修撰張佖詳定。

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事中柴成務上《删定編敕》、《儀制敕》、《赦書德音》十三卷，詔鏤版頒行。先是二月詔户部尚書張齊賢專知删定淳化後盡至道末續降宣敕，權判刑部李範、職方員外郎馬襄、同知審刑院劉元吉、權判大理寺尹玘、直集賢院趙安仁、監察御史王濟、大理寺丞劉去華同知删定。十一月，齊賢等上新敕。又詔成務與知制誥師頑、侍御史宗度、直祕閣潘慎修、直史館曾致堯、晁迥、楊嵎、張庶凝、史館檢討董元亨重詳定。至是成務等上言：『自唐開元至周顯德，咸有格敕，並著簡編。國初重定《刑統》，止行《編敕》四卷。太宗朝，遂增後敕，為《太平興國編敕》三十卷。淳化中，又增後敕，為《淳化編敕》三十卷。自淳化以後，宣勅至多，乃命有司别加删定，取刑部、大理寺在京百司、諸路轉運司所受淳化編敕及續降宣敕萬八千五百五十道，徧共披閱，凡敕文與《刑統》令式舊條重出者，及一時權宜非永制者，並删去之；其條貫禁法當與三司參酌者，委本部編次之。凡取八百五十六道，為《新删定編敕》。其有止係一事，前後格勅者，合而為一；本是一敕，條理數事者，各以類分，取其條目相因，不以年代為次。其間文繁意局者，量經制事理增損之；情輕法重者，取約束刑名削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道，準律分十一門，并《目録》為十二卷。又以儀制、車服等敕十六道别為一卷。【略】

（景德）四年七月五日，帝謂宰臣等曰：『王濟上《刑名敕》五道，煩簡不等。朕嘗覽顯德中勅語甚煩碎，蓋世宗嚴急，出於一時之意，既以頒下，羣臣無敢諫者。』因言：『魏仁浦為相，嘗作敕草，云「不得有違」，堂吏白云：「敕命一出，違則有刑，何假此言也？」仁浦是之。』王旦曰：『詔敕理宜簡當，近代亦傷於煩。』馮拯曰：『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一一指揮，方今已簡略也。』【略】

（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帝謂輔臣曰：『法官每定羣臣封奏，多引往年詔勅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所奏請不行。」』王旦曰：『起請頻仍，則詔令有司，是以法官重於更改。近日李溥起請，私鬻茶鹽隨行贓仗全給與人充賞者，多稱假借他人物色，却給元主，頗有情弊，望並給官。法寺詳定，已從溥奏。』帝曰：『特從溥奏者，正是憚其不伏爾。下位有所見，當詳究而行之。』

又《刑法五・親決獄》 太祖乾德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帝御講武殿親録開封府繫囚，會有者數十人。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五月十六日，西窑務役夫夏遇醉毆傷隊長楊彦進，召至便殿，帝親問狀。彦進具狀，指揮使牛鶚素嫉遇，因巧誣之。帝怒，斬彦進，流鶚海島，擢遇十將，仍賜束帛銀帶。先是，内園吏高進誣告役夫朱希惡跡，帝召問狀，乃進嘗求賂於希，希不與，誣之也。帝怒，杖進脊流海島，希為庶人。至是，宰相以帝親決獄，察見隱微，相率賀，仍請以其事付史館，從之。【略】

雍熙二年十月一日，御崇政殿引問御史臺、開封府禁囚數百人，據罪狀輕重疏決之。【略】

端拱二年五月十九日，以旱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多所寬宥。分命常參官四十二人決天下獄。時自季春不雨，帝乃臨軒親決庶獄，是夜雨足。

淳化三年六月十六日，以暑甚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數百人，流罪以下悉與原赦。

七月二十五日，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流罪以下悉從原宥。尋敕諸路，見禁囚除四殺、官典犯正枉法贓外，餘死罪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杖已下釋之。【略】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六日，帝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並減等，情理可恕者並釋之。以詔西京乃諸路繫囚，限勅到日，長史盡時決斷，如有冤濫，即與申理，限三日内具畢聞奏。追證未圓、候對欵者，亦速為結絶。老幼疾患不任科責者，流、徒罪準律收罰，杖已下釋之。

三年二月二十日，以京畿闕雨，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多所原宥。

四年二月十一日，以京畿闕雨，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死罪者詳覆之，餘悉從輕，杖已下釋之。【略】

六年十一月一日，以萬安太后疾，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徒已上遞減一等，杖已下並釋之。

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令軍頭司自今引見罪人，召法官先定刑名。時本司言，開封府獄囚當引見，不坐格律，請再送引見司定斷，帝慮其稽遲，故有是詔。【略】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十二日，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死罪從流，流從徒，徒從杖，其下並釋之，殺人者依法。民有户絶而妻鬻產適他族者，至是事發而估錢已費用。有司議，準法產業當没官，帝令以產業給見主，納估錢支者存之。【略】

天禧元年五月十三日，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死罪情理輕者流海島，徒、流遞減一等，杖已下釋之。【略】

（天聖）七年五月十五日，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減原者四十三人。軍卒亡命限一月首露，送所管依例原減，至死者奏裁。仍詔今日已前諸處送到及已追未致諸色人，候勘到所犯情罪，仰依疏決例斷訖奏聞。有疑慮者奏裁。其逃走軍人更不刺面，依舊收管，及疏決已前軍人犯死罪者，並奏取旨。十年四月六日，減降死罪、原減亡命軍卒同此制。

明道二年五月十四日，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減重罪，事輕罪。仍詔疏決其前諸罪人，追逮未至，須到吳欵，進疏決施行；若疑獄及死罪者，聽奏取旨；在籍逃亡能自歸若獲者，更不刺面，許還本所。自後每疏決，悉用此制。【略】

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開封府言：『今後疏放前，有罪人稱祖、父告敕在外及婦人稱有娠，乞且送知在；如無官告、娠孕，不與原免。』從之。【略】

慶曆四年三月十四日，開封府言酸棗縣吏受賕拷掠平人，事發而逃。帝曰：『吏人舞文受賕，雖仲夏疏理，勿以常例原之。』【略】

嘉祐七年五月八日，詔：『自今疏決罪人，以降指揮所至時刻為限，在編排後者，每得以減論。』

英宗治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帝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減一等，杖已下釋之【略】彊劫罪至死者廣南牢城，情理重者廣南遠惡州軍。二年二月十七日、六月四日、三年三月十四日、六月二十六日，並同此制。【略】

神宗熙寧九年六月十五日，上御崇政殿，録在京諸司繫囚，除犯謀殺、鬬殺者，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彊盜、偽造符印、放火、官員犯人，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贓，監主自盜贓，并依法，其餘犯死罪降從流，流降從徒，徒降從杖，杖已下并放。内鬬殺情理輕者，減一等，并雜犯死罪，情理重者，依所降決訖，並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録案聞奏。强盜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本住處三千里外牢城。開封府界諸縣見禁罪人，一依上項疏決。指揮到時以前，應犯徒罪並降從杖，杖罪已下只委本縣斷放，徒已下罪即解府，依疏決施行。【略】

元豐三年四月十七日，審刑院、刑部言：『宣州民葉元有為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又殺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為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為上請。』上批：『同居兄亂其妻，或彊或和，既本無證左，又罪人

今皆已死，則二者周出於葉元一口，不足以定罪。然以妻子之愛，既罔其父，又殺其兄，繼戕其侄，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略】

高宗建炎二年六月十一日，疏決行在揚州并屬縣及行在大理寺、御史臺、殿前馬步三司見禁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鬬殺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偽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己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贓、監主自盜贓，並依法，其餘雜犯死罪降從流，流罪降從徒，徒罪降從杖，杖罪已下並放。內鬬殺情理輕者減一等，并雜犯死罪情理重者，依所降決訖，並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録案聞奏。强盜罪至死，依所降決訖，情理重者刺配廣南遠惡處，情理輕者刺配二千里外，並牢城。又詔東京大理寺、御史臺、殿前馬步三司、開封府、京畿、西京、南京、北京及諸縣准此。【略】

紹興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詔：『今月二十五日疏決臨安府並屬縣及行在大理寺、御史臺、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見禁罪人，依例差官編排引見。大理寺、御史臺宜差户部侍郎黄叔敖、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劉公彦，臨安府、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宜差工部侍郎韓肖胄、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宋簽孫。』【略】

八年六月三日，臨安府勘到故知閤門事潘永思、幹事人郭壽之私用過錢物情節，内壽之招認使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共認各不下一二千緡。上曰：『既無文約，又别無照據，必是郭壽妄有通攤，豈可抑勒招承？可除壽之外，餘並日下放免。』趙鼎以下退而讚上之聰明，曰：『此一事勝疏決多矣。』蓋時方盛暑，已釋初五日疏決，故有是言。

孝宗隆興元年六月十九日，上御後殿録行在諸司繫囚，雜犯死罪已下遞降一等，杖已下釋之。隆興二年六月十六日、乾道元年六月一日、二年六月七日，並同此制。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御後殿引見疏決罪人，尋有旨引見例疏放。

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御後殿疏決罪人，如二（十）〔年〕六月之制。【略】

（七月）二十八日，詔：『臨軒慮問，決遣罪人，編排引見官差汪大猷、張説、周淙、宋直温。其日俟進食，後殿特坐引呈，並依疏失罪人體例施行。』三十日，上特御後殿，臨軒引見決遣罪人，餘依今年五月之制。

六年閏五月十日，詔：『今歲疏決，御史臺、大理寺差鄭聞、張説，臨安府、殿前、馬、步軍司差王秬、宋鈞，將見禁罪人編敘繫囚，定其罪目，申尚書省進呈取旨，擇日引見。』十一日，詔疏決罪人，編排引見差官汪大猷、張説、姚憲、宋鈞。十四日，上御崇政殿，疏決罪人，依四年七月之制。

又《省獄》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六月八日，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八人往兩浙、淮南、江南、西川、廣南録問刑獄。先是，登聞院引對婦人李氏，自陳云無兒息，身且病，恐一旦溘死，家業委棄，欲未死有所歸。帝因謂宰臣曰：『此婦人數日前朕已令開封府依所欲裁置之，今復來告訴，稱其父已被繫矣。此是小事，何用禁繫？京輦之下尚敢如此，天下至廣，冤枉可知。朕恨不能徧閱天下獄訟，新行決斷。每見大理寺斷遣諸州刑獄，多為其中有小未盡即却之。今國家封疆廣遠，來往動是五七千里，再令勘覆，轉是掩延。今後宜令周細詳酌，如不干人命，便與斷決，不須重勘。』琪等曰：『謹奉詔。』即日分遣使焉。【略】

端拱二年四月四日，遣殿中侍御史劉丹等八人分録天下刑禁。【略】

（咸平）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命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灝為西川峽路安撫使仍詔所至録問繫囚，除十惡至死，官典犯正枉法贓至殺人，劫殺、謀殺、故殺、鬬殺並為已殺人不降外，餘死罪，徒、流、流已下遞降等，杖已下釋之。死罪合該減降情理難恕者，疾置以聞。【略】

景祐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詔逐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分於轄下州軍疏決刑獄。【略】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帝親録繫囚，如三年閏十二月之制。【略】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十一日，帝親録繫囚，十惡、四殺、官典犯正枉法贓、監主自盜、偽造符印、放火論如法，餘死罪降從流，内情理重及鬬殺可憫者，依降刺配五百里外牢城，强盜當死亦依降刺配廣南牢城，情理重者配廣南遠惡州軍，流降從徒，徒降從杖，杖已下並放。命權御史臺推直官向宗道等三人疏決開封府諸縣罪人。【略】

治平四年神宗卽位未改元。四月十九日，上親録在京繫囚，除十惡、四殺、官典犯贓、監主自盜、僞造符印、放火依法施行外，應雜犯死罪並降從流，內情理並鬬殺情理可憫者，依減降決訖，各配五百里外牢城，强劫該死賊人亦依減降決訖配沙門島，罪至流依減降刺配廣南牢城，其餘流罪降從徒，徒罪降從杖，杖罪已下並釋之。仍命集賢校理劉瑾、孫洙往開封府界諸縣，依在京指揮疏決。

神宗熙寧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親録在京繫囚，命官往諸縣疏決。

三年七月九日，詔：『今後疏決或及府界、三京，仰中書於初降德音日取旨，仍與在京同日指揮，限勑命到以前，應犯罪人權住斷遣，聽候指揮。四京縣更不差官，應犯杖罪并降從杖罪已下，只委本縣依次日所降朝旨施行。』【略】

元符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詔：『稍愆時雨，竊慮刑獄淹延枝蔓，在京委刑部郎中及御史一員，開封府界令提點，諸路鬬雨州軍令監司，催促結絶見禁罪人。』【略】

大觀元年八月五日，詔：『京司犴獄屢空，四方郡縣吏或以微文細故，招摭追逮，久繫不決，甚非欽恤之意。可令監司分諸所部慮囚決獄，其或淹延不治，留禁無辜，卽按劾以聞。』【略】

（紹興）五年正月一日，刑部尚書張誼等言：『紹興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手詔，為正月朔日有蝕之，講求闕政、察理冤獄等事。本部檢會今來車駕駐蹕平江，乞委郎官一員詣本府應刑獄去處，點檢見禁，催督結絶施行。』【略】

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三省言：『每歲三伏，內聖恩疏決慮囚，其外路委官旨揮同時行下，緣川廣等路去朝廷遥遠，旨揮到日已過盛暑，竊慮未稱矜恤之意。伏睹政和六年五月十四日聖旨，盛暑點檢囚禁，外路限四月下旬預行檢會。欲乞依政和例，預於四月檢會行下。』有旨遵依施行。越三日，上復諭輔臣曰：『疏決減降，蓋念盛暑囚禁，特施恩惠，固當依政和間旨揮施行。至於慮囚，乃是祖宗成憲，似不當拘以時月，宜令有司各舉嘗職。』乃詔諸路州軍，令提刑須於六月初躬親前去點檢，催促結絶見禁罪人。內干照人及事理輕者，先次斷放。如提刑闕官，仰監司躬親分頭前去。內僻遠州縣，卽州委守臣，縣委通判、職官。其所委官點檢催促過刑禁，並仰本路監司復行檢察，如斷放不當，滅裂違滯，卽按劾聞奏。【略】

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詔：『久雨未晴，深慮刑獄淹延，有奸和氣，可令殿中侍御史章服往大理寺、臨安府、仁和、錢塘兩縣，兩浙東西路令提刑躬親詣所部州縣決遣。』

二年四月四日，詔：『淫雨為冷宮及禾麥，豈刑政失中以致咎歟！可令侍從、臺諫講究所宜以聞。其臨安府并諸路郡縣見禁刑獄，立見結絶，委官分詣檢察，以稱朕寅畏之意。』【略】

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臣寮言：『積陰久雨，尚未晴霽，深恐州縣之間刑禁淹延。欲望特降睿旨，在內委郎官，在外委提刑，檢察兩浙州郡刑獄，決遣滯囚。』從之。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六六《刑考五》 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擊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户，洗滌杻械。貧不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擊小罪，卽時決遣，無得淹滯。』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誡官吏。

又 卷一六七《刑考六》 上宣諭欲極治贓吏，仍欲檢舉祖宗舊法，詳悉告諭，使行之不暴，毋駭聞聽。其後，三省進呈臣僚論列贓吏棄市事，上曰：『不必至此，但杖遣足矣。』自後贓吏皆杖脊流配。

又 卷一六八《刑考七》 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然多亡投塞外，誘羌，戎為患，乃詔：『自今當徙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州。』時江南、湖廣已平，於是罪人皆流南方。【略】

真宗咸平四年。先是，江浙、荆湖、廣南遠地，應强盜及持仗不至死者，并部其屬至京師，多殞於道路。乃詔：『自今止決杖、黥面，配所在五百里外牢城。』

仁宗景祐中，以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至者多死，乃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遠惡地牢城；廣南罪人，乃配嶺北。然其

後亦有配沙門島者。

神宗熙寧三年，詔：『決配强盜，無以全黨置之一路。』

又 卷一七〇《刑考九》 慶曆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鬥，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榎楚死者，為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民死。宰相以為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捨之。

《宋史》卷一〇《仁宗紀二》 （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毋通賓客。

又 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徽宗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羣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當國，欲快己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録付編修敕令所，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修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略】

太宗在御，常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燭見隱微。太平興國六年下詔曰：『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佐，滋蔓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後又定令：『決獄違限，準官書稽程律論，踰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證逮致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然州縣禁繫，往往猶以根窮為名，追擾輒至破家。因江西轉運副使張齊賢言，令外縣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其禁多者，命官即往決遣，冤滯則降黜州之官吏。會兩浙運司亦言：『部內州繫囚滿獄，長吏輒隱落，妄言獄空，蓋懼朝廷詰其淹滯。』乃詔：『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必加深譴，募告者賞之。』【略】

真宗性寬慈，尤慎刑辟。嘗謂宰相曰：『執法之吏，不可輕授。有不稱職者，當責舉主，以懲其濫。』審刑院舉詳議官，就刑部試斷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詳明者。審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狀，親覽之，翌日，乃候進止，裁處輕重，必當其罪。

又 卷二〇〇《刑法志二》 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寬貸。而開封府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死。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絶其吭而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將死。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掠治，元吉自誣伏。俄劉死。及府中慮囚，移司録司案問，頗得其侵誣之狀，累月未決。府白於上，以其毒無顯狀，令免死，決徒。元吉妻張擊登聞鼓稱冤，帝召問張，盡得其狀。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問，乃劉有姦狀，慚悸成疾，懼其子發覺而誣之。推官及左、右軍巡使等削任降秩；醫工詐稱被毒，劉母弟欺隱王氏財物及推吏受贓者，並流海島；餘決罰有差。司録主吏賞緡錢，賜束帛。初元吉之繫，左軍巡卒繫縛搒治，謂之『鼠彈箏』，極其慘毒。帝令以其法縛獄卒，宛轉號叫求速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帝謂宰相曰：『京邑之內，乃復冤酷如此，況四方乎？』【略】

咸平間，有三司軍將趙永昌者，素凶暴，督運江南，多為姦贓。知饒州韓昌齡廉得其狀，乃移轉運使馮亮，坐決杖停職。遂撾登聞鼓，訟昌齡與亮訕謗朝政，仍偽刻印，作亮等求解之狀。真宗察其詐，於便殿自臨訊，永昌屈伏，遂斬之，釋亮不問，而昌齡以他事貶郢州團練副使。【略】

凡歲饑，强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法應棄市，每具獄上聞，輒貸其死。真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當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强取餱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天聖初，有司嘗奏盜劫米傷主，仁宗曰：『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命貸之。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又減一等。』自是，諸路災傷即降敕，飢民為盜，多蒙矜減，賴以全活者甚衆。【略】

時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贊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近臣間有干請，輒為言官所斥。諫官陳升之嘗言：『有司斷獄，或事連權倖，多以中旨釋之。請有緣中旨得釋者，劾其干請之罪，以違制論。』許之。仁宗於賞罰無所私，尤不以貴

近廢法。屢戒有司：『被內降者，執奏，毋輒行。』未嘗屈法以自徇也。知虢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塾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略】

仁宗時，單州民劉玉父為王德毆死，德更赦，玉私殺德以復父讎。帝義之，決杖，編管。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贇父為人毆死，贇幼，未能復讎。幾冠，刺讎，斷支首祭父墓，自首。論當斬。帝以殺讎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略】

紹聖以來，連起黨獄，忠良屏斥，國以空虛。徽宗嗣位，外事耳目之玩，內窮聲色之欲，徵發亡度，號令靡常。於是蔡京、王黼之屬，得以誣上行私，變亂法制。崇寧五年，詔曰：『出令制法，重輕予奪在上。比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為妨礙，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格令之有？臣強之漸，不可不戒。自今應有特旨處分，間有利害，明具論奏，虛心以聽。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明年，詔：『凡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如違，並以違御筆論。』又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由是吏因緣為姦，用法巧文寖深，無復祖宗忠厚之志。窮極奢侈，以竭民力，自速禍機。靖康雖知悔悟，稍誅姦惡，而謀國匪人，終亦未如之何矣。【略】

孝宗究心庶獄，每歲臨軒慮囚，率先數日令有司進款案披閱，然後決遣。法司更定律令，必親為訂正之。丞相趙雄上《淳熙條法事類》，帝讀至收騾馬、舟船、契書稅，曰：『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譏。』《戶令》：『戶絕之家，許給其家三千貫，及二萬貫者取旨。』帝曰：『其家不幸而絕，及二萬貫迺取之，是有心利其財也。』又《捕亡律》：『公人不獲盜者，罰金。』帝曰：『罰金而不加罪，是使之受財縱盜也。』又：『監司、知州無額上供者賞。』帝曰：『上供既無額，是白取於民也，可賞以誘之乎？』並令削去之。其明審如此。【略】

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即位，即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每歲大暑，必臨軒慮囚。自謀殺、故殺、鬥殺已殺人者，偽造符印、會子，放火，官員犯入己贓，將校軍人犯枉法外，自餘死罪，情輕者降從流，流降從徒，徒從杖，杖已下釋之。大寒慮囚，及祈晴祈雪及災祥，亦如之。有一歲凡數疏決者。後以建康亦先朝駐蹕之地，罪人亦得視臨安減降之法。

帝之用刑可謂極厚矣，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黜，則令入其當黜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為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脰，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冒窒，動籍其貲。【略】

（熙寧）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主簿李逢謀反。提點刑獄王庭筠言其無迹，但謗讟，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編配。帝疑之，遣御史臺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庭筠所奏不當，并劾之。庭筠懼，自縊死。逢辭連宗室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詔捕繫臺獄，命中丞鄧綰、同知諫院范百祿與御史徐禧雜治。獄具，賜世居死，李逢、劉育及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主簿張靖、武進士郝士宣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編管。餘連逮者追官落職。世居子孫貸死除名，削屬籍。舊勘鞫官吏並劾罪。【略】

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閹宦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王世脩謀逆。詔御史捕世脩鞫之，斬於市。七月，韓世忠執苗傅等，磔之建康。統制王德擅殺軍將陳彥章，臺鞫當死，帝以其有戰功，特貸之。慶遠軍節度使范瓊領兵入見，面對不遜。知樞密院張浚奏瓊大逆不道，付大理寺鞫之，獄具，賜死。越州守郭仲荀，寇至棄城遁，過行在不朝。付御史臺，大理寺雜治，貶廣州。神武軍統制魯珏坐賊殺不辜，掠良家子女，帝以其有戰功，貸之，貶瑞州。

又 卷三九四《謝深甫傳》（紹興）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為政得寬

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

又　卷四七一《姦臣傳一・章惇》　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十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太祖七年十月）詔羣臣分決滯訟，以韓知古録其事，只里姑掌捕亡。

又　卷一八《興宗紀一》　（重熙八年）十一月甲午，詔有言北院處事失平，擊鐘及邀駕告者，悉以奏聞。

又　卷六一《刑法志上》　雖云虐止褻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豈人主快情縱意之具邪！【略】

神册六年，克定諸夷，上謂侍臣曰：『凡國家庶務，鉅細各殊，若憲度不明，則何以為治，羣下亦何由知禁。』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略】

聖宗冲年嗣位，睿智皇后稱制，留心聽斷，嘗勸帝宜寬法律。帝壯，益習國事，銳意於治。當時更定法令凡十數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詳慎。

又　卷六二《刑法志下》　（清寧六年）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於是命惕隱、樞密使乙辛等更定《條制》。

《金史》卷七《世宗紀中》　（大定十七年正月）壬戌，詔宰臣：『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者，并釋為良。』

又　卷九《章宗紀一》　（大定二十九年二月）詔宮籍監户舊係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為良。

又　卷四五《刑志》　（皇統三年）詔諸臣，以本朝舊制，兼採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類以成書，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

又　卷七三《完顏希尹傳》　（天會三年）希尹為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師還，賜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釋不問。

又　卷九〇《高德基傳》　（大定九年）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

財政支配權分部

綜述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宣和四年既開北邊，度支異常，於是內外大匱，上心不樂。時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謀，始為免夫之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今但令出免夫錢而已。御筆一行，魯公為之垂涕，一日，為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聖仁，惠養元元，澤及四海。矧前日之改，但取地寶，走商賈，未嘗及農畝。今大臣於窮百姓口中斂飯椀，以取州錢，地弗取。』上心亦悔，亟令改作聖旨行下，然無益矣。自是作俑，故動數田畝，因習以為常。不但祖宗朝，蓋崇、觀、政和之所無者。是時，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朝廷椿以備緩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餘六百萬緡爾，外二千二百餘萬緡，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宴私者。蓋自啓北征，則省中創立一房，號『經撫房』。及告功，黼遽奏請，凡經撫房文籍盡取焚之，故不得而稽攷也。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六　張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廟，歲時有燒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撲。』王荊公秉政，多主諤言，故凡司農啟請，往往中書即自施行，不由中覆。賣廟敕既下，而天下祠廟，各以緊慢價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廟，平日絶無祈祭，縣吏抑勒，祝史僅能酹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乃知張諤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請，必須奏禀，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一八四《三司歲具金銀錢帛簿以聞詔淳化元年十一月辛丑》　周設司會之佐，以一歲為準；漢懸上計之法，以三年為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虚，大行郡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自今三司每年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一本以聞。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　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乾德三年三月）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

又　卷一九　上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薛居正等聞上言皆喜。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初，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會晏駕，不果。

又　卷二三　（太平興國七年二月庚午）上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略】朕初即位，悉令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仁贍再三言其不便，朕語仁贍此自朕意，若歲課致虧，不以責卿。』

又　卷三四　（淳化四年二月丙戌）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故費浸多。上孜孜庶務，或親為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為本。

又　卷三七　（至道元年五月）癸亥，上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恣耶，但為救世養民，所以錢穀細務，亦自與用心區分。朕若更不用心，則如何整頓也。』

又　卷五一　（咸平五年夏四月）壬午，詔：『三司自今收掌簿書，無使亡失。其天下錢穀大數，每年比較，於次年條奏。』先是，詔取天下民籍，户部不知其數，及考其盈虚，又稱亡失簿書，故申警之。仍令取天下户口見數置籍校定以聞。

又　卷六一　（景德二年八月）甲辰，三司請令京東以稅輸送河北諸州，京西轉運使請於部內配糴芻糧，皆不許。

又　卷二七七　（熙寧九年）八月甲申朔，上批：『河北鹽法可速依舊，庶商人不致疑惑，虧損課額。』遂詔三司：『河北鹽法依舊施行，如舊法有未便，即與河北、京東提舉鹽稅司同相度，仍具去年實收鹽稅錢以聞。』於是始罷章惇榷議。

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八《花石綱》　重和元年四月乙卯，御筆：『淮南轉運使張根輕躁妄言，落職，監信州酒稅。』是時承平日久，賜予無藝，營繕並興，殆無虚日，以故國用益窘，上多命臣僚條具財計。於是中外所陳非一，根因而遂得认進其節用之説。疏奏，權倖以其不利於己也，莫不切齒，而大臣以賜第事，謂根議已，力謀所以中根者，於是言章交上。而上察根之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拘占直達綱船，以應花石之用，根以上供期迫，奏乞還之，重忤權倖。意且因被命督促竹石，又上言：『東南花石綱二十年矣，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給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於是權倖益怒，故有是命。五月癸卯，御筆：『太湖及長塘湖石，令朱勔取發，餘人不許爭占。如違，以違御筆論。』

又　卷一三六《當十錢》　（大觀二年）三月甲午，御筆：『比因改元，更鑄大觀通寶錢，當崇寧通寶兼行，即無更改，慮致姦人乘兹改鑄，造言搖衆，可申明行下，俾民聽毋惑。』監察御史張茂直奏：『體量得兩浙路容縱私鑄小平錢起於蘇州，自去年六月不行使當三錢，立限令民間赴官納換，其知州蹇序辰並不用心拘催，其本路轉運副使孫虞丁等並不檢點按治。』詔蹇序辰先次勒停，孫虞丁等並先次依衝替人例施行。

又　卷一三七《水磨茶》　政和二年八月乙酉，御筆：『水磨茶場，課入不羨，犯法侵多，商賈滯留，官司擁塞，上下受弊，內外非便，其見行茶法，仰尚書省措置，以廣課額，所有水磨茶法並罷，事歸尚書省。』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二　（太平興國三年）十月，置內藏庫，掌藏經費之餘，以待非常之用。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四《官會拆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為戶部侍郎，委徽州創樣撩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鬧處置五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為吏卒用。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陪償及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幹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偽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為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為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户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貿鬻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

宋・周必大《盧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一六四《龍飛録》　自秦氏歛中外之財輸御前，雖時有進納，而三省、密院移用為多，有司莫得稽考。

宋・樓鑰《攻媿集》卷二八《繳封椿庫取金銀奏》　竊聞內庭宴飲無時，費用無度，內帑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於有司，無從知其虛實，然觀屢降指揮，多取椿錢物，則所謂當亦不妄。

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七《神宗皇帝上》　章聖朝帑藏盈溢，其名數皆籍於三司。其總數在三司使得知之。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沆終不肯令供，恐其知數而廣用也，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之微意矣。安石乃置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富盈。至崇寧後，蔡京勸上皇以奢費，內興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各專局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戎器備河患，凡此之類，皆不先關户部，但請於朝廷，或兼取於户部者，非若三司府專案以關防也。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三《孝宗論士大夫微有西晉風》　孝宗初立，勵精庶政，至於財用大計，尤所經心，或時呼版曹吏入禁中驅磨財賦，諸庫皆有簿要，多自按視。乾道元年冬，洪景伯為相，因進呈户部文字。上曰：『朕見令人監户部人吏，供具歲入名件，較之歲出，第欠三百萬緡，若行那移，亦可足用。』景伯曰：『臣方欲令如此開具。』上曰：『文字將畢，不須復爾。』明年春，金部郎官吕擢罷，景伯奏以何希深為之。上曰：『恐逢原儒者，不肯留意金穀事，如吕擢問簿籍皆不知，卿等宜諭逢原留意職事。』二年秋，司農少卿闕，魏南夫、蔣子禮奏以莫子齊為之。因言：『有一事須合奏知，莫子齊嘗中詞科，今掌南宮箋奏，恐議者以謂蹊徑未是。』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於士人中除授亦無害也。』淳熙四年夏，密院王季海、趙温叔因進呈，奏淮北近苦蝗，此却仍歲豐稔。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及米價極賤，此甚可喜。』奏曰：『孟子論王道，必始於黎民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夫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為高論而不務實，却恥言之。』奏曰：『士大夫好高論，豈能過孟子。孟子之言，必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所見諸侯，未嘗離此數語。』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言理財，《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為務。』奏曰：『捨周公、孔子、孟子不學，而學王衍，士大夫之有見識者必不至此。曩時虛名之俗誠是太勝，自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頃年以來，士風為之一變。三館、兩學之士，出為郡守、監司，無不留意民事，留意財計，往往皆有能聲。此聖主責實之效。』上曰：『然。近年亦稍變，然猶未盡，且不獨此耳。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為，故深思遠慮如此。臣等敢不罄竭忠力。』上曰：『卿等見士大夫，可與道朕此語。』奏曰：『敢不廣布堯言。』温叔退而書之《時政記》。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二《歷代帝王帖・徽宗皇帝諸閣支降御筆楷書三行》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閣等處道場數內，恩澤應

支見錢者，並支一半見錢，一半折絹，係御筆，如違以大不恭論。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內藏庫》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月置，在左銀臺門外。又有西庫、景福庫隸焉。常度歲計餘積，供邦國之用。以諸司使、內侍置為監官，或置都監，別有內侍一人點檢。【略】

景德四年四月，內藏庫言：「準宣，以新衣庫充封樁庫。乞別賜名及置庫兵。」以「內藏西庫」為額。

十月，內出龍圖閣待制陳彭年所撰《內藏庫記》示宰相王旦等，真宗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顧外庭不知耳。二聖平荊湖、西蜀，表江左、東河，親祀郊丘，所費鉅萬，皆出於是，不出於民。三司所假，凡六千萬，自淳化迄景德，每歲多至三百萬，少亦不下百萬，累年不能償，即命蠲除之。昨令彭年述其事實，此庫乃為計司備經費耳。【略】

（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內藏庫言：「三司所借金、銀、綵帛，其數至多。舊借金銀，即以饒、歙等州及諸路所貢充還。今來諸處納到，三司直送左藏，本庫漸失封樁，數目不應劉承珪勾當往例。」詔三司規畫填還。

九年四月，提舉諸司庫務秦羲言：「准宣，與入內殿頭一名，計會內藏庫監官同看驗染院染經火紕汙繒帛千六百疋，雖不堪封樁，緣裁造院內衣庫稱堪製造衣服。」詔釋其罪，餘不得緣此為例。【略】

（天禧三年）十二月，三司言：「准詔，與內藏庫會議，自今撥鹽稅錢及歲別出錢六十萬貫赴左藏庫。」從之。

是月，內藏庫言：「奉詔與三司商量，舊例，逐年內藏庫退錢三十萬貫與三司，今來三司每年更要三十萬貫。本庫將天禧二年饒、池、江等州鑄到錢七十萬貫已來為約，若每退出錢六十萬貫文與三司外，有一十萬在庫，每三年却管認南郊大禮錢二百萬貫，即侵本庫錢七十萬貫。如是，饒、池、江等州鑄錢及得元額一百五萬貫到庫，即每年退出外，有四十五萬貫文在庫。每三年南郊大禮，却支錢一百萬貫外，三年內共有錢三十五萬貫文在庫。又緣年額諸州鼓鑄送納常是數目不定，今欲與三司商量，若逐年通共退錢六十萬貫文准備支用，即更不別作名目申奏。乞降宣敕，撥借內藏庫錢帛。」詔內藏庫每年退錢六十萬貫與三司，自今三司更不得申奏乞於內藏庫指射撥借錢物。如稍有違，其三司干繫官吏並行朝典。

仁宗景祐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書門下言：「近累於內藏庫支撥錢、帛與三司，收羅軍儲、宮中餘羨物色，乞指揮。」詔曰：「朕以宮闈之間，務先儉約；軍國之用，宜在優豐。念有司經畫之勤，出中禁冗餘之物，俾資常費，式表推恩。宜令入內內侍省將尚氏等位金、銀、錢、帛物色，除各已優厚給賜逐人外，據見在數，准折價錢二十一萬貫，委內藏庫撥與三司支贍軍旅使用。」

仁宗至和元年二月，三司言：「陝西、河東歲減西川所上物帛，而軍衣不足。又河北入中糧草數多，未有紬絹算還。請貨內藏紬十萬、絹四十萬。欲先輸左藏庫緡錢二十萬，餘計其直，以限還之。」從之。

六月二十三日，中書門下言：「近令內藏庫支撥紬絹五十萬疋、見錢三十萬貫應副河北收糴斛。」詔：「紬、絹、見錢，令內藏庫依累降指揮疾速支撥。其見錢，令三司於逐年退錢內，每年撥還十萬貫，三年還足。」

八月，出內府錢二百萬，令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茂則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糧抄。尋以諫官言而罷之。先是，上封者言：「河北入中軍糧，京師給錢還銀、紬、絹，商人以次算請，久未能得其抄，每百千止鬻錢六十千。今若出內藏庫錢二百萬千，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帝以為然，故施行之。而言者以為：內藏庫、榷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務固欲滯商人算抄，而令內藏庫乘時以市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為甚。故罷之。【略】

嘉定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臣僚言：「恭惟陛下清心寡欲，嗜好不聞，聲色不邇，營繕遊觀，未嘗從事，服飾燕樂罔或踰度，是宜府庫充斥，阜若邱山。而臣近得之道路，謂『內帑之儲殊非昔比』，何為而然耶？昔我祖宗之世，內帑所積，凡實邊備、供軍儲、賑水旱，皆於此乎出；三司有闕，則於內藏庫假貸。故自淳化至景德，每歲多至三百萬，少亦不下百萬。天禧間，四年之內，三司所借錢、絹九百十七萬；康定元年九月，出內庫錢、絹百萬助經費，十二月復出內庫絹百萬助邊費。此猶曰全盛之時，未易言也。中興駐驛吳會，亦且出內帑以佐調度，以犒戍兵，以濟水旱，雖逆亮叛盟師，興財費，而無橫斂暴賦及民者，以素有儲積也。【略】

又《左藏庫》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末改元。七月十八日，詔：「將御前樁管激賞庫並撥歸左藏庫。自今後諸路發納到綱運，準此。」以左正言

袁孚奏：『今之內藏，即當之封樁，外又有樁管御前激賞庫，亦封樁之類。臣竊聞異時天下貢賦多歸户部，近來分入內藏庫與樁管御前激賞庫，致户部有不足之患。乞會二庫一歲所入，酌取中制為歲額，歲額之外，悉歸户部，使户部不致闕乏，則州縣不至煎熬。』故有是命。

二十一日，中書省言：『勘會御前樁管激賞庫，元係檢正都司檢詳管提點，今來撥歸左藏庫。』詔令提點官編排見數，仰左藏庫逐旋交跋，以『左藏庫』為名專一樁管，應副軍期臨時取旨，不得擅有支遣。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內藏庫言：『舊制，豈取物色，皆降御寶憑由除破，近因條約，庫務亦令經由三司。

又 《食貨五六・户部》 （淳熙）十三年九月十六日，上諭宰執：『每月財賦册，今後更令進入，欲知增減。』【略】

（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左諫議大夫何澹、權户部侍郎趙彦逾【略】言：『【略】今總天下財賦，除內藏出入之數已降指揮，自行稽考。』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四上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辛未，詔：『內藏庫支借銀一十萬兩，應副户部支遣，日後令本部收簇撥還。』

《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為數。嘗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又詔諸路金帛、緡錢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者，坐之。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封樁。當輸內庫金帛、緡錢，踰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樁錢法。【略】

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內藏庫貯經費餘財，所以募士威敵，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歲官司懈弛，侵盜耗減，務在協力遵守，無令偏廢。』於是命倉部郎中丘括行諸路驅磨。三年，中書奏：『熙寧之制，江南諸路金銀課利並輸內帑。元祐中，户部尚書李常於中以三分助轉運司，致內帑漸以虧減。』乃詔諸路新舊坑冶所收課利金銀並輸內帑，如熙寧之舊。後又入於大觀東庫。尋命仍舊以七分輸內帑，餘給運運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兌內帑錢物之制。

又 卷二六七《陳恕傳》 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為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為工部侍郎，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為鹽鐵使。

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

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為得，即已致太平，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又遇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榷利，朝廷必以侵民為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壹處節目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

又 卷三八五《周葵傳》 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户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

察。』蓋指龍大淵、曾覿也。孝宗色為動。

《遼史》卷六《穆宗紀上》　（應曆三年）以南京水，詔免今歲租。

又　卷一〇《聖宗紀一》　（統和元年）九月癸丑朔，以東京、平州旱、蝗，詔振之。

又　卷二五《道宗紀五》　（大安四年十月）癸未，免百姓所貸官粟。【略】（大安五年）冬十月乙巳，以新定法令太煩，復行舊法。

又　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　（乾統九年十月）丁丑，詔免今年租稅。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五　（大慶四年四月）出黑沙阜高數丈，廣若長堤，林木皆沒，陷民居數千。御史大夫蘇執義言：『自王畿地震，人畜災傷，今夏州又見變異，是天之所以示警於陛下也！不可不察。』於是仁孝下令曰：『一州人民遭地震、地陷死者二人，免租稅三年；一人免租稅二年，傷者免租稅一年。其廬舍城壁摧塌者，令有司修復之。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五引趙子砥《燕雲録》　金國置庫收積財貨，誓約惟發兵用之。至是國主吳乞買私用過度，諳版告於粘罕，請國主違誓約之罪。於是羣臣扶下殿庭杖二十，畢，羣臣復扶上殿。諳版、粘罕以下謝罪，繼時過盞。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二《東海郡侯上》　（泰和八年）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金史》卷一三《衛紹王紀》　（大定元年）十二月，詔平陽地震，人户三人死者免租稅一年，二人及傷者免一年，貧民死者給葬錢五千，傷者三千。

又　卷一五《宣宗紀中》　（興定元年）冬十月丁未，以霖雨，詔寬農民輸稅之限。

又　卷四六《食貨志一》　（大定）二十二年八月，始詔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為上中下三等。

又　卷四九《食貨志四》　（大定）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謂丞相烏古論元忠等曰：『會寧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謀克户甚艱。舊速頻以東食海鹽，蒲與、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添竈户，庶可易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咸平府以東規畫矣。』上曰：『不須待此，宜亟為之。』通又言『可罷上京酒務，聽民自造以輸稅。』上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煮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

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又　卷五〇《食貨志五》　熙宗皇統三年三月，陝西旱饑，詔許富民入粟補官。

皇位繼承制部

嫡長子世襲制分部

綜述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四《真宗紀》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以開寶元年十二月生於開封第。【略】（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太宗崩，奉遺制即皇帝位於柩前。

又　卷五《仁宗紀一》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真宗第六子也。【略】乾興元年春二月戊午，真宗崩，奉遺制即皇帝位於柩前。

又　卷八《神宗紀》　神宗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英宗長子也。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以慶曆八年四月十日生於濮安

懿王之宮邸。治平元年，進封潁王。四年春正月丁巳，英宗崩，奉遺制即皇帝位於匱前。

又　卷九《哲宗紀》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神宗第六子也，母曰欽成皇后朱氏，以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生。【略】（元豐）八年春，神宗寢疾彌留。二月癸未，王珪奏言：『去冬，常奉聖訓，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閤，願蚤建東宮。』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越明日，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是日，立哲宗爲皇太子。戊戌，神宗崩，奉遺制即皇帝位於匱前。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二　（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祔神主於太廟，以懿德皇后配，又祔莊懷皇后於別廟。

上初踐祚，告天地宗廟，有司請署祝版，上涕泗交下，不能署者久之。靈駕發引，上與諸王徒步號慟，從至乾元門。禮官具儀，遣奠畢改吉服，上不忍，哭踊盡哀，縗服還宮。及神主至京，迎拜涕咽，觀者莫不歔欷。祔廟前霖雨，至日頓止，咸謂孝德所感也。先是，上謂參知政事李至等曰：『神主至京，朕欲親導及拜辭，於禮可乎？』至曰：『此禮前代所闕，陛下行之，足以為萬世法矣。』即具儀以聞。

又　卷九八　（乾興元年二月）甲寅，對宰相于寢殿之東偏。上不豫，浸劇。宰相進曰：『聖體未和，過於憂軫，無乃以皇太子春秋尚富否？』上頷之數四。宰相又曰：『皇太子聰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奉之，況皇后裁制於內，萬務平允，四方向化。敢有異議，乃是謀危宗社，臣等罪當萬死。』上甚悅。自上不豫以來，太子出則監莅軍國，入則省視醫藥。皇后悉傾宮閤中粧具財用，遣使詣道宮、佛寺、天下名山勝境為上祈福者，不可勝紀。上每言：『皇后所行，造次不違規矩，朕無憂也。』太子動息，后必躬親調護，暫去左右，則繼遣詢問，至於乳保、小臣，皆擇謹愿歲久者，旦夕教其恭恪。而太子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及焉。

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即皇帝位。遣詔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百官見上於延慶殿之東楹。遣內殿承制、閤門祗候薛貽廓告哀契丹，京城內外並增兵衛，罷工役。

又　卷二〇九　（治平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於福寧殿。神宗即位，時年二十。百官入福寧殿，發哀，聽遺制，見上於東楹，皆如嘉祐之儀。惟入垂拱殿後門乃哭，為異。

又　卷三五三　（元豐八年三月）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有司更加討論。

宋・李壁《皇宋十朝綱要》卷三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諱恒，太宗第三子，母曰元德皇后李氏。開寶元年戊辰歲十二月二日，生於開封府第。初名德昌，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授特進、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二月，加兼侍中，江陵尹，荊南湖南節度使，進封襄王，改名元侃。淳化五年九月，加檢校太傅、開封尹，進封壽王。至道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改今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即位，年三十。

又　卷四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諱禎，真宗第六子。母曰章懿皇后李氏。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四月十四日生。初名受益。七年三月，授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八年十二月，遷特進、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二月，加兼中書令，二年二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行江寧尹、建康節度使，進封昇王。八月，立為皇太子，改今諱。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三。

又　卷八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諱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慶曆八年戊子歲四月十日，生於睦親宅。是年八月，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賜名仲鍼，累遷右千牛衛將軍。嘉祐八年四月，遷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九月，遷特進、檢校太傅、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諱。治平元年六月，進封潁王。三年十二月，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八日即位，年二十。

又　卷一一　哲宗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成皇后朱氏。熙寧九年丙辰歲十二月八日生，初名傭。十年十二月十一日，授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均國公。西元豐

五年八月三日，改彰武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八年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子，改今諱。是月五日即位，年十歲。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〇《帝系考一》 真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名恒，初名元侃，太宗第三子，母元德李太后。立為皇太子。以丁酉嗣立，年二十九，在位二十六年。壬戌崩，壽五十五。【略】

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名禎，初名受益，真宗太子，母莊懿李太后。以壬戌嗣立，時年十二，在位四十二年。癸卯崩，壽五十四。【略】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名頊，英宗太子，母宣仁高皇后。以丁未嗣立，時年十九，在位十九年。乙丑崩，壽三十八。【略】

哲宗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名煦，初名傭，神宗太子，母欽成朱太妃。以乙丑嗣立，時年十歲，在位十五年。庚辰崩，壽二十五。【略】

《宋史》卷六《真宗紀一》 真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諱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略】

至道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改今諱，仍判府事。【略】

三年三月，太宗崩，奉遺制即皇帝位於柩前。

又 卷九《仁宗紀一》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無子，取為己子養之。【略】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遺詔太子即皇帝位。

八年，仁宗崩。夏四月壬申朔，皇后傳遺詔，命帝嗣皇帝位。

又 卷一四《神宗紀一》 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諱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略】

（嘉祐八年）五月壬戌，受經於東宮。【略】九月，加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諱。治平元年六月，進封潁王。三年三月，納故相向敏中孫女為夫人。十月，英宗不豫，帝引仁宗故事，請兩日一御邇英閣講讀，以安人心。十二月壬寅，立為皇太子。

四年正月丁巳，英廟崩，帝即皇帝位。

又 卷一七《哲宗紀一》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也，母曰欽聖皇后朱氏。【略】（元豐八年）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于福寧殿，諭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穎悟。自皇帝服藥，手寫佛書，為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極端謹，珪等稱賀，遂奉制立為皇太子。【略】戊戌，神宗崩，太子即皇帝位。

論說

宋・呂祖謙《宋文鑑》卷三二《[宋]鄧潤甫〈元豐立皇太子赦文〉》 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五《至道元年立皇太子制》 王者茂建皇極，惟懷永圖。勵宵旰之勤，所以和其庶政；立儲副之位，所以貞乎萬邦。朕獲纘丕基，誕膺景貺，四夷以之內附，八表於是攸同，臻于太和，以育羣品。維卜年斯永，仰承天地之休；而主鬯猶虛，曷契人神之望？稽諸舊典，是舉彝章。皇第三子，特進、檢校太傅、兼侍中、行開封尹、兼管內河堤等使、上柱國、壽王某，符彩昭融，智謀宏遠。聰明文武，本於天賦之才；孝友溫恭，發自生知之性。而自分封大國，出尹京師，居惟秉謙，動必由禮，約己靡登于馳道，事親無懈於寢門。恪慎厥躬，祇勤古訓。推樂善好賢之德，彰愛民育物之心。是宜承祧廟之尊，為邦家之本，踐于守器，允叶重離。宜立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又 《元豐八年立皇太子制三月甲午》 門下：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朕荷天地之貺臨，席祖宗之詒燕，迺睠上嗣之貴，蚤應前星之祥，宜告大廷，誕揚丕號。皇子彰武軍節度、延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延州諸軍事、延州刺史、上柱國、延安郡王、食邑六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某，溫文日就，睿知夙成。方回馳道之車，能止班輸之斲；辨正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休。自疏錫於王封，益光華於德望。勝衣視膳，淵然孝友之資；好禮受經，不煩師傅之誨。是用曆盛陽之嘉日，舉列聖之大章，肇正青宮，肆頒顯冊，以□離明之吉，以係天下之心。於戲！立愛始親，商以成千歲之業；建嗣必子，漢以撫四海之民。斯為永圖，往膺徽典！可立為皇太子，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改今名。

又 《政和五年立皇太子制二月十四日》 門下：若昔先王，必建儲

二，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遹追來孝，垂裕後昆，永惟承業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邦之有衆，聽予一人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食邑九千七百户、食實封三千一百户某，孝友得于天資，温良成于日就。出學外傅，率履無違，既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告大廷，申錫顯册。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於我家，以對揚於休命，可立為皇太子。

又《元豐八年建儲赦七月三日》　門下：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位序早定，而人莫不以為悦；典禮極崇，而衆罔敢以為私。永惟上嗣之賢，實有妙齡之譽。入而視膳，孝友見於夙成；出則好書，聰哲繇於自得。粤紹休於正統，猶虚位於東朝。爰考蓍龜之占，迺稽方册之實。載涓吉旦，肇闢青宫。周家先親，不敢忘廟社之重；夏后與子，蓋以順天人之心。宜覃曠恩，徧暨羣品。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離明震長，緜帝緒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仁於萬物。蓋禮之所行者大，則澤之所流者深。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卷四《史論・宋》　度支判官宋沆伏閤奏疏，請立太子。帝怒，貶沆，而沆乃吕蒙正妻族也，故罷正為吏部尚書。

古之帝王必豫建太子以繫天下之心，此有國家者之通議也。自唐宣宗以降，諱言儲副，羣臣有請，輒怒而黜罰之，其意以為太子既建，則人心屬彼矣；羣臣有請者，欲圖後福爾。噫！是何不思之甚也。人心屬太子，是社稷之福也；羣臣欲圖後福於太子，是社稷之衛也，而何以黜罰為哉！宋太宗以英明之姿，濟以弘博之學，其於治亂興衰之故明矣。當是時，德昭已死，德芳已夭，廷美已貶，元佐已廢，儲宫攸屬，固有在矣。然宋沆有請則責及宰相，馮拯有請則竄于炎荒，蓋其心睠睠於寶位。雖父子之親，猶忍不能予也。它日，太子既立，廟見還宫，京民喜躍，帝聞之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何其言之陋耶？是與唐明宗所見無異矣。後唐羣臣請立太子，明宗覽表，泣下曰：『羣臣欲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故第爾。』彼明宗者，目不知書之武夫，固無足怪，而太宗亦為此言，亦何取於博學哉！嗚呼！太宗於其子且靳之，而望其傳弟以及其姪，亦誤矣。

清・劉友光《香山草堂集・南園雜述二百四十九》　宋太宗儲貳久不定，言者皆斥嶺南。寇準自青州召還，上屏左右，與數語，而點王之立始決。及太子廟見還都，人盡擁遮，指爲少年天子。太宗聞之不懌，謂：『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於何地？』父子之間猶如此，廷美兄弟，安望其有還國之事。趙韓王已悞再悞之説，如決千丈之隄，下裹山之水。況宫中藏書，更有河陽一表，普安得不再相，多遜安得不死崖州耶！

清・王夫之《宋論》卷二《太宗》　元佐，太宗之元子也。太宗遂其傳子之志，則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杜后之命曰：太祖傳二弟，而旋授德昭。即令太宗恤遺命，全秦王而授之位，秦王立，其猶從母命也，德昭雖死，而惟吉存；使其不然，則秦王且私授其子，此吳光與僚先後得國之勢也。元佐其猶夷昧、余祭之子，位不得而及焉，必矣。太宗挾傳子之私，忌秦王而致之死，豈憂己位之不固哉？為元佐計，欲坐收而奄有之爾。故曰：如太宗之志，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於是而元佐憬然發其天性之惻悱，以質鬼神，以對天下，必欲曲全叔父，以免君父於不仁。憤太宗之不聽也，激烈佯狂，縱火焚宫，示不可以君天下。進則有九五之尊，退則膺庶人之罰，萬一父怒不測而死及之，亦且甘之如飴。嗚呼！是豈三代以下教衰俗圮之得再見者哉？廢為庶人，而元佐之心得矣。得其心者，得其仁也。

《顔元集・朱子語類評》　岳飛面奏，金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以變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閤以定民心。高宗云：『此事非卿所當預。』時有參議姓王者見飛呈劄子，手震。

鵬舉看透趙構不足與復讎，或聞皇子資性過人，故乘聞金人欲立欽宗子之謀，而請皇子出閤，以定人心。此宋朝興衰大關也，實與構心冰炭矣，殺公之心，已伏於此。直曰『此事非卿所當預』，王參政之手震，殆亦見到殺機乎？

清・徐枋《讀史稗語》卷九《定策》　太宗疾大漸，真宗為皇太子，内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欲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忠召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閤内，使人守之，而入見皇后，遂奏請太子即位。金宣宗完顔珣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貴明夫人鄭氏年老侍

側，上知其可託，詔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絶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閤，龐氏陰狡機慧，嘗以其子年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始啟户出，后妃發喪。呂端真大臣也，其臨大事不足異，若鄭氏一老婦人耳，而可以托六尺之孤，斯奇矣哉。

藝文

宋・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一《檄中原》 大哉我宋得天下，仁比三代澤過之。太祖太宗貽典則，真宗仁考父母慈。熙豐足國振百度，要使宇内無蠻夷。哲宗元祐建皇極，敬用賢哲如蓍龜。百年上下享安泰，萬里一域惟熙熙。

清・張篤慶《崐崘山房集・神宗朝十一首四》 建儲立幼兩徬徨，神祖當年睿慮長。甲觀畫堂傳海内，銅尤撾鼓寵淮陽。翦桐一葉遲封晉，賜履三河重去梁。總為廟謨須聖斷，高山何必假衣裳。

雜録

宋・王鞏《聞見近録》 至和中，仁宗皇帝不豫，一日，喻大臣擇宗室以傳天下。又曰：『允良雖僭擬，然變書作夜，諒無他心，宗諤外示節儉，疑其有心者。』後董婕妤因上元出遊，有密祈董請立周王後幸已立者。周王，真宗子，在仁宗為近屬也。俄有詔立之，禮官與中書議不決，請於上，上親書從政、宗諤、宗旦、宗實四名以示中書。歐陽文忠公曰：『周王沒，童孩無立後禮。』議遂寢。宣宗旦，聞恐，醉臥三日不興。其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為皇子，蓋本仁宗之意也。【略】

真宗皇帝聖嗣未立，以緑車旌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宫禁中。仁宗皇帝生，以簫韶部樂送歸邸。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以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進名，楊后見之，抱之以歸。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宫閤，宫中號英宗為官家兒，宣仁為皇后女，仁宗每戲英宗曰：『皇后女可以為婦乎？』英宗謝之。由是宫中每以為戲。豫王生，英宗還邸。仁宗尋故約以宣仁為夫人，則宣仁所以簡上心者舊矣。

《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 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宫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一五《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於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爲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襍無紀，後之爲國者，並當取以爲戒。

清・蔣伊《萬世玉衡録》卷二《豫教》 宋太宗問寇準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稱善，後遂立真宗。按：漢、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也。準之一言，真可爲萬世法矣。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四《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真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賢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宸妃也。神宗之為皇太子，其母本高皇后，然生帝時尚在英宗潛邸，未為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惟欽宗生時，其母王氏已册為后，故欽宗以嫡長為皇太子，後即位，竟北遷於金。南渡後，光宗母係郭皇后，寧宗母係李皇后，然誕育時亦皆在潛邸，未為后也。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宫後生德祐帝，咸淳三年，立全后，七年生帝顯。甫登極即國亡。統計有宋一代，皇后正位後所生太子，祇靖康、德祐二帝，而二帝皆為失國之君，此理之不可解者。又有已立為太子而不得繼統者。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真宗之悼獻太子祐，哲宗之獻愍太子茂，猶皆死後追贈，未嘗及身為儲君也。其生而立為太子者，欽宗嫡子諶，朱后所生，生時雖尚未為后，然正妃也，故諶為嫡皇孫，當時已稱祖宗以來所未有。欽宗登極後，

立為皇太子勇，後竟隨北去。高宗之元懿太子勇，潘賢妃所生，苗劉之變為所擁立，改元明受，高宗復辟後，立為皇太子，未幾殤。孝宗之莊文太子愭，郭后所生，嫡長子，乾道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二十四薨。寧宗之景獻太子詢，本宗室子，開禧初，立為皇太子，年二十九薨。再育宗室子貴和為皇子，賜名竑，雖未加太子之號，然已居儲貳，繼體攸屬，後為史彌遠擅廢，降封鎮王，不得其死。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即非正后所生而册為太子者，亦不皆吉也。

兄終弟及制分部

綜述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三《太宗紀》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宣祖第三子也。【略】（乾德）九年十月癸丑，太祖崩，奉遺詔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庚申，以皇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太祖子德昭始封武功郡王。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 （開寶九年冬十月）初，有神降於盩厔縣民張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為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鑾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此據《國史・符瑞志》。稍增以楊億《談苑》。《談苑》又云：『太祖聞守真言以為妖，將加誅，會宴駕。』恐不然也，今不取。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此據吳僧文瑩所為《湘山野録》，《正史》、《實録》並無之。《野録》云：祖宗潛躍日，嘗與一道士遊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乏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喜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間語，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人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披襆，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去，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我久欲見汝，決尅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宿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或數日不見。上常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霰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伺廬者寂無所聞，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然如出湯沐。太祖英武，其達生知命，蓋有如此者。文瑩宜不妄，故特著於此。然文瑩所言道士，不得姓名，豈即張守真耶？或復一道士也。恐文瑩得之傳聞，故不審，如云『於西沼木陰下笑揖太祖』，『止宿後苑鳥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則聖壽可延一紀』，疑皆好事者飾説，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內』，此亦謬誤。太祖既不豫，寧復自登閣，且至殿庭觳雪乎？今略加刪潤，更俟考詳。顧命，大事也，而實録、正史皆不能記，可不惜哉。蔡惇《直筆》云：太祖召陳摶入朝，宣問壽數，對以丙子歲十月二十日夜或見雪，當辦行計，若晴霽須展一紀。至期前夕，上不寢。初，夜遣宮人出視，回奏星象明燦。交更，再令出視，乃奏天陰，繼言雪下，遂出禁鑰，遣中使召太宗入對，命置酒，付宸翰屬以繼位，夜分乃退。上就寢，侍寢者聞鼻息聲異，急視之，已崩。太宗於是入繼。按惇所載，與文瑩略同，但即以道士者為陳摶耳。摶本傳及《談苑》並稱摶終太祖朝未嘗入見，恐惇亦誤矣，當是張守真也。王禹偁《建隆遺事》云：上將宴駕，前一日，遣中使急召宰相趙普、盧多遜入宮，見於寢閣。上曰：『吾知此疾必不起，要見卿等者無它，為有數事未暇行之，卿等將筆硯來，依吾言寫之，身後切須行之，吾瞑目無恨也。』遂授普等筆硯，上自陳述，普等依上言而寫，數事皆濟世安民之道，普等因嗚咽流涕而言：『此則謹依謨訓而行之。然有一大事，未見陛下處置。』上曰：『何事也？』普等曰：『儲嗣未定，陛下儻有不諱，諸王中當立何人？』上曰：『可立晉王。』普等復曰：『陛下艱難創業，卒至昇平，自有聖子當受命，未可議及昆弟也。臣等恐大事一去，卒不可還，陛下宜熟計之。』上曰：『吾上不忍違太后慈訓，下為海內方小康，思得長君以撫之，吾意已決矣，願公等善為我輔晉王。』遂出御府珠玉金器賜普等，令歸第。翌日，上崩於長慶殿。由是晉王聞普等有此奏議，

大衒之。嗣位後，坐多遜事連秦府，貶死於嶺表。趙普以婦人取媚於禁中，遂獲免。謹按世所傳《建隆遺事》十三章，此其第十一章也，事尤悖謬不可信。蓋開寶六年八月，趙普已罷相，出鎮河陽，後三年太祖晏駕，此時趙普實在河陽，安得與盧多遜並居相位耶？又《遺事》第七章稱「杜太后及太祖召晉王、秦王、南陽王等相約傳位，陶穀為誓書，趙普告天地宗廟。」此固不然也。設如所言，則太祖傳位晉王約已定於建隆初矣。開寶末，命宰相又何請耶？就使復請，則決非趙普也。且《遺事》乃一人所著，其首尾固當參同，今第七章既云爾，其第十一章又云爾，豈不自相矛盾耶？臣燾嘗反覆推究此章，蓋普之怨家仇人多遜親黨所為，欲肆其詆毀，故託名禹偁竄寄《遺事》中，實非禹偁作也。禹偁事太宗坐直言屢黜，故羣小因之，然禹偁素識道理，忠義人也，決不敢鑿空駕虛，污衊君父，若此不顧。且禹偁集所載表章多代普作，禹偁傳亦稱普雅愛重禹偁，縱禹偁書惡不為普隱，亦須驗實傳信。方太祖宴駕時，普不在相位，士大夫孰不知之，而此章乃云與盧多遜同入宮，其非禹偁所著，蓋明甚。必多遜親黨不習朝廷之故者所妄作也。且非獨此章為不可信，其它章要不全是，蓋禹偁用文章名天下，今所傳《遺事》語多鄙俗，略不似禹偁平日心聲。故臣燾竊有疑焉，特信其可信耳。學士大夫以書託名禹偁則遽信之，不復推究，此最害義者。故不可不辨，以曉來世云。

癸丑，上崩於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程德玄先坐於府門。德玄者，榮澤人，善為醫。繼恩詰之，德玄對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當關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恩異之，乃告以故，扣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於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後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後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此據司馬光《記聞》，誤以王繼恩為繼隆，程德玄為賈德玄，今依《國史》改定。按：開寶皇后以開寶元年二月入宮，德芳以開寶八年七月娶焦繼勳女，出閤時年十七歲，德芳傳不載母為開寶皇后，後傳亦不言有子德芳，疑德芳非宋出也。當考。《國史・方技傳》：馬韶，平棘人，習天文三式之學。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邑，時朝廷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也。」德玄惶駭，因止韶於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數日，韶以赦免。按此與《程德玄傳》所稱宿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趨赴宮邸事不同，疑必有一誤。今但從德玄傳及司馬光《記聞》。《甕牖閒評》：嘗觀王禹偁所撰《建隆遺事》載立晉王之一節，皆太祖之心自欲如此，初非出於杜太后也。前一段云太祖欲立太宗，議已定，太后遂令趙普作誓書，留之禁中，既而太宗即位。後一段云太祖將晏駕，方召趙普於寢閣間，及趙普欲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不允，遂立太宗，其後太宗聞之，故與普有隙。夫以書中前後所載一事，乃不同如此，何耶？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二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諱炅，宣祖第三子，母曰昭憲皇后杜氏。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十月七日，生於開封府浚儀縣崇德坊護聖營官舍。初名匡義，建隆元年改名光義，為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八月，遷泰寧軍節度使。二年七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德二年六月，加兼中書令。開寶六年七月，封晉王。九年十月二十日，即位，改今諱，年三十八。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太祖太宗授受之懿》　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崩。后每與上決大政，呼趙普為書記，曰：「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尤愛皇弟光義，然不假顏色。每出輒戒之曰：「必與趙書記偕行方可。」仍刻景以待其歸，光義不敢違。寢疾，上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普入，受遺命。后問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嗚咽不能對，后曰：「吾自老死，哭無益也。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爾。若周有君長，汝安得至此。汝與光義皆我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上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上藏其書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開寶六年，趙普既罷相，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上書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鑑。」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

開寶九年六月，上以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為機輪，激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

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脩舉，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視問，為灸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至酉，王汗洽蕝息，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之，賜以龍鳳氈褥。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階，親掖之。王帳下士高瓊左手執鎧以出，上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冬十月初，有神降於盩厔縣民張守真家，自言：『我天神之尊號黑煞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其所言，遂為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謝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晉王有仁心。』言訖，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癸丑，上崩，宋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時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府衙，程德玄先坐於府門。德玄者，善為醫，對曰：『我宿於信陵坊，一夜有當關疾，呼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恩異之，告以故。叩門與俱入，見上，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

甲寅，太宗即位，羣臣謁見帝於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絕。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〇《帝系考一》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名炅，初名匡義，母昭憲杜太后。以丙子嗣立，時年三十七，在位二十二年。丁酉崩，壽五十九。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諱炅，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即位之二年改今諱，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憲皇后杜氏。【略】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

論說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一《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刪潤《湘山野録》而啟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實然爾。夫燾之所以啟之者，何也？曰燾為《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録》、《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録》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録》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為『戳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録》出於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羣臣，環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略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夫燾既刪潤之，以為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録》、《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録》以為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戳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録》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致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反以啟後世之疑也。夫桱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桱止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録》兩書之文本相牴牾，强合於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齋《宋論》復指桱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桱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鉤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略》，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

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强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燾、樫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摶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摶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弒者，多出深譬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為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捨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矧《類要》、《野録》皆託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況於無乎？予之所篤信者，温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爾。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卷四《史論・宋》 昭憲太后疾革，命太祖曰：『汝所以得天下，正由柴氏使幼兒主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于汝弟，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王天下者，父死而子繼，祖歿而孫承，此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正義也。【略】而昭憲太后之命太祖顧欲捨子而傳弟。夫太祖奮自戎行，執干戈，犯霜露，以斬艾四方之荆棘，積功累業，遂膺寶命。固欲傳之子孫以為萬世不拔之業也。母子之心，豈不能察此心哉！而昭憲乃有是命，何也？蓋嘗求其故矣。陳橋之變，匡義與有力焉。兄終弟及，彼有心於神器也久矣。詎肯安於晉王而已哉？母子之間，必有密謀，意者昭憲溺愛少子，亦如婁太后欲立常山王演，獨孤后欲立晉王廣歟。當是時，太祖尚無恙也。百歲後，德昭、德芳之壯與否未可知也。昭憲雖賢且智，豈能逆知身後之事哉？奈何以柴氏幼兒失天下而脅太祖也？然則昭憲之命，蓋出於匡義之謀歟。太祖泣而受教，特黽勉從之耳，非其情也。故終身不立德昭為太子，亦不立匡義為太弟，寢疾之夕，召入寢殿，蓋將二三德焉。此所以啟宮人盡屏，俄而上崩之禍歟。【略】太祖有疾，召晉王光義入侍，宦官宮婢皆不得近，俄而上崩，晉王卽位。宋太祖之崩，史載晉王離席遜避之狀，與宋后母子托命之言，學者多疑之，而不得其説。以予考之，太祖蓋死於弒也。第史臣不敢直書耳。夫人之將死，必眷眷於妻子，此上智所不免也。豈有大漸之夕，而宋后不侍側，德昭、德芳不問安，蓋必有屏之而不得見者矣。此可知其弒者一也。富室子將死，以千金之産遺其弟，亦將感悼不已。事嫂如母，撫姪如子，豈有受天下於其兄，而其嫂殯於外舍，其姪不得其死，是何報兄之薄耶！此可知其弒者二也。太祖果挈天下，以傳其弟。吾知其為弟者，哀戚滿容，不忍遽承，今也不踰年而改元，惟恐開寶之號，尚接耳目，革命之際，不是過矣。此可知其弒者三也。傳天下大事也，非不可使人與聞者也，必將召集羣臣道揚末命，使臣民知之。今也將相大臣不獲聞，宦官宮妾不得近侍，果何為乎！此可知其弒者四也。況以大位傳諸弟，則嫂亦將有德色於其叔矣。何至愕然驚呼，欲托以命，此可知其弒者五也。以此五者推之，太宗欲逭弒君之罪，其可得耶！或曰，近時文江劉文介公儼策貢士舉此事為問，當時對者謂太祖太宗友愛素篤，必無它故。文介置之上第。今子謂太祖死於弒，然則文介之見非歟。曰：文介當景泰之末，危疑之際，其言蓋有諷焉。是豈萬世之定論哉。

明・丁奉《南湖先生文選》卷六《史論・宋太宗》 吾想太祖之憂，以未混一於天下；太宗之憂，以未混一於家庭。迹帝之九年以內，其家庭大故若興國四年德昭刎矣，帝弗樂也；興國六年德芳夭矣，帝弗樂也；興國七年廷美貶涪陵，帝弗樂也；雍熙元年廷美死矣，而帝踰年有是樂者，豈非以其家廷混一，然後快於心歟！廷美訃至之日，帝非不欲卽時燕樂也。卽時燕樂，是自揚其殺弟之隱徵也。於是先賜京師大酺三日，待至踰年，物議稍定，而此樂不自禁矣。【略】及觀楚王元佐，乃帝之長子，最鍾愛，且知廷美無罪，力為救解，而帝之不聽，則帝欲廷美之死久矣，欲其死而遂死，此帝之所以樂也。夫帝亦非樂其弟之死也。樂乎天子之位終於一己之獨得，而次該傳授之人，一網皆盡也。蓋帝之戀位之情，豈但忌其弟哉！真宗為太子，京師民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嗚呼！帝之忌其子且如此，而況兄弟乎？而又況姪乎？此弟姪之必有是死，而帝之必有是樂也。

又《杜太后》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不忍者，婦人之仁，其一也。愚於杜太后之遺誓而見孔子斯言誠其所謂百世可知者乎？粤自禹之傳子，創為世世不易之定法。若兄弟之相傳，則甚難處矣。惟其難處，故聖如伯夷、叔齊、太伯、仲雍，皆一逃以自避，賢如唐之文皇，則一門爭殺矣。夫孤竹君、周太王、唐高祖之傳位，且致其子之或逃或

殺。彼杜后一女流，有何開國承家之見而囑為此誓，以亂子孫之大謀耶！其誓太祖曰：『汝萬歲後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噫！此所以為婦人之仁也。史稱后治家嚴而有法，故以國之傳位比諸家之分產，而欲均惠於子孫，殊不知周惟一鼎，豈容七國之環視；秦惟一鹿，寧許羣戈之共逐。彼趙宋甫創，但以德昭繼太祖，則孟子定于一之義得矣。夫何一誓珠藏，聯名並約，兄弟三支儼然有環視共逐之象。蓋嘗以此誓而近取譬焉。太祖得一蟬於後周，隨以太宗為捕蟬之娘，又隨以光美為啄娘之雀，又隨以德昭為擊雀之彈。是其兄弟叔侄富貴之相同者，未必於倘來而後先之相忌者，已迫於見在，由是太宗之貪心熾，趙普之姦計入，而誓中四人摧滅殆盡，然則后之此誓信乎？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者也。說者稱其知社稷之至計，是何言歟？

明・趙統《趙驪山先生類稿》卷三二《趙宋傳弟論》 宋太祖乃身當少主之變，顧卒挈己之天下謾付之幼子，蓋非其所欲也，故不得已而寄之弟焉。尒豈意其終不歸也哉！亦尚英雄之炳見也。傳子，孺子必不利，無乃禍厥子弟？【略】彼龍行虎步之太弟，豈終孫碩霄之幾幾者？【略】顧卒受燭影之誅焉，蓋招之也。宋祖之逝，《宋史》所書甲子，自非好為之夕，但勝國以來，士多尚坊本《宋鑑》以決科，故不及索全史，謁於史家俄而之詞，閧然云『誅亂賊耳』。《春秋》誅心之法，何待燭影而後疑哉！

清・王樹敏《史論正鵠・初集》卷四《[明]唐順之〈杜太后論〉》 《宋史斷》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皆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遂亦難矣。斷難成就。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略】宋太祖於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令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於羣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以藏書金匱一節，揆太祖之隱衷，不欲遵母命而傳諸弟，便伏致亂之根。不然，則是初無此言，無藏書金匱之說。太宗既得位，而與普傳母命，以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知其亦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剪之乎！揆太宗之隱衷，不過借母命以據位，而行其殺弟姪之亂。《宋史斷》語止此。鄭氏伯乾曰『有天下者，父子相傳，正常之道行，權必不得已而後可，得已而不已，適足以滋亂也。又引一證起下意。杜后之命非矣。德昭固已非恭帝之幼，周恭帝僅七歲。而光義焉保有伯道之心，鄧攸，字伯道，因亂棄子扶侄而避。卒之弟侄相繼被害，欲以福社稷，以禍社稷也。』杜太后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後德昭、光美皆不保其身。此段言行權非不得已，所以致亂。當時趙普就榻之書，尤為可恨。普受太后遺命，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曰『臣普記』。使趙普為經國之臣，而以周公輔成王之事。開諭而力諍之，曰：『成王固幼，周公雖賢，未聞以位次周公而及成王者。』但當以光義為周公之事可也，如此則誓約寢而厲階去矣。又為趙普想出處置之法。由此言之，婦人之言，鮮有不敗事。而公卿大臣，須用有學術者，人主其知之。總結趙太后、趙普之失。宋太祖傳位太宗，燭影斧聲之疑，論者幾成聚訟。後以秦王德昭不得其死一節推之，其忍於弟姪如此，則其於兄可知，亦不必以卽位改名，未踰年改元，及宋后不成服等事，而刻求之也。宋史之斷，推見至隱，是杜太后一語適足以殺其子若孫耳。趙普就榻誓約，亦明知事不可行。奈太祖既允，無可如何，卽以周公輔成王故事，力爭而得，恐太宗為周公，亦將不利於孺子也。夫以太祖灼艾分痛，且稱其龍行虎步，而太宗必欲死其子而後快，可謂全無心肝

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録》卷九《論古三》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事，程篁墩辯之明矣。但太宗卽位之後，使德昭不得其死，廷美為柴禹錫所搆，貶斥以死，何其忍哉。予以為皆杜太后一言起之也。杜太后監柴氏以幼兒主天下，人心不附，故欲太祖兄弟相傳，以次及德昭，固為社稷至計，然而勢不可行也。太祖雖遵母命，然亦素知太宗有君人之度，故嘗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雪夜幸趙普家，議天下大事，必與之俱。故一旦以天下與之，是心也。公天下之心也，卽堯舜之心也。太宗之心則不如是矣。夫利者，人之所必趨者也。天下又利之大者，使名分一定，則人不敢窺伺。今弟曰皇弟，姪曰皇姪，則人皆有欲得之心，而離間之言易入，誹謗之端易興矣。征太原時，軍中夜驚，不知帝所在，遂有謀立德昭者，豈不以德昭為應立之人，而太宗之心從此不悅。及還，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又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觀此則有不相容之勢矣。為德昭者，又不能沉晦以免禍，而自刎以死。德昭既死，則廷美自不能安其位矣。他日，趙普對太宗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蓋逆探太宗之心，決不

能傳位於弟也。然而，宋家弒逆之端亦自此絕矣。故曰：杜后之言，勢不可行也。

明・趙時春《趙浚谷文集》卷九《史論》 宋太宗之取太祖位，或曰弒，非也；或曰讓，亦非也。陳橋黃袍之謀，匡義與知焉，事或不成，則匡胤誅之以歸罪矣。事既成，安敢不以位及之。故曰取，而非弒也。殺兄子以傳己子，元佐以為非義，陽狂而避之，泰伯之義也。故曰取，而非讓也。元佐其以天下讓乎，太宗子孫久假，屢絕而不歸，至舉族淪于北狄，迺留康王使授太祖之子孫。兄弟之世，各得其半，淵乎至哉，天命也。

又 卷一〇《宋》 唐政不綱，五季失馭，生民之亂又極。明宗焚香祝天，而宋太祖、太宗生焉，固不偶然。太祖雖英偉卓識，而天資純毅，固無飾詐以取天下之心。陳橋謀變，率太宗、趙普、苗光義、羅環等所為，抑亦天命也。卒能討叛制逆，以清中原，未告成而太祖崩，其勢必立太宗，人事、天意有必然者，必以次及廷美。其事固難，復授德昭，理之宜也。然太宗譎而不正，趙普患失苟祿，乃至弒太祖之二子，而以安定郡王奉祀。東向之主弗歆，天子之祭下食於寄祿無土之諸侯，宋禮於是乎掃地矣！卒來夷狄之禍有以哉！太宗之子元佐弗義其父，無異泰伯之至德，宋人乃謂之狂，何其冤也？其立襄王尤為不順，大臣未附，寇準以身任之。洎真宗失政，又欲扶孽后，擁襁褓，以圖貞觀之功，犯順愆義，宋人亟稱其忠，悖矣！國祚三絕，舉族北遷，高宗不能違天，卒禪太祖之裔。九九之世，昆弟各半。而太宗之嗣殲於完顏亮，太祖之後蓋彬彬焉，於令天道，其倬然哉！世之抉詐求利者，胡不相畏乎。

明・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〇《宋元通鑑摘論・斧聲燭影》 太宗斧聲燭影之疑，邇丘仲深、程克勤皆為之深辨矣。但疑以傳疑，史氏之事，矧其於大行在殯，不踰年改元，宋后之崩，蔑不成喪，涪陵、武功并不得其死，例以春秋之法，則趙盾、許止皆以弒書，無怪乎議者之紛紛也。

明・吳崇節《新鐫古史要評》卷四《太宗・金櫃渝盟》 初，宋太后杜氏聞陳橋之變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又愀然不樂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拜曰：『謹受教。』至是疾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萬歲后當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曰：『敢不如教。』遂命普為約誓，藏之金櫃。太宗即位，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夭歿，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央，召普諭以遺旨，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按：趙普違誓背盟，罪莫逭矣。獨計杜太后之教，亦非長策。蓋家天下者，父子相傳，自三王以來未之或改，所以杜覬覦之心，而塞天下禍亂之源也。若必傳光義、光美，而後至德昭，則德昭髦矣，又將何所傳乎？統序不一，則爭奪易起。天下大利，安得人人如太祖之至公，而人心易變，又安保母命之終克遵耶？此其勢必至於渝盟也。若欲立長君，當視德昭何如，長則竟立之，不則立光義而以德昭為太子，豈德昭至此而猶未堪負荷乎？必傳光美而後及之，吾恐德昭雖或倖免于太宗，必不能免於光美矣！此其慮雖至周，而法則未盡善也。若太宗之背母負兄，趙普之棄信希寵，皆君子所不齒者，無足責焉爾。

明・洪垣《覺山洪先生史說》卷二《太宗》 趙普之於太宗，可謂危矣。至不得已，乃發金匱之書以自明，而後得免。君臣始終所以幸獲兩全者，并賴一金匱為之盟証耳。普既罷相，奉詩出涕，猶不免有留戀富貴之情。而帝則又假以年老不煩之語慰之，皆非出於由衷之實，視古君臣進退大義，不既鄙陋乎？盧多遜之所以得行其謗者，皆太宗之私也。

明・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卷三《宋紀三》 國君踰年改元，非惟有不忍之心，抑亦以便紀載也。太宗禪位，亟於為君，燭下之疑有自來矣。不能稍待於二月後而遽改元，何其無未寒之念哉？殺德昭，疑趙晉，太宗之心，路人所知也。舊史以此年為開寶九年，而明年遂稱興國二年，是太宗無始也。雖《續綱目》亦承其謬，殊失史氏之體。

明・楊一奇《史談補》卷五《杜后遺命》 后疾革，召普入受遺命，使太祖兄弟相傳。普就榻前誓，藏之金匱。或謂皇太后遺命知社稷之至計，愚謂皇太后遺命啟弒逆之爭端。講義曰：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曹、向、孟之賢始于此。

明・吳士奇《史裁》卷二四《宋》 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

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吳生曰：杜后之遺命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當是時，德昭齒已長矣，逮帝百歲後，而德昭春秋又不知幾也，尚未可以君耶，后特為太宗地耳。其所以曲為太宗者，亦非必如老婦之呢少子，而要以為德昭慮也。何也？太宗人豪也。陳橋之變，趙普先因匡義以白，而太后亦幸兒輩成其素志，彼其子母兄弟之間，日耽耽竊窺乎周室，而太祖特以長先得之，要之太宗固未嘗須臾忘也。而復使之鞅鞅輔弱子，北面為臣，此非如唐文皇蹀血禁門之內，即疑為吳專諸竊發兩柱之間。后料之矣，帝與普亦心計之矣。命出，而帝竟唯唯，普亦不敢引寶嬰之義以諍者，皆內迫於不可已也。其云傳光美，非后意也。不按之以兄終弟及之典，則光義之立為無名，不因光義以及光美，則德昭之復辟終無，日后又慮之矣。余嘗謂宋祖之嗣，周陰利其有而託之乎？舜繼堯也，後世皆知之。其立光義，陰畏其僭而託之乎？舜禪禹也，後世未必知之。然則宋祖于太宗非歟，曰宋祖終不失為仁孝之主也，藉令太宗而居此，則必剪其所忌而不能一日安。

明・江用世《史評小品》卷二〇《宋上・太宗》 燭影斧聲之事，論者間為大宗解，此皆過為忠厚之言也。光義蓋嘗自負猷畧不在其兄下，當其請令諸將禁戢攘奪，已隱隱欲試帝王鋒穎矣。深結趙普，鼓簧牝雞，目中已無匡胤久矣。孰不可忍，況燭影斧聲哉！人情即甚友愛，何至外其妻子？病將革矣，妻子不得近，而獨以後事屬其弟，豈弟可聞而子不可聞歟？德昭固非甚不肖者，天下公器，傳位公事，德昭誠不足托國，則聲其不肖而明置之，未為不可，而故不欲使之聞歟？觀宋后之言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此中倉皇之狀，蓋有不敢出諸口者也。而光義則曰『其保富貴無憂也』，味其言，是明不以尊禮待其嫂矣。所言只保富貴，豈帝王之學術仁人之立心哉！說者或以光義與唐世民比。夫唐家寸土尺地，皆世民所得，李淵昧於大義。建成、元吉不識天命，自取滅亡，千古而下，無不能諒世民者。世民亦自知其心可以表白，故令玄齡直書之。光義有何功？陰謀篡弒，而謂可與先代哲王同日語乎？人之為君子也，為其傑；即為小人也，亦為其雄。陰圖其利而暗奪之，孰與陽負其功而明殺之？誰無兄弟？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酖叔牙以存魯，而第不得以幾危社稷之建成、元吉與灼艾分痛之趙匡胤同一轍耳。以宋一代開創之初，而決傳位於女流之手，其不振有自來矣。

明・范光宙《史評》卷九《宋太祖・匱盟》 評曰：世及制也，而有及其弟。【略】昭憲命以次相及。【略】藉令如約，次義，次美，次昭，及墓木至拱，亦難登祚者。而顧從亂命，遽挈神器以予其弟，是堯舜公天下之心也。而其弟則魯桓，卒之身罹燭斧，德昭、廷美相繼淪沒者，非盡太宗，皆太后啟之也。一時匱盟，竟為厲階。慨夫！

又《宋太宗・燭影斧聲》 世多以燭影斧聲坐弒於帝。噫！寢榻前安用斧為，而垂歿之際又何能大聲乎？以影與聲，歸獄於帝，是何異以「莫須有」三字律人者乎？夫太宗非弒逆者，而太宗所為往往嫌於弒逆。【略】帝固非純德主，亦豈華督朱友珪之儔哉？

明・張重華《滄溟集》卷五《灼艾分痛論》 龍行虎步，太平天子。太祖之待太宗，聖賢之心也；而他日太宗之待太祖，盜賊之心也。不然，灼艾猶痛，而德昭斷頸當何如哉？況兄嫂不成服，弟不善終，太宗逆案皎然，又何疑於燭斧之說也？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卷一〇《論燭影斧聲》 太祖大漸時，但召光義屬後事，妻子亦令待命門下，此何等能正其終也。光義雖甚不肖，復何不能須臾待而有他行哉？燭影斧聲真齊諧語，不足辯也。唯是壬子夜四鼓方受命，甲寅日即改名，是年十月終方受禪，是年十二月即改元，若不能須臾待者是則起天下萬世之疑耳，且對宋后共享富貴一語，終不能踐其事，用心亦太殘忍矣哉！

又《論趙普渝盟》 人謂趙普渝杜后之盟，愚謂柴禹錫窺太宗之隱。太宗倘無自據之念，禹錫敢上變以搖廷美哉？即無知而稱變，太宗直一言斬截之，廷美可安然無志矣。召趙普與語，及何為哉？召普而語及則其意分明矣。普安得不稱太祖之誤哉？殺姪殺弟以家天下，太宗、亦太忍心矣哉。

又《論君臣兩全》 太宗、趙普可謂君臣兩全矣，獨太祖父子兄弟

不能兩全耳。又曰使趙普不出『太祖已誤』語，恐太宗未必有此詩餘，有此宣諭也噫。

清・蔡和鏘《歷代政治論海》卷三〇《[明]張溥〈金匱之盟〉》 燭斧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太宗之忍也。昭憲升遐，金匱定誓，太祖手挈天下以與弟。皇天后土，寔式臨之，曾幾何時，德昭、廷美，死俱非所。慈母拳拳，先慟地下。鄭莊怨姜氏，未聞此酷也，又何有放兄弟哉。開寶中，趙晉罷出河陽，私表自訟，名為拱護皇弟而志存推刃。太祖不察，寶同金縢仁人之心，寧過于厚。盧多遜專政，與普積釁，普心傾之，發端秦王，告變之徒，如柴禹錫者，蝟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溘殞，天子猶恨恨不已。普蓋得售其奸，誅流滿朝，痛填骨肉，萬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太祖寵隆周室，竊器孤雛，有子不昌，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視大物不韙之名，推兄居之，徐取納懷，直忌久假，哲人世繼，南渡始絕，獲天過厚，當塗典午死不服也。

清・蔡和鏘《歷代人物論海》卷七三《[明]陸健〈宋太祖傳位論〉》 或曰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閫外之戒，三從之道，知之素矣。臨終而奸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宗之謀也。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覬覦之萌久矣，無所施其計而逞其奸，故詭言於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為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何以聽之，曰長君幼兒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次及廷美之言，觸其愛少子之念，故不覺其言之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機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乎？曰：有。昔漢景帝欲以位傳梁王，竇嬰直之以漢約，其事遂寢。趙普受顧命，不惟不能諫，又從而和之，豈非其黨而然與？他日慮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其盟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再誤之言，後知其奸哉。於是乎，太祖何負於普耶？豈特趙普為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漢文帝即位，未幾羣臣請願，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宋祖即位，十有七年之久，曾無一人建此議者，豈非盡為太宗乎？或又曰：太祖創業，股肱心腹之臣布列內外，恩深而義固，何至於是也。曰：不然。太祖既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禮之經以立其子，遲疑兩端，久而不決，誰肯佐不斷之主，以犯赤族之誅哉？故為天下之主，而無斷奸雄生心，而忠良攜貳不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失言、太宗之奸逆，而不知藝祖醞釀以成之也。

又《[明]鄭賢〈杜太后遺命傳位光義廷美及德昭〉》 說者謂杜太后遺命，非太后之命，而光義之謀也。何以明之？昔周世宗之初殂也，遼漢入寇之報，陳橋露刃之變，義實與有勞焉。想母子兄弟間必嘗盡吐其胸臆，特不可明以告人耳。光義能謀其兄為天子，獨不欲以天子自謀其身乎？太祖私以為當傳於弟，光義亦自以為當受於兄，故俾太后臨終命之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天下聞之將頌賢母有大公保世之心。異日兄弟為堯舜授受之舉，其籌畫不已秘乎！然又欲傳之光美，何噫？此乃子產立公孫洩之意，蓋欲塗天下耳目，使人不覺其為圖篡之報也。不然，由光義再傳德昭，尚非長君乎？大抵當時事勢有不得不為是舉者。【略】太祖英雄蓋世，豈不知德昭威望遠去光義龍行虎步，平日所議，縱傳之德昭，寧能使光義偃然居德昭下乎？政恐建成、元吉之禍，未必不再覩於斯時也。夫自太后命之，太祖傳之，其意願不啻足矣。即位之初，不逾年改元，宋后崩而不成喪，德昭、德芳、廷美相繼而不得其死，其悖戾殘虐尚無忌憚。如此，倘金匱無盟，大寶傳子，以彼之雄心很氣蓄忿積恨，吾不知其流毒何如也。蓋光義初心惟恐己之不得為帝耳。既得而為帝，即思以傳其子孫，視弟姪若仇敵，然形跡猜忌，使之不得自容。故一言不合，即動詞色，致令弟侄為匹夫匹婦，計以為無復之耳。不然，德昭、廷美遽肯甘心自斃耶。雖然成光義之惡者，趙普也。昔王珪、魏徵猶欲輔建成以圖帝業，況趙普輔相勛名卓有可覩，而氣習猶然五季之雄傑也。蓋其處心積慮，惟知有富貴而已。河陽上表明自託於光義，反覆之情識者已覩其微，豈待已誤再誤之對，而後知其渝盟哉。嗚呼！光義、趙普其負太祖恩顧不甚與。

又《[明]尤侒〈燭影斧聲〉》 宋祖臨絕，光義受遺，屏人密語，面牀而遜避，戳斧而丁寧，此固理之所有而禮之所不能免者也，何遽而疑太宗之弒逆也哉。然太宗所以致此者，則有由矣。是故君子不辨其事之有無，而深病太宗之所為也。嗟夫！史之文勝也久矣，事之不得其實也亦久矣，公論之弗聞於天下也亦久矣。操觚染翰，據傳聞而書之，其傳聞者未必信也。執卷挾策，按紀載而褒貶之，其紀載者未必信也。無兄而盜嫂，三娶孤女而撾婦翁，向非自明，幾被千載之謗矣。【略】故燭影斧聲

之事，本不足以累太宗，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紛紛者，是則太宗之罪也。愚嘗謂太宗之罪有四，而燭影斧聲之事不與焉，更名也，不踰年而改元也，宋后之不成喪也，德昭、德芳、廷美之不得其死也。此則太宗之罪，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謗者，職此之由也。夫太祖之託國於其弟也，固將慎始令終，保其天性之親，延固其社稷，而利我後之人也。夫何太宗之忍也，遺我令名，我則更之，是以背其兄示天下也。山陵未乾，改元之詔下焉，是以死其君示天下也。宋后之攢，不忌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則自刎，多遜長流，而齊王獲罪除，逼以安後嗣也。背其兄天下疑矣，死其君天下又疑矣，不忌先皇而除後人之逼，天下抑又疑矣。光義不可名，又何取於炅也。天下已定，何始曰太平興國也。母后爲託，金匱爲藏，社稷之臣爲記，何背之而勿顧也。甚矣！太宗之忍也，故當時之妄論紛紛焉。燭影之書，疑太宗之弒逆。粘罕之禍，謂太宗爲報仇。弒逆，天下之大惡也。太宗固非純德之主也，然亦豈華督、商臣、王子圍、劉劭、朱友珪之傳哉！其必不爲此也亦明矣。且夫金匱之事，朝野共知，龍行虎步，平日所議。先帝殂，新君已入，天下不歸太宗而將誰歸也。太宗何須臾之不可忍而忍於弒逆也哉，其必不爲此也亦明矣。太宗所以致此者，出於前四者之罪耳。蓋天下見太宗之忍於先君也而疑心生焉，疑似之心橫於中而妄論起焉，譌以傳譌而以妄爲真矣。不然，江湖野僧何以得聞宮禁之事也。燭之影，斧之聲，何以必其爲弒逆之狀也。而後之君子又何爲而謂之千古不決之疑也哉。向使爲太宗者，無吾之所謂四罪，而慎始令終也，則必無燭影斧聲之議。縱有之，亦不疑其弒逆之狀也。必將曰屏宮人而遠之也，太宗不欲死婦人女子之手也，以正終也。天下大計，非嬪妾之所宜與聞也，太宗之遜避也，屬以大事而不敢遽當之也。且前且卻哀痛之勿寧也，戳斧而大聲以屬之也。臨絶之際，丁寧諄復以警之也，好為之者，欲其日慎一日而措天下於咸熙也。斯狀斯言，何以其爲弒逆之事也哉。故曰太宗之所以致天下之疑者，由前四者之罪，而燭影斧聲之事，初不足以累太宗也。

又 《[明]沙張白〈宋杜太后金匱之盟論〉》 杜太后金匱之盟，婦人女子之見，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公義也。后之意不過欲所生三子皆爲帝王耳。亂後來傳子之正統，啟後日骨肉之相戕，皆其所不暇計矣。太祖孝子也，母命之，又命之於臨沒之日，雖非治命，不忍或違。使趙普當日而有竇嬰之忠、賈詡之智，引故訓，陳大義，力爭於太后之前，不立斯盟可也。不則於太后崩後，啟太祖以一時亂命不可爲訓亦可也。今於太后之盟則助其説，於太祖之盟則背其説，陽承太后之命，陰以樹德於太宗，反覆小人，見利亡義，罪可勝誅哉。太宗之殺廷美、德昭，猶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均之除去，其逼以為取天下之計者也。唐正而不譎，宋譎而不正，等惡也，宋爲元惡矣。建成、元吉之死，誤於神堯，偏聽妃嬪之言。廷美、德昭之死，誤於太祖曲從太后之命，牝雞家索，書有攸戒。天下大事而婦人預焉，鮮有不敗者也。夫杜后鑑周之失亡於幼主，而遺命必立長君，似矣假令鑑妲己之亡商，而繼商者遂不立后妃，鑑八王之亂晉，而繼晉者遂剪滅宗藩，有是理乎？國賴長君，乃杜后之飾詞，假公以濟私，欲貴其子，正所以殺其子，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太祖從母亂命，而不知定一代立儲之大法，非所稱觀過知仁者乎！趙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以為誤則誠誤矣，明知其誤而噤不一諫，普之心尚可問乎？廷美、德昭之殺機已伏於金匱藏書之日矣。況周之亡，恭帝年僅七歲齡，謂之幼主可也。太祖之崩，德昭年已十八，槩謂之幼兒可乎哉！

又 《[明]張溥〈宋太宗論〉》 太祖太宗授受之事，程敏政辨之辨。其言曰：胡一桂、楊維楨之流，銳然欲以篡弒加太宗者，疑於不見李燾之全書。夫不見全書而輕於議人，猶刑官不本人之初牘，而深文鉤致其言，可謂至慎。然歷觀行事，弒兄之謗，實太宗自有以來之。武功之刜成於不行，太原之賞，秦王之貶，始於盧趙相傾之隙，帝之不仁見矣。楚王元佐，帝之長子，又愛子也。秦王還房州，力救而不得爲之，憤怨失心。夫天子欲逐一弟，而致愛子以狂疾，帝之忍絶天倫，豈復他人可解乎！襄王立為太子，廟見之日，人心喜躍。帝卽不懌且語寇準曰『將置我何地』。夫已有之而忌之，又何有於其弟與其兄之子乎！後之君子但觀其終事，而不諒其始事，則不韙之言至而不察，亦何辭焉。或曰昭憲之命，治命也。

明・陳孝威《壺山集》卷三《趙普論》 秦王廷美得罪，始于趙普之一言，謂『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則普違金匱之盟，誠不能辭其罪矣，然普于此時寔察其勢之所不便，情之不得已與。不違而行，其所不

安，莫若違之而行其所安，故樂違之而不顧耳。當時太后誓書謂太祖傳之于帝，帝傳之廷美，廷美傳之德昭，雖帝與廷美、德昭並言，意寔重德昭也。太祖以金戈鐵馬定天下，遵立弟之命，而使子不得立，豈其情乎？不幸而德昭死矣，德芳相繼而夭矣。廷美塊然而居其中，所以危也。即使太宗遵金匱之約，澤篤友于，慨然以天下傳之廷美，廷美以後天下傳之何人？則廷美而受太宗之傳，勢不能傳于太祖之後，不傳己子，仍必傳于太宗之子，以廷美而傳太宗之子，不若太宗自傳其子之爲安也。雖然廷美固遭太宗疑忌，不能遜讓以自全，其人亦非帝天下之器，則普之違約不欲傳廷美者，或以廷美不足與傳也。便令廷美足傳而此後傳之無人，寔因德昭之先死故也。昭憲太后之命□謂骨肉相好，繼統不絶，孰意德昭既死，而德芳復□，以一塊然居中之廷美，安能自托？即使太后復生，亦必自違金匱之盟，而不傳位廷美，何況趙普？吾觀兄弟之年不甚相遠，太宗享有天位時，廷美之春秋高矣。德昭不死，則傳位之日可引首而待，如是而太祖之天下復歸之太祖，此太后意，亦趙普意也。豈知時異勢遷，統已大異，若使德昭在而違金匱之盟，固知趙普有所不爲也。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三《宋史》 太祖以天下予太宗，可謂至公。太宗殺其子及弟，楚王元佐亦從廢斥，父子兄弟蓋多慚德。要其禍不首於趙普，實杜太后一言誤之也。夫陳橋擁戴，其謀發於太宗，成於趙普，猶乎李唐基業實本太宗，必不能俯首而事建成也明矣。太后誠推明翼戴之首謀，以弟及爲未命，太祖且敬聽，終優德昭，廷美以大藩，豈有異日之紛紛乎？故吾謂六月四日之事，釁始於唐高，豈容再誤之，禍實開於杜后。粟山按：太宗賦性忮刻，無趙普再誤之言，亦不傳弟以及姪。即無杜后金匱之書，亦必自取。觀其太子廟見，因民呼爲少年天子，心滋不懌，父子尚然，何況餘人。然則燭影斧聲之案，傳信非傳疑也。高宗南渡之後，有天下者卒歸太祖裔孫，天道循環吁！可畏哉！

清・張彥士《讀史讋疑》卷九《宋太宗》 光義非甚无人心者，何至有致帝不得其死之事？此斷之於心，而知其必无烛影摇光之事也。即據事而論，晉王離席遜避，焉知非謙讓不遑之意？引斧戳地，焉知非以親決絶之態？曰『好為之』，此正三字之治命也。開國之初，親賢愛民，經文緯武，柔遠能邇，何事不宜好為之也。此斷之於事，而亦不必有不得其死之疑也。説者謂自更其名，即有不尊兄命之意；德昭自殺，未免有毒害其侄之跡。自余觀之，即位更名，此沿襲從來之故事；德昭自殺，或由於血氣之激成，安見痴兒至此之言，不出於由秉也哉。沿襲更名，亦本於無學之所致耳，何可即此而証彼因誤而為誣耶？李史之傳，誠野史也，不足據。讀正史『癸丑夕，帝崩』之書，則壬子夜之事不辨自明也。

清・劉友光《香山草堂集・南園雜述一百十一》 宋太祖傳位太宗，太后意也。太祖相母之意，孝友備矣。趙韓王，功利小人，佐太宗殺秦王兄弟。報施之殊，豈能久延？卒之高宗乏嗣，婁寅亮使求太祖之裔，而孝、理二宗入嗣大統，皆德芳、德昭之後，遞傳八世，終宋之運，天理昭昭，豈人可設心哉！

清・華慶遠《論世八編》卷一一 唐荆川曰：宋祖立弟，若果樂從母命，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次及之誓，而使光義正大弟之稱，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何也？是不欲其言播於羣聽，以待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是初無此事，太宗既得位，普以太后遺命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知有以次相及之望，事定，乃徐求其罪而翦之乎。

清・吳肅公《街南文集》卷三《趙普論》 渝金匱之盟，人皆以為趙普罪。予謂罪不在其渝之，而其始之盟之者，非也。抑罪不在普，而太祖與太后之失也。【略】以盟之必渝咎盟之非正，宏議侃然，得未曾有。傳位於弟迫於勢，而非褒遜傳及子，出於公而實私其盟，已不誠矣。太宗、趙普之咎易知，推論太祖覺陳橋直書陳橋事所見猶淺耳。

清・朱一是《為可堂初集》卷九《宋太宗論》 陳橋之事，非盡藝祖意也，光義實成之。唐神堯得天下，傳太宗；相王得天下，傳明皇，不以序而以功。宋之兄及弟猶唐之父傳子，不得不然者也，豈必奉昭憲太后之命哉！然人情莫不愛子，承承衍祚，藝祖能無意于昭芳乎？金匱之盟，藝祖既蹈宋宣讓穌之風，太宗應盡穆公奉與夷之誼。吳終待札，姬必傳昌，父子兄弟永世克保，顧不休歟？惜乎太宗之卒負也。戰功請賞，昭實無罪，迫令自裁。芳亦繼霣，不念藝祖灼艾分痛之情乎？不有君兄之子，何有異母之弟。秦王廷美畢命房州，帝意實欲殺之。不待趙普、柴禹錫之逢惡也。負母不孝，負兄不弟，負秦王不兄，負武功興元不慈。家庭

骨肉之間，慙德闕行，未有如太宗已甚者。

清・郝浴《中山郝中丞全集・中山史論》卷下《宋》　當藝祖大漸之時，惟晉王獨侍左右，及上賓，而義出。開寶皇后曰『子母之命皆托於王』，是何言之？迫也。想已窺其惡跡，義曰『共保富貴』，何其言之？鄙也。不覺露其醜態，燭影之疑，不待當年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而後知之也。想此時，藝祖病劇，宮闈中或有異議，故晉邸一入，而蒙無將之志。不然，生平之慈愛親昵，喜其龍行虎步，為宋家太平天子，一舉手闢之山河而授之。永訣之後，思慕痛悼，不知何以為情，乃竟漠然忍然，若未嘗有華萼相輝之好者，則燭影搖紅其顧問哉。如光義者，是真異類。

清・朱奇齡《拙齋集》卷三《宋太祖論下》　藝祖既受禪，奉太后之命，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命趙普書之，藏之金匱。嗚呼！此非太后之意，實太宗之謀也。厥後，太祖果如其言，而光美、德昭卒為太宗所殺，則是骨肉之相殘，實太祖有以啟之也。夫以太祖之陰謀，秘計經營數十年，而後得之天下，豈不欲傳諸其子，而顧以委之弟耶？且以太祖之英雄神智，豈不知傳弟之謀，實出于光義，而光義之位必不以傳之于姪，而顧遵遺命以狥愚孝之名耶？然而，太祖卒以天下傳之光義者，何也？噫！吾知之矣！蓋太祖取天下之計，光義之贊居多，其才略智勇，太祖知之，已熟度天下。傳之德昭，光義必不能俯首稱臣而聽其節制也，而德昭之力度亦不能制其死命，而絶其亂階，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是故不得已而授之，以為與其稱干戈而取之，不如談笑揖讓而予之。且吾授之以位，則彼或感吾之恩，而保吾之子，縱不得膺天位而登大寶，而猶不失為分茅胙土之親藩也，則亦已矣。孰意太宗之忍而殺之也哉。嗚呼！此忍于周世宗之報也。

清・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　宋太祖懲柴氏之託神器于沖人而傳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傳廷美，三傳【略】德昭，卒使相戕，而大倫滅裂，豈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臣民之不輸心于太宗之子，而奉廷美、德昭，非我所能知也。堯、舜不能必之于舜、禹，而已欲恃趙普之一人，以必之于再傳之後乎？

清・尤侗《看鑑偶評》卷四　杜太后以宋之天下，兄傳弟，弟傳姪，非也。《左傳》所謂宋之亂，宣公為之也。一言而使太祖不得正其終，太宗不得正其始，光美、德昭、德芳不得保其後。以光義為賢乎，豈不能為周公？以光義為長乎，由光義而傳光美，由光美而傳德昭，則已老矣。且杜氏但知宋之興，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而不知宋之亡，帝顯止四歲，帝昺止八歲也。伯顏曰：汝家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尚何多言？後人有詞云：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豈非天哉。

燭影斧聲之事，實録、正史皆不能記。但據李燾《長編》。帝不豫，豈無勳戚大臣同受顧命。獨召晉王子禁中，廷美、德昭並不在也。授受大事，名正言順，何至左右皆不得聞。至引斧戳柱，大聲曰『好為之』，並非彌留之狀，何以駕崩如此之速？故胡一桂、楊維禎直加以篡弑之名，而程敏政、丘濬猶為之辨，吾則以後事斷之。即位四年，德昭自殺矣。六年，德芳暴亡矣。七年，勒廷美就第矣，安置房州矣。雍熙元年，廷美憂悸死矣。探太宗之心，不奪兄之天下不已。若宋后者，以綱常論則君臣，以名分言則兄嫂。而易位之日，即遷西宮，其崩也，羣臣不成服，王禹偁以直言貶斥。且母后成禮，何關興廢，而忍心至此。宋后母子，俱託官家之言，幾同亡國。稍有人心者，當為惻然。而太宗悍然不顧，非惟負太祖，亦背杜太后之誓矣。不孝不弟，孰甚於此？十一月即位，十二月改元，二月更名，又何忍乎？至于楚王元佐，乃其長子，力救秦王而不得，遂發狂疾，廢為庶人。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襄王立為太子，人心喜躍，帝即不懌，語寇準曰：將置我何地？計其心，惟大器是貪。雖父子不顧，而況弟與兄之子乎。以《春秋》之法律之，加以篡弑，不為過矣。劉定之有言：金酋粘罕，生而腹下有瘢，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入汴也，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冤也。雖野史未可盡信，然高宗南渡，一傳而絶，孝宗繼立，太祖子孫復有天下，亦有天道焉。

清・魯曾煜《秋牕文鈔》卷一《斡离不貌類藝祖論》　宋人詣斡离不營者，見其形貌正與藝祖類，遂疑為藝祖後身，此何據也？或曰：藝祖不能滅遼，而斡离不滅之，鴛鴦澡之捷，藝祖之志也。雖然斡离不者，藝祖之仇也，方其啟金祖兩伐宋，入汴京，執二主，辱妃后，俘宗族。自江之北趙宋邱墟。設斡离不不生，宋之京師不陷，子孫無纍囚之辱，故謂藝

祖後身是以藝祖滅藝祖也，或曰藝祖之假手於金也，報太宗也。嘻！抑又甚矣。今有人同母兄弟殺其子孫而已，亦必殺其子孫，此忍人也。殺其子孫而丐之於仇，此愚人也。【略】史稱藝祖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餙。吾觀其奉母遺教，不私天下，灼艾分痛，友于兄弟，雖未嘗學問而根本深厚，不以富貴蕩其心，豈以生死惑其志。為此說者，不知人君之度，不識聖賢之道，不明原始反終之義，直逞其輇薄臆見，是邪說誣民之尤者也。

清・方象瑛《健松齋續集》卷四《趙普論》 宋太宗背金匱之盟，趙韓王實贊成之，致使德昭自殺，廷美、德芳皆不得其處。論者皆深罪普，普之罪大矣。然普能奪太祖之天下以媚太宗，而不能使太祖之子孫終不有天下。蓋天之報太祖，所以申金匱之盟，論者或未及也。自三代以來，父有天下傳之子，未有兄傳弟，弟又傳弟，以及其兄子者。杜太后倡國有長君之說，贊其議者韓王也。【略】太祖恪遵慈命，絶無吝惜，其孝於親，友於兄弟，有非近世帝王所能及者。

清・江闓《江辰六文集》卷二《再書宋太宗史後》 丙子冬十月燭影斧聲早伏于陳橋之日矣。陳橋之事，宋太祖事也。陳橋之謀，太宗實造之。觀太祖待諸降王及諸將悉從寬大，舉天下以授太宗，曾無吝色。生平行事何如厚？以視陳橋事，絶不相類，故知是謀盡出太宗。時事權方在太祖，不過假手為之。太宗本為身謀，非為太祖謀也。及天下既成，不至遂其初心不止。蓋太宗者，趙太祖之罪人，亦柴恭帝之罪人也。

又《書宋太宗史後》 宋太宗忍人也，亦偽人也。夫皇子德昭無罪自殺，德芳無罪死，秦王廷美憂辱死，皆太宗殺之也。推太宗之心，不過欲私天下于身若子，遂背母負兄，殺弟姪不顧忍，孰大於是？及德昭死，抱尸而哭甚矣，其偽也。廷美、德芳猶之死也。如不聞宋后崩，不使羣臣成服；太祖崩，不踰月亟改元。而為德昭獨哭，殆將以欺天下耳。識者因知燭影避席皆偽也，當太祖不豫，召晉王屬後事，授以天下，此何如事。宜公言之，縱宦官宮妾可屏，而執政二三大臣不可弗聞也。即太祖病革，太宗亦當請速召大臣共聞遺詔，俟太祖賓天，而後即位，誰得議之。乃斯時，太宗而外勿許一人近，繼統之命，無一人聞。則雖無截斧聲，亦弒也，篡也。太宗知不足以欺天下，故為避席狀，于遙遙燭影間偽益甚。太宗之偽不獨此，于趙普既罷，復賜宴贈詩，使其不出於偽，則罷之者何居。于時普感泣，亦以偽應之，全首領也。及太子廟見，京師喜躍，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處，父子且然，他可知矣。』普曰：『豈容再誤似也。』第杜太后召受遺命為誓書者，伊何人而不言之于蚤乎？普以柴禹錫告秦王驕恣得侍中，以竄盧多遜孤秦王而保茲侍中偽，畢露矣。蓋太宗之君臣始終相率于偽，以濟其忍，使非寇準一言，太子幾危哉！故曰忍人也，亦為偽人也。

清・俞長城《俞寧世文集》卷一《宋太宗論》 太祖捨子而立弟，太宗殺侄而立子。論者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杜后倡立長之說，以次相承，勢必以耄期臨大位，后之謬也。太祖厚其弟，太宗戕其侄，帝之忍也。趙普同受顧命，旋復背之，普之奸也。嗚呼！甚未揣於當日之情矣。蓋宋之天下，非太祖之天下，而太宗之天下也。太祖數從征伐，屢立戰功，威名素著，而德信未孚，其所以結納謀臣，牢籠將士者，皆太宗為之也。范質、王溥之命帥，誰尸其謀；石守信等之歸心，誰固其志，黃袍加於身上，禪詔出於袖中，苟非豫圖，何能猝就？太宗既設代周之謀，以太祖功與齒之差長於己也，暫為推戴而實欲繼而有之。唐之天下父以子成，宋之天下兄以弟集。太祖知天下之為太宗有也，故讓之不吝。太宗知天下之為己有也，故取之不疑。杜后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假立長之名，為報功之實。趙普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托前車之誤，為後事之師，此皆從前已定之議，而非以後更變之局也。太祖以鼠竊狗偷之才，假應天順人之號。於是乎陽沒其定策而陰行其遜位，彼二帝者，固有相喻於無言者矣。不然，立嗣大典，后命大訓，而廷臣無顧命之文，藩王無勒石之詔，徒使謹密宮人藏之金匱，豈非隱微之地，固有不可告人者哉。然則太祖不為厚，太宗不為薄，何則帝之傳弟，非動於情，迫之勢也。百姓安匡義矣，羣臣樂匡義矣，使德昭即位，彼太宗者，劉曜、石虎之倫耳。與其使後有篡弒之禍，不若使我有遜讓之美，帝蓋有所不得已也。嗚呼！太祖受世宗厚恩，託孤寄命，然取其天下恬然不恥，而母后一言遂能棄萬乘如敝屣，朝為盜跖，暮為夷齊，此豈人之情也哉。他日，帝謂羣臣曰：匡義龍行虎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帝之心折於太宗也久矣。此太宗所以晏然以天下傳之子，而無所顧忌也。

清・何夢篆《思無邪齋集》卷一七《宋太祖論》　太祖之傳位於弟匡義也，史謂其唐虞公天下之心，而非然也。堯舜之心，聖與仁之心也。欺人之孤，以有天下，賢者不為，而謂聖與仁為之乎？太祖之有天下，匡義與有力也，陳橋之禪，陰實主之。洎後佐太祖蕩平海宇，治定功成，如武王受命周公，以母弟有大勳勞，其勢相似，而特其心不可以並論也。當隨太祖在軍中，與趙普、陶穀諸臣比肩事主，前日之謀講之熟矣。一旦太祖倦勤，兄終弟及之說，必有人於太后前預為之慫恿者。故其臨終囑太祖曰：『爾傳匡義，匡義傳德昭。』蓋挾一國有長君之說，以鑑於孤寡之易欺，令太祖一迴思，一熟審，未有不為之心動者。而太祖之為人素英偉明達，度已遵母命傳匡義，則匡義亦必遵母命傳德昭，天理人情之至，諒無可疑，而遂墮於其術中而不覺。太祖之公，非其本心也。雖然宋始繼亂，重以太宗，然後太平可致，太祖不可謂不得人也。

清・李文炤《恒齋文集》卷一一《恒齋雜録上》　宋之有國，太宗篡也，高宗篡也，理宗亦篡也，豈獨藝祖哉？世無朱子，孰正其罪？

又　卷一二《恒齋雜録下》　燭影斧聲之事，千載疑案。然以情理度之，凡尋常小民之家，弟見其兄猝病，未有不呼嫂召侄以侍疾而冀其生者。縱不可起，未有不聽其遺命者，豈得匆匆若此也。他日趙普云：『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夫既有遵母命之孝，讓神器之公，則是至德，安得謂之誤乎？老奸固已窺見其底裏矣。陳希夷斷離之明夷之象，而曰：『陛下之命，終於火日之手。』況皇后不成服，元子不令終，則是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中遼人之矢而殞命，豈得謂其無天道哉！夫宋之諸君皆以仁厚相承，然自古亡國未有波及九族如青城之慘者。嗚呼！太宗之貽謀薄矣。理宗以編氓而襲王爵，已為大幸。乃聽史彌遠之謀，暗圖天位，劫奪元良，得罪於宗社矣。若曰不知情呼，則當請命太后，詔諭百僚，戮彌遠以謝九廟之靈，則叔孫昭子之不賞私勞，元泰定帝之不獎誰戴，不是過也。濟王而尚在乎，則再三推讓以還其位；濟王而既沒乎，則追封立後以存其祀，王妃仍以后禮事之，庶乎其可。而乃寵任權相，冤抑天親，抑何不仁之甚哉！內則無以服潘壬、潘丙之隱衷，外則適足啟李福、李全之口實，而國自此微矣。

清・田同之《西圃叢辨》卷八《燭影搖紅》　史稱宋太祖之崩，燭影搖紅，先儒謂為千古不決之疑。君子曰：何疑之有？就太宗始末觀之，隱微心事自以一盤托出矣，何也？從古以崩年改元為不仁之事，太宗即位在十月，改元在十二月，距明年正旦僅一月耳，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為元年，且號為『興國』，言『創業由我也』，『為太平言致治由我也』，不過以兄未嘗明以大業授己，故汲汲削去之，跨越之耳。不寧惟是開寶皇后，天下之母也，殯諸佛寺，不令朝臣為之成服；武公郡王，太祖之冢孫也，勸行太原之賞，激之致令自殺；秦王德芳，杜后所命以次膺國者也，一斥再斥，迫之憂懼而已。由斯以觀，既忍於太祖之妻子，何難忍於太祖？既毒其弟，何難毒其兄？要終原始，大惡之歸太宗，夫何疑焉？

清・楊椿《孟隣堂文鈔》卷四《復儲論》　昔宋仁宗在位三十五年，年四十七歲，大臣文彥博、富弼、諫官范鎮、歐陽修等請選皇子，皆不聽。又六年，韓琦主司馬光之言，請擇宗室賢者攝儲貳，以待皇儲之生，仁宗從之。始以宗室之子為皇子，封巨鹿郡公，然終未立為太子。

清・王又樸《詩禮堂古文》卷二《宋太祖論》　宋受周禪，而周之後二王，史臣云莫知所終，議者咸為宋祖憾，而余獨不謂然。蓋自三代以後，能無利天下之心者，固未有如宋祖者矣。無論傳弟一事毫無悋心，即其數微行而語諫者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是此中光明磊落，雖達天知命之聖人不過如此。故異日有洞開重門之語，此豈復有讖芥猜忌。【略】然則二王之故誰為之，曰太宗為之也。太宗固朵頤于柴氏之鼎，而特以事權不在手，姑假于其兄者也。蓋陳橋之役，太宗實與趙普、陶穀及諸將謀之，而太祖不知，是故黃袍禪詔皆倉卒可得。諸節度亦以計不出己，所以拱手歸兵。及太宗立，咸寂無一言耳。夫人處心積慮，以求所獲，則患得未有不患失者矣。世豈有嫌忌其弟與侄，而致其自殺，致其憂死，而能釋然于前王之後者乎？吾故曰：二王之不終，太宗為之也。然吾又獨惜宋祖能遵其母氏之訓，傳位于弟，而于傳德昭一語不力辭，以致其子不得其死之為可恨也。或曰：陳橋之謀，謂太宗主之是已，然杜后謂『宋祖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則宋祖安得謂之無心？不知五代之際，生民塗炭已極，仁人有志于濟世安民，固其理耳。夫豈必利天下而後為大志乎？吾蓋觀于滅蜀而兵不戢，則切責王全斌，伐唐而不可多殺人，及李煜一門不可殺害，諄諄誡諭曹彬者，而有以知之也，又況祖廟誓碑已勒有明

訓歟！

清・胡定《雙柏廬集》卷二《宋紀燭影斧聲論》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僧文瑩《湘山野録》著無稽之談，李燾加以刪潤，陳桱為之附會，謂：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邱文莊謂其考究不詳，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辨之甚悉。陳公敏、丁南湖俱加以駁正，其説之謬誤無庸復辨，獨怪夫商文毅修《通鑑綱目續編》，並載其説；周德恭之發明，因擬於春秋之魯桓，何擇焉不精，而宜削不削也。原非議之所由起，蓋以太祖升遐未嘗有顧命，大臣并不聞傳位遺詔，於是乎為不根之浪語。豈知龍行虎步，必為太平天子，太祖已言之於早。而萬歲後，當傳光義，同記於相臣趙普，藏之金匱，則傳位之詔，顧託之命，俱可無庸。雖授受大事未宜率略，而三代以下之英主，未可以責之備也。況太祖崩時，年僅五十，偶患疾恙，寧遂謂不起而遽爾授遺耶？至謂其崩何速，則無病而卒者，亦往往有之，無足異也。且其時左右之人既見燭影，則有弒逆之事，亦可得而見。既聞斧聲則有危急之呼，亦可得而聞。何朝端大小臣工及《國史》、《實録》並無一語乎？即如文瑩所載，太宗慟引羣臣，環瞻聖體，玉色瑩然則無風可捕，無影可捉，從可見矣。論經常之理，太祖不傳於子，太宗承統於兄，俱與義不合，而功崇業廣，濟世之賢君未可厚誣以惡名也。

清・劉鳳起《石溪史話補遺》卷二《約誓藏金匱》 自皇古以來，皆世傳而家天下。家天下者，大義也。【略】杜后邪説，燭影斧聲之變孕矣。天下之得失，不在主君之幼長，而在輔相之忠邪。【略】況宋祖是時年方壯盛，而德芳已生，則計捐朝之時，德芳長矣，豈同於周宗訓之為六歲孤，太后不亦左討乎。故知此説決非杜后之遺命，特出於老姦趙普覬覦後福，背太祖而黨光義之惡，作為金匱陰謀，以欺弟侄，塞眾論以掩後世之責耳。據理揆情，必無是事旨哉。史斷之説曰：杜后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託母命以文飾之，愚弄光美、德芳，使知其亦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以剪之，此説為得其情。

清・林有席《平園雜著内編》卷四《考定帝王世次繼統繼嗣辨》 宋太祖廢周帝為鄭王而自立，次第削平禍亂，越二十九年而崩，傳位於弟太宗，太宗乃傳子真宗，真宗傳子英宗，此則繼統而兼繼嗣矣。三傳至徽宗，以弟繼兄為繼統。值金啖方張，禪位於子欽宗，而皆蒙塵，是為北宋。欽宗弟康王構即位，是為高宗，遷都臨安，即杭州府，自此以後為南宋，七傳至端宗末帝，皆以弟繼兄為繼統，末帝殉於海而宋亡。

清・陳蕃《經史析疑》卷二三《宋紀》 問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何以致燭影斧聲之疑？邱文莊曰：宋太祖、太宗臨崩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執筆者輕信傳聞之言，而不加考覈之實，可乎？按：《宋史》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王繼恩稱遺詔迎太宗即位，詰旦，太宗入謁，受遺踐祚。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陳桱作私史，考究不詳，乃云遙見燭影搖紅，及問，大聲汝好為之言，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嗚呼！茲豈小事而可輕忽如此哉？原其所以為此説者，蓋出於李燾之《長編》。燾采《湘山野録》而改『戳雪』為『戳地』，改『好做』為『好為之』，又加以大聲屬以後事之語，是以啟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啟二子之疑者，燾也。然《湘山野録》乃吳僧文瑩所著。噫！彼一僧之微，居湘山之遠，何從而得此言乎？惟歐陽元等所修《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崩，加以夕之一言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子夜之事，皆不待辨矣。

清・劉鴻翱《緑野齋前後合集》卷二《宋太祖論》 宋太祖傳位太宗，太宗背金匱之盟，德昭自殺，光美以放死。史咎太祖不明，吾鄉韓公復以為太祖非不明也，中有所歉而勢不得已也。太祖之受周禪，太宗為之，太宗豈不欲取而自為哉。顧不在其位，不得不假手太祖而遲迴取之。使無太祖之傳，靖難之師必不始於有明之世。劉子曰：『太祖蓋孝友而不能斷以先王之經者，史謂之不明猶可也。』韓子謂其中有所歉而勢不得已，則非也。夫從古未聞人臣為人君經營天下，而望以大寶酬庸者。亦未聞人君懼人臣為變於異日而讓天下以靖亂者也。昔成周王業成於兄弟之間，武王有疾，元公為壇墠告三王，至以身代武王，未嘗捨孺子而立之也。太宗之功不如元公，而太祖之待太宗過於武王，則杜太后之過也。太后將崩，謂太祖曰：『周世宗之失天下，由無長君。汝宜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太祖頓首受命。太后謂吾家之天下傳光義、光美，與德昭無異也。太祖謂吾遵母命，金匱之盟俱在，光義、光美寧異與吾也。是則太

后之心，而太祖之志也，非有所謂歉於中也。且韓子謂太宗志在自取，此特據其後日之不義，以臆斷之也。若當太祖陳橋即位之時，太宗恐未必有此意，何耶？太宗雖黠桀，太祖英雄大略，同符漢祖唐宗，度非太宗之所能籠絡也。使太宗果有不靖之謀，太祖必有以處之矣。太祖立德昭，則德昭君也，太宗臣也。即云靖難之師，不始於有明，而德昭不必如建文之懦，太宗未嘗有燕冀之封，是不過一夫之敵耳，夫何患！嗟乎！太祖之心，天下為公之心也。鑑於周世宗之無長君，傳吾弟以及吾子，太祖之所知也，一誤不容再誤，傳吾弟以殺吾子，太祖之所不知也。不然太祖即愛太宗，豈不愛德昭之死哉。天下有志在自取之人，一朝據天位有不滅親以去逼者哉。太祖果何所不得已，甘背先王之經，以自遺伊戚哉。【略】太宗負太祖，故太祖爲不知人，此亦足以傷太祖之心矣。而韓子曰是非不明也，中有所歉而勢不得已也，吾不知宋宣又何所歉於宋穆也。

清・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三《宋史紀事本末金匱之盟》 太宗承太祖維新之運，內修文教，外奮武衛，不失為繼世令王。然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幽州之役，軍中夜失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是亦人心不忘故王之意，正無可厚非也。且即令立德昭，亦其分誼之所應得，並非取非其有也。乃不勝其忿嫉之私，盛怒之下，致令德昭驚懼自殺。太祖能挈天下以授其弟，其弟至不能容其子，太宗之忍心負義，君子有隱痛焉。迨其後遂世代相承，太祖後人永無復膺圖受籙之望矣。直至徽欽失國，舉族北徙，僅遺一高宗，而高宗又絕其緒，乃得孝宗而立之，用以稍酬太祖經營締造之功。冥冥之中，不謂之有天道可乎？然則人之自私自利，以自為子孫萬世之計者，其亦念天理之昭彰，固有其報施之不爽者哉！

清・趙蓮城《豹隱堂集・太祖太宗趙普論》 宋太祖仁恕恭儉，豁達大度，跡其行事，三代而下，鮮有能及之者。雖貞觀時，人才似爲較盛，然倫常之地，未能如太祖之捫心無愧也。其保全功臣，光武而外，惟太祖一人。觀夫釋王彦超等藩鎮兵柄，革石守信等典衛禁兵，燕飲之間，從容談笑，而能除四百年跋扈之患，開十八主忠厚之風，此人君所未數覯者也。且以大位傳弟，克承母訓，更未易及，雖曰匹夫之孝，然伯夷、太伯已曾行之於前，初非太祖之所自倫也。太祖天性實為過人，常言太宗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除太祖外，鮮有不殺之者。太祖不惟不殺之，而反卵翼之。伊古以來，友愛未有能如太祖者也。豈惟灼艾分痛，為人之所嘖嘖稱歎哉。惜乎禪受之後，太宗聽趙普一誤再誤之言，一弟二姪，俱罹非命，秉心惟忍矣。至后崩不為成服，此尤天下之所同忿也。夫兄弟相授，固為亂本，普不言於太祖，而獨言於太宗者，何哉？蓋普見太祖禪位之意誠，則阿意曲從，而書誓以藏金匱；見太宗無禪位意，則市恩掠美，而有一誤再誤之言，此普善伺人意，非忠於太宗而不忠於太祖也。普所遇主，幸皆當世英傑，使所遇非主，必將玩君於股掌矣。許劭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者也。至於燭影斧聲之說，亦因太宗待兄太薄，故有是言。吾可決其必無是事也。太宗縱然不弟，此事定當行於太祖未病之先，而必不行於太祖彌留之候也，明矣。《湘山野録》所載原不足原，讀史者蓋不可以此為口實也。

清・何曰愈《存誠齋文集》卷二《趙普論》 杜太后鑑周覆轍，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此婦人一隅之見耳。使太后預燭廷美、德昭之飲恨而終，必無是旨。而太祖孝友天賦，不忍拂慈母意，故慨然以位禪太宗，此唐虞後一人而已，豈能復望於太宗哉！普如不能逆料太宗之背約，不過不智耳。其過小及揣知太宗有私子之心，因立儲之問，遂有太祖已誤。陛下豈宜再誤之諷。是普早知太祖之禪為失策，不以悟太祖而悟太宗，何其奸回孤恩哉。且太祖升遐時，德昭固已壯且賢矣，非周之乳臭、晉之惠帝比也。普如果忠，即當面斥廷爭，反覆敷陳，以回太后意，則廷美、德昭得令其終矣。而普既作誓書於前，抔土未乾，即逢惡於後。秦王之死，誓實陷之，是負太后、太祖，且負秦王、魏王也，且成太宗有背母兄殺弟姪之名也。當普受顧命時，知違太后旨位不可保，及立儲之問，逆太宗意位更不可保，普自籌之熟矣。故阿諛取容，以固寵榮爾。然而奸回孤恩矣，難逃後世之誅矣。

清・李象鵬《棣懷堂隨筆》卷一《讀趙普傳》 方昭憲長君之論，囑普同記，普以為不可也。當引宋宣公、吳諸樊為戒，昭憲思深慮遠，諒必垂聽，普以為可，則不得謂太祖之誤，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夫以太祖之孝，必能遵母命也，何必誓書？太祖不遵母命以傳位太宗，普力爭可也，何必署名？深知太祖無利天下之心，而陰挾以不得不傳之勢。他日以事太祖者事太宗，以事太宗者背太祖，其意已定於此。

【略】太宗即位六年，禹錫等告秦王驕恣，普願備樞軸，察奸變，秦王以次傳位，厥有誓書。其不肯欲速以躬犯不韙也明甚，何奸變之為？自陳顛末，帝由是發金匱，得誓書及前表。普處心積慮二十年，至是始售其奸矣。諷李符，訐廷美，又恐符言泄，以他事貶之。包藏既厚，輾轉相生，豈復有人心哉！太宗嗣位，武功、興元相繼歿，未了者秦王耳。子突立而傳瑕死，夷吾入而里克誅，普計之熟矣，太宗之發金匱也。

清・譚宗浚《希古堂集・乙集》卷五《宋太宗論》 藝祖以雄才大略，應天順人，英謀若劉裕，眾望則異蕭王；篡志類楊堅起兵，則殊魏祖。方陳橋之初變也，非有赤符之兆，非有丹穴之求。金像鑄而長樂，不知法駕來，而豫章遽恐，其倡謀擁戴者，實太宗耳。人謂諸樊讓位，俾季札之紹封。而吾謂更始成君，實伯升之創議也。既乃削平禍亂，龕靜寰區，眷此鴻基，特傳太弟。夫邛郵道上，致憾淮南，元武闕前，且謀息隱。藝祖雖賢，遽能疏嫡嗣於桐封，捐萬乘於苴芥也哉。

清・董以寧《正誼堂文集・宋太宗論》 讀史者至斧聲燭影，謂千載不決之疑。或曰：太宗雖忍，不至是也。特廷美、德昭死非其所，開寶太后崩不成喪，又更諱改元，皆有速于亡太祖之意，故甚其罪而疑之也。或曰：傳以位而不敢當則遜避，于燭影何疑？付以大任，則日好為之，于斧聲何疑？或曰此其說，李燾刪潤《湘山野録》而啓之，陳桱附會《涑水舊聞》而成之，是不足信。余則曰：太宗之為弒無疑，而不在乎燭影斧聲也。太宗即得辭乎弒，而不得辭乎篡也。冬十月，帝不豫，乍當不豫，未至大漸，何至遽屬太宗後事？即召太宗屬後事，亦當并召德昭，諭以善事叔父，豈有父子至親，而終天之際，不令一見者。況宋后固在宮中也，帝即不召后，而帝疾已甚，后亦自應知之。宋后不知，是帝之疾未甚也。德昭、德芳不召，是帝之疾未甚也。戴雪坐談，方以兄弟之好，從容對飲，是帝之疾未甚也。疾未甚而是夕即崩，致宋后猝遇太宗，愕然遽呼有母子托命官家之語。于是乎不得為太宗辨矣。況帝果挈天下而畀之，太宗授受之公，初非陰謀秘密，正當特召大臣同受顧命，曉然示以太宗之當立。為太宗者，猶可藉顧命之重，以服羣臣百姓之心，而得以正其始，何反至于屏避左右，使不得聞對；飲之觴，安知非毒？以春秋之法律之，更顯于魯桓，更甚于趙盾。雖無燭影斧聲，而太宗無以自解于弒矣。若癸丑夕，帝崩，遺詔迎太宗，詰旦入謁，受遺踐祚。若并無燭影斧聲之事者，此宋時史臣曲筆，豈董狐《南史》之特書哉。議者又云：金匱之盟定矣，不立德昭為皇太子，明乎為太宗地矣；且帝語近臣，以異日太平天子稱太宗矣。不順而受之，乃逆而取之歟，是又非也。近臣何人，既無姓名可指，必內侍王繼恩之類私附太宗者僞言之。若建儲之禮，則自唐天佑以來，時歷百年，君更數姓，皆未舉行，原未可引為太宗當立之據。至金匱之盟，則更非淺識可得而議者。杜太后彌留之際，囑太祖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止婦人女子不知太體之言，原其心不過欲使其子若孫之在目前者人人相繼為帝耳。若果以國有長君為社稷之福，安所見太祖必不永年，而不能待德昭之長乎？慮太祖必不永年，不能待德昭之長，則傳光義以及德昭亦可矣，又何必更傳光美而後及之，此直謂之亂命可也。夫宋之社稷為太祖所創之社稷，而非太祖以前祖父相傳之。社稷倘後之有天下者，非太祖之子孫。則雖長君代立，而社稷已潛移于太祖，亦何福之有？太祖重違母意，則曰敢不如教，而于心寔有待焉。故榻前之誓，普書之，普署之，更命謹密宮人掌之，絶不播告外廷，宣付史館，并未聞語及太宗，夫亦待德昭既長，子嗣父傳，可以謝晉邸代立之端，即可以釋太后臨終之慮，庶于母子兄弟之間均為得之。迨開寶九年，距太后之崩，又十六年，此時德昭亦二十餘矣，長矣。縱令太后尚在，亦不得藉長君之説命立太宗。縱令欲立太宗，大臣亦將抗疏力爭，謂宗社大事非母后所與。縱令母后必欲，與太祖必欲遵，在太宗且當上表歸藩，退守臣節。況金匱所藏，太宗亦未嘗親受之于太后，太祖又未嘗親諭之于太宗，太宗亦何所據而自以為當立？此不過趙普要結太宗，洩其語以自托腹心。太宗因以視為當然，遽萌非望，恐太祖之遲回，遂致一朝謀變，而不得不出于忍，尚安得假遺命，以愚天下後世哉！據云：宋后命繼恩召德昭，繼恩乃召晉王至。則繼恩所云遺詔原不可憑，當日之立，誰受之，而誰奉之乎？無有受之，無有奉之者，則太宗即得辭乎弒，而不得辭乎篡也。理宗之篡，猶出史彌遠之謀，太宗之才地，固獨謀之而有餘者矣。前半猶以意斷事，後半直就事斷事。進一步，緊一步，窮之至于無可躲閃處，而千古大疑始決。至于筆鋒之利，直能破竹斷流，有識有膽，有才有氣，古今來不數見之文。

清・沈寓《白華莊藏稿鈔文集》卷四《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論丙寅春筆》 嘗稽之《宋史》云：太祖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竟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據是説也，太祖將崩而太宗方入也。又稽之《續編》云：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時離席，若有所遜避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據是説也，太宗已入而太祖未崩也。前人之論，是前説者斥後説，曰胡陳之私史也。李燾之采《湘山野録》而改「戳雪」為「戳地」也，吳僧文瑩之千里遙聞而影附也。癸丑夕帝崩之，大書特書也，信是論也，太祖太宗堯舜之授受無疑也，而是後説者，非以太祖之崩果有所疑也。而太宗之為不無可訾，武功郡王德昭方四載而速之自刎也，開封尹秦王光美之貶而未幾安置房州，以悸卒也。顧名思義之，光義而頓改為炅也，太平興國之元不能少忍此兩月也。煌煌母命，須臾可寒，而讒臣再誤之言即入也。信是論也，太祖有舜禹其弟之心，而太宗久矣無堯舜其兄之念也。是二説也，由前之論，當時之言，史氏之筆也，信也；由後之論，異日之聞，遙見之辭也。疑也。雖然疑者未可全以疑置之，信者未可遽以信執之也。天下之事，理而已矣。太祖之為君何如者乎？英明果斷開創之君也，英則處事必達，明則慮事必周，果斷則無遲回顧惜而有格格不吐之事。假問：當日之事，尚有大於神器授受者乎？昭憲金匱之藏，時趙普雖不在側，安有不呼其弟而面命之。且太原未入版圖，尤朝夕壓帝心者。況太祖崩年方五十，非老耄果於遺忘。而此日之疾，又非瘖啞不測可知。堂堂天子，雖不死於宦官宮妾之手，時豈無二三執政大臣。曰：有吾弟光義在，先呼之入可也。則太宗之入不再計，而太祖之召不容已，理也。惟思是時為太宗者，胡不宣二三執政，召弟光美，再申金匱之盟，即太祖不命，而太宗不可不啟。太祖亦必無不命之理，而頓使開寶皇后愕然遽呼，甚有大不適意於斯時者何歟？嗚呼！夫婦之情，父子之恩，聖凡一理也。寢前永訣，知必外平僭亂，內訂金匱，次及光美，教誨德昭耳。而度太宗一時之用心，以為兄之病漸矣。懼亂命叵測，光美幸未知母后之誓書，遽未可聞於外庭。支吾遜避，若應若否，情見乎辭。適有以洞太祖之衷，啟太祖之大聲爾，自好為也。事與理之相符者也。且爾時之左右，莫非太宗之左右也。不然命召皇子者反召晉王，而燭影遙光無一敢邇，此乃小人勢利富貴之常，無足怪者。獨後日為太宗計之，德昭長子惟吉，年十四猶在禁中，擇以師傅，館之東宮，一誤再誤之搖。普雖患失其心，亦無間而可入。諭執政啟金匱，告之昭憲，太祖在天之靈，曰光美殂矣，德昭死矣，無可如何也。太孫孺子惟吉無恙，移伊時册立楚王、壽王者册之。皇天后土，備聞此言，舉天下之神器，一旦挈而還之太祖，則堯之授禹不是過也。而天下臣民，庶幾有以諒太宗之心而無憾矣。惟其不爾，此所以啟天下萬世之疑，而來紛紛之口也。

清・劉紹攽《九畹古文》卷三《燭影斧聲論》 事有可疑，君子闕之。若其事在綱常倫紀之大，闕而不論，則奸邪之流皆得陰行其私，以求免天下後世之譏，故君子必為之辯，使陰謀密計一無所逃，以為世道人心之大防。如宋太宗燭影斧聲之事，始載《湘山野録》，李燾、胡一桂、陳桱，更相祖述，以至於今。邱瓊山以正史不載，謂不足信。夫正史可盡信耶？陳壽之求麥，魏收之穢史，豈復有董狐遺意？蓋三代而後，直道不彰，珥筆之臣，類多忌諱。獨賴艸野微賤，主持是非，目不覩炙手之勢，身不履禍敗之機，盱衡上下，安所顧忌。固有天子所倚任，百僚所祝頌，以為社稷臣，而民間唾罵，斥為姦慝者，唯茲公道，具在人心，必不可昧耳。孔子之《春秋》，左氏之《傳》，朱子之《綱目》，司馬遷之《史記》，歐陽修之《五代史》，何一非蓬窗私記，而給札尚方者，卒不得與之挈短量長。是則匹夫之權，行於萬世，秦皇不得而焚，唐宗不得而易者也。邱氏以此為太宗辯，其亦不達於理矣。且夫不知其人者考其行，不得於前者觀其後。疑於後者徵其心，蓋棺論定，要於後也。晚節不終，靡不有初也。略其迹者，原其心也。太宗即位未十年，一弟二姪，不得其死。至使楚王元佐憤發狂疾，小民所羞於為者，甘心冒之，不以爲恥。苟非利令智昏，何以致此。由後觀前燭影斧聲，有自來矣。或且以秉羹之良，人誰無之，彼其薄於骨肉，由後之貪於權勢。若其前式好無，尤何遽蹈弒逆之謀，將以靡不有初，為太宗寬乎？是當原其心矣。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其龍行虎步，必為太平天子。凡有人心疇不知感，何以帝崩之歲即為改元之年，並其名而改之，謂非忍於悖帝，誰其信之？且其夕，開

寶皇后見太宗，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託於官家』。憂愁悲憤，情見於詞。意其居心叵測，必有為皇后所不能釋然者。故當大漸之時，驚怛痛悼，言從心出，此在受命之夕已然。其後后卒，羣臣不成服，三年始葬，益證斯言不虛矣。或曰宋之禍，宣公為之。故君子大居正，昭憲之命，太祖違之可也，是大不然。父死子繼者，周人之法也。兄終弟及者，殷人之訓也。太祖大公為心，嘗曰：『為君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味其言，身之不恤，何有於家？第擇可以主天下者授之。堯舜之揖遜，不是過也。況昭憲之命，雖違周人之法，猶合殷人之訓，安在其不可從也。彼其後之忍心敗理，實出人情之外，於太祖何尤。然則太宗者，於母則不孝，於君於兄則不弟不忠，於弟則不友，於姪則不慈，於嫂則不義，綱常倫紀無一而可。世之論者猶欲以燭影斧聲作疑似之解，寬太宗之罪，將使亂臣賊子，陰行其私者一無所畏，又何以為世道人心之大防哉！

又　卷九《書古今治統宋太宗論後》　燭影斧聲，論者疑信相半。筆峒據瓊山邱氏之說，謂臨崩召晉王，太宗之事已定，豈須臾不能待，而斧其兄於燭影下耶？嗟乎！自古弒君者，使皆以臨崩緩須臾，則楊廣之於文帝何以稱哉！鄭石幢曰：舉煬帝作證，百喙難辯。

清・曹藍田《璞山存稿》卷三《宋太祖傳弟論》　宋太祖遵母后命，捨子傳弟，後儒責以反經階禍，比於宋宣，其說非也。宋宣公之事，所以反經而階禍者，國中無事，世守相承而忽焉。創非常以致亂，故不免於君子之譏。宋太祖之時，何時也？自李唐覆滅，五季紛更，天下梦梦不靖，生靈困敝極矣。太祖出而膺圖受籙，舉世翕然，有幸治之心。然中原之寇未滅，夷狄之勢方張，萬一嗣子不才，而智勇不足以濟當時之變，是使斯世斯民復遭五季之亂，而太祖將無以瞑目於地下。故夫遵昭憲之命而不違者，爲天下生靈計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公，雖異姓賢者猶將受之，況一家兄弟哉。議者之言，無乃未為天下生靈計，而徒為趙氏計耶。且即為趙氏計，其保全骨肉，奠安宗社，亦卒無以易此。蓋太宗嗣位，一弟二姪，不得其死，此自太宗咎耳，豈得咎太祖傳位之過乎？向使太祖必守常經，毅然違母后之命，捨光義而立德昭，吾恐異日之禍，必有十倍於太宗之嗣位者。何則昭憲素無成命而已。昭憲業已命之，太祖業已許之，而異日毅然違之，捨其弟而立其子，德昭未必度越成王，光義未必能爲公旦，即二人相信無疑，亦必有讒人交搆。其間使不得不生猜忌，此非光義弒德昭，則必德昭殺光義，而太祖之孝友何存？光義弒德昭，而太祖之子孫將盡其為禍，豈不大哉！故遵昭憲之命而不違，正所以保全骨肉，奠安宗社，非可以反經階禍責之也。或又謂昭憲有成命，趙普有誓書，太祖令親密宮人掌之，而不以宣示外廷，蓋傳弟非其本心，欲俟異日改之而不果耳，此其說尤非也。夫發命者太后，受命者天子，與聞者介弟，記事者相臣，斯事斯言，吾知其徧傳四海，遠聞鄰國矣，外廷豈尚有不知者，而何以宣示爲哉！且太祖友愛二弟，極其篤至，觀其稱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則付託之意，早自有在，而謂傳位迫於母命非出於至誠，可乎？

清・劉曾騄《夢園文集》卷一《趙普論》　宋太宗死秦王廷美，人多咎趙普。吾以為普非但死廷美，並死德昭，且非死于太宗時，乃死于杜太后未死之日。當太后之授遺命也，召太祖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汝後當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且顧普曰：『爾同記吾言。』推太后暨太祖之心，天下甫定，羣雄耽視，故以立長君為社稷計，似也。然亦安知太后非愛憐少子，而太祖非迫于母命而不敢違耶？此時趙普若進以正論曰：『三代而後傳子不傳賢，殷之世及不免爭立，宋宣公、吳余祭皆啓骨肉相殘之禍。皇帝春秋尚富，德昭漸長成，非立幼比，即立幼，臣固不及伊、霍，晉王龍行虎步，視周公不多讓，且王而克君，必能輔幼主。若不能輔，又烏乎君，更烏能授人以君？況內憂與外患孰重，願太后熟思。』退則私奏太祖曰：『天下者，皇帝之天下也。皇帝視皇弟與皇子等耳。萬一皇弟之視皇子不若皇帝之視皇弟，奈何？且皇帝傳之皇弟，皇弟傳之皇子，皇子而後傳之皇孫乎？抑皇弟之子乎？若傳之皇弟之子，則弟復有弟，子復有子，殷禮既遠不足徵，春秋大典昭穆將何以序也？』如此則太后雖愛子，亦未必不愛孫。太祖固愛弟，更未必能如其愛子，計無不聽從者。且不惟太祖有子然也，亦不惟太祖尚存然也。假令太祖無子，先太后死，太后欲立他子，為之臣者亦當告以當立嗣為子，而不當立弟。蓋古者天子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為嗣，以宗法繩之。天子者，大宗也。兄終弟及，並為天子，是二宗也。吾不知將來之嗣為天子者將誰屬也，將屬之兄乎，則己絕也；將屬之己乎，則兄絕也。兄絕，己之君絕

也。絶君不臣，絶兄不弟，絶己不子。吾不知為之臣者，將何以善全其後也？則何如慎之于始乎？慎始若何，曰：「天子死，有子立子，無子立嗣子，嗣子不立，弟其已立。弟者，無己則以後之為天子者，兼祧兄弟，既不絶兄，亦不絶弟，乃變禮之禮也。」或曰：「宋時尚無兼祧法，又不止一弟，亦無從兼之。」然則為普計，只有立子不立弟之一説，而普不能也。身為元勳，官大寵濃，唯阿取容苟全富貴。漢之張禹，唐置許敬宗，皆其類耳。吾故曰：「趙普非但死廷美，並死德昭。」蓋用吾之説，則德昭得位而廷美不失榮顯；反之者死矣。或曰：「普一學究，或不知大計。」曰：「奚不知也。」普之告太宗曰：「太祖一誤，陛下不可再誤。」是明知其誤也。明知其誤而不争，真張、許之續耳。

藝文

明・平顯《松雨軒集》卷二《題趙太祖蹴鞠圖卷》 散入鴻鈞坱北間，三百餘年趙家土。華山老子見幾遲，睡眼不醒猶昏眵。如何日下黑光盪，一笑河梁方始知。君不聞萬歲殿中壬子夜，引柱斧鳴燈影下。可憐金匱有遺書，不似西山採薇者。

明・岳正《類博稿》卷二《讀史四首・杜后》 阿母要盟畢竟寒，箇中書記獨相干。晉王不肯輕傳弟，欲説陳橋事似難。

明・程敏政《篁墩集》卷六三《读史・太宗》 野録山僧本好奇，是誰刪潤轉生疑。由來授受分明處，涑水先生却備知。金匱盟寒固可哀，何緣推出殺心來。斧聲燭影都無謂，勝國諸公有史才。

明・謝鐸《桃溪淨稿》卷二六《金匱盟》 榻前誓，山可厲。燭下影，目不瞑。于，嗟乎！涪陵不死武功死，金匱之盟故如是。

明・楊廉《楊文恪公文集》卷三《詠史二》 弒逆增加不可轻，也須据事与原情。谁云禅受从容夜，柱斧犹闻戳地声。

明・張鈇《碧溪詩集》卷六《讀宋史・宋太宗傳國事》 金匱遺言謹記藏，德昭殺後殺齊王。人倫天理俱欺滅，家法猶云過漢唐。

又《太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於是普復相》 迎合君心乞進身，本朝奸相肇斯人。藝皇猶昧知人鑑，妄認渠為社稷臣。

明・唐汝詢《顧氏詩史》卷一三《宋紀上・太宗》 太宗名炅，太祖弟也，本名匡義。初太祖父弘殷，娶杜氏，生五子：長曰光濟，次曰匡胤、匡義、光美、光贊。濟、贊俱早卒，而匡胤代周有天下，是為宋太祖。封其弟匡義為晉王，賜名光義。杜太后愛晉王，欲立之。及臨崩，遺命太祖以次傳二弟，而後歸國於太祖之嫡子，使趙普為誓書而藏之。太祖崩，晉王立，是為太宗。太宗不欲己之臣太祖也，乃改其名曰炅，復改太祖開寶九年為太平興國元年，於是背盟負約，傳國於子。而一弟兩姪，并見剪滅，故太宗雖稱致治之主，而不能免燭影斧聲之疑云。

趙家老寡婦，生子何翩翩。攘鼎陳橋驛，大志今果然。大兒作天子，小兒心未已。母子潛相謀，神器為可求。臨崩有遺命，光義纘王猷。嗟嗟仁孝主，片語心相許。遂令龍行弟，繼踵臨寰宇。拱木未成陰，須臾縱斧尋。兄有唐舜意，弟懷楊廣心。忿言利如矢，武功刎頸死。唇亡齒必寒，沉憂夭興元。誓書藏石室，廷美房州卒。弟姪咸翦除，天下我安居。安居傳諸子，寧思太后旨。母言不復思，兄崩惟恨遲。殘年稱興國，無君心可知。斧聲燭影下，遂成千古疑。世無董狐筆，是非那可必。翦弟如蓬蒿，弒兄無乃寔。炅心不待言，胤弒未應然。神武蓋天地，一身不自全。弒君本危轍，晉王計何拙。左右無專諸，獨身探虎穴。傳弟既有盟，何心其逆節。虎旅列宮門，豈悉晉王臣。太祖饒恩澤，獨無忠義人。君王曾遇害，四方何不聞。不聞則已矣，湘山何為紀。下流謗所歸，三王何為死。吁嗟燭下疑，得非因此起。乃知豺狼心，在彼不在此。

清・張塤《竹葉庵文集》卷三《汴梁詠古三首三》 弟兄趙宋掌宗祧，金匱盟言不久要。此媪黏塗傳受事，老臣固結聖明朝。不因花萼疑光義，可惜瓜田殺德昭。一度興亡成感喟，政和天子極消搖。

清・方中通《陪詩》卷六《金匱》 杜后計雖迂，宋祖孝莫及。惟有中令奸，誓書若可執。自上河陽表，太宗思獨立。一誤勿再誤，斯言豈堪人。中令若早亡，死者或不急。

清・趙士麟《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五《趙普》 韓王鼎鐺臣，開國多謨弼。四方漸削平，彈丸自歸一。不念金匱盟，致使弟姪卒。紫陽於其終，削官以示譴。

清・金德嘉《居業齋詩鈔》卷一九《史編雜識集》　燭斧事傳疑，後人枉費辭。德昭與廷美，試問誰死之。論語朝朝讀，致君乃若斯。

清・劉青藜《高陽山人詩集》卷一《金匱誓》　陳橋擁戴功不細，虎步龍行推太弟。兄終弟及尚嫌遲，漏靜燭殘斧戳地。西池水殿幽州營，涪陵啣冤武功斃。休將再誤怨韓王，戕斧寧？金匱誓。東宮發狂最可憐，廢黜不愧恭憲諡。

清・黃利通《懷亭集》卷一《太祖誤》　太祖誤，母有命，兒不顧。太宗誤。將斧聲，報艾炷。學究誤，逢君惡，干天怒。普有疾，延道士祈禳，密書表文，緘藤數襲。火化後，獨此數行字不焚。大風急起，吹徧都城，盡人皆見，天豈為老奸隱惡耶？史家誤，多議論，少憑據。學者尚論古人失入不如失出，然以太宗背母忘兄，殺弟及姪，燭影斧聲亦多此一辨矣。誤復誤，置朕在何處。悟不悟，海上颶風來吹去。

清・吳其琰《酌古軒詩集》卷一六《宋太宗》　太后遺言帝汴都，斧聲燭影事模糊。不知自殺秦王後，還記深宮灼艾無。

又《趙普》　金匱諄諄總在旁，獨將一誤效匡襄。不須苦怨盧多遜，死去何顏見二王。

清・王廷燦《似齋詩存》卷二《金匱藏》　君不見，柴氏子幼天下亡，兄弟叔姪相繼宋祚長。開國元勳載筆記，誓約一紙金匱藏。金匱藏，藏禍府，龍為行，虎為步，燭影紅搖金柱斧。太平基業天所與，寡婦孤兒誰為主。先帝已誤不可追，陛下斷難容再誤。嗚呼！徽欽二帝皆北轅，江山半壁還藝祖。

清・周懷綬《耕道獵德齋吟稿》卷一《讀史十六首十二》　燭影與斧聲，野史本難據。祇誅其篡心，傳疑自有故。忽渝金匱盟，雖云勿再誤。一弟置房州，兩侄見乖忤。癡兒哭何為，國母崩不顧。自謂傳子孫，從此綿洪祚。一一比事觀，心跡灼然著。誰知太祖後，繼統在南渡。天位勿克傳，久假還復付。

清・紀邁宜《儉重堂詩》卷七《陳橋懷古二首一》　黃袍那得便加身，臥榻爭容鼾睡人。不待青城泣殘照，斧聲燭影了前塵。

清・邱上峰《篛村詩全集》卷四《讀史有感二十五首二十二》　陳橋迫推戴，黃袍已加身。聖人應運起，天命自有真。勿持逆億論，誠詐考平生。迥出三代下，光義愧乃兄。宋太祖

清・謝啟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宋・太祖》　禪文倉猝袖中成，亂極人思致太平。驛路陳師歸作帝，朝堂酣宴黯銷兵。腹心疾去安臣子，手足情深念弟兄。金匱一編遺詔在，鐙前誰聽斧柯聲。

清・陳登龍《秋坪詩存》卷九《勿再悞》　先帝已悞，陛下勿再悞，兄終弟及那可數，臣雖不言上應悟。光美徙，德昭死，陛下之心可知耳。臣今不言誰稱旨，君不見黃袍加身，謀者誰供奉，都知掌書記。

清・王文治《王後村詩集》卷二《讀宋史二首一》　牝雞司旦搆爭端，中令逢君龍種殘。汗馬馳驅慚石虎，拈香嗚咽愧蕭鸞。心知金匱言猶在，目睹昌陵骨未寒。為問官家憐母子，何堪燭影夜漫漫。

清・王庭言《東武詩存》卷七《[清]李林（歷代宮詞二十二首十九）》　金匱藏書計畫深，鑒他柴氏忽銷沉。如何燭影傳疑後，埋沒鳲鳩七子心。宋杜太后

清・趙佩湘《恒春吟館詩集》卷一《詠史七》　虎步龍行象不同，兄終弟及又家風。太平自有真天子，青史何疑燭影紅。

清・鍾大源《東海半人詩鈔》卷一《讀宋史雜詠十二首二》　忠孝涪王繼統才，遞膺神器孰嫌猜。可憐三晉全師日，富貴何會共保來？

清・陳啟曦《詠史擬古樂府》卷二《金匱藏》　建隆二年，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當以次傳位德昭。』帝泣曰：『謹受教。』藏之金匱。

幼兒立，天下失，翰林詔，袖中出。韋囊三尺傳子孫，慈幛一言金匱存。龍行虎步作天子，豈容再誤巧承旨。癡兒乃不得其死，吁嗟乎！高宗中斷龍種無，寅亮一言眾志孚，韓王毋乃為私乎。

清・宋棣《雞牕百二稿》卷五《詠史一二四》　痛分灼艾見中忱，燭影斧聲疑至今。不獨負兄還負弟，龍行虎步具狼心。

清・沈欽韓《幼學堂詩稿》卷一四《宋太祖》　先生《論語》幾行誇，老嫗金縢一念差。杌后之意，不過欲貴兩兒，如北齊婁后之見耳。倉卒斧聲搖燭影，又將母子累官家。

清・周向青《句麓山房詩草》卷八《金匱書》　野史譌傳燭影紅，灼膚枉自托深衷。兩朝致治由《論語》，書上緣何未教忠。

清・劉仲珶《育蘭堂詩鈔續編》卷二《詠史六首六》　太平聖惠秘書成，百卷遙頒天下行。獨有先皇無救藥，搖紅燭影不分明。

清・陸鼎《梅葉閣文鈔》卷一《斧聲燭影歌自敘》 宋祖授受之際不能無疑焉！雖代有君子起辨其誣，而謂涑水《通鑑》無之，明司馬溫公之為人可以仗信矣。然余終不能釋然於懷，又不敢抗論前賢，乃作歌誌之。其辭曰：共保富貴兮，不離其身矣。灼艾分痛兮，骨月之情矣。斧聲暗昧兮，燭影分明矣。何其授受兮，必也夜深矣。稗官斟古兮，良史酌今矣。抑陰而扶陽兮，聖人之用心矣。歌成藏諸篋，猶然不克自信。久之，得薛文清之說，始獲吾心。公之言曰：宋太祖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而為人臣子，如晉郤、趙普，其罪則不可勝誅矣！如公言，則七百年沉獄決矣。

清・汪仲洋《心知堂詩稿》卷三《汴梁懷古六》 龍行虎步帝王真，金匱盟詞創見聞。絶少何充爭舊典，更無宋穆念先君。頡羹非怨恩偏薄，尺步興歌謗更紛。南渡百年歸嫡派，始知天道善平分。

清・季蘭韻《楚畹閣集》卷九《宋史雜詠四》 燭花影裏斧聲傳，宋后倉皇語可憐。手足親情堯舜法，苦將性命乞人全。

又《宋史雜詠五》 昭憲貽謀本未良，兄終弟及法殷商。德昭廷美含冤死，泉下惟餘慟一場。

清・俞鴻漸《印雪軒詩鈔》卷一五《讀史偶成二十八首十六》 斧聲燭影夜模糊，《野録》、《湘山》豈盡誣。若比唐宗心更忍，後人不用議臨湖。

清・魏源《古微堂詩集》卷七《觀往吟九首五》 宋取江南不血刃，子孫食報數百年。衣冠南渡非僥倖，光義自背金匱盟。南宋遂皆藝祖祀，五國城中帝鬼哭。

清・張維屏《清詩人徵略二編》卷六四《[清]鄭棻〈詠史七〉》 夜半焚香禱至誠，香孩兒果應時生。周朝故將為天子，華岳仙人喜太平。先見不為傳子計，片言能解重臣兵。斧聲燭影傳疑案，誰記當年灼艾情。

清・張維屏《聽松廬詩鈔》卷三《詠史・金匱書》 九重友愛艾灼膚，唐家花萼安能如。太平天子阿兄許，何用宵深疑燭斧。野史誅心良有由，友于恩重翻成仇。秦王魏王在何處，一語逢君休再誤。吁嗟！金匱書煌煌，黃泉相見昭憲傷，太宗之罪浮鄭莊。

清・譚瑩《樂志堂詩集》卷四《金匱書》 長君世及真良圖，宋禍乃萌金匱書。館師佐命預家事，交通堂吏多厚誣。咄哉！幹蠱不狀類藝祖，廷美後身王介甫。事同誅管蔡心可，謝朱均牌罩濃烟。

清・蔡邦甸《晚香亭詩鈔》卷四《讀史・趙普》 中令負才能，亂世嫌潦倒。寄寓清流關，教授知音少。一朝遇真王，賞識傾懷抱。登極任將相，寵禮尊元老。無何事晉王，恩情忘夙好。一言難再誤，禍機從此兆。負卻金匱盟，德昭身未保。希榮類鄙夫，藏姦近宵小。妄云讀魯論，輔相資治道。祇恐半部書，大義未深曉。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宋太宗》 龍行虎步竟垂旒，文武人才一例收。開卷更番勞史館，窮兵失計戰幽州。宮中疑似搖紅燭，道左歡迎歎白頭。不記當年曾炙艾，君臣骨肉有誰儔。

清・唐訓方《唐中丞遺集・常寧詩文存》卷七《讀史十絶七》 讓國天然出性真，乾坤錦繡視埃塵。緣何金匱盟猶在，忍作恩忘義負人。

清・華長卿《梅莊詩鈔》卷一二《舟中無事讀宋史作》 燭影搖紅事可疑，斧聲戳地好爲之。武功飲刃涪陵窟，分痛渾忘灼艾時。【略】十瓶海物費平章，再誤盟辭金匱藏。讀得魯論剛半部，鄙夫焉解事君王。

清・劉曾騄《夢園詩集》卷一《擬大梁詠史樂府・趙家怨》 太清閣下雪花起，丁丁玉斧紅燈死。瞻望兄兮兄曰嗟，汝好為之我去矣。陳橋噩夢重回首，黃袍得自孤寡手，君亦有兒亦有婦。負情儂，可憐蟲。二百年，一夢中。不信天道如張弓，北狩南渡何匆匆？嗚呼！南渡乃有宋孝宗。

清・史夢蘭《爾爾書屋詩草》卷四《趙普》 《論語》平生讀幾過，藉籌雪夜定山河。勳名自出曹潘上，恩怨終慚岸谷多。顧命有書纔啟匱，君王同氣竟操戈。十瓶海物江南至，措大經營果若何。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四九《[清]范榮棣〈讀宋史趙普傳〉》 盟渝金匱非臣節，金受錢王負主知。猶喜薦賢能補牘，孤寒生恨不同時。

清・張爾旦《種玉堂集》卷三《讀宋史雜書》 斧聲戳地殞蒼黃，骨肉如讐變豫防。弟姪九原同一哭，不須錯怨趙韓王。

清・張際亮《思伯子堂詩集》卷五《漫書宋史》 真人望氣已先知，點檢功高更不疑。驛裏黃袍應自笑，宮中玉斧竟何為。但聞愛弟傳餘祭，豈憶先君捨與夷。回首臨安瞻孝廟，昌陵風雨久淒其。

清・況澄《西舍詩鈔》卷一四《讀宋史賦事九首一》 袖中禪詔翰林

詞，太尉黃袍覆體時。何事彌留無實録，斧聲燭影至今疑。太祖

清・彭湘《適龕詩集》卷三《詠古雜詩》 立長傳賢意願奢，太平天子帝曾誇。若非一誤由金匱，靖難兵先起趙家。

清・潘德輿《養一齋集》卷八《夾馬營》 五季羣陰極，一陽回赤精。炎光照天水，黑夜失欃槍。烈烈黃袍擁，琅琅金匱盟。未須疑燭影，生死悉昭明。

清・蔡逸《茜雲樓詩集》卷九《汴宋詠古八首五》 盜竊開基閱五朝，北征師又噪陳橋。雕青孫本非周世，殺粉書終協趙謠。金匱誓言寒柱斧，玉霝祠祝啟神霄。天書上後萊公貶，不學寧辭萬里遙。

清・謝焱《惕夫詩鈔初刻》卷七《竟陵游草・蓬窗讀史百詠五十四》 安置房州怒太原，竟教金匱背前言。可憐一誤誣先帝，趙普何曾讀魯論。

清・蔡殿齊《清閨閣詩鈔》卷五《[清]高史篇〈繡篋小集・金匱詞〉》 丈夫臨事當自決，謀及婦人必亡滅。手操麈杖作勸駕，寡婦孤兒殿中泣。焉知綢繆金匱辭，花面老臣能主之。婦人貽誤有如此，德昭自牋廷美死。

雜録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耳。』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宫人掌之。【略】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玄先坐于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遂與王雪中步行至宫門，呼而入。繼隆使王且止其直廬，曰：『王且待于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來邪？』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為班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太宗亦優容之。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於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爲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既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於周曆矣。

宋・釋文瑩《續湘山野録》 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氣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宫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戳丁角反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如出湯沐。

明・陳汝錡《甘露園短書》卷八《衛公子壽王莽子宇宋太宗子元佐》 宋太宗以長子元佐貌類己愛之，悖金匱之盟而立以為嗣。元佐堅辭，請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二子俱不得其死，又力救廷美之遷，而廷美死於遷。元佐由此發狂疾，實非狂也，遂被廢。元佐不廢，可安步作異日太平天子。顧寧其身之以發狂廢，而不欲以其身有悖盟之天下，父不得而子信哉。

明・吴與弼《康齋文集》卷一一《日録》 夜枕思宋太宗燭影事，深為太宗惜之。人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方做得堯舜事業，不然，鮮有不為外物所移者。

明・方鵬《矯亭存稿》卷二 宋太祖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置德昭於死地也，可不戒哉！

明・陸簡《龍皋文稿》卷四《廷對策》 至如宋之太祖金匱一盟，而母子兄弟之道俱盡。杯酒一言，而君臣勳戚之義兩全。閨門著雍穆之風，父子倡揖遜之美，大綱之正，豈不遠過於漢唐之虚文哉。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七 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

或數日，率用『俄而』字。後人效之，如叙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説。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叙事之文，可不慎歟！

明・張邦奇《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七《讀史・金匱之盟》 杜太后何以知太祖享年之永促，而命以位傳其弟，不使幼兒主天下乎？父以傳子，趙普豈不知此而遽從之，皆失也。然杜后有命，而太祖能不之違，此則太祖之不可及者矣。使匡義不可以主天下，雖母后之言，亦不可從。可以爲天下主，而太祖授之，又何議焉？或者疑太祖有私於其子之意，而未之及發。嗚呼！其亦誣矣。設有之，則太祖之於其弟，當求其失，而播揚之，以杜羣下之望，以絶天下之心，如太宗之於廷美可也。顧肯有他日必爲太平天子之言哉。至於一張齊賢，猶曰使他日輔汝爲相。太祖之志，其光明磊落蓋如此，後之人亦何所指以疑之耶！自昭憲一命之後，十五六年之間，金匱之藏自如，以至太祖大漸之際，未或一言有貳。吾意太祖志苟如彼而所爲如此，一何寡謀之甚也。其英明智略，足以取天下，而獨不能以之授諸其子耶！其衷固可見矣。太祖既無轉移之志，晉王亦烏用以弒奪爲哉。其不爲此，已不待多辨而後明也。雖然，未立踰年元朔已改，宋后之不成喪，德昭之不得其死，無兄之罪，太宗固無所復逃矣。夫太祖以天下授太宗，而太宗之所以報之者乃如此。當時之人，能無不平之憾乎！是知弒奪之疑，雖傳言之謬，亦太宗有以來之也。

明・陳霆《兩山墨談》卷一四 宋斧聲燭影之疑，瓊臺丘氏辯之詳矣。新安程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氏略同，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者。太宗天資忍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弒逆，則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於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以爲固然，踵而行之，而後之儒者吹毛索瘢，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凶逆，此皆先入之疑勝而不考之過也。

明・陸楫《蒹葭堂稿》卷三《宋南遷解》 宋藝祖之受禪也，太宗之謀居多，藝祖私德之，且遵昭憲之命而傳位焉。雖燭影斧聲為千古疑獄，要之宋之天下，藝祖之天下也，太宗使弟姪之不得其死，而私傳位於其子，不深負藝祖乎？不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乎？

明・王樵《方麓集》卷一六《紫薇堂劄記》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穆公，可謂公心遠計。【略】宋太祖、太宗授受之事與此則又有同有不同。觀太宗待廷美、德昭之薄，與不行太原之賞，及德昭有言，則曰『待汝自為之』，德昭以是而死，其負太祖何異于宋殤。但揆太祖與弟之心，初無左氏所謂『其子饗之，命以義夫』之意，則負德不義之罪止太宗，而太祖之心始終光明脱灑。陳橋之事，無心黄屋，苟可付託，不私一己，又不當以公羊大居正之説而苛議之也。

明・陶望齡《歇菴集》卷一三《策・第一問》 宋祖貽厲於金匱，匹嫡亂常，左建外易儲位，危於累碁，大寶虚而若摇，胡暇云教諭哉。

明・徐樞《寰宇分合志》卷七《宋》 嘗謂太宗於太祖未崩，有斧聲燭影之疑；既崩，有德昭、德芳之死，世皆以此罪太宗。愚謂太祖亦有以致之也。成王彌留之際，命畢召迎康王。後世無子之君，正名稱為太弟。太祖不由兹道，豈太平天子之稱，猶未顯形于授受。而開封府尹之任，終非正位于青宫耶。不然，禪位，大事也，奚待于臨終而始決；顧命，舊典也，何以于執政而不聞。是疑之者不為無因，而致之者亦非無自也。【略】嘗謂太祖之得天下，太宗有力焉。其心于兄終弟及以為不得不然者。夫視天位爲當得，則其德太祖不深；忌母命之已遵，則其嫉廷美已素，人知以再誤之語，為决于貶涪陵，而不知逼己之嫌，已萌于尹開封矣。若趙普之贊而成也，豈專為太宗計哉？蓋輕議皇帝之謗，雖可以解太宗之疑。而與聞金匱之盟，亦足以起太宗之忌。故以背盟之議，先帝發之，見己雖與聞其盟，而不敢堅□其約。則己之眷顧益隆，而召之嫌疑盡□譏哉。善乎！太宗蓋墮其術中而不自覺耳。吾不意杜后保國之謀，竟為趙普固位之階也。

明・葉山《葉八白易傳》卷一一 藝祖金匱之盟早告天下，則季札之行義章章較著，不孝不弟者，方將安於必貴，而何至喋血之禍、推刃之惡及之乎？是故為義而不早與不義。

清・劉命清《虎溪漁叟集》卷一一《宋太祖》 宋太祖燭影斧聲之疑卒，未有爲太宗辨者。惟篁墩程氏詳爲解免似矣。獨至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之不得其死，皆謂無累於太宗。更尤後之

議者不宜逆探其有無將之心，而加之無罪之名，則謬矣。夫將者謂事實未形，而其志慮潛有以及之也。故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是以從來授受之大莫二帝若矣。唐堯易位，未嘗遂速摯胄於幸；舜禹代終，不聞旋置朱均於理。今太宗于其兄之死也，業已改元矣，易名矣，開寶后服不舉矣，德昭殺而廷美竄之矣，天理人心斯滅盡焉，而猶寬之以無罪，則凡罪將安屬乎？至於李燾之編，則云刪潤《湘山野録》而啟之；陳桱之論，則云府會《涑水記聞》而成之。夫《湘山偶録》猶云方外閒僧耳。若《涑水》所紀，不曰太后直召晉王，而曰先召德芳者，其嫌疑之跡已隱見於微辭矣。特以昭代臣子，豈敢以不諱之惡上加於前帝乎？【略】然則，太宗之是非亦斷以聖人筆削之公而已。趙盾未必弒君也，惟不討賊，是宜直書曰『弒君』。許世子未必弒父也，惟不嘗藥，是宜直書曰『弒父』。太宗未必弒兄也，惟改元易名，薄嫂后而殺弟侄，志未遂也，曰與趙普陰謀秘計于家，人無故之先事既濟也，卽與朝臣張燈作藥於骨肉俱亡之後，是宜直書曰『弒兄』，何疑哉！

清・徐枋《讀史稗語》卷九《趙普》　宋太祖母昭憲杜太后臨終謂『國須長君』，顧命太祖以天下傳之太宗，太宗傳之魏王廷美，廷美復傳之太祖子德昭。趙普同受顧命，命普於榻前為誓書。普於紙尾書『臣普書』，藏之金匱。太祖如約，後太宗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堪再誤。』於是，廷美遂得罪以死。普對太宗語極似沈約對梁武，不可摹虛名而受寔禍云云。然齊和帝能劍斷約舌，而宋太祖不能，何也？後普病篤，禱上清太平宮，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其然，豈其然乎？

清・謝濟世《謝梅莊先生遺集》卷五《金匱之盟》　杜太后之遺命，太祖遵之，太宗敗之。然太宗之子孫傳八世，而太祖之子孫亦傳八世，天之所以報孝子也。

清・姚范《援鶉堂筆記》卷四七《雜識三》　宋藝祖之崩，斧下燭影之疑，見於《湘山野録》。錢牧翁謂李仁甫《長編》載之。按《燾傳》，何熙志言燾《長編》紀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以此見於奏劾。況於祖宗傳授之大而敢漫筆之乎？他日燾卒，孝宗嗟悼，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贈司馬光故事爲序冠編』云云，則燾恐未敢如此也。《孝宗紀》：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張守曰：『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傳位太宗。』當時臣子之言如此，豈得以《湘山野録》上誣太宗乎？《長編》余未見，俟他時考之。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一九《〈長編〉二事》　燭影斧聲事，李燾《長編》直書之而不諱，《長編》乃進呈孝宗、請御製序文者，何以直采野録所言？蓋『玉斧畫雪』云云，原並無太宗弒逆之説；道士張守真奏『天上玉鎖已開』等語，亦無甚關礙故也。《建隆遺事》以秦王廷美爲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長編》力辨其非，以廷美與趙王廷俊同母，母姓耿氏，乃太宗親告宰相之言，故《紀聞》以爲杜太后所生者，亦非也。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〇《宋》　燭影斧柱之事，史皆傳疑。夫父有天下傳之子，此千古之常經也。卽杜太后有傳弟之遺旨，而太祖臨崩之際，必當有顧命之臣，何但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與聞耶？其為當時諱之無疑矣。魏叔子謂太宗受國於太祖，觀其瀕歲改元、更名、廢姪諸事，則永昌之崩斷以斧弒非誣，不得謂之深文也。

清・戴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三《書史義拾遺宋太史書趙普辭後》　甚哉！鐵崖氏之論史也。記曰：疑事毋質宋太祖之崩，斧聲燭影正史所不能決。鐵崖實之曰：『晉王光義引柱斧殺兄於大寢。』且擬宋太史書曰：『宋趙普弒其君』，匡允噫何其甚也。人君如天，誰得弒之。見弒之君，由來必漸，誰謂太祖之英明，而以是終乎？杜后之戒，趙普之書，信於金石，未嘗變改，誰謂太宗之祚必以弒得乎？卽位之後，封太祖子為郡王，詔秦王子女皆稱皇子、皇女，固孟后命也。趙普逢迎太宗中變，故光美、德昭不得其死，誰謂卽位之始，卽以篡得而必行屠毒之舉乎？為此説者，因大臣不與顧命，且深疾太宗，趙普行事，疑以傳疑，不能據理以明辨之，蓋作史者之過，然李燾之言引柱斧戳地者太祖，非太宗也。鐵崖遽遷易其文，引以相坐，可乎哉？蓋刻覈之見，假大義以驅駕，古今而不自知其失於詳考也，舊史何可盡信？

清・葉良儀《餘年閑話》卷一　輪迴報應之説，在釋氏亦自為下乘。然昔人遇事不平，無可奈何，常有託之以舒憤者。如宋太宗寒金匱之盟，致弟姪不得其死，此人所共怒也。乃野史所載，靖康之變，宋公卿大臣至金將營中，見幹離不之貌，儼如太祖遺像，殺戮太宗子孫殆盡，豈非光

美、德昭之報耶？

清・楊以貞《志遠齋史話》卷四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斧聲燭影千載疑焉。然考其説之所自來，則本於陳桱之私史。桱之説本於李燾《長編》，燾之説本於文瑩《湘山野録》。案：《野録》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勝之狀，而燾改「不勝」爲「遜避」。太祖引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爲「戳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陳桱則以「好爲之」下增「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遂若太祖不得其死，而太宗確有篡弒之事矣。不知《野録》出於傳聞，難爲信史。然就其中考之，如云「帝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又云「太宗慟引羣臣環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則亦初無豪髮可疑之隙。且太祖生平之屬意太宗，本有鑿然可稽者。開寶間，太祖還自西都，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相之，他日可使輔汝。」又嘗語羣臣曰：「晉王龍驤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據此太祖早有傳及之意，而太宗肯爲魯桓之事乎？譬如家有一物，異日必爲己有，而或迫不及待爲攘奪之事，此非至愚者不爲而謂太宗爲之乎？前人論辯如林，獨未及太祖屬意太宗之事，遂使一代令主躬冒不韙之名，吾甚惜焉。

宗室入繼制分部

綜　述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七《英宗紀》　英宗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母曰仙遊縣君任氏，以天聖十年正月三日生宣平坊宅，仁宗鞠養于宮中。【略】嘉祐六年，英宗居濮王憂，乃命起復右衛大將軍，遷秦州防禦使，知大宗正寺。固辭不受。七年，立以爲皇子。八年春三月辛未，仁宗崩，奉遺制卽皇帝位于匱前，尊皇后曰皇太后。

又　卷一〇《徽宗紀一》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神宗第十一子也，母曰欽成皇后陳氏，以元豐五年十月十日生，后就館之月陰雨彌旬，既誕天氣澄霽。六年，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八年，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拜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坐福寧殿東垂簾，謂宰臣章惇等曰：「皇帝已棄天下。」惇等哭，皇太后曰：「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惇獨厲聲曰：「當立同母弟。」皇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卽端王當立。」惇曰：「以年則申王長當立，以禮律同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子，豈容分別，當立端王。」惇等唯唯承命，王入卽皇帝位於福寧殿，奉遺制，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庚辰，大赦天下。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九　（嘉祐八年十一月）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略】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婿，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略】光又以疏諫帝曰：「臣兩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侍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

又　卷五二〇　（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上崩於福寧殿，壽二十有五。王稱《東都事略》云：殯於殿之西階。夜漏未盡，宰臣、執政會門下省，黎明詣內東門，宣召入會通門，至福寧殿。皇太后坐殿東，垂簾，宰臣、執政至簾前，皇太后哭諭宰相章惇等，惇等皆哭。皇太后曰：「邦家不幸，太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目疾。次卽端王當立。」惇又曰：「論長幼之序，則申王為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之子，豈容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仁孝，不同諸王。據《曾布日録》，先帝，謂哲宗也。《舊録》誤以為神宗，今改之。於是知樞密院事曾布曰：「章惇未嘗與眾商量，皇太后聖諭極當。」尚書左丞蔡卞曰：「當依聖旨。」中書侍郎許將亦曰：「合依聖旨。」惇默然。既承命，退至堦前，都知梁從政等白召五王問疾。章惇曰：「且召五王來看。」諸王尋至內東門。是日端王偶在假，皇太后再遣中使召王，

且戒使者，若王復辭，即扶持上馬以來。俄頃王至，獨召入，於福寧殿東起居訖，升殿。惇等從至寢閣簾前，皇太后諭曰：『先帝無子，端王當立。』王對曰：『申王，兄也。』固辭。久之，皇太后曰：『申王有疾，王次當立，王不須辭。』王又辭再三。太后再三宣諭，惇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當上為宗廟社稷大計，不當辭。』徽宗乃即皇帝位。宰臣等稱賀畢，召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於內東門幕次草遺制進入。久之，上命中使宣輔臣面諭，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皆奏曰：『陛下聖德謙挹如此，不知皇太后聖意如何？』上曰：『適懇請已許，及遺制未下，可添入。』遂詣簾前具陳上旨。皇太后曰：『為皇帝再三懇請，然皇帝年長聰明，不須更如此。』輔臣皆曰：『願為國大計，勉從皇帝所請。』乃呼閤門、御史臺追班宣遺制；宰臣再升殿，奠茶酒訖，移班詣東序，賀皇帝即位。又奉慰訖，宰臣、親王、嗣王、執政皆升殿號泣，上慟哭久之；又慰皇太后於簾前，復位，哭，乃出。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大元帥府僚屬定即位南京之議。

《日曆》曰：戊辰，幕府羣僚耿南仲等會於麟嘉堂，集議王即位事，諸將及官吏或曰濟州，或曰南京。前兩夕，四鄰郡邑初夜望濟州紅光屬天，如赤鳥翔翥，皆謂是火光達旦，村人入城，乃知非火。識者謂火光乃宋火德之符，亦如周武王赤烏之瑞也。濟州父老軍人無慮萬計，以祥光所發，乃詣麾下，乞王即寶位於濟州。幕府羣僚曰：『南京實藝祖興王應天順人之地，王宜即帝位於南京，紹隆先烈。』於時宗室仲琮等議：『昔晉安帝蒙塵西土，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今二帝北遷，大王不當即位，只宜用晉武陵王故事，稱制行事，不改元。』幕府羣僚同難曰：『【略】況今日之禍，二聖北遷，邦昌僭偽，天下惶惶，有甚於天寶時。大王以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入繼大統，其誰不以為宜？矧皇帝命大王以兵馬大元帥，睿意可見矣。今天下兵馬會合，不於此時蚤正位號，將恐姦雄乘隙，搖毒紛紛，宜用唐肅宗故事，推戴大王即尊位以定天下，實宗廟社稷之福，羣黎百姓之幸。何且稱制，徒取法晉武陵王，實無以利國家而安祖宗在天之靈，慰二聖南望之心也。』延禧徐謂仲琮曰：『公是宗室，豈不避嫌？』會有竄逸自虜寨歸者，傳太上皇聖語『康王可便即皇帝位』。又衣裏蠟封方二寸許，親筆二字，曰『即真』，益昭天命之符，二聖相授之至意。仲琮等議遂屈。於是勸即帝位，南京之議定矣。尅擇官王符選擇得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具以呈稟，王慨嘆可之。《中興記》曰：是時，議上即位於濟州或南都未定。濟州父老軍人數萬詣轅門，乞即位於濟州。羣臣議即位於南都，便乃集議於麟嘉堂。宗室仲琮等數人議不當即位，當著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誥四方。南仲延禧世則曰：『二聖北狩，天下不可一日無君，道君之子，皇帝之弟，唯上一人。已建大元帥，統天下兵，不於此時正位號，以定天下，天下無所統一，將生亂。稱制不改元，那可久必即大位，而後天下定。況有自虜寨歸者，道上皇語云「可告康王即大位」，為宗廟社稷計，若即位，乃道君之心，宗廟社稷之福也。何淡衣稱制，以取天下之疑，生姦雄之謀乎？』仲琮議屈，遂定即帝位於南都。

又 卷一〇一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朔，大元帥即皇帝位於南京。汪伯彥《中興日曆》曰：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元祐皇后詔令遣王時雍、徐秉哲備車馬、法駕、儀仗等，百官庶務各分一半，發船載宮嬪及張邦昌等，前赴南京迎請。又命內侍邵成章、王充管押乘輿服御，輦儀仗至南京勸進。王坐便廳，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皆侍立，成章等捧笥以前，點數名件，內有道冠一頂，非人間樣制，成章等拱以捧曰：『太母傳語，此冠自祖宗以來，凡退朝宴閒不戴頭巾，只戴此冠。後來神宗皇帝易以頭巾，循襲至哲宗皇帝、道君皇帝，非祖宗制也。願殿下即位後，退朝宴閒戴此冠，便是祖宗太平氣象。』王斂容流涕曰：『上天眷命，羣臣愛戴，幕屬將佐上書勸進，拜叩固請，至於五六，吾固辭者亦屢矣。方此躊躇以思繼，又奉太上皇帝即真之詔，大母乘輿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欽承。』於是命尅擇官選得五月一日庚寅，命有司於南京譙門之左，營築壇場，命朱勝非撰策文告天，命滕康撰赦文肆赦。五月一日庚寅，登壇寅受天命，南仲充禮儀使，延禧讀冊告天，汪伯彥、黃潛善、董耘、高世則元帥府僚屬皆登壇行事。王泣涕即皇帝位於應天府治之正衙，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等，先稱賀，上殿侍立，邦昌率百官稱賀。【略】大赦天下。詔曰：『皇天祐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曆，保邦隆不拔之基。屬以朝奸，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

行。痛念鑾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盡徙，宮闕為之一空。仍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受旨，開元帥之府以總師。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七 英宗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諱曙，濮安懿王第十一子，母曰王夫人任氏。天聖十年壬申歲正月三日，生於宣平坊宅。景祐二年，養于禁中。三年，授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賜名宗實，累遷右千牛衛大將軍。寶元二年，出居睦親宅。皇祐二年，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嘉祐六年十月辛卯，起復遷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固辭不拜。七年八月戊寅，立為皇子。癸未，改今諱。九月，遷齊州防禦使，封鉅鹿郡公，入居皇子位。八年四月壬申即位，年三十二。

又 卷一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徽宗皇帝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大觀元年丁亥歲五月二十一日，生於宮中。是年八月，賜名，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大尉，封蜀。二年正月，加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廣平郡王。政和三年正月，進檢校大保。宣和四年三月，進拜太保，改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封康王。靖康元年二月，進封太傅，改靜江奉寧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三月，改集慶建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十一月，改安國安武軍節度使、信德牧兼冀州牧。是月，為兵馬大元帥，行事並從便宜。二年五月一日，即位於南京，年二十一。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內禪，退處德壽宮，稱太上皇帝，在位三十六年。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〇《帝系考一》 英宗獻文肅武宣孝皇帝，名曙，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詔立爲皇子。以癸卯嗣立，時年三十三，在位五年。丁未崩，壽三十八。【略】高宗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母顯仁韋太后。初封康王，金人陷中原，二帝北狩，以丁未嗣立於南京，時年二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壬午，內禪於太子。又二十五年丁未崩，壽八十一。

《宋史》卷一三《英宗紀》 英宗體乾應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於宣平坊第。【略】（嘉祐七年八月）戊寅，立為皇子。癸未，改今名。

又 卷二四《高宗紀一》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東京之大內，赤光照室。八月丁丑，賜名，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蜀國公。二年正月庚申，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進封康王。【略】（建炎元年春正月）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帝慟哭跪受，命克家還京師，趣辦儀物。戊辰，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帝即位于濟。會宗澤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遂決意趨應天。是夕，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以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皇后又遣兄子衛尉少卿孟忠厚持手書遺帝。皇后垂簾聽政。邦昌權尚書左僕射，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不許。甲戌，皇后手書告中外，俾帝嗣統。乙亥，百官再上表，又不許。丁丑，馮澥等至濟州，百官三上表，許以權聽國事。【略】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禮畢慟哭，遙謝二帝，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

論說

宋・吕中《宋大事記講義》卷八《教宗英　立儲嗣》 嘉祐元年八月，韓琦為樞密使，乞內建書院，擇宗室賢者升於內學，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器識。是年十月，解范鎮言職。先是，知諫院以上春秋高而未立儲嗣，不御朝者累月。曰：『天下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施之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累上不報。上泣曰：『朕知卿心，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者百餘日，鬚髮盡白。由是卒解言職，朝廷知不能奪也。嘉祐三年，范鎮知制誥，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冀上心感動，曰：『陛下許臣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後司馬光復見上曰：『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左右之意，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

嗣，則天下莫敢違。』韓琦等皆曰：『敢不盡力。』嘉祐六年十月，皇姪起復知宗正事。英宗。上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韓琦取《孔光傳》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之聖哉？』遂與曾公亮、歐陽修又極言之。明日復請，上曰：『決矣。』時皇姪宗實方服濮王服，乃詔起復。嘉祐七年八月，立宗實為太子，琦至中書，召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後不可悔。』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其議遂定。嘉祐定嗣，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者，見之定也。紹興建儲，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者，謀之決也。紹興十一年，上曰：『普安郡王甚賢，可議除少保。』傅相復曰：『此事出於朕意，而非因臣下建也。』

清・蔡和鏘《歷代政治論海》卷三〇《[明]張溥〈英宗之立〉》 昌陵友讓，而身失天下；昭陵聖德，而後宮不育；卑陵大孝，而家有逆子。三者皆天道之不可信者也。崇陵少號英武，非次得立，既受內禪，制於妒后，子道不修，其人病惑，固不足道。厚陵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四歲即養大內，豫王生，歸濮邸，王薨起復知宗正寺，立為皇子，帝逡巡三讓，進退有禮，天性大倫所素敦也。光獻初立為后，即母養帝，配以女甥三十餘年，慈孝甚備，一朝即尊，疑間反起，豈人情乎？左右之善間也。伺醉飽，察顏色，假言語之微，構宮寢之隙。慈親孝子，一入其說，鄭莊武姜，誓死不見。漢武帝所以焚蘇文而封車丞相也！任守忠覘昭陵無子，欲援昏弱，計不得行，即謀間兩宮，陳源得罪壽皇，崇陵特幸以為內押班，即與楊舜卿、林億年比而讒間。小人輸張，身處禁密，上危君父，何所不及？但厚陵為復之初九，其復不遠。崇陵為復之上六，其復則迷，是以韓琦、歐陽修數言而立悟，黃裳、彭龜年等舉朝泣諫而弗答也。昭陵儲嗣未定，文彥博等請立太子，猶豫幾年而後決，厚陵不豫，議立穎王，張方平草制，帝泫然泣下，手握大器，以與後人。親雖父子，君雖聖明，不免動心，若體非血胤，母老深宮。因緣疾疢，箕斗播揚，為間尤易。當斯時也。辨之早，去之疾，非古大臣曷定哉？章獻撤簾還政，德高馬鄧，宣仁抱孫垂裳，唐虞比治。繼以欽聖向后，修德無改；昭慈孟后，患雖文明。婦姑四世，為周姒姒，亦從來后妃之絕盛也。

清・吳肅公《街南續集》卷一《宋高宗論》 史云：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以和定而止。以此觀之，則金所脅以怵宋而陰制之者，立淵聖也。高宗甘屈辱以媚敵而不卹者，懼淵聖之立也。此其隱不可以告人，而檜刺知之而逢之，其主和也，檜必私於上曰：『戰則金立淵聖，淵聖立，則陛下為監國，為外藩，統系所屬，百官爭去而事之。敵國外患，宗親內患，戰方始耳。』斯言入高宗，有不腐心而怵魄者乎？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三《宋史》 孝宗、理宗皆以宗人子繼統，寧宗屢生皇子不育，嘉定十四年立皇子竑，八月辛卯遂有文武官毋得歸宗之令。

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一三《書季子高宗論後》 季子曰：宋高宗，篡弒之賊也。諸將所至成功，有必可以復二帝之勢而不肯用，蓋懼二帝歸而已不得終據其位也。世有董狐按以《春秋》誅心之法，高宗雖欲逃罪，不可得矣。

昔秦檜讒武穆於高宗而殺之，檜死牖下，然卒以絕嗣，人以為此岳氏之報也。高宗委手金人以瘐死其父兄，曾不如死廬之足恤，雖竊重器，不能一傳，此豈其應耶？然高宗之老也，孝宗奉之極尊養；光宗不子，而孝宗乃憂崩，何與？太宗受國太祖，其事之義如事父。觀其瀕歲改元、更名、廢姪諸事，則永昌之崩，斷以斧弒不誣也。滅天理者天必棄之，光宗病廢，不數年死，而太宗享國長久，子孫之為帝者迄高宗始絕。甚矣乎，天道之疏也！太宗惡並魯桓，光宗之罪百十於許世子，而史未有明正其慝者。嗚呼，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跡於世也。

清・魏禮和《魏季子文集》卷一〇《宋高宗論》 宋高宗篡弒之賊也，何以言之？昔鄭叔段為不義，莊公誅之。【略】然則高宗即位非正乎？曰否。二帝北狩，高宗以至親嗣國，正也。然則何以為篡？高宗屈己厚幣請和於金，皆以復二帝為名。其名若恐二帝之不復，而惟恐其復者，推其心可以手劍於其父兄而不恤，何則出於必不可復之道。而舉其事之可以必復者，斷然而不肯為，則雖不謂之篡不可得也。且夫戰之必有功，和之必敗，其成效可概見，雖婦人孺子皆知之矣。而謂高宗不知乎？方張浚、趙鼎諸人執議於朝，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玠、劉錡諸將致死戮力，所至有功，其餘拔城殺敵自效者不可勝紀。當是時，使高宗真以迎復為心，躬擐甲冑，鼓勵戰功，其逐北金人，歸二帝於沙漠，猶決潰堤下

沖波而不可禦也。計不出此而反覆悖戾，方故以撓其成，使金人窺其心而挾之於外。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窺其心而持之於內。嗚呼！向令二帝得反中國，雖稽首而固讓之，彼將卻走而弗肯居矣。韋太后自金還，遂不敢述欽宗車前之語，蓋亦有以信其心也。《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宋高宗之謂乎？夫以春秋之法，董狐之義，則高宗篡弒之誅必不容貫甚矣。後世之無直史也。

清・王夫之《宋論》卷四《仁宗》 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歲在庚申，及嘉祐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擬之於古，未逮乎壯有室之齒也。曹后之立，未及期月，則皇子之生，非所絕望。乃育英宗於宮中，使后拊鞠之。嗚呼！念宗社之重而忘私，是豈非能爲人之所不能，足爲萬世法者哉！【略】漢、唐之君，輕宗社而怙其專私，未有能者。仁宗慮之早而斷之決。【略】社稷賴以小康，皆仁宗之貽謀爲之先導也。雖然，義隱於三代，而法沮於漢、唐，仁宗拗起而決策，以至正之舉，而有非常之疑，故任守忠惑曹后以起釁，而仁宗無慮也。有韓公在，制守忠之死命，而曹后黜於其義也。高宗無可恃之大臣矣，於是而內禪以定其位。

又 卷五《英宗》 以漢宣之於史皇孫，光武之於南頓府君，例英宗之於濮王者，非也。漢宣雖繼孝昭以立，而孝昭不以宣帝爲子，宣帝亦未嘗以孝昭爲父。非若英宗早育於宮中，業已正皇子之名也。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二《宋濮議與明大禮議》 明世宗時議大禮，與宋英宗時濮議事體稍異，蓋仁宗養英宗於宮中，立為皇子已久，名分久定，於禮毫無可疑，故温公之疏曰：『今上為仁宗子，而稱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此萬古不易之論也。

清・張符驤《依歸草》卷七《宋高宗論》 南宋諸賢所以謀國者是也，而獨不深原高宗之情。夫高宗爲二帝之親子弟，欽宗即不論，烏有父沒於金而不降體乞哀者乎？

清・何夢篆《思無邪齋集》卷一七《宋高宗論》 逢君之惡，罪在臣也，而吾謂其君爲甚。金之劫徽欽以北轅也，蓋挾以為質耳。高宗日遣使請和，若不惜中原金幣之力以還二帝者，此其意宜無惡於天下，而不知其隱謀，已爲檜所窺也。蓋其天位虓虓，誠有畏於二帝南歸之轍，而鄙夫悻悻，遂直行其阿附賣國之奸甚哉。君臣志相得適，以惡相成也。而乃於其中介，以崛强不曉事之武穆敗金人於反掌，誓恢復以丹衷，安得不動君臣之忿恚而噬之死乎？夫高宗之於宋，非其大統應立者也，徒以徽、欽去而大統虛無人耳。徽、欽還，則於己必有不利，而又不可令金人抱空質以自悔，其劫二帝之非，夫自悔其劫二帝之非則金人焉。用此空質，將不俟請而遣之歸矣。高宗之日增金幣以迎上皇，固明餌以重質之不可失乎！故曰：『逢君之惡，君爲甚也。』

藝文

清・謝啟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宋・英宗》 儲育深宮應紫微，蕭然行李捲書帷。經筵進講回天聽，御座收簾見后衣。繼統開明興獻議，迎輿同漢代王歸。古今大禮尊人後，奉濮何勞論是非。

清・愛新覺羅・顯琰《御製詩二集》卷六三《康王嗣統》 康王嗣統初，亟應靖國難。五軍次大名，濡遲壁上觀。坐視社稷墟，罔顧黎庶亂。宗澤奮孤忠，勤王兵渙散。濟州遽稱尊，忘讐少果斷。宗祧暫偏安，父兄永北窟。

清・李調元《童山詩集》卷一〇《過湯陰縣謁岳忠武王祠》 當年和議出君王，大獄深宮實主張。人謂冤如檀道濟，我憐功可郭汾陽。金牌十二徽欽死，鐵犯千秋檜卉當。要識高宗心裏事，也應太祖嫡孫皇。

清・季蘭韻《楚畹閣集》卷九《宋史雜詠三十四》 濮議紛紛失至公，稱親稱伯適誰從。今看與茜榮王事，孝義能兼是理宗。

清・胡敬《崇雅堂詩鈔》卷二《南宋德壽宮子孫保之牙璽》 朱文古篆蟠龍紐，一朵紅雲驚入手。流傳遠自建炎朝，小字宮名鐫德壽。宮成憶昔太上居，圖史萬軸宮中儲。邊鸞鷓鴣海嶽帖，張萱竹石蘭亭書。收藏一一鈐題徧，不數楊娃紅沫艷。舊府宣和化作塵，貽謀燕翼懷深念。吁嗟！太上名何尊，況有孝宗爲子光宗孫。聚景園中侍玉輦，奉華堂上開金尊。吁嗟！偏安抑何恥，乃是神宗之孫徽宗子。靈武空傳即位來，建康競說還都始。龍沙萬里先後殂，欽宗無子徽亦無。光理諸孫世相及，南來開基百五十。游魂二帝可奈何，渠自孝子賢孫多。輿圖縱較汴梁蹙，歷數已視錢鏐過。即看篆文寓深意，誰道中原身自棄。但占湖山花柳天，那思蔥嶺

冰霜地。印泥猶帶舊時鮮，好續宣和博古編。半壁江山子孫保，令人長憶中興年。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宋英宗》 兩相精誠感兩宮，韓公定策會歐公。爲承大統凡三讓，尚有生身繫五巾。傳子黃麻和淚寫，編年青史大儒充。若教祚久平天下，四海歸仁帝德隆。

雜録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哲廟元符時，鄧王薨，祈嗣於泰州徐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即大書『吉人』二字上之，一時莫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宋・岳珂《桯史》卷一〇《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虚心納諫，弊政大革，海内顒想，庶幾慶曆、元祐之治。

元・王惲《玉堂嘉話》卷八 南宋高宗，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即位，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載記，二論俱非至公。

清・范泰恒《燕川集》卷九《宋高宗南渡》 宋之天下，太祖創之，其傳太宗，以及光義。德昭雖迫於杜太后國有長君之説，自為私計，而於太宗不可謂無恩也。攘位而傳其子，俾兄弟猶子俱不得其死。其後相沿，同於路人，而名位概不之及，孰知泯其位號，正所以存其血脈，而且復其統緒哉。舉族北轅，而獨留一高宗以當絶緒之交，而續者絶，而絶者竟續，天道好還，天道之巧於還也。理或不順，數即隨而轉移之，信乎？數之不可逃，一理之不可易也。然則秦檜爲順天，而岳忠武爲逆天乎？曰：否。君臣也，兄弟也，二者天下之達道也。臣不可負君，弟不可負兄，道之所存，理之所存也，而並行何悖哉。或曰：太宗負太祖，一太祖之負周世宗也，而何怪乎太宗？夫五代以來，假禪襲位亦久矣，取非其道，而守以順，而於民不虐以逞，即天心安之矣。嗟乎！此固理有可通者乎！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〇《宋》 英宗乃濮安懿王子，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及即位時，疑蔡襄有異議，數問襄何如人。文彦博自河南入覲，迎謂之曰：『朕之立，卿之功也。』與謹守吾捨之意，何自相矛盾也。少育宮中，撫於太后，為皇子一年有餘，顧梓宮在殯，嫌隙頓開。甚至顯對輔臣曰『太后待我少恩』，不孝之譏，雖百喙奚辨，而猶以讒搆之罪，諉之於左右哉。」

清・潘書馨《潁川文集》卷一二《宋高孝二宗》 宋高宗忍心害理，竊位偷安，秉父兄於異域而不顧，不當子有孝宗。孝宗子道備至，孝養二十餘年始終無倦，不應子有光宗。二君食報，幾欲呼天問之，雖然古今事亦胡能問得盡耶？

内禪分部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七《宣和傳位詔宣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地之靈，方内乂安，二十有六年。永惟累聖付託之重，夙夜祇懼，靡遑康寧，廼憂勤感疾，慮壅萬機，斷自朕心，以決大計。皇太子桓，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温文，聞于天下，主鬯十載，練達政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為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寔所欣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永底于治。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欽宗紀》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徽宗長子也，母曰顯恭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己酉生于坤寧殿。時徽宗甫登位即生嫡長，欲異其禮。越三日辛亥，大赦，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改鎮興德，封京兆郡王。崇寧二年，拜司空，移鎮武昌，封定王。三年，拜太保。五年，立爲皇太子。宣和七年，金人入侵，除開封牧，徽宗内禪，以十二月辛酉即皇帝位于垂拱殿。徽宗出居

龍德宮。【略】壬戌，大赦天下，立皇太子妃朱氏爲皇后。【略】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母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詔改元。

宋・汪藻《靖康要録》卷一 孝慈淵聖皇帝御名，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惠恭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坤寧殿，九月賜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德軍節度使，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二月，改賜名焰。八月，又改賜今名。【略】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二十日，差内使梁邦彦、黄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

二十二日，閤分大内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内，内侍官黄僅傳聖旨押皇太子入殿内，續有快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住龍德宮，寧德皇后出住擷景園，改充寧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位。

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詔宰執及給事中吴敏等。日晡，内禪之議已決。擢吴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及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壬戌制曰：『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及春冰，載惟臨馭之艱；凛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静。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望。可大赦天下，應常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 （建炎元年春正月）辛卯朔，淵聖皇帝朝道君太上皇帝于延福宮。【略】（宣和）七年冬，金人入犯。【略】（十二月己未）命陝府西路轉運判官鉅野李鄴持萬金及三省、樞密院牒，詣金軍迎獻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地以和，且言内禪。【略】（庚子）上皇意已決，乃用給事中、直學士院揚子吴敏計，禪位于皇太子，是爲淵聖皇帝。明年改元靖康。

又 卷二〇〇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乙亥）上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寖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弗克任，憂勤萬幾，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朕非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遷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淡泊爲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于治。』【略】丙子，上行内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先是，上嘗諭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受，即趨殿側便門，欲還東宮。上勉諭再三，乃止。於是上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陞殿。康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寬貸不誅。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上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疾，久欲閑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上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内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内侍扶掖至於七八，乃畧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上遽興。康伯等陞殿奏言：『願陛下即御座，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天顔愀然曰：『君父之命，出入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命舜以位，舜遜于德弗嗣，非獨謙德之美。如此，蓋以天下重任授之者，且不敢輕受之者，其可以易乎？臣竊觀壽皇之初受禪也，壓於慈訓，不得已而踐尊位，側立拱手於黼扆之側，已坐復興，不敢遽即南面，迨夫輔臣懇請再三，猶有「此大位，懼不敢當」之語，真可與舜匹休矣！彼漢文帝之即位也，東鄉遜者三，南鄉遜者再，而其臣袁盎者，猶且以高世之行推之，況于謙畏之心，出於真誠者乎？是宜大書特書，以垂示萬世者也。』班退，太上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宮，上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至其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呂中《大事記》曰：『歷觀高宗之所以立孝宗者，雖出於范宗尹之造端，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爲嗣，必本於選人婁寅亮之一言，適有以契乎高宗之心。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自六歲育

於宮中，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則其保之也至矣！九歲封建國公，置資善堂，范沖爲翊善，朱震爲贊讀，令建國公見翊善，贊讀必拜，則其教之也嚴矣！年十六封普安郡王，時紹興十三年也，秦檜雖有動搖國本之心，而孝宗之聖德著明，高宗之聖心堅定，非檜所得容其私。三十年立爲皇子，上曰：「朕志素定，已九年矣！」三十二年立爲太子，未幾，是月丙子，上遂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又曰：「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嗚呼，盛哉！太祖、太宗兄弟相傳，以開創業之基；高宗、孝宗父子相禪，以植中興之業。創之於先，固所以爲二百年太平之治；興之於後，又所以遺萬世無疆之休也。」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壬午內禪志》　孝宗皇帝以聖德受天命，實由高宗皇帝睿志素定，然始則昭慈聖獻皇后感動上意，終則憲聖慈烈皇后密贊大策。至於將相、士大夫輸忠協謀共成聖志者，蓋亦多助，而范宗尹、趙鼎、陳康伯三丞相建明將順，皆賴其力，尤不可使之無傳也。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康惠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追封慶國公令譚，令譚生秀安僖王子偁。《仙源類譜》。秀王舉進士中第，靖康末，爲秀州嘉興縣丞。王夫人祥符張氏嘗夢人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熊克《中興小曆》。建炎元年冬十月戊寅夜，生上於杉青閘之官舍。王明清《揮麈録》。紅光滿室，如日正中。《玉牒》。少長，訓名伯琮。以制詞增入。先是，高宗皇帝以五月朔即位南京，其六月，賢妃潘氏生皇子，九月，賜名旉，封魏國公。十月，高宗幸維陽。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三月，苗傅、劉正彥爲變。四月朔，高宗復辟，立魏國公爲皇太子。五月，幸江寧。七月丁亥，太子薨，謚元懿。《日曆》。殯治城之鐵塔寺。周必大《二老堂雜記》。後三日，仙井監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乞擇宗室之賢者，使視皇太子事，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時雨，黨人親子也，以父入籍，當補官，吏部擬將仕郎，鈔未下，書奏，詔前降給還，恩澤指揮更不施行，日下押出國門。時雨事迹，開禧元年被旨宣付史館。四年夏，高宗自海道還會稽。其秋，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此事臣聞之先臣及士大夫，所言皆同，蓋汪應辰早年所聞於趙鼎者。會宰相范宗尹有造膝之請，高宗乃命惠襄靖王令廳選藝祖之後宗子數人，育之宮中。令廳時以祕閣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也。明年，改元紹興。其夏四月，昭慈升遐，而令廳所選宗子，皆未當上意。五月，遂命令廳知南外宗正事，俾至泉南選之。《日曆》。會上虞丞永嘉婁寅亮上書言：「今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點虜所以未肯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子之生，退處藩服。」高宗讀之，大爲感歎。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又從而薦之，有旨召對，其年六月也。王明清《揮麈録》。後七日戊子，高宗諭大臣曰：「昨令廳選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至泉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高宗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取法於仁宗，為天下計，將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實可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傳位太宗，過堯、舜遠甚。」高宗曰：「此事亦不難行，正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廳不足以承順上旨。」高宗曰：「且令廣求，當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閨門有禮法者。」檜爲參知政事而奏對在諸人之後，又所言止此，其包藏顧望之心已可見矣。高宗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者否？」高宗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日曆》。是時張賢妃為婕妤，憲聖慈烈皇后為才人，高宗所擇宮嬪，蓋才人與婕妤也。八月，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念上繼嗣未立，密奏：「乞明詔大臣講明故事，多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朱熹撰《浚行狀》。浚時駐軍閬中，蓋未知朝廷之議也。寅亮既對，十一月遂除監察御史。《日曆》。二年正月，高宗還臨安。二月，寅亮為秦檜所擠而罷。夏，令廳始奉詔選上及宗子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上清而癯。高宗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之。」乃令二人並立，有貓過，伯浩以足蹴之，上拱立如故。高宗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伯浩白銀三百兩，罷之。王明清《後揮麈録》云：「伯浩後終温州兵馬都監。」而育上於張婕妤所，紹興聖語。時年六歲矣，五月辛未，詔秀王赴都堂審察，遂特改京官。三年二月庚子，詔宗室伯琮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玉。令學士院擬二十字，各注意義進入。高宗自擇瑗字名之。《會要》。時學士綦崇禮也。後二日壬寅，改貴州防禦使。三月，詔貴州防禦使育在宮中，不

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真俸，從內東門司供納。《會要》。時朱勝非為相也。四年五月，令慮復得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入宮中，年五歲，高宗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母之。《日曆》附傳。丁丑，子彥特遷武翼郎，而令慮自左中大夫、集英殿修撰特轉行左太中大夫、知泉州。後省以轉官非法，封還録黃，遂寢其命。九月，朱勝非罷，趙鼎相。五年二月，鼎轉左僕射，而張浚為右僕射。浚面謝，又以儲貳為言。高宗首肯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行狀》。閏月，浚出使江上。五月，高宗諭鼎令擇日降制，除舊名為節度使，封國公。鼎退，與參知政事孟庾、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議之。辛巳，鼎奏：『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臣謹令有司卜，以今月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之，幸甚。』高宗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臣知天祐陛下，子孫千億，受曆無疆矣！』高宗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乎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都以為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未可跂及也。然陛下春秋鼎盛，而為宗廟社稷大慮如此，臣等以是知神靈扶持，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下既已見透，臣等更無復措詞，不勝幸甚。』高宗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字行下子，鞠于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之難，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日曆》。高宗又謂鼎曰：『此子天資特異，儼若神人，朕自教之讀書，性極强記。』《玉牒》。鼎先得旨，于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成。高宗曰：『只以書院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詳善，悉如資善故事。』己亥，遂降制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以宗正少卿范沖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資善堂詳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時學士孫近草《建國公制》，第云：『眷求屬籍，蚤毓宸閨。』而舍人胡寅草制云：『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斐然集》。由是人皆曉然知上意也。六月己酉，建國公出資善堂，高宗命見沖、震皆設拜，宰執得旨依故事謁見。又詔建國公祿賜比皇子。《日曆》。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沖，祖禹子，尤有家法，每因箋疏，導以經術仁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一展玩。《實録》。七月，秀王召對，自左宣教郎、直祕閣、添差通判湖州特遷左朝奉郎、祕閣修撰、知處州，未行，改在外宮觀，奉賜如郡守。《日曆》。十一月，浚自江上使還。六年正月壬午，詔伯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後四日。浚復往荆襄視師。既而，鼎、浚以戰守論議不同。十二月，鼎為左司諫陳公輔所攻而罷，浚獨相，自是攻鼎者始以資善藉口矣。《鼎事實》。七年正月，陳與義參知政事。二月，以太陽有異，詔內外侍從各舉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應詔言：『陛下有建國公之封，將以承天意而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為子者，豈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異時雖有則百斯男，不復更易，則足以達天意而轉禍為福矣。』七月，以旱，詔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左宣教郎、簡州州學教授、臨邛黃源應詔言：『陛下嘗選宗親之賢，納之宮中，典冊所加，已上公矣，此誠社稷之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副天下之望，臣恐左右前後或懷姦心者，朝暮浸潤，以行其譖，非社稷之福也。今天下多故，事在他日必得長君，非赤子可得而卧治，母后可得而專制也。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之位，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益固』。九月，浚以淮西失師而罷，鼎復相。八年正月，奏名進士李燾獻《反正議》，乞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或留守形勝，或別出征伐，使民無異望。三月，秦檜復為右僕射，陳與義罷參知政事。八月，御筆：『璩除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檜謂鼎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知公意如何？』鼎叩其可否？檜不答。樞密副使王庶曰：『並后匹嫡，古以為戒，今豈可行也。』鼎謂檜曰：『公嘗言鼎丙辰罷相後，議者專以資善堂藉口，今當避嫌，公專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納之，當同敷奏也。』翌日進呈，檜無語。鼎奏曰：『今建國公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以前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有不聞之耶？臣身為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但以善繫人心，而不使之二三其説也。』高宗曰：『俱是童稚，姑與放行。』鼎執奏不已。高宗乃留御筆曰：『俟三數月議之。』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亦以為言。他

蚤正儲位，以係天下之望。』自秦檜得政，士大夫無敢以儲副為言者，高宗覽其對而異之，遂擢為第二。二十八年冬，新除利州路提點刑獄范如圭引疾乞奉祠，因奏漢胎養令，遂纂至和、嘉祐名臣乞選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囊封以進，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時宗藩並建，道路竊竊有異言，人或以越職言事為如圭危之，如圭不顧也。疏入，高宗感其言。朱熹撰《如圭墓誌》。二十九年六月丁酉，國子博士史浩轉對內殿，將退，復奏曰：『小臣敢冒萬死以畢愚忠，普安、恩平王皆聰明，宜擇其賢者，浸別異之，以係天下之望。』高宗頷之。浩退，高宗目送焉。翌日，命除祕書郎。甫四日，兼二王府教授。《史彌大世家》。九月甲午，陳康伯除右僕射，面謝，因及范如圭所進嘉祐、至和章疏，高宗問：『如圭之意如何？』康伯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高宗曰：『朕久有此意。』康伯曰：『須宸斷堅決乃可。』高宗首肯之。《康伯附傳》。時高宗已深知上之賢孝，恐顯仁后意所未欲，故遲遲焉。《紹興聖語》。會后已服藥，後六日，皇太后崩。十二月乙丑，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告滿還朝，奏疏曰：『儲貳天下之本，自古人主必致重於此，其或嗣子未生，必取之兄弟之子，漢成帝立定陶王是也。其或兄弟之子無其人，必取之宗室之子，以待嗣子之生，真宗皇帝是也。至於仁宗皇帝，其事尤詳矣。陛下聖見高明，選建二王而子育之，亦有年矣。然臣聞之《傳》曰：「兩貴不能以相事。」又曰：「物莫能兩大。」此天下之常理也。願陛下權時之宜，斷自淵衷，稍優其禮，加以國封而別異之。則天下之心，皆有所屬矣。』高宗愀然曰：『朕懷此久矣，此事人所難言，卿言適契朕心，俟開春當議典禮。』翌日，遂以張燾爲吏尚書。《張燾年譜》。時都民望爲諫官，左宣教郎、知大冶縣蕭之敏貽書民望，以司馬光、范鎮事語之，民望不能用也。周必大撰之《敏墓誌》有此。三十年二月甲子，百官以顯仁喪禮畢，始純吉服。是日，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高宗留知院事王綸、同知院事葉義問，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高宗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鑑臨，必生聖子，為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高宗曰：『此事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且顧康伯曰：『去年卿留身奏事，朕亦嘗及此事，甚無難者。卿等宜檢典故進呈。』宰執退，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所及。』高宗曰：『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上育宮中已三十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寮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畜之。』騎射、翰墨皆絕人。高宗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玉牒》。於是張燾力求去，高宗留之，不可。丁卯，以燾為資政殿學士致仕。《年譜》。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國名及宣制吉日。思退曰：『少保開府，自元豐以來不並入銜，更取聖裁。』高宗曰：『封真王須帶開府儀同三司，可且除使相。』思退曰：『臣等按典禮，非至親不封真王，今進封則當冠以屬籍，如環衛官稱皇姪之類。』高宗曰：『可便以為皇子，若此則瑗諸子亦合加恩數。卿等可議定進呈。』又曰：『更有一事，璩亦與少恩數，令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如此則皆定矣。』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宗廟。高宗從之。癸酉，高宗始服淡黃袍犀帶，御垂拱殿。思退等奏，立皇子，恐合依故事，改賜名，并具名乞留中奏事。退。御筆付三省，瑗可立為皇子，改名瑋，令學士院降詔。《日曆》。遂召學士周麟之至都堂諭旨，草詔進入。熊克《小曆》以為楊椿草詔，誤也。《海陵集》有此詔本。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列聖之丕基，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誼。普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嶷然不羣，聰哲端重，閱義有立，亢於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瑗為皇子，仍賜名瑋。《玉牒》。乙亥，召學士楊椿諭旨鎖院。陳良祐撰《椿墓志》。丙子，制授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動色相慶，中外大悅。丁丑，宰執入賀。高宗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三月丙午，制授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丁未，樞密院奏事，高宗曰：『璩

昨日之除如何？』王綸對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爲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略無難色。』高宗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置榷場之初，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二王，朕育之宮中三十年，瑋始育之張婕妤，璩乃育之皇后。自張之没，后收而併視之。今日之除，后意與朕合。《實録》。四月，詔建王賜字元環。《玉牒》有此。周麟之《御書玉堂跋尾》云麟之被旨撰皇子賜字。三十一年九月，金人入侵。十月朔，下詔親征。壬子，建王以明堂恩，改鎮南軍節度使。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之計，上不勝其憤，請率師爲前驅。直講史浩以疾告數日矣，聞之，亟以晉申生、漢惠帝事入告上，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且曰：『危難之時，父子安可跬步相違，事變之來，有不由己者，唐肅宗靈武之事是已。』肅宗第得早爲天子數年，而使終身不得爲忠臣孝子，誠可惜也。』上大感悟曰：『將若之何？』浩乃爲草奏，痛自悔過，請衛從警蹕，以共子職，因中宮以奏。高宗方疑怒，覽之意頓釋，問知其奏出於浩，詰朝語大臣曰：『史浩真王府官也。』《史彌大世家》。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求對，乞以上爲元帥，先往撫師。朱熹撰《芾墓志》。浩復遣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平居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辨此。議者又謂主上親征，可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史彌大世家》。高宗亦欲令上徧識諸將，查籤撰《杜萃老行狀》有此。十二月，遂扈蹕如建康。時方雨雪，高宗御氈衣氈笠，乘馬，上亦騎從，雨溼朝服，略不少顧，而宰相以下多肩輿者。趙甡之《中興遺史》。三十二年二月，高宗還臨安，傳授之意已決，懲宣和吳敏輩自以爲功，不以語羣臣。中書舍人唐文若獨請對，言不宜急遽。周必大《跋文若帖》有此。會左僕射陳康伯乞去位，高宗曰：『更待三數月。』康伯喻意，不復言。既而，高宗益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且曰：『今不正名，恐臣下有疑似之心，且諸將分屯江上，必使之曉然咸知聖意。』遂草立皇太子手詔以進。《康伯附傳》。五月甲子，内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憚，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寧，可遂初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實録》。仍改名燁。』是時，呂廣問權禮部侍郎，康伯外姻也。廣問適以土王祠黄帝，而監察御史周必大監察，康伯折簡齋宫，密議典禮，廣問見必大因及之。必大曰：『燁字與唐昭宗名同音，可乎？』廣問告康伯，亟取旨，改賜名眘。御劄今藏周必大家。後十日，賜字元永。《玉牒》。先是，以望仙橋東秦檜舊第爲新宫，六月戊辰，名曰德壽，命内侍張去爲領之。《日曆》。後數日，御筆追崇皇太子所生父。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黄矣，因過周必大，共歎聖德不可及，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黄，而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改稱皇太子本生親。周必大《省齋文稿》。尋又詔宗室子偁並妻合行加封，令侍從、臺諫、禮官討論典禮聞奏。遂就御史臺議，於是翰林學士洪遵等奏，欲依國朝封贈宗室近屬體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庶於人情義理，皆爲宜稱。子偁欲稱皇兄，贈太師，追封王，賜謚。妻封王夫人。甲戌，詔皇兄、故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贈太子少師子偁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共論右僕射朱倬。乙亥，倬除職奉祠，洪遵草制，略曰：『千秋無閥閱功，早緣寤意。』又曰：『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疇庸。』《日曆》。張震乞報行言章，不許。《無隱集》。是日，高宗内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寢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不克任，憂勤萬幾，弗遑暇逸，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育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宫，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宫，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澹泊爲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於治。』詔洪遵所草也。《中興玉堂制草》。丙子，高宗行内禪之禮，百官班列紫宸殿下，有司設黄麾仗五百人，太常宫架樂工百人，設而不作。晁公遡《箕山日記》。先是，高宗嘗諭上以傳禪意，上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上入禁中，復加面諭，上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宫。高宗勉諭再三，乃止。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左僕射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升殿奏，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欽贊，第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高宗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閒退，此事斷在朕意，亦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奏，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所知，昨聞謙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高宗曰：『朕已

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皇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於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寮稱賀，上遽興。康伯等陞殿奏：『願陛下即御座，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上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尚容辭避。』班退，太上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宮，上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皆呼萬歲。《玉牒》。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而歸。頃之，太上皇后赴德壽宮。晁公遡《箕山日記》。詔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合上尊號，令有司集議以聞。在內諸司日輪官吏赴德壽宮應奉，少有怠慢，以大不恭論。德壽宮宿衛依皇城門及宮門法。《實録》。自是二十六年之間，國勢尊安，海內康樂，孝愛兩盡，今古鮮倫。唐人所謂『一月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者，蓋實録也。廟號孝宗，不亦宜哉！

又　卷二《己酉傳位録》　光宗皇帝以藩王越繼大統，蓋阜陵爲天下慮，不私其子，而虞允文爲相，贊成上意，密決大議，世或未之知也。先是，隆興初，張浚爲江、淮宣撫使，首上疏援漢故事，乞立太子。孝宗方有兵革之事，且謙遜未遑也。始孝宗在藩邸，成穆郭后生四男，長鄧王愷，次慶王愷，次恭王卽上，次未命而夭，追賜名恪，贈使相，封邵王。乾道元年六月，鄧王夫人錢氏生子，太上甚喜。【略】八月，遂立鄧王爲皇太子。明年七月，詔皇太子男、皇嫡孫賜名挺，除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恭王男、皇孫賜名挺，除左千牛衛大將軍。又明年七月，太子薨，謚莊文。四年，太子小祥，五年，大祥，皆命輔臣就東宮行禮。六年五月，允文獨相，六月，遂以知樞密院府爲莊文太子外第，命榮國公與錢妃自東宮徙居焉。【略】其實允文將與孝宗謀建儲也。【略】八月三日庚戌，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奏事。【略】允文奏云：『臣累日齋心，今日涓吉，有一大事方欲干犯雷霆之威，冒萬死以請。』孝宗云：『何事？』允文奏云：『自古人君卽位一、二年後，必建立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國家治亂安危之機，無大於此，故曰：太子，國之本也。國本正而萬事理，況今日聖志已定，將大有爲於天下，若一旦虜人敗盟，連兵兩淮，六飛必須順動，監國撫軍，誰任其責？臨事之變，倉卒議之，當有不如人意處。又陛下在位將十年，而元良虛位，中朝士大夫共懷憂疑，但往往畏死不敢啟口開陳爾！臣蒙陛下大恩，付以心腹之託，使定大計。今日之事，無大於此，無急於此。【略】願陛下上順天心，下從人望，蚤出睿斷。』孝宗欣然云：『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便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不可不慮。朕更欲令練歷世務，通知古今，庶幾無後悔爾！』允文奏云：『臣平日竊觀陛下聖孝至篤，豈不以宗社爲念，聖慮最遠，豈不以儲副爲急，所以遲遲至今，亦必有説。今蒙宣諭，益有以見陛下重惜神器，封植國本，爲萬萬年之永圖，天下幸甚。然臣之愚，以謂此事不過審擇宮官，使日聞正言，日行正道，真積力久，自然無不趣於正，安得有後悔。又儲闈一開，深居中禁，常得在陛下左右，日親帝學，何患不光明，日與朝政，何患不練歷。以臣之愚，謂早建儲宮，其所成就必遠過於外處潛邸。』孝宗曰：『承相言極是，但此事卻有些遷次，非久於選德獨與丞相議之。』允文卽奏云：『臣以愚忠所迫，昧死有請，敢意陛下遽賜察納，臣無任感天荷聖之至，容臣再拜謝恩。』拜訖，復奏云：『此事願陛下早留聖念。』孝宗云：『甚好甚好，不過旬日間。』二十五日壬申，朝殿奏事，至下馬處，中使傳旨，令右相留班。孝宗以邊事一二宣諭已，奏對訖，允文奏云：『臣比者敢以早建東宮事有請，陛下欣然卽賜開納，今已踰旬日，未準處分，臣實憂懼。』孝宗曰：『此事已決，偶數日來多事，未及與卿商量。』【略】孝宗云：『【略】今秋事向晚，冬初又虜使來，有一番禮數，若於郊禮時，或前或後，降指揮如何？』允文奏云：『聖志果定，以郊天慶成日降指揮甚好，蓋日南至，天正也。』孝宗云：『當用此日。』十一月五日辛巳，大駕至郊壇，齋於青城。是日午，有旨宰執奏事。既至青城門下馬處，又有旨令右相留班。孝宗宣諭云：『立太子事，朕但欲與丞相議爾。如何？』允文奏云：『此陛下家事，臣不當與。』【略】此臣卷卷之忠，獨有望於陛下也。』孝宗云：『此事無可疑，今郊天後先欲與卿商量，如上兩宮尊號，立太子，可用春初，亦未晚否？』【略】已而奏云：『陛下欲以春初立太子，臣謹奉詔，是時願陛下更無改易。』孝宗云：『只俟兩宮禮畢，便降指揮。』又微笑云：『朕家好事數件，皆是丞相做了。』允文頓首謝。又奏云：『二事淵衷素定，睿斷必行，臣但

贊襄奉行而已。』辛卯正月一日丙子，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受册寶禮畢。五日庚辰，允文奏事紫宸殿後幄，乞留班，奏云：『去年郊天前一日，臣賜對郊宮寢殿，蒙陛下宣諭，少俟兩宮尊號禮畢，便降立太子指揮。今兩宮册寶慶成，乞早賜處分。』孝宗曰：『丞相留意此事如此，朕欲以中春上旬，擇日行禮，非久於内殿，更與卿議之。又有説朕欲立太子後，餘一親王便欲令出鎮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允文奏曰：『陛下止有兩大王，若立一王爲太子，一王自留王邸侍陛下左右，本朝亦無似此典故。』孝宗云：『朕之慮甚遠，卿可於唐以前子細密加討論，别一日進呈。』允文奉旨而退。十四日戊子，進呈。二十四日戊戌，允文擬進立太子御劄。二月七日壬子晚朝，孝宗御選德殿，始以立皇太子御劄宣示大臣。允文等奏：『元良天下大本，陛下獨出睿斷，爲天下得人。』各再拜賀。孝宗曰：『前世人主，多以此爲諱，朕甚不取。國有儲副，自古已然，何諱之有。』允文曰：『唐太宗號英主，至此乃不能決，猶引佩刀以自向。』孝宗曰：『朕常笑之。雉奴仁懦，太宗既知之矣，卒不能奪，以基禍亂。皇太子朕觀之熟矣，他日親馭戎輅，以撫六師，監國之任，不及今早定，何以繫天下心。』允文奏：『臣等受詔，未敢即行，恭候來日，集百官宣布。』孝宗曰：『善。』是夕鎖學士院，命直院鄭聞草皇太子及慶王加封兩制。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詔曰：『朕紹承大統，於今十年，深惟太上皇帝付託之重，而元良虚位，惕然於懷。《傳》曰「儲副天下公器」，朕其敢有所私哉！今第三子惇仁孝嚴重，積有常德，學必以正，譽日以休，蔽自朕心，俾膺主鬯，以永宗社之慶，可立爲皇太子。其官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宣詔畢，内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惇可立爲皇太子。皇子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慶王愷特授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三月四日戊寅，命宰執燕餞魏王於玉津園，用文彦博故事也。王登車，顧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二十三日丁酉，太子受册。四月二十日甲子，御劄皇太子判臨安府。二十三日丁卯，將鎖院，或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體。二十五日己巳，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二十六日庚午，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命直院周必大草制，必大具奏。二十七日辛未，告廷畢，别録本賜太子。九年二月，榮國公薨。四月，皇太子解尹事。淳熙元年十月，魏王改判明州。七年二月，王薨，遺表上，孝宗泫然流涕，謂右丞相趙雄曰：『朕向來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爲此子福氣稍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即葬會稽，謚惠憲。他日，又謂雄曰：『太子資質極美，但尚少學問耳！每遣人來問安，朕必戒之云，且語太子，切須留意學問。』十四年十月，太上皇帝崩。先是，孝宗已有禪意。十一月二日己亥，百官大祥，是日，手詔：『皇太子可令參決庶務。』先旬日，孝宗獨召學士洪邁入對，謂曰：『朕將行内禪，且欲如唐貞觀故事，令皇太子參決如何？』邁言天禧資善之詔，可舉行也。越七日，又對，以典故具呈。因曰：『宣麻降制，既於體不順；只頒中旨，又違於禮。臣謂宜爲詔。』至是詔下。周必大爲右丞相，手詔令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孝宗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先是，有詔内東門司改充議事堂，皇太子隔日與宰執公裳係鞋相見議事，如有差擢，在内館職、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聞。除諸郡守臣係侍從及文臣監司、武臣鈐轄外，並於議事堂參辭，納劄子。其可行者，皇太子同宰執將上取旨。九日乙巳，又詔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書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争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每開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太子覽書褒歎曰：『諭德可謂見愛之深矣！』三月，永思陵既掩。五月，左丞相王淮罷，周必大獨相。十一月四日，必大乞去位。孝宗諭以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必大奏：『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勤勤。』孝宗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而停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會陳康伯家以紹興傳位親劄來上，十二月十一日壬申，孝宗遣中使密持賜必大，因令留身討論典禮。初議賀正旦北使出門，即擇日傳授。偶太史局言：『明年二月旦，太陽蝕九分。』辛卯除夕，必大留身密奏云：『太子聽政浹旬，不應便講避殿之禮，可少展否？』孝宗大以爲然，曰：『朕亦可以當災。』遂定仲春壬戌吉。又命必大草詔，專以奉几

筵，侍東朝爲意。十六年正月三日甲午，皇孫抶爲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抶，魏惠憲王子也。時皇太子之子，已先拜節度使，封平陽郡王矣。八日己亥，遂進必大左丞相，而留正越次拜右丞相，王藺、葛邲並自尚書擢爲執政官，黄洽、蕭燧皆繼罷。十五日丙午，皇太后還慈福宫。春坊姜特立見必大問曰：『宫中人人知上元後舉行典禮，今悄然何也？』必大謝曰：『此非外庭所敢與聞。』特立不悦而退。會學士李巘以草制失指得罪，乃命禮部侍郎尤袤直學士院。時内禪有定議，孝宗未以諭近臣，而外已喧傳。袤因論及虜中事，孝宗感慨良久，諭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二十日辛亥，二府奏事，孝宗始諭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旬日間禪位於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一面理會進呈。』因令必大留身進呈詔草。二十八日己未，詔德壽宫改爲重華宫。二月二日壬戌，孝宗吉服御紫宸殿，有司立仗，百官起居免舞蹈。宰執奏事畢，駕興，百官移班殿門外，内降詔曰：『朕以菲質，循堯之道，兢業萬幾，歷歲彌長，賴兩儀九廟之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底於小康。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固已慊然於懷，況乎春秋寖高，思釋重負。皇太子惇仁孝聰哲，久司匕鬯，軍國之務，歷試參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不其美歟！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移御重華宫。』宣詔訖，百官入班殿庭，皇太子即皇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二年之禮。百官稱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退，放仗。孝宗御便殿，新皇帝侍立，繼登輦，同詣重華宫。新皇帝還内，即下詔書，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大臣既再對于玉華，而宇文虚中與吴敏適亦請對。上謂大臣曰：『卿等可候。引虚中及敏對罷，却來相見。』虚中對後，次敏見，遂及禪議。上因留敏於外少俟，復召大臣，忽氣塞不省，墜御牀下。近臣急呼左右扶舉，僅得就保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以再進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紙筆，上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無語。又書：『諸公如何又不語耶？』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宫。』又謂吴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禪位詔，敏辭也。逾時敏草詔進入，上手指其後曰：『自此可稱予。』遂召東宫來視疾。至則大臣當榻前諭旨，以御袍衣之。東宫因頓首辭，且謂之『受則不孝矣』。舉體自撲，終不敢當，因亦得疾。太上又命召中宫至，同加敦諭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猶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為孝慈淵聖皇帝。初，敏見建牧，深以為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後可。時太上意切於避狄，故敏適以是晚對，因得進言，促成大計。謂必付託之重，而後可去。故太上尤善之，遂内禪。

又　卷二六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即帝位。大赦天下。【略】二十九日丙寅，斡离不寨中言：『南使至，言趙皇内禪居龍德宫，太子即位。』【略】《南歸録》曰：是日，金人聞内禪皆驚。斡离不謂太史曰：『爾前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來驗矣。』乃以金帛賞其術。

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三　（宣和七年）十二月，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略】徽宗内禪，出居龍德宫，欽宗以十二月庚申即皇帝位。壬戌，南仲除簽書樞密院事。靖康元年正月，吴敏除知樞密院事，李棁除同知樞密院事，耿南仲免簽書。

又　卷一九　光宗自乾道七年二月癸丑自恭王立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孝宗詔禪位，上即帝位。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九　（宣和七年冬十一月）庚申，上内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宫。皇太子即皇帝位。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太宗文烈皇帝紀一》　（天會三年）冬，宋徽宗（傳）［禪］位于皇太子，是為欽宗，改明年曰靖康，仍令李鄴來使，告内禪，且求和。

又　卷一八《世宗聖明皇帝紀下》　（大定二十九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宫。

又　卷一九《章宗皇帝紀上》　（明昌五年）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湜來告登位，范仲壬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一五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佶。【略】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即位，年十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内禪，在位二十五年。

又　卷一九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桓，徽宗長子，母曰顯恭皇

后王氏。【略】宣和七年十二月，除開封牧。是月二十三日卽位，年二十六。靖康二年四月北狩。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帝系一・孝宗》 孝宗，高宗皇帝之子也。初，藝祖皇帝六世孫秀王娶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丁未歲十月二十二日生上於秀州嘉興縣。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詔以其日為會慶節。是夜赤光滿室，如日正中，高宗皇帝知其生有聖瑞，詔鞫於宮中。紹興三年二月，授和州防禦使，賜名瑗。授貴州防禦使。五年五月，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十二年二月，授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十七年六月，授常德軍節度使。三十年二月，立為皇子，改賜名瑋。授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三十一年十月，授鎮南軍節度使。三十二年五月，立為皇太子，改今名。六月十一日，受內禪，卽皇帝位。年三十六。淳熙十六年二月，遜位於光宗皇帝，退處重華宮，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冊文，宰臣留正撰。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崩於重華殿。年六十八。謚曰哲文神武成孝，廟號孝宗。謚冊，翰林學士李（獻）［巘］撰；謚冊文，知樞密院事趙汝愚撰；哀冊文，左丞相留正撰。慶元三年六月，加謚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謚議，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謝深甫撰。

又《儀制二・德壽宮起居》 臣僚起居，太常寺先奉詔修定羣臣朝太上皇帝儀注：『是日，宰執率文武百僚詣德壽宮。入班殿庭，太上皇帝卽御座，殿下禁衛起居如常儀。宰執以下再拜舞蹈，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卷班以出。』從之。自後並同此制。遇宰執除拜、加恩，正謝畢，卽其奏劄於本官投進。若許到宮或免到宮，臨時聽太上皇帝聖旨。

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太常寺言：『已降指揮，十月二日皇帝帥百僚詣德壽宮奉表牋，恭請加上尊號。所有是日宰執已下詣德壽宮起居，改用四日。』從之。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〇《帝系考一》 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母欽慈陳太后。初封端王，哲宗崩，以庚辰嗣立，年十九歲，在位二十六年。乙巳，禪位於太子。丁未，金虜陷中原，北遷。後九年乙卯，崩於五國城，壽五十四。【略】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名桓，徽宗太子，母顯恭王皇后。以乙巳受內禪卽位，時年二十五，二年，金人陷中原。丁未北遷。後三十四年庚辰崩，壽六十一。【略】

孝宗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名昚，初名瑗，太祖之裔，高宗以為太子。壬午，受內禪卽位，時年三十六，在位二十七年。己酉，內禪於太子。又五年癸丑崩，壽六十八。【略】

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名惇，孝宗第三子，母成穆郭皇后。立為太子。己酉，受內禪，時年四十三，在位五年。甲寅內禪。又六年庚申崩，壽五十四。

《宋史》卷二三《欽宗紀》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桓，徽宗皇帝長子，母曰恭顯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四月己酉，生於坤寧殿。初名亶，封韓國公，明年六月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二月甲午，更名烜，十一月丁亥，又改今名。大觀二年正月，進封定王。政和元年三月，講學於資善堂。三年正月，加太保。四年二月癸酉，冠於文德殿。五年二月乙巳，立為皇太子，大赦天下。丁巳，謁太廟。詔乘金輅，設鹵簿，如至道、天禧故事，及宮僚參謁並稱臣，皆辭之。六年六月癸未，納妃朱氏。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除開封牧。庚申，徽宗詔皇太子嗣位，自稱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泣涕固辭，因得疾。又固辭，不許。辛酉，卽皇帝位，御垂拱殿見羣臣。

又 卷三三《孝宗紀一》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諱昚，字元永，太祖七世孫也。【略】

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後嘗感異夢，密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略】

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於禁中。【略】三十年二月癸酉，立為皇子，更名瑋。甲戌，詔下。丙子，制授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出，中外大悅。四月，賜字元瓌。【略】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為皇太子，改名昚。初，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嘗以諭帝，帝流涕固辭，會有邊事不果。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復以倦勤諭之。中書舍人唐文若聞而請對，言不宜急遽，故先下建儲之詔，賜名燁。監察御史周必大密與康伯言，與唐昭宗名同音，不可。詔別

擬進，乃定今名。既又命學士承旨洪遵為太子擇字，遵擬四字以進，皆不稱旨。六月甲戌，御筆賜字元永。

乙亥，內降御劄：『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丙子，遣中使召帝入禁中面諭之，帝又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高宗勉諭再三，乃止。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內侍掖帝至御榻前，側立不坐，內侍扶掖至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帝遽興。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吾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左右皆呼萬歲。是日，詔有司議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以聞，在內諸司日輪官吏應奉德壽宮，增置德壽宮提點、幹辦等官，德壽宮宿衛依皇城及宮門法。

又 卷三六《光宗紀》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也。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於藩邸。二十年，賜今名，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轉榮州刺史。孝宗即位，拜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恭王。及莊文太子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己，欲立為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六年七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册太子，當有赦。是時，虞允文相，因請蚤建儲貳。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練歷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爾。』七年正月丙子朔，孝宗上兩宮尊號册、寶，禮成。【略】

（淳熙）十六年正月辛亥，兩府奏事，孝宗諭以倦勤，欲禪位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因令必大進呈詔草。

二月壬戌，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帝坐，帝固辭。內侍扶掖至七八，乃微坐復興。次丞相率百僚稱賀，禮畢，樞密院官升殿奏事，帝立聽。班退，孝宗反喪服，御後殿，帝侍立，尋登輦，同詣重華宮。

又 卷一一〇《禮志十三》 高宗內禪。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日御劄：『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

十一日，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宰臣、文武百僚立班，皇帝出宮，鳴鞭，禁衛諸班直、親從儀仗並內侍省執骨朵使臣等並迎駕，自贊常起居。皇帝升御坐，知閤門官以下並內侍都知、御帶以下一班起居，次管軍一班起居，次宰執以下常起居訖，左僕射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升殿奏曰：『臣等不才，輔政累年，罪戾山積，乃蒙容貸，不賜誅責。今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臣等心實欽仰。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幾至號慟。帝亦為之流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心，非由臣下開陳，卿等當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便御正殿。』帝曰：『朕前此固嘗與之言，早來禁中又面諭之，即步行徑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已再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後矣。』宰執降階，皇帝降坐，鳴鞭還內。宰臣文武百僚並退，立班，聽宣詔訖，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訖，班權退，復追班入，詣殿下立班。

少頃，新皇帝服履袍，涕泣出宮。禁衛諸班直、親從儀仗等迎駕，起居，鳴鞭。內侍扶掖皇帝至御榻，涕泣再三，不坐，內侍傳太上皇帝聖旨，請皇帝升御坐，皇帝升御坐東側坐。知閤門官以下一班起居，稱賀，次管軍官一班起居，稱賀，次文武百僚橫行北向立，舍人當殿稱文武百僚宰臣陳康伯以下起居，稱賀，皇帝降御坐，側身西向不坐。俟宰臣以下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居，稱賀畢，康伯等升殿奏：『臣等言：願陛下即御坐，以正南面，上副太上皇帝傳授之意。』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康伯等再奏：『茲者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駑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輔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幸慶。』再拜賀畢，奏事而退。宰執下殿，皇帝還內，鳴鞭。宰執文武百僚赴祥曦殿，候太上皇帝登輦，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翌日，詣德壽宮朝見。前期，儀鸞司設大次於德壽宮門內，小次於殿東廊西向。其日，俟皇帝出即御坐，從駕臣僚、禁衛等起居如常儀。皇帝降御坐，乘輦至德壽宮，文武百僚詣宮門外迎駕，起居訖，前導官、太常

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先入，詣大次前分左右立定，俟皇帝降輦入，次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報文武百僚入，詣殿庭北向立定。前導官導皇帝入小次，簾降，俟太上皇帝卽御坐，小次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升殿東階，詣殿上褥檻前，奏請拜，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稍前，躬奏聖躬萬福訖，復位，再拜訖，導皇帝詣太上皇帝御坐之東，西向立。殿下在位官皆再拜，搢笏，三舞蹈，三叩頭，出笏就拜，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再拜，班退，前導官以次退，從駕官歸幕次，以俟從駕。太上皇帝駕興，皇帝從，入見太上皇后，如宮中之儀。皇帝還內，如來儀。每遇正旦、冬至及朔望，並依上儀。

十二日，帝詣德壽宮，以雨，百僚免入見，上就宮中行禮。自後詣宮，若行宮中禮，卽不集百官陪位。十三日，詔令宰臣率百官于初二日、十六日詣德壽宮起居。又詔：『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宮，修晨昏之禮。面奉慈訓，恐廢萬機，勞煩羣下，不蒙賜許。禮官宜重定其期，如前代朝朔望，甚為疏闊，朕不敢取。』於是禮部、太常寺言：『《漢書》高皇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乞依此故事，每五日一次詣德壽宮朝見，如宮中禮。』

帝始御後殿，宰臣陳康伯等奏：『臣等朝德壽宮，太上皇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勉諭，既行家人之禮，自宜至殿上降輦。』帝曰：『太上有旨不須五日一朝，只朝朔望，朕心未安，宜令有司詳議。如宮門降輦，臣子禮所當然。』於是禮部、太常言：『除朝朔望外，乞於每月初八、二十二日詣德壽宮起居，如宮中儀。』自後皆遵此制，如值雨、盛暑、祁寒，臨期承太上特旨乃免。

十一月冬至，上詣德壽宮稱賀上壽，禮畢，入見太后，如宮中禮。自後冬至並同。隆興元年正月朔，帝率百官詣德壽宮，如冬至儀。自後正旦並同。

乾道元年二月朔，帝詣德壽宮，恭請太上、太后至延祥觀燒香，太上與帝乘馬，太后於後乘輿；次幸聚景園，次幸玉津園。自後帝詣德壽宮恭請太上、太后至南內，或幸延祥觀靈隱寺天竺寺，恭進太上聖政，册命皇太子，起居稱謝。遇遊幸，則宰執以下從駕至遊幸所，除管軍、環衛官等俟駕還護從還內，宰執以下並免護從，先退。

淳熙十六年，孝宗內禪，皇太子卽皇帝位；紹熙五年，光宗內禪，皇子嘉王卽皇帝位，並如紹興三十二年故事。

又　卷三七二《朱倬傳》　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略】孝宗卽位，諫臣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

又　卷三八九《尤袤傳》　（孝宗）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論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册，人服其雅正。

清・黃以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〇　（宣和七年十二月）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茲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諭此意。』案：《宋史・本紀》系二十一日戊午。《三朝北盟會編》曰：朝廷聞賊馬逼近，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有司已擇二十六日皇太子視開封府事，而二十三日會內禪矣。朱文公《四朝名臣言行録》曰：七年冬，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狄之計。詔召勤王兵，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李公綱與給事吳敏夜過其家，曰：『事急矣，建牧之議，其留守乎？東宮恭儉，以守宗社是也，而建牧非也。巨寇猖獗，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曷不為上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身徇國之心，孰能任此？』翌日敏求對，具道所以，徽廟感悟歎息。敏固言李綱之論，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公遂具劄子，大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必假皇太子以位號，使得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如臣之計，則天下可保也。』仍刺臂血書之，而內禪議遂決。《文獻通考》卷六十三：開封牧、尹，宋朝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奉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轂下。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又《四朝志》曰：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以河南府為西京，應天府為南京，大名府為北京，皆置留守。崇寧中，蔡京奏京畿四輔置輔郡，屏衛京師，以潁昌府為南輔，襄邑縣升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知州事兼都總統，並依三路帥臣法，皆舊制也。

戊午，皇太子入朝，上有旨令去太子所佩魚，賜以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所當服也。上又賜太子以小殿直二人。太子既拜賜，而二宮嬪入

見，太子視之曰：『我要阿底作甚？』蓋上初即位，欽聖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時已有內禪意，故踵前跡，而有是賜。案：《玉海》系丁巳賜皇太子碾龍排方玉帶。《靖康要録》曰：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為除開封牧。二十日，差內侍梁邦彦、黄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葉夢得《石林燕語》曰：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寧中收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特解所擊帶賜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賀。荆公方辭，久之不從，上待服而後退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魯公，而用排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為三師禮當異，特許施於公服，力辭，乃乞琢為方團。蓋排方玉帶，非臣下服也。

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地之靈，方內又安二十有六年矣。恭惟累聖付託之重，夙夜祇懼，靡遑康寧，乃憂勤感疾，慮壅萬幾，斷自朕心，託以大計。皇太子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於天下。主鬯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為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實所欣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同底予治。』詔文給事中、直學士院吴敏所草也。即以敏為門下侍郎。初，有詔集從官赴都堂問計，敏即指閤門請對。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班，方晨，遂留立庭中請對，因言車駕當守宗廟，不當出幸。敏既候對，班退，少宰李邦彦為奏，敏宜召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庚申，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與此同日。薛應旂《通鑑》曰：庚申，以吴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並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上疏曰：『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是夕，帝即玉虚殿常奉真馭之所，具詞密禱。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彦，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於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以上云云，其所稱日與事，與《紀事》及各本皆異，不知何據。

論説

宋・許翰《襄陵文集》卷四《論吴敏劄子》　臣伏見宣和之季，金人用兵，上下大震，不知所為，吴敏以給事中伏閤請對，首建內禪之策，以堅外禦之心。是時太上皇帝久懷沖挹，然而外無朝廷之助，內有左右之沮，堯舜之志未有以發也。會敏白發其端，擊節嘆息，遂定大議。淵聖皇帝自在東宮，恭儉聞天下，及嗣位阼，萬方相慶，乖離之心一變歸往，至今天下固不可解。夫使人君以天下傳，此古今之所至難言也，而敏以孤臣眇然冒雷霆之威，忘家族之禍而建明之，此天下之奇節。

宋・羅願《羅鄂州小集》卷一《帝統》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以太上命恭履帝位，臣願親睹盛事；又少學於史氏，讀前世封禪典引正符之篇，考其時非有挺然絶德，獨其臣子文力至到，猶能開闔其詞義，傳以訓詁，用震眩來世。臣今作《帝統》一篇，文雖不足，事則過之。位下不敢僭陳，敬藏於家。其詞曰：於維民主，參合天地。乾坤始陳，而震已出帝。赫胥尊盧，其事蔑得而聞矣，即封禪之家，前哲所紀，蓋七十有二。孔纘遺典，獨斷自陶唐氏以下，豈不以脱屣九五，引聖自繼，巍巍蕩蕩，古無與二者哉？然在位七十，迫於大耄，環顧岳牧，莫釋厥負。師用以舜錫，協茲予聞，猶使美典揆事，賓門納麓，九男侍外，二女侍內，詢事考言，越三十餘載，乃始稱天援歷，俾陟元后，不其遴歟！追重華再傳，率循堯志。文命以降，乃父子相繼。雖有虞賓在位，化率羣后之美，歷世弗選，亶推爲上公，奏咸舞章，展其旂常，黄收純衣，彤車白馬，以備一代之祀，明五德之敘而已。大物屢移不歸，故統閱千歲者再，姬顛嬴蹶，前世建國無在者。劉氏以庶姓援旗仗劍，爲民請命，自任厥力，經營五載，以濟皇極。議者猶尋繹氏姓，推考荒絶，上纂堯帝數千載之遺緒。雖天命循環，盛德宜爾，然人事報施，何其爽耶！由斯而言，帝者域中之顯號，位者聖人之大寶。彼膺其號、居其寶者，莫不欲貽謀垂統，世爲太祖，有運極而弗捨，孰功成而先去！故曰：重寄不反，盛德不辭，威覆一世，仁義從之。是以帝者官天下，施則不歸；王者家天下，百世不衰。創業之主，睹茲成事，亦且量時度力，踵襲近代，孰能高舉遠引，蹈上世難行之軌，況已施而無報，孰爲勸哉！我宋氏之履御，承唐迄周。當此之時，豪智並騖，德不足以相有，天文隔闊於上，嶽瀆離絶於下。天將窮其否以啓聖哲，使沙陀之種羞冕慙敝，日夜淑躇呼天，以求真主。而藝祖出焉，因軍民之心，合夷夏之願，順天革命，市不易肆。荆楚、嶺、蜀、

吳越、江南奕世據土，圖王號霸之國，順者理遣，負固力服，然後三光四鎮復通爲一，其受命宏矣！其爲烈大矣！抑人有言，親莫親於父子，故能則思教，得則思與。矧所階之貴，所就之富，收五代八姓十有四君之墜緒，合十分九裂之天下，安榮未盡享，勞苦未盡息，稟命哲母，推功聖弟，寥寥千載，法堯舜之事，以垂式萬世功德，信美矣。列聖繼之，乃卒伐河東，告成岱宗，典禮隆乎三王，生齒溢乎振古，守位字人，以溪天命。暨太上遭時之艱，奮其威德，以爲祖宗復故物，弓矢纔戢，俎豆畢陳，中興三十六載，未嘗一日暇逸。功既成矣，時既至矣，乃復推帝業所由，援七世正統，春秋五十有五，從容退處，以觀聖嗣之明德。命下之日，聞者莫不鼓舞，咸知神聖之相與，絶人萬億，雖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付無吝情，受無愧色，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於二百載之後，偉哉！一代之德，相爲表裏，蔑以加矣。功成不居，至隆也；度德而處，至公也，列聖待時，至忠也，復歸其統，至信也，明稱昭穆，至順也。是以四海之內，丕應溪志，以推遜者尚其仁，以報復者尊其誼，武者壯其決，知者是其計，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於是丞相魯公以降，稽首稱曰：陛下至仁，昭事哲父，以承太上之隆指。今説《尚書》者皆言古無《舜典》，唯堯一典紀將遜之事，謹徽克從之文，乃踵嬪虞欽哉之下。巍巍百聖，一堯首之，明不可再矣。惟宋受命之君，度越前古，用天下懸，已配堯帝，茲太上又申之。蓋自堯舜至藝祖、至太上，遠或數千載，曠不一見，近或再更百歲而迭興。推降聖之符者乃斷歲以五百，亦不盡聖哲之歷、天人之際矣。不勝太上之德，於堯有光，鴻名上壽，法皆應得，宜撰日鏤册，敬上尊號曰光堯壽聖，以明示千古無所與懸。且詔侍臣能言者推考藝祖之洪烈，書以爲一策，即今見事又書以爲一策，與上世《堯典》爲三，垂之無極。天子曰：『俞哉！』既親上名號，并論藝祖、太宗之德，爲宋二典，又誦之曰：蕩蕩洪覆，唯堯方之。孰德如堯，而又光之。惟聖同天，其心不私。其選不遲，其予不疑。曷戚曷疏，唯德之貽。有宋受命，越自皇武。力兼四方，劬勞以不處。乃智厥弟，而捨其子。世用伯考，爲宋世太祖。列聖篤其慶，天命是聽。時惟太上，能圖天之命。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前聖授受，豈報是圖。後有作者，同規共模。有施弗虚，有忱弗愉。祖孫繩繩，不愆於初。取物於寓，有得有否。天下大矣，託焉可久。彼唐之堯，或謂弗慈。匪堯不慈，其施不歸。世復有堯，爲堯之爲。嗟堯與堯，世不兼有。光堯之舉，百聖拱手。猗歟休哉！陛下今者惟當考舜世故事，務循堯道，達聰明，守法度，選遺俊，戒面從，欽鄰敬民，畏天愛日，成九功，施九德，平九州，以綏受命咸宜之福。子孫千億，與天無極，天人之意，將在今矣！

宋・樓鑰《攻媿集》卷二三《上兩宮奏疏》 高宗以天下授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為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于高宗，今則皇帝盡孝于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内禪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夷夏。若壽皇享為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天地祖宗垂佑于上，臣民夷狄厭服于下，非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一〇《正史七太子傳》 前代惟宋有内禪，亦暮年事，不足法。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卷一〇《論光宗不朝重華宫》 甚哉！離間之賊人倫也。光宗親壽皇子，壽皇豈不鍾愛，而宦豎、后妃可得離間其間耶。宦豎、后妃得行其離間，亦光宗侍奉之未密耳。倘日日請朝，稍暇復請，晤對父子，語常相通，意常相洽，羣小孰得而間之。愚故謂源源而來常常而見，真聖人親親之至情，而萬世所當法者。若不幸左右近小或一有言其間，斷當痛懲嚴絶於其始，不可使浸潤之漸投，賊吾天性之大倫，是又萬世所當戒者。

又《論光寧二宗不朝上皇》 言始朝則前此無朝矣。壽皇禪位已四年，光宗始朝二次。光宗稱太上五年矣，寧宗始朝一次，人道其俱無存哉！

清・蔡和鏘《歷代政治論海》卷三三《[明]張溥〈孝宗之位〉》 英宗為濮安王第十三子，生有赤光黄龍之祥。孝宗，秀王子，生於秀州青衫牖官舍，紅光如日，正中，帝王天命，似非人力。然建立之際，仁、高二宗，大度遠慮，卓乎莫尚也。英宗四齡，即育仁宗宫中。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淮邸。後三皇子皆夭，久而儲位乃定。高宗太子薨薨，從羣臣請，選太祖後，乃育孝宗。夷考當年定議擇賢。仁宗春秋四十有四，高宗

二十有五耳。繼體之事，人主諱言。【略】宋世宗室踵唐制不出閤。靖康之難，太宗子孫在京師者畢北遷，後盡殺於完顏亮，惟太祖子孫以散處得全。孝宗裔出秦王，天人歸與。高宗感昭慈之異夢，採舉朝之恪言，援立才賢，獨斷不惑。彼一生行事，足告祖宗、質天地者，止有此耳。趙鼎請正儲號，賊檜構成其罪，岳飛疏定東宮，後不免獄死，或疑高宗外博美名，內懷使慢。然孝宗於紹興二年，養於禁庭三十年，立為皇子。久侍宸極，慈孝無間。建議諸臣，如李時雨、范宗尹等，初未嘗忤意得罪，帝卽不肖，未忍併此而疑之也。南渡推恩，江寧、江西、揚、泰、高郵、泉、福等州，各置外敦宗院，親親有加。若使遠法封建，近倣藩鎮，荆襄川陝，淮甸要區，分建諸王，令自為守。虜縱大人，犬牙可制，何至州破縣殘，孤舟覆趙乎？惜炎興朝議，見未早及也！

又《〔明〕張溥〈兩朝內禪　孝宗廟議　光宗陵議附　寧宗〉》　光宗悖，孝宗第三子也。乾道三年，莊文太子愔薨，七年，帝正儲極，孝宗以其英武，越次立之也。宅憂攝政，未耄禪位，父之愛子，自謂堯舜授命，蔑過矣。未幾，過宮禮闕，逆布天下。帝病狂，何至兩宮父子，誓不相見哉。皇后李氏，武臣李道中女，高宗以皇甫坦一言，聘為帝妃。嫉悍多過，專命制夫，寔命不猶，帝所悲也，宮人斷臂。黃妃被殺，揆以帝情，走訴上皇，下詔廢貶，夫婦正而父子和，寧不甚善？乃心疾內深，不孝外著，以無能之人，負大逆之名。始望其為人君，後竟不能為人子，予竊怪之。【略】唐之玄宗，宋之孝宗，父而天子，尊親極矣。一宮之隔，俯仰緜人，僕隸婦女，間執其命。黃泉大隧，莫可如何，此亦天地之極變也！光宗於李后，始而愛，既而畏。愛而至於忘親，畏而至於失心。魯桓、晉惠，若是班乎？后歸謁家廟，使臣鄧從訓等推恩者一百八十人。而帝有一父，獨禁其朝。【略】玄宗內遷，顏真卿帥百僚首上表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舉朝卒無言者。紹熙諸臣，環宮叫呼，事成廢立，或議過激，豈賓應寒蟬，反賢於號泣三諫乎？人倫所係，力爭者卽為臣子，坐視者卽為亂賊。帝疾或不可起，逆名必不可居。禪三年而始帝崩，帝果病乎？又不如肅宗之聞變心悸，繼太上而速殞也！

又　卷七五《〔明〕張溥〈高宗禪位論〉》　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裏之恩也。乃年方盛而且育之宮中，天下粗定而亟建爲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內禪。迨其退養德壽，歲時歡宴，如周密所記者和氣翔洽，溢于色笑，翛然無累，忘其固有天下之榮，得不謂高人一等乎？人之于得失也，甚于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于百金之產。苟能夷然澹定，以處得失，而無悁忮之心，是必其有定力者也。則以起任天下之艱危，腆懷君父之隱痛，復何所顧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節，物固莫御也。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含宗社之羞，屈膝稱臣于驕虜，而無愧怍之色；虐殺功臣，遂其猜妨，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姦人，盡逐患難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逗滯殘疆，恥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由此言之，恬淡于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與于道。

明・佚名《宋史筆斷》卷九《宋高宗》　紹興三十二年丙子，上內禪，皇太子卽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

天眷太祖之德，可謂至深，而且篤矣。蓋太祖易姓而起，以辛苦而平天下，以仁義而息干戈。弘濟斯民，功侔湯武。故以天眷有德而言，宜其子孫弗替，享國長久。奈何傳之太宗，敗盟負約，遂有天位不傳諸姪，而傳諸子，致使太祖子孫零落不振者幾二百年。幸而高宗自念之於儲嗣，惻然興感，乃曰：『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則無以慰在天之靈。』婁寅亮亦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願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於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儞之子伯琮育于宮中，賜名瑗，立為皇太子，復賜名瑋，更名□。至是，卽皇帝位，是為孝宗。嗟乎！向使靖康之亂不作，高宗之嗣不絶，藝祖雖有聖子神孫，亦不能揖讓而有天下矣。今而神器及於孝宗者，非由人力，乃天命也。然天命至公且仁，既假孝宗以位，而復遺之以安。故於紹興末年，姦臣秦檜死，萬俟卨亡，海陵王就戮，南北之兵移諜而解。既登大寶，復有朱熹、辛次膺、虞允文、劉珙諸賢臣並出，力陳治道，使太祖在天之靈，陟降清廟，用享馨香，豐潔之祀垂一百餘年而後已。嗟乎！天之眷祐太祖者乃如此，猶謂下民可罔上，天可欺歟？然則太祖之祀既絶而復興者，未必不由於心德之所致。蓋太祖而受周禪過於防密，乃遷鄭王於房州，使其沉淪憂慣而没。則己之子孫寧有不至於陵替，國之運祚

亦寧有不至於中歇者哉！此所以偏據一方，而終不能恢復中原也。

又　卷一一《宋寧宗》　嘉定十七年，楊皇后史彌遠立貴誠為皇太子，進封成周公，卽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簾聽政。慶皇太子竑，降封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

天不欲延宋祚耶？何於理宗卽位之初，而遭人倫若是之大變也。自三代以降，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惟宋一伐而已。四夷之所以率服者，此也；賢才之所以輩出者，此也；仗節死難之士衆多者，此也；中原陷虜之民誓不忘宋德者，亦此也。今一旦遇楊后之虧恩，史彌遠之弒逆，遂使理宗立不由正，濟邸不得其死，其與夷狄之亂何殊焉，禽獸之行何異焉！於是宋之家法、國之元氣蕩然而無遺矣。然而理宗之立，實出於楊后、史彌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天命不爽，尚監厥緒。故復使理、度二君有天下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為德，其明矣乎！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三《宋史》　宋之禪代者四，欽宗受命於患難之中，寧宗攝立於危疑之際。欽宗不能用李綱、种師道等而亡，寧宗用韓侂胄、史彌遠而削，雖付托無慚，而克戡有忝，以視孝宗之養志克家，大有逕庭。

清・王夫之《宋論》卷八《徽宗》　向令內禪不行，徽宗卽出，人知吾君之尚在，不無奮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尚據河山之富；羣小抱頭以駭散，不牽築室之謀；太子受鉞以撫軍，自效廣平之績；揆其時勢，較康王之飄泊濟州者，尚相什百也。唯綱昧此，惜此四面受敵之孤城，仍此議論猥繁之朝廷，率此姦邪怙黨之僉壬，殉此瞻戀穢華之婦稚。虜兵乍退，歌舞仍前。夫且曰：『微綱之使有君而有國也，安得此晏處之休哉？是奠已潰之宗祊而寧我婦子也，功施不朽矣。』《盤庚》曰：『胥動以浮言。』非此謂與？

徽宗以脫屣自恣之身，飄然而去，翩然而歸，旣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欽宗以脆弱苟延之命，有召不應，有令不行，抑不能如肅宗之在靈武。都城官吏軍民，以浮華安佚之累，倏然而憂，俄然而喜，終不能如朔方、邠、寧之軍，憤起反攻，以圖再造。禍在轉盼，而猶爲全盛之圖，綱何未之思也！其在當日者，城連萬雉，闕啟千門，雞犬方寧，市廛未改，不忍棄之一朝，而思奉一人以固守，夫豈非憂國恤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頃之浮榮；轉盼之凋殘，成灰飛之幻夢。卒使兩君俘，六宮虜，金帛括盡，凍餓空城，曾不得逸出以謀生，而上下交絕其大命。如是而以爲不忍，其忍也，不已慘乎？故所咎於綱者，有所惜而忘所大惜也。邪說行，狂夫逞，敷天之痛，綱其罪之魁與！

又　卷一〇《高宗》　高宗決策選太祖後立以爲嗣，道之公也，義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計也。而其議發於上虞丞婁寅亮。疏賤小臣，言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無與者，宋之無人久矣！

又　卷一一《孝宗》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爲人後者爲之子，道無以尚矣。夷考嗣立以後，多歷年所，大典數行，徒于所生父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邸之失，其可爲後世法乎？

清・尤侗《看鑑偶評》卷四　高宗既葬，洪邁請廟號世祖。先文簡公諱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此議甚正。雖為統緒而言，其實南渡偏安，並無南陽之業，何祖可稱。臣無貶君之文，然意在言外，可逆志而得之。

壽皇之事德壽，可謂孝矣。而乃生不孝之子，光宗受制悍婦，不肯過宮。故高宗之內禪是，孝宗之內禪非也。至光宗內禪，不由己出。而寧宗于壽康宮，亦僅一朝而已。天道好還，于宋家父子見之。【略】

光宗屬疾，寧宗未內禪，外朝中禁，勢相隔絕。趙汝愚招韓侂胄，通太后意，中官關禮同任往來之旨。寧宗卽位，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何可言功。』但遷防禦使，侂胄大失望。葉適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夫宗臣外戚有以定策功封侯王者，何吝于節鉞。且亡何而汝愚拜右丞相矣，何以服侂胄之心乎？衡州之行，自貽伊慼，侂胄弄權扇禍，寔道學諸公激之也。

清・周壽昌《思益堂日劄》卷二《宋高宗孝宗》　宋高之於兩宮，不可謂孝矣，而獲享孝宗宮庭之愛。孝宗之奉德壽，不可謂不至矣，而光宗制於悍后，竟不得盡禮於重華。讀史至此，不無疑于天道。

清・章邦元《讀通鑑綱目札記》卷一七《宋紀・傳位太子》　傳位之

策，發自李綱，似亦太速。此位一傳，反至人心搖動，皆無固守之志，非若靈武之事，明皇已去，天下無主，肅宗不得不正位號，以繫人望也。此時惟有激勵將士，固守京城。金人深入，不能久留，但與相持百日，必將退師，退而追之，蔑不濟矣。然是時將驕卒惰，以此禦敵，直螳臂當車耳。

藝文

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卷一〇《太師陳文恭公挽詞三》　聖父咨當璧，元臣預斷金。玉衡宾舜日，黄屋遂堯心。國定功無迹，身閑病已深。旌忠有謨訓，碑牓照來今。

宋・王炎《雙溪集》卷《太上皇帝挽詩一》　揖遜承虞治，謳歌與啟賢。御圖纔五載，垂統可千年。明有重離繼，高居太極先。四朝三内禪，盛美古無傳。

宋・曾丰《緣督集》卷一〇《紹興淳熙兩朝内禪頌并序》　紹興三十有二年六月丙子，高宗皇帝有詔内禪。淳熙十有六年二月壬戌，壽皇聖帝有詔内禪。百官萬姓驚喜，相與言：堯舜以前，禪無聞也。堯舜以後至五代，間有之。求得其正，則數千年不一見焉。今兩朝垂三十年，内禪至再。以父子繼體之親，為堯舜超世之舉，實社稷無疆之休，中外莫大之慶。臣惟堯八十九歲禪于舜，高宗之禪與堯等，而蚤於堯三十三歲。舜九十六歲禪于禹，壽皇之禪與舜等，而蚤於舜亦三十三歲。舜之禪視堯後七歲，壽皇之禪視高宗亦後七歲。猗歟都哉，亘千萬世，莫之及矣！父堯而子舜，其位俱禪，一可頌也。其禪俱蚤，二可頌也。蚤於堯舜，俱三十三歲，三可頌也。先後與堯舜俱七歲，四可頌也。堯舜禪于賢而已，兩朝俱得聖子而禪之，五可頌也。臣誠歡誠抃，頓首頓首，敬為頌。其詞曰：

維堯則天，與天同大。俯視九州，細於一介。挈以畀舜，超然自邁。維舜則堯，與堯同高。俯視四海，細於一毫。挈以畀禹，熙然自陶。堯舜之禪，允矣嘉躅。若稽厥齡，或耄攸趣。洪惟高宗，纔五十六，遽行堯事，有斷于獨。洪惟壽皇，纔六十三，遽行舜事，不謀于僉。未倦于勤，先養其恬。功成身退，道與天參。聖人視天，遞退遞進。進退俱休，堯舜之運。於赫兩朝，德宏業峻。銖較寸量，寧啻堯舜。堯七十六，治水云初。咨岳試鯀，不遑寧居。高宗時則，斯慶壽餘。久與道息，心實若虚。舜六十三，即真云始。咨岳相禹，不遑寧止。壽皇時則，斯巽位已。新與道休，心豁若洗。凡退政幾，等謂大徽。此退之蚤，彼退之遲。遲容可及，蚤孰踰斯？凡傳國璽，等謂大嬀。彼傳之賢，此傳之子。賢容可求，子孰獲只？傳子若賢，一出於天。天固與子，尤人所便。便而遂者，榮具慶全。退蚤若遲，一關於數。數固與蚤，尤人所慕。慕而得之，榮全慶具。蚤於堯舜，三十三年。獨不一後，獨不一先。兩時脗合，時迺自然。舜後於堯，七歲而禪。胡為爾稽，匪有攸戀。不欲與堯，匹休齊善。壽皇禪意，蓋與舜俱。所後七年，匪跡是拘。不期而同，自然之符。高宗禪時，久暘忽雨。雨應云何？恩洽以溥。壽皇禪時，久雨忽暘。暘應云何？德輝以光。得天之應，誕彰孔盛。新皇丕承，合為三聖。用牲于廟，靡靈弗歆。式昭新皇，上合天心。決政于堂，靡懷弗暢。式昭新皇，下符人望。天人同歸，欲逃莫從。雖父傳子，亶為至公。漢唐豈無，揖遜之主。非出本心，未為盛舉。猗三聖君，真堯舜禹。三聖一家，累洽重華。前未之有，後無以加。小臣獻頌，大而非夸。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二《恭挽寧宗皇帝》　内禪踰三甲，中興會百年。歸疆纔汶上，勒石未燕然。忽悵龍髯墮，旋瞻燕翼傳。遺民滿關洛，南望涕縈漣。

玉册宗昭考，寧王德比純。宫庭天事業，廟室祖精神。遺奠俄厥馬，書言痛獲麟。人窮天亦感，雨雪故連春。

宋・岳珂《桯史》卷一五《淳熙内禪頌》　中興三朝，授受之懿，追媲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内禪頌》一篇，其文贍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大命，於我藝祖。厥初造草昧，相時之黔，淪胥於虐，浮頤沈頤，靡所底定。其孰躋之，繄我是恃，寧濡我躬，俾即於夷塗。匪位之懷，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兹有羨，以溢於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横絶今古，焜燿典册，而後天之報

施，乃不爽厥則。惟我高宗，克靈承於茲，屬時陽九，天步用艱。犬羊外陵，狗鼠内訌，民罔奠居，皇綱就淪。惟我高宗，克宏濟於茲，左秉招摇，右提干將，灑掃函夏，復壽炎緑，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靡是居，俾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壽皇，紹大歷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闡之俾益光，聖治無所事，改爲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繼，事靡一不述。我興問寢，明星在天，我往視膳，麗日在户。起敬起愛，用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曾靡間厥肇，思篤於親，爰釋大位。高宗神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後惟一軌，皇乎休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檜庶繩書，不可攷也已。羲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嫣，首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姒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洚水滋儆，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麗於辟，日叢萬微，以悖於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於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脱躧萬乘，兹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黄屋赤霄，委以弗留。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嫣變而姒，惟械於位，廑廑釋厥負，乃若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日肅輿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於麗藻，以掞不朽。矧今宏休，軼於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兹事。堯極立民，康衢有謡，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營，羲儀圖之，靡麗於成。有聖惟勛，疏之淪之，斧其不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不有。乃遜於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皇皇惟天，而勛則之，絶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惟千，泯泯棼棼，曾莫闖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躅之，視我斯今。粤歲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嚴，彤廷曉蹕。穆穆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實倦於勤，退處北宫，以篤於親。赫是大寶，畀我聖子，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於權，盍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之公。壽皇之公，其孰發之？念我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於密退藏，其子爲誰？繄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於於。國是益孚，生齒益蕃，於野於朝，肅肅閑閑。聖子重暉，如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孰委弗源？念我高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思，洗時之腥，仁涵於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其酋既貸，矧彼羣醜。吾子吾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高宗，啓我壽皇，爰及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帝開明堂，百辟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譌。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舊章，貽我垂拱。勛迫大耄，乃禪於華，華逮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遽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顯號鴻休，蔚其並隆。維時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衮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底厥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斁。萬姓謳歌，於室於塗，微臣作頌，以對於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

熙內禪頌》，鄉曲二三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於茲。屬者士大夫或甚之，俾自附於東漢傳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爲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絶塵，崛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太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得官，初任徑爲成都帥幕，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元・虞集《道園遺稿》卷五《題宋淵聖宸翰》　倉皇內禪計全疎，貞幹其如積蠱餘。不敢身先君父死，數封慈殿問安書。

清・顧嗣立《元詩選・初集》卷六六《[元]張雨〈西湖竹枝詞〉》　光堯內禪罷言兵，幾番御舟湖上行。東家鄰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

明・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二《讀李忠定〈靖康傳信録〉二首一》　國勢已紛如，忠賢久見疏。天心未悔禍，兵事竟成虛。玉府非金穴，魚符是蠟書。空聞求內禪，猶自昧前車。

清・梁允植《藤塢詩集・聚景園園爲宋高宗內禪故宫》　聚景園空野草芊，金鳧逸事語猶傳。上皇想像經遊地，父老遲廻内禪年。仙梵午鐘閒画舫，山家夜月有啼鵑。老梅細柳元臺樹，誰問繁華向夕煙。

清・徐釚《南州草堂集》卷五《南宋宫詞四首二》　官家北内敕吹彈，錦繖黄羅矮尾攢。怪底雲中仙樂響，小劉妃奏玉笙寒。思陵内禪，居德壽宫，人呼爲北大内。孝宗于中秋率宫人張樂進膳，小劉妃吹碧玉笙，是夕人間聞西興有仙樂相應和云。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九《二内禪頌》　宋高宗紹興内禪，羅願端良作《帝統》。孝宗淳熙内禪，王子俊才臣作《内禪頌》。皆仿典引貞符之體。《帝統》有云：『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於二百載之後。』又云：『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頌中有諷，蓋深致不滿太宗之意。此文似在王作之右。近梁谿顧修遠宸撰《宋文選》，止取王頌，而不載《帝統》，豈未覩《鄂州文集》耶？

清・張篤慶《崐崘山房集・光宗朝六首六》　閱月新君未改元，何期羽駕已高騫。榻前六尺遺諸老，闕下千官拜至尊。黄髮元僚扶日月，緑衣奄豎奉晨昏。誰知威福移常侍，坐使皇靈隔九閽。

清・嚴遂成《海珊詩鈔》卷三《德壽宫四首》　對窠轉攛袖横斜，場打鴛鴦譜不差。曾記慈寧親製曲，牡丹花下舞楊花。

腰上鶺黄去不還，金花顛悴落星灣。内家新敕絲鞋局，特結旗中二勝環。

薔薇露孝宗御酒名。浥水晶巵，侍讌笙吹月上時。門啟候潮宣索鱠，廚孃剖得玉孩兒。

節屆天申百戲呈，湖樓燈火夜通明。誰知雪洒茶油骨，白晝陰寒五國城。

清・邱上峰《篛村詩全集》卷四《讀史有感二十五首二十三》　靖康已祚終，胡爾衍南渡。弟及堯舜心，天道無莽鹵。巧令高無後，禪還隆興儲。不見揚州奔，獨失藝祖主。

清・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五《恭和御製題宋中興聖政草元韻》　和親何至以臣稱？往事堪嗤宋紹興。汴洛劫灰全不計，汪黄推轂已同登。兩宫竟絶還歸望，二策空矜聳動能。半壁偏安慚袖手，長城自壞憤填膺。漫言五馬南遷匹，幾見三軍北伐曾。内禪得人差足慰，詞臣歸美例相仍。爲尊者諱詞多曲，允執其中愆必繩。大矣皇言褒貶正，千秋公論式欽承。

清・謝啟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宋・孝宗》　太祖雲孫屬秀王，默教哲嗣續龍光。敬天有意復圖籍，拓土無能復汴梁。德壽白袍方慟擗，重華素服太倉皇。不思天位仔肩重，講幄虚談陸贄章。

又《寧宗》　四朝内禪跡相因，繼體猶思善類親。道學忽分標僞學，奸臣雖殛用權臣。易儲竟假沂王後，矯詔紛傳霅水濱。帝既耄荒國多故，仁英授受豈同倫。

清・厲鶚《樊榭山房集・集外詩・玉几惠鄂州小集率賦寄謝二》　光堯内禪萬靈趨，藝祖孫曾一綫扶。誰識書生談帝統，過於河洛會昌符。

清・梁運昌《秋竹齋詩存》卷一《南宋故德壽宫今宗陽觀》　人海三

宮去不回，倉涼德壽閟風埃。壽皇頤靜堯階素，臣妾簽降宋室隕。鳳岫已看雙翼折，鯨波依舊兩潮來。唯餘絳觀燒丹火，冷入秋風作劫灰。

清・愛新覺羅・顯琰《御製詩三集》卷二二《宋孝宗之立》 紹興墮大綱，無嗣昭天理。封瑗慰衆情，獎譽太溢美。承歡德壽宮，尊養極隆軌。定省雖弗違，侍親小節耳。既承社稷艱，當思振國紀。仍懷偏安圖，蒙業益委靡。河北久陸沈，水能尺寸徙。繼統國本根，達孝原在此。

清・季蘭韻《楚畹閣集》卷九《宋史雜詠三十》 上皇奉父出真情，可歎光宗禮不行。但看宋朝宮禁事，何曾孝子定親生。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宋光宗》 何來將種貌如花，桃灼未聞宜室家。舉動無非由悍后，晨昏鄙復憶重華。龍墀扣額賢臣血，獅狐□心內禪麻。嗣父克詣親父逆，上皇含淚不勝嗟。

又《寧宗》 忽傳內禪立嘉王，外戚專權亂舊章。定策不聞酬碩輔，御批但見逐賢良。謙恭馴至姦人肆，柔懦終教國體傷。樞相玩兵戎事迫，有誰議政到都堂。

清・吳守曾《松坪詩草》卷一一《西湖雜詠十六首十三》 德壽宮成奉上皇，湖山花石較差強。獨憐夢斷龍沙月，只繞東京艮嶽旁。

清・謝茨《惕夫詩鈔初刻》卷七《竟陵遊草・蓬窗讀史百詠六千三》 重華宮裏積嚴霜，生不親朝死不喪。豈盡婦言疏骨月，兩宮去後數倫常。

雜録

宋・張綱《華陽集》卷一二《禪位禮成賀太上皇帝表》 臣伏覩詔書，恭聞太上皇帝陛下今月十一日禪位禮成者。肅詔春宮，光傳寶位，盛德之事，曠古罕儔。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恭惟太上皇帝道合祖宗，量包天地。炎圖再造，備經三紀之憂勤；黃屋何心，思享萬年之壽考。運神謨而獨斷，舉曠典以必行。禮方盛於建儲，命亟聞於與子。堯以位傳之舜，退處無爲之爲；周之曆久於商，永尊衆父之父。臣生平冒寵，老病辜恩。聆大號之聿頒，撫孤忠而自感。朝太公於五日，阻陪仗衛之趨；祝唐帝於千秋，但切精誠之懇。臣無任。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宣和歲乙巳冬十二月，報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盡不數日。故事，天子卽位踰年卽改元，於是中書擬進，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請號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講解而威德暴天下，故識者多疑以為靖康於字為『十二月立康』也。是後一年而中興。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録》卷五 上皇禪位，幸丹陽。淵聖割三鎮以為城下之盟。【略】宣和七年十一月，上郊天罷，方恭謝景靈宮，聞金人舉兵犯京師。上下詔稱上皇，禪位於淵聖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彥主和議，遣李鄴、李悅、鄭望之使虜，割三鎮為城下之盟。虜退，李邦彥罷，復不許三鎮。次年冬，虜破京師，二帝北狩。今上卽位於宋，幸維揚；渡江，幸餘杭。嗚呼，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於天也，具載之以為世戒。

宋・李綱《梁谿集》卷三三《賜夏國主詔書》 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萬機之繁，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

又《與大金國書》 邇者道君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遂議內禪，肆及眇躬，膺受大寶。

又 卷三八《奉迎録》 道君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內禪後於夾城中往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人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也。』

又 卷四二《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道君皇帝體道法古，因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

宋・李綱《靖康傳信録》卷上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曰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尊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擷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

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奉常，條具以聞。

宋・周麟之《海陵集》卷七《賀太上皇帝傳位表》 恭睹六月十一日詔書，皇太子卽皇帝位，皇帝陛下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者。授位儲闈，躬發非常之斷；頤神廣內，坐膺難老之符。千古有光，萬邦無斁。臣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功深育物，道極昭天。攬權綱者三十六年，自濟艱難之業；上符瑞者數千百所，每懷損抑之心。具聖人之成能，斯大德之得壽。舉此神器，授之皇儲。咨舜帝之四聰，詎煩師錫；陋唐家之三遜，獨出誠心。超然為脫屣之圖，了不待持龜之決。臣退于荒裔，逢此盛明。黃屋非心，尚託堯天之庇；玉巵上壽，莫瞻漢殿之儀。徒逖仰於清光，願永膺於介福。

宋・謝伋《四六談麈》 宣和內禪，王循德為承旨，當草赦，事出倉卒。云紹二百年之祚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極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

宋・孫覿《鴻慶居士文集》卷九《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聖謨獨運，決大策於一言；神器有歸，垂鴻名於千載。高視百王之表，永臻萬壽之期。中謝。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燕清淨無為之宗，守慈儉不爭之寶，希夷體道，淵默凝神。冠帝號之尊，為太上皇；極人倫之貴，為天子父。奉□前殿，問寢南樓，訪崆峒而得聖人清，築新豐而享天下養。臣退安畎畝，莫預鳧趨，遥望闕庭，惟深燕賀。大興孝治，方躬曾、閔之難；坐格泰寧，復見羲、農之盛。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〇《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斷自聖意，協于天心，振古所無，率土同慶。中賀。臣聞爲天子父，寔倉皇蜀道之歸；尊太上皇，亦草昧漢邦之始。未有躬致垂衣之治，而獨心懷脫屣之高。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極化元，功超象外。巍巍蕩蕩，繇艱難馴致於中興；汲汲皇皇，在底定弗忘於無逸。蓋天度聿追於藝祖，而深仁壹似於唐堯。當乾德之方剛，體離明而繼照。臣欽承謨訓，結戀恩私。五日起居，莫預清班之列；萬年壽考，但蘄神筴之增。

宋・王之望《漢濱集》卷四《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淵衷素定，上格皇天；神器至公，親授天子。乾坤清謐，夷夏歡呼。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政始憂勤，功收保定。正南面而恭己，三紀垂衣；為天下而得人，一朝脫屣。發於獨斷，不待耄期。戴黃屋以非心，神交姑射；席白茅而問道，壽比崆峒。臣久荷寵靈，遠司餽餉。讀詔書而有感，頌歎殊深；仰遜德之無前，名言曷既？

又《茶馬司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遜位元良，法大公於堯舜；儲神淡泊，娛至道於羲皇。曠代希聞，溥天同慶。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功超邃古，澤被生民。積三紀之憂勤，既臻耆定；厭萬幾之繁委，自處沖虛。眇大物而游於初，舉神器而授之子。必得其壽，如聖德何以加茲；不離乎真，非至神孰能與此？臣親逢闊典，邈在遠方。績效無聞，已辜恩於使節；馳驅既久，徒結戀於君軒。

宋・員興宗《九華集》卷八《賀太上皇禪位表》 儲神淵默，顧黃屋之非心；牧已謙虛，畀青宮而嗣德。慶關宗社，歡動臣民。中賀。伏以振古獨高，二帝為大；有唐共述，三宗最賢。然猶遜位於垂耄之年，亦見推功於多難之際。聖賢襲迹，今古一途。未有再造四方，已布惟清之化；中興三紀，備恢經遠之謀。忽息機於百慮之先，旋脫屣於萬幾之外。推天神筴，垂世成規。實祖宗有以相之，雖堯舜何以至此？恭惟太上皇帝道參化育，識照機微。久矣旋乾轉坤，抱神欲靜；超然收視返聽，與天為徒。獨淵謀無紳笏之干，故至斷不蓍龜而決。特興盛節，益壯丕圖。而臣某遠導恩言，久塵法從，睹昌期而自慶，贊夐美而無階。神人無功，道自昭於簡册；大德必壽，年有永於岡陵。

宋・洪适《盤洲文集》卷三八《太上皇帝內禪賀表》 睿斷無前，寶圖有託。慶綿宗祐，瑞發乾坤。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臨照四方，憂勤三紀。開儲禁非懇切之請，巽大位於閒暇之時。殺單于而敗單于，攄高文之憤矣；家天下如官天下，法堯禹而兼之。樂哉別宮，釋此重負。臣偶分外寄，莫綴末班。徒傾微藿之誠，第祝大椿之壽。

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一四《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 淳熙十四年，臣某誤尸宰事，恭奉至尊壽聖皇帝手詔，命今上皇帝參決庶務。越明年正月，開議事堂，傳授之意昭然。會故相陳康伯家繳進

紹興內禪御劄，默契聖心，密遣中使特以賜臣。自是日聞遜位之訓。又明年春，遂奉親筆移御重華。於是兩朝宸翰、東宮謝章皆萃私室。後四年，臣假守長沙，漕臣何異願得摹本刻石玨江之麻姑山，俾臣記大略於下。臣竊惟孔子大聖人，抱帝王之學而無其時，定《書》百篇，以堯、舜二《典》為之首。意猶未足，常以『堯曰咨爾舜』、『舜亦以命禹』之數語者諷道之於口。諸弟子因記善言，遂以為《論語》末章之冠。凡二十篇所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無大於此者。向使夫子遭堯、舜之時，居禹、皋之位，奮庸熙載，自應見諸行事，豈特載之空言而已！臣獨何人，夤緣該輔，乃萬世一遇，非大幸與！夫奉奎畫於寶儲，雖學士大夫有不容見；閎宸文於金匱，職在太史乃得窺焉。至於藏之人臣之家，不過榮光溢河，寶氣騰霄；孰若傳之副墨，刻諸名山，如日麗天，萬目咸睹，如嶽鎮地，永世無窮！彼周石鼓，秦嶧山，漢燕然，唐浯溪，尚何足算！他日聖人復起，比宋德於唐、虞，配斯文於二《典》，其由此也夫！

先是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丞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吕廣問密議典禮。時上正祀黃帝，廣問為初獻官，臣以御史監察，因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如初札不復改矣。當時朝士尚不及知，況於後世疑以傳疑，將何所取正？敢併列之，備他日史官之采，亦以見臣今得寶藏是書者非偶然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朔旦，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户、實封三千八百户臣某謹題。

宋・王明清《揮麈録・餘話》卷一　宣和末，祐陵欲內禪，稱疾作，令召東宮。先是，欽宗在朱邸，每不平諸倖臣之恣横。至是，內侍數十人擁鄆王楷至殿門。時何瓘以殿帥守禁衛，仗劍拒之。鄆王趨前曰：『太尉豈不識楷耶？』瓘指劍以示曰：『瓘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皆皇恐辟易而退。始亟趨欽宗入立。李子成可久云。

宋・曹彦約《昌谷集》卷四《皇帝卽位賀太上皇帝表》　禹績既成，希夷玩物。周年方永，付託得人。三四聖之相傳，億萬年而一遇。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聖明生禀，歷數親傳。逸樂憂勤，大矣垂裳之化；崇高富貴，居然脱屣之輕。遂令神器之傳，可久中興之運。臣適將隆指，親見榮懷。竹簡屢書，竊謂本朝之盛；石崖可勒，願賡《天保》之歌。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　（宣和七年）內禪之前，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靠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諫交章請誅京、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但見論者紛然以誅王黼為快，而右蔡氏矣。

宋・王大成《野老紀聞》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勃勃，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七《本朝一》　宣和內禪，惟有吳敏有《中橋居士記録》，説得最詳。【略】

問壽皇為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樓寅亮上言，舉英宗故事。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為帝王者，當於太祖之下選一人養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耳。繼除臺官，趙忠簡遂力贊於外。當時宮中亦有齟齬，故養兩人。後來皆是高宗自主張。未禪位前數日，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贈「秀王」，謚「安喜」。』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壽皇如何處置。

高宗將禪位，先追贈秀王，可謂能盡父子之道者矣。

明・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一九《册太上皇帝儀注序》　宋紹興三十二年，高宗內禪，加尊號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先詔有司造玉册玉璽，祭告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設黃麾仗。百官蒞事，奏宮縣之樂，行受賀之儀，其禮始備。乾道七年，再加上尊號為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十二年，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蓋所以極其尊稱之美。如此光宗卽位，亦尊孝宗為至尊壽聖皇帝，寧宗卽位亦尊光宗為太上皇。慶元元年，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夫以光堯享年之久，四加册寶，其制特詳。故淳熙之詔曰：宜稽紹興、乾道之已行，補兩漢、有唐之未備。是以後代得攷而循焉。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帝王都會》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宣和三年，封康王。靖康元年，金人犯汴京，以二帝北去，高宗卽位於應天府。【略】在位三十六年，禪於孝宗，退居德

壽宮，上尊號曰『光堯壽皇太上皇帝』，受養二十四年，崩，壽八十一，葬於會稽，陵曰『永思』。【略】

孝宗，秀王子，太祖七世孫也。高宗育以為子，改元隆興、乾道、淳熙，在位二十六年，禪于光宗，退居重華宮，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又五年崩，壽六十二，陵曰『永阜』。

明・姜南《蓉塘詩話》卷六《內禪議所居》　宋光宗內禪，議修泰安宮，太上皇重於趍御。太學録湯璹貽書趙汝愚，引唐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太宗即位于東宮顯德殿，至貞觀二年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泰安宮，甲午太宗始御太極殿，則是聽政于東宮者三年不遽還高祖也。今日或可仿比別營聽政之所。上皇仍居大內，事體順甚。汝愚答書稱其援據精博，深合事宜。越九日，有旨：秋暑方隆，太上皇帝、皇后宜用唐武德、貞觀故事，未還宮。因名宮以壽康，泰安之役遂寢。吁！璹能引古義以處大事，汝愚能用善以安國家。璹之學，汝愚之德，其可與也。夫使無學而不能用善者，處此其不失天性之懿也幾希。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三《宋史七》　《宋史》蕪雜最甚。即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內禪一事，《李綱傳》云：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而《吳敏傳》則謂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敏遂并薦綱入見，則又似內禪本出於徽宗意也。按：張端義《貴耳録》：謂徽宗聞金人破燕，夜詔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己，并傳位太子。明日罪己詔下，淵聖登極，并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勞。《宋史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定議。而《李熙靖傳》亦載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是則內禪本出自徽宗，而《李綱傳》所云，但據《靖康傳信録》詮次成篇，恐未爲得實也。或綱議適與徽宗合，遂成此事耶。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三《宋史各傳附會處》　《李綱傳》，徽宗以金兵日逼，命皇太子為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説，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按《敏傳》，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遂并薦綱入見。則內禪之意本出於徽宗。《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定議。又《李熙靖傳》，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內禪為吳敏功，不知乃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合數傳觀之，是內禪本出於徽宗，而《綱傳》所云或非實事也，或綱議適與帝合，遂贊決耶？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窮天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釀者。右言正袁孚奏北內私酤，光堯大怒。帝謂袁曰：『昨太上怒甚。宮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因寢其奏。事見《程史》。又當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夤緣宮掖字樣，乃可以免。辛稼軒云曾見糞船旗號。見《宋稗類鈔》。於此見高宗之庇護，而孝宗之體貼入微也。乃其後不得於其子婦，天寒官家且飲酒一語，惡婦口吻，千載猶堪切齒矣。

清・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二《駁魏禧論岳鄂王朱仙鎮班師事》　抑思高宗之世爲何如世，高宗之爲君爲何如君？徒以柔弱之資，懾於金人之凶燄，觀望周章，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及選立太祖之後爲嗣，而得孝宗，急議內禪，視去天子之位若去荊棘，而就衽席一日之安不？

清・吳孔貞《燕超堂隨筆》卷七　宋高宗無子，獻皇后感異夢，言之高宗，高宗大悟，乃詔求太祖後。謂范宗尹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何以慰在天之靈？』執政進曰：『太祖諸子不聞失德，毅然傳位太宗，過堯舜甚遠。』高宗曰：『此事朕不難於行。』遂於伯字行中選得太祖七世孫秀王稱子瑗，育之禁中。後禪以位，是為孝宗。

清・童杙《史學一簣》卷四《孝宗能養》　高宗太子薨早卒，無嗣，育太祖六世孫伯琮於宮，立為太子，更名昚。高宗在位三十六年，禪位太子，是為孝宗皇帝。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能盡孝養之道。

又《光宗受禪》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禪位於太子惇，是為光宗皇帝，尊孝宗為壽皇聖帝，退居重華宮。

大臣廢立分部

綜述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乙集《光皇御製》　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故稱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琚兄弟曰「舅」。琚尤聖眷，後苑安榴盛開，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二句曰：「細叠輕綃色倍醲，晚霞猶在緑陰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筆即書曰：「春歸百卉今無幾，獨立清微殿閣風。」上稱歎者久之。憲聖于二王中，獨尊孝宗以光皇為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寄意深矣。團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後俱不存云。

又《憲聖擁立》　憲聖既贊高宗立普安，遂定大統之寄。高宗登遐，憲聖獨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為歉。及內禪光皇，實憲聖所命，孝宗遂得日奉長樂宮。

又　丙集《寧皇登位》　前載憲聖策立寧皇事，雖黄屋初非堯心，而天下皆謂宜立。光皇當勵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宮麗正書，言頗切至，蓋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光皇亦屬意焉。書畧曰：「庶之亂嫡，自宮闈始。夫庶之亂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夷狄亂中國之漸也。」又曰：「陛下踐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長，已逾弱冠。玉册之命未布，而青宮之席尚虚。」又曰：「陛下不即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履天下不測之變。採之游言，殊有驚悸，採之國論，曾無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始聞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無惑。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之心，憂疑萬狀。燕宫聞之，寧無懷貳；乘輿聞之，莫或改容；藩邸聞之，未免憂禍。此何等事也，而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俾聞於時？陛下原注：謂孝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為祖為父之道也。上原注：光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為子為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否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蓋有君也，不敢言矣；問之主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也，仍有父也，尤不敢言矣。為臣之言，不通於君；為子之言，不通於父；為孫之言，不通於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餘地矣。如蒙聖恩，特垂天聽，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首異處，而忠孝獲書於史册。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蓋紹熙五年甲寅歲所上也。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陳貴明為跋其書云：「懶菴趙蹈中載寧廟之立，實出於水心先生之建議。雖然，水心之議特出於一時之危疑，蹈中所載寧廟堂登極之詔，遲下數月，襄州之亂作矣，特以詔至而止。嗚呼，孰知有獻策於承平無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亦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喪，且舉襄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謀，旋為其黨所訴。定叟臨閱場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若肢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巾數千云。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末，紹翁未之見也。薛君，永嘉士人，子夢桂嘗以其書藁示紹翁。當時陳議者恐不止一薛，然曲突徙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又　丁集《寧皇卽位》　寧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恭邸。原注：以其日為瑞慶節。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衛大將軍。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十二年三月進平陽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聖旨，就重華宮卽皇帝位。原注：年二十七。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為臨奠。先是，吴琚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并召嘉王暨吴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吴

興曰：『外議皆謂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爾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憲聖已令知閤門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原注：憲聖。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侍，因責王以『我見爾公公，又見爾大爹爹，見爾爺，今又却見爾。』言訖，淚數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勸。王知憲聖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喚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賀。驩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子即位於內，則市人排舊邸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閣』，故必先為之備。時吳興為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不為備，故市人席捲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閒，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皇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為誰？』對曰：『知閤門事臣韓侂胄。』光皇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內擊璽。寧皇之立，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藁于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喪，且舉哀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謀，旋為其黨所訴。定叟臨閱場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若肢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巾數千云。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末，紹翁未之見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理宗初潛》 穆陵之誕聖前一夕，全夫人欲歸東浦母家，榮文恭王時待次。閩縣尉遣僕平某者，即平幙使之父也，贖黑神散與之同往。時天尚未曉，啟門則見甲士盈門，意謂過軍，亟驚入報。尉曰：『軍行自應由上塘，何緣至此？』遂出觀之，了無所覩。方艤小舟，欲登，忽有大黑蛇有兩小角，壓船舷而卧，船爲之側，疑其有異，遂不復往。未幾誕男，即理宗也，小字烏孫，以蛇異也。其初被選也，史衛王當國，先命趙宗丞希言與權之，併選宗室子『與』號十歲已下者，各與課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時侍郎王宗與權善五星，指理宗、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莒，福王改訓與芮，蓋取二國以爲名也。始下大宗正司儘召十人，時入和尚師禹領宗司皆伺于王府土地祠，久之皆餒，遂就市肆呼鬻。方及門而拌覆地，衆方餒甚，交責之，獨穆陵凝然略不變色，反以言慰藉之。史相聞其事，遂大異之。既而私引入書院中試，令寫字，即大書『朕聞上古』，衛王慄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已定云。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〇《帝系考一》 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名擴，光宗第二子，母慈懿李皇后。立為太子，甲寅即位，時年二十六，在位三十一年。甲申崩，壽五十七。【略】

理宗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名昀，初名貴誠，沂靖惠王之子，寧宗以為皇子。甲申嗣立，時年二十一，在位四十一年。甲子崩，壽六十一。【略】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名禥，福王之子，理宗立為太子。甲子嗣立，時年二十五，在位十一年。甲戌崩，壽三十五。

《宋史》卷四一《理宗紀一》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諱昀，太祖十世孫。父希瓘，追封榮王，家于紹興府山陰縣，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于邑中虹橋里第。【略】是時，寧宗弟沂靖惠王薨，無嗣，以宗室希瞿子賜名均為沂王後，尋改賜名貴和。嘉定十三年八月，景獻太子薨，寧宗以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遂以十四年六月丙寅立貴和為皇子，改賜名竑，而以帝嗣沂王。六月乙亥，補秉義郎。八月甲子，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十五年五月丁巳，以竑爲檢校少保，進封濟國公。【略】

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違豫，自是不視朝。壬辰，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

閏月丙申，寧宗疾甚，丁酉，崩于福寧殿。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以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大赦。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封竑為濟王，賜第湖州，以醴泉觀使就第。癸亥，詔宮中自服三年喪。

又　卷四六《度宗紀》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諱禥，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紹興府榮邸。【略】寶祐元年正月庚辰，詔立為皇子，改賜今名。【略】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為皇太子，賜字長源。【略】五年十月丁卯，理宗崩，受遺詔，太子即皇帝位。

又　卷四七《瀛國公紀》　瀛國公名㬎，度宗皇帝子也，母曰全皇后，咸淳七年九月己丑，生於臨安府之大內。九年十一月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

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于柩前，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詔。

明・吕邦燿《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九　（咸淳元年）四月甲寅，賈似道加太師依舊右丞相兼樞密使。

初，理宗在位久，儲宫尚虚，帝時在忠邸，欲立為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為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

論説

明・郝浴《中山郝中丞全集・中山史論》卷下《宋》　趙丞相汝愚力請太皇太后以神器授曾孫，竟是漢朝之霍光，名為内禪，其實廢立也。且奏曰：「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宫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其措置調護，真不愧宗社大臣。寧宗值壽皇之崩，光宗之病，賴宗臣趙汝愚以太皇太后之命，内禪而即位。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三《宋史》　史彌遠背君命，私廢立，亂常干紀，直與梁冀、楊素等。理宗徒顧私恩，不復正其罪，羣臣亦無復敢言其事，真千古缺典也。

清・劉宗魏《歷代帝系年號考》卷一七《南宋・寧宗皇帝》　《宋史》載寧宗生五子，長竣三月而殀，次增、次坰、次垍、次坻，皆不踰月而殀，乃育嗣沂王柄子、太祖九世孫希瞿之子貴和為後，改名竑，已正位東宫矣。又立與莒為沂王後，改名貴誠。寧宗崩，史彌遠挾楊太后立貴誠，而封竑為濟王。廢立大事，皆由奸相任意為之，宋之不復興也宜哉。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卷六《宋理宗論》　理宗為沂王時，凝重寡言，潔修好學，待漏禁中，諸王或多笑語，獨凝然自持，矩度有常，為史彌遠所愛，遂繼大統。觀其始非不雍容有度而可尚也，而即位之後，德彌遠之立己，委以天下之政，威柄下移，不得自主，孤立於上朝多小人。及彌遠黜，而丁大全、賈似道之類復聯翩而進，帝終弗悟，以致姦臣貪功，生事邊防，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迄及於亡。豈非理宗昏庸之罪哉？惟表明正學，崇信周、程、張、朱，為有功於名教。然西山、了翁見在朝而不克究用，則知周、程、張、朱生於理宗之朝，亦難得其信任也。尊既往之賢，捨當時之賢，夫亦何補也哉？

《魏源集・趙汝愚拥立寧宗論》　宋孝宗之孝，一代所無；宋光宗惇之不孝，亦一代所無也。孝宗大漸，羣臣皆疏請侍疾，而光宗不視疾；孝宗崩，羣臣疏請執喪，而光宗不成服，不執喪。當是時，人心岌岌，丞相留正拜表而去，趙汝愚以宗室貴戚之卿，遂以皇太后之命及光宗念欲退閒之旨擁立寧宗，國勢危而復安，可謂功在社稷。而錢詹事大昕深不然之，謂：『汝愚此舉冒險徼幸，萬一宫中有奉帝出門者何以禦？幸而不勝，爲秦王從榮，猶可言也；不幸而竟勝，爲公子商臣，不可言也。當此之時，惟有爲留正之去，不可爲汝愚之易君。』夫秦王從榮之起兵討武三思也，兵從外入，其敗固宜；彼豈有中宗念欲退閒之旨，豈有皇太后之命乎？情事懸絶，比擬不倫。況以大功已成之後，而設爲萬一不然之詞，例諸篡弒，從古無此論史之法。

至汝愚之失計則不在此。當其擁立也，皆由侂胄傳命往來之力，及事定（成）後，侂胄不過欲得一節鎮，此亦賞功之常；而汝愚不欲居定策之名，故不受擁戴之賞，並約同朝皆不受賞。烏乎！汝愚，樞密使也，受賞不受賞，無所加損；韓侂胄，閤門使也，而欲其不受賞，得乎？及侂胄用宵小之計，用内批罷彭龜年，而汝愚拒之不見，試思彼能罷龜年，獨不能罷汝愚乎？至是侂胄擅權，一時名望，斥逐殆盡，立慶元黨禁之碑，

用蘇師旦開邊釁，幾致亡國。

烏乎！有用人之權，有去小人之力，而優柔不斷以致垂成而敗者，一見於張柬之、五王之不去武三思，再見于汝愚之不去韓侂胄，皆忠有餘而智不足也。錢氏不責其駕馭小人之不善，而反責其推戴之不宜。賢人君子，進退消長，自有定數，而國家受其弊。烏乎！可勝歎哉！

史彌遠謀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專擅日久，世莫敢議。及濟王廢殺，始衆訟冤，閔然攻之，大勢已成。嗟呼晚矣！寧宗失兗王，擇宗室子而立榮王詢。詢薨，又立濟王竑，儲極早定，慈孝無瑕。彌遠先懷邪心。屬其私人陰選皇子，復進奉美人琴書伺隙。李園獻妹，賈后奪宗，兩術兼之。先帝耋殂，新君南面，不出之萬歲卷，而出之沂王府，不可謂非篡也。《春秋》十二公，繼正書即位，繼弒君則不書即位。所謂繼正者，受之先君也。理宗之立，受自何人？蓋彌遠也。楊后曰：『太子竑，先帝所立，其誰敢廢？』彌遠不聽，而要其子弟劫之，后始許焉。而竑乃廢，既廢，而又脅以死，非特篡也。直弒而已矣！趙盾亡不越境，鄭歸生憚勞懼讒。楚公子比不能效死，陳乞廢長立幼，《春秋》皆書曰『弒』，況彌遠之積謀身行也？潘壬憤懣不平，圖立濟王，李全背約，倉皇走死。太湖漁人、巡尉兵卒，烏能成事？顧其慕義赴蹈，亦漢司空周章類也。東漢和帝崩，鄧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立殤帝。殤帝崩，羣臣歸勝，太后恐其怨己，復立安帝。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討，事覺自殺。壬卽非國大臣，而匹夫能勉，義等三公。寶慶朝臣，見當愧死矣。竑性惡彌遠，碎奇玩，呼新恩，疑為不密。迨雪川之變，黃袍覆體，號泣堅約，存心克讓，幾類申生，奈何賊臣必欲殺之，其黨又繼而請貶也。貞德秀、魏了翁諸賢抗亂疾呼，少伸大義，連袂竄逐，退有餘榮。然德秀為宮教時，既知濟王輕脫，權臣睥睨，不痛陳人主預折奸萌，而僅歛身保傳，貽患後日，方諸魏徵、李泌，不無慙德云？

藝文

明・張鈇《碧溪詩集》卷六《讀宋史・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初為嘉王，知樞密院事趙汝愚使知閤門事韓侂胄入白太皇太后吳氏，引嘉王卽位。侂胄遂以定策功擅國柄，汝愚連貶竄，服藥以死。籍記黨人朱熹等數十人一，時善類搏擊殆盡》　父子相傳亦大倫，汝愚何用托奸臣。自身竄死猶堪惜，況使諸賢陷黨人。

清・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六《趙汝愚》　老注離騷惜楚材，紫陽焚疏有餘哀。兩宮事喜宗臣定，一網身憐正士摧。衡嶽道中雲影暗，浙江亭下水波迴。白龍負鼎衝霄去，為報先皇到夜臺。

清・趙士麟《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五《趙汝愚》　誰為用婦言，深恩忘鞠育。不朝重華宮，洶洶亡可卜。衆正幸盈庭，引裾齊痛哭。汝愚同姓臣，艱危一身勗。託疾禪嘉王，指揮擬片牘。請命太后行，人心始悅服。豈若留相國，宵奔離輦轂。惜矣有飢鷹，在旁思飽欲。為國洵有餘，謀身尚不足。

清・張曾慶《靜菴草》卷四《趙汝愚》　善處人父子，白龍乃升天。定策安社稷，孰如汝愚賢。姦人不飽欲，踈濶少周旋。一朝蒙誣陷，竄辱死江邊。嘉王一至此，悖逆喪心田。

又《史彌遠》　誅胄雖挾私，神人亦快然。濟王終置死，怙寵廿六年。理宗無兄弟，售奸特擅權。廟號寧無愧，虛張道學傳。魏真卒未用，國賊惡滔天。金元方虎視，一綫尚偷眠。

清・愛新覺羅・顯琰《御製詩三集》卷二二《史彌遠廢立》　置後國大事，豈可任權臣。竑不善韜晦，新恩妄論陳。廢立起倉促，逼后忽易旳。州治肆戕害，何罪罹禍迍。稔惡亂法紀，專擅倫常湮。姦佞利庸主，宋室嗟沈淪。

清・傅潢《一朵房詩集》卷一六《讀宋史書後》　無端風雪裹袍黃，仍繞陳橋出汴梁。艮嶽花飛森石骨，樊樓沙竄黯燈火。肯將媪相酬邊塞，誰指西湖作帝鄉。癡絕圖書誇巧製，可憐都化劫灰揚。

清・季蘭韻《楚畹閣集》卷九《宋史雜詠三十三》　濟王廢死共呼冤，枉說新恩配八千。七返宮中終定策，恨他彌遠太專權。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趙汝愚》　宗臣相業在中樞，情洽兩宮宏遠謨。不早酬庸□誤矣，昌言內禪帝安乎。謀危社稷來非議，提

舉洞霄走道途。二百年來賢宰輔，豐功卒被倖臣汙。

又《史彌遠》 矯詔潛施廢立謀，沂王嗣子又凝旒。三凶牙爪真鷹犬，一代冠裳付馬牛。伴食如何稱宰相，空山隱逸剩名流。道消道長尋常事，嬖倖翻貽社稷憂。

清・張爾旦《鍾玉堂集》卷三《讀宋史雜書》 謀成廢立憤神人，竟免新恩竄此身。偽學禁開寬史筆，不將彌遠列姦臣。

雜録

元・吳海《聞過齋集》卷八《書宋武岡守楊公遺稿後》 宋寧宗之立，趙忠定公汝愚之力也。遺侂胄白意太后，不得事因關禮而決，侂胄認以為功。

元・佚名《東南紀聞》卷二 理宗初在潛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之夕，天錫見外間失火，紅光燭天，奔到火所，實無有也。惟榮王府開關明燭。天錫入問，王答云：『適生小兒。』天錫知其爲異，即求一觀。及入室，異香馥郁，若有二童子張青蓋護之。後太子竑忤史相彌遠，史遂密謀于余，余告以理宗降誕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權處以小職來謁。時史相故使之誤坐主席。去後，家人問云：『相公何以讓他主席？』史但捶胸而已。寧宗不豫，立理宗爲皇太子，其太子竑別聽處分。史相繼進金丹百粒，有頃，上崩，遺詔太子柩前遂即皇帝。

清・謝泰宗《天愚先生文鈔》卷八《彌遠以霍光自任》 宋寧宗崩，史彌遠廢濟王竑，而立與芮。説者謂竑亦有以自取，一不能容母后，二不能忍彌遠，三不能聽真德秀，是矣。

又《理宗徒擁虛名》 史彌遠獨相理宗二十六年，權傾內外。始也誅侂胄，終也殺濟王，始也收名士，終也竄直言，則彌遠雖有功，而罪固多矣。獨擁寧立理，頗協公論。故史傳亦不編入姦臣，良有以也。然理宗德其立己，惟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及改元詔有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則知從前政令皆出彌遠，而理宗徒擁虛名而已。

遼朝皇位繼承分部

綜述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録第一》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略】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

又 卷七三《四夷附録第二》 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彦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諠諠，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于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

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

兀欲為人俊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答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汗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于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夷狄》　契丹耶律隆緒年十二，嗣其父明記位。明記偽號景宗，初名述律，德光之子也。唐初，契丹八十餘年未常寇邊。通天時，李盡忠始陷營州。明年，總管楊元基以奚軍攻潰其衆。至開元十一年，可突于奉盡忠之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方是之時，猶稟命中國如此。梁正明間，耶律阿保機始建元神策，遂以五十萬衆從晉叛將盧文進寇幽州。龍德初復入，為鎮州張文禮之援。明年，晉王大破之於新城，而獲阿保機之子。自是，繼為邊患。及阿保機死，子德光繼立。晉祖因其兵勢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之，割地以為壽，輸帛以為貢。未更一紀之久，已貽開運之禍。其後劉崇崛强於太原，為計亦出於此，有以益其驕僭也。德光滅晉，而歸死于鎮陽之殺狐林。其兄之子永康王兀欲自立為天授皇帝，囚其祖母述律氏于木葉山。述律氏，阿保機之妻也。兀欲五年為其族述軋所殺，述律討其亂，因自立為天順皇帝，更名謂之明記。太平興國末，明記死，其妻專國事。雍熙間，曹彬北伐失利於岐溝，隆緒數內寇者，謀皆出於母氏也。咸平二年舉國而來，范廷召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雖遁而未懲，故景德初復大舉戎馬，及于澶魏之郊。真宗大駕，再莅河朔，甫次衛南，而契丹謀將撻覽已斃于我師之强弩。謀窮勢蹙，始因王繼忠之表請，修好息兵。天聖末，隆緒死，宗真立。宗真，隆緒之第八子也。母曰順聖元妃。隆緒遺命以正室齊天皇后太后為元妃，蕭氏為太妃。太妃殺齊天而自立為太后，多殺戮功臣，而專用其兄弟。御宗真甚嚴，宗真不能堪。景祐初遂率兵逐其母，使守隆緒塚。其國人有勸迎其母，以覘朝廷歲賜之物，雖從之，而所居相距常十餘里，蓋懼其或相害耳。慶曆二年，聞元昊叛，遣蕭英、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詔富弼、張茂實往報焉，歲復增銀絹二十萬。皇祐元年遣使來告伐元昊，明年來告捷。至和初又齎其畫像來，欲求御容，未及往而宗真死。其子洪基立。宗真廟號興宗，在位凡二十五年。常與教坊使王稅輕十數人結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及王剛等數十人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冠。后父蕭磨只言：『漢官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擊碎后父首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也？』閒常變服入酒肆寺觀，如王剛、姚景熙輩常遇於微行中，皆顯官。宗真敬佛教，僧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二十人。左右所親信多擢為將相。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六六　（開平元年五月丁丑朔）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恃其强，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又　卷二七五　（天成元年九月癸酉）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西樓，契丹上都也。先是，契丹主使德光留守。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餧來告哀。

又　卷二八七　（天福十二年五月甲辰）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

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述律太后，兀欲祖母也。擅自立，內不自安。

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

又 卷二九〇 （廣順元年）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瑰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溫僧作亂，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溫僧，殺之，並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於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

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九 （嘉祐八年秋七月）初，契丹主宗真母蕭氏愛少子宗元，欲以為嗣。宗真之重熙二十三年，王拱辰報聘，宗真常為拱辰言之。其明年，宗真死，洪基嗣立，以宗元為皇太叔。洪基之清寧三年，蕭氏卒，宗元怙寵，益驕恣，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某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洪基知其謀，陰為之備。是月戊午，宗元從洪基獵於涼淀。洪基讓宗元先行，宗元不可，洪基先行，依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餘騎直前，射洪基，傷臂，又傷洪基馬。馬仆，其太師某下馬掖洪基，使乘己馬。殿前都點檢蕭福美引兵遮洪基，與洪孝戰，射殺之。洪基兵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遁，南趣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自殺。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聞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距焉。會使者以金牌至，遂擒斬明。洪基尋亦至。陳王蕭孝友等皆坐誅。先遣來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並以檻車載去誅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時清寧九年也。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太祖大聖皇帝》 太祖皇帝諱億，番名阿保機，乃斡里小子也。父斡里，為夷離巾，猶中國刺史。【略】（神册元年）阿保機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略】

述律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者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常親近，何故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其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天贊六年九月）述律后中子德光立。

又 卷二《太宗嗣聖皇帝上》 太宗諱德光，太祖第二子也。母曰述律氏。【略】及長，美姿貌，雄傑有大志，精於騎射。平奚、渤海二國，太祖愛之，立為元帥太子。嘗從太祖至西樓，有赤光紫氣蓋其上，左右異之。述律后尤所鍾愛。太祖崩於夫餘，后欲立之，至西樓，命帝與突欲太祖長子。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帝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為天皇王，稱帝，卽位。明年，改元天顯。

又 卷三《太宗嗣聖皇帝下》 （會同十一年夏四月）帝自大梁北歸，行至欒城，得疾，崩于殺狐林。國人剖其腹，實以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喪車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明年八月，葬於木葉山。【略】

論曰：太祖之興，燎灰灼原矣！太宗繼之，承祖父遺基，擅遐陬英氣，遂登大寶，誕受鴻名。【略】

五月，永康王兀欲立。

又 卷四《世宗天授皇帝》 世宗諱阮，番名兀欲，太祖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也。東丹王歸唐，卒於滑州。太宗南入大梁，兀欲隨駕，於後求父遺骸骨。會太宗會同十一年四月歸，崩於欒城，燕王趙延壽恨太宗負許代中國之約，卽日引兵入恆州。帝以領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帝為主，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饋帝與諸將同，帝恨之。【略】

（會同十一年）夏五月，帝召趙延壽、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帝妻素以兄事延壽，酒數行，帝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食頃，帝出坐，笑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已鎖之矣，諸君可無慮矣。」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箅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日臨崩，別無遺詔，燕王安得擅立邪？」一日，帝至待賢館，受蕃

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卽位，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諸臣於府署，宣太宗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爲鎮州也。』於是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受賀，更不復行喪禮，歌吹之聲不絶於內。是年猶稱會同。帝以太宗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略】

（天祿四年）九月，北漢主自團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溫僧等率兵作亂，弒帝，而述軋自立。齊王述律太宗之子。逃於南山，諸大臣奉之以攻述軋，溫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

又 **卷五《穆宗天順皇帝》** 穆宗諱璟，番名述律，後更名明，太宗之長子也。太宗攻石晉，入大梁，留帝侍述律太后。太宗於會同十一年四月崩於欒城，諸將畏述律太后殘虐，遂立世宗。世宗遇弒，諸將共迎帝卽位，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略】

又 **卷六《景宗孝成皇帝》** 景宗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兀欲子也。穆宗先爲帳下所弒，諸將迎立帝卽位，號天贊。以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爲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蕭守興女燕燕爲皇后。

又 **卷七《聖宗天輔皇帝》** 聖宗諱隆緒，景宗之長子。年十二卽位，改元統和。尊母蕭氏爲承天太后，臨朝稱制凡二十七年，乃歸政于帝。【略】

（統和元年）帝卽位，復號大契丹。

又 **卷八《興宗文成皇帝》** 興宗皇帝諱宗真，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順聖元妃所生。帝生於顯州東錐子河，始封梁王，後立爲皇太子。聖宗崩，帝卽位，明年改元景福，軍國事皆生母法天皇后主之。

（太平十年）帝卽位，尊所生母順聖元妃曰法天皇后，嫡母爲齊天皇后。

又 **卷九《道宗天福皇帝》** 道宗諱洪基，興宗之子也。興宗於重熙二十三年八月崩，洪基卽位，改重熙二十三年爲清寧元年。

又 **卷一〇《天祚皇帝上》** 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氏。初封齊王，後爲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卽位，自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五 宣和四年三月十七日丙子，遼秦晉國王耶律淳篡立於燕山，遣使來告謝，不受。

天祚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宰相李處溫欲圖佐命恩倖，外假怨軍聲援，潛結都統蕭幹，勸進燕王僭號。燕王者，秦晉國王耶律淳，興宗之孫，道宗洪基弟宗本之子，於天祚爲從叔。初，洪基囚其子濬欲立淳爲儲貳，不果已而立天祚。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九大王，又謂覃湘大王。在府番漢百官、諸軍並僧道父老數萬人勸進，遂卽位於燕，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三年爲建福元年，改怨軍爲常勝軍，肆赦。下詔諭國中，曰：『自我烈祖，肇創造之功，至於太祖，恢廓清之業，故得奄有區夏，全付子孫。邇後纂承罔不祇肅，傳二百祀之逾，遠得億兆人之底寧。【略】朕以久處王藩，歷更政教，凡民疾苦，與事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慮。自今而後，革弊爲先，所期俾四海用寧，不敢以萬乘爲樂，敢告遠邇，予不食言。』又下詔廢延禧爲湘陰王。

又 **卷二一** （宣和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粘罕在雲中獲天祚，以兵護歸國，封海濱王。遼國亡。【略】

《北征紀實》曰：天祚者，以老遼主之嫡孫立，而淫亂且以有力聞，因游獵無度，故上下皆不服，以至滅國。【略】

范仲熊《北記》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契丹第九代道宗洪基之孫，昭懷太子濬之子也。濬有罪被殺，而立延禧。乙卯歲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宗殂，延禧嗣立，辛巳歲正月十三日卽位，號天祚皇帝。延禧未卽位也，國人憐其父之冤，頗歸心焉。及卽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于遊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弊而攻之，所向輒克。十年之間，身擒國亡，可不哀哉。【略】

契丹之先，本東方之種，在橫山之南，鮮卑舊地。【略】後有阿保機，遂僭帝號，抗衡中國。莊宗時，侵雲、朔等州，因盧文進寇幽州爲邊患，

明宗約為兄弟，且以解邊人之倒懸，紓國家之外患。阿保機遂改元稱制，分建京闕、宮室、官號，盡依中國，並奚、渤海諸國，建元神册，號太祖大聖大明皇帝。子德光立。【略】德光以兵直抵汴京，遷少主于黄龍府，滅晉而歸，死于欒城。滅狐林，號嗣聖太宗。其兄天皇王之子兀欲立號天授，被弒，謚世宗。嗣聖子璟立，號天順，謚穆宗。天授子賢立，號天贊，謚景宗。子隆緒立。景德初，犯澶淵，蕭達蘭死，遂請和，號天輔，謚聖宗。子宗真立，慶曆中尋盟，謚興宗。子洪基立，在位五十餘年，號老主。子濬嘗有鳴鏑之謀，殺之，而立其孫，謚道宗。濬之子延禧立，是為天祚，契丹第九代，至是而亡。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略】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龍化州，迭烈部夷離堇耶律曷魯等率百僚請上尊號，三表乃允。丙申，羣臣及諸屬國築壇州東，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后曰應天大明地皇后。

又　卷三《太宗紀上》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獵者獲白鹿、白鷹，人以為瑞。及長，貌嚴重而性寬仁，軍國之務多所取決。【略】

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事。明年秋，治祖陵畢。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倍率羣臣請於后曰：『皇子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是日即皇帝位。癸亥，謁太祖廟。丙寅，行柴册禮。戊辰，還都。壬申，御宣政殿，羣臣上尊號曰嗣聖皇帝。大赦。有司請改元，不許。十二月庚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應天皇太后，立妃蕭氏為皇后。

又　卷五《世宗紀》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讓國皇帝長子，母柔貞皇后蕭氏。帝儀觀丰偉，内寬外嚴，善騎射，樂施予，人望歸之。太宗愛之如子。會同九年，從伐晉。大同元年春二月，封永康王。

夏四月丁丑，太宗崩于欒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皇帝位於柩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太后聞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六月甲寅朔，次南京，五院夷離堇安端、詳穩劉哥遣人馳報，請為前鋒；至泰德泉，遇李胡軍，戰敗之。上遣郎君勤德等詣兩軍諭解。【略】

（天祿五年九月）癸亥，祭讓國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弒，年三十四。應曆元年，葬於顯州西山，陵曰顯陵。二年，謚孝和皇帝，廟號世宗。

又　卷六《穆宗紀上》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太宗皇帝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會同二年，封壽安王。

天祿五年秋九月癸亥，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伏誅。丁卯，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改元應曆。

又　卷八《景宗紀上》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世宗皇帝第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位，養永興宮。即長，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與韓匡嗣語及時事，耶律賢適止之。帝悟，不復言。

應曆十九年春二月戊辰，入見，穆宗曰：『吾兒已成人，可付以政。』己巳，穆宗遇弒，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思溫、南院樞密使高勳率甲騎千人馳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慟。羣臣勸進，遂即皇帝位於柩前。百官上尊號曰天贊皇帝，大赦，改元保寧。以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右皮室詳穩蕭烏里只宿衛不嚴，斬之。

又　卷九《景宗紀下》　（乾亨四年九月）九月庚子，幸雲州。甲辰，獵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統和元年正月壬戌，上尊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又　卷一〇《聖宗紀一》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長子，母曰睿智皇后蕭氏。【略】乾亨二年，封梁王。

四年秋九月壬子，景宗崩。癸丑，即皇帝位於柩前，時年十二。皇后奉遺詔攝政，詔諭諸道。

又　卷一八《興宗紀一》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諱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聖宗長子，母曰欽哀皇后蕭氏。【略】三歲封梁王。太平元年，册為皇太子。十年六月，判北南院樞密使事。

十一年夏六月己卯，聖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

又　卷二〇《興宗紀三》　（重熙二十四年）八月丁亥，疾大漸，召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略】己丑，帝崩於行宮，年四十。遺詔燕趙國王洪基嗣位。清寧元年十月庚子，上尊謚為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又　卷二一《道宗紀一》　道宗孝文皇帝，諱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興宗皇帝長子，母曰仁懿皇后蕭氏。六歲封梁王重熙十一年，進封燕國，總領中丞司事。明年，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進封燕趙國王。二十一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預朝政。帝性沉靜，嚴毅，每朝，興宗為之斂容。

二十四年秋八月己丑，興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哀慟不聽政。辛卯，百僚上表固請，許之。詔曰：『朕以菲德，托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羣下有未信；賦斂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為愆。卿等其體朕意。』壬辰，以皇太弟重元為皇太叔，免漢拜，不名。

又　卷二六《道宗紀六》　（壽隆七年春正月）甲戌，上崩於行宮，年七十。遺詔燕國王延禧嗣位。

又　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　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之孫，父順宗大孝順聖皇帝，母貞順皇后蕭氏。大康元年生，六歲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後三年，進封燕國王。大安七年，總北南府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壽隆七年正月甲戌，道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於柩前。

又　卷七七《耶律屋質傳》　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為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托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遺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為而子為，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為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為之！』乃許立永康。

又　《耶律吼傳》　及帝崩于欒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為。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洼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于太后，則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洼然之。會耶律安搏來，意與吼合，遂定議立永康王，是為世宗。

又　《耶律安搏傳》　太宗伐晉還，至欒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時安搏直宿衛，世宗密召問計。安搏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為信。於是安搏詣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洼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為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為國家啟釁。』安搏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為儲副，況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

又　《耶律洼傳》　太宗崩于欒城，南方州郡多叛，士馬困乏，軍中不知所為。洼與耶律吼定策立世宗，乃令諸將曰：『大行上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皆曰：『諾。』世宗即位，賜宮户五十，拜於越。卒，年五十四。

論說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四《遼史》　欽淳后佐太祖用賢伐叛，內贊功多，然捨太子立德光，已開亂端，猶云太宗雄畧，能興契丹也。繼

乃與世孫爲難，發兵相拒，何哉？斷腕殉葬已見安忍之一端。耨斤以宮人生興宗，興宗既立，弒害正嫡。繼又欲廢帝，立少子，重光遷居慶州，七栝宮悔而迎歸，侍養惟謹，終爲不懌。帝崩無戚容，崇聖悲泣如禮，反謂之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此其爲人獸畜不如。【略】

義宗、順宗皆位當儲貳，一則避地歸唐，一則讒賊見害，大統終歸，天與其子，追尊崇報，有由來矣。義宗以元子讓國，帝犯奄殁，羣心並歸世嫡。察割之變亂，定於穆宗，復以淫酗凶終，大統仍係世宗之子，不可謂非天也。

清・胡定《雙柏廬集》卷二《蕭奉先誣天祚論》 語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若天祚之于蕭奉先，可鑑也已。方遼太祖受遙輦氏之禪，雄長華夷，固由其英斷神武，亦為能公聽，并觀【略】太宗嗣之，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羣臣耆老召與議政，武功之赫赫，以此延及世宗。穆宗雖沉湎殘暴，再世遇弒，而威德在人，神器不改。景宗紹位，善郭襲之諫，于臣下功罪信賞必罰。景宗崩，睿知蕭后攝政，聞善必從羣臣，咸竭其忠。聖宗承其教訓，舉才行，察貪殘，責迎合不忠之罪，為遼之盛主。興宗之朝，雖不聞一賢之進一事之諫，而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亦不下堂階而可知四國，此契丹所謂歷世稱强于朔方也。道宗即位之初，詔凡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擢用，否亦不以為愆，蓋亦陰翳之不作。乃未幾而用乙辛之奸邪謗訕，令行北南樞密院，至謂無事可陳，主昏于上，亂源不已啟乎？承以天祚疏斥忠臣，惟信任蕭奉先。【略】天祚尤銜之，迨夾山奔播，始悟為奉先所誣，而土崩瓦解，卒為金人所獲。嗟！已無及時，晉王敖盧斡既長而賢，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使其為儲貳，未必不如晉之元帝、唐之肅宗也。乃奉先設謀，使同于扶蘇、楊勇之死，遼之奉先，非即秦之趙高、梁之朱溫、隨之張衡、虞世基也乎！覩耶律九世二百年間，祖宗以廣視聽而興，子孫以受蒙蔽而亡，兼聽與偏聽，分任與獨任，其效彰彰矣。

藝文

清・謝啟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遼・太祖》 大姓賢王八部先，盧龍一道雁門連。東丹射鹿初開國，南牧勝驥自控弦。拓跋魏都同建號，慕容燕國并編年。晉入父事兒皇帝，石爛無移誓帳前。

雜録

清・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三《書遼太祖事》 從古帝王未有能前知者，惟遼太祖阿保機一人。夐出千古，夢日墮懷而生。及生，室有神光，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嘗有神人翼衛，即位五年，居西樓，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夭矯空中，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中夭矯而逝，墜於黃龍府之西，已去千五百里，長僅七八尺，其體尚在金國內庫。【略】（天顯元年三月）辛巳正旦，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人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有五，皇后蕭氏權國政，以兩子問諸大臣擇立何人。於是東丹王率諸將相同請於太后曰：『皇太子大元帥勛望在海內，當嗣大統，臣無功於國，不敢承嗣。』於是太子德光嗣，是爲太宗。

論曰：從古帝王未聞有能前知者，其智如神，千古獨遼太祖一人而已。亶聰明作元后，非天人其孰能與於斯。

西夏皇位繼承分部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夷狄》 夏國趙保吉，姓拓拔，其遠祖仁福者，思恭之族也。【略】

子元昊立。元昊既長，德明數語之曰：『國中三十年不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也。吾常從事於兵，雖勞苦萬狀，第自困耳。』及死，贈太師、尚書令。德明娶米母氏，生元昊，咩朱氏生魂成。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小名崖塊。【略】襲德明官為定難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封

西平王。天聖十年，改元明道。元昊避其父名，止稱『顯道』。景祐元年遂僭，改元開運，入寇環慶，殺掠居民。詔約束之。【略】是歲僭帝號，國稱大夏，改元天授，明年遣使來告。詔削奪官爵，除屬籍。【略】慶曆七年，寧令哥弒曩霄不死，傷其鼻而去。匿黃蘆，為謁厖所殺。曩霄因鼻傷卒，年四十六。子諒祚襲。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二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没藏謁埋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弒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謁埋遂以弒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謁埋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謁埋，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況夷狄乎！謁埋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雜誌二》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略】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唆遇、野利旺榮，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霄。【略】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寧令受。『寧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没藏謁埋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寧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藏氏，授戈於寧令受，使圖之寧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没藏謁埋輩仆寧令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謁埋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為謁埋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没藏氏。謁埋慙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謁埋，執於内室。没藏，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為妻，又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為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陴者彍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脱鞾，血涴於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没寧令。『没寧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關萌謁，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謁皆以昵倖進，唯馬尾粗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因説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為梁氏所誅，而秉常廢。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二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卒。【略】

没藏氏初為尼，寓於偽興州之戒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哥寧令。其大酋悞移賞都、埋移香、熱嵬浪布、野也浪囉與没藏訛厖議所立。没藏，大族也，訛厖為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哥寧令，訛厖獨弗許，曰：『委哥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悞移賞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衆所願也。』訛厖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没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没藏尼僞號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諒祚生，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没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為訛厖所族。

又 卷三九五 （元祐二年二月丁亥，樞密院）又言：『夏國嗣子乾順，降詔封册為夏國主。按慶曆八年封册諒祚，熙寧二年封册秉常，皆不曾更賜印。』詔如故事。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八 （熙寧二年）三月，册秉常為夏國主。夏主諒祚卒於去歲之三月，子秉常立，使來告哀。上遣韓縝詰問人使薛宗道以殺傷楊定及虜掠熟户、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候朝旨即拘送，及陳夏主秉常母子悔過之意。上命縝論旨：『恐國主幼小，未能戢服沿邊蕃部，它日或再來侵犯。度彼親任事止三五人，欲自朝廷除官，仍於歲賜内割五萬充俸，及候李崇貴至，方可行册慰之禮。』令縝録本付宗道，仍以詔書賜秉常，且云餘令宗道宣諭。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六 （慶曆八年）正月辛未，夏主曩霄

為其太子寧令所弒，國人殺寧令，立其弟諒祚。諒祚甚幼，政皆出其母沒藏氏及舅沒藏謁龍。

又　卷九　（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國主諒祚卒，子秉常遣使薛宗道來告哀。

又　卷一二　（元祐元年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嗣。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一　景祐元年、契丹重熙三年、元昊開運元年春正月，改元。

元昊雖仍貢奉，然車服儀衛悉擬帝制。至是，策士楊守素上言：『王者神武立功，德威御衆，要必建元表歲，以示維新。國家累世經營，規模宏遠，猶遵中國舊號，豈足彪炳皇猷，昭示區宇。』元昊乃下諭改顯道三年爲開運元年，大赦國中。

又　卷一二　（天慶二年）冬十月，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

元昊稱兀卒已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子，謂中國爲黃天子也。至是，與野利仁榮、楊守素等謀稱帝號。于是月十一日築臺興慶府南，受册即皇帝位，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又　卷一八　（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春正月）國主曩霄爲子寧令哥所弒。

初，曩霄殺野利兄弟，其族皆失職怨望。及寧令哥失妻，野利后被黜，母子日夜慮禍。及沒藏謁厖知其意，陰勸寧令哥作亂，寧令哥信之，與野利族人浪烈等於月之望日，乘曩霄醉，入宮刺之。不殊，救者至，浪烈等鬬死，寧令哥劓曩霄鼻而出，追者急，走免。沈括《筆談》：元昊後房先生一子，曰寧令受。後又納沒藏謁厖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寧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藏氏，授戈寧令受圖之。寧令受間入元昊室，猝與元昊遇，刺之，不殊而走，諸木佐沒藏謁厖輩仆寧令受，梟之。與李氏《長編》異。明日，曩霄死。《宋史・任顓傳》中僅云元昊爲其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不言其子戕之也。《仁宗紀》及《夏國傳》不載，《遼史》亦闕之。茲酌取王氏《東都事畧》李氏《長編》兩書。年四十六，僭號十七年，改元五，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王偁曰：自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强梁凶悍，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于女色，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弒父，此天道也。

按：臣弒君，子弒父，天下之大逆也。書法必曰：某弒其君某，某弒其父某，正弒者之罪足矣！茲曷以『爲子所弒』書？書爲所弒，則弒者有可誅之罪，被弒者亦有難逃之責。蓋曩霄弒母奪媳，滅理亂倫，罪大惡極，豈尋常書法可例。故以《綱目》梁朱温、燕劉仁恭例書，至寧令哥之罪，則書『子』，書『弒』，早正之矣。

又　卷二一　（拱化五年）十二月，國主諒祚卒，子乘常立。

諒祚凶忍好淫，過酋豪大家輒亂其婦女，故臣下胥怨，而身以羸死，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改元五。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長子秉常立。畢氏《續通鑑》云：《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于治平四年冬即位，則諒祚實以治平四年殂。《紀》所書者赴告之日耳。萬斯同、趙駿烈《建元彙考》據《本紀》謂：諒祚改元拱化盡六年。與《夏國傳》拱化五年文異。

又　卷二七　（天安禮定元年秋七月）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秉常孱弱無能，不能服役其衆，后梁氏與兄乙逋内外用事，秉常以憂憤卒，時月之十日也。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四，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長子乾順立，方三歲。王氏《東都事畧・安燾傳》：『乾順纔數歲，非秉常近親，獨梁乙逋利于持權，與梁氏立之。』章粲奏議：『夏國賊臣梁乙逋與其妹輔立非鬼名氏之種以爲國主，誅逐鬼名親族殆盡。』二説不知何據。

又　卷三五　（大德五年）六月，國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月之四日也，年五十六。《宋史・夏國傳》作『年五十七』。考乾順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嗣位，時方三歲，是年歲在丙寅，至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以甲子計之，當年五十六。《宋史》五十七，蓋史臣以紀元計數，而高宗建炎元年即欽宗靖康二年九月，或誤以一年作二年也。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八，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長子仁孝立，時年十六。馬端臨《文獻通考》云：繼乾順立者，正史作『天祐』。説誤。中國以其屬于金，遂廢册命。夏亦不使告哀。

又　卷三八　（乾祐二十四年秋九月）國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年七十，《宋史・夏國傳》：仁孝卒于是月二十日。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四，謚曰聖祖皇帝，廟號仁宗，墓號壽陵。純佑時年十七，章獻欽慈皇后羅氏生。

又　卷三九　（天慶十三年春正月）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佑自立，

改元應天。

安全久專國政，是月二十日，與純佑母羅氏廢純佑自立，改天慶十三年爲應天元年。

按：純佑之廢，羅氏有力焉。獨書『安全』，誅主謀也。安全素操國政，久蓄異謀，卽無羅氏，其能免篡逆之事乎？故專罪之。

又 卷四〇 （皇建二年）秋七月，齊王遵頊立，改元光定。

遵頊于是月三日立，時年四十九，改皇建二年爲光定元年。史臣曰：遵頊之立也，較安全卒前一月。安全有子承禎，不得嗣。金衛紹王無實録，莫得其故也。

按：遵頊之立史不詳其故。然前安全死一月，安全有子不得立，是可疑也。故書『立』、書『改元』，與安全文不甚異，以見安全之位如是得，亦如是失，出爾反爾，徒受大惡之名而已。

又 卷四二 （乾定三年五月）故主遵頊卒。

年六十四，在位十三年，改元一，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

論曰：『遵頊才堪魁士，時際承祧，以序以賢，史不詳載。然當蒙古寖强，國兵衰弱，計惟尋金舊好，遣使連盟。虞、虢合而夏陽無虞；趙、魏交而秦兵自退。否則保境息民，練兵積粟，不惟可守，亦足自强。乃約宋之使三行，援叛之師再出。始而失之蒙古，取償金人；既而欲厄金人，轉從蒙古。豈知佳兵不祥，黷武自及，北兵再至，束手無謀，倉卒出奔，遑遽內禪。幸而天不永年，父子同殞，不然徽、欽五國，是其前車也。』

論説

清・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二九《李元昊西夏主》 《續綱目》仁宗景祐元年書『元昊進毒，弒其母衛慕氏』。慶曆八年書『元昊卒』，分注附李氏《長編》之説，云『元昊初娶野利氏，生寧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寧令哥納没藏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寧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謁龐家，爲所殺。』元昊因鼻創死，而《宋史》皆不記其事。寧令哥則以爲諒祚小字，元昊卒時方期歲而嗣位者，名必一有誤。且疑從夏僞赴，如春秋之於楚子麇。故衛慕氏僅書『死』，元昊則書『殂』，其被弒皆不見于史也，豈事之有未實乎？按：《東都事略》與《長編》之説合，但寧令哥作寧寧哥，而委哥寧令乃元昊從弟，遺言使之繼立，或因而譌卽諒祚耳。夫元昊於國爲逆子，於宋爲叛臣，雖嘗納款，而倔强自若，侮慢不恭。宋既不能正其弒逆之誅，又不能討其僭侵之罪，而天道不容，以有子禍之報，此亂臣賊子萬世之昭鑑也。

清・方宗誠《讀宋鑑論》卷上 仁宗景元元年，趙元昊稱帝，國號夏，遣使奉表猶稱臣。其詞有云：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愚謂此時當因其稱臣而册爲夏國之王，許其稱帝於本土，而稱臣於天朝。又勑邊臣練兵卒，實糧餉，謹斥堠，嚴失地之罪，重大將之選，內脩外柔，無開邊釁，不當詔削元昊官爵、屬籍，是棄之不爲我臣也。如此則元昊一寇邊，而我直彼曲，又有邊備，彼亦何能爲乎？

藝文

明・沈德符《清權堂集》卷二一《臆史雜言一百四十首一三八》 衛辰餘孽定關中，保吉孫能繼祖風。同霸夏州同號夏，赫連兀卒兩英雄。

清・謝啟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元昊》 戎幕千山百萬師，雄豪鬼理自開基。旋風縱擊駝鞍磴，盤鴿驚揮鮑老旗。畜牧皮毛輕錦綺，銀牌鐵騎召熊羆。統傳五代西平貴，二百年來霸業垂。

清・沈筠《守經堂詩集》卷四《西夏雜詩》 李唐趙宋姓紛更，草竊河西霸業成。漫小兒邦泥定國，侮人兀卒自稱名。

雜録

宋・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卷一四《朝議大夫王公墓銘》 慶曆八年，夏賊元昊為子寧令哥所弒，國人誅之，立其幼子諒祚，而來告哀。謂孫公曰：『元昊負恩，屢挫官軍，忠臣義士，痛心頓足，未能擒戮。今父子相殘，而立其幼，殆天亡賊也。因請未賜王爵，止授以節帥之名。擇其

彊臣，寵以高官，使分其權。復以厚賞，招致近邊豪酋，漸漸收其用，以壯吾藩籬，則西陲可久安。不然，後難制也。』

明・茅元儀《暇老齋雜記》卷一三　西夏避皇帝尊號，稱為兀卒。當時以兀卒者譯為『吾祖』，以吾祖臨中華，更為無禮。元昊小黠，或亦有此，然今度之，實不然。如可汗、單于，彼之極稱，使譯其義，亦何嘗不尊於吾祖乎！吾祖者，即今官府之稱老爺，內監士司之稱祖老爺也。元昊降而就此，豈尊於帝乎！故一偏之辭可聽，而亦當細察也。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二三《趙元昊之死〈筆談〉與〈宋史〉、〈金史〉不符，〈長編〉又與〈筆談〉不符》　《筆談》言元昊初生一子曰寧令受，寧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謁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寧令受之母，授戈于寧令受，使殺之。寧令受遂入元昊之室，刺元昊未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謁咙討殺寧令受，明曰元昊死，諒祚遂立。宋史、金史《元昊傳》中不載此事，俱言元昊善終，子諒祚嗣位而已。《長編》則云元昊凡七娶，生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五娶爲野利氏，生寧令哥而愛之，爲娶没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娶之，立爲新皇后。寧令哥憤而行弒，投刃未殊，乃割其鼻去，匿黃蘆訛龐家，爲訛龐家所誅。元昊以鼻創死，二三月諒祚始生，蓋遺腹也。

金朝皇位繼承分部

綜　述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　（宣和五年）夏，金人以燕京及檀、順、景、薊四州漢地、漢民歸我。四月辛卯。後九日，貫、攸以全軍入燕，初曰交割，後曰撫定。未踰月，金太祖旻卒于白水泊，五月乙丑。其國相宗維遥册旻弟吳乞買爲帝，更名晟。宗維，旻伯父劾閭孫黏罕也。《金太祖實録》云：『太祖生於戊申，天輔七年八月己未終於布圖濼，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與諸書皆不同。史愿《金人亡遼録》云：『吳乞買名慎。』鍾邦直《行程録》云：『金主名慎，小字吾克埋。』與諸書亦不同，今不取。洪皓《記聞》云：『黏罕者，吳乞買三從弟，名宗幹，其庶弟名宗憲。』《靖康日曆》、《欽宗實録》亦云：『阿骨打以其弟吳乞買、黏罕爲謀主。』張匯《金虜節要》云：『天會四年夏，以皇弟黏罕爲左副元帥。』此諸書皆同。按：阿骨打子姪名，皆連『宗』字，黏罕兄弟亦然，則決非其弟也。史愿《亡遼録》云：『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買、黏罕輩。』蓋吳乞買乃其弟，而黏罕乃其侄，此爲得之。然宋王宗幹乃武元之子，海陵之父，紹興二十六年朝旨令國信所避旻、晟、亮、幹四字，則宗幹決非黏罕名。張棣《金志》云：『黏罕爲撒改子。』恐亦不然。今從苗耀《神麓記》。按：金太宗名烏奇邁，及尼瑪哈名，今改正，姑存原注。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　（宣和五年六月九日）金國主阿骨打殂於軍前。

《神麓記》曰：【略】太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國天慶三年甲午歲四十七，於寧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稱帝號。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改收國三年為天輔元年，共在位九年。【略】

《金國太祖實録》曰：太祖生於遼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為完顏部人，後因以為氏，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鐵為國號，鑌鐵雖堅，剛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為真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天輔六年八月乙未終於部堵濼，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三后三妃，十有六子。

阿骨打既殂於軍前，尼堪等遥尊其弟吳乞買為帝。

阿骨打有親征之行也。留親弟吳乞買名晟權知軍國事。天輔六年夏，阿骨打病死，粘罕等遥推吳乞買為大金國皇帝，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

又　卷一六六　（紹興五年正月十三日）金國主完顏亶立。《神麓記》曰：吳乞買病，其子宗磐稱是金主之元子，合為儲嗣。阿孛宗幹稱係是太祖武元長孫，合依元約作儲君。粘罕宗維稱於兄弟最年長功高，合當其位。吳乞買不能予奪者累日。有楊割太師幼子烏野馬完顏亶受師於本朝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略通文義。奏太宗曰：『臣請為籌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足，却令太祖子孫為君，盟言猶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繩果早卒，有嫡孫喝囉可稱諳版孛極烈以為儲，見年一十五歲矣。粘罕兀室利於幼小易制。宗幹係伯父續其母如己子也，遂共贊成其事。是故，除宗磐為忽魯孛極列，乃尚書令。除宗幹為固論孛極列，乃録尚書序。除宗維為異辣孛極列，乃丞相。遂遷烏野馬亶為左丞，以賞之。【略】

《松漠紀聞》曰：阿骨打正室嫡子繩果，繩果生金主亶，繩果死，其妻為固論所收，故金主養於固論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王與固論粘罕爭立，以金主為嫡，遂立之。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太祖武元皇帝紀上》　太祖武元皇帝（初）［番］名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師之長子也。【略】阿骨打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略】阿骨打之十六年，時宋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也（丁酉一一一七）。次年之冬始稱帝。

又　卷三《太宗文烈皇帝紀一》　太宗文烈皇帝初名吳乞買，又云吳乞馬後改名晟，楊割太師第二子也。【略】金國自胡來以諳版孛極烈為儲副，太祖之時，以弟吳乞買為之。後太祖歸燕北追天祚，以疾死于軍中。時天輔六年五月。宋宣和五年也。

太祖有八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買立，就是年改元天會。

又　卷九《熙宗孝成皇帝紀一》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剌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略】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覦，幸而劉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于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又　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紀四》（皇統九年）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亶。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弒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興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興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仗）［直］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興國奴何在？』興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邪？』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為主。蕭玉仗劍，謂衆曰：『主上暴薨，岐王亮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拜，亮遂卽位，改元，赦天下。以興國奴為西道總管。蕭玉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玉東京留守。【略】

熙宗既弒，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又　卷一三《海陵煬王紀上》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孛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閒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

皇統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卽皇帝位，大赦天下。

又　卷一五《海陵煬王紀下》（正隆六年十月）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卽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

皇子光煐留汴京，亦為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帝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墻之變。』後果然。

褒既立，追廢主為海陵王，謚曰煬。后徒單氏為海陵夫人。

又　卷一六《世宗聖明皇帝紀上》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之子也。【略】母曰秃丹氏，生于雲中。其夜有光明體，重倍于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褒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達懶、兀朮諸父南征，褒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元中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彦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竝起，大

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斡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褒爲帝。十月庚子朔，褒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黄河以北皆下之。

又　卷一八《世宗聖明皇帝紀下》　（大定二十九年）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謚雍爲世宗，允恭爲顯宗。

又　卷一九《章宗皇帝紀上》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温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爲正嫡孫，遂得立爲嗣。居春宮未及二年，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又　卷二二《東海郡侯紀上》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爲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内侍李黄門者，傳遺詔與尚書右丞撒速、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拜撒速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

又　卷二三《東海郡侯紀下》　（至寧元年八月）主入後宫，邀皇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執）［殺］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執之，併其后囚于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内侍李監成弑主于其府，宣宗既即位，降封爲東海郡侯。

又　卷二四《宣宗皇帝紀上》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顔。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羣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爲豐王珣乃世宗長孫，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哲馬見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

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爲帝。甲（申）【辰】，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爲貞祐元年，降允濟爲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

又　卷二六《義宗皇帝紀》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爲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帝）【宗】崩，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羣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

金・佚名《大金集禮》卷一《帝號上・太宗皇帝即位儀》　天會元年九月六日，皇弟諳版勃極烈即皇帝位。先是，宗幹率諸弟暨百官，及太祖陵隧之末掩，詣上前，請即位。上不許，謂有先帝諸子。是日，不克襄事。翌日，猶不許。宗幹曰：『社稷至重，付諳版勃極烈以大位者，先皇帝之治命也。』羣臣不敢有貳，遂與諸弟暨百官奉赭袍以被上體，而實璽於懷，乃即位於隧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改元。

又　卷八《皇太子・皇統二年誥授儀》　（皇統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詔天下：敕尚書省：廣愛惟親，爰厚人倫之化；立子貴嫡，允爲天下之公。朕欽紹基圖，祗勤夙夜，屬燕禖之肇慶，自椒掖以儲祥，誕揚典册之儀，式副臣民之願。皇嫡子濟安，徇齊秀質，岐嶷英姿，載夙于初，協漢后日符之夢；誕彌有赫，同周家聖瑞之光。屬宰輔之獻言，詔春官而協議，謂國本所當早建，而宗鬯宜有共承，稽載籍傳嫡之格言，有前代承平之故事。禮之所急，義不可辭，乃因吉日之良，俾正前星之位，咨爾有衆，共體朕心。已降制命，立爲皇太子，仍令有司，擇日備禮策命。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金史》卷三《太宗紀》　太宗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諱晟，本諱吴乞買，世祖第四子，母曰翼簡皇后拏懶氏，太祖母弟也。遼太康元年乙卯歲生。初為穆宗養子。收國元年七月，命為諳班勃極烈。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輔五年，賜詔曰：『汝惟朕之母弟，義均一體，是用汝貳我國政。凡軍事違者，閱實其罪，從宜處之。其餘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

天輔七年六月，太祖次鴛鴦濼，有疾。至斡獨山驛，召赴行在。詔曰：『今遼主盡喪其師，奔于夏國。遼官特列，遙設等劫其子雅里而立之，已留宗翰等措畫。朕親巡已久，功亦大就，所獲州部，政須綏撫，是用還都。八月中旬，可至春州，汝率内戚迎我，若至豹子崖尤善。』八月乙未，會于渾河北。戊申，太祖崩。

九月乙卯，葬太祖于宫城西。國論勃極烈杲、鄆王昂、宗峻、宗幹率

宗親百宮請正帝位，不許，固請，亦不許。宗幹率諸弟以赭袍被體，置璽懷中。丙辰，卽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中外。改天輔七年為天會元年。

又　卷四《熙宗紀》　熙宗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諱亶，本諱合剌，太祖孫，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輔三年己亥歲生。天會八年，諳班勃極烈杲薨，太宗意久未決。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入朝，與宗幹議曰：『諳班勃極烈虛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孫，當立。』相與請于太宗者再三，乃從之。四月庚午，詔曰：『爾為太祖之嫡孫，故命爾為諳班勃極烈，其無自謂沖幼，狎于童戲，惟敬厥德。』諳班勃極烈者，太宗嘗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杲。杲薨，帝定議為儲嗣，故以是命焉。

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卽皇帝位。甲戌，詔中外。

又　卷五《海陵紀》　廢帝海陵庶人亮，字元功，本諱迪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也。母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天眷三年，年十八，以宗室子為奉國上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以為行軍萬户，遷驃騎上將軍。皇統四年，加龍虎衛上將軍，為中京留守，遷光祿大夫。為人儇急，多猜忌，殘忍任數。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亮意以為宗幹太祖長子，而己亦太祖孫，遂懷覬覦。在中京，專務立威，以厭伏小人。猛安蕭裕傾險敢決，亮結納之，每與論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勸海陵舉大事，語在《裕傳》。【略】

（皇統九年）熙宗嘗以事杖左丞唐括辯及右丞相秉德，辯及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而烏帶先以此謀告海陵。他日，海陵與辯語及廢立事，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懶。』亮曰：『阿懶屬疏，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海陵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公餘每竊竊聚語，竊疑之。』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懶，且惡特思。因河南兵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熙宗之弟止有常勝、查剌，海陵乘此構常勝、查剌、阿懶、達懶。熙宗使特思鞫之，無狀。海陵曰：『特思鞫不以實。』遂俱殺之。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宗幹恩。徒單阿里出虎與海陵姻家。大興國給事寢殿，時時乘夜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以為常。興國嘗以李老僧屬海陵，得為尚書省令史，故使老僧結興國為內應，而興國亦以被杖怨熙宗，遂與亮約。

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內直。是夜，興國取符鑰啟門納海陵、秉德、辯、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人至寢殿，遂弒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皆拜，稱萬歲。詐以熙宗欲議立后，召大臣，遂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是日，以秉德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辯為右丞相兼中書令，烏帶為平章政事，忽土為左副點檢，阿里出虎為右副點檢，貞為左衛將軍，興國為廣寧尹。於是自太師、領三省事勗以下二十人進爵增職各有差。

又　卷六《世宗紀上》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母曰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於上京。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每出獵，耆老皆隨而觀之。【略】

（貞元三年）十月辛丑，南征萬户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等自山東率所領兵二萬，完顏謀衍自常安率兵五千皆來附。謀衍卽以臣禮上謁。乙巳，諸軍入城，共擊殺存福等。是夜，諸軍被甲環衛皇城。丙午，慶雲見，官屬諸軍勸進，固讓良久，於是親告于太祖廟，還御宣政殿，卽皇帝位。以完顏謀衍為右副元帥，高忠建元帥左監軍，完顏福壽右監軍，盧萬家奴顯德軍節度使。丁未，大赦，改元大定。

又　卷九《章宗紀一》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諱璟，小字麻達葛，顯宗嫡子也。母曰孝懿皇后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東宮，宴飲歡甚，語顯宗曰：『祖宗積慶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又謂司徒李石、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等曰：『朕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於麻達葛山，朕嘗喜其地衍而氣清，其以山名之。』羣臣皆稱萬歲。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習本朝語言小字，及漢字經書，以進士完顏匡、司經徐孝美等侍讀。二十四年，世宗東巡，顯宗守國，上奉表詣上京問安，仍請車駕還都，世宗嘉其意，賜敕書答諭。二十五年三月，萬春節，復奉表朝賀。六

月，顯宗崩，世宗遣滕王府長史臺、御院通進詣來護視。十二月，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入以國語謝，世宗喜，且為之感動，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諭旨曰：『朕固知汝年幼，服制中未可付以職，然政事亦須學，京輦之任，姑試爾才，其勉之。』二十六年四月，詔賜名璟。五月，拜尚書右丞相。世宗謂曰：『宮中有《輿地圖》，觀之可以具知天下遠近厄塞。』又謂宰臣曰：『朕所以置原王於近輔者，欲令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故也。』十一月，詔立為皇太孫，稱謝於慶和殿。世宗諭之曰：『爾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試之以事，甚有可學之資。朕從正立汝為皇太孫，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邪佞，事朕必盡忠孝，無失衆望，則惟汝嘉。』二十七年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孫冊，赦中外。丁巳，謁謝太廟及山陵。始受百官箋賀。二十八年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詔攝政，聽授五品以下官。丁亥，受『攝政之寶』。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卽皇帝位於柩前。丙申，詔中外。

又 卷一三《衛紹王紀》 衛紹王諱永濟，小字興勝，更諱允濟，章宗時避顯宗諱，詔改『允』為『永』。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衛王長身，美髯鬚，天資儉約，不好華飾。大定十一年，封薛王。是歲，進封滕王。十七年，授世襲猛安。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為秘書監。明年，轉刑部尚書。又明年，改殿前都點檢。二十九年，世宗崩，章宗卽位，進封潞王。起復，判安武軍節度使。五月，至冀州，以到任表謝，賜詔優答。明昌二年，進封韓王。四年，改判興平軍。五年，改沁南軍。承安二年，改封衛王。三年，改昭義軍。

泰和元年，改判彰德府事。五年，改判平陽府。初，章宗誅鄭王永蹈、趙王永中，久，頗悔之。七年，下詔追復舊封，仍賜謚。而永蹈無後，乃以衛王子按陳為鄭王後，賜衛王詔曰：『朕念鄭王自棄天常，以干國憲，槁瘞曠野，忽諸不祀。歷歲既久，深用愴然。親親之情，有懷難置。已詔追復舊爵，改葬如儀。稽考古禮，以卿之子按陳為鄭王後，謹其祭祀，卿其悉之。』已而改武定軍節度使。

八年十一月，自武定軍入朝。是時，章宗已感嗽疾，衛王且辭行，而章宗意留之。章宗初年，雅愛諸王，置王傳府尉官以傳導德義。及永中、永蹈之誅，由是疏忌宗室，遂以王傅府尉檢制王家，苛問嚴密，門户出入皆有籍。而衛王乃永蹈母弟，柔弱鮮智能，故章宗愛之。既無繼嗣，而諸叔兄弟多在，章宗皆不肯立，惟欲立衛王，故於辭行留之。無何，章宗大漸，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章宗崩，匡等傳遺詔，立衛王。衛王固讓，乃承詔舉哀，卽皇帝位於柩前。明日，羣臣朝見于大安殿。詔路府州縣為大行皇帝服七日。

又 卷一四《宣宗紀上》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諱珣，本名吾睹補，顯宗長子，母曰昭華劉氏。

大定三年癸未歲生，世宗養于宮中。十八年，封溫國公，加特進。二十六年，賜今名。二十九年，進封豐王，加開府儀同三司，累判兵、吏部，又判永定、彰德等軍。承安元年，進封翼王。泰和五年，改賜名從嘉。八年，進封邢王，又封升王。所至著祥異。

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被弒，徒單銘等迎於彰德府。既至京，親王、百官上表勸進。

九月甲辰，既皇帝位於大安殿。

又 卷一七《哀宗紀上》 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宣宗第三子。母曰明惠皇后王氏，賜姓溫敦氏，仁聖皇后之女兄也。承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翼邸，仁聖無子，養為己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祿大夫。宣宗登極，進封遂王，授秘書監，改樞密使。貞祐初，莊獻太子守忠薨，立皇孫鏗為皇太孫，尋又薨。四年正月己卯，立守禮為皇太子，仍控制樞密院事，詔略曰：『子以母貴，遂王守禮地鄰冢嫡，慶集元妃，立為皇太子，其典禮，有司條具以聞。』四月甲午，用太子少保張行信言，更賜名守緒。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崩。辛卯，奉遺詔卽皇帝位於柩前。壬辰，詔大赦，略曰：『朕述先帝之遺意，有便於時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罔遵刑憲，今後有本條而不遵者，以故入人罪罪之。草澤士庶，許令直言軍國利害，雖涉譏諷無可采取者，並不坐罪。』

論說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四《金史》　太宗吳乞買不自立其子，仍立太祖子亶，可謂大公。熙宗立未幾，宋王宗磐、翼王鶻懶以謀反誅矣。未幾，降封太宗諸子皆爲公矣，何其少恩哉！【略】

初，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朝臣皆謂衛王失道，自絶于天。虎推戴有功無罪，尚書省請修衛王事迹。史官謂：『賈益謙常事衛王，宜知其事。』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謂之曰：『昔海陵被弒，而世宗立，禁近能暴海陵惡者輒得美任，故當時多所附會。衛王勤儉，愼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金史》謂益謙盡事君之義。海陵之事，君子不無遺憾。正隆之惡，暴其大者足矣。中篝之醉醜，史不絶書。嘻其甚矣。誠如益謙所言也。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一《遼金元》　阿骨打百戰而得天下，以位傳之弟。其弟吳乞買，有子十餘人，以位還其兄之孫。至斡离不、兀朮，又皆阿骨打之子也。太宗時，傾身爲國，無少疑忌，此德昭、德芳所不能得之於宋太宗者。

清・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三《書金史完顏元宜傳後》　海陵南伐時，元宜授浙西都統制置使，督諸軍爲前鋒。及軍臨廬州，聞雍王已立於東京，改元大定，海陵進退兩難，欲迫令諸將過江以絶反顧，而已自督親軍回北討賊。諸將以長江天險，初試舟采石江中，與宋將虞允文兵戰不利，且劉琦以大隊嚴守南岸，渡必成禽。又聞京師已立新主，軍士多欲亡歸，決計於元宜及猛安、謀克等，遂議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矢及御帳，海陵中流矢死。大定二年，班師至京，入見世宗，授元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姓完顏氏，卒於家，祭賻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有擬功合斡魯，補除授。上曰：『昔諸軍共畔海陵，此人首謀，射及大帳，弒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漫加官職，姑聽其世襲謀克可也。』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弒海陵者，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夫海陵弒君』弒母之賊，滔天之罪，亘古所無。故世宗之立，先下詔暴其罪狀，廢爲庶人，人不以爲篡，蓋海陵獨夫覆載所不容也。倘無完顏元宜之事，海陵竟回軍北向，與世宗交戰，其將不臨陣誅之乎，又將責世宗以賊故主之罪乎？《春秋》之義，稱某臣弒其君者，罪在臣；不書何人弒而書通國弒其君者，罪在君；罪在君者，人人得而誅之。『宋人弒其君杵臼』，『莒弒其君庶其』，『齊人弒其君商人』，『吳弒其君僚』，『莒人弒其君密州』，其中如『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商人本弒君之賊；及商人爲下所弒，不復問臣下之罪；奈何誅海陵之人而尚責以弒君乎？宋藝祖曰：『范質爲相無他短，只欠周世宗一死耳。』試問宋祖受周世宗之恩，與質孰大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其來久矣。爰舉春秋斧鉞大義，以正弒君弒母之罪，在海陵而不在殺海陵者。

藝文

明・張鈇《碧溪詩集》卷六《讀宋史・端平元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子承麟。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函其首送于宋，獲承麟殺之。夏四月，獻金俘於太廟》　宋金不共戴天讎，始約元兵入蔡州。生獲承麟函守緒，獻俘聊洗靖康羞。

清・陳兆侖《紫竹山房詩集》卷五《過金世宗陵留句元韻》　卅載銷兵好善言，枉勞馬射習芳園。宋孝宗銳意恢復，嘗於宮中習射，弦斷傷目，而內無韓岳。北有世宗，故卒不振，或者乃因此追論和議未必非謬矣。小堯小舜人同歎，無禹無皋德自尊。故國幾番觴玉牒，中興一倍衍金源。昇平禋典扶公道，樹碣順治中立留詩萬古存。

清・朱興悌《西崖詩集》卷二　先帝彌留恩詔新，盈庭讞獄究非真。鴛符曖昧師兒死，衛邸終慚天上人。章宗遺詔立衛王，以承御范氏賈氏有妊為托。崩甫三日，而范氏胎損，誣元妃李師兒作紙木人鴛鴦符以壓魅致絶聖嗣，賜李氏賈氏死。

清・謝啟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金・海陵王》　待月停杯汴水陰，新宮傳采屑霏金。遙傳桂子三秋曲，忽動吳山萬里心。臺號不歸驍騎散，江難飛渡鵲橋沉。手中大柄終誰屬，空負西湖立馬吟。

清・沈欽韓《幼學堂詩稿》卷五《金宮詞一百首七十一》　大內傳呼立叔王，兜央符事發昭陽。幾年又兆矛端火，階下夫人碧血香。

清・賈天祖《賈稻孫集》卷四《遼金二史雜詠》　金源歷九主，世宗推上理。紀年曰大定，是豈偶然耳。海陵欲滅宋，改元大定。天心厭兵革，金甌奠三紀。櫛沐赴上京，酒酣雜悲喜。歌詞道王業，宛似漢天子。種人一加厚，本根庇葛藟。二十九年中，此意最云美。黃初與二明，猜忌何能比。

章宣纂洪業，刻削為天資。何至二王後，使若籠中棲。男哥與女妹，言之可慘悽。入禁作羊豕，出禁作鯨鯢。二王謂厲王、衛王，二王之子女囚禁各數十載，竝遏婚配。至哀宗時，始釋，會國亡，俱為元人所殺。郝伯常詩云：男哥女妹自夫婦，推入行間便誅戮。詠此事也。昔日俘趙氏，虐焰燔蒼祇。我讀南遷録，有如鵑血啼。又觀青城事，不異徽欽時。天道果不譬，昭灼何若斯。哀宗猶可人，肯作囚虜為。

清・吳龍光《過庭集・讀金史四首》　入汴知何日，青城氣寂寥。怨軍降北塞，子帝立南朝。割地終無補，渝盟未可要。茫又天水碧，歌舞一時銷。

清・史善長《味根山房詩鈔》卷六《讀金史二十二首六》　滅遼舉宋靖邊鋒，蠲賑頻仍雨露濃。無負武元親授受，宗磐不立立熙宗。

又《讀金史二十二首九》　天開至聖起東京，仁政仁心紀不清。二十九年如一日，却任得敬拒趙位寵仰聰明。

雜録

明・陸楫《蒹葭堂稿》卷三《宋南遷解》　金太祖之興也，百戰而百勝，莫不與太宗共之。太宗亦弟也，卒之滅遼定鼎，其功浮於宋太宗何啻倍蓰什百哉。然太祖之傳位於其弟，猶之宋藝祖也。金太宗諸子蒲盧虎等皆稱傑，一時而不得立，竟立太祖之孫亶，是為熙宗，吁！可謂不負其兄者矣。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四《金史第三帖子與堇浦》　或曰方太宗立儲時，粘罕、固磏、宗磐爭立，時論以為當屬熙宗。粘罕意其幼易制，而固磏亦以娶熙宗之母無異辭。及熙宗立，粘罕等專政見惡，故詔中有『四皓』、『二叔』之語。愚考《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熙宗即位，粘罕以太保晉國王領三省，次年以宗磐、宗幹同領，而粘罕居其上。又次年六月，左丞高慶裔伏誅，七月，粘罕死，而無將兵討賊及下獄之事。粘罕本傳死後加封周宋國王，而無進賜帝號之事。不意何以脫畧如此。唯是熙宗之立，則紀傳皆言出於粘罕之力，而宗輔、宗幹、希尹等助之，則詔書『四皓』、『二叔』之語，非無所指矣。《金史》乃茫然而莫載，不已疏乎？

清・姜宸英《湛園劄記》卷三　金《宗室表》：右宣宗子與末帝凡四人，案：宣宗子哀宗，諱守緒，非末帝也。末帝諱承麟，《哀宗本紀》云：内族承麟，金制疏族稱完顏，明昌後避睿宗諱，稱内族，則承麟本疏族，非宣宗子也。今以哀宗為末帝，既大誤，又不譜，哀宗世系并承麟，不知何出史官之紕繆極矣。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二三《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一。員興宗《采石戰勝録》云：諸酋射亮帳中，已中三矢，乃問：『是江南人？自家人？』曰：『自家人。』亮曰：『我去年作些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由你，不然早早快殺。』萬户一人直入殺之。《江上煬王録》曰：肖這巴與所親信樂家奴謀，三更時伏萬弩于暗處，使人喊『南人劫寨』，家奴先盜其弓劍，以燭引亮出，諸人望燭明處，萬弩齊發。亮問劍所在，曰：『恐人盜劍，臣帶于身。』乃擲燭而逃。張棣《正隆事迹記》曰：耶律勸農懼點其兵，與直宿將毋毋里哥謀乘亮未起射之，亮疑本朝人，愕然，曰：『軍變！』披衣而前，已爲謀克當鶻射仆于地，乃執而縊之。《神麓記》曰：亮逼衆軍南渡，勸農使契丹阿列等以十一月二十六日夜以御營諸軍弓箭持滿，向内喧呼，亮曰：『莫非南軍至乎？』王光道秉燭引亮出帳，衆責之曰：『君虐民弒母，神人共怒，南朝何罪，而必伐之？』亮問：『汝等殺我，順南乎？歸國乎？』皆言『歸國』，遂射殺之而焚其尸。虞尚書《采石斃亮記》云：亮兵不利，退歸鎮江。諸酋乙未夜詐作南軍劫寨狀，直趨亮寢，曰：『我欲帳前白事。』親兵縱之入，遂射亮，亮問：『南家人乎？我家人乎？』曰：『我家人。』亮曰：『我自知無道，汝殺我亦當。』遂矢下如雨，並殺其妃三人而來求和。《金史・逆臣傳》則云：元宜、王祥亂作，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焉往？』方取弓劍而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等手刃之，手足猶動。

指揮使大磐將矢來救，王祥笑曰：『已無及矣！』乃取衣甲裹尸焚之。

太子制度部

册立太子儀分部

綜述

宋・王珪《華陽集》卷九《治平立皇太子赦文》 王者承天立極，莫不思長世之圖；爲國建儲，所以正萬邦之本。故朕親先父子，而天下不以爲愛；命發朝廷，而天下不以爲私。粤予上嗣之良，稟自日躋之聖。出而就傅，寢窮學肆之聞；入則承顔，勤至寢門之問。比疏榮於王社，益侈德於天枝。顧荷丕基之艱，猶虚正體之貳。矧漢文命嫡，著於即祚之初年；且夏后立子，期以傳家於萬世。維羣元之所徯，維大器之所承，式符少海之祥，宜踐東朝之位。肆顯册之丕發，嘉僉言之大同，爰契歡心，用覃曠澤。可大赦天下，於戲！文昭武穆，夙詒燕後之謀；震長離明，本有承華之象。蓋義重乎先，者禮必亟舉；慶施乎上，則惠必遐流。咨爾庶方，當體朕意。

宋・鄭居中等《政和五禮新儀》卷一九一《嘉禮・册皇后太子儀上・奏告》 前期，太史局擇日差官奏告昊天上帝、皇地祇、太廟、別廟、太社、太稷、景靈西宫、中太乙宫、祈神觀、醴泉上清儲祥宫、太清儲慶宫、九成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永定陵、永昭陵、永厚陵、永裕陵、永泰陵，並如常告之儀。

又《陳設》 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張設垂拱殿、大慶殿門之内，設御座於大殿當中，南向。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東西閣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設香案於丹墀螭陛間，大晟展宫架之樂於殿庭横街之南。協律郎舉麾位於宫架西北，東向。大司樂押樂位於宫架之北，北向。儀鸞司設皇太子次於大慶殿門外之東，西向。又設文武百僚、應行事官、東宫官等次於大慶殿門外及朝堂之内外，又設册寶幄次二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前日，尚書工部奉册寶進。其日，尚輦陳輿輦於龍墀，徹扇於沙墀，太僕陳輅於庭，玉輅在中，金輅在東，象輅次之，革輅在其西，木輅次之，玉輅次之。玉輅稍前，俱北向，南輦列御馬於龍墀，在輿輦之後，東西相向。尚書兵部帥其屬設黄麾仗于殿門之内外，典儀設左輔承制位於御座之東，西向。又設皇太子受册位於殿庭横街之南，北向。設權置册寶褥位二於近東稍北，向西。上册在北，寶在南。又設皇太子受册位前東北，西向，設褥位一以俟，右弼奉册，左輔奉寶。又于奉册寶位之北設褥位一以俟，左輔宣制，右弼讀册。應行事官位又於近北，西向，以北為上。典儀位於宫架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

又《臨軒册命》 其日質明，闢大慶殿門，文武百僚及應事官入就次，服朝服。大樂正帥樂工進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大司樂入就押樂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東宫官自東宫導引皇太子至殿門外就位。管勾内臣承旨降册寶出垂拱殿，禮部職掌以次捧舉，至大慶殿後幄次以俟。皇帝將出宫，東上閤門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立班，如常儀。東上閤門附内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捲，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贊祇候，先知内侍省事以下常起居，次樞密院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祇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並先退。管軍、臣僚穿衣執杖子宣名常起居，贊祇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駕輦降東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訖，自大慶殿後，管軍、臣僚易朝服，執杖於殿階下，分東西立。武臣大夫至武翼郎分立於龍墀上，敦武郎至保義郎分立於沙墀，並重行，東西向。皇帝降輦入西閤，前導官易朝服，詣御座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簽書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東上閤門官在東，同知樞密院在西，閤門舍人以下各詣兩朵殿上，不當祇應舍人並殿下，西向立。詣軍將校先入，分立殿門内左右，内外符寶郎俱詣閤門奉迎。御史臺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四

方館分引三公以下文武百僚等入，詣大慶殿庭立班，東西相向，如正月朝會之儀。禮直官引左輔、右弼、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捧册寶官並詣大慶殿後幄次前立。少頃，奉册寶出幄次，帥執事人等捧舉以行。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前引中書侍郎押册，右弼後從，門下侍郎押寶，左輔後從，援衛如儀。由大慶殿東過至大慶殿庭，權置訖，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出次。中允稍前進桓圭，皇太子執圭。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禮儀使引皇太子，三師、三少以下導從立於殿門外之東，西向。近侍量人數從入，不應入者立於門外。禮直官、通事舍人、左輔版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殿上鳴鞭，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皇帝出西閤，乘輦。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安》之樂。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前導，皇帝出自西房，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降輦，即御座。簾捲，內侍又贊扇，扇開，殿下鳴鞭，戛敔，樂止，爐煙升。禮直官、太常博士、禮儀使立於御座前稍東，西向。符寶郎奉入寶，陳於御座之左右，分立如儀。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禮儀使引皇太子入門，《明安》之樂作，至位，樂止。三師、三少以下從入。立於皇太子位東南，西向。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分班。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禮儀使引皇太子復受册位，引左輔詣御座前承旨，退降階，詣宣制位，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左輔宣制曰：「册某王為皇太子。」皇太子以下又再拜。左輔升復位。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右弼詣讀册位，中書侍郎引册案立於右弼之右，右弼搢笏，捧册跪讀訖，興，置於案。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又再拜，次引右弼詣奉册位。中書侍郎復引册案立於右弼之右，右弼捧册跪，授皇太子，皇太子搢圭，跪受册訖，以授右庶子，俛伏，興。右庶子以册置于案。舉案者退，立於其後。右弼，中書侍郎俱退，復本位，次引左輔詣奉寶位。門下侍郎引寶案立于左輔之右，左輔捧寶跪，授皇太子，皇太子搢圭，跪受寶訖，以授左庶子，俛伏，興。右庶子以寶置於案。舉案者退，立於後。左輔、門下侍郎俱退，復本班。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禮儀使引皇太子退。初行，樂作，中書舍人押册寶以出。皇太子出殿門，樂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禮畢」。俛伏，興，復位。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大樂正令撞夷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安》之樂。皇帝降座，入至東房，還東閤。侍衛如來儀。內侍又贊扇，扇開，戛敔，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版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應在位官俱再拜訖，以次出。

又《朝見皇后》 皇太子受册畢，入內朝見皇后，如宮中之儀。

又 卷一九二《嘉禮・册皇太子儀中・謁太廟》 前期，太常寺下太史局擇日謁廟。前一日，宮闈令帥其屬清掃廟之內外，有司於廟東神門外道北南向設皇太子幄次，又於殿庭東階下近東西向及逐室户內各設皇太子褥位，又於幄次之南道東西，并南櫺星內外門設東宮官次。東宮官及應從官等各宿於本司。內執事官宿於廟。其日質明，東宮官、應從官各服其服，所司陳鹵簿於東宮門外，禮直官引左庶子詣內嚴，右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奉迎。僕進金輅於閤外，南向，左右內率執刀立於輅前，北向。中允一人，在近侍官之前。贊者二人，又在中允之前。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僕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升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左庶子進詣輿前，俛伏，跪稱：「左庶子姓某言請皇太子降輿升輅。」言訖，俛伏，興。凡左庶子有請，並准此。皇太子降輿升輅，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贊善進當輅前，俛伏，跪稱：「贊善姓某言請進輅。」言訖，俛伏，興。凡贊善有請，並准此。輅動，贊善與贊者夾引以出，至侍官上馬所，贊善請輅權駐，令侍官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曰：「令諸贊善退稱內侍官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官皆上馬。左庶子以下夾侍於輅前，侍官上馬畢，贊善請進輅，輅動，東宮官以下皆乘馬以從，至太廟西櫺星門外廻輅，南向。禮直官引左庶子進當輅前，請降輅。皇太子降輅，入幄次一刻頃，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皇太子服衮冕出次，中允進圭，皇太子執圭。東宮官導從如儀，入詣殿庭東階之東西向位，立定，東宮官分立於左右。禮直官引率更令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禮直官引率更令前導皇太子升自西階，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率更令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次詣翼祖、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

宗、神宗、哲宗室行禮如上儀訖，降西階，復西向位立。禮直官引率更令詣皇太子前，跪稱：『率更令姓某言禮畢』。言訖，俛伏，興，前導皇太子出東神門外，中允少前受圭，前引皇太子歸幄次，更朝服。有司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僕進金輅於西櫺星門外南，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皇太子出次，至西櫺星門外升輅，侍官上馬，如來儀。輅動，至東宮門外，俱下馬，入至閤前，廻輅，南向。左庶子請降輅，皇太子降輅，升輿入，侍官從至閤，左庶子請將士各還本所。

又《謁別廟》 並如謁太廟之儀。

又《皇帝受羣臣賀》 其日質明，文武百僚並常服，早入就次。皇帝將出宮，讀奏目官以下詣垂拱殿。讀奏目官在殿庭之南，宣贊引班對立，舍人在其南，簿書官在舍人之西，少絶覺察失儀。提點使臣在其南，並北向。舍人以西為上，簿書官以下以東為上。宣贊舍人立班前，西向。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出宮，守踏道，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訖，又自贊賀，再拜訖，皇帝服鞾袍，坐，鳴鞭。讀奏目官以下起居訖，讀奏目官升降自東階。班首出班致詞稱賀，歸位，再拜。如宣答，又再拜。次知內侍省事以下，次管軍臣僚，各逐班先面西立，候班到橫行北向，贊起居稱賀，並如上儀。次行門起居稱賀，再拜訖，俟舍人南階下直身奏班絶。皇帝降座，鳴鞭，詣紫宸殿後幄，排立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初，垂拱殿起居稱賀，班將畢，紫宸殿樞密以下大班入就位，並如賀祥瑞立班之儀。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御紫宸殿，坐，鳴鞭，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赴當殿，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復位。贊樞密以下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班首出，致詞稱賀，復位，又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知東上閤門官當殿北向，承旨訖，西向，稱『有制』，樞密以下再拜，宣答訖，又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鳴鞭。樞密直學士自西階升殿侍立，知東上閤門官以下殿庭東西侍立，餘官分班出。宣贊舍人退，近南當庭中立，對立舍人西出。文武百僚及諸軍將校殿門外序班立定，知東上閤門官以下退立東階下。次殿中御史一員先入就位。次兩省，次上將軍以下分班入，舍人分引文武班入詣殿庭東，西相向立。將校排列不盡者，止殿門外立班。舍人揖班首以下躬，宣贊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僚宰臣三公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兩省及上將軍以下依舊立。並如賀祥瑞立班之儀。次宣贊舍人揖左班近前，舍人自班後詣東階下立。知東上閤門官贊拜，班首出班致詞稱賀，復位。樞密詣御座前承旨，退詣折檻，東西向，宣答以下再拜，並如上儀。訖，知東上閤門官揖宰相執政官升殿。並升自東階，內中書侍郎升自西階，樞密直學士下殿出。贊拜，知東上閤門官還立，引右班舍人由右班前出，餘官分出。知引進司東上閤門官以下還侍立位，宣贊舍人復位，次引進奉人如別儀。

又 卷一九三《嘉禮・册皇太子儀下・羣臣上禮》 其日，引進司先以所進馬陳列於殿門外，北向東上，俟羣臣稱賀禮畢，宣贊對立，舍人稍南相內立，天武自西牽馬，陳於殿庭，三分庭一在南北首東上列定，天武起居。牽馬者不拜。門下侍郎於折檻東西向立，舍人當殿躬奏：『某官姓名以下進奉。』訖，復對立位。門下侍郎曰『進奉出』，還侍立位。天武應答，員寮引進奉從東側門出。宣贊對立，舍人復位，合班躬奏，閤門無事捲班西出。皇帝降座，鳴鞭，還幄次。知引進司官以下並捲班出，三省、樞密院官並退，舍人引應進奉官殿門外，謝如常儀。

又《皇帝會羣臣》 前期，殿中並帥其屬尚舍張設紫宸殿門之內，設御座於殿上當下，南向。尚醴設御酒尊、酒器於御座之東，尚食設御茶床於御座之西，俱稍北。有司設羣官酒尊、酒器於殿下，又設羣官座，並如紫宸殿宴百官之儀。其日，羣臣上禮畢，俟諸司排當備，御史臺先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入就位，東上閤門、御史臺分引三公以下文武官以次入詣殿庭，東西相向立。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出幄次，鳴鞭，先行門、禁衛、詣班、親從迎駕，奏『聖躬萬福』訖，皇帝即御座，鳴鞭。殿中監以下，知同知入內省事、知客省事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六尚應奉官、祇應、武功大夫以下祇應、諸司文臣鬬班各奏『聖躬萬福』，次管軍臣僚奏『聖躬萬福』訖，各復侍立祇應位。次舍人引班首以下橫行北上，並如紫宸殿宴立班之儀。班首奏『聖躬萬福』訖，舍人贊『各就座』，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席前，相向立。朶殿兩廊官立於席後，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次看醆人謝升殿，再拜訖，內侍進御茶床，殿侍酌酒訖，知東上閤門官詣御座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知東上閤門官引接詣御座前，

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盤醆授班首，殿中少監啟班首西向立，殿中少監以酒注於醆，班首奉酒詣御座前，躬進訖，少退，虛跪，興，以盤授殿中監。知東上閤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少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立。知東上閤門官接引班首詣御座，東北向，搢笏。殿中監授盤，捧詣御座前，西向立。樂作，皇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知東上閤門官引班首接醆訖，少退，虛跪，興。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就座』，羣官俱立席後。復贊『就座』，羣官俱坐。酒初行，羣官搢笏受酒，先宰臣，次百官，皆作樂。尚食典御奉御進御食，太官設百官食。後准此。皇帝再舉酒，自此並殿中監、少監進酒。羣官俱立席後，樂止，飲訖，舍人贊『就座』，復行羣官酒，皇帝三舉酒，次行羣官酒，並如第二之儀。若宣示醆，即隨所向。知東上閤門官以下揖，稱宣示醆。躬贊就位，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牀，舍人引班首以下俱降階，橫行北向，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分班出。次教坊使以下謝祇應，再拜，訖。如賜祇應臣僚茶酒，並舍人逐班，贊『再拜』。知東上閤門官側奏無事，皇帝降座，鳴鞭。

又《皇太子受羣官賀》 前一日，有司於東宮門外量地之宜，設三公以下文武羣官等次，典儀設皇太子答拜褥位於階下，南向。又設文武羣官位於門之內外，親王與宰相對立，其餘宗室各隨本班。其日，禮直官、舍人先引三公以下文武羣官皆以次就位。羣官排列不盡者，止於門外。禮直官引左庶子詣皇太子前，跪請『內嚴』。少頃，又跪言『外備』。內侍褰簾，皇太子常服出次，左右侍衛如常儀。內侍引皇太子降階，詣南向褥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三公以下俱再拜。皇太子答拜，班首稍前致詞稱賀訖，少退復位。典儀曰『再拜』，三公以下俱再拜訖，皇太子答拜，禮直官引三公以下以次出，內侍引皇太子升階還次，侍衛如常儀。少頃，禮直官、舍人又引知樞密院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內侍引皇太子降階，復詣南向褥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樞密以下俱再拜，皇太子答拜。班首少前致詞稱賀畢，少退復位。典儀曰『再拜』，樞密以下俱再拜訖，皇太子答拜。禮直官引樞密以下以次出，次引師保、賓客等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師保、賓客等俱再拜，皇太子答拜。班首少前致詞稱賀。賀訖，少退復位。典儀曰『再拜』，師保以下俱再拜訖，皇太子答拜。禮直官引師保以下以次出，內侍引皇太子升座。禮直官引東宮官左庶子以下入就位，重行北向立定。典儀曰『再拜』，在位官俱再拜，左庶子少前跪致詞稱賀。賀訖。俛伏，興，復位。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各就東西位立，左右庶子少前跪言『禮畢』。左右內侍降簾，皇太子還宮，左右侍衛以次出，並如常儀。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五《至道元年立皇太子制》 王者茂建皇極，惟懷永圖，勵宵旰之勤，所以和其庶政；立儲副之位，所以貞乎萬邦。朕獲纘丕基，誕膺景貺；四夷以之內附，八表於是攸同。臻于太和，以育羣品。維卜年斯永，仰承天地之休；而主鬯猶虛，曷契人神之望？稽諸舊典，是舉彝章。皇第三子，特進、檢校太傅、兼侍中、行開封尹、兼管內河堤等使、上柱國、壽王某，符彩昭融，智謀宏遠。聰明文武，本於天賦之才；孝友溫恭，發自生知之性。而自分封大國，出尹京師，居惟秉謙，動必由禮，約已靡登于馳道，事親無懈於寢門。恪慎厥躬，祇勤古訓。推樂善好賢之德，彰愛民育物之心。是宜承祧廟之尊，為邦家之本，踐于守器，允叶重離。宜立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又《天禧二年立皇太子制八月甲辰》 朕纘紹慶基，寅恭寶命，緬懷聖緒，祇守大倫。詳觀方册之書，具載典彝之訓。古先哲后，臨御中區，何嘗不崇建天枝，登隆國本，謹玉符之命召，□象輅之威容。適及昌期，顧茲上嗣，欲懋修於三善，緊永正於萬邦。爰揆嘉辰，誕頒明制。皇子、崇仁保運宣德守王功臣、建康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行江寧尹、上柱國、昇王、食邑五千户、食實封二千三百户某，惠和天賦，聰敏夙成，發自妙年，蔚為令器。趨紫庭而遵教，造丹扆以問安。孝本因心，禮皆中度。而自毓英徽于蘭殿，進封爵于金壇，佐以儒臣，導之經術，春誦之功匪懈，日新之德彌高。乃眷具僚，三陳封□，冀陟元良之位，用符歷代之文。仰法前星，俯從羣辟，念宗祊之所賴，命匕鬯而是司。僉議大同，官占協吉，重明貳極，不其盛歟！可立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又《治平三年立太子制十二月壬寅》 維我祖宗，繼天統業。積有功德，克享上帝之心；肆其子孫，永承百世之祀。朕祇纂謨烈，詳覽古今，

緊崇建於元良，實保安於國本。上尊宗廟，孝無大於奉先；下庇生民，教莫逾於居正。式宣顯册，敷告庶邦。皇子具官某，英粹日躋，中和自至，仁義充涵之美。言動惟時，禮樂交錯之華，威儀可象，抑畏疏封之重，敏脩典學之勤，亦既多聞，足當大受，是宜誕膺徽命，肇啟儲闈。懋升明兩之輝，益廣□三之道，非余私于爾某，惟天祐于余家。衍寶祚之靈長，成寰區之慶賴。往慎厥德，以答揚列聖之光訓。不曰休哉！可立為皇太子，仍今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又《皇長子出閤立為皇太子御劄政和四年三月十六日》　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二，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長嫡。長子桓年逮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良。惟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稽舊章，正位東宮，明兩承離，為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閤，立為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辨具以聞。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咨爾中外，具體茲意。

又《政和五年立皇太子制二月十四日》　門下：若昔先王，必建儲二，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遹追來孝，垂裕後昆。永惟承業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邦之有衆，聽予一人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食邑九千七百户、食實封叁千壹百户某，孝友得于天資，温良成于日就。出學外傅，率履無違，既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告大廷，申錫顯册。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於我家，以對揚於休命。可立為皇太子。

又《至道元年建儲赦八月壬辰》　王者紹膺寶厤，必建儲闈，《春秋》垂立嫡之文，《易》象著明離之位，所以重邦家之本，承宗廟之休，斯古今之通制也。朕纘承丕構，夙夜惟寅，荷蒼昊之垂休，致寰區之咸乂。載惟匕鬯之主，實繫人神之心，爰舉徽章，式遵成憲。皇太子某，性念仁義，體備温恭，妙識出乎機先，盛德充乎宇内。踐於明兩，非此而誰！肇啟青宫，懋昭鴻緒。發前星之彩，既耀於皇圖；因少海之波，宜孚於慶澤。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立元良之位，允協至公；推曠蕩之恩，用惇博愛。咨爾兆庶，當體朕懷。

又《至道元年册皇太子文》　維至道元年歲次乙未，九月甲辰朔，二十四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受乾坤之眷祐，副兆億之推崇。旰食宵衣，納隍馭朽，兢兢業業，日愼一日，故能躋動植於壽域，致華夷於大同。載稽古先，歷覽圖史，萬邦之本，元良是貞，守器承祧，莫斯為重。徽章縟禮，自我而行，蓋皇王之盛典也。咨爾壽王，粹禀天地，量吞海嶽。忠孝備於君父，友愛惇乎弟兄。達刑政禮樂之源，著宣慈惠和之美。邁五官之才藻，叶九齡之吉夢。洊雷攸震，重離克明。早分茅土，實尹京邑。誠以接物，仁以撫民，每見賢而思齊，知為善之最樂。予懋乃德，嘉乃動庸，爰闢承華，俾膺主鬯。詢彼中外，契于蓍龜。今為皇太子，改名某。於戲！正身足以率下，去邪在乎勿疑。罔咈昌言，必邇端士。企大中之道，鑑《無逸》之篇。戒矜伐則功愈高，師勤儉則福彌久。日新爾令望，永保我丕基。勗之哉！欽承簡册之休命。

又《治平四年册皇太子文》　惟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皇帝若曰：夫天地有大命，其受靡常也。予不敢墜厥序，祖宗有大器，其承匪易也。予不敢私其傳，蓋春秋之誼，立嫡以正諸侯。夏后之時，因賢以家天下，豈不契羣心而慮萬世也。咨爾皇長子、崇仁保運功臣、忠武軍節度、許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許州諸軍事、行許州刺史、上柱國、穎王、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頊，躬濬明之資，廸温儉之德。動而合先王之典，言而適當世之變。出就齒學，不厭詩書之樂，其志篤於古也。入親色養，不忘朝夕之愛，其行盡於孝也。矧以地極真王，體鍾上嗣，名愈就而勤愈倍，寵彌至而畏彌積，固足以定保元儲之位進承宗廟之事。天時既符，人情既叶，不幾夫少海急千里之淵，重曦先萬物之照歟。今册爾為皇太子。於戲！天地之命，太子其恭之，祖宗之器，太子其上之，知君臣之分不可踰，則率民莫如忠。知父子之義不可加，則率己莫如孝。往欽哉，愼厥初，惟其終，以答揚予一人之休命。

宋・汪藻《靖康要録》卷一　（政和）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德殿。或云福甯殿。先是御製冠議，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

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冢嫡。長子御名，年逮志學，

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惟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作離，為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閤，立為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辦具，以開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慶會上壽押百僚班。又詔皇太子謁廟時，許逐室行禮。

五年二月乙巳，制曰：『若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遹追來孝，垂裕後昆，永唯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邦之有衆，聽予一人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于天資，溫良成于日就。出學外傅，率履無違，既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吉大廷，用甲錫類。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于我家，以對揚于休命，可立為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丁未出閤，詔改其閤為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于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庭。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游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册于庭。以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為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册文，册文闕或云劉正夫撰，審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册，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户部尚書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為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為詹事，祕書監李詩為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為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講，祕書少監蘇桓改名燁為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仲為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楙、殿中侍御史華寔並為舍人，知入内内侍省楊震、董慤提舉左右春坊事，内侍容機、黎景年、全淵、張彦卿、周珣、王若沖、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為家令，皇甫僅為承受。丁巳，備法駕謁太廟，奏免乘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奏乞免官僚稱臣。並從之。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八　（至道元年八月）丁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爲册皇太子禮儀使。有司既定册禮，又言：『唐制，宫臣參賀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宫接見祇呼皇太子，上牋啟即稱皇太子殿下，百官自稱名，宫官自稱臣；常所行用左春坊印，宫内行令。又按唐制，凡東宫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令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傅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宫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伏緣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署皇太子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案及處分公事並畫諾。』詔改『諾』爲『準』，餘皆從之。

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宫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册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宫中常禮。【略】

（九月）丁卯，上御朝元殿，册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宫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册、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宫，百官常服詣宫參賀，自樞密使内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宫臣等畢集，皆序班於宫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内臣褰簾，皇太子常服出次就坐，諸王宗室參賀再拜訖，垂簾。皇太子降坐還次，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使内職、師保賓客而下以次參賀，皆降階答拜，訖，升坐，受文武百官、宫臣三品以下參賀。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

又　卷九二　（天禧二年八月）乙巳，以翰林學士晁迥爲册立皇太子禮儀使，命秘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册文，知制誥盛度書册，陳堯咨書寶。

又　卷一一一　（明道元年九月）庚寅，重作寶册，命參知政事陳堯佐書皇帝受命册寶，參知政事薛奎書尊號册寶，宰臣張士遜書上爲皇太子册寶，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册寶，以舊册寶爲宫火所焚也。既而有司言重作册寶，其沿寶法物，凡用黄金二千七百兩，詔易以銀而金塗之。

又　卷二〇八　（治平三年十二月）乙巳，詔以來年正月十九日册皇太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珪撰册文，錢明逸書册，知制誥宋敏求書寶。

又　卷三五三　（元豐八年三月丁酉）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爲策立皇太子禮儀使，翰林學士鄧潤甫撰册文，户部尚書王存書册文，禮部尚書韓忠彦書寶。

宋・洪适《盤洲文集》卷二《立皇太子册文》　維乾道元年歲次乙酉

月朔日，皇帝若曰：在昔帝王，稽夏、商家天下，春秋之法，立嫡以長，主器繼明，蓋取諸震、離，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咨爾皇子，少保、永興軍節度使、鄧王、食邑二千户、食實封八百户愔，生有異表，序居上嗣，敦厚温文，金昭玉裕。問寢視膳則盡綵衣之孝，親師就傅則樂聖人之道。令德逐日以新，英聲隨風而流。元良正本，久矣僉望。朕服堯之服，兢兢四載，仰奉慈訓，肇闢春闈，協華復旦，日宣重光，懿哉鑠乎，有國有家之慶也！是用撰嘉辰、御路朝，盛儀備物，迎休于乾巛，册命爾爲皇太子。於戲！悉爾心，脩爾身，勿蹈非彝，勿邇邪佞。惟誠可以格物，惟仁可以濟衆。正言正道，聞斯行之。敬之哉，用永我祖宗之丕命。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四　（紹興三十年三月）丁酉，以立皇太子，命兵部尚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部侍郎宋棐告皇地祇，嗣濮王士輅告太廟，安定郡王令詪告諸陵。

又　卷一九九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内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意。皇子瑗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昚。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其宫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

又　卷二〇〇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癸酉，以立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三　（天禧二年）八月甲辰，立皇太子昇王某爲太子。

九月癸酉，皇太子謁太廟，日有左右珥，黄雲捧日。

又　卷一七　（政和五年二月）甲寅，册定王爲皇太子，大赦。

宋・方仁榮《景定嚴州續志》卷一《立皇太子册文》　維景定元年歲在庚申，七月丁卯朔，十七日癸未，皇帝若曰：太子天下之本也，乾象呈祥，前星有耀，震宫主鬯，神器是司，於以答景貺於三辰，於以衍慶源於百世。元良正則萬邦正，此三代所以爲有道之長也。朕惟我朝聖聖相傳，世世並受，宏規懿範，用敷遺後人休。肆予凉德，祗承大統三十有七年矣，庸舉闕丘之禮，屢修重屋之禋。今兹孟秋，又將講上儀，陳美報，羣公庶尹，先後駿奔，克相祼容，曰惟元嗣，爰敷大號，庸建儲宫。咨爾皇子鎮南遂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忠王、食邑九千户、食實封三千四百户睿性淵澄，英標玉粹。荷烈祖萬年之澤，爲重華四世之孫。自開朱邸以承休，日侍皇闈而毓德。問寢視膳，謹三朝也；尊師就傅，游六藝也。冠冕服黻，威儀蹌濟，動有則也；苴茅授鉞，滿假不形，行有常也。暨涣汗甫頒，離明洞照，羣陰退斂，萬宇肅清，允叶天人之望也。行當秉植圭嚴亞祼，庶幾宗廟顧歆，百神享之矣。是用穆卜剛辰，端御路朝，册命爾爲皇太子，改名某。於戲！惟仁可以厚基本，惟明可以辨邪佞，惟謙可以去驕吝，惟儉可以抑華靡。繼自今親正人，聞正言，行正道，勉之勉之，以保我祖宗無疆之景祚。

宋・文天祥《文山全集》卷三《擬册立皇太子文》　皇帝若曰：朕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三十有七年。夙興夜寐，怵惕惟厲，懼無以追配于前猷，自底不類。迺季秋將有事明堂，思惟皇天全付于有家，繼繼承承，於千萬年。祖宗在天，眷相惟兹，蔽自朕志，貽厥孫謀。于一人有辭，郊廟神祇祖考將安樂之。皇帝曰：猷，具官皇子某，爾忠孝豈弟，少如夙成。朕用疏爾王封，衍爾賦畬。欽迺服命，克懋厥德，惟爾休。昭事有嚴，俾爾圭鬯，薄海内外，罔不咸一。其册爲皇太子，改名某。嗚呼，厥惟我前人造天丕基，創守惟艱哉！天難諶，命靡常，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戒之哉！爾惟親正人，學于古訓，罔游于盤，罔淫于逸，罔以非道孫志，罔以古之人無聞知。尊德崇道，由仁義行。乃若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天地神人，無疆惟休。朕不失爲知子，爾亦有令名。於戲，欽哉！

宋・王應麟《玉海》卷七二《禮儀・册禮・至道朝元殿皇太子册禮》　至道元年乙未八月壬辰十八日，以開封尹壽王爲皇太子。【略】丁酉，以學士承旨宋白爲册皇太子禮儀使，有司既定册禮。又請如唐開元制，宫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又言百官見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宫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册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宫中常禮。九月丁卯，二十四日上御朝元殿，即崇元殿也，後改曰天安，又改大慶。册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設黄麾大仗及宫縣樂于庭。皇太子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

殿，受册寶。太尉率百官奉賀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參賀，自樞密使、内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臣等畢集，太子常服就坐，諸王、宗室等以次參賀，皆答拜訖，受文武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十月乙亥，太子遜宮寮稱臣，許之。

又《天禧天安殿册皇太子》 天禧二年戊午歲八月丁酉至辛丑，羣臣三表請立太子。甲辰，詔立昇王爲皇太子。乙巳，以學士晁迥爲禮儀使。丁巳，禮官請臨軒册命日，奏《明安之曲》。從之。九月丁卯，上御天安殿，册太子禮畢，百官稱賀畢，上有五色雲，紫雲如華蓋。癸酉，皇太子朝謁太廟，日左右有赤、黄珥，黄雲捧日。其儀，帝服衮冕，御天安殿，禮儀使引太子就版位，再拜。中書令升殿，承旨降階，北面讀册，中書令奉册授皇太子，太子以授右庶子，又奉寶綬，太子受訖，以授左庶子。太子出入皆作《明安之樂》。晁迥撰《明安三曲》。百官詣宮參賀，再拜，太子答拜。丙申，賓客李迪上《賀建儲禮成詩》，詔褒之。册北寶南，用三師爲前導，三少爲後從。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大慶殿行册禮。治平三年十二月壬寅，元豐八年三月甲午朔，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建儲，皆不及受册。辨壽街之牘，本自生知；守馳道之規，匪由師授。再至問安，重明麗正，奇智夙彰，英聲外發，勤至寢門，樂游講肆，資弦誦以崇術，儀星海而昭象，金昭玉裕協華，復旦日宣重光。

又《乾道大慶殿册皇太子》 乾道元年八月十日丙戌，立鄧王爲皇太子。禮官言：『皇帝御大慶殿，册太子，服通天冠、絳紗袍。百官朝服立班。太子受册，服遠游冠、朱明衣，執植圭，謁太廟，服衮冕，乘金輅。百官詣太子宮賀，並答拜。依《會要》册用珉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填金，貫以金絲，藉以錦褥，盛以漆匣，裝以金華，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簡七十五枚，即天禧之制。金寶按禮義羅。寶以黄金爲之，係龜紐，方一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簡。《三朝志》：寶方二寸，厚五寸。壬寅，兵部官黄麾半仗用一千四百九十九人。甲辰，太子奏辭金輅。十月十六日，御大慶殿，册太子，列黄麾半仗，撞黄鍾，作《乾安明安之樂》。禮成，稱賀，撞蕤賓之鐘。十八日，御紫宸殿，太子稱謝，遂朝謁景靈宮太廟。又詣德壽宮謝。七年二月八日癸丑，恭王升儲。三月二十三日，行册禮于大慶。嘉定二年八月十三日，御大慶殿册皇太子。

又 卷八四《車服・印璽綬・至道皇太子册寶 天禧皇太子册寶 乾道皇太子册寶》 至道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命賈黄中撰册文，王旦、吕祐之書册寶。二十三日，丁酉門下省言：『按《開元禮儀》：册太子寶，以黄金爲之，方一寸。又按《隋志》：皇太子寶，龜鈕，文曰『皇太子寶』。方二寸，厚五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檢。高五寸，闊二寸，厚二分。』天禧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丁巳，禮儀院言：『册太子，奏《明安之曲》。』中書省言：『舊制，皇太子册用珉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填金爲捧護之狀，貫以金絲結，以金花飾，以帊鞶襯，以泥金夾帕，藉以錦褥，盛以黝漆柙，長九尺五寸，濶尺二寸，高八寸，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玉簡七十五枚，漆匣裝，以金鏤銀花鳳葉，加以腰輿行馬飾以金鳳絛，以魚鈎竿爲螭首。』從之。九月七日，以册寶進内。乾道元年八月十四日，詔簽書樞密院葉顒篆皇太子寶。十七日，依舊制造册寶。七年二月，同。

又 卷一六〇《宮室・殿下・乾德乾元殿》 册皇太子。至道元年九月丁卯，於朝元設黄麾大仗，及宮懸樂于庭，天禧、天安、乾道大慶。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樂七・廟祀并各典禮樂歌》 至道元年册皇太子二首。出入，用《正安》：主鬯之重，允屬賢明。承華肇啓，上嗣騰英。禮修樂舉，毓德開榮。一有元良，萬邦以寧。

羣臣稱賀，用《正安》：皇儲既建，聖祚無疆。鸞旌列叙，鷄戟分行。前星有爛，瑞日重光。繼天接聖，温文允臧。天禧三年册皇太子一首。太子出入，用《明安》：明離之象，少陽之位。固安為本，體天作貳。儀範克温，禮章斯備。丕宣令猷，恭守宗器。乾道元年册皇太子四首。皇帝升坐，《乾安》：宋受天命，聖緒無疆。惟懷永圖，乃登元良。涓選休辰，册書是將。黼坐天臨，穆穆皇皇。

太子入門，《明安》：於維皇儲，玉潤金聲。體《震》之洊，重《離》之明。册寶具舉，環佩鏘鳴。守器承祧，惟邦之榮。

太子出門，《明安》：樂備既奏，和聲沖融。玉簡金書，翔鸞戲鴻。不拜登受，旋于青宫。儀辰作貳，垂休無窮。皇帝降坐，《乾安》：我禮備成，我駕言旋。降坐而蹕，奏鼓淵淵。國本既定，保佑自天。克昌厥後，何千萬年。乾道七年册皇太子四首。皇帝升座，《乾安》：建儲以賢，闢宫

于東。典册既備，筮占既從。濟濟卿士，將將鼓鍾。天子戾止，盛哉禮容。

太子入門，《明安》：珣璠瑳，篆金煌煌。對揚于庭，是承是將。山重其暉，日重其光。觀瞻以懌，國有元良。

太子出門，《明安》：淵沖象德，玉裕凝姿。進退周旋，有肅其儀。既定國本，益隆慶基。燕及兩宮，福祿如茨。

皇帝降座，《乾安》：儲副豫定，器之公兮。册授孔時，禮之隆兮。天步遲遲，旋九重兮。壽祉萬年，德無窮兮。嘉定二年册皇太子四首。皇帝升坐：於皇我宋，受命于天。升儲主鬯，衍慶卜年。典册告備，庭工載虡。萬乘澄止，端冕邃延。

太子入門受册寶：太極端御，少陽肅祇。珉簡斯鏤，衮服孔宜。式奏備樂，迺陳盛儀。下拜登受，永言保之。

太子受册寶出門：明兩承曜，作貳宣猷。茂德金昭，令譽川洗。豫定厥本，永貽迺謀。三朝致養，問寢龍樓。

皇帝降坐：《震》洊體象，我儲明兮。渙揚顯册，我禮成兮。大駕言旋，警蹕鳴兮。燕祉無疆，邦之榮兮。

又《禮五三・册命皇太子妃》 册命皇太子妃。徽宗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御筆：『朕嗣有令緒，惟懷永圖，御于家邦，預建太子。若古之訓，揚於大廷，以薦君臣父子大倫之恩，以立宗廟社稷萬世之本。無疆之恤，申命于休。年既冠于阼階，禮及時而有室，必立之配，以宜其家。可令有司選皇太子妃，仍討論典禮以聞。』

六年五月九日，命翰林學士承旨王黼書撰册文，禮部尚書白時中書篆印文。後王黼丁父憂，改命翰林學士劉嗣明書撰。

六月十三日，制曰：『朕祗承天序，懋建儲闈。既假有家，式厚人倫之本；用求厥配，助成王化之基。眷乃懿親，惟時淑女，誕揚顯命，敦告羣工。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孺人朱氏，毓德粹温，秉心淵靜。以祇以順，夙資天性之良；有言有容，允蹈公官之教。家風素紹，祖澤覃延。慶在後人，譽聞當世。出自欽成之裔，來嬪上嗣之賢。朕臨御治朝，講明盛禮，縉紳在列，金石充庭，爰親飾於邇臣，肆丕成於慶事。蓍龜既吉，薦膺甫期，宜侈閎休，以昭異數。燦然儀服之盛，申以册書之榮。國典有期，師言雅穆。於戲！合二姓之好，是謂政先；形四方之風，率繇近始。尚迪柔嘉之則，往思盥饋之恭。克稱（龍）［寵］庥，永膺燕譽。可特選充皇太子妃，仍令所司備禮册命。』

十七日，發册。册大闕。以上《續國朝會要》。《國朝》、《中興會要》無此門。

孝宗乾道元年九月八日，制曰：『建元良而正萬國，有嚴天序之承；明内則以風四方，斯迪人倫之厚。迺睠儲闈之貴，允資妃閫之賢。宜懋舉於典章，用申崇於位號。廣國夫人錢氏，氣鍾和粹，性稟靚淵。生忠孝之家，襲將相侯王之慶；遵圖書之戒，備言容功德之全。擢秀外媚，作嬪上嗣。服飾盛笄珈之美，起居循珩瑀之音。兹予肇啓於青宫，惟爾增華於彤管。晝堂甲觀，既升鶴禁之華；綺紱金龜，爰煥龍光之渥。詔布綸言之寵，載加册命之優。以篤邦彝，且章婦順。於戲！受祉而施于子，方隆監撫之權；治在齊其家，尤賴肅雍之化。祇承徽數，益茂芳猷。可立為皇太子妃，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不受册。

七年三月二日，制曰：『門下：御家邦而為治，既茂於儲闈；助匕鬯以寧親，蓋有資於内閫。眷時淑媛，夙著婦功，方開二極之祥，宜進元妃之貴。肆頒顯命，用播芳猷。定國夫人李氏，柔正而和，静專以肅。望高閥閱，參聯四姓之華；行飾箴規，久蹈二《南》之教。惠問藹稱於冠族，盛年作合於嗣賢。固非衣絳緣以徼内殿之觀，實乃正結褵以諧中饋之禮。德容蘭郁，久疏定國之封；福祿（州）增，爰啓春宫之慶。顧元良之克立，斯佐儷之兼崇。副珈昭象服之宜，懿範應前（前）星之煥。實章明於嬪則，益敬戒於爾儀。庸篤恩徽，聿隆風化。於戲！佩珩璜而中節，蚤膺君子之逑；事笄總以承顔，亶示人倫之正。其祇家訓，以對寵光。可立為皇太子妃，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不受册。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七《帝系考八》 至道元年，詔立皇太子，令有司草具册禮，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為册皇太子禮儀使。有司言：『按前代無太子執圭之文。按《周禮》，公儀執桓圭。公即三恪之後，乃上公也。晉制，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如王公之制，執桓圭，餘如舊制。』從之。九月丁卯，太宗御朝元殿，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宫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門，受册、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宫，百

官朝服詣宮參賀。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臣等畢集，皆序班於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內臣褰簾，皇太子常服出次就座，諸王、宗室參賀，再拜訖，垂簾，皇太子降座還次，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使、內職、師保、賓客而下以次參賀，皆降階答拜訖，升座受文武宮臣三品以下參賀。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先是有司言：『唐禮，宮臣參賀皇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其禮。故事，百官及東官官接見，祇呼皇太子，上箋啟稱皇太子殿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常所行用左春坊印，宮內行令。又按唐制，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書諾，今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令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傅等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伏緣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卽署皇太子之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按及處分公事並書『諾』。詔改『諾』為『准』，餘皆從之。【略】十月，皇太子言：『臣自受册以來，逮茲累日，每見僚屬，率皆稱臣，況至尊無二上之文，事主有比肩之義，在臣之懇，實所不遑。望許仍舊名。』許之。真宗天禧二年九月丁卯，册為皇太子，並如至道之儀。册用瑨玉，如乘輿之制而差損降。其押輿用金塗銀平鈒，承以髹漆小案，飾以衣繡。凡飾用龍者，皆以螭鳳。天禧四年閏十二月，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平章事丁謂言：『臣與兼少保、賓客至資善堂，許皇太子不答拜』。詔不允。【略】

初，紹興崇建皇儲，詔有司備禮册命，然在欽宗恤制，未及制樂。乾道初，元詔啟震宮，命禮部太常寺討舊典以聞。受册日，陳黃麾仗於大慶殿，設宮架樂於殿庭。皇帝升降御座，作《乾安之樂》，升用黃鍾宮，降用蕤賓宮。皇太子入殿門，作《明安之樂》，受册出殿門，亦如之，皆用應鍾宮。至七年，易應鍾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胄子，自天子至元子，皆以樂為教，所以養其情性之正，蕩滌邪氛，消融查滓，而和順於道德，則陳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册拜宜仿古誼，式昭盛禮。繇唐季世儲貳罕定，國家亦多故，而禮廢樂缺。皇朝建隆定樂，雖詔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册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册，宜奏《正安之樂》，舉行百年曠典，中外胥悅。』至天禧册命，禮儀院覆奏，改《正安》為《明安之樂》。乾道之用《明安》，實祖述天禧，而姑洗為宮，則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云。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三六（景定元年六月）壬寅，御筆：『皇子忠王仁孝恭順，有聞於時。涵養踐修，尤敏於學。是用蔽自朕志，庸正儲圍，特以對越在上，庶幾祖宗顧歆神人，闡懌哀時多祉，于以隆萬世不拔之基，可立為皇太子。』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略】

甲寅，詔皇太子改名，令所司備禮册命。尋賜字曰『長源』。詔賈似道為禮儀使，朱熠撰册文，皮龍榮書册，沈炎篆寶。乙卯，上曰：『皇太子入儲宮，禮儀從厚，如賜宴、錫賚等事，皆當討論。』似道奏：『舊典有諸王入府錫宴，及皇太子會燕官僚於資善，賜教坊樂之類。今日而行之，足稱盛典。』丁巳，皇太子辭朝謁，乘金輅，設儀仗。從之。戊午，以册皇太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略】七月戊辰，制以皇子忠王為皇太子，大赦天下。【略】癸未，御大慶殿册皇太子，羣臣班賀。丁亥，皇太子朝謁太廟。

《宋史》卷一一一《禮志十四》 册皇太子。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皇太子，命有司草其册禮，以翰林學士宋白為册皇太子禮儀使。有司言：『前代無太子執圭之文，請如王公之制執桓圭，餘如舊制。』

九月丁卯，太宗御朝元殿，陳列如元會儀，帝袞冕，設黃麾仗及宮縣之樂於庭，百官就位。太子常服乘馬，就朝元門外幄次，易遠游冠、朱明衣，所司贊引三師、三少導從至殿庭位，再拜起居畢，分班立。

太常博士引攝中書令就西階解劍、履，升殿詣御坐前，俯伏，興，奏宣制，降就劍、履位，由東階至太子位東，南向稱『有制』，太子再拜。中書侍郎引册案就太子東，中書令北面跪讀册畢，太子再拜受册，以授右庶子；門下侍郎進寶授中書令，中書令授太子，太子以授左庶子，各置於案。由黃道出，太子隨案南行，樂奏《正安之曲》，至殿門，樂止，太尉升殿稱賀，侍中宣制，答如儀。

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賜食於朝堂。中書、門下、樞密院、師、保而下詣太子參賀，皆序立於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內臣褰簾，太子常服出次坐，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師、保、賓客而下再拜，並答拜；四品以下官參賀，升坐受之。越三日，具鹵簿，謁太廟，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儀仗內行事官乘車者，並服禮衣，餘皆袴褶乘馬導

從。【略】

有司言：『唐禮，宮臣參賀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宮接見只呼皇太子，上箋啟稱皇太子殿下，百官稱名，宮官稱臣；常行用左春坊印，宮中行令。又按唐制，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太子並畫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名姓，宣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傅，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今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署太子之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案及處分公事並畫諾。』詔惟改『諾』為『准』，餘並從之。其朝皇后儀，止用宮中常禮。時真宗以壽王為皇太子，兼判開封，請見僚屬，稱名而免稱臣。

神宗未及受册禮而即位，乃以册寶送天章閣，遂為故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三十有六年，憂勞萬機，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志。皇子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所司擇日備禮册命。』未及行禮，六月十一日內禪。

乾道元年八月十日，制立皇子鄧王愭為皇太子。十月，詔以知樞密院洪适為禮儀使，撰册文，簽書樞密院事葉顒書册，工部侍郎王弗篆寶。

十六日，皇帝御大慶殿行册禮，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執桓圭。前期，習儀禮官及有司並先一日入宿衛，展宮架樂，設太子次、册寶幄次、百官次，又設皇太子受册位、典寶褥位，應行禮等皆有位，列黃麾半仗於殿門內外。質明，百官就次，皇太子常服詣幕次，符寶郎陳八寶於御位之左右，有司奉册寶至幄次，百官朝服入班殿庭。

有司自幄次奉册寶至褥位，參知政事、中書令導從，退各就位，侍中升殿俟宣制，皇太子易服執圭俟於殿門外。樂正撞黃鐘之鐘，《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坐，殿上侍臣起居，樂止。行禮官贊引皇太子入就殿庭，東宮官從，初入殿門，《明安之樂》作，樂止，皇太子起居，次百官起居，各拜舞如儀。

皇太子詣受册位，侍中前承旨，降階宣制曰：『册鄧王愭為皇太子。』皇太子拜舞如儀，侍中升殿復位。中書令詣讀册位，捧册官奉册至，中書令跪讀畢，興，皇太子再拜，有司奉册至皇太子位，中書令跪以册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左庶子，如上儀。皇太子再拜。中書舍人押册、中允押寶以出，次皇太子出，如來儀。初行樂作，出殿門樂止。次百官稱賀，樂正撞蕤賓之鐘，《乾安之樂》作，皇帝降坐，樂止，放仗，在位官再拜以出。

禮畢，百官易常服，赴內東門司拜箋賀皇后，次赴德壽宮拜表箋賀，諸路監司、守臣等並奉表稱賀。明日，車駕詣德壽宮謝。又明日，上御紫宸殿，引皇太子稱謝，還東宮，百官赴東宮參賀。

皇太子擇日先朝謁景靈宮，次日朝謁太廟、別廟，又擇日詣德壽宮稱謝。先是，禮官言：『皇太子朝謁景靈宮無所服典故，乞止用常服。次朝謁太廟、別廟，當衮冕，乘金輅，設仗。』從之。皇太子言：『乘輅、設仗，雖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詔免。

藝文

宋・王應麟《玉海》卷二〇四《至道朝元殿册皇太子頌》 天以宋克堪用德，迪從子保，萬億年永孚休。太宗皇帝廣聲揚烈，燕及皇天，幼海玉潢，發祥流慶，壽街辨牘，虎闈齒胄，金聲玉裕，敷聞在下。帝惟有道之長，必蚤定豫建，鞏我邦丕丕基。至道之元，仲秋壬辰，誕布明制，肇闡承華。丁酉，詔臣白贊禮儀，申敕有司曰：『上嗣主鬯，古有册命。百官會位，太極臨軒，則漢唐之典在。備物盛容，揚於大廷，丕天之懿鑠也。咨汝悉奏其儀，朕將御路朝行之。』繇是頌家儒官，稽經綴禮，範金爲寶，厥方二寸，龜紐朱綬；鏤瑑爲册，厥簡六十，錯以龍螭。展詩應律，厥名『正安』，奏以二曲。疇咨太史，歷吉季秋，供張宿陳，容衛胪飾，黃麾設仗，鸞車充庭，葆佾旅階，鍾石在虡。萬官千品，駢壁交鳥，中嚴外備，禮牟元會。銅扉洞啓，玉契載胙。皇太子冠遠游，服朱明。端士正人，前導後翼。丁卯之旦，皇帝被衮龍，下彫輦，御於朝元殿。天華爽霽，日宣重光。聖言温純，參盤襲誥，紫微令讀之，左庶子受之。穆穆儲儀，丕承顯命，上公羣辟，蹈無稱賀，遂展慶于青宮。目銀牓之題，耳搖山之集，煥虖重離之光麗焉，赫虖滭震之響發焉。越三日庚午，金路羽衛，祇見世室，班輪回軫，都人具瞻。眉庞齒鮐，未覩鉅嬀，湛恩作解，靁動四域，光溢雲漢，榮鏡宇宙，猗與休哉！是殿爲周外朝，唐含元，

實朝會册拜之地。雍熙元年七月壬子，改乾元爲今名。天禧行于天安，乾道藏於大慶，衣言繩武，永作彝憲。洋洋帝者之上儀，宣政、紫宸之禮比茲褊矣。宜命鴻生，弦次初詩，繼樂府四章之作。臣敢鋪藻而颺言曰：

古帝命宋，靈承於旅。葉萬億年，重規疊矩。皇矣太宗，盛德淵溥。文條武鬯，四方無侮。永錫祚嗣，椒實蕃羽。鴈吉貳觴，有秩斯祜。於昭元良，賢能繼禹。朝夕寢門，春冬胄序。温文恭敬，川原印浦。若昔令猷，入監出撫。離照相續，震鬯是主。萬國以正，建立必豫。遹駿有聲，知子惟父。渙其大號，命爾儲副。剌經攄頌，自我作古。司空讀册，漢有憲度。暨唐太極，肇新儀注。予其時式，徽典備舉。範金琢珉，龜紐朱組，繅龍繪螭，騫其欲翥。昭時令曰，禮展樂具。巍巍朝元，聖皇當寧。天臨日燭，龍捲繡黼。臚人虎士，擯相何扈？麾仗上黄，星陳雲布。巾車展軨，彪列鹵簿，四垂高張，鱗簉毛虡。正安八奏，鉦鳴律呂。翼翼皇儲，夙駕金輅。遠游朱明，命服有楚。雞戟鸞旌，從以師傅。延登受册，陟降拜俯。是承是將，惟左中護。尉臣奏賀，萬官抃舞。扶光若英，重燿霄序。碧鏤啓扉，肅肅鵷鷺。移班展慶，聳觀玉裕。銅輦班輪，祇見烈祖。乾闔坤闢，神人樂胥。于時公卿，于時臣庶，于時夷貉，交相告語。上儀鴻明，曠古一遇。滌暇肆眚，巽風解雨。少海之波，流澤率土。惟聖立聖，頌聲載路。長治久安，冠軼三五。燕詒世哲，蹈則繩武。天安大慶，祲容重覩。神孫承承，旗翼丕緒。暉潤作歌，贊述有賦。允鑠聖代，體崇嫩鉅。下臣獻頌，式綴樂府。

雜録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二《賀册皇太子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八日，降到敕書一道，皇太子正位儲宫，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宣讀施行訖。禮崇儲副，澤被華夷，凡在含生，罔不同慶。臣聞帝王之道，步驟殊途。【略】我太祖神德皇帝揖讓神器，司牧黎元，擇上聖之才，副下民之望，人神允屬，獄訟攸歸。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傳自日兄，升爲天子，德化威服，垂二十年。文物聲明，盡合經義，禮樂征伐，不自諸侯。始求主鬯之親，用正副君之位，斯孟軻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也。伏以皇太子生知忠孝，性禀温文，允符當璧之祥，宜正撫軍之重，筮龜叶吉，簡册增輝。而又舉洊雷之聲，因而作解，導少海之潤，用以滌瑕。必由舊章，降此大賚。綸綍四出，猛牢一空，率土普天，不勝慶幸。

《曾鞏集》卷二三《册立皇太子制》 惟宋祖宗集大命，開迹垂統，傳繼在予。賴天之靈，海内和洽，獲薦珪幣，以爲祭主。惟先哲王，享國君民，必有儲兩，以相承翼，所以奉天地，嚴宗廟，與民爲依，長慮萬世也。厥惟故典，予敢不率？咨爾某，生材之卓，絶倫拔類，覃訏岐嶷，成於自然，緝熙光明，不由外奬，潛德日茂，敷聞下土，將旌王組，藩衛京師，神示所毗，戒夏係屬，宜執匕鬯，位以時定。今遣某某，立爾爲某。夫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之所務，求諸己而已。爾能明其心，人不詔其孚，爾能善其身，人不戒其隨。治亦多術矣，要不易乎此也。嗚呼！匪得之難，充之爲難。爾能服于訓辭，以承我先后之流澤，俾爾躬無疆惟休，惟予及萬邦亦無疆惟慶，豈不韙歟！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 皇太子始册拜，將廟見，其禮儀甚盛。禮應乘金輅，建大旂，而議者從中大不然。於是中宫遽辭而止，獨前一夕設鹵簿於左掖門外，翌日質明，但常服御馬入太廟，更禮衣，冠遠游，執九寸圭而顓祖宗焉。當是時，清道親事官有呵哄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爭縱歡呼。衆中一父老忽歎息曰：『我昔頻睹是傳呼，今久不聞此聲矣。』考之仁廟雖嘗在東宫，然窄出，又未幾即大位。獨真宗爲皇太子歷年，且數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爲年當百二十餘，則父老者又不知幾何歲人。時太上方留神道家流事，聞，亟使散索，已忽不見。

宋・傅察《忠肅集》卷上《代沈和仲賀皇太子受册表》 位隆蒼震，茂膺主器之良；德配黄離，允恊重明之吉。車書所暨，鼓舞惟均。恭惟皇太子殿下岐嶷挺資，温文秉質。冠天枝而毓秀，分璿萼以騰輝。辨書牘之姦，下缺十三字，既恊靈辰，聿陳冠禮。載隆國棟，肇正皇儲。出龍樓而入虎闈，仰日躋之盛；鋪金聲而光玉潤，昭天縱之多能。固將兼三善於姬文，豈特陳五學於賈誼。某幸遇嘉會，久玷明恩，徒瞻鶴禁之嚴，莫遂鳧趨之願。永言善頌，寔倍常情。

宋・黄裳《演山集》卷二八《皇太子受册賀皇帝表》 恩入東宫，已

拜建儲之制；赦行下國，遂生遷善之心。登長子之元良，舉阼階之盛禮。慰華夷之視聽，安宗社之本根。山亦同呼，雷方作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密受三天之付畀，顯膺一氣之生成。玉葉繁昌，仙源宏遠。茂積詵詵之慶，潛開繼繼之祥。少海含容，方見納川之量；前星光彩，已餘燭物之輝。聞見無邪，撫監有託。既進師承之三善，宜釋民罹之百非。衆協一聲，皆賀重光之在日；獄空四海，並歌生德之無刑。

又《賀皇太子受册命表》 赦行下國，俄聞沛德之書；喜報東朝，已拜建儲之制。慰華夷之視聽，安宗社之本根。望重恭欽，聞增欣抃。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離龍樓而奉詔，還鶴禁以承休。入有保而出有師，聞正言而見正事。無怠寢門之問，有勞賢苑之思。蘭殿尚新，桂宮已麗。前星在上，自露照臨之光；少陽方中，正含發育之德。尚係海邦之守，未諧朝路之瞻，謹奉牋稱賀。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九《詞翰書籍・册皇太子》 舊規云：唐世册皇太子，學士出就班，賀禮畢，又上表賀，並上皇太子牋。【略】天禧四年九月，今上為皇太子，學士晁公等并用此禮。

宋・汪藻《浮溪集》卷四《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册，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洊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宋・張綱《華陽集》卷一二《紹興三十二年册立皇太子賀牋》 伏聞皇太子殿下升儲位定，受册禮成，不間邇遐，同深慶幸。云云。竊以問安祝膳，孝篤於在三；監國撫軍，義符於明兩。克光盛典，允屬元良。伏惟殿下英粹凝姿，温文懋德。久繫人神之望，是膺匕鬯之司。磐萬邦而宅心，知九鼎之增重。臣退身耄及，荷國恩深。徒跂仰於星輝，阻進瞻於玉裕。丹衷竊忭，倍百常倫。

又《乾道元年册立皇太子賀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臣伏覩制書，恭聞今上皇帝册立皇太子者。大廷發册，肇基國本之安；萬乘稱觴，式表家傳之慶。縟儀創見，至養彌隆。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稟睿算於慈闈，正重明於上嗣，是謂兩宮之兼美，誠非百代之可儔。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德冠二儀，量包衆甫。探至道於猋韋伏羲之上，閱成功於夏康周宣之時。愛方樂於含飴，禮遂觀於主鬯。子又孫而孫又子，益知問寢之恭；天占人而人占天，咸驗卜年之永。臣叨恩惟舊，卧疾增深。霈澤多方，但切遭逢之幸；班朝五日，阻陪蹈舞之趨。臣無任。

又《賀皇帝表》 臣某言：臣伏覩制書，恭聞册立皇太子者。儲宫正位，昭大慶於宗祧；顯册告庭，浹多歡於夷夏。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周室教行於三善，漢家頌美於重光。蓋考震離之文，取侔星海之象。恭惟皇帝陛下以天地爲量，以祖宗爲心。躬大養而不違於睿謨，舉盛禮而獨高於往牒。天下之本既立，聖人之功孰加。臣退窮山，欽聞曠典。雞鳴鶴禁，遥知問寢之恭；鷺集螭墀，阻預稱觴之列。臣無任。

宋・呂祖謙《宋文鑑》卷六三《[宋]劉筠〈賀册皇太子表〉》 前曜開祥，東闈播憲。漢儀丕赫，天下之本既豐；周制協敷，王者之基克固。殊尤顯會，中外祗懽。恭以《十翼》垂言，黄離之象攸著；四瀆流潤，重海之歌載揚。于以示元吉之有孚，表善利之需廣。正人倫而張大紀，統天序而荷亨衢。陪翼至仁，登閎昌祚。允鍾聖嗣，克奉宗祧。伏以皇太子器本夙成，智包妙用。挺温姿而玉裕，藹淑度以金相。至性迪乎天經，積粹發乎真系。而自桂房毓秀，茅壤疏榮。有時敏之進修，有日躋之駿惠。固已悟喬枝而奉順，詢内衛以宣勤。務近老成之人，歷觀盛德之事。寶忠信而由已，服禮樂以蹈中。造理惟微，振辭有典。侍鑾游而儼若，拱列欽瞻；省臺膳以肅如，慈宸敦眷。四學總於上序，百行紀於司成。洽乃懿聲，被乎磐寓。建儲之論，繄先親而是宜；立愛之文，稽古道而斯順。肇膺徽册，有慶昌辰。伏惟尊號皇帝陛下，闡長世之善經，率保邦之大法。翕受祕祉，備舉縟儀。上帝是忱，克享於馨茂；兆民咸賴，用致於輯寧。惟震長之至賢，實乾剛之上體。三善靡煩於在傳，重暉誠契於秉陽。陛下仰奉靈心，旁挹羣籟，以爲主器之重，有國莫先；矧錫羡於仙源，在守成於宗蹟。增崇巨業，厲我元良。龜獻之告協從，神鑑之徵允格。三讓成魄，知天道之好謙；明兩作離，見皇圖之可大。式備彌文之禮，仍新遵德之稱。涓以茂辰，膺兹鴻典。班輪飭駕，奮五采以相宣；碧鏤題宫，配二

儀而胥永。臣以濫叨詞職，竊守藩封，昭數在庭，莫覩鸞旌之美；含和發詠，率同鳧藻之誠。

宋・史浩《鄮峰真隱漫録》卷一三《皇太子受册禮畢賀皇帝表》 著龜協告，既備禮於龍廷；金玉其章，遂增光於鶴禁。慶隆宗社，歡洽寰區。中賀。竊惟隆盛之朝，必重元良之舉。承祧貳極，衍列聖之宏休；監國撫軍，係萬方之重望。非由獨斷，曷底慶成。恭惟皇帝陛下以德行仁，繼天作主。明離普照，上承堯帝之傳；洊震襲亨，下有文王之子。是行縡禮，茂啚鴻私。臣久荷聖恩，叨居祠禄。奉觴北闕，莫隨百辟之班；矯首南山，第祝萬年之壽。

又《皇太子受册禮畢賀太上皇帝表》 帝遵慈訓，肇啓儲闈。國有徽章，肆頒顯册。禮成邃密，歡動邇遐。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帝德格三靈，道高萬古。位傳聖子，視黄屋而不居；慶衍孫謀，俾青宫之預建。神寧宗社，澤被軍民。共知國本之不摇，率自聖謨之蚤定。舉難逢之盛典，幸親見於熙朝。臣叨奉祠庭，阻趨天闕。卜年卜世，將期過歷於周家；重光重輪，願繼歌詩於漢室。

又 卷一九《賀皇太子册命牋》 誕膺渙號，肇正儲闈。廟社有承，華夷胥賀。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元良天縱，忠孝生知。周室百男，獨冠本支之盛；虞庠三善，更資師傅之賢。爰奉絲綸，進專匕鬯。羽翼不煩於四皓，規橅實自於兩宫。郵命既行，輿情大悦。某夙親規誨，久荷恩憐。覩少海之澄瀾，雖莫與在廷之列；仰前星之景耀，尚能同《擊壤》之歡。

宋・樓鑰《攻媿集》卷一八《代皇子鄧王辭免册立皇太子表》 丹悃冒陳，祈免升儲之命；皇恩加厚，未頒賜允之書。仰叩九重，敢伸再瀆。中謝。臣聞元良以正萬國，《記》言世子之能；繼明而照四方，《易》謹大人之象。以奉粢盛之祀，以繫億兆之心。苟素望之無聞，豈盛儀之敢受？伏念臣性雖語上，學不知方。仰承君父之規，久親師傅之誨。奉長安日邊之對，蚤乏奇辭；辨陳留牘上之書，素無英識。戴乾坤之大造，升爵位之崇班。安知懷德之維城，但媿無功而受禄。綸言忽播，綺殿爰開。實懷不稱之慙，難冒非常之寵。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聖意，俯聽忱辭。不嫌涣汗之收，姑寢震宫之建。誓虔子職，少答睿慈。

又《代謝册立表》 睿旨中頒，誕開宫邸；微躬内媿，亟上封章。恩深弗遂于循牆，懼甚有同于臨谷。中謝。臣聞仰觀乾象，前星密邇于帝星；俯察坤維，少海實源于大海。歷稽盛古，必建元良。自非有賢聖仁孝之聞，備恭敬温文之懿，何以貳體宸極，正位少陽？伏念臣學識無長，器資非敏。實託本支之盛，屢叨爵位之崇。日就月將，幼已慙于慈訓；夏絃春誦，今未底于多聞。自媿屏庸，居懷兢懼。忽拜玉音之寵，冒陞銅輦之榮。入侍皇居，仰承天序。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周溥率，明照幾微。膺列聖之丕圖，奉上皇之色養。眷求主鬯，以重承祧。儲德未充，曷副人神之望？睿謨素定，不由羽翼之成。臣敢不益念前修，永遵雅誥？謹文王安否之問，敢怠帥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劄賜。

又《代謝册立表》 銅門肇啓，方慙主鬯之良；珉册誕頒，更舉臨軒之禮。恩隆天地，懼劇淵冰。中謝。伏念臣素乏材猷，積叨寵數。金印黝綬，蚤處于宗藩；青蓋斑輪，俄升于儲位。復差良日，爰御正衙。備金石以盈庭，儼纓纓而就列。授之寶牒，訓以綸言。退省其私，不知所稱。兹蓋恭遇皇帝陛下道高世表，機照物先。斷自宸衷，豈私于愛子；藏兹曠典，蓋重于承祧。臣敢不仰體聖謨，恪供子職？出有師，入有保，起居惟近于正人；親則父，尊則君，夙夜益勤于順事。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一《皇太子受册賀表》 明詔建儲，永為宗社之本；正衙發策，顯答神祇之心。國勢莫安，輿情闓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若稽古訓，駿惠先猷。壽考億年，誕膺不蔽之福；本支萬世，坐擁無疆之休。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齊家而治國。迨舉有邦之慶，益昭知子之明。臣迹遠周行，心馳魏闕。命太史卜日之吉，徒聞播告之傳；遣上公持節以行，莫預觀瞻之盛。儻未辭於聖代，尚自力於聲詩。

又《賀皇太子受册牋》 父慈子孝，集大慶于我家；日吉時良，發正衙之顯册。國勢重於九鼎，歡聲達于四方。恭惟皇太子殿下秉德淳明，宅心虚静。英姿達識，事洞照於幾先；强記博聞，言必稽於古訓。躬守累朝仁恕之訓，日侍兩宫晬穆之顔，歷考古初，實為創見。某夙叨四品，垂及九齡。為國老農，莫箋濟濟鵷鸞之列；逢時盛典，尚懷區區犬馬之心。

宋・趙與時《賓退録》卷一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

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吕廣問，密議典禮。時上正祀黄帝，廣問為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宋・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五《東宮受册賀皇帝表庚申》 伏以天付有家，式重承祧之寄；王命作册，丕昭啓後之謀。寶曆無疆，瑶圖有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堯中舜一，文顯武承。身度準繩，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天常筆舌，為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將肇舉於明禋，爰載崇於家嗣。上公授命，百執在廷。衮冕黻珽之度昭，柷敔笙鏞之樂備。於粲國家之盛典，永綿宗社之丕基。臣等忝列宫僚，幸逢邦慶。裨日就月將之德，自媿罔功；作星輝海潤之歌，願言歸美。

宋・魏齊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宋〕晁之道〈賀皇太子受册牋〉》 備膺典册，肇建儲闈。國本既隆，海隅共慶。恭惟皇太子殿下淵懿中積，温文外彰。仁孝稟於生知，藝林格乎天縱。蹈三善之美，既曲盡於承顔；並重離之光，宜歸崇於主鬯。神祇悦豫，廟祉尊安。某外守州麾，阻陪班賀。仰皇猷之增煥，揆弱植以知榮。

宋・王子俊《格齋四六・賀册皇太子表》 春宫貳極，有開震索之祥；寶册揚庭，庸鼓巽申之號。慶關九廟，風動四方。陛下堯大難名，舜恭允塞。天職覆地，職載莫喻休功；月重輪星，重暉益圖大計。眷乃承祧之重，居無在傅之勤。爰涓選於剛辰，俾光膺於殊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鬯得人，兆萬世無疆之福。照臨所逮，頌詠惟均。臣昔參綺皓之游，今辱殷徐之侍。靈源暨遠，子孫與有於榮懷；抃悃發中，手足不知其舞蹈。

宋・佚名《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二《〔宋〕劉筠〈賀册皇太子表〉》 宫闈嗣慶，寰海交忻。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賀。臣聞《螽斯》之言衆子，實為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莞簟之寢既安；傳類有祥，弓韣之祠屢應。詒謀方允，錫羡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眷奬。不顯亦世，家實預于榮懷；于萬斯年，心敢忘于慶賴。

明・呂坤《去僞齋文集》卷一《計安皇嗣疏》 昔宋太祖立真宗爲太子，謁太廟還宫，都下軍民數十萬踊躍歡呼。

冠服璽綬分部

綜述

宋・歐陽修《太常因革禮》卷二五《輿服五・皇太子之制》 《通禮》不著皇太子車輅之制。《國朝會要》：皇太子車輅，唐制三等，一曰金輅，二曰軺車，三曰四望車。至道初，真宗為皇太子，謁太廟，乘金輅，常朝則乘馬。天禧中，仁宗為皇太子，亦同此制。《通禮》不著皇太子之服。《國朝會要》：皇太子之服，衮冕，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前後九旒，二纊貫水晶珠。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紅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艓，瑜玉雙佩。四彩織成大綬，結二玉環，金塗銀鈒花飾。青羅抹帶，紅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鈒花，玉標首。白羅襪，朱紅履，金塗銀釦。從祀則服之。遠游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博山，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裏，皁標、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裏。白花羅中單，皁標、襈，白羅方心曲領。白羅襪，黑舄，革帶，劍、佩、綬劍同衮服。襪帶，勒帛。受册、謁廟、朝會則服之。《禮閣新編》：至道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太常禮院狀：來年二月南郊，準禮例。皇太子侍從皇帝，充亞獻行禮，所有合著祭祀服色，伏乞下少府監修製。仍開陳古今制度者，衮冕垂白珠九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犀簪導，玄衣纁裳，服九章，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九，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織為之。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襈、裾，革帶，金鉤艓。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緑鉤，紐約用組。韠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金寶為飾，玉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

朱襪，赤舄，舄加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詔令文思院依禮院所申製造。《禮閣新編》：至道二年，册命皇太子。禮官上言：《周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桓圭，無太子執圭之文。所謂公者，三恪及上公也。《晉書》：太子出，位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定制，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執桓圭以受册。朝會、謁廟亦如之。宴坐在王公上。詔可。

宋・鄭居正等《政和五禮新儀》卷一二《序例・冠服・皇太子冠服》

衮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鰈。蔽膝隨裳色，為山、火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白舄。舄加金塗銀釦。加元服，從祀文宣王服之。遠游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紅紗蔽膝，白襪，黑舄。餘同衮冕。受册、謁太廟、朝會服之。

又 卷一八〇《嘉禮・皇太子冠儀上・奏告》 前期太史局擇日差官奏告昊天上帝皇地祇、太廟、別廟、太社、太稷、景靈東宮、景靈西宮、中太乙宮、祐神觀、醴泉觀、上清儲祥宮、太清儲慶宮、九成宮、永安陵、永熙陵、永定陵、永昭陵、永昌陵、永厚陵、永裕陵、永泰陵，並如常告之儀。

又 《陳設》 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張設垂拱文德殿門之內，設御座于文德殿當中，南向，東西房于御座之左右稍北，東西閣于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設香案於殿下螭陛間，又為房于東朶殿。大晟展宮架之樂於殿庭橫街之南，設協律、舉麾位于宮架西北，東向。大司樂押樂位於宮架之前，北向。儀鸞司設文武朝參官及掌冠、贊冠掌冠以禮部尚書，贊官以鴻臚卿。應行禮官、東宮官，次于朝堂之內外。其日，尚輦陳大輦于殿西階下，東向。列御馬於殿門外東廂，西向。尚書兵部帥其屬列黃麾細仗於殿庭，典儀設皇太子朝見位于橫街南，北向。又設掌冠、贊冠者受制位，于皇太子位稍北東上。又設左輔承制位，于御座之東。又設左輔宣制位，于皇太子位之東北，並西向。又設掌冠、贊冠者及應行禮官位于東階下，東宮官又位于後，並西向北上。太常設皇太子冠席于東階下稍北，西向。設褥位陳服于席南東領北上。衮冕：垂白珠九旋，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鰈，蔽膝，隨裳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二玉環，白韈，朱履，桓圭。遠游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餘同衮冕。白韈，黑舄，折上巾。公服：遠游冠，簪導。衮冕，簪導同。箱在服南。設罍洗于阼階東，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實巾一，加勺冪。光禄實側尊在席南，饌設于席，加冪執事者，並公服立于罍洗酒饌之所，九旒冕，遠游冠，折上巾各一。

又 《皇帝御文德殿行禮》 其日質明，闢文德殿門，文武朝參官及掌冠、贊冠應行禮官、東宮官入就次，服朝服，大樂正帥樂工先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大司樂入就押樂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入引。掌冠、贊冠者入立于文德殿門外道東，西向。東宮官以下，自東宮導從皇太子至殿門外。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詣文德朶殿東房訖。【略】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初入門，《肅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左輔詣御座前，承制降東階，詣掌冠者前稍東，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左輔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禮。』宣制訖，掌冠、贊冠者再拜，左輔復位。文臣、侍從官、宗室、武臣、節度使以上升殿，分東西侍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及應行禮官詣東階下位，立定。東宮官入詣皇太子東房，次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詣太子東房，引皇太子，內侍二人夾侍，東宮官後從。自後准此。皇太子初行，《欽安之樂》作，即席西向坐，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以次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執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咨爾元子，肇冠於阼階。筮日擇賓，德成禮具。於萬斯年，成天之祐。乃跪冠。《順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正冠，興，立于掌冠者之後。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掌冠者揖，皇太子復坐。禮直官、通

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降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脱折上巾置于筐，興，内侍跪受服，興置于席，執遠游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爰即令辰，申加玄服。崇學以齒，三善皆得。副于一人，受天百福。』乃跪冠，《懿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者進席前，北面跪。簪結紘，興，立于掌冠者之後，皇太子興，内侍跪進服，服訖，樂止，掌冠者揖，皇太子復坐。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降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樂止，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脱遠游冠置于筐，興，内侍跪受服，置于席。執衮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三加彌尊，國本以正。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懋昭厥德，保兹永命。』乃跪冠，《成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簪結紘，興，立于掌冠者之後，皇太子興，内侍跪進取服，服訖，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降自東階，樂作，由西階升，即醴席南向坐，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者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西階，樂止，贊冠者跪取爵，内侍以酒注于爵。掌冠者受爵，跪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嘉薦，有飶其香。拜受制文，以定爾祥。令德壽考，日進無疆。』皇太子搢圭，跪受爵。《正安之樂》作，飲訖，奠爵，執圭。太官令奉饌，設于皇太子席前，皇太子搢圭，食訖，樂止，執圭，興，太官令徹饌及爵。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降自西階，詣朵殿東房，易朝服。皇太子初行，樂作，至次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降立于横街南，北向位。東宫官復東階下，西向位。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立定，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掌冠、贊冠者詣皇太子位前稍東，西向。掌冠者少進字之曰：『始生為名，而實之賓。既冠而字，以蓋厥文。永受保之，承天之慶。奉勅字某。』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搢笏，舞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掌冠者、贊冠者復東階下位，左輔詣御座前，承旨降自東階，詣皇太子前稍東，西向。宣曰『有勅』。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子再拜。左輔宣勅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遠接近儀，禄賢使能。古訓是式，大猷是經。』宣訖，左輔退，復位。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進前，俛伏跪奏，稱：臣雖不敏，敢不祗奉。奏訖，俛伏興，復位立。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前引太子出殿門。皇太子初行，樂作，出門，樂止。文武侍從官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及侍立官並降復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禮畢俛伏興，復位，内傳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皇帝降座，入自東房，内侍入贊扇，扇開，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版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應在位官皆再拜訖，以次出。

又 卷一八一《嘉禮・皇太子冠儀下・謁太廟》 其日質明，東宫官應從官各服其服，所司陳鹵簿於東宫門外，禮直官引左庶子請内嚴，右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奏迎，僕進金輅于閤外，南向。左内率執刀立于輅前，北向，中允一員在侍官之前，贊者二人又在中允之前。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僕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升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九 （靖康二年二月七日）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諸王、王妃、公主、駙馬都尉等出宫，幸青城虜寨。【略】

《要盟録》曰：【略】太子殿金寶，皇太子寶，太子妃金印，皇太子妃印。

又 卷二二八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甲午，宰執内殿奏事，禮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丁未録》、《欽宗實録》：孝慈淵聖皇帝，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恭顯皇后王氏。【略】（政和）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德殿。或云福甯殿。先是，御制冠禮，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曆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冢嫡長子。桓年逮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為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宫。明兩作離，為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閤，立為皇太子，其建宫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辦具以聞。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會慶上壽，押百僚

班。又詔皇太子謁廟，特許宗室陪禮。【略】（五年二月）丁未，出閤，詔改其閤為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于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廷，百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游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册于廷。以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為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册文。册文或云係劉正夫撰，審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册，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

宋・王應麟《玉海》卷七九《車服・車輿・至道皇太子金輅》 至道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皇太子真宗謁太廟，乘金輅，常朝則乘馬。天禧二年九月十四日，皇太子仁宗朝謁太廟，乘金輅，設仗如儀。政和中，以雷文一角螭代龍飾。太子言不敢當，盛儀止依常儀乘馬。乾道元年八月、十四日七年二月十一日皆控免乘金輅設仗。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詔大禮從祀乘金輅，太子亦辭之。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議禮局上皇太子車輅之制，金輅，韜車，四望車。

又 卷八二《車服・冕服・乾道皇太子冠服制度》 乾道元年八月十七日癸巳，詔製造皇太子冠服，依禮部、太常所定制度。禮官言：『至道二年定制服遠游冠，朱明衣，執植圭。《政和五禮新儀》：遠游冠：十八梁，博山，附蟬，犀簪導，紅絲纓。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絳紗，蔽膝白韈，黑舄衮冕，垂珠九旒，紅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四章在裳，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大綬，施玉環，三白韈，宋舄。』從之。

又 《祥符皇子冠禮》 大觀二年八月十七日，詔詳定皇太子冠禮。十一月十七日，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政和四年二月二日，禮制局定皇長子冠禮。十七日癸酉，行禮於文德殿，掌冠以禮部尚書，贊冠以鴻臚卿，列黄麾細仗於殿庭。皇太子初行，《欽安》之樂作，祝曰：『咨爾元子，肇冠於阼。筮日擇賓，德成禮具。於萬斯年，承天之祜。』乃冠折上巾，《順安》之樂作，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學以齒，三善皆得。副予一人，受天百福。乃冠遠游冠，《懿安》之樂作，祝曰：『三加彌尊，國本以正。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懋昭厥德，保兹永命。』乃冠衮冕，《成安》之樂作，敕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勤。遠佞近義，祿賢使能。古訓是式，大猷是經。』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輿服一・皇太子車輅》 至道初。真宗為皇太子。謁太廟，乘金輅；常朝則乘馬。天禧中，仁宗為皇太子，亦同此制。徽宗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議禮局上皇太子車輅之制：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槐文鳥獸；黄屋，伏鹿軾，龍軛，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蓋黄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闔戟。旗首金龍頭，銜結綏及鈴綏。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鑣方鈐，插翟尾，鏤錫，鞶纓九就。從祀、謁太廟、納妃則供之。韜車，金飾諸末，紫油通幰，紫油纛朱裏，駕馬一。四望車，金飾諸末，青油通幰，青油纛朱裏，朱絲絡網，駕馬一。韜車、四望車以次列於鹵簿仗内。

孝宗乾道元年八月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討論到立皇太子典禮，依禮例，皇太子受册，朝謁景靈宫，次朝謁太廟、別廟。太廟合乘金輅，設仗。』詔從之。已而皇太子惇奏：『竊惟五輅之制，蓋備天子法駕，雖至道、天禧中皇太子嘗有乘輅謁廟故事，然施之臣子，終不遑安，乞免乘金輅、設仗，庶幾少安分義。』從之。

七年二月十一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太子受册畢，朝謁景靈宫，次朝謁太廟、別廟，宫僚導從如儀。其謁太廟。係合乘金輅、設仗。皇太子惇奏：『准已降指揮，依討論，令臣將來朝謁太廟乘金輅、設仗。竊惟載輅以出，天子盛容，儀物昭陳，等威斯在。今陛下以臣初陞儲貳，特示恩優，雖典故之有稽，在觀瞻而可懼。冒昧以受，非分所安。伏望眷慈，聽其控免。』詔從之。

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詔：『將來大禮，依《五禮新儀》，皇太子從祀，合乘金輅，令有司排辦施行。』二十八日，皇太子惇奏：『竊惟從祀郊丘，將謹駿奔之禮；許乘金輅，遽頒優異之恩。伏望聖慈，俯從懇免，豈獨全臣子之分，且不紊司存之常。』詔依所乞，令學士院降詔。詔曰：『朕紹承聖緒，茂建儲闈。守器宗祧，既夙聞於仁孝；貳體宸極，必求稱於禮文。矧親郊將事於紫壇，則從祀當承金輅。兹典章之具在，豈恩意之敢踰。卿毓德粹温，挺資莊重。謂方修於大報，期克謹於駿奔。備陳私意之難安，乃加力請；爰屈彝儀而俯徇，用協雅懷。勉申從欲之恩，益懋好謙之義。所請宜允。』

金輅色以赤，駕六赤馬，駕士六十四人，制同玉輅，惟無玉飾。景祐五年，禮制局討論，重加修飾，旂旞皆金塗，銀龍頭，制飾并如玉輅，唯無玉飾。輪衣、絡帶、旗旒、門簾、駕士服、馬屜并以緋，輪轅以朱，馬以赤。舊儀：祀還不乘金輅，止進大輦。

又《輿服四・皇太子服》　皇太子之服。衮冕：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級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前後九旒，二纊冠水晶珠。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紅羅裳，綉藻、粉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鈎鰈，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結二玉環，金塗銀級花飾。青羅襪帶，紅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級花，玉鏢首。白羅襪，紅朱履，金塗銀扣。從則服之。遠游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級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博山。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裏，皂褾、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裏。白花羅中單，皂褾、襈，白羅方心曲領。白羅襪，黑舃，帶，劍，佩，綬。劍同衮服。襪帶，勒白。受册、謁廟、朝會則服之。常服：皂紗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玉帶。

太宗至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册命皇太子。太常禮院言：『《周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桓圭，無太子執圭之文。所謂公者，三恪及上公也。《晉書》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定制，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執桓圭以受册，朝會、謁廟亦如之。』詔可。

十二月二十五日，太常禮院言：『將來南郊，准禮例，皇太子侍從皇帝，充亞獻行禮，合着祭祀服色。准制度：衮冕，垂白珠九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犀簪導。玄衣纁裳，服九章，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織為之。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鈎鰈。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純以朱緣，紐約用組。黼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金寶為飾，玉螵首，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四綬，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襪，赤舃，舃加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詔令文思院製造。

徽宗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議禮局上皇太子冠服之制：『衮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裳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鈎鰈。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舃，舃加金塗銀扣。加元服，徙祀，納妃，釋奠文宣王服之。具服遠游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士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縫紗蔽膝，白襪黑舃，餘同衮冕。受册，謁太廟，朝會服之。』詔頒行。

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又上皇太子妃冠服之制：『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褕翟：青織成為之，文為搖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穀褾、襈。褾、襈皆以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緑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白玉雙佩，純朱雙大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受册、朝會服之。鞠衣：黄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隨衣色，餘興褕翟同，唯無翟。從蠶服之。』詔頒行。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即位後未改元。十月三日，禮部、太常寺言：『祇候庫申，已降指揮，新除皇子都王、慶王、恭王，每遇行事，若服朝服，合服七梁額花冠，貂籠巾，金鍍銀立筆，真玉佩綬，金鍍銀革帶，鳥皮履；若服祭服，合服金鍍銀八旒冕，真玉佩綬，緋羅襪履。乞下文思院各如法製造。』有旨依。

（龍）［隆］興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詔（王）［皇］子鄧王愷、慶王愷、恭王光宗廟諱將來大禮合用朝、祭服，玉佩綬，令祇候庫供見管真玉佩綬，兼專一樁管，日後過有禮，依此供納。

乾道元年八月十七日，詔工部下文思院依禮部、太常寺定到制慶製造皇太子冠服。禮部、太常寺狀：『勘會依禮例，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執桓圭及合服冠冕等。今討論申請：桓圭，撿會《太常因革禮》，至道二年册命皇太子，禮官上言：「《周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桓圭，無太子執圭之文。所謂公者，三恪上公也。《晉書》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定制，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朋衣、執桓圭以受册，朝會、謁廟亦服之。」按《禮・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雙植謂之桓，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一依《政和五禮新儀》制度名件。遠游冠

十八梁，金錢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餘同衮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鰈。蔽膝隨色，為火、出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從之。仍令工部行下文思院，照應上件冠服疾速修製。

二十九日，有旨：『皇太子桓圭用元降下見成玉圭時，作一尺製造。』先是，提點修製册寶禮服等都大主管所狀：『准工部侍郎王劄子：文思院修製皇太子桓圭，為無玉材，遂降下全成玉圭一，長一尺三寸。本部同太常寺看詳得雖與典故不同，緣已成之圭，今隨宜碾造雙植，剡上左右各半。續據監宮鄭昺按典禮，鎮圭尺有二寸，係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係公守之。切於禮經未安。今來本部照得御前別降玉材頗大，見（令）［今］解製，依典禮修製，可及九寸。』本所遂具奏聞，故有是命。

七年二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續討論到禮例，皇帝服通天冠、縫紗袍，御大慶殿册皇太子。皇太子受册，合服遠游冠、朱明衣，執桓圭；及謁太廟、別廟行禮，合服衮冕。』從之。

三月七（十）［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王）［皇］太子受册畢，朝謁太廟、別廟，依典故係冠服外，所有朝謁景靈宮所服，依故典即無該載。令欲乞依禮例，服常服。』有旨依。

又《輿服六・皇太子寶》 至道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命賈黄中撰册文，王旦、吕祐之書册，寶。二十五日，太常禮院言：『皇太子受册金寶一，按《禮儀羅》，寶以黄金為之，其沿寶法物，乞下文思院約禮修製。』從之。

孝宗乾道元年八月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討論到立皇太子典禮，依禮例，寶文以「皇太子寶」四字為文。』詔從之。簽寶文簽書樞密院事葉：『皇太子受册金寶，按《禮儀羅》，寶以黄金為之，係龜鈕。其沿寶法物，乞下文思院修製。』並從之。仍令工部行下文思院疾速修製。

七年二月十一日，禮部、太常寺言：『今討論到皇太子受册合行典禮下項：一、依禮例，寶文合以「皇太子寶」四字為文。』詔並依。十六日，詔皇太子册、寶差禮部尚書劉章撰，户部尚書曾懷書，工部侍郎胡銓篆。先是虞允文奏乾道元年洪适例，乞差梁克家撰皇太子册文。梁克家奏曰：『時無宰相，故以命适。』上曰：『此却不比加上尊號，若命宰相，恐失之太重耳。』虞允文奏曰：『容臣等退檢典故取旨。』既而進呈國朝故事，皇太子册文皆從官書撰。上猶以命梁克家，克家固辭。虞允文奏曰：『洪适有近例，非所當辭。』梁克安奏曰：『故事具在，适失於檢照耳。臣不敢奉詔。』上曰：『卿具取從官姓名來。』至是進呈，故有是命。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一三《王禮考八》 皇太子之服。衮冕：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前後白珠九旒，二纊貫水晶珠。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紅羅裳，繡藻、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鰈，瑜玉雙珮。四采織成大綬，結二玉鐶，金塗銀鈒花飾。青羅襪帶，紅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鈒花，玉鏢首。白羅襪，朱履，金塗銀釦。從祀則服之。遠游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博山。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裏，皂褾、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裏。白花羅中單，皂褾、襈，白羅方心曲領。白羅襪，黑舄，革帶，劍、佩、綬。劍同衮服。襪帶，勒帛。受册、謁廟、朝會則服之。常服：皂紗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玉帶。【略】

議禮局上所定皇太子服飾之制。衮冕，垂白珠九旒，紅組絲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鰈，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加玄服。從祀、納妃、釋奠文宣王服之。具服遠游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餘同衮冕。受册、謁太廟服之。詔頒行。【略】

皇太子之服，中興後如政和制。其後，詔太子係通犀玉帶，不佩魚。先是禮官參稽禮典，謂無佩魚之文。舊制，親王賜玉帶，加佩玉魚。皇太子受册，服遠游冠，朱明衣，執桓珪。謁太廟，別廟行禮，服衮冕。朝謁景靈宮，服常服。七年三月，禮官言：朝謁景靈宮，所服典故不載，請依禮典服常服。

先是元年十一月，詔皇太子遇大宴賜花，比親王增其四樂枝，二以羅制之。淳熙十四年，命皇太子參決，隔日與宰執公裳係鞋相見於議事堂。嘉定二年七月，皇太子奏，製造冠冕合用珠玉，皇后盡出首飾付道司。節約之美，超古冠今，請宣付史館。

又 卷一一五《王禮考十》 皇太子金寶，方二寸，厚五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斗。金檢長五寸，闊二寸，厚二分。悉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帕，納於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床。又盝二重，皆覆以紅羅銷金帕。盝及腰輿、行馬皆銀裝金塗。他法物皆銀為之，級花塗以金。【略】

乾道元年，禮官討論皇太子冊寶之制，按《會要》，冊用珉玉，簡六十，前後四枚，刻龍填金，貫以金絲，首尾結為金花，飾以帨鞶。襯以紅羅泥金夾帕，藉以錦褥，盛以黝漆匣，長九尺五寸，闊尺二寸，高八寸，裝以金花，刻為金地合羅枝條隱起花，覆以紅羅泥金帕，絡以紅絲結條，襯以紅錦褥，安以黝漆金葉裝床，其竿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玉，簡七十五，其黝漆匣用金塗銀花鳳葉，加以腰輿行馬，飾以花鳳，條以魚鉤，竿以螭首，寶以黃金為之，文曰「皇太子寶」，係龜鈕。舊制，金寶方二寸，厚五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斗，金檢長五寸，闊二寸厚二分。悉裹以紅錦，加紅羅泥金帕，納於小盝。

《宋史》卷一一五《禮志六十八》 皇太子冠儀，嘗行於大中祥符之八年。徽宗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命儀禮局仿以編次。

其儀：前期奏告天地、宗廟、神稷、諸陵、宮觀。殿中監帥尚舍張設垂拱、文德殿門之內，設香案殿下螭陛間，又為房於東朵殿。大晟展宮架樂於橫街南，太常設太子冠席東階上、東宮官位於後，設褥位，陳服於席南，東領北上。遠游冠簪導，衮冕簪導同箱，在服南。設罍洗阼階東，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實巾一，加勺冪。光祿設醴席西階上，南面，實側尊在席南。又設饌於席，加冪。執事者並公服，立罍洗酒饌之所。九旒冕、遠游冠、折上巾各一匱，奉禮郎三人執以侍於東階之東、西北上。設典儀位於宮架東北，贊者二人在南，西向。

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太子詣朵殿東房。皇帝乘輦，駐垂拱殿，百官起居，如月朔視朝儀。左輔版奏中嚴，內外符寶郎奉寶先出；左輔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詣文德殿，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殿上鳴鞭，皇帝出西閤乘輦，協律郎俯伏，跪，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安之樂》，殿上扇合。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導皇帝出，降輦即坐，簾捲扇開，鞭鳴樂止，爐煙升。符寶郎奉寶陳於御坐左右，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入門，《肅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左輔詣御坐前，承制降東階，詣掌冠者前西向稱有制，典儀贊在位官再拜訖，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禮。」掌冠、贊冠者再拜訖，文臣侍從官、宗室、武臣節度使以上升殿，東西立，應行禮官詣東階下立。東宮官入，詣太子東房，次禮直官等引太子，內侍二人夾侍，東宮官後從，《欽安之樂》作，即席西向坐，樂止。引掌冠、贊冠者以次詣罍洗，樂作，搢笏，盥帨訖，出笏，升，樂止。執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咨爾元子，肇冠於阼。筮日擇賓，德成禮具。於萬斯年，承天之祜。」乃跪冠，《順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後準此。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正冠，興，立於掌冠者之後。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

掌冠者揖太子復坐，禮直官等引掌冠者降詣罍洗，如上儀。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脫折上巾置於匱，興，內侍跪受，興，置于席。執遠游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學以讓，三善皆得。副予一人，受天百福。」乃跪冠，《懿安之樂》作，掌冠者興。贊冠者進，跪簪結紘，興。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

掌冠者揖太子復坐，掌冠者降詣罍洗，及贊冠者跪，脫遠游冠，並如上儀。執衮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三加彌尊，國本以正。無疆惟休，有室大慶。懋昭厥德，保茲永命。」乃跪冠，《成安之樂》作。掌冠者興。贊冠者如上儀，跪簪結紘。內侍進服，服訖，樂止。禮直官等引太子降自東階，樂作，由西階升，即醴席南向坐，樂止。又引掌冠者詣罍洗，樂作，盥帨訖，升西階，樂止。贊冠者跪取爵，內侍注酒，掌冠者受爵，跪進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嘉薦，有飶其香。拜受祭之，以定爾祥。令德壽豈，日進無疆。」太子搢圭，跪受爵，《正安之樂》作，飲訖，奠爵執圭。太官令設饌席前，太子搢圭，食訖，樂止，執圭興，太官令徹饌、爵。

禮直官等引自西階詣東房，易朝服，降立橫街，南北向，東宮官復位，西向。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禮直官等引掌冠、贊冠者詣前，西向，掌冠者少進，字之曰：『始生而名，為實之賓。既冠而字，以益厥文。永受保之，承天之慶。奉敕字某。』太常博士請再拜，太子再拜訖，搢笏，舞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左輔承旨，降自東階，詣太子前，西向，宣曰『有敕』。太子再拜，宣敕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遠佞近義，祿賢使能。古訓是式，大猷是經。』宣訖，太子再拜訖。禮直官等引太子前，俛伏，跪，奏稱：『臣雖不敏，敢不祗奉！』奏訖，興，復位，再拜訖，引出殿門，樂作，出門，樂止。侍立官並降復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禮畢，鳴鞭。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皇帝降坐，左輔奏解嚴，放仗，在位官皆再拜，退。

太子入內，朝見皇后，如宮中儀。迺擇日謁太廟、別廟，宿齋於本宮。質明，服遠游冠、朱明衣，乘金輅。至廟，改服袞冕，執圭行禮，羣臣稱賀，皇帝賜酒三行。

又 卷一五〇《輿服志二》 皇太子車輅之制。唐制三等：一曰金輅，二曰軺車，三曰四望車。太宗至道初，真宗為皇太子，謁太廟，乘金輅，常朝則乘馬。真宗天禧中，仁宗為皇太子，亦同此制。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太子車輅之制：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芭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轅，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闔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綏及鈴綏。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鍰方鈐，插翟尾，鏤錫，鑾纓九就。從祀、謁太廟，納妃則供之。軺車，金飾諸末，紫油通幰，紫油纁朱裏，駕馬一。四望車，金飾諸末，青油通幰，青油纁朱裏，朱絲絡網，駕馬一。軺車、四望車以次列於鹵簿仗內。皇太子妃，則有厭翟車，駕以三馬。出入亦乘簪子，中興簡儉，惟用藤簀子，頂梁、舁杠皆飾以玄漆，四角刻獸形，素藤織花為面，如政和之制。

又 卷一五一《輿服志三》 皇太子之服。一曰袞冕，二曰遠游冠、朱明衣，三曰常服。袞冕：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級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前後白珠九旒，二纊貫水晶珠。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紅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鰈，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結二玉環，金塗銀級花飾。青羅袜帶，紅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級花，玉鏢首。白羅韈，朱履，金塗銀釦。從祀則服之。遠游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級花飾，犀簪導，紅絲組為纓，博山，政和加附蟬。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裏，皂褾、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裏。白花羅中單，皂褾、襈，白羅方心曲領。羅韈，黑舄，革帶，劍，佩，綬。餘同袞服。襪帶，勒帛。執桓圭。受冊，謁廟，朝會則服之。常服：皂紗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玉帶。

太宗至道元年，太常禮院言：『南郊，皇太子充亞獻，合著祭祀服。準制度，袞冕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玄衣纁裳，凡九章，每章一行，重以為等，皆織為之。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鰈。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紐約用組。黼隨裳色，二章。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褾襈，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襪赤舄，舄加金飾，餘同舊制。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詔依上製造。政和議禮局更上皇太子服制，袞冕惟青纊充耳，餘並同國初之制。加元服、從祀、納妃、釋奠文宣王服之。中興並同。

其皇子之服，紹興三十二年十月，禮官言：『皇子鄧、慶、恭三王，遇行事服朝服，則七梁額花冠，貂蟬籠巾，金塗銀立筆，真玉佩，綬，金塗銀革帶，烏皮履。若服祭服，則金塗銀八旒冕，真玉佩，綬，緋羅履韈。』詔文思院製造。

又 卷一五四《輿服志六》 皇太子寶。至道元年，制皇太子受冊金寶。方二寸，厚五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斗。金檢長五寸，闊二寸，厚二分。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帕，納於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牀。又盝二重，皆覆以紅羅銷金帕。盝及腰輿、行馬皆銀裝金塗。他法物皆銀為之，級花塗金。中興，寶，龜鈕；金塗銀檢，上勒『皇太子寶』四字，金塗銀寶斗。黝漆盝三重，並錦拓裹，外以金塗銀百花鳳葉子五明裝，鑰以金鑰，載以黝漆腰輿、行馬。

雜録

宋・劉安上《劉給諫集》卷三《賀皇太子冠禮表》 涓擇休辰，備成嘉禮，慶傳中禁，喜浹寰區。中賀。竊以《易》之卦，震為長男；禮之經，冠為重事。前代所慎，曠古莫行。惟睿聖之作興，緝舊章而備舉，肇稱盛典，允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乾健日新，離明洞照。惟時冢嗣，乃國元良，孝友肅恭，嶷然異稟，容儀辭令，卓爾夙成。茲順考於經常，遂肅加于弁冕。筮日之吉，正纘於朝。措國本若泰山，繫人心於少海。天人共慶，夷夏交歡。服備三加，方顯成人之禮；日開五色，遽呈休應之祥。凡在觀瞻，孰不呼舞。

宋・汪應辰《石林燕語辨》卷四《六十五辨鹵簿》 本朝皇太子鹵簿遇升儲，則草具儀注，其王公以下，唯大禮奉引乘輿，及身薨敕葬，則給太子妃以下，内外命婦皆不復給。則是本朝人臣亦有給者，而比舊愈嚴矣。

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三《賜借緋紫》 惟東宮魚亦玉爲之。

宋・岳珂《愧郯録》卷一二《文武服帶之制》 國朝服帶之制，乘輿、東宮以玉，大臣以金，親王勳。舊間賜以玉，其次則犀，則角，此不易之制。考之典故，玉帶、乘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

宋・趙汝騰《庸齋集》卷三《皇太子冠禮賀表》 震為主器，肇錫真王。筮重賓儀，始加元服。光前令典，有截歡聲。中賀。臣聞燕翼子所以昭聖謨，敬嘉事所以為國本。在昔祥符之盛際，嘗有壽春之舊章。冠禮舉於戊寅，册封見於辛卯。曠彌文之久墜，喜今日之復行。恭惟皇帝陛下從諫轉圜，以身為度。謂皇子賴天趨拜，久矣勝衣；命醴辭令月薦芳，俾之受弁。元良以正，三加彌尊。臣濫任承流，阻儕醮酒。莫效晏殊之獻賦，以遇贊揚；願選馮元之講經，俾精教導。

明・夏浚《重刻月川類草》卷一《祭服第十》 太子侍祠服，周漢無所於考，唐制服衮冕九章，宋元亦因之。

太子官屬分部

綜述

宋・汪藻《靖康要録》卷一 （政和五年二月戊午）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聽讀，尋常須候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羣臣莫及，躬御經筵，但欲遵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説，修輔聖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兼臣問安視饍之外，過還府第，綽有餘暇，況不同往日，深在禁嚴，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閒隙，即請學官赴廳講讀，所貴為學日益，有以副聖慈撫眷之意。』【略】

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彦逢為賓客，吏部侍郎劉煥、給事中方會為詹事，太常少卿賈安宅為舍人，内符寶郎馮楊為家令。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八 （至道元年八月）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略】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繼英少以筆劄事趙普。普自河陽罷為太子少保，常從者皆去，惟繼英奉事愈謹。普再入相，遂隸名中書五院。皇太子在藩，選為導吏，兼内知客事。上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東宮建，故有是命。然謁者本内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失也。

又 卷九二 （天禧二年八月）庚戌，以右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樂黄目為給事中、兼太子左庶子；昇王府諮議參軍、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為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禮部郎中、直史館崔遵度為吏部郎中、直史館、兼左諭德；記室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晏殊兼舍人，賜金紫。右正言魯宗道為户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賜緋魚；玉清昭應宫資善堂都監、左藏

庫使、長州刺史、入内押班周懷正為左騏驥使、入内副都知、兼管句左右春坊事。【略】

（壬子）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上初欲授迪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止兼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有殿侍張迪者，春坊祇候，太子不欲其名與賓客同，改名克一。迪奏其事，上喜，以告輔臣。

又　**卷九三**　（天禧三年夏四月辛卯）詔太子左庶子張士遜以下每遇皇太子侍車駕行幸，許依内殿起居陪從。

又　**卷九六**　（天禧四年冬十月）壬辰，以太子太保王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略】

（十一月戊辰）惟演及中正、曾等並如初議遷秩，領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拯、利用等制皆格。

又　**卷九七**　（天禧五年）夏四月丁未，以内殿崇班雷允恭為皇太子宮都監，同管勾資善堂、左右春坊司事。

又　**卷一三四**　（慶曆元年十一月癸丑）豐州兵馬監押、三班差使、殿侍孫吉為太子右衛率府率，豐州指使、三班借職侯秀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

宋・王益之《歷代職源撮要》　左右庶子。【略】仁宗升儲，置二人；神宗升儲，置二人；欽宗升儲，置一人。【略】左右諭德。【略】國朝東宮官有左右諭德，建儲則置，否則闕。仁、神、欽宗升儲皆置二人，並他官兼。乾道置一人，惟除左，不除右。侍讀侍講。【略】侍講聖朝始置焉。左右春坊。【略】國朝建儲闕，即置。仁宗、神宗升儲，並以内臣為左、右春坊句當。左右春坊事，中興不置。為不立東宮故也。孝宗乾道元年，立皇太子，置左、右春坊二員，同左、右春坊二員。

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二八《太子左春坊》　左庶子中庶子附【略】

國朝至道元年八月，詔皇太子判開封府。有司言：『唐制，皇太子處分論事之書并畫「諾」，令左右庶子以下宣奉行，望自今開封府上表，皇太子親書，其餘止本府判官等署名，其斷案及處分公事並畫「諾」，用左春坊印。』詔改『諾』為『準』，餘依有司之請。

《元祐官品令》：太子左右庶子，從五品。

左諭德

國朝太子左諭德，正六品。

又　**《侍讀》**　國朝嘉祐八年五月，以太常少卿李受兼侍讀。《元祐官品令》：太子侍讀，正七品。

侍講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子侍講，正七品。

伴讀説書

國朝嘉祐中，仁宗欲建儲貳，乃以司封郎中李受為伴讀，尚書屯田員外王獵為説書。八年五月，以右司諫王陶為尚書户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太子位伴讀，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秘書丞孫思恭充皇太子位説書。

通事舍人【略】

國朝至道初，壽王府内知客王繼英為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謁者本内侍之職，東宮無此名，只有太子通事舍人，今繼英以士為謁者之職，天禧中亦承其故，有司之失也。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二　（建炎三年夏四月）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旉立為皇太子。』以工部尚書王綯為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

又　**卷二〇〇**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己巳，詔立皇太子。【略】宗正少卿史浩守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將作監張闡為宗正少卿、兼太子右諭德。故事，官僚進見，當拜奏事，當稱姓名，侍立不坐，太子悉命復故。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三《宰相兼東宮三少》　東宮三少，在祖宗時為散秩，前宰相及執政官告老者例得之。仁宗在春宮，李文定公以參知政事兼賓客，及升相位，遂進兼少傅，此宰相兼宮僚之所從始也。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丁謂之兼少師，樞使曹利用兼少保，而參、樞諸人並兼賓客。自後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復置。開禧三年十二月，韓侂胄既誅，史同知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明年太子侍立，遂以錢丞相兼太子少傅。已而並置二相，左相改兼少師，右相兼少傅。未幾，右相丁内艱，左相亦去位。又明年，右相

起復，遂進兼少師焉。

又《東宮講官》　東宮講官者，舊無有。嘉定己巳春，侍講徐文子少卿接伴北使，乃命館職劉仲則時暫兼權。仲則名榘，莆田人，時為著作郎。

又《太子舍人》　太子舍人，渡江以前有之，紹興、乾道間皆不置，嘉定初始置，除王舍人元實，後以館職任伯起兼之。《慶元令》，太子舍人與中書舍人皆從七品，而中舍人又在舍人之上，然故事亦未嘗除。

又《皇太子宮小學教授》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舊無有。紹興三十年，孝宗為建王，王龜齡以校書郎兼小學教授，時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故也。淳熙七年，今上為英國公，年十三，未就傅。其年正月，大理正王尚之面對，乞依故事擇儒臣為東宮小學教授，遂命楊嗣勳兼之。上命宰相精擇其人，趙丞相言楊輔儒雅蘊藉，操守甚正，遂命之。繼之者，劉德修也。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二　（乾道九年閏正月）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劄子奏：『竊以皇太子在東宮，唯講學一事，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纔講《尚書》終篇。今進講《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恭聞真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遍，《禮記》等書亦皆數四。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倦，是以聖而益聖，巍巍如此。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故臣欲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八　（紹興三十一年五年）二十二日甲午，宰執內殿奏事，禮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

《丁未録》、《欽宗實録》：孝慈淵聖皇帝，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恭顯皇后王氏。【略】（政和五年二月甲寅）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户部尚書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為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為詹事，秘書監李詩為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為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讀，秘書少監蘇昱改名燁，為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棠為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楙，殿中侍御史華寶並為舍人，知入內內侍省楊震、董慤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楊客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王若沖、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為家令，皇甫僅為承受。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三　（太平興國四年九月）置皇子侍讀。以楊可法為之，仍賜五品服。尋遷補闕，仍侍讀。

宋・陳模《東宮備覽》卷一《立教》　本朝至道元年，立壽王為皇太子，謂太子賓客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賴正人輔之以道。詩書禮樂之道可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也。』

又卷二《師傳》　本朝慶曆七年講筵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上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師也。』紹興五年，建國公出閤，范沖除翊善，朱震除贊讀。上曰：『朕命建國公至資善堂，見范沖、朱震當設拜。』葢尊師重傅，不得不如此。

臣某曰：『【略】國朝東宮多用老成，既已嚴師傅之擇，見輒設拜，又必重尊崇之禮，則固宜仁廟、孝廟皆為聖天子也。』

又《講讀》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聖旨，令侍讀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合續講《大經》。臣竊以孔子之言《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臣於鳥獸草木之名，固願多識，以益淺陋；況事父、事君、忠孝之道具在於《詩》，尤臣務學所當先者。伏望特降睿旨，令耿南仲講《詩》。』從之。

靖康元年，侍御史胡舜陟言：『中書舍人胡説之乞令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臣竊謂孔氏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説之何人，乃以為百家而黜之，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慧。願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詔從之。

臣某曰：『學不貴乎博而貴乎精，誦習不貴乎多而貴乎擇。楊雄氏有曰：「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精且擇，其卓約之謂乎？東宮侍讀官始建于唐，而必專導以經學，本朝因之，侍讀設官始於元祐，伴讀、説書始於嘉祐，然則東宮講讀之官，莫備於本朝，而其所講讀亦未有不先經而後史也。真宗皇帝嘗作《元良述》以示太子，其略曰：「欲全其德，在修其身；欲修其身，在勤於學。」所以勤於學者，必首及於讀《易》誦

《書》，閱《詩》觀《禮》，而遺編舊史則次之。至作勸學吟之意持以下原本俱缺。』

又 卷三《擇術》 本朝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昔元稹上書憲宗，論教太子之道在謹游習，可為國遠慮。秦漢以來，不知謹擇其人為儲君師友，或以刑獄教，或以術數進，或以外戚護家事，其卒兆釁稔禍，皆符其初之所習，然則擇人安可不謹哉！』

臣某曰：『【略】太子，國之儲君，異日將以一心運天下，而學術所以養吾心術者也，其可以不謹乎？嘗攷晁錯、江充二事，未始不為漢文、武二君惜也。何者？二君，賢君也，不能擇賢師傅以輔成太子之德，而使譎詐行險之人皆得以授其姦，不明甚矣。【略】今劾太子家使，豈非忤太子者，又安能全之邪？帝乃命之為使，縱之掘蠱於皇后太子之宮，其不免於禍宜矣。然則通賓客，進異端，固立博望苑之咎，而帝不悟江充前日之事，而墮其姦，豈得為智耶？異時漢殺大臣之禍自景帝始，而武帝之賊恩傷義，莫此為甚，術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國朝之教太子，俾之日聞正言，日見正事，固已下視先漢，而乾道宰臣獨以謹擇術為言，以外戚護家事為戒，可謂知所遠慮者矣。』

又 卷五《崇儉》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臣竊覩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慕為虛名，徒費廩食。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於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得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學問，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從之。

乾道七年，皇太子言：『已降指揮，臣合使人從，比親王加倍。臣竊惟徒御猥衆，必致請給過多，雖事號為增加，于財用豈無耗蠹？況今趍走前後之人不為之少，更益以倍，其敢奉承，今止乞添置指使直省官各二人及客司四人，親事輦官步軍司宣效各一十人，所差取人數並依已降指揮施行，其餘合使人數並行蠲免。』詔依。

又 《辨分》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受命以來，每見僚屬皆稱臣，況至尊無二上之文，事主有比肩之義，接見之際，啟處不遑，望仍舊稱名，庶安懇悃。』從之，仍付史館。時百官自稱姓名，宮官即稱臣，其兼宮官者，自左右庶子而下，並依宮官例參見。

天禧二年，禮儀院言：『皇太子宮僚請如至道中故事，名而不臣，臨軒册命。舊奏正安之曲，今請改為明安。』從之。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南郊儀仗使錢惟演言：『正陽門習儀，皇太子立樓上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氣暄，持繖障日，太子不許。復遮以秉扇，太子又手却之，文武在列，莫不瞻視。及十三日至太廟，有司設馬臺于廟內，太子乘馬至門，命移臺出屏外，下馬步進。十四日至郊壇，前驅者解青繩，將入外壝，太子亟止之，遙望壝外，即下馬。伏以太子英睿之德，既自天資，謙恭之志，實遵聖訓。昔桓榮以儲宮精博學，謂之國家福佑，書於史册，今太子持謙秉禮，發自至誠，士民傳說，充溢都邑。伏乞宣付史館。』詔獎皇太子，仍以詔答惟演。從其請。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伏蒙睿恩，誕揚典册，俾正儲闈，擇日朝謁太廟，有司依至道、天禧故事，合乘輅用鹵簿，雖以雷文一角螭代龍飾，在臣不敏，尤不敢當此盛儀，聞命悚懼，義當自陳，欲望特詔有司不用金輅、鹵簿，許令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幕次，易朝服行禮，以安私分。』詔從之。

又 卷六《規諫》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疾，踰月不朝。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輔佐王為善。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汝輩為之謀爾。』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

至道元年，以壽王為皇太子。上謂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

臣某曰：『人不可使一日無畏心也，畏心消則慢心生矣，一言之不擇，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于無一之非過言；一行之不謹，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於無一之非過行。是故古之人於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使之戒謹恐懼之心常動於中，而慙惕愧耻之容

常形於外，惟恐一過之記，而終身之羞，則庶乎改過遷善，以日新厥德，況於徹膳有宰，進善有旌，誹謗有木，敢諫有鼓，常若有以臨乎左右前後，而不敢以俄頃自安者，則怠荒慢忽之心自無一之敢萌，而況見諸行事者乎？後世輔導之官未嘗無人，而記過之史與夫謗木，諫鼓獨有所闕，彼安所畏而去其不善，又安所耻而勉于為善也哉！昔成湯，聖君也，而猶曰：「改過不吝，從諫弗咈。」傅説之相高宗，則惓惓焉，以無耻過作非后從諫，則聖告之。矧夫國之儲貳，實衆望之所屬，當以賢聖仁孝聞於天下者，而猶有過之未改，有諫之不聽，可乎？然則欲養成太子之德者，當如賈誼所陳，斯可矣否則如太宗皇帝所以用姚坦，與坦所以檢束益王者，庶乎其寡過也。」

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三　（至道三年）四月乙未，李至、李沆並參知政事。【略】

（雍熙四年）四年罷歸故宫，守給事中。真宗爲皇太子，以至與沆並爲賓客。【略】（天禧元年九月癸卯）李迪參知政事。【略】二年閏四月，除會靈觀使。八月，皇子立，除兼太子賓客。上初欲授迪以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止兼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四年七月，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政兼太子賓客，禮同師傅。

又　卷一七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己巳，史浩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兼侍讀還左中大夫除。【略】

紹興三十年二月，孝宗自普安郡王立為皇子，封建王。以史浩為直講，王十朋為小學教授。三十二年六月，立為皇太子。以宗正少卿張闡為右諭德，起居郎史浩為左庶子。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一九《官制・儲官・至道東宫官》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以開封尹壽王爲太子。九月丁卯，朝元殿行册禮，以楊徽之、畢士安兼左右庶子，喬惟岳、楊礪兼左右諭德，夏侯嶠兼中舍，李至、李沆兼賓客。詔太子見賓客，如師傅禮。太子每見必先拜，迎降階及門動皆咨詢，至有答問政牋。至等入謝。上曰：「太子仁孝賢明，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盡心調護，動由禮則贊成，事未當則力言，勿因循而從也。」

祥符九年正月壬申，張士遜、崔遵度爲壽春王友，仍令班相王府記室張復之下。賜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又賜遵度金紫，王將授經，擇有德方正者佐之。初，宰相欲以爲翊善記室，上曰：「府屬王皆受拜，朕欲令尊禮師友，相見答拜，故以王友命之。」天禧二年，進封昇王，以王友士遜、遵度爲諮議參軍，晏殊爲記室。天禧二年八月庚戌，樂黄目兼左庶子，士遜兼右庶子，崔遵度、魯宗道兼左右諭德，晏殊兼舍人。壬子，參政李迪、密學王曉兼賓客。黄目出荆南，以士遜兼左庶子，王隨兼右庶子。四年八月庚寅，士遜爲賓客。辛卯，宗道左諭德，馮元右諭德。九月壬子，又以林特兼賓客。十一月，輔臣言：「東朝設官未備，請以執政大臣兼宫寮，申羽翼之助。」戊辰，參政任中正、王曾、樞副錢惟演兼賓客，特、士遜詹事；殊，左庶子。庚午，遂以宰臣丁謂兼少師，馮拯兼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先是，七月丙寅，李迪爲相，進兼少傅，此宰臣兼宫寮之始也。治平三年十二月壬寅，立太子，韓維、邵亢兼左右庶子。甲辰，王陶、蔡抗除詹事。元豐七年，上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乙巳立太子。强淵明、劉炳爲賓客。七年，李彌大兼舍人。紹興三十一年五月甲子，立太子。六月己巳，張闡爲右諭德，史浩爲右庶子。乾道元年八月九日，建儲，詹事則蔣芾、魏杞，左庶子兼侍讀則知柔，左諭德兼侍講則大猷。二年八月，任文薦以左庶子兼侍讀。七年二月，光宗升儲。三月，王十朋、陳良翰詹事，李彦穎侍講，左諭德劉季裴侍講。八年，周操詹事，林光朝侍讀。九月，尤袤侍讀。開禧三年十一月戊子，建儲，祭酒戴溪兼太子侍讀。十二月，起居郎陳希點兼侍講。十二月辛酉，右相錢象祖兼少傅。明年命二相左兼少師，右兼少傅。越明年，右兼少師。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七・東宫官》　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賓客、詹事、左右庶子、中允、中舍、諭德、贊善、洗馬、家令、率更令，皆緣舊制除授而無職司。惟建儲闡，即置三少、賓客、詹事、庶子、諭德、中舍、舍人，并他官兼充。其左、右春坊并鑄印，置吏員。及登位，即春坊司亦省去，其勾當左、右春坊、太子宫都監、祗候之名，以内臣充者亦省。以上《國朝會要》。

《兩朝國史志》東宫官：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賓客、詹事、左庶子、左諭德、右庶子、右諭德、舍人、侍讀、侍講。國朝之制，每儲闡之建，隨宜置官，以備僚寀。然無定員，亦不備設，並以他官兼

領。凡非國朝嘗所置者，今皆不著焉。《續國朝會要》。

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賓客三人，詹事二人，左右庶子、諭德、舍人各一人，以宰相、近臣兼充。又以內臣為左右春坊謁者，勾當左右春坊、太子宮都監、祇候。神宗升儲，置太子詹事二人，左右庶子、諭德、舍人、侍讀、侍講各一人，以內臣為管勾左右春坊事，左右春坊謁者，皇太子宮祇候。英宗及神宗為皇子，並置伴讀一人，說書二人，又以內臣為提舉并管勾、勾當焉。【略】

真宗天禧二年九月，以殿前散員左第一班都知趙榮為西頭供奉官、親衛都知，皇太子宮祇候，供奉官郭承慶為左清道率府率，殿直夏元亨為右監門衛率府副率，並兼春坊謁者。《國朝會要》。

十月，以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曉為給事中、兼太子賓客。【略】

四年八月十一日，以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左庶子張士遜兼太子賓客，充樞密直學士；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魯宗道直龍圖閣，兼左諭德，賜金紫；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為左正言，兼右諭德，直閣如故。

十三日，詔應兼東宮官僚並依內殿起居職位次序。

十一月二十一日，參知政事任中正、樞密副使錢惟演、參知政事王曾并兼太子賓客，又以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林特兼太子詹事，樞密直學士、兼太子賓客張士遜兼太子詹事。翰林學士、兼太子舍人晏殊為太子左庶子，職位並如故。《國朝會要》。執政兼東宮官自中正等始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謂兼太子少師，樞密使、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宰臣兼東宮官自謂始也。

《哲宗正史·職官志》：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賓客、詹事、少詹事、左右庶子、諭德、侍讀、侍講、中舍、舍人、左右衛、司禦、清道、監門、內率府率、副率為東宮官職。《續國朝會要》。

徽宗政和四年三月十六日，詔：『皇長子可以來春出閤，立為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故以聞。』【略】

六年四月九日，劉炳除宣和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依舊帶東宮官。

十三日，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逢並兼太子賓客，除給事中方會、尚書吏部侍郎劉煥並兼太子詹事，起居舍人賈安宅兼太子舍人。內符寶郎馮楊為家令。

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以起居郎李彌大、起居舍人趙野並兼太子舍人。

四月二十一日，以秘書少監柯崈兼太子舍人。

二十五日，以國子司業魏憲兼太子舍人。

九月十七日，皇太子上表言：『諸王府侍讀已改為贊讀，今小府學以獨稱侍讀，於義未安，乞改正。』詔不允。

八年，劉煥、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為詹事。

宣和元年三月四日，皇太子奏：『本府舊有舍人二員，撰述章表文字。今來久闕，欲乞特差官二員兼領上件職事。兼本府舍人自來止是五日一次到府，若差見在職事官，即於本職亦不廢事。』詔差秘書監王易簡、秘書少監曾懋並兼太子舍人。【略】

九月二十八日，以國子司業程振兼太子舍人。【略】

欽宗靖康元年五月二日，秘書省著作佐郎晁說之為秘書少監、兼太子左諭德。

同日，詔：『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提舉龍德宮王易簡為係東宮講讀官，其請給、人從、恩數並依簽書樞密院例。』

六月二十九日，以秘書少監、兼太子左諭德晁說之為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國子司業黎確兼太子左諭德，侯栖筠兼太子右諭德。

九月十六日，以尚書工部侍郎何昌言兼太子詹事。

孝宗乾道元年八月九日，詔皇子愭立為皇太子，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

十一日，詔中書舍人蔣芾、起居郎魏杞並兼太子詹事。

九月六日，詔宗正少卿邵知柔兼太子左庶子，兼太子侍讀。尚書禮部員外郎汪大猷兼太子左諭德，兼太子侍講。《乾道會要》。

七日，詔太子詹事每遇東宮講讀日并往陪侍。

九日，皇太子言：『得旨，邵知柔兼太子左庶子，兼太子侍讀，汪大猷兼太子諭德，兼太子侍講者。伏念臣冒處儲闈，方資學術。雖聖恩隆厚，肇新宮寀之名；而位號尊崇，幾僭經筵之秩。仰冀宸衷之洞照，俾仍王邸之舊稱，庶穆公言，亦安私義。所有侍讀，侍講官名，乞賜改正。』詔：『東宮講讀官稱自有故事，所請不允。』

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詔給事中魏杞兼太子詹事。【略】

五月十五日，詔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

十月二十一日，詔秘書少監、兼太子左諭德汪大猷兼太子侍講。

七年二月八日，詔：『皇第三子惇立為皇太子，其官屬、儀物制度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

二十一日，皇太子府言：『本府承受官一員，主管左、右春坊事二員，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員，得旨就改差外，其元差指使、宅案司、客司、（袍）[抱]笏、書表司、楷書、直省官、親事隸官、入內院子、守闕入內院子、教駿、厨子、翰林司、儀鸞司兵級，亦乞就行改差祗應。』從之。

三月八日，詔敷文閣直學士王十朋、敷文閣待制陳良翰並除太子詹事，秘書省著作佐郎劉焞除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先是，二月十三日，宰執進呈，上曰：『劉焞兼侍讀，李彦穎却兼侍講可也。』［虞］允文奏曰：『李彦穎既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并令兼之。』上曰：『侍講可別選人充代。』因奏曰：『劉焞久在館閣，以拘資格，除郎不行。乞稍遷擢，以重官僚之選。』上曰：『郎官外更有何官可遷？』允文奏曰：『國子司業見闕，緣隆興指揮不許與祭酒並除。』上曰：『司業乃祭酒之貳，並置何妨，可特除國子司業。』

十三日，詔監察御史劉季裴除將作監、兼太子侍講。

十八日，詔起居郎莫濛兼太子左庶子，起居舍人李彦穎兼太子左諭德。

四月九日，詔：『太子詹事、庶子、諭德除假日外，並輪日入宮，依時出，仍隨日供故事。』上謂宰執曰：『太子詹事既無職事，可輪日入宮，依時出。』梁克家奏曰：『除講讀官外，庶子、諭德亦無事。』上曰：『與詹事通輪可也。』克家又奏：『莫濛今欲輪日供故事，以便皇太子觀覽。』上曰：『甚善。』

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討論東宮問講并節朔賀慶、謝辭禮儀下項：一、宮僚講讀，無已行故事，當依倣講筵，少殺其禮。每遇講讀，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座。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延英儀。講罷，復位。一、節朔典故有東宮受賀儀，承唐舊制，難以引用。契勘昕朝每遇元正、冬至等節並不受朝，止是宰臣以下拜表稱賀；其朔望日多是得旨，特免朝參。今來東宮節朔且倣昕朝禮例，不受宮僚參賀；或元正、冬至日，詹事以下箋賀。一、謝辭初如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拜，就座；茶湯罷，退。一、詹事初上，參見皇太子，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官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新儀》所載；兼日逐致拜之禮近例皆已不行，或遇合致拜日，更乞參酌天禧、至道年事施行。按天禧二年九月五日，左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猶令升階例拜，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太子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並從之。

八年正月十一日，詔敷文閣學士周操試太子詹事。

二月三日，詔給事中胡沂兼太子詹事。

三月一日，太子詹事周操言：『皇太子講《尚書》終篇，所有接續合講經書？』詔講《周易》。

十四日，詔禮部侍郎李彦穎兼太子左庶子。

四月六日，詔：『皇太子講《尚書》終篇，詹事、諭德、侍讀、侍講、承受官、左、右春坊各與轉一官，醫官、指使、宅案司等各減三年磨勘。年限不同人依四年法比折，未有名目之人候有名目日收使。御前忠佐親事官、隸官、兵級等，依例犒設一次，仍各遞增一十貫文支給。』

五月七日，詔起居舍人劉季裴兼太子左諭德。

國子司業林光朝兼太子侍讀，將作監陳騤兼太子侍講。

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詔起居舍人留正兼太子右諭德。

閏正月二十五日，太子詹事李彦穎言：『臣竊窺皇太子天資簡淡，無他嗜好，進德修業，固宜及時。今宮僚粗備，每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乞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春秋》，一《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三月三日，詔太常少卿王淮兼太子左庶子。《乾道會要》。

六月十四日，詔秘書少監陳騤兼太子左諭德，秘書省著作郎蕭國梁兼太子侍講，著作郎尤袤兼太子侍讀。

八月五日，敷文閣學士、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操內殿朝辭進對，上曰：『皇太子方賴卿輔導，甚者卿去。』

二十七日，詔吏部尚書李彥穎除太子詹事。

九月十一日，中書門下省言：『得旨，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今來庶子見闕。』詔令太子侍讀兼侍講。

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詔權吏部尚書胡沂兼太子詹事，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兼侍講李彥穎除太子詹事。

十月二十八日，詔國子司業咸幾先兼太子左庶子，起居郎趙梓中兼太子左諭德，起居舍人趙師訓兼太子侍講。

十一月二十四日，詔起居郎劉季裴兼太子左庶子，起居舍人留正兼太子左諭德，秘書少監陳騤兼太子侍講。

十二月十七日，詔中書舍人王淮兼太子詹事，起居宋延祖兼太子侍讀，軍器監蕭燧兼太子左諭德，軍器少監薛元鼎兼太子侍講。

淳熙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吏部尚書李彥穎依舊兼太子詹事起居舍人范仲苞兼太子侍讀。

十月四日，以宗正少卿沈樞兼太子左庶子。

十一月十七日，以軍器少監、兼太子侍講薛元鼎改兼太子侍讀，秘書省著作郎木待問兼太子侍講。先是，以待問兼權太子侍讀，既而待問言：『國朝典故，東宮官僚皆以他官兼領，其太子侍讀序位在侍講之上，並視本職高下差。今元鼎以軍器少監兼太子侍講，待問以著作郎兼權待讀，質之典故，班次序位有所未安。』故從其請。

十二月八日，以兵部侍郎沈樞兼太子詹事，宗正少卿程叔達兼太子左庶子。

二年正月五日，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王淮等言：『東宮講《周易》徹章，欲接續講《春秋左氏傳》。』從之。

三月四日，以秘書省著作郎木待問兼權太子侍讀，秘書省著作佐郎鄭僑兼權太子侍講。

五日，以國子司業蕭燧兼太子左諭德。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為起居郎，亦兼。

四月二十九日，以秘書省著作佐郎楊恂兼權太子侍讀。

六月四日，以權吏部侍郎沈樞兼太子詹事。

閏九月六日，以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楊端友主管左右春坊。

十月十八日，以兵部侍郎周必大兼太子詹事。十二月二十五日，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依舊兼。

三年三月十六日，詔：『東宮見闕侍讀，令蕭燧權，講《春秋》。』

九月二十一日，以國子祭酒林光朝兼太子侍讀，刑部員外郎閻蒼舒兼太子侍講。十二月十二日，光朝兼左諭德。

十二月十二日，以吏部員外郎鄭伯熊兼太子侍讀。

四年三月十六日，以秘書監陳騤兼太子左諭德。九月十二日，兼左庶子。

八月一月，以從義郎、閤門舍人應材兼同主管左右春坊。

九月十二日，以起居郎薛元鼎兼太子左諭德。

十月二十六日，以成忠郎、閤門祗候黃夷行兼同主管左右春坊。

五年三月十七日，以司農少卿戴幾先兼太子左諭德，吏部員外郎閻蒼舒兼太子侍讀，秘書省著作佐郎鄭鑑兼太子侍講。

七月二日，以秘書省著作郎木待問兼太子侍講。

九月三十日，以入內內待省東頭供奉官藍介主管左右春坊。

六年三月六日，以太常少卿戴幾先兼太子左庶子，宗正少卿閻蒼舒兼太子左諭德，起居舍人木待問兼太子侍讀，户部員外郎何耕兼太子侍講。【略】

四月九日，以吏部侍郎閻蒼舒兼太子左庶子，太常少卿戴幾先兼太子右庶子。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秘書少監施師點兼太子左諭德。

七年五月二十日，以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閻蒼舒兼太子詹事。

六月十四日，以秘書少監施師點兼太子右庶子，起居郎木待問兼太子左諭德，國子司業何耕兼太子侍讀，吏部員外郎趙汝愚兼太子侍講。

九月二十日，以中書舍人施師點兼太子左庶子。

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以吏部侍郎趙汝愚兼太子右庶子，仍講《春秋》。

七月二十五日，以武德大夫、文州刺史、閤門舍人譙熙載兼同主管左右春坊。

九月二十七日，以給事中施師點兼太子詹事，中書舍人木待問兼太子左庶子。

十月十一日，皇太子宮講堂狀：『本宮見講《周禮》，係左、右庶子二員輪講，及讀《唐鑑》。所有《春秋》舊係侍講職事，今見闕官。』詔差起居舍人詹儀之兼。

十二月四日，以太常少卿余端禮兼太子侍讀。

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以中大夫木侍問兼太子詹事。

八月十四日，以中書舍人葛邲兼太子左庶子。【略】

十二月十五日，以起居郎詹儀之兼太子左諭德，宗正少卿史彌大兼太子侍講。

十年二月六日，以中書舍人葛邲兼太子詹事，吏部侍郎詹儀之兼太子左庶子。十一年四月，除給事中，仍兼。

四月十五日，以兵部侍郎余端禮兼太子詹事，秘書少監沈揆兼太子左諭德，將作監蔣繼周兼太子侍讀。【略】

十月三日，以宗正少卿史彌大兼太子侍讀，吏部尚書尤袤兼太子侍講。

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以武功郎、閤門舍人、皇太子宮兼同主管左右春坊譙熙載再任。

十一月二十二日，以武德郎、閤門舍人姜特立充皇太子宮左右春坊。

十二月二十五日，以中書舍人史彌大兼太子左庶子。

十二年正月四日，以轉歸吏部使臣賈惟清特取充入內省職名，充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事。

二十日，以右司郎中尤袤兼太子侍講。【略】

二月四日，以權禮部侍郎史彌大兼太子左庶子、兼太子侍讀。

五月十二日，以吏部侍郎余端禮兼太子詹事。

八月八日，以尚書吏部郎中楊萬里兼太子侍讀。【略】

十四年五月二日，詔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閤門舍人、皇太子宮兼同主管左右春坊事譙熙載候今任滿日特令再任。

二十五日，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尤袤兼太子左諭德，尚書禮部員外郎鄭僑兼太子侍講。

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以起居郎胡晉臣兼太子左諭德，起居舍人鄭僑兼太子侍讀，户部員外羅點兼太子侍講。

五月十八日，以內侍張彦臣罷聽喚上名，與散祇候，特充差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事。

七月三日，以宗正少卿吳博古兼太子左諭德。

十月十九日，以中書舍人鄭僑兼太子左庶子。【略】

淳熙二年二（年）[月]十七日，詔：『皇太子宮講《周易》終篇，詹事、庶子、諭德、侍讀、侍講、承受官、左右春坊特與轉一官，及指使、使臣、客司、表書司、楷書、直省官、諸色人、兵級、講堂使臣、主管書寫文字、供檢奏報文字等祇應有勞，各得與轉一官資。餘人依昨來終篇指揮施行。』

六月二十四日，詔：『皇太子宮見差破親事輩官、黄皂院子、諸色人、兵級等，已降指揮，祇應及七年與轉一資。其已轉資，依舊在宮祇應人，每遇再及七年，並特與一資。今後準此。』

十二月二日，詔皇太子宮官吏特減作五年轉一官。既而以主管左右春坊事張可宗等言：『本宮官吏年勞酬賞，見依親王下指揮，六年特轉一官。今來皇太子宮比親王府事體不同，乞特與減年轉官。』故有是詔。

四年十月四日，詔：『皇太子宮見差破客司等，於內更與改差三人作使臣名色，特添破本等券，放行批勘。遇有闕，從本官差取陞改。』

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詔：『皇太子宮講《禮記》終篇，詹事、庶子、諭德、侍讀、侍講及曾任講讀官並承受官、左右春坊指使、使臣、客司、書表司、楷書、直省官、供檢奏報、講堂使臣、書寫文字、諸色人、兵級等各轉一官資。』

六月二十二日，詔：『皇太子宮醫官該遇今來《禮記》終篇轉官，並特與不隔磨勘。』

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詔：『皇太子讀《唐鑑》終篇，本宮官吏、諸色人各與減二年磨勘。』

十年七月十九日，詔：『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係是選授，令吏部特依在內差遣關陞施行。』

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詔：『皇太子宮講《周禮》終篇，依昨講《春秋》終篇，官屬各特轉一官資。內礙止法人依條回授，白身人候有名目日特作轉官資收使。』

十三年五月十四日，詔：『皇太子讀《陸贄奏議》終篇，詹事、諭德、侍讀、侍講、左右春坊及指使、使臣等各特轉一官資。內礙止法人依條回授，白身人候有名目日特作轉官資收使。』

又《皇太子宮小學》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大理正王尚之言：「乞選儒臣為東宮小學教授。」上曰：「王尚之議論及此，甚不易得。可討論典故，遴選一儒臣充之。」趙雄等言：「尚之小臣，建明此事，可見清明之朝下情必達。」於是詔以秘書省正字楊輔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既而宰執進呈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典故，上曰：「宜精擇堪任此官者。」趙雄等言：「輔醞籍儒雅，操守甚正。」遂命輔為之。【略】

十年正月二十七日，詔：「皇孫英國公聽讀《孟子》、《尚書》兩經終篇，小學教授劉光祖特與轉一官，供檢主管書寫文字張師賢、蔣巨卿、張克家各減三年磨勘，引接等祗應時椿年、劉子訓、蔣曄、于忠輔、傅昌言、醫官婁杲各減二年磨勘，諸色祗應等二十六人並特支犒賞一次。」

五月三日，詔增置小學教授一員，以秘書省著作郎何澹、校書郎鄭鍔同兼。既而以宰執進呈皇太子宮小學闕員，上曰：「國公已長，正要得人訓導，可增置一員。」遂以澹等為之。【略】

十二年正月二十日，以秘書省校書郎羅點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鄭鍔論罪，故以點為之。

三月一日，皇太子宮小學言：「皇孫英國公聽讀《周易》終篇，接續聽讀《禮記》。」從之。詔：「教授何澹、羅點各特轉一官，春坊譙熙載、姜特立各減三年磨勘，供檢主管、書寫文字三人並各減三年磨勘，指使二人、書表、客司、袍笏使臣、祗應七人各減二年磨勘。年限不同人依四年法比折，未有名目人候有名目日收使，諸色祗應人並特支犒設一次。」【略】

淳熙十六年二月七日，詔：「東宮官吏、諸色人、軍兵等且依舊，仍與接續放行諸般請給，限一月結局取旨。」

二十七日，詔：「隨龍講官、承受官可各轉四官，魯任東宮講堂官各轉兩官。」

四月十五日，吏部言：「曾任東宮講堂官得旨各轉兩官，其間有見任宰執及礙止法人，伏乞朝廷指揮。」詔：「見任宰執并礙止法人並許回授。」又言：「今來承降指揮，即不該載贊讀、直講，并合取自指揮。」照依東宮講堂官例各轉兩官，礙止法人依條回授。

開禧三年十一月，禮部尚書史彌遠兼太子詹事，吏部侍郎趙夢極兼太子左庶子，國子祭酒戴溪兼太子侍讀。既而夢極十二月以給事中兼詹事；溪嘉定元年正月陞兼太子右諭德，五月以兵部侍郎兼右庶子，八月陞左庶子，三年正月除詹事。

十二月，起居郎陳希點兼太子侍講，吏部侍郎婁機（機）兼太子左庶子，起居舍人鄒應龍兼太子左諭德。既而希點嘉定元年三月陞兼侍讀，六月陞兼左諭德；機嘉定元年正月陞詹事；應龍嘉定元年三月陞兼左庶子，八月陞兼詹事。

嘉定元年三月，尚左郎中徐邦憲兼太子侍講，六月陞兼侍讀。

閏四月，吏部郎官王介兼太子舍人，六月以國子司業兼侍講，三年二月以宗正少卿兼右諭德。

六月，刑部侍郎曾噲兼太子詹事。

八月二十二日，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趙彥逾言：「乞令東宮講讀官每日講讀之餘，將古今歷代帝王治亂事迹編成一書，分十門：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法祖宗，四曰聖孝，五曰用賢能，六曰遠小人，七曰勤儉，八曰聽言，九曰明賞罰，十曰謹邊防。實以歷代已行之事，每事釋其下，以「東宮規鑑」為名。」從之。

八月，工部侍郎汪逵兼太子右庶子，起居舍人曾從龍兼太子右諭德。逵四年四月以權吏部尚書兼詹事，從龍三年正月以禮部侍郎兼左諭德，五年十月以刑部尚書兼右庶子，七年七月以禮尚書兼詹事。

二年正月，秘閣校理留元剛兼太子舍人。三年，陞兼侍讀。

三年五月，秘書省著作佐郎滕强恕兼太子侍講。四年六月陞兼侍讀。

四年正月，宗正寺丞任希夷兼太子舍人。六月，以秘書丞兼侍講。七年，以中書舍人兼右諭德。九年十二月，以工部尚書兼左庶子，十年十一月陞兼詹事。

六月，秘書少監陳武兼太子右諭德。

八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受册了畢，本宮官吏、諸色人、軍兵等各與一官資，礙止法人特與轉行。內白身補進武副尉，理為年勞出職，或願轉一官資收使者聽。

六年五月，權刑部侍郎劉爚兼太子左諭德。八年二月，以權工部尚書兼右庶子，依舊左諭德。

七年八月，起居郎李臯兼太子侍講。

九月，權兵部尚書黃疇若兼太子右庶子。十二月，以兵部尚書兼左庶子。

九年十二月陞兼詹事。

八年六月，宗正少卿莊夏兼太子侍講。九年二月陞兼侍讀，十二月陞兼右諭德，十年十一月陞兼左庶子、左諭德。

七月，禮部尚書范之柔、權工部尚書劉渠並兼太子詹事。

九年二月，將作監何剡兼太子侍講。十二年九月，以權刑部侍郎兼右諭德。

十二月，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黃宜兼太子侍讀。

十年十一月，以中書舍人兼右諭德。十二年二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庶子。

十年三月，權兵部尚書蔡幼學兼太子詹事。

十一月，起居舍人宣繒兼太子侍讀。十二年九月，以權吏部侍郎兼左諭德。十三年三月，陞兼右庶子，依舊左諭德。

十二年九月，權禮部侍郎楊汝明兼太子侍讀，司封郎中高文善兼太子舍人。汝明十三年三月陞兼右諭德。

十三年正月，秘書監崔與之兼太子侍講。

三月，刑部尚書徐應龍兼太子詹事。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六〇《職官考十四》 東宮總敘。【略】

宋仍唐制，東宮有六傅，下至率更令、僕，右官存而無職司。至道元年，建儲闕，置賓客二人，左右庶子、諭德、中舍各一人，並以他官兼充。左右春坊鑄印，置吏員，及太子登極則省春坊司，累朝皆然。真宗在東宮建堂習射，名繼照堂，有勾當官三人以諸司使及內侍充。仁宗在東宮肄學，建堂名資善堂，有都監一人以入內侍都知、押班充。

太子六傅。【略】

宋朝師、傅不常設。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李文定公迪以參知政事兼掌賓客，及陞左相，遂進兼少傅，此宰相兼宮僚之所從始也。丁謂兼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時實為東宮官，餘多以前宰執為致仕官。若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以待宰相官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使致仕，亦隨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待前執政，其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本官至尚書即除少傅，丞郎、給諫只除少保。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至太師即遷司空矣。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兼少師，樞密曹利用兼少保。自後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開禧三年，史同知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錢丞相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獻太子立，並置二相，錢左相改兼少師，史右相兼少傅。未幾，右相丁內艱，左相亦去位。又明年，右相起復，遂進兼少師焉。

太子賓客。【略】

宋至道元年建儲，乃置賓客二人，以他官兼。天禧四年，參政任中正、樞副錢惟演、參政王曾並兼太子賓客，執政兼東宮官自此始。中興後，賓客罕除。開禧三年，景獻太子立，始以執政兼賓客，後復省。

太子詹事。少詹丞主簿司直。【略】

宋東宮官有詹事。仁宗陞儲，置詹事二人。神宗、欽宗陞儲，並置二人，皆以他官兼，登位後省。乾道元年，莊文太子立，置詹事二人。踰月，詔太子詹事遇東宮講讀日，並往陪侍。七年，光宗正儲位，以敷文閣直學士王十朋、敷文閣待制陳良翰為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

太子庶子。中允、司議郎、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諭德、贊善、崇文館學士、洗馬、文學、校書、正字、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郎。

宋制，東宮官有左右庶子、諭德，舊不常設。每儲闕之建，隨宜置官，以備寮采，多以他官兼領。仁宗、神宗陞儲，庶子、諭德各置二人。欽宗陞儲置一人。乾道中，庶子、諭德除左不除右。七年，詔庶子、諭德輪日入宮，仍同供職事。太子侍讀、侍講：唐太宗為秦王，府有侍講，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開元初，十王宅引辭學工書者入教，亦命名為侍讀，而初不設侍講之官。至宋神宗陞儲時始定制，置侍講、侍讀各一人。中舍人、舍人：至道、天禧建儲，各置一人。神宗、欽宗登儲皆置。中興後省。嘉泰初始除王元石，後以館職任伯起兼之。慶元令太子舍人與中舍人皆從七品，而中舍人又在舍人上。然故事未嘗除。資善堂：大中祥符八年，仁宗肄學始置，至紹興五年，孝宗以建國公就傅，就禁中置學館，建資善堂，以范沖、朱震為翊善。舊制，有翊善、贊讀、直講。中興以後，增置說書、小學教授。開禧初，皇子初封榮王，命程少逸、趙子

中領贊讀，不稱王府，而以資善繫銜，蓋以未出閤之故。

乾道七年，禮部、太常寺言：『討論東宮開講并節朔賀慶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無已行故事，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每遇講讀，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延英儀，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復位拜就坐，茶湯罷，退。詹事初上參見皇太子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拜，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官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新儀》所載。兼日逐致拜之禮，近例皆已不行，或遇合致拜日，更不參酌天禧、至道故事施行。』並從之。按天禧二年，左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請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拜，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

太子家令。丞、主簿、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略】

宋有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內臣兼。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武臣兼。承受官一人。以內侍兼。仁宗、神宗陞儲位，並有之。中興後，孝宗、光宗正儲位，及莊文、景獻太子皆置其官。【略】

左右衛率府。副率　長史以下官屬【略】

宋制，左右衛、司禦、清道、監門、內率府率府副率，不常置。中興後，惟監門率府副率為環衛階官。【略】

左右清道率府【略】

宋至道元年，東宮置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主贊引。真宗登位省。仁宗在東宮，復以郭承慶、夏元亨為之，登位復省。

《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二》　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國初，師傅不常設。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參政李昉兼掌賓客，及升首相，遂進少傅，此宰相兼宮僚之始也。丁謂兼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時實為東宮官，餘多以前宰執為致仕官。若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以待宰相官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使致仕，亦隨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待前執政，惟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至太師即遷司空。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兼少師。自後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開禧三年，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丞相錢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獻太子立，象祖兼少師，彌遠以右相兼少傅。未幾，彌遠丁內艱，象祖亦去位。又明年，彌遠起復，遂兼進少師。景定元年，度宗升儲，以賈似道為少師。

太子賓客。至道元年建儲，初置賓客二人，以他官兼。天禧四年，參政任中正、樞副錢惟演、參政王曾並兼太子賓客，執政兼東宮官始此。中興後不置。開禧三年，景獻太子立，始以執政兼賓客，後復省。景定元年，度宗升儲，以朱熠、皮龍榮、沈炎並兼賓客。

太子詹事。仁宗升儲，置詹事二人。神宗、欽宗升儲，並置二人，皆以他官兼，登位後省。乾道元年，莊文太子立，置詹事二人。踰月，詔太子詹事遇東宮講讀日，並往陪侍。七年，光宗正儲位，以敷文閣直學士王十朋、敷文閣待制陳良翰為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景定元年，度宗升儲，以楊棟兼詹事。

太子左庶子、右庶子、左諭德、右諭德。舊制不常設。儲闈之建，隨宜置官，以備僚案，多以他官兼領。仁宗、神宗升儲，庶子、諭德各置二人。欽宗升儲，置一人。紹興三十二年，孝宗以建王立為皇太子，置庶子、諭德各一人，除右虛左。乾道元年及七年，各置一人。開禧三年，景獻太子立，初除左虛右，明年，左右始並置。

太子侍讀、侍講。神宗升儲，始置各一人。乾道、淳熙、開禧，各依故事並置。乾道七年，禮部太常寺言：『討論東宮開講并節朔賀慶、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無已行故事，當依放講筵，少殺其禮。每遇講讀，詹事以下至進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延英儀，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牋賀。謝辭，初如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皇太子，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官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新儀》所載；兼逐日致拜之禮，近例皆已不行，或遇合致拜日，更合參酌天禧、至道故事施行。』按天禧二年九月五日，左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請資善堂參見皇太子，得令升階列拜，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太子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並從之。

太子中舍人、舍人、至道、天禧各置一人。神宗、欽宗升儲，並如舊置。嘉定初，除二人。慶元以中舍人在舍人上。

資善堂翊善、贊讀、直講、説書。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資善堂小學教授。翊善、贊讀、直講皆舊制。説書而下，中興以後增置。資善堂自仁宗為皇子時，為肄業之所，每皇子出就外傅，選官兼領。元豐八年，哲宗初開講筵，詔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又詔三省、樞密院、講讀、修注官錫宴於資善堂。政和元年，定王、嘉王出就資善堂聽讀，詔宰執就見。靖康元年，詔皇太子出就外傅，就資善堂置學舍，令國子監供監書。紹興五年，孝宗封建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講。先是，宰臣趙鼎得旨於宮門內造書院，至是始成，以為資善堂。命儒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尋用趙鼎言，以左史范沖充翊善，右史朱震充贊讀，時稱極選。帝曰：『朕令國公見沖、震必設拜，蓋尊重師傅，不得不如此。』紹興十二年，建國公出就外第。及紹興三十年，由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時皇孫皆就傅，以校書郎王十朋為小學教授。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詔三皇子位各置説書官一員，又置贊讀、直講一員。淳熙七年，皇孫英國公始就傅，詔置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一員。十六年，光宗即位，皇子進封嘉王，置王府贊讀、翊善、直講各一員。慶元六年，景獻太子為福州觀察使，詔令資善堂授書，置小學教授二員。開禧元年，進封榮王，仍開資善堂，置贊讀、直講、説書官各一員，又置翊善一員。度宗升儲，並置翊善、贊讀等官。

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內臣兼；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武臣兼；承受官一人，以內侍充。仁宗、神守升儲，並置。中興後，置官並同。

太子左、右衛、率府率，副率左、右司禦、率府率，副率，左、右清道、率府率，副率，左、右監門。率府率，副率，左、右內，率府率，副率。官存而無職司。至道元年，東宮置左清道率府率、副率兼左春坊謁者，主贊引。三年，真宗即位而省。天禧二年，又以左清道率郭承慶、左右監門副率夏元亨兼左右春坊謁者，仁宗即位復省。中興後不置，惟以監門率府副率為環衛階官。

又 卷三一〇《李迪傳》 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密副使，而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為左丞者。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

論説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一《戊申封事》 至於輔翼太子之説，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疏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游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傳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

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游，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

宋・樓鑰《攻媿集》卷二六《乞東宮官進嘉言善行奏》 臣仰惟陛下深維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侍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太子天資明敏，謙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説之間，可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己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宋・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二五《覆東宮二門司劄子》 某猥以譾材，濫聯宮寀。衛翼是選端士，媿不能當；侍御罔匪正人，聿資協贊。職既嚴於振糾，身有賴於維持。末由貢名，先辱貽翰，殆成倒置，不任内慚。謹具稟酬，伏祈炤察。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一二《論官》 或問東宮官屬。曰：【略】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疏略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其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疏略，宜放舊損益之；不報。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八三《吴縣擬試策問三道》 皇太子之欵謁，繼此亦常盡復先王之制否歟？尊尚師傅，遴選官僚，輔德之要道也。然聞成王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則以大臣為師傅，宜亦其常爾。何賈誼止欲選左右早諭教，而宣帝太傅、少傅之托，亦僅以屬二疏，豈東宮自有師傅官，於天子之三公本無預，而論成王者，特後世之言歟？唐世東宮官制，儒先嘗稱美其詳。置詹事，則猶朝廷之有中書、門下省；置贊善大夫，則猶朝廷之有諫議大夫。我朝嘗盡復唐制，而此獨未備，何歟？今皇太子之官自宮師而下已一一極天下選，不知總統衆職與夫視職諫議者，亦當使盡正其職否歟？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七《太子官屬》 祥符三年四月，皇子生，後宮宸妃李氏所生也，是為仁宗。八年十二月，皇子冠，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尋置壽春郡王友，以張士遜、崔遵度為之。初大臣欲以二人為翊善、紀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拜受。』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張士遜嘗對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是耶？』士遜愧謝。

九年十二月，詔以王子就學之所名資善堂，上作記，刻石於堂中。

天禧元年，宰相王旦以疾求解職，上曰：『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令王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

二年八月，立昇王為皇太子，賜以《元良箴》。謁太廟日，有左右珥黄雲捧日。

《文王世子》一篇，所以教為世子之道也。【略】是故學問聚辨之功，非驕逸易縱者所能為，而富貴崇高之地，非學問已成者未易居，此古先帝王皆講學成德於未為君之日也。後世徒知國本之當尊，而不知德性之當養，世子得以臣其宮之僚屬，而輔翼東宮之官如與僚屬無異，此真宗不置翊善、記室，而以二人為王友。蓋官屬則有君臣之義，王友則有師友之義，君臣之分既立，則學問之功難施，師友之義既明，則驕貴之習自革，此作聖功夫，必以誠敬為入門也。

明・茅元儀《三戍叢譚》卷一一 宋時最輕太子宮寮，每以授雜流新進。

藝文

宋・姜特立《梅山續稿》卷九《余年六十始入侍禁庭數月又直春宮》

新年出小劫，今日直儲宮。天道周必復，物情窮則通。春叢無寒榮，秋畬

得晚豐。勿悲夕陽句，猶勝吾家翁。

宋・楊傑《無爲集》卷一一《賀東宮待制啓》 伏審光被寵書，榮遷峻秩，伏惟慶慰。竊聞職清内閣，任重先朝，必擇正人，以副輿望。恭以某官搢紳繩墨，廊廟棟樑，爰自春宮，夙隆天眷。商山舊德，漢皇之羽翼已成，秦府功臣，唐代之典章取定。即升臺席，大庇邦氓。某屬在浙江，叨乘使傳，末由趨慶，伏重跂瞻。

雜録

宋・鄭獬《鄖溪集》卷一《太子家令更令制》 家令治刑獄，穀貨，率更令治殿門、刻漏，皆屬詹事府，以備司存。以爾謹善，老於儒學，并次新秩進之。然則晁錯嘗居此官，以政術顯，是不獨專於沉務而已。可。

又《太子賓客制》 朕既擇其師傅，皆鼎鉉調元之臣，乃朕碩德之老。然而位尊德重，燕見有時。至於游衍相講習，則宜得端士，爲之賓從。具官某道德深醇，有不肅之訓，嘗侍禁闥，老而彌謹。其令與吾子游，以備四客調護之義。可。

又《太子司議郎制》 進善有旌，誹謗有木，記過有史，徹膳有宰，則尚何職於司議哉？蓋道太子之善者，欲其起居左右前後，無不得其正也。具官某致忠於國，守節不傾，屢更朝級，人稱其能，今以爲司議，用典箴誡。昔馬周恨不居此官，今爾之被選，可以無太息矣。可。

又《東宮官制》 士之生，未有不須友以成之者。今吾子幼而向學，方有立志，以爾諄諄耆艾，行方而學醇，可謂有師友之法矣。俾夫與吾兒游，言而聞正道，動而行正事。少而習焉，長有成德，非爾之功誰邪！可。

又 卷五《東宮傳制》 長於齊，不能不齊言，長於楚，不能不楚言，是習於齊楚之俗而能也。居而與正士游，則耳聞仁義之訓，目視《詩》《書》之文，行而中和鸞，處而覽諷誦，少而漸漬，長有成德，則雖有邪僻暴慢之游，不復能奪矣。具官某德美膚敏，白髮不懈。在先皇帝時，以高文大册，入直禁闥，喜謀大猷，遂參國論。肆予沖人，信倚如一。今吾子出居春坊，而思得師保之賢以輔成其德，則耆艾明哲，無如卿者，其爲吾以禮義道習之。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周召之事業，爾嘗讀其遺書而學之矣，宜用以爲法，則朕尚何有慮耶！可。

又《東宮傳制二》 成王在襁褓，則以周召爲之保傅，況吾子年浸及冠，美質將就，其不爲之擢叙賢哲以爲之輔道者哉？具官某材茂行潔，爲時偉人。强學深博，足以謀王猷而斷國論；純忠明勁，足以勵羣辟而鎮浮俗。屬在老成，以爲保傅。夫天下安危，繫於太子，太子之邪正，繫於保傅。然則天下之安危未成於太子，而其萌芽已形於保傅矣，可不勉歟？可。

宋・王鞏《聞見近録》 李邦直、張粹明嘗謂予曰：神宗晚年建立三省，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規模遠矣。今上初俾侍宴，其後喻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閤，當議宮僚。乃曰：司馬光端重，宜爲宮官。亦漢羽翼之謂也。如吕公著、孫覺皆可作之，其下當擇功臣子弟，若文貽慶可任洗馬之類，比孟子謂巨室大家人所慕之意，足以取重春宮矣。除目具而神宗棄天下。今司馬公之來，是末命也。

宋・畢仲游《西臺集》卷一六《丞相文簡公行狀》 真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六 國朝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爲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爲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皆兼賓客，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堂，賓客以下，隻日互陪侍講。從之。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三《詔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以經術》 政和四年，詔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一導以經術，廸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於流俗焉。

宋・呂祖謙《宋文鑑》卷三八《[宋]鄭獬〈潁王府翊善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齊恢可守尚書左司郎中依前直昭文館兼太子左諭德諸王府記室參軍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陳薦可工部郎中依前直集賢院兼太子右諭德〉》 唐制：左右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其内外庶政，有可爲規諷者，隨事而

贊論焉。則處其官者，其選可以不重哉！以爾恢，清謹廉正，不失其常；以爾薦，質直和厚，可任以事。而或入道經訓，或贊爲書記。使王有聞，緊爾能力。屬儲闈之肇啓，擇郎曹而並進。夫語道者，非序而安取；論德者，惟行之爲艱。毋或易言，以墜予訓！

宋・李心傳《舊聞證誤》卷一　仁宗初立為太子，李文定以參政兼賓客。後二年，李遷集賢相兼少傅，其十一月，皇太子聽政，遂命宰執悉兼東宮官，葉所云誤。

宋・樓鑰《攻媿集》卷一九《代謝皇太子宮講堂徹章轉官牋》　儲闈進讀，嘗預英游；奏議終篇，遂遷爵秩。曾是優隆之渥，亦需遠外之蹤。中謝。伏念某學匪洽聞，身逢盛際。宸衷念甘盤之舊，俾鯫生獲綴于賓僚；經帷繙陸贄之書，命鶴禁亦為之訓說。備見經綸之用，具存仁義之言。戒彼覆車，實為可監。申其佔畢，顧有何勞？方茲去國以奉祠，乃以徹章而受賞。被恩有自，揣已知慚。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任重承祧，志勤好古。傳聖父誠明之學，自得之心；玩名臣論諫之文，如對其面。尚思記誦，使遂褒陞。某敢不拜手祇榮，銘心戴德？一物三善，固知裨贊之無功；九弊六條，更冀講明之不怠。

宋・度正《性善堂稿》卷八《通參政啓二》　羽翼春宮，所以重宗廟；扶持國是，所以尊朝廷。皇極茂建而庶政以修，大綱既正而萬目斯舉。

又　卷一〇《送曹簡夫序》　正竊惟春宮既建，博選師儒以充輔導，使侯得與此選，陳善閉邪，必有大過人者。今天下士與侯同學先生之門而有所聞者不少，因侯以盡致之，同心協志，相與羽翼贊襄，緝熙光明，一新中興之業，豈非萬世長策，又何折衝禦侮之足云哉！昔司馬文正公得伊川以輔哲宗，其經筵開陳蓋前所未有；趙忠簡公得朱子發、范元長以輔孝廟，其資善講說亦前所未有。然天下不以多伊川、朱、范而多文正、忠簡，古之人夫何遠哉，亦為之而已矣。於是侯自益昌漕易鎮宣城，序以勉之云。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七《賜太傅右丞相兼太子少師賈似道辭免以皇太子宮滿歲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敕似道：元良天下之本，前朕命相多矣，莫為國家定大計者。自卿宅揆，與朕同心同德，首建春宮，而又招聘耆儒端人以輔翼之。參決久而益智習事，講貫熟而發言當理。近以其所學於賓友者成書來上，由公日啓廸之善，開社稷靈長之基。太公望賜履而封，未聞力巽；正考父循墻而走，毋乃太謙。宜略撝文，欽承茂渥。

宋・王君玉《國老談苑》卷一　仁宗在儲宮。真宗慎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真宗曰：『太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令以付卿，其志心以導吾子。』宗道退讓，敦奬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明・王鏊《震澤集》卷三三《教太子》　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當依做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旦、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

明・鄭紀《東園文集》卷三《進聖功圖説以輔養皇儲》　唐宋太子更易不常，輔導之臣未聞有如賈誼之論者，唐不足言，宋朱熹論天下急務，雖曾及之，又非輔導之官，孝宗亦不能用，其享國不如漢者宜矣。

明・陳汝錡《甘露園短書》卷五《東宮》　宋大宗以李至、李沆為太子賓客。詔太子事以師禮，每見輒先拜，依稀餼羊尚存。

清・牛天宿《百僚金鑑》卷二《宮僚考略》　宋東宮有詹事少詹，品俱正六，恒以執政兼統。

清・劉友光《香山草堂集・南園雜述》　宋時，東宮有左、右二春坊，率用武弁之小有才者爲之。

清・劉青芝《周禮質疑》卷四《春宮・大司樂》　至宋，東宮官左右春坊每用武弁小有才者，先王合國子弟之學，其法蕩然矣。惜哉！

太子習政監國分部

綜述

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下 真宗疾彌留，皇太子決政資善堂。劉太后諷宰相丁謂謀臨朝，物議憂疑。王曾説后戚錢惟演曰：『帝仁孝，結於民心深矣，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屬吾儲君。而皇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不見吕、武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謀，劉氏無處矣。公寔后肺腑，何不入白？即帝不諱，立儲為君，后輔政以居，此萬世之福也。』后悟，不復有他志。及皇儲踐阼，遺詔軍國事權聽后旨，議久未決。丁謂沿后素志，乃上議：太后朝近臣、處大政；皇帝朝朔望，獨見羣臣。餘庶務令入内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即下，不以覆，謂黨皆附和以為便。曾對曰：『天下公器，豈可兩宫異位？又政出宦人，亂之本也。不可。』乃引後漢馬、鄧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母后坐右，而加簾焉。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

宋・曾鞏《隆平集》卷五《宰臣》 李迪【略】先丁謂拜相，而以丁謂為昭文館大學士，位迪上。帝不豫，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請皇太后止決常務，他皆聽旨。迪爭不勝。謂益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能取容徇權臣耶？』時詔二府並進秩，兼東宫官，乃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作左丞者，謂欲以抑迪也。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五《常程事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以下資善堂會議施行詔天禧四年十一月庚午日》 朕荷元昊之眷懷，承二聖之詒燕。圖宅於神州之隩，總制于環海之濱。順考大猷，以御羣品，罔敢逸豫，馴致治平。維宗祐之發祥，誕元良之貳體。日躋有裕，天質夙成。備對壽街，迴達政經之要；延詢望苑，動遵德教之規。固已博約乎六藝之言，佩服乎三司之訓，習聞妙善，茂著温文。然以軍國之事機，刑治之得失，尤資肄習，用熟見聞。伊乃宰司，暨于機軸，實惟同體，參掌萬樞，宜竭訏謨，聿申裨贊。已各降制命，並兼東宫職任。眷言同德，兹謂老成，日接元子之游，慰于庶民之望。自今中書、樞密院、諸司該取旨公事，仍舊進呈外，其常程事務，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訖奏。噫！周儲三善，但循齒讓之儀；漢客四人，遂成調護之績。矧吾衡軸，佐此緝熙。念固本之是圖，實保邦而多慶。咨爾中外，知朕意焉。

又《答皇太子讓資善堂議常程事表詔天禧四年十一月庚午》 國家祇荷慶靈，克昌寶祚。眷惟主器之重，允資立愛之賢，順考推猷，聿申誕告。以卿孝恭著美，聰哲秉彝，挺其日躋之能，彰厥時敏之用。矧惟一德之輔，暨于老成之人。左右參裨，周爰講貫。式竚交修之績，副予善任之懷。何遽奏封，備形謙挹？勉遵成命，即斷來章。所讓宜不允。

又《皇太子開封牧制》 門下：訓五經之趣，既隆父子之至恩；正八命之儀，爰篤君臣之大義。朕誕膺寶緒，夤奉慶基。建國本者十年，荐毓承華之德；固皇圖于億載，肆推立愛之仁。咨爾朝紳，聽予詔綍。某稟孝友之性，賦聰明之才。位重前星，而動不舍於謙恭；望尊少海，而居必先於勤儉。聿新業履，聞正言而與正人；克慎猷為，學古訓而師古事。淑質斯就，令名益彰。夫進于道者政有不足行，通于理者民有不足治。懋東闈之修蘊，既觀妙善之風；試南衙之極煩，宜展阜成之効。是用特頒渙號，申錫徽章。靡拘前代之舊聞，悉考本朝之故實。增壯春宫之體，彌昭震器之光。匪徇私恩，實符公道。於戲！下九重之命，非由左右大臣之言；司千里之畿，尚賴遐邇羣彦之助。欽承眷注，益勵乃心。可除開封牧。餘依故事。主者施行。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四《真宗紀》 （天禧十年冬十一月）庚午，詔：『自今除軍國大事，朕自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使等參議施行。』十二月乙亥，皇帝不豫。

又 卷五《仁宗紀》 天禧元年，兼中書令。【略】四年，詔中書、樞密院及諸司非大事並委皇太子資善堂裁處以聞。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六 （天禧四年十一月）乙丑，對輔臣於承明殿，上曰：『朕邇來寢膳頗漸康復，然軍國之事，未免勞心。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素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莅政於外，皇后居中詳處，卿等可議之。』輔臣進曰：『臣等所奉德音，實邦家之

大慶，況太子升儲以來，德望日隆，皇后輔翼歲久，中外遵教，海内瞻企，人無閒言。然太子既監總朝政，望令中書、樞密院大臣各兼東宮職任，庶日奉謀議，便於翼贊。』上許之，於是退議其等列，傳旨命學士草制，詔可。【略】

庚午，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諸司該取旨公事仍舊進呈外，其常程事務，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訖奏。皇太子上表陳讓，優詔不允。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爲不可，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力争不已。迪既罷出，故有是詔。【略】

壬申，皇太子見宰相、樞密使於資善堂，諸司職掌以次參謁。【略】

（十二月乙酉）詔中書、樞密院，自今内臣傳旨處分公事，並須覆奏，令中書提點五房堂後官、樞密院承旨而下，自今月十三日後，從宰臣、樞密使資善堂祗候。

中書、樞密院上言：『請自今遇隻日承明殿不視事，則入内都知傳宣中書、樞密院詣太子資善堂議事。應時政及後殿軍頭司公事素有定制者，施行訖奏。係遷改陞降者，送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如無公事，則宰臣、樞密使已下，遇參辭謝皇太子，許二三人已上爲一班，詣堂延見，自餘官僚，並止留牓子。』詔從之。自是輔臣每會議，皇太子秉笏南面而立，中書、樞密院以本司事遞進承令旨。時政之外，京朝、幕職、州縣官、使臣、禁卒咸引對焉。事畢，接見輔臣如常禮。

又 卷一〇六（天聖六年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内銓、軍頭司，各引對公事。自帝為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於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

又 卷三五二（元豐八年）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内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太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子精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好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二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宣制，立爲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又詔：『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俟康復日依舊。』未刻，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執政日再入。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建炎元年春正月庚子）翌旦，車駕再詣金營。先是，門下侍郎耿南仲既走相州，而同知樞密院事聶昌爲絳人所殺。去年閏月癸卯，朝廷遣中書侍郎陳過庭割河東北地。閏月丙寅。宰執見在者，惟何栗、曹輔與尚書左丞馮澥、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至是，栗、澥、輔從行，乃以傅兼太子少傅，輔皇太子監國。【略】日晚，命内侍邵成章衛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十有一月甲寅，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上謂宰臣曰：『皇太子年長，若在東宮，亦恐怠惰，所以令決庶務。可令擇日開堂與卿等議事。』

又 卷六四（淳熙十四年春正月）乙巳，上諭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諳知外方物情。自今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

臣留正等曰：『昔堯以天下與舜，必先歷試諸難。至舜之命禹，亦必丁寧而告戒之。蓋神器之重，庶務之繁，非可以嘗試為之也。壽皇承高宗之付託，臨御二十八年，一旦有倦勤之意，將舉而授之聖子，乃先開議事堂，俾之參決，其望之重，愛之深矣。雖曰聖子生知之性，不待學而能。至是聞見益廣，情僞畢分。曾未旬日，壽皇已有諳知外方物情之喜。日久習慣，豈曰小補之哉！然則今日施設之美，治功之盛，皆得於家法之傳，其視舜禹尤有光焉。』

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争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常闕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尋以胡晉臣兼諭德，鄭僑兼侍讀，羅點兼侍講。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付翰林草制，非左右大臣建明，出自朕意。

又 卷七四（靖康二年正月）十日庚子，車駕再幸青城軍前。《遺

史》曰：上出郊，以皇太子監國，以孫傅為留守，尚書梅執禮副之。識者謂：『鴻門之會，豈可再行也哉。』【略】

《靖康遺録》曰：自十二月至正月，金帛不足，無如之何。粘罕催迫逾急，頻數號令，欲縱兵入城，百姓輒驚，不安其室。上以問蕭慶，答云：『此事須陛下自見元帥，乃可了畢。』會粘罕亦遣人來，請再相見。上疑番賊見欺，意欲無往。而金銀不足，恐其縱兵，不得已乃令皇太子監國，樞密使孫傅為留守。密謂傅曰：『我至番寨，慮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

上至軍前，降御筆令王若沖、邵成章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議事。

又　卷七七　（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增置糶粟米場、賣柴炭場。圍城日久，餓死者相屬於道。監國皇太子令旨增置糶粟米場、賣柴炭場，每人粟不過五升，薪不過五十，以市價比之，少十分之一二，故赴場糴買者，士庶相雜。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八　（天禧四年十一月）詔兩府會議資善堂。詔合取旨事如故，自餘常事，委太子與兩府會議，施行訖奏。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為不可，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迪既罷出。故有是詔。

宋・陳模《東宮備覽》卷六《監國》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晉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

乾道九年，上謂宰執曰：『皇太子前日奏領臨安府二年，幸而諳歷民事，欲乞罷免，庶得尚意講學，敷陳甚有條理。已降詔不允，而懇請益堅。』從之。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三　（天禧四年）十一月乙丑，上謂宰臣等曰：『皇太子年德漸成，皇后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涖政于外，皇后居中詳處，卿等可議之。』宰臣奏乞令中書、樞密院大臣各兼東宮職任，庶日奉謀議，便于翌贊。上許之。戊辰，李迪罷為户部侍郎，出知鄆州；丁謂罷為户部尚書，出知河南。庚午，丁謂復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如故，樞密使馮拯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少傅，樞密曹利用少保。詔除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常程事務，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使等參議施行。壬申，皇太子見宰相、樞密于資善堂。甲戌，作天章閣奉安御集。

又　卷五　（天聖六年）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内銓、軍頭司各引對公事。自上為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於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

又　卷一〇下　（元豐八年）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

又　卷一八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降制皇太子爲開封牧。

又　卷一九　（靖康二年春正月庚子）皇太子監國，以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爲太子少傅，仍爲留守。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六《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宫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二九《淳熙議事堂》　十四年十一月己亥，詔太子參決庶務，遠稽貞觀決庶務於承華，近法天禧見輔臣於資善。明年正月乙巳，又詔朝殿令侍立。

又　《嘉定資善堂會議》　元年四月甲寅，詔宰執日赴資善堂會議，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宰輔兼師、傅、賓客，用天禧故事。天禧四年，輔臣每會議，皇太子秉笏南面而立，中書、樞密以本司事遞進承令旨。

又　卷一六一《祥符資善堂》　（天禧二年）九月丁卯，天安殿册太子。三年九月丙子，賜《元良述六執箴》、《承華要略》。四年，徙御厨北，一作禁庖之北，一云宣祐門内東廡，其講筵所亦在焉。十月乙卯，資善堂上樑，是歲正月十七日幸。太子會宫僚觀之。十一月庚午，御劄：中書、密院常

務，令宰臣與太子就資善堂會議。壬申，輔臣見皇太子於堂。十二月九日乙酉，詔隻日承明殿不視事，中書、樞密院詣資善堂議事。辛丑，太子會師傅宮寮于是堂，賜教坊樂。

又《淳熙議事堂》　十四年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先是，學士洪邁入對言：『天禧資善之詔，可舉行也。』至是，詔右相周必大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宗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上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先是，有詔東內門司改充議事堂，太子隔日與宰執相見議事。九日乙巳，又詔每御朝令皇太子侍立。

宋・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一一　（嘉定元年閏四月）甲申詔皇太子侍立朝殿。詔曰：『朕更化厲精，祇若古訓，爲萬世長策，先圖其大者。皇太子温文粹美，學問夙成，欲使與聞國論，通練事幾，以增茂儲德，二三大臣各兼師傅、賓僚，用伸羽翼之助。其相與叶心輔導，成朕愛子之義，以綿我家無疆之慶，是惟休哉！自今每遇視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禮四九・尊號》　淳熙十五年正月，參決庶務。先是，有詔曰：『地居子職，所當幹蠱以振民；位正儲儀，尤藉撫軍而監國。禮經具在，史牒可尋。朕祇迪燕詒，敢云暇豫。痛矣非常之變，割于罔極之悲。三年天下之通喪，方謹苴麻之制；百官族人之命戒，勉從素幄之權。諒陰既禀于不言，恭默更妨于思道。皇太子春秋鼎盛，夙夜嚴祇，久宣北極之輝，蚤辨南陽之牘。遠稽正觀，決庶務於承華；近法天禧，見輔臣于資善。庶其習貫，助我財成。皇太子可令參決庶務。』至是，每隔日，與宰執並公裳係鞋相見議事。如有差，擢內自寺、監丞外，自守臣以下悉舉宰執同議除授訖以聞。守臣上殿參辭，除侍從外權免並於議事堂納劄子，擇其可施行者，同宰執將上取旨。

清・徐松《中興禮書・續編》卷三〇《皇太子議事堂》　淳熙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手詔：『皇太子可令參決庶務，其合行事件，令有司檢照古今典禮條具以聞。』禮部、太常寺今具下項：『【略】國朝天禧四年，事見《會要》。緣為事體不同，難以條具，別無典故。禮官條具下項：今來詔書皇太子參決庶務，所見有延見去處，欲乞于祥曦殿門外南壁侍班閤子，令修內儀司修整設施。遇有宰執延見參決事務，欲乞用隻日相見之禮，別無該載，今檢照得有乾道七年討論太子詹事等逐日參見禮數，見今侍從官答拜，餘官立受。今來宰執遇有延見參決事務，欲乞皇太子秉笏而立，宰執以事務通呈畢，接見宰執如詹事相見之儀，所有五品上、下除授及參決庶務，別無該載，于禮部難以討論。』前件事并留中。

十一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子可隔日就議事堂參決庶務，與宰執並公裳擊鞋相見議事。如有差擢，在內自寺監丞，在外自守臣以下，悉委皇太子與宰執同議除授訖以聞。所有守臣除侍從外，餘並權免上殿參辭，並于議事堂納劄子，擇其可施行者，皇太子同宰執將上取旨。

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已令修內司將內東門改修充議事堂，于十二月初二日挂牌，可令有司選日開議事堂。十二月三日，太史局言：『今供選開堂議事，宜用十二月八日乙亥吉，即與國音別無妨碍。』詔依。

十二月八日，三省行首司言：『開堂議事，准皇太子宮門為患赤目，見請朝假。』詔令太史局別行擇日。

十二月九日，閤門言：『契勘有合行事件下項：一、今來守臣除侍從外，其餘守臣依已降指揮，赴議事堂參解，候下到文字欲依都堂審察例，関送皇太子宮左右春坊內合供脚色官，依例閤門緣進。一、應在京合上殿官如乞上殿，依舊入進班次，內殿引所有監司、諸路釐務、總管、鈐轄上殿。』詔依，並依內監司、諸路釐務、總管、副總管、鈐轄令內殿引。

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史局言：『開堂議事令別行擇日。今供選來年正月二日戊戌吉，八日甲辰告忌，十日丙午吉，十三日己酉吉，十九日乙卯吉，二十日丙辰吉，二十六日壬戌吉，即與國音別無妨碍。』詔用正月二日。

十五年正月九日，詔：『今後遇內殿坐皇太子，令赴起居侍立。』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三六　（景定元年秋七月丁亥）御筆：參稽舊制，皇太子當俾習知政事，每遇昕朝，可令侍立，仍令宰執並兼東宮官，三省討論典故以聞。【略】

癸巳，皇太子侍立。上曰：『侍朝參決，正欲習聞政事，卿等宜衛翼之。』似道奏：『建儲一事，自古為難。在仁皇時，猶待司馬光、范鎮諸臣之請。今陛下不俟臣庶論建，斷自聖衷，合天地祖宗之心，為社稷億萬斯

年之計。』

《宋史》卷二三《欽宗紀》　（靖康二年春正月）庚子，金人索金銀急。何桌、李若水勸帝親至軍中，從之，以太子監國而行。

又　卷二四二《章獻明肅劉皇后傳》　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宮中，事多決於后。宰相寇準密議奏請皇太子監國，以謀泄罷相，用丁謂代之。既而，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廢后殺謂，復用準以輔太子。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詣謂告，謂夜乘犢車，挾崇勳、懷吉造樞密使曹利用謀。明日，誅懷政，貶準衡州司馬。於是詔皇太子開資善堂，引大臣決天下事，后裁制於內。

又　卷二四六《太子諶傳》　（靖康）二年，上幸青城，命密院同知孫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稱制行事。

又　卷二八一《寇準傳》　（天禧）三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懷政，降準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

論說

宋・司馬光《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一七《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爲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抶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

《陳亮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已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一《戊申封事》　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脩德。況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脩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

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一五〇《皇太子初開議事堂乞特御殿奏》　臣恭睹已降指揮，皇太子就正月二日開議事堂。雖是節假，乞陛下特御延和，引宰執奏事。既退，方赴議事堂，庶幾新元發政協先後之序。臣今輒陳所見，伏乞睿照。

《楊萬里集》卷六二《上壽皇論東宮參決書》　十一月初七日，朝請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太子侍讀臣楊萬里，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自宅憂以來，聖情摧傷，至意惻怛，五十而慕，同於大舜，七日不飲，過於曾子。仗衛所過，憔悴形於玉色，涕淚被於天顏。臣民瞻之，無不感泣，莫能仰視。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漢、唐以降，未之有也。及伏讀今月三日詔書，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尤足以見聖心盡孝之篤，執喪之專，天下之大，不足以解憂，先王之禮，不足以奪情也。然非常之元，黎民懼焉。今太上升遐之初，內有大喪，外有强寇，人情皇皇，未有所定，而又出此非常之舉。詔下之日，國人大驚，中外相顧，訛言繁興不可禁止。此治亂安危之機也，臣請為陛下極言之。臣伏思

詔書，有『參決庶務』之語，所謂庶務者，何務也？非禮樂征伐之政，福威玉食之權乎？是政也，是權也，可以出於一，而不可出於二者也。出於一，則治則安則存，出於二，則亂則危則亡。蓋政出於一，則天下之心聽於一，出於二，則天下之心聽於二。《傳》曰『國不堪二』，又曰『民無二王』。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參決，無乃國有貳乎？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必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必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必起，讒間之言起，則父子之隙必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太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既而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而二國遂大亂。故夫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也，非令典也。或曰：『正觀嘗行之矣。』臣以為，亦非令典也，監國不過旬日，而太子承乾，卒以罪廢。非承乾之罪也，太宗陷之也。豈有臣子而可使之攝行天子之事乎？或曰『天禧嘗行之矣。』臣以為，此亦非美事也。蓋丁謂、王欽若幸真宗之近醫藥，而羣小自相貴也，自相賜也。宰臣皆兼東宮之保傅，而賜白金者又五千兩。下至三軍，莫不有賜，以取悅天下之情。當時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今國有大喪，其費不貲，而詔書又援天禧故事以示之，小人無知，已人人有望賜之心矣。陛下空國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故夫監國之事，古之盛時無有也，本朝之盛時亦無有也，豈可創見於聖世，為後世藉口乎？或曰：『聖主欲行三年之喪，故舉行監國之典。今不行監國之典，是使聖主不行三年之喪乎？』臣謂此俗儒之論也。臣聞有天子之孝，有士庶人之孝。孔子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天子之孝也。《傳》曰：『天子之大孝，莫若安社稷。』是亦夫子之意也。又況古者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家法。夏不法堯舜而法禹，《書》曰『皇祖有訓』是也。周不法禹、湯而法文王，《詩》曰『儀刑文王』是也。若夫本朝之治，亦自有家法矣。宮中行三年之喪，而外朝聽天下之政，此列聖之家法也。徽宗顯仁之喪，自有紹興之制，此光堯之家法也。今議者不使陛下循列聖之規，蹈光堯之行，以合孔子所謂「天子之孝」，而顧欲使陛下與曾閔匹夫校一行之高，立一節之苦，是非俗儒之論乎？昔英宗久不出，國人皇皇，大臣請車駕一出祈禱，於是見者大悅，國情乃安。今陛下欲徇俗儒之論，守匹夫之節，而下參決之詔，國人已皇皇矣。臣願陛下遠鑑古人國貳之禍，近念光堯王業之艱，沛然從羣臣御殿之請而親法宮之事；幡然從太子力辭之請，而寢參決之詔，則可以安國人，可以示夷狄，祖宗及光堯付託之業，可以有泰山之安，陛下及太子父子之親，可以無纖芥之疑矣。古人所謂轉敗為功，轉危為安，於此在矣。

宋・衛涇《後樂集》卷一二《繳進御筆劄子》 臣等密上奏事間，恭奉玉音：『皇太子參決事，朕有此意甚久。昨日趙彥逾經筵求去，奏及此。此事斷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卿等可商量教穩當，欲待批出。』臣等仰見陛下聖明獨斷，爲宗社大計，不繇臣下奏請，不勝慶抃。臣象祖奏：『陛下欲得皇太子習知朝廷政事，此宗社大計，非臣下所敢奏陳，出自英斷，尤見陛下聖明。』臣彌遠奏：『此事當出自陛下宸斷。』臣涇奏：『陛下適所宣諭，誠出獨斷。然今日與真宗天禧間故事不同，亦與壽皇淳熙末年故事不同。天禧間，真宗聖體不豫，所以有此。淳熙間，壽皇已有倦勤之意。今陛下春秋鼎盛，正當躬親聽斷之時，聖意不過以皇太子年齒長懋，欲得習知政事，令與宰執聚議，庶幾習熟天下事體，它時付託得人。日逐於侍膳問安，初無相妨。臣所慮者，恐外人不知，妄有傳播，撰造語言。陛下聖明，必能洞照。臣象祖等惟朝殿奏事，得侍清光，退後凡有事件，多是繳入非時，無緣可得通達內外之意。所以向來韓侂胄因此得以竊弄威福，稔成姦惡，幾危國家。今得皇太子會議，臣等奏事既退，或陛下有所宣諭，或臣等有敷陳未盡之意，皇太子於侍膳問安之際，皆可以從容奏稟，內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間別有人出入禁闥，干預朝政，豈非宗社大幸？』奏事畢，臣等又奏：『適來所聞玉音，聖意已定。容臣等退而商議，以聖意擬定御筆進入。』今謹用別幅擬進，更乞睿覽。如合聖意，即乞御筆批降施行。

又《同宰執奏皇太子會議資善堂劄子》 臣等檢照《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十八日詔，元符觀皇子就學堂，宜以資善爲名。此國朝資善堂所繇始也。至天禧二年八月甲辰，昇王益受仁宗舊諱。爲皇太子。四年十一月，令中書、樞密院大臣並兼東宮職任。庚午，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以下就資善堂會議。此國朝會議所繇始也。又《續會要》，政和五年二月十日，立皇太子宮。三月七日，出閤過府，時皇太子未稱宮。就資善堂聽讀。又《中興會要》，紹興五年五月八日，詔擇日降制，除防禦使伯

琮孝宗舊諱。爲節度使，封國公，就資善堂聽講。先是，宰臣趙鼎得旨於宮門外造書院屋一區，欲伯琮就學。有司以圖來上，凡建屋十有六間，從約也。至是書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便爲資善院，俟除授訖，命儒臣爲直講、詳善，悉知資善故事。』以前項典故言之，則講堂資善初無異所，講讀會議悉在其間。今來皇太子既已過宮開講，已降指揮今臣等並兼東宮官，日赴資善堂會議，實與前項典故一同。伏睹昨日降出皇太子奏劄，仰見皇太子隆謙盛德，加禮宮僚。而臣等稽之舊章，揆之私義，有不容自已者。皇太子地尊儲極，國本至重，既居新宮，不應特以會議之故再臨舊所講學之地，既未合典禮，亦非所以示觀瞻。況臣等備數宮僚，許陪侍講學，因而會議，於勢便順。若俯狥沖請，以尊就卑，誠非所安。

《顏元集・朱子語類評》　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太子亦人臣、人子也，故太子入學，與人序齒。宋制近古，近則誣矣。

雜録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六　真宗中年，多或不豫，欲權弭聽斷，養和於西林園，即太清樓也。議委政於皇太子，加冠監國，用王沂公曾以輔之。時中丞王臻不喻上意，議方下，遽以疏上云：『臣聞欲行皇子冠，《左傳異議》曰：「以星終為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道備。」所以人君十二始冠，冠，弁也，行之於廟。漢已還，聞有即位而冠者，皆出於不得已也，故改其名為加元服，皆漢儒因事旋講，實非古也。《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臨國，冠道未成，不冠而監，豈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雲二年，睿宗欲以皇太子監國，召三品以上官建議，羣臣莫敢對者。臣竊謂茲事體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萬國調順氣劑，存真納和，不必過計，社稷萬靈，扶擁聖履云時以政出宮闈，不敢妄決，議者遂寢。』

宋・林光朝《艾軒先生文集》卷二《皇太子尹京謝賜歷日表》　國章布始，事莫重於人時；歲琯求中，法蓋先於天邑。仰承頒朔，且喜同文。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行夏之時，循堯之道，驗有年於長歷，歸閏月於孟陬。獨乘四氣之端，上接百王之緒。裁為時令，在太初三統之間；施及侯封，自京兆萬年而下。顧茲考定，孰不順成？臣日至寢門，時稽象魏。問安視膳，亦惟子職之修；東作西成，尚或男邦之唱。

宋・呂祖謙《宋文鑑》卷七二《[宋]李至〈對皇太子問政牋〉》　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温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虚懷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喜乎？然則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所未覩，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獨命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慎命令必以簡，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絶邪僻必以道。有一于此，猶為善政，況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苟賜於司南，為政何慙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至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羣爻稍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

宋・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五《皇太子侍立參決謝皇帝表庚申兼太子舍人時作》　問安清禁，方嚴子職之恪共；立侍紫宸，乃獲政機之觀決。得於目擊，授以心傳。揣分未堪，蒙恩過厚。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以聲為律，其動應規。昭其度，昭其文，示之令德；丕哉謨，丕哉烈，佑我後人。肅然身教之儀刑，見于家法之純懿。若稽嘉祐，先宗祀以建儲；上則天禧，命宰臣而習事。不以臣為幼侗，而俾之繼紹；不以臣為愚陋，而誨之經綸。拱親黼扆之日朝，聳觀神斷之天造。若明發蒭，可學知方。臣有獲多聞，祇承允若。視乃無時豫怠，帥而不敢有加。晉王治之懦庸，夫何足效；曾孫誦之道德，所願庶幾。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　皇太子參決

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餘官不然。又曰：『獨宰相為正拜者，蓋餘官謝恩在殿下拜，侍從以上雖拜殿上，亦只偏拜，獨宰相正拜，故云。』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五 淳熙十四年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貞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明・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一〇《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會高宗升遐，孝宗諒陰充撰謚號册文官，充上册寶禮儀使。開議事堂佐皇太子參決庶政，不敢求去。至是，高廟祔禮畢，乃力申前請而去。

清・亢樹滋《市隱書屋初稿・文稿》卷九《書宋鑑後二十二則十一》 孝宗詔皇太子惇參決政事，侍讀楊萬里上書太子，大抵謂民無二王，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監國，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讒間之言啓，而父子之隙開。一履危機悔將何及。又引趙武靈王命其少子何，魏太武使太子晃，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皆及於禍以懼之。太子覽之竦然。亢子曰：『萬里之告太子，忠則忠矣，然似未合於義也。蓋父子之間可以情義動，而不可以利害言，當告之以陛下既命太子參決政事，宜謹守成法，一取上旨而後行，勿疏於定省，勿惑於讒間，勿輕爲移易，措置慎之又慎，以俟陛下復辟間隙云云。及趙魏等故事，可勿言也。況孝宗慈愛性成，必無他慮，何乃動以危言使太子或生疑懼也耶？後之不朝重華宮，雖由宦寺離間，然安知非萬里之言有以先入其心，疑懼而不能釋也。嗚呼！人臣進説於其主，可勿思之又思哉！』

遼朝太子制度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〇 （天聖九年六月）契丹主隆緒病消渴寖劇，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孤，且誡以無失朝廷信誓。己卯，卒于大斧河。【略】

其妻號齊天皇后，妾號順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思猥之女，耶律隆運甥也，有容色，隆緒愛幸特甚。事燕燕尤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燕燕既死，齊天預國事，權勢威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加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后，生日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略】

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有文，元妃屢言其罪，隆緒不治。又爲蕃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爲也。』命焚之。隆緒遺命以齊天皇后爲皇太后，順聖元妃爲皇太妃。元妃匿之，自爲皇太后，與帳下醫耶律意孫謀，令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囚之上京，未幾縊殺之，殺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葬祖州白馬山。

初，隆緒將死，屬木不孤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毋殺之。』後木不孤游獵過白馬山，追感父言，哭其塚，徙葬阿保機墓傍。木不孤，蓋隆緒第八子，始封梁王，後爲皇太子，既即位，更名宗真，改元景福，軍國事皆其母專制之，尋加號曰法天皇太后。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太祖大聖皇帝》 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長子突欲鎮之，號人皇王。一曰東丹王。以其次子德光名耀屈之。守西樓自隨，號『元帥太子』。

又 卷三《太宗嗣聖皇帝下》 燕王趙延壽以遼帝負約，心常怏怏，乞為皇太子。帝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為燕王用者，吾亦割也。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燕王豈得為之？』因令延壽還官。張礪奏擬為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帝塗去『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又 卷八《興宗文成皇帝》 興宗皇帝諱宗真，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順聖元妃所生。帝生於顯州東錐子河，始封梁王，後立為皇太子。聖宗崩，帝即位，明年改元景福，軍國事皆生母法天皇后主之。

又 卷一四《恭順皇帝傳》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俠，有智略，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鐵兒也。』征渤海時，山坂高峻，士馬憚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功。後渤海平，封為自在太子。尋薨，葬於祖州，追謚曰恭順皇帝。一子拽剌，封趙王，為景宗所害。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 （建炎元年八月）希尹與右

監軍耶律余睹、知樞密院事時立愛席地重氈參坐堂上，兵部尚書高慶裔立其傍，雯跪聽其語。希尹先言本朝不割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遽及二帝，即不得請，殆以兵取之耶？雯遜謝再三，乃罷就舍。立愛，其先臨洺人，石晉之亂徙涿之新城，立愛事遼為太子少保。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神册元年三月丙辰）立子倍爲皇太子。

又 卷二《太祖紀下》（神册四年）秋八月丁酉，謁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略】（五年）皇太子率迭剌部夷離堇汗里軫等略地雲內、天德。【略】（六年十二月）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略】（天贊三年六月乙酉）詔皇太子監國，大元帥堯骨從行。【略】（天顯元年二月丙午）册皇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

又 卷四《太宗紀下》（會同四年）二月丙申，皇太子獲白麞。【略】（五年）二月壬辰，上將南幸，以諸路有未平者，召太子及羣臣議，皆曰：『今襄、鎮、朔三州雖已平，然吐谷渾爲安重榮所誘，猶未歸命，宜發兵討之，以警諸部。』【略】（大同元年春正月）癸巳，以張礪爲平章事，晉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和凝爲翰林學士，趙瑩爲太子太保，劉昫守太保，馮玉爲太子少保。

又 卷八《景宗紀上》（保寧三月八月）辛卯，祭皇兄吼墓，追册爲皇太子，謚莊聖。

又 卷一六《聖宗紀七》（太平元年十一月）甲申，册皇子梁王宗真爲皇太子。

又 卷一七《聖宗紀八》（太平五年十一月庚子）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爲太子校書郎，韓樂等五十八人爲崇文館校書郎。

又 卷一八《興宗紀一》三歲封梁王，太平元年册爲皇太子。

又 卷二二《道宗紀二》（雍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册梁王濬為皇太子，內外官賜級有差。

又 卷二三《道宗紀三》（大康元年六月）丙辰，詔皇太子總領朝政，仍戒諭之。

又 卷四五《百官志一》皇太子惕隱司。掌皇太子宮帳之事。皇太子惕隱。【略】皇太子祇應司。

又 卷四七《百官志三》東宮三師府。凡東宮官多見《遼朝雜禮》。

太子太師。太宗大同元年見太子太師李崧。

太子太傅。世宗天祿五年見太子太傅趙瑩。

太子太保。大同元年見太子太保趙瑩。

太子少師。聖宗太平十一年見太子少師蕭從順。

太子少傅。耶律合裡，重熙中為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大同元年見太子少保馮玉。

太子賓客院。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院。

太子詹事。

少詹事。

詹事丞。

詹事主簿。

太子司直司。

太子司直。

左春坊。

太子左庶子。

太子中允。聖宗太平五年見太子中允馮若谷。

太子司議郎。

太子左諭德。

太子左贊善大夫。

文學館。

崇文館學士。

太子校書郎。聖宗太平五年見太子校書郎韓樂。

司經局。

太子洗馬。劉輝，大安末為太子洗馬。

太子文學。

太子校書郎。聖宗太平五年見太子校書郎張昱。

太子正字。

典設局。
典設郎。
宮門局。
宮門郎。
右春坊。
太子右庶子。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太子右諭德。
右贊善大夫。
太子通事舍人。
太子家令寺。
太子家令。
丞。
主簿。
太子率更寺。
太子率更令。
丞。
主簿。
太子僕寺。
太子僕。
丞。
主簿。
太子率府職名總目：
某率。興宗重熙十四年見率府率習羅。
太子左右衛率府。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
太子左右內率府。

已上東宮官。

又　卷五二《禮志五》　册皇太子儀：前期一日，設幄坐于宣慶殿，設文武官幕次於朝堂，並殿庭板位，太樂令陳宮縣，皆如皇帝受册儀。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朝堂北，西向；乘黃令陳金輅朝堂門外，西向；皇太子儀仗、笳簫、鼓吹等陳宣慶門外；典儀設皇太子板位於殿橫街南，近東北向；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樂縣東西；餘官如常儀。至日，門下侍郎奉册，中書侍郎奉寶綬，各置於案。令史二人絳服，對舉案立。寶案在橫街北西向，册案在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並立案後。侍中板奏『中嚴』。皇太子遠游冠，絳紗袍，秉珪出。太子舍人引入，就板位北面殿立。東宮官三師以下皆從，立皇太子東南，西向。太子入門，樂作；至位，樂止。典儀贊皇太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立太子東北，西向，門下侍郎引册案，中書侍郎取册，進授中書令，退復位。傳宣官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傳宣訖，再拜。中書令跪讀册訖，俯伏興。皇太子再拜，受册，退授左庶子。中書侍郎取寶，進授中書令。皇太子進受寶，退授左庶子。中書令以下退，復位。舁案者以案退。典儀贊再拜，皇太子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子舍人引皇太子退，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皇太子升金輅，左庶子以下夾侍，儀仗、鼓吹等並列宣慶門外，三師、三少諸宮臣于金輅前後導從，鳴鐃而行，還東宮，宮庭先設仗衛如式，至宮門，鐃止。皇太子降金輅，舍人引入就位坐，文武宮臣序班稱賀。禮畢。

又　卷五五《儀衛志一》　皇太子車輅：

金輅，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用之。《册皇太子儀》，乘黃令陳金輅，皇太子升、降金輅。軺車，五日常朝、享宮臣、出入行道用之。金飾，紫憾朱裏。駕一馬。四望車，弔臨用之。金飾，紫油纁通憾。駕一馬。

又　卷五六《儀衛志二》　皇太子遠游冠，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服之。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發纓翠綏，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襈裾，白裾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其革帶劍佩綬，襪舄與上同，後改用白襪、黑舄。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册皇太子儀》，皇太子冠遠游，服絳紗袍。【略】

皇太子遠游冠，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服。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鉤鰈，假帶方心，紛鞶囊，白韈，烏皮履。【略】

皇太子進德冠，九琪，金飾，絳紗單衣，白裙襦，白襪，烏皮履。

又　卷五七《儀衛志三》　皇太子寶，未詳其制。重熙九年册皇太子儀，中書令授皇太子寶。

又　卷七二《義宗倍傳》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内摯。神册元年春，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略】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

又　《順宗濬傳》　八歲，立為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

及母后被害，太子有憂色。耶律乙辛為北院樞密使，常不自安。會護衛蕭忽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乃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特謀構陷太子，陰令右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知院蕭速撒、護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案無跡，不治。乙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斡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别室，以耶律燕哥鞫按。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為款伏。上大怒，廢太子為庶人。【略】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絶父子之親，為萬世惜。乙辛知為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乎！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明・楊循吉《遼小史》　（太祖）親征渤海大諲撰，圍忽汗城。諲諝力屈，素服藁索，牽羊率僚屬三百人出降。三日，復叛，破之。駕幸城中，以兵衛諲諝及族屬以出，改渤海為東丹國，而立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仍賜天子冠服，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略】

太祖既崩，人皇王嫡當立，自東丹國來奔，然太后意在大元帥德光。【略】

太宗既立，反疑人皇王，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静。人皇王歸國，怏怏不自得，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人皇王。人皇王畋海上，使再至。人皇王歎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略】太子濬領國事，賢明，乙辛不得逞。惡太子，謀以事誣太子母后。后好音樂，伶官得侍。會教坊告伶官與后私，乙辛以白帝。帝使乙辛劾驗，乙辛實之。帝賜后死，太子有憂色。乙辛嘗不自安，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屬心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置身何地！』乙辛曰：『吾憂之久矣！』乃使人誣告大臣欲廢帝立太子。詔案無跡，不治。蕭訛都斡初按太子無功，補外，至是欲進，乃詣闕誣首：『前告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别室，命耶律燕哥劾治。太子曰：『帝惟我一子，今為儲嗣，尚何求？公，我昆弟行，當為我達意於帝。』禱之甚懇。燕哥亦乙辛黨，詐為太子，狀上之，坐死者數人。方廷詰時，乙辛恐辭變，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别無異辭。』時方暑，屍不得瘞，以致地臭。於是帝廢太子為庶人。太子出，曰：『我何罪？』蕭十三叱登車，遣衛士亟闔車門。送至上京，囚圜堵中。乙辛尋遣人詣上京，夜引力士至囚室，紿以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詐云疾薨。帝哀太子，欲召太子妻。乙辛復使人殺之。太子死，乙辛黨大喜，聚飲數日，而帝不知也。後帝亦悟乙辛奸。乙辛稍坐他事廢棄，謀奔宋，帝縊殺之。然終乙辛身，無發太子事者，天下無不冤太子而笑帝。帝在位四十六年，年七十，是為道宗。凡歷宋五朝，仁宗至徽宗時，始崩，遺詔立皇孫延禧。延禧，太子子也。太子廢，道宗無他男，故延禧得立，是為天祚皇帝。

清・周天度《十誦齋集・遼金元雜詩》　再生禮過册書成，帳殿殷雷萬歲聲。女御近牀宣賀表，上頭國舅守僉名。

西夏太子制度分部

綜述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一　（天聖六年夏五月）遂立元昊為太子。

德明三子：長元昊，衛慕氏生；次成遇，咩米氏生。幼成嵬，訛藏屈懷氏生。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每出乘馬，令從衛步卒張青蓋，以二旗前導，百餘蕃騎自隨。十餘歲時，見德明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輒斬使者，嘗諫曰：『吾戎人，本從事鞍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殺之，則人誰肯為我用乎？』德明奇之。及長，圓面高準，身長五尺餘。沈括《筆談》曹瑋在陝西日，聞元昊常來牙市中，欲識之。屢使人伺之，不可得，乃使圖其狀貌視之，真英物也，逆知後日必爲邊患云。通兵法，精《野戰歌》及《太乙金鑑訣》。遇戰鬬，謀勇為諸將先。數勸德明勿臣宋。且曰：『吾部落實繁，財用不足。苟失衆，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賜，招養蕃族，習練弓矢，小則四行征討，大則侵奪封疆。上下豐盈，於計為得。』德明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毛皮，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至是，德明以元昊氣識英邁，諸蕃耆服，遂册為太子。

按：僭國立子，無故可不書。此何以書？惡稱太子也。太子非侯國所敢稱，元昊梟雄，德明先以帝制待之，他日之稱帝決矣。

又　卷三四　（元德八年）十一月，破懷德軍。

大觀中，展平夏城作懷德軍，與西安、鎮戎相犄角，應接蕭關。乾順曾以三千騎攻之，為涇原第十將吳玠所敗。乃西安破，懷德失援，復遣太子某，史失其名，將兵攻之。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拒守，夏兵亘數十里困之。翊世閤室自焚死。銓被執，太子素問銓名，置之別室，欲授以官，銓大罵，殺之。

又　卷三八　（乾祐九年）夏四月，金使來橫賜。使臣太子左贊善、兼翰林修撰阿不罕德甫。

又　卷四一　（光定十三年）夏四月，幽太子德任於靈州。

遵頊欲使德任率師侵金。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强，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强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為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出兵。

按：太子，國之儲副，非大罪不輕幽廢。德任見父窮兵，固諫不聽，乃乞避位，非欲以身感悟其父乎？遵頊不以為賢，反以為罪。嗚呼！秦政逐扶蘇而二世亂。隋文廢子勇而一傳亡。拓跋氏之衰，詎有異耶！

清・周春《西夏書》卷二《李德任傳》　太子德任，夏主遵頊子也。自夏主立後，與金交兵者十三年。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夏光定十三年。夏主使德任伐金，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强，不若與之約和。』夏主笑曰：『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强之有？』德任固諫不從，請避太子位願爲僧。夏主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是歲，元兵問罪夏主，自號上皇，傳位於子德旺，不五年而國亡。廢太子不知所終矣。

論曰：夏主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宜其留心文事，乃窮兵瀆武，搆難十年，向使不與金爭，而養其精銳以待蒙古，何至敗亡如是之速乎？老子曰：兵者不祥，可以鑒矣。

金朝太子制度分部

綜述

金・王寂《遼東行部志》　（明昌元年二月丁酉）入夕，借宿僧寺，寺中窣堵波，其上有大定二年春顯宗御題，下云『皇子楚王書』，即是當是未正春宮之號，從世宗自遼之燕，於此駐蹕時所書也。

金・張暐《大金集禮》卷八《皇太子・皇統二年誥授儀》　皇統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命皇子名曰濟安，大赦天下。制曰：『禮重世嫡，為其承

七廟之尊；國有元良，所以繫萬邦之望。顧惟菲德，獲紹丕基。勤以恤民，居軫夙宵之念；約於奉己，敢親聲色之娛。豈惟中外之共知，抑亦神明之所鑑。荷三靈之錫羨，祐累聖之重光。慶集中宮，時生上嗣。宗社奉鬯，已肇應於震方；雷雨發春，宜均敷於解澤。嘉與億兆，同茲懽欣，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辰象著明，於赫前星之耀；恩書寬大，助宣沖氣之和。更賴三事大夫，百司庶府，共欽承於德意，期式敍於民彝，永沐滔風，翕臻壽域。』

三月十三日，擬奏：『慶誕皇子，合於踰月或三月剪髮之後，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委司天臺選定。剪髮，三月二十五日戊午巳時。奏告用三月二十八日辛酉。』敕旨從之。十七日，命左丞勛奏告宗廟，都點檢常勝奏告天地、社稷，就赴上京行禮，并差待制高士談權太常卿，提控祭告禮儀，閤門三人管勾准備。十九日，擬奏：『卽日皇子誕生，甫及月周。臣等歷攷古制，帝后在位降生元子者，前代絶少。又周成王幼在襁褓，卽稱太子，建置師傅。今將及剪髮，當建名號，若不奏陳，誠恐闕典。敕旨依典故，建為皇太子，仍先告授。尋委司天臺選定剪髮、封建並用當日為吉。』從之。省劄用紅遍地雲氣盤龍錦，標金龍，五色，十八幅，寶裝犀幅羅告一通，并真珠網紅錦袋告匣。【略】

二十一日，奏訖封建禮數添插施行。其日質明，百僚入殿庭，東西相向立，左右司郎官、吏部長貳、郎官奉告身綵輿入，置東階下，尚書、侍郎於輿後面西立，左右司郎官、吏部官並歸班，宣徽使、太常卿引帝后出宮升座。庭下合班五拜，舞蹈，又再拜，歸分立位。宰相、執政官以上并行事官，分東西升殿侍立，中書令東階升，殿上接官詹事由西階升，與侍中對立受告，以北為上。諸保姆奉皇子自宮中出西房，帝后降坐東南至阼階，西向，皇子近前，東向，帝后皆手撫之，保姆等奉以再拜訖，回轉立於皇后之次。少卻，帝后外坐，保姆奉皇子當坐前，北面立，吏部侍郎取告身於綵輿，授吏部尚書。侍郎歸庭中面西位。綵輿退，置於東廊階下，尚書奉告升殿庭，中書命尚書降歸庭中班。中書令稍前側立讀制畢，捲之以授侍中，侍中稍前接告，面西側立，中書令歸侍立位。引奉皇子稍前受告，太子詹事稍前面東，與侍中相對立，奉皇子者皆跪，侍中以告授詹事，詹事跪受，置北。侍中歸侍立位。保姆等奉皇太子再拜訖，詹事特告從皇太子入自東房，還閤。詹事至閤前，以告授掌管人，退從殿側東北廊下門出，歸庭中位。皇后降坐，當御座前再拜畢，復升座。殿上臣僚皆降階合班五拜稱賀，若有宣再拜，聽敕又五拜如儀。畢，帝后暫興，入宮撫視，臣僚非特旨，不敢入。及時，剪髮留髻，復出外坐，庭下合班稱賀如前儀。或進稱賀禮物如式，合花坐，臣僚上殿，並如曲宴之儀。惟以剪髮文代致語慶賜取旨。【略】

二十六日，册曰：『禮典之垂訓鑑，重世嫡所以丕敍人倫；帝王之御邦家，建儲闈所以共承宗廟。朕紹隆基緒，祇愼夙宵，荷三靈眷顧之休，開億載流光之福。自中宮而錫羨，慶上嗣之應期，歷修曠世之儀，豈厭普天之意。誕敷庭號，播告縉紳，皇子濟安，毓秀天潢，分輝辰極。寢興占夢，稔聞漢后之日符；經緯儲精，允協周家之聖瑞。沈厚積山川之氣，温文全金玉之姿。乃者元宰獻謀，近臣演議，謂前代少陽之兆，多育於朱藩，而後宮甲觀之徵，不專於椒掖。尚豫崇於國本，以外係於人心。豈如皇朝，盡軼隆古，宜涓歲月之吉，茂揚典册之光。上以答祖考之懽，下以副臣民之望。言之甚切，義不得辭，肆因剪髮之辰，俾正承華之位；方當延老成為羽翼之輔，建僚寀相朝夕之恭。匪我一人之私，惟爾萬方之慶。於戲！僉言協卜，既從蚤建之功；幼歲親師，庸助夙成之德。宜非謀非彝之勿用，廣正言正事之常聞。勉思求稱之難，永錫無疆之福。

二十六日，詔天下，敕尚書省：『廣愛惟親，爰厚人倫之化；立子貴嫡，允為天下之功。朕欽紹基圖，祇勤夙夜，屬燕謀之肇慶，自椒掖以儲祥，誕揚典册之儀，式副臣民之願。皇嫡子濟安，徇齊秀質，岐嶷英姿。載夙於初，協漢后日符之夢；誕彌有赫，同周家聖瑞之光。屬宰輔之獻言，語春官而協議，謂國本所當蚤建，而宗鬯宜有共承。稽載籍傳之格言，有前代承平之故事。禮之所急，義不可辭。乃因吉日之良，俾正前星之位。諮爾有衆，其體朕心。已降制命，立為皇太子，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五月十九日，擬奏：『詳定所看詳前代故事，立皇太子，供賜之例極厚，以重國體。今來皇太子受告，約量定到行禮併管勾事務等官各合給賜賞物，及照到歷代以來曾有增秩恩例，開列下項：奉敕旨，應據隨朝大小職官，并諸局分祇候人等，並遷一資。內有見帶金紫光祿大夫人等，吏部

尚書、充殿前都點檢長勝，並與特進；餘進封國公。所據支賜賞物，准奏。漢文帝立皇太子，有降赦賜爵之恩。光武立皇太子，在朝官增秩各一等。晉明帝立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三等。後魏太武帝立皇太子，王公以下並增爵秩。宋文帝立皇太子，賜文武位一等。宋立皇太子，常參及見任官皆賜官一等。賜告太傅丞相宗弼，銀絹二百疋兩；讀告丞相韓企先、總領裁定禮數平章昂、平章奕，各一百五十疋兩；其餘奏告官、撰詞、定儀注、奉告、寫告、監造告身、以至進署祝版令史等，銀兩各有差；剪髮人，還兩資，并賜錢銀絹人口。』

又《天德四年册命儀》　天德四年正月九日，詔立儲嗣合行典禮，令有司條具以聞。稟定，候禮畢遍行。稟定：正月二十七日，告天地、宗廟。二月二日，受册。三日，謝宗廟。命學士劉長吉撰册文，直學士施宜生書册篆寶，差侍御史許宏等三員監看成造册寶并法物，工部郎中蒲輦等三員監看成造蓋匣牀等。命平章徒單恭告天地，平章蕭裕告宗廟，并差引贊行禮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太祝各一。命左丞相思忠攝太尉，充册使；右丞相太臭攝司徒，充副使；平章蕭裕攝侍中，奉寶讀寶；參政蕭玉攝中書令，奉册讀册，太子太師、太傅各一，奉册寶吏禮部侍郎各一，舉册中書舍人二，舉寶給事中二，捧册捧寶官各四，左庶子二。一贊拜、贊謝、請內嚴外辦，一次日代謝太廟，並宰執以次攝差。并差左右率府、典儀，主節、大樂令、協律郎各一；贊者、禮直官、掌書收册收寶。各二，通舍十，符寶郎八，舁寶蓋官十八，匣册十八。元申又有請中嚴外辦及承制侍中二員，并中書下侍郎，禮儀使，儀注內亦有。正月十日口稟下項儀禮，除奏告就南郊臺行禮外，並准行《五禮精義》册命大事，先告天地宗廟，示不敢專，社稷地祇之屬，不必皆告。合省去此節，止告天地宗廟，今奏告天地，雖有圜丘方丘，未經行禮，合依册后已經遣使奏告之儀。

前一日，儀鑾司設座於武德殿，南向，設羣臣次於門外；大樂令設懸於庭，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樂懸西北，東向；閤門設百官班於庭，又設典儀位於班位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册使副次於殿門之東，又設册使副受命位於百官班前，又設册寶幄次二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前一日，尚書工部奉册寶并牀匣進入。其日，諸衛勒所部略列黃麾細仗於庭，符寶郎奉八寶升置左右，吏部侍郎奉册匣，禮部侍郎奉寶蓋，於合立節處左右置於牀訖，出門外，入百官班。大樂令、協律郎、樂工、典儀、贊者，各入就位。羣官等依時刻，各服朝服，侍中版奏『中嚴』，通事舍人引羣官入就位，東西相向立，以北為上。又引册使副立於東偏門外，西向。門下侍郎引主節奏節立於殿下東廊橫階道北，讀册中書令，引册中書侍郎帥舉捧官奉册牀立於節南，讀寶侍中，引寶門下侍郎帥舉捧官奉寶牀立於册牀之南，俱西向。侍中版奏『外辦』，殿上索扇，協律郎舉麾，宮懸奏曲。服朔望冠服，出自東房。曲直華蓋警蹕，皆如常儀。即座，南向。簾捲，樂止。通事舍人引册使副入，宮懸奏曲，使副就受命位，樂止。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舉捧官依舊西面立，羣臣合班橫行北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班首起居，又再拜。閤門官引侍中承制，降詣使副東北，面西，稱『有制』，使副稍前揖躬，再拜。侍中宣曰：『命公等持節授皇太子册寶。』宣訖，又俱再拜。侍中還班，門下侍郎引主節詣册使所，主節以節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執節，面西，授太尉，受付主節，立於使副之左右。中書侍郎引册牀，門下侍郎引寶牀，立於册使東北，面西，以次授太尉，太尉皆捧受，册牀置於北，寶牀置於南。侍中、中書令、禮儀使、舉捧官及捧牀者，退於東西階道之左右，相向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還班位。典儀贊曰『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羣官拜訖，分班歸東西相向位。舉捧捧册寶牀者進，引册官引册牀先行，讀册官次之，引寶官引寶牀次之，讀寶官又次之。舉捧官各分左右，通事舍人引册使副隨之以行，持節者前導；使副初，宮懸奏曲，出門，樂止。侍中出班升奏『侍中臣某言禮畢』。索扇，簾降，宮懸奏曲，降座，入自東房，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先是，有司豫設太尉、司徒本品革車鹵簿，於門外左右排列，俟使副出門，鼓吹振作。鹵簿依本品合得人數，如無鹵簿鼓吹，即以錦衣人代。禮儀使、舉捧官、執節者并擡捧人，以册寶少駐於東宮門。太尉、司徒及讀册官暫歸幕次，閤門官引入東宮，俟至殿下位，鼓吹止。

有司宿供張東宮殿，設太子座於扆前，垂簾。又設東西房於座之左右稍北，又設受册位於殿庭東階之南，西向。大樂令設宮懸於庭，協律郎設舉麾位於殿上。又設册寶幄次及行事官幕次於門外左右。其日，儲衛於門外略設黃麾細仗，於庭上設簾并扇，左右各十，紅傘一，稟定坐麒麟金浮

圖。在東階欄子外。又設舉册寶案位於使副之前，北向。又設左庶子位於北廂，南向。質明，執事官、大樂令各就位，東宮官屬俱朝服詣禁閤迎導從如儀。主衣二人奉空頂幘絳紗袍、裹定空頂幘絳紗袍。玉帶以從，至受册殿後閤，左庶子奏中嚴，册使副入門，宮懸奏曲，俟册使庭中立定，樂止。册在北，寶在南。使副立於牀後，禮儀使帥持節者立於前，舉捧册寶官立於册寶牀左右，讀册寶官各立於其後。左庶子奏外辦，太子服空頂幘絳紗袍，左庶子引，太師抱之出，宮懸奏曲，太子降自東階，升降並左庶子引。傘扇引從至階下，望御座所在立，樂止。册使進立於右，宣曰『有制』，左庶子贊再拜，太傅代拜，册使宣曰：『制遣太尉姓名、司徒姓名恭授皇太子册寶。』左庶子贊再拜，太傅代拜，册使副少退。俟升階，樂作，册使出就次。册使行，鼓吹振作如來儀，至殿門外止。册使副入，俛伏，跪奏『太尉臣姓名、司徒姓名奉制授皇太子册寶』。禮畢，俛伏，興，退，册使少退。時中書令、侍中及舉捧官帥擡舁人奉册寶以次進於太子前，宮懸奏曲，册寶牀自東階升，并置於楹間。册牀在北，寶牀在南。中留讀册寶官立位，並去帕及蓋，擡舁人執之，退立於西朶殿前，舉捧官分左右相向立，讀册寶官各立於牀之東，西向立，既定，樂止。左庶子引太子自東階升，宮懸奏曲，傘扇止於簾外，退於左右朶殿前。於座前南向立，樂止。中書令詣册牀南立，北向，稱『中書令姓名謹讀册』。讀畢，降自東階，立欄外第一墀上，西向。次侍中詣寶牀南立，北向，稱『侍中姓名讀寶』。讀畢，降階，立於中書令之北，西向。左庶子引升座，宮懸奏曲，坐定，樂止。舉捧官以次招擡舁人持帕蓋覆匣牀，奉置殿之左右。册牀在東，寶牀在西。置訖，舉捧官以次降階，立於中書令、侍中之後。立定，合班北向，左庶子贊再拜。拜訖，降自東階出，册寶等物，並分付左庶子。受册訖，左庶子奏禮畢，司贊引東宮官以次進，就北向位，班首初行，宮懸奏曲，至位，樂止。贊者曰再拜，班首已下皆再拜，贊者引班首自西階升，樂作，至階，樂止。進當座前，北向，躬致辭稱賀訖，降自西階，樂作，至位，樂止。贊者曰『再拜』，班首已下皆再拜。左庶子前承令，降自西階，詣東宮官前西北，東向。稱『有令』，宮官等皆拜。左庶子宣曰：『祇奉聖恩，授以册寶，榮幸之至，兢厲增深，所賀知。』贊者曰再拜，宮官皆再拜訖，退。左庶子跪奏稱『禮畢』，降座，宮懸奏曲，入東房，樂止。歸閤。宮懸奏曲，至閤，樂止。在位者以次出，通事舍人引太師抱詣帝后所御殿謝。兩宮太后，如謝后儀。同日，遣左庶子詣太廟謝除祝版不用外，並如奏告之儀。《宋會要》該舊制，皇太子册用玉石簡六十枚，今請增七十五枚。又《太常因革禮》，皇太子玉册五十枚，册匣隨册為之。《五禮精義》該後齊用竹簡十二枚，或以白玉為之；又該北齊簡制，其詞多寡則出臨時，已上隨代不同，擬依所撰册文，用見在已有册簡，隨文多寡用之。《五禮精義》該皇太子寶以黄金為之，方一寸，龜紐，文曰『皇太子寶』。已上制度狹小，看詳若比諸王印四邊各增一分，用金成造，龜紐，其文曰『皇太子寶』，其綬并册寶合用諸物等，擬依册后已行制度成造，其匣等並用朱漆，以金鍍銀裝，用黄麾細仗，並同册后儀，已稟訖用遣使儀。十二日，再稟定只用臨軒册禮，前一日，云云同前。出門外，入百官班，羣官等依時刻，各服常服。其日，東宮官應從者各服其服，以序詣閤奉迎太子出就次，大樂令、協律郎、樂工、典儀、贊者各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云云同前。太尉皆捧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禮儀使、舉捧册寶官及舁牀者退立。通事舍人引太子，太師抱之，入就版位。西北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絳紗袍以從，三師、三少以次導從如式，立於東南，面西，以北為上。初入門，宮懸奏曲，至位，樂止。通事舍人引太尉立於版位之西，面東；司徒立於西南，面北；節在太尉東少南，面西；册寶牀在司徒西南，面東；左庶子立於太子之右，面西。司徒就牀取册進，面東，授太尉，持節者脱節衣，太尉稱『有制』。左庶子贊太子位右代拜，册使宣曰：『制遣太尉姓名等授太子册寶。』左庶子贊再拜，太傅代拜，册使少退，引册寶及讀册寶并舉捧官帥擡舁人奉册寶以次進於太子前。中書侍郎立於册匣東北，面南；中書令詣册匣西北立，南向。舉匣官去匣蓋，捧册官捧，中書令稱姓名讀册，讀畢，跪，左庶子進詣讀册官前，跪受册，中書令還位。左庶子退授太子，太傅代受，以授掌書，舉捧官復蓋訖，中書侍郎復引册置於牀，少立。門下侍郎立於寶盝東北，面西南，侍中詣寶盝北立，南面。舉捧及讀寶并受授引置於牀，並同上儀。左庶子贊再拜，太傅代拜，持節者加節衣，贊皇太子退，如來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羣官拜訖，分班歸東西相向立。舉捧官、舁册寶官引册牀先行，引册官次之，寶牀次行，引寶官次之，舉捧官

各分左右，通事舍人引册使。云云同前。在位者以次出。詣内殿及兩宮謝，并謝太廟，並同前。謝禮畢。

次日，受賀於稟定合行禮位，宰執、王公已下，并宗室、文武羣官及東宮師少已下官屬等俱服本品服，集於殿門外。左庶子跪請内嚴，少頃，又跪言外備，太子常服出，太師抱之，左右侍衛如常儀。即座，南向，禮直官先引一品官入，初至殿階，太師抱立座前，一品官升自東階，至殿上，以序重行北向，以東為上。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答拜。太傅代拜。班首少前，躬致賀詞訖，復位。典儀曰『再拜』，答拜，太傅代拜。禮直官引一品官降階，以次出。太子即座，禮直官又引文武二品已下羣官入就庭，皆以序横行北向。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躬身不答拜。班首少前，躬致賀詞訖，復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如前，躬身不答拜。禮直官引二品已下羣官以次出。太子即座，禮直官引東宮師少官入，初至殿階，太師抱立座前，師少升自東階，至殿上，以次序重行北向，以東為上。典儀曰『再拜』，答拜。太傅代拜。班首少前，躬致賀詞，訖，復位。典儀曰『再拜』，答拜，太傅代拜。訖，禮直官引師少出。太子即座，禮直官引詹事已下宮官入就庭，皆以序横行北向。典儀曰『再拜』，班首少前，稱臣某等躬致賀詞訖，復位。典儀曰『再拜』，詹事已下皆再拜訖，禮直官引詹事已下宮官以次出。左庶子跪言禮畢，太師抱還宮，左右侍衛如常儀。朔望受東宮官賀，亦如上儀。二月五日，以册禮畢，詔諭天下。

又《大定八年册命儀》 大定八年五月六日，詔曰：『朕恭膺景命，寅奉丕圖，既承九廟之尊，深惟國本，庶係四海之望，用永皇基，斯古昔之宏規，亦邦家之先務。天興上嗣，慶自中宮，紹中國之建儲，稽禮經而立嫡。肆遵彝典，式示寰區。皇子楚王某，資賦聰明，才兼文武，剛健而循理，端厚而寡言。從師友則進學敏修，道古今則經耳成誦。趨庭匪懈，見孝敬於問安；養志無違，表忠勤於視膳。至於疏封大國，益盡小心，操履謙和，姿儀肅謹。蓋神明之胄稟異，而天地之祐滋弘。是以叶繼照於重離，觀主鬯於洊震，上以纂祖宗創業之緒，下以慰臣民引領之誠。其以某為皇太子，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五月七日呈省：前代典禮，既已降詔立為皇太子，雖未受册禮，其一切禮數，與已受册禮無異。【略】今來看詳，如遇入朝與宴，依前項典故，合在王公之上。常朝日，仍獨班起居，候退，方引親王以次班。若與宴，既在王公之上，自當禮絶百僚。今擬於御座之左西向設位，比王公坐位少前。其朝服，紫袍，玉帶，玉雙魚袋，傘用紫羅表裏，坐麒麟金浮圖，交椅用金鍍銀栲栳圈靠背，上仍用雙戲麒麟。五月十四日，依海陵庶人，傘用梅紅羅表黄綾裏改造。合用冠冕制度，五月十一日敕旨委内藏庫官監造。十二月，試得小短再造。御前，五月十三日批劄，護衛二十人，自來特旨差。掌寶二人，特差内祇充儛使。導引官十六人，差班祇人充儛使。小底一十人，自來差官員家子弟或宫籍監人充。過食小底二十人，自來尚食局撥到，係百姓。導從六十二人，差中都射糧軍。厨子二十人，自來尚食局撥到，係百姓或宫籍監人。馬小底十人，管事十人，管鞍四人，茶酒四人，儀鑾四人，下帳燈火十人，庫本把四人，並左右監門每日輪差到。護駕軍十人，牌子頭一名。把門守宿。十四日，下吏部，又下工部導從人數服色，依貞元儀式定到，係常用六十二人，傘子二人不在其數。並服梅紅羅繡雙盤鳳襖子，金花幞頭，金鍍銀束帶，應用引從物鏁鑼唾盂子、水罐等合用銀金鑲，并奉敕旨，月給五百貫石外，糝米麥、春秋綾羅綿絹一例比附增添。十五日奏定錢五百貫，粟五百石，糝八十秤，黄米八十石，小麥八十石，春衣羅八十疋，絹三百疋，秋衣綾八十疋，絹三百疋，綿一千四百兩。七年八月五日，擬奏：『昨奉敕旨册皇太子事，候奉安子日舉行，今來有無准備於行。』從之。十七日，奏定用來年正月十七日謝廟行，二十三日受册及謝廟禮數合用鹵簿。檢到《開元開寶禮》全數計二千二十人，《五禮新儀》二千三百七十三人，有無依上項典故，唯復裁減。據其間制度與大駕同者，擬依前來造皇太子金輅用龍鳳處，改用麟鸞；純用紅黄處，改用梅紅。又《開寶禮》皇太子升降輅合用輿，輿制似輦而小。今若比擬平頭輦減小成造，見得别無窒礙，所有文餘飆處，亦擬依金輅制度施行。九月十七日，敕旨：鹵簿人數，斟酌裁減，餘准奏。十二月五日，擬奏：『依《五禮新儀》，臨軒册命時，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詣太廟服衮冕，並減定謁廟鹵簿人數，用六百人。敕旨准外，鹵簿用一千人。』七日，擬奏：『《宋會要》該册皇太子，列黄麾大仗於殿庭照。到《五禮新儀》，黄麾大仗係五千二十五人。緣來前上尊號時，殿庭立仗用三千人。今擬依

《五禮新儀》，用黃麾半仗二千二百二十五人外，擬仁政殿上表陳謝依《五禮新儀》，文德殿用黃麾細仗一千四百二人。』從之。右册命於大安殿，為上親册，故重其禮，表謝於仁政殿，為在下謝上，不敢再勞聖駕御大安殿。並准奏。唐宋典故内，皇太子册寶制度，該册用玉石簡六十枚，寶以黃金為之，龜紐，文曰『皇太子寶』，方二寸，厚一寸，其行用匣盝等物合用黝漆。黑色。外有册簡前後四枚，刻龍填金，為捧護之狀，依前來金輅制度改用麟。十二月一日，敕旨：捧護册簡依典故用龍，餘並准奏。【略】

九月二十九日，差待制張等三員監看成造册寶並法物，禮部外郎趙揚等三員監看成造匣盝牀等。十二月一日，命侍講張景仁撰册文，禮部侍郎劉仲淵書册篆寶。五日，差工部侍郎張仲愈等二員提點編排儀仗，并謁廟鹵簿。二十五日，命右丞相良弼告天地，樞密使志寧告宗廟，平章守道攝侍中，奉寶；右丞石璘攝中書令，奉册讀册；引寶門下侍郎、引册中書侍郎各一，行禮侍中二，押樂太常卿一，正官外並三品官攝充，并差捧册捧寶二，大樂令、典儀、贊者、協律郎、引太子典贊儀各一，符寶郎四，太（博）［傅］二，通舍五，詹少、左右庶子、左右諭德、左右率府、僕正、中允各一，寶盝官八，舁匣官十六。

十二月二十三日，擬奏下項儀禮：准外，册命日，皇太子乘輿至翔龍門，東宮官導從，不乘馬。册皇太子前三日，合遣使同日奏告天地、宗廟。奏告天地，於自來拜天處，宗廟在廟庭中通告，用祝文香酒等。册前一日，宣徽院帥儀鑾司設御座在壇臺上。於大安殿當中，南向；設皇太子次於門外之東，西向；又設文武百寮，應行事官、東宮官等次於門外之東西廊；又設册寶幄次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册東寶西。又設受册位於殿庭橫階之南。工部官與監造册寶官公服，自製造所導引册寶牀由宣華門入，計會宣徽院進呈訖，赴幄次安置。大樂令帥其屬展樂懸於庭。其日，兵部帥其屬設黃麾仗於大安殿門之内外。質明，文武百僚、應行事官並朝服朝服，謂法服。入次，東宮官各朝服，自東宮乘馬導從，至左翔龍門外下馬，各就次。通事舍人分引百官入立班，東西相向。次引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奉舁册寶官詣殿後幄次前立。少頃，奉册寶出幄次，由大安殿東降，至庭中褥位，權置訖。在受册位近東稍北，西向，册北寶南。奉引册寶官立於其後。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出次，執圭，三師三少已下導從，立於門外。侍中奏『中嚴』，符寶郎奉八寶由東西偏門分入，升置御座之左右。侍中奏『外辦』，内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侍衛如常儀，鳴鞭訖，宮懸樂作。皇帝出自東序，即御座，爐烟升。扇開，簾捲，樂止。典贊儀引皇太子入門，宮懸樂作，至位，樂止。師少已下從入，立於皇太子位東南，西向。典儀贊皇太子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引近東，西向立，師少已下并奉引册寶官等，各赴百官東班，樂作，至位，樂止。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橫行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訖，百官各還東西班。師少已下并行事官各還立位。典贊儀引皇太子復受册位，樂作，至位，樂止。侍中承旨，稱『有制』，皇太子已下應在位官皆再拜，行事官不拜。躬身，侍中宣制曰：『册某王為皇太子。』俱又再拜。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中書令詣讀册位，中書侍郎引册匣置於前，捧册官西向跪捧，皇太子跪，讀畢，俯伏，興，皇太子再拜。中書令詣捧册位，捧册授皇太子，搢圭，跪受册訖，以授右庶子，右庶子跪受，皇太子俛伏，興，右庶子以册，興，置於牀。中書令已下退復本班。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侍中詣奉寶位，門下侍郎引寶盝立於其右。侍中奉寶授皇太子，搢圭，跪受寶訖，以授左庶子，左庶子跪受，皇太子俛伏，興。左庶子以寶，興，置於牀，侍中以下退復本班。典儀贊再拜訖，典贊儀引皇太子退，初行，樂作，左右庶子帥其屬舁册寶牀押以出，在皇太子前行，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内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樂作，皇帝降座，入自西序，還後閣，侍衛如來儀。扇開，樂止，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衛以次出。皇太子入次，改服公服，還東宮，導從如來儀。册後二日，兵部設黃麾仗於仁政殿門之内外，陳設並如大安殿之儀。惟不設壇臺及八寶。百官服朝服。皇太子公服至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通事舍人引百官入至階下立班，東西相向。典贊儀引皇太子執圭出次，立於門外，侍中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索扇，鳴鞭，並如大安殿儀。皇帝出自東序，通天冠、絳紗袍，或朔望冠服。即座，簾捲。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橫行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拜，起居，又再拜訖，分班。皇太子捧表入，《執文類聚》：梁武册太子，表謝。至

拜表位立，俟閤門使將至，單跪奉表，閤門使接表訖，俯伏，興，典儀贊拜，搢圭，舞蹈，又再拜。俟讀表訖，侍中承旨退稱『有制』，典儀贊再拜，興，躬身，侍中宣訖，典儀贊拜，搢圭，舞蹈，又再拜訖，典贊儀引皇太子退。侍中奏『禮畢』，扇合，鳴鞭，入西序，還後閤，侍衛如來儀。侍中奏『解嚴』，放仗，百官以次出。

後二日，百官奉表稱賀，如常儀。謝朝日質明，東宮應從官各服朝服，所司陳鹵簿、金輅於左掖門外，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升輿以出，至金輅所，降輿升輅，左庶子已下夾侍，三師三少乘馬導從，餘官亦皆乘馬以從。東行，由太廟西階轉至廟，不鳴鐃吹。至廟西偏門外，降輅步進，由東偏門入幄次，改服袞冕出次，執圭，自南神東偏門入，宮官並太常寺官從於其後，皇太子入，詣殿庭東階之東，西向立。典儀贊再拜訖，升自西階，詣始祖神位前，北向再拜訖，以次詣逐室行禮，並如上儀。訖，降自西階，復西向位，俟典儀稱『禮畢』，出東神北偏門，謁別廟，如上儀。訖，歸幄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出次，步至廟門外升輅，過廟門，鳴鐃而行，至右掖門外，降輅升輿以入，將士各還本所。

後一日，於東宮受羣官賀，如元正受賀儀。冊曰：『維大定八年，歲次戊子，正月甲子朔，十七日庚辰，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之君，必嚴於宗廟，惟時主宗廟之器，莫重乎元良。朕丕荷燕謀，中興桓撥，惟休大厤，用卜於無疆；永言孝思，敢忘於嗣服。蓋傳家而慮長世，始自夏商以來，立嫡以正諸侯，有若春秋之訓。其承天序，匪出服私，咨爾楚王某，祥發中閨，體鍾上嗣，生而岐嶷，學則緝熙。爛然揭前星之明，溫其涵少海之潤。文武之藝，卓爾良能，仁孝之心，充於固有。職在於問安視膳，未嘗不承順其歡。古制有監國撫軍，抑克堪負荷其任，固足以增重邦家之本，允協億兆之心，涓茲令辰，昭以備物，今册爾皇太子。於戲！象取明兩，位為國儲，以恩則父子之倫，以義則君臣之分。義不可或闕，臣於君則必以忠；恩不可少忘，子事父則莫如孝。矧左右前後皆其正，當尊所聞行所知，惟出入起居罔不欽，勿游於佚淫於樂，用光我祖宗之顯德，以對茲典册之閎休。』

又《大定二十七年册皇太孫儀》　大定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制曰：朕膺上天之眷命，紹烈祖之宏基。惟懷永圖，早建元嗣，上以承休於累祖，下以係望於多方。嗟繼體之云亡，賴貽謀之有託。蓋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歟，而世嫡皇孫，所謂無以易者，矧其賢德之著，宜貳宸極之尊。肆舉彝章，式孚有衆。皇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原王某，祥開甲觀，秀出天支，夙挺温文，日隆孝敬。性資超異，自幼已若於成人；學問敏明，所得必臻於至理。昨進封於王社，俾作牧於神州，政成於旬月之間，美審乎輿人之誦。爰立作相，歷試諸難，益彰時序之能，大副師言之錫。顧垂統必資於善繼，而奉邕不可以久虛。是用正名，茲惟合禮。今立綦為皇太孫，所有合行典禮，宜令有司條奏以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太常寺檢討到《晉書》愍懷太子第二子臧，永康元年，立為皇太孫。五月，皇太孫之東宮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又王隱《晉書》詔立臧為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又《晉起居注》詔：以太常成粲為太孫太傅。又《齊書》：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立南郡王為皇太孫，居東宮。今來恭奉詔書，命立皇太孫，所有合行禮數，即與前來命立皇太子時禮數無異，及一切服用，并所乘鞍轡等，並合一體施行。今檢討參擬定下項：十一月十九日，尚書省先具第二第三第四擬聞奏，奉敕旨，並依舊劄付禮部照會，據所呈其餘事理，除從人數目并歲支錢別行外，並合一體施行。雖未受册，其一切禮數，與已受册同。《晉書》云：太子出會，在王公之上。《唐開元禮》：皇太子朝出，引王公以下入。前來已依此典故，每入朝，在王公上，仍獨班起居，候退，方引親王以次班。若與晏，於御座之左西向設位，比王公座位少前。其朝服，紫袍，玉帶，玉雙魚袋。儀制：皇太子赴朝，親王宰執許相見外，其餘百官宗室並迴避，前來導從並服梅紅羅繡雙盤襖子，金花幞頭，金鍍銀束帶，鏁鑼唾盂子水罐，並用銀金鍍，傘用梅紅羅表，黄綾裏，坐麒麟金浮圖，校椅金鍍栲栳圈靠背，上用雙戲麒麟。大定二年六月奏定依典故，於宮城裏橫門外許用傘，並自來遇朝參，至左嘉會門，免傘下馬。若遇雨雪，用傘近前至宣明門。制文：皇太子稱令旨，内外百官及東宮三師對皇太子稱名，三少以下並稱臣。及言奏，仍俱稱殿下，自來本宮官，依例言清躬萬福，前來參酌典故，奏定皇太子逐日視事。及見師少賓客，服小帽子，皂衫，玉束帶，三師相見展皂，三少並展紫，并左右率府、僕正、副僕正、典贊儀、侍正、侍丞、遇當直承應，許服金帶，前來見師少官屬於承華殿，并出入由承華正門。已

上擬並依前來已行禮例，乞開具聞奏施行。大定二年五月，奉御前批劄，定到護衛人從等，并奉敕旨，月給錢粟麵麥、春秋羅綾絹綿等，其後歲給錢五萬貫，已上擬，取自敕裁。皇太孫官屬名稱，止合依前項晉典故施行。尚書省奏劄奉敕旨，東宮諸局分承應人，元設多少人，後來如何設到許多人寫了奏知，尋送户禮兵三部，勘到元設并在後添設到人數根因支破料錢等事，及隨局分見合設承應人，擬到下項准奏外，細車小底二十人，入殿小底六人，不入殿八人，過食十五人。護衛，已奏定二十人。下項，大定二年設置：導引班祗人充係僕使，元設一十六人，今擬依舊。導從三貫石，元設六十二人，大定十年三月，添二十人，已下照勘得並係奏過，或特旨添設。今擬六十二人。細馬小底四貫石，元設一十人，大定三年、六年、七年、十年，節次添至三十人，今擬一十五人。細車小底四貫石，元設一十人，節次於大定三年、四年、七年、十年、添至三十人，今擬一十五人。鞍轡小底四貫石，元設四人，在後添設四人，共八人，今擬六人。入殿小底大定，二年五月，設入殿，當年九月，設不入殿，元設一十一人，十貫石，在後添□人，今擬八人。不入殿小底，節次設三十四人，四貫石，今擬一十人。過食小底四貫石，元設二十人，在後添訖五人，今擬二十人。厨子四貫石，元設二十人，在後添訖二十人，今擬二十人。湯藥四貫石，元設四人，在後添訖三人，今擬四人。下帳四貫石，元設一十人，節次於大定六年、七年、十年、十二年、十七年、添至三十一人，今擬一十五人。典設四貫石，元設四人，大定七年添訖二人，今擬四人。司藏本把四貫石，元設四人，節次於大定三年、十年、添訖二人，今擬四人。下項，大定二年已後設置執旗二人四貫石，大定七年設，今擬依舊。鷹坊子二十人四貫石，大定十九年十二月，添設二十人，今擬一十人。冠帶小底四人四貫石，大定三年、四年、節次添設，今擬三人。剥鹿六人四貫石，大定十年三月設，今擬四人。鋪陳一十一人四貫石，節次於大定七年、十年、十七年設到，今擬六人。筆硯小底四人六貫石，大定三年、十五年，節次設到，今擬二人。書畫小底四人四貫石，節次於大定三年十五年設到，今擬二人。司藏知書二人兩貫石，大定六年添差，今擬依舊。司倉本把四人四貫石，大定二年九月、十年三月設到，今擬依舊。中侍二十一人四貫石，大定十五年閏九月，設二十人，十六年十一月，設女直一名，今擬一十七人。醫獸九人四貫石，大定十七年五月，見有醫獸四人，又奏添一名，大定二十三年十一月，又申兵部差四人，今擬四人。馬羣子三十人兩貫石，大定六年、十七年、二十三年，節次添差，今擬一十五人。牛羣子七人兩貫石，今擬五人。駝羣子二人，兩貫石，今擬依舊。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奏稟司天臺選擇到册命皇太孫吉日，并太常寺檢擬到册命皇太孫合行事宜。開具下項：奉敕旨，鹵簿、依前來所擬，用六百人，餘並准奉行，行册禮。擬來年三月初九日辛亥，臨軒册命，依前來禮例，擬於大安殿行禮。前期三日，合行遣使奏告天地宗廟，册禮後二日，皇太孫奉表稱謝，擬依前來於仁政殿行禮。皇太孫冠服制度，擬依前來受册日服遠游冠朱明衣，謝廟服袞冕，合用金輅并輿，照得舊有輿輅，然前來曾於宣考靈車前排設，緣當日係是兼用吉儀。今擬就用，皇太孫寶，擬依前來以黄金為之，方二寸，厚一寸，龜紐，文曰『皇太孫寶』。皇太孫册，擬用玉石，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為護捧之狀，前來刻龍處擬用麟。奉敕旨，依典故用龍，合用儀仗，擬依前來大安殿册命，用黄麾半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仁政殿稱謝，用黄麾細仗一千四百二人，皇太孫謝廟鹵簿，前來擬用六百人，奉敕旨用一千人。皇太孫受册禮日，前來擬自東宮乘馬，宮官導從至翔龍門外，奉敕旨，令乘輿。東宮官導從不乘馬，依前來合差撰册文，并書册文篆寶官，共二員，今擬左諫議黄久約、修撰党懷英。二十七年二月九日，奏稟太常寺檢照前來禮例，擬定到臨軒册命皇太孫，并謝上及謝廟等儀注，開具下項，從之。册前一日，宣徽院帥鑾儀司設御座在壇臺上。於大安殿，設皇太孫次於大安殿門外之西廊，又設册寶幄次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册東寶西。又設皇太孫受册位於殿庭横階之南，工部官與監造册寶官、公服自製造所導引册寶牀，由宣華門入，計會宣徽使進呈訖，赴幄至次安置，大樂令帥其屬、展樂懸於殿庭。其日，兵部帥其屬，設黄麾仗於大安殿門之内外，册命日質明，文武百僚、應行事、並朝服朝服，謂法服。入次。皇太孫服遠游冠朱明衣，升輿以出，東宮官屬各朝服導從，皇太孫至左翔龍門外，降輿入就次，通事舍人分引百官入詣殿庭立班，東西相向，次引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捧舁册寶官、詣殿後幄次前立。少頃，奉册寶出幄次，由大安殿東降，至殿庭褥位權置。訖，在受册位近東稍北，西向，册北，寶南。奉引册

寶官立於其後，皇太孫出次，執圭，師少以下導從，立於殿門外。侍郎奏中嚴，符寶郎奉八寶，由東西偏門分入，升殿，置於御座之左右，侍郎奏外辦，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侍衛如常儀，殿上鳴鞭訖。宮懸樂作，皇帝出自東序，即御座，爐煙升，扇開，簾捲。樂止，典贊儀於皇太孫入門，宮懸樂作，至位，樂止。師少已下從入，立於皇太孫位東南，西向。典儀曰再拜，皇太孫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引皇太孫近東向立，樂作，至位。樂止，師少已下，并奉引册寶等官，各赴百官東西班，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橫行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再拜起居，又再拜。訖。百官各還東西班，師少已下，並行事官，各還立位，典贊儀引皇太孫復受册位，樂作，至位。樂止。侍中進前承旨，稱有制；皇太孫已下應在位官皆再拜，行事官不拜。躬身，侍中宣制曰：册某王某為皇太孫。皇太孫已下又拜，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中書令詣讀册位，中書侍郎引册匣，置於前，捧册官西向跪捧，皇太孫跪讀。畢。俛伏興，皇太孫再拜，中書令詣奉册位，奉册授皇太孫，皇太孫搢圭跪受册。訖。以授右庶子，右庶子跪受訖，俛伏興，右庶子以册興，置於牀。中書令以下退復本班，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侍中詣奉寶位，門下侍郎引寶盝立於其右，侍中奉寶授皇太孫，皇太孫搢圭跪受寶。訖。以授左庶子，左庶子跪受訖，俛伏興，左庶子以寶興，置於牀。侍中以下退復本班，典儀曰再拜，皇太孫再拜。訖。典贊儀引皇太孫退，初行，樂作，左右庶子帥其屬舁册寶牀，押以出；在皇太孫前行，皇太孫出殿門。樂止，侍中詣御座前，奏禮畢，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樂作，皇帝降座，入自西序，還後閤，侍衛如來儀，扇開，樂止，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百官仗衛以次出，皇太孫還宮，導從如儀。其册命後二日，兵部帥其屬，設黃麾仗。於仁政殿門之內外，殿上下陳設並如大安殿之儀。惟不設壇臺及八寶。百官朝服，皇太孫公服至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通事舍人引百官入至殿陛下立班，東西相向典贊儀引皇太孫出次，執圭，立於殿門外，侍中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索扇，鳴鞭，並如大安殿儀，皇帝出自東序，冠服取旨。即御榻，簾捲。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橫行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訖。分班，皇太孫捧表入，至拜表位立俟，閤門使將至，單跪捧表，閤門使接表訖，俛伏興，典儀曰拜，皇太孫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俟，讀表訖。侍中進前承旨，退稱有制典儀曰再拜，皇太孫再拜，訖，躬身。侍中宣制，訖。典儀曰拜，皇太孫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訖。典贊儀引皇太孫退，侍中奏禮畢，扇合，鳴鞭，皇帝降御榻，入自西序，還後閤，侍衛如來儀。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百官仗衛以次出。後二日，百官奉表稱賀如常儀，謝廟日質明，東宮應從官各朝服，所司陳鹵簿金輅於左掖門外，皇太孫服遠游冠朱明衣，升輿以出，至金輅所降輿升輅。左庶子以下夾侍，師少乘馬導從，餘官亦皆乘馬以從。東行，由太廟西階轉，至廟，不鳴鐃吹，至廟西偏門外，降輅步進，由東偏門入幄次，改服袞冕出次，執圭，自南神東偏門入，宮官并太常寺皆從於其後。皇太孫入詣殿庭東階之東，西向立，典儀贊曰再拜，皇太孫再拜，訖，升自西階，詣始祖室神位前，北向再拜，訖，次詣逐室行禮，並如上儀。訖，降自西階，復西向位，典儀稱禮畢，還次。服遠游冠朱明衣，步至廟門外升輅，東去，謁別廟，並如太廟之儀。訖。歸幄次，改服升輅，西過太廟門，鳴鐃而行，至左掖門外，降輅升輿以入，將士各還本所。次日，公服謁宣孝太子廟於東宮，受羣官賀，如元正受賀儀，惟不用獻酒及作樂之禮。十五日，謝廟。十六日，宣孝廟禮畢，謁陵，還受賀。二月二十三日，奏稟合用奏告并行禮攝官員數，奉敕旨，東宮少師、仰尚書省擬，餘以點定官充，尋再擬奏。從之。平章特進奏告天地平，章金紫告宗廟，左右丞攝侍中中書令，禮刑部尚書攝門下中書侍郎，左右宣徽攝行禮侍中，工部尚書攝太孫太保，簽書攝太孫少師，册曰：維年月日，皇帝若曰，昔我太祖，肇造鴻業，撫有於多方，肆予一人，纂紹丕圖，期傳於萬世。頃豫建於元子，用祇率於大猷，而享年不遐。閱日寖遠，仰賴上穹之祐，蚤開甲觀之祥。念儲副之重，難乎久虛，顧名分之嚴，宜以時定。載稽故事，備有前聞。謂尊嫡者，議著於《漢書》，曰立孫者，經明乎《周禮》。先王彝訓，朕曷敢廢，天下公議，朕曷敢違。咨爾皇孫某官某，慶襲靈源，系承正統，英姿秀發德器少成。動循謹厚之風，居遠華腴之習。諸艱歷試，衆譽翕歸，初尹正於京畿，旋登庸於揆路。勤勞庶務，兢畏一心，固足以貳宸極之尊，協重離之吉，式涓穀旦，誕舉徽章，粵從朱邸之華，嗣陟青宮之邃。今册命爾為皇太孫。於戲，國本甚大

也，居之不可不敬；廟貌至重也，奉之不可不嚴。篤愛親之心，在斯須不離乎孝。盡事君之道，唯造次毋忘於忠，爾能章不已之令名，我亦有無疆之善慶。豈不偉與，其勖之哉，祇若朕命，謝表云云。端門宣詔，方渙鴻恩宸，宸臨軒，載昭茂典，祇膺寵數，倍積兢慚，伏以豫建儲闈，號稱國本，仰以守宗祧之祀，俯以係天下之心。匪有元良，疇諧師錫。伏念臣年方沖弱，性本庸虛，猥承世嫡之名，優荷聖恩之託。始從羣爵，改胙國封，特起自於服廬，使習知於政務，暫莅京畿之任，旋升端揆之司。竊嘗省修，已多忝越，乃復嗣位承華之重，正名貳極之崇。瑤牒寶章，奉徽儀而增惕；龍樓雞戟，撫孱質以奚勝。茲蓋云云，為宗社無疆之計，惟古今大義之公。既涪貴貴之風，仍厚親親之愛。憶中宮於已往，悼主鬯之方虛。念臣乃昭德之遺孫，憐臣實宣孝之嫡子，遂曲垂於茲眷，俾得冒於殊榮，臣敢不恒自恪勤。益深勖勵，惟師善事，惟邇正人；學禮讀書，慕聖賢之篤行，問安視膳，率忠孝之良規。賀表，璿宮敷佑，夙開甲觀之祥，寶册正名，爰定春宮之位。云云。載舉升儲之典，式昭繼體之光，肆嚴奉於宗祧，保永安於社稷，是謂立國家之本，有以格神祇之歡。少海分流，接瀛波而增潤；前星續耀，拱帝座以常明。和氣周被於九區，厚福延及於羣品。臣等欣逢聖運，幸覩曠儀，基緒有輝，仰重離之叶吉，戩穀來備，慶萬壽之無疆。

又《守國儀》　車駕將幸上京擬定。東宮治事儀式。大定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准奏，皇太子三日一次於承華殿受尚書省啓事。續奉聖旨，只於集賢殿視政。皇太子見宰執、師少，並用已定儀禮。啓事日，服帽帶正座，宰執展紫，分東西向坐，左右司啓事亦並展紫。二十四年三月，敕旨教都事啟事議除授，不妨事。隨朝幷在都官，遇朔望日，具公服問候，其禮依已定相見儀式。皇太子是日仍具袍笏，啓稟過事務，並稱啓稟奏訖，奉令旨依。遇治事日，本宮官屬侍立如常儀。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敕旨造監國印，今擬比親王印稍大半分，以金為之，龜紐，篆文曰『監國之寶』。准奏改監為守，比親王印大一分，幷擬其日遣使詣東宮，皇太子具公服詣褥位立，使者稱『有敕』，兩拜，使者傳宣：『朕將巡幸上京，令卿權守國事，仍付卿守國之寶，想宜知悉。』訖，授皇太子寶，又兩拜。禮畢，奏，奉敕旨御前祗受。《雜録》云：三月七日，皇太子御前受寶訖。《實録》：三月七日受之。

三月五日，擬奏下項儀禮：奉敕旨，遇有詔書，皇太子止俟於應天門外。萬春節，賜宴於集賢殿，仍用落後教坊樂。起居表，沿路二十日一次，差走馬人進呈。到上京已後，一月一次，仍附帶尚書省表章，餘並准奏。

詔書迎接儀使者於前一程頓，先遣人報尚書省及詹事院，有司於應天門外望闕設香案，一幷設皇太子、親王、宰執以下褥位於香案前，又設使者褥位於香案之左，又設讀詔案於香案之右，皇太子、親王、宰執以下百官詣五里以來迎接。仍委留守司備旗幟、音樂、綵輿、香輿等，使者將至，皇太子立於香輿前褥位，親王、宰執幷百官序班立定，使者去綵輿百步間下馬，取詔置綵輿中，皇太子詣香案前上香訖，詔輿行，使者上馬後從，皇太子、親王、宰執以下並上馬後從，至應天門外，使者下馬，就褥位立，皇太子、親王、宰執已下序班定，使者於輿內取詔置於案，綵輿退，使者稱『有敕』，皆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訖，復位，又皆再拜，使者取授尚書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齊捧，同升於案，在位官皆跪聽，讀訖，置於案，都事已下退，皇太子、親王、宰執以下俱再拜，搢笏，舞蹈，俛伏，興，再拜，皇太子少離位，望闕跪問『聖躬萬福』，在位者皆跪，使者躬身答曰：『聖躬萬福。』禮畢，皇太子還宮，宰執同使者詣尚書省館待。禮畢，使者還館，使者行，親王、宰執同百官送至都城門外，班首酌酒一巡，酬酢訖，親王、宰執以下相揖別，使者上馬，乃退。

萬春節若有天使賜宴儀。使者到館，有司陳設宴所並香案褥位。其日，與宴官並公服，先詣庭中望闕褥位，班定，典儀引皇太子詣褥位，使者立於香案之側，皇太子以下皆再拜，上香，復位，再拜跪，使者宣傳訖，又再拜，搢笏，舞蹈，俛伏，興，又再拜。皇太子少離位，問『聖躬萬福』，在位者皆跪。使者躬身答曰：『聖躬萬福。』典儀引升，皆就坐，親王、宰執以下依班次見訖，分東西升階就位，少立，使者欄子內見訖，皇太子各就坐，使者隅坐前筵畢，少頃，戴花，再詣望闕褥位，再拜，執事以表跪進，皇太子跪，授使者，在位者皆跪。使者跪，受訖，各升階就坐，禮畢，退。二十五年二月，擬定若於集賢殿賜宴，天使敷德偏門內下馬。

賜生日或年節儀。使者到館，先報詹事院，東宮門外設使者幕次。又於承華殿前望闕設香案、禮物案并褥位，皇太子公服乘馬出迎，與使者同入左掖門，至東宮門外，皇太子先詣香案側褥位，使者就次，以賜物授執事者二人對捧先行，使者從入，立於褥位，置案上，執事者退，典儀引皇太子詣望闕褥位，再拜，上香，復位，再拜跪。使者傳旨，受物訖，再拜，擯笏，舞蹈，俛伏，興，又再拜。離位跪問『聖躬萬福』，使者答『聖躬萬福』，復位，執事者以表跪進，皇太子擯笏，跪，授使者訖，使者跪受。典儀引升殿，東西向坐，皇太子在東，使者在西。酌酒一巵，立勸使者，立飲訖，以禮物授使者，退。皇太子問聖躬起居表幾日差走馬人進呈，尚書省表。有無附去。重五、九月九日合與不合拜天射柳，仍於甚處？敕旨：拜天射柳城外。擊毬於甚處？敕旨：於常武毬場樂亭上坐。圍獵事如何？敕旨：從來往日數，亦從太子所欲。

賜書迎接儀。行宮禮部二十四年五月奏過，皇太子公服乘馬，出左掖門外下馬，使者捧書置綵輿中，皇太子詣香輿上香，導從前引，香輿在前，綵輿次之，皇太子乘馬從行，使者亦從行，至承華殿門，皇太子下馬，從香輿入，至殿前，使者取書置案上，皇太子再上香，使者以書授皇太子，跪受訖，再行躬問畢，以授詹事，跪問『聖躬萬福』，使者答『聖躬萬福』。禮畢，奏定合聞奏事理：五品已上并隨駕大小官除授。敕旨：五品已上除授在此擬定聞奏。應邊關頭段事理，五品已上文武官循遷，隨駕五品已上官假故，犯贓罪罷職，解由到部官承襲，千户謀充軍功，五品已上遷敘，每歲天下院務比較增虧，每歲民間有無非理差科，應橫支每歲五享二社，差攝官及祝版，并隨節國忌遣使祭奠山陵祝版，五岳祝版。敕旨：差攝官在此擬定，奏五岳只降香，每歲頒曆詔，御試點讀捲官，雜犯死罪。敕旨：原情可恕及合上情勅裁者奏，五品以上官犯應決罪，應據宰執情見不同難以與決事理，應三國人使並去上京行禮，若有該載不盡事理，比類施行。在此施行事理：宮中并省臺寺監外六品已下除，隨季部擬；正八品已上除，六品已下循遷，宮中諸局分承應人等出職已經奏；五品已上官假故，宮中在此局分人告侍親，品官子孫承廕非引見者；軍員使効係班，并宋、齊官換敘，蕃部承襲，年老放罷，千户謀充係班，六品已下致仕非宮中者，賑濟賑貸，聖旨聞奏。隨路災傷，府會試差試官，六品已下官追解，察到不好官告移推，并杖已下罪，獲賊補官，并獲姦細補官。

東宮視政，宰執坐具若亦用繡墩，恐與朝殿筵宴無別，擬止用杌子，宰相在上，執政次之，更合准備紫羅鋪坐、紫羅杌衣。又案法，朱油，素梅紅羅案衣，素梅紅羅蒙帕；椅法，朱油，金鍍銀獸，獸口用梅紅絨條結，椅背梅紅羅明金團花獸。搭手同踏脚，與椅同用素梅紅羅蒙帕。三月十七日，並准呈差知賓二人，擡案四人，及檢照唐令，有典謁名稱，差禮直官六人權行勾當。

又《雜録》　天會十四年月，命皇孫為諳版勃極烈。制曰：『太祖之世嫡皇孫，故命爾為諳版勃極烈，其無自謂幼沖，狎於童戲，惟敬修厥德。』【略】

大定二年七月一日，擬奏：《唐會要》：公卿大夫與太子同名無嫌，蓋尊統於上。故事，東宮官與太子名同，皆改，并宗姓中有名同者，迴避，其餘不在迴避之限。從之。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檢討到《唐會要》，順宗立廣陵王為皇太子，尚書王紹本與太子同諱，陳請改名，時君子非之，謂東宮之臣當請改耳；又唐孝敬皇帝為太子，改東宮弘教門，其『弘』字係當時太子正門，所以令本宮改避，無迴避疑混聲字典故；又唐武德九年，太宗為太子，避連用『世民』字，係自下令避其名，難以遵用。大定二年，已具典故聞奏。見令下一字同音者，東宮官依上滙避奏奉敕旨准外，皇太子名下一字，如百官名同者，改避；其同音字，不在迴避之限。

大定二年十一月七日，參照《通典》、《開元禮》、《五禮新儀》、《唐六典》，擬到元正誕日，敕旨准奏：外親王於欄子內，一品宗室於欄子外，其餘宗室並庭下拜，皇太子起居答揖。後准皇太子奏，答拜。其日質明，羣官並公服，集於門外，少詹事奏請『內嚴』。又奏『外備』。典儀引升座，文武官臣入就庭下位，重行北向立定。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為首者少前跪奏『元正首祚，生日則云「慶誕令辰」。伏惟皇太子殿下福壽千秋』。賀訖，復位。典儀曰『再拜』，宮臣皆再拜，坐受，拜訖，分東西序立。次引東宮三師於殿上，三少於殿柱外，北向東上立定。皇太子詣南向褥位，典儀曰『再拜』，師少皆再拜，為首者少前稱賀，同前。復位，執事者酌酒一巵，為首者奉進，樂作，飲訖，樂止。回勸師少訖，各復位。典

儀贊師少再拜，皇太子答拜。以尊師重傅，有答拜之禮。師少以次出，皇太子就坐。次引親王於欄子內，一品宗室於欄子外，其餘宗室並庭下序班，拜致賀詞，并進酒如上儀。皇太子答拜訖，就座。次引隨朝三師三公宰執於殿上，三品已上職事官於露階上，四品以下就庭下，並北向，每等重行，以東為上，立定。皇太子詣褥位，典儀曰『再拜』，上下皆再拜，為班首者少前稱賀訖，復位。執事者酌酒一巵，為首者奉進，樂作，飲訖。如有進獻禮物，如常儀，餘同。回勸三師三公，其餘殿上羣官並令執事者以盤行酒，飲訖，典儀曰『再拜』，上下皆再拜，答拜。以尊君上答拜。引羣官以次出，少詹跪奏『禮畢』。【略】

大定二年十一月九日，擬到百官并宮官相見儀，敕旨准奏，并奉表體式及用印例准呈。三師三公欄子內北向立，躬揖，為首者稍前問候，下同。皇太子離位稍前，正南立，答揖。二品並謂職事官。欄子外稍近南，躬揖，親王同。皇太子起揖。三品露階上又近南，躬揖，皇太子坐揖。四品已下庭下躬揖，跪問候，皇太子坐受。【略】詹事以下，並庭下西北，每品重行，以東為上，再拜，班首稍前問候，又再拜，皇太子坐受。

《唐志》：太子通表，如諸臣之禮。除無節辰奉表，典故，若遇合奉表，擬依令文格式：臣誠懽誠忭，賀則云云。誠懽誠忭，後章末准此。頓首頓首，入詞云云。謹奉表稱謝以聞。稱賀、陳讓、陳乞倣此。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年月日皇太子臣名上表。若封令書，用宮師印，別無上表用印典故。擬依卽令奏目例，更不用印，檢到《通典》、《開元禮》皇太子衣冠制度，內該烏紗帽視事及燕見賓客服之。今擬皇太子逐日視事及見師少賓客，服小帽皂衫，玉束帶。三師見皇太子，不稱臣，【略】擬展皂；三少見皇太子，稱臣，擬並展紫。三年九月一日敕旨准奏。

皇太子出入，別無接送禮例，八年十月十七日，奏。奉敕旨：圍場出入不須預別委勾當多時，卽令接送，圍場出入所過州縣官只於側近接送，不得出境遠去。九年五月，皇太子坐夏，擬定於都外三里以來，量地之宜，鋪設褥位，三公宰執以下公服，重行立定，皇太子便服，三公宰執以下躬身，班首致辭，再拜。皇太子答拜訖，退。迎接亦如之。十八日准呈。又六月五日奏：奉敕旨具牋問候，緣百官別無拜禮，恐只合尚書省首相具銜位姓名等，修寫如儀，於都堂以牋授走馬人，更不合集會百官，外司徒合另具牋問。九日准呈。

宰執除外任辭見，止合依已奏定依品從見皇太子儀，七年十二月二日准呈。

皇太子赴朝，除宰執、親王許相見外，其餘百官宗室並迴避。【略】東宮官見皇太子，依例言『清躬萬福』，別就違礙。大定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准呈。

《職林》：太子舍人、秦官掌宣傳令旨，今擬稱令旨。二年六月十五日准奏。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奏歷代太子親政事典故，敕旨送皇太子，并奉敕旨。今後奏過事件，約度將赴太子處經歷。五年六月，檢討到《宋會要》該真宗天禧四年內出御劄：今後中書、樞密院及諸處合該進呈取旨公事，依舊進呈外，所有常程小可事務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商量發遣訖奏；又定五條，內第三條該一後殿及軍頭司公事，亦仰逐司具名，件赴資善堂通呈。今擬於東宮作通呈施行。七月一日，再擬定只用『呈』字。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敕旨：東宮涼樓前添殿，仍蓋貯廊。參政孟浩諫，皇太子雖為儲副，終是人臣，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於制度未便，兼東宮燕寢及游歷處所已是完備，且皇太子年幼，性未純成，宜示儉德。奉敕旨：所奏甚當，據東宮添蓋事仰行停罷。

《宋會要》：南郊，正陽門習儀，皇太子立樓上御座之西，左右持繖障日，太子不許。見得宋時許將繖入宮，今擬於宮城裏橫門外許用繖。二年六月一日准奏。又參酌定到皇太子每朝見，依前至左嘉會門外免傘下馬。若遇雨雪，恐失禮容，更用傘近前至宣明門。九年七月四日准呈。人使朝賀，殿庭筵宴，自來臣僚褥坐用紫羅繡盤鳳，棹衣係是紫羅團答南花。今擬皇太子褥坐用梅紅羅繡間金盤鳳外，棹衣亦用梅紅羅繡獨角間金盤獸。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准呈。

四年十一月三日，奉敕旨：皇太子四妃，除正妃合作妃名稱外，檢討古來典禮是何名稱。檢到《唐六典》太子內官門：『《漢書》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歷代用之。宋明帝時，太子內制職二等，有寶林、良娣。南齊太子置三內職：良娣，比關內侯；寶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隋唐并宋《天聖令》：太子內官除妃外，有良娣二人，正三。良媛六人，正四。承徽十人，正五。昭訓十六人，正七。奉儀二

十四人，正九。七日奏：奉敕旨，良娣、良媛入五品，承徽、昭訓、奉儀入六品，仍為定制。其日，出給皇太子妃，元擬宣麻。良媛、昭訓、奉儀并許王妃誥命。

又 卷二九《輿服上・皇太子車服》大定六年十二月丑日，奏稟皇太子金輅檢討典故製度，及將見用金輅式樣參酌詳定，開具下項奉敕旨：輈、旗、旂首及應用龍處並改飾以麟，鄣塵物等三件亦從省去，餘並准奏行。《隋志》內該皇太子金輅製同副車，具體而小，製度色數照得與見用金輅相同。外有伏鹿軾，金鳳一，在軾前，并建旂九，旒八，鸞在衡，駕赤騮四。見用金輅箱頂、輪衣等有綉畫龍處，緣東宮見用器服並飾以麟，有無亦以麟為飾；見用金輅上名件色數，有無依上公以九為節之數減四分之一；照得古典有龍輈，并建旂，上綉降龍及旂首金龍頭銜、結綬，係三處用龍；古制，金輅上有鄣塵，在龍輈之上，并二鈴在軾及銀穗毬二，緣見用金輅上無，今來有無合從有去；鋪陳簾褥用黃羅處有無改用梅紅，其餘物件有無裁減，具體成造：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虞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門戟。旂首銜金龍頭，結綬及鈴綏，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鑣方鈐，掐翟尾，鏤錫鞗，纓九就。見用金輅自頂至地高一丈七尺三寸，今擬減四分之一，該一丈三尺二寸，長、短、寬、狹皆減四分之一。十二月十五日，奏稟太常寺檢討見用金輅于典禮有無不用事數。照到《隋禮儀志》玉輅青蓋黃裏，《唐車服志》蓋從輅質，惟裏皆用黃。近奏過皇太子金輅制度。內輈、旂、旂首用龍處、飾以麟，鋪陳用黃羅處改用梅紅。今來輅頂上朱蓋雖是以赤為質，有無亦改奉用梅紅黃裏，奉勅旨見用金玉輅依舊，皇太子金輅上朱蓋表裏並用梅紅。七年九月十七日，奏稟將來皇太子受册，謝廟禮數合用鹵簿，其間制度與大駕同者擬依前來造。皇太子金輅用龍鳳處改用麟鸞，純用紅黃處改用梅紅，又升降輅合用輿，輿制似輦而小，今比擬平頭輦減小成造，別無窒礙，所有文飾處亦依金輅制度施行。從之。

大定二年五月十一日，皇太子合用冠冕制度，檢定下項奏，奉勅旨委內藏官監造。衮冕：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鈎鰈。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鏤三。白襪，朱舄，舄如金塗銀釦。謁太廟服之。遠游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册寶服之。《太常因革禮》皇太子宜服桓圭，長九寸，廣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若屋之桓楹，琢為二稜。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一引《金中雜書》 吳乞買即位十年，儲位久虛。粘罕利于幼主易制，陰謀立阿骨打之孫，而慮吳乞買將以子爲嗣，乃創建三省，首除吳乞買之子為尚書令，阿骨打次子骨盧勃極烈，録尚書事。粘罕陽尊二人，而處身於下左揆，立二太子之子為皇太子。丙辰年，吳乞買死，皇太子即位。粘罕陰謀既成，後以吳乞買之子尚書令者，封宋王；阿骨打次子録尚書事者，封秦王，置兩人于閑散。粘罕遷太傅，領三省事，拜都元帥，內外之政，皆出于己。金主十二，年少，守虛位而已，秦、宋二王方悟粘罕之術。丁巳春，因羣聚會，所謂宋王者，以所受封王之命，擲于粘罕前，歷吐胸中積憤。粘罕深被沮毀，包羞忍辱，亟歸私第，感疾不起。是年十月二十一日死，國政復歸秦、宋二王，遂去粘罕腹心之人，殺左轄高慶裔、山西漕使劉思，黜左揆兀室、右轄蕭慶為庶人。粘罕用事日，凡所施設，俱廢罷。宗隽，太祖旻第六子蒲路虎也。宗隽所居官，必復租稅，甚得蕃漢間心，然時有酒過。及除東京留守，金主亶敕令止飲。道有渤海僧，以杯酒獻者，即命敲殺之。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六《世宗聖明皇帝紀上》 （大定三年）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仁厚爲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勳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游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又 卷一八《世宗聖明皇帝紀下》 （大定二十七年）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為皇太孫。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璟嫡孫也。

又 卷三四《服色》 太子服：純紗幞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帶，佩雙玉魚。

又 《千官品列》 宫師府掌保護東宫，導以德義。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詹事院掌總統東宮内外庶務。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太子左衛率府率
太子右衛率府率掌（周）［門］衛導從儀仗之事。
太子左監門
太子右監門掌門闌禁鑰。
太子僕正
太子副僕正
太子僕丞掌車馬、廐牧、弓箭、鞍轡。
太子掌寶二員掌奉寶，謹其出入。
太子典儀
太子贊儀掌司贊禮儀。
太子侍正
太子侍丞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
太子典食令
太子典食丞掌承奉膳羞。
太子侍藥
太子奉藥掌承奉醫藥。
太子掌飲令
太子掌飲丞掌承奉湯茶、酒果之事。
太子家令
太子家丞掌營繕、（裁）［栽］植、鋪設、燈燭之事。
太子司經
太子副［司］經掌經史圖書、筆硯事。
太子司藏
太子副司藏掌廩藏財貨出入事。
太子司倉
太子副司倉掌倉廩出納及薪炭等事。
太子中侍局都監
太子中侍局都同監掌東（閣）［宮］内禁令，及省察宮人廩給諸物。
太子左諭德
太子右諭德
太子左贊善
太子右贊善掌贊諭、（導）［道］德、侍從、文章。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一《録大梁事》　（天興二年正月）（崔）立以太后令，釋衛邸之囚，召衛王故太子梁王某按梁王名從恪。監國，遂取衛族皆入宮。即遣使持二執政首詣軍前納降款。【略】

初，立以副元帥藥安國首事難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監軍王守玉妻，旦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右斬以徇。于是朝士震悚，無令不從。梁王雖監國，在宮中虚名而已。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〇《賀立皇太子表》　繼體承祧，尤重元良之寄；立嫡以長，式符公器之歸。華夏宅心，天人同慶。欽惟茂隆聖德，誕受丕基，深維永圖，早定大本。重明麗正，繼照則蓋取諸離；一索得男，主器者故受之震。上以隆廟社無疆之福，下以係臣民咸戴之恩，羽翼已成，豈藉商山之皓，謳歌攸屬，益知子啟之賢。臣等久沐天恩，預聞國慶，鷄鳴問寢，賡歌三善之休，虎拜颺言，仰祝萬年之壽。

《元好問全集》卷一五《擬立東宮詔》　惟王建國，篤爲長世之謀；惟國立儲，茂正萬邦之本。位號定，而莫不以爲悦；典禮崇，而莫敢以爲私。眷予上嗣之良，優有中興之略，内則視膳問安之禮備，外則尊道讓齒之義隆，藹然仁孝之稱，粹矣温文之表。朕自紹休於大統，猶虚位于東朝，乃考蓍龜之占，乃稽方册之寶。夏后與子，天人之望攸歸；周家尚親，廟社之尊斯在。載涓穀旦，爰闢青宮，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對兩宮之訓，某可立爲皇太子。於戲！文昭武穆，夙貽燕翼之謀，震長離明，

本有承華之象。尚因主鬯之重，嗣啟迓衡之期。

《金史》卷一九《世紀補》　（大定）四年九月，納妃徒單氏，行親迎禮。故事，大賀鹵簿天子乘玉路，皇太子鹵簿乘金路。六年，世宗行自西京還都，禮官不知皇太子自有鹵簿金路，乃請太子就乘大駕綴路，行在天子之前。上疑其非禮，詳閱舊典，禮官始覺其誤。於是禮部郎中李邦直、員外郎李山削一階，太常少卿武之才、太常丞張子羽、博士張榘削兩階。

頃之，禮官議受册謁謝太廟，服常朝服，乘馬，世宗曰：『此與外官禮上後謁諸神廟無異，海陵一時率意行之，何足為法？大册與三歲祫享當用古禮為是。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不當輕易如此。』又曰：『右丞蘇保衡雖漢人不通經史，參政石琚通經史而不言，前日禮官既已削奪，猶不懼邪？其具前代典禮以聞，朕將擇而處之。』久之，將授太子册寶，儀注備儀仗告太廟。上曰：『朕受尊號謁謝，乃用故宋真宗故事，常朝服乘馬。皇太子乃用備禮，前後不稱，甚無謂也。』謂右丞相良弼、左丞守道曰：『此卿等不用心所致。』良弼等謝曰：『臣愚慮不及此。』上復曰：『此文臣因循故也。』是年十月甲申，祫享於太廟，行亞獻禮。

又　卷三七《禮志十》　册皇太子儀。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禮官擬奏，皇太子乘輿至翔龍門，東宮官導從，不乘馬。册皇太子前三日，遣使同日奏告天地宗廟。册前一日，宣徽院帥儀鸞司，設御座于大安殿當中，南向。設皇太子次於門外之東，西向。又設文武百僚應行事官、東宮官等次於門外之東、西廊。又設册寶幄次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又設受册位於殿庭橫階之南。工部官與監造册寶官公服，自製造所導引册寶床，由宣華門入，約宣徽院同進呈畢，赴幄次安置。大樂令帥其屬，展樂縣於庭。

其日，兵部帥其屬，設黃麾仗于大安殿門之內外。其日質明，文武百僚應行事官並朝服入次。東宮官各朝服，自東宮乘馬導從，至左翔龍門外下馬，入就次。通事舍人分引百官入立班，東西相向。次引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捧舁册寶官，詣殿後幄次前立。少頃，奉册寶出幄次，由大安殿東降，至庭中褥位，權置訖，奉引册寶官立於其後。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出次，執圭，三師三少已下導從，立於門外。侍中奏『中嚴』。符寶郎奉八寶由東西偏門分入，升置御座之左右。侍中奏『外辦』。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侍衛如常儀，鳴鞭，宮縣樂作。皇帝出自東序，即御座，爐煙升，扇開簾捲，樂止。典贊儀引皇太子入門，宮縣樂作，至位樂止。師、少已下從入，立于皇太子位東南，西向。典儀贊『皇太子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引近東，西向立。師、少已下并奉引册寶官等，各赴百官東班，樂作，至位樂止。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橫班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畢，百官各還東西班。師、少已下并行事官各還立位。典贊儀引皇太子復受册位，樂作，至位樂止。侍中承旨，稱：『有制』，皇太子已下應在位官皆再拜，躬身，侍中宣制曰『册某王為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中書令詣讀册位，中書侍郎引册匣置於前，捧册官西向跪捧，皇太子跪，讀畢，俯伏，興。皇太子再拜。中書令詣捧册位，奉册授皇太子，搢圭，跪受册，以授右庶子，右庶子跪受，皇太子俯伏，興，右庶子以册，興，置於床，中書令已下退復本班。

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侍中詣奉寶位，門下侍郎引寶盝立於其右，侍中奉寶授皇太子，搢圭，跪受，以授左庶子，左庶子跪受，皇太子俯伏，興，左庶子以寶興，置於牀，侍中以下退復本班。典儀贊：『再拜』。畢，引皇太子退。初行，樂作，左右庶子帥其屬，舁册寶牀匣以出，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樂作，皇帝降座，入自西序還後閣，侍衛如來儀，扇開，樂止。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衛以次出。皇太子入次，改服公服，還東宮，導從如來儀。

册後二日，兵部設黃麾仗于仁政殿門之內外，陳設并如大安殿之儀。百官服朝服。皇太子公服至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通事舍人引百官入至階下立班，東西相向。典贊儀引皇太子執圭出次，立於門外。侍中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自東序，即座，簾捲。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橫班北向，典儀贊『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訖，分班。皇太子捧表入，至拜表位立，俟閤門使將至，單跪捧表，閤門使接表，皇太子俯伏，興，典儀贊『再拜』，搢圭，舞蹈，

又再拜。俟讀表單，侍中承旨退稱『有制』，典儀贊『再拜』，興，躬身，侍中宣訖，典儀贊『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引皇太子退。侍中奏『禮畢』。扇合，鳴鞭，入西序，還後閣，侍衛如來儀。侍中奏『解嚴』。放仗，百官以次出。後二日，百官奉表稱賀，如常儀。

又　卷四三《輿服志上》　皇太子車制。大定六年十二月，奏皇太子金輅典故制度，及上用金輅儀式，奉敕詳定。輈、旗、旂首及應用龍者更以麟為飾，省去障塵等物。上用金輅名件色數，依上公以九為節，減四分之一。上用輅，軾前有金龍改為伏鹿，軾上坐龍改為鳳，旂十二旒減為九，駕赤騮六減為四，及簾褥用黃羅處改用梅紅，餘并具體成造。其制，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虞文鳥獸，黃屋。軾作赤伏鹿，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九旒，右載闔戟。旂首銜金龍頭，結綏及鈴綏。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勒鈐方，插翟尾，鏤錫鞶，纓九就。皇帝輅自頂至地高一丈七尺，今綱四分之一為一丈三尺二寸，修廣之綱亦如之。

又　《輿服志中》　皇太子冠服。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袞，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鰈。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舃，舃加金塗銀釦。謁廟則服之。遠游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舃。餘同袞冕。册寶則服之。桓圭，長九寸、廣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若屋之桓楹，為二棱。太子入朝起居及與宴，則朝服，紫袍、玉帶、雙魚袋。其視事及見師少賓客，則服小帽、皂衫、玉束帶。

又　卷五七《百官志三》　東宮官宮師府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正二品。

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三品。

掌保護東宮，導以德義。海陵天德四年，始定制宮師府三師、三少、詹事院詹事、三寺、十率府皆隸焉。左右諭德，為東宮僚屬。

詹事院太子詹事，從三品。少詹事，從四品。掌總統東宮內外庶務。

左右衛率府率，從五品。掌周衛導從儀仗。

左右監門，正六品。掌門衛禁鑰。

僕正，正六品。副僕，正七品。僕丞，正九品。掌車馬厩牧弓箭鞍轡器物等事。

掌寶二人，從六品。掌奉寶，謹其出入。

典儀，從六品。贊儀，從七品。司贊禮儀。

侍正，正七品。侍丞，正八品。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

典食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承奉膳羞。

侍藥，正八品。奉藥，正九品。承奉醫藥。

掌飲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承奉賜茶及酒果之事。

家令，正八品。家丞，正九品。掌營繕栽植鋪設及燈燭之事。

司經，正八品。副，正九品。掌經史圖籍筆硯等事。

司藏，從八品。副，從九品。掌庫藏財貨出入之事。

司倉，從八品。副，從九品。掌倉廩出納薪炭等事。

中侍局都監，正九品。同監，從九品。掌東閤內之禁令、省察宮人廩賜給納諸物、轄侍人等。

左諭德、右諭德，正五品。左贊善、右贊善，正六品。掌贊諭道德、侍從文章。內直郎，正七品。

右屬宮師府。

又　卷五八《百官志四》　印製。太子之寶。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幸上京。鑄『守國之寶』以授皇太子。二十八年，世宗不豫，以皇太孫攝政，鑄『攝政之寶』。貞祐三年十二月，以皇太子守緒控制樞密院，詔以金鑄『撫軍之寶』，如世宗時制，於啓稟之際用之。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七《題顯宗墨竹》　撫軍監國富才賢，大定承平三十年。忠孝心如貫霜竹，一枝和露染秋煙。

青宮閒暇喜芳晨，靜與秋筠細寫真。一片忠貞人莫識，不教心醉百花塵。

明・黃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七三《儲嗣》　宣宗即位，改元貞祐。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

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為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奏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宮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四年，哀宗為皇太子，春宮所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監察御史完顏蒲蘭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於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為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於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倘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俾矣。』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二六《王禮考・金》 皇太子冠服。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衮，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縹襈裾。革帶，金銀鈎鰈，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銀釦。謁廟則服。【略】

帶：皇太子玉帶佩玉，雙魚袋。

又 卷一二七《王禮考・金》 太子之寶。初，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幸上京，鑄金寶，以授皇太子。有司定其文曰『監國』。世宗命以『守』易『監』，比親王印廣、長各加一分，龜紐。二十八年，世宗不豫，以皇太孫攝政，鑄『攝政之寶』。貞祐三年，以皇太子守緒，控制樞密院，詔以金鑄『撫軍之寶』。如世宗時制，於啟稟之時用之。

清・袁守定《佔畢叢談》卷二《談治術》 金世宗將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世宗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夫天下何以治，行政是故治；天下何以亂，行政非故亂。既公且正，害政者不得以間之，則皆是矣。荀子言『公生明』，《易》言。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能公正則與日月合其明，天地合其撰，斯固行政之機樞，長治之符券也。

后妃制度部

位號等級分部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一《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宮司令詔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庚申》 眷言壺教，實緊國風，辨彤管之等威，既存舊制，益紫庭之位號，亦著前聞，爰考典章，用新班秩。自今增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并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宮司令一員，正四品，在尚宮上。著之甲令，以為永式。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〇 （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庚申，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并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司宮令一員，正四品，在尚宮上。著於令。以婕妤楊氏為婉儀。

又 卷九八 （乾興元年夏四月）乙巳，增置貴儀在淑儀之上。

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二五《內官》 真宗增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貴儀，在淑儀之上；又置司宮，在正四品尚宮之上。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顯仁韋皇后》 顯仁韋皇后，開封人，高宗母也。初入宮，為御侍。崇寧末，封平昌郡君。大觀初，進婕妤。宣和末，累遷婉容。上出使，進封寵德宮賢妃。建炎元年，遥尊為宣和皇后。顯肅崩問至，上尊號曰皇太后。紹興九年，后有歸耗，上命有司豫作慈寧殿於禁中，遥上寶册。【略】上即宮中行慶壽之禮，親屬省遷官。二十九年，上復行慶壽禮於慈寧殿，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

若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悉官封之。宰相沈該率百僚詣文德殿稱賀，國朝慶典自此始。九月，后崩，年八十，權殯永佑陵，神主祔太廟。

又《憲聖慈烈吳皇后》　憲聖慈烈吳皇后，京師人也。父近，以后貴，卒官武翼郎，後追封吳王。高宗在維揚，后年十四入宮，少長封新興郡夫人。上自海道還，進才人，又進婉儀。時邢皇后在朔庭，後宮惟后與張婉儀為上列，而后讀書萬卷，翰墨尤絶人，繇是寵遇日至。紹興十二年春，張氏卒。夏，拜后為貴妃。秋，顯仁皇后來歸。明年，遂正位宮壺。先是，太后數以為言。秦檜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即率羣臣上表，於是降制。孝宗時，累加號曰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光宗即位，后當為太皇太后，以壽皇故，迺更號曰壽聖皇太后。紹熙四年，加號隆慈備福。五年，后年八十，上行慶壽之禮。其秋，孝宗崩，始正尊號云。慶元元年，加崇曰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三年冬十月，后屬疾，丙申，赦天下。十一月庚子，后崩於慈福宮，年八十三。後四日，郊禋禮成，宣遺誥：『皇帝服齊衰五月。』上特出手詔，服喪期年。后母儀四世，吳氏王者二人，節度使七人。從子琚，字子居，有吏才，嘗為尚書郎部使者，既秉旄，猶為藩帥，他外戚皆莫及云。

又《成恭夏皇后太皇謝太后》　成恭夏皇后，太皇謝太后，皆孝宗繼配也。上在藩邸，福國郭夫人已薨，吳太后以夏、翟二美人賜上，實后閤侍御也。時恩平亦選賜兩人，而普安恭儉好書，不邇聲色，高宗賢之，繇是定為嗣。普安既為皇子，明年二月癸亥，詔封夏氏為齊安郡夫人，翟氏為咸安郡夫人。上即位，以夏氏為賢妃，翟氏為婉容。踰年，上皇手詔册妃為皇后，而拜婉容為貴妃。乾道三年六月，后崩。年三十一，謚安恭。后既崩，中宮虚位將十歲。淳熙三年秋，貴妃因侍上過宮，上皇語上曰：『大哥且與了卻此段。』上承命而退。八月庚辰，上皇遣大璫張去為至都堂傳旨，立翟貴妃為皇后。明日午後，執政奏事，皇后歸姓謝氏。後五日，召詞臣周必大對選德殿，退而草制，其詞有曰：『早從藩邸之游，蓋稟庭闈之命。』又曰：『因乳保而依方進，雖嘗從舊譜於汝南。推源派而記謝安，盍遂復華宗於江左。』后性恭儉，既受册，內膳日進一羊，力丐免。及初供膳，不敢先嘗，復以進御。故事，當得兵船，亦固辭。服澣濯之衣，有數年不易者。上嘗以諭輔臣，且曰：『本朝后妃，卻是多賢，朕之修身齊家，誠若無愧，所少者功業未成耳！』十六年，上禪位，上尊號曰壽成。考宗崩，稱皇太后。慶元初，加號惠慈。六年秋，稱太皇太后。

又《英宗妃嬪》　張修容，英宗後宮也，蓋温成皇后從妹。父堯佐，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修容名位本微，哲宗即位，自平昌郡君進封才人。徽宗立，又進婕妤。至大觀初，以八寶恩，始進今秩。建炎四年，從衛隆祐皇太后，卒於虔州，年七十八。

又《哲宗妃嬪》　慕容貴妃、魏修容，哲宗後宮也。初並為御侍。崇寧元年春，慕容氏始封才人，魏氏封昌平郡君。大觀元年夏，魏氏亦封才人。二年春，並進封美人。靖康之難，六宮皆北去，惟先朝嬪御得免，乃建承慶院以處之。紹興三年夏，以昭慈聖獻皇后大祥推恩，並進婕妤，禄賜如式。久之，慕容氏進婉儀，魏氏進修容。十三年冬，修容卒。婉儀少在宮中，與顯仁皇太后相厚，及太后歸就慈寧之養，十四年冬，上諭執政，特拜婉仪為賢妃。制曰：『藻鑒精明，獨前知於聖母；蘭心芳潔，今娛侍於東朝。』二十二年薨，年八十，贈貴妃。

又《德壽妃嬪》　潘賢妃、張賢妃、劉貴妃、張貴妃，高宗後宮也。潘氏家東都，上在康邸納之，生元懿太子。及即位，將册爲后，吕好問右丞諫以為不可，乃以為賢妃。擢其叔父永思為帶御器械。太子薨，妃侍隆祐后居江西。紹興十八年薨。張氏亦家東都，建炎中，為才人。紹興十年，累遷婉儀。十二年卒，贈賢妃。劉氏，臨安人，父懋，以恩至昭慶軍節度使。妃紹興十年入宮，為紅霞帔。十六年，封才人，轉婕妤、婉容。二十四年春，拜貴妃。時有小劉氏者，以紹興十七年入宮，封宜春郡夫人。二十三年，封才人。二十八年冬，進婕妤。妃與婕妤皆有寵，宮中號妃為大劉娘子，婕妤為小劉娘子。三十一年秋，婕妤坐事，放歸其家自便，官告令有司毀抹。淳熙十四年秋，妃薨。張氏，其先祥符人，與宗室忠州防禦使伯驌有連，初封永嘉郡夫人。乾道六年，封婉容。淳熙七年，進封太上皇帝淑妃。十六年，進貴妃。紹熙元年薨。紹熙中，又有馮美人，韓、吳二才人，皆寵幸，後皆廢。吳氏，名玉奴，中宮近屬也，三十二年夏，復故封。淳熙末，又有李、王二才人，俱明豔，高宗愛之。及上賓，憲聖每見之，常感愴。孝宗聞，特許自便，蓋非常制云。德壽宮又有信安趙夫人，咸寧蔺夫人，平樂王夫人，咸寧郭夫人，新興陳夫人，富平孫夫人，縉雲

蔡夫人，南平張夫人，齊安張夫人，安定李夫人，此十餘人並無品秩。

又《重華妃嬪》　蔡貴妃、李賢妃、張貴妃、陳淑妃，孝宗後宮也。蔡氏初入宮，為紅霞帔。乾道二年，封和義郡夫人。淳熙三年，進婉容。父霧，歷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十年秋，以篤老拜宜州觀察使。冬，拜婉容為貴妃。十二年秋，薨。李氏初入宮，爲典字。淳熙三年冬，轉通義郡夫人。七年冬，爲婕妤。九年春，生女不育。明年秋，卒，贈賢妃。時李燾在經筵，因夜直，嘗諫上以後宮寵幸多，宮中妄費。上曰：『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妃用三萬緡，它無費也。』張氏初為紅霞帔，封同安郡夫人，進婕妤、婉容。十四年春，拜為妃。陳氏初封新平郡夫人。淳熙十二年冬，進美人。十四年冬，又進婉容。紹熙元年春，拜爲妃。上有位雖久，後宮無寵幸著聞者。乾道中，又有宜春韓夫人，信安陳夫人。淳熙中，有永寧劉夫人，新平黃夫人，南平關夫人，永陽王夫人，平原黃夫人。紹熙中，有新安梁夫人，高平宋夫人，信安傅夫人，新安吳夫人，齊安韓夫人，咸安吳夫人，繒雲朱夫人。此十四人，無品秩。

又《壽康妃嬪》　黃貴妃、張貴妃、武才人，光宗後宮也。淳熙末，上在東宮，旁無姬侍，高宗以和義郡夫人黃氏賜之。黃氏，淳熙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封郡夫人。及卽位，拜為妃。紹熙二年冬，薨。上在齋宮聞之，始得疑疾。自後宗戚、大臣以薨卒聞者，多不信矣。張氏，東宮舊人也，初爲紅霞帔。上受禪，進婉儀，慶元三年秋，拜貴妃。武氏初封同安郡夫人。紹熙五年春，進封。又有潘夫人、符夫人、二張夫人，並止郡封，無品秩。凡宮中之制，郡夫人以上始稱房院。

又《乙集》卷二《今上楊皇后》　今上楊皇后，遂安人也。少入慈福宮，性淑婉，憲聖慈烈皇后甚愛之。初封郡夫人，慶元三年，進婕妤，歸姓楊氏。又進貴妃。嘉泰二年十二月甲申，立為皇后。學士傅伯壽草制有曰：『洪惟文母，念我神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其實也。后知書史，通古今。

又卷一四《內命婦誕育推恩格》　內命婦誕育皇子女推恩者，皇子生，婕妤以上三人，美人、才人各二人。皇子裹頭出閤，妃五人，婕妤以上三人，美人、才人各二人。公主生，一品、二品二人，其餘一人。上頭出降，一品四人，婕妤以上二人，美人、才人各一人。非次進封者，推恩二人，美人、才人各一人。嘉定二年，楊皇后已正位，詔用嘉泰三年十月嘗生皇子，特與奏薦四名，蓋以事體增重故也。

又《內命婦封贈》　凡內命婦封贈，妃三代，婕妤以上二代，美人、才人一代。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二《太宗》　皇后四：

淑德皇后尹氏，滁州刺史廷勛之女，早薨。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追册為皇后，謚曰淑德，陪葬永安陵，祭別廟。元豐六年七月十二日，升祔太廟太宗室。

懿德皇后符氏，魏王彥卿之女。國初，封汝南郡夫人。建隆二年九月，進封楚國。乾德六年，改封越國。開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薨，年三十四。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追册為皇后，謚曰懿德，陪葬永安陵，祔太廟太宗室。

明德皇后李氏，淄州刺史處耘之女。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雍熙元年十二月立為皇后。生皇子一人，早世。至道三年四月，尊為皇太后。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崩於萬安宮，年四十五。謚曰明德，陪葬永熙陵。祔太廟太宗室。

元德皇后李氏，乾州防禦使、贈安國軍節度使、常山郡王英之女。開寶初，封隴西縣君。太平興國初，封隴西郡夫人。生漢王元佐、真宗皇帝；又皇子三人、皇女二人，皆早世。二年三月十二日崩，年三十四。至道三年五月，追封賢妃。十二月，追尊皇太后。咸平元年正月，謚曰元德。初葬晉安院。三年四月，陪葬永熙陵，祭別廟。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去太字，升祔太廟太宗室。

嬪妃九：

貴妃孫氏，左金吾衛大將軍守斌之女。太平興國三年七月入宮，五年三月為才人，又賜號貴妃。八年九月卒。

貴妃臧氏，江南李煜宮人。煜卒，入宮。太平興國八年九月，自御侍為縣君。端拱三年四月，為美人。至道三年七月，進昭容。大中祥符六年正月，進順儀。天禧二年九月，進淑儀。乾興元年四月，進貴儀。卒年月闕。明道二年十二月，贈婕妤。慶曆四年九月，贈貴妃。生舒王、晉國申國大長公主。

貴妃方氏，初封新安郡君。天禧二年九月，為美人。乾興元年四月，進婕妤。天聖九年十一月，進昭媛。卒年月闕。明道元年十月，贈太儀。二年十一月，贈德妃。慶曆四年九月，贈淑妃。生荊王元儼。

德妃朱氏，淳化二年七月，自御侍為縣君。四年十一月，為才人。至道三年三月，於太和宮入道為修容。大中祥符六年，進昭容，賜號明真大

師，名正惠。七年，進昭儀。天禧二年九月，進淑容。乾興元年四月，進淑儀，改名冲惠。明道二年十一月，進太儀。是月，進賢妃。景祐二年卒，慶曆四年九月，贈德妃。

賢妃高氏，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入宮。三年三月，為才人。至道三年七月，為修容，又為昭容。大中祥符六年，進昭儀。天禧二年九月，進淑容。乾興元年四月，進淑儀。卒年月闕。明道二年十二月，進太儀。慶曆四年九月，贈賢妃。

賢妃邵氏，初事藩邸，及即位，授司衣，博陵縣君，遷御侍、押班、郡夫人，再遷尚宮，冀國夫人，知大内事。真宗初，為鄭國夫人。大中祥符二年，遷宮正，安國夫人。六年，為司宮令，楚國夫人。八年十一月，加號順容。九年二月卒，明道二年十二月，贈太儀。慶曆四年九月，贈賢妃。

淑儀李氏，淳化初，為尚宮。久在宮掖，事無巨細悉主之。四年卒，贈昭儀。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淑容。慶曆四年九月，贈淑儀。

淑儀吳氏，右屯衛將軍延保之女。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入宮。五年，為美人。真宗初，進昭容。景德四年卒。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淑容，慶曆四年九月贈淑儀。

又　卷三《真宗》　皇后五：

章懷皇后潘氏，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美之女。雍熙二年閏九月，歸於襄邸。五年，封莒國夫人。端拱二年五月三日崩，年二十二。至道三年六月，追册為皇后，謚曰莊懷，陪葬永昌陵，及上陵名曰保泰，祭別廟。慶曆四年十一月，改今謚。元豐六年七月十二日，升祔太廟真宗室。

章穆皇后郭氏，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淳化二年歸於襄邸，封魯國夫人。至道二年，進封秦國。二年五月，立為皇后。生悼獻太子祐。景德四年四月十六日，崩於萬歲殿，年三十二，謚曰莊穆，陪葬永熙陵，祔太廟真宗室。慶曆四年十一月，改今謚。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虎捷都指揮使、房州刺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王通之女。太平興國八年入韓國邸。景德元年正月，為美人。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脩儀。五年五月，封德妃。十二月，立為皇后。乾興元年二月，尊為皇太后。軍國事權兼處分。天聖二年十二月，行册禮，以郊祀畢，上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明道二年，藉田朝廟禮畢，加上尊號曰應元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三月二十九日崩，年六十四，謚曰莊獻明肅，陪葬永定陵，祭奉慈廟。慶曆四年十一月，改今謚。五年十月，升祔太廟真宗室。

章懿皇后李氏，左班殿直、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仁德之女，初為真宗司寢，生仁宗。大中祥符九年，封才人。尋進婉儀。天禧二年，又進為順容。明道元年二月，疾，革進封宸妃。二十六日崩，年四十六。二年四月，追尊為皇太后。謚曰莊懿。初葬洪福院。十月，陪葬永定陵，祭奉慈廟。慶曆四年十一月，改今謚。五年十月，升祔太廟真宗室。

章惠皇后楊氏，崇儀使、贈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知儼之女。景德元年正月，為才人。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婕妤。六年正月，進婉儀。七年六月，封淑妃。乾興元年二月，為皇太妃。章獻明肅皇后崩，尊為皇太后。景祐元年，加號保慶皇太后，以所居閣為保慶殿。三年十一月四日崩，年五十三，謚曰莊惠，陪葬永定陵，祭奉慈廟。慶曆四年十一月，改今謚。熙寧二年十月，奉神主瘞於陵園。

嬪妃七：

貴妃杜氏，初侍藩邸，後於洞真宮入道，為法正都監，號悟真大師，名瓊真。明道二年十一月，為婕妤。寶元元年十一月，進充媛。慶曆元年十二月，進充容。四年九月，進婉儀。尋為賢妃。六年八月卒，贈貴妃。生衛國大長公主。

貴妃沈氏，故相倫之孫，光禄少卿繼宗之女。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為才人。六年正月，進美人。天禧二年九月，進婕妤。乾興元年四月，進充媛。明道三年十一月，進昭容。寶元元年十一月，進昭儀。慶曆元年十二月，進婉容。四年九月，進賢妃。尋加德妃。嘉祐七年十二月，進貴妃。熙寧九年十一月卒，賜謚昭静。

賢妃曹氏，樞密使、檢校太師兼侍中贈魯王彬之女。大中祥符中，為美人。六年正月，進婕妤。天禧二年九月，進充媛。乾興元年四月，進婉儀。天聖四年六月卒。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淑儀。慶曆四年九月，贈貴儀。皇祐元年十月，贈賢妃。

賢妃陳氏，初事藩邸，為司衣。至道二年卒於東宮，葬沙臺寺。咸平三年十月，改葬普安院，追號美人。大中祥符八年正月，贈昭儀。乾興元年四月，贈順容。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淑容，又贈太儀。慶曆四年六月，贈賢妃。

順容戴氏，定武軍節度使興之女。入宮為貴人。大中祥符六年正月，進修媛。天禧二年九月，進婉容。乾興元年四月，進婉儀。卒年月闕。慶曆四年九月，贈順容。

美人徐氏，大中祥符元年，自蘭陵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時被病，帝以其久在禁中，及其未亟，進封滕國夫人。尋卒。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才人。慶曆四年，贈美人。

才人陳氏，明道二年十二月，自御侍追封才人。

又 卷四《仁宗》 皇后四：

皇后郭氏，崇儀副使、贈忠武軍節度使、中書令兼尚書令允恭之女。天聖二年九月，立為皇后。明道二年十二月，自請入道。詔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賜紫，名清悟，居長寧宮。景祐元年八月，出居外宅。十月，賜號金庭教主、冲淨元師，居安和院，改院名曰瑤華宮。二年十一月八日，遷於嘉慶院，暴薨，年二十四。三年正月，追册為皇后，葬禮用孝章皇后故事，起陵臺於奉先資福禪院。

皇后張氏，贈鄧州觀察使守瑛之女。初為才人，天聖六年九月，進美人，是月薨，享年闕。明道二年十一月，追册為皇后，起陵臺於奉先資福禪院。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樞密使、檢校太師兼侍中、贈魯王彬之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王玘之女。景祐元年九月，立為皇后。十一月，行册禮。嘉祐八年三月，尊為皇太后。四月，權同聽政。治平元年五月，降手書還政。二年十一月，行册禮。四年正月，尊為太皇太后。居慶壽宮。熙寧二年四月，行册禮。元豐二年十月二十日，崩於慶壽宮，年六十二，謚慈聖光獻。三年三月十日，陪葬永昭陵，祔太廟仁宗室。

温成皇后，張氏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安定郡王堯封之女。幼入宮為御侍。慶曆元年，封清河郡君，進封才人、修媛。後忽被疾，請下遷為美人。八年十月，封貴妃，生莊順、莊定、莊謹三大長公主。皇祐六年正月八日薨，年三十一，追册為皇后，謚曰温成，葬奉先資福禪院，立廟於園側，以知制誥歲時行禮。嘉祐七年正月，更廟為祠殿，遣宮臣祭以常饌。

嬪妃十二：

貴妃苗氏，景祐五年五月，自御侍，仁壽郡君為才人。九月，進美人。寶元二年九月，進昭容。皇祐三年十月，進淑儀。嘉祐二年六月，進賢妃。七年十一月，進德妃。元豐八年四月，自德妃進貴妃。元祐六年十月薨，車駕臨奠，賜謚昭節。生雍王昕、莊孝明懿大長公主。

貴妃周氏，嘉祐四年六月，自御侍，安定郡君爲美人。五年七月，進婕妤。八年三月，進婉容。熙寧九年三月，進賢妃。元豐五年十二月，進德妃。八年四月，進淑妃。元符三年正月，進貴妃。生令德景行大長公主、懿穆大長公主。

貴妃董氏，嘉祐四年，自御侍、縣君為貴人。五年五月，進美人。固辭，請回授其父一官，許之。六年七月，進婕妤。九月，進充媛。是月卒，贈淑妃。元符三年四月，贈貴妃。生莊謹大長公主、莊齊大長公主、賢懿恭穆大長公主。

貴妃張氏，熙寧九年十一月，詔魯國大長公主養母、仁宗后宮延安郡君張氏可特進美人。元豐八年四月，進婕妤。元符三年正月，進充儀。崇寧二年三月，進賢妃。三年十月薨。車駕臨奠，特贈貴妃。賜謚昭懿。

德妃俞氏，景祐五年三月，自御侍、延安郡君為才人。九月，進美人。寶元二年六月，進婕妤。皇祐二年十月，進充儀。嘉祐八年三月，進昭儀。卒年月缺。治平元年六月，贈貴儀。元符三年四月，贈德妃。生楊王昉、莊和大長公主。

德妃楊氏，初入宮，為美人。景祐元年八月，出於別宅安置。十月，聽入道，賜名宗妙，居瑤華宮。皇祐二年十月，為婕妤。嘉祐八年，進脩媛。熙寧五年十二月卒。自脩儀贈賢妃。元符三年四月，贈德妃。

賢妃張氏，初封安定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崇寧五年七月卒，贈脩容。繼贈貴儀。政和四年三月，贈賢妃。

昭容張氏，先已自美人贈修容。元符三年四月，贈昭容。生荆王曦。

脩容楊氏，初封原武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崇寧四年八月卒。十一月，贈脩容。

充儀尚氏，初為美人。景祐元年八月，於洞真宮入道。皇祐二年九月卒，贈充儀。治平以後無加封。

充儀朱氏，初封沛國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紹聖二年七月卒，贈充儀。

婕妤連氏，初封馮翊郡君。元豐二年二月，贈美人。元符三年四月，贈婕妤。

又　卷七《英宗》　皇后一：

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忠武軍節度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王瓊之曾孫，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康王繼勳之孫，北作坊副使、贈太師、開封儀同三司、陳王遵甫之女。慶曆七年三月，歸於藩邸，封京兆郡君。嘉祐八年四月，立為皇后。治平二年十一月，行册禮。生神宗皇帝、吳王顥、潤王顏、益王頵、惠和明惠賢德懿行舒國四大長公主。四年正月，尊為皇太后，居寶慈宮。熙寧二年四月，行册禮。元豐八年三月一日，詔應軍國事權同行處分。五日，遺制尊為太皇太后，應軍國事權同行處分。元祐二年九月，行册禮。八年九月三日崩，年六十二，謚曰宣仁聖烈。九年二月七日，陪葬永厚陵，祔太廟英宗室。

嬪妃三：

貴儀張氏，初封仁壽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婕妤。大觀二年二月，進脩容。政和元年十月卒，贈貴儀。

昭儀鮑氏，初封永嘉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崇寧元年十一月卒，贈昭儀。

脩容張氏，初封平昌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婕妤。大觀二年二月，進脩容。

又　卷八《神宗》　皇后三：

欽聖憲肅皇后向氏，故相贈太師、追封楚王敏中之曾孫，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師、問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兼中書令、魏王經之女。治平三年三月，歸於潁邸，封安國夫人。四年二月，立為皇后。生淑懷長公主。熙寧二年四月，行册禮。元豐八年三月，尊為皇太后，居慈德宮。元祐二年九月，行册禮。元符三年正月，權同處分軍國事。六月二十八日，降手書還政。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崩，年五十六，謚曰欽聖憲肅。五月六日陪葬永裕陵，附太廟神宗室。

欽成皇后朱氏，贈太保士安之女。初入宮為御侍。熙寧八年正月，進才人。九年十二月，進婕妤。元豐二年九月，進昭容。五年八月，封賢妃。七年正月，進封德妃。八年三月，尊為皇太妃，居瑞聖宮。元祐二年九月，行册禮。生哲宗皇帝、楚王似、賢穆賢康賢孝賢宜賢靜五長公主。后本姓崔，父傑，幼育於任廷和家，最後依朱氏。紹聖中，訪知其故，時以后姓氏已布中外，不復歸姓，唯贈傑、廷和皆太師。崇寧元年二月十六日崩，年五十一。追尊為皇太后，謚曰欽成。五月二十四日，陪葬永裕陵，祔太廟神宗室。

欽慈皇后陳氏，贈太尉守貴之女。初入宮為御侍。元豐五年十一月，進才人。八年四月，進美人。生徽宗皇帝。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崩，年三十六。七月，贈元儀。紹聖三年四月，徽宗以遂寧郡王出閤，贈貴儀。元符三年正月，追號皇太妃。建中靜國元年正月十七日，追尊為太后，謚曰欽慈。初葬多慶院。五月六日，陪葬永裕陵，祔太廟神宗室。

嬪妃十一：

貴妃邢氏，初為御侍。熙寧二年四月，封永嘉郡君。四年六月，進美人。七年七月，進充容。十年二月，進婉儀。元豐元年十二月，進賢妃。八年四月，進淑妃。元符三年正月，進貴妃。崇寧三年十月薨，車駕臨奠，賜謚曰懿穆。生惠王僅、冀王僩、豫王佾、徐王倜。

貴妃武氏，初為御侍。元豐五年八月，進才人。八年四月，進美人。紹聖三年，進婕妤。元符三年正月，進昭儀。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進賢妃。大觀元年六月薨。七月，車駕臨奠，贈貴妃，謚曰惠穆。生吳王必、賢和長公主。

貴妃宋氏，熙寧二年十一月，為才人。六年四月，進婕妤。元豐二年，進充媛。八年四月，進婉儀。紹聖四年二月，進賢妃。元符三年正月，進德妃。大觀二年二月，進淑妃。政和三年三月，進貴妃。七年六月薨，生成王俌、唐王俊、賢孝長公主。

貴妃林氏，初為御侍。元豐五年八月，封永嘉郡君。六年十月，為美

人。八年四月，進婕妤。元祐五年正月卒，贈貴儀。元符四年四月，贈賢妃。政和三年四月，贈貴妃。生燕王俁、越王偲、賢令長公主。

淑妃張氏，初為御侍。熙寧二年四月，封仁壽縣君。三年正月，進才人。元豐八年四月，進婕妤。元符三年正月，進婉容。崇寧五年九月卒，贈淑妃，謚曰懿靜。生賢恪長公主。

賢妃馮氏，初封始平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二年六月，進婕妤。三年正月，進脩容。崇寧元年二月卒，贈賢妃。

賢妃楊氏，崇寧四年八月，詔以永裕陵藩邸嬪嬙，故特贈之。

婕妤朱氏，初封南陽郡君。元祐七年三月卒，贈美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贈婕妤。

婕妤錢氏，初封廣平郡君。元豐八年四月，進美人，出居瑤華宮，入道，賜名格非。元符元年十月卒。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追復美人。五月，贈婕妤。

婕妤郭氏，初封淮陽郡君。元符三年正月，為才人。崇寧二年七月卒，贈婕妤。生儀王偉。

昭儀勾氏，初封仁壽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大觀二年二月，進婕妤。政和六年，贈昭儀。

又 卷一一《哲宗》 皇后二：

昭慈聖獻皇后，孟氏安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贈開府儀同三司在之女。元祐七年四月，立為皇后。五月，行册禮。生洵美公主。紹聖三年九月，出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静仙師，賜紫法名冲真。元符三年五月，復立為元祐皇后。崇寧元年十月，詔依紹聖三年九月三十日詔，復歸瑤華宮。政和七年四月五日，加賜希微元通智和妙静仙師。靖康元年十二月四日，尊為元祐皇太后。二年四月五日，入居延福宮。建炎元年五月二日，册為隆祐太后。八月，入居隆祐宮。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尊為隆祐皇太后。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崩，謚曰昭慈獻烈。六月十七日，權攢紹興府。八月十三日，附太廟哲宗室。紹興三年四月十六日，改今謚。

昭懷皇后劉氏贈太師、東平郡王安成之女。初入宫，為御侍。紹聖元年四月，封平昌郡君。二年五月，進美人。十月，進婕妤。元符三年，立為皇后，行册禮。三年五月，號元符皇后。崇寧二年二月，進號太后。五月，行册禮，居崇恩宫。政和三年二月九日崩，年三十五，謚曰昭懷。五月二十七日，陪葬永泰陵，附太廟哲宗室。

嬪妃七：

婕妤張氏，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文安郡君。三年十一月，進美人。大觀二年二月，進婕妤。

婕妤胡氏，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四年七月卒，進婕妤。

美人韓氏，初為御侍。元符二年閏九月，封仁壽郡君。十一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

美人慕氏，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

美人魏氏，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安定郡君。大觀元年五月，進才人。二年二月，進美人。

美人高氏，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信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政和二年十月卒，贈美人。

才人劉氏，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晉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

又 卷一五《徽宗》 皇后五：

顯恭皇后王氏，德州刺史、贈太師、荣國公藻之女。元符二年六月，歸於端邸，封順國夫人。三年二月，立為皇后。崇寧二年六月，行册禮。生欽宗皇帝、荣德公主。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崩，年二十五，謚曰靖和。十二月二十七日，陪葬永祐陵，祭别廟。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改謚曰惠恭。紹興七年六月十一日，改今謚，祔太廟徽宗室。

顯肅皇后鄭氏，檢校太師、瀛海軍節度使紳之女。元符三年十二月，為才人。建中靖國元年八月，進美人。十月，進婕妤。十二月，進婉儀。崇寧元年十一月，進賢妃。二年五月，進封淑妃。三年二月，進封貴妃。大觀四年十月，立為皇后。政和元年二月，行册禮。生兗王樫、嘉德安德壽淑荣淑成德公主。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尊為道君太上皇后。靖康元年三月，君寧德宫。二年二月，從徽宗北狩。建炎四年九月五日崩，年五十二。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崩諱始至臨安。六月十一日，上今謚。

十二月，祔太廟徽宗室。十二年八月，梓宮還臨安。十月七日，權殯永祐陵。

顯仁皇后韋氏，贈太師、韓王安禮之女。崇寧五年十月，封平昌郡君。大觀元年二月，進才人。六月，進婕妤。二年二月，進修容。生高宗皇帝。靖康元年十一月，進位龍德宮賢妃。二年二月，從徽宗北狩。建炎元年五月，尊為宣和皇后。紹興七年三月，尊為皇太后。十二年八月，回鑾，居慈寧宮。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崩，年八十，謚曰顯仁。十一月二十六日，權殯永祐陵，祔太廟徽宗室。

明達皇后劉氏，贈太師彥清之女。元符三年四月，選為御侍。崇寧元年十二月，封壽安郡君。二年三月，進才人。三年七月，進美人。四年四月，進婕妤。大觀元年三月，進婉容。九月，進婉儀。二年正月，進德妃。二月，進淑妃。三年四月，進貴妃。生濟陽郡王棫、祁王模、信王榛、茂德安淑洵德公主。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薨，年二十七，謚曰明達懿文，葬昭賢里積慶院。九月二十日，追册為皇后，止以明達為謚，即所為園陵置祠殿，祭別廟。十月三十日，詔即本家建德隆殿。

明節皇后劉氏，興寧軍節度使、龍德太一宮使宗元之女。十歲入宮中。政和三年閏四月，自宮人為才人。八月，進美人。九月，進婕妤。五年六月，進婉容。六年十一月，進婉儀。十二月，進賢妃。八年六月，進淑妃。宣和二年，進貴妃。生建安郡王模、嘉國公椅、英國公樞、和福公主。三年四月薨，年三十三。五月，追册為皇后，謚曰明節，葬昭賢里，祔明達皇后寢園之西北隅。

嬪妃十四：

貴妃王氏，初封壽昌郡君。建中靖國元年十月，進美人。崇寧二年三月，進婉容。三年七月，進德妃。四年八月，進淑妃。大觀元年四月，進貴妃。生鄆王楷、荊王楫、肅王樞、徐王棣、相國公梴、崇德保淑熙淑公主。

貴妃喬氏，初為御侍。崇寧二年五月，封宜春郡君。三年九月，進美人。四年閏二月，進婕妤。五年二月，進婉容。大觀元年十二月，進賢妃。二年二月，進德妃。三年五月，進貴妃。生景王杞、清王栩、邠王材、華原郡王樸、鄆王楎、鄆國公榎、瀛國公樾。

貴妃王氏，崇寧三年九月，封平昌郡君。四年閏二月，進才人。三月，進美人。是月，進婕妤。五年八月，進修容。大觀二年二月，進婉容。七月，進賢妃。政和元年六月，進德妃。三年二月，進淑妃。四年三月，進貴妃。七年九月薨，謚曰懿肅。生莘王植、陳王機、惠淑康淑順德柔福冲懿公主。

貴妃崔氏，初為侍御。大觀三年正月，封平昌郡君。十月，進才人。四年七月，進美人。十二月，進婕妤。政和元年二月，進婉容。二年二月，進賢妃。三年十一月，進德妃。六年七月，進貴妃。生漢王椿、悼穆崇淑寧福順穆永福公主。宣和四年七月，降為庶人。賢妃楊氏，崇寧元年二月，封永嘉郡夫人。三年九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政和元年七月，進修容。五年十二月卒，贈賢妃。生和王栻、順淑公主。

賢妃王氏，大觀元年閏十月，封平昌郡君。二年正月，進才人。二月，進美人。四年五月，進修容。政和三年閏四月，進婉容。重和元年十一月，進賢妃。生沂王楞、冲慧公主。

修容韓氏，政和二年五月，封壽昌郡君。十月，進美人。十二月，進婕妤。三年十一月，進修容。生韓國公樓、莊懿公主。

昭儀夏氏，初為興闈。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封安定郡君。政和三年六月，進才人。五年十一月卒，贈昭儀。

美人陳氏，大觀元年五月，封仁壽郡君。八月，進才人。三年二月，進美人。

美人朱氏，崇寧三年九月，封永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五年八月，進美人。

才人喬氏，大觀三年七月，封永嘉郡君。四年四月，進才人。

才人李氏，政和四年二月封。

才人王氏，政和四年六月封。

美人劉氏，宣和三年五月封。

又　卷二〇《高宗》　皇后二：

憲節皇后邢氏，徽猷閣待制、贈少師、追封嘉國公煥之女。政和五年四月，歸於康邸，封嘉國夫人。靖康二年二月，侍顯仁皇后從徽宗北狩。建炎元年五月，立為皇后。年三十四。紹興九年六月二日崩。紹興十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崩諱至臨安。二十六日，發哀。五月二十八年，謚曰懿節。七月六日，祔於太廟。八月，梓宮還臨安。十月七日，權攢祔於永祐陵。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八日，改令謚。祔太廟高宗室。

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武翼郎、贈太師、追封吳王近之女。建炎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和義郡夫人進封美人。尋封婉儀，進封貴妃。紹興十三年四月二日，立為皇后。閏四月十七日，行册禮。三十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乾道七年正月一日，加上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淳熙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又加上尊號曰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淳熙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又加上尊號曰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紹熙元年正月一日，加上尊號壽聖皇太后。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加上尊號曰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五年六月九日，孝宗遺詔尊為太皇太后。慶元二年十一月六日崩，享年八十三。四年二月八日，上令謚。三月二十七日，權攢祔於永思陵。四月十九日，祔太廟高宗室。

嬪妃六：

賢妃潘氏，建炎元年進封。

貴妃張氏，建炎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自才人進婕妤。紹興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轉婉儀。十二月六日卒。詔特贈貴妃。

賢妃慕容氏，紹興十四年十一月九日，自婉儀進封。二十二年十一月卒。

貴妃劉氏，紹興十六年五月，封才人。十七年二月，進婕妤。二十二年五月，進婉容。二十四年正月，進封貴妃。

婕妤劉氏，紹興二十二年五月，封才人。二十八年十二月，進婕妤。三十一年八月，出宮。

才人吳氏，紹興二十二年，進才人。二十八年七月，出宮。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後集》卷二〇《后妃》 宋朝沿唐制，置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此古之所謂四妃，佑皇后，論婦禮於内者也。秩視三公，恩同宰相，累朝多闕，元豐纔有二員，政和后册妃至六七人。次有九嬪，秩視六卿；次有婉容、婕妤，恩比侍從；宫女有貴人、才人、美人、郡君，皆有閤分，恩各有差，而以時御於帝所。若受帝祉生男，則遷兩等，生女則遷一等。遇覃恩方槩進一官，故於叙遷甚艱，祖宗惜名位，雖於内寵，未嘗用私恩。

又云至和、嘉祐間，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又上笑答：『汝不信，試與降旨。』政府遂執奏無法，或有只請御筆進官者。上取彩牋戲書云：『某官某氏特轉某官。』至給奉時各出御書請增禄，有司不敢遵用，退復訴於上前，上笑以遣之，咸服仁宗之聖斷。其禁中執事六次者封郡國夫人，其逮事兩朝若乳保至尊則進封四，加國號保聖焉。

明道初，以仁宗母順容李氏為宸妃。宸妃之號惟此一見焉。乾興末，初仁宗即位，尊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元豐末，哲宗即位，尊德妃朱氏為皇太妃，太妃之號，前後再見焉。【略】

皇后、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為内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為外命婦。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后妃一・宋僖祖文懿崔皇后》 僖祖文懿皇后崔氏，建隆元年三月追謚，治平四年三月以英宗祔廟，告遷神主，奉藏於夾室。熙寧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復祀。

又《順祖惠明桑皇后》 順祖惠明皇后桑氏，建隆元年三月追謚，熙寧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奉僖祖為太廟，始告遷神主，奉藏於夾室。

又《翼祖簡穆劉皇后》 翼祖簡穆皇后劉氏，幽州營田使兼平州刺史正之女。初，追封京兆郡太夫人，建隆元年三月追謚。元祐元年三月以神宗祔廟，告遷神主，奉藏於夾室。崇寧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立九廟，復祀。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以欽宗祔廟，告遷神主，奉藏於夾室。

又《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宣祖昭憲皇后杜氏，贈中書令爽之女。周顯德中，封南陽郡太夫人。太祖即位，建隆元年二月，尊為皇太后。生曹王光濟、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岐王光贊、恭憲、恭懿二大長公主。二年六月二日崩於滋德殿，年六十，謚曰明憲。合葬安陵，祔太廟宣祖室。乾德二年二月改令謚。崇寧二年十二月，以哲宗祔廟，告遷神主，奉藏於夾室。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立九廟，復祀。

又《孝章宋皇后》 太祖孝章皇后宋氏，左衛上將軍邢國公偓之女，乾德六年立為皇后，太平興國二年居熙宫，雍熙四年徙東宫，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崩，年四十四。謚曰孝章，陪葬永昌陵，祭别廟。元豐六年七月十二日，升祔太廟太祖室。

又《欽宗朱皇后》 欽宗皇后朱氏，故少傅、恩平郡王伯材之女。

政和六年納為皇太子妃。七年十月生嫡皇孫大寧郡王諶。宣和七年十二月立為皇后，靖康二年四月從欽宗北狩。

又《孝宗安穆郭皇后》孝宗安穆皇后郭氏，后改成穆。度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榮王珹之女。紹興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封咸寧郡夫人，生莊文太子愭、魏王愷、皇太子惇、邵王恪。二十六年六月二日崩，年三十一。三十年八月十三日贈淑國夫人，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加贈福國夫人，三十二年六月四日追封皇太子妃，八月二十六日追册為皇后。九月二十三日上謚曰恭懷，十月二十八日改令謚。十二月二十七日祔太廟別廟，攢臨安府錢塘縣南屏山。

又《安恭夏皇后》安恭皇后夏氏，后改成恭。贈太師、追封信王協之女。紹興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封齊安郡夫人，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進位賢妃。隆興元年十月二十五日立為皇后，二年正月六日行册禮。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崩，年三十二。七月十七日上謚曰安恭，閏七月二十一日祔太廟別廟，攢臨安府錢塘縣南屏山。

又《成肅謝皇后》皇后謝氏，贈太師、追封忠王寧之女。紹興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封咸安郡夫人，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進封婉容，隆興二年二月十一日進位貴妃，淳熙三年八月十四日立為皇后。十月五日行册禮。册文參知政事龔茂良撰。紹熙元年正月一日，恭上尊號曰壽成皇后，册文參知政事王藺撰。慶元二年十月三日恭上尊號曰壽成惠慈皇太后，册文知樞密院事鄭僑撰。六年八月十六日，加上尊號曰壽成惠慈太皇太后。十月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依淳熙十四年禮例，候三年喪畢行禮。』詔依。嘉泰二年十二月四日，加上尊號曰壽聖慈祐太皇太后，册文右丞相謝深甫撰。開禧三年五月十六日崩於壽慈殿。八月二日上謚曰成肅，議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衛涇撰，册文右丞相陳自強撰。攢祔於永阜陵，二十九日祔太廟孝宗室。

又《光宗李皇后》光宗后李氏，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楚王道女，隆興二年四月十八日封榮國夫人，閏月十二日進封定國夫人，乾道七年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子妃，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立為皇后。紹熙元年正月十九日行册禮，册文同知樞密院事葛邲撰。慶元二年十月三日上尊號曰壽仁太上皇后，册文參知政事何澹撰。六（月）〔年〕六月四日崩於慈

儀殿，八月一日上謚曰慈懿，謚議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邵文炳撰，册文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何澹撰。二十日攢臨安府錢塘縣南屏山，九月二日祔太廟光宗室。

又《寧宗恭淑韓皇后》寧宗恭淑皇后韓氏，慶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崇國公同卿之女。淳熙十二年八月封新安郡夫人，十六年五月進封崇國夫人，紹熙五年七月六日立為皇后，慶元二年十月六日行册禮，册文簽書樞密院事葉翥撰。六年十一月七日崩於坤寧殿。十二月十八日上謚曰恭淑，謚議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宗召撰，册文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何澹撰。二十日攢臨安府錢塘縣南屏山，二十八日祔太廟別廟。

又《恭聖仁烈楊皇后》恭聖仁烈皇后楊氏，故保義郎、累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齊王漸之女。慶元二年三月封平樂郡夫人，三年四月進封婕妤，五年五月進封婉儀，六年二月進位貴妃，嘉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立為皇后，三年二月六日行册禮，册文知樞密院事陳自強撰。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三日，寧宗遺制尊為皇太后。寶慶三年正月□日上尊號曰壽明皇太后，册文右丞相史彌遠撰。紹定元年正月□日加上尊號曰壽明慈睿皇太后，册文右丞相史彌遠撰。四年正月□日以聖壽七十，加上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文知樞密院事薛極撰。五年十二月七日崩於慈明殿。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上謚曰恭聖仁烈，謚議同簽書樞密院事陳貴誼撰，册文知樞密院事薛極撰。四月二十八日陪葬永茂陵，五月十三日祔太廟寧宗室。

又《后妃三・貴妃》仁宗貴妃張氏。慶曆八年十月十八日制：以美人張氏為貴妃，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國朝以來，命妃未嘗行册禮，然故事須竣旨方以告勅授之；又凡降制，皆從學士院待詔書告詞，送中書，經三省御，官告院用印，然后進入。時宣制畢，學士宋祁止就院寫告，直取官告院印用之，遽封以進。方妃寵盛，欲行册命之禮，得告，怒擲地，不肯受。祁坐落職知許州。

二十一日，命參知政事龐籍為貴妃册禮使、樞密副使高若訥副之、翰林學士李淑撰册文並書册印，后淑侍養，命觀文殿學士丁度代。

二十二日，太常禮院言：『參詳令文及歷代典故，修撰貴妃册禮儀注册竹簡長一尺一寸，闊一寸，約文多少，用一十四枚，以錦裝褾，用天下

樂錦。印用金，方一寸。其文曰「貴妃之印」，龜鈕紫綬。服以褕翟之衣，青質，羅為之，衣畫裳繡，皆為翟文，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素紗中單，黼領，朱標襈，黼謂為雜文繡為黼文。蔽膝，隨裳色並用青，以緅為緣，亦繡翟文，重為二等。大帶以青，加革帶，青韎，青鳥，鳥以白飾如繡次文。玉佩，錦綬，首飾用花釵九株，寶鈿准花之數，施二博鬢。』從之。

二十三日，司天監言：『選定十二月三日行册命禮告。』詔可。

十一月三日，太常禮院言：『據文思院供到貴妃册匣印盞各件，減定制度。黑漆册匣一，長六尺，闊一尺三寸，底蓋共高八寸，渾金鍍銀起突花草暈鳳葉段，裝釘分鍺、獸面等，銀裏鐵魚鉤，茜絲縅拂線全，茜羅繡肩褥八片，帶金并行馬，黑漆印匣兩重，并渾金鍍銀起突級花草暈鳳葉段，裝手把、屈戌、鸞攀、鎖鑰，茜大綾托裏，茜絲條全。黑漆册床一，身裏六尺五寸，竿長一丈八尺，闊三尺五寸，高二尺一寸，渾金鍍銀起突級花草暈鳳葉段，裝釘分鍺、獸面等，銀裏鐵魚鉤，茜絲縅拂線全，茜羅繡肩褥八片，帶金并行馬，黑漆印匣兩重，并渾金鍍銀起突級花草暈鳳葉段，裝手把、屈戌、鸞攀、鎖鑰，茜大綾托內，可底茜羅繡褥，茜絲鎖條。第麥廣一重印匣一，方二尺二寸，高二尺六寸；第二重印匣一，方二尺六寸，高二尺二寸。鞠束事件全黑漆腰舁一，方二尺九寸，并竿長一丈五尺，連脚高二尺，渾金鍍銀級花草暈鳳葉段，裝釘分鍺等全，銀裏鐵魚鉤，茜絲魚鉤條，可腰舁面茜羅繡褥全，并肩褥子八片，金鍍銀分鍺、獸面、螭頭金，并行馬全，茜羅繡花草暈鳳。蓋印匣夾帕二，裏印夾帕一，蓋册夾帕一，襯册文夾帕一，册內褥子一，册床上褥子一，茜絲絛拂頭線全。鞏印匣板條二，綾絡條二，絆册圖條二，蓋册匣印茜絹夾油帕二，黑漆印床一，金鍍銀，花草暈鳳，裝茜繡褥子。黑漆香案一，茜繡案，衣花草暈鳳，上用間金鍍銀香爐匙合。』從之。仍差內侍慮昭序同少府監文思院製造。

十二月三日，宰臣率百官班文德殿庭，內臣二員，自內中承旨，降册、印，率主當者以奉册印，出垂拱殿，其捧册官俱搢笏。率主當捧册、印，執事人等以次捧舉。禮直官導中書侍郎押册，通事舍人、博士導中書令後從，次禮直官導禮部郎中押印，通事舍人、博士導禮部侍郎後從，援衛如儀。由東上閤門至文德殿庭，西向，褥位權置。援衛人等少退立，通事舍人、博士引册使、副就承制位，北向立定。躬次，禮直官引宣徽使於册使前，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册使、副應在位官皆再拜訖，宣曰：『美人張氏特進封貴妃。命公等持節展禮。』宣訖，册使、副再拜，宣徽使還位。門下侍郎帥主節者詣册使東北，主節者以節授門下侍郎，主節者退立於後，門下侍郎執節授册使，跪受，興，付主節，門下侍郎歸本班，幡隨節立於使左，次引中書令詣册使東北，西向立，中書侍郎引册案立於中書令之左，中書令取册授册使，跪受，興。册文曰：『皇帝若曰：天上憲星極，協四妃，敷陰教之列，亞長秋之位。正始王化，御於家邦。咨於淑哲，是謂疇內治，備於典册，是謂隆徽數；詮而行之，古今通誼。美人張氏，淵敏居質，醇和賦性，生紱冕之令族，稟圖史之懿戒。柔明維則，克茂嬪風，婉嫕含章，詎煩姆訓。肆予涼薄，纂大丕構。樂得邦媛，參敘宮職。始明慎於選納，見勤勞於輔佐。歸辭貴秩，愈勵沖誠。宜有褒嘉，聿申崇拜，揆茲穀旦，膺此渙恩。質於師僉，孚我德舉。褕翟盛其服，禮莫大焉；彤管貽其範，體莫重焉。澣衣示儉，婦道於以從訓；樛木逮下，風人於以流詠。寵命既輯，爾實宜之。今遣使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龐籍，副使右諫議大夫高若訥，持節册命爾為貴妃。於戲！體順承以勤道，躬法度以修己，祇率九御，贊於壺則，惟勞謙以處其貴，惟肅雍以成其美。永啟休譽，不其盛歟？』中書令、中書侍郎各還本班，次引禮部侍郎詣册使東北西向立，禮部郎中引印案立於禮部侍郎之右。禮部侍郎取印授册使，使跪受，興，禮部侍郎、禮部郎中各還本班。其册、印並東向置於案，舉案者退立於後，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册使、副應在位文武百僚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博士引册使、副押册印持節前導，援衛如式，以次出朝堂門，文武百僚班退，由右昇龍門入大慶門，由殿西過，至殿后門出，由宣祐門至內東門，權置册印於貴妃本位門之外，設受册印位於庭階下，北向，又設册使位於內東門外，副使及內給事又於其南，差退，並東向北上。設册印案位於册使之前，南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册使北，南向。其日，自文德殿奉册、印，將欲至內東門。內給事詣本位，請貴妃首飾褕翟衣、衣服所司預供入。册印至內東門外褥位，置訖，捧册官主當者少退，內臣引內外命婦諸親俱入，就位立如儀。禮直官引册使、副等俱就東向位，立定，內給事進就南向立。通事舍人、博士引册使就內給事前，東向，躬稱『册使龐籍、副使高若訥奉制授貴妃册印』訖，退，復位。內給事入詣所受册、印本位貴妃前，躬言訖，退。內給事

進詣册使前西，册使跪，以册、印授內給事，內給事跪受，付內謁者。册使退，復位內謁者及主當內臣等持册、印入內東門，內給事從之。册使、副并行事官班退。次入詣本位庭又內給事贊貴妃降詣庭中，北向位立定，內給事跪取册，興，立於貴妃之右，少前西向；又內給事一員立於貴妃之左，少前東向；又內給事稱『有制』，內給事贊貴妃再拜訖，內給事奉册授貴妃，貴妃受，以授內給事，內給事奉印授貴妃，貴妃受以，授內給事，如奉册之儀。內給事贊貴妃再拜訖，內給事前引貴妃升位，以次內臣引內外命婦諸親賀如常儀。內給事贊言『禮畢』，內外命婦諸親退，內給事引貴妃謝皇帝、皇后，一用內中儀。百官上表稱賀。【略】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太常、禮院言：『准詔，詳定貴妃册禮合與不合奏告天地、宮觀、宗廟、社稷、諸陵，檢詳即無奏告之禮。』八年八月二日，以參知政事歐陽修為貴妃册禮使、樞密副使胡宿副之，翰林學士王珪撰册文並書册、印。册文曰：『皇帝若曰：夫《國風》之始，以厚天下之大倫；陰教之修，以助王者之正道。顧予涼昧，奉若基圖。眷言別掖之英，逮事先帝之室。維年德之並茂，且名秩之未稱。稽求往册之適，登冠列妃之華。咨爾德妃沈氏，淵粹惠閑，柔明端靚。幼蹈儀矩，不待姆師之訓；初被選納，蓋出公相之族。鳴玉節動，陳詩戒盈。展如邦之良媛，宜然天與遐福。朕仰欽聖烈之餘，俛懷宮籍之舊。維爾有輔佐之力，早經於大漠；維爾有澣濯之工，下式於羣御。茲庸表迪懿實，敷錫徽猷。亞於軒龍之象，不謂不崇；衣以褕翟之衣，不謂不寵。備物既渥，蠲辰既良，咨合僉謀，答揚顯命。今遣使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副使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胡宿，持節册命爾為貴妃。於戲！內治起化，外姻戒權。相祭祀以時，則有周家之禮在；斥儉謁之行，則有漢史之論明。當職恩禮之來，以綏賢令之祉。遂永終譽，不其美歟？』【略】

孝宗貴妃張氏。淳熙十四年三月二日，詔婉容張氏進封貴妃，制曰：『朕董擇柔儀，宣明內治。奉慈闈之養，上焉祇事於兩宮；佐中壺之徽，下以翼齊於九御。克艱厥選，茲得其人。申制綍以誕敷，亶廷紳而傾聽。婉容張氏，性資嫺肅，矩度淵英，德盛睢鳩，擅《彤管》三章之美；禮崇褕翟，應良家八月之求。自虞侍於邃清，卽寢蒙於賜澤。恩隆而志愈巽，位峻而身益恭。蘭行桃姿，茂迪嬪嬙之化；瑤環瑜珥，動循珩佩之蘇。曩觥不替於憂勤，琴瑟日章於窈窕。靖言懿範，妙簡深衷。是用稽參往策之文，登晉列妃之冠。宸班一品，有嚴玉瑱之華；天極四星，於赫珠躔之貴。昭其命數，匪我私親。於戲！《雞鳴》興賢女之思，久賴陳詩之戒；魚貫利宮人之寵，更圖觀象之孚。勉輯芳猷，永綏多祐。』

孝宗貴妃黃氏。淳熙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詔和義郡夫人黃氏進封貴妃，制曰：『周以三夫人佐后，視外朝三事之崇；唐以四美號建妃，體圓極四星之序。朕若稽古訓，遴擇婦官，延登邦媛之良，協輔坤儀之重。載差吉旦，敷告昕延之典。和義郡夫人黃氏，履行肅雝，稟姿和粹，動必循於圖史，言自合於箴規。被選良家，已謹佩璜之節；承恩儲禁，益流藻荇之芳。攀鱗適際於天飛，秉德有光於內則。當朕纂承之始，寔資警戒之成。相予夙夜之憂勤，助我庭闈之孝養。肆疇懿範，升備元始，志在進賢，贊徽音於中壺；坐而論禮，等峻秩於上公。以基王化之風，以厚人倫之本。於戲！正家而刑萬國，朕方取法於《關雎》；率職以倡九嬪，爾尚匹休於彤管。欽承異渥，遹亟令猷。可特進封貴妃。』辭不受册禮。

寧宗貴妃楊氏，慶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詔婉儀楊氏進封貴妃，制曰：『朕飭內治以化民風，因王春而修古制。弓韣謹禖祠之奉，應中壺以開祥；種穜佐耕事之共，命六宮而來獻。將協成於國典，必肇建於妃聯。諏辰既良，出綍誕告。婉儀楊氏，性鍾純靚，躬迪惠和，誦德象窈窕之篇，動閑以禮；宜副笄委蛇之飾，行稱其容。蚤推邦媛之英，入侍掖庭之邃。夙宵殫乎謹恪，範著乎柔賢。雖陰教是裨，可繩九御之列；然婦官未峻，僅處六儀之間。顧余纘圖，法古崇儉，凡良家八月之選，皆於時而靡遑；睠圓極四星之文，亦取象之猶缺。茲會逢於邦慶，疇叶輔於坤闈。肆旌婉則之芳，特侈貴名之懿。褕衣闕翟，交輝命服之華；龜紐金章，外等公台之秩。豈特坐嚴於論禮，蓋將共飭於齊家。於戲！朕罔安而至寢門，爾備贊兩宮之甘旨，后服澣而化天下，爾宜帥內職之儉勤。無險詖私謁之心，全明章婦順之道。斯有光於彤史，庸永對於鴻休。』

又《淑妃》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封婉儀楊氏為淑妃，帝不欲蕃臣貢賀，故不降制外廷，止命學士草制付中書。翼日，宰臣言：『宮掖加恩，朝廷慶事。臣下不可缺禮，望令客省依例受貢。』帝勉從之。

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十八日，制以婉儀楊氏為淑妃。后妃降制，皆學士

院草詞，宜於正衙、近臣、牧伯、皇親、諸親皆修儀禮為賀。至是，真宗不欲令藩臣貢賀，故不降制外廷，止命學士草詞付中書。

又《德妃》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賢妃苗氏為德妃，令所司備禮册命。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參知政事趙概為德妃册禮使，樞密副使吳奎副之，翰林學士賈黯撰册文並書册印。册文曰：『皇帝若曰：天文列星，次妃亞軒龍之象；《周官》分職，夫人擬公台之任。朕奉若典訓，率繇禮序，故登建嬪媛，必先令淑，助德理內，其在兹乎！咨爾賢妃苗氏，性資柔嘉，體蹈靜婉，居循圖史之戒，動顧珩璜之節。頃自魯館降嬪，淑封進位；而能飭躬彌約，率德罔違。曾微私誄之謁，益茂肅雝之美。流徽壺則，增光彤史。宜及吉時，顯膺恩册。令遣使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趙概，副使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吳奎，持節册命爾為德妃。於戲！惟謙畏所以杜奢盈之源，惟柔順所以得輔佐之義。惟奉上以禮，惟逮下以和。克念有終，則罔攸悔。往欽休哉，不其慎歟！』元豐元年，詔賜德妃。苗氏乞遇同天節，比類婕妤等親屬霞帔，故有是詔。

又《賢妃》　仁宗慶曆四年九月六日，進封杜氏為賢妃，中書門下言：『近例封妃劄送學士院撰制詞，更不鑰宿，不付閤門宣讀，便寫告進入。』從之。

嘉祐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制淑妃苗氏為賢妃，令所司備禮册命。妃生福康公主，以主將出降李瑋，故加妃命，后免行禮。

神宗熙寧九年三月一日，制婉容周氏進封賢妃，令有司備禮册命。三日，命參知政事王珪為賢妃册使，元絳副使，翰林學士楊繪撰册、文並書册印。十四日，內降賢妃周氏册、印，宰臣率百官班文德殿庭行禮。册文曰：『皇帝若曰：家邦風化之原，必先內職之正，嬪御典司之秩，無尚列妃之華。上稽乾文，將法四星之次；外視官品，蓋比三公之崇。必推其人，迺命以位。眷言禁掖之媛，逮事祖先之庭。懿範有聞，勤誠無懈。粵受顯册，厥惟舊章。咨爾婉容周氏，早膺法相之求，入踐宮闈之列。材咨淑哲，性質溫和。動循環珮之音，雅出衣冠之胄。奉承陰教，遵訓誨於保阿；蹈襲闡儀，服箴規於圖史。外言罔入，內則彌彰。昔生帝女之賢，今位皇姑之貴。肆加徽數，庸示奬恩。遂擇日辰之良，昭陳禮物之備。今遣使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珪，副使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元絳，持節册命爾為賢妃。於戲！《周南》戒飾於險詖，漢史稱揚於《肅雍》。惟善慶足以降福祥，惟為謙足以長富貴。式永終譽，不其美歟！』元豐元年，詔賜賢妃。周氏乞遇同天節，比類婕妤等親屬霞帔，故有是詔。

元豐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制以婉儀邢氏進封賢妃，免册命，上進告。自是免行册禮者並不書。【略】

高宗建炎元年，詔潘氏進封賢妃，四年，詔月供賢妃以下月料炭九百八十秤，一半支本色，餘拆支價錢。

（紹興）十二年，婉儀張氏卒，詔特贈賢妃。

又《昭儀》　昭儀鮑氏，初封永嘉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崇寧元年十一月卒，贈昭儀。

昭儀勾氏，初封仁壽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大觀二年二月進婕妤，政和六年贈昭儀。

昭儀夏氏，初為典闈，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封安定郡君，政和三年六月進才人，五年十一月卒，贈昭儀。

又《淑儀》　淑儀李氏，淳化初為尚宮，久在宮掖，事無巨細，悉主之。四年卒，贈昭儀。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淑容，慶曆四年九月贈淑儀。

淑儀吳氏，右屯衛將軍延保之女，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入宮，五年為美人，真宗初進昭容，景德四年卒，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淑容，慶曆四年九月贈淑儀。

又《充儀》　充儀尚氏，初為美人，景祐元年八月於洞真宮入道。皇祐二年九月卒，贈充儀，治平以后無加封。

充儀朱氏，初封沛國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紹聖二年七月卒，贈充儀。

又《貴儀》　貴儀張氏，初封仁壽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婕妤，大觀二年二月進修容，政和元年十月卒，贈貴儀。

又《婉儀》　婉儀慕容氏，紹興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內降制曰：『朕紹隆基緒，撫御家邦。有如淑女之賢，夙幸泰陵之遇。相典刑之猶在，況年德之俱尊。進位視恩，揚庭孚號。婉儀慕容氏，稟資謙慎，植志靜專。訓廉待於姆儀，動必遵於圖史。暨預紫庭之選，益昭彤管之輝。藻鑒

精明，獨前知於聖母；蘭心芳潔，令娛侍於東朝。雖眷禮之每加，尚名秩之未稱。是循彝制，庸舉褒章。積自九嬪之聯，陞處四星之次。增光壺則，歸厚民風。於戲！思孝奉先，實廣因心之愛；近親貴老，益推錫類之仁。祇服寵榮，永綏壽祉。可特進位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又《美人》 太宗吳美人，右屯衛將軍延保之女，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入宮，五年為美人。

臧美人，江南李煜宮人，煜卒，入宮中。太平興國八年九月，自御侍為縣君，端拱二年四月為美人。

曹美人，樞密院使、檢校太師、兼侍中、贈魯王彬之女，大中祥符中為美人。

陳美人，初事藩邸，為司衣，至道二年卒於東宮，葬沙臺寺，咸平三年十月改葬普安院，追號美人。

徐美人，大中祥符元年自蘭陵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時被疾，帝以其在禁中，及其未亟，進封滕國夫人，尋卒，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才人，慶曆四年贈美人。【略】

張美人，熙寧九年十一月，詔：「魯國大長公主養母、仁宗后宮延安郡君張氏可特進美人。」【略】

錢美人，初封廣平郡君，元豐八年四月進美人，出居瑤華宮，入道，賜名格非，元符元年十月卒，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追復美人。【略】

王美人，大觀元年閏十月封平昌郡君，二年正月進才人，二月進美人。

高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信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政和二年十月卒，贈美人。

胡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

韓美人，初為御侍，元符二年閏九月封仁壽郡君，十一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

朱美人，崇寧三年九月封永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五年八月進美人。

楊美人，崇寧元年二月封永嘉郡君，三年九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三月進美人。

陳美人，大觀元年五月封仁壽郡君，八月進才人，三年二月進美人。

崔美人，初為御侍，大觀三年正月封平昌郡君，十月進才人，四年十一月進美人。

又《才人》 孫才人，左金吾衛大將軍守斌之女，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三年為才人。

高才人，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入宮，三年三月為才人。

朱才人，淳化二年七月自御侍為縣君，四年十一月為才人。

沈才人，真宗故相倫之孫，光禄少卿繼宗之女，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為才人。【略】

張才人，神宗初為御侍，熙寧二年四月封仁壽縣君，三年正月進才人。

馮才人，初封治平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二年六月進婕妤。

郭才人，初封淮陽郡君，元符三年正月為才人。

劉才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晉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

夏才人，初為典闈，建中靖國元年封安定郡君，政和三年六月進才人。

又《順容》 戴順容，戴貴人，真宗順容也，定武軍節度使興之女，入宮為貴人，慶曆四年九月贈順容。

又《后妃四・内職》 宋朝承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舊有寶林、御女、采女，國朝不置。

又《職官一一・官告院》 徽宗政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大禮畢，宮人遷秩，日夕降告，内降録黄，似煩碎，不繫事體輕重，可令吏部出空頭官告，疾速進入尚字五道，司（事）［字］一十道，典字三十道，掌字五十道。」

四年正月四日，詔：「諸妃告身綾紙：四妃用雲龍，貴儀至婉容用葛藟鳳，昭儀至充媛用蘭燕，婕妤至美人用荇魚。内命婦告身綾紙：内宰、副用遍地雲鳳，宮正、尚宮、内史、郡夫人、治中用雲朵鳳，國夫人用遍

地雲鶴，寶林至掌樂、管勾仙韶公事用雲朵。』

《宋史》卷八《真宗紀三》（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庚申，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在昭儀上。【略】以婕妤楊氏為婉儀，貴人戴氏為修儀，美人曹氏為婕妤。

又 卷一六三《職官志三》 內命婦之品五：曰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曰大儀、貴儀、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曰婕妤，曰美人，曰才人、貴人。外內命婦之號十有四：曰大長公主，曰長公主，曰公主，曰郡主，曰縣主，曰國夫人，曰郡夫人，曰淑人，曰碩人，曰令人，曰恭人，曰宜人，曰安人，曰孺人。

又 卷二四二《后妃傳上》 李宸妃，杭州人也。祖延嗣，仕錢氏，為金華縣主簿；父仁德，終左班殿直。初入宮，為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封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進才人，后為婉儀。仁宗即位，為順容。【略】

楊淑妃，益州郫人。祖瑫，父知儼，知儼弟知信，隸禁軍，為天武副指揮使。妃年十二入皇子宮。真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進婉儀，仍詔婉儀升從一品，位昭儀上。帝東封、西祀，凡巡幸皆從。章獻太后為脩儀，妃與之位幾埒。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順章獻無所忤，章獻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為己間，后加淑妃。【略】

沈貴妃，宰相倫之孫，父繼宗，光祿少卿。大中祥符初，以將相家子被選。初為才人，歷美人、婕妤、充媛，至德妃。為人淑儉不華，帝亦以妃家世故，待之異衆。長秋虛位，帝欲立之，有從中沮之者，不果。嘉祐末，進貴妃。【略】

張貴妃，河南永安人也。【略】慶曆元年，封清河郡君，歲中為才人，遷修媛。忽被疾，曰：『妾姿薄，不勝寵名，願為美人。』許之。皇祐初，進貴妃。【略】

苗貴妃，開封人。父繼宗。母許，先為仁宗乳保，出嫁繼宗。帝登位，得復通籍。妃以容德入侍，生唐王昕、福康公主。封仁壽郡君，拜才人、昭容、德妃。英宗育於禁中，妃擁佑頗有恩。既踐阼，疇其前勞，進貴妃。贈其父至太師、吳國公，母陳，楚國夫人。【略】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炳，知雜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歲入宮。及長，得侍仁宗，生邢、魯國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將登其品秩，力辭不拜。養女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沒，王尚幼，妃保育如己子。累加才人、婕妤、修容。在禁掖幾六十年，始終五朝，動循禮度。薨，年七十七，贈賢妃。

又 卷二四三《后妃傳下》 欽成朱皇后，開封人。父崔傑，早世；母李，更嫁朱士安。后鞠於所親任氏。熙寧初，入宮為御侍，進才人、婕妤，生哲宗及蔡王似、徐國公主，累進德妃。【略】

欽慈陳皇后，開封人。幼穎悟莊重，選入掖庭，為御侍。生徽宗，進美人。【略】

林賢妃，南劍人，三司使特之孫，司農卿洙之女。幼選入宮，既長，遂得幸，封永嘉郡君，升美人。生燕王俁、越王偲、邢國公主，進婕妤。元祐五年薨。詔用一品禮葬，贈貴儀，又贈賢妃。

武賢妃，始以選入宮。元豐五年，進才人。生吳王佖、賢和公主。歷美人、婕妤。徽宗即位，進昭儀、賢妃。大觀元年薨，乘輿臨奠，輟朝三日，謚曰惠穆。【略】

昭懷劉皇后，初為御侍，明豔冠后庭，且多才藝。由美人、婕妤進賢妃。【略】

韋賢妃，開封人，高宗母也。初入宮，為侍御。崇寧末，封平昌郡君。大觀初，進婕妤，累遷婉容。高宗在康邸出使，進封龍德宮賢妃。從上皇北遷。建炎改元，遙尊為宣和皇后。【略】

劉貴妃，其出單微。入宮，即大幸，由才人七遷至貴妃。生濟陽郡王棫、祁王模、信王榛。政和三年秋，薨。【略】

張貴妃，開封祥符人。初入宮，封永嘉郡夫人。乾道六年，進婉容。淳熙七年，封太上皇淑妃。十六年，進貴妃。紹熙元年薨。【略】

成恭夏皇后，袁州宜春人。曾祖令吉，為吉水簿。夏氏初入宮，為憲聖太后閣中侍御。普安郡王夫人郭氏薨，太后以夏氏賜王，封齊安郡夫人。即位，進賢妃。踰年，奉上皇命，立為皇后。乾道二年，謁家廟，親屬推恩十一人。三年崩，謚安恭。寧宗時，改謚成恭。【略】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焉。及長，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進婉容。踰年，進貴妃。【略】

蔡貴妃，初入宮為紅霞帔，封和義郡夫人，進婉容。淳熙十年冬，拜貴妃。【略】

李賢妃，初入宮為典字，轉通義郡夫人，進婕妤。淳熙十年卒，贈賢妃。

論説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二九《[宋]范師道〈上仁宗論女御以御寶白制除才人〉》　臣聞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后能之。近以宮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經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户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又　《[宋]司馬光〈上英宗論后宮等級〉》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絶。致有軍營市井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為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等有幾人。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當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別集》卷五《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妬，而不薄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己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閻、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兇，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卷一〇《論李氏爲宸妃》　細閱李宸妃一段史實，有可駁者。婉儀生帝多年矣，何至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以薨耶？且既進位宸妃矣，何以云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又詔□鑿宮垣以出喪，蓋婉儀未薨時，本未嘗進位宸妃也。唯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其喪，吕夷簡為太后謀曰：『若如是，恐他日無以全劉氏。』故太后始悟，進位宸妃，殮用后服耳，參照郭后云。夷簡獨不附太后，一語則當時事瞭然在目中矣。作史者從其後，所尊稱遂曰『宸妃李氏薨』，似失當日一段實事。愚敢為一辯正，使後世不受欺于作史之筆也。

雜録

宋・宋祁《宋景文集》卷三一《除婉容張氏封貴妃制》　門下：朕聞王者始風，本乎妃德。天下内治，模厥人倫。咨擇邦媛之良，飪敷嬪壺之懿。茂推異數，誕布公言。婉容張氏，陶翕闢之和，生慶善之族。玉粹其度，淵靚爾衷。以阿保之法自閑，以圖史之誡攸服。先贊内職，叶升大猷。力蘋沼之至恭，襲珩佩之旋矩。禮以為絢，謙不忘勞。用嘉冲徽，顯啓優渥。進膺褕翟之貴，參亞軒龍之華。於戲！謹於順承，陰教惟穆，勤乃輔佐，王化所經。爾其念夕惕之虔，躬日休之裕，樛木之逮乎下，然後稱仁。彤管之紀其言，於以垂美；往席寵命，毋忘訓辭。可特進封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宋・王安禮《王魏公集》卷三《昭容朱氏進位賢妃制》　朕惟始基王化，是資內德之良；崇建婦官，莫重列妃之選。惟時碩媛，盍正寵名，爰告路朝，式孚渙號。昭容朱氏柔明秉質，溫惠率躬。顧史問詩，進有靜專之善；佩環鳴玉，退無險詖之私。早受福於帝欵，遂發祥於哲嗣。誕著成人之德，肆膺胙土之封。是選佳辰，有稽舊典。越視三公之秩，峻超九御之聯。以參麗於褕衣，益侈榮於彤管。揆賢斯稱，錫命維新。於戲！綏御家邦，朕欲廣儀刑之治；憂勤夙夜，汝勿忘輔佐之誠。祇服訓辭，往其無斁，可特進位賢妃，乃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又《賢妃朱氏進位德妃制》　門下：王宮六寢，允資內德之良；天極四星，明著列妃之象。朕稽百王之故實，紹五聖之燕謀。位號雖藩，選納尤簡。方延登於邦媛，俾輔佐於坤儀。颺於外廷，詔爾羣辟。賢妃朱氏秉誠淵塞，賦性溫恭。八月良家，蚤預增成之列；三公視秩，進膺褕狄之華。而能謹環珮之音，師保阿之訓。高褰錫羨，屢陪弓韣之祠；吉夢應占，載協熊羆之慶。是用俯循舊典，陞貴隆名，以始國風，以備婦禮。於戲！寤寐思服，關雎樂淑女之逑；警戒相承，雞鳴陳賢妃之道。勉躬柔度，往對殊休。可特進位德妃，仍令所司擇日。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卷九《婕妤劉氏可特授婉容制》　敕：國家設寀宮闈，以聽內治。惟九嬪掌教四德，名秩隆顯，考擇之慎，必惟賢柔。具官某氏，性資敏明，儀矩端靚，動遵婦學，言協聲詩，夙興詳求，擢參顧侍，恪恭不懈，持久益彰。乃茲獻歲之初，聿有後星之慶。疏榮示寵，厥惟典常。其進聯於六儀，以登視於一品服。茲茂渥福，履宜之可。

又《平昌郡君韋氏可才人制》　敕：朕顧諟明命以承天休，煢寢吉祥在予妃輔褒崇之數，茲惟典常，迺形奏章。移恩鞠女察其謙德，特有嘉崇具官某氏，志慮柔明性資，和適言容，兼穆禮法，交修曩膺眷知肇啟，湯沐服寵加懋稱譽日聞，宜陞五品之封，俾為六宮之勸，往安祉福茂對邦榮可。

宋・翟汝文《忠惠集》卷四《宮人王氏除才人制》　朕嘉風人，關雎之義始於見微；乃慎嬪列，貫魚之序專以德進。具官某氏升聞女德之茂，胄自名族之華，勞謙用光，率履不越，往莅婦職，命滋益恭。載稽令名，俾升世婦之選；增重顯秩，以稱象服之宜。

又《宮人陳人除司儀制》　朕允釐內御，助成閨政，將使陟降，左右罔匪。淑人用能，周旋靖恭，承弼厥辟，惟爾令德，秉心有彝，其升六尚之屬，益勤夙夜之戒。

冊立后妃儀分部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一三《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略】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葉和綏靜，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用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具官韓琦，具官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於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某誠懽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又《皇太后冊文熙寧二年四月壬戌》　恭惟皇太后靜專柔明，稟協坤體，以承天之順，內助英考，惇儉德以為陰教之冠，而世莫不矜式，杜私恩以保外家之貴，而福僄之長享，懿鑠遠慮，高出前古。肆小子纘服，惟慈訓是稟，夙夜夤畏，不敢墜繼承之業。比見上帝，告成大禮，仰惟我聖母保佑之力。於戲！養有九州之富，而莫大之德不足報萬一，孝形四海之廣，而因心之篤不足見髣髴，惟是尊名徽冊，合乎萬壽之無疆。予末小子，永惟左右之是奉，茲實惓惓之願。

又《皇太后册文元祐》　本朝受命溥將，隆化熙洽，惟皇葉之昌熾，由聖母之輔治，陰教修而内化，儉德懷於永圖，遐邇一體，中外禔福，迨於沖人，纂承皇緒，母儀崇訓，實賴慈寶，坤元資生，並及品物，天地並貺，華夏樂推，率籲衆心，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臣安燾、攝司徒臣范純仁，奉玉册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秉德聖淑，處躬靜專，徽音邁於三母，柔範形於四表。上當天心，則紛綸葳蕤應誠之景貺，下符民願，則謳歌鼓舞傒志之羣盱，敬奉寶策，光顯隆祚，豈特思齊詠詩，紀宗周之盡美，長樂注記，述漢氏之懿鑠。然后膺受介福，降格永平，如川之方至，如日之始升。九功之德，莫匪可歌，萬邦之民，率由於變。

又　卷一九《册曹皇后文》　維景祐元年歲次甲戌，十一月丁亥朔，三日己丑，皇帝若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人道貫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熙内治。聖人有以端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美其化也，故《周南》之風著乎始。粤朕沖昧，祇若丕構。深惟承荷之重，輔佐攸艱，用簡納賢明，以葉於人神之望。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享太祖廟庭曹彬孫女，惟乃祖克有武略，勤勞王家，保勳不伐，榮享厥終，慶流後昆，薰然慈和，善祥憑積，生此邦媛。其漸漬醇醲，發聞馨香，所從來遠矣。起居閑習，不待姆師之訓；風容矩度，自為宗黨之憲。長秋曠位，陰教未序，諮求訓範，統正六列。宗公鼎臣，誦言於朝，願即嘉時，聿申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摯疇之家，乃稱福偶。謀及秦筮，聘以穀圭，惟吉之從，有命既集。今遣使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迪，副使，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隨，持節册命爾為皇后。欽哉！夫惟肅恭可以事上，夫惟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動而慎思則悔弗萌。懋及攸德，修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家國，永綏無疆之祉，不其韙歟！

又《册高皇后文》　朕猥當鴻業，獲奉皇圖，襲長樂之慈蔭。粤求内助，率迪故常。咨爾高氏，惟迺祖休有丕烈，顯於家邦，勳昭前人，慶浹後世，眷乃淑哲，雍和粹純，貴而能去其驕，動而能約以禮。早嬪藩邸，肇正壺儀，肆朕纘服，輔予憂勤，矧慈壽徽音，方資善繼，六宮懿範，宜有崇師。故羣公卿士，念繹舊典，遂加褕翟之飾，允正長秋之位，誕告有衆，既籲外庭，式契元龜，協諏穀旦。今遣具官曾公亮，具官陳升之，持節册命爾為皇后。夫《家人》正内，《易》所以顯於《象》中；《關雎》進賢，《詩》所以為之《風》首。惟其懋乃德，迪厥善，暢肅雍之化，敦螽斯之義，尚播美於彤史，以垂光於萬世，豈不韙歟。

又《册向皇后文熙寧二年四月壬戌》　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慎考典册，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后嗣，是生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盥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内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具官吳公弼，攝司徒王安石，持節册命爾為皇后。夫惟興王，釐厥士女，咸自内始，達於四海。朕克勤，乂用弗怠；朕克儉，乂用弗奢；朕克正，乂用無敢側頗僻。爾勵相朕，乃濟登兹。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兹，朕以永享天祿，爾亦預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又《册孟皇后文元祐七年五月丁酉》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五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皇帝若曰：天地判合，以綱人倫，君后取則，以御家邦。自昔三代内德之茂，二南風化之本，治道所繫，詩書述焉。朕纂紹丕服，上蒙太皇太后聖訓，八年於兹，而長秋未建。中饋闕職，歷詢舊門，審定福耦，慈衷惟允，斯即其人。咨爾侍衛親軍馬軍督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衣冠望族，鄒魯華胄，流光儲祉，鐘粹碩媛，有徽柔之質，不待姆師之誨，有安正之美，宜配坤極之尊。稽謀大同，儀物惟稱。今遣攝太尉蘇頌，攝司徒王巖叟，持節册命爾為皇后。膺兹嘉禮，往踐宮朝，協宣陰教，母臨萬方。朕春秋時思虔七廟之享，后惟衡紘是將。朕晨夕承顏致三宮之養，后惟饔膳是視，朕卑服節儉，以躬率天下，后亦練繒是式，朕宴游省耕，以穡事為本，后亦稼穡是資。於戲！皇天無親，惟德斯永，黍畏饗福，巽順正吉，嗣續百世，克終有慶，不其韙歟。

又《册劉皇后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九月庚子朔，二十七日丙寅，皇帝若曰：古之明王，天立厥配，以贊助其行事，御於家邦。朕嗣有令緒，撫綏萬方，若稽大猷，慎所登建，以奉宗廟，非朕敢私，圖惟其人，在帝所右。資爾賢妃劉氏，懿柔淑哲，維德之行，自初敘御，率禮不

越，震夙之慶，協於聲詩，乃生元子，誕受帝祉，立我國本，垂休無疆。朕率籲庶言，恭承慈訓，敷告在位，莫如爾賢。神人允諧，命爾予冀，其膺典册，正位宮庭。今遣攝太尉、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豫章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三千二百戶章惇，攝司徒、右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長樂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六百戶許將，持節册命爾為皇后。夫王化之美，必自內始，浹於四海，凡厥攸行，罔不在初。爾惟順，故能上承兩宮，化天下以婦道，爾惟明，故能迪朕夙夜無怠。以懋爾德，毗予一人，永綏兆民，天其申命於我家，爾亦永膺多福，豈不韙歟！

又《册王皇后文》　咨爾王氏，乃祖忠勞王家，書於太史；子孫公侯，出入藩服。惟功澤逮茲，是生碩媛，淑嬿溫恭，備有嘉德，聘婦王邸，入承事皇姑，靡不若禮，上天右序有家，蚤育元子，慶在宗廟，惠賚於四方。乃以某年某月某日，遣攝太尉具官某，攝司徒具官某，持節册命爾為皇后。賜爾皇后之寶，方寸有半，文盝螭紐，授之玉册，厥簡五十，命爾翟衣笄纚，博鬢鬌領，大帶以朝，暨歲時將祀，於東西宮。金輿朱蓋，武賁呵衛，步障行導，是惟顯哉。爾其克后職，思后道，履中體順，茲日嚮多福，集大祐於厥躬，其尚欽助予治，昭聞於無戲，懋戒之哉。

又　卷二四《册貴妃張氏文》　維慶曆八年，歲次戊子，十二月乙丑朔，三日丁卯，皇帝若曰：夫上憲皇極，協敷陰教。顧惟四妃之列，亞於長秋之位。正始王化，以御家邦，諮於淑哲，是謂疇內，肆發，顯榮，仰惟舊章。美人張氏淵敏居質，醇和賦□，□徽冕之令族，稟圖史之懿戒。柔明維則，克茂嬪風，婉嬺含章，詎煩姆訓？肆予涼薄，纂承丕構，樂□邦媛，參敍宮職。始明慎於選納，見勤勞於輔佐。宜伸褒拜，孚我德舉，蓋澣衣示儉，婦道於以從訓，樛木逮下，風人於以流詠，寵命既輯，爾實宜之。今遣使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龐籍，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高若訥，持節册命爾為貴妃。於戲！祇率九御，贊於壺則，惟勞謙可以處其貴，惟肅雍可以成其美，式永來譽，不其韙歟。

又《册貴妃沈氏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二月癸酉朔，二十一日癸巳，皇帝若曰：夫國風之始，以厚天下之大倫；陰教之修，以助王者之正道。顧予涼昧，奉若基序，眷言別掖之英，逮事先帝之室。維年德之並茂，且名秩之未稱。稽來往册之懿，登冠列妃之華。咨爾德妃沈氏，淵粹惠閒，柔明端靚。幼蹈儀矩，不待姆師之訓；初被選納，蓋出公相之族。鳴玉節動，陳詩戒盈，展如邦之良媛，嶷然天與遐福。朕仰欽聖烈之餘，俛懷宮籍之舊。維爾有輔佐之力，早經於大謀；維爾有澣濯之工，下式於羣御。茲庸表迪懿，實敷錫徽數。亞於軒龍之象，不謂不崇；衣以褕翟之衣，不謂不寵。備物既渥，蠲辰既良，咨合僉謀，簪揚顯命。今遣使、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副使、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胡宿，持節册命爾為貴妃。於戲！內治起化，外姻戒權。相祭祀以時，則有周家之禮在；斥險謁之行，則有漢史之論明。當識恩禮之來，以綏賢令之止。遂永終譽，不其美歟。

又《册賢妃宋氏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丁丑，四月□□朔，某日甲子，皇帝若曰：昔我烈考，克明德慎行，正身齊家，燕及九御。靡不祇告，肆予沖人，丕承厥志，罔敢忽怠，以祈協於前人。咨爾婉儀宋氏，淑慎懿恭，逮事先帝，夙夜儆戒，克有燕譽。是生王姬，於茲有年，釐降以禮，是用□循彝典，率籲衆志，進於列妃，以作爾祉。今遣使、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許將，副使、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蔡卞，持節册命爾為賢妃。夫惟在天之德，對越未遠，永言配命，孝思惟則，乃授□□，增光無窮。於戲！匪難其初，惟克厥終，是惟□□，尚克□□，以□天之休，豈不韙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八　（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己巳，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上言：『禘祫之日，孝惠、淑德二后神主自別廟赴太廟，祔於簡穆皇后神主之下、太祖神主之上，此蓋用《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祔饗太廟之說。竊思二聖御寓之辰，可從茲制，升祔之後，難舉此儀。今以椒掖追謚之尊，居宸極正統之右，稽之經意，既靡於前聞；度於人情，實違於順德。竊慮明靈合饗，神禮未安，欲望特詔禮官再加詳定，或祭於別廟，或次於正主，冀協聿追之旨，永臻錫類之祥。』詔有司詳定上奏，曰：『按《曲臺禮》，載禘祫之儀，則云『如皇后先祔別廟，遇禘祫祔饗於太廟。如是昭后，卽坐於祖姑之下，南向；如是穆后，坐於祖姑之下，北向』。又按博士商盈孫議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者，此乃皇后先歿，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之歿也，睿

宗在位；元獻之歿也，玄宗在位；昭德之歿也，德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此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本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

《開寶禮禘祫》卷中具載孝明、孝惠二后自別廟祔饗太廟祖姑之下，則與《曲臺禮》同。及太祖、太宗神主入廟，孝明、懿德升配，孝惠、孝章、淑德不入配饗，止在別廟。自後遇禘祫歲，有司不達禮意，尚以三后神主祔饗於太廟祖姑之下，乃在太祖、太宗之上，尊卑顛倒，誠未允當。

按《禮》稱『婦祔於祖姑』，謂既卒哭之明日，祔之於祖姑，此正禮也；稱『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云：『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室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然則祖姑有三人同在祖之一室，明其婦有數人亦當同在夫之本室，不可久祔於祖姑也。

又按唐睿宗入廟，遷昭成皇后祔饗，肅明祇在別廟。故《開元禮》載肅明別廟時饗之儀，而無禘祫祔饗之禮，即知別廟皇后時饗及禘祫皆於本廟也。《禮》稱：『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孝惠、孝章、淑德三后，向來禘祫既並祔饗於太廟，則難議改易。欲望自今禘祫，三后神主各祔饗本室，次於正主。稽諸典禮，庶協大中。」詔可。

又　卷四四七　（元祐五年八月己未）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今月三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壺，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為成式。臣謹按《通禮》，納皇后最為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官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謹重。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謹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

又　卷四六四　（元祐六年八月乙未）三省、樞密院言：「議到納后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以舊尚書省權為皇后行第，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並朝服。其日，太皇太后服禮服，御崇政殿，發五禮制書，內侍官先奉納采、問名制書出內東門如常儀，餘制書安於崇政殿幕次。內使、副受制書捧出朝堂門外，安制書於車。內使、副乘車如禮，至行第門外，共下車，主人朝服出迎如儀。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加穀圭，『請期』依《開寶禮》改為『告期』，並如上儀。納采前，擇日告天地，發冊命使。今欲差宰臣攝太尉，執政官攝司徒，車服如儀。其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遣使、副如儀。仗衛，依元祐二年冊禮。前一日告宗廟。奉迎命使，今欲依《開寶通禮》改六禮『親迎』為『命使奉迎』，差宰臣攝太尉，執政官攝司徒，車服如儀。皇帝臨軒與冊禮，使副同日遣，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其日，皇后服褕衣，乘重翟車，鹵簿依禮令，由宣德門東偏門入，文臣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皇后至門內降乘入次，換升擔子，經朝堂由內東門入內。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設皇后大次於庭之南。次日，以禮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詔從之。

初議以都亭驛為皇后行第，給事中范祖禹言：「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驛使之館，非所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乞以舊尚書省為行第。」從之。

祖禹又言：「發冊、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寶通禮》亦皆服衮冕，今發冊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后，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并服衮冕，以重大昏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於國體為便，合於先王禮經之意。所有録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

貼黃稱：「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冊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示親也。昏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溫伯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為聖朝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乞更賜詳酌。」訖不從。

翰林學士范百祿言：「臣伏以朝廷講議大昏，將行六禮，合以先王敬

重之義。然以本朝故事言之，則太皇太后先降詔，次鑾院宣制，然後發册奉迎。今日所行，蓋欲兼用古今之禮。麻制中云：『宜令所司擇日備六禮册命施行。』然六禮並係太皇太后稱制，若降麻制指揮，已自立文，則太皇太后禮服御殿，遣使將命方在此後，理似未安。竊以昏禮下達，匪媒不克。今采擇先定，有命既集，而先用麻制以后氏族姓宣告外廷，方且遣使齎制行納采、問名之禮，則禮文顛倒，似失先後之序。欲乞以降詔之日，行納采、問名之禮；宣制之日，行納吉、納成、告期之禮。所有制文止依舊制，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更乞裁定。將來降制詔行禮次序，頒付有司遵奉，使先後不失其倫，風化之基舉無不當，一代盛事垂世可觀。』

又　卷四七一　（元祐七年三月）丁酉，太常寺言：『納后六禮內五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其日，太皇太后服禮服御崇慶殿，設五禮制書，內侍官先奉納采、問名制書，出內東門如常儀，餘制書安於崇慶殿門幄次內。使、副受制書，捧出朝堂門外，安制書於車，使乘車如禮至行第。次日，納吉、納成、告期如儀。其命使奉迎、皇帝臨軒與册禮使、副，同日遣。本寺參詳，將來納后日，皇帝臨軒遣册禮使訖，次遣奉迎使。』從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八　（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己丑，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制曰：『顧我中宫，久兹虚位，太母軫深遠之慮，羣臣輸悃愊之忠，宜選淑賢，以光册命。』敷文閣學士兼直學士院秦梓所草也。三省行首司言事大體重，乃詔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押麻。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八《册皇后儀》　先一日，宣押翰林院學士鎖院草册后制詞，賜學士潤筆金二百兩。次日，百官聽宣布，皇后三辭免，不允。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太史局擇日，先期命有司陳設。至日早，文武百僚集於大慶殿門外，節次贊引執事官入立，班定。皇帝自內服幞頭、紅袍、玉帶、靴入幄，更服通天冠、絳紗袍，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禮儀使俛伏，跪，稱：『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發册。』侍中詣御座前躬身承旨訖，降東階立，稱『有制』，皆再拜。太傅、太保躬身，侍中宣制曰：『册妃某氏，立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太傅、太保再拜。參政帥掌節者脱節衣，詣太傅位；掌節者以節授參政；參政奉節西向，以節授太傅；太傅受訖，以節授掌節者。次中書令以册授太傅，太傅受訖，置於案次，侍中轉寶授太保，並如前儀。復位，並再拜。持節者前導，册寶進行，太傅押册，太保押寶，由中道出文德殿東偏門，掌節者加節衣，至穆清殿外幄次，初册寶出門，禮儀使至御座前跪奏：『禮儀使臣某言，禮畢。』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協律郎舉麾，鼓柷。皇帝降坐，入東房，戛敔，侍中版奏解嚴。是日，穆清殿設樂架、黄麾仗，皇后常服，乘金龍肩輿，至穆清殿後西閣，內命婦等應陪列者奉從至閣內，侍中版奏中嚴外辦。應行事執事官各就門外位立定，持節者立於左，內命婦各就位。皇后首飾、褕衣，內侍引司言，司言引尚宫，尚宫引皇后出閣，協律郎舉麾，由西房至殿上，南向立定。禮直官引太傅、太保就內給事前西向，跪稱：『册使太傅某、副使太保某，奉制授皇后前備物、典册。』俛伏，興，退，復位。內給事詣皇后前跪奏如前，次太傅以册授內侍，內侍受册，舉册官奠册舉，舉案，俱詣內謁者監位，以册授內謁者監，受册奠訖。次太保轉寶授內謁者監如前儀，掌節者脱節衣，以節授掌節。內侍前導册、寶進行入殿門，內謁者監、都大主管後從，以次入殿。至位，尚宫引皇后自東階至殿下中褥位北向，至位，舉册寶官並案進於皇后之右，少前，西向跪奠訖。內侍稱『有制』，后再拜。讀册官跪宣册文，后又再拜。次內謁者監奉册授皇后，皇后受訖，以授司言。次奉寶授皇后，皇后受訖，皇后再拜，退。內侍以謝皇太后牋授皇后，皇后置於案，再拜，內侍奉表以出投進。次謝皇帝表，如前，內侍奏禮畢。次尚宫引皇后升堂，司寶奉寶至於坐前。司賓引內命婦次就位，班首初行。至位，命婦皆再拜。司贊引班首升階，進當皇后北向，致詞稱贊，降自西階。至位，內外命婦皆再拜。司言稱『令旨』，命婦皆再拜。宣令旨訖，又皆再拜。司賓以次引命婦還宫，出門，次內侍引外命婦出，至階上，北向致詞，降階，外命婦皆再拜，又宣答如前。內侍奉禮畢，皇后降坐，皇后歸閣。至閣，受賀畢，皇后更常服升坐，命外命婦如宫中儀會畢，再拜，以次出。

宋・王應麟《玉海》卷七二《禮儀・册禮・景祐皇后册禮》　舊制，后妃皆寫告進入。景祐元年九月甲辰，立皇后曹氏。二十九日，命禮院詳定册皇后儀制。乙巳，命宰臣李迪為册禮使，參政王隨副之。禮院言：『皇后玉册如太子制度，用珉簡五十，寶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文曰「皇后之

寶」，盤螭紐服，以褘衣六帶，玉佩雙綬。』十一月三日己丑，是日冬至。行册禮於文德殿。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祀圜丘，大赦，還御文德殿，發寶册，上皇太后及册皇后。元祐七年五月十五日，納成，納吉，告期，三使受制書。十六日，文德殿發册。政和元年正月，詔皇后受册，陳黄麾仗、重翟車、小駕鹵簿。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己丑，立貴妃為皇后，詔左相押麻。十三日，太常定受册儀注，列黄麾仗於文德殿，皇帝服通天、絳紗，臨軒發册，奏《乾安之樂》，皇后褘衣受册於穆清殿，奏《坤安之樂》。乾安、正安、坤安等十三曲。甲辰，十七日。行册禮於文德殿，設黄麾半仗千四百九十九，用宫架樂，百官稱賀，次詣内東門，賀。淳熙三年九月己巳，上儀注同。

隆興元年十一月，立皇后不設大輅，用黄麾半仗，陳道遥平輦，紫方繖十團，扇十二，朝謁德壽宫，乘龍飾肩輿。貴妃册命始於慶曆八年十二月丁卯，册用竹簡，印用金。

紹定三年十二月十日，上御文德殿，册命皇后。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禮五三・册后》 太祖建隆元年八月十九日，制曰：『軒轅四星，爰著王妃之象；虞舜二女，誕彰内治之功。崇陰教而敦國風，體坤儀而修壺政，兹所以正人倫之大本也。琅琊郡夫人王氏代襲勳賢，心游圖史，肅雍可以奉禋祀，勤儉可以率中闈，實鍾開國之祥，允賴宜家之助。淑慧天賦，英徽日隆。既侔太姒之賢，宜正長秋之號。可立為皇后，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自後凡制書云册命者，多不行册禮。

太宗雍熙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制曰：『姬周之盛，本自姜、任之烈；虞舜之聖，亦資皇、英之助。蓋化行於内而陰教以孚，位正於中而人倫以敘。始於宫闈，迨於家邦。前典具存，敢忘循舉？隴西李氏柔嘉維則，和順積中，茂慶著於侯藩，盛烈傳於勳閥。頃自作嬪帝室，毓德椒塗，象服垂風，《關雎》播美。服阿保之箴誡，知臣下之勤勞。固已績茂公桑，道光彤管。而造舟之禮，尚稽於徽命；褘翟之貴，未正於中宫。宜考舊章，煥兹縟禮。法軒星而踐位，配皇帝以為尊。可立為皇后，有司擇日備禮册命。』自後册命后妃，皆寫告身，用遍地塗金花龍鳳羅紙，以金塗標袋，有司進入。至道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制曰：『王者法星軒之文，正椒掖之號，所以協宣陰教，敦厚人倫。故姚汭美嬪虞之賢，塗山光翼夏之德，著之典訓，刑於家邦。斯為大猷，朕所祗尚。秦國夫人郭氏生彼華胄，歸於列藩，婉嫕有儀，柔嘉成性，寅恭罄奉上之德，慈仁符逮下之規。景命維新，純熙載集，俾膺徽稱，用則舊章。宜立為皇后，仍令所司備禮册命。』二十八日，臣拜表稱賀，又詣内東門奉牋賀皇后。

仁宗景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制曰：『王者握符御宇，繼體守文。保於萬方，允資外輔；率乎六列，實藉中闈。是以塗山之興，協禹功而彌遠；有莘之娶，贊湯祚以滋昌。朕受命昊穹，居尊夷夏。念長秋之虚位，覽上宰之敷言，且曰皇王之猷，必端天地之本。明《關雎》之風化，美《螽斯》之衆多。欲正邦基，在求德閥。詢於壺範，敦此人倫。誕告彤庭，庸彰懿燦。贈尚書令、冀王、配饗太祖廟庭曹彬孫女，生於鼎族，教自公宫。眷乃祖之孫謀，著元勳於廟祀。慶流令淑，望藹高華。而性稟柔閑，體含仁厚，授圖史以自覽，節環佩而有容。宜登金屋之榮，用表玉衣之瑞。褘褕無闕，龜筮協從。於戲！立后之規，建國所繫，上承宗祏之重，内憑輔佐之勤。思進賢才，以昭陰教。修紘紞而降禮，執圭瓚而訓恭，肅奉徽章，欽惟永命。可立為皇后。所陳嘉會，仍俟吉辰，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二十九日，詔太常禮院詳定册皇后儀制以聞。禮院言：『皇后玉册如皇太子制度，用珉玉五十簡，匣隨册之長短。寶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其文曰「皇后之寶」。盤螭紐，其綬並緣册寶法物即比附書制，匣、盝並朱漆，以金塗銀裝。又准令文，皇后服首飾花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褘衣，深青織成為之，文為暈翟之形，素織五色，十二等。青紗中單，黼領，羅縠標襈，蔽膝，隨常色，以緅領緣，用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鈕約青組。以青衣革帶、青韈、舄，舄加金飾。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章、綬尺寸與乘輿同。』從之。

十一月三日，行册禮。是日冬至，文武百官稱賀，禮畢，復詣文德殿庭立班。内臣二員自内中承旨，降皇后册寶出垂拱殿，捧册寶官俱擐笏，率執事人以次捧舉。禮官、通事舍人導中書侍郎押册，中書令後從；門下侍郎押寶，侍中后從。由東上閤門出，至文德殿庭權置。禮官、通事舍人

引册寶使副就位，次引侍中於使前，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應在位官皆再拜訖，宣曰：『贈尚書令、冀王曹彬孫女册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使副再拜，侍中還位，門下侍郎帥主節者詣使東北，主節者以節授門下侍郎，執節授册使，跪受，興，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次引中書令、侍中詣册寶使東北，西面立，中書侍郎引册案立於中書令右，中書令取册授册寶使，册寶使跪受，興，置於案。册文曰：『皇帝若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人道貫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熙內治。聖人有以端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美其化也，故《周南》之風著乎始。粵朕沖昧，祇若丕構。深惟承荷之重，輔佐攸艱；用簡納賢明，協於人神之望。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饗太祖廟庭曹彬孫女，惟乃祖克有武力，勤勞王家，保勳不伐，饗厥終慶。教流后昆，薰然慈和，善神憑積，生此邦媛。其漸漬醇醲，發聞馨香，所從來遠矣。起居祖習，不待姆師之訓；風容矩度，自為宗黨之憲。長秋曠位，陰教未序，咨求訓範，統正六列。宗公鼎臣，誦言於朝，願即嘉時，聿申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摯疇之家，乃稱福耦。謀及泰筮，聘以穀圭，惟吉之從，有命既集。今遣使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李迪，副使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隨，持節册命爾為皇后。欽哉！夫惟肅恭可以事上，夫惟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勳而慎思則悔弗萌。懋乃后德，修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家國，永綏無疆之祉，不其韙歟！』中書令與中書侍郎退復本班，門下侍郎引寶案於侍中之右，侍中跪取寶以授册寶使，跪受，興，置於案。侍中（興）［與］門下侍郎俱退復本班。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册寶使副、在位文武官皆再拜訖，禮官、通事舍人引使副押册寶，持節者前導，捧册寶官捧舁，援衛如式，以次出朝堂門，由右並龍門入大慶殿門，次由宣祐門至內東門，附內臣入進。內臣引內外命婦俱入就位如儀，內侍詣閤請皇后服褕衣。册寶至內東門外位，使、副俱東向，內給事進南向位，禮官、通事舍人引使就內給事前（向）北向跪，稱『册寶使李迪、副使王隨奉制授皇后册寶』。俛伏，興，退，復位。內給事入詣受册寶殿閤皇后前跪奏訖，俛伏，興，退。內侍進詣使前，面西跪，受册寶以授內謁者監，使退復位。內謁者監、主當內臣持册寶入內東門，內侍從之，以次入詣殿庭。內侍贊引皇后降詣庭中，北向，內侍跪取册，次內侍跪取寶，興，進立皇后右少前西向，內侍二員進立皇后左，少前東向。又內侍稱有制，內侍贊皇后再拜。拜訖，內侍奉册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內侍，內侍奉寶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內侍訖，內侍贊皇后再拜。拜訖，內侍前導皇后升座，南向，內臣引內外命婦稱賀如儀。畢，內侍進詣皇后前跪，奉禮畢，內侍前導皇后降座還閤，內外命婦班退。宰臣、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略】

治平二年九月十八日，命參知政事趙槩撰册文並書。

十二月十六日，郊祀禮畢，帝御文德殿，遣攝太尉、宰臣曾公亮，攝司徒、樞密副使陳升之，持節册命皇后。册文曰：『皇帝若曰：惟坤儀承天以亭育萬物，惟陰景配日以照臨四方，惟后德佐王以化成天下，蓋風乎遠者必始於近，正其國者先齊其家。有辛翼商，塗山興夏。舜以二女，茂昭釐降之文；周以大姒，聿稱《大明》之詠。此有國之成憲，古今之常道也，可不慎焉！朕猥當洪業，獲奉皇圖，襲先帝之大基，承長樂之慈蔭。粵求內助，率迪故常。咨爾高氏，惟乃祖休有丕烈，顯於家邦，勳昭前人，慶浹后世。眷乃淑哲，雍和粹純，貴而能去其驕，動而能約以禮。自嬪藩邸，肇正壺儀；肆朕纘服，輔予憂勤。矧慈壽徽音，方資善繼；六宮懿範，宜有宗師。故羣公卿士，僉繹舊典，遂加褕狄之飾，允正長秋之位。誕告有衆，既籲外庭；式契元龜，協諏穀旦。今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曾公亮，攝司徒、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陳升之，持節册命爾為皇后。夫《家人》正內，《易》所以顯於象中；《關雎》進賢，《詩》所以為之風首。惟其懋乃德，迪厥善，暢肅雍之化，敦《螽斯》之義，尚播美於彤史，以光乎萬世，豈不韙歟！』百官自文德殿移班閤門拜表稱賀，又上表箋賀皇太后、皇后於內東門。【略】

哲宗元符二年九月七日，皇太后手詔賜宰臣章惇曰：『朕以卿等上表請建中宮事稟於兩宮，皆以為莫宜於賢妃劉氏，柔明懿淑，德冠後宮，誕育元良，為宗廟萬世之慶。中宮將建，非斯人其誰可當？所宜備舉典册，以正位號，恭依慈訓，即班禮命。』

八日，制曰：『朕獲以菲質，紹承寶圖。歷觀王化之興，莫非內德之茂。惟時淑媛，祇事掖庭，生爾天材，立我國本。其涓穀旦，升冠長秋，

章婦道於家人，煥母儀於天下。賢妃劉氏心容具善，德履參和。弓韣祠禖，蚤款帝武之敏；簟筵考室，遂占熊夢之祥。誕降元良，來符享會。屬中宮之虛位，適宰府之有言，以七廟祭祀必有以共承，兩宮奉養不可以無助。朕躬稟慈訓，欽聆玉音，謂其有柔明之姿，懿淑之德，載育長嗣，垂慶萬年，亮非斯人，誰可為后。宜舉典册之備，以正位號之崇。播告治朝，是須休命。於戲！虞舜之釐二女，帝嚳之登四妃。冠德後宮，遠則貴人選逮於永平之歲；鍾英甲族，近則德妃禮命於祥符之年。匪朕私恩，具咨故實。尚協修於陰教，其篤敘於壺彝。憂若《關雎》之進賢，仁如《樛木》之逮下，成《麟趾》之信厚，致《螽斯》之衆多，燕及家邦，永綏福祚。可立為皇后，令所司備禮册命。」先是，將立后，內出皇太后手詔曰：「非此人其誰可當？」翰林學士蔣之奇載其語於白麻，故有「亮非斯人誰可為后」之語。其後皇太后臨朝，以瑤華無辜被廢，遣治元符立后之因，詔之奇進所奉手詔，驗其字畫，乃劉友端所書。之奇簾前奏曰：「當時降制用手詔語，皆得旨，不謂皇太后不知也。」皇太后諭曰：「當時實未常見，唯九月二日先常來殿中，云章惇等乞立中宮，議已定，欲初七日降制，自後文字皆不曾見。友端、郝隨輩誤先帝多矣。」它日曾布問惇：「立元符手詔是劉友端書，外間有人進入文字，皇太后未嘗見問，何也？」惇遽曰：「是惇進入。先帝云已得兩宮旨，令撰此詔意。」於是二府以惇語奏，徽宗及皇太后曰：「惇罪誠不可貸，然不可暴揚者，正為先帝爾。」是時章惇專政，結內侍郝隨以固權寵，劉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濟，故長樂手札惇撰定進入，友端矯制書之。宮禁事秘，人莫得而辨也。

同日，命尚書左丞蔡卞撰册文並書。

二十七日，上御文德殿，遣攝太尉、宰臣章惇，攝司徒、中書侍郎許將，持節册命皇后。册文曰：「皇帝若曰：古之明王，天立厥配，以贊助其行事，御於家邦。朕嗣有令緒，撫綏萬方，若稽大猷，嚴所登建，以奉宗廟，非朕敢私，圖惟其人，在帝左右。咨爾賢妃劉氏，懿柔淑哲，維德之行，自初敘御，率禮不越，震夙之慶，協於聲詩。乃生元子，誕受帝祉，立我國本，垂休無疆。朕率籲庶言，恭承慈訓，敷教在位，莫如爾賢，神人允諧，命爾予翼。其膺典册，正位宮庭。今遣攝太尉、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攝司徒、右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許將，持節册命爾為皇后。夫王化之美，必自內始，浹於四海，凡厥攸行，罔不在初。爾為順，故能上承兩宮，化天下以婦道；爾惟明，故迪朕夙夜無怠，以懋爾德，毗（於）羣一人，綏民。天其申命於我家，爾亦永膺多福，豈不韙歟！」禮畢，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又賀皇太后、皇太妃、皇后於內東門。【略】

（大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議禮局奉御筆：「據所奏皇后受册儀制，頗未詳備。比覽《開元禮》嘉禮，册命皇后，於皇后殿張幄位，設宮架樂，進重翟，諸位屯門列仗之類，其禮詳盡。宜精加討論，重別議定。」本局看詳：臨軒册使，皇帝御文德殿，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並朝服，陳黃麾細仗，依古用宮架。册使出殿門，依近議不乘輅。權以穆清殿為受册殿。其日皇后服褕衣，其奉册寶授皇后，皆用內侍。受册訖，皇后上表謝皇帝，內外命婦立班稱賀，羣臣入殿賀皇帝，於內東門上牋賀皇后。其上禮儀註，乞依進馬條令施行。其會羣臣及皇后會外命婦儀註，並乞遵用《開元》、《寶禮》。從之。又按《開元》、《寶禮》，皇后受册及內外命婦班賀，皆於受册之殿陳宮架，用女工，陞降行止並以樂節。乞定樂名，別撰樂章。及修皇后謁景靈宮儀注，詔付議禮局。

政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皇后上表乞免受册排黃麾仗及乘重翟車、陳小駕鹵簿等。詔依所乞，其延福宮受册依已降指揮，朝謁景靈宮止依近例。

二月九日，早一刻，開內門，文武百官、未陞朝官由右掖門，宗室及諸司使副至殿直由東華門，左掖門，入赴朝堂內外幕次換朝服，未陞朝官公服。赴殿庭立班。俟皇帝赴文德殿西閤，皇后册寶降出，由東正閤門至文德殿庭權直。侍中奏中嚴外辦，承旨索扇，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樂作。即御座，樂止。扇開，太尉、司徒入門，奏《正安》之樂，樂作，至位，樂止。在位官皆再拜。侍中宣制曰：「册貴妃鄭氏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宣訖，太尉、司徒再拜，侍中退。門下侍郎以節授太尉訖，次中書令取册授太尉訖，興，置於案，舉案退。册文曰：「皇帝若曰：王者體象二儀，憲法兩曜，登建正后，以臨兆民，蓋以端本人倫，始基王化。朕親承丕緒，若稽前訓，睠圖碩德，以御邦家。咨爾貴妃鄭氏，秉柔明之懿則，賦燕婉之令猷。襲慶儒宗，侻天異表。自居藩邸，蚤輔朕

躬。感會雲龍之期，浸膺褕翟之貴。寤寐思服而有進賢之志，夙夜匪懈而無私謁之心。深避外家之寵榮，每堅沖懇；屢被褒功之典策，推以惠疇。無珠玉美麗之矜，惟詩書理義之閱。行高往籍，德冠后庭。睠長秋之久虛，屬大臣之屢請，朕考古以定命，卜龜而見祥。宜進正於中宮，俾專聽於內治。今遣攝太尉某、攝司徒某，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夫上承九廟之禋潔，下隆六寢之表儀，位彌高則施愈光，德益新則望愈理。塗山啟夏，太任興周，流芳六經，垂譽萬世。爾其益聖素蘊，追配前人，朕永享無窮之休，爾亦有無窮之聞，豈不韙歟！」太尉、中書令、中書侍郎復本班，侍中取寶以授司徒訖，興，置於案，舉案退。司徒、侍中、門下侍郎復本班，在位官皆再拜，太尉押冊，司徒押寶，出文德殿門。禮儀使奏禮畢，皇帝降坐，承旨索扇，樂作。入東房，樂止。所司承旨放仗，在位官皆再拜訖，退歸幕次。俟太尉、司徒詣文德殿庭復命訖，文武百僚常服赴東上閤門拜表賀皇帝，內東門司進牋賀皇太后。【略】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后受冊，合差內給事、內謁者監並讀冊舉冊寶及（夫）主當內侍等官，乞依禮例，令太常寺具窠目報內東門司取旨差。尚宮、司贊、典贊等，並係宮人至日贊引行禮，乞依禮例差內侍官三員，取太常寺受冊儀範於禁中教習。』從之。

同日，又言：『依儀，皇帝御文德殿發冊，其日尚輦陳大輦於西階下，東向，乞依例權不陳設。』從之。

二十一日，詔奉冊寶使差右丞相留正，奉冊寶副使，知樞密院事王藺，奉冊取冊授奉冊寶使並後從冊，同知樞密院事葛邲，奉寶取寶授奉冊寶副使並後從寶，戶部尚書葉翥。

二十六日，詔冊命皇后，臨軒發冊寶：禮儀使前導，權吏部尚書鄭僑；奏中嚴外辦，權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張杓；御前奏中嚴外辦，吏部侍郎餘端禮；奏解嚴，禮部侍郎李巘；御前奏解嚴，給事中胡晉臣；承旨宣制，中書舍人羅點；奉節，右諫議大夫何澹；舉冊官，權吏部侍郎陳騤、權戶部侍郎趙彥逾；舉寶官，權吏部侍郎吳博古、殿中侍御史范處義；太常卿押樂，右正言黃倫；太常博士引奉冊寶使，監察御史計衡；引奉冊寶副使，監察御史林大中；引禮儀使，太常少卿丘密；協律郎舉麾詣文德殿下，太常丞林湜；詣穆清殿門外，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汪逵。【略】

紹熙元年正月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后受冊，依禮例，宰執率文武百僚詣文德殿，次詣重華宮拜表牋稱賀。乞令禮部修撰，俟拜表牋訖，令本殿官進入。』從之。

同日，又言：『正月十九日發中宮冊寶，欲前三日赴文德殿庭並穆清殿門外習儀，其日禮部冊寶下，並用介績緋衫。』從之。

同日，又言：『依《五禮新儀》，皇后受冊畢，擇日乘重翟車，有司陳小駕鹵簿儀仗朝謁景靈宮。所有今來皇后受冊畢，欲乞先詣欽先孝思殿祖宗神御前行燒香之禮訖，次詣慈福宮朝謝壽聖皇太后，次詣重華宮朝謝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其朝謁景靈宮，緣重翟車等未備，今欲乞止用肩輿、龍檐子。』從之。【略】

慶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帝御文德殿發冊，其日尚輦陳大輦於西階下，向東，乞依例權不陳設。』從之。

七月十二日，詔書撰冊文並篆寶文，差簽書樞密院事葉翥。

八月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依儀，皇帝御文德殿發冊寶，皇后受冊寶於穆清殿，乞令都大主管官相視殿分，權作穆清殿受冊寶行禮。』詔以後殿權為穆清殿。

二十七日，詔：奉冊寶使，太常左丞相京鏜；奉冊寶副使，太保、樞密院事鄭僑；中書令奉冊取冊授奉冊寶使並後從冊，參知政事謝深甫；侍中奉寶取寶授奉冊寶副使並後從寶，參知政事何澹；禮儀使前導，簽書樞密院事葉翥。

九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依《五禮新儀》，皇后受冊，擇日乘重翟車，有司陳小駕鹵簿儀仗朝謁景靈宮。今來皇后受冊畢，欲乞先詣欽先孝思殿祖宗神御前行燒香之禮訖，次詣慈福宮朝謝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太后，次詣壽慈宮朝謝壽成惠慈皇太后，次詣壽康宮朝謝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壽仁太上皇后。其朝謁景靈宮，緣重翟車未備，今乞止用肩輿、龍檐子。』從之。

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十月六日皇后受冊畢，宰執率文武百僚詣文德殿拜表賀皇帝，次移班稍東拜牋賀皇后，次詣壽康宮殿下拜表賀聖安壽仁太上皇帝，次移班稍南拜牋賀壽仁太上皇后，次詣慈福宮殿下拜牋

賀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次移班稍東拜牋賀壽成惠慈皇太后。其表牋乞令禮部修撰，所有慈福宮、壽慈宮、壽康宮牋表，俟拜牋表訖，係本殿官進入。」從之。

同日，詔皇后受册外符寶郎二員，吏部郎中張釜、太常丞張震。

同日，禮部太常寺言：「發中宮册寶前三日，赴文德殿庭並穆清殿門外習儀，其日禮部册寶下，並用介幘緋衣。」從之。

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后受册，合差內給事、內謁者監並讀册舉册寶及主管內侍等官，乞依禮例令太常寺具窠目報內東門司取旨差。內所差尚宮、司贊、典贊等，並係宮人至日贊引行禮，乞依禮例差內侍官三員，取太常寺受册儀範於禁中教習。」從之。

二十一日，詔册命皇后，臨軒發册寶。【略】

九月二十八日，詔將來皇后受册寶畢日，命婦並免入賀。【略】

（嘉泰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依儀，皇帝詣文德殿發册寶，皇后受册寶於穆清殿，乞令都大主管官相視殿分，權作穆清殿，受册寶行禮。」詔以後殿權為穆清殿。

二十七日，又言：「依《五禮新儀》，皇后受册，擇日乘重翟車，有司陳小駕鹵簿儀仗朝謁景靈宮。今來皇后受册畢，乞先詣欽先孝思殿祖宗神御前行燒香禮訖，次詣壽慈宮朝謝壽成惠聖慈佑太皇太后。其朝謁景宮，緣重翟車等未備，乞止用肩輿、龍檐子。」從之。

三十日，又言：「將來皇后受册畢，宰執率文武百僚詣文德殿拜表賀皇帝，次移班稍東拜牋賀皇后，次詣壽慈宮殿下拜牋賀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其表牋乞令禮部修撰。所有壽慈宮、文德殿牋表，俟拜牋表訖，係本殿官進入。」從之。

同日，又言：「皇后受册，合差內給事、內謁者監並讀册寶及主管內侍等官，乞依禮例令太常寺具窠目報內東門司取旨差。所差尚宮、司贊、典贊等，並係宮人至時贊引行禮，依禮例差內侍官三員，取太常寺受册儀範於禁中教習。」從之。

同日，又言：「發中宮册寶前三日，赴文德殿庭並穆清殿門外習儀。其日册寶下，並用介幘緋衫。」從之。

閏十二月二十九日，詔命皇后臨軒發册寶。【略】

三年正月十一日，詔撰册文知樞密院事陳自強，書册文參知政事許及之，篆寶文參知政事張巖。

二十五日，詔奉册寶使，太傅、知樞密院事陳自強；奉册寶副使，太保、參知政事許及之；中書令奉册取册授奉册寶使並後從册，同知樞密院事袁説友；侍中奉寶取寶授奉册寶副使並後從寶，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費士寅；禮儀使前導，吏部侍郎張伯垓。

二月六日，上御文德殿，遣知樞密院事陳自強、參知政事許及之，持節册命皇后。册文曰：『皇帝若曰：正二《南》而始化基，《詩》所以詠后妃之德；立六宮而聽內治，《禮》所以章家國之和。朕纘紹帝圖，修明邦典。椒壺虛位，歷日彌長，睠我哲嫒，當冠妃掖。太母有命，庸建爾於長秋；神人協龜，朕其敢不祇若！咨爾貴妃楊氏，敏齊端靖，淑譽日章。維昔河洛之間，受姓顯著，綿綿系緒，席慶延光，懿德天成，動合繩矩。自其名參宮秩，益播管彤；見於長樂，進止有度。逮登配次星之象，亦既宣內則之勤。日者展禮東朝，揚徽鏤玉，榮懷之祉，衍於我家，是用虔稟慈音，趣正位號。螭璽采綬，翬衣翟車，諏合彝章，昭陳容物，於以承天祿而表坤極也。遣使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清源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陳自強，副使宣奉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永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許及之，持節册命爾為皇后。於戲，念之哉！朕惟中興以來，三聖授受，母儀儷極，家法相傳，雖堯妃舜嬪，塗山配禹，不是過也。纘美嗣徽，惟后時克。予欲享九廟，后共玉齋，崇吉蠲也；予欲事重闈，后備珍養，奉怡愉也。繭館親蠶，相予耕藉，示崇本也；練常絹飾，贊予卑服，昭尚儉也。使私詖之謁不行，而和平之美可輯，則予一人以懌，后亦永有無疆之休，不其韙歟！』臨軒發册儀注，並如慶元二年十月册皇后之制。皇后受册儀注，並如慶元二年十月册皇后之制。皇后表謝、皇后受內外命婦賀、皇后會外命婦儀注，並如慶元二年十月册皇后之制。皇后還宮，禮畢，宰執率文武百僚詣文德殿拜表賀皇帝，次移班稍東拜牋賀皇后，次詣壽慈宮拜牋賀壽成惠聖慈佑太皇太后。

清・徐松《中興禮書》卷一九一《嘉禮十九・册命皇后四》　淳熙三年八月八日，詔：『恭奉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手

詔：國家荷天之休，內外寧謐，乃眷嗣皇，久虛中壺。貴妃翟氏，粵自初潛，歸於藩邸，從龍登位，亦既有年。當崇顯號，表正六宮，可立為今上皇后。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八月九日，詔貴妃翟氏已立為皇后，可歸姓謝氏。

八月十一日，中書宮禕衣禮服等製造主管所言：『已降指揮，合製造中宮禕衣服禮等差耳昇條具製造，契勘今來應合行事件等，欲乞依昨隆興元年中宮禕衣服禮等製造主管所已申請體例。』詔依。

八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今來降詔立皇后，令有司備禮冊命，依禮例命使發中宮冊寶，合差都大主管官一員，係差入內內侍省官充。』詔依。

八月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降制立皇后，令有司備禮冊命所有合差撰冊文官、書冊文官、篆寶文官各一員。伏乞降勅差官，詔撰冊文官差參知政事龔茂良，書冊文官差參知政事李彥穎，篆寶文官差同知樞密院事王淮。』【略】

同日，制曰：『乾健坤承，所以同尊乎太極；陽剛陰相，所以並育乎羣生。朕上奉親歡，下敷民則。念佐餼當施於東內，而親蠶未講於北郊。欽承聖父之詔音，趣定長秋之位序。是登碩媛，庸告大庭。貴妃謝氏恭儉而柔和，靜專而聰敏。異表允符於相法，令儀夙本於良家。蚤從藩邸之游，蓋稟庭闈之命。大橫應卜，正唯寶后之來；故劍可求，孰若平君之就！自處四妃之首。殆更一紀之餘。禮有脫簪，輔我勵精之政；衣無曳地，成予敦朴之風。亦既宣內助之勤，其可避中宮之選。矧明揚於慈訓，仍申諭於輔臣。謂衆志之素孚，宜徽章之亟舉。因乳保而依方進，雖嘗從舊譜於淮南；推源流而係謝安，盍遂復華宗於江左。茲誕頒於命數，庸表慶於家邦。翬衣加追王之笄，螭紐責範金之寶。於戲！日奉帝堯之養，后其思居汭之虞嬪；朕時承文母之顏，后必監嗣徽之周姒。奉玉盌於祖廟，則可以教四海之順；新彤管於女師，則可以形二南之風。尚表正於宮闈，永綏將於福履。可立於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八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已降指揮立皇后，令太史局擇日，宰執率文武百僚詣德壽宮，次詣文德拜表牋稱賀。今欲乞是日皇帝不視事，文武百僚俟德壽宮拜表牋訖，許經由南北宮門赴文德殿拜表牋立班。今據太史局選用八月二十七日己亥吉。』詔依。

同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依議皇帝御文德殿發冊寶，皇后於穆清殿受冊寶，合設宮架之樂，所有今來制冊，皇后合設宮之樂，欲乞依議施行。』詔依。

八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將來差奉冊寶使副及行禮官等，緣所攝之官，其間廢置不一，合行議定。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議定，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檢照《通典》并《開寶通禮》、《國朝會要》、《正和五禮新儀》臨軒命冊皇后例，皆以攝三公大臣行禮。今討論將來臨軒發冊寶，合差奉冊寶使副等官亦合依典禮差官。今參酌奉冊寶使舊以太尉，昨紹興七年指揮用太尉者攝太傅，今來合依紹興七年指揮以攝太傅充。其奉冊寶副使舊以司徒，今既以太尉為攝太傅，其司徒合以攝太保充。所有侍中、中書令自乾道七年指揮刪去之後，乾道九年郊祀大禮合差侍中三員、內一員輦輅前，一員奏請致齋，一員肆赦，並改稱為左丞相；又差左僕射二員，內一員受誓戒，一員進玉幣爵酒，並改稱為左丞相；及受誓戒右僕射一員，改稱為右丞相；並淳熙二年加尚尊號冊寶行禮官侍中二員，內一員奉寶并讀寶，一員承指宣答，並改稱左丞相。中書令一員奉冊并讀冊，改稱右丞相。今欲依前項大禮并加上尊號冊寶已行禮例差官充攝施行。』

八月二十九日，詔奉冊寶使副等並更不攝官。係不稱侍中、中書令、參知政事

同日，太常寺言：『已降制立皇后，令有司備禮冊命所有臨軒發冊寶。伏乞降勅差官。』詔依。奉冊使等官窠目，更不攝官，係中書令一員，止稱奉冊取寶授奉冊寶使；并從冊侍中六員，內一員止稱奉寶取寶授奉冊寶使副并後從寶，一員稱奏中嚴外辦，一員稱御前奉中嚴外辦，一員稱奏解嚴，一員稱御前奏解嚴，一員稱承旨宣制。參知政事一員奉節，止稱奉節。并閤門官共六員，內進中嚴牌，進外辦牌分作兩員，及傳呼內侍官差三員。其餘條目并與隆興二年同。

九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依禮制，文德殿發冊寶，合設宮架樂於內殿。穆清殿受冊寶，合設宮架樂於殿門外。係宮架大樂兩科計六十四架，合係作樂行禮所有樂章。乞從太常寺具節次申學士院製撰，降付本寺習教。所有合差搬運大樂軍兵經由門戶關借牌號等，欲乞并依隆興元年已

降指揮施行。』詔依。

九月八日，太常寺言：『受册前期，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等處。所有奏告日辰，據太史局選用九月二十四日丙寅吉，其合差奏告等官伏乞降勅差官。』詔依。奏告等官窠目與隆二年同，止添差安恭皇后攢宮祭告官、太祝各一員。

九月十一日，中宮册寶都大主管所言：『將來臨軒發册并皇后受册寶日辰，今據尅擇官選定宜用十月三日甲戌吉，五日丙子吉，時並宜用其日丁時吉。并據禮直官狀若用十月三日、五日行禮，各無相妨。』詔用十月五日。

九月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已降指揮用十月五日文德殿發中宮册寶，於發册寶前三日應充行事、執事應奉官及文武百僚并祇應人詣文德殿庭習儀，及差充册寶下官再赴穆清殿門外習儀。今勘會發册寶前三日習儀係十月二日，緣是日宰執以下詣德壽宮起居日分。欲乞是日宰執已下先詣德壽宮起居，次詣文德殿習儀。』詔依。

九月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十月五日文德殿發中宮册寶前一日工部奉册寶進入，依禮例册寶使副、禮儀使、應册寶下禮官等並合宿衛。今欲乞宿衛日皇帝前殿後殿不視事。』詔特視事。

十月一日，學士院修撰到皇后受册畢內命婦賀皇后詞語【略】。

十月四日，禮部言：『勘會今月五日皇后受册畢，宰執率文武百僚拜表牋賀，已差本部郎官范端臣充轉表郎官。今來百官差符寶，至日行禮畢交納八寶與轉表，職事相妨。伏乞時暫差官充轉表牋郎官職事。』詔依。

十月五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即座，奉册寶使副入就殿庭受册寶訖，押册寶至穆清殿門外幄次以俟。皇后服褕衣，司言、尚宮引皇后出閤詣穆清殿，奉册寶使副以册寶授，受册寶內侍宮以授內謁者監，舉册寶入殿。皇后降自東階，至殿下當中褥位，北向。讀册內侍官宣册曰：『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十月壬申朔，越五日丙子，皇帝若曰：朕惟古先哲王，必資有德之助。自家刑國，是謂化源。姜妊興周，承以太姒，母儀婦道，垂憲萬世，朕心慕焉。屬以太上付托之重，惟日兢兢懼德。弗類弗克負荷。而四海至廣，萬機至繁，予一人罔敢暇逸，至若分職陰教，以聽天下之內治。宜得碩媛，俾勵相予，庶幾成周盛時，可跂而及。咨爾貴妃謝氏，柔明淑靜，彝訓是式，事朕初載，底予績服，勤勞夙夜，率禮無違，秩冠四星，實亞正壺，虛位寢久，下無異詞。朕逡巡未遑，示不敢易。屬聖父有詔，其可不即祇。若今以良月吉日，遣使通奉大夫、參知政事、清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六百户龔茂良，副使通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興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實封五百户李彦穎持節册命爾為皇后。爾尚明聽，朕若惟我，文母實祐，聖父濟登。中興介享，曼壽懿範，丕矩邁隆，姜妊今予，一政一事，罔不惟聖父之成，是遵是行后於文母，尚亦克有承哉。朕日嚴孝養，后則必極其順。朕時奉禋祀，后則必致其欽。惟和而莊則可以表六宮，惟桑而正則可以風萬國。於戲！允若茲訓，惟朕永膺多祉，后亦偕荷無疆之休，可不念歟！』宣册訖，奉册進授皇后。皇后受册，次受寶，并表謝，並如儀。【略】

十一月十六日，皇后妾謝氏劄子奏：『近具劄子辭免恩錫內賜泊人船等。伏蒙聖慈，已賜俞允，尚有忱誠，仰冒宸聽。伏念妾初乏容德，獲履椒塗，常恐微分之滿盈，以玷聖神之眷寵。至於恩數，委務檢裁。照皇后親屬恩澤，依格合行陳乞二十五人，頃因臣僚奏請裁減七八，今尚餘一十八人，而妾族本單于親屬，至鮮虛各額無人承當。欲望聖慈更賜裁減，以備補授。庶幾率先誠實務，行節儉，仰助陛下恭儉之化，用以貽訓四方，豈獨妾之榮華，實天下幸甚！』詔依所乞，更裁減八人。

又《册命皇后儀・陳設》　前期，儀鸞司帳設文德殿門之內，設御座於文德殿中，當南向，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東西閤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廉，設香案於殿下。太常展宮架之樂於殿庭之南，協律郎舉麾位於宮架之西北，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北向。儀鸞司設文武百僚及應行執事官次於隔門之外，設册寶幄次於文德殿隔門外東廊，隨地之宜。前一日，尚書工部奉册寶進入。其日，列御馬於殿門外，列黃麾半仗於殿庭之內。外設册使、副受制位於殿庭稍南，北向，東上設承制位於御座之東西；又設宣制位於册使位之東北，西向；又設奉節位及奉册寶位在使副東，北向；又設權置册寶褥位二於奉册寶位稍北，西向，舉册舉寶位又於其後，册在北，寶在南；又於册使受制位稍北設褥位一，以俟册使受册，副使受寶；應行事官位又於近北，西向，以北為上，典儀位於册使以來北，贊在其後俱西向。

又《臨軒發册》　其日，已降指揮發册寶，垂拱殿起居臣僚並免赴，徑赴文德殿行事，應奉侍立。質明，俟開文德殿門，文武百僚及應行事、執事應奉官服朝服入次，樂正帥工人先入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太常卿入就押樂位，符寶郎奉八寶陳於御座之左右，都大主管官承旨降册寶出垂拱殿門，禮部職掌以次奉舉至文德殿門外東廊册寶幄次，奉節官帥掌節者奉節立於殿下，西向，行門、禁衛等排立如儀。管軍公服繫鞓，執伏於殿下，分東西侍立。御帶環位官並窄衣，執骨朵殿下東壁，侍郎將皇城司官窄衣，執骨朵東朵殿侍立。閤門官、當祇應宣贊舍人已下各歸祇應位，不當祇應宣贊舍人已下並殿下西向立。諸軍將校先入殿，東西相向立，前導閤門官、禮直官、太常博士、禮儀使前導位相向立，承制宣制官於殿上東西向立，御史臺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次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分引皇太子已下文武百僚入詣殿庭，東西相向立班，禮直官、宣贊舍人、太常博士引册使副入於文德殿隔門上屏外，東西相向立，次禮直官引奉册寶官及舉册寶官並詣文德殿隔門外東廊幄次前立，少頃奉册寶入幄次，舉册寶官帥執事人捧舉以行，奉册官後從，奉寶官後從，寶儀衛如儀。至文德殿下權置訖，俟皇帝出宮，至文德殿下西閤，引閤門官奏中嚴，官版奏中嚴，少頃，閤門官奏外辦，官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西閤簾捲，皇帝出西閤，乘輦，如窄隘更不宣輦。協律郎俛伏，跪，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安》之樂。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皇帝出西房，降輦以俟。皇帝出西房，閤門官、禮直官、太常博士、禮儀使前導皇帝，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即御座，簾捲，殿上鳴鞭，行門、禁衛等自贊常起居，內侍贊扇開，殿下鳴鞭，戛敔，樂止，爐烟升。閤門官、禮直官、太常博士、禮儀使立於御座東西向立，禮直官、宣贊舍人、太常博士引册使副入就位，册使副初入門，《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閤門官引承旨宣制官詣御座前躬承旨訖，引降東階，知閤上殿上立。詣册使前稍東，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册使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訖，册使副躬身，承旨餘官止直身立。宣制官宣制曰：『册貴妃謝氏為皇后，命宮等持節展禮。』宣制訖，册使副再拜。承旨宣制官升殿，禮直官、閤門官引歸位，閤門官歸侍立位。奉節官帥掌節者脱節衣，詣册使所掌節者。掌節者立於册使之左，奉節官執笏退，西向立，節授册使，册使搢笏，跪受訖，以授掌節者，掌節者立於册使之左，奉節官執笏退，復位，册使執笏興，次詣受册褥位立，又引奉册官詣册使前東北，西向立，次舉册官搢笏，跪舉册，興，職掌舉册案於奉册官之右置定，奉册官、册使俱俛伏，跪，搢笏，奉册官以册授册使，册使受訖，置於案，俱執笏俛伏。興，舉。册官舉册案者舉案詣權置位置定，退於其後。册使、奉册使俱退位，復次引使副詣受寶褥位立，又引奉寶官詣副使前東北，西向立，舉寶官舉寶，興，職掌舉寶案於奉寶官之右，置定。奉寶官轉寶授副使，並如轉授册之儀訖，奉寶官舉寶，舉案官舉案，詣權置位置定，退位於後。副使、奉寶官俱復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册使副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訖，持節者前導，舉寶官舉寶册，舉案者舉案進行，禮直官、宣贊舍人、太常博士引册使押册、副使押寶，《正安》之樂作，册寶由中道出文德殿東偏門，樂止。掌節者加節衣，至穆清殿門外幄次，權置册寶訖，册使以下權退，歸次。初，册寶出文德殿門，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進當御座前，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禮畢』，奏訖，伏，興，退復位。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協律郎俛伏，跪，舉麾興，工鼓祝，奉《乾安》之樂，皇帝降座，前導官前導東入房，內侍又贊扇開，戛敔，樂止。次引閤門官奏『解嚴』，官版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伏應在位官皆再拜訖，以次出。

又《皇后受册》　前一日，儀鸞司於穆清殿設皇后座於中門，南向；又設皇后東西房於座之左右，稍北；又設東西閣於殿後制左右，並隨地之宜。又設皇后受册位於殿庭階間，北向。又設册寶位四，其二在殿東階之東，西向；其二在殿西階之西，東向；設內謁者監舉册寶並舉案內侍位於册寶之後，設內命婦妃嬪以下次於殿之左右。太常展宮架之樂於穆清殿門之外，隨地之宜；協律郎舉麾位於宮架之北，南向；押樂太常卿於宮架之東，東向。又於殿門外設册寶幄次二，並量地之宜。又設行事執事官及外命婦次於殿門之外。其日，兵部於穆清殿門外隨地設黃麾仗，左右排列如儀。所司設册寶使副立於殿門外稍北，東向，以南為上；受册寶內侍又於其北，少退；又設舉册寶位於使副之前，東向；設轉授册寶褥位四，二於册寶使副之前，二於內謁者監之前；又設內給事位於册

寶使副之南，東向；內謁者監位又於其南。司贊設內命婦及內官非供奉官者陪列（於）位於殿之東廂，西向，重行北上；又設內命婦等朝位於殿庭道東，重行北向，西上；又設外命婦朝位於殿庭道之左右，近南，每等重行異位，北向。又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典贊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司贊帥典贊就殿庭位，外命婦各就門外次，俟有司排設樂架并黃麾仗畢，以俟皇后常服乘龍旆肩輿肩輿謂檐子，下准此。如殿上窄隘，不用扇輿。至穆清殿西閣，內命婦應陪列者各服其服，奉從至閣訖，各入次。內侍版奏皇后請中嚴。應行事執事官各就門外位立定，持節者立於使副之左，少退；舉冊寶官自冊寶幄搢笏，舉冊寶使詣冊寶副之前，西向，置於案，俱執笏，興，少立；內侍引內命婦各就陪列位。內侍又版奏外辦。皇后首飾衿衣，內侍引司言，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閣，協律郎舉麾，《坤安》之樂作，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回祝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由西房至殿上褥位南向立定，樂止。凡樂作、樂止，皆內侍官傳呼。禮直官、宣贊舍人、太常博士引冊使副就內給事前，西向跪，稱「冊使姓某、副使姓某奉制受皇后備物典冊」，俛伏，興，退復位。內給事入詣皇后前，北向，俛伏，跪，奏訖，俛伏，興，退。俟內給事退復位，立，舉冊寶官俱搢笏，跪，舉冊寶興，詣冊使副之前，西向，置定，執笏，興。次引冊寶內侍詣冊使前，西向跪，舉冊官搢笏，跪，舉冊，冊使稍前，搢笏，跪，以冊受內侍，內侍搢笏，受冊訖，舉冊官奠冊訖，執笏，興，冊使執笏，興，俱退復位，受冊寶內侍執笏，興。次舉冊內侍詣冊使前，搢笏，跪，舉冊，興，又內侍搢笏，跪，舉案，俱詣內謁者監位前，少立，授冊寶內侍及內謁者監俱搢笏，跪，內侍以冊受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冊，奠訖，俱執笏，興，舉冊并舉案內侍舉冊并案，興，詣殿門外，東向，少立。又副使轉寶受內侍，內侍轉授內謁者監，並如轉受冊之儀訖，俱退復位，立。掌節者脫節衣，以節授掌節內侍，內侍持節前導，冊寶內侍舉冊寶并案進行，入殿門，內謁者監、都大主管官後從，以次入詣殿庭，置冊寶於西階之西，東向立。持節內侍立於冊案之北，東向。都大主管官往來照管，內謁者監已下各就位，立定。冊寶出入門，《宜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內侍引司言、尚宮贊引皇后降自東階，至殿下當中褥位，北向。皇后初行，《承安》之樂止。內侍、司言、尚宮、司寶并舉寶冊案官俱搢笏，舉冊寶並案進立於皇后之右，少前，西向跪，奠訖，讀冊官立於冊案之東，西向立。司言、司寶二員進言於皇后之左，少前，東向立。又內侍稱「有制」，內侍贊「再拜」，皇后再拜訖，舉冊官搢笏，跪，舉冊讀冊官西向搢笏，跪，宣冊訖，舉冊官奠冊訖，俱執笏，興，讀冊官退。內侍又贊「再拜」，皇后再拜。次內謁者監詣冊寶前，西向，搢笏，奉冊進授皇后，皇后受訖，以授司言；又詣寶，西向，搢笏，奉寶進受皇后，皇后受冊以授司寶。司言、司寶置冊寶於案，舉冊寶官、舉（按）［案］官俱搢笏，舉冊寶并案，興，詣東階之東西向位，置定。皇后初受冊寶，《成安》之樂作，受訖，樂止。內侍贊「再拜」，皇后再拜訖，退。殿門外冊使副以下以次退。

又《皇后表謝》 皇后受冊畢，次內侍以謝太上皇帝表授皇后，又內侍以案少前，皇后置表案上，內侍贊「再拜」，皇后再拜。次內侍又以謝太上皇后牋授皇后，置於案再拜，並如上儀訖，內侍奉表牋以進投進。次內侍又以謝皇帝表授皇后，皇后受訖，皇后置表案上，內侍贊「再拜」，皇后再拜訖，內侍奉表以聞。內侍詣皇后前，俛伏，跪，奏「禮畢」，奏訖，俛伏，興。

又《皇后受內外命婦賀》 皇后受冊表謝訖，內侍奏禮畢。內侍引司言，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升座。皇后初行，《和安》之樂作，即座南向，司寶奉寶置於座前，樂止，司賓引內命婦陪列者以次進，就北向位。班首初行，協律郎舉麾，《惠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司贊曰「再拜」（贊）典贊承傳，內命婦皆再拜，司賓引班首詣西階升，樂作，至階上，樂止。進當皇后座前，北向，躬致詞稱賀。降自西階，樂作，至位，樂止。司贊曰「再拜」，典贊承傳，內命婦等以下皆再拜。司言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內命婦前西北，東向，稱「令旨」，內命婦等以下皆再拜，宣令旨訖，司贊曰「再拜」，典贊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司賓以次引內命婦還宮，拜首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內侍引外命婦出次至殿門，司賓引詣北向位，班首初入門，《咸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司贊曰「再拜」，典贊承傳，外命婦皆再拜訖，司賓引班首進升奉賀，復位，再拜，樂作止及宣令再拜等皆如內命婦之儀。訖，司賓引外命婦以次出。班首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內侍詣皇后前，俛伏，跪，奏「禮畢」，奏

訖，俛伏，興，皇后降，（作）《徽安》之樂作，入東房，樂止。歸閤，《泰安》之樂作，至閤，樂止。押樂太常卿、協律郎、工人伏衛以次退。

又《皇后會外命婦》　皇后受內命婦賀禮畢，皇后更常服。內侍承令宣外命婦入，皇后升座，會外命婦並如宮中常儀。會畢，司賓引外命婦降階，橫行北向，司贊曰『再拜』，典贊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訖，以次出，皇后還宮。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六《帝系考七・后妃》　國初，立后妃皆不行册禮。大中祥符七年，封婉儀楊氏為淑妃，翰林草制，付中書，不宣於外庭。乾興元年，遺制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為皇太妃，亦不果行册禮。自雍熙后，妃乃寫告身，用金華羅紙、金塗標袋，有司進入，近臣、牧伯、皇親皆修貢禮為賀。【略】

景祐元年九月，立皇后曹氏。冬至，行册禮，與通禮異，不立仗，不設縣。前一日，守宮設次於朝堂，册寶使、副次於內東門外，命婦次於受册寶殿門外，設皇后受册寶位於殿庭階下，北向。奉禮設册寶使位於內東門外，副使、內侍位於其南，差退，東向北上。册寶案位於使前，南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北廂，南向。其日，百官常服早入次，禮官、通事舍人先引中書令、侍中、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捧册寶官，執事人絳衣介幘，詣垂拱殿門就次，以俟册降。禮官、通事舍人分引宰臣、樞密、册寶使副、百官入文德殿庭立班，東西相向，北上。內侍二員自內承旨降册寶，率執事者捧册寶出垂拱殿，捧册寶官俱搢笏率執事人，禮官導中書侍郎押册，中書令後從，門下侍郎押寶，侍中後從，援衛如儀，由東上閤門出，至文德殿庭權置。禮官、通事舍人引使、副就承制位，次引侍中於使前，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在位官皆再拜，宣曰：『贈尚書令、冀王曹彬孫女册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使、副再拜，侍中還位，門下侍郎帥主節者詣使東北，主節以節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執節授册使，册使跪受，興，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次引中書令、侍中詣册寶東北，西向立。中書侍郎引册案立於中書令之右，中書令取册授册寶使，使跪受，興，置於案，中書令、侍郎退復本班。又門下侍郎引寶案於侍中之右，侍中跪取寶以授册寶使，使跪受，興，置於案。侍中、門下侍郎退復本位，典儀再拜如前。禮官、通事舍人引使、副押册寶，持節者前導，捧册寶官捧舁，援衛以次出朝堂，由右舁龍門入大慶殿門，由殿西過宣祐門，詣內東門。內臣引內外命婦俱入就位立，內侍詣閤奏請皇后首飾褕衣。册寶至內東門外位，使、副東向立，內給事進就南向位，禮官、通事舍人引使就內給事前面，北向跪稱：『册寶使李迪、副使王隨奉制授皇后册寶。』訖，內給事入詣受册寶殿閤皇后前跪奏訖，內侍進詣使前，面西跪受册寶，以授內謁者監，使退復位。內謁者監、主當內臣持册寶入內東門，內侍從之，以次人詣殿庭。內侍贊引皇后降立庭中北向位，內侍跪取册，又內侍跪取寶，興，進立於皇后之右，少前，西向；內侍二員進立於皇后之左，少前，東向。又內侍稱：『有制』，內侍贊皇后再拜，內侍奉册進授皇后，皇后以授內侍，內侍又奉寶亦然，復贊再拜，前導皇后升座，南向，內臣引內外命婦稱賀如常儀。內侍進詣皇后前跪奏『禮畢』，內侍前導皇后降座還閤，內外命婦班退。少頃，皇后常服謝皇帝，皇太后，用常禮。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其册如皇太子，用珉玉五十簡，褾首在內，匣隨册之長。寶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文曰『皇后之寶』，盤螭紐，綬並沿册寶法物，約舊制為之。匣盝朱漆，金塗，銀裝。册文曰：『皇帝若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人道貫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熙內治。聖人有以端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美其化也，故《周南》之風著乎始。粵朕沖昧，祇若丕構。深惟承荷之重，輔佐攸艱，用簡納賢明，協於人神之望。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饗太祖廟庭，曹彬孫女：惟乃祖克有武功，勤勞王家，保勳不伐，榮享厥終。慶教流後昆。薰然慈和，善祥憑積，生此邦媛。其漸漬醇醲，發聞馨香，所從來遠矣。起居祖習，不待姆師之訓。風容矩度，自為宗黨之憲。長秋曠位，陰教未序，咨求訓範，統正六列。宗公鼎臣，誦言於朝，願即嘉時，聿申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摯疇之家，乃稱福耦。謀及泰筮，聘以穀圭，惟吉之從，有命既集。今遣使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李迪，副使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隨，持節册命爾為皇后。欽哉！夫惟肅恭可以侍上。夫惟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動而慎思，則悔弗萌。懋乃后德，修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家國，永綏無疆之祚，不其韙歟！』【略】

元祐五年八月，太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有期，令太常禮官檢詳古

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其節文，著為成式者。」先是，太皇太后諭宰臣呂大防等曰：『皇帝將納后，天聖、景祐故事，止降進册，未嘗御殿，禮甚簡略。』大防等請退而討論，遂降是詔。又詔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詳議。六年八月，三省、樞密院言：『納后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權為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加穀圭。「請期」依《開寶禮》改為「告期」，納采前，擇日告天地。發册命使差宰相攝太尉，執政官攝司徒，皇帝臨軒與册禮使、副同日遣，先遣册禮使，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其日，皇后服褕衣，乘重翟車，鹵簿，依禮令由宣德門東偏門入，文臣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詔從之。初，議以都亭驛為皇后行第，給事中范祖禹言：『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使居夷狄之館，非所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請以舊尚書省為行第。』從之。祖禹又言：『臨軒發册、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未隆，請並服袞冕，以重大昏之禮。』翰林學士范百祿言：『昏禮下達，匪媒不克。今采擇先定，有命既集，而形於麻制，以后氏族姓宣告外廷，方且遣使齎制行納采、問名之禮，則禮文顛倒，失先後之序。請以降詔之日行納采、問名之禮，宣制之日行納吉、納成、告期之禮。』皆不從。既而禮部、太常寺言：『五禮命使，據《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其納吉、納成、告期，各別日遣使。今未委三禮共遣一使，或各遣使？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文臣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緣至日，行第門外已設皇后車乘儀仗，逼隘不容百。官車馬。其文武百官欲並於宣德門外立班奉迎。按《士昏禮》：用雁。所以為贄也。又按《曲禮》：凡贄，天子鬯。鄭康成謂天子無客禮，以鬯為贄者，惟用告神，今已據《周禮》用穀圭，聘后欲更不用雁。文德殿發制，欲依發册例立仗或止用月朔視朝仗，百官朝服。制書登車訖，欲出宣德正門，使、副步從，至外上車。使者復命，欲入左掖門，於門外下車，詣內東門，付內侍進入。制版匣欲倣穀圭匣製造。使、副受制書，奉出朝堂門外，置制書於車內，緣右昇龍門台不通車乘過往，今參詳，置制書車合入宣德門東偏門，至右昇龍門外，候使、副奉出制書，即置車內。』詔納吉、納成、告期，令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册例立仗，餘並從之。七年正月，詔尚書左丞蘇頌撰皇后册文兼書。二月，學士院上六禮辭語，納采制文：『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封姓名：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為宜。率由舊典，今遣使持節太尉某、宗正卿某以禮納采。』答文曰：『太皇太后嘉命，訪昏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黃制。某官封龔土臣姓某稽首再拜承制詔。』問名制文：『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封姓名，兩儀合德，萬物之統，以聽內治，必咨令族。重宣舊典，今遣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問名。』答文曰：『太皇太后嘉命，使者重宣中制，問臣名族。臣女夫婦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遺微孫，先臣故某官之遺曾孫，先臣故某官之遺孫，先臣故某官之外孫女，年若干。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龔土臣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若女祖已上在，直云某官臣之孫女。納吉制文：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封姓名，人謀龜筮，同符元吉。恭順典禮，今遣使持節太尉封臣某、宗正卿封臣某，以禮納吉。』答文曰：『太皇太后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龔土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納成制文：『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姓名之女，孝友恭儉，實維母儀，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黝纁、穀圭、六馬以章典禮。今遣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成。』答文曰：『太皇太后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册。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龔土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告期制文：『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姓名，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吉日維某月某甲子可迎。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告期。』答文曰：『太皇太后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以某月某甲子吉日告期。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龔土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命使奉迎制文：『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姓名，禮之大體，欽順重正，其期維吉，典圖是若。今遣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奉迎。』答文曰：『太皇太后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今日吉辰，備禮以迎。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龔土臣姓某，稽首頓首

再拜承制詔。』按晉穆帝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為主。』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議，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今請遵彪之議。』詔並從之。三月，禮部、太常寺上納后儀注：發六禮制書日，太皇太后御崇慶殿坐，命內外命婦立班行禮畢，內給事出殿門，置六禮制書案上，出內東門。禮直官、通事舍人引由宣祐門至文德殿后門入，權置案於東上閤門。命使納采、問名。文德殿，宰臣、親王、執政官、宗室、文武百僚、大小使臣、軍員、蕃官易朝服，樂備而不作。立班定，內給事奉制書案置於橫街北稍東，西向北上。禮直官、通事舍人引門下、中書侍郎，次引使、副，就橫街南承制位，北向東上，內給事詣使者東，北立稱『太皇太后有制』，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宣制曰：『皇帝納后，命公等持節行禮。』宣訖，典儀曰『再拜』，使、副皆再拜。授制書訖，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使、副從制案出，由端禮門入右昇龍門，安於油絡網犢車內，出宣德門，鼓吹備而不作。至皇后行第大門外，令史二人對捧制案立，主人立於大門內，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進受命，出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於大門外，再拜。使者先入，使者曰：『太皇太后有制。』主人再拜。宣制書畢，主人再拜受訖，主人進表，訖，再拜，使者出。問名同上儀。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問，臣某不敢辭。命使納吉、納成、告期，並同命使、納采、問名儀。』納吉，使者曰：『加請卜筮，占曰從制，使某納吉。』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龜筮云吉，臣預有焉。臣某謹奉典制。』告期，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以上納吉、納成、告期。請見、授制、接表並如納采儀。臨軒命使冊后及奉迎文德殿，宰臣、親王、執政官、宗室、文武百僚朝堂易朝服，皇帝常服乘輦至文德殿後閤，待中奏『中嚴』，次『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閤乘輦，皇帝出自西房，降輦即御座。分引兩省官及待制、權侍郎、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殿門，各就位，東西相向立。奉寶置於御座前，奉宣后冊出閤，由東上閤門出，至文德殿庭橫行，典儀贊曰『拜』，在位官皆再拜。使、副授冊，宣制曰：『冊某氏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宣訖，典儀曰『再拜』，使、副皆再拜。使、副受冊寶訖，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宣制曰：『太皇太后制：命公等持節奉迎皇后。』宣訖，典儀曰『再拜』，使及副皆再拜受節，典儀曰『再拜』，在位羣官皆再拜，出殿門。侍中奏『禮畢』，皇帝升座，入自東房入閤，侍中奏『解嚴』，承旨放仗，百僚再拜出，皇帝常服還內。冊寶出文德殿端禮門，入右昇龍門，出宣德正門赴行第。冊后如納采儀。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皇后受冊寶，內外命婦序立如儀。主人以書奉使者。奉迎，宰臣、親王、使相、執政官、文武百僚、宗室等常服班迎於宣德門外行第，儐者請，使者曰：『某奉制以禮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門外再拜。使者先入，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再拜，主人受制訖，主人答表再拜。姆導皇后，尚宅前引，升堂出立房外，典儀曰：『再拜』，使、副俱再拜。使者曰：『今月吉日，某等丞制，以禮奉迎。』內侍受以入，使、副退，主人以書授使者，奉於司言，受以奏聞。皇后降立堂下再拜訖，升堂，主人升阼階進，西向戒之曰：『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訖，主人退，母進西階上，東向，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戒之，夙夜無違命！』訖，連進，皇后升輿至中門，皇后降輿升車內，皇后出大門，使、副及羣臣前引從皇后。將到宣德門，有司、宰臣、文武百僚、宗室南向班迎，再拜訖，分班。皇后入宣德門，鳴鐘鼓，班迎官退。皇后降車入，次外輿出右昇龍門，入端禮門、文德殿、東上閤門，出文德殿後門，入宣祐門，至內東門內降輿，司輿前導，皇后詣福寧殿門大次以俟。至日晡後，皇后車入宣德門，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侍中版奏：『請中嚴。』內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宮人、侍衛如常儀。尚宮引皇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皇帝降座禮迎，尚宮前引，詣庭中之西，東面揖皇后以入，皇帝導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具，皇帝揖后皆坐。尚食以饌進，皇帝及后皆食三飯。尚食以酒進，皇帝皇后俱受爵飲。尚食以饌進，再飲如初，三飲用巹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皇帝皇后俱興，尚宮請皇帝御常服，尚寢請皇后釋禮服入幄。次

日，以禮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詔從之。

《宋史》卷一一一《禮志十四》　冊立皇后。建隆元年，立瑯邪郡夫人王氏為皇后，命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後，凡制書云冊命者，多不行冊禮。后妃皆寫冊命告身，以金花龍鳳羅紙、金塗標袋，有司進入，學士院草制，宣於正殿。近臣、牧守、宗室皆修貢禮，羣臣拜表稱賀，又詣內東門奉牋賀皇后。

眞宗冊德妃劉氏為皇后，不欲令藩臣貢賀，不降制於外廷，止命學士草詞付中書。

仁宗冊皇后曹氏，其冊制如皇太子，玉用珉玉五十簡，匣依冊之長短；寶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其文曰『皇后之寶』，盤螭紐，綬并緣冊寶法物約舊制為之，匣、盝並朱漆金塗銀裝。其禮與《通禮》異，不立仗，不設縣。

前一日，守宮設次於朝堂，設冊寶使、副次於東門外，命婦次於受冊寶殿門外，設皇后受冊寶位於殿庭階下北向。奉禮設冊寶使位於內東門外，副使、內侍位於其南，差退，東向北上，冊寶案位於使前南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北廂南向。

其日，百官常服早入次，禮直官、通事舍人先引中書令、侍中、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奉冊寶官，執事人絳衣介幘，詣垂拱殿門就次，以俟冊降。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宰臣、樞密、冊寶使副、百官詣文德殿立班，東西相向。內侍二員自內承旨降皇后冊寶出垂拱殿，奉冊寶官俱搢笏率執事人，禮直官導中書侍郎押冊，中書令后從，門下侍郎押寶，侍中后從，由東上閤門出，至文德殿庭權置。

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就位，次引侍中於使前，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在位官皆再拜，宣曰：『贈尚書令、冀王曹彬孫女冊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使、副再拜，侍中還位，門下侍郎帥主節者詣使東北，主節以節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執節授冊使，冊使跪受，興，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次引中書令、侍中詣冊寶東北，西向立，中書侍郎引冊案立於中書令右，中書令取冊授冊寶使，使跪受，興，置於案，中書令、中書侍郎退復班。門下侍郎引寶案於侍中之右，取寶授冊寶使如上儀，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押冊寶，持節者前導，奉冊寶官奉舁，援衛如式，以次出朝堂門，詣內東門附內臣入進。

內臣引內外命婦入就位，內侍詣閤請皇后服褕衣。冊寶至，使、副俱東向內給事前，北向跪稱：『冊寶使李迪、副使王隨奉制授皇后冊寶。』俛伏，興，退復位。內給事入詣受冊寶殿門皇后前跪奏訖，內侍進詣使前，西面跪受冊寶，以授內謁者監，使退復位。內謁者監、主當內臣持冊寶入內東門，內侍從之，以次入詣殿庭。內侍贊引皇后降立庭中北向位，內侍跪取冊，次內侍跪取寶，興，立皇后右少前西向，內侍二員進立皇后左少前東向，內侍稱『有制』，內侍贊皇后再拜，內侍奉冊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內侍，次內侍奉寶亦然。復贊再拜訖，導皇后升坐，內臣引內外命婦稱賀如常儀。禮畢，內侍導皇后降坐還閤，內外命婦班退。皇后易常服，謝皇帝、皇太后，用常禮。百官詣東上閤門表賀。

元祐五年八月，太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與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為成式。羣臣又議勘昏，御史中丞鄭雍等請不用陰陽之說，呂大防亦言不可，太后納之。

六年八月，三省樞密院言：『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權為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用穀圭為贄，不用鴈。『請期』依《開寶禮》改為『告期』，『親迎』為『命使奉迎』。納采前，擇日告天地、宗廟。皇帝臨軒發冊，同日，先遣冊禮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又言：『據《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納吉、納成各別日遣使。今未委三禮共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發冊例立仗。』詔：『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冊立仗。』

七年正月，詔尚書左丞蘇頌撰冊文并書。學士院上六禮辭語，其納采制文略曰：『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封姓名，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為宜。率由舊典，今遣使持節太尉某、宗正卿某以禮納采。』其答文曰：『太皇太后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封冀土臣姓某稽首再拜承制詔。』問名制曰：『兩儀合德，萬物之統，以聽內

治，必咨令族。重宣舊典，今遣使持節某官以禮問名。」答曰：『使者重宣中制，問臣名族。臣女，夫婦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遺微孫，先臣故某官之遺曾孫，先臣故某官之外孫女，年若干。欽承舊章，肅奉典制。」納吉制曰：『人謀龜筮，同符元吉，恭順典禮，今使某官以禮納吉。」答曰：『使者重宣中制，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納成制曰：『咨某官某之女，孝友恭儉，實維母儀，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黝纁、穀圭、六馬以章典禮，今使某官以禮納成。」答曰：『使者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告期制曰：『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吉日惟某月，某甲子可迎。率遵典禮，今遣某官以禮告期。」答曰：『使者重宣中制，以某月、某甲子吉日告期。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奉迎制曰：『禮之大體，欽順重正，其期維吉，典圖是若，今遣某官以禮奉迎。」答曰：『使者重宣中制，今日吉辰，備禮以迎。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率舊章，肅奉典制。」餘如式。

三月，禮部、太常寺上納后儀注：

發六禮制書。太皇太后御崇慶殿，內外命婦立班行禮畢，內給事出殿門，置六禮制書案上，出內東門；禮直官、通事舍人引由宣祐門至文德殿後門入，權置案於東上閤門。命使納采、問名。文德殿，宰臣、親王、執政官、宗室、百僚、大小使臣易朝服，樂備而不作。班定，內給事奉制書案置橫街北稍東，西向北上，禮直官、通事舍人引門下、中書侍郎，次引使、副就橫街南承制位，北向東上，內給事詣使者東，北面稱『太皇太后有制』，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宣制曰：『皇帝納后，命公等持節行禮。』典儀曰『再拜』，使、副皆再拜。授制書訖，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使、副從制案出，載於油絡網犢車，出宣德門，鼓吹備而不作。至皇后行第大門外，令史二人對奉制案立，主人立大門內，儐者立主人之左，北面，進受命，出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門外，再拜。使者先入，使者曰：『太皇太后制。』主人再拜。宣制書畢，主人再拜受訖，主人進表訖，再拜，使者出。問名同上儀。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命，臣某不敢辭。』

命使納吉、納成、告期並同命使納采、問名儀。納吉，使者曰：『加請卜筮，占曰從制，使某納吉。』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龜筮云吉，臣預有焉。臣某謹奉典制。』告期，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以上納吉、納成、告期。請見、授制、接表並如納采儀。臨軒命使冊后及奉迎於文德殿。百官朝服，皇帝常服乘輦至殿後閤，侍中奏中嚴外辦，乃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出自西房，降輦即御坐。兩省官及侍制、權侍郎、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殿門，各就位，東西相向立。奉寶置御坐前，奉宣后冊由東上閤門出，至文德殿庭橫行，典儀曰『拜』，在位官皆再拜。使、副受冊，宣制曰：『冊某氏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典儀曰『拜』，使、副再拜受冊寶訖，典儀贊百官再拜。宣制曰：『太皇太后制：命公等持節奉迎皇后。』典儀贊使、副再拜受節，又贊百官再拜。侍中奏禮畢解嚴，百官再拜出，皇帝常服還內。冊寶至皇后行第，如納采儀。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皇后受冊寶，內外命婦序立如儀，主人以書奉使者。

奉迎。百官常服班宣德門外行第，儐者請，使者曰：『某奉制以禮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門外再拜。使者先入，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再拜受制，答表又再拜。姆導皇后，尚宅前引，升堂出立房外，典儀贊使、副再拜。使者曰：『今月吉日，某等承制以禮奉迎。』內侍受以入，使、副退，主人以書授使者，奉於司言，受以奏聞。皇后降立堂下再拜訖，升堂，主人升自東階西向曰：『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母進西階上東向，施衿、結帨曰：『勉之戒之，夙夜無違命！』皇后升輿至中門，升車出大門，使、副及羣臣前引。將至宣德門，百官、宗室班迎，再拜訖，分班。皇后入門，鳴鐘鼓，班迎官退，迺降車入，次升輿入端禮門、文德殿、東上閤門，出文德殿後門，入至內東門內降輿，司輿前導，詣福寧殿門大次以俟。晡後，皇后車入宣德門，侍中版奏請中嚴，內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尚宮引皇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皇帝降坐禮迎，尚宮前引，詣庭中之西，東面揖皇后以入，導升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進饌，食

三飯，尚食進酒，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用唇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俱興，尚宮請皇帝御常服，尚寢請皇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

詔從之。【略】

五月甲午，行納采、問名禮；丁酉，行納吉、納成、告期禮；戊戌，帝御文德殿發册及命使奉迎皇后。己亥，百官表賀於東上閤門，次詣內東門賀太皇太后，又上牋賀皇后，上牋賀皇太妃。皇后擇日詣景靈宮行廟見禮。

大觀四年，册貴妃鄭氏為皇后，議禮局重定儀注：臨軒册使，皇帝御文德殿，服通天冠、絳紗袍，百官朝服，陳黃麾細仗，依古用宮架。册使出殿門，依近儀不乘輅。權以穆清殿為受册殿。其日，皇后服褕衣，其奉册寶授皇后，皆用內侍。受册訖，皇后上表謝皇帝，內外命婦立班稱賀，羣臣入殿賀皇帝，於內東門上牋賀皇后。其上禮儀注，乞依進馬條令施行；其會羣臣，及皇后會外命婦儀注，並依《開元》、《開寶禮》。受册之殿陳宮架，用女工，升降行止並以樂節，而別定樂名、樂章。

皇后上表乞免受册排黃麾仗及乘重翟車、陳小駕鹵簿等，而於延福宮受册。其朝謁景靈宮，亦止依近例云。

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七日，册貴妃吳氏為皇后。前期，於文德殿內設東西房、東西閤，凡香案、宮架、册寶幄次、舉麾位、押案位、權置册寶褥位、受制承制宣制位、奉節位、贊者位、奉册寶位、舉册舉寶官位及文武百僚、應行事官、執事官位，皆儀鸞司、太常典儀分設之，以俟臨軒發册。

其日質明，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西閤，協律郎舉麾奏《乾安之樂》，皇帝降輦即御坐，樂止，册使、副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侍中宣制曰：『册貴妃吳氏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册使、副再拜，參知政事以節授册使，册使跪受，以授掌節者。中書令以册授册使，侍中以寶授副使，並權置於案，册使、副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册使押册，副使押寶，持節者前導，《正安之樂》作，出文德殿門，樂止，至穆清殿門外幄次，權置以俟。

皇后首飾、褕衣出閤，協律郎舉麾，《坤安之樂》作，皇后至殿上中間南向立定，樂止。册使、副就內給事前東向跪稱：『册使副姓某奉制授皇后備禮典册。』內給事入詣皇后前，北向奏訖，册使舉册授內侍，內侍轉授內謁者監；副使舉寶授內侍，內侍轉授內謁者監；掌節者以節授掌節內侍，內侍持節前導，册寶并案進行入詣殿庭。册寶初入門，《宜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皇后降自東階，至庭中北向位，初行，《承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皇后再拜，舉册官搢笏跪舉册，讀册官搢笏跪宣册，內謁者監奉册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又奉寶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寶。司言、司寶置册寶於案，舉册寶官并舉案官俱搢笏舉册寶并案興，詣東階之東，西向位置定。皇后初受册寶，《成安之樂》作，受訖，樂止。皇后再拜，禮畢。

論説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二《封還納后儀制狀》 準中書省録黃三省樞密院奏臣僚議到納后六禮文字，今同共看詳擬定，逐項合行儀制。

五禮命使。

今欲以都亭驛權為皇后行第。

發册命使

其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

奉迎命使

皇帝臨軒，與册禮使、副同日遣皇后入內。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

右臣竊以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遼使之館，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舊尚書省權為行第。又發册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寶通禮》亦皆服袞冕，今發册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册，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並服袞冕，以重大昏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於國體為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録黃未敢行下，謹具

封還。伏候勅旨。

貼黃：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册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袞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事親也。《昏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温伯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二六《〔宋〕范純仁〈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册〉》　臣近聞將來太皇太后册禮，並依明肅太后故事，於文德殿受册。緣明肅太后當時禮官議定，合於崇政殿受册。仁宗皇帝特降詔書，移於前殿。蓋是人主尊奉母儀，出於一時之詔，非有司所定常行之禮。今恐三省取旨之際，不曾詳悉奏聞，遂降敕命，直依明肅故事，更不用皇帝降詔，便御文德殿受册，不惟不顯皇帝尊奉之意，兼不稱太皇太后謙沖之德。緣自太皇太后同政以來，至仁盛德，高掩前古，所行典禮，為萬世尊仰，不必專稽明肅。伏望特自太皇太后聖旨指揮，更令禮官子細詳定，務合中制，以副聖意。

貼黃：《易・謙卦》稱：『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四益從之。』又云：『謙尊而光。』《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皆經典之法言，在聖明正所當務。臣不勝區區犬馬之誠，乞賜采録。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將來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獻明肅之事；皇太后受册，依熙寧二年故事；皇太妃與皇太后同日受册。皇帝於殿上發册。令尚書禮部、太常寺詳定儀注聞奏。』純仁上此奏，時同知樞密院。

又《〔宋〕陸佃〈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册〉》　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來，保護聖躬，裁決萬務，敬天愛人，動懷謙畏，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尚慮臣下未能將明聖意，一切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弗加討論。萬一典禮闕失，或累盛德。故臣雖愚陋，輒慕古人事上篤於愛敬之意。竊見天聖中翰林學士李維等嘗上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受册儀注。後雖改御文德，緣文德外朝，在紫宸、垂拱之外，故至今公議猶以維等所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當太皇太后陛下至誠虚心，每事求當，乘此嘉會，或蒙收采，特詔有司改御崇政殿受册，明内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況於盛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苟有所懷，義當罄竭，仰瀆聖慈，臣無任惶懼殞越之至。元祐二年二月上，時為禮部侍郎。

又《〔宋〕曾肇〈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册〉》　臣伏聞已降敕命：『將來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皇帝於大安殿發册，今大慶殿，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册。今來詔旨，遵用舊典，臣子之誼，復何所言？然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豈非以聽決萬機，出於權宜，垂簾視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寧，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后世法耶？推此言之，受册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爾。

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册於崇政殿，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册，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地神靈孰不歡喜，華夏蠻貊孰不推仰？兩誼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太后聰明睿聖，慈仁恭儉，功德之被天下，堯、舜、禹、湯不能遠過，非獨秦、漢以來母后之所不及，則雖日御外朝，未足為過。而臣乃於一受册之際，猶以為言者，誠見太皇太后執心謙沖，至公至正，動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如漢、唐母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册外朝為己之欲。臣愚故願因此增廣盛德，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垂之萬世，以為典則。而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外朝，自太皇太后始。豈非希世之高行哉？臣伏見昨者太皇太后志在愛人，毅然獨斷，今即英宗神御殿後建祖宗神御殿，詔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垂涕。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為，而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髮吝，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册，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言而不疑也。

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極言之。章獻太后非獨受册文德殿而已，元日御會慶殿受朝賀，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長寧節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

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為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也。太皇太后博覽古今，《詩》、《書》以來母后得失，蓋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思？然臣待罪侍從，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不敢默默。

藝文

《宋史》卷一三九《樂志十四》　哲宗發皇后册寶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既登乃依，如日之升。有嚴有翼，丕顯丕承。天作之合，家邦其興。朱芾斯皇，子孫繩繩。

降坐，《乾安》：我禮嘉成，我駕言旋。降坐而蹕，奏鼓淵淵。景命有僕，保佑自天。永錫祚胤，何千萬年。

太尉等奉册寶出入，《正安》：宣哲維公，就位肅莊。册寶具舉，丕顯其光。出於宸闕，鼓鐘喤喤。母儀天下，萬壽無疆。

紹興十三年發皇后册寶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天地奠位，乾坤以分。夫婦有別，父子相親。聖王之治，禮重婚姻。端冕從事，是正大倫。

使副入門，《正安》：天子當陽，羣工就列。册寶既陳，鐘鼓備設。上公奉事，容莊心協。克相盛禮，光昭玉牒。

册寶出門，《正安》：穆穆晬容，如天之臨。赫赫明命，如玉之音。虔恭出門，禮容兢兢。塗山生啟，夏道以興。

皇帝降坐，《乾安》：朝陽已升，薰風習至。樂奏既成，禮容亦備。玉珮鏘鳴，帝徐舉趾。壺政穆宣，以聽內治。

皇后出閤，《乾安》：猗歟賢后，德本性成！承天致順，遡日為明。作配儷極，王化以行。萬有千歲，奉祀宗祊。

册寶入門，《宜安》：款承祇事，時惟肅雍。跪奉册寶，陳於法宮。以俯以仰，有儀有容。明神介之，福祿來崇。

皇后降殿，《承安》：温惠之德，褕翟之衣。行中采薺，禮無或違。降於丹陛，有容有儀。委委蛇蛇，誰其似之！

皇后受册寶，《成安》：鏤蒼玉兮，盛德載揚。鑄南金兮，作鎮椒房。虔受賜兮，有煒有光。宜室家兮，朱芾斯皇。

皇后升坐，《和安》：禮既行兮，厥位孔安。母儀正兮，容止可觀。奉東朝兮，常得其歡。求淑女兮，豈樂多般。

內命婦入門，《惠安》：素月澄輝，衆星顯列。炳為天文，各有攸別。椒房既正，陰教斯設。關雎、麟趾，應如響捷。

外命婦入門，《成安》：窈窕其容，淑嫕其姿。爛其如雲，瞻我母儀。曰天之妹，作合惟宜。粲然舞抃，疇不肅祗。

皇后降坐，《徽安》：寶字煌煌，册書粲粲。副笄加飾，褕褘有爛。祇若帝休，委蛇樂衎。億萬斯年，永膺宸翰。

皇帝歸閤，《泰安》：太任徽音，太姒是嗣。則百斯男，周室以熾。天子萬年，受茲女士。如姒事任，從以孫子。

淳熙三年發皇后册寶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赫赫惟皇，如日之光。肅肅惟后，如月之常。禮行一時，明照無疆。天子莅止，疇敢不莊！

册寶入門，《正安》：卜月惟良，練辰斯臧。臣工在庭，劍佩瑲瑲。來汝凝、丞，明命是將。有淑其儀，無或怠遑。

册寶出門，《正安》：刻簡以瑁，鑄寶以金。持節伊誰？時惟四鄰。自我文德，達之穆清。委蛇委蛇，往迄於成。

皇帝降坐，《乾安》：册行何歸？於門東偏。禮備樂成，合扇鳴鞭。皇舉玉趾，如天之旋。燕及家邦，億萬斯年。

皇后出閤，《坤安》：椒塗蘭馭，河潤山容。副笄在首，褕衣被躬。靜女其姝，實翼實從。自彼西閤，聿來殿中。

册寶入門，《宜安》：德隆位尊，禮厚文縟。乃篆斯金，乃鏤斯玉。羣公盈門，執事有肅。願言保之，永鎮坤軸。

皇后降殿，《承安》：規殿沉沉，叶氣呅呅。明章婦順，表正人倫。躡是左城，暨於中庭。尚宮顯相，罔有弗欽。

皇后受册寶，《成安》：備物典册，樂之鼓鐘。拜而受之，極其肅雍。司言司寶，各以職從。行地有慶，與天無窮。

皇后升坐，《和安》：容典既膺，壺儀既正。羽衛外列，揚顏中映。如帝如天，以莊以靚。六宮承式，二南流詠。

內命婦入門，《惠安》：《葛覃》節用，《樛木》逮下。形為嬪則，夙已心化。茲臨長秋，遂正諸夏。以慶以祈，百祥來迓。

外命婦入門，《咸安》：碩人其頎，公侯之妻。翟茀以朝，象服是宜。如星之共，溯月之輝。母儀既瞻，羣心則夷。

皇后降坐，《徽安》：窈窕淑女，備六服兮。陟降多儀，聳羣目兮。內治允備，陰教肅兮。宜君宜王，綏有福兮。

皇后歸閤，《泰安》：天監有周，是生太任。亦有太姒，嗣其徽音。孰如兩宮，慈愛相承！思齊之盛，復見於今。

淳熙十六年皇后册寶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乾位既正，坤斯順承。日麗於天，月斯遡明。惟帝受命，惟帝並登。黼扆尊臨，典册是行。

册寶入門，《正安》：乃協良辰，維春之宜。乃詔近弼，來汝相儀。九門洞開，文物華輝。聲詩載歌，於以侑之。

册寶出門，《正安》：有璽範金，有册鏤瓊。汝使汝介，持節以行。禮始文德，達於穆清。是恪是虔，依我和聲。

皇帝降坐，《乾安》：鼓鐘喤喤，磬筦鏘鏘。劍佩充庭，濟濟洋洋。禮典告備，皇心樂康。於萬斯年，受福無疆。

穆清殿受册寶，皇后出閤，《坤安》：懿範柔容，如月斯輝。鴛厥翟輅，被以褕衣。九御從之，如雲祁祁。典册是承，心焉肅祇。

册寶入門，《宜安》：華榱璧璫，有馨椒殿。備物來陳，多儀式煥。曰册曰寶，是刻是璿。並舉以行，皇矣懿典。

皇后降殿，《承安》：褕翟盛服，有恪其容。是陟是降，相以尚宮。金殿玉階，聿來於中。展詩應律，載詠肅雍。

皇后受册寶，《成安》：帝有顯命，稟於親慈。后德克承，拜而受之。人倫既正，王化是基。億載萬年，永祚坤儀。

皇后升坐，《和安》：帝慶三宮，膺受寶册。御於中闈，載欣載惕。乃孚陰教，迺明內則。翼翼魚貫，罔不承式。

內命婦入門，《惠安》：掖庭頌官，於位有四。嘒彼小星，撫以德惠。熙焉如春，育焉如地。慶禮聿成，靡弗咸喜。

外命婦入門，《咸安》：魚軒鼎來，像服是宜。班於內庭，率禮惟祇。化以婦道，時惟母儀。是慶是類，於胥樂兮。

皇后降坐，《徽安》：正位長秋，容典備矣。王假有家，人倫至矣。儷極倪天，多受祉矣。蟄蟄螽斯，宜孫子矣。

皇后歸閤，《泰安》：維天祐宋，盛事相仍。崇號三宮，甫茲浹辰。肇正中闈，縟禮載陳。邦家之慶，曠古無倫。

皇帝升坐，《乾安》：乾健坤順，羣生首資。日常月升，四時叶熙。帝嗣天曆，后崇母儀，黼黻承暉，王化是基。

使副入門，《正安》：縹緗蠲蜎，璧門雲龍。烈文維輔，翊奉有容。典章煇明，彝度肅雍。蔵時縟儀，登於璿宮。

册寶出門，《正安》：金晶麗輝，璧葉含春。贊夏之翼，繹虞之嬪。樂序韶亮，禮文藻新。辟公相成，物采彬彬。

皇帝降坐，《乾安》：帝旒雲舒，金秀充庭。璇衛鑾華，蒨佩垂緹。皇容熙備，柔儀順承。三宮齊懽，萬福昭膺。

皇后出閤，《坤安》：駿翟崇容，褕鞠陳衣。戾止蘭殿，夙興椒闈。淑正宣華，粹明騰輝。欽若有承，嗣音之徽。

册寶入門，《宜安》：褕帨流光，沙祥增衍。編玉鏤德，螭金溢篆。粹猷藻黼，徽文華顯。二《南》聲詩，於時昭闡。

皇后降殿，《承安》：翬珩煥采，趨節風韶。陟降城陛，奉將英瑤。辟道承薰，嬪儀揚翹。是敬是祇，德音孔昭。

皇后受册寶，《成安》：帝奉太室，后儀成之。帝養三宮，后志承之。德如《關雎》，盛如《螽斯》。宜君宜王，百世本支。

皇后升坐，《和安》：肅肅壺彝，雍雍陰教。險詖自防，警戒是儆。中闈端委，列御胥告。其思輔順，永翼帝孝。

內命婦入門，《惠安》：天子九嬪，王宮六寢。有燁令儀，載秩華品。福履綏將，節用躬儉。矢其德音，於以來諗。

外命婦入門，《咸安》：象服之文，《鵲巢》之風。化以婦道，覲於內宮。采蘋澗濱，采藻澗中。夙夜在公，贊彼累功。

皇后降坐，《和安》：光佑晏寧，惠慈燕喜。壽仁並崇，家邦均祉。懿文交舉，壺册嗣美。維億萬年，愛敬惟似。

皇后歸閤，《泰安》：天心仁佑，坤德世昭。灼有慈範，著於累朝。

儉以贊虞，勤以承堯。是用則傚，共勵夙宵。

嘉泰三年皇后册寶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茂建坤極，容典聿新。天命所贊，慈訓是遵。肅涓穀旦，躬御紫宸。鴻禧累福，駢賚翕臻。

使副入門，《正安》：端門曉辟，瑞氣雲凝。有儼良輔，踵武造廷。肅肅王命，是將是承。登册穆清，萬歲永膺。

册寶出門，《正安》：瑤册玉寶，爛然瑞輝。旁翼絳節，上承紫微。璆鳴朝佩，徐出獸扉。登進坤極，益彰典徽。

皇帝降坐，《乾安》：天臨黼扆，雲集弁纓。金石遞奏，典禮備成。玉趾緩步，龍駕翼行。言旋北極，永燕西清。

皇后出閤，《乾安》：日薰椒屋，雲靄璧門。有華瑞節，來自帝閽。統天惟乾，合德者坤。我龍受之，福祿永繁。

册寶入門，《宜安》：虹輝燦爛，雲篆綢繆。絳節前導，瑞光上浮。瑤階玉扉，即集長秋。欽承天寵，永荷帝休。

皇后降殿，《承安》：瑤殿清閟，玉城坦夷。褕衣副珈，陟降不遲。寶册聿至，載肅載祗。禮儀昭備，福履永綏。

皇后受册寶，《成安》：日月臨燭，乾坤覆持。明並二曜，德合兩儀。光媲宸極，共恢化基。膺受茂典，億載永宜。

皇后升坐，《和安》：寶璽瑤册，既祗既承。繡裯藻席，載躋載升。柔儀肅穆，瑞命端凝。永膺多福，如川方增。

內命婦入門，《惠安》：服煥盛儀，班分華致。九嬪婦職，六寢內治。參差荇菜，求勤寤寐。烝然來思，相禮讚祭。

外命婦入門，《咸安》：婦榮於室，通籍禁中。班列有次，車服有容。佐我關雎，鵲巢之風。被之僮僮，曷不肅雍！

皇后降坐，《徽安》：金石具舉，典禮茂明。淑慎其止，遹觀厥成。瓊琚微動，鳳輦翼行。儀光媲極，德邁嬪京。

皇后歸閤，《泰安》：寶坐即興，鳳輿戒行。奏解嚴辦，歸燕邃清。問安壽慈，奉盥宗祊。彌千萬年，內助聖明。

清・謝啟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宋・孟皇后洺州人》 女儀六禮選宣仁，撤座劉妃恨未伸。一廢瑤華憐寂寞，遙尊隆祐泣風塵。六宮北狩燕山麓，千里南行贛水濱。半臂輕綃書孟子，雙蟬空戴路邊人。

雜録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二《賀册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覩四月一日制書，册皇太后禮畢者。子道大備，母儀有光。伏以皇太后德配先朝，功存內治。遇《坤》之泰，叶《易》象之休徵；『在河之洲』，動詩人之雅詠。克昌聖嗣，纘服寶圖，爰旌十亂之功，乃正萬邦之母。祗膺玉册，誕受尊稱，舜孝烝烝，漢儀穆穆。問安侍膳，載趨長樂之宮；含飴弄孫，永鎮顯親之殿。臣限拘官守，不獲蹈舞玉堦，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又《賀册皇后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四日制書，秦國夫人立為皇后者。中宮正位，率土同歡。臣聞軒轅四星，上明於玄象；虞舜二女，內助於皇風。永惟王化之基，實繫人倫之本。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嗣守鴻圖。安土定民，動循於禮法；自家形國，先正於宮闈。符沙麓之禎祥，取塗山之正嫡。烝嘗是奉，既逮事於先朝；車服有儀，更承顏於長樂。典册大備，邦家有光。臣以任假列藩，獲聞盛禮，伏限恪居官次，不獲蹈舞玉堦，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蔡襄集》卷二四《册皇太后稱賀表》 臣襄言：得進奏院狀報，十一月十六日皇太后受寶册者。竭天下之養，雖恭報於厚慈；盡朝廷之儀，在極崇於徽號。神祇協應，夷夏同歡。臣襄中謝。臣聞夏、商以前，六宮之制邈焉而無紀；姬、劉以降，五翟之法粲然而備存。姜嫄、太姒之流音，明德、和思之繼盛，載華禮典，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純被九乾，紹恢四聖。成社稷之大計，母道有光；酬天地之至仁，陰靈克順。爰歸功於慈訓，遂推美於瓊章。家國慶安，孝恭交至。臣忝塵法從，恪守藩封，無任瞻望抃蹈，激切屏營之至。

又《册皇后稱賀表》 臣襄言：得進奏院狀報，十一月十六日皇后受册者。儷尊皇極，宅正位於天閨；配德紫宸，膺鴻名於寶册。海內臣妾，抃蹈以之。臣襄中謝。臣聞文命造邦，塗山所以宣內助；重華嗣帝，皇英所以輔聖明。宗廟歆其薦羞，穹壤因而垂祉。載光懿範，永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纘服睿圖，席休寶緒。兩儀均大，含生荷亭育之恩；二曜高臨，品物仰照臨之惠。是以淑譽流於區域，陰教序於宮闈。用贊王猷，必崇位號。加麗褕衣之貴，增光彤管之華。臣忝寄藩方，限遥天陛，無任瞻

望欣躍，激切屏營之至。

《歐陽修全集》卷八七《淑德皇后册文嘉祐四年》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以彤管有煒，内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為重。十月惟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尚饗。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一五《立皇后册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五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皇帝若旦，天地判合以綱人倫，君后取則以御家邦。自昔三代内德之茂，《二南》風化之本，治道所繫，《詩書》述焉。朕纂紹丕服，上蒙太皇太后聖訓，八年於兹而長秋未建，奉饋闕職。歷詢舊門，審定福耦，慈衷惟允，斯即其人。咨爾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衣冠望族，鄒魯華胄，流光儲祉，鍾粹邦媛。有徽柔之質，不待母師之誨；有安貞之美，宜配坤極之尊。稽謀大同，儀物惟稱。今遣攝太尉蘇某，攝司徒王巖叟持節册命爾為皇后。膺兹嘉禮，往踐宫朝。協宣陰教，母臨萬方。朕春秋時思虔七廟之享，后惟衡紘是將。朕晨夕承顔致三宫之養，后惟膳饗是視。朕卑服節儉以躬率天下，后亦練繒是式。朕宴游省耕以穡事為本，后亦稼穡是資。於戲！皇天無親，惟德斯永。寅畏饗福，巽順正吉。嗣續百世，克終有慶。不其韙歟。

宋・韋驤《錢塘韋氏先生文集》卷一〇《賀册立皇后表》　臣某言：伏覩禮部録降九月八日制書立皇后者。册命隆恩，推本元良之育；宫闈正位，密繄輔佐之勤。懿德冠於長秋，喜氣鈞於函夏。臣某誠懽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堯仁睦族，舜法治家。以身為度，而考古御今；以風化下，而由内及外。持盈神器，雅協《鳧鷖》之文；正始褘衣，昭顯《關雎》之德。禁掖仰徽音之嗣，旋霄麗軒宿之明。允屬昌期，式符盛禮。臣藥軀守土，注目望雲，無緣稱慶於周行，但極傾心於魏闕。臣無任瞻天頌聖激切欣躍之至。

宋・王鞏《甲申雜記》　元祐中，册孟后，議備六禮。議成，皇太后於文德殿垂簾，發册。子由招余，託密語吕微仲，余曰：『公為中執法，私通意宰相，可乎？』子由曰：『此國事，若露章陳之，恐壞事爾。』余遂造相府，方語蘇中丞有少意俾白相公，微仲色甚厲，曰：『某忝位宰相，豈可與中丞通私意？』余曰：『國事也。若露章，恐壞國事，后意恐不能甘也。』迺曰：『何事？』蘇以文德，天子正衙殿，母后坐而發册，此事不可啟。微仲曰：『奈何？』余曰：『崇政，可乎？』微仲曰：『容密啟。』既而因奏事，微仲留白：『文德殿，正衙殿也。居嘗太皇太后惟事謙抑，若只御崇政殿，蓋所以示盛德也。』宣仁曰：『亦何必就崇政，只就本殿發册可也。』明日，詔下，止遣内謁者傳命大臣於内東門承旨，持節成禮。二公防微杜漸之意，宣仁謙沖之德，時無知者。

宋・劉跂《學易集》卷五《賀册皇后表》　以世主之尊，而二姓之齊好；當陽亨之會，而六禮之備行。慶肇始於宫闈，福遂流於海宇。臣聞周有建國立制之利，以觀陰禮之修；漢稱繼體守文之君，亦資外戚之助。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奉承先烈，保佑聖圖。聿增治具之修，永言宗事之重，順迪經義，備舉國章。退深抑其私親，外博謀於庶姓。曰咨種德之裔，乃叶倪天之祥。龜筮告期，已嚴於茂册；褘褕受服，將事於大宫。三靈交和，九廟增重。臣久參近列，方守外藩。案此下有闕文。

又《賀册皇后表》　備行嘉禮，内統正於宫闈；肇建長秋，外始基於風教。書文所暨，蹈舞載懽。臣聞禮之本在昏，以承先祖之重；帝之嫡稱后，斯正小君之儀。人之大倫，古有成憲。恭惟皇帝陛下道主簡易，治隆本原，勸學而民心親，正家而天下定。將執祼獻之禮於七廟，且視膳羞之養於兩宫。雖《詩》、《書》所稱，本乎内治；然唐虞之際，不其才難。所得塗山之賢，以充椒房之重。臣欽聞熙事，越在侯藩。身滯周南，雖莫綴甘泉之仗；化行江漢，行見誦《關雎》之詩。

宋・傅察《忠肅集》卷上《代余帥賀册皇后表》　禮成宫闈，慶浹寰區。中賀。竊以《關雎》為王化之基，《騶虞》美人倫之正，自非懿德，孰贊皇圖？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符五帝，受祖宗之睠命，得夷夏之歡心。調陰陽而和羣生，既叶太平之治；奉神明而理萬物，益資内助之賢。日月增華，天地順應。臣生逢熙運，獲睹盛儀，雖馳魏闕之心，莫預彤庭之賀。

又《代都憲賀册皇后表》　天作之合，方隆治世之基；王假有家，爰正柔儀之位。歡聲所暨，率土攸均。中賀。竊以太姒配周，寔肇多男之慶；塗山翼夏，允符受命之祥。自昔明王，必求懿德，非特以奉神靈之貺，蓋將以輔天地之宜。恭惟皇帝陛下齊家以身，治國以禮。宣教化以親

萬姓，既資外輔之良；擇令淑以統六宮，載舉内朝之政。徽音寔嗣，象服以宜。臣幸遇熙朝，獲瞻盛禮，屬遠持於使節，莫預慶於明庭，唯與羣生，永陶大化。

宋・魏齊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中《[宋]曾布〈賀册皇后表一〉》 天作有德，益享太平之休；文定厥祥，聿求内助之懿。肅使介以將命，備典册而揚庭。幅員有生，鼓舞相慶。臣某中賀。竊以體坤元而育萬物，主陰教以統六宫。得《關雎》之窈窕，而無傷善之心；躬《卷耳》之憂勤，而有進賢之志。足以靈承宗社，作配聖神。維持母儀，選自世胄。奉珪幣之聘，而講希濶之典；致褘翟之飾，而厚正始之風。縟禮煥乎非常，歡聲震乎無外。此蓋皇帝陛下文明天縱，睿智日躋，緝熙昭考之康功，燕翼文母之慈訓，眷圖邦媛，表正宫闈。警戒相成，豈特輔唐虞之際盛？柔嘉維則，固將繼任氏之徽音。臣叨備遠藩，親逢嘉會。祝聖人之多子，竊慕堯封；頌天子之萬年，敢忘虎拜！屬拘官守，不獲躬詣闕庭。

又《[宋]曾布〈賀册皇后表二〉》 椒房懿德，寶册降衷，慶溢宫闈，歡騰海宇。竊以握乾垂統，必資助於坤柔；治外宣風，亦先成於内治。母儀斯備，婦順以明。稽合舊章，懋隆新制。恭惟皇帝陛下纘承丕緒，紹復洪圖，踵遐武之重光，措函生於累洽。先乎民物，明王者之至公；及於閨門，著天下之大義。維皇立配，於國承家。載嗣徽音，將以正心而逮下；不加崇號，無以示民之有尊。誕錫洪名，榮褒淑德。然家人利正，講聞義《易》之詞；而君子好逑，載美《關雎》之義。自古所重，於今是稱。位定壺中，化成天下。

宋・李若水《忠愍集》卷一《賀册立皇后表》 玉牒傳芳，已隆天德；椒房襲慶，復正坤儀。此典一行，有情胥悦。中賀。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虞以姚汭而興，夏有塗山之助。於昭聖世，克舉彌文。雍雍翬翟之儀，藹藹《關雎》之化。恭惟皇帝陛下聽斷兩月，已隆萬世之基；勤儉一身，不備六宫之數。爰賢内治，用協外朝。共承天地之休，永作邦家之福。臣親聞盛事，陪奉清光。願與華封，同上多男之祝；肯令姬室，獨推太姒之徽？

宋・張守《毘陵集》卷二《賀册皇后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今月二日制書，某人可立為皇后，仍令有司備禮册命者。楓宸敷號，椒極正儀。展盛禮於内朝，溢歡聲於率土。中賀。竊以四星垂象，仰占天極之明；萬物流形，咸賴坤成之育。欲格人倫之正，是先王化之基。恭惟皇帝陛下修己以安人，齊家而治國。念贊烝嘗於九廟，而從温清於東朝，中壺久虚，輿情觖望，欽承太母之訓，俯徇羣工之言。金璽盤螭，正隆名於寶册；褕衣重翟，昭懿範於威容。佇開夢日之祥，以表倪天之異。臣頃叨政路，久竊仰於徽音；今際休辰，悵莫瞻於盛事。望雲不及，擊壤惟均。

宋・黄公度《莆陽知稼翁文集》卷八《代賀册皇后表》 王假有家，聿求於内助；天作之合，允屬於元妃。涓穀旦以備儀，即長秋而正位。事關宗社，喜溢寰區。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歷觀古先賢聖之君，必有淑慎柔嘉之配。虞興姚汭，夏啓塗山，有娀之肇商邦，太姒之隆周室。故《葛覃》言后妃之本，而《關雎》為王化之基，載在史編，永貽壺則。恭惟皇帝陛下離明繼照，乾健偕行。將刑寡妻以御家邦，思得淑女以配君子。爰求懿德，進統宸闈。正六宫之表儀，大一人之輔佐。禮行太室，侑成祼饗之共；色養東朝，助致寢興之問。徽音克嗣，陰教益脩。推廣至仁，男女得及時之願；感召和氣，陰陽無失序之愆。臣職守遐方，躬聞盛事，情雖極於鰲抃，身尚阻於鵷行。已協周詩，化天下以婦道，願同堯祝，使聖人之多男。

宋・張綱《華陽集》卷一二《隆興元年册立皇后賀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臣伏覩制書，恭聞今上皇帝册立皇后者。聖神傳序，道必本於正家；柔順居中，禮益尊於大養。時乃鉅典，浹於歡心。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首風化者，治内於閨門；明人倫者，造端乎夫婦。既格移風之效，復詒燕翼之謀。徽教孔昭，熙朝創見。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儲神淡漠，軫慮淵深。念嗣聖之紹休，屬長秋之虚位，聿求邦媛，載肅坤儀。五日以朝太公，肇新中饋之助；二南之得淑女，更懋始基之圖。臣夙荷殊恩，欣傳渙號。從鳴鸞而問膳，想聞環珮之聲；瞻黼座以稱觴，阻預簪纓之列，臣無任。

又《隆興元年册立皇后賀太上皇后牋》 臣某言：臣伏覩制書，恭聞今上皇帝册立皇后者。椒房正位，聿新教化之原；寶册流光，肇式邦家之慶。禮成禁掖，觀動華戎。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乾坤合德而茂育羣生，日月並明而照臨四海。自昔有為之主，必資内助之賢。選建柔

良，屬當熙洽。恭惟皇帝陛下齊家憲古，篤孝奉親。惟中壺之久虛，慮陰教之或缺。稟訓言於壽聖，淑先窈窕之求；發渙號於昕朝，或覿禕褕之盛。一人受福，百世垂休。臣荷至深，投老無用，不圖晚景，獲覩上儀。萬壽稱觴，願莫陪於旅進；二南紀德，徒竊誦於流芳。臣無任。

又《隆興元年册立皇后賀皇后牋》 臣某言：臣伏覩制書，恭聞皇后正位宮闈者。柔儀告成，陰教有主。是興正始之道，以立太平之基。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御於家邦，必本人倫之叙；首以風教，實由内治之脩。禮既行於會通，時自臻於福禄。恭惟皇后殿下塗莘績慶，妊姒推賢，占符立馬之祥，譽見濯龍之兆。召王后之五輅，已均厚載之功；仰天極之四星，更廣照臨之惠。臣無任。

宋・呂祖謙《宋文鑑》卷三二《[宋]李清臣〈皇后册文〉》 皇帝若曰：天相予祖宗，兹歷世寧康。朕既敬紹丕緒，罔作麗觀，厎信内外，惟法惟式，蘄以正邦。今左右弼臣，禮儀正貳，暨族老宗婦，各虔厥事，咸鋪繹舊聞，明斁於位，曰：『乾施坤承，日照月儷，四時用不忒，萬物用成。盍稽則象，詢考卜筮，若時元吉，正名錫服，俾長首六宮，以母天下。』予惟國有故常，是何敢弗率？咨爾王氏，乃祖忠勞王家，書於太史。子孫公侯，出入藩服。惟功澤逮兹，是生碩媛。淑德温恭，備有嘉德。聘歸王邸，入承事皇姑，靡不若禮。上天右序予家，蚤育元子。慶在宗廟，惠賚於四方。乃以某年某月某日，遣攝太尉具官某，攝司徒具官某，賜爾皇后之寶，方寸有半，文盡螭紐。授之玉册，厥簡五十。命爾翟衣、笄纚、博鬢、黼領、大帶以朝。暨歲時將祀於東西宮，金輿朱蓋，虎賁禁衛，步障行導，是惟顯哉！爾其克后職，思后道，履中體順，兹日饗多福，集大祐於厥躬。其尚欽助予治，昭聞於無窮。於戲，懋戒之哉！

宋・洪适《盤洲文集》卷三八《賀立皇后表》 吉協蓍經，儀成椒屋，星軒絢綵，地軸臚歡。中賀。竊以二南為王化之基，六職修陰令之事，必登建於邦媛，斯照著於皇孋。彤史所書，芳圖可鑑。恭惟皇帝陛下重華協帝，先治齊家，崇九廟之嚴禋，竭兩宮之孝養。再歲已勤於内助，中闈未奏於隆名。遵太上之訓詞，備有司之典册。倪天所命，遡日為明。太姒嗣徽音，益顯太任之德；長秋正坤極，永承長樂之顔。臣出掌軍須，側聞國慶。祝聖人之多子，竊效堯封；歌淑女之進賢，何慚周什。

又《賀皇后牋》 發祥龜筴，正位宮闈。歌二南芣苢之詩，備六服褕褘之禮。中謝。恭惟皇后殿下明章淑範，肖以徽音。大練厚繒，法陰馬中興之后；重侯累將，鄙宣元外戚之家。坤極既尊，母儀可仰。臣方司外計，莫綴末班。慶椒掖之禮成，傾葵心而頌作。

宋・周煇《清波雜誌》卷一，《册后典禮》 宰臣吕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内内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啓夏，渭涘興周。予娶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機，雖禀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虚中壺之尊。伊欲迓於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祏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贊有常。古今相沿，方册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為成式，付在有司。衮冕轂圭，益重謹昏之義；金根駟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為詳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后撥亂返正，翊戴中興之主，功參十亂，兹謹具著焉。

冠服璽綬分部

綜述

宋・鄭居正《政和五禮新儀》卷一二《皇后冠服》 首飾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冠飾以九龍四鳳。褕之衣，深青織成，翟文赤質，五色十二等。青紗中單，黼領，羅穀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裡，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緑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帶革，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小綬三，間

施玉環三，章采尺寸與乘輿同。青襪，赤舄，加金飾。受册、朝謁景靈宮服之。鞠衣，以黄羅為之，蔽膝，大帶，革舄隨衣色，餘同褕衣，唯無翟文，親蠶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冠飾以九翬、四鳳。褕翟，青羅綉為摇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青紗中單，黼領，羅穀縹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摇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餘倣皇后冠服之制，受册服之。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二《典故沿革・皇后太后印》 近朝，皇后、太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宫立，各有宫立，長秋、長樂、長信之類是也，宜以宫為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當云某宫之寶。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前集》卷四三《禮器門》 本朝皇后之服。唐制三等：一曰褕衣，朝會服之；二曰鞠衣，親蠶服之；三曰禮衣，宴見服之。國朝存其名，常服龍鳳珠翠冠，霞帔。

天聖二年，修製皇太后服。按《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緋羅爲之，宴見賓客則服。今參詳每遇朝謁聖容，往還於輦中服此。朱衣如常服，視事亦服之。

明道元年，又詔定皇太后恭謝天地禮服。禮院言：『請准皇帝衮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前后垂珠翠二十旒，以衮衣爲名。』詔冠名儀天。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輿服四・皇后服》 仁宗天聖二年正月十一日，中書門下言：『皇太后禮服，按典禮具有明文，望令所司預先修製。』詔太常禮院撿詳典禮以聞。禮院言：『按《開寶禮》，有飾花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褕衣，素紗中單，蔽膝，大帶以青衣，革帶，青襪，舄，白玉雙珮，黝組，雙大綬。受册，親蠶，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又按《開元禮》義羅曰：隋朝置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緋羅為之，宴見賓客〔服〕之。今參詳，每遇朝謁聖容，往還於輦中服此朱衣，加蔽膝，革、大帶，珮綬，襪，金飾履，並隨衣色。如常程視事，則亦服朱衣，用大帶，綬，金飾履。或去綬，只用大帶亦可。卽去蔽膝，革帶，珮，韈。或用黄羅為衣，如鞠衣之色，亦無妨礙。仍用大帶，綬，金飾履。其首飾依十二株花。』奏可，仍命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管勾修製。五月製成，上之。

十年九月十五日，太常禮院上言：『准詔出兩宫衣冠畫樣，參詳製造。今請皇太后革帶，襪，舄並隨衣青色，仍加金飾，不用劍，餘如畫樣修製。』奏可。

明道元年十二月三日，詔：『將來皇太后恭謝宗廟，有司製后妃禮衣、祭服及重翟等六車。』太常禮院言：『禮衣請准皇帝衮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用劍。九龍十六株花，前後垂珠翠各二十旒，以衮衣為名。』詔冠名儀天。

九日，太常禮院言：『皇太后赴太廟，乘玉輅，服褕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衮衣、儀天冠。皇太妃、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禮衣，以緋羅為之。蔽膝，革帶，佩綬，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褕衣。』詔可之。敕有司製禮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太后遂以車服謁太廟。

神宗元豐八年八月八日，禮部言：『皇太妃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詔翰林學士、給舍、禮部太常寺同詳定以聞。後翰林學士鄧温伯等言：『參詳皇太妃冠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請參詳裁定，損皇后五分之一。』詔依所定，內官朵用牙魚。

徽宗大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宰臣何執中奏皇后受册，冠服當辦具者。上曰：『比有司畫一來上，內頭官合用珠子。中言一見，輒自陳曰，方今朝廷未豐，不當以服飾費耗邦財。頭冠用珠數多，請以為妃時所服冠命工改造，增篦插三枝足矣。朕喜其能躬儉節用，亦既許之。』執中奏曰：『此陛下克勤克儉，風化所及。』尚書右丞鄧洵仁請紀次其事，宣付史館，從之。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一四《王禮考九》 宋朝皇后之服，常服，龍鳳珠翠霞帔，其唐制三等，褕衣、鞠衣、禮衣，仍存其名。

太宗揣拱二年，禁婦人戴假髻，非命婦不得服泥金、銷金、眞珠裝綴衣服。

仁宗幼，皇太后聽政。天聖元年，詔議皇太后禮服，而太常禮院言：『《開寶禮》，皇太后當褕衣，以青衣革帶，青襪舄，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素紗中單，蔽膝，大帶，首飾花十二株，受册，親蠶，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又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緋羅為之，宴見賓客則服之。今議每朝謁神御，往還乘輦，服朱衣，而加蔽膝，革帶，大帶，寶裝

綬、佩、襪、金飾履，悉如衣之色。常視事，去蔽膝、革帶、佩、綬；或衣鞠衣，則以黃羅為之，亦用寶裝綬、大帶、履。』命內侍周文質如所議以制。至二年五月，上之。

明道元年，詔以二月耕籍，而皇太后恭謝於宗廟，乃命王舉正、李淑同禮官講籍田禮及皇太后謁廟儀。禮官議謂皇太后宜準皇帝衮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佩劍，金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衮衣為名。詔名其冠曰儀天。又言：『皇太后乘玉輅，服褕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袞衣，冠儀天冠。皇太妃、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禮衣，以緋羅為之，具蔽膝革帶佩綬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褕衣。』詔可之，敕有司製禮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太后遂以車服謁太廟。

景祐三年，令命婦許以金為首飾，及為釵、簪、釧、纏、珥、環，毋得為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者，其用銀毋得塗金。非命婦之家，毋得衣珠玉。凡帷帝、幙幔、簾旌、牀褥，毋得純錦遍繡。

慶曆二年，詔曰：『朕躬至儉之化，以率天下。何廼流俗尚淪奢薄，浮華相趨，靡用來廣，銷潰珍寶，變夸服裳？效魚龍之飾，奸輿輦之制。積逾法度，公冒典刑。頃在先朝，嘗詔執事者嚴為之禁，仍開購賞，用警弗率。比年亦嘗申飭之，如聞未習，猶復抵冒，宜先宮掖，下暨民庶，一皆屏絕。自內廷後宮以下，毋得衣銷金、貼金、縷金、間金、蹙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闌金、盤金、織金、綫金、撚金等服，臣庶犯者，必致之法。』

皇祐元年，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一尺，梳長毋得踰四寸，毋以角為之。先時，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故禁止焉。

神宗元豐八年，禮部言：『太皇太后生辰，舊所供奉物，於令式宜增一倍。冠朵舊用九，花舊用五，至是各增為十二。』八月，禮部又言：『皇太妃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詔詳定。而鄧溫伯等言：『皇太妃冠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於是從禮部所請，而冠朵用牙魚。

徽宗大觀四年，宰相奏：『皇后受册冠服，當辨具者。』帝以鄭后自陳『頭冠用珠數多，請服為妃時冠，增篦插三枝。』遂不復改製。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所定皇后服飾制度：『首飾花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冠飾以九龍四鳳。褕衣深青，織成翟文，素質，五色，十二等。青紗中單，黼領，羅穀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緑錦。鈕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小綬三，間施玉環三章采尺寸，與乘輿同。青襪、舄，舄加金飾。受册，朝謁景靈宮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褕衣，唯無翟文。親蠶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冠飾以九嵕、四鳳，揄翟，青羅繡為摇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穀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摇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餘倣皇后冠服之制，受册服之。』皇太子妃冠服之制，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揄翟，青織成為之文為文，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穀褾、襈，褾、襈皆以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摇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緑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白玉雙佩，純朱雙大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受册，朝會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隨衣色，餘與揄翟同，唯無翟，從蠶服之。詔頒行。

高宗中興後，皇后之服：首飾，褕衣，佩，綬，襪，舄，依《政和新議》，與皇太后同。

孝宗乾道中，中宮常服，有司進眞紅大袖，紅羅生色為領，紅羅長裙，紅霞帔，藥玉為墜，背子用紅羅，衫子用黃紅紗，襠袴以白紗，裙以明黃，短衫以粉紅紗為之。

又　卷一一五《王禮考十》（紹興）十三年四月，行皇后册禮，册用瑁玉五十，簡寶用金，方一寸有半盭，螭鈕，文曰『皇后之寶』。隆興以後，悉循是制。

《宋史》卷一五一《輿服志三》　后妃之服。一曰褕衣，二曰朱衣，三曰禮衣，四曰鞠衣。妃之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緑錦，紐約用青組，革帶以青衣之，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小綬三，間施玉環三，青襪、舄，舄加金飾。受册，朝謁景靈宮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舄隨衣色，餘同褕衣，唯無

翟文，親蠶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同，并兩博鬢，冠飾以九翬、四鳳。褕翟，青羅繡為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穀縹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餘倣皇后冠服之制，受册服之。

皇太子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同，并兩博鬢。褕翟，青織為搖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穀縹襈，皆以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革帶以青衣之，白玉雙佩，純朱雙大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受册、朝會服之。鞠衣，黄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隨衣色，餘與褕翟同，唯無翟，從蠶服之。

中興，仍舊制。其龍鳳花釵冠，大小花二十四株，應乘輿冠梁之數，博鬢，冠飾同皇太后，皇后服之，紹興九年所定也。花釵冠，小大花十八株，應皇太子冠梁之數，施兩博鬢，去龍鳳，皇太子妃服之，乾道七年所定也。其服，后惟備褕衣、禮衣，妃備褕翟，凡三等。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領，長裙，霞帔，玉墜子；背子，生色領皆用絳羅，蓋與臣下不異。

又　卷一五四《輿服志六》　后妃之寶。哲宗元祐元年，詔：天聖中，章獻明肅皇后用玉寶玉寶，方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龍鈕。今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宜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二年，又詔：太皇太后玉寶，以『太皇太后之寶』為文；皇太后金寶，以『皇太后寶』為文；皇太妃金寶，以『皇太妃寶』為文。中興之后，后寶用金，方二寸四分，高下隨宜，鼻紐以龜。斗、檢以銀，塗以金。寶盝三重，錣百花，塗金盤鳳。輿案、行馬、帕褥亦如之。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卷一〇《論劉后用天子衮冕》　觀劉后有事太廟，用天子衮冕，斯何異武后哉？及崩，猶引其衣，蓋仍欲衮冕耳。薛奎正諫於其始，而計去於其終，斯可謂守正達權君子哉！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三《宋史》　仁宗時，皇太后服衮衣、儀天冠饗太廟，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宋家法極嚴，幾爲莊獻所亂。是時，廷臣無一言，賴宋祁乞罷撰紀微示諱惡之義，稍足愧之。

宮官分部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一《改定尚书内省職掌御笔政和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先王之政，自家刑國，自内及外，惟我祖宗，董正治官，分建百職，總核萬事。然乘五代之亂，循襲舊制，名不稱實。惟我神考，内設六聯，分掌三省，各有常守。而宫闈内官，尚或沿襲，有所未暇，朝夕惟念，内外家國，理當一體，則有條而不紊。機政之暇，因考古鑒改，俾各遵承，永為定制。

尚書内省
内宰二人
副宰四人
總正六司，使帥其屬，以聽内治，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
吏都事六人 主事六人 録事一十二人 令史一十二人
書令史二十四人
書史二十四人
内省六司
司治視吏部
職事官
内史一員長治中一員二下准此吏　令史二人　書令史四人　書史六人
司教視戶部 職事官　内史一員　治中一員　吏　令史二人　書令史四人
書史六人　司儀視禮部 職事官　内史一員
治中一員　吏　令史二人　書令史四人　書史六人　司政視兵部　職事官　内史一員　治中一員　吏　令史二人　書令史二人　書史四人
司憲視刑部　職事官　内史一員　治中一員　吏　令史二人　書令史二人
書史四人　司繕視工部

職事官　內史一員　治中一員　吏　令史二人　書令史二人　書史四人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八　（乾興元年四月庚子）封上乳母福昌縣君林氏為南康郡夫人。林氏，錢塘人，大中祥符初，繇劉美家入宮，天禧末，皇太后內管政事，林氏預掌機密云。

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二五《內官》　國朝太祖始用五代之制，置司簿，掌宮中簿書出納之事；又置司賓，並封縣君；又置樂使，主宮中聲伎，並賜裙帔。

太宗置尚宮及太監，並知內省事，充內宣徽南院使兼承旨，並司本部，或封國夫人、郡夫人。又署賓省，尚食，封縣君。又置司賓、司儀、司給，或授縣君、郡君。又樂使之下增置副使，又改內省為尚書內省，令尚宮太監並號尚書。司給、司簿，同掌宮籍及司出給。改祇候人為御侍，衣服為司衣，梳篦為司飾，枕被為司寢，湯藥為司藥，樂使為仙韶使、副使，弟子呼供奉。又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閣為直閤，掌宮門為直門，掌燈火，從物為直仗，針線院為裁縫院。又令司簿兼掌八寶，司言兼監班，司儀兼承宣，掌賓司儀及仙韶使、副使，仍封縣君。又司記知尚書省內公事，而皆賜以裙帔。

女侍中。女尚書加貂璫。上女學士。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　（建炎三年三月戊子）勝非乞屏左右，后曰：『惟張夫人在此。』勝非問何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書。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即今往來睿聖宮，卿但奏事。』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八　（政和三年五月）定宮闈內省官制。置尚書內省以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有內宰、副宰、治中等官，內史及都事以下吏員。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后妃四・內職》　太祖置司簿、司賓，並封縣君，樂使並賜裙帔。太宗置尚宮及大監，並知內省事，充內宣徽南院使兼承旨，與司簿或封國夫人、郡夫人。賓省，尚食封縣君，司賓、司儀、司給封郡君，縣君，樂使之下增副使。改內省為尚書內省，令尚宮、大監並號尚書，改祇候人為御侍，衣服為司衣，梳篦為司飾，枕被為司寢，湯藥為司藥，樂使、副使為仙韶使、副使，弟子呼供奉，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閣為直閤，掌宮門為直門，掌燈火為掌燈，掌從物為宣仗，針線院為裁縫院。令司簿兼掌賓，司言兼監班，司儀兼承宣，掌賓，司儀及仙韶使、副使封縣君。司記知尚書內省公事，皆賜以（君）［裙］帔。眞宗置宮正、司籍、司樂、司贊、司珍、司膳、典寶、典言、典贊、尚儀、尚功、尚服、尚食、尚寢、司闈、司仗、司醞、司饎、司正、司設、司輿、司苑、司製、司綵、樂長、引客御侍、行首押班、殿直、散直、行首、都行首、輩頭、知書省之名。景德二年，增置太儀。大中祥符二年，特置貴人。【略】宮人女官品：六尚書，正五品；二十四司司正，彤史，正七品；二十四掌，正八品；女史，流外勳品。

凡宮人女官職員：尚宮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司記二人，掌在內諸司文書入出目録，為記審訖付行監印等事，其佐有典記、掌記各二人，女史六人。司言二人，掌宣傳啟奏事，其佐有典言、掌言各二人，女史六人。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簿廩賜之事，其佐有典簿、掌簿各二人，女史六人。司闈六人，掌宮闈管籥之事，其佐有典闈、掌闈各六人，女史四人。

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司籍二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類，其佐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人。司樂四人，掌音集之事，其佐有典樂、掌集各四人，女史二人。司賓二人，掌賓客參見朝會引導之事，其佐有典賓、掌［賓］、女史各二人。司贊二人，掌禮儀班序、設版、贊拜之事，其佐有典贊、掌贊、女史、彤史各二人。

尚服二人：掌司賓、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掌珍寶、符契、圖籍之事，其佐有典寶、掌寶各二人，女史共四人。司衣二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其佐有典衣、掌衣各二人，女史四人。司飾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其佐有典飾、掌飾、女史各二人。司仗二人，掌仗衛兵器之事，其佐有典仗、掌仗、女史各二人。

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管司膳、司醞、司藥、司饎事。司饎二人，掌饎羞器（血）［皿］之事，其佐有典膳、掌膳、女史各四人。司醞二人，掌酒醞之事，其佐有典醞、掌醞、女史各二人。司藥二人，掌醫藥之事，其佐有典藥、掌藥各二人，女史四人。司饎二人，掌宮人食及

柴炭之事，其佐有典饎、掌饎各二人，女史四人。

尚寢二人：管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司設二人，掌帷帳牀褥枕席、洒掃鋪設之事，其佐有典設、掌設各二人，女史四人。司輿二人，掌輿繖扇羽儀之事，其佐有典輿、掌輿、女史各二人。司苑二人，掌園苑種植蔬果之事，其佐有典苑、掌苑、女史各二人。司燈二人，掌燈油火燭之事，其佐有典燈、掌燈、女史各二人。

尚功二人：掌女工，管司制、司珍、司綵、司計事。司製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其佐有典製、掌製各二人，女史四人。司珍二人，掌金玉珠寶財貨之事，其佐有典珍、掌珍各二人，女史六人。司綵二人，掌錦文縑綵絲枲之事，其佐有典綵、掌綵各二人，女史六人。司記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其佐有典計、掌計各二人，女史共四人。

宮正一人，掌總知宮內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掌同宮正，其佐有典正、女史各四人。

《內職雜録》：眞宗景德二年七月三日，以雍王元份疾，帝親視之，問以：『母氏早亡，得無永感？』元份頓首泣謝。翌日，詔置太儀，以贈王份母任氏焉。舊制，親王母為太妃，公主母為太儀，時不欲有妃號故也。

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詔曰：『朕以祇嗣慶基，交修茂則，眷言壺教，實繫國風。辨彤管之等威，既存於舊制；益紫庭之位號，亦著於前聞。爰考典章，用新班秩。垂茲憲度，屬在隆平。今增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之上，可著之甲令，以為永式。』時將加恩太宗高昭儀、臧昭儀故也。

二月一日詔曰：『朕以宮壺之間，各分事任；班序之際，夙著等威。爰按舊章，肇新明制，增其常秩，創以佳名。所冀彤管承榮，聿彰於茂渥；紫庭蒞職，彌振於宏綱。令特置司宮令一員，正四品，班在尚宮之上。著於令式，以為永規。』時以宮正邵氏久在宮掖掌事，故特增置於加恩也。

七年六月十八日，封婉儀楊氏為淑妃，帝不欲藩臣貢賀，故不降制外庭，止命學士草制付中書。翌日，宰臣言：『宮掖加恩，朝廷慶事，臣下不可闕禮，望令客省依例受貢賀。』帝勉從之。

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四月三日，詔曰：『朕仰紹鴻基，均覃渙號。眷惟宮掖，建事先朝，茂渥方行，徽章溥及。其有恭勤頗著，位秩已崇，所宜別建嘉名，用旌懿行。今增置貴儀，在淑儀之上。』時以加恩太宗臧淑儀故也。【略】皇祐二年十月十九日，昭容苗氏特授淑儀。舊例，內命婦官告並稱『宜特進封』，至是，中書門下議改稱『特授』，後遂著例。

神宗熙寧四年六月十八日，岐國賢壽夫人朱氏奏：『昨以老病，恩許於開聖尼寺養病。今得安痊，復見宮省。本位使臣祇應人等乞賜推恩。』從之。上語密院曰：『此眞宗皇帝子周王乳母也。百歲而耳目聰明，宮中無先之者，可特聽許。』宮人有疾甚者，出之比丘尼寺，十亡八九，上閔其然，著為條約，使太醫治病，歲終計其全失而誅賞之，是所全活者多矣，朱氏乃其一也。

七年四月三日，詔婕妤宋氏遇同天節，賜親屬霞帔三道，自今為例。

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詔妃嬪每三歲許奏乞同宗或異姓有服親合入差遣一次。先是，妃嬪陳乞無定法，故立此制。

九年九月十六日，詔喬氏特封掌綵，劉氏特封掌設。以給侍太皇太后四十餘年，最為勤舊，故有是詔。

十年六月一日，詔典言李氏追封華原郡夫人。以李氏入宮七十餘年，給事章懿太后洎仁宗誕生，而供奉之勤著聞宮掖故也。【略】

元豐元年五月十五日，詔賜婕妤、賢妃親屬霞帔各五道，美人二道，仍著為例。先是，（得）[德]妃苗氏、賢妃周氏、美人張氏乞遇同天節比類婕妤等親屬霞帔，故有是詔。

四年五月十七日，詔洞眞宮女道士楊易行特補充本宮法正，仍賜號志靜大師，以元係仁宗皇帝嬪御故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司設吳氏特授尚宮。以景祐初承事章惠皇太后、繼事太皇太后垂五十年，故有是命。

五年正月九日，詔典贊吳氏、典記李氏、典綵張氏各特進位一等，以給事太皇太后歲久故也。

十一月十一日，詔故淑妃董氏與恩澤四人，令本家具名以聞。以逮事仁宗、生莊夷大長公主故也。

八年四月十二日，詔咸寧郡夫人任氏特授京兆郡夫人，典寶李氏特授

司記。任氏以神宗皇帝隨龍、李氏嘗在藩邸日侍從太皇太后故也。【略】

紹聖元年九月十四日，詔東郡夫人柳氏特追贈崇國夫人，以入侍宮掖，服勤勞累朝故也。十月十二日，詔皇太后殿典賓朱氏為司賓，掌闈董氏為司正，掌籍閻氏為典言，掌設丁氏為典賓，聽宣李氏為掌飾，宮人薛氏為掌珍，李氏為掌膳，吳氏為掌醞，皇太妃殿宮人畢氏為掌賓，張氏為掌製。以御批『兩殿宮人久在左右，可特與遷補』故也。

二年四月十九日，詔今後諸妃嬪陳乞本位使臣，申入內侍省契勘保明，申尚書省。先是吏部請妃嬪陳乞有服親差遣者，委本位使臣申朝廷，下內侍省再行保明，方得施行，故有是詔。

三年四月三日，詔美人武氏進封婕妤，充儀陳氏追贈貴儀，以大寧郡王及上出閤故也。

五年三月二日，詔才人引用妃嬪條陳乞有服親差遣，今後依條施行。先是，三省言：『諸妃嬪三年許陳乞有服親差遣一次，吏部已用近例施行。天聖《內命婦品職令》，才人不在妃嬪品內，合行改正。』故有是詔。

元符二年五月二日，詔宮人景氏等特與遷補，景氏掌言，裴氏掌贊，張氏掌設，勾氏掌籍、吳氏掌綵、蕭氏掌樂、劉氏掌輿，皆以久侍皇太后，故特命之。【略】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詔宮人孫氏特授掌闈，王氏特授掌賓。

六月八日，詔尚儀楊氏特授安康郡夫人，掌設張氏特授典賓，任氏特授掌記，郭氏特授掌言，並以隨龍推恩。

十二月二日，詔咸安郡夫人李氏特授溫國夫人，仁壽郡夫人王氏特授成國夫人，典闈夏氏特授安定郡君，掌賓王氏特授典言，掌闈孫氏特授典記，宮人王氏特授掌賓，崔氏特授掌贊，並以隨龍初遇大禮推恩。

崇寧元年五月十三日，詔以尚服張氏為景國夫人，司正白氏為尚儀，司記孟氏為尚服，典闈馬氏為尚功，隨龍曹氏為掌設，花氏為掌珍，王氏為掌綵，張氏為文安郡君，魏氏為安定郡君，高氏為信安郡君，劉氏為普安郡君，紅霞帔張氏為永嘉郡君，張氏為仁壽郡君。以昔在哲宗朝，翊贊保護，侍御服勤。今徹几筵，故加恩獎。

二年正月十四日，詔魏國夫人步氏特授吳國榮壽夫人，安定郡夫人董氏特授儀國夫人，司言閻氏特授司宮，典飾李氏特授司贊，典言景氏特授司飾。並以欽聖憲肅太后宮人，執事服勤，因大祥推恩。

三年三月十七日，詔宮人王氏特授掌籍；九月五日，詔宮人孫氏特授仁壽郡君；二十三日，詔掌賓王氏特授永嘉郡夫人，郭氏特授掌言；二十四日，詔聽宣劉氏特授典記；十一月十八日，詔典記劉氏特授尚儀。並以隨龍推恩。【略】

政和元年二月十六日，詔以司言張氏為尚儀、典記徐氏為尚服、典籍王氏為司簿、典賓王氏為司飾、宮人劉氏為掌闈、喬氏為掌製、李氏為掌言、張氏為掌贊、楊氏為掌賓、王氏為掌記、陳氏為掌樂、郭氏為掌輿、任氏為掌饎。皆以皇后受冊禮畢，推恩本閤宮人故也。

四月二十五日，詔才人喬氏進封合得親屬恩澤，可特與親兄白身進士昇補三班借職。【略】

二年二月十九日，詔婉容崔氏降誕皇子，其親屬並祇應使臣等推恩有差。

四月五日，詔修容楊氏昨遇冬祀大禮，合得親屬恩澤依所乞回授與本位使臣。

十月二十八日，詔壽昌郡君韓氏以降誕皇子，可進封為美人。

三年四月三日，詔宮人典贊劉氏為司言，以哲宗隨龍宮人故也。

五月二十八日，手詔曰：『先王之政，自家刑國，自內及外。惟我祖考，董正治官，分建百職，總核萬事。然乘五代之亂，循襲舊制，名不稱實。惟我神考外設六聯，分職三省，各有常守。而宮闈內官，尚或沿襲，有所未暇。朝夕惟念，內外家國，理當一體，則有條而不紊。機政之暇，因考古監改，俾各遵承，永為定制。尚書內省內宰二人、副宰四人，總正六司，使率其屬，以聽內治，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都事六人、主事六人、録事十二人、令史十二人、書令史二十四人、書史二十四人。內省六司：司治視吏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教視戶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儀視禮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政視兵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憲視刑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膳視工部職事。

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

四年正月四日，詔依禮劄局擬定諸妃告身綾紙，四妃用雲龍，貴儀至婉容用葛藟鷺，昭儀至充媛用蘭燕，婕妤至美人用荇魚。內命婦告身綾紙，內宰、副宰用遍地雲鳳，宮正、尚宮、內史、郡夫人、治中用雲朵鳳，國夫人用遍地雲鶴，寶林至掌樂、管幹仙詔公事用朵。

七月四日，詔於宮城西北隅創建館宇，專充掖庭宮人養疾之所，以『保壽粹和』為名，仍差同知入內內侍省事李毅提舉。所有羌置官屬胥徒，選醫治療，典掌湯劑，立考覈殿最之格，核存亡勸沮之法，並抑提舉所條具聞奏。先是，宮人疾患，例於妙法廣福之寺醫治，見至鮮有生者，蓋尼徒上下幸其物故喪葬賻贈及其私財，士知其弊，故有是詔。

九月二十六日，手詔：『創建保壽粹和館，已設官置吏，肇新條式，可自今年十月一日奉行新法，更不往廣福妙法等院。其見在逐院者仰一面結絕，不候覆奏。』

十一月七日，手詔：『比者創修保壽粹和館，充掖庭宮人養疾之所，建官設屬，一新條法，革去尼寺宿弊。又選擇良醫，治其沉痾，仍置典掌劑療人以供藥餌，庶無夭枉之患。尚以管幹養病使臣未能革心，利於必死，覬有厚利，未副仁政之本意。可自今第六等已下差養病使臣，若病人亡歿，即時申入內內侍省，並提舉保壽粹和館所別差官管幹殯葬。』【略】

紹興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兼提舉十閤分[事]嘉國懿康惠徽夫人朱氏遺表乞依例推恩官吏並諸色人，詔各特與轉一官資，內白身人候有名目收使。

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詔哲宗皇帝房院美人慕氏、魏氏並特轉婕妤，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以昭慈聖獻皇后祥除，故有此詔。典飾郭氏特轉『尚』字，典寶蘇氏、典衣宋氏並轉司字，紅霞帔朱氏轉『掌』字，紫霞帔張氏、王氏並轉紅霞帔，張氏特與紅霞帔，曾氏與轉殿直。

五年閏二月五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兼提舉十閤分[事]潤國莊淑惠徽夫人張從義與轉兩字，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兼提舉十閤分[事]、崇國夫人王從恭與轉四字，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同日，司飾張氏與轉『宮』字，典賓馬氏與轉『尚』字，紅霞帔楊氏與轉『典』字，紫霞帔王氏、紅霞帔趙氏、李氏並與轉掌字，司設何氏與轉『尚』字，紫霞帔宋氏與轉紅帔。

五月二十六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朱從仁可特授儀國夫人，依前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

同日，紅霞帔李氏特授典籍、司賓張氏特授宮正。

十五年五月十九日，詔紅霞帔李氏特轉『掌』字。

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詔紅霞帔黃氏轉『掌』字，紅霞帔黃氏、郭氏特轉『典』字。

五月二十八日，詔紅霞帔唐氏特轉『典』字，紅霞帔王氏轉『掌』字。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紅霞帔陳氏特與封永嘉郡夫人。

十八年七月三日，詔紅霞帔鄭氏、李氏並轉『典』字。

九月十三日，詔典寶袁氏與轉尚儀，紅霞帔王氏與轉典賓，紅霞帔趙氏與賜掌衣。

十二月二日，詔張氏與轉『掌』字。九日，詔掌記黃氏特授典樂、掌衣李氏特授典醞，紅霞帔張氏特授典綵。

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詔典飾唐氏特與轉尚儀，紅霞帔李氏特與轉掌寶。

二十年二月十五日，詔司記朱氏特與轉宮記，典籍郭氏與轉司籍，掌綵王氏與轉典綵，掌言李氏與轉典言，尚衣王氏與轉典衣，紅霞帔劉氏與轉典綵，紅霞帔周氏與轉典輿。

七月十八日，詔典賓王氏與轉尚儀，紅霞帔張氏與轉典記，王氏與轉典寶。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詔典賓張氏與轉『宮』字。

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詔紅霞帔崔氏特轉典製，張氏特轉典珍。

十四日，詔典字黃氏特轉司記，紅霞帔楊氏特轉典寶，馮氏特轉典簿，鄭氏特轉典闈，王氏特轉典籍，董氏特轉典樂，紫霞帔王氏特轉掌贊，張氏特轉掌言。

三十二年，詔書省張氏書特與轉聽宣。【略】

十六年五月十日，詔典籍馮氏進封美人，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為紅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典籍。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詔可令歸家自

便，本閤官吏等並發遣歸合屬去處，官告令有司毀抹。

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安康郡夫人李氏從謹與轉國夫人；直筆宮正何氏賜名從信，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

閏八月七日，詔直筆尚儀楊氏特授信安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賜名從義。【略】

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為紫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紅霞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封新興郡夫人；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詔可令歸家逐便，本閤官吏等並發遣歸合屬去處。

十一月二十九日，吏部言：『賢妃慕容氏上遺表，姪孫宗興乞與使臣內安排，依格合補承信郎。』從之。

十二月三日，詔才人劉氏祖母耿氏特封郡夫人。同日，詔才人吳氏母裴氏特封齊安國夫人。

二十三年九月四日，詔婉容劉氏母故永嘉郡夫人李氏特贈榮國夫人。

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制婉容劉氏進封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辭不受冊。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為紅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司記，十六年五月十日封才人，十七年二月十五日進封婕妤，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進封親屬。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詔進封親屬並本位官吏依例合行推恩。叔保義郎、閤門祗候懃與轉兩官，忠翊郎願特除閤門祗候，僧悟正與補左街僧錄，弟允升特於遙郡上轉行兩官，候服闋日收使，堂弟承節郎允中、承信郎允恭各與轉兩官，允迪與補承信郎，堂妹夫張文中與補承信郎。本位官吏等兩經進封，各特與轉兩官資，合寄資者依礙止法人特與轉行。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詔該遇大禮，依格合得蔭補恩澤二人，自紹興二十五年為始，特與放行。六月二十日，詔自今後宮人陞轉『掌』字至宮正更不命詞給告，止降宣命。

二十七年二月六日，詔才人劉氏弟舜卿、晉卿、堂叔伋、僖、偁並特與補承信郎。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詔宮正張氏與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才人劉氏進封婕妤。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轉紅霞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轉宜春郡夫人，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封才人。三十一年八月，詔可令歸家逐便。

二十九年二月六日，詔慈寧殿夫人尚儀王氏與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十日，詔宜筆典衣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謹，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略】

乾道元年七月九日，詔壽聖太上皇后殿永嘉郡夫人張氏加封和國夫人，『典』字馮氏封信安郡夫人，並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月十二日，詔隨龍平樂郡夫人張氏加封信國夫人。

二年五月十二日，詔紅霞帔夫人韓氏封宜春郡夫人。

九月九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和義郡夫人王從謹加封和國夫人、兼主管大內公事，『司』字直筆王氏宜春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賜名從義，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略】

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和國夫人王從謹加封和國恭順夫人，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王從義加封惠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直筆『尚』字王氏封永嘉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賜名從誠，並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十四日，詔隨龍『尚』字于氏封新興郡夫人，隨龍尚字張氏封順政郡夫人。

九年六月三十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慶國夫人李從信兼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齊安郡夫人張從善主管大內公事、加封惠國夫人，尚字直筆劉氏知尚書內省事、封安城郡夫人，賜名從惠，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內李從信止係遷職兼領，合授宣命。

十月一日，詔紅霞帔魏氏知內庫，特與封新安郡夫人，賜名從正，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淳熙元年正月十二日，詔隨龍信國明順夫人張氏特與轉信國明順柔靚淑貞夫人。【略】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慶國夫人李從信特加封淑懿夫人。三年正月四日，以失點檢加恩鎖院，降授慶國夫人，是年五月復慶國淑懿夫人，依前主管大內公事、知尚

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上遺表，乞將本位官吏、祗應人等，依故惠國夫人張氏遺表例，各與轉一官資，礙止法人特與轉行。內白身人特與補進武副尉。臣僚繳駁，乞將礙止法人依條回授，其白身人例轉一官，候有名目日收使。從之。

十二月二十八日，詔德壽宮內人藺氏特封咸寧郡夫人。

三年正月四日，詔直筆『司』字吳氏差誤加恩鑼院，降紫霞帔。【略】

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嘉國夫人王從誠特授嘉國惠淑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成國夫人劉從惠特授成國柔穆夫人。

四月十六日，詔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殿內人姜氏特轉咸寧郡夫人。

七月三日，詔隨龍榮國夫人張氏特轉榮國婉靚夫人。

十年八月二日，詔婕妤李氏贈貴妃。八日上遺表，乞親屬並官吏依故崇國夫人周氏遺表例。從之。

九月十五日，詔：『恭奉太上皇后聖旨，齊安郡夫人李氏侍奉太上皇帝日久有勞，特封才人。』親屬推恩有差。

十月八日，詔婕妤張氏進封婉容。親屬並本位官吏推恩有差。

閏十一月十五日，詔直筆『司』字朱氏轉宜春郡夫人，賜名從謙，知尚書內省事。

十二月二十六日，詔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殿內人平樂郡夫人王氏封成國夫人，咸安郡夫人郭氏封榮國夫人，徐氏封信安郡夫人，黃氏封咸寧郡夫人，鞏氏封和義郡夫人。【略】

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詔德壽宮內人紅霞帔李氏轉安定郡夫人。

三月二日，詔內人盛氏特封南陽郡夫人，黃氏封平原郡夫人。

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詔嘉國夫人謝氏轉嘉國淑惠夫人，永嘉郡夫人劉氏轉崇國夫人。八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朱從謙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潤國夫人；直筆『司』字陳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順政郡夫人，賜名從信。

五月二十二日，詔德壽宮順政郡夫人王氏特封才人。親屬推恩有差。

十五年八月一日，詔皇太后殿內人成國夫人王氏轉成國靚穆夫人。

十六年二月一日，詔『司』字吳氏轉縉雲郡夫人。以上《孝宗會要》。

淳熙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詔紅霞帔張氏進封婉儀。

六月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永嘉郡夫人朱從禮除主管大內公事，轉和國夫人；『典』字直筆馮巧巧除知尚書內省事，轉齊安郡夫人，賜名從順。

十一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指揮：國、郡夫人各減代手分充主管文字一名，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候離司或事故更不作闕。近鄭夫人、馮夫人位各差主管文字並代手分充主管文字及手分三人，緣逐位各已承降指揮，蒙朝廷給降付身了當，不敢申請裁損。竊慮日後更有國、郡夫人指例，從舊差破三人，難以阻遏，乞檢會已降裁減代手分充主管文字一名施行。』詔令照應已降裁減指揮，將增置人並罷。

紹熙元年二月十五日，詔成國靚穆夫人王氏特授成國靚穆柔正夫人，信安郡夫人徐氏特授信國夫人，鄺氏特授清河郡夫人，方氏特按安化郡夫人，高氏特授彭原郡夫人。【略】

二年正月十二日，詔重華宮內人朱氏特與封縉雲郡夫人。

四月二十八日，詔隨龍內人張氏封高平郡夫人，依祿格支破請給。三月改封永嘉郡夫人

二十一日，詔重華宮內人張氏特與破典字，依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

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詔張氏可特封郡夫人，請給特與依宮人祿式支破。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大內女道吳仲修特與補左街鑒義。【略】

慶元元年正月七日，詔宮人劉氏特封國夫人，袁氏、錢氏特封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二月十四日，詔壽康宮內人鍾氏、朱氏並特封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三月十五日，詔宮人王氏特封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七月二十一日，詔隨龍信國淑明慈懿夫人袁氏特轉信國淑明慈懿端靖夫人，溫國柔惠莊順夫人成氏特轉溫國柔惠莊順雍穆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三年四月，袁氏封信國淑明慈懿端靖柔嘉婉肅夫人，成氏加封溫國柔惠莊順雍穆和懿英淑夫人。

八月十三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平樂郡夫人楊從慧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崇國夫人；直筆『尚』字衛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感義郡夫人，賜名從正。

三年二月十二日，詔宮人劉氏特封郡夫人，新安郡夫人張氏特轉國夫人。

三月二十八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閣分事潤國和順夫人朱從謙特轉潤國和順端肅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閣分事和國夫人朱從禮特轉和國順懿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六日，詔寿康宮宜春郡夫人宋氏、新興郡夫人潘氏並特轉國夫人，『宮』字陶氏特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寿康宮小殿直孫氏特轉齊安郡夫人，於氏特轉新定郡夫人，吳氏特轉感義郡夫人，請給等並依《祿式》支破。

十二月十二日，詔寿康宮隨龍信安郡夫人陶氏特轉和國夫人，『宮』字趙氏特封寧國夫人，依《祿格》支破諸般請給。

十三日，詔寿慈皇太后殿內人崇國柔惠夫人劉氏特轉崇國柔惠端肅夫人，感義郡夫人劉氏特轉信國夫人，『宮』字俞氏特封新安郡夫人，朱氏特封齊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寿康宮宮人劉氏特封滎陽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略】

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恭奉聖安寿仁太上皇帝聖旨，寿康宮宮人永寧郡夫人符氏進封婕妤。』

二十日，詔宮人齊安郡夫人王氏特封吉國夫人，通義郡夫人曹氏特封滎國夫人，『司』字李氏特封通義郡夫人，『典』字潘氏特封通化郡夫人，曹氏特封永嘉郡夫人，黃氏特封順政郡夫人，紅霞帔周氏特封新興郡夫人，宮人駱氏特封宜春郡夫人，周氏特封和義郡夫人，童氏特封縉雲郡夫人。

四月一日，詔：『恭奉聖安寿仁太上皇帝聖旨，寿康宮宮人感義郡夫人吳氏特封美人。』

五月二十三日，詔：『恭奉聖安寿仁太上皇帝聖旨，寿康宮才人武氏進封婉容。』

七月七日，詔宮人曹氏特封和政郡夫人，紅霞帔俞氏特轉咸寧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二十七日，詔宮人『掌』字賈氏、紅霞帔李氏並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嘉泰元年三月九日，詔宮人通義郡夫人李氏特轉成國夫人，紅霞帔王氏特封新定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六月十三日，詔知內庫新安郡夫人魏從正特與轉和國夫人，請給等並依《祿式》則例支破。

三年三月三日，詔美人曹氏進封婕妤，高平郡夫人閻氏封美人。

四月二十七日，詔皇后閣滎國夫人曹氏與陞兩字國夫人，咸寧郡夫人俞氏、新興郡夫人周氏、宜春郡夫人駱氏、和義郡夫人周氏、『司』字李氏、『典』字蔡氏各特與陞轉國夫人，典字徐氏、紅霞帔鄧氏、董氏、張氏各特與陞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請給。【略】

嘉定元年正月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閣分事惠國莊順夫人馮從順與轉四字，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崇國夫人楊從慧除兼提舉十閣分事、與轉兩字，知尚書內省事、咸義郡夫人衛從正除主管大內公事、與轉國夫人，直筆『尚』字何氏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謹。

五年八月十五日，詔宮人楊氏除知內庫、轉信安郡夫人，賜名從簡；包氏與轉紅霞帔，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年閏七月三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咸寧郡夫人王從義除主管大內公事、轉潤國夫人；直筆『尚』字呂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智；直筆司字王氏與轉尚字；寶案典字張氏與轉司字；書省紅霞帔李氏、馮氏並與轉掌字；聽宣王氏、吳氏，未出請受官身王氏、張氏、內藏庫識字王氏，並與轉紫霞帔，未出請受官身楊氏、張氏、史氏並與轉聽宣，寶閣紫霞帔張氏、管殿紫霞帔王氏、未出請受官身田氏，並與轉紅霞帔。並依《祿式》支破請給。

十年九月十二日，詔宮人吳氏可封新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請給。

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新安郡夫人何從謹除主管大內公事、轉吉國夫人，直筆尚字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宜春郡夫人，賜名從信，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詔宮人吳氏可特與封咸寧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十六年正月七日，詔宮人紅霞帔楊氏特與封咸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六《帝系考七》 宋太祖皇帝，始因五代之制，置司簿掌宮中簿書出納之事，又置司賓，並封縣君；又置樂使，主宮中聲伎，並賜裙帔。太宗置尚宮太監及知內省事，充內宣徽南院使兼承旨並司本部，或封國夫人、郡夫人。又置寶省、尚食，封縣君。又置司寶、司儀、司給，或授郡君、縣君。又樂使之下，增置副使。又改內省為尚書內省，令尚宮、太監並號尚書、司給、司簿，同掌宮籍及司出給。改祇候人為御侍，衣服為司衣，梳篦為司飾，枕被為司寢，湯藥為司藥，樂使為仙韶使，副使為仙韶副使，弟子呼供奉。又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閣為直閣，掌宮門為直門，掌燈火為掌燈，掌從物為直仗，針線院為裁縫院。又令司簿兼掌寶，司言兼監班，司儀兼承宣。掌寶、司儀及仙韶使、副使，仍封縣君。又司記知尚書內省公事，而皆賜以冠帔。眞宗增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貴儀在淑儀之上。又置司宮令正四品，在尚宮之上。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 （政和三年五月）丁未，詔尚書內省分六司，以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置內宰、副宰、內史、治中等官及都事以下吏員。

又 卷一六一《職官志一》 曰誥命，應文武官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敘、贈典，應合命詞，則用之。

又 卷三一二《韓琦傳》 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

論說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二九《［宋］龐籍〈上仁宗乞序正宮掖〉》 臣前月十一日曾上封奏，為內侍韓從禮等傳美人尚氏教旨，令開封府放免工匠單慶等六人本行差遣事，特蒙悉聽，科斷韓從禮等，及敕下諸司，今後宮闈教旨，並不得施行。中外聞之，孰不歡快，有以見陛下英斷，實九廟無疆之休，四海永安之福也。臣愚更願陛下使宮掖之間，上下有序，不以恩寵陰啟禍階，蠹耗金珠，漸困國力，通私謁以亂政，縱外親而干法，上損聖德，次紊朝綱，實天下幸甚。景祐元年四月上，時為開封府判官。

又 《［宋］孫沔〈上仁宗論宮禁五事〉》 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治陰教為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使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寵闈，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逾僭如舊。苟不建立嚴制，竊恐漸生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游，美人才人多不隨從，飛蓋蔽景，流事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所觀，此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為宮師，以佐內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惑矣。

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為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於千二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簿書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游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

竊以內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行抑制，尚或騰陵。今遷秩不逾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

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畏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蔭一子，則內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

竊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為尊，非禁戒不為備。闌入則抵罪，誤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閫，言不入於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帷箔宴游，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十五已下者，諸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祇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整肅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

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此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姦，不詰其敝？今御寶憑由司內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偽取庫金三十兩，抵法。況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人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妄用，非此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無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簿帳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曆；并內藏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閤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覆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支官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

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業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於六宮，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闈之事絕於衆口，而朋黨不結於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薦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恩能勝威，昵可消正。甘言令色遜於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皇帝陛下以公道制私情，大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於聰明，愛倖盡決於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

宋・呂頤浩《忠穆集》卷五《乞留直筆兼管內侍省事狀》 臣早來奏事，恭禀聖訓，隆祐太后欲行六宮合留行在人數，親承聖訓六宮，並隨太后行此中更不留人。臣尋奏記得臣知揚州日，親奏御筆內尚書省直筆留一半，在南京一半，於揚州州治安下，今若不留直筆之類卽內省職事，令何人掌管？蒙聖訓欲令內臣權管，臣卽時已奏，令內侍權管內省職事，深屬不便。臣卽至都堂與執政商議此事，有合奏陳者，陛下以隆祐太后及先朝房院人數稍多，痛懲二月間倉猝之禍，遂先遣行誠得策也。然近日議者多以為陛下雖有固守建康之詔，而陰為避敵之計，如曾楙尚疑之況無知之民乎？今不量分嬪御留行在，則民心不固，流言紛紛，此不可一也。兼內宰之職自成周有之，董正女御之屬。今內尚書掌批出四方奏牘及臨時處分，亦自古設官之制。宮禁峻深，與外人不相見，故號令嚴謹，若令內臣權管，深恐不密，亦恐不可開端，此不可二也。伏望聖慈詳酌，少留六宮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內尚書直筆在此，以嚴命令。乞賜睿察。

《顏元集・朱子語類評》 宮中有內尚書，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不係嬪御，掌印璽，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此制佳。

藝文

宋・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二〇《殿後書事》 天子尋常幸直廬，裹頭宮女捧雕輿。紅泥已賜春醅酒，黃帕曾經御覽書。林果鳥應銜去後，燕窠蟲有落來餘。禁中事事能傳詠，播在人間不是虛。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中 紫閣深嚴邃殿西，書林飛白揭宸奎。黃封繳進昇平奏，直筆夫人看內批。

清・張豫章《御選宋詩》卷六七《[宋]王仲修〈宮詞〉》 乘輿前殿退朝初，玉案焚香午漏餘。三省奏來祥瑞事，編排付與內尚書。

清・陳文述《頤道堂集・外集》卷七《奉華堂硯》 玉蟾滴盡天水碧，琉璃寶匣螺花飾。紫雲細膩仙露寒，香姜銅雀無顏色。憶昔光堯南渡年，六宮祇候盡嬋娟。大劉妃子尤明艷，德壽宮中第一仙。頭銜先署紅霞帔，金鑰不羨中宮貴。畫筆朝摹補衮圖，內批夜録蘭亭字。小妹風流貌最

芳，羽衣愛作道家粧。玉笙吹徹雙花發，竝蒂芙蓉侍玉皇。此硯當年雕石髓，揮毫題徧澄心紙。閱盡繁華七百年，一雙鸚眼清如水。報恩高建梵王宮，樓閣高寒倚碧空。金輿鳳轡人何在，留得孤墳夕照中。鳳皇泉畔青山曲，萬樹梅花浸寒玉。閉關頌酒印空傳，春來芳草年年綠。百年小刼又紅羊，金粉飛灰海月涼。半壁江山留一硯，至今猶說奉華堂。

又《雲繪園賞秋分賦得畫本事詩・劉妃》　娥娥霞帔麗宮粧，鸚鵡前頭侍上皇。署款蘭亭數行字，祇今人説奉華堂。

清・蔣敦復《嘯古堂詩集》卷八《南宋宮詞二》　宮帔紅霞復紫霞，小劉孃子擅芳葩。奉華堂印澄心紙，從此蘭亭出内家。

清・張應昌《彝壽軒詩鈔》卷二《觀音洞》　印識奉華堂，寺傳劉娘子。才調左姬賢，恩寵竇氏侈。彈指山河移，過眼臺榭圮。抱石一危樓，古佛冷如此。宋時名褒親崇壽寺，俗稱劉娘子寺，高宗爲劉妃父所建功德院也。妃掌文字書畫，款識用奉華堂印，今惟存古洞架屋供佛而已。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六《宋宮詞》　禍水難留戒牝晨，梳頭入去六宮顰。似聞慈聖頻傳諭，莫勸君王拒諫臣。【略】魚鑰初開走玉乘，迎風翠尾暗香凝。才人進御調新曲，身在瑤臺第一層。【略】玉清謫降舊神仙，金座朱樓憶昔年。人到瑤華糚束換，宮袍猶畫孟家蟬。又　卷一七《南宋》　妙選深宮掌御書，奉華堂裏碧紗廚。閉關頌酒源堪溯，寶篆親塡補衮圖。《書史會要》：劉夫人，字希，建炎間掌内翰文字及寫宸翰，亦善畫畫，上用「奉華堂記」印。

雜録

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九《宮正張氏可同知尚書内省公事制》　敕朕惟國家建省於内，以摠女官之職，政本所繫，蓋與外之中臺無以異也。

又《宮人典言喬氏可尚儀制》　敕具官某氏，後宮六尚之職，分總二十四司。聯事合治，與外廷之六卿無以異也。品秩既崇，選授維慎。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國朝禁中稱乘輿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謂至尊為「官家」，謂后為「聖人」，嬪妃為「娘子」，至謂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又呼掌書命者。曰「内侍省次直筆」。内官之貴者，則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親近供奉者也。御侍頂龍兒特髻衣襜，小殿直卓軟巾裹頭，紫義襴窄衫，金束帶，而作男子拜，迺有都知、押班、上名、長行之號。唐陸宣公牓子集「諫令渾瑊訪裹頭内人」者是也，知其來舊矣。

宋・張綱《華陽集》卷八《紅霞帔吕六六轉掌記楊二奴轉掌闈》　後庭衆治，内職主之。式序勞能，具存舊典。以爾祇勤宮掖，夙夜不遑；進陟婦官，用昭異數。往共乃事，思報勿忘。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一《親筆與御筆内批不同》　本朝御筆、御製，皆非必人主親御翰墨也。祖宗時，禁中處分事付外者，謂之内批。崇、觀後，謂之御筆。其後，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寶。又有所謂親筆者，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至於御製文字，亦或命近臣視草焉。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五《内職命婦》　内庭婦職遷敘，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内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為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庫，無由可以測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説，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黄，容臣别撰入。』上頷首。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别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别撰。』上曰：『乃皇后閤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别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容色云。

宋・周必大《玉堂雜記》卷中　（淳熙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封付下參知政事錢良臣辭免監修國史、日曆所劄子，降詔不允。必大因奏：自來宰執兼領書局，多是内尚書省批出局名，既至朝廷降勅，合行寫正。而省吏止奉行内批，宰執亦隨勅黄繫銜，差誤日久。今因答詔，輒具言之：『國史、日曆者，書名也；曰「所」者，官司也。今大臣合監修日曆，却添一「所」字，似監修造作之官。又如勅令所從官詳定宰執提舉，今却

云提舉勅令所，此何理也？以至國史院《會要》、《玉牒》皆為一律。合行改正。上以為允。其後或是或否，復混淆矣。

又　卷下　禁中以鎖院為重。淳熙三年慶壽赦，凡降麻官合加恩者，用辛巳明堂例，免鎖院、宣制，仍勿辭免。九月三日中書進熟狀，魏王愷、恩平郡王璩、永陽郡王居廣並加食邑、食實封，只乞降付院草制。內夫人失於詳閱，宣鎖。程直院是夜進草，明日告廷如式。又明日內批付密院：典字直筆吳慶慶降充紫霞帔，不令供職；主管大內公事、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降兩字夫人。蓋懲其誤也。

宋・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一《彗星應詔封事》　擇老成宮嬪佐六宮之政，內侍本備掃除自閤長而上願遵舊制，選年四十以上者知內省之事。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六二《直筆尚字朱妙妙知尚書內省事安康郡夫人賜名從潔制》　號邦媛之賢，冠女史之列。七誡咸備，若曹大家所書；入法尤工，得衛夫人之訣。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八《本朝二》　宮中有內尚書，主文字，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或賜之坐，不係嬪御。亦掌印璽，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

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一〇《宋奉華堂澄泥研》　右澄泥硯【略】背刻正書「奉華堂」三字。按：南宋高宗劉夫人，字希，建炎間主內翰文字，或代帝作宸翰，所居名「奉華堂」。此當是劉夫人之硯。

遼朝后妃制度分部

綜述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二十三・契丹下》　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厥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册，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瑟和之，已事而罷。

《遼史》卷五二《禮志五》　册皇太后儀：前期，陳設於元和殿，如皇帝受册之儀。至日，皇帝御弘政殿。册入，侍從班入，門外金吾列仗，文武分班。侍中解劍，奏「中嚴」。宣徽使請木契，喚仗皆如之。樂工入，閤使門外文武班中間立，喚承受官。聲喏，趨至閤使后立。閤使鞠躬，揖，稱「奉敕喚仗」。承受官鞠躬，聲喏，揖，引聲「奉敕喚仗」。文武合班，再拜。殿中監押仗入，文武班入，亦如之。宣徽使押內諸司供奉官天橋班候。皇太后御紫宸殿，乘平頭輦，童子、女童隊樂引。至金鑾門，閤使奏內諸司起居訖，贊引駕，自下先行至元和殿。皇太后入西北隅閤內更衣。侍中解劍，上殿奏外辦。宣徽受版入奏。侍中降，復位。協律郎舉麾，樂作。太樂令、太常卿導引皇太后升坐。宣徽使贊扇合，簾捲，扇開，樂止。符寶郎奉寶置皇太后坐右。左右金吾大將軍對揖，鞠躬，奏「軍國內外平安」。東上閤門副使引丞相東門入，西上閤門副使引親王西門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班入，如儀，樂作；至位，樂止。文武班趨進，相向再拜，退復位。東西上閤門使、宣徽使自弘政殿引皇帝御肩輿至西便門下。引入門，樂作；至殿前位，樂止。宣徽使贊皇帝拜，問皇太后「聖躬萬福」，拜。皇帝御西閤坐，合班起居如儀。北府宰相押册，中書、樞密令史八人舁册，東西上閤門使引册，宣徽使引皇帝送册，樂作；至殿前置册位，樂止。宣徽使贊皇帝再拜，稱「萬歲」，羣臣陪位，揖。翰林學士四人、大將軍四人舁册。皇帝捧册行，三舉武，授册。舁之西階上殿，樂作。置太后坐前，樂止。皇帝册西面東立。舍人引丞相當殿再拜，三呼「萬歲」，解劍，西階上殿，樂作；至讀册位，樂止。俯伏跪讀册訖，俯伏三呼「萬歲」，復班位。宣徽使引皇帝下殿，樂作；至殿前位，樂止。皇帝拜，舞蹈，拜訖，引皇帝西階上殿。至皇太后坐前位，俯跪；致詞訖，俯伏興。引西階下，至殿前位，拜，舞蹈，拜，鞠躬。侍中臨軒，宣太后答稱「有制」，皇帝再拜。宣訖，引皇帝上殿，樂作；至西閤，樂止。丞相、親王、侍從文武合班，贊拜，舞蹈，三呼「萬歲」如儀。丞相上賀，

侍中宣答如儀。丞相以下出，舉樂；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宣徽索扇，扇合，下簾。皇太后起，舉樂；入閣，樂止。文武官出門外分班侍從。兵部、吏部起居，金吾仗出，如儀。閤使奏『放仗』，皆如皇帝受册之儀。

册皇后儀：至日，北南臣僚、內外命婦詣端拱殿幕次。皇后至閤，侍中奏『中嚴』，引命婦班入，就東西相向位立。皇帝臨軒，命使發册。使副押册至端拱殿門外幕次。侍中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舉麾，樂作；皇后出閤升坐，扇開，簾捲，偃麾，樂止。引命婦合班面殿起居，八拜。皇后降坐，樂作；至殿下褥位，樂止。引册入，置皇后褥位前。侍中傳宣，皇后四拜，命婦陪位皆拜。引讀册官至皇后褥位前，俯伏跪讀訖，皇后四拜，陪位者皆拜。引皇后升殿，使臣引册，置皇后坐前册案，退，西向侍立。命婦當殿稱賀，四拜。引班首東階上殿，致詞訖，東階下殿，復位，四拜。侍中奏宣答稱『有教旨』，四拜。宣答訖，四拜。班首上殿進酒，皇后賜押册使副等酒訖，侍中奏『禮畢』。承旨索扇，樂作，皇后起；入閣，樂止。分引命婦等東西門出。

又 卷五四《樂志》 聖宗統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設宮懸簨簴，太樂工、協律郎入。太后儀衛動，舉麾，《太和》樂作；太樂令、太常卿導引昇御坐，簾捲，樂止。文武三品以上入，《舒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入門，《雍和》樂作；至殿前位，樂止。宰相押册，皇帝隨册，樂作；至殿前置册於案，樂止。翰林學士、大將軍舁册，樂作；置御坐前，樂止。丞相上殿，樂作；至讀册位，樂止。皇帝下殿，樂作；至位，樂止。太后宣答訖，樂作；皇帝至西閤，樂止。親王、丞相上殿，樂作；退班出，樂止。下簾，樂作；皇太后入內，樂止。

又 卷五七《儀衛志三》 皇太后寶，制未詳。天顯二年，應天皇太后稱制，羣臣上璽綬。册承天皇太后儀，符寶郎奉寶置皇太后坐右。

皇后印，文曰『皇后教印』。

又 卷七一《后妃傳》 遼因突厥，稱皇后曰『可敦』，國語謂之『賦俚堇』，尊稱曰『耨斡麼』，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太祖稱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嬪曰皇后。等以徽稱，加以美號，質於隋、唐，文於故俗。后族唯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國事。太祖慕漢高皇帝，故耶律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耶律儼、陳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其當著於篇。

一 肅祖昭烈皇后蕭氏，小字卓眞。歸肅祖，生四子，見《皇子表》。乾統三年，追尊昭烈皇后。

懿祖莊敬皇后蕭氏，小字牙里辛。肅祖嘗過其家曰：『同姓可結交，異姓可結婚。』知為蕭氏，為懿祖聘焉。生男女七人。乾統三年，追尊莊敬皇后。

玄祖簡獻皇后蕭氏，小字月里朵。玄祖為狠德所害，后嫠居，恐不免，命四子往依鄰家耶律臺押，乃獲安。太祖生，后以骨相異常，懼有陰圖害者，鞠之別帳。重熙二十一年，追尊簡獻皇后。

德祖宣簡皇后蕭氏，小字巖母斤。遙輦氏宰相剔剌之女。男、女六人，太祖長子也。天顯八年崩，祔德陵。重熙二十一年，追尊宣簡皇后。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鶻人糯思，生魏寧舍利，魏寧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勻德悫王女，生后於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遙輦氏為阿扎割只。【略】太祖即位，羣臣上尊號曰地皇后。神册元年，大册，加號應天大明地皇后。【略】太祖崩，后稱制，攝軍國事。及葬，欲以身殉，親戚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於柩。太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會同初，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略】應曆三年崩，年七十五，祔祖陵，謚曰貞烈。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小字溫，淳欽皇后弟室魯之女。帝為大元帥，納為妃，生穆宗。及即位，立為皇后。性聰慧潔素，尤被寵顧，雖軍旅、田獵必與。天顯十年崩，謚彰德，葬奉陵。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世宗懷節皇后蕭氏，小字撒葛只，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之女。帝為永康王，納之，生景宗。天禄末，立為皇后。明年秋，生萌古公主。在蓐，察割作亂，弒太后及帝。后乘步輦，直詣察割，請畢收殮。明日遇害。謚曰孝烈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

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生寧王只沒。及即位，立為皇后。嚴明端重，風神閒雅。內治有法，莫干以私。劉知遠、郭威稱帝，世宗承強盛之資，奄奄歲時。后與參帷幄，密贊

大謀，不果用。察割作亂，遇害。景宗立，葬二后於醫巫閭山，建廟陵寢側。

穆宗皇后蕭氏，父知璡，内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雲氣馥郁久之。幼有儀則。帝居藩，納為妃。及正位中宮，性柔婉，不能規正。無子。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綽，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溫女。早慧。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帝即位，選為貴妃。尋册為皇后，生聖宗。【略】統和元年，上尊號曰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崩，謚曰聖神宣獻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謚。【略】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二，美而才，選入掖庭。統和十九年，册為齊天皇后。【略】追尊仁德皇后。與欽哀並祔慶陵。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小字耨斤，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略】重熙元年，尊為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靖貞純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略】清寧初，尊為太皇太后。崩，謚曰欽哀皇后。【略】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小字撻里，欽哀皇后弟孝穆之長女。性寬容，姿貌端麗。帝即位，入宮，生道宗。重熙四年，立為皇后。二十三年，號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皇后。道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清寧二年，上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略】大康二年崩，謚仁懿皇后。【略】

興宗貴妃蕭氏，小字三媲，駙馬都尉匹里之女。選入東宮。帝即位，立為皇后。重熙初，以罪降貴妃。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絶，工詩，善談論。自製歌詞，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趙，納為妃。清寧初，立為懿德皇后。【略】乾統初，追謚宣懿皇后，合葬慶陵。

道宗惠妃蕭氏，小字坦思，駙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乙辛譽之，選入掖庭，立為皇后。居數歲，未見皇嗣。后妹斡特懶先嫁乙辛子綏也，后以宜子言於帝，離婚，納宮中。八年，皇孫延禧封梁王，降為惠妃，徙乾陵；斡特懶還其家。頃之，其母燕國夫人厮魅梁王，伏誅。貶妃為庶人，幽於宜州，諸弟沒入興聖宮。天慶六年，召還，封太皇太妃。後二年，奔黑頂山，卒，葬太子山。

天祚皇后蕭氏，小字奪里懶，宰相繼先五世孫。大安三年入宮。明年，封燕國王妃。乾統初，册為皇后。性閑淑，有儀則。兄弟奉先、保先等緣后寵柄任。女直亂，從天祚西狩，以疾崩。

天祚德妃蕭氏，小字師姑，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壽隆二年入宮，封燕國妃，生子撻魯。乾統三年，改德妃，以柴册禮，封撻魯為燕國王，加妃號贊翼。王薨，以哀戚卒。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乾統初，帝幸耶律撻葛第，見而悦之，匿宮中數月。皇太叔和魯斡勸帝以禮選納，三年冬，立為文妃。生蜀國公主、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倖。以柴册，加號承翼。【略】

天祚元妃蕭氏，小字貴哥，燕國妃之妹。年十七，册為元妃。性沉靜。嘗晝寢，近侍盜貂裯，妃覺而不言，宮掖稱其寬厚。從天祚西狩，以疾薨。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八九《帝系考・后妃》 按：遼以鞍馬為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毀無譽，齊天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致誣衊之階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簡憲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欽哀狠桀賊殺嫡后，而興宗不能防閑，其毋惜哉！

又按：聖宗開泰二年正月，以馬氏為麗儀，耿氏為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李氏順儀，尚功艾氏芳儀，尚儀孫氏和儀，則宮中女官之制亦極詳備，今不可考矣。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八《遼宮詞十一》 香車轣轆畫堂開，口敕傳宣賜酒杯。門外罌觴初到後，主婚先拜奥姑來。

《遼史・禮志》：皇帝納后之儀，將至宮門，宰相傳敕賜皇后酒，徧及送者。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特哩衮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膝履黄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

《遼史考證》：按《國語解》，凡納后，即族中選尊者一人，當奥而坐，以主其禮，謂之奥姑。送后者拜而致敬，謂之拜奥。

又　《遼宮词二四》　輕兜雙帕下糙臺，著帳郎君扈駕來，十八盤山泉正暖，浴堂留待后妃開。

《焚椒録》：國語解遼后服，有『雙同心帕』，絡合縫韡。又，遼有『著帳郎君』。皇太后等帳皆有，蓋宦官也。

《湧幢小品》：大内後苑山石，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傍有所謂『梳粧臺』者，相傳起於遼之蕭后。

《日下舊聞》：出『百望』西北六十里有陘，曰『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西夏后妃制度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二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卒。曩霄凡七娶：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猫牛城，傳者以為戰沒，索氏喜，日調音樂，及曩霄還，懼而自殺。三曰都羅氏，蚤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殺曩霄，為卧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迷氏於王亭鎮。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頎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令哥，曩霄以貌類己，特愛之，以為太子。次薛埋，蚤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嘗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為修内。曩霄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寧令哥娶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遇乞、剛浪凌、城逋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閻於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不忍誅，遇乞妻乃出為尼，號沒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移氏，初，欲納為寧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為新皇后。寧令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黄蘆訛厖家，為訛厖所殺。曩霄遂因鼻瘡死，年四十六。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於柩前，時年二十三。【略】仁宗即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略】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略】凡五娶，一曰大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啄氏，五曰索氏。【略】

諒祚，景宗長子也，小字寧令哥，國語謂『歡嘉』為『寧令』。兩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秉常，毅宗之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略】

乾順，惠宗之長子也，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即位。【略】

純佑，仁宗長子也，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一　（景祐元年）冬十月，殺逆臣山喜，弒母衛慕氏。

元昊嗣立，尊衛慕氏爲皇太后。

其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沉山喜族於河，進酖弒衛慕氏，遣使入告哀。仁宗以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王中庸爲致祭使，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郭勸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授元昊鎮軍大將軍、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元昊贈遺勸等百萬，勸悉不受。既而，元昊復立訛藏屈嚢氏爲『兀泥』。兀泥者，華言太后也。【略】

按：山喜謀逆，沉之宜也。不書誅而書『殺』，元昊身爲逆臣，不以討逆之詞子之也。至衛慕氏是其生母，乃遷怒酖之，忍心害理何如乎？《宋史》不書，兹揭書『弒』，以正其罪。

十一月，子寧令哥生。

元昊第五娶野利氏出。元昊見其貌類己，特愛之。

按：元昊爲子弒母，而弒父之子接踵而生，天道好還，何其速也。

又　卷一二　（寶元元年冬十月）上謚號。

元昊令羣臣奉册謚祖保吉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妣野利氏曰順成懿

孝皇后；父德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妣衛慕氏曰惠慈敦愛皇后。已立妃野利氏爲憲成皇后，子寧明爲皇太子。

又　卷一六　（慶曆二年）八月，納妃没啄氏，營天都山居之。

天都屬古蘭州地界，五路間爲國人嘯聚所。凡欲舉兵必先至彼默集，然後議所向。元昊雖據數州，其精兵僅數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故大舉不過二十日。及入寇屢勝，遂有并吞關隴之志。會納其臣没啄皆山女爲妃，因天都與涇原路接，山川平易，勁騎疾馳渭州，旦暮可至，特營宮室居之，日與没啄氏宴樂其中。天都守將野利遇乞，后野利從父也，謂其下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今新得没啄氏即爲修內，何重之若是耶？』元昊聞而惡之。

按：自天都營，遇乞見惡，而种諤之間入；自遇乞死而没藏氏得幸，野利后之廢成。嗚呼！元昊始以納一妃而致大將寃死，繼以淫臣妻而成戚黨弄權，身亦隨之而隕。自古奸雄亂世，人不能制，惟女戎足以禍之，可不懼哉！

又　卷一八　（慶曆七年）五月，奪子婦没啄氏，立爲后。

曩霄先七娶：一衛慕氏；二索氏；三都羅氏，早死；四咩米氏；五野利氏，生三子：長寧明，次寧令哥，次薛哩，早死；六耶律氏，契丹公主也；七没啄氏，即營天都山居者。至是爲太子寧令哥娶婦没啄氏，見其美而自納焉，號爲『新皇后』。張溥曰：曩霄雄毅多畧，志成叛逆。衛慕氏其母也，而弒之；山遇其叔也，而殺之；及爲子娶婦，而美則自納焉。衛宣、高洋，兩鍾其惡，天命不佑，宜其死不旋踵也。

按：自古亂倫之主，若衛宣、楚平，及唐元宗、梁朱温，皆國亂身危，貽譏千古。曩霄自中國講和，契丹戰勝，志得意滿，日即慆淫荒佚之事，史不勝書。至奪寧令哥婦，立以爲后，其滅絶天倫，尤非人類。蓋不如是，則罪不極貫不盈，不足殞其身、弱其嗣也。《續綱目》列其事於外注，兹特書之，以著其惡。

六月，廢后野利氏。

野利氏，遇乞從女也。身頎長，有智謀，常帶金起雲冠，令他人無得冠者。封憲誠皇后，曩霄素畏之。自納没啄氏，别居天都山，后稀得見。旺榮、遇乞之死，后已不平，及奪子婦没啄氏，益失寵，出怨望語。曩霄聞之，黜居别宮，不復相見。

按：《綱目》廢后例有二：書后某氏廢，有罪辭也；廢后某氏，無罪辭也。曩霄凶逆，母且弒之，何愛於野利氏？故雖以怨望廢，仍以無罪書。

又　卷一九　（嘉祐元年）冬十月，盜殺太后没藏氏。没藏氏妖冶好佚游，騎從甚衆，每出卜夜，令國中張燈火以資娛覽。李守貴嘗爲遇乞掌出納，寶保吃多已嘗侍曩霄及没藏氏於戒壇院，皆出入無間。没藏氏先私於守貴，復與吃多已通，守貴忿。一日，没藏氏偕吃多已獵於賀蘭山，夜歸，中道有蕃騎數十，猝戕之，并殺吃多已，時諒祚生十歲矣。訛龐族滅守貴家，遣祖儒嵬名、聿則慶唐、徐舜卿入告哀。仁宗輟朝一日，以集賢校理馮浩假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爲弔慰使，文思副使張惟清假文思使副之。龔鼎臣《東原録》作没藏氏死在嘉祐四年，誤。

按：君母被戕，國之大變。《綱目》書弒太后九，皆著弒之之人，以正其罪，未有書『盜殺』者。西夏雖屬羌戎，援列國例，没藏氏亦君母也，不書『弒』而書『盜殺』何？蓋冶容無異慢藏，以君母而淫泆無度，禍直自取耳。書『盜』，書『殺』深貶之也。

十一月，没藏訛龐納其女爲后。

訛龐既誅李守貴，以其女爲諒祚妻，自是誅殺由己，臣民咸畏之

按：訛龐因没藏氏久專國政，今氏死恐已亦失柄，乃納女爲后，故與《綱目》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同例書。

又　卷二〇　（嘉祐六年）廢后没藏氏。諒祚既族訛龐，廢没藏氏幽之，而興梁氏入宮，羣臣諫不聽。【略】

九月，殺故后没藏氏。

后既被廢，左右凌虐之，后號泣欲自裁，諒祚怒，遂賜死。

按：没藏氏無罪被殺，書之以著諒祚之忍。仍書『故后』者，不予諒祚之廢也。

立梁氏爲后。

任其弟乙埋爲家相。

按：后以理陰教奉祭祀者也。梁氏誨淫滅家，其罪大矣。諒祚溺於所私，立爲國后，其尚有君道乎？

又　卷二二　宋神宗熙寧元年、夏乾道元年春正月，梁氏治國事。秉常時年八歲，母恭肅章憲皇太后梁氏垂簾攝政。

按：《綱目》母后垂簾，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恒也。此書『治國事』何？夏戎狄小邦，不得與中國並也。自梁氏治事，而乾順母亦效尤焉；自梁氏幽秉常，而純佑母致廢立焉。牝雞司晨，有開必甚。直書『梁氏』，斥之也。

使其弟乙埋爲國相。

梁氏悉以國政委乙埋，乙埋擢其子弟並居近要，於是諸梁權日甚。

按：拜官書『使』，罪私也。

金朝后妃制度分部

綜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四《千官品列》　內命婦品

一品妃：貴妃、淑妃、德妃、賢妃

二品九嬪：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

三品：（二十七世婦）婕妤九員

四品：美人九員

五品：才人九員

六品：（八十一御妻）寶林二十七員

七品：御女二十七員

八品：才女二十七員【略】

東宮命婦品

宮正 司正 典正 女史

東宮

三品：良娣二員

四品：良媛二員

五品：承徽十員

七品：昭訓十六員

九品：奉儀二十四員

女官職員

尚宮 尚儀 尚服 尚食 尚寢 尚功 宮正

金・張暐《大金集禮》卷五《皇太后皇后・皇統元年册皇后》　天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命貴妃費摩氏為皇后。制曰：『《易》基乾坤，以大陰陽之統；《詩》經夫婦，乃先后妃之風。故三代之令王，謹六宮之內職，況承宗廟，儷辰極以居尊；用正人倫，揭母儀於無外，事所繫者甚重，道相須而後成。非朕敢私，自天作配，猗歟誰氏。廼茂徽音，若稽舊章，誕布寵命。貴妃費摩氏，慶鍾戚里，教肄公宮，夢月方娠，生而固異。倪天之妹，卜則允臧。爰用聘於先朝，乃來嬪於初載。禮肅舅姑之奉，訓無師傅之違。道著家人，名膺邦媛，逮予宅洛，率履在中。承祀孔寅，睦親克孝。蹈貞賢之警戒，知臣下之勤勞。繼女維行，輔朕不逮。居軒后四星之列，貴則益恭；在周官六服之儀，缺然未講。宜蠲吉旦，正位長秋。於戲！為望甚尊，有同乎天地；流風自近，以至於家邦。言雖戒於閨踰，令莫捷於身正。恩宜逮下，志務求賢。非儉德不能懲奢泰之風，去私謁可以贊正直之道。慎終如始，永孚於休。』

皇統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習發册及功成殿儀。二十二日行册禮，攝行事官就用。初十日，上尊號、員數，并行禮。用內外命婦奏定三品以上，次室封號。二十八日，皇后謁祖廟。册文：皇帝若曰：夫地承天而效法，所以合德無疆；月遡日而生明，故能容光必照。是以有國有家者，必選立嘉配，以上承宗廟，而降德於臣民，古今一也。我國家累聖重光，開基垂統，用端命於上帝，亦惟內德相繼，匹休姜任，燕謀所貽，敢忘紹述。咨示爾費摩氏，柔惠端淑，得於天成，發慶鍾祥，世有顯聞。自越初載，來嬪潛邸，笄珈紺組，率履無違。逮朕纂服，章明婦順，表率勤劭，陰教修明。雖已崇建位號，而典册未舉，朕意歉然。今遣太尉費摩和坦、攝司徒昂持節授爾册寶，副褘重翟，宏賁用光，備物充庭，一遵古禮。朕惟王業所基，率由內治，和睦自中，化馳如神。爾克勤，人用弗敢棄日；

爾克儉，人用弗敢崇侈；爾克正，人用弗敢迂乃心，倚乃身。勉思其終，惟慎乃濟。天其申命於我家，爾亦永膺多福，豈不韙歟。攝行事官各與恩賜，總領册禮太師宗幹金一百五十兩，銀絹三百兩疋，段子五十。册使太尉和坦金一百兩，銀絹二百兩疋，段子二十。以次中書令、司徒、侍中，至於贊者、主節、大樂令、協律令各有差。

又　卷三〇《輿服下・寶》　天會十闕年，講究到太皇太后有璽綬，皇后有璽綬，妃亦當有印綬。皇后赤紱玉璽，皇后赤綬玉璽，又令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寶，以上寶，金為之。並不行用，其封令書太皇太后、皇太后，各用宫官印，餘條不言太皇太后者，與皇太后同。皇后用内侍省印，皇太子用左春坊印，太子妃用内坊印。謹按：漢晉以來，太皇太后皆有璽紱，其璽別不載用之與否。至唐令明著其寶並不行用，其封令書用宫官印。今即宜奉太皇太后之寶，仍置宫官，其寶設而不用。凡有令書，於正封外別置重封，用宫官印書，宫官具位姓名以尊令書，故並宜『加臣』字，庶合典禮。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八《明惠皇后謚册》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於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惟我大行慈聖皇太后，來嬪於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於艱難，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宫，曰娥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弭忘，曰此先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於長樂之宫，肆惟沖人，嗣無疆大歷，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尚賴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慭，降此大喪，創巨痛殷，煢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閟，徽音尚存。欽惟聖母，慈仁賦性，勞勤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止，汔可少休，吾母天下，忍瘠其子，凡諸疾禱，皆歸福於元元，疾迨彌留，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孝思罔極之勤哉！深詔禮官，詳議謚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蘊先物之幾，體懷冲之德，紫宫並耀，黄道偕升，兹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子惠無疆，坤儀攸贊，兹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涓穀旦。爰舉上儀，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歆受典册，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金史》卷三七《禮志十・册皇后儀》　天德二年十月九日，册妃徒單氏為皇后。前一日，儀鸞司設座勤政殿，南向。設羣臣次於朝堂。大樂令展宫縣於殿庭，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樂縣西北，東向。閤門設百官班位於庭，並如常朝之儀。又設典儀位於班位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却，俱西向。設册使副位於殿門外之東，又設册使副受命位於百官班前。又設册寶幄次二於殿後東廂，俱南向。

其日，諸衛勒所部，略列黄麾細仗於庭。符寶郎奉八寶置於左右。吏部侍郎奉册，禮部侍郎奉寶匣，皆置於床，訖，出就門外班。大樂令、協律郎、樂工、典儀、贊者各入就位。羣官等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約刻板奏「請中嚴」，通事舍人引羣官入，就庭東西相向立，以北為上。又引册使副立於東偏門，西向。門下侍郎引主節、奉節立於殿下東廊横街北。中書令、中書侍郎帥舉捧册官，奉册床立於節南。侍中、門下侍郎帥舉捧寶官，奉寶床立於册床之南，俱西面。

侍中版奏『外辦』。殿上索扇。協律郎舉麾，宫縣作。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東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即座，南向坐，簾捲，樂止。通事舍人引册使副入，宫縣作。使副就受命位，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舉捧官依舊西面立，羣臣合班，横行北面，如常朝之儀，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班首已下羣官在位者皆再拜。班首問起居，又再拜。閤門官引攝侍中出班承制，降詣使副東北，西向稱『有制』。使副稍前，鞠躬再拜，攝侍中宣制曰：『命公等持節授后册寶。』宣制訖，又俱再拜，侍中還班。門下侍郎引主節詣册使所，主節以節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執節西向授太尉，太尉受付主節，主節立於使副之左右。門下侍郎退還班位。中書侍郎引册床，門下侍郎引寶床，立於册使東北，西向，以次授與太尉，太尉皆捧受，册床置於北，寶床置於南。侍中、中書令、禮儀使、舉捧册寶官及舁床者，退於東西塼道之左右，相向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退還班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分班東西相向立。舉捧舁册寶床者進，册床先行，讀册官次之，寶床次行，讀寶官次之。舉舁官各分左右，通事舍人引册使隨之

以行，持節者前導。太尉初行，宮縣樂作，出殿門，樂止。攝侍中出班升殿，奏『侍中臣言禮畢』。殿上索扇，簾降，宮縣作。降座，入自東房，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俟太尉、司徒復命，禮畢，還內。

先是，有司預設太尉、司徒本品革車鹵簿於門外至殿門左右排列。俟使副出，鼓吹振作。禮儀使、舉捧官、執節者并抬舁人，以册寶少駐於泰和門，太尉、司徒及讀册寶官暫歸幕次。內侍閤門引入泰和殿，俟至殿下位，鼓吹止。

有司預供張，泰和殿設皇后座於扆前，殿上垂簾。又設東西房於座之左右稍北。又設受册位於殿庭西階之南，東向。又設內命婦次於殿之左右。大樂令設宮縣於庭，協律郎設舉麾位於殿上。又設册寶次於門外。又設行事官次於門左右。又設外命婦次於門之內。

其日，諸衛於殿門外略設黃麾細仗。有司設二步障於殿之西階。簾前設扇，左右各十。紅傘一，在西階欄干外。又設舉册寶案位於使副之前，北向。又設宣徽使位於北廂，南向。司贊設內外命婦以下陪列位於殿庭壖道之左右。每等重行異位北向，內命婦在後。又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

質明，執事官大樂令等各就位。皇后常服，乘龍飾肩輿，至泰和殿後閤，近仗導衛如常儀。宣徽使奏『中嚴』。册使副入門，宮縣作，俟册使庭中立，樂止。册在北，寶在南，使副立於床後。禮儀使帥持節者立於前，舉捧册寶官立於册寶床左右，讀册寶官各立於其後。

宣徽使奏『外辦』。內侍閤門官引后出後閤，宮縣作。簾捲，皇后降自西階，左右步障傘扇從，至階下，望勤政殿御閤所在立，樂止。册使進，立於右，宣曰『有制』，閤門使內侍贊『再拜』。册使宣曰：『制遣太尉臣某、司徒臣某，恭授后册寶。』閤門使內侍贊『再拜』。册使少退。中書令、侍中及舉捧官率抬舁人奉册寶以次進於前，宮縣作。册寶床自東階升，並置於殿之前楹間，册床在北，寶床在南，中留讀册寶官立位，並去帕及蓋，抬舁人執之，退立於西朶殿。舉抬官分左右相向立，讀册寶官各立於床之東，西向，立既定，樂止。閤門使內侍贊『再拜』，捧謝表官以表授左立內侍，內侍以授后，受訖，以付右立內侍。內侍持表立於右。閤門使贊『再拜』，訖，册使退，宮縣作。持表內侍以表付閤門官，隨册使行。册使副至門，鼓吹振作如來儀，入西偏門，鼓吹止。册使副至御閤所在，俛伏，跪奏：『太尉臣某、司徒臣某，奉制授册寶，禮畢。』俛伏，興，退。持表閤門官進表，近侍接入，進讀，訖，退。

初，册使退，及門樂止。閤門內侍引后自西階升殿，宮縣作。傘扇止於簾外，退於左右朶殿前。步障止於階下，捲之。后於座前南向立，樂止。中書令詣册床南立，北向，稱『中書令臣某，謹讀册』。讀畢，降自東階，立於欄外第一墀上，西向。次侍中詣寶床南立，北向，揖稱『侍中臣某，讀寶』。讀畢降階，立於中書令之北，西向。內侍閤門引升座，宮縣作，坐定，樂止。舉捧官以次招抬舁人持帕蓋覆匣床，奉置殿之左右，册床在東，寶床在西。置訖，舉捧官以次降階，立於中書令、侍中之後，立定，合班北向，閤門贊『再拜』，拜訖，降東階，退出殿門。其抬舁人置册寶床於東西訖，各由朶殿下階，於侍中等班後直出殿門，以俟復入，抬舁入宮。

受册表謝訖，內侍跪奏『禮畢』。閤門引內外命婦陪列者以次進，就北向位。班首初行，宮縣作，至位樂止。閤門曰『再拜』，命婦皆再拜。閤門引班首自西階升，樂作，至階樂止，進當座前，北向躬致稱賀，訖，降自西階，樂作，至位樂止。閤門曰『再拜』，舍人承傳，命婦等皆再拜。閤門使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命婦前西北，東向，稱『有教旨』。命婦等皆拜，閤門使宣曰：『祇奉聖恩，授以册寶，榮幸之至，競厲增深。所賀知。』舍人曰『再拜』，命婦皆再拜，訖，內侍引內命婦還宮。班首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內侍引外命婦出次。宣徽使奏稱『禮畢』。降座，宮縣作，入東房，樂止。歸閤，宮縣作，至閤，樂止。更常服。內侍承教旨，宣外命婦入會，並如常儀。會畢，閤門引外命婦降階，橫班北向，舍人曰：『再拜』，訖，以次出。還宮，如來儀。中書門下侍郎復以引進司帥攙舁人進册寶入內。付與都點檢司，退。

別日，會羣官，會妃主宗室等，賜酒，設食，簪花，教坊作樂，如內宴之儀。

十一日，朝永壽、永寧兩宮。皇后既受册，越二日，內侍設座於所御殿，南向。其日夙興，宣徽使版奏『中嚴』。質明，諸侍衛宮人俱詣寢殿奉迎，宣徽使版奏『外辦』。后首飾褕衣御車，內侍前導，降自西階以出，侍衛如常儀。至太后之裏門外，降車，障扇侍衛如常儀，入立於西廂，東

向。將至，宣徽使版奏『請中嚴』，既降車，宣徽使版奏『外辦』。太后常服，宣徽使引升座，南向。宣徽使引后進，升自西階，北面再拜，進跪致謝詞。存撫賜酒食，並如家人之儀。禮畢，宣徽使贊『再拜』，訖。宣徽使引降自西階以出。出門，宣徽使奏『禮畢』，降座入宮。

又 卷四三《輿服志上》 皇后之車六。一曰重翟車，青質，金飾金塗銅鈒花葉段裝釘，燿葉二十四，明金立鳳一，紫羅銷金生色寶相帷一，青羅、青油幰衣各一，朱絲絡網，紫羅明金生色雲龍絡帶各二，兩廂明金五彩間裝翟羽二，金塗鍮石長轅鳳頭三，橫轅立鸞八，香鑪香寶子一副，宜男錦帶結，朱紅漆杌子，踏床各一，扶板扶魚一副，紅羅明金衣褥，紅羅襯褥一，青羅行道褥四，青羅明金生色雲鳳夾幔一，紅羅明金緣紅竹簾二，金塗銅葉段行馬二，朱紅漆金塗銀葉裝釘胡梯一，青羅胡梯尋儀褥二，踏道褥十，青絹裏大麻索二，油蒙帕一。

二曰厭翟車，赤質，倒仙錦帷一，紫羅、紫油幰衣各一，朱絲絡網，宜男錦絡帶各二，餘同重翟，惟行道褥、夾幔、尋儀褥羅及裹索等用紅。

三曰翟車，黃質，金飾鍮石葉段裝釘，宜男錦帷，黃羅油幰衣，鍮石長轅鳳頭三，而無橫轅立鸞，餘同厭翟，而羅色用黃。

四曰安車，赤質，倒仙錦帷，紫、油幰衣，朱絲絡網，天下樂錦絡帶，鍮石長轅鳳頭三，無橫轅立鸞及香鑪香寶子，餘同翟車，而色皆用紅。

五曰四望車，朱質，宜男錦帷，青、油幰衣，轅端螭頭二，餘並同安車。

六曰金根車，朱質，紫羅、紫油幰衣，朱絲絡網，倒仙錦絡帶各二，踏床衣褥用紅綾，尋儀褥、踏道褥並用綾，餘並同安車。

造六車成後，復改造圓輅、重簷、方輅、五華、亭頭、平頭六等之制，又增製九龍車一，高二丈、廣一丈一尺、長二丈六尺。五鳳車四，各高一丈八尺，長廣如之。圓輅車一、方輅車一、重簷車一，各高一丈七尺，長一丈八尺，廣八尺。皆駕馬四，駕士各五十人，並平巾幘、生色青緋黃三色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褲。平頭輦一、五華輦一、亭頭輦一，各高一丈九尺，廣丈五寸，長三丈。舁士各九十六人作兩番代，並生色緋寶相花衫，餘如前製。管押人員三十五人，長腳幞頭、紫羅窄衫、金銅帶束。駕馬繁纓、涼屜、鈴拂、包尾皆從車色，金銅面，插翟尾，朱轡，朱總。龍車合用紅羅傘一，傘子二人用本服錦帽襕帶。

又檢定扇、障等制。偏扇如仙人羽扇。行障六扇，各長八尺、高六尺，用紅羅表、朱裏，畫雲鳳，龍首竿銜鑿結，每障用宮人四。坐障三扇，各長七尺、高五尺，畫雲鳳，紅羅表、朱裏，餘同行障。錦六柱八扇，各闊二尺、高三尺，冒以錦，內給使八人執。

宮人車制如屬車，駕士八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鞋襪，供奉宮人三十人，雲腳紗帽、紫衫束帶、綠靴。

明昌元年三月，定妃嬪車輦同鍍金鳳頭、黃結，御妻、世婦用間金鳳頭、梅紅結子。

又 《輿服志中》 皇后冠服。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羅表、青絹襯金紅羅托裏，用九龍、四鳳，前面大龍銜穗毬一朵，前後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鷁鶿、孔雀、雲鶴、王母仙人隊、浮動插瓣等，後有納言，上有金蟬纓金兩博鬢，以上並用鋪翠滴粉縷金裝珍珠結製，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寶鈿窠，後有金鈿窠二，穿紅羅鋪金款幔帶一。

褕衣，深青羅織成暈翟之形，素質，十二等，領、褾、襈並紅羅織成雲龍。中單以素青紗製，領織成黼形十二，褾、袖、襈織成雲龍，並織紅縠造。裳，八副，深青羅織成翟文六等，褾、襈織成紅羅雲龍，明金帶腰。蔽膝，深青羅織成翟文三等，領緣，緅色羅織成雲龍。明金帶大綬一，長五尺，闊一尺，黃赤白黑縹綠六彩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間七寶鈿窠，施三玉環，上碾雲龍，撚金線織成大小綬頭，紅羅花襯。大帶，青羅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撚金線織成帶頭。玉佩二朵，每朵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墜子各二，並玉碾。縷金打鈒獸面，篦鉤佩子各一，水葉子眞珠穿綴。青衣革帶，用縷金青羅裹造，上用金打鈒水地龍，鵝眼銙尾，龍口攀束子共八事，以玳瑁襯金釘腳。抹帶二，紅羅，青羅各一，並明金造，各長一丈五寸。舄，以青羅製，白綾裏，如意頭，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眞珠裝，綴繫帶。襪，青羅表裏，綴繫帶。

又 卷五七《百官志三》 內命婦品：

元妃、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曰九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員，曰二十七世婦。寶林，正六品。御

女，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員，曰八十一御妻。按金格，貞祐後之制，貴妃下有貞妃，淑妃下有麗妃，柔妃，而無德妃、賢妃。九嬪同。婕妤下有麗人、才人為正三品。順儀、淑華、淑儀為正四品。尚宮夫人，尚宮左夫人，尚宮右夫人，宮正夫人，寶華夫人，尚儀夫人，尚服夫人，尚寢夫人，欽聖夫人，資明夫人為正五品。尚儀御侍，尚服御侍，尚寢御侍，尚正御侍，寶符宸侍，奉恩令人，奉光令人，奉徽令人，奉美令人為正六品，司正御侍，寶符御侍，司儀御侍，司符御侍，司寢御侍，司飾御侍，司設御侍，司衣御侍，司膳御侍，司藥御侍，仙韶使，光訓良侍，明訓良侍，遵訓良侍，從訓良侍為正七品。典儀御侍，典膳御侍，典寢御侍，典飾御侍，典設御侍，典衣御侍，典藥御侍，仙韶副使，承和良侍，承惠良侍，承宜良侍為正八品。掌儀御侍，掌服御侍，掌寢御侍，掌飾御侍，掌設御侍，掌衣御侍，掌膳御侍，掌藥御侍，仙韶掌音，祇肅良侍，祇敬良侍，祇願良侍為正九品。

宮人女官：職員品秩，皆同唐制。尚宮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

司記二人，典記二人，掌記二人，掌在內諸文書出入目録，為記審訖付行縣印等事。女史六人，掌職文簿。

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掌宣傳啟奏之事。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宮人名簿廩賜之事。司闈六人，典闈六人，掌闈六人，女史四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事。司樂四人，典樂四人，掌樂四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司賓二人，典賓二人，掌賓二人，女史二人，掌賓客參見，朝會引導之事。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彤史二人，掌禮儀班序，設板贊拜之事。尚服二人，掌管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典寶二人，掌寶二人，女史四人，掌珍寶符契圖籍之事。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司飾二人，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掌仗衛兵器之事。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管司膳、司醞、司藥、司饎事。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膳羞器皿。司醞二人，典醞二人，掌醞二人，女史二人，掌酒醴。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二人，掌醫藥。司饎二人，典饎二人，掌饎二人，女史二人，掌宮人食並柴炭之事。尚寢二人，管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二人，掌帷帳、床褥、枕席、灑掃、鋪設。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輿傘扇羽儀。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二人，掌苑囿種植蔬果。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燈油火燭。尚功二人，掌女功，管司製、司珍、司綵、司計事。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二人，掌金珠玉寶財貨之事。司綵二人，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二人，掌錦文緋綵絲帛之事。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宮正二人，掌總知宮內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同掌。典正二人，糾察違失。女史四人。

皇后位下女職：依隆慶宮所設人數，大安元年定。

司閨一員，八品，掌宮內諸事並給散宮人俸給食料。秉儀一員，八品。丞儀一員，九品。掌左右給事，宣傳啟奏、經籍紙筆之事。直閤一員，司陳一員，九品，掌帳幕床褥輿傘，灑掃鋪陳，薪炭燈燭之事。秉衣一員，奉衣一員，九品，掌首飾衣服器玩諸寶財貨，裁製縫綵之事。掌饌一員，八品。奉饌一員，九品。掌飲食湯藥酒醴蔬果之事。

又　卷六三《后妃傳上》　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國初諸妃皆無位號，熙宗始有貴妃、賢妃、德妃之號。海陵淫嬖，後宮寖多，元妃、姝妃、惠妃、貴妃、賢妃、宸妃、麗妃、淑妃、德妃、昭妃、溫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後宮簡少，明昌以後大備。

內官制度：諸妃視正一品，比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視正二品，比九嬪。婕妤九人視正三品，美人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人視正五品，比二十七世婦。寶林二十七人視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視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內官也。

清・施國祁《金史詳校》卷七　國初諸妃皆無位號。葉奇《草木子》云：元朝立后自正宮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即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爲驗，遵大金之遺制也，與趙宋之法不同。案《序》語，葉說非矣。

明昌以後，大備內官制度。案《宋志》，宣徽院孝靖宮章宗五妃位云端妃位，眞妃徒單氏。慧妃位，麗妃徒單氏。貞妃位，桑妃唐括氏。靚儀位，昭

儀夾谷氏。才媛位。修儀吾古論氏。又《大氏傳》，順、寧、文三妃皆有別稱，《序》略。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八《金宮詞》　玉斧金瓜仙仗環，羣臣舞蹈六龍閑。地寒氈帳秋風早，豹子河邊避暑還。【略】

春風暖殿繡幃張，夜夜含羞侍御旁。身似羅敷難自訴，暗留金袋贈蕭郎。【略】

瑤池同輦壓宮娥，娘子新稱賜定哥。莫恨君王臨幸少，乞兒深夜受恩多。【略】

翟車風漾竹簾開，花下彈棋傍晚迴。雅謎編成珠百斛，看燈相喚鬪心裁。【略】

宮籍書聲滿繡幃，莫言監户出身微。加官盡沐椒庭寵，阿閣祥禽嚮裏飛。【略】

漫將家世笑頭巾。成國威權擬虢秦，出入宮闈若房闥。滿朝自在讓夫人。

外戚制度部

外戚加封分部

綜述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四《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時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曹修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隸輩皆得禄仕。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二五《后妃封贈劄子》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為不可。夫禮之所慎，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逼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内，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今封贈之典，等而為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壺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逼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省，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曰：『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為不可，而犯顔力爭；況著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

臣謹案：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然。聖王制禮，内外異宜，不可均一。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嘉祐七年十二月上，時知諫院。

又　卷二九《后族乞不推恩劄子》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爲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他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卽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榮。取進止。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九《天章閣待制楊公墓誌銘》　又言向傳範后族，不當領京東西路安撫使，宜易之，以杜外戚僥求之源。執政言傳範以累典郡有政績而授，非緣外戚與之。

宋・高晦叟《珍席放談》卷上　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

以元舅之尊，窮老纔得節度使。

宋・吕陶《淨德集》卷《西京左藏庫使榮州刺史帶御器械朱伯材可特授文思使依舊榮州刺史帶御器械制》 敕具官某：『朕郊見天地，蒙神祇之休，敷為煥渥，均被四海，愛自親始，恩典尤殊。故外戚之家有以慶澤陞進者，乃法所當與，非朝廷之私授也。爾於太后之親，實為近屬，擢遷使秩，蓋協彝章，其服寵光，益思報效。』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一九《外戚傳・張堯佐》 堯佐憑戚里以進，而家法不脩，為世所鄙云。

又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五 （大中祥符八年秋七月乙亥）宮苑使、昭州團練使郭崇仁為解州團練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時崇仁母梁氏亡，詔起復，仍有是命。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自是凡十年不遷。

又 卷一九二 （嘉祐五年十一月）丁亥，均州防禦使李珣為相州觀察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為齊州防禦使。

知制誥楊畋封還珣、永年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有轉官移鎮之寵，蓋謹重名器，必須平寇難，靜方隅，然後俾之遷改。今珣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陛下忽祖宗謹重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門，曲緣私恩，輕用王爵。後若有扞寇之功，復以何官賞之？臣是以不敢命詞。』尋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楊畋之言為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儻以為非，即乞卻令元當制官命詞。』內批不許。既而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又 卷二〇一 （治平元年五月）丙辰，上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使、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上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請久之，乃許。

又 卷二三九 （熙寧五年冬十月丙申）上謂王安石曰：『御史言向經宅太侈，軍士以為一次拜郊錢物止修得一區皇后父宅。』安石曰：『向經外戚，至尊貴，但賜一宅，以臣所見，甚不為侈。若軍士輒有言，小人陵上乃至此，此風豈可長？臣以為外戚使奉法順理，不敢為非，足矣。若加恩賜宅如經，有何不可！』上曰：『御史有此言耳，未必軍士便有此言也。』

又 卷三〇三 （元豐三年三月）己丑，景靈宮使、昭德節度使、兼侍中曹佾為護國節度使，守司徒、兼中書令，出入如二府儀，公使半給見錢，後無得為例，又給宣借兵五十人。又以慈聖光獻皇后姪左藏庫使、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誦為東上閤門使，六宅副使諭為供備庫使，西上閤門使評為四方館使，慶州刺史，左藏庫使、昌州刺史誌為皇城使，榮州團練使，西京左藏副使讀為文思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誘為東上閤門副使；姪孫西頭供奉官、閤門看班祗候喚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試大理評事時等七人各遷兩官，白衣曠等七人並為右班殿直；姪曾孫白衣溫等五人並為三班奉職；從弟皇城使偃為西上閤門使，雄州刺史；從姪成州團練使、駙馬都尉詩等三十二人各遷兩官，候服闋除防禦使，白衣謀等五人並為三班奉職；從姪孫左藏庫副使明等三十六人各遷一官，白衣習等四十五人並為三班借職；姪女四人各遷一等；又封弟婦贈昭慶軍節度使億妻申國夫人徐氏為楚國夫人；姪女七人、從姊妹六人、從兄弟婦八人，並為郡君，已為縣主者改郡主，增料錢二十千；姪孫女十五人並為郡君，已為郡君者遷一等，未有冠帔者與冠帔，為尼者賜法名、紫衣師號。

上以慈聖光獻故，大推恩於曹氏。於后為兄弟行者進三官，子行進兩官，孫行者進一官，凡被賞者百餘人，且欲以佾為正中書令。呂公著言：『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上曰：『此誠闕典，第不如是，不足以稱厚恩爾。』公著固爭，乃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他日，佾又奏：『臣鄉除兼侍中，三子皆以臣故進官。今除兼中書令，亦乞用前比進三子官。』公著言：『佾除兼侍中，曹氏子孫皆不遷，故特以佾故進其三子。今佾三子已用汎恩進兩官矣，豈可以復加？』上曰：『理固如此，第以元舅之請，不可違爾。』上又曰：『褒寵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顧以慈聖光獻有功於宗社，宜優恤其家爾。』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

薛向嘆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又 卷三〇九 （元豐三年閏九月辛卯）御史范鍔言：『曹佾以外戚封郡王，祖宗以來，未有佾比。陛下所以富貴寵祿之厚矣，所以致孝愛於慈聖之情至矣。佾雖不王，乃以保安曹氏，命行而改，抑以為子孫萬世之成憲也。』不從。

又 卷三五九 （元豐八年）八月癸亥，詔：太皇太后遇南郊、坤成、興龍節推恩親屬恩數，臨時取旨。

又 卷五〇〇 （元符元年秋七月）御批：賢妃劉氏親弟景年，可特補右班殿直。【略】

己未，詔故觀察留後李珣，以章懿皇后之後，遺表例外得子孫恩澤一名，特許回授親姪女夫王京為郊社齋郎。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三四《[宋]余靖〈上仁宗論張堯佐不當與府界提點〉》 臣竊聞已降敕命，差職方員外郎張堯佐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外議皆言：堯佐識見淺近，依託後宮嬪嬙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內批與省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惟陛下近歲以來，每事思治，損節浮費，放減後宮，絶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人言籍籍如此！臣深為陛下惜之。

大凡嬪御親姻，但多與財帛，足表恩意。至如堯佐進士出身，自當隨其才望，與之差遣，何必躐等待之，以騰物議！府界提點，比省府判官固是降等。其如呂公弼亦是辭三司判官，就此差遣，未及半年，早已遷陟。議者不論其才，但言是故相之子，所以進用太速。將來堯佐若循此例升進，外議亦只謂是斜封私謁之類，竊恐上累聖德。若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田一近郡，正以表陛下屈已從人之德，於堯佐資序，亦無所損也。慶曆四年三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又 《[宋]何郯〈上仁宗論后族戚里非次改官〉》 臣伏睹近日后族戚里，非次改官稍多。朝廷爵賞，本以寵待勞臣；非素有勳績，即須循年考。今橫恩過寵，輕授無度，竊恐近戚之家，迭相攀援，人懷異望。若各從所求，即是名器高下，皆以恩授。陛下至公在御，凡一爵賞，皆循典制。推此恩澤，必是近歲戚姻，入內有所干求，聖心念親親之故，不欲拒絶，所以致冒賞貪進之人衆，而煩黷宸聽。況舊有條約，皇親命婦，不許因入內投進文字求內批指揮差遣，及非次改轉恩澤。如有內批指揮，即令樞密院進呈，具此條貫執奏，不得輒便施行。朝廷著令，如此明白，臣下尚不遵此。若從而遂之，即是啓僥倖之門，塞公平之路。此風寖行，為害不細。伏望聖慈，以義斷恩，特賜旨揮，其近戚干求，非次改轉恩澤，一切止絶。所貴重惜爵秩，以允公議。慶曆八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又 《[宋]何郯〈上仁宗論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 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祐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恐競相扳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疏，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固為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仍立為永制，以絶後來非冀之人。皇祐元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又 《[宋]錢彥遠〈上仁宗論不可令李璋管軍〉》 臣風聞閤門使李璋欲除京中職名。竊以李璋本由戚屬恩澤入官，三五年間，坐躋顯仕，未補邊防經歷事任。加以人才懦弱，別無勳勞，委之師旅，未協公議。安危之本，所繫非輕。且諸將有久戍沙漠，早立勳績者，及外戚貴屬，在李璋上者，引李璋為比，乞軍中職名，則朝廷何以却之？與之則恩賞失宜，不與之則中心觖望。可否之際，措置頗難。且李璋既主兵馬，即須出屯疆場。素無韜略之蘊，訓練之嚴，萬一胡騎小出，斯人何以捍禦？本謂愛之，實害之也。或朝廷以李璋戚屬，宜加恩禮，不若俟其少有勳勞，擢進官資，則事體兩全，名實相副。欲乞出自聖意，特賜寢罷李璋管軍旨揮，庶合中外公議。皇祐元年上，時知諫院。

又 《[宋]何郯〈上仁宗論張堯佐不可進處二府〉》 臣伏見三司使、禮部侍郎張堯佐，慶曆三年冬從開州來，是時猶作南宮散郎。自頃至今，不五六年間，遂歷盡要近，乃尹京邑，乃司計籍。緣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過，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況三司使位望任使為二府之亞，跂步便至。今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饗訖事，衆議謂陛下以酬勞為名，必當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衆議，

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當是之時，陛下欲決用堯佐，則當黜言者；聽用言者，即須罷堯佐。酌之兩塗，必難並立。然用堯佐而黜言者則累德，聽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欲聖躬無所損，外戚無所怨，莫如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處之，正得宜也。

前古近戚成敗之間，其鑒不遠。崇寵過當，則不免禍咎；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咎安全，不唯其家繫之，抑亦國隨而興衰也。此書傳所載，不可悉數。陛下聰明，固宜監觀往事，以為社稷之計。前歲陛下備禮，册命貴妃，外廷紛紜，已有物議。然臣當時未嘗論列者，蓋以天子列嬪妃之位，明有典章；若不干預政事，置亦無害。今用堯佐至三司使，已是預政事；況於進處二府，則天下之議當以為如何！堯佐進用與否，固亦未測陛下之意。然而已進用而後言，縱能追罷，在人臣頗獲直名，於陛下已損盛德。固莫若先事而言，冀陛下審處其事，使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道，兩得之矣。

臣以言責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廷大體，及大姦大蠹，無不論列，蒙陛下多賜採納。今以親老，方將外補，唯於堯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建一言，則異時臣負懷情不盡之責。故於將行，不敢默默而復布腹心焉。伏望陛下幸採臣章，俯從公議，不徇一時之愛，以全千古之名。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載德美之盛，與夫寵一人而失天下之心者，不同日而語也。皇祐三年八月。鄭自侍御史知雜事出知漢州將行。上此疏。

又《[宋]王舉正〈上仁宗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 臣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堯佐素乏材能，徒以椒緣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須材以辦經費，堯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任使，而復加崇寵，轉踰於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

夫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疏戚，庸常之材，過授寵渥，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紛紜，固當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日覬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即祇受，其意尚若不足，繼有邀求。不虔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勢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熄中外之議。

伏以陛下自臨馭以來，孜孜勤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柄，由此隳紊。四方駭任人之失，二鄙萌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適睹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聖慈開納，速降旨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補遠郡。

又《[宋]王舉正〈上仁宗論張堯佐再除宣徽使〉》 臣近以張堯佐再除宣徽使，三嘗論奏。且人君御天下，惟爵賞為大公，受授非當，則天下竊議。堯佐本常才，但以椒緣後宮，叨據非分。自去年冬罷三司使，除宣徽使，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駭聽。其時臣與諫官、御史至留班，欲廷議而爭之。尋罷宣徽使，尚忝節度名品。今四方多虞，災異數見，若非奬擢有功，任用賢直，則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堯佐自罷宣徽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師，以尸厚祿，今復授之，益增鄙誚。此乃執政不念祖宗基業之重，順顏固寵，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損聖德。若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竊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誡不識忌諱愚直之人。皇祐三年八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又《[宋]楊畋〈上仁宗論李珣劉永年無功除授〉》 臣竊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晦、姚內斌守環、慶，與彊寇對壘十餘年，未嘗有轉官之寵。蓋謹重名器，必須平寇難，靜邊隅，然後俾之遷授。今李珣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陛下忽祖宗謹重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門，曲緣私恩，輕用王爵。後有捍寇立功者，復以何官而賞之？是以不敢命詞。

又《[宋]楊繪〈上仁宗論向傳範除知鄆州〉》 臣竊以人主之於恩命，不可不謹其源。其源一開，攀援其例者，數十年猶泛濫而不可止矣。向氏之宗，於陛下為后族也；高氏之宗，於陛下為母族也；曹氏之宗，於陛下為祖母族也。伏覩差防禦使向傳範知澶州，未行間，外皆傳向傳範營廉車之命，干東平之守。臣獨不信之。未幾果有改差，雖不轉觀察使，果知鄆州，兼一路安撫使之任。臣誠不諳國朝典故，然耳目所接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為

不次之恩矣。陛下始卽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為雄職者，若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之，是厚於后族而不厚於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而可以為外戚之地乎？外戚之任，皆據要藩，於理得為便乎？若曰傳範之用自以才者，則他人何肯自謂不才乎？臣忝諫職，其敢畏避而不言也？伏乞陛下謹其源，塞其例，勿徇一時之易而難於五七載之後，幸甚。治平四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

又　卷三五《[宋]吳執中〈上徽宗論鄭居中除同知樞密院事〉》　臣竊惟祖宗垂訓，百有餘年，戚里宗屬，不以與政。非待之薄，遇之不厚也，其憂深慮遠，可謂至矣。養之以俸祿高爵，而不使之招權擅事；從容進退，以永保其安榮。誠所以厚之不薄也。乃者陛下降德音，下明詔，追述成憲，戒前世禍亂之失，俾自今勿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屬為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為甲令。布之天下，孰不以為至當！繼嘗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而後宮恐懼，知詔旨之不可違也，懇請罷免。陛下以其陳義堅慤，終不可奪，卽以居中為中太一宮使。詔書傳播，聞者欣欣，有以見陛下正家以治天下之效也。曾未半歲，乃復以前命擢用居中。自此中外未免疑矣。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手詔，當與《典》、《謨》並傳示萬世，而遽自改易，以開他日外戚任事之端，非所宜也。後宮承陛下道化，乃能推遠權勢，以祖宗典則，屢陳義懇請。居中儒者也，不知出此，偃然居位，曾莫之避，獨不愧於心乎？祖宗遺訓，著之金石；陛下明詔，爛如日星。衆目所視，不可掩也。為居中計者，宜深自警懼，以遠嫌疑。優游祠宮，涵泳聖世，坐享寵祿，長無憂虞，世豈復有居中比者！伏願陛下勉徇公論，申明丁亥二月詔旨，罷居中政事，俾復以宮使奉朝請。信示萬世，以釋羣疑。臣不勝幸甚。大觀二年二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四　（紹興三年夏四月戊申）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曈為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士曈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曈以宣仁近屬，故稍優之，然躐等亦不可。高爵厚禄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

又　卷六八　（紹興三年九月癸亥）故中散大夫孟彦弼特贈太師，故贈直龍圖閣孟忠亮特贈秘閣修撰。彦弼，忠厚父；忠亮，其兄也。上以昭慈故，内批彦弼追封王爵，忠亮贈從官，令有司討論，已而復有是命。時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邢煥薨故，乞賜田賜第，官其子弟、門客，皆踰常制。上令補二子官，其長子右承務郎孝揚進二秩，餘悉不行。且諭輔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以后族，故私之邪？』後復以皇后受册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況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母后為比者，亦勿聽。』《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后之尊母天下，固無與並，至其家所宜得之恩，於外戚亦奚有加焉？太上皇帝待遇后家邢氏，不敢與宣和皇后韋氏家等，非謂其區區之禮當然也。孝心之所發，其為等級次第，有自然而然者，雖欲彊而同之，不可得也。語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惟太上皇帝之是心也，其為有尊也著矣。』

又　卷七〇　（紹興三年十一月）甲寅，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薨。遣表求恩，如母后外家故事。前一日進呈，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減於韋氏矣。今祈請不已，其援母后以為比者，亦勿聽。』乃詔邢煥贈少師，追封嘉國公，子承事郎孝揚加直秘閣，忠翊郎孝蘊、孝騫並閤門祗候，賜銀帛五百匹、兩，許造進酒，及差官舟二隻而已。

又　卷一三一　（紹興九年八月）戊午，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判鎮江府，從所請也。故事，戚里官至使相者，未嘗典州。忠厚與秦檜為友壻，上亦以昭慈故厚眷之，故有是旨。

又　卷一七〇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御筆：『醴泉觀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請。』翌日，參知政事魏良臣奏曰：『忠厚在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宮須宰相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事護送。朕深不欲以國戚任軍旅及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禄，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憲節邢皇后》　建炎初，遙册為皇后，擢煥徽猷閣待制。右諫議大夫衛膚敏、殿中侍御史張浚

言：『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撓法而干政。』上納其言，改煥光州觀察使。

又　卷九《中興外戚封王數》　中興外戚封王者，自信安孟王忠厚始。其後，平樂韋王淵、大寧吳王益、新興吳王蓋、永寧郭王師禹，皆以元舅之貴乃得之。慶元中，韓太傅侂胄以中宮從曾祖封平原郡王，蓋殊命也。

又　卷一〇《外戚典樞密》　祖宗盛時，率用外戚典兵馬，而無使樞密者，惟慶曆中王鄧公貽永以主壻為之，然議者不以為忝。元祐中，韓文定在樞密，其弟端節既選尚，為臺諫所攻，旋亦罷去。紹興初，樞密都承旨闕，執政請以保靜軍承宣使邢煥為之。煥，懿節后父也。上曰：『朕不欲戚里任朝廷官。』乃不許。上受禪，韓平原侂胄自知閤門事除都承旨，亦固辭，因自請奉祠云。

又　卷一二《外戚節度使》　國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窮老才得節度使。仁宗用張堯佐，一時名臣力爭之。其後，除拜浸多。中興後，外戚節度使二十有二人，孟后姪忠厚，鄭后姪孫藻，韋后弟淵、姪謙、讜，邢后父煥、弟孝揚，吳后弟益、蓋、姪琚、環、璩，郭后弟師禹，夏后弟執中，謝后弟淵，李后姪孝友、孝純，韓后曾季祖侂胄，父同卿，從祖邈，徽宗王貴妃父舜民，高宗劉貴妃父懋。

又　《乙集》卷二《今上楊皇后》　后知書史，通古今。兄次山本右學生，慶元間為帶御器械，累遷太尉、岳陽軍節度使。韓侂胄死，拜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嘉定三年夏，拜少保，封永陽郡王，制書有夐掩前聞之語，蓋殊命也。次山能避遠權勢，不與人事，論者以為得外戚體。子谷、石，皆為承宣使。

又　卷一一《后家封王者》　祖宗以來，后家封王者，自元豐間曹氏始。時官制初行，曹濟陽自中書令改開府儀同三司，神宗以為慊於志，故以異姓王易之也。其後高氏不得封，向氏二王，宗回、宗良。鄭氏一王，紳。至中興後，后家得封者，吳氏二王，孟氏、韋氏、郭氏、韓氏、楊氏各一王。然曹、向、吳、韋、郭皆以元舅，鄭以后父封，獨孟信安以帝外兄，韓平原以中宮曾季祖，皆異禮也。近楊永陽以后兄得封，亦異數。

又　《中興以來后家建節者》　自建隆以來，母后、中宮之家建節者極少，如杜審進、曹佾皆晚歲始得之。宣仁垂簾十年，高公繪止為承宣使。符、覲後，乃有向宗回兄弟、鄭紳父子。中興七十年，后家建節者，凡二十有二人。吳氏七人，益、蓋、琚、環、珹、璩、理。韓氏四人，侂胄、邈、同卿、俟。韋氏四人。淵、謙、讜、朴。邢氏、李氏各二人，邢煥、孝揚、李孝友、孝純。孟氏、鄭氏、郭氏、夏氏、謝氏、楊氏各一人。忠厚、藻、師禹、執中、淵、次山。

又　卷一四《后妃王主奏薦格》　渡江後，后妃之家奏薦，每遇大禮、聖節、生辰，皇太后家推恩四人，皇后二人。親王、公主、諸妃遇大禮各奏二人，昭儀至才人各一人。

宋・岳珂《愧郯録》卷一五《外戚贈王爵》　國朝循漢非劉氏不王之制，開基而後，至於贈典，亦不輕用。昭憲以文母基命，躬享天下之養，申念外家。雖深霜露之感，而在東朝之日淺，猶未及褒表。藝祖追惟罔極，孝篤因親。開寶七年四月六日，詔贈曾祖杜蘊太保，祖遠太傅，父爽太師，追封三世祖妣劉氏、趙氏、范氏爲衛、燕、齊國夫人，當時雖欲行册命，竟亦不果。又閱再世，至於景德，乃復議加贈。三年正月十七日，詔贈蘊太傅，遠太尉，爽中書令，三夫人改封安、魏、晉三國而已。惟皇舅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審瓊贈太尉，而次舅贈中書令審進始贈京兆郡王。是秋，審瓊改葬陪陵，特贈太師、中書令，又加贈審進爲尚書令。考其贈典，每加審瓊一等，殆是以其存日之官品爲次叙，非□□杜氏恩數止於此耳。元德皇后配食熙陵，是生真祖，其父乾州防禦使李英，母王氏，雖奉册之後，亦未敢卹制。逮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始詔贈英爲檢校太尉、安德軍節度使，追封常山郡王，王氏爲魏國太夫人。蓋以帝母之貴，非常制也。然贈止一代，封止郡王。若夫正位中宮，初贈三代，則自孝明而下皆無聞。惟章獻明肅肇建坤儀，早隆上眷。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十一日，詔贈曾祖劉維嶽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祖右驍衛將軍延慶、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父贈定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通永興軍節度使兼中書。曾祖母宋氏吳國，祖母元氏許國，母龐氏徐國，並太夫人。此蓋儷極之優恩。亦無徑封王之制，通之已有贈官，蓋章獻爲美人、德妃時，已循常封贈而致，自祖以上則未有爵邑。然則是時妃嬪亦無贈二代之制也。仁宗嗣位，章獻臨朝，乾興元年三月十一日，詔維嶽移鎮寧節，加侍中，延

慶移建雄節，加中書令，通追封彭城郡王，宋、元、麗改封陳、衛、鄆三國。章惠以保毓上躬，尊爲皇太妃。同時贈祖楊瑫爲安州觀察使，父知儼忠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祖母王氏河南郡君，母張氏鄭國太夫人。蓋雖太妃亦止及祖考焉。

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彰信節兼尚書令，延慶鎮安節兼尚書令，通爲鄭王；宋、元、麗又改封楚、韓、魏三國。而外戚追封一字王之制，始見於此。夷考其時，仁宗以母事章獻，孝聞天下，慶節則朝北面，饗廟則冠儀天，皆非平時之禮。而通之名，又頒之四海，上書奏事，科舉程文，避之如宗廟，改通判爲同判，州郡之名如通利軍之類，亦莫不改，尊之至矣。則以命珪荒鄭履要，豈後日之所可援？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天平節兼尚書令，延慶彰化節、許國公，通開府、魏王；宋、元、麗爲安、齊、晉三國，是徹國爲公之始也。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詔加贈維嶽燕國公，延慶開府，通兼中書令，宋、元、麗爲魯、越、秦三國，是終章獻垂衣之世，二代止於國公，祖妣止於國夫人。郭后爲仁宗嫡后，受册之初，正啓饋盥薦之禮，所謂贈曾祖中書令郭崇爲尚書令兼中書令，贈祖左千牛衛大將軍守璘爲寧國軍節度使、太尉，贈父崇儀副使允恭爲安國軍節度使、太傅，三世妣鄭、李、杜爲燕、岐、安國太夫人，見於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之詔者，此嫡后受册之典故也。

章懿爲仁宗之母，追册之後，因李用和有言，玉牒取索而後加贈，所謂贈曾祖太子少傅李應已爲太傅，贈祖太子少師延嗣爲太師，贈父泰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德爲尚書令兼中書令；三世妣沈、汪、董爲蔡、徐、陳國太夫人，繼見於景祐三年七月五日之詔者。此母后追册之典故也。惟慈聖光獻以元勳之門，來嬪帝室。

景祐初元十一月二十二日，初贈祖尚書令冀武惠王曹彬爲魯王，蓋其先自以佐命拓國，已啓茅土之封，所以示寵者，易地升國而已。其他如贈曾祖太師、尚書令、萊國公芸爲安國公，贈父虞部員外郎玘爲特進、太傅兼侍中；曾祖妣張韓，祖妣高、唐、劉秦國、舒國、燕國，母馮徐國，亦無異數。温成席寵，父堯封欲開王封，仁宗頗慰公議。至和元年六月十三日，追封皇后父玘爲東海郡王，堯封爲清河郡王，此后父贈王爵之始也，而亦止於郡。神宗篤慶壽擁佑之恩，治平四年初紹大統。二月十三日亟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芸、祖彬、父玘皆爲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王鄧、唐、韓三國，此祖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慶壽在御既久，歲時賜恩，加荒大國，宣仁聖烈后之曾祖高烈武瓊，固太平、景德勳臣，功在彝鼎，與曹武惠彬相伯仲，神宗不得獨異，熙寧元年，初封瓊爲大寧郡王，而祖繼勳、父遵甫仍未得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又進瓊爲崇王。馴至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偕曹氏褒贈，而瓊封魯，繼勳封許，遵甫封衛，此母后三代封王之始也。

是時，欽聖憲肅以故相向文簡敏中之家，倪天作合，三宮皆國朝元勳名相，事體略同，而是年同日敕詔，曾祖敏中贈秦國公，祖傳亮兼尚書令，惟父經得封河間郡王，猶循用至和故事，不敢少越。哲宗襲尊號，宣仁垂簾，欽聖遂視寶慈舊比，敏中王文安郡，傳亮公韓國，經王益國，敏中之所以先傳亮而得王，正以勳德比曹、高，非以它也。元祐四年，敏中遂王定，傳亮王衛，經王秦，三代始皆得封王。雖歷崇、觀、政、宣之世，封爵稍過差。而昭慈聖獻，昭懷、顯恭、顯肅諸后家皆無此制。

建炎中興，憲節從狩漠北，高宗以元妃之重，已正椒塗。紹興元年，后母能氏上遺表陳請，皇后受册當時未曾加恩。上諭輔臣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況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減於韋氏矣。今祈請不已。』於是詔特贈后父慶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邢煥爲少師，追封嘉國公，聖慮深微，可法萬世。還考宣和母后之家，是爲顯仁后，自紹興十年九月十日，詔皇太后曾祖郊杜齋郎、贈太師、岐國公韋舜臣追封雍國公，曾祖母唐國夫人段氏贈楚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新平郡王子華追封安康郡王，祖母漢國夫人杜氏贈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豫王安禮追封魯王，母益國夫人氏贈秦國夫人。至十二年四月五日，又詔皇太后曾祖韋舜臣追封惠王，祖子華追封德王，而三世始畢王矣。猶自正號之後，歷十有五年而敘進。歷郡若國，自公而王，不少躐等。秦檜當國，掩建炎聖謨之懿。十三年四月二日立后，五月十六日初詔封憲節后曾祖右監門衛將軍、贈太傅邢允迪爲恭王，祖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爲永王，父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贈太師楚國公煥爲安王。至二十七日，遂詔封皇后故曾祖贈太子太保吳文誠恭王，祖贈太子太傅從亨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近榮王，后族以初受册恩，不竢褒贈，極品三

代，卽正王爵，至是始見之。憲節追褒，蓋示肇端，檜之意可考矣。成穆在孝宗朝，追册曾祖西京左藏庫副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郭若節，祖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直卿，同贈東宮保傅、成恭登配，曾祖儒林郎、吉州吉水縣主簿、贈太子少保夏令吉，祖贈太子少傅毅，父贈太子少師協，同贈三少，見於隆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二年二月十七日之詔者，亦不皆得王封也。

成肅以淳熙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立，而十一月十六日遂封曾祖贈太保謝忠正爲永王，祖贈太傅慶祖爲和王，父贈太師寧爲惠王，卽用紹興近制。紹熙慈懿、慶元恭淑兩家，初受册，贈典，止於循進，逾年乃王，然亦偏三代矣。如新興郡王吳蓋、大寧郡王吳益，於憲聖屬爲昆弟，亦得正一字之封云。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二・外戚追贈》 太祖開寶三年十月一日，皇姨京兆郡夫人杜氏卒，詔追封齊國太夫人。杜先適奉國軍指揮使劉遷，早卒，至是亦詔贈太保。

七年四月六日，詔贈昭憲皇太后曾祖杜蘊太保，祖遠太傅，父爽太師。追封曾祖妣劉氏衛國，祖妣趙氏燕國，妣范氏齊國，並為太夫人。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終不果行。時詔檢討典故，禮院言：『按《開寶通禮》，有策贈外祖父母之文。凡策贈之禮，必因啟葬之節而加焉。如封贈次第，禮文不載。』遂特降是詔。時宰相率百官奉慰皇帝，禮院言：『策贈外祖父母，遣使持節就本家行禮畢，策使弔慰主人，卽無百官奉慰至尊之禮。』遂罷。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十七日，詔加贈昭憲皇太后曾祖贈太保杜蘊太傅，祖贈太傅遠太尉，父贈太師爽中書令。追封曾祖妣劉氏安國，祖妣趙氏魏國，妣范氏晉國，並太夫人。皇舅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審瓊太傅，追封妻吳氏陳留郡太夫人；贈中書令審進京兆郡王，妻趙氏南陽郡夫人；審瓊子贈歸義軍節度彦圭中書令。是秋審瓊改葬陪陵，特贈太師、中書令，又贈審進尚書令，彦圭太師。【略】

天禧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詔加贈皇后父贈永興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劉通太師、尚書令。時改葬父母，故有是命。

四年十二月，詔贈淑妃楊氏祖瑶寧州團練使，祖母王氏太原郡太君，父贈昭德軍節度使知儼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母越國太夫人張氏進蔡國，叔天武副指揮使知信永州刺史，叔母蓋氏河陽縣太君。時遷葬故也。

仁宗乾興元年卽位未改年。三月十一日，詔贈皇太后曾祖贈忠正軍節度使、太傅劉繼嶽鎮寧軍節度使、兼侍中，祖贈彰德軍節度使、太尉延慶建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父贈太師、尚書令通追封彭城郡王。進封曾祖母宋氏陳國，祖母元氏衛國，母龐氏鄆國，並太夫人。姨龐氏武陵郡太夫人，姨夫贈衛尉卿龔知進工部尚書。皇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贈昭德軍節度使、太尉劉美侍中。贈皇太妃祖楊瑶安州觀察使，父知儼忠美軍節度使、兼侍中。祖母王氏河南郡君，母張氏鄭國，並太夫人。叔知信穎川防禦使，叔母蓋氏清河郡太君。

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詔加贈皇太后曾祖劉維嶽彰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祖延慶鎮安軍節度使、兼尚書令，父通鄭王；曾祖母宋氏楚國，祖母元氏韓國，母龐氏魏國，並太夫人。【略】

十年三月四日，詔贈宸妃曾祖進士李應已光祿少卿，曾祖母沈氏吳興縣太君；祖婺州金華縣主簿延嗣光祿少卿，祖母汪氏新安縣太君；父左班殿直仁德崇州防禦使，母董氏高平太君。

景祐元年二月九日，殿直張師古言：『故妹美人先詔令為臣祖守英之女，近蒙聖恩追册充皇后，祖守英未蒙封贈。』詔特贈鄧州觀察使。

十一月二十二日，詔加贈皇后曾祖贈太師、尚書令，萊國公曹芸安國公，祖贈尚書令，冀王彬魯王，父虞部員外郎玘特進，太傅，兼侍中。曾祖母追封許國太夫人張氏韓國，祖母追封陳國太夫人高氏秦國，魯國太夫人唐氏舒國，楚國太夫人劉氏燕國，母長安縣君馮氏徐國，並太夫人。【略】

慶曆二年閏九月十八日，詔修媛張氏曾祖供奉官文漸贈寧州刺史，祖試秘書省校書郎穎贈光祿少卿，外祖應天府助教曹簡贈著作佐郎。【略】

八年三月六日，駙馬都尉李遵聃男供備庫使端憲贈澤州刺史。端憲拜魏國大長公主，拜出，特加贈。

六月八日，皇后姪閤門通事舍人曹詮贈內藏庫使、康州刺史。

十二月十一日，以美人張氏進册貴妃，詔曾祖贈刑部侍郎文漸太傅，曾祖母追封樂平郡太君湯氏魯國太夫人；祖贈吏部侍郎穎太尉，祖母追封

安定郡太夫人錢氏韓國太夫人，父贈刑部尚書堯封太師；外祖父贈著作佐郎曹簡祠部郎中。

皇祐元年三月二十三日，魏國大長公主婿內藏庫副使焦從約贈內藏庫使。

二年六月十三日，贈貴妃張氏母越國夫人曹氏曾祖曙為秘書丞，祖靖為尚書祠部員外郎。

七月十九日，皇舅彰信軍節度使、兼侍中、充景靈宮使李用和贈太師、中書令，追封隴西郡王。【略】

嘉祐二年七月三日，特贈賢妃苗氏三代為東宮三少官。

七年八月十一日，詔贈婕妤周氏二代。初，知制誥張壞言：『中書送下封贈婕妤三代詞頭，然婕妤位正三品，其封贈未應法，請下有司檢詳典故。』中書檢用崇國夫（氏）許氏、美人張氏例送舍人院，而知制誥祖無擇又言，許夫人、張美人出一時之恩，未為得禮。於是更下學士院詳定，而止及二代焉。

英宗嘉祐八年即位未改元。五月九日，贈皇后曾祖故忠武軍節度使追封韓國公高瓊太師，曾祖母故潘原縣太君李氏滕國太夫人，隴西郡夫人李氏舒國太夫人，祖建雄軍節度使繼勳兼尚書令，祖母會稽縣君康氏祁國太夫人，太原郡夫人郭氏鄖國太夫人，金城縣太君王氏成國太夫人；父北作坊副使遵甫檢校太傅、保信軍節度使，母鉅鹿郡君曹氏沂國太夫人，樂壽郡君李氏均國太夫人。

神宗治平四年即位未改元。二月十三日，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鄧王，祖彬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唐王，父玘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韓王。曾祖母張氏周國，祖母高氏唐國，劉氏魯國，劉氏商國，母馮氏韓國，並太夫人。皇太后曾祖瓊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祖繼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代國公，父遵甫太保、兼中書令。曾祖母李氏吳國，李氏越國，祖母康氏秦國，郭氏楚國，郭氏魯國，母曹氏燕國，李氏魏國，並太夫人。皇后曾祖敏中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祖傳亮太保。曾祖母梁氏周國，張氏楚國，宋氏吳國，王氏兗國，祖母吳氏舒國，並太夫人。母李氏祁國，張氏蕭國，並夫人。

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芸陳王，祖彬商王，父玘越王；曾祖母張氏唐國，祖母高氏商國，劉氏吳國，劉氏漢國，唐氏周國，母馮氏越國，並太夫人。皇太后曾祖瓊大寧郡王，祖繼勳韓國公，父遵甫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母李氏越國，李氏燕國，祖母康氏吳國，郭氏秦國，王氏吳國，母曹氏魏國，李氏吳國，並太夫人。皇后曾祖敏中越國公，祖傳亮太傅，曾祖母梁氏徐國，張氏韓國，宋氏陳國，王氏吳國，祖母吳氏鄧國，並太夫人；母李氏邠國，張氏鄭國，並夫人。【略】

七年十二月三日，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芸齊王，祖彬夏王，父玘燕王；曾祖母張氏韓國，祖母高氏晉國，劉氏秦國，劉氏魯國，唐氏吳國，母馮氏陳國，並太夫人。皇太后曾祖瓊衛王，祖繼勳康王，父遵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武功郡王；曾祖母李氏魏國，李氏楚國，祖母康氏唐國，郭氏陳國，王氏周國，母曹氏秦國，李氏燕國，並太夫人。皇后曾祖敏中唐國公，祖傳亮太師、中書令；曾祖母梁氏漢國，張氏燕國，宋氏周國，王氏吳國，祖母吳氏晉國，並太夫人；母李氏齊國，張氏商國，並夫人。【略】

元豐元年正月六日，神宗乳母魏國安仁保祐夫人張氏乞依赦封二代，從之。

十月十七日，皇城使、嘉州防禦使曹佺，詔特贈同州觀察使。以駙馬都尉詩之父也。

二年七月二日，詔贈嘉王頵妻父故東頭供奉官王克善成州團練使，妻母張氏延安（君）夫人。【略】

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冀王瓊漢王，祖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越王繼勳豫王，父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遵甫兗王；曾祖母贈冀國李氏漢國，冀國李氏雍國，祖母贈越國康氏豫國，郭氏贈吳國，王氏贈吳國，王氏贈冀國，母魯國曹氏贈兗國，並太夫人。皇太后曾祖故任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兗國公敏中文安郡王，祖故任駕部員外郎、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傳亮韓國公，父故任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河內郡王經益王；曾祖母兗國梁氏唐國，張氏荊國，宋氏楚國，王氏越國，祖母魏國吳氏韓國，母魯國李氏秦國，張氏吳國，

並太夫人。皇太妃曾祖任百祥贈太子太保，祖士清贈太子太傅，父延和贈太子太師，繼父故洪備庫副使朱士安贈開府儀同三司；曾祖母孫氏贈鄭國，祖母康氏贈莒國，母唐氏崇國，王氏榮國，逯氏昌國，並太夫人。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二日，詔章懿皇后父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越國公李仁德特追封京兆郡王。從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珣等奏也。

四年十月八日，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魏王瓊為吳王，祖楚王繼勳為兗王，父唐王遵甫為周王；曾祖妣燕國李氏為邠國，衛國李氏為韓國，祖妣魯國康氏為楚國，豫國郭氏為楊國，秦國王氏為商國，妣吳國曹氏為越國，秦漢國李氏進封荊雍國，並太夫人。皇太后曾祖申王敏中為定王，祖榮王傳亮為衛王，又周王經為秦王；曾祖妣魏國梁氏為秦國，魯國張氏為陳國，唐國宋氏為豫國，陳國王氏為唐國，祖妣越國吳氏為吳國，妣豫國李氏為燕國，冀國張氏為韓國，並太夫人。皇太妃曾祖贈司空任百祥為太保，祖贈司徒士清為太傅，父贈太尉延和為太師，繼父贈和州團練使朱士安為萊州防禦使；曾祖妣衛國孫氏為秦國，祖妣曹國康氏為魏國，妣蘇國唐氏為魯國，鎮國王氏為周國，益國逯氏為漢國，並太夫人。【略】

紹聖四年正月五日內批：『皇太妃昔以任氏並繼父朱氏被禮制封贈，近訪求得的父崔傑、母李氏皆已物故，可擬定始封初品秩。緣皇后妃姓氏已布告中外，今更不歸宗，止績朱氏。其任氏三代雖非的父母之家，亦是皇太妃近戚，存亡已受恩命，更不追奪，逐年恩澤，特許秦薦朱、任二家。』詔皇太妃故父崔傑特贈太尉，妣李氏特贈兗國太夫人。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未改元。正月二十三日，追封皇太后曾祖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韓王敏中為燕王，祖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唐王傳亮為荊王，父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吳王經為越王；曾祖妣陳國梁氏為魏國，魯國張氏為楚國，豫國宋氏為越國，雍國王氏為燕國，祖妣兗國吳氏為荊國，妣荊國李氏為鄆國，張氏為吳國，並太夫人。皇太妃曾祖太子太保崔寔為太保，祖太子太傅崔琳為太傅，父太師崔傑為崇國公，繼父保寧軍節度使朱士安為太尉；曾祖妣吳國柳氏為魏國，祖妣秦國楊氏為燕國，妣唐國李氏為楚國，並太夫人。元符皇后曾祖太子少保劉詠為太保，祖太子少傅劉誌為太傅，父太子太師安成為太尉；曾祖妣福國耿氏為徐國，祖妣吉國時氏為梁國，妣永國時氏為鄆國，所生母康國王氏為鄆國，並太夫人。【略】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詔元祐皇后曾祖贈太師、溫國公孟元，祖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隨，元符皇后曾祖贈太保劉泳，祖贈太傅劉誌，父贈太師劉安成，皇后曾祖贈太子少保王世延，祖贈太子太傅王克詢，父贈彰信軍節度使王藻，皇太妃曾祖贈太保崔寔，祖贈太傅崔琳，父贈太師崔傑，繼父贈太尉朱士安及曾祖母、祖母、嫡母、所生母，並以並以郊禮進封。』所贈官並號闕。

崇寧三年十一月，詔美人喬氏曾祖仁睿特贈太子太保，祖贈左屯衛將軍文質特贈太子少傅，父任文思副使可特贈太子少師；曾祖母贈永嘉郡，祖妣仙居縣太君李氏贈普寧郡，壽昌郡太君華氏贈長樂郡，母仙源郡君侯氏贈宜春郡，長樂縣君康氏贈德陽郡，並太夫人。

政和五年五月一日，詔修容胡氏父武節郎中立特依初遇大禮例贈右武衛將軍。【略】

均州觀察使謝寧特贈寧遠軍節度使。淳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曾祖謝忠正贈太保，祖慶祖贈太傅，父贈寧遠軍節度使寧太師；曾祖母馮氏贈榮國，祖母史氏嘉國，母劉氏淑國，並夫人。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立為皇后故也。

贈太保謝忠正追封永王，祖贈太傅慶祖和王，父贈太師寧惠王；曾祖母贈榮國夫人馮氏贈魏國，祖母贈嘉國夫人史氏陳國，母贈淑國夫人劉氏越國，並夫人。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贈太保、追封永王謝忠正追封鄭王，祖贈太傅、追封和王慶祖隨王，父贈太師、追封惠王寧衛王；曾祖母贈魏國夫人馮氏贈楚國，祖母贈陳國夫人史氏齊國，母贈越國夫人劉氏秦國，並夫人。六年十月三日。

贈太保、追封鄭王謝忠正追封秦王，祖贈太傅、追封隨王慶祖齊王，父贈太師、追封衛王寧吳王；曾祖母贈楚國夫人馮氏贈魯國，祖母贈齊國夫人史氏越國，母贈秦國夫人劉氏吳國，並夫人。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贈太保、追封秦王謝忠正特追封漢王，曾祖母魯國夫人馮氏特贈漢國夫人；祖贈太傅、追封齊王謝慶祖特封周王，祖母越國夫人史氏特贈周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吳王謝寧追封陳王，母吳國夫人劉氏特贈陳國夫人。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太保、追封漢王謝忠正特追封唐王，曾祖母漢國夫人馮氏特贈唐國夫

人；祖贈太傅、追封周王謝慶祖特追封燕王，祖母周國夫人史氏特贈燕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陳王謝寧特追封冀王，母陳國夫人劉氏特贈冀國夫人；親屬故贈太尉、昭化軍節度使蔣世忠特贈少保。十五年九月六日。

德壽宮貴妃劉氏曾祖贈太師、追封秦國公琮特追封秦國公，曾祖母秦國夫人陳氏特贈秦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秦國公從遠特追封秦國公，祖母秦國夫人唐氏特贈秦國夫人；父故任昭慶軍節度使致仕、贈少師懋贈太師，母秦國夫人李氏特贈秦國夫人。淳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德壽宮淑妃張氏曾祖武功大夫元逸特贈太子太保，曾祖母安人李氏特贈通義郡夫人；祖贈武義大夫顯道特贈太子太傅，祖母淑人董氏特贈文安郡夫人；父贈武節大夫恕特贈太子太師，母淑人王氏特贈太寧郡夫人。淳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武功大夫贈太子太保元逸特贈少保，曾祖母通義郡夫人李氏特贈和國夫人；祖贈太子太傅顯道特贈少傅，祖母文安郡夫人董氏特贈榮國夫人；父贈太子太師恕特贈少師，母大寧郡夫人王氏特贈成國夫人。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貴妃張氏曾祖安特贈太子少保，曾祖母閻氏特贈清河郡夫人；祖任保義郎、贈武義大夫鎮特贈太子少傅，祖母淑人羊氏特贈永嘉郡夫人；父贈武節大夫昇特贈太子少師。淳熙十五年九月四日。

親屬贈武節大夫楊訥特贈衛州防禦使，妻恭人王氏特贈令人。九月十八日。

親叔故任秉義郎張文特贈榮州刺史。十一月十五日。

婉容蔡氏親屬贈武節大夫霍端贈和州防禦使，妻恭人孫氏贈令人。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婕妤李氏祖彥清贈武義大夫，祖母林氏贈淑人；父振贈武節大夫。十一月十四日。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詔皇太后曾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文誠特追封秦王，曾祖母秦魏國夫人王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從亨特追封秦王，祖母秦魏國夫人劉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秦王吳近特追封秦王，母秦魏國夫人張氏特贈秦魏國夫人。

紹熙元年二月四日，詔皇后曾祖李泰特贈太保，曾祖母劉氏特贈崇國夫人；祖任秉義郎致仕、贈吉州刺史李能特贈太傅，祖母碩人趙氏特贈信國夫人；父任（俸）[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慶遠軍節度使致仕、贈少傅、謚忠毅李道特贈太師，母魏國夫人張氏特贈秦國夫人。

二十三日，詔壽聖皇太后親弟太師、保康軍節度使、大寧郡王致仕、追封順王吳益追封衛王，妻秦國夫人王氏特贈唐國夫人；少傅、寧武軍節度使、新興郡王致仕、贈太師、追封永王吳蓋追封鄭王。

三月十日，詔重華宮淑妃陳氏魏國曾祖陳琛特贈太子少保，曾祖母楊氏特贈咸寧郡夫人；祖贈武義大夫陳通特贈太子少傅，祖母淑人時氏特贈信安郡夫人。

二十七日，詔皇后親屬親兄故任閤門宣贊舍人李範特贈金州觀察使，故任閤門宣贊舍人李籌特贈宜州觀察使，故任忠訓郎李簇特贈利州觀察使。

同日，詔貴妃黃氏親屬曾祖黃顯特贈太子少保，曾祖母孫氏特贈永嘉郡夫人；祖黃思特贈太子少傅，祖母楊氏特贈信安郡夫人。

四月三日，詔貴妃黃氏母新安郡夫人楊氏特贈成國夫人。

五月十一日，詔壽聖皇太后親屬太師、順王吳益妻秦國夫人王氏加贈齊楚國夫人。

六月二日，詔貴妃張氏親屬贈榮州刺史李亶特贈保寧軍節度使，妻朱氏特贈咸安郡夫人。

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詔皇后曾祖贈太保李泰特追封永王，曾祖母崇國夫人劉氏特贈唐國夫人；祖贈太傅李能特追封信王，祖母信國夫人趙氏特贈周國夫人；父贈太師李道特追封和王，母秦國夫人張氏特贈魯國夫人。【略】

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詔重華宮淑妃陳氏親屬曾祖陳琛特贈太子太保，曾祖母楊氏特贈和政郡夫人；祖陳通特贈太子太傅，祖母淑人時氏特贈蘄春郡夫人。

九月二十日，詔皇后曾祖贈太保、追封永王李泰特追封衛王，曾祖母唐國夫人劉氏特贈衛國夫人；祖贈太傅、追封信王李能特贈鄭王，祖母周國夫人趙氏特贈秦國夫人；父贈太師、謚忠毅、追封和王李道特追封福王，母魯國夫人張氏特贈商國夫人。

紹熙五年九月十八日，恭淑皇后曾祖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少師韓肖胄追贈太師，曾祖母秦國夫人王氏追贈魏國夫人，魯國太夫人文氏追贈齊國夫人；祖承議郎、贈中奉大夫韓協追贈太傅，祖母令人馮氏追贈信國夫人。慶元三年二月，肖胄追封陳王，曾祖母魏國夫人王氏加贈燕魯國夫人，齊國夫人文氏加贈魏楚國夫人；協加贈太師，追封冀王，祖母信國夫人馮氏加贈秦齊國夫人；父太尉、慶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韓同卿慈母太令陳氏特贈淑人。嘉泰元年二月，肖胄追封齊王，同卿追封崇國公。閏十月十七日，成肅皇后親屬蔣堯甫贈安武軍節度使，蔣世忠贈少師。

慶元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憲聖慈烈皇后弟太師、保康軍節度使、太寧郡王致仕、追封衛王吳益追封吳王，少傅、寧武軍節度使、親興郡王致仕、贈太師、追封鄭王吳蓋追封荆王。三年三月，益追封秦王，蓋追封魏王，宜州觀察使吳珪贈靜江軍節度使。

八月二十三日，成恭皇后弟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夏執中贈少師。

五年十月六日，成穆皇后弟太師、永寧郡王郭師禹追封廣陵郡王。

嘉泰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后曾祖贈太子少保楊舜元（和）［加］贈太子太保，祖贈太子少傅楊全加贈太子太傅，父贈太子少師楊漸加贈太子太師。三年五月，舜元加贈太保，全贈太傅，漸贈太師。四年正月，舜元加贈太傅，全贈太師，漸追封成國公。開禧元年八月，舜元追封祁王，全封永王，漸封安王。二年十月，舜元追封魏王，全封鄭王，漸封慶王。嘉定元年閏四月，舜元封鄧王，全封魏王，漸封秦王。二年十月，舜元、全、漸並追封漢王。

高宗紹興元年三月八日，詔隆祐皇太后姪信安郡王孟忠厚母福國太夫人李氏贈兩國夫人。國名闕。

三年九月十二日，詔昭慈獻烈皇后親弟故贈太子少師孟彦弼特贈太師，親姪故贈直龍圖閣孟忠亮特贈秘閣修撰。

十二月二日，詔王后父慶遠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邢煥贈少師，追封嘉國公。以煥妻能氏上遺表陳請皇后受册，當時未曾加恩，至是進呈。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況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減於韋氏矣，今祈請不已，故特贈焉。』

六年四月五日，詔宣仁聖烈皇后弟故任保大軍節度使高士遜，故任保大軍節度使、贈太師士林並追封郡王，姪孫故任左武大夫、達州防禦使世賞贈遙郡承宣使，故任供備庫副使、（閤）［閤］門宣贊舍人世美，故任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世延，各贈兩官。

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詔皇太后三代特贈一次。兄韋宗顔贈武功大夫、遙郡防禦使；宗閔贈武功大夫、遙郡刺史。

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詔才人吳氏父故武翼郎近三經大禮，未曾贈官，特贈觀察使。【略】

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才人吳氏故父任武翼郎、贈宣州觀察使近贈慶遠軍承宣使。

十二年四月五日，詔皇太后曾祖韋舜臣追封惠王，祖子華追封德王。

五月二十四日，詔貴妃吳氏故曾祖文誠贈太子少保，曾祖母王氏贈永嘉郡夫人；祖敦武郎從亨贈太子少傅，祖母孺人劉氏贈咸安郡夫人；父任武翼郎、贈慶遠軍承宣使近贈太子少師，母咸寧郡夫人張氏贈大寧郡夫人。

十月十九日，詔皇太后曾祖任郊社齋郎、贈太師、追封惠王韋舜臣追封廣王，曾祖母楚國夫人段氏贈秦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德王子華追封福王，祖母魏國夫人杜氏贈鎮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魯王安禮追封兗王，母秦越國夫人宋氏贈陳魯國夫人。時回鑾故也。

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詔貴妃吳氏故曾祖贈太子少保文誠贈太子太保，曾祖母永嘉郡夫人王氏贈同安郡夫人；祖贈太子少傅從亨贈太子太傅，祖母咸安郡夫人劉氏贈通義郡夫人；父任武翼郎、太子少師近贈太子太師，母咸寧郡夫人張氏贈永寧郡夫人。

五月十六日，詔懿節皇后曾祖任右監門衛將軍、贈太傅邢允迪追封恭王，曾祖母蜀國夫人李氏贈越國夫人，曾祖母秦國夫人郭氏贈楚國夫人；祖任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追封永王，祖母韓國夫人侯氏贈揚國夫人；父任慶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贈太師、追封楚國公煥追封安王，母魏國夫人能氏贈梁國夫人。

二十七日，詔皇后故曾祖贈太子太保吳文誠追封恭王，曾祖母同安郡夫人王氏贈益國夫人；祖贈太子太傅從亨追封和王，祖母通義郡夫人劉氏贈鎮國夫人；父任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近追封榮生，母永寧郡夫人張氏贈

揚國夫人。【略】

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詔皇太后兄故贈武功大夫、秀州刺史韋宗閔贈崇慶軍節度使，故贈武功大夫、真州防禦使宗顏贈定國軍節度使，娣故贈希元宣淨葆真太師惠旃贈十字師號。

十五年二月十二日，詔賢妃慕容氏曾祖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德凝贈太子少保，曾祖母安福縣君崔氏贈咸寧郡夫人；祖內殿承制惟明贈太子少傅，祖母安福縣君符氏贈信安郡夫人；父贈武功大夫渙才贈太子少師，母安人趙氏贈永嘉郡夫人。

十月十五日，詔皇太后育母故榮國夫人許氏贈榮國柔嘉明淑恭勤慈惠育聖夫人。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皇后曾祖贈少保、追封恭王吳文誠贈太保，曾祖母秦國夫人王氏贈漢國夫人；祖（曾）［贈］少傅、追封和王從亨贈太傅，祖母魏國夫人劉氏贈周國夫人；父任武翼郎、贈少師、追封榮王近贈太師，母魯國夫人張氏贈吳國夫人。

二十九日，詔皇太后故曾祖任郊社齋郎、贈太師、追封徐王韋舜臣追封韓王，曾祖母鄆國夫人段氏贈吳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揚王子華追封楚王，祖母荆國夫人杜氏贈周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魏王安禮追封陳王，母韓豫國夫人宋氏贈唐鄧國夫人。

十八年八月十二日，詔婕妤劉氏兩經進封，未曾封贈祖父，故贈修武郎從遠特贈刺史。

閏八月十一日，詔皇后曾祖贈太保、追封恭王吳文誠贈太傅，曾祖母漢國夫人王氏贈吳國夫人；祖贈太傅、追封和王從亨贈太師，祖母周國夫人劉氏贈吳國夫人；父任武翼郎、贈太師、追封榮王近追封代王。母已贈吳國夫人，本家乞不敢贈。

［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詔皇太后故曾祖任郊社齋郎、贈太師、追封韓王韋舜臣追封冀王，曾祖母吳國夫人段氏贈冀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楚王子華追封周王，祖母周國夫人杜氏贈潭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陳王安禮追封越王，母唐鄧國夫人宋氏贈吳越國夫人。

三十日，詔皇后故曾祖太傅、追封恭王吳文誠贈太師，祖贈太師追封和王從亨追封華王，父任武翼郎、贈太師、追封代王近追封吳王。曾祖母、祖母、母並已贈吳國夫人，本家乞不改贈。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詔皇太后故曾祖任郊社齋郎、贈太師、追封冀王韋舜臣追封吳王，曾祖母冀國夫人段氏贈魏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周王子華追封魯王，祖母潭國夫人杜氏贈越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越王安禮追封雍王，母吳越國夫人宋氏贈陳魏國夫人。

二十八日，詔皇后故曾祖贈太師、追封恭王吳文誠追封慶王，祖贈太師、追封華王從亨追封吳王，父已追封吳王，本家乞不改封。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詔貴妃劉氏故曾祖琮贈太子少保，曾祖母陳氏贈平樂郡夫人；祖贈和州防禦使從遠贈太子少傅，祖母永嘉郡太夫人唐氏贈蘄春郡夫人；母榮國夫人李氏贈慶國夫人，進封貴妃。初封三代故也。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貴妃劉氏故曾祖贈太子少保琮贈太子太保，曾祖母平樂郡夫人陳氏贈大寧郡夫人；祖贈太子少傅從遠贈太子太傅，祖母蘄春郡夫人唐氏贈彭城郡夫人；母慶國夫人李氏贈蜀國夫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皇太后故曾祖任郊社齋郎、贈太師、追封吳王韋舜臣追封楚王，曾祖母魏國夫人段氏贈楚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魯王子華追封荆王，祖母越國夫人杜氏贈荆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雍王安禮追封魏王，母陳魏國夫人宋氏贈吳魏國夫人。同日，詔皇后故曾祖贈太師、追封慶王吳文誠追封吳王。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皇太后故曾祖任郊社齋郎、贈太師、追封楚王韋舜臣追封周王，曾祖母楚國夫人段氏贈周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楚王子華追封陳王，祖母楚國夫人杜氏贈陳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魯王安禮追封韓王，母魏國夫人宋氏贈韓魏國夫人。

二十八日，詔貴妃劉氏曾祖贈太子太保琮贈少保，曾祖母大寧國夫人陳氏贈建國夫人；祖贈太子太傅從遠贈少傅，祖母彭城郡夫人唐氏贈嘉國夫人；母蜀國夫人李氏贈楚國夫人。

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詔貴妃劉氏曾祖贈少保琮贈太保，曾祖母建國夫人陳氏贈定國夫人；祖贈少傅從遠贈太傅，祖母嘉國夫人唐氏贈福國夫人；母楚國夫人李氏贈魏國夫人。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未改元八月三日，詔加貴妃劉氏曾祖贈太保琮贈太傅，曾祖母定國夫人陳氏贈益國夫人；祖贈太傅從遠贈太師，祖母福國夫人唐氏贈越國夫人；母魏國夫人李氏贈秦國夫人。以皇帝登極赦故也。

十月六日，詔加太上皇后妹故楚國夫人吳氏贈秦魏國夫人。

十九日，詔加太上皇后曾祖母吳國夫人王氏、祖母劉氏、母張氏並贈吳魏國夫人，以吳益等遇皇帝登極赦故也。

隆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加安穆皇后曾祖西京左藏庫副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郭若節贈太保，曾祖母德國夫人曹氏贈福國夫人；祖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夫）〔大〕夫直卿贈太子太傅，祖母永寧郡夫人夏氏贈和國夫人。

二月十七日，詔加皇后曾祖儒林郎、（言）吉州吉水縣主簿令吉贈太子少保，曾祖母宜春郡夫人張氏贈榮國夫人；祖贈太子少傅穀贈少傅，祖母永嘉郡夫人孫氏贈惠國夫人；父贈太子少師協贈少師，母和義郡夫人趙氏贈淑國夫人。

七月十六日，詔以加貴妃翟氏進位，親屬謝寧贈武義大夫、遙郡團練使；武翼郎蔣湜贈武功郎，妻武氏贈孺人；修武郎蔣堯輔贈武翼郎，妻張氏贈孺人；武節郎、贈武義大夫蔣世忠加贈正任觀察使。

十一月十四日，詔加貴妃劉氏曾祖琮贈太師，曾祖母陳氏贈魯國夫人；祖從遠追封榮國公，祖母唐氏贈魏國夫人。

閏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加皇后曾祖夏令吉贈太保，曾祖母張氏贈衛國夫人；祖穀贈太傅，祖母孫氏贈蔡國夫人；父協贈少師，母趙氏贈福國夫人。

二十八日，詔貴妃翟氏曾祖世俊贈太子少保，曾祖母孫氏贈齊安郡夫人；祖思誠贈太子少傅，祖母張氏贈和義郡夫人；父益贈太子少師。

乾道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詔加貴妃劉氏曾祖琮追封榮國公，曾祖母陳氏贈楚國夫人；祖從遠追封慶國公，祖母唐氏贈秦國夫人。

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加貴妃劉氏曾祖琮追封秦國公，曾祖母陳氏贈魏國夫人；祖從遠追封益國公，祖母唐氏贈秦國夫人。以遇郊祀赦也。

同日，詔加貴妃翟氏曾祖世俊贈少保，曾祖母孫氏贈嘉國夫人；祖思成贈少傅，祖母張氏贈信國夫人；父益贈少師，母劉氏和國夫人。以郊祀赦故也。

《宋史》卷一五九《選舉志五》　補蔭之制。凡奏戚屬，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本服期親，奉禮郎；大功，守監簿；小功，初等幕職官；元豐前，試大理評事。緦麻，知令、録。元豐前試校書郎。異服親亦如之。【略】

每祀南郊，誕聖節，太皇太后、皇太后並録親屬四人，皇后二人。非遇推恩而特旨賜官，不用此法。凡諸妃期親守監簿，餘判、司、主簿或尉；異姓親試監簿。婉容以上有服親，才人以上小功親，並試監簿。【略】

仁宗雖罷聖節恩，而猶行之妃、主。神宗既裁損臣僚奏蔭，以宮掖外戚恩尤濫，故稍抑之。舊，諸妃遇聖節奏親屬一人，間一年許奏二人，郊禮許奏一人。嬪御每遇郊奏一人，兩遇聖節與一奏。後定，諸妃每遇聖節並郊，許奏有服親一人。淑儀、充儀、婕妤、貴人遇郊，許奏小功以上親一人，位號別而資品同者，許比類奏薦。【略】

（元祐五年）吏部言：『皇太妃遇大禮，以應奏恩與其親屬，而服行不應法。』詔用皇后緦麻女之子為比，補借職。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而太妃未有法。紹聖初，詔皇太妃用興龍節奏親屬恩，回授門客。自是，太后每及八年、太妃十年，奏門客一名，與假承務郎，許參選。如年數未及，凡恩皆毋回授。

又　卷一六六《職官志六》　節度使初除，鎖院降麻，其禮尤異，以待宗室近屬、外戚、國壻年勞久次者。

又　卷二四九《魏咸信傳》　未幾召還，年已昏眊，見上，希旨求寵渥。七年，表乞任用，上出示中書向敏中曰：『咸信聯榮戚里，位居節制，復何望耶？』是冬，以新建南京，獎太祖舊臣，加同平章事。俄判天雄軍。天禧初，改陝州大都督府長史、保平軍節度。

又　卷二九五《尹洙傳》　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

又　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珣》　珣字公粹，以蔭為閤門祇候。時兄璋為閤門副使，珣又求通事舍人，仁宗曰：『爵賞所以與天下共也，儻盡用親戚，何以待勳舊乎？』後一年乃命之。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九一《封建考・外戚封爵》　韓侂胄，字節夫，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吳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以父任入官，立寧宗有功。寶慶四年，封豫國公，復封平原郡王，驕恣縱惡，後斬其首畀金人。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紹興上虞人，以誅韓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尋進少保，封永陽郡王，後改封會稽郡王。卒，贈太師，追封冀王。

楊石，次山子。嘉定元年，封信安郡侯。十五年，進封開國公，理宗立有功，封永寧郡王，後進封魏郡王。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以父廕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妃。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欺君誤國，安置循州，為鄭虎臣所殺。

外戚與政分部

綜述

《包拯集》卷三《彈張堯佐一》　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又同羣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驚駭，緣張堯佐久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覆，物論沸騰，臣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併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知所措。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祖宗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僚於先朝，則李至可謂自尚書參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於今朝則錢惟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資政殿大學士、户部侍郎知并州二年，只授宣徽使，踰年方加節度使。此皆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兼著亦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況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謂陛下私於後宮。

附《答詔》

近為臺諫官累奏，乞罷張堯佐三司使之職，及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官，至於優與官爵富貴，於體無妨，遂除淮康軍節度使充宣徽使，兼已指揮中書。后妃之家，今後並不除兩府職任實之公論經久為允。今來臺諫官却入章疏，仍相率請對，堅稱堯佐不當授此官職，乞行寢罷，顯是前後議論翻覆。及進對之時，喧譁失禮，若以常法，便當責降，朝廷務存政體，特示含容，宜令誡諭知悉。

又《彈張堯佐二》　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始下，物議騰沸。況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以身為計哉！直以誕告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朝廷亦似未安。所以進退皇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陳也。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訖行前命，付與之矣。雖出領近鎮，將來必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階緣恩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己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前之失，為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敕中書門下，論以堯佐比緣恩澤，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不勝為國納忠激切之至。』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五四《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勅：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為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可。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六《論曹誦劄子》　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有三人，而外戚素非將領，又無勳勞，止緣恩澤，遂為統帥，豈得將士心服哉？神宗時，曹佾雖為中書令，封郡王，

止奉朝請而已。今陛下初聽政，而開外戚管軍之漸，示人以私，非所以為後法，其不可二也。

宋・畢仲游《西臺集》卷一九《恭輓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四首四》 勳業三朝盛，哀榮萬國同。人疑無外戚，家不選中宮。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憂勞如治水，九載亦成功。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三五《[宋]范祖禹〈上哲宗乞罷韓忠彥政事〉》 臣竊聞韓嘉彥已選尚公主，此先帝遺意，而陛下成之。韓琦勳在王室，其子尚主，天下之人，誰曰不宜。此於太皇太后陛下為至慈，在皇帝陛下為至孝。然臣伏見國朝以來，祖宗諸公主婚姻之家，皆無預政事者。今嘉彥已選定宣繫，而忠彥執政，此非祖宗故事，不可為子孫法。使後世姻戚預政，自陛下始，臣竊惜之。陛下一言一動，當以祖宗為法。況執政繫安危治亂，最為大事，一開此例，後不可止。陛下自聽政以來，於親戚無毫髮之私，天下之人，無不服陛下之至公。今獨於韓琦如此，非以報功也。陛下念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勳舊。如是趙普、曹彬子孫，何嘗執政？豈是祖宗不念功乎？自用忠彥以來，外議籍籍，至今未已。今國家既與之為婚，罷之有名。陛下欲富貴之，但使曾歷執政，與之前執政官，無所不可；若必待其有過然後黜之，則已傷恩。是欲厚韓琦之家，反薄之也。不若保全忠彥，無使至於滿盈顛覆。

臣今已蒙除新職，罷言職，不當更論執政。然臣前上殿已嘗面論，今又變祖宗故事，所繫甚大，雖已去職，不敢不為陛下一言。臣與忠彥是親，素無嫌隙，但不忍上負陛下任使，不欲陛下有所不知耳。今在朝廷之人，多出於韓琦之門，雖忠彥不恊人望，以琦之故，皆莫肯言。亦乞陛下知察祖宗以來，無彊族根據朝廷。今忠彥執政，弟尚公主，恐權戚太甚。宜防其漸。元祐四年七月上，時知諫議大夫。

宋・彭龜年《止堂集》卷五《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 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遠監前轍，最為周密，不令務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近者交通內外之禁固已隳矣，然預政管軍之制猶未改也。已隳者固未敢望復之，而未改者其可壞之乎。臣伏見知閤門事韓侂胄乃太皇太后之懿親，而中宮視之亦尊行也。其人本是世家，慨慷喜事，陛下入踐大寶，侂胄嘗效微勞，士大夫以此頗多之，然日來籍籍皆云數入禁近干預政事，臣固知陛下英睿明斷於天下，事無不習練，何資此徒？然陛下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其所以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胄能言之？不知侂胄何以得此！彼其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顧其術則然然而天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止在人材進退之間，人君所以審擇而自執之者，一旦外戚乃得陰乘其機，簧鼓於外，則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臣聞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止要權出於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則□人鼓舞，良民嗟怨。如瓘此言，陛下安可不察？臣觀侂胄近日所為不特如向宗良而已，竊惜朝無陳瓘不能為陛下出力排之。

宋・樓鑰《攻媿集》卷九六《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忠肅彭公神道碑》 光宗曰：『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不可容易壞了。』公對曰：『聖論及此，天下之福，祖宗不委以權，乃是愛親戚之道。』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〇 （元豐三年三月）葬慈聖光獻皇后。祔永昭陵。時推恩曹氏進官被賞者，百四十餘人。初欲以曹佾為中書令，樞密吕公著言：『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乃加佾司徒，以護國節度兼中書令。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時內侍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同知薛向以公著為敢言。八月，佾封濟陽郡王，御史范鎮言：『祖宗以來，未有佾比，不王乃所以保安曹氏。』不從。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后妃二・皇后皇太后雜録》 （高宗建炎元年）十二月九日，詔：『歷考祖宗朝，后父無文臣侍從官者，朕欲遵依舊制，以復祖宗平治之時，豈可以近親違戾彝憲？邢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依舊提舉亳州明道宮。』初，煥除徽猷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言：『祖宗之法，后族戚里如得除文資，恐撓法而干政也。』故有是命。三年正

月十八日，詔后族自今不許任侍從官，著為申令。

明・夏良勝《中庸衍義》卷一〇 宋太宗朝，李繼隆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恩禮甚篤，然能謙謹保身。明德皇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於萬安門外拜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不設湯茗，第假從行茶爐烹飲焉。臣良勝曰：『宋朝家法最正，外戚不預政事，其一也。又若繼隆周慎若此，此宋之后族保全盛節，與國咸休宜也。嘗考漢之戚屬以權寵敗者十有六家，而呂氏、王氏為盛。後漢則梁、竇氏、晉楊、賈氏、唐武、韋氏，猶呂王也，其罪之及一人之禍未足深悼，蓋有數十年之愛，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赦同坎之悲，豈不哀哉。人君而知此，必思所以保全於其始；戚屬而知此，必思所以自全於其終。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二《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昔人稱外戚之家以女寵，由至微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為道家所忌，故其後罕有全者。然余觀宋顯肅鄭皇后之事，蓋有感焉。后侍永佑陵以才人進，既位中宮，尤號端謹，能抑損外家，而靖康之難卒從以北。族子居中，在宰相府，初不依后以進，雖一時夤緣致位，嘗主蔡氏，然卒與之為異。而燕雲之事，尤能極論其害，當時若用其說，中國之禍猶有可言者。方北遷之時，后為金帥言：『家屬不預朝政，請留無行。』故鄭氏之族不從以北，然建炎詔所在尋訪流落江南，僅榮國一人耳。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四一《浸見親幸》 宋壽皇崩，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韓侂胄則其季父也。侂胄欲推定策功，樞密使趙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按：嘉王擴，光宗之子，是為寧宗。

又 卷五七《外戚不使預政》 宋陳正獻公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所逐。公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使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

清・蔣伊《萬世玉衡錄》卷三《警外戚》 宋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時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思求媚於太后，請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睡。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以違公議乎？』

清・查元偁《慵齋文存・宋論》 余攷之史籍，探微而論之，則北宋亡于宦官，南宋亡於女謁，其禍固與漢唐等。且夫宦官、女謁之禍，豈必呼之為『阿父』、委之以臨朝而後稔哉？【略】張說以攀附后戚而擢樞府，丁大全以戚里婢婿而竊相位。至於開禧之禍，內則禁錮道學，外則塗炭生靈，正士零落，國脈傷殘，執其咎者，韓侂胄而已。侂胄所以牢不可拔者，以其為韓皇后之季父也。迨后卒，而楊美人正位中宮，遂與史彌遠協謀而殲之。玉津園之舉，寧宗不得而與聞，椒房之戚柄，去閹、鄧、武、韋豈遠哉？彌遠擅國二十有六年之久，以竊定策勳也。而當召沂王府皇子之時，使楊后不從谷石之言，萬歲巷皇子孰敢廢耶？惟彌遠與后相表裏，而理宗不得正其始，濟王不得善其終，忠讜屏草野，怨氣干天和，亡形兆矣。至于福華冒功，真州拘使，公田推排，歛怨召禍，崇信一狎邪無賴之賈似道，尊之為師憲，稱之為周公，君拜其臣，威震其主，珠金沙一戰遂舉東南半壁而擲之，所以至此極者，則賈妃以殊色擅寵，而似道固其弟也。理宗隆禮師儒，推崇道學，而亂政接踵，一傳而亡，豈正學不足以興邦歟？自古曷有主德清明，而奸臣壅蔽于內，敵國侵凌于外者。究內訌外侮之由，皆媒於近習，而其機則君心之敬肆實兆之。聲色之好不除，燕呢之私弗絕，始售其欺，卒授之柄，排當燕樂，祇謝閤門，而國已墟矣。我更表而出之，以戒人主之輕聽女謁，而授后妃之黨以柄者。

外戚禁令分部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慎名器》 章懿太后弟李用和長子璋既為閤門副使，次子珣又求任通事舍人。仁宗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

共也。戚里之家，兄弟遷補，皆如己欲，使朕將何以待諸勳舊乎？」

章惠皇后弟汝州兵馬總管楊景宗乞為郡，仁宗以其累犯法復起，曰：「朕於景宗，何愛一郡？然貪虐之性，老而益甚，使為郡，則一方受弊矣。」

張堯佐為三司使，言者慮其遂大用也，力爭攻之。上諭輔臣曰：「自今后妃之家，毋得用為執政，著以為令。」

宋・劉邠《彭城集》卷三七《吳公墓志銘》 又張堯佐以後宮戚屬，自三司使為宣徽使。公連上疏極諫，終之承祐奪宣徽使，堯佐雖不去位，出知河陽，是後遂不復遷官。上又著令，后妃之家不得為執政官云。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一六《乞罷韓忠彥劄子一》 臣伏見韓嘉彥已宣制授駙馬都尉，其兄忠彥執政。祖宗以來，無此故事。陛下動遵成憲，懋建大公，豈可使後世姻戚預政自今日始？夫祖宗舊典，君臣當共守之，而不可隳也。伏乞罷忠彥政事，以為後法。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一三《儀注三》 宗室戚里茶擔子并食合，毋得以緋紅蓋覆。

《蘇轍集・欒城集》卷四六《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户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戚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按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并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本城，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户虧額而已。酒户虧額，但户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簉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向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以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宋・呂希哲《呂氏雜記》卷下 皇祐中，張堯佐為三司使，時堯佐兄女貴妃有寵，言事官王舉正、包拯、唐介等言：「堯佐妃，之族叔，以恩澤進，陛下富之可也，貴之可也，然不可任以政事。」仁宗特為詔：「自今后妃之家及尚主者，不得與政。」迄今為故事。貴妃卒，贈温成皇后。歐陽公為學士，立春進門帖子，其《温成閤詩》曰：「内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一六二《誡約勿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屬為三省執政官詔崇寧二年七月二十日》 朕觀前世外戚擅事，終至禍亂天下。唯我祖考，創業垂統，承平百有餘年，外戚之家，未嘗與政。厥有典則，以貽子孫。卽政之初，以駙馬都尉韓嘉彥兄忠彥為門下侍郎，繼除宰相。方朕恭默，弗敢有言。給事中劉拯抗疏諭駁，亦不果聽。上違，祖考成憲，下虞前世禍亂之失，其自今勿復援忠彥例，以戚里宗屬為三省執事。世世守之，著為甲令。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二 （天聖二年九月）庚子，皇太后手書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女為皇后，諭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茲選於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撓聖政也。」

又 卷一六九 （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己未）詔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職位。

又 卷四七二 （元祐七年二月乙卯）樞密院再對，太皇太后問忠彥等亦聞孟家子細否？對曰：「孟在善人小官，門户靜，別無事。」又宣諭曰：「不欲選於貴戚家，政恐其驕，驕卽難教。」忠彥曰：「如孟在等人家自應不驕，亦須易教。不在富貴中生，則必謹畏。」太皇太后曰：「然。」時二月乙卯也。

又 卷四八〇 （元祐八年正月）丁亥，御邇英閣召宰臣執政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略】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略】本朝皇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

又 卷四九六 （元符元年三月戊辰）詔：「近聞省、寺官多是私謁

后族之家，或以邂逅為名，諸處宴聚，當與薄責，庶幾少誡。』吏部郎中方澤、户部侍郎劉宗傑、户部員外郎鄭僅各罰金三十斤，衛尉卿陳紘、水部員外郎趙竦各罰金二十斤。方澤知虔州，鄭僅知建州，趙竦知饒州，陳紘提舉崇福宫，劉宗傑管勾太平觀，並任便居住。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三五《[宋]鄒浩〈上徽宗論士大夫交結向族子弟〉》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權同聽政，所以協濟艱難，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本朝故事，惟慈聖光獻皇后垂簾之日，與章獻明肅皇后、宣仁聖烈皇后事體稍異，然猶久之方始復辟。今皇太后乃深自退托，不敢引三后為比。初降手書，期以祔廟禮畢，不復與政。既又不候祔廟，亟踐初言。自古以來，方册所載，母后之美，未有如皇太后功德如此之盛者也！《易》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皇太后可謂不失其正矣。普天之下，雖三尺童子，尚知歌舞稱頌，況忠義有識之士哉！

陛下天性仁孝，思所以報功德者甚切。是以向宗回等以次超擢，莫不曲盡其厚。雖非陛下以此為私，而宫禁之間，所以奉皇太后之歡心者，無所不至。蓋可推此而知也。今士大夫或不深惟陛下厚待母族之意，往往奔走其門，務相交結。甚者陰使腹心，密致誠款，似欲因緣勢力，以為進身固位之地。一時公議，頗亦疑之。然臣聞舊來向族子弟，所為稍有不善，皇太后必遣使切責，以此人人畏懼，唯務寡過。而向宗回等，又素以修飾見稱於時，縱使士大夫切於自謀，決不為之改操。但恐向族子弟至多，其間豈無思慮不審之人？萬一為士大夫所誤，不能遠嫌，以動公議，臣寮有以聞者，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不行，則無以正祖宗之法度；若行之，則無以慰慈闈之至念。不唯陛下難處，在皇太后處之，亦甚難也。【略】

臣愚伏願陛下於從容省侍之際，密以此事禀皇太后，乞自皇太后密加覺察。若外議無實則已；果有其實，乞自皇太后密加訓敕，以杜其漸。庶幾外則不廢祖宗之法度，内則不動慈闈之至念，使天下咸仰陛下奉親之聖孝，咸仰皇太后立子之功德。永永萬年，無有窮已。而向族子弟，保其令名，亦有無窮之顯。豈不美歟？臣昨以罪遠竄，分死瘴鄉，蒙恩生還，復以舊職，實在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垂簾之日。今身體髮膚，皆陛下、皇太后之所再造。所以圖報大恩，尤非其餘臣寮之比。若於此時有所見聞，噤不敢口，至它日臣寮有奮不顧身而言者，然後亦從而言之，則臣之罪大矣。敢不豫以奏陳！伏望聖慈，赦其狂妄，而納其愚忠，不勝幸甚，不勝幸甚。元符三年六月上，時為右正言。

又《[宋]陳瓘〈上徽宗論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　臣聞知幾而預戒，則君無過舉；先事而早諫，則臣無智名。君明臣良，上下兩得，治道所以隆也。臣以駑散之才，冒處言職，適遭明聖之主，竊慕良臣之義，事有臨機不當默者，安可有待而不早言乎？【略】

漢之衰也，以外家太盛，人不敢言，以至亡國。陛下守祖宗之成法，監衰漢之覆轍，宋德方隆，内外無患。然以臣所聞，宜預戒者有一事焉，恐陛下未知也，恐皇太后未知也。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陛下知乎？皇太后知乎？皇太后功德隆備，格於皇天，陛下極天下養，未足以報，惟使我宋固萬年不拔之基，外家享與國無疆之福，夫然後足以為報。漢唐母后稱制，有至終身。或欲威福之柄，久出於己；或因左右之請，貪戀權勢。惟我皇太后恬寂足以外威福，嚴明足以戢左右，不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乃者還政以前，陛下欲除向宗良等開府儀同三司。將鎖學士院矣，而皇太后詔寢此命。中外傳聞，咨嗟嘆仰，知皇太后以撝謙為德，而陛下以養志為孝也。漢章帝欲加恩三舅，馬后曰：『吾觀富貴之家，禄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何必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至孝之行，安親為主。此吾家之事，故得專之。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於是章帝不封其舅。今皇太后盛德全備，與天同功，非馬后之比。臣之所言，但欲有補於外家而已，想亦皇太后之所樂聞也。若不達聖母之心，而自為猜嫌之慮，當言不言，臣所不忍。臣謂馬后之所以詔其子，章帝之所以順其親，内慈外孝，兩得之矣。陛下及皇太后前日之事，撝謙養志，正與此同，天下之所以服也。漢哀帝之初，急封諸舅。孔光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猝若是，其不久長矣！』帝以逼於傅太后，不能從也。今皇太后詔寢成命，不待孔光之言；陛下恭禀慈訓，遂無倉猝之舉。此乃前古難行之事，於今見之。皇太后之聖德，可勝言乎？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略】

唐之衰也，天以定策之功付於矜伐之臣，於是責報不已，而有負心門生之語。主道之強弱，可見於此矣。今者功出聖母，國本既正，唯陛下永思所以圖報而已。大公之報，報之上也。假借外家，豈足以為報乎？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彦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謂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溢傳耳。若非皇太后明諭聖意，嚴加約束，則籍籍之口，未易塞也。仁宗篤於舅家，尤以李瑋為賢，詔瑋舉官為將領。瑋言家有賓客之禁，無以知士人之賢否。仁宗特許瑋見賓客，而命日抄所見賓客名氏以聞。蓋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委曲周旋，至於如此。神宗敬厚曹佾，加以王爵，然而佾口不敢薦一人，佾門不敢接一人，不過以自娛樂而已。神考所以厚佾而無厭者，以其得外戚之體也。宣仁聖烈皇后戒訓外家，尤為切至。紹聖時利口之禍，幾及門户，然而高氏之族終獲免者，則亦宣仁訓戒之明效也。

皇太后功德之大，光於前人。念保持之艱，為無疆之慮，事戒其漸，正在今日。《老子》曰：『為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凡未有之事，今雖無之，

後或漸有。既有而後圖，不如未有而先戒之。漢之馬廖，章帝之舅也。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趨赴之，遂至於私贍三輔。第五倫之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王氏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內外要官皆出其門，推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劉向之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杜欽、谷永自託於外戚，專攻人主之身，而無一言敢及王鳳；遇有災變，則反推天異，歸之他人，以為外戚之地。懷二心之士，如杜欽、谷永者，何代無之！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成帝之時，外家子弟，據勢滿朝。成帝欲以劉歆為中常侍，臨欲拜官，而左右奏曰：『未白大將軍，不肯奉詔。』帝雖堅執，終不能奪。由是朝廷之事，只由外家，不由成帝。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不戒其漸乎？王音、王根，奢僭不法，天子怒之。於是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封侯之日，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等以王氏為言。於是大將軍惶懼，乞骸辭職。然而外家強盛，故人主之威終不得行。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神考有言曰：『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臣愚以謂欲見前車之失，則往古之事不可以不考；欲辨履霜之漸，則方今之事不可以不戒。《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事之有漸者，無不然也。漢之王商、王章，皆當時之賢臣。因為王鳳所惡，一則死於暗昧之過，一則死於縲紲之中。當此之時，外家之勢已如合抱之木，九層之臺，豈一手之所能□，豈一鍤之所能平哉？商等區區可憐，而諫諍後時，戒之不早，何益於事！今臣所論，乃在於累土、毫末之初，遏萌杜漸，何難之有！在陛下從容求皇太后一言之詔而已。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於一。若使守令人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如此則姦人鼓舞，良民咨嗟。此陛下及皇太后之所不取也。以小喻大，有以異乎？臣願陛下採芻蕘之言，念老子之說，遵神考之訓，合太母之心，以臣此疏達於慈闈。若蒙皇太后察臣愚直，以慈愛之，則自今日已往，憂國忘身之士，皆欲竭忠自效，而無所畏矣。臣下盡樂告之忠，朝廷有不諱之善，好察如虞舜，不吝如成湯，聖德日躋，治道日隆，我宋固萬年不拔之基，外家享與國無疆之福。

又《[宋]豐稷〈上欽聖皇后乞戒飭外家〉》　臣竊觀自古母后臨朝，危社稷，亂天下，載在史册，可考而知。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之盛德，可為萬世法。諫官陳瓘，何從而知尚與政事？臣嘗具奏：非宮省親近之臣，即外戚招權者妄傳於外。臣今外則唯聞向宗回、宗良藉勢妄作，欺惑於人；內則唯聞張琳、裴彦臣等凶諂焰熾，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交通其間。宮禁預政之言，中外喧傳，人誰不知？諫官陳瓘不勝哀憤，獨先抗章，冀開寤二聖之心。臣愚欲乞戒飭外家，竄逐琳等，黜京於外。聖母燕處宮闈，清心養性，小大之事，不關睿慮，安享聖子晨昏之奉，四海之養，恬澹無為，以永萬壽。兩宮和樂，朝廷清明。非特援立功德，輝映古今；抑亦合《易》之《謙》卦『天道虧盈益謙，鬼神害盈福謙』之義。坐致五福，流令問於無窮，豈不至善至美乎？

又《[宋]陳瓘〈上徽宗論蔡京交結外戚〉》　臣近為言事不根，謫授監揚州糧料院。受告方得數日，便蒙改差知無為軍。聞命皇惑，唯知感涕。臣聞聖人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朝廷以一時之怒，黜忠諫之臣，此如日月之食也。今茲改命，可見聖人之心矣。天下有識之人，誰不嘆仰！豈獨賤臣一身之私幸乎？臣雖上感聖恩，而未敢便受新命者，誠有説也。

明道中，仁祖欲率羣臣為皇太后上壽。范仲淹諫曰：『人主無北面之禮。』明肅大怒，而仲淹得罪。元祐中，蔡確之貶，范純仁以為不可。宣仁大怒，而純仁得罪。此二臣者，可黜可逐，而尊主不貳之心，不可以威勢奪也。方劉氏甚危之日，極力救護，却是仲淹。以宣仁晚年，翻然遠慮，復思純仁。知忠言之有益於國家也。大抵忠臣之心，唯欲保全國體，為千萬年久長之慮。豈忍使天下議論，及於慈闈！今宗良等内外交通，迹狀甚明；蔡京交結之迹，天下所共知也。京作《内綵墓志》曰：『吾平生與士大夫游，無如承旨蔡公與我厚者。』京為從官，而與外戚相厚，書於碑刻，以自矜夸，如此之類，非止一事而已。又京與弟卞久在朝廷，同惡相濟。卞則出矣，京則牢不可拔，自謂執政可以決取。人皆謂京因慈雲寺得裴彦臣交結之助，外議諠諠，衆所知也。京作向宗良麻詞云：『元豐末命，嘗有嘉言。』嘉言若出於宗良，則大謗必歸於宣仁矣。京亦自謂，曾帶開封府劍子，携劍入内，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以禁中疑似之傳，書於制命，揚於天庭，自謂與宗良皆社稷之功，而使宣仁負無窮之謗。京之諂事外戚，不畏上天，一至如此。豈惟有害於朝廷，實亦無益於外家！臣盡忠於陛下，盡忠於皇太后，所以言也。

皇太后聖德大功，冠絶今古，陛下承顔養志，方以大舜、武王為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闕；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大舜、武王之孝，何以加於此乎？京所謂孝則不然，但欲陛下授柄於外家而已。此蔡氏之利，非宗社之福也。陛下以聖德嗣位，春秋方富，如漢文帝、宣帝即位之年矣。盡孝於東朝，勵精於政事，獨操大柄，足以有為。而京之所以脅持陛下者，原其用意，謂陛下未可以獨為也。哲宗躬攬之初，聖意本無適莫。章子厚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自京、卞首發邪論，盜攘國柄，凡有所請，必以繼述為説。稍違其意，則欲以不忠之名加於上下。假朝廷之誅賞，示私門之好惡，輕君誤國，首尾八年。至於今日，狃於故態，又以此意脅持陛下，傅會繼述之論，假託報功之説，密持離間之謀，伺察陛下，包藏禍心，若有所待。京之出言用意，諒無逃陛下之聖察也。且陛下述神考之聖德，報太母之大功，豈獨陛下之私心，是亦臣子之所願。合臣子之所願，盡四海之歡心，然後陛下有慶，兆民賴之。天子之孝，孰大於此！今京所賴，非兆民之所同賴也。陛下一違京意，則京必以不孝之名責陛下矣。陛下徇一京脅持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義乎？畏天下至公之大義，當流竄蔡京，以安國家而已。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建炎元年十二月）甲子，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邢煥為光州觀察使，用右諫議大夫衛膚敏疏也。先是，膚敏上疏論三事：

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

何謂守法度？本朝列聖，莫不盡循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撓法而干政也。欽聖憲肅之父向經嘗為尚書郎矣，乃改授貴州防禦使。逮至崇、觀、宣和間，姦臣秉政，戚里、内侍公然請託，内降御筆日以十數，三省奉行文書而已。故皇后之父至為太師，帝女之夫乃作侍從，其他妃主之家，如王義叟之徒亦登從班，錢端義之徒並為寺監，其他不可以數舉。前此所以産亂招禍者，實基於此，固陛下所親見也。是宜痛掃崇、觀之積弊，悉復祖宗之成憲。而廼者，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驚駭。比來又降中旨，王義叟除太府寺丞，以片紙録閾，親屈宸翰以行之，於是物議大喧，以至相視失色。陛下若欲敦椒房之重，奉太母之歡，則當撫其家可也，時有賜賚可也，若以公朝爵位私之，則不可也。惜夫大臣無有如杜衍者，執之以為不可，致使陛下不得已屈法以從之，豈能不仰累聖政哉？伏願斷自宸衷，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及罷義叟差遣，且重立法禁，以止絶干求請託之門，庶幾惟新之政，醇而無疵矣！

何謂慎爵賞？人君之於慶賞，所以厲世磨鈍者也。比年以來，羣姦擅朝，近習用事，戚里、道流干政撓法。固有不繇科舉而命官賜第者；又有虚作隨軍治河，因權倖保奏而改京秩者；又有因賄賂權倖，而傳宣賜帶；因父兄秉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前此臣僚論列，固已降指揮，悉行追奪矣。而有司奉行不虔，其僥倖得官及改秩者，不唯未有褫奪，往往以赦恩而轉行者多矣。至於帶職名、服章服者，皆如是，故朝廷之命不行於下也。害治之大，孰甚於此？願申命有司，悉行檢舉，一洗而去之，庶

幾爵位重於朝廷，而天下知所勸矣！【略】

此三者皆當今之切務，而不可移者，惟陛下加誠意而留聖念，天下幸甚！

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歷考祖宗朝，后父無任文臣侍從官者，朕欲尊依舊制，以復祖宗平治之時，豈可以近親違戾彝憲？邢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於是膚敏所言數事，皆次第行之。義叔，開封人，其兄女為龍德宮婕妤，宣和末累遷户部侍郎、殿中監，靖康初，省。義叔之母，隆祐太后女兄弟也，故至是復有此命。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憲節邢皇后》 后嘉恭簡公煥女也。【略】建炎初，遙册爲皇后，擢煥徽猷閣待制。右諫議大夫衛膚敏、殿中侍御史張浚言：『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撓法而干政。』上納其言，改煥光州觀察使，著為令。

又《乙集・逸文・陳正獻公論外戚不可為宰相》 陳正獻公為吏部侍郎，因侍經筵，論外戚不可為宰相。時錢處和以首參窺相位甚急，上納陳公言而止。錢憾之，風使求去，乃除知建寧府，乾道元年七月丙寅也。先是，吳明可尹臨安，權豪側目，執政亦不便之，乃徙為吏部侍郎，俾之北使，而以龍大淵為副。明可曰：『是可與言行事邪？』語聞，得罷行，而下遷禮部侍郎。明可力求去，六月丙申，除雜學士，奉祠。繼而王元龜入朝為禮部尚書，首獻足用十事，其言有及免行錢者。程正言叔達劾罷之。後三日，而陳公補外。間惠夫舍人封還録黄，言：『芾、大寶、俊卿三人皆去，非國之福，臣竊為陛下惜之。』程復上章言：『芾、俊卿之去，臣固不得而知。如大寶晚節末路錯繆若此，何足惜者。』因劾惠夫詞命俚猥六事。八月庚辰，詔王大寶與致仕，閒安中罷見任，汀州居住。是時洪景伯初除簽書樞密院事，乞以未轉二官，回贈其高祖。處和許以大夫告第，惠夫繳黄，言執政而贈四世，僭也。上從之。其被論或亦以此。而晁子西乃謂景伯、惠夫皆附大淵者，未知何以云爾也。陳公去位之十九日，而玉帶事作，後八日，處和亦罷政。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三 （建炎二年春正月）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常德軍承宣使，用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也。仍詔后族自今不得任侍從官，著為令。

臣留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馬季良為待制。仁祖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為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

又 卷五四 （乾道五年五月癸亥）詔以張默為國子監書庫官。先一日，中使傳旨有張默者，乃秀王夫人親堂姪，欲與一添差監當，於法不礙否。龔茂良奏：『近制惟宗室、戚里及歸正人方得添差。』在法，稱『戚里』者，謂三后、四妃之家。至是奏審。上曰：『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勿行。遂同奏乞除正闕書庫官。』詔從之。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七 （大觀元年閏十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居中責報，京薦之，拜同知樞密，鄭貴妃以親嫌辭，改太一宮使。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頗懷怨望，遂陰與知樞密院事張康國合。二人間京日急，上浸入其言。京方以祥瑞事媚上，都水使者趙霆行河，得龜兩首以為瑞，京信之，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伯者也。』居中曰：『首豈容有二？人方以為異，而京獨主之，意殆難測。』上乃出龜棄金明池，以居中為愛己。自韓忠彥罷相，降手詔自今毋任外戚為三省執政。至是，康國言：『稱執政官者，專指三省，而樞密無與。』居中遂申前命，貴妃鄭氏亦不復辭矣。

宋・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一《彗星應詔封事》 后妃之家不得為執政官，仁宗皇帝之著令也。政宣犯之，終致禍敗。陛下違仁宗之令典，蹈政宣之覆轍，固已不合天心久矣。

宋・岳珂《愧郯録》卷一二《宮禁進見》 國朝家法最爲嚴備，羣臣雖肺腑，無得進見宮禁者。珂嘗攷王稱《東都事略・曹佾傳》曰：『神宗一日敕中使召佾見於便殿，與同至慶壽宮。』慈聖愕然，遽止之曰：『外戚自來未有輒入禁掖者，安可以我開其端？』神宗曰：『聊以慰骨肉之情，他人固不可也。』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六《正紀綱　杜女謁　抑宦官　裁外戚》 祥符八年七月，郭崇仁雖外戚，章穆皇后弟。朝廷未嘗過推恩澤，自是十年不遷。

朝廷有朝廷之紀綱，宫闈有宫闈之紀綱。欲正朝廷，自宫闈始。自古

天下未嘗無宦官也，外戚也，女子也，然以太祖、太宗之世，亦未嘗無乞恩澤者。自景德以後，始有求刺史、求郡守者矣。然抑於天子，不待抑於大臣，抑於內朝，不待抑於外朝。此真宗所以正紀綱也。真宗紀綱正於內朝。自仁宗以人主之威福，寄諸朝廷之紀綱，寄諸中外之公議，於是人主常施恩，而大臣常任怨。此又仁祖所以正紀綱也。仁祖紀綱正於大臣。至於熙豐，崇觀之大臣，安石蔡京之流。能借冢宰總六卿之說，以為專權之地，不能明冢宰總六卿之說，以為正宮闈之本。故有因外戚、宦官而圖權寵者，此三百年治亂之根也。

又 **卷八《正紀綱　抑內降》** 天聖元年，錢惟演為樞密使。未幾，馮拯言：『惟演，太后姻家，不可預政。』遂罷之。惟演意圖入相，御史鞫詠言其奸險，若遂以為相，大失天下望。太后遣所侍賚奏示之，惟演猶顧望，詠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裂之。【略】

明道二年【略】王德用簽樞密。初，德用為副都指揮使。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干軍政乎？』不與。【略】

皇祐二年九月，大享明堂。時張堯佐覬執政，內侍求節度使。御史彭思永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非宗社福。』申嚴《內降執奏法》。

慶曆四年九月，杜衍為相，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上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封還也。』

我朝立國，以仁意為本，以紀綱為輔。太祖、太宗之紀綱總於人主之威權，故太祖、太宗之世無干謁之門，無倖求之路。自仁宗不自攬權，不尚威令，以仁厚容養臣下，是以宮闈之請求，燕閒之私昵，皆其所不免者。然當時有求內降者，聖訓以為杜衍不可。後宮或有過制，聖訓以為臺諫不汝容也。國勢莫寬於仁宗之時，而紀綱亦莫振於仁宗之時。蓋有朝廷之公議在也。主意。故惟演為樞密使，宰相馮拯以為不可；欲圖相位，御史鞫詠以為不可。柴宗慶求使相，宰相王曾以為不可。內侍求節度，御史彭思永以為不可。不惟杜衍得以抑內降，而王德用之武臣亦不從內降以干軍政，則當時公議可知矣！

又 **卷二一《戚里宗屬》** 崇寧二年，詔自今不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屬為執政者為令甲。

毋以戚里充執政，此祖宗之法也。然特為忠彥而廢，則亦私意耳。異時，宦者亦知樞密院，此豈祖宗之法哉！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三省》 崇寧二年七月二十日，詔曰：『朕觀前世外戚擅事，終至禍亂天下。唯我祖考，創業垂統，承平百有餘年，外戚之家未嘗與政，厥有典則，以貽子孫。即政之初，以駙馬都尉韓嘉彥兄忠彥為門下侍郎，繼除宰相。方朕恭默，弗敢有言。給事中劉拯抗疏論駁，亦不果聽，上違祖宗成憲，下襲前世禍亂之失。其自今勿以援忠彥例，以戚里宗屬為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為甲令。』

又 **《后妃一・皇后皇太后雜錄》** （政和）四年三月十六日，皇后言：『伏蒙聖慈，特許歸寧，妾獲至家庭，詢以私事，乃知父紳與知樞密院事居中時復往還，妾聞之不勝恐懼。竊以居中號為族姪，職當本兵之地，為朝廷近臣，凡所設施，悉干機要。而與父紳積稔過從，如親無間，使傳聞之人皆謂招權市恩，一有貽機，譴累必至，甚非公朝所以別嫌明疑為天下勸也。兼執政大臣等並掌機密，自來不許與后妃之家往還，朝廷大政亦非戚里所當與聞。欲望睿慈特降指揮，自今止絕父紳與居中弟兄子姪，凡係居中族系者，並不得交往，稍有干犯，許御史臺奏劾以聞。仍乞重加黜責，庶使各嚴分守，以允公議。』從之。

《宋史》卷一九《徽宗紀一》 （崇寧二年秋七月）丁酉，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為執政官，著為令。』

又 **卷三三《孝宗紀一》** （乾道二年夏四月）丁酉，以知荊南府李道憑恃戚里妄作，罷之。

又 **卷四四《理宗紀四》** （理宗寶祐二年九月）丙寅，詔戒外戚毋干請。

又 **卷二四三《后妃傳下・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 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敕向族勿以女置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閤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

又 **卷二五八《曹琮傳》** 仁宗册琮兄女為后，禮皆琮主辦，除衛州

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致於理。』時論稱之。

又 **卷二八六《蔡齊傳》** 仁宗初，為司諫、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即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

又 **卷二九四《胥偃傳》** 忻州地震，偃以為：『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效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

又 **《張揆傳》** 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

又 **卷三一七《錢惟演傳》** 宰相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鞫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

又 **卷三四〇《呂大防傳》** 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姨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

又 **卷三六二《朱勝非傳》** 諫官衛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徙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

又 **卷四六三《外戚傳序》**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畀事權；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附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間有文武才誦，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亦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歟？抑母后之賢，自有以制其戚里歟？作《外戚傳》。

又 **卷四六五《外戚傳下・韋淵》** 淵性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丐祠，許之。淵乃言，自宣和及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在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帝遂不許。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召赴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會建康軍帥邊順疾篤，留守呂頤浩奏以淵代，帝不欲以戚里管軍，不許。淵陳乞恩數，帝詢太后家故例，賜田五十頃，房緡錢日二十千。帝久不予淵官，聞太后將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於境上。既後后歸，即令致仕。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內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從之。

又 **《孟忠厚》** 帝幸揚州，除顯謨閣直學士，臺諫交章論列，帝以太后故，難之。

又 **《邢煥》** 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承旨。

遼朝外戚制度分部

綜述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遼太祖）四年秋七月戊子朔，以后兄蕭敵魯為北府宰相。后族為相自此始。

又 **卷五《世宗紀》**（大同元年）八月壬午朔，尊母蕭氏為皇太后，以太后族剌只撒古魯為國舅帳，立詳穩以總焉。

又 **卷三三《營衛志下》** 遼內四部族：【略】

國舅帳拔里、乙室已族。

國舅別部。

又 **卷四五《百官志一》** 大國舅司。掌國舅乙室已、拔里二帳之

事。太宗天顯十年，合皇太后二帳為國舅司；聖宗開泰三年，又併乙室已、拔里二司為一帳。

乙室已國舅大翁帳常袞。一作敞穩。

乙室已國舅小翁帳常袞。

拔里國舅大父帳常袞。

拔里國舅少父帳常袞。

國舅太師。

國舅太保。

國舅太尉。

國舅司徒。

國舅司空。

敞史。太宗會同元年，改郎君為敞史。

知事。

國舅乙室已大翁帳詳穩司。

國舅詳穩。

國舅都監。

國舅本族將軍。

國舅本族小將軍。興宗重熙五年，樞密院奏，國舅乙室已小翁帳敞史，准大橫帳及國舅二父帳，改為將軍。

國舅乙室已小翁帳詳穩司。

國舅拔里大父帳詳穩司。

國舅拔里少父帳詳穩司。

國舅夷離畢司。

國舅夷離畢。

國舅左夷離畢。

國舅右夷離畢。

敞史。

國舅帳剋。

國舅別部。世宗置。

國舅別部敞史。聖宗太平八年，見國舅別部敞史蕭塔葛。

又 卷一〇〇《耶律棠古傳》 乾統三年，蕭得里底為西北路招討使，以后族慢侮僚吏。

又 《蕭酬斡傳》 蕭酬斡，字訛里本，國舅少父房之後。祖阿剌，終採訪使。父別里剌，以后父封趙王。【略】天慶中，以妹復尊為太皇太妃，召酬斡為南女直詳穩，遷征東副統軍。時廣州渤海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韓家奴襲其不備，平之，復敗敵將侯槩於川州。是歲，東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酬斡率麾下數人力戰，歿於陣，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又 卷一〇二《耶律余睹傳》 耶律余睹，一名余都姑，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氣義。保大初，歷官副都統。

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為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睹，將潛圖之。適耶律撻葛里之妻會余睹之妻於軍中，奉先諷人誣余睹結駙馬蕭昱、撻葛里，謀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事覺，殺昱及撻葛里妻，賜文妃死。余睹在軍中聞之，懼不能自明被誅，即引兵千餘，并骨肉軍帳叛歸女直。【略】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溫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以賣國，跡其姦佞，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媕婀守位，余睹反覆自困，則又何足議哉！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九一《封建考・遼》 外戚封爵。遼之外戚，多以功封，非盡由恩澤也。

蕭思溫，忽沒魯之子。太宗時，尚燕國公主。景宗保寧初，册思溫女為后，加尚書令，封魏王。后之祖胡毋里，追封韓王。

蕭朴，國舅少父房之後，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稱旨，朝議多取決。太平中，封蘭陵郡王，進王恒。重熙中，改王陳拜東京留守，及遷太后於慶州，徙王楚，升南院樞密使。四年，王魏。薨，贈齊王。

蕭孝忠，開泰時，尚越國公主。重熙七年，為東京留守。十二年，入

朝，封越王。薨，後追封楚國王。

蕭撻凜，思温再從姪。統和十二年，以功封蘭陵郡王。

蕭孝穆，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太平二年，以功封燕王。興宗即位，徙王秦。重熙六年，進封吳國王，拜北院樞密使。九年，徙王楚。十一年，更王齊。薨，追贈大丞相，晉國王。

蕭撒八，孝穆子。重熙中，尚魏國公主，總知朝廷禮儀。末年，出為西北路招討使，封武寧郡王。卒，後追封齊王。

蕭孝先，孝穆弟。統和十八年，尚南陽公主。重熙中，欽哀弒仁德皇后，孝先謀居多，封楚王。後與太后謀廢興宗。事覺，太后遷慶州，孝先恒鬱鬱不樂，徙王晉。卒。

蕭孝友，穆弟。重熙元年，累遷西北路招討使，封蘭陵郡王。八年，進王陳。十年，賜效節宣庸定遠功臣，更王吳。後加翊聖協穆保義功臣，進王趙。復為東京留守，徙王燕。改上京留守，更王秦。清寧初，益賜純德功臣，致仕，進封豐國王。坐子胡覩與重元亂，伏誅。

蕭阿剌，孝穆子。幼養宮中，重熙二十一年，拜西北路招討使，封西平郡王。尋尚晉國長公主。清寧元年，進王韓。明年，徙王陳，為蕭革中傷，帝怒，縊殺之。

蕭木哲，孝穆弟，高九之子。以戚屬加監門衛上將軍。清寧九年，為西北路招討使，安邊有功。十年，入朝，封柳城郡王。卒，追王晉、宋、梁三國。

蕭惠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初從征高麗有功。開泰二年為西北路招討使，封魏國公。興宗時，封鄭王。歷徙趙、齊、韓王，尚帝姊秦晉國長公主。重熙十九年，請老封魏國王。

蕭撻不也，國舅高九之孫。太康元年，尚趙國公主，為乙辛誣廢立事，見殺。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

蕭得里底，孝先之孫。天慶三年，封蘭陵郡王。天祚殺晉王，不能伸理，後為天祚所逐，卒。

蕭別里剌，孝穆之後。道宗皇后之父，封趙王。

蕭酬斡別，里剌之子，年十四，尚越國公主。十八，封蘭陵郡王。

蕭奉先，天祚元妃之兄，累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天祚欲誅阿骨打，奉先阻之。又勸天祚誅晉王，人心解體。後與其子並皆賜死。

蕭余里也，國舅阿剌次子。清寧初，尚鄭國公主。太康時，封遼西郡王。乙辛謀搆皇太子，余里也多助成。

蕭革，國舅房林牙和尚之子。重熙初，同知北院樞密事。怙寵專權，又拜南院樞密使，班諸王上，封吳王。已改知北院，進王鄭。清寧元年，復為南院樞密使，更王楚。八年，致仕，封鄭國王。九年秋，以其子為重元壻，革預知其謀，凌遲殺之。

西夏外戚制度分部

綜述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二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啰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弒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啰遂以弒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啰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啰，滅其族。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雜誌二》 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啰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臧氏，授戈於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訛啰輩仆甯令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啰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為訛啰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沒臧氏。訛啰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啰，執於內室。沒臧，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為妻；又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許其世襲。

《蘇轍集・欒城集》卷四六《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访闻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内有篡國之心，然其爲人狡而多算，寬而得衆，方欲内安酋

豪，外結朝廷俟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五《安邊禦寇・西夏》 邢佐臣云：拓跋亮之母本拽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拽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為尼而生諒祚。及寧令殺曩霄，國人誅寧令，而立諒祚。始數歲，其母專制國事，兄子沒藏鴉龍為相，母私幸。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九六《安濤傳》（元豐）六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時，夏人款塞，燾請因而撫之，且戒將吏毋生邊隙。【略】又乾順纔數歲，非秉常近親，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其酋長善用兵者，如嵬名阿吳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有以離間之。彼阿吳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焉，知其不回戈，以復讎梁氏，此一奇也。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六（慶曆八年）正月辛未，夏主曩霄為其太子寧令所弒，國人殺寧令，立其弟諒祚。諒祚甚幼，政皆出其母沒藏氏及舅沒藏訛龍。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八・討叛二》（元祐二年）八月十四日，詔：『夏國國亂主幼，所以輒敢犯邊及不遣使賀謝，皆緣強臣乙逋等擅權逆命，陰有異圖，即非其主與國人之罪，豈可遽興師討伐，使向化之人例遭誅戮？宜令諸路帥臣各嚴兵備，無得先起事端。其所發兵馬，權屯次邊。如乙逋等能幡然改圖，忠事其國，效順朝廷，本國上章通貢，特許收接，與之自新。若終犯順，即令諸路乘便深入，務在誅鋤首惡，不得濫及無辜。內首領素不附乙逋，欲自拔來歸，及乙逋同黨有能附順者，聽所在以聞。仍徧諭漢蕃。』以三省樞密院言：『夏國自秉常告喪，既弔卹其國，又封册其子，兩宮賜與甚厚，國中部落老幼無不歡躍。不謂彼國強酋獨有異意，風聞乾順不治國事，有梁乙逋者擅權立威，輒犯邊，以請地為名，不遣賀坤成節，謝封册使，反覆邀乞，別懷二心。若不加誅，無以威示夷狄。』故有是詔。

《金史》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 久之，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為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並却之。

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為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晝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八（天授禮法延祚十年）三月，以沒藏訛龐為國相。於是沒藏氏與訛龐日夜謀危寧令哥，為立諒祚計。【略】（十一年春正月）國人討寧令哥，誅之。沒藏訛龐立諒祚，尊沒藏氏為太后。

初，沒藏訛龐欲以諒祚主夏國，誘寧令哥弒逆，因以為罪。及寧令哥刺曩霄不死，逃匿黃蘆。黃蘆，訛龐所居也。訛龐遣人執殺之，并其母野利氏。曩霄遺命，立從弟委哥寧令，大酋諾移賞都，埋移香熱，嵬名浪布，野乜浪羅等與訛龐議，眾欲如遺言，訛龐曰：『委哥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移賞都曰：『國令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守夏土，則亦眾所願也。』訛龐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及，國人乃服。今沒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為主，誰敢不服？』眾曰：『諾』。遂奉諒祚立之，尊沒藏氏為宣穆惠文皇太后，訛龐以諾移賞都等三大將典兵久，令分掌國事；已為國相，總攬政柄。沒藏本大族，訛龐為之長，至是權益重，出入儀衛擬於王者。

按：於是，訛龐殺寧令哥而書『國人討』，何不予訛龐以討賊之義也？蓋寧令之逆，訛龐實構成之。其殺寧令，亦為諒祚地耳，豈真知大義哉！故寧令哥書『國人討』，以見弒父之賊，人人得誅，萬世之公也。諒祚書『訛龐立』，以見違命專擅，利立幼君，一人之私也。

又 卷一九（福聖承道四年）十一月，沒藏訛龐納其女為后。

訛龐既誅李守貴，以其女為諒祚妻，自是誅殺由己，臣民咸畏之。

按：訛龐因沒藏氏久專國政，今氏死恐已亦失柄，乃納女為后，故與《綱目》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同例書。

又 卷二〇 夏毅都五年夏四月，沒藏訛龐謀逆，誅之，夷其族。

自曩霄死，三大將各擁强兵制闔外，訛龐猶知顧忌，已見雕喪殆盡，專恣益甚。有漫咩者位居訛龐上。每事屈己下之，結為心腹。高、毛二人之誅，諒祚頗不平。訛龐懼，將為變。子婦梁氏本中國人，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沒藏氏，訛龐子慤甚，與其父謀伏甲寢室，須諒祚入殺之。梁氏密以告，諒祚召訛龐於密室執之，令漫咩將兵殺其子，遂誅訛龐。其弟姪族人外任者悉戮之，夷其宗，家奴王文諒逃入延州以事告，中國授以官，後成慶卒之亂，伏誅。歐陽修曰：沒藏訛龐黠羌也。當寧令哥怨望其父，陰教以弒逆之事。而即以弒逆之罪殺其母子，以立諒祚，專夏國之政十餘年，卒以罪誅。夫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己利，而己亦以子婦之故為所立者族滅，此人事，亦天道也。

按：訛龐威福自專，即非謀逆，罪固當誅。然諒祚宣淫，有乖倫理，其不為陳靈、齊莊者亦倖也。

又 卷二三 （天賜禮盛國慶三年秋七月）免鬼名浪遇都統軍，徒之下治。

國中權擅者三人：梁乙埋，國戚居長；次都羅馬尾；次罔萌訛。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與乙埋居中用事。都羅多戰功，常握兵屯塞上。浪遇為曩霄弟，知兵，熟邊事，諒祚時嘗執國政。至是，以不附諸梁罷其官，并其家屬徒之。

又 卷二七 （大安十一年）二月，梁乙埋死，子乙逋自為國相。

自乙埋專權，數擾邊，鄜延經略使趙卨遺以書言：『何苦與漢為仇，恐所得不能償所失也。能改之，中國必以禮待。』饋以錦袍、銀彩。乙埋亦因酋渠鬼名阿吳輩多反側顧望，懷內顧憂，不復自將窺塞，至是死。范百録《誌趙卨墓》云：『卨既結好乙埋，因復縱間，使微泄其事。國中固疑乙埋不犯漢也。又聞受吾餽，果殺之。』《宋史》因之立傳。考沈括《筆談》敘乙埋事甚悉，不言被殺，恐《誌》未實。初，諒祚立梁后時，許乙埋世襲，子乙逋遂自立為相，獨秉國政。李氏《長編》云：乙逋不知於乙埋何如也？吕大忠奏議言：夏國自梁氏兄弟用事以來，虐用其民，上下怨嗟，皆欲食其肉。考沈括《筆談》：諒祚立梁后，以其弟乙埋爲家相，許其世襲。既而乙埋死，子乙逋嗣。又章奏奏議：秉常死，梁乙逋挾其妹梁氏之勢輔立，非鬼名氏之種，潛滋篡奪之計。則乙逋爲乙埋子、秉常妻梁氏爲乙逋妹也。吕氏以爲兄弟，誤。

按：乙埋身為國相，去官書『死』，不予其相也。然乙逋秉政，不由主命，專亦甚矣。揭書『自為』，與《綱目》書曹操、司馬懿、劉裕同。

【略】

（天安禮定元年秋七月）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秉常孱弱無能，不能服役其衆，后梁氏與兄乙逋內外用事，秉常以憂憤卒，時月之十日也。【略】

論曰：秉常性本篤下，年又沖齡，母后臨朝，外戚專政，繼立十餘年，祭則寡人，政由寧氏，蓋無南面之樂久矣。

又 卷二九 （天祐民安五年）冬十月，梁乙逋伏誅。

梁氏一門二后，乙逋恃其威勢，獨專國政，日與中國抗衡，緣邊悉被荼毒。中間得歲賜、金帛，輒夸於衆曰：『鬼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國曾如此畏否？』每舉兵，必曰：『吾之所以連年點集，欲使南朝懼，吾為國人求罷兵耳。』國人畏之，不敢言。既，又潛謀篡奪，刑賞自專，梁氏亦為所制。自麟、府還，族子阿革戰死，勢稍殺。環慶之役，梁氏自將，不使與兵政，乙逋不悅，叛狀益露。大首領鬼名阿吳、仁多保忠、撒辰等知其謀，集部衆討殺之，滅其家。李氏《長編》云：元祐六年十月，涇原路諜報梁乙逋犯麟、府界，邊兵殺死梁阿革，乙逋爲夏國所誅。而《舊録》則云：乙逋犯麟、府、河外三州，殺戮甚慘，莫之敢禦。奸臣謂其已死，欺妄特甚。考《新録》云：乙逋死在紹聖元年十月。

按：乙逋為鬼名阿吳等所殺，書『伏誅』何？罪宜誅也。《綱目》嚴惡惡：元魏景明四年，散騎常侍趙修為監者鞭驅至死，書『伏誅』；永安元年，中書令鄭儼為部下所殺，書『伏誅』。凶頑如乙逋死有餘辜，書『伏誅』，所以正其罪而討之也。

又 卷三六 （人慶四年）夏五月，西平公任得敬表請入朝。【略】

得敬在鎮日事誅殺，僚佐有諫者勿聽，自以有大功，冀與國政，使人上表請入覲。仁孝欲許之，御史大夫熱辣公濟言：『竊見戚臣任得敬上表請朝，其心蓋為干政地也。從古外戚擅權，國無不亂。得敬雖屬懿親，非

我族類，能保其心之不異乎？惟陛下察之。』濮王仁忠亦言其不可，遂止。【略】

（天盛八年）九月，以任得敬為國相。

晉王察哥在朝，得敬猶知顧忌；及察哥卒，益易仁孝，勢日專橫，政由己出，舉朝側目。

（天盛九年）六月，任得敬以弟任得聰為殿前太尉，任得恭為興慶尹。二人倚勢弄權，請謁賄賂輻湊其門。秘書監王舉劾之，罷官去。

又　卷三七　（乾祐元年）五月，任得敬脅主分國請封於金，金主不許。

得敬邪謀日甚，淩轢宗親，誅鋤異己。仁孝不能制，分國之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與得敬自為國，遣左樞密使浪訛進忠、翰林學士焦景顏如金，為得敬求封册。景顏抗疏求罷行，仁孝不許。金主以問，尚書令李石曰：『事係彼國，我何預焉，不如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迫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則賜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金史・交聘表》以得敬分國記在大定九年，誤。

按：嗚呼！世風日下，事變愈繁。昔韓、趙、魏三分晉國，請命於周，君子病之，為其專也。降至後世，以強臣逼天子則美之曰『禪讓』，以偏裨遂主帥則假之曰『樂推』。上下相蒙，不知紀極。今得敬擅權，至敢分國，凶悖極矣！仁孝力不能制，為之表請。倘金主聽李石之言，許頒封册，則始而分，終而並，晉之俱酒非其證歟？世宗賜詔，禁之邪謀，為之頓阻。書『脅主』，罪得敬之專；書『不許』，嘉金主之正也。【略】

八月，誅任得敬。

得敬求封不得，始有懼心，與弟南院宣徽使任得仁、殿前太尉任得聰等將為變。仁孝恃金為助，密謀誅之，遂於月之晦日，討殺得敬，盡誅其族黨。《宋史・夏國傳》：乾道四年，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金史・西夏傳》：大定十年，仁孝爲得敬求封，金主賜詔諭之。二月晦月仁孝誅得敬，上表謝。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也。二史互異。《金世宗紀》：十年閏五月庚辰，夏國任得敬脅李仁孝上表，請分其國，詔不許。十二月癸巳，夏國誅任得敬，遣使來謝。《傳》、《紀》月日又不合。是時，夏國遠宋近金，《金史》所紀似爲可據。然以二月誅得敬，不應有五月請封之事。且以十二月奏聞，爲時太遠。考薛氏《宋元通鑑》記在是年八月，畢氏《續資治通鑑》亦同，茲從之。

清・張鑑《西夏紀事本末》卷二二《梁氏擅政》　慶曆八年春正月，夏國主曩霄既殂，三月而沒藏太后生諒祚。訛哩之相諒祚也，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爲訛哩子婦。諒祚既長，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其初，妻訛哩之女，沒藏氏與訛哩皆慙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知焉，私以告諒祚。諒祚乃使召訛哩，執於內室。沒藏，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族。以梁氏忠於己，因以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襲。

治平四年冬，諒祚殂，子秉常立。尚幼，而梁氏爲太后，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其時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但有戰功，然皆庸人。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

熙寧三年秋九月，夏賊寇荔原堡，李信戰不利。鬧訛堡之築，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北路巡檢林廣拒守，深入牽制賊勢，遂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寨。先是虜圍白豹城，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强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深入遇賊數千，戰敗之，因追擊至金湯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壘。引兵歸。夜過洛河，有賊來襲，廣揚聲令軍選强弩數百列岸側，實卷甲疾行，賊聞之不敢渡。時賊圍羅兀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冬十月，夏人寇環慶。

四年秋九月，夏國主請綏州。

五年春，賜夏國主乞臚《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表乞收贖釋

典一《大藏》並簽帙複帕，前後新舊翻譯經文，惟覬宸慈，特降旨命，令有司點勘，無至脫漏卷目，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並依例進馬七十匹，聊充資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維是佛乘，著爲象數，載覽需章之奏，懇求具譯之編。已降允俞，特行賜予，眷言信嚮，良用歎嘉。所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所，應有經本，並如法印造給賜。令保安軍移牒宥州，差人於界首交割，至可領也。所有馬七十匹，更不用進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是歲，以秉常七歲卽位計之，纔十有二齡耳。

元豐四年夏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初，秉常既不得志，常慕中國。有李清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用以爲將軍。清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梁氏知之，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清又爲秉常誘漢倡婦、樂人。梁氏遂置酒執李清，誅之。奪秉常政而幽之，國人乖亂。元豐中，梁氏嘗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兇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引其軍去。

八年冬十月戊辰，夏國主秉常遣使於遼，報其母梁氏哀。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

金朝外戚制度分部

綜述

金・張暐《大金集禮》卷三〇《臣庶車服》　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婦，衣服聽用明金釵，使品官之家婦女。同籍不限親戚，期親雖別籍亦是，出嫁同。

金・劉祁《歸潛志》卷七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一云南都郡人有云：『頭巾王、過道史、白酒麗』，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權勢薰天，當塗者往往納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夫人。天興改元，末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家皆搜括金銀，成國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白撒，以內族位將相，尤奢僭。嘗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百數，皆衣纓金綺繡如宮人。在尚書省，惡堂食不適口，以其家膳供。然為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為事。從末帝東征，方渡河督戰，遽勸上迴奔睢陽。衆以其誤國，歸罪請廢，末帝不得已，下獄，餓死。

又　卷一一《辯亡》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

余曰：【略】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蹈，陰尚夷風。

《金史》卷四五《刑志》　時后族有犯罪者，尚書省引『八議』奏，上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親者犯而從減，是使之恃此而橫恣也。昔漢文誅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時，后族濟州節度使烏林達鈔兀嘗犯大辟，朕未嘗宥。今乃宥之，是開後世輕重出入之門也。』宰臣曰：『古所以議親，尊天子，別庶人也。』上曰：『外家自異於宗室，漢外戚權太重，至移國祚，朕所以不令諸王、公主有權也。夫有功於國，議勳可也。至若議賢，既曰賢矣，肯犯法乎。脫或緣坐，則固當減請也。』

（大定）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親、及與皇家無服者、及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議。上謂宰臣曰：『法有倫而不倫者，其改定之。』

又　卷五三《選舉志三》　符寶典書，四人，舊名牌印令史，以皇家祖免以上親，有服外戚、功臣子孫為之。【略】

擎執僕使，大定四年，以內職及承奉班內選。明昌六年，以皇家祖免以上親、不足則於外戚、并三品已上散官、五品以上職事官應廕子孫弟兄姪，以宣徽院選有德而美形貌者。

又　卷六四　《睿宗欽慈皇后》　（大定）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莎魯窩請致仕，宰相以莎魯窩未嘗歷外，請除一外官，以均勞佚。上曰：『莎魯窩不閑政事，不可使治民。雖太后戚屬，富貴之可也。』不聽。

又　《后妃傳下・世宗元妃張氏》　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於諸子最長，而世宗與徒單克寧議立章宗為太孫。世宗嘗曰：『克寧與永

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真社稷臣也。』尚書左丞汝弼者，玄徵子，永中母舅。汝弼妻高陀斡屢以邪言怵永中，晝元妃像，朝夕事之，覬望徼福，及挾左道。明昌五年，高陀斡誅死，事連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後事覺，得不追削官爵，而章宗心疑永中，累年不釋。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欲寬解上意，章宗愈不悅。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肯決，章宗怒守貞，罷知濟南府，諸諫官皆斥外，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又 卷一二〇《世戚傳序》 金昭祖娶徒單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見。世祖時，烏春為難，世祖欲求昏以結其驩心，烏春曰：『女直與胡里改豈可為昏。』世宗時，賜夾谷清臣族同國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則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則莫能詰也。有國家者，昏因有恒族，能使風氣淳固，親義不渝，而貴賤等威有別焉，蓋良法也歟。

又 《世戚傳・裴滿達》 熙宗娶忽撻女，是為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襲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尉，封徐國公。皇統元年，除會寧牧。居數歲，以太尉奉朝請。

又 《忽覩》 歷橫海、崇義軍節度使，以后戚怙勢贓汙不法。【略】朝廷以忽睹與徒單恭等汙濫至甚，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忽睹以贓罷。海陵以忽睹所至縱家奴擾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閑雜人條約。

又 《徒單恭》 海陵篡立，海陵后徒單氏，斜也女，由是復用為會寧牧，封王。未幾，拜平章政事。海陵獵於胡剌渾水，斜也編列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海陵謂宰相曰：『斜也為相，朕非私之。今聞軍國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無取，豈千慮無一得乎？』他宰相無以對，溫都思忠舉數事對曰：『某事本當如此，斜也輒以為如彼，皆妄生異議，不達事宜。臣逮事康宗，累朝宰相未嘗有如斜也專恣者。』海陵默然。【略】

海陵以兀魯有怨望語，斜也不奏，遂杖斜也，免所居官。俄，復為司徒，進拜太保，領三省事，兼勸農使。再進太師，封梁、晉國王。【略】

大定間，海陵降為庶人，徒單氏為庶人妻，斜也降特進鞏國公。

又 《外戚傳・石家奴等傳贊》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肅雝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為王后，己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於是，公主下嫁必於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又 《徒單四喜》 徒單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天興二年正月辛酉夜，四喜、內侍馬福惠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勅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旨所取兩宮、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蘗、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賜忠孝軍以兩宮隨行物之半。【略】

贊曰：四喜奉迎兩宮，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宮周旋兵間，以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徇之耳，他無策也。四喜奉其私親以歸，而望人主貸其死，豈非愚乎。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九二《封建考・金》 外戚封爵。金之外戚，多以功封，非盡自私親也。

石家奴，蒲察部人，祖斛魯短，世祖外孫。石家奴，自幼時撫養太祖家，及長，太祖以女妻之。後伐遼、宋，屢有戰功。熙宗時，封蘭陵郡王，除東京留守。卒，後加贈郾王。正隆時，奪王爵，封魯國公。

僕散忠義，上京古河人。宣獻皇后姪，元妃之兄。世宗時，以功封榮國公，子卽僕散端。

裴滿達，本名忽撻，婆盧本部人。為人淳直孝友。天輔六年，從蒲家奴追叛寇於鐵吕川，力戰有功。熙宗娶其女，是為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襲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尉，封徐國公。皇統九年，悼后死。未幾，海陵弒熙宗，欲揚熙宗過惡，以悼后死非罪，封忽撻為王。

徒單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以告吳十反事，封譚國公。海陵取其女為后，封王，拜平章政事，進太師，封梁晉國王。正隆間，改封趙國公，再進齊國公。大定間，降特進、鞏國公。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世宗時，以功封平原郡王，致仕，後更封廣平郡王。子獻可。衛紹王即位，以元舅追封道國公。

唐括德溫，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父撻懶尚康宗女。德溫善射，尚睿宗女楚國長公主。天德初，以兵部尚書出為大名尹。世宗即位，封道國公。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將軍，尚海陵娣遼國長公主。廸鉢為駙馬都尉，遼國薨，繼尚鄧國長公主崔哥。皇統中，歷官尚書、節度使，封葛王。薨時，年二十八，海陵親臨葬，贈譚王。正隆時，例贈特進楚國公。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欽懷皇后父，賦性沉厚有明鑑，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尚熙宗女鄭國公主。貞元三年，海陵以女弟慶宜公主子，加定遠大將軍，為尚衣局使。大定中，歷官於外，有惠政。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為皇后，長子辭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寵遇如此，而不以勢驕人，人稱為外戚之冠云。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其先上京獨拔古人，拜平章政事，封任國公。

唐括貢，本名達歌，太傅阿里之子，尚世宗第四女吳國公主，授駙馬都尉。歷官樞密使，封莘國公，後復改封蕭。

徒單公弼，本名習烈，河北東路人。父府君奴，尚熙宗女，公弼尚世宗女息國公主。至寧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

清・沈欽韓《幼學堂詩稿》卷五《金宮詞一百首八十八》 閤分金錢費御椿，夫人自在醉銀缸。靜街遲起龍樓鼓，宮籍新添白酒龐。《歸潛志》：宣宗外戚多微賤，有頭巾王白酒龐之號。又末帝母姨號自在夫人。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四《金史》 《世戚傳》謂天子娶后，王姬下嫁，秦漢以來，無世甥舅之家，關雎道缺，外戚驕盈。古者異姓公侯，與天子爲昏姻，他姓不得參焉。女爲王后，已尚王姬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使漢唐行此，無吕王武氏之難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娶后嫁主，必於是此昏禮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其論亦確。

宗室制度部

諸王分部

兩宋諸王

綜述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八《玉牒》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共民事者，皆取之疏遠側微，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

上嘗語及宗室多求外居者，宰相韓琦曰：『臣請許親盡無服者外居，然後因之試以外官。』上曰：『宗子素未諳民政，若補外官，但慮易致過失爾。』琦曰：『陛下若命宗室習律令，久之，何患其不能從政也。』參知政事趙槩曰：『人臣子弟，未必皆有過人之才。使之從政，尚能粗了局事，蓋積習使然。宗室固多美才，若擇而任之，庶幾漸知為政之方也。』上曰：『五七年漸當以外官試之。』【略】

宗室賜名授官。孝字親王之子，授武衛將軍，其餘宗室不用此例。祖宗緦麻親賜名：承字男賜名克字，宗字男賜名仲字，從字男賜名世字，授官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祖宗袒免親賜名：克字男賜名叔字，仲字男賜名士字，世字男賜名令字，授官右班殿直。祖宗非袒免親不賜。原註：熙寧二年以前，叔字男賜名之字，士字男賜名不字，令字男賜名子字。奏薦原註：熙寧二年以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以上，承字、宗字磨勘至使相止。從字、仲字、

世字至觀察使止。叔字、士字、令字授副率者，至遙郡防禦使止。之字、不字、子字賜名授官者，至遙郡刺史止。

襲封。原註：國朝舊制，諸王之後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熙寧二年十一月，敕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略】祖宗之子並傳嫡襲封。原註：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五日聖旨：祖宗之子，並令傳嫡襲封。【略】濮安懿王諸子。案：熙寧十年十月，詔濮王子以次襲封奉祀。此條濮安懿王諸子句下，有闕文，並脫去小註。

宗室轉官資級圖。原註：并料錢。節度使兼侍中、案《宋史》：宗室敘遷之制，由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節度使兼侍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使相也。【略】使相、左衛上將軍、右衛上將軍節度使，三級。原註：四百貫。節度觀察留後，案：宋制，節度觀察留後月俸三百貫，觀察使、防禦使並二百貫。【略】二級。原註：三百貫。觀察使、防禦使。一級，原註：二百貫。團練使、遙郡防禦使，一級。原註：一百五十貫。刺史、遙郡團練使，一級。原註：一百貫。遙郡刺史，案：自此遙郡刺史以下，至衛將軍月俸若干貫，各有不同。考《宋史·職官志》，皇親任諸衛大將軍領刺史，八十千；將軍領刺史，六十千；將軍三十千，率府率二十千，副率十五千。蓋宗室俸祿之制與敘遷之制不同，故諸衛大將軍本六十千，兼領刺史則增為八十千。將軍本三十千，兼領刺史則增為六十千矣。【略】一級。左右衛大將軍、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左右龍武軍大將軍、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左右神武軍大將軍、左右驍衛大將軍、左右武衛大將軍、左右屯田衛大將軍、左右領軍衛大將軍、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左右千牛衛大將軍，一級。左右衛將軍、左右金吾衛將軍、左右龍武衛將軍、左右羽林軍將軍、左右神武軍將軍、左右驍衛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左右千牛衛將軍、左右領軍衛將軍，一級。太子左右衛率府率、太子左右司禦率府率、太子左右清道率府率、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副率、太子左右內率府副率，一級。原註：十五貫。

宗室換官。案：宋制有文臣換右職，武臣換文資，俱見《宋史·職官志》。至宗室換官之制，則略而不書，此足補其闕。諸衛將軍，原註：就文官者，換太常丞；就武官者，換率府率。率府率，原註：就文官者，換太子中允；就武官者，換內殿崇班。率府副率，原註：就文官者，換大理評事；就武官者，換西頭供俸官。左右班殿直，原註：換試銜知縣。三班奉職借職，原註：無專條。以上須祖免親將軍以下，方許換出外官。其大將軍以上，願換外官者，並臨時取旨。

宗室轉官資級。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原註：轉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原註：轉右千牛衛將軍。右千牛衛將軍，原註：轉右監門衛大將軍。案：《宋史·職官志》千牛衛將軍，當轉右監門衛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轉遙郡刺史。【略】右監門衛大將軍，原註：轉遙郡刺史。遙郡刺史，原註：轉遙郡團練使。遙郡團練使，原註：轉遙郡防禦使。繼諸王後，見封國公，特旨即轉正刺史。遙郡團練使，原註：轉遙郡防禦使。繼諸王後，見封國公及特旨即轉團練使。【略】刺史，原註：轉團練使。團練使，原註：轉防禦使。【略】防禦使，原註：轉觀察使。觀察使，原註：轉節度觀察留後。節度觀察留後，原註：轉節度使。特旨轉左右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節度使，原註：轉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原註：轉節度使兼侍中。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五《世家傳三》 宣祖五子，長曹王光濟，次太祖皇帝，次太宗皇帝，次魏王廷美，次岐王光贊。

曹王光濟早亡，宋興追封邕王，徽宗即位，改封曹王。

魏王廷美，字文化，本名光美，宋興，授嘉州防禦使，遷山南西道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徙鎮永興。太宗即位，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進封秦王。太宗北征，命廷美留守京師。太平興國七年，出爲西京留守，坐與宰相盧多遜交通，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廷美憂悸成疾，九年卒，年三十八。太宗聞之，流涕。詔曰：『涪陵公廷美，朕之同氣也，宜追封涪王，謚曰悼。』真宗即位，追復故官爵。廷美十子：德恭，衡州防禦使，贈高密郡王；德隆，左武衛大將軍，贈平陽郡王；德彝，保信軍留後，贈潁川郡王，謚曰安簡；德雍，天平軍留後，贈廣陵郡王，謚曰康簡；德鈞，右監門衛大將軍；德欽、德潤，俱右羽林將軍；德文，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東平郡王，贈申王，謚曰恭裕；德惠，左武衛將軍；德存，左羽林將軍。德文子承顯，以王後封康國公，官至昭化軍節度使，贈樂平郡王。本朝故事，皇族本宮之長封國公，物故則以次授封。德文以慶曆四年薨，承簡，封徐國公。承簡，德鈞子也，於屬爲長，得封，官至保慶軍留後，贈安定郡王，謚曰和懿。承簡薨，德雍子承亮封昌國公。神宗即位，拜感德軍節度使，改封榮。熙寧二年，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至三年，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去

年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卽與舊制有異。謹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合依禮令，傳嫡承襲。』詔曰：『可。』改封榮國公承亮爲秦國公，宗肅魯國公，宗達蔡國公，宗惠魏國公，宗保燕國公，仲郃陳國公，世程越國公。而禮官言：『昭成太子、陳王、蔡王無後，而宗保、宗達、仲郃以旁親出繼，自應典禮。太祖之子越王德昭，當立庶長孫世程。太宗之子魏王元佐當立嫡孫同母弟宗惠；魯王元份，當立嫡孫宗肅；韓王元傀，當立嫡孫宗績；吳王元儼當立庶長孫宗絳。』同判太常寺陳薦以秦王宜以庶曾孫克繼嗣，楚王宜以庶曾孫世逸嗣。知禮院韓忠彥等以秦王宜以庶長孫承亮嗣，楚王宜以庶長孫從式嗣。詔：『秦王、楚王後如忠彥議。』故承亮以下得立，而宗績、宗絳以喪故後封。從式已封郡王後嗣令依今所定。於是，宗室克繼等言，封秦王之後不當。詔兩制議。翰林學士承旨王珪與范鎮、司馬光等言：『臣等看詳，秦王、楚王、魏王自有正統，而承亮、從式、宗惠皆旁支。今追議當爲後之人，豈可捨正統而取旁支也。案秦王薨，嫡子德恭當立，德恭卒，嫡子承慶當立，承慶卒，無嫡子，有庶子五人，長曰克晤，先卒，無子；次曰克繼，當立。楚王薨，長子惟叙卒，嫡子從煦當立。從煦卒，無嫡子，有庶子世逸一人，當立。魏王薨，嫡子宗魯當立。宗魯卒，嫡長子仲翹先卒，無子；次母弟仲髦亦先卒；次母弟仲蒼當立。秦王、楚王後宜如薦議。魏王後當以仲蒼嗣。』事下中書。中書言：『越王無嫡子、嫡孫，無嫡子同母弟，無庶子，無嫡孫同母弟，無庶孫，宜以庶長孫世清嗣。魏王無嫡子，無庶子，宜以庶長孫宗立嗣。世程、宗惠不應封。』遂以宗立封魏國公，世清封越國公。四年，封宗績韓國公，宗絳吳國公。承亮薨，贈樂平郡王，謚曰恭靜。子克愉嗣。克愉卒，子叙牙嗣。徽宗卽位，秦王改封魏王。

岐王光贊，幼亡，宋興追封夔王，徽宗封岐王。

太祖四子：長滕王德秀，次吳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王德芳。滕王德秀早亡，徽宗卽位，追賜名，封滕王。

吳王德昭，字日新，母皇后賀氏。乾德二年出閤，爲貴州防禦使。故事，帝子出閤當封王，太祖謙抑，止以列辟處之。開寶六年，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終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太宗卽位，改鎮永興，兼侍中，始封武功郡王。太平興國四年，暴薨，年二十九，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德昭謹重寡言，左右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喜讀書，不好犬馬之翫。後贈太師。治平元年，改封越王。子惟正，建寧軍節度使，贈同安郡王，謚曰僖靖；惟吉，感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南陽郡王，謚曰康孝，追封冀王；惟固，昌州團練使；惟忠，武勝軍留後；惟和，右千牛衛將軍。惟吉子守節，彰化軍留後、同知宗正寺，贈丹陽郡王，謚曰僖穆；子世永，封邢國公，官至鎮南軍留後，贈南康郡王，謚曰脩孝。慶曆四年封十王之後，以惟忠子從靄封潁國公，而惟吉子守巽以冀王後爲最長，與從靄同封潁國公。守巽官至和州觀察使，從靄官至齊州防禦使。守巽、從靄卒，以惟固子從信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從信卒，以惟固之孫從恪子世規，封崇國公。世規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沂州防禦使以卒，守巽之子世清，封申國公，至熙寧三年，襲封越國公，後封會稽郡王，會四后升祔，受命告廟，世清屬疾，家人請以疾辭，世清曰：『辭君命不忠，廢廟祀不孝。』力疾就事，世清官至保信軍留後，贈虢王，謚曰恭安。

舒王德林早亡，徽宗卽位，追賜名。封舒王。

秦王德芳，開寶九年出閤，爲貴州防禦使。太宗卽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薨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曰康惠。後贈太師，改封楚王。子惟叙，左千牛衛大將軍，贈高平郡王；惟憲，資州團練使；惟能，右羽林將軍。慶曆中，以惟叙子從煦封安國公，終左金吾衛大將軍、歸州團練使。從煦卒，以惟能子從古封安國公，終延州觀察使，謚曰惠恪。從古卒，從式封舒國公，從式，惟憲子也。神宗卽位，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曰：『昔我藝祖之興，肇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朕奉承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而有未議封爵之典，豈朕所以繼大統，尊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流必遠，施大者報必豐。其令中書門下攷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於郊廟也，世世勿復絶，以稱朕尊祖報本之志焉。』時熙寧二年八月也。於是有司推擇，以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從式終保康軍節度使，贈榮王，謚曰安僖。從式既薨，乃封越王之孫世準爲安定郡王。世

準，從靄子也，爲人内恕外嚴，無綺羅金玉之好。既封，凡天子祀郊廟必從祀如詔旨。世準，官至保静軍節度使，薨，贈成王。世開嗣。世開，從誨子惟和孫也，官至奉國軍留後。薨，謚曰獻敏。世雄嗣。世雄亦從靄子也，秀整莊重，以詩書教子孫。貯書萬卷，名其堂曰『樂善』。世雄官至崇信軍節度使。薨，贈淄王，謚曰恭惠。世福嗣，官至集慶軍節度使。薨，贈儀王。令盪嗣。越王之後世清薨，子令廓襲封越國公。楚王之後從式薨，子世恩襲封楚國公。徽宗立，改封越王爲吳王，楚王爲秦王。

太宗九子：長漢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皇帝，次商王元份，次越王元傑，次鎮王元偓，次楚王元俁，次周王元儼，次崇王元億。

漢王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母元德皇后李氏。太平興國五年，出居内東門别第。明年，拜同平章事，封衛王。又明年，進封楚王，更今名。初秦王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由是失愛。及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雍熙二年，元佐疾小愈，重陽召諸王宴，而元佐以疾新起，不與。元佐曰：『諸王與宴，而我不與，是棄我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宫。太宗怒，廢爲庶人，寘於南宫。真宗即位，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真宗東封，拜太傅；西祀，拜太尉、中書令，又遷太師，加尚書令，授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仁宗即位，以元佐伯父之尊恩禮甚厚。薨年六十三，追封齊王，謚曰恭憲，改潞王。治平元年，進封魏王。子允升，安國軍節度使，贈平陽郡王，謚曰懿恭；允言，黄州刺史；允成，濮州防禦使；允升子宗旦，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華陰郡王，贈滕王，謚曰恭孝。仁宗封王後，以允言子宗説恭憲王長孫封祁國公。皇祐中，坐亂其子婦除名，又坐坑殺女僕，於宗室外宅鎖閉卒。熙寧三年，以宗惠襲封魏國公。宗惠，允升子。中書以宗惠不應封，而以允言子宗立襲。宗惠官至武昌軍留後，江夏郡王，贈郯王。宗立，官至武寧軍留後，贈南康郡王。子仲來襲封，官至金州刺史。子不儻嗣。徽宗立，改封魏王爲漢王。不儻卒。子彦清乞襲父爵，奉漢王祀。詔以彦清襲父爵。

昭成太子元僖，初名德明，太平興國七年出閤，授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八年，進封陳王，改名元佑。詔班在宰相下。雍熙二年，爲開封尹加兼侍中，改今名。太宗以契丹犯邊，將大舉遣使往河北諸州，科鄉民爲兵。元僖論其不便，時趙普亦言其事，太宗納之。普爲朋邪所疾，元僖上表言：『普，開國忠臣也，願復以爲相。』太宗從之。進封許王，加中書令。薨年二十七，無子，太宗哭之慟，贈皇太子，謚曰恭孝，改謚昭成。當仁宗之世，以允成子宗達出後昭成太子爲孫。熙寧三年封燕國公以奉其祀。宗達卒，贈新平郡王，謚曰恭靖。子仲恕襲封，官至忠州團練使，謚曰純僖。子士盃嗣。

商王元份，初名德嚴。太平興國八年出閤，改名元俊，拜同平章事，封冀王。又改今名，加兼侍中，威武軍節度使，進封越王。淳化中，兼領建寧軍，改鎮寧海，鎮東。真宗即位，加中書令，徙鎮永興，鳳翔，改王雍。永熙復土，爲山陵使，拜太傅。真宗北征，爲東京留守。會得疾，薨，年三十七，贈太師，尚書令，鄆王，改陳王，又改潤王。治平中，封魯王。元份寬厚，言動有禮，子允寧，寧武軍節度使，贈信安郡王；次允中，右屯衛將軍；次則濮王也，别傳。濮王薨，以允寧子宗謹封號國公。至熙寧三年，以宗肅襲封魯國公。宗肅亦允寧子也，終安化軍留後。子仲先嗣。徽宗改封魯王爲商王。政和三年，詔曰：『宗室諸王追封大國，其世襲子孫尚仍舊國，甚未稱正名之意。如魯王改封商王，其子尚襲魯國之類。其令大宗正司改正制，以寧遠軍節度使、魯國公仲先改封商國公。

越王元傑，字明哲，初名德和，太平興國八年出閤，改名，拜同平章事，封益王。端拱初，加侍中，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淳化中，徙封吳鎮、淮南、鎮江。元傑嘗作假山，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詡善姚坦，正直之士也，獨頫首不視。元傑強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安得假山？』元傑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剥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爲假山未成，或以坦言聞，太宗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爲』亟！命毁之。元傑有過失，坦必盡言規正。左右教元傑詐疾，太宗憂之，召元傑乳母入宫問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以詡善檢束王起居，故不樂，成疾耳。』太宗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爲善。今王詐疾，欲使朕去正人邪？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因命杖之數十，召坦慰安之。至道二年，移鎮淮南忠正，真宗即位，授中書令，徙鎮武寧、泰寧，封兗王，加太保。薨年三十

二，贈太尉、尚書令，追封安王，謚曰元惠。元傑力學樂善，後改封邢王。治平中，追封陳王。元傑無子，仁宗以魏王之孫仲郃爲之後。熙寧三年，嗣封陳國公，官至陳州觀察使，謚曰良僖，子士開嗣。徽宗改封陳王爲越王。

鎮王元偓，字希道。端拱元年出閤，封徐國公。至道二年，拜鎮南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彭城郡王。改鎮靜難、彰化，進封寧王，改相王，累拜太尉兼尚書令。天禧元年，改兼中書令，歷鎮護國、成德、安國鎮寧，封徐王。薨年四十二，贈太師尚書令、鄧王，謚曰恭懿。元偓，姿表偉異，厚重寡言，曉音律。後改封密王，又改王蘇。治平中，追封韓王。子允弼，少與仁宗並席，仁宗爲皇太子，除英州刺史。仁宗朝，官至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判大宗正寺、北海郡王。英宗朝，拜中書令，徙王東平。神宗即位，拜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相王。以允弼子宗績襲恭懿王，封爲韓國公。卒，贈南康郡王，謚曰良孝。宗績弟宗景，官至彰信軍節度使、濟陰郡王。薨，贈循王，謚曰思。宗績既卒，子仲馨嗣。徽宗改封韓王爲鎮王。靖康元年，仲馨自平川軍節度使徙鎮劍南西川。

楚王元偁，字令問。淳化三年出閤，除武昌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安定郡王。景德中，遷宣德保寧軍節度使，進爵舒王。真宗東封，進兼侍中，移平江、鎮江軍。從祀汾陰，加兼中書令，徙鎮鎮南、寧國，拜太保。薨年三十四，贈太尉、尚書令、曹王，謚曰恭惠。元偁好學，善屬文，奉佛甚謹。改贈華王。治平中，封蔡王。子允則，至右千牛衛將軍。先是，諸王子授官即爲諸衛將軍，餘以父官及族屬親疏差等。天禧元年，令宗正卿趙安仁參議定制。安仁請以宣祖、太祖、太宗孫初蔭授將軍，曾孫授右侍禁，元孫授右班殿直，内父爵高者聽從高蔭，其事緣特旨者不以爲例。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參定行之。允則無子，以平陽懿恭王允升之子宗達爲後。熙寧三年，襲封蔡國公，以奉其祀。宗達卒，子仲湯嗣。徽宗改封蔡王爲楚王。

周王元儼，生而穎悟，太宗尤所鍾愛，而不欲早令出宫。每朝會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外傅。真宗即位，封曹國公。明年，爲平海軍節度使。踰年，拜同平章事。景德初，封廣陵郡王。真宗封泰山，改鎮昭德等軍，進爵榮王，祀汾陰，加兼侍中，徙鎮安靜、武信。祀太清宫，加中書令。坐侍婢縱火，延燔禁中，奪武信節，降封端王。尋拜鎮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彭王，累拜太傅，歷鎮横海、永清、保平、定國，封通王，改涇王。仁宗即位，拜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徙鎮安、忠武軍節度使，封定王，賜贊拜不名，又賜詔書不名。天聖七年，徙封鎮。明年，賜劍履上殿。明道初，拜太師，換河陽三城節度使，改封孟。又改鎮永興、鳳翔，進封荆王。景祐二年，改荆南、淮南節度大使，仍賜入朝不趨。元儼，廣顙豐頤，資質嚴重，凜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契丹尤畏其名。事母孝嚴，幼好學，喜聚書，善爲文，又善二王書法及飛白。性謹約，寡耆欲。天聖以來，太宗諸子獨元儼在，仁宗尊寵甚異。元儼不敢數入，閽門不接人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其疾亟時，仁宗親爲調藥，屏人與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薨年六十，贈天策上將軍，追封燕王，謚曰恭肅。治平中，改封吳王。有子十三人：允良、允廸、允初，餘皆早死。允良，泰寧軍節度使，襄陽郡王。允良好酣寢，以晝爲夜，由是一宫之人皆晝睡夕興。然性寬裕，不甚喜聲色，亦不爲他驕恣，未嘗詰責左右。薨，贈定王。有司以允良起居無度，反易晦明，謚曰易。允廸，居父喪哭不哀。又嘗宫中爲優戲。制曰：『安靜軍節度使允廸，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廸四方。而乃在苴麻泣哭之哀，爲酣飲流酬之佚，肆情鄙行，害於而家，而達於朕聞。嗟怨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罪，無蹈後悔也。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久之，還密州觀察使，復鎮安靜。卒，贈永嘉郡王，謚曰思恪。允初，寧國軍節度使，贈博平郡王，謚曰安泰。熙寧中，以允良子宗絳嗣封，吳國公，徽宗改封吳王爲周王。

崇王元億，早亡，追賜名，封代國公。治平中，封安定郡王。徽宗即位，賜崇王。

又　卷一六《世家傳四》　真宗六子：長温王禔，次周王祐，次昌王祇，次信王祉，次欽王祁，次仁宗皇帝。

温王禔早薨。徽宗即位，追賜名，贈温王。

周王祐，字慶長，母曰章穆皇后。咸平中，封信國公。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謚曰悼。

昌王祇，早薨。徽宗追賜名，贈昌王。

信王祉，早薨。徽宗追賜名，贈信王。

欽王祁，早薨。徽宗追賜名，贈欽王。

仁宗三子：長揚王昉，次雍王昕，次荆王曦。

揚王昉，生未踰月而薨，追封褒王，賜名昉，謚曰懷靖。後封魏王。治平中，封周王。徽宗即位，贈揚王。

雍王昕，封壽國公，生三年而薨，追封豫王，謚曰悼穆。改封魏王。治平中，封唐王，徽宗贈雍王。

荆王曦，慶曆三年生，生三年封鄂王，賜名曦，未及宣制而薨。謚曰悼懿，改封陳。治平中，封燕王，徽宗贈荆王。

濮王諱允讓，字益之，恭靖商王元份之子也。爲人天姿渾厚，外莊而內寬，左右親近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始爲右千牛衛將軍，周王薨，真宗以緑車旒節迎養於禁中。至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真宗時，官衛州刺史。仁宗即位，授汝州防禦使，累拜寧江軍節度使。仁宗建睦親宅，乃命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趨義，則褒勉委曲進之於善；若不率教，始勸諭之，又糾戒之，至不悛，則正其罪而上聞；故人人莫不畏愛而心服之。慶曆四年，封汝南郡王，拜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寺。嘉祐四年，薨。年六十，贈太尉、中書令，封濮王，謚曰安懿。仁宗在位，既久無子，乃以王第十三子爲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爲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以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二年，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前服服之。」「爲所後者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又奏：『《儀禮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議稱濮王爲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曰：『聞集議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禮官范鎮等又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爲便。』自是御史吕誨等彈奏歐陽脩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内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

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誨等所列，大抵以爲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塋爲園』，即追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閤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而濮議亦寢。至神宗元豐二年，詔以濮安懿王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云。濮王長子宗懿，當英宗時爲宿州團練使，封和國公。次子宗樸，爲隴州防禦使，封岐國公。宗懿卒，神宗以宗懿濮安懿王元子，追封舒王。宗樸與英宗相友愛。初，詔英宗入居慶寧宮，固辭不即赴，宗樸帥近屬敦勸，乃入。治平中，建濮王園廟，宗樸遂拜彰德軍節度使、濮國公，以奉王後。神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濮陽郡王。薨，贈定王。弟宗誼襲濮國公，官

至昭化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廣陵郡王。宗誼既薨，宗暉襲封濮國公，自邕州觀察使拜淮康軍節度使。元豐中，濮王三夫人改祔濮王園，以宗暉爲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神宗詔宗暉嗣封濮王。哲宗卽位，徙鎮鎮南。薨，贈懷王，謚曰榮穆。以宗晟嗣，官至武安軍節度使，贈昌王，謚曰端孝。宗晟薨，宗愈嗣，官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襄王。宗愈薨，宗綽嗣，官至河陽三城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榮王，謚曰孝端。宗綽薨，宗楚嗣，官至武昌軍節度使，贈惠王，謚曰僖節。宗楚薨，宗祐嗣，官至清海軍節度使，贈欽王。宗祐薨，宗漢嗣，官至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景王。宗漢薨，仲增嗣。仲增，濮王孫，於屬爲長，故封官至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簡王。仲增薨，仲御嗣，官至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郇王，謚曰康王。仲御薨，仲爰嗣，官至武定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贈恭王。仲爰薨，仲理嗣。靖康初，爲武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略】

英宗四子：長神宗皇帝，次吳王顥，次潤王顏，次益王頵。

吳王顥，字仲明，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始名仲糾，授率府副率。英宗卽位，遷至明州觀察使，封祁國公，賜今名。拜保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東陽郡王。治平三年出閤，居東宮。神宗卽位，拜武昌武安軍節度使，封昌王。易泰寧鎮海軍，改王岐。官制行，册拜司空，徙王雍。哲宗嗣位，拜太保，換成德、橫海二鎮，徙封揚王，用周漢故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朝見於禁中。神宗祔廟，拜太傅，移鎮京兆、鳳翔。元祐初與荆王頵遷外第，名曰親賢宅。拜太尉，諸子自勝衣以上皆命進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以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爲邦家光。』徙封徐王，詔書不名。宣仁祔廟，拜太師，徙王冀，賜入朝不趨，改淮南、荆南節度使，徙封楚。初，宣仁不豫，顥日問起居，因以被疾。至是薨，年四十七。哲宗哭之慟，成服苑中，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曰榮。顥薨之五日，以月朔應視朝於文德殿，哲宗以顥未成服，改視垂拱。云顥通經史，工飛白，善鼓琴。神宗臨御久，友愛彌篤，哲宗尊禮尤隆。既薨，葬於永厚陵之北。徽宗卽位，追封吳王。子孝騫，靖康初爲定武軍節度使、晉康郡王。孝錫終嘉州防禦使，贈永國公。

潤王顏，早薨，徽宗追賜名，贈潤王。

益王頵，初賜名仲恪，爲率府副率。英宗時，賜今名，遷至耀州觀察使。神宗卽位，拜同平章事，領武勝軍節度使、樂安郡王。熙寧四年出閤，拜保信、保鎮軍節度使，封嘉王。元豐三年，拜司空，徙王曹。哲宗卽位，拜太保、鎮武昌、武安。進爵荆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朝禁中。哲宗致恭如家人禮。神宗祔廟，拜太傅，徙武寧、鎮海。元祐元年，始居外第，拜太尉，改鎮成德、荆南，薨，年三十三，贈太師、尚書令、魏王，謚曰端獻。徽宗改封益王。頵端重明粹，博通羣書，有智識，好釋氏，亦好方書，數捐藥以救病者，其仁厚蓋天稟云。子孝哲，邢州觀察使，贈廣陵郡王。孝怡，終保寧軍節度使。孝參，靖康時爲武勝軍節度使、豫章郡王。孝奕，終彰化軍留後，贈平原郡王。孝鷺，靖康時爲武寧軍節度使。孝忱，奉寧軍節度使。孝穎，順昌軍節度使。孝愿，靖難軍節度使。

又 卷一七《世家傳五》 神宗十四子：長成王佾，次惠王僅，次唐王俊，次褒王伸，次冀王僩，次哲宗皇帝，次豫王仵，次徐王僩，次吳王佖，次儀王偉，次徽宗皇帝，次燕王俁，次楚王似，次越王偲。

成王佾，早薨。徽宗卽位，追賜名，贈成王。

惠王僅，早薨。徽宗追賜名，贈惠王。

唐王俊，熙寧七年封永國公，十年，薨，贈兗王，徽宗封唐王。

褒王伸，早薨。徽宗追賜名，贈褒王。

冀王僩，熙寧八年封景國公。是歲薨。徽宗贈冀王。

豫王仵，熙寧十年封建國公。元豐元年薨，贈衛王。徽宗封豫王。

徐王僩，早薨。贈鄆王，謚曰冲惠，徽宗封徐王。

吳王佖，元豐間封儀國公，哲宗卽位，封大寧郡王。紹聖二年出閤，拜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封申王。元符二年，加司空，徙鎮保平、泰寧。

哲宗崩，欽聖后議所立，以佖有目疾不得立，乃立端王，是爲徽宗。加太傅，移鎮永興，成德，徙王陳，賜贊拜不名。加太尉，荆南、淮南節度使，拜太師，徙鎮河東、山南西道。薨，贈尚書令兼中書令、燕王，又加贈侍中、吳王。子有奕，武信軍節度使，和義郡王。有常寧遠軍節度使。

儀王偉，早薨。徽宗追賜名，贈儀王。

燕王俣，元豐間封成國公。哲宗卽位，封咸寧郡王。元符元年出閤，拜河陽三城雄武軍節度使，封莘王，加司空，移鎮武寧、鎮寧。徽宗卽位，加太保，徙鎮河東、奉寧，封衛王。又徙鎮護國山南西道，又改鎮海、泰寧。大觀元年，詔曰：『衛王、定王，朕之愛弟也。其改封魏王，定王亦徙王鄧。』拜太尉、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進爵燕王，遷太傅。欽宗卽位，詔曰：『燕王、越王，神祖之子，道君之弟，而朕之諸父也。其賜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授太師，河東、劍南西川節度使。二帝北狩，宗族盡徙云。

楚王似，元豐間封和國公。哲宗卽位，封普寧郡王。元符元年出閤，拜橫海、鎮海軍節度使，封簡王。哲宗崩，宰相章惇以似哲宗同母弟當立，欽聖后不可，乃立徽宗。進司徒，改鎮武昌、武寧，徙封蔡。拜太保，移鎮保平、鎮安，又改鳳翔、雄武。以書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於是左司諫江公望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有指，則疑者實矣；其可不察邪？臣聞蔡王府史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王，有司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浹背，驚悸不自持，豈有孝治之本，太平之時，乃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萌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庫，而富貴之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相容，致有「煮豆然萁」之説，「相煎太急」之語，爲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人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捍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墝埆之和，有友於之樂。故孔子以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爲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也，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爲卹。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陛下若以曖昧無根之語，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親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臣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筆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儻形案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顔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故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疏入，公望罷知淮陽軍。徽宗雖黜公望，頗思其言，止治其左右。崇寧中，徙鎮荆南、武寧。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韓王，改封楚王。子有恭，定國軍節度使、永寧郡王。

越王偲，元祐初封祁國公。元符元年，封永寧郡王。出閤，以爲鎮安集慶軍節度使，封睦王。徽宗卽位，拜司徒，移鎮清海、鎮海，封定王。又徙鎮武寧、武勝，改鎮淮南、永興，進封鄧王。拜太尉，鳳翔、山南西道節度使，改封越王，遷太傅。欽宗卽位，授太師，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金人犯京，師欲以越王爲質，欽宗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晟尚榮德帝姬，與欽宗同生，故遣之。偲竟從二帝北遷云。

哲宗獻愍太子茂，母皇后劉氏。生一年而薨，追賜名，贈越王，謚曰冲獻。徽宗卽位，贈鄧王。崇寧二年，詔曰：『朕惟先皇帝在位十有六年，而皇嗣鄧王降，年不永逮。朕入繼大統之初，雖加贈典而恩意未隆，非所以上慰先帝在天之靈。其特追贈皇太子，仍改謚曰獻愍。』

徽宗三十一子：長欽宗皇帝，次兗王樫，次鄆王楷，次荆王楫，次肅王樞，次景王杞，次濟王栩，次益王棫，次太上皇帝，次邠王材，次祁王模，次莘王植，次儀王朴，次徐王棣，次沂王楕，次鄆王栻，次和王栻，次信王榛，次漢王椿，次安康郡王楹，次廣平郡王捷，次相國公楹，次陳國公機，次瀛國公樞，次建安郡王模，次嘉國公椅，次温國公棟，次英國公橚，次儀國公桐，次昌國公柄，次潤國公樉。

兗王楹，以建中靖國元年九月生。一夕而殞，追賜名，贈兗王，謚曰冲僖。

鄆王楷，字德遠，初名煥。崇寧元年，封魏國公，更今名。封高密郡王，以八寶恩除司空、鎮東軍節度使，封嘉王。遷太保，又遷太尉。政和六年出閤，拜太傅、武寧保平軍節度使。八年，令赴殿試，有司考爲第一，改鎮荆南、寧江，提舉皇城司，封鄆王。徙劍南西川鎮南軍，又徙河東、寧海。靖康元年，移鎮鳳翔、彰武。徽宗諸子薨於京師者，則哀榮終始備見焉。餘從二帝北遷，皆不知其所終。

荆王楫，崇寧二年封楚國公。三年封南陽郡王，改王樂安。薨，贈荆王，謚曰悼敏。

肅王樞，崇寧三年封吳國公。大觀二年，封建安郡王。重和元年出閤，拜太保、保平寧武軍節度使，封肅王。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以樞北質云。

景王杞，崇寧三年封冀國公。大觀二年，封文安郡王。重和元年出閤，拜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封景王。靖康元年，授太傅，徙鎮荆南、鎮東。

濟王栩，崇寧五年封魯國公。大觀二年，封安康郡王。宣和三年，拜太保、清海軍節度使，封濟王。靖康元年，授太傅，徙鎮護國寧海。

益王棫，大觀元年封揚國公。二年封淮南郡王，徙濟陽，後以横海軍節度使，封益王。

邠王材，大觀二年封魏國公。薨，追封邠王，謚曰冲穆。

祁王模，大觀二年封鎮國公。宣和三年，封樂安郡王，拜武勝興寧軍節度使，封祁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清海、慶源。

莘王植，大觀二年封吳國公。宣和四年，封信安郡王，拜寧江軍節度使，封莘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保平、崇信。

儀王朴，大觀三年封雍國公。宣和五年，封華原郡王，後以靜難軍節度使，封儀王。

徐王棣，大觀三年封徐國公，宣和五年，封高平郡王，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徐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山南西道武昌軍。

沂王楕，大觀四年封冀國公，宣和六年，封河間郡王，拜太保、劍南東川威武軍節度使，封沂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河陽、武寧。

鄆王栱，政和元年封定國公。二年薨，追封鄆王，謚曰冲懿。

和王栻，政和元年封廣國公。宣和七年，封南康郡王。靖康元年，拜瀛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和王。

信王榛，政和元年封福國公。宣和七年，封平陽郡王。靖康元年，拜慶陽昭化軍節度使，封信王。

漢王椿，政和二年封慶國公。薨，追封漢王。

安康郡王楹，政和二年封衛國公。改封鄆。靖康元年，封安康郡王。

廣平郡王捷，以政和三年封韓國公。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

相國公梃，以政和四年封。

陳國公機，以政和五年封。

瀛國公樾，以政和五年封。

建安郡王模，政和五年封惠國公。宣和七年，封建安郡王。

嘉國公椅，以政和八年封。

温國公棟，以宣和元年封。

英國公橚，以宣和二年封。

儀國公桐，以宣和三年封。

昌國公柄，以宣和四年封。

潤國公樑，以宣和七年封。

欽宗皇太子諶，母曰皇后朱氏。以政和七年生於東宫，於徽宗爲嫡長皇孫，及應賜名命，官而祖宗無故事，宰相蔡京與鄭居中共議，封爲崇國公。王黼奏曰：『蔡京以皇子之禮封東宫子，則是便以東宫爲人主矣。』徽宗不悦。欽宗即位，以爲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徙鎮寧國，立爲皇太子。是歲，金人圍京師。明年，欽宗幸虜營，以皇太子監國，從二帝北徙云。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開寶九年十一月）丁卯，詔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王稱《東都事略》：詔曰：帝堯之化，實先於敦族；成周之制，爰後於異姓。自今朝會，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宜在宰相上。

又 卷二四（太平興國冬十月）戊戌，衛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

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雋，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孫德雍改名惟吉。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愛之，視如己子，故與諸叔聯名。上卽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閤，始改名焉。

己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休封韓王，元雋封冀王，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又 卷三五 （淳化二年二月）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為吳王，領淮南、鎮江節度使。先是，諸王領節度使，必兼大都督府長史。翰林學士張洎草元傑制，上言：『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置傅、相、內史，佐王為理，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卽稱內史行郡事。唐以揚、益、潞、幽、荊五郡為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為上佐，卽內史之職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或親王遙領，別命大臣臨郡，皆是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今吳王實居大都督之任，復加長史，乃自為上佐，其名不正，望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呂蒙正曰：『襄王、越王皆領長史，今吳王獨為大都督，居二王之上，恐亦非便。』上曰：『業已差誤，異日別有除授，并改之。』

又 卷七八 （大中祥符五年九月癸酉）禁庶官及技術之流以金銀為方圓帶。京城除宗室外，無得用青繖，宰相、樞密使亦禁之。明年，乃許復用。明年六月甲子。

又 卷八九 （天禧元年二月壬午）先是，諸王子初授官，卽為諸衛將軍，餘以父官及族屬親疏差等。詔宗正卿趙安仁參議定制，安仁請以宣祖、太祖孫初蔭授諸衛將軍，曾孫授右侍禁，玄孫授右班殿直，內父爵高聽從高蔭，其事緣特旨者，不以為例。又詔中書、樞密院詳定行之。

又 卷一一三 （明道二年九月）己卯，加贈齊王元佐為潞王，陳王元份為潤王，安王元傑為邢王，密王元偓為蘇王，曹王元偁為華王，魏王德昭為吳王，岐王德芳為潭王。先是，諸王子孫各請贈其父為皇太子，詔翰林學士馮元、端明殿學士宋綬詳定，而元等言：『周王元佑，陛下長兄，宜追册為皇太子。太祖二王、太宗五王追卹典，禮難均及，故元佐等止徙封加鎮及兼官而已。』詔考詳元佑册禮以聞。

庚辰，加贈潁川郡王德彝兼中書令，申國公德恭為高密郡王、謚慈惠，臨沂郡公德隆為廣平郡王、謚恭肅，咸寧郡公德雍為廣陵郡王。

辛巳，加贈安定郡王惟吉為冀王，樂安郡公惟正為同安郡王。

又 卷一一八 （景祐三年）二月庚戌朔，詔宗室諸衛大將軍領刺史者，其妻遇南郊，許奏親兄弟及兄弟之子，與茶酒班殿侍；未領刺史者，止許奏兄弟，與下班殿侍。

又 卷一二三 （寶元二年六月）癸亥，詔宗室遙郡并大將軍以上，遇朔望，令其長一人入內參起居。

又 卷一二四 （寶元二年秋七月）丁巳，知大宗正事允讓言：『先朝故事，宗室子孫七歲始賜名授官，今在襁褓者已有恩澤。請自今遇乾元節、南郊聽官其子，餘須俟五歲方得授官。』從之。

又 卷一九〇 （嘉祐四年十二月）乙丑，加贈皇長子褒王昉為魏王，次子豫王昕為越王，次子鄂王曦為陳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 （建炎元年六月壬戌）詔宗室銜位不書姓名，官司毋得受。自熙寧以來，宗室外官單銜奏事，並不著姓，其後更革不常。至是，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知鎮江府，以表謝上，中書侍郎黃潛善援近旨劾之，乃申明行下。趙子崧《中外遺事》云：宣和三年，子崧賜對，上疑宗子出仕者皆著姓。子崧對以熙寧法如此，與異姓共事，須著姓以別之。若辭見謝及獨銜奏事，自不著姓。上曰：『終是相疏，卿可討論奏來。』五年，余從兄正之召對。上又及此，遂批出宗室內外並不著姓，朝廷不復考故事。詔出，識者大駭，而有司不以官職高下皆名別之。七年夏，子崧出守淮寧，辭日，為上極言之云：『此雖小事，所繫甚大。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志國姓，不祥。』上悟，勅中書討論，遂復用熙寧法。建炎元年，今上皇帝中興，子崧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上《謝表》，黃潛善在中書，乃令進奏官退回，爲不合不著姓，因欲見沮，而不考著令也。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具官仍著姓，矯枉過正，誤矣。案：元符詔旨，宣和五年六月乙未御筆『內外宗室並不稱姓』，七年八月戊午御筆『宗室外官除見辭榜子外，餘依熙寧法著姓』，此卽子崧所請也。今乃云潛喜見沮，而不考著令，誤矣。

又 卷二四 （建炎三年六月乙卯）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并赴闕。

又 卷三五 （建炎四年秋七月乙卯）宣撫處置使張浚請宗室非嘗犯贓私罪者，許具脚色申本司赴四路轉運司注擬。從之。自熙寧劄制宗室不許調川陝官，至是，宗室避難入蜀者多，故浚以爲請。

又　卷七三　（紹興四年二月辛巳朔）詔南班宗室自今并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為令。

又　卷九七　（紹興六年春正月）乙未，萊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司公事邊順乞外任。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慎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

又　卷一二八　（紹興九年五月癸卯）左迪功郎張行成獻《匈奴書》二十篇。【略】次曰建親，大略：謂本朝宗室親近者，雖有爵號，而無土宇權柄。

又　卷一八四　（紹興三十年三月）癸未，吏部言：『《職制令》：諸王、開府儀同三司立班叙位在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之下。』宰相湯思退奏：『太宗朝，宋琪乞班楚王元佐等下，臣等欲依故事上表。』上曰：『祖宗典故，親王在宰相下舊矣。卿等不必請。建王立班叙位，並依吏部所定。』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上德・孝宗諸孫》

孝宗皇帝五孫：莊文太子下曰豫國公挺；魏惠憲王下曰左千牛衛大將軍摠，次吳興郡王抦；光宗皇帝下曰保寧節度使挺，次寧宗。挺、摠、挺皆蚤卒。寧宗四子，其長者，紹熙四年春生於嘉邸，時光宗已屬疾，而子亦早夭，故不及名。既受禪，恭淑皇后生兗沖惠王竣、邠沖溫王垣、楊貴妃生郢沖英王增，皆不育。吳興一子曰楚州團練使垓，生三歲而夭，慶元五年四月，追賜名、贈官云。

又　《魏惠獻王》　魏惠獻王愷，以紹興十六年補右內率府副率。三十年，轉右監門衛大將軍。四月，除貴州團練使。三十二年九月，拜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慶王。乾道七年二月，拜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淳熙初來朝，徙判明州，易鎮永興、成德。七年二月，薨於明州，年三十五。訃聞，上泫然曰：『朕向來越次建儲者，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詔刑部尚書謝廓然致吊，兩浙轉運副使韓彥質致其柩，禮部侍郎齊慶胄護葬。上服白羅袍、素紗，折上巾，發哀於別殿。王性寬慈，高宗尤所鍾愛。上雖以宗社大計出王於外，然心獨念之，賚賜不絶焉。子抦。

又　《邵悼肅王》　邵悼肅王恪，早薨。乾道二年九月追賜名，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又　《兗沖惠王》　兗沖惠王竣，上第二子也，慶元二年六月生。太皇太后詔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七月丙戌，德音降天下死罪囚，釋流以下，蠲臨安民元年畸零之稅，民有曾大父母者免丁役錢一年。戊子，流人呂祖儉、徐誼等皆量移內郡。戊戌，皇后曾季祖侃胄除使相，奉祠；父同卿寧遠軍節度使，母安國夫人莊氏封兩國夫人，兄竢除直秘閣。后閤官吏皆進秩二等，隨龍人一等，礙止法者特遷之。未幾，皇子得驚風病，八月，薨。其生才四十七日，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葬北山寶林寺。

又　《邠沖溫王》　邠沖溫王垣，慶元六年正月生。二月，德音降雜犯死罪以下囚，釋徒以下，諸道贓賞錢悉蠲之，加賜三衙、沿江諸軍如雪寒錢例。八月，薨，追賜名、贈官。九月，葬彌陁興福院。

又　《郢沖英王》　郢沖英王增，慶元六年十一月生，未幾薨。

又　《豫國公挺》　豫國公挺，以乾道元年六月生，甫周晬，除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祖宗以來，累朝不見孫。欽宗在東宮得子，蔡京奏除節度使，封崇國公。王黼得政，以此事傾京，言其以東宮比人主。徽宗入其言，降高州防禦使。孝宗為皇子，莊文自遙刺除兵防，實用此例。至是，上受禪未久，遂得嫡長孫。高宗聞之，諭輔臣率百官稱賀。既建儲，遂封公爵。明年，太子薨，其母弟慶王、恭王皆奉朝請，上遲回者數歲，既而以恭王英武類己，遂立之。時虞雍公允文為相也。初，莊文既除服，挺與其母錢妃出居外第，九年春薨，贈武當軍節度使，追封豫國公。紹熙初，上念莊文無主祭者，乃以宗子希瑗為子，賜名擯，命為右千牛衛大將軍。擯，太祖九世孫也，曾祖、祖父皆不仕。祖宗時，昭成太子、陳王、蔡王有子皆夭，詔以近屬為之孫，今立子，蓋特命也。

又　《吳興郡王抦》　吳興郡王抦，淳熙四年生於明州，始除右千牛衛大將軍。魏王薨，還居行在。孝宗將禪位，拜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故事，親王之子，初除小將軍，七遷為節度使。宣仁垂簾，吳、益王諸子例拜大將軍、遙郡刺史。紹聖後不然。孝宗在御，諸王子初授亦大將軍，

而拊再遷封國公，用優禮也。光宗即位，進永興軍承宣使，封許國公。久之，又進封吳興郡王，命未出而止。紹熙五年七月，封徐國公。慶元元年三月復封王，領昭慶軍節度使。憲聖慈烈皇后復土，遷開府儀同三司。拊早慧，孝宗愛之。淳熙十二年始就傅，以館職黃唐、倪思為學官。慶元初，制曰：『孝皇憐早慧以鍾愛，太上念特立以垂慈。』故見貴寵云。拊蓋信安郡夫人卜氏所生，慶元初，特加國號。

又《信王璩》信王璩，字潤夫，太祖七世孫也。父子彥。王初名伯玖，紹興四年夏，鞠於禁中，憲聖慈烈皇后以為己子。六年正月，賜名，除和州防禦使。九年三月，拜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聽讀資善堂，以朝臣為贊讀。十五年二月，進封恩平郡王，與普安繼就外第，號東、西府，以館職二員通兼兩王府教授。自宗藩並建，道路切切，頗有異言。三十年三月，拜王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出居紹興府，人情始定。上命葺茶鹽司為府第，俾賜悉以上供經總錢、湖田米給之。孝宗受禪，王入朝，加拜少保，徙節靜江。乾道七年，省紹興府宗正司，改王醴泉觀使。淳熙六年，遷少傅。十四年冬，高宗升遐，王入朝奔喪，因得疾。明年秋薨，年五十九，追封信王。子師淳、師灝、師瀹、師潞。師淳才五歲，初命為武翼大夫、榮州刺史。乾道九年，從王入侍祠，遷忠州團練使，進永州防禦使。淳熙七年冬，詔以師淳年及二十，特進一階，除在外宮觀，給真俸。師灝初命亦如之。師瀹、師潞初命皆武翼大夫，稍遷遙刺。師灝早卒。紹熙初，詔師淳換南班，師瀹真除刺史，師潞命以通州團練使奉祠。

又《本朝宗室侍從》本朝宗室侍從，自宣和至嘉泰凡十九人。太祖下：令鑠寶文閣待制。令詪户部侍郎。子崧端明殿學士。子晝、子直、子櫟並寶文閣直學士。子瀟、子厚户、吏部侍郎。伯圭端明殿學士。師訓工部侍郎。師夔敷文閣待制。師巽户部侍郎。太宗下：不棄、不流、善堅並工部侍郎。不迹華文閣待制。魏王下：彥中中書舍人。彥操煥章閣待制。彥逾工部尚書。

又卷一〇《官制一·環衛官》祖宗時，其官不廢，然無職事，但以處藩帥代還及宗室除拜而已。元豐改官制，外臣皆不除，惟宗室則如故。

又卷一二《官制三·皇子除官例》祖宗故事，皇子初除防禦使。太宗以後，或封王，或封國公。漢恭憲王初封衛王，鎮恭懿王初封徐國公之類。其間亦有封郡王、郡公者。昭成太子初封廣平郡王，吳榮王初封安樂郡公之類。神宗諸子，初除皆節度使，封國公，稍遷郡王，加平章事，平章事，今開府儀同三司。至出閤封王，則始兼兩鎮，加司空，後皆因之。司空，今之少保。紹興末，莊文太子自蘄州防禦使躐拜少保，封鄧王。淳熙末，今上自安豐軍節度使，亦拜少保，封嘉王，蓋重長嫡也。視祖宗時，恩數為優云。

又《親王贈官例》舊制，皇子皆贈三師、二令。元豐改官制，以侍中、中書、尚書令為三省長官，不為贈典。乾道中，正丞相官名，削侍中、兩令之位，故魏惠憲王雖孝宗愛子，生止為使相，薨止贈兩州牧，蓋上意以子弟居師傅官不順，而三省長官已廢，故但以州牧優之。慶元中，嗣秀王以山陵總護之勞當遷，而官已至太師，乃拜兼中書令，王辭不拜。已而，上有殤子亦贈太師、中書令，追封兗王。不知今官制已無二令之名，此有司失詳考也。

又《宗室兩鎮節度使》故事，同姓秉旄者，非親弟、愛子無得兼兩鎮。熙寧初，惟相孝定王允弼、定榮易王允良以屬近行尊，乃得之。慶元初，嗣秀王伯圭既辭中書令，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始命兼兩鎮焉。國朝二百五十年，宗室秉雙旄者，僅三人爾。

又《宗室奉使》自熙、豐以來，宗室雖為外官，未嘗有出使者。乾道七年春，趙溫叔為賀金國生辰使，孝宗特命武翼郎、兩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驌副之。時方議受書禮，故特選之為介也。近歲善義、不艱皆以尚書郎使北，蓋用伯驌例云。淳熙十一年，親賢宅多才為正旦副使，南班近屬出疆者，止此一人耳。

又卷一三《取士·宗室差試官》自熙、豐以來，宗室不差試官。淳熙六年十一月，周益公為吏部尚書，始請宗室充學官及考試。八年正月，遂命趙子直為省試別院考試官。紹熙四年，以子直知貢舉。然外郡至今未有差宗室校試者，蓋漕吏守舊法而不知新旨焉。

又《乙集》卷二《上德二·華沖穆王》華沖穆王坰，上第五子也，母曰楊皇后。嘉泰二年冬生，未踰月薨，嘉定二年冬，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命有司改葬。故事，後宮正一品生皇子，得奏補班行二名，

至是增為四名，重其禮也。后辭詔葬，許之。

又《申沖懿王》申沖懿王樞，上第六子也。開禧三年正月生，尋不育。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仍加封謚云。

又《順沖懷王》順沖懷王圻，上第七子也。母曰鍾夫人。開禧三年正月丁亥夜，生於宮中。始夫人生子二，其一丑時，不育；而圻丑末也。二月己未，詔禮、寺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熙寧九年故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高禖、諸陵、殯宮、太師、宰臣率百寮拜表稱賀。從之。後旬日，皇子薨，輟視朝三日，追賜名，贈太師。甲戌，出殯。

又《肅沖昭王》肅沖昭王自，上第八子也。嘉定元年生，閏四月薨，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加封謚。給事中倪思言：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乃止贈尚書令。

又《沂靖惠王》吳興郡王抃以開禧二年五月薨，上臨奠，輟視朝二日，贈太保，追封沂王，謚靖惠。王性早慧，然體羸多疾，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每製藥，必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王，其親愛如此。王子垓早夭。均，嘉定初賜名，補右監門衛將軍，再遷福州觀察使，出就外傅，擇卿監、館職二員兼教授。七年，更名貴和。上待近屬甚恩，前代所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思正，莊文太子繼嗣也，光宗賜名揩，補右千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奉朝請，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更今名。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一（太祖）皇子四：

滕王德秀：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滕王。

燕王德昭：乾德二年六月，授貴州防禦使。開寶六年九月，授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班宰相上。三年十一月，加檢校太尉。四年八月薨。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真宗即位，贈太傅。仁宗即位，贈太師。明道二年十一月，改封吳王。英宗即位，追封越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燕王。

舒王德林：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舒王。

秦王德芳：開寶九年三月，授貴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授檢校太傅、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尉。六年三月薨。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曰康惠。真宗即位，贈太保。仁宗即位，贈太師。明道二年九月，加贈尚書令。英宗即位，追封楚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秦王。

又 卷二（太宗）皇子八：

漢王元佐：初名德崇。太平興國七年七月出閤，授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衛王。八年十月，改名元佐，進封楚王。雍熙二年，被疾。九月，坐縱火，廢為庶人。至道三年六月，授左金吾衛上將軍、檢校太尉，復封楚王。在宅養疾。咸平五年十一月，授左羽林軍上將軍。景德二年十一月，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授守太傅、右衛上將軍。四年四月，加守太尉兼中書令。五年十一月，加守太師。七年十二月，加尚書令兼中書令。八年二月，加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天禧元年正月，改雍州牧。八月，加兼興元牧。乾興元年三月，改兼江陵牧。天聖五年五月薨，贈河中、鳳翔牧，追封齊王，謚曰恭憲。明道二年十一月，追封潞王。英宗即位，追封魏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漢王。

昭成太子元僖：初名德明，太平興國七年七月出閤，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廣平郡王。改名元佑。八年十月，封陳王。雍熙三年七月，改今名。十月，為開封尹兼侍中。端拱元年四月，進封許王，加中書令。淳化三年十一月薨，贈太子，謚曰恭孝。仁宗即位，改謚曰昭成。

商王元份：初名德嚴。太平興國八年二月，改名元傷。十月，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冀王。雍熙三年七月，改今名。端拱元年四月，授威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封越王。淳化四年正月，兼領建寧軍節度。至道二年二月，改寧海、鎮東軍節度。真宗即位，改永興鳳翔節度、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雍王。咸平五年十一月，加守太傅。景德二年八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鄆王。謚曰恭靖。仁宗即位，改封陳王。明道二年九月，追封潤王。英宗即位，追封魯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商王。

越王元傑：初名德和。太平興國八年二月，改今名。十月，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益王。端拱元年四月，授劍南東西兩川節度兼侍中。淳化五年二月，改淮南、鎮江軍節度使，封吳王。至道二年二月，改淮南、忠正軍節度使。真宗即位，改武寧太寧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中書

令，改封兗王。咸平五年十一月，加守太保。六年七月薨，贈太尉、尚書令，追封安王，謚曰文惠。仁宗即位，贈太師。明道二年九月，追封邢王。英宗即位，追封陳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越王。

鎮王元偓：端拱元年三月，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徐國公。至道二年二月，授鎮南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彭城郡王。咸平五年十一月，加檢校太傅。景德二年十一月，改靜難、彰化軍節度，進封寧王。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改護國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四年，改成德、安國軍節度，加中書令，進封相王。五年十一月，加守太傅。七年十月，加守太尉。八年十一月，加兼尚書令。天禧元年二月，改成德、鎮寧軍節度，加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徐王。二年五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鄧王，謚曰恭懿。葬日，真宗作挽詞贈之。仁宗即位，改封密王。明道二年十一月，追封蘇王。英宗即位，追封韓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鎮王。

楚王元偁：端拱元年二月，授檢校太保、右衛上將軍，封涇國公。至道二年二月，授武昌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安定郡王。景德二年十一月，授宣德、保寧軍節度，改封舒王。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改平江鎮江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四年四月，改鎮南寧國軍節度，加兼中書令。五年十一月，授守太保。七年四月薨，贈太尉、尚書令，追封曹王，謚曰恭惠。仁宗即位，贈太師。明道二年九月，追封華王。英宗即位，追封蔡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楚王。

周王元儼：至道三年四月，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曹國公。咸平四年五月，授平海軍節度使。五年十一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德二年十一月，加檢校太傅，封廣陵郡王。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授昭武、安德軍節度，封榮王。四年四月，加兼侍中，改安靜、武信軍節度。五年十一月，加檢校太尉。七年十二月，加兼中書令。八年五月，省武信軍節度，降封端王。十二月，授鎮海、安化軍節度，封彭王。天禧元年二月，加守太保，改鎮海天平軍節度。八月，加守太傅，改永清、橫海軍節度，封通王。二年十二月，改保平、定國軍節度，封涇王。乾興元年三月，加守太尉、尚書令，鎮安忠武軍節度，封定王，賜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十二月，賜詔書不名。七年九月，進封鎮王。八年十二月，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明道元年十一月，加太師、河陽三城、武成等軍節度，進封孟王。尋換京兆尹兼鳳翔尹、永興鳳翔節度，進封荆王。二年十一月，授雍州牧兼鳳翔牧。景祐二年十二月，改荆州揚州牧、荆南淮南節度大使，賜入朝不趨。慶曆三年十二月，感疾，仁宗臨問如家人禮，手自調藥慰撫。四年正月薨，贈大策上將軍、兗徐二州牧，封燕王，謚曰恭肅。比葬，三臨其喪。英宗即位，追封吳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周王。

崇王元億：幼薨，號『十七太保』。至道三年六月，詔賜名，贈左衛上將軍，追封代國公。英宗即位，追封左衛上將軍、安定郡王。元符三年三月，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崇王。

又　卷三　（真宗）皇子五：

温王禔：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温王。

悼獻太子祐：咸平五年十一月，賜名玄祐，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信國公。六年四月薨，追封周王，謚曰悼獻。仁宗即位，贈太尉、中書令。明道二年十月，追册皇太子。以名上字同聖祖諱，止書曰祐。

昌王祗：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昌王。

信王祉：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信王。

欽王祁：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欽王。

又　卷四　（仁宗）皇子三：

楊王昉：景祐四年五月九日生，是日不育。慶曆元年五月，贈太傅，追封褒王，謚曰懷靖。嘉祐四年十二月，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王。英宗即位，追封周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楊王。

雍王昕：寶元二年八月十五日生，康定元年七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忠正軍節度使，封壽國公。二年三月十九日薨，贈太師、尚書令，封豫王，謚曰悼穆。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越王。英宗即位，追封唐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雍王。

荆王曦：慶曆元年八月五日生。十二月，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鄂王。三年正月一日薨，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悼懿。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陳王。英宗即位，追封燕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荆王。

又　卷七　（英宗）皇子三：

吳王顥：初名仲糺。嘉祐八年四月，自右内率府副率為和州防禦使、樂安郡公。八月，遷明州觀察使，封祁國公。治平九年六月，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治平四年，神宗即位，改武昌、武安等軍節度使，遷檢校太尉，進封昌王。九月，改泰寧、鎮海軍，進封岐王。元豐三年九月，官制行，換開府儀同三司，遷守司空，進封雍王。哲宗即位，改成德、横海軍，遷守太保、真定尹，進封揚王，賜贊拜不名。十二月，改永興、鳳翔等軍，遷守太傅，加京兆、鳳翔牧。元祐元年四月，遷守太師，進雍州、鳳翔牧。三年八月，進封徐王。四年九月，賜詔書不名。九年三月，遷守太尉，封冀王。紹聖二年九月，賜入朝不趨。十月，改淮南荆南揚州荆州牧，進封楚王。三年九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追封燕王，謚曰榮。比葬，四臨其喪。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吳王。

潤王顏：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追封潤王。

益王頵：初名仲恪。嘉祐八年四月，自右内率府副率為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八月，遷耀州觀察使、鄂國公。治平元年六月，遷左衛上將軍，命給前禄。四年正月，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勝軍節度使，封樂安郡王。九月，加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改封高密郡王。熙寧四年二月，徙保信、保静軍節度，進封嘉王。元豐三年九月，官制行，換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曹王。哲宗即位，改武昌、武安等軍，遷守太保，進封荆王，賜贊拜不名。元祐元年三月，改武寧、鎮海等軍，遷守太傅。四月，改成德、荆南等軍，遷守太尉、真定、江陵尹。三年七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荆州徐州牧，追封魏王，謚曰端獻。比葬，三臨其喪。元符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追封益王。

又　卷八　（神宗）皇子十二：

成王佾：熙寧二年十一月生，閏月薨。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成王。

惠王僅：熙寧四年五月生，是月薨。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惠王。

唐王俊：熙寧六年四月生，七年四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彰信軍節度使，封永國公。八年十二月，改彰德軍。十年十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兗王，謚曰哀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唐王。

褒王伸：熙寧七年五月生，次日薨。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褒王。

翼王僩：熙寧七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鎮安軍節度使，封景國公。八年十二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冀王，謚曰冲孝。元符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

豫王仵：熙寧十年正月生，元豐元年正月賜名，授武勝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十二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衛王，謚曰悼惠。元符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追封豫王。

徐王偁：元豐元年十一月生，四年五月薨，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鄆王，謚曰冲惠。元符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追封徐王。

吳王佖：元豐五年七月生，六年閏六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哲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大寧郡王。紹聖二年三月出閤，改鎮安、武勝等軍，進封申王。五年三月，改保平、泰寧軍，遷守司空。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改永興成德等軍、京兆真定尹，遷守太傅，進封陳王，賜贊拜不名。九月，改荆南、淮南，遷守太尉、荆州、揚州牧。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賜詔書不名。崇寧二年五月，改河東、山南西道，遷守太師、太原興元牧。三年十二月，賜入朝不趨。五年十一月薨，輟朝七日。贈尚書令兼中書令、徐州牧，追封燕王。比葬，四臨其喪，仍御書御製挽詞二首賜之。大觀元年正月，加贈侍中，追封吳王，謚曰榮穆。

儀王偉：元豐五年生，次月薨。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追封儀王。

燕王俁：元豐六年九月生，七年八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定武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哲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咸寧郡王。紹聖五年三月出閤，改河陽三城、雄武等軍，進封莘王。元符二年三月，改武寧、鎮寧等軍，遷守司空。三年，徽宗即位，改河東、奉寧等軍，遷守太保、太原尹，進封衛王。九月，改護國山南西道等軍、河中興元尹。崇寧二年五月，改鎮海泰寧等軍、青州兗州牧。大觀元年正月，改淮南安武軍、揚州冀州牧，進封魏王。二年正月，改永興、成德等軍，遷守太尉，雍州、真

定牧，進封燕王。政和三年正月，遷太傅。靖康元年三月，改河東、劍南西川，遷太師、太原成都牧。

楚王似：元豐六年十二月生，七年十二月賜名，授檢校太尉、集慶軍節度使，封和國公。哲宗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普寧郡王。紹聖五年三月出閤，改橫海、鎮海等軍，進封簡王。元符三年，徽宗卽位，改武昌、武成軍，遷守司徒，進封蔡王。八月，改保平、鎮安等軍，遷太保。九月，改鳳翔雄武等軍、鳳翔尹。崇寧二年五月，改荆南武寧等軍、荆州徐州牧。五年三月薨，輟朝七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追封韓王。比葬，四臨其喪，仍御書御製挽詞二首賜之。大觀元年正月，追封楚王，謚曰榮憲。

越王偲：元豐八年八月生，元祐元年八月賜名，授檢校太尉、武成軍節度使，封祁國公。八年五月，加開府儀同三司。紹聖五年三月，改武安軍，進封永寧郡王。元符五年二月出閤，五月改鎮安、集慶等軍，追封睦王。三年，徽宗卽位，改武寧、武勝軍，遷守司徒，進封定王。九月，改清海、鎮海等軍。崇寧元年三月，改成德、真定、武勝等軍，遷守太保、真定尹。二年五月，改淮南永興等軍、揚州雍州牧。大觀元年正月，改荆南泰寧等軍、荆州兗州牧，進封鄧王。二年正月，改鳳翔、山南西道，遷守太尉、鳳翔興元牧，進封越王。政和三年正月，遷太傅。靖康元年三月，改永興成德等軍，遷太師、雍州真定牧。

又　卷一一　（哲宗）皇子一：

獻愍太子茂：元符二年八月生，閏九月薨。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越王，謚曰冲獻。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封鄧王。崇寧元年十二月，贈皇太子，改謚曰獻愍。

又　卷一五　（徽宗）皇子二十九：

兗王樘：建中靖國元年九月生，次日薨。崇寧三年五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兗王，謚曰冲僖。

鄆王楷：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生，崇寧元年二月賜名煥，授檢校太尉、奉寧軍節度使，封魏國公。八月，改今名。十一月，改鎮安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高密郡王。大觀二年正月，改鎮東軍、守司空，進封嘉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太保。六年二月，遷太傅，武寧保平軍節度使，徐州陝州牧。八年，廷試進士，楷居第一。閏九月，遷荆南寧江軍節度使，江陵夔州牧，進封鄆王。宣和四年十一月，自劍南西川鎮南軍、成都洪州牧改河東寧海軍，遷太原、杭州牧。靖康元年三月，改鳳翔彰德軍、相州牧。

荆王楫：崇寧二年二月生，五月賜名，授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楚公。三年二月，改奉寧軍，加開封府儀同三司，進封南陽郡王。四月，進封樂安郡王。是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荆王，謚曰悼敏。

肅王樞：崇寧二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吳國公。大觀二年正月，改集慶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安郡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元年正月，改保平、武寧軍，遷太保，進封肅王。靖康元年三月，改淮南、山南東道，遷太傅。

景王杞：崇寧三年八月生，十一月賜名，授武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冀國公。大觀二年正月，改山南東道，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文安郡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尉。重和二年正月，改太保，護國武昌軍，進封景王。靖康元年三月，改荆南、鎮東軍，遷太傅。

濟王栩：崇寧五年二月生，五月賜名，授鎮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魯國公。大觀二年正月，改彰武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安康郡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尉。宣和二年十一月，改荆南、清海，進封濟王。靖康元年三月，改護國、寧海軍，遷太傅。

濟陽郡王棫：大觀元年正月生，五月賜名，授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揚國公。二年正月，改淮南，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尉。

邠王材：大觀元年十二月生，二年三月賜名，授安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魏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六年十一月薨，贈太師、兼右弼，追封邠王，謚曰冲穆。

祁王模：大觀元年十二月生，二年三月賜名，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鎮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二年十二月，改淮南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樂安郡王。三年十一月，改武勝、興寧軍，進封祁王。

莘王植：大觀二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吳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太保。宣和四年二月，改安遠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信都郡王。十二月，改寧江軍，進封莘王。

華原郡王樸：大觀三年五月生，八月賜名，授鎮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雍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五年二月，改靜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華原郡王。

徐王棣：大觀三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徐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授檢校太保。宣和五年二月，改鎮南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高平郡王。八月，改山南東道、河陽郡王，進封徐王。

沂王楞：大觀四年四月生，七月賜名，授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冀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六年八月，改劍南。西川，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河間郡王。七年，改劍南東川、威武軍，遷太保，進封沂王。

鄆王栱：大觀四年十月生，政和元年正月賜名，授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定國公。二年二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鄆王，謚曰冲懿。

和王栻：政和元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廣國公。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七年二月，改定武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南康郡王。靖康元年四月，改瀛海安化軍、檢校太傅，進封和王。

信王榛：政和元年八月生，十一月賜名，授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福國公。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七年二月，改安遠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平陽郡王。靖康元年四月，改慶陽、昭化軍，遷檢校太傅，進封信王。

漢王椿：政和元年二月生，五月賜名，授慶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慶國公。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閏四月薨，贈太師兼右弼，追封漢王，謚曰冲昭。

安康郡王榎：政和二年九月生，十二月賜名，授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衛國公。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少保。六年十一月，改封鄆國公。靖康元年六月，自檢校少傅、橫海軍節度使改鎮安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安康郡王。

廣平郡王楗：政和二年十月生，三年正月賜名，授感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封韓國公。靖康元年六月，自檢校少傅、護國軍節度使改保靜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廣平郡王。

陳王機：政和四年二月生，五月薨，追賜名，贈太師兼右弼，封陳王，謚曰悼惠。

相國公樞：政和四年八月生，十一月賜名，授武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封相國公。

瀛國公樞：政和五年四月生，七月賜名，授檢校少保、平海軍節度使，封瀛國公。

建安郡王模：政和五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檢校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封惠國公。宣和七年三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安郡王。

嘉國公椅：政和八年五月生，八月賜名，授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封嘉國公。

温國公棟：政和八年十月生，重和二年正月賜名，授雄武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封温國公。

英國公橖：宣和二年四月生，七月賜名，授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英國公。

儀國公桐：宣和三年八月生，十一月賜名，授保慶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封儀國公。

昌國公柄：宣和四年二月生，五月賜名，授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封昌國公。

潤國公樅：宣和七年正月生，四月賜名，授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封潤國公。

又　卷一九　（欽宗）皇子：

皇太子諶：政和七年十月丙辰生，賜名。重和元年正月戊子，封為崇國公、常德軍節度使，尋罷。宣和二年六月，改為高州防禦使。靖康元年正月壬午，拜檢校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封太寧郡王。四月癸卯，立為皇太子。二年正月，如青城。四月庚申，從欽宗北狩。

又 卷二〇 （高宗）皇子一：

魏國公：建炎元年六月辛未生，九月己亥，授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三年七月丁亥，薨。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二《宗族隨二帝北遷》 太上道君皇帝

太上皇后

欽宗皇帝

皇后

皇太子諶

鄆王楷　夫人朱氏　男三人　女宗姬六人

肅王樞　夫人任氏　男二人　女宗姬二人

景王杞　夫人田氏　女宗姬二人

濟王栩　夫人曹氏

康王構不在京　夫人邢氏

祁王模　夫人曹氏

莘王（桂）植　夫人嚴氏

徐王棣　夫人王氏

沂王楥

和王（榛）栻

信王榛

未出閣王公

安康郡王楹喬貴妃位　建安郡王模任婉容位

嘉國公椅任婉容位　瀛國公樞喬貴妃位

温國公棟小王婕妤位　相國公延王貴妃位

昌國公柄王婉容位　儀國公桐大王婕妤位

韓國公相關婉容位

五王宮

燕王（偲）俁　越王（俁）偲

吳王佖　和義郡王（偉）有奕

永寧郡王有恭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宋・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説》卷一四《宗室・制度》 宋朝太宗以王龜從、王業為諸王府記室參軍，召見之，謂曰：『諸子養深宮，未知世務。卿等皆謹恪有行，故兹選擇，使日聞忠孝之道。』真宗咸平五年，謂輔臣曰：『南北宅將軍以下，可各選純儒，授以經義，庶其知三綱五常之道。』仁宗時，右屯衛大將軍克悚請與進士廷試。上曰：『宗子好學，朝廷美事。』乃命學士院召試三題。景祐二年，建潞王等宅名『睦親』，又榜秦王之第名『廣親』。仁宗時，召宗室試書，而叔韶第一；射於崇政殿，叔韶又第一；召試學士院，文又中等，遂賜及第。仁宗嘗謂宰相韓琦曰：『宗室自率副、率府以上八百人，其奉朝請者四百人，而教授官止六人。』於是，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可增講讀四人，十五以上三百九人可增教授五人，十五以下別置小學教授十五人。故事，宗子無遷官，惟遇大恩則普遷一官。仁宗景祐中，初定配南郊禮，宗室即緣大禮乞推恩。自是，遂有南班之授。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三〇《官制・宗戚・天禧皇族授官制》 元年二月十三日壬午，宗正寺議皇族初命授官定制，請以宣祖、太祖、太宗孫初蔭授諸衛將軍，曾孫授右侍禁，玄孫授右班殿直，父爵高者從高蔭，特恩者不以為例。先是，帝謂輔臣曰：『皇族多而授官未有定制，令宗正寺以房院次第詳定。』至是，上議詔中書、密院參定而行之。

太宗朝參政李至承詔考述周、漢訖唐皇親爵秩恩禮品式事迹為《皇親故事》二卷。紹興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大宗正丞謝伋與令畤條畫五事，曰：舉賢才以强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圖諜以定親疏。

又 《慶曆封宗室》 四年七月戊寅，制封德文東平郡王，濮王汝南允弼，北海允良華原郡王，從藹潁國公，八月壬辰更命守贇。從昫安國公，宗説祁國公，宗保建安郡公，宗達恩平郡公，宗望清源郡公。辛巳，詔德文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少前。

自燕王薨，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富弼建議。遂次第封拜。即河北守禦策之一，建宗戚以自承勤。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故封東平。八月丙午，拜德文侍中及汝南郡王等四人。丁未，又遷承簡至克臻等官。熙寧元年八月二日，詔

王太祖之後。九月辛未，舒國公從式封安定郡王。進彰化軍留後。熙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為宗，令世世封公。紹興元年正月庚申二十三日，復封。七月二十九日，封令話。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帝系一・皇子諸王》 曹王光濟，宣祖子，早薨。建隆三年四月，贈中書令，賜名，追封邕王。元符三年三月，贈太師兼尚書令，追封曹王。

魏王廷美，宣祖子，本名光美。建隆元年四月，授嘉州防禦使。二年七月，遷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乾德二年六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寶六年九月，加檢校太尉、侍中、永興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班宰相上。以避太宗名連字，改今名。三年十一月，加檢校太師。四年九月，進封秦王。七年三月，出為西京留守，充西京功德使。四月，坐事勒歸私第。五月，降封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九年正月卒，追封涪王，賜謚曰悼。真宗即位，追復官爵，遂葬汝州梁縣。仁宗即位，贈太師、尚書令。元符三年三月，追封魏王。

岐王光贊，宣祖子，早薨。建隆三年四月，贈侍中，賜名，追封夔王。景德三年十月，詔鴻臚備禮，葬於河南府永安縣南訾村。仁宗即位，追贈中書令。元符三年三月，賜太師，兼尚書令，追封岐王。

高密郡王德恭，魏王廷美子。太平興國四年二月，以皇子授貴州防禦使。七年五月，秦王得罪，削籍。九年四月，復以皇姪授峰州刺史。雍熙元年四月，封安定侯。端拱元年二月，進公，累遷左神武軍大將軍。真宗即位，轉左龍武軍，改樂平公。咸平二年，出判虢州，表留奉朝請，奏可。三年十月，進勝州團練使。景德二年十一月，進衡州防禦使。三年五月卒，贈保信軍節度使，申國公。天聖二年六月，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明道二年六月，追封郡王，謚曰慈惠。英宗即位，贈兼中書令。

廣平郡王德隆，魏王廷美子。太平興國九年四月，授潳州刺史。雍熙二年四月，加左武衛大將軍，封長寧侯，判沂州。三年正月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臨沂郡公。天禧二年六月，贈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道二年九月，追封郡王，謚曰恭肅。英宗即位，贈兼侍中。

（穎）[潁]川郡王德彝，魏王廷美子。雍熙三年正月，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封長寧侯，判沂州。端拱元年二月，進公。累遷右領軍衛大將軍。真宗即位，轉左武衛大將軍，封廣平公，召還。咸平二年八月，遷左神武軍大將軍，判滁州。三年十（年）[月]，進儒州刺史。景德二年十一月，進永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邵（川）[州]防禦使。四年二月，進桂州觀察使。七年十二月，進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八年四月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追封信都郡王，謚曰安簡。仁宗即位，改今封。英宗即位，贈太師。

廣陵郡王德雍，魏王廷美子。淳化元年四月，授右驍衛將軍，三遷右龍武軍。真宗即位，進左千牛衛大將軍。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高州刺史。七年十二月，進嘉州團練使。天禧二年八月，進（穎）[潁]州防禦使。仁宗即位，進曹州觀察使，封咸寧郡公。天聖七年九月，進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九年八月卒，贈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道二年八月，追封郡王，謚曰康簡。英宗即位，贈兼侍中。

鄖國公德鈞，魏王廷美子。淳化元年四月，授左武衛將軍，三遷右神武軍。真宗即位，進右龍武軍。景德二年十一月，進右監門衛大將軍。四年正月卒，贈河州觀察使、安鄉侯。明道二年九月，贈保平軍節度使，追封國公。英宗即位，贈忠正軍節度使。

江國公德欽，魏王廷美子。淳化元年四月，授左屯衛將軍，三遷右驍衛。真宗即位，加右神武軍。景德元年六月卒，贈雲中觀察使、雲中侯。明道二年九（年）[月]贈忠正軍節度使，追封國公。英宗即位，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金城侯德潤，魏王廷美子。淳化元年四月，賜名德宗，授右領軍衛將軍，三遷右武衛。真宗即位，進右神武軍，改今名。五年二月卒，贈應州觀察使，追封侯。英宗即位，贈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

申王德文，魏王廷美子。淳化元年三月，授右監門衛將軍，三遷右屯衛。真宗即位，進右驍衛。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加右神武軍大將軍。八年十月，進興州團練使。天禧二年八月，進濮州防禦使。仁宗即位，進滑州觀察使，封馮翊郡公。天聖七年九月，進橫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十年五月，進昭武軍節度使。明道元年十一月，改感德軍。二年十月，改武勝軍。景祐二年十一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軍。慶曆四年七月，封東平郡王。八月，改忠武軍，兼侍中。六年五月卒，贈太尉、中書令，進封申

王，謚曰恭裕。英宗卽位，加贈太師。

姑臧侯德愿，魏王廷美子。淳化元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三遷右領軍衛。真宗卽位，進左武衛。咸平二年閏三月卒，贈涼州觀察使，追封侯。英宗卽位，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

紀國公德存，魏王廷美子。淳化元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三遷右領軍衛。真宗卽位，進右武衛。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領獎州刺史。四年六月卒，贈洮州觀察使、洮陽侯。明道二年九月，贈武昌軍節度使，追封國公。英宗卽位，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燕王德昭，太祖子。乾德二年六月，授貴州防禦使。開寶六年九月，授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改永興軍節度，兼侍中，封武功郡王，班宰相上。三年十二月，加檢校太尉。四年八月薨，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真宗卽位，贈太傅。仁宗卽位，贈太師。明道二年十一月，改封吳王。英宗卽位，追封越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燕王。

秦王德芳，太祖子。開寶九年三月，授貴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授檢校太傅、山南西道節（使）[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尉。六年三月薨，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曰康惠。真宗卽位，贈太保。仁宗卽位，贈太師。明道二年九月，加贈尚書令。英宗卽位，追封楚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秦王。

同安郡王惟正，燕王德昭子。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授左千牛衛將軍。四遷左龍武軍。真宗卽位，進左千牛衛將軍。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進簡州團練使。天禧二年八月，進齊州防禦使。仁宗卽位，進亳州觀察使，封樂平郡公。天聖七年九月，進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十年五月，進建寧軍節度使。六月卒，贈太傅，兼侍中，追封郡王，謚曰僖靖。

冀王惟吉，燕王德昭子。幼養宮中，太祖視之如子，與諸叔聯名德雍。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授右監門衛將軍。端拱元年二月，改今名，進左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二月，進閬州觀察使。真宗卽位，進武信軍節度使。景德二年十一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改感德軍。三年五月卒，贈中書令，追封南康郡王，謚曰康孝。仁宗卽位，贈太尉。明道二年九月，進今封。

舒國公惟忠，燕王德昭子。初名文起，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賜今名，授左千牛衛將軍。四遷右龍武軍。真宗卽位，改右千牛衛大將軍。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叙州刺史。五年十二月，進昌州團練使。八年閏六月卒，贈鄂州觀察使、江夏侯。明道二年九月，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國公。

清源郡公惟和，燕王德昭子。端拱元年二月，授右武衛將軍。三遷右神武軍。真宗卽位，進右龍武軍。大中祥符四年二月，進右千牛衛大將軍。六年二月卒，贈汝州防禦使，追封臨安侯。明道二年九月，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郡公。

高平郡公惟叙，秦王德芳子。端拱元年二月，授右武衛將軍。三遷右神武軍。真宗卽位，進右龍武軍。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加左千牛衛大將軍。八月卒，贈懷州刺史，追封河內侯。明道二年九月，贈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改封郡公。

英國公惟憲，秦王德芳子。端拱元年二月，授右屯衛將軍。三遷左驍衛。真宗卽位，進左神武軍。大中祥符四年二月，進左千牛衛大將軍。八年七月，進資州團練使。九年五月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追封國公。明道四年九月，贈保信軍節度使、兼侍中。

南康郡公惟能，秦王德芳子。端拱元年二月，授右屯衛將軍。三遷右驍衛。真宗卽位，進右神武軍。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卒，贈蔡州防禦使，追封張掖侯。明道二年九月，贈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改封郡公。

漢王元佐，太宗子，初名德崇。太平興國七年七月出閤，授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衛王。八年十月，改名元佐，進封楚王。雍熙二年被疾，九月，坐縱火廢為庶人。至道三年六月，授左金吾衛上將軍、檢校太尉，復封楚王，在宅養疾。咸平五年十一月，授左羽林軍上將軍。景德二年十一月，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授守太傅、左衛上將軍。四年四月，加守太尉、兼中書令。五年十一月，加守太師。七年十二月，加尚書令、兼中書令。八年二月，加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天禧元年正月，改雍州牧。八月，加兼興元牧。乾興元年三月，改兼江陵牧。天聖五年五月薨，贈河中、鳳翔牧，追封齊王，謚曰恭憲。明道二年十一月，追封路王。英宗卽位，追封魏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漢王。

商王元份，太宗子，初名德嚴。太平興國八年二月，改名元儁。十月，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冀王。雍熙三年七月，改今名。端拱元年四月，授威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封越王。淳化四年正月，兼領建寧軍節度使。至道二年二月，改寧海、鎮東軍節度。真宗即位，改永興、鳳翔節度，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雍王。咸平五年（十）十一月，加守太傅。景德二年八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鄆王，謚曰恭靖。仁宗即位，改封陳王。明道二年九月，追封潤王。英宗即位，追封魯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商王。

越王元傑，太宗子，初名德和，太平興國八年二月改今名。十月，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益王。端拱元年四月，授劍南東西兩川節度、兼侍中。淳化五年二月，改淮南、鎮將軍節度，徙封吳王。至道二年二月，改淮南、忠正軍節度使。真宗即位，改武寧、泰寧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改封兗王。咸平五年十一月，加守太保。六年七月薨，贈太尉、尚書令，追封安王，謚曰文惠。仁宗即位，加贈太師。明道二年九月，追封邢王。英宗即位，追封陳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越王。

鎮王元偓，太宗子。端拱元年三月，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徐國公。至道二年二月，授鎮南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彭城郡王。咸平五年十一月，加檢校太傅。景德二年十一月，改靜難、彰化軍節度，進封寧王。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改護國、鎮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四年，改成德、安國軍節度，加中書令，進封相王。五年十一月，加守太傅。七年十月，加守太尉。八年十一月，加兼中書令。天禧元年二月，改成德、鎮寧軍節度，加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徐王。二年五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鄧王，謚曰恭懿。葬日，真宗作（挽）[挽]詞賜之。仁宗即位，改封密王。明道二年十一月，追封蘇王。英宗即位，追封韓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燕王。

楚王元偁，太宗子。端拱元年二月，授檢校太尉、右衛上將軍，封涇國公。至道二年二月，授武昌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安國郡王。景德二年十一月，授宣德、保寧軍節度使，改封舒王。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改平江、鎮江軍節度，檢校太尉、侍中。四年四月，改鎮南、寧國軍節度，加兼中書令。五年十一月，授守太傅。七年四月薨，贈太尉、尚書令，追封曹王，謚曰恭惠。仁宗即位，贈太師。明道二年九月，追封華王。英宗即位，追封蔡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楚王。

周王元儼，太宗子。至道三年四月，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曹國公。咸平四年五月，授平海軍節度使。五年十一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德二年十一月，加檢校太傅，封廣陵郡王。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授昭武、安德軍節度，封榮王。四年四月，加兼侍中，改安靜、武信軍節度。五年十一月，加檢校太尉。七年十二月，加兼中書令。八年五月，省武信軍節度，降封端王。十一月，授鎮海、安化軍節度，封彭王。天禧元年二月，加守太保，改鎮海、天平軍節度。八月，加守太傅，改永清、橫海軍節度，封通王。三年十二月，改保平、定國軍節度，封涇王。乾興元年三月，加守太尉、尚書令，鎮安、忠武軍節度，封定王，賜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十二月，賜詔書不名。七年九月，進封鎮王。八年十二月，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明道元年十一月，加太師、河陽三城武成等軍節度，進封孟王。尋換京兆尹、兼鳳翔尹，永興、鳳翔節度，進封荊王。二年十一月，授雍州牧、兼鳳翔牧。景祐二年十二月，改荊州、揚州牧，荊南、淮南節度大使，賜入朝不趨。慶曆三年十二月感疾，仁宗臨問如家人禮，手自調藥慰撫。四年正月薨，贈天策上將軍、兗徐二州牧、燕王，謚曰恭肅。比葬，三臨其喪。英宗即位，追封吳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周王。

崇王元億，太宗子，幼薨，號十七太保。至道三年六月，詔賜名，贈左衛將軍，追封代國公。英宗即位，追封左衛上將軍、安定郡王。元符三年三月，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崇王。

平陽郡王允升，魏王元佐子。幼養宮中，明德皇后撫視之，及魏王疾，方出外第。至道三年四月，賜名允中，授右監門衛將軍。咸平三年十一月，改今名。四遷右羽林軍。天禧二年六月，進蔡州團練使。仁宗即位，進齊州防禦使。天聖三年五月，進澶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十年九月，進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十一年五月，進安德軍節度使。明道元年十二月，改建雄軍。二年十二月，改安國軍。景祐元年正月卒，贈太尉，追封郡王，謚曰懿恭。英宗即位，贈太師。

密國公允言，魏王元佐子。至道三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大中祥

符二年三月，以寢疾曠朝請，降太子右衛率府率。十二月，複左屯衛將軍。三年四月，坐筆女僕過數，降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勒歸私第，禁止朝謁，一房居都城西南隅。四年三月，複太子左衛率府率，依舊私第。五年十一月，許奉朝請。天禧元年二月，加右千牛衛將軍。二年八月，進左監門衛大將軍。仁宗卽位，領黃州刺史。天聖七年十一月卒，贈明州觀察使，追封奉化侯。明道二年十一月，贈安遠軍節度使，改封國公。英宗卽位，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國公允成，魏王元佐子。至道三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四遷右驍衛。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領綿州刺史。天禧二年八月，進汝州團練使。仁宗卽位，進濮州防禦使。天聖三年五月卒，贈安化軍節度使，追封國公。明道二年十一月，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英宗卽位，贈兼中書令。

廣平郡王允懷，魯王元份子。咸平六年十二月，賜名允徵，授右千牛衛將軍。三遷右屯衛。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卒，贈潁（川）[州]防禦使、汝陰侯。天聖元年，以名音同仁宗廟諱，追改允中。明道二年十一月，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景祐三年，追賜今名。康定元年正月，追封郡王。英宗卽位，贈兼中書令。

濮王允讓，魯王元份子。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四遷右驍衛。天禧二年八月，進衛州刺史。英宗卽位，進汝州防禦使。天聖七年九月，進華州觀察使。明道二年十月，進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景祐二年十一月，進寧江軍節度使。三年七月，知大宗正事。慶曆四年七月，封汝南郡王。八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祐二年，改平將軍、兼侍中。至和二年，判大宗正司。嘉祐四年十一月薨，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曰安懿。

相王（王）允弼，韓王元傑子。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授右千牛衛將軍。再遷右監門衛。仁宗卽位，進蔡州團練使。天聖七年九月，進單州防禦使。明道二年十月，進貝州觀察使。景祐二年十一月，進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寶元二年七月，同知（太）[大]宗正事。慶曆四年七月，封北海郡王。八月，進武康軍節度使。嘉祐五年十二月，改武寧軍，兼侍中。英宗卽位，改護國軍，兼中書令，封東平郡王。神宗卽位，加守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熙寧二年七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相王，謚曰孝定。

博平侯允照，吳王元儼子。天禧三年十月，授右監門衛將軍。仁宗卽位，進大將軍，領滁州刺史。天聖四年五月卒，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英宗卽位，贈滄州觀察使。

定王允良，吳王元儼子。天禧四年閏十二月，授右千牛衛將軍。仁宗卽位，進大將軍，領舒州刺史。天聖五年二月，進泰州。七年九月，進（潁）[潁]州團練使。明道二年十月，進鄭州防禦使。景祐二年十一月，進安州觀察使。寶元二年二月，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慶曆四年七月，封華原郡王。八月，進安德軍節度使。至和二年六月，改奉寧軍。同知大宗正事。三年五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嘉祐五年十二月，改彰信軍，兼侍中。英宗卽位，進兼中書令，改封襄陽郡王。神宗卽位，加守太保，寧江、平江軍節度使。治平四年三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定王，謚曰榮易。

永嘉郡王允迪，吳王元儼子。天禧四年閏十一月，授右千牛衛將軍。仁宗卽位，遷大將軍，領和州刺史。天聖五年二月，改崇州。七年九月，進唐州團練使。明道二年十月，進汝州防禦使。景祐二年十一月，進耀州觀察使。寶元二年二月，進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慶曆四年八月，進安靜軍節度使。八年三月薨，贈太尉，追封永嘉郡王，謚曰思恪。英宗卽位，贈太師。

博平郡王允初，吳王元儼子。天聖二年二月，賜名允宗，授右千牛衛將軍。明道元年十一月，改左領軍衛。二年十月，領光州刺史。景祐元年三月，改和州。二年十月，進汝州團練使。三年正月，改今名。慶曆四年八月，進齊州防禦使。八年七月，進華州觀察使。皇祐二年十月，進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至和二年五月，進感德軍節度使。英宗卽位，進寧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治平元年七月薨，贈中書令，追封博平郡王，謚曰安恭。

楊王昉，仁宗子。景祐四年五月九日生，是日不育。慶曆元年五月，賜名昉，贈太傅，追封褒王，謚曰懷靖。嘉祐四年十二月，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王。英宗卽位，追封周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楊王。

雍王昕，仁宗子。寶元二年八月十五日生。康定元年七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忠正軍節度使，封壽國公。二年二月十九日薨，贈太師、尚書令，封豫王，謚曰悼穆。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越王。英宗即位，追封唐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雍王。

荆王曦，仁宗子。慶曆元年八月五日生。十二月，授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鄂王。三年正月一日薨，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悼懿。嘉祐四年（年）十（三）［二］月，追封陳王。英宗即位，追封燕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荆王。

吳王顥，英宗子，初名仲糺。嘉祐八年四月，自右内率府副率為和州防禦使、樂安郡公。八月，遷明州觀察使，封祁國公。治平元年六月，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軍節度使，封東陽郡王。四年正月，加檢校太尉、武昌武安等軍節度，進封昌王。九月，徙泰寧、鎮海軍節度，進封岐王。元豐三年九月，官制行，換開府儀同三司。遷守司空，進封雍王。哲宗即位，改成德、横海軍，遷守太保、真定尹，進封楊王，賜贊拜不名。十二月，改永興、鳳翔等軍，遷守太傅，加京兆、鳳翔尹。元祐元年四月，遷守太尉，雍州、鳳翔牧。三年八月，進封徐王。四年九月，賜詔書不名。九年三月，遷守太師，進封翼王。紹聖二年九月，賜入朝不趨。十月，改淮南、荆南、揚州、荆州牧，進封楚王。三年九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追封燕王，謚曰榮。比葬，四臨其喪。元符三年三月，進封吳王。

潤王顏，英宗子。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追封潤王。

益王頵，英宗子，初名仲恪。嘉祐八年四月，自右内率府副率為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八月，遷耀州觀察使、鄂國公。治平元年六月，遷左衛上將軍。命給前禄。四年正月，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勝軍節度使，封樂安郡王。九月，加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改封高密郡王。熙寧四年二月，徙保信、保靜軍節度，進封嘉王。元豐三年九月，官制行，換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曹王。哲宗即位，改武昌、武安等軍，遷守太保，進封荆王，賜贊拜不名。元祐元年二月，改武寧、鎮海等軍，遷守太傅。四月，改成德、荆南等軍，遷守太尉，真定、江陵尹。三年七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荆州、徐州牧，追封魏王，謚曰端獻。比葬，三臨其喪。元符元年三月，贈兼中書令，追封益王。

馮翊侯孝純，吳王顥子。熙寧四年四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五月，遷右屯衛大將軍。六年正月卒，贈同州防禦使，追封侯。

永國公孝錫，吳王顥子。元豐八年六月賜名，授右驍衛大將軍、成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嘉州團練使。二年八月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追封國公。

博平侯孝哲，益王頵子。熙寧八年十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十年二月卒，贈博州防禦使，追封侯。

平原郡王孝奕，益王頵子。元豐二年四月賜名，授右武衛將軍。八年六月，遷慶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吉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忻州防禦使。紹聖二年十月，遷宿州觀察使。元符三年二月，遷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崇寧四年正月薨，贈司空，追封郡王。

廣陵郡王孝永，益王頵子。元祐三年十月賜名，授右武衛大將軍。紹聖二年十月，遷保州刺史。元符三年二月，遷右金吾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建中靖國元年十月，遷成州團練使。崇寧四年十二月，遷廉州防禦使。大觀二年，遷邢州觀察使。三年十一月卒，贈司空，追封郡王。

唐王俊，神宗子。熙寧六年四月一日生。七年正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彰信軍節度使，封永國公。八年十二月，改彰德軍。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兗王，謚曰哀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唐王。

豫王佾，神宗子。熙寧十年正月十二日生。元豐元年正月賜名，授武勝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十二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衛王，謚曰悼惠。元符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追封豫王。

徐王偶，神宗子。元豐元年十一月生。四年五月薨，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鄆王，謚曰冲惠。元符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追封徐王。

吳王佖，神宗子。元豐五年七月生。六年閏六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哲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大寧郡王。紹聖二年三月出閤，改鎮安、武勝等軍，進封申王。五年三月，改保

平、奉寧軍、遷守司空。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改永興、成德等軍，京兆、真定尹，遷守太傅，進封陳王，賜贊拜不名。九月，改荆南、淮南、遷守太尉，荆州、揚州牧。建（州）［中］靖國元年十二月，賜詔書不名。崇寧二年五月，改河東、山南西道，遷守太師，太原、興元牧。三年十二月，賜入朝不趨。五年十一月薨，輟朝七日，贈尚書令，兼中書令，徐州牧，追封燕王。比葬，四臨其喪，仍御書御製挽詞二首賜之。大觀元年正月，加贈侍中，追封吳王，謚曰榮穆。

儀王偉，神宗子。元豐五年生，次日薨。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賜太師、尚書令，追封儀王。

燕王俣，神宗子。元豐六年九月生。七年八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定武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哲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咸寧郡王。紹聖五年三月出閤，改河陽三城、雄武等軍，進封莘王。元符二年三月，改武寧、鎮寧等軍，遷守司空。三年，徽宗即位，改河東、奉寧等軍，遷守太保、太原尹，進封衛王。九月，改護國、山南西道等軍，河中、興元尹。崇寧二年五月，改鎮海、泰寧等軍，青州、兗州牧。大觀元年正月，改淮南、安武軍，揚州、冀州牧，進封魏王。二年正月，改永興、成德等軍，遷守太尉，雍州、真定牧，進封燕王。政和三年正月，遷太傅。靖康元年三月，改河東、劍南西川，遷太師，太原、成都牧。

楚王似，神宗子。元豐六年十二月生。七年十二月，賜名，授檢校太尉、集慶軍節度使，封和國公。哲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普寧郡王。紹聖五年三月出閤，改橫海、鎮海等軍，追封簡王。元符三年，徽宗即位，改武昌、武成軍，遷守司徒，進封蔡王。八月，改保平、鎮安等軍，遷太保。九月，改鳳翔、雄武等軍，鳳翔尹。崇寧二年五月，改荆南、武寧等軍，荆州、徐州牧。五年三月薨，輟朝七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追封韓王。比葬，四臨其喪，仍御書御製（挽）［挽］詞二首賜之。大觀元年正月，追封楚王，謚曰榮憲。

華原郡公有恪，吳王佖子。崇寧二年五月，賜名有俶，授右驍衛將軍。四年正月，遷茂州刺史，改今名。十月卒，贈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郡公。

博平侯有鄰，燕王俣子。政和三年十二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四年五月卒，贈博州防禦使，追封侯。

文安侯有成，燕王俣子。政和七年五［月］賜名（名），授（有）［右］驍衛將軍。六月卒。八年三月，贈莫州防禦使，追封侯。河内侯有儀，越王偲子。政和元年八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九月卒，贈懷州防禦使，追封侯。

荆王楫，（微）［徽］宗子。崇寧二年二月生。五月賜名，授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楚國公。三年二月，改奉寧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南陽郡王。四月，進封樂安郡王。是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荆王，謚曰悼敏。

邠王材，（微）［徽］宗子。大觀元年十二月生。二年三月賜名，授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魏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六年十一月薨，贈太師，兼右弼，追封邠王，謚曰冲穆。

鄆王楷，徽宗子。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生］。崇寧元年二月，賜名煥，授檢校太尉、奉寧軍節度使，封魏國公。八月改今名。十一月，改鎮安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高密郡王。大觀二年正月，改鎮東軍，守司空，進封嘉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太保。六年二月，遷太傅，武寧、保平軍節度使，徐州、陝州牧。八年閏九月，遷荆南、江寧軍節度使，江陵、夔州牧，進封鄆王。

荆王楫，徽宗子。崇寧二年二月生。五月賜名，授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楚國公。三年二月，改奉寧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南陽郡王。四月，進封樂安郡王。

肅王樞，徽宗子。崇寧二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吳國公。大觀二年正月，改集慶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安郡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元年正月，改保平、武寧軍，遷太保，進封肅王。

景王杞，徽宗子。崇寧三年八月生。十一月賜名，授武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冀國公。大觀二年正月，改山南東道，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文安郡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重和二年正月，改太保，護國、武昌軍，進封景王。

濟王栩，徽宗子。崇寧五（月）［年］二月生。五月賜名，授鎮洮軍

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魯國公。大觀二年正月，改彰武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安康郡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二年十一月，改荆南、清海軍，進封濟王。

益王棫，徽宗子。大觀元年正月生。五月賜名，授横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楊國公。二年正月，改淮南，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追授檢校太尉，追封益王。

祁王模，徽宗子。大觀元年十二月生。二年三月賜名，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鎮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二年十一月，改淮南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樂安郡王。三年十二月，改武勝、興寧軍，進封祁王。

莘王植，徽宗子。大觀二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吳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四年二月，改安遠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信都郡王。十二月，改寧江軍，進封莘王。

華原郡王朴，徽宗子。大觀三年五月生。八月賜名，授鎮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雍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五年二月，改静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華原郡王。

徐王棣，徽宗子。大觀三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徐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五年二月，改鎮南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高平郡王。八月，改山南東道、河陽三城，進封徐王。

沂王楥，徽宗子。大觀四年四月生。七月賜名，授横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冀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六年八月，改劍南西川，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河間郡王。七年，改劍南東川、威武軍，遷太保，進封沂王。

和王栻，徽宗子。政和元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静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廣國公。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七年二月，改定武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南康郡王。靖康元年四月，改瀛海、安化軍，檢校太傅，進封和王。

信王榛，徽宗子。政和元年八月生。十一月賜名，授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福國公。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七年二月，改安遠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平陽郡王。靖康元年四月，改慶陽、昭化軍，遷檢校太傅，進封信王。

晉康郡王孝騫，顥之子也。元豐四年四月賜名，授右武衛將軍。八年六月，遷端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濟州團練使。紹（興）［聖］二年十月，遷渭州防禦使。四年二月，遷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符二年，降授萊州防禦使。三年二月，遷涇州觀察使。三月，遷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建中靖國元年正月，遷昭化軍節度使，封廣陵郡王。大觀二年正月，改寧國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郡王。

潤王顏，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追封潤王。

平原郡王孝奕，顥之子也。元豐二年四月賜名，授右武衛將軍。八年六月，遷慶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吉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忻州防禦使。紹聖二年十月，遷宿州觀察使。元符三年二月，遷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崇寧四年正月薨，贈司空，追封郡王。

豫章郡王孝參，顥之子也。元豐二年四月賜名，授右武衛將軍。八年六月，遷和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通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睦州防禦使。紹聖二年十月，遷廬州觀察使。元符三年二月，遷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建中靖國元年正月，遷奉國軍節度使，封信都郡王。大觀三年正月，改寧武軍，加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王。政和六年六月，加檢校少保。靖康元年四月，改武勝軍，加檢校少傅。

廣陵郡王孝永，顥子也。元祐三年十月賜名，授右武衛大將軍。紹聖二年十月，遷保州刺史。元符三年二月，遷右金吾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建中靖國元年十月，遷成州團練使。崇寧四年十二月，遷廉州防禦使。大觀二年，遷邢州觀察使。三年十一月卒，贈司空，追封郡王。

成王佾，熙寧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閏月六日薨。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成王。

惠王僅，熙寧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生，是月二十三日薨。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惠王。

豫王伋，熙寧十年正月十二日生。元豐元年五月賜名，授武勝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十二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衛王，謚曰悼惠。元符

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追封豫王。

徐王倜，元豐元年十一月生。四年五月薨，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鄆王，謚曰冲惠。元符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追封徐王。

和義郡王有奕，崇寧四年五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五年十二月，遷右驍衛大將軍、慶州刺史。大觀元年正月，遷明州觀察使。二年二月，遷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政和七年六月，改承宣使。八年正月，遷保順軍節度使，進封郡王。靖康元年四月，改武信軍，加檢校少保。

儀王偉，元豐五年生，次日薨。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追封儀王。

永寧郡王有恭，崇寧五年四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大觀元年二月，遷陳州觀察使。二年二月，遷保信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政和七年六月，改承宣使。重和二年正月，遷慶陽軍節度使、永寧郡王。靖康元年四月，遷定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少保。

越王偲，元豐八年八月生。元祐元年八月賜名，授檢校太尉、武成軍節度使，封祈國公。八年五月，加開府儀同三司。紹聖五年三月，改武安軍，進封永寧郡王。元符二年二月出閤。五月，改鎮安、集慶等軍，進封睦王。三年，徽宗即位，改清海、鎮等軍，遷守司徒，進封定王。九月，改武寧、武勝等軍。崇寧元年三月，改成德、定武等軍，遷守太保、真定尹。二年五月，改淮南、永興等軍，揚州、雍州牧。大觀元年正月，改荆南、泰寧等軍，荆州、兗州牧，進封鄧王。三年正月，改鳳翔、山南西道，遷守太尉，鳳翔、興元牧，進封越王。政和三年正月，遷太傅。靖康元年三月，改永興、成德等軍，遷太師，雍州、真定牧。

兗王樫，建中靖國元年九月生，次日薨。崇寧三年五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兗王，謚曰冲僖。

荆王楫，崇寧二年二月生。五月賜名，授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楚國公。三年二月，改奉寧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南陽郡王。四月，進樂安郡王。是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荆王，謚曰悼敏。

益王棫，大觀元年正月生。五月賜名，授横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楊國公。二年正月，改淮南，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尉，追封益王。

邠王材，大觀元年十二月生。二年三月賜名，授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魏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六年十一月薨，贈太師、兼右弼，追封邠王，謚曰冲穆。

祁王模，大觀元年十二月生。二年三月賜名，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鎮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二年十一月，改淮南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樂安郡王。三年十二月，改武勝、興寧軍，進封祁王。

莘王植，大觀二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吴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四年二月，改安遠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信都郡王。十二月，改寧江軍，進封莘王。

儀王朴，大觀三年五月生。八月賜名，授鎮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雍國公。政和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宣和五年二月，改静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華原郡王，薨，追封儀王。

鄆王拱，大觀四年十月生。政和元年正月賜名，授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定國公。二年三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鄆王，謚曰冲懿。

漢王椿，政和二年三月生。五月賜名，授慶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慶國公。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閏四月薨，贈太師、兼右弼，追封漢王，謚曰冲昭。

安康郡王榎，政和二年九月生。十二月賜名，授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衛國公。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少保。六年十一月，改封鄆國公。靖康元年六月，自檢校少傅、横海軍節度使改鎮安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安康郡王。

廣平郡王樍，政和二年十月生。三年正月賜名，授威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封韓國公。靖康元年六月，自檢校少傅、安國軍節度使改保静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廣平郡王。

陳王機，政和四年二月生。五月薨，追賜名，贈太師、兼右弼，封陳王，謚曰悼惠。

建安郡王模，政和五年六月生。九月賜名，授檢校少保、武安軍節度

使，封惠國公。宣和七年三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建安郡王。

唐王俊，熙寧六年四月一日生。七年正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彰信軍節度使，封永國公。八年十二月，改彰德軍。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兗王，謚曰哀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唐王。

褒王伸，熙寧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生，次日薨。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褒王。

冀王僩，熙寧七年六月十九日生。八年二月賜名，授鎮安軍節度使，封景國公。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薨，贈太師、尚書令、冀王，謚曰冲孝。元符三年三月，贈兼中書令。

鄆王楷，徽宗子。大觀四年十月生。政和元年正月賜名，授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定國公。二年三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鄆王，謚曰冲懿。

漢王椿，徽宗子。政和二年三月生。五月賜名，授慶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慶國公。三年正月，正官名，改授檢校太保、閏四月薨，贈太師兼右弼，追封漢王，謚曰冲昭。

華沖穆王坦，寧宗子，早薨，追封。

申沖懿王霆慄，寧宗子，早薨，追封。

順沖懷王忻，寧宗子，早薨，追封。

肅沖昭王霆怕，寧宗子，早薨，追封。

曹王光濟，早薨。建隆三年四月，贈中書令，賜名，追封邕王。元符三年三月，贈太師、兼中書令，追封曹王。

岐王光贊，早薨。建隆三年四月，贈侍中，賜名，追封夔王。景德三年十月，詔鴻臚備禮，葬於河南府永安縣南訾村。仁宗即位，追贈中書令。元符三年三月，贈太師、兼尚書令，追封岐王。

高密郡王德恭，太平興國四年二月，以皇子授貴州防禦使。七年五月，秦王得罪，削籍。九年四月，復以皇姪授峰州刺史。雍熙元年四月，封安定（侯）［侯］。端拱元年二月，進公。累遷左神武軍大將軍。真宗即位，轉左龍武軍，改樂平公。咸平二年，出判虢州，表留奉朝請，奏可。三年十月，進勝州團練使。景德二年十一月，進衡州防禦使。三年五月卒，贈保信軍節度使、申國公。天聖二年六月，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明道二年六月，追封郡王，謚曰（茲）［慈］惠。

廣平郡王德隆，太平興國九年四月授濮州刺史。雍熙二年四月，加左武衛大將軍，封長寧（侯）［侯］，判沂州。三年正月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臨沂郡公。天禧二年六月，贈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道二年九月，追封郡王，謚曰恭肅。

（穎）［潁］川郡王德彝，雍熙三年正月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封長寧侯，判沂州。端拱元年二月，進公。累遷右領軍衛大將軍。真宗即位，轉左武衛大將軍，封廣平公，召還。咸平二年八月，遷左神武軍大將軍，判滁州。三年十月，進儒州刺史。景德二年十一月，進永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邵州防禦使。四年二月，進桂州觀察使。七年十二月，進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八年四月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追封信都郡王，謚曰安簡。

廣陵郡王德雍，淳化元年四月授右驍衛將軍，三遷右龍武軍。真宗即位，進左千牛衛大將軍。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高州刺史。七年十二月，進嘉州團練使。天禧二年八月，進（穎）［潁］州防禦使。仁宗即位，進曹州觀察使，封咸寧郡公。天聖七年九月，進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九年八月卒，贈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道二年八月，追封郡王，謚曰康簡。

申王德文，淳化元年三月，授右監門衛將軍，三遷右屯衛。真宗即位，進（驍右）［右驍］衛。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加右神武軍大將軍。八年十月，進興州團練使。天禧二年八月，進濮州防禦使。仁宗即位，進滑州觀察使，封馮翊郡公。天聖七年九月，進橫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十年五月，進昭武軍節度使。明道元年十一月，改感德軍。二年十月，改武勝軍。景祐二年十一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四年七月，封東平郡王。八月，改忠武軍，兼侍中。六年五月卒，贈太尉、中書令，追封申王，謚曰恭裕。

滕王德秀，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滕王。

同安郡王惟正，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授左千牛衛將軍。四遷左龍武軍。真宗即位，進左千牛衛大將軍。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進州團練使。天禧

二年八月，進齊州防禦使。仁宗即位，進亳州觀察使，封樂平郡公。天聖七年九月，進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十年五月，進建寧軍節度使。六月卒，贈太傅，兼侍中，追封郡王，謚曰僖靖。

冀王惟吉，幼養宮中，太祖視之如子，與諸叔聯名德雍。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授右監門衛將軍。端拱元年三月，改今名，進左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二月，進閬州觀察使。真宗即位，進武信軍節度使。景德二年十一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改感德軍。三年五月卒，贈中書令，追封南康郡王，謚曰康孝。仁宗即位，贈太尉。明道二年九月進令封。

舒王德林，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舒王。

平陽郡王允升，幼養宮中，明德皇后撫視之，及魏王疾，方出外第。至道三年四月，賜名允中，授右監門衛將軍。咸平三年十一月，改今名。四遷右羽林軍。天禧二年六月，進蔡州團練使。仁宗即位，進武寧、齊州防禦使。天聖三年五月，進澶州觀察使，封延郡公。十年九月，進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十年五月，進安德軍節度使。明道元年十二月，改建雄軍。二年十二月，改安國軍。景祐元年正月卒，贈太尉，追封郡王，謚曰懿恭。

信安郡王允寧，咸平五年十一月授千牛衛將軍。四遷右武衛。天禧二年六月，進唐州團練使。仁宗即位，進（穎）[潁]州防禦使。天聖七年九月，進同州觀察使。十年五月，進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明道二年十月，進武定軍節度使。景祐元年十一月卒，贈太尉、信安郡王，謚曰僖簡。

廣平郡王允懷，咸平六年十二月賜名允徵，授右千牛衛將軍。三遷右屯衛。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卒，贈（穎）[潁]州防禦使、汝陰侯。天聖元年，以名音同仁宗廟諱，追改允中。明道二年十一月，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景祐三年，追賜今名。康定元年正月，追封郡王。

相王允弼，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授右千牛衛將軍，再遷右監門衛。仁宗即位，進蔡州團練使。天聖七年九月，進單州防禦使。明道二年十月，進貝州觀察使。景祐二年十一月，進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寶元二年七月，同知大宗正事。慶曆四年七月，封北海郡王。八月，進武康軍節度使。嘉祐五年十二月，改武寧軍，兼侍中。英宗即位，改護國軍，兼中書令，封東平郡王。神宗即位，加守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熙寧二年七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相王，謚曰孝定。

定王允良，天禧四年閏十二月授右千牛衛將軍。仁宗皇帝即位，進大將軍，領舒州刺史。天聖五年二月，進秦州。七年九月，進（穎）[潁]州團練使。明道二年十月，進鄭州防禦使。景祐二年十一月，進安州觀察使。寶元二年二月，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慶曆四年七月，封華原郡王。八月，進安德軍節度使。至和二年六月，改奉寧軍，同知大宗正事。三年五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嘉祐五年十二月，改彰信軍，兼侍中。英宗即位，進兼中書令，改封襄陽郡王。神宗即位，加守太保，寧江、平江軍節度使。治平四年三月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定王，謚曰榮易。

永嘉郡王允迪，天禧四年閏十一月授右千牛衛將軍。英宗即位，遷大將軍，領和州刺史。天聖五年二月，改崇州。七年九月，進唐州團練使。明道二年十月，進汝州防禦使。景祐二年十一月，進耀州觀察。寶元二年二月，進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慶曆四年八月，進安靜軍節度。八年三月薨，贈太尉，追封，謚曰思恪。

博平郡王允初，天聖一年二月賜名允宗，授右千牛衛將軍。明道元年十一月，改左領軍衛。二年十月，領光州刺史。景祐元年三月，改和州。二年十月，進汝州團練使。三年正月，改今名。慶曆四年八月，進齊州防禦使。八年七月，進華州觀察使。皇祐二年十月，進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至和二年五月，進（威）[感]德軍節度使。英[宗]即位，進寧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治平元年七月薨，贈中書令，追封博平郡王，謚曰安恭。

崇王元懿，幼薨，號十七太保。至道三年六月，詔賜名，賜左衛將軍，追封代國公。英宗即位，追封左衛上將軍、安定郡王。元符三年三月，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崇王。

溫王禔，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溫王。

昌王祇，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昌王。

信王祉，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信王。

欽王祁，元符三年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封欽王。

楊王昉，仁宗子，景祐四年五月九日生，是日不育。慶曆元年五月，賜名昉，贈太傅，追封褒王，謚曰懷靖。嘉祐四年十二月，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王。英宗即位，追封周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楊王。

雍王昕，寶元二年八月十五日生。康定元年七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忠正軍節度使，封壽國公。二年二月十九日，贈太師、尚書令，封豫王，謚曰悼穆。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越王。英宗即位，追封唐王。元符三年五月，追封雍王。

荆王曦，慶曆元年八月五（月）[日]生。十二月，授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鄂王。三年正月一日薨，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悼懿。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陳王。英宗即位，追封燕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荆王。

又《帝系三・宗室封建》廷美十子高密郡王德恭，太平興國四年二月，以王子授貴州防禦使。七年五月，秦王得罪削籍。九年四月，復以皇姪授峰州刺史。雍熙元年四月，封安定侯。端拱元年二月，進公，累遷左神武軍大將軍。真宗即位，轉左龍武軍，改樂平公。咸平二年，出判號州，表留奉朝請，奏可。三年十月，進勝州團練使。景德二年十一月，進衡州防禦（史）[使]。三年五月卒，贈保信軍節度使、申國公。天聖二年六月，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明道二年六月，追封郡王，謚曰慈惠。英宗即位，贈兼中書令。

廣平郡王德隆，太平興國九年四月，授濮州刺史。雍熙二年四月，加左武衛大將軍，封長寧侯，判沂州。三年正月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臨沂郡公。天禧二年六月，贈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道二年九月，追封郡王，謚曰恭肅。英宗即位，贈兼侍中。潁川郡王德彝，雍熙三年正月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封長寧侯，判沂州。端拱元年二月，進公。累遷右領軍衛大將軍。真宗即位，轉左武衛大將軍，封廣平公，召還。咸平二年八月，還左神武軍大將軍、判滁州。三年十月，進儒州刺史。景德二年十一月，進永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邵州防禦使。四年二月，進桂州觀察使。七年十二月，進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八年四月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追封信都郡王，謚曰安簡。仁宗即位，改今封。英宗即位，贈太師。

廣陵郡王德雍，淳化元年四月，授右驍衛將軍。三遷右龍武軍。真宗即位，進左千牛衛大將軍。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高州刺史。七年十二月，進嘉州團練使。天禧二年八月，進潁州防禦使。仁宗即位，進曹州觀察使，封咸寧郡公。天聖七年九月，進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九年八月卒，贈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道二年八月，進封郡王，謚曰康簡。英宗即位，贈兼侍中。

郎國公德鈞，淳化元年四月授左武衛將軍。三遷右神武軍。真宗即位，進右龍武軍。景德二年十一月，進左監門衛大將軍。四年正月卒，贈河州觀察使、安鄉侯。明道二年九月，贈保平軍節度使，追封國公。英宗即位，贈中正軍節度使。

江國公德欽，淳化元年四月授左屯衛將軍。三遷右驍衛。真宗即位，加右神武軍。景德元年六月卒，贈雲州觀察使、雲中侯。明道二年九月，贈中正軍節度使，追封國公。英宗即位，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金城侯德潤，淳化元年四月，賜名德宗，授右領軍衛將軍。三遷右武衛。真宗即位，進右神武軍，改今名。五年二月卒，贈應州觀察使，追封侯。英宗即位，贈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

申王德文，淳化元年三月，授右監門衛將軍。三遷右屯衛。真宗即位，進右驍衛。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加右神武軍大將軍。八年十月，進興州團練使。天禧二年八月，進濮州防禦使。仁宗即位，進滑州觀察使，封馮翊郡公。天聖七年九月，進橫海軍觀察留後。十年五月，進昭武軍節度使。明道元年十一月，改咸德軍。二年十月，改武勝軍。景祐二年十一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四年七月，封東平郡王。八月，改忠武軍，兼侍中。六年五月卒，贈太尉、中書令，追封申王，謚曰恭祐。英宗即位，加贈太師。

姑臧侯德恩，淳化元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三遷右領軍衛。真宗即位，進左武衛。咸平二年閏三月卒，贈涼州觀察使，追封侯。英宗即位，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

紀國公德存，淳化元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三遷右領軍衛。真宗

卽位，進右武衛。大中祥符三年五月，領獎州刺史。四年六月卒，贈洮州觀察使、洮陽侯。明道二年九月，贈武昌軍節度使，追封國公。英宗卽位，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德昭五子

同安郡王惟正，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授左千牛衛將軍。四遷左龍武軍。真宗卽位，進左千牛衛大將軍。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進簡州團練使。天禧二年八月，進齊州防禦使。仁宗卽位，進亳州觀察使，封樂郡公。天聖七年九月，進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十年五月，進建寧軍節度使。六月卒，贈太傅、兼侍中，追封郡王，謚曰僖靖。

冀王惟吉，德昭次子。幼養宮中，太祖視之如子，與諸叔聯名德雍。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授右監門衛將軍。端拱元年二月，改今名，進左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二月，進閤州觀察使。真宗卽位，進武信軍節度使。景德二年十一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改感德軍。三年五月卒，贈中書令，追封南康郡王，謚曰康孝。仁宗卽位，贈太尉。明道二年九月，進今封。

左千牛衛將軍惟固，初名文宸。太平興國八年四月，賜名惟真，授左千牛衛將軍。雍熙四年三月卒。天聖元年，以名音同仁宗廟諱，追改今名。

舒國公惟忠，德昭子，初名文起。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賜今名，授左千牛衛將軍。四遷右龍武軍。真宗卽位，改右千牛衛大將軍。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叙州刺史。五年十二月，進昌州團練使。八年閏六月卒，贈鄂州觀察使、江夏侯。明道二年九月，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國公。

清源郡公惟和，德昭子。端拱元年二月，授右武衛將軍。三遷右神武軍。真宗卽位，進右龍武軍。大中祥符四年二月，進右千牛衛大將軍。六年二月卒，贈汝州防禦使，追封臨安侯。明道二年九月，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郡公。

岐王德芳，太祖子。開寶九年出閤，授防禦使。太平興國中，進同平章事，六年薨。

高平郡公惟敍，德芳子。端拱元年二月，授右武衛將軍。三遷右神武軍。真宗卽位，進右龍武軍。太宗祥符四年二月，加右千牛衛大將軍。八月卒，贈懷州刺史，追封河內侯。明道二年九月，贈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改封郡公。

英國公惟憲，德芳子。端拱元年二月，授右屯衛將軍。三遷左驍衛。真宗卽位，進左神武軍。大中祥符四年二月，進左衛大將軍。八年七月，進資州團練使。九年五月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追封英國公。明道四年九月，贈保定軍節度使兼侍中。

南康郡公惟能，德芳子。端拱元年二月，授右屯衛將軍。三遷右驍衛。真宗卽位，進右神武軍。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卒，贈蔡州防禦使，追封張掖侯。明道二年九月，贈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改封郡公。

元佐四子第三子不及名。平陽郡王允升，元佐子。幼養宮中，明德皇后撫視之。及魏王疾，方出外第。至道三年四月，賜名允中，授右監門衛將軍。咸平三年十一月，改今名。四遷右羽林軍。天禧二年，進蔡州園練使。仁宗卽位，進齊州防禦使。天聖三年五月，進澶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八年九月，進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十年五月，進安德軍節度使。明道元年十二月，改建雄軍。二年十二月，改安國軍。景祐元年正月卒，贈太尉，謚曰懿恭。英宗卽位，贈太師。

密國公允言，元佐子。至道三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坐移疾曠朝請，降太子右衛率府率。十二月，復左屯衛將軍。三年四月，坐簉女僕過數，降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勒歸私第，禁止朝謁，一房居都城西南隅。四年三月，復太子左衛率府率，依舊私第。五年十一月，許奉朝請。天禧五年二月，加右千牛衛將軍。二年八月，進左監門衛大將軍。仁宗卽位，領黃州刺史。天聖七年十一月卒，贈明州觀察使，追封奉化侯。明道二年十一月，贈安遠軍節度使，改封國公。英宗卽位，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郇國公允成，元佐子。至道三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四遷右驍衛。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領綿州刺史。天禧二年八月，進汝州團練使。仁宗卽位，進濮州防禦使。天聖三年五月卒，贈安化軍節度使，追封國公。明道二年十一月，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英宗卽位，贈兼中書令。

元僖二子，皆不及名卒，詔以允成子宗保繼其後。

元份四子第二子不及名。信安郡王允寧，咸平五年十一月授右千牛衛將

軍。四遷右武軍。天禧二年，進唐州團練使。仁宗卽位，進潁州防禦使。天聖七年九月，進同州觀察使。十年五月，進保信（州）〔軍〕節度觀察留後。明道二年十月，進武定軍節度使。景祐元年十一月卒，贈太尉、信安郡王，謚曰僖簡。英宗卽位，贈太師。

廣平郡王允懷，咸平六年十二月，賜名允徵，授右千牛衛將軍。三遷右屯衛。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卒，贈潁川防禦使、汝陰侯。天聖元年，以名音同仁宗廟諱，追改允中。明道二年十一月，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景祐三年，追賜今名。康定元年正月，追封郡王。英宗卽位，贈兼中書令。

濮王允讓，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授右千牛衛將軍。四遷右驍衛。天禧二年八月，進衛州刺史。仁宗卽位，進汝州防禦使。天聖七年九月，進華州觀察使。明道二年十月，進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景祐二年十一月，進寧江軍節度使。三年七月，知大宗正事。慶曆四年七月，封汝南郡王。八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祐二年，改平江軍，兼侍中。至和二年，判大宗正事。嘉祐四年十一月薨，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曰安懿。

元傑四子，皆不及名卒，詔以允言子宗聖繼其後。

相王允弼，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授右千牛衛將軍。再遷右監門衛。仁宗卽位，進蔡州團練使。天聖七年九月，進軍州防禦使。明道二年十月，進貝州觀察使。景祐二年十一月，進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寶元二年七月，同知大宗正事。慶曆四年七月，封北海郡王。八月，進武康軍節度使。嘉祐五年十二月，改武寧軍，兼侍中。英宗卽位，改護國軍，兼中書令，封東平郡王。神宗卽位，加守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熙寧二年七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相王，謚曰孝定。

元儼六子長子、第三子不及名。博平侯允熙，天禧三年十月，授右監門衛將軍。仁宗卽位，進大將軍，領滁州刺史。天聖四年五月卒，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英宗卽位，贈滄州觀察使。

定王允良，天禧四年閏十二月，授右千牛衛將軍。仁宗卽位，（卽位）進大將軍，領舒州刺史。天聖五年二月，進秦州。七年九月，進潁州團練使。明道二年十月，進鄭州防禦使。景祐二年十一月，進安州觀察使。寶元二年二月，進鎮國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慶曆四年七月，封華原郡王。八月，進安德軍節度使。至和二年六月，改奉寧軍，同知大宗正事。三年五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嘉祐五年十二月，改彰信軍，兼侍中。英宗卽位，進兼中書令，改封襄陽郡王。神宗卽位，加守太保，寧江、平江軍節度使。治平四年三月薨，贈太師、尚書令，追封定王，謚曰榮易。

永嘉郡王允迪，天禧四年閏十二月，授右千牛衛將軍。仁宗卽位，遷大將軍，領和州刺史。天聖五年二月，改崇州。七（月）〔年〕九月，進唐州團練使。明道二年十月，進汝州防禦使。景祐二年十一月，進耀州觀察、御史。〔寶〕元二年二月，進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慶曆四年八月，進安靜軍節度使。八年三月薨，贈太尉，追封永嘉郡王，謚曰思恪。英宗卽位，贈太師。

博平郡王允初，天聖一年二月，賜名允宗，授右千牛衛將軍。明道元年十一月，改左領軍衛。二年十月，領光州刺史。景祐元年三月，改和州。二年十月，進汝州團練使。三年正月，改今名。慶曆四年一月，進耀糾觀察使，（寶十）七月，進華州觀察使。皇祐二年十月，進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至和二年五月，進感德軍節度使。英宗卽位，進寧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治平元年七月薨，贈中書令，追封博平郡王，謚曰安恭。

顥四子。馮翊侯孝紀，熙寧四年二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五月，遷右屯衛將軍。六年正月卒，贈同州防禦〔使〕，追封侯。

晉康郡王孝騫，元豐四年四月賜名，授右武衛將軍。八年六月，遷端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濟州團練使。紹興二年十月，遷渭州防禦使。四年二月，遷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符二年，降授萊州防禦使。三年二月，遷涇州觀察使。三月，遷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建中靖國元年正月，遷昭化軍節度使，封廣陵郡王。大觀二年正月，改寧國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郡王。

永國公孝錫，元豐八年六月賜名，授右驍衛大將軍、成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嘉州團練使。二年八月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追封國公。

頴十子第六子不及名。博平侯孝哲，熙寧八年十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十年二月卒，贈博州防禦使，追封侯。

保寧軍節度使孝詒，熙寧十年四月賜名，授右武衛將軍。元豐八年六月，遷寧州刺史。元祐二年五月，遷秀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懷州防禦使。紹聖二年十月，遷泉州觀察使。元符三年二月，遷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大觀二年正月，遷保寧軍節度使。

豫章郡王孝參，元豐二年四月賜名，授右武衛將軍。八年六月，遷和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通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睦州防禦使。紹聖二年十月，遷廬州觀察使。元符三年二月，遷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建中靖國元年正月，遷奉國軍節度使，封信都郡王。大觀三年正月，改寧武軍，加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王。政和六年六月，加檢校少保。靖康元年四月，改武勝軍，加檢校少傅。

平原郡王孝奕，元豐二年四月賜名，授右武衛將軍。八年六月，遷慶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吉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忻州防禦使。紹聖二年十月，遷宿州觀察使。元符二年二月，遷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崇寧四年三月薨，贈司空，追封郡王。

寧武軍節度使孝騭，元豐四年四月賜名，授右武衛將軍。八年六月，遷榮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衛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全州防禦使。紹聖二年十月，遷宣州觀察使。元符三年二月，遷寧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大觀二年正月，遷建寧軍節度使。靖康元年四月，改寧武軍，加檢校少保。

奉寧軍節度使孝忱，元豐八年六月賜名，授右驍衛大將軍、秀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寧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吉州防禦使。紹聖二年十月，改霸州。崇寧四年十二月，遷容州觀察使。大觀二年二月，遷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政和七年六月，改承宣使。重和元年十一月，遷靖海軍節度使。靖康元年四月，改奉寧軍，加檢校少保。

順昌軍節度使孝穎，元豐八年六月賜名，授右驍衛大將軍、英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慶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光州防禦使。紹聖二年十月，改忻州。崇寧四年，遷湖州觀察使。大觀二年二月，遷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政和六年六月，遷德慶軍節度使。靖康元年四月，改順昌軍，加檢校少保。

靜江軍節度使孝愿，元豐八年六月賜名，授右驍衛大將軍、通州刺史。元祐元年五月，遷和州團練使。三年十月，遷成州防禦使。紹聖二年二月，改全州。元符三年三月，遷邠州觀察使。大觀二年二月，遷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和□七年六月，改承宣使。八年五月，遷清遠軍節度使。靖康元年四月，改靜江軍，加檢校少保。

廣陵郡王孝永，元祐三年十月賜名，授右武衛大將軍。紹聖二年十月，遷保州刺史。元符二年二月，遷右金吾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建中靖國元年十月，遷成州團練使。崇寧四年十二月，遷廉州防禦使。大觀二年，遷刑州觀察使。三年十一月卒，贈司空，追封郡王。

邕三子。華原郡公有恪，崇寧二年五月，賜名有俶，授右驍衛將軍。四年正月，遷茂州刺史，改今名。十月卒，贈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郡公。

和義郡王有奕，崇寧四年正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五年十二月，遷右驍衛大將軍、慶州刺史。大觀元年正月，遷明州觀察使。二年二月，遷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政和七年六月，改承宣使。八年正月，遷保順軍節度使，進封郡王。靖康元年四月，改武信軍，加檢校少保。

寧遠軍節度使有常，崇寧五年十二月賜名，授右武衛大將軍。大觀元年正月，遷忠州刺史。二年二月，遷榮州團練使。政和八年十月，遷浙州防禦使。靖康元年四月，自德慶軍承宣使遷寧遠軍節度使。

俁三子。興寧軍節度使有章，大觀四年四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四年四月，遷右驍衛大將軍、康州刺史。八年四月，遷惠州防禦使。靖康元年四月，自集慶軍承宣使遷興寧軍節度使。

博平侯有鄰，政和三年十二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四年五月卒，贈博州防禦使，追封侯。

文安侯有成，政和七年五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六月卒。八年三月，贈莫州防禦使，追封侯。

似一子。永寧郡王有恭，崇寧五年四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大觀元年二月，遷陳州觀察使。二年二月，遷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政和七年六月，改承宣使。重和二年正月，遷慶陽軍節度使、永寧郡王。靖康元年四月，遷定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少保。

偲三子。河內侯有儀，政和元年八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是月卒，

贈懷州防禦使，追封侯。

遂安軍節度使有忠，政和二年十一月賜名，授右驍衛將軍，遷濮州防禦使。靖康元年四月，自威武軍承宣使還遂安軍節度使。

右驍衛將軍有德，政和五年四月賜名授官。

又《宗室追贈》 皇子追贈。宣祖：長子贈侍中、邕光濟，元符三年三月贈太師、兼尚書令、曹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涪王（庭）［廷］美，贈魏王。次子贈侍中、夔王光贊，贈太師、兼尚書令、岐王。

太祖：長子德芳未及賜名命官而夢。贈太師、尚書令、滕王。次子贈中書令、魏王德昭，贈燕王。次子德林未及賜名命官而夢，贈太師、尚書令、舒王。次子贈中書令、岐王德芳，贈秦王。

太宗：長子贈鳳翔河中牧、齊王元佐，贈漢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鄆王元份，贈商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安王元傑，贈越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曹王元解，贈楚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鄧王元傀，贈鎮王。次子贈天策上將軍、加兗徐二州牧、燕王元儼，贈周王。次子贈左衛上將軍、安定郡王元億，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崇王。

真宗：長子禔，未及賜名命官而薨。贈太師、尚書令、溫王。次子祇，未及賜名命官而薨。贈太師、尚書令、昌王。次子祉，未及賜名命官而薨。贈太師、尚書令、信王。次子祈，未及賜名命官而薨。贈太師、尚書令、欽王。

仁宗：長子贈太傅、褒王昉，贈楊王。次子贈太師、中書令、豫王昕，贈雍王。次子贈太師、中書令曦，贈荊王。

英宗：長子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冀州牧、燕王顥，贈吳王。次子顏，未及賜（命）［名］命官而薨。贈太師、尚書令、潤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荊徐二州牧頵，贈兼中書令、益王。

神宗：長子佾，未及賜名命官而薨。贈太師、尚書令、成王。次子僅，未及賜名命官而薨。贈太師、尚書令、惠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兗王俊，贈唐王。次子伸，未及賜名命官而薨。贈太師、尚書令、褒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冀王僩，［贈］中書令，依舊冀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衛王仵，贈兼中書令、豫王。次子贈太師、尚書令、鄆王僩，贈兼中書（中）［令］、徐王。次子偉，未及賜名命官而薨。贈太師、尚書令、儀王。

哲宗：長子贈太師、尚書令、越王茂，贈兼中書令、鄧王。

宗室諸王。皇伯天策上將軍、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雍州牧、楚王元佐，天聖五年六月贈鳳翔河中牧、齊王。皇叔荊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揚州牧、荊王元儼，慶曆四年正月贈天策上將軍，加兗徐二州牧、燕王。太尉、成德荊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真定尹、兼江陵尹、荊王（頑）［頠］，元祐三年七月贈太師、尚書令、荊徐二州牧、魏王。淮南荊南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揚州牧、兼荊州牧、楚王顥，紹聖三年九月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冀州牧、燕王。皇兄河東山南西道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牧、兼興元牧、陳王佖，崇寧五年十二月，贈尚書令、兼中書令、徐州牧、燕王。

皇弟武寧泰寧等軍節度使、守太保、兼中書令、兗王元傑，咸平六年七月贈太尉、尚書令、安王。永興鳳翔等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雍王元份，景德二年八月贈太師、尚書令、鄆王。鎮南寧國等軍節度使、守太保、兼中書令、許王元解，大中祥符七年四月贈太尉、尚書令、等主。成德鎮寧等軍節度使、守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徐王元傀，天僖二年五月贈太師、尚書令、鄧王。

太尉、荊南武寧等軍節度使、荊州徐州牧、蔡王似，崇寧五年四月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兼冀州牧、韓王。

皇子集慶（州）［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王曦，慶曆三年正月贈太師、中書令。王既病茸，前一日詔學士蘇紳就宰相第草制拜官，仍賜名，不及宣制而薨。

追封王。皇伯祖鳳翔雄武等軍節度（事）［使］、守太保、兼中書令、東平郡王允弼，熙寧二年七月贈太師、尚書令，相王。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王宗暉，紹聖元年五月贈太師、懷王。武安軍節度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嗣濮王宗晟，三年三月贈太師、昌王。

［皇］叔祖寧海平江軍節度使、守太保、兼中書令、襄陽郡王允良，治平四年閏三月贈太師、尚書令，定王。

（紹）［昭］信軍節（事）［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元祐三年五月贈太師、崇王。保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

三司、安康郡王宗隱，五年十二月贈太師、潤王。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宗愈，紹聖二年八月贈太師、襄王。河陽三城節度使、嗣濮王宗綽，三年二月贈太師、榮王。武昌軍節度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宗楚，四年六月贈太師、惠王。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清河郡王宗景，十月贈太師、循王。靖海軍節度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宗祐，元符元年六月贈太師、欽王。奉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宗漢，大觀三年九月贈太師、景王。皇伯保康軍節度使、安定郡王從式，熙寧四年十二月贈同平章事、榮王。彰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濮陽郡王宗樸，十年十月贈太師、中書令、康王。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華陽郡王宗（但）［旦］，元豐五年二月贈太尉、滕王。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王宗諤，六月贈太尉、韓王。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江夏郡王、知大宗正［事］宗惠，七年六月贈昭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郯王。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王世准，紹興二年九月贈開府儀同三司、成王。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王世開，元符元年四月詔贈開府儀同三司、信王。崇信軍節度使、安定郡王世雄，崇寧四年十一月贈少師、淄王。彰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增，政和五年九月贈少師、簡王。皇叔中武軍節度使、兼侍中、東平郡王德文，慶曆六年五月贈太尉、兼中書令、申王。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仲御，宣和四年五月贈太傅、郇王。慶遠軍節度使、安定（軍）［郡］王世福，五年正月贈少師、儀王。檢校少傅、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仲爰，六月贈太傅、恭王。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化郡王仲營，七年七月贈少師、成王。皇兄光濟，建隆三年四月贈侍中、邕王。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會稽郡王世清，元豐六年十月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虢王。皇弟光贊，建隆三年四月贈侍中、夔王。皇子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武功郡王德昭，太平興國四年八月贈中書令、魏王。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芳，六年三月贈中書令、岐王。左衛上將軍、信國公祐，咸平六年四月追封周王。皇子昉，康定二年五月贈太傅、褒王。忠正軍節度使、壽國公昕，慶曆元年二月贈太師、中書令、豫王。鎮安軍節度使、景國公倜，熙寧八年十二月贈太師、尚書令、冀王。彰信軍節度使、永國公俊，十年十月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兗王。武勝軍節度使、建國公，元豐元年十二月贈太師、尚書令、衛王。皇子僩，未及賜名命官而薨。四年五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鄆王。皇子茂，未及賜名命官而薨。元符二年閏九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越王。皇子樫，未及賜名命官而薨。崇寧三年五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兗王。樂安郡王楫，五月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荊王。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定國公栻，政和二年二月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鄆王。檢校太保、慶源官節度使、慶國公椿，三年閏四月贈太師、兼右弼、漢王。皇子機，未及賜名命官而薨。四年五月追賜名，兼右弼、陳（至）［王］。檢校太尉、鎮安軍節度使、魏國公材，五年十一月，贈太師、兼右弼、邠王。

贈三公三師追封王。皇叔祖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判大宗正事、嗣濮王仲偍，紹興六年九月贈太傅、追封儀王。檢校少保、嶲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嗣濮王仲儡，九年十一月贈少保，追封瓊王。贈武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建王宗盪，乾道二年二月追封濟王。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齊安郡王士（儴）［儴］，［紹興］二十三年二月贈太傅、追封循王。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樽，二十三年八月贈太傅、追封韶王。崇慶軍節度使、嗣濮王士俊，二十七年七月贈少師，追封思王。皇兄左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撰子偁，十四年六月贈太子少師，三十二年六月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皇（弟）［第］四子恪，乾道二年九月追封邵王，十月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王早薨，未賜名，至是始詔有司討論，賜今名，封，繼又加贈焉。

追封郡王。皇伯祖保大軍節度使承範，熙寧元年九月贈太尉、遂寧郡王。感德軍節度使、秦國公承亮，四年三月贈太尉、樂平郡王。昭化軍節度使承顯，八年六月贈太尉、樂平郡王。保大軍節度使承選，元豐元年四月贈太尉、博陵郡王。寧武軍節度使承裕，三年十月贈太尉、建安郡王。皇叔祖橫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衍，熙寧四年正月贈護國軍節度使、河東郡王。武泰軍節度使宗勝，元祐元年五月贈太師、北海郡王。房州觀察使宗喬，七年九月贈司空、南陽郡王。皇伯寧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魏國公宗立，熙寧六年七月贈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代州防禦使宗保，七年十

月贈靜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登州防禦使、韓國公宗績，十年七月贈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昭化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濮國公宗誼，元豐元年二月贈太師、中書令、廣陵郡王。鎮安軍節度觀察留後宗兗，三年閏九月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彭城郡王。明州觀察使宗悌，四年正月贈保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東陽郡王。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魯國公宗肅，五年正月贈鎮海軍節度使、北海郡王。武信軍節度使宗達，六年二月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潞州觀察使宗輔，七年六月贈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濟陰郡王。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仲，元祐元年七月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郡王。皇叔寧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允初，治平元年七月贈中書令、博郡王。建州觀察使宗翰，熙寧十年十二月贈建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陽郡王。橫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宗博，元豐六年七月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南康［郡］王。皇兄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廣平郡公德彝，大中祥符八年四月贈昭德軍節度使、信都郡王。建寧軍節度使、樂安郡公惟王，明道元年五月贈侍中、同安郡王。安國軍節度使、延安郡公允升，景祐元年正月贈太尉、平陽郡王。武定軍節度使允寧，十一月贈太尉、信安郡王。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廣平郡公允懷，寶元二年正月追封廣平郡王。保康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徐國公承簡，嘉祐六年閏八月贈彰化軍節度使、安定郡王。鎮南軍節度觀察留後世永，熙寧元年二月贈昭武軍節度［使］、南康郡王。右金吾衛大將軍、忻州防禦使令甘，崇寧二年六月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漢東郡王。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慶曆八年三月贈太尉、永嘉郡王。邢州觀察使孝永，大觀三年十一月贈司空、廣陵郡王。皇姪感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定郡公惟吉，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贈中書令、南陽郡王。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大宗正（寺）事守節，寶元二年七月贈鎮江軍節度（事）［使］、丹陽郡王。

贈三公三師追封郡王。皇叔祖建寧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士劃，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贈少師、追封咸安郡王。皇叔祖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乾道五年二月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皇叔祖奉國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鉌，九年四月贈少師，追封咸安郡王。皇叔祖檢校少保、崇慶軍節度使士衍，十一月贈少保，追封新安郡王。皇叔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芸，紹興二十三年二月贈少師，追封通化郡王。昭信軍節度使士太，二十四年三月贈少師，追封安化郡王。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琟，二十六年六月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皇兄寧國軍節度使安時，十七年七月贈少師，追封清化郡王。

贈三公三師。皇伯保平軍節度使、安定郡王令廳，十三年四月贈少師。

贈三師。皇叔祖昭化軍節度使、信安郡王宗粹，宣和三年八月贈太保。

贈節度使使相。皇伯祖太州觀察使克愉，元祐元年三月贈忠正軍、開府儀同三司。皇叔祖遂州觀察使承錫，熙寧六年正月贈鎮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渭州防禦使宗孺，元祐三年十二月贈昭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皇伯陳州觀察使仲郃，元祐元年閏二月贈保靜軍、開府儀同三司。皇叔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咸寧郡王德雍，天聖九年八月贈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兄宿州觀察使、和國公宗懿，治平元年五月贈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延州觀察使從吉，十二月贈保靜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楚國公。

贈使相追封國公。皇叔祖保成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弼，紹興十一年九月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國公。宜州觀察使士周，乾道元年七月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慶遠軍承宣使仲輯，二年二月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榮國（王）［公］。福州觀察使士芑，四月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永國公。隨州觀察使士悉，九年三月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永國公。

清・徐松《中興禮書》卷一九七《嘉禮二十五・册命親王一》　紹興三年二月十四日，詔伯琮特除和州防禦使，仍賜單名，偏傍從玉，令學士院撰二十字，逐注下各注意義進入。

二月十六日，制曰：『廣建宗藩，周有維城之固；大封同姓，漢成盤石之安。眷予族屬之賢，宜厚褒嘉之典。和州防禦使伯琮，英姿天禀，令器夙成，幼有異能，蚤承義訓。第篤詩書之好，靡矜富貴之華。卓爾不羣，可表儀於皇籍；毅然特立，當屏翰於王家。俾膺綸命之班頒，峻正兵房之任。兹為異教，盍匪彝章。朕不令爵秩以敦骨肉之恩，爾其全忠孝以

明君臣之分。能尊愈恭，而富貴儉，宜永戒於驕奢，則滿不溢，而高不危，庶益隆於聞望，往祇於訓，無怠爾心。賜名伯琮，可改除貴州防禦使。」

三月十七日，詔貴州防禦使伯琮請給並支真俸，內東門司供納。

紹興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制曰：『立愛惟親，惇九族以厚人倫之教；馭貴以爵，詔八柄而示天下之公。朕治始於齊家，家義隆於尊祖。眷求屬籍，蚤毓宸闈。迨茲就傅之初，式舉出封之典。涓休穀旦，孚號治朝。貴州防禦使伯琮，聰哲夙成，温文思禀。威儀日就，體凝四氣之和；理義生知，性備五常之粹。粤憑休於祖武，久承訓於公庭，資大雅以不羣，聞為善而最樂。襲神明之胄，獨擢秀於本支；繩信厚之風，靡踰閑於典則。屬御中興之旰昃，仰懷創業之艱難。仁有篤於親親，恩實加於幼幼。喜及勝衣之拜，載嘉成德之容。學禮聞詩，固已從容而中道；隆師親友，庶幾脩進以及時。俾從西學之游，遂亢宗藩之任。辨九幾而劃壤，首開公社之封；建六纛以制師，顯付將旄之節。仍敦邑采，并實租腴。匪為汝私，實蔽朕志。於戲！收族以嚴宗室。爾毋忘流澤之光；稽古而建國家，予以壯維城之勢。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忠孝可以禔身。勉服令猷，永綏慶譽。可特授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三百户。』

六月七日，詔建國公赴資善堂聽讀。

六月十二日，詔建國公請給，依政和祿格內皇子節度使帶國公請受則例支破，仍支給真俸，內東門司供納。

紹興十二年正月九日，尚書省言：『已降指揮，建國公於三月內選日出外第，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令入內內侍省施行。』

二月十一日，中書省言：『已降指揮，令伯琮於三月內選日出外第，太史局供到狀三月四日丁酉吉，六月乙亥吉，九月壬寅吉。』詔用三月四日。

二月十三日，制曰：『治自內則先親，式重本根之輔；禮沿情而異制，丕昭明器之公。嘉我宗藩，久隆雋望，將即居攸之吉，宜肪微數之崇，爰輯廷紳，誕顯册。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七百户伯琮，體壯而志正，氣裕而識融。聰敏天成，允矣神明之胄；温良自得，渾然金玉之資。夙承訓於宸闈，日陳經於傳學。雍容文藝，工郢客肆業之詩；蹈履中和，得東平為善之樂。朕深惟屬籍之懿，仰承祖武之休。迺考彝猶，俾涓辰而授第；參稽邦典，兹序爵以造朝。峻陞亞保之班，榮視二公之貴。金印鎏授，肇疏王社之封；玉節珥戈，仍令將旄之舊。申陪多井，併衍真租。僉論允諧，予衷先定。豈特示帝室惇宗之盛，亦以彰慶源流澤之光。於戲！顧乃德而遠乃猷，朕方稽古以明訓。高不危而滿不溢，爾其勵志以禔身。永監忠孝之誠，益壯翰維之勢。往祇漢渥，茂對榮懷。可特授檢校少保，依前保慶軍節度使，進封普安郡王，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

二月二十八日，閤門言：『將來普安郡王赴起居，其立班等令禮部、太常寺、御史臺同閤門討論，申尚書省，後殿進呈。』詔將來趁赴朝參立班等自合立本官班。

三月二日，御史臺、閤門、太常寺言：『已降指揮，普安郡王出外第，合赴朝參，其上下馬去處，待漏院與待班幕次及儀制節次，并合與不合諸處朝謁、燒香等，可劄與閤門言等處指定聞奏。今具合行事件下項：一、合趁赴朔望遥拜，非次慶賀、拜表、筵宴等。一、常日赴起居，合於皇城門外宗室正任閤子內待漏，及合於殿門外宗室正任幕次內待班。一、每遇趁赴入皇城門，合於太尉之後行馬。一、每遇文武合班，各在西班，立本官班。一、合趁赴常日起居，忌辰行香，隨駕朝獻行幸等。一、朔望常日赴起居，合於太尉後，外官節度使前起居。一、忌辰行香，合於百官行香之前先入行香。一、今來出外第即不合詣諸處朝賀、燒香。』詔依。

三月六日，皇城司言：『今來出外第，赴朝參，合於宮門外上下馬。』詔依。

同日，詔：『普安郡王出外第十日，令行在宗室正任以上自府門送至第。』

同日，詔：『普安郡王府置教官二員。』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制曰：『朕荷天洪修，休時大報，賴宗英之顯相，宜國典之褒嘉。爰錫明綸，誕告清著。檢校少保、保慶軍節度使、普安郡王、食邑三千四百户、食實封三百户伯琮，儀矩莊重，氣質粹和。無習侈以流心，居多誼理之閱；知為善而最樂，博極詩書之聞。登壇分帥閫之麾，斥郡賜王封之履。兹成釐事，用舉慶條，綴拱輔之旌旄，改

授武陵之節，復增餘賦，益衍真租，以率國事，以惇邦族。於戲！民和而神降福，倘克享於天心；德寧而宗維城，尚同獎於王室。往祇寵渥，毋怠欽承。可特授依前檢校少保、常德軍節度使、普安郡王，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

紹興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詔曰：「朕荷天右序，承列聖之丕基，思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珚琮，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嶷然不羣，明哲端重，閎誼有立，亢於宗藩。歷年滋久，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心。伯琮為皇子，仍改賜名伯琮。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同日，制曰：「聖人謹禮，具垂百世之規；君子篤親，爰假有家之吉。朕祇膺景運，寅奉丕圖。思置天下於盤石之安，必侈公室於維城之固。恩繇貴始，國以宗彊。聿資右序之休，用協榮懷之慶。我有明命，敷於大庭。皇子、檢校少保、常德軍節度使、普安郡王、食邑九千五百户、實封三千三百户伯琮，□稟天成，夙猷時敏，體備五行之秀，氣兼四序之和。問安早侍於宮衛，學禮不煩於師傅。旋開祇第，就昇齋旌。卓犖不羣，久矣神明之胄；温良特重，居然信後之風。韞才識以益充，居富貴而不溢。游心典籍，惟前言往行之師；接席賓僚，有春誦夏絃之樂，用是深存蔫奬，肆示褒嘉。錫山與田，册王封之真命；維衮及黼，視宰路之縟儀。易宣城之巨藩，疇爰田之多色，以壯本支之形勢，以親中外之觀瞻。於戲！昭令德以示子孫，朕無忘於斯義；藩王室以和兄弟，爾思配於前人。勉服訓辭，益光蕃衍。可特授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免受册，降詔宣允。

三月一日，權禮部侍郎宗棨等言：「恭覩詔書麻制，以普安郡王伯琮為皇太子，改賜伯琮名，除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依典故施行。」詔依。

三月二日，閤門言：「契勘見行臣僚合班圖，親王立西班，與東班三公、三少相對；使相在親王之後，與東班宰臣相對。遇缺三公、三少，依令權依移宰臣與親王相對。今來合依見行條令，若親王請假，權移使相與宰臣相對。如對御、賜酒及賜茶坐次依圖。本親在西壁，與三公、三少相對，遇闕三公、三少，亦合移宰臣與親王相對。使人到闕、赴宴等立班，欲乞權移親王過東壁，於宰臣之東，一行立取。」詔：「遇人使到闕、宴會、茶酒並免赴，餘依奏。」

三月初四日，吏部言：「準二月二十七日詔，皇子伯琮已除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其序位、立班人從、侍班幕次，令有司檢具條例指定，申尚書省取旨。本部勘會：序位照得《職制令》，諸王開府儀同三司係在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下，知樞密院事之上。又閤門條具事宜下項：一、依儀制，親王赴垂拱殿并後殿起居，合於宰執大班後入。一、遇合班處，親王合立西班，與宰臣相對。一、遇景靈宮行香，立班合押宗室班行香。一、麗正門外待漏，閤子合在西廊，與宰執閤子相對，見今使相閤子合行趲那近南。一、和寧門外待漏閤子合在西壁，與宰執閤子相對。見今使相閤子合行趲那近北。一、如遇拜表慶賀，垂拱殿門外侍班幕次合在宰執之次釘設，其使相幕次合以次趲那設釘。一、垂拱殿門內侍班閤子合與西廊，與宰執閤子相對釘設。一、後殿門外侍班閤子合在宰執閤子相對，今來緣殿門外東西廊別無措置去處，欲乞將見於南廊上宰執閤子之西空閑閤子充侍班。一、遇景靈宮行香，門外待漏閤子合於宰執閤子之次。一、遇朝獻、景靈宮并忌辰行香，殿門外待班閤子合在西壁，與宰執閤子相對。」詔依。紹興三十二年，册命鄧王、慶王、恭王，閤門條具到立班待漏，閤門等並仿此。

三月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已降指揮，普安郡王為皇子，除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合奏告天地、宗廟、諸陵。尋關太史局選到宜用三月十八日丁酉吉。其合用御封香祝禮料等，今比附自來奏告禮例排辦。所有合差奏告官，天地乞差侍從，宗廟、諸陵乞差宗室正任以上充。伏乞朝廷降勅差官，其合差光祿卿；奉禮郎、太祝、太官令等官，欲乞依自來禮例差太常寺官，并吏部、臨安府差官施行。內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欑宮、徽宗皇帝欑宮、顯肅皇后欑宮、顯皇后欑宮、懿節皇后欑宮，合差奏告官五員，乞仁下紹興府、大宗正司差宗室充。太祝五員，乞下本府差官。候香表到日，令兩欑宮司依自來奏告體例，擇日排辦行禮。」詔依。

三月十九日，詔：「親王初除恩數請給，令有司檢校格例，申尚

書省。』

四月二十四日，詔：『皇子建王歲賜公使錢三千貫，逐月均給。其初除推恩合得承信郎四人，令依例陳乞。』

紹興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吏部言：『普安郡王二子，令取索補官條法取旨。大宗正司具到宗室賜名授官令格體例，緦麻以上親右內率府副率，袒免親保義郎。昨紹興五年內右千牛衛將軍安邵男賜名授官，賜名居端，補右內率府副率。』詔可賜名愉愷，並補右內率府副率。

二十年二月十六日，詔：『普安郡王第三男賜名惇，杰按惇卽光宗。依長男次男例補官。』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詔：『普安郡王長男愉可改賜名愭。』

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普安郡王長男，右內率府副愭可特轉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請給等並依行在赴朝南班宗室例支破。』

三十年正月十八日，詔：『普安郡王次子愷，可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請給等並依行在赴朝南班宗室例支破。』

四月一日，詔：『皇太子建王長子愭，可特轉蘄州防禦使，次男愷可特轉貴州團練使，惇可特轉榮州刺史。告內並帶「皇孫」字。』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愭、惇、愷並改稱皇子。』

九月一日，制曰：『建極皇而錫厥民，既舉非常之澤；受帝祉而施於子，庸盼不次之恩。朕祇遹詒謀，誕膺丕緒。有秩我邦之佑，維時上嗣之良。端筮揆辰，揚庭敷綍。皇子、蘄州防禦使愭英姿山峙，令聞川流。學潛六藝之源，氣韞五行之秀。辨壽街之吏牘，灼見事幾；訊建鄴之刑書，固知物表。久奉朝於外邸，尤鍾愛於上皇。遹茲臨御之初，可後疏榮之律。仰承慈誨，首下徽章。駝鈕盤華，奠新疆而胙土；繡裳夏篆，列亞保以升班。啟二崤節制之雄，昇千户賦腴之厚。并昭蕃數，用協師虞。於戲！非劉氏者不王，漢約具存於方策；分康叔以大路，周盟益壯於本支。惟謙恭足以禔身，惟孝友乃能睦族。其若茲誥，以綏厥猷。可特授少保、永興軍節度使，進封鄧王，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免受册，降詔宣允。

同日，制曰：『朕荷太上之詒謀，紹中天之興運。德洋恩普，方均海日之休；積厚流光，可後本支之懿。睠時次嗣夙號能賢。肆頒大册之華，敷告羣工之聽。皇子、貴州團練使愷質涵淑茂，氣備中和。服儒雅以彰身，斥脂腴而勵志。威儀可象，屬文高北海之才；孝友自將，為善得東平之樂。粵從弱歲，入奉外朝。穆如信厚之容，允矣委蛇之度。屬慈闈之有命，宜徽數之是膺。金路介圭，位列真王之貴；袞衣寫履，秩參上宰之崇。植盪節於咸秦，拓幹封於采邑，以壯犬牙之勢，以光麟趾之風。於戲！昭令德以示子孫，亶謂非常之慶。蕃王室以和兄弟，更恢可久之規。惟欽有承，俾服無斁。可特授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慶王，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免受册，降詔宣允。

同日，制曰：『稽古而建國家，方靈承於大統；定位以廣藩翰，庸誕舉於舊章。迺睠嗣賢，蔚為令器。協剛辰而亶告，咨列辟以無譁。皇子、榮州刺史惇璿蓥騰輝，銀潢毓秀。夙賦惠和之性，彌彰莊重之風。春誦夏弦，探聖門而有得；昏定晨省，詢膳宰以無違。自登冠於阼階，卽入趨於朝著。若時紹服，肆議疏榮。矧茲訓之臨，可緩褒條之下，太啟爾宇，曳王芾於新邦；言觀其旂，擁將牙於巨屏。參視臺衡之秩，並疇邑户之輸。豈曰和親，厥惟成憲。於戲！上下序而民志定，丕昭名器之公；形勢彊則王室安，用輯本支之茂。往綏燕譽，益永孚休。授鎮洮軍節度使、儀同三司，進封恭王，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免受册，降詔宣允。

四日，詔：『皇子愭已除少保、永興軍節度使，進封鄧王。愷除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慶王。惇除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恭王。其序位、立班、入從、待班幕次，令有司檢具條例指定，申尚書省。』十三日，閤門言：『每遇常朝日參并後殿起居，輪差閤門提點兼祗應報引入殿，知閤門官引至起居位。及遇轉官、朝謝，殿內知閤門官引揖。』詔依。其序位、立班、待班幕次並如之紹興三十年閤門條其建王序班、立班等制。

又 卷一九八《嘉禮二十六・册命親王二・親王出鎮》 乾道七年二月八日，制曰：『因親而立愛，恩莫重於本支；論功以定封，勢將隆於藩輔。眷維賢胄，綽著令猷。宜膺馭貴之公，用篤有邦之慶。肆諏穀旦，敷告治朝。皇子、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慶王、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一千六百户愷，識度曠夷，性資誠慤，圭璋挺秀，質蓋表於粹溫；斧藻舒文，道實深於儒雅。閱理素多於譽處，飭躬每戒於滿盈。修子職之恭，

靡怠夙興而夜寐；懋賢人之業，常思幼學而壯行。是用併錫徽章，出當重寄。袞衣赤舄，秩仍視於三旌；琱戈淑旂，寵兼崇於雙節。進賜大名之履，榮分寧國之麾。增衍畬租，陪敦真賦。庸示連城之固，式昭制閫之雄。庶資仁風，克填近服。於戲！詠文王之孫子，朕方承令問之休，等漢祖之山河，爾尚廸永承存之福。諒惟天屬，能體予懷。可依前皇子、開府儀同三司、特授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進封魏王，使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免受册，降詔宣允。

十二日，尚書省言：『勘會已降制，魏王判寧國府。詔令禮部、太常寺、秘書省、國史院疾速討論，建置官屬，及接見郡官等應干典故，申尚書省。』十六日，禮部、太常寺、秘書省、國史院言：『勘會已降指揮，令討論魏王判寧國府，建置官屬，及接見郡官等應干典故，申尚書省。今具《天聖令》：親王府長史一人，掌同判府事。司馬一人，掌同長史。記室參軍事二人，掌表書疏宣箚教命。討論到典故，照得親王出鎮，有長史、司馬、記室參軍，合從朝廷參酌建置。所有接見郡官一節，典故與見今儀式輕重不同外，照得紹興間曾有前宰相汪伯彥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緣宰相與親王事體相類，今欲乞下本府檢照當時汪伯彥接見郡官體例，比類勘酌施行。』詔：『置長史、司馬各一人，記室參軍事二人，其長史、司馬序位依兩省官奉使法，記室參軍事序位在諸州通判之上，餘依討論到事理施行。』

二十二日，詔魏王愷出鎮，可依元祐五年文彥博例宴餞於玉津園。

二十三日，太常寺言：『勘會已降指揮宴餞會魏王於玉津園，劄付寺條具合排辦事件，申尚書省。一、檢照《國朝會要》：宰相、樞密、參知政事、使相、節度使見辭日皆賜飲。其日，宣徽、三司使、學士、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使已上並預。一、檢照《哲宗皇帝實録》：元祐五年二月甲子，詔即玉津園宴餞太師文彥博，宰臣吕大防主之。三省、樞密院暨侍從官赴契，今來勘合赴坐官，欲乞從御史臺、閤門參酌上件典故，條具申請。一、所有宴餞應合排辦事件，今欲乞令所屬參照自來賜宴體例，各行疾速排辦。』詔依。仍令日下修具參照申尚書省。同日，翰林司言：『魏王出鎮，宴餞於玉津園，照得本司省訖條法内，即無該載上件排辦事理。令來欲乞隨宜比附正旦、紫宸殿宴例排辦酒九盞，所有合用器皿於宴設庫關請。酒果柴炭等，令臨安府供納應付。卓依子等，令儀鸞司釘設設，依喜雪御筵排辦。』

二十四日，御史臺、閤門言：『准尚書省劄子，太常寺狀：魏王出鎮可依文彥博例宴餞於玉津園。今條具參照下項：一、御史臺欲依太常寺條具到典故，用宰執暨侍從官、權侍郎以上赴坐。一、閤門今來玉津園上稍窄，照喜雪御筵體例，欲乞其日用使相以上，并學士、待制赴坐。一、赴坐官，除宰執、使相以依例席面外，餘官分東西班相向坐，並以北為上。如窄隘，即合隨宜以次趲那。所有合赴官應望闕起居、謝恩等，立班及宣勸並乞依逐次賜喜雪御筵體例。一、至赴坐官闕立班定，揖躬身，再拜起居訖，直身立，再揖躬身，中使宣有勅，再拜，聽口宣訖，再拜，搢笏舞蹈三拜，直省官於班前跪執謝恩表再拜訖，班首稍前搢笏以表授中使訖，退赴坐。俟中筵起，再坐。謝花望闕再拜訖。退赴坐，俟禮畢退。一、賜御宴，如至日值雨或沾濕，並依條例免起居謝恩。一、賜御宴，應人從轎馬喧鬧不肅，其起合坐官自合量帶人從入出外，更乞行下皇城司，至日多從親從官前來守把約攔。一、依例，御史臺、閤門參照賜宴體例貼設坐圖，至日報引班次等祗應。一、檢準御史臺令，諸朝會應賜酒食之類，有不如法者，殿中侍御史察舉，今欲乞至日依條牒殿中侍御史一員前去檢察。』詔依。

二十五日，皇太子言：『竊聞魏王啟行有日，在臣同氣之分，義當違別。』詔可免。

三月三日，寧國府申：『禮部、太常寺言：「書省、國史院討論到典故，照得接見郡官一節，與見今儀式輕重不同。紹興間，曾有前宰相汪伯彥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緣宰相與親王事體相類，乞下本府檢照汪伯彥接見郡官體例，比類勘酌施行。」府司據前客將供具下項：一、前知府汪相公初入府界，沿路如有州縣官遠接，臨時取稟，以官序請見，或傳語候判相府見。一、禮上日，本府官員並在客位，客將分子資，次以官序，用坐圖二面及以客目牌子分西北兩行排坐圖，坐圖一面安在客位，呈知官員，一面先次呈定，留坐位右手下。候謝恩交割府事，牌印畢，第一次先請權府官、通判，第二次請近上寄居官并路分鈐轄，第三次請教授

職官及以次寄居，第四次請兵官、丞參、簿尉、監當官，官並階墀訖，退。所有近上寄居官并通判、路分鈐轄、教授並就廳上轎。一、逐日早衙遇出廳，應有職事禀覆官及過往參辭官，並公裳客將依前項禮上日用坐圖排瓣，定呈覆請見，内過往參府官先覆知合與不合請見。如官員呈納禀覆、劄子等文字，客將呈坐圖時覆知。茶畢轉案，汪相公起立，取禀官扣案前呈禀，請判或留下並收入紫袋。候官客退，呈押，如是合堦墀不應接，坐官有職事禀覆候轉安押文字時，上廳取禀訖，退。一、晚衙有職事，取禀官並衫帽，客將上官客牌取覆諸見。茶畢，轉案呈納文字，畢，點湯退，内有合就廳上轎，官即當上廳轎。所有堦墀官依前項早衙體例。』府司所據供具到事狀，送法官參詳條法，禮例指定去後，據申檢照條法及《五禮新儀》，别無該載親王判府接見郡官禮例條法。及《五禮新揮》降下遵守後，批送禮部同太常寺參酌，條具申尚書省。今參酌比附條具下項：一、入府界，州縣官遠接，長史、司馬、前知府接見外，餘官傳語，候到府相見。一、禮上日，接見寄居官、文臣、侍從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許就廳上轎，其路分鈐轄、教授以上循廊揖退，餘官並堦墀退。一、遇出廳，先見長史、司馬，其本府官有職事呈覆，臨時取禀；其過往參辭官令先投呼召，候點請方許參辭。詔依，并本府所申施行。

淳熙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制曰：『開宗藩而作輔，有嘉賦政之勤；更制闡以疇庸，式重維城之寄。若時賢胄，夙殿大邦。肆疏易鎮之恩，宜渙告廷之寄。皇子，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軍府事、魏王、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愷，星潢分潤，廟璉凝輝。大雅不羣，姿蓋由於天禀；為善最樂，心仍逸於日休。蚤開朱邸之居，亟燾白茅之社。儀軍宰路，煥華衮之九章；威峻將壇，擁驲旄之雙節。比荷剖符之寵，肆圖建屏之休。勳布千里之教，條居惟謹；度奉三年之計，最可後陟。明其敘一（扎）［札］之細書，改曳四明之新組。命圭赤舄，修覲禮以既成；鄭水鄭山，顧方維而增貧。仍孰多邑，併示徽章。於戲！周命懿親，制莫隆於分陝；唐王諸子，任或異於典州。允廸令猷，永綏吉履。可特授依前皇子、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魏王、判明州軍州事、兼沿海制置使、加食邑一千户、實食封四百户。主者施行。』

四年四月五日，制曰：『四牡入覲，旂章載錫於諸侯；三公出封，車服皆隆於九命。兹謂周家之忠厚，實壯文王之本支。眷言愛子之賢，來報名藩之政。是稽古誼，爰詔昕庭。皇子，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明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兼沿海制置使、魏王、食邑九千户、食實封三千六百户愷，志節安和，德猷粹穆。淑身謹行，居有令名；保國乂民，動無過舉。自再分於銅武，嘗屢下於璽書。念夫表海之勞，遂乃朝宗之願。三雍奉對，固深留邸之思；二陝分疆，莫遏慁棠之請。宜敷帝祉，以答旻謠。惟庶正之隆名，乃承平之異數。昔優褒於子弟，今率用於典常。載披輿地之圖，雙換齋壇之節。民瞻爾赫，荆州還府號之親；慶積家餘，亳社契王封之舊。子之多邑，豐厥實輸。誕頒典册之華，諒慙旄倪之志。於戲！班高尹日，夙嘉春見之朝；賞候景夙，痛對夏時之吉。惟制節謹度，則責可常守。惟公以滅私，則民其允懷。歸寧爾邦，典聽朕教。可特授荆南集慶軍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兼沿海荆置使、魏王、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曰備禮册命。』辭免册命，降詔宣允。

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子、荆南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軍州事、兼沿海制置使、魏王愷劄子奏：「伏蒙聖慈，特除臣行江陵尹。緣臣今判明州，所帶上項職事即非在京遥領，竊恐事體不無相戾，及禮數節目與先來出鎮事體不同。蓋向來出鎮之初，所降指揮止是判寧國府，兼一時之間，討論禮數亦有未盡去處。今來既除臣帶行江陵尹，望下國史院、太常寺斟酌事宜，逐一檢照，指定行下，以憑遵守。」詔令討論，申尚書省，劄付禮部同太常寺日下同共分明指定。照得典故，韓琦係除行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文彦博係行真定尹，判河南府，其京兆尹、真定尹並係遥領，於典故即不該載於預京兆尹、真定尹職事。并紹聖二年十月，徐王顒除淮南、荆南、揚州牧，進封楚王；紹聖三年三月，大寧郡王佖除鎮安武勝等軍，進封申王，並降示諭本道勅書，及布政牓并至道、祥符典故，親王除授都督州，指揮本道不得差人上京，兼在京親王除鎮，止係遥領。今來魏王愷降制除授行江陵尹，判明州，欲依韓琦、文彦博體例，及親王領鎮典故，約束本道不得差人前來，并合示諭本道勅書及布政牓。兼照得宋敏求《春明退朝録》載，夏鄭公為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經許昌時，李邯鄲淑為守，乃徙居

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為知體。除外別無該載，所有乾道七年判寧國府討論禮數一節，今來即不見得有，是何未盡去處，乞令本府開具未盡去處申明行下，以憑看詳施行。』詔依。

同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子、荆南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軍州事、兼沿海制置使、魏王愷奏：「伏蒙聖恩，除臣行江陵尹，所有印記未審合與不合鑄造，乞下所屬施行。」詔令分明指定，申尚書省。照得典故，親王兼領兩鎮，有司合其名鑄印一鈕。已降制魏王除荆南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軍州事、兼沿海制置使。今來有司已行鑄造「荆南集慶軍節度使」牌印了當。所有「江陵尹」印記，於典故別有該載鑄與不鑄之文，若朝廷許行鑄造，即別無妨碍，候指揮下日，以「江陵尹印」四字為文，并牌複匣到裨前全下所屬鑄造施行。』詔令所屬鑄造。

五年閏六月十三日，制曰：『朕博觀前代之文，樂取成周之制。初則恩加子弟，榮疏五等之封。逮其日奏勳庸，越進九州之長。以阜成於兆姓，以夾輔於丕基。眷我親賢，久於藩翰。參用典常之舊，載颺綸綍之新。皇子、荆南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兼沿海制置使、魏王、食邑一萬户、食實封四千户愷，植德端良，受材英邁。蹈詩書之至樂，懷忠孝之永圖。霄極憑暉，夙胙王封之貴；藩維分鎮，恪修侯度之恭。熙然田里之安，翕爾士夫之譽。奉公履正，獨倡率於列城；簡賦平徭，首遵承於美意。間推功於上介，居決潤於行都。謙謙自牧之光，翼翼令儀之則。念八載宣勞於外，實簡慈懷；嘉兩邦報政之優，特隆徽數。是用以古元侯之重，貢令雙鉞之華。旌麾遥鎮於長安，節制兼臨於真定。腴田載行，幹食隨增。蕃宣雖殿於東南，威重庶加乎西北。於戲！八命作牧，陟明昭考績之公；四方為綱，進律亦有功之勸。向對揚於休命，永膺保於令名。可特授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雍州牧，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判明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兼沿海制置使，魏王，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免册命，降詔宣允。

八月二日，禮部言：『准都省批下皇子魏王愷奏：「近蒙聖恩，除臣雍州牧，所有印記未審，與不合鑄造，伏乞睿旨行下所屬施行。」後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尋行下太常寺看詳。今檢照《國朝會要》，即無諸州牧鑄印典故。今照得淳熙四年四月内皇子、魏王除江陵尹，乞鑄造，於典故亦無該載，係朝廷特降指揮許依皇子、魏王，令所屬鑄造了當。今看詳，若朝廷降指揮許依皇子魏王所乞，欲乞比附除江陵尹鑄印體例，候指揮下日，以「雍州牧印」四字為文，并牌複匣到裨前全下所屬鑄造施行。』詔令所屬鑄造。

十七日，詔令禮部太常寺條具親王出鎮加牧合行禮例，坐衙見客出入鼓吹。申尚書省。

二十四日，禮部、太常寺言：『今檢照國朝典故指揮，照得祖宗朝親王除授諸州牧並係遥領，即不該載坐衙見客禮例。契勘昨魏王乾道七年判寧國府，已有討論到接見郡官指揮。今來雖加州牧，按《乾道令》：王正一品，諸州牧從二品，班序係在親王之下，合依前來禮例。所有鼓吹，《政和五禮新儀》唯册命諸王日，自第備本品鹵簿，入右掖門；及《國朝會要》凡諸府牧、天子巡狩，於其境行大禮，則州牧備奉引，即不該載諸州牧出入鼓吹典故。檢准《紹興重修在京通用令》，諸文武官謁見親王儀同宰相。』詔除出入吹鼓依已申事理外，令禮部、太常寺取會三省行首見今宰相見客禮例條具儀注，申尚書省。

十月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寄居及過往前宰執、使相、兩府太尉，俟親王出廳降揖，序坐茶湯畢，就廳上（橋）［轎］。一、接見見任寄居文官、侍從官以上，武官正任觀察使以上，及見任三衙管軍、知閤，俟親王出廳贊請某官，俟到位贊揖訖，就坐點茶畢，出笏取覆，訖，贊就坐，點畢，出笏揖，就廳上轎。内文官曾在侍從以上，武官曾三衙以上同。一、見長史、司馬并見任本任監司及寄居遇往監司、諸州知州，俟親王出廳繫鞋贊請某官，俟到位，贊揖訖，就坐，點茶畢，贊掇轉倚子，出笏取覆訖，不點湯揖，循廊退。一、見見任寄居、過往參議官，并諸路知軍、王府記室參軍等，欲並依昨來判寧國府禮例施行。』詔依。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五八《職官考十二》　左右領軍降。【略】宋為環衛官，無定員，無職事，皆命宗室為之。

又　卷二七七《封建考十八・宋諸王王子侯》　邕王光濟，宣祖長子，太祖兄。蚤亡，建隆三年贈中書令，封邕王。

秦王廷美，宣祖第四子，太祖弟。建隆元年，授嘉州防禦使，進同平章。太宗卽位，封齊王，繼封秦王。後以罪降封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卒於房陵。真宗卽位，追復官封。

廷美十子。

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封樂平縣公。

德隆，贈寧遠軍節度使，追封臨沂郡公。

德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累遷保信軍節度留後，追封信都郡王。

德均，左監門衛大將軍，追封安鄉侯。

德欽，雲州觀察使，追封雲中侯。

德潤，右羽林將軍，追封金城侯。

德愿，右武衛將軍，追封姑城侯。

德存，左羽林將軍，追封洮陽侯。

德文，昭武軍節度使，東平郡王。

夔王光贊，宣祖第五子，太祖幼弟。早卒，乾隆三年贈侍中，追封。

右，宣祖之世。

魏王德昭，太祖子。乾德二年出閤，授貴州防禦使，遷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元年，封武功郡王。四年，以譴自殺，贈中書令，追封魏王。止齋陳氏曰：『謹按《國史》，乾德二年，以皇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時年十七。前代皇子出閤卽封王，上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非舊典也。夫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先王以家人不憚自貶，如此損益，教道行矣，故國人觀之曰：「世子將君我，而齒我於學。」然後眾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出閤封王，後世之夸心也。藝祖起百世之後，獨追古意，自王禮殺而為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紹聖中，皇子初命，便封國公，遂為故事。

惟正，德昭長子。建寧軍節度使，追封同安郡公。

從讜，惟正子。溫州團練使，坐罪死，贈濟南侯。

世程，從讜子。洛州防禦使，贈榮國公。

世智，從讜子。桂州觀察使，贈申國公。

世繁，從讜子。袁州防禦使，贈信都郡公。

惟吉，德昭次子。早卒。

守節，惟吉子。彰化軍節度留後，追封丹陽郡王。

守巽，惟吉子。和州防禦使，贈楚國公。

守度，惟吉子。英州團練使，贈廬江侯。

世延，惟吉孫。絳州防禦使，贈彭城郡公。

世靜，惟吉孫。均州防禦使，贈北海郡公。

世長，惟吉孫。解州防禦使，贈濟陽郡公。

世茂，惟吉孫。鳳州刺史，贈東陽侯。

惟忠，德昭子。早卒。

從恪，惟忠子。贈磁州刺史，東萊侯。

從藹，惟忠子。齊州防禦使，追封韓國公。

世綱，惟忠孫。澧州刺史，贈南康侯。

從質，惟忠子。信州團練使，贈博陵侯。

從信，惟忠子。雄州防禦使，贈楚國公。

惟和，德昭子。早卒。

從審，惟和子。復州防禦使，宣城郡公。

從誨，台州團練使，襄陽侯。

岐王德芳，太祖子。開寶九年出閤，授防禦使。太平興國中，進同平章事。六年薨。

惟敘，德芳子。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

從煦，惟敘子。歸州團練使，齊國公。

世逸，從煦子。耀州觀察使，贈惠國公。

惟憲，德芳子。資州團練使，贈英國公。

從湜，惟憲子。登州防禦使，贈遂寧侯。

從郁，惟憲子。贈金州觀察使，新興侯。

世奕，惟憲孫。永州團練使，贈南康侯。

惟能，德芳子。右神武將軍，贈張掖侯。

從古，惟能子。登州觀察使，楚國公。

從贊，惟能子。溫州團練使，贈南陽侯。

世瑞，惟能子。嘉州刺史，贈華陰侯。

安定郡王從式，太祖曾孫、岐王德芳次子英國公惟憲之子。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太祖肇造區夏，令中書門下，考太宗之屬籍，近行尊者一人，裂地王之，使常從獻於郊廟。於是從式最長，乃拜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封安定郡王。薨，追封榮王。

世清，熙寧五年嗣封。

世准，元豐七年嗣封。

世閏，紹聖元年嗣封。

世雄，建中靖國元年嗣封。

世福，崇寧五年嗣封。

令盪，宣和二年嗣封。

令話，紹興元年嗣封。

令時，二年嗣封。

令矼，五年嗣封。

令廙，六年嗣封。

令誼，二十五年嗣封。

令衿，二十六年嗣封。

令德，乾道元年嗣封。

令檯，八年嗣封。

子棟，淳熙七年嗣封。

子彤，九年嗣封。

子恭，慶元元年嗣封。

子覿，嘉泰二年嗣封。

伯栩，嘉泰四年嗣封。

伯柷，嘉定元年嗣封。

伯澤，八年嗣封。

熙寧所封安定郡王從式，乃秦王德芳之孫。從式薨，乃更封燕王德昭曾孫世清為嗣安定郡王。紹興初，燕、秦二王後爭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自紹興至嘉定，襲封者並燕王後。自孝宗後，受封者率自下僚承襲，且多癃老疾病，不能起跪。嘉定十二年，臣僚言：『自今有該封襲之人，先行下所居州郡審驗，委堪拜跪，方與保明申奏，仍遣赴都堂察審，然後取旨除授。或序當承襲，本州宗司見其不能拜跪，與特轉一官及一子恩澤，以華其老，卻於次行內更行選襲。』從之。

安僖秀王子偁，太祖六世孫，岐王德芳之後。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繪，令繪生子偁。以舍試合格，調嘉興丞。生子，是為孝宗，六歲選入宮。紹興十四年，子偁卒。孝宗既正儲宮，詔贈子偁中書令、秀王。

伯圭，子偁子。封滎陽郡王。光宗時，嗣秀王。

師夔，伯圭子。興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新安郡王。師撰，伯圭次子。奉國軍節度使，贈澧王。

師禹，伯圭季子。保康軍節度使，贈和王。

信王璩，太祖七世孫，父子彥。高宗紹興四年，育孝宗於宮中。明年，詔再選璩入宮，憲聖慈烈皇后以為己子。九年，封崇國公。五年，封恩平郡王。孝宗既正儲宮，璩始稱皇侄。三十年，出居紹興府。淳熙十四年薨，追封信王。

右，太祖之世。

楚王元佐，太宗長子。初封衛王，後徙封楚，坐罪廢為庶人。真宗即位，復封爵。仁宗初薨。

允升，元佐子。封延安郡王。

宗禮，允升子。虔州觀察使，成國公。

宗道，允升子。常州團練使，贈高密侯。

宗楷，允升子。康州刺史，漢東侯。

宗回，楚州防禦使，漢東郡公。

宗默，昭州刺史，安康侯。

宗秀，左武衛，華陰侯。

仲翹，允升孫。眉州防禦使，通義侯。

昭成太子元僖，太宗次子。太平興國七年，初封廣平郡王，後封許王，尹開封。淳化三年薨，追贈太子。

陳王元份，太宗子。太平興國八年，初封冀王。景德二年薨，追封

陳王。

允寧，元份子。武定軍節度使，信安郡王。

宗敏，允寧子。文州刺史，會稽侯。

宗孟，允寧子。汝州防禦使，臨汝侯。

允讓，元份子。知大宗正事，汝南郡王，贈濮安懿王。

宗懿，允讓子。宿州觀察使，和國公。

宗詠，洪州觀察使，豫章侯。

宗師，密州觀察使，高密侯。

宗邈，隴州防禦使，濟陽侯。

宗沔，洺州防禦使，廣平侯。

宗望，舒州防禦使，高密郡公。

安王元傑，太宗子。太平興國八年，初封益王。咸平六年薨，無子。

密王元偓，太宗子。端拱元年，封徐國公。真宗卽位，封彭城郡王。天禧元年，封徐王。二年薨。

曹王元俙，太宗子。初封涇國公。真宗卽位，封安定郡王。大中祥符七年薨，贈曹王。

鎮王元儼，太宗子。景德初，封廣陵郡王。仁宗卽位，拜太尉、尚書令。天聖七年，封鎮王，後改荆王。慶曆四年薨。

允迪，元儼子。安靜軍節度使，贈永嘉郡王。

允熙，元儼子。滁州刺史，博平侯。

允初，元儼子。寧國軍節度使，贈博平郡王。

代國公元億，太宗子。早薨，至道三年追封。

嗣濮王宗鞏，太宗曾孫，安懿王允讓之子、英宗之親兄。神宗時，嗣封濮王。紹聖元年薨。

宗晟，安懿王子。紹聖元年嗣封。

宗愈，紹聖二年嗣封。

宗綽，紹聖二年嗣封。

宗楚，紹聖三年嗣封。

宗祐，紹聖四年嗣封。

宗漢，紹聖五年嗣封。

仲增，安懿王孫，大觀三年嗣封。

仲御，政和五年嗣封。

仲爰，宣和四年嗣封。

仲理，靖康時襲封，北遷。

仲湜，建炎二年嗣封。

仲儡，建炎八年嗣封。

士俊，安懿王曾孫，紹興二十五年嗣封。

士輅，隆興初嗣封。

士歆，淳熙時嗣封。

不秸，安懿王元孫，慶元三年嗣封。

不墨，慶元六年嗣封。

不儔，開禧三年嗣封。

不嫖，嘉定十一年嗣封。

不凌，嘉定十五年嗣封。

右，太宗之世。

按：諸侯王與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孫世襲。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者與無後者，則爵不奪而國不除，此法漢以來未之有改也。至唐則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無以子襲封者，然親王則子孫襲封如故。雖所謂茅土食邑多為虛名，然始受封之國與爵，則父歿子繼，世世相承。如吳王恪、曹王明，俱太宗之子，受封於貞觀時，中更武氏、祿山之禍，皇族殲夷陵替之餘，然其苗裔苟存，則嗣吳王、嗣曹王尚見於肅、代、德、順之間。至宋則皇子之為王者，封爵僅止其身，而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為環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齒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則不襲也。《國朝會要》載慶曆四年七月制，封宗室乃以皇叔馮翊郡公德文為東平郡王、皇兄允讓為汝南郡王、皇弟允良為華元郡王、皇侄從譞為潁國公、從煦為安國公、宗說為祁國公、昭成太子孫宗保為建安郡王、華王孫宗達為恩平郡王、邢王孫宗望為清源郡公。自燕王薨，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議者以為自三代以來，皆建宗戚，用自承助，於是次第封拜之。蓋仁宗鮮兄弟，享國既久，又無皇子，藝祖、太宗之子為王者皆已物故，是時宗姓幾無一

王，故擇其行尊齒宿者王之。至濮安懿王以英宗之故，安定郡王以藝祖之故，方令世世承襲，然又不以昭穆相承，嫡庶為別，每嗣王歿，則只擇本宗直下之行尊者承襲。於是濮安懿王有二十七子，而得嗣封者七人，四十六孫，而得嗣封者亦七人，蓋嗣濮王凡十四人，纔更兩代耳。安定郡王之後，『世』字行嗣封者五人，『令』字行嗣封者九人，『子』字行嗣封者四人，『伯』字行嗣封者三人，蓋嗣安定郡王凡二十一人，才更四代耳，此例亦古所無也。又按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百晬命名，初除美軍額節度使，兩遇大禮移鎮，再遇封國公，出閤拜使相、封郡王、納夫人、建外第，方除兩鎮封王。然則皇子雖在所必王，然其遷轉亦有次第，不遽封也。

周王祐，真宗子。咸平五年，封信國公。六年薨，追封王。右，真宗之世。

褒王昉，仁宗子。蚤薨，追封。

豫王昕，仁宗子。蚤薨，追封。

鄂王曦，仁宗子。蚤薨，追封。

右，仁宗之世。

吳王顥，英宗子。初封東陽郡王，神宗立，封昌王。哲宗立，徙楚王。紹聖初薨。

孝騫，顥子。寧國軍節度使，豫章郡王。

益王頵，英宗子。初封樂安郡王，進封嘉王。元祐三年薨。

潤王顏，英宗子。蚤薨，追封。

右，英宗之世。

成王佾，神宗子。蚤薨，追封。

惠王僅，神宗子。蚤薨，追封。

唐王俊，神宗子。初封永國公，薨，追封王。

褒王伸，神宗子。蚤薨，追封。

冀王僩，神宗子。初封景國公，薨，追封王。

豫王仵，神宗子。初封建國公，薨，追封王。

徐王倜，神宗子。蚤薨，追封。

吳王佖，神宗子。初封儀國公，哲宗即位，封大寧郡王。徽宗即位，封陳王。崇寧五年薨。

儀王偉，神宗子。蚤薨，追封。

燕王俁，神宗子。初封成國公，哲宗即位，封咸寧郡王。徽宗時，積封至燕王。靖康從北狩，不知所終。

楚王似，神宗子。初封和國公，哲宗即位，封普寧郡王。徽宗時，封蔡王。崇寧五年薨。

越王偲，神宗子初封祈國公，後積封至越王。靖康從北狩，不知所終。

右，神宗之世。

獻潛太子茂，哲宗子。蚤薨，初贈越王，再贈太子。

右，哲宗之世。

兗王楹，徽宗子。蚤薨，追封。

鄆王楷，徽宗子。初封魏國公，進封高密郡王。政和八年，策進士，居第一，積封至鄆王。靖康從北狩。

荆王棫，徽宗子。初封楚國公，進封南陽郡王。崇寧三年薨。

肅王樞，徽宗子。初封吳國公，積封至肅王。靖康中，與張邦昌同質於金國，北去。

景王杞，徽宗子。初封冀國公，積封至景王。靖康從北狩。

濟王栩，徽宗子。初封魯國公，積封至濟王。靖康從北狩。

濟陽郡王棫，徽宗子。初封楊國公，進封濟陽郡王。

邠王材，徽宗子。初封魏國公，薨，追封。

祁王模，徽宗子。初封鎮國公，積封至祁王。靖康從北狩。

莘王植，徽宗子。初封吳國公，積封至莘王。靖康從北狩。

華原郡王朴，徽宗子。初封雍國公，進爵華原郡王。

徐王棣，徽宗子。初封徐國公，積封至徐王。靖康從北狩。

沂王楥，徽宗子。初封冀國公，積封至沂王。靖康從北狩。

鄆王栱，徽宗子。初封定國公，薨，追封王。

和王栻，徽宗子。初封廣國公，積封至和王。

信王榛，徽宗子。初封福國公，積封至信王。靖康從北狩，至河北得脫，馬擴以鄉兵保慶源五馬山寨，奉榛為主。建炎二年，詔為河外兵馬都

元師。後虜破山寨，不知所終。

漢王椿，徽宗子。初封慶國公，薨，追封王。

安康郡王榎，徽宗子。初封衛國公，進封安康郡王。

廣平郡王楗，徽宗子。初封韓國公，靖康時追封。

陳王機，徽宗子。蚤薨，追封。

相國公梃，徽宗子。政和四年封。

瀛國公樞，徽宗子。政和五年封。

建安郡王模，徽宗子。初封惠國公，宣和時追封。

嘉國公椅，徽宗子。政和八年封。

溫國公棟，徽宗子。政和八年封。

英國公櫄，徽宗子。宣和二年封。

儀國公桐，徽宗子。宣和三年封。

昌國公柄，徽宗子。宣和四年封。

潤國公樅，徽宗子。宣和七年封。

右，徽宗之世。

元懿太子旉，高宗子。初封魏國公，苗傅、劉正彥為逆，立旉為帝，改元明受。上復辟，立為皇太子。其年薨，贈元懿太子。

右，高宗之世。

莊文太子愭，孝宗子。紹興三十二年，封鄧王。乾道元年，立為皇太子。三年薨，年二十四，追謚。

挺，愭子。武當軍節度使、豫國公。

魏惠獻王愷，孝宗子。初封慶王，繼封魏王。乾道七年薨。

抦，愷子。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王，贈沂王，謚靖惠。

右，孝宗之世。

景獻太子詢，藝祖十世孫、燕懿王後，寧宗慶元四年育於宮中。嘉泰二年，封衛國公。開禧元年，為皇子，封榮王。三年，立為皇太子。嘉定十三年薨，年二十八，追謚。

華沖穆王坦，寧宗子。蚤薨，追封。

申沖懿王愮，寧宗子。蚤薨，追封。

順沖懷王忻，寧宗子。蚤薨，追封。

肅沖昭王怕，寧宗子。蚤薨，追封。

濟陽郡王竑，沂靖惠王子。嘉定十四年，立為皇子，封祁國公，再封濟國公。十七年，進封濟陽郡王。

右，寧宗之世。

《宋史》卷七《真宗紀二》（大中祥符九月）丁亥，作《宗室座右銘》賜諸王。

又 卷九《仁宗紀一》（天聖元年閏九月）丁巳，禁伎術官求輔臣、宗室薦舉。

又 卷一二《仁宗紀四》（嘉祐六年）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方許轉官。』

又 卷一五《神宗紀二》（熙寧四年秋七月）庚子，詔宗室不得祭祀祖宗神御。

又 卷一七《哲宗紀一》（元祐三年）九月庚申，禁宗室聯姻內臣家。

又 卷一六《神宗紀三》（元豐三年六月）戊戌，詔省宗室教授，存十三員。【略】

（元祐六年五月）庚辰，詔：『娶宗室女得官者，毋過朝請大夫、皇城使。』【略】

（元祐七年七月）庚戌，宗室緦麻以上者禁析居。

又 卷一九《徽宗紀一》（崇寧二年）九月辛巳，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為婚姻。

又 卷二九《高宗紀六》（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丁未）罷判大宗正事士懷、同知宗正事士撙，申嚴戚里宗室謁禁。

又 卷三九《寧宗紀三》（嘉定六年二月）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婚姻，著為令。

又 卷二四四《宗室傳序》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奬之功。然其衰也，幹弱而枝強。後世於是有矯其失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繼襁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

既長，世代浸遠，恆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弊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

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吝於改，尤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即位，尋議追復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褒卹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表而出之，作《宗室傳》。【略】

太祖四子：長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徽宗時，追賜名及王封。

又《宗室傳一・燕王德昭》 燕懿王德昭字日新，母賀皇后。乾德二年出閤。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太祖以德昭沖年，欲其由漸而進，授貴州防禦使。開寶六年，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改京兆尹，移鎮永興，兼侍中，始封武功郡王。詔與齊王廷美自今朝會宜班宰相之上。三年二月，娶太子太傅王溥女，封韓國夫人。是冬郊祀，加檢校太尉。

慶曆四年，詔封十王之後，以惟忠子從譞襲封潁國公，而惟吉子守巽以冀王后最長，與從譞同封。守巽官至和州防禦使，贈武成軍節度使、楚國公。從譞至齊州防禦使，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守巽、從譞卒，以惟忠子從信襲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公。從信卒，以惟忠之孫、從恪子世規襲封崇國公，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沂州防禦使以卒。守巽子世清，累官茂州防禦使。以本宮之長，得封申國公。熙寧中，坐上書請襲曾祖越懿王封不當，奪一官。既而議者是其說，乃遷越州觀察使，襲封越國公，進會稽郡王，至保信軍留後。愛諸弟，作棣萼會於邸中。會元豐升祔四後，受命告廟，方屬疾，自力就事，未幾薨。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虢王，謚恭安。子令廓嗣，元符三年，改今封。

又《秦王德芳》 神宗即位，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於郊廟，世世勿復絶。於是有司推擇，以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終保康軍節度使，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榮王，謚安僖。從式既薨，詔以越王曾孫世准襲封安定郡王，而以從式子世恩襲爵為楚國公，主楚王德芳之祀。遷楚州防禦使，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良僖。徽宗即位，改封楚王為秦王。

又 卷二四五《宗室傳二》 太宗九子：長漢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皇帝，次商王元份，次越王元傑，次鎮王元傀，次楚王元偁，次周王元儼，次崇王元億。【略】

真宗六子：長溫王禔，次悼獻太子祐，次昌王祇，次信王祉，次欽王祈，次仁宗。禔、祇、祈皆蚤亡，徽宗賜名追封。【略】

仁宗三子：長楊王昉，次雍王昕，次荆王曦，皆早亡。徽宗時改封。

又 卷二四六《宗室傳三》 英宗四子：長神宗，次吳榮王顥，次潤王顏，次益端獻王頵，皆宣仁聖烈高皇后出也。顏早亡，徽宗賜名追封。【略】

神宗十四子：長成王佾，次惠王僅，次唐哀獻王俊，次褒王伸，次冀王僩，次哲宗，次豫悼惠王傋，次徐沖惠王倜，次吳榮穆王佖，次儀王偉，次徽宗，次燕王俁，次楚榮憲王似，次越王偲。八王皆早薨。佾、僅、伸、偉、徽宗賜名追封；俊、僩、倜、傋、徽宗改封。【略】

哲宗一子：獻潛太子茂，昭懷劉皇后為賢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追封越王，謚沖獻。崇寧元年，改謚獻潛。后之立也，鄒浩凡三上疏諫，隨削其稿。至是，或謂浩有『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徽宗昭暴其事，復竄浩昭州，而峻茂典册。后上表謝，然浩蓋無是言也。【略】

徽宗三十一子：長欽宗，次兗王樘，次鄆王楷，次荆王楫，次肅王樞，次景王杞，次濟王栩，次益王棫，次高宗，次邠王材，次祁王模，次莘王植，次儀王朴，次徐王棣，次沂王楞，次鄆王栱，次和王栻，次信王榛，次漢王椿，次安康郡王楹，次廣平郡王楗，次陳國公機，次相國公梃，次瀛國公樾，次建安郡王模，次嘉國公椅，次溫國公棟，次英國公

楒、次儀國公桐、次昌國公柄、次潤國公樅。樘、楫、材、栱、椿、機六王早薨。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九一《封建考・宋寧宗以後封・宋同姓封爵》 希懌，字伯和，太祖子，燕懿王德昭八世孫，由進士累官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寧宗嘉定五年封成國公。

希言，字若訥，燕懿王後，令廣元孫。由進士累官軍器少監，嘉定十七年封越國公。

與懽，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累官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卒後，追封奉化郡王。

與莒，燕懿王後，希盧之子，理宗弟。理宗時封榮王，度宗咸淳三年進封福王，恭帝德祐元年授浙東安撫大使，後俘於北。

貴謙，理宗近屬，淳祐三年嗣封沂王。

希館，字君錫，舊名希喆。慶元二年進士，理宗時為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慈明宮上壽，陞節度，封信安郡公。卒後，追封信安郡王。

師嵒，太祖子秦康惠王德芳後，伯圭子，嘉定十七年嗣封秀王。

師彌，伯圭子，理宗寶慶元年嗣封秀王。

汝愚，字子直，太宗子元佐七世孫，居餘干。光宗末擁立寧宗，有安社稷功，為韓侂胄誣貶而死。侂胄誅，追封沂國公。理宗時追封福王，又進封周王。

安懿王於寧宗時襲封，臣僚上言：『雖有擇高年行尊之文，然高宗朝儀王仲湜以德望俱隆，越仲琮而選拜武德郎，嬪次當襲封，以官卑乃命士儗權奉祠事，越十六年始正士俊之封。是亦不拘定制也。乞自今應封者，命大宗司銓量都堂審察，閤門引見，然後奏取進止。』寧宗然之。

不熄，安懿王玄孫，理宗寶慶元年五月嗣封濮王。

不壇，安懿王玄孫，端平元年正月嗣封濮王。

善珊，安懿王五世孫，淳祐十年五月嗣封濮王。

善騰，安懿王五世孫，寶祐三年十二月嗣封濮王。

論說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一〇《芻蕘論五・宗室論・皇族試用》 我國家祥符之前，皇親尚出臨郡。後絶外授，初無他釁。且天下一統，承平治寧，藩郡之勢，制如臂指，不比江左、隋唐都督節察，輒千里百城事權之大也，又何忌焉。【略】方今天下之大，郡國之廣，百官衆職，文武參布，宗室子弟，豈無智可以效一官，才可以帥一校者歟？【略】臣愚以謂諸皇宗天戚，有能修整端良者，宜稍試其材，出領郡職，入參環衛，異同並進，親疏雜用，輕重相制，等級相權。唐之諸王，率爲州郡別駕；漢之藩國，衆務由於內史。誠約漢、唐之制，漸進而敘用之，選量上下，律之以法，宜其才用能否，志行僻正，可得著見矣。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六《世家傳四論》 臣稱曰：『《禮》大宗無子，而以小宗爲後。聖人許之。英宗既以父仁宗矣，若濮王又稱親，則是二統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藉使濮王極其尊崇，則於君臣之義得爲安乎？當時大臣違禮廢義，臺臣焉得不以死爭之？英宗容受盡言，寢而不議，而使後世無可指之瑕，聖矣夫！

宋・袁文《甕牖閒評》卷三 本朝親王得用玉帶、玉魚，自神宗賜岐、嘉二王始。親王得用青羅傘、紫羅大掌扇、塗金鈒花鞍轡、塗金茶鐺水罐，自徽宗賜燕、越二王始。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三二《[宋]劉隨〈上仁宗乞分王宗室壯觀洪業〉》 臣聞宗子維城，用期磐石之固；異姓為後，適茂本支之榮。宗周則並建懿親，炎漢乃分王善地。有唐開國，彌重親賢，嗣王郡王，推恩甚衆。皆所以强大宗室，為策久長。豈比夫秦懷封建之疑，卒無子弟之援也！

伏自皇家御極，但推至公，尊禮勛臣，謙抑宗族。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闕典未行，屬在繼聖。今者臣僚遷擢，多至尊官，皇族絲聯，未登顯位。雖天地之道，義在無私；而東平之賢，宜推異數。臣伏睹每遇聖節，宴於錫慶院，見皇親數人，坐於駙馬都尉之下。進退俯仰，同於庶僚，北使在筵，顧揖不及。非所以壯觀洪業，威示遠人之

道也。方今兩宮明聖，四海會同，北朝歡盟，人使交午，爵秩班序，恐須商量。庶使銀漢分派，將溝洫以異流；天枝擢秀，與樗櫟而殊等。臣職當言事，難避僭逾，親睦之恩，允資聖斷。天聖五年四月上，時為右司諫。

又《〔宋〕富弼〈上仁宗乞令宗室勾當在京諸司〉》　臣近上河北事宜，以匈奴強盛，朝廷為藩屏之固，慮為夷狄所輕。乞陛下親擇宗室中堪任外處差遣者，充近京千里內知州鈐轄，及畿甸知州縣，以壯觀王宗。議下兩府，至今未上。必謂體大無例，難以施行。此議事於皇親，必涉議論。然苟利於國，安可避免！臣前奏或未決行，欲望且令勾當在京諸司，如皇城司、軍頭引見在京百司、省中衙司、羣牧司、儀鑾司、翰林司、御厨庫院府界提點之類，使之稍接人事，亦教育之階也。俟其間見得才效，有可外補者，然後用臣前議，漸次差出。慶曆四年上，時為樞密副使。

又《〔宋〕范鎮〈上仁宗乞宗子以次補外〉》　臣伏見方今宗子衆多，睦親、廣親二宅狹隘，居處不便。又皆賦以重禄，別無職業，使展其效。祖宗後裔，豈無賢才！而一概廢而不用，深可惜也。臣欲乞族屬稍疏者，以次補外，使無廢才，以副陛下睦親之意。如允臣所乞，其入官資序及諸約束，乞委大臣裁酌施行。至和元年上，時知諫院。

又《〔宋〕趙抃〈上仁宗論宗室濫賞〉》　臣等伏覩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禄，幾二十人。道途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欲望陛下稽考祖宗故事，杜絶僥倖之路。特賜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濫賞之名。亦詩所謂『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之議也。至和二年六月，時為侍御史，率同列上此奏。得旨：令止絶皇親遷官。

又《〔宋〕馬遵〈上仁宗論宗室爵秩禄廩乞守舊制〉》　臣伏睹近日宗室中屢有除授，已是頻煩，復聞更有扳援體例，希望恩澤者。上干宸聽，相繼未已。國家秩叙親族，至於爵秩禄廩，皆因祖宗舊制，循守施行，垂之經久，不宜過有優假以隳後法。伏乞聖斷詳察，特賜指揮。至和二年六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又《〔宋〕傅堯俞〈上英宗論皇第二子恩意禮秩當與潁王差遠〉》　臣伏聞以疏而謀親者，忠蔽於慈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闊。惟推心於大公，則愛不能惑；鑒古而深念，則迂有可察。臣所以自忘其身疏而長慮於事始者也。然詞略則在理難悉，語深則於事非便。輒陳梗概，惟陛下思之。

臣獨念古先哲王，總攬天下，其臨斷萬務，則罔或不周；及於父子之間，鮮克無悔。豈非愛牽於內，而義不勝情者哉！伏見皇第二子開國東陽，位與潁王相去纔一階耳。起居出入，事頗均齊。雖出閤封王，具存故事，又其天資信厚，久炙聖訓，友於雍睦，固異於人。臣獨恐異時年各成長，左右使令，迭至毀譽，歲月寖久，或有可念。夫有始有卒，蓋聖人難之。陛下學通古今，當為萬世垂法。臣謂宜及潁等幼少，便為節制，待潁以下恩意禮秩，當與潁王差遠，使有限隔，無可陵之勢，則社稷無疆之福。昔者但告外廷，臣不敢遽獻愚瞽。今輒復陳露者，望陛下默留聖意。治平元年八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又《〔宋〕趙瞻〈上英宗論皇子三位當示降差〉》　臣伏聞別嫌明微者，禮之大經；並后匹嫡者，事之深戒。商、周庶子，外為藩屏；漢魏諸王，出就封國。此所以尊儲貳之定分，著宗室之大法，不使寵愛之私，窺圖之計，得以萌心也。竊見皇子三位，興造大備，歲荒夏疫，作已為譏。況宮制院名，居非其所，雖人子性行自隆友悌，而國家禮法貴示降差。並列東宮，恐乖古典。昔唐太宗移太子承乾之弟魏王泰居於武德殿，魏文正諫之，以為太逼東宮。太宗遽然省悟，遣還外第。然以一存此意，終致後患。故爭常起於所軋，而禍常生於所忽。歷觀前代聖君賢父，率亦不能盡斯亂原。惟陛下精察熟慮，使安其所，下此議於儒臣，俾援證於典禮。庶乎朝廷陵僭之疑一定，而於骨肉孝悌之意愈深焉。至如宮邸之制過麗則侈心生，工徒之役違時則乖氣應，因茲垂恤，一切漸罷，實為天下之幸。治平二年上，時為侍御史。

又《〔宋〕劉攽〈上神宗論封太祖後〉》　甲子手詔曰：『昔藝祖之興，以天發之期，肇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朕奉承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文，豈朕所以尊大統、推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流必遠，施大者報必豐。其令中書門下，考大宗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於郊廟，世世勿絶，以示朕尊祖報本之志焉。』

臣伏見手詔，推求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為王，以光大成功偉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無已，舉百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處，猶有未諭。恭以太祖皇帝傳國太宗，雖為兄弟相傳，譬猶商之諸王，大統所在，繼體之

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祀，澤厚流光，舉在是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毀之稱，列聖繼統丕承之美，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無嗣，則有求其子孫而紹封之者。祖宗之尊，不可與此同議。又諸侯不得祖天子，今封王當自為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

臣以謂陛下欲褒揚藝祖，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造周，為周太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敢與並。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而明帝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之世，崇厚始祖之子，常必異於繼體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昭德芳二人。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不降其爵，與周、漢等盛，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藝祖巍巍之慶，陛下烝烝之孝，無不休顯著明矣。

又《[宋]楊繪〈上神宗乞酌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 歷考上世尊族，或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而自唐明皇而後，世叢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故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逾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欲乞陛下酌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廣采衆議，裁其蔭子之數，立其出官之制。設大宗小宗之法，以正其統，其餘支庶之服紀盡者，並許出居於外，以合於帝堯親睦九族之道。熙寧二年上，時知諫院。十一月下詔曰：「自我祖宗，惇敘九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屬籍於閨稟，並留京師，參奉朝請。然而世緒寖遠，皇枝益蕃。服有親疏，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敦睦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彝。朕推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衰，乃無定著。因俾羣公之合議，將為一代之通規。載攬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是宜世出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將來，用頒明命。依中書、樞密院所奏施行。」

又《[宋]趙彥若〈上神宗乞立宗子課試法〉》 臣伏見本朝宗室，舊有召試出身之令。及熙寧初，始命宗子出補外官，分釐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誠天下至公盛德之事，祖宗所未嘗有，至陛下已自得之。加以聖澤涵育，宗英衆多。當此之際，有司不能宣德明恩，建白所職，請廣選舉，以協隨時之義，少佐當寧勤求之意；而牽常抱俗，取過目前，則素餐竊位，於何塞責？

昔漢之取人，不限踈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為舉首；雖復繼周而下，去古已久，未可以諭當世。然取其稍近古今者，或可施行。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在於聖時，竊恐臣之本職，有所未稱。謂宜具為條統，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頗示優異，著為格令，俾其競勸。賢戚並用，紀綱四方，何獨棫樸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一切之恩分當裁損，必無觖望。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為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元豐元年五月上，時知宗正丞。

又《[宋]黃履〈上神宗乞特燕宗室以齒〉》 臣伏覩陛下之於宗室，以爵貴之，以祿富之，以《詩》、《書》、《禮》、《樂》教之，以忠孝仁義成之，可謂得親敘之道矣。至於與羣臣同戚休，而有暇乎飲食燕樂，則亦未嘗不使之與也。然而特燕以齒，猶未之講。恭惟萬機之暇，誠一行之，以為太平盛事，蓋亦美矣。熙寧六年上，時知太常禮院。

又《[宋]王巖叟〈上哲宗應詔論宗室二事〉》 臣前日伏聽德音，以旱暵為災，憂勞惻怛，發於至誠；引咎自責，惟恐有所不及。令臣等講求闕失，以應天變。臣敢不極盡思慮，冀補萬分。惟陛下察其愚而憐其志，幸甚。

一、王者之道，以篤親親、隆仁愛為先也。臣聞宗室不係賜名授官孤遺之家，二十餘位，六十餘人，全無祿食，朝夕不能自存，將有流落之憂。京師士民無不傷之，皆言雖為疏遠，終是祖宗苗裔。國家於事體合有處置，不當便若路人，視而不恤。聞昨因人言，已送禮部立法，今將半

年，不見了當。惸獨困窮，勢何可待！臣謂此事，若執政大臣留意，須臾之間，可以裁定。伏望陛下批降指揮，更不下禮部，只令執政速議可行之法，早使宗支霑被聖澤，以成王室之美。

一、昔者世居不道，自取誅絶，固無足哀。然世之仁人君子，亦欲陛下有以施厚恩，崇盛德，臣不忍不言。按漢景帝二年，吳楚七國宗室，遂除其籍。至武帝元光二年，復七國宗室絶屬者，歷代以為漢武之美。今天下皆曰世居之惡，非若七國；武帝之仁，非及陛下，猶能復七國之籍，使上屬於宗室。臣以謂緣世居絶屬者，願陛下亦許復之，庶幾一開幽鬱，有感至和。臣不勝愚忠。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左司諫。

又《〔宋〕蘇軾〈上哲宗薦令時〉》 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動之耳。

臣伏見左承議郎令時，事親篤孝，内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更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托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賢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内，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元祐七年五月上，時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又《〔宋〕陳次升〈上哲宗論宗景以妾為妻〉》 臣風聞有旨判宗司濟陽郡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楊氏為正室者。竊以宗景身居尊屬，職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若以楊氏為妻，在卑者必以為尊，在幼者必以為長。豈惟名分紊亂，不足以表儀宗室，其在人情，亦有未安。兼宗室嫁娶，於條必須一代有官，其進納、伎術、工商、雜類之家，皆不許為親。楊氏起於卑微，若為正室，未審果不戾於上條乎？求之《禮經》，考之條法，皆未為允。昔齊桓公霸者耳，葵邱之會，盟誓之戒，猶曰無以妾為妻。況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所自出，而宗藩大臣廼爾。傳之天下，書之典策，其於聖朝，寧不為累？伏望睿旨降付有司，考求禮法，如有違戾，即乞改正施行，不勝幸甚。紹聖二年十二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又《〔宋〕江公望〈上徽宗乞不根治蔡王之獄〉》 臣訪聞蔡王指使列況告鄧鐸者，有不順之語，浸淫恐行及蔡王矣，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自持。豈有孝治之世，太平之時，廼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萌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久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庫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人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捍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塤篪之和，有友於之樂。故孔子有以不間父母昆弟之言為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易乖離。疑貳之跡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得天下，天人之歸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觀陛下之情，已不失兄弟之歡矣。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心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靄昧無根之言，置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

伏望陛下密語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捶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也。以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間言，莫之離也。儻形案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故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者始也。伏望陛下敦而勉之。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上，時為左司諫。

又《〔宋〕仲渙〈上徽宗論宗子有文行才術者乞加旌別〉》 臣伏睹方今宗室蕃衍，陛下親敘族屬，教養作成，於茲有年。才能並出，咸拭目以幸千載之遇。然混於常例，格於銓選。有志於事業者不為不多，若不特加旌別，無以昭示激勸。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子有文行才術，名實顯

著者，許本司具以名聞。斷自淵衷，不次陞擢，庶使人人奮勵，以副陛下樂育之意。宣和二年六月上，時知大宗正寺。

宋・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説》卷一四《宗室・詳説》 守天下之道莫若公，成天下之公莫若仁。宋朝之待宗室、戚屬，其以大公之道守天下乎。雖三代未有及此。【略】若夫祖宗則可謂盛美，雖有同氣至親，列之高爵，置之重位，而未嘗任之以事也。連屋而居人之，人而祿之，旦司暮察，惟恐以富貴自快也。於是招羅天下之士，比歲輒舉，無問其族姓之所從出，土地之近遠，南北之不同。其進之惟恐不速，用之惟恐不盡也。與天下之賢，共守天下之法，雖公卿之子弟，一筮仕之微職猶禁而不與。曰是不可以先寒士而進也，而況於宗室骨肉乎？熙寧以後，易以外官，從仕州縣，反使之俛首趨伏於長吏，以同寒士升黜之法。顧如成周宗盟之義，誠自謙抑而不可居，則祖宗以大公之道被冒於天下，而不私於一家，豈非過絶於成周而獨隆於百世哉！二百餘年，累聖傳授，天下安寧，而山巖草澤之材相與竭蹶而起，以應上之求，然則天之生才固不擇地而後賢也。夫以宗英之重，帝室之胄，反使之操筆書紙以為場屋之文，而糊名選擇無以異於寒士，自抑其貴勢，以願比於窶人儒生而不可得，則麟趾之詠固已作矣。而今也，猶患取之或濫，得之無寔，而從而裁削其奏名之數，則至公而無私。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別集》卷五《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詛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為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録。方禹錫告變，普尚滯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又《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己，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又《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袒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疏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一三《駁曾子固公族議》 考馬端臨之言曰：『宋制，皇子之爲王者，封爵僅止其身，子孫無問適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德齒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則不襲也。』又曰：『案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周晬命名，初除美軍節度使，兩遇大祀移鎮。再遇封國公。出閤拜使相，封郡王，納夫人，建外第，方除兩鎮，封王。然則王子雖所必王，然其遷轉亦有次第，不遽封也。』陳止齋之言曰：『乾德二年，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先王於家人不憚自貶損如此，蓋教道行矣。出閤封王，後世之夸心。藝祖起百世之後，獨追古意，自王禮殺而爲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由二子之所述觀之，宋祖制之善如此，不特熙寧之詔爲然，而曾鞏之見爲不若馬端臨、陳止齋也。

清・王培荀《管見舉隅・封建論》 唐宋諸王擁虛名，居京師，故無同姓之禍。

清・孫鼎臣《蒼莨初集》卷一二《史議三》 唐宋罷封建，優以祿位，而不使預政事，數百年無宗藩之患。

藝文

宋・汪元量《增訂湖山類稿》卷二《湖州歌九十八首八十二》 僧道恩榮已受封，上庠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原郡，幼主新封瀛國公。

又《越州歌二十首十九》 年年宮柳好春光，百囀黃鸝繞建章。冶杏夭桃紅勝錦，牡丹屏吴本亭裏燕諸王。

明・徐階《世經堂集》卷二六《宋宗室》 金人索諸宗室，盡從南薰

門出赴虜營，龍德蕃衍六宮為之一空。

南薰車馬何繽紛，隨鑾遠幸金人軍。就中族屬半疏賤，此時幸識君王面。蔡家父子昔承恩，朝朝夜夜奉至尊。可憐末路不蒙澤，南閩北燕永睽隔。

清・褚人穫《堅瓠十集》卷二《宋宗室詩》 哲宗朝有宗子好爲詩，而鄙俚可笑，常作即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鬬兩廂。蛙翻白出濶，蚓死紫之長。潑聰琵琶鳳，饅抛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人問其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前，又見二雀鬬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隣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接章既歸，見內門上晝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又何妨。』哲宗方欲灼艾，有小內侍誦此詩，大笑，遂罷灸。

清・顧于觀《澥陸詩鈔》卷六《婺州試院後有宋皇子魏王節度使碑院故節度使第》 立傍殘陽看古碑，雙松殿角隱蛟螭。河山一去成千古，笙鶴重來是幾時。複道雲深迷客屐，叢篁春盡老孫枝。浮圖空外聞鈴語，瑣院庭間月上遲。

清・吳蘭庭《胥石詩文存》卷一《城南山中有趙王墳相傳為南宋諸王葬處》 空山秋色渺無痕，衰草離離細路分。一樹冬青零落盡，此間留得趙王墳。

清・李富孫《校經廎文稿》卷四《金華試院自公堂後雙古柏和阮中丞夫子韵試院本宋乾道時皇子魏王愷故第》 魏王節度開第宅，自公堂構山之脊。巖然屹峙如靈光，堂後鬱勃挺雙柏。森森拔地上叅天，孤榦如鐵根如石。一看直聳撐青空，一看橫絶皮裂坼。崛奇各抱歲寒心，共飽風霜吸精液。藤纏苔剝六百年，長並芙蓉峰爭碧。城北三十里有芙蓉山。不見六陵已蒿蕪，冬青枯死哭何益。此柏幸與遺碑存，堂後壁間嵌有南宋時六碑。生氣足慰西臺客。我來婺州歷春夏，移籤逃暑似倦翮。涼颸颯爽不知炎，閒對斜陽拓金戟。

清・吳振棫《花宜館詩鈔》卷六《江瑤柱》 兩宮進奉魏王始，臨安故事猶流傳。宋皇子魏王以此獻兩宮，時物進奉，非常貢也。後范石湖奏罷兩宮進奉使。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録》卷下 近世諸王公主制中稱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承為例，止合云第幾子、第幾弟、第幾女云。

《曾鞏集》卷二三《王制一》 昔大漢之興，鑒孤秦之敝，分土而開者九國。當高祖之初，同日而立者三王。在孝武之世，或支庶之疏屬，或宗嫡之近親，所以蕃輔京師，承衛天子。今朕按圖規地，諏日定封。推天性之厚恩，本人倫之通誼。以隆公室，蓋率舊章。某氣至靈，生材特異。聰明先物，不自於鐫磨；孝愛絶人，非由於奬勵。比服公圭之寵，仍分將鉞之崇。休有顯聞，洽於時論。是用疇其爵邑，列以真王。建爾國家，保茲東夏。視祲威於宰席，增衍食於爰田。用强磐石之基，實重維城之勢。嗚呼！册之宗廟，申戒因其土風；式是大邦，親臨定其名號。爾尚無作匪德，以追配前人之休；無從匪彝，以答揚皇祖之訓。俾人預懷榮之慶，而身兼燕譽之祥。王其勉之，朕命惟允。

又《王制二》 昔周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蕃輔京師；漢封骨肉，或連數十城，以承衛天子。所以强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甚慕焉。矧先帝之子，朕之仲弟，宜膺顯册，進啓大邦。茲惟典常，夫豈敢廢？某淵静沖約，孝友忠篤。不挾其貴，以從匪彝；不恃朕恩，以作匪德。奉法遵職，夙夜小心。王於雍邦，滋久彌邵。惟營丘之野，臨淄之中，太師呂尚之所建國，兼岱及海，天下重地，是用立爾，保茲東土。三公之儀，上將之節，爰田真食，備物寵章，大告於廷，咸以屬爾。嗚呼！《書》稱帝堯之德，曰『以親九族』；《詩》美文王之聖，曰『刑於兄弟』。蓋教自上行，愛由親始，先王之道，不易之理也。今予命爾，不違茲誼。尚悉爾心，其勵相朕。使黎民百姓於變時雍，由家及國，罔不作孚，以屏予一人，填撫方夏。實諉在王，時其勉之。

又《王制三》 天子支子，若其母弟，姬姓於周，未有不侯；劉氏於漢，未有不王。蓋親之欲寵其位，愛之欲厚其財，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富而能約，不從以敗禮；貴而能戒，不恫以好逸。畜學樂善，厥德日新。王曹積年，遵職無

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開，三江五湖，其陽大海，鹽魚金穀，天地之藏，茲用命爾，式是南郊，儀視三公，任兼上將。真封衍食，備致寵章。嗚呼！昔魯公於周，大啓爾宇，以輔王室；康叔於衛，實爲孟侯，以保乂民。今朕順稽於古，以屬爾某。爾尚念茲，以祗厥服。使常棣之澤配前聞人，維城之休承我高后。在爾勉矣，往其欽哉。

又《贈第八皇子制》 朕惟父子之親，人道之極。蓋父有天下，而隆名重位，逮於其子。此恩義之所始，而先王之制，不易之理也。至於禮命未及，奄遘淪亡，申以哀榮，朕何敢廢？皇第八子某，秀拔慧悟，天質異甚。不好戲豫，安於靖恭。謂及大成，必爲國器。蕃輔王室，朕有望焉。而屬疾久之，醫禱備至，不幸夭閼，痛何可堪！其於陳迹尚存，音容如接。永言傷悼，莫慰朕懷。今有司上聞，揆於公議，謂宜秩以三事。今於中臺，爵之真王，謚以佳號。厥惟舊典，朕豈能抑？是用追錫，備茲異數。嗚呼！生而有特出之姿，不得遂其美；歿而有非常之寵，所以厚其終。服我命書，尚其不昧。

宋・司馬光《歸田録》卷二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一無此字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原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一作類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咨，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婿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秖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三八《宗室故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司禦率府率兼殿中侍御史騎都尉世褒墓誌銘并序慶曆四年四月》 近事，諸皇族鮮出補外官，悉留京師，亦不盡務，為選儒學官切磋講習外，奉朝請而已。此朝廷親親之義，敦睦糾合，所以別於庶姓，不責以事。

又《贈太尉追封永嘉郡王墓志銘並序》 國朝之制，不屬宗室以吏事，悉留京師以奉朝請。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政和間，太上諸皇子日長大宜就外第，於是擇景龍門外地辟以建諸邸，時鄆王有盛愛，故宦者童貫主之。視諸王所居，侈大為最，迺中為通衢，東西列諸位，則又共為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悉出貫也。時愚甚懼，蓋取《詩》之《叙》『蕃衍盛大』而下句，則識者深疑之，亦知其旨意之屬在鄆邸而已。後及都城傾覆，然第三位乃今上，果中興。【略】

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祐陵在藩時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筆硯、丹青、圖史、射御而已。當紹聖、元符間，年始十六七，於是盛名聖譽。布在人間，識者已疑其當璧矣。初與王晉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喜作文詞，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也。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於藍者也。後人不知，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書學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略】

國朝故事，諸王儀物視宰相，張青絹傘，畫繡鞍韉，以親事官呵哄而已。政和三年春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奠昭懷劉太后，百官陪位。上謚册罷，還愒於瓊林苑，御寶津樓。上垂簾，百官歸，或不知，皆騎從大道繇樓下過，燕越二王亦同塗，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上訝之，因申嚴其分，乃賜二王三接青羅繖、七紫羅大掌扇、二金鈒花鞍，若茶燎水罐，凡儀物皆用塗金，加異錦為鞍焉，以壯維城之固。是後遂為故事，蓋自政和三年始。又故事，諸王不施狨坐，宣和末亦賜之。

宋・費袞《梁谿漫志》卷一《封國當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太宗封晉王，至真宗封壽王，乃陞壽為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壽、宋、梁、趙四國自今不得更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

晉王，寇準嘗曰：「晉是藩邸舊封，今以為贈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謂為晉公，蓋有司之過也。陛下建國於昇，宜進為大國，而與晉皆毋得封。」從之。然予嘗考之：真宗始封韓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韓公；仁宗始封慶國公，而王黼、白時中皆封慶公，紹興辛酉，秦師垣轉廳，亦封慶公，有司皆失於檢照也。隆興元年十二月，湯丞相轉廳，自榮國亦進封慶，乃始辭避，詔改封岐云。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九《雜録》　慶曆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立號之尤尊美者以尊榮之，乃特贈天策上將軍，非常典也。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憚之。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五三《故魏王追封記》　王諱，英宗皇帝之第四子。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生五歲，仁宗賜名仲格，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内率府副率。英宗為皇子，王從居慶寧宫。英宗即位，改賜今諱，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博州防禦使，封太寧郡公。進拜耀州觀察使，封鄧國公。治平元年，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二年南郊，加檢校太尉。神宗嗣位，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勝軍節度使，封樂安郡王。與仲兄今徐王乞解官服英宗喪，下有司議，不許。英宗祔廟畢，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封高密郡王。熙寧元年，出就外傅。南郊，加特進，賜功臣號『崇仁保運』。四年出閤，授保信保静軍節度使，封嘉王。明堂，加開府儀同三司、功臣號『翊戴』。七年南郊，加功臣號『同德』。十年南郊，加功臣號『守正』。後罷功臣號。元豐二年，加賜公使錢，歲八千緡。三年，拜司空，封曹王。今上踐阼，拜太保、武昌武安軍節度使，封荆王，贊拜不名。五日一朝見於宫中，如見大長公主之儀。

宋・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一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為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植亦除。八年，又除子櫟。

宗室為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年，始除子晝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〇《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宫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又　卷七《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爲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七　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宫，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官院。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一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黄？」謂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宫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宋・張淏《雲谷雜記》卷三　祖宗時，宗子無預科舉。神宗始詔有官者許鎖應，未命者從其應舉，自是宗子始得預進士第。自元祐三年戊辰至嘉定元年戊辰，一百二十年間，已一千三百四十四人。而嘉王汝愚皆為廷對第一，彦中以博學宏詞中選，亦可謂盛矣。初，汝愚唱名時，洪文惠公適為右相，侍立上側，奏言：近歲宗子甚好學，前舉伯摅擢甲科，儒林以為創見。今汝愚遂魁天下，可謂瞻前無鄰。本朝故事，科舉先寒畯，有官人退居第二，乞只依臚傳次序，勿令後來居上，以見麟趾之盛。」天顔有喜。良久曰：「姑循故事。」此事予得之於文惠所作《趙氏家録》跋語，因併記之。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　本朝故事，宗室不領兵，蓋因真皇澶淵之幸。高皇靖康之變，以皇子除兵馬大元帥，定建炎中興之業。嘉定間，趙善湘開金陵制府，誅李全。識者有宗室不領兵之議，遂有行宫之謗。嘗記帥逢原為池州軍帥，有一士挾南班書見之，書史云：「祖宗典故，管軍不受宗室書。恐違制。」近來兵將，皆受宗室薦舉矣。

又　卷中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卻稱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使。」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曉也。

宋・岳珂《愧郯録》卷二《宗族之别》 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珂按：本朝嬴姓，而用姬為稱，雖詔書明言『考古立制，宜莫如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而用之耳。建炎改制，議者之論已詳，不復複出，第宗族二字。本以别親疏，似亦差互。攷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别白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預又從而釋之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輩當時固位，士多隨聲是非，或者因熟語先後為次，蓋初不致考也。

明・陳全之《蓬窗日録》卷四《將軍中尉改授議》 宋以睦親、廣親、棣華、親賢四大第聚皇族於京師，爵位、職位升進以序，幸第、宿衛兩無嫌猜；黜陟、蔭叙與庶姓不異，親親賢賢可謂一體矣。而靖康之亂，卷席以北，惟屬籍稍疏，賜第居雒，與夫效職州路者廼幸有以自全，使虽有散布遠慮，豈其北轅之慘若彼哉。聚居則情親，情親則猜忌不作，而相勸以為忠。是以終宋之世，無宗室之亂，而多忠藎之助。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公侯伯表總序》 宋興，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子男，往往以郊恩遞進，徒以嫩其名而已。户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靳焉。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八《南昌趙氏族譜序》 南昌之趙氏，出於宋魏悼王廷美，其始遷於鍾陵，為别子之祖者，修武郎續之與忠翊郎緒之也。魏王之子十人，其第四子曰追封廣陵郡王德雍，謚康簡，熙寧中用太嘗禮院言封。康簡次子承亮為秦國公，奉廷美祀，贈樂平郡王，謚恭靜。恭靜第六子曰高密侯先整。高密第九子曰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昭。修武、忠翊則光祿第四、第六子也。【略】

謙益嘗考宋之宗室，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最為蕃多，以魏悼王下言之，淳熙八年凡七千二百九十六人，而嗣字行未見，數《世系表》，亦莫得其詳也。

清・莽鵠立《山東鹽法志》卷三《封建》 宋諸王封爵僅及一身，子孫得以蔭為環衛官，封建無可紀者。

清・華希閔《延緑閣集》卷三《宋史質疑》 宗室官皆遥授，無茅土之實封，史不立世家。今惟皇子各有傳，傳子俱繼嗣所出也，傳竑閔之也。以上為一篇。宗室可傳者，得十七人為一篇。

清・李富孫《校經廎文稿》卷一六《新修金華試院記》 金華舊為東陽郡，唐改婺州。宋乾道時，以皇子魏王愷判寧國府、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建第宅於此。

清・文廷式《純常子枝語》卷三八 宋、明兩代宗室之名，多有字書所不載者。【略】宋宗室之載在世系表者，其字已可異之甚，雖擬名者之咎，亦宋制之未善也。

遼朝諸王

綜述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四《孝文皇太弟傳》 孝文皇太弟隆慶，番名菩薩努，母曰蕭氏，景宗第二子。生而岐嶷，儼若成人。幼時與羣兒戲，為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生馬駒也。』長善騎射，驍捷如風。定州之戰，隆慶封為梁王，加兵馬大元帥，從其母蕭后以行，力戰深入，與擒王繼忠有功，拜南京留守，封秦晉國王，又拜尚書令。尋薨，葬祖州，謚曰孝文皇太弟。

又《齊國王隆裕傳》 齊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沈毅，美姿容。始封鄭王，遥授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為東京留守，崇建宫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後蕭太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王。

又《魯王宗元傳》 魯王宗元，興宗同母弟也。少而雄耿，很愎過人。始封鄭王，又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囚犯死罪者，命衆集射，斬而臠之，流血滿前，飲啖自若。意志不臣，每伺時釁。洪基嗣立，奉長樂之命，以為皇叔。後因遊獵伺間弒帝，左右遮救得免，宗元併其子洪孝伏誅。

又《晉王宗懿傳》晉王宗懿，番名查箇只，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也。少有氣局，幹畧過人。聖宗推愛諸姪，每誡之曰：『汝勿以材能陵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州、饒、建、宜、平州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又《燕王洪道傳》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與伏兵合擊之，盡殪。後渤海高頲樂反，又命洪道討之。終於燕京留守，封燕王。

又《梁王信寧傳》梁王信寧，番名解里，北大王烏斡之子。始以祗候郎君授林牙，雲州、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南大王、北大王、惕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尚父，致仕。

又《諸王傳論》后不可並，並后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噬上國，嫡庶之分，亦安知之？元帥太子之稱，不以屬之突欲，而以屬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已可議矣。既而述軋生閒鼎之謀，宗元受皓首之戮，亦何怪其然哉！

陳述《全遼文》卷七《〔遼〕王實〈耶律宗政墓誌銘並引清寧八年〉》景宗皇帝生三子，立其長為天輔皇帝。次諱隆慶，初封秦晉國王，賜以鐵券，俾示子孫，後贈孝貞皇太叔，烈考也。【略】（開泰）五年，以朱駹出邯，既聯三事之班；白馬協盟，宜先二等之爵。拜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始封中山郡王，加食邑三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太平元年冬，會行禮册，進階特進。【略】（重熙）四年，國家以肇膺駿命，始上鴻名。乃眷□源，宜均睿澤，寵膺一字，進封魯王，所以厚天倫而旌丕績也。【略】十一年冬，車駕幸燕，普徇羣情，載加懿號。天地之交感，堂陛由是相高。遷授武寧軍節度、徐、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行徐州大都督府長史，進封宋王。【略】十七年，拜樞密使，加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二百户，仍賜資忠佐理功臣，秩兼風詔，職惣鴻樞，廟堂升六相之前，公室冠七王之上。十九年，就加守太保，改封鄭王，加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二百户，非出處為限，將勞逸是均。二十年，為四十萬軍南大王。兵府浩繁，暫資統領。樞庭宥密，終賴典臨。二十一年夏，拜樞密使，册封越國王，又賜保義功臣。【略】是歲乙未，改重熙二十四年為清寧元年。

當此之時，虔受付遺，密扶承纘。負送往事居之節，有匡内制外之功。進位守太傅，改封趙國王；又賜翊聖功臣。二年，以山陵之畢，京邑是居。既謁見於祖宗，即省巡於方嶽。西接管鑰，誰其主之？尋判上京留守、臨潢尹事，册命為魏國王。

又《卷八《〔遼〕劉詵〈耶律宗允墓誌銘咸雍元年〉》》王諱宗允，字保信，氏出國姓，詎煩徵述。世宗天授皇帝、孝烈皇后，曾祖父母也。景宗天贊皇帝、宣獻皇后，祖父母也。故尚書令、秦晉國王、贈孝貞皇太弟諱隆慶，故齊國妃蕭氏，考妣也。王即孝貞皇太弟之第三子也。（開泰中）進位同中書門下三品，始封長沙郡王。黄扉議政，已偕作相之榮；白馬伸盟，復峻封王之爵。【略】（重熙中）未幾，俄徒戎節，鎮於蔚蘿，進封韓王。珥貂冠而示貴，佩馳劍以增輝。尋再判崇義軍事，進封沂王。當年申典白川，逾歲薦移臨海，皆所以奬舊勛而光前政也。粤惟上谷，雄亞全燕。苟非懿親，詎膺殊委。至是輟王以控撫之，特賜保順功臣，進封陳王。下車之際，威惠大洽，今皇上在宥天下也，以王聯從父之親，久鎮方面。【略】（清寧二年）重判忠順軍事，仍賜推誠功臣，進封魯王，歲餘，加守司徒，移殿於金城。

十二月七日薨於行帳。嗚呼！享年六十。聞訃，震悼久立，不視朝者五日，詔追封鄭王。【略】兄二人：長曰宗政，守太傅兼中書令，魏國王；次曰宗德，大内惕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沂王。

又《〔遼〕趙學嚴〈耶律仁先墓誌銘咸雍元年〉》有遼宋王，兼富精緜，王諱仁先，字一得。【略】遷契丹諸行宫都部署，又拜尚王。【略】王之弟曰義先，大内惕隱，富春郡王。

又卷九《〔遼〕張臣言〈蕭德溫墓誌銘大康元年〉》故贈晉國王，諱和，秦國大妃耶律氏，曾王父母也。祖推誠協謀致理同德佐國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政事令、齊國王、食邑四萬户、食實封五千户、贈大丞相，諱孝穆，遼國太妃耶律氏，王父母也。故資忠盡節致理經邦功臣、樞密使、保義軍節度使、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守太師兼中書令、采訪使、陝、虢等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陳王、贈大丞相諱知足，則烈考也。今公主耶律氏，則慈母也。故西北路招討使、駙馬都尉、齊王諱無曲，則叔也。於國於家，維忠維孝。隆恩締好，皆為禁内之華姻；優命旌勞，並□□中之徽號。公即丞相陳王之長之也，今皇太后之親侄也。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遼]張嗣復〈耶律宗教墓誌重熙二十二年〉》（太平）十七年，特封廣陵郡王。

又《[遼]趙孝嚴〈大遼盡忠平亂功臣兼侍中贈中書令謚貞愍耶律公墓志銘並序大安十年〉》曾王父某官諱撒割里，累曾某官，威勇材力，傑立當代。王父南宰相，兼侍中諱思忠，勞勤王室，勛望隆重，議者以為周邵之比。烈考尚父，於越，晉王諱仁先，孝友忠義，稟自天性。事與宗孝章皇帝，陟降三府，出入二省。洎天佑皇帝嗣位，載綰相印，累封王爵。平亂定遠，連策大功。絶域傾風，聲撼天下。先與四弟曰義先、禮先、智先、信先，人物門第，偉冠一時，時人號之為五龍。【略】妹三人：【略】次曰迪輦夫人，適故尚父、奚王蕭福善男，右祗候郎君詳隱忠信。【略】女曰劬輦娘子，適大國舅、故蘭陵郡王孫蕭查剌。

《遼史》卷四五《百官志一》北面朝官【略】大惕隱司【略】太祖有國，首設此官，其後百官擇人，必先宗姓。【略】北面著帳官【略】親王祗應司。【略】

北面皇族帳官【略】

孟父族帳常衮司。掌蜀國王巖木房族之事。

仲父族帳常衮司。掌隋國王釋魯房族之事。

季父族帳常衮司。掌德祖皇帝三房族之事。【略】

親王國。官制未詳。

王府近侍。

王府祗候。【略】

王子院。掌王子各帳之事。

王子太師。

王子太保。

王子司徒。

王子司空。

王子班郎君。

又 卷六二《刑法志下》遼二百餘年，骨肉屢相殘滅。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

又 卷六六《皇族表序》遼太祖建國，諸弟窺覦，含容誘掖，弗忍致辟，古聖人猶難之。雖其度量恢廓，然經國之慮遠矣。終遼之世，其出於橫帳、五院、六院之間者，大憝固有，元勳實多。

又 卷七二《宗室傳》平王隆先，字團隱，母大氏。

景宗卽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薄賦稅，省刑獄，恤鰥寡，數薦賢能之士。後與統軍耶律室魯同討高麗有功，還薨，葬醫巫閭山之道隱谷。

平王為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閭苑集》行於世。

保寧之季，其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舉兵作亂，上命轘裂於市。

晉王道隱，字留隱，母高氏。

道隱生於唐，人皇王遭李從珂之害，時年尚幼，洛陽僧匿而養之，因名道隱。太宗滅唐，還京，詔賜外羅山地居焉。性沉靜，有文武才，時人稱之。

景宗卽位，封蜀王，為上京留守。乾亨元年，遷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居數年，徙封荆王。統和初，病薨，追封晉王。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

東書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絶，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為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歟。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性卞嗜殺之所致也！

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在茲矣。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太祖第三子，母淳欽皇后蕭氏。

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臥內，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李胡。

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還，遂立為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為安端、留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約既定，趨上京。會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

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逮李胡，囚之，死獄中，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重熙二十一年，更謚章肅，后曰和敬。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宛。

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置於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爵，王宋。

喜隱輕僄無恆，小得志即驕。上嘗召，不時至，怒而鞭之，由是憤怨謀亂。

貶而復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為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户，稍見進用。復誘羣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築圜土囚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

夫自太祖之世，剌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為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虖，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略】

晉王，小字敖盧斡，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

甫髫齔，馳馬善射。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斡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剌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

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睹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睹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敖盧斡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斡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九二《封建考・遼》 道宗太康五年十一月，詔淮王子封一字王，餘並削降。

蜀國王巖木，玄祖子，身長多能，語言如鐘，三為迭剌部夷離堇，年四十五薨。重熙中，追封蜀國王。

隋國王釋魯，玄祖子，駢脅多力，賢而有智，為遥輦氏於越，始教民種植桑麻。年五十七為子滑哥所弒。重熙中，追封隋國王。

賢適，玄祖後，不知世次，封西平郡王。

頹昱，巖木後，不知世次，封漆水郡王，世宗時為惕隱。

化哥，巖木後，開泰時為北院樞密使，封幽王。

瑰引，巖木後，封燕王。

仁先，瑰引子，始封吳王。清寧初，徙王隋，後進宋王，咸雍時改遼王。

義先，仁先弟，嚴重疾惡，封武昌郡王，進王富春。薨，追贈許王。

休哥，釋魯孫，聖宗時伐宋有功，封宋王。

陳留，釋魯曾孫，道宗清寧初為南京留守，封宿國王。

仙童，釋魯後，清寧時封蔣國公，咸雍初徙封許國。

右玄祖之世。

許國王寅底石，德祖子，生而闇懦，與兄剌葛作亂，屢為太祖所宥，命輔東丹王，淳欽皇后遣人殺於路。重熙間追封許王。

明王安瑞，德祖子，亦與剌葛謀亂，太祖屢宥之。天祿初，以功王東丹國，賜號明王。

幹特剌寅底石後，封漆水郡王，乾統初封混同郡王。

察割，安瑞子，天祿元年封大寧王，後弒世宗，被誅。

撻不也，德祖後，不知世次，封漆水郡王。

頗的，德祖後，奴瓜之孫。太康中拜南府宰相，封吳國公。

右德祖之世。

東丹國人皇王倍，太祖册為太子，居東丹。太祖崩，讓國適唐。

道隆，倍子，景宗保寧元年封平王。

道隱，倍子，景宗初封蜀王，乾亨中徙荆王，卒後追封晉王。

喜隱，倍弟李胡子，始封趙王，景宗改宋王，後謀反，廢。

宛，李胡子，景宗即位封衛王。

室魯，倍弟牙里果子，統和末為北院大王，封韓王。

右太祖之世。

太平王罨撒葛，太宗子，會同元年封太平王。穆宗時謀亂，覺，貶西北邊戍。景宗即位，懼竄大漠，召還，釋其罪，封齊王。保寧四年卒，贈皇太叔。

冀王敵烈，太宗子，多力善射。保寧初，却宋師有功，封冀王。後與耶律海恩等謀反，事覺，穆宗釋之。乾亨時，與宋師戰，没於白馬嶺。

越王必攝，太宗子，穆宗時，嘗啓族人恒特及蕭啜里謀亡事。又諫止殺監鹿官。景宗即位，封越王。

右太宗之世。

寧王質睦，即只没。世宗子，敏給好學，通契丹漢字，工詩。景宗封為寧王，保寧八年奪爵。統和元年，皇太后稱制，詔復舊爵。

右世宗之世。

秦晉王隆慶，景宗子，八歲封恒王。統和中，為南京留守，屢敗宋師。十六年，徙王梁國。開泰初，更王晉國，進王秦晉，入覲還，道卒，追贈皇太弟。

齊王隆祐，景宗子，乾亨初封鄭王。聖宗伐宋、伐高麗，皆留守京師。後徙王吳，更王楚，改王齊，薨。

查葛，隆慶子，始封中山郡王，為保靖軍節度使，後封潞王，進封越國王。清寧初，封趙國王，為上京留守，又改魏國王。

遂哥，隆慶子，始封樂安郡王，為廣德軍節度使，後封豳王。

謝家奴，隆慶子，開泰六年四月封長沙郡王，後改陳王，又改魯王。

驢糞，隆慶子，封遼西郡王。

蘇撒，隆慶子，封漆水郡王。

胡古魯，隆祐子，開泰三年封廣平郡王，後改周王。

合祿，隆祐子，封魏王。

貼不，隆祐子，開泰中封豫章王，為長寧軍節度使。重熙中，封漢王，為中京留守，又改吳王，為西京留守。

宗範，亦□□□，不詳所出，封三韓郡王。

右景宗之世。

秦王重元，聖宗子，太平三年封秦國王，嘗白其母后謀立己事，為興宗所重，立為皇太弟。道宗立為皇太叔，免拜不名，兩朝皆賜金券。後以子涅魯古誘之謀反，軍潰自殺。

柳城郡王別古特，聖宗子，明敏善射，討夏國督戰有功。重熙中封柳城郡王。

燕王吳哥，聖宗子。開泰二年為惕隱，出為南京留守，受封不知何時。

混同郡王侯古，聖宗子。重熙七年封饒樂郡王，咸雍中徙混同郡王，後為上京留守，薨。

涅魯古，重元子。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又封楚王。清寧初徙封吳王，又進封楚國王，後以謀反誅。

右聖宗之世。

宋魏王和魯斡，興宗子。重元之亂，和魯斡夜赴戰。重熙十七年封越王。清寧初拜上京留守，徙王晉，進王宋魏。乾統三年册為皇太叔。

秦晉國王阿璉，興宗子。重熙十七年封許王，清寧初徙秦王及陳王，又進封秦越國。咸雍間，歷西京、上京留守。卒，追封秦魏國王。

石篤，和魯斡子，封漆水郡王。

淳，和魯斡子，乾統初封鄭王，進封越國王，又封秦晉王。後天祚播

遷，稱帝。

魯王敖魯斡，天祚子，初封晉王，出繼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喜揚人善，勸其不能，中外稱其長者。保大二年，以得人心欲立為帝，賜死。或勸之逃，敖魯斡曰：『安忍為七尺之軀而廢臣子之大節。』遂自縊死。

梁王雅里，天祚子。七歲，欲立為太子，別置禁衛，封梁王。天祚奔夏，衆推稱帝，改元神曆。

趙王習泥烈，天祚子，初封饒樂郡王，改封趙，從天祚至白馬濼，為金師所獲。

秦王定，天祚子，從天祚至青塚濼，為金師所獲。

許王寧，天祚子，從天祚至青塚濼，為金師所獲。

又　卷一一四《逆臣傳論》　遼之秉國鈞，握兵柄，節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不使，豈不以為帝王久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致亂亡，皆是人也。有國家者，可不深戒矣乎！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七《遼族多好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王倍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閭山絶頂。其所作《[樂]田園（樂）詩》，爲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而浮海適唐也，刻詩海上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情詞悽惋，言短意長，已深有合於風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留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留，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蒲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留工詩，重熙中，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陳家奴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陳家奴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游]賦》。清寧中，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上亦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後以太子濬無辜被害，以詩傷之，無意仕進，作《放懷詩》二十首。耶律谷欲工文章，興宗命爲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褭履工畫，坐事犯罪，寫聖宗御容以獻，得減死。後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餞者，駭其神妙。此又宗室之以畫著名者也。

清・閻鎮珩《六典通考》卷一五一《建國考》　遼諸王：楊珠，元祖第四子，追封蜀國王。實嚕，字蘇呼，元祖第三子，追封隋國王。伊德實，字愛新，德祖第四子，追封許國王。安圖，字猥隱，德祖第五子，以功王東丹國，賜號明王。雅斯哈，太宗第二子，封太平王，景宗封齊王，贈皇太叔，謚欽靖。迪里，字博斯齊，太宗第四子，寶寧初封冀王。必舒，字珍戩，太宗第五子，穆宗時封越王。北穆，字呼喇濟，世宗第三子，景宗時封盜王，保寧八年奪爵，統和元年復舊爵。隆慶，字燕隱，小字普賢努，景宗第二子，初封恆王，徙王梁國，開泰初更王晉國，進王秦，追贈皇太弟。隆祐，小字古齊，一字和爾沁，景宗第三子，封鄭王，統和中徙王吳，更王楚，開泰中改王齊，謚仁孝，改謚孝靖。重元，小字博齊希，聖宗第二子，封秦國王，興宗立為皇太弟，道宗册為皇太叔。布古德，字薩蘭，聖宗第三子，封柳城郡王。海古勒，字勒額本，聖宗第六子，封饒樂郡王，咸雍中徙混同郡王。烏格，字洪隱，聖宗第四子，封燕王。和囉噶，字阿尼雅，興宗第二子，封越王，清寧初徙王魯，進王宋魏，乾統三年册為皇太叔。濬，小字伊囉韓，道宗第一子，封梁王，立為皇太子，卒謚懷，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額嚕温晉王。雅里，字薩蘭，天祚欲立為太子，別置禁衛，封梁王，天祚奔夏，衆推稱帝，改元神曆。塔魯燕國王。實訥埒趙王。定秦王。寧許王。右天祚六子。

金朝諸王

綜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四《千官品列》　諸國王府號：趙王府，大府，名二十。

豳王府，次府，名三十。諸王府，小府，名二十。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其宗室皆謂之郎君，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卿相盡拜於馬前，郎君不為禮，役使如奴隸。

金・張暐《大金集禮》卷九《親王》　天眷元年，定到國封等第，大國二十：遼、燕、梁、宋、秦、晉、漢、齊、魏、趙、越、許、楚、魯、冀、豫、御名雍、兗、陳、曹；次國三十：蜀、隋、鄭、衛、吳、韓、潞、豳、潘、岐、代、虞、徐、滕、薛、杞、原、邢、翼、豐、畢、鄧、鄆、霍、蔡、瀛、沂、榮、英、溫；小國三十：濮、濟、道、定、景、申、崇、宿、息、莒、鄫、鄀、舒、淄、邾、宋、鄖、譚、杞、向、郇、密、胙、任、戴、鞏、葛、蕭、莘、芮。天眷二年四月，勅旨：親王有職事者，除本職俸外，更依親王例另支俸。皇統元年，奏定：依令文，皇兄弟、皇子封一字王，為親王，並二品俸傔。已下宗室，封一字王，皆非親王，支三品俸傔。又親王除本職合請俸傔外，支二品親王俸，不支傔。至天德二年，職事、王爵止從一高。大定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奏定：依國王例，用金印，重八十兩，駝紐，各知印二人。傘權依正隆儀制，金鍍銀浮圖，青表紫裏。舊例，紫傘。交椅用圈背銀裹，銀水罐子厮羅唾盂，引接十人。皂衫，盤裹，束帶，騎馬，捧攏官四十人。首領，紫羅袄子，素幞頭；執銀裹牙杖人、傘子，紫羅團答盤鳳袄子，交脚幞頭，金花鳳子；餘人，紫羅四襆盤鳳袄子，兩邊黃絹義襴，幞頭與傘子同，並用金鍍銀束帶。三年正月，捧攏官五十人。十年正月二日，勅旨：繡鳳袄子，更改別樣。二十二日，袄子改作繡芙蓉，幞頭改作間金花。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奏定依三師、三公、宰執赴朝絲鞭鞍轡等。七年九月十三日，奏潘王俸，奉勅旨：依隋王分例支，亦候出宮支全俸。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勅旨：諸王特遷開府儀同三司，二年，封皇子許王，自後以次並封王。每遇朝參，並依王爵序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定見客儀式，非泛見客，三師、三公、尚書令、宰執、樞密使副、判宗、東宮三師、欄子內少前，東向北上，親王西向，相揖；二品職事官，欄子內北向，以東為上，躬揖，親王離位正南立答揖；三品，扣欄子，躬揖，親王位前立答揖；四品，欄子外稍近南，躬揖；五品，露階上又近南，親王坐揖；六品、七品，庭下躬揖；內省臺寺監、東宮官、宣徽學士、國史記注、諫院之類，雖不至五品，亦展狀上階；八品、九品，庭下通名唱喏，親王坐受。邂逅相見，二品以上職事官先揖，親王答揖；三品以下並迴避。在路相逢，三師、三公、尚書令、宰執、樞密副使、判宗、東宮三師，道遇親王，即於馬上相揖，依尊卑分路行。如同途並行，即俱出入，從惟呵喝，止從職事高者。散官一品、職事官二品及爵一品者，道遇親王，道側却傘斂馬，候過方行。以下並迴避。今儀式無此款。二十年，宣徽院奏定賜生日儀：使者至所往處第一驛，先遣人報知，即於儀門東間陳設使者幕次，於廳事庭中望闕設香案、置物案，又設拜褥並使者褥位；親王率僚屬吏從，音樂，於客亭，具公服迎接，使者將至，先遣人覆知，未敢參見；使者過，借儀衛、音樂前導，親王以下後從；至儀門幕次，親王先赴庭中香案之側立，俟使者取賜物置箱複中，孔目官二人具本服捧箱行至於庭，置箱於案上，捧箱人退；親王上拜褥，使者赴褥位立，親王再拜，上香，復位再拜，親王跪，使者傳旨賜物，又再拜，跪，使者取物於案，以授親王；受物訖，就褥位再拜，搢笏舞蹈，俛伏興，又再拜，少離位，跪問聖躬萬福，使者答訖，復位；即請使者升廳正坐，佐貳以下展狀參訖，設果棹，親王先揖，跪獻酒一盞，復揖，退；佐貳以下僚屬跪獻酒一盞，次獻幣物，親王復獻一盞，以付從人訖，徹果棹，入食案，邀請以次官陪坐，供食；食畢，徹案，再以果棹前，使者命親王即坐就食，執事者斟酒無算，使者請罷酒至再，乃徹果品；回時，使者上馬，親王以下率僚屬俱公服送至客亭，跪附奏，使者聽訖，立勸酒一盞，以次官共勸酒一盞，致辭。

又《宗室》　大定十九年，奏定皇孫郡王、國公傘蓋印信制度，止依見行儀式。國公自來不曾鑄印，亦無鑄印故事，難以給鑄。郡王人從六

人，郡王牽攏官三十人，未出宮二十人；國公牽攏官二十人，未出宮十四人；郡王接引六人，國公四人，未出宮各減半，並依一品職事官。人從服飾用紫衫盤裹銀偏帶，圈背銀裹交椅，銀水罐厮羅盂子唾盆。十九年七月，擬申趙王長子完禄，降省批，無似此格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旨：皇太子封金源郡王，唐典故，代宗為玄宗嫡皇孫，年十五，封廣平郡王。長男授特進，封温國公，次男封道國公，女封廣平郡主。以次諸子例封公，趙王長子授光禄，次子奉國。三年七月九日，御史臺舉奏：『依令，皇兄弟皇子為親王，判宗壽王，祕監温王，皆不合佩玉魚。壽王，皇統時，亦於親王班佩玉魚，銀褐領。三年正月十七日，奏劄：禮部呈宣徽院申，會驗自來每過旦望，并應有見辭官員通贊官職姓名，其間或有皇親及賜姓官員，有無通姓。下太常寺，檢到《唐會要》貞元八年，太常寺奏，宗子名銜，皆云皇某親。此非避嫌自卑之道也。伏請三從内仍舊。從之。武德三年，曹國公徐勣、賜姓李氏。貞觀十七年，詔圖畫功臣像於凌烟閣内，河間元王孝恭不用姓，以此見得唐宗室近屬不用姓，其餘宗室及賜姓者並用姓。今來擬依前項典故。三從皇親不通姓外，其餘宗室及賜姓者，並通姓名。奉聖旨，准奏行外，平章阿烈、仍通姓氏。』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　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曰：恆、舊為遼，明昌二年以漢、遼、唐、宋、梁、秦、殷、楚之類，皆昔有天下者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邵、舊為梁。汴、舊為宋。鎬、舊為秦。并、舊為晉。益、舊為漢。彭、舊為齊。趙、越、譙、舊為殷。鄧、舊為楚。魯、冀、豫、絳、舊為唐。兗、鄂、舊為吴。夔、舊為蜀。宛、舊為陳。曹。

次國三十，曰：涇、舊為隋。鄭、衛、韓、潞、豳、潘、岐、代、澤、徐、滕、薛、紀、昇、舊為原。邢、翼、豐、畢、鄧、鄆、霍、蔡、瀛、按金格，葛當在此。沂、荆、榮、英、壽、溫。

小國三十：濮、遂、舊曰濟。道、定、景、後改為鄒。申、崇、宿、息、莒、鄴、鄄、舒、淄、郕、萊、舊為宗，以避諱改。鄖、郯、杞、向、管、舊曰邹，興定元年改。密、胙、任、戴、鞏、蔣、《土民須知》云，舊為葛。蕭、莘、芮。

封王之郡號十：金源、廣平、平原、南陽、常山、太原、平陽、東平、安定、延安。

又　卷五九《宗室表序》　古者太史掌敘邦國之世次，辨其姓氏，别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爲氏，史臣記録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内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别焉。大定、泰和之間，袒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敘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輟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失，大概僅存，不可殫悉，今掇其可次第者著於篇。其上無所係、下無所承者，不能盡録也。

又　卷六五《始祖以下諸子傳》　世祖翼簡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斡帶，次太宗，次遼王斜也。次室徒單氏生衛王斡賚，次魯王斡者。次室僕散氏生漢王烏故乃。次室朮虎氏生魯王闍母。次室朮虎氏生沂王查剌。次室烏古論氏生鄆王昂。【略】

斡帶【略】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謚曰定肅。【略】

斡賚【略】皇統五年，追封衛國王。【略】

斡者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魯王，正隆例改封公。【略】

鄆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略】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署銜帶『皇叔祖』字，封鄆王。

又　卷六六《始祖以下諸子傳》　昷，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略】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略】（皇統）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修如故。【略】

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謀良虎。次室溫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刮苗。次室僕散氏坐事早死，生龍虎衛上將軍隈可。

又　卷六九《太祖諸子傳》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后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傷、潘王訛魯。宣獻皇后生睿宗、豳王訛魯朶。元妃烏古論氏生梁王宗弼、衛王宗強、蜀王宗敏。崇妃蕭氏生紀王習泥烈、息王寧吉、莒王燕孫。娘子獨奴可生鄴王斡忽。宗幹、宗望、宗弼自有傳。【略】

宗傷，本名訛魯觀。【略】（天眷元年）俄為尚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

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既而以謀反，誅。

宗傑，本名沒里野。【略】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奭為會寧牧，封鄧王。【略】大定間，贈宗傑太師，進封趙王。【略】

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為燕京留守，封衛王，太師。【略】

爽，本名阿鄰。【略】世宗大悅，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祕書監。母憂，尋起復，還太子太保，進封壽王。【略】爽疾少間，將從上如涼陘，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復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略】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為東京留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再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王。

又 卷七六《太宗諸子傳》 太宗子十四人：蒲魯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虎、阿鄰、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孛束、斡烈、鶻沙。

宗磐本名蒲魯虎。【略】熙宗即位，為尚書令，封宋國王。【略】

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原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郓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鶻沙，封畢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略】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略】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正隆例封遼王。【略】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歷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杲子宗義為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又 卷八〇《熙宗二子傳》 熙宗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賢妃生魏王道濟。

又 卷八二《海陵諸子傳》 海陵后徒單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壽，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才人南氏生滕王廣陽。【略】元壽，天德元年封崇王。

又 卷八五《世宗諸子傳》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孰輦、越王斜魯。元妃張氏生鄫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允德。昭儀梁氏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升。孰輦、斜魯皆早卒。

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剌，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密使。【略】

鄭王永蹈本名銀朮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為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略】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略】

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封冀王。【略】（明昌）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郢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譙王，判中山府事。明年，進封越王。【略】

潞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祕書監。二十九年，進判祕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必剌猛安。二年，進封豳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潞王。【略】

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豳。【略】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書，授山東

西路按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卽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衛紹王卽位，徙今封。【略】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又 卷九三《顯宗諸子傳》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鄆王琮、瀛王璹、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溫王玠。

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充華。【略】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卽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略】

瀛王璹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略】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卽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略】

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溫妃石抹氏養為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章宗卽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孰輦為趙王，以從彝為趙王后。承安元年，為兵部尚書，改封蔡。四年，除祕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略】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略】

溫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性溫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溫王。

又《章宗諸子傳》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荊王洪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鄰。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略】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生。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荊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封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

又《衛紹王子傳》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瑄，按辰曰璡。【略】

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為王，從恪胙王，有任王、鞏王，餘弗傳。是歲，從恪為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為皇太子。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為梁王，汴京破，死焉。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又《宣宗三字傳》 荊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貞祐元年，封濮王。【略】

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荊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封真妃龐氏為荊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肅國公，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鞏王。【略】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乏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踈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荊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九《宗室》 《金史》：『密國公璹，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璹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金雖夷狄之邦，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鑑哉！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五《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蠆蠭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兗國王宗儁、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爲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它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括蒲剌覩狃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羣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與男案春、阿辛并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爲輟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於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塞井，爲之終夕不安寢云。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八《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風氣淳實，祖父一言，子孫終身奉之弗敢違。女直俗生子，長卽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次劾里鉢，次劾孫，次頗剌淑，次盈歌。及當異居，景祖曰：『劾者柔和，可治家事。劾里鉢有智勇，何事不成？劾孫亦柔善人耳。』乃命劾者與劾里鉢同居，劾孫與頗剌淑同居。其後景祖卒，世祖劾里鉢繼之。世祖卒，肅宗頗剌淑繼之。肅宗卒，穆宗盈歌繼之。兄弟間自相傳襲，毫無爭端。《撒改傳》所謂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劾者襲節度使，劾者無異言；世祖越劾孫而傳肅宗，劾孫亦無異言，皆景祖志也。世祖臨歿，呼穆宗謂曰：『長子烏雅束柔善，若辦契丹事，阿骨打能之。』穆宗後遂以位傳烏雅束，以及於太祖。兄弟間行之自如，無所勉强。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傳其弟吳乞買，是爲太宗。及太宗，本無立熙宗意，名亶，太祖長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孫，當立，與宗幹、希尹等定議入奏，太宗以義不可奪，亦遂授熙宗爲諳班勃極烈金最尊官也，諸帝皆由此繼大統。而繼體焉。可見開國之初，家庭間同心協力，皆以大門户啟土宇爲念，絶無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奮起一方，遂有天下也。熙宗卽位，亦敬禮諸叔。未幾，宗磐、宗雋、撻懶等相繼以謀反誅，帝亦酬酒，以疑忌殺其弟常勝，查剌，海陵又手弒帝而奪其位，遂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宗弼子孫三十餘人，斜也子孫百餘人，諸内族又五十餘人，草薙株連，幾無噍類。其去世祖、肅宗之世曾未三四十年，而骨肉變爲仇讐，蕭牆之内横屍喋血，祖宗淳篤之風一旦澌滅，而國脈亦幾斬絶。幸世宗登極，以太祖子孫無幾，曲爲保全，從弟京謀逆當誅，猶貸其死，臨御三十年，絶少誅夷宗族之事。章宗時，又以鄭王永蹈，鎬王永中之亂，遂疑忌宗室，凡親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爲其屬，實以監之。馴至宣、哀之世，鎬厲王子孫禁錮已四十餘年，衛紹王子孫亦禁錮二十餘年，至大中始釋，而國已亡矣。自古家門之興，未有不由於父子兄弟同心協力，以大其基業。及其衰也，私心小見，疑妬攘奪，恩誼絶而門祚亦隨之。家國一理，應若鼓桴，此可爲炯鑒也。

清・施國祁《金史詳校》卷四 凡封王大國二十。《集禮》：天眷元年，定封大國二十：遼、燕、梁、宋、秦、晉、漢、齊、魏、趙、越、許、楚、魯、冀、豫、雍、兗、陳、曹。皇統五年十二月，奏定從上添入唐、殷商、周，爲二十四，餘仍舊。《大定格》：遼、梁、宋、秦、晉、漢、齊、趙、越、許、楚、魯、冀、豫、唐、兗、吳、蜀、陳、曹。案：諸臣封二大國者：秦漢勛宗翰，周宋勛宗望，梁宋宗幹，遼越杲，梁晉徒單恭。【略】

次國三十。《集禮》：次國蜀、隋、鄭、衛、吳、韓、潞、邠、滕、岐、代、虞、徐、滕、薛、杞、原、邢、翼、豐、畢、鄧、鄆、霍、蔡、瀛、沂、滎、英、温。《大定格》：蜀、隋、鄭、衛、韓、潞、邠、滕、鄂、代、虞、徐、滕、薛、紀、原、邢、翼、豐、畢、鄧、鄆、霍、蔡、瀛、沂、荆、滎、壽、温。【略】

小國三十。《集禮》小國濮、濟、道、定、景、申、崇、宿、息、莒、鄴、郜、舒、淄、郯、宗、鄖、譚、應、向、邾、密、胙、任、戴、鄅、葛、蕭、莘、芮。《大定格》：濮、濟、道、定、景、申、崇、宿、息、莒、鄴、郜、舒、淄、郯、宗、鄖、譚、祀、向、邾、密、胙、任、戴、

鞏、葛、蕭、莘、芮。【略】

封王之郡號十：金源、廣平、宗秀、偎可、宗賢、活女、晏、耨盤温敦思忠、李石、紇石烈志寧、徒單鎰、承暉。平原。李石、南陽、張中孚、張浩内族襄。常山。内族襄、太原、平陽、東平、徒單克寧。安定、延安、克甯、僕散端。案：十郡外，則有漆水、昂。河内、宗憲、思敬、赤盞暉、高楨、鉅鹿、宗憲、思敬。蘭陵、按答海、石家奴、蕭仲恭。神麓大臭。等。此乃正隆前封號。

公主及駙馬分部

兩宋公主及駙馬

綜　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慎名器》　魯國長公主以醫官使趙自化醫術有效，請授尚食使兼醫官。真宗曰：『元份嘗有請，已諭其不可，今乃復爾。』命樞密院召自化戒之。【略】

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使相。仁宗問輔臣曰如何，宰相王曾對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有勞，晚方除使相。且將相之任，係國重輕，豈容私請？』上曰：『朝廷名分，何可妄求？卿等可召宗慶諭之。』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八《玉牒・公主》　秦國長公主，嘗為子莊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為翰林醫官使趙自化求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為自化求遥郡。朕以遥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略】

《除皇女福康公主進封兗國公主制》。門下：天道之美，濟下而光明；王化之行，由中而洽被。唐堯有釐降之典，《召南》載肅雍之詩。範俗崇風，於是乎在。國家慶靈憑厚，德教深長，迪厥真源，育茲懿主。儀我皇室，繄於舅門，待年及於有行，涓日申於誕告。皇女福康公主，閑和居德，秀映棲神，聰悟之姿，非由於外奬；徽柔之性，乃蹈於自然。朕懷先后之慈，篤外家之愛，將敦美化，是選密親。教著沁園，導人倫之婦順；恩加渭水，廣天下之孝思。是用詳按舊章，稽合嘉禮，爰築其館，載肅之車。卜以仲秋，社兹元吉。向班初册，嘗擇美名，未拓膏腴，尚闕湯沐。進開曲阜之國，衍食龜陰之田。儀服有光，號名增重。於戲！貴宜思降，富勿期驕，尚懷國史之言，緬念衿縭之戒。往服休寵，永綏壽昌。

韋驤代陳少卿《賀福康公主進封兗國表》：中宸有命，美化務先於族親；貴主進封，優恩不奪於典禮。風聲遐被，中外交忻。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惟尊號。皇帝陛下，配天地之德，紹祖宗之基。守無逸於持盈，概至公於立極。御遠以近，齊邦以家。治宮等周官之規，訓女偕堯、舜之法，罔愧前躅，克成令猷。公主分乾之英，體巽之順，雖曰愛之欲其富，不以生而榮，豈湯沐不可一而充，印綬不可一而足。蓋誨育之存節，故寵私之有階。龍光一宣，慈孝兩得。教其有素，下嫁豈忘其矩度；澤非不隆，四方孰謂之偏黨。朝野歡浹，人神氣和，邁治古之休光，增太平之盛事。臣限以官守，不獲奔走闕庭稱慶，無任瞻天踴躍之至。

德寧公主將出降，上謂輔臣曰：『公主第及房從之物，比福康公主皆減三之一。』又對羣臣數稱唐公主多適名人，而近世士人乃畏尚主。命擇士人，得尚書職方員外郎王克臣之子孝莊者，故駙馬都尉承衍曾孫，而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而並其所業一編以進。上召見清居殿，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師約。又命以毋廢學，後又出經籍及紙、筆、墨賜之。

宣祖女：陳國長公主。

太祖女：秦國大長公主、晉國大長公主、許國大長公主。

太宗女：燕國長公主、曹國長公主、晉國大長公主、鄭國長公主、申國大長公主。

又　卷一三《儀注三・册公主儀制》　太常禮院。上封册兗國公主儀注。前一日，有司設册使等幕次於内東門外，設内命婦次於公主受册，印本位門之外，又設公主受册印本位於庭階下，北向，又設册使位於内東

門，副使及內給事於其南，差退，並東向北上；又設冊印案於冊使之前，南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冊使北，南向。其日，自文德殿奉冊印，將至內東門，內給事詣本位，請公主服首飾，褕翟。冊印至內東門外褥位，置訖，捧冊官少退，內臣引內命婦俱入就位。禮直官引冊使、副使等俱就東向位，立定。內給事進，就南向位。通事舍人、博士，引冊使就內給事前，東向。稱『冊使某、副使某奉制授公主冊印』，退，復位。內給事入，詣所設受冊印本位公主前，言訖，退。內給事進詣冊使前，面西，冊使前跪，以冊印授，內給事亦跪，以授內謁者，及主當內臣等持冊印入內東門。內給事從本位庭中，內給事贊，公主降詣庭中，北向位，立定，跪取冊。興，立於公主之右少前，西向。內給事立於公主之左，少前，東向。又內給事稱有制，內給事贊，公主再拜，訖。內給事捧冊，跪授公主，公主受，以授內給事。內給事捧印授公主，如捧冊之儀。內給事贊，公主再拜，前引公主升位，以次內臣引內命婦，賀。內給事贊，言『禮畢』。內命婦退，遂引公主謝皇帝皇后，一用內中之儀。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三六《皇妹封燕國長公主制建隆元年八月初適米福德再降高懷德》　王者敦睦九族，協和萬邦。厚人倫於《國風》，考《歸妹》於《易》象。皇妹柔嘉居質，婉嫕有儀，動遵圖史之規，步中珩璜之節。六珈備物，百兩有期，爰稽嫗汭之封，用錫魯元之號；啓疆析木，葉詠穠華，勉膺湯邑之封，無忘公言之訓。可封燕國長公主。

又《皇第七妹陳國長公主封吳國長公主號報慈正覺大師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卯》　惇族之仁，御邦之本；洪惟列聖，誕啓昌源。當錫羨之垂祥，有肅雍之成德。被服公宮之訓，便蕃封邑之榮。緬慕真宗，克隆道味，協茲雅志，申以徽章。皇第七妹陳國長公主爰自先朝，特鍾慈愛，出於至性，不茹葷辛，資夙習以非常，悟清幾而迥異。專師沖寂，深厭紛華，尤軫聖考之懷，俾服空王之教。朕頃侍左右，嘗聆誨言，早以仲妹之賢，已達竺乾之旨。棲心有素，從欲靡違。懿茲同氣之親，能繼出塵之跡。睿訓斯在，欽念惟寅。屢稽釐降之文，備形惇諭之意，而潔齊無改，至願彌堅，期以脩練之勤，上報劬勞之德，矧先志之允屬，且素範之不渝。良難重違，徒積多尚，是用擇徽名於梵苑，疏茂渥於脂田。國邑進封，禪林錫號，併伸寵數，式示褒揚。可進封吳國長公主，號報慈正覺大師，賜紫，法名清裕，仍令所司擇日備冊命。

又《福國長公主進封鄧國長公主仁宗即位》　門下：重熙之運，允洽於亨期；敦叙之風，式崇乎至教。□□眇質，仰奉詒謀。方纂紹於慶基，用均覃於茂渥。眷無□□外館，迺堯族之近親。式霈寵靈，誕敷明制。福國長公主蘭儀婉穆，蕙問懿芳。自毓粹於乾霄，聿騰英於邦媛。公宮禀敬，率循圖史之規；戚苑降嬪，克茂肅雍之德。藹然壺範，式是天姻。屬當踐祚之初，爰舉序親之典。惟粉田之增賦，擇大國以疏封。錫以芝函，渙子王綍，適示褒崇之禮，聿加尊顯之稱。於戲！廣愛之仁，用昭於前訓；既優之澤，載厚於本宗。欽此徽章，外揚懿淑，可特進封鄧國大長公主。

又《冊長女兗國公主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七月乙亥朔，二十七日丁酉，皇帝若曰：二姓合好，肇正人倫，諸女畢封，著於典册。風化自出，物采有庸。惟皇度衷，稽諮故實，揆古釐降，錫命是彝。咨爾長女福康公主，慧悟哲温，柔嘉敏達。夙憑詒翼之慶，祇蹈婉和之箴。徽智天成，韶華日茂，鼇阼國邑，期之壽康，而夷亮自持，莊靚愈恪，肅侍左右，勤孝盡恭，承顔愿色，純至非勉，寔繄能養，乃底燕寧。朕緬慕先慈，參詢福耦，謀及外黨，得茲善逑，枚卜休辰，申寵褒數。益以東魯之地，廣以龜蒙之疆，服爾盛儀，率遵舊典。今遣户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堯臣，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況，持節册命爾為兗國公主，爾其欽師内範，繹敷令猷，動監圖史之規，時禀衿褵之戒，懋乃懿躬淑德，祇服祖宗之攸訓。永流惠聲，不其猗歟。

又《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嘉祐五年正月甲寅》　門下：朕稽有國之彝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載涓吉日，敷告在廷。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異禀，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養肅雝之德。仰遵舊典，褒以徽章，嘉乃妙齡，盛我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親，兹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繄乃夙成。祇若訓言，往膺渙命。可特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又《皇第十一女封永壽公主制嘉祐六年三月壬寅》　門下：朕開帝女之號，本主以上公；王姬之儀，才下於一等。古有成訓，今庸可私。皇第

十一女瑤姿瓊質，內蘊自天之溫；蘭英茝華，居懷香國之懿。言皆無擇，行不忘恭。疏潤寶源，誕秀沖魄；蹈珩璜之素矩，服圖史之前箴。諒席蕃衍之祥，能挺柔明之美。語年雖妙，推德已隆。用煩慶言，申錫嘉稱。於戲，上智攸禀，雖本於生知；內則所諸，尤資於克念。益循圖史之戒，前竚聲詩之華。往服茂恩，聿光徽範。可特封永壽公主，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又《皇第十二女封寶壽公主制同上》　門下：朕聞自家所以型國，治內本乎先親。況天挺王姬，邦善封典，舉循厥舊，令也惟時。皇第十三女儲光婺躔，肖順坤極，未覽古而知教，故在姆弗勞；雖尚幼而好仁。處躬惟恪，德範已就，褒冊難稽，是用涓選休辰。焜照蕃渥。順格景風之懿，播聞穠李之華，商錫嘉名，護成淑質。於戲，周推車服之懿，漢啓脂澤之榮，匪曰親私，繫乎治體，無替前習，更竚來恩。可封寶壽公主，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又《卷三七《岐國公主進封越國長公主制治平》　門下：朕宅天景命，紹國洪圖。外則正朝廷之儀，以經夫丕治；內則慎骨肉之序，以燦虖至恩。庸一風化之歸，敢私名分之寵。岐國公主鍾先帝之愛，列貴主之尊，被女德之肅和，飭婦言之柔靖。魯郊築館，早符下嫁之祥；沁水疏園，遂享紊封之賦。方布休於羣位，宜展睦於至姻。更荒大國之田，益賁皇家之裔。雖稽舊典，蓋協僉言。於戲，報極劬勞，痛昭陵之晚駕；義深友愛，慰長樂之晨顏。勉輯芳猷，往欽茂數。可。

又《祁國長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制熙寧三年四月辛巳》　門下：帝妹中行，《易》象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矧同氣之至親，推異數而何愛？祁國長公主，席靈長之緒，承濬哲之祥。禀乾坤之粹和，鍾日月之明潤。淵懿可度，柔嘉有章。志女功而忘勞，承師教而不倦，今玉笄在首，厭翟戒塗，方結帨於皇家，將執笲於士族。宜疏沫土之邑，俾適富平之孫。庸展茂恩，誕孚醲化。於戲！琴瑟靜好，式昭和樂之音；雷風順承，是為常久之道。勿以夫家之平素，有虧婦德之聽從。祇服訓詞，永綏福履。可進封衛國長公主。

又《慶國長公主進封益國長公主制同上》　門下：朕席昭孝之閎休，承欽儀之至德。竭誠盡禮，顧未足以報功；立愛施仁，宜莫如於敘族。欲致廣恩之道，必先同氣之親。其詔治廷，以頒褒冊。慶國長公主：秉心淵懿，履行粹和。慶鍾長髮之源，資禀少成之智。動循典訓，居蹈箴規。淑慎為儀，則有齊之季女；肅雝迪德，則彼美之正姬。必錫號以分封，猶待年而築館。誕增燕譽，益懋寵先。改慶朔之名區，撤岷梁之善壤。以敦天屬，以睦民風。於戲！授之不以私，蓋有古今之通誼；親之欲其貴，寶存仁孝之至情。祇服訓辭，永膺壽嘏。可。

又《卷三九《皇第六女特封壽慶公主制崇寧二年五月六日》　門下：篤天性之至愛，則仁始於親；尊王道之丕彝，則禮先乎近。眷予幼女，早膺設帨之祥；舉國舊章，爰布告廷之命。皇第六女：柔嘉異禀，温惠夙成。分寶婺之凝輝，毓璇源之秀潤。剪鬋午建，方觀婉孌之初；帶瑗丁辰，已著肅雝之漸。瑟彼瓊琚之旆，煜然桃李之華。雖未教於公宮，寖克諧於姆訓。屬諏龜之協吉，乃出綍以疏榮；氣當長養之時，樂其舒和之奏。主之同姓，視以真王。以昭考室之祥懷，以須築館之燕譽。於戲！壽特高於五福，以莫不增；慶本自於一人，求錫爾類。茂綏嘉號，翕受沖祺。可。

又《益國長公主進封冀國長公主制崇寧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門下：朕親睦九族，惇勸萬方。惟王化之始基，本人倫之大義。乃眷帝室之戚，有如王姬之賢，將下嫁於諸侯，當主婦於同姓。肆胙顯册，敷告治廷。益國長公主毓秀天源，託質神考。賦肅雍之美德，體柔嘉之令儀。洵若瓊琚，華如桃李。恩既崇於築館，禮宜備於承家。爰錫寵章，更舊封於益部；誕膺異數，開大國於冀方。豈獨盛其儀服之容，亦以厚其湯沐之奉。惟國之舊，匪予所私。於戲！鳳皇於飛，蓋得女歸之吉；琴瑟在御，勉成婦道之隆。尚體朕懷，毋忘爾事。可。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建隆元年八月）甲申，立琅琊郡夫人王氏為皇后，皇妹為燕國長公主。【略】

是月，燕國長公主出降殿前副都點檢、忠武節度使、駙馬都尉高懷德。

又　卷一三　（開寶五年秋七月）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

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

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又　卷一五　（開寶七年春正月）燕國長公主之喪，上哀慟，謂左右曰：『明年誕節，當罷會禁樂。』己卯，中書門下上言：『王者禮絶正更，雖陛下友愛之厚，然羣臣上壽，無以為禮，望許教坊作樂。』上不得已，從之。

又　卷四七　（咸平三年秋七月）庚子，秦國長公主求為駙馬都尉王承衍置守冢五户，從之。

又　卷五三　先是，公主、郡縣主以下諸外親命婦之入內者，因誕節郊祀，許奏戚屬恩澤，初無定制。於是，有求補閤門祗候者，上以宣贊之職，非恩澤可授，（咸平五年十二月）乙亥，詔自今敘遷者至殿直止。

又　卷五九　（景德二年三月）辛酉，詔諸王、公主、近臣無得以下第親族賓客求賜科名。時畢士安、寇準各以所親為請，上不得已而從之，因有是詔。

又　卷六七　（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子，令樞密院條上南郊、承天節皇族諸親延賞恩例。先是，每有朝慶，皇族皆過希寵澤。上謂陳堯叟等曰：『若盡遂所請，即勤勞王事之臣，能不以此為辭？自今有越例者，即令尚書、內省勿下。』堯叟等曰：『頃歲，陳國長公主為男求近地刺史，已有官者求歲歲改轉，諸院回圖舟車求免抽稅。去年，程繼宗掌致遠務，坐事制鞫，晉國長公主為奏求代。凡似此事，臣等以其國戚但取進止，陛下皆寢而不報。自此，所保任親戚有官者，限以品秩，各定所止，中外之人，盡知國家推公以待臣下。』上曰：『諸親中亦有引太祖、太宗朝事為言者，朕但答以祖宗功業至大，安可比擬？況庶事皆有制度，朕遵守之，何敢失墜？邇來漸亦知非，各安其分矣。』

又　卷七一　（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己巳，封皇姊晉國長公主為大長公主，皇妹魯國長公主為韓國長公主，壽昌長公主為陳國長公主。先是，上謂宰相曰：『先帝時，公主初降，月俸百五十千，其後稍增至二百千。至道中，先帝嘗許諸主增俸，明德皇太后為朕道先帝語，始增及三百千，此不可復增矣。今初出降者，亦求此數，曾未喻諸主初給俸時俱未得此也。東封行慶，朕欲但加美號爾。』漢制，天子之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後漢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亦加號長公主。唐制，有以國名、郡名或美名者，而皇姊無大長之稱。今有是命，緣後漢尊崇故事也。【略】

（夏四月戊子）武勝節度使、駙馬都尉吳元扆純謹謙遜，在藩鎮有憂民之心，待賓佐以禮，處事畏慎，所至能檢下，未嘗踰矩。奉身簡素，鮮聲色狗馬之好，所得祿賜，皆分給親族之孤貧者。於是，受詔知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任祿仕者皆已奏薦，不任者悉均俸贍之。公主有乳媪在，得入參宮禁，慮臣去後，託以干祈，望陛下不納。』上深所嘉歎，帝壻中獨稱其賢。【略】

（五月）辛未，詔南宮北宅公主、郡縣主諸朔望入謁，節辰進奉及非時入內，其朝班未退，並令於玄武門出入，俟班退，聽由諸門。時皇城司言隨國長公主肩輿至右掖門，與朝騎雜入，故條約之。

又　卷七二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巳，詔洞真宮及諸公主宅自今所須之物，任便市易，令雜買務供應。時駙馬都尉柴宗慶家僮自外州市炭入京城，所過免算，至則盡鬻以取利，復市於雜買務，家僮輩競有求匄。上曰：『宗慶不能治家，故縱其下，亦可醜也。』乃加條約焉。【略】

癸卯，封皇第八妹陳國長公主為吳國長公主，出家號報慈正覺大師，賜名清裕，所居院曰崇真資聖。先是，上謂王旦等曰：『長公主賜師號，當降制否？』旦等曰：『據典禮，無之。』上曰：『當進封大國，因而降制。』旦等曰：『如此，則可也。』公主入院有日，上召而誨諭之，仍慮攸久廢忘，乃筆記大略以賜。他日，出示王旦等曰：『諸妹出降，朕但教之婦道恭順而已。吳國今自主院事，不得不曲為之防。』又詔崇真資聖禪院，自今於雜買務市物，具數以聞，慮擾人也。買物具數在九月丙寅，今并書。

又　卷七四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丁巳朔）封長樂郡主女趙氏為成紀縣君。趙氏，普之孫，燕國長公主之外孫。有司言國朝以來，郡主女未有

封爵之制，特命之。

又　卷七六　（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午，進封韓國長公主為衛國，吳國長公主為楚國，隨國長公主為越國。

又　卷八三　（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忠武節度使、駙馬都尉魏咸信同平章事。咸信時已耆年，嘗因誕聖節為幼子昭侃求官，且援石保吉、吳元扆遺奏例，以冀加等。其昏眊如此。又表求任用，上出示中書向敏中曰：『咸信聯榮戚里，位居節制，何乃復懷希望！』上猶優詔答諭。於是，以建南京奬太祖舊臣，遂為使相，逾年，出判天雄軍。

又　卷八五　（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壬午，命入內副都知張景宗同句當長公主宅及郡縣主諸院公事。初命供備副使麥守恩句當，至是，守恩請以入內都知同涖其事，故復命景宗焉。

又　卷九七　（天禧五年八月）戊申，樞密院定皇親諸宅，置船，長公主二，郡縣主一，聽於諸河市物，免其差撥，自餘不得為例。

又　卷一〇一　（天聖元年十二月）丙子，詔駙馬都尉，自今毋得於清要權勢官私第往還，仍令御史臺察視之。

又　卷一一三　（明道二年）十一月癸亥朔，封秦悼王女承慶郡主為樂平公主，興平郡主為大寧公主，燕國大長公主女長樂郡主高氏為仁壽公主。始，太宗嘗以秦王二女為皇女，封雲陽、貴鄉公主，今封樂平、大寧，猶用故事。而高氏又異姓特封，制下，議者皆以為非，尋亦罷之。又追封真宗第二女為衛國長公主，號清虛靈照大師，賜名志沖。公主幼入道，蚤夭，不及封，故追命之。

又　卷一八六　（嘉祐二年六月）丙寅，進封福康公主為兗國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戊辰，淑妃苗氏為賢妃，兗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國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冊命之文，多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內。於是翰林學士胡宿言：『竊聞兗國公主議行冊禮，然於事體頗有未便，前未有此禮，祖宗以來，公主、長公主未有行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冊禮，今施於兗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綸告，若不行冊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冊，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不從。

又　卷一九〇　（嘉祐四年十二月乙丑）皇第二女楚國公主為周國，第三女唐國為漢國，第四女越國為秦國，第五女鄆國為魏國，第七女隋國為吳國，第八女韓國為燕國，第六女未及封，於是追封魯國。

又　卷一九二　（嘉祐五年冬十月）庚申，兗國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九人，並遠小處監當；入位祇候梁懷吉配西京灑埽班。自今勿置都監，別選內臣四十以上、三班院使臣五十以上無私罪者二人，在宅勾當；內臣年五十以下二人為入位祇候，並不得與駙馬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臣數多，且有不自謹者，上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逐之，因省員吏制。

又　卷一九八　（嘉祐八年）五月癸卯，進封公主為長公主，岐國改越國，福安改康國，慶壽改惠國，永壽改榮國，寶壽改順國。【略】

庚戌，封長女為德寧公主，第二女為寶安公主，第三女為壽康公主。中書奏用故事，并長公主皆賜告，罷其冊禮。

又　卷二〇九　（治平四年二月壬辰）壬辰，手詔曰：『朕嘗侍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本朝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輒皆升行，以辟舅姑之尊。習行既久，義甚無謂。朕嘗念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以勵風俗。」朕聞諭之始，欽仰稱歎，至於再三。不幸先帝後嬰疾疢，其議中寢。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可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德。』於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

又　卷二一二　（熙寧三年六月）癸酉，詔羣臣封爵至大國者，更不改封，其封妻者，隨夫郡國。上批：『宗室女封郡縣主亦乖義理。』遂詔中

書編修條例官檢詳故事取旨。既而，條例司言：『謹案范蔚宗《後漢書》云：「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其職僚品秩，皆有等降。」而前漢稱諸王女亦謂之「翁主」，齊厲王姊以紀氏所生，號為紀翁主。而《王吉傳》亦曰：「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先儒以為王姬下嫁於諸侯，以同姓諸侯主之，故謂之「公主」。公者，諸侯之稱也。諸侯嫁女，則其父主之，故謂之「翁主」。翁者，其父也。然則公主、翁主者，皆因其所主婚者而為之名。今漢制乃豫封之為某縣公主所生之子，遂得襲母封為列侯，傳國於後。則與先儒之說自不相應。其後宋諸王女封縣主，隋又有郡主，皆無公字。唐制遂以太子女為郡主，封郡；親王女為縣主，封縣。其始，疑因避帝女之號去公字，以嫌故又不稱翁主。則稱主者，非復有主婚之義，猶曰主君而已。緣襲之訛，固非一日。然竊以謂今之官爵名號，失其本指如郡、縣主之類者，不可悉數，必欲釐正，謂宜視事緩急，有所先後。』其議遂寢。

又　卷二二八　（熙寧四年十二月）乙卯，禮院言：『駙馬都尉王師約等奏：「伏見長公主凡有表章，故例不稱妾。」質諸典禮，慮未允當，當院參詳，男子婦人凡於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今宗室伯叔近親悉皆稱臣，即公主，自大長公主而下，理合稱妾，況家人之禮難施於朝廷。伏請自大長公主而下，凡上牋表各據國封並稱妾。』從之。

又　卷二六四　（熙寧八年五月壬申）詔自今駙馬都尉改官及七年，取旨。先是，駙馬都尉初無改官法，至是始著為令。後又詔，及七年令尚書吏部磨勘，更不取旨。

又　卷二七三　（熙寧九年三月丙辰朔）許國大長公主為韓國大長公主，並行册禮。詔賢妃周氏率宮闈掌事，送韓國大長公主出降至第。故事，皇后當出送，今以居父期服故也。

又　卷三三四　（元豐六年三月）癸未，詔：『秀州團練使、駙馬都尉錢景臻法該磨勘，可依王師約近例，下有司檢舉施行。自今駙馬都尉及七年，令尚書吏部磨勘，更不取旨。』

又　卷三五四　（元豐八年夏四月甲戌）仁宗第十二女進封魏國大長公主為楚國大長公主，仁宗第十女韓國大長公主為周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三女衛國長公主為冀國大長公主。大行皇帝第三女封淑國公主為溫國長公主，大行皇帝第四女為康國長公主，第八女為忻國長公主，第九女為嘉國長公主，第十女為德國長公主。以大行在殯，罷册禮，止賜告。

又　卷四三〇　（元祐四年秋七月己卯）范祖禹言：『臣竊聞韓嘉彥已選尚公主，此先帝遺意，而陛下成之。韓琦勳在王室，其子尚主，天下之人，誰曰不宜？此於太皇太后陛下為至慈，在皇帝陛下為至孝。然臣伏見國朝以來，祖宗諸公主婚姻之家，皆無預政事者。今嘉彥已選定宣繫，而忠彥執政，此非祖宗故事，不可為子孫法，使後世姻戚預政，自陛下始，臣竊惜之。陛下一言一動，當以祖宗為法，況執政繫安危治亂，最為大事，一開此例，後不可止。陛下自聽政以來，於親戚無毫髮之私，天下之人，無不服陛下之至公。今獨於韓琦家如此，非所以報功也。陛下念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止以勳舊。如趙普、曹彬之孫，何嘗執政？豈是祖宗不念功乎？自用忠彥以來，外議藉藉，至今未已。今國家既與之為婚，罷之有名，陛下欲富貴之，但使曾歷執政，與之前執政官，無所不可。若必待其有過，然後黜之，則已傷恩，是欲厚韓琦之家，反薄之也，不若保全忠彥，無使致於滿盈顛覆。臣今已蒙除新職，罷言職，不當更論執政，然臣前上殿，已嘗面論，今又變祖宗故事，所繫甚大，雖已去職，不敢不為陛下一言。臣與忠彥是親，素無嫌隙，但不忍上負陛下任使，不欲陛下有所不知耳。今在朝廷之人，多出於韓琦之門，雖知忠彥不協人望，以琦之故，皆莫肯言，亦乞陛下知察。祖宗以來，無強族根據朝廷，今忠彥執政，弟尚公主，恐權威太盛，宜防其漸。』

又　卷四七〇　（元祐七年二月）丁巳，詔溫國長公主下降日，皇太妃送至第外，命婦免從。

又　卷五二〇　（元符三年春正月癸巳）追封秦國惠和大長公主為魏國，越國賢惠大長公主為燕國。

甲午，進封周國大長公主為燕國，楚國為吳國，秦國為越國，曹國長公主為冀國，定國為韓國，德國為慶國，封德康公主為榮國，懿康公主為嘉國。

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三二《公主邑司官》 國朝公主宅惟置中使一人管勾。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九 （紹興四年八月）乙巳，右金吾衛上將軍、充中太一宮使錢忱復為檢校少保、瀘川軍節度使。忱，愕兄也。靖康中，以戚里故例納節。至是，其母秦國大長公主乞還舊官，仍給半俸。前二日，以忱弟左金吾衛大將軍提舉萬壽觀公事，恤為光山軍承宣使，仍詔：『大長公主係仁廟女，特與改正舊官，應戚里之家並不得援例。如違，重寘典憲。』至是降制焉。

又 卷一一三 （紹興七年八月）己亥，吳國長公主言：『妾選尚潘正夫三十年矣。伏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於靖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將檢校少保，落「檢校」字。』詔：『近除士儻開府儀同三司，係任宗司十年，合依故事，劄與本位都監。自後毋得妄有陳請。』

又 卷一一五 （紹興七年冬十月）壬子，秦魯國大長公主入見。上謂大臣曰：『大長公主今日入內，朕以仁宗皇帝之女，朕之曾祖姑，待遇加禮。每入內，朕必迎見聲喏。朕惟仁宗深仁厚澤，涵濡海內，大長公主眉壽康强，亦仁宗盛德遺澤之所致。』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仁宗皇帝第十女也。母曰周貴妃。嘉祐中，封永壽公主。英宗即位，進榮國長公主。神宗朝，進韓國大長公主。哲宗朝，改周國。徽宗朝，進韓、魏兩國。政和三年閏四月，更封賢德懿行大長帝姬。高宗建炎初，復為公主，改秦、魯國。降德陽郡王錢景臻。曾祖曰吳越忠懿王，祖曰樞密使英文僖公惟演，父曰寶文閣直學士暄。二帝北狩，主留居京師。建炎二年冬，朝揚州，時兵革未寧，主與其家之閨中避狄。紹興四年夏請朝，詔居紹興府，移台州。七年秋入見，上禮之甚厚，見必先揖。十二年，再朝慈寧宮，其冬薨於行在，年八十六。上臨奠。故事，當舉哀成服，時以具慶之朝，故不行，但輟五日朝。子忱，紹興末，終少師、瀘川軍節度使、榮國公。庶子愐，德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皇城司，先忱卒。忱子端禮，字處和，乾道初，參知政事，終觀文殿學士，謚忠肅。端禮子象祖，字同叔，慶元末為兵部尚書，出知建康府，今以徽猷閣學士奉祠。

又 《秦國康懿大長公主》 秦國康懿大長公主，哲宗第三女也，降少保、昭化軍節度使、和國公潘正夫，封韓國公主。政和中，改淑愼帝姬。建炎初，復為吳國長公主。紹興中，避亂抵婺州。八年夏入朝，上日具衣冠對之飲食。十二年，顯仁后來歸，主迎見於道。十九年，再朝行在，遂居之。三十二年，孝宗受禪，進封秦國大長公主。隆興二年秋，薨。主諸子皆為承宣使。國朝故事，公主子始命為武翼郎，遷遙刺。孫宣義郎，曾孫承奉郎，四世孫承務郎。女封郡主，孫女封恭人云。

又 《和國長公主》 和國長公主，徽宗第二十女也，母曰懿肅王貴妃。政和三年夏，封柔福公主，尋改帝姬。靖康二年春，從駕北狩。紹興十二年，太母歸自北方，言帝姬以去年夏死於五國城，年二十九，以其骨歸。十三年追封。

又 《隋國公主》 隋國公主，徽宗第三十四女也。靖康初，封恭福帝姬。建炎三年薨，追封。

又 《嘉國公主光宗三公主》 嘉國公主，孝宗長女也。孝宗二女，次生五月而夭，不及封。嘉國，紹興二十年四月，用宗室總麻親任節度使女例，封碩人。三十年，封永嘉郡主。又明年，卒。乾道二年，追封。光宗三女：長齊安郡主，次文安，次和政，皆早亡。紹熙元年冬，追封為公主。

又 《郡縣主》 自渡江以來，未有王姬下嫁者。僞福國長公主之適高世榮也，奩具凡二十萬緡，視承平時已殺。高宗無女，孝宗二女，光宗三女，俱早薨。紹興十六年，和王女樂平縣主當出適，時庶事早創，乃命大宗正司主婚。淳熙十三年，魏惠憲王女安康郡主適羅氏，上命主執婦道如家人之禮，賜甲第居之。又詔南庫給金五百兩、銀三千兩為奩具。羅小校子名良臣以恩轉秉義郎，除閤門祗候。後十餘年，卒於浙西總管。

又 《僞親王公主》 靖康末，天屬既已北去，獨信王榛至河北逃歸，馬擴等奉王屯趙州五馬山寨。上聞，以王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建炎二年秋，山寨爲虜所破，王不知存亡。建炎四年，上在會稽，有自虜中逃歸，稱柔福帝姬者。帝姬，道君女，莘王植同產也。詔宣政使馮益、內人

吳心兒驗視，遂取入宮，封福國長公主，下降永州防禦使高世榮。又明年，有自稱徐王棣者，知夔州仁壽韓迪聞於朝。上遣國子監丞李愿逆之。既至，審驗，則云富順男子李悖也，遂坐誅。時又有婦人自稱榮德帝姬，姬在東都，嘗適曹晟。荆南鎮撫使解潛以聞，按驗，則婦人易氏也，亦杖死。於是大理評事山陰石邦彦引唐代宗之言告。上曰：『吾寧受百欺，冀得一真。』三年春，乃詔皇族有脱虜來歸者，令州縣驗實以聞，許推賞。顯仁后來歸之歲，有入内醫官徐中立者，言柔福北遷，適其子還而死。詔福國長公主顯屬詐冒，下大理雜治。大理言：『稱公主者，乃東都乾明寺尼李静善也。法寺當詐假官，流二千里；冒請俸賜計錢四十七萬九千餘緡，為詐欺官私以取財物，准盜論，罪止流三千里；節次入内起居，爲闌入至行在所者，斬。以上並該赦外，馮益被旨識認之時，静善與益對坐，謂上為兄，係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大不恭，十惡，罪至死，不赦。』詔決重杖處死。益至獄不承，訊問乃伏。法寺言：『益赦後，制勘虚妄，當罰金，情重，奏裁。』詔除名，昭州編管。未行，復釋之。世榮積官常德軍承宣使，奉祠。至是，改正追奪。後以父任，復爲班行。乾道中，特除閤門祗候、江南兵馬都監云。

又 《乙集》卷二《祁國公主》　祁國公主，上女也，嘉定元年生，六月薨，追封。

又 卷一四《宗室封女之制》　凡宗室封女之制，使相女封淑人，節度使碩人，觀察使令人，團練使恭人，遙郡團練使宜人，大將軍安人。凡宗女，郡主至安人身亡，皆任子孫一人；淑人以下未有子食禄者，惟聽任所生子。凡郡、縣主兩遇郊皆推任子恩，郡主四人，縣主一人。郡主得奏期以上親，縣主止奏子孫。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一　（太祖）公主六：

申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申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安惠大長帝姬。

成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成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顯惠大長帝姬。

永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永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宣惠大長帝姬。

魏國大長公主：開寶三年六月，封昭慶，降左衛將軍王承衍。九年十月，進封鄭國。淳化元年正月，改秦國。至道三年五月，進封長公主。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薨，賜謚賢肅。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秦國賢肅長公主，改封魏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肅大長帝姬。

魯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閏二月，封延慶，降左衛將軍石保吉。九年十月，封許國。淳化元年正月，改晉國。至道三年五月，進封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封大長公主。十一月薨，賜謚賢靖。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魯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靖大長帝姬。

陳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七月，封永慶，降右衛將軍魏咸信。九年十月，進封虢國。淳化元年正月，改齊國。至道三年五月，進封許國長公主。咸平二年四月薨，賜謚正惠。乾興元年五月，以舊謚上字同仁宗廟諱，改謚恭惠。景祐三年二月，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許國大長公主，改封陳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惠大長帝姬。

又 卷二　（太宗）公主七：

滕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滕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和國大長帝姬。

徐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九年正月，封蔡國。二月，降左衛上將軍吳元戾。淳化元年正月，改魏國。十月薨，賜謚曰英惠。至道三年六月，追封燕國長公主。景祐三年二月，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徐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英惠大長帝姬。

楊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五月，封宣慈長公主。咸平五年五月，進封魯國，降左衛將軍柴宗慶。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改韓國。四年七月，改衛國。六年正月，改徐國。天禧二年八月，改福國。乾興元年三月，追封鄧國大長公主。明道二年七月薨，追封晉國，賜謚和靖。元符三年三月，改封楊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和靖大長帝姬。

雍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五月，封賢懿長公主。咸平六年六月，降右衛將軍王貽永，進封鄭國。景德元年四月薨，賜謚懿順。景祐三年三月，追封大長公主。皇祐三年七月，進封韓國。元符三年，改封雍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懿順大長帝姬。

衛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五月，封壽昌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正月，

進封陳國。九月，改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名清裕。四年七月，改楚國。六年正月，改邠國。天禧二年八月，改建國。乾興元年二月，封申國大長公主。天聖二年五月薨，賜謚慈明。元符三年三月，改封衛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慈明大長帝姬。

邠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出家為尼，號圓明大師。八年五月薨，至道三年五月，追封曹國長公主。景祐三年二月，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邠國大長公主。

荆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五月，封萬壽長公主。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進封隋國，降右龍武軍將軍李遵勉。四年七月，改越國。六年正月，改宿國。天禧三年八月，改鄂國。乾興元年二月，進封冀國大長公主。明道元年十一月，改魏國。皇祐三年六月薨，追封齊國，賜謚獻穆。元符三年三月，改封荆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獻穆大長帝姬。

又　卷三　（真宗）公主二：

惠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惠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靜一大長帝姬。

昇國大長公主：幼亡。明道二年十一月，追封衛國長公主，號清虚靈照大師，名志沖。慶曆七年五月，追封魯國，賜謚昭懷。元符三年三月，改封昇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昭懷大長帝姬。

又　卷四　（仁宗）公主十三：

周、陳國大長公主：寶元元年九月，封福康。嘉祐二年六月，進封兗國。八月，降沂州防禦使李瑋。嘉祐七年三月，降沂國。十一月，復岐國。八年五月，進封越國長公主。治平四年正月，進封楚國大長公主。熙寧三年正月薨，追封秦國，賜謚莊孝。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周國。崇寧五年四月時，追封周、陳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孝明懿大長帝姬。

徐國大長公主：寶元二年九月，封崇慶。慶曆二年五月薨，追封楚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周國。治平元年五月，追封唐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徐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和大長帝姬。

鄧國大長公主：慶曆二年五月，封安壽。是月薨，追封唐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漢國。治平元年五月，追封魏國長公主。元符三年，改封鄧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順大長帝姬。

鎮國大長公主：慶曆三年三月，封寶和。是月薨，追封越國公主。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秦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楚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鎮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定大長帝姬。

楚國大長公主：慶曆三年八月薨，追封鄆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魏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吳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楚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禧大長帝姬。

商國大長公主：慶曆三年八月薨。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魯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陳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商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宣大長帝姬。

魯國大長公主：慶曆四年五月，賜號崇國保佑大師，名懿安。是月薨，追封隋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吳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燕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魯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夷大長帝姬。

唐國大長公主：慶曆四年十二月，賜號保慈崇祐大師，名幼悟。五年四月，封鄧國。是月，改齊國，落師號。尋薨。追封韓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燕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秦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唐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謹大長帝姬。

陳國大長公主：嘉祐五年正月，封福安。八年五月，追封康國長公主。治平四年正月，封鄭國大長公主。閏三月薨，追封秦國。元符三年三月，封陳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齊大長帝姬。

秦魯國大長公主：嘉祐五年正月，封慶壽。八年五月，進封惠國長公主。治平四年正月，進封許國大長公主。熙寧八年十二月，降右領軍衛大將軍錢景臻。九年三月，改韓國。元豐八年四月，改周國。元符三年三月，改燕國。崇寧元年九月，進封秦、魏國。大觀二年二月，改封荆、雍國。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令德景行大長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復改封秦、魯國大長公主。紹興十五年十月薨，賜謚賢穆。尋加謚明懿。

兗國大長公主：嘉祐六年三月，封永壽。八年五月，進封榮國長公主。治平四年正月，進邠國大長公主。熙寧八年十二月，降左領軍衛大將軍曹詩。元豐六年十二月薨，追封荆國，賜謚賢懿。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兗國。政和四年六月，特追封賢懿恭穆大長帝姬。

燕、舒國大長公主：嘉祐六年三月，封寶壽。八年五月，進封順國長公主。治平四年正月，進封冀國大長公主。元豐五年十一月，改魏國。是月，降開州團練使郭獻卿。八年四月，進封楚國。元符三年三月，改吳國。崇寧五年十二月，進封吳、越國。大觀二年二月，改封秦、兗國。政和二年正月薨，追封燕、舒國，賜謚懿穆。四年正月，改封懿穆大長帝姬。

豫國大長公主：嘉祐六年閏八月薨，追封楚國。治平元年，追封韓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韓國長公主，改封豫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一月，改封莊儆大長帝姬。

又　卷七　（英宗）公主四

魏、楚國大長公主：嘉祐八年五月，封德寧。治平三年十月，進封徐國。十月，降左衛將軍王師約。治平四年正月，改封陳國長公主。元豐八年三月薨，追封燕國大長公主，賜謚惠和。元祐四年十一月，追封秦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魏國。崇寧五年四月，追封韓、魏國。大觀四年三月，追封魏、楚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惠和大長帝姬。

魏國大長公主：嘉祐八年五月，封寶安。治平四年正月，進封舒國長公主。熙寧二年七月，改蜀國，降左衛將軍王詵。元豐三年五月薨，追封越國，賜謚賢惠。元祐元年十一月，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秦國。政和元年三月，追封荊國。二年閏四月，追封魏國。四年三月，追封賢恚大長帝姬。五年正月，改封明惠。

韓、魏國大長公主：嘉祐八年正月，封壽康。治平四年正月，改封祁國長公主。熙寧三年四月，改衛國。五月，降左衛將軍張敦禮。元豐八年四月，進封冀國大長公主。紹聖二年十月，改秦國。元符三年二月，改越國。大觀元年正月，改楚國。二年二月，改魏國。三年七月，進封韓、魏國。政和三年閏四月，特改封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宣和五年二月薨。

舒國大長公主：早薨。元符三年，追封舒國大長帝姬。

又　卷八　（神宗）公主十：

周國長公主：熙寧元年三月，封延禧公主。元豐元年二月薨，追封燕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周國長公主，賜謚淑懷。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淑懷長帝姬。

楚國長公主：熙寧三年十二月，封寶慶公主。元豐元年七月薨，追封吳國。元符三年五月，追封楚國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恪長帝姬。

唐國長公主：熙寧八年十二月，封淑壽公主。元豐八年四月，進封溫國長公主。元祐七年二月，進封曹國。是月，降左衛將軍韓嘉彥。元符三年，改冀國。崇寧二年五月，改雍國。大觀元年正月，改越國。二年二月，改燕國。政和元年十一月薨，追封唐國，賜謚賢穆。四年十二月，改封賢穆長帝姬。

潭國長公主：元豐八年四月，封康國長公主。紹聖四年二月，改定國。閏二月，降左衛將軍王名犯徽宗廟諱。元符三年二月，改韓國。崇寧二年五月，進封魯國。大觀元年正月，改陳國。二年二月，改鄆國。六月薨，追封潭國，賜謚賢孝。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孝長帝姬。

鄆國長公主：元豐八年五月薨，追封惠國公主。元符三年二月，追封鄆國長公主。政和五年正月，改封賢康長帝姬。

潞國長公主：元豐七年四月薨，追封莘國公主。元符三年二月，追封潞國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穆長帝姬。

邢國長公主：元豐七年正月薨，追封申國公主。元符三年二月，追封邢國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令長帝姬。

邠國長公主：元豐八年四月，封沂國長公主。十月薨，追封鄧國。元符三年二月，追封邠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宜長帝姬。

兗國長公主：元豐八年四月，封嘉國長公主。元祐五年正月薨，追封蔡國。元符三年二月，追封兗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和長帝姬。

徐國長公主：元豐八年四月，封德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二月，封慶國。崇寧二年五月，封益國。三年十二月，降左衛將軍潘意，封冀國。大觀元年正月，封蜀國。二年二月，封徐國。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柔惠帝姬。政和五年十一月薨，封賢靖長帝姬。

又　卷一一　（哲宗）公主四：

鄧國公主：紹聖三年二月，封福慶公主。九月薨，追封邠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鄧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洵美帝姬。

陳國公主：紹聖三年五月，封德康公主。元符三年二月，進封榮國。

大觀二年二月，進封瀛國。四年二月，降左衛將軍石端禮，封陳國。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淑和帝姬。政和七年正月薨，追封靖懿帝姬。建炎元年八月，復改封陳國長公主。

韓國公主：紹聖四年六月，封懿康公主。元符三年二月，進封嘉國。大觀二年二月，改慶國。政和二年二月，改韓國，降左衛將軍潘正夫。三年閏四月，改封淑謹帝姬。建炎元年六月，改封吳國長公主。紹興三十二年，進封秦國大長公主。隆興二年九月薨，賜謚康懿。

揚國公主：元符元年九月，封懿寧公主。二年十月薨，追封魏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揚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純美帝姬。

又　卷一五　（徽宗）公主三十四

嘉德公主：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封德慶公主。大觀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五年四月，改封嘉德。五月，降左衛將軍曾寅。薨日未見。

榮德公主：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封永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榮福。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政和六年二月，改封榮德。三月三日，降左衛將軍曹晟。薨日未見。

益國公主：崇寧二年三月，封順慶公主。四年二月薨，追封益國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順淑帝姬。

安德公主：崇寧二年三月，封淑慶公主。大觀三年二月，改封安福。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七年六月，改封安德。十六日，降左衛將軍宋邦光。薨日未見。

茂德公主：崇寧二年三月，封延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康福。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重和元年十一月，改封茂德。十八日，降宣和殿侍制蔡倏。薨日未見。

豫國公主：崇寧三年五月，封壽慶公主。五年正月薨，追封豫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壽淑帝姬。

鄧國公主：崇寧四年六月，封惠慶公主。十月薨，追封鄧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惠淑帝姬。

蜀國公主：崇寧四年七月，封安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隆福。三年五月薨，追封蜀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安淑帝姬。

崇德公主：崇寧四年十月，封和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崇福。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宣和元年九月，降左衛將軍曹湜。二年五月，封崇德。三年九月薨。

商國公主：崇寧五年十一月，封康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承福。三年二月薨，追封商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康淑帝姬。

蔡國公主：大觀元年五月，封荣慶公主。二年二月，改封懿福。四年十一月薨，追封蔡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荣淑帝姬。

魯國公主：大觀元年七月，封保慶公主。閏十月薨，追封魯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保淑帝姬。

成德公主：大觀二年五月，封昌福公主。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宣和五年六月，改封成德。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洵德公主：大觀三年七月，封衍福公主。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宣和六年十月，改封洵德。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悼穆公主：大觀四年正月，封徽福公主。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政和七年十月薨，追封悼穆。

顯德公主：大觀四年七月，封顯福公主。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宣和七年八月，改封顯德。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華國公主：大觀四年十一月，封熙福公主。政和二年四月薨，追封華國。四年十二月，改封熙淑帝姬。

涇國公主：政和元年三月，封壽福公主。二年三月薨，追封涇國。四年十二月，改封崇淑帝姬。

順德公主：政和元年三月，封順福公主。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靖康元年七月，改封順德，下降向子宸。薨日未見。

柔福公主：政和三年四月，封柔福公主。閏四月，改封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沖慧公主：政和三年七月，封申福帝姬。四年二月薨，追封沖慧。

寧福公主：政和四年正月，封寧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莊懿公主：政和四年二月，封保福帝姬。十一月薨，追封莊懿。

沖懿公主：政和五年九月，封賢福帝姬。六年十一月薨，追封沖懿。

順穆公主：政和六年九月，封仁福帝姬。八年八月薨，追封順穆。

和福公主：政和七年二月，封和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永福公主：政和七年二月，封永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惠福公主：重和二年正月，封惠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令福公主：宣和元年九月，封令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華福公主：宣和三年十一月，封華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慶福公主：宣和三年十一月，封慶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儀福公主：宣和六年十二月，封儀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純福公主：宣和七年十一月，封純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恭福公主：靖康元年十月，封恭福帝姬。未及選尚，後從北狩。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二《宗族隨帝北遷》 已出降帝姬：

嘉德帝姬都尉（曹寅）［曾貲］
安德帝姬都尉宋邦光
（崇）［榮］德帝姬都尉曹（成）［晟］
茂德帝姬都尉蔡絛
成德帝姬都尉向子方
洵德帝姬都尉田丕
順德帝姬都尉向子宸
顯德帝姬都尉劉文彥
未出降帝姬：
華福帝姬喬貴妃位
惠福帝姬喬貴妃位
令福帝姬王婉容位
純福帝姬小王婕妤位
寧福帝姬崔美人位
永福帝姬崔美人位
柔福帝姬莘王府位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二《公主下降》 南渡以來，公主無及嫁者，獨理宗朝周漢國公主出降慈明太后姪孫楊鎮，禮文頗盛，今摭梗概於此。先是，擇日遣天使宣召駙馬至東華門，引見便殿，賜玉帶鞓笏鞍馬及紅羅百匹，銀器百兩，衣著百匹，聘財銀一萬兩。對御賜筵五盞，用教坊樂。候畢，謝恩訖，乘塗金御仙花鞍轡犾座馬，執絲鞭，張三簷傘，教坊樂部五十人前引還第，謂之『宣繫』。進財物件，並照《國朝會要》太常寺闕報有司辦造。先一月，宣宰執常服繫鞓，詣後殿西廊觀看公主房奩。

真珠九翬四鳳冠
褕翟衣一副
真珠玉珮一副
金革帶一條
玉龍冠
綬玉環
北珠冠花篦環
七寶冠花篦環
真珠大衣背子
真珠翠領四時衣服
壘珠嵌寶金器
塗金器
貼金器
出從貼金銀裝轎等
錦繡銷金帳幔陳設茵褥地衣步障等物

其日駙馬常服玉帶，乘馬至和寧門，易冕服，至東華門，用膺幣玉馬等行親迎禮。用熙寧故事。公主戴九翬四鳳冠服，褕翟繡袖，升轎其前。

天文官
本位從物從人
燭籠二十
本位使臣
插釵童子八人
方扇四
圓扇四
引障花十
提燈二十
行障坐障

皇后親送，乘九龍轎鞲子。皇太子乘馬，圍子左右兩重。其後太師判

宗正寺榮王、榮王夫人及諸命婦至第，賜御筵九盞。筵畢，皇后、太子先還，公主歸位，行同牢禮。用開寶禮。然後親行盥饋舅姑之禮。開寶通禮謁見舅姑，用名紙一副，衣一襲，手帕一盒，妝盛藻豆袋銀器三百兩，衣著五百匹。餘親各有差。三朝，公主、駙馬並入內謝恩，宣賜禮物，賜宴禁中。外庭奉表稱賀。賜宰執、親王、侍從、內職、管軍副都指使已上金銀錢勝包子有差。駙馬家親屬，各等第推恩。

唱名

第一名承事郎

第二名第三名並文林郎

第一甲賜進士及第

第二甲同進士及第

第三第四甲賜進士出身

第五甲同進士出身

武舉第一名秉義郎

特奏第一名同進士出身

上御集英殿折號唱進士名，各賜緑襴袍、白簡、黄襯衫。武舉人賜紫羅袍、鍍金帶、牙笏。賜狀元等三人酒食五盞，餘人各賜泡飯。前三名各進謝恩詩一首，皆重戴緑袍絲鞭，駿馬快行，各持勅黄於前。黄牋宋刻「旗」雜沓，多至數十百面，各書詩一句於上。呵殿如雲，皆平日交遊親舊相迓之人，或三學使令齋臧輩。若執事之人，則係帥漕司差，到狀元局祇應。亦有術人相士輩，自銜預定魁選，鼓舞於中。自東華門至期集所，豪家貴邸，競列綵幕縱觀，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於此擇壻焉。期集所例置局於禮部貢院前，三人主之，於內遴選所長，以充職事。有糾彈、牋表、主管、題名、小録、掌儀、典客、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監門等。後旬日朝謝。又數日拜黄甲，叙同年，其儀三名設褥於堂上，東西相向，四十已上立於東廊，四十已下立於西廊，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少者一人拜狀元。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訖，賜聞喜宴於局中。侍從已上及綰職皆與知舉官押宴，遂立題名石刻。凡費悉出於官及諸閽饋遺云。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帝系八・公主》 國朝沿漢唐故事，皇祖姑、皇姑為大長公主，皇姊妹為長公主，皇女為公主。所封或以國名，或以郡名，或以美名，亦有以縣為名者。初封多擇美名，進封乃以郡國名，至特恩始有兼兩國者。初降月俸百五十千，遇恩慶稍增至二百千，至道（宗）［中］複益至三百千。自是封祀行慶，唯褒進崇號及易國封。明道以後，累增獻穆大長公主俸，月至千緡，後遂著例云。至崇寧初，燕國大長公主進封秦魏兩國，始詔月外更增二百千。政和三年，詔改公主為帝姬，其稱大長者依舊為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建炎元年六月六日，臣僚上言：『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諸姑稱大長公主。近年一例改作帝姬，臣嘗思之，進退無據，亦有妨嫌。古者婦人稱姓，故周王姬猶宋子、齊姜之類是也。本朝實為商後，非姬姓也，不可以為稱明矣。或者以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者，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避忌主字，因有改易，曾不知字有體用，義不相干。天子嫁女不自主婚，以同姓諸侯主之，故稱公主。諸侯則自主婚，故漢制，諸侯之女稱翁主，言乃翁自主之也。此主字則主簿、主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況主字不當避忌，往者凡是主字一切除去，是以民間有無主之説；又言姬者飢也，亦用度不足之讖。自秦稱皇帝以來，未嘗獨以帝為稱號，惟有配謚稱帝一事而已，蓋取諸禮者「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也。今以帝為稱號，委合忌諱。望改正，依祖宗故事。』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閏四月六日，內出手詔曰：『比覽神考《實録》，在熙寧初，有釐改公主、郡縣主稱名，當時羣臣不克奉承，以至今日。近命有司，祇若先志，循沿既久，莫能董正。稽考前世，周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其稱大長（若）［者］可並依舊為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

八月九日，尚書吏部言：『奉手詔，郡主改為宗姬，縣主改為族姬。緣未有大長帝姬女郡主改換名稱。』詔：『帝姬女已封郡主者，並換郡夫人，其恩數依舊。』

宣和五年三月三日，車駕幸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宅澆奠。

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詔罷帝姬宅教授。未見初置年月。

國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內，至嘉祐始備册禮。仁宗嘉祐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制：福康公主進封兗國公主，仍令所司備禮册命。二十八日，命參知政事王堯臣充册使，樞密副使田況充副使，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李淑撰册文並書印。七月二十三日，內降兗國公主册印，宰臣率百官班文德殿行禮。

其儀：前一日守宮設宰臣、樞密使、應內外文武百僚次於朝堂，所司奉公主册、印先進入內。是日，宰臣率文武百僚並常服，早入次。禮官、通事舍人先引中書令、侍中、門下侍郎及奉册印官册印案每案四人對捧，中書門下奏差。並執事人等，並詣垂拱殿門就次，應行〔事〕官並奉册印官並常服，應〔執〕事人（降）〔絳〕衣介幘。以俟內中降册。禮官、通事舍人分引宰臣、樞密使、册印使副、文武百僚入文德殿庭立班，東西相向，北上立定。內臣二員自內中承旨降册印，率執事者以捧册印出垂拱殿。其捧册印官俱搢笏，率執事人導中書侍郎押册，其中書令後從；門下侍郎押册，侍中後從。援衛如儀。由東上閤門出，至文德殿庭權置。援衛人等少退立。禮官、通事舍人引使副就成制位立定，次引侍中於使前，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應在位官皆再拜訖，宣曰：『福康公主進封兗國公主，命公等持節展禮。』宣訖，使副再拜，侍中還位。門下侍郎帥主節者詣使東北，主節者以節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執節授册使，跪受，興，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次引中書令、侍中詣册印東北，西向立，中書侍郎引册案立於中書令之右。中書令取册授册使，跪受，興，置於案。册文曰：『皇帝若曰：二姓合好，肇正人倫；諸女畢封，著於典册。風化自出，物采有庸。惟皇度衷，稽諮故實，揆吉蠲降，錫命是彝。咨爾長女福康公主，慧晤哲溫，柔嘉敏達。夙憑詒翼之慶，祗蹈婉和之箴。徽智天成，韶華日茂。曁胙國邑，期之壽康，而亮自持，莊靜逾格。肅侍左右，勤孝盡恭，承顏愿色，純至非勉。實繄能養，乃底燕寧。朕緬慕先慈，參詢福耦，謀及外黨，得茲善逑。枚卜休辰，（甲）〔申〕寵褒數，益地廣魯，龜蒙之疆。公圭主，率由舊准。今遣使户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堯臣，副使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況，持節册命爾為兗國公主。爾其欽師內範，繹敷令猷，動監圖史之規，時稟紳褫之戒。懋爾德，慎爾止，尚服祖宗之攸訓，永流惠聲，不其猗歟！』中書令與中書侍郎退復本班。又門下侍郎引印案於侍中之右，侍中跪取印以授册使，册使跪受，興，置於案。侍中與門下侍郎俱退復本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册使副、應在位文武官皆再拜訖，禮官、通事舍人引使副押册印，持節者前導，捧册印官捧舁，援衛如式。以次出朝堂門，由殿西過，至殿後門出，由宣祐門至內東門，附內臣入進。有司先設册使等幕次於內東門外；內命婦次於公主本位門之外；公主授册印位於本位庭階下，北向。又設册使位於內東門，副使及給事於其南，差退，並東向；設册印案位於册使之前，南向；內給事位於册使北，南向。自文德殿奉册印將至內東門，內給事詣本位，請公主服首飾（榆）〔褕〕翟。册印至內東門外褥位置訖，捧册官少退。內臣引內命婦俱入就位，禮直官引册使副等俱就東向位立定，內給事進就南向位。通事舍人、博士引册使就內給事前，東向躬稱：『册使某，副使某奉制捧公主册印。』退，復位。內給事入詣所設受册印本位公主前言訖，退，興。內給事進詣册使前，西向，册使跪，以册印授內給事。內給事亦跪，以授內謁者。册使退，復位。內謁者及主當內臣等（特）〔持〕册印入內東門，內給事從入，詣本位庭〔立〕。又內給事贊公主降詣庭中北向位立定，跪取册，興，立於公主之右少前，西向。又內給事立於公主之左，少前，東向。又內給事稱『有制』，內給事贊公主再拜訖，左給事捧册跪授公主，公主受，以授內給事。捧印授公主，如捧册之儀。內給事贊公主再拜，前引公主升位。以次內臣引內命婦賀，內給事贊言，禮畢，內命婦退。遂引公主謝皇帝〔后〕，一如內中之儀。禮畢，羣臣進名賀。其册印如貴妃，有匣，文曰『兗國公主之印』。遂為定制。神宗進封邠國大長公主、魯國公主，皆請免册禮，止進內入內云。

駙馬都尉初謝選尚者，必召見，賜衣一襲，紅羅、盤金銀線或銷金。玉帶一、象笏一、烏皮鞾一、紅羅百疋、塗金銀倒仙花鞍轡馬一，狨毛坐褥，竹鞭副之。謂之繫親。又賜銀萬兩，令辦聘財。其進財用函書：玄纁五，錦三，五色羅綾十，押函：馬二，羊百口，酒百瓶，紅綾絹三百匹，花二十罩。又細花百枝，煙脂粉二百十盞，果二十盤，銀果六百枝，臘面茶二百斤，眠羊卧鹿花餅二十事，金銀勝百合，羅畫勝百合，銀錢二十千，重二千兩。頭須帛紅羅百匹，金釵釧十雙，金纏二副，真珠、翠毛、玉釵朵六頭，真珠、琥珀、玉、水精瓔珞五項，面花耳環百一十副，綴珠、銷金、

盤金線繡畫衣二十襲，錦綺羅綾紗縠千匹，塗金銀器二千兩，生綾二千匹，錢二千貫，金合二。重三百兩。飾房用真珠、琥珀、水精、玉、七寶瓔珞、瓏璁、釵朵共三百副，冠朵六頭，金釵釧十雙，金纏二副，綴珠、銷金、貼金、戴金生色繡素衣五十襲。又散衣千三十事，鞋幟三百七十緉，□帕二百事，真珠戎裝□，塗金銀勝百九十六，雜花六十枝，煙脂粉千四百盞，蠟燭三百條，乳香百斤，小色金銀果二十合，金器千三百兩，銀器萬四千兩，錦綺羅綾紗縠絹六千疋，錢四千貫，盤合銀器二百。又糅漆器二百、什物五百，緋羅繡畫銀泥帳幔、圖幛、仰額、壁柱床衣二百十四，錦繡氈褥、紗厨、簾席百四十七，錦繡被五十二，樗蒲子、骰子各一副，馬十五疋，玉雲鶴撒星鞍轡，塗金銀撒星鞍轡各一副，錦槍□玉鞭、玳瑁鞭各一，從人塗金銀鞭轡十三副，又從人粧具銀三百兩。已上並有司供辦。真珠翠毛冠朵□十六，真珠、琥珀、水精瓔珞六項，玉篦釧五十三，面花三十箱，耳環三十隻，燕脂粉三百盞，綴珠銷金衣二十襲，又散衣千六百七十六件，金器百兩，銀器千四百兩。已上內降。出降日，駙馬家來迎者，賜衣著百匹、銀器百兩。從者賜衣著五十匹，牽櫳簷子官七十匹。又給公主塗金銀裝簷子一，銀千兩，簷子官十三人，牽櫳官十二人，座車一乘。又給方團扇八，行坐鄣四，花二十枝，燭二十籠，戴鬢釵插童子八前導就第。凡主第，皆遣八作工案圖□賜，有園林之勝。又引金明漲池，其制度皆同。其日見諸親如常禮。凡駙馬兄，皆寬衣一襲，手帕名紙，衣着三百匹，銀器二百兩。姊寬衣一襲，手帕名紙，粉三盞，棗豆三囊，衣著百匹，銀器百兩。弟妹共衣着五十匹，銀器五十兩。本宅姨儘已下共衣着五〔十〕匹，銀器五十兩。軍將小底諸色人衣著百匹。又賜宰臣、親王、樞密、參知政事、兩制侍從、內職閤門祇候以上、諸軍副指揮使以上金銀錢勝包子各有差。

太祖同母妹。

陳國長公主，建隆三年四月，追封陳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荆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追封恭獻大長帝姬。

秦國大長公主，建隆元年封燕國長公主。真宗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改秦國。政和四年改封恭懿大長帝姬。

太祖六女。申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申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安惠大長帝姬。

成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成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顯惠大長帝姬。

永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永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宣惠大長帝姬。

魏國大長公主，開寶三年封昭慶，降左衛將軍王承衍。太宗卽位，進封鄭國。淳化元年，改封秦國。至道三年五月，進長公主。大中祥符元年薨，賜謚賢肅。元符元年三月，改封魏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賢肅大長帝姬。咸平四年閏十二月六日，增秦國長公主月俸厨料米麥各三十斛。自王承衍卒，主家供億稍闕，故令增給。六年十二月三日，秦國大長公主為子六宅使世隆求近州刺史，帝曰：『牧守之任，朝係廷公議。』不許。景德五年閏十月八日，帝謂宰臣曰：『頃聞鄭國長公主肩輿之出，民有犯其前導者，卽捕笞之。朕頃在東宮，有犯第委之府縣，未嘗轍自笞掠。宜令開封府，自今如此類未得決罰，具名以聞。諸宅勾當使臣嚴行禁約。』

魯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延慶，降左衛將軍石保吉。太宗卽位，進封許國。淳化元年，改晉國。至道三年五月，進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大長公主。薨，賜謚賢靖。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魯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賢肅大長帝姬。

陳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七月封永慶，降右衛將軍魏咸信。九年十月，進封虢國。淳化元年正月，改齊國。至道三年五月，進封許國長公主。咸平二年四月薨，賜謚貞惠。乾興元年五月，以舊謚上字同仁宗廟諱，改謚恭惠。景祐三年二月，進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陳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惠大長帝姬。

太宗七女。滕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滕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和慶大長帝姬。

徐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九年正月封蔡國。二月，降左衛將軍吳元扆。淳化元年正月，改封魏國。十月薨，賜謚英惠。至道三年六月，追封燕國長公主。景祐三年二月，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徐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英惠大長帝姬。太平興國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蔡國公主出降吳元扆，皇后率宮闈掌事者送至第外，命婦咸從。元扆兄元載任

諸衛將軍、奉朝請，帝令公主拜之。公主，太宗之愛女也。翌日，帝謂宰臣曰：『前代以來，皇子娶婦，皇女出降，固自有典禮，迺為奢僭，豈所宜也。唐太平公主置邑司、備官屬；咸通同昌恩澤隆厚，不可勝言，懿宗惑於邪說，窮奢極侈；皆朕所鄙而不取者。當令禮官、博士參酌奢儉之宜，著為永制，以示後世。』

邠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七年為尼，號員明大師。八年卒。至道三年六月，追封曹國長公主。景祐三年進大長公主。元符二年三月，改邠國。

揚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五月，封宣慈長公主。咸平五年五月，進封魯國，降左衛將軍柴宗慶。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改韓國。四年七月，改魏國。六年正月，改徐國。天禧三年八月，改福國。乾興元年二月，進封鄧國大長公主。明道二年七月薨，追封晉國一作魏國。賜謚和靖。元符三年三月，改封場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和靖一作純美。大長帝姬。真宗景德元年二月二十一日，鎮寧軍節度使柴禹錫自陝府召赴闕，以其子宗慶尚魯國長公主，特詔長公主就第謁禹錫以舅姑之禮。禹錫固辭，不得請，貢名馬稱謝。

雍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五月，封賢懿長公主。咸平六年二月，降右衛將軍王貽永，進封鄭國。景德元年四月薨，賜謚懿順。景祐三年二月，追封大長公主。皇祐三年七月，追封韓國。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雍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懿順大長帝姬。

衛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五月，封壽昌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正月，進封陳國，改封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名清裕。四年七月，改楚國。六年正月，改邠國。天禧二年八月，改建國。乾興元年二月，封申國大長公主。天聖二年五月薨，賜謚慈明。元符三年三月，改封衛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慈明大長帝姬。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制以皇第七妹陳國長公主進封吳國，賜號報慈正覺大師，賜紫，法名清裕，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帝將賜主師號及紫衣，問宰相當降制否，王旦等言：『降旨有故事，但宣於正衙則非宜。』帝曰：『進封大國，因而降旨，可乎？』旦等曰可。又賜所居院名曰『崇真資聖』，與師名並以四字為稱。二十五日，命入內高品二人勾當崇真資聖院事，昭宣使劉承珪提舉並主門外事；凡祇應人請給並依親王宮例。主將入院，帝召而誨以居院宜先清肅內外，勿受請託，勿與諸尼、女冠往還等數事，又手記其大要以賜之。出所記以示宰相曰：『諸妹出降者，朕教以婦道而已；今主出家，自主院事，須為備言。』先一日，又幸其院，命諸主並送之，賜會作樂，宿於院中。又詔諸閤黎授戒，後欲到院者，遇主生日，許臘高者一人到院。

真宗二女。昇國大長公主，初入道。明道二年十一月，進封衛國長公主，號清虛靈照大師，名志沖。慶曆七年五月薨，追封魯國，賜謚昭懷。元符三年三月，改封昇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昭懷大長帝姬。

仁宗十三女。仁宗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制皇長女封福康公主，皇次女封崇慶公主，只進綸告，不行冊命之禮。先是內降劄子：皇長女、次女未有美稱，令檢尋故事。於美名中點定二名，令王宗道、王洙檢討故事以聞。宗道、洙言：『據《唐會要》，凡公主封，有以國名、郡名，有以美名。惟唐明皇女皆以美名封之，若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是。唐太宗女晉陽公主，幼而太宗親加鞠養，此則幼在宮中已有晉陽之號。』乃下是命。嘉祐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太常禮院言：檢詳公主禮衣合用內外命婦一品服。詔依定到制度。二十三日，少府監言：『修制兗國公主出降法物，內有人、馬、地、莊舍、頭口等不係修制，乞下合屬去處。馬二十疋、牛二十頭、駝二頭、羊二百口、地五十頃、莊舍三區、奴婢十房、給使二人、食手四人。』太常禮院言：『上件名色不類當時制度，欲乞更不供應。』詔三司、史院檢詳舊例以聞。史院言，檢詳並無體例。詔依國朝舊例不給。五年十月五日詔：『兗國公主宅自今更不置都監，令入內內侍省選內臣年四十以上、三班院使臣年五十以上無私罪者二人為在宅勾當，及選內臣十五以下者二人為入位祇應，並不得與駙馬都尉接坐。著為定制。』初，臺諫官言，主第內臣多而不自謹。於是都監梁全一、朱士安等十人皆被貶逐，因省其員數。又言：『兗國公主乳母昌黎郡君韓氏出入禁中，嘗因公主奏其姪婿於潤為右班殿直，典主第服玩器物，而多盜歸私家，請下有司推鞫之。』詔潤降下班殿侍，韓削封邑。八年五月九日，中書門下言：『請用故事，公主並長公主皆賜告，罷其冊禮。』熙寧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楚國大長公主以同天節合得霞帔，乞換翰林醫官、賜緋石麟章服，許之，今後不得為例。三年正月九日，楚國大長公主薨，帝對輔臣涕泣曰：『公主

事神宗至孝。』命謚曰莊孝，仍罷上元朝謁及御樓作樂，命輔臣分詣諸神御殿燒香。元豐二年六月二十日，詔：『大長公主下降而薨故者，其子往往已領遙郡，惟秦國莊孝大長公主之後未有顯者。皇城使李嗣徽為莊孝之子，而能守官自立，可特加榮州刺史。』【略】

徐國大長公主，寶元二年九月封崇慶。慶曆二年五月薨，追封楚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周國。治平元年五月，追封唐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徐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和大長帝姬。

鄧國大長公主，慶曆二年五月封安壽。是月薨，追封唐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漢國。治平元年五月，追封魏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鄧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順大長帝姬。

鎮國大長公主，慶曆三年封寶和。是月薨，追封越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秦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楚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鎮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定大長帝姬。

楚國大長公主，慶曆三年八月薨，追封鄆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魏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吳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楚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禧大長帝姬。

商國大長公主，慶曆二年八月薨。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魯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陳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商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宣大長公主。

魯國大長公主，慶曆四年五月賜號崇因保佑大師，名懿安。是月薨，追封隋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吳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燕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魯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夷大長帝姬。

唐國大長公主，慶曆四年十二月賜號保慈崇（祐）［祐］大師，名幼悟。五年四月封鄧國。是月改齊國，落師號。尋薨，追封韓國。嘉祐四年十二月，追封燕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秦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改封唐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慎大長帝姬。

陳國大長公主，嘉祐五年五月封福安。八年五月，進封康國長公主。治平四年正月，封鄭國大長公主。閏三月薨，追封秦國。元符三年三月，封陳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齊大長帝姬。

豫國大長公主，嘉祐六年閏八月薨，追封楚國。治平元年六月，追封韓國長公主。元符三年十二月，改封豫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儼大長帝姬。

荊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五月封萬壽長公主。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進封隋國，降右龍武軍將軍李遵勗。四年七月，改越國。六年正月，改宿國。天禧三年八月，改鄂國。乾興元年二月，進封冀國大長公主。明道元年十一月，改魏國。皇祐三年六月薨，追封齊國，賜謚獻穆。元符三年三月，改封荊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獻穆大長帝姬。大中祥符六年正月十九日，魏國長公主進封徐國，楚國長公主進封邠國，越國長公主進封宿國。時以聖祖降，帝謂宰相曰：『諸主宜推慶澤，而疏封之名已遍大國，奈何？』王旦曰：『亦有以小國美名升為大國進封者。』帝以為然，遂命更封。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五日，命入內副都知張景宗同勾當長公主宅及郡縣主諸院公事。初，供備庫副使麥守恩管勾，至是守恩請以入內都知兼涖其事。

惠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惠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靜一大長帝姬。

周、陳國大長公主，寶元二年封福康。嘉祐二年，進封兗國，降駙馬都尉李瑋。七年三月，降沂國。十一月，復岐國。治平四年五月，進楚國大長公主。熙寧三年薨，謚莊孝，追封秦國。徽宗初加周、陳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莊孝明懿大長帝姬。

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嘉祐五年封慶壽，進惠國。治平四年五月，進許國大長公主，降右領軍衛大將軍錢景臻。改韓、周、燕國。徽宗朝進秦、魏兩國。政和三年，更封令德景行大長帝姬。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秦、魯國。紹興十五年薨，謚明穆。二十九年，加謚明懿。神宗熙寧九年二月十二日，中書門下言：『前詔陳國公主出降王師約，更不升行及令行舅姑之禮。今韓國大長公主降錢景臻，其見行舅姑禮合依此。』帝曰：『大長公主，朕宮中每見必拜，惟皇太后亦敘姑嫂之儀，不可與朕諸妹等也。宜止依兗國公主降李韓之禮。』三月一日，太常禮院言：『皇后居父期服，韓國大長公主出降日，皇后行更不行至第之禮？』詔：賢妃率宮闈掌事送至第外，命婦更不從。熙寧九年三月一日制：許國大長公主進韓

國大長公主，令所司備禮册命。三（月）［日］，命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王韶為册禮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僉書樞密院事曾孝寬為副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鄧綰撰册文並書篆印。四日，中書門下言：『韓國大長公主受册法物，慮有司趁備繡作不及，欲權以錦代。』從之。十四日，內降韓國大長公主册印，宰臣率百官班文德殿庭行禮。册文曰：『皇帝若曰：好合二姓，人倫所先；禮隆諸姑，國典惟舊。風化是式，品章有彝。參稽前猷，申錫明命。咨爾許國大長公主，仙源流慶，寶婺分輝。（總）［聰］慧敏明，天姿特異。懿柔端靜，姆訓弗煩。朕仰惟仁祖之慈，早厚公宮之教。而乃和順見乎積行，教愛稟乎夙成。性修而愈循，言謹而無擇。爰迨及笄之始，載詢卜鳳之祥。是用進加大國之封，涓選邇辰之吉。君袂備物，公主主儀，諏循舊章，參酌異數。今遣使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王韶，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簽書樞密院事曾孝寬，持節册命爾為韓國大長公主。於戲！惟順為正，式顯燕貽之謀；以貴而行，無忘釐降之義。永啓來譽，不其美歟！』元豐五年正月十日，詔：韓國大長公主長女錢氏特封宜春郡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詔以韓國大長公主長男為莊宅副使，賜名忱。紹聖三年閏八月八日，尚書户部言：『周國大長公主長女宜春郡主與侍禁盧琉為親，合破諸般請給，乞依條施行。』詔依宗女已嫁郡主請給外，每月更特添料錢二十貫。

十二月七日，周國大長公主奏：『長女宜春郡主與盧琉為親，欲依駙馬都尉王師約、王詵女郡主除請給外，更支生料錢等。』從之。五年四月九日，三省言：『周國大長公主奏，男西染院使錢忱年十六，乞除一使額赴朝參。』詔特遷莊宅使、文州刺史。元符三年三月四日，詔：『宗祖諸女並進封。其歿而已封贈者，自宣祖諸女而下，並復追贈，依昭穆序加長公主、大長公主之號。』

徽宗崇寧元年九月十九日，詔：『朕恭惟仁宗皇帝以神器大寶屬於英宗，保宗社萬世安固之基，為天下得人，澤漸夷夏。知人睿哲，煇煥無前。圖報忱誠，不忘寤寐。燕國大長公主迺仁宗皇帝愛女，莊靜和懿，徽柔惠恭。動容周旋，率由儀矩。秉心淑謹，迪德肅雍。不有優異褒嘉，何以仰酬盛德？疏封兩國，超越典彝。典自予懷，庸昭施報。可特進封秦、魏兩國大長公主。』十一月十一日，秦、魏國大長公主奏：『近封秦、魏兩國，出於陛下親睦之厚。乞依親王移鎮例推恩。』詔與恩澤三人。二十四日，詔：『秦、魏國大長公主第三女錢氏，已與故李瑋男承徽議親，特封信都郡主。所有請給、祗應人並添賜生料、細食等，並依長女宜春郡主例施行。』十二月二十三日，詔：秦、魏國大長公主除見給外，特增月俸二百千。先是大長公主月俸千緡，至是以始兼兩國，增俸及春冬衣、奏薦等。

崇寧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秦、魏國大長公主第五女特封同安郡主，第七女特封齊安郡主，第八女特封建安郡主，第九女特封文安郡主。高宗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詔：『仁宗皇帝長女秦、魯國大長公主駙馬都尉、贈太傅錢景臻，忠臣之後，昨緣薨逝，一無陳乞。今遇登極赦文，可與贈太師。景臻子、仁宗之甥止有忱等今生闕下。忱、愕元任節度使，愐承宣使，依祖宗故事，並與依舊原任官，許持服。』續詔錢景臻還舊官，其環衛官告令吏部拘收毀抹，贈太傅依舊；錢忱、錢愕、錢愐並令檢討官討論取旨。

二年十月十日，秦、魯國大長公主奏：欲朝見畢，詣名山福地燒香。從之。四年六月五日，詔：『秦、魯國大長公主本身請給，令所至州軍於諸司錢內應副；不足，即許截撥上供錢。其餘官吏等並依元降指揮施行。仍具每月請給名色數目申尚書省。內生日支賜並節料之類並權住支。』紹興元年五月十七日，中侍大夫、宣州觀察使、（斡）［幹］辦秦魯國大長公主宅郭永錫奏：『大長公主孫錢端英、端禧、端遠並曾孫錢符，並各長立，乞依蔭補條格比附，並於文臣內安排。兼契勘大長公主孫已有合補授條格外，有曾孫欲乞比附孫男降等補授。夫長公主女之子，應天府進士王博，乞依蔭補條格比附，於文臣內安排。』司封檢准大觀條，特推恩：「大長公主子莊宅副使今係武節郎，孫東頭供奉官今係從義郎，女之夫右班殿直今係保義郎。勘會除有大長公主子孫並女之子入條格外，即無大長公主曾孫比附推恩入官條格。兼自來公主遇大禮合蔭補親屬，若換文資者，如三代內曾任朝奉郎以上，或身曾預文貢士，依條聽於文資內安排，亦無比附蔭補格換文資法。』詔令吏部依條施行。

紹興六年五月九日，秦、魯國長公主奏：『久遠宮庭，今自閩中至信州，欲權寄家衢州，止帶兒孫赴行在朝見。』詔令紹興府居住，仰守臣踏

逐寺院安泊；其朝見一節候到紹興府具奏聽旨。續有詔：『大長公主遠涉勞頓，可免朝見。如有申請事件，開具奏聞。』六月二十六日，秦、魯國大長公主奏：『本宅主管事務、武經郎王惻隨逐有勞，乞特令再任。』尚書省檢會紹興二年十月三日敕：『今後除監司、沿邊守臣許再任外，餘不許，仍令御史臺覺察彈奏。』詔檢坐已降指揮與照會。十一月二十四日，秦、魯國長公主第五男武功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年已及格，依條例合赴朝參。詔許放參。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秦、魯國大長公主奏：『昨於建炎之前首上表奏迎請皇帝登位，未經陳乞推恩。重念妾有子二人，歷任三十年，並自諸司副使積官至節鉞留務。靖康之初，既授環衛，今已九年，未還舊秩。忱元任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愔元任光山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公事。今來乞用前件恩典，各與改正元任舊官。其請給見支節度、承宣使半俸，止乞依舊支破。』詔：『秦、魯國大長公主係仁廟之女，忱、愔特各與改正舊官。餘依奏。應戚里之家不得援例，如違，重寘典憲。』六年二月十六日，詔差錢愔往台州傳宣撫問秦魯國大長公主，並賜銀合茶藥。七年七月七日，秦、魯國大長公主乞令錢忱隨侍，暫赴行在所起居。詔候至八月起發赴行在所。【略】

閏十月十九日，上曰：『秦、魯國大長公主昨日入謝，錢忱除開府（義）［儀］同三司。朕因從容語之曰：「大長公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天下愛戴，鍾慶於長主。在家侍遇諸子，宜法仁宗之用心，須是均一。」長主曰：「未嘗敢不均一也。」』上知愔、愷非主所出，常偏厚於忱，故訓喻及之。八年閏十月十三日，制：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吳興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五百户、食實封一千五百户錢忱，可特授開府（議）［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三百户。餘如故。先是秦、魯國大長公主奏：長子錢忱歷事累朝，自任節鉞，逮今十有七年，欲望優賜推恩。詔：『忱，仁宗之甥，近隨秦、魯國大長公主入覲，理宜疏寵，以慰其母心。令三省、樞密院進擬施行。』故有是命。十二月六日，詔錢端禮除直祕閣，先次除授差遣。續有旨，除職指揮更不施行。以臣僚言：『仰惟陛下敦尊祖睦族之義，昨以秦、魯國大長公主入覲，顧屬籍行時無先者，乃疏疏恩其子忱，進陞使弼，位親公司。其儀物禮秩固已度越彝章。又又以其子端禮為直祕閣，恩寵太過，臣切惑之。端禮未有勞，非所當得。傳之四方，必有譏議。臣嘗聞真宗皇帝謂近臣曰：『皇諸親為族姻求恩，多過有希冀。朕念羣臣戮力盡瘁，或遠在邊防，久歷歲時，非功狀顯著，未嘗進一資一級。此若盡遂其請，甚紊公道。』陳堯叟等因言：『如秦國長公主為長子求刺史，諸子歲改官，陛下皆寢其奏。中外之人知陛下推公御人，不以親疏為異。』臣又嘗聞神宗皇帝時，知諫院楊繪請易向傳範差遣，以杜外戚僥求。當時執政言：『傳範累守郡有政績，非緣外戚進。』上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異日妄求也。』而況今日艱難之時，所以激勵多士者，職名為重。』臣願陛下深念祖宗成訓，不輕畀付。所有錢端禮直祕閣之命，乞賜追寢，以塞輿議。』故有是命。十年七月十九日，秦、魯國大長公主奏：『妾恭聞皇太后將還宮闕，欲與男錢忱暫赴行在起居。』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七日，詔：秦、魯國大長公主男錢愷特落階官指揮更不施行。以臣僚劄子奏：『陛下敦肺腑之愛，曲徇其欲，然事越舊制，不可為法。錢氏所引，乃潘長卿、粹卿之例，而潘氏有請，緣錢氏啓之於前。今各思及其子，不為不均，若又從而求之，則轉相攀援，寧有窮已。此例復開，後來者何以拒之？伏望宸斷於藝祖之訓，章聖之為，將錢愷落階官指揮亟賜寢罷。自今尚有似此不應陳乞而陳乞者，令臣僚施行。庶幾少塞倖門，以復先朝舊制。』故有是詔。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詔：『秦、魯國賢穆大長公主上遺表，男降授舒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錢愷與敘元官，仍轉行一官。已有官孫四人、曾孫三人，並轉一官；未有官孫四人補宣義郎，曾孫三人並補承奉郎。女夫魏端臣補忠訓郎。愷妻王氏特封感義郡夫人。孫女二人並封恭人。玄孫榮祖補承務郎，孫女夫劉度補保義郎。本宗異姓白身親屬共與文武恩澤各三人。』二十五年十月三日，少保、瀘川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榮國公錢忱奏：『契勘大長公主孫女出適白身，例封恭人；女夫有官人轉一官，選人循兩資。今賢穆大長公主幼孫恭人錢氏已出適楊存中長男僎，緣用別恩已封恭人，欲乞將出適恩例，並臣昨自紹興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四遇大禮合得陳乞封邑兩項恩例，特與加恩郡夫人，楊僎依例與轉行一官。』從之。

兗國大長公主，嘉祐六年三月封永壽。八年五月，進封榮國長公主。治平四年正月，進封邠國大長公主。熙寧九年十一月，改魯國。十二月，降左領軍衛大將軍曹詩。元豐六年十二月薨，追封荆國，賜謚賢懿。元符

二年，追封秦國。元符三年二月，追封兗國。政和四年六月，特追封賢懿恭穆大長帝姬。〔熙寧〕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制：邠國大長公主進封魯國大長公主，仍令所司備禮册命。

二十三日，詔中書門下：『昨制命邠國大長公主進封魯國，所有合備典禮，累據大長公主面陳，欲得免罷。可依所奏，更不排（辨）〔辦〕，止進誥入內。』十一月二十四日，詔：『魯國大長公主下降，德妃苗氏率宮闈執事人送至私第外，命婦更不從。』元豐六年正月十九日，詔特以魯國大長公主男莊宅副使曹曄為右騏驥副使，收為如京副使。陳國長公主男宮苑副使王殊為東染院使，崇儀副使殖為六宅副使。衛國長主公男如京副使張秉淵為莊宅副使。六月五日，詔：韓國、魯國、魏國大長公主、陳國、衛國、長公主宅，各差禁軍十人、節級一人巡宿。十二月二十四日，詔：『故魯國大長公主自始染疾，幹當本院內殿崇班曹新不以聞，降授西頭供奉官，特衝替。』紹聖元年八月二日，詔將作監修故荆國賢懿大長公主（彭）〔影〕堂，毋過七十間。以主第火，中書省為請也。

燕、舒國大長公主，嘉祐六年三月封寶壽。八年五月，進封順國長公主。治平四年正月，進封冀國大長公主。元豐五年十二月，改魏國。是月，降開州團練使郭獻卿。八年四月，進封楚國。元符三年三月，改吳國。崇寧五年十二月，進封吳、越國。大觀二年二月，改封秦、兗國。政和二年正月薨，追封燕、舒國，賜謚懿穆。四年正月，改封懿穆大長帝姬。

英宗四女。魏、楚國大長公主，嘉祐八年五月封德寧。治平三年五月，進封徐國，降左衛將軍王師約。四年正月，進陳國大公主。元豐八年薨，追封燕國大長公主，謚惠和。元祐四年，追封秦國。徽宗追封魏國。大觀六年六月，加韓、魏國，改魏、楚國。政和四年三月，改惠和大長帝姬。

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國公主降王師約，皇后及皇子潁王、東陽郡王送至第。治平四年二月，詔曰：『朕昔侍先帝，恭聞德音，以「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稱。習行既久，義甚無謂。朕常念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宜詔有司革之，以厲風俗。」朕聞諭之始，欽仰稱嘆，至於再三。不幸先帝後嬰疾疚，其議中寢。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可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發揚先帝盛德。』於是（旨）〔以〕遺旨為令，自陳國長公主始。十三日，詔曰：『蓋聞聖人制禮，造端乎夫婦，所以正人倫；先王立教，莫善於孝悌，所以厚風俗。王姬下降，舊典有儀，於其舅姑，當行盥饋。然歷相沿，習為矜式。至於亂昭穆之序，廢長幼之節，是為作法於涼，何以使民興行？先皇帝暇日，嘗以為言，欲申訓勅，俾禮順。旋屬違豫，未皇著於令也。末予沖眇，祇服休命，德音在耳，曷敢昏逾？率循太不蓋先志大卞，盍先遺志。豈曰善繼，用彰我昭考，稽古垂憲，足以貽謀後世者。其體茲旨，令有司按典禮奉行。仍令陳國長公主行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申行。』公主見舅姑之禮自此始之。熙寧四年十二月五日，太常禮院言：『駙馬都尉王師約等奏：「自來長公主凡有表章，不稱臣妾，質諸典禮，慮未允當。」參詳男子、婦人，凡上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今宗室伯叔近親悉皆稱臣，卽公主自大長公主而下，理合稱妾。況家人之禮，難以施於朝廷。請自大長公主而下，凡上牋表，各據國封，並稱妾。』從之

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以龍衛廢營地賜（衛）〔陳〕國長公主，地與主第相直也。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詔：陳國長公主子王殊、王殖轉五資。先是車駕幸其第，乃（是有）〔有是〕命。哲宗元祐二年六月九日，詔：燕國惠和大長公主長男皇城使、成州團練使王（洙）〔殊〕，特與免依格試，許令朝參。六年閏八月十四日，户部言：『故魏王位影前姨終共二十二人，請給自秦國惠和、越國、荆國大長公主宅例，仍舊勘給。』詔：『比舊人數減半，其秦國惠和、越國、荆國大長公主宅亦如之。若秦國莊孝、秦國獻穆大長公主宅人數，請給，據見存者給終身，候及半勿補。』紹聖三年六月五日，詔敕：公主女之子依舊條推恩，其元祐五年六月八日指揮不得行。先是吏部特推恩格：公主女之夫補承奉郎。元祐五年六月八日敕：『公主女適夫，與左班殿直；願就文資者授假承事郎。其已有官人卽依舊法。』至是三省奏，以秦國惠和公主親女永嘉郡主王氏親男初子通，乞依格施行，而有司以女之子未敢用特恩格，故有是詔。大觀三年六月十八日，制以英宗女魏國大長公主進封韓、魏國，以蔡居，用故事加恩也。

魏國大長公主，嘉祐八年五月封寶安。治平四年正月，進封舒國長公主。熙寧二年七月，改蜀國，降左衛將軍王詵。元豐三年五月薨，進封越

國，賜謚賢惠。元祐元年十一月，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三月，追封秦國。政和元年三月，追封荊國。二年閏四月，追封魏國。四年三月，追封賢惠大長帝姬。五年正月，改封明惠。熙寧二年七月十二日，太常禮院言：『蜀國大長公主出降，主婚當具雁幣玉帛等物，自內東門進入。中宮當率宮闈掌事者及外命婦送至第。又當行親迎同牢之禮。』從之。二十四日，召輔臣觀蜀國長公主下嫁粧奩於集英殿。自是公主下嫁，並宣宰輔觀粧奩。《孝友同風》：趙國（莊）［賢］惠長公主，英宗第二女，其賢聞天子。方崇養慶壽宮，雖皇太后至尊，猶為姑婦禮，朝夕見，奉上甘肥，候問寒溫。凡仁宗、英宗諸女駐車宮東門，歲時朔望慶賀，兩宮先後少長柔恭序順，與與如也。公主長出入帝家，於慈仁孝友，飫聞習識，故不待傅言母教，而動止中禮。賓重其夫，茍其宗族，睠恤其姻黨。居婿姑盧氏於其側，給致饘膳，必先擇珍異者致之。盧有疾，主日至榻下自和湯劑以進。聞者驚歎，諸家傳之，以為法式。

韓、魏國大長公主，嘉祐八年五月封壽康。治平四年五月，進封祁國長公主。熙寧三年四月，改衛國。五月，降左衛將軍張敦禮。元豐八年四月，進封冀國大長公主。紹聖二年十月，改秦國。元符三年二月，改越國。（大觀元年正月改越國）大觀元年正月改楚國。二月三（月）［日］，改魏國。三年七月，進封韓、魏國。政和三年閏四月，特改封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宣和五年三月薨。哲宗紹聖元年閏四月三日，三省言：『冀國大長公主言：長男右騏驥副使張秉淵欲赴朝參，乞依李端愨恩例，特與對改使額。』詔張秉淵除右騏驥使，令赴朝參，免吏部試并短使差遣。後遂為例。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國大長公主男賜名楙，亦除莊宅副使。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秦國大長公主女張氏特進建安郡主。

舒國大長公主，元符三年追封。

神宗十女。周國長公主，熙寧元年三月封延禧公主。元豐元年二月薨，追封燕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周國長公主，賜謚淑懷。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淑懷長帝姬。神宗女燕國公主仍賜謚，未受封者並封小國。

楚國長公主，熙寧三年十二月封寶慶公主。五年七月薨，追封吳國。元符三年三月，追封楚國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恪長帝姬。

唐國長公主，熙寧八年十二月封淑壽公主。元豐八年四月，進封溫國長公主。元祐七年二月，進封曹國。是月，降左衛將軍韓嘉彥。元符三年，改冀國。崇寧二年五月，改雍國。大觀元年正月，改越國。二年二月改燕國。政和元年十一月薨，追封唐國，賜謚賢穆。四年十二月，改封賢穆長帝姬。元祐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詔溫國長公主並皇太妃親屬，與五人恩澤。五年四月十八日，將作監言：『溫國長公主第已畫圖進呈，並依溫國長公主第修蓋。今踏逐到見住軍頭司及添展龍衛營東壁地步可以修蓋。其間有侵居民稅業地步，乞估定價錢，下戶部支還。』從之。七年二月四日，詔：『溫國長公主下降日，皇太妃率宮闈掌事者送至第外，命婦免從』。二十五日，曹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韓嘉彥。紹興十年正月十二日，詔：『韓恕係唐國大長公主長男，昨兩任知閤門事，通及十年，罷職未曾推恩。可特落階官，除正任防禦使。』

潭國長公主，元豐八年四月封康國長公主。紹（興）［聖］四年二月，改定國。閏二月，降左衛將軍王遇。元符三年二月，改韓國。崇寧二年五月，進封魯國。大觀元年正月，改陳國。二年二月，改鄆國。六月，薨，追封潭國，賜謚賢孝。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孝長帝姬。紹聖四年二月十三日，詔：『康國長公主閏二月二十四日下嫁，婉儀宋氏率宮闈掌事人送至第外，命婦免從。』

鄆國長公主，元豐八年二月薨，追封惠國公主。元符三年二月，追封鄆國長公主。政和五年正月，改封賢康長帝姬。紹聖八年八月十八日，詔：故惠國、莘、申國公主祔葬畢，於奉先資福禪院依故燕國公主例修影堂屋各十間，每位方二十五步。』

潞國長公主，元豐七年四月薨，追封莘國公主。元符三年二月，追封潞國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穆長帝姬。

邢國長公主，元豐七年正月薨，追封申國公主。元符三年二月，追封邢國長公主。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令長帝姬。

邠國長公主，元豐八年四月封沂國長公主。十月薨，追封鄧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宜長帝姬。

兗國長公主，元豐八年四月封嘉國長公主。元祐五年正月薨，追封蔡國。元符三年二月，追封兗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賢和長帝姬。

徐國長公主，元豐八年四月封德國長公主。元符三年二月，封慶國。崇寧二年五月，封益國。三年十二月，降左衛將軍潘意，封冀國。大觀元

年正月，封蜀國。二年二月，封徐國。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柔惠帝姬。政和五年十一月薨，追封賢靜長帝姬。

哲宗四女。陳國公主，紹聖三年五月封德康公主。元符三年二月追封榮國。大觀二年二月，封瀛國。四年二月，降左衛將軍石端禮，封陳國。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淑和帝姬。政和七年七月薨，追封靖懿帝姬。高宗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詔靖懿帝姬依舊改封陳國長公主，從駙馬都尉石端禮之請也。

秦國公主。紹聖四年六月封懿康公主。元符三年二月，進封嘉國。大觀二年二月，改慶國。政和元年二月，改韓國，降左衛將軍潘正夫。三年閏四月，改封淑慎帝姬。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吳國。孝宗即位，進封秦國大長公主。隆興二年薨，謚康懿。紹興二年四月十九日，詔：『吳國長公主所過州縣，據所管的確人數批文驛券。其人夫、器皿等量行應副，不得過有搔擾。仍劄與本宅使臣照會，不得偽冒支請官物。如違，計贓重作施行。』

六月十七日，詔：吳國長公主一行請給，依秦、魯國大長公主自得指揮施行。八月十三日，詔：吳國長公主俸米，許諸司米內取撥；如不足，截撥上供米應副。其都尉並一行官屬等請給，令所在州軍依條勘給。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詔：今後駙馬都尉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十二月二十一日，今後駙馬都尉潘正夫至所居州軍，許與知、通州官相見一次。四年四月五日，吳國長公主奏：『男潘長卿、粹卿係武德大夫，見帶遙郡。欲乞特與除落階官。端卿、溫卿並係武功郎，乞特與除轉大夫帶行遙郡。昨遇建炎二年郊祀大禮，合奏補親屬白身恩澤，欲乞回授與駙馬都尉潘正夫親弟敦武郎、閤門祗候潘堯大，於職名上轉行。』從之。七月十一日，吳國長公主奏：『與潘正夫兒男骨肉等請給、衣賜、生食糧，並乞依例施行。』詔潘長卿特（衣）［依］粹卿、端卿支破一分料錢。

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吳國長公主奏：『有男二人，望依男潘粹卿、端卿例賜名授官，支破請給。』吳國長公主二男並依格與補武節郎，賜名令中書舍人訓撰。十月十五日，吳國長公主奏：『長男潘長卿，次男粹卿，並昨自武節郎特轉武翼大夫、遙郡刺史。有男端卿、溫卿二人，各已係大夫，乞特依例，並與帶行遙郡。』詔潘端卿、溫卿並特除遙郡刺史。七年二月五日，吳國長公主奏：『男武義大夫、文州刺史潘溫卿合趁赴朝參，乞依男長卿等例，除一外任宮觀。』詔特差（立）［主］管台州崇道觀。

三月二十一日，吳國長公主乞駙馬都尉潘正夫依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等及見今宗室士□例，除開府儀同三司，並將見任檢校少保除落檢校二字。詔：『士□係任宗司十年，依故事除開府儀同三司。劄與本位都監照會，自後不得妄有陳請。』八年六月十六日，上語宰相曰：『吳國長公主數日前到，留宮中三日，為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朕語之云：「官爵豈可私許人？須與大臣商量。況近日多事，未暇及此。」上又曰：『當此極（署）［暑］，朕每日著衣服相伴飲食，蓋為長生是哲宗之女、朕之姊也。』趙鼎曰：『陛下行家人禮於宮中，所以待長主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

九月五日，進呈都尉潘正夫乞加恩及援例乞使相。宰執言：『祖宗封石保吉等使相，皆以勳榮顯著，非專為懿戚之故也。正夫何功，敢爾為請？』上曰：『在朕敦睦之義，不欲峻卻。既於國體有嫌，焉得私？當明諭之，以絕其辭。』十二日，詔：『吳國長公主同駙馬都尉潘正夫將帶一行，見今在外從便居止。所至州軍，仰守臣常切應副請給等，毋令欠闕。』

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制以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為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日，詔：『哲宗皇帝昭慈聖獻皇后止有孟忠厚、潘正夫係近親，餘人不得援例。』以臣僚言：『近日戚里除授每加優異，往往不用祖宗故事。豈以比年以來，外族周，於是深軫聖慈，務極恩意？此固陛下睦姻之厚德也。陛下之賜者甚寡，而不以為然者天下皆是，此不可不知也。前日孟忠厚以郡王出守鎮江，今潘正夫又以駙馬都尉除開府儀同三司。是以歷考祖宗朝，駙馬都尉惟石保吉以履歷外任，嘗著效成於行營，乃於晚年纔得使相，自餘皆無此除。如以郡王出守，則未之有也。忠厚、正夫儻於艱難時嘗有勳勞在人耳目，則越常制而寵異之，其誰曰不然？今徒以存撫之故，而廢祖宗之法，啟僥倖於後人，無怪乎輿論之未孚。然開府者既已敷告治廷，日傳千里矣；分符者又已就郡。臣亦嘗以為請，蒙陛下為臣道其所以矣。臣之區區，固知其無及於事，然執法，臣之職也。陛下嘗謂臣：『祖宗之法不可輒改。』臣以謂，上

行法則下知所從，上廢法則下亦莫之守矣。臣願陛下特降處分，孟忠厚、潘正夫差除係一時特恩，後人不得援例。仍自今改授，有非祖宗舊制，並許給舍臺諫論駁，當不憚改。如此，庶幾倖門杜絶，而天下皆知陛下如天之無心也。』故有是命。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詔差潘溫卿往婺州傳宣撫問吳國長公主，並賜銀合茶藥。可依差錢恤例立定畫一指揮施行。八月二日，吳國長公主奏：『伏聞皇太后還闕有期，乞同潘正夫、兒女、官吏等詣行在入覲，並前去迎接。』從之。十五年三月十七日，詔：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潘溫卿，特授貴州防禦使。以用母吳國長公主合得白身親屬恩澤陳乞也。

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吳國長公主奏：男舒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溫卿昨（幹辦）［幹辦］皇城司六年，任滿，並該遇親從揀配諸班直了當，依條特轉兩官，許令回授，本家未有合回授之人，欲望將溫卿兩官恩例許於見今官上轉行一官。』詔潘溫卿可特授武寧軍承宣使。

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吳國長公主入覲，為男潘長卿、粹卿、端卿乞推恩。詔潘長卿特授泉州觀察使，粹卿利州觀察使，端卿閬州觀察使。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詔：右通直郎、新添差權通判嚴州鄭珙特除直祕閣，閤門宣贊舍人潘堯夫特轉右武郎。珙係吳國長公主長女之夫；堯夫，長主駙馬都尉正夫之弟。皆以累從長主入覲，主為之請，故有是命。二十三年六月八日，吏部言：『吳國長公主奏：有男合賜名授官，女二人合封郡主，並支破請給。詔依例施行。照例，係令中書舍人訓撰名訖，依格合補武節郎，合命詞給告。』從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詔：『吳國長公主長女夫右奉議郎、直祕閣、前添差婺州通判鄭珙轉兩官，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指揮更不施行。』以給事中賀允中奏：『伏睹吳國長公主劄子，乞長女夫鄭珙轉行兩官，特與陞擢，詔從其請。臣竊詳所奏，即非用本家合得恩例陳乞，卻創自擬定官職，仍乞特與行下，顯是過有僥求，未合公議。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止賜之金，而不從所求。蓋自古帝王謹惜名器，皆如是也。今吳國有請，若從其自先指定，特與之，則予奪輕重不出於陛下。而此例一開，其將何以禁塞？望追還已降指揮，以稱陛下力行公道之意。』上曰：『命下逾兩旬，已被受差遣敕，乃始封駁轉官詞頭，恐非故事。可諭與令書讀。』追臣退召賀允中到堂，面諭聖旨，既而中執所見，不欲中易，翌日再進呈。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蓋慮後來援例者眾。當曲從之。』宰臣沈該等奏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事也。當再諭允中以陛下虛懷納諫之意。』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吏部言：『吳國長公主孫潘昌衡、昌佐、昌輔、昌朝依秦、魯國大長公主孫錢端英等，並孫昌期、昌齡等體例，並與補授文資。本部契勘，昨秦、魯國大長公主奏孫錢端英等並吳國長公主孫潘昌期等補官體例，係是先次依格補授從義郎，後來與依格換授文資。今欲依此施行。』從之。

七月九日，詔：『寧江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長卿，昭信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端卿，舒州團練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清卿，建寧軍承宣使、特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婺州駐劄潘粹卿，並令任滿日各與再任。所有長卿、粹卿、清卿並溫卿各身分並元隨人請受，並與依已降指揮，依見今已請則例支破。』從吳國長公主請也。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詔：吳國長公主男賜名振卿，與依格補官。六月十七日，詔：『吳國長公主生日合得度牒、紫衣各一十五道，依例係折銀三百兩，令户部支。』三十年三月七日，吳國長公主乞：『女夫鄭珙見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男潘溫卿見任在京宮觀，端卿、清卿各在外宮觀，粹卿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婺州駐劄。欲（後）［候］今任滿日，各特與再任。粹卿身分請受與依已降指揮，於上供經制錢物內支給。』從之。十月二十八日，興寧軍承宣使、駙馬都尉曾夀母普寧郡太夫人郭氏陳乞孫女夫敦武郎徐公選添差差遣。詔令吏部添差合入差遣一次。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御藥院言：吳國長公主生日，合取賜酒壹拾碩，係下駐蹕州軍應副。詔令臨安府依數支供。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未改元。八月二十六日，詔：『吳國長公主進封大長公主，有司擇日備禮册命。』大長公主言，册命乞賜寢罷。詔曰：『朕誦周詩「唐之華」，鄙漢室沁園之制。維時懿主，鍾慶泰陵。屬紹服之云初，豈推尊之可後。爰布褒優之澤，亟加大長之名。諏辰將禦於昕朝，備物中頒於渙册。遽觀需牘，祈寢祼儀。勉徇謙沖，良深嘉歎。所請宜允。』二十八日，詔秦國大長公主女夫右承議郎、直祕閣鄭珙特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長孫右通直郎潘昌期添差通判嚴州。並從大長公主所請也。隆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詔：『故秦國大長

公主孫潘昌光、昌輝、昌簡、昌錡，並特授右宣義郎；曾孫志、恕並特授右承奉郎。』大長公主遺表來上，從其請也。

徽宗三十四女。嘉德公主，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封德慶公主。大觀三年二月，改封嘉德。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五年四月，改封嘉德。五月五日，降左衛將軍曹奐。徽宗崇寧元年八月五日，詔榮德、嘉德二公主廩給等並特加倍。政和五年五月一日，尚書省言：『嘉德帝姬下降，乞升厭翟車，惟於儀伏內除去四望金根車外，餘用皇后儀仗數三分之二，以應帝姬下皇后一等之義。仍乘擔子至承天門外升車。』並從之。五日，嘉德帝姬下嫁曾奐，詔用嘉禮新儀行盥饋之禮，皇后率宮闈送至第外，命婦免從。先是，上命議《五禮新儀》，既詔皇太子行冠禮，至是復命帝姬行婚禮。車服粲然，中外稱慶。其儀制並詳見《嘉禮》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手詔：『朕荷天右序，男女僅五十人，以次成立，建第築館，指日有期。而京師民庶櫛比，無地可容，深虞移徙居民，使久安之眾遽棄舊業。可令有司度國之南，展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將來繕修諸王外第，與帝姬下降，並不得起移居民。』紹興五年三月十二日，樞密院奏：『興化軍承宣使、駙馬都尉致仕曾奐母普寧郡太夫人郭氏狀：乞將男曾奐昨轉蔡州觀察使合得依條恩例回授親姪修武郎郭珙，差鈐轄一次。詔特差權發遣福建路兵馬都監、泉州駐劄。乾道七年九月十二日，詔嘉德公主長女徐公選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榮德公主，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封永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榮福。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政和六年二月，改封榮德。三月三日，降左衛將軍曹晟。

益國公主，崇寧二年三月封順慶公主。四年三月薨，追封益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順淑帝姬。

安德公主，崇寧二年三月封淑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安福。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七年六月，改封安德。十六日，降左衛將軍宋邦光。

茂德公主，崇寧二年三月封延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帝姬。重和元年十一月，改封茂德。十八日，降宣和殿待制蔡儔。十一月十七日，太師蔡京言：『今月十八日，茂德帝姬下降。依《新儀》，見舅姑行盥饋之禮。乞賜寢罷。』詔答曰：『朕以禮貌師臣，眷遇元老，特遣稚女，使聯姻婭。而棗栗之體，蘋蘩之奉，蓋治平、熙寧已行之舊，是遵祖考彝憲，及有諸姬近例。迺亦報施，尚齒貴老，盛事可嘉，卿何辭焉？況《五禮新儀》初頒天下，法行自近始。卿當勉此，以風天下。所乞宜不允。』十八日，茂德帝姬下嫁蔡儔，淑妃劉氏率宮闈掌事人送至第。二十九日，手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洎降詔旨，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之弊，以成婦道，以風天下，貽謀後世，甚盛之舉也。於是崇寧、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典禮，繼頒《五禮新儀》，著為永法，遍行天下。近聞自降詔以來，前後帝姬下降，雖有奉行《新儀》之名，元無實跡。兼舅姑亦不端坐，及聞反有下拜之禮，其失祖考本意。兼所降《新儀》，殆成虛文。可自今後，帝姬下降，仰恪遵《新儀》，並服褕服、花釵冠升車，並見舅姑。若帝姬沿習，不肯設拜，只責管幹官司女相贊者及內謁者。如違，以違御筆論。仍聞帝姬、都尉合髻，所服不經，別無稽據，亦令禮制局討論以聞。』宣和三年六月十七日，御筆處分，數內一項：皇子、帝姬閤推恩，合係授官頭陁留髮，裹頭出閤五次；帝姬係上頭下降。詔皇子係授官裹頭出閤三次，帝姬係上頭下降兩次，令推恩外，餘並止絕。宣和四年十一月五日，詔茂德帝姬長男蔡愉，依例合奏補武節郎，可特與文資內安排，補授通直郎。

豫國公主，崇寧三年五月封壽慶公主。五年正月薨，追封豫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壽淑帝姬。

鄧國公主。鄧國公主，崇寧四年六月封惠慶公主。十月薨，追封鄧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惠淑帝姬。

蜀國公主。蜀國公主，崇寧四年七月封安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隆福。三年五月薨，追封蜀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安淑帝姬。

崇德公主，崇寧四年十月封和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崇福。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宣和元年九月，降左衛將軍曹湜。二年五月，封崇德。三年九月薨。二十一日，車駕幸崇德帝姬宅澆奠。

商國公主。商國公主，崇寧五年十一月封康慶公主。大觀二年二月，改封承福。二年二月薨，追封商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康淑帝姬。

蔡國公主。蔡國公主，大觀元年五月封榮慶公主。二年二月，改封懿

福。四年十一月薨，追封蔡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榮淑帝姬。

魯國公主。魯國公主，大觀元年七月封保慶公主。閏十月薨，追封魯國。政和四年十二月，改封保淑帝姬。

成德公主，大觀二年五月封昌福公主。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

宣和五年六月，改封成德。

洵德公主，大觀三年七月封衍福公主。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

宣和六年十月，改封洵德。

悼穆公主。悼穆公主，大觀四年正月封徽福公主。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政和七年十月薨，追封悼穆。

顯德公主。顯德帝姬，初封顯德公主，改號帝姬。尋改封顯德，下嫁劉文彥。顯德公主，大觀四年七月封顯福公主。政和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宣和七年八月，改封顯德。下嫁劉文彥。

華國公主。華國公主，大觀四年十一月封熙福公主。政和二年四月薨，追封華國。四年十一月，改封熙淑帝姬。

涇國公主。涇國公主，政和元年三月封壽福公主。二年三月薨，追封涇國。四年十二月，改封敦淑帝姬。

順德公主，政和元年三月封順福公主。三年閏四月，改封帝姬。靖康元年七月，改封順德，以將下降向子宸故也。

柔福公主。柔福公主，政和三年四月封柔福公主。閏七月，改封帝姬。

沖慧公主。沖慧公主，政和三年七月封申福帝姬。四年二月薨，追封沖慧。

寧福公主。寧福公主，政和四年正月封寧福帝姬。

莊懿公主。莊懿公主，政和四年二月封保福帝姬。十一月薨，追封莊懿。

冲懿公主，政和五年九月封賢福帝姬。六年十一月薨，追封冲懿。

順穆公主，政和六年九月封仁福帝姬。八年八月薨，追封順穆。

和福公主。和福公主，政和七年二月封和福帝姬。

永福公主。永福公主，重和元年十一月封永福帝姬。

惠福公主。惠福公主，重和二年正月封惠福帝姬。

令福公主。令福公主，宣和元年九月封令福帝姬。

華福公主。華福公主，宣和三年十一月封華福帝姬。

慶福公主。慶福公主，宣和三年十一月封慶福帝姬。

儀福公主。儀福公主，宣和六年十一月封儀福帝姬。

純福公主。純福公主，宣和七年十月封純福帝姬。

隋國公主，宣和元年七月封恭福帝姬。建炎三年薨，封隋國。

孝宗女。嘉國公主。乾道二年十月十四日，詔皇長女永嘉郡主贈嘉國公主。七年九月十二日，詔嘉德公主長女夫、武節郎徐公選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又《宗女》　淳熙十六年二月四日登極赦：『應宗女、宗婦見入道或為尼，願歸家者聽，元有官封者依舊。』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郊祀赦：『行在及紹興府見請孤遺錢米宗女、宗婦等，其間有未曾引赦添支錢米，可比附兩外可孤遺體例，籍定名字，將十五歲以上並依前赦例添支，十四歲以下減半添給。』

五年正月一日慶壽赦：『宗子、宗婦、宗女年八十以上，令大宗正司保明奏聞，與轉官加封；未有官封者，特與官封。

紹熙五年九月十四日明堂赦：『應宗婦、宗女因事令入道尼，如後來能自循省，仰大宗正司保明，特與放令自便；不願者聽。』自後明堂、郊赦並同。

慶元四年四月五日，詔：『今後宗女因疾願給度牒者，令禮部先次從實書填訖，方得給付。』以中書門下省言：『宗女有疾願出家者，得指揮給降度牒，止合自行承受。近來多有巧作名色，意在轉賣。』故有是詔。

開禧元年九月十八日，南外宗正司言：『泉州宗婦李氏染病，有親生第三女趙氏為見病勢危篤，割股飼母，當時痊愈。本司自建炎年間移司泉州，今七十餘年，宗室之家如趙氏者，天資純孝，不愛其身，割股救母於垂死之際，效驗昭然，誠為罕見。恭覩主上以孝理天下，遂致在遠宗女觀感動化有如此者，不敢隱默。乞優加旌賞，仍乞宣付史館，不唯使宗女知勸，亦足以俾天下凡為人子者（所有）［有所］激勸。』從之。

三年五月十四日，又言：『商王宮宗子汝評染患（為）［危］篤，女年一十六歲，割股救父，當時痊瘥。其能體善行孝，皆聖朝廣睦族之愛，推

錫類之仁，凡蒙褒旌，悉起敬慕。乞優加旌賞，俾知激勸。』詔宣付史館。

又《駙馬》　太祖開寶三年六月五日，以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審琦子內殿供奉官都知承衍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昭慶公主。

五年閏二月四日，以故鎮安軍節度使、中書令石守信子鄆州牙內指揮使保吉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延慶公主，賜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自是尚主者賜率如例。後又加賜絨毛暖座。

七月十三日，以尚書右僕射魏仁浦子東頭供奉官咸信為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承慶公主。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八月十一日，以故永興節度使吳延祚次子元宸為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蔡國公主。

雍熙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彰國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大名府，威塞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知孟州，慎州觀察使、駙馬都尉魏咸信知澶州，愛州團練使、駙馬都尉吳元宸知鄆州。命開封尹、陳王元僖餞承僖等於城北園。

淳化二年二月十四日，鄯州觀察使、駙馬都尉吳元宸上言：避所賜魏國公主第，願盡解所居官，歸守先人舊廬。優詔不允。

真宗咸平三年六月十九日，以鎮寧軍節度使柴禹（鎮）錫孫鎮寧軍都指揮使宗慶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魯國長公主。宗慶，禹錫之孫，太子中舍宗亮之子，及尚主，令稱禹錫子。

六年正月十一日，以故太師王溥子貽永下字本音同仁宗廟諱，後改貽清，再改貽永。為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懿賢長公主。貽永以祖為父，如柴宗慶例。

景德元年四月三日，懿賢長公主薨。既葬，王貽永三上表乞守塋域，真宗不許。時貽永在公主喪式假，有是請。帝（尉）［慰］諭之，令赴朝參。【略】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故右千牛衛上將軍李崇矩子遵勗為左龍武將軍、駙馬都尉，選尚萬壽長公主。遵勗以祖為父，如王貽永例。

十二月二十三日，有司上言：『柴宗慶遇慶恩移郡，不赴便殿告謝，請以違制論。』詔罰兩月俸。

二年六月七日，以左龍武將軍李遵勗領澄州刺史。時遵勗以疾在假，真宗謂王旦等曰：『朕遣人視其疾，狀甚危。且柴宗慶列環衛不久為刺史，遵勗亦當校月日以聞。』旦等言：宗慶授將軍始七月，遇郊祀恩遂領刺史。遵勗未遇恩，然至今亦七月。』遂命領郡。

四月九日，左龍武將軍、澄州刺史、駙馬都尉李遵勗責授均州團練副使。坐私主之乳母。初，帝以使臣所取遵勗狀示宰相王旦等曰：『遵勗先曾請對，意在歸過於人。矯誣如此，緣已經赦宥，姑務恩貸。及有彰露，止令詢其端由，而略無畏忌。朕以長公主為性至善，未嘗言其失，不欲深行，恐傷其意。』於是中書、樞密院同奏議正朝典，故有是命。

十一月二十四日，封柴宗慶母穆氏為河南郡君。宗慶以母為嫂，故不得郡封，而衛國長公主累請，故特封之。

五年六月十三日，柴宗慶言：『自陝西市木至京，望蠲免稅筭。』帝曰：『先朝王承衍市木，販易規利，當時興訟不已。曩者曾諭宗慶，無得遣人市易，何故復有此奏？』即諭樞密院召宗慶責之，宗慶謝罪，奏云：『年老事多，偶成廢忘。』特詔戒約之。帝因謂宰相曰：『衛國長公主近請市所居北鄰張氏舍以廣其居。張氏即宗室婿。朕語之：『如立券出賣，則可也。』及詢張氏，且云仰儻錢。朕戒令不得強市，止賜錢二百萬，聽他處營置。』【略】

六年三月九日，衛國長公主宅內知客趙惟永宣補右班殿直，主奏留在宅勾當。帝曰：『廷臣豈可更留。』令樞密院召柴宗慶諭之。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詔：『駙馬都尉等自今不得與清要權勢官私第往還。如有公事，即赴中書、樞密院啟白。仍令御史臺常切覺察，如有違犯，糾舉以聞。』

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柴宗慶陳乞使相。宰臣王曾等奏曰：『將相之任，非可陳乞。只如先朝石保吉等俱曾履外任行營差遣，前後頗著誠效，晚年方與使相。』帝令召至中書諭諭。【略】

嘉祐二年七月五日，濮州團練使、駙馬都尉李瑋言：『特賜塗金鞍、狨毛暖座及玉帶等。今出降有日，欲乞依例乘服趨朝。』詔可。【略】

英宗治平三年五月十九日，以屯田員外郎王克臣子孝莊為左屯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師約，選尚德寧公主。初，英宗數稱唐公主下嫁多名

人，及是得師約，故駙馬都尉承衍曾孫，而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而以其所業賦一編以進御。至召見清居殿，又諭以無廢學，後又出經籍及紙筆硯賜之。【略】

（熙寧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以右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曹詩為成團練使，以手詔：『魯國大長公主已有日歸館，其駙馬都尉照例改官。』故有是命。

元豐元年三月九日，詔樞密院：『大長公主大禮，奏薦夫之期親與判司簿尉。』以樞密院奏擬韓國大長公主奏駙馬都尉錢景臻兄景勳等恩澤，與中書不同也。【略】

（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駙馬都尉王師約等〔奏〕：『皇祐《一司敕》：駙馬都尉不與清要權勢官私第往還。臣等凡遇垂拱殿起居，即與修起居注等同閤子，雖非私第，亦慮非便。欲望以使相閤子二間為臣等（侍）〔待〕班處。』從之。【略】

（六年）閏六月十九日，三省奏：『今後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骨肉恩例令尚書省立法。』從之。以郭獻卿選尚冀國大長公主，其父乞恩例故也。

十月十六日，中書省奏：駙馬都尉曹詩乞以南郊合得骨肉恩澤一名與門客李漢臣理選一官。詔特與郊社齋郎。後詔吏部毋得為例。十二月二十四日，詔：光州防禦使、駙馬都尉曹詩責授右屯衛將軍，落駙馬都尉，令家居省過。手詔：『詩不能仰稱朝廷選尚爵命恩德，數以幃薄不謹，浼撓魯國大長公主，致悒怏成疾。又不以時奏請醫療治，終於沉痼不起。』故有是命。【略】

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駙馬都尉王師約奏：『燕國大長公主薨，太常寺關，本服齊衰杖期，給假三十日。臣忝冒寵祿，悉緣選尚，乞令有司別議，特乞假一年。』【略】

七月十四日，駙馬都尉王師約言：『蒙給假一年，今來特授鎮安軍節度留後，乞入謝畢，然在假。』詔從之，仍給俸。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十六日，詔宣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張敦禮為密州觀察使。以三省言：『自來駙馬都尉選尚公主、長公主，並除小將軍，下降日除刺史；選尚大長公即除大將軍，下降日除團練使。』敦禮元選祁國長公主，今已進冀國大長公主，故有是命。

三年三月九日，駙馬都尉王師約奏：『臣父現知鄭州，欲乞御前後殿不坐日，每次給假一日前去省覲，仍免辭見，過三日即依自來體例朝見。若非次駕出應合立班之類，並乞下閤門照會免赴。』從之。【略】

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駙馬都尉錢景臻以母喪辭起復，再請乃許。元符元年八月，郭獻卿以母喪起復，亦三上表辭，從之。

十月十二日，右朝奉郎韓端彥言：『弟嘉彥尚溫國長公主，下降有期，私家進財，支費甚多。欲以相州田業契書於在京四抵當所各質錢二千五百緡，依例出息。』詔於抵當所特貸錢萬緡，仍限五年還納。其後韓端彥援元豐中郭獻卿例，乞除放所貸錢，從之。

十二月十七日，駙馬都尉韓嘉彥言：『溫國長公主下降有日，臣家世以儒進，乞換一近下文資。』不報。嘉彥引晉、唐選尚公主參用文士，及英宗皇帝出嫁皇女，訪求儒門為言。其後紹聖間復申前請，不報。

九年正月十二日，詔：『文州刺史、駙馬都尉韓嘉彥於長公主有虧禮不遜，擅宿私家，特降兩官，差知黃州。』是日，又命勘會駙馬都尉李瑋如曾安置，即嘉彥可降兩官、蘄州安置。中書蘄州犯嘉彥父嫌名。十三日，詔嘉彥降左衛將軍，依前駙馬都尉、分司南京，黃州居住。仍差御史郭知章押嘉彥即日出門。時忠彥引咎乞罷，賜詔不允。【略】

元符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詔：『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張敦禮降授左千牛衛將軍，特免安置，仍勒住朝參。』以三省言，敦禮元祐間上書言退宰臣蔡確，進司馬光為上相等事，故有是命。

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戶部言：『駙馬都尉王昨以進財借四抵當所錢五千貫，限二年半還納。又於宮後門庫借錢三千貫，限五年還納。今乞每月剋料錢一百貫。』詔特與除放。【略】

崇寧元年七月十三日，戶部言：『駙馬都尉曹詩乞於合破公使錢內先借支二萬貫辦大長公主影前供物。詔禮部給空名度牒一百道。

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手詔：『朕觀前世外戚擅事，終禍亂天下。唯我祖考創業垂統，承平百有餘年，外戚之家，未嘗預政，厥有典則，以貽子孫。即政之初，以駙馬都尉韓嘉兄忠彥為門下侍郎，繼除宰相。方朕恭默，弗敢有言。給事中劉拯抗疏論駁，亦不果聽。上違祖考成憲，下虞前

世禍亂之失。其自今勿復援忠彥例，以戚里家屬為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為甲令。」【略】

（政和）八年三月十六日，以太師、魯國公蔡京男儵為朝散郎、宣和待制，充駙馬都尉，尚福康帝姬。二十四日，中書省言：「檢會蔡儵已奉御筆除朝散郎、宣和殿待制、駙馬都尉，其敘位立班未有指揮。」敘位立班在諸待制之上。

四月六日，太師蔡京言：「男儵已蒙宣繫，選尚康福帝姬。檢會崇[寧]詔書：今後勿復援韓忠例，以戚里家屬為三省執政官。乞免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詔答不允。是後以帝姬下降畢，再上章乞罷，不允。【略】

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詔：今後駙馬都尉潘正夫至所居州軍，許與知、通州官相見一次。以上《國朝會要》。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五八《帝系考九》 宋初之制，初被選尚者即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采羅百疋，謂之繫親。又賜其家銀萬兩，令辦聘，進財之數，倍於親王聘妃。出降，賜甲第。餘如諸王夫人之制。而扇加四，引障花、燭籠各加十。【略】

公主册禮：嘉祐二年儀注，前一日，有司設册使、副幕次於內東門外。又設內命婦次於公主受册印本位門外，又設公主受册印位於本位庭階下，北向。又設册使位於內東門，副使及內給事於其南差退，並東向北上。又設册印案位於册使前，南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册使北，南向。其日，自文德殿奉册印將至，內給事詣本位，諸公主服首飾、褕翟。册印至內東門外褥位置訖，內臣引內命婦俱入就位，禮直官引册使、副俱立東向位內給事前，東向躬稱：『册使王堯臣、副使田況奉制授公主册印。』退復位，內給事入詣所設册印本位公主前，言訖退。內給事進詣册使前，西向，册使跪以册印授內給事。內給事亦跪以授內謁者，册使退復位，內謁者及主當內臣持册印入內東門，內給事從入詣本位庭。又內給事贊公主降立庭中北向位，跪取册，興，立於公主之右，少前，西向。又內給事立於公主之左，少前東向，又內給事稱：『有制』，內給事贊公主再拜，內給事奉册跪授公主，公主受以授內給事。奉印亦然。復贊再拜，前引公主升位以次，內臣引內命婦賀，內給事贊言『禮畢』，內命婦退，遂引公主謝皇帝、皇后。册印如貴妃，文曰『兗國公主之印。』皆有匣。

公主出降：嘉祐二年，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採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蔔夫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得問名而蔔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時兗國公主下嫁李瑋，詔俟出降日，令夫家主婚者具合用雁、帛、玉馬等物，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略】

《四朝國史傳》史臣曰：『國朝帝女封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為相，建議以為不典，始改為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自祖宗以降，數十女皆追加封册。至中興時，始復初，故今所書，但乃舊式，唯徽宗諸主乃從一時之制云。』

帝姬降嫁儀：納采、問名、納吉、請期，婿家俱禮物並用雁。納成，用玉幣等。修表如儀。前期，太史局擇日，差官奏告景靈東西宮。親迎。前一日，所司於內東門外量地之宜，西向設婿次。其日大昕，婿之父服其服，告於禰廟曰：無廟者行廳事東閣設神位『天子降女於某（婿名）。以某日親迎，敢告』，再拜，子將行，父醮子於廳事。贊者設父位於中間南向，設子位於父位之西近南，東向。父即座，子公服升自西階，進立於位前。贊者注酒於醆，西向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奉饌設於位前，子舉酒興，即座，飲食訖，降，再拜，贊禮者引立於父位前，父命之曰：『往迎肅雍，以昭惠宗祐。』子再拜曰：『祇率嚴命！』又再拜，降，出乘馬，至東華門內下馬，禮直官引就次。有司陳帝姬鹵簿、儀仗於內東門外，俟帝姬將升厭翟車，禮直官引婿出次，立於內東門外，躬身西向。掌事者以雁陳於前，內謁者奉雁以進，俟帝姬升車訖，婿再拜，先還第。同牢。其日初婚，掌事者設巾、洗各二，一於東階東南，一於室之北。水在洗東，尊於室中，實四爵、兩巹於篚。爵巹以常用酒器代之。婿至本第，下馬以俟。帝姬至，降車，贊者引婿揖帝姬以入，及寢門又揖，婿導帝姬升階，入室盥洗。掌事者布對位，婿揖帝姬，皆即座受醆三飲，婿及帝姬俱興，再拜訖，贊者徹酒。見舅姑。夙興，帝姬著花釵、服傿翟以俟見。贊者設舅姑

位於堂上，東西相向，舅位於東，姑位於西，舅姑服其服，俱就位後立。女相者引帝姬升自西階，詣舅位前再拜訖，贊者以棗［鹵木］授帝姬，帝姬奉棗桌棗置於舅位前，舅即座，贊者進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女相者又引帝姬詣姑位前再拜訖，贊者以腶脩授帝姬，帝姬奉腶脩置於姑位前，姑即座，贊者受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次醴婦、盥饋、饗婦如儀。

五年五月，嘉德帝姬下嫁曹禧，詔用新儀，行盥饋之禮。皇后率宮闈送至第，外命婦免從。重和元年十一月，蔡京請免茂德帝姬下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又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之弊，以成婦道，以風天下。於是崇寧、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典禮，繼頒《五禮新儀》，著為永法。近聞徒有奉行之名，而舅姑既不端坐，反有下拜之禮，甚失本意，可自今帝姬下降，恪遵新儀。』

《中興國史傳》論曰：右三十四帝姬早亡者十四人，餘皆北遷，獨恭福帝姬生才周晬，虜不知，故不行，建炎三年薨，封隋國公主。安德帝姬有遺女一人，後適嗣秀王伯圭，封秦國夫人。榮德帝姬至燕京，駙馬曹晟卒，改適習古國王。紹興中有商人妻易氏者，在劉超軍中見內人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鎮撫使解潛送至行在，遣內夫人驗之，言其詐，遂付大理寺，獄成，詔杖死。又有開封尼李靜善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靜善即偽稱之。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清送至行在，遣內侍馮益等驗視，為所欺，遂封福國長公主，出適永州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妄，送法寺治之。內侍李諤自北還，又言柔福在五國城適徐還而薨。靜善遂伏誅。柔福之薨也，在紹興十一年，從梓宮來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國長公主。

《宋史》卷三《太祖紀三》 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濯濯至再。魏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勿復用，又教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見孟昶寶裝溺器，搥而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又 卷一三《英宗紀》 （治平三年九月）庚辰，禁妃嬪、公主以下薦服親之夫。【略】

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述其事焉。

又 卷一四《神宗紀一》 （治平四年二月）壬辰，詔公主下嫁者行見舅姑禮。【略】（熙寧二年）十二月癸亥朔，復減后妃公主及臣僚推恩。

又 卷二一《徽宗紀三》 （政和三年夏四月）閏月丙辰，改公主為帝姬。

又 卷一六三《職官志三》 外內命婦之號十有四：曰大長公主，曰長公主，曰郡主，曰縣主，曰國夫人，曰郡夫人，曰淑人，曰碩人，曰令人，曰恭人，曰宜人，曰安人，曰孺人。

又 卷二〇〇《刑法志二》 蓋俗稱駙馬都尉為『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克臣，為『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

又 卷二四八《公主傳一》 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妹也。初適米福德，福德卒。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封燕國長公主，再適忠武軍節度使高懷德，賜第興寧坊。開寶六年十月薨，太祖臨哭，廢朝五日，賜謚恭懿。真宗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改秦國。政和四年，改封恭懿大長帝姬。

有姊一人，未笄而夭。建隆三年，追封陳國長公主。元符改封荊國大長公主。政和改封恭獻大長帝姬。

太祖六女。申國、成國、永國三公主，皆早亡。

魏國大長公主，開寶三年，封昭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王承衍，賜第景龍門外。太宗即位，進封鄭國。淳化元年，改封秦國。真宗至道三年，進長公主。大中祥符元年薨，賜謚賢肅。元符改封魏國大長公主。政和改賢肅大長帝姬。

魯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延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石保吉。太宗即位，進封許國。淳化元年，改晉國。真宗初，進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大長公主。薨，賜謚賢靖。元符改封魯國。政和改賢肅大長帝姬。

陳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永慶公主，下嫁右衛將軍魏咸信。太宗即位，進封虢國。淳化元年，改齊國。真宗初，進許國長公主。咸平二年薨，謚貞惠，後改恭惠。景祐三年，追封大長公主。元符改封陳國。政和

改賢慧大長帝姬。

太宗七女。長滕國公主，早亡。

徐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九年，封蔡國，下嫁左衛將軍吳元戾。淳化元年，改魏國。薨，謚英惠。至道三年，追封燕國長公主。景祐三年，進大長公主。元符改徐國。政和改英惠大長帝姬。

邠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七年為尼，號員明大師。八年卒。至道三年，追封曹國長公主。景祐三年，進大長公主。元符改邠國。

揚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長公主。咸平五年，進魯國，下嫁左衛將軍柴宗慶，賜第普寧坊。宗慶，禹錫之孫，帝命主以婦禮謁禹錫第。歷徙韓、魏、徐、福四國。仁宗立，進鄧國大長公主。明道二年薨，追封晉國，謚和靖。元符封揚國。政和改和靖大長帝姬。主性妒，宗慶無子，以兄子為後。

雍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賢懿長公主。咸平六年，下嫁右衛將軍王貽永，進封鄭國，賜第。景德元年薨，謚懿順。景祐三年，追封大長公主。皇祐三年，改韓國。徽宗改封雍國。政和改懿順大長帝姬。

衛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壽昌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封陳國，改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改楚國，又改邠國。天禧二年，改建國。乾興元年，封申國大長公主。天聖二年薨，賜謚慈明。徽宗改衛國。政和改慈明大長帝姬。

荊國大長公主，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闥。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即位，封萬壽長公主，改隨國，下嫁附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必親視饔饎。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果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貰之。歷封越、宿、鄂、冀四國。明道元年，進魏國。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

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邀賞邪？』齎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沖淡自若。誡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吾歿後當亦如是。』

皇祐三年薨，年六十四。帝臨奠，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徽宗改封荊國。政和改獻穆大長帝姬。

真宗二女。長惠國公主，早亡。升國大長公主，初入道。明道二年，封衛國長公主，號清虛靈照大師。慶曆七年，追封魯國，謚昭懷。徽宗改封升國大長公主。政和改昭大長帝姬。

仁宗十三女。徐國、鄧國、鎮國、楚國、商國、魯國、唐國、陳國、豫國九公主，皆早亡。

周、陳國大長公主，帝長女也。寶元二年，封福康。嘉祐二年，進封兗國。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籲天，乞以身代。帝隆愛之。

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故擇其兄子李瑋使尚主。瑋樸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門入訴，瑋皇懼自劾。諫官王陶論宮門夜開，乞繩治護衛，御史又共論主第內臣多不謹，帝為黜都監梁懷一輩十餘人。後數年不復協，詔出瑋於外，主降封沂，屏居內廷。久之，復召瑋，使為附馬都尉如初。英宗立，進越國長公主。神宗治平四年，進楚國大長公主。

熙寧三年薨，年三十三。以瑋奉主無狀，貶陳州。輔臣議謚，帝以主事仁祖孝，命曰莊孝，追封秦國。徽宗加周、陳國。政和改封莊孝明懿大長帝姬。

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仁宗皇帝第十女也。母曰周貴妃。嘉祐五年，封慶壽，進惠國。治平四年，進許國大長公主。下嫁吳越忠懿王之曾孫、右領軍衛大將軍錢景臻。改韓、周燕國。徽宗朝，進秦、魏兩國。政和三年，更封令德景行大長帝姬。

靖康二年，諸帝姬北徙，姬以先朝女，金人不知，留於汴。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秦、魯國。避地南渡，賊張遇掠其家，中子愕被害。公主至揚州朝謁，復避地之閩。

紹興三年，自閩至會稽，請入見，因留居焉。後徙台州。上以公主行尊年高，甚敬之，每入內，見必先揖。靖康中，戚里例納節，至是，公主為其子忱請還舊官，上以忱為瀘川節度使，仍詔戚里不得援例。久之，又為忱請優賜推恩，上重違之，加忱開府儀同三司。時主有三子，愔、愷非己所出，故獨厚於忱。上戒之曰：『長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是以鍾慶於長主。長主待遇諸子，宜法仁宗用心之均一。』主感服。

薨，年八十六。上輟朝五日，幸其第臨奠，詔子孫皆進官一等。謚曰賢穆。二十九年，加謚明懿。

兗國大長公主，帝第十一女也。嘉祐六年，封永壽。進榮國長公主。治平四年，進邠國大長公主。熙寧九年，改魯國。下嫁左領軍衛大將軍曹詩。主性儉節，於池臺苑囿一無所增飭。十年夏，旱，曹族以主生日將盛具為壽，主曰：『上方損膳徹樂，吾何心能安。』悉屏之。

元豐六年薨，年二十四，追封荊國，謚賢懿。遷其二子曄、晞皆領團練使。徽宗追封兗國，又改賢懿恭穆大長帝姬。

燕、舒國大長公主，帝第十二女也。嘉祐六年，封寶壽。八年，進順國長公主。治平四年，進冀國大長公主。元豐五年，改魏國，下嫁開州團練使郭獻卿。上，進楚國。徽宗改吳國，進吳、越國，改秦、兗國。政和二年薨，追封燕、舒國，謚懿穆，復改懿穆大長帝姬。英宗四女。舒國公主，早亡。

魏、楚國大長公主，帝長女。嘉祐八年，封德寧。治平三年，進封徐國，下嫁左衛將軍王師約。四年，進陳國長公主。元豐八年薨，追封燕國大長公主，謚惠和。元祐四年，追封秦國。徽宗追封魏國，加韓、魏國，又改惠和大長帝姬。

魏國大長公主，帝第二女，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寶安公主。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詵。詵母盧寡居，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故主第池蘗服翫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寶慈宮，居常悒然。間遇旱暵，帝降損以禱，主亦如之，曰：『我奉賜皆出公上，固應同其休戚。』帝居慈聖光獻皇后喪，毀甚，主曰：『吾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

元豐三年，病篤。主性不妒忌，王詵以是自恣，嘗貶官。至是，帝命還詵官，以慰主意。太后臨問，已不省，後慟哭，久稍能言，自訴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繼至，自為診脈，親持粥食之，主強為帝盡食。賜金帛六千，且問所須，但謝復詵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輟朝五日。追封越國，謚賢慧。後進封大長公主，累改秦、荊、魏三國。

主好讀古文，喜筆札，賙恤族黨，中外稱賢。詵不矜細行，至與妾姦主旁，妾數抵戾主。薨後，乳母訴之，帝命窮治，杖八妾以配兵。既葬，謫詵均州。子彥弼，生三歲卒。

韓、魏國大長公主，帝第三女，與魏國同生。始封壽康公主，改祁國、衛國，下嫁張敦禮。進冀國大長公主，改秦、越、楚國，加今封。政和三年，改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宣和五年薨。

神宗十女。楚國、鄆國、潞國、邢國、邠國、兗國六公主，皆早薨。

周國長公主，帝長女也。母曰欽聖憲肅皇后。封延禧公主。生而警悟，自羈丱習嗜宛如成人。年十二卒，帝后皆變服哀送。追贈燕國。元符末，改封周國。

唐國長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淑壽公主。初，帝念韓琦功德，欲與為婚姻，故哲宗緣先意，以主降琦之子嘉彥。歷封溫、曹、冀、雍、越、燕六國。政和元年薨，追封唐國長公主。

潭國賢孝長公主，帝第四女也。母曰宋貴妃。始封康國。紹聖四年，下嫁王遇。歷韓、魯、陳、鄆四國。大觀二年薨，追加封謚。

徐國長公主，帝幼女也。母曰欽成皇后。始封慶國，進益、冀、蜀、徐四國。年及笄，猶處聖瑞宮。侍母疾，晝夜不暫去，藥餌非經手弗以進。迨疾革，號慟屢絕，左右不忍視。

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千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裹外言。志向沖淡，服玩不為紛華，歲時簡嬉

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再生子，不成而死，滕妾得女，拊視如己出。政和三年，改稱柔惠帝姬。五年薨，年三十一，追封賢靜長帝姬。

哲宗四女。鄧國、揚國二公主，早亡。

陳國公主，始封德康公主，進瀛國、榮國。大觀四年，下嫁石端禮，徙陳國。改淑和帝姬。政和七年薨。

秦國康懿長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康懿，進嘉國、慶國。政和二年，改韓國公主，出降潘正夫。改淑慎帝姬。靖康末，與賢德懿行大長公主俱以先朝女留於汴。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吳國。覲上於越，以玉管筆、小玉山、奇畫為獻，上溫辭卻之。避地至婺州。紹興四年入見，其子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主奏言：『祖宗以來，駙馬都尉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今正夫歷事四朝，在汴京曾建議迎陛下，至杭州又言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乞除開府。』上不許。八年再入見。留宮中三日。時極暑，上每正衣冠對之飲食，又為正夫求恩數，上曰：『官爵豈可私與人，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時趙鼎當國，方論羣臣紹述之奸，頗抑正夫。鼎去位，正夫始得開府之命。給事中劉一正言其非舊制，恐援例者多，乃詔：『哲宗惟正夫為近親，餘人毋得援例。』顯仁太后歸，主同秦、魯國大長公主迎於道。十九年，又入朝。子長卿、粹卿、端卿皆自團練使陞觀察使，從所請也。孝宗即位，進封秦國大長主。隆興二年薨，謚康懿。

主在日，正夫官至少傅，封和國公，溫卿寧國軍承宣使，長卿寧江軍承宣使，端卿昭信軍承宣使，清卿容州觀察使，墨卿、才卿並帶團練使，其盛如此。正夫薨於紹興二十二年，贈太傅。

徽宗三十四女。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為帝姬，國號易以美名，二字。

嘉德帝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封德慶公主。改封嘉福，尋改號帝姬，再封嘉德。下嫁左衛將軍宋曾貴。

榮德帝姬，初封永慶公主，改封榮福。尋改號帝姬，再封榮德。下嫁左衛將軍曹晟。

順淑帝姬，初封順慶公主。薨，追封益國。及改帝姬號，追封順淑。

安德帝姬，初封淑慶公主，改封安福。尋改號帝姬，再封安德。下嫁左衛將軍邦光。

茂德帝姬，初封延慶公主，改封康福。尋改號帝姬，再封茂德。下嫁宣和殿待制蔡鞗。

壽淑帝姬，初封壽慶公主。薨，追封豫國。及改帝姬號，追封壽淑。

安淑帝姬，初封安慶公主，改封隆福。薨，追封蜀國。及改帝姬號，追封安淑。

崇德帝姬，初封和慶公主，改封崇福。尋改帝姬號。下嫁左衛將軍曹湜。再封崇德。宣和二年薨。

柔福在五國城，適徐還而薨。靜善遂伏誅。柔福薨在紹興十一年，從梓宮來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國長公主。

孝宗二女：長嘉國公主，紹興二十四年，封碩人，進永嘉郡主，三十二年卒。詔以醫官李師克等屬吏，孝宗時居東宮，奏：『臣女幼而多疾，不宜罪醫。』遂寢。乾道二年，贈嘉國公主。次女生五月而夭，未及封。

文安郡主，光宗長女也；次女封和政郡主；季女封齊安郡主。皆早卒。紹熙元年，並追贈公主。

安康郡主，魏惠獻王女也。初封永寧郡主，改封通義。以父遺表，遂升安康。歸殿前司前軍統領羅忠信子良臣。詔王府主管鄧從義諭旨：『皇女孫郡主宜執婦道，務成肅雍之德，毋敢或違。』賜甲第居之。良臣以恩轉秉義郎，除閤門祗候官。開禧元年，郡主薨，年三十九。祁國公主，寧宗女也。生六月而薨，追封祁國。

周、漢國公主，理宗女也。母賈貴妃，早薨。帝無子，公主生而甚鍾愛。初封瑞國公主，改升國。開慶初，公主年及笄，詔議選尚。宰臣請用唐太宗下降士人故事，欲以進士第一人尚主，遂取周震炎。廷謝日，公主適從屏內窺見，意頗不懌，帝微知之。

景定二年四月，帝以楊太后擁立功，乃選太后侄孫鎮尚主。擢鎮右領軍衛將軍、駙馬都統，進封公主為周國公主。帝欲時時見之，乃為主起第嘉會門，飛樓閣道，密邇宮苑，帝常御小輦從宮人過公主第。特賜董役官減三年磨勘，工匠犒賞有差。明年，進封周、漢國公主，拜鎮慶遠軍承宣使。鎮宗族娣姒皆推官加封，寵異甚渥。

論說

宋・胡宿《文恭集》卷七《論兗國公主議行册禮奏》　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公主特進兗國公主制，竊聞議行册禮，然於事體頗有未便。祖宗以來，公主、長主未有行此禮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示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封魏國、楚國二大長主，亦不曾行册禮。今施於兗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綸告，不行册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册，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粗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不言。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三三《〔宋〕吳奎等〈上仁宗論福康公主選尚乞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　臣聞古者婚姻，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則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出降日，令李瑋家主婚之人，具合用羔、幣、玉、馬等，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即不入。嘉祐二年同宋敏求、韓維上，奎時判太常寺，敏求、維知禮院。

又　《〔宋〕劉敞〈上仁宗論皇女生疏決賜予〉》　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慎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無益之賜，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夸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為職，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焉！遂事不諫，臣願陛下戒之，伏惟皇天開祐聖德，故後宮有多子之祥。陛下當明謹政令，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廢儉德。臣雖鄙賤，竊獨惜此。故敢觸冒陳聞，唯賜裁幸。嘉祐四年四月上，時知制誥。

又　《〔宋〕司馬光〈上仁宗論召還兗國公主宅內臣〉》　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勾兗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為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稚，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謹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雝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為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嘉祐六年十一月上，時同知諫院。

又　《〔宋〕司馬光〈上仁宗論兗國公主宅內臣〉》　臣先曾上言，為前管勾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勾當。外議喧譁，無不駭異。

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為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導王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

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

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後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尚嚴，不可專以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嘉祐七年二月上，時同知諫院。

又《〔宋〕傅堯俞〈上仁宗論主壻無過被譴隸臣有罪得還〉》 臣伏聞差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事出倉遽，驚駭物聽。皆云李瑋素行循謹，不聞有過，一旦忽然斥逐居外。梁懷吉本以罪謫，非時召還。朝廷事體，乖戾為甚。惟李瑋夫婦之際，外人非所曉知；在陛下父子之間，賤臣不當開說。然主壻無過而被譴，隸臣有罪而得還，使萬口籍籍，傳相譏議，非所以日新天德，光裕時政者也。恭惟陛下選瑋尚主之意，蓋以寵榮舅家，用報章懿皇太后顧復之恩耳。當時天下聞之，莫不感歎悽惻，相勸以孝。今聞者未達陛下之心，不得不為驚駭；況諸主以次成長，舉動尤宜重。伏望陛下屈意深念，不使懷吉徼倖，以嚴後戒；不使李瑋危疑，以全初寵。精擇宮嬪，以道理磨切貴主，則陛下之孝心增廣，貴主之浮謗將息。區區之心，冀陛下加察。嘉祐七年二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又《〔宋〕司馬光〈上仁宗論兗國公主入居禁中〉》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兗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祗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皇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讐，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閔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為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祗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偫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由公主縱恣胸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嘉祐七年二月上，有旨公主降封沂國。

又《〔宋〕彭汝礪〈上哲宗論罷黜韓嘉彥〉》 臣聞治國者自家始，治家者自夫婦始。夫夫婦婦，天地之道也，陰陽之義也。夫婦之分不正，欲其家治，家之政不行，欲其國治，未之有也。周之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詩人美之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王姬車服之盛，宜以貴驕人，而猶執婦道，乃所以為美也。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踰。惟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周之盛蓋始乎此。夫婦、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其夫矣。婦得以勝其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至於不可塞。此不可不慎。比聞朝廷無故而除三團練，今又以私事而竄一都尉，人皆以為政在房闥矣。賞罰，天之命也。故雖朝廷之大，人君之尊，有不得而專之者。天命何在？至公而已。《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事至微者，天猶監之，況其大者乎？此不可不畏。

或曰：皇帝陛下仁孝深至，出於天性，內思所以致皇太妃之敬，外思所以致長公主之愛，故有此行遣。臣聞以道事其親之謂孝，以義愛其骨肉之謂仁。今使婦得以矇其夫，則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必非皇太妃所欲為者也。今雖能逐韓嘉彥，然使謗議歸於朝廷，譏誚行於後世，所謂愛之，適所以傷之也。夫婦之情，貴賤一也。故雖有朝夕之小隙，實未傷終身之大愛。此惟陛下有以矜而察之而已。夫天下至大，一安一危，指顧之間而已。今陛下不欲拂於親而安行之，大臣不敢拂陛下而順承之，如此而欲安天下國家，未之有也。惟陛下慎之，毋忽。紹聖元年春正月上，時為吏部

侍郎。

又《[宋]包拯〈上仁宗論李綬冒國親事〉》　臣竊聞舊開攀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為親，將就婚姻。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敕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官審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闒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涉不實，會赦不原其罪，仍仰抨彈之官常加采聽。又太常禮院敕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技術之家，聽許為親。其李綬男正礙條制。竊以伉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屬在名勝。蓋禮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參擇。按李綬闒冗之餘，軒裳所絕，嚮緣進納，已濫寵恩；豈可更冒瀆國婚，塵鄙公族，使天支之季，下偶非類，汩紊彝制，虧損朝美。臣請罷其婚姻，別求德閥，仍乞申命有司，今後國親並須依敕選定。皇祐三年上，時知諫院。

又《[宋]劉述〈上神宗乞郡縣主祇於見任文武官僚中選擇為親〉》　臣竊以方今之患，在乎官冗；官冗由乎入流之衆，所以賢不肖混淆，耗蠹帑廩，而困弊生靈者也。今不早為裁節，日引月長，將如之何！伏見皇族郡縣主出嫁，其夫並白身授殿直。內有閭閻之人但富於財者，往往認他人三代有官職者冒為婚姻。紊亂國經，塵穢天屬，莫斯為甚。近制亦許就文資恩澤，參以士人，漸復唐制，亦救弊之一端也。以臣愚管見，今後欲乞祇於見任文武官寮中元非進納出身者，選擇為親。內京朝官武臣與不隔磨勘，特轉一官；幕職官三考以上，於銓格不妨磨勘者，與轉京官；州縣官令録資序，與兩使職官、判官、簿尉、齋郎、監簿之類，與初等職官。該説不盡者，乞從朝廷比類相度指揮，所冀稍塞濫源，漸清仕綴。熙寧元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又《[宋]彭汝礪〈上哲宗乞詳定袒免親婚姻條貫〉》　臣十二月論石有隣與宗室議婚事。後所聞益衆，乃知上下安於此久矣。而臣亦惑之，不敢復置論。體問宗正司條制，雖言袒免親不得與非士族之家為婚，然不知如何遂為士族。又有不得與諸司出職、工商、雜類、進納惡逆為婚之文。止絶於緦麻親以上；則既容袒免親與工商、進納、雜類為親矣。以進納者為無礙，則雖惡逆者亦可也。臣伏思積厚者流長，源遠者澤厚，蓋以其有所自也。天子之所親，推而上之至於七世而不忘，則推而下之至於所遠，亦不可以不稱也。今宗室雖係袒免親，然皆出於祖宗，而同繫於國體。乃使汚穢荒遠皆得以貨取，此非所以為祖宗光榮也。今士大夫之族議親，非以德望，則猶以門閥；或匪其耦，則一族以為羞焉。況於人君哉！夫豪商大賈以財擅於鄉，今輸金至三千及五千緡，入為助教、監簿，而竊士族之名；又捐數千緡求為宮親，而遂得列為官户。竊寵蠹國，依威陵弱，豈止為國辱哉！臣今欲乞詳定袒免婚姻條貫，惟陛下念之。元祐三年上，時為起居舍人。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別集》卷五《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於柴禹錫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明・郭正域《明典禮志》卷七《册公主儀》　宋初，止以綸告進封。嘉祐而後，始備册禮，用臨軒遣使，傳入宮中朝謝帝后，如宮中之儀。

藝文

宋・劉攽《彭城集》卷九《齊國公主挽詩》　湯沐侯家貴，山林主第開。天孫烏鵲水，蕭史鳳凰臺。遇事悲風燭，新阡愴劫灰。清秋降北渚，不奈楚聲哀。

宋・謝翱《晞髮集》卷七《秋日憶過秦國公主園》　野影林櫎盡，山昏瓦塔齊。凉宵風雨過，一雁西南啼。嵐霧洗巾幗，井泉生蒺藜。傷心拂塵塵，衣淚濕空綈。

明・虞堪《希澹園詩集》卷三《題施雅山所藏宋端孝公主所賦桂花詩便面手卷後就用其韻三首》　一一方諸鏡樣團，金壺霑墨豈無端。萬年枝上天香盡，遺恨青天碧海寒。

誰復風流闢鳳團，天人丰骨想毫端。楚吟翻泣銅仙淚，共灑秋風玉井寒。

天水雙雙桂影團，喜符佳讖上眉端。外家風采今猶在，長嘯空山鶴髮寒。

清・沈季友《檇李詩繫》卷二五《[清]仲弘道〈宋公主墓〉》　深宮常匿影，遺塚任蒿蕘。花月年年在，芳魂不可招。附考：墓在桐鄉殳山東。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尚在東宮，女永嘉郡主卒，詔以醫官李師克等付吏訊治。孝宗奏：『臣女幼多病，不宜罪醫。』乃寢。乾道二年，贈嘉國公主，葬於此。

清・張九鉞《紫峴山人詩集》卷一四《金夫人曲》　宋公主投海死，人義之，鑄黃金為身以葬，曰『金夫人墳』。今在新安縣海畔。

萬古精衛骨，蛟龍不敢吞。黃金是何物，也為鑄天孫。

雜録

《曾鞏集》卷二六《團練使駙馬都尉制》　大長公主，吾姑也。位號禮服，褒崇光大，國有彝章，蓋其下嫁，必得勳閥之門，良能之士，然後可以成先帝愛育之仁，而稱朕隆崇之誼。某貴舊家子，内外行完，是用選見於廷，命之進尚。團兵重任，倅馬美名，兼而授之，蓋稽故事。夫恭儉靖慎，可以保令問而綏寵禄。茲惟朕訓，汝尚勉哉。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一《帝王后妃部・長主》　宋朝但帝姊妹乃封長公主。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二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　秦國長公主嘗為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係朝廷公議，不可。』

魯國長公主為翰林醫官使趙自化求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嘗為自化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

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

又　卷八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兗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兄璋宅，公主乳母韓氏出居於外，公主宅勾當内臣梁懷吉勒歸前省，公主宅諸色祇應人皆散遣之。瑋貌陋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視之。乳母韓氏復相離間。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閤内，公主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閑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楊氏。由是外人喧嘩，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於外州，公主恚懟，或欲自縊，或欲赴井，或縱火欲焚第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為召之，然公主意終惡瑋。至是不肯復入中閤，居於廳事，晝夜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狂易。左右以聞，故有是命。

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啟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能安諧於厥家，則何以觀示於流俗。兗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憐，故於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傅無狀，閨門失歡，歷年於茲，生事弗順，達於聽聞，深所駭驚。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於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徙下國。於戲！惟肅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乃其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安州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舊知衛州。』公主既還禁中，上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為主婿也。』於是瑋兄璋上言：『家門祚薄，弟瑋愚呆，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離絶。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一《帝德》　英宗治平中，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為恭，帝疾之，曰：『此廢人倫之序，不可以為法。』思有以厚風俗，亟命正之，尚未遑著於令。及神宗踐阼，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克臣為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禮成，遂大設樂，天下榮之。三宮嬪御還者，莫不嗟歎。近姻貴戚，相與震動，以為天姬之貴尚執行婦道，蓋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親執笄，行盥饋之禮，曰：『吾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風矣。

又　卷九《雜録》　王承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和公主，子植又選尚惠國公主。昔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比。唐薛徹與其子鏽相繼尚睿宗、明皇女，獨稱唐薛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繼，惟王氏一門。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五三《故鄧國長公主追封記》 神宗皇帝元豐五年正月乙酉，皇太妃朱氏生第八公主於宮邸。八年，今上即位，為同母妹，封沂國長公主。生而温懿，既能言，即穎悟，性樂閒静，如老成人，天資孝愛。神宗崩，乳保初不使主知，主覺而固問，乃以實告。哀不自勝，至忘寢食，因感疾。十月辛未薨，年四歲。時皇太妃護神宗靈駕西行，聞訃，哀其聰哲，而降年不永，追封鄧國。九年二月己酉，從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喪祔於永厚陵。昔唐太宗晉陽公主五歲，克孝慧而早夭，太宗哀之。今鄧國四歲孺慕，繼以薨隕，加於晉陽一等矣。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國朝帝女封號，皆沿習漢唐。初封則有美號稱「公主」，出降則封「某國公主」，兄弟又封「某國長公主」，姑又封「某國大長公主」，祖姑則封「兩國大長公主」；而皇族則稱「某郡主」、「某縣主」。熙、豐間，嘗議以乖義理，然終不克改作。政和三年，上又惡其不典。或欲追述，號公主為「帝嬴」、郡縣主宜為「宗嬴」，乃合於前代矣。上曰：「此議雖近古，特不合時宜。」因諭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亦以為婦人之美稱，蓋不獨為姓也，在我而已。」魯公於榻前忽力爭，上愕然，詢其所以。魯公謂：「臣乃姬姓也，懼有嫌，使小人得以議爾。」上笑而不從，乃降手詔，引熙寧欲釐革，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共稱大長者，可竝依舊為「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於是魯公退而具書於《時政記》。當是時，執政者皆歎息魯公傷弓，故慮患之深也。是後因又改郡縣君號為七等：郡君者，為淑人、碩人、令人、恭人；縣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猶存。

宋・徐度《卻掃編》卷上 帝者之女謂之公主，蓋因漢氏之舊，歷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間，始采周之王姬之稱，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縣主曰族姬。議者謂姬蓋周姓，猶齊女曰齊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繫之國。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蓋別於同姓諸侯魯姬、衛姬耳。國家趙氏乃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若以姬為婦人之美稱，則尤不可。《漢書・高五王傳》：「諸姬生趙幽王友。」顔師古注曰「諸姬，總言衆妾之稱」，又非所以稱帝女也。命婦封號，亦政和間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謂之人，獨孺人者，本稱婦人之名，其它則見於書傳者，皆通謂男子。至「碩人俣俣，執轡如組，有力如虎」，又非所以為婦人之號也。小君之稱，稽據甚明。設欲多其等級者，莫若采魏、晉間鄉君、亭君之目而增之，則猶為有據也。公主之號，建炎初已復之。予在司封，欲援此為例，并復命婦封號，而或者以謂非事之急，故止。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三《典故沿革・親王公主封國》 淳化五年九月，真宗封壽王詔，壽國升為大國，在晉國之下，諸國之上。景德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壽、梁、趙、宋四國，今後更不得封。大中祥符六年正月十九日降制，衛國長公主特進封徐國長公主，楚國長公主報慈正覺大師特進封邠國長公主，越國長公主特進封宿國長公主，所有徐、邠、宿三國，特昇為大國，在衛、楚、越國之上。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四《公主出降》 公主出降，亦設儀仗、行幕、步障、水路。凡親王公主出則有之。皆係街道司兵級數十人，各執掃具、鍍金銀水桶，前導洒之，名曰「水路」。用擔床數百，鋪設房卧，並紫衫卷脚幞頭。天武官擡舁。又有宫嬪數十，皆真珠釵插吊朵玲瓏簇羅頭面，紅羅銷金袍帔，乘馬雙控雙搭青蓋前導，謂之「短鐙」。前後用紅羅銷金掌扇遮簇，乘金銅檐子，覆以剪樱，朱紅梁脊，上列滲金銅鑄雲鳳花朵檐子，約高五尺許，深八尺，濶四尺許，内容六人，四維垂繡額珠簾，白藤間花。匡箱之外，兩壁出欄檻，皆縷金花，裝雕木人物神仙。出隊兩竿十二人，竿前後皆設緑絲絛金魚勾子勾定。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五 帝女謂之「公主」，蓋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與羣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爾。而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稱，古人大抵謂父為翁。諸侯自相主婚無嫌，故稱翁者，謂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後，諸王之女皆封「縣主」，隋以後又有稱「郡主」者，自是遂循以為故事。則主非主婚之名，蓋尊稱，猶言縣君、郡君云爾。國初，趙韓王以開國元臣，詔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趙氏一家而已。而名實之差，

流俗相習而不悟，『主』、『君』皆尊稱，則『縣主』、『縣君』、『郡主』、『郡君』，初何所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從以為異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二《仁宗厚遣公主》 仁宗皇帝守成，皆遵先朝法度。時久無嫁公主事，晚年止一公主，欲厚遣之。恐踰舊章，乃詢皇姑魏國大長公主當年下嫁體例。公主以帝止有一女，不可以已為比，言多則實無，言少則恐沮帝意，乃答以歲月之久，皆忘記。帝始加厚遣焉。

又 《公主稱》 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諸姑稱大長公主。至徽宗末年，一例改作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八日，臣寮建言不便，以為古者婦人稱姓，故周曰王姬，猶宋子齊姜之類是也。本朝為商後，非姬姓，不可以稱。用是改正。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四《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絹綿，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不備載。頃見張掄娶仲儡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勘、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襜，元德皇后嘗以金綫緣襜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王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百十倍也。

又 卷一六《郡縣主壻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壻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為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為官如故。按，唐貞元中，故懷澤縣主壻撿校贊善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禄，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撿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户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撿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乃知壻官不停者，恩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轟尚偽福國長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三《西官》 親王南班之壻，號曰西官，即所謂郡馬也，俗謂裙帶頭官。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上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意也。若駙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為粉昆，以其為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為粉爹，益可怪。

明・鄭真《滎陽外史集》卷四〇《跋玉枕蘭亭》 宋理宗周漢公主下嫁，以為第四奩。後趙子固得之，嘗中流失船，諸物不問，獨喜蘭亭無恙。古人之寶法書者如是。若此刻者，可不愛重矣哉。

明・王偁《思軒文集》卷一二《宋駙馬鄭士懿遺像贊》 定齋鄭公，閩人，宋端平二年進士，尚主，官駙馬，給誥，久之謝事，歸寧德。以壽考，終於今二百三十有九年矣。而華表猶存，廟祀不絶，遺文之藏於家者，垂之不刊。觀此可以知其人矣。公十世孫祥為太學生，念公與主遺像，故闇復命工摹寫，且求予作贊，以表章之孝子慈孫之用心也。故不辭為贊以貽之。

名莫顯於登甲科，身莫貴於尚公主。晚節莫榮於衣繡晝遊，令譽莫加於文章名世。噫！斯數者，人所難能而定齋，蓋兼而致之。此所以寵被當時，慶鍾後裔峙華表，於三峰，而享廟食於千禩者也。

宋自政和以後，改公主為帝姬，國號皆易以美名。此主號未詳，下嫁月日亦無考，而史稱寧理二女又早世，豈史失其傳，抑別為宗室女，如魏志獻王之安康主者，皆未可知也，雖然婦人內夫家，觀公之進退以禮，則主之賢亦可尚也已。贊曰：

蘊幽閒貞靜之德，著端莊肅穆之容；出謹厚詳雅之言，收勤劬敏慧之功。噫！四德者，婦道全，而帝姬且克慎厥終。此所以貴不自驕，富不自盈，雖儼然閨中之秀，而自有翛然林下之風者也。

明・李萬實《崇質堂集》卷一三《重脩宋承奉郎袁州通判李公景通偕配周氏塋域碑》 按《狀》，景通公者，世為上黨人，高太父遵勗以勳冑上宋太宗獻穆長公主，授駙馬都尉，歷三鎮節度使，卒謚和文。

明・趙志皋《趙文懿公文集》卷三《明處士錢二緒君墓誌銘》 餘姚錢氏，出吳越武肅王後，武肅王三世孫。忠懿王納土，居河南，其後四世孫景臻尚宋大長公主，封會稽郡王，護駕南渡，賜第居天台。

明・顧大韶《炳燭齋稿・支塘褒親寺募建山門疏》　古天子之女稱公主，惟宋徽宗政和三年改為帝姬，則此蓋徽宗女墳也。徽宗三十四女，早亡者十四，罹北轅之禍者十九，唯恭福帝姬生甫晬，金人不知，故得免，至建炎三年而薨。宋都汴京，則帝姬之早亡者，自應葬於其都之郊野，不得遠葬江南也。

宋真宗妹吳國太長公主，太宗女也，幼不茹葷血，及長乞落髮出家，真宗詔建資聖院居之，賜號報慈正覺大師，時密王女、曹王女及後宮未御幸者三十人亦相隨出家焉。

明・姜南《蓉塘詩話》卷二《二公主角富貴》　宋仁宗朝駙馬柴宗慶與駙馬李遵頊連袂，柴主賢而李主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詣柴第，柴主夫婦盛飭以爲勝，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主夫婦道粧而已，左右皆盛飭。徐出二子，示之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俸緡數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送上官。

清・陳玉璂《學文堂文集・辨四・宋公主同駙馬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辨》　宋英宗謂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予曰尚主二字，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則違天，以婦凌夫則違人。違天違人，不祥莫大焉。英宗能辨於父子長幼之序，而未能辨於夫婦陰陽之義。神宗既親承詔示，乃以先帝之疾不果革。何哉？《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無父子，有父子無夫婦，禮制顛越，莫甚於此。予故録之以為戒。使天下後世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五倫不可缺一也。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五　古者婦人不稱名，嫁後卽以父母之姓稱之。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為女人通稱，已謬。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為妾矣。宋蔡京當國，改公主為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與『姬』字不合，豈以帝王之女，可以為人姬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為京之權所怵也。

清・姜宸英《湛園劄記》卷三　宋駙馬尚主多易其名，使與父同行。王貽正之子克明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賜名貽永。李崇矩之子繼昌，繼昌子最尚太宗女萬壽公主，真宗特於其名上益遵字，陞為崇矩之子焉。王稱曰：『英宗以前，公主廢舅姑之禮，主壻升行，次同諸父，英宗特思所以釐正之』。至神宗卽位，詔公主出降，皆行舅姑禮。

清・儲大文《存硯樓二集》卷一七《書明歸化城封貢事後》　富弼使遼，遼人議結婚。弼曰：『本朝長公主出降，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乎？』當時尤善其專對，然不迨百年，十九帝姬率偕赴青城以北。

清・華希閔《延綠閣集》卷三《宋史質疑》　公主自太祖迄理宗，有封號者八十四人，茲不具録。録其可傳者七人，歸有光謂：宋沿襲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至神祖始詔循婦道，徽宗定饋獻之儀。然文至而實不至。靖康之禍，帝姬北遷者二十人。於乎悕矣。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五《始皇本紀第六》　至宋徽宗改稱公主為帝姬，見《宋史》本紀，尤屬笑柄。

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七六《宋史十》　宋制，尚公主者皆升與父同行，如王貽永本貽正之子，升為溥子；李遵勖本繼昌之子，升為崇矩子。本傳皆著其實，獨此篇乃自亂其例也。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一二《姓氏》　宋徽宗改公主為帝姬，其議出於秦京。京固不學，而後來議者乃謂趙本嬴姓，常稱帝嬴，其迂誕可笑如此！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一〇《蔭生》　宋諸妃、公主遇聖節，得奏有服親一人。

又　卷一三《改嫁》　《宋史・宗室傳》：汝南王允讓最賢，爲大宗正，奏宗婦年少喪夫，雖無子不許嫁非人情，請除其例。【略】宋秦國大長公主初適米福德，再適高懷德。榮德帝姬初適曹晟，再適習古國王。《宋史・公主傳》惟此二人。

又　卷一六《妾稱姬》　宋稱公主為宗姬，劉器之不可，曰『是女而妾之也』，不學已甚。

清・周召《雙橋隨筆》卷三　宋英宗治平元年，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宗約。英宗欲正其禮，尚未遑也。及神宗踐阼，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宗約父克成為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

饋禮，成大合樂，天下榮之。

遼朝公主及駙馬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〇 契丹主隆緒病消渴寖劇，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孤，且誡以無失朝廷信誓。（天聖九年六月）己卯，卒於大斧河。【略】元妃生子，長卽木不孤，次曰達姐里，生女楚國公主、燕國公主。燕燕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徒姑撒，為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軍，徙户一萬實之，曰從嫁户。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八《興宗文成皇帝》 元妃生子，長卽今帝也，次曰達姐李，又生楚國公主、燕國公主。承天太后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徒姑撒，為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軍，徙户一萬實之，曰『從嫁户』。

陳述《全遼文》卷四《「遼」焦習〈駙馬贈衛國王娑姑墓誌銘應曆九年》》 推忠奉國功臣，安國軍節度、邢洺管內察處置等使、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二百户、衛國王沙姑，先王之仲子也。（下缺）接龍顏出陪恩□□□□於詞談，韓白難齊於籌略。以大聖皇帝應天皇后（下缺）伏蒙聖澤雨□□□□莫愜於皇情，迥一人而方當於聖旨。尋垂詔命。禮納□□岳於當年□孟秋月戊申日掩閉訖。

又 卷六《「遼」楊佶〈秦晉國大長公主墓誌銘並序重熙十五年》》 景宗成皇帝接四聖以承祧，承天皇太后冠十臣而輔政。家邦輯睦。本枝蕃衍。故秦晉國大長公主卽長女也。【略】

乾亨辛巳歲，始封齊國公主。以故北宰相、上京留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蘭陵郡王、贈宋王諱繼遠，戚閈傳慶，王門象賢，磊落負天人之才，縱橫聳棟幹之具，睠乃英胄，詔為好逑，拜駙馬都尉。【略】統和壬子歲，改封楚國長公主。開泰改元。曲臺定禮，册為晉國長公主。車御金根，牘分繡篆。茂昭厚義，並易大邦。戊午歲，封吳越國長公主。太平辛酉歲，進册為趙魏國長公主。今仁孝皇帝誕膺駿命，肇纘慶基，以公室之元姑，實先皇之伯姊，用敦廣愛，爰本舊章。重熙元年，特加『大』字。戊寅歲，册為秦晉國大長公主。國號既殫，等威且極。夐越彝典，寵錫美名。壬午歲，加『恭壽仁懿』四字。其年冬十一月，薦兩宮之徽册，覃萬宇之溥恩。復備禮册，命加『雍肅』二字。大長公主承非常之恩禮。享不世之名稱。【略】

大長公主淪精天漢，毓德皇闈。挺規範於內朝，藹風徽於外戚。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遼」馬貽謀〈故陳國公主耶律氏墓志銘并序開泰七年》》 公主姓耶律氏，先漆水人也。景宗皇帝之孫，秦晉國皇太弟正妃蕭氏之女，吳國公主之妹，本其姓氏之始，曾高之裔，乃六葉帝王之族矣。【略】泰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駙馬都尉蕭紹矩，卽皇后之兄也。自結絲羅之援，克諧琴瑟之和；任領外藩，功資內助。駙馬先公主而逝。【略】以開泰七年戊午三月七日薨於行宮之私第，享年十八。終天已訣，遠日逼期。特遣使臣，速營葬事。至於3追封之命，賻贈之儀，并加於常典。以當年閏四月五日遷神殿於灰山，啟先太師之塋附焉，禮也。

《遼史》卷五《世宗紀》 （天祿）三年春正月，蕭翰及公主阿不裡謀反，翰伏誅，阿不裡庾死獄中。

又 卷一〇《聖宗紀一》 （統和元年春正月壬午）趙妃及公主胡骨典、奚王籌寧、宰相安寧、北大王普奴寧、惕隱屈烈、吳王稍、寧王只沒與橫帳、國舅、契丹、漢官等並進助山陵費。癸未，齊國公主率內外命婦進物如之。【略】

（二月）甲寅，以皇女長壽公主下嫁國舅宰相蕭婆項之子吳留。【略】

（夏四月）庚戌，幸夫人烏骨裡第，謁太祖御容，禮畢，幸公主胡古典第飲，賜與甚厚。【略】

（六月）己丑，有司奏，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盧俊與公主不協，詔離之，遂出俊為興國軍節度使。【略】

（冬十月）戊子，以公主淑哥下嫁國舅詳穩照姑。【略】

（三年冬十一月）戊寅，賜公主胡骨典葬夫金帛、工匠。

又 卷一一《聖宗紀二》 （統和四年十二月丁巳）詔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下嫁，賜馬三千匹。

又　卷一二《聖宗紀三》　（統和七年三月）戊戌，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略】

（夏四月）乙卯，國舅太師蕭闥覽為子排亞請尚皇女延壽公主，許之。

又　卷一五《聖宗紀六》　（開泰六年）二月甲戌，以公主賽哥殺無罪婢，駙馬蕭圖玉不能齊家，降公主為縣主，削圖玉同平章事。

又　卷一六《聖宗紀七》　（太平三年春正月）辛巳，賜越國公主私城之名曰懿州，軍曰慶懿。

又　卷一七《聖宗紀八》　（太平七年秋七月）庚子，詔諭駙馬蕭鉏不、公主粘米兗：『爾於後有父母之尊，後或臨幸，祇謁先祖，祇拜空帳，失致敬之禮，今後可設像拜謁。』【略】

（九年）八月己丑，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囚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户部使韓紹勳、副使王嘉、四捷軍都指揮使蕭頗得，延琳遂僭位，號其國為興遼，年為天慶。【略】

（十年）三月甲寅朔，詳穩蕭匹敵至自遼東，言都統蕭孝穆去城四面各五里許，築城堡以圍之。駙馬延寧與其妹穴地遁去，惟公主崔八在後，為守陴者覺而止。

又　卷二〇《興宗紀三》　（重熙十六年冬十月）丙辰，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儀。

又　卷二三《道宗紀三》　（大康三年秋七月辛亥）牌印郎君訛都斡尚皇女趙國公主，授駙馬都尉、始平軍節度使。

又　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　（乾統五年）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

又　卷三七《地理志一》　成州，長慶軍，節度。聖宗女晉國長公主以上賜媵臣户置。在宜州北一百六十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四十里。户四千。

懿州，廣順軍，節度。聖宗女燕國長公主以上賜媵臣户置。在顯州東北二百里，因建州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户四千。

渭州，高陽軍，節度。駙馬都尉蕭昌裔建。尚秦國王隆慶女韓國長公主，以所賜媵臣建州城。顯州東北二百五十里。遼制，皇子嫡生者，其女與帝女同。户一千。

又　卷三八《地理志二》　懿州，寧昌軍，節度。太平三年越國公主以媵臣户置。初曰慶懿軍，更曰廣順軍，隸上京。

又　卷三九《地理志三》　成州，興府軍，節度。晉國長公主以媵户置，軍曰長慶，隸上京。

又　卷四五《百官志一》　駙馬都尉府，掌公主帳宅之事。

又　卷五二《禮志五》　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為婚主，凡當奧者，媒者致詞之儀，自納幣至禮成，大略如納后儀。擇吉日，詰旦，媒者趣尚主之家詣宮。竢皇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人見。進酒訖，命皇族與尚主之族相偶飲。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婿率其族入見，致宴於皇帝、皇后。獻贐送者禮物訖，朝辭。賜公主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駝；送終車一，車樓純錦，銀螭，懸鐸，後垂大氈，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履屍儀物咸在。賜其婿朝服、四時襲衣、鞍馬，凡所須無不備。選皇族一人，送至其家。

又　卷七八《蕭思溫傳》　太宗時為奚禿里太尉，尚燕國公主，為羣牧都林牙。

又　《蕭繼先傳》　乾亨初，尚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　卷七九《室昉傳》　初，晉國公主建佛寺於南京，上許賜額。昉奏曰：『詔書悉罪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上從之。

又　卷八一《蕭孝忠傳》　開泰中，補祇候郎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殿前都點檢。

又　卷八四《蕭討古傳》　應曆初，始入侍。會冀王敵烈、宣徽使海思謀反，討古與耶律阿列密告於上，上嘉其忠，詔尚朴謹公主。保寧末，為南京統軍使。

又　卷八六《耶律襄履傳》　襄履將娶秦晉長公主孫，其母與公主婢有隙，謂襄履曰：『能去婢，乃許爾婚。』襄履以計殺之，婚成。事覺，有司以大辟論。

又　卷八七《蕭撒八傳》　尚魏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為北院宣徽使，仍總知朝廷禮儀。

又　《蕭孝先傳》　統和十八年，補祇候郎君。尚南陽公主，拜駙馬

都尉。

又　卷八八《蕭排押傳》　尚衛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

又　《蕭恒德傳》　統和元年，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南面林牙。【略】子匹敵。【略】既長，尚秦晉王公主，拜駙馬都尉，為殿前副點檢。

又　卷九〇《蕭阿剌傳》　（重熙）二十一年，拜西北路招討使，封西平郡王。尋尚秦晉國王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　卷九三《蕭惠傳》　（重熙）十七年，尚帝姊秦晉國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　《蕭圖玉傳》　詔尚金鄉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令門下平章事。【略】會公主坐殺家婢，降封郡主，圖玉罷使相。【略】孫訛篤斡，尚三韓郡王合魯之女骨浴公主，終烏古敵烈部統軍使。

又　卷九九《蕭達不也傳》　大康元年，為彰愍宮使，尚趙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　卷一一一《蕭余里也傳》　清寧初，補祇候郎君，尚鄭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南面林牙。

又　《蕭訛都斡傳》　訛都斡尚皇女趙國公主，為駙馬都尉。

又　卷一一四《蕭胡覩傳》　重熙中，為祇候郎君。俄遷興聖宮使，尚秦國長公主，授駙馬都尉。以不諧離婚，復尚齊國公主，為北面林牙。

又　《蕭迭里得傳》　父雙古，尚細匿公主，仕至國舅詳穩。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八九《帝系考・遼公主》　太祖一女：質魯，適淳欽皇后弟蕭室，魯幼為奧姑，未封卒。遼故俗，凡婚燕禮，推女子可尊崇者坐於奧，謂之奧姑。

太宗二女：吕不古，應曆間封汧國長公主，保寧中進封燕國大長公主，適北府宰相蕭思温。嘲瑰，適北府宰相蕭海璋，應曆初，未封卒。

世宗三女：和古典，保寧間封秦國長公主，適侍中蕭啜里。觀音，保寧間封晉國長公主，適蕭夏，剌。撒，剌適蕭斡里，未封卒。以上皆懷節皇后生。

景宗四女：觀音，封魏國公主，進封齊國，景福中封燕國大長公主，適北府宰相蕭先。皇后加愛，賜奴婢萬口，重熙中薨。長壽，封吳國公主，統和初進封衛國，改封魏國長公主，適宰相蕭排押，開泰六年薨。延壽，封越國公主，追封趙國，適蕭恒德。性沉厚，執婦道，不以貴寵自驕。睿聖皇后於諸女中尤愛，早卒。以上皆睿聖皇后生。淑哥，無封號，乾亨二年適盧俊，不諧，改適蕭神奴。勃海妃生。

按：聖宗統和元年二月，以皇女長壽公主下嫁國舅宰相，蕭婆項子吳留。十月，以公主淑哥下嫁國舅詳穩照姑。七年四月，國舅太師蕭撻為子排亞請上皇女延壽公主，許之。今考之《公主表》，所適之人不同，豈名異而人則一乎？此不可曉矣。

聖宗十四年，燕哥封隋國公主，進封秦國，興宗封宋國長公主，適蕭匹里。貴妃生。巖毋堇，開泰七年封魏國公主，進封秦國長公主，改封秦晉國長公主，清寧初加太長公主，初適蕭啜，不睦，改適蕭海里，不睦，又適蕭胡覩，又不睦，乃適韓國王蕭惠，以帝女而改適者四，夷風猶不改云。槊古。封越國公主，進封晉國，景福初封秦蜀國長公主，清寧初加太長公主，適蕭孝忠，姿質娟秀，禮法自將。以上欽哀皇后生。崔八，封南陽郡主，進封公主，適蕭孝先，太平末大延琳反遇害。陶哥，封長寧郡主，進封公主，適蕭楊六。以上蕭氏生。鈿匿，封平原郡主，進封荊國公主。適蕭雙古。亦蕭氏生。九哥，封潯陽郡主，進封公主，適蕭琥。馬氏生。長壽，封臨海郡主，進封公主，適大力秋。力秋坐延琳事誅，改適蕭慥古。大氏生。八哥，封同昌縣主，進封公主，適劉三娘。十哥，封三河郡主，進封公主，適奚王蕭高九。擘失，封仁壽縣主，進封公主，適劉四端。泰哥，封號未詳，適忽烈。以上俱白氏生。賽哥，封金鄉郡主，進封公主，適蕭圖玉。以殺無罪婢被謫，圖玉亦坐不能齊家貶官。李氏生。興哥，封號未詳，適王六。艾氏生。

按：聖宗開泰元年二月，詔封皇女八人為郡主，即上諸女是也。以是知遼於公主恩典亦不輕矣。

興宗二女：跋芹，封魏國公主，重熙末徙封晉國，加長公主，適蕭撒八，不諧，改適蕭阿速，以婦道不修，徙中京，又適蕭窩匿。幹里太，封鄭國公主，清寧間加長公主，壽隆間加太長公主，適蕭余里也。以上俱仁懿皇后生。

道宗三女：撒葛只，封鄭國公主，咸雍中徙封魏國，適蕭末，沉靜有智，太康初薨。糺里，封齊國公主，進封趙國，適蕭撻不也。不也坐昭懷太子事被害，其弟訛都斡欲逼尚公主，公主以訛都斡黨乙辛，惡之。未幾，都斡以事伏誅。天祚幼，乙辛用事，公主每以匡救為心，竟誅乙辛，大安五年薨。持里，封越國公主，乾統初徙封梁宋國大長公主，適蕭酬斡。酬斡得罪，改適蕭特末，特末亦為金人所擒，公主從天祚出奔，沒於金。以上俱宣懿皇后生，懿皇后生。

昭懷太子一女：延壽，楚國公主，徙封許國，乾統元年進封趙國，加晉國太長公主，適蕭韓家奴。公主幼遭乙辛難，與兄天祚俱養於蕭懷忠家，後李氏進挾轂歌，天祚感悟，召還宮。

天祚六女：余里衍，封蜀國公主，文妃生，為金人所獲。元妃生三女，宮人生二女，俱為金人所獲。

和番公主。西夏尚屬遼之屬國，而叛服不常，無非所樂與婚也，故總謂之和番。

義成公主。聖宗統和五年十二月，西平王李繼遷為子求婚，詔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嫁之。

蕭恒德女。統和十四年三月，高麗王治為子求婚，許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恒德女嫁之。恒德女不封公主，史失之耳。

可老公主。大平元年三月，大食國王遣使請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為公主，嫁之。

興平公主。興宗景福元年十二月，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李德昭子元昊，後公主與元昊不睦而沒。詔詰其故，興師伐之。

成安公主。道宗壽隆五年，夏國王李乾順三遣使乞尚公主，詔以族女封成安公主下嫁之。

雜録

清・徐枋《讀史稗語》卷一一《遼律禮》　《遼律》禁命婦再醮，又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不得全以夷狄自之也。

清・施國祁《金史詳校》卷三上　撫州。遼秦國大長公主建為州。案：遼公主，聖宗第二女巖母堇封秦晉長公主，清寧初加大長公主。蕭胡覩、蕭惠二傳皆云：尚主，不載建州事。又《地志》無撫州。若上涼道頭下軍州徽州宣德軍為景宗女秦晉大長公主建，乃在宜州北二百里，北至上京七百里，非其地矣。

清・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卷一　上京道。【略】懿州，廣順軍節度，聖宗女燕國長公主以上賜媵臣户置，在顯州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治。東北三百里，因建州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顯州，遼屬東京道。今廣甯縣東北二百二十里，即接奉天府開原縣界。懿州，在顯州東北三百里，則當是開原境内地。《明一統志》云：廢懿州在廣甯衛北二百二十里，嘗置衛於此。永樂八年廢。《大清一統志》云：廢懿州在廣甯衛北境之外，明初置廣甯後屯衛於此。永樂八年，徙衛治義州，此遂廢，爲界外站道。案：《遼志》載有兩懿州：一隸上京道，即此懿州。一隸東京道，然東京道懿州下云初隸上京道，則兩州實一州也，不應兩道並載。又此懿州云：聖宗女燕國長公主，東京道懿州云：越國公主。考燕長公主，乃聖宗之姑越公主，是聖宗之女。又復舛錯，史筆疏誤甚矣。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二　（貞觀五年三月）遼以宗女來歸。遼主封宗女南仙爲成安公主，歸於乾順。《宋史・夏國傳》在崇寧三年，兹從《遼史・天祚紀》。按：前義成、興平書公主矣。兹書宗女，見成安之賢不以公主重也。不以公主重，則非義成、興平所可並稱者，故異文書之。

金朝公主及駙馬

綜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四《千官品列》　諸駙馬都尉、公主府府名：金源、廣平、平原、南陽、常山、太原、平陽、東平、安定、延安。

金・張暐《大金集禮》卷九《公主》　大定七年二月二日，敕旨：今後封郡王，及宗室女封公主者，只於郡名内封，揀十箇好名内用；封縣主者，只於縣名内封；封大長公主，封長公主，或皇公主，於國字内封。已後不須奏，便依例封。十三日，奏定下項郡名：金源、廣平、平原、南陽、常山、太原、平陽、東平、安定、延安；縣名：樂安、清平、蓬萊、

榮安、棲霞、壽光、靈仙、壽陽、鍾秀、惠和、永寧、壽安、後改慶雲。靜樂、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順安、樂壽、靜安、靈壽、大寧、開喜、秀容、宜芳、真寧、嘉祥、昌樂、永樂。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奏改昌樂、永樂為金鄉、華原。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自來封公主、縣主，有宣授不同，并一例有封訖國號者，檢討到《唐通典》，公主止是册授，緣官制内以定公主、郡主制授，擬依官制。又唐、宋典故，封公主有以國名者，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襄陽是也；有以縣名者，永樂、雲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長寧是也。【略】《宋會要》：封公主有以國名者，宣祖、太祖、太宗諸女，如陳國、晉國之類是也；有以美名者，真宗之女，福康、崇慶之類是也；外宗室，秦王女曾封雲陽、貴鄉公主，與唐制同。今來宗室女，不合一例封國號，敕旨，准奏，據以前宣誥授者，止追宣命；外宗室女曾封國號，仍改封。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奉敕旨，公主給宣誥，用玉寶。七年六月十三日，檢討到漢制，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唐代有不加『長』字者，睿宗妹太平公主、穆宗妹永安公主是也。武靈皇帝妹，大定三年，再封鄂公主，不合便加『長』字。海陵姊妹，合去『長』字，依帝女例封公主。奏奉敕旨，鄂國公主依舊，明肅女並封郡公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奉敕旨：大長公主舊引從八人，添四人，並著紫羅繡胸背葵花夾袄子，并大佩銀腰帶、盤裹、幞頭、牙杖一對。皇妹公主、皇女公主各引從一十人，衣袄、幞頭、帶、牙杖同。景宣閔宗公主各設八人，宋王梁王女各設六人。天德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海陵庶人旨：公主仰在國妃上排次。天眷二年，奏定公主禮物依惠妃公主例外成造衣袄器用等物。裙子五十腰，小袄子五十領，金三十兩，大褥二十片，綿胎牖褥氈二十片，做複絹一百疋，黑鵝項車二十具，黑毡靶食車一十具，蓆鞚男兒大袄子五十領，圍袄子五十領，繫腰五十條，婦人下□領大袄子五十領，繫腰五十條，大物三百段疋，定磁一千事。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公主禮物，依昭慶公主例。金甕四隻，金臺盞四副，金鑄碗四副，金盂子二隻，銀瓮八隻，銀臺盞四副，黑銀臺盞四副，銀水瓶四隻，銀斟羅四面，銀唾碗四隻，黑銀盂子二隻，鍮石駝籠頭一十二副，鍮石牛籠頭一十二副，牀榻棹杌上銀釘兒五十餘萬箇。皇統七年十一月二日，代國公主下嫁。奴婢二千五百人，馬二千，牛四千，羊三萬，猪二千，綵帶二千端，絹萬疋，錢二十萬貫，黄金千五百兩，銀萬五百兩，器皿珠玉首飾服用稱是。大定七年二月，敕旨：公主斷送依例准備。駝三十隻，馬一百疋，牛二百頭，羊二千口，猪二百口，續減訖駝十隻，仍與絆籠頭各五十副。大定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敕旨：今後駙馬已下，財拜門訖，類例支俸。二十年，宣徽院奏定賜生日儀，使者至所往處第一驛，先遣人報知，於儀門東間設幕次，於廳事庭中望設香案、置物案。又設褥位，使者將至，公主先於香案之側立俟。其駙馬與處所僚屬吏從音樂，於客亭具公服迎接，使者至，先遣人覆知，未敢參見，使者過，借儀衛、音樂前導。駙馬以下後從，至儀門幕次，取賜物置箱複中，孔目官二人具本服捧箱行，至於庭，置箱於案上，捧箱人退，公主上拜褥。使者赴褥位，公主再拜上香，復位，又再拜，訖。公主跪，使者傳旨賜物，公主又再拜跪，使者取物於案，以授公主。受物訖，就褥位，又再拜，公主少離位，跪問聖躬萬福，使者答訖，起復位。贊者引使者升廳正坐，駙馬率僚屬以下展狀參訖，設果棹，公主、駙馬次第先跪獻酒二盞，使者坐飲訖，獻幣物時，公主復獻一盞，以付從人，訖。徹酒果入食案，邀請以次官陪坐共食，食畢，徹食案，再以果棹前，使者命公主、駙馬即坐就食。執事者斟酒，無算，使者請罷酒。至再，乃徹果棹。禮畢，使者回時，先於庭中設褥位，公主跪附奏，使者聽訖，立致辭，別訖，使者上馬，駙馬以下率僚屬送至客亭，立勸酒一盞，相別致辭，退。

又《郡縣主》 大定七年二月十三日，奏定郡名。唐制，皇姑封大長公主，皇姊妹封長公主，皇女封公主，皆視正一品。皇太子之女封郡主，視從一品；王之女封縣主，視正二品。自魏晉以來，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從五品，新制係正四品；娶郡主，正六品上叙；娶縣主，正七品上叙。今擬縣主壻比駙馬都尉，唐品并新制品，從升五品上叙。天眷三年□月，敕旨准奏。大定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擬奏：唐《初學記》：魏晉之後，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故世稱駙馬。又《唐百官志》：駙馬都尉，從五品下。又《唐選舉令》：諸娶郡主者，出身正六品上；娶縣主者，正七品上。據此，則郡主，縣主之壻，止合以所授官為稱呼。世呼郡馬縣馬，皆無所據。前賢亦論其非，奉敕旨，郡主縣主壻依唐典故行。大定七年正月十九日，敕旨：祕監阿鄰妹遷縣主，只給與誥，不須出宣，今後以此例行。

《金史》卷四《熙宗紀》 （天眷三年八月）壬午，初定公主、郡縣

主及駙馬官品。

又 卷七《世宗紀中》（大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子，上以曹國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劉彦弼杖之，主乃折辱令，既深責公主，又以臺臣徇勢偷安，畏忌不敢言，奪俸一月。【略】（十八年十月）甲午，御史中丞劉仲誨、侍御史李瑜坐失糾察大長公主事，各削官一階。

又 卷九《章宗紀一》（明昌元年）八月癸未朔，禁指託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及妄徵錢債。【略】（二年秋七月）庚午，諭有司，自今外路公主應赴闕，其駙馬都尉非奉旨，毋擅離職。

又 卷一〇《章宗紀二》（明昌四年十二月）己亥，論有司，【略】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

又 卷一一《章宗紀三》（泰和二年）四月庚辰，幸昇國長公主第問疾。

又 卷一五《宣宗紀中》（興定三年閏三月）甲辰，以沂國公主薨，輟朝。

又 卷四七《食貨志二》（大定）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見民桑多為牧畜嚙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

又 卷五五《百官志一》封公主之縣號三十：樂安、清平、蓬萊、榮安、棲霞、壽光、靈仙、壽陽、鍾秀、惠和、永寧、慶雲、靜樂、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順安、樂壽、靜安、靈壽、大寧、聞喜、秀容、宜芳、真寧、嘉祥、金鄉、華原。

又 卷六三《后妃傳上・海陵后徒單氏》蒲剌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重節進封蓬萊縣主。

又 卷一二〇《烏古論蒲魯虎傳》蒲魯虎通契丹大小字，娶宋王宗望女昭寧公主什古。熙宗初，為護衛，改牌印，常侍左右。

又 《唐括德溫傳》德溫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國長公主。天眷三年，授宣武將軍。

又 《烏古論粘沒曷傳》粘沒曷尚睿宗女冀國長公主，初為護衛，天德二年襲謀克。

又 《蒲察阿虎迭傳》初授信武將軍，尚海陵姊遼國長公主迪鉢，為駙馬都尉。遼國薨，繼尚鄧國長公主崔哥。皇統三年，為右副點檢。

又 《蒲察鼎壽傳》尚熙宗女鄭國公主。

又 《徒單思忠傳》上聞之，嘉有識量，由是常使侍側。尚皇弟二女唐國公主。【略】（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卒。

又 《徒單繹傳》繹美姿儀，通諸國語。尚熙宗第七女瀋國公主。充符寶祇候，遷御院通進，授符寶郎。

又 《烏林荅復傳》大定七年尚世宗第七女宛國公主，授駙馬都尉。

又 《烏古論元忠傳》父訛論，尚太祖女畢國公主。元忠幼秀異，世宗在潛邸以長女妻之，後封魯國大長公主。【略】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

又 《唐括貢傳》尚世宗第四女吳國公主，授駙馬都尉，充奉御。

又 《烏林荅琳傳》尚郜國公主，加駙馬都尉。

又 《徒單公弼傳》父府君奴，尚熙宗女，加駙馬都尉。【略】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遠大將軍、駙馬都尉，改器物局直長。

又 卷一三二《唐括辯傳》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為駙馬都尉。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八九《帝系考・金公主人多不全》太祖女畢國公主，下嫁烏古訛論。

太宗女鄂國公主，下嫁奪阿鄰。

熙宗女鄭國公主，下嫁蒲察鼎壽；瀋國公主，下嫁徒單繹。史云第七女。又府君奴尚熙宗女，不著封號。

睿宗妹梁國公主，下嫁僕散揆。

睿宗女楚國公主，下嫁唐括德温；冀國公主，下嫁烏古論粘沒喝。

海陵姊遼國公主迪鉢、定國公主崔哥、女弟慶宜公主，皆下嫁蒲察阿虎迭。

世宗女魯國公主，下嫁烏古論元忠；第一女。唐國公主下嫁徒單思忠；第二女。吳國公主，下嫁唐括貢；第四女。宛國公主，下嫁烏林荅復；第七女。定國公主，景國公主道國公主，皆下嫁蒲察辭不失；衛國公主，下嫁蒲速烈；韓國公主，下嫁僕散揆；澤國公主長樂與鄭王永蹈謀不軌，賜

自盡，不著所尚。以上皆不知次第。

顯宗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邢國公主，下嫁僕散安貞。昇國公主，不著所尚。

章宗女郜國公主，下嫁烏林荅琳。

宣宗女温國公主，不著所尚。

清・施國祁《金史詳校》卷四　公主縣號可攷者五人，餘不著史略耳。惟宗弼女永安縣主不在三十縣數。宗本女混同郡君，宗望女壽寧縣主，宗幹女永平縣主，不詳地屬。海陵所封昭寧公主、卽壽寧。壽康公主、卽静樂。率取美名，如唐有常芬、唐昌，宋有福康、崇慶之類，亦非郡縣。又上號乃郡縣主名，若公主封國，史不著表，大約與封王大次小國名同，今附攷之。如畢國、太祖女嫁烏古論訛論，見《元忠傳》。鄂國、宗峻女。《集禮》：大定七年，奉旨武靈皇帝妹鄂國公主依舊封是也。《續通考》以爲太宗女，嫁奪阿憐非。鄭國、熙宗女，嫁蒲察鼎壽。《本傳》。瀋國、熙宗女，嫁徒單繹。《本傳》。代國、熙宗女，嫁唐括辯。《本傳》。遼國、鄧國、並宗幹女，皆嫁蒲察阿虎，迭鄧國，卽慶宜公主，見《本傳》。梁國、宗幹女，嫁徒單貞，見《孝懿》及《本傳》。榮國、海陵女，嫁徒單阿里出虎，見《本傳》。楚國、睿宗女，嫁唐德温。《本傳》。冀國、睿宗女，嫁烏古論粘没喝。《本傳》。魯國、世宗女，嫁烏古論元忠。見《昭德》及《本傳》。唐國、世宗女，嫁徒單思忠。《本傳》。吳國、世宗女，嫁唐括貢。《本傳》。宛國、世宗女，嫁烏林荅復。《本傳》。韓國、世宗女，嫁僕散揆，見《永蹈安貞》及《本傳》。澤國、世宗女，嫁蒲剌都，見《永蹈傳》。息國、世宗女，嫁徒單公弼。《本傳》。衛國、世宗女，嫁蒲察蒲速烈，見《蒲察通傳》。薛國、顯宗女，嫁烏古論誼，見《元忠傳》。鄴國、顯宗女，嫁烏古論誼，卽廣平公主封。《本傳》。邢國、顯宗女，嫁僕散安貞。《本傳》。岐國、衛王女，歸元太祖。見《宣紀》及《合達傳》。以上所生所尚皆可攷者凡二十三人。其不可攷者，有曹國、世宗女，見《世宗紀》大定十二年十一月，不詳所尚。豫國、世宗女，見《昭德傳》，不詳所尚。昇國、顯宗女，見《章紀》泰和二年四月，不詳所尚。温國、宣宗女，見《續通考》，不詳所尚。定國、景國、道國、皆嫁蒲察辭不失，見《鼎壽傳》，不詳所出。郜國、嫁烏林荅琳，見《本傳》，不詳所出。《續通考》云章宗女，不足據。梁國、似太祖或太宗女，《世宗紀》大定十五年十一月，節度使移剌毛得子殺妻而逃，上命捕之，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不許。十六年正月辛未，皇姑邀上至私第，諸妃皆從宴飲甚歡，公主每進酒，上立飲之。十八年十月甲午，中丞劉仲誨、侍御史李瑜坐失糾察大長公主事削官一階。《烏古論元忠傳》：十五年，知大興府事。有僧犯法置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王翛傳》：明昌二年，知大興府禁僧，午後不得出寺。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紀》、《傳》所載此主與宗幹女稱梁國者不同，所生所尚皆不詳。甯國、似海陵女，見《永元傳》。所生所尚皆不詳，且非國名係刊譌。濮國、似世宗女，《寰宇訪碑録・岱頂皇姑大長公主題名》，明昌元年，所生所尚未詳。沂國、《宣紀》興定三年閏三月薨，所生所尚皆不詳。秦越、《燕都游覽志》云大定，未詳，恐係遼封。金花、《名勝志》云章宗女，未詳，恐係俗名。

宦官制度部

宦官機構分部

宋内侍省與入内内侍省

綜　述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九《官職》　内侍省：大中祥符二年，内臣冠以省號，初補曰：『小黄門』，遷内侍黄門，遷内侍高班，遷内侍高品，遷内侍殿頭，其極為都都知。國朝諸司使止于宣政，真宗以内侍李神福有功，特置宣慶使以寵之。又以劉承圭，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各省使之上。又以秦翰久在邊隅，宣力勤蓋，特置入内都都知以寵異之。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二　（景德三年二月）丁酉，詔曰：『比者，入内内侍班院分遣使臣於内東門等處，勾當署置，名目細而

甚詳，其所掌極有可省去，其內東門取索司可併隸內東門司，餘入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併為入內內侍省，舊領事務咸隸焉。』尋又改內侍班院為內侍省。

又　卷七一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丑，改入內內侍省內侍供奉官為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品為內侍殿頭，高品為內侍高品，高班內品為內侍高班，黃門為內侍黃門，凡六等，並冠本省之號。其初補者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為黃門。其內侍省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黃門，準此。

宋・王益之《歷代職源撮要》　入內內侍省【略】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為黃門。九月，改黃門為內侍，黃門院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為親近。《兩朝國史志》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內侍省，拱侍殿中備灑掃之職。

入內內侍省都都知。初止有內中高品、都知、押班，後隨省院改易。景德三年，置都都知、副都都知，以諸司使充，領省事。自都知至黃門皆番休入直，專職禁中之事。凡祭祀、朝會、行幸、燕饗則分侍左右，或出使四方宣達上旨，或領務中外督庶事。《兩朝國史志》。

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景德三年置，以諸司使副充，止一員，為北司之貳。所掌同都知，已見《都知門》。崇寧二年，改為同知入內內侍省事，後復掌禁中供奉之事。《四朝志》。補都知押班，三省、密院同取旨。

入內內侍省押班。初止兼他職，他或加檢校官。淳化後，始以崇班以上充。國朝押班二員，簽預省事。崇寧二年，改押班為簽書入內內侍省事，後復掌禁中侍奏之事。《四朝志》。五年，除副都知。【略】

東西頭供奉官。【略】國朝沿唐制，入內內侍省及內侍省皆置東西頭供奉官。政和初，改內臣官制，獨不變供奉官，乃以供奉至尊為職也，但不分東西頭耳。《官制舊典》。

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二六《入內內侍省都都知》　國朝入內內侍省。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改入內黃門班院，又改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景德三年，其東門取索司可并隸內東門司，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可立為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遂定管勾事。凡三司及憑由等處，據諸處支遣過物取索同否，非泛行遣公事，出劄子赴逐處。在內庫務及造作所合係本司除破物色，具帳典勘，印書除破，諸王宮院及公主、郡縣主宅奏乞物色，皇城六旨揮及翰林儀鸞司、御廚、御輦院宣給特支。皇親下財出室迎娶女，降尚書內省劄子取物。入內供奉官以下勾當公事，諸班勾當及出外監當，收補入內供奉官以下及料錢、衣糧請受，月奏宿直并私身係名內侍季帳，定諸色人恩賜及身亡孝贈。應宣命奉聖旨，合係本班勾當公事，皆著宣命旨揮。

都都知都知。《元祐令》：從五品。皇祐五年，以入內內侍省都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等使任守忠為入內內侍省內侍都都知。兩省都都知，國朝未嘗除也。御史俞希孟乞令後更不除前後殿都都知。乃詔自守忠後更不差除。熙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遂省，各以轉入先後相壓，永為定式。其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只以四員為定，更不非次添員。

副都知。《元祐令》：正六品。初止有內中高品都知押班，後隨省院改易。景德三年，置都都知、副都知，以諸司使、副使以上充。

押班。《元祐令》：正六品。初止兼他職，他或加檢校官。淳化後，始以崇班以上充。又有上御藥，自押班以上領省事。

內常侍、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班黃門。太平興國四年，置入內殿頭高班、高品、小底三等。雍熙三年，置入內供奉官、入內高班內品。大中祥符二年，詔改定入內內侍省東西頭班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黃門，凡六等，罷小底之門。黃門初補止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即為內侍黃門，掌入禁中及奉使之事。

祇候殿頭、祇候高品、祇候高班內品、祇候小內品、貼祇候內品、入內內品、把門內品、後苑內品、後苑散內品。皆番宿給使，其東頭供奉官以上，並同內侍省。

又《內侍省左右班都都知》　內侍省。【略】國朝，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為黃門。九月，改黃門為內侍，黃門院為內侍省。景德三年，上名內侍省，所領舊有監、少監、內侍、內常侍、內給事、內謁者、內侍伯、宮教博士、掖廷、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令、丞。其內府局丞以上為加官，自小黃門以上皆有加官，至內常侍止。內侍以上不常置，亦有時為內常侍，以檢校官為之在內東西頭供奉上。舊令官名悉存，而五局並廢，唯置宮闈令二員，隸宗正寺。

左、右班都都知，左、右班都知，副都知。《元祐令》：並從六品，並景德三年。置。詔以諸司使、副使以上充。雍熙三年，以內中高品、都知王仁睿為洛苑副使，仍舊都知諸司。副使領都知，自仁睿始也。淳化五年，以竇神興充莊宅使兼黃門左班都知。諸司使領都知，自神興始也。熙寧六年，以內侍押班蘇利涉為內侍省左班都知，仍自入內侍省內侍省押班，五周年無遺闕，並除副都知。

押班。《元祐令》：置，六品，押班以上領省事。

東西頭供奉官。《元祐令》：從八品。

殿頭、高品、高班、黃門。《元祐令》：從九品。凡六等，掌分番入直宿、出使之事，行幸給事。大中祥符八年，廢黃門，改高班，內品為前殿祗候，高班內品。皇祐四年，詔內省自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元祐二年，以一百人為額。

祗候高班內品、祗候內品、貼祗候內品，又有後苑內品、後苑勾當事、內班北班內品、散內品、後苑散內品。

寄班供奉、侍禁、殿直、奉職。熙寧中，定寄班祗候，以一十五人為額。

書吏六人。本省三人，西班、城北班、城西班各一人。

咸平五年十一月，以內侍高品張仁恭為內侍省內侍殿直。仁恭，晉國長公主以職當遷殿頭高品，而給事主第，其名非便，故置是職。

景德三年五月，內侍省班院言：『準淳化五年敕，內班院改為內侍省內侍班院，入內黃門班院改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今尚稱入內內侍班院，以上稱入內內侍省。本班亦請稱內侍，及賜新印。』從之。

大中祥符元年，詔定入內內侍省官俸料，供奉官月俸錢七千五百，殿頭四千，高品三千，高班二千五百，黃門一千五百；供奉官殿直米三石，高品、官班黃門二石五斗；供奉官至高班春衣絹五疋，黃門四疋，供奉官冬衣加二十疋，其餘十五疋。

嘉祐八年四月，以崇儀使、康州刺史、內侍省押班盧昭序管勾皇子位。後以昭序疾，復以皇城使、端州刺史、內侍省副都知石全育代之。五月，管勾皇子位、昭宣使、端州刺史、內侍省右班副都知石全育領康州團練使，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故事，都知止四人，至是，并全育而五。詔後有闕，即勿補。以勾當皇子位、入內西頭供奉官蘇利涉為入內內東頭供奉官，內侍省內侍殿頭張允誠為入內內西頭供奉官，並兼扶侍宣慶使；入內侍省都知任守忠提舉管勾皇子位。

熙寧五年，詔：『內省省內臣不係禁中祗應，及入內省人數寖多，今後前、後省內臣轉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餘悉仍舊。內供奉官以下至黃門，如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內臣諸司使、副合例奏兒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奏內臣。』時上諭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省者又不入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曹盛衰，前代或繫興亡，聖朝固無茲慮，然人君重絕人繼嗣，此盛德之舉也。臣等敢不奉行。』

元豐八年，諸兩省內臣諸級：

入內省

內侍省

內常侍視內殿崇班

內東頭供奉官並視東頭供奉官

內西頭供奉官並視西頭供奉官

殿頭並視左侍禁

高品

祗候殿頭應敘官者敘內侍省殿頭

高品並視右侍禁

高班

祗候高品

高品並視左班殿直

黃門

祗候高品內品

黃門並視右班殿直

祗候內品

祗候高班內品並視奉職

祗候小內品

祗候內品並視借職

貼祗候內品

貼祗候內品並視差使

入內內品

內品並視借差

把門內品

後苑內品並視下班殿侍
後苑內品
後苑勾當事內品並視將軍
後苑散內品
北班內品並視守闕將軍
散內品後苑散內品此二等雖無所比應叙降者，並依兩等官法。

《元祐官品令》：入內內侍省都知至內侍省內品為內侍官。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〇（紹興元年十二月丙戌）詔入內內侍省應官司取索文字，依舊例，更不回報。後又詔內侍省準此。

又 卷一八六（紹興三十年九月）丁酉，罷內侍省，以其事歸入內內侍省。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〇《內侍兩省》 內侍省、入內內侍省，皆宦官職也。舊號前、後省。紹興三十年九月，以前省無職事，遂廢之。今入內內侍省，舊後省也。吏額三十五人，分五房，所掌內殿引對羣臣、發金字號、收接邊奏、賜臣寮到闕茶藥、新除執政官、御史中丞支賜、宗室節度使已上生日、宰臣已下夏臘藥、春幡勝新火、喜雪御筵、每月奉香表往殿宮、忌辰酌獻看經、設獄、太廟薦新、并奏告差宮闈令大禮執事、并奏主進袞冕、祈禱降御封香、車駕行幸、差官應奉人使在道及到闕燕賜、宣召學士及試官御試一應事務、聖節賜宰臣以下齋筵、皇太子乳香、執政官酒果、辨驗迎奉到御容、賜蕃夷宴、大朝會差應奉等官，皆其職也。其官有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名色。渡江後，又掌藏金國誓書八寶。內東門司，內侍省屬也，掌機密門户。合同憑由司，掌御前及宮禁取索金帛，御藥院，掌應奉禮儀、衣服、湯藥。舊制，內侍遇誕節許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即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紹興三十二年冬，張真甫為殿中侍御史，以宦者員眾，為上言之。孝宗曰：『朕有此意久矣，祖宗時止許人進一子，朕意欲依祖宗法。』真甫奏事畢，上曰：『此曹人多則党盛，今人數已不少，若平時無事猶可，設使當母后少主之時，豈不能為禍，漢、唐之事是也。』遂命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奏聞。元年會慶節，權免進子，於是定以二百人為額焉。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五（淳化五年）九月，改內侍省班院名。以內班院為內侍省內侍班院，以入內黃門班院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內侍省自唐有之，國初有內班院、入內黃門班院，至是改焉。景德三年，始別內侍省為入內內侍省，遂號為省。以拱侍殿中、供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為南班。以通侍禁中、服役褻近者，隸入內內侍省為北司。各置都知、副都知、押班。由是，內侍省進見有時，而入內內侍省寵任重矣。蔡京用事，改入內內侍省都知為知入內內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以效樞府，而省官與執政等。靖康改正，依舊名稱。至紹興三十年，併內侍省歸入內內侍省。

又 卷七（景德三年二月）置入內內侍省。併入內內侍諸司為之。

【略】

大中祥符二年春二月，定入內內侍省名職。

又 卷二六（崇寧二年五月）置內侍知省、同知、簽書官。改都知為知入內內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二（淳化五年）八月，以內班左都知竇神興充莊宅使。都知內官領諸司使始此。中書以王繼恩平蜀有功，奏除宣徽使。上曰：『此乃執政之漸。』別置宣政使以授之。【略】九月己未，改黃門為內侍，以黃門班院為內侍班院。

又 卷三（景德三年二月）丁酉，併入內侍諸司為入內內侍省。

【略】（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丑，改定入內內侍省名職。

又 卷六（皇祐五年）閏七月戊辰，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略】（十二月）癸丑，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下，歷任無贓私罪者，乃得為之。

又 卷一二（元祐二年三月）庚辰，詔內侍省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人為額。

又 卷一六（崇寧二年五月癸未）詔改入內內侍省都知等為知入內內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

又 卷二五（紹興三十年）九月庚子，詔併內侍省、入內內侍省。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九《內司官》 內侍省：知省、都知、御帶、御藥、苑使、門司、殿長、閤長、內轄、內監丞、受隨都知、下都監、儀令、上名、扶持直掌、權苑提舉、提轄、御前諸宮觀提點、皇城

司、御輦馬、御馬院、兼提舉諸內司、庫藏司所等處。更有聽喚一百員，團練四員，兩攢宮宮使、隨父指教小直殿一百員。內宮散祗候，不記多數，各有所轄職名、主管事務。

宋・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二九《仁宗》 至和元年癸巳，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入內侍省都知王守忠罷延福宮為武信留後，後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本有真為留後者，守忠有東宮舊恩，數求之，上亦欲與之。先是，高若訥為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為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無除真刺史者，況於真節度使乎？』上曰：『朕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官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不除，猶得真為留後。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內侍省》 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改黃門院，又改內侍省內侍班院，景德三年止名內侍省。所領舊有監、少監，內侍，內給事，內謁者，內寺伯，宮教博士，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令、丞。今置左右班都知、左班右班都知副都知，並景德三年置，以諸司使、副使已上充。初，左、右班各有押班，後止為押班，內殿崇班已上充。其屬官有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黃門六等，掌分番入直宿、出使之事，行幸給使，押班已上領省事。又有前殿祗候、高班內品、祗候內品、後苑內品、北班內品、散內品及寄班供奉、侍禁、殿直、奉職、小底。其內府局丞以上為加官，自小黃門以上皆有加官，至內常侍止。內侍已上不常置，亦有特為內常侍，以檢校官為之，在內東頭供奉官上。《兩朝國史志》：內侍省有左、右班都知，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都知以諸司使充，副都知以諸司使、副充，押班以內殿崇班以上充，領省事，然不備設。自供奉官至黃門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為內侍黃門。自都知至黃門皆番休直宿，或奉使中外，車駕行幸則供給使。又有前殿祗候、高班內品、祗候內品、後苑內品，其掌與黃門以上同。凡以罪出者，降為灑掃院子，今北班內品、散內品是也。又有寄班供奉、侍禁、殿直、奉職、小底，日奉內朝，以備乘傳急詔。凡天子巡幸，則執乘輿服御。其吏屬則有前後行各二人，典二人。元豐改制，具載《職官志》。

太祖乾德四年六月，詔曰：『宦者四星，著於垂象，給事宮掖，自有定員。人臣之家，豈宜私養，因而規利，尤紊舊章。準唐開元七年詔：「內侍五品以上，許養一子，以同姓者充，初養不得過十歲。」准寶曆二年詔：「百官及方鎮之家，不得私置白身內侍者。」自今內官不（許）［計］班品，須年及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養一（字）［子］。若是自有養父見在，不得轉置養子，餘依開元、寶曆中處分。如降詔前已有養子數多者，不在此限。內外士庶不得將童男養為宦者及規求財利。所在嚴加覺察，違者不赦。』【略】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內班舊著黃者，自今令著碧。雍熙三年十月，以內中高品都知王仁睿為（落）［洛］苑副使，仍舊都知，初領諸司副使也。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為黃門。以崇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寶神興充莊宅使，兼黃門左班都知，初領諸司使也。九月，改黃門為內侍，以黃門院為內侍省。

真宗咸平四年七月，詔：『內侍省差出內品，所賜盤纏錢，候見樞密院劄子，請赴班當面給之。』

五年五月，溫台巡檢、內品徐志通坐養百姓李歡男四人作男，得十二日，懼罪還本家；又縱軍人奪婦人鄭氏男，致鄭氏抱兒入海死。詔決杖，配掃灑院子。因下詔曰：『內侍許養一子，前條具載編敕，年歲稍遠，不知有此明文，致陷深刑，良增惻憫。再行告示，庶俾遵依。其今日以前已有數人，許令仍舊。自今宣徽院置籍收係姓名，分明告示，一依乾德四年、開寶四年詔命施行。』

十月，詔：『內侍省應抽公人當直者，至日發遣，各歸逐處，不得令宿班院。』

十一月，以內侍高品張仁恭為內侍省內侍殿直。仁恭從晉國長公主積歲，頗勤幹，主為言，求遷秩。真宗以仁恭當遷內侍殿頭高品，而給事主第，其名非便，故置是職命之，而給殿頭高品俸料。仍令與殿頭高班衰同排連，自今止以轉補月日排名。【略】

真宗景德三年二月，詔：『比者入內內侍班院分遣使臣於內東門等處勾當建置，名目細而甚煩，詳其所掌，甚有可省去者。其內東門取索司可

併隸內東門司，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可立為入內內侍省，以諸務隸之。仍令逐處各據合行事件條列以聞。」即降詔條約，各令遵守。遂定入內內侍省管勾下項事：凡三司及憑由司等處，據諸處支遣過物取索同否，非傳宣行遣公事，出劄子赴逐處。在內庫務及造作所合係本司除破物色，具帳點勘印書除破。諸王宮院及公主、郡縣主宅奏乞物色，皇城六旨揮及翰林儀鸞司、御廚、輦院宣給特支，皇親下財出室迎娶，內降尚書內省劄子取物。入內供奉官已下勾當公事，諸班內品勾當及出外監當，收補入內供奉官已下及料錢、（依）［衣］糧請受，日奏宿直並私身係名內侍季帳，定諸色人恩賜及身亡孝贈。應宣奉聖旨，合係本班勾當公事，皆著宣命旨揮。

五月，內侍省內侍班院言：「準淳化五年詔，內班院改為內侍省內侍班院，入內黃門班院改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已止稱入內內侍省，本班亦請稱內侍省及賜新印。」從之。【略】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詔今後入內內侍省、內侍省（巡）更互逐年差使臣巡黃、汴河堤。十月，東巡，詔：「自來車駕出入，止差中使二人祗候傳宣。自今令行在入內內侍省選中使五人，逐日入閤內承旨。」

二年正月，詔：「內侍俸薄，比以銜命出使事，例不藉俸給。自今一切止絕，（糧）［量］增俸給。」因言：「內臣以高班內品，廣南舊有此名，宜改為入內內侍省黃門高品，視秩如舊。」

二月，詔：「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改為入內內侍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班為內侍殿頭，高品為內侍高品，高班內品為內侍高班，黃門為內侍黃門。小黃門如初收補，且稱小黃門，候該恩轉遷，方得補內侍黃門。內侍省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內品準此。」【略】

七月，詔：「內使宣賜，有送錢者，宜令本省差定其數，勿使過當。」時軍校有亡歿者，賜錢五十千，其家以十千奉使臣，上封者言，故命條約。九月，改灑掃院子為散內品，（請）［諸］色請受、差役悉如院子例。十月，內侍省言：「本省使臣保任子弟，咸不乞隸本省，並補入內內侍省，望行禁止。」從之。

三年二月，詔內侍省，每車駕出入，差內侍二人，與御廚同散隊食。」三月，詔內侍省內品闕馬及馬病乞納換者，須具名奏送羣牧司。

四年三月，詔：「內侍監捕賊者，無得製非法淩遲物遲：原作『持』，據本書兵一一之六改，仍每差下使臣，取知委狀以聞。」

七月，帝謂近臣曰：「昨覃慶中外遷官，唯入內［內］侍省、內侍省官若依例以轉，即自來在朕左右經曆指使，勤憊勞逸不能均矣。因取兩司姓名、入仕年月、勾當度數及祗應汾陰人數，（現）［親］自較量勞績改轉，則勤勞怠易者有所區別。」遂詔從祀至脽上及河中府、入仕及十年者，至四京、入仕及十五年者，留司掌事、入仕及十七年者，並與改轉。將命在外者亦如之。其請長假及事故人、仕未滿年限者，量增俸給。內諸司使有子者，恩例外更特改轉一人。

十月，詔：「先差內品往諸州勾當場務，其內皆是克複廣南後即選識事強明者任之，今老不任事，若別用後生者，多不能幹。自今有內品員闕，精加選擇，如闕人即改差使臣。」【略】五年四月，詔：「內侍省本班內，今後所招人力，並須審聽行止，保識分別，方得引赴內侍班勾當人處。仍勒與見在班人力五人遞相合為一保，委不作過，重結罪文狀於本省收附。如是班內稍有疏虞，若許令陳告，無人保委者即發遣出班。其有更巡兵士，亦取索三人共為一保，如無人保者亦替換。及令寅夜常切經略巡檢，及不得令庫務、倉場當直公人在班上宿。先於東、西八作司抽差到廣德旨揮節級，長行共四十二人，作兩番，每番二十一人，寅夜在班，分作四鋪，每鋪五人，分定經次巡宿。打火割移名糧，係內侍省充打火從人，逐日皇城司差親事官、節級點檢。其入內內侍省所招人力，亦仰皇城司、入內內侍省依此旨揮。」【略】

六年正月，詔：「比來內臣將命出外，不許幹預州郡事。如聞有收受牒訴送所在州縣，官吏不敢拒之，恐緣此或致枉抑。自今宜切禁絕，違者重論之。州郡受而不奏者同罪。」八日，詔：「如聞入內內侍省遣親事卒於京城采察公事，因緣搔擾，並止絕之。」二月，帝作《內侍箴》並注，賜內侍副都知閻承翰等。請刻石本省，從之。七月，詔：「入內內侍省、內侍省內供奉官已下並寄班等，自今有乞差遣者，並送逐省勘會，定奪取旨。候得處分者，即卻送樞密院勘會定差。」

七年七月十六日，詔：「每崇政殿軍頭司引公事，差內侍高品二人整肅，祗應人不得諠譁。」十九日，詔：「內侍省使臣差出勾當者，勘會有已

滿三年或元定二年替者，逐旋申奏差替。』八月，詔：『入內內侍省、內侍省使臣，今後須三年一替，或有績效及曠怠不治者，有司考第以聞，升（陞）［降］差遣，增損俸給。』先是臣寮上言，內中（西）［兩］省使臣有差遣請給不均者，故條約之。八年五月，廢內侍省黃門，其高班、內品改為前殿祗候高班、內品。九月，詔：『入內內侍省自今命使臣勾當後苑、御園、內東門司、龍圖閣、太清樓，並報樞密院給宣。』

天禧四年四月，詔寄班祗候自今並依三班使臣所定年限磨勘。十二月，詔：『自今中使傳宣，齎手詔御寶文字赴中書、樞密院。係遷秩加恩事，並先赴入內都知司上籍覆奏訖，仍給付施行。』

仁宗景祐二年九月，詔：『今後內臣入仕三十年已上，累有勞效，經十年不曾遷轉者，仰勘會保明取旨。』十二月三日，詔：『入內都知押班今後經落職，只得前殿都知、押班。今後前、後殿都知押班不勾當皇城司，見勾當者年滿差替，其張永和皇城司闕更不差人。前、後殿都知、押班親戚，不得差勾當御藥院。』四年二月十七日，詔：『自今內品犯罪，並勘罪，檢刑名杖數聞奏，降所屬處斷遣。』時高品陳崇祐抵罪贖金，令未得與差遣，因有是詔。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入內內侍省言：『乞依景祐二年九月詔，內臣勾當諸般差遣了畢，除依久例合與遷轉外，不得投進文字及御前乞改轉。及乞今後勾當內東門、龍圖、天章閣，並本省選擇差使。』從之。

慶曆元年七月，詔內侍省押班闕員，取嘗曆邊任、累有功者補之。四年九月四日，入內內侍省言：『文武臣僚在京勾當，並依外任批書所抵曆子。其使臣係（二）［三］班院出給，諸司使至閤門祗候係樞密院出給。入內供奉官已下，緣各有差遣勾當去處，欲並從本省出給，所抵批書勞績及過犯。』從之。六年九月，詔：『入內殿頭李繼和為擘畫券馬等勞績，於轉官年限內與減四年，仍不理入仕及三十年。今後有酬獎勞績，並準此。』

皇祐元年三月，內侍省言：『自今內供奉官有過，且勒歸班，給半俸，候複赴入內祗應，方許全給。』從之。十一月，以昭宣使、眉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副都知楊懷敏領梓州觀察使，為三陵副使，罷副都知。舊制，內臣都知以過罷去者不許再除，懷敏頃以宿衛不嚴被黜，至是復用，台諫共論列，卒罷之。二年十月十二日，詔：『內臣東頭供奉官，如內有情願回授或（對）［封］贈父母，亦聽從便。』三年正月十二日，詔：『入內內侍省、內侍省供奉官已下至內品，自來每因勾當遇勞績事件，合得指射差遣者，只得各於本省差遣內陳乞指射。其已授下未赴（賦）［職］勾當及見勾當者，並候將來年滿，一依今詔。並有年限違礙對移差遣，亦只得於本省差遣內回換。』四年三月十一日，詔：『近來入內供奉官已下承領傳宣者，並須躬親赴逐處，仍令承準傳宣處依近條覆奏，審取旨揮。若是使臣依前封齎傳宣（女）［文］字投下，不得收接。』五年閏七月，詔內侍省，自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一百八十人為額。八月十四日，詔：『入內內侍省使臣為不合直批聖旨，特與放罪，今後奏乞事件，並依條約申中書、樞密院取旨揮。』九月，詔：『內臣有自陳勞績而求遷改者，自今並下入內內侍省定奪當否，令樞密院取旨。其明合賞格者，即與施行。』是月，以入內內侍省內侍都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守忠為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都知。兩省都都知，國朝未嘗除也，於是御史俞希孟乞今後更不除前後殿都都知，乃詔自守忠後更不差除。十二月，詔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曆任無贓私罪者，毋得除。

至和元年十二月，詔：『自今內臣傳宣，令先至都知司出劄子，其被旨處仍覆奏之。』二年二月，詔入內內侍省、內侍省，應內臣曾犯罪停降複得敘名職者，不許通計舊勞以規恩賞。二十七日，內侍押班武繼隆言：『乞今後應係前、後兩省內供奉官已下至內品等，如有授到諸（殷）［般］指射轉官優等差遣，及朝廷與減守年代轉官劄子等，若或因為公事決配、勒停，降責者，自後卻漸經赦恩敘復內侍省名職，更不得再將未犯罪已前所授文字陳乞使用，及內侍省不得施行。內有本非己過、因事緣坐累及者，不在此限。』從之。

嘉祐四年四月四日，臣僚上言：『乞今後應係宮禁閤分祗應內臣、諸色人等，不得請求嬪御乞批降旨揮，僥倖恩澤。如實有勞效，合該酬獎，即令經所屬官司自陳，具狀取旨施行。如違，令二府依舊條奏（刻）［劾］，使臣特降名，諸色人並（淩）［決］配。』詔今後請求內降刑名，並依自前詔約施行。五月十一日，詔：『入內內侍省內臣員多，自今權住進養子入內。』從翰林學士韓絳之奏也。至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始有旨壽聖節、南郊許奏薦也。六月，詔入內內侍省，自今選內臣年五十以上、無

過犯者，勾當內中諸閣分。五年二月，詔入內內侍省，內臣曾犯贓私罪勒停，雖經赦毋復隸入內省。十一月六日，詔：『今後內臣更不得理大使臣資序，內勾當御藥院特旨留者，候出外，據所留歲月比類優轉。應已理者依已得旨揮外，今後更不再與遷理資序。』

六年七月八日，入內內侍省言：『乾元節合得食祿人，准慶曆六年五月聖旨，收一十人為額，其諸班內品則無定數。請補入內內侍高品王日言等四人各男一，並為入內黃門祇候高品；內品羅成寧等三人各男一，並為貼祇候內品。』從之。十月五日，樞密院奏：『乞自今前，後省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有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無得過五年。』從之。自祖宗以來，內臣未嘗磨勘轉官，唯有功乃遷。至景祐二年九月，詔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勤勞，經十年未嘗遷者，奏聽旨，蓋猶無磨勘定格。慶曆以後，其制漸隳，黃門有勞，至減十五年，入仕纔五七年，有遷至高品以上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例，而減年復在其中。至是，樞密院患其幸進者不已，故釐革之。十一月十六日，樞密院言：『勘會兩省使臣磨勘條例，欲除景祐二年九月詔並入內省自來黃門轉高班例依舊外，並依今年十月五日旨揮，其餘條例更不施行。』詔合該改轉高班已上，內元因勞績者及無勞績有公罪杖已下者，並理十年磨勘；無勞績、有贓私及公罪徒已上者，並理二十年磨勘。內私罪情理輕取旨。餘並從之。七年正月，以文思使、帶御器械李繼和為內侍省內侍押班。近制，兩省都知、押班並選年五十以上及有邊功者參用之。去年繼和當次補，而年四十九，至是始命之。八月六日，詔自今祇候、殿頭以下不許乞入內職名。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樞密院言：『勘合自來內臣每遇聖節，安排兒男食祿。嘉祐四年五月十一日，令權住養子。』詔今後遇壽聖節及南郊奏薦，並依自來條貫，嘉祐四年五月旨揮更不施行。

二年五月四日，詔：『兩省今後應有本省使臣已得聖旨與改轉及差遣等，並仰具元進呈因依供申樞密院，覆奏取旨。』六月十五日，詔：『今後內臣除御藥院依嘉祐五年十一月旨揮外，自餘合轉內殿崇班、特旨留住者，如年月理至供備庫副使，便令轉出。』《神宗正史・職官志》：入內內侍省都知，從五品；都知、副都知、押班，並正六品；內東、西頭供奉官，從八品；殿頭、高品，並正九品；高班、黃門內品，並從九品。無定員。都知、押班掌禁中供奉之事。凡中外官司應用內侍省辨其所治之事，按供奉官以下閥閱，以瀝選焉。乘輿行幸及祭祀、朝會、燕饗，諸以省給使者，皆前期戒令辨具。即奉使若督察國事亦如之。頒詔札之附疾置者，邊奏或機速文字則受而通進。袒免以上宗女出嫁，則視服屬給其資賜。宗室中都官若賻贈之物，則賦以品式。禁養餘子為私身，願進外官者，推恩加等遷至內殿崇班，則寄理資級。押班以上秩高者，加昭宣、宣政、宣慶、景福殿、延福宮使，領刺史，至觀察留後止。其要近職任則彰善閣、延福宮，遷後苑。次龍圖、天章、寶文閣、東門司、御藥院，乃除帶御器械或押班，而遷除皆檢勘上樞密院。雖兼治職事，計於臨時而設（宮）[官]置局者有四：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以檢察姦偽，則歸管勾往來國信所，都知、押班領之；《哲宗正史・職官志》云：凡奉使、接伴、館伴，所需服飾器用應官給者皆掌之。使命在驛，則掌其宴犒、飲食、例賜之物。若非汎須索，則准例以給，無例者奏稟。應掌儀及通事、譯語使臣，皆以名籍分其職務，而檢察其姦偽。置吏四。承旨須索，給要驗以授府庫，則歸合同憑由司；《哲宗正史・職官志》云：監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給其要驗。凡特旨賜予宗室、外戚及文武官，皆具名數憑由，任有司准給。置吏四。造服用之物以供禁省，則歸後苑造作所；《哲宗正史・職官志》云：後苑勾當官無定員。後苑造作所蓋官三人。後苑勾當官掌苑囿、池沼、台殿種藝碓飾，以備遊幸。造作所掌造禁中服用之物，凡工作所需，具數奏稟畫旨，取給有司而謹其出納之令。斂（阻）[租]稅之課入以修營佛祠，則歸提點寺務司。《哲宗正史・職官志》入鴻臚寺。皆內侍領之。凡分房二，設吏十有四。《哲宗正史・職官志》同。內侍省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無定員，並正六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黃門（納）[內]品，總一百八十人，品與前同。掌內朝供奉之事，應遷官、任子、選授、給使、將命之節，倣入內省法。日直禁省則視其多寡而番休之。天子行幸則執乘輿服御以從。後省官闕則承詔選補，押班以上仍聽玄遷。凡分案三，設吏六。《哲宗正史・職官志》同。

神宗治平四年神宗即位未改元。二月，詔：『內侍內臣聖節合奏兒男，今年已經壽聖節收録，將來同天節權罷奏。』四月七日，詔：『應兩省都知、押班，帶御器械及內臣大（臣使）[使臣]兼職及正勾當去處差遣，自來無年限替者，今後並以三年為滿，差人承替。如內有合且令勾當，即

候滿日臨時取旨。』是月，樞密院言：『檢會內臣所領在京職局，自來並無更代之期。』詔內臣正領官局並兼職，並三年為任滿。六月，詔：『入內內侍省今後諸閣分闕使臣，選差謹畏有行止，別無過犯者充，仍常切覺察。及令開封府、皇城司察探，如有內臣於街市作過，即密具名聞。』時侍御史吳申言：『乞今後諸閣分祗應內臣，並令入內省結罪保明，素有行止，別無過犯，方得差充。仍不得諸閣分指名勾喚。及乞下開封府、皇城司常切覺察，應有內臣於街市作過，重行決配，庶使閹寺謹畏，宮闈清肅。』因有是命。

熙寧元年二月九日，入內內侍省言：『乞將太皇太后殿等十二處使臣依舊祗候及十二年無過，餘閣分祗候及十五年無過，即並與放轉一資出閣。仍乞依舊令內東門司使臣保明。如累在閣分不得通理年月，只以新差到後來閣分年月酬奬。』從之。【略】

三年三月，宣慶使、遂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石全育言：『臣曆任四朝，今老且病，願罷本省，乞一宮觀寺院。』詔為係先朝攀附，特依所乞，與免職轉官，提舉東太一宮，仍依石全彬例免朝參，仍遷節度觀察留後。十月二十八日，詔兩省都知、押班歲滿當遷，自今令樞密院契勘施行。四年四月二日，上諭樞密院：『內臣宮中凡有勾當，須稱聖旨，若一一關申中書、樞院，則傷繁碎，或稽緩不及事，可令本省具自來合依久例施行事節件拆以聞。』時以內侍直批聖旨獲罪，因降是旨也。十月十六日，詔樞密院：『入內內侍省內侍都知、押班並帶御器械係外任差遣，時暫到闕者，除有旨及兼領在京司局並供職外，每日起居退，更不供職。』從所請也。是日，詔：『內侍省內臣不係禁中祗應，及入內省人數寖多，今後前、後省內臣轉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餘悉仍舊。內供奉官以上至黃門，如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內臣諸司使、副合該奏兒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得奏內臣。』時上諭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前省者又不入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曹盛衰，前代或繫興亡，聖朝固無茲（盧）［慮］。然人君重絕人繼嗣，此盛德之舉也，臣等敢不奉行！』

五年閏七月九日，詔：『入內內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黃門，並本省所管諸內品，見無兒男充內食祿者，許養私身內侍一子為繼嗣，初養日不得過十歲。須己身年三十無養父或養父致仕，方許具狀經本省與狀充係內侍，遇聖節依名次收補食祿。如未進名及已係名間淪亡，亦許依上項條約別養子。若已有一子，更養次子為私身內侍（省）［者］，當行處斬，不在自首之限外，並依前後條令，入內內侍省明諭之。』

六年七月六日，以內侍押班蘇利涉為內侍省右班副都知。仍自今入內省、內侍省押班五周年無違闕，並除副都知。十年十一月二日，以昭宣使、嘉州防御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領果州防禦使。初，樞密院奏中正當磨勘，上以其軍功，故特遷之。仍詔自今兩省都知、押班已轉至觀察使，如該磨勘及雖有功，止遷使額。其有特旨者，令樞密院執奏。

元豐元年正月十二日，詔皇城使、達州刺史、入內副都知蘇利涉領海州團練使。時利涉校年當遷，詔以利涉先朝攀附，而有是命。【略】五年三月十四日，詔：『自今入內內侍兩省初除都知、押班，中書、樞密院同進呈。』五月十一日，詔：『內侍省、入內內侍省於三省用申狀，尚書六曹用牒，不隸御史台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七月二十一日，詔西京左藏庫使、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副都知石得一為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東作坊使、嘉州刺史、帶御器械劉有萬為內侍省內侍押班。仍自今遷補都知、押班，並三省、樞密院同取旨。』八月四日，詔入內內侍省聽御史長官若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御史，分六察，隨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內侍省無所隸，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略】十一月十八日，詔都知、押班除授歸樞密院。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大理寺言：『內侍黃門宋訪下直日，入需雲殿裹襆被，當闌入殿門私罪徒，該赦原。』詔勒歸本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延福宮使、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入內內侍省都知張茂則為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以太皇太后手詔，昨建儲及祗奉皇帝即位有勞故也。

哲宗元祐元年八月十八日，詔：『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馮宗道見寄右騏驥使，梁惟簡見寄文思副使。宗道為係隨龍，惟簡久在太皇太后殿祗應，各有勤績，可與改寄正官，並特除內侍省內侍押班，（公事）更不簽書內侍省公事，餘人不得援例。』【略】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詔：

『內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黃門，以一百人為定額。遇聖節許進子二人，與收係。額內有闕，於已收係人內從上撥二人食祿。願依舊進借差殿侍者，聽奏三人。餘依著（為）令，仍自今年為始。』【略】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三省奏：『刑部侍郎豐稷言，近取內臣大使臣寄資充入內供奉官不便。』上曰：『前取引此輩，但充場務差遣耳。外人不知，以為盡在左右。』呂大防曰：『禁中事，雖從官亦無緣知。然陛下恕其不知而容其直，以招來言者，此明主之事也。臣等若見諸臣，當論以聖意。』

紹聖元年，取內侍省張士和等為入內省祗候，及選私身內侍二十人為入內黃門。閏四月十七日，詔宣政使、忠州團練使趙世長為宣慶使，昭宣使梁從政為宣政使，吳靖方為昭宣使，落帶御器械，添差勾當皇城司，六宅使周宥等各遷一官，以神宗皇帝隨龍人也。六月十二日，詔入內內侍省闕使臣差使，令本省於供奉官以下兒男私身內侍人數內遷長立二十人，先次食祿。是年，內侍省奏闕員，請於私身選十人。詔許選五人，又詔宗室諸位都監不許指名奏差。二年九月七日，詔內侍省人吏並行倉法。三年四月七日，詔宣慶使、階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李祥，昭宣使、榮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權主管入內內侍省押班公事馮世寧，宣政使、瀛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押班宋用臣，依例自授押班日與理磨勘。自今內臣橫行初除兩省押班以上如之。內臣昭宣使以上無磨勘法，唯押班以上例皆取旨，自初除理五年磨勘，故因祥等著為定法。【略】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宣慶（侍）[使]、成州團練使、入內內侍省押班、管勾蔡王府閤安責授高州刺史，（有）[以]府吏鄧鐸有狂悖之言，不能伺察故也。

崇寧二年五月四日，詔入內內侍省昭宣使以上，正使以下，各繫真官。謂如（謂）[請]俸、奏薦、恩例等，並依本官，無寄資。入內內侍省皇城使之類，內侍省依此。八日，改入內內侍省都知為知入內內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入內內侍省事，押班為簽書入內內侍省事。

大觀三年九月十七日，詔王仲千前後在彰善閣及勾當內東門司、帶御器械，如通及七年，特與依在閣條例轉資施行。勘會王仲千係四方館使、耀州觀察使、帶御器械，通理前後彰善閣祗候月日，計六年有零；通理勾當內東門司及帶御器械月日，共七年有零。依已得旨揮，特轉引進使，餘依舊。政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詔帶直睿思殿人繫銜、序位等在不帶職人之上。十一月十五日，詔通直大夫、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入內內侍省藍從熙特與落通侍大夫，依舊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罷知入內內侍省，除直睿思殿。及今後餘人不得援例，雖奉特旨，亦令中書省執奏。仍令御史台彈奏。

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刑部奏，入內祗候、黃門內品趙頒狀：『伏為舊係黃門，蒙刑部卻敘充黃門內品名目，即不復元官。及觀梁毅因罪犯序充入內祗候、黃門內品，理訴舊係黃門，乞改敘黃門。承樞密院劄子，特與敘入內黃門了當。切念頒與梁毅並是刑部約定只敘黃門內品之人，欲乞比類敷奏，與頒敘充入內黃門。』詔與敘入內黃門。四年十月十一日，內侍省奏：『今後應發過入遞御前文字，立定日限收附，並將金字牌子同封報省，所貴驛程不致阻滯，兼於本省易為勾考。』詔限到日三日回報。如違，以違制論。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詔：『內侍轉出或致仕者，通侍大夫與換武功大夫，正侍至中侍大夫換武（得）[德]大夫，自餘以差降等，元帶遙郡者悉去之，其已轉出者依此改正。仍今後轉出內侍，並至武功大夫止。二十一日，詔：『內侍官陳乞寄資複祖宗法，除省官已降旨揮外，所有轉出或致仕，已立新格。緣其間參照未備，可依下項：已轉出或致仕者依此，其合改正之人，令入內內侍兩省具名申尚書省，給降付身。見帶太尉換內客省使、遙郡承宣使，節度使帶禮官同。換延福宮使、遙郡承宣使，正任承宣使換宣慶使、遙郡防御使。曾任省官者換遙郡觀察使。省官通侍大夫、遙郡承宣使，昨來減作昭宣使、遙郡防御使，今來不係省官，已別改正。其省官通侍大夫、遙郡承宣使人，依不係省官正任承宣使換宣慶使、遙郡防御使，並曾任省官依此。見帶通侍大夫換武功大夫，正侍至中侍大夫換武德大夫，中亮大夫至親衛大夫換武節大夫，拱衛大夫換武經大夫，左武、右武大夫換武翼大夫。以上見帶遙郡承宣使者，與改遙郡防御使，帶遙郡觀察使者與改遙郡團練使，遙郡防禦使，團練使者與改遙郡刺史，遙郡刺史無可換者，仍舊武功至武翼大夫。見帶遙郡者止依本官轉出，內有戰功人，依祖宗法合除帶御器械者，依祖宗法。下准此。通外官共六員。武功大夫以下不帶遙郡人八階，並換武功郎以下，將來轉出或致

仕，如依祖宗法合轉所資官，祖宗法合寄轉至副使。卽依祖宗法。』

二十四日，詔入內內侍省更定御前金字牌子制度，以舊所發牌間為金賊攔截竊去，恐有倣傚故也。三月一日，詔：『每歲遣內侍一員往川路，謂之詔使，自今勿遣。』六月二十六日，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昨降旨揮，內侍領外局職事並依祖宗法，後又詔除熙豐窠闕依舊外，餘並罷。今都水、將作監有承受官，非祖宗制，乞賜罷廢。』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七日，詔入內內侍省、內侍省：『今後兩省使臣不許與統制官、將官等私接見、往來、同出入，如違，追官勒停，編管遠惡州郡。』二年正月十六日，詔：『內侍邵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自祖宗朝未嘗有內侍言大臣者，可特除名勒停，送南雄州編管。』【略】三年四月十日，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軍、非所管職務擅行移文、取索貼占屋宇、陳乞提領外朝官職事、幹預朝政，外朝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委台諫糾察彈劾。仍許諸色人陳告，如委得實，量事加賞。』【略】

紹興元年五月二十六日，詔諸陵香火並都監，令入內內侍省差。

十一月六日，詔差內侍省押班岑箎充主管迎奉溫州景靈宮等處神御，其應行移文字，並與（同）[向]宗厚同銜由發。其餘內侍並依已降旨揮，不得一面行移由發文字。十二月十五日，詔遇內殿日，有急速事，令入內內侍省引對。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詔今後內侍官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令敕令所立法。十二月二十五日，詔：『自今後內侍並不得收養禽蟲等，並市肆遊行。如違，以違制科罪。』五年四月七日，詔入內內侍省使臣今後遇泛恩，特許轉武功郎止，並寄資。六年二月二日，敕令所看詳：『內客省使至昭宣使，東、西頭供奉官至內品，靖康元年已降旨揮，內侍官稱一遵祖宗舊法。今參照元豐、紹興法官品、雜壓修立，諸內客省使至內侍省內品為內侍官。』從之。先是，入內內侍省言，本省官稱於元豐條令備載，今來《紹興新書》卽未該載，故有是命。七月十一日，詔：『內侍官已裁減外，各有定額，今後不得額外增添。』七年十二月二日，詔約束本省使臣，不得將分毫銷金翠毛入內，令互相覺察奏聞。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詔內侍省寄班祗候依元豐法，今後以十五員為額。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詔已降旨揮，本省使臣冠帶出入皇城門，仍今後不得依舊繫犀帶。十八年閏八月二十八日，詔入內內侍省聽喚使臣，今後以六十人為額。二十二年十二月八日，詔：『睿思殿祗候見係二十人為額，今差慈寧殿使臣二人充睿思殿祗候，今後以二十三人為額。』二十三年六月一日，上諭宰執曰：『近差內侍往盱眙軍賜北使宴，卻擅買北地物貨，實為不便，已令拘收沒官，庶少懲誡。』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詔：『今後差往川中賜夏、臘藥內侍，經由去處，如敢收受例外饋送，及非理須索買賣騷擾，仰守臣具申尚書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詔：『內侍省所掌職務不多，張官置吏，徒有冗費，可廢，併歸入內內侍省。』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未改元。十月二十二日，左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張震言：『乾德間，內臣年及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養一子。至皇祐五年，始詔內侍省自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熙寧中，每年止許進五人。自渡江以來，一時草創，人數闕少，故權免試，便行勾喚供職。近年人數比舊寖多，宜立為定制，使久遠可行。欲令入內內侍省立定員額，限以官品年格，遇有闕依條施行。』從之。【略】

隆興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入內內侍省奏：『自朝廷調發大軍，節次承發過御前降下軍期機速金字牌文字共二千餘封，並無稽悞。』詔：『官吏委是勤勞，可各特轉一官資。內礙（正）[止]法人依條回授，白身人吏候有名目或出職日，作一官資收使。如不願轉資人，支絹二十匹。』

乾道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詔內侍以二百五十員為額。先詔：『內侍昨以二百員，近緣差赴德壽（官）[宮]四十四員應奉朝殿傳宣撫問，齋降香表，闕人數多，可自今以二百五十人為額。』以臣僚奏請故也。六年閏五月十四日，詔令入內內侍省今後差官抽摘諸食支遣軍米料，於臨安府差撥斗級前去盤量，如有少剩數目，取旨施行。七年七月十七日，詔入內內侍省，今後本省祗候班使臣轉至入內祗候殿頭，如因恩賞得轉一官，止與落『祗候』二字。

又《內東門司》 內東門司，掌受機密實封奏牘，及取索庫務寶貨之名物、貢獻之品數、市易之件直以納於內中，並給皇親賜衣節料之物，內中修造、筵宴之事。舊止名內東門取索司，景德三年二月改今名。勾當官二人，以入內內侍充。後或增差，踰舊制也。《兩朝國史（忠）[志]》：

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譏訶之。承接機密實封奏牘，內外功德疏，回賜僧尼道士恩澤。凡寶貨名物、貢獻品數、市易件直，咸宣索於有司，受而納於禁中。凡禁中須索、修造、宴設，皆先期排辦。若太醫診視則引押入內。凡皇親衣物節料，則以時給之。押司官二人，前行五人，後行八人，典四人。

真宗景德三年二月，詔內東門司每承受尚書等處降出御寶憑由及內降劄子，取索錢帛賜與等，即翻寫劄子，於諸庫務取索應諸州府及在京諸處進奉物，並收接上曆進呈。若支皇親院俸錢、衣賜、節料，並降御寶支散。三月十九日，詔內東門於諸軍務取索物，乞破憑由，於通進司投下。二十三日，詔鑄內東門司印給之。舊行文字無印驗，至是始給之。《神宗正史・職官志》：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宮禁出入之事，凡人物關由，以法式進止之。若承詔有所須索、錫予，則謄報所隸而留其底。貢奉之物則受注籍以進，奏封幹機速亦如之。太醫診視則為之帥。宮中慶賜則視其名數等差，以時頒給。凡七年進一官。分案四，設吏十有九。《哲宗・職官志》置吏九。

神宗熙寧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御史中丞呂誨言，乞下三司取索內東門司自大長公主而下請受則例，編入祿令。詔令三司於內東門等司取索文字詳定以聞。八年九月六日，詔今後勾當內東門使臣滿七周年，與轉一官，仍不隔磨勘。

元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詔醫官入內祇應並看驗病證醫官，隸內東門司。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詔：『會通門承傳文字並祇候使臣，委內東門司責本番上名。內中不犯贓盜、請求、獻遺、賣買，同罪保明狀。經保明後改節，事未發，許經內東門司陳首。上名亦責相保明狀，並許遞相覺察陳告施行。上名三年無遺闕，酬獎外更減磨勘三年。』

哲宗元祐六年閏八月十四日，詔：『今後管勾內東門司使臣年滿合該轉官，如未係皇城使者，非有特旨不許改轉遙郡。』

高宗紹興二年四月八日，提舉內東崇政殿等門梁邦彥等言：『本司職事自來係入內省官提點，皇城司官提舉。在京日，舊例差皇城司第一房人吏兼行遣文字。緣本司在京額管使臣、人吏、專副共六十一人，分隸諸房主行事務，昨因巡幸，舊人止有三五人見在。即今事務比舊繁重，若令皇城司人吏兼行，委是相妨。』詔令入內內侍省人史兼行遣文字。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詔：『宮中首飾衣服並不許鋪翠銷金，仰幹辦內東門司常切覺察，不得有違。若失覺察，以違制論。如有違犯之人，令會通門捉獲，先於犯人名下追取賞錢一千貫。如不及數，令內東門司官錢內貼支，將犯人取旨重作施行。其元經手轉入院子、儀鸞等，從徒三年科罪。』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五七《職官考十一》 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改入內黃門班院，又改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景德三年詔：『其內東門取索司可并隸內東門司，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可立為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為黃門；九月，改黃門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內侍省。供侍殿中、備灑埽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職略》云：『入內內侍省號北司，內侍省號南班，與《志》不同』。入內內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內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後省官闕，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都都知，遂為內臣之極品。熙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逐省，各以轉入先後相壓，永為定式。其官稱，則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政使、宣慶使、昭宣使，國初所置。《職略》云：『太祖以內客省使換樞密，以延福宮使換宣徽，其旨遠哉。由都知延福使以下至寄資諸司副使者，即依外官蔭補之法』。元豐議改官制，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既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四朝志》、王定國《見聞録》政和二年，始遂改焉。以通侍大夫易內客省使，正侍大夫易延福宮使，中侍大夫易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易宣慶使，中衛大夫易宣政使，拱衛大夫易招宣使，供奉官易內東頭供奉官，左侍禁易內西頭供奉官，右侍禁易內侍殿頭，左班殿直易內侍高品，右班殿直易內侍高班，而黃門之名如故。其屬有：御藥院句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侍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內東門司勾當

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譏察之。合同憑由司監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給其要驗，凡特旨賜予，皆具名數憑由，付有司准給。管勾往來國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後苑勾當官無定員，以內侍充，掌苑囿、池沼、台殿、種藝、雅飾，以備遊幸。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屬婚娶之名拜。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而安像設以崇奉之。軍頭引見司勾當官五人，以內侍省都知、押班及閤門宣贊舍人以上充，掌供奉便殿禁衛諸軍入見之事，及馬、步兩直軍員之名。翰林院勾當官一員，以內侍押班、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凡執伎以事上者皆在焉。中興以來，深懲內侍用事之弊，嚴前、後省使臣與兵將官往來之禁，著內侍官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之令。紹興三十年，詔內侍省所掌職務不多，徒有冗費，可廢併歸入內內侍省。舊制，內侍遇誕節許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即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張震言宦者員眾，孝宗即命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免會慶節進子，仍定以二百人為額。乾道間，以差赴德壽宮應奉闕人，增至二百五十人。紹熙三年，因宰臣奏，中官只令承受宮禁中事，不許預聞他事。嘉定初，詔內侍省陳乞恩例，親屬充寄班祇候，以十年為限。

又　卷六四《職官考十八》　元豐初定官制，或請併內侍官名易之，神宗曰：『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政和二年始改焉，凡十有二階。

新官	舊官
供奉官	內東頭供奉官
左侍禁	內西頭供奉官
右侍禁	殿頭
左班殿直	高品
右班殿直	高班
黃門	黃門
祇候侍禁	祇候殿頭
祇候殿直	祇候高品
祇候黃門內品	祇候高班內品
祇候內品	貼祇候內品。以上三名仍舊不改。

按：唐宦者所曆散官與文官同。仇士良至開府儀同三司，請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是也。此外，則貴璫之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正議大夫者多有之。祖宗立法，不以內侍溷清流，故自有階官云。

《宋史》卷五《太宗紀二》　（淳化五年十二月己未）改黃門院為內侍省，以黃門班院為內侍省內侍班院，入內黃門班院為內侍省入內侍班院。

又　卷八《真宗紀三》　（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壬辰）壬辰，廢內侍省黃門。

又　卷一六六《職官志六》　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改入內黃門班院，又改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景德三年，詔：『東門取索司可併隸內東門司，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可立為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改為黃門，九月，又改內侍省。

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內侍省。拱侍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入內內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內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為內侍黃門。後省官闕，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都都知，遂為內臣之極品。

熙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遂省，各以轉入先後相壓，永為定式。其官稱，則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政使、宣慶使、昭宣使。元豐議改官制，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既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政和二年，始遂改焉。以通侍大夫易內客省使，正侍大夫易延福宮使，中侍大夫易景福殿

使，中亮大夫易宣慶使，中衛大夫易宣政使，拱衛大夫易昭宣使，供奉官易內東頭供奉官，左侍禁易內西頭供奉官，右侍禁易內侍殿頭，左班殿直易內侍高品，右班殿直易內侍高班，而黃門之名如故。

其屬有：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譏察之。合同憑由司監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給其要驗，凡特旨賜予，皆具名數憑由，付有司準給。管勾往來國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後苑勾當官無定員，以內侍充，掌苑囿、池沼、台殿種藝雜飾，以備游幸。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屬婚娶之名物。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而安像設以崇奉之。軍頭引見司勾當官五人，以內侍省都知、押班及合門宣贊舍人以上充，掌供奉便殿禁衛諸軍入見之事，及馬步兩直軍員之名。翰林院勾當官一員，以內侍押班、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凡執伎以事上者皆在焉。

中興以來，深懲內侍用事之弊，嚴前後省使臣與兵將官往來之禁，著內侍官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之令。紹興三十年，詔內侍省所掌職務不多，徒有冗費，可廢併歸入內內侍省。舊制，內侍遇聖節許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即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張震言宦者員衆，孝宗即命內侍省具見在人數，免會慶節進子，仍定以二百人為額。乾道間，以差赴德壽宮應奉闕人，增置二百五十人。紹熙三年，依宰臣奏，中官只令承受宮禁中事，不許預聞他事。嘉定初，詔內侍省陳乞恩例，親屬充寄班祗候，以十年為限。

論說

宋・胡舜陟《胡少師總集》卷四《奏論宦官之害疏》 今國破主辱，宗社僅存，必欲振已頹之緒，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治自近始，而近者莫若宦官。昔歐陽修著論切而當，皆漢唐已驗之迹，誠可爲後世鑑戒。惟我祖宗鑑漢唐之所以亡而防微杜漸，其制尤備，城狐社鼠不得肆其奸。自崇寧以來，祖宗之制隳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閹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爲陛下言其本末。始蔡京當國，圖爲根深不拔之計，復萌移鼎不臣之心，遂結宦官，倚爲肘腋，假以峻秩，付以事權，於是羣小蝟毛而奮起，膺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者比比皆是。童貫握兵柄於外，以壞軍政；梁師成執國政於內，以壞朝政；李彥掊克以害民；楊戩營繕以傷財。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創造游晏，更新侈靡，市花木禽獸以熒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見道、鄧文誥之徒不可悉舉，賞罰生殺出自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差除舉措悉由中出，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凡駔儈下流、奴隸庸材，皆引以爲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盡出其門。當時大臣與梁師成書，顯稱門生，略無慙愧，士大夫相習成風，皆以附麗內侍爲榮。自大臣以至州縣小吏，皆汲汲貪徇財利以爲致身之資，禮義廉恥蕩然不復張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風俗極弊，生靈極弱，而夷狄憑陵，莫之能禦，職此之由也。陛下中和勤儉，躬行敦朴，苑囿宮室聲色狗馬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自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良數十輩，豈能訓導後進，以容悅聖心？但陛下仁恕有餘，而罪或縱釋，隆寬廣問，而言或聽從，故使贊御尚循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論李彀奏狀至詳，謂彀不可提舉京城所有，其詞痛切，不蒙施行。臣又嘗論彀於京城所拘占店宅物業，沮上皇罪己之詔，乞賜廢斥，不蒙施行。又嘗論內侍領外局非祖宗之制，乞行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譚稹招制義軍，爲患河東，責降昭州，極爲輕典，乞籍沒其資産田宅，不蒙施行。其餘臺諫臣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有罪者，臣所謂罪或縱釋者此也。方都城圍閉，諸將守禦，賞以勸功，豈宜輕舉？今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明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邱山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但延慶善結內侍，人人喜爲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府制，賞及罔功，人心不服，將士孰不解體？劉光國恃有內援，凶悖尤甚，殿將作監丞江徵，臣與臺屬論列，其言不行。劉昌國閒鬻卦之人耳，遽命以官，即通朝籍，參謀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內侍所薦也。乘城者或遷秩或錫帶，皆內侍所好者；或責官或罷職，皆內侍所惡者；城上今日行某事，明日罷之，明日又行某事，皆出於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傅以樞臣總領守禦，每爲掣肘，不得約束，他

人爲所陵轢，固可知矣。臺屬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姓羅者，厲聲謂士卒曰：見他官員不得唱喏，亦不得起身。凶焰赫然，摧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中貴人據敵樓，設卧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臣於治城子時見都人喧鬧，欲毆此輩，遂嘗內奏，乞不差內侍上城，面奉從臣所奏。已而城上內侍旁午，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皆此也。大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閒又有稍知書者，假書史以文奸言，此尤爲害。且如唐恪、聶昌，天下皆以爲小人，陛下亦用之者。恪、昌能傅會內侍，使之延譽耳，故陛下用之不疑。臣竊意陛下遭今變亂，必自悔悟，不眷顧此曹矣。臣近蒙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納金銀，見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內侍某人受納，內侍某人免勿，此事既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擾攘中，又聞內侍有爲王知章求差遣者，是以知陛下眷顧此曹未衰也。都城每有變，必先毆內侍，人情所惡可知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深居九重，日見大臣而已，臺諫數請對論事，則陛下見士大夫至少，而金璫玉貂終日羣侍左右，萬一用其言於差除及號令政事，爲害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內侍，宜法唐太宗不任以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祖宗法，官至內殿崇班，即轉出。凡奏乞事件，并申中書樞密院，不得專達，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再造之邦，庶幾有成矣。取進止。

宋・許翰《襄陵文集》卷六《論宦官疏》 漢唐亂亡皆坐內侍，為我宋鑑，可謂明矣，是以不可不察，漢、唐之季世，治平積久，人主不憂敵國外患而安於佚樂，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於是姦宄得乘其間，興宮室池苑壯麗之觀，致妖冶靡曼傾惑之色以蔽其明；為讒諂導諛險詖之辭，奏囂塵淫放鄭衛之音以亂其聰；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使之燕安豫怠，廣侈無憂以壞其志。而後扶輿骫骳以導之喜，忿懟恥辱以導之怒，祈求要請以導之施，私相竊語，一嚬一笑，皆能陰陽人主之意，使國威福潛移。於是大阿之柄始倒持於下矣，其漸至此，則各隨其世事勢之流，相激生變，為亂不同，同歸於亡。東漢祖尚名節，士大夫各持清議以爭之，故其季殺戮忠良，禁錮賢隽，袁紹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漢亡。唐北司本兵，權重東漢，而士大夫莫與之敵。是以世無黨錮之禍，而帷闔之隸勢陵人主，幽辱廢置，無不如意，朱温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唐亡。本朝北司之盛殆過漢、唐，學士大夫凜凜久矣。前日緣太學生伏闕論事，數萬之衆不約而從，發憤嚾呼，若天導之，使北司之勢不誅而自折，則袁紹不復施其謀而朱温無所加其暴，此所謂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陛下於何容心，亦憲天而已矣。凡退聽者無所歸怨而國制大定，是乘一時之變而建萬世之利也。而議者猶或非之，夫前日但緣務專國是，不酌民言，鬱其忿怨，以至於此。漢唐之季，變生豪傑，其禍至於不可復救。今國家徒以赤子啼號赴訴其枉，一言撫之而萬姓返室，懷仁歸德，豈不賢於前世萬萬也哉！此臣之所以為陛下賀也。臣竊過計，但慮事定之後邪説搖奪，哀祈感動，法不終守，是以敢申言之。謹案《周官》，宦寺皆隸冢宰，惟內小臣上士四人，鄭康成以為異其賢者，餘不過僅數十人，未有登於下士者也，是以內侍之禍不産於三代之前。使國家能按今日之法而世守之，則內侍得以保身延祀，不罹誅殺於下，而國家因之垂化定治，不憂禍亂於上，內外休寧，不亦懿乎？故願下臣章於內省，揭示成憲，永戒前非。天下幸甚。

明・黄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三《近習》 孝宗時，吏部侍郎李椿乞裁抑中貴，奏曰：臣聞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臣私憂過計，願先事而憂之，庶幾乎無憂也。《宦者論》曰：『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蓋中門之禁，女宮之戒，審門閭，謹房室，不可無也。』故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臣伏睹熙寧五年詔書節文：『前後省內臣轉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餘悉仍舊。內供奉官已下至黄門如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內臣諸司使、副合該奏兒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進內臣。』時上諭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省者又不入內，空絶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臣以此仰見祖宗好生之德，不惜加等推恩，以全人之生世，德至渥也。臣不識今尚守此法與否，但見中官比之陛下初卽位時，人數漸多，其勢頗盛。臣又見近年有中官失火者，蠶室中燒死小兒，可見宮刑之室、宦官之家皆有之。臣又聞蠶室中小兒十不得四五，少得生全者，豈稱祖宗好

生之德？臣慮陛下所未聞也。切緣自古宦官之盛衰，繫有國之興亡。臣不敢遠引漢唐之禍，切見宣和之末，童貫等罪惡貫盈，軍民怨入骨髓，京師百姓羣起而攻宦官，殺之者不可勝數，旋致靖康之禍。建炎間，王淵交結宦官，不卹軍士，遂激成苗、劉之凶逆，軍士求康履殺之，併及其黨，遂致明受之變。前轍不遠，言之痛心。蓋宦者體膚既毀，性情柔忍，猜疑驕妬，不期然而然。其間雖有忠直之人，亦多衆所不容，所以互相視效，憑恃浸潤，交結受賄，以資相高。享用過厚，水陸厭飫，侵漁百姓，興建第宅，連亘街陌，始則人畏之，極則人惡之。畏且惡，以致羣起而攻之，上貽國家之憂。仰惟陛下神聖在上，宦者雖漸盛，人雖畏之，未甚惡也。於此時有以裁制之，不至于極，則永無前日之患，於宦者亦保富貴，與國長久，此臣所以欲先事而憂者也。裁制之道，臣願出於聖斷，宦置蠶室，選精於其事者掌之。應進子者申奏，並保乳人之，俟平復賜其家。如或不育，願再進者，聽之。再進不育，是上天不許也，即聽進外宦以為後，以絶陰闇傷生之害。其委付差使門禁宮戒之外，毋使干預人材政事，嚴禁士大夫及兵將官與之交通者，稍遵太祖皇帝之制，官品高則外補。《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謂艮為閽寺也。閽者止於門，寺者止於巷。聖人之戒，深切著明，不可不察也。臣非不知言出禍生，臣自念荷陛下恩遇特異，不知所報，故惟有忘身徇國，庶幾萬分之一。如臣言可採，乞出於睿旨施行。

藝文

宋・張公庠《宮詞》 赤日炎風晝鼓遲，中官宣問到黃扉。傳呼宰相槐街靜，青蓋搖搖未午歸。【略】

學士承宣到玉堂，中官鎖院月侵廊。白麻誕告千官喜，皇子初封一字王。

宋・龐元英《文昌雜録》卷五 太師潞公歸開封府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為人傳誦者，有若：「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夸。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縷金花。」「全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制降彫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赴宴臣寮總進詩。」雖王建宮辭，無以過此也。

雜録

《曾鞏集》卷四九《宦者》 淳化中，改黃門院為內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繼恩、杜彦鈞處之。繼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為宣徽使，天子以為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置宣政使以命繼恩。其後張洎居翰林，請以藍敏正為學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覆轍邪？」洎慚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慎威福之漸如此焉。

宋・王安禮《王魏公集》卷二《故文思使内侍省内侍押班忠州刺史高居簡可特贈耀州觀察使制》 親近之臣，出入宮省，序勞録善，當以厚終。具官某爰自先朝，選置左右，服職歲久，勤謹可稱。永惟奄亡，宜有追賁。察廉命使，位秩甚隆。尚其營魂，膺此休顯。可。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六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於宣和間。其源流嘉右、元豐，著於元祐。而元豐時有李憲者，則已節制陝右諸將，議臣如鄧中司潤甫力止其漸，不可，憲遂用事矣。至元右，又以垂簾者久，故其徒得預聞政機，關通廊廟，且爭事名譽。有陳衍者跡狀既露，後又撼太子。太上懼，多以邸中舊寶帶賂之得稍止，及親政而竟殺之焉。然勢已張，若禁網則具在也。及崇寧初，上與魯公勿能戒，於是開寄班法，因寖任事。大觀後，遂有官至皇城使，官達者至引進客省矣，至外廷舊規餘風則猶尚存也。時士大夫自繇公輔而進，恥從此徒，亦罕敢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繇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而後皆以御筆從事，於是宦者乃出，無復自顧藉，祖宗垂裕之模蕩矣。蓋自崇寧既踵元豐任李憲故事，命童貫監王厚軍下青唐，後貫因盡攘取陝右兵權。魯公再從東南召復相而力遏之，朝廷降詔，差方劭察訪五路，然遏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寖領樞筦，擅武柄，主廟算，而梁師成者則坐籌帷幄，其事任類古輔政者。一時宰相執政，悉出其門，如中書門下徒奉行文書。於是國家將相之任，文武二道，鹹歸此二人，因公立黨伍，甚於水火。又當是時，御筆既行，互相

抵排，都邑內外，無所適從。羣臣有司大懼得罪，必得宦人領之，則可入奏，緩急有所主，故諸司務局。爭奏，乞中官提領。是後大小百司，上下之權，悉繇閹寺。外路則有廉訪使者，或置承受官，於是天下一聽而紀律大紊矣。宣和之初暨中間，宦人有至太保少保，別本節度使、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焉。朝廷貴臣，又皆繇其門，遂不復有廟堂。士大夫始盡向之，朝班禁近鹹更相指目，『此立裏客也』，『此木腳客也』。反以為榮而爭趨羨之，能自飭勵者無幾矣。魯公則居家悔歎，每至啜泣。而上亦覺其難制，始殺馮浩，又殺王堯臣，若楊十承宣、小李使皆死不明，連剗數人。然勢已成，未睹其益。而羣閹既懼，思脫禍無術，則愈事燕遊，用蠱上心，冀免夫朝夕。識者深憂，且疑有蕭墻之變，漢唐之事，了在目前。俄禍自外來，大敵適破，都人憤洩，立殺至啗之。吳本云「至殺而啗之」。骨血無遺餘矣。凡此始終，自非皇天擁右聖祚，不然可勝殆哉。故書其略如此。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政和以後，宦者用事，輒改內侍省都都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省事，押班曰簽書內侍省事，蓋僭視密院也。

宋・陸游《家世舊聞》卷上　司馬溫公初秉政，一日，謂從官曰：『比年法令滋彰太甚，如三省法，乃至數百策，又多繁詞，不切於用。如其間一條云「諸稱省者，謂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豈不可笑邪？』時諸人多與修書者，皆唯唯。楚公獨起，對曰：『三省法所以多，緣並格式在其間。又所謂三百册，乃進本大者，而進表及元降旨揮、目録之類，自古卻不少，若作中字，則不過五六十册，比舊日中書條例，所減乃過半，非滋彰也。至如「諸稱省謂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者，蓋為內侍省亦稱省，若不明立此條，慮後世闔寺盛，或敢妄自張大故也。』溫公改容，曰：『甚善。』至崇寧後，羣閹用事，遂改都知為知內侍省事、同知內侍省事，押班為簽書內侍省事，以僭視樞府，則楚公所論，可謂先見遠慮矣。

明・陳師《禪寄筆談》卷七《雜記》　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之禍，視漢唐大不侔。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二七《不用宦官宋不如元》　宋太祖定令民間有閹童豎者死，所以今律文有『閹割火者』一條，然其時宦者王繼恩、李神祐俱領兵爲將。故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神宗以李憲監軍，不可謂貽謀之善也。

遼內侍省

綜述

宋・余靖《武溪集》卷一八《契丹官儀》　十宮院人呼小底如官奴婢之屬也。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一《天祚皇帝中》　隨駕內庫都點檢劉彦良，姦佞之人，導引天祚為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為『肉柱杖』。

又　卷一九《李儼傳》　初為內侍省給事，累遷至中書供奉，積官至南面宰相，封漆水郡王。

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遼」向載言〈故楊州節度使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傅知中京內省司提點內庫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李公墓誌銘〉》　公姓李，字知順，隴西郡人也。【略】公生在并汾，長於汴洛。幼侍內庭，出宣帝命。時屬我朝方興甲馬，叵整師徒。遇崆峒大舉之秋，是寰海橫行之日。未逢大陣，俄捷偏師。俘公而來，遠詣行闕之下，英文睿武聖母承天皇太后服而捨之，體而察之。今皇上見而奇之，委而托之。統和二十四年，擢爲西頭供奉官。【略】未期，續授中京宮苑副使。公忠勤奉職，清白立身，歷試諸難，頗諳星歲。【略】開泰初，授頒給大使。公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略】時有高麗一路，方萌小醜，大撓洪慈。命公以直抵雞林，遠臨鴨水。繼舡橋而真同拉朽，破車陣而不異摧枯。符陰陽不測之神，助覆載無私之化。尋時納款，依舊輸誠，特加頒給庫使。公優遊帝座，出入宸居。恒親咫赤之顏，不怠夙宵之志。皇情益注，朝命併加。開泰五年，改授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保、千牛衛將軍、知內承宣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略】又至七年，就拜中京內省使、知宮苑司事。只於舊地，不革本官，加食邑九百户檢校太傅。【略】國家慮以公祭祀有虧，蒸嘗不接，遂遣一男希言，稟從父訓，

疑是天然，真同遺體，果難承家。【略】以太平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夢於中京貴德坊之私第，享年五十有四。【略】夫人卽皇甫殿直之女也。幼承后意，長在內庭，具六礼以納，公之爲偶也。

《遼史》卷四七《百官志三》 內侍省。

黃門令。

內謁者。

內侍省押班。

內侍左廂押班。

內侍右廂押班。

契丹、漢兒、渤海內侍都知。

左承宣使。

右承宣使。

內庫。

都提點內庫。

尚衣庫。

尚衣庫使。

湯藥局。

都提點、勾當湯藥。

內侍省官，並見《王繼恩》、《趙安仁傳》。

又 卷一〇九《宦官傳・王繼恩》 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內庫都提點。

又 《趙安仁》 趙安仁，字小喜，深州樂壽人，自幼被俘。統和中，為黃門令、秦晉國王府祇候。王薨，授內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與李勝格謀奔南土，為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隕越。今為思親，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赦之。

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間我母子邪！』安仁無答。後不知所終。

論曰：名器所以勵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況宦者乎。繼恩為內謁者，安仁為黃門令，似矣，何至溺於私愛，而授以親察使、大將軍耶？《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終，繼恩幸而免歟？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九三《職官考・內侍省》 遼北面近侍局設於侍御司。南面內省官曰內省使，曰內省副使。所屬有內藏庫官，曰內藏庫提點。其內侍省官曰黃門令，曰內謁者，曰內侍省押班，曰內侍左廂押班，曷侍右廂押班曰契丹漢兒渤海內侍都知，曰左承宣使，曰右承宣使；所屬有內庫官，曰都提點內庫；有尚衣庫官，曰尚衣庫使；有湯藥局，官曰都提點勾當湯藥。其上京、東京各有內省司，各置省使，與省副使東京大內無宮嬪，惟以省副判官守之。

金內侍省

綜述

金・劉祁《歸潛志》卷七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以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略】

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于宮中，職雖五品，其要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資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職，士大夫不預焉。【略】其不兼此職者獨宰執耳。南渡後，人主尤委任，大抵視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以傳詔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饋，蓋以其親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

弟，惟以妝飾體樣相夸，膏面鑷鬚，窄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尊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為不法。至於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歲餘亦罷。又於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于進士中亦選一二人充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有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為榮，亦陋也。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　內侍局

令二員，從八品。興定五年，升作從六品。丞二員，從九品。興定五年，陞從七品。掌正位閫門之禁，率殿位都監、同監及御直各給其事。

局長二員，從九品，興定五年陞正八品。御直、內直共六十四人。明昌元年，分宮闈局正位內直置，初隸宮闈局。

東門都監、同監。諸隨殿位承應都監、同監，掌各位承應及門禁管鑰。

昭明殿都監、同監。大定二十九年，設各一員。

承徽殿都監、同監。麗妃位。

隆徽殿都監、同監。木隆和殿，係皇后位。

鸞翔殿都監、同監。

崇儀殿都監、同監。

迎暉殿都監、同監。七妃充容，泰和三年罷。

藻珠殿都監、同監。

瑞寧殿都監、同監。

回春殿都監、同監。

芸香殿都監、同監。

瑞像殿都監、同監。係佛殿。以上「殿」字下無「位」字。

凝福、改韶景。溫芳二位都監、同監。

瑤華、柔則二位都監、同監。以上無「殿」字及「承應」字。

嘉福等殿位都監、同監。四位。

廣仁殿都監、同監。

睿思殿都監、同監。以上有「承應」字。

滋福殿都監、同監。本以隆慶改，無「位」字。

咨正殿都監、同監。

邇英殿都監、同監。

長慶院都監、同監。

仙韶院都監、同監。

貞和門都監、同監。應係錢帛經此門出入。明昌四年添一員。

右昇平門都監、同監。

長樂門都監、同監。

瓊林苑都監、同監。各二員。

廣樂園都監、同監。

順儀位提控、都監、同監。舊寶林位。

瑞華門俗名金骨朶門。都監一員，同監三員。

太師位提控、都監、同監。

寶昌門都監、同監。

會昌門都監、同監。

東京孝寧宮都監、同監。

崇妃位提控。世宗夫人，興陵。

惠妃位提控、都監、同監。裕陵。

溫妃位提控、都監、同監。裕陵二位，明昌四年添。

報德寺提控、都監、同監。世宗御容。光泰門街。

報恩寺提控、都監、同監。世宗御容。清夷門街。明昌三年設，三。

孝嚴寺都監、同監。在南京，安宣宗御容，改興國感城寺。正大元年設，三。

以下皆在南京。

寧福殿都監、同監。三。

純和殿都監、同監。三。

仁安殿都監、同監。三。

真妃位都監、同監。二。

麗妃位都監、同監。

宣儀位都監、同監。

莊獻妃位都監、同監。

三廟都監、同監。貞祐二年設。

西華門都監、同監。
京後園都監、同監。
內侍寄祿官，泰和二年設，初隸宮闈局，尋直隸宣徽院。所以陞用內侍局御直、內直有年勞者。
中常侍。正五品。
給事中。從五品。
內殿通直。正六品。先名內殿給使。
黃門郎。從六品。
內謁者。正七品。
內侍殿頭。從七品。
內使高品。正八品。不限員。
內侍高班。從八品。

又 卷一三一《宦者傳序》 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珏，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諫宣、哀，時有裨益，蓋備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又 《梁珏傳》 梁珏，本大昊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珏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廷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珏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珏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珏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九三《職官考・內侍省》 金內侍職見於衛尉司內，內侍局中常侍見於宣徽使內，其事多分領於宣徽使，而內侍省不設。

清・施國祁《金史詳校》卷四 內侍局，『興定五年陞正八品』。『八』大字，當降作小注。

宦官選用分部

綜述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六一《[宋]孫抃〈上仁宗論王守忠不當除節度使〉》 臣伏聞內降詔旨付中書，除授入內都知王守忠充節度使。臣初聆此言，驚駭未信。何也？自陛下臨御以來，三十年矣，其聖意卓然，高邁前古者有三：舅家之親，頗循法度；中宮近戚，亦自斂職；內侍貴人，不敢踰越。此皆前世所難之事，而陛下誠飭訓勵，鮮有妄干。天下大賢正人，歌頌宸衷，皆謂周成康、漢文景不能如是。故雖夷狄外強，蝗旱內作，而元元晏然，不失太平，乃陛下數事感天地、信生靈使之然。今一旦以統帥之官付中貴，豈陛下之心哉！臣謹按唐制，大總管、大都督之職，帶使持節，則謂之節度使。所以尊嚴將領，專制軍事，安危成敗，一以繫焉。豈宜中官得處其任！太宗朝王繼恩平劍南有大功，朝廷議其賞，止進順州防禦使，乃別立宣政之號以寵之。陛下若以守忠勤盡歲久，則富祿之、安佚之、獎慰之可也，獨不當假夫官秩，以踰祖宗典法，以損陛下聖明。臣謂此議必不可行，外取天下四夷之笑。伏乞聖斷于制敕未降已前，特賜寢罷。

又 《[宋]趙抃等〈上仁宗論帶御器械須得老成謹畏之人〉》 臣等竊聞內臣閤士良已得旨揮帶御器械。伏睹前年中郭申錫上言：『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尋聞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右。聞下樞密院，常令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御器械。竊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敘遷押班。然則膺御帶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況士良為性狡獪，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久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知，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密院殊無執守，首紊著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寢罷，別擇善良，以懲勸陛下左

右之人。

又　卷六二《〔宋〕傅堯俞〈上仁宗論趙繼寵不合越次勾當天章閣〉》　臣伏聞差贈淑妃董氏閤使臣、供奉官趙繼寵勾當天章閣，仍旨揮在勾當使臣之上。事不均平，人用嗟怨。竊緣舊法，內東門有闕，依名次差天章閣使臣；天章閣有闕，即差後苑使臣；後苑有闕，即差延福宮使臣。兼嘉祐三年八月申明甚確。今天章閣而下、延福宮以上勾當者凡十三人，亦皆久侍左右，以勞進遷。繼寵何功，直居前列。將來內東門闕官，便當次補。敗紊綱紀，增長僥倖。樞密院殊不檢詳條例，有請必行。貪覬之徒，迭相觀效，實恐舊條日益隳廢。臣又聞至和元年十一月，楊永德勾當延福宮，但依先後繼差，其時亦有約束，今後延福宮、後苑、天章閣更不添人。陛下念其久事淑妃，收獎繼寵，候延福宮有闕日，特差於繼寵，恩意固已隆厚。其天章閣上名之命，伏望即行追寢。凡有遷改，乞於舊法從事，則天聽日清，人心無憾。

又　《〔宋〕傅堯俞〈上仁宗再論李允恭趙繼寵〉》　臣近有狀，乞追李允恭之孫永昌恩命，及奪供奉官趙繼寵差遣，皆不蒙降出。事權膠固，孤力難移，早夜顧思，措身無所。伏念倖人徼寵，破壞常法，樞密院苟徇人情，恣其求請，致臣區區屢煩睿聽。然臣所以不避誅譴而喋喋不已者，冀陛下矜憐，特加收采，防微杜漸，緝正綱紀。臣若顧避，便不復言，日往月來，浸以增甚，不知於朝廷損乎，益乎？凡事止於蘖芽，差易為力；謂小無害，積悔將深。使李永昌若即正典刑，繼寵者豈敢妄有覬倖？今此二人儻不追奪，則兩省內侍攀援趨競，各生意於繩墨之外矣。美官重祿，率歸私謁，明敕著令，舉為空文，惟陛下留神念之，此豈為政之體？今朝廷闕失，獨賴臺諫官數人，故陛下時有所聞。窒此一途，聰明何寄？臣謂其言可聽，願陛下奮然行之；有不能容，不若明加竄黜。忠義之士猶有不顧而言者，如其是非置而不辨，章奏入而不下，使默默以食息，悠悠於圈牢，則有志者豈肯為陛下安職業而久留哉？是不徒孤臣之羞，固亦非陛下之福。至於『今後依先降條貫，餘人不得援例』，如此旨揮，最為深弊。臣雖亡狀，不願數聞，陛下豈不惡之，但未之思耳。伏乞將臣前後論列李永昌文字及趙繼寵兩狀付外，早賜盡法施行。

又　《〔宋〕傅堯俞〈上仁宗再論李允恭趙繼寵〉》　臣累狀乞追李永昌恩澤，奪趙繼寵差遣，終未蒙降出。近聞鄭貽緒者，將十數年前事援繼寵例，又勾當後苑人言未已，倖進相仍。事聞搢紳，莫不驚駭。因緣攀引，殊無已時。豈有為法馭下而執政不用？設官使言而陛下不聽？如此，是條禁不須設而御史可以廢也。臣非不知掇拾細微，聊以供職，上不違陛下，下不忤貴臣，可以無害患而速富貴。恐臣今日所得未多，陛下異時為悔已甚，故獨區區顧思而不能自已者也。張昇廢陛下之法，恃倖臣之援，蔑視言者，謂如無人。且昇者嘗任御史，曆知雜事，遂為中執法，當日謂陛下者云何；而今乃所為如是，陛下略加省察，可以見其心矣。伏望聖慈出臣前後論列文字，依條施行，不然，誅臣以快權倖。臣忠憤所激，言不能文，惟陛下留神裁處。

又　《〔宋〕司馬光〈上仁宗論御藥院劉保信等與授外任不得暗理官資〉》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勾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為親近，恐名位寖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為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為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暗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為不便。今茲踐阼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聞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別授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及應自來內臣闇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勾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暗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嘉祐八年五月上，時為諫院。

又　《〔宋〕司馬光等〈上英宗論張茂則年未五十不可為押班〉》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阼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晝一之法，從此隳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于事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重惜，在此而已。

又　《〔宋〕司馬光〈上英宗乞御藥院等處親加選擇〉》　臣向時上

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日已曾奏陳，以為非便。今入內內侍省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幹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奸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

又　《〔宋〕司馬光〈上神宗論御藥院高居簡〉》　臣累日前上殿，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旨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不可不察。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弄權，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戇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奸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閨闥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而尚足為之隱乎？且居簡奸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為惡者，以其自托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唯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赴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

又　《〔宋〕司馬光〈上神宗論御藥院王中正乞盡罷寄資令補外官〉》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勾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為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乃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顧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暗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耶！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全固，乃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至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奸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旨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勾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

又　《〔宋〕司馬光〈上神宗再論王中正及不當令內臣采訪外事〉》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奸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途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勾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為。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迹而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切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當御藥院，或奸佞之臣豫

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又《〔宋〕楊繪〈上神宗論不當差王中正等往外勾事〉》　臣謹按《春秋》君之始年，變一年而謂之元年者，欲其善於始也；變一月而謂之正月者，欲其正於始也。恭惟陛下肇升大寶，新布大令，天下之民傾耳拭目以觀聽乎聖功睿業，實所謂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時也。凡百注措，可不謹諸？近聞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往陝西勾事，續又差勾當御藥院李舜舉繼往，未幾又差押班王昭明繼往。御藥院、押班最為親近之職，祖宗已來，差出甚少。外之官吏苟奉上所親近之人，不唯擾民，抑甚駭物。今乃旬月之中差御藥院二人、押班者一人接迹而行。陛下以此輩為腹心乎？則館閣臺省之臣，乃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為腹心，而必用此輩乎？臣近又聞冬至節假，百官頗循舊例遊相國寺，聞有小黃門隨而抄劄姓名。臣不審陛下以之為耳目而使之然乎？抑此輩自欲以媚於上乎？如陛下使之然，則非前旒蔽明，人主不窺私之義也；若其自媚於上，則蔽陛下之聰明，其可量哉！臣切意陛下之所為，慕居堯舜之上，而反有不鑑漢唐之季，臣竊惑之。伏乞委腹心耳目之任於世之賢者，無俾宦者之權從此漸盛，乃所以為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術也。

又《〔宋〕孫覺〈上神宗乞定著內臣員數年未四十不得入諸閤閣〉》　臣風聞日近行遣內臣白茂先事。如茂先所坐，宜在誅戮之科，貸以不死，聖恩甚厚。然內臣出入宮闈，宜在防限。臣聞先帝時，後宮甚肅，內臣出入，皆更相戒飭，聳慄祗畏。在仁宗朝，入內內臣亦嘗限年，年未四十者不得入諸閤閣。臣謂因此事定著員數，仍以年為限隔，便使重為保任，自非通詔令之處，一切減損。蓋宮省之內，不可以不清，而防微杜漸，亦宜及其未然。

又《〔宋〕周尹等〈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臣等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略】

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為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為也。然陛下獨不長念郤慮為萬世計乎？使後世襲沿故迹，狃以為常，進用中人，常據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惟奄人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左右便辟以逆人君之嗜好，作為聰明以投人君之耳目，其初未嘗無不可與，而其終未嘗不致天下之亂。傳記所載，非可誣也。且陛下宮中所指，令皆此屬。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不戒也。臣等知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憲，羈紲銜勒，必無狂逸奔踶之憂，而臣等區區誠如過計。然反復思念，自古未有以兵寄奄人而不亂者。夫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事宜屬之憲，後執以為例，則兵權必歸焉。陛下以薛昌朝役於憲，人習以為常，則士大夫必見摧傷矣。此必然之效也惟陛下深念之。故臣等以謂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及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瓜析為八九，世方乏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攙搶攘攘之中，所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鬼章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祖宗恩德庇覆之久，陛下作成人才之盛，非無可用之忠臣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怠功臣之心，兆後世之患哉！

陛下神明淵奧，非羣臣所能窺測，然臣等於此，日夜念之至熟而無疑者也。蓋陛下謀于心，臣等謀於衆人；陛下欲權一時，臣等為萬世計。惟少屈意聽納，早賜旨揮寢罷，以安物論。

貼黃：臣等訪聞熙河事宜如漸次衰息，誠如此，憲尤當早賜追還。切恐憲到熙河，復與王中正邀功生事，幸如茂州之賞。方事之多，惟冀國家務求寧謐，以惠天下。臣等本欲固奏，然以謂此事所繫稍大，得自聖斷寢罷，尤允天下之議。熙寧九年十二月上。

又　卷六三《〔宋〕蔡承禧〈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臣伏睹詔除內侍省押班李憲充秦鳳路計議措置邊事，其一路將領皆取憲約束。臣等伏見藝祖之朝，中官不過給使，太宗使以黃衫給事禁中。方是之時，四方可謂多事，以不稱之才而天下士民罔不服從，以之興大統，傳後世。逮唐之晚，乃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而侍從之官論奏不已，憲宗屈天下之議而用之，終以無功而罷。蓋一方之警欲以擾一路為難，以天下之力治一小警為至易，此理順故也。理順則無遠而不從，理屈則雖近而不服。熙州小警，大不過覬幸朝廷之爵祿，歲時之賜與，小不過欲以劫掠本界倉廩牛馬。況封疆之臣，所聚者一路之勇，所用者一路之智也。彼夙夜砥礪，欲以捐軀命而承德音，乃使潛氣屏息，以順適奄尹之指令乎？臣等又聞名言茲在茲，苟有茲事，必在茲義。今雖委曲傳就，更為計議措置之名，其實使一路將領出于指麾，乃是行招討經略之職，欲以厚誣議者，安可得乎？況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豈無一憲輩而顧必用之，何示天下以不廣哉！伏望朝廷鑒藝祖、太宗之所以裁抑中人，業成若此，念唐憲宗之所以崇用之，而功卒無成之若彼，明所與以稱所施，天下幸甚。

又　《〔宋〕蔡承禧〈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係第三狀〉》　臣有一言，望陛下少垂清慮，復之熟之。陛下令命諸路之帥都副總管，以為可以任邊矣；今差將官正副七十餘人，以為可以將領矣。至于小郡列堡，而以才武名者，不可勝數。小有事宜，豈無一人可任者？至以中人為專帥而臨制兩路，雖曰計議，又帶措置之名，四夷聞之，豈不輕視中國乎？況今秦鳳、熙河之凋敝，常俸自已難給，而又二十旨揮之兵以食之。鬼章者如聞潛已遁去，臣恐憲慮無功，又別生邊事以邀覬。伏望聖慮特回德音，以慰安中外，天下幸甚。凡今得侍左右，皆有以將順，而臣獨仰拂宸旨，豈臣之所欲哉！惟陛下思之，干冒宸旒，不勝萬死。

又　《〔宋〕彭汝礪〈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臣昔言不當付寺人以兵，陛下以為非是。及李憲師出果獲鬼章，自洮以西，遂至無事，而臣言絀矣。然臣之言，非以憲為不足以成功，其慮亦不在憲。故臣言自黜，於疑猶信。天下之事，固有趣時而為之者；然其大綱，亦不可以一概言也。今以《周官》觀之，考其數蓋不及百人，而所事亦略可見。以今視之，其多少輕重何如也？蓋古者因民之有是疾，故擇而任焉；非以使令之故，刑無罪之人而為之也。彼其類非無聰明賢智，無故使以刑徒失身，廢絕其類，至逾千百焉，此非先王以仁愛人之道也。古人唯酒漿、醯醢、司服、守祧而已，其他莫與焉。今以一道之權予之，此非先王以義制事之意也。憲辟昌朝不聽，切齒扼腕，以謂為腐儒所賣，自是不復回顧士人矣。張茂則以河事頡頏作氣，官屬罕見其面，雖達官大吏，俯首不敢與抗；而姦詐之人稍復趨附，以僥倖萬一之利。陛下以是觀之，使其有可以輕士之勢，其心如何也？

又　《〔宋〕蘇轍〈上哲宗論李憲王中正以罪降黜不當假以使名〉》　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它官，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元勛，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歸老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啟，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伏見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制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置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

又　《〔宋〕梁燾〈上哲宗論陳衍采訪外事〉》　臣風聞中貴陳衍采訪外事，密奏兩宮。衍近來頗自表異，凌狎羣輩，氣岸不遜。臣以謂兩宮聖明，輔陛下施為有宰執，論事得失有臺諫，百司各守其職，循名責實，則事無廢弛。豈可使閹尹賤隸，上玷聰明！若此人言為可信，有傷聖德，漸不可長。

又　《〔宋〕范祖禹〈上哲宗論自古及今用內臣之害〉》　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吕惠卿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代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居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

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任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旨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受外官，則中外之人稱頌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如此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二　（咸平五年六月）乙亥，以超為定州路駐泊行營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繼忠副之；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鈐轄。上謂守英曰：『汝腹心之臣，遠戍邊鄙，切須盡心，令上下輯睦。若知敵中事宜，尤當詳審，不可虛發士馬，以致擾動。』

又　卷七一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寅，入內內侍省都知、南作坊使李神祐，內園使石知顯，副都知、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供備庫使藍繼宗，並罷職。時東封行慶，內臣有扈從升山，或不升山及不在從祀之列者，命神祐等第其勞效而敘遷之。入內供奉官范守遜、皇甫文、史崇貴、張廷訓等皆嘗有譴累，而互陳勞效，且言神祐等品第非常，泣訴之於上，上止之，止而復來者數四。守遜等初並改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等亦坐責焉。

又　卷七六　（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庚辰，上謂輔臣曰：『昨覃慶，中外遷官，惟入內內侍省、內侍省官若依例改轉，即勤惰勞逸不能均矣。』因取兩司官姓名，較其入仕久近、幹事繁簡，第升降之。遂詔從祀至雕上、河中府入仕及十年者，至西京入仕及十五年者，留司掌事入仕及十七年者，並與改轉。將命在外者，並如之。其請長假及事故入仕未滿限者，量增奉給。內諸司使有子者，恩例外更特與改轉一人。

又　卷一〇五　（天聖五年秋七月）丁巳，以馬軍副都旨揮使彭睿為修河都部署，內侍押班岑保正為鈐轄，禮賓副使閻文應、供備庫副使張君平並為都監。

又　卷一三二　（慶曆元年五月）壬戌，詔：『入內內侍省都都知、內侍省左右班都知，比景福殿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內侍省左班都知、右班都知，比宣慶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內侍省左右班副都知，比宣政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如本官諸司使以上者，比昭宣使；諸司副使以上，並班皇城使之上。』從閤門所奏也。呂夷簡初入相，即升都知、押班班次。天聖七年九月。於是三人，又降此詔，然未嘗關報御史臺，故當時任都知、押班者，每遷官則必奏免正衙，議者非之。

又　卷一八六　（嘉祐二年九月）庚辰，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

又　卷二三一　（熙寧五年三月）辛丑，如京使、內侍押班鄧德誠為內侍右班副都知。王安石自著德誠事，云舊制押班五年即遷副都知，德誠押班已七年。又條，入內內侍省有定員，內侍省無定員。中書既遷德誠，樞密院進呈入內內侍省條曰：『此無條合遷，又有四員之限。』安石曰：『限四員乃入內內侍省條，內侍省初無定員也。』文彥博又言，初無用年限轉都知條。上曰：『與德誠轉，便可立為條。』安石謂久例合如此，不須別立條。上從之。安石以為彥博在樞密院，進擬內臣官職，多違條妄與，及同中書進呈，則必妄引條欲沮抑，事非一端，其情蓋欲陰激怒近習，使歸怨於中書，然議者不以安石之言為然也。

又　卷二六七　（熙寧八年八月戊午）詔：『自今入內內侍省使臣寄崇班已上資序者，並不得本省一面勘罰。如禁中違犯，即按舉具事狀聞奏，送樞密院取旨施行。其有直奉旨，止令本省勘者，聽臨時旨揮。』

又　卷三九二　（元祐元年十一月庚辰）詔：『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係刺史帶昭宣使以上，勾當皇城司任滿所得酬奬，只自改轉，更不回授與兒男。可勘會三兩人體例進入。』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三　（建炎四年五月）丙寅，入內東頭供奉官梁邦彦還，所寄資為武節大夫、秀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

又　卷一五六　（紹興十七年五月）甲子，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珂為內侍省押班。【略】

（九月）壬申，武經大夫、和州團練使、內侍省押班李珂為入內內侍省押班，景福殿使、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去為為內侍省押班。

又　卷一七二　（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丁巳）延福宮使、寧國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為入內內侍省都知，延福宮使、德慶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衛茂實為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延福宮使、崇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王晉錫為入內內侍省押班。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一八　（紹興五年秋七月）庚辰，內侍盧公裔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赴行在。』上曰：『此人極不平穩，不若與在外宮觀。況朕宮中小黃門數十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

又　卷五八　（淳熙八年春正月）甲寅，上宣諭曰：『陳源舊帶添差浙西副總管，近奉太上皇帝聖旨，爲應奉有勞，特轉兩官。趙汝愚因論內侍不可干預軍事，其言極當，甚不易得。』丙辰，又宣諭曰：『陳源可與在內宮觀，免奉朝請，密院更具應內侍見帶兵官者，可並降指揮，與在內宮觀，永爲定制。』臣留正等曰：『【略】宦者干預軍政，自古忌之矣。敗國喪師，莫不由此，蓋至於唐世宮掖之變。本朝西北之釁，則又其權之尤熾而禍之甚著者也。壽皇聖帝嘉賞趙汝愚之奏至於再三，即罷陳源軍職，又詔內侍見帶兵官者，並與在內宮觀，永爲定制。其防微杜漸，所以爲後世慮者遠矣。此繫國家安危治亂之大者，臣故詳而著之。』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三《平盜賊》　開寶五年八月，廣南獠賊反，遣內臣李神祐督戰平之。嶺南初下，所在盜起，負海為亂，尹崇琦擊之，上遣神祐督戰。未幾，盡平其黨。內臣督戰始此。

宦官督戰，此唐末五代之弊政，而太祖未暇革也。然但使之督戰，未使之將兵也。淳化五年，西蜀盜起，命王繼恩平賊，則使之將兵矣。然雖有功而不得為宣徽使也。繼恩有平蜀功，中書擬為宣徽使。太宗曰：『朕不欲以宦官預政事，宣徽執政之漸也。』至李憲、童貫則預政矣。嗚呼！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竇之水，至於滔天。可不謹哉，可不戒哉！

明・張燧《千百年眼》卷一一《歷代宦侍之禍》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略】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温、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蹙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實啓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

宦官遷除分部

綜述

《歐陽修全集》卷二二《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侍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宋・趙抃《趙清獻公集》卷七《論俞希孟別與差遣狀》　臣等伏聞再除俞希孟充言事御史。竊緣希孟早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今略舉一二事，衆所共聞者以言之。前年中，以國朝故事，內臣不得遷至刺史已上官資。王守忠意望節旄，知物議未允。既為前後省都知，又欲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鉞。是時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欲望朝廷聽從。希孟不顧國家紀綱，不思朝廷大體，輒敢上言，稱恩命已行，仍乞後人不得為例，忘祖宗之久制，取宦者之歡心。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二〇《論蘇安靜狀》　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

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以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廼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隨壞，竊爲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前命，以存典法。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二五《論內臣奏廕子弟奏》 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著在閤門使之上，物議雜起，深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請，既已失之，今又聞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見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行，不惟違越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之名，大臣有阿親倖之醜，內侍有恣横之議，諫官御史有隱默之尤。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戒其漸也。漢唐之事，臣嘗為陛下言之矣，伏乞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押班奏廕恩例，伏乞一仍舊制。

《蘇轍集・欒城集》卷四一《論梁惟簡除遙郡刺史不當狀》 准今月三日吏房送到詞頭一道，供備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梁惟簡，可遙郡刺史者。

右臣竊見梁惟簡，旬月之間，三度超擢，皆以自前法外僥幸特恩為比，仍言他人不得援例。初自御藥，超帶器械，及前省兩資改所寄文思副使，權入後省。只此一轉，已是內臣進用之權。中外驚怪，已有議論。次又以坤成節奏薦恩澤兩重，特轉兩官。於法以特恩轉官者，自文思副使當轉皇城副使，又以特旨轉供備庫使。臣於此時，當撰告詞，以其事未至太甚，未敢輒有論奏。曾未旬日，今又以罷本殿祗候與轉一官，若依舊法自供備庫使，當轉西京左藏庫使耳，今乃更超文思、左藏、皇城使三資，直帶遙郡刺史。臣若不早論救，必將大致紛紜。竊謂朝廷非常特恩，當以待人臣非常之功。今惟簡之為人，臣所不知。但見其給事宮省，歲月稍深，不過勤謹自將，別無非常功效，而三度冒居此寵，皆非祖宗舊法。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卷七《入內內殿崇班鄧宗仁入內左藏庫使梁昭慶可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宮省之臣，出入禁闥，恪勤不懈，考績維明。有司以聞，法當敘進，宜遷位秩，昭示寵嘉。往克欽承，尚有超擢。可。

又《入內內侍省文思使榮州刺史陳宥可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計其歲月，察其行能而後進之，此有司考績之政也。雖吾宮省之臣，耳目所及，亦率是法。惟爾出入禁闥，勤恪可稱，會課以時，既應遷格，序升品秩，爰錫命書。往服寵榮，尚加勵勉。可。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二二 藝祖既縛鋹，以永鑒其禍，內侍不許過供奉官，又鋹之宮，輒名龍德云。

宋・胡寅《斐然集》卷一五《繳內侍馮益轉官》 臣取會到吏部內侍轉官格法，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碍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授，初無轉行之文。今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止法。況皇城司親從官堆垛子配填班直及幹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常也，有何功績，乃欲憑恃舊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為宣政使乎？臣竊謂今日遷轉超躐，惟荷戈北伐，斬將搴旗，收復境土者可以當之。如馮益服侍禁內，智効一官，苟能稱職以免於罪戾，不啻足矣。乃欲揚己論功，角逐於被堅執銳、舍爵策勳之際。小心謹節者，知不為也。倖門一啟，他日必有求為節度使者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為易。既於格法無所損。且使馮益免致僥倖，又以示羣臣使知陛下不輕予人以官，自左右親近始。彼不當得而志於得者，亦少有以窒其浸淫之慾矣。一舉而四善得焉，豈不美哉！所有馮益詞命，臣未敢撰行。

宋・王栐《燕翼貽謀録》卷五 國初，宦者不過十人，真宗時漸衆，蓋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數歲小兒，積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閏七月戊辰，言者以為久弊當革，乃詔自供奉官至黄門，以百八十員為額，遇闕額方許奏補。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黄門，以百人為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六一《[宋]孫沔〈上仁宗論都知押班不可升于閤門引進之上〉》 臣竊聞內侍別立主司，中官自通禁省。有唐四品不過于典制，五局兼置于令丞，所以分中閫之政，不使挾外廷之議。如此檢節，尚至侵陵。故聖宋以來，明制斯在。太宗著令式之文，真皇述箴規之訓，明詔近習，各守行藏。豈令輕干國柄，竊弄天機，一言成於毀譽，三事出于吹噓，所繫安危，尤加約束。是以先朝秦翰等數人，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出則總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俾之兼領，亦不侵官，止守使名，終無殊命。今聞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升于閤門，引進之上，隳國家之舊典，起宦寺之威權。況內殿起居

則別班，外朝集會則不預，安用異數，竊據橫行？蓋因勾當局務之間，多與文武官員同事，爭列名銜，自尊位貌，遂欲改革品秩，僥冀寵榮，誰啓厲階，輒敗經制。今邊陲用武，賞罰是先，慎揀官資，尚難激勸，豈宜閹寺之人，更居侯伯之上？竊恐將帥之臣，恥居其下，策勛之際，不重此官，大紊紀綱，事亦非細。伏望皇帝陛下守祖宗之規式，戒左右之權倖，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也。所有先降劄子下閤門重定都知、押班立次，乞更不施行。

又《[宋]張方平〈上仁宗乞都知押班奏薩一仍舊制〉》 臣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著在閤門使之上，物議雜起，深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請，既已失之；今又聞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常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行，不唯違越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之名，大臣有阿親倖之醜，內侍有恣橫之議，諫官、御史有隱默之尤。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戒其漸也。漢唐之事，臣嘗為陛下言之矣。伏乞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押班奏蔭恩例，伏乞一仍舊制。

又《[宋]何郯〈上仁宗論內臣曾經落職更不許充入內內侍省都知〉》 臣伏聞近日入內內侍省都知職次有闕，例當遞遷。緣此職任日夕在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所宜選擇循謹無過之人充選。其有罪累降黜之流，不可復議除授。況朝廷近日申明內臣條約，曾經落職，更不許充入內內侍省都知等職次。自再立此條約，今方第一次遷改，切宜遵行，以明命令之信。其或自棄定制，除授失當，竊恐命行之後，羣情不允，必致人言，煩黷聖聽。臣所以先事論列者，欲冀朝廷采擇，凡一爵賞，無有過差，以厭人心。伏望聖慈特賜宣諭中書、樞密院大臣，今來遞年入內內侍省都知等職次，並令依近日申明條貫施行。其過犯曾經落職內臣，不在進擬之限。所貴選擇親侍，預選必虔。

又《[宋]胡宿〈上仁宗論楊懷敏復內侍名職〉》 臣聞昔者楊懷敏先任入內內侍省副都知，管勾皇城司公事，宿衛不謹，致逆徒竊變，震驚宮闈。向非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乘輿幾殆。及逆徒既獲，又不生致，規滅姦人之口。天下之議，罪在懷敏、楊景宗二人而已。臣每念此事，痛心扼腕。陛下仁聖，不忍加重誅，止解內職，令居外任。今因奏事，忽有此命。若再復內侍名職，且赴本任，是不久將復入內侍省之職也。若再居內省，則宿衛之變，復未可知。兼條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之職，有過降充外任，便不許再居舊職。所以防一切之微，誠深遠之法制也。伏望陛下令有司檢詳舊制，追寢今命。法制一壞，復之良難，有此違礙，臣不敢草制。其中書送到詞頭一道，臣輒封還。皇祐元年十一月上，時為知制誥。

又《[宋]劉敞〈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為入內副都知。臣謹按全斌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若因全斌自陳，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本無定制，唯繫宦官臨時徼乞。宣布天下，必以為惑；傳示後世，必以為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教後世。不知全斌功勤凡有幾何？昨者嶺外之行，已曾受賞；今來溫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斌閨闥之臣，尚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於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輒撰告詞。

又《[宋]呂誨〈上仁宗乞罷內臣暗轉官例〉》 臣伏聞設官制祿以待其人，用為賞勸，過是則非所以公於天下也。竊見近日除管勾御藥院，入內供奉劉保信、王保寧、鄧保壽、王世寧四人遥郡團練、刺史，傳聞中外，駭動人聽。臣輒以國朝故事言之，高品黃門三十年、供奉官十年一轉，蓋不使此輩坐而竊祿。如咸平中，洛苑使、入內內都知秦翰與雷有終討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內園使、恩州刺史。即不知保信等立何勞效，與秦翰恩賞一同，只是攀援暗轉無名之例。伏乞追還成命，特與平轉。屬邊疆多事之際，恐因此內臣無功進秩，掌兵授律者不肯用命。鶴有乘軒，衛人無戰意。斯有國者為之深誡。

又《[宋]呂誨〈上仁宗乞罷內臣暗轉官例〉》 臣伏聞寶元前諸閤分內品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外，更請本閤料錢、四時衣服，又破三司折食價錢，冗費甚多。繇此歷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最為優厚。或因監督工作一切小勞，便理績効；得聖旨盡下，則超資躐等，謂之暗轉。自內品供奉，不數年間，授諸司使，遥領刺史、防、團之任。向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馮承用之類其

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暗轉，則俸禄隨而增給。如此濫恩，非特亂先朝之典制，較之前古，亦未之聞也。如前班武臣更歷外任，及沿邊立顯功著效者，未有酬賞若是之速焉。竊以國家設爵均禄，砥礪才能，顯其進用，以成大業，豈特為内官假貸而賈天下之怨言，謂主上恩厚於私昵，甚為朝廷惜之。臣即不知祖宗之制度何緣而廢。至當陛下即位之初，太后臨朝，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内官，斜封墨敕，授之匪人，故外廷鮮得聞知，疑暗轉之例自兹而始。暨明道而後，陛下躬覽萬幾，北司之弊，不聞剗革，奈何復使熾盛於前也？然宣命降於内省，遷擢誥敕亦關於兩府。蓋自來上下循持，蔽而不言，以陛下爵禄植為私恩，交結貴倖，因緣致身於近輔者，比比有之。以是積弊寖久，陛下無由而知，蠹公害政，莫甚於此。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貴窮極，皆倖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生靈之膏血，以資無功，何所取益！臣恐人神怨怒，非朝廷之福也。設若保信等出居外任，薄立勞效，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先帝賞秦翰討賊之功，宜守之為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伏乞旨揮入内内侍省，檢會諸閣分寶元以前人數，比類今日，如員數過多，即行減省。及管勾天章閣、後苑、内東門、御藥院，各限定人數，或與三年一替。並令入内内侍省將印紙曆子具有無公過事件批書。如因勞效，得旨酬賞，亦須畫時批上。候合轉官時，以曆子付樞密院點檢，該得賞格，即時與叙遷，送中書出給誥敕。所貴内侍省與樞密院、中書相關，不敢蔽欺，得以盡公。其暗轉俸給，一切非例，伏乞裁罷。仍追寢劉保信等前命，止與平轉。俾中外臣寮陞進均一，賞有所勸，天下大幸。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篇》卷七六　（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庚辰，上謂輔臣曰：『昨覃慶，中外遷官，惟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官若依例改轉，即勤惰勞逸不能均矣。』因取兩司官姓名，較其入仕久近、幹事繁簡，第升降之。遂詔從祀至朥上、河中府入仕及十年者，至西京入仕及十五年者，留司掌事入仕及十七年者，並與改轉。將命在外者，並如之。其請長假及事故入仕未滿限者，量增奉給。内諸司使有子者，恩例外更特與改轉一人。

又　卷八五　（大中祥符八年八月）戊戌，内殿崇班周文質為内殿承制，依前内侍省押班，充涇原路駐泊都監、兼緣邊巡檢，代王懷信，徙懷信為秦州駐泊都監。

又　卷一三二　（慶曆元年五月）壬戌，詔：『入内内侍省都都知、内侍省左右班都知，比景福殿使。入内内侍省都知、内侍省左班都知、右班都知，比宣慶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内侍省左右班副都知，比宣政使。入内内侍省押班，如本官諸司使以上者，比昭宣使；諸司副使以上，並班皇城使之上。』從閤門所奏也。呂夷簡初入相，即升都知、押班班次。天聖七年九月。於是三入，又降此詔，然未嘗關報御史臺，故當時任都知、押班者，每遷官則必奏免正衙，議者非之。

又　卷二一六　（熙寧三年冬十月）詔：入内内侍省内侍都知、押班歲滿當遷，自今令樞密院施行。

又　卷二三一　（熙寧五年三月）辛丑，如京使、内侍押班鄧德誠為内侍右班副都知。王安石自著德誠事，云舊制押班五年即遷副都知，德誠押班已七年。又條，入内内侍省有定員，内侍省無定員。中書既遷德誠，樞密院進呈入内内侍省條曰：『此無條合遷，又有四員之限。』安石曰：『限四員乃入内内侍省條，内侍省初無定員也。』文彦博又言，初無用年限轉都知條。上曰：『與德誠轉，便可立為條。』安石謂久例合如此，不須別立條。上從之。安石以為彦博在樞密院，進擬内臣官職，多違條妄與，及同中書進呈，則必妄引條欲沮抑，事非一端，其情蓋欲陰激怒近習，使歸怨於中書，然議者不以安石之言為然也。

又　卷四三四　（元祐四年冬十月）庚戌，皇城使、惠州刺史、内侍省押班馮宗道為昭宣使，依舊内侍省内侍押班。

宋・崔敦詩《西垣類稿》卷一《内侍寄資武功大夫張安祚寄資武義大夫謝仔與轉歸吏部制》　内侍之官，秩至東班供奉，則有寄資，逮歸銓曹，乃畀外任，此舊典也。爾服勞親近，厲志端勤，既躋宮省之司，宜正武階之秩。雖循常比，實出殊私。且恭則寡過，密則遠嫌，可不勉哉！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三　（建炎二年二月）甲戌，詔曰：『自來以内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昃憂念，屏絶聲樂，近緣内侍官失於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不差置。』《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後天下而憂也。建炎之初，方開中興之業，以天下之大，太上皇帝之所深憂，而聖意篤於孝悌，其憂益遠矣！典樂之官實已廢，

其名尚存，心猶有所不忍也，而亟罷去之，其屏聲樂豈非誠意也哉？」

又　卷一七八　（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丁巳，給事中賀允中言，小黃門任嘉輔免試補官不當。政和舊制，內侍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其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自建炎後，以宮庭小黃門少，遂聽不候年及命之。至是，允中以爲非法。上曰：「允中此論極當，但外庭未悉宮禁曲折。先朝立法，非特此曹不得濫進，且使識字。近來小黃門人數稍足，豈可一向循例免試？前旨可勿行，自今並如舊制。」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一六《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為出常調，流輩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為省官，謂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慶諸使，遙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為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為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六　（崇寧二年）五月，廢內侍寄資法。昭宣使以下、正使以上，各繫真官請俸，奏薦恩例等，並依本官無寄資。內侍省準此。按舊制，內侍至東頭供奉官，止一轉則大使臣，若在內庭，只許暗理資級，恩數俸料並未該受，謂之寄資，轉出方正授以所寄之官。今直轉正官，不用寄理，只於官上冠以入內內侍省若內侍省字，恩數俸給皆得之。此乃蔡京媚近習，變亂法度之大者。下改都知等官，亦此意也。又，按仁宗朝，因趙概之請，詔御藥院當轉出外而特留者，毋得累寄所遷資序。司馬光、呂誨，於英宗朝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祿，非祖宗本意。」則知寄資已是弊法，況可盡廢之乎？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四《選舉考七》　內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翼郎，累奏不得過二人。逮於孝宗，法度益嚴。

又　卷五七《職官考十一》　嘉定初，詔內侍省陳乞恩例，親屬充寄班祇候，以十年為限。

《宋史》卷一六九《職官志九》　入內內侍省內臣敘遷之制。

祇候班雖有轉官法，近年無遷轉之人，惟敘官者一級當一官，內侍省同。

北班內品轉後苑散內品。

後苑散內品轉後苑勾當事內品。

後苑勾當事內品轉後苑內品。

後苑內品轉把門內品。

把門內品轉入內內品。

入內內品轉貼祇候內品。

貼祇候內品轉祇候小內品。

祇候小內品轉祇候內品。

祇候內品轉祇候高班內品。

祇候高班內品轉祇候高品。

祇候高品轉祇候殿頭。

祇候殿頭

右係責降及責降人保引。

內待班轉黃門。

黃門轉高班。

高班轉高品。

高品轉殿頭。

內侍殿頭轉內西頭供奉官。

內西頭供奉官轉內東頭供奉官。

內東頭供奉官東頭供奉官已上轉官，依外官。

內侍省內臣敘遷之制。

祇候班

後苑散內品轉散內品。

散內品轉北班內品。

北班內品轉後苑勾當事內品。

後苑勾當事內品轉後苑內品。

把門內品、後苑內品轉內品。

內品轉貼祇候內品。

貼祇候內品轉祇候內品。
祇候內品轉祇候高班內品。
祇候高班內品轉祇候高品。
祇候高品
右係責降及責降人保引亦有非責降由奏薦而除者。入內內侍省同。
內侍班
黃門轉高班。
高班轉高品。
高品轉殿頭。
殿頭轉內西頭供奉官。
內西頭供奉官轉內東頭供奉官。
內東頭供奉官東頭供奉官已上轉官，依外官例。
右宋初以來，內侍未嘗磨勘轉官，唯有功乃遷。至景祐中，詔：「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勤勞，經十年未嘗遷者，奏聽旨。」猶無磨勘定格也。慶曆以後，其制漸隳。黃門有勞至減十五年，而入仕纔五七年有勞至高品已上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例，而減年復在其中。嘉祐六年，樞密院始議釐革。乃詔：「內臣入仕並三十年磨勘，已磨勘者，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

又 卷三〇〇《楊畋傳》 舊制，內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為僥倖，乃更定歲數倍之。畋言：「文臣七遷，而內侍始得一磨勘，為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無勞而嘗坐罪徒者，即倍其年。議者謂畋以士人比閹寺為失。

又 卷四六六《王繼恩傳》 （景德）三年，遷入內都知。從東封還，遷南作坊使。時內侍將遷秩，有扈從升山、不升山或不預從祀者，令神祐第其勤狀，上親閱而敍遷之。有范守遜、皇甫文、史崇貴、張延訓等，皆嘗有譴累而互陳勞効，且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于上，止而復來者數四。守遜等先改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泊石知顯、副都知張景宗、藍繼宗並坐削職。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六《丐閹》 宋制：凡願自宮者，先於兵部報名，自擇旺相吉日閹之。兵部紀其日上奏驗明，待創愈，納之內廷。其後宦者得官，即以閹之日為誕辰。

清・謝濟世《謝梅庄先生遺集》卷五《宋以宦者王繼恩為宣政使》 漢之常侍擅生殺人不罪，桓靈而罪和帝之用鄭衆。唐之中人擅廢立人不罪，昭僖而罪明皇之寵力士，原禍始也。以太宗之明，而令宦者掌兵，何也？厥後童貫、梁師成遂援繼恩之例，以釀靖康之禍，幸而孝宗時罷之。不然，則宋之亡，不待帝昺之世矣。

宦官獎懲分部

綜述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三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潞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亦幸值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效其忠懇耳。』上憮然有間而美之。仁宗宦官雖有蒙寵信甚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由是不能弄權。

又《附録一》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宋・鄧肅《栟櫚集》卷一二《乞正內臣陳良弼典刑劄子》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送臣僚所論二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宦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鼓舞，以為中興之盛，正在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黃門，比之上皇僅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此司，蓋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尚有敢循舊轍者。陛下既責臣以言，臣敢默默乎？臣於初十日侍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者，

羣臣吐舌，莫敢誰何。嘗試遣人詢之，曰内臣陳良弼也。臣竊謂百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深，滅足没跗，未嘗敢以為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爾驕傲？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横門者。今良弼之寵，方之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不能徒步。臣以為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横門之外，而能徒步於横門之内者乎？又曰：汴河久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黄流瀰漫，一時之功，不可闕也。臣又以為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普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旨，然後敢爾。臣又對之曰：此決無是禮也。朝廷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黄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三《〔宋〕曾肇〈上哲宗論君道在立己知人〉》　本朝承平百有餘年，政出於一，羣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請，宦寺供掃洒而已。

又　卷六一《〔宋〕韓琦〈上仁宗論都知以下不可無名優加使額〉》　臣伏見近者陸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寮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遥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亦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是。蓋以其一人之效職，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謂省局之内，官次相妨，因而叙遷，未甚為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勸沮之方，爵賞為大。若匪閲其官簿，酬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績，時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唯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東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而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斯皆古先哲王謹刑賞之源也。伏望陛下念恩私於近，則勞臣必怨；失知其救，則大猷日新，特示至公，亟行追寢。使褒一功而天下勸，正一罪而天下服。為善者彌思於勵行，不仁者更務於革心。式臻嘉靖之風，永協大中之化。

又　《〔宋〕包拯〈上仁宗論内臣權任稍過乞加裁抑〉》　臣伏睹先朝《實録》，竊見真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過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對曰：『先代事迹昭然，足以為龜鑑。而聖慮言及於此，社稷之福也。』臣切見近年内臣禄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為大過。然在制之於初庶，免貽患於後。伏願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不勝幸甚。

又　《〔宋〕何郯〈上仁宗乞罷王守忠兩使留後俸料〉》　臣伏聞降敕命，以昭宣使王守忠修祭器物勞効，特除景福殿使，仍賜節度觀察留後月俸。臣始初風聞内批旨揮，止授守忠宣慶使，次日聞授節度觀察留後。今雖節度觀察留後之命不行，仍以月給賜之，復遷改使名。勞淺賞重，中外之議，頗不為允。夫爵位之設，以待勞臣而勸忠義，故賞之厚薄，視功之大小，歸乎不虚授而已。至於舉一職，領一事，有所幹濟，蓋人臣戮力之常分也。以常分而受賞典，已為過矣；賞又厚焉，適足以啓僥濫之源也。且守忠之掌修祭器，亦人臣領一事戮力之常爾。然陛下重宗廟之事以報其勞，自昭宣使超授宣慶使，恩奬之行，不過不薄，適其中也。而守忠曾不滿望，仍要君命。夫以小勞職分之常，而所求猶如此過當，則後來有冒矢石、捍邊寇之臣，果有顯効，則將何爵賞以稱其意焉？況内臣領遥郡，祖宗之制，止於觀察使，然非積勞，未嘗妄授。今守忠雖不授兩使留後，而得給其禄。人情所希，皆起於漸。既得其禄，必欲其官。苟又從之，是何位之不可求也！夫事戒其始，末猶不禁，況不戒焉，則弊將横流矣。其王守忠欲乞只依元降旨揮，授以宣慶使，所有兩使留後俸料，亦乞罷給。陛下如欲優示寵待，則乞厚以金帛賜之，足為恩假。至於爵禄公器，不可輕授。授之不濫，則朝廷紀綱庶可存焉。臣以空疏，獲備耳目，遇事即言，因無忌諱，伏望聖明特賜省納。

又　《〔宋〕何郯〈上仁宗論王守忠預紫宸殿上宴〉》　臣伏聞閤門近進四日紫宸殿宴人使坐圖，入内都知王守忠亦列在楊景宗下預坐。臣訪聞得閤門儀制，内外臣僚帶刺史、至節度觀察留後並係遥郡，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獻，頗甚殊絶。唯正刺史已上，凡遇宴會，坐次方許列在殿上。今若以守忠帶兩使留後，便依正官例升殿預宴，即是自今内外臣寮凡帶遥郡皆合殿上預坐。啓僭壞法，莫此之甚。且朝廷儀品，所以辨尊卑

上下之分，不可輕棄舊章，以生紊亂。況祖宗典法，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旨揮下閤門速行改正，一遵舊制。仍令今後遇有宴會，臣僚職位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妄有陞進坐次。所冀示朝廷紀綱之正，戒人臣僭差之望。慶曆八年十一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初，景福殿使、梓州觀察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留後，尋詔守忠如正任班，他無得援例。守忠遂移閤門，使綴本品坐宴。西上閤門使錢晦言：「天子大朝會，令宣徽南北大夫坐殿上，必為四夷所笑。」然竟為奏定坐圖。及郊有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又《〔宋〕范鎮〈上仁宗論石全斌等護葬妄冀恩澤〉》 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石全斌等緣温成葬事妄冀恩澤。陛下上顧月入南斗之戒，重謹爵祿不可輕授，是時陛下面諭臣：「本無此議，」又云：「若與此輩轉官，是幸朝廷之禍也。」臣退而竊喜陛下之言，至明至聖，又以為外議不足聽也。比自臣接伴回至雄，莫間，道路傳聞：石全斌自作坊使轉宮苑使，自綿州防禦使轉利州觀察使，其餘勾當使臣例轉兩資。臣惟天子之言，豈有不信臣下者如此；必全斌等日久求請，陛下重違拒之，大臣又不為陛下執奏，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者。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還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温成之愛，而有輕三太后之心，實繇全斌輩之冒濫也，繇大臣之不執奏也。本朝觀察使未有緣護葬而輕授者。臣為諫官，若不論奏，是臣負陛下責任之意。乞以臣章下中書、樞密參詳：以臣言為非，乞罷臣職，放歸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為是，乞追還全斌告敕，以塞衆議。

又《〔宋〕傅堯俞〈上仁宗論朱頴士干求內降乞行勘責〉》 臣近以朱頴士管勾汴口，兩有文字干冒天聽。傳聞差遣雖罷，而頴士等未嘗勘責。得之則為僥百倍，失之則無損萬分，此正中貪欺者之策也。臣聞明主好要而失之在煩。夫百官幾人，一日幾事，欲人人丁寧而事事戒敕，則所遺者何可勝舉？唯間取其過甚者痛繩之，則庶官相勉，萬事俱理。此最要務，而陛下所宜留神。其頴士因緣內降，內侍省不覆奏依條取勘，都水監迎合舉官，伏乞早賜旨揮，勘責施行。不然，貪覬者未已，欺罔者無懼，壞陛下之法者日衆，煩陛下之聽者日多。再三之瀆，伏俟誅譴。

又《〔宋〕傅堯俞〈上仁宗論李允恭不合薦孫永昌〉》 臣伏聞入內都知李允恭奏男供備庫副使堯佐之子永昌為入內黃門。竊聞內臣許養子一人，而初補入內都知亦無恩典。允恭既不合薦孫，堯佐亦未當養子。一旦破條越例，事出非次，此命一行，必有扳援而進者，則陛下之成法遂廢。大凡因事以啓僥倖為易，置防以限恩澤則難。官賞之弊，近方粗革；徼倖之塗，膠固拘礙，未能剗除者甚多。其已行之法，惟陛下持之如金石，勿遽轉移，則天下幸甚。永昌新命，乞行追寢。允恭久侍左右，條例非不詳知，公違制敕，亦望特行勘責。況內侍省條例甚明，而永昌違礙非一，不敢具陳，以煩聖聽。伏乞旨揮仔細勘會，免致蒙蔽。

又《〔宋〕傅堯俞〈上仁宗再論朱頴士李允恭〉》 臣近累狀奏彈勾當汴口朱頴士，雖蒙追罷差遣，其朱頴士不合干求內降，內侍省並不依條執奏取勘頴士，都水監阿附權倖，保舉頴士，尚未曾勘責。及入內副都知李允恭不合奏男堯佐之子永昌充入內黃門。緣內侍只許養子一人，而初授都知，別無恩典。有堯佐則允恭不合薦孫，允恭在則堯佐未當養子。鄧保壽失行之事不當攀援，甘昭吉引例之請又已寢罷，進退違戾，事狀明白。御史中丞王疇亦有劄子論列，皆不蒙降出。臣愚賤亡狀，未能感動天聽，慚懼之極，不知所處。獨念陛下造為法令以維持綱紀，倖臣壞之，執政既徇而曲從，法官論之，陛下又寢而中止。是法令伸於四海而屈於朝廷，請求禁於疏外而行於近密。上之所為，必有甚焉者，將何以揭示後來，取信天下？陛下之法初未動搖，無狀者尚敢干犯，儻犯而容之，則誰與共守？臣恐綱紀之紊，或基於此。絕其綿綿，不可不慮。臣雖孤外，竊料陛下至公之心，但慈恕有不忍耳。人言既切，必將施行。然悠悠之語，謂臣與王疇劄子奏狀皆不經睿覽，雖此事決無，而物聽已駭。伏望陛下以臣三狀並王疇劄子，並付所司依法行遣，庶幾少塞疑議，以正刑典。

又 卷六二《〔宋〕司馬光〈上英宗論任守忠十罪〉》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詼諧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凌蔑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授俸祿賞賜，亦不為少，

而資性貪惏，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産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无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據權勢，縱逞胸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宫禁之内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為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丐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為不孝，使之被譴，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卒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為皇子，守忠内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絶内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為陛下之父，不得施為父之恩；陛下為先帝之子，不得展為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纘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窺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乃有負恩之謗。交構兩宫，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躬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顔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翻異炎凉，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為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怏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為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為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悦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己身收其重利。為臣奸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為姦，恣横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

又　卷六三《〔宋〕劉摯〈上哲宗彈奏王中正等四宦官之罪〉》　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機，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於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别邪正，斥逐姦佞，鋤去强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恤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

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有隨軍齎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翱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全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訶。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

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内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奪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然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

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摧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拓地之事，傷汙國體，不恤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悦，事無不諧，動盡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為之憔悴，商旅故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棼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禄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

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大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棋布，

張阱而設網，家至而户到，以無為有，以虚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猞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棰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

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為禍患，豈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殛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所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殛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御史中丞。詔李憲降節度觀察留後一官，提舉亳州明道宮；王中正降遥郡團練使、刺史兩官，提舉兖州太極觀，并赴本處居住。石得一降為左藏庫使，管勾西京崇福宮。宋用臣降為皇城使，差遣如故。

宋・胡寅《斐然集》卷二五《先公行狀》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今上皇帝登極，公上言：「崇寧以來，事不稽古，奸臣擅朝，濁亂天下。【略】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爲師傅。生殺予奪，悉歸掌握，宰執侍從，皆出其門。於是賄賂公行，廉恥道？」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録》卷七　（王禹偁）曰：「上享天下十七年，左右内臣有五十餘員，止令掌宫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天下以為幸。開寶末，差内臣禱名山大川，俄有黄門於洞穴採得怪石，有類羊形，以為異而獻之。上曰：『此是墳墓中物，何用獻為？』命碎其石，仍杖其黄門逐之。不受内臣所媚皆如此。

宋・范公偁《過庭録》　右丞在政府，宦者閻守忠恃寵專恣。一日，至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應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為寒心，曰：「范公必不久居矣。」右丞蓋自如也。未久，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諱，落職知許。尋乞宫祠去。【略】

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横，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宫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諉其為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没貲産，多得蜀土僭擬之物。昌齡責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

宋・李光《莊簡集》卷八《論梁師成劄子》　臣伏睹敵騎内侵，需索犒軍金銀。陛下以宗社生靈為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器皿，下至民間首飾之物，拘收殆盡，大臣戚里之家，不免直取，獨未聞宦官能體陛下憂勞之意者。近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治宫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臣僚，皆能竊弄威權以厚自封殖，此陛下耳目所及，不復縷陳。其專權擅勢、桀黠尤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貲，無與為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直取之數，臣竊惑之。臣謹按：師成出入禁掖踰二十年，罪惡貫盈，不可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隳壞，賄賂公行，姦邪朋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進，師成與之締交關通，表裏蒙蔽，引用浮薄，布滿中外，依憑城社，玷辱聖朝，以至海内怨嗟，養成今日之患，迹其罪惡，久合誅鋤。方陛下踐阼之初，聖政日新，一時憸人咸知退縮，而師成儼然居中，執政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得進用，莫敢動摇。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有司，籍其家貲，窮究姦慝，以正典刑，因以風厲黨類，庶有懲革，實天下幸甚。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四　（景德三年十一月）乙卯，以宫苑使、恩州刺史秦翰為皇城使、入内内侍省都知。翰久在西邊，宣力勤蓋，故特置是職以寵異焉。

又　卷七一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寅）詔内臣任諸司副使，有子隸入内内侍省經恩未遷者，並特遷補一人。

又　卷一一七　（景祐二年九月壬寅）詔勾當御藥院，自今選内臣入仕三十年以上，經十年不遷而累有勞者為之，候五年與遷一資，仍留在院；非過犯而三年替者，遷一資，自餘不得輒乞改官；其内東門、龍圖天章閣並入内内侍省選差人。

又　卷二二七　（熙寧四年冬十月丁卯）詔：『內侍省內臣非禁中祇應，及入內省人數寖多，自今前後省內侍官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殿直、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與茶酒班殿侍；高品、高班、黃門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計進五人。入內供奉官以下至黃門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第加一等推恩。內臣諸司使副自今止許奏子充前班。』上語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前省者又不入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曹盛衰，前代或繫興亡，聖朝固無茲慮。然仁君重絕人繼嗣，盛德之舉也。』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疏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宦者其初只是走馬承受之類，浸漸用事遂至如此。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　（建炎二年春正月）辛丑，入內內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及申，潛善使聞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故有是命。

又　卷一六　（建炎二年秋七月）戊子，干辦內東門司王嗣昌送吏部，坐與邵成章為死黨，好大言議國政故也。

又　卷一七四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癸巳，詔入內內侍省使臣李唐卿、王裕為禁中作過，特降充祇候內品，雖大赦，不許收敘，仍不得收充入內省。

又　卷一七九　（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壬辰，入內修武郎蔣堯輔除名，不刺面，配新州牢城。堯輔為永祐陵都監，以不法屬吏，當死。上因謂輔臣曰：『朕待內侍加嚴，故比前犯法者少，以此知人主之於臣下，以嚴御之者，乃所以愛而全之也。』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二《宦官節度使》　真廟以來，宦者官雖尊，止於遙郡承宣使而已。宣、政間，始除童貫、楊戩、梁師成、譚稹、李彀、梁方平等十許人。靖康初政，皆貶奪之。渡江以來，間有爲正任承宣使者。慶元中，王德謙已除節度使，大臣交奏，乃不行，德謙亦坐斥。語在《時事》中。

《楊萬里集》卷一二三《宋故太保大觀文左丞相魏國公贈太師謚文忠京公墓志銘》　寺人王德謙除節度使，公與同列見上，力言不可。上曰：『故事有之。』公曰：『祖宗故事遵用，有可有不可。在真宗時，則有若劉承規將死求節鉞，以王旦之言而不與，止與之以觀察留後，今之承宣使也。此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在大觀、宣、政時，則有若童貫假開邊之功，出少府之節，自此楊戩、藍從熙又得之，譚稹、梁師成又得之。二聖北狩，中原塗炭，此之自出。此亂亡之覆轍，不可遵用也。高宗深創其禍，故初政之詔首言繼自今不以內侍典兵。其時有張去為者，及孝宗時有甘昇者，二人非不親近也，曷嘗有此？至於諫臣陳賈一言甘昇之罪，孝宗即逐去之，此又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願陛下以令典為法，以覆轍為戒。』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獨不可乎？』公曰：『此門必不可啓。當除童貫時，亦云一人而止也。節鉞不已，必及儀同，儀同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公於是力請裂麻。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乙集《皇甫真人》　會光宗即位，大惡近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級。意欲他日盡誅此曹。由是宦者相懼，而謀所以間三宮者。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七《洪君疇》　乙卯元正，以公為御史，公來自孤遠，時莫知為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為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聳動聽聞矣。次月，囊封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密召倡優，入褻清禁，先是，正月內呼營妓數輩入內祇應。搜攬番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為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狠愎

之性，喜於凌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為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皐流毒，屢玷抨彈，藉衣錦威，行攫金術。今又移其剝越者剝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文翁，必為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宮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罷黜，臣雖九隕不悔。」【略】

大宗丞趙崇嶓上時相謝方叔惠國書，略云：『竊惟今日閹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也，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謝君得書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三・内侍追贈》 内侍贈二官：

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劉承規，大中祥符六年七月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使。宣慶使、遂州觀察使，入内内侍省内侍都知麥允言，皇祐二年八月贈司徒、安武軍節度使。延福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入内内侍省内侍都知王守忠，至和元年正月贈太尉、昭德軍節度使。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入内内侍省内侍副都知藍元用，二年三月贈司徒、保大軍節度使。延福宮使，入内内侍省内侍都知、武康軍節度觀察留後鄧保吉，治平四年十月贈鎮寧軍節度使、守太尉。延福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石全彬，熙寧三年十月贈定武軍節度使、守太尉。宣慶使、昭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石全育四年十二月贈昭德軍節度使、守太尉。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任源，九月以武顯大夫致仕，贈右武大夫。内殿崇班李從約十二年十月贈武翼大夫。以皇太後回鑾，從約嘗侍宮闈有勞也。

贈使相特進附：

内客省使、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入内内侍省事郝隨，大觀三年十月。内客省使、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馮世寧，政和七年七月：以上贈開府儀同三司。彰德軍承宣使張祐，宣和六年四月贈特進。

贈節度使：

左騏驥使、英州團練使周懷政明道二年十一月贈安國軍。景福殿使、英州觀察使藍繼宗，景祐三年正月贈安德軍。右騏驥使、象州防禦使、入内内侍省内侍都知王惟忠，慶曆元年六月贈武康軍。皇城使、眉州防禦使、入内内侍省内侍副都知岑守素，五年閏五月贈振武軍。皇城使、象州防禦使、入内内侍省内侍副都知皇甫繼明，七年十二月贈保順軍。昭宣使、眉州防禦使、内侍省内侍右班副都知劉從願，八年三月贈大同軍。初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舊侍東宮，故特贈之。昭宣使、梓州觀察使楊懷敏皇祐二年三月贈昌化軍。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入内内侍省内侍都知張惟吉，至和元年十二月贈保順軍。延福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石全彬，熙寧三年十月贈定武軍。宣慶使、昭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石全育，四年十二月贈昭德軍。皇城使、海州團練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蘇利涉，元豐五年十月贈奉國軍。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梁從吉，元祐五年十一月贈感德軍。宣州觀察使李憲，紹聖元年贈武泰軍。宣政使、成州防禦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馮崇道，元符元年六月贈安德軍。宣慶使、蔡州觀察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宋用臣三年十月贈安化軍。通侍大夫、昭慶軍節度觀察留後、直睿思殿梁和，政和六年三月贈安化軍。延福宮使、奉國軍承宣使董慤，紹興元年五月贈安化軍節度使。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内侍省副都知藍安石，九年正月贈節度使。延福宮使、保康軍承宣使黃冕，二十三年五月贈保寧軍節度使。内侍省押班康謂二十六年二月贈保信軍節度使。宣政使、保成軍承宣使宋唐卿，二月贈清遠軍節度使。宣政使、安慶軍承宣使陳琪，二十八年十二月贈建寧軍節度使。感德軍承宣使梁邦彥，三十年十月贈節度使。延福宮使、寧遠軍承宣使李珂，隆興二年九月贈清遠軍節度使。武功大夫、保寧軍承宣使致仕續珵，乾道元年六月贈清遠軍節度使。延福宮使、德慶軍承宣使致仕衛茂寔，四年九月贈奉國軍節度使。延福宮使、保康軍承宣使致仕林肇，十月贈武寧軍節度使。保康軍承宣使致仕張見道，八年十二月贈慶遠軍節度使。寧海軍承宣使邵諤，八年正月贈武寧軍節度使。

贈留後：

延福宮使、雅州防禦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韓守英，明道二年五月贈某軍。宣政使、耀州觀察使張若水，熙寧九年六月贈天平軍。宣慶使、内侍省副都知、康州防禦使王守規，十年三月贈昭武軍。皇城使、入内内侍

省副都知、忠州防禦使藍元振，四月贈鎮海軍。果州刺史、內侍押班張允誠，元豐六年四月贈奉國軍。宣慶使、忠州團練使、內侍省押班、副都知趙世長，紹聖二年三月贈崇信軍。昭宣使、康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劉維簡，三年三月贈安化軍。

贈承宣使：

昭宣使、榮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珪，十七年十二月贈正任承宣使。

贈觀察使：

宣慶使、昭州防禦使、勾當皇城司李神福，大中祥符三年四月贈潤州。昭宣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右班都知張崇貴，四年八月贈豐州。皇城使、入內內侍省內侍都知、恩州團練使鄧永遷，七年十一月贈宣州。昭宣使、平州團練使、入內內侍省內侍都知秦翰，八年閏六月贈具州。左藏庫使、果州防禦使江德明，景祐四年二月贈耀州。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閻文應，寶元二年九月贈某州。皇城使、達州團練使、帶御器械程昉，熙寧九年九月贈耀州。文思使、內侍押班張恭禮，元豐三年五月贈邠州，以嘗事東宮故也。內侍押班高居簡，四年正月贈耀州。成州團練使石得一，紹聖三年贈隨州。

贈防禦使：

南作坊使、獎州團練使、入內內侍省內侍都知閻承翰，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贈懷州。文思使、昭州刺史、入內內侍省內侍副都知鄧守恩，天禧五年三月贈淄州。六宅使、榮州刺史、入內內侍省內侍副都知夏守恩，天聖二年七月贈沂州。

贈團練使：

皇城使、懿州刺史竇神寶，天禧三年九月贈冀州。內園使張繼能，五年四月贈汀州。西頭供奉官郭世及，元豐六年十一月贈皇城副使。

贈大將軍：

左武衛將軍致仕任守忠，熙寧元年十月贈左千牛衛。

贈內侍：

入內都知、洛苑副使王仁睿，雍熙四年六月贈內侍省內侍，非常例也。

《宋史》卷二九七《曹修古傳》　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立命笞之。

又　卷二九九《孫沔傳》　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怒沔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為甚，而州將日置酒，無卹民意。帝怒，命即州置獄。沔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為追使者笞之。

又　卷三〇二《吳及傳》　（至和元年，吳及上疏曰）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實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

又　卷三三七《范祖禹傳》　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

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

又　卷四六六《王繼恩傳》　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宮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諉其為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

明・黃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四《近習》　（景定）五年，子才為給事中，繳李忠輔奏曰：

臣伏睹臺臣論列閹長李忠輔，奉御筆，李忠輔降兩官降罷。臣有以見聖慮深遠，天斷奮發，蓋將昭大公而毖後患也。臣惟成周之制，閽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未嘗畀以事權，所以遏其蠹政害事之漸。自漢以來，恭、顯之用事專恣，朝臣之側目畏憚，亦既任以機要，又何以禁其長禍流毒之慘？此防微杜漸者之所當深慮。蓋內轄一司，自來止以小璫為之，取其服勤恭謹，易以禁制。又以三年為任，不使之日增月益，聲生氣長，以貽害無窮。惟董宋臣自小璫至於大官，二十年間，皆兼領此職，權傾中外，恣為姦利。至今得罪公論，故每有除授，人言交攻。忠輔乃其所薦，根株此局，以為依憑。凡其奸犯科條，誣上行私之事，皆出其所教。而忠輔新進氣銳，為術轉深，為害愈烈，大作威福，動稱聖旨，帥漕兩司奉行惟謹。其妄生羅織，使人破家蕩產，往往死於非命。權則歸己，怨則歸君。而甚者窺覘中詞，揣摩密報，曲為恩倖之地。陛下灼見其奸，奪其內轄職事，遂降旨揮，內轄以三年為任，立為定制。又以臺臣之言，降官放罷，天下莫不仰陛下之明斷。但觀臺臣所論，則忠輔處心積慮，傾險反覆，可畏又有甚於前之所陳。使罰止於此，安知其不復出為惡耶？且宋臣未嘗不罷也，而又復用，未嘗不退也，而又復進，使其不死，禍且不歇，抑亦可以為監矣。比者城中僦攸既始於宋臣之屋，城外煙焰亦發於忠輔之家。今陛下施行忠輔，而宋臣適死於數日之間，意者惟天惟祖宗望陛下盡取二十年禍根亂本一掃而空之，雖宋臣死灰無復然之慮，而忠輔則虎兕有出柙之憂。倘陛下盡行臺臣所乞屏斥之言，以絕其根，實惟天惟祖宗之意，而陛下子孫萬世無疆之福也。所有將來録黃，係經臣書讀，用敢冒昧先具奏聞。

清・蔣伊《萬世玉衡録》卷三《御宦官》　宋太宗淳化五年，李順陷成都，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真宗禁內臣出使，毋干預公事。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帝命誅之。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仁宗未儲位未定，帝屬意於英宗。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對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通，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即中變也。其黨與悉竄南方，中外快之。按：宋時相臣之威，行於宦官者如此，故呂端防王繼恩之變，而真宗立韓琦去任守忠之奸，而英宗安卒能奠天下於苞桑者，皆由宋初御宦官之法善也。

孝宗淳熙八年，詔罷內侍兼兵職，永為定制。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二七《宦官賜謚》　宋高宗寵宦者，康履為苗、劉所腰斬，事平後賜謚榮節。又藍安石謚良恪，康謚謚忠定，從古所未有也。

宦官禁令分部

綜述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三七《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略】今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説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

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句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吴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是，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已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幃幄，進退群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庭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句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明・黄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七五《内治》　（哲宗時）陳次升奏：「【略】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略】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

《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二《輪對劄子三首二》　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爲不世出之英主。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重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六一《〔宋〕何郯〈上仁宗乞不許内外臣寮奏舉近上内臣〉》　臣伏見近日臣寮累有舉奏近上内臣，乞升進職任差遣，朝廷亦多從其請。酌其事體，於理非便。緣内臣雖在外任，遇赴闕奏請公事，非時出入禁中，於陛下左右最爲親近。或有干請，易爲通達。不宜使外臣與之交結，以長弊倖。況外臣薦舉内臣，本亦不爲朝廷擇人，皆是希附恩倖，爲因緣進取之階。此風不除，必敗綱紀。伏望聖慈特降旨揮，戒約内外文武臣寮，自今更不許舉薦近上内臣。若奏狀下中書、樞密院，亦望不行。其間或有不可任使之人，則乞從朝廷選擇。如此，則使中外之臣各有分守，可以杜苞苴請託之弊。

又　《〔宋〕吴及〈上仁宗乞禁止輒宫童幼〉》　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巖廊大臣詳爲條禁，進獻爲宦官者一切權罷，敢有擅宫童稚者置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聖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内臣侵牟員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絶領他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爲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内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爲害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社稷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中外不勝幸甚。

又　卷六三《〔宋〕劉摯〈上哲宗彈奏王中正等四宦官之罪〉》　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奸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恤乎身之危哉！謹爲陛下言之。【略】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内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奪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没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十數萬衆肝腦塗地，罪惡貫盈，然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榷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拓地之事，傷污國體，不恤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悦，事無不諧，動盡密旨，故擅作威福，侵陵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故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梦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禄於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略】是四人者，權勢烽焰，震灼中外，毒流於民，怨歸於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於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奸；不然，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

又《〔宋〕蔡絛〈上哲宗論監設獄中使不當受大理囚訴〉》　臣近者竊聞敕遣中使鄭舉詣大理寺設獄，囚有對舉聲冤者，舉輒受其訴，甚駭衆聽。臣伏見大理獄，朝廷所重，非刑部、御史臺不得詳覆糾察，而監設使臣本無省獄之命，而敢聽其辭，生事犯分，莫此為甚。臣嘗睹大中祥符詔書曰：『比來內臣將命出外，如聞有收受牒訴，恐緣致枉抑，自今宜切禁止，違者重論之。』臣竊聞祖宗之意，防微杜漸，可謂明且遠矣。臣愚欲望陛下少加聖慮，特降睿旨下大理寺根問施行，庶使使命小臣，知所禁戒，不敢因緣生事。

又《〔宋〕江公望〈上徽宗乞謹擇左右近習之人〉》　人君位尊勢隆，唯左右大臣日一見，有事則公言之；諫官御史，月對不過三四，有事則昌言之；天下之士，獲登文陛以望清光者，萬無一二焉，戰慄惶怖，言若不出諸口，矧能劇談天下利病哉！與陛下朝暮起居從事，莫非左右前後便嬖近習之人，一不謹所擇，則憸佞柔媚進於君側，承風順指，悅意便情，有所不欲，欲無不得，有所不聞，聞無不盡，朝餌夕啗，日浸月潤，切於身則蠹性命之情，延於外則移朝廷之政。唐宦者仇士良嘗語其輩：『人君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見儒臣，而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矣。莫若以財貨，鷹馬，球獵，聲色蠹其心，極侈靡，使悅不得息，則必斥經術，暗外事，萬機在於我矣。此尤見便嬖近習其不擇之害，有至如士良者。

臣望陛下思孟軻之言，以求多士之助；佩周公之訓戒，雖携僕必惟其人；觀士良與其輩計密，驗朝夕從事便嬖近習之忠佞。如是則貨財、鷹馬、球獵、聲色之欲，不萌於心。左右前後既無逢迎之人，朝夕從事莫匪端人善士，雖欲為之，不可得已。夫言不及大而論小，事不到遠而涉邇，非所當及也。然小者大之基，邇者遠之積，知微之君，尤所當戒，陛下思之毋忽。

又《〔宋〕任伯雨〈上徽宗論郝隨特許復官〉》　臣伏見進奏院報郝隨特許復官，中外聞之，莫不駭嘆。竊以虧哲宗盛德，起哲宗侈心者，隨也。月臺、玉虛之作，窮奢極侈，殫工盡巧，以糞土用邦財，以寇讎用民力。不經有司，擅自支費，因緣為姦，乾沒無限，以至內帑珠金，率意取之，並無歸着。此天下之所知，陛下在潛邸之所目擊也。陛下即位，灼見時事，罷繕修之役，略侈靡之觀，天下聞之，莫不鼓舞。方且薄責，未正典刑，命有司驅磨支用之費，珠金之數；而有司小人，不能上體陛下恭儉恤物之意，一切觀望，略不根究。人人聞之，莫不扼腕。今日却遂叙用，是國家帑藏，可以私取；朝廷典刑，可以人廢。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見真宗末年修蓋宮觀，窮極土木，顧謂輔臣曰：『當時何人執政？何人監修造？誠可罪也。』宰相吕夷簡曰：『當時侈費，至今帑藏一空。』仁宗曰：『朕當以此為戒。』夫侈靡溺心，古今所患，苟有斯人，誠為國賊。昔唐太宗時，姜確有巧思，善於營造，魏元成作相，預斥遠之，恐起侈心，以興工役。則自古君臣所爲及祖宗所行，亦可見其遠慮矣。願陛下深思遠慮，屏絶佞人，亦足以使左右近習不敢以親近竊威權，不敢以非道説聖意，恭儉之德，自此日新矣。

又《〔宋〕楊時〈上欽宗論不可復近奄人〉》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唐之末是也。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輩共起而除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有東宮之幽。其為曆世之禍大矣。國家用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殺將，朝廷不得聞，中外耗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焰一熾，則後不可制矣。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鑒也。

又《上欽宗論不可復近奄人係第二狀》　臣竊見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禍者，漢唐之末是也。比年以來，此曹氣焰尤盛，皆緣蔡京、王黼輩首為亂階，開通交結，假以重權，使相應援。僥倖之門一開，至不可遏。童貫握兵權於外，梁師成擅大柄於內，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其餘恩倖持權，肆為貪暴，故人怨神怒，幾至喪邦。原其禍根，皆蔡京、王黼輩為之也。

陛下即位，天下響應。異時之為惡者，碎於國人之手，投哀請命，乞寄官資，不煩芟夷，而陰自消伏，似非人為，實出天意。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人無賢愚，莫不稱慶。比聞外廷之臣有懷姦患失，務為身謀而

不為國家遠慮者，復效京、黼輩所為，陰謀交結，漸令用事。以陛下之英明剛斷，又嘗親見其弊，宜無有此，然臣竊有疑焉。

伏見梁平、李彀之徒，皆持權自若，氣焰復熾，未識陛下亦嘗察其所以然否乎？臣謹按梁平嘗為大理寺、開封府承受，結為陰獄，殺無罪之人不可數計，罪盈惡貫，人所切齒，陛下之所知。今復處之御藥院，果何意邪？李彀嘗管幹京城，監造軍器，姦欺侵盜，無所不至。近興復濠之役，調夫數萬，減尅口食，殘虐百端，役夫至於殍踣逃亡，亦不可勝計。近在國門之外，陛下其亦聞之乎？至於直下元豐庫取珠子，及送親事官於開封府處斬之類，並不經由三省，外議亦以為皆宦官為之。故態漸長，使陛下受疑於天下，所繫豈小哉！

臣謂省臺寺監百執事者初不乏人，何苦信用此曹，駕覆車而履其轍也。如邵成章輩，人或稱之，以為稍賢於其徒；然此曹縱賢，亦不可用，但使之服掃除、通詔令可也。蓋外廷姦臣一見其用事，則向風觀望，陰以為肘腋腹心之托，內外相應，馴致禍災。非特不利於國，亦非所以利此曹也。大抵此類善伺人意，巧為便佞，浸潤膚受，尤難隄防。自非監古視今以為深戒，日多漸漬，未有不為所惑者。禍亂之機，發於至微，漸不可長；拳石之多，積而為丘山，不可不謹也。宦女之禍，古人所戒，著在方册，非臣私言。

又《〔宋〕余應求〈上欽宗論中人預軍政之漸〉》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命帥，固當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預聞軍政也。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令日報將兵，覆驗首級，提點犒賜，催趣糧草，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不利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令以隨軍步馬各二隊自衛，若近裏勾當，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迹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月，異時為監軍所制，將自茲始矣。臣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為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筦。譚稹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勾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未乃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為承受，許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用之，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稹乎？《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為梗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政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

又《上欽宗乞罷隨軍承受》 臣訪聞河東、河北制置使司承受盧公裔，自二月間受命，至四月半尚留京師。擁兵卒，置吏屬，添俸給，居私第，功成則被上賞，征戰則不履行陳，於公裔私計誠便矣。又官司文移皆稱監軍，審如此，既無承受奏報文字之實，而坐竊監軍之名，增重權勢，深為未便。今河東承受王嗣昌既已奏罷，則隨軍承受自不須置。所有盧公裔，乞令罷制置使司承受，其不赴軍中之罪，亦乞重賜黜責。更有似此置承受去處，亦乞依此施行。

又《〔宋〕陳公輔〈上欽宗論宦人蠱惑人主〉》 臣聞宦寺之亡人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志，然曹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時極矣，故崔胤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溫因之，唐遂以亡。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姦人，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譬灼火攻盜，盜盡木燒。漢唐之亡，皆由此輩，豈不哀哉！

恭惟本朝祖宗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來，國家承平，宮廷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橫恩濫賞，覃及閽寺，故宦官由之而盛。竊弄威權，恣為姦狀，雖朝士大夫憤疾之甚，曾無以處之。乃緣士庶伏閤獻書，因而喧嘩，遂逞積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于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今日固當上承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公裔、王若冲、邵成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臨御以

來，崇尚儉約，聲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絶，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率宦人蠱惑人主，決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閒暇，閒暇則觀書，近儒臣，故我曹不得進用而恩澤始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

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鑑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為戒，無使其乘間伺隙以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孟子不畏臧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倖以圖富貴。其所以附麗以進者，貪饕無耻，巇險逞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專倚此曹為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八月甲午）以劍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為宣徽使。上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懇言繼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賞。上怒，深責宰相等，因命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

又 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冬十月）乙巳，內侍省言，近日本省使臣保任子弟多求隸入內內侍省，望行禁止，從之。

又 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癸卯，詔入內內侍省遣親事卒伺察倉廩，因緣乞取財物者，令開封府捕劾痛懲之。

又 卷八〇（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庚子）詔：『如聞入內內侍省遣親事卒於京城察事，因緣騷擾，並止絶之。』

又 卷一〇四（天聖四年五月辛丑）詔入內內侍省提舉郡縣主諸院公事所，自今無例而乞恩澤者，勿以聞。

又 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冬十月）辛丑，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監左藏庫韓琦言：『天禧中，入內內侍省置合同憑由司，凡傳宣取庫物，令內臣自齎合同憑由送逐處已，乃繳奏下三司出破帖。今內臣皆先以白劄子傳宣，而後降合同，其間或稱禁中對換物色，及支外以餘物還庫，恐有妄偽。請自今非降合同毋得支。』從之。

又 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癸卯，詔內臣自今不得以歷任勞績投進文字，及御前陳乞非次改官。

又 卷一七五（皇祐五年九月）壬辰，入內都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王守忠為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都知。諫官韓絳言宦官兼判二省，國朝所未有也，不報。御史俞希孟乞自今更不除前後省都都知，奏可。絳傳云，罷守忠判內省事，蓋因神道碑也，其實守忠為兩省都都知如故。

又 卷一六七（皇祐元年十一月）戊午，昭宣使、眉州防禦使、內侍副都知楊懷敏領梓州觀察使，為三陵副使，罷副都知。

初，懷敏自高陽關鈐轄入奏事，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當制，因言：『懷敏先為入內副都知，管勾皇城司，以宿衛不謹，致逆徒竊入宮闈，其士卒又不能生致之，議者謂其欲滅姦人之口，罪在懷敏及楊景宗二人，而陛下不忍加誅，止黜於外。況舊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以過罷去者，不許再除。今中書送到詞頭，臣不敢草制，輒封還以聞。』

又 卷一七六（至和元年春正月）癸巳，延福宮使、武信留後、入內內侍省都都知王守忠，罷延福宮使，為武信留後，他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未有真為留後者，守忠介東宮舊恩，數求之，上亦欲予之。先是，高若訥為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為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無除真刺史者，況真節度使乎！』上曰：『朕蓋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聞之，亦奏疏力爭諫，乃罷節度使不除，然猶得真為留後。言者方奏疏論列，翼日守忠卒。

又 卷一七八（至和二年二月）辛亥，詔入內內侍省，應內臣曾犯罪停降復得敘名職者，不許通計舊勞，以覬恩賞。

又 卷三三一（元豐五年十一月乙未）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李憲為熙河、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其經制邊防財用依舊。上始欲用憲為節度使，知熙州，尚書右丞王安禮曰：『國朝之制，內臣無任節度使者，其寵任之極，不過畀之稍廩而已。當真宗時，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欲以節度使與之，王旦執以為不可，故至今官不過留後。矧有民社，豈易輕付？』上曰：『憲解內職未必喜。』安禮曰：『人主用人，顧理之有是非，不計其人之喜與不喜也。昔漢光武用外戚陰識為侯，每常巡幸則委以禁兵，留鎮

京師。以識之賢，固堪其事，而後世乃緣以為比，不問賢否，為公卿用事者踵相躡也，故卒為東漢禍。今憲雖有戰功，使其果賢，猶不可啟其端，況無以踰人者。」尚書左丞蒲宗孟進曰：『陛下擢材，無所不可。』安禮曰：『宗孟他日未嘗言，而今乃及此，臣不識所謂。』既退，安禮毅然謂宗孟曰：『孰遣君出聲？幾亂朝廷事！』宗孟恚曰：『上使宗孟與政，今顧弗得言？明日廷辯之。』安禮曰：『君等足與為治乎，第言之，祇為諛耳！』宗孟慚，卒不敢辨。

又　卷三四七　（元豐七年秋七月戊申）詔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麥文昞衝替。以管押回鶻、韃靼、蕃部到熙河，令人於蕃界內市快行馬等，故責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　（建炎元年五月）己亥，手詔天下曰：『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

又　卷一〇　（建炎元年冬十月癸未）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諸將多奉之，而臺諫無敢言者。

又　卷二一　（建炎三年三月癸未）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略】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略】憑欄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曰：『知卿等忠義，已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軍士皆放罪。』傅不退【略】上問百官策安出，有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者曰：『中官之患，至此為極，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

又　卷二二　（建炎三年夏四月）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又　卷八七　（紹興四年秋七月）戊午，入內內侍黃門李廣除名，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廣飲於韓世忠家，即坐上手刃傷弓匠關寶，事下大理寺。殿中侍御史魏矼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狠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過為之慮？建炎三年，嘗禁內侍不得關通主兵官，及據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故有是命。

又　卷一五〇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戊寅，侍御史李文會論戶部員外郎勾龍庭實仕於公朝，而不知尊主之義，望罷黜以清朝列。上曰：『可與外任。此人是川人，大率川人多學蘇軾，如江西人盡學黃庭堅。』上因說及梁師成，『蘇軾文字，首尾都記得，此人雖是內侍，卻讀書，只是不合干預朝廷事。如薦引士大夫，皆非所當為。內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人便當重置於刑。歷觀諸古，內侍薦引人才，未有不致於亂者。』乃以庭實知眉州。

宋・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卷四《職制門一・禁謁》　諸內侍官，輒與外朝官非親戚往還，或出謁接見賓客者，職事相干者，有服親男女正婚姻之父祖、兄弟非。並流二千里，量輕重取旨編置。其轉歸吏部內侍，尋醫、侍養、隨侍、隨行指教、丁憂、服闋之類同。輒往邊守及有上文違犯者，除名勒停。以上若見之者，以違制論。

又　《臣僚陳請》　諸內侍官，乞提領外朝官職事，干預朝政者，流二千里，量輕重取旨編置。其轉歸吏部內侍，尋醫、侍養、隨侍、隨行指教、丁憂、服闋之類同。輒往邊守及有上文違犯者，除名勒停。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四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八日）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言中人不可預軍事。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為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擇帥，當固委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臣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今日報將兵復驗首虜，提點賞犒，催促粮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

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略】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馬各兩隊防護，若近裏勾當，抽摘隨行防護，如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挺身赴敵，死於行陣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他時為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為河西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終之爵郡王，職樞管。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勾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末乃為河東宣撫。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所獲也。今嗣昌初為承受，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稹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慎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為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盡一旨揮，更不施行。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一《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獎歎。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娼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五　（景祐二年十二月）癸丑，詔內侍都知、押班落職者，無得復任；其見任者，毋得管當皇城司，親戚毋得管當御藥院。

又　卷六　（嘉祐四年五月）庚子，詔入內內侍省權罷進養子。

又　卷二一　（建炎三年四月）丁巳，詔自今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于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又　卷二三　（紹興六年七月）丁丑，詔內侍自今不得額外增置。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六《抑宦官　裁外戚》　祥符六年正月，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舊制，凡內臣出使敢妄奏他事，伏軍令。【略】朝廷有朝廷之紀綱，宮闈有宮闈之紀綱，欲正朝廷自宮闈始。自古天下未嘗無宦官也、外戚也、女子也。

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八《宦官下》　國朝懲五季閹宦橫肆之弊，不典兵，不預政，子孫守之，永爲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蔡《官制舊典》：皇朝懲唐五代宦官橫驕之弊，不使典衛總兵，干預政事，但事在本職而已。噫，何嚴耶！

《宋史》卷三五一《張商英傳》　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勳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

又　卷三九二《趙汝愚傳》　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

又　卷四二四《洪天錫傳》　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之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

又　卷四六六《宦者傳序》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

厥後，太宗卻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慝，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

又　《宦者傳一・王仁睿》　國朝以來，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職。淳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領觀察使者，沒皆有贈官，官給葬事。

舊制，內侍人許養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咸平中，徐志通為溫、台等州巡檢，坐取李歡男四人為假子，又縱卒略民家

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決杖配掃灑班，復申前詔以戒厲之。

又　卷四六七《宦者傳二・宋用臣》　徽宗即位，遷蔡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為永泰陵修奉鈐轄，卒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敏。謚議謂用臣為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於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為凡稱公者皆須耆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徙於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又　卷四六八《宦者傳三・李繼和》　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

又　卷四六九《者傳四・藍珪康履附》　藍珪、康履，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康王使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並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趣師入援，履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官編隸。

論說

明・湛若水《格物通》卷三九《嚴內外下》　宋高宗建炎三年，禁內侍幹預朝政。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臣若水通曰：『建炎之令，可謂內外人已兼盡者矣。禁內侍不得預朝政者，所以治內也；禁外官不得通內侍者，所以治外也。治內非病內也，使不預政，則無敗事，乃保全其福爾；治外非病外也，使不交通，則無玷行，乃保全其德爾。內外不亂，則朝廷自正，而安富尊榮享無疆之休，故曰內外人已兼盡者也。雖然，高宗此令固善矣，而使奸檜專制國命，殺忠良，虧元氣，而宋祚日以就亡，豈減於內侍預政之禍哉！』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卷一〇《論不授王繼恩宣徽使》　蜀亂，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可授他官。』於是以繼恩為宣政使。夫在當時，豈無可任之將，必授之宦官耶？觀後來竟平於張詠，則何不擇任於始，可速平蜀，且免宣政使之除。

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録・閽宦上》　閽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爲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閽宦，無奉行朝政之閽宦。

清・徐枋《讀史稗語》卷一〇《宋太宗》　內侍王繼恩尅賊有大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投以他官。宰臣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仕無足以為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後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繼恩功厚，賞薄無以尉中外之望。上震怒，以拱辰惑衆，黥面，杖脊，配崖州。只此一事，宋太宗真聖主也。後徽宗崇寵薰腐童貫、梁師成輩，奸濫名器，有十倍于宣徽使者，壞墮家法，為祖宗之罪人，其蹈覆亡之禍不亦宜哉。

又　《宦官不可預政》　內侍李憲討董氈鬼章，捷聞，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于是御史中丞鄧潤甫等極論其不可，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又雜史言安南之師，神宗欲遣內臣李憲往，王安石力爭之，繇是罷憲而遣郭逵。帝更使憲舉河西，既而逵敗，憲有功，議者歸咎安石，安石曰：逵無功勝憲有功。宦官不可預政，千古論之詳矣，然未有如潤甫、安石數語之警切也。

政治典

宋遼夏金政治分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a
SS号=14499337